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一卷目錄

藝術總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成帝一則

漢 武帝元朔一則　順帝永和一則

後漢 和帝永元一則

梁 高祖大同一則

陳 高祖永定一則

北魏 高祖延興一則

唐 總一則

宋 眞宗大中祥符一則　仁宗嘉祐一則　理宗紹定一則

元 太宗一則　世祖至元六則　仁宗延祐一則　英宗至治二則

明 太祖洪武一則　孝宗弘治一則

藝術總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文王世子

邯鄲淳藝經 棊道　棊品　彈棊　博　投壺　藏鉤　象戲

藝術總部總論

禮記 少儀　學記　樂記　坊記

春秋 穀梁傳序

漢書 藝文志

後漢書 方術列傳序

魏徐幹中論 藝紀

晉書 藝術傳論

魏書 藝術傳序

北齊書 方伎傳序

周書 藝術傳序　藝術傳論

顏氏家訓 雜藝篇　勉學篇

古今圖書集成
北史 藝術傳序
隋書 藝術傳序
唐書 方技列傳序
宋史 方技傳序
文獻通考 論陰陽術數
元史 方技傳序
紹興府志 方技傳序

藝術典第一卷

藝術總部彙考一

周

周制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職事十二於邦國都鄙又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萬民而鄉大夫州長黨正閭師保氏司諫皆以藝術教民而糾察之

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

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疏 釋曰此九者皆是民之職業故云萬民也三農謂農民於原隰及平地三處營種園圃毓草木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謂在山澤之民所作事業材木而已藪牧養蕃鳥獸謂在藪牧之民使之長養蕃滋飛鳥走獸百工飭化八材謂百種巧作之工變化八材爲器物而已商賈阜通貨賄謂通貨賄使之阜盛嬪御化治絲枲謂國中婦人有德行者變化絲枲以爲布帛之等臣妾聚斂疏材謂男女貧賤號爲臣妾者聚斂百草根實閒民爲性不營己業而好與人傭賃以此爲業者耳

地官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訂義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
育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財阜蕃謂藪牧養
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
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泉斂材謂臣妾聚斂疏
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
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
服事者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

數

訂義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威儀樂者達節奏之高
下射則明五射之法御則熟五御之節書則明六
書之品數則知九數之計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
爲藝說者曰射御書數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
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通於此而已名爲一
藝用以教人何也曰通乎天地者禮樂之理也可
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

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訂義林氏曰道藝六藝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訂義李景齊曰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于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

黨正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訂義鄭鍔曰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錄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訂義黃氏曰圃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訂義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注襄尺井儀　賈氏曰白矢參連剡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水曲者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墮水也過君表者若毛詩傳云褐纏旆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拙閒容握驅而入轊則不得入轂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榮流旁握御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旆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詩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腸爲上殺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

也　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諸聲　賈氏曰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爲之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曰會意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連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曰假借諧聲者卽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可工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鴿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闚闖衡衙之類外聲內形　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賈氏曰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訂義 鄭鍔曰德修于內行見于外慮其矯僞怪奇則正其行使歸于中庸又强以道藝使不至于鄙樸也 呂氏曰司諫以前若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司諫却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如此詳盡方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

漢

武帝元朔五年公孫弘請令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二千石謹察可者詣太常得受業歲課能通一藝者補用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太常其議宁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按儒林傳公孫弘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

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制曰可

成帝　年詔尹咸李柱國校數術方技等書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藝文志成帝時詔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有六藝略術數略方伎略　按食貨志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于其在所之縣官　按食貨志所載多王莽時事附錄於此

後漢

和帝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云云

順帝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　按伏湛傳云云

梁

高祖大同七年宕昌蠕蠕高麗百濟各遣使朝貢百濟求醫工畫師並許之

按南史高祖本紀云云

陳

高祖永定三年詔置西省學士兼以技術者預之

按陳書高祖本紀云云

北魏

高祖延興二年夏四月庚子詔商工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唐

唐置內侍省宮教博士教習宮人算書衆藝凡醫卜奉御畫工等考敘不過本色局署令

按唐書百官志內侍省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算衆藝

注　初內文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爲學士

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
林內教坊尋復舊開元末館廢以內教博士以下
隸內侍省中官爲之

按選舉志居官必四考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
下選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給記
階牒考多者準考累加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
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

宋

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夏五月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
特賜緋紫者勿佩魚

按宋史眞宗本紀云云

仁宗嘉祐三年冬閏月丁卯詔伎術官職毋得任知
州軍提點刑獄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理宗紹定二年夏四月庚申詔郡縣官闕無令藝術
人借補權攝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元

太宗七年伐宋俘德安民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
按元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趙復傳太宗乙未歲命
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
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卽軍
中求儒道釋醫卜士
世祖至元十年立京師醫藥院禁陰陽圖讖等書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春正月乙卯立京師醫
藥院名廣惠司己未禁陰陽圖讖等書
至元十三年二月詔儒醫卜筮通曉天文者仰所在
官司具聞四月宋都帶以應詔鄭夢得等六人進勅
隸祕書監是年不忽木等又請于大都弘闡國學擇
蒙古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
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充備者教育之復立小學律
書算數科一藝通然後改授分別勤惰舉其賢能者
入仕
按元史世祖本紀十三年二月丁未詔高尚儒醫僧
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五月
辛未行江西都元帥宋都帶以應詔儒生醫卜士鄭

蒙得等六人進勅隸祕書監按本紀忽不木所請之事未載或未之行也

按不忽木本傳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請于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勤者升之上舍惰者降之下舍學官舉其賢能者依例入仕書奏帝覽之喜

至元十六年七月詔遣牙納木崔彧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鉤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詔遣牙牙住僧詣江南搜訪術
藝之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括天下陰陽戶口仍立各路教
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人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仁宗延祐七年三月甲辰勅罷醫卜工匠任子其藝
精絕者擇用之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壬午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
掌陰陽五科者毋洩占候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至治三年三月勅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
聽致仕子孫無蔭叙能紹其業者量材錄用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令占卜醫藥等項藝術之人禮

部備訪以備取用行術聽在本鄉不許越境興作妖妄等事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令凡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等項藝術之人禮部務要備知以備取用在外行術占卜之人聽於本鄉不許越境興造妖妄等事　凡卜筮者舊有禁惟瞽目卜筮及陰陽人憑此生理許開卦肆　凡天文生醫生有缺各儘世業代補外仍行天下訪取到日天文生督同欽天監堂上官醫生督同太醫院堂上官各考驗收用

孝宗弘治十一年令訪天文曆數醫卜諸術藝人考試收用

按明會典弘治十一年令訪世業原籍子孫并山林隱逸之士及致仕退閒等項官吏生儒軍民人等有能精通天文曆數陰陽地理及五星子平遁甲大定六壬龜卜等術者每府不過一二人試中收用

凡欽天監太醫院各官陞遷俱從禮部查明考選定擬職事咨送吏部銓註該監天文生陰陽人該院醫士醫生俱三年一次大考　凡欽天監官生太醫院

官醫士生冊籍每三年一次各清查造報如有冒增
隱漏等弊將承行官吏及造冊人等參治該院官醫
士生有離任回籍者俱赴部告明給牒定限如私逃
及違限徑行除籍

藝術總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陳注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擐甲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

鄭注 於其鄉中則齒陳注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士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

大全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贏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與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射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鸞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典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蓋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

延年周氏曰先

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爲始終而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爲百工仕於卿大夫爲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爲士也古之爲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之所以遠恥而有常心也

文王世子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陳注 曲藝一曲之小藝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郤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

考評之也成均五帝大學之名上尊堂上之酒尊也大全嚴陵方氏曰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

邯鄲淳藝經

棊道

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

棊品

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鬬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子不復云

彈棊

彈棊始自魏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亦特好用手巾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棊妙踰於帝

博

博局戲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塞

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藏鉤

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交勝負若人偶卽敵對人奇卽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烏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二籌爲一都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藝術總部總論

禮記

少儀

士依於德游於藝

鄭注 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疏 游於藝者謂遨遊於六藝

學記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樂記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鄭注 藝才技也

坊記

子曰有國家者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陳注 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

春秋

穀梁傳序

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

疏 釋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凡二十五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本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

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

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許諛而棄其信
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四百三篇蓋出於議官兼
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
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百一十四篇蓋出
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
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
序也此九家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失政各
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漢書

藝文志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
侯失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
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
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
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
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殷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後漢書

方術列傳序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闕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元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
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
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
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
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
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
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
道其旨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
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
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
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
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
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魏徐幹中論

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

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備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與

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矣而暢於四支純粹內涵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

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晉書

藝術傳論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眞贋雖存矣僞亦愚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躭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魏書

藝術傳序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北齊書

方伎傳序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錄之以備方伎云

周書

藝術傳序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尅定鄢郢俊

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負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

藝術傳論

仁義之于教大矣藝術之于用博矣徇于是者不能無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

顏氏家訓

雜藝篇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狠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

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
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
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多矣家
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
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
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
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
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
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書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
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
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
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
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

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竝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鎭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豪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

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靡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音酒豆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劍狠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瓊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華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勉學篇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

北史

藝術傳序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祆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稗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涓師摯伯牙杜夔敎卜筮則史扁史蘇嚴

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祆訛不獲返其眞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元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敘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遊以爲藝術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冑元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

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藝術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藝術傳論

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强練庾季才盧大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冑元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筴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

檀特之徒法和强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
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
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
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
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謇謇兄孫之才王
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
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
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
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鍼石百
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
也蔣何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闕
也

隋書

藝術傳序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
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
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

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稗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涓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反其眞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元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按北史序前半與此同

藝術傳論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

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唐書

方伎列傳序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引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宋史

方技傳序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弃典常帝堯命羲和修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禁禱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修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君嵩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禨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文獻通考

論陰陽術數

陳氏曰自司馬氏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歷譜五行卜筮形法之屬別

爲數術略其論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爲羲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篇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然則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以大異也不知當時何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耶今志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無所考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逌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今稍增損之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陽一家之闕而其他數術各自爲類焉端臨曰按陳氏之說固然矣然時日祿命遁甲獨非術數乎其所謂術數各自爲類者曰卜筮曰形法然此二者獨不本於陰陽乎蓋班史藝文志陰陽家之後又分五行卜筮形法之書雖不盡存而後世尚能知其名義獨其所謂陰陽家二十一種之書並無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陰陽門蓋隋唐間已不能知其名義故無由以後來所著之書續立此門矣然隋書唐書及宋九朝史凡涉乎術數者總以五行一門包之殊欠分剔獨中興史志乃用班

志舊例以五行占卜形法各自爲門今從之

晁氏曰自古術數之學多矣言五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而最盛於世者葬書相術五星祿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類足以推一時之吉凶星禽五星祿命相術之類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書之類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類足以推一國之吉凶其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或中或否不可盡信則一也

元史

方技傳序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不錄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紹興府志

方技傳序

嵇之琴王之字皆古今絕技也乃皆吾郡擅之吁盛矣世或稱右軍才識絕倫觀其與殷深源及會稽王書是殆以書掩之嗟乎二書正自以墨妙傳耳謝文靖在晉世最重然李長沙賦東山詩猶云憶冶城王右軍下此則郗太尉王文度矣安能使人主侯王將相以至文人墨士及方外衲子賈人騎豎無不企慕也昔人謂諸藝宜習可傳者勿習不可傳者嵇琴竟杳然惜哉廣陵譜俱存世鮮工者余嘗試習之果神妙愧手不能敏不造其微師曠之清角未足多也唐人稱吳道子與張長史同學書不勝去而爲畫楊惠之又與道子同學畫不勝去而爲塑其巧於用短如此近世人必孔孟是師管蕭爲卑揚班且靡何況諸末技駱兵部以相地受知明主然每每自嗤嘗談餘姚三異己當其末曰駱員外乃以地師終殷中軍焚經方閻主爵戒丹青古亦每爾卒之殷用清言著閻遂傳畫神品名難釣亦難避也然吳人稱魏太樸校始學弈不工去既爲詩又不精去已乃反之理學遂

爲名儒此視吳楊之得失何如弈者詩者何必頓工精哉陳孫畫妙品赤松弈第二品相提而論當與末師之書抗衡其他醫卜者流亦種種有奇昔范史傳方術備列仙怪世說述巧藝兼及棋畫今以神仙入仙釋餘總類爲方技傳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卷目錄

藝術總部藝文

四庠堪輿表

藝術總部紀事

藝術總部雜錄

北魏殷紹

藝術典第二卷

藝術總部藝文

四序堪輿表

北魏殷紹

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與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

腑心髓血脈商功大算端部變化元象土圭周髀練
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
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
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
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
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
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
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
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
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
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
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艮日而值惡會舉
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
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
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
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
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

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狠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蘇秦傳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鷄走狗六博蹋鞠者

李斯傳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漢書晁錯傳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于術數未有所守

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子也好文辭方伎博奕倡優

後漢書許楊傳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名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莽敗方還鄉里

李郃傳李歷郃弟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政貴無爲亦好方術

劉珍傳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校定百家藝術

梁統傳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張衡傳少通五經貫六藝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心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曆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遷爲太史令

樊英傳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天下稱其藝術

許曼傳祖父峻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少嘗謁太山

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
蜀志董允傳陳祇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于靖家
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
術費禕甚異之
李譔傳譔父仁與同縣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徽宋
忠等學博好譔具傳其業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
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
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
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

晉書陳訓傳訓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
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酷知其必
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
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
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
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
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
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于歷陽乃問訓曰城
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

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于江東咸如其言

索紞傳紞遊京師受業太學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受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

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

臺產傳產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商洛南山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轉大中大夫歲終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張華傳華學業優博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

夏侯湛傳湛父莊湛曰維我后府君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劉敏元傳敏元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

南史王弘傳弘弟子微好學善屬文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術數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

柳惲傳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

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
曹行參軍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
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
越嵇心妙臻羊體竟陵王嘗宿宴明旦將朝見惲投
壺梟不絕停輿久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
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瑯琊王曒博射嫌其
皮闊乃摘梅貼烏珠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
優劣爲棋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
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
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伏曼容傳曼容晉著作郎滔曾孫曼容早孤與母兄
客居南海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
容多俊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算莫不閑了子晒字
元曜幼傳父業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

梁書武帝本紀高祖生知淳孝文思欽明能事畢究
少而篤學造制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
占決並悉稱善

魏書殷紹傳紹長樂人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遂大行于世

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

宋景業傳景業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曆數許遵傳遵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

張子信傳子信少以醫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周書黎景熙傳景熙從祖廣嘗從清河崔元伯受宇義又從崔浩學楷篆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異又好占元象頗知術數

異域傳百濟國夫餘之別種俗重騎射兼愛墳史陰陽五行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弈棋建德六年宣政元年遣使來獻

隋書宇文愷傳愷字安樂杞國公忻弟也好學多技藝號爲名父公子

庚季才傳季才字叔弈幼穎悟好占元象湘東王繹重其藝術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于世

韋鼎傳鼎少通脫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非常神鑒深遠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名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

唐書呂才傳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僞謬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餘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二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

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姥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然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匝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衞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

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
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
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
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
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皆驛
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人
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
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
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
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背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
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
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
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
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
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
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
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
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

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
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
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
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
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
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
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
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

遷不可知石泉頹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
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
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
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
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
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
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
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

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荊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

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家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忌擗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俗不可以法七也

李邕傳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祕書監

鄭注傳注以方伎遊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煮黃金餌之寖親遇署衙推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廋番之西樂陵川俗重博戲通推西域傳泥婆羅直吐番之西樂陵川俗重博戲通推

步曆術

劉元卿賢弈編唐僖宗頗工衆藝于音律蒲博蹴踘鬬鷄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舉進士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不免駁放

宋史劉翰傳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細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

馮文智傳世以方伎爲業太平興國中文智詣都自陳名試補樂源縣主簿

汪綱傳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仲微傳仲微天稟篤實精研理致于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學靡不搜獵

鄭樵傳樵好著書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辨論

黃伯思傳伯思好古文奇字及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

楚芝蘭傳時上博求方伎芝蘭詣闕自薦錄爲學生

蘇頌傳頌器局閎遠自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

郭從義傳從義性厚重有謀略技藝尤善飛白擊毬

沙門洪蘊傳洪蘊本姓藍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

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出家習方伎之書

元史愛薛傳愛薛西域拂菻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一司事

蕭斡傳斡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讀書南山三十年玩誦不少置于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

張康傳康少孤力學旁通術數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十五年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

田忠良傳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太保劉秉忠薦于世祖帝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庑第二人曰彼手中握何物對曰鷄卵也帝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送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

有及者詔官之司天
許謙傳謙于書無不讀窮探聖微其他天文地理典
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
該貫
齊履謙傳履謙六歲從父至京師年十一教以推步
星曆盡曉其法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補星曆生
會祕書監輦亡宋故書畱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
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
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

耶律楚材傳楚材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
數及釋老醫卜之說後有譖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
賦半入其家命近臣麻里札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闊里吉思傳闊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于儒術
石抹宜孫傳石抹宜孫也先之曾孫曰繼祖襲父職
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又移鎮婺
處兩州爲學本于經術而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

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于薦紳間宜孫其子也

陸文圭傳文圭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强之凡一再中鄉舉張庭瑞傳庭瑞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曆卜筮無不推究

阿榮傳阿榮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數學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

贍思傳贍思其先大食國人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贍思遂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

白景亮傳景亮明法律善書算

藝術總部雜錄

關尹子一宇篇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六七篇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

列子湯問篇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莊子天地篇能有所藝者技也

荀子修身篇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

市

王制篇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

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于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偪巫跛擊之事也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王霸篇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樸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

淮南子原道訓夫臨江而釣曠日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以羿逢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

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罾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主術訓身材未修技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處之不宜者適足以輔僞飾非技藝之衆不如其寡也

齊俗訓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析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

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甈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槹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兵略訓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强令猶且行也

說山訓善射者發不失的善于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于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克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磐石之上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

泰族訓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

以弈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楊子學行篇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

張衡應間捕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思元賦辯貞亮以爲聲兮雜技藝以爲珩 又 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顏氏家訓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

文中子中說周公篇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

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

清波雜志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于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于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也

佩楚軒客談端淳間薦紳四絕楊嗣翁琴趙中父棋張溫夫書趙子固畫嗣翁號守齋溫夫字節之子固號彝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卷目錄

農部彙考一

詩經 豳風

周禮 天官 地官 冬官

禮記 王制 月令

大戴禮 夏小正

管子 地員

賈思勰齊民要術 雜說 耕田 收種 種穀

藝術典第三卷

農部彙考一

詩經

豳風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注 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

又

八月其穫

注 禾之早者可穫也

又

十月穫稻

注 穫稻以釀酒也

又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注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之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菽粱之屬皆禾也

周禮

天官

大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疏 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菽以秫亦粟與稷黏疏爲異又大麥所用處少故竝去之

必知有梁菰者食醬云凡膳食之宜有犬宜梁魚宜菰故知有梁菰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荏菽荏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

地官

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注 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 疏 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卽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

又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疏 太宰職云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也

又

遂人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

勸畝以疆予任畝

注 畝慣慣無知貌時器鑄作錢鎛之屬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疏 以土宜教畝稼穡者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是教之稼穡云以興耡利畝者耡助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爲利故云利畝也

又

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鄭長趨其耕耨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注 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元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又

草人掌土化之瀆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注 土化之瀆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檗用黃輕爨用犬

注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綠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貙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疆檗堅者輕爨輕脆者故書騂爲挈墳作蚡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蚡鼠也壤白色黃麻也元謂墳壤潤解

又

稻人掌稼下地

又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注 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薀下麥言芟刈其禾於

下種麥也元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注 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

旱暵共其雩斂

注 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 疏 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修雩者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

又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瀦而縣於邑閭

注 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瀦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瀦

疏 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以此豐凶而出稅斂之瀦

冬官

匠人爲溝洫

疏 古者人耕皆畎上種穀畎遂溝洫之間逼水故知通利田間水道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注 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

遂上亦有徑

禮記

王制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

又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月令

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
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
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陳注 田田畯也舍居也天子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
者皆使修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
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
有界限徑術有闊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
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
惑

又

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陳注 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百穀惟稷先種
故云首種大全 臨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水
潦而敗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
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又

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
以妨農之事

又

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

又

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農乃登麥

又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

又

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行春令則五穀晚熟

又

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又

陳注 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則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

爛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

又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

陳注 鮮潔而墮落也

又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又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

又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又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又

仲秋行夏令則五穀復生

又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又

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之

又

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又

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大戴禮

夏小正

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
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五月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九月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管子

地員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蚖蒼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　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　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櫟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

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
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蓈其木宜白棠
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
水黑而苦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陜之芳七施
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七八五十六尺
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
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
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
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徙十四施九十八尺而
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
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赤壤赭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
不可得泉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
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
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

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藡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草蕨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葍與蕾其木乃楊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蕾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鼓鼓下於鼕鼕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萋萋下於荄荄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肭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隰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樸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土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

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悫豪土蟲易全處悫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赫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柀樧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楮棗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葆澤以處是謂麻土麻之次曰五沃土沃土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塙不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蒯蒲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無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塙不灰青悫以茇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赫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隋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鼃楢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其

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脊容榆桃柳楝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垔及彼白昌山藜蕙芒群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埴青恋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赫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埲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赫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埲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恋五恋之狀麋焉如鹽潤濕以處其種大穜細穜赫莖黃秀以慈忍木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恋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

强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枲穗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壚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二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麋厲其種大蕡細蕡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墝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
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
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
白稻長秸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
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賈思勰齊民要術

雜說

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若昧於田疇則多匱乏只如
稼穡之利雖未逮於老農規畫之間竊自同於后稷
所爲之術條例後行
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假如一
具牛總營得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十五畝
也每年一易必須頻種其雜田地卽是來年穀資欲
善其事先利其器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且須調習器

械務令快利秣飼牛畜常須肥健撫恤其人常遣歡悅觀其地勢乾濕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務遣深細不得趁多看乾濕隨時蓋磨著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水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無問耕得多少皆須旋蓋加料餧至十二月內卽須排比農具使足一入正月初未開陽氣上卽更蓋所耕得地一遍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卽須加糞糞之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後治糧場上所有穰穀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卽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卽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勻之卽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勻攤耕蓋著未須轉起自地亢後但所耕地隨向蓋之待一段總轉了卽橫蓋一遍計正月二月兩個月又轉一遍然後看地宜納粟先種黑地微帶下地卽種糙種然後種高壤白地其白地候寒食後榆莢盛時納種以次種大豆油麻等田然後轉所糞得所

耕五六遍每耕一遍蓋兩遍最後蓋三遍還縱橫蓋之候昏房心中下黍種無問穀小畝一升下子則稀稠得所候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遍黍經五日更報鋤第二遍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遍如無力即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遍油麻大豆竝鋤兩遍止鋤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較淺於第二遍第四遍較淺於第三遍

凡蕎麥五月耕經三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著子下兩重子黑上頭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滿似如膿即須收刈之但對梢相答鋪之其白者日漸盡變爲黑如此乃爲得所若待上頭總黑半已下黑子盡落矣其所糞種黍地亦刈黍子即耕兩遍熟蓋下糠麥至春鋤三遍止

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遍看乾濕轉之耕三遍爲度亦秋社後即種至春能鋤得兩遍最好

凡種麻地須耕五六遍倍蓋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鋤兩遍仍須用心細意抽拔全稠鬧細弱不堪留者即去却一切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不至全損何者緣蓋磨數多故也又鋤耨以時諺曰鋤頭三寸澤此之謂也堯湯旱澇之年則不敢保雖然此乃常式古人云耕鋤不以水旱息功必獲豐年之收如去城郭近務須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餘出賣只如十畝之地灼然良沃者選得五畝二畝半種葱二畝半種諸雜菜似卻平者種瓜蘿蔔其菜每至春二月內選良沃地二畝熟耕種葵葛苣作畦栽蔓菁收子至五月六月拔諸菜先熟者並須勝衰亦收子訖應空閑地種蔓菁葛苣蘿蔔等看稀稠鋤其科至七月六日十四日如有車牛盡割賣之如自無車牛輸與人即取地種秋菜葱四月種蘿蔔及葵六月種蔓菁七月種芥八月種瓜二月種如擬種瓜四畝留四月種並鋤十遍蔓菁芥子並鋤兩遍葵蘿蔔鋤三遍葱但培鋤四遍白豆小豆一時種齊熟且免摘角但能依此方法即萬不失一

耕田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與助百果藏實世本曰倕作耒耜倕神農之臣也呂氏春秋曰耜博六寸爾雅曰斪斸謂之定犍爲舍人曰斪斸鋤也一名定篆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剗剗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許慎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斸斫也齊謂之鎡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從十阡陌之制也耕種也從耒井聲一曰古者井田劉熙釋名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黎利也利發土絕草根耨似鉏以薅禾也斸誅也主以誅鉏根株也凡開荒山澤田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卽放火至春而開墾其林木大者劉殺之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耕荒畢以鐵齒鎛棒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明年乃中爲穀田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

燥雖耕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碏洛數

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
濕耕者白背速鋤棒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殏字典無）
春耕尋手勞
古曰耨今曰勞說文曰耨摩田器今人亦名勞曰
摩鄙語曰耕曰摩勞也
秋耕待白背勞
春多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秋田墝實墝勞令地
硬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蓋言澤難遇喜天時
故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
無美苗
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欲再
犁廉耕細牛復不疲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
秋耕穊青者爲上
比至冬月青草復生者其美與小豆同也
初耕欲深轉地欲淺
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
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
踐則根浮

七月耕之則死

非七月復生矣

凡美田之法菉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種七月八月犂稙殺之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凡秋收之後牛力弱未及卽秋耕者穀黍稷粱秫茭之下卽移羸速鋒之也恆潤澤而不堅硬乃至冬初嘗得耕勞不患枯旱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勞之至春穮種亦得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鄭元注曰謂上辛日郊祭天春秋傳曰春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社而后耕上帝太微之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

可拔耕者急發也

分田司

田謂田畯主農之官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仲春之月耕者少舍

乃修闔扇

舍猶止也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用木曰

闔用竹葦曰扇

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孟夏之月勞農勸民無或失時

重力勞來之

命農勉作無休於都

急趨農也王居明堂禮曰無宿於國也

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墐謂塗閉之此避殺氣也

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仲冬

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無發室屋地氣沮泄是謂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

夫陰用事尤重閉藏案今世有十月十一月耕者匪直逆天道害蟄蟲地亦無膏潤收必薄少也

季冬之月命田官告民出五種

命田官告民出種大寒過農事將起也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耜者耒之金耜廣五寸田器鎡基之屬

是月也日窮於紀星廻於天數將幾終

言日月星辰運行至此皆匝於故會次舍也紀紀合也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猶汝也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人預有志於辦稼之事不可徭役則志散失其業也

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趙岐注曰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雜陰陽書曰亥爲天倉耕之始呂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高誘注曰菖菖蒲水草也

淮南子曰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之物若耕織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又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縫裳無其事而求其功難矣氾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早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汝橛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卽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强此謂弱土而强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耋不解愼無早耕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卽種土

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垎名曰脯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名冬雨雪止輒以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按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上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水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崔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犁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二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

按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耬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濟州迤西猶用長轅犁兩脚耬長轅耕平地尚可於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犁之柔便也兩脚耬種壟穊亦不如一脚耬之得中也

收種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乃粳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種故詩曰播厥百穀也

凡五穀種子浥鬱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種雜者禾則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糶賣以雜糅見疵炊爨失生熟之節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粟黍穄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

耬耩秫種一斗可種一畝量其家田所須種子多少種之

其別種種子嘗須加鋤鋤多則無秕也

先治而別埋還以所治穰草蔽窖
先治場淨不雜窖埋又勝器盛不爾必有爲雜之
患
將種前二十許日開出水洮
浮秕去則無莠
即曬令燥種之依周官相地所宜而糞種之氾勝之
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蚘籌
蚘蟲也周官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
爲之種

鄭元注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
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
渴用貆勃壤用狐墝用豕強鑐用黃輕栗用犬
此草人職鄭元注曰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綠
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貆貙也勃壤粉解者
墝墟黏疏者疆鑐強堅者輕栗輕脆者故書騂爲
挈墳作蚡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
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

墳壤多蚡鼠也壤白色黃麻也

淮南術曰從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者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氾勝之書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熟可穫擇穗大彊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崔寔曰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餘法同上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種穀

種穀粟也名粟穀者五穀之總名非止謂粟也然今人專以稷爲穀望俗名之耳爾雅曰粢稷也說文曰粟嘉穀實也從卤從米廣志曰有赤粟白莖

有黑格雀粟有張公斑有含黃有蒼背稷有雪白
粟亦名白粟又有白藍下竹頭青白逸麥擢石精
狗蹯之名種云郭璞注爾雅曰今江東呼粟爲粢
孫炎曰稷粟也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爲名目
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爲名聊復載之云爾朱
穀高居黃劉猪獬道愍黃聒穀黃雀懊黃續命黃
百日糧有起婦黃辱稻糧奴子塲音加支穀焦金
黃鶺鴒合履今一名麥爭塲此十四種早熟耐旱
兔蟲聒谷黃辱稻糧二種味美今墮車下馬看白

羣羊懸蛇赤尾龍虎黃雀民溱馬洩轠劉猪赤李
谷黃河摩糧東海黃石騂歲青莖青黑好黃陌南
木隈隄黃宋黃癡指張黃兔胅青惠日黃寫風赤
一睨黃山鼈頓党黃此二十四種穗皆有毛耐風
兔雀暴一睨黃一種易春寶珠黃俗得白張鄰黃
白鼈谷鈞于黃張蟻白耿虎黃都奴赤茄蘆黃薰
猪赤魏爽黃白莖青竹根黃調母粱磊碨黃劉沙
白憎延黃赤粱穀靈忽黃獺尾青續得黃得容青
孫延黃猪矢青煙薰黃樂婢青平壽黃鹿橛白鼈

折作黃穗穆阿居黃赤巴梁鹿蹄黃鉞狗倉可憐
黃米谷鹿橛青阿返此三十八種中租大穀白齩
穀調母粱二種味美擇谷青阿居黃猪矢青二種
味惡黃穗穆樂婢青二種易舂竹葉青石柳閱竹
葉青一名胡谷水黑穀忽泥青衝天棒雉子青鴟
脚穀鴈頭青攬堆黃青子規此十種晚熟耐蟲災
則盡矣（鴈糞字典不載）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
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
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長而收少強苗者
短黃穀之屬是也弱苗者長青白黑者是也收少
者美而耗收多者惡而息也
地勢有良薄
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地非獨宜晚早亦無
害薄地宜早晚必子不成實也
山澤有異宜
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
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

無獲

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坂走丸

其勢難

凡穀田菜豆小豆底爲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爲下

常見瓜底不減菜豆本既不論聊復寄之

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地三升

此爲植穀晚田加種也

穀田必須歲易

殟子則秀多而收薄矣

二月三月種者爲葅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穤禾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華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爲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

春風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必堅垎其澤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宜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故也

凡種穀雨後爲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歲生小雨不接濕無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濕轆則令苗瘦歲若盛者先鋤一遍然後納種乃佳也

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

春耕者不中也

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歲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

防歲道有所宜

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

早田淨而易治晚者蕪歲難出其收任多少從歲所宜非關早晚然早穀皮薄米實而多晚穀皮厚米少而虛也

苗生如馬耳則鏃鋤

諺曰欲得穀馬耳鏃

稀豁之處鋤而補之

用功蓋不足信利益動能百倍

凡五穀唯小鋤爲良

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
功多而收益少
艮田率一尺留一科
劉章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
而去之諺云迴車倒馬擲衣不下皆十石而收言
大稀大穊之收皆均平也
薄地尋壟躡之
不耕故
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
停
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鋤得十
徧便得八米也
春鋤起地夏爲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
濕亦無嫌
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
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爲國者使農寒耕
而熱芸芸除草也
苗既出壟每一經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鎒耪縱橫耙

而勞之

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去草草塞細則傷苗如此令地輭易鋤省力中鋒正苗高一尺鋒之

三徧者皆佳

耩者非不壅本苗深穀草益實然令地堅硬乏澤難耕鋤得五徧已上不須耩

必欲耩者刈穀之後卽鋒鋤下令突起則潤澤易

耕

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壟底牛遲則子勻足躡則苗茂足跡相接者亦不可煩撻也

熟速刈乾速積

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蓁爛積晚則損耗連雨則生耳

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禾生於寅壯於丁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

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
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
日爲佳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
忌丑秫忌寅末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
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
其自然者燒禾黍則害瓠
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槩不可
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爲上策也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仲秋之月可
以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
鄭元曰爲民當入物當藏也墮曰竇方曰窖按諺
曰家貧無所有收牆三五堵蓋言秋牆堅實土功
之勞一時求逸亦貧家之寶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
始爲禦冬之備
季秋之月農事備收
備猶盡也
孟冬之月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謂芻米薪蒸之屬也

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

此收斂尤急之時有人取者不罪所以警其主也

尚書考靈曜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

鳥朱鳥鶉火也

秋虛星昏中以收斂

虛元枵也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郭象曰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趙岐注曰使民得務農不違奪其時則五穀饒足不可勝食也

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趙岐曰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謂農之三時

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趙岐曰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稊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熟亦猶是

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雖東流人必事焉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

高誘曰加功謂芸耕之也遂成也

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不可易也

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蔬食

菜食曰蔬穀食曰食

冬伐薪蒸

大曰薪小曰蒸

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

轉棄也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

四海雲至一月也

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

燕降一月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陰降百泉十月

昏張中則務種穀

一月昏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

大火中則種黍菽

大火昏中六月

虛中卽種宿麥

虛昏中九月

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

昴星西方白虎之宿季秋之月收斂蓄積
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
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
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言不奪民之農要時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

節止欲貪

節欲之本在於反性

反其所受於天之所性也

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夫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
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
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呂氏春秋曰苗
其弱也欲孤

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孤峙疏數則茂好也

其長也欲相與俱

言相依植不偃仆

其熟也欲相扶

相扶持不傷折
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
族聚也
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
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行行列也
鹽鐵論曰惜草芳者耗禾稼惠盜賊者傷良人氾勝
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强可
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

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
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
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
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
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
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
骨亦可用雪汁雪汁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
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氾勝之
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

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今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鑒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

禾一斗有五萬一千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

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

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昔兗州刺史劉仁之老成懿德謂予言曰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

區中草生茂之區間草以劋劋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芸之者以刜鎌比地刈其草矣氾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種種剉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擣麋鹿羊矢等分置

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又溲曝狀如后稷法皆溲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繰蛹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蟲之先也及附子令稼耐旱終歲不失於穫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爲務芒張蓁黃捷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崔寔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氾勝之書曰植禾夏至後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氾勝之書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

稗甚美釀尤踰黍秫魏武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大儉可磨食也若值豐年可以飯牛馬豬羊

蟲食桃者栗貴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稼猶種也收斂曰穡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耳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卽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

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五穀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匪直妨耕種損禾苗抑亦惰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遊故齊桓公問於管子曰饑寒室屋漏而不治垣牆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其年民被布帛治屋築垣公令左右沐塗樹之枝其年民被布帛治屋築垣公問此何故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以其不稍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挾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去今吾沐塗樹之枝日方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產丁壯歸而有業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
恐爲風雨所損也
環廬樹桑菜茹有畦
爾雅曰菜謂之蔬不熟曰饉菜總名也凡草菜可
食通名曰蔬案師古曰環繞也菜熟曰茹猶生曰
草死曰茹
瓜瓠果蓏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
核曰蓏臣瓚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說文曰在木
曰果在草曰蓏許慎注淮南子曰在樹曰果在地
曰蓏鄭元注周官曰果桃李屬蓏瓜瓠屬郭璞注
爾雅曰果木子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有實曰果無
實曰蓏宋沈約注春秋元命苞曰木實曰果蓏瓜
瓠之屬韓康伯注易傳曰果蓏者物之實
殖於疆場
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場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
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卽此謂也
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

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攜
師古曰斑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攜者所以優老
人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
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
師古曰省費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
溫也
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
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於麥禾也趙過爲搜粟都尉
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
師古曰甽壟也
歲代處故曰代田
師古曰代易也
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畛長終畝一畝三畛一夫三百畛而播種於畛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師古曰耨鋤也

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師古曰隤謂下之也

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薿薿盛貌

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

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

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畮於古爲十二頃故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田謂不爲畛者也
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爲畛者又過縵田二斛已上
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
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
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
蘇林曰爲法意狀也
民或苦少牛乏以趨澤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
師古曰輓引也
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
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
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
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
宮壖地言外垣之內垣之外也謂緣河壖地廟

垣墝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墝地爲田也

課得穀皆多其勞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爲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

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卷目錄

農部彙考二

陸龜蒙耒耜經 序

王盤農書 種植

藝術典第四卷

農部彙考二

陸龜蒙耒耜經

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

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于食

經曰耒耜農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民之習通謂之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鐴本作鏡曰策頷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者曰犁鐴曰犁箭曰犁起其堲者鐴也覆其發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堲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鐴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鐴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鐴者曰底底初實于鐴中工謂之髓肉底之次曰壓鐴背有二孔係于壓鐴之兩旁鐴之次曰策頷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貙然相載自策頷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犍也所以梡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于轅之前末

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楹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轅取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於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撥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礋音格宅音鹿毒焉有磟碡音鹿毒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于是耒耜經終焉

王盤農書

種植

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

發根荄柔脆易爲開墾

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暢草芽欲

夏曰稙青

夏日草茂時開謂之稙青可當草糞但根鬚壯密須藉強牛乃可蓋莫若春爲上

秋曰芟夷

其次秋暮草木叢密時先用鐮刀徧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力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鬣刀引之犁鑱隨耕起墢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鑺斸去餘有不盡根科當使熟鐵煆成鑱尖

套于退舊生鐵鑱上

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斸則就砍枝莖覆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卽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礙碡或輥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掙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劉殺之

謂剝斷樹皮其樹立死葉死不扇便任種蒔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則

通爲熟田矣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剝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草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粗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塿粗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鎒鍫過漫種黍稷或芝麻綠豆耙勞再徧明年乃種爲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芝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

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牛一犁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强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時有陰陽寒燠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毋濕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閒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鎒鎛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

初耕欲深轉耕欲淺

耕不深則土不熟轉不淺則動生土

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

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

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煖日高時耕

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耕輒細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耕輒細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

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
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
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
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
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
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言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
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
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
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墝故
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
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
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
如此非獨以爲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
也抑欲其才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
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
相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
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

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爲道無泥一方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墢去茇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耰六今人只知犁深爲功不知耰熟爲全功耰功不到則土麤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麤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諸病耰功到則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竝宜秋耕先以鐵齒耰縱橫耰之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耰兩徧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耰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然無雨時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鎛鋘再徧耙之蓋鐵齒鎛鋘已爲之先再用耙鎛鋘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

地畢破其塊撥而後用勞平磨乃爲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細不得趁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投總轉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

蓋春多風不卽勞則致地虛燥秋田濕濕速勞恐致地埂

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氷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苗旣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鎛銖縱橫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則抄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耙之欲令土細再犁再耙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撞

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撞夏種欲淺直置自生

春氣冷生遲不曳撞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速曳撞遇雨必致堅垎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撞必欲撞者須待白背濕撞令地堅硬也

又用曳打場圃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耬種後惟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撞曳之使壟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撞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耙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撞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有不知用撞者今竝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穜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

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劁刈懸之又有
粒而或簞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
種之氾勝之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
種無蚜蚘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
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渣以汁漬附子
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擾令
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
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攪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
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

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
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劁碎蒼耳或
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
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
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
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
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
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
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

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粟二月種粟芝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菜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艮薄山澤有異宜故艮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艮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强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雜穀子曬乾部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篇中晴則曝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

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旣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旣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逐隈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旣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盛穀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三步許卽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者窾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旣深雖暴雨不至迫撻暑夏最爲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

說文云鋤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

云苗生如馬耳則鏃鋤
滋田欲得穀馬耳鏃
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爲良
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
功多而收功益少
苗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
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穀多糠薄米息鋤得十
遍便得八米也
春鋤起地夏爲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

濕亦無嫌
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
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爲國者使民寒耕
而熱芸芸除草也
又云候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徧經五七日更報
鋤第二徧候蠶未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如有
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芝麻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
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
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

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撮苗曰鋤第二次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徧餓殺狗爲無糠也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旱耕塊墝苗蔬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失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禮記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荊揚厥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蔵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纂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耒後生者爲耜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此失耨之道也

鋤後復有薅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莁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薅不可稗雜其稼出蓋鋤後莁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薅不可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爲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爲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强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

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脚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蹂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卽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卽地肥沃兼可堆糞缺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種七八月犁掩殺之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爲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禮記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芸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旣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刻薤枯朽根荄徧鋪而燒之卽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壅之麻籽穀殼皆可與火糞窖罨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

泥盪平田面乃可撮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鬱燒之土熱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爲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卽燒殺物反爲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塹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枕潑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池甃以磚甓凡埽除之土燒燃

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爲圃之家於廚棧下深闊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春米則聚簸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苧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爲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爲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問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理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溪塲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塲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

置洄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爲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灌澆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費每日至晚卽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卽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卽攤遍翻過又碾一遍起稭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盡稭稗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

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値陰雨
即爲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
肝鉇用麥綽鉇麥覆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
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
速刈乾速積

刈早則鎌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蒙
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
田家刈畢稛而束之以大十束積而爲穩然後車載上
場爲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鑱穗撻之
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
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
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
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劗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扞
多則置之籠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
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穄欲早刈黍欲晚皆
即濕踐穄踐訖即蒸而浥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
黃垂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芝

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爲一叢斜倚之俟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粱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卷目錄

農部彙考三

農政全書一　農功序　區田圖說　圃田圖說
圖說　梯田圖說　架田圖說　櫃田
灌溉圖譜　水柵圖說　塗田圖說　沙田圖說
圖說　水塘圖說　翻車圖說　筒車圖說
水轉翻車圖說　牛轉翻車圖說　驢轉筒車
圖說　高轉筒車圖說　連筒圖說　架槽圖
說　戽斗圖說　刮車圖說　桔槔圖說　轆
轤圖說　瓦窶圖說　石籠圖說　淩渠圖說
陰溝圖說　井圖說　水笴圖說

藝術典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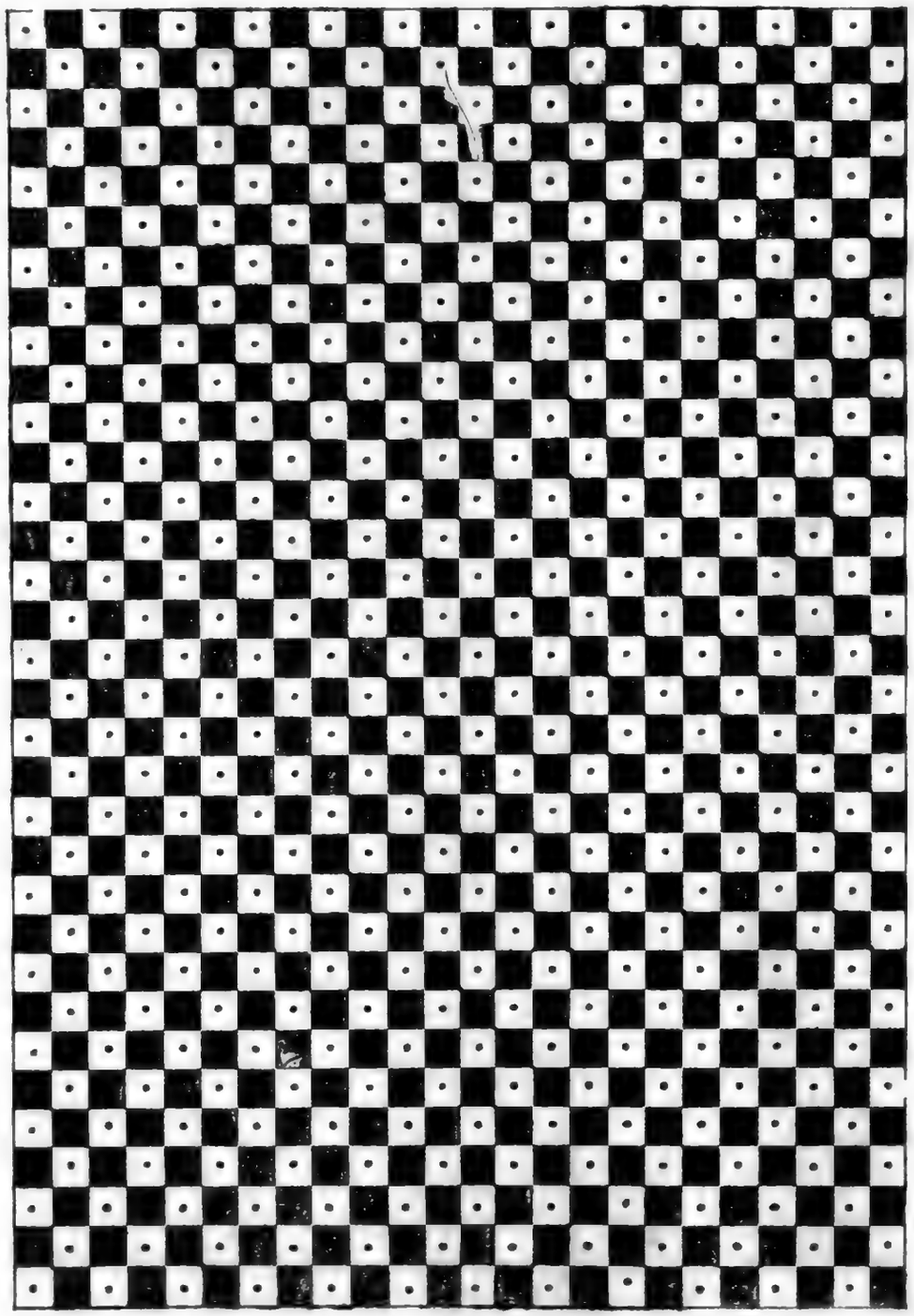
農部彙考三

農政全書一

農功序

王禎曰器非農不作田非器不成周禮遂人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穡而後以時器勸甿命篇之義遵所自也夫禹別九州其田壤之法固多不同而稷教五穀則樹藝之方亦隨以異故皆以人力器用所成者書之各有科等用列諸篇之右

區田



區田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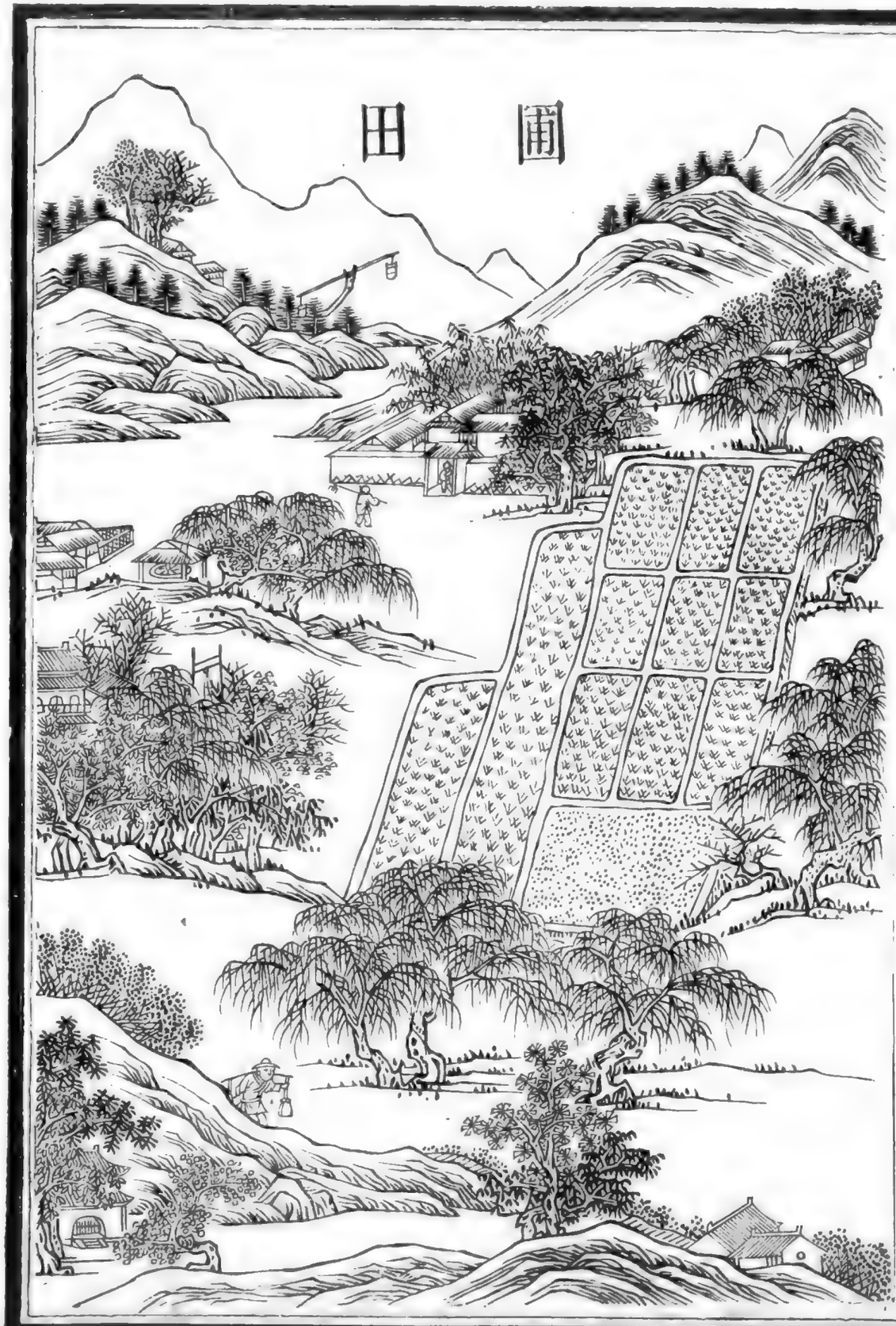
王禎曰按舊說區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闊相乘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于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

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元扈先生曰當又參考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于閒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儉豐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藝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銼鑺墾劚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詩云昔聞伊尹相湯日救旱有方由聖智限將地土作田規計區六百六十二畝分碁布滿方疇叅錯條條

相刻文耕畬元不用牛犁短鍤長鑺皆佃器糞灰灌
溉但從宜庾坂窮原俱美地舉家計口各輸力男女
添工到童稚坎餘種耨非重勞日課同趨等娛戲菽
粟諸芋雜數品辦作儲糧接充餌歲餘五口儘無饑
倍種兼收仍不啻久知豐歉歲不常大抵古今同一
致

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
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
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
率今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
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
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
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于溝間相去亦一尺皆悉
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
黍于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
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
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
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

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
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
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五萬
少此少許大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黍亦一千餘粒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
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
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
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
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
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
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
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尺二寸深六寸
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合收二十八
石一日作二百區諺曰頃子多惡不比畝善少善也謂區中草生拔
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鉏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
劒鐮比地刈其草穢
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
之地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
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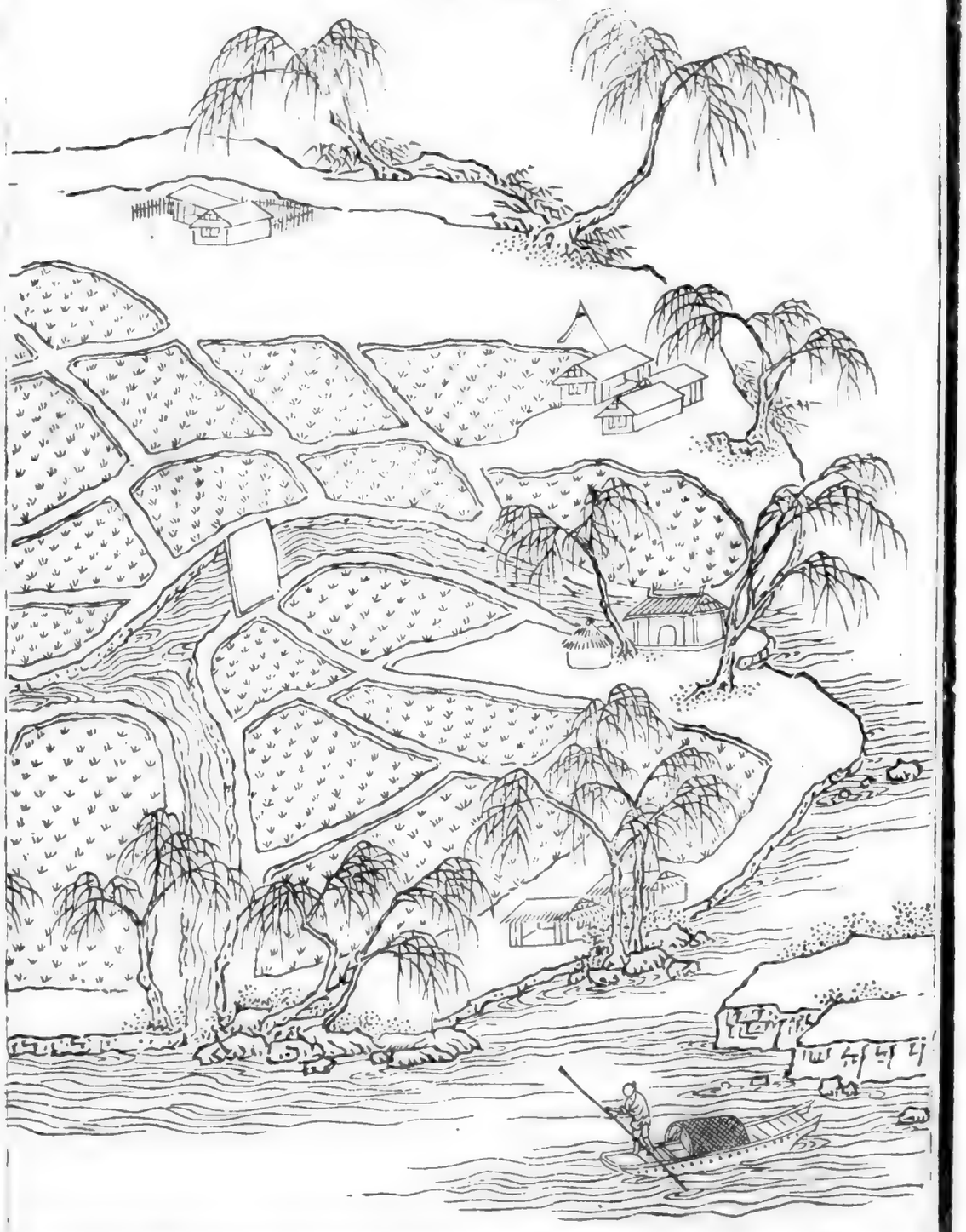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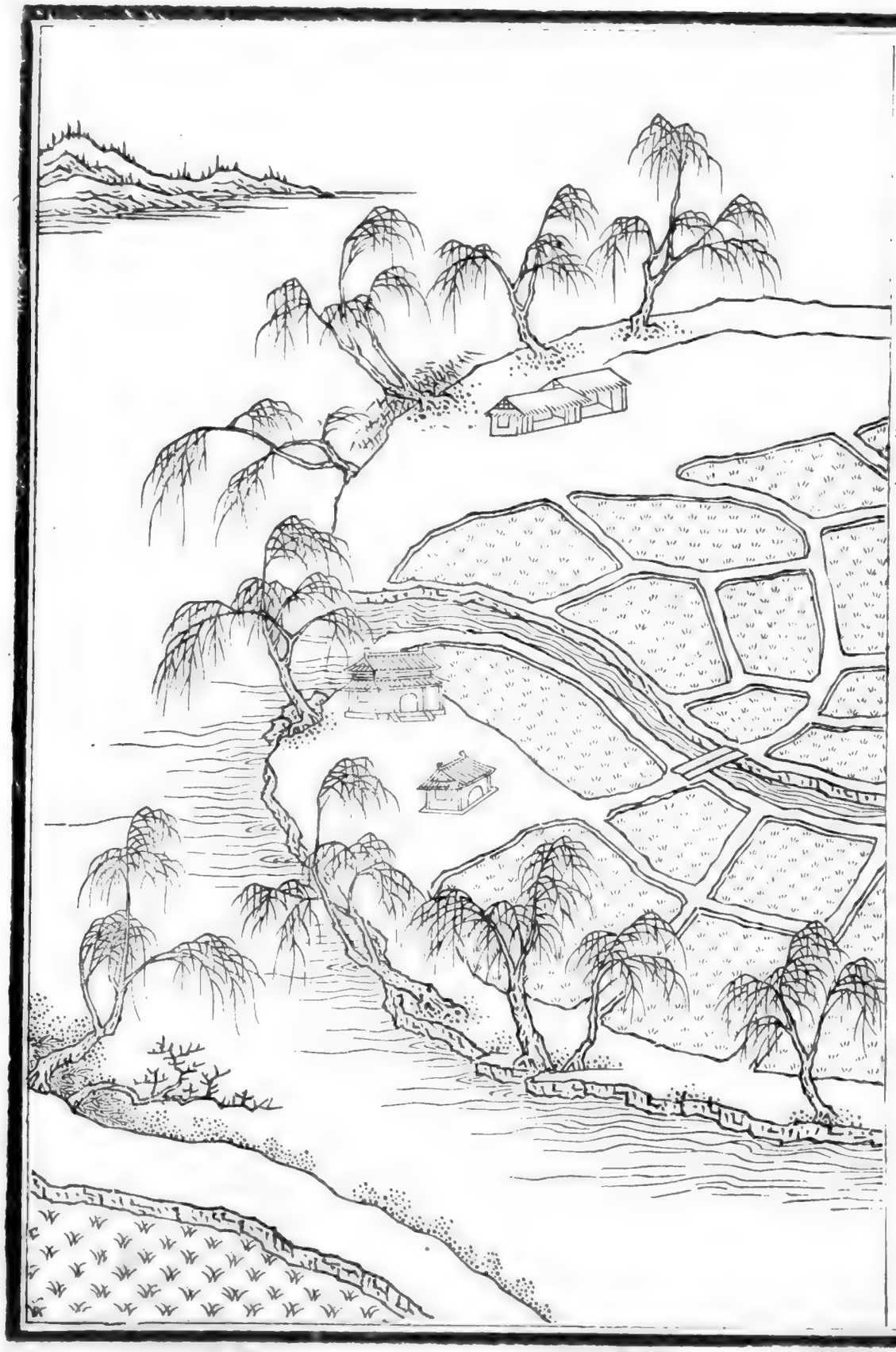
圃田圖說

圃田種蔬果之田也周禮以場圃任園地註曰圃樹果蓏之屬其田繚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半頃而止結廬于上外周以桑課以蠶利內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鑿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至于養素之

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供贍又可宦遊之家苦無別
墅就可棲身駐迹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
薤蔬亦何害于助道哉

田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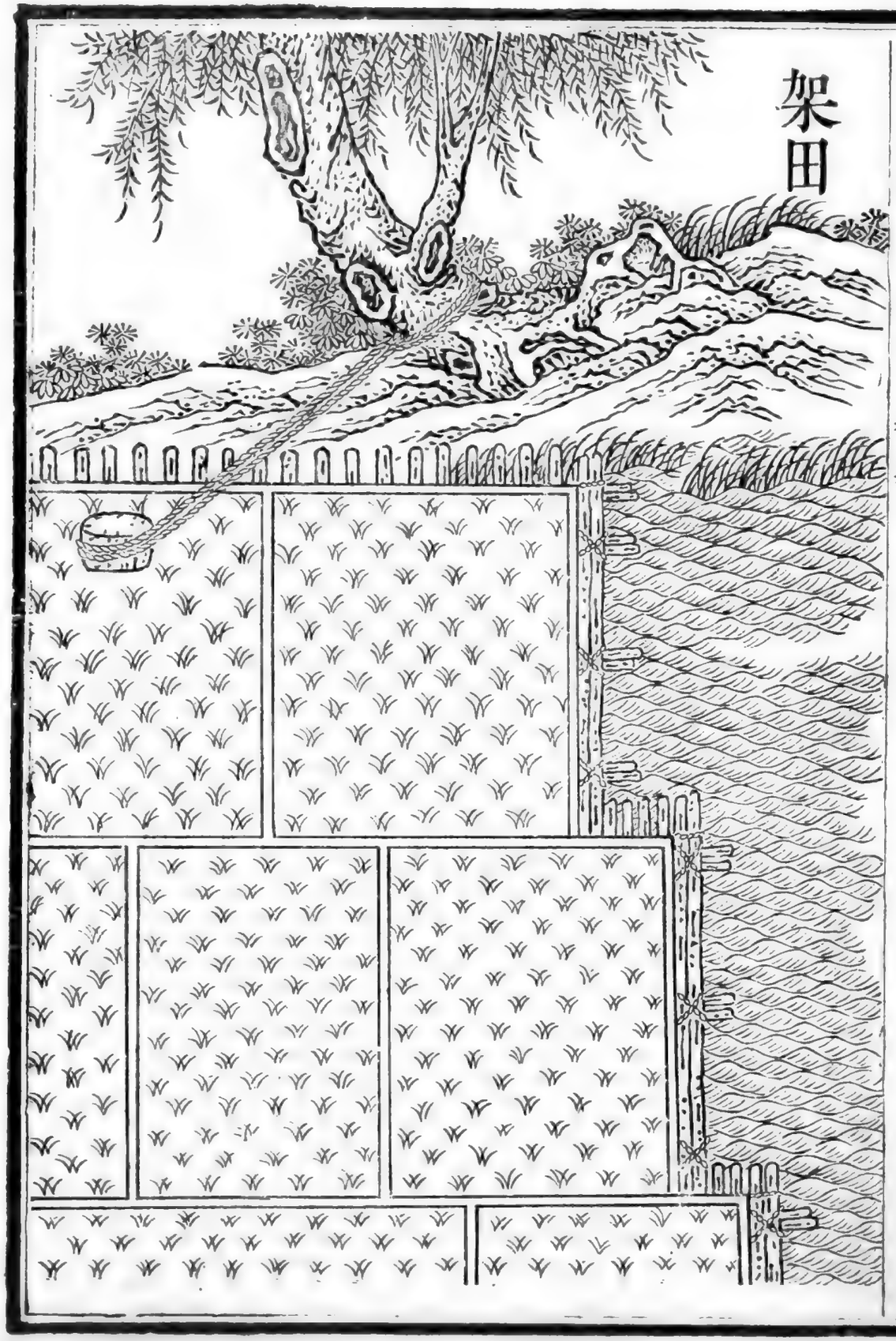


圍田圖說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瀕水不時淪沒妨于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爲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疊爲圩岸捍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詩云度地置圍田相兼水陸全萬夫興力役千頃入周旋俯納環城地穹

懸覆幕天中藏仙洞祕外遶月宮圓蟠亙叅淮甸紆
回際海壖官民皆紀號遠近不相緣守望將同井寬
平却類川隰桑宜葉沃堤柳要根駢交往無多逕高
居各一廛偶因成土著元不畏民編生業團鄉社囂
塵隔市廛溝渠通灌溉埭埂互連延俱樂耕耘便猶
防水旱偏翻車能沃槁灌穴可抽泉擁綠秧鋤後均
黃刈穫前總治新稅籍素表屢豐年黍稌及億秭倉
箱累萬千折價依市值輸納帶逋懸歲計仍餘羨牙
商許懋遷補添他郡食販入外江船課最司農績治

優都水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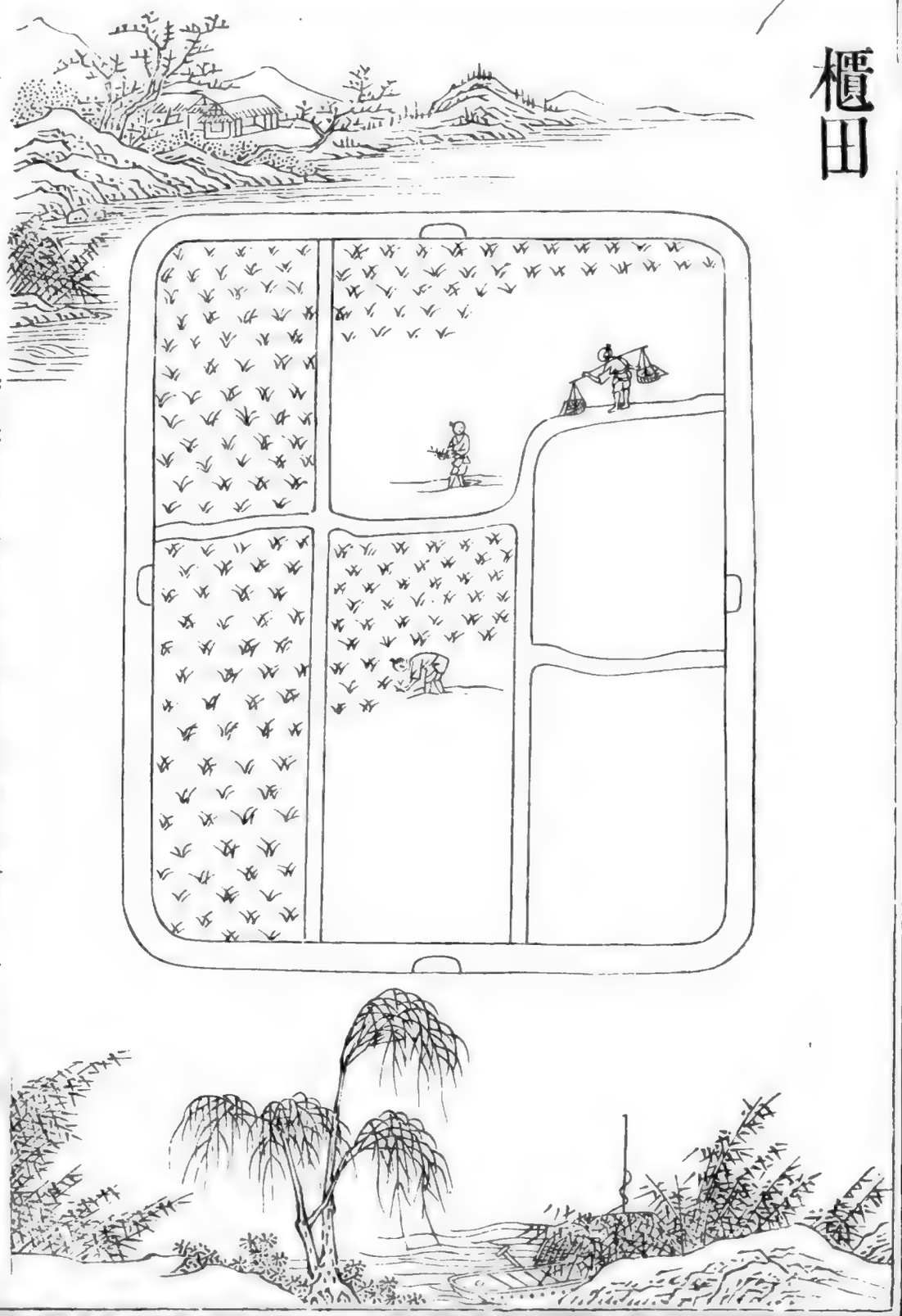


架田圖說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菰草也葑亦作菇江東有葑田又淮東二廣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泗草生漸成葑田元扈曰東坡所云與此異考之農書云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蓺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淪浸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元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穋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

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穋穀種之于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穋穀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架田附封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宜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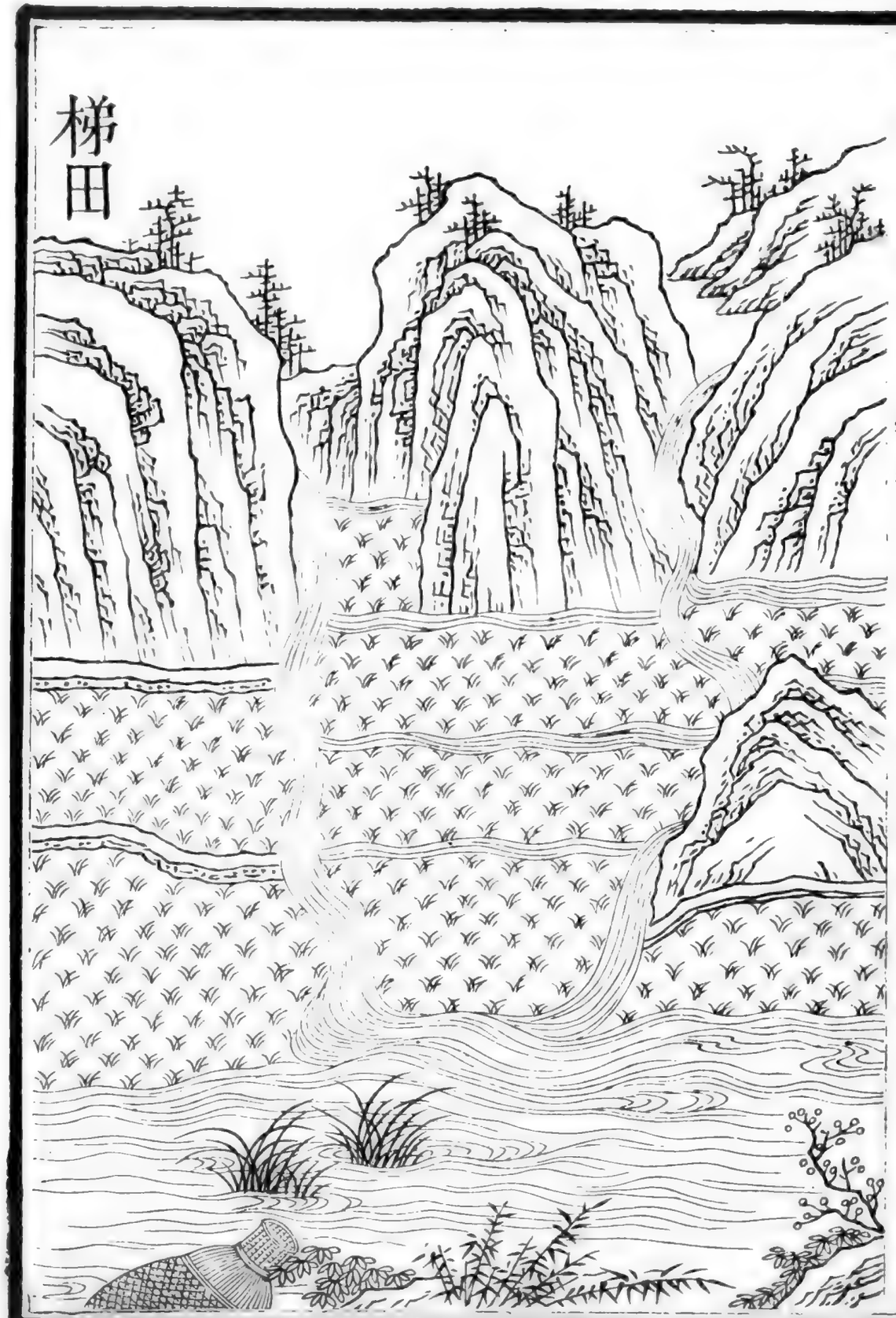
櫃田



櫃田圖說

櫃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四面俱置灌穴如此形制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浸處宜種黃穋稻（周禮謂澤生草生種之芒種黃穋稻是也黃穋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則熟以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糗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飢此救水荒之上法一名壩水溉田亦曰壩田與此名同而實異詩曰江邊有田以櫃稱四起封圍皆力成有時捲地風濤生外禦衝溢如嚴城大至連頂或百畝內少塍埂殊寬平牛犁展用易爲力不妨陸耕及水耕

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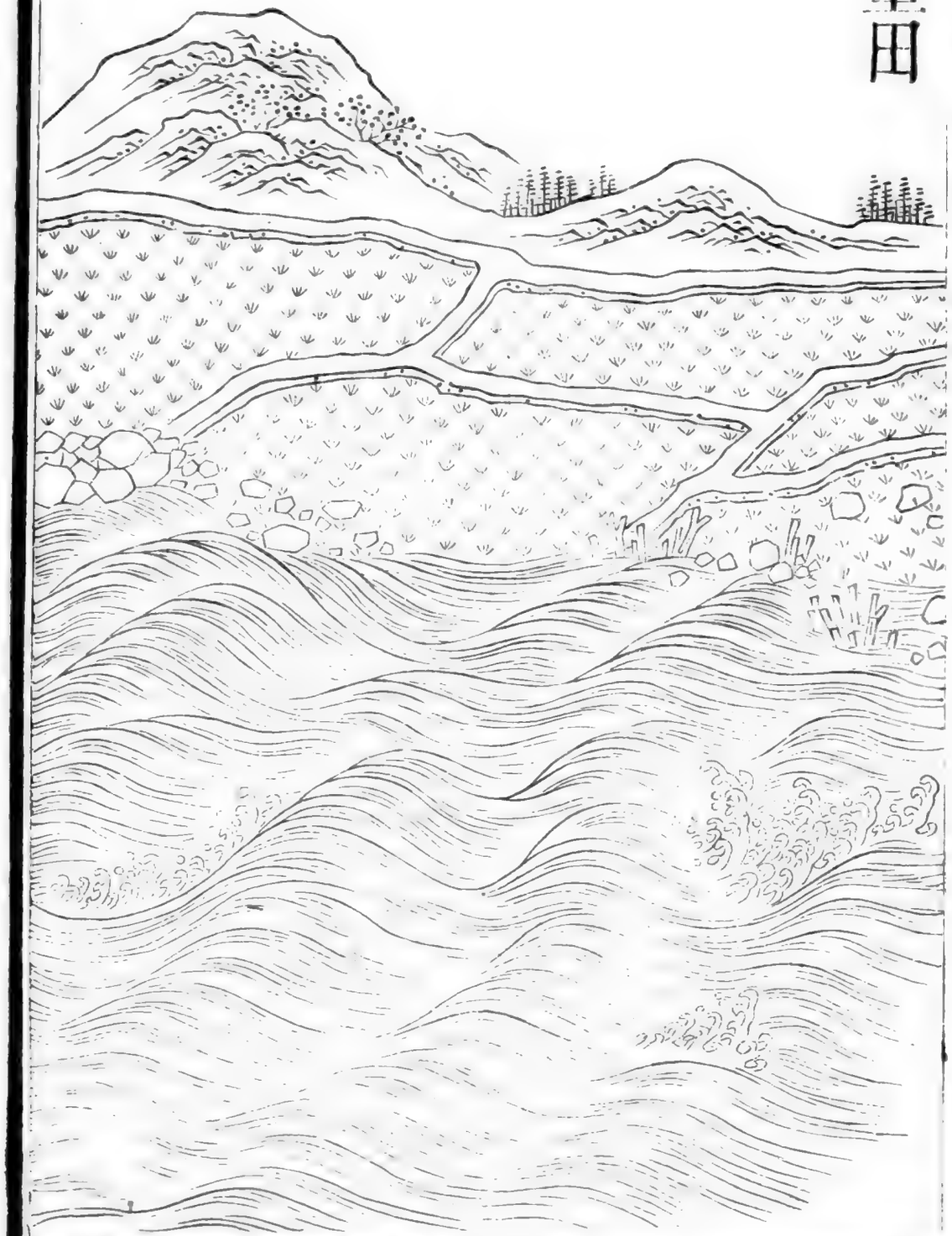


梯田圖說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顛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卽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壘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杭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

養不無少穫然力田至此未免藋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詩云世間田制多等夷有田世外誰名題非水非陸何所兮危顛峻麓無田蹊層磴橫削高爲梯舉手捫之足始躋傴僂前向防顚擠佃作有具仍兼攜隨宜墾斸或東西知時種早無噬臍稺苗亟耨瘠肌若刮冀有薄穫勝稗稊力田至此嗟彼啼田家貧富如雲泥貧無錐置富望迷古稱井地今可稽一夫百畝容可棲餘夫田數猶半圭我今豈獨非黔黎可無片壤充耕犁

塗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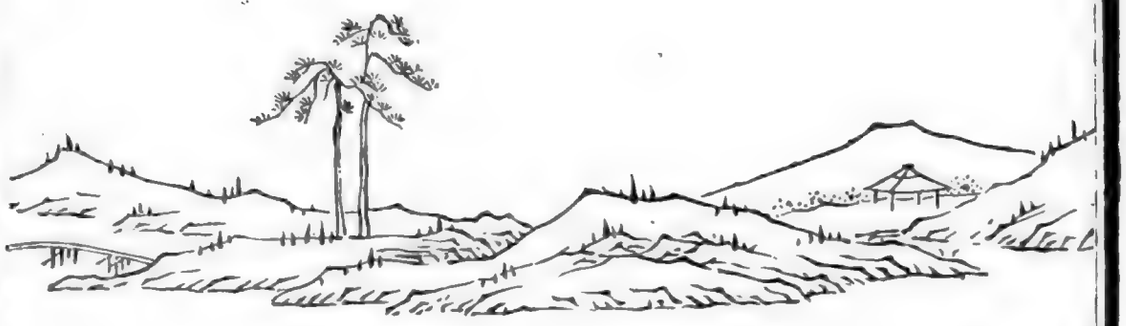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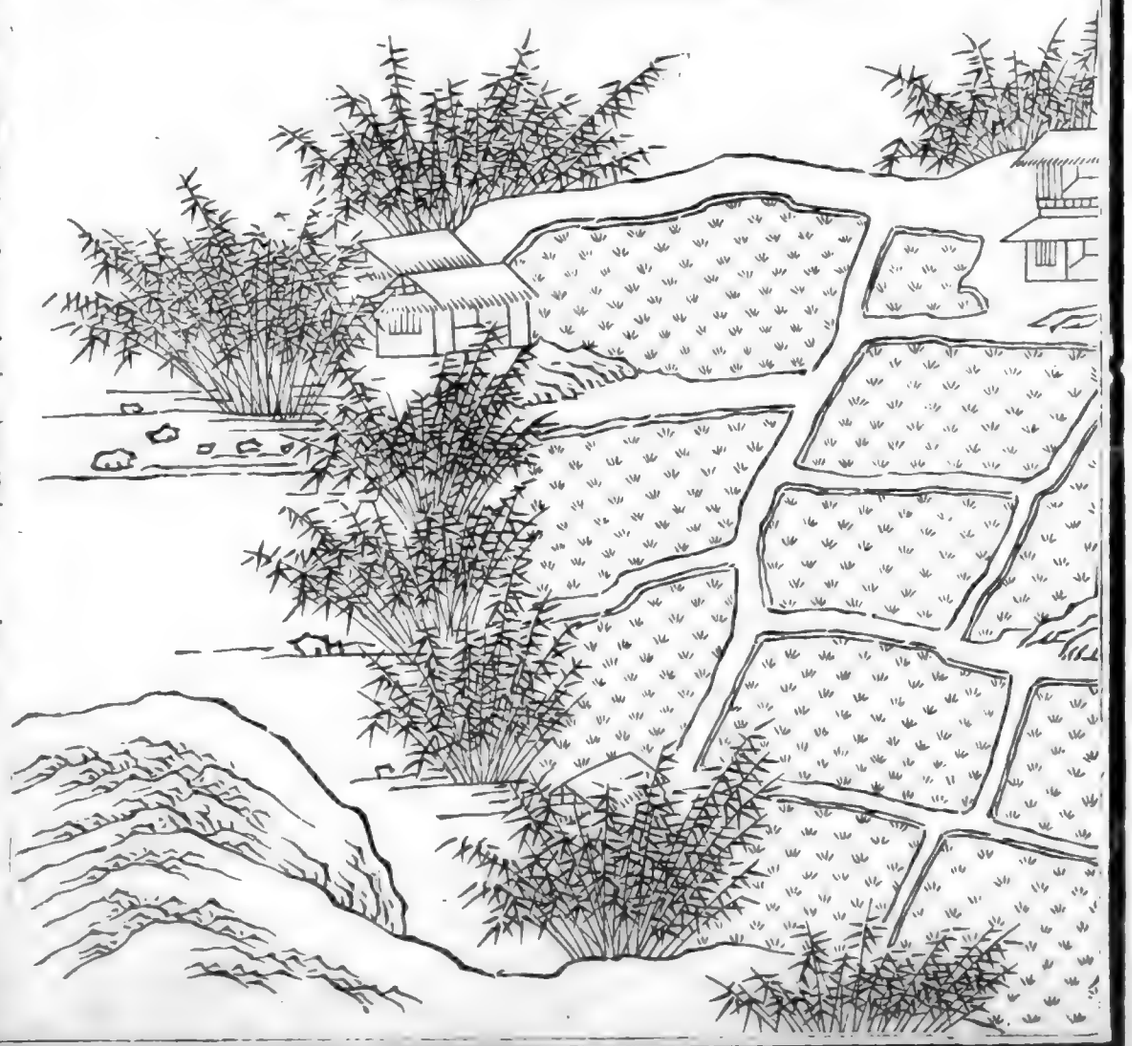
塗田圖說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夫低水種皆須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淤激沙泥積于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爲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椿橛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爲永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淮灣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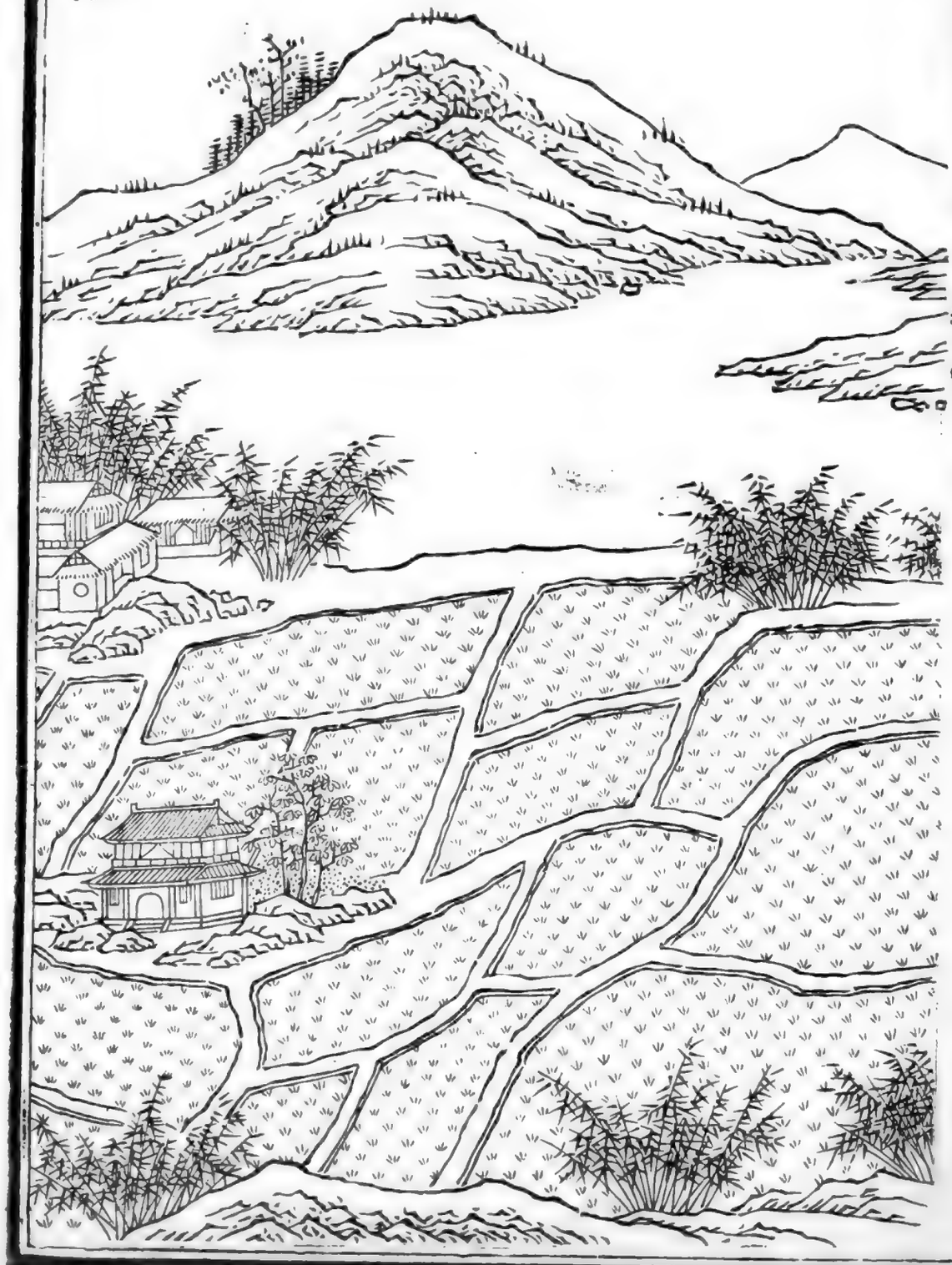
曲凡潢汙洄互壅積泥滓退皆成淤灘亦可種藝秋後泥乾地裂布掃麥種于上其所收比淤田之效也夫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穫之利則無異也詩云書稱淮海惟揚州厥土塗泥來已久今云海嶠作塗田外拒潮來古無有霖潦滲漉斥鹵盡秔禾可豐三載後又有河淤水退餘禾麥一收倉廩阜昔聞漢世有民歌涇水一石泥數斗且溉且糞長禾黍衣食京師億萬口稔知燕地多陂渠後魏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復燕地故戾陵諸堨及范陽督亢渠溉田萬餘頃爲十倍利糞溉膏腴倍常畝若云是地可塗田先願滋培根本厚闕政今知水利先昔司馬溫公言今闕政水利居其一天下豈無霖雨手

田





沙



沙田圖說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州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爲塍埂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溝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潦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徵況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吾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舊爲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於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愚嘗客居江淮目擊其事輒爲之贊云江上有田總名曰沙中開畎畝外繞兼葭旁耐經水旱遠際雲霞耕同陸土橫亙水涯內備農具傍泊魚杈易勝畦埂肥積苔華普宜稻秫可殖桑麻種則雜錯收則倍加潮生上溉水夾分叉澇須

浚港旱或犀車地爲永業姓隨某家三時力穡多稼逾秏公私彼此橫縱遝遞租賦不常豐稔惟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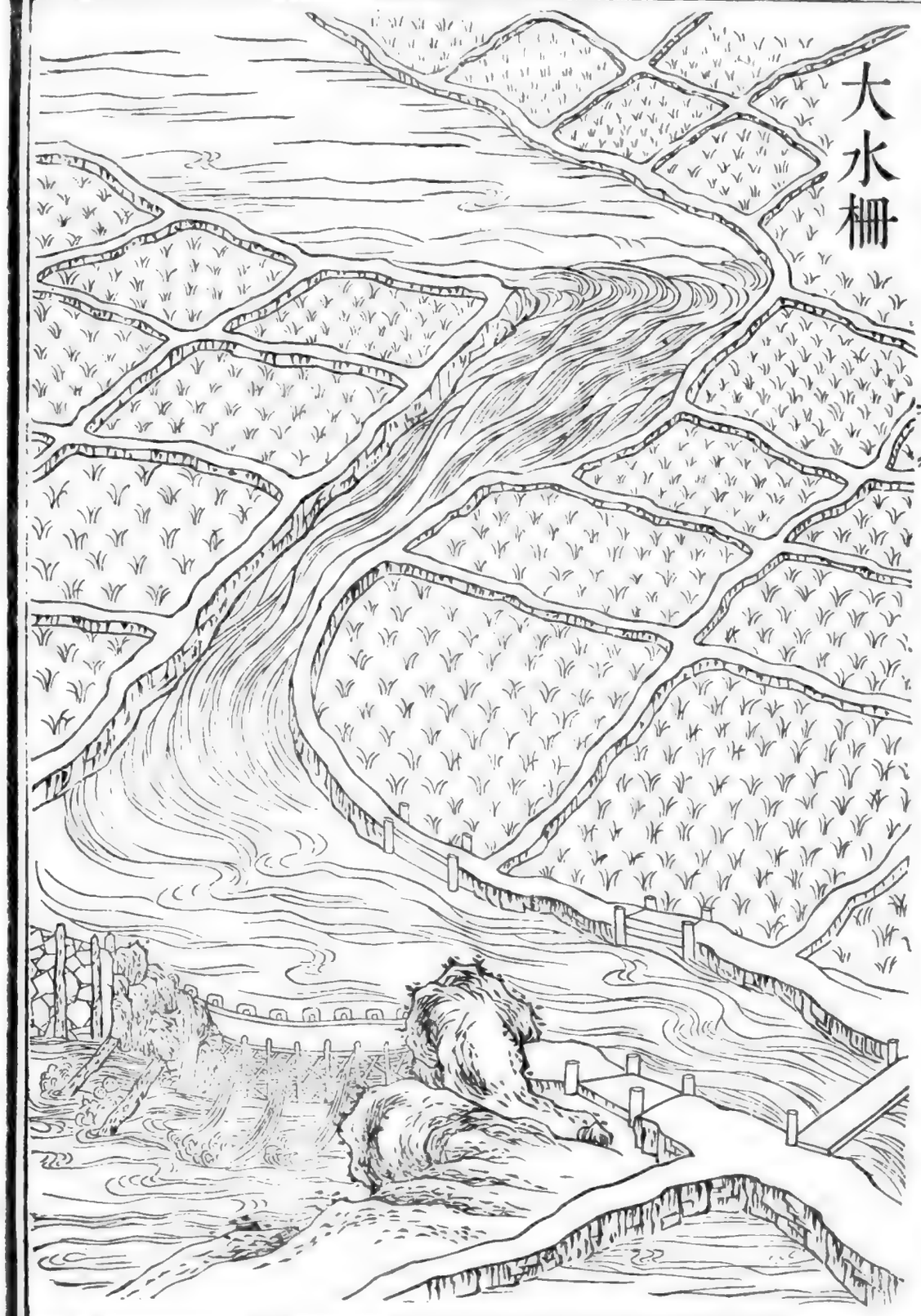
元扈先生曰肥積苔華此四字弗輕誦過是糞壤法也今濱湖人漉取苔華以當糞壅甚肥不可不知王君既作贊而糞壤篇又不盡著其法此爲不精矣余讀農書謂王君之詩學勝農學其農學絕不及苗好謙暢師文輩也

又曰苔華壅田惟濱湖之北者乃可夏月苔乘風則聚於北岸故也

灌溉圖譜

玉禎曰灌溉之利大矣江淮河漢及所在川澤皆可引而及田以爲沃饒之資但人情拘於常見不能通變間有知其利者又莫得其用之具今特多方搜摘既述舊以增新復隨宜而制物或設機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賴其功大可下潤於千頃高可飛流於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潛通世間無不救之田地上有可興之雨其用水有法槩可見故輯諸篇庶資農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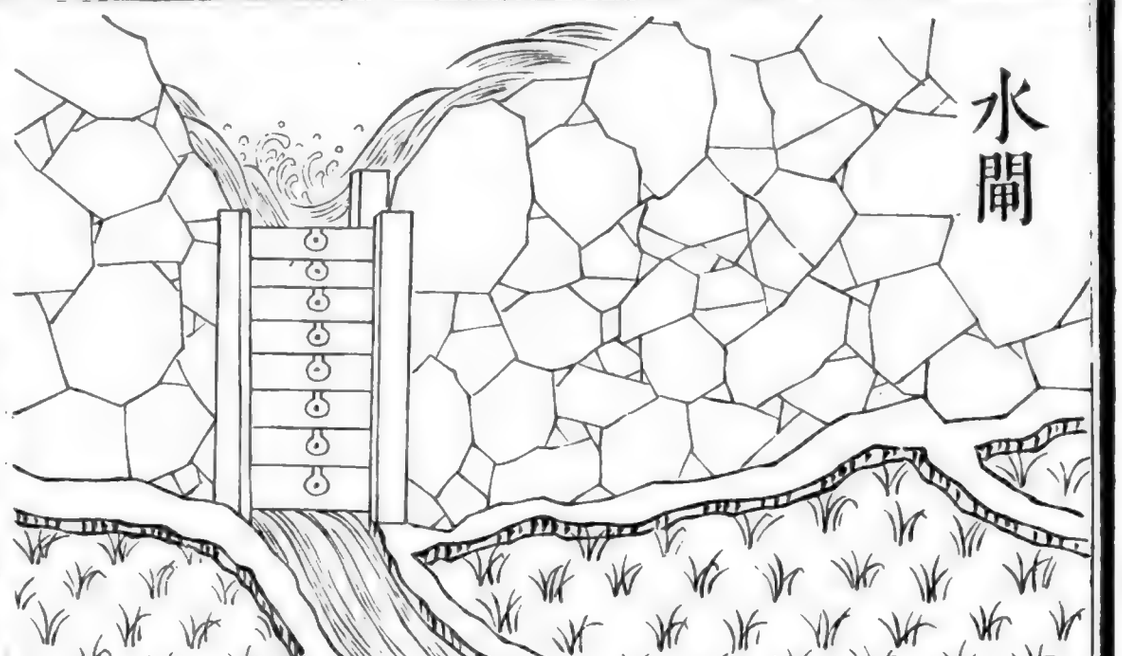
大水柵



水柵圖說

水柵排木障水也若溪岸稍深田在高處水不能及則於溪上流作柵遏水使之旁出下溉以及田所其制當流列植豎樁樁上枕以伏牛擗以柱木仍用塊石高壘衆楗斜以邀水勢此柵之小者如秦雍之地所拒川水率用巨柵其蒙利之家歲例量力均辦所需物工乃深植樁木列置石囤長或百步高可尋丈以橫截中流使傍入溝港凡所溉田畝計千萬號爲陸海今特列於圖譜以示大小規制庶彼方倣之俾

水爲有用之水田爲不旱之田由此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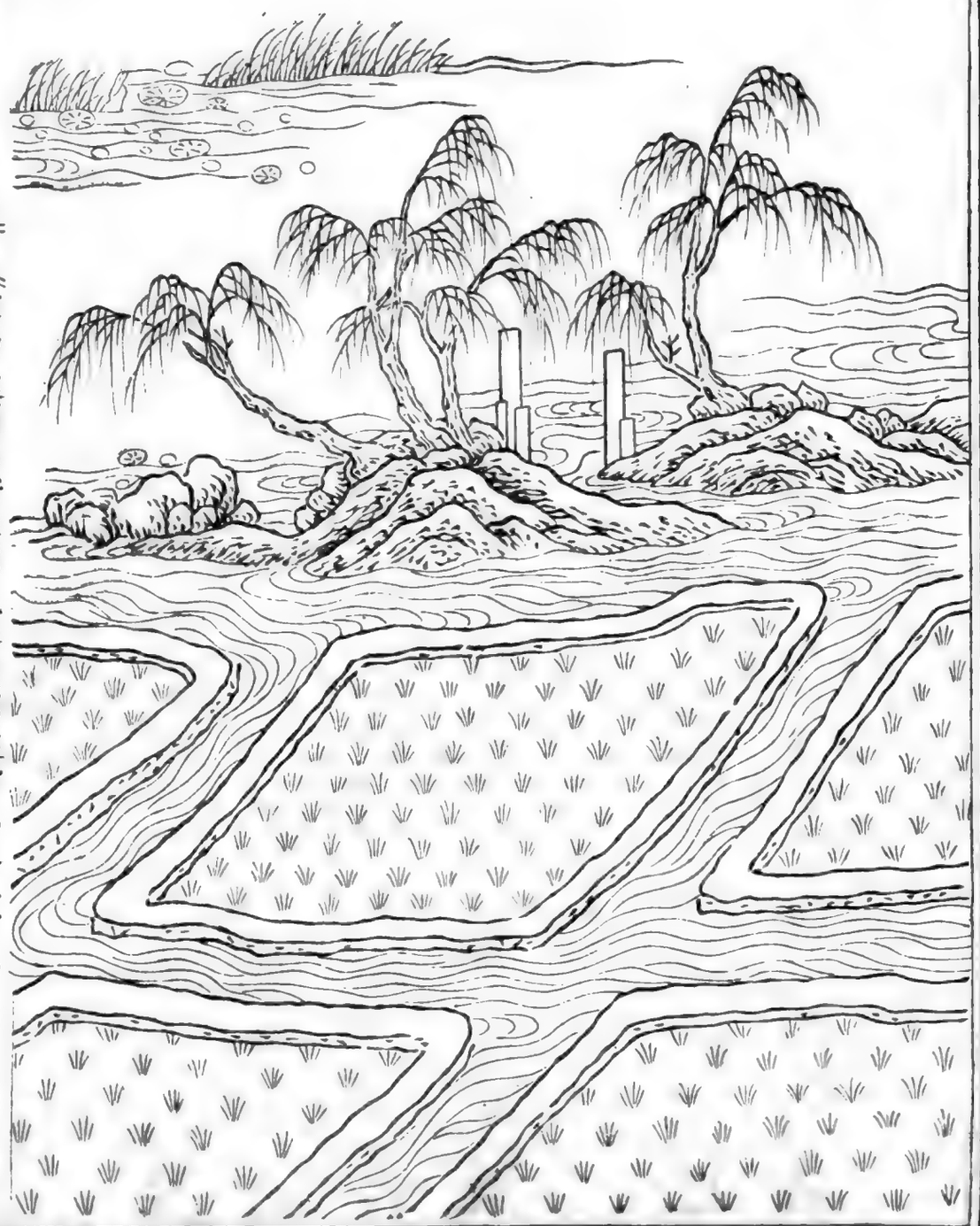


水閘

水閘圖說

水閘開閉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必跨據津要高築堤壩匯水前立斗門甃石爲壁覆木作障以備啓閉如遇旱涸則撤水灌田民賴其利又得通濟舟楫轉激輾磴實水利之總揆也

陂塘



陂塘圖說

陂塘說文曰陂野池也塘猶堰也陂必有塘故曰陂塘周禮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說者謂瀦者蓄流水之陂也防者瀦旁之隄也今之陂塘既與上同考之書傳廬江有芍陂潁川有鴻隙陂黃陵有雷陂愛敬陂陽平沛郡有鉗廬陂其各溉田大則數千頃後世故蹟猶存因以爲利今人有能別度地形亦效此制足溉田畝千萬比作田圍特省工費又可畜育魚鼈栽種菱藕之類其利可勝言哉

水塘

水塘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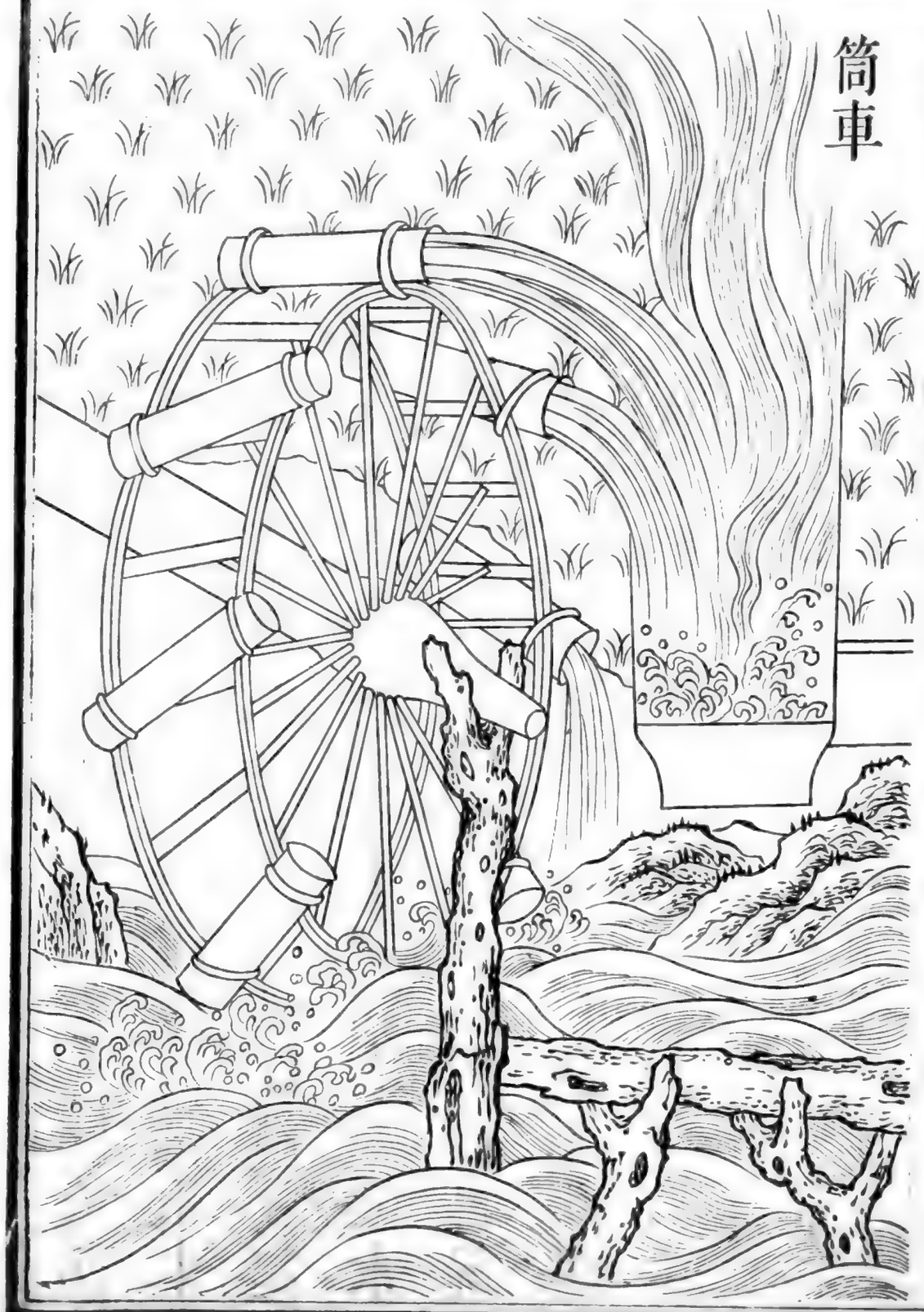
水塘卽洿池因地形坳下用之瀦蓄水潦或修築圳堰以備灌溉田畝兼可畜育魚鼈栽種蓮芡俱各獲利累倍大凡陸地平田別無溪澗井泉以溉田者救旱之法非塘不可夫江淮之間在在有之然官民異屬各爲未業歲收產利或用水之多便者

翻車

翻車圖說

翻車今人謂龍骨車也魏略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田地可爲園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引水灑南北郊路則翻車之制又起於畢嵐矣今農家用之溉田其車之制除壓欄木及列檻椿外車身用板作槽長可二丈闊則不等或四寸至七寸高約一尺槽中架大小輪軸同行道板上下通週以龍骨板繫其在上大軸兩端各帶拐木四莖置於岸上木架之間人憑架上踏動拐木則龍骨板隨轉循環行道板刮水上岸此翻車之制關楗頗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其起水之法若岸高三丈有餘可用三車中間小池倒水上之足救三丈已上高岸之田凡臨水地段皆可置用但田高則多費人力如數家相傳計日趨工俱可濟旱水具中機械功捷惟此爲最

筒車



筒車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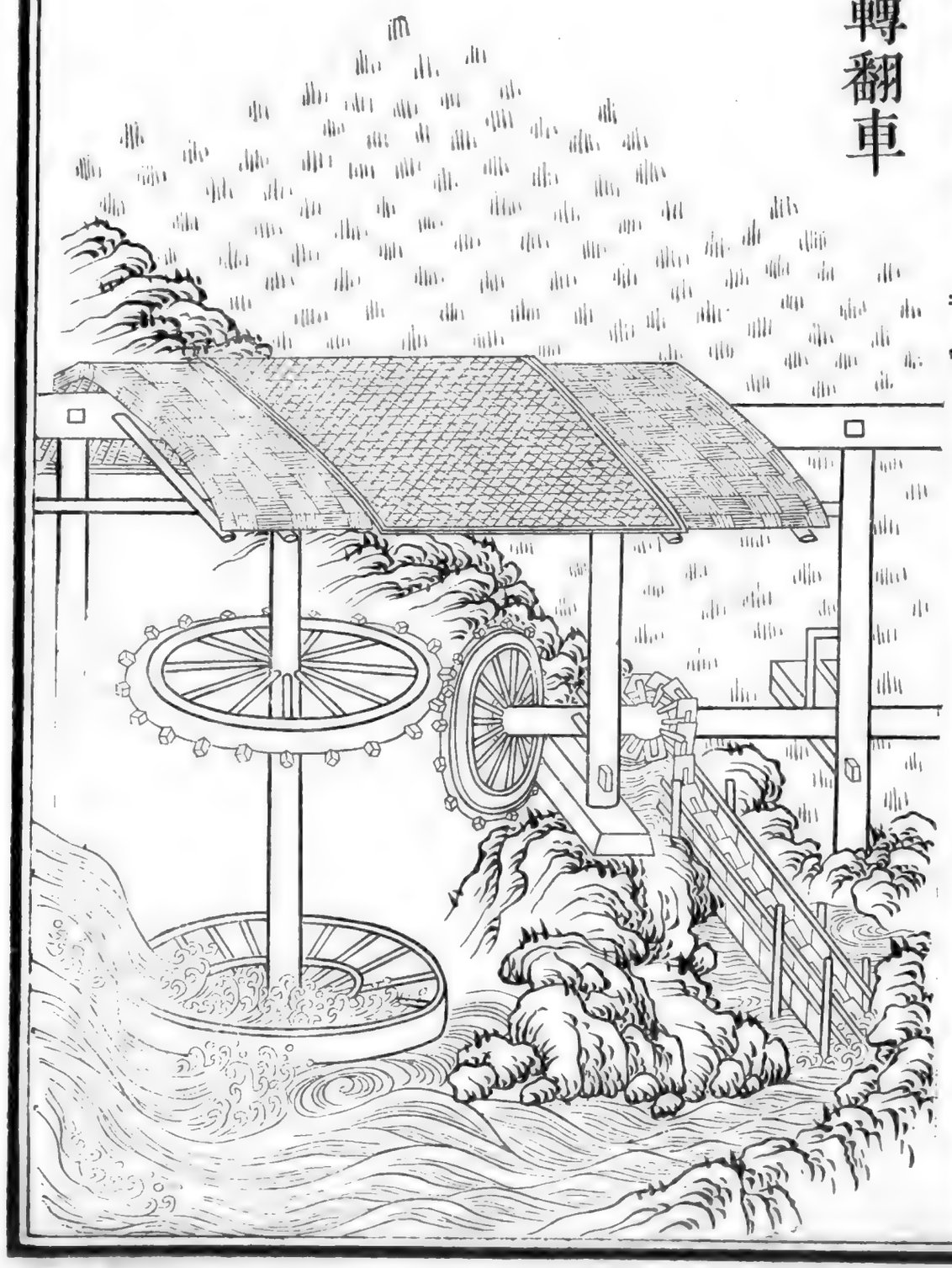
筒車流水筒輪凡制此車先視岸之高下可用輪之大小須要輪高於岸筒貯於槽方爲得法其車之所在自上流排作石倉斜擗水勢急湊筒輪其輪就軸作轂軸之兩傍閣於椿柱山口之內輪軸之間除受水板外又作木圈縛繞輪上就繫竹筒或木筒如小輪則用竹筒大輪則用木筒於輪之一周水激轉輪衆筒兜水次第傾於岸上所橫木槽謂之天池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絕勝人力若水力稍緩亦有木石制

爲陂柵橫約溪流旁出激輪又省工費或遇流水狹處但壘石斂水湊之亦爲便易此筒車大小之體用也有流水處俱可置此但恐他境之民未始經見不知制度今列爲圖譜使倣倣通用則人無灌溉之勞田有常熟之利輪之功也

元扈先生曰凡取水之術有四一曰括二曰過三曰遞四曰吸括之道有二一曰獨括急流水中加逼脫盤四曰吸括之道有二一曰獨括急流水中加逼脫可括上數丈也二曰遞括不論急緩但有流水以三輪遞括可利出入也過之道有二一曰全過今之過

山龍必上水高於下水則可爲之至平則止二曰二過以人力節宣隨氣呼吸苟上流高於下流一二尺便可激至百丈以上也盤之法至多此書所載凡有輪軸者皆是其妙絕者遞互輪瀉交輪疊盤可至數里山頂但括法必須流水過法不論行止必須上流高於下流盤法在流水用水力在止水必須風及人畜之力獨吸法不論行止緩急不拘泉池河井不須風水人畜只用機法自然而上但所取不能多止可供飲倘用溉田必須多作顧亦易辦

水轉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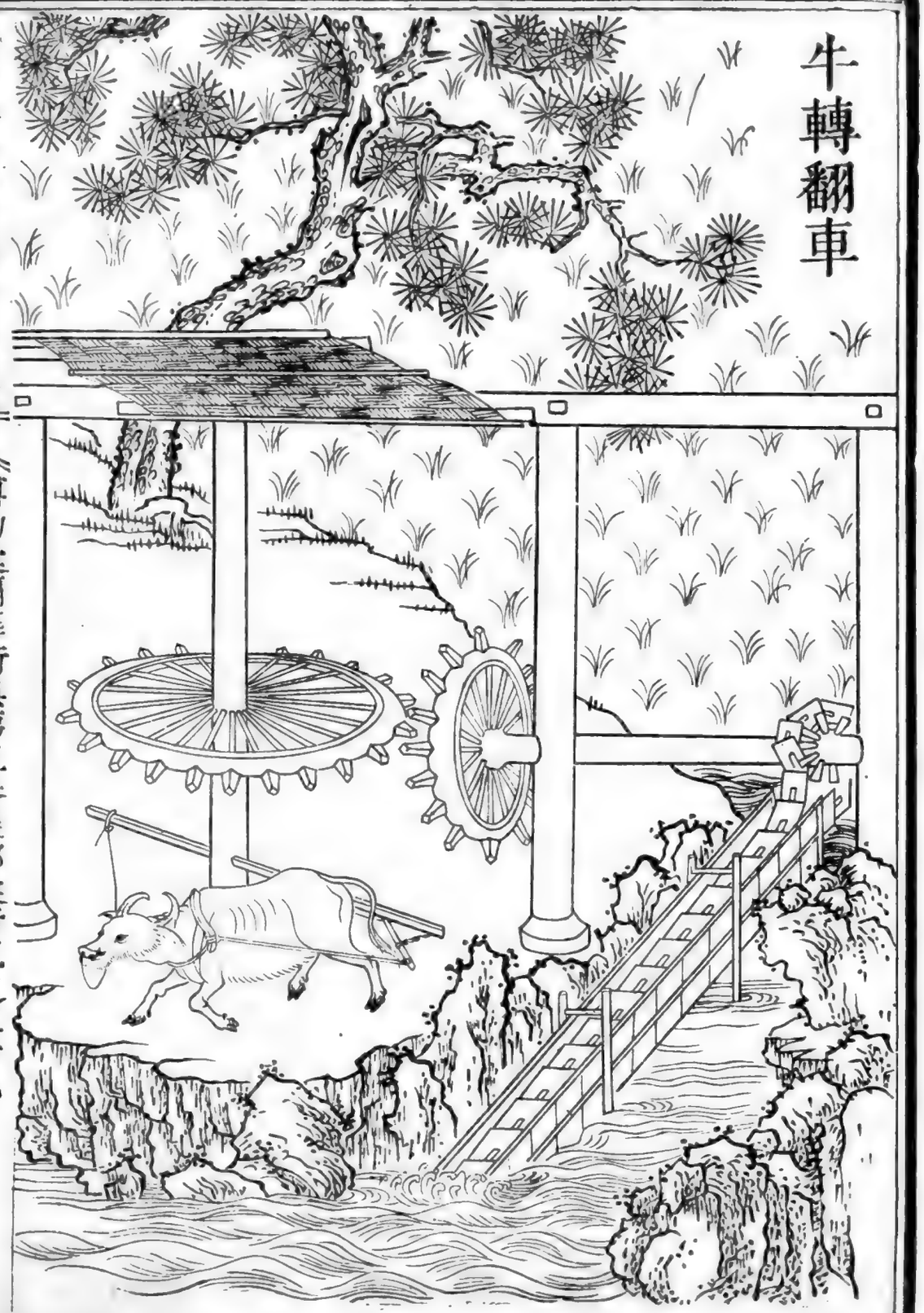


水轉翻車圖說

水轉翻車其制與人踏翻車俱同但於流水岸邊掘一狹塹置車於內車之踏軸外端作一豎輪豎輪之傍架木立軸置二臥輪其上輪適與車頭豎輪輻支相間乃擗水傍激下輪既轉則上輪隨撥車頭豎輪而翻車隨轉倒水上岸此是臥輪之制若作立軸當別置水激立輪其輪輻之末復作小輪輻頭稍闊以撥車頭豎輪此立輪之法也然亦當視其水勢隨宜用之其日夜不止絕勝踏車

元扈先生曰此却未便水勢太猛龍骨板一受齟齬
即決裂不堪與今風水車同病若長流水中不如筒
車爲穩平流用風不佐別有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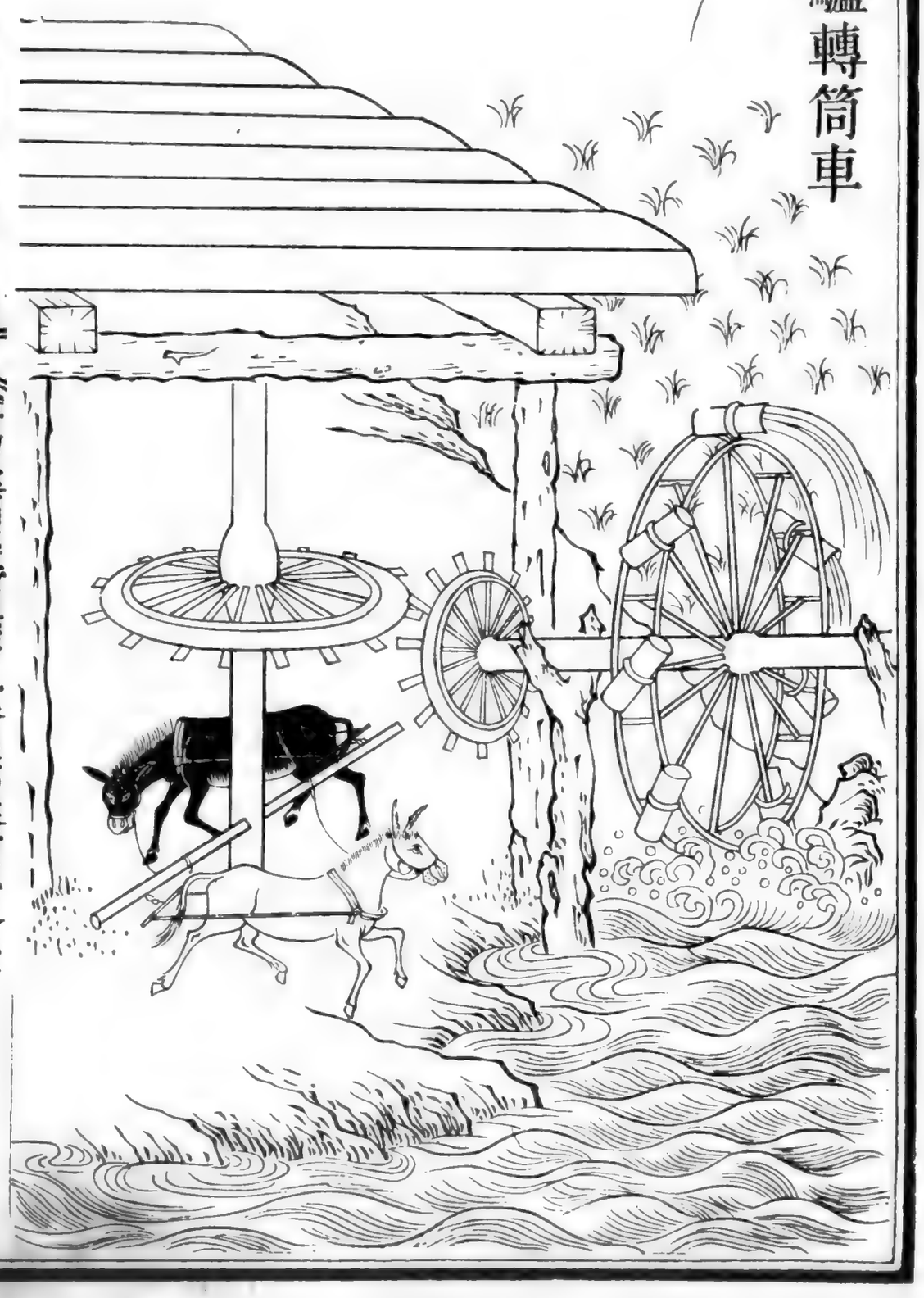
牛轉翻車



牛轉翻車圖說

牛轉翻車如無流水處用之其車比水轉翻車臥輪之制但去下輪置於車傍岸上用牛拽轉輪軸則翻車隨轉比人踏功將倍之與前水轉翻車皆出新制故遠近倣之俱省工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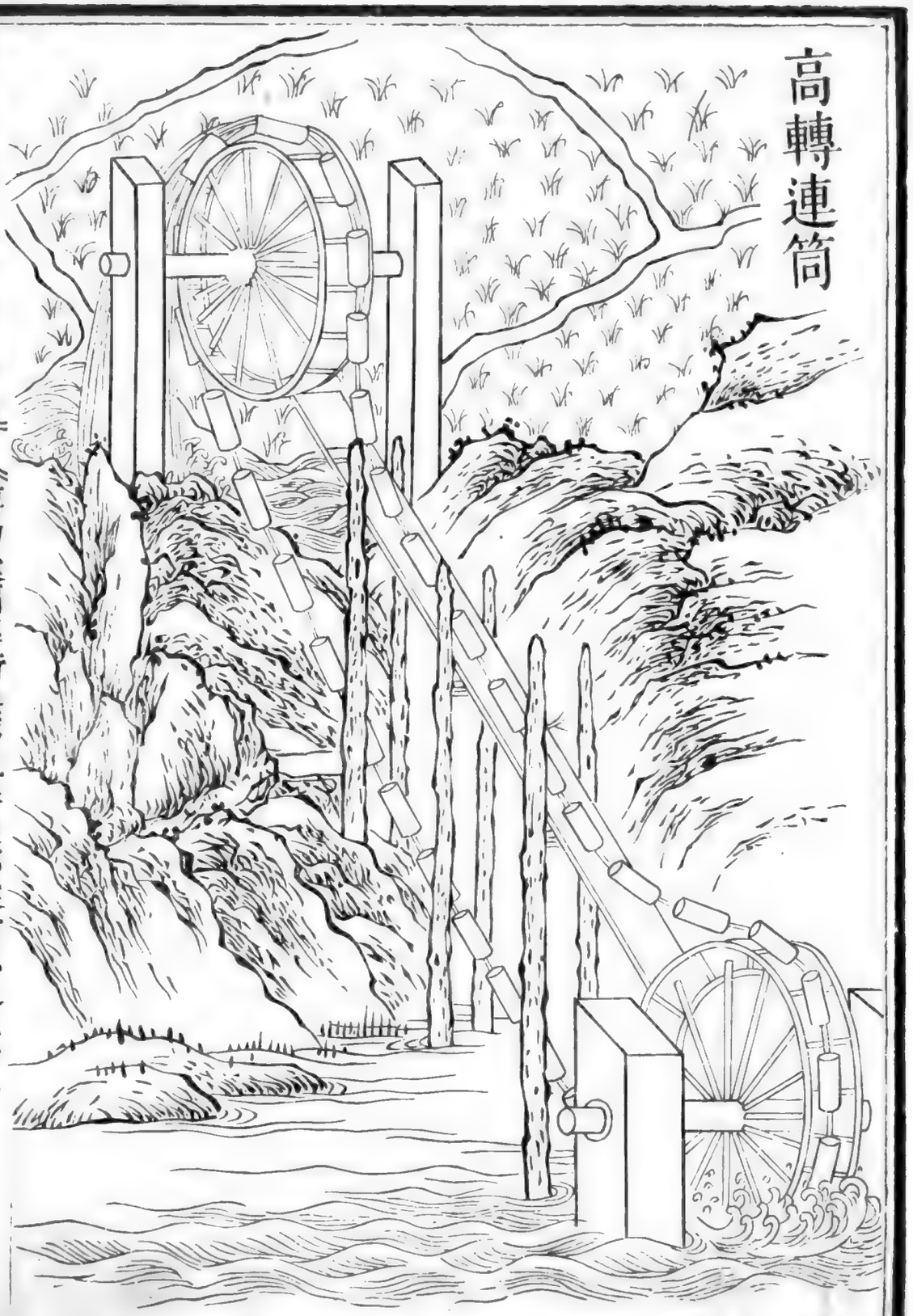
驢轉筒車



驢轉筒車圖說

驢轉筒車卽前水轉筒車但於轉軸外端別造竪輪竪輪之側岸上復置臥輪與前牛轉翻車之制無異凡臨坎井或積水淵潭可澆灌園圃勝於人力汲引元扈先生曰此却太拙筒車之妙妙在用水若用人畜之力是水行迂道比於翻車枉費十分之三

高轉連筒



高轉筒車圖說

高轉筒車高以十丈爲準上下架木各豎一輪下輪半在水內各輪徑可四尺輪之一周兩傍高起其中若槽以受筒索其索用竹均排三股通穿爲一隨車長短如環無端索上相離五寸俱置竹筒筒長一尺筒索之底托以木牌長亦如之逼綠鐵線縛定隨索列次絡於上下二輪復於二輪筒索之間架刳木平底行槽一連上與二輪相平以承筒索之重或人踏或牛拽轉上輪則筒索自下兜水循槽至上輪輪首覆水空筒復下如此循環不已日所得水不減平地車一車計及二百餘尺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也

所轉上輪形如軲轆制易繳筒索用人則如輪軸一端作拐木如人踏翻車之制若筒索稍慢則量移上輪其餘措置當自忖度不能悉陳

元扈先生曰此製却可用之急流挈水雖少而行地頗高若在平水亦須用人畜之力然猶勝挈瓶也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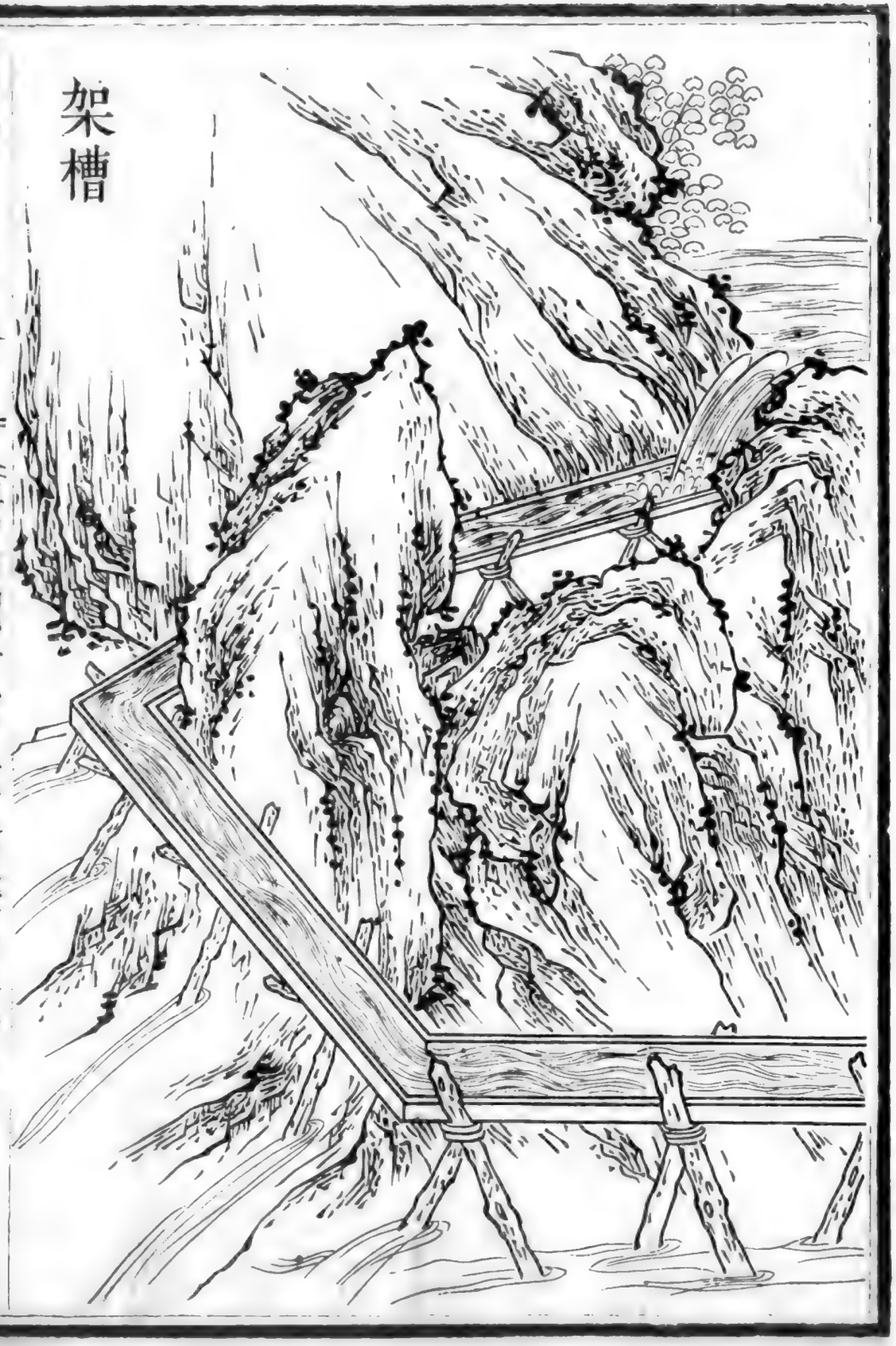
凡車戽之制獨平水爲難耳若果係迅流即數里可激而上此區區者何足以云別有水轉筒車與高轉筒車之制頗同故著其說於後圖不載

水轉筒車遇有流水岸側欲用高水可立此車其車亦高轉筒車之制但於下輪軸端別作豎輪傍用臥輪撥之與水轉翻車無異水輪既轉則筒索兜水循槽而上餘如前例又須水力相稱如打輾磨之重然後可行日夜不息絕勝人牛所轉此誠祕術今表暴之以諭來者

連筒

連筒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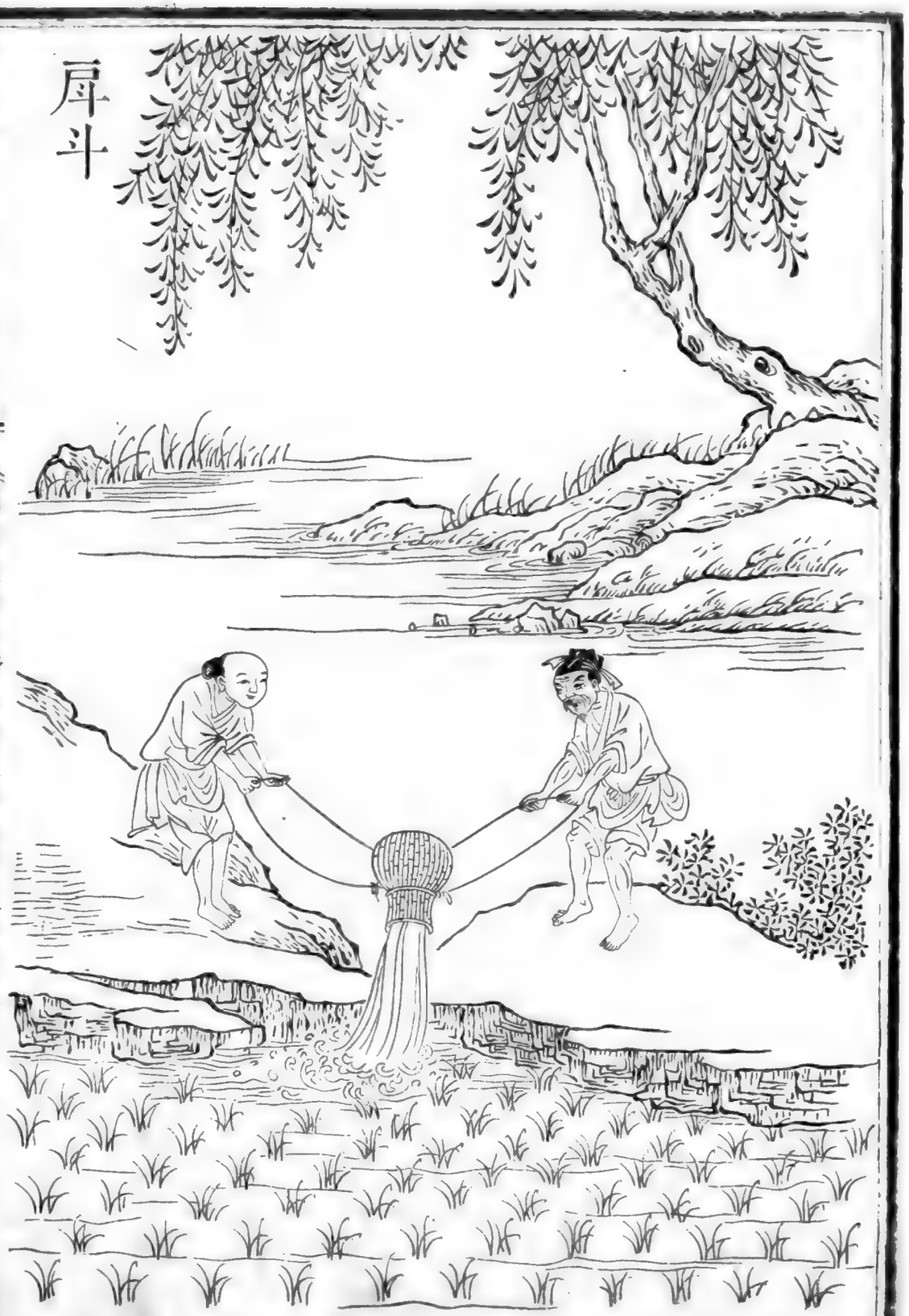
連筒以竹通水也所居離水泉遠不便汲用取大竹內通其節令本末續連不斷閣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數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間藥畦蔬圃亦可供用杜詩所謂連筒灌小園元扈先生曰豈有激而高起之理若能高起必是上流受處高於下流洩處故也果高則百丈亦可不高則分寸不能但是上流高於下流一二尺卽能取水至百丈之上此則制作之巧耳



架槽圖說

架槽木架水槽也間有聚落去水既遠各家共力造木爲槽遞相嵌接不限高下引水而至如泉源頗高水性趨下則易引也或在窪下則當車水上槽亦可遠達若遇高阜不免避礙或穿鑿而通若遇坳險則置之叉木架空而過若遇平地則引渠相接又左右可移鄰近之家足得借用非惟灌溉多便抑可潴蓄爲用暫勞永逸同享其利

犀斗



厓斗圖說

厓斗挹水器也唐韻云厓抒也抒水器挹也凡水岸稍下不容置車當旱之際乃用厓斗控以雙綆兩人掣之抒水上岸以溉田稼其斗或柳筲或木罌從所便也

元扈先生曰此是岸下不必置車或所用水少權作此耳若以溉田卽岸下亦是置車爲妙

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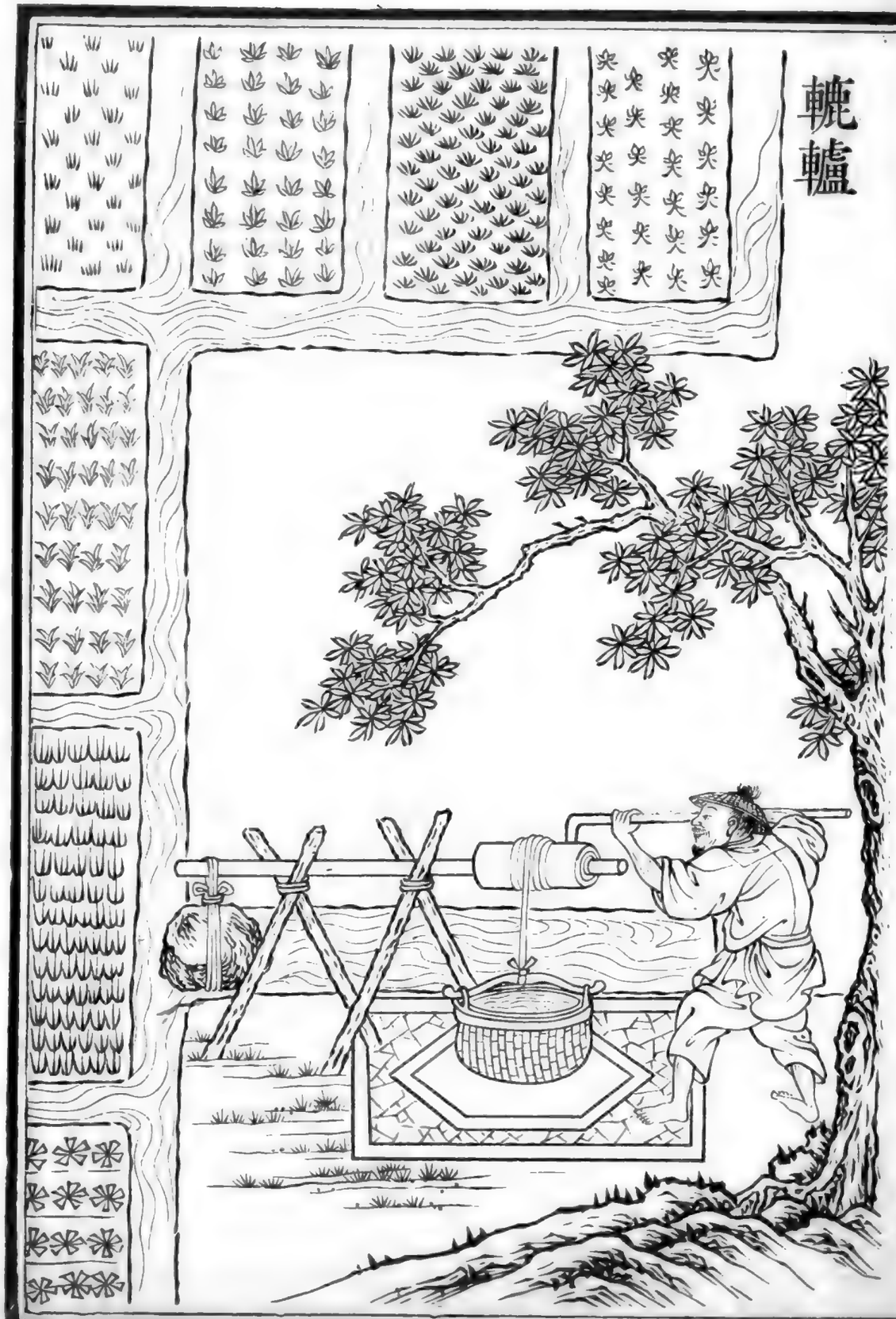
刮車圖說

刮車上水輪也其輪高可五尺輻頭闊至六寸先於岸側掘成淺槽與車輻同闊然後立架安輪軸半在槽內其輪軸一端擐以鐵鉤木拐一人執而掉之車輪隨轉則衆輻循槽刮水上岸溉田便於車戽元扈先生曰此必水與岸相去止一二尺方可用若歲潦用以出水圩外尤便若並流水便可激輪出入則不煩人畜其利甚溥也

桔槔

桔槔圖說

桔槔挈水械也通俗文曰桔槔機汲水也說文曰桔結也所以固屬槔皐也所以利轉又曰皐緩也一俯一仰有數存焉不可速也然則桔其植者而槔其俯仰者與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鑿木爲機重前輕後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槔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今瀕水灌園之家多置之實古今通用之器用力少而見功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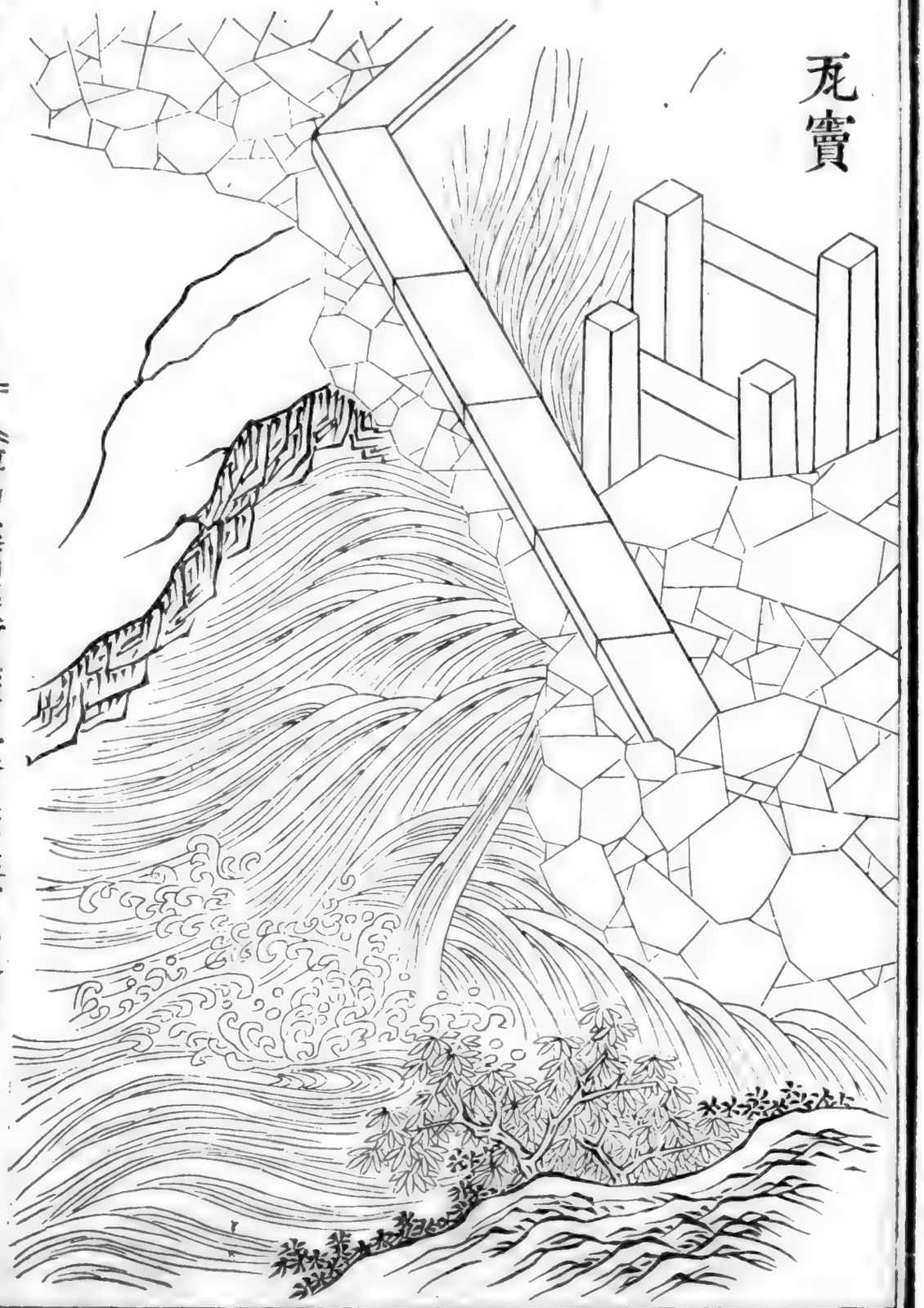


轆轤圖說

轆轤纏綆械也唐韻云圓轉木也集韻作犢轆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軸貫以長轂其頂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轉纏綆於轂引取汲器或用雙綆而逆順交轉所懸之器虛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輟見功甚速凡汲於井上取其俯仰則桔槔取其圓轉則轆轤轤皆挈水械也然桔槔綆短而汲淺獨轆轤深淺俱適其宜也

元扈先生曰此太拙不如吸法爲妙吸法有二一用

人力工費力省一不用人力作之少費工料用之却甚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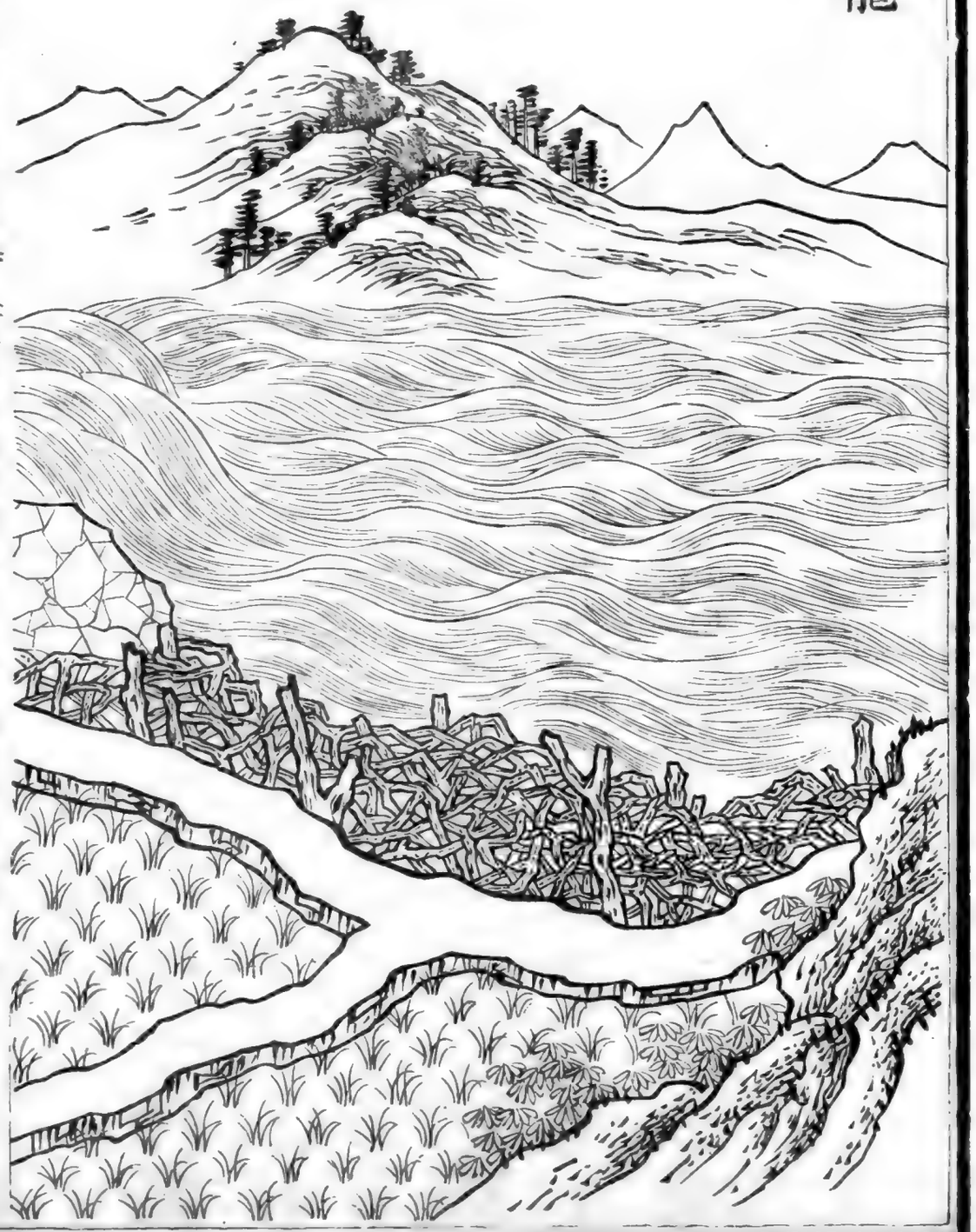


瓦竇

瓦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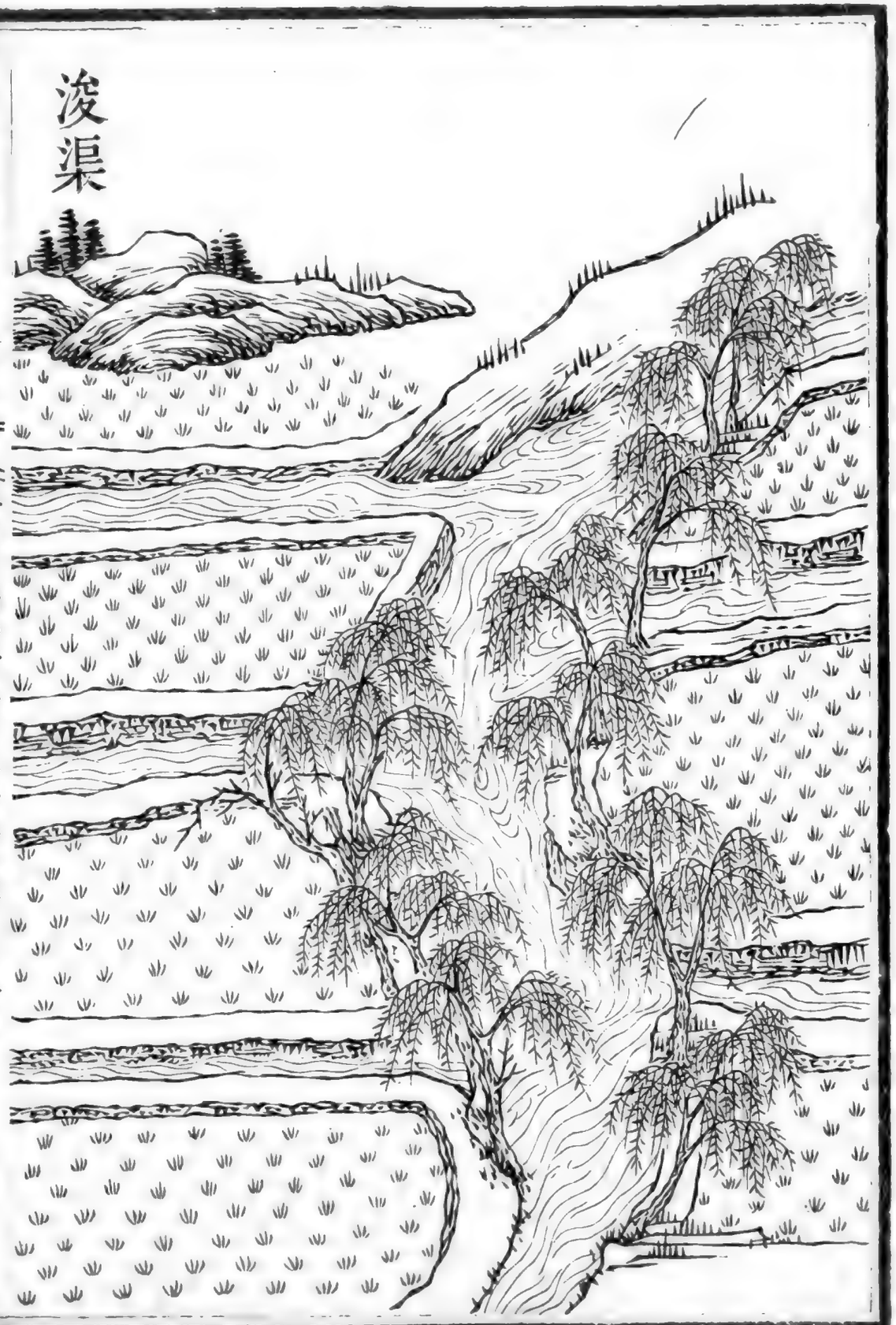
瓦竇泄水器也又名函管以瓦筒兩端牙鍔相接置於塘堰之中時放田水須預於塘前堰內壘作石檻以護筒口令可啓閉不然則水湊其處非惟艱於窒塞抑亦衝渲滲漏不能久穩必立此檻其竇乃成

石籠



石籠圖說

石籠又謂之臥牛判竹或用藤蘿或木條編作圈眼大籠長可二三丈高約四五尺以籤樁止之就置田頭內貯磁石以擗暴水或相接連延遠至百步若水勢稍高則壘作重籠亦可遏止如遇隈岸盤曲尤宜周折以禦奔浪併作洄流不致衝蕩埂岸農家瀕溪護田多習此法比於起壘堤障甚省工力又有石笧擗水與此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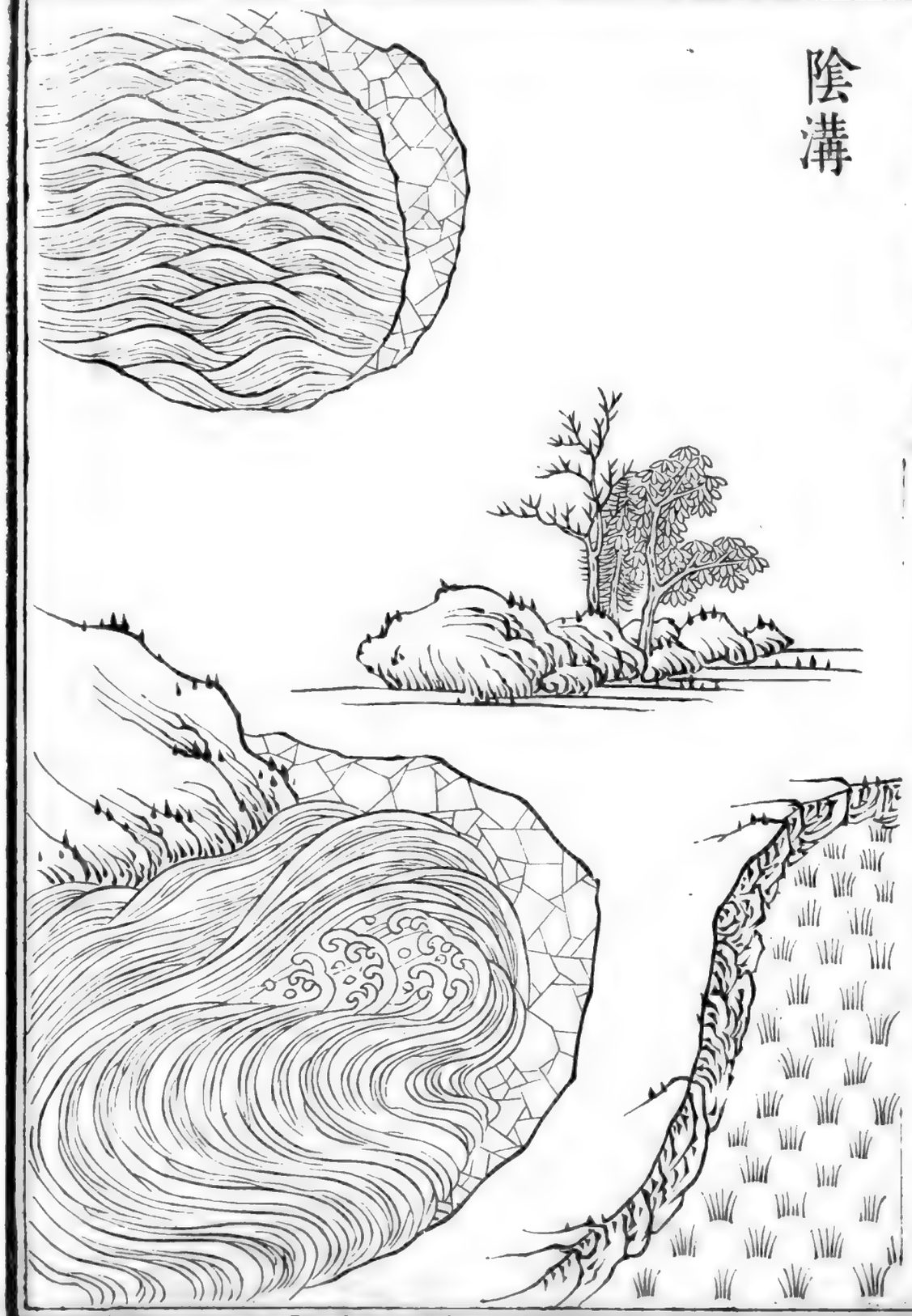


浚渠

浚渠圖說

浚渠凡川澤之水必開渠引用可及於田考之古有溝洫畎澮以治田水書云濬畎澮距川是也逮夫疏鑿已遠井田變古後世則引川水爲渠以資沃灌按史記秦鑿涇爲渠又關西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外有龍首渠河內有史起十二渠范陽有督亢渠河北有廣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懷孟有廣濟渠俱各溉田千百餘頃利澤一方永無旱暵所謂人能勝天豈不信哉後之人有能因其地利水勢繼此而作益國富民可見速效凡長民者宜審行之

陰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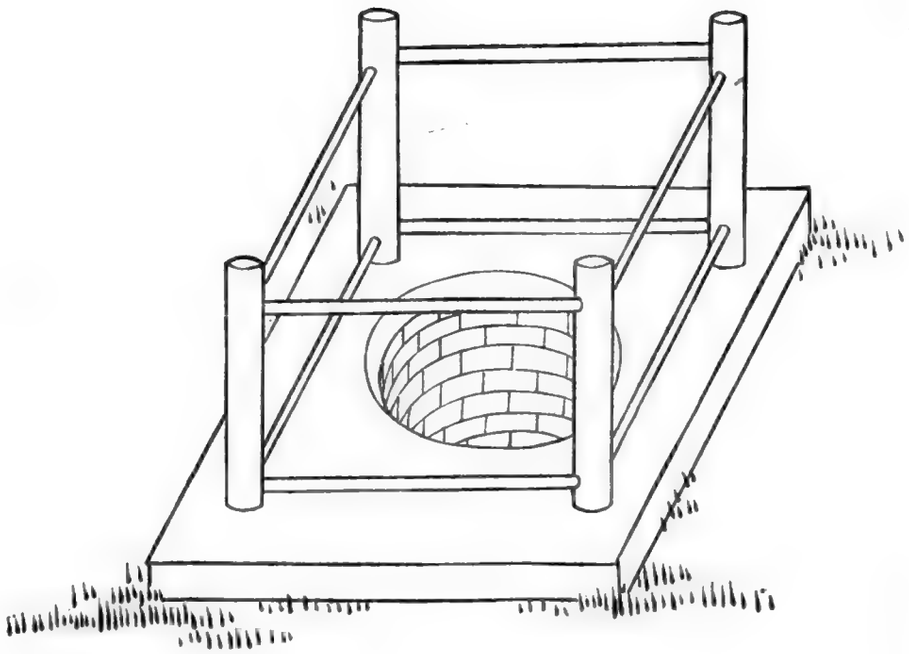


陰溝圖說

陰溝行水暗渠也凡水陸之地如遇高阜形勢或隔田園聚落不能相通當於涯岸之傍或溪流之曲穿地成穴以磚石爲圈引水而至若別無隔礙則當踏視地形用策索度其高下及經由處所畫爲界路先引濬犁耕過後復浚掘乃作甃穴上覆元土亦是一法如灌溉之餘常流不絕又可蓄爲魚塘蓮蕩其利亦博或貫穿城邑巷陌及注之園囿池沼悉周於用雖遠近大小深淺曲直不同然皆狀流內達膏澤傍

通水利之中最爲永便此皆泉源在上或在平地易以通流如水在溝下當車水上之溉田則一也或遇田濟則反能撤水下之此又陰溝用水之變法

水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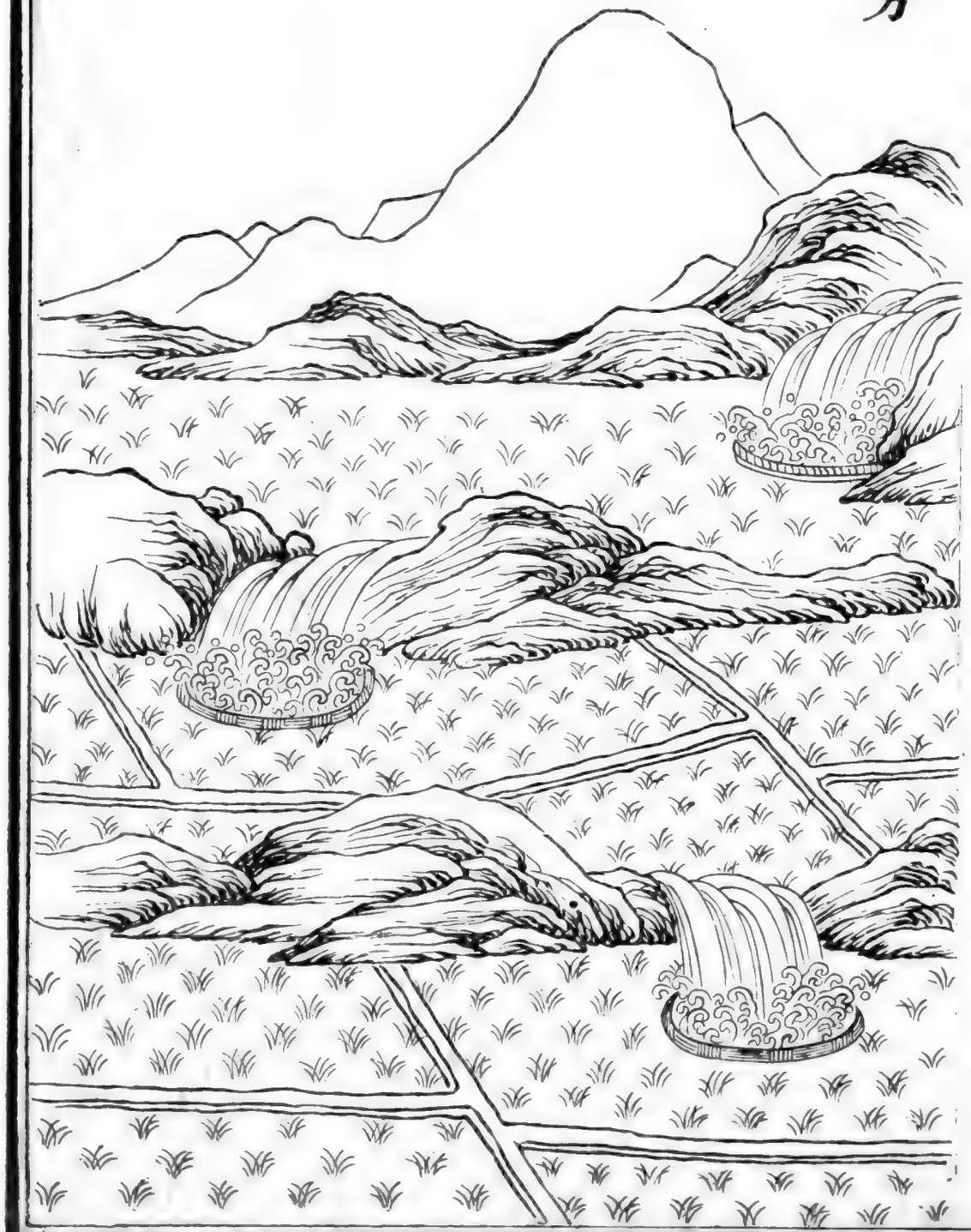


井圖說

井地穴出水也說文曰清也故易曰井冽寒泉食甃之以石則潔而不泥汲之以器則養而不窮井之功大矣按周書云黃帝穿井又世本云伯益作井堯民鑿井而飲湯旱伊尹教民田頭鑿井以溉田今之桔槔是也此皆人力之井也若夫巖穴泉竇流而不窮汲而不竭此天然之井也皆可灌溉田畝水利之中所不可闕者

元扈先生曰井以深大爲佳如南方小井則用未博大而敞口則汲者懼險須如北方三四眼者以容轆轤則大善矣其蓋則須極厚上施石欄焉既言井曷不具汲法也吸爲上轆轤次之挈綆缶爲下

水笻



水笻圖說

水笻集韻云竹筧也又籠也夫山田利於水源在上間有流泉飛下多經嶝級不無混雜泥沙淤壅畦埂農人乃編竹爲籠或木條爲棬芭承水透溜乃不壞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卷目錄

農部彙考四

農政全書二利用圖譜　濬鏵圖說　水排圖說　碾圖說　水轀三事圖說　水磨圖說　水礱圖說　水碓圖說　水轉連磨圖說　水打羅圖說　水碓圖說　槽碓圖說　水轉大紡車圖說　缶圖說　綆圖說　龍尾車圖說

藝術典第六卷

農部彙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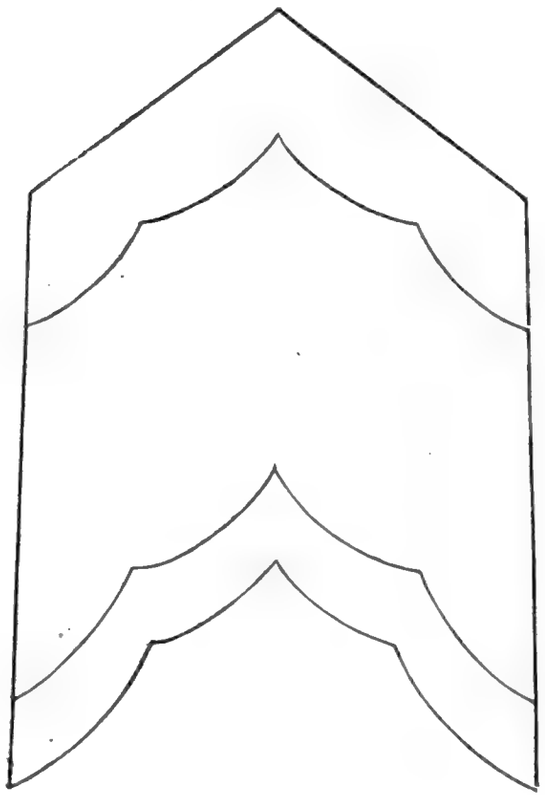
農政全書二

利用圖譜

王禎曰水利之用衆矣惟關于農事係于食物者錄之然必假他物乃可成功所以訪諸彼而得于此稽諸古而行于今啓祕于初傳幹連機而同運或造穀貪代人畜之勞或導溝渠集雲雨之效或資米引于庖湢或供刻漏于田疇其餘舟楫灌溉等事已具前

篇覽者當互相參攷以盡水利之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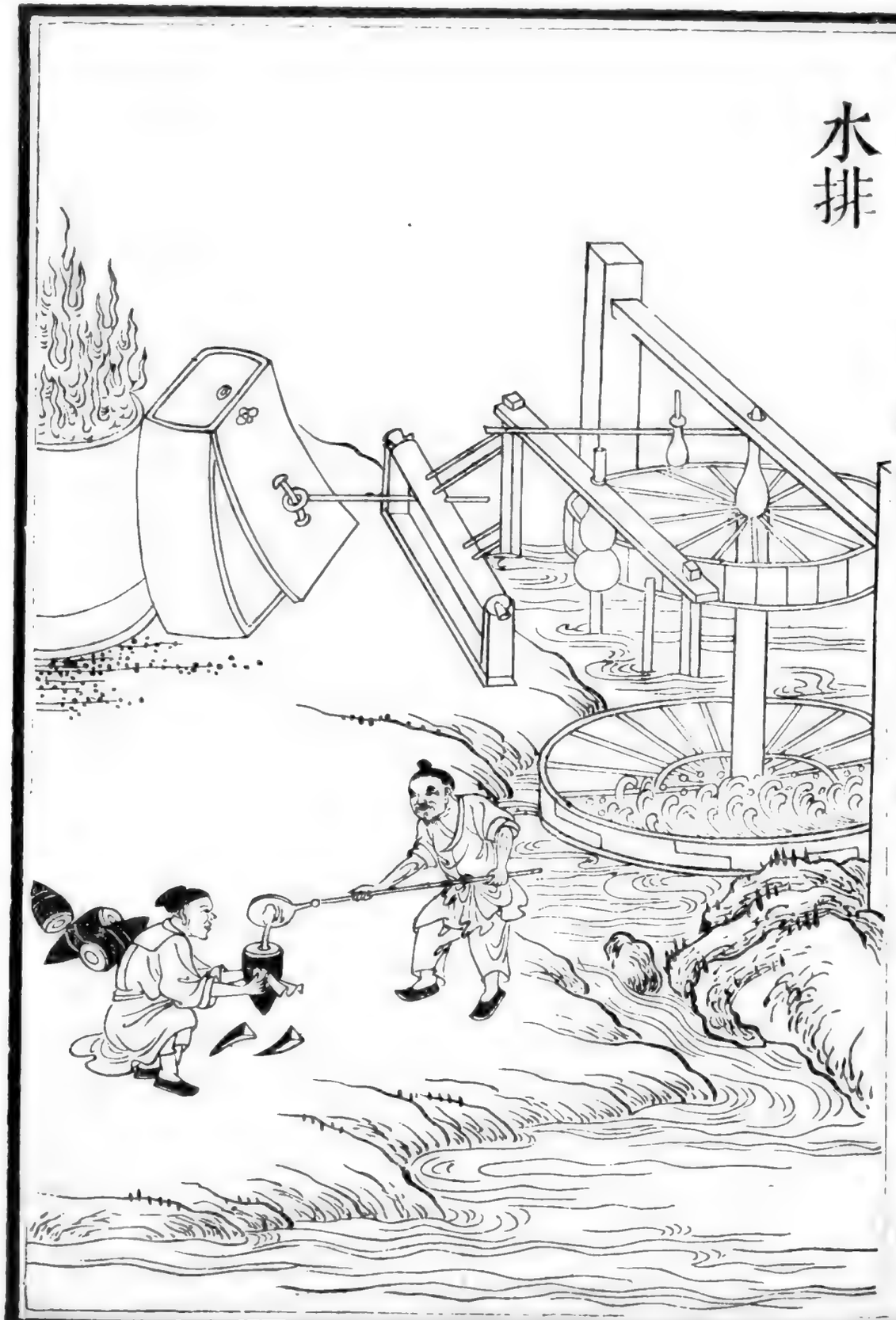
溝鍏



濬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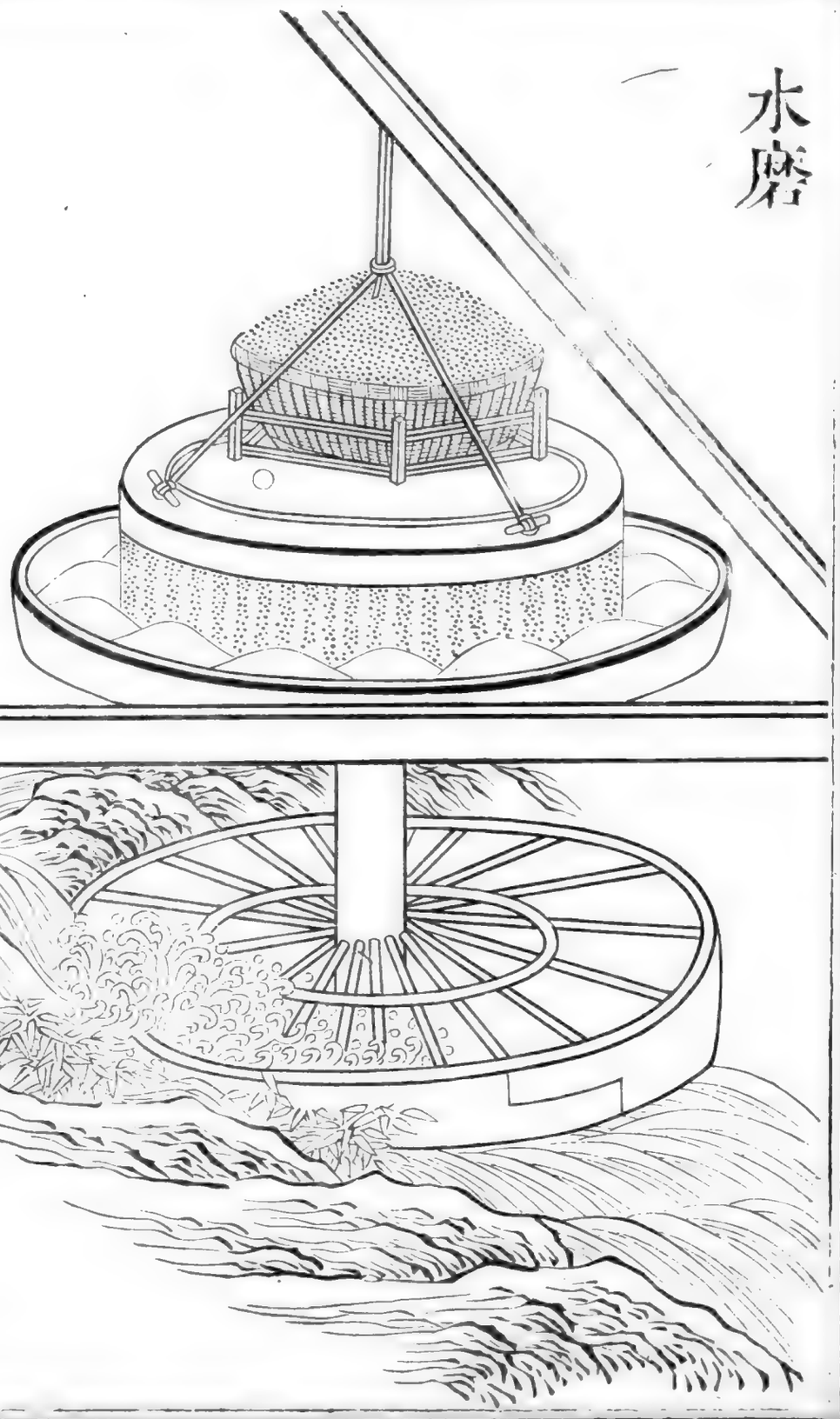
濬鏵書云濬畎澮距川今濬鏵即此濬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垄廣尺深尺以此考之則知濬鏵即耦耜之法其制大備常鏵鐴亦稱是凡開田間溝渠及作陸塹乃別制箭犁可用此鏵斲犁底爲胎煆鐵爲刃秧犁轅貫以橫木二人扶之可使數牛輓行插犁既深一去復回即成大溝挑浚之力日省萬數唐書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石中得古鐵犁鏵上有平陸二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此蓋先開險時所遺器也又泰山下舊有曠野其地汚下不任種蒔土人呼曰淳干泊近于耕斲之際得舊鏵大可尺餘故老云聞昔有大鏵用開田間去水溝塹當是此器因幷記之以爲興利者之助

水排



水排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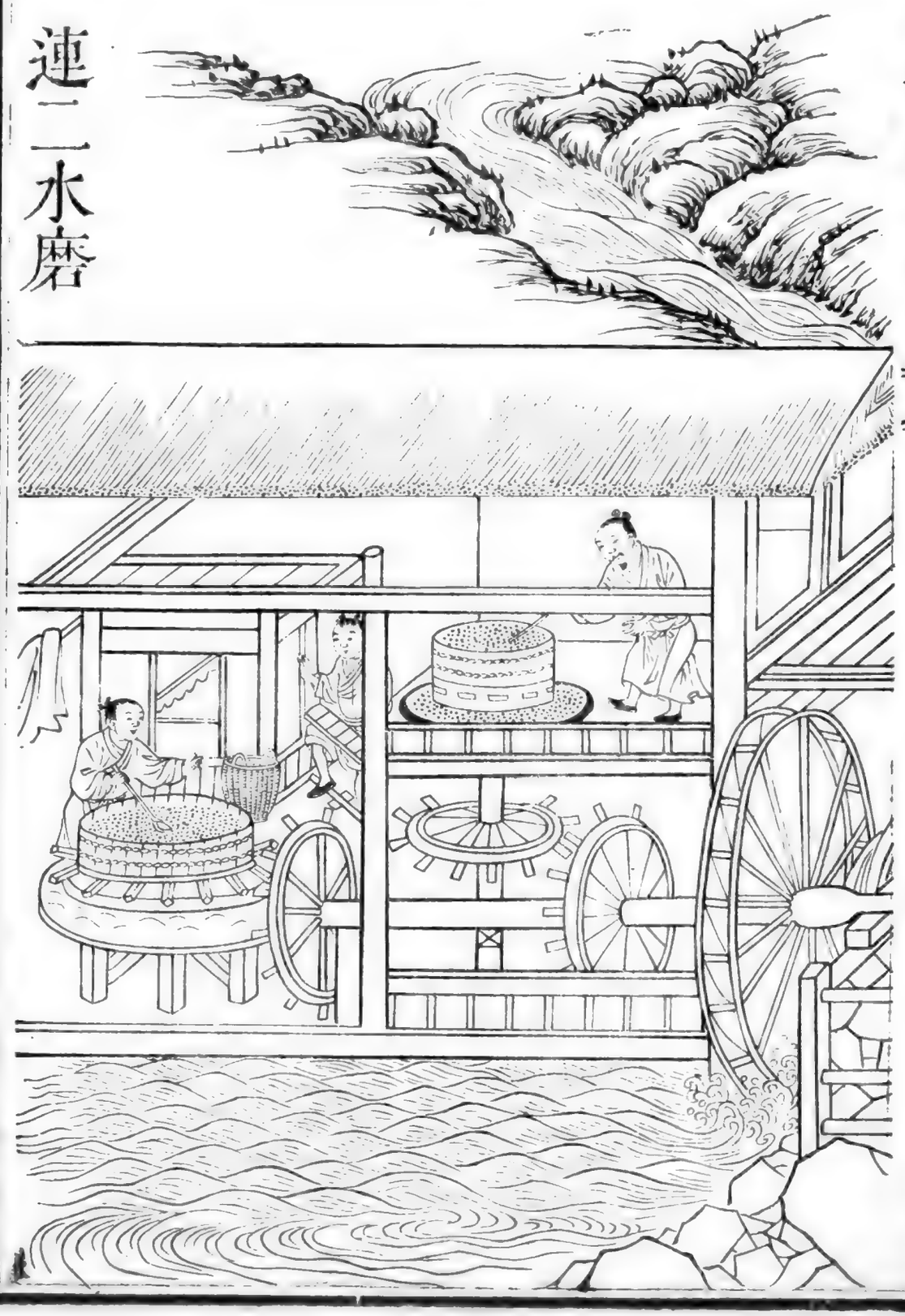
水排集韻作橐與鞴同韋囊吹火也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便之注云冶鑄者爲排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魏志曰胡暨字公至爲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持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工力暨乃因長流水爲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由是器用充實以今稽之此排古用韋囊今用木扇其制當選湍流之側架木立軸作二臥輪用水激轉下輪則上輪所



水磨

週絃索逼激輪前旋鼓掉枝一例隨轉其掉枝所貫行桄因而推輓臥軸左右攀耳以及排前直木則排隨來去搗冶甚速過於人力又有一法先於排前直出木簨約長三尺簨頭豎置偃木形如初月上用鞦韆索懸之復於排前植一勁竹上帶摔索以控排扇然後却假水輪臥軸所列拐木自上打動排前偃木排卽隨入其拐既落摔竹引排復回如此間打一軸可供數排宛若水碓之制亦甚便捷故併錄此

連二水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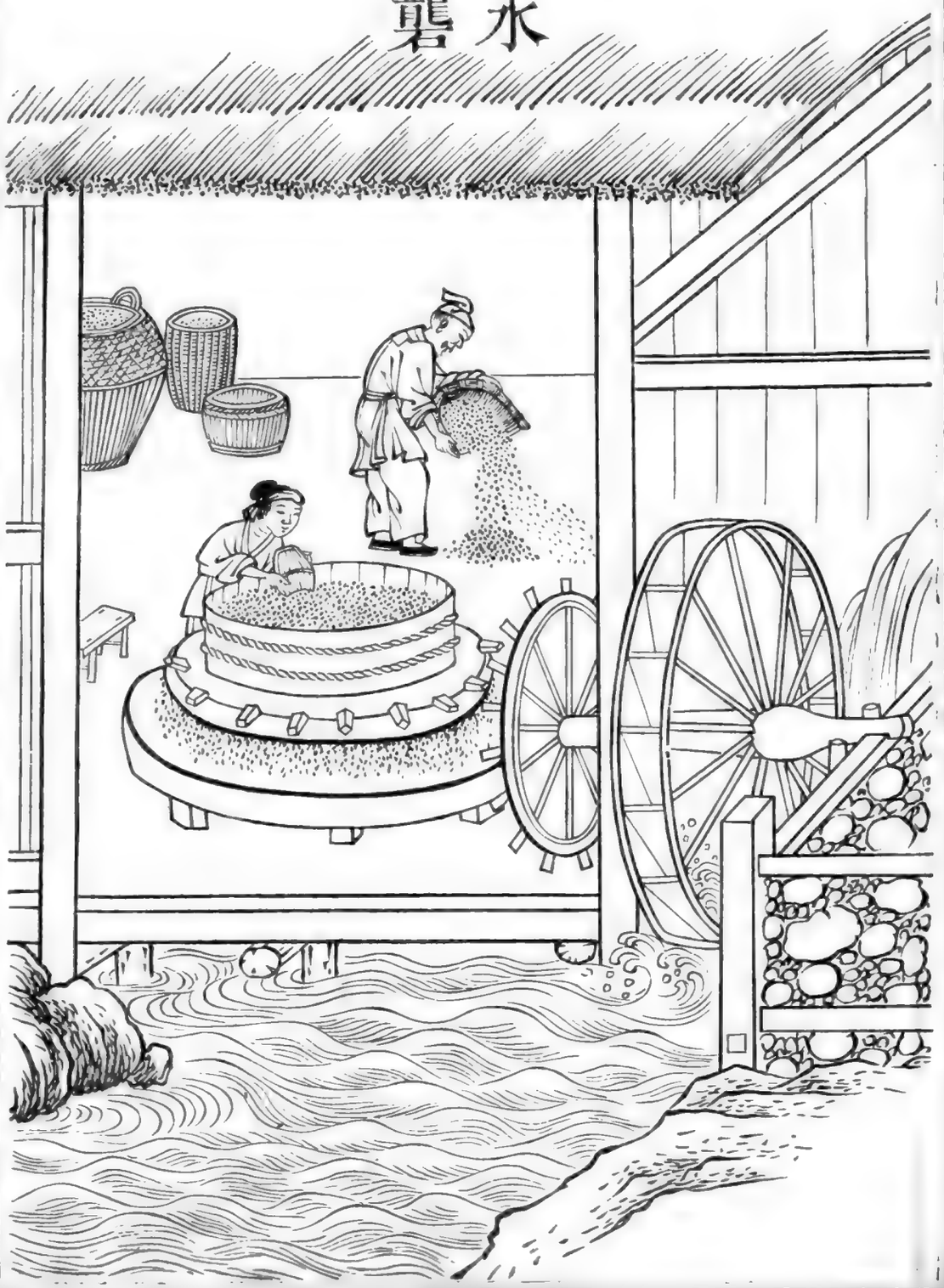


水磨圖說

水磨凡欲置此磨必當選擇用水地所先儘並岸擗水激轉或別引溝渠掘地栈木栈上置磨以軸轉磨中下徹栈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陸磨功力數倍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閘甃爲峻槽槽上兩傍植木架以承泉水激輪軸軸要別作竪輪用擊在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傍撥周圍木齒一磨既引水注槽激動水輪則上傍二磨隨輪俱轉此水機巧異又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傍

上立四楹以茅竹爲屋各置一磨用索纜于急水中流船頭仍斜插板木湊水抛以鐵爪使不橫斜水激立輪其輪軸通長旁撥二磨或遇泛漲則遷之近岸可許移借比他所又爲活法庶興利者度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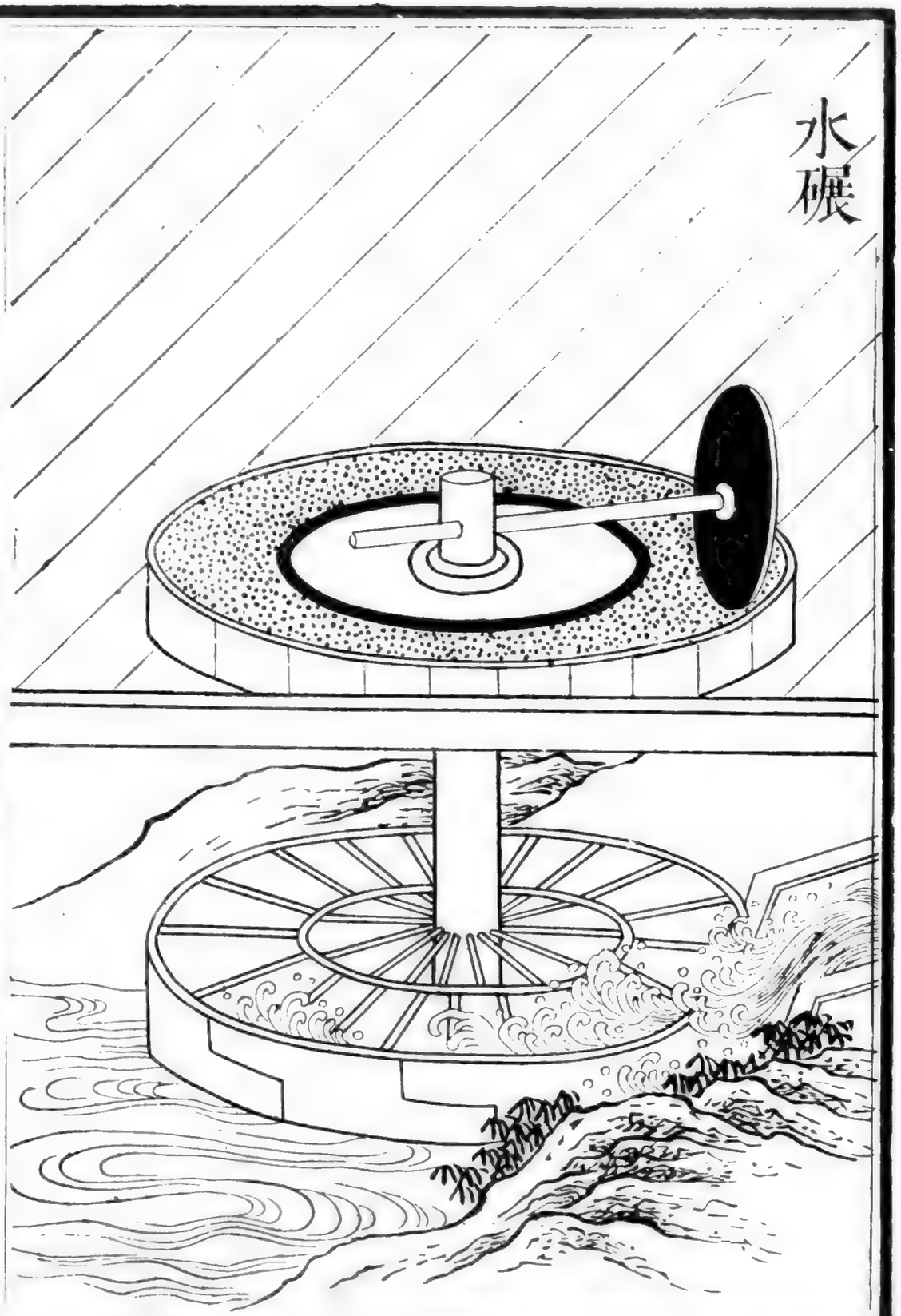
水礱



水礦圖說

水礦水轉礦也礦制上同但下置輪軸以水激之一如水磨日夜所破穀數可倍人畜之力水利中未有此制今特造立庶臨流之家以憑倣用可爲永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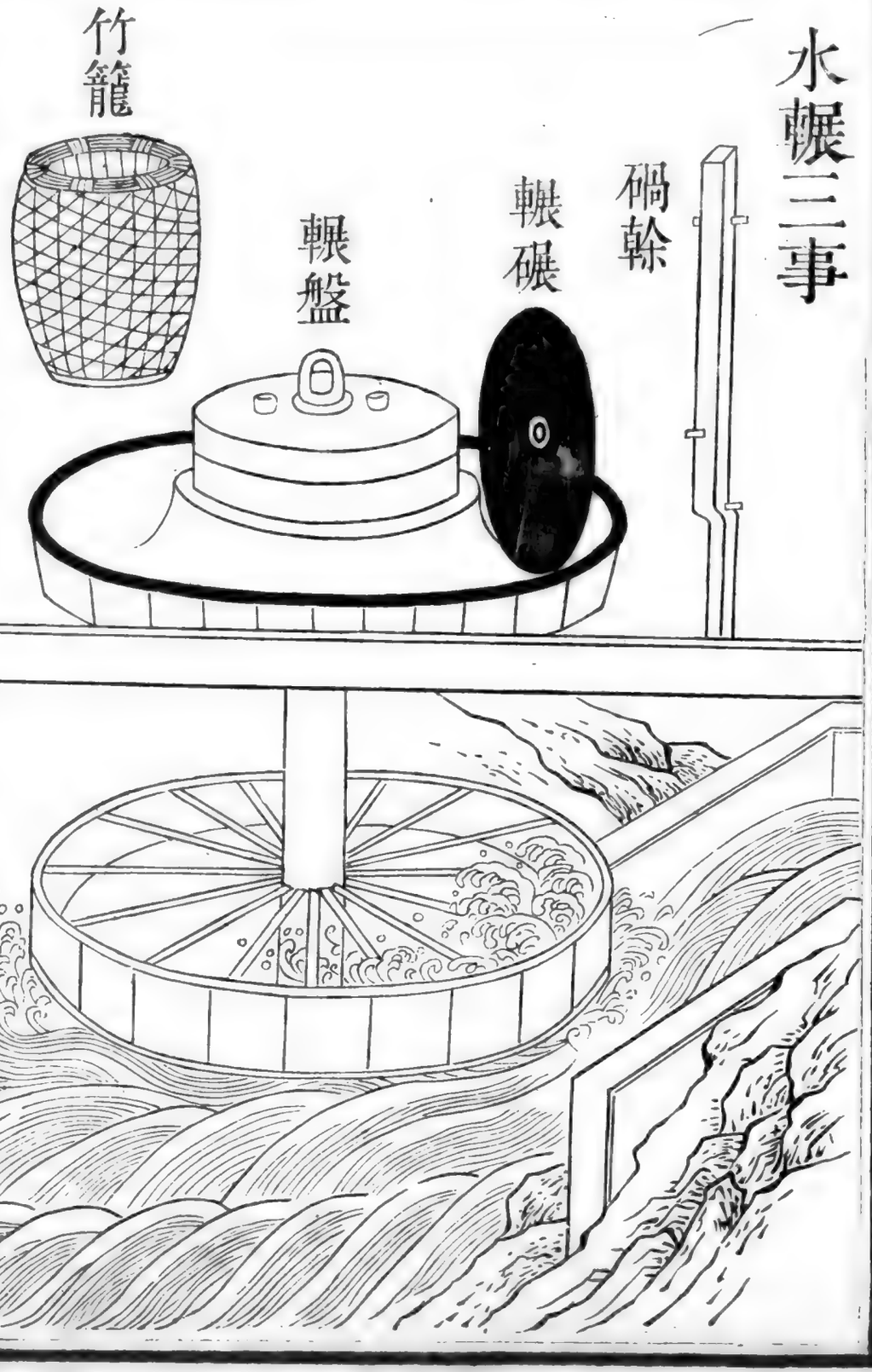
水礦



水碾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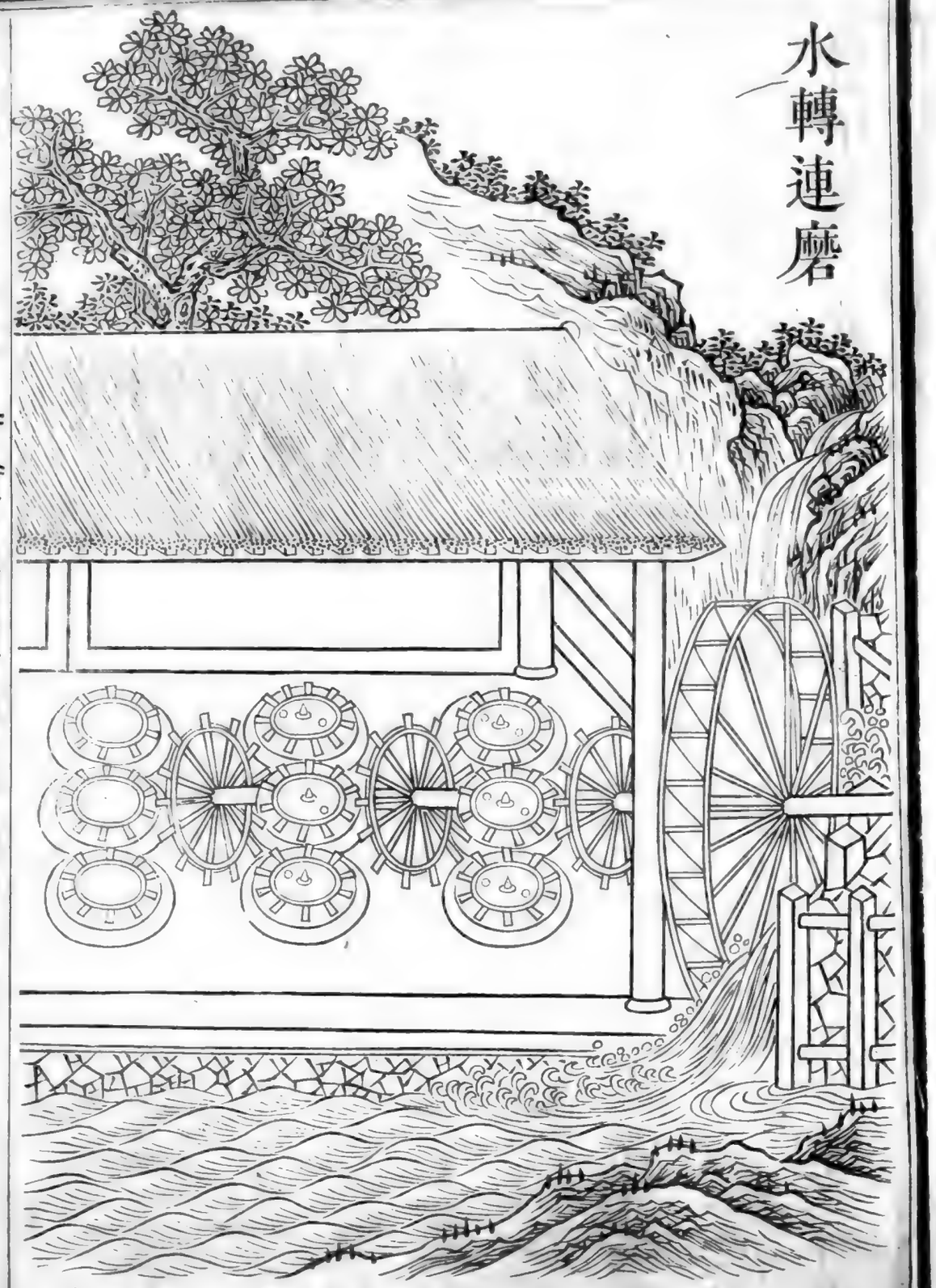
水碾水輪轉碾也後魏書崔亮教民爲輾奏于方張橋東堰谷水造水輾數十區豈水輾之制自此始歟其輾制上同但下作臥輪或立輪如水磨之法輪軸上端穿其砣榦水激則砣隨輪轉循槽轢穀疾若風雨日所糜米比於陸輾功利過倍

水輾三事



水輾三事圖說

水輾三事謂水轉輪軸可兼三事磨礱輾也初則置立水磨變麥作麪一如常法復於磨之外周造輾圓槽如欲舂米惟就水輪軸首易磨置礱舂既得糲米則去礱置輾碾斡循槽碾之乃成熟米夫一機三事始終俱備變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誠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潛機今創此制幸識者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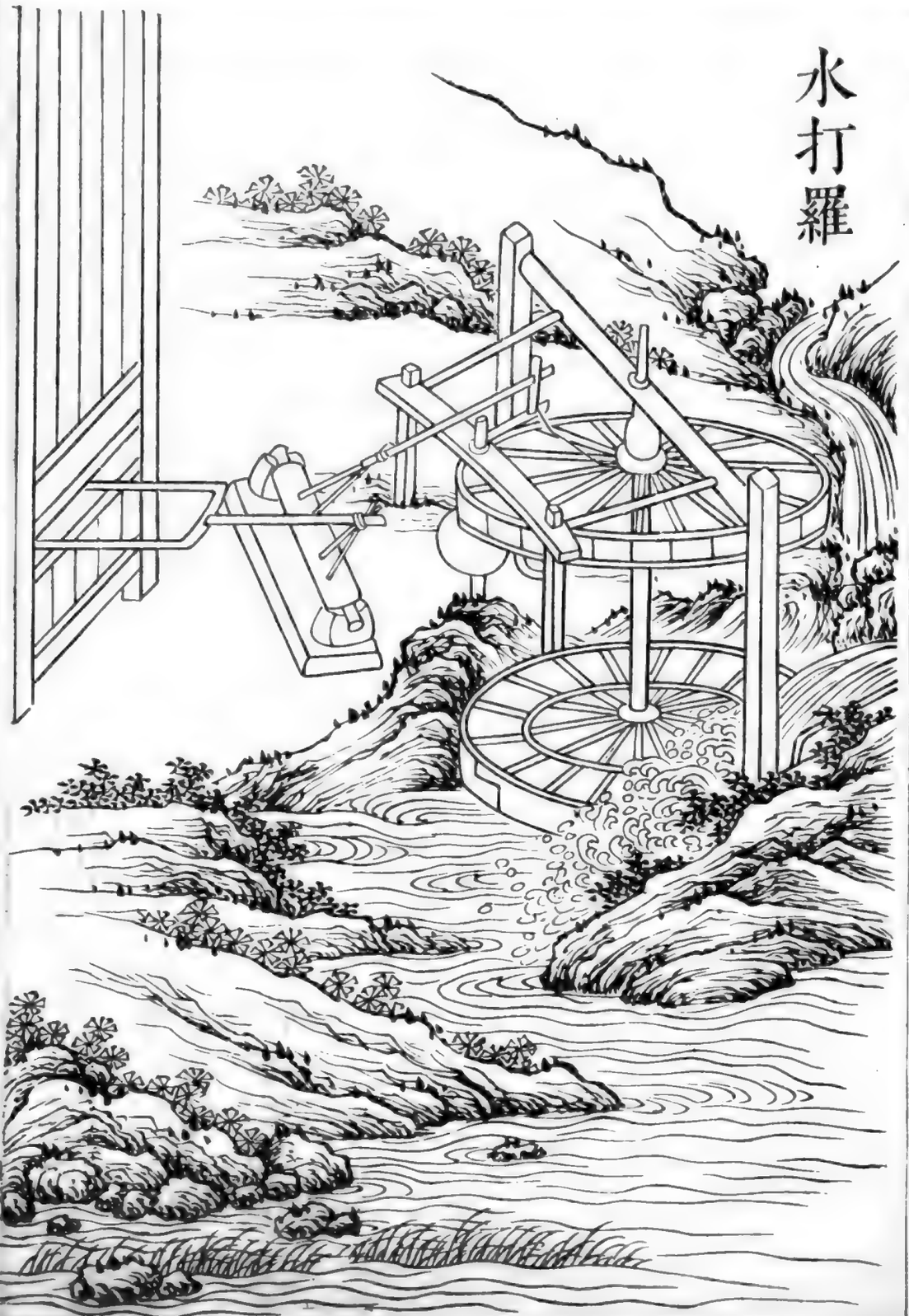


水轉連磨

水轉連磨圖說

水轉連磨其制與陸轉連磨不同此磨須用急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槃磨之周匝俱列木齒磨在軸上閣以板木磨傍留一狹空透出輪輻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于大輪一週列置水筒晝夜溉田數頃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利甚溥嘗至江西等處見此制度俱係茶磨所兼碓具用搗茶葉然後上磨若他處地方間有溪港大水倣此輪磨或作碓輾日得穀食可給千家誠濟世之奇術也陸轉連磨下用水輪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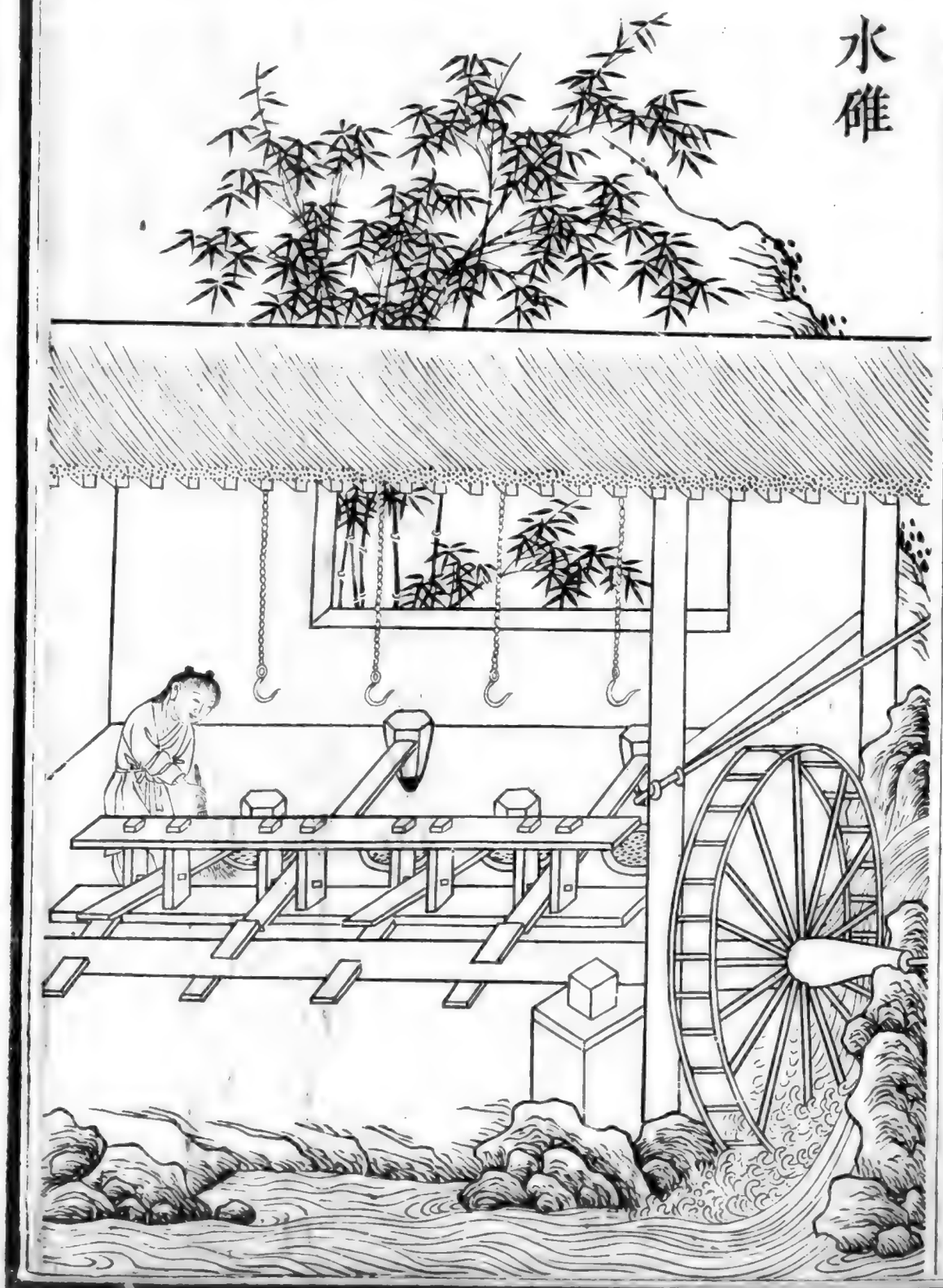
水打羅



水打羅圖說

水擊麪羅隨水磨用之其機與水排俱同按圖視譜當自考索羅因水力互擊椿杜飾麪甚速倍于人力又有就磨輪軸作機擊羅亦爲捷巧

水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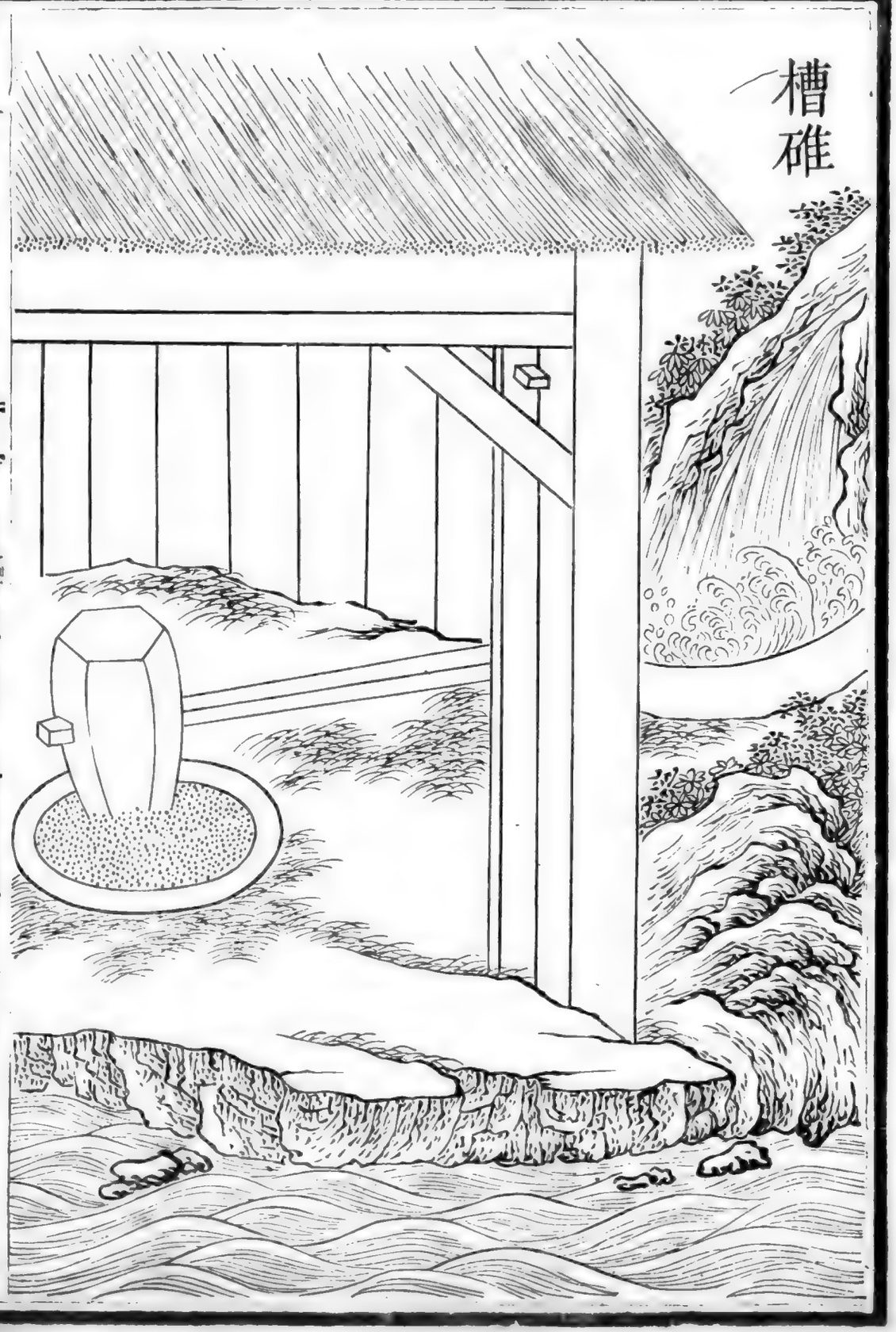


水碓圖說

機碓水擣器也通俗文云水碓曰翻車碓杜預作連機碓孔融論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斲木掘地則翻車之類愈出於後世之機巧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今人造作水輪輪軸長可數尺列貫橫木相交如滾搶之制水激輪轉則軸間橫木間打所排碓稍一起一落舂之卽連機碓也凡在流水岸傍俱可設置須度水勢高下爲之如水下岸淺當用陂柵或平流當用板木障水俱使傍流急注貼岸置輪高可

丈餘自下衝轉名曰撩車碓水若高岸深則爲輪減小而闊以板爲級上用木槽引水直下射轉輪板名曰斗碓又曰鼓碓此隨地所制各趨其巧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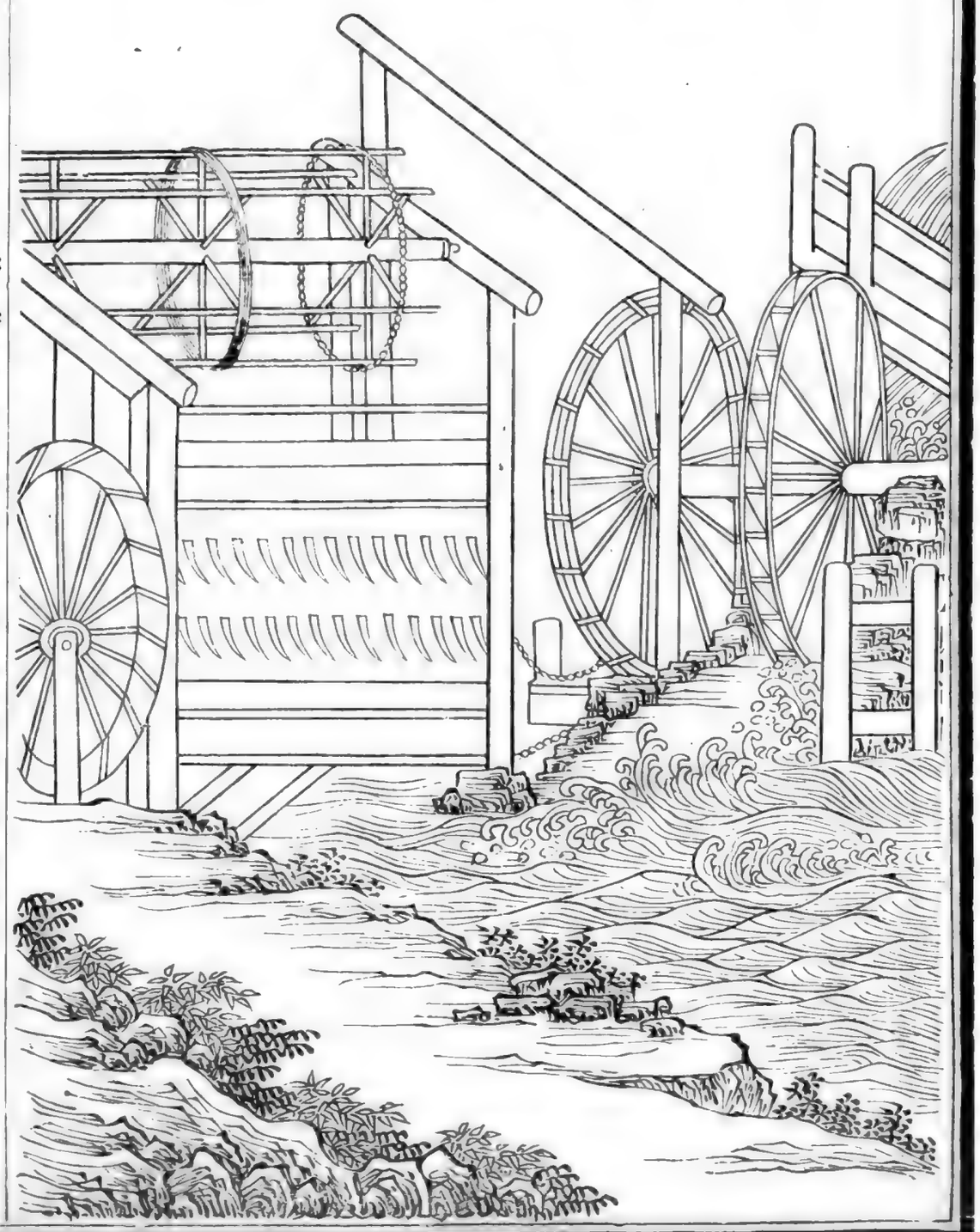
槽碓



槽碓圖說

槽碓碓稍作槽受水以爲舂也凡所居之地間有泉流稍細可選低處置碓一區一如常碓之制但前頭減細後稍深濶爲槽可貯水斗餘上庇以廈槽在廈乃自上流用筧引水下注於槽水滿則後重而前起水瀉則後輕而前落卽爲一舂如此晝夜不止可糜米兩斛日省二工以歲月積之知非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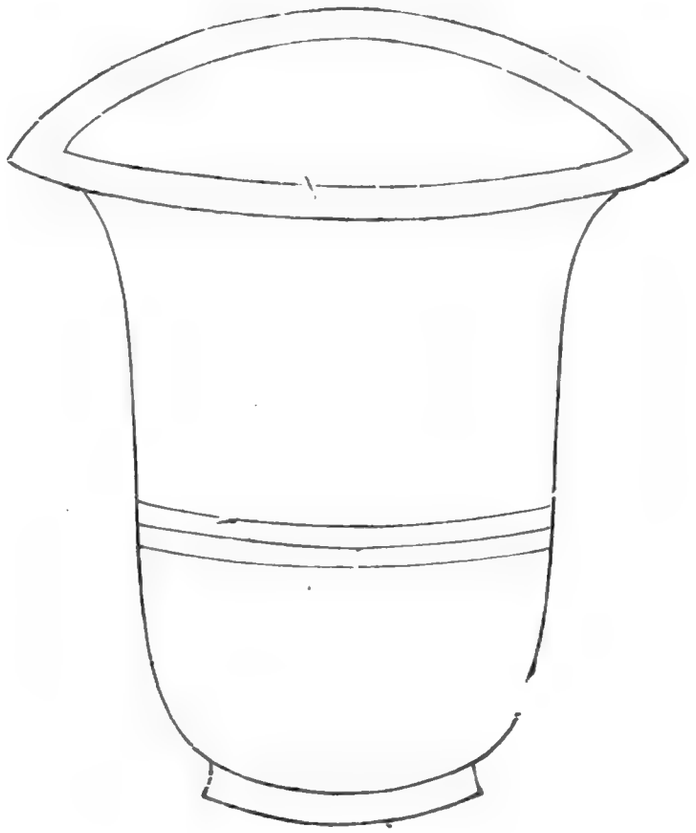
水轉大紡車



水轉大紡車圖說

水轉大紡車比車之制但加所轉水輪與水轉輾磨之法俱同中原麻苧之鄉凡臨流處所多置之今特圖寫庶他方績紡之家倣此機械比用陸車愈便且省庶同獲其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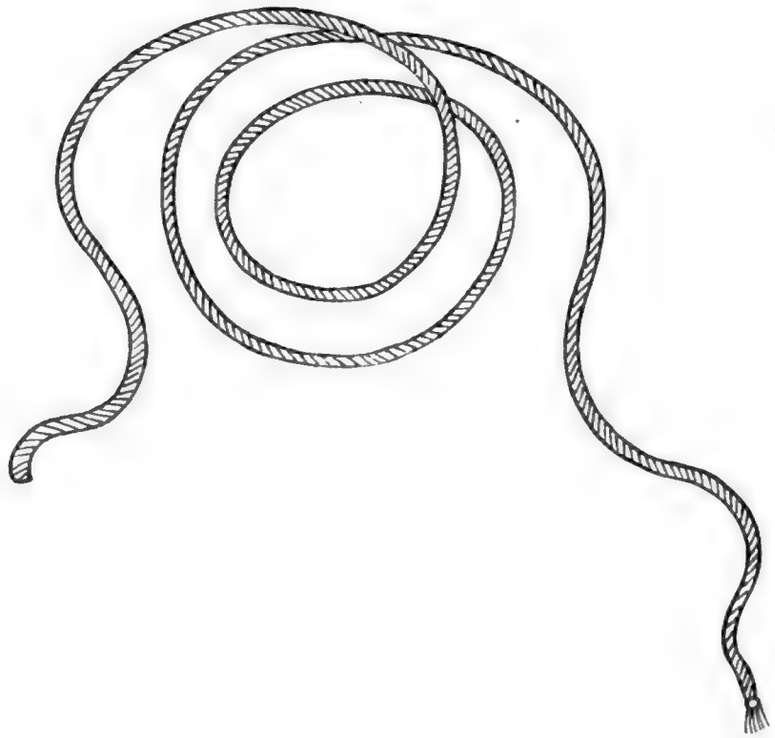
缶圖



缶圖說

缶汲水器左傳宋災樂喜爲政具綆缶爾雅疏云比卦初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木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楊惲傳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擊缶而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今汲器用瓦亦缶之遺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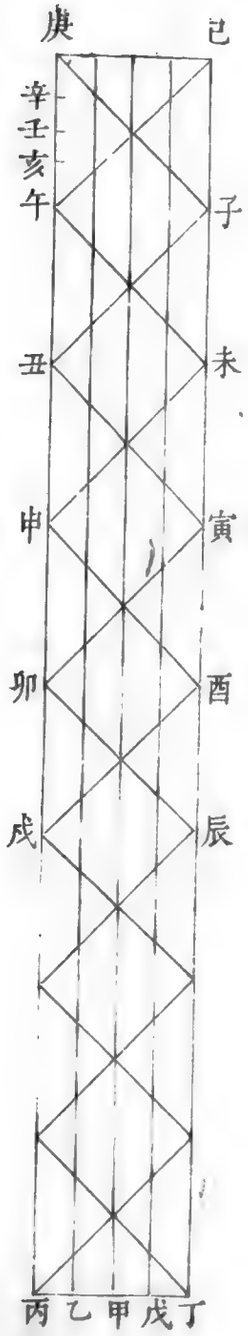
綆



綆圖說

綆郭璞云汲水索也易卦云汔至亦未繘井方言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問謂之絡關西謂之繘綆或作統俗謂井索下係以鉤今汲用之家必有轆轤爲綆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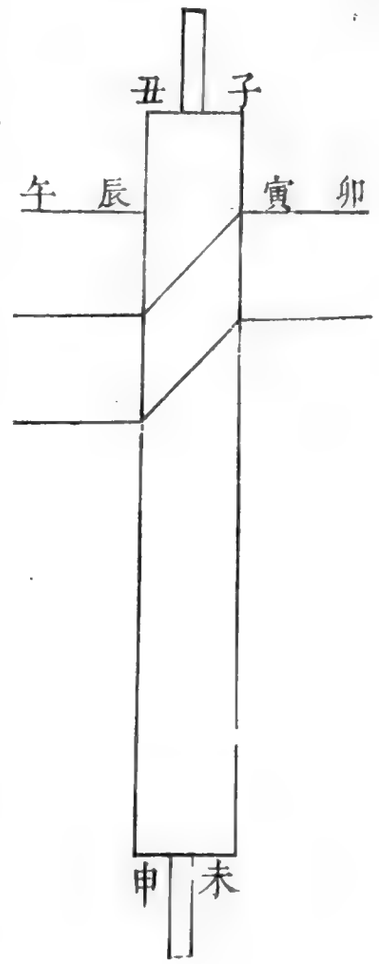
龍尾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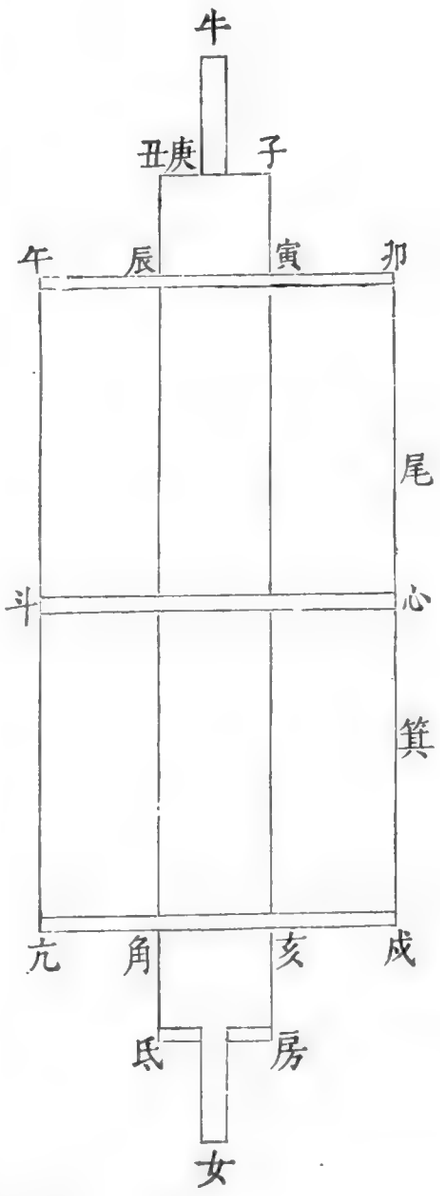
軸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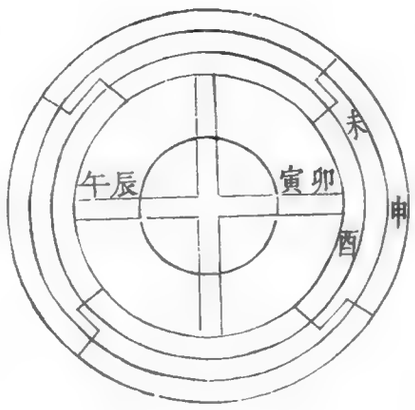
軸兩端

龍尾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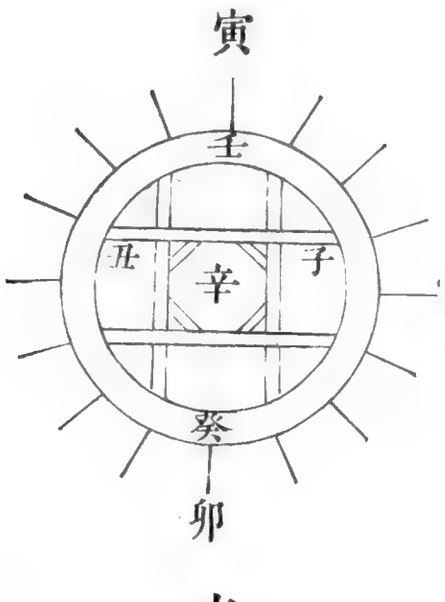


龍尾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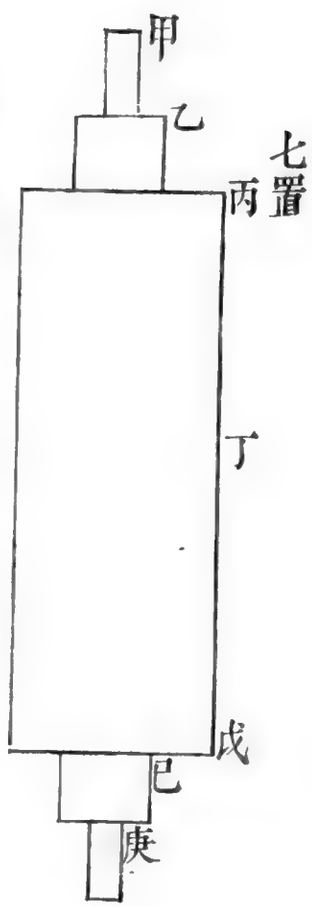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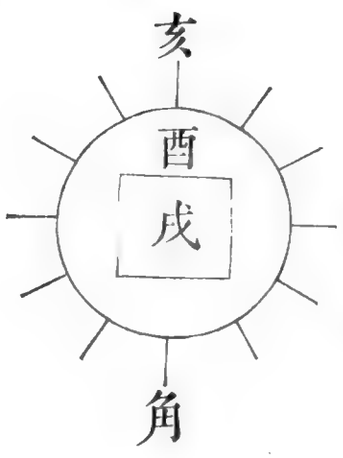


龍尾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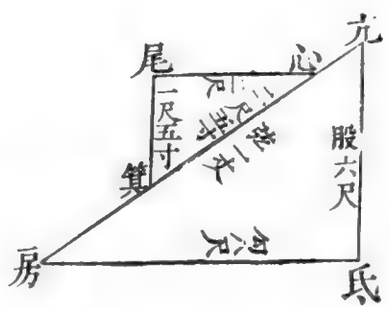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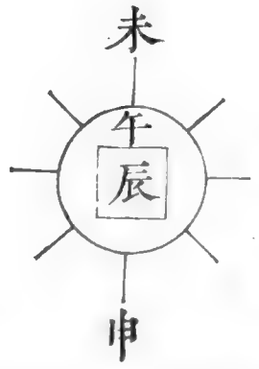
在圍之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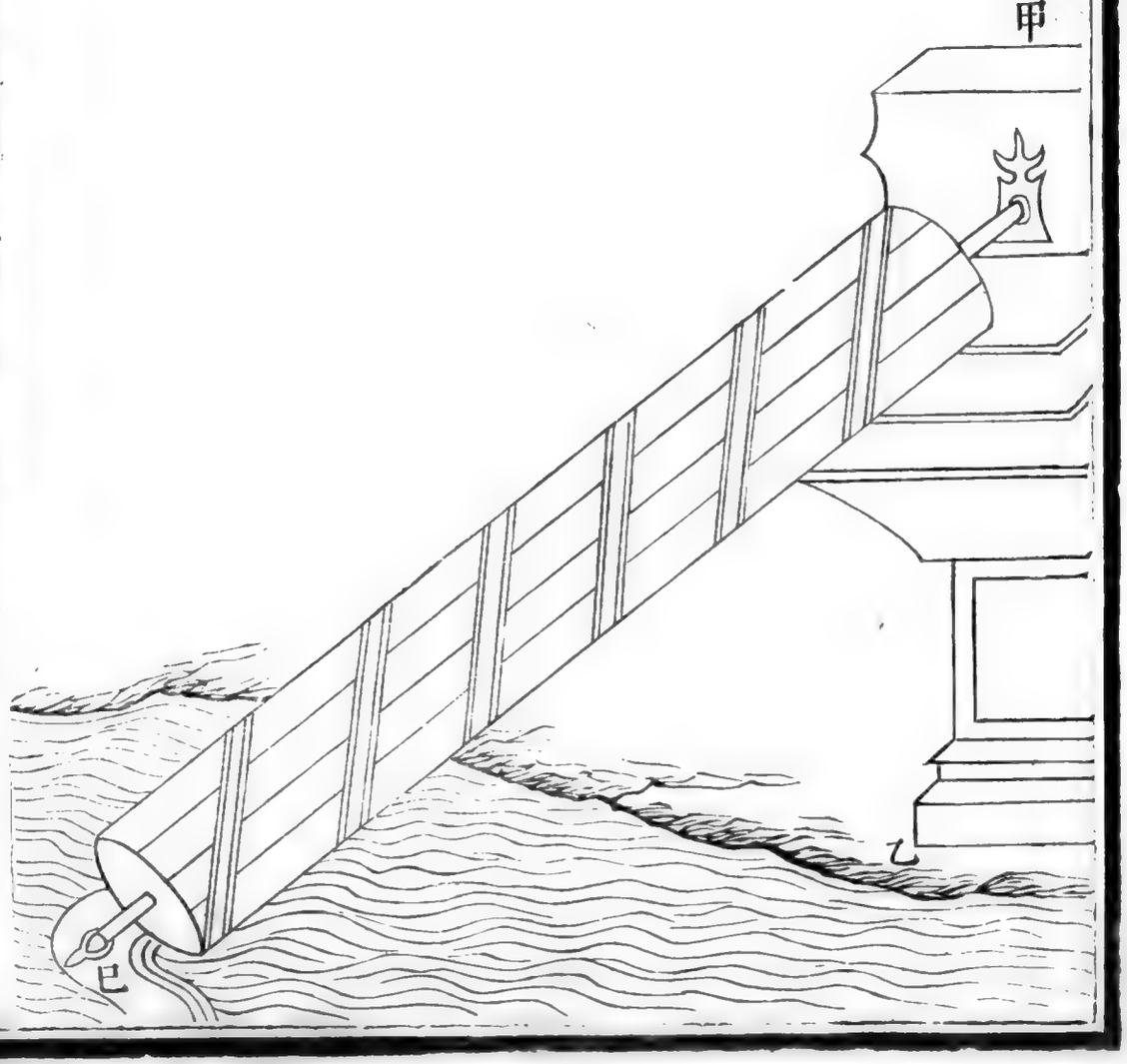
在軸之輪





在樞之輪

龍尾五圖



龍尾車圖說

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治田之法旱則挈江河之水入焉潦則挈田間之水出焉治水之法淺涸則挈水而入方舟焉疏濬則挈水而出畚鍤焉不有水器則不得水之用三代而上僅有桔槔東漢以來盛資龍骨龍骨之制日灌水田二十畝以三四人之力旱歲倍焉高地倍焉駕馬牛則功倍費亦倍焉溪澗長流而用水大澤平曠而用風此不勞人力自轉矣枝節一菱音劍全車悉敗焉然南土水田支分櫛比國計民生于焉是賴卽茲器所在不爲無功已獨其人終歲勤動尚憂衣食至北土旱災赤地千里欲拯斯患宜有進焉今作龍尾車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決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山是不憂高田築爲堤塍而出之計日可盡是不憂潦歲與下田去大川數里數十里鑿渠引之無論水稻若諸水生之種可以必濟卽黍稷菽麥木棉蔬菜之屬悉可灌溉是不憂旱濬治之功出水當五分之一今省十九焉是不憂疏鑿龍蟠之斗旱熯之年上

源枯竭穿渠旁引多用此器下流之水可令復上是不憂漕也蓋水車之屬其費力也以重水車之重也以障水以帆風以運旋本身龍尾者入水不障水出水不帆風其本身無銖兩之重且交纏相發可以一力轉二輪遞互連機可以一力轉數輪故用一人之力得數人之功又向所言風與水能敗龍骨之車也在鶴膝斗板龍尾者無鶴膝無斗板器居水中環轉而已湍水疾風彌增其利故用風水之力而常得人之功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竊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災可以半免歲入可以倍多財計可以倍足方於龍骨之類大略勝之然而千慮之一以當起予可也智士用之曲盡其變不盡方來或者無煩觀縷焉

龍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龍尾之物有六一曰軸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由以下而爲上也二曰牆牆者以束水也水所由上也三曰圍圍者外體也所以爲固抱也四曰樞樞者所以爲利轉也五曰輪輪者所以受轉也六曰架架者所以制高下也承樞而轉輪也六物者具斯成器矣或人焉或水焉風

馬牛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一曰軸圜木爲軸長短無定度視水之淺深斟酌焉而爲之度二十五分其軸之長以其二爲之徑木之圜必中規而上下等以八繩附枭之法八平分其軸之周直繩而施之墨軸之兩端因直繩之兩端而施之墨八繩之交得軸之心也以八平分之一分爲度以度八繩之墨皆平行相等而爲之界以句股求弦之法兩界斜相望而墨爲之弦弦之竟軸而得一螺旋之墨因螺旋之墨而立之牆爲螺牆牆之間而得螺旋一溝爲螺溝溝者水道也軸得一墨焉則得一牆焉一溝焉水得一道焉或二之或三之四之以上同於是多則均一則專惟所爲之既牆而圍之既建而迤之而轉之水則自螺旋之孔入也水之入於螺旋之孔也水自以爲已下也而不自知已上也故曰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由以下而爲上也

注曰圜與圓同量水淺深者下文言句四股三弦五則岸高九尺者軸之長當一丈五尺也凡作軸皆度岸高以三五之法準之二十五分之二者如

軸長一丈則徑八寸如本篇第一軸立面圖己丁長一丈則丙丁之徑八寸也此略言軸欲大耳若徑至三寸以上不嫌長丈八寸以上不嫌長二丈也軸過小則水爲之不升八繩附臬者周禮樹八尺之臬縣八繩下垂皆附於臬今軸身作線大略似之也八平分者如軸兩端圖甲乙丙丁戊圈爲軸之周所分甲乙戊丙等八分者平分度也軸之兩端臥其軸各作己甲過心線依法分之即上下合也次於軸兩端之邊依所分各界兩兩相對各作平行直線八線附木皆平直是爲八平分軸之周如立面圖己丁庚丙諸線是也次於兩端各作甲己丁丙諸線則得軸兩端之各庚心也以八平分之一爲度者謂以甲乙爲度從庚至辛作庚辛壬等短界線至丙而止八線皆如之各線之短界線皆平行皆相等也墨爲之弦者從庚向癸依句股法作庚癸斜弦線內纏之至子外纏之至丑至寅至卯至辰斜纏軸面竟軸而止則得一螺旋線也單線則爲單牆單溝也若欲爲雙溝者則平

分庚丑線得午從午卯向巳內下向未亦依法作螺旋線也若作四槽者又平分庚午於壬依法作之欲作三槽六槽九槽者先分軸爲九平分欲作五槽十槽者先分軸爲十平分依法作之

二曰牆軸之上各因螺旋之繩而立之牆牆之法或編之或累之皆塗之牆之兩端不至於軸之兩端其至也無定度惟所爲之以樞之長短稱之八分其軸長以其一爲牆之高可減也不可加也牆其累之也欲堅而無墮也其編之也欲密而平也其塗之也欲均而無罅也兩牆之間謂之溝溝水道也水行溝中而牆制之使無下行也故曰牆者所以束水也水所由上也

注曰編牆之法削竹爲柱依螺旋之線而立之每立一柱卽與軸面之八平分長線爲直角如立柱於本篇一圖之午卽柱爲垂線與庚內長線爲直角也而又與軸兩端之丙丁爲一直線也若本篇二圖之癸丙是也削柱欲均安柱欲正列柱欲順立柱欲齊旣畢則以繩編之略如織箔之勢繩以

麻或紵或苧或布或簾惟所爲之既畢以瀝青和蠟或和熟桐油和石灰瓦灰塗之或以生漆和石灰瓦灰塗之凡瀝青加蠟與桐油取和澤而止石瓦灰相半桐油或漆和之取燥濕得宜而止累牆之法取柔木之皮如桑槿之屬剝取皮裁令廣狹相等以瀝青和蠟依螺旋之線層層塗而積之累畢如前法塗之既畢而兩牆之間成螺旋之溝水從溝行而牆不漏者是牆之善也八分之一者如軸長八尺則牆高一尺此亦略言高之所至也一以下任意作之故曰可減不可增一法若欲爲長軸則牆之高與軸之徑等

三曰圍牆之外削版而圍之版欲無厚牆之兩端順牆柱之勢穿軸而立四柱焉依牆之高而束之環圍版之端出於環圍之外以鐵爲環而約之長者中分圍之長以鐵環約之又長者三分其長以兩環約之圍之版其相合也與其合于牆之上也皆合之以塗牆之齊圍之外皆塗之以受雨露也圍之合也欲無罅有圍故水入螺旋之孔而

不絕無罅故水行于螺旋之溝而不洩則水旋而上也故曰圍者外體也所以爲固抱也

注曰圍之版量圍徑之大小與其長酌全體之重輕而制厚薄焉其長竟牆其廣一寸以上視圍徑之大小增損之太廣而合之則角見也其內面稍剡之以就牆之圓外面者圍旣合而削之當牆之盡穿軸爲四柱者所以居環而受圍也如本篇三圖之卯寅辰午等是也環以堅韌之木爲四弧弧各加於環柱之上合之成環焉環之下方或爲溝焉之如爲溝於未此居中也爲刻于申此居外也于酉居內也鐵環之束在兩端者與木環相抵卯午也戌亢也或中分約之者心斗是也若兩中環者則在尾與箕也或不用鐵環以繩約之而塗之齊與劑同合以塗牆之齊者瀝青和蠟或油灰或漆灰也若塗圍之周者則漆灰爲上油灰次之瀝青和蠟者恐不耐暑日也爲下而欲速成則用之欲解而時修則用之是也暑日架之則以苫蓋之水入

於螺旋之孔者孔在環之內軸之外四柱之中戊亥角亢之間是也雖下向必入者以迤故水趨于圍也既其出則在卯寅辰午之間矣一法牆之兩端以二圓版蓋之開圍版之下端而水入之開上端之圓版而出之其效同焉

四曰樞軸之兩端鐵爲之樞當心而立之樞之用在圜輪在圍若在軸者皆圜之輪在上樞方其上樞之上輪在下樞方其下樞之下方之者以居輪立樞欲正欲直不正不直者輕重不倫也既正既直輕重均轉之如將自轉焉則雖大而無重也故曰樞者所以爲利轉也

注曰當心者本篇一圖之庚心也樞之大小長短無定度量全體之輕重制大小焉量輪之所在與地之所宜制短長焉輪所在者有七下方詳之也方則正故可以居輪正者當庚之心直者與軸端圓面爲直角與軸上八平分線俱爲一直線也求正尚有軸端諸線可憑求直稍難焉今立一試法視一圖軸兩端諸分線以規一抵軸端邊之乙一

抵樞之頂心爲度次去乙抵戊量之又去戊抵己量之皆至於樞之頂心者卽樞直也如將自轉者成速之甚也

五曰輪輪有七置輪有三式七置者當圍之中焉圍之兩端焉軸之兩端焉兩樞焉在圍者夾其圍而設之輻輻之末周之以輞焉輞樹之齒焉在軸與樞者方其處而入之轂轂樹之齒焉凡輪皆以他輪之齒發之其疾徐之數視輪與他輪之大小焉與齒之多寡焉故輪欲密附而少爲之齒輪附而齒少他輪大而齒多則其出水也必疾矣故曰輪者所以爲受轉也

注曰輪有七置者因地勢也量物力也相大小而制疾徐也在圍之中者本篇四圖之丁是也在圍之兩端者丙與戊是也在軸之兩端者乙與己是也在兩樞者甲與庚是也若車大而軸長出水之地高則在丁矣若平地受水而用人力畜力風力者當在甲乙丙矣用水力當在戊己庚矣夾圍之輻子丑之類是也辛者容圍之空也壬癸輞也寅

卯之類齒也方其處者軸與樞當受轂之處也辰入樞之空也戌入軸之空也午轂也酉亦轂也未申亥角之類皆齒也他輪者或人車或馬牛贏車或風車或水車之輪也比諸車之輪者非謂其大臥輪也蓋指接輪者農家所謂撥子是也試言人車則有臥軸也臥軸之一端有接輪臥軸之上有拐木也今于甲乙丙任置一輪焉如置在軸之乙輪卽以臥軸之接輪交於乙輪人踐拐木而轉之接輪與乙輪相發也若馬牛贏車及風車則有臥軸也臥軸之兩端皆有接輪今以其一交于乙輪以其一交于彼車之大臥輪駕畜焉驅風焉而轉之接輪與乙輪相發也若水轉之車則有臥軸也臥軸之一端有接輪臥軸之上有立輪立輪之外有受水之筧也今于戊己庚任置一輪焉如置在軸之己輪卽以臥軸之接輪交于己輪水激於筧而臥軸爲之轉接輪與己輪相發也疾徐之數與他輪相視者如乙己之輪齒十二人車之接輪齒十二是拐木一轉而得一轉也如樞輪之

齒八而人車之接輪齒十六是拐木一轉而得二轉也人車之接輪齒二十四是一轉而得三轉也若樞輪之齒八而駕畜驅風之臥輪齒七十二是一轉而得九轉也故曰輪欲密附密附則齒爲之少他輪欲大大則齒多然而密者過密焉則力爲之不任大者過大焉則遲故曰因地勢量物力相大小而制疾徐焉今圖樞輪之齒八軸輪十二圍輪十六約略作之非定率也趣欲使兩輪之交疎密相等焉長短相入焉相關相發而不滯則足矣

其小者欲無用輪方其樞之末別爲衡衡之一端入于樞焉其一端植之柱焉柱之體圓又爲之掉枝而首爲圓孔焉以掉枝之圓孔入于柱而轉之若大者而欲無用輪則以兩掉枝同加於柱兩人對執而轉之最大者兩掉枝之末各爲持衡四人或六人對持其衡而轉之

六曰架架者一上一下皆爲砥柱或木焉或石焉或瓴甋焉柱之植欲堅以固也下柱居水中以鐵爲管施之柱首迤而上向以受下樞之末制管高下量水

之勢令得入於螺溝之下孔而止也上者居岸以鐵爲管施之柱首迤而下向以受上樞之末若輪與衡在上樞之末者則中樞而設之頸以鐵爲山口而架樞其上出其樞之末以受輪與衡也制高下之數以句股爲法而軸心爲之弦弦五焉則句四焉股三焉過偃則不高過高則不升

注曰瓴甋磚也堅者其本體堅固者其立基固也上柱者本篇五圖之甲乙是也下柱者丙丁是也上管以受上樞戊也下管以受下樞己也句股法

者一高一下如四圖之亢房線而置之令上樞之末在亢下樞之末在房也三四五者如上樞之末爲亢至下樞之末爲房長一丈如法置之則自下樞之末房依地平作平行線自上樞之末亢作垂線而兩線相遇于氐其亢氐線必長六尺氐房線必長八尺也若迤建于岸之側謂無從作垂線者則以句股法反用之以圜版爲倒弦別作一尾箕垂線爲股尾爲直角作尾心橫線爲倒句若尾箕長一尺五寸偃仰移就之令尾心長二尺即心箕

必二尺五寸而亢房線必合三四五之句股法也
凡圍版長一丈水高必六尺求多焉不可得相水
度地制器者以此計之若水過深岸過高器不得
過長則累接之法亦以接輪交而相發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卷目錄

農部彙考五

農政全書三 玉衡車記 恆升車
圖說 水庫圖說 水法附餘
鑿井法 試水法 北耕兼種北蓋種及壽圖
說

藝術典第七卷

農部彙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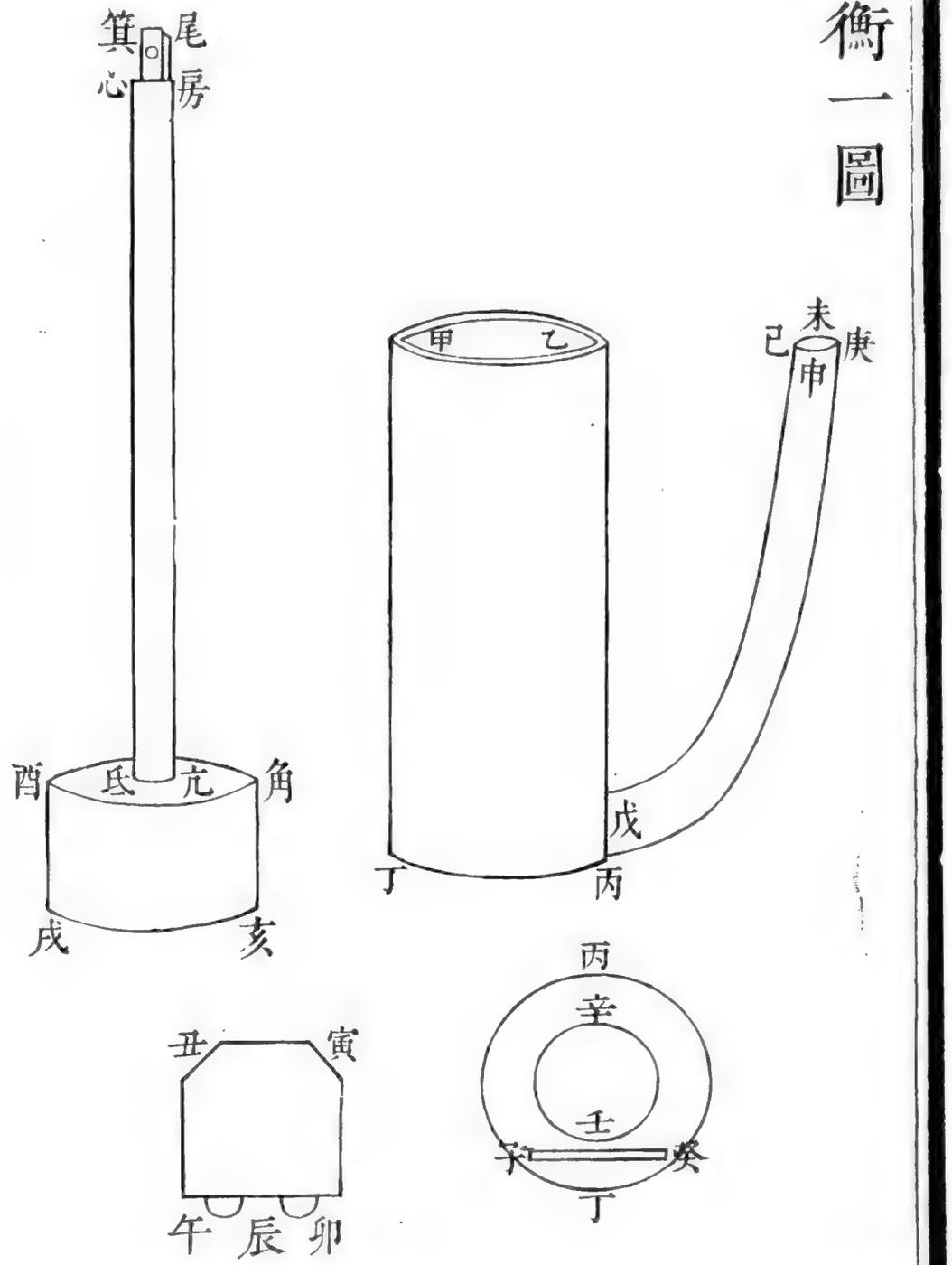
農政全書三

玉衡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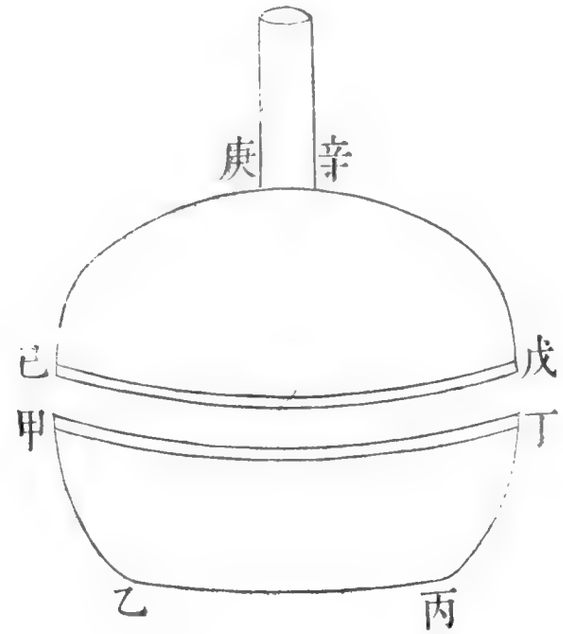
玉衡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既遠江河必資井養井汲之法多從綆缶甕飧朝夕未覺其煩所見高原之處用井灌畦或加轆轤或藉桔槔似爲便矣乃俛仰盡日澗不終畝聞三晉最勤汲井灌田旱熯之歲八口之力晝夜勤動數畝而止他方習惰既見其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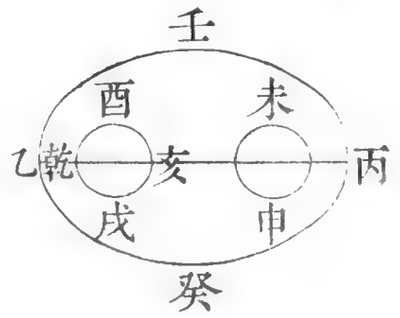
復問井灌之法歲旱之苗立視其槁饑饉已後非殍則流吁可憫矣今爲此器不施綆缶非藉轆轤無事桔槹一人用之可當數人若以灌畦約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植穀家有一井縱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數家共井亦可無飢餓流亡之患若資飲食則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矣且不須俛仰無煩提挈略如幹運其捷若抽故烟火會集之地一井之上尚可活一煢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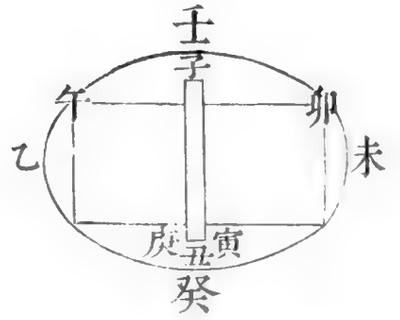
玉衡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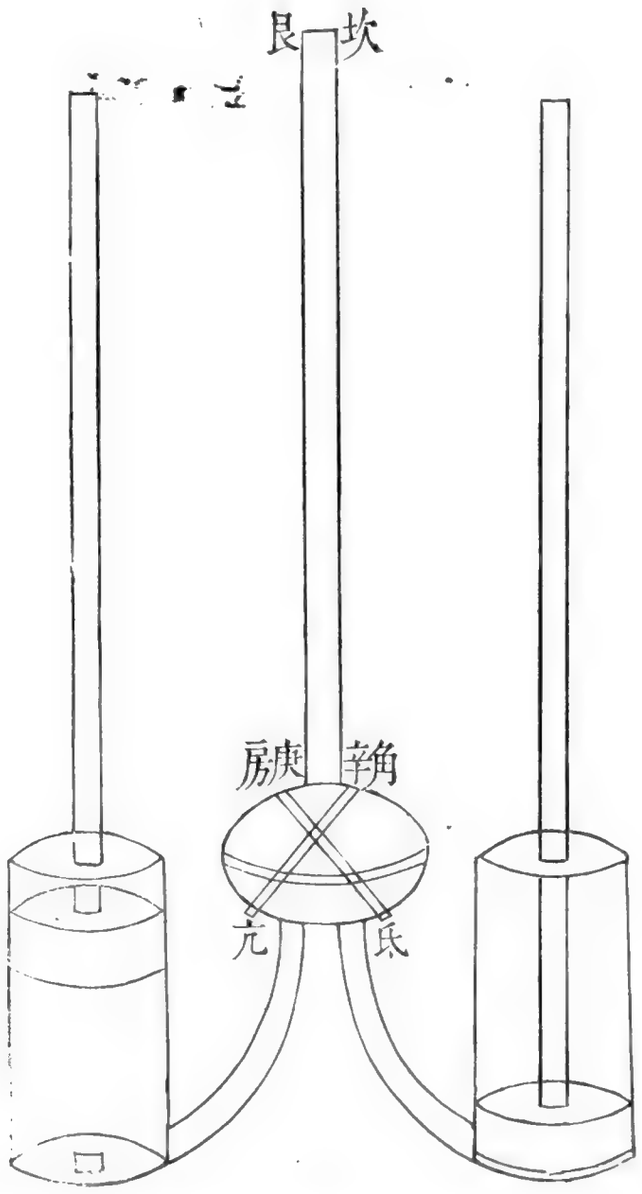
玉衡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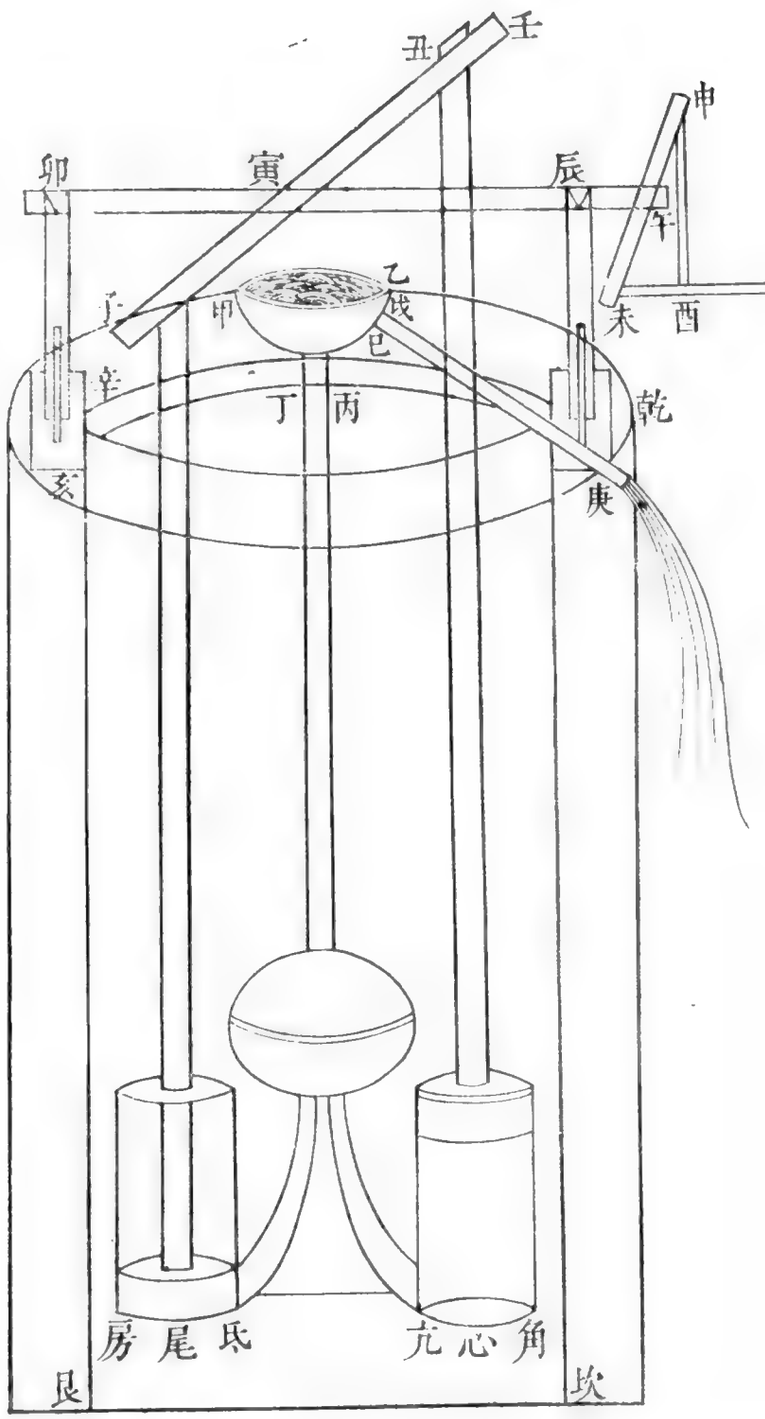




玉衡三圖



玉衡四圖



玉衡圖說

玉衡者以衡挈柱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出如趵突焉玉衡之物有七一曰雙筩雙筩者水所由代入也二曰雙提雙提者水所由代升也三曰壺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由續而不絕也四曰中筩中筩者壺水所由上也五曰盤盤者中筩之水所由出也六曰衡軸衡軸者所以挈雙提下上之也七曰架架者所以居庶物也七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注曰趵突泉水上出也

一曰雙筩鍊銅或錫爲雙筩其圜中規而上下等半其筩之長以爲之徑下有底中底而爲之圜孔以其底之半徑爲孔之徑筩之旁齊于底而樹之管管外出而上迤也管之容其圜中規管之下端抒之以合於筩開筩之下端爲攂孔融錫而合之于管管之上端亦抒之既樹之則與筩之邊爲平行三分其底之徑以其一爲管之徑底之圜孔爲之舌以掩之舌者方版方版之旁爲之樞之樞底孔之旁爲之紐樞入於紐如戸焉而開閣之舌之開閣與管之孔無相背也紐居左則管居右舌其合于底也欲密管之孔合于筩之孔欲利而無罅樞紐之動也欲不滯凡水入也必從其底之孔也有舌焉而開閣之開之則入閣之則不出左開則右閣矣是左入而右不出也是恆有一孔焉入而終無出也故曰雙筩者水所由代入也

注曰凡徑皆言圓孔也內不與焉如本篇一圖甲至乙丙至丁是也半長爲徑者徑三寸則筩長六寸如丙丁廣三寸則甲丁長六寸也半徑爲孔者

徑三寸孔徑一寸五分如丁丙三寸則辛壬一寸五分也上迤者斜迤而上如戊至己丙至庚也抒者斜削之如戊至丙己至庚是也擔長圓也欲與戊丙之孔合也融錫合之小釭也管之上邊與箭邊平行將以合于壺之下孔也己庚是也三分之一者底徑三寸則管徑一寸未至申之度也方板者丑寅卯午是也樞者卯辰午是也紐者癸子是也也舌如橐籥之舌以樞合紐令丑卯之板恆加于辛壬孔之上向內而開閤之也

二曰雙提旋竪木以爲砧其閫中規而上下等曷知其中規而上下等也砧之大入於雙箭也欲其密切而無滯也展轉之上下之猶是也斯之謂中規而上下等當砧之心而立之柱三分其砧之徑以其一爲柱之徑柱之短長無定度以水之深也井之高也斟酌焉而爲之度柱之上端爲之方柄而入于衡凡水之入也入于雙箭之孔也孔有舌焉砧升則舌開而水爲之入砧降則舌合而水爲之不出水之入而不出者舌也舌之開閤者砧也砧之上下者柱也舌閤

矣水不出矣砧又下焉水將安之則由筩之管而升于壺左右相禪也故曰雙提者水所由代升也

注曰砧形如截蔗本篇一圖酉戌亥角是也其高不言度者趣其入于筩也不轉側動搖而已矣若爲鼎足之柱以固之卽無厚可也三分之一者砧徑三寸則柱徑一寸如酉角三寸則亢氐一寸也凡雙筩入井近下則水濁近上則水竭故柱之短長宜量水深與井高也枘筭也當房心之上刻而方之爲尾箕是也

三曰壺鍊銅以爲壺壺之容半加於雙筩之容其形揣圜腹廣而上下弇之弇之度視廣之度殺其十之二當其弇而設之蓋壺之底爲揣圜之長徑設二孔焉皆在其徑孔之揣圜其大小也與管之上端等融錫而合之壺之兩孔各爲之舌而弇之舌之制如筩中之舌也壺之內當兩孔之中而設之紐兩舌之樞悉係焉而開閤之左右相禪也當蓋之中爲圜孔焉而合于中筩蓋之合于壺也欲其無罅也旣成以鐵爲雙環而交纏束之當其合而錮之錫以備繕治也

夫水之入于管也左右禪也而終無出也水從管入者以提柱之逼之也則上衝而壺之舌爲之開以入于壺水勢盡而彼舌開則此閣矣是代入于壺也而終無出也其代入也壺爲之恆滿而上溢其終無出也而有筒之容以俟其底之入也故曰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由續而不絕也

注曰半加容者如之又加半焉如雙筒共容四升則壺容六升也弇斂也腹廣而上下弇如本篇二圖甲乙丙丁形是也蓋者戊己庚辛也揩圈之長徑底圖之乙丙是也二孔者未申也酉戌也皆在其徑者二孔之心在乙丙線之上也二孔揩圈者如酉戌短乾亥長以合于一圖之未申己庚也二舌者寅卯也辰午也紐者子丑也以樞合紐令寅卯之板恆加于未申孔之上向丙而開閣之也辰午加于酉戌亦如之左右相禪也蓋之圓孔庚辛是也蓋合于壺者己戊加于甲丁也雙環纏束者本篇三圖之角亢氐房是也既錮之又束之者水力大而易潠也

四曰中筒鍊銅或錫以爲中筒中筒之徑與長筒旁管之徑等中筒之下端爲敞口以關于蓋上之孔融錫而合之其長無定度量水之出于井也斟酌焉而爲之度或銅錫之中筒裁數寸其上以竹木焉續之竹木之筒之徑必與下等筒之徑等其上出之徑寧縮也無贏也水之入于壺也代入也而終無出也則無所復之也必由中筒而上故曰中筒者壺水所由上也

注曰中筒者本篇三圖之坎艮庚辛是也上出之徑必縮于下合之徑者所以爲出水之勢也

五曰盤鍊銅或錫以爲盤中盤之底而爲之孔以當中筒之上端融錫而合之盤底之旁爲之孔而植之管管外出而下迤也盤之容與壺之容等管之徑與中筒之徑等管之長無定度其下迤也及于索水之處也中筒之水所由出也盤畜之管洩之故曰盤者中筒之水所由出也

注曰本篇四圖之甲乙丙丁盤也丙丁爲孔以合于中筒之上端上端者三圖之坎艮也底旁之孔

者戊己也下迤者己庚也庚無過井之徑雙提之柱
六曰衡軸直木爲衡衡之長于衡之兩端其相
其相去也視雙笭雙提之上柄入于衡之兩端其相
去也視雙提直木爲軸軸長于衡而無定度圜其尾
去首二尺而圜其頸當頸尾之中而設之鑿當衡之
中而設之柄衡橫也軸縱也鑿柄而合之欲其固也
軸展側焉衡低昂焉提上下焉左右相禪也故曰衡
軸者所以挈雙提下上之也
注曰衡之長本篇四圖之壬辛是也柄入于衡者
子丑是也軸之長卯午是也卯尾午首辰頸也衡
軸鑿柄之合寅是也鑿孔也衡橫軸縱卯辰子丑
之交加也
七曰架井之兩旁爲之柱或石焉或飭焉或木焉
柱之上端爲山口山口者容軸之圜也以利轉也軸
之首設之小衡與衡平行也長二尺或三尺小衡之
兩端設二木而三合之如句股以小衡爲弦句股之
交立之柄持其柄而搖之以轉軸也水之中穿井之
脇而設之梁橫亘焉梁之上爲二陷以居雙笭之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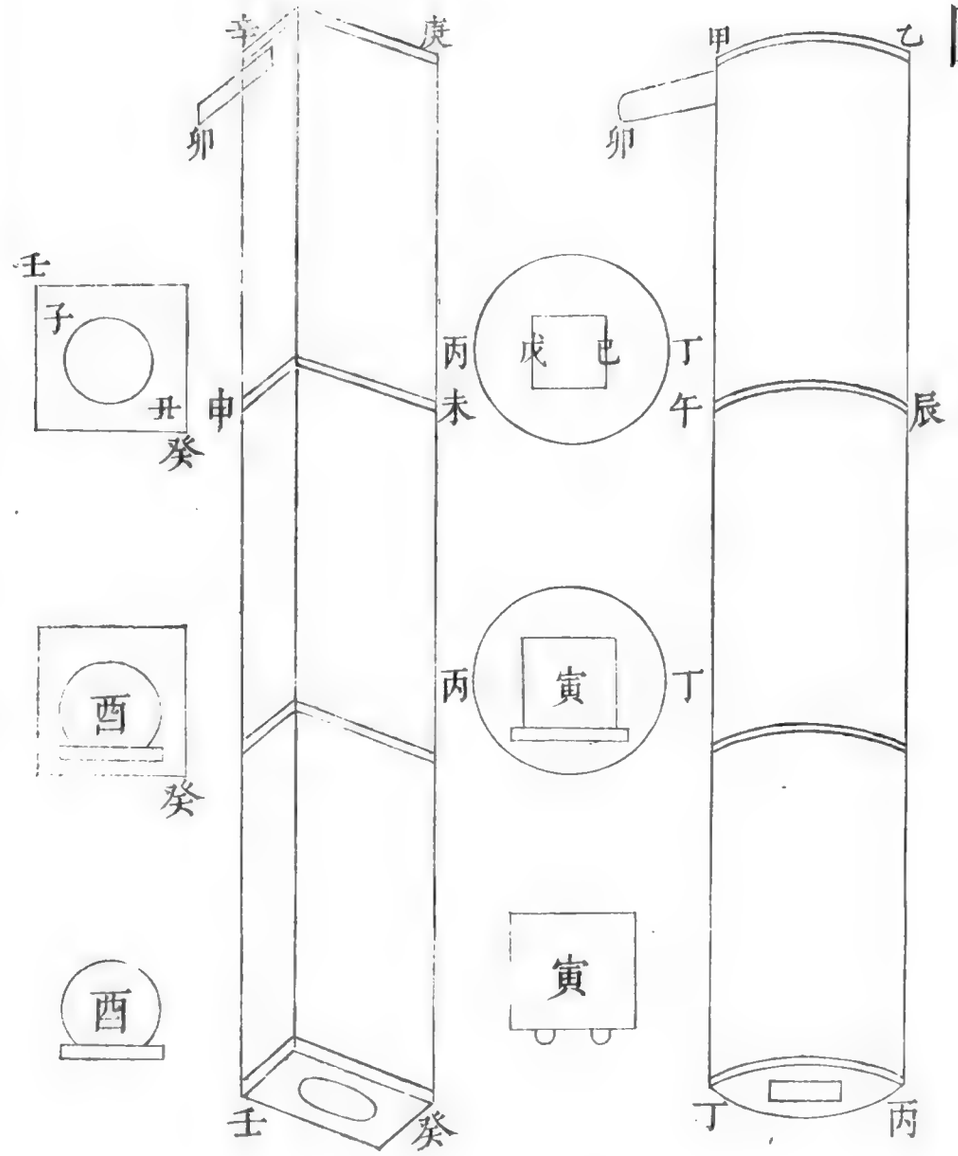
欲其固也中其陷而設之孔稍大于雙箇之底孔水所從入也梁居水中其木必榆榆爲木也無味水不受之變梁在其下柱在其上車所由孔安而利用也故曰架者所以居庶物也

注曰本篇四圖之卯亥也辰乾也柱也當辰卯爲山口者以容軸之圓也小衡者申未也三合者未申酉爲三角形也酉戌柄也立之柄者立柄于酉戌酉未爲直角也坎艮梁也角亢氐房陷也心尾陷中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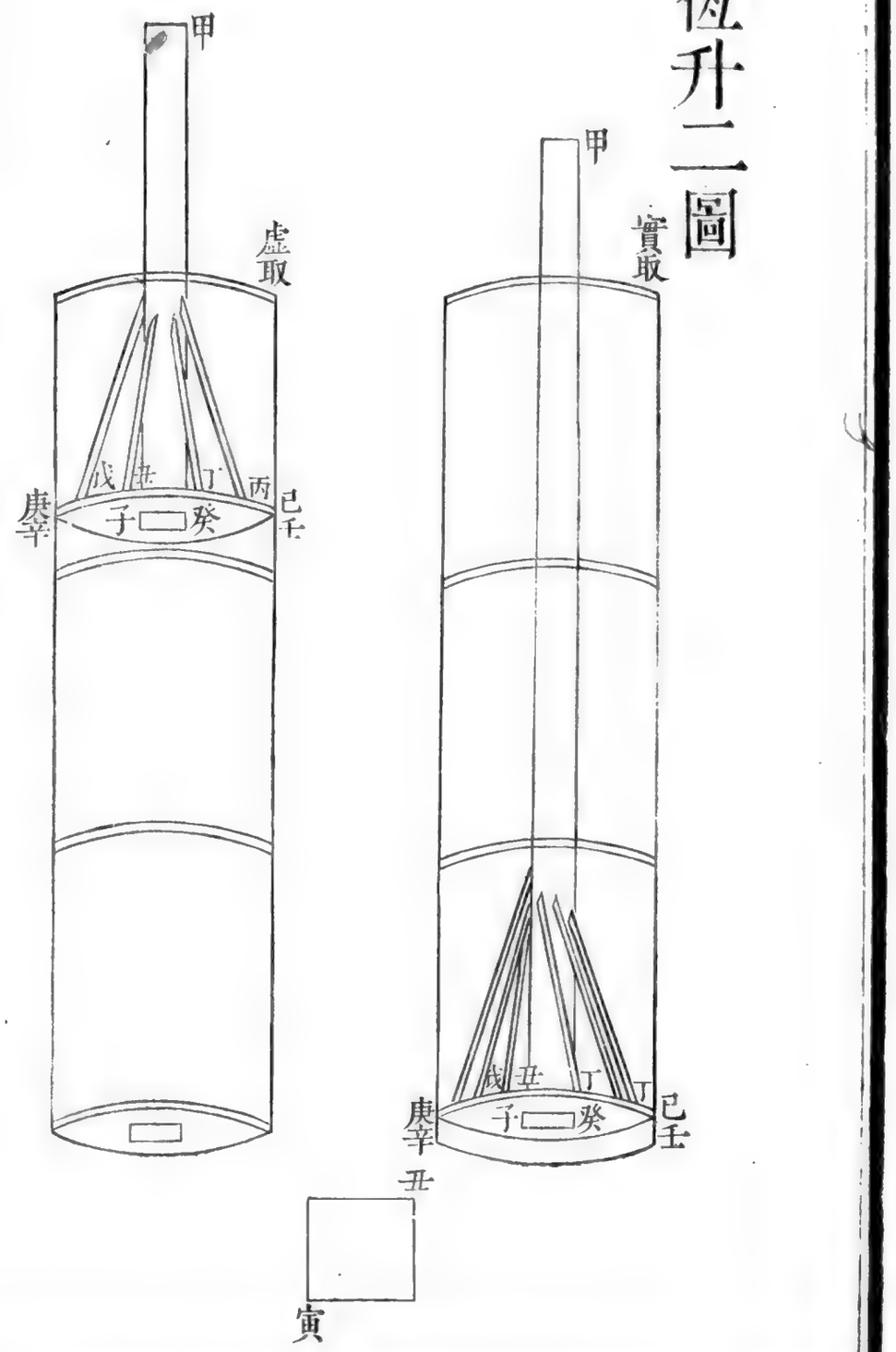
若欲爲專箇之車則爲專箇專柱而入之中箇如恆升之法而架之而升降之其得水也當玉衡之半井狹則爲之

注曰專一也架法見恆升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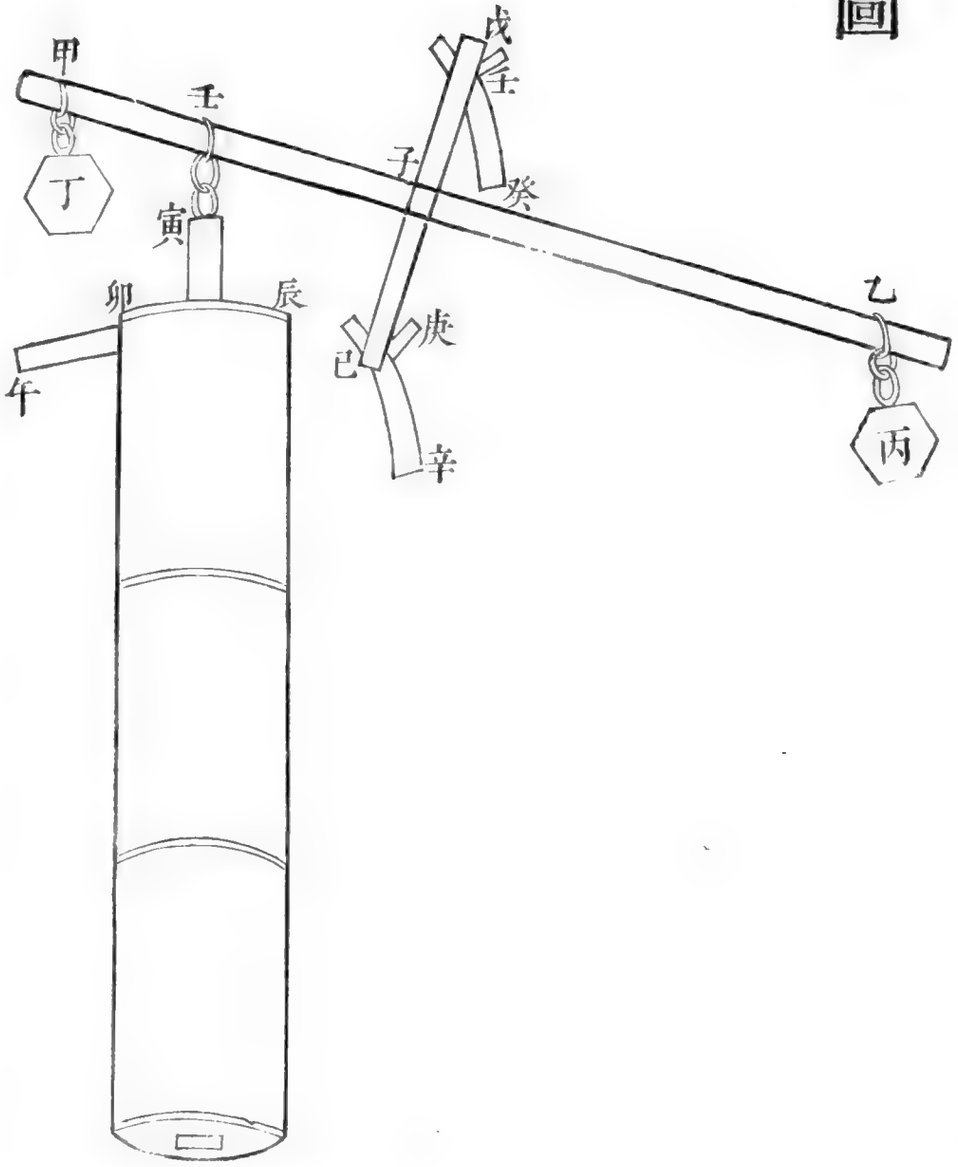
恆升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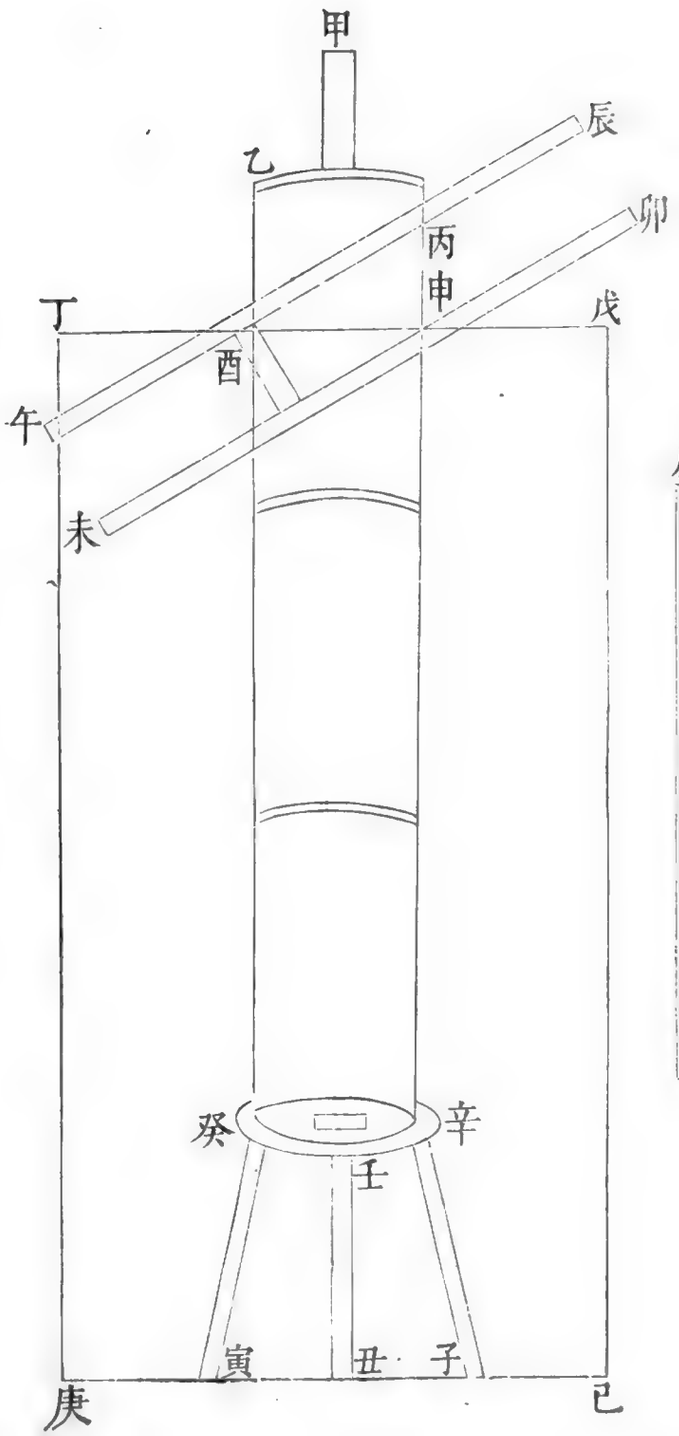
恆升二圖



恆升二圖



恆升四圖



恆升車圖說

恆升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其用與玉衡相似而更速焉更易焉以之灌畦治田至爲利益矣若爲之複井井之底爲竇而通之以大井瀦水以小井爲筒而出之則無用筒也若江河泉澗索水之處過高龍尾之力有不能至則用是車焉挈水以升架槽而灌之或迤而建之以當龍尾

恆升者從下入而不出也從上出而不息也恆升之物有四一曰筒筒者水所由入也所以束水而上也二曰提柱提柱者水所由恆升也三曰衡軸衡軸者所以挈提柱上下之也四曰架架者所以居庶物也四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一曰筒刳木以爲筒筒之長無定度下端所至居水之中已上則易竭已下則易濁上端所至出井之上度及於索水之處而止筒之徑無定度因井之大小索水之多寡斟酌焉而爲之度筒之容任圜與方其圜中規其方中矩而上下等筒之周以鐵環約之環

無定數視筒短長斟酌焉而爲之數筒之下端爲之底欲其密而無漏也中底而爲之孔孔之方圜反其筒若圜筒而方孔七分底之徑以其四爲孔之徑若方筒而圜孔七分底之徑以其五爲孔之徑孔之上象孔之方圜爲之舌而掩之如玉衡之雙筒掩之欲其密而無漏也開閤之欲其無滯也筒之上端爲之管管外出而下迤也本廣而末狹也水從孔入焉既入而提柱之勢能以舌掩之既掩而提之提之則從管而出也故曰筒者水所由入也所以束水而上也

注曰玉衡之雙筒與中筒爲二此則合之筒入於井量井淺深筒長短而置之近上趣恆得水而止近下趣無受濁而止與玉衡同也圓筒用竹尤簡用木則方筒爲易焉如本篇一圖甲乙丙丁圓筒也丙丁其底也戊己底方孔也庚辛壬癸方筒也壬癸其底也子丑底圓孔也寅方舌也酉圓舌也甲卯辛卯管也辰午未申之屬環也環之多寡疎密趣不漏而止餘見玉衡篇

二曰提柱鍊銅以爲砧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砧之大

入于筩也欲其密切而無滯也展轉之上下之猶是也當砧之心而設之孔孔之方圜孔之徑皆與筩底之孔等孔之上爲之舌以掩之舌之制如筩底之舌也直木以爲杜杜有二式一用長一用短用長者爲實取之杜用短者爲虛取之杜實取之杜其砧入于水而升降焉其長之度下及於筩之底上出於筩之口其出于筩之口無定度趣及于衡而止虛取之杜無用長入筩數尺而止升降于無水之處以氣取之欲挈之先注水于砧之上高數寸以閉其罅而喻之

凡井淺者實取焉井深者虛取焉五分其筩之徑以其一爲杜之徑砧之合于杜也鍊銅或鐵爲四足隅立于方砧之四旁而皆上聚之聚之度趣不害於舌之開闔而止以其聚合于杜之下端合之欲其固也砧之厚以其杜于隅足也可無厚既合而入于筩砧降而底之舌爲之掩砧升則開之開則水入掩之則水不出一升一降是水恆入而不出也既入之水而砧降焉則無復之也則上衝於舌而入于砧之孔砧升而砧之舌爲之掩一升一降是水

恆入而不出也兩入而不出則溢於觔而出常如是虛者實者同于是故曰提柱者水所由恆升也

注曰玉衡之提柱與壺之孔之舌爲二此則合之又玉衡之水皆實取此有虛取之法焉氣法也凡砧之入于觔求密切而無滯也求密切之法成砧而入之能無漏者稍弱其砧之徑以氈罽之屬皮革之屬附于砧之四周焉附之法若砧厚者稍剡其周之上下如鼓木當其剡而刻爲陷環既附而堅束之砧薄者則爲兩重之砧夾其氈或革以隅足貫之而槷之柱如本篇二圖之甲乙是也四足者丙丁戊酉也砧者己庚辛壬也砧之孔癸子也其舌丑寅也砧可無厚無厚則輕餘見玉衡篇

三曰衡直木以爲衡衡之長無定度量觔之大小水之淺深多寡焉長則輕衡之兩端皆綴之石以爲重其兩重等五分其衡二在前三在後而設之鑿直木以爲軸軸之長無定度圜其兩端中分其長而設之枘衡橫也軸縱也鑿枘而合之欲其固也軸之兩端

各爲山口之木而架之中分其衡之前而綴之提柱
綴之欲其密切而利轉也抑其後重而提柱爲之升
揚其後重則前重降而提柱隨之也提柱之降也實
取者挹水而升於砧也其孔也則下入于筒而上出
於筒也虛取者降而得氣焉氣盡而水繼之故曰衡
軸者所以挈提柱上下之也

注曰氣盡而水繼之者天地之間悉無空際氣水
二行之交無間也是謂氣法是謂水理凡用水之
術率此一語爲之本領焉本篇三圖之甲乙衡也
丙丁兩石重也戊己衡也子衡軸之交也庚辛壬
癸山口之木也寅提柱也綴之於丑卯辰筒上端
也午管也餘見玉衡篇

四曰架木爲井榦以持筒持之欲其固也筒之下端
爲盤以承之盤與筒合之欲其固也中盤而爲之孔
孔之徑稍强于筒底之孔之徑盤之下爲鼎足而置
之井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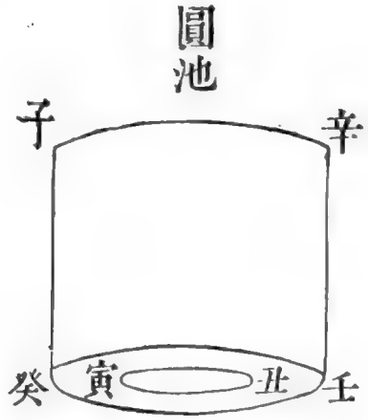
注曰本篇四圖之卯未辰午井榦也加于地平之
上申戌酉亥之間爲正方之空夾筒而持之丁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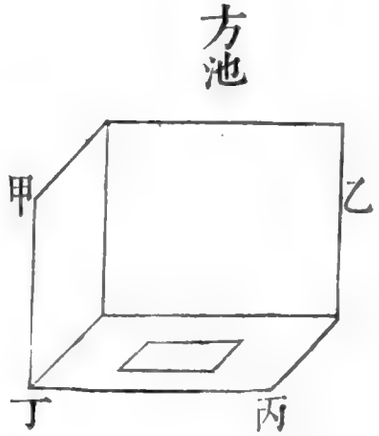
井面地平也己庚井底也辛壬癸盤也辛子壬丑癸寅盤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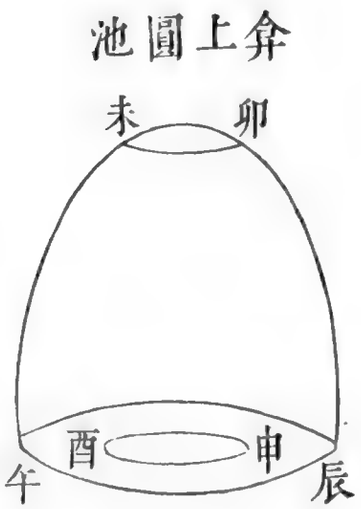
若欲爲雙升之車則雙筒焉如玉衡之法而架之而升降之此升則彼降用力一而得水二也是倍利於恆升也尤宜於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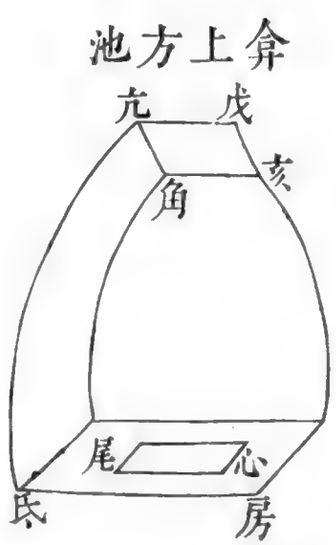
注曰力一水二者一升一降各得水一焉無虛用力也恆升者一升一降而得水一也架法見玉衡篇

水庫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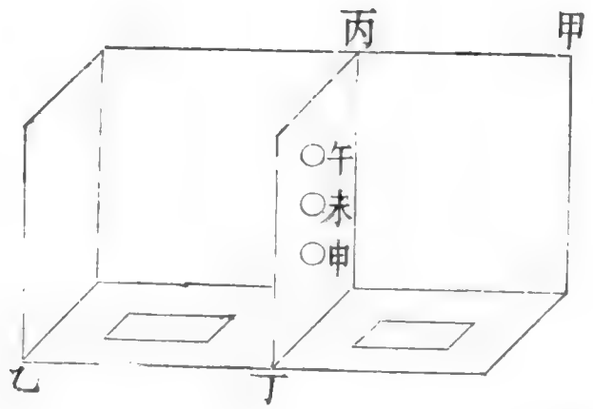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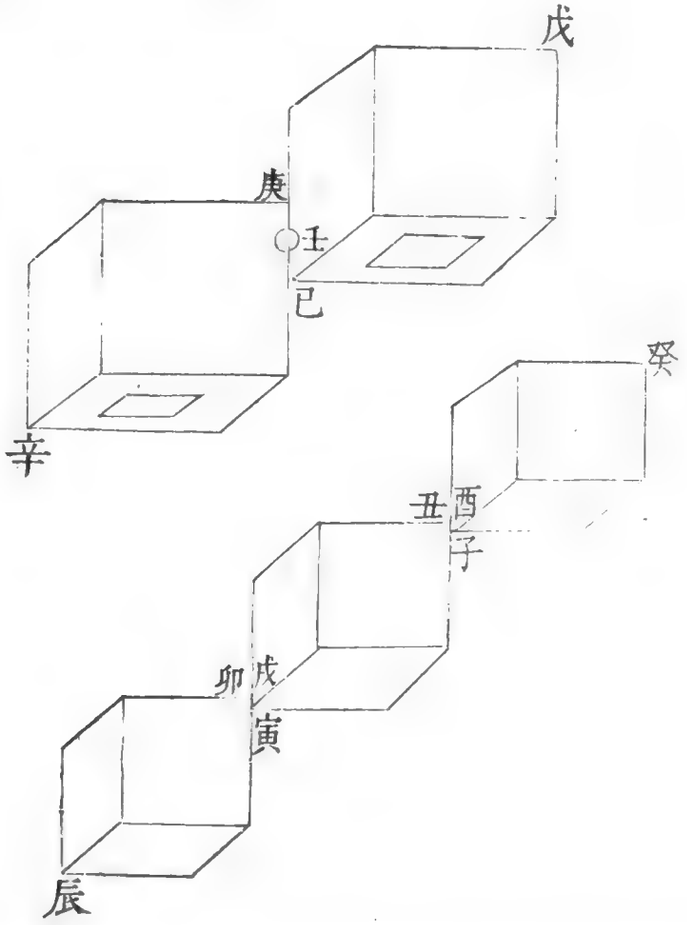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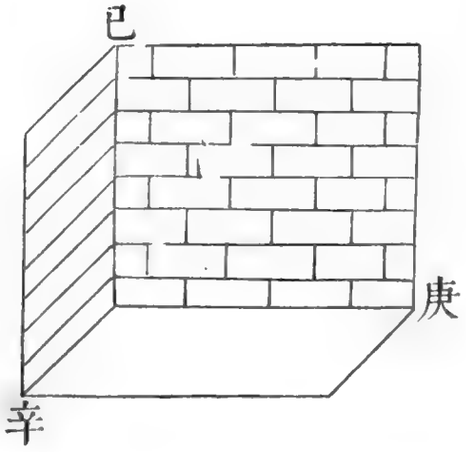


水庫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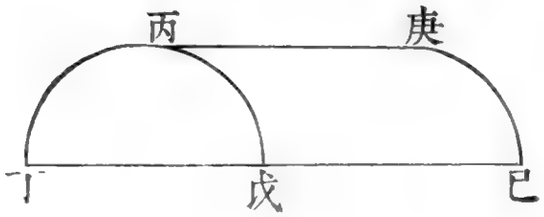


水庫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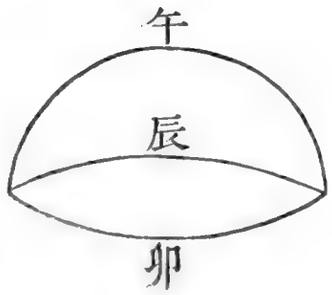


水庫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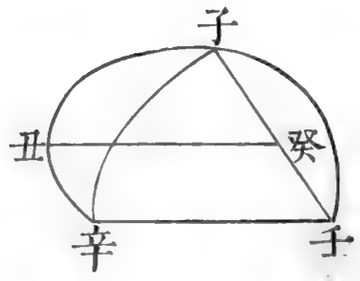
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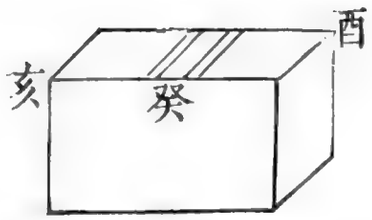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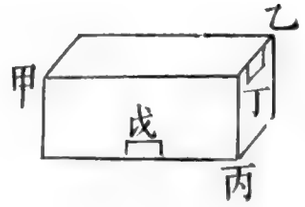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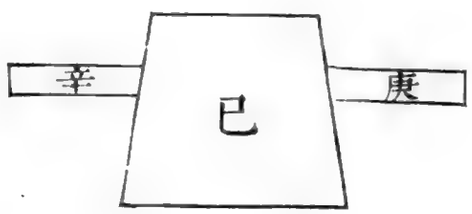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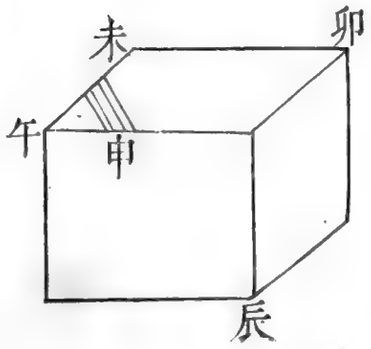


水庫五圖









水庫圖說

水庫者積水之處也澤國下地水之所都平原易野厥田中中引河鑿井斯足用焉若乃重山複嶺陡澗迅流乘水之急激而自上廢人用器厥利尤大矣別有天府金城居高乘險江河溪澗境絕路殊鑿井百尋盈車載綆時逢亢旱涓滴如珠或乃絕徼孤懸恆須遠汲長圍久困人馬乏絕若斯之類世多有之臨渴爲謀豈有及哉計莫如恆儲雨雪之水可以御窮而人情狃近未或先慮及其已至坐槁而已亦有依山掘地造作塘池以爲旱備而彌旬不雨已成龜坼徒傷挹注之易窮不悟滲漏之實多矣西方諸國因山爲城者其人積水有如積穀穀防紅腐水防漏潰其爲計慮亦略同之以故作爲水庫率令家有三年之蓄雖遭大旱遇強敵莫我難焉又上方之水比于地中陳久之水方于新汲其蠲煩去疾益人利物往往勝之彼山城之人遇江河井泉之水猶鄙不肯嘗也今以所聞造作法著於篇

水庫者水池也曰庫者固之其下使無受滐也冪之

其上使無受損也四行之性土爲至乾甚於火矣水居地中風過損焉夏之日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水獨存乎故固之故冪之水庫之事有九一曰具具者庀其物也二曰齊齊所以爲之和也三曰鑿鑿所以爲之容也四曰築築所以爲之地也五曰塗塗所以爲之固守也六曰蓋蓋所以爲之冪覆也七曰注注所以爲之積也八曰挹挹所以受其用也九曰修修所以爲之彌縫其闕也

注曰冪防耗損亦防不潔古人井故有冪易曰井收勿幕齊與劑同

一曰具水庫之物有六以備築也蓋也塗也築與蓋之物有三曰方石曰卵塗之物有三曰石灰曰砂曰瓦屑塗之物三合謂之三和之灰或砂或瓦去一焉謂之二和之灰煉灰之石或青或白欲密理而包潤否者疏而不昵煉之以薪或石炭焉火不絕二日有半而後足試之法先取一石權之雜衆石而煉之既成而出之權其損其初三分之一此石質美而火齊得也砂有三種或取之湖或取之地或取

之海海爲上地次之湖又次之砂有三色赤爲上黑次之白又次之辨砂之法有三揉之其聲楚楚焉純砂也諦視之各有廉隅圭角純砂也散之布帛之上抖擻之悉去之不留塵垢者純砂也否則有土雜焉以爲齊則不固瓦之屑以出陶之毀瓦瓴甋鐵石之杵臼舂而篩之無新焉而用其舊者水濯之日暴之極乾而後舂之而篩之篩之爲三等細與石灰同體爲中屑再篩之餘其大者如菽爲查

注曰方石瓴甋者以豫爲牆爲蓋二物皆無定度也爲牆之石取正方焉廣狹短長厚薄無定度牆厚則堅堅則久爲蓋者或穹之穹以石合之其圓半規穹之法有三詳見下方也石卵者鵝卵之石也以豫爲底也無之以小石代之大者無過一斤小者任雜焉凡石卵或小石欲堅潤而密理否者不固泥黏也二日有半三十時足也陶窑竈也瓴甋磚也凡瓦之土勝磚之土用磚則謹擇之篩俗作篩羅也查滓也查無用篩擇其過大者去之三

和之灰今匠者多用之其一則土也用土不堅以瓦屑故勝之以後法爲之劑又勝之西國別有一物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生于地中掘取之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黃黑孔竅周通狀如蛀窠儼然石也而體質甚輕採之成粉舂以代砂或代瓦屑灰汁在其空中委宛相入堅凝之後逾於鋼鐵近數十年前有發故水道者啓土之後鑿鑱不入百計無所施既而穴其下方乃壞墮焉視其甃塗之灰用是物也厚半寸許爾此道由來甚久以歷年計之在漢武之世矣後此凡用和灰甚貴是物焉或作室模和灰塗之崇閎窈窕惟意所爲既成之後絕勝冶銅鑄鐵矣然所在不乏計秦晉隴蜀諸高陽之地必多有之其形大抵如浮石而顆細色赤黃質脆爲異耳以土本草質之殆土殷孽之類也其生在乾燥之處土作硫黃氣者或產硫黃者或近溫泉者火石者火井者或地中時出燐火者即有之求之法視其處草不蕃盛茸茸短瘠又淺草之中忽有少分如斗許如席許大不生寸草者依

此掘地數尺當可得也西國名爲巴初剌那求得之大利于土石之工或并無瓦屑及砂以青白石末代之其細大之等與瓦屑同

二曰齊凡齊以斗斛槩其物水和之三分其凡而灰居一砂居二涑之如糜謂之甃齊三分其甃齊加水一焉而調之謂之築齊塗之齊有三涑之皆如糜四分其凡而瓦奢居二砂居一灰居一謂之初齊三分其凡而中屑居二灰居一謂之中齊五分其凡而細屑居三灰居二謂之末齊凡涑齊熟之又熟無亟于用無惜于力日再涑五日而成爲新齊新齊積之恆以水潤之下溼之處窖藏而土封之久而益良

注曰凡量灰必出窑之灰凡量瓦屑必出臼之屑凡量砂必日暴之砂皆言乾也如糜者今匠人所用甃牆塗牆挑而槩之之劑也太燥則不附太濕則不居加水爲築劑則如稀糜沃而灌之之劑也凡治宮室築城垣造壙域皆以諸劑斟酌用之和之水以泉水江水雨水雜鹵與鹹勿用也凡總數也

三曰鑿池有二曰家池曰野池家以共家野以共野
共家者飲饌焉澡濯焉共野者畜牧焉溉灌焉爲家
池計衆雷而曲聚之承而鍾之爲野池計岡阜原田
水道之委而聚之而鍾之爲家池必二以上代積焉
代用焉爲野池專可也隨積而用之皆計歲用之數
而爲之容積二年以上者遞倍之或倍之容或倍其
處爲家池平其底中底而爲之坎坎深二尺以渟其
垢三分其底之徑以其一爲坎之徑牆方則稱圜則
固大者圜之小者方之大者圜而小者方則不畏深

也牆之周或壁立或下侈而上弇之侈弇之數無定
度雖爲之土囊之口可也若上侈而下弇則難爲牆也無所取之或爲之複池
中侈而上下弇則難爲牆也若上侈而下弇則寡容也
限之以牆中牆而爲之竇以通之小者槩之大者牖
之互輸瀉之可抒清而去濁也代積而代用也若山
麓原田陂陁之地則爲壺漏之池高下相承互輸瀉
之爲野池利淺以群飲六畜以溉田方其牆迤其一
面以爲涂欲爲深者迤其底漸深之無坎爲野池擇
磽确之地不宜稼而水輳焉者可也是化無用爲有

用也

注曰共與供同雷簷溝也容者通高下廣狹所容受多寡之數也度池尺寸計容多寡用盤量倉窖術在九章算之粟米篇專獨也遞倍者二年則二倍三年則三倍也倍容者倍其大倍處者倍其多也倍大法亦用立方立圓術酌量作之在九章算之少廣篇方則稱者或稱其室或稱其庭兩方相稱也方牆而大懼或墮焉圓如井周相恃爲固上弁不墮亦此理也侈廣弇斂也如本篇一圖之甲乙丙丁方池也辛壬癸子圓池也二形之外或有爲長方者方之屬也有六角八角以上諸角形者圓之屬也惟所爲之未暇詳也戊己丑寅底坎也乙庚辛壬壁立之牆也卯辰午未戌房氏亢上弁之池也卯未戌角土囊之口也複池兩池並也牆之實多寡大小高下任意作之槩木杙也凡楅與槩或旁漥者附之以煣木之皮而塞之壺漏之池者從上而下位置如刻漏之壺其開竇輸瀉亦若漏水相承也如本篇二圖之甲乙複池也丙丁限

牆也午未申竇也戊己庚辛壺漏之複池也壬其竇也癸子丑寅卯辰壺漏之三複池也酉與戌皆其竇也三以上任意作之其連接之處如庚至己丑至子淺深高下亦任意作之迤之以爲塗令人畜皆邏迤而下恆及水際也凡岡阜之下山陵之麓其地瀝脂故不宜稼其勢建瓴水則輳之牲降于阿取飲既便掣以灌田趨下易達也

四曰築築有二下築底旁築牆築底者既作池平其底則以木杵杵之或以石碪碪之杵之碪之欲其堅也依池之周而爲之牆或方石焉或瓴甋焉甃之以甃齊之灰甃必乘其界牆量池之小大淺深而爲之厚不厭厚若複池則爲共池而中甃其限牆仍甃爲行水之竇壺漏之複池則各爲池而穿行水之竇也牆必以鵝卵之石或小石墊之其底厚五寸以上不厭厚既墊之復杵之或碪之不厭堅無惜其力亦欲其平也既堅既平以築齊之灰灌之又灌之滿焉實焉平焉浮于石而止復杵之或碪之有隙焉復灌之滿實平而止中底之坎亦杵之亦牆之亦墊之而灌

之如法作之凡底與牆之交礎杵或不及焉則以邊杵築之其墊與灌必謹察之而加功焉壺漏之實居水之衝必謹察之而加功焉凡牆皆以方長之石爲之底與牆與緣之緣若遇大石焉而鑿之池以石爲之底與牆與緣徑塗之有闕焉而爲之縫亦杵之而牆之而緣之而墊之而灌之如法作之野池或土或石皆如之

注曰乘界俗言騎縫也緣池面壓口也縫補也本篇三圖之甲乙丙木杵也丁邊杵也戊石礎也己辛己庚甃牆也庚辛石墊也本篇二圖之甲乙卽

共池也以意度之江海之濱平原易野土疏善壞必以甃牆處于山者如秦如晉厥土辟剛陶復陶穴壁立不墮若斯之處掘地爲池雖無甃牆而徑塗之不亦可乎同志者請嘗試之

五曰塗築畢候池之底既乾其十之八掃除之過乾則水沃之而後塗之塗之先以初齊厚五分池大者加二分之一池之底及周連塗之連塗之則周與底之交無罅也塗畢以木擊擊之欲其平以實也次日又擊之有罅焉以鐵槩槩之乾則以水沃而槩之無

鎪而止三日以後皆如之俟其乾十分之六而塗之中齊中齊之厚減其初二分之一亦擊之槀之次日以後皆如之候其乾十分之六而塗之末齊末齊之厚減其次二分之一亦擊之槀之次日以後皆如之候其乾十分之五以鐵槀摩之有鎪焉以水沃而摩之周與底中坎之周與底複池之水實皆同之凡周與底之交若實必謹察之而加功焉凡塗瓠之牆或燥而不昵以石灰之水遍灑之作堊色乾而後塗之則昵凡塗石池與土池野池與家池皆同法凡擊欲其堅如石也摩欲其密如脂也欲其瑩如鏡也堅密以瑩更千萬年不渜也

注曰本篇四圖之甲木擊也乙鐵槀也凡三和之灰無所不可用欲厚則四塗之五塗之任意加之四塗者初一中二末一五塗者初一中三末一末和之如法擊摩之欲設色以所用色代瓦屑而和之石色爲上草木爲下

六曰蓋家池之蓋有二曰平之曰穹之平有二曰石

版曰木版皆平而罨之爲之孔以出入水窍有三曰
券窍曰斗窍曰蓋窍方池皆券窍正方者或爲斗窍
圜池之屬皆蓋窍券窍者形覆券也又如截竹析其
半而覆之兩和爲之立牆斗窍者形覆斗也方其隅
而四牆之趨其頂也皆以方蓋窍者其形蓋也中高
而旁周皆下垂凡窍之空皆半規皆去緣尺而甃之
甃之法皆架木以爲模緣而成之甃以石則治之以
趨規若瓾瓿亦以趨規之模造之無之則以甃齊加
損而合之窍之下爲之竇以出入水在野者或窍之
不則苫之或露之

注曰平蓋出入之孔有二一居中當底坎之上以
挹其渟汙也一近池之緣注水入之挈水出之大
小皆無定度也本篇四圖之丙丁戊己庚券窍也
丁戊戊己方池兩緣也丁丙戊和牆也丙庚窍背
也辛壬癸子丑斗窍也辛壬癸丑方池緣也子窍
頂也依丑辛直線爲牆漸狹而上以趨子其丑子
辛子皆圓線餘三同之而結于子也卯辰午蓋窍
也卯辰圓池緣也午窍頂也旁周趨上皆爲圓線

其全空正如立圓之半也空皆半規者謂丁丙戊丑子壬未午寅皆半圜形也如是則固去緣尺者池口爲道將跨池以居梁也趨規之勢今工人謂之橘房形也

七曰注凡家池以竹木爲承霤展轉達之其將入于池也爲之露池迎輻輳之水甃積焉以淳其滓既澱而後輸之露池之緣爲竇焉以入于池露池之底爲竇焉而他渠之皆以牖或以槉而節宣之凡雨之初零也必有滓焉長夏之雨也必有酷熱之氣也則啓其下竇而他渠焉度可入池者塞之啓其上竇而輸之若水之來與地平不能爲下竇者則澱其滓以時出之爲新池候乾極而注之新注之水不食也既浹月更注之而後食之爲二池者歲食經年之水爲三池者歲食三年之水是恆得陳水焉水陳者良若爲複池者既注之澄而後啓中牆之竇而輸之空池復注之如是更積之是恆得澄水焉凡池既盈而閉之則畜之金魚數頭是食水虫或鯽魚是食水垢野池注之山原之水遂以畜諸魚可也魚之性有與牛羊

相長者也

注曰澱下凝也露池不罨也如本篇五圖之甲乙丙露池也丁上竇也戊下竇也新注不食灰氣入焉味惡也魚與牛羊相長者如鱣食羊豕之惡而肥肥也

肥鰱食鱣之惡而肥其挈之則以龍尾之車更深者八日挹家池之水深其挈之車無立其足則以大石爲墜爲之玉衡之車恆升之車無立其足則以大石爲墜關巨木而置之無夾其箭則跨池爲梁而置之既出而爲槽以達之若挈瓶施繘焉亦從其梁中底之坎既澱焉爲喻箭以去其澱喻箭者截竹而通其節或卷銅錫焉兩端塞之中底而爲之孔孔之徑當底三分之一上端之旁爲之孔無過三分一指可揜也揜其上孔而入之水至于底而啓之則自下孔入者皆澱也既盈揜而出之而傾之如是數入焉澱盡而止凡施箭亦從其梁野池之灌畦若田也亦以三車挈之置車亦如之池大者無跨其梁則跨之隅

注曰足謂龍尾之下樞也玉衡之雙箭恆升之箭底也箭者玉衡之中箭恆升之箭上端也繘汲井

繩也本篇五圖之己庚辛石關巨木也壬癸梁也
子丑嗡箇也寅嗡箇之底孔也卯旁孔也未申梁
跨其隅也

九曰修池無新故或漥焉修之則用細潤之石舂之
篩之與灰同體亦與同量煮水百沸而投之和之日
乾之復舂之篩之煮水投之如是四焉舂而篩之牛
乳汁和之以塗其隙或以生漆和而塗之

注曰同體等細也同量等分也

水法附餘

高地作井未審泉源所在其求之法有四

第一氣試

當夜水氣恆上騰日出卽止今欲知此地水脈安在
宜掘一地窖於天明辨色時人入窖以目切地望地
面有氣如烟騰騰上出者水氣也氣所出處水脈在
其下

第二盤試

望氣之法曠野則可城邑之中室居之側氣不可見
宜掘地深三尺廣長任意用銅錫盤一具清油微微

遍擦之窖底用木高一二寸以揩盤偃置之盤上乾草蓋之草上土蓋之越一日開視盤底有水欲滴者其下則泉也

第三缶試

又法近陶家之處取瓶缶坏子一具如前銅盤法用之有水氣沁入瓶缶者其下泉也無陶之處以土甓代之或用羊羖代之羊羖者不受溼得水氣必定見也

第四火試

又法掘地如前篝火其底烟氣上升蜿蜒曲折者是水氣所滯其下則泉也直上者否

鑿井法

第一擇地

鑿井之處山麓爲上蒙泉所出陰陽適宜園林室屋所在向陽之地次之曠野又次之山腰者居陽則太熱居陰則太寒爲下鑿井者察泉水之有無斟酌避就之

第二量淺深

井與江河地脈通貫其水淺深尺度必等今問鑿井應深幾何宜度天時旱澇河水所至酌量加深幾何而爲之度去江河遠者不論

第三避震氣

地中之脈條理相通有氣伏行焉強而密理中人者九竅俱塞迷悶而死凡山鄉高亢之地多有之澤國鮮焉此地震之所由也故曰震氣凡鑿井遇此覺有氣颯颯侵人急起避之俟洩盡更下鑿之欲候知氣盡者絕燈火下視之火不滅是氣盡也

第四察泉脈

凡掘井及泉視水所從來而辨其土色若赤埴土其水咊惡赤埴黏土也中爲覺爲瓦者是若散沙土水味稍淡若黑墳土其水良黑墳者色黑稍黏也若沙中帶細石子者其水最良

第五澄水

作井底用木爲下磚次之石次之鉛爲上既作底更加細石子厚一二尺能令水清而味美若井大者于中置金魚或鯽魚數頭能令水味美魚食水蟲及上

垢故

試水法

第一煮試

取清水置淨器煮熟傾入白磁器中候澄清下有沙土者此水質惡也水之良者無滓又水之良者以煮物則易熟

第二日試

清水置白磁器中向日下令日光正射水視日光中若有塵埃絪縕如游氣者此水質惡也水之良者其澄徹底

第三味試

水元行也元行無味無味者眞水凡味皆從外合之故試水以淡爲主味佳者次之味惡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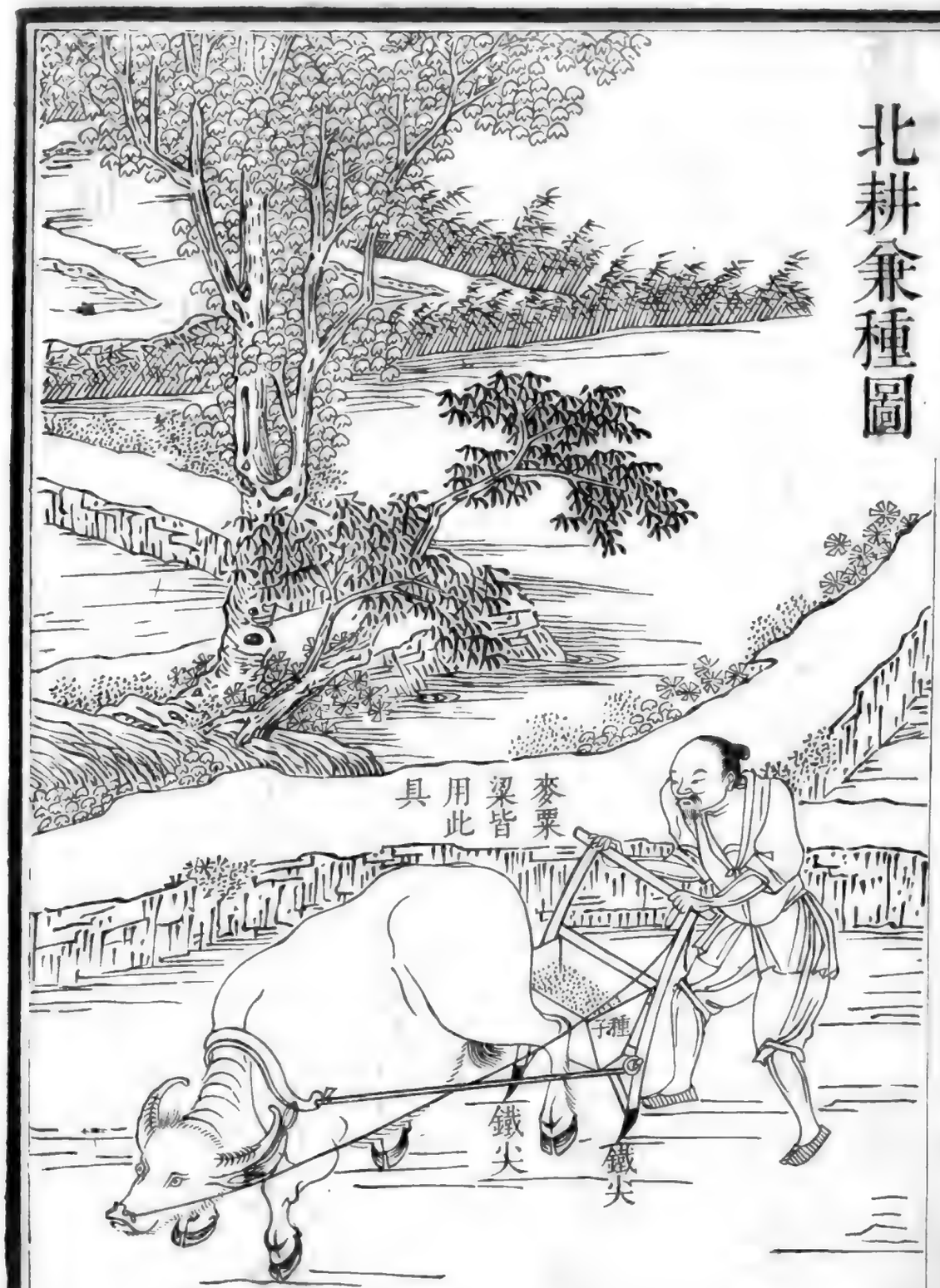
第四稱試

有各種水欲辨美惡以一器更酌而稱之輕者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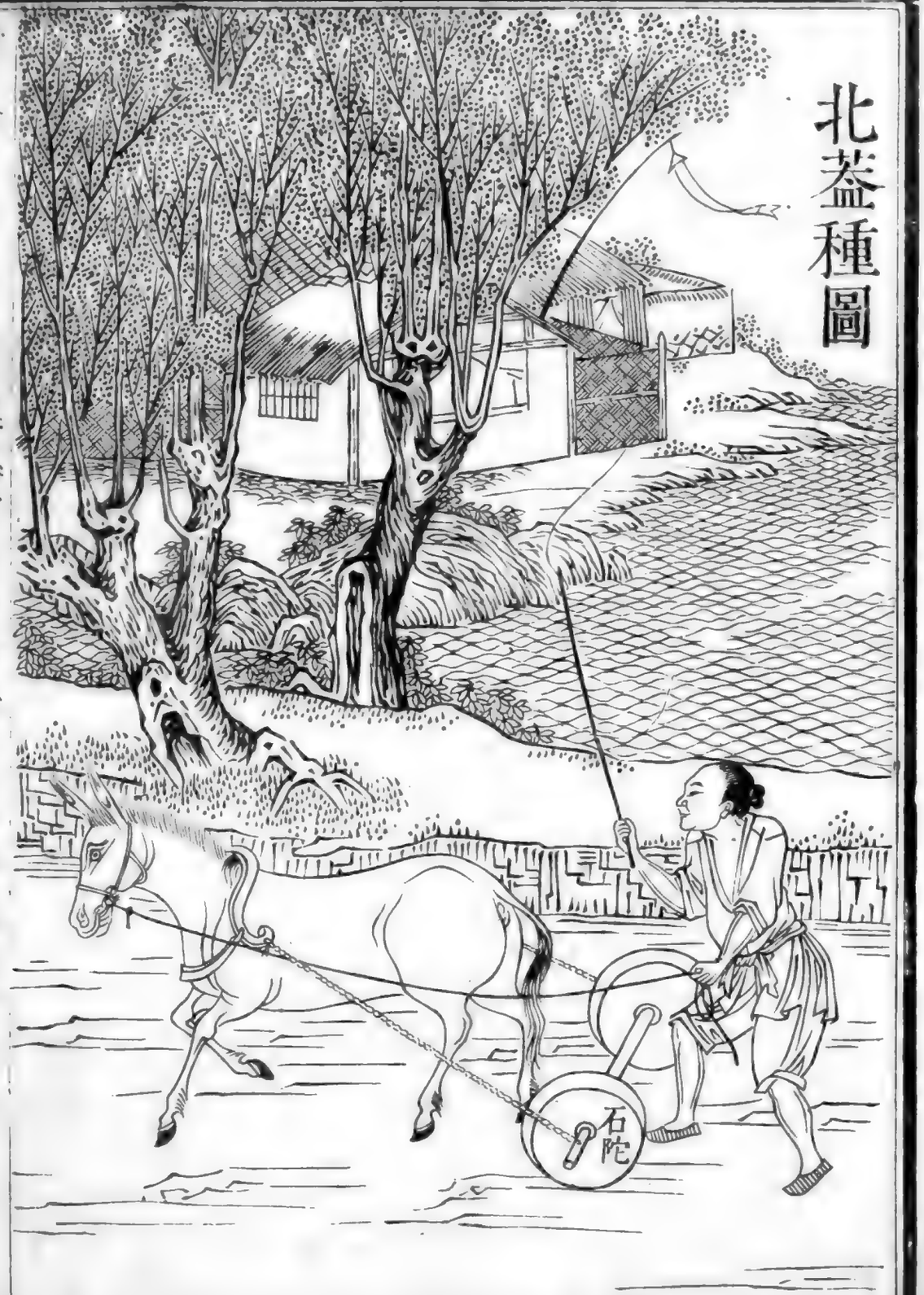
第五紙帛試

又法用紙或絹帛之類色瑩白者以水蘸而乾之無跡者爲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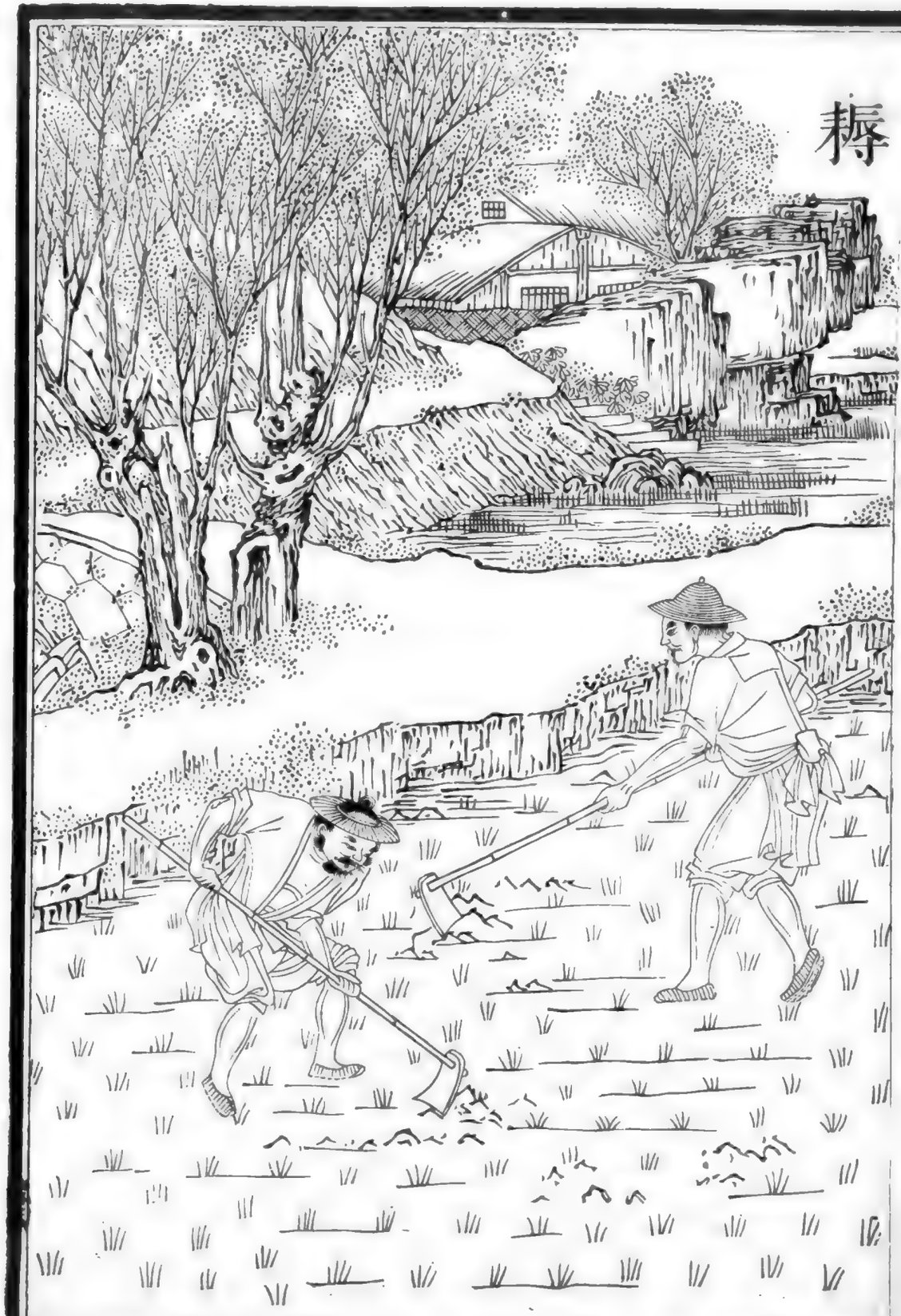
北耜耬種圖



北耜種圖



耨



此按天工開物本

北耕兼種北蓋種及耨圖說

凡麥與稻初耕墾土則同播種以後則耘耔諸勤苦皆屬稻麥惟施耨而已北方厥土墳壚易解釋者種麥之法耕具差異耕即兼種其服牛起土者耒不用耕並列兩鐵于橫木之上其具方語曰鏵鏵中間盛一小斗貯麥種于內其斗底空梅花眼牛行搖動種子即從眼中撒下欲密而多則鞭牛疾走子撒必多欲稀而少則緩其牛撒種即少既撒種後用驢駕兩小石團壓土埋麥凡麥種緊壓方生南方地不同北

者多耕多耙之後然後以灰拌種手指拈而種之種隨以腳根壓土使緊以代北方驢石也耕種之後勤議耨鋤凡耨草用闊面大鏄麥苗生後耨不厭勤餘草生機盡誅鋤下則竟畝精華盡聚嘉實矣功勤易耨南與北同也凡糞麥田既種以後糞無可施爲計在先也陝洛間憂蟲蝕者或以砒霜拌種子南方所用惟炊爐也南方稻田有種肥田麥者不冀麥實當春小麥大麥青青之時耕殺田中蒸罨土性秋收稻穀必加倍也凡麥收空隙可再種他物自初夏至季秋時日亦半載擇土宜而爲之惟人所取也南方大麥有旣刈之後乃種遲生粳稻者勤農作苦明賜無不及也凡蕎麥南方必刈稻北方必刈菽稷而後種其性稍吸肥腴能使土瘦然計其穫入業償半穀有餘勤農之家何妨再糞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卷目錄

農部彙考六

農政全書四

農器圖譜一
耒耜圖說
耨圖說　耙圖說　耖圖說
勞圖說　趭圖說　礰礋圖說
甑種圖說　耬車圖說　耕槃
圖說　牛軛圖說　耬圖說　耒
圖說　鋒圖說　長鑱圖說　鐴
圖說　鑺圖說　鐴圖說　鎒
劃圖說　農器圖譜二
耬圖說　錢圖說　鎛圖說
耬圖說　耬鈕圖說　鐙鈕圖
鏟圖說　耘盪圖說　鋤圖說
說　艾圖說　鐮圖說　粟鑒圖
說　鑠圖說　推鐮圖說　鑮圖
鑼刀圖說　鑮圖說

斧圖說　鋸圖說　礪圖說　杷圖說　杤
圖說　平板圖說　田溫圖說　輥軸圖說
秧彈圖說　杈圖說　笊圖說　喬扞圖說
搭爪圖說　禾擔圖說　連耞圖說　刮板圖
說

藝術典第八卷

農部彙考六

農政全書四

農器圖譜一

王禎曰昔神農作耒耜以教天下後世因之佃作之具雖多皆以耒耜爲始然耕種有水陸之分而器用無古今之間所以較彼此之殊效參新舊以兼行使粒食之民生生永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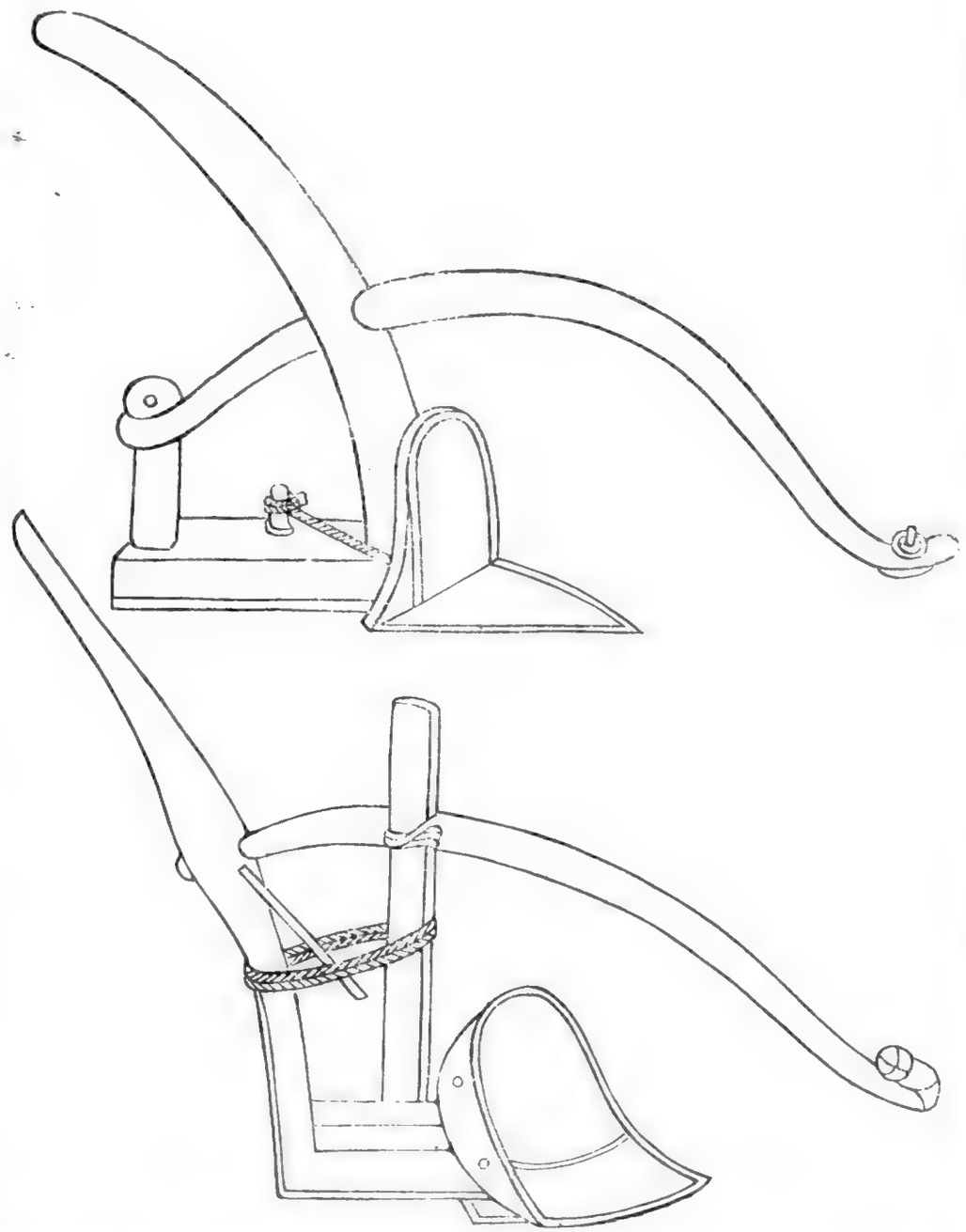
耒耜

耒耜圖說

耒耜上勾木也易繫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說文曰耒手耕曲木從木推手周官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鄭注云庇讀如棘刺之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耒長六尺有六寸其受鐵處歛自其庇緣其外遂曲量之以至於首得三尺三寸自首遂曲量之以至於庇亦三尺三寸合爲之六尺六寸若從上下兩曲之內相望如弦量之只得六尺與步相應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倨勾

磬折謂之中地耜廣也如齒之斷物也說文云耜從木㠯聲徐鉉等曰今作耜周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鄭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公彥疏云古者耜一金者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也云今之耜岐頭者後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金耜也耒耜二物而一事猶杵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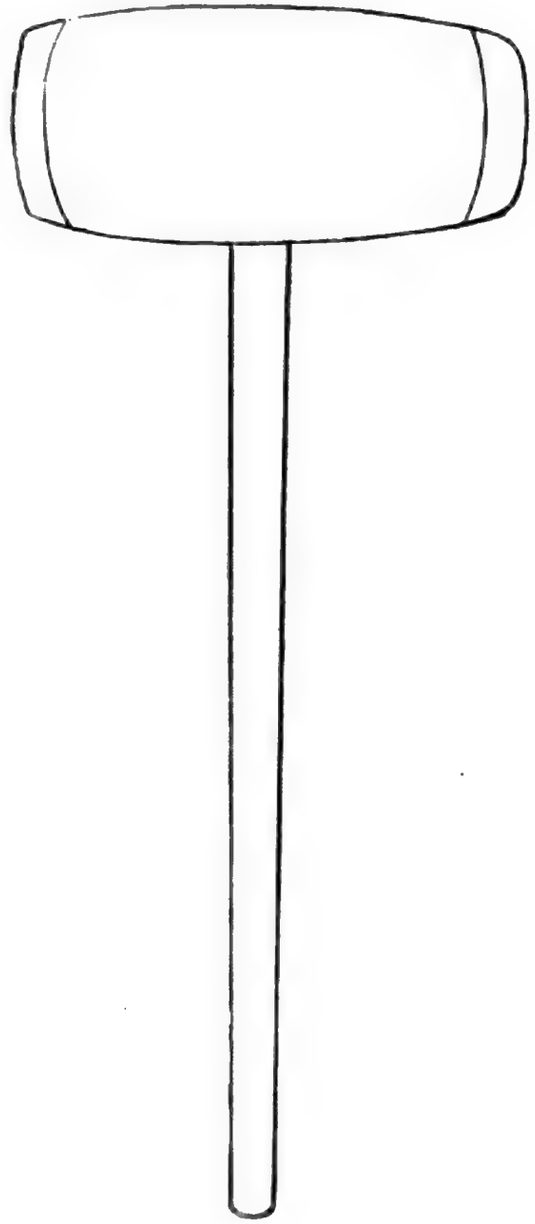
耜



犁圖說

犁墾田器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絕草根也冶金而爲之曰犁鑱曰犁壁斲木而爲之曰犁底曰壓鑱曰策額犁箭犁轅犁梢犁評犁建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塊塊猶塊也起其塊者鑱也覆其塊者壁也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之次曰策額皆貫也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楓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加箭焉刻爲綴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楗也所以扼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于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揱乎轅軛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攢（狹也）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額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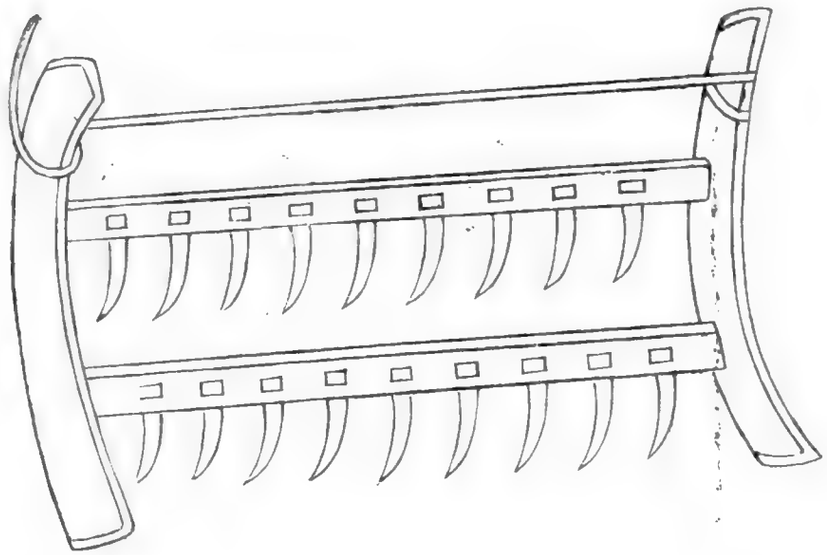
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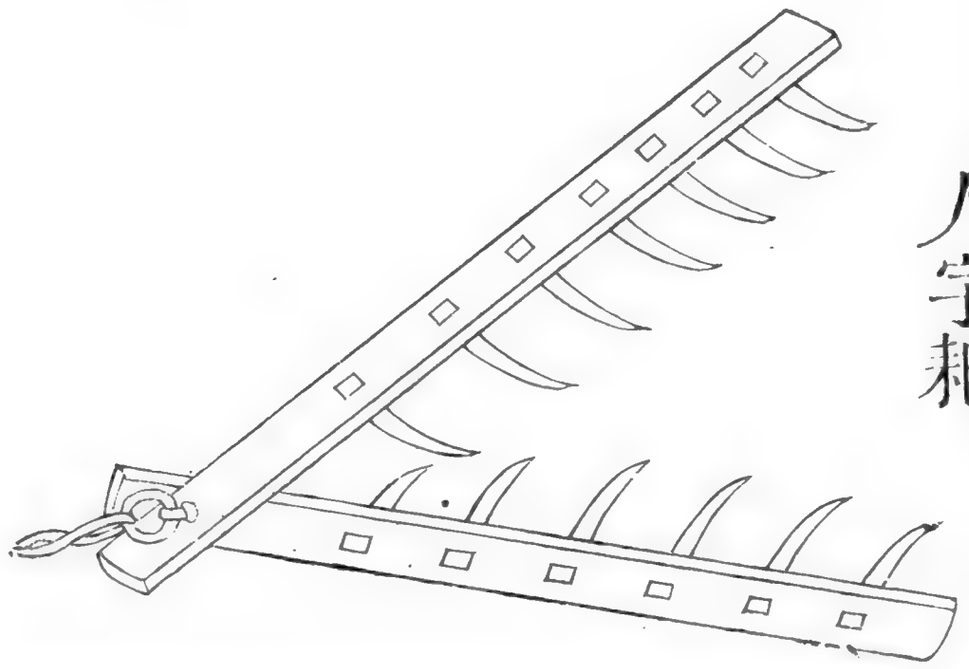
櫌圖說

櫌槌塊器說文云櫌摩田器晉灼曰櫌椎塊椎也呂氏春秋曰鋤櫌白梃櫌椎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鉏一椎然後成爲農今田家所制無齒杷首如木椎柄長四尺可以平田疇擊塊壤又謂木斫卽此櫌也

方耙



人字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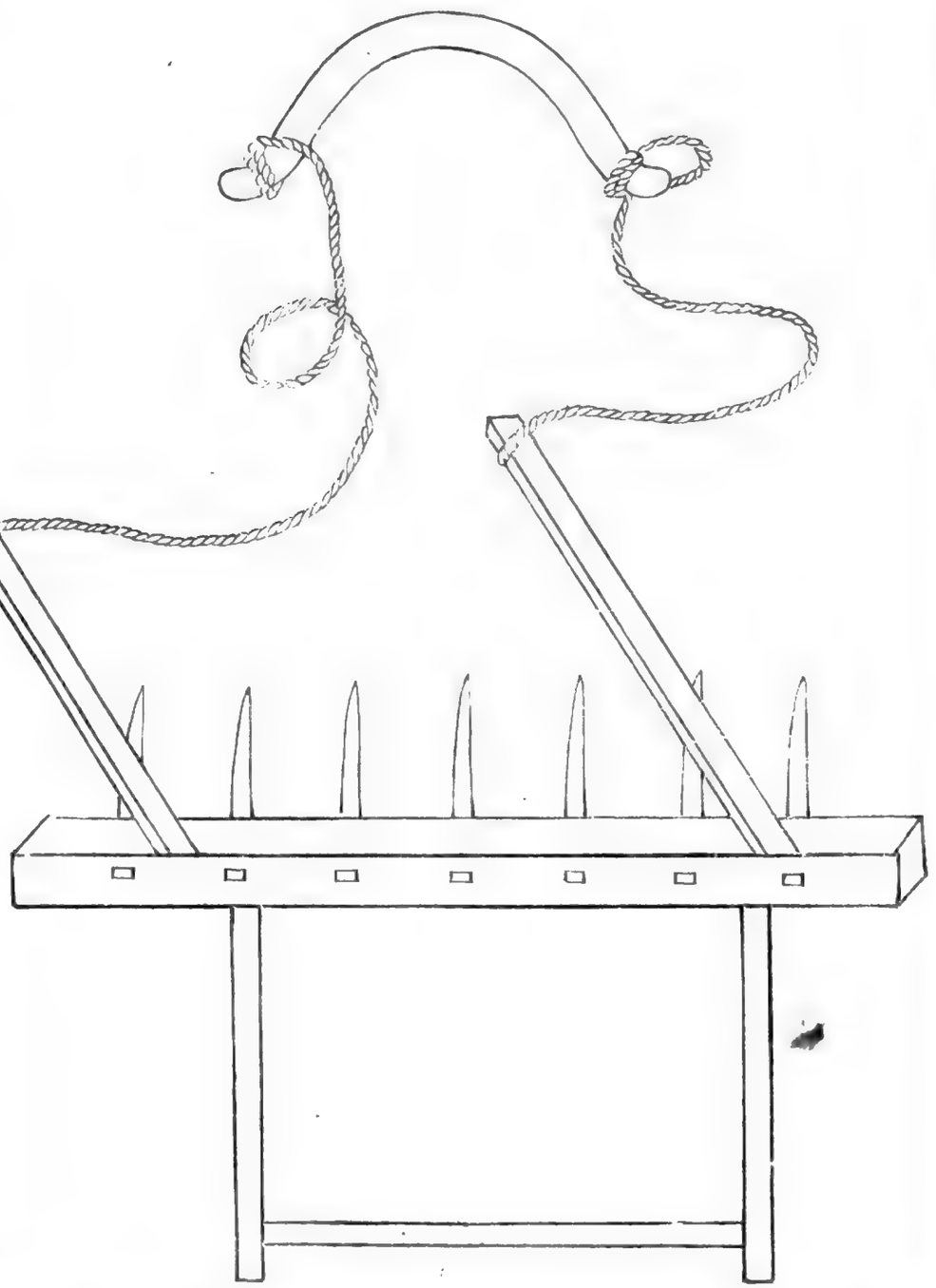


耙圖說

耙又作爬又謂渠疏種蒔直說云犁一耙六今日只知犁深爲功不知耙細爲全功耙功不到則土麤不實後雖見苗立根根不俱著土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病蓋耙遍數惟多爲熟熟則土有油土四指可沒雞卵爲得耙桯長可五尺闊約四寸兩桯相離五寸許其桯上相間各鑿方竅以納木齒齒長六寸許其桯兩端木栝長可尺三前梢微昂穿兩木捐以繫牛軛鉤索此方耙也又有人字耙鑄鐵爲齒齊民

要術謂之鐵齒鎒棨凡耙田者人立其上入土則深又當於地頭不時跂足去所擁草木根荄水陸俱必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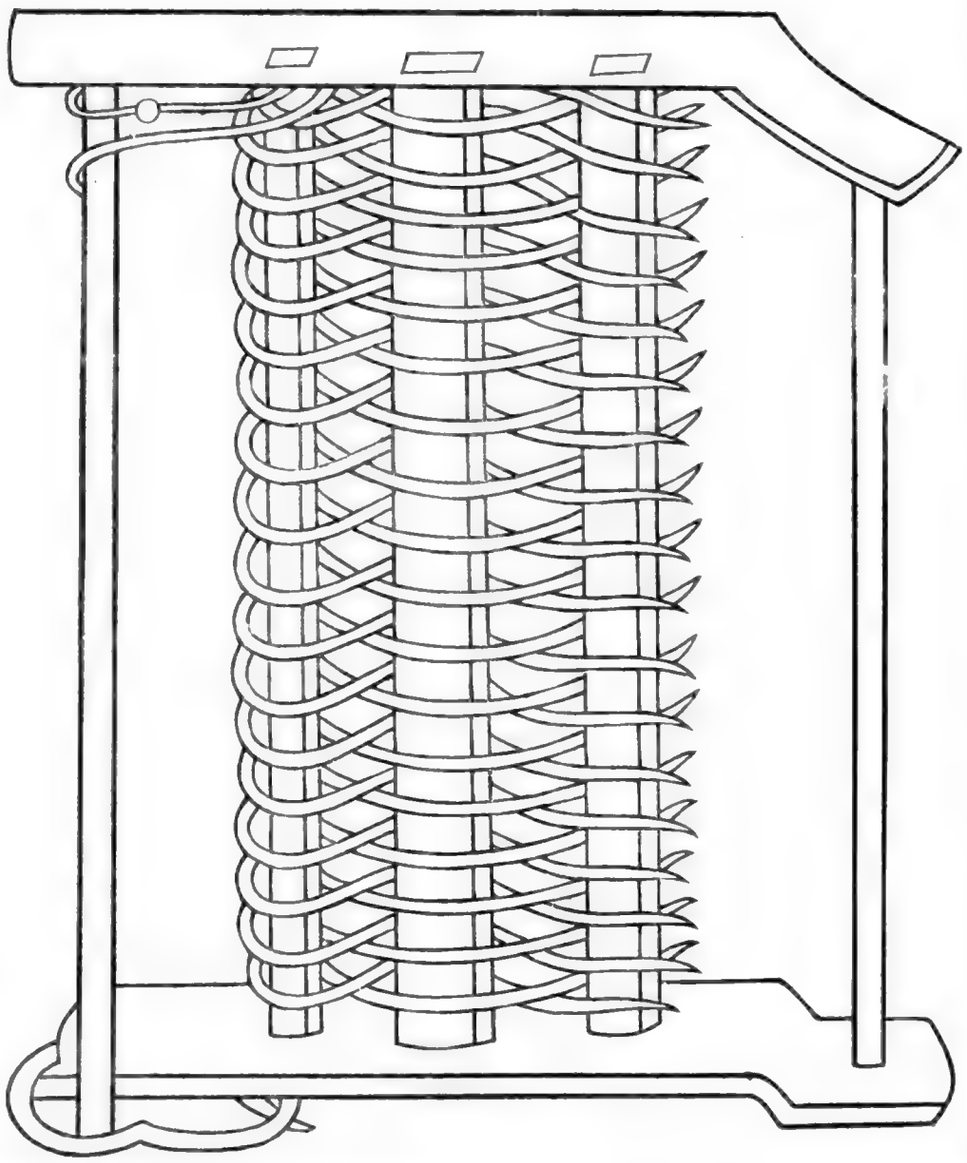
耙



耖圖說

耖疏通田泥器也高可三尺許廣可四尺上有橫柄下有列以兩手按之前用畜力輓行一耖用一人一牛有作連耖二人二牛特用於大田見功又速耕耙而後用此泥壤始熟矣

勞



勞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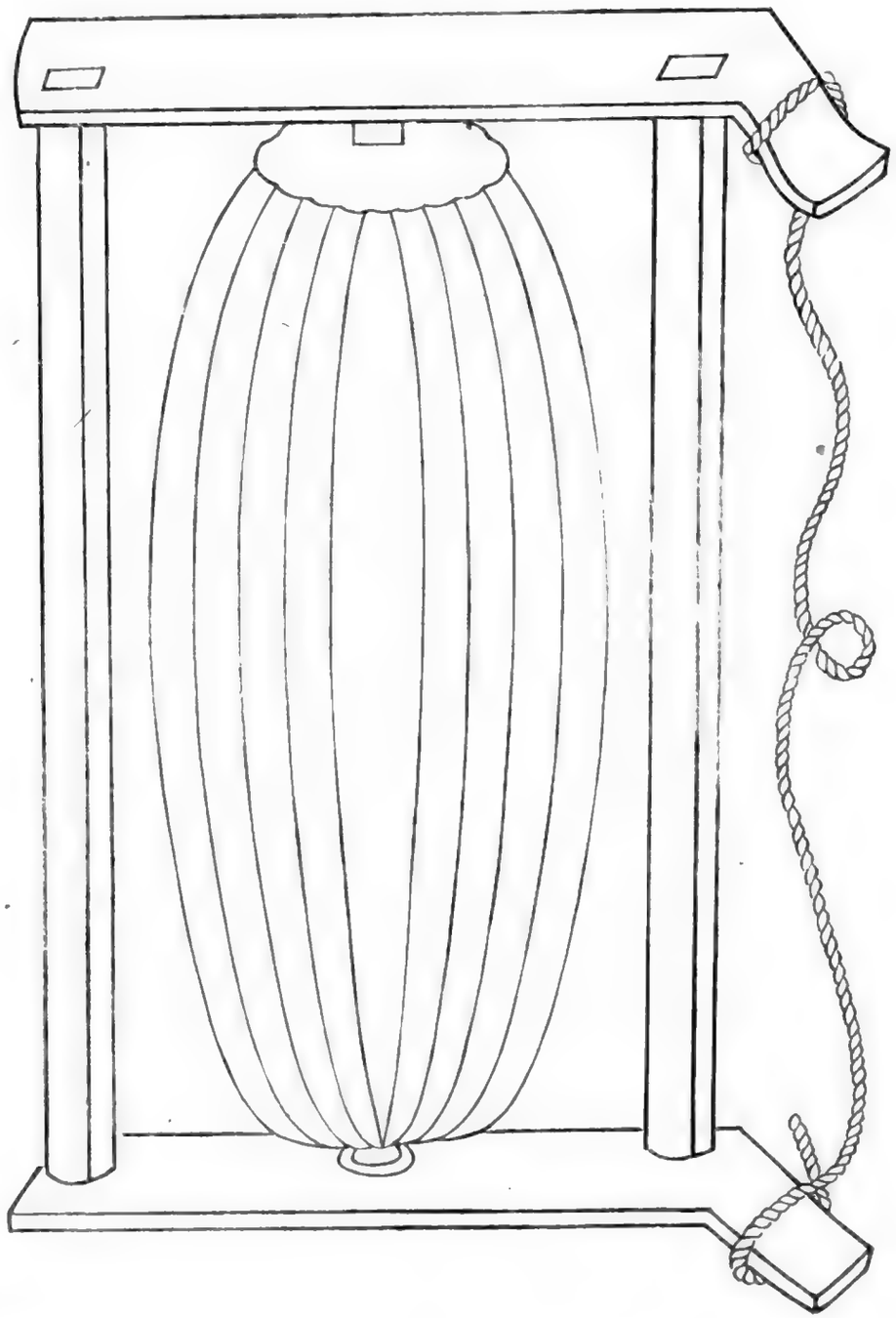
勞無齒耙也但耙梃之間用條木編之以摩田也耕者隨耕隨勞又看乾溼何如但務使田平而土潤與耙頗異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摩之功也齊民要術曰疏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注云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墾溼速勞則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再今亦名勞曰摩又名蓋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

撻

撻圖說

撻打田隻也用科木縛如埽隻復加匾闊上以土物壓之亦要輕重隨宜用以打地長可三四尺廣可二尺餘古農法云耬種既過後用此撻使壠滿土實苗易生也齊民要術曰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注云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其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溼撻則令地堅硬故也又用曳打場面極爲平實今人耬種後唯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亦宜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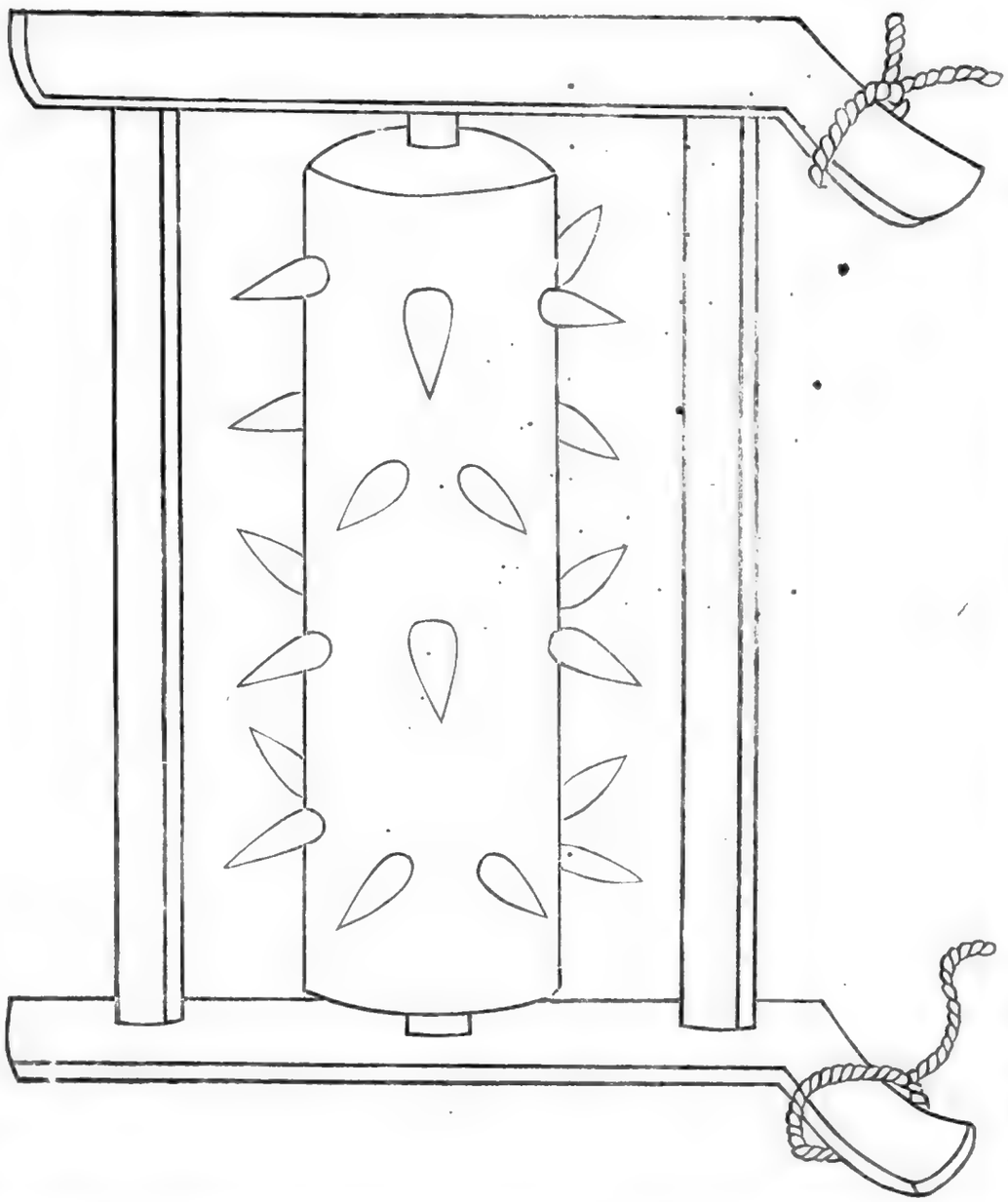
磟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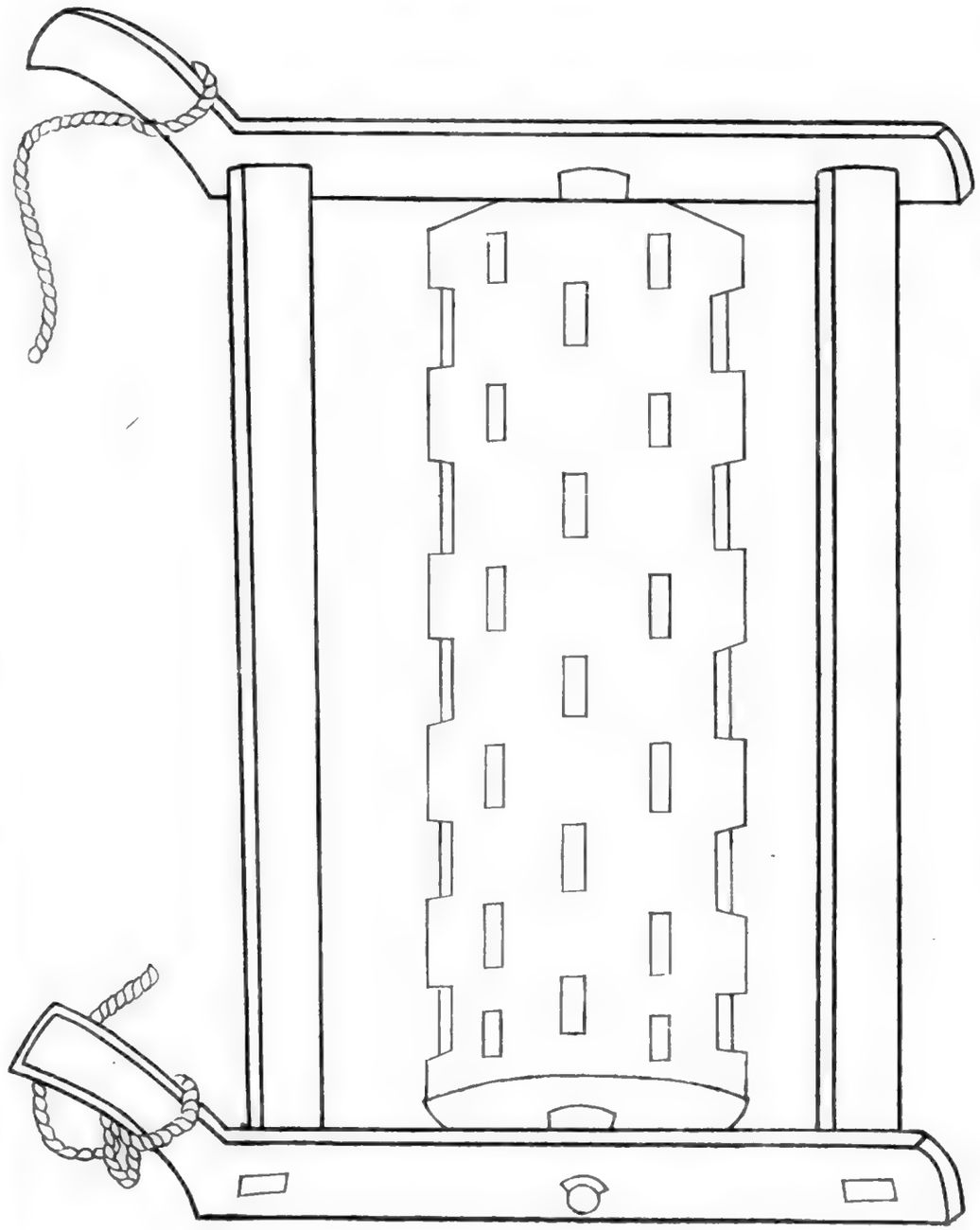
磟磚圖說

磟磚又作礦磚陸龜蒙耒耜經云耙而後有磟磚焉有礫磔焉自爬至礫磔皆有齒磟磚觚稜而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余謂磟磚字皆從石恐本用石也然北方多以石南人用木蓋水陸異用亦各從其宜等或木或石刊木括之中也其制長可三尺大小不觚稜混而圓者謂混軸俱受簨軸以利旋轉又有不觚稜混而圓者謂混軸俱用畜力輓行以人牽傍轅打田疇土塊岱易爲破爛及碾捍場圃間麥禾卽脫稃穗水陸通用之

碾礰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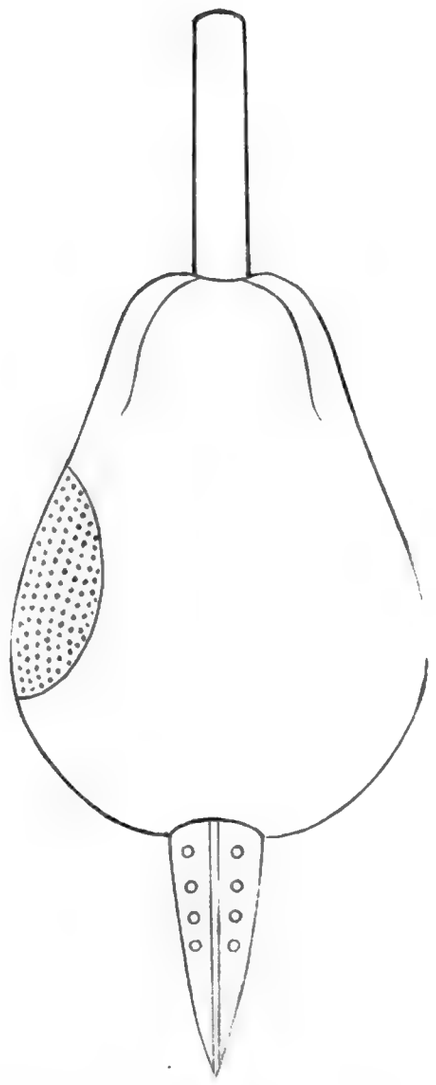
碾礰石



礰礋圖說

礰礋又作礦礋與磟鑄之制同但外有列齒獨用於水田破塊滓涸泥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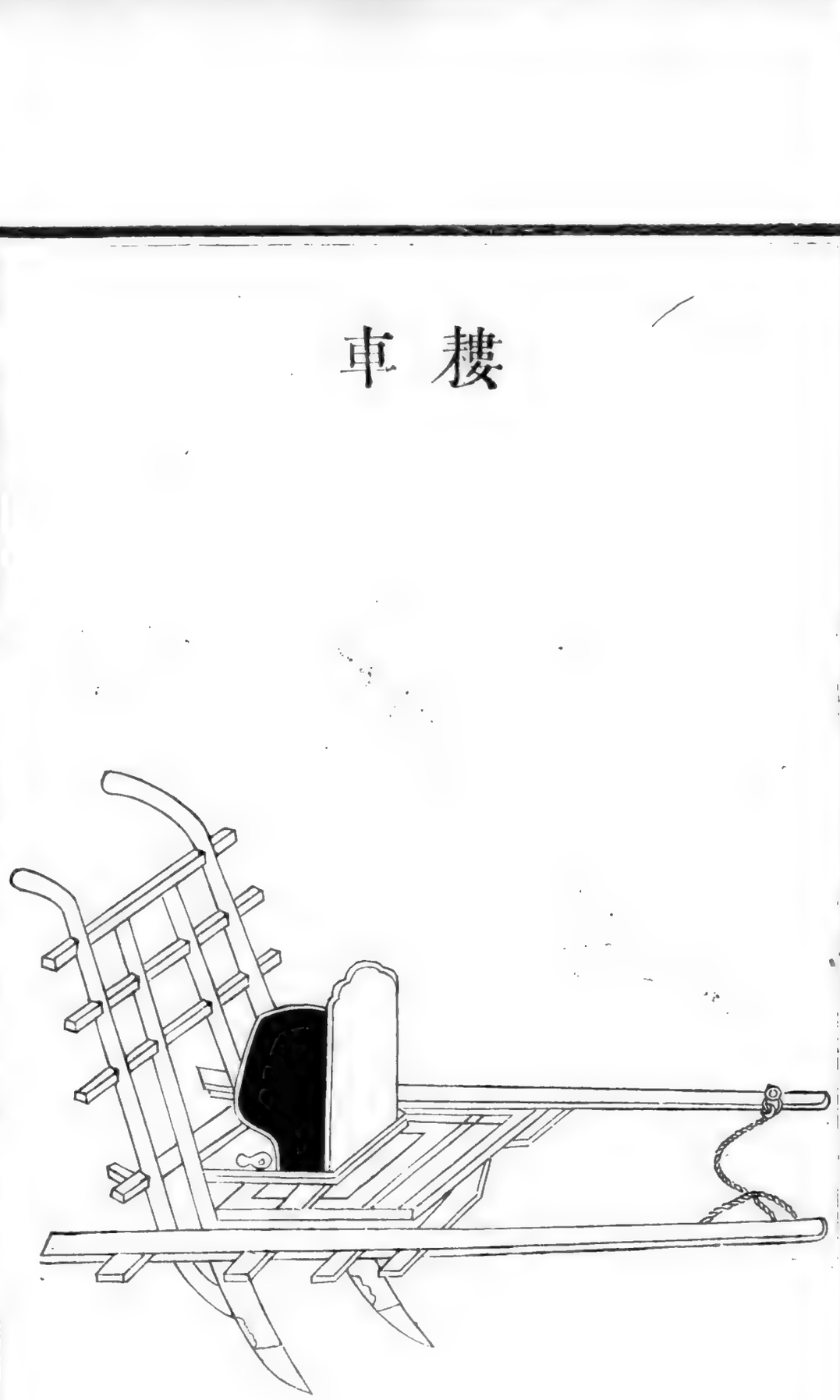
種㮚



瓠種圖說

瓠種窾瓠貯種量可斗許乃穿瓠兩頭以木箄貫之後用手執爲柄前用作觜（瓠觜中草莛通之以下其種）瀉種于耕壟畔（恐太深則致種于壟畔）隨耕隨瀉務使均勻又犁隨掩過遂成滿壟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撻暑夏最爲能旱且便於撮鋤苗亦罔茂燕趙及遼以東多有之齊民要術曰兩耬重耩窾瓠下之以批契維腰曳之此舊制以今較之頗拙于用故從今法寡力之家比耕耙耬砘易爲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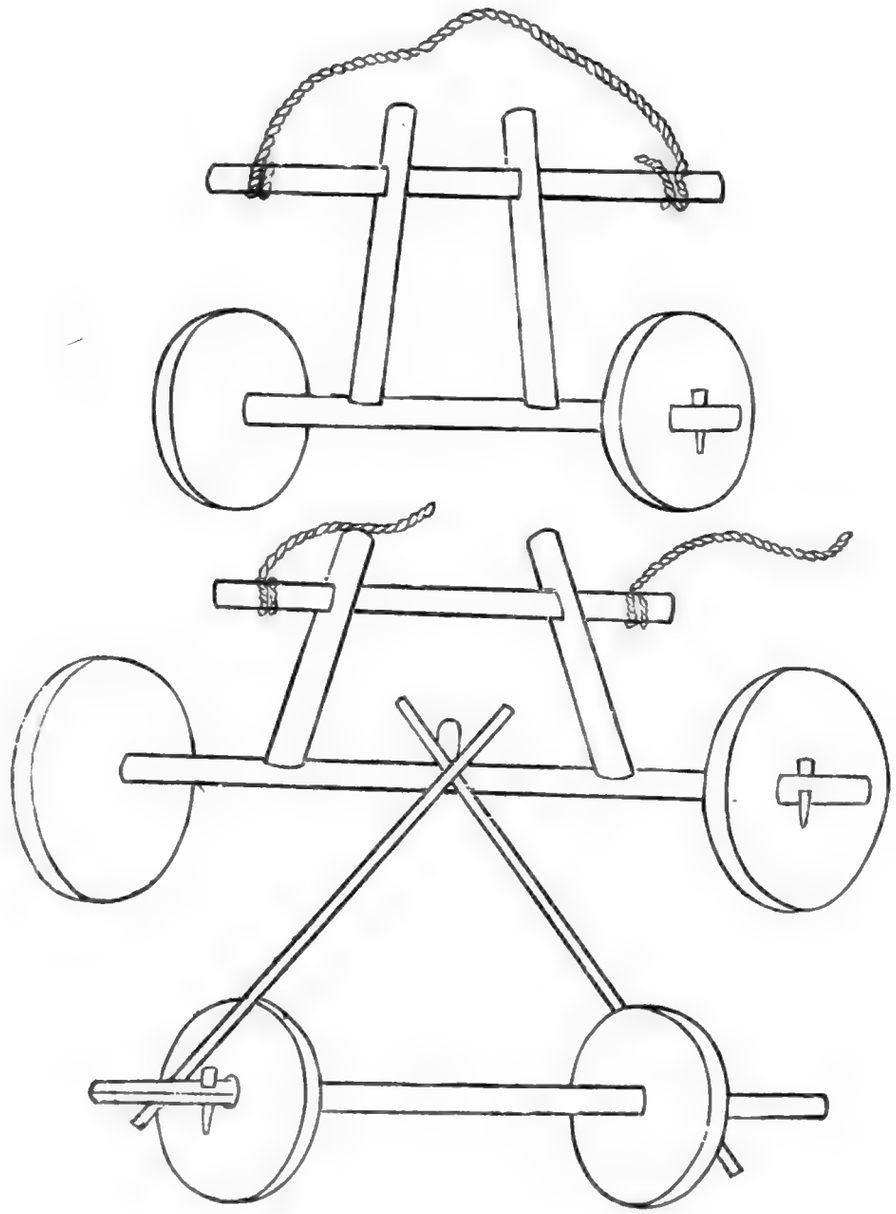
耬車



耬車圖說

耬車下種器也通俗文曰覆種曰耬一云耬犁其金似鑷而小魏志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知耕隆乃教民作耬犁省力過半得穀加五崔寔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輓耬皆取備焉曰種一頃今三輔猶賴其利自注云按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耬矣然則耬之制不同有獨脚兩脚三脚之異若今燕趙齊魯之間多有兩脚耬關以西有四脚耬但添一牛功又連地夫耬中土皆用之他方或未經見恐難成造其制兩柄上彎高可三尺兩足中虛闊合一隴橫桄四匝中置耬斗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竅仍旁挾兩轅可容一牛用一人牽傍一人執耬且行且搖種乃自下此耬種之體用今特圖錄近有刱制下糞耬種於耬斗後另置篩過細糞或拌蠶沙耩時隨種而下覆于種上尤巧便也今又名曰種蒔曰耩子曰耬犁習俗所呼不同用則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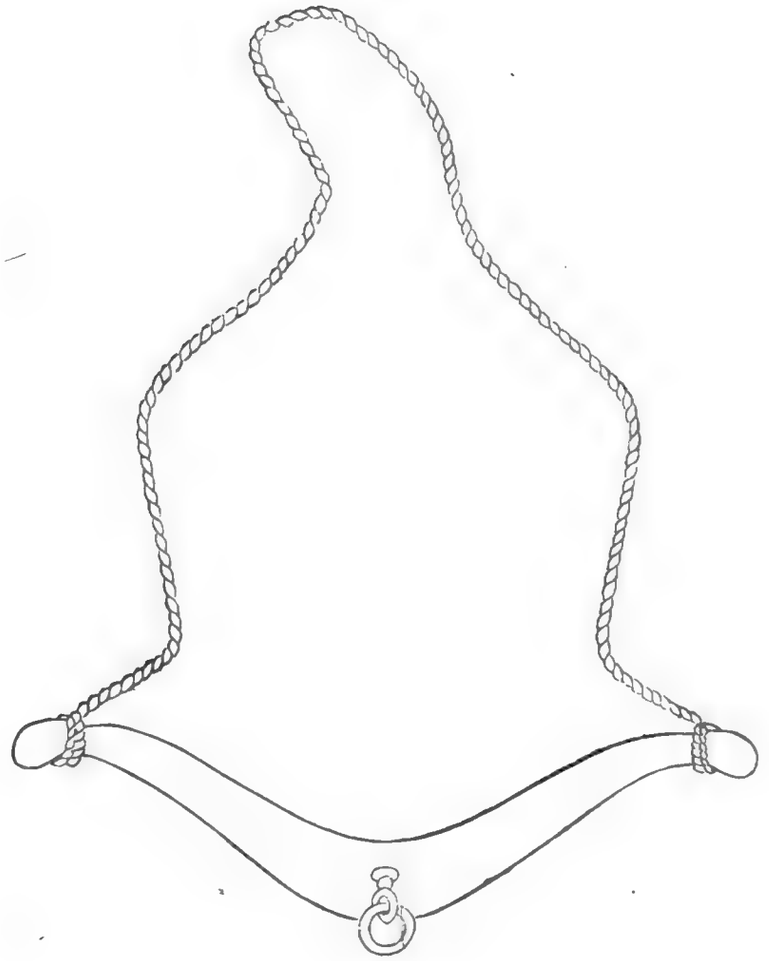
砘車



砘車圖說

砘音屯車砘石碡也以木軸架碡爲輪故名砘車兩碡用一牛四碡兩牛力也鑿石爲圓徑可尺許竅其中以受機栝畜力輓之隨耬種所過循壟碾之使種土相著易爲生發然亦看土脉乾溼何如用有遲速也古農法云耬種後用撻則壟滿土實又有種人足蹧壟底各是一法今砘車轉碾溝壟特速此後人所刱尤簡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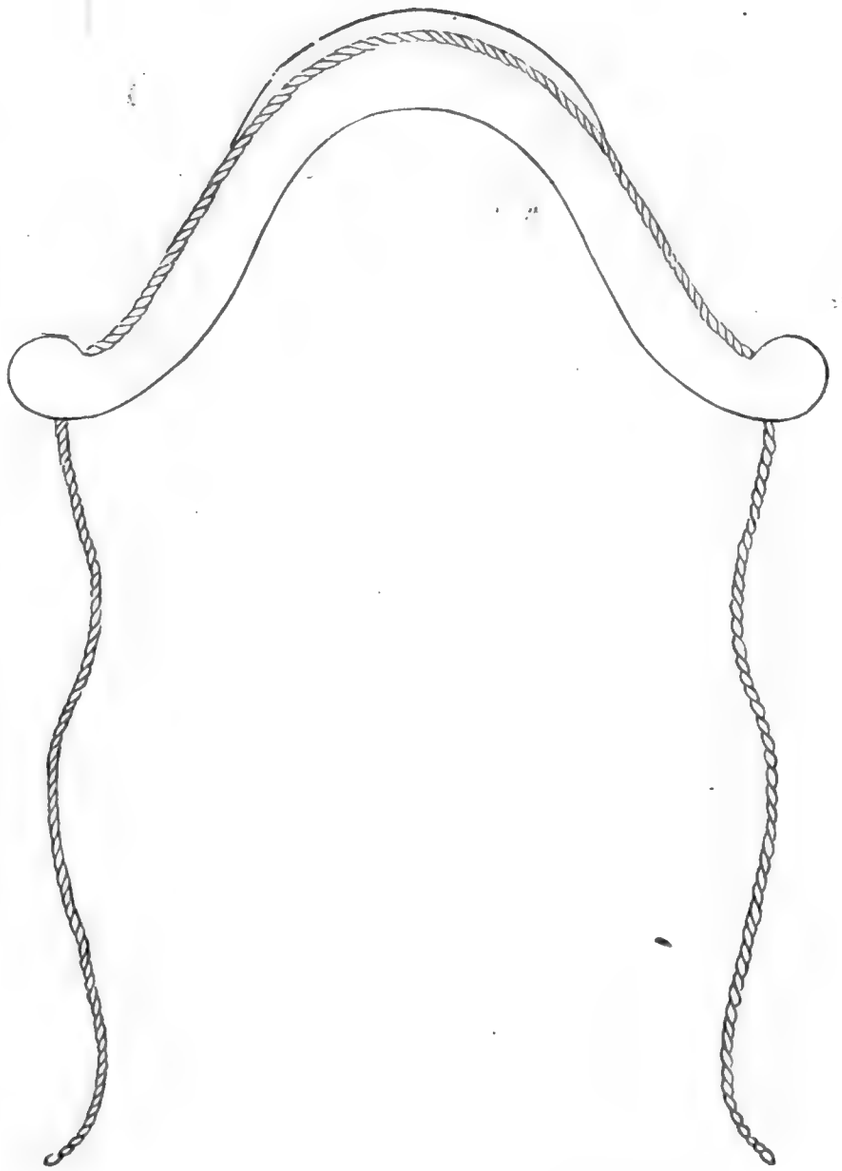
耕槃



耕槃圖說

耕槃駕犁具也耒耜經云橫于犁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擫乎軛也耕槃舊制稍短駕一牛或二牛故與犁相連今各處用犁不同或三牛四牛其槃以直木長可五尺中置鉤環耕時旋擐犁首與軛相爲本末不與犁窄爲一體故復表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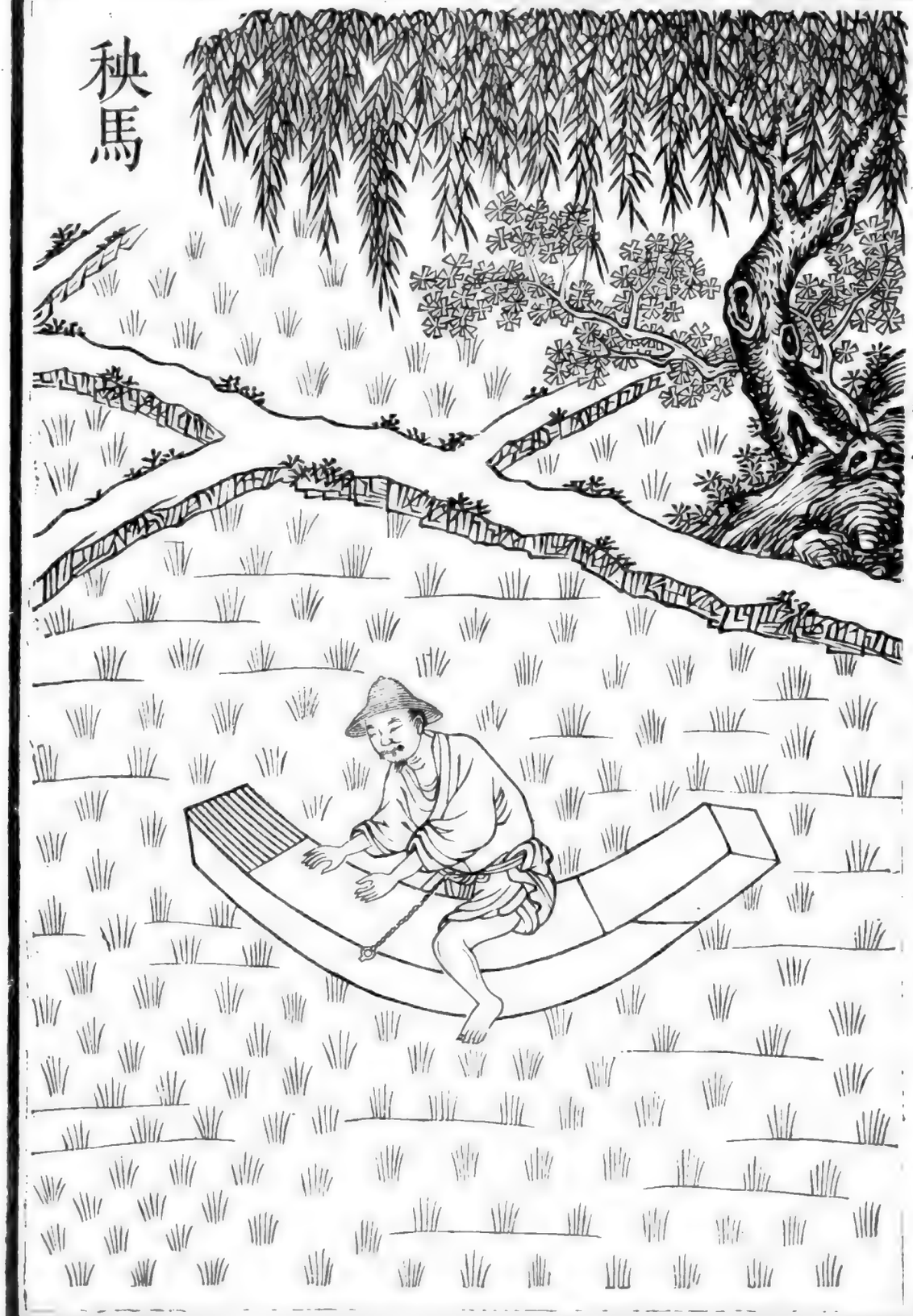
牛軛



牛軛圖說

牛軛亦作軶服牛具也隨牛大小制之以曲木竅其兩旁通貫耕索仍下繫鞅板用控牛項軛乃穩順了無軒側說文曰軛轅前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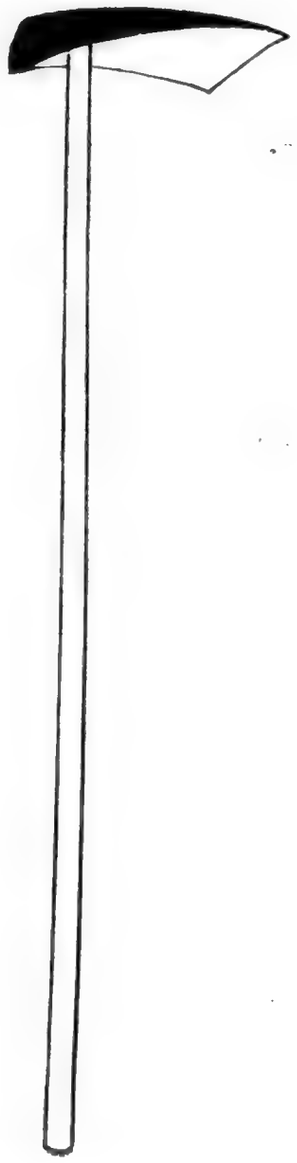
秧馬



秧馬圖說

秧馬蘇文忠公序云余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楡棘爲腹欲其滑以楸梧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脾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土豈秧馬之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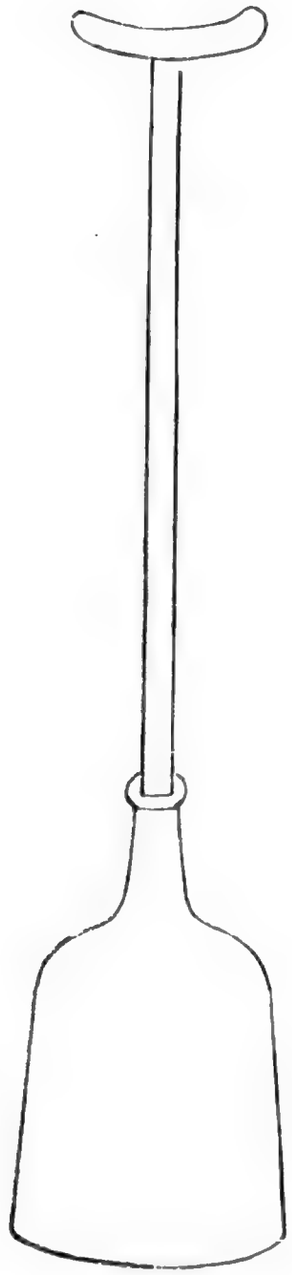
鑊



鑊圖說

鑊剷田器也爾雅謂之鐯斫也又云鬻斫說文云櫫主以株除物根株也蓋農家開闢地土用以斷荒凡田園山野之間用之者又有闊狹大小之分然總名曰鑊

臿



臿圖說

臿顏師古曰鍤也所以開渠者或曰削有所守也唐韻作鍤俗作臿同作插爾雅曰廟謂之鍤方言云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廟宋魏之間謂之鍏或謂之鍏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趙魏之間謂之梩皆謂鍤也然多謂之臿蓋古謂臿今謂鍤一器二名宜通用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執畚臿以爲民先前漢溝洫志白渠歌曰舉臿爲雲決渠爲雨

鋒

鋒圖說

鋒古農器也其金比犁鐴小而加銳其柄如耒首如刀鋒故名鋒取其銛利也地若堅垎鋒而後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古農法云鋒地宜深鋒苗宜淺齊民要術云速鋒之地恆濶澤而不硬注曰刈穀之後即鋒茇下令突起則濶澤易耕又云苗高一尺則鋒之苗生壟半鋒而不耨農書云無鏺而耕曰耨既鋒矣固不必耨葢鋒與耨相類今耨多用岐頭若易鋒爲耨亦可代也近世農家不識此器亦不知名茲特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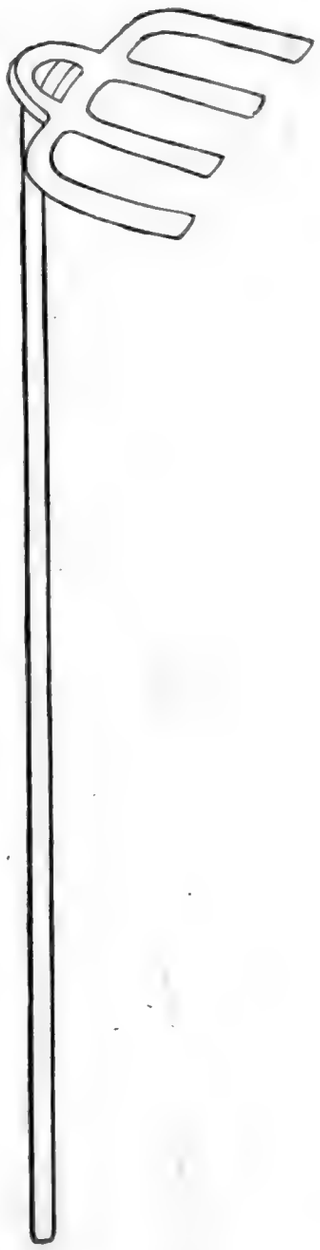
其功用知爲不可廢也

長鑱

長鑺圖說

長鑺踏田器也鑺比犂鑺頗狹制爲長柄謂之長鑺杜工部同谷歌曰長鑺長鑺白木柄卽謂此也柄長三尺餘後偃而曲上有橫木如拐以兩手按之用足踏其鑺柄後跟其鋒入土乃捩柄以起壤也在園圃區田皆可代耕比於钁斸省力得土又多古謂之鏵今謂之踏犂亦耒耜之遺制也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工也修脚者使之蹝音雙鏵注長脚者蹝鏵得土多也

鐵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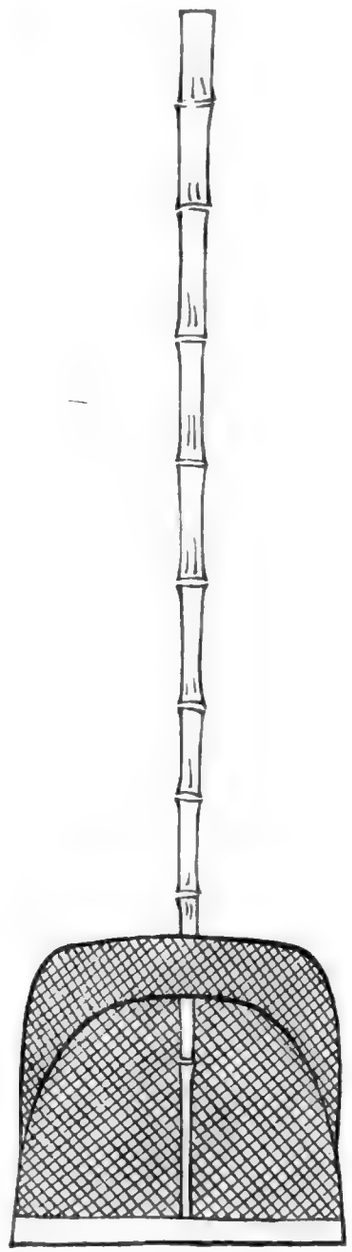
鐵搭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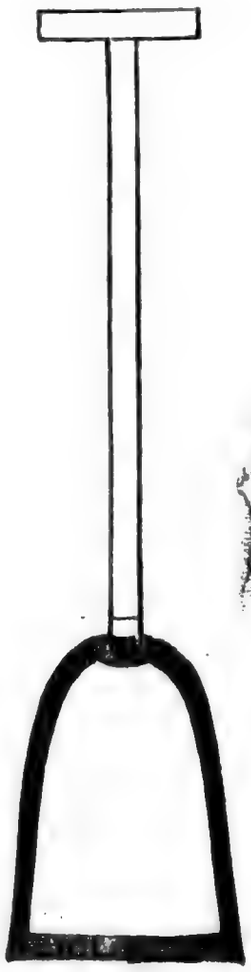
鐵搭四齒或六齒其齒銳而微鉤似杷非杷斸土如搭是名鐵搭就帶圓銎以受直柄柄長四尺南方農家或乏牛犁舉此斸地以代耕墾取其疏利仍就鏟棒塊壤兼有杷鑊之効嘗見數家爲朋工力相傳日可斸地數畝江南地少土潤多有此等人力猶北方山田鑊戶也

鐵枚

木枚

鐵刃杕　竹揚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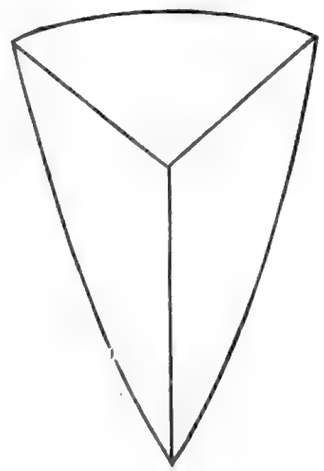




杕圖說

杕亩屬但其首方闊柄無短拐此與鎒亩異也煆鐵爲首謂之鐵杕惟宜土工剗木爲首謂之木杕可撩穀物又有鐵刃木杕裁割田間埯埂以竹爲之者淮人謂之竹揚杕與江浙颺去聲籃少異今皆用之

鑱



鑱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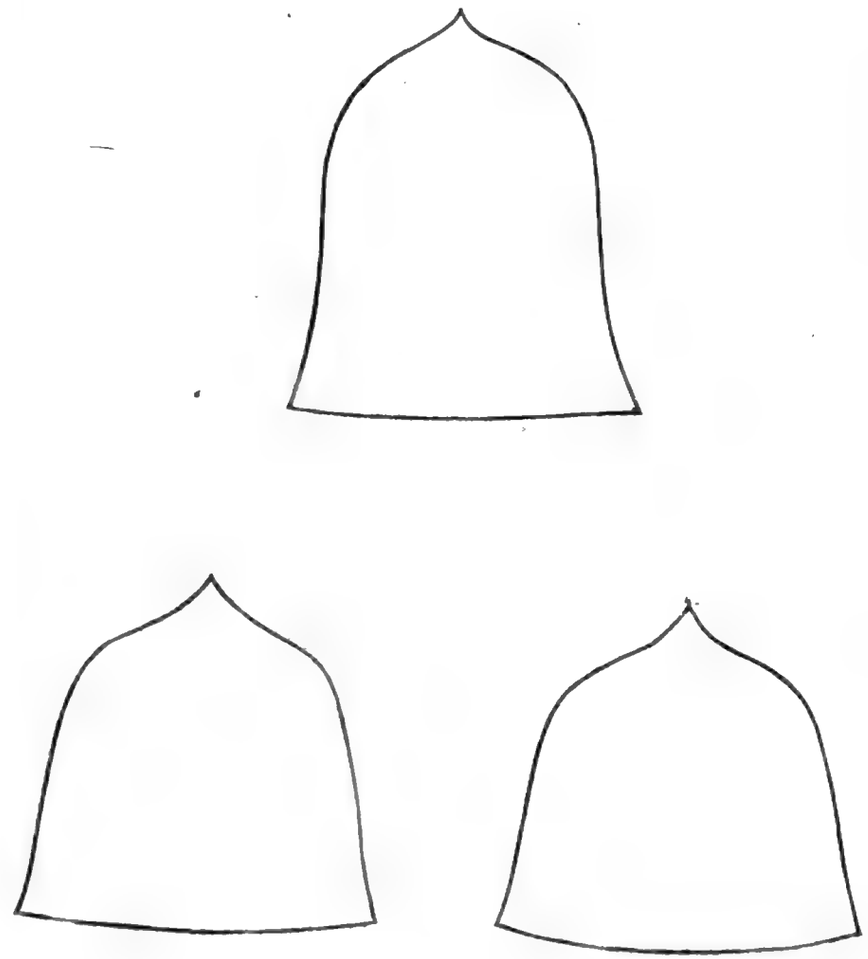
鑱犁之金也集韻注銳也吳人云鐵犁長尺有四寸廣六寸陸龜蒙耒耜經曰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鑱起其墽者也負鑱者底底實于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摩鑱皆貤然相戴若剡土既多其鋒必禿還可鑄接貧農利之

鏵

鏵圖說

鏵集韻云耕具也釋名鏵鈲類起土也說文鏵作茉兩刃鈲也從木象形宋魏作茉集韻茉作鏵或曰削能有所穿也又鏵刻地爲坎也鏵與鑊頗異鑊狹而厚惟可正用鏵闊而薄翻覆可使老農云開墾生田宜用鑊翻轉熟地宜用鏵蓋鑊開生地著力易鏵耕熟地見功多然北方多用鏵南方皆用鑊雖各習尚不同若取其便則生熟異器當以老農之言爲法庶南北互用鑊鏵不偏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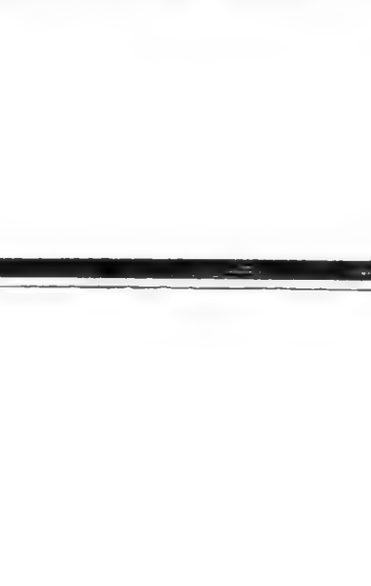
鏵



鏵圖說

鏵犁耳也其形不一耕水田曰瓦緻曰高脚耕陸田曰鏡面曰碗口隨地所宜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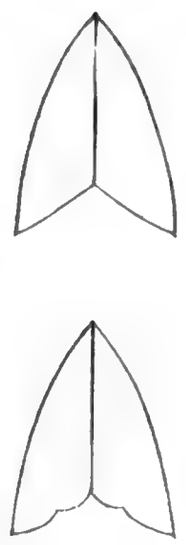
剗



剗圖說

剗俗又名鎊周禮薙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元謂以耜測凍土而剗之其刃如鋤而闊上有深袴插于犁底所置鐮處其犁輕小用一牛或人輓行北方幽冀等處遇有下地經冬水涸至春首浮凍稍甦乃用此器剗土而耕草根既斷土脈亦通宜春種麥凡草莽汙澤之地皆可用之蓋地既淤壤肥沃不待深耕仍火其積草而種乃倍收斯因地制器剗土除草故名剗兼體用而言也

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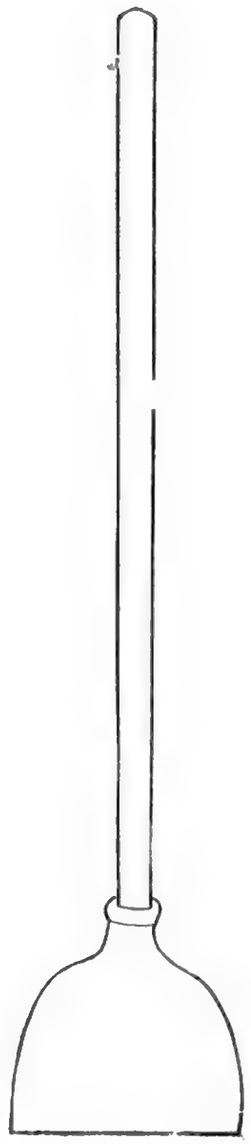
蓺圖說

蓺農桑輯要云燕趙之間用之如鑺而小中有高脊長四寸許闊三寸插於耬足背上兩竅以繩控于耬之下桄其金入地三寸許耬足隨瀉種粒其種入土既深田亦加熟蓺所過猶小犁一遍如古耦耕之法即一事而兩得也

農器圖譜二

王禎曰錢鎛古耘器見於聲詩者尚矣然制分大小而用有等差揆而求之其鋤耨鏟溫等皆其屬也如耬鋤鐙鋤耘爪之類是其變也至于薅馬薅鼓又其輔也倘度而用之則知水陸之耘事有大功利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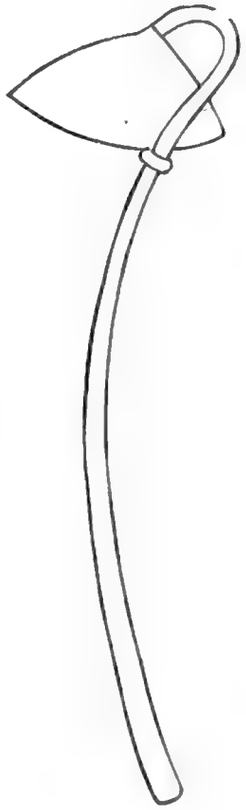
錢



錢圖說

錢臣工詩曰庤乃錢鎛注錢銚也唐韻作劀器也非銼屬也茲度其制似銼非殆與鏟同纂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鏟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此鏟之體用卽與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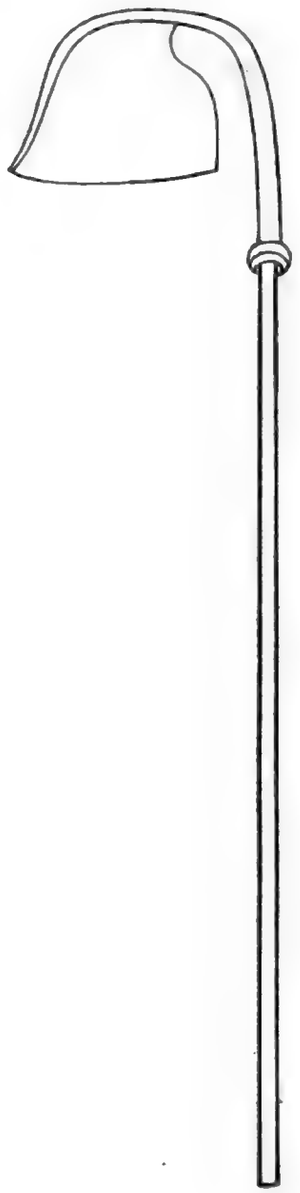
鎛



鎛圖說

鎛耨別名也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曰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鎛耨一器或云鉏或云鋤屬嘗質諸考工記粤獨無鎛何也粤之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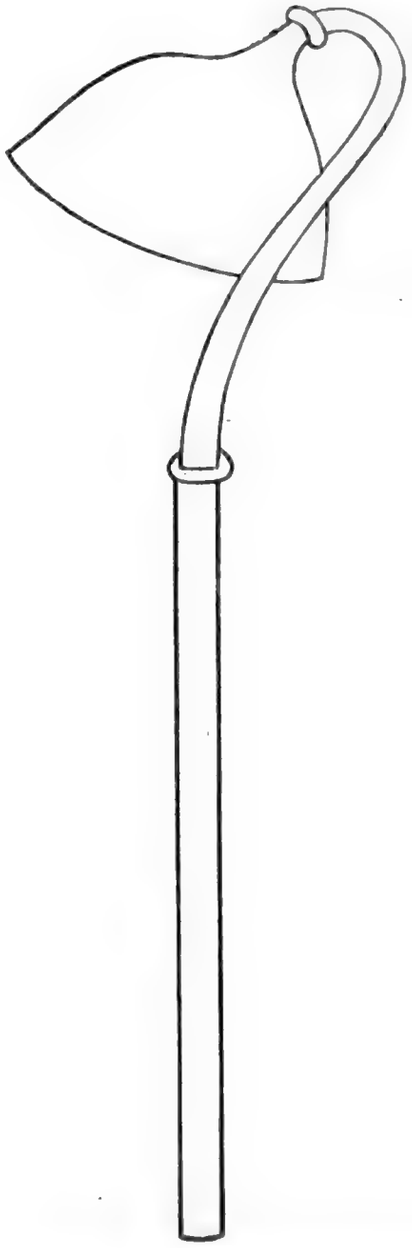
耨



耨圖說

耨除草器易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廣雅又云定謂之耨爾雅曰斫斸謂之定郭曰鋤屬淮南子曰摩蚩而耨（摩令利用耨蚩大蚘也）此古農器也纂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古農法云苗生葉以上稍耨蘢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此耨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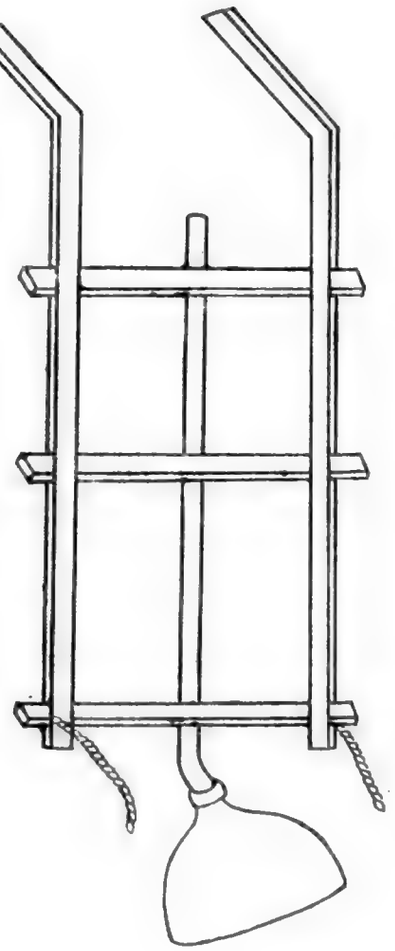
耬鉏



耨鉏圖說

耨鉏耨爲鉏柄也釋名鋤助也去穢助苗也說文鋤立薅也夫鋤法有四一次曰鏃二次曰布三次曰擁四次曰復鋤則苗隨茲茂其刀如半月比禾壟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鋤鉤鉤如鵝項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北方陸田舉皆用此江淮間雖有陸田習俗水種但用直項鋤頭刃雖鋤也其用如斷是名鑺鋤故陸田多不豐收今表此耨鉏之効幷其制度庶南北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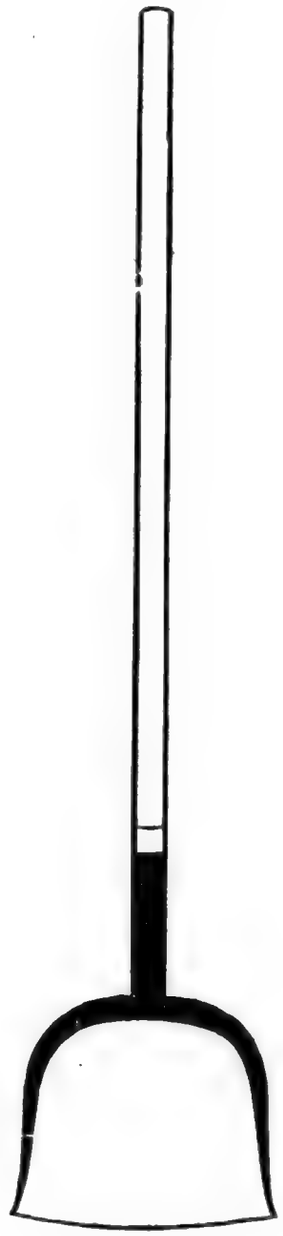
耬鋤



耬鋤圖說

耬鋤種蒔直說云此器出自海壖號曰耬鋤耬制頗同獨無耬斗但用耬鋤鐵柄中穿耬之橫桄下仰鋤刃形如杏葉撮苗後用一驢帶籠嚢輓之初用一人牽慣熟不用人止一人輕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過鋤力三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今燕趙間用之名曰劗子劗子之制又小異於此劗子第一遍即成溝子穀根未成不耐旱耬鋤刃在土中故不成溝子第二遍加擗土木鴈翅方成溝子其土分壅穀根擗土用木厚三寸闊三寸長八寸取成三角樣前爲尖中作一竅長一寸闊半寸穿于鐵鋤柄上壓鋤刃上韓氏直說云如耬鋤過苗閒有小豁不到處用鋤理撥一遍卽爲全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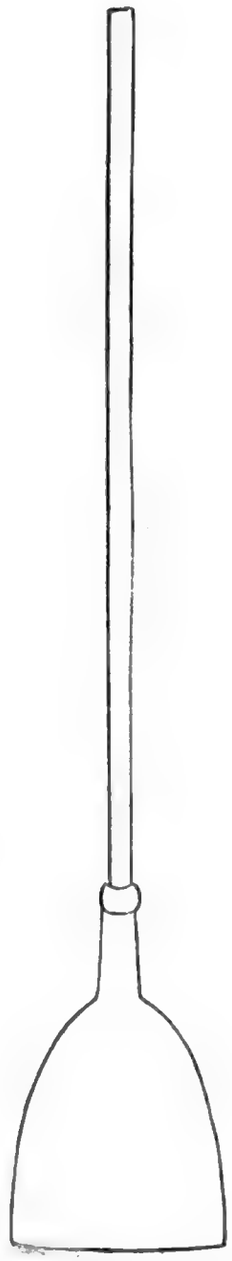
鐙鋤



鐙鋤圖說

鐙鋤刬草具也形如馬鐙其踏鐵兩旁作刃甚利上有圓銎以受直柄用之刬草故名鐙鋤柄長四尺比常鉏無兩刃角不敢動傷苗稼根莖或遇少旱或熇苗之後壟土稍乾荒蕪復生非耘耙耘爪所能去者故用此刬除特爲健利創此物者隨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於用也嘗見江東農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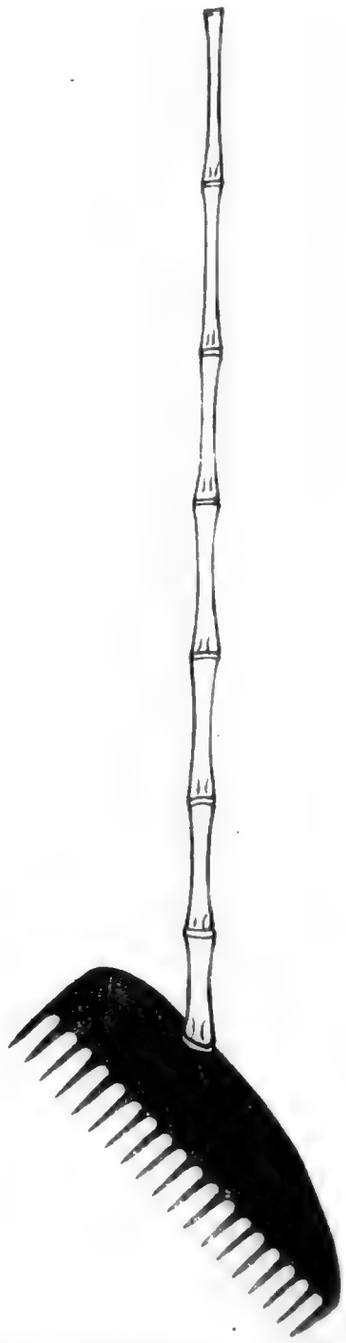
鏟



鏟圖說

鏟釋名曰鏟平削也廣雅曰蕆篆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鏟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此古之鏟也今鏟與古制不同柄長數尺首廣四寸許兩手持之但用前進攪之剗去壟草就覆其根特號敏捷今營州之東燕薊以北農家種溝田者皆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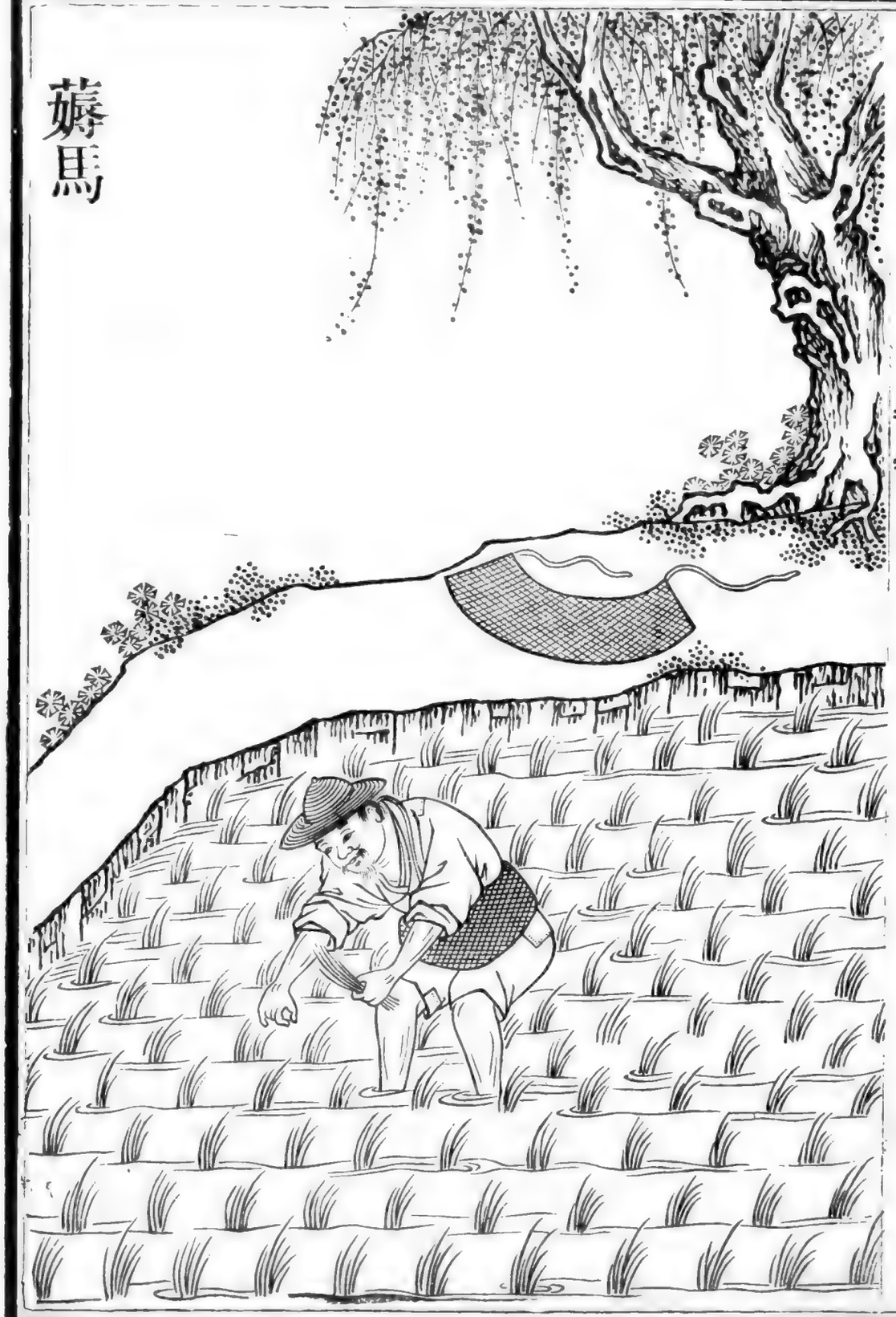
耘盪



耘盪圖說

耘盪江浙之間新制之形如木屐而實長尺餘闊約三寸底列短釘二十餘枚簣其上以貫竹柄柄長五尺餘耘田之際農人執之推盪禾壟間草泥使之溷溺則田可精熟既勝杷鋤又代手足水田有手耘足耘兒所耘田數日復兼倍嘗見江東等處農家皆以兩手耘田匍匐水間膝而行前日曝於上泥濘於下誠可嗟憫

薅馬



薅馬圖說

薅馬薅禾所乘竹馬也似籃而長如鞍而狹兩端攀以柔竹農人薅草之際乃宜于胯間餘裳斂之于內而上控于腰畔乘之兩股既寬行壟上不礙苗行又且不爲禾葉所絆故得專意摘剔稂莠速勝鋤薅殆若秧馬之類因名曰薅馬

鉦

鉦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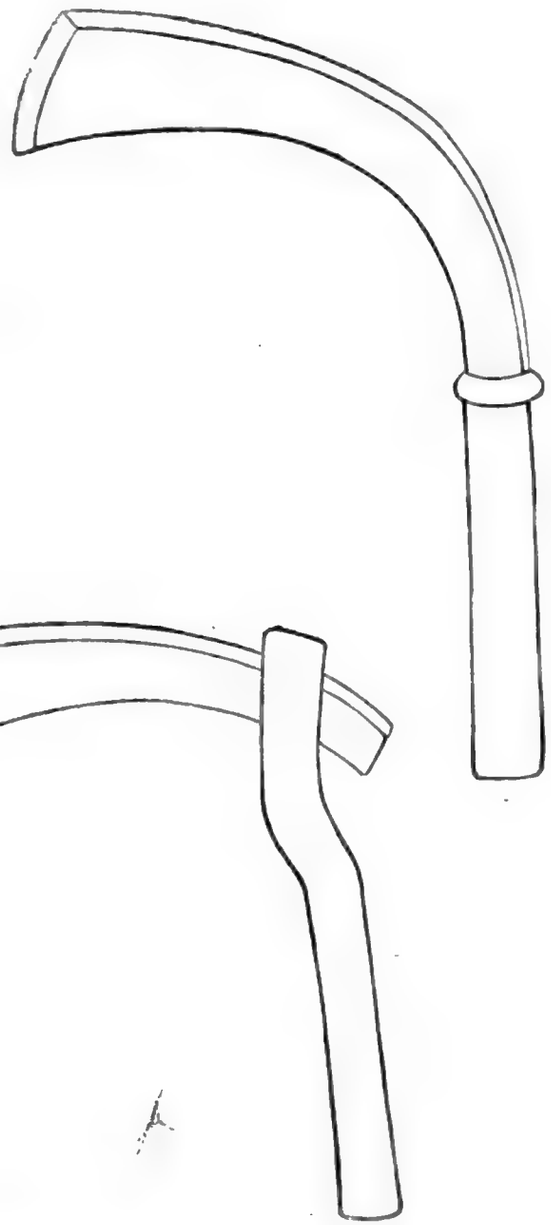
鉦穫禾穗刃也臣工詩曰奄觀鉦艾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鉦小爾雅云截穎卽穫也據陸詩釋文云鉦穫禾短鎌也篆文曰江湖之間以鉦爲刈說文云此則鉦器斷禾聲也故曰鉦

艾

艾圖說

艾穫器今之刜鐮也方言曰刈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銘（音聆）或謂之鍋（音渠）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或謂之鍥（音結）詩奄觀銍艾釋音乂韻作艾芟草亦作刈賈策若艾草菅注艾讀曰刈古艾從草今刈從刀宜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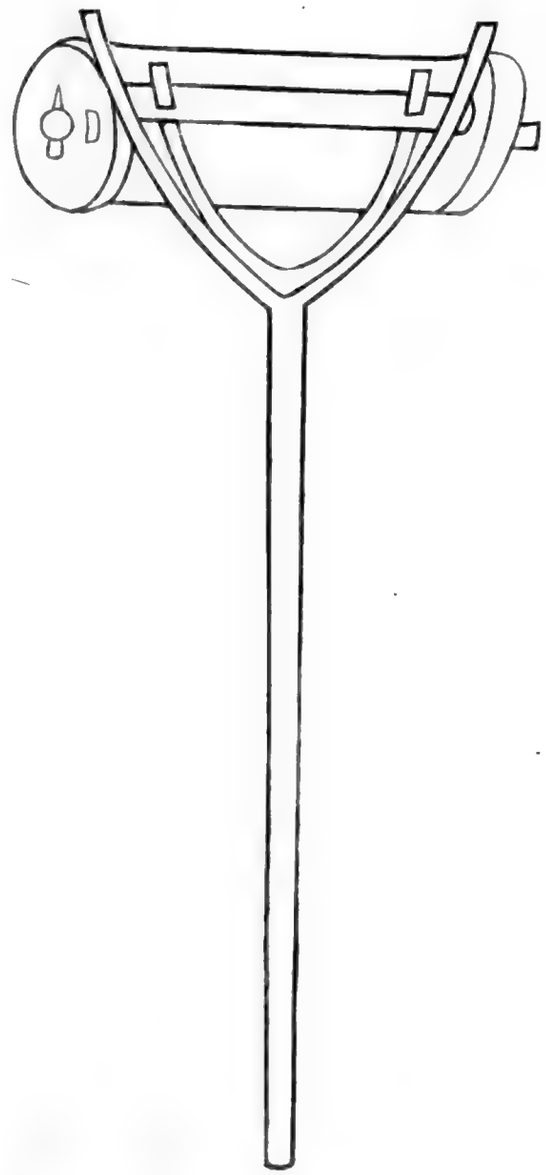
鐮



鐮圖說

鐮刈禾曲刀也釋名曰鐮廉也薄甚所刈似廉考工又作鎌風俗通曰鐮刀自揆積芻莞之效然鐮之制不一有偃鐮有兩刃鐮有袴鐮有鉤鐮有鐮柯之鐮皆古今通用芟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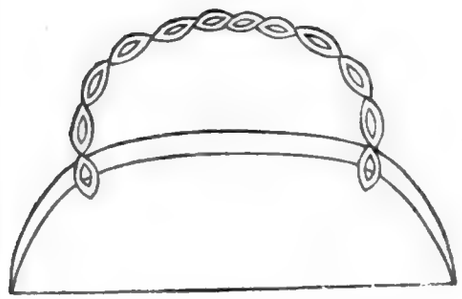
推鎌



推鎌圖說

推鎌斂禾刃也如蕎麥熟時子易焦落故制此器易於收斂形如偃月用木柄長可七尺首作兩股短叉架以橫木約二尺許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鎌刃前向仍左右加以斜杖謂之蛾眉杖以聚所劖之物凡用則執柄就地推去禾莖既斷上以蛾眉權約之乃回手左擁成稏以離舊地另作一行子既不損又速於刀刈數倍此推鎌體用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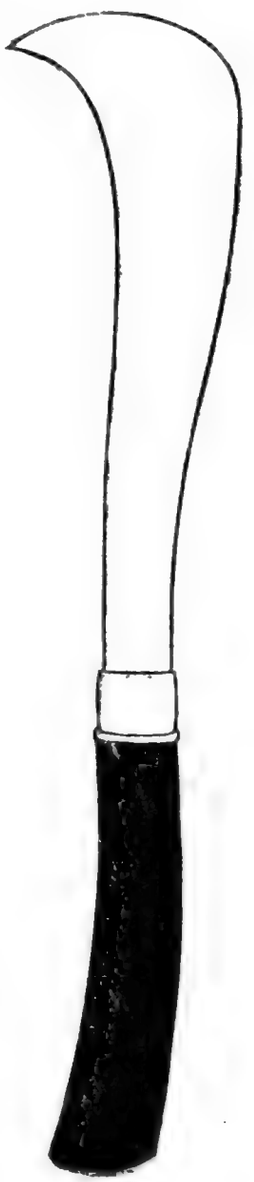
粟
鋻



粟鋻圖說

粟鋻截禾穎刃也集韻云鋻剛也其刃長寸餘上帶圓銓穿之食指刃向手內農人收穫之際用摘禾穗與鉅鐮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用則一此特加便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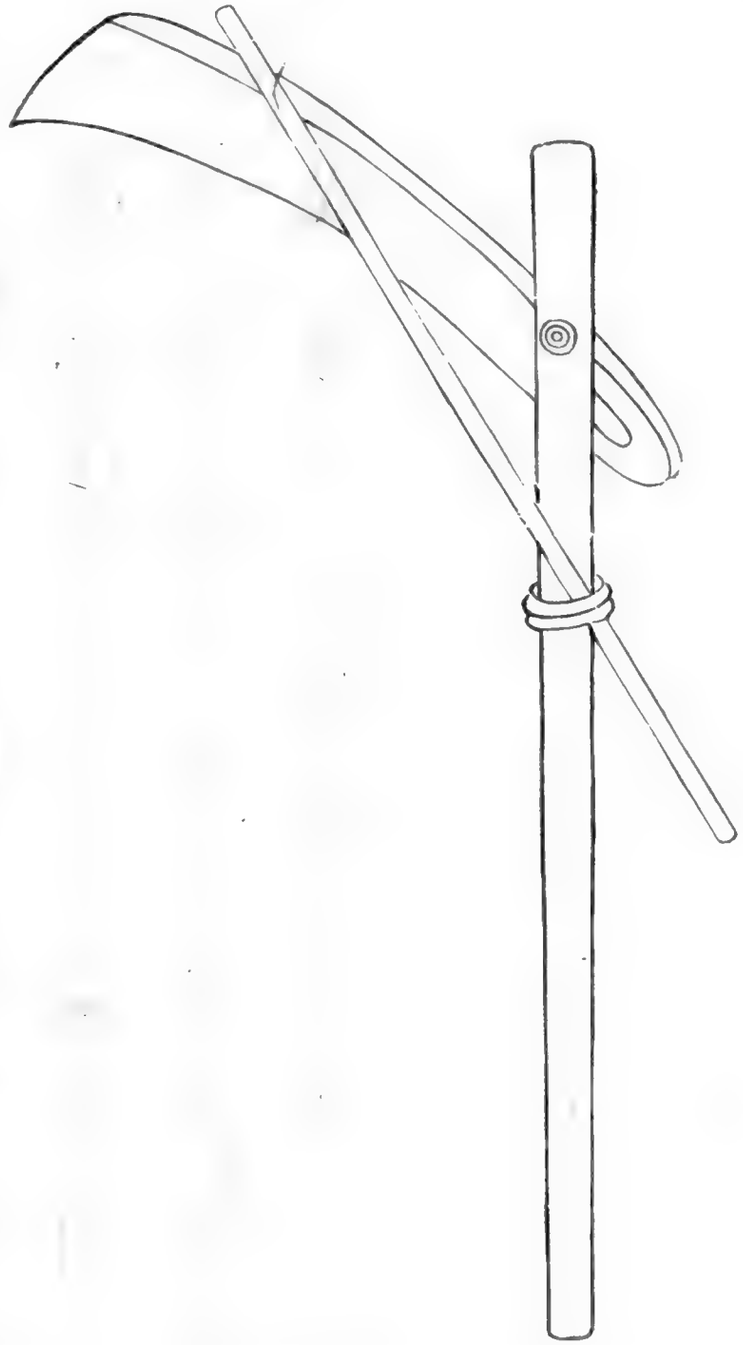
鎒



鎒圖說

鎒似刀而上彎如鐮而下直其背指厚刃長尺許柄盈二握江淮之間恆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鉤江南謂之鎒鎒鎒集韻通用又謂之彎刀以刈草木或斫柴篠或代鐮斧一物兼用農家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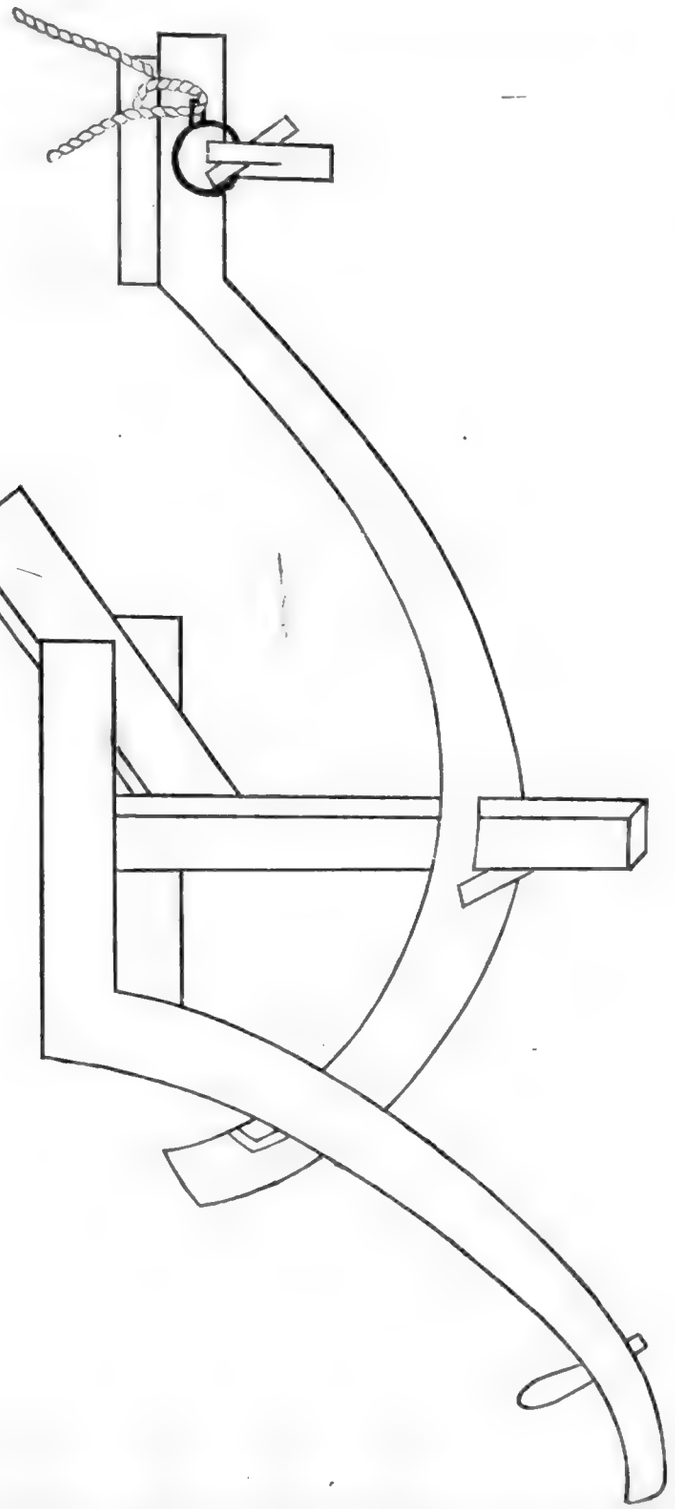
鑿



鑿圖說

鑿集韻云鑿兩刃刈也其刃長二尺餘闊可三寸橫插長木柄內牢以逆楔農人兩手執之遇草萊或麥禾等稼折腰展臂匝地芟之柄頭仍用掠草杖以聚所芟之物使易收束太公農器篇云春鑿草棘又唐有鑿麥殿今人亦云芟曰鑿蓋體用互名皆此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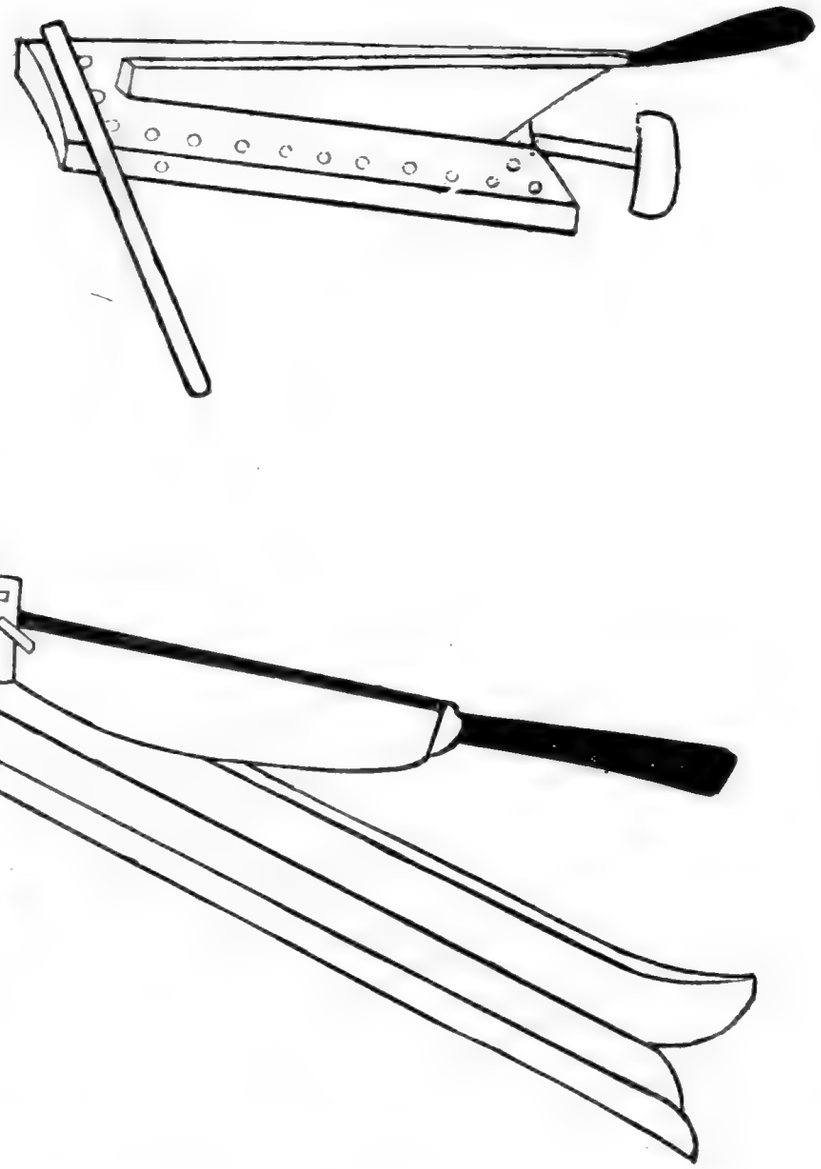
劗刀



劗刀圖說

劗刀集韻與劗同闢荒刃也其制如短鎌而背則加厚嘗見開墾蘆葦蒿萊等荒地根株駢密雖强牛利器鮮不困敗故于耕犁之前先用一牛引曳小犁仍置刃裂地闢及一壟然後犁鑱隨過覆墝截然省力過半又有于本犁轅首裏邊就置此刃比之別用人畜就省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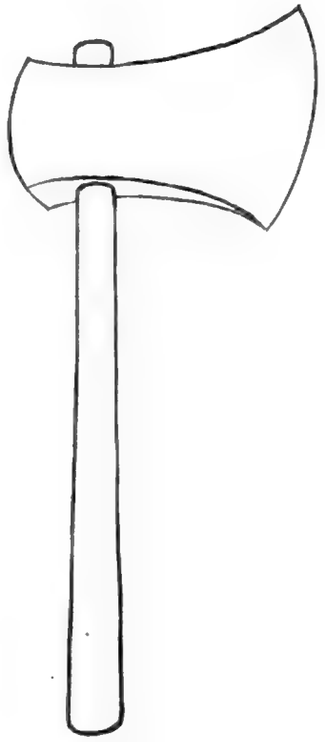
鏟



鏟圖說

鏟（切草也）凡造鏟先鍛鐵爲鏟背厚可指許內嵌鏟刃如半月而長下帶鐵袴以插木柄截木作碪長可三尺有餘廣可四五寸碪首置木簍高可三五寸穿其中以受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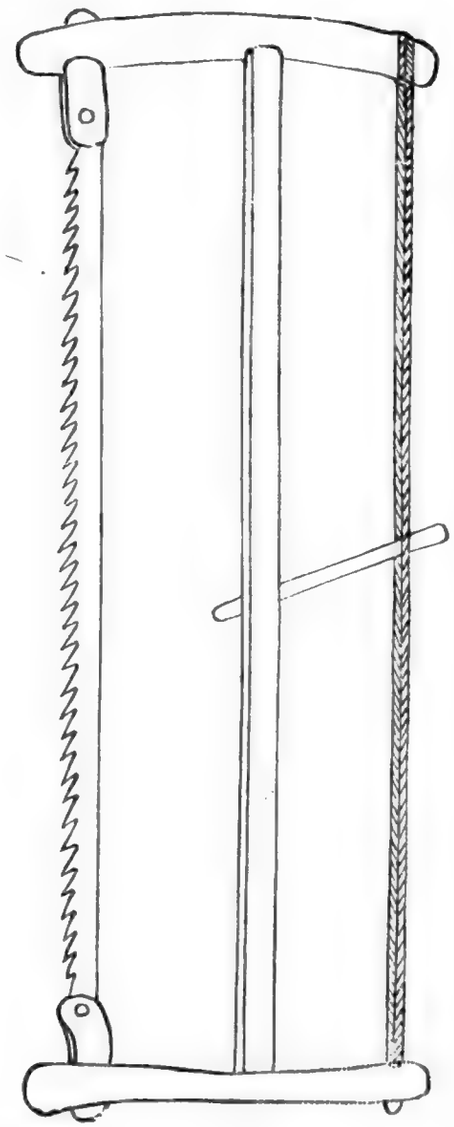
斧



斧圖說

斧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爲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其柄爲柯然樵斧桑斧制頗不同樵斧狹而厚桑斧闊而薄蓋隨所宜而制也今農耕作之際修拯佃具隨身尤不可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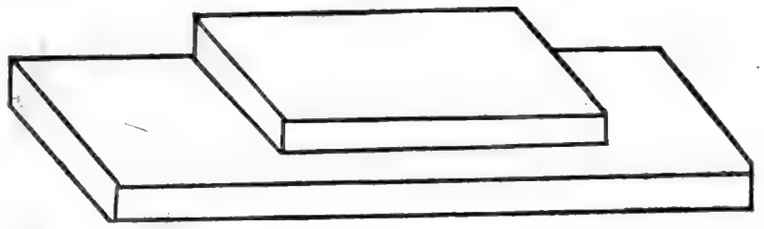
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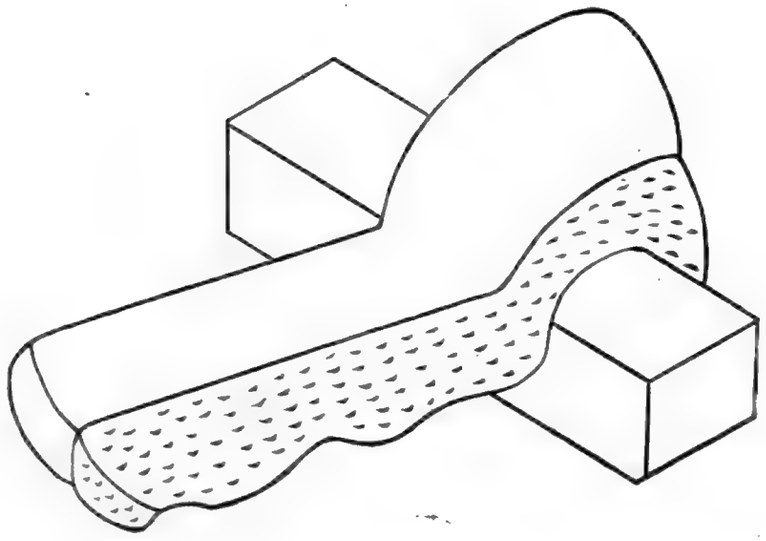


鋸圖說

鋸解截木也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說文曰鋸槍唐也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斮鋸制焉太公農器篇云鑊鍤斧鋸此鋸爲農器尚矣今接桑果不可闕者

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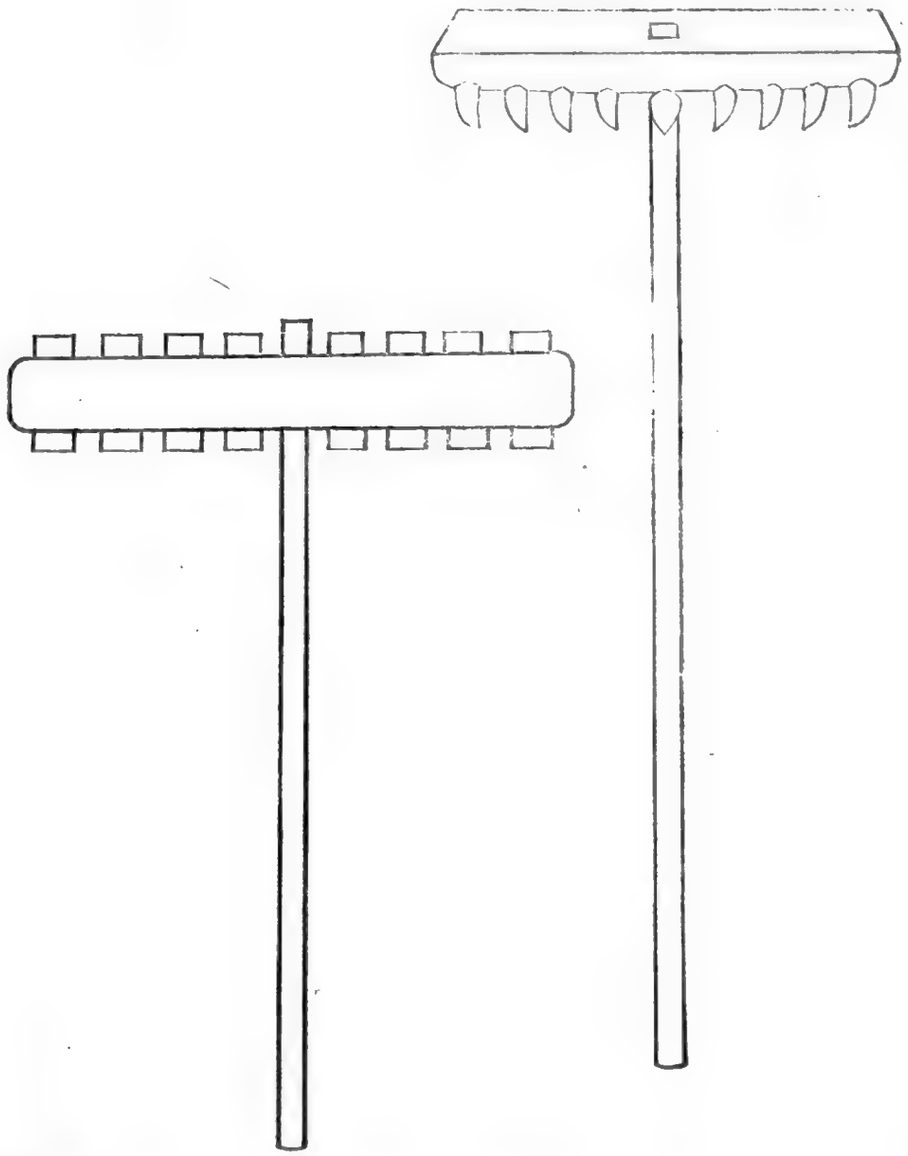




礪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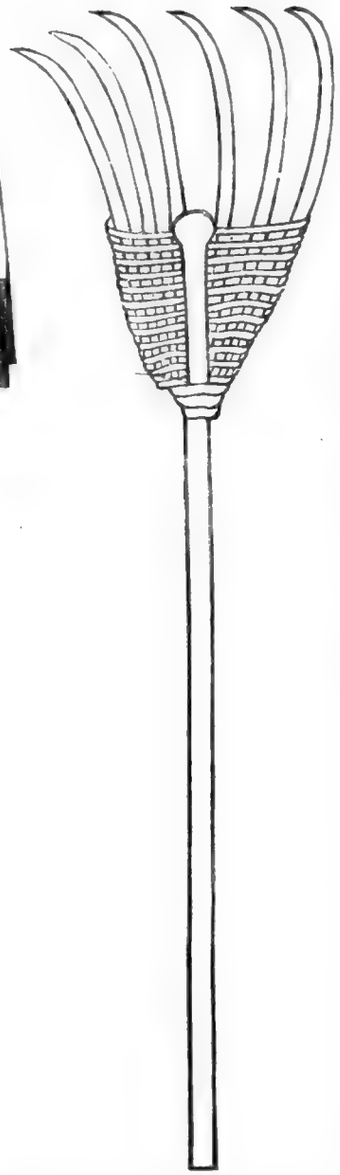
礪磨刃石也書曰揚州厥貢礪砥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粉色出南昌者爲最善山海經曰高梁之山多砥礪尸子曰鐵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礛加之以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農器鐮斧鏟鑿之類非礪不可大小之家所必用也蔡邕銘曰木以繩直金以沛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銛

大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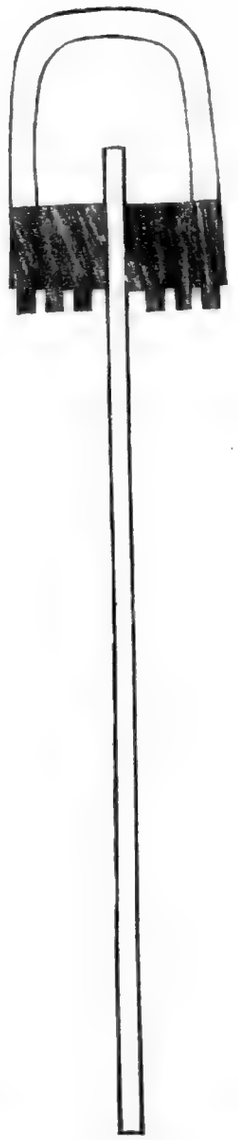


穀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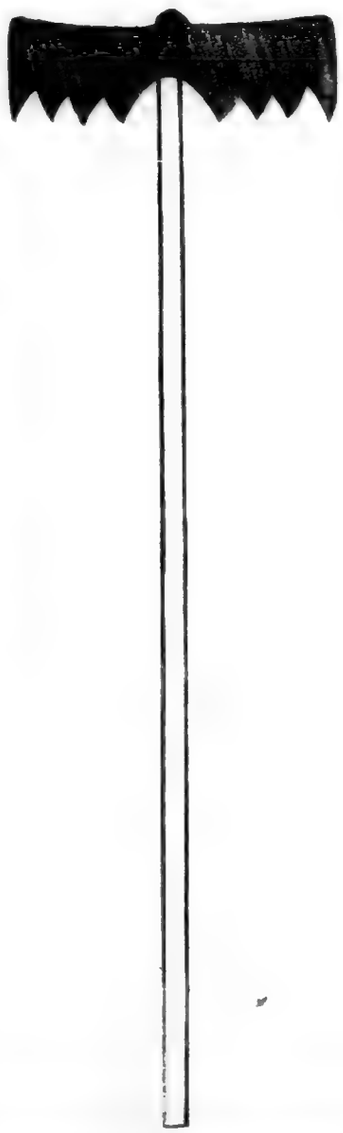
竹杷



耘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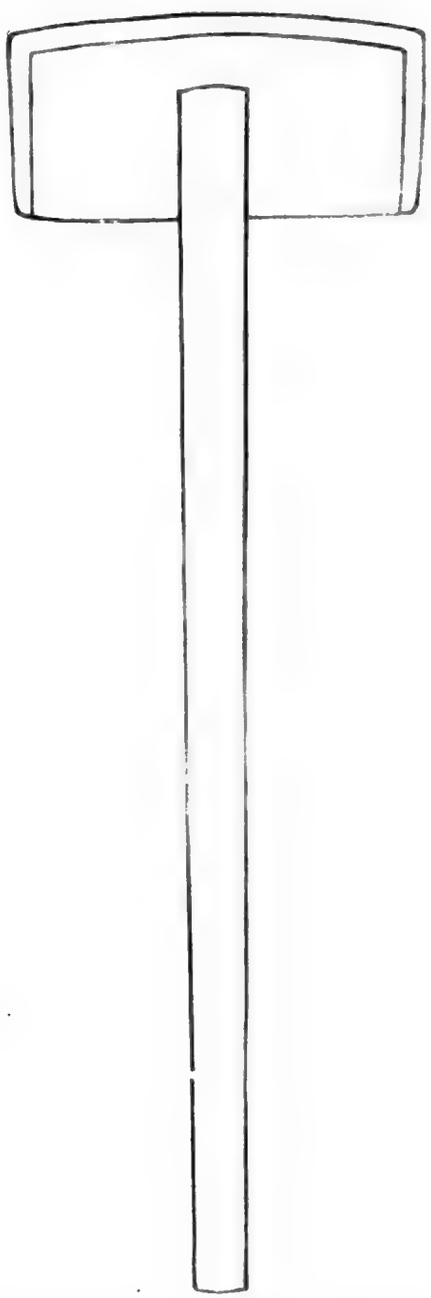
小杷



杷圖說

杷鏤鍬器也方言云宋魏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直柄橫首柄長四尺首闊一尺五寸列鑿方竅以齒爲節夫畦畛之間搜剔塊壤疏去瓦礫場圃之上摟聚麥禾擁積稭穗此蓋農之功也後有穀杷或謂透齒杷用攤曬穀又耘杷以木爲柄以鐵爲齒用耘稻禾竹杷場圃樵野間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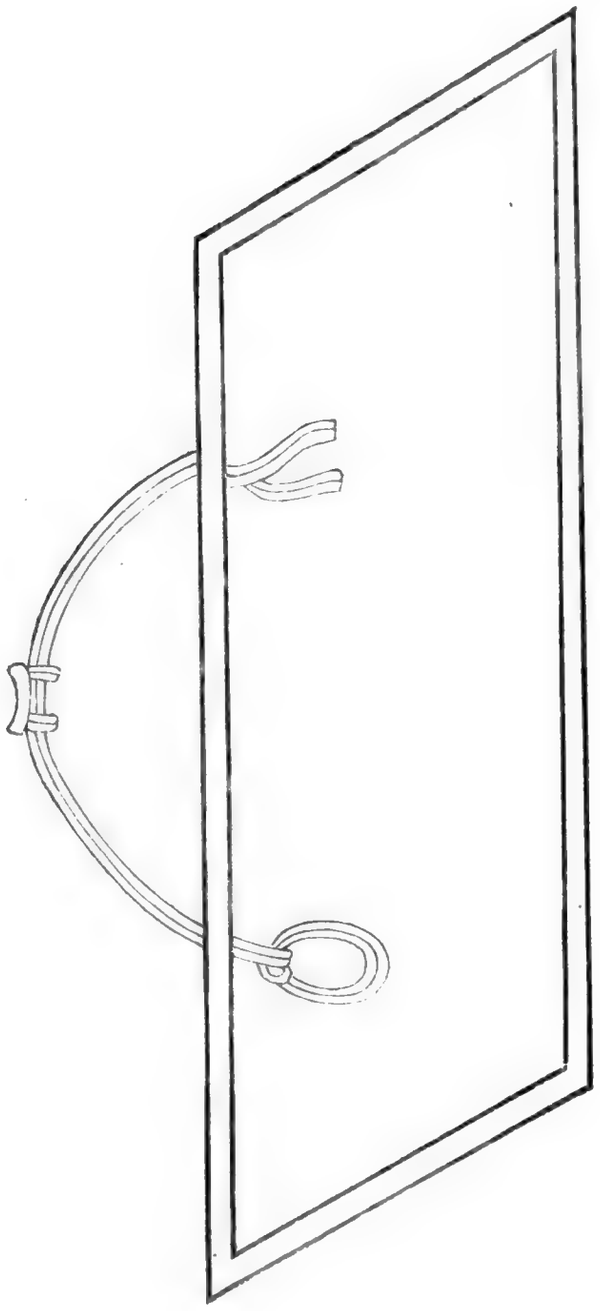
杈



杌圖說

杌無齒杷也所以平土壤聚穀實說文云無齒爲杌禾譜字作戛周生烈曰夫忠蹇朝之杷杌正人國之掃箒秉杷執箒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杷杌之爲器也見于書傳至今不替其用爲不負紀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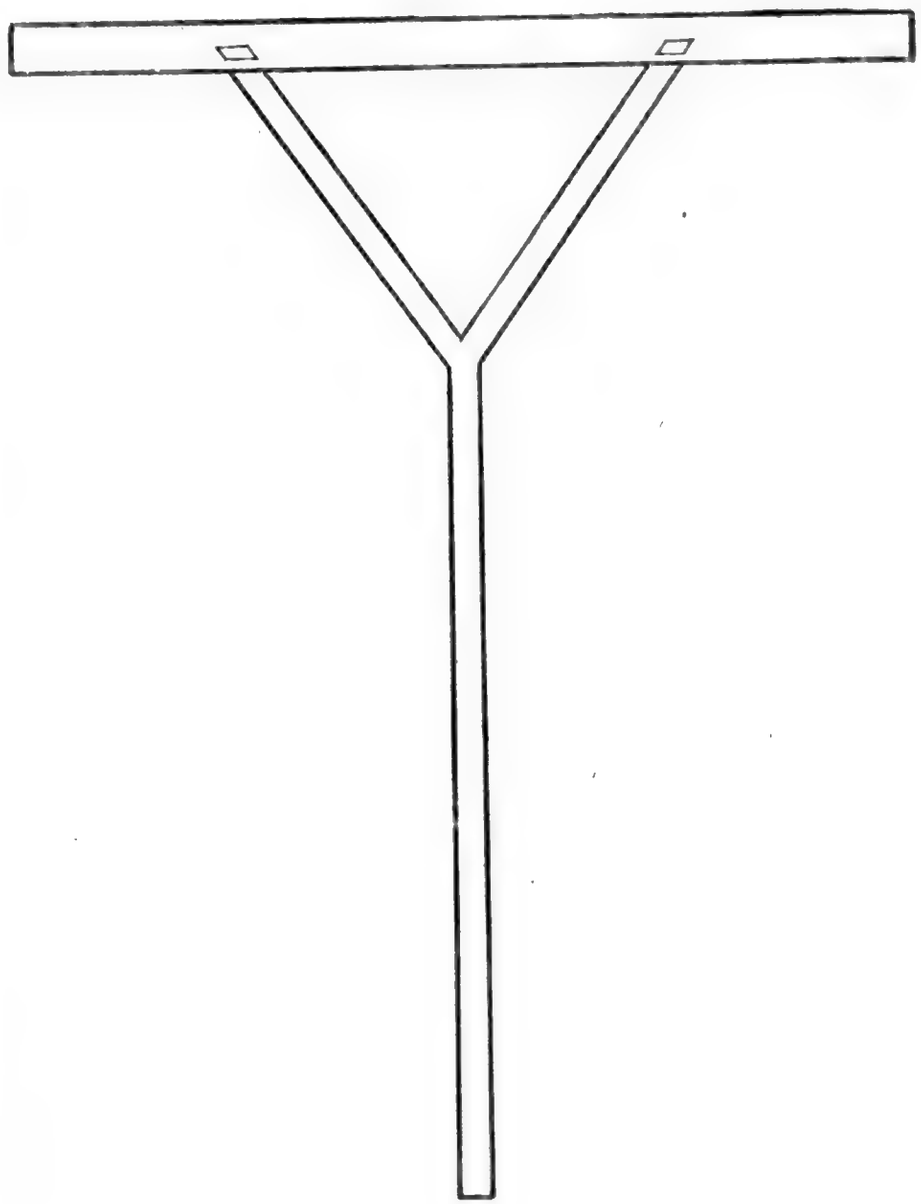
平板



平板圖說

平板平摩種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板長廣相稱上置兩耳繫索連軛駕牛或人拖之摩田須平方可受種即得放水浸漬勻停秧出必齊田家或仰坐凳代之終非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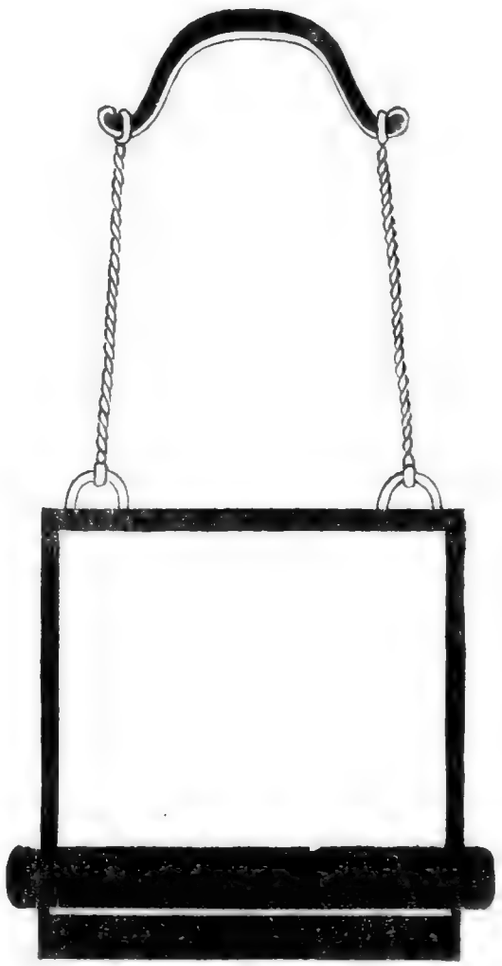
濕田



田盪圖說

田盪均泥田器也用叉木作柄長六尺前貫橫木五尺許田方耕耙尚未勻熟須用此器平著其上盪之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則易爲秧蒔農書種植篇云凡水田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此亦盪之用也夫田盪與耘盪字同音異所用亦各不類因辯及之

軸輥



輥軸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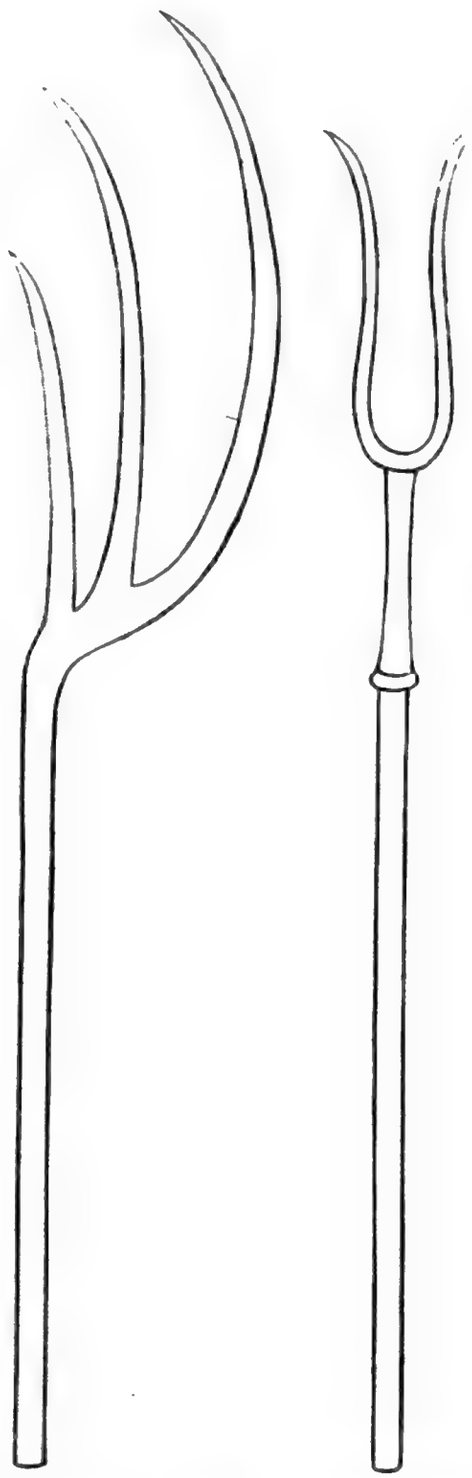
輥軸碾草木軸也其軸木徑可三四寸長約四五尺兩端俱作轉簨挽索用牛曳之夫江淮之間凡所種稻田其草禾齊生並出則用此輥碾使草禾俱入泥內再宿之後禾乃復出草則不起又嘗見一方稻田不解插秧唯務撒種却于軸間交穿板木謂之鴈翅狀如礰碑而小以輥打水土成泥就碾草禾如前江南地下易于得泥故用輥軸北方塗田頗少放水之後欲得成泥故用鴈翅輥打各隨地之所宜用也

秧彈

秧彈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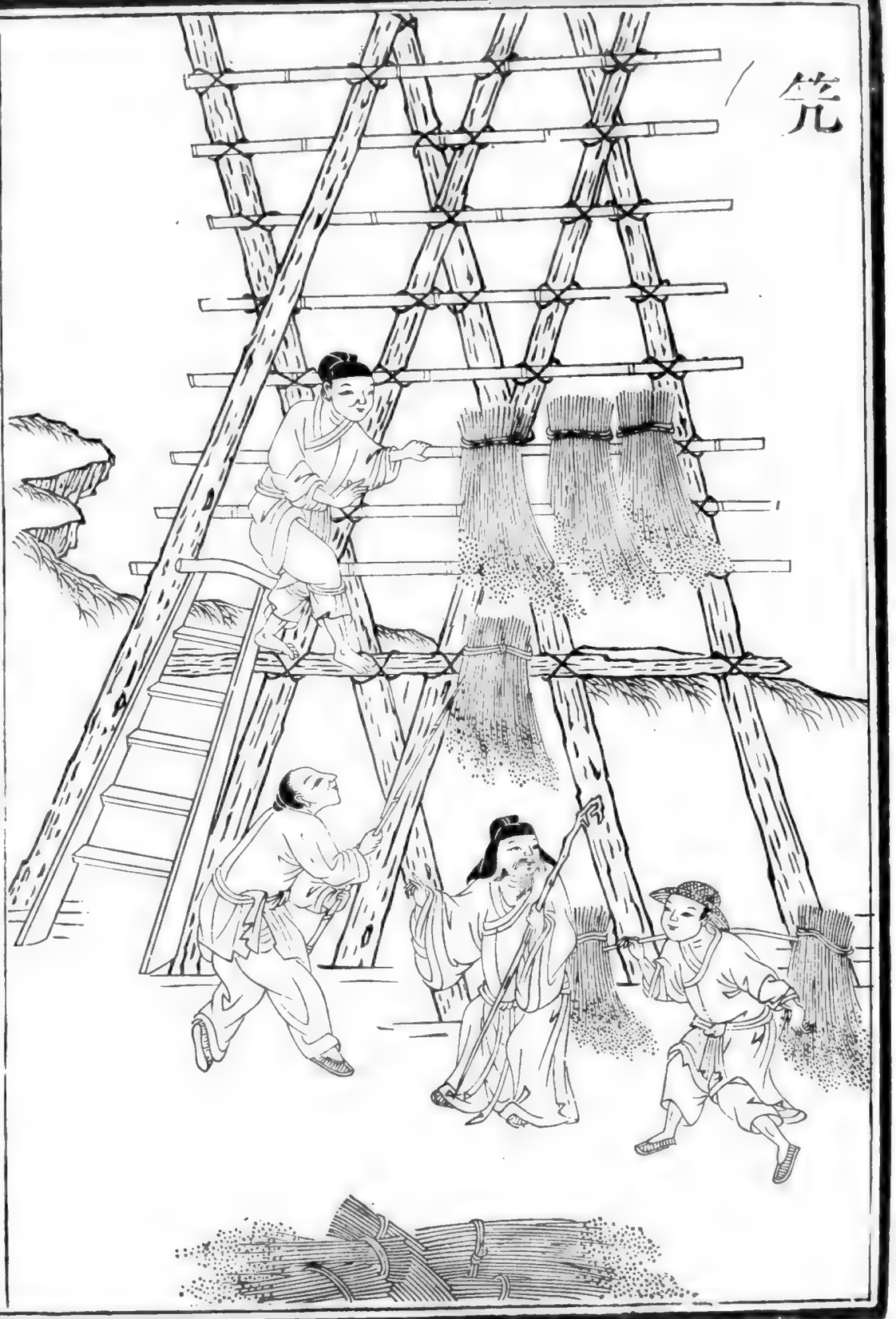
秧彈（平聲）秧壟以篾爲彈彈猶弦也世呼船牽（去聲）曰彈字義俱同蓋江鄉櫃田內平而廣農人秧蒔漫無準則故制此長篾掣于田之兩際其直如弦循此布秧了無欹斜猶梓匠之繩墨也

杈



杈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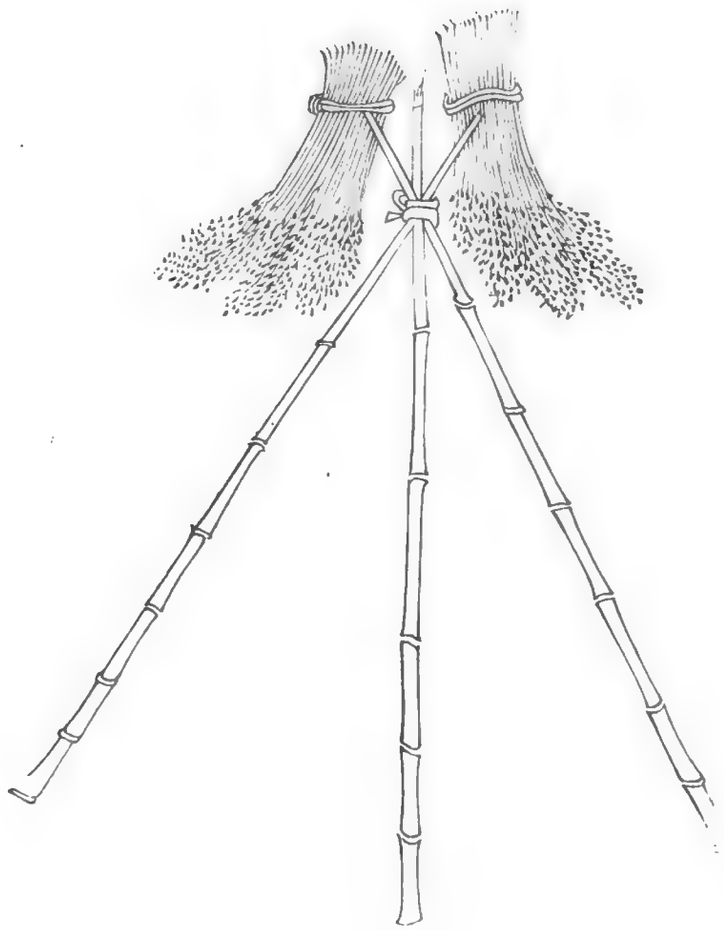
杈（如加切）笳禾具也採木爲之通長五尺上作二股長可二尺上一股微短皆形如彎角以簞取禾稭也又有以木爲榦以鐵爲首二其股者利如戈戟唯用叉取禾束謂之鐵禾杈



笕圖說

笕架也集韻作筧竹竿也或省作笕今湖湘間收禾並用笕架懸之以竹木構如屋狀若麥若稻等稼穫而棄蘭音之悉倒其穗捺于其上久雨之際比于積垛不致鬱熂江南上雨下水用此甚宜北方或遇霖潦亦可倣此庶得種糧勝于全廢今特載之冀南北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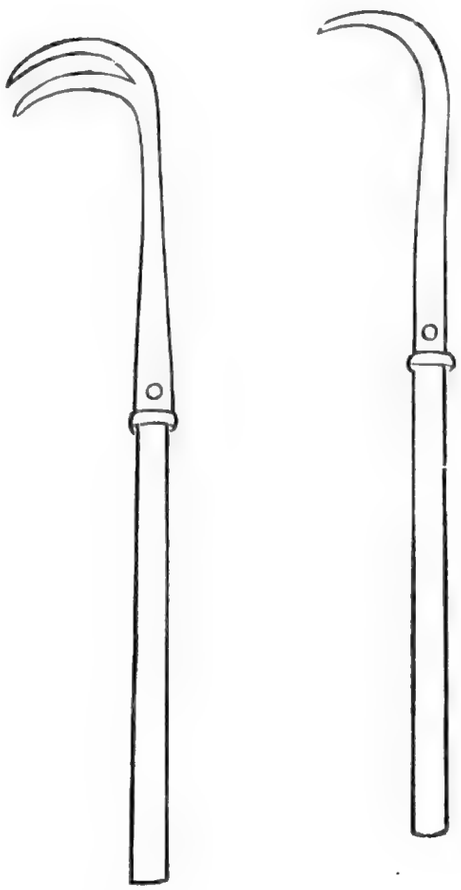
喬扞



喬扞圖說

喬扞音干挂禾具也凡稻皆下地沮溼或遇雨潦不無淹浸其收穫之際雖有禾稈不能臥置乃取細竹長短相等量水淺深每以三莖爲數近上用篾縛之又于田中上控禾把又有用長竹横作連脊挂禾尤多凡禾多則用笕架禾少則用喬扞雖大小有差然其用相類故幷次之

搭爪



搭爪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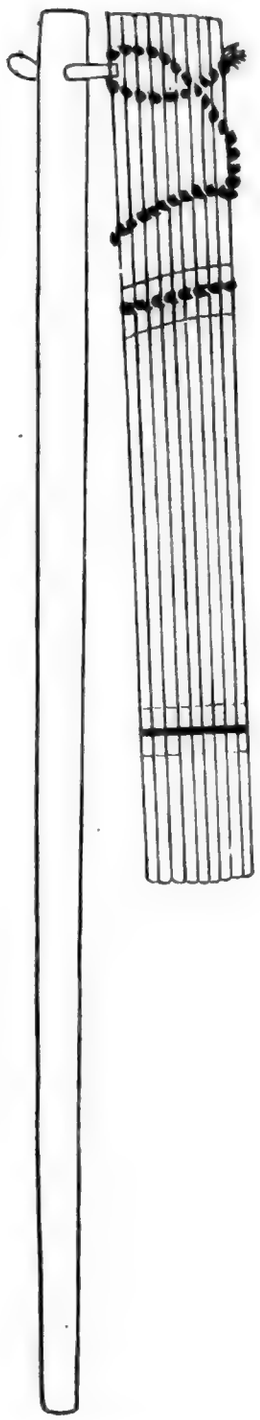
搭爪上用鐵鉤帶榜中受木柄通長尺許狀如彎爪用如爪之搭物故曰搭爪以櫌草禾之束或積或擲日以萬數速于手挈可謂智勝力也

禾擔

禾擔圖說

禾擔負禾具也其長五尺五寸剡匾木爲之者謂之輓擔斫圓木爲之謂之樅擔集韻云樅音聰尖頭擔也匾者宜負器與物圓者宜負薪與禾穜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凡山路巉嶮或水陸相半舟車莫及之處如有所負非擔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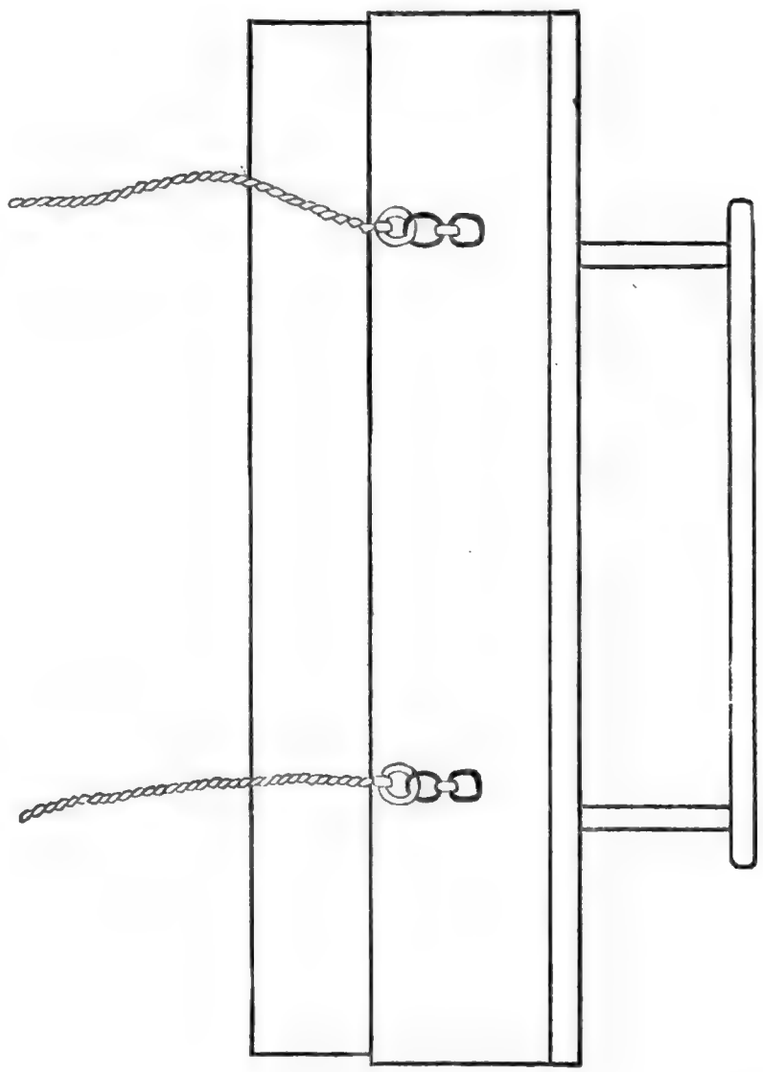
連耞



連刼圖說

連刼古牙切擊禾器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刼殳刼拂也以擊草廣雅曰拂謂之架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釋名曰架加也加杖于柄頭以撾穗而出穀也其制用木條四莖以生革編之長可三尺闊可四寸又有以獨梃爲之者皆于長木柄頭造爲擐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

刮板



刮板圖說

刮板刮土具也用木板一葉闊二尺許長則倍之或煆鐵爲舌板後釘直木二莖高出板上概以橫柄板之兩傍係一鐵鐶以攙曳索兩手推按或人或畜輓行以刮壟脚土凡修閘壩起堤防塡汚坎積丘垤均土壤治畦埂墁場圃聚子粒擁糠粃除瓦礫雖若乏用然農家之事居多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卷目錄

農部彙考七

農政全書五

農器圖譜三　杵臼圖說　碓圖說　堶碓圖說　礱磨圖說　碾圖說　輥轀圖說　連磨說　颺扇圖說　磨圖說　油榨圖說　轂虫圖說　窖圖說　竇圖說　施車圖說　農器圖譜四　麥籠圖說　麥彰圖說　麥綽圖說　捃刀圖說　拖杷圖說　抄竿圖說　蓑笠圖說　屏圖說　屨圖說　槱圖說　覆殼圖說　篠圖說　臂篝圖說　簞圖說　篔圖說　畚圖說　箕圖說　簍圖說　篋圖說　簷圖說　簁圖說　簸圖說　籠圖說　箕圖說　種箄圖說　曬槃圖

說　摜稻簞圖說

藝術典第九卷

農部彙考七

農政全書五

農器圖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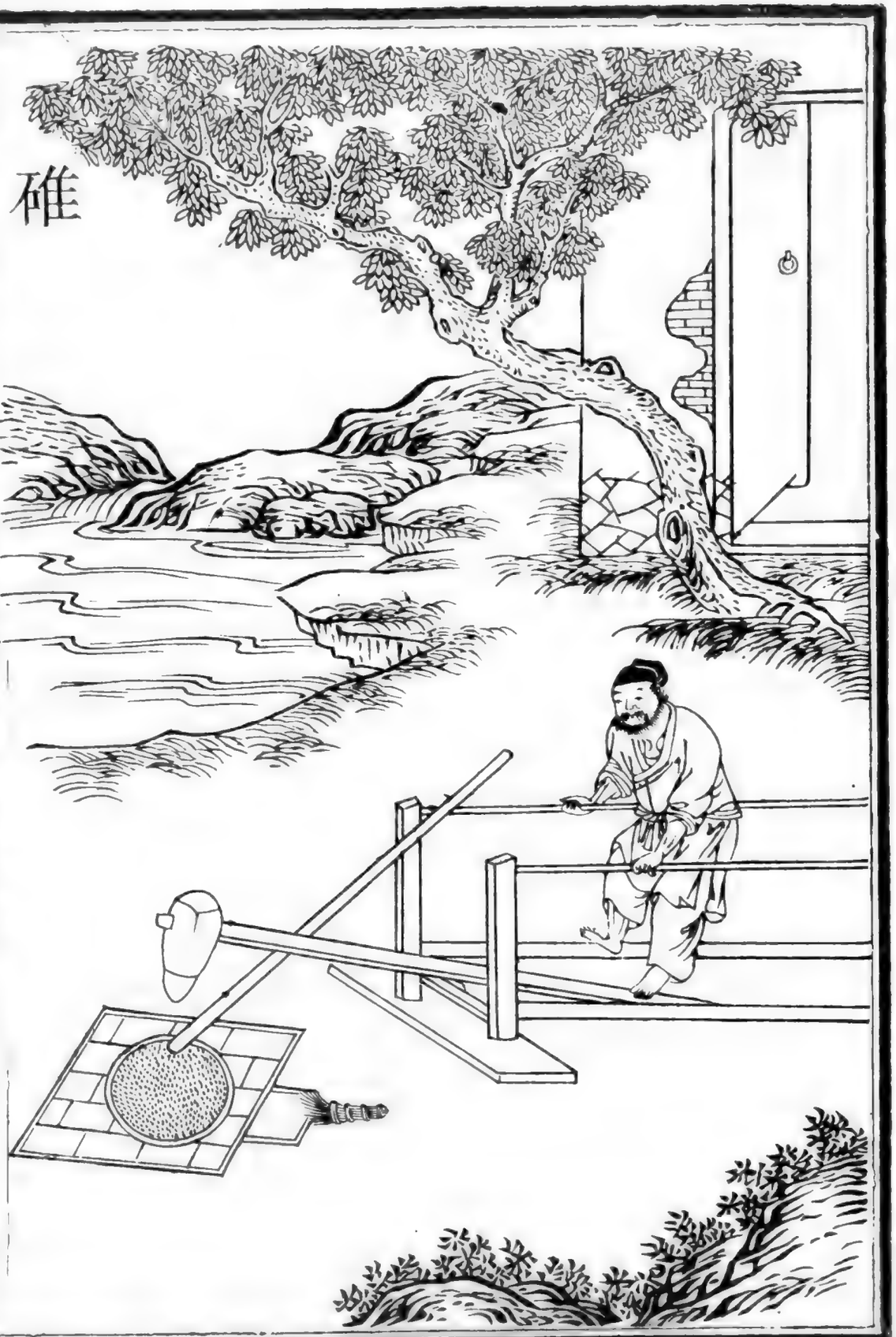
王禎曰昔聖人教民杵臼而粒食資焉後乃增廣制度而爲碓爲磴爲礱爲碾等具皆本於此至於蓄積之所古有定制而出納之用與烹飪之器尤不可缺故以嘉量繼之鼎釜終之若夫舟車之事任載所先蓋南北道路之不同故水陸乘行之亦異然淮漢之

間俱可兼用凡務農之家隨其所便所居廬室尤不可無其動止之用理在覆載故共錄於此

杵臼

杵臼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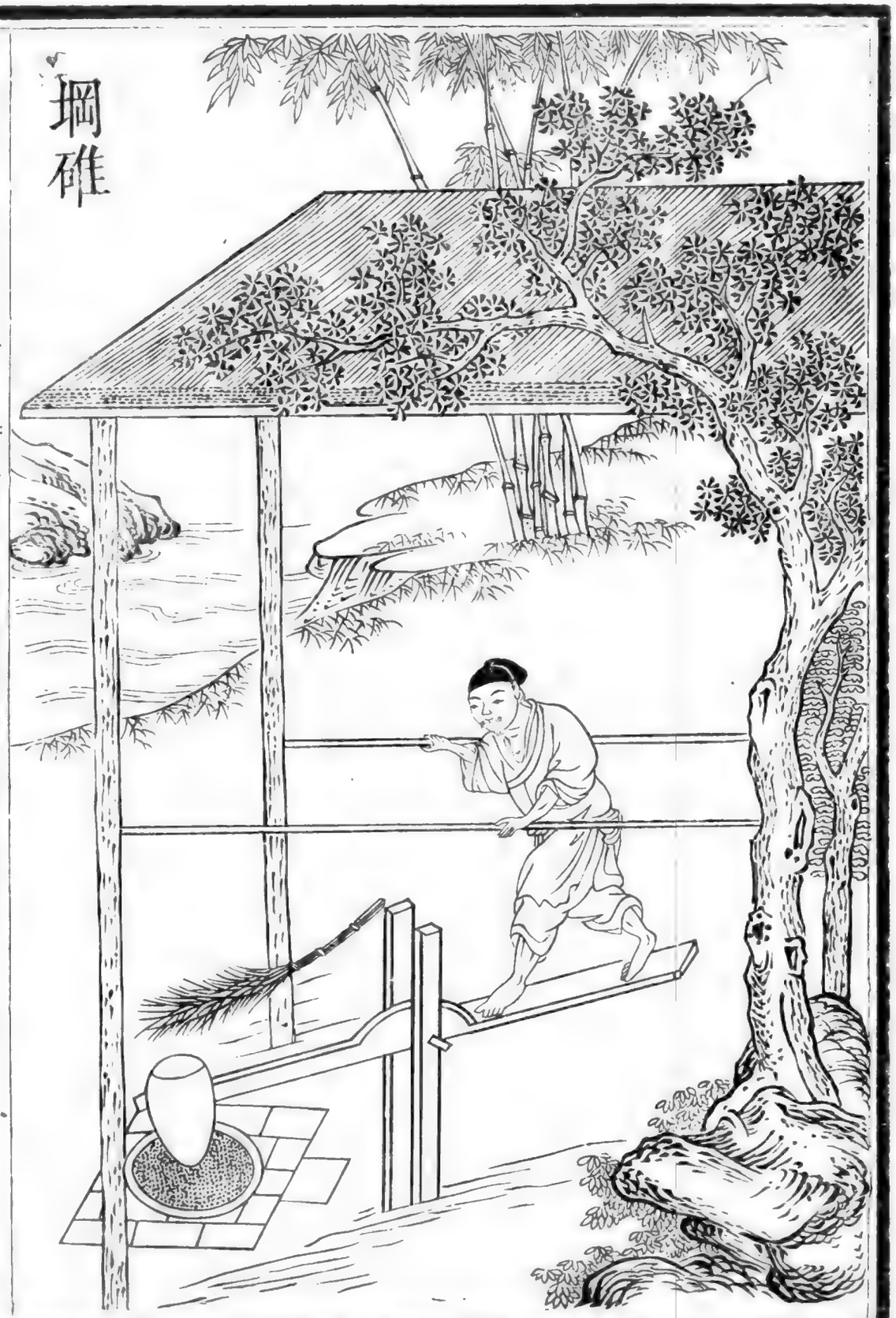
杵臼舂也易繫辭曰黃帝堯舜氏作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以濟按古舂之制秔百一十斤稻重一秔爲米二十斗爲米十斗曰穀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粢又曰糲米一石舂爲九斗曰糲糲米之精者斯古舂之制自杵臼始也



碓

碓圖說

碓舂器用石杵臼之一變也廣雅曰碻碓也方言云碓稍謂之梴桓譚新論曰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重以踐碓利十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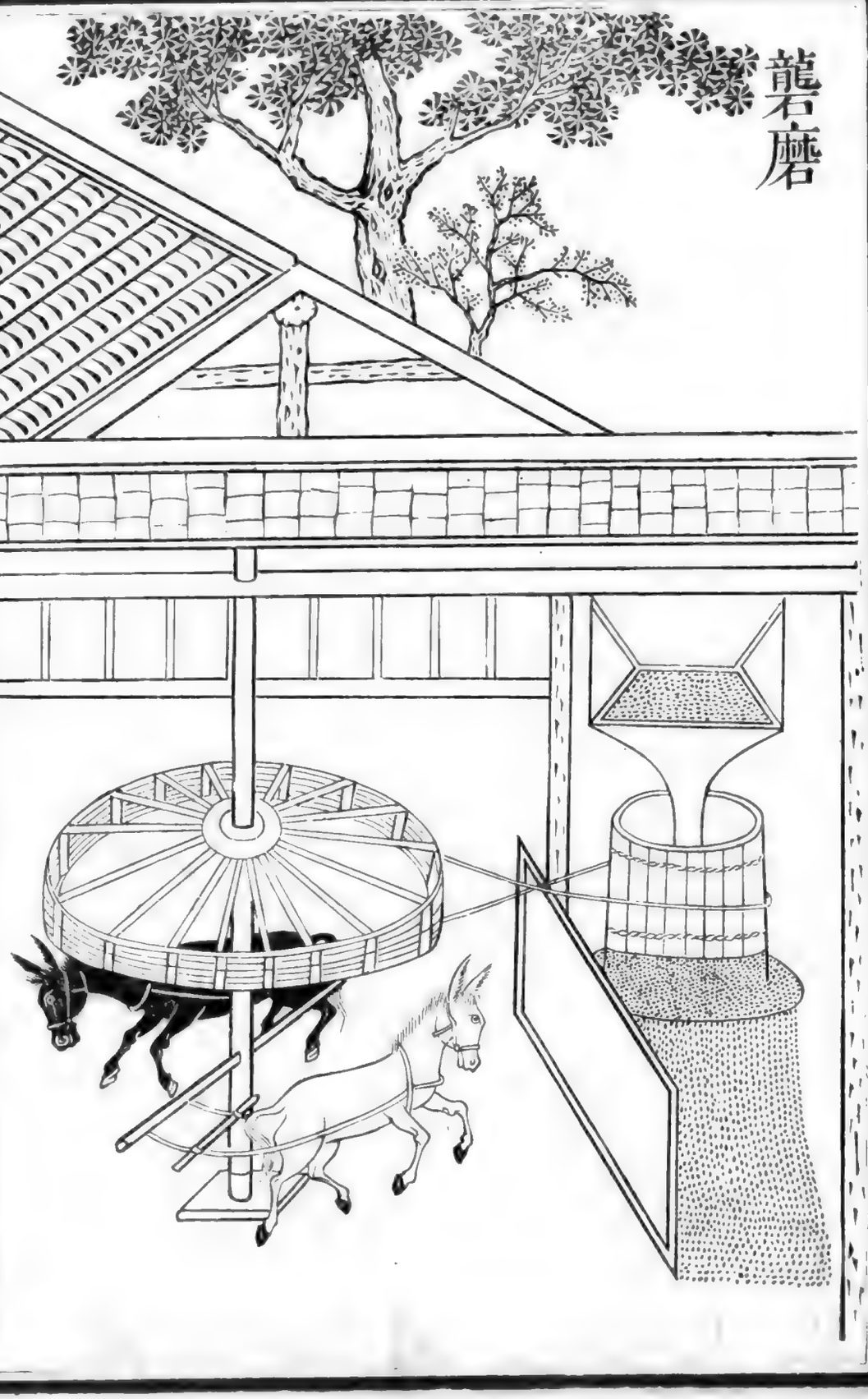


堈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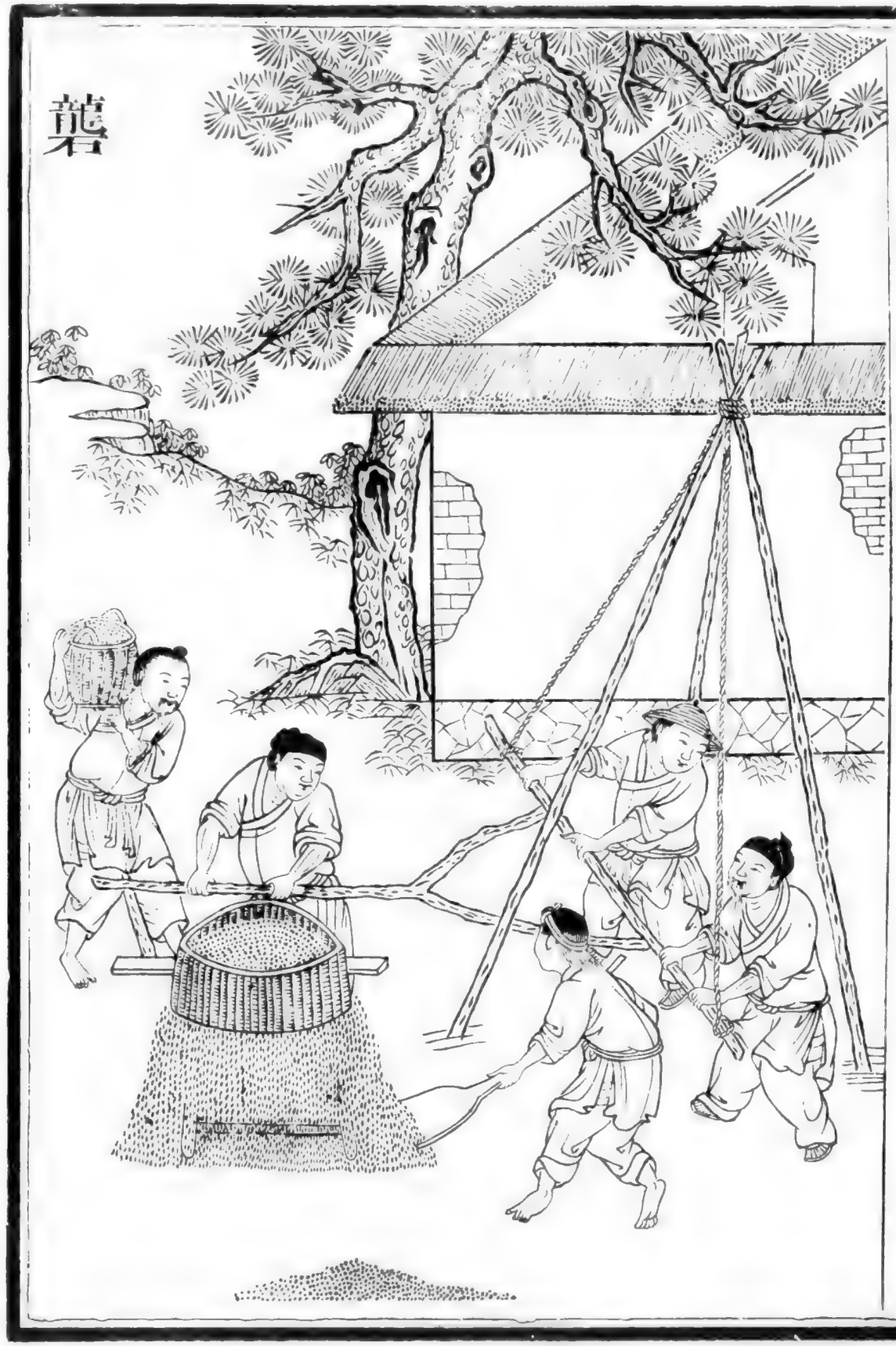
堈碓圖說

堈碓以堈作碓臼也集韻云堈甕也又作瓶其制先掘埋堈坑深逾二尺次下木地釘三莖置石於上後將大磁堈穴透其底向外側嵌坑內埋之復取碎磁與灰泥和之以窒底空令圓滑如一候乾透乃用半竹篛長七寸許徑四寸如合脊瓦樣但其下稍闊以熟皮周圍護之（取其滑也）倚於堈之下脣篛下兩邊以石壓之或兩竹竿刺定然後注糙於堈內用碓木杵（杵頭鐵圍束之圄內置四大牙釘稍臥之）搗於篛內堈既圓滑米自翻倒簌於篛內一搗一簌既省人攪米自勻細然木杵既輕動防狂迸須於踏碓時已起而落隨以左足攝其碓腰方得穩順一堈可舂米三石功折常碓累倍始於浙人故又名浙碓今多於津要商旅輳集處所可作連屋置百餘具者以供往來稻船貨糶糙糯及所在上農之家用米既多尤宜置之

磨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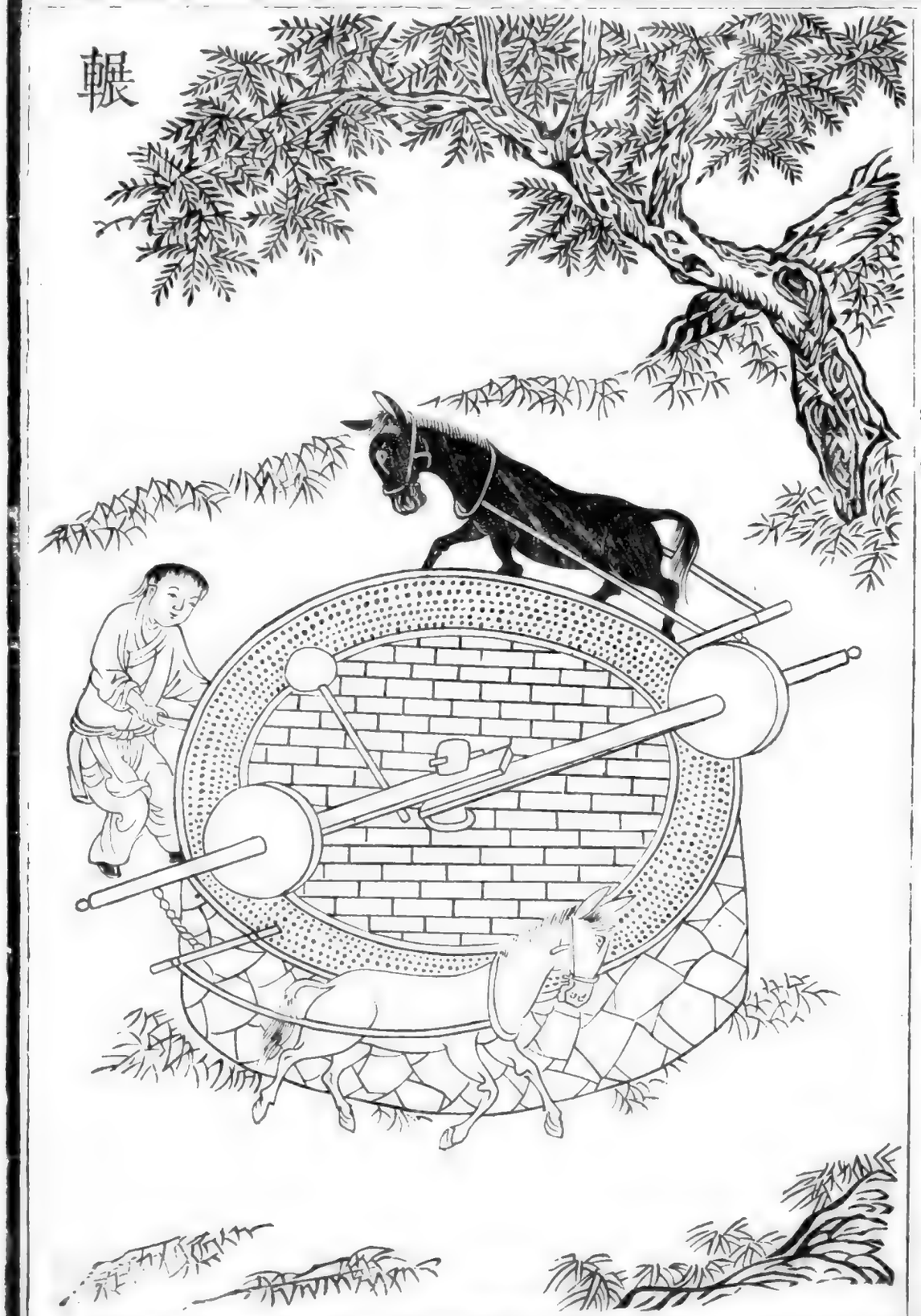


碨磨



礱磨圖說

礱礦穀器所以去穀殼也淮人謂之礱江浙之間謂之礱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爲密齒破穀不致損米就用拐木竅貫礱上掉軸以繩懸樑上衆力運肘以轉之日可破穀四十餘斛方謂之木礦石鑿者謂之石礦礱字從石初本用石今竹木代者亦便又有廢磨上級已薄可代穀礱亦不損米或人或畜轉之謂之礱磨復有畜力挽行大木輪軸以皮弦或大繩繞輪兩周復交於礱之上級輪轉則繩轉繩轉則礱亦隨轉計輪轉一周則礱轉十五餘周比用人功既速且省



碾圖說

輾通俗文曰石碾轢穀曰輾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因教民爲輾今以糲石甃爲圓槽周迴數丈高逾二尺中央作臺植以簨軸上穿斡木貫以石碾又用前後二碾相逐與糯粥同膠和之以爲圓槽下以木椎緩築實直至乾透可用轢米特易可加前數此又輾之巧便者

元扈先生曰後魏臣工最多留心民事者將上意所
先耶抑兩漢之遺人也亮爲僕射時奏於張方橋東
堰穀水造碓磨三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海青輾

輥輾圖說

輥輾世呼曰海青輾喻其速也但比常輾減去圓槽就碢榦栝以石輥（輥徑可三尺長可五尺）上置板檻隨輾榦圓轉作竅下穀不計多寡旋輾旋收易於得米較之碢輾疾過數倍故比於鷙鳥之尤者人皆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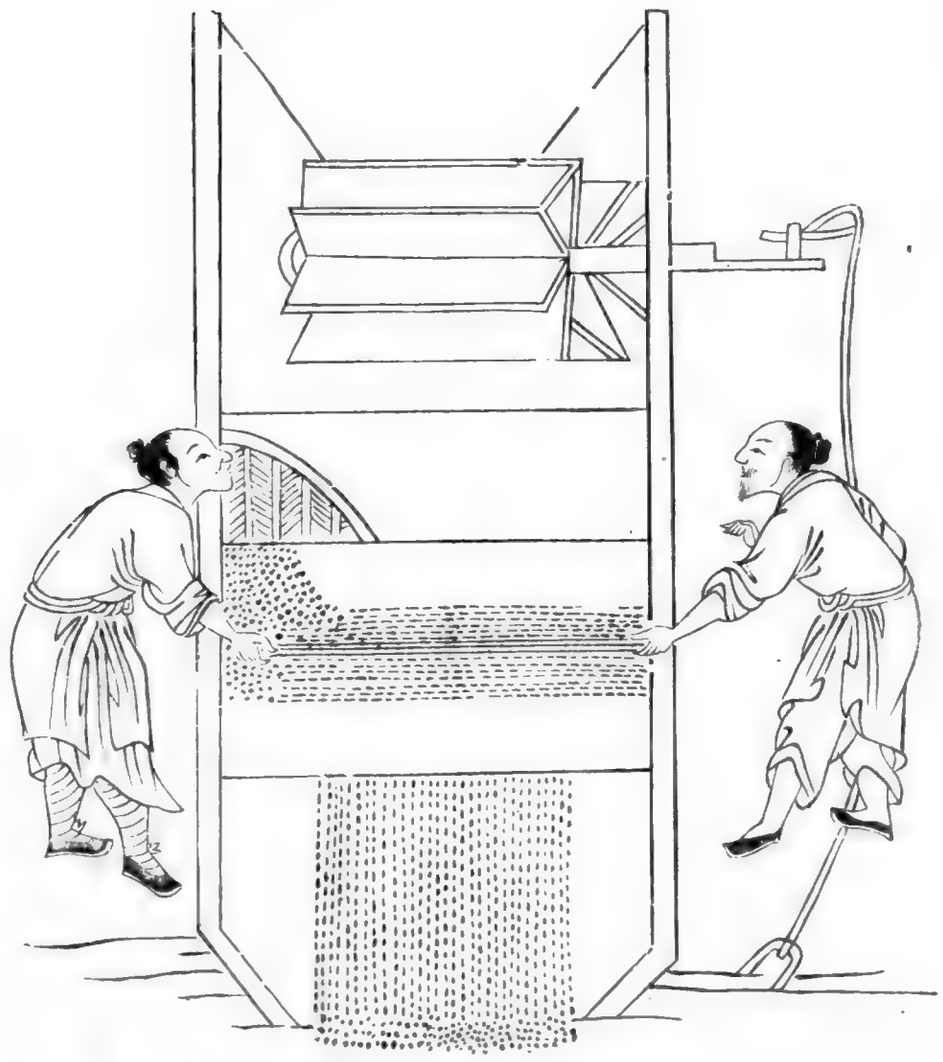
元扈先生曰江右木作槽輾山右石作搖輾皆取機勢倍勝常輾

連磨說

連磨連轉磨也其制中置巨輪輪軸上貫架木下承鐏曰復於輪之周回列遶八磨輪輻近與各磨木齒相間一牛拽轉則八磨隨輪輻俱轉用力少而見功多後魏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劉景宣作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竊謂此雖並載前史然世罕有傳者今乃尋繹搜索度其可用述此製度既圖於前復叙於後庶來者倣之以廣食利

按原本云圖見水利部

颺扇



颺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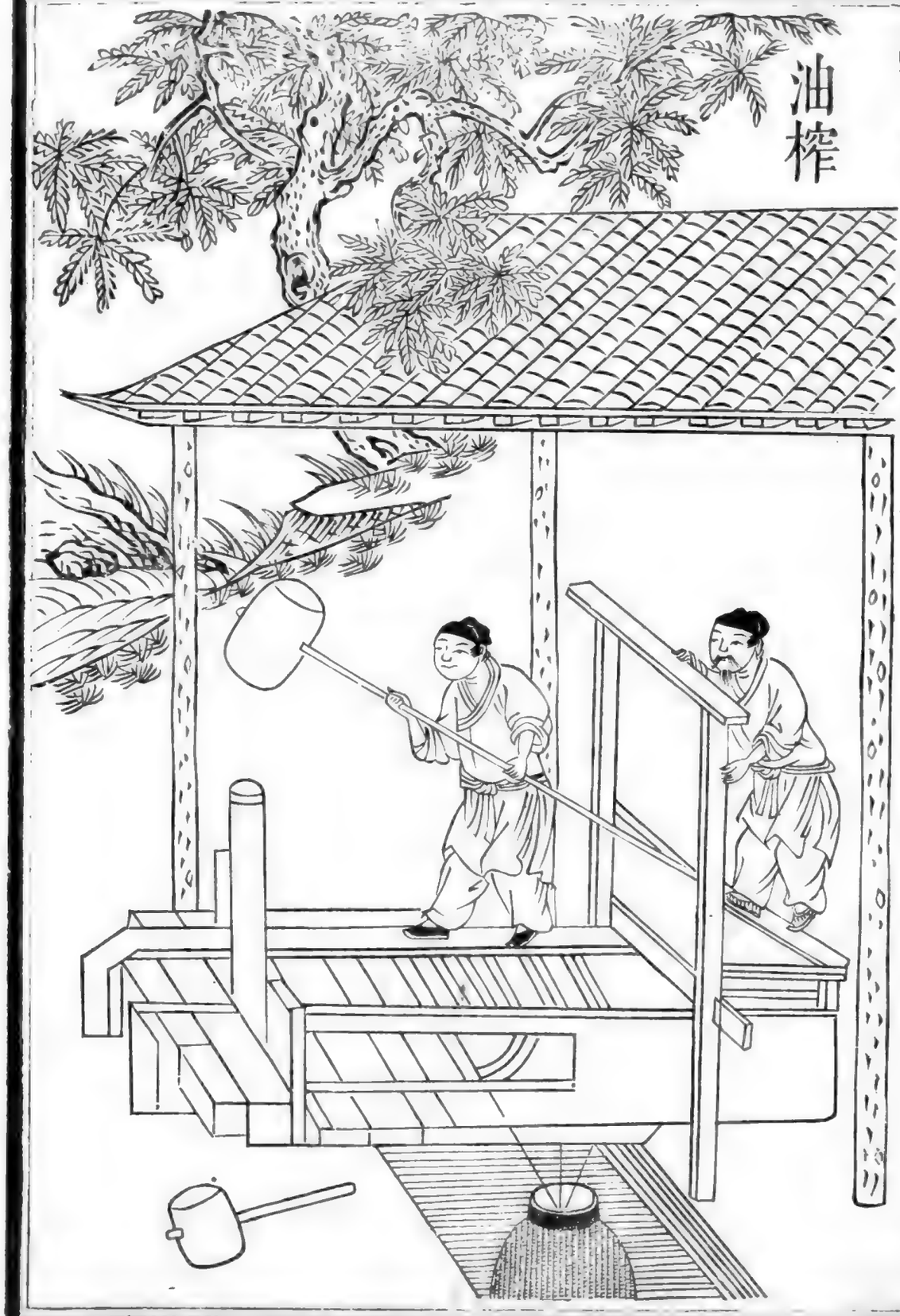
颺扇集韻云颺風飛也揚穀器其制中置簨軸列穿四扇或六扇用薄板或糊竹為之復有立扇臥扇之別各帶掉軸或手轉足躡扇即隨轉凡舂輾之際以糠米貯之高檻底通作匾縫下瀉均細如簾即將機軸掉轉搧之糠粃既去乃得淨米又有舁之場圃間用之者謂之扇車凡採打麥禾等稼穰籺相雜亦須用此風搧比之枚擲箠簸其功數倍

磨

磨圖說

礳唐韻作磨礹也說文云礳石礹也世本曰公輸班作礹方言或謂之棲通俗文曰塡磨曰硐磨牀曰摘今又謂主磨曰膂注磨曰眼轉磨曰斡承磨曰槃載磨曰牀多用畜力挽行或借水輪或掘地架木下置鐏軸亦轉以畜力謂之旱水磨比之常磨特爲省力凡磨上皆用漏斗盛麥下之眼中則利齒旋轉破麥作麩然後收之篩羅乃得成麪世間餅餌自此始矣

油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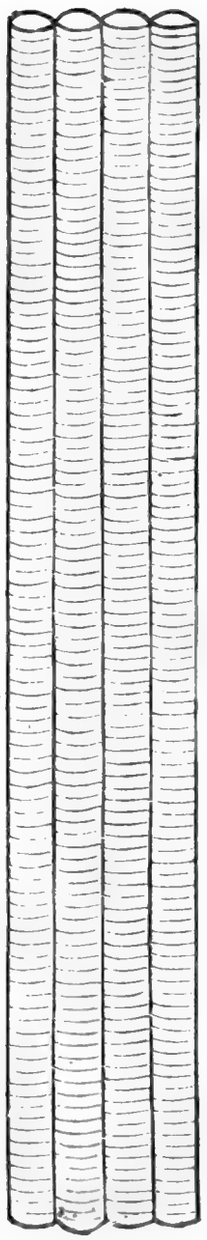


油榨圖說

油榨取油具也用堅大四木各圍可五尺長可丈餘鑿作臥枋於地其上作槽其下用厚板嵌作底槃槃上圓鑿小溝下通槽口以備注油於器凡欲造油先用大鍑爨炒芝麻既熟卽用碓舂或輾碾令爛上甑蒸過理草爲衣貯之圈內累積在槽橫用枋桯相拶復壓插長楔高處舉碓或椎擊楔之極緊則油從槽出此橫榨謂之臥槽立木爲之者謂之立槽傍用擊楔或上用壓梁得油甚速今燕趙間創制有以鐵爲

炕面就接蒸釜爨乃傾芝麻於上執杕勻攪待熟入磨下之即爛比鏤炒及舂輾省力數倍南北農家歲用既多尤宜則做

穀盅



穀蟲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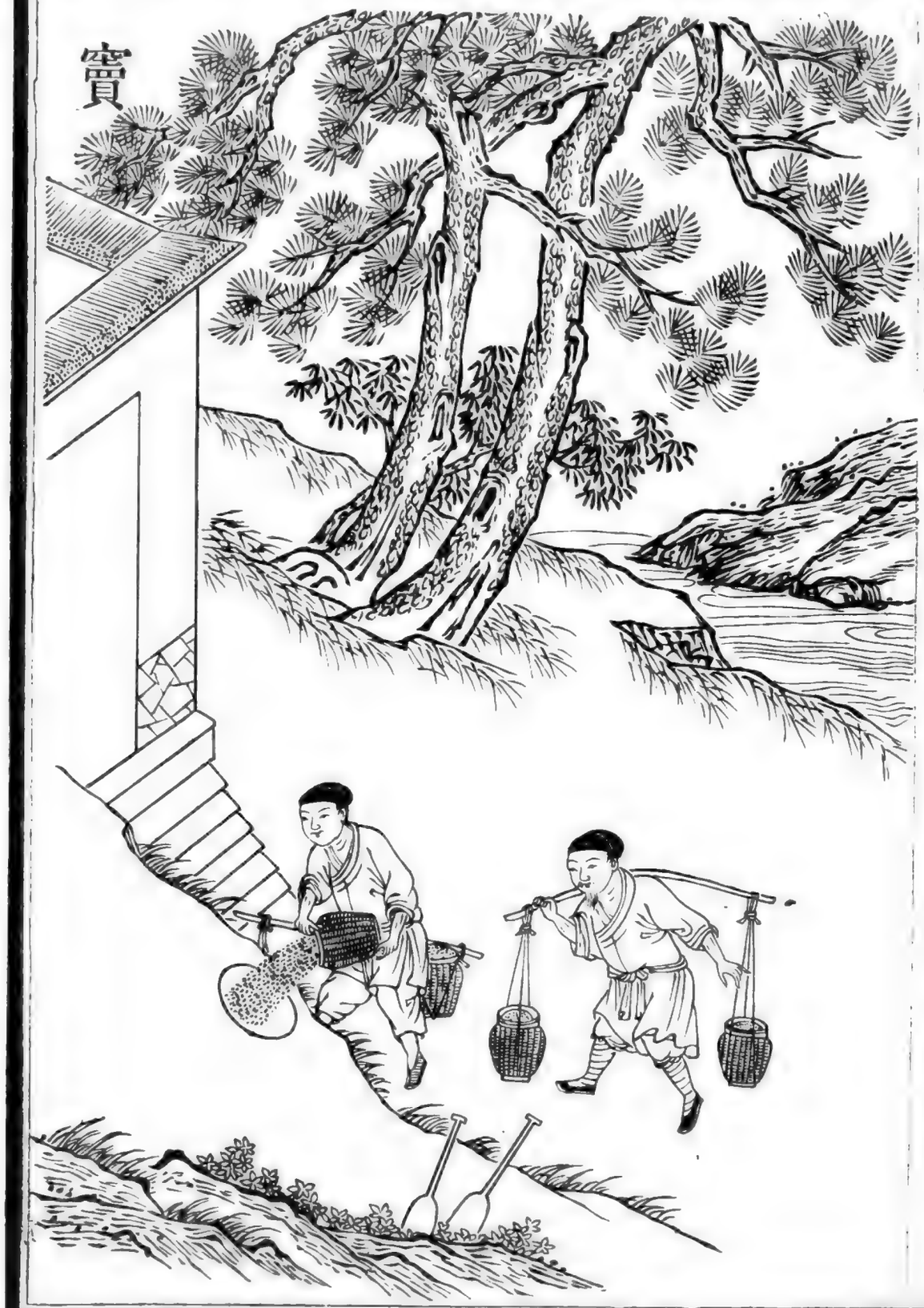
穀蟲集韻云虛器也又謂之氣籠編竹作圍徑可一尺高或二丈底足稍大易於豎立內置木撐數層乃先立倉中每間或五或六亦量積穀多少高低大小而制之嘗見倉廩困京等所貯米穀蒸濕結厚數尺謂之矇頭以致壓盒變黃漸成糜腐往往耗損公私坐致陷害誠可甚惜今置此器使鬱氣升通米得堅燥免蹈前弊實濟物之良法凡儲蓄之家不可闕

窖

窖圖說

窖藏穀穴也史記貨殖傳曰宣曲任氏獨窖食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米石至數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是起富嘗謂穀之所在民命是寄今藏之地中必有重遇且風蟲水旱十年之內儉居五六安可不預備凶災夫穴地爲窖小可數斛大至數百斛先投柴棘燒令其土焦燥然後周以糠穩貯粟於內五穀之中惟粟耐陳可歷遠年有於窖上栽樹大至合抱內若變熄樹必先槁又謂葉必萎黃又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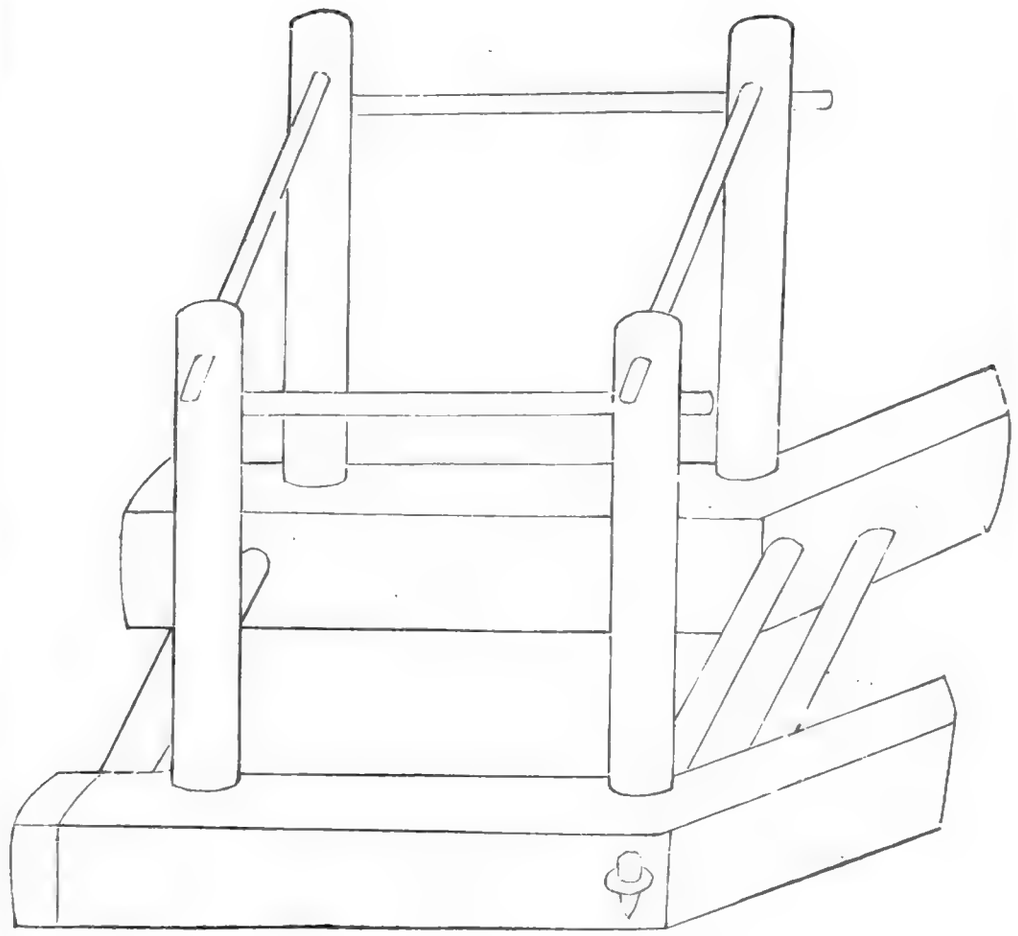
別窖北地土厚皆宜作此江淮高峻土厚處或宜倣



實圖說

實似窖月令曰穿實窖鄭註云穿實窖者入地墮曰實方曰窖疏云墮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釋文云墮謂狹而長令人下掘或旁穿出土轉於他處內實以粟復以草墼封塞他人莫辨卽爲實也蓋小口而大腹實小孔穴也故名實

拖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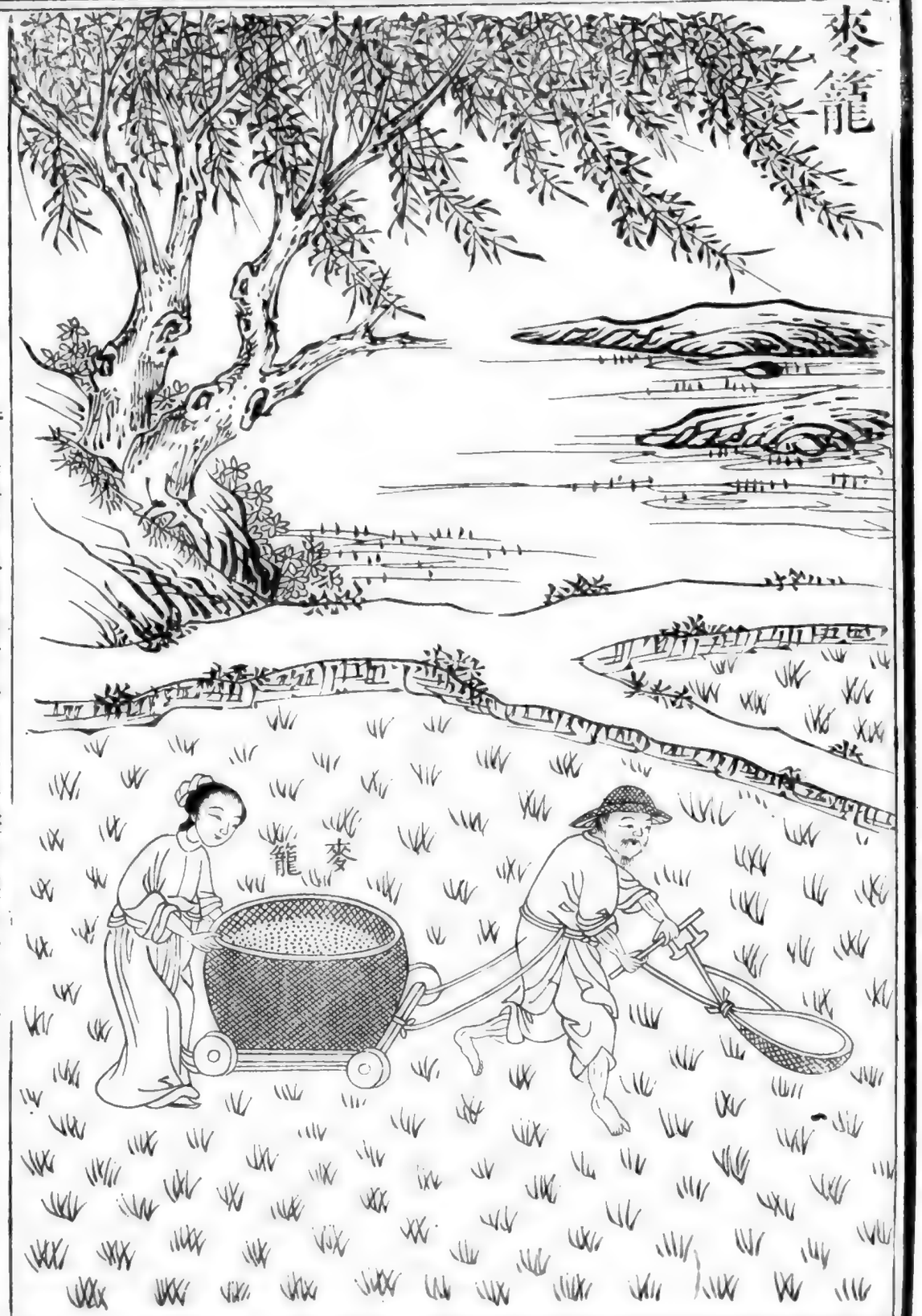
拖車圖說

拖車卽拖脚車也以脚木二莖長可四尺前頭微昂上立四簟以橫木栝之闊約三尺高及二尺用載農具及芻種等物以往耕所有就上覆草爲舍取蔽風雨耕牛輓行以代輪也

農器圖譜四

王禎曰芟麥等器中土人皆習用蓋地廣種多必制此法乃爲收斂比之鎌穫手棄其功殆若神速今特各各圖錄庶他方業農者倣之同省工力而蓑笠簞篠之器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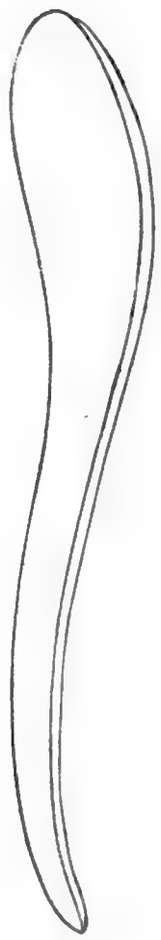
元扈先生曰古云收穫如寇盜之至百穀皆宜速收夏麥尤甚故曰收麥如救火此譜芟麥之器獨詳以此類而推之麥場宜高廣莊屋宜寬大他如笕架火炕豫宜設處以備一時之霖潦可也



麥籠圖說

麥籠盛芟麥器也判竹編之底平口綽廣可六尺深可二尺載以木座座帶四碣用轉而行芟麥者腰繫鉤繩牽之且行且曳就借使刀前向綽麥乃覆籠內籠滿則舁之積處往返不已一籠日可收麥數畝又謂之腰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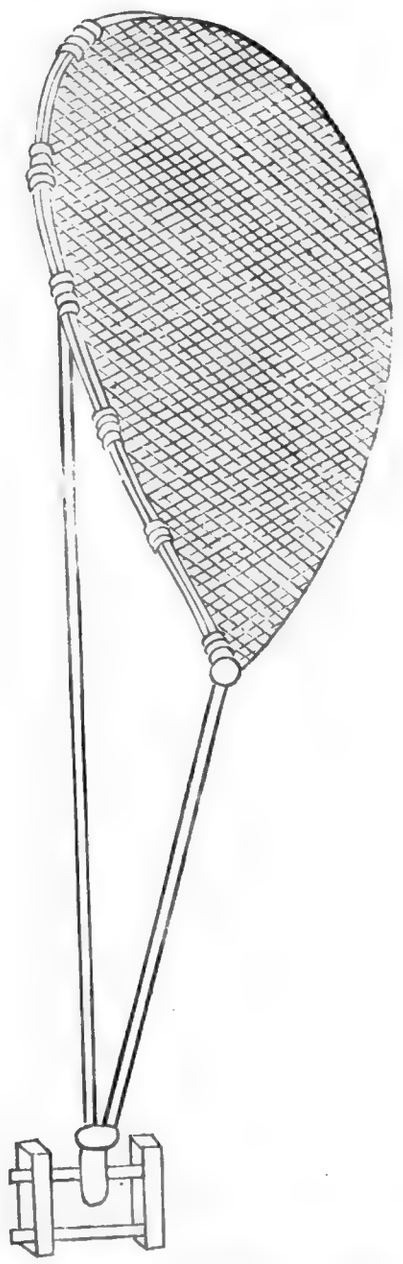
麥鈐



麥釤圖說

麥釤芟麥刃也集韻曰釤長鐮也狀如鐮長而頗直比鍥薄而稍輕所用砍而劖之故曰釤用如鍥也亦曰鍥其刃務在剛利上下嵌繫綽柄之首以芟麥也比之刈穫功過累倍

麥綽



麥綽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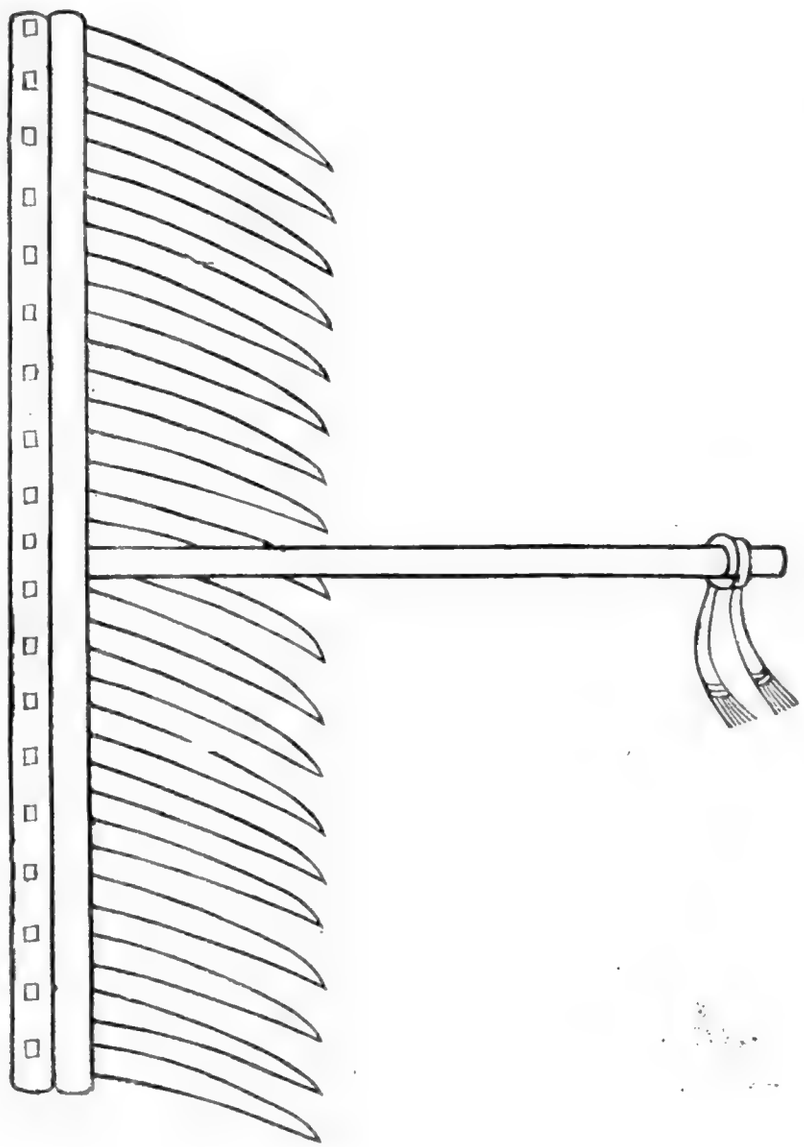
麥綽抄麥器也篾竹編之一如箕形稍深且大旁有木柄長可三尺上置刈刃下橫短拐以右手執之復于刈旁以繩牽短軸近刃處以細竹代繩防爲刃所割也左手握而掣之以兩手齊運芟入綽覆之籠也嘗見北地芟取蕎麥亦用此具但中加密耳夫籠刈綽三物而一事繫于人之一身而各周于用信乎人爲物本物因人而用也

招刀

捃刀圖說

捃刀集韻云捃拾也俗謂拾麥刀刃長可五寸闊近二寸上下竅繩穿之繫于指腕隨手芟稏取其便也麥禾既熟或收刈不時莖穗狼籍不能淨盡單貧之人得以取其遺滯蓋捃拾之間用此器也

拖杷



拖杷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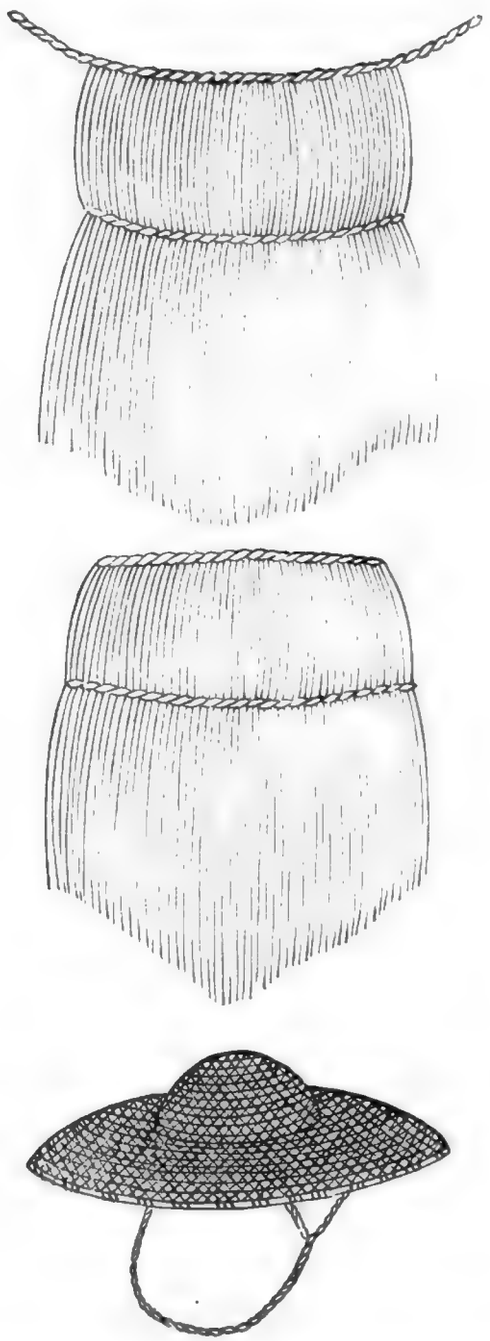
拖杷耬麥長杷也首列二十餘齒短木柄以批契繼腰曳之嘗見麥野爲風雨所損而莖穗交亂不能盡鑱故制此具腰後縱橫耬之仍手握柄鐮芟其遺餘所得稭穗隨擁積之有一杷畢功得麥十餘斛

抄竿

抄竿圖說

抄竿扶麥竹也長可及丈麥已熟時忽爲風雨所倒不能芟取乃別用一人執竿抄起臥穗竿舉則鈐隨鑱之殊無損失必兩習熟者能用不然則有矛盾之差矣或曰捃刀拖杷抄竿冗細似不足紀錄而皆取之何也曰物有濟于人而遺之不可故綴于麥事之末

蓑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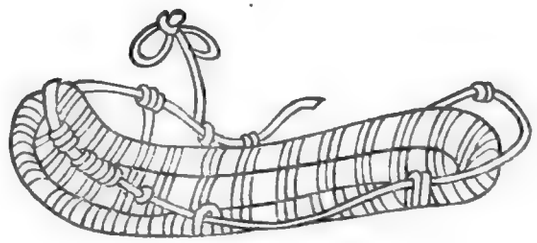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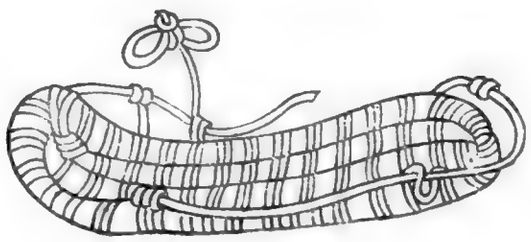
蓑笠圖說

蓑雨衣無羊詩云何蓑何笠毛註曰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唐韻云蓑草名可爲雨衣又名襏襫說文云秦謂之蒻爾雅曰蒻薜楊侯莎蓑衣以沙草爲之故音同莎又名薜六韜農器篇曰蓑薛簦笠今總謂之蓑雨具中最爲輕便

笠戴具也古以臺皮爲笠詩所謂臺笠緇撮今之爲笠編竹作殼裹以籜箬或大或小皆頂隆而口圓可庇雨蔽日以爲蓑之配也

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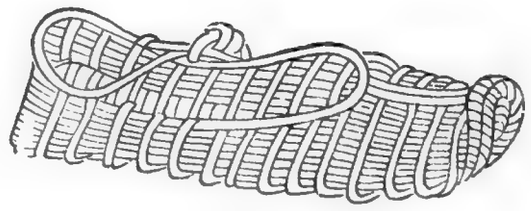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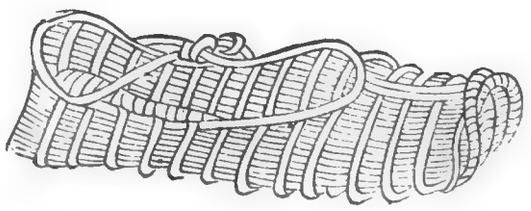


屝圖說

屝草履也左傳曰共其資糧屝履說文曰屝草屨也孔疏云屝屨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

屨





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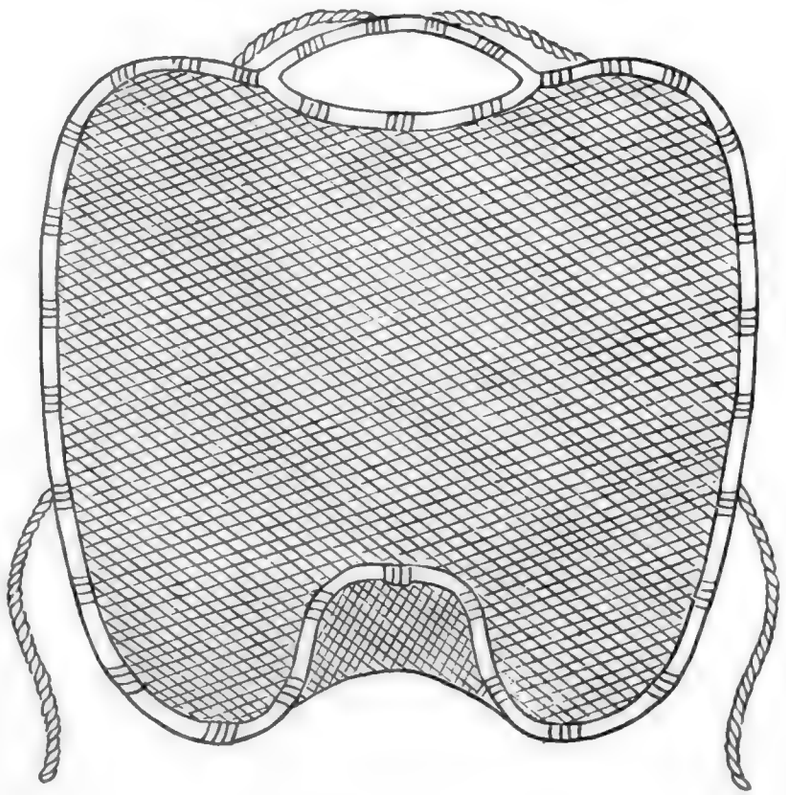
屨麻履也傳云屨滿戶外蓋古人上堂則遺屨于外此常履也今農人春夏則扉秋冬則屨從省便也方言扉麤屨也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屨其卑者謂之鞮下禪謂之鞮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者謂之不借麤者謂之屨東北朝鮮之間謂之鞮或謂之屧徐土邳沂之間大麤謂之鞮角皆屨之別名也

橇

橇圖說

橇泥行具也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孟康曰橇形如箕摘行泥上嘗聞向時河水退灘淤地農人欲就泥裂漫撒麥種奈泥深恐沒故制木板爲履前頭及兩邊皆起如箕中綴毛繩前後繫足底板既闊則舉步不陷今海陵人以行及刈過葦泊中皆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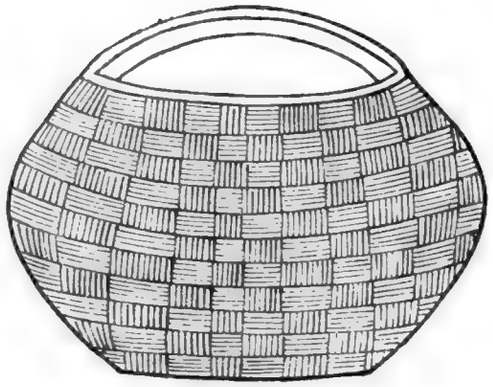
覆殼



覆殼圖說

覆殼一名鶴翅一名背篷竹編如龜殼加以籜箬覆于人背繩繫肩下耘耨之際以禦畏日兼作雨具下有卷口可通風氣又分雨溜適當盛暑田夫得此以免曝烈之苦亦一壺千金之比也

篠



蓧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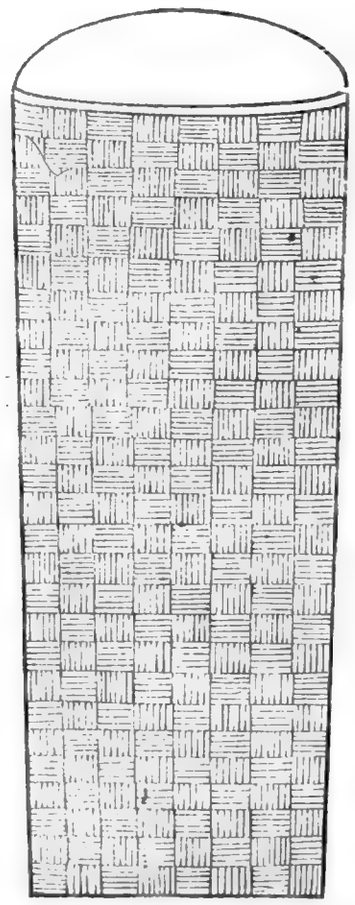
蓧許愼說文曰耘器也或曰盛穀種器南方盛稻種用簞以竹爲之北方藏粟種簍多以草木之條編之蓧蓋是此類

臂篝

臂籌圖說

臂籌狀如魚笱篾竹編之又呼爲臂籠江淮之間農夫耘苗或刈禾穿臂于內以卷衣袖猶北俗芟刈草禾以皮爲袖套皆農家所必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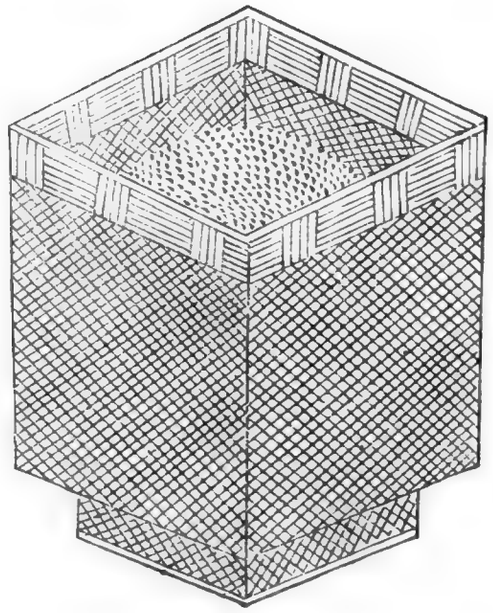
簣



黃圖說

黃草器所以盛穀也集韻作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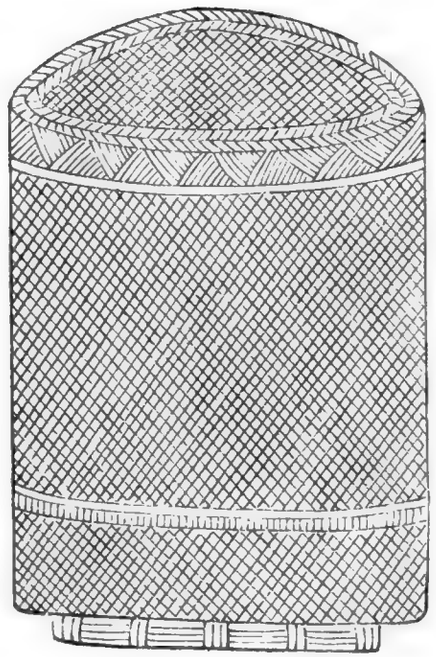
笸



筐圖說

筐竹器之方者三禮圖曰大筐以竹受五斛以盛米致饋于聘賓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又曰筐以盛熬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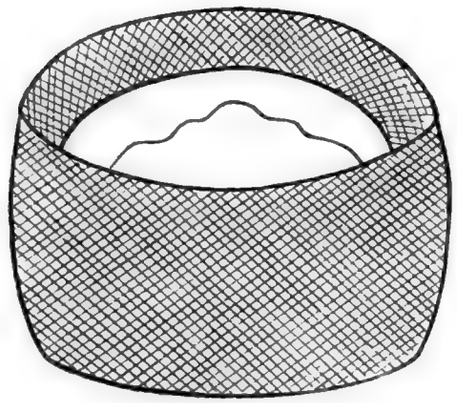
筥



筥圖說

筥亦作篋竹器之圓者注曰筥圓而長但可實物而已三禮圖曰筥受五升盛饔餼之米致于賓館良邦詩曰載筐及筥左傳筐筥錡釜之器字說云筐筥一器特方圓之異云耳江沔之間謂之筲趙岱之間謂之箕淇衛之間謂之牛筐小者南楚謂之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篼筥其通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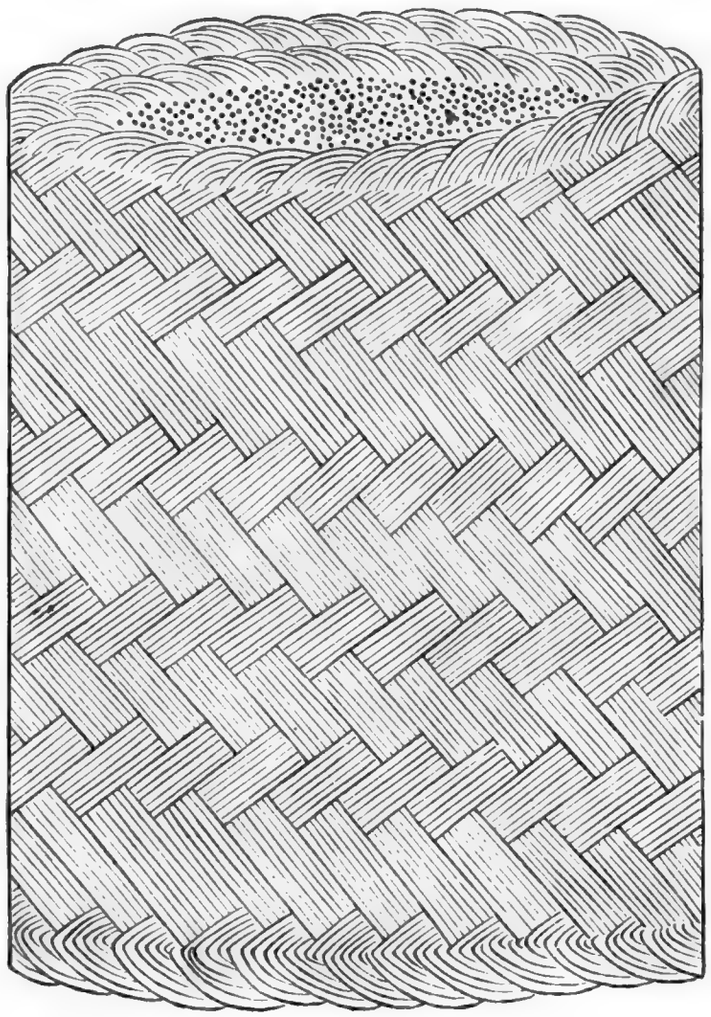
畚



畚圖說

畚土籠也左傳樂喜陳畚梮注云畚簀籠集韻作畚晉書王猛少貧賤嘗負畚爲事說文云畚畀屬又蒲器也所以盛種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然南方以蒲竹北方用荆柳或負土或盛物通用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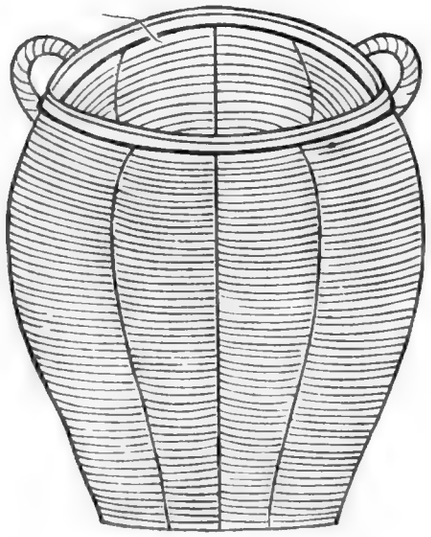
笔圖



笔圖說

笔集韻云盛穀器或作囤又一也北方以荆柳或蒿并制爲圓樣南方判竹編草或用篷篠空洞作圍各用貯穀南北通呼曰笔兼篇鱙而言也然笔多露置可用貯糧篇鱙在室可用盛種皆農家收穀所先具者故并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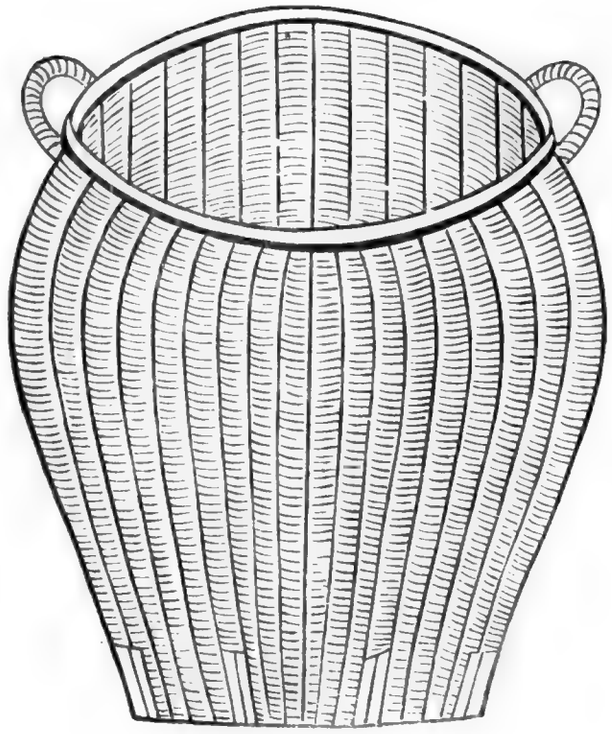
籮



籮圖說

籮匾竹爲之上圓下方挈米穀器量可一斛方言籮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簏自關而西謂之注箕皆籮之別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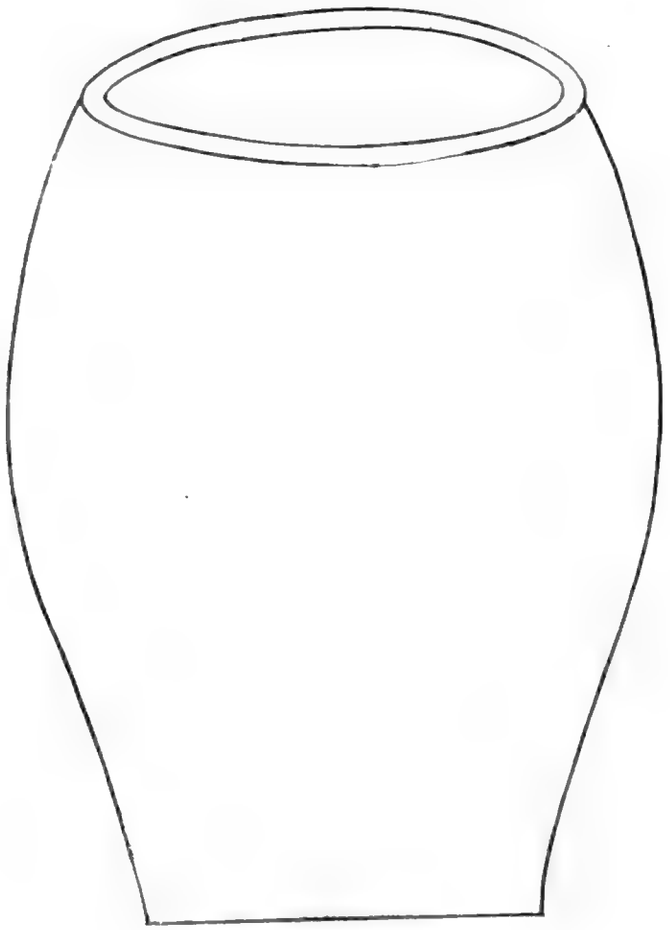
箆



箋圖說

箋亦籮屬比籮稍匾而用亦不同箋則造酒造飯用之漉米又可盛食物蓋籮盛其粗者而箋盛其精者精粗各適所受不可易也

僊



儋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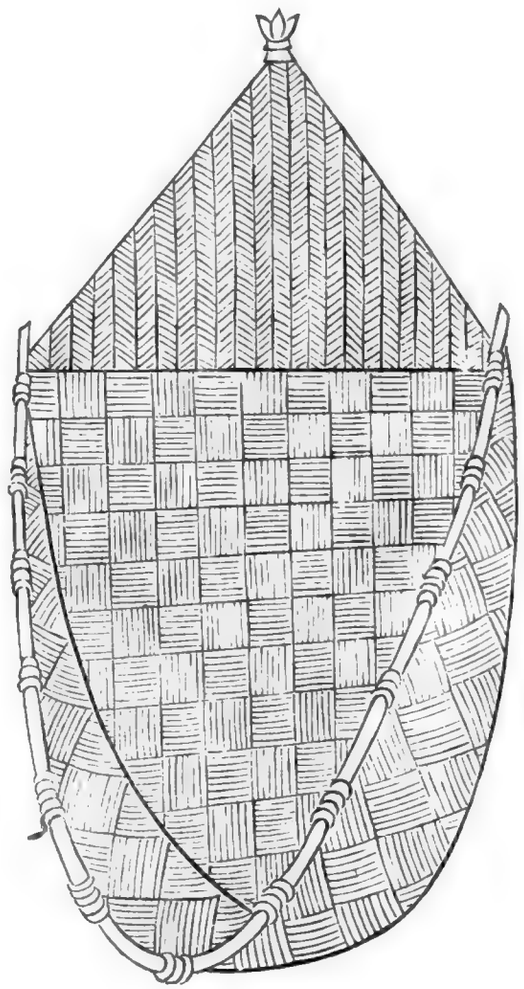
儋貯米器也漢書揚雄無儋石之儲晉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甔爲儋受二斛顏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擔也方言云甀陳魏宋楚之間曰瓿或曰甈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瓾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或造泥爲甕披以麻草用貯食米可以代儋細民甚使之

簍

籃圖說

籃竹器無繫爲筐有繫爲籃大如斗量又謂之笭箵農家用採桑柘取蔬果等物易挈提者方言籠南楚江沔之間謂之笯或謂之笯郭璞云亦呼籃蓋一器而異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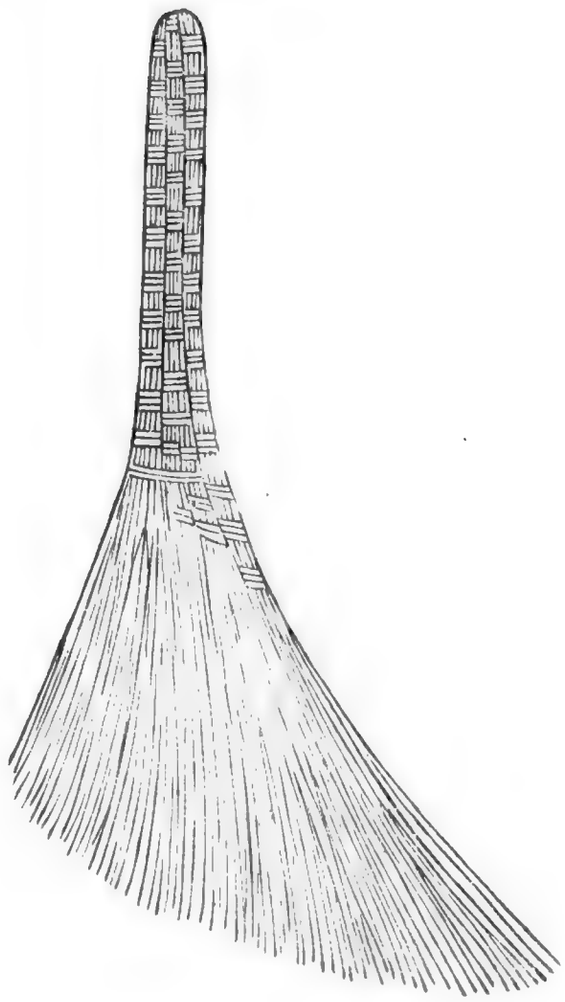
箕



箕圖說

箕簸箕也說文云簸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雖去麤留精然要其終皆有所除是也然北人用柳南人用竹其制不同用則一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箕四星二星爲踵二星爲舌哆侈謂踵已大而舌又廣也又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箕皆有舌易播物也諺云箕星好風謂主簸揚農家所以資其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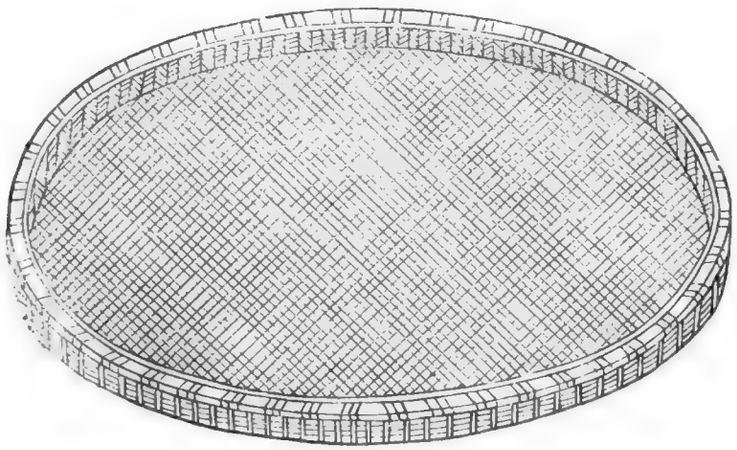
帚



帚圖說

帚今作箒又謂之篲集韻云少康作箕帚其用有二一則編草爲之潔除室內制則匾短謂之條亦作荼帚一則束篠爲之擁掃庭院制則叢長謂之掃帚又有種生掃帚一科可作一帚謂之獨掃農家尤宜種之以備場圃間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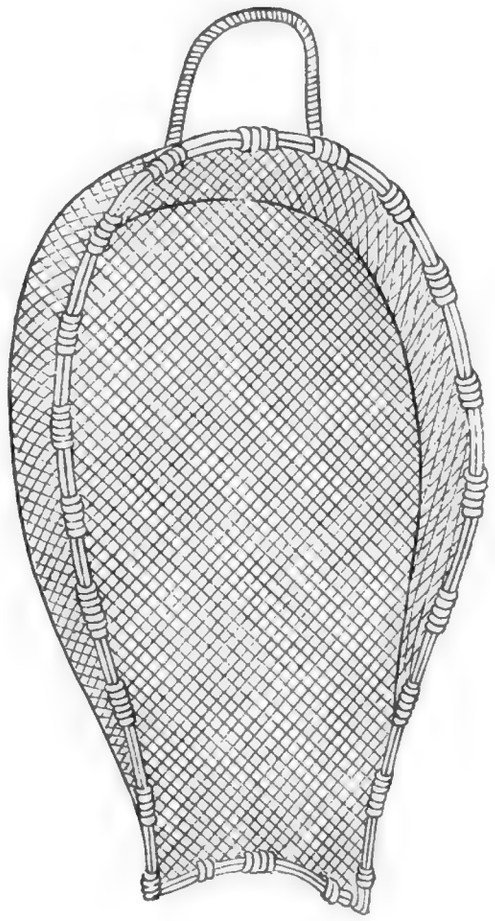
簏



籠圖說

籠竹器內方外圓用篩穀物說文云可以除麤取精集韻作箄又作篧或作篩其制有疎密大小之分然皆粒食之總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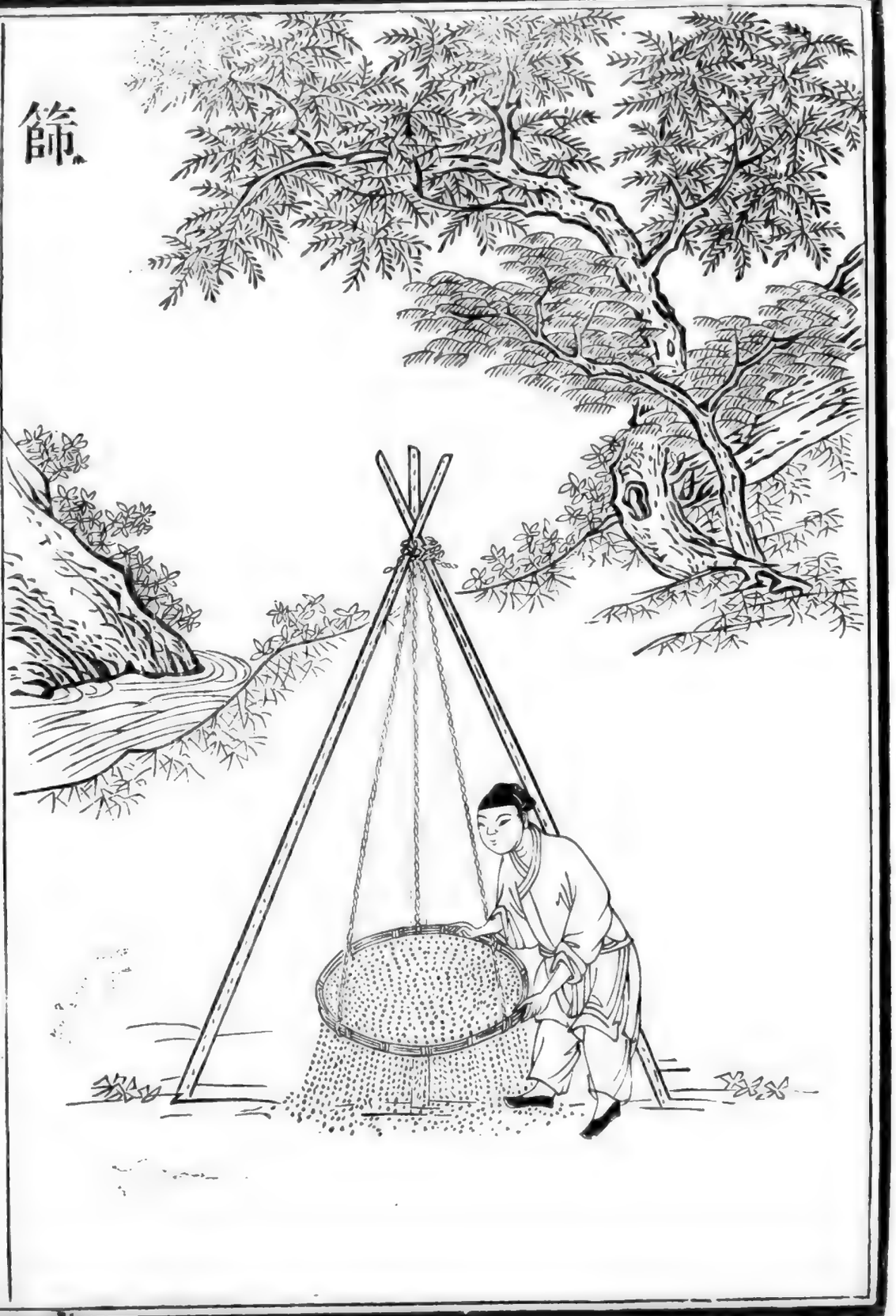
簍



簁圖說

簁漉米器說文淅箕也又云漉米籔又炊簁也廣雅曰匜簁方言云炊簁謂之縮或謂之篾或謂之匜江東呼爲淅籔也蓋今炊米日所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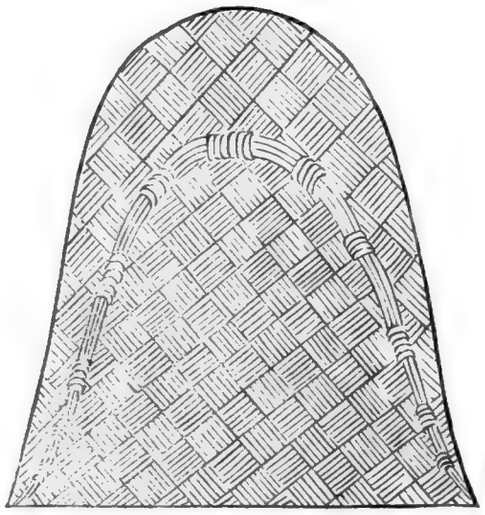
篩



篩圖說

篩篩穀竹器其制比籠疎而頗深如籃大而稍淺上有長繫可挂農人撲禾之後同稃穗子粒旋旋貯之于內輒篩下之上餘穰蕖逐節棄去其下所留穀物須付之颺籃以去粞粃嘗見于江浙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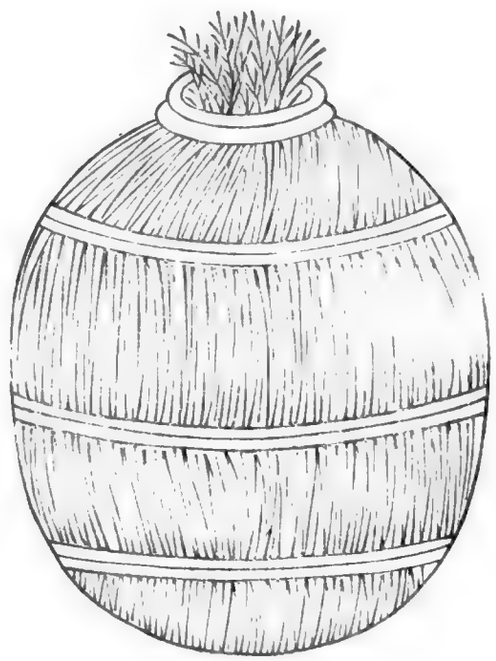
颺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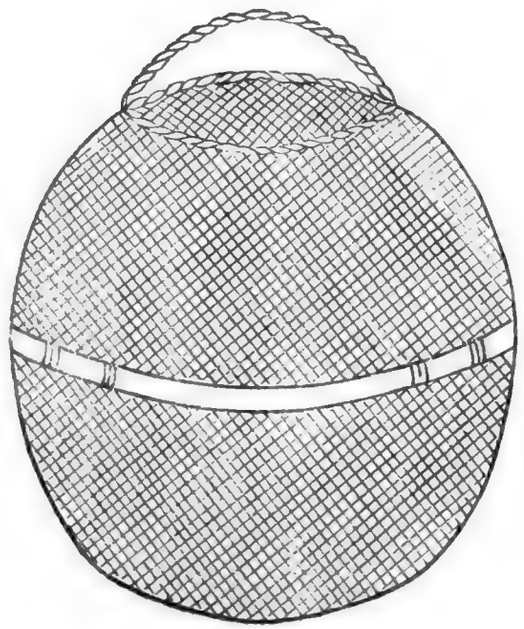


颺籃圖說

颺籃颺集韻謂風飛也籃形如簸箕而小前有木舌後有竹柄農夫收穫之後場圃之間所蹂禾穗粳粃相雜執此揀而向風擲之乃得淨穀不待車扇田家便之

種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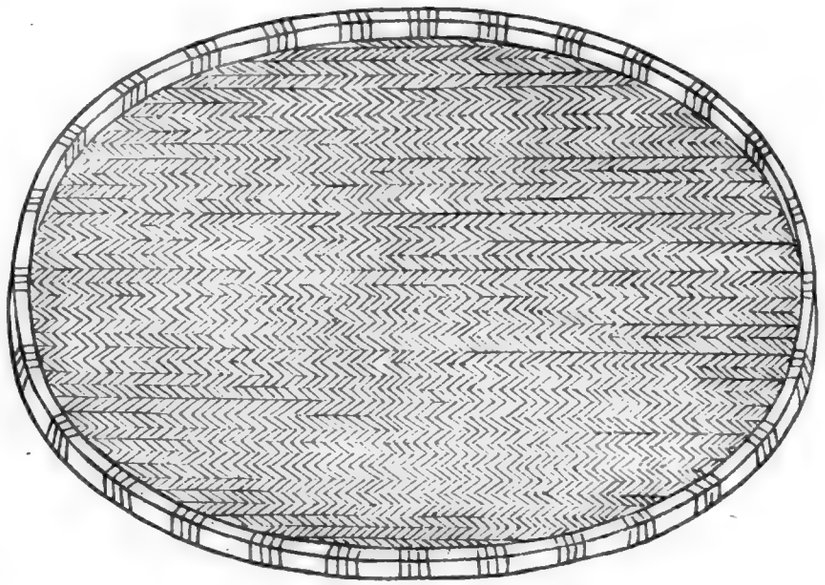




種簞圖說

種簞盛種竹器也其量可容數斗形如圓甕上有篷口農家用貯穀種皮之風處不致鬱熂勝窖藏也古謂修簞窖論語一簞食之簞食器與此字雖同然制度有大小之殊作用有彼此之効齊民要術云藏稻必用簞蓋稻乃水穀宜風燥之種時就浸水內又其便也

簞　曬



曬槃圖說

曬槃曝穀竹器廣可五尺許邊緣微起深可二寸其中平闊似圓而長下用溜竹二莖兩端俱出一握許以便扛移迹日攤布穀實曝之蠶時農家兼用爲筐但底密而不通風氣終非蠶具

元扈先生曰蠶槃通風最是

摜稻簞

摜稻簞圖說

摜稻簞摜抖擻也簞承所遺稻也農家禾有早晚次第收穫卽欲隨手得糧故用廣簞展布置木物或石于上各舉稻把摜之子粒隨落積于簞上非惟免汚泥沙抑且不致耗失又可曬穀物或捲作笆誠爲多便南方農種之家率皆制此

元扈先生曰不如摜牀爲便今農家所用棧條卽簞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卷目錄

農部總論

易經 无妄

管子 小匡篇

亢倉子 農道篇第八

呂子 任地 辨土 審時

陸游緒訓 不仕則農

戴埴鼠璞 論農

馬一龍農說 農說序

藝術典第十卷

農部總論

易經

无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傳 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傳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

管子

小匡篇

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銚芟及寒擊桌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墾發田疇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亢倉子

農道篇第八

穀者人之所天理國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

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蘧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蠶于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工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褥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敃之以土功是

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蓺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于地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傷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粃墝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

得時之禾長桐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蕘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肯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桐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泉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桐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薶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腑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度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疾人無病疾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呂子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畎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畎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寸所以間稼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時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

謀有年瘠土無年瘠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郤之民既郤乃以艮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鞔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鞔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晦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穫者其早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厥高培則拔寒則彫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畊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遨長弱不相害故遨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粞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疎則多粞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粞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蘩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疎穊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鉏而芳奪稆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閱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徹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嚘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蕾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穊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庳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

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
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
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疎節本虛
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穅
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
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附動蚼蛆而多疾其
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
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
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
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變彊殆氣不
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陸游緒訓

不仕則農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
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態吾家本
農也服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
安于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也

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爲人道也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太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曹不識字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爲市井小人事戒之

戴埴鼠璞

論農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于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則是眞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皐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褒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木末源流特概見于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

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穊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于塵而殖于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跡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馬一龍農說

農說序

孟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也家貧親老屢疏乞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以供甘旨上負吾君下負吾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昔吾有先君大艱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楊子憐吾貧助之金帛百餘不足復繼之粟及是捐其償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衆指荒蔓一區曰是田也統順至于今不耕民以賦稅累而逃亡者殆盡得是可畊亦可富矣衆爭歸之罄將前玉陽所遺物易大武十元約傭畊者各取田收之半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日共諸傭在畎畝視其所爲則皆農也視其所爲事皆非農者也農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他圖賈人之利率爲世途閻閻之間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憂就田廬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之人書生言過文致逐條更爲詳說好事者多求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于農者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

註 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艱難

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于農神農之
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莘野猶振其風蓋斯
民之生以食爲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死者其天
絕也天之生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
於地人得爲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游
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況以供無厭之欲而欲天
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夫授田百畝
不奪其時仰事俯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
爭以力足食而已至于後世人皆厭于力食而務
以其力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嘗不治嗚呼
君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食以農爲本農以力爲
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
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力
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
其不可爲力足以勝天矣知不逾力者雖勞無功

註 此總言用力體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
時者殺無赦時其可失乎時一失則緩急先後之

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困者無所舒展之意僕僕者瞢然無知手忙脚亂不得休息也然時言天時土言地脈所宜主稼穡力之所施視以爲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爲亦然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儒者之學亦必先于致知否則發不中節其繆千里勞無功者以足僕僕之義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註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用不可棄避不可爲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言陽主發生陰主斂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然生物之功全在於陽陽之生物欲盛必畜之極而通之大盛而後始衰者氣之終也不然散漫游佚之精安能萃而基命根苗花實之體無所待而成物矣故冬至之後一陽起于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于上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衍布濩而不窮畜之盛大致然使冬不寒凝氣無所畜安得

盛大流行而發生萬物哉是以桃李冬花無氷不殺草春秋紀之以病德陽農家者有云冬卅宜早春卅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陽榮陰衛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踣其踵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牿未壯而亢者乎亢則害牿則亡陽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而畜陽之意不止于冬凡日爲陽雨爲陰和暢爲陽沍結爲陰展伸爲陽斂詘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淺爲陽深爲陰晝爲陽夜爲陰繁植之道惟欲陽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外謹毖而不出若陽洩于外而陰實其中生機進退乘除流行者未嘗斷續充塞者未嘗空缺大而天地之全體小而一物之微區無不皆然故陽洩殆盡而陰卽凝其中何以言之冬至一陽生于地中陰氣盡在外也時當寒

凝而反和暢則固閉不密陽氣發洩陽洩一分于外陰入一分于中生機與殺機並藏而覆與培者同出矣夫大塊生物之功以太和流行耳其間直遂而施翕合而受必陽居陰中乃能健運清虛之神煅煉陰精以成形質反是則斂而固嗇固者滯而不通嗇者吝而不與而欲物各付物遂其暢茂條達之性以成豐亨裕大之體得乎是以小人之使爲國家亦必以公濟私不能開誠以通天下之志徇利忘義不能舍己以廣天下之業否泰之義復垢之幾聖人所以示訓也嚴矣然歲久不畊之地純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力追攝何以得散又冬春二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圖埴之土未嘗生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煅之地藏氷不解者絕其地脈而中無陽氣來至也竊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下詳之

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于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入于內

註 此二氣分布一元循環六卦相乘萬彙始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爲臨正月爲泰二月爲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爲遯七月爲否八月爲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者神化閎闢之妙斂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爲始終者也夫一元之氣升則爲陽降則爲陰進則爲陽退則爲陰初非截然二物故一日之間子前爲陽日進而上升午後爲陰日退而下降今言陰陽皆自下起蓋乾坤互相爲物之用反覆轉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主日月爲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于是矣太

虛生物之功不過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水火相射五行雜揉而萬物之爲物也無盡藏觀乾坤所乘四子以周一歲之氣而坎離不與焉日月之職大矣哉故冬至井汲則溫夏至井汲則寒其實如此內之出于外外之入于內者亦非臆說萬物不離乎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體一坤體二乾主闢坤主闔一故神兩故化闢戶自內而出于外也闔戶自外而入于內也觀之物理自然陽道生陰道成剝之既盡生者一終矣致成于坤而旋生復成者至是又基其始也故穀種之生色雖未見而生理已完具于其中厥後散殊于外不減舊物不過自其中之一本者發之耳及其成也復如之夫之既盡成者一終矣致生于乾旋成于妬生者至是又基其始也故歸根之狀雖未形而殺機已窺伺于其外厥後根本于中渾然一體不過自其外之散殊者斂之耳及其生也復如之

註 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洩而形可堅矣天地之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以形堅

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醫家補陰之論後世本之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不師古君子不以爲妄乎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決由于不抑陰之形脫者由于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決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翦其附葉去田中積汚以燥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總秸俱成農功已畢或土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濁未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弱幹粉黛諸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註 此言陰陽變化之殊以足上文生成之義化者化生也變者變易也陽變陰化氣之定分儒者論著詳矣生則化成則變然必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其緒夫生

者陽也生不自生而含之自于成物之生也陽含陰中陽雖總生而實以陰化爲質本于所成者陰耳成者陰也成不自成而達之自於生物之成也陰代陽體陰雖總成而實以陽變立命本于所生者陽耳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爲其根求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知矣故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爲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爲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于農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早晚見于節候歲氣係于日星

註 陰陽列于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于次月離于紀星回于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餘日

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主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易曰知幾其神乎神者造化之良能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得之可以把握陰陽主張造化而無難矣焉知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故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也（按此註日行遲月行速之說蓋沿書經蔡註之誤姑存之）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

註 肥饒爲膏砂瘦爲瘠高者爲原下者爲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啓土九寸爲深三寸爲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廢則不美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脈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脈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

註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穫倍也患言水曠蟲傷之類溝堰陂洫枯槔棨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製造爲之豫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

人力者灌溉鋤耘糞塗壅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粰稿
并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
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生
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勢也猶有不待其
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
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
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
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
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以任其土力之
發生實穎實粟矣
亢而過洩者水奪

註 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爲亢如旣穫之後犁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太陽燥烈破塊之間盡爲枯體陰不外附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藉其潤澤之液包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爲陰氣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爲用不惟不爲害而反爲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

處崇高而憂履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能不至于亢也

斂而固結者火攻

註 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爲斂失于鋤墾蕪翳蔽其天陽汚濁淫其膚理陰沍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固結之陰假其焚燎之力疏導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二生火火爲陽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易死氣以爲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固結于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鎡鎒寸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並鍾五賊

註 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爲甚者言也鎡鎒寸隙墾之不遍也雖所餘徑寸他日禾根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以漸消盡而至于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毗之土則土無不毛之病五賊食禾之蟲也熱

氣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蝕烈日之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留注節幹或當晝吸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蟲朝露浥日濛雨日中點綴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螣熱踵根下濕行十槁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雨不暘晝晦夜暍而風氣不行遂生蜮五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者雖久浸不免日中雨露或以長耘或以疎齒披拂勿令凝著則虫不生近者田家治蟲之法多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

註 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

能全天哉

註 祖氣主穀子之在秸者言也母胎主穀子之脫

秸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
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爲種母胎有虧矣草木之
生其命在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
已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于胎成之則
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
于冬至之後熟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疎草障蔽
鳥雀壅以舍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芽除
草濩糞頻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穗縣
之風簷季春之始置之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
布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
晝沉夜眼舍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
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蹼折損種種不免迷而
不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
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
註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穀種備矣此下言治禾也
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
氣交併于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胎不脫則陳腐

之體猶存髓不洗則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
壯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天地之間氣之積盛
者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剏換不然同類而
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與剏換者
得不得之差耳

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疎爲儔
尺寸如范

註 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搪泥然後以二指
嵌苗置其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橫之列整則易
於耘盪疎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爲儔疎者每畝約
七千二百科密則數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
疎者矣

但害生於稂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孰若
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
不治農其農何

註 稂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
延生也滋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
求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

之意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也上農者智力兼至知蓏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治之其功次於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而不可圖爲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歎而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也

夫薙草之法數與草齊南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

畏惡朋

註 薙治也惡草之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爲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南梗以下原其當治之故蓋貴賤殊類善惡不可同居同居則善者必爲惡者所害矣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于此辨之不早俟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輔翼者勢盛于苗矣雖有上農亦無如之何

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末而鏟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木直而鐵堅也攻之無遺類矣

註 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于物以爲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畊者有大畊小畊開挑挑音光罷倫大抵勤與惰之殊也翻抄遍過之說已見于前其耙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粗塊臃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堰之間禾之豐瘠頓異且又妙在旋抄旋耙旋耙旋蒔則燥濕和勻渾水澄泥聚于根坎有壅培之力也移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摵盪摵盪雖以去草實以固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浮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本入土不深橫根布于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葉雖繁抽心不茂矣摵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頂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穗長碩也鏟鋤皆削草器掇以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田皮即掇則洩去多水留少水在

田夾泥爲塗塗時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卽上水灌之禾心宿水旣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水又助潤滋清氣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再假力不可再加然意外之虞尚不保其無也

如是而猶有存者可不畏夫

註 此又申言蓐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遺于地忽不覺其蔓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矣燥則多損浸以成腐

註 此言養之係于人而成之係于天也稻花必在日色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粃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病也陰晴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此猶不得自盡況以委之蕪蓼而求其不敗也可乎

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

民之天而農也如之何不力

註 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貴如此苟非順時調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一卷目錄

農部藝文一

祭東耕文　梁元帝

祭江祈晴文　唐張說

農夫禱　劉軻

觀農賦　闕名

稼如雲賦　張仲素

代百寮進農書表　呂溫

握苗賦　李程
揠苗賦　楊濤
多稼如雲賦　王棨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象耕鳥耘辯　前人
滅裂禾賦　陶洪
水輪賦　陳章
水車賦　宋范仲淹
稼說 送張琥　蘇軾
牛耕耦耕辨　鄭樵
耿秊子賦　明練子寧

農部藝文二 詩詞

小雅楚茨六章
信南山六章
甫田四章
大田四章
周頌臣工一章
噫嘻一章

豐年一章
載芟一章
良耜一章
歸耕操
蠶叢詩
勸農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晉陶潛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前人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前人
陶徵君潛田居
社稷歌四首　梁江淹
先農歌　隋牛弘
田家卽事　前人
題農父廬舍　唐祖詠
田家作　丘爲
渭川田家　王維
贈劉藍田　前人
春中田家作　前人

上平田
田家雜興八首　前人
田家即事　儲光羲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　前人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淸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杜甫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前人
爲農　前人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前人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前人
刈稻了詠懷　前人
東皐早春寄郎四校書　錢起
田家三首　柳宗元
首春逢耕者　前人
女耕田行　戴叔倫
贈田家翁　耿緯
觀田家　韋應物
田家留客　王建

田家行　前人
野老歌　張籍
江上田家　包何
田家詞　元稹
長安秋日　韋莊
次韻田園居　宋方岳
喜雨　唐庚
田家樂　前人
農謠五首　前人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鄭樵
春日田園雜興　何鳴鳳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歐陽修
田家　前人
田舍　文同
畬田詞　王禹偁
田家樂　呂本中
四時田園雜興　范成大
禾簇簇題鄒福所藏勤耕圖　元傅若金

田家樂　楊稷
穀匣　王禎
水筒　前人
蟠車　前人
春日田園雜興　仇遠
農事　李孝光
春日田家　明肅靖王眞淤
水車行　童冀
罨泥行　前人

看刈禾　高啓
練圻老人農隱　前人
同襄陽阮舉人遊楚山田家遇雨　宋登春
秋穫喜晴　黃佐
具區耕隱歌盛徵士作　謝應芳
聞日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王守仁
田園樂　張楷

田舍早春作　孫一元
安鄉道中觀婦人插田　夏言
初夏田家　王世懋
耕隱　張弼
觀稻
田家樂爲陳孟言賦　石沆
春日田園雜興　邵昇遠
田家　陳君用
田家　管浦
田家　黃嘉仁
南浦春耕　僧德禪
農部選句

藝術典第十一卷

農部藝文一

祭東耕文　梁元帝

三農九穀爲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繫稱斯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翳胥樂廿雨祈祈遂及我私我私之熟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薦是蓑登頌有年

祭江祈晴文　唐張說

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叶靈通氣降福禦災是載方冊

代存祀典歲惟秋季邦集作苗稼大熟雨霖猥集農夫未收油油秋稻垂生牙蘗上則粢盛集作神威將廢下則人天集作心何仰公私憂窘靡禱不周祈集作訴禰明靈撤此雲雨欽諸一作以牲幣俟答神休謹以嘉酌脯醢敬崇禋請

農夫禱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寽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於明神噓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鰥嫠菱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敺荒餘之人挾弓持戟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繆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早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庶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

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駝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尚饗

觀農賦

闕名

歲起于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彊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毓樹蒲葉抽叢繞出鳳城疲道路之攸往迴瞻鶉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烟雲輻輳人沮溺而爲伴水鄭白以分溜一秠二米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鎡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曉持於斜逕眷鍤暮荷於層巒憐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鞋腰鎌而乍采黍策杖而時看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敷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

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爲二倬彼
甫田習無不利故土爰稼穡合靈是資歲稔則家知
禮讓食足則國贊雍熙無辭艱難服先疇之畎畝皆
當儲峙救黎人之阻饑九年殷憂於堯日萬箱發詠
於周詩迹忝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學恐貽責
於樊遲

稼如雲賦 以農夫望歲歡以滌場爲韻

張仲素

天何言哉歲云秋矣臨甫田而一望見多稼之具美
旦平野而雲鬱覆高原而黛起九土用康兆人賴止
豈非協風中律農祥順軌土牛作候而不慙銅雀載
鳴而有以徒觀其千畝既艮萬頃式臧興有涂而混
色靄靄以齊芳雜非煙與非霧乍漠漠以蒼蒼孰
克辯乎帝力咸自嘉於我疆御田祖之神時聞擊鼓
樂農夫之慶且見築場察彼近郊知夫四裔何山苗
之能植伊隰桑之尚蔽豐滋漫若用表於播時悅茂
油然寧憂於晚歲矧乃華實云就堅好不渝豈茨梁
之足喻若晉蔚之將敷知艱難垂戒於往哲務薦蓑
在勸於鄙夫爰協古公之政式弘管氏之虞至夫實

頴蓁蓁厥田上上膏陰潤以蕃庶矗朝隮之異狀丘陵共秀且聞東晳之詩黍稷盈疇更鬱仲宣之望懿夫白露凝冷清風戒寒是刈是穫式宴且歡諒遺滯之足利思京坻而可觀蓋由我君勤儉所彰純嘏屢錫運璿衡之冥數煥玉燭於昌曆分地而嘉谷用登報天而犧牛在滌下臣覩而作頌敢嘆美於成績重曰望如雲兮我稼既同除其穢兮田具是功既庭又碩兮將表歲終喜有秋兮可以勞農

代百寮進農書表　呂溫

臣某等言臣等伏準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圓丘可以致誠未足以勸農（集作爲）躬秉耒耜藉田於（集作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行（集作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迷其日用弘茂政本實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寶穀菲

食而粒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潔粢盛而
大事在祀銷劒戟而盡力爲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
瑞繼書集作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序至獻
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祥經
始歲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
居穆清親覽奥妙匪崇朝而盡吏田畝不出戶而遍
洽人情察捽草坯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宸心感
念眇畝昭蘇一歎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
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
訓三時不害觀玉燭於氤氳九扈孔修賀生靈於富
庶謹繕寫前件書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

李程

摳苗賦以時貴順成非由速致爲韻

瞻彼陂田新苗在地徒施助長之術且異發生之類
望斯箱之翼翼爰用心期貪彼黍之芃芃方將力致
搖然乃亂與每如抽自貽伊戚職汝之由忽分叢于
步武俄裂土于田疇勞焉無功焉用拔乎其萃動而
愈出縱其生也若浮既不得于和熟宜取傷于躁求

相彼老農求之欲速傴僂煩手扶疎自目信相違于
淺種不用其良既自露于深根曷云能穀忘枯槁之
如彼尚低徊而念茲繞指尚疑于取苧勞身豈並于
乘時攬一握之纖莖始知陵草聳千科之細葉終異
園葵孰云農事以妨但取高而爲貴無思去草之務
有若拔茅之彙不從其道雖矻矻以徒勞莫悟其由
訝離離而增欷原夫秀而不實愛欲其生覆東皐而
歷亂交南畝以縱橫或長或短稍因人而盡起靡瞻
靡顧俄麗地以同傾與其違性而早落豈若從宜而
晚成時不爽於榮枯事可期於逆順惟躬是瘁寧同
於百卉具腓以若所爲且異乎孤蓬自振嘉上聖之
知命戒中庸之妄祈賦孟子之言聊將此喻窮宋人
之理永鑒其非

握苗賦 以無助苗長時至斯茂爲韻 楊濤

苗生有漸兮時不可踰握而求長兮是謂甚愚謂坐
致其滋茂翻立見其萎枯欲速之誠雖切受益之理
固無計率挽之功雖則勞止在播植之道不亦疎乎
原夫勢惟探掇心則陵遽曾本固之靡思徒末大以

生慮附麗無所同伐木而蹶根援引靡辭似拔茅之連茹苟離根而去本必有損而無助然則抽軋奚補枯槁是招雖盡區區之意彌損芃芃之苗助長且乖於載績速成空望於一朝殊不知潤以膏澤託茲沃壤待天時以煦資地力以養諒物生之有恆何力拔而能長豈不以立心有惑措手無疑俄見宛其死矣猶云有以助之不發悟於盡瘁空深迷於務滋謂短長皆由於己謂遲速不繫於時勞而無功殄乃自致比握蘭而勢並方捽草而功異增高之望莫從盡揠之助爰至徇躁求之性始望如雲乖馴致之方終貽委地逆其理而如是傷其物而由斯欲益爲謀翼有秋之彌疾過求生害嗟不日而已萎是以君子明于休咎每因緣于根本不苟且于華茂推于命俟于時無若宋人之大謬

多稼如雲賦 以徧野連山如雲委積爲韵 王棨

暇日閒望秋田遠分彼盈疇之多稼乃極目以如雲墾隴畝以青連乍疑散漫蠶苗畬而綠合長帶氤氳豈不以膏澤調勻薰風順適致南畝以豐稔若西郊

之重積芒既抽而散紫花已飛而帶白幾多嘉穗高低稍類于垂天無限芳田遠近有同于抱石傍觀夫曼衍平川綿延大田接屬阜而如從岫出極低空而若與天連農夫既愜于望歲野老咸欣其有年滿原隰以蒼蒼遙迷曉霧被溝塍而彧彧常混晴煙有地皆勻無川不徧何秋成之名可羨疑暮斂之容斯見似能扶日帝堯之日上臨如欲隨風后稷之風傍扇故得邨落心泰田家景閒競秀發于郊坰之外同垂陰于疆理之間生因桀溺之耕寧由觸石起自樊遲之學豈肯思山匝高下以鮮若冪東西而波委苟含穎以斯在諒無心而若此不稂不莠同玉葉以紛敷彌阜彌岡異奇峯之邐迤是知黍翼翼以相雜麥芃芃而不如誠匪掇苗之後猶疑荷鍤之初若昧躬親奚百畝以斯盛將其刈穫獲千箱而有餘且君之寶以穀而爲人之寶惟食是假觀稼盛于五地若雲凝乎四野若不屬此以歌謠將慮取噍于樵者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違一作爲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

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一作校非）余勉之而爲之辭曰（集作云）四牲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嚴）納（集作入）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敢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楹（集作盈非）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前人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文粹有而字）徐起墝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

事者張以就其惟非聖人之意也吾疾其書之異端
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
說

滅裂禾賦以爲功不至共報則然爲韻　陶洪

昔子罕之秉權有封人之問焉以爲事不可以不敬
物不可以不虔于是陳曩日耕大田于禾也其情易爾禾之于亏也其狀悴然莫不報其素莫不答其先亏知其意遽變亏志倍功于他時盡力于茲地然後萌而密葉以翠契本心而罔違充所養而不匱故知生寡者其功未既實稀者其心不至苟屹屹以自强何茫茫之莫致是以人之從政士之飭躬僉黽勉而無極並陵兢而靡窮未有不課而名立未有不勤而道融所謂君子重其實貴其功以行之愼者比其盛以動之慢者譬其不惟盛也著美而可觀惟不也售能而誰取信乎鹵莽于庶績何異滅裂于南畝草既在茲衆亦棄之雖有百廛莫得就而獲雖有萬頃焉可俯而持哂之者宜夫莞爾歎之者何莫凄其則知惡必由人善隨厥操往無不宜施無不報雖斯

言之細微實所諷之元奧足以將懲躁競用戒澆漓
勖萬代之攸習勵烝人之所爲若然者功以之成利
憑而得實輔政之義理亦勸學之典則在稼尚其如
斯人乎曷不鑒之以隱惻

水輪賦 以汲引之道成 于運輪爲韻 陳章

水能利物輪乃曲成升降滿農夫之用低徊隨匠氏
之程始崩騰以電散俄宛轉以風生雖破浪于川湄
善行無迹既斡流于波面終夜有聲觀夫斲木而爲
憑河而引箭馳可得而滴瀝輻輳必循乎規準何先
何後互興而自契心期不疾不徐迭用而寧因手敏
信勞機于出沒惟與日而推移殊轆轤以致功就其
深矣鄙桔槔之煩力使自趨之轉轂諒由乎順動盈
科每悅于柔隨遠望蹄涔詎有朱殷之色挹茲鱗起
終無塗附之期作霖或自于斯干流濕更彰乎就燥
囘環潤乎嘉穀洊至踰于行潦鉤深致遠沿洄而可
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各由其道爾其揚清激濁
吐故納新輾桃花之活活搖杏葉之鱗鱗一勺每勞
于濡軌三材必賴于工人浴海上之朝光升如日御

泛江中之夜影車似月輪常虛受以載沉表能圓于
獨運低徊而崖岸非阻委曲而農桑是訓惠可周于
地利空寔負郭之田材足任于天津多寄臨川之郡
池陂無漉畎澮既瀦用能務實勢欲淩虛磐折而下
隨迨彼持盈而上善依于當浸稻之時寧非沃壤映
生蒲之處相類安車異矣哉俯此溝塍潤于原隰成
形必仰乎膏雨屈己且安于卑濕苟量遠大之功庶
無慙于甕汲

水車賦

宋范仲淹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爲萬頃生成
之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于
當世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
云布西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
稼兮如渴如饑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
陂池抱甕之行曷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爲乃有
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溉之可洽
俾百兩之斯舉固無傷于濡軌軋軋臨川初有認于
埋輪翹翹在渚是車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

補畎畝之不足損谿壑之有餘渤澥桑田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江之練舒詘見瓶羸那慙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欣欣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逼鄭國之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況況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每每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鉤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稼說 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于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于剛虛者養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後流于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輸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牛耕耦耕辨 三代井田用牛耕 鄭樵

嘗謂古人未作者少而天下有惰農後世未作者多而天下無惰農豈古今人情相反耶抑時勢使之然耶說者謂古者之田出于公故人人得以自耕而天下有惰農後世之田出于私貧者無可耕之地故天下無惰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惰農

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耕倍此後世之所以無惰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鬻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前乎此者晁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蒺藜之具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器簿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爲急者蓋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惰農其教牛耕之力歟不可以不辨

明練子寧

耽犁子賦

閩粤之區有生號耽犁者耕于寬閒之野而老于厖皓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于進取而惟犁鉏之

是耽安于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在手也
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璧之榮而運
斤牛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爲我賦之居
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耽犁者乎天生蒸民紛然
有欲强則陵弱衆則暴獨非神聖之首出孰克爲之
司牧藹德禮于春生凜威刑于秋肅夫婦以別父子
以屬彝倫是敦風俗返樸夫故士得以遂其詩書商
得以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于方圓農得以盡其
力于稚穆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幼恬
老嘻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以興洎戰
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廢井田窮干戈
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祖大度文景無爲
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醇厚幾刑措于斯時
魏晉以降五代分爭裂冠分冕羣穢相仍偉唐室之
開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彝之莫覩
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困常主及乎宋室
之興削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
生息三百餘年彼番番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

之哀羣雄奮起鹿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之紛籍
轉溝壑而未已赫焉皇明如日之升欃槍滅其冰釋
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修文
坐致太平出斯民于塗炭化愁怨爲歡聲是以四海
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紝而男農耕向使世塗
方難眞人未出于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耽
犂鉏而樂溝洫自今知之服膺弗失雖耕田而鑿井
皆詠歌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
先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于是耽犂生仰
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斁

小雅楚茨六章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宴私 賦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

信南山六章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

足生我百穀 賦也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

壽考萬年 賦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賦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 賦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賦也

甫田四章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

朱注 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

者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壞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也薿薿茂盛貌介大黍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于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士女 賦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大田四章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周頌臣工一章

此戒農官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

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鎛奄觀銍
艾 賦也

噫嘻一章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

豐年一章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載芟一章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
殊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
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婦其婦有依
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
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白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賦也

艮耜一章

或疑思文后工噫嘻豐年載芟艮耜等篇卽所謂豳頌者亦未知其是否也

旻旻艮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觩以謟古之人

歸耕操

琴操曰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年衰養之不備也於是援琴而歌之

揭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

又按琴清英又作戲欲歸耕來兮安所歸耕歷山盤兮與此小異

蠶叢詩

華陽國志巴志篇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

民之流故其詩曰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
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

氾勝之書引古語

土長冒撅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晉陶潛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眞智巧既萌
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惟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
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
趨時競逐桑婦宵興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
猶勤壟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饋石不儲
饑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
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前人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厥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懽新節冷風送餘善
寒竹被荒蹊地爲罕一作幽非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
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秉耒懽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前人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未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前人

貧居依稼穡勠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懽初飽束帶候鳴鷄

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閒且哀
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栖

陶徵君潛田居　梁江淹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社稷歌四首　隋牛弘

春祈社誠夏

厚地開一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甲
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休祉

春祈穜誠夏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東耒
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秋報社誠夏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入薦華樂在庭原隰既平
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廩斯盈

秋報稷誠夏

民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蓑或薦惟曹惟芑凉風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先農歌　前人

誠夏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倣載青壇致祀斂衽長阡迴旌外壝房俎飾薦山罍沈淳親事朱紘躬持黛耜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田家卽事　唐祖詠

舊居東皐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嶺田家遙對門歡娛始披拂愜意在郊原餘霽蕩川霧新秋仍晝昏攀條憩林麓引水開泉源稼穡豈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靜者賞偶與潛夫言雞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　丘爲

題農父廬舍

東風何處至已綠湖上山春已早田家日不閑溝壑流水處耒耜半蕪間薄暮飯牛罷歸來還閉關　王維

田家作

舊穀行將盡良田未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

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犖草橋牧豪豨
舊雨紅櫺折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傍舍草中歸
住處名愚谷煩君集作何煩問是非

渭川田家　前人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贈劉藍田　前人

籬中犬迥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
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春中田家作　前人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
新燕識舊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

上平田　前人

朝耕上平田暮耕上平田借問問津者寧知沮溺賢

田家雜興八首　儲光羲

春至鶤鶋鳴薄言向田野不能自力作黽勉娶鄰女
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閒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

夜夜登牀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
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衆人恥貧賤相與尚寄脾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
山澤時晦暝歸家暫閒居滿園種葵藿繞屋樹桑楡
禽雀知我閒翔集依我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
逍遙阡陌上遠近無相識落日照秋山千巖同一色
網罟繞深莽鷹鸇始輕翼獵馬既如風奔獸莫敢息
駐旗滄海上犒士吳宮側楚國有夫人性情本貞直
鮮禽徒自致終歲竟不食
田家趨壠畝當晝掩虛關鄰里無煙火兒童共幽閒
桔槹懸空圃雞犬滿桑間時來農事隙採藥遊名山
但願所採多不言路險艱人生如蜉蝣一往不可攀
君看西王母千載美容顏
昔士養情性不復知憂樂去家行賣畚留滯南陽郭
秋至黍苗黃無人可刈穫稚子朝未飯把竿逐鳥雀
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
安知負薪者陋陋笑輕薄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
糗糧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
蟪蛄鳴空澤鵾鴂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迨迨兩夫婦朝出暮還宿
稼穡既自種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
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種桑百餘樹種黍二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
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
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田家即事　前人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
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
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
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　前人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功力把鋤來東皐
顧望浮雲陰往往悞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饒

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
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
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虛空此道將安施
暫過伊闕間晚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
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
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
使婦持蠶筐呼童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
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

浮雲在虛空隨風復卷舒我心方處順動作何憂虞
但言嬰世網不得復閒居迫遞別東國超遙來西都
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
故鄉滿親戚道遠情日疎偶欲陳此意復無南飛鳧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
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杜甫
東渚雨今足佇聞秔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良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傍
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紛遊場豐苗亦已漑雲水照方塘
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
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
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
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前人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
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
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谿畔
芊芊烟翠羽劉劉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
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爲農　前人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前人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
御祆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盤自有色如銀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前人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
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前人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東皐早春寄郎四校書　錢起

祿微賴學稼歲起歸衡茅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
夜來霽山雪陽氣動林梢萌蕙暖初吐春鳩鳴欲巢
蓬萊時入夢知子憶貧交

田家三首　柳宗元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
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鵲甚竭茲筋力事特用窮歲年

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

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

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愼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

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

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

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狠籍努力愼經營肌膚眞可惜

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首春逢耕者　前人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滎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

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

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

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

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女耕田行　戴叔倫

乳燕入巢笋成竹誰家二女種新穀無人無牛不及

犁持刀砍地翻作泥自言家貧母年老長兄從軍未
娶嫂去年疾疫牛囤空截絹買刀都市中頭巾掩面
畏人識以刀代牛誰與同姊妹相攜心正苦不見路
人唯見土疏通畦隴防亂苗整頓溝塍待時雨日正
南岡下餉歸可憐朝雉擾驚飛東鄰西舍花發盡共
惜餘芳淚滿衣

贈田家翁　耿湋

老人迎客處籬落稻畦間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
門閭新雜草樵采舊諳山自道誰相友邀人試往還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
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饑劬不自苦言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
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田家留客　王建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
饑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
風土行人但飯莫畏貧明府上來何辛苦叮嚀回語

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井直西有縣路我教丁
男送君去

田家行　前人

啾啾雀滿樹靄靄東陂雨田家無夜食水中摘禾黍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
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
稼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江上田家　包何

近海川原薄人家本自稀黍苗期臘酒霜葉是寒衣
市井誰相識漁樵夜始歸不須騎馬問恐畏狎鷗飛

田家詞　元稹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
六十年來兵簇簇日月倉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
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兩牛角重鑄銼犁作
斤斸姑舂婦擔擔輸促促輸官不足歸賣屋農死有兒
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長安秋日　韋莊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
池塘烟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次韻田園居　宋方岳

帶郭林塘儘可居秫田雖少不如歸荒煙五畝竹中
半明月一間山四圍草臥夕陽牛犢健菊留秋色蟹
螯肥園翁溪友過從慣怕有人來莫掩扉

壬辰九月不雨至巳年三月穡事去矣今夕輒
復沛然喜甚臥作　唐庚

老去生涯白木鑱脫逢艱食更何堪春深野色憂年
惡夜半簷聲覺雨甘睡外莫聽泥活活想中已視麥
含含明朝竹徑添幽事玉版堂頭作小參

田家樂　前人

前邨後邨場圃登東家西家機杼鳴神林飲福阿翁
醉包裹餘胙分杯羹婦子迎門笑相語慚媿今年好
年歲牛羊下來翁且眠時平無人夜催稅

農謠五首　前人

春雨初晴水拍堤邨南邨北鶻鴣啼含風宿麥青相

問舍求田計未成一蓑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相
覓曉隴雨晴人獨耕
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徑遶羊腸秧畦岸岸水初
飽塵飢家家飯已香
雨過一邨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妍青裙老姥遙相
語今歲春寒蠶未眠
漠漠餘香著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滿蛙成
市門巷春深燕作家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鄭樵

偶從沿渚過山家爛漫桃花噪暮鴉處處竹籬環草
屋人人雞犬話桑麻抱琴靜聽濤聲急對酒閒觀月
色奢可笑南陽劉子驥欲尋風土滯京華

春日田園雜興

何鳴鳳

星明天駟兆興農稼圃犁鉏處處同播穀競趨新禹
甸條桑猶記舊豳風
草緣疆畝縱橫綠花隔藩籬深淺紅自笑偷生勞種
植西山輸與采薇翁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歐陽脩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青
脉野水汎灩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中啄播穀翩翩桑
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
知者誰吾獨知之何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
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
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應知時
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囀山鳥田家此樂
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
跎已衰老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蠶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
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前人

田舍

園林曉氣清籬巷夕陽明石竇聞寒碓煙坡見晚耕
豚蹄共禱賽龜殼問陰晴欲識豐年樂一邨雞犬聲

文同

畬田詞五首

上雒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土津皆深山窮谷

王禹偁

不通轍跡其民刀耕火種大底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種播之然後釀黍稷烹雞豚先約曰某家某日有事於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至鋤斧隨焉至則行酒啗炙鼓譟而作蓋剷而掩其土也掩畢則生不復耘矣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僕愛其義作畬田詞五首以侑其氣亦欲採詩官聞之傳之於執政者曰苟擇良二千石暨賢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庶乎汗菜盡闢矣其詞俚欲山人之易曉也

大家齊力斲孱顏耳聽田歌手莫閒各願種成千百索豆其禾穗滿青山

殺盡雞豚喫劚畬田來遞互作生涯莫言火種無多利樹種明年似亂麻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雲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畬田鼓笛樂熙熙空有歌聲未有詞從此商於爲故事滿山皆唱舍人詩

田家樂二首　呂本中

東家西家蠶上簇南邨北邨麥向熟小兒腰鐮日早歸大兒去就田間宿

斗酒相邀不爲薄鄰翁相對且斟酌聖主當陽億萬年年年歲歲田家樂

四時田園雜興二首　范成大

柳花深巷午雞聲桑葉尖新綠未成坐睡覺來無一事滿窻晴日看蠶生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椎鼓過清明

禾簇簇題鄒福所藏勤耕圖　元傅若金

禾簇簇禾簇簇去年缺雨今年足人家耕種少得閒一春强半田中宿塘上水生禾欲齊春禽愛近落花啼出入無人看門戶野庭一任人來去有時耕罷亦長吟歸來不記入村深書編從挂牛角上詩卷閑留桑樹陰田家小心畏法令常願秋租得餘剩鄰翁昨

日到城還聞說官今有新政民間禁馬不禁牛有牛耕田君莫愁

田家樂　楊稷

田家樂田家樂在堯天事耕鑿大兒北隴種白雲小兒南澗飲黃犢婦姑談笑課蠶桑深夜寒機響茅屋

穀匣　王禎

取制異困京初憑梓匠成虛中元有受正位乃無傾封鐍開還瀉方層貯每盈家家能置此亦號小常平

水筒　前人

刳竹作連筒流泉一派通勢雖由上下用不限西東遠借居人便常資沛澤功伊誰憑好手扶起臥龍公

蟠車　前人

績紡功才畢蟠纑得此車行桄運樞臬交輳寄橫叉宛轉金釵手周旋里布家豈知羅綺輩惟務撥琵琶

春日田園雜興　仇遠

一灣新綠護茅廬草細泥鬆已可鋤野老但知分社酒地官寧復進農書鶯花眼界人煙外蠶麥生涯穀

雨餘我愛賦歸陶令尹柳邊時見小籃輿

農事　李孝光

落日蜻蜓處處飛槿花門巷豆花籬行逢野老問農事稻雨濕衣香未知

春日田家　明肅靖王眞淤

屋後青山門外溪小橋遙接稻秧畦人家遠近蒼煙裏桑柘陰陰戴勝啼

水車行　童冀

零陵水車風作輪緣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團團徑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岸低坼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禾黍盤盤自轉不用人年年祇用修車輪往年比屋搜軍伍全家載下西凉府十家無有三家存水車臥地多作薪荒田無人復愁旱極目黃茅接長坂年來兒長成丁夫旋開荒田納官租官租不闕足家食家家復藉水田力一車之力食十家十家不家不憚勤修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軸不憂禾黍秋不熟

罨泥行　前人

朝罨泥暮罨泥河水澆田河岸低吳中有田多滷斥
河水高於田數尺雨淋浪拍岸善崩歲歲罨泥增岸
塍載泥船小水易入船頭踏人船尾立吳兒使竹勝
使篙竹筐漉泥泥如濁醪水流泥滑似沃焦岸上浮土
何如高此身便作淘河鳥河水終多泥漸少君不聞
越上之田高於城連車引水千尺坑車聲軋軋夜達
明田間濁水無時盈吳田苦澇越苦旱越水常慳吳
水滿嗟乎世間至平惟水猶不平請君不用觀世情

看刈禾

高啓

農工亦云勞此日始告成往穫安可後相催及秋晴
父子俱在田札札鎌有聲黃雲漸收盡曠望空郊平
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鳥雀亦羣喜下啄飛且鳴
今年幸稍豐私廩各已盈如何有貧婦拾穗猶惸惸

前人

練圻老人農隱

我生不願六國印但願耕種二頃田田中讀書慕堯
舜坐待四海昇平年卻愁爲農亦良苦近歲征役相
煎煑養蠶唯堪了官稅賣犢未足輸米錢虬鬚縣吏
叩門戶鄰犬夜吠頻驚眠雨中投泥東鑿塹冰上渡

水西防邊幾家逃亡閉白屋荒村古木空寒煙君獨
胡爲有此樂無乃地邇秦溪仙門前流水野橋斷不
過車馬唯通舡秋風初涼近芒種鼓勝曉鳴桑頭顛
短衣行隴白課作兒子饁後妻耘前白頭雖復勞四
體若比我輩寧非賢旅遊三十不稱意年登未具粥
與饘便投筆硯把耒耜從子共賦豳風篇

同襄陽阮舉人遊楚山田家遇雨　宋登春

攜酒依場圃班荊共老農樓臺一水外風雨萬山中
田葉浮逾綠溪花濕更紅百年耕鑿計吾媿鹿門公

秋穫喜晴　黃佐

農事初成樂事繁即看雲水接平原巾車道上黃迷
壟社鼓聲中綠滿尊十里斷霞明鴈鶩半林斜照散
雞豚豐年有願緣憂國擊壤今聞到處村

具區耕隱歌爲盛徵士作　謝應芳

脫屣東華塵結廬太湖濱蓬蒿開小徑桑麻接比鄰
金門玉堂夢不到烟蓑雨笠情相親東風二月桃花
雨布穀飛來向人語一犁初破隴頭春黃犢出欄健

如虎西山不知誰采薇南山不知誰采芝我耕我田
食我粟歲晚復有冰霜悲歌笑甯戚夜半猶未已
人間閒是非何用汚牛耳綠陰繫牛春書閒樵童隨
我看青山日莫歸來一壺酒牛棘花前開笑口笑問
儂家子若孫知我犂鋤佳趣否豈不見蘇秦爲無二
頃田六印纍纍苦奔走到了落禍阮虛名何足取鹿
門龐眞我友

聞曰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王守仁

見說相攜雪上耕連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懇功須
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舡兼學釣餉餘堤樹合
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渡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
合江上孤舟春水生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
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田園樂四首

張楷

綠楊樹頭山近碧草門前徑斜閉戶不干俗慮杖藜
時到鄰家

孤棹斜陽水村一犂暮雨平原藤花靡靡落地桑葉
陰陰閉門
清明處處飛雨寒食家家禁烟滿地桑陰獨步半窻
花影高眠
遶砌一灣流水當門數個長松烟中漁艇朝出雨裏
人家夜春

田舍早春作　孫一元

今辰初解凍遠望田苗稀日出會羣情鳥雀相喧飛
村婦荷鋤至隔舍煙火微阿童三尺箠驅羊散柴扉
風來廣郊陌春事正依依

安卿道中觀婦人插田　夏言

南村北村競栽禾新婦小姑兼阿婆青裾束腰白裹
首手擲新秧如擲梭打鼓不停歌不息似比男兒更
膂力自古男耕女專織憐爾一身勤兩役吁嗟乎長
安多少閨中人十指不動金滿身

初夏田家　王世懋

本愛園林居遂與塵世隔欹枕過鳥啼初陽在簷隙
攬衣臨前除遊目恣所適藹藹千樹交紛紛里煙白

清渠已新苗高隴尚餘麥雀乳深茅茨魚防閒崔澤
野夫荷鋤語小婦當窗緝周覽物候齊憺焉忘朝夕
薄暮池上歸苔痕亂深屐

耕隱　張弼

幽僻隱人居田園一頃餘競耕春暖後酣睡晚涼初
稅薄食常足時清身自舒兒曹樵牧暇還課數行書

觀稻　石沆

稻水千區映邨煙幾處斜泠風低起樹輕浪細浮花
鳥雀深深圃鳧鷖淺淺沙社歌聲不絕於此見年華

田家樂爲陳孟言賦　邵昇遠

香稻收花穗已齊幽棲渾似瀼東西萬竿修竹千叢
菊十角黃牛五母雞婦起炊糜朝出饁客來留榻夜
分題橙黃蟹紫新醅熟日日何妨醉似泥

春日田園雜興　陳君用

世事不挂眼寄情農圃中鉏犁衡曉雨杖履立東風
芽穀驗仁胍澆花趲化工獨餘眞意味濁酒自燒葱

田家　管浦

豆花香暖木綿開禾黍高低秀作堆落日松風一尊

酒石壕無吏夜深來

前題　黃嘉仁

煙含暝色入村塲一畝平池隔草堂急雨初收新水滿藕花香雜稻花香

南浦春耕　僧德禪

索索繰車谷口聞鳥催農事日紛紛新生野水瓜藤繞舊作田塍井字分耕雨每憐黃犢健帶經猶愛小兒勤晚風獨立溪橋外流水桃花一隊雲

農部選句

漢崔駰博徒論有云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隴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肢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

南都賦有云其水則開寶瀘流浸彼稻田灌溉脈連隄塍相輅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漯則曠爲溉爲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

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

晉束晳近遊賦有云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寞元澹而無求乘篳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挹索以爲鞅結斷綆而作鞦攀華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雞觳於戚首收雞縮於牝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繻以御冬脩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爲素條之紱晝見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郭璞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二卷目錄

農部紀事

農部雜錄

農部外編

藝術典第十二卷

農部紀事

太元經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

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讓王篇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

呂氏春秋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周本紀周后稷名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

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管子小問篇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朐朐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輕重甲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菱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輕重乙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桓康詰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襄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蒹葭爲牆蓬蒿爲室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

琴操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

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說苑曾子衣敝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終不受

墨子魯問篇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戰國策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一本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何其晚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

邑乃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

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正義曰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索隱曰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漢書陳勝傳陳勝字涉陽城人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崔元始正論宣帝使蔡登教民耕田三犁共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一日種頃也

後漢書徐穉傳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

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襄陽耆舊傳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覩其貌者肅如也

淳于恭傳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歲饑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

東觀漢記梁鴻將妻之霸陵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承宮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或認之宮

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三國志常林傳注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平御覽桓階爲趙郡太守暮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晉書朱冲傳冲字巨容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

趙至傳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吒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太平御覽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在平界與師欣家傭耕耳恆聞鼓角鞞鞳之音勒私異之任嘏字昭先樂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

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也耕者聞之慚謝還地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少有志力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後爲太子步兵校尉語徐湛之等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及孝武晏駕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蹇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范雲傳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范雲侍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晏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戴僧靜傳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耕種

梁書孔子袪傳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嘗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南史張興世傳興世爲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陳書程靈洗傳洗進號安西將軍封重安縣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唐書陸龜蒙傳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蒔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憂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雲仙雜記琴叟耕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

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

上

五代史馮道傳道莊宗時拜道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後解學士居父喪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明宗卽位拜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

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邑人父誼字希賈好學不事產業既孤諸父使督耕壟上他日往視之見閱書於樹下怒其不親穡事詬辱之誼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與宗人沆鑾混結友故名聞都下

岳飛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辛棄疾傳棄疾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

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幷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姚宗明傳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眞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

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杜生傳杜生者潁昌人莫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飤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己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

裴啓語林有周雙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見聞錄洪武時吳琳爲戶部尚書尋以老致仕既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農部雜錄

書經仲虺之誥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注治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洪範五行土爰稼穡稼穡作甘

大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注以耕田喻之

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

成而刈穫之乎

亍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亍曷敢不終朕畝

酒誥妹土嗣爾殷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

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註 稽治

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畎水渠也 大全 敷開墾

也菑始去草也疆畎也廣尺深尺曰畎

禮記禮運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

種之講學以耨之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

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

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

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少儀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六韜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

汲冢周書大開武解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

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饑去誰哀之

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昭公元年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穧是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宣公十年申叔時對楚王曰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國語管仲告桓公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菜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襫楗蹠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爲農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主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管子大匡篇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臣乘馬篇一農之量壤百畝也

乘馬數篇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

揆度篇五穀者民之司命也

輕重乙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鎛一錐一鉏然後成爲農

古諺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

年厭飧

讓王篇顏淵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饒五穀不收謂之饑貴義篇子墨子自魯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魯問篇教人耕而獨耕其功孰多曰教人耕者功多商子農戰篇今夫蜎蠉蚑蟜蠕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蜎蠉蚑蟜蠕亦大矣

荀子富國篇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

掩地表畝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

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
子道篇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
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
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
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
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
韓子外儲說篇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
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
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
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呂子首時篇聖人之所貴惟時也冰凍方固后稷不
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
之茂矣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
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
長攻篇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
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
農所能爲也
黃石公安禮章饑在賤農寒在惰織

淮南子地形訓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民之爲生也一人跐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

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

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

詮言訓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
說山訓農夫不察苗莠而並耘之豈不虛哉
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蜾蠃之肉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
相土地宜燥濕肥磽高下
泰族訓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
注 離與稻相似
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
五行相生篇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
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
至溫潤不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名
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
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方言僉宋魏之間謂攝殳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
拂僉連架也
所以打穀

王褒僮約刻木爲架屈木作杷

漢書食貨志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釋名耨以鋤以鋤嫗耨禾也鐲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穗而出穀或曰羅架或曰了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也

說文耦耕廣五寸爲代二代爲耦耘除田間穢也耨摩田器也穫刈禾也拂擊木連架也鐲斫也

齊謂鎡基一曰斤柄主自曲者也禾之秀實曰稼莖節謂禾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穡穀可收斎也

物理論稼借耕也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本穡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欲緩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尚書帝命期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

孝經援神契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蒼赤宜菽

泉宜稻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之後可種葵八月可種乾葵

徐幹中論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

張景陽七命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文中子天地篇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

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予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立命篇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司馬子收心論有如良田荆棘未除雖下種子嘉苗不茂

龍城錄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穊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清異錄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

林逋省心錄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東坡志林吾昔求地蘄水田在山谷間投種一斗得

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甚明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嵇叔夜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

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
斗字爲升字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
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
歲八育按廣記曰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
期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
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
共作一蠶與前說異
東方朔云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斤大
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爲良
田大家爭售主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狃於姑息
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邇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戒菴漫筆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圂圊溲亦
不肥氣之通塞鬱暢不容假也
輟耕錄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
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

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爲一雙以二乏爲己二己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詩意見矣

暇日記簪子野言人言趙過始爲牛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書蕉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言候農也見生樹生謂孳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丹鉛總錄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於五木氾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封田雲南之海簰諺所謂厓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

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徼也

儲光羲詩落日曉霧明農夫知雨止耿湋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霞生卽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耿湋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余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亦用諺語曰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歉蓋老農有驗之占云

賢奕編東郭子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名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於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質美者易於渾化猶沙田之草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

汲冢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拾遺記成王時有因祇之國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
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
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
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
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艮食之後天
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

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
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
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食食者多力有游龍
粟枝葉屈曲似游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
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白相縈纏有挾劍豆其
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則
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
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
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穗中有
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氷麻實冷而
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蕂
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
崑崙有第九層山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
耨焉
搜神後記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
種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
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卽便更穫所獲盈倉
於此遂爲巨富

太平御覽需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耘十頃之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三卷目錄

圃部彙考

詩經 鄭風將仲子之三章　齊風東方之三章
幽風七月之七章

周禮 天官　地官

齊民要術 園籬第三十一

圃部名流列傳

唐

郭橐駝

宋
蘇雲卿　圃部藝文一
菊圃記　唐元結
老圃賦　宋洪咨夔
小圃記　元馬祖常
圃部藝文二　詩
觀圃人藝植　宋鮑照
行圃　梁沈約
從皇太子出元圃　庾肩吾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唐儲光羲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目　杜甫
佐還山後寄　前人
豎子至　前人
園　前人
白露　前人

甘園　前人
廢畦　前人
春園即事　王維
蔬圃　宋朱熹
積芳圃　前人
晚蔬園　前人
藥圃　前人
爲圃二首　劉克莊
學圃亭　周紫芝
種圃　張耒
理蔬　楊萬里
偶圃小園因題二首 錄一　王禹偁
學圃吟　元貢師泰
蔬圃　許有孚
菜適爲余唐卿賦　明高啓
新治圃成　袁凱
灌園　前人
春園　謝榛

晨起行園治蔬　施漸
題老圃菴　王紱
築圃　徐楚
圃部選句
圃部紀事
圃部雜錄
圃部外編

圃部彙考

詩經

鄭風將仲子之三章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正義 太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

齊風東方之三章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正義 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樊籬以爲樊

豳風七月之七章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朱注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之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

周禮

天官

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

疏 此卽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

地官

載師以場圃任園地

訂義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蓏也常時則闢

場爲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爲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園地　鄭鍔曰場以登禾黍之入圃以爲果蓏之區

閭師凡任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訂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訂義　王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閭師之所掌也　鄭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徑行必有桑疆場必有瓜所以盡地力而無遺利方物之生則闢場爲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圃爲場所以收穫

齊民要術

園籬第三十一

凡作園籬法於牆基之所方整深耕凡耕作三遍中間相去各二尺秋上酸棗熟時收於壟中穊種之至

明年秋生高三尺許間斷去惡者相去一尺留一根必須稀稅均調行五條直明相當至明年春剝去橫剝訖卽編爲巴籬隨宜夾剝務使舒緩之剝必留距

若不留距侵皮痕逢大寒卽死

急則不復得長故也

又至明年春更剝其末又編之高七尺便足

欲高作者亦任人意

匪直姦人慙笑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行人見者莫不嗟嘆不覺白日西移遂忘前途尚遠盤桓瞻矚久而不能去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時斜插插時卽編其種榆莢者一同酸棗如其栽榆與柳斜直高與人等然後編之數年長成共相蹙迫交柯錯葉特似房櫳旣圖龍蛇之形復寫鳥獸之狀緣勢嶔崎其貌非一若值巧人其便採用則無事不成尤宜作杭其盤紆茀鬱其文互起縈布錦繡萬變不窮

圃部名流列傳

唐

郭橐駝

按唐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有問

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繅而緻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名之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

官戒也

宋

蘇雲卿

按宋史本傳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眉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耔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鳥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幽金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

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然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延延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嘆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曰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鋮

按游宦紀聞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不失其歡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婦翁云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

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于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錨長柄略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埒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味踰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治圃宵爾織樓屢堅韌苹蘇公履新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卽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

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于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繼旌旗塡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戸闃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文所紀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菴

圃部藝文一

菊圃記

唐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壇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愼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

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則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老圃賦　宋洪咨夔

嗟余生之刺乖甘偭密而卽疏痛虺隤其倦遊羸盤薄乎閑居老旣怯于山嶠窮莫備乎澤車坐玩相牛之經開鈔種樹之書五十步兮野園數百步兮破廬一禿翁以自樂羣癡兒而共鉏冰解寒祛霏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穉甲怒長鮮莢蔚扶涉熟成趣驩然忘劬翁放鉏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駕釀施蓼麋醢侑葅薤蒲羞髓食菰薦魚芥醬且胾葱渫且胊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已多乎燧人庖羲氏之初而況織翠屠蘇殷紅氍毹淋漓觴咢轟砉鐘竽猩脣豹胎之鼎素黿紫駝之廚始饒涎其趨新中便腹而厭餘于是童臊望風而引卻芳辛候色而應須擷翠苔于崑丘掇瑤穎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萍虀祁寒而煖敷行以白玉奉之綠珠五侯鯖兮遜美天酥酏兮失肭此其遇合不啻初識之機雲晚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遲竹屋槿籬蓴羹擅場

于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于春雨未辦黃粱之
炊荻生而河豚上橙熟而蟹螯肥指雖動而莫驗腹
不負其幾希已而凌寒采薇近陽刈葵祛萱堂背襜
芹澗湄饑黃獨之雪苗筐白薤之露葅茗蘼蕪以滌
煩醪枸杞而補羸冷淘煮兮槐苗餔飩斫兮薤滋汝
膏鉶兮雹突飫糞火兮蹲鴟酣糟紫薑之掌沐醴青
陳之絲雲蒸鷺粟之乳濤洶胡麻之縻輪囷鵝鴨之
瓠巒屈龍蛇之芝婆娑熊蟠之菘鬣髮虬髯之茁鱭
孕子兮椶魚鼈解裙兮樹雞竹競綳兮稚子蕨初拳

兮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黃河之茹婆羅之菠薐大宛
之苜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專蹄與夫蜀之鷄蘇龍
鶴栭脯加皮名器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涼氣分旺
衰芼擇加精調胹得宜香聞爽心味適解眉有舉案
之接敬無轑釜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甦
文園之渴療首陽之飢彼其石芥老而愈勁苦箏少
而已奇焯育拂士之風菊抱幽人之姿回睨蔓菁隨
地而易質著蕷視人而變形曾不滿乎一噬矧肯數
乎惡苣邪蒿臭蒜而穢蒌然是蔬也進不榮于珥貂

嗚玉之齒迟不豪乎灑削胃脯之頤烟雲歙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簸蕩乎朝吟之脾與齋盌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修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重銀茄爲涪翁而妍與其見賞于肉食之鄙孰若託名于捽茹之賢蓋窮患姱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粥達患宿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笻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皎白駒之束芻毋金玉兮爾音

小圃記

元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畝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絙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脈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稚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以侑廩米之饋餾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琯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

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觀圃人藝植

宋鮑照

善賈笑蠶漁巧宦賤農牧遠養遍關市深利窮海陸
乘軺實金轙當壚信珠服居無逸身伎安得坐粱肉
徒承屬生幸政緩吏平睦春畦及耘藝秋場早芟築
澤閱既繁高山營又登熟抱鍤壟上餐結茅野中宿
空識已尚淳寧知俗翻覆

行園

梁沈約

寒瓜方臥壟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

初茁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從皇太子出元圃　庾肩吾

春光起麗譙屣步陟山椒閣影臨飛蓋鷺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蔭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慙振藻何足擬瓊瑤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唐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

使婦持蠶筐呼童榜漁船悠悠泛涤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同羣公題張處士菜園　高適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廊肉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眞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

杜甫

老病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

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
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
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驚矰繳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凰不相待側頸訴高旻

佐還山後寄　前人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
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愚意如何

豎子至　前人

樝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園　前人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谿搖艇闊朱果爛枝繁
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白露　前人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谿
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甘園　前人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前人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
綠雹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王維

春園即事

宿雨乘輕屐春寒著弊袍開畦分水白問柳發紅桃
草際成棋局林端舉桔槔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宋朱熹

蔬圃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經鋤

積芳圃

樂事從茲不易涯朱門還似野人家行看靚艷須攜
酒坐對清陰只煮茶曉起蒼涼承墜露晚來光景亂
蒸霞平生結習今餘幾試數毗那榊上花

前人

晚蔬園

未覺閒來歲月頻荷鉏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瑤簪
露覆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炊當肉更
宜人却憐寂寞公儀子拔盡園蔬不歎貧

藥圃

種藥春畦有近功不辭耘耔謾勞躬漸看杞菊充庖下卽見芝英入籠中病去自知非往日身輕何必御冷風出門會有兒童笑不是當年植杖翁

前人

爲圃二首

劉克莊

屋邊廢地稍平治裝點風光要自怡愛敬古梅如宿士護持新笋似嬰兒花窠易買姑添價亭子難營且築基老矣四科無入處旋鋤小圃學樊遲

衰病歸來占把茅譬如僧葺退居寮因存橘樹斜通徑怕礙荷花小著橋古有功名與釣築今無物色到漁樵可憐歲晚閒雙手種罷蕪菁擷菊苗

學圃亭

周紫芝

疏泉灌空畦折柳小樊圃關心有幽事寄意在衡宇但恐經綸人茲焉忽高舉愼勿厭荷鋤烟蓑濕春雨

種圃

張耒

儻舍亦爲圃從人笑我癡自求佳草木仍插小籬籬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未及尺獨我見奇姿

理蔬

楊萬里

小摘我何惜頻來徑自成青蟲捕仍有蠹葉病還生
貧裏猶存寵霜餘正可羹窺園未妨學抱甕更須營

偶圃小園因題二首 錄一　王禹偁

偶營菜圃爲盤飧淮瀆祠前水北郊泉響靜連衙鼓
響柴門深近子城門濛濛細雨春蔬甲疊疊寒流老
樹根從此商於地圖上書工畫工添個舍人園

學圃吟　元貢師泰

江邊乞地學種蔬周遭步量弓百餘十日去耕十日
鋤耕鋤未畢僕已痛東家倩人不受呼西家倩人納
官租菜苗蟲食且半枯昨朝許有今朝無出門抱甕
空躊躇南鄰老圃笑吾迂共倚大樹立須臾手把一
卷神農書口稱此事焉可誣治土貴熟壟貴腴三犁
兩耙工力俱燥濕得所避亢淤田不犖确堅已夠深
畦淺壟畫成區四分井字旁通渠瀏瀏野水飜渴烏
然後種藝皆榮敷寒暑按節順弗踰風和日媚雨露
濡水菘山芥菠薐苽韭黃薤白葱蔣綠葵青藿華
靚姝藻荇芹茆蘋藻蕪瓜瓞菱藕苔筍蒲蔓菁蘆菔
連根株牡丹芍藥蔓重趺茄房豆莢懸瓠壺紫薑紅

蓼鸞雕胡玉延蹲鴟巧相扶皮毛脫迸明月珠長頸
短脰膩理膚冰漿雪液如凝酥翠鱗銀甲虬髯鬚魁
首肥顏施丹朱琅玕琥珀鉤珊瑚鏡奩摘掇視密疎
多盈筐筥少盈裾削剝淹漬役膳奴甘臛鱻微薤味
殊主奠翼翼賓于于孰可羹芼生可咀適口絕勝羞
仙廚子欲學圃不蚤圖只今後時將何如列鼎肉食
稱鄙夫魚膾日厭葷與魚請子置之勿次且褒衣博
帶歸爾儒吾計子食當晨脯家園自足供所需寧嗤
翁言亦何愚翁實勤苦少暇娛白鬚黑面形瘠癯曝

卽胼胝汗轆轤澇卽腰脛沒垢汙剜茲惡苣與苦荼
加以臭蒜雜穢荽邪蒿濁莧兼滑榆多食嘔泄神志
瘉得失往往如瑕瑜西伯愛歜垂聖謨大官專膳國
以墟曾哲嗜棗宣尼徒亦有請學譏樊須孤竹采薇
終餓殂屈到好芰竟離居元亮隱菊多令譽諸葛元
修名豈虛陶家籧篨庾家葅黃金不聘蘇東湖是非
榮辱理不渝世間萬物皆乘除翁言固辨亦過諛鄰
家有酒且共沽醉酣仰面一長吁忽見黃鵠翔天衢

許有孚

蔬圃

有池可汲園可劚拂袖歸來心願足自甘學圃爲小
人愛此菜茹幷苗葙元修雨後脆且腴諸葛敷榮色
濃綠蘿蔔生兒芥有孫芋魁出水頻澆沃罷鋤時或
釣池魚隱几何曾夢蕉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
炎脅肩辱吾嘗甯甲第紛紛厭粱肉吾今日烹葵食
之鯖世所貴五辛之盤吾亦欲庸人皆被富貴熏或
羨吾饕是清福但令此邑毋駐顏爲味嚼根充我腹
三年不窺慙仲舒吾儕何可輕樊須九月築場十月
滌連年藉此輸官租

菜蔬爲余唐卿賦

明高啓

杜桐里中君始歸菜花滿園黃蜂飛桔槔倚樹長不
用江南雨多山土肥方畦獨遶看新綠晚食何須尚
思肉翠縷登盤春薤香金釵出盎冬菹熟我家亦在
蓴菰鄉秋風便應歸共嘗潮州司馬成何事回首空
愁足萬羊

新治圃成

袁凱

隙壤所自治剪荆去龍茸幸幸無棼穢雜況此清泉涌

灌滋竟朝夕勾萌各森聳青蒲已彌澤黃瓜方臥隴
春菁向堪把秋黎日應重自余逼宦籍職事勞紛冗
祿食雖云美私心恆自恐歸來得蕭茆采擷聊自奉
且遂丘園樂永謝承明寵

灌園　前人

荒陂渺渺接連筒蔥葉青青芥葉紅不道虞卿著書
手白頭衣食野人同

春園　謝榛

水村人寂寂遲日敞柴關菜甲春初細園丁雨後閒
沙邊來白鳥柳外出青山此地多幽意行歌莫便還

晨起行園治蔬　施漸

處痴情方愜覽籍亦梦結止跡丘樊間喜與荷鋤列
晨星沐未遑周葺幸餘力夙英始斂華密露若瑩雪
蠡趯感離歌鵙鳴及圃月萋萋瓜畔空厭厭豆畦歇
觀化有消虛徵情既伸屈庶幾東陵隱豈伊公儀哲
永此藿食資耕鑿藏吾劣

題老圃菴　王紱

桑榆宜晚境築圃近茅堂鑿沼分流水編籬補壞牆

雨晴瓜蔓綠風暖菜花香客過饔雞黍村醪剪韭嘗

築圃　徐楚

垂老學爲圃乘秋課築場編筠聊覆屋壘石更圍牆
蔓草芟宜盡嘉蔬刈可嘗親朋時一過漫說午橋莊

圃部選句

楚屈原楚辭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
漢司馬相如賦雍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魏曹植籍田賦大凡人之爲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晉陶潛詩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宋鮑照詩折柳樊場圃員綆汲潭壑
唐宋之問詩秉願守樊圃歸閑欣藝牧

孟浩然詩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
杜甫詩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
李白詩上陳漁樵事下叙農圃言
王維詩荷鋤修藥圃散帙曝農書
鄭谷詩香鋤拋藥圃烟艇憶莎陂
皮日休辛夷花詩一枝拂地成瑤圃數樹參差是蕊宮
王建詩春圃紫芹長卓卓暖泉青草一叢叢
戴復古詩憶在藏春圃花邊細話時
韓愈秋雨聯句棗圃落青瓜畦爛文貝
孟郊詩菱湖有餘翠茗圃無荒疇
李紳詩竹扉梅圃靜水巷橘園幽
韋莊立春詩雪圃乍開紅菜甲綵幡新剪綠楊絲
溫庭筠詩門帶果林招邑吏井分蔬圃屬鄰家
宋韓琦詩花去春叢蝴蝶亂雨勻朝圃桔槔閑
元元好問詩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滿林

圖部紀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莊公十九年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

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

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

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

何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

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問曰北郭者盡屢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事轎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儺其手搔之功唐園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

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予往矣無乏吾事

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漢書孫寶傳寶爲京兆尹署故吏侯文爲東部督郵霸陵杜穉季者大俠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不敢私犯法

後漢書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甚奇之與爲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誅奏李固祐爭之不聽冀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謝承後漢書法眞隱居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不問一作窺園圃

後漢記沛國戴翼鋤園得黃金印

陳留耆舊傳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魏志陶謙傳注趙昱就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

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

裴啓語林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鉏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去

晉書華廙傳廙既免官削爵土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首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襲封

許孜傳孜親沒立宅墓次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

王隱晉書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圃

太平御覽向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記蘇紡常除門庭有衆賓來紡告母曰人招紡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華陽國志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箭隨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時在

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梁書范元琰傳元琰家貧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母問盜者爲誰元琰不泄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慚

唐書明崇儼傳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裴寬傳刺史韋詵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故瘞之

開元遺事學士許愼宴花圃未嘗具幄設坐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玉堂閑話有一秀才求婚十人曰君之室方二歲在滑州郭南姓某氏其父母灌園爲業秀才不樂徑詣滑州訪之一日伺其父母出引女嬰使前以細針內

其頤中而去女竟無恙後秀才登第娶廉使女其妻每天氣陰晦輒發頭痛醫者以藥封腦上有頃肉潰出一針遂愈因訪問女之所出方知本圖者之女云

太平廣記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韋恕有女既笄張老延媒媼求娶之媼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圃叟耶張老强之媼不得已入言之韋恕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卽可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警曰吾度其必無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遂許焉張老旣娶韋氏園業不廢鬻蔬不輟親戚惡之張老曰某王屋山下有一莊明旦當歸耳他日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後如其言訪之蓋仙云

逸史劉晏少好道術遇道流三人飲酒極歡曰世間還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後晏于衡山縣喫冷淘菜香芳潔劉公問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此菜劉公訪王十八與俱歸其後劉公病已屬纊得王十八藥三丸灌之蹶然而起

宋史王剛中傳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植竹

王十朋傳十朋知饒州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與人

清異錄汴老圃紀生一鈕芘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土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後山談叢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柄生芝二十餘本參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參嘆曰眞溫公之役也

圃部雜錄

易經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注 丘謂丘墟園謂園圃

詩經小雅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注 言愛當知其惡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籬

管子揆度篇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

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

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

知北遊篇仲尼曰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列子三畝之圃不能耘

呂氏春秋尊師治唐圃疾灌溉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棡蒲葦之田野

韓詩外傳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

淮南子主術訓夏取果蓏秋畜蔬食

說文種菜曰圃

風俗通圃補也從口甫聲

後漢書仲長統傳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王粲羽獵賦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

謝靈運山居賦杏壇杏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

水經注睢水東南流歷於竹圃水次綠竹陰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之竹圃也

謝眺辭記室牋拾耒場圃奉筆免園

北史甄琛傳專事產業躬親農圃

燕都遊覽志月張園在阜城門由旁城垣下入門兩旁垂柳拂地黛柏蒼槐深環石砌堂後枕一池甚修廣倒影入屋楹周遭菜畦乃屬冉都尉矣

方輿勝覽四川重慶路有荔枝圃在郡治

丹鉛總錄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圃部外編

山海經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注 即縣圃也

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水清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縣圃

淮南子崑崙之山有層城九重高一千里縣圃閬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蔬圃之地灌之潢水三周

拾遺記崑崙之山第三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萬頃羣仙種藝焉

廣異記崑崙第九層有芝圃悉種靈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四卷目錄

漁部彙考

易經 繫辭下傳

禮記 月令季冬

周禮 天官

范蠡養魚經 九洲神守

吳越春秋 魚池

岳陽風土記 取江豚 取巨魚

齊東野語 簾 盪浦搖江
蟹譜下篇 採捕
吳中紀聞 蟹斷
三才圖會 網圖說 罾圖說 釣圖說 推罷
魚叉 打艋 艘罩 筌 打笓 箬 蟹簖 斷圖說

漁部藝文一

漁父 周屈原
漁論 漢黃憲
遇漁 前人
釣賦 晉潘尼
釣磯應詔文 唐駱賓王
獨繭綸賦 李君房
釣魚盈舟賦 周鉞
呂望釣玉璜賦 王起
元眞子漁歌記 李德裕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漁樵問答 宋邵雍

藝術典第十四卷

漁部彙考

易經

繫辭下傳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大全 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蓋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網魚鼈之離乎罟其

義可推矣厚齋馮氏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謂鳥獸魚鼈麗乎網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

禮記

月令季冬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註 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

周禮

天官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掌以時獻爲梁

訂義 賈氏曰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者二也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是十月得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惟夏不取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

春獻王鮪

訂義鄭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　鄭鍔曰王鮪則鮪之尤大者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

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歔者掌其政令凡歔征入于王府

訂義賈氏曰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獵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於王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訂義鄭鍔曰鼈龜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何也蓋龜主用以卜蜃主用以飾器皆不專主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之衆無如鼈詩曰魚鼈鮮魚曰魚鼈膾鯉莊子言擢鼈於江甘味尤美而食者甚衆獻黿者物宜取其美則其名官宜矣

掌取互物

訂義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荒胡龜鼈之屬

以時簭魚鼈龜蜃凡貍物

訂義 賈氏曰言以時者即下經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鄭司農曰貍物龜鼈之屬　王昭禹曰藏伏於泥中謂之貍物則不止於魚鼈龜蜃之屬而已互物言其體貍物言其性　鄭鍔曰貍藏泥中者宜以籍取若魚則遊浮水中此亦兼言籍魚者冬寒則魚貍於泥至春乃上水此以籍言之殆取魚於冬也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訂義 劉中義曰春獻鼈蜃用之春也陽在內其美可獻而非生育之時也秋獻龜魚用之秋也伏藏之物浮泛在外生育既畢可食矣

祭祀共蠯蠃蚔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訂義 鄭司農曰蠯蛤也杜氏曰蜂也鄭康成曰蠃蜾蠃也杜氏曰蚔蛾子也賈氏曰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也史氏曰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于叉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也先王設醢人之官非爲口腹爲先王寢廟當薦以終其祭祀而已

范蠡養魚經

九洲神守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松子在越爲范蠡有諸曰有之曰公居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多蓄菱芰水草畺折爲之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水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龜也所以納龜者魚二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魚將飛去內龜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貨之可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千餘萬池中九洲仍分八谷使大小各爲一類不相錯雜

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油菜碎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于水中以物蓋之頃之一粒即成一魚

吳越春秋

魚池

越王既栖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合之廣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益富強

岳陽風土記

取江豚

江上漁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取之無不獲或用鉤釣若鈎中喉吻雖巨綸亦掣斷或挂牙齒間則隨上下惟人所制略不頓掣然至腥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點照土人間有能食者

取巨魚

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鉤其一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鉤有大如秤鉤皆相連每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置黑鉛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淺錘上筈以五寸許正鉤使欹側絕江往來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擺鉤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鉤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大者力不能勝卽以環循綸投副鉤助之亦須漁人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周密齊東野語

簾

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沒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垂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則頰張鬣鉤若鎖岐者不可脫

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濱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

蟹譜下篇

採捕

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緯簾而障之其名曰斷于陂塘小溝港處則皆沉沮洳而居人盤黑金作鉤狀置之竿首自探之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若魚以餌而釣之

溫浦搖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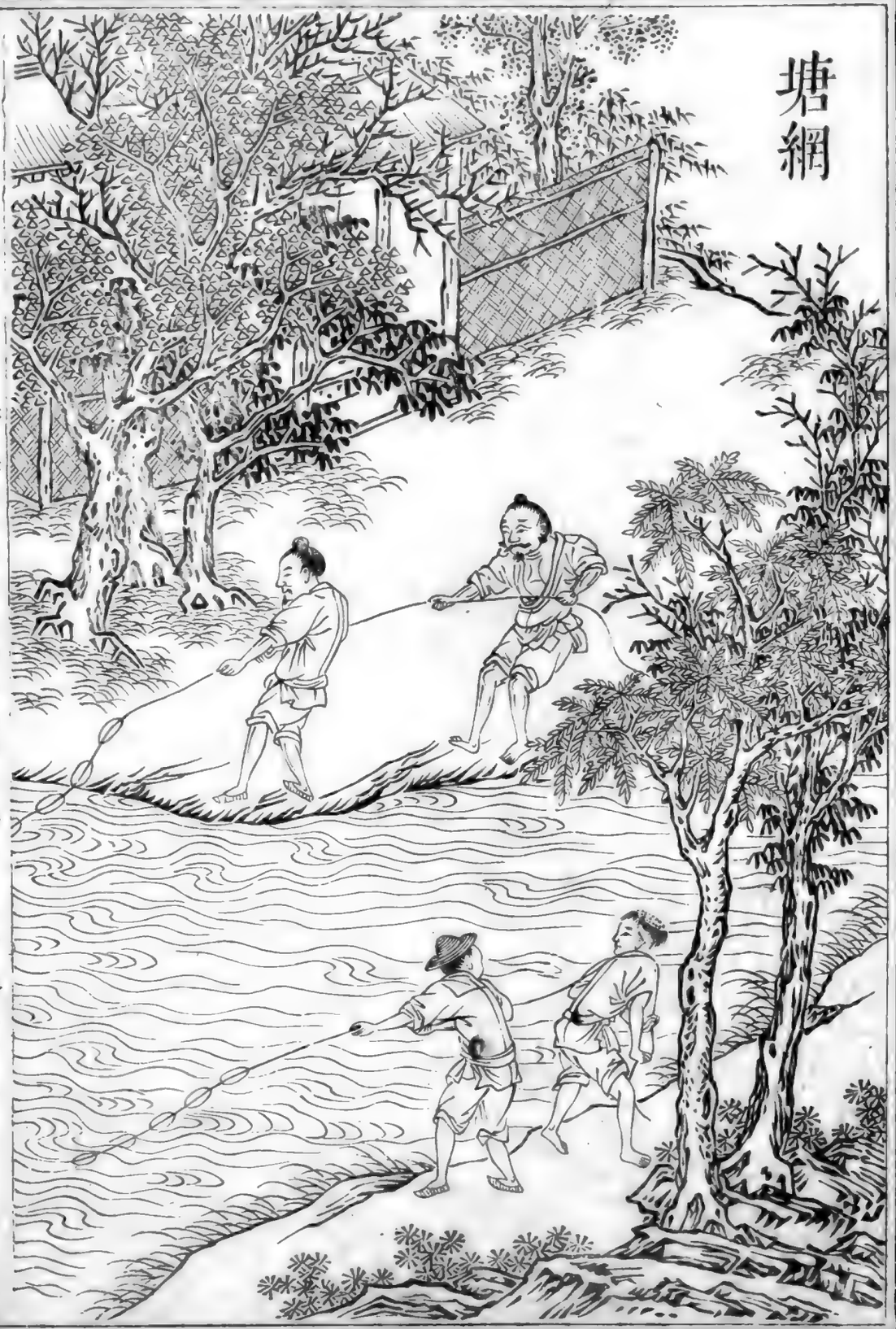
吳人于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脚網以取之謂之溫浦于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搖小舟徐行謂之搖江上接斷下接于陂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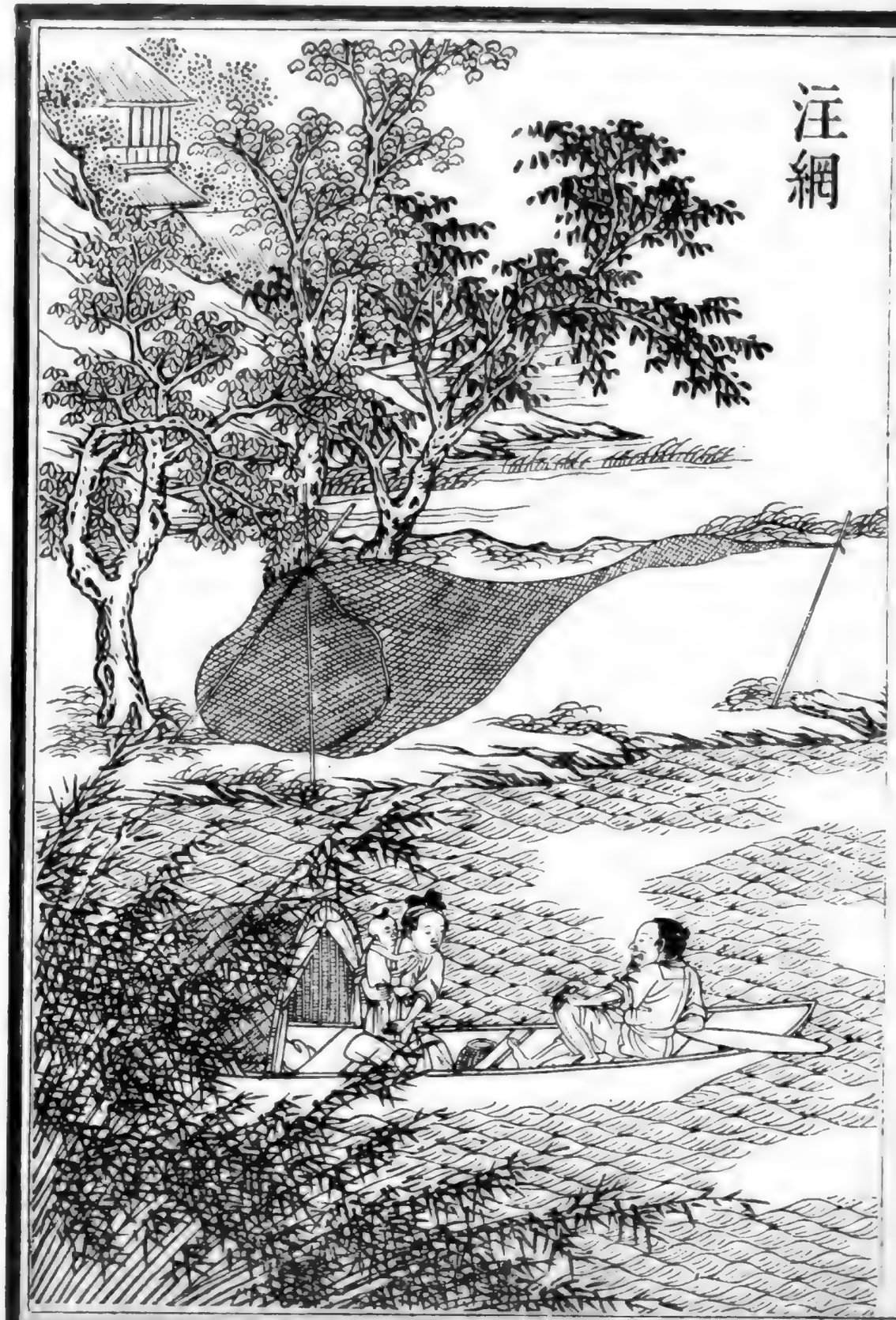
吳中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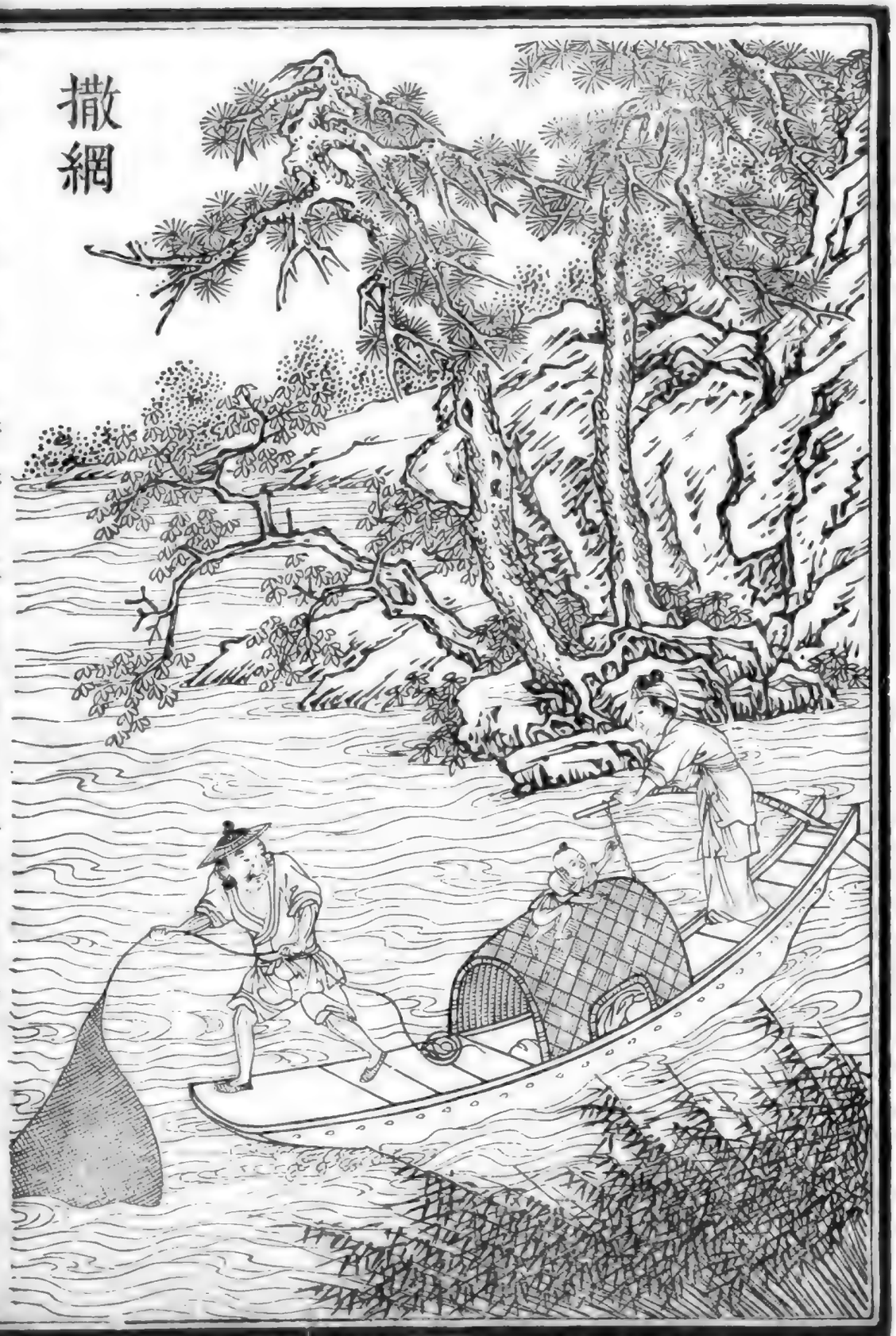
蟹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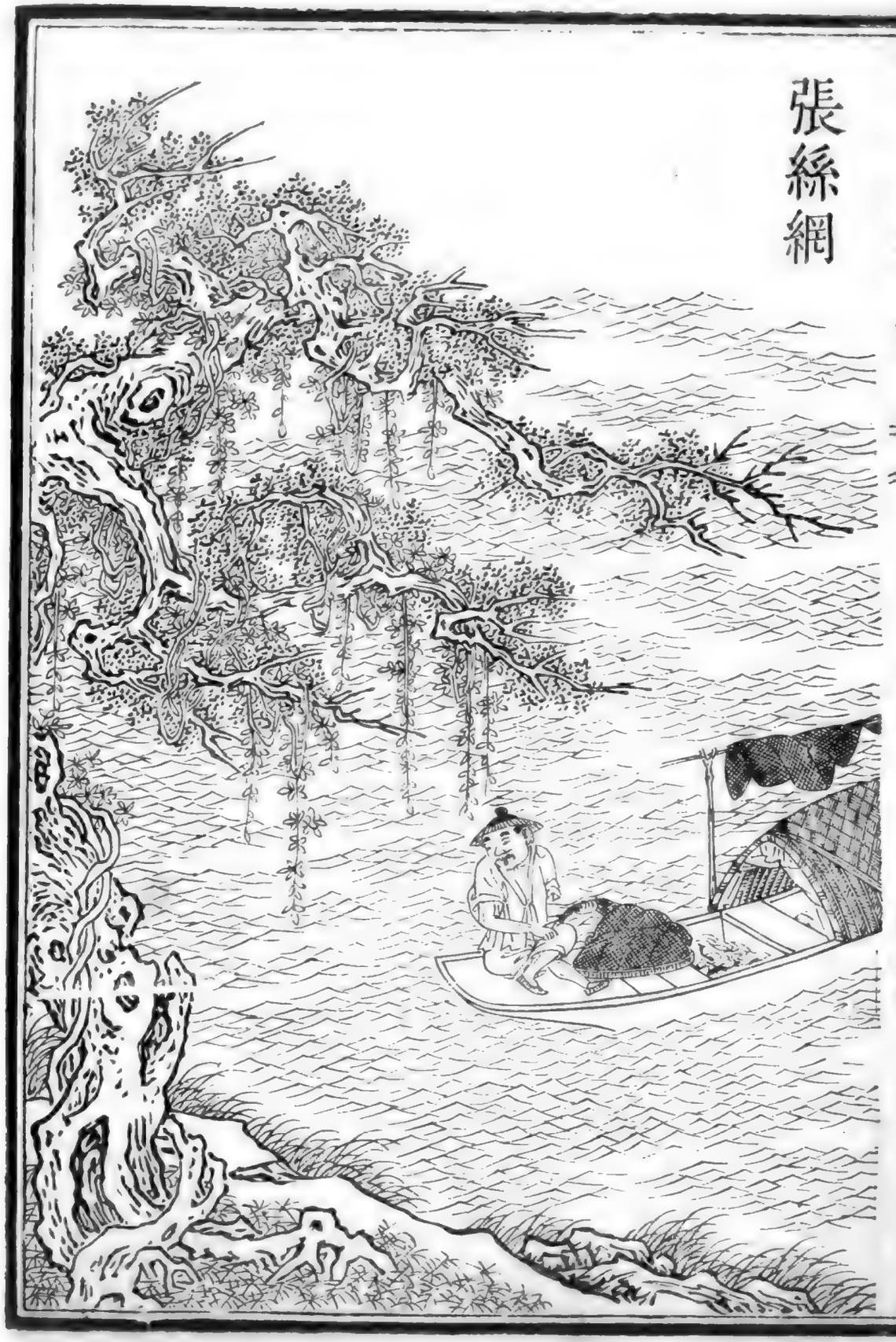
陸魯望集有簥志云漁者緯簾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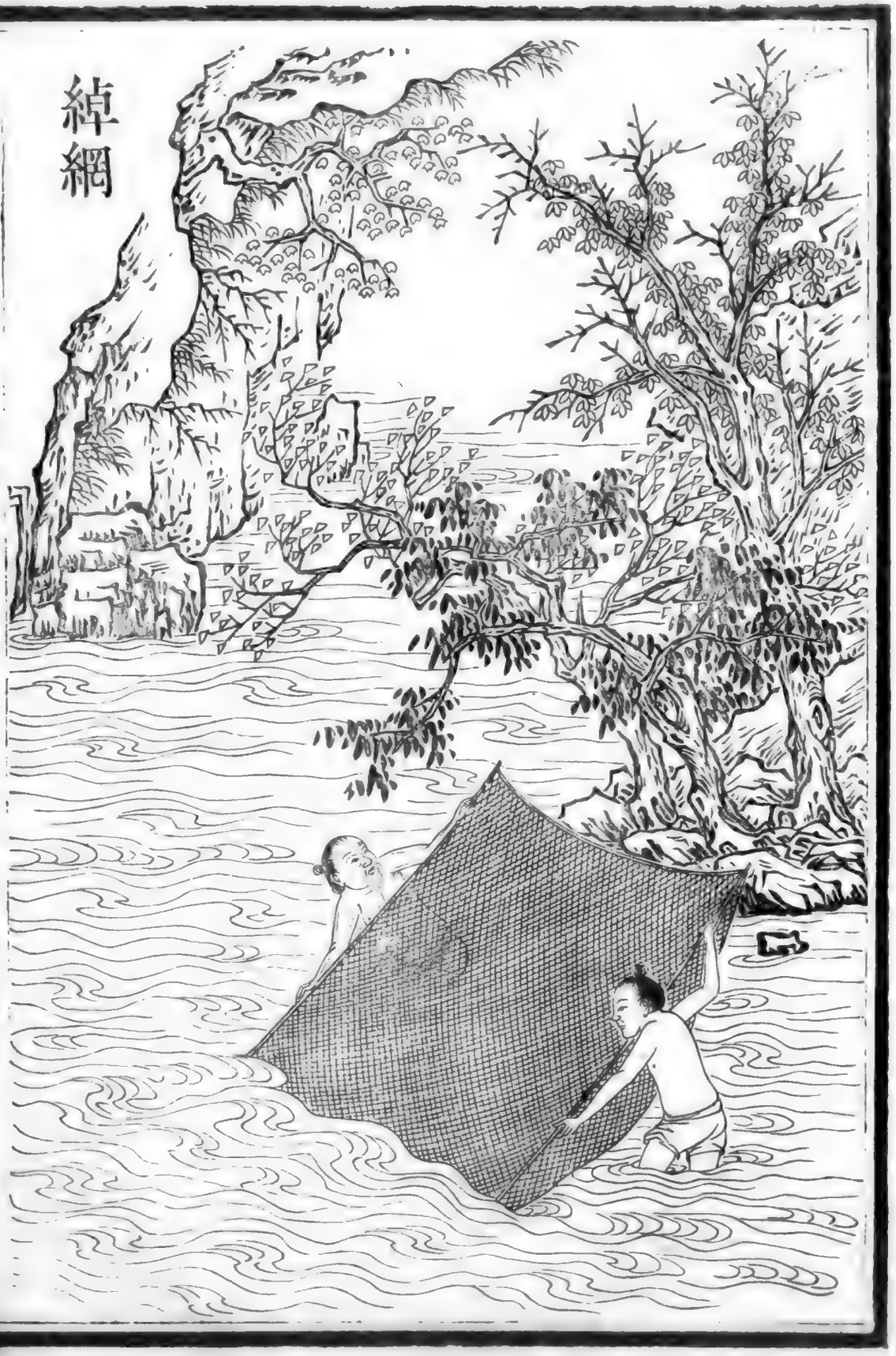
塘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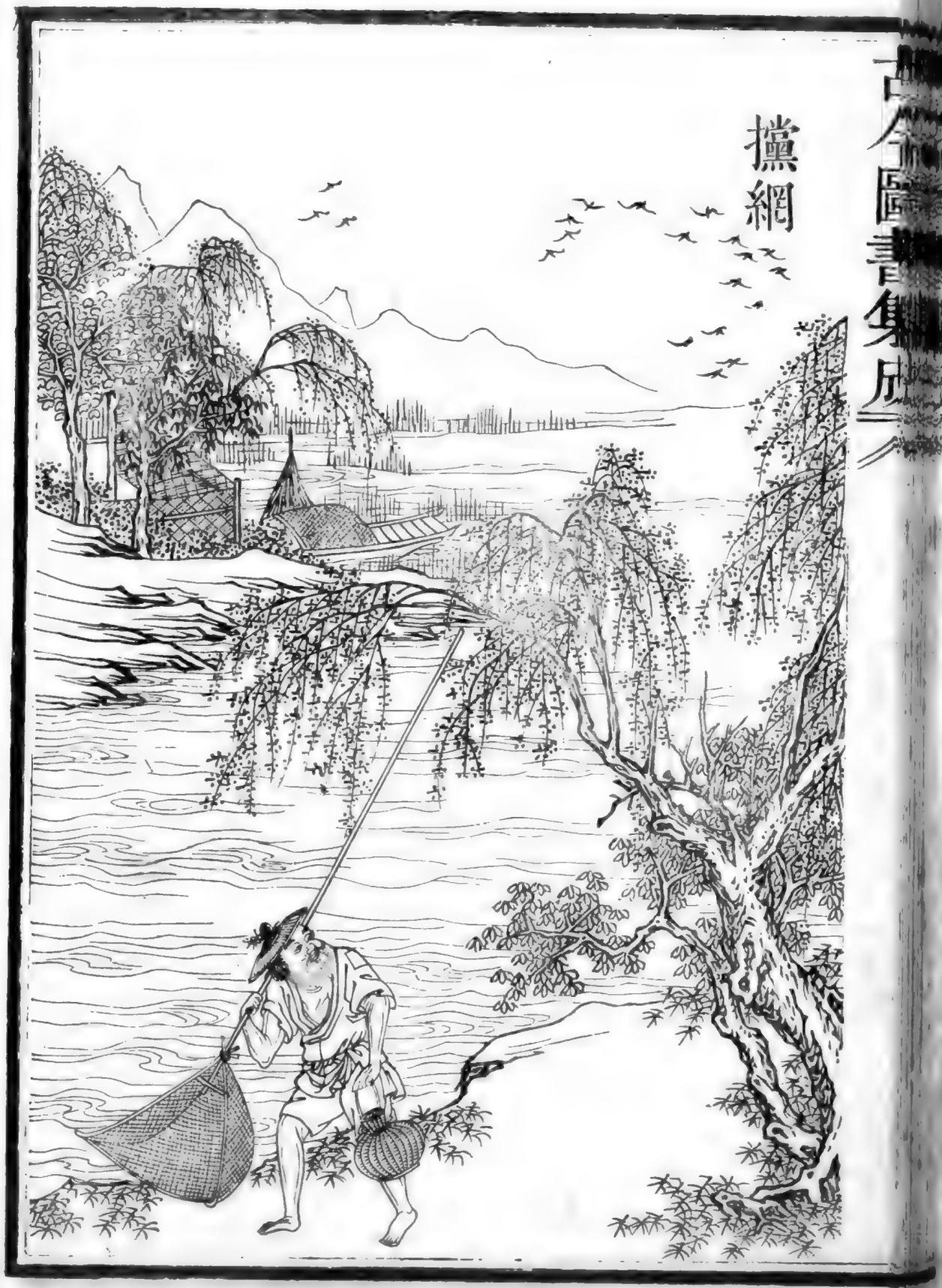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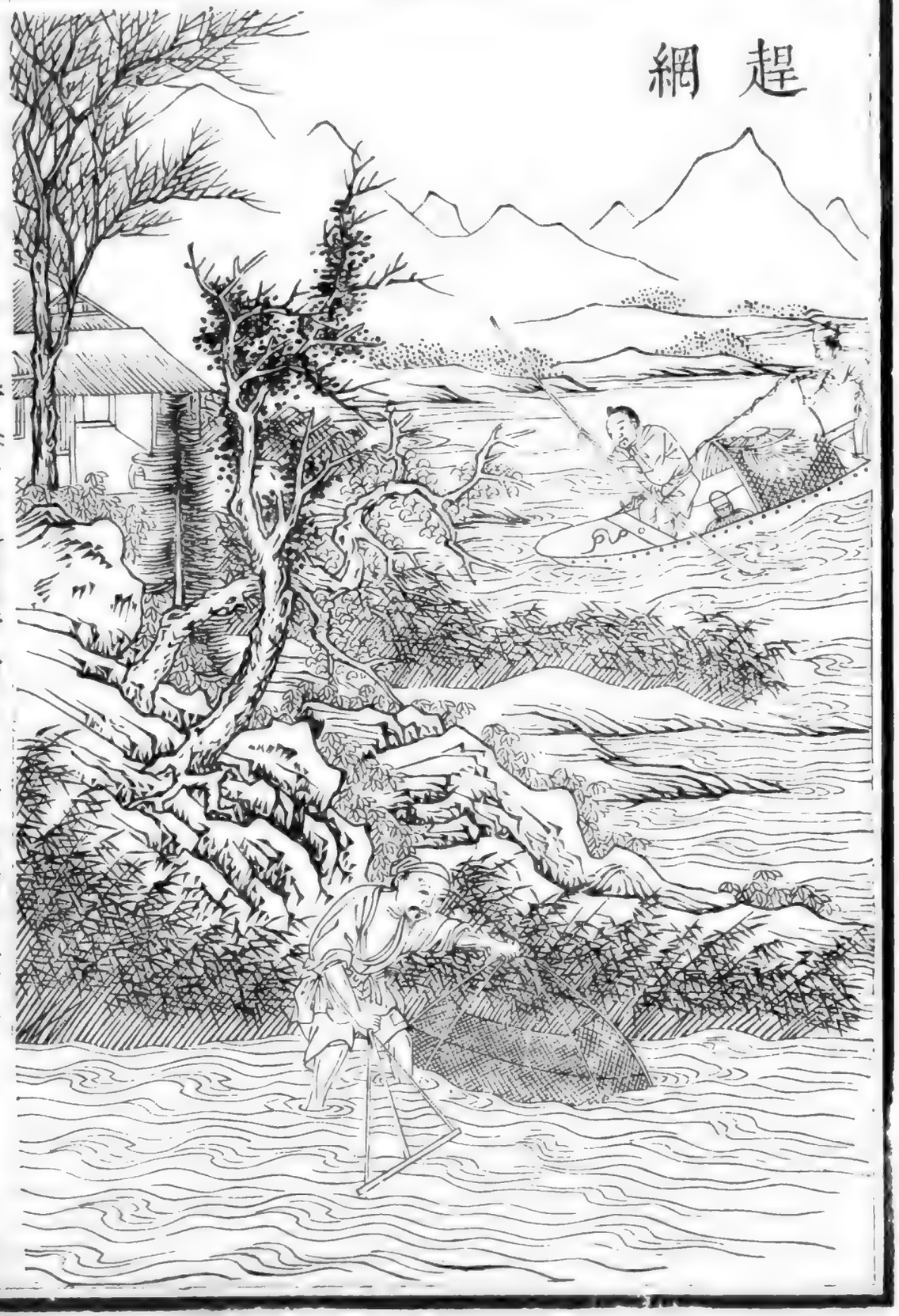

汪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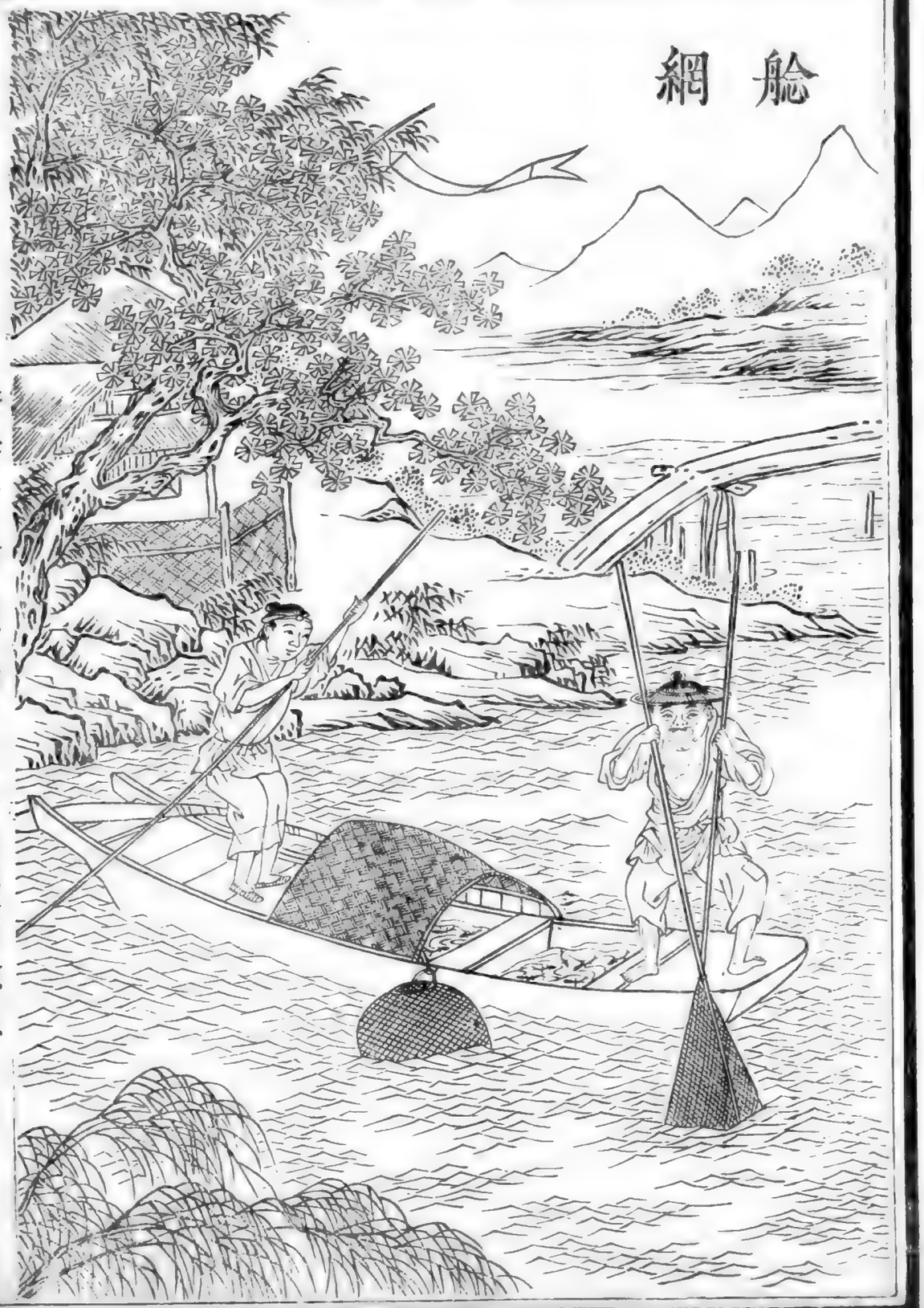

撒網


張絲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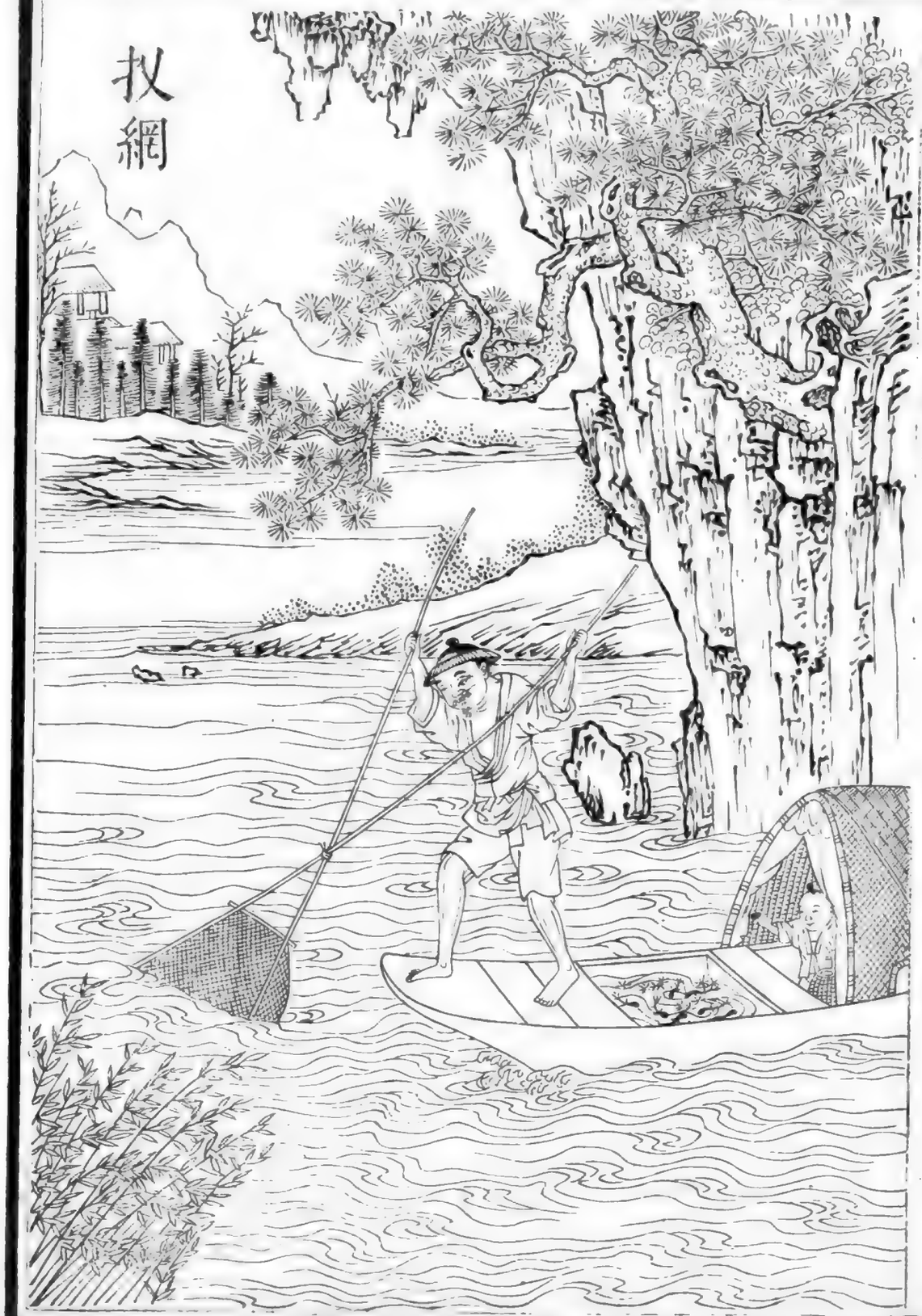

綽網


攬網


趕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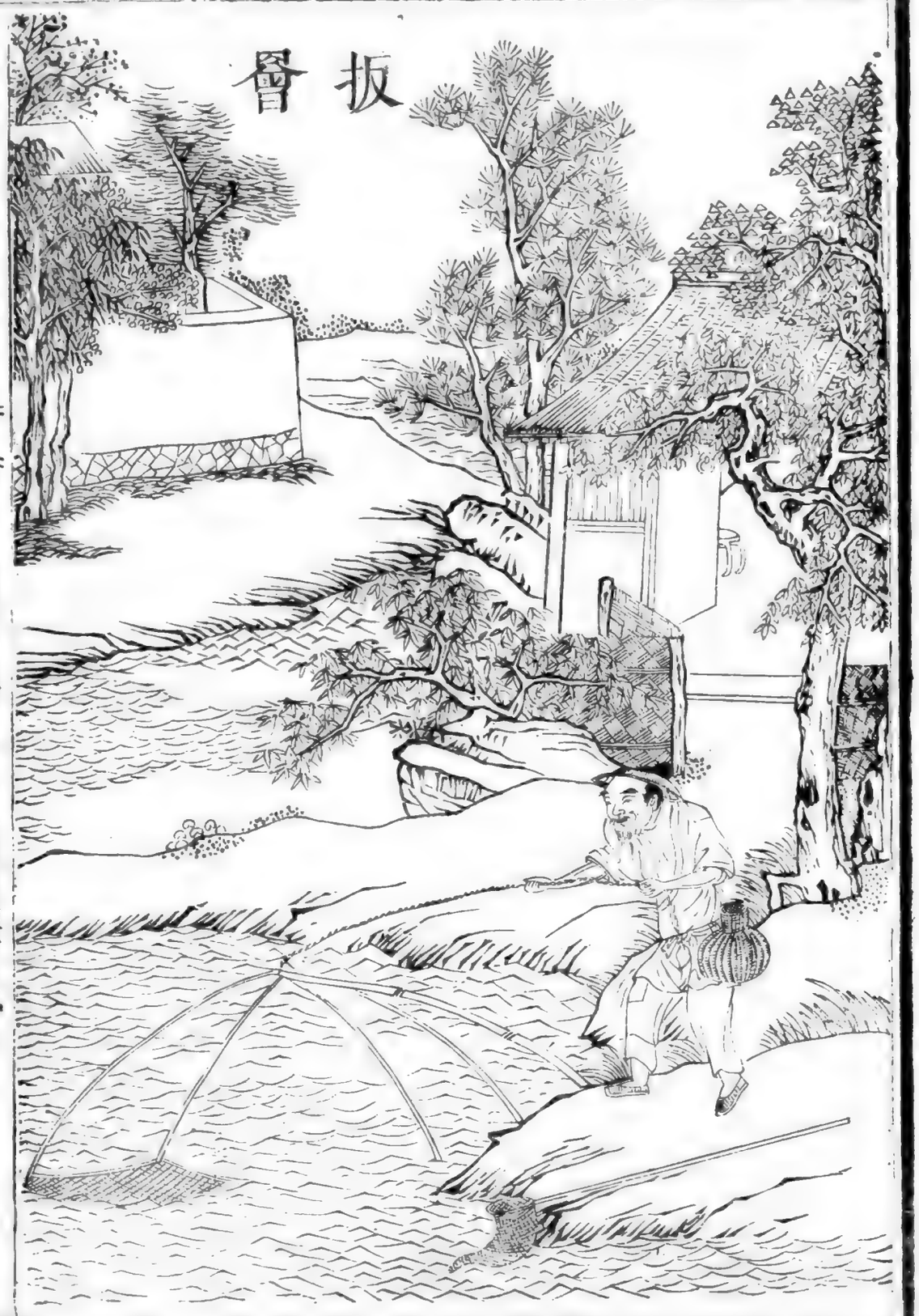
艙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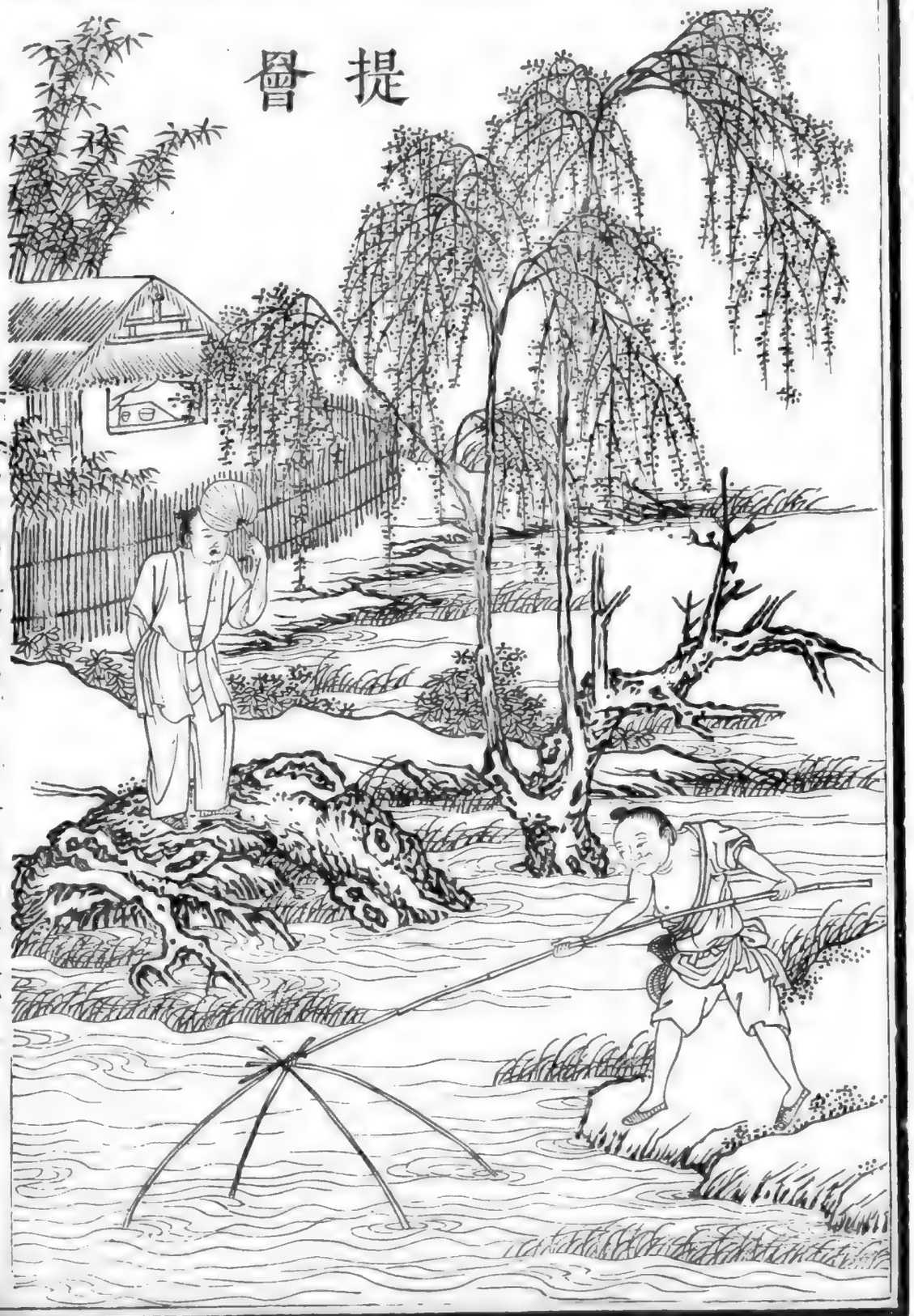
扒網

網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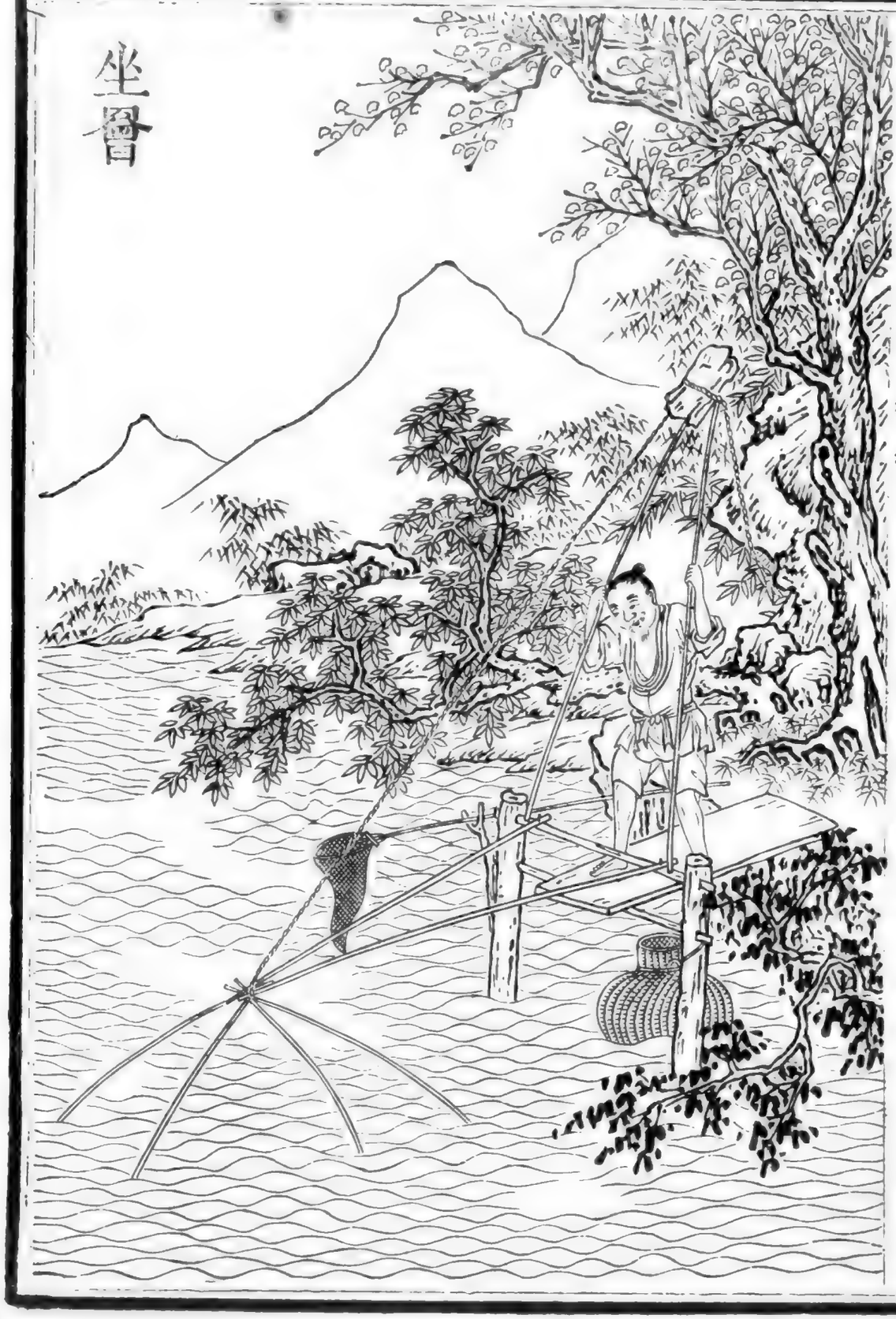
易庖犧氏結繩爲網罟此制之所始制各不同隨所宜而用之惟注網則施于急流中其制纖口而巨腹所得魚極不貲



提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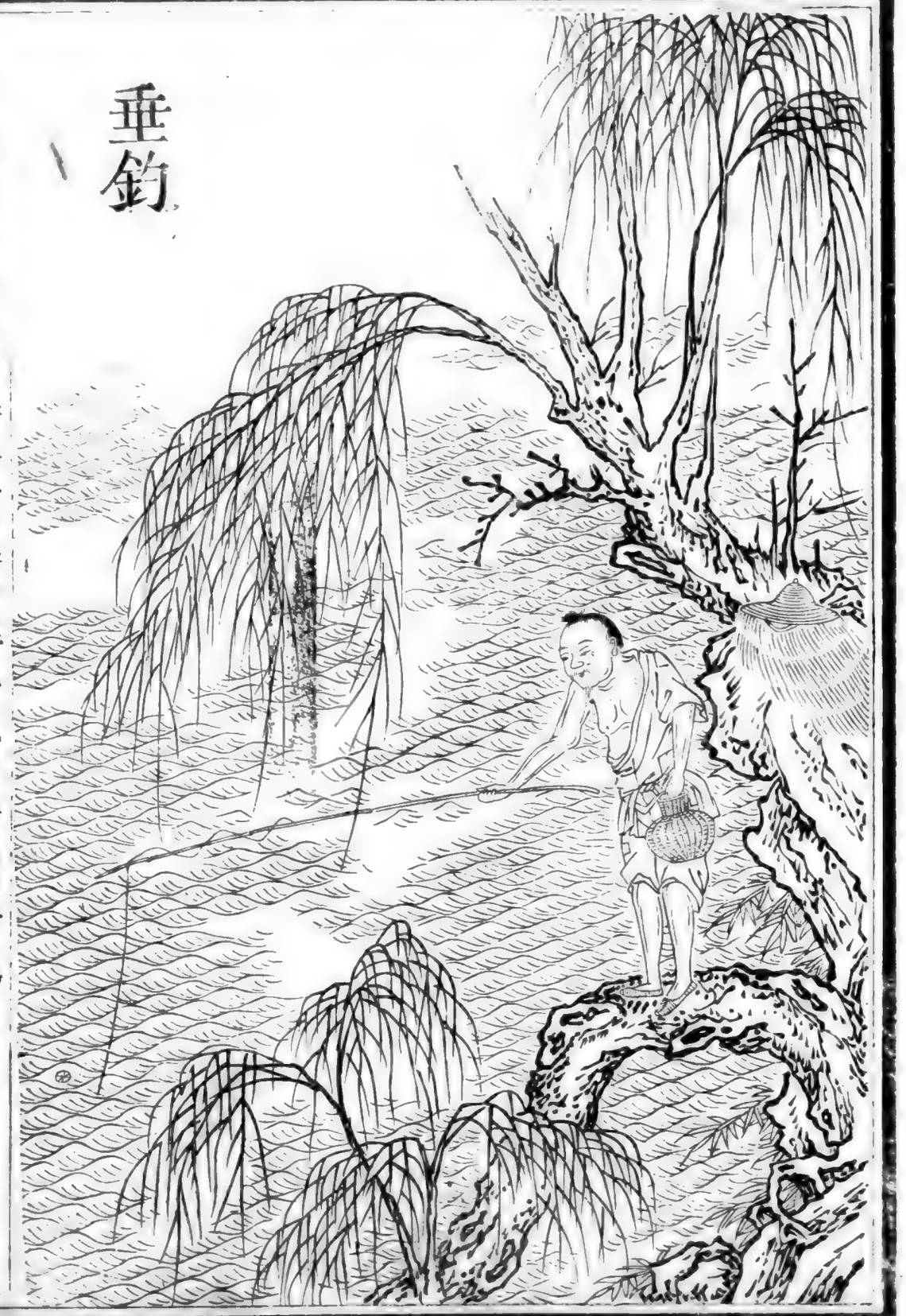


坐罾



罾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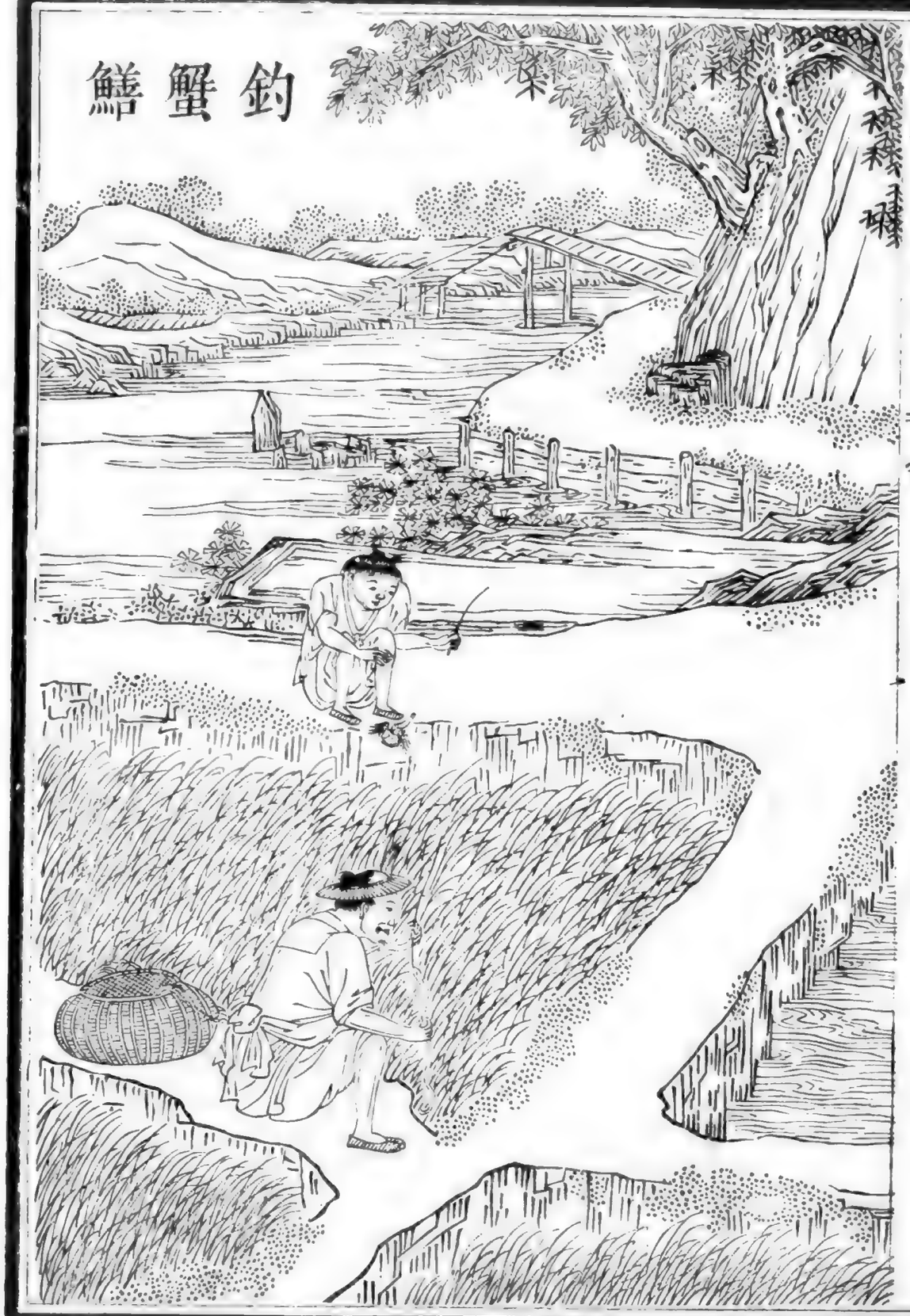
罾亦網也不知何易名爲罾三制俱相似惟坐罾稍大謂之坐者以其定於一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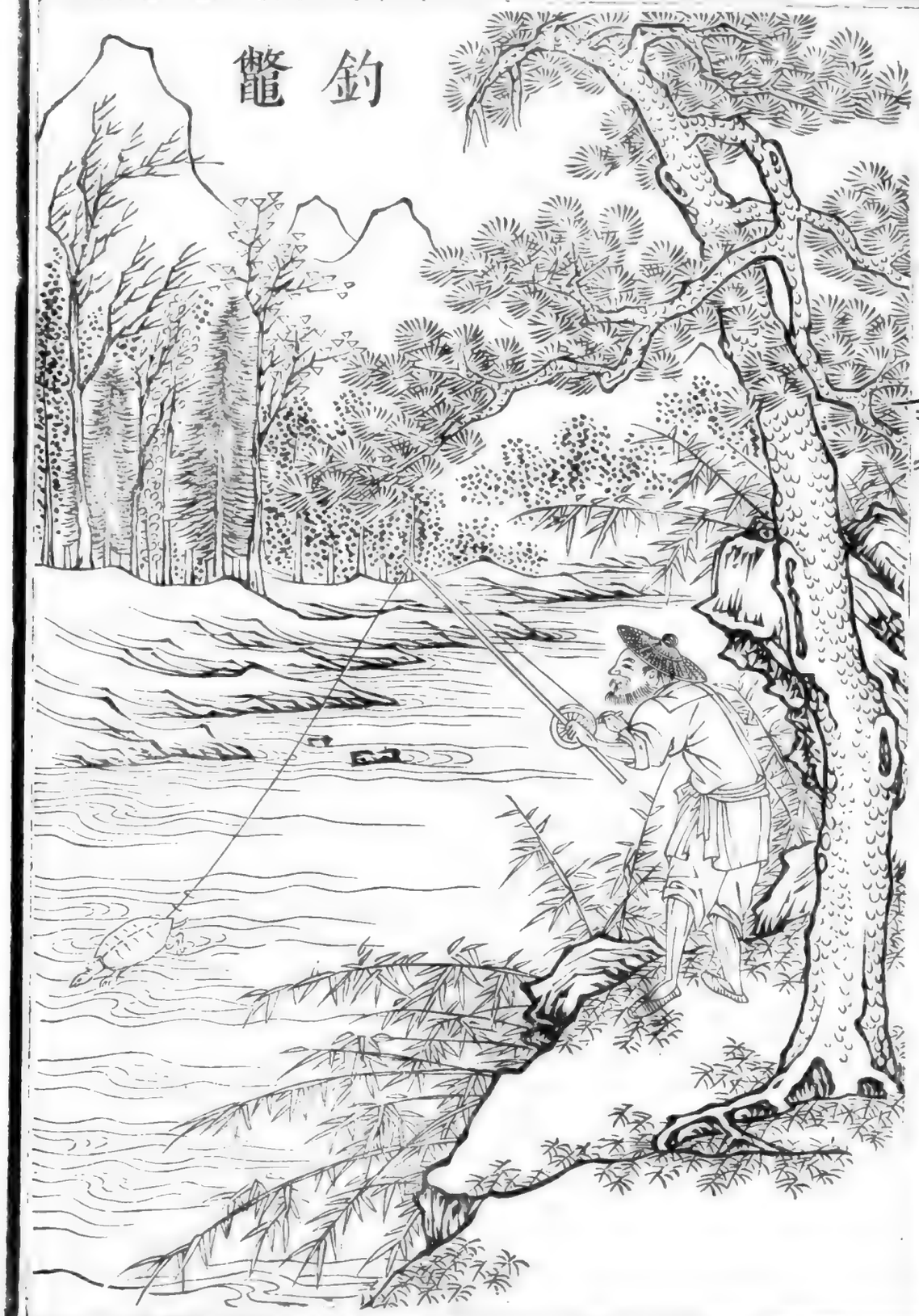
垂釣

捕蛙

鱔蟹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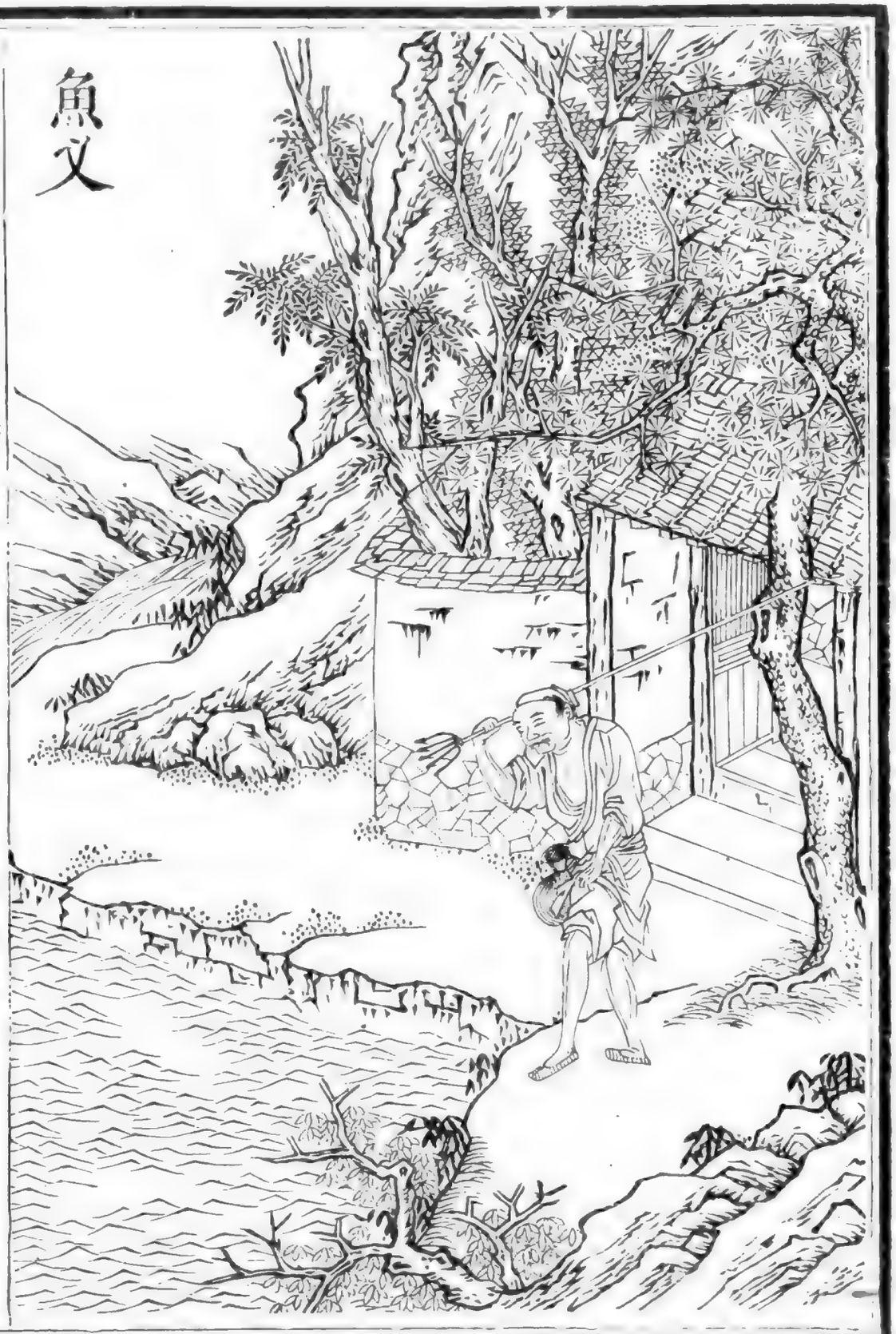
釣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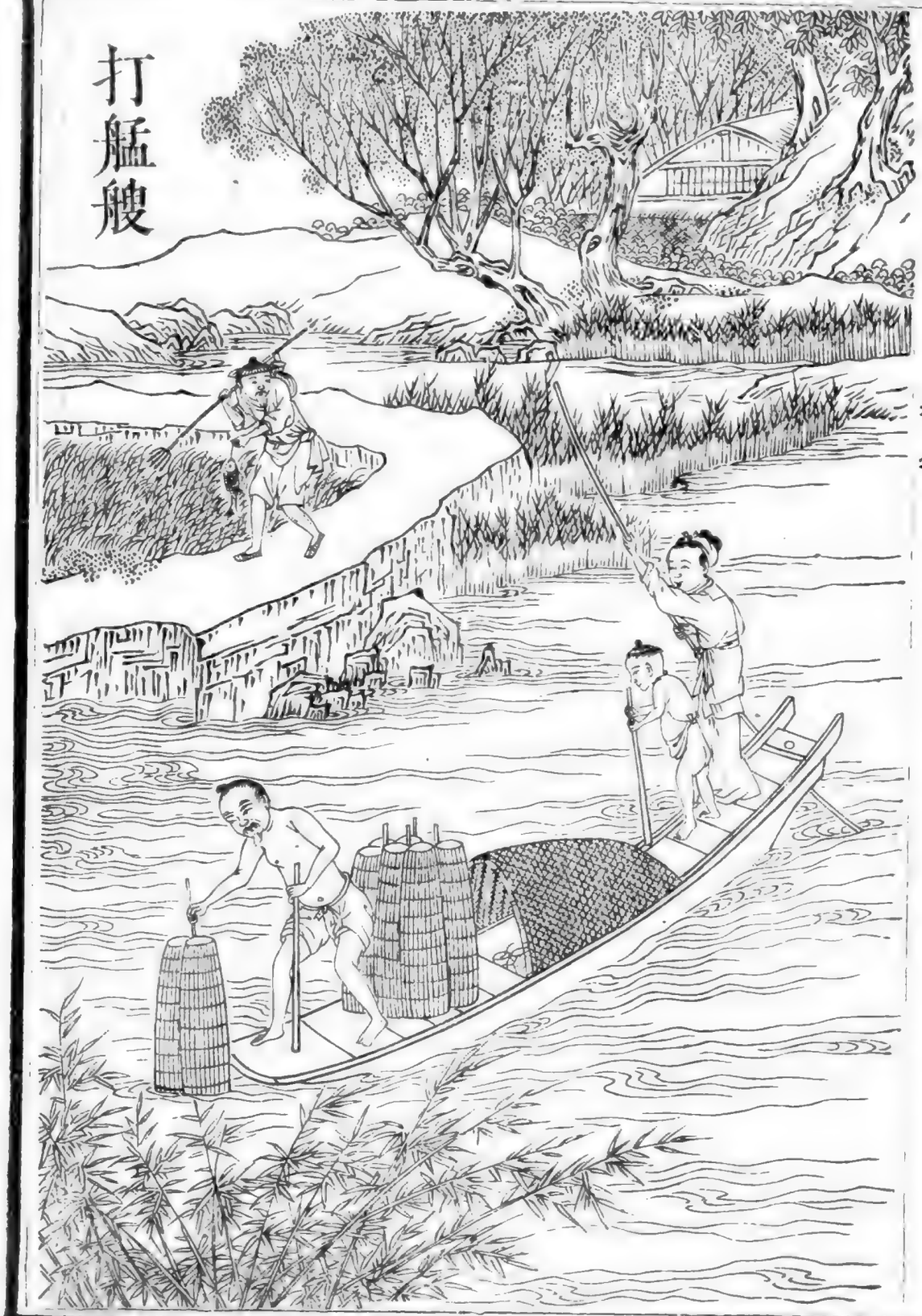
釣圖說

易稱太昊以佃以漁然釣亦漁事尸子云燧人教人以漁其釣之爲漁當爲此乎然所漁之物有數種而其制則一語云網罟之制多則魚鼈亂于下故子釣而不綱余之不遺釣者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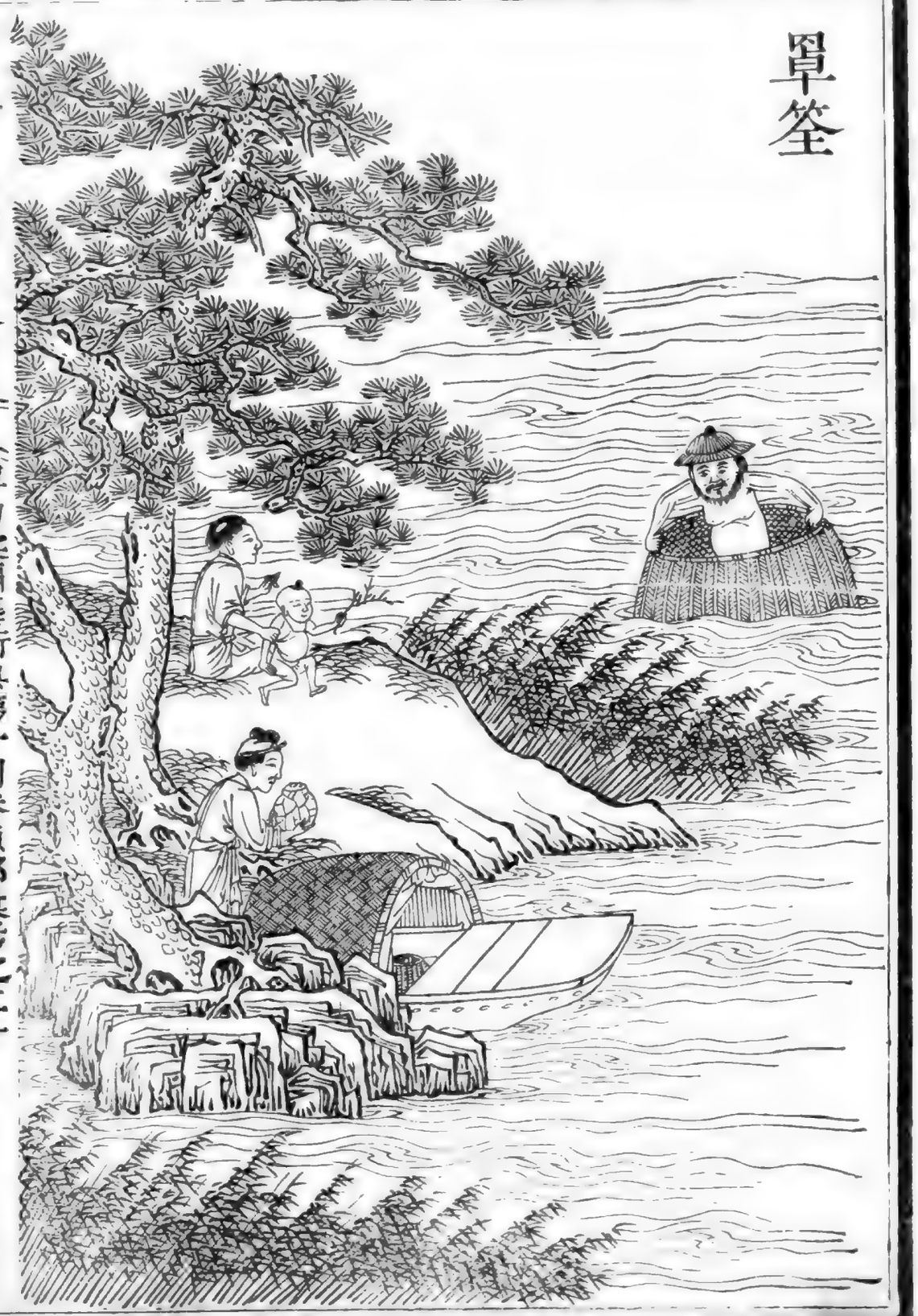
推罷



魚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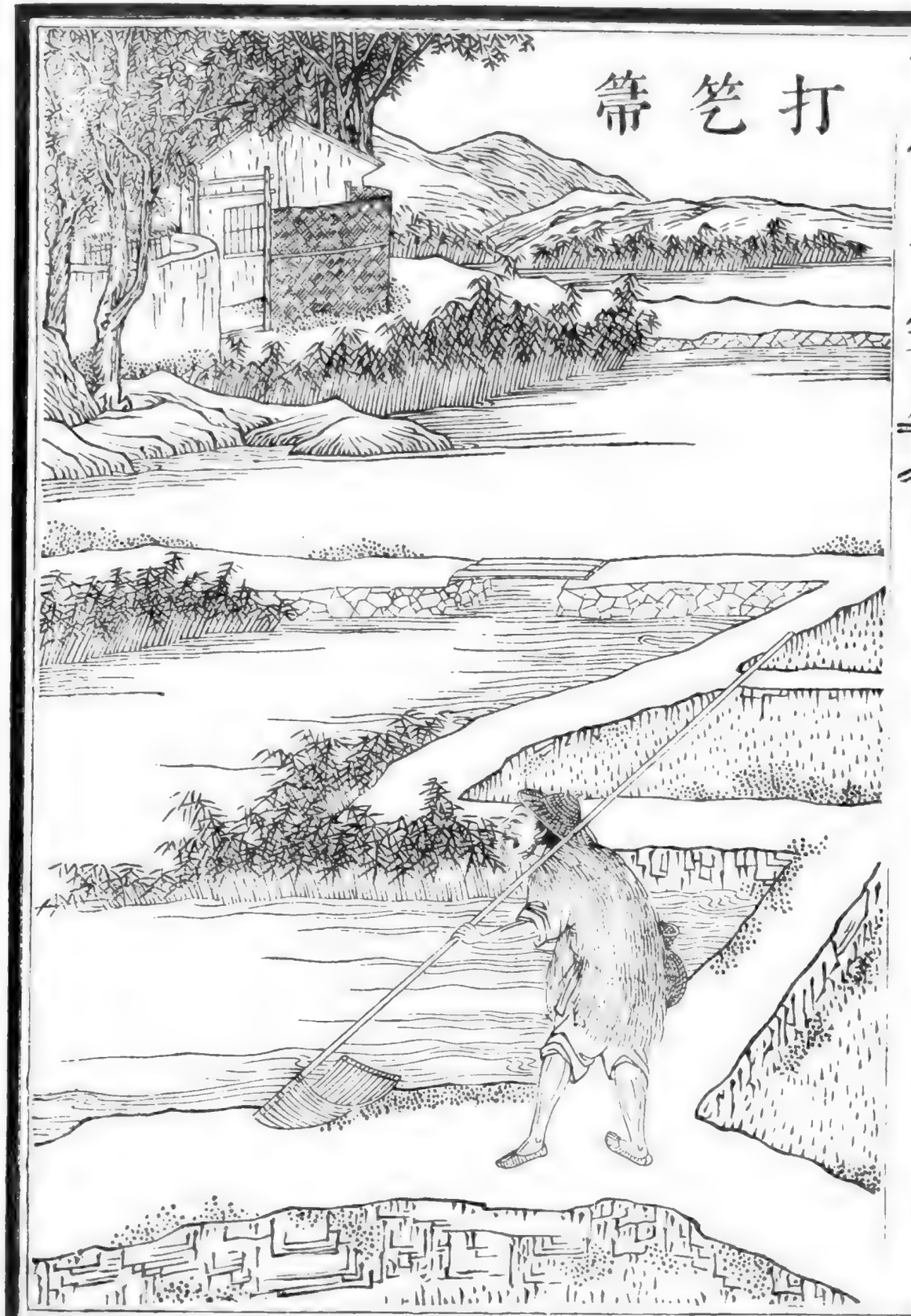


打艋艘



罩筌

蟹籬


打乾罩

推罷魚又打艋艘罩筌打笓罾蟹籪圖說

皆漁具也艋艘編細竹爲罷其口織篾爲蓋有鬣從口漸約而至鬣使魚能入而不能出罩則編竹爲巨罷空其兩頭圍水而漁笓罾其形似箕水寒魚多伏用此以漁之籪者斷也織竹如曲薄屈曲圍水中以斷魚蟹之逸其名曰蟹籪不專取蟹也

漁父　周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論

漢黃憲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嘆客有諷徵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臥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鉤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無空鉤雖五溪三湫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鉤故能爲漁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依洞庭而爲固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籬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爲棲以七澤之畔爲磯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乂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

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籬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替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遯而伊尹干伯夷隱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疎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于衛國是猶覩山雞之垂矜于樊籠而烏覩鳳凰之翱翔于雪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與時偕行知興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煎國之頑民勝我曆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巖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

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
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
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曲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鄙人之歌乎其辭
曰故廈將顛兮奈良工何樑題媛兮斲而爲窩昔周
室顛而樑題媛者齊晉也斲齊晉之樑題而治公室
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
以能伯諸侯而强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
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
國則就之非篡弒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
姬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
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
前覺之明識馳元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
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慚而謝

遇漁

前人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
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
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

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
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遊遊也周岑喟然嘆曰師
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
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
憩雲夢窺九嶷而望衡陽撫雄劒以嘯荊門濯長纓
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
鷗鳧之渚棲吾于蘭社之鄉羌邂逅而猜予迷聖賢
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
無漁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

歸敝褐垢體爲時所疑之楚遊者不能懷噫是子之
智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
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
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
陳阨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
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
所激則謗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懟心有所忧
則噦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
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

爲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迹化其獨也
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緣
磯之數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
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
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
蓉落兮鴈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
者三閱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
婉孌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釣賦

晉潘尼

抗余志于浮雲樂余身于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
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
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續紛
輕竿翁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警策蓋已
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
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
習巧飛刀逞技電剖星流茫散縷解隨風離鍔雲翮
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鹹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麴
之飯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

難忘

唐駱賓王

釣磯應詔文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卽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歷歷如水上行耳舟人有釣者試取而投之或有游而不顧者或有含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卽鼓鬣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阱鷙鳥奮也縶於籠樊素龜濡也被髮阿門白蛇龍神也挂鱗罝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智士必推移于時知微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矣孔丘賢也畏於匡

矣以明哲之資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鱗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濱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于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鉤懸四履爲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犧者鮑肆之徒也據滄溟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獨繭綸賦

李君房

維絲伊緡體道之要扈長風而若絕度晴空而引耀隨驚波而乍緊逐潛流而曳引時髣髴而如見忽漂搖而將盡美夫綸之扈扈浮川浩浩疑空外之游絲

罟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園客之功斯釣也得詹何之道

釣魚盈舟賦　周鍼

傍遙汀依極浦下纖鉤而任運念紅鱗而必取綸抽獨繭鉤屈芒針綴香餌半粒裊荊條數尋泛萬頃之闊投百丈之深不爭之以手而爭之以心躍濤戲瀨掉尾揚鰭入其口挂其頤據洪津而曾不暫驚靜宜尅也恐巨力而難乎運制動必隨之

呂望釣玉璜賦　王起

拔深泉激紅漣振錦鱗而雲霞煥若獲玉璜而篆籀昭然皎皎霜淨亭亭月懸表蒼兕之期功鄰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契先天所以耀川靈所以誇漁者臨清流而素彩熒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

元眞子漁歌記　李德裕

德裕頃在內庭伏覩憲宗皇帝寫眞求訪元眞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元眞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元眞

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其嚴光之比歟處二
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
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
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
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
始漁于河中漁于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
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于河有魴鱮鱣鰋
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
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魴焉夫魴之來也從魴鯉數萬
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甚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
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
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慒環坻激而不能
出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
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
北浮于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
蛟逐肥魚于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

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壑于碣石
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
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
于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
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
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
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鯊鱣鱠也腦
流骨腐于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
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
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
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鯫遺引莫不備
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
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
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蛟以逐趙之肥魚而
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于趙臣見韓魏懼其將
及也亦幸主之蹙于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愾然以
爲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
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

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擢于安邑胷披于上黨尾斷于中山之外而腸流于大陸爲鱕鼈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于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于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漁樵問答

宋邵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

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魚之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

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

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五卷目錄

漁部藝文二 詩 詞

釣竿行 魏文帝
答孫緬歌 宋漁父
釣竿篇 梁劉孝綽
釣竿 戴暠
觀釣 陳陰鏗
釣竿篇 張正見

釣竿篇　隋李巨仁
釣竿篇　唐沈佺期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　高適
漁父歌　前人
題瀟池　王昌齡
漁浦　常建
釣魚灣　儲光羲
漁父詞　前人
漁父　岑參
漁父歌　李頎
漁父歌　張志和
漁父　前人
江中晚釣寄荆南二二相識　劉長卿
贈湘南漁父　前人
藍田溪與漁者宿　錢起
漁父　柳宗元
江村即事　司空曙
夜宿漁家　張籍

閑居雜興　陳陶
漁具詠　序　陸龜蒙
和襲美添漁具五篇　前人
漁父　五代和凝
漁父詞三首　宋高宗
漁父詞五首　葛長庚
漁父詞二首　金密國公璹
漁父詞　李節
漁詩　元郭鈺
小溪詩二首　耶律楚材
漁翁　周權
題子昂江天釣艇圖　陳旅
題捕魚圖　歐陽元
秋江釣月　范梈
漁父　李存
夜聞漁歌　杜本
叉魚
漁隱圖詩爲程子純賦

雪麓漁舟圖　王冕
螺溪釣艇　曹文晦
漁莊　郭翼
楚漁父渡伍胥辭劍圖歌　傅若金
釣魚　李孝光
明溪漁唱　張恂
前題　徐世榮
賴溪漁歌　丘弘
竹幹青樂釣　明太祖
題太公釣渭圖　劉基
捕魚詞　高啓
漁家　李東陽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徐渭
題錢舜舉漁樂圖　沈周
漁父篇贈瞿敬夫五首　徐賁
漁父辭　陳繼儒
巨網叟漁魚應制　吳伯宗
吳淞漁樂　沈貞

鷓鴣天 漁父 宋黃庭堅
漁家傲 漁父 張仲宗
滿庭芳 漁舟 秦觀
漁家傲 漁父 謝逸
鷓鴣天 漁 明王世貞
黃鶯兒 漁 劉茹疏
漁部選句

漁部藝文二一 詩詞

釣竿行 魏文帝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涯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爲

答孫緬歌 宋漁父

南史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原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褰

裳涉水與之論用世之道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云云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竹竿籠籠河水漫漫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吳非惠聊以忘憂

梁劉孝綽

釣竿篇

釣舟畫彩鷁漁子服冰紈金轄茱萸網銀鉤翡翠竿斂橈隨水脈急槳渡江湍湍長自不辭前浦有佳期船交橈影合浦深魚出遲荷根時觸餌菱芒乍罥絲蓮度江南手衣渝京兆眉垂竿自有樂誰能爲太師

戴暠

釣竿

試持元渚釣暫罷池陽獵翠羽飾長綸藻花裝小艓鉤利斷蓴絲帆舉牽菱葉聊載前魚童還看後舟妾

陳陰鏗

觀釣

澄江息晚浪釣侶枻輕舟絲垂遙濺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機影乍橫浮寄言濯纓者滄浪終滯游

張正見

釣竿篇

結宇長江側垂釣廣川渚竹竿橫翡翠桂髓擲黃金

人來水鳥沒檝度岸花沈蓮搖見魚近綸盡覺潭深
渭水終須卜滄浪徒自吟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

隋李巨仁

釣竿篇

潺湲面江海浸潢矚波瀾不惜黃金餌唯憐翡翠竿
斜綸控急水定檝下飛湍潭迴風來易川長霧歇難
寄言朝市客滄浪余自安

唐沈佺期

釣竿篇

期日斂紅烟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
避楫時驚透猜鉤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欲留船
釣玉君徒尚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荃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

高適

野人頭盡白與我忽相訪手持青竹竿日暮淇水上
雖老美容色雖貧亦閑放釣魚三十年中心無所向

前人

漁父歌

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鈎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
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笋皮笠子荷葉衣心無所營守
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

王昌齡

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

漁浦　常建

春至百草綠陂澤聞鶴鶊別家投漁翁今世滄浪情

漚芧爲緇袍折麻爲長纓榮譽失本眞怪人浮此生

碧水月自闊安流淨而平扁舟與天際獨往誰能名

釣魚灣　儲光羲

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

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

漁父詞　前人

澤魚好鳴水谿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鉤

亂荇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沈浮

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

非爲徇行役所樂在行休

漁父　岑參

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

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

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

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漁父歌　李頎

白首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
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
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漁父歌 五首　張志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承流
長江白浪不曾憂
雪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
笑著荷衣不歎窮　雪音閘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
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
樂在風波不用仙

漁父　前人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谿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

滴野艇倚艦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逕閑梳鶴髮對
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

江中晚釣寄荆南一二相識　劉長卿

楚郭微雨收荆門遥在目漾舟水雲裏日暮春江綠
霽華靜洲渚暝色連松竹月出波上時人歸渡頭宿
一身已無累萬事更何欲漁父自夷猶白鷗不羈束
既憐滄浪水更愛滄浪曲不見眼中人相思心斷續

贈湘南漁父　前人

問君何所適漠漠逢烟水獨與不繫舟往來楚雲裏
釣魚非一歲終日只如此日落江清桂檝遲纖鱗百
尺深可窺沈鉤垂餌不在得白首滄浪空自知

藍田溪與漁者宿　錢起

獨遊屢忘歸況此隱淪處濯髮清冷泉月明不能去
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
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歎惜分枝禽何時更相遇

漁父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
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

相逐

江村卽事　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夜宿漁家　張籍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向夕尋沙岸春風動草衣

閑居雜興　陳陶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

漁具詠　詩序　陸龜蒙

天隨子漁于海山之巔有年矣矢漁之具莫不窮極其趣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網罟之流曰笊曰罾曰罩曰罥圓而縱捨曰罩挾而昇降曰罾緡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笱編而沈之曰篊矛而卓之曰犌（音冊矛也）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椳（以薄板置瓦器上繫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

輒率而飛去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髓也

列竹於海濜曰滬（吳之滬滬是也）錯薪於水中曰橜（糝）所

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笞箐其地或術以招

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聞見可

考而驗之不誣也今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以諷

噫矢魚之具也如此余既歌之矣矢民之具也如

彼誰其嗣之鹿門子有高灑之才必爲我同作

網

大罟網目繁空江波浪黑沈沈到波底恰共波同色

牽時萬髻入已有千鈞力尚悔不橫流恐他人更得

罩

左手揭圓罘輕橈弄舟子不知潛鱗處但去籠烟水

時穿紫屏（一作萍）破忽值朱衣起（松江有朱衣鮒）貴得不貴名

敢論魴與鯉

罔

有意烹小鮮乘流駐孤棹雖然煩取捨未肯求津要

多爲蝦蜆誤已分鵁鶄笑寄語龍伯人荒唐不同調

釣筒

短短截筠光悠悠臥江色逢差櫓相應雨漫烟交織
須臾中芳餌迅疾如飛翼彼竭我還浮君看不爭得

釣車

溪上持雙輪溪邊指茅屋間乘風水便敢議朱丹轂
高時倚衡懼下有折軸速曷若載逍遙歸來臥雲族

漁梁

能編似雲薄橫絕青川口缺處欲隨波波中先置筍
投身入籠檻自古難飛走盡日水濱吟殷勤謝漁叟

叉魚

春溪正含綠良夜才參半持矛若羽輕列燭如星爛
傷鱗跳密藻碎首沉遥岸盡族染東流傍人作佳翫

射魚

彎弓注碧潯掉尾行凉沚青楓下晚照正在澄明裏
抨弦斷荷扇濺血殷菱蕊若使禽荒聞移之暴烟水

鳴桹

水淺藻荇澀鉤罩無所及鏗如木鐸音勢若金鉦急
毆之就深處用以資俯拾搜羅爾甚微遁去將何入

吳人今謂之籪

萬植禦洪波森然倒林薄千顱咽雲上過半隨潮落
其間風信背更值雷聲惡天道亦哀多吾將移海若

櫟 吳人今謂之叢

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遂家此自以爲生計
春氷忽融冶盡取無遺裔所託成禍機臨川一凝睇

種魚

鑿池收赬鱗疎疎置雲嶼還同汗漫遊遂以江湖處
如非一神守潛被蛟龍主蛟龍若無道跛鼈亦可禦

藥魚

香餌綴金鉤目中懸者幾盈川是毒流細大同時死
不惟空飼犬便可將貽蟻苟負竭澤心其他盡如此

舴艋

篷棹兩三事天然相與閑朝隨稚子去暮唱菱歌還
倚石遲後侶徐橈供遠山君看萬斛載沉溺須臾間

答箸

誰謂答箸小我謂答箸大盛魚自足食寘璧能爲害
時將刷蘋浪又取懸蔣帶不及腰上金何勞問著蔡

和襲美添漁具五篇

漁庵

結茅次煙水用以資嘯傲豈謂釣家流忽同禪室號
閑憑山叟占晚有溪禽嫽華屋莫相非各隨吾所好

釣磯

揀得白雲根秋潮未曾沒陂陁坐鼇背散漫垂龍髮
持竿從掩霧置酒復待月即此放神情何勞適吳越

蓑衣

山前度微雨不廢小澗漁上有青發褳下有新腒疎
滴瀝珠影泫離披嵐彩虛君看荷製者不得安吾廬

箬笠

朝攜下楓浦晚戴出煙艇冒雪或平簷聽泉時仄頂
飜移靄然色波亂危如影不識九衢塵終年居下洞

背篷

閒從翠微拂靜唱滄浪濯見說萬山潭漁童盡能學

五代和凝

漁父

敏手試江筠隨身織煙殼沙禽固不知釣伴尤初覺
白芷汀寒立鷺鷥蘋風輕剪浪花時烟暮暮日遲遲
香引芙蓉惹釣絲

漁父詞三首　宋高宗

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
有意沙鷗傍我眠
無數菰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好處轉山斜
也有孤村三兩家
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鏡裏縠紋生
白鷺飛來空外聲

漁父詞五首　葛長庚

雪色髭髮一老翁時開短棹撥長空微有雨正無風
宜在五湖烟水中
遠山重疊水縈紆水碧山青畫不如山水裏有巖居
誰道儂家也釣魚
洞庭湖上晚風生風觸湖舟一夜橫蘭棹快草衣輕
只釣鱸魚不釣名
衝波棹子欹頭船青草湖中欲暮天看白鳥下平川
點破瀟湘萬里烟
料理絲綸欲放船江頭明月向人圓尊有酒坐無氈
抛下漁竿伴月眠

漁父詞二首　金密國公璹

楊柳風前白板扉荷花雨裏綠蓑衣紅稻美錦鱗肥

漁笛閒拈月下吹

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烟際柳雨中蒲

乞與人間作畫圖

漁父詞　李節

舉世從誰話獨醒短蓑輕箬寄餘生半篙春水世塵

遠一笛晚風山雨晴稏乳滿船生事簡魚蝦到市利

源輕旁人莫怪機心少曾與滄洲白鳥盟

漁詩　元郭鈺

子何爲漁碧海之丘長虹爲綸月爲鉤六鼇昂首相

向愁眼看海水不揚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邂逅徐家

兒與女抜劍屠龍共君煮煙淡淡雨疎疎人間彈鋏

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漁

小溪詩二首　耶律楚材

小溪流水碧于油終日忘機弄白鷗兩岸桃花春色

裏可能容個釣魚舟

蘆花遠映釣舟行漁笛時聞三兩聲一陣西風吹雨

散夕陽還在水邊明　周權

漁翁

轉櫂收緡日未西短篷斜閣斷沙堤賣魚買酒歸來晚風颭蘆花雪滿溪

題子昂江天釣艇圖　陳旅

雨餘秋水滿山前正是江南落鴈天何處故人魚艇小亂蟬疎樹夕陽邊

題捕魚圖　歐陽元

太湖三萬六千頃靈槎倒壓青天影大魚吹浪高於山小魚卷鬣爲龍盤羣魚聯腴伐桴鼓勢同三軍戰强虜長網大罟三百尺攔截中流若環堵吳王宮中宴未闌銀絲斫膾飛龍鸞大官八珍奉公子猩猩赬唇鯉魚尾洞庭木落天南秋黃蘆滿天飛白鷗江頭吹笛喚漁舟與君大醉岳陽樓

秋江釣月　范梈

秋江明似鏡月色靜更好之子罷琴來蘿徑初尚早衆峰更滅沒橫笛隔幽鳥我船爾棹歌絲綸蕩浮藻潛魚却寒餌宿鴈起夜縞離離不可招白露下烟草

高風桐廬士駿業渭川老同是釣魚人那應不同道
把酒酹清輝如何答穹昊

漁父　揭傒斯

夫前撒網如車輪婦後搖櫓青衣裙全家托命煙波
裏扁舟爲屋鷗爲鄰生男已解安貧賤生女已得供
炊爨天生網罟作田園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還娶
厴家女女大還作厴家婦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
計大江邊更願官中減征賦有錢沽酒供醉眠雖無
餘羨無不足何用世上千鐘祿

夜聞漁歌　貢性之

一聲高徹一聲低憑仗東風度水西著意聽時腔轉
細斷人腸處思先迷鷹驚何處沙邊渚船泊前村月
下溪不道客愁愁不醒要隨羌管入雲齊

叉魚　李存

霜風刮面冰如刀持叉入江矜厥豪投深中叉始一
出眼瀲膚凍如紅桃嗟爾得食亦稍稍性命或與蛟
龍遭安得長叉一萬丈直向海中叉六鼇

漁隱圖詩爲程子純賦　杜本

山下白雲縹緲水邊紅樹依稀信有桃源深處漁人今亦忘歸

雪麓漁舟圖　王冕

大山小山無寸青長江萬里如月明楚天不盡鳥飛絕老樹欲動風無聲何人方舟順流下草衣箬笠俱瀟灑蓬底有兒能讀書不是尋常釣魚者元眞子陶朱翁避世逃名俱已矣後來空自談高風我視功名等塵垢何似忘言付杯酒武陵豈必皆神仙桃花流水人間有

螺溪釣艇　曹文晦

舊日溪源浸巨螺一竿來此老漁蓑遠尋短櫂輕舟興高唱斜風細雨歌夜泊松潭明月近畫眠花港綠陰多朝朝老瓦盆邊醉冷看王孫細馬馱

漁莊　郭翼

山色桃花裏漁莊信少雙鷗羣浴落日魚筍聚深矼楊柳秋開屋兼葭雨滿江野翁歸醉晚水沒繫船樁

楚漁父渡伍胥辭劍圖歌　傅若金

江有阻兮路有岐時將迫兮來何遲子弗渡兮我心

悲既渡子兮我何以劍爲吁嗟行兮子毋我疑

釣魚

李孝光

上山而笑兮下而釣魚豈如他人兮唯富貴之求三公執柄兮念子之多才將子歸輔兮誰縶駒功成而歸兮從余遊

明溪漁唱

張恂

一道溪流萬古秋蘆花叢裏好扁舟得魚賤買村醪醉天地都歸一棹謳

前題

徐世榮

長流澔淼鏡光浮理釣漁人繫小舟水靜沙明風習習放歌款乃荻蘆洲

賴溪漁歌

丘弘

溪水沄沄遠接空漁歌互答興無窮一聲款乃秋波綠幾曲斜陽夕照紅響徹水雲驚落鴈調高楊柳拂西風何時得遇姬周獵化作飛熊入夢中

竹幹青樂釣

明太祖

曠浦澄天濕曉烟智人樂釣穩沙前蓑輕雨霽雲收谷釣擲綸樞水映船舉棹欲歸江月上掛帆已近暮

霞邊汀蘆處處飛螢火照徹漁村夜不眠

劉基

題太公釣渭圖

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
偶應非熊兆尊爲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起人思

高啓

捕魚詞

後網初沉前網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
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教持賣去南津且向江頭祭
水神願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臥烟雨不論城中
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怨

漁家

魚蝦生計度年華雲水鄉中住幾家春罷帶烟燒荻
葉冬衣如雪絮蘆花青蓑匝匝迷行徑綠柳汪汪泛
釣槎鷗夢不驚門半掩一灘明月映銀沙

李東陽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徐渭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
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
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鑷油

沈周

題錢舜舉漁樂圖

長川無風縐秋碧鴨嘴平灘引南北水楓脫葉荻花飛獨許紅龍占秋色東船老漁罾魚立手擘罾竿雙脚赤清波照魚如可拾自見鬚眉還歷歷老妻背坐乳小兒似厭大兒爭且索西船收綸唱歌返短楫弄波聲淸淸一家妻子團圞頭三泖五湖供泛宅得魚換米日日飽鮮鯉活鱸爲黍稷漁船兩葉天地間翻覺船寬浮世窄與漁傳神雲溪老滿眼江湖紙盈尺烟波情性漁不知令漁見畫漁還惜

漁父篇贈瞿敬夫　徐賁

君本烟波一釣徒載得全家入五湖耽詩每笑唐高士致產能輕越大夫

又　前人

往來不向州城住朝泊西巖夜東渚筆牀茶竈何用將篷底惟留釣漁具

又　前人

第四橋頭春水多朝朝暮暮自經過綠蓑常帶桃花雨白槳頻翻荇葉波

又　前人

春風秋月年年好銅斗歌中鬢華老閑愁總在酒中
消樂事從教行處少

又

但取魚來不論遲黃粱綠竹手親炊飽時把釣醒時
唱世事于君定不知

漁父辭

陳繼儒

江柳陰江水深釣船不到江之心江心風高浪相激
縱使魚多不易得釣絲只在江邊垂得魚無魚心自
怡有時投竿把書讀殘陽漸紅江轉綠有時沽酒醉
風前沙鷗忘機相對眠人生富貴那足羨好似春鴻
與秋燕江柳陰江水深釣船不到江之心

前人

巨網漁

吳伯宗

巨網曳漁魚應制
巨網漁魚載巨艘蒼顏白髮老江皐壯心豈顧池中
物大手應連海上鰲歌動渚雲隨地遠醉眠汀草仰
天高仙人跨鶴如相問更躡蓬壺看碧濤

吳淞漁樂

沈貞

家住滄洲白鳥邊捕魚沽酒自年年桃花浪煖堪垂
釣楊柳風輕不繫船帆影帶歸孤嶼月笛聲吹散一

江烟武陵亦是人間路誰說仙家別有天

鷓鴣天　漁父　宋黃庭堅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元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底事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漁家傲　漁父　張仲宗

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　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眞煩惱

滿庭芳　漁舟　秦觀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棹孤篷小艇悠悠過烟渚沙汀金鉤細綸慢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漁家傲　漁父　謝逸

秋水無痕清見底蓼花汀上西風起一葉小舟烟霧裏蘭棹艤柳條帶雨穿雙鯉　自歎直鉤無處使笛聲吹徹雲山翠鱠落霜刀紅縷細新酒美醉來獨枕蓑衣睡

鷓鴣天　漁　明王世貞

蘋末風吹舴艋舟盪寒村酒兩三甌蔚藍天起魚鱗皺畫溪穿燕尾流　無一事不知愁綠蓑衣墊臥船頭相逢莫詫無魚賣自是平生不用鉤

黃鶯兒　漁　劉茹蔬

雲破曉江清鴛扁舟一羽輕釣竿遙拂珊瑚影桃源路平蘆洲月明生涯自嘆同萍梗狎鷗盟一蓑烟雨

何處覓嚴陵

漁部選句

焦贛易林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郭璞江賦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疏鬣

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

波以窮年

江表志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綸者非

用割雞之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六卷目錄

漁部紀事

漁部雜錄

漁部外編

藝術典第十六卷

漁部紀事

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

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

五帝本紀舜漁雷澤上人皆讓居

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索隱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

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音干
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道元云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爲陣

卽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六韜呂尚坐茅以漁文勞而問之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竹書紀年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磻磎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名之云今越攜平澤出青珠以釣於流水

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

天子乃釣於河觀姑繇之水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處鬻焉思欲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取以進之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

享焉門人曰彼將棄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路子貢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

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

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弼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

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勤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容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

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秋水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死爲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
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汝安知魚
樂云者既已知吾之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列子湯問篇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
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
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
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
振之連雙鸛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
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
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
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
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賢奕編宓子賤爲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
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家語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鱵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

孔叢子抗志篇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越絕書伍子胥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

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曰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值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淸其壺漿而食

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吳越春秋太子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昭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

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

矣

吳王入郢止留伍子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詬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子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五寸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

民後宮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急歸國臣亦返吾漁所

呂子上德篇晉重耳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脇使袒而捕池魚

史記龜策傳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元王惕然而悟乃名博士衛平而問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夕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

搜神記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

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今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與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入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棄矣臣安能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漢書韓信傳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彭越傳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强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

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强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張耳傳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餘怒迺脫解印綬與耳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三輔故事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後昭帝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

黃憲外史徵君既作息而歸見郭泰立於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於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爲而有憂色邪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於

縱而憂於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簡子意將王室以爲壑諸侯以爲池洋然縱之而赴於壑是子以王室爲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於斯也後漢書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郭玉傳郭玉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獨釣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病者時下針石有効玉從受術焉

劉般傳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詰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

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帝從之

左慈傳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

謝承後漢書鄭敬隱居釣漁大澤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鄭敬居干蟻陂之陽以魚釣自娛彈琴咏詩常方坐於陂側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慚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者

魏志文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譙時后從兄奉車都尉表欲過水取魚后曰今奉車所不足豈魚乎

鮮卑傳注檀石槐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
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
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
至於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

拾遺記吳主與潘夫人遊釣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
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誡至末年漸
相譖毀稍見離退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晉書郭翻傳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不交世
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
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

石秀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
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

瞿湯傳湯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
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
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
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
夫貪餌貪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異苑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

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桃花源記晉孝武帝太元中武陵人緣溪捕魚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中屋舍雞犬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自言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不復出焉問今是何世各延至家爲設酒食留數日辭歸詣太守說其事卽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謝元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止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魚一出水鈎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後出鈎手所獲魚爲二坩鮓今奉送

晉書夏統傳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蠙蜬以資養

孟陋傳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宋書王弘之傳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

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祖沖之述異記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絕倫常乘船釣魚得金鎖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鹿鱗黑色長有十丈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

世說劉道眞少時常漁釣草澤善歌笑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兒不知由復白母母告之於是置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不復相報

蟹譜上篇南齊建武四年崔慧景作亂到都下不克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因斬慧景頭納鮹籃中送都下焉

陳書王固傳固嘗聘魏因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一鱗不獲

張昭傳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

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四年三月帝親漁薦於寢廟

隋書乞伏慧傳慧爲潭桂總管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

北史陸法和傳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所泊江湖必於峰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

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

唐書太宗觀魚於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止網

武后本紀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水七月丁巳大赦改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禁漁釣

張志和自號烟波釣徒又號元眞子肅宗嘗賜奴婢

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爲浮家泛宅往來
苕霅間
合璧事類唐張志和居江湖自棹烟波釣徒垂釣不
設餌志不在魚也
陸龜蒙高放舟設篷席中齋書冊茶竈筆牀釣具往
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甪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
上丈人
敬宗本紀寶曆二年六月辛酉觀漁於臨碧池七月
以漢陂隼尚食禁民漁

記事珠寶曆中酉陽人見釣漁師有魚腦貫黃文愛
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北夢瑣言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子匡威曾一日
與諸游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
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
甚異焉
酉陽雜俎溫會在江城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
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溫
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

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黃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唐書列女傳饒娥字瓊貞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

江行雜錄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櫂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雲溪友議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鎮楚滑臺之日因道場見於僧中令京挈甁鉢彭陽公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因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青州尚書緒丞相綯也）後以進士舉上第乃彭陽令狐公之舉也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緇服既

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公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吳汝南詣闕申寃蔡君先誘之曰是主上憂國之時乃臣下徇私之日謫居澧州爲屬員外元所辱稍遷撫州刺史常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言五千之義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次論周易則評先聖之謬來者縱得相許有始而無卒焉謂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爲放生池不與漁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釣於此蔡君隨遣吏捕之釣者乃爲詩曰拋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京覽詩乃名之竟不言其姓字或曰野人張頂字不惑本姓王隱不言稽神錄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嘗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構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

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名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一瓦盆貯之中有一鱓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四年十一月甲申觀漁三叉口九年春正月癸酉漁於土河十一年春正月釣魚於土河會同二年十二月庚子釣魚於土河

穆宗本紀應曆二年三月庚子觀漁於神德湖

宋史呂端傳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

委巷叢談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

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
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歸田錄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
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
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
爲不及也

宋史孫守榮傳守榮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晝寢辭
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

松江漁翁傳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
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絡聖中閩人潘
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
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
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
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
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
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
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
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
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
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
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函史宋仙居呂徽之家深山之中樵漁自給偶雪中
詣富家易穀方集客分韻賦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
就徽之不覺失笑衆知其能詩邀入坐賦有蛺蝶飛
來妙過滕之句坐客歎服問姓字不荅與之米不受
刺船去雪霽共往迹之深谷草屋一間闃無人呼之
米桶中有人聲乃其妻也因天寒坐其中問翁安在
荅曰方捕魚溪上至溪見之隔溪遥謂曰諸公先至
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
而散後去不知其所之

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
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
佩也漁以爲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
字

乾淳起居注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

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

茅亭客話于生名元字元之成都人也遊青城迴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鯉魚一雙長尺餘買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鐵也使匠辨之眞鐵爾

青城縣漁者李克明釣歸傾其魚於竹器中有一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魚婦人見而愛之將與豎子爲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椀水中或搖鬣振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甕中

書蕉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夜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三柳軒雜識漁樵之隱世固有之未若張芸叟南遷錄所述之者潯陽甘棠湖之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公訪之門闌蕭然竹籬數拚孟生出見葛衫草履容止語言眞是江上漁人略無異者就茅廡一啜左右

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卽廳事如富貴家坐調呼須臾
可嗟怪頃間延至中堂榱題軒楹皆漆髹塗兼之雕
采器服燦然奪目所設酒味菜羹莫不旨嘉久之出
妓女三四人皆戚里之士服飭宣所傳皆京師新聲
使人終日恍然浮休以爲任俠隱身而致富者異矣
哉異矣哉

使遼錄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於
水底釣大魚

演繁露遼俗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
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亦用遼制也

岳陽風土記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庭湘湖夏秋
水漲深不過數十尺而京口水深一二百尺窮冬洞
庭湖水已退盡江湖寒沍在徒涉處得魚數百斤者
而荊湘魚重不過數十斤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半席夜深側立一殼乘風
往來烟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竟
莫可得近久不見

珍珠船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爲餌

海上漁人得一鐸擊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

雲林遺事張士誠弟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

顧起雜事韓林兒居汴每事皆決於左右日惟於福源池捕魚以爲樂得魚則鱠之與羣小沉醉自謂斫鮮之會

澹山雜識余爲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戶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

斃魚獨無恙予初未之信臨行飲於天寧正見其夫爲作齋呼來問之信然

太平清話嘉靖初年漁人於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二字

漁部雜錄

詩經名南何彼穠矣篇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注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衞風竹竿篇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齊風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小雅采綠篇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又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管子禁藏篇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

無不上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非闇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

闕子魯人有好釣以桂爲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焉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辨言

文子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使人宜其械械宜其人也

呂子義賞篇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倍而明年無魚矣

功名篇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觀世篇太公釣于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離俗篇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

莊子刻意篇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

秋水篇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

韓非子外儲說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綱不一攝萬目而後得
淮南子原道訓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罹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有亡魚失鳥之有乎
昔舜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
傚眞訓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莫非其有
時則訓季夏之月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人間訓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
說山訓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
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說林訓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

釣者靜之屬者扣舟罩者仰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

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

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魏陳思王答崔文始書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也

應璩報東海相梁季然書足下頓瀰天之網收萬仞之魚罣之以綦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爲鰌蝦未足爲吾子道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陰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支釣魚爲鮮不足充饑

抱朴子金鉤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

中論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易地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文王遇姜公於渭濱皓然皓首垂竿而釣文王得之灼若祛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

桓範世論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釁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述異記城陽縣城南有青堯慶都墓廟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酉陽雜俎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南海諸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草上懸於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草浸於池塘間句日內如蝦蟆子狀鬻於市號魚種育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

嶺表錄異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鑿開爲町疇伺春雨丘中貯水既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根並盡既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也

槁簡贅筆唐人酒戲極多釣鼇竿堂上五尺庭中七尺紅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逐一作牌子刻魚名各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錄事擇其一以行勸罰焉

後山談叢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也

老學庵筆記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采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

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野客叢談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能改齋漫錄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箸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斟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箸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仍作弊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釣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今

韻略不收此字

雞肋編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駃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竹溪逸民傳逸民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考槃餘事江上以蓑釣爲樂事釣用綸竿用紫竹綸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耳豫章有叢竹其節長而直爲竿最佳長七八尺敲針作鉤所謂一鉤掣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是樂志也意不在魚或於紅蓼灘頭或在青林古岸或值西風撲面或教飛雪打頭於是披羽蓑頂羽笠執竿烟水儼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比之嚴陵渭水不亦高哉

太平清話吾鄉荇菜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

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驚傲王侯管甚
鱸魚不上鉤

田家雜占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即死
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旱不定

漁部外編

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
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
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
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
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
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
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

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列仙傳呂尚冀州人避紂亂釣於汴溪三年不獲魚比嫗聞曰自可王矣公曰非爾所矣果獲大鯉得兵鈐於魚腹中後葬無尸惟玉鈐六薦在棺中

涓子曰齊人釣於澤得符鯉中

三峽記明月峽中有二溪水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二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人在下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問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遂爲亮妻後三年忽曰數

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便至其後一年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七卷目錄

樵部彙考

周禮 地官

樵部藝文一

遇樵 漢黃憲

待樵 前人

送小雞山樵人序 唐陸龜蒙

漁樵問答 宋邵雍

迂書拾樵　司馬光
樵部藝文二　詩詞
采薪者歌　晉阮籍
採樵作　唐孟浩然
雜詩　王季友
樵父詞　儲光羲
醉樵歌　明張簡
前題
訪樵者　張羽
孫一元
雪樵歌　僧大成
考嶺樵歸　張恂
前題　蕭懋道
龍門樵唱　謝弼
前題　以上詩
黃鶯兒　樵　詞
樵部選句　孔廷訓
樵部紀事
樵部雜錄　明劉茹蔬

樵部外編

樵部彙考

周禮

地官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

訂義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斬
陽夏斬陰堅濡調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訂義 鄭康成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訂義 賈氏曰此據萬民之取木故十月入山林春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未至于三月亦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

樵部藝文一

遇樵

漢黃憲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弔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鄰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

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
甯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
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於
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瞿然而仰笑曰
出於機入於機洞游於機浩浩乎磅礴於機而忘於
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於機乎機忘於人乎人與
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知者覺之愚者忘焉
故萬物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於物乎
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於機而
不知吾以子爲忘於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
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於機子忘於
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於機者
化於機覺於機者忘於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
不得於子是亦忘於子也而子亦豈忘於機者負薪
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於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
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
烏慤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瓦觴

食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崤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伯之業也若夫盤亙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灣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關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緼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於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峯焉其周出嶢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於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于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滭瀁者則太白焉荊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

豐之枌社隴山之九阪長安之章臺又有北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嘯而去徵君嘆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

待樵

前人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於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褻身於野人而失期於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取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

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春陽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人矣不能爲夷吾之伯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輿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敝賢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叔季之世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元謀深識之士不集於國潛韜緇策之雄卷跡於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葉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曆數必授于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晏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聞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

乎翟酺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
室之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
于諸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
鼎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
羣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
林宗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
亦就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
必以意氣賓侯王談笑輕簪祿而若是恕也且吾聞
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於山澤
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遊於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
子其愼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
海之逝者不能棲遲于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
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罻網名羈之外乎
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
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酺登車惘然
遙謂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亹矣

唐陸龜蒙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

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
林木率生小櫟樸樕楸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
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壚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
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咸理魚蔌輩十解薪
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粥糜在外歲
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甿也
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
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名而責
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
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
而欺如名惡何乃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之中嘗
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
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
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
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典以來百役皆在亡
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
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況一二買名

爲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
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
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
庾突晨烟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
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漁樵問答　宋邨雍

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
石之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
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
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
也與吾異治安得使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
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
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
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
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
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
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

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鉤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

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新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也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歡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司馬光

迂書拾樵

迂夫見童子拾樵于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懽也暸然見橫芥于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迂夫惕然亟歸而嘆曰今天下之利大于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懽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鬬者能無傷乎

樵部藝文二　詩詞

采薪者歌　晉阮籍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卻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理負薪又何哀

採樵作　唐孟浩然

採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
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蘿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

雜詩　王季友

采山仍采隱在木不在深持斧事遠遊固非匠者心
翳翳青桐枝樵爨日所侵斧聲出巖壑四聽無知音
豈爲鼎下薪當復堂上琴鳳鳥久不棲且與枳棘林

樵父詞　儲光羲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相知
詰朝礪斧尋日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近暄臥茅茨
清澗日濯足喬林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
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醉樵歌　明張簡

東吳市中逢醉樵鐵冠欹側髮飄蕭兩肩矻矻何所
負青松一枝懸酒瓢自言華蓋峰頭住足跡踏遍人
間路學書學劒總不成惟有飲酒得眞趣管樂本是
王霸才松喬自有烟霞具手持崑岡白玉斧曾向月
裏砍桂樹月裏仙人不我嗔特令下飲洞庭春與來
一吸海水盡却把珊瑚樵作薪醒時邂逅逢王質石

上看棋黃鵠立斧柯爛盡不成仙不如一醉三千日
于今老去名空在處處題詩償酒債淋漓醉墨落人
間夜夜風雷起光怪

張羽

醉樵歌

華蓋山高旦南楚騰產奇材少榛莽山人嗜酒而業
樵背負清樽手持斧丁丁伐木雲之深束薪欲擔力
不任且傾醽醁藉盤石痛飲莫知西日沉白眼望天
歌鼓腹槲衣半染苔花綠頹然俯枕樹根暝鼻息如
雷撼巖谷起來却笑朱買臣底用金紫纏其身堪羨
劉伶行荷鍤生死無累全天眞楩楠豫章等枯梗惟
取酢酗眞樂境泛觀世士多沉酣誤入牢籠猶未醒

孫一元

訪樵者

遠尋山中樵不識山中路隔林伐木聲遙憶林深處
不晤竟空歸日墮西陵樹

僧大成

雪樵歌

雪紛紛滿山落喜聽樵夫呼諾諾腰橫霜刃赤雙足
哩囉哩囉歌自若披棕衣繫藤索劈開雪浪入雪壑
瑤草靈芝渾不看琪林玉樹仰天斫風颯颯烟漠漠

銀籠似舞衝霄鶴一聲瓦喇下雲端千峰萬峰盡驚愕空隱隱光灼灼風流脫體貌綽約瓊枝細截付雲廚香飯吹來對雪嚼道仙人用心錯徒向深山閒採藥饑食渴飲事平常大道何曾有繫縛

考嶺樵歸　張恂

崎嶇危磴捫蘿上古木千章伐不窮一局爛柯橫笛出擔頭旋覺夕陽紅

前題　蕭懋道

松杉萬壑林逾密石徑初夷鹿豕羣何處樵歌歸路晚一挑斜帶暮山雲

龍門樵唱　謝弼

山深伐木響丁丁萬里龍門路許登步躡朝雲揮斧鑿衣沾暮雨荷薪蒸幾編書史隨身束一局仙碁著眼曾富貴也知朱太守長歌浩浩嘆誰能

前題　孔廷訓

躡足上龍門雲深碧樹蕃爛柯人不見伐木句猶存一曲歌聲遠三秋暝色昏誰云樵者苦自有樂堪言

黃鶯兒　樵　明劉茹疏

結履步山椒見峰頭日漸高丁丁伐木聲偏好烟霞市朝麋鹿侶僚息肩隨處眠芳草返林皐入門長嘆誰念買臣勞

樵部選句

漢卓文君白頭吟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

周庾信隱士詩霸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

唐錢起詩軒騎來相訪漁樵悔晚歸

王維詩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高適詩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杜甫詩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又夷歌幾處起漁樵又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

儲嗣宗詩登山採樵路臨水浣紗人
皮日休詩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候又更深尚有逼樵處或是秦人未可知
劉長卿詩漁樵識太古草樹得陽和又籬落能相近
漁樵偶復同
劉禹錫詩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
白居易詩朝爲拂雲花暮作委地樵又朝隨採樵客暮伴打魚人
李商隱詩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
顧況詩漁樵舊路不堪入何處空山猶有人
杜荀鶴詩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
陸龜蒙詩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興
許渾詩西巖一徑不通樵
耿湋詩暮爨新樵濕晨漁舊浦移
韋莊詩伴釣歌前浦隨樵上遠岡又玉欄仙杏作春
樵
宋林逋詩峰後月明秋嘯去水邊林影晚樵還
蘇軾詩不緣耕樵得飲食終少味

趙抃詩巒女背樵巖側避野僧攜刺馬頭迎
陸游詩射的山前一老樵

樵部紀事

術數記遺周宣王時有人採薪於郊間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元泉時人莫能知其義

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葘

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葺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擔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葺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

士師

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

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伯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于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

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黃憲外史李膺訪徵君于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

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分有客縕袍寒溪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淒然

英雄記鈔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大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日知錄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

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邟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

劉寔傳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胡威傳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韋逞母宋氏傳逞母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

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

神仙傳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

虎薈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亡後猛行至嵩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得免也猛

晉時會稽人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值多少留錢取樵箬而

去或遇寒雪樵蕘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撈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復迎之
梁書孔子袪傳孔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
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
術尤明古文尚書
陳書文帝本紀天嘉六年八月詔曰興言永日思慰
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
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
魏書高祖本紀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
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蹋
日知錄孝明帝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
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
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蹋可明勅所在
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魏書張應傳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
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採以自供
南史阮孝緒傳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
竊鄰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北史盧元傳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
日知錄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爰自上古
洎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
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俗丘
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
禁絕芻牧
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
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
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
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
李白傳白字太白晚好黃老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
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
冢禁樵採
列女傳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
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兒死禁錮蘭英請髡鉗
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枕藉游丐道路以食師
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宗嘉

其義詔封蘭英末壽鄉君

聞奇錄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雲仙雜記郎詠隱西昌採樵爲業或擔至都中人買之則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惠我所好

全唐詩話周朴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巡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北夢瑣言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家菴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蓐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

尚書故實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

云陂中得之

宋史武行德傳行德幷州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材貌奇偉家甚貧常採樵鬻之自給晉祖鎮幷州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後入宋加中書令封韓國公

珍珠船武行德以採樵爲業而甚有力自謂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號武一谷

宋史朱泰傳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嘗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

种放傳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自豹谷抵州郭徒步與樵人往返屢被聘名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

列女傳彭烈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勅州縣歲時存問

虎奮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

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
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
置之而去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
遼代山陵樵采
茅亭客話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
採薪遇數苗著藥頗大如常者
癸辛雜識日觀僧子溫善作墨蒲萄時書詩文句於
上或有可喜者嘗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在
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
紫貴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
我著遂饋賸資五錠酬之

日知錄太祖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
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

樵部雜錄

詩經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 注 丁丁伐木聲也
伐木許許 注 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
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無羊篇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注 麤曰薪細曰蒸 大全 朱
子曰薪蒸以供爨燎見牧人有餘力以及乎他也
小弁篇伐木掎矣析薪杝矣 傳 伐木者掎其巔析薪
者隨其理 箋 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隨其理者不欲
妄挫折之

大東篇有洌沈泉無浸穫薪 傳 穫艾也 箋 穫落木名
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沈泉浸之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箋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
白華篇樵彼桑薪卬烘于煁 箋 人之樵取彼桑薪宜
以炊饗館之爨
荀子王制篇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去宥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
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
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
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
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史記貨殖傳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淮南子主術訓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
說山訓君子之于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則掇之見
青蔥則拔之
司空圖詩品晴礀之曲碧梧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

琴

陸龜蒙樵人十詠序詩之言錯薪禮之言負薪傳之言積薪史之言束薪非樵者之實乎

聞見後錄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他種蜀中未識也近興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

岳陽風土記江西婦人皆習男事採薪負重往往力勝男子設或不能則隱相詆誚

齊東野語趙勝負暄風檐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

太平清話石斗山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花一枝

長松茹退慤慤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

日知錄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數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

淪滅有愴于懷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剪伐無遺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

樵部外編

述異記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山中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飢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既歸無復時人

虎薈景雲元年蕭志忠爲衡州刺史臘日將畋先期樵人薪于霍山夜半月白見長人衣豹皮角而光芒虎兕狐狸千百從行自稱元冥使者奉帝命以若屬充蕭使君畋數羣獸哀號不起使者曰當求解于嚴

四樵人迤至東谷有黃冠坐虎皮上使者告之故黃冠曰蕭公仁者本順時令若滕六降雪巽二起風當罷出矣命狐狸求美女醇醪書朱符分餉之羣獸皆懽鳴黃冠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青山萬般苦樵人歸未明而巴人好羣行伐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我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人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汝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百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故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松陽樵人入山採薪會日暮爲二虎所屬遽得上樹

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躍乃人也攝其衣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乃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詢答曰昨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眞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江西通志五代周謝仙翁登龍務嶂採樵偶于池側見二女奕從旁觀之女食桃遺核因取食之不饑奕罷恍失二女所在謝駭而歸不知若干年矣

文苑彙雋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採樵入蒙秦山見二老人奕棋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爲牯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八卷目錄

牧部彙考
周禮 天官 地官
管子 山至數
甯戚牧牛說
牧部藝文 詩
小雅無羊四章
飯牛歌

周甯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八卷目錄

牧部彙考
周禮 天官 地官
管子 山至數
甯戚牧牛說
牧部藝文 詩
小雅無羊四章
飯牛歌

周甯戚

牧童　唐張籍
牧童詞　李涉
牧童　劉駕
牧童詞　儲光羲
放牛歌　陸龜蒙
牧童詞　僧巒
前題　元周權
牧羊兒土鼓　明太祖
牧牛詞　高啓
牧羊兒土鼓應制　吳伯宗
西安牧笛　丘弘
牧部紀事
牧部雜錄
牧部外編

藝術典第十八卷

牧部彙考

周禮

天官

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註 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地官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註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元謂

牲體完具 疏 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供祭祀之牲牲也按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按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則曰牲亦據將用爲言也

管子

山至數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于馮會之曰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牛羊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

謂之逼 按管子書語多古奧不可解或有訛字亦不敢輕改姑存之

甯戚牧牛說 本無名氏疑唐宋人所作托言甯戚耳

古人有臥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餒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飢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放夜復飽餉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涼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藁秸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曝之瘠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笞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飢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籍也利其力而傷其生烏識其爲愛養之道哉牛之

爲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爲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卽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他所祓除診音戾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頇陳方藥恐多差誤也

牧部藝文 詩詞

小雅無羊四章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飯牛歌三首

周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閑麤布衣兮縕縷

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此首見劉向別錄

牧童

唐張籍

遠牧牛繞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隴頭入陂草多牛散行臼犢時向廬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穀長鞭三四聲牛羊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牧童詞

李涉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村口谷荷笠出林

春雨細蘆管臥吹沙草綠亂插蓬蒿箭滿腰不怕猛虎欺黃犢

牧童　劉駕

牧童見客拜山菓懷中落晝日驅牛歸前谿風雨惡

牧童詞　儲光羲

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

圓笠覆我首長葉披我襟左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

大牛隱層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

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放牛歌　陸龜蒙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鄰肩抵尾乍依猥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聲田家煙火微茫濕

牧童詞　僧巒

牧童見人俱不識盡著芒鞋戴蓑笠朝陽未出衆山時露滴蓑衣猶半濕二月三月時平原草初綠三箇五箇騎羸牛前村後村來放牧笛聲纔一舉衆稚齊歌舞看看白日又西斜各自騎牛又歸去

前題　元周權

我牧不憚遠牧多艮苦辛所幸牧已狎馴擾無敗羣
平原濕春烟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陂小牛飲芳津
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眞
取樂田野間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牧羊兒土鼓　明太祖

羣羊朝牧遍山坡松下常吟樂道歌土鼓抱時山鬼
聽石泉濯處澗鷗和金華誰識仙機密蘭渚何知道
術多歲久市中終得信叱羊洞口白雲過

牧牛詞　高啓

爾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
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飢唯我知牛上
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臥長年牧牛百不憂但
恐輸租賣我牛

牧羊兒土鼓應制　吳伯宗

維羣三百飽青芻土鼓消閑化日舒笋籜綠垂風暖
後豆花紅綻雨晴初山中草長雲生石野外風柔塊
作桴萬物欣欣皆自得吾皇端拱紹唐虞

西安牧笛　丘弘

山抹浮嵐映暮霞牧童吹笛過平沙隴頭嫋嫋風偏細牛背悠悠日欲斜不用岳陽聞鐵管却疑黃鶴落梅花數聲清響潛蛟舞驅駕風雷得意賒

牧部紀事

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

列子黃帝篇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于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

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于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淮南子道應訓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于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避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吳越春秋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呂氏春秋貴生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愼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于秦

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

列子楊朱篇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芸而言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符子漢王聞宋朦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方之詩使者進謂宋朦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於先生而委國政焉宋朦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令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其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不願爲也乃逃於陰山之陽

列仙傳商丘瑕子吹笙牧豕七十不娶妻而死

史記平準書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 注 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二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爲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也

漢書項籍傳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

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
楚元王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棺槨之麗宮館之盛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亾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臧葬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公孫弘傳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衞青傳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衞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卜式傳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

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式歸復田牧會貧民大徙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

蘇武傳單于欲降武知武終不可脅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路溫舒傳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編以爲牒用寫書

王尊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司馬遷傳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後漢書馬援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畢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囚畱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孫期傳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

劉盆子傳赤眉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

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牛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梁鴻傳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

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者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承宮傳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魏志楊俊傳俊避地幷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後爲散騎常侍

晉書王育傳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張華傳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

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于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

三十國春秋沮渠蒙遜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爲氏少牧羊臥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終而滅

崔鴻前燕錄李景字延祐少貧見養叔父嘗使牧羊景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蹲鹽坂乃爲娶妻教學

孟姜字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風儀不識奇之妻之以女

魏書佘朱榮傳榮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

擅財貨豐贏曾行羣馬見一白蛇頭有兩角游于馬
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
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
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
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
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
興每春秋二時恆與妻子閱畜牧于川澤射獵自娛
太平御覽後魏書曰游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爲櫟
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
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武强人也遷南清河太守
呼問其姓名乃告游雅使
人贖之
北齊書蘇瓊傳瓊字珍之武强人也遷南清河太守
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
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
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
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
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

放散云但付府君

唐書王希夷傳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

張說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頒德碑序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監牧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遼史蕭蒲奴傳蒲奴字留隱奚王楚不寧之後幼孤貧傭于醫家放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既冠意氣豪邁開泰間選充護衛稍進用俄坐罪黥流烏古部久之名還累任劇遷奚六部大王

續文獻通考遼初諸牧監北面有西路羣牧使司有倒塔嶺西路羣牧使司有洋河北馬羣司有漠南馬羣司有漠北滑水馬羣司

金羣牧所掌檢校羣牧畜養蕃息之事

宋濂王冕傳元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

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王先生小傳先生名毅字剛叔父機命牧牛挂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

近峯聞略宋姚鏞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橫岡到處過暖日春風不常有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近吾蘇劉完菴鉦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挂冠去

牧部雜錄

左傳昭公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早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

宮將焉執之

莊子達生篇田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

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公孫龍子舜牧羊于潢陽還堯舉爲天子

荀子榮辱篇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豬彘又蓄牛

羊

韓子外儲說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

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

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

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史記義縱傳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

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

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貨殖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

足彘

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

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
贏駃騠騊駼驎騨騾逐水草遷徙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唐次山子元子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
兒歌去乃暴他人之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元子
友眞卿過元子曰彼牧兒望次山猶儻隸不敢干其
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盛德也歟元子
報眞卿曰吾戲牧兒得過幾不免彼行于世有愛憎
相忌是非相反焉得不因苟戲以及者乎吾當以戲
爲規
墨客揮犀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
牧猴狨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
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
易爾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
今不得復畜
蘇軾策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
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
羅湖野錄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縟既

從釋得法於儼首座而爲黃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强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遥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横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爲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于嘔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元史董文用傳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文用問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于民耶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何可得哉世榮不能對

郁離子穆王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内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内廐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

于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

續文獻通考明初江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水泉可牧

牧部外編

宋史趙自然傳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名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

畿輔通志白羊山在元氏縣西北五十里昔有童子牧羊見二老奕棋童子從旁觀之奕畢二老不見驅

羊不動盡化爲石至今宛若白羊狀故名
歸化縣志宋元祐間有歐陽二仙對奕文筆山上坊
晏北海牧牛于此觀奕二仙各與一桃後亦仙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十九卷目錄

御部彙考
禮記 曲禮 少儀
周禮 地官 夏官
御部紀事
御部雜錄

藝術典第十九卷

御部彙考

禮記

曲禮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大全此下言乘車之禮策馬杖也僕者執之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

已駕僕展軨效駕

大全已駕駕馬畢也軨車之轄頭車行由轄僕者展

視軨偏卽入而效自於君言車駕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大全 僕先出就車版事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以爲敬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大全 轡馭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于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卽止而倚立以待君出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大全 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于君令登車于是左右侍駕陪位諸臣

見車欲進行皆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也

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

門閭溝渠必步

大全 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

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至門閭溝渠而必下車

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

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

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大全 凡爲車之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爲

然也若僕之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授綏

之時直受之而已無辭讓也非降等者則不受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大全 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

親授然然後受之亦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己雖

不欲受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

之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大全 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故觀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若諸侯不以客禮見王則墨車龍旂可以入大門故觀禮墨車龍旂以朝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

大全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入國不馳恐車馬蹦轢人也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故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

大全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大全 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凶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恆憑式

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大全 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

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大全 御君者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大全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不廣欬慮聲容之駭人視聽不妄指慮手容之駭人視

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大全 立謂立於車上也嶲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若轉頭不得過轂論語車中不內顧是也

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大全 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爲杖形如埽箒故云策彗微近馬體搔摩之卹勿搔摩也軌車轍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朱子曰

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大全 下謂下車也此文誤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

謂之齊牛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大全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既

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

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

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

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大全 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

卑褻不敬或傾跌也芻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

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

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耳

少儀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
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大全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
車而車未行也劒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
君在左嫌妨君也負良綏正綏也猶良車良材之良
散綏貳綏也猶散材之散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
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
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辟者引之於車闌覆
答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
後步者防馬之逸也朱子曰其言以散綏升則是
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擲綏末于辟上君
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
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
辟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屬故負
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
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辟
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辟如環處授君使君
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

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

大全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大全 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

周禮

地官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

訂義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賈氏曰五御者御車有五種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水曲者謂御車隨水勢之屈曲而不墮水也過君表者若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撥閒容握駟而入鞶則不得入轂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槃流旁握御鞶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謂御駟逆之車逆駟禽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禮記云佐車止則百

姓田獵是也

夏官

大馭中大夫二人

訂義 鄭康成曰馭之至尊而以馭名所以重玉路也孔安國傳書以大僕正爲大馭得之矣然下而祝則曰馭登而左執轡則曰僕與馭亦通稱矣　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實以侍王焉

所謂馭者卽僕也然一車之中非右則君無所賴其力非僕則右無所用其力此大馭雖掌馭玉路以祀然因馬以制其進退犯軾以禳其險阻其法儀固戎僕之不可違也故大馭以中大夫二人居之戎僕亦以中大夫二人居之繼之以齊車又繼之以道車又繼之以田車而僕之所任在齊車則下大夫二人在道車田車皆以上士十有二人而馬力之進退一皆有法有儀矣若夫戎路則有倅車道路則有貳車田路則有佐車所謂從車使車也其用既繁其馬亦衆則分公馬以駕治之要非一人所能任此馭夫之官既畀以中士二十人又輔之下士四十人也雖然車右車僕任中大夫下大夫者必二人任上士者非二人必十有二人彼一車之中各一人居之耳顧若是之備何哉車右車僕皆所以奉至尊惟人才有餘而後備用之無虧彼府史胥徒不列於屬者僕之與右固以身任其責也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軾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

軷遂驅之

訂義 陳鍔曰乘玉路以祀天則行犯軷之禮以其出郊故也當犯軷之時王於車右自執其馭大馭下車祀禱乎神既祀矣乃登車而受王所自執之轡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軷遂驅車而行也 鄭康成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 易氏曰軷爲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 賈氏曰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爲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也 李嘉會曰犯軷惟玉路戎路則有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則踰國境二者不可不先厭勝以安君心不曰僕而曰馭者祀重事也非餘可比 易氏曰王非所以爲馭而自馭者以敬己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爲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爲一然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郊而僕馭有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軓祭軌乃飲

訂義鄭鍔曰軓者車之兩轖是謂轂末又謂之軌軌車轍也軓者車軾之前字音范字或亦爲範又爲範字也其祭軨之時使人酌酒以飲僕僕併轡執於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兩軓與軌以爲車行必賴兩轖之力王式必賴軌以爲固車有神以爲之助也左執轡者言執轡非己之力也左者無爲之儀右祭軓與軌者言車之行皆係於軓與軌也右者用力之地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王安石乃謂僕大僕祭祀則贊牲事既祭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不知四路皆有僕此無玉路之僕而有大馭則所謂僕者玉路之僕故先儒云僕卽大馭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訂義鄭康成曰凡馭路謂玉路也肆夏樂章也

又曰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賈氏曰樂師亦有此二句彼下有車亦如之則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雖

馭路行趨遲疾惟步迎賓客爲法故雖車亦行趨也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雖在堂亦令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行　王昭禹曰行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樂師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　薛氏曰肆夏之詩雖不可見薺之爲義取其舒緩而不迫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訂義　鄭康成曰路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　薛氏曰大馭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者豈和鸞爲儀肆夏采薺獨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旋進退無不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其爲車之行采薺以節其趨何由而知其爲車之趨乎是肆夏采薺之所節亦未足以爲儀也故儀必見於和鸞之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於先和在軾而應於後一唱一應一徐一疾皆秩然而

不紊馭路之儀始見於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爲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其爲車之趨歌采齊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采齊爲之正肆夏采齊視鸞和爲之節而鸞和之聲又因車之行趨以爲之應鸞和不聞雖有肆夏采齊無益也尚何足以爲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齊不言儀和鸞言節而肆夏采齊不言節此其意也　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有環佩之聲鏘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訂義　鄭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王昭禹曰自戎僕以下不曰馭者尊王路也　黃氏曰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馭戎車

訂義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　鄭鍔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戰於牧野王自將則乘戎路戎僕爲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訂義鄭鍔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之貳謂之貳田路之貳謂之佐倅貳皆副佐之名以其所用者異故異其名耳曰佐者爲之助耳田獵非對敵之時後車助之可也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　王氏曰貳者所以兩之也如小祭一貳之貳朝夕燕出入文物之飾欲其大備故亦謂之從車道右云自車上諭命於從車是也

倅者言其爲副也卽戎之事爲大而左右前後所以相援者不可以無副也如國子之倅所以副其適故車僕於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皆謂之萃萃卽倅也戎車所賴於倅爲尤多　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其鋒王有所行則倅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摧鋒而衛護於戎路也貳陪貳

之也禮樂之事以王居先王之所行從而隨之所以陪貳以成其道焉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於必獲則佐佑羽翼使逆無遺命故設驅逆之車以圍背己之禽佑王獲也　鄭鍔曰玉路金路無副表尊也　黃氏曰玉路金路無副乎乘車之服主於文而戎事以武爲主則皆服皮弁國容不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　易氏曰王於軍事服韋弁而有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韋弁服所以衛護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殺存焉故戎僕從而正之此卽倅車之政也

犯軷如玉路之儀

訂義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鍔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軷之祭乘玉路以祀天則出郊卽戎則適遠臨危巡守則適四方兵車之會雖非戰伐然提兵於外則危道也故

犯軷以求助於神其犯軷之儀則一而已　王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異於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掌凡戎車之儀

訂義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兵車也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　鄭鍔曰非特掌犯軷之儀又掌戎車之儀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以甲冑而乘戎車貴有不可犯之色況於威儀可不嚴毅乎　李嘉會曰儀非獨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如保氏曰車馬之容以前數官攷之馭路尤以儀爲重

齊僕下大夫二人

訂義 王昭禹曰僕以馭車不可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　鄭鍔曰玉路以祀祀必齊以致其誠則宜名齊金路以賓乃名齊車齊右

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賓

訂義 鄭康成曰以待賓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訂義 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爲主其禮制與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爲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以意而爲輕重茲所以爲制諸侯之義攷周家之法春夏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下堂而見諸侯爲天子之失禮自彝王始何以譏之切謂此文傳爲饗食設

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賓

訂義鄭康成曰以待賓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訂義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爲主其禮制與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爲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以意而爲輕重茲所以爲制諸侯之義攷周家之法春夏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下堂而見諸侯爲天子之失禮自舜王始何以譏之切謂此文傳爲饗食設

當朝覲宗遇之時王有饗食之禮饗在廟則有送逆故先儒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行享食則有迎賓之法也　方氏曰天子之待諸侯朝而下堂禮也覲而下堂則失禮矣蓋春夏出而與物交秋冬出而與物辨朝覲之別如此周官齊僕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朝禮下堂之儀也由彝王而降乃有覲而下堂之儀豈非失禮乎　易氏曰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朝位是知非特在廟之禮兄經言饗食列於朝覲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逆之法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訂義　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難而且煩故人最多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

訂義　鄭鍔曰朝夕者早晚朝見之名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右尹子革夕國語曰朝曰夕月凡此皆謂早晚之朝王之早晚朝見羣臣皆乘此路閒暇燕遊而出入亦乘

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警也道僕馭之其法儀皆如齊車謂其禮同　王昭禹曰其法儀如齊車者則朝夕也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

掌貳車之政令

訂義鄭康成曰貳亦副也　鄭鍔曰貳車之出入亦欲其由道也非大路與齊車無貳車也以爲燕出入尤當謹其後車故特以掌其政令言之　易氏曰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訂義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事煩故也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訂義鄭康成曰田路木路也　鄭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謂以田以鄙者或以爲都鄙王者亦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於三田之地或田於縣鄙之地王者循行縣鄙不專用田車與田僕

而已

掌佐車之政

訂義 鄭康成曰佐亦副　李嘉會曰道僕曰貳車田僕曰佐車曰貳曰佐各有異義佐則所以佐之王昭禹曰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於田獵可知矣　鄭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

訂義 鄭鍔曰田必設驅逆車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訂義 王昭禹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爲之　李嘉會曰戎副曰倅田副曰佐其馭與右皆不常任惟貳車從車使車則常設故逼使六十人乘之與　賈氏曰馭夫總六十人案校人

三乘爲皁皁一趨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駑六麗一師六師一趨馬六趨馬一馭夫主駑四百三十二匹駑共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爲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三人也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訂義王氏曰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　王氏詳說曰嘗攷巾車五路之外而道右有從車戎僕有倅車田僕有佐車又有驅逆之車此曰貳車從車使車以經攷之初不相重復也曰從車者謂駕玉路則餘路爲從若駕金路等路則玉路不復出此典路所謂以路從是已曰倅車者倅戎車之倅有五與從車之四則屬車九乘矣此車僕所謂戎車之倅闕車之倅萃車之倅是已曰佐車者田車之佐也少儀所謂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是已曰驅逆之車乃逐獸之車大司馬所謂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是已曰使車則宮中給

繇役之車巾車所謂良車散車者是已大率公車從車之外天子朝祀之副車曰貳戎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併曰佐矣田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併曰佐矣若大夫又以驅逆之車爲佐車王制所謂大夫殺則止佐車是已鄭氏以貳車爲象路之副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以使車爲驅逆之副失之分公馬而駕治之

訂義 鄭鍔曰五路之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所駕有定法此三等之車凡在官之馬皆可駕也馭夫分而駕之且治其事焉　王昭禹曰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　劉氏曰駕而調治之俾閑習齊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驚奔　賈氏曰趨馬自主駕說故知此是調習六種三馬也

御部紀事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妻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

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
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
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
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
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
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驌驦之乘匹與桃林
盜驪驊騮騄駬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
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
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
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
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列子周穆王篇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
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讀作華）騮而左騄駬右驂赤驥而
左白蹊（音義）主車則造父爲御裔（音齊）脩（音合）爲右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
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
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

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乎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韓非子外儲說篇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

笑未之用也而馬轡驁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勢發也鼃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笑而進之鼃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左傳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檀弓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日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呂氏春秋貴卒篇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

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

管子戒篇桓公明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驂乘

左傳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

史記晉世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號射爲右輅秦穆公穆公壯士冒敗晉軍獲晉公以歸秦

左傳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甔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

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鼒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
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
羊斟之謂乎

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
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
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
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成公二年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
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

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並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復使蘧子馮爲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二十四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

人十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貴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擒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二十七年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閨人駕寺人御而出

國語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史記晏子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

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韓非子外儲說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驅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驅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以煩且之良而驅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孔子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

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烏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淮南子人間訓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刻其腹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跛者御眇者眇者跛者御僂者僂者肅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

左傳哀公二年秋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慶之吏詰之御對曰疾作而伏既戰簡子曰

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絕

十一年春齊爲鄑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

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孺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孺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固

秋駕

韓子喻老篇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

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史記春申君傳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范雎傳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

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史記春申君傳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

范雎傳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

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韓子說林篇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撤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賈誼新書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名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伐之

事文類聚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漢書陳勝傳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有來

宣能御代王稱爲王長俱還代邸

後漢書李膺傳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爲其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晉書石苞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名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

宋書劉懷慎傳懷慎子德願爲秦郡太守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逼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魏書畦夸傳夸一名祖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

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驟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托
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嘆曰眭夸
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唐書齊映傳映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嘗爲帝
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
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雖死不償帝嘉歎
李輔國傳輔國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
武門高力士呼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韤而走
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

御部雜錄

詩經邶風簡兮篇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按朱注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鄭風大叔于田篇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按朱注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按大全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
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驂則諧和如舞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按朱注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按朱注騁馬曰聲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彀曰送按大全羅氏曰聲謂使之曲折如聲控謂控制不逸拔矢括矢銜弦處彀弓弭弭弓末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如手兩驂如手按朱注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

小雅車攻篇四牡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按大全王氏曰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兩驂不倚倚御能正其馬也

禮記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內則十有三年學射御

汲冢周書三輪四輿歸御

管子形勢篇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飾其飲食度量馬力故能取道遠而馬不罷

孔子家語御狂馬不釋策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左傳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郛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文子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荀子王霸篇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故人主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而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重賞以招致之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

正論篇如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解蔽篇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

性惡篇騂騮駹黃纖離騄駬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

韓子外儲說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者擅轡箠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竁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箠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竁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箠不用而擇欲於馬擅匆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匆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何必待古之王良乎

呂氏春秋本味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審分篇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

勿躬篇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執一篇今御驪馬者使四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驁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驁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驁來女不驁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焦氏易林朽輿疲駟不任御轡
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鎗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流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備也

覽冥訓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鶩雞於姑餘驟若飛驚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精神訓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主術訓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

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

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驫騄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

氾論訓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厥策錣而御駑馬也

說林訓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

修務訓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策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之則愚矣

說苑晉獻公之時東郭氏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之轡銜耳于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

能避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
安得無呼車哉
能射御者佩韘
後漢書崔駰傳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方將拊勒鞭靷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論衡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以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
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馭工庸師服馭技
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
馬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
然非王良之法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
御屬車備千乘萬騎
晉書張華傳馮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
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
劉子法術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
齊其銜轡以從其勢

通塞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厄之意

抱朴子外篇蒲梢汗血迅趨之驥足也御非造父則僨僵於嶮塗焉

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齊東野語禮乘君之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同車言也左傳韓厥代御車中柱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卷目錄

弋部彙考
禮記 月令
周禮 夏官
弋部藝文
弋不射宿賦
弋部選句
弋部紀事

唐王起

弋部雜錄
弋部外編
獵部彙考
禮記 曲禮 王制 月令
獵部藝文 詩
周南兔罝三章
齊風還三章
齊風盧令三章
遊獵篇 晉張華
觀獵 唐李白
前題 王維
獵 張祐
觀徐州李司空獵 前人
贈獵騎 杜牧
祭常山回小獵 宋蘇軾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勛左藏以其 前人
徒會獵園下
獵部選句

獵部紀事

獵部雜錄

弋部彙考

禮記

月令

季春之月畢翳無出九門

周禮

夏官

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

訂義 鄭鍔曰矰矢言可結繒繳之矢也矰高也茀矢

亦結繳之矢可以射羅飛鳥也弗射也徵輕可以及高故用諸弋射孔子曰弋不射宿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皆弋射也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

訂義王昭禹曰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爲之箙以韋爲之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

鄭康成曰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

鄭鍔曰矰矢有繒繳非籠箙之物故別言之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

訂義易氏曰箙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于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

弋部藝文

弋不射宿賦　唐王起

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繫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閣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月纔分斂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前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芬芬蓋以忘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鏃既藏六鈞遂弛物則咸

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弘五豝之仁爲小蒲且希仗自貫于青雲楚族設官爰射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殞中月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行而蒐寧恨于風毛雨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諒身翦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矍相之藝不發于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眞藝亦藏諸身則知率是道也在博施于仁

弋部選句

齊謝朓詩春心澹容與挾弋步中林

唐杜甫詩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

柳宗元詩野鷺行看弋江魚或共扠

白居易詩自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李紳詩虞人掠水輕浮弋翡翠驚飛飛不息

杜牧詩九華山路雲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橋

陸龜蒙詩江洲藏晚弋籬落覆寒春

又南北路何長中有萬弋張

宋蘇軾詩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
又射弋孤兔供朝脯
又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坰
潘尼詩沉鈞出比目舉弋落雙飛
楊億詩燕重銜泥遠鴻驚避弋高
蘇舜欽詩得泥初燕喜避弋去鴻輕
劉筠詩黃山遠隔奔霄騎紫塞孤飛避弋鴻
歐陽修詩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
岑安卿詩隨陽足稻粱直夜防機弋

弋部紀事

晏子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
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
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
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
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
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

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獲白鷹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韓子外儲說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衞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稚麾之鳥驚而不射

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

呂氏春秋處方篇韓昭釐侯出弋韝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韝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加歸鴈之上者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鸛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鴈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邳者羅鸛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

臂顯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婼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于趙而北達于燕三國布弧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婼新繳涉鄗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弧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淮南王傳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漢書蘇武傳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繳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

魏志烏丸傳注烏丸俗善騎射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

灌畦瑕語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于營國

晉書翟湯傳湯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貪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

孟陋傳陋字少孤武昌人也清操絕倫布衣素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裴啓語林桓石秀豁第二子也不以榮曾嬰心唯以弋釣爲事游覽樂足一丘

北齊書劉逖傳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以行樂爲事

唐書蜀悼王愔傳愔爲岐州刺史數畋游爲非法帝頻責敎不悛乃削封戶及國官半徙虢州久之還戶增至千復出馳弋敗民稼高宗怒貶黃州刺史

宋史保吉傳吉善弋獵畜鷙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雀飼之人有規勸者輒怒之

墨客揮犀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箭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弋部雜錄

易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大雅桑柔篇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按注言己之言亦或有中也

管子問篇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莊子胠篋篇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于上

矢

列子湯問篇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韓子說疑篇爲人主者誠明于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

呂氏春秋功名篇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貴當篇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內史肆佐弋竭注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佽飛掌弋射者

淮南子原道訓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

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

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

兵略訓夫括淇衛箇簵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

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網與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說林訓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
人間訓夫鴻鴈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簨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
揮翻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
上彷徉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
功弗能加也
修務訓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
楊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太元經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孫楚鷹賦序郭延考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邊人也
好弋獵
李德裕與黠戛斯可汗書回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
飲食爲甘弋獵爲樂
宋史天文志天陰五星從天子弋獵之臣不明則爲
吉明則禁言泄
岳陽風土記巴陵雅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穿
堂入庖廚略不畏園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
野客叢談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一本作篡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注篡本作慕法言篡宋衷注曰篡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篡乃是篡字又非篡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弋部外編

列仙傳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淮南子堯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野

獵部彙考 按射獵講武大事詳於戎政此藝術所載者不過獵戶之流備藝術之一事爾

禮記

曲禮

士不取麛卵

注 麛鹿子凡獸子亦通名之

王制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注 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

豜祭獸然後田獵

大全 嚴陵方氏曰豜祭獸蓋季秋之月也

月令

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注 夏獵曰苗正爲驅獸之害禾苗者耳

獵部藝文 詩

周南兔罝三章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

齊風還三章

獵者交錯於道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

子之還兮遭我乎猫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儇兮 賦也

我好兮 賦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猫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子之昌兮遭我乎猫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 賦也

齊風盧令三章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

遊獵篇

晉張華

歲暮凝霜結堅氷沍幽泉元雲晻霓合素雪紛連翩

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

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修旃

倏忽似回飆絡繹若浮烟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

輕縕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鳥不得還

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倒連雙肩
僵禽正狼籍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
馳騁未及勉曜靈俄移晷結罝彌藪澤囂聲振四鄙
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
如黃披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
日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旨
珍羞陞歸雲纖肴出洮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
榮辱渾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
伯陽爲我誡檢迹投清軌

觀獵

唐李白

太守耀清威乘閒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
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前題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獵

張祐

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氷片馬蹄中
臂挂捎荊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觀徐州李司空獵　前人

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
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贈獵騎　杜牧

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
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祭常山回小獵　宋蘇軾

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
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
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勛左藏以其
徒會獵園下　前人

官園刈葦歲暮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
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
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捲
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
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戈兵
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

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呼
迎人截來素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
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
分麏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
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義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
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
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
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獵部選句

唐王績詩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杜甫詩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
又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
又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
李白詩淮南少年游俠兒白日毬獵夜擁鄽
又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
又猛虎吟洞壑饑鷹獵秋空
又但將游獵誇輕趫

高適詩往來射獵西山頭
韓翃詩臘雪夜看宜縱飲寒蕪晝獵不妨行
李商隱詩日晚鷺鵝泉畔獵路人遙識郅都鷹
又灞陵夜獵隨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羅隱詩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陶雍詩新鷹飽肉惟閒獵舊劍生衣懶更磨
又慣獵金河路曾逢雪不迷
杜荀鶴詩虎狼遇獵難藏跡松柏因風易舉頭
盧綸詩當風看獵擁蒼鷹豈在終年窮一經
方干詩樵獵兩三戶淛疎是近鄰
宋蘇轍詩南山李將軍匹馬獨行獵
陸游詩曉獵南山雪未消
黃克晦詩下樓忽聽中山獵白馬烟中一點飛

獵部紀事

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羲氏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羲氏

尸子宓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人以獵

史記貨殖傳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韓非子說林篇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

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名以爲子傅何也
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倒言篇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
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名
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
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
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漢書賈山傳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馳驅射獵
一日再三

史記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
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魏志太祖本紀注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
書冬春射獵
管輅傳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
鄭渾傳渾爲邵陵令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
其漁獵之具課吏耕桑
王隱晉書魏舒性好射著葦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世說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兒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勌色

何法盛晉中興書桓石秀黔第二子也桓冲嘗與共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盼嘯咏而已

宋書周朗傳朗爲廬陵內史郡界有野獸毋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毋觀獵火逸燒郡廨朗以秩米起屋償之

魏書咸陽王坦傳坦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唐書趙武孟傳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母母泣曰汝不爲好事而放蕩吾安望其成哉遂力學後爲御史

大唐新語姚崇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明

皇不納俄校獵渭密名會于行在謂崇曰卿亦知獵乎對曰臣少居澤中以呼鷹逐犬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當位極人臣乃折節讀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

虎薈長慶中處士馬拯馬洛約遊衡山拯先至見龐眉僧舉動樸野邂逅歡甚倩拯僕隨下山市鹽酪俄頃洛至云山下見虎食人訖化爲僧拯詢知是己僕方駭顧僧亦來口血尚殷二人紿僧云井有怪物因共窺井推僧墜井中乃虎也下石壓殺之急趨歸日已暝見獵者張機道傍名二人宿棚上曰虎方暴不可歸二人從之薄暮猛虎觸機矢貫心死及明二子分金與獵者而歸

孔帖呂元膺傳鄧虢川谷深曠人業射獵而不務農

張直方好馳獵後居東都弋獵尤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

遼史道宗本紀咸雍六年禁漢人捕獵

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茅亭客話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大縱悞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矚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捕獵者李次口失其名衆云李次口至矣虎聞忙然窩入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劍刺虎心前取血亟飲之

宋史禮志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兎者命禁之

眞宗本紀祥符三年禁民自春及秋毋捕獵

范廷召傳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發矢並貫其三

王凱傳凱散施結客日馳獵雉兎田獵戶歲入皮革

郭廷謂傳鷹鷂戶日獻所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言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命賓席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鏁四角系絙施於穽中卽徐徐以土填之鷲獸漸出則壁而釘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

涛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弓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爲虎所食卽作倀鬼之事卽於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有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而來弓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既知之更攜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架箭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脅而死其倀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鼓舞而去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得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

俞文榮上海人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俞公年已六旬後列三甲應得縣令除補前一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明日補樂清始悟前夢至樂修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十朋謁而謝之何以爲報明日獵者以虎皮送入堂下謂此十朋墓所獲

獵部雜錄

易經屯六三象卽鹿无虞以從禽也

恆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詩經魏風伐檀篇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豳風七月篇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管子菁茅謀西方之狄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

獵取薪蒸而爲食

南方之狄者山居谷處登降之氓也上斲輪軸下采

杼栗田獵而爲食

莊子齊物論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秋水篇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韓非子外儲說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

淮南子時則訓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主術訓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布于野

人間訓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

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

鄭康成詩箋田獵搏獸也亦曰畋畋田也

唐書禮樂志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

李筌太白陰經古之諸侯田獵者爲田除害上所以供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寖多衣食不足于是神農

敎其殖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
害禾稼爲人之苦于秋冬無事則畋獵
虎耆虎所至倀鬼先驅獵人以烏梅楊梅布地鬼嗜
酸不顧虎虎乃可擒
凡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弩
箭纔及目光隨墮地得之者如白石是也
虎倀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凶故獵者捕虎先
設湯飯衣鞋于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
穽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一

黃帝素問一　上古天眞論篇第一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醫部彙考一

黃帝素問一

馬蒔曰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卽本紀所謂咨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溫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

陽谷於岐伯而作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八十一篇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而鬼臾區諸臣不與焉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且共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卽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爲爵無疑也至於鬼臾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

謂出於韓諸公子之手或謂秦儒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繹全書者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曆法萬象人身經絡脈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眞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爲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元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醫

藥始于神農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奉禮明曆作樂制爲衮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曾號文字時已咸備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爲盛而不知啓肇自羲黃其所由來者漸也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爲難經誤難三焦營衛關格晦冥後學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闡明唐寶應年間啓元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祐年間勅高保衡等較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班固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眞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爲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

而僭釋者痛後世鑿鬮此書而籩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眞論篇第一

馬蒔曰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眞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眞故也故名篇篇內凡言道者五乃全天眞之本也後篇倣此

張志聰曰天眞天乙始生之眞元也首四篇論調精神氣血所生之來謂之精故首論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故次論神氣乃精水中之生陽故後論氣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徇徐倫切齊莊皆切長上聲

馬蒔曰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靈者隨感而能應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卽言所以爲神異也

迺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馬蒔曰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爲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如此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爲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王氷曰知道謂知修養之道也夫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保生之大倫故修養者必謹先之四時調神大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食飲者充虛之滋味起居者動止之綱紀故修養者謹而行之廣成子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聖人先之也

馬蒔曰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出于人事之得

也術數者修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爲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修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歲乃去也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即形與神俱之義張志聰曰陰陽天地四時五行六氣也術數者調養精氣神之法也靈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飲食有節養其氣也生氣通天論曰起居如驚神氣乃浮起居有常養其神也煩勞則張精絕不妄作勞養其精也夫神氣去形獨居人乃死能調養其神氣故能與形俱存而盡終其天年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樂音洛）

王氷曰今人不然謂動之死地離于道也以酒爲漿溺于飲也以妄爲常寡于信也醉以入房過于

色也樂色不節則精竭輕用不止則眞散是以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不知持滿不時御神言輕用而縱欲也愛精保神如持盈滿之器不愼而動則傾竭天眞苟快于心欲之用則逆養生之樂矣夫甚愛而不能救議道而以爲未然者伐生之大患也半百而衰者亦耗散而致是也夫道者不可斯須離也離于道則壽不能終盡於天年矣

馬蒔曰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彼則以酒爲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爲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欲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眞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務快其心而悖夫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張志聰曰酒能傷脾脾氣傷則不能宣五穀味而生氣傷矣以妄爲常傷其神矣醉以入房傷其精

矣眞者元眞之氣也不知持滿不愼謹也不時御神不能四時調御其神也心藏神務快其心喪其神守矣樂則氣緩而更逆之傷其氣矣起居無節耗其精矣言今時之人惟務快樂不能積精全神是以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

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恬音甜惔淡同樂音洛）

王氷曰邪乘虛入是謂虛邪竊害中和謂之賊風靈樞經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明人虛乃邪勝之也恬惔虛無靜也法道淸淨精氣內持故其氣邪不能爲害內機息故少欲外紛靜故心安然情欲兩亡是非一貫起居皆適故不倦也志不貪故所欲皆順心易足故所願必從以不異求故

無難得也美其食順精粗也任其服隨美惡也樂其俗去傾慕也高下不相慕至無求也是所謂心足也不恣于欲是則朴同目不妄視故嗜欲不能勞心與元同故淫邪不能惑不懼于物則情計兩亡不爲謀府冥心一視勝負俱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德全不危者不涉于危故德全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之道也又曰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馬蒔曰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賊風當避之有時如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能恬惔而靜虛無而空則眞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

故爲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爲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相疑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修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卽動作之衰也

張志聰曰虛無不爲物欲所蔽也言上古之人得聖人之教化內修養生之道外避賊害之邪所以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恬惔無爲是以志閒而少欲矣精神內守是以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矣眞氣從之是以氣從以順矣五方之民衣食居處各從其欲是以皆得所願也上古之人無貴賤賢愚皆全德不危故不外懼於物而合於養生之道焉全而不爲物欲所傷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

馬蒔曰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張志聰曰陰陽者萬物之終始也此復論男女陰陽氣血有始有終有盛有衰各有自然之天數也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更平聲任如林反

王氷曰老陽之數極于九少陽之數次于七女子爲少陰之氣故以少陽數偶之明陰陽氣和乃能生成其形體故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任脈衝脈皆奇經脈也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天眞之氣降與之從事故云天癸也然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資故能有子所以謂之月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旬而一見也故愆期者謂

之有病眞牙謂牙之最後生者腎氣平而眞牙生者表牙齒爲骨之餘也女子天癸之數七七而終年居四七材力之半故身體盛壯長極于斯陽明之脈氣榮于面故其衰也髮墮面焦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手陽明之脈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俠口故面焦髮墮也三陽之脈盡上於頭故三陽衰則面皆焦髮始白所以衰者婦人之生也有餘于氣不足于血以其經水數泄脫之故經水絕止是爲地道不通衝任衰微故云形壞無子

馬蒔曰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爲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惟陽精蘊蓄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爲男先生右腎則爲女蓋指始娠時言也故

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屬骨故齒齔更生髮爲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故謂陰精爲天癸也任主胞胎衝爲血海今二脈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按血海之血雖曰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滿漸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知血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然故始得以行耳非特血海之滿也嘗論三才之道惟陰陽而已天之陰有餘故月滿而散彩地之陰有餘故爲潮而溢人之陰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下今二七而精血盈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眞牙由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爲六腑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

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
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地道者
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
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張志聰曰七爲少陽之數女本陰體而得陽數者
陰中有陽也人之初生先從腎始女子七歲腎氣
方盛故齒更髮長也按陰陽之道孤陽不生獨陰
不長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天一生水地二生
火離爲女坎爲男皆陰陽互換之道故女得陽數

而男得陰數也天癸天一所生之癸水也衝任二
脈並起於少腹之內胞中循腹上行爲經血之海
女子主育胞胎夫月爲陰女爲陰月一月而一周
天有盈有虧故女子二七亦一月而經水應時下
洩也虧卽復生故於初生之時男女搆精當爲有
子虛則易受故也腎氣者腎臟所生之氣也氣生
於精故先天癸至而後腎氣平腎氣足故眞牙生
眞牙者盡根牙也腎生骨髓髓生肝肝生筋母子
之相生也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是以身體盛壯五

七乃面焦髮墮夫氣爲陽血脈爲陰故女子先衰於脈而男子先衰於氣也再按足陽明之脈並衝任俠臍上行衝任脈虛而陽明脈亦虛矣地道下部之脈道也三部九候論曰下部地足少陰也癸水藏於腎七七天癸竭是足少陰下部之脈道不通衝任虛是以形衰而無子也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力勁强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瀉今五臟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頒斑同解懈同

王冰曰老陰之數極于十少陰之數次于八男子爲少陽之氣故以少陰數合之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數也男女有陰陽之質不同天癸則精血之形亦異陰靜海滿而去血陽動應合而泄精二

者通和故能有子三八以其好用故云勁强丈夫
天癸八八而終四八亦材之半也腎主于骨齒爲
骨餘腎氣既衰精無所養故令髮墮齒復乾枯陽
氣亦陽明之氣也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脈起于鼻
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
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
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衰於上則面焦髮鬢白也
肝氣養筋肝衰故筋不能動腎氣養骨腎衰故形
體疲極天癸已竭故精少也匪惟材力衰謝固當

天數使然八八則陽氣竭精氣衰故齒髮不堅離
形骸矣五臟六腑精氣淫溢而滲灌於腎腎臟乃
受而藏之何以明之靈樞經曰五臟主藏精藏精
者不可傷由是則五臟各有精隨用而灌注於腎
此乃腎爲都會關司之所非腎一臟而獨有精故
曰五臟盛乃能瀉也五臟皆衰云者所謂物壯則
老謂之天道者也
馬蒔曰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
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

象離惟陰精蘊蓄於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其腎氣始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大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爲天癸也惟精氣溢瀉故陰陽之精已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於陽不足於陰故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皆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五臟盛乃能瀉今五臟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於材力之盡非由於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張志聰曰八爲少陰之數男本陽體而得陰數者腹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陽中有陰也靈樞經曰衝脈任脈皆起胞中上循

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脣口故鬚不生焉故男子天癸溢於衝任充膚熱肉而生髭鬚女子天癸溢於衝任充膚熱肉爲經行而娠子男子二八精氣滿溢陰陽和合瀉洩其精故能有子三八則眞牙生而筋骨所長以至於極四居八數之半故盛之極也五八腎爲生氣之原男子衰於氣根氣衰而髮墮齒槁六八標陽漸竭矣平脈篇曰寸口脈遲而緩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陽氣衰故顏色焦而髮鬢白也七八肝氣衰肝本腎生腎氣衰故及於肝肝主筋肝氣衰故筋不能運動腎主骨筋骨皆衰故形體疲極八八則數終衰極故不惟頒白枯槁而更脫落矣夫先天癸水必藉後天津液所資益也腎者主水言腎臟之主藏精水也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者受後天水穀之精也蓋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腎爲水臟受五穀之精而藏之腎之精

液入心化赤而爲血流溢於衝任爲經血之海養肌肉生毫毛所謂流溢於中布散於外者是也故曰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精也是以男子天癸至而精氣溢瀉腎之精化赤爲血溢於衝任生髭鬚女子天癸至而月事以時下故精血皆謂之天癸也按經云榮血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行於經隧常榮無已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天地之數終而天癸絕然行於經隧之榮血未竭也是以老年之人能飲食而

脾胃健者尚能筋骨堅强氣血猶盛此篇論天癸絕而筋骨衰其後天水穀之精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再按女子過七七而經淋不絕者此係行於經隧之血反從衝任而下是以面黃肌瘦骨憊筋柔當知經隧之血行於脈中衝任之血兼滲脈外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王氷曰帝言年已老而有子似非天癸之數伯謂

爲所稟天眞之氣本自有餘也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

馬蒔曰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夫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略天地間之爲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爲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者不亦少乎精氣者天地陰陽之數止盡終於七張志聰曰此復申明天地之氣本自有餘而有子者天癸之數也

七八八也天壽過度先天所秉之精氣盛也氣脈常通後天之地道尚通也是以腎氣有餘而有子此雖有子然天地之精氣盡竭於七八之數者也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馬蒔曰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平人而言帝遂以修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

合道皆能却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
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惟修道者能出於天地
陰陽之數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
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
時此其道生
王冰曰眞人謂成道之人也夫眞人之身隱見莫
測其爲小也入於無間其爲大也徧於空境其變
化也出入天地內外莫見迹順至眞以表道成之
證凡如此者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也眞人心
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故呼吸精氣獨立守
神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體同於道壽與道同
故能無有終時而壽盡天地也惟至道生乃能如
是
馬蒔曰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
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眞人者不待於修而此眞渾
然全具故謂之眞人也天地陰陽眞人與之合一

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眞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敝無有終時蓋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眞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

張志聰曰上古眞人者言所生之來自然合道而能全其天眞之人也天眞完固故能斡旋造化變理陰陽吐納精氣與道獨存守神全形是以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壽過天地無有終極之時此由道之所生故無爲而道自合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强者也亦歸於眞人

王冰曰全其至道故曰至人然至人以此淳朴之德全彼妙用之道和謂同和調謂調適言至人動靜必適中於四時生長收藏之令參同於陰陽寒暑升降之宜心遠世紛身離俗染故能積精而復全神遊行天地視聽八達神全故也庚桑楚曰神

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若天地然又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於我者吾必盡知之夫如是者神全故所以能矣此所以同歸於眞人之道

馬蒔曰中古有至人者至極之人也淳德全道者其德淳而不漓則道自全矣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志異於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身自强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眞人同歸耳

張志聰曰中古至人者謂有爲以入道而能全所生之天眞者也天眞雖洩復能修德全道積精養神故令神氣充塞於天地之間耳目聰明於八達之外此蓋從修煉保固得來亦能復完天眞而同歸大道夫眞人者得先天之眞者也至人者得後天之炁者也其趨則一故亦歸於眞人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

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恚於桂切愉音偷）

干冰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聖人所以處天地之淳和順八風之正理者欲其養正避彼虛邪其志深於道故適於嗜欲心全廣愛故不有恚嗔是以常德不離歿身不殆至於舉事行止雖常在時俗之間然其見爲則與時俗有異爾何者貴法道之清靜也爲無爲事無事是以內無思想外不勞形內法道清靜適性而動故悅而自得也外不勞形內無思想故形體不敝精神保全神守不離故年登百數此蓋全性之所致爾庚桑楚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

馬蒔曰上言至人與眞人同歸則夫上者下此而有聖人又下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

聖人者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於世服同於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於俗以道而異也外不勞形於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惔愉悅爲要務以悠然自得爲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文言至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張志聰曰至人眞人者去世離俗修道全眞無妻室之愛無嗜欲之情所謂遊方之外高出人類者也聖人者處天地之內順八方之理教以人倫法於制度斂冕於朝堂之上不欲離於世俗章服無爲而治不勞其形隨機而應不役其神此治世之聖人也亦可以優游泮奧而長享百年矣如五帝三皇周公孔子壽不越百歲而靈明眞性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

有極時

王冰曰次聖人者謂之賢人然自彊不息精了百端不慮而通發謀必當志同於天地心燭於洞幽故云法則天地象似日月也辨列者謂定內外星官座位之所於天三百六十五度遠近之分次也逆從陰陽者謂以六甲等法逆順數而推步吉凶之徵兆也陰陽書曰人中甲子從甲子起以乙丑爲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爲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也分別四時者謂分其氣序也

春溫和夏暑熱秋清凉冬凜冽此四時之氣序也將從上古合同於道謂如上古知道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也上古知道之人年度百歲而去故可使益壽而有極時也

馬蒔曰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分別四時之氣序蓋占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教下者合同於道故曰將

從上古合同於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張志聰曰賢人者處塵俗之內鮮拘蔽之習取法天地如日月之光明推測象緯順逆二氣序別四時將與上古天眞之聖同合於道亦可使益壽而至於壽敝天地之極此修道之賢人而由人以合天超凡以至聖者也此帝勉人修爲而不得以凡庸自棄故移精變氣章曰去故就新乃得眞人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馬蒔曰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修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善養生長收藏之道及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也

張志聰曰神藏於五臟故宜四氣調之脾不主時旺於四季月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

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以已同長上聲後同）王冰曰春陽上升氣潛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所謂春三月者皆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天氣溫地氣發溫發相合故萬物滋榮溫氣生寒氣散故夜臥早起廣步於庭也被髮緩形者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勿殺勿奪勿罰者春氣發生施無求報故養生者必順於時也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者所謂因時之序也當春陽布發生之令而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氣以奉於夏長之令也

馬蒔曰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爲德萬物榮茂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

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於庭以布夜臥之氣
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於此而發
生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
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
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
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
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
爲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心臟欲長之氣哉奉
之爲言迎也

張志聰曰春陽上升發育萬物啓故從新故曰發
陳天地之氣俱主生發而萬物亦以生榮夜臥早
起發生氣也緩步所以運動生陽之氣東方風木
之氣直上巔頂被髮者疎達肝木之氣也舉動舒
徐以應春和之氣志者五臟之志也志意者所以
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以四時皆
當順其志焉勿殺勿奪勿罰皆所以養生發之德
也故君子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四時之令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春氣以應養生之道逆謂逆其生

發之氣也肝屬木王於春春生之氣逆則傷肝肝傷則至夏爲寒變之病因奉長者少故也蓋木傷而不能生火故於夏月火令之時反變而爲寒病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重平聲

王氷曰陽自春生至夏洪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脈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者何也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膚腠宣通時令發揚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當夏氣揚蕃秀之令而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逆謂反行冬令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而爲痎瘧也然四時之氣秋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

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

馬蒔曰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於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其持己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曰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鬱又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於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痎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感故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也豈不少氣以迎肺臟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爲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爲重病者有矣

張志聰曰陽氣浮長故爲茂盛而華秀也天地氣交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

夜臥早起養長之氣也無厭於長日氣不宜惰也
長夏火土用事怒則肝氣易逆脾土易傷故使志
無怒而使華英成秀華者心之華言神氣也夏氣
浮長故欲其疎洩氣泄則膚腠宣通時氣疎暢有
若好樂之在外也凡此應夏氣者所以養長氣之
道也心屬火王於夏逆夏長之氣則傷心矣心傷
至秋爲痎瘧因奉收者少故也蓋夏之陽氣浮長
於外至秋而收斂於內夏失其長秋何以收至秋
時陰氣上升下焦所出之陰與上焦所逆之陽陰
陽相搏而爲寒熱之陰痎瘧也夫陽氣發原於下焦
陰臟春生於上夏長於外秋收於內冬藏於下今
夏逆於上秋無以收收機有礙則冬無所藏陽不
歸原是根氣已損至冬時寒水當令無陽熱溫配
故冬時爲病甚危險也　有云逆夏氣則暑氣傷
心至秋成痎瘧此亦邪氣伏藏於上與陽氣不收
之義相同但四時皆論臟氣自逆而不涉外淫之
邪是不當獨以夏時爲暑病也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

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 以已同

王冰曰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風聲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寧故早起志氣躁則不愼其動不愼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神蕩則欲燋欲燋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清亦順秋氣之收斂而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

馬蒔曰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於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早較春夏異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較春

夏尤早也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飧泄之病正以肺爲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濕而飧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臟欲藏之氣哉

張志聰曰容平萬物皆盛實而平定也寒氣上升故天氣以急陽氣下降故地氣以明雞鳴早而出晡晏與雞俱興與春夏之早起少遲所以養秋收之氣也陽和日退陰寒日生故使神志安寧以避肅殺之氣收斂神氣無外其志皆所以順秋收之氣而使肺金清淨也凡此應秋氣者所以養收氣之道也肺屬金王於秋逆秋收之氣則傷肺矣肺傷至冬爲飧泄之病因奉藏者少故也蓋秋收而

後冬藏陽藏於陰而爲中焦釜底之燃以腐化水穀秋失其收則奉藏者少至冬寒水用事陽氣下虛則水穀不化而爲飧泄矣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 坼拆同 亟音器

王冰曰冬三月草木凋蟄蟲俯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擾也早臥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出於外觸冒寒氣也去寒就溫言居深室也靈樞經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無泄皮膚謂勿汗也汗則陽氣發泄陽氣發泄則數爲寒氣所迫奪也當冬氣正養藏之令而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

馬蒔曰十月十一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

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以寒而坼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其臥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皆以應夫冬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主水腎亦主水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時有痿厥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爲痿春木王水廢則陽氣上逆而爲厥厥之爲言逆也豈不少氣以迎肝臟欲生之氣哉

張志聰曰萬物收藏閉塞而成冬也陽氣收藏故不可煩擾以泄陽氣早臥晚起順養閉藏之氣必待日光避寒邪也若伏若匿使志無外也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神氣內藏也夫腎藏志心藏神用三若字者言冬令雖主閉藏而心腎之氣時相交合故曰私者心有所私得也去寒就溫養標陽也膚腠者陽氣之所主也夫陽氣根於至陰發於膚表

外不固密則裏氣亟起以外應故無洩皮膚之陽而使急奪其根氣也此言冬令雖主深藏而標陽更宜固密凡此應冬氣者所以養藏氣之道也腎屬水王於冬逆冬藏之氣則傷腎腎氣傷至春爲痿厥之病因奉生者少故也蓋肝木生於冬水主春生之氣而養筋筋失其養則爲痿牛氣下逆則爲厥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

生氣不竭 塞入聲菀於遠切藁槁同數音朔下同

王冰曰言天明不竭以清淨故致人之壽延長亦由順動而得故言天氣以示人也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

況全生之道而不順天乎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
隱大明故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
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喻人之眞氣亦不
可泄露當淸淨法道以保天眞苟離於道則虛邪
入於空竅也陽謂天氣亦風熱也地氣謂濕亦雲
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爲病則掩
翳精明取類者在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藏
曜也靈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霧者雲之類
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上應陰虛則天不下
交故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上應於天而爲白露不
下之咎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
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明二氣交合乃成雨露
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明
氣不相合亦不能交也夫雲霧不化其精微雨
露不霑於原澤是爲天氣不降地氣不騰變化之
道旣虧生育之原斯泯故萬物之命無稟而生然
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云名木多死也表謂表陳
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

通則爲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惡謂害氣也發謂散發也節謂節度也菀謂蘊積也藁謂枯藁也言害氣伏藏而不散發風雨無度折傷復多藁木蘊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天眞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也道非遠於心人心遠於道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無窮從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臟內傷而他疾起

馬蒔曰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唯聖人從之故病却而壽永也言上天之氣至清淨至光明似可亢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下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淨光明則日月無以燋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不降轉爲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乖冒而天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於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於下者

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者不寧唯是乖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下降而菀槁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爲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所以身無奇病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

張志聰曰上節論順四時之氣而調養其神然四時順序先由天氣之和如天地不和則四時之氣亦不正矣故以下復論天地之氣焉上天之氣至清淨光明然明德惟藏而健運不息者也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斯成地天之泰惟其運用不止故不必下而後謂之下也蓋言天氣布於六合九州化生萬物而體位仍尊高也天氣至光明者也明

德藏隱故晝明者日焉夜明者月焉若不藏而彰著於外是天明而日月不明矣天德不藏則虛其清淨高明之體而邪乘虛以害之故曰天運當以日光明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如人之陽不固密於上不衛護於外則邪走空竅而爲害矣此言天包乎地陽抱於陰然當藏隱固密而不宜外張下泄者也天德惟藏而無運用不息之機則地氣上乘而昏冒其光明矣上言虛其藏德之體此言失其不止之機地氣升而爲雲爲霧天氣降而爲雨爲露雲霧不精是地氣不升也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是以上應白露不下上言天氣閉塞此言地氣伏藏天地不交而爲否矣天地之氣雖上下交通而不表彰於六合九州之外則萬物之命不能受其施化矣不施則名木多死蓋木爲萬物之始生也上言不交通於上下此言不運用於四方惡氣忿怒之氣也脈要精微論曰彼秋之忿成冬之怒惡氣不發則失其勁肅嚴凜之令矣風雨不節則失其溫和明曜之政矣白露不下則無潤蒸濕澤

之濡矣四時失序雖茂木嘉禾而亦不能榮秀也
上言天地之氣不施則名木多死此言四時之氣
不應則草木不榮蓋天地之氣不和而四時之氣
亦不正矣按歲運四時之氣大暑立秋處暑白露
乃太陰濕土主氣蓋濕熱之氣上蒸而後清凉之
露下降故曰惡氣不發者言秋冬之令不時也風
雨不節者言春夏之氣不正也白露不下者言長
夏之氣不化也賊風數至陽氣不正而太過也暴
雨數起陰氣不正而偏勝也此總結上文而言天
地四時不相保其陰陽和平而又失其修養之道
則未久而有絕滅之患矣惟聖人能順天地四時
之不和而修養其神氣故無奇暴之害夫萬物有
自然之生氣雖遇不正之陰陽而不至於絕滅惟
人爲嗜欲所傷更逆其時則死聖人內修養生之
道外順不正之時與萬物不失其自然而生氣不
絕也　朱濟公曰此即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義
此言萬物之有生氣後言萬物之有根本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

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長上聲

王冰曰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混擾變而傷矣長謂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收謂收斂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沈謂沈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沈

馬蒔曰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爲甲木肝爲乙木肝與膽爲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爲表裏今太陽不

長則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其心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金欲收之氣而無痎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收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手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飧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沈尚不能自免於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隨時出入逆則四時所主之臟自病於內也少陽主春生之氣春氣逆則少陽不生致肝氣鬱而內變矣太陽主夏長之氣太陽不長則心氣虛而內洞矣太陰主秋收之氣太陰不收則肺葉熱焦而脹滿矣少陰主冬藏之氣少陰不藏則腎氣虛而獨沉矣首論所奉者少

而所生之臟受病此論四時之氣逆而四時所主之臟氣亦自病焉　朱濟公曰少陽主厥陰中見之化故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心爲陽中之太陽故太陽不長而心氣內虛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

王冰曰時序運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春食凉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由根固百刻曉暮食亦宜然故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

其眞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內格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

馬蒔曰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於春長於夏收於秋藏於冬則此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於春夏而有養生養長之道者養陽氣也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若逆其根則伐本壞

眞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爲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成始成終爲死爲生之根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痎瘧飧泄癈厥內變內洞焦滿獨沈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而無上文寒變痎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爲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於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

之以爲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於內矣其災害死亡之至良有故哉

張志聰曰四時陰陽之氣生長收藏化育萬物故爲萬物之根本春夏之時陽盛於外而虛於內秋冬之時陰盛於外而虛於內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而培養也萬物有此根而後能生長聖人知培養其根本故能與萬物同歸於生長之門根者如樹之有根本者如樹之有幹眞者如草木之有性命也逆春氣則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所謂逆其根矣逆春氣則春長者少逆夏氣則奉收者少所謂逆其根則伐其本矣逆之則災害生逆之則死是謂壞其眞矣故天地之陰陽四時化生萬物有始有終有生有死如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陰陽順逆之道矣然不能出於死生之數惟聖人能修行其道積精全神而使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愚者止於佩服而不能修爲是知有而不能行者不可謂得道之聖賢也夫天地四時之陰陽有順逆死生之道而

吾身中之陰陽亦有順逆死生之道焉蓋天地之陰陽不外乎四時五行而吾身之陰陽亦不外乎五行六氣是以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所謂順之者陰陽相合五氣相生東方肝木而生南方心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金生腎水水生肝木五臟相通移皆有次若反順爲逆是謂內格內格者格拒其五臟相生之氣而反逆行也　楊君舉問曰上言秋冬之時陰主收藏此復言秋冬之時陰盛於外陰陽之道有二義與曰天爲陽地爲陰天包乎地之外地居於天之中陰陽二氣皆從地而出復收藏於地中故曰未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所謂陰主收藏者收藏所出之者名曰陰中之陽氣也　濟公曰陰陽出入故謂之門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王氷曰治未病治未亂知之至也渴而穿井鬬而鑄錐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符握虎隘而後藥

雖悔何爲

馬蒔曰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寒變疾瘧飧泄痿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渴必不能濟而鬬必不能禦也信晚已哉

張志聰曰金匱玉函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蓋不使脾受逆氣而使肝氣仍復順行於心是反逆爲順反亂爲治也若五臟之氣已亂而五臟之病已成然後治之是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無濟於事矣

按此篇以天地之陰陽四時順養吾身中之陰陽五臟蓋五臟以應五行四時之氣者也玉板論曰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故所謂從者四時五臟之氣相生而順行也逆者五臟四時之氣相勝而逆行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

黃帝素問二 一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

藝術典第二十二卷

醫部彙考二

黃帝素問二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馬蒔曰靈樞營衛生會篇言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於下焦蓋積陽爲天積陰爲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陰陽二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衛氣出於下焦又謂濁者

爲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出於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晝行於手足六陽經夜行於手足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語是也惟其不隨宗氣同行於經隧之中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又謂之衛行脉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營氣出於中焦又謂清者爲營是也但陰氣精專而必隨宗氣以同行於經隧之中始於手太陰肺經太淵穴而行於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胞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於手太陰肺經故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陰主內又謂之營行脉中者是也卽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氣是也惟此篇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互書大義當以營字爲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本篇

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痹論有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二氣至精之義也然二氣均爲人之所重而本篇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本於天之陽氣惟人得此陽氣以有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反是焉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者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諄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當以靈樞營衛生會篇衛氣行篇參看爲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 數音朔

王冰曰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五藏謂五神藏也五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

意肺藏魄腎藏志而此成形矣十二節者十二氣也天之十二節氣人之十二經脉而外應之咸同天紀故云皆通乎天氣也十二經脉者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也人生之所運爲則內依五氣以立然其鎮塞天地之內則氣應三元以成三謂天氣地氣運氣也犯謂邪氣觸犯於生氣也邪氣數犯則生氣傾危故保養天眞以爲壽命之本也靈樞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此之謂也春爲蒼天發生之主也陽氣者天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爲天則其義也本天全神全之理全則形亦全矣因天四時之氣序故賊邪之氣弗能害也夫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久服天眞之氣則妙用自通於神明也失謂逆蒼天清淨之理也然衞氣者合天之陽氣也上篇曰陽氣者閉塞謂陽氣之病人則竅爲閉塞也靈樞經曰衞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失其度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以衞不營運故言散解也夫逆蒼天之氣違清淨之理使正眞之氣

如削去之者非天降之人自爲之耳
馬蒔曰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衆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於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氣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一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也曰五臟心肝脾肺腎也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也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其所以生者也其所以爲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苟數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清淨者也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削也

張志聰曰凡人有生受氣於天故通乎天者乃所生之本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生之本本乎陰陽也是以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地氣之九州人氣之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骨節也兩手兩足各三大節合小節之交共三百六十五會靈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五音人有五藏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人十二節乃神氣之所遊行故應天之歲月十二脈乃血液之所流注故應地之經水九竅乃藏氣之所出入五藏乃陰陽二氣之所舍藏故皆通乎天氣此篇論陰陽二氣與天氣相通故曰地之九州人之五藏天爲陽是以先論陽而後論陰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故曰其生五地之五行上應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其氣三三陰者寒燥濕也三陽者風火暑也如不能調養而數犯此三陰三陽之氣者則邪氣傷人而爲病矣夫人稟五行之氣而生犯此五行之氣而死有如水

之所以載舟而亦能覆舟故曰此壽命之本也生氣通乎天是以蒼天之氣清淨則人之志意亦治人能順此清淨之氣而吾身之陽氣外固雖有賊邪勿能爲害此因四時之序而能調養者也故聖人傳運其精神餐服蒼天之清氣以通吾之神明逆蒼天清淨之氣則九竅內閉肌肉外壅衛外之陽氣散解此不能順天之氣而自傷以致氣之消削蓋人氣通乎天逆天氣則人氣亦逆矣　朱濟公曰天一生水氣乃坎中之滿也曰自古者言自上古天眞所生之氣也本乎陰陽者天眞之有陰有陽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

緛音輭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王氷曰此明前陽氣之用也言人之有陽若天之

有日天失其所則日不明人失其所則陽不固日不明則天境暝昧陽不固則人壽夭折天運當以日光明言人之生固宜藉其陽氣也陽因而上衛外者正明陽氣運行之部分輔衛人身之正用也欲如運樞謂內動也起居如驚謂暴卒也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不當煩擾筋骨使陽氣發泄於皮膚而傷於寒毒也若起居暴卒馳騁荒佚則神氣浮越無所綏寧矣脈要精微論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四氣調神大論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又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之謂也不能靜愼傷於寒毒至夏而變暑病也煩謂煩躁靜謂安靜喝謂大呵出聲也言病因於暑則當汗泄不爲發表邪熱內攻中外俱熱故煩躁喘數大呵而出其聲也若不煩躁內熱外涼瘧熱攻中故多言而不次也體若燔炭之炎熱者何以救之必以汗出乃熱氣施散此重明可汗之理也表熱爲病當汗泄之反濕其首

若濕物裹之望除其熱熱氣不釋兼濕內攻大筋受熱則縮而短小筋得濕則引而長縮短故拘攣而不伸引長故痿弱而無力攘除也綆縮也弛引也素常氣疾濕熱加之氣濕熱爭故爲腫也然邪氣漸盛正氣侵微筋骨血肉互相代負故云四維相代也致邪代正氣不宣通衛無所從便至衰弱故言陽氣乃竭也衛者陽氣也

馬蒔曰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於邪氣而爲病也夫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爲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爲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於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樞以開闔其戶戶不太

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露無復中存矣因於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爲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於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因於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潼酪所致也其血氣熏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爲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侵熱蒸則輭而短小筋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因於氣證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氣泛溢於四肢而爲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張志聰曰上節言順蒼天之氣以養吾身之陽此復言人之陽氣又當如天與日焉若失其所居之

位所運之機則短折其壽而不能彰著矣夫天氣清淨光明者也然明德惟藏而健運不息故天運當以日光明天之藏德不下故人之陽氣亦因而居上天之交通表彰於六合九州之外故人之陽氣所以衛外者也夫陽氣生於至陰由樞轉而外出風寒之邪皆始傷皮毛氣分是故因於寒而吾身之陽氣當如運樞以外應陽氣司表邪客在門故起居如驚而神氣乃浮出以應之神氣神臟之陽氣也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傷外弛故汗出也氣分之邪熱盛則迫及所生心主脈故心煩肺乃心之蓋故煩則喘喝也如不煩而靜此邪仍在氣分而氣傷神氣虛故多言也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天之陽邪傷人陽氣兩陽相搏故體若燔炭陽熱之邪得吾身之陰液而解故汗出乃散也按傷寒論曰病常自汗出者此衛氣不和也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故因於暑而汗出者暑傷陽而衛氣不和也汗出而散者得榮衛和而汗出乃解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因而上

者也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陰濕之邪上干陽氣而冒明故首如裹也濕傷陽氣則因陽而化熱矣陽氣者柔則養筋陽氣傷而不能榮養於筋故大筋緛短小筋弛長蓋大筋連於骨節之內故鬱熱而緛短小筋絡於骨肉之外故因濕而弛長短則縮急而爲拘攣長則放縱而爲痿棄此言寒暑濕邪傷人陽氣者如此如因外淫之邪有傷於氣則爲腫矣陰陽別論曰結陽者腫四支蓋陽氣傷而不能運行則榮血泣而爲腫矣

四支爲諸陽之本氣爲邪傷是以四支之陽交相代謝而陽氣乃竭也此總結上文而言　莫仲超曰按傷寒始傷皮毛氣分得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此能運樞而外應者也如太陽病發熱頭疼脉反沈當救其裏此神氣不能運浮於外故急用乾薑附子以救在裏之陽氣而外出焉夫在天陰寒之邪藉吾身之陽氣以對待故因於寒者欲其陽氣如此而出所謂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朱濟公曰四維四時也至眞要論曰謹按四維斥候皆

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蓋手足三陽之氣旺於四時有盛有衰如四時之代謝故曰四維相代也又問曰六淫之邪止言三氣者何也曰六氣生於五行暑熱總屬於火陽氣與衛氣各有分別風傷衛而兼傷陽故另提曰風客淫氣經曰燥勝則乾燥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 汩古沒反

王氷曰此又誡起居暴卒煩擾陽和也然煩擾陽和勞疲筋骨動傷神氣耗竭天眞則筋脈膹脹精氣竭絕既傷腎氣又損膀胱故當於夏時使人煎迫而氣逆厥謂氣逆也按脈解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既且傷腎又竭膀胱腎經內屬於耳中膀胱脈生於目皆故目盲所視耳閉厥聽大矣哉斯乃房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聰則志意心神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都

汩汩乎煩悶而不可止也

馬蒔曰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貴於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搖爾精神氣張弛於外精氣竭絕於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强支者及延積於夏暑熱令行使人煎迫而厥逆矣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眞汩汩乎不可止者都所以防水潰潰壞貌汩汩流貌蓋言疾勢不可遏也

張志聰曰此言煩勞而傷其陽氣也按金匱要略云勞之爲病其脈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蓋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煩勞則陽氣外張陰不得陽之溫固則精自出而絕於內矣秋冬之陽氣內斂而收藏夏則陽氣張浮於外故益虛而煎厥也精氣虛故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也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而又屬太陽之腑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傷則壞其腑矣潰漏也言其州都之壞而不能藏精汩流貌言其

陰寒精出而不可止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膏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菀音鬱沮子魚切痤作和反痱方味反丁疔同皶織加反

王氷曰此又誡喜怒不節過用病生也然怒則傷肝甚則氣絕大怒則氣逆而陽不下行陽逆故血積於心胷之內矣上謂心胷也然陰陽相薄氣血奔并因薄厥生故名薄厥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傷氣由此則怒盛氣逆血積於心胷之內矣怒而過用氣或迫筋筋絡內傷機關縱緩形容痿廢若不維持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濕潤者久久偏枯半身不隨陽氣發泄寒水制之熱怫內餘鬱於皮裏甚爲痤瘡癤微作痱瘡風癮也不忍之人汗出淋洗則結爲痤痱膏粱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鬱爲丁矣外濕既侵中熱相感如持虛器受此邪毒故曰受如持虛所以丁生於

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以其甚虛於下邪毒襲
虛故爾時月寒凉形勞汗發淒風外薄膚腠居寒
脂液遂凝稽於元府依空滲涸皴刺長於皮中形
如米或如針久者上黑長一分餘色白黃而瘦於
元府中俗曰粉刺解表已元府謂汗空也痤謂色
赤膿憤內蘊血膿形小而大如酸棗或如豌豆此
皆陽氣內鬱所爲待奧而攻之大甚焫出之
馬蒔曰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厥爲脹爲偏枯
爲痤痱爲大丁爲皰痤諸證也陽氣者貴於淸淨
若大怒而不淸淨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
於心胷之間其氣有升而無降使人依薄下上而
厥逆矣然而血不榮筋筋將受傷縱緩無策胷膈
膹脹眞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脹而有粗筋
見於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元府未
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他日必有偏枯之患
所謂半身不隨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元府未
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
邪凝結遂爲痤痱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

內熱其變饒生大丁足之爲言饒也非手足之足
蓋中熱既甚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
者矣又人於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凉使寒氣薄
於元府之中始則爲皰鬱久則爲痤較皰則稍大
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張志聰曰此因怒而傷其陽氣也陽氣者通會於
皮膚腠理之間大怒則氣上逆而形中之氣絕其
旋轉之機矣血隨氣行而菀於上此爲血氣並逆
而使人迫厥也陽氣者柔主養筋血脈者所以濡
筋骨利關節者也陽氣傷而血逆於上則有傷於
筋矣筋傷而弛縱則四體有若不容我所用也前
節論外因而傷其陽氣此因勞傷大怒而亦傷其
陽氣焉夫陽氣者外衛於皮膚充塞於四體若天
氣之運用於六合九州之外而爲陰之固也如汗
出而止半身沮濕者是陽氣虛而不能充身徧澤
必有偏枯之患矣如汗出見濕濕熱鬱於皮膚之
間則生痤痱矣味厚傷形氣傷於味形氣傷則肌
腠虛矣膏粱所變之熱毒逆於肉理而多生大丁

蓋膚腠虛而熱毒乘之有如持虛器而受之也勞汗當風寒濕薄於皮膚之間則爲皰爲痤矣夫皰與痤痈乃血滯於膚表之輕證蓋言陽氣外衛於皮膚之間爲邪所薄則淡滲於皮毛之血而爲病矣故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者言陽氣之若天與日宜普徧於九州也乃生痤痈寒薄爲皰者言陽氣之外衛而在於皮毛之間也膏粱之變足生大丁者言陽氣之通會於腠理也　朱濟公曰經云微者衛氣疎疎則其膚空又曰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夫形食味形氣虛則膏粱之味毒乘之故曰受如持虛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脈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瀉不亟正治粗乃敗之

僂盧侯反瘻力鬬反俞音舒亟音棘

王冰曰此又明陽氣之運養也然陽氣者內化精微養於神氣外爲柔奧以固於筋動靜失宜則生諸疾開謂皮腠發泄闔謂元府閉封然開闔失宜爲寒所襲內深筋絡結固虛寒則筋絡拘緛形容僂俯矣靈樞經曰寒則筋急此其類也陷脈謂寒氣陷缺其脈也積寒留舍經血稽凝久瘀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瘻肉腠相連若寒中於背俞之氣變化入深而薄於臟腑者則善爲恐畏及發爲驚駭也營逆則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膿故爲癰腫也正理論云熱之所過則爲癰腫是也汗出未止形弱氣消風寒薄之穴俞隨閉熱藏不出以至於秋秋陽復收兩熱相合故令振慄寒熱相移以所起爲風故名風瘧也金匱眞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蓋論從風而爲是也夫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不妄作勞是爲清淨以其清淨故能肉腠閉皮膚密眞正內拒虛邪不侵然大風苛毒不必常求於人蓋由人之冒犯爾故清

淨則肉腠閉陽氣拒大風苛毒弗能害之淸淨者但因循四時氣序養生調節之宜不妄作勞起居有度則生氣不竭永保康寧并謂氣交通也然病之深久變化相傳上下不通陰陽否隔雖醫良法妙亦何以爲之陰陽應象大論曰夫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若是氣相格拒故良醫弗可爲也三陽蓄積怫結不通不急瀉之亦病而死何者蓄積不已亦上下不并矣何以驗之隔塞不便則其證也若不急瀉粗工輕侮必見敗亡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又曰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

馬蒔曰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僂爲瘻爲善畏爲驚駭爲癰腫爲風瘧爲隔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人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陽氣擾亂無以養神柔者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俯僂矣又如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脈中則發爲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

者皆留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邪氣變化依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駭主肝言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相順而衛氣逆於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爍乃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爲風瘧之疾也瘧論言瘧之爲證非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瘧也必陽氣清淨則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不升下不降而不能相併以爲和雖有良醫弗能爲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蓄積於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也且當成隔隔者乖隔不通之謂也隔者當瀉若不急瀉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以敗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陽氣者內養五臟之神出而榮養筋骨匪則通會於肌腠外衛於皮毛蓋有開有闔有出有入者也本經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陽氣者水穀之精也故先養於五臟之神柔者少陽初生之氣也初出之微陽而榮養於筋是以少陽之主筋也開者一日而主外闔者暮而收引也如失其開闔之機則寒氣從而內薄矣背爲陽陽虛則寒邪痹閉於背而形體爲之俯僂金匱

所謂痹俠背行是也如陽虛不能爲榮血之衛邪陷於脈中而爲癭瘻留連於肉腠之間金匱所謂馬刀俠癭是也如經俞之氣化虛薄則傳入於內而干及臟神矣心主脈神傷則恐懼自失肝主血故其病發驚駭也金匱要略云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邪入於經俞故內干臟氣也如邪逆於肉理氣分而陰陽不和則生癰腫經曰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此言陽氣不固致邪薄於所養之筋而爲癭內及

於所養之神而爲驚爲畏重陽氣之外衛也若表氣與邪氣並陷於肌腠之間則爲瘧也夫肺主皮毛魄汗未盡表邪未去也形弱肌腠虛也腠理空疎則表陽邪氣同陷於其間寒邪在表則隨陽而化熱故氣爛也邪雖陷於肌腠而表氣不入於經是以穴俞以閉風瘧但熱不寒之瘧也夫表氣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也而寒太陽之氣也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也而寒暑始傷於皮毛風邪直透於肌腠風者善行而數變入於肌腠則及經脈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偏枯或成積聚或入腑而生或干臟而死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故曰風者百病之始也人能順蒼天清淨之氣而調攝其元神則肉腠固密雖有大風苛毒勿之能害此因四時之序而能順養者也夫肌腠之氣乃五臟之元眞故宜順四時五行之氣而調養要略云若使五臟元眞通暢人卽安和不使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前節論寒暑濕邪傷其表陽故無煩勞而傷其陽此論風邪直傷於肌腠又當固密其元眞也病久者邪留而不去

也傳者始傷皮毛留而不去則入於肌腠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衝俞留而不去則入於募原臟腑化者或化而爲寒或化而爲熱或化而爲燥結或化而爲濕瀉蓋天有六淫之邪而吾身有六氣之化也久而傳化則上下陰陽不相交并雖有良工勿能爲已故病在陽分而蓄積至死者以其病久而傳化也故病在陽分而良工當亟助陽氣以隔拒其邪勿使其傳化隔者當瀉却其邪勿使其留而不去若不急用此正治之法粗工之敗事也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王氷曰夫氣皆自少而之壯積暖以成炎炎極又凉物之理也故陽氣平曉生日中盛日西而已減順陽氣也陽出則出陽藏則藏暮則陽氣衰內行之氣門也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皆所以也氣門謂元府也所以發泄經脈營衛之氣故謂陰分故宜收斂以拒虛邪擾筋骨則逆陽精耗見

霧露則寒濕俱侵故順此三時乃天眞久遠也
馬蒔曰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卽衞氣按靈樞衞氣行篇伯高曰衞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卽手足六陽經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卽手足六陰經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於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卽上行於頭復合於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邪無煩擾筋骨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草木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爲則陽氣不得清淨而形無所衞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張志聰曰總結上文而言陽氣之有開有闔然又重其衛外而爲固也靈樞經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生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夕則人氣始衰夜半人氣入藏是故暮而收斂其氣隔拒其邪無擾筋骨無煩勞也無見霧露宜清淨也若反此而欲如三時之動作則形體乃爲邪所困薄矣三時平旦日中日西也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

王氷曰陰者藏精而起亟陽者衛外而爲固言在人之用也亟數也薄疾謂極虛而急數也并謂盛實也狂謂狂走或妄攀登也陽并於四支則狂陽明脈解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

則能登高而歌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夫如是者皆爲陰不勝其陽也九竅者內屬於臟外設爲官故五臟氣爭則九竅不通也言九竅謂前陰後陰不通兼言上七竅也若兼則目爲肝之官口爲脾之官耳爲腎之官舌爲心之官舌非通竅也金匱眞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也循陰陽法近養生道則筋脈骨髓各得其宜故氣皆能順時和氣也邪氣不尅故眞氣獨立而如常若失聖人之道則致疾於身

馬蒔曰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爲用而偏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卽陰氣也營氣藏五臟之精隨宗氣以運行於經脈之中而外與衛氣相表裏衛氣有所應於外營氣卽隨之而起矣夫是之謂起亟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乃所以衛營氣之外而爲固亦與營氣爲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

也則脉氣之流行者薄疾薄爲依薄疾爲急疾甚則井而爲狂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爲熱證者如此又使衛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臟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爲寒證者如此是以爲聖人者陳示營衛臟腑分爲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內爲筋在中爲脉在內爲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聰目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爲病哉

張志聰曰生之本本於陰陽陽生於陰也故帝先論陽而伯復論其陰焉陰者主藏精而陰中之氣亟起以外應陽者主衛外而爲陰之固也氣爲陽血脉爲陰陽盛而陰不能勝之則脉行急迫也陽盛則狂蓋盛則自亦爲病故曰井乃狂五臟爲陰九竅爲水注之氣乃精氣所注之門戶如陰盛而陽不能勝之則五臟之氣交爭於內而九竅爲之不通蓋五臟之氣出而爲陽在內爲陰也夫臟爲陰精血爲陰氣爲陽九竅爲陽內爲陰外爲陽五

臟主藏精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表陽之氣生於膀胱之精水肌膝之氣乃五臟之元眞是陽氣生於陰精也故曰生之本本於陰陽陰者藏精而起亟也下經云陽予之正陰爲之主蓋陽氣出而衛外內則歸陰一晝一夜有開有闔如四時寒暑之往來是爲陰陽之和平也陽氣養筋陰氣注脉少陽主骨少陰主髓氣爲陽血爲陰聖人能敷陳其陰陽和平則筋脉骨髓血氣皆和順堅固矣內爲陰外爲陽如是則外內之陰陽調和而邪勿能害精氣注於耳血氣注於目邪不外淫則陰氣內固是能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也本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又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惟聖人敷陳其陰陽使升降出入外內調和是以氣立如故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脉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强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强不能密陰氣乃

絕陰平陽祕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澼普擊反

王冰曰自此以下四科並謂失聖人之道也風氣應肝故風淫精亡則傷肝也全元起云淫氣者陰陽之亂氣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於肝也甚飽則腸胃橫滿腸胃滿則筋脈解而不屬故腸澼而爲痔也痹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傷之信也飲多則肺布葉舉故氣逆而上奔也強力謂強力入房也高骨謂腰高之骨也然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故

高骨壞而不用也聖人交會則不如此要在於陰陽閉密而不妄泄爾密不妄泄乃生氣強固而能久長此聖人之道也兩謂陰陽和謂和合即交會也言絕陰陽和合之道者如天四時有春無秋有冬無夏也所以然者絕廢於生成也故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貴於閉密以守固天眞法也因而和之因陽氣盛發中外相應賈勇有餘乃相交合則聖人交會之制度也陽自強而不能閉密則陰泄瀉而精氣竭絕矣陰陽和平陽氣閉密則精神之

用日益治也若陰不和平陽不閉密强用施瀉損耗天眞二氣分離經絡決潰則精氣不化乃絕流通也

馬蒔曰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愼則爲腸病爲肺病爲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風來客之浸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臟爲始以風氣通於肝故邪傷肝經爲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愼矣苟因所食太飽至於腸胃塡滿筋脉橫解而不屬其腸日當澼積漸出肛門而爲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於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爲五臟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爲疾者如此腎者作强之官因而過於强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內枯腰高之骨從茲而壞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腰間命門穴上有骨高起寸餘

何以見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祕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至於傷矣正以陰陽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故陽氣專以強力爲事而不能祕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兩者不和必彼之陰氣得其平和而此之陽氣知所祕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決散致吾之精神乃絕故耳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陽者衛外而爲陰之固也風爲陽邪客於膚表則淫傷於氣矣陽氣傷則陰寒精自出矣風木之邪內通肝氣肝主藏血肝氣受邪則傷其血矣此言陽爲陰藏精血之固夫肝主血而主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邪傷肝而復飽食不能淫散其食氣而筋脈橫解於下矣食氣留滯則濕熱之氣澼積於陽明大腸而爲痔蓋腸胃相通入胃之食不能上淫則反下泆矣夫飲入於胃脾爲輸轉肺氣通調肺主周身之氣氣爲邪傷而復大飲則水津不能四布而氣反逆矣

夫精已亡而復强用其力是更傷其腎氣矣腰者腎之府高骨壞而不能動搖腎將憊矣此言外淫之邪傷人陽氣復因飲食勞傷而更傷其陰也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總結上文之義而歸重於陽蓋陽密則邪不外淫而精不內亡矣無煩勞則陽不外張而精不內絕矣陰陽和平而後能升降出入如兩者不和有若乎惟生升而無收降惟閉藏而無浮長矣故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調養之法度此復結陽氣之有開有闔惟聖人能陳陰陽而內外調和也陽強邪客於陽而陽氣盛也陽病而不能爲陰之固密則陰氣乃絕於內矣此復結風客淫氣精乃亡也調養精氣神者當先平祕其陰陽惟聖人能敷陳其陰陽之和平也　張二中曰丹書云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故聖人和合陰陽之道以平四時之氣者也

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於風邪氣流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四時之氣更傷五藏

王冰曰因於露體觸冒風邪風氣外侵陽氣內拒風陽相薄故寒熱由生風氣通肝春肝木王木勝脾土故洞泄生也夏熱已甚秋陽復收陽熱相攻則爲痎瘧濕謂地濕氣也秋濕既勝冬水復王水來乘肺故欬逆病生濕氣內攻於臟腑則欬逆外散於筋脉則痿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故濕氣之資發爲痿厥厥謂逆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爲釋陽怫於中寒怫相持故爲溫病寒暑溫凉遞相勝負故四時之氣更傷五臟之和也

馬蒔曰此言四時傷於邪者之爲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已閉發爲風瘧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於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又言因於露風者正如上文暮而不能收拒擾筋骨見霧露之謂故感於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爲之往來也然不能因時之序者隨四時而有其病是以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邪有餘

來侮脾土故邪氣留連而爲洞泄之證夏傷於暑不能發散至秋當爲痎瘧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相蒸而爲寒熱往來之痎瘧矣痎瘧者瘧之總稱也秋傷於濕當上逆而爲欬嗽及爲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欬嗽自不能已也上文言因於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爲痿大筋緛短而緛短爲拘太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小鍼解曰清氣在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筋脈因濕而弛長則爲痿人足從濕而上蒸則爲厥者良有自也四時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爲痿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爲痿氣從濕升爲厥主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冬也冬傷於寒者至春必爲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

寒其有傷於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內作故爲溫病之證夫曰溫者寒非純寒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爲寒後此而夏則爲熱則此春時乃爲溫病也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臟故其爲諸病者如此

張志聰曰露陰邪也風陽邪也寒陰病也熱陽病也言陰陽不能固密則在天陰陽之邪傷吾身之陰陽而爲寒熱病矣是以有傷四時之陽邪而爲陰病者傷四時之陰邪而爲陽病者皆吾身中之陰陽上下出入而變化者也夫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於風乃爲洞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於濕上逆而欬此陰陽上下之相乘也夏傷於暑暑汗不泄炎氣伏藏秋時陰氣外出與熱相遇發爲痎瘧冬傷於寒邪不即發寒氣伏藏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氣而化熱發爲溫病此陰陽出入之氣化也夫風爲陽邪洞泄陰病也濕爲陰邪欬逆陽病也

暑爲陽邪痎瘧陰病也寒爲陰邪溫病陽病也此皆人身中之陰陽氣化也天有陰陽之邪人有陰陽之氣有病天之陰陽而爲寒熱者有感人之氣化而爲陰病陽病者邪正陰陽變化不測陰陽二氣可不和平而祕密與經曰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上逆而欬病陰陽之氣也發爲痎瘧病有形之筋骨也四時之氣風寒暑濕也言四時之邪匪只病陰陽之氣化而更傷五臟之有形蓋病久則傳化也　楊君舉問曰秋主燥氣而曰秋傷於濕者何也曰長夏濕土主氣是以四之氣大暑立秋處暑白露乃太陰所主然六淫之邪正風寒暑濕傷人陽氣也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王冰曰所謂陰者五神臟也宮者五神之舍也言五臟所生本資於五味五味宣化各湊於本宮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損正爲好而過節乃見傷也酸多食之令人癃小便不利則肝多津液津液內溢則肝葉舉肝葉舉則脾經之氣絕而不行水制土也鹹多食之令人肌膚縮短又令心氣抑滯而不行何者鹹走血也大骨氣勞鹹歸腎也甘多食之令人心悶甘性滯緩故令氣喘滿而腎不平土抑水也苦性堅燥又養脾胃故脾氣不濡胃氣強厚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肝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誰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是所謂修養天眞之至道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能傷五臟而善養者愼之也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臟皆屬陰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

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
蓋五味過節則五臟亦傷於五味也其曰傷氣血
者夫諸氣皆屬於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
火來乘金傷己之所勝也諸血皆屬於心而鹹本
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來乘火亦傷己之所勝也
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酸所以傷肝也味過
於酸則肝氣津溢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
鹹所以生腎也味過於鹹則大骨者即上節之所
謂高骨也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尅火令人肌
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於甘則
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爲實邪而心氣喘
滿且土往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
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於苦則苦反傷心母邪
乘子火氣爍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以
邪氣有餘則胃厚也蓋人之脾胃必有二層心氣
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受
水穀宜用清火收斂如芩連烏梅之類今人不識
此證以爲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

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減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脉要精微論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於胃脉之實者驗之若眞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於辛金邪尅木筋脉沮弛精神至半而廢矣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張志聰曰神氣生於陰精五臟之精生於五味故首論氣而末論味六節臟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本神篇曰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以謹和五味長有天命蓋精神氣血皆由五味之所資生而資養者也傷在五味者味有所偏勝也酸味入肝若過於酸則肝多津液津溢於肝則脾氣乃絕其轉輸矣過食鹹則傷腎故骨氣勞傷水邪盛則侮土故肌肉短縮水上凌心故心氣抑鬱也味過於甘則土氣實矣土實則心氣不能傳之於子故喘滿也腎主水其色黑土亢則傷腎故色黑而腎

氣不平陽明絡屬心子母之氣相通也五味入胃
苦先入心味過於苦則母氣盛而胃氣強胃強則
與脾陰相絕矣脾不爲胃轉輸其津液而脾氣不
濡矣脾不轉輸故胃氣乃厚金氣偏盛則肝氣受
傷故筋脈弛懈也辛甚則燥津液不能相成而精
神乃受其殃也腎主藏精而主骨肝主藏血而主
筋夫風客淫氣則邪傷肝而精乃亡謹和五味則
骨正筋柔而腠理以密是陽氣生於陰精而爲陰
之外衛故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
固也知陰陽外內之道無煩勞以傷其陽節五味
以養其陰謹能調養如法則陰陽和平而長有天
命矣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

馬蒔曰金匱者藏書之器也眞言者至眞之言也
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論經脉之道乃上帝之所貴藏之
心意非其人弗教非其眞弗受乃金匱中之眞言
也

不知道者不易得也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
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臟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
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

四時之勝也

王冰曰經謂經脉所以流通營衛血氣者也原其所起則謂八風發邪經脉受之則循經而觸於五藏以邪干正故發病也四時之相勝者不謂八風中人則病謂隨其不勝則發病也勝謂制尅也

馬蒔曰此言八風能傷五藏凡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也夫天之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卽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藏異而名亦殊耳八風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之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也彼五藏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耳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

張志聰曰八風八方之風經謂五藏之經俞五風

五經之風也上章論陽氣此章論經脈故首提曰經有五風末結曰善爲脈者八風發邪謂八方不正之邪風發而爲五經之風觸人五臟則邪氣在內而發病也蓋言在天則爲八方之風在人則爲五經五臟之風矣所謂得四時之勝者如春時之西南風長夏之北風冬之南風夏之西風秋之東風此得四時所勝之氣而不爲風所觸蓋五臟因時而旺能勝其所不勝也言八風發邪者發所勝之風而尅賊所不勝之時也言得四時之勝者得四時所勝之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胷背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胷背冬氣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胷脇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頭項仲夏不病胷脇長夏不病洞

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脈法也

王冰曰春氣發榮於萬物之上故肝俞在頸項曆忌日甲乙不治頸此之謂也心少陰脈循胷出脅故俞在胷脅焉上焦背爲胷府肩背相次故俞在肩背焉腰爲腎府股接次之以氣相連故兼言也以春應土言居中爾春氣謂肝氣病在頭各隨其臟氣之所應也夏氣病在臟者心之應也秋氣病在肩背者肺之應也冬氣病在四支者四支氣少寒毒善傷隨所受邪則爲病處春善病鼽衄者以氣在頭也仲夏善病胷脅者心之脈循胷脅故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者土主於中是爲倉廩糟粕水穀故爲洞泄寒中也秋善病風瘧者以涼折暑乃爲是病生氣逼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此謂以涼折暑之義也冬善病痹厥者血氣象於水寒則水凝以氣薄流故爲痹厥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

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逼於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春不病頸項五句竝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正謂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以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正謂以風凉之氣折暑汗也此平人脈法也

法謂平病人之脈法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

時不爲病也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於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風在臟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於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臟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於心凡外而胷脅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胷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於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

臟爲肺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肺凡外而肩背之所
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
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於冬陰陽
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臟爲腎故人之受病當
在於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部分也則俞穴
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
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
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
在頭頸項卽頭也夏氣者病在臟外爲胷胠而內

爲臟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
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
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而四肢亦受病也其病
維何春氣所升善病鼽衄蓋內有鼽衄爲病而外
有頭與頸項爲病也據下文旣云春不鼽衄又云
春不病頸項分明以內外爲分故此解宜然仲夏
善病在胷脅以心之脈循胷脅也長夏善病洞泄
寒中以土主於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
折暑故病如是也冬善病痹厥蓋以冬氣者病在

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脈法也

王冰曰春氣發榮於萬物之上故肝俞在頸項曆忌日甲乙不治頸此之謂也心少陰脈循胷出脅故俞在胷脅焉肺處上焦背爲胷府肝背相次故俞在肩背焉腰爲腎府股接次之以氣相連故兼言也以脊應土言居中爾春氣謂肝氣病在頭各隨其臟氣之所應也夏氣病在臟者心之應也秋氣病在肩背者肺之應也冬氣病在四支者四支氣少寒毒善傷隨所受邪則爲病處春善病鼽衄者以氣在頭也仲夏善病胷脅者心之脈循胷脅故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者土主於中是爲倉廩糟粕水穀故爲洞泄寒中也秋善病風瘧者以涼折暑乃爲是病生氣逼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此謂以涼折暑之義也冬善病痹厥者血象於水寒則水凝以氣薄流故爲痹厥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

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逼於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春不病頸項五句竝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正謂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以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正謂以風凉之氣折暑汗也此平人脈法也

法謂平病人之脈法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爲病也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於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風在臟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於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臟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於心凡外而胷脅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胷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於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

臟爲肺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肺凡外而肩背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於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臟爲腎故人之受病當在於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部分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卽頭也夏氣者病在臟外爲胷脅而內爲臟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而四肢亦受病也其病維何春氣所升善病鼽衄蓋內有鼽衄爲病而外有頭與頸項爲病也據下文旣云春不鼽衄又云春不病頸項分明以內外爲分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胷脅以心之脈循胷胠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於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也冬善病痹厥蓋以冬氣者病在

腰股又在四肢故痹病厥病從之而生矣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爲病生氣通天論云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意欲當如運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斯神氣浮散於外矣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春不病溫不特不病鼽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瘧者雖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此皆因時爲病脈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脈法也可不合病脈而觀之哉

張志聰曰此言四時正氣而亦能爲五臟經俞作病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肝蓋人稟五行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故先言風氣之傷五

臟而後言五臟之氣稟於五方五氣而生也俞者經氣所注也首言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臟發病者言天之陽邪始傷陽氣由氣而經由經而臟也此言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者言臟氣實則病氣臟氣虛則病臟故下文反覆申明之所謂氣者言四時五臟之氣而爲病也肝俞在頸項而春病在頭者春氣生升陽氣在上也故病在氣者病在頭病在經者別下項也故下文之有病在氣者有病在經者有病在臟者有病鼽衄之在上者有病洞泄之在內者有病風瘧之在外內出入者分別臟氣經俞之有虛實也夏時陽氣發越在外臟氣內虛故風氣乘虛而內薄秋氣降收不能主持於皮膚肌腠之間故風氣入於俞也四肢爲諸陽之本冬氣內藏陽虛於外故病在四肢也以上論四時五臟之氣以下三故字皆頂上文東風生於春等文而言也善病者言五臟之經俞在外風傷肌腠則易入於經也鼽衄頭面之經證也春氣在頭故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胷脅心之經俞在

胃脘也夏時陽氣在外裏氣虛寒長夏濕土主氣風入於經俞卽內薄而爲洞泄風木乘虛而勝土也脾爲陰中之至陰不能化熱而爲寒中也秋時陽氣內收陰氣外出瘧論云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風入於經卽欲內薄經脈之陰氣外出邪正相持故成風瘧也此言經絡受邪在外則爲鼽衄痹厥在內則爲洞泄寒中在外內之間邪正相搏則爲風瘧四支爲諸陽之本冬時陽氣下藏經氣外虛風入於經故手足痹厥也金匱要略曰但臂不遂者名曰痹厥者手足逆冷也以上論經絡爲病也復申明陽氣者衞外而爲經俞之固也按蹻者按摩導引陽氣之通暢於四支也冬時陽氣伏藏若引導其四出則無以奉春生夏長之氣故鼽衄頭頸之經病矣春病在頭邪熱迫於經則爲鼽衄別出下項則爲頸項之病矣靈樞經曰是主心所生病者胷脅痛是主脾所生病者溏泄是主肺所生病者肩背痛所生者經脉爲病也又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痹者風入於經俞

也此復言陽氣固密者四時無經俞之病也復曰飧泄而汗出者言人能藏養元眞之氣必不使邪傷經脈病在內而爲飧泄亦不使邪傷陽氣病在外而汗出甚言陽氣之不可傷也夫神氣血脈皆生於精故精乃生身之本能藏其精則血氣內固邪不外侵故春不溫病夏不浮長則暑氣伏藏至秋成風瘧陰陽開闔生長收藏此平人之脈法也夫血脈生於陰精此篇論經脈之道故曰精者身之本曰此平人之脈法　朱濟公問曰止言胃脉而無所見之證者何也曰上下三節反覆辨論臟氣經俞之有外內出入故曰有病在頭者有病在臟者有病在肩背胃脇者而皆不言病至於鼽衄洞泄諸證言病在經而在頭者則有鼽衄之證在經而在腹者則爲洞泄寒中然總不重在論病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

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臟腑中陰陽則臟者爲陰腑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王氷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言其初起與其王也臟謂五神臟腑謂六化腑靈樞經曰三焦者上合於手心主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名也正理論曰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爲使者也心爲陽臟位處上焦以陽居陽故謂陽中之陽也肺爲陰臟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謂陽中之陰也腎爲陰臟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中之陰也肝爲陽臟位處中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之陽也脾爲陰臟位處中焦以太

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也以其氣象參合故能

上應於天

馬蒔曰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於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晏而至於日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沈晦乃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以人身之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爲陽在內爲陰以人身之前後分陰陽則在背爲陽在腹爲陰以人身之臟腑分陰陽則在臟爲陰在腑爲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陽陽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於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於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爲施鍼石耳用藥亦然故背爲陽心肺居高上附於

背爲陽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陽肺爲牝藏爲陽中之陰腹爲陰脾肝腎皆居高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於腹故皆爲陰然腎爲牝藏爲陰中之陰肝爲牡藏爲陰中之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知病矣

張志聰曰陰中有陰者陰氣在內也陽中有陽者陽氣在外也此陰陽開闔外內之道也雞鳴至平旦陽氣始生應春升之氣故爲陰中之陽平旦至日中陽氣正隆應夏長之氣故爲陽中之陽日中至黃昏陽氣始衰應秋收之氣故爲陽中之陰合夜至雞鳴陽氣在內應冬藏之氣故爲陰中之陰故曰一日之中亦有四時人之陰陽出入一日之中而亦有四時也故平人之脈法而亦應之下則論經脈之道經脈內連臟腑外絡形身陰陽出入外內循環是以四時之生長收藏以應平人脈法人之形身臟腑以應天之陰陽夫人之始生也負

陽而抱陰是以背爲陽腹爲陰督脉循於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脉循於腹統任一身之陰也夫外爲陽而有腹背之陰陽者陽中有陰陽也內爲陰而有臟腑之陰陽者陰中有陰陽也經脉生於地之五行而上應天之六氣故凡論經脉先配合五臟五行而後論及於六腑冬病在腎腎爲陰中之陰故冬病在陰夏病在心心爲陽中之陽故夏病在陽春病在肝肝爲陰中之陽故春病在陰秋病在肺肺爲陽中之陰故秋病在陽鍼石所以治經脉者也故當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皆視其五臟之經俞所在而施治之雌雄臟腑也輸應交相授受也蓋臟腑之經脉互相連絡表裏外內循環無端與天之晝夜四時出入相應故以應天之陰陽

帝曰五臟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王氷曰精謂精氣也陽升之方以目爲用故開竅於目病發驚駭象木屈伸有搖動也其味酸其類草木性柔脆而曲直也知病之在筋以木之堅柔類筋氣也

馬蒔曰此以下五節言五臟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曰精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五行之氣在人之肝屬木故內入通於肝而外開竅於目正以目爲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於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爲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曰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爲草木也易曰巽爲雞木主巽故其畜雞麥爲五穀之長故肝之爲穀曰麥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爲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爲角蓋以角者木音也其數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在五臭則爲臊蓋氣因木變則爲臊也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張志聰曰帝言人之五臟應天之陰陽四時而五臟亦能收五方之氣色受四時之陰陽乎岐伯曰有天之五方氣色入通於臟以養五臟之精肝之精氣開竅於目而復通乎天氣是天氣通乎人而人氣通乎天也其陰精藏於本臟本神篇曰五臟主藏精者也春氣上升春風在上春病在頭者同氣相感也與別臟之因氣虛而病者不同故曰春氣在頭而不言病夫五音五數應天之氣也皮肉筋骨應地之有形也以天之應而病有形之筋骨者天之陽氣通乎五臟之陰也是以東方文義與下文少有差別者言天地之氣色通乎臟而病五臟之氣其下四方言天地之五味五行五穀五畜以應皮肉脉骨之有形此皆陰陽變換之道

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臟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

王氷曰舌爲心之官當言於舌舌用非竅故云耳

也繆刺論曰手少陰之絡會於耳中病在五藏以夏氣在藏也知病之在脈以火之躁動類於脈氣也

馬蒔曰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於心而外開竅於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爲舌腎在竅爲耳而此又以耳爲心之竅可見心之爲竅不但在舌而又在耳也其精則仍藏之於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爲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火而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屬南方耳黍色赤故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爲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心主血脈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在五音則爲徵以徵者火音也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爲焦故其臭焦心之所收者如此

張志聰曰心屬火受南方之赤色入通於心而養

精於內也邪氣臟腑篇曰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別氣者心主之氣也此篇以心氣開竅於耳腎氣開竅於二陰者謂五臟之氣通於九竅九竅五臟皆通乎天氣也五臟者病五臟之氣也上文曰夏氣者病在臟五臟六腑心爲之主故心氣病而及於五臟之氣也曰故者言天之氣色通於臟行羊畜黍穀以應病亦在氣也心主脉故病在脉地之五味五而爲病之在脉也

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王冰曰脾爲化穀口主迎糧故開竅於口知病之在肉以土之柔厚類肉氣也

馬蒔曰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於脾而外則開竅於口其精則仍藏之於脾耳蓋土精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脉上連於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

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臟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邑黃故其畜牛稷之色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爲鎭星故脾應四時當爲鎭星也鎭星二十八年一周天脾在體爲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爲香故其臭香脾之所收受者如此

張志聰曰靈樞經曰脾者主爲衞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是脾氣之通於舌也宮土音也五音以宮爲主五土之生數也土居五位之中故獨主於生數

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王氷曰知病之在皮毛以金之堅密類皮毛也

馬蒔曰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於肺而外則開竅於鼻肺主氣鼻通氣故開竅於鼻其精則仍藏之於肺耳益金精之氣其神

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胷中懸於背背爲胷中之
腑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
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爲金乾
爲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
精氣上爲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太白星
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
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
爲商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凡氣
受金變則爲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故病在
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
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王氷曰腎藏精陰泄注故開竅於二陰也其類水
性潤下而滲灌水之精氣上爲辰星三百六十五
日一周天知病之在骨以腎主幽暗骨體內藏以
類相同故病居骨也
馬蒔曰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
入通於腎而外開竅於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

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於腎耳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大論曰水性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爲豕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彘豆主黑色故其穀豆本草以豆之黑色者入藥水之精氣上爲辰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

其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爲朽腐之氣故其臭腐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張志聰曰夫臟眞藏於內而五臟之氣發於外見於色是以五方之色入通於臟以養五臟之精而臟氣復外通於九竅其眞精藏於內也下經云谿谷屬骨皆有所起谿乃小分之肉連於筋骨之間是腎主骨而谿乃骨氣所生之分肉也下經云肝生筋心生血脾生肉肺生皮毛腎生骨是筋骨皮肉五臟之所生而爲病也上經云春氣者病在頭

夏氣者病在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是頭臟肩背谿骨乃臟氣之爲病也

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臟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爲得道

王氷曰心合精微則深知通變隨其所能而與之是謂得師資教授之道也靈樞經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論緩節柔筋而心和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痹由是則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故曰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也

馬蒔曰此結上文而言善脈者之必察臟腑也反四時者爲逆順四時者爲從善爲脈者必察臟腑之逆從及陰陽表裏雌雄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於精微之內彼非可教則不輕教此非眞言

則不輕授是謂得正道之傳者矣

張志聰曰此總結經脈之道生於五臟連於六腑外合於五方五行陰陽六氣表裏循環有順有逆善爲脈者藏之心意合於精神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不可以言語相傳故曰非其眞勿授是謂得脈之道者也蓋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故非學道之人勿教非眞誠之人勿傳至眞之言猶藏之金匱而庸人不易得也以上四篇論精神氣血然神氣血脈皆本於天乙之眞精故論神則曰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論氣則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論血脈則曰精者身之本此平人之脈法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

黃帝素問三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上

藝術典第二十三卷

醫部彙考三

黃帝素問三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上

馬蒔曰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陰陽合於人身之陰陽其象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學者當熟翫之

張志聰曰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時五行寒熱氣味合人之臟腑形身清濁氣血表裏上下成象成形

者莫不合乎陰陽之道至於診脈察色治療鍼砭亦皆取法於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王冰曰道謂變化生成之道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是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此之謂也萬物之綱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爲之主持以立故謂萬物之綱紀也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爲之主則此謂也變化之父母異類之用也生殺之本始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因陰氣寒而死故知生殺本始是陰陽之所運爲也府宮府也言所以生殺變化之多端者何哉以神明居其中也下文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亦謂居其中也

馬蒔曰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爲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

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於是矣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爲父母焉萬物得是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爲本爲始焉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

張志聰曰道者陰陽之理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天生於動地生於靜故陰陽爲天地之道總之曰綱周之曰紀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陰可變爲陽陽可化爲陰變化之道由陰陽之所生故謂之父母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神化天之五氣地之五行以生萬物故爲神明之府

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

王冰曰本謂陰陽與萬類生殺變化而與人身同相參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其本積陽爲天積陰爲地言陰陽爲天地之道者亦皆以此陰靜陽躁言應物類運用之標格也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明前天地殺生之殊用也神農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明前萬物滋生之綱紀也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明前之大體也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氣也熱氣在下則穀不化故飧泄寒氣在上則氣不散故膜脹何者以陰靜而陽躁也反謂反覆作謂作務反覆作務則病如是馬蒔曰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爲本凡治病者必求於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爲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於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於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

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爲熱如今傷寒而反爲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爲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脹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爲逆也反是則爲從矣故曰治病必求於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下卽當著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爲在下在上生病口氣緊頂則陽化氣四句不得泛說

張志聰曰本者本於陰陽也人之臟腑氣血表裏上下皆本乎陰陽而外淫之風寒暑濕四時五行亦總屬陰陽之二氣至於治病之氣味用鍼之左右診別脈色引越高下皆不出乎陰陽之理故曰

治病必求於本謂求其病之本於陽邪或本於陰邪也求其病之在陽分陰分氣分血分也審其湯藥之宜用氣之升味之降溫之補苦之洩也此篇論治道當取法乎陰陽故首提曰治病必求於本後節曰治不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則災害並至天地者陰陽之謂也積陽至高而爲天積陰至厚而爲地承上文而言治病者當法天地陰陽之理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動而不息春夏者天之陰陽也故主陽生陰長秋冬者地之陰陽也故

主陽殺陰藏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陰寒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熱陰變爲陽也熱極生寒陽變爲陰也邵子曰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此周易老變而少不變之義故陰陽之理極則變生人之病亦然如熱甚則發寒寒甚則反熱治病之道亦然如久服苦寒之味則反化火矣寒氣下凝故生濁陰熱氣上散故生清陽如清

氣當在於上而反下降故生殖泄濁氣當在於下而反上凝故生膜脹此吾身之陰陽反作氣之逆從而爲病也此論陰陽之體位各有上下

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腑

王冰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爲雨雨從雲以施化故言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言雲出天天地之理且然人身清濁亦如是也氣本乎天者親上氣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

上竅謂耳目鼻口下竅謂前陰後陰腠理謂滲泄之門故清陽可以散發五臟爲包藏之所故濁陰可以走之四支外動故清陽實之六腑內化故濁陰歸之

馬蒔曰此亦卽天地由陰陽以爲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爲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爲天也積陰爲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爲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

上也爲雲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爲雨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爲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卽人身觀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唾氣液之類則出於上竅耳目口鼻之爲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汚穢溺之類則出於下竅前陰後陰之爲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藥物之性有屬陰陽之類據曰發曰走曰實曰歸知其爲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於腠理以腠理主表爲陽也亦有屬濁陰者焉如飲食藥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於五臟以五臟主裏爲陰也凡清陽之物實於四支以四支爲諸陽之本也凡濁陰之物歸於六腑以六腑受化物而不藏也人身之有陰陽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於天地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陰陽之位各有上下而陰陽之氣上下相交然後雲行雨施而化生萬物也天地之陰陽與人之陰陽相合是以一言天地陰陽水火卽言清濁臟腑精形以天人相問而言也人之清陽本乎天而出上竅人之濁陰本乎地而出下竅言人之陰陽猶雲之升雨之降通乎天地之氣也腠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言清陽之氣通會於腠理而陰濁之精血走於五臟五臟主藏精者也四支爲諸陽之本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此言飲食所生之清陽充實於四支而渾濁者歸於六腑也夫脾主四支又曰手太陰獨受其濁蓋濁中之清者由脾之轉輸而充實於四支濁中之濁者歸於六腑也首言清陽之在上次言發於外內之腠理此言充實於四旁蓋陽氣者若天與日位居尊高而運用於六合之外內者也

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

王氷曰水寒而靜故爲陰火熱而躁故爲陽氣惟散布故陽爲之味曰從形故陰爲之形食味故味歸形氣養形故形歸氣精食氣故氣歸精化生精故精歸化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故云食之也精微之液惟血化而成形質之有資氣行營立故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故水爲陰而凡物之成於水者屬陰火爲陽而凡物之成於火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爲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爲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於形正以形體屬陰而味亦爲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於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於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人之精必歸於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於形

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爲精之母故精歸於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爲形之父故形歸於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於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於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此指萬物之氣言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陽爲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張志聰曰水性潤下故爲陰火性炎上故爲陽清陽上升故爲氣濁陰下降故爲味蓋以水火而徵

兆氣味之陰陽也陰爲味陰成形地食人以五味以養此形故味歸形陽化氣諸陽之氣通會於皮膚肌腠之間以生此形故形歸氣陽氣生於陰精故氣歸於精水穀之精氣以化生此精故精歸化水穀之精氣以生此精故精食氣五味入胃以養此形故形食味水穀之精氣以化生此精諸陽之神氣以生養此形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氣味化生此精氣以生養此形也

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王冰曰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精承化養則食氣精若化生則不食氣精血內結鬱爲穢腐攻胃則五味倨然不得入也女人重身精化百日皆傷於味也

馬蒔曰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傷此形耳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

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嘗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於化則既而精必化爲氣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於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相須以有成耳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獨不能傷人之氣乎故曰精化爲氣氣傷於味又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於人之氣則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張志聰曰夫形食味精食氣如飲食之氣味太過則反傷其精形矣精爲元氣之本氣乃精之化也形食味而味歸形味傷形則及於氣矣此節論飲食之陰陽氣味以生精氣之陰陽而養此形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王氷曰味有質故下流於便瀉之竅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火之壯者壯已必衰火之少者少

已則壯氣散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馬蒔曰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由以盛衰也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於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出於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於下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出於上竅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氣亦屬陽故氣出於上竅然氣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氣味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味之厚者爲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惟味之厚者爲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

泄瀉其物於下如大黃氣大寒味極厚爲陰中之陰主於泄瀉是也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之則流通不至於泄瀉也如木通澤瀉爲陰中之陽主於流通是也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陰所以用之則發其汗於上如麻黃爲氣之薄者陽也升也故能發表出汗氣之厚者爲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於發汗也如用附子則大熱之類若是者

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而益壯矣如用參歸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衰也正以壯火能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日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爲能食人之氣也食則必散散則必衰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

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爲能食少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　按此節前三氣字主凡物之氣言後六氣字主人身之氣言

張志聰曰此節論氣味之陰陽升降夫氣爲陽火爲陰合而言之氣卽火也少陽三焦之氣生於命門遊行於外內合於包絡而爲相火然卽少陽初生之氣也歸於上焦而主納歸於中焦而主化納化水穀之精微而生此精以養此形故承上文而

言五味太過則有傷於氣而陰火太過亦有傷於氣矣蓋氣生於精而精之所生由氣之所化形食其味而味之入胃亦由氣化以養此形是氣之不可有傷者也故曰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蓋陽亢則火壯而生氣反衰陽和則火平而氣壯盛矣如火壯於內則食氣盛於內則食火食猶入也言火壯則氣併於火氣盛則火歸於氣氣火之合一也如火壯於外則散氣火平於外則生氣故曰相火爲元氣之賊欲養此精氣形者又當平息其火焉　王子芳曰壯火之氣少火之氣是氣卽火之氣也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　重平聲

王冰曰非惟氣味分正陰陽然辛甘酸苦之中復有陰陽之殊氣爾何者辛散甘緩故發散爲陽酸收苦泄故涌泄爲陰陰勝則不病不勝則病陽勝則

熱陰勝則寒者是則太過而致也重寒則熱重熱則寒者物極則反亦猶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也寒則衛氣不利故傷形熱則營氣內消故傷氣雖陰成形陽化氣一過其節則形氣被傷氣傷則熱結於肉分故痛形傷則寒薄於皮膚故腫先氣證而病形故曰氣傷形先形證而病氣故曰形傷氣

馬蒔曰此申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於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體爲陽凡物之味大體爲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爲陰其氣之涌泄者亦爲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涌泄之品至於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物類而言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於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言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病也

陰主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如今冬感於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爲溫至夏爲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熱也熱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爲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熱者能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爲陽而氣亦屬陽熱則氣散而氣斯病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於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爲腫爲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爲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

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爲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

張志聰曰言氣味固分陰陽而味中復有陰陽之別辛走氣而性散甘乃中央之味而能灌溉四旁故辛甘主發散爲陽也苦主泄下而又炎上作苦酸主收降而又屬春生之木味皆能上涌而下泄故酸苦涌泄爲陰也苦化火酸化木久服酸苦之味則反有木火之熱化矣辛化金甘化土久服辛甘之味則反有陰濕之寒化矣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陽化氣陰成形寒則陰甚故傷形熱則陽盛故傷氣氣無形故痛陰有形故腫也夫形歸氣而氣生形陰陽形氣之相合也故氣傷則傳及於形形傷則病及於氣矣以上論氣味陰陽寒熱偏勝之爲病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

王氷曰風勝則庶物皆搖故爲動熱勝則陽氣內鬱故洪腫暴作甚則榮氣逆於肉理聚爲癰膿之

腫燥勝則津液竭涸故皮膚燥乾寒勝則陰氣結於元府元府閉密陽氣內攻故爲浮濕勝則內攻於脾胃脾胃受濕則水穀不分水穀相和故大腸傳道而注瀉也以濕內盛而瀉故謂之濡瀉

馬蒔曰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傷者卽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澀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浮焉卽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者是也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矣甚則水閉腑腫蓋濡瀉者病之未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水氣泛溢四支而

外則爲腑腫較之濡瀉爲尤甚焉

張志聰曰此以下論天之四時五行人之五臟五氣外感六淫內傷五志亦有陰陽寒熱之爲病也

風性動搖故風勝則動熱氣傷陰故熱勝則腫燥傷津液故燥勝則乾寒氣傷陽故神氣乃浮也濕淫所勝則脾土受傷而爲濡瀉之病矣風熱天之陽氣也寒燥濕天之陰氣也乃四時五行之陰陽偏勝而爲病也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

王冰曰四時之氣土雖寄王原其所主則濕屬中央故云五行以生寒暑燥濕風五氣也五氣謂喜怒悲憂恐然是五氣更傷五臟之和氣矣喜怒之所生皆生於氣故云喜怒傷氣寒暑之所勝皆傷

於形故云寒暑傷形近取舉凡則如斯矣細而言者則熱傷於氣寒傷於形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故暴卒氣上則傷陰暴卒氣下則傷陽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絡則神氣浮越去離形骸矣靈樞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然喜怒不恆寒暑過度天眞之氣何可長久重陰必陰重陽必陽言傷寒傷暑亦如是夫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最爲殺厲之氣中而卽病故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故養生者必愼傷於邪也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飧泄生氣通天論云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暑已甚秋熱復壯兩熱相攻故爲痎瘧秋濕既多冬水復王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冬寒甚則爲嗽

馬蒔曰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夫寒暑燥濕風乃天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

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燥之所以生也冬屬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肝心脾肺腎之五臟以化五臟之氣而喜怒悲憂恐之五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於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於形則寒暑能傷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則動五句是也上文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者蓋彼乃析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言之則形可以兼氣也不惟是也暴怒者猝暴而怒也肝在志爲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并於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猝暴而喜也心

在志爲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爲之緩無所主持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其喜之過者脈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不可過度也蓋時之屬陰者而復感於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作時之屬陽者而復感於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觀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至春當爲溫病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留連至夏當爲飧泄之證夏傷於暑暑汗不出至秋凉風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秋傷於濕濕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爲欬嗽之證故卽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卽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之義可識矣

張志聰曰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暑在地爲燥在地爲土在天爲濕在地爲木在天爲風天有四時五行之生長收藏

而化生陰陽之六氣也此言天之四時五行成象成形者而應乎陰陽也化五氣者化五行之氣也以五氣而生五臟之志也此言人之五臟化生五氣五志有形無形者而應乎陰陽也喜怒由內發故傷陰陽之氣外淫之邪由皮毛而入於肌絡臟腑故寒暑傷形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喜屬陽而怒屬陰也是以卒暴而怒則有傷於陰矣卒暴而喜則有傷於陽矣陰陽之氣厥逆上行則五臟之氣滿於脈而離脫於眞臟之形矣此言寒暑傷在外形身之陰陽喜怒傷於內臟氣之陰陽也若喜怒不恆寒暑過度則表裏陰陽俱損生何可以固久乎此總結上章之意也又言天有四時之寒暑人有五氣之陰陽合而論之在天陰陽之邪又由吾人之陰陽氣化也是以受天之陰邪而必陽受陽邪而必陰秋冬時之陰也寒濕氣之陰也冬傷寒秋傷濕謂之重陰冬傷寒而春必溫秋傷濕而冬欬嗽乃重陰而變陽病也春夏時之陽也風暑氣之陽也春傷風而夏傷暑謂之重陽春傷風

而飧泄夏傷暑而秋病痎瘧乃重陽而變陰病也夫寒邪伏藏春時陽氣外出化寒而爲溫熱也暑氣伏藏秋時陰氣外出化熱而爲陰瘧也此天之陰陽又由吾身之陰陽而變化也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故變爲飧泄之陰病矣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變爲欬嗽之陽證矣此四時之陰陽又由吾身之陰陽而升降也　王子芳曰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五志內傷亦歸重於陰陽之二氣故下文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本神篇曰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是以五行五氣論陰陽可也以寒暑喜怒論陰陽亦可也若膠執文字以論陰陽則固矣此篇論天之四時五行合人之五臟五氣是以有言天節有言人節有分而論者有合而論者故曰者引生氣篇之文以證明之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

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

王冰曰六合謂十二經脉之合也靈樞經曰太陰陽明爲一合少陰太陽爲一合厥陰少陽爲一合手足之脉各三則爲六合也手厥陰則心包絡脉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屬骨者爲骨相連屬處表裏者諸陽經脉皆爲表諸陰經脉皆爲裏

馬蒔曰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經脉等篇脉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有氣穴論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骨空論等篇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有皮部論等篇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如本篇下節所云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爲表裏之謂

樞骨度脉度等篇人有臟腑則列別之如靈樞經水腸胃海論等篇人有經脉則端絡之如靈樞經

張志聰曰帝言人之臟腑形身與天之四時陰陽外內相應惟上古聖人能論理人形與天地參合是以岐伯論天之五方五氣五色五音地之五行五味以應人之五體五臟五竅五志也六合謂十二經脉之合也足太陽與足少陰爲一合足少陽與足陽明與足太陰爲三合手太陽與手少陰爲四合手少陽與手厥陰爲五合手陽明與手太陰爲六合者各從其經正而相通也氣穴者經氣所注之穴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而各有定處各有定名也谿谷者大小之分肉連於骨而生起也分部者皮之分部也皮部中之浮絡分三陰三陽有順有逆各有條理也言天地之四時陰陽盡有經緯紀綱應人形之外內皆有表有裏也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臟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

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

王冰曰陽氣上騰散而爲風風者天之號令風爲教始故生自東方風鼓木榮則風生木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氣之所生凡味之酸者皆先生長於肝肝生筋肝之精氣生養筋也木生火然肝之木氣內養筋已乃生心也主目者目見日明類齊同也元謂天色高遠尚未盛明道謂道化以道而化人則歸從化謂造化庶類時育皆造化者也萬物生五味具皆變化爲母而使生成也智從正化而有故曰道生智元冥之內神處其中故曰元生神夫飛揚鼓圻風之用也然發而周遠無所不通信乎神化而能爾柔輭曲直木之性也在體爲筋束絡連綴而爲力也在臟爲肝其神魂也道經義曰魂居肝魂靜則至道不亂蒼謂薄青色象木色也角謂木音調而直也呼謂叫呼亦謂之嘯握所以牽就目所以司見形色酸可用收斂怒所以禁非雖志爲怒甚則自傷悲則肺金幷於肝木故勝怒也

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肺則悲風勝則筋絡拘急燥爲金氣故勝木風酸傷筋過節也辛金味故勝木酸

馬蒔曰此五節伯詳五臟之通於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屬酸故酸生肝諸筋者皆屬於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肝之竅故肝主目又嘗卽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焉耳其在天也爲元元者冥漠之稱其在人也爲道道者共由之理其在地也爲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元則元工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又嘗卽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風在地五形爲木在人五體爲筋在五藏爲肝在五色爲蒼在五音爲角在五聲爲呼在五變爲握在五竅爲目在五味爲酸在五志爲怒

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木而已然本臟之
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
之也故在志爲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悲爲
能勝怒在天爲風風氣通於肝則傷筋惟西方燥
金爲能勝風在味爲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
辛爲能勝酸此皆金能尅木故制其所勝如此
張志聰曰風乃東方春生之氣故主生風寅卯屬
木春氣之所生也地之五行生陰之五味故木生
酸陰之所生本在五味故酸生肝此言內之五臟

外之筋骨皮肉皆收受四時五行之氣味而相生
故曰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也肝之精氣生筋筋之
精氣生心內之五臟合五行之氣而自相資生也
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故目爲肝所主
又言在天之五方五氣在人之五臟五體在地之
五味五行皆陰陽變化之爲用也陰陽變化之道
其在天爲元元幽遠也元生神神者陰陽不測之
謂是以在天爲六氣而在地爲五行也其在人爲
道道者陰陽五行不易之理也道生智智者五臟

之神志魂魄因思慮而處物是以人之五臟生五
神化五志也其在地爲化物生謂之化化生萬物
而五味之美不可勝極也按天元紀論曰陰陽不
測謂之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
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
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
感而化生萬物矣此陰陽不測之變化是以在天
則爲風爲熱爲濕爲燥爲寒在地則爲木爲火爲
土爲金爲水在體則爲筋爲脉爲肉爲皮毛爲骨
在臟則爲肝爲心爲脾爲肺爲腎在聲則爲呼爲
笑爲歌爲哭爲呻在變動則爲握爲憂爲噦爲欠
爲慄在竅則爲目爲舌爲口爲鼻爲耳在色則爲
蒼黃赤白黑在味則爲酸苦甘辛鹹在音則爲宮
商角徵羽在志則爲喜怒憂思恐此皆陰陽應象
之神化也薄青色東方木色也角爲木音和而長
也在志爲怒故發聲爲呼變動臟氣變動於經俞
也握者拘急之象筋之證也目者肝之官也酸者
木之味也肝者將軍之官故其志在怒用志太過

則反傷其體故怒傷肝悲爲肺志以情勝情也風傷筋是能生我者亦所能害我也燥屬西方之金氣四時五行之氣有相生而有相制也酸傷筋是能養我者亦能傷我也辛爲金味故能勝酸金勝木也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臟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王冰曰陽氣炎燥故生熱鑽燧改火惟熱是生故熱生火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氣之所生故火生苦凡味之苦者皆先生長於心故苦生心心生血者心之精氣生養血也由內養血已乃生脾土心別是非舌以言事故主舌在天爲熱者暄暑熾燠熱之用也在地爲火者炎上翕赫火之性也在體爲脈者通行榮衛而養血也其神心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血氣流通赤象火色徵謂火音和而美也

憂可以成務楊上善云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於秋憂爲正也心主於夏變而生憂也舌所以司辨五味也金匱眞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尋其爲竅則舌義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苦可用燥泄喜所以和樂雖志爲喜甚則自傷恐則腎水幷於心火故勝喜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幷於腎則恐熱勝則喘息促急寒爲水氣故勝火熱苦傷氣以火生也鹹水味故勝火苦林億曰詳此篇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己所勝者也西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己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也

馬蒔曰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心諸血者皆屬於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舌爲心之苗故心主舌此缺在

天爲元六句者緣天地人之大義盡於上節餘四節不必重言也又嘗卽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熱在地五行爲火在人五體爲脈在五臟爲心在五色爲赤在五音爲徵在五聲爲笑在五變爲憂在五竅爲舌在五味爲苦在五志爲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火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爲恐爲能勝喜在天爲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苦苦太過則傷氣惟北方之鹹爲能勝苦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張志聰曰南方主夏令故生熱夫火生熱令以在天之熱而生火正陰陽不測之變化炎上作苦火生苦味也苦心之味也味爲陰臟亦陰故味生臟血乃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故血者神氣也血生脾乃由本臟之所生而生及相生之臟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能知五味故舌乃心之主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人

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人之陰陽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則參天兩地者也先言體而後言臟者人稟天地之生氣自外而內也赤南方之火召徵爲火音和而美也心志喜故發聲爲笑心獨無俞故變動在志心氣并於肺則憂舌者心之官也苦火之味也心中和樂則喜過於喜則心志自傷恐爲腎志水勝火也熱則氣泄故熱傷氣寒勝熱者有亢害則有承制陰陽五行之自然也苦乃火味故亦傷氣鹹爲水味故勝苦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臟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王氷曰陽氣盛薄陰氣固升升薄相合故生濕也易義曰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明濕生於固陰之氣也土濕則固明濕生也楊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而爲濕蒸腐萬物成土也土生甘謂

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甘生脾謂凡味之甘者皆先生長於脾脾生肉脾之精氣生養肉也內養肉已乃生肺金脾受水穀口納五味故主口在天爲濕霧露雲雨濕之用也在地爲土安靜稼穡土之用也在體爲肉覆裹筋骨充其形也在臟爲脾其神意也道經義曰意託脾意寧則志無散越黃象土色宮謂土音大而和也噦謂噦噫胃寒所生楊上善云噦氣忤也口所以司納水穀甘可用寬緩也思所以知遠也雖志爲思甚則自傷怒則不思勝可知矣脾主肉而惡濕故濕勝則肉傷風爲木氣故勝土濕甘傷肉亦過節也酸木味故勝土甘

馬蒔曰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爲雨其濕遂生濕氣熏蒸濁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冲和故土生甘五臟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生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爲脾竅故脾主口又

卽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濕在地五行爲土在人五體爲肉在五臟爲脾在五色爲黃在五音爲宮在五聲爲歌在五變爲噦在五竅爲口在五味爲甘在五志爲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土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爲能勝思在天爲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爲能勝濕在味爲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爲能勝甘此皆木能尅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張志聰曰中央主土而灌溉四旁故生濕濕生土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以氣而生形也土主稼穡作甘地食人以五味甘先入脾故主生脾脾之精氣主生肌肉肉生肺謂五行之相生者以所生之氣而相生也脾氣通於口脾和則能知穀味故脾主口人之形身臟腑由五行五氣而生五氣五行又歸於神化黃中央土色也宮爲土音大而和也脾志思思而得之則發聲爲歌氣逆於肺胃

之間則爲噦胃之上肺之下脾之分也故脾氣變
動則爲噦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故脾竅在口甘
土之味也因志而在變謂之思脾主運用故所志
在思思傷脾者五藏化五氣以生五志用志則傷
氣氣傷則臟傷怒爲肝志故能勝思脾主肉而惡
濕故濕勝則傷肉風乃木氣故勝土濕甘傷肉味
傷形也酸乃木味故勝土之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
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臟
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
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
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發生燥金燥有聲則生金物之
王氷曰天氣急切故生燥金燥有聲則生金物之
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而味之辛者皆先生長於
肺故曰金生辛辛生肺也肺之精氣生養皮毛養
皮毛已乃生腎水肺藏氣鼻通息故主鼻在天爲
燥輕急勁強燥之用也堅勁從革金之性也在體
爲皮毛包藏膚腠扞其邪也在臟爲肺其神魄也

魄在肺魄安則德修壽延白象金色商謂金聲輕而勁也欬所以利咽喉鼻所以司呼吸辛可用散潤憂深慮也雖在志爲憂過則損也喜則心火幷於肺金故勝憂熱從火生能耗津液故傷皮毛寒勝熱陰制陽也辛傷皮毛過而招損苦爲火味故勝金辛

馬蒔曰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臟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燥在地五行爲金在人五體爲皮毛在五臟爲肺在五色爲白在五音爲商在五變爲欬在五竅爲鼻在五味爲辛在五志爲憂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金而已然本臟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臟之所不勝者爲能勝之也故在志爲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爲能勝憂在天爲燥燥之過者

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爲能勝辛此皆火能尅金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張志聰曰西方主秋金之令故其氣生燥燥生金因氣而生形金生辛因形而成味辛生肺因味而生臟肺生皮毛因臟而生形也肺氣主於皮毛因金氣而生腎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故肺主開竅在鼻在天爲氣在地成形此爲燥爲金之有異也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在體爲皮毛在臟爲肺者感天地之形氣而化生也白肺金之色也商西方之音輕而勁也肺志在悲故發聲爲哭臟氣變動則及於喉而爲欬鼻者肺之竅辛者金之味也精氣并於肺則憂過則損也喜則氣散故能勝憂鬱秋令燥熱反傷皮毛嚴肅之令復則炎爍之氣消故寒勝熱氣主皮毛辛散氣故傷皮毛火味勝金故苦勝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臟爲腎

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王冰曰陰氣凝冽故生寒寒氣盛凝變爲水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凡味之鹹者皆生長于腎故曰水生鹹鹹生腎腎之精氣生養骨髓養骨髓已乃生肝木腎屬北方位居幽暗聲入故主耳在天爲寒凝清慘冽寒之用也在地爲水清潔潤下水之用也在體爲骨端直貞幹以立身也在臟爲腎其神志也腎藏志志營則骨髓滿實黑象水色羽謂水音沈而深也呻吟聲也慄謂戰慄甚寒大恐而悉有之耳所以司聽五音鹹可用柔耎恐所以懼惡恐而不已則內感於腎故傷腎也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明感腎也思深慮遠則見事源故勝恐寒則血凝傷可知也燥從熱生故勝寒也食鹹而渴則傷血甘土味故勝水鹹

馬蒔曰北方主冬冬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

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木生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嘗卽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寒在地五行爲水在人五體爲骨在五藏爲腎在五色爲黑在五音爲羽在五聲爲呻在五變爲慄在五竅爲耳在五味爲鹹在五志爲恐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水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

在志爲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思爲能勝恐在天爲寒寒之過者則傷血唯燥從熱生者爲能勝寒在味爲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五味之甘爲能勝鹹此皆土能尅水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張志聰曰北方主水故生寒也寒生水者形生氣而氣生形也水味鹹故鹹生于水而味之鹹者主生養腎腎之精氣生長骨髓腎之精髓復生肝木言五藏之相生由天之五氣地之五味之所生也腎氣通於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故腎氣所主在

耳五方生五氣五氣生五行五行生五味五味生
五體五臟者言人本天地之形氣而生成也其在
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臟爲腎者言天地
人之成象成形皆本於陰陽不測之變化也爲黑
爲羽者色聲有陰陽也呻者伸也腎氣在下故聲
欲太息而伸出之慄戰慄貌寒水之氣變也腎開
竅於耳鹹水之味也腎藏志而爲作强之官故慮
事而時懷惕厲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思慮深則處
事精詳故勝恐寒甚則血凝泣故傷血燥主秋熱

之令故能勝寒鹹走血過食鹹則傷血矣甘爲土
味故能勝鹹　王子芳問曰熱傷氣在腎則曰寒傷
氣而傷本體也在心則曰熱傷氣在腎則曰寒傷
血者何也曰氣爲陽血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心主
火而爲熱腎主水而爲寒是以熱傷氣而寒傷血
者同氣相感也下文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水
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心腎爲水火陰陽之主宰故
所論雖與別臟不同而亦是本氣自傷之意也
莫子晉問曰五方註釋曷多不同曰陰陽之道變

化無窮是以五方之經文亦少有差別愚故引經註經各盡其義學者引而伸之總不外乎陰陽之大道也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王冰曰觀其覆載而萬物之上下可見矣夫陰主血陽主氣陰主女陽主男故曰陰陽者血氣之男女陰陽間氣左右循環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使觀水火之氣則陰陽徵兆可知矣萬物之能始謂能爲變化生成之元始也陰靜故爲陽之鎮守陽動故爲陰之役使

馬蒔曰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曰承之上下者每歲司天爲天在泉爲地而爲萬物之上下也萬物生於陽成於陰而自人言之血爲陰氣爲陽故男爲陽而不專

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爲陰而不專有血且有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卽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萬物可類推矣言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自人身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衞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氣靈樞營衞生會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又曰清者爲營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於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爲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衞氣靈樞營衞生會篇所謂衞氣出於下焦又曰濁者爲衞是也然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曰陽在外所以爲陰之使也其升降之妙無非天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其符合者如此

張志聰曰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天地位而萬物化

生於其間也陰陽之道其在人則爲男爲女在體則爲氣爲血在天地六合東南爲左西北爲右陰陽二氣於上下四旁晝夜環轉而人之陰陽亦同天地之氣晝夜循環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水火有形故爲陰陽之徵兆乾知大始坤以簡能而生萬物故曰萬物之能始也陰靜於內陽動於外陰陽動靜而萬物化生上文論天地陰陽之氣運用於上下四旁此復言陰陽之氣又有外內之所主也在天地則天包乎地之外其在人則陽爲陰之衛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

黃帝素問四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下

藝術典第二十四卷

醫部彙考四

黃帝素問四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下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爲去聲俛同俯乾音干冤烏員切能音耐數音朔）

王冰曰陽勝故能冬熱盛故不能夏厥謂厥逆陰勝故能夏寒甚故不能冬

馬蒔曰夫人身之陰陽有同於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法天地之陰陽也蓋營衛和平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平故身俛仰腠理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寃至腹滿而死蓋熱極成脹也冬則寒盛夏則熱盛今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陰勝則身冷而腠理開開則冷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而腹滿死蓋寒極亦能成脹也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今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耐冬也

張志聰曰此帝欲明天地陰陽之氣而爲調治之法也陽勝乃火熱用事故身熱熱在表則腠理閉熱在裏則喘麤陰勝在腹則爲之俯陽勝在背則爲之仰陽勝於周身則汗不出而熱也腎主精液齒乾精液竭矣心主血液煩寃血液枯矣腹滿中

焦之生氣絕矣此陽熱偏勝之死證然能苟延於冬而不能幸免於夏蓋言人之陰陽又配合天地四時之陰陽而爲生死也陰勝則陽虛故汗出陰寒在表則身常清在裏則數慄而寒也四支爲諸陽之本表裏俱寒則四支厥冷四支厥冷則腹虛滿矣乃陰寒偏勝之死證得夏月之陽熱尚可救其陰寒此陰陽之變能爲形身作病也　高士宗曰按以下岐伯所答如陽勝則身熱陰勝則身寒乃陰陽偏勝之爲害也如能知七損八益是能調養吾身中之陰陽損益而不能爲邪所傷也如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强乃法象天地四方之盛虛也如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臟乃取法天地以養人也如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是天地之氣而應象於人如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是人之氣而應象於天地也如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是取法陰陽之道而爲用鍼之法如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是取法陰陽

之理而爲診視之法也知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是審別陰陽而爲救治之法也此篇論天地陰陽五方五行之氣以應人之形身臟腑至於診治調養亦皆取法乎陰陽故曰陰陽應象大論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强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强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惔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王冰曰調謂順天癸性而治身之血氣精氣也用謂房色女子以七七爲天癸之終丈夫以八八爲天癸之極然知八可益知七可損則各隨氣分修養天眞終其天年以度百歲內耗故陰減中乾故

氣力始衰靈樞經曰人年四十腠理始疎榮華稍落髮斑白由此節言之亦起居衰於欲也五十衰之漸六十則衰之甚矣知謂知七損八益全形保性之道同謂同於好欲異謂異其老壯之名智者察同欲之間而能性道愚者察形容別異方乃效之自性則道益有餘方效則治生不足何也先行故有餘後學故不足也夫保性全形蓋由知道之所致故曰道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此之謂也聖人不爲無益以害有益不爲害性而順性故壽命長遠與天地終庚桑楚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損之此全性之道

馬蒔曰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卽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爲天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爲天癸之始惟於七者損之八者益之卽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於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

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高則體以漸而病故曰能早知七損八益之法則身體自强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强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方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强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陽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爲之事則爲之恬惔之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於其中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人之治身也固不至於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張志聰曰女子以七爲紀男子以八爲紀七損八益者言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然陽氣生於陰精知陰精之不足而無使其虧損則二者可調不知陰陽相生之道而用此調養之法則年未半百而早衰矣男子以八爲期故四十而居半陰氣腎氣精氣也陰氣漸虛則起居倦矣經曰腎虛肝虛

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又曰液脫者骨肉屈伸不利年五十而精液血液皆虛是以體重而不輕便也精氣虛而不能井於上則耳目不聰明矣人年六十已逾七八之期天癸竭腎氣大衰而陰事痿矣九竅爲水注之氣精水竭而精氣衰則九竅爲之不利也精竭於下水泛於上而涕泣俱出矣解精微論曰精神去目涕泣出苟知七損八益而能固守其精則陰陽俱盛而筋骨壯强不知陰陽所生之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至半百而衰老矣同出而名異者謂神氣生於陰精故同出於天乙之眞而有精氣神三者之異名耳智者省察其陰陽同出於天眞不妄作勞則陽完而陰亦內固矣精神內守則陰盛而氣亦外强知陰陽之交相生固則精氣常爲有餘愚者止知名之有異如煩勞則陽氣外張而不知精亦內絕如逆之傷腎則春陽之氣亦無所資生不知陽爲陰之固陰爲陽之根而精氣恆不足矣若有餘則陽氣充而耳目聰明精血足而身體强健精神完固能却老而全

形壯者益充滿而平治也雖然治世之聖人與逸世之眞人至人不同壽僅可以百數然亦有修身之道壽命無窮與天地終始行所無事則外不勞形內無思想恬惔虛無則精神內守眞氣從之其知道者亦歸於眞人　王子芳曰調此二者重在七損故曰陰氣自半曰體重曰陰痿夫起居動作爲陽耳目九竅爲陽曰起居衰矣曰耳目不聰明九竅不利自陰虛而衰及於陽也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王氷曰在上故法天在下故法地夫陰陽之應天地猶水之在器也器圓則水圓器曲則水曲人之

血氣亦如是故隨不足則邪氣留居之

馬蒔曰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爲上體也凡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者何也亦以頭象乎天而已蓋天位乎上其形體東南雖滿而西北不足故西北方陰也左耳目屬東南爲陽右耳目屬西北爲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也人以手足爲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强者何也亦以身象乎地而已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滿故東南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爲陰左手足屬東南爲陽今地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强也然此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氣上升而并於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故天足東南左耳目宜聰明也地不滿東南左手足宜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於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盛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耳目宜不聰明也地

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之頭在下之手足者俱感於邪其在上者則右耳目之病甚以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者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東南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者爲尤甚耳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惟其陰陽精氣運行故能生長收藏化生萬物其在人亦當配天地以養頭足勿使邪氣居之天不足西北者陽中之陰不足也故西北方陰也而人之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爲陽而右爲陰陰不足也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右爲陰而左爲陽陽不足於下也天有精地有形東方陽也其精氣上升而并於上并於上則上盛而下虛故使人之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其精氣下降而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人之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此以天地之左右而言也以人之形

身論之其在上則右虛在下則左虛是天地陰陽之所不能全而人身亦有左右之不足也上文言天地左右之上下此言人身上下之左右　王子芳曰上篇論陽氣生於陰精此復言天有精而精氣上下交并是陰精又生於天也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臟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里當作理　嗌音益

王氷曰陽爲天降精氣以施化陰爲地布和氣以成形五行爲生育之井里八風爲變化之綱紀八紀謂八節之紀五里謂五行化育之里陽天化氣陰地成形五里運行八風鼓坼收藏生長無替時

宜夫如是故能爲萬物變化之父母也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者何以有是清濁之升降也清陽上天濁陰歸地然其動靜誰所主司蓋由神明之綱紀爾上文曰神明之府此之謂也生長收藏終而復始神明之運乃能如是頭員故配天足方故象地人事更易五臟遞遷故從而養也肺居高故天氣通嗌次下故地氣通風生木故通肝雷象火之有聲故通心谷空虛脾受納故通谷腎主水故通雨氣六經流注不息故通川腸胃受納故通海也

靈樞經曰胃爲水穀之海是也清明者象水之內明流注者象水之流注以人事配象則近指天地以爲陰陽汗泄於皮腠者是陽氣之發泄爾然其取類於天地之間則雲騰雨降而相似也故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氣發散疾風飛揚故以應之暴氣鼓擊雷霆震驚故以象之逆氣陵上陽氣亦然故象陽背天之紀違地之理則大紀反作五氣更傷眞氣既傷則災害之至可知矣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

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爲天其氣至精在下爲地地其體成形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爲萬物之父母其清陽則上於天其濁陰則歸於地地陰陽升降卽天地之動靜也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爲之綱紀卽首章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故能以生長收藏乎萬物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惟賢人者以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臟在人身之中也乃中傍人事而修之以養五臟通三才以善養其身非賢人不能也然人所同於天地者不寧惟是人之五臟上通於喉嚨其氣至清吾人之聲音從此而發靈樞憂恚無言篇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俗云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於五臟凡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爲之開闔若飲食入於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以爲之遮閉唯肺爲五臟之華蓋而上大之氣至清者也乃於吾肺而相通焉人之六腑上通

於咽喉咽喉者卽嗌也吾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憂恚無言篇少師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嗌此喉在後通於六腑唯咽喉爲水穀之道路而地氣至濁者也乃於此嗌而相通焉足厥陰肝經屬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臟爲肝此天之風氣所以通於肝也雷爲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爲笑亦主有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於心也谷至空虛脾能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雨爲水腎亦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於腎也手有三陽三陰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脈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爲川也胃爲倉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汙小腸爲受盛之官大腸爲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爲海也頭有七陽竅下有二陰竅人身止有此九竅耳有此九竅又以天地之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

陰陽爲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卽陽之汗也陽氣者衛氣也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人有暴戾之氣鼓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正蒙曰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人有逆氣其氣必上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之一身通於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

張志聰曰天有所生之精地有所成之形天有八方之綱紀地有五行之道理其精氣交通於九州八方之外故能爲萬物生長之父母又非止於上下之交并而已然天地之體位雖有東西南北之不足而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化生萬物神明者生五氣化五行者也惟賢人上配天以養耳目之聰明下象地以養腰以下之不足節五味適五志以養五臟之太和雖有賊邪

而勿能居之矣此篇曰聖人曰賢人謂惟聖賢能法則天地逆從陰陽恬惔虛無精神內守可使益壽無有終極之時而皆歸於眞人也夫肺臟屬乎乾金位居至高而主周身之氣故與天氣相通此復言非唯頭之上竅通乎天從腰以下以象地而五臟六腑九竅六經皆與天地之氣相通惟賢人能法天之紀用地之理以治身故災害不能及也嗌乃胃腑之門主受濕濁之氣以入胃故與地氣相通太陰陽明篇曰喉主天氣嗌主地氣風生木木生肝外內之氣相通也雷火之發聲也心爲火臟氣相感名故與心相通脾爲土臟而主司轉運谷氣山谷之通氣也故與脾氣相通腎爲水臟雨氣寒水之氣也故通腎六經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也外內環轉如川流之不息故爲川腸胃受盛水穀如海之無所不容又胃爲水穀之海而外合海水腸爲受盛之官故皆爲海精氣通上竅濁水出下竅故曰九竅爲水注之氣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以天地之道通吾身之陰陽汗出於陰液由陽

氣之宣發故曰陽加於陰謂之汗雨乃地之陰濕亦由天氣之所化施故可方人之汗風出於地之隧谷陽氣發於裏陰以疾風名之者言陽氣之行身有道無少逆滯者也氣暴如雷火之發氣逆如陽熱之勝此復言陽氣之如風行於上下四旁無暴無逆也是故人之陰陽通乎天地者也夫天有八紀地有五理苟爲治而不取法天地之陰陽則災害至矣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

王冰曰至謂至於身形治皮毛止於萌也治肌膚救其已生治筋脈攻其已病治六腑治其已甚治五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然初成者獲愈固久者伐形故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其四時之氣八正之風皆天邪也金匱眞言論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臟邪氣發病故天之邪

氣感則害人五臟熱傷胃及膀胱寒傷腸及膽氣
故感則害於六腑濕氣勝則榮衛之氣不行故感
則害於皮肉筋脈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
天地之邪各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
至於人身也猶之風雨之速卽上古天眞論之虛
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也其至由皮毛
而入肌膚入筋脈入六腑入五臟其行甚速也善
治者方其入皮毛時卽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
從肌膚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筋脈而治之又其
次者則從六腑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臟而治
之但治五臟者邪已入深猝難爲力誠半死而半
生也上文言天氣通於肺肺爲五臟之華蓋言肺
則五臟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凡風
寒暑濕燥火皆是也上文言地氣通於嗌由嗌而
入乃六腑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蓋水
穀雖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
人也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

氣臟腑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夫邪之傷人也不同其行爲至速者無異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張志聰曰天之邪氣始傷皮毛由皮毛而至肌肉筋脈由筋脈而入於臟腑故如風雨之驟至而易入於內也獨言風者風爲百病之長而能開發皮膝夫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天之陽邪始傷皮毛

氣分故善治者助陽氣以宣散其邪不使內入於陰也邪在皮毛而不去則入於肌膚矣肌膚尚屬外之氣分亦可使邪從外解故其治之次也邪在肌膚而不去則入於經絡矣經脈內連臟腑外絡形身善治者知邪入於經即從經而外解不使內干臟腑此爲治之法又其次也治六腑者金匱要略曰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邪入於經而勿治則入於裏矣故止可從腑而解治五臟者五臟之脈屬臟絡腑六腑之脈屬腑絡臟臟腑

經氣連絡相通邪入於內而又不從腑解則干及於臟矣邪在五臟經氣之間尚可救治而生如干臟則死矣故曰半死半生也夫皮膚氣分爲陽經絡血分爲陰外爲陽內爲陰腑爲陽臟爲陰邪在陽分爲易治邪在陰分爲難治此論爲治之道當取法乎陰陽也天之邪氣由形表而入於裏陰故感則害人五臟水穀入胃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感則害人六腑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夫臟爲陰腑爲陽筋脉血分爲陰皮肉氣分爲陽天地之邪有陰有陽水穀之氣有熱有寒而病人之形身臟腑亦有陰陽之別也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

王冰曰凡此皆深明用鍼之法也

馬蒔曰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臟腑則在外爲表在內爲裏在表爲陽在裏

爲陰善用鍼者知陽病必行於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於陽知陰病必行於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於陰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臟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此乃指背腹爲陰陽特一端耳然鍼法之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不止於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脈盛爲陽經病則瀉陽補陰氣口脈盛爲陰經病則瀉陰補陽補瀉施而陰陽和亦從陰引陽從陽引陰法也凡人身經絡左與右同

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如繆刺論以邪之入於經者爲巨刺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者爲繆刺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繆刺者與經脈異處也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於危殆矣

張志聰曰此言用鍼者當取法乎陰陽也夫陰陽

氣血外內左右交相貫通故善用鍼者從陰而引陽分之邪從陽而引陰分之氣病在左者取之右病在右者取之左以我之神得彼之情以表之證知裏之病觀邪正虛實之理而補瀉之見病之微萌而得其過之所在以此法用之而不至於危殆矣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王冰曰別於陽者則知病處別於陰者則知死生之期清濁謂察色之青赤黃白黑部分謂臟腑之位可占候處聽音聲謂聽聲之宮商角徵羽視喘息謂候呼吸之長短也權也者所以察中外衡也者所以定高卑規也者所以表柔虛矩也者所以明強盛故善診之用必備見焉所主者謂應四時之氣所主生病之在高下中外也浮脈者浮於手下也沈脈者按之乃得也滑脈者往來易濇脈者

往來難故審尺寸觀浮沈而知病之所生以治之也有過無過皆以診之則所主治無誤失也

馬蒔曰此言善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必察其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脉以脉者血之府也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復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如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

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皆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如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

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
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
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
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
腎聲呻音應羽沈而深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
病在腎也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
如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
圓也夏應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
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

如權之重也按其尺寸觀脈之浮沈滑濇而知病
脈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如平人氣象論言欲知寸
口太過與不及以診諸病靈樞論疾診尺篇可以
診尺知病之類然此乃有病之人也及無病者而
皆診以知之則不至於有所失矣
張志聰曰夫色爲陽血爲陰然色有陰陽而脈有
陰陽故善診者察色按脈當先審別其陰陽也夫
色有清明有濁暗五色之見於面也各有部分審
清濁則知病之從來知部分則知病之所在金匱

要略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心中上氣者欬息
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
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
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
治又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
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
頭中病平脉篇曰病人欠者無病也脉之而呻者
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者裏痛也裏實護腹如懷
卵物者心痛也此以望聞而知其病之所苦也觀

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者觀四時所應之脉而知
病之所主為何臟也按尺寸而知病所生以治者
寸主在上為陽尺主在下為陰浮為在表為陽沈
為在裏為陰滑主氣為陽濇主血為陰審脉之上
下表裏氣血而知病之生於陰生於陽而以法治
之也夫診有五過診無差誤則治之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
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王氷曰可刺以輕微也若病盛取之毀傷眞氣故

其盛者必可待衰夫輕者發揚則邪去重者節減而去之或因病氣衰攻令邪去則眞氣堅固血色

彰明

馬蒔曰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方知病之始起也其邪未盛可卽刺之而病自已其邪盛者可待其勢之旣衰以刺之而病亦已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卽已所謂因其病勢之輕而發揚之耳如下文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及其盛而必待其衰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也至於末後則病勢旣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中末三治之法所謂初則發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是也

治病者可不知哉然本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張志聰曰此以下言治病者亦當取法乎陰陽也夫鍼石所以治外者也病之始起尚在於外故可刺而已其病盛者勿去其鍼待其衰而後已言始起在外在陽盛則在裏在陰也病之始起則輕而淺久則重而深故因其輕而發揚之因其重而少

減之因其病勢少衰而彰逐之蓋病之盛者不可急逆經曰微者逆之盛者從之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王冰曰氣謂衛氣味謂五臟之味也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衛氣溫則形分足矣上古天眞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瀉由此則精不足者補五臟之味也

馬蒔曰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也而茲曰溫之以氣上文曰氣歸精精食氣則精不足者當補之以氣也而茲曰補之以味正以上文又曰味傷於形則傷於味者亦能傷形也而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毋專用味焉可也所謂獨陰不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於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

味毋專用氣焉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必兼以陰味之藥王註以氣爲衛氣者非蓋溫之以氣以衛氣爲解則補之以味豈人身亦有味乎然氣爲陽故曰溫味爲陰故曰補神聖之立身有法也如是

張志聰曰形謂形體肌肉精謂五臟之陰精夫形歸氣氣生形形溫熱氣勝者主補陽氣故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五臟主藏精者也五味入口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故五味以補五臟之精靈樞經曰諸部脈小者血氣皆少其陰陽形氣俱不足勿以鍼而當調以甘和之藥可也是不足者不可妄用其鍼當溫補其氣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壅引之

王冰曰越謂越揚也引謂泄引也內謂腹內邪謂

風邪之氣風中於表則汗而發之皮在外故汗發泄其氣候疾利者則按而收斂之實則散瀉者陽實則發散陰實則宣瀉也陰曰柔陽曰剛所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者也鄉謂本經之氣位決謂決破其血聖讀爲導導引則氣行條暢也

馬蒔曰此舉治病之法也聖當作掣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吐之使上越也病之在下者引而竭之謂疏之使下竭也如濕在下宜利小便之義中滿者瀉之於內謂蓄積有餘腹中脹滿當從而瀉之也如靈樞脹論論五臟六腑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但今之醫工不敢言瀉而病人恐瀉致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噫與其瀉遲而死孰若瀉早而愈故靈樞疾瀉之旨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漬也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慓悍者謂邪氣慓悍疾利既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

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當散而瀉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而此爲痞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爲柔爲剛難經十難以五臟之邪相干爲剛以六腑之邪相干爲柔蓋陽經爲腑邪始感故爲柔陰經爲臟邪入深故爲剛然陽病必行於陰故陽病治陰則從陰以引於陰陰病必行於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於陰而陰病可去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氣少血多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其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其氣虛者宜掣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於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張志聰曰人有三部在上爲陽在下爲陰病在胷膈之上者因其上而發越之其在胷腹之下者因其下而引去之其在中者宜從內而瀉洩之此言病之有上下陰陽而治之有法也漬浸也古者用湯液浸漬取汗以去其邪此言有邪之在表也邪在皮毛取汗而發散之氣之悍利者宜按摩而收

引陽實者宜散之陰實者宜瀉之此言病之有表
裏陰陽而治之亦有法也陰陽者天之道也剛柔
者地之道也參合天地之氣者人之道也如感天
之陽邪則當治人之陰氣陰氣盛而陽熱之邪自
解矣如感天之陰邪則當治人之陽氣陽氣盛而
陰寒之邪自散矣此邪正陰陽之各有對待而善
治者之有法也如邪在氣分則當守其陰血而勿
使邪入於陰如邪在血分則當守其陽氣而勿使
陰邪傷陽定其血分氣分之邪而各守其部署蓋
陽邪傷氣陰邪傷血氣血內守則邪不敢妄侵此
即上文對待之意也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實
者邪氣實而虛者正氣虛也血實者決之使行氣
虛者掣之使升蓋陽氣發原於下也上節言各守
其陰陽氣血使邪之不敢妄傳此復言邪在血分
而血實者宜行血以驅邪邪在氣分而氣虛者宜
提掣陽氣以助正此又邪正對待之一法也按此
篇論天地人之陰陽相應而鍼石診治亦皆法乎
陰陽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

男女也蓋陰陽之在人爲男爲女在身爲氣爲血故末結其氣血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

黃帝素問五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陰陽別論篇第七

藝術典第二十五卷

醫部彙考五

黃帝素問五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馬蒔曰陰陽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篇此與靈樞根結篇相爲表裏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

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三數字俱上聲）

王冰曰人以四時五行運于內故應天其要一謂離合也陰陽雖不可勝數然其要妙以離合推步悉可知之

馬蒔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爲陽地爲陰而一歲之中日象陽月象陰月有大小積至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而人亦應之今人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亦當與天地之陰陽相應而茲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爲至賾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之可千推之則可萬至千萬之大有不可勝數然數之不可勝數者離也析而言之也其爲要數之萬而千百而十者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爲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也哉

張志聰曰按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皆出于地之陰出則爲陽合則歸陰與天地定位日月呈象之

陰陽不同故帝設此問而名曰陰陽離合論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上者爲陽曰大小月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下者爲陰手之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與日月論文義相同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不可勝數然其要道歸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莫子晉曰天地定位日月運行寒暑往來陰陽出入總歸于太極

一炁之所生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尋之正陰爲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塞入聲未數字上聲）

王氷曰處陰之中故曰陰處形未動出是則爲陰以陰居陰故曰陰中之陰形動出者是則爲陽以陽居陰故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萬物方生陰爲主持羣形乃立春夏爲陽故生長秋冬爲陰故收

藏若失其常道則春不生夏不長秋不收冬不藏
夫如是則四時之氣閉塞陰陽之氣無所運行矣
天地陰陽雖不可勝數在于人形之用者則數可
知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
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天覆乎上而其
氣下降地載于下而其氣上升則萬物在其中者
于是乎生長收藏也方其未出地者地之下爲陰
處于陰之中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
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爲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
離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而萬物以生
陰爲主持而羣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
未始失其常也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
爲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
則數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
者乎
張志聰曰天覆地載萬物方生言有天地然後萬
物生焉然天地之化育萬物由四時之陰陽出入

而能生長收藏爲萬物之終始未出地者命曰陰
處言處于陰中而爲陰中之陰則出地者爲陽其
名曰陰中之陽言從陰中所出而爲陽也向明處
曰正寧我也言在地之氣乃陰中之陰故陰爲之
主以我所主之氣而向明處欲出者爲陽故曰陽
寧之正也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乃室之向
明處也後曰太衝乃陰爲之主也是以三陽皆根
起于陰生長收藏者地之陰陽也春夏秋冬者天
之陰陽也此復言地氣之出入又因天氣之四時

而爲之生長收藏此天地陰陽離合之常理失常
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夫天有陰陽地有陰
陽三陰三陽之氣雖出于地而又當與天之陰陽
相交天地之陰陽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千可萬
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不可勝數也如人之身半
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手之十指爲陽足之十
二經脈爲陰背爲陽腹爲陰左爲陽右爲陰外爲
陽內爲陰腑爲陽臟爲陰與三陰三陽相應也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

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厥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

王冰曰南方丙丁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大明嚮明治物故聖人南面而立易曰相見乎離蓋謂此也然在人身中則心臟在南故謂前曰廣明衝脈在北故謂後曰太衝然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此正明兩脈相合而爲表裏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者腎臟爲陰膀胱腑爲陽陰氣在下陽氣在上此爲一合之經氣也靈樞經曰足少陰之脈者腎脈也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又曰足太陽之脈者膀胱脈也循京骨至小指外側由此故少陰之上名太陽也至陰穴名在足小指外側命門者藏精光照之

所則兩目也太陽之脈起于目而下至于足故根于指端結于目也又曰命門者目也以太陽居少陰之地故曰陰中之陽夫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分身之旨則中身之上屬于廣明廣明之下屬太陰又心廣明臟下則太陰脾臟也胃爲陽明脈行在脾脈之前脾爲太陰脾行于胃脈之外又曰足太陰之脈者脾脈也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脛骨之後足陽明之脈者胃脈也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故太陰之前名陽明也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端以陽明居太陰之前故曰陰中之陽膽少陽脈行肝脈之分外肝厥陰脈行膽脈之位內又曰足厥陰之脈者肝脈也起于足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足少陽之脈者膽脈也循足跗上出小指次指之端故厥陰之表名少陽也厥陰穴名在足小指次指之端以少陽居厥陰之表故曰陰中之少陽離謂別離應用合謂配合于陰別離則正位乎三陽配合則表

裏而爲臟腑矣開闔樞者言三陽之氣多少不等動用殊也夫開者所以司動靜之基闔者所以執禁固之權樞者所以主動轉之微由斯殊氣之用故此三變之也若三經之至搏擊于手而無輕重之異則止可謂一陽之氣無復有三陽差降之爲用也

馬蒔曰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三陽經分之而爲各經合之而爲表裏其離合何如伯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衆人形體亦猶是耳在前者名曰廣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廣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也人之形體以心胷爲前爲南以腰腎爲後爲北衝脈在後名曰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太衝骨空論云衝脈者起于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衝脈也按上古天眞論亦稱曰太衝蓋尊之之辭非足厥陰肝經之太衝穴也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

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太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結于命門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卽所謂睛明穴也故太陽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少陰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胃脈行腹中任脈之旁計在三行而脾脈行在胃脈之旁計在四行則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可推也不惟經脈爲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旁其前後亦猶是也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太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明起于厲兌結于頞大頞大者鉗耳也鉗耳者頭維穴也夫然則足之陽明與足太陰相爲表裏也可知矣厥陰者肝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者膽也少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爲足厥陰經之陽經

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少陽根于竅陰結于窻籠
窻籠者耳中也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
合也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
也爲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爲陽之中
其義曰闔少陽者一陽也爲陽之裏其義曰樞非
樞則無所立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
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
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主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
方爲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
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脈之皆爲陽也所謂三
陽之離合者如此
張志聰曰離則爲三陰三陽合則爲一陰一陽南
面者人君聽治之位故曰聖人然人皆面南而背
北左東而右西以聖人而推及于萬民也南面爲
陽故曰廣明背北爲陰故曰太衝太衝乃陰血之
原位處下焦上循背裏是以三陰以太衝爲主太
衝所起之地爲足少陰之處少陰與太陽合陽出
于陰故在陰之上太陽經脈之根起于至陰靈樞

根結篇曰太陽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結于
額大額大者鉗耳也少陽結于窻籠窻籠者耳中
也太陰結于太倉少陰結于廉泉厥陰結于玉英
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陽出于
陰從下而上故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先以前面爲
陽此復以中身而上爲陽太陰主中土而爲陰中
之至陰故位居廣明之下太陽與陽明合並主中
土故位居太陰之前厥陰兌乃足陽明經脈之所起
太陽之氣在上故曰少陰之上兩陽合明曰陽明

在二陽之間而居中土故曰太陰之前厥陰處陰
之極陰極于裏則生表出之陽故曰厥陰之表蓋
以前爲陽上爲陽表爲陽也曰上曰前曰表者言
三陽之氣也曰至陰厥兌竅陰者言三陽之經脈
也手足十二經脈主三陰三陽之氣在經脈則分
爲三陰三陽在氣相搏命曰一陰一陽耳竅陰乃
少陽主初生之氣故名陰中之少陽三陽之氣皆
出于陰故曰陰中之陽而止論足之三經也陰陽
之氣分而爲三陰三陽故有開闔樞也太陽者巨

陽也爲盛陽之氣故主開陽明合于二陽之間故主闔少陽乃初出之氣故主樞開闔者如戶之扉樞者扉之轉柱也舍樞不能開闔舍開闔不能轉樞是以三經者不得相失也開主外出闔主內入樞主外內之間若搏于中而勿浮則合而爲一陽矣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于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于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

王氷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言三陽爲外運之離合三陰爲內用之離合也衝脈在脾之下故言其衝在下靈樞經曰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皆起于腎下上行者過于胞中由此衝脈之上太陰位也隱白穴名在足大指端以太陰居陰故曰陰中之

陰少陰者臟位及經脈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臟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又曰足太陰之脈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骭骨後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腨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涌泉穴名在足心下踡指宛宛中厥陰亦臟位及經脈之次也少陰腎也厥陰肝也腎臟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又曰足少陰脈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廉足厥陰脈循足跗上廉去內

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腨內由此故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大敦穴名在足大指之端三毛之中也兩陰相合故曰陰之絕陽盡也陰氣至此而盡故名曰陰之絕陰開闔樞者亦氣之不等也林億曰開折則倉廩無所輸隔洞者取之太陰闔折則氣施而善悲悲者取之厥陰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沈言殊見也陽浮亦然若經氣應至無沈浮之異則悉可謂一陰之氣非復有三陰差降之殊用也

馬蒔曰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爲陽經則在內者爲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爲陰經其衝脈則在下而居衝脈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太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大指內側之隱白結於太倉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太陰也夫然則太陰爲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爲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之涌泉結於廉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少陰也夫然則少陰爲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厥陰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大指端之大敦穴結於玉英玉英卽任脈經玉堂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所謂厥陰者盡也夫然則厥陰爲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外其義爲開厥陰者一陰也爲陰之盡其義爲闔少陰者二陰也爲陰

之中其義爲樞非樞則無所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於手脈宜主沈然勿至太沈彼此相似方爲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脈之皆爲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張志聰曰陽氣出而主外陰氣升而主內陰陽二氣皆出於下陰氣出而在內是以中爲陰其所出之太衝在下而衝之上名曰太陰衝脈爲十二經脈之原故三陰三陽皆以太衝爲主太陰根起于隱白故爲陰中之至陰中爲陰故曰後曰前言陰氣出於下而並處於裏之中也少陰乃一陰初生之氣故爲陰中之少陰少陰主水厥陰主水生之木故在少陰之前大敦足厥陰肝經所出之井穴陰在下故論足之三陰也十一月一陽初生厥陰主十月爲陽之盡故曰陰之絕陽兩陰交盡名曰厥陰故爲陰之絕陰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盛故主開厥陰爲兩陰之交盡故主闔少陰爲一陰之

初生故主樞陰氣從下而出在內之中搏聚而勿沈命爲一陰也陽氣主浮故曰勿浮陰氣主沈故曰勿沈蓋三陽之氣開闔於形身之外內三陰之氣開闔於內之前後故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

陰陽鍾鍾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鍾作衝）

王氷曰鍾鍾言氣之往來也積謂積脈之動也傳謂陰陽之氣流傳也夫脈氣往來動而不止積其所動氣血循環應水下二刻而一周於身故曰積傳爲一周也然榮衛之氣因息游布周流形表拒捍虛邪中外主司互相成立故言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鍾鍾往來始自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太陽小腸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陰心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肝積傳至于水下二刻爲一周身水下百刻爲五十周于身其脈氣則行于裏其形體則表于外

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張志聰曰陰氣積于內陽氣傳于外日出而陽氣始生日中而陽氣隆日晡而陽氣衰日入而陽氣內歸于陰一晝夜而爲之一周陰氣開闔于裏陽氣出入于形表而爲陰陽離合之相成也

陰陽別論篇第七

馬蒔曰此言陰經陽經及陰脈陽脈皆當知所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

王氷曰經謂經脈從謂順從春脈弦夏脈洪秋脈浮冬脈沈謂四時之經脈也從謂天氣順行十二辰之分故應十二月也十二月謂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之月也十二

脈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之脈也以氣數相應故參合之

馬蒔曰此卽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肝心肺腎爲四經而不言脾者寄旺于四經之中也十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伯言四經應春夏秋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應十二月者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膽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則合四經而兼之脾與胃也

張志聰曰四經者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四時之經脈以應四時之氣也十二從者手足三陰三陽之氣從手太陰順行至足厥陰也應十二月者手太陰應正月寅手陽明應二月卯足陽明應三月辰足太陰應四月巳手少陰應五月午手太陽應六月未足膀胱應七月申足少陰應八月

酉手厥陰應九月戌手少陽應十月亥足少陽應十一月子足厥陰應十二月丑十二脈者六腑六臟之經脈也三陰三陽之氣以應歲之十二月十二月復應有形之十二脈也此篇論分別陰陽以知死生故曰陰陽別論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眞臟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

王氷曰五陽謂五臟之陽氣也五臟應時各形一脈一脈之內包總五臟之陽五五相乘故二十五陽也五臟爲陰故曰陰者眞臟也見者謂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夫如是脈見者皆爲臟敗神

去故必死也胃脘之陽謂人迎之氣也察其氣脈動靜大小與脈口應否也胃爲水穀之海故候其氣而知病處人迎在結喉兩旁脈動應手其脈之動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臟右大常以候腑夫陽者衛外而爲固然外邪所中別於陽則知病處陰者藏神而內守若考眞正成敗別於陰則知病者死生之期頭爲人迎手爲氣口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者名曰平人此所謂一也氣口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在結喉兩旁一寸五分皆可以候臟腑之氣誠能識氣定期故知病忌審明成敗故知死生之期謹量氣候精熟陰陽病忌之準可知生死之疑自決正行無惑何用衆謀議也

馬蒔曰此言合經分陰陽乃診脈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脈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爲表裏也如靈樞經脈篇診肺脈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診大腸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診肺脈之虛

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診大腸之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之類凡陽經有五正以一腑之中包藏五腑之脈故五五有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臟之中包藏五臟之脈亦五五有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五臟之眞脈也眞臟來現其臟已敗敗者必至於死也所謂陽經者乃胃脘之陽也蓋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雖有五五二十五陽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脈之見耳必主吉者爲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人惟分別陽經有病者則知其生病之處分別陰經有病者則知其生死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腑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臟者誠半死半生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二致即如手之三陽自足走頭手之三陰自胷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處抑亦知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眞可以知生死之期謹熟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爲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

張志聰曰十二經脈乃臟腑陰陽配合故知陽者可以知陰知陰者可以知陽能知陰陽可別死生夫胃脘之陽資養五臟五臟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此以胃氣臟眞而分別其陰陽也五臟爲陰臟者藏也神藏而不外見者也如無陽和之胃氣而眞臟之脈見見則臟氣爲敗敗必死也所謂二十五陽者乃胃脘所生之陽氣也胃脘者中焦之分主化水穀之精氣以資養五臟者也夫四時之脈春弦夏洪秋浮冬沈長夏和緩五臟之脈肝弦心洪脾緩肺濇腎沈如春時之肝脈微弦而長心脈微弦而洪脾脈微弦而緩肺脈微弦而濇腎脈微弦而沈夏時之肝脈微洪而弦心脈微洪而大脾脈微洪而緩肺脈微洪而濇腎脈微洪而沈四時五臟皆得微和之胃氣故爲二十五陽也能別陽和之胃氣則一有不和便可知病處能別眞臟之陰脈則知肝脈至者期十八日死心脈至者九日死也此論眞臟爲陰胃氣爲陽與上下文論經脈之陰陽不同也三陽在頭三陰在

手此復論十二經脉之陰陽也手足三陽之脉手走頭而頭走足故曰三陽在頭手足三陰之脉足走腹而腹走手故曰三陰在手也十二經脉雖有手足陰陽之分然皆一以貫通手太陰肺脉交於手陽明大腸大腸交足陽明胃胃交足太陰脾脾交手少陰心心交手太陽小腸小腸交足太陽膀胱膀胱交足少陰腎腎交手厥陰心包絡包絡交手少陽三焦三焦交足少陽膽膽交足厥陰肝肝復交於手太陰肺故所謂一也能別於陽之脉證者知一陽二陽三陽之發病及陽結之爲病也至於三陽搏鼓三日死二陽俱搏十日死別於陽者知所病之證及死忌時也別於陰之脉者知一陰二陰三陰之發病及肝之心心之肺以至於陰搏之死證此論別手足三陰三陽之脉證也所謂陰陽者胃脘之陽眞臟之陰手足之三陽手足之三陰也言審別陰陽之脉謹熟之於心應之於手無與衆相謀論也此總結上文之意

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

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數音朔之中也

王冰曰凡此言脈動之中也凡馬蒔曰此言脈體分陰陽亦診脈者所當知也凡脈有去來故卽去至而陰陽分脈有動靜故卽動靜而陰陽分脈有遲速故卽遲速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藏腑表裏衆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脈陽脈也

張志聰曰此審別十二經脈之陰陽也夫藏爲陰腑爲陽手足之陰陽乃六藏六腑之經脈故當以脈之來去動靜遲數而分別其陰陽

凡持眞脈之臟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王冰曰眞脈之臟脈者謂眞臟之脈也十八日金木成數之餘也九日者水火生成數之餘也十二日者金火生成數之餘也七日者水土生數之餘也四日者木生數之餘也故平人氣象論曰肝見

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以此如是者皆至所期不勝而死也何者以不勝尅賊之氣也

馬蒔曰上文言陰者眞臟也見則爲敗敗必死矣又言別於陰陽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臟眞脈見者而決其死期也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蓋以五行之相尅爲期至所不勝而死也今凡眞臟脈來見者肝脈至於懸絕肝屬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於庚辛日爲十共十八又至庚辛日爲十共十八日當死心脈至於懸絕心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爲八今曰九日者亦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脈至於懸絕肺屬金自庚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爲丙丁又至丙丁日爲十八日當死今曰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脈至於懸絕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己日爲七日當死脾脈至於懸絕脾屬土自戊己日而數之至甲乙爲八日今曰四日除戊己日至甲日也

當死

張志聰曰此審別眞臟胃脘之陰陽也懸絕者眞臟孤懸將絕無胃氣之陽和也急者肝死脉來急益勁如張弓弦也六節臟象論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此氣之數也木生於地故死於九九之數肺主天氣絕於六六之期水火本於先天故死於生成之數脾土寄於四季故絕於四日之周五臟死期總合大衍之數　按王氏皆以天地生成之數論之馬氏論天干之五行相尅其間多有不合夫臟腑具五行之氣各有陰陽剛柔不同不必執一而論是以以下陰陽相搏亦止少陰太陽死於天地生成之數餘皆不合也此節論眞臟脉見之死期與後節陰陽相搏之死期又少有異同也

王氷曰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賁同奔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

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是則味不化而精氣少也奇病論曰胞胎者繫於腎又評熱病論曰月事不來者胞脉閉胞脉者屬於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則其義也又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由此則在女子爲不月在男子爲少精不治言其深久者也胃病深久傳入於脾故爲風熱以消削大腸甚則傳入於肺爲喘息而上賁然腸胃脾肺兼及於心三臟二腑互相尅薄故死不治

馬蒔曰上文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故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之病言之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爲倉廩之官主納水穀而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

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焉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脉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脉化而爲血以奉生身今血既不化月事何由而下由是則血枯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爾消爍矣故謂之風消也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貢痰嗽靡寧矣此乃肺積之息貢乃喘息而貢若是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爲五臟之原胃爲六腑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死不治也王注謂腸胃爲病心脾受之何以知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爲女子不月脾味不化爲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於脾而男子無關於心乎況此節專爲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

張志聰曰此審別三陰三陽之發病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夫人之精血由胃腑水穀之所資生

脾主爲胃行其精液者也二陽病則中焦之汁竭無以奉心神而化赤則血虛矣水穀之精脾無轉輸於五臟則腎無所藏而精虛矣男子無精有不得爲隱曲之事在女子無血則月事不得以時下矣此病本於二陽而發於心脾也精血兩虛則熱盛而生風風熱交熾則津液愈消竭矣火熱爍金而傳爲喘急息肩者死不治蓋胃乃津液之生原肺乃津液之化原也按陰陽離合論止論足之三陰三陽此章亦先論足經至末章曰三陰俱搏三陽俱搏是兼手經而言故曰俱也

陽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痛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腨音善痛音淵

王氷曰三陽謂太陽小腸及膀胱之脈也小腸之脈起於手循臂繞肩膊上頭膀胱之脈從頭別下背貫臀入膕中循腨故在上爲病則發寒熱在下爲病則爲癰腫腨痛及爲痿厥痛痠疼也痿無力也厥足冷卽氣逆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也然陽氣下墜陰脈上爭上爭則

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內作頹疝

馬蒔曰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在上有邪爲病則發寒熱在下有邪爲病則爲癰腫及爲痿爲厥爲腨痹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內作頹疝

張志聰曰三陽者太陽之爲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邪之中人始於皮毛邪正相搏發爲寒熱之病矣太陽主開病則開闔不得邪氣從之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太陽爲諸陽主氣而主筋筋傷則爲痿氣傷則爲厥也腨腸股也此皆太陽筋脉之爲病也太陽之氣主表而經脉發原於下是以始病寒熱之在上在表而漸爲癰腫痿厥頹疝之在內在下也太陽之經氣生於膀胱膀胱主藏津液氣化則出太陽之氣病熱於表傳入於裏則水津枯索而澤竭矣頹疝小腹控卵腫痛所謂膀胱疝也蓋

始病標而及本始病氣而及經與筋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

玉冰曰一陽謂少陽膽及三焦之脉也膽氣乘胃故善泄三焦內病故少氣陽上熏肺故善欬何也心火內應也膈氣乘心心熱故陽氣內掣三焦內結中熱故膈塞不便

馬蒔曰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一陽爲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肺肺故善欬肝木來侮土故善泄木盛則火衰心氣不足故其傳也其心必掣不能自寧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如靈樞上膈篇所謂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主爲膈

張志聰曰一陽者少陽之氣病也少陽主初生之氣病則生氣少矣足少陽相火主氣氣少則火壯矣火爍金故善欬木火之邪賊傷中土故善泄也飲食入胃濁氣歸心脾胃受傷而爲泄故心虛而掣痛矣靈樞經云脾脉微急爲膈中又曰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此皆少陽之木邪干土亦

始病氣而後及經與腑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

王冰曰一陰謂厥陰心主及肝之脉也心主之脉起於胷中出屬心經云膺背肩胛間痛又在氣爲噫故背痛善噫心氣不足則腎氣乘之肝主驚駭故驚駭善欠夫肝氣爲風腎氣陵逆既風又厥故名曰風厥

馬蒔曰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也金匱眞言論謂肝經爲病發驚駭

靈樞經脈篇謂胃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病胃自頭以行於足肝自足走腹皆無與於背者而此曰背痛意者陰病必行於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脈解篇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脈篇言胃脈爲病有數欠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爲欠今曰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併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於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

生耳

張志聰曰二陽一陰者陽明厥陰之爲病也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足陽明之脈病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背爲陽厥陰主春陽肝木故引背痛也邪氣客於胃厥逆從上下散復出於胃故爲噫也欠者氣引而上也胃是動病善伸數欠此厥陰風木爲病干及胃土故名風厥逆之爲病也風木爲病干及胃土故名風厥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王冰曰二陰謂少陰心腎之脈也腎膽同逆三焦不行氣稽於上故心滿下虛上盛故氣泄出也

馬蒔曰此舉二陰一陽之病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滿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膽爲怒者是也

張志聰曰二陰一陽者少陰少陽也少陽之氣生於腎藏水中經云腎氣實則脹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此腎氣與生陽並逆故善脹心腎之氣不能相交故心滿善氣也善氣者太息也心系急

則氣道約故太息以伸出之此三焦氣也夫一陽之氣病故伸引於三焦

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

王冰曰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爲痿易弱無力也

易謂變易常用而痿弱偏枯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膀胱之脈自頭背下行於足而脾脈主於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爲偏枯及爲痿易與四支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爲痿也

張志聰曰三陽三陰者太陽太陰之爲病也偏枯者半身不遂痿易者委棄而不能如常之動作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而主筋陽氣虛則爲偏枯陽虛而不能養筋則爲痿脾屬四支故不舉也此水腑爲病而逆乘脾土也

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王冰曰何以知陰陽之病脈耶一陽鼓動脈見鉤也何以然一陽謂三焦心脈之腑然一陽鼓動脈見鉤者

則鉤脈當之鉤脈則心脈也此言正見者也一陰厥陰肝木氣也毛肺金脉也金來鼓木其脉則毛金氣內乘木陽尚勝急而內見脉則爲弦也若陽氣至而急脉名曰弦屬肝陽氣至而或如斷絕脈名曰石屬腎陰陽之氣相過無能勝負則脉如水溜也

馬蒔曰此舉五臟之脉體言之也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脉即來盛去衰者曰鉤乃微鉤也心之脉也一陰者微陰也指下鼓動一陰而脉

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微毛也肺之脉也鼓動陽脉而其勢勝急不至於太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脉也陰陽二脉相過無能勝負正平和之脉其名曰溜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脉也此曰陰陽以脉體言就其浮沈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

張志聰曰此論四經之脉以應四時也一陽之氣初升故其脉如弦之端直以應春生之氣也一陰之氣初升故其脉如毛之輕柔以應秋陰之氣也

陽氣正盛故其脉來盛去悠如鉤之急以應夏熱之氣也至者爲陽陽氣伏藏故脉雖鼓至而斷絕以應冬藏之氣也澁滑也陰陽相遇其脉則滑長夏之時陽氣微下陰氣微上陰陽相過故脉滑也此言人有四經以應四時之氣也按張註鉤當作弦弦當作鉤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

王冰曰若金鼓不已陽氣大勝兩氣相持內爭外擾則流汗不止手足反寒甚則陽氣內燔流汗不藏則熱攻於肺故起則熏肺使人喘鳴也陰謂五神臟也言五臟之所以能生而全天眞和氣者以各得自從其和性而安靜爾苟乖所適則爲他氣序乘百端之病由斯而起奉生之道可不愼哉剛謂陽也言陽氣內蒸外爲流汗灼而不已則陽勝故陽盛則不能久存而日散陽已破敗陰不獨存故陽氣破散陰氣亦消亡此乃爭勝招敗矣血淖者宜謹和其氣常使流通

若不能深思寡欲使氣戾違陽爲重陽內燔臟腑則死雖欲待生其能久乎

馬蒔曰此言營衛二氣貴於和不貴於偏勝而和則陰陽之氣生偏則陰陽之氣滅所以經氣從是而絕也陰氣者營氣也陰在內爲陽之守陽氣者衛氣也陽在外爲陰之使苟陰氣偏勝而爭於內或陽氣偏勝而擾於外則偏勝者爲剛而不能柔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泄未能閉藏燥極熱生熱極寒生四支厥逆而起起則熏肺肺因氣迫喘鳴交作蓋肺爲五臟之華蓋而肺經若此餘經之病至矣殊不知陰之所生和則曰和不和所以爲爭爲擾而爲剛也是故剛與剛則陽氣不能勝陰而從是破散或陰氣不能勝陽而從是消亡所謂剛與剛者氣與血俱淖之謂也淖則剛柔不和諸經之氣以漸而絕矣此節陰陽言營衛二氣也

張志聰曰內爲陰外爲陽臟爲陰腑爲陽承上文而言人之經氣陰陽相貫外內循環如陰不得陽

氣以和之則陰爭於內矣陽不得陰氣以和之則陽擾於外矣汗者血之液也魄汗肺之汗也夫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皮毛汗出而精血仍藏於陰如魄汗未藏是奪汗而傷其精血矣臟眞高於肺主行營衛陰陽肺臟之陰液外洩則四臟之陰並逆而起起則上熏於肺而使人喘急喉鳴蓋五臟主藏精者也精化而爲血血化而爲汗百脈雖朝於肺而五臟相通移皆有次四逆而起則失其次序旋轉之機矣此言陰和於陽而陰液不宜外洩者也夫外脈爲陽腑脈爲陽然皆本於五臟五行而生故曰陰之所生也陰之所生陽脈與所本之陰脈相和而始名曰和蓋陽亡之正陰爲之主既有所出當有所入是故剛與剛則陽散而陰亡矣此言陽和於陰而後謂之和也剛與剛是陽不與陰和矣陽不歸陰則陽氣破散陽氣外散而孤陰亦內亡矣淖和也陰與陰和而剛柔不和則陰無所生之陽矣孤陰不生則經氣乃絕經氣已絕不過三日四日而死也此言柔與柔

而生氣絕也　高士宗曰陰爭於內陽擾於外言陰陽之氣不和則爲陽結陰結之病若夫剛與剛是陽傳於陽陰傳於陰乃陰陽相絕之死候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辟音闢）

王氷曰死陰不過三日而死者火乘金也生陽不過四日而死者木乘火也肝之心母來親子故曰生陽匪惟以木生火亦自陽氣主生爾陰主刑殺心之肺火復乘金金得火亡故云死肺之腎亦母子也以俱爲陰氣故曰重陰土併水升故云辟陰

馬蒔曰此言臟病相傳者有生死之分也本經屬陰而以俱我之謂凡死陰之屬其病不過三日而死本經屬陽而以生我者來生之謂凡生陽之屬其病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如肝之心謂之生陽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

之死陰火來尅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日深矣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侮陰謂之辟陰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之義也故謂之曰死不治也

張志聰曰五臟相尅而傳謂之死陰相生而傳謂之生陽如肝之心心之脾脾之肺肺之腎皆謂之生陽如心之肺肺之肝之類皆謂之死陰也以陽臟相生而傳故不過四日之偶數而死以陰臟相尅而傳故不過三日之奇數而死也夫肝脈傳肺肺傳大腸大腸傳胃胃傳脾脾傳心心傳小腸小腸傳膀胱膀胱傳腎腎傳心包絡包絡傳三焦三焦傳膽膽傳肝一臟一腑一雌一雄陰陽相間循環無端如肝之心心之肺肺之腎腎之脾此皆經氣絕而死不治者也肺之腎亦生陽之屬因肺腎爲牝臟以陰傳陰故名重陰辟偏僻也以水臟而反傳所不勝之脾土故謂之辟陰此皆不治之死候也　莫子晉曰三日者不過天地之生數四日

者不能盡五行之數終

結陽者腫四支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腸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

王氷曰結陽者腫四支以四支爲諸陽之本結陰者便血一升陰主血也二盛謂之再結三盛謂之三結陰陽結斜所謂失法也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三陽結謂小腸膀胱胱熱結也小腸結熱則血脈燥膀胱胱熱則津液涸故腸塞而不便瀉三陰結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爲水一陰謂心主之脈一陽謂三焦之脈也三焦心主脈並絡喉氣熱內結故爲喉痹

馬蒔曰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爲腫爲便血爲石水爲消爲腸爲水爲喉痹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疏暢也非結脈之結若是結脈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診之王註以二盛爲再結三盛爲三結

則盛脈非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爲腑主表陽經結者四支必腫蓋四支爲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爲臟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心必瘀積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爲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卽陰盛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爲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聲蓋積聚之類也二陽者足陽明胃也胃

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卽消謂之曰消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爲表裏者爲受盛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腸熱結則血脈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illegible]塞而不便至眞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腸腸不[illegible]者是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爲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支脾爲邪結則不能勝水氣而水氣汎溢周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

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之脈也二脈並絡於喉氣熱內結故爲喉痹

張志聰曰此言陰陽之氣不和自結而爲病也四支爲諸陽之本氣歸形氣結故形腫也此概三陽而言也陰氣結於內而不得流行則血亦留聚而下洩矣一陰結便血一升二陰並結便血二升三陰俱結便血三升此聚三陰而言也辨脈篇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名曰陽結也其脈沈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蓋欲審別陰陽之氣結者當以脈之去至動靜浮沈遲數以分陰陽以證之腫四支知三陽並結便血三升知三陰並結也以證之消知結在二陽之法治之證之腸知結在三陽當以三陽之法治之可也結斜者偏結於陰陽之間也夫外爲陽內爲陰胃爲陽腎爲陰此結於形身之內藏腑之外胃腎空廓之間而爲腫也石水腎水也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此多偏於腎藏故爲多陰少陽

而少腹腫也二陽陽明胃氣也消消渴也蓋陽明氣結則水穀之津液不生以致消渴而爲病也按靈樞以五臟之脈微爲消癉蓋水穀之津液不資則五臟之精氣俱微弱矣三陽太陽也太陽爲諸陽主氣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從內膈而出於胷脇從胷脇氣結則膈氣不通內膈之前當胃脘賁門之處膈氣逆則飲食亦膈塞而不下矣三陰太陰脾土也脾爲轉運之官脾氣結則入胃之水液不行而爲水逆矣一陰一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風木主氣而得少陽之火化風火氣結則金氣受傷是以喉痛而爲痺也痺者痛也閉也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澼死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

王冰曰陰謂尺中也搏謂搏觸於手也尺脈搏結與寸口殊別陽氣挺然則爲有娠之兆何者陰中有別陽也澼陰也然胃氣不當腸開勿禁陰中不廩是眞氣竭絕故死陽在下陰在上陽氣上搏陰

能固之則蒸而爲汗陰脉不足陽脉盛搏則內崩而血流下也

馬蒔曰此舉尺寸之脉而爲有子爲腸澼爲有汗爲崩諸證也陰搏者尺爲陰其脉搏擊於手也陽別者寸爲陽言尺脉搏擊於指而與寸脉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脉卽脉訣之所謂尺脉不止眞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澼者脾氣不化澼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於死也尺寸俱虛者爲死蓋沈小緩而無神也陽加於陰者亦指尺寸而言耳夫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脉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脉旣虛陰血已損寸脉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夫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爲熟路則本宮血乏其十二經之血皆從茲而滲漏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於心故此證實關於心腎兩經宜有陰虛陽搏之脉痿論云悲哀太甚

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惟李東垣試效錄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不先服領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張志聰曰此以下論脈也陰搏者尺脈滑利而搏擊應手也陽別者與寸口之陽似乎別出而不相貫此當主有妊蓋有諸內而是以尺脈滑利如珠也陰陽指尺寸而言腸澼澼積下利也夫榮衛氣血皆由水穀之所資生胃爲受納之腑腸爲傳導之官陰陽兩虛而又失其所生之本故無望其生機矣此言陰陽由腸胃水穀之所生也汗乃陰液由陽氣之宣發而後能充身澤毛若動數之陽脈加於尺部是謂之汗當知汗乃陽氣之加於陰液而脈亦陽脈之加於陰部也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虛陽盛則迫血妄行也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俱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

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王冰曰二十日者脾肺成數之餘也搏謂伏鼓異於常候陰氣盛極故夜半死十三日者心腎之成數也陰氣未極故死在夕時十日者肝心生成之數也三日者陽氣速急也五日者兼陰氣也隱曲謂便瀉十日者腸胃之正數也
馬蒔曰此舉各經之脈異於常者而決其死期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二脈搏擊於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二十日夜半死二十日者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其成數計十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成數計九據二經成數之餘當死於二十日而夜半死者陰病死於陰也二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二脈搏擊於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十三日夕時死十三日者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其成數計七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其成數計六七六十三故也日夕時者少陰之時候也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二脈搏擊於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

十日死十日者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肝取生數而心則成數共十日也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二脈搏擊於手而鼓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在三日三日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計三日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四經之脈俱搏擊於手異於常候心腹膹滿至於發盡而不得隱曲大小便爲之不利也計其死期當在五日五日者土中央之候病經多而死期速也二陽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二脈搏擊於手異於常候其病熱溫當死不治不過十日死十日者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止九日而十則九日之餘也

張志聰曰三陰者太陰也俱搏者脾肺二部俱搏擊應手而無陽和之氣也二者偶之始十者陰之終夜半者陰盡而一陽初生之時太陰者至陰也以至陰之氣而絕無生陽故死於陰極之數也二陰者少陰也俱搏者心腎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少

陰主水火陰陽之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十三日者成數之終也夕時者日之終也以水火之陰臟故死於成數而終於日終也一陰者厥陰也俱搏者肝與心主二部俱搏擊應手也十日者陰之終也三陽者太陽也鼓動也之氣而死於陰數之終也三陽者太陽之脈俱搏擊而且鼓動陽俱搏且鼓者手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並主水極而絕無陰之和也太陽與少陰爲表裏並主水火之氣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水火之陽臟故死於天地之生數也蓋天爲陽地爲陰天主生地主成故太陽死於生數而少陰死於成數也三陰三陽者五行之氣也陰陽二氣俱搏擊而不和故盡五行之數終而死也心滿陽搏於上也不得隱曲陰搏於下也腹居身半之中陰陽相交者也腹發盡者陽盡發於上陰盡發於下而無陰陽中見之和也此言上下陰陽之病下文言寒熱陰陽之病二陽者陽明也俱搏者手足陽明俱搏擊也病溫者病寒熱也夫人之陰陽由陽明水穀之所資生

二陽俱搏則絕其陰陽所生之原矣陰不得陽則病寒陽不得陰則病熱陰陽俱絕不治之死證也九乃陽之終十乃陰之盡不過十日者死於陰陽之交盡也上節言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陰陽二氣不能一以貫通而自相搏擊其爲病死也若此此言胃脘之陽以生養陰陽五臟二陽俱搏則陰陽並絕其病死也如此故末獨表出其病證焉　董帷園曰陰結陽結者論陰陽之氣結剛與剛者言腑脈傳腑臟脈傳臟也陰搏陽搏者言

十二經脈之陰陽不和也　按張註心腹滿發盡當作心滿腹發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

黃帝素問六 靈蘭祕典論篇第八　六節臟象論篇第九

藝術典第二十六卷

醫部彙考六

黃帝素問六

靈蘭祕典論篇第八

馬蒔曰末有藏靈蘭之室等語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臟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相使並去聲樂入聲道導同伎音技

王氷曰心者任治于物故爲君主之官清靜棲靈故曰神明出焉若肺之位居高非君故官爲相傅主行榮衛故治節由之肝則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膽則剛正果決故官爲中正直而不疑故決斷出焉膻中者在胷中兩乳間爲氣之海然心主爲君以敷宣教令膻中主氣以分布陰陽氣和志適則喜樂由生陰陽分布故官爲臣使脾胃則包容五穀是爲倉廩之官榮養四旁故云五味出焉傳道謂傳不潔之道變化謂變化物之形故大腸爲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承

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强于作用故曰作强造化形容故云伎巧在女則當其伎巧在男則正曰作强三焦引導陰陽開通閉塞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膀胱位當孤府故謂州都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閟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若十二官之職失則災害至故不得相失主謂君主心之官也夫主賢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民不獲罪于枉濫矣故主明則天下安也夫心內明則銓善惡銓善惡則察安危察安危則身不夭傷于非道矣故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至于危殆矣然施之于養生歿世不殆施之于君主天下獲安以其爲天下主則國祚昌盛矣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夫心不明則邪正一邪正一則損益不分損益不分則動之凶咎陷身于羸瘠矣故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也夫主不明則委于左右委于左右則權勢妄行權勢妄行則吏不得奉法吏不得

奉法則人民失所而皆受枉曲矣且人爲邦本本固邦寧本不獲安國將何有宗廟之立安有不至于傾危乎故曰戒之戒之者言當深懼也

馬蒔曰此言十二臟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于心也十二臟者不分臟腑而皆謂之臟也據下文所答內以心爲一臟而未及心包絡一臟蓋以心爲主而統之也其膻中爲一臟以膻中爲氣之海乃宗氣所積故亦得以臟稱也帝問諸臟相使之貴賤者卽諸臟而較其輕重耳伯言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臟六腑之大主也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神明從此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脈會于太淵死生決于太陰故肺爲相傅之官佐君行令凡爲治之節度從是而出焉刺禁論以父母比心肺乃曰膈肓之上中有父母而此則以君相比心肺其尊同矣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爲將軍之官而謀慮所出猶運籌于帷幄之中也膽爲肝之腑謀慮貴于得中故爲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勝于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穴主行脈氣

于諸經而分布陰陽爲君主之臣使樂趨君令喜樂出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而所受之五味從是出焉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傳導而凡物之變化者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五臟在人惟腎爲能作强而男女搆精人物化生伎巧從是而出王註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强在女則當其伎巧是也血氣形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言三焦與心包絡爲表裏也居

于右腎之中謂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言膀胱與腎爲表裏也居于左腎之中又靈樞本臟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故三焦在下部之右爲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在下部之左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是三焦膀胱者必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閼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使彼此相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唯心爲君主君主不病則百體自寧猶人主明則下

民自安也以人身而言用此法以養生心泰而體寧必有壽而終身不殆以人主而言用此法以治世君明而下安必大昌而天下盛治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張志聰曰六藏藏神六腑藏物六藏六腑皆謂之藏故云十二藏也相使者六藏六腑相爲傳使也受清者貴受濁者賤五藏之中惟足太陰獨受其濁故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上章論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陰陽相間而傳然所本于六藏六腑故帝復問藏腑之相使貴賤而伯稱其詳悉焉心者位居南面靈應萬機故爲君主之官清靜虛靈而主藏神故神明出焉肺者位高近君猶之宰輔主行榮衛陰陽故治節由之肝氣急而志怒故爲將軍之官主春生之氣潛發未萌故謀慮出焉膽秉剛果之氣故爲中正之官有膽量則有果斷故決斷出焉膻中者心主之宮城心主包絡位居膻中而

代君行令故爲臣使之官心志喜心主代君宣布故喜樂出焉脾胃運納五穀故爲倉廩之官五味入胃脾爲轉輸以養五臟氣故五味出焉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傳道濟泌別汁變化糟粕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胃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腎藏志志立則强于作用能作用于內則伎巧施于外矣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三焦主氣氣化則水行故爲決瀆之官也膀胱爲水腑乃水液都會之處故爲州都之官水穀入胃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爲津液之所藏氣化則水液運行而下出矣凡此十二官者經脈相通剛柔相應失則災害至矣夫五臟六腑心爲之主君主神明則十二官各安其職以此養生則壽終身而不致危殆蓋心正則身修也以此而及于治國平天下未有不大昌者矣心者離也離也者明也心爲一身之主即我之神明心主不明則十二官皆不安矣心主包絡爲

臣使之官代君行令而主脈脈者血脈也血者神氣也神明昏亂則血脈凝泣而使道閉塞矣血氣者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脈不通而形乃大傷矣故以此養生則殃折不壽在治天下則其宗大危正心明德之道豈不重可戒哉此言心爲一身之主主明卽可以養生推而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如心不明卽此身亦不可保矣　王子芳曰血者神氣也心藏神心主脈故十二臟腑經脈皆以心爲主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于毫釐毫釐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瞿音據

王冰曰孰知其原言孰知至道之用也小之則微妙而細無不通大之則廣遠而變化無窮然其淵原誰所知察窘要也瞿瞿勤勤也人身之要者道

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
原本者雖瞿瞿勤勤以求明悟然其要妙誰得知
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元妙復不知誰者爲
善知要妙者元妙深遠固不以理求而可得近取
諸身則十二官粗可探尋而爲治身之道爾恍惚
者謂似有似無也似有似無而毫釐之數生其中
夫毫釐雖小積而不已命數乘之則起至于尺度
斗量之絪準千之萬之亦可增益而至載之大數
推引其大則應通人形之制度也齊卜以藏祕之

至也
馬蒔曰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
變化而無窮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
之法者有消而無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議之窘迫
哉此消者瞿瞿也孰知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
不知其原也閔閔者說文以爲病與傷痛也唯不
知其要則閔閔然獨當其病孰知何法爲善耶且
是十二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釐從此而生毫
釐者至小也度量從此起顧推之而千又推之

而萬可以益大唯心爲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耳帝乃深贊此書而藏之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祕典論者良有故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修身養生以及于爲天下之至道始在于微蓋心之變化無窮苟正其心在養生則壽爲天下則昌其心不正在此身則殃爲天下則殆當知壽夭治亂之機在此心一念之發萌而人莫知其原也窘乎哉者嘆其至道之難明而窘極也消者消息其道之微瞿瞿驚顧貌視其道之要妙而孰能知之也閔憂也憂其理之切當而孰者爲良也恍惚謂心神之萌動生于毫釐之間度量長短輕重也言毫釐之問而有邪正明昧之分以至于千之萬之不可勝極也制正也以毫釐之誠意推而大之其形乃正言其心正而後形正也精光之道言正心明德之道也大聖之業者能正心修身以及于治國平天下也齋戒者誠意滌慮也擇吉者從善避惡也靈蘭之室心之宮也乃擇其良善而藏之于心以傳保者保于無窮流

于無極守而勿失也　吳氏曰靈臺蘭室黃帝藏書之所祕典祕密典籍也

六節臟象論篇第九

馬蒔曰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又問臟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

王氷曰六六之節謂六竟於六甲之日以成一歲之節限九九制會謂九周於九野之數以制人形之會通也言人之三百六十五節以應天之六六之節六竟若復以九九爲紀法則兩歲大半乃曰一周不知其法眞原安謂也六六之度也九九制會氣之數也所謂氣數者生成之氣也周天之分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節氣均之則歲有三百六十日而終兼之小月日又不足其數矣是以六十四氣而常置閏焉何者以

其積差分故也天地之生育本阯於陰陽人神之運爲始終於九氣然九之爲用豈不大哉律書曰黃鐘之律管長九寸冬至之日氣應灰飛由此則萬物之生咸因於九氣矣古之九寸卽今之七寸三分大小不同以其先秬黍之制而有異也制謂準度紀謂綱紀準日月之行度者所以明日月之行遲速也紀化生之爲用者所以彰氣至而斯應也氣應無差則生成之理不替遲速以度而大小之月生焉故曰異長短月移寒暑收藏生長無失

時宜也日行遲故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度外復行十九度分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月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

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
十日至二十二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
十四日至晦日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
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疾有
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遲有十五日後疾者
大率一月四分之而皆有遲疾遲速之度固無常
準矣雖爾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
六十一度二十九日日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
十七度少七度而不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遷計
率至十三分日之八月方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
大率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半者亦大盡法也其
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五之六而及日者小盡之月
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
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不
成日故舉大以言之若通以大小爲法則歲止有
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矣取月所少之辰
加歲外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焉尚
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則其義也積餘盈閏者蓋以月之大小不盡天度故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曆有之皆他節氣也故曆無云某候閏某月節閏某月中也推終之義斷可知乎故曰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也由斯推日成閏故能令天度畢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十者天地之至數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義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蓋十二月各三十日者若除小月其日又差也通天謂元氣卽天眞也然形假地生命惟天賦故奉生之氣通繫於天稟於陰陽而爲根本也寶命全形論曰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四氣調神大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又曰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此其義也

九州謂冀兗靑徐揚荆豫梁雍也然地列九州人
施九竅精神往復氣與參同故曰九州九竅也靈
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則其義也先言其氣
者謂天眞之氣常繫屬于中也天氣不絕眞靈內
屬行藏動靜悉與天通故曰皆通乎天氣也形之
所存假五行而運用徵其本始從三氣以生成故
云其生五其氣三也氣之三者亦副三元非唯人
獨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如是矣故易乾坤諸
卦皆必三焉九野者應九藏而爲義也形藏四者
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胃中也形分爲藏故以
名焉神臟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
于內故以名焉所謂神臟者肝藏魂心藏神肺藏
魄腎藏志合則爲九藏
馬蒔曰此詳言六六九九之會也按六微旨大論
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
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
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
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

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六歲周徧通得盛衰之數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也在泉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

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

之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
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
六之節盛衰也本篇帝問所重在六六之節不及
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會者卽下文自
古通天者生之本至合爲五臟以應之也凡此六
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
所以制日月之行也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
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
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爲陽之精故爲陽月
爲陰之精故爲陰其行也各有分紀其周也各有
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東而
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
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
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
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
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
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
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

反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當爲一歲自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爲十二月之制則有立之之歲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他氣但依曆以八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

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較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

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差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立端於始步曆者以冬至日爲歲首也表正於中舉中氣以正月也推餘於終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

爲閏也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異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以人皆本於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爲九州在人爲九竅皆本之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爲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爲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則有九臟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胷中此形臟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臟計有其五合爲九臟正所以應九野也

張志聰曰天以六六之節者十干主天六十日甲子一周而爲一節六十日以成一歲也

人以九九制會者人之九竅九臟以會合生五氣三之數也靈樞經曰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言人亦有六六之節以應天六六之數也按下文曰地以九九制會蓋人有九竅九臟地有九州九野以合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先言人以九九制會而後言地以九九制會也此篇乃論歲運之總綱天之十干成六六之節以應一歲而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五運行論內云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是在天之六氣在地之五行五味而又化生人之五臟也然人之五臟地之五行皆由天之十干所化故曰六節藏象論也夫人之五臟又化生六氣六氣者卽末章之所謂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是也蓋人之五臟應地之五行食地之五味人之六氣復應天之六氣氣亢害而無承制則爲病矣夫先以九九制會以應六六之節者言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六節而皆合乎

生五氣二之數夫六之節所以正天之度蓋歲有三百六十五日而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也九九制會所以紀氣之數也制度也天度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日行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一月而一周天蓋以天之度數以紀日月之行也氣數者生五氣三之數也化者陰陽之化在天而成六六在地在人而成九九皆陰陽氣化之爲用也行有分紀者謂日月之行有分野紀度周有道理者謂日月之周天有南道北道之理路也

按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有奇也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故有大月小月也每歲朔虛五日有奇故止三百五十四日又氣盈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每歲連閏共計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也漢曆志云日月五星從西而循天東行天道從東西行一晝一

夜日月隨天西轉一周如蟻行磨上磨轉一回而
日往東行止一度月從西而東行十三度故月行
疾而一月與日一會而一周天是以每歲冬至夏
至日行有南道北道之分每月上弦下弦而月有
南道北道之分也此復申明大度以紀日月之行
也立端豎端正之木以正天表也上古樹八尺之
臬度其日出入之影以正東西參日中之影與極
星以正南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餘四分度
之一推日月行度之有奇氣盈五日之有餘朔虛
五日之有餘推而筭之以終一歲之數以終天道
之周而天度畢矣氣數何以合者此帝復以九九
之數以合六六之數而爲問也首言人之九九以
應天之六六此言地之九九以應天之六六也夫
十干主天故曰天有十日此言天以六六爲節而
成一歲也陰陽者五行所生之三氣也是以地之
九州人之九竅皆通乎天氣蓋天有此三氣地有
此三氣人有此三氣也此言地之九九人之九九
而通乎天之六六者皆本於陰陽生五者天之十

干化生地之五行也氣三者五行所生三陰三陽之氣也承上文而言以五行所生之三氣而後能合六六九九之數也以此三氣三而三之以成天之六氣地之六氣人之六氣也天之六氣者以冬至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厥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太陰王所謂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也地之六六之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復

氣分爲九野是地以九制會而合天之六六也以人之九竅通乎天氣天之三氣分爲九藏是人以九九制會而合天之六六也脹論曰胃腹腸胃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蓋以九野在內九州在八方之外九藏在內九竅在形身之外故曰九野爲九藏也以九野之草生五色普徧於九州八荒是五色之變不可勝視矣五氣五味藏於心肺腸胃外使九竅之五色修明音聲能彰此五味之美不可勝極矣是人之九竅與天氣相通而九藏之又與地氣相通也形臟者藏有形之物也神臟者藏五臟之神也藏有形之物者胃與大腸小腸膀胱也藏五臟之神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蓋五味入口藏於腸胃津液藏於膀胱以養五臟之神氣故以形臟神臟合而爲九臟以配地之九野九州也　按臟腑各六止五臟藏神腸胃膀胱受盛水穀膽乃奇恆之腑不藏有形三焦雖主決瀆乃無形之氣而亦不藏有形者也故以九臟在內以應九野九竅在外以應九

州而王氏諸賢妄以頭角耳目爲形臟卽一部九
候論之所謂天以候頭角之氣者候足太陽膀胱
之氣也地以候口齒之氣者候足陽明胃腑之氣
也小腸之脈至目銳眥却入耳中人以候耳目之
氣者候手太陽小腸之氣也豈可以頭角耳目爲
形臟乎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
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祕
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言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
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
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碁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
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
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

王冰曰上帝謂上古帝君也先師岐伯祖之師傚
貸季上古理色脈者候者日行天之五度則五日
也三候正十五日也六氣凡九十日正三月也設
其多之矣故十八候爲六氣六氣謂之時也四時
凡三百六十日故曰四時謂之歲也各從主治謂

一歲之日各歸從五行之氣而爲之主治者也五運謂五行之氣應天之運而主化者也五行之氣如父子相承主統一周之日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也時謂立春之前當至時也氣謂當王之脉氣也春前氣至脉氣亦至故曰時立氣布也候亦同法卽日行五度之候也言一候之日亦五氣相生而直之差則病矣工謂工於修養者也言必明於此乃可橫行天下矣

馬蒔曰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如立春之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陟負冰合三候而謂之一氣也六氣謂之時則六氣計有三月而謂之春四時謂之歲計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所候者每年同法故必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病有虛實而始可以稱上工工矣

張志聰曰三五十五日爲一氣每一氣盈二十一

刻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生閏故曰積氣盈閏也此以下論五運之主歲主時各有太過不及故復設此問上帝貴道而祕密師所以傳教者也上帝者天帝也蓋天不言而四時代序惟師能闡明而傳道之也月令曰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陟負冰故五日謂之候候物氣之生長變化也三五十五日而成一氣六氣九十日而爲一時四時合二十四氣而成一歲以四時之氣而各從其主治焉甲己之歲土運主之乙庚之歲金運主之丙辛之歲水運主之丁壬之歲木運主之戊癸之歲火運主之以五行之相生沿襲而各主一歲一歲之中所主之氣而皆治之終朞年之三百六十日五歲一周而復始也時立氣布者一歲之中又分立五運所主之時而分布五行之氣五氣相傳而如環無端其候環轉之氣亦如五歲沿襲之法同也此論五運之主歲也每歲有六氣之加臨五運之太過不及氣有盛衰則虛實之乘侮勝復所由起也歲氣之盛虛主民病之

生死故不知氣運者不可爲良工也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

王冰曰在經有者言玉機眞臟論篇已具言五氣平和太過不及之旨也

馬蒔曰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大論帝以五運之化太過爲問而伯以歲木太過歲土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歲火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星爲答又以不及爲問而伯以歲木不及歲土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歲火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爲答又按五常政大論帝以平氣不及太過爲問而伯以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爲平氣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爲不及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爲太過故謂之曰在經有也

張志聰曰五運之始始於甲己化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復生土五歲而右遷如環無端五行所主之歲而各有太過不及五運之氣五歲更立太過之年則勝己所勝而侮所不勝不及之年則爲己所不勝而勝之己所勝而侮之故各有所勝也所勝之氣不務其德則反虛其本位而復受其乘侮此盛虛之變理之常也無太過不及之歲是爲平氣故曰無過者謂不愆常候也此篇乃歲運之提綱後天元紀五運行六微旨氣交變五常政至眞要諸篇詳論天地有淫勝鬱復之變生物有草木昆蟲之眚民病有胷脅腹背之災故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

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

王冰曰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常如是矣四時之中加之長夏故謂得五行時之勝也所謂長夏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曰長夏也以氣命臟者春之木內合肝長夏土內合脾冬之水內合腎夏之火內合心秋之金內合肺故曰各以氣命其臟也始春謂立春之日也春

爲四時之長故候氣皆歸於立春前之日也凡氣之至皆謂在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未至而至是氣謂所直之氣未應至而先期至也先期而至是氣有餘故曰太過至而不至謂所直之氣應至不至而後期至後期而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者凡五行之氣我尅者爲所勝尅我者爲所不勝生我者爲所生假令肝木有餘是肺金不足金不制木故木太過木氣既餘則反薄

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相淫併爲疾故命曰氣淫也餘太過例同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水被土陵故云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自薄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爲疾故曰氣迫也餘不及例皆同時謂氣至時也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於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反謂反背也五治謂五行所治主統一歲之氣也然不分五治謬引八邪天眞氣運尚未該通人病之由安能精達故曰工不能爲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馬蒔曰此明勝之爲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卽五行相尅之謂如春屬木夏屬火長夏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故春勝長夏木尅土也長夏勝冬土尅水也冬勝夏水尅火也夏勝秋火尅金也秋勝春金尅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藏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

勝肺肺勝肝者是已然欲知其勝之爲候則在於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尅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臟之氣內相淫併爲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水被土陵故云所勝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爲疾故曰氣迫何也蓋我尅者爲所勝尅我者爲所不勝生我者爲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凡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於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若失時反候而五行所治主統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內生醫工不能禁之矣

張志聰曰此言五運之所勝也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所謂得五行之主時而爲勝也春木合肝夏火合心長夏土合脾秋金合肺冬水合腎各以四時五行之氣以名其臟焉然歲運之氣至有太過不及而皆歸始於春蓋春爲氣之始也六元正紀論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是以春未至而天氣溫和此爲至先運之太過也主歲之氣太過則薄己所不勝之氣而乘侮己所勝之氣也至眞要論曰氣至謂之正紀也如所主歲運之氣惟太過淫勝而不分則民之邪僻內生雖有良工不能禁也下經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是以太過之歲如木淫不政衝陽絕者死不治歲火太過太淵絕者死不治故不及之氣止云所生受病而不致於工不能禁也若春已至而天未溫和是至

而不至此謂氣之不及也主歲之運氣不及則所勝之氣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如歲木不及則己所生我之土氣妄行而所生我之水氣受病矣木火之氣虛則己所不勝之金氣薄而侮之名曰氣迫謂主氣不及而所勝所不勝之氣交相逼迫也復申明氣淫不分之義所謂求其至者求其四時之氣應至而至之時也謹候其春夏秋冬之時則春時之氣可期而溫夏時之氣可期而熱秋時之氣可期而涼冬時之氣可期而寒失時反候而五行所主之時氣不分以致邪僻內生而工不能禁也

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王冰曰不襲言五行之氣有不相承襲者變謂變易天常也蒼天布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四時之氣亂不順天常故有病死之

徵矣假令木直之年有火氣至後二歲病矣土氣至後三歲病矣金氣至後四歲病矣水氣至後五歲病矣眞氣不足復重感邪眞氣內微故重感於邪則死也假令非主直年而氣相干者宜爲微病不必內傷於神臟故非其時則微而且持也若當所直之歲則易中邪氣故當其直時則病疾甚也諸氣當其王者皆必受邪故曰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遍評虛實論曰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當謂正直之年也

馬蒔曰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爲變而民病之微甚生死係之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爲肝之所不勝其病當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

既甚而又重感於邪則必死耳故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張志聰曰襲承襲也木承水而王於春火承木而王於夏土承火而王於長夏金承土而王於秋水承金而王於冬五運之氣交相沿襲而主治也夫蒼天之氣四時代序自有經常然五運之氣有德化政令變異災眚之不同設有不襲是謂反常而變易矣變易則爲民病之災眚矣五運相襲氣之常也反常則爲變易矣變常之氣至則爲民病矣

如春木主時其變爲驟注是主氣爲風木變氣爲濕土變氣爲主氣之所勝而民病則微如變爲肅殺是主氣爲風木變氣爲燥金變氣爲主氣之所不勝而民病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變易之氣至非其尅我之時爲病則微當其尅我之時爲病則甚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

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胃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王冰曰夫天地廣大不可度量而得之造化元微豈可以人心而徧悉大神靈問讚聖深明舉大說凡粗言綱紀故曰請陳其方五色五味之變不可極窮者言物生之衆稟化各殊目視口味尚無能盡之況於人心乃能包括耶嗜欲不同各有所通者言色味之衆雖不可徧盡所由然人所嗜所欲則自隨己心之所愛耳天以五氣食人者臊氣凑肝焦氣凑心香氣凑脾腥氣凑肺腐氣凑腎也地以五味食人者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鹹味入腎也清陽化氣而上爲天濁陰成味而下爲地故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也心榮面色肺主音聲故氣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潔分明音聲彰著氣爲水母故味藏於腸胃內養五氣

五氣和化津液方生津液與氣相副化成神氣乃能生而宣化也

馬蒔曰此帝以萬物稟氣多少爲問伯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概之也萬物皆有形必氣合而後成之萬物皆有名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是皆天地之所運陰陽之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有多少可盡得而聞之伯言天地至爲廣大難以盡言其間陰陽所化者萬物有色而草之五色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爲者極

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味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爲者極之而有不可勝美者也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爲氣氣本於天而上天之五氣乃天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氣入于鼻以通於五臟而藏於心肺遂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矣靈樞憂恚無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入於鼻上下於喉嚨而通於五臟者歟陰爲味味本於地而萬物之五味乃地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味入於口以通於

六腑而藏於腸胃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恚無言論云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此乃入於口由於咽喉而通於六腑者歟孰謂氣味不盡萬物陰陽之妙而卽人又不可以盡萬物稟賦之大耶吁非帝不能問非伯不能答其一時神聖聚會於一堂而講究元理以救萬古之民命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復言地氣與天氣相合而後化生萬物之有形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蓋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合而化生萬物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物變已成而後定名此皆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然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故帝設此問焉所謂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經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萬物咸章故曰大神靈問神靈指天地陰陽而言言天哉天地陰陽之問也陳其方言其略也草者五

穀五菜概及果木而言也蓋天三生木故先言草木而及於昆蟲萬物也草生五色者其色爲蒼其化爲榮其色爲赤其化爲茂其色爲黃其化爲盈其色爲白其化爲斂其色爲黑其化爲肅物極而象變不可勝視也草生五味者其味爲酸其味爲苦其味爲甘其味爲辛其味爲鹹以草生之五味而及於五菜五穀五果五畜之美不可勝極也但人之嗜欲不同而五味各歸所喜如苦先入心酸先入肝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以養五氣故各有所通也五氣曜燋焦香腥腐也在天爲氣故食人以五氣在地爲化化生五味故食人以五味也天位居高而包乎地之外故五氣從外竅而內入於心肺心肺居上爲陽也心榮色而華於面故使五色修明肺主聲故音聲能彰也地位居下而處乎天之內故五味藏於腸胃以養五臟之氣氣得味養則陰陽和而相生矣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氣和津成而五臟之神乃自生矣　朱濟公曰神氣爲陽故曰生津液爲陰故

曰成

帝曰臟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罷音皮

王冰曰象謂所見於外可閱者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君主者萬物繫之以興亡故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火氣炎上故華在面也心養血其主脈故充在血脈也心王於夏氣合太陽以太陽居夏火之中故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也肺藏氣其神魄其養皮毛故曰肺者氣之本魄之處

華在毛充在皮也肺臟爲太陰之氣主王於秋甚
旺爲陽氣所行位非陰處以太陰居於陽分故曰
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也地戶封閉蟄蟲深藏腎
又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曰腎者主蟄
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腦者髓之海腎主骨髓髮者
腦之所養故華在髮充在骨也以盛陰居冬陰之
分故曰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也夫人之運動者
皆筋力之所爲也肝主筋其神魂故曰肝者罷極
之本魂之居也爪者筋之餘筋者肝之養故華在
爪充在筋也東方爲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也陰
陽應象大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肝合木
故其味酸也又曰神在臟爲肝在色爲蒼故其色
蒼也以少陽居於陽位而王於春故曰陽中之少
陽通於春氣也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皆可受
盛轉運不息故爲倉廩之本名曰器也營起於中
焦中焦爲脾胃之位故云營之居也然水穀滋味
入於脾胃脾胃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故曰轉
味而入出者也口爲脾官脾主肌肉故曰華在脣

四白充在肌也四白謂唇四際之白色肉也又曰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脾合土故其味甘也又
曰在臟爲脾在色爲黃故其色黃也脾臟土氣土
合至陰故曰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也金匱眞言
論曰陰中之至陰脾也十一臟者上從心臟下至
於膽爲十一也然膽者中正剛斷無私偏故十一
臟取決於膽也
馬蒔曰此明十一臟象而總其取決於膽也夫臟
在內而形之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臟象也靈樞本
神篇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
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
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
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
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
物謂之智此篇心臟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臟則
曰氣之本魄之處腎臟則曰精之處肝臟則曰魂
之居正當以彼義而釋此義也試以心臟言之心

者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以之爲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面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脈在中心則充之心主血脈也心肺居於膈上皆屬陽而心則爲陽中之陽當爲陽中之太陽也自時而言夏主火心亦屬火其通於夏氣乎以肺臟言之五臟生成篇云諸氣者皆屬於肺故吾身之氣以之爲本肺藏魄故魄以之爲處肺主身之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與心居於膈上皆屬陽而肺爲陽中之陰當爲陽

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於秋氣乎以腎臟言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蟄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爲精之處也腎主骨髓腦爲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肝居於膈下皆屬陰而腎爲陰中之陰當爲陰中之少陰也蓋肺爲手太陰故卽以太陰名之而腎爲足少陰故卽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於冬氣乎以肝臟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爲本肝藏魂故爲魂所居靈

樞本臟篇云肝應爪故其華在爪肝主筋故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於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爲酸在色爲蒼故其味酸其色蒼也東方爲陽生之始而肝則爲五臟之長故肝屬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於春氣乎然脾雖屬於五臟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爲倉廩之官大腸爲傳導之官小腸爲受盛之官三焦爲決瀆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然六腑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爲倉廩之本耳痺論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出於中焦故此六臟者誠爲營氣之所居又爲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腑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口故其華在脣四白也四白者口脣四際之白色也又曰在味爲甘在色爲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州爲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

祕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耳蓋肝之志爲思肺之志爲憂腎之志爲恐其餘六臟孰非由膽以決斷之者乎

張志聰曰象者像也論臟腑之形像以應天地之陰陽也心主血中焦受氣取汁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爲生身之本心藏神而應變萬事故曰神之變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心主血脈故其華在面也在體爲脈故其充在血脈其類火而位居尊高故爲陽中之太陽而通於夏氣夏主火也肺主氣而藏魄故爲氣之本魄之處也肺主皮毛故華在毛充在皮也腠眞居高而屬陰故爲陽中之太陰而通於秋氣秋主肺也冬令之時陽氣封閉蟄蟲深藏腎主冬藏故爲蟄封藏之本蓋蟄乃生動之物以比生陽之氣至春一陽初生而蟄蟲復振矣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液而藏之故爲精之處也髮乃血之餘血乃精之化故其華在髮腎主骨故其充在骨也

腎爲陰臟而有坎中之陽故爲陰中之少陰而通於冬氣冬主水也動作勞甚謂之罷肝主筋人之運動皆由於筋力故爲罷極之本肝藏魂故爲魂之居爪者筋之餘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肝屬木位居東方爲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酸者木之味蒼者木之色木旺於春陽氣始生故爲陽中之少陽以通於春氣足太陰獨受水穀之濁爲轉輸之官腸胃主受傳水穀三焦主決瀆水道膀胱爲水精之腑故皆爲倉廩之本脾藏榮故爲榮之居器

者生化之宇具升降出入之氣脾能運化糟粕轉味而入養五臟輸出腐穢於二陰故名之曰器也四白脣之四際白肉也口爲脾竅而主肌故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甘者土之味黃者土之色也脾爲陰中之至陰通於土氣此指脾而言以腸胃三焦膀胱並受傳水穀之精粗故總爲倉廩之本受濁者爲陰故曰至陰之類五臟六腑共爲十一臟膻主甲子爲五運六氣之首膻氣升則十一臟腑之氣皆升故取決於膻也所謂求其至也皆歸始

春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王冰曰少陽膽脈也太陽膀胱脈也陽明胃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三盛而躁在手陽明手少陽三焦脈也手太陽小腸脈也手陽明大腸脈也一盛者謂人迎之脈大於寸口一倍也餘盛同法四倍以上陽盛之極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此陽脈法也厥陰肝脈也少陰腎脈也太陰脾脈也又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手厥陰心包脈也手少陰心脈也手太陰肺脈也盛法同陽四倍已上陰盛之極故關閉而溲不得通也此陰脈法也俱盛謂俱大於平常之脈四倍也物不可以久盛極則衰敗故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

則死矣又曰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言關格之脈而決其爲死也上文言十一臟之臟象矣然胃膽小腸大腸三焦胱膀之脈見於左手寸部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脈見於右手寸部氣口故靈樞終始經脈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而躁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以拒六陰於內而使之不得出耳王註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者未考諸篇大義故也又言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故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耳王註止引躁脈而不兼手足者非又云人迎與脈口

俱盛四倍以上則是兩手寸部兼盛之極也名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贏與盈同卽俱盛之謂也

張志聰曰此論臟腑之六氣以應天地之六六也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陽氣從左而行於右陰氣從右而行於左故以人迎以候三陽之氣故者承上文而言人之臟腑以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也一盛病在少陽少陽主春升之氣也太陽主夏陽明主秋四盛以上者言人之陰陽惟陽太盛名曰格陽蓋陽主在外陽格於外不得三陰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陽之太過也寸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以候三陰之氣也厥陰主乙木春生之氣故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之氣少陰三之氣太陰四盛以上者人之陰陽惟陰太盛名曰關陰蓋陰氣主內關陰於內不得三陽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陰之太過也此論寸口人迎之病脈以應四時之三陰三陽卽四時之六氣不平而亦爲三陰三陽之民病

也故六微旨大論曰至而不至來氣不及未至而至來氣有餘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靈樞經曰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上下相應者脈口與人迎平等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此言天地之陰陽以應人之臟腑臟腑之六氣以應天地之陰陽也俱四倍以上者陰陽俱亢極也極至也蓋天有陰陽地有陰陽陽盛之下陰精承之陰盛之下陽氣承之陰陽承制而交相生化者也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陰陽和平是爲無病如陰陽俱盛而不和是不能及於天地陰陽精氣之承制則死矣此卽六微旨之所謂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之旨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

黃帝素問七 五藏生成篇第十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藝術典第二十七卷

醫部彙考七

黃帝素問七

五臟生成篇第十

王氷曰按此篇直記五臟生成之事而無問答之辭故不云論後皆倣此

馬蒔曰按篇內以五臟之所主所傷所合五色之見死見生五臟所生之外榮五色當五臟之味五色當五臟之合及後半篇能合色脈之義推之皆

本於天地生成如易之所謂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五臟之義有如此故名曰五臟生成篇張志聰曰夫色以應天脉以應地天主生地主成陰陽而復應乎色脉也此篇無問答而直曰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王冰曰火氣動躁脉類齊同心臟應火故合脉火炎上而色赤故榮美於面而赤色主謂主與腎相畏也主腎者火畏於水水與爲官故畏於腎金氣堅定皮象亦然肺臟應金故合皮毛附皮華故外榮主心者金畏於火火與爲官故主畏於心也木性曲直筋體亦然肝臟應木故合筋爪者筋之餘故外榮主肺者木畏於金金與爲官故主畏於肺

也土性柔厚肉體亦然脾臟應土故合肉口爲脾之官故榮於脣脣謂四際白色之處非赤色處也主肝者土畏於木木與爲官故主畏於肝也水性流濕精氣亦然骨通精髓故合骨腦爲髓海腎氣主之故外榮髮主脾者水畏於土土與爲官故主畏於脾也

馬蒔曰此一節舉五臟之所合所榮所主者而言之也吾身有脉心則合之吾身有色心則榮之然心屬火腎屬水火之所畏者惟水則心之所主者惟腎也故曰其主腎也吾身有皮肺則合之吾身有毛肺則榮之然肺屬金心屬火金之所畏者惟火則肺之所主者惟心也故曰其主心也吾身有肉脾則合之吾身有唇脾則榮之然脾屬土肝屬木土之所畏者惟木則脾之所主者惟肝也故曰其主肝也吾身有骨腎則合之吾身有髮腎則榮之然腎屬水脾屬土水之所畏

者惟土則腎之所主者惟脾也故曰其主脾也
張志聰曰心主血脈故合於脈經云脈出於氣口
色見於明堂心之華在面故其榮在色五藏合五
行各有相生相制則生化心主火而受制於腎
水是腎乃心藏生化之主故其主腎也肺主氣氣
主表故合於皮傷寒論曰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
氣長其聲商毛髮長毛附於皮氣長則毛榮髓生
肝肝生筋故肝所合在筋爪乃筋之餘故其榮在
爪脾主中央土乃倉廩之官主運化水穀之精以
生養肌肉故合肉脾開竅於口故榮在脣腎藏精
而主髓故所合在骨髮乃精血之餘故其榮在髮
五運行論曰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
生骨髓髓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
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此天一生水而
五藏之相生也六微旨論云帝曰地理之應六節
氣位何如岐伯曰相火之下水氣治之水位之下
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
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

害承乃制制則生化故曰心之合脉也肺之合皮也其主腎也其主心也言五臟之相成也　朱濟公問曰先心而肺肺而肝肝而脾脾而腎乃歸重於成與曰然

是故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色變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脣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泣澀同胝音抵脣音綯

王氷曰心合脉其榮色鹹益腎勝於心心不勝故脉凝泣而顏色變易也肺合皮其榮毛苦益心勝於肺肺不勝故皮枯槁而毛拔去也肝合筋其榮爪辛益肺勝於肝肝不勝故筋急而爪乾枯也脾合肉其榮脣酸益肝勝於脾脾不勝故肉胝脣而脣皮揭舉也腎合骨其榮髮甘益脾勝於腎腎不勝故骨痛而髮墮落也夫五味入口輸於腸胃而內養五臟各有所欲欲則互有所傷

馬蒔曰此承上文五臟之所主者有相尅之義而此遂以所主之所傷者言之也心之所主者惟腎

故腎之味主鹹者也多食鹹則心爲腎傷心之合在脈脈則凝泣而不通心之榮在色色則變常而黧黑矣肺之所主者惟心故心之味主苦者也多食苦則肺爲心傷肺之合在皮皮則枯槁而不澤肺之榮在毛毛則脫落而似拔矣肝之所主者惟肺故肺之味主辛者也多食辛則肝爲肺傷肝之合在筋筋則緊急而不柔肝之榮在爪爪則乾枯而不潤矣脾之所主者惟肝故肝之味主酸者也多食酸則脾爲肝傷脾之合在肉肉則胝胗而憔

瘁脾之榮在脣脣則揭舉而枯薄矣腎之所主者惟脾故脾之味主甘者也多食甘則腎爲脾傷腎之合在骨骨則疼痛而不快腎之榮在髮髮則漸墮而零落矣此五味之所傷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太過之爲害也夫五行有相生相制不可偏廢者也如制之太過則又有尅賊之害矣是故多食鹹則水味太過而傷心其脈凝泣而色變矣多食苦是火味太過而傷肺則皮槁而毛落矣多食辛是金味太過而傷肝則筋

縮急而爪乾枯矣多食酸是木味太過而傷脾則肉胝脣而舌揭矣多食甘是土味太過而傷腎則骨痛而髮落矣五味所以養五臟者也臟有偏勝則所不勝之臟受傷此又承制之不可太過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也

王冰曰苦合火辛合金酸合木甘合土鹹合水各隨其欲而歸湊之

馬蒔曰此言五臟有所欲之味乃其所合者也合者猶所謂相宜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心之所欲惟苦肺之所欲惟辛肝之所欲惟酸脾之所欲惟甘腎之所欲惟鹹此乃五臟之氣合於五味故其所以欲之者如此

張志聰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以養五臟氣故五味爲五臟之所欲無有偏勝則津液相成而神自

生矣

五臟之氣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衂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茲作滋音
台衂鋪杯切

王氷曰如草茲者如草初生之青色也如枳實者色青黃也如炲者如炲煤也如衂血者如敗惡凝聚之血色赤黑也白而枯槁如乾骨之白也臟敗故見死色也三部九候論曰五臟已敗其色必天天必死矣此之謂也翠羽雞冠蟹腹豕膏烏羽此謂光潤也色雖可愛若見朦朧尤善矣

馬蒔曰此歷舉五臟之五色而決其爲死生之外見也五色以黃爲主黃以明潤爲難青如草之茲汁其色青沈黃如枳實其色青黃黑如炲煤其色純黑赤如衂血其色赤黑白如枯骨其色乾枯此皆色不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死者如此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皆

色之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生者如此

張志聰曰五味藏於腸胃以養五臟之氣五臟內藏五神五氣外見五色此以下論五臟之經氣而見死生之色與生於心生於肺之色各有不同故首提曰五臟之氣故者承上文而言五臟之氣受傷則見五行之敗色矣茲蓐蓆也茲草者死草之色青而帶白也枳實黃而帶青色也炲煙塵也如炲黑而帶黃也衃者敗惡凝聚之血色赤黑也枯骨死白而枯乾也五色乾枯而兼有所勝之色故死五色正而華彩光潤故生

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臟所生之外榮也 樓蔞同

王冰曰是乃眞見生色也縞白色紺薄青色榮美色也

馬蒔曰此舉五臟所生之正色而指其爲外榮也縞素練也彼色之生於心者如以縞裹朱此赤之明潤者也生於肺者如以縞裹紅白中有血色此

白之明潤者也生於肝者如以縞裹紺紺者深青
揚赤色此青之明潤者也生於脾者如以縞裹栝
樓實此黃之明潤者也生於腎者如以縞裹紫此
黑之明潤者也此乃五臟所生之外榮者如此脉
要精微論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
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
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不欲如地蒼
皆以明潤爲貴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所生之榮色見於外也上節
言五臟之氣見五色於外此復言臟眞之榮隱見
於皮膚之間有若縞裹者也朱紅之深也紅淡白
紅也栝樓實紅黃色也紫赤黑之間色也此五行
之色而俱兼紅者也蓋氣主白而榮主紅如以縞
裹者五臟之氣包於外也五色之俱兼紅者五臟
之榮隱見於內也上節言五臟之氣色此論五臟
之血色　子芳問曰氣色有死生血色無死生耶
曰外因之病由氣而經經而氣內外二因俱傷五臟之氣而後死是以

五色之見死者五臟之氣絕也

色味當五臟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脉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

王氷曰此言各當其所應而爲色味各歸其所養之臟氣也

馬蒔曰此以五色五味配五臟也肺之味在辛白色當之心之味在苦赤色當之肝之味在酸青色當之脾之味在甘黃色當之腎之味在鹹黑色當之不唯是也肺之合在皮白色當之心之合在脉赤色當之肝之合在筋青色當之脾之合在肉黃色當之腎之合在骨黑色當之此所謂色味當五臟也

張志聰曰當承也值也謂色味之應五臟者色外而味內也故曰白當肺辛言辛生肺而肺生白也此復結五臟死生之色生於五臟之氣五臟之神氣生於五味也肺合皮心合脉肝合筋脾合肉腎合骨此言生於心生於肺之色承五臟之合而見

於外也

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王冰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篇曰久視傷血由此明諸脉皆屬於目也腦爲髓海故諸髓屬之而筋氣之堅結者皆絡於骨節之間宣明五氣篇曰久行傷筋由此明諸筋皆屬於節血居脉內屬於心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然神者心之主由此故諸血皆屬於心諸氣屬肺肺臟主氣故也谿者肉之小會名也八谿謂肘膝腕也如是氣血筋脉互有盛衰故爲朝夕矣

馬蒔曰吾身諸脉皆屬於目解精微論曰心者五臟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靈樞大惑論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脉要精微論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論云久視傷血夫心主脉爲五臟之專精而目爲之竅然脉爲血之府而久視傷血則傷脉矣血

脈本爲同類此諸脈皆屬於目也吾身有髓皆屬於腦蓋骨中有髓非止於腦而腦爲髓海故諸髓皆腦屬之也吾身諸筋皆屬於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云所謂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小鍼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滲灌諸節者也蓋骨節曰節筋則絡於諸節之間宣明五氣篇云久行傷筋則筋屬於節可知矣吾身諸血皆屬於心陰陽應象大論云心主血痿論曰心主身之血脈則血屬於心可知矣吾身諸氣皆屬於肺靈樞本神篇云肺藏氣則氣屬於肺可知矣此四支八谿朝夕各有所屬而流通無間者也四支者手足也八谿者手之肘與腕足之膝與腕也蓋肉之小會爲谿也

張志聰曰五臟六腑之精十二經脈皆上注於目屬於腦後出於項故曰諸脈皆屬於目此節論五臟經氣之所循行蓋臟而經經而氣氣而色也頭痛巔疾過在足少陰巨陽是氣而經經而臟也是

以此節與頭痛巔疾節照應五臟之氣節故人臥血歸於肝節與赤脉之至節照應生於心如以繩裹朱節腦爲精髓之海也筋生於骨連絡於骨節之間血者神氣也中焦之汁五臟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諸血皆屬於心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五穀入胃淫精於脉肺居上焦朝百脉而輸精於皮毛故主周身之氣也四支五臟經俞之所出也八谿卽四支股肱之肉五臟元眞之所通會也此言五臟之經血總屬於心五臟之氣總屬於肺經氣循行於四支八谿注於目會於腦濡筋骨利關節朝夕循行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者也故善察色者當知五臟之氣善診脉者當以五脉爲始也

故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攝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膚者爲瘭凝於脉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瘭厥也泣音澀空與孔同

王冰曰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

則血歸於肝肝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視言其用也目爲肝之官故肝受血而能視氣行血乃流故足受血而能行步也掌受血以當把握之用指受血以當攝受之用血氣者人之神故所以受血者皆能運用痹謂痛痹泣謂血行不利厥謂足逆冷空馬蒔曰靈樞本藏篇云肝藏血然動則運於諸經者血流之道大經隧也

靜則歸於肝藏肝既受血則肝本藏精於目遂能視矣下而爲足乃足之三陽三陰經也足既受血遂能步矣上而爲掌爲掌爲指乃手之三陽三陰經也掌與指既已受血遂能握能攝矣然血雖充足於人身而風爲百病之始若臥出之際元府未閉魄汗未藏爲風所吹則血凝於膚當爲痹證痹論云以風勝者爲行痹血凝於脈當澁滯不通血凝於足當爲厥證厥論分厥有寒熱陽經勝則爲熱厥陰經勝則爲寒厥今風吹血凝而成厥又當驗陰陽偏勝而分寒熱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穴故爲痹與厥者如此不曰澁者言痹厥皆血凝

於脉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血隨衛氣之行於脉外也夫血乃水穀之精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行於經隧是行於經隧者經脉之榮血也流溢於中者流溢於衝任也衝任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布散於外滲皮膚生毫毛寤則隨衛行於膚表臥則隨衛內入而歸於肝是衝任主發原而肝主受納是以傷寒熱入血室而刺肝之期門故者承上文而言經脉之血隨

榮氣行於四支之三陰三陽晝夜環轉衝任之血隨衛氣而日行於陽夜歸於陰也肝開竅於目故肝受此血而能視夫色見於明堂者五臟之氣色也五臟所生之外榮者血色而見於目也故曰五色之奇脉者奇經之血色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之精化赤而爲血溢於衝任歸受於肝開竅於目是以五臟所生之色外榮於目而肝主色也夫血者所以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能步能握能攝言衝任之血亦循行於

四支滲於指掌而無處不到也金匱要略曰血痹病從何得之師曰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汗出者言衛氣之虛於外也臥則衛歸於陰出則血行於外如被風吹則血凝於皮膚而爲痹矣痹者痹閉而不遂也此言衛氣之留於陰也久不能爲血之外衛故也脈者見於皮膚之絡脈也衝任之血溢於皮膚滲於絡脈故凝於皮膚則爲痹凝於絡脈則泣濇而不能流行矣厥者逆冷也夫陰陽氣不相順接則爲厥下爲陰血爲陰如血凝於下則上下陰陽不相順接而爲厥矣此言血隨衛行而陰陽之不相和者也空骨空也骨空者節之交三百六十五穴會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血行於皮膚不得反循於穴會故爲痹厥也諸門人起躍曰榮衛之循行經旨似乎矛盾久爲人所疑今夫子發明之始知血隨衛氣之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者皮膚之血也陰經行盡陽經繼之陽經行盡陰經繼之者十二藏腑之經榮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

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分去聲

王冰曰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脈之部分小絡所會謂之小谿然以三百六十五小絡言之者除十二俞外則當三百五十三名經言三百五十四者傳寫誤以三爲四也衛氣滿填以行邪氣不得居止衛氣虧缺留止則爲邪氣所客故言邪氣所客夫邪氣所客衛氣留止鍼其谿谷則邪氣衰緣隨脈而行去也五決謂以五臟之脈爲決生死之綱紀也母謂應時之王氣也先立應時王氣而後乃求邪正之氣五脈五臟脈也

馬蒔曰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十二經脈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穴有三百六十五除十二俞外止有三百五十三名耳其四字誤也十二俞者肝俞心俞肺俞脾俞腎俞氣海俞膻俞胃俞三焦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也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宜以鍼石循其部分而去

之且診病之始當決五臟之脈以爲之紀故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臟相乘之母也此正所謂病之始也其所謂五決者卽五臟之脈以決之也下文正詳言之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之行於谿谷也谿谷者分肉之交會處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人有大谷十二分者肉之大分處也小谿三百五十四名者肉之小分處也分者肉分而有紋理也名穴名也蓋肉分之間而有交會交會之處而有穴名也谿谷之數以應一歲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內朔虛六日止三百五十四日以應小谿之數也少十二俞者言大谷十二分而有十二俞穴也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朔虛五日九百四十分共計十二日以應十二俞也以歲之三百五十四日合氣盈朔虛之十二日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成一歲故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也衛氣者

行於脉外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此
腠理分肉之間皆衛氣之所留止臥出而風吹之
則血凝而爲痹厥矣鍼石緣而去之者言分肉之
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也始者言邪始在三陰三
陽之氣分也五決者審別五藏陰陽之經氣以決
其病也欲知其病之始在某經先分立五藏爲根
本審其邪病某經之氣某藏之經也夫五藏之體
藏於內而五藏之經氣行於外故色見草茲者死
青如翠羽者生是五藏死生之經氣發於外而成
於色也診病之始五決爲紀者復言邪之始病在
氣氣而經經而藏也　楊君立問曰氣穴論云谿谷
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今則三百六十六
矣曰歲緣三百六十六日而少有不足故合而論
之則曰三百六十五日今分而論之則每歲有三
百五十四日而又有氣盈朔虛之十二日也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
腎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
甚則入肝腹滿膜脹支腑胠廉下厥上冒過在足太

陰陽明欬嗽上氣厥在胷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心煩頭痛病在膈中過在手巨陽少陰

王冰曰足少陰腎脉也巨陽膀胱脉也足少陰之脉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腘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足巨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然腎虛而不能引巨陽之氣故頭痛而爲上巔之疾也

經病甚已則入於藏徇疾也蒙不明也目暴疾而不明招掉也搖掉不定也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謂暴病也目瞑耳聾謂漸病也足少陽膽脉也厥陰肝脉也足厥陰之脉從少腹上挾胃屬肝絡膽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腦入缺盆其

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又支
別者別目銳眥下顴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胷
中貫膈絡肝屬膽今氣不足故爲是病胠謂胠上
也下厥上冒者謂氣從下逆上而冒於目也足太
陰脾脉也陽明胃脉也足太陰之脉自股內前廉
入腹屬脾絡胃上膈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交頞中
下循鼻外入齒環脣下絡頤頷出大迎從喉嚨入
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
齊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
中而合以下髀關故爲是病手陽明大腸脉也太
陰肺脉也手陽明之脉自肩髃前廉上出於柱骨
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入大腸手太陰之脉
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
橫出腋下故爲咳嗽上氣厥在胷中也手巨陽小
腸脉也手少陰心脉也手巨陽之脉從肩上入缺
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
循頸上頰至目銳眥手少陰之脉起於心中出屬
心系下膈絡小腸故心煩頭痛病在膈中也

馬蒔曰此正所謂五決也但此節止言證以分其經而下節則兼色與脈以言之耳巔頂也下足也上頭也過者病也凡内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誤故稱之曰過脈要精微論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此非過與不及之過亦非經過之過乃指病而言也足少陰腎之脈屬腎絡膀胱足太陽膀胱之脈屬膀胱絡腎二經相爲表裏今頭痛而巔頂有疾者正以下虛上實其病在於腎與膀胱也虛者正氣不足也實者邪氣有餘也且經病不已當入於臟故甚則入於腎矣按此篇與熱論稱膀胱爲巨陽而下文稱小腸亦爲巨陽蓋二經皆爲太陽而太陽名爲三陽陰陽類論曰三陽爲父則三陽正所以爲陽之表宜稱爲巨陽也足厥陰肝之脈屬肝絡膽足少陽膽之脈屬膽絡肝二經相爲表裏今目暴疾不明首掉尤甚目暗耳聾皆暴病也正以下部肝膽之邪有餘而上部則虛故爲病若是其病正係於膽與肝也且經病不已當入於臟故甚則入於肝矣足太陰脾之脈屬脾絡胃足

陽明胃之脈屬胃絡脾二經相爲表裏今腹滿脹
脹凡支膈胠脅等所氣從下上而上焦昏冒其病
正在脾胃也手太陰肺之脈屬肺絡大腸手陽明
大腸之脈屬大腸絡肺二經相爲表裏今欬嗽上
氣厥在胷中其病正在大腸與肺也手少陰心之
脈屬心絡小腸手巨陽小腸之脈屬小腸絡心二
經相爲表裏今心煩頭痛膈中有病其病正在小
腸與心也後三投不言甚則入脾入肺入心者可
因腎肝以推之耳

張志聰曰少陰巨陽相爲表裏陽氣生於水臟水
腑之中而上出於巔頂實者邪實虛者正虛是以
頭痛巔疾乃邪氣實於上而使正氣虛於下也蓋
邪之中人始於皮毛氣分留而不去則轉入於經
是以過在巨陽少陰之經而甚則入腎蓋經絡受
邪則內干臟腑矣足少陽厥陰經脈布脅肋而下
循足跗厥陰肝臟開竅於目少陽經脈上出於耳
邪實於下而經氣不能上通是以目冥耳聾正氣
虛於上致動視而昏冒搖掉之甚也此始傷氣而

致正虛於上過在經而復邪實於下也上節論邪實爲病此復論正虛爲病蓋邪之所湊其正必虛腹者脾胃之郛郭也腹滿膨脹邪薄於太陰陽明之氣分支支絡膈內膈也太陰陽明之支絡貫膈氣分之邪轉入於經是以連及支膈胠脅皆脹滿也手太陰主氣而主皮毛邪傷皮毛氣分則欬嗽而氣上逆矣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循胃上膈手陽明之脈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邪過在經是以胃中厥逆也經曰心部於表君火之氣外受於邪則心煩於內矣太陽之氣受邪則頭痛於上矣手太陽之脈循咽下膈手少陰之脈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病在膈中是過在手太陽少陰之經矣此節以審證而知五臟之病蓋臟腑之經氣上下內外各有部分故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也診視也　王子芳曰五臟之邪止言甚則入腎入肝何也曰邪入於經則內干臟腑然干臟者半死半生故曰不必動臟邪入於陰經其臟氣實則溜於腑此章論五臟三陰三陽之經氣故曰甚則入腎入

肝如不甚則或溜於經或溜於腑是以首提二藏而不盡言之者欲使後學之不可執一而論也

夫脈之大小滑濇浮沈可以指別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色脉可以萬全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痹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肤名曰肝痹得之寒濕與痂同法腰痛足清頭痛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痂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得之沐浴清水而臥相去聲

王氷曰脈小者細小大者滿大滑者往來流利濇者往來蹇難浮者浮於手下沈者按之乃得也如是雖衆狀不同然手巧心諦而指可分別也五臟之象謂五臟之氣象也言五臟雖隱而不見然其氣象性用猶可以物類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

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靜肺象金而剛決腎象水而潤下夫如是皆大舉宗兆其中隨事變化象法旁通者可以同類而推之耳音謂五音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此其常應也然其互相勝負聲見否臧則耳聰心敏者猶可以意識而知之色謂顏色也夫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此其常色也然其氣象変互微見吉凶則自明知遠者可以占視而知之合色脈者如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色黃者其脈代色白者其脈毛色黑者其脈堅此其常色脈也然其參校異同斷言成敗則審而不惑萬舉萬全赤脈之至喘而堅喘謂脈至如卒喘狀也心藏居高病則脈爲喘狀故心肺二藏而獨言之爾喘爲心氣不足堅則病氣有餘心脈起於心胷之中故積之至喘而浮喘爲不足浮者肺虛肺不足是謂心虛上虛則下當滿實以其不足故善驚而氣積胷

中矣然脉喘而浮是肺自不足喘而虛者是心氣上乘肺受熱而氣不得營故名肺痹而外爲寒熱也此得之醉而使內也夫酒味苦燥內益於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矣青脉之至若長而左右彈是謂弦緊緊爲寒氣中濕乃弦肝主肢脅近於心故氣積心下及支肢也夫脉緊爲寒脉長爲濕而疝之爲病亦寒濕所生故言與疝同法也寒濕在下故腰痛也肝脉者起於足上行至頭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則足冷而頭痛也清卽冷也

黃脉之至若脉大則爲氣脉虛爲虛既氣又虛故脾氣積於腹中若腎氣逆上則是厥疝腎氣不上則但虛而脾氣積也女子同法言同其候風氣通於肝故汗出當風則脾氣積滿於腹中黑脉之至上堅而大上謂寸口腎主下焦故氣積聚於小腹與陰也濕氣傷下自歸於腎況沐浴而臥得無病乎靈樞經曰身半以下濕之中也

馬蒔曰此正合色脉以圖萬全乃五決之法也五藏在內而氣象則見於外皆五行相生相尅之類

也可以類而推之人之相與音雖見於外而五臟主於其中可以意會而識之五臟有五色其診最微可以目而察之夫小大滑濇浮沈者爲脉在於內曰象曰相曰音曰五色者總名曰色在於外人能合於色脉可以萬全無失矣何言之如診人之色已赤矣及其脉之至也涌盛如喘之狀而按之則甚堅當診之曰心脉起於心胷之中必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斯疾也得之既有外感而又思慮而心虛故積氣之邪從而成耳如診人之色已白矣及其脉之至也涌盛如喘之狀而舉指則甚浮肺居上故曰上虛病不在下故曰下實且有驚當診之曰有積氣在胷中其脉喘當爲虛名曰肺痹而外有寒熱斯疾也得之醉而使內也蓋酒味苦燥內入於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而爲驚爲喘爲虛爲寒熱者宜也如診人之色已青矣及其脉之至也脉甚弦長而鼓擊如彈醫工左右之指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心下支肭名曰肝痹斯疾也得之寒濕所致與疝同法以診之蓋

積於支肢則爲肝痹積於小腹睾丸則爲疝正以肝脉者起於足之大指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故病必腰痛足冷頭痛也如診人之色已黃矣及其脉之至也既大且虛當診之曰必有脚經積氣在腹中宜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不特男子而女子亦皆有之其法相同斯疾也得之速使四支汗出當風故風氣通肝而爲積氣與厥氣如此正以木盛則尅土故脾色之外見者黃也如診人之色已黑矣及其脉之至也尺脉之上

堅而且大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器之中名曰腎痹斯疾也得之沐浴冷水而臥蓋濕氣傷下必歸於腎而腎既受寒故爲積氣在小腹與陰者如此凡若此者皆合色脉以圖萬全而五決之法盡矣

張志聰曰此以診脉察色而知五臟之病也小者正氣虛大者邪氣盛滑主血傷濇爲少氣浮爲在外在腑沈爲在裏在臟此六者脉之提綱而可以指別也五臟在內而氣象見於外以五行之理可

類而推之五臟之相合於五音發而爲聲可以意識視五色之微見可以目內察之能審色脈之相應以辨病之死生則萬全而無失矣此與上節審證以決五脈之病又一法也赤當脈脈合心故曰赤脈之至也喘急疾也堅牢堅也心脈之至急而牢堅主積氣於中當時害於食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有積於中故害於食也名曰心痹積氣痹閉於心下也此得之外淫之邪因思慮而心虛故邪氣乘虛而留於內也經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矣此節照應生於心如以繩裹朱節故曰赤脈之至白脈之至也前論五臟之病成於內而見色生於臟而見於外此言五臟之病成於內而見於脈也頭痛巔疾過在足少陰巨陽言六淫之邪生於外也此言五臟之病成於內也辨脈篇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蓋呼吸急則脈亦急故以呼吸之喘急以形容脈之急疾也肺主氣而虛故脈浮病氣而不病血病上而不病下故脈上虛而下實也陽氣虛則善爲驚駭矣胃中爲氣之海上注於肺

以司呼吸邪積於上則膻中之正氣反虛故爲虛喘也臟眞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陰陽虛乘則爲往來之寒熱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慓悍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則滿於胃中醉而使內則氣上逆故有積氣在胃中也入房太過則傷腎腎爲本肺爲末本傷故肺虛也脈長而彈弦而急也弦則爲減諸急爲寒此得之寒濕而陽氣受傷故弦急也心下爲腑脅下爲肢內腑下連於兩肢邪在心下支肢間故脈左右彈也淸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足厥陰之脈從足上膕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布脅肋故病證與疝病相同而腰痛足冷也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也腹中乃脾土之郭脾屬四支土灌四末四支汗出當風則風濕內乘於脾而爲積氣蓋風木之邪內干脾土濕與陰土同氣相感故留聚而爲積也脾氣不能灌溉於四旁則逆於中而爲厥氣矣名曰厥疝者氣逆而痛也夫男女氣血相同受病亦屬同法故於中央土臟而曰女子同法者欲類推於四臟也尺以候

腎黑脉之至上堅而大者堅大在上而不沈乃腎藏有積故腎脉堅大也在小腹與陰者小腹而兼於前陰也清水冷水也腎藏寒水主氣亦同氣相感也經云積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臟臟傷則病起於陰陰既虛矣則風雨襲陰之虛病起於上而生積清濕襲陰之虛病起於下而成積夫風雨天之邪也清濕地之邪也言五臟之積由天生而地成也　王子芳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陽受風氣陰受濕氣陰病者下行極而上

故頭痛也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王氷曰奇脉謂與色不相偶合凡色見黃皆爲有胃氣故不死無黃色而皆死者以無胃氣也五臟以胃氣爲本故無黃色皆曰死焉

馬蒔曰上文言合色脉以圖萬全而此又卽五色所重者以決其死生也人知色脉可以決死生而

相色有訣亦可以決死生故謂之曰相五色之奇脉當知色見於面而五色以黃爲主故五色皆有黃色來參是有胃氣不死也若無黃色相參是無胃氣必死也人以胃氣爲本信哉

張志聰曰奇脉奇經衝任之脉色也衝任爲經血之海五臟之血皆歸於肝故外榮於目也面主氣色目主血色目之五色而俱見面黃者五臟之陰而俱得胃脘之陽也經云人無胃氣者死面無黃色無胃土之陽矣面之青黑赤色皆臟邪乘陽純陰無陽故皆死也夫生於心如以繩裹朱者論五臟之生色也察於目者論五臟病成之色也

五臟別論篇第十一

論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臟或以腸胃爲臟或以爲腑敢謂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恆之腑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

得久藏奇音稽使去聲

王冰曰方士謂明悟方術之士也言互爲臟腑之差異者經中猶有之矣靈蘭祕典論以腸胃爲十二臟相使之次六節臟象論云十一臟取決於膽五臟生成篇云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相音可以意識此則互相矛盾爾腦髓爲臟應在別經夫腦髓骨脉雖名爲腑不正與神臟爲表裏膽與肝合而不同六腑之傳瀉胞雖出納納則受納精氣出則化出形容形容之出謂化極而生然出納之用有殊於六腑故言藏而不瀉而名曰奇恆之腑水穀入已糟粕變化而泄出不能久久留住於中但當化已輸瀉令去而已傳瀉諸化故名曰傳化之腑魄門謂肛門也內通於肺故曰魄門受已化物則爲五臟之行使所以水穀亦不得久藏於中也

馬蒔曰此節因帝有臟腑之疑而明言之也帝問心肝脾肺腎爲五臟而又有腦髓或指之以爲臟腸胃爲六腑之二而或者亦指以爲臟又或以爲

腑其相反如此而各自謂其是者何也伯言方士以腦髓爲臟然腦髓亦可以爲腑方士以腸胃爲腑故腦髓骨脉膽與女子胞藏然腸胃終所以爲腑此六者屬陰乃地氣之所生也皆所以藏陰而象乎地蓋藏垢納汙者莫如地六者主藏而不瀉此所以象地也其臟爲奇無所與偶而至有恆不變名曰奇恆之腑胃大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屬陽乃天氣之所生也蓋天主變化五者瀉而不能藏此所以象天也此則受五臟之濁氣而傳化之名曰傳化之腑惟其爲傳化之腑所以不能久留諸物有則輸瀉者也然肺藏魄肛門上通於大腸大腸與肺爲表裏故亦可稱之曰魄門此魄門者亦爲五臟之使水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之腑何以異哉

張志聰曰方士修煉方術之士迺理也大凡藏物者皆可名臟名腑故皆自以爲是也按以上十篇首四篇論精神氣血後六篇論臟腑陰陽是以此篇中明藏精氣者名臟傳化物者爲腑然又有腦

髓骨脈膽女子胞亦所以藏精神氣血者也修養之士欲積精全神通元牝養胎息結靈孕者不可不知也腦名泥丸宮爲上丹田骨藏髓脈藏血諸髓血脈皆會於腦故腦爲精髓之海舌下爲華池有廉泉玉英二竅通於膽液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常存女子元母也胞者養胎息結靈胎者也胎息經曰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結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長生故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更當藏密而不可虛

瀉者也地主閉藏而上升天主化施而下降言人之臟腑形骸應象天地陰陽之氣此六者與傳化之腑不同故名曰奇恆之濁氣升於天天受之而復降於下故名曰傳化之腑天主化施也魄門五臟之濁從此而出故亦爲五臟之下竅腸胃之腐穢從此而瀉出故曰水穀不得久藏

所謂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

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王冰曰精氣爲滿水穀爲實五藏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六腑則不藏精氣但受水穀故實而不滿也胃實而腸虛以水穀未下也腸實而胃虛以水穀既下也

馬蒔曰此言五藏主於藏精六腑主於傳物乃藏腑之的義所以折方士之謬也夫謂心肺脾肝腎爲五藏者正以五藏各有精藏精氣而不瀉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惟不實則不至於有所瀉也謂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爲六腑者正以六腑傳化物而不藏故不能滿則不能不有所瀉也所以實而不能滿者方其水穀入口之時上之爲胃者實而下之爲腸者尚虛及其食下下脘之後則下之爲腸者實而上之爲胃者已虛故必至於瀉也故曰實而不滿者以此彼五藏無水穀之出入特其精微之氣焉耳故雖至於滿而不

至於有所實自不必有所瀉也故曰滿而不實者以此

張志聰曰按王氏曰精氣爲滿水穀爲實五藏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若六腑則水穀充實於內而不得久留故實而不能滿胃實而腸虛腸實而胃虛此復申明實而不滿之義實而不滿滿而不實此總結上文兩節之義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見音現爲去聲）

王氷曰氣口卽寸口也亦謂脈口以寸口可候氣之盛衰故云氣口可以切脈之動靜故云脈口皆同取於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是則寸口也夫人有四海胃爲水穀之海則其一也受水穀以榮養四旁以其當運化之源故爲六腑之大源也氣口之所候脈動者是手太陰脈氣所行故言氣

口亦太陰也榮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循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

馬蒔曰此明氣口之脈獨爲五臟主遂卽五味入口之語以明五氣入鼻之義焉氣口者右手之寸口脈卽手太陰肺經太淵穴也此篇與經脈別論靈樞五色四時氣篇皆名之曰氣口靈樞終始篇名之曰脈口皆以脈氣必會於此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禁服篇名之曰寸口以此部卽太淵穴去魚際一寸也其左手寸部則內經諸篇皆謂之人迎耳經脈別論謂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帝問氣口何以獨爲五臟主而可以決脈之動靜氣之盛衰人之死生有如是也伯言脈雖見於氣口而實本之於脾胃也胃者足陽明也脾者足太陰也足陽明爲六腑之先足太陰爲五臟之本胃主納受凡水穀以是爲市爲六腑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而得脾以爲之運化致五臟之氣無不藉之以資養則是脾者足太陰也肺者手太陰也其氣本

相爲流通而氣口亦手太陰耳是以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耳惟脈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凡胃脾有積聚痰物其氣口必大而滑凡胃脾之虛者其氣口脈必虛蓋穀入於胃氣傳於肺而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玉機眞臟論云五臟者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臟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蓋言胃而脾可知矣其與此意互相發歟然五味入口者如此彼五氣入鼻者何如六節臟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臟之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五味入口入於六腑五氣入鼻入於五臟五臟惟心肺居於膈上受此五氣故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矣然則脾有病者安能辨其五味哉

張志聰曰氣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五臟之氣皆變見於氣口故爲五臟主此論水穀入胃以養五臟

五臟之精氣復榮於脉以見於氣口也蓋水穀之清者榮於五臟水穀之濁者出於六腑清中之清者榮於經脉清中之濁者復傳化於腸胃膀胱此論飲食於胃有氣味清濁上下出入之分當知奇恆之腑亦受清中之清者也水穀入胃由足太陰脾臟轉輸以灌溉四臟然水入於胃又由手太陰肺臟之通調四布敷入於胃淫精於脉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於臟腑是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曰氣口亦太陰也言足太陰轉輸水穀之精而手太陰亦爲胃以養五臟氣是以五臟之氣皆見於氣口也心肺居上爲陽肺乃心之蓋而主氣開竅於鼻故引臟象論而言味歸陰而氣歸陽也道書云鼻爲天門口爲地戶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王氷曰下謂目下所見可否也調適其脉之盈虛

觀量志意之邪正及病淺深成敗之宜乃守法以治之也若志意邪則好祈禱言至德則事必違故不可與言至德也惡於鍼石則巧不得施故不可與言至巧心不許人治之是其必死強爲治者功亦不成故曰治之無功矣

馬蒔曰此言凡治病者當詳其法擇其人與病也察其下者察其下竅通否也適其脉者調其脉之大小滑濇浮沈也人有志意則審觀之然後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彼拘於鬼神者專事祈禱惑於渺茫與言修身養性之至德必不見信惡於鍼石者謂鍼無益與言鍼石之至巧必不肯從又有病勢危篤難以輕許者不可與治治之有何功哉

張志聰曰下謂腸胃水穀之所出也玉機論曰五實死五虛死前後不通悶瞀此爲實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爲虛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又曰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是以凡病必察其下二便也適其脉者調適其太陰氣口之脉以決臟腑之

氣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故當觀其志意與其所受之病焉拘於鬼神者欲其祝由而愈病也然祝由之道移精變氣以我之神而通神明有至道存焉若惟拘於鬼神之事不可與言至德矣用鍼石者有至巧之妙道故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既不能藏此精神以通神明當以鍼石治其外湯藥治其內矣若惡於鍼石不許治以湯藥治之亦無功矣然按以上七篇論陰陽臟腑而陰陽臟腑之病必須審證辨脉治以鍼石醪醴是以下篇論五方有五治之法病在外者治以鍼石病在內者治以醪醴湯液卽欲祝由愈病亦須移精變氣而後能通於神明故此篇末結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乃承上起下之文也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馬蒔曰治病各法始於五方而聖人則之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名篇

張志聰曰治病之法各有異同五方之民居處衣食受病治療各有所宜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王冰曰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導引按蹻也地勢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也

馬蒔曰帝問均一病耳而或以砭石或以毒藥或以灸焫或以九鍼或以導引按蹻治各不同何其病之皆愈也伯言四方地勢不同故所治亦異不必拘用一法也

張志聰曰夫九州八方皆通於天氣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地有生長化收藏之五氣而人亦應之是以東方主春生之令而人氣亦發生於外故宜鍼石以治其外南方主夏長之令而人氣更發越於外故宜微鍼以治其皮毛西方主秋收之令人氣亦收藏於內故宜毒藥以治其內北方主冬藏之令而人之陽氣亦沈潛於下故宜艾焫以起陽氣於至陰中央濕土主生化之令而人氣亦守於中故宜導引按蹻使灌通於四末此地勢有生長收藏之不同而治法是亦有別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王冰曰東方法春氣之方魚鹽之地海之利也水際以隨業近之豐其利故居安恣其味故食美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隨鹽發渴則勝血之徵血弱而熱故喜爲癰瘍砭石謂以石爲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則砭石也故砭石東人今用之

馬蒔曰此言砭石之所自始也天地發生之氣始於東方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最多海濱近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居此土以爲安食土味以爲美然魚性屬火使人熱中鹽味至鹹最能勝血宣明五氣論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故熱中則水虧血勝則陰衰其民黑色疎理病爲癰瘍故東方用砭石以治之後世用砭石者自東方來也

張志聰曰天地始生之氣由東方之九野以及於宇內之九州也夫五方之生物所以養生如偏於嗜食皆能致病也地不滿東南故多傍水海濱之地利於魚鹽傍水故民多食魚近海故嗜鹹得魚

鹽之利故居安食美也魚性屬火故使人熱中心主血脉故鹹勝血也嗜鹹故色黑血弱致肉理空疎也五臟生成篇曰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色變靈樞經曰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又曰血泣不通則衞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也東方之地人氣發生於外故其治諸病宜於砭石也夫春生之氣從東方而普及於宇內故砭石之法亦從東方而來以施及於九州也

金西銘曰首言地勢使然繼言天地之所始生地氣逼於天也

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王冰曰西方法秋氣之方引謂牽引使收斂也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不衣絲綿故曰不衣褐謂毛布薦謂細草華謂鮮美酥酪骨肉之類也以食鮮美故人體脂肥水土剛強飲

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謂喜怒悲憂恐及飲食男女之過甚也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藥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故毒藥爲西方人方術今奉之

馬蒔曰此言毒藥之所自始也天地肅殺之氣盛於西方故西方者屬金而金玉生之砂石產之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倚高陵以爲居而耐受乎風水土得金之氣甚爲剛強故斯民衣不用絲綿而用毛布之褐細草之薦食必用鮮華而體則脂肥所以外邪不能傷而內傷之病生凡七情飲食皆是也必宜用毒藥以治之後世之用毒藥者自西方來也

張志聰曰天地降收之氣從西北而及於東南其民依山陵而居故多風金氣堅肅故水土剛強不衣不事服飾也飲食華厚故人多脂肥水土剛強膚腠肥厚是以外邪不能傷其形惟飲食七情之病生於外也毒藥有毒之藥也五常政論曰大毒

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九蓋上古以神農之上品無毒者可以久服長生而中品下品有毒之藥以治病攻疾也邪不外入病從內生故宜毒藥治其內天地秋收之氣從西以及於九州故毒藥治病之法亦從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氷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臟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焫音洛 音萃

王氷曰北方法冬氣之方野處乳食又水寒氷冽故生病於臟寒也火艾燒灼謂之灸焫故灸焫北人正行其法

馬蒔曰此言灸焫之所自始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北方故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其地最高其居如陵風寒氷冽民思避之故樂於野處多食獸乳乳性頗寒是以人之臟氣亦寒而中滿之病生故北方之人必用灸焫以煖之後世之用灸焫者從北方來也

張志聰曰西北方陰也是以閉藏之氣惟北更甚地高陵居西北之勢也風寒冰凍陰氣勝也野處乳食北人之性也夫秋收之氣收於內冬藏之氣直閉藏於至陰之下是以中上虛寒而胃腹之間生脹滿之病矣艾名冰臺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夫陽生於陰火生於水艾能得水中之眞陽者也北方陰氣獨盛陽氣閉藏用艾灼灸之能通接元陽於至陰之下是以灸灼之法亦從北方而來也夫人與天地參也天有寒暑之

往來人有陰陽之出入經曰陷下則灸之卽四方之民陽氣陷藏亦宜艾灼故曰艾灼之法亦從北方來

董帷園曰故凡虛寒脹滿之病治宜溫補啓發元陽不可誤用寒凉尅伐之劑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腑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痹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腑腐同

王冰曰南方法夏氣之方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

故土弱而霧露聚嗜酸而食附言其所食不芬香也酸味收斂故人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內薄故筋攣脈痹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脈衰盛也故九鍼南人甚崇之

馬蒔曰此言九鍼之所自始也天地溫厚之氣在於南方故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氣最盛之處也地不滿東南故其地最下而水土弱霧露山地而升惟地下則爲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味而食附附者氣之腐者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內薄故其病爲筋攣濕痹也南方之人乃用九鍼以治之後世之用九鍼者自南方來也

張志聰曰南方主夏長之氣是以爲陽熱所盛之物之腐者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酸乃木味故外見赤色多霧露濕氣故其病攣痹也南方之氣浮長於外故宜微鍼以刺其皮夫鍼有九式微鍼者其鋒微細淺刺之鍼也

金西銘曰五方之民

舉東方之嗜鹹者則見本色之黑南方之嗜酸者則見所生之赤蓋色生於味也夫氣爲陽味爲陰東方主春生之氣而民嗜藏下之鹹南方主浮長之氣而民嗜收斂之酸有若陽鹿之嗜陰龜潛龍之嗜飛燕皆出於天性之自然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之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王冰曰中央法土德之用故生物衆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異生病殊焉其四方輻輳而萬方交歸故人食紛雜而不勞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居近於濕故爾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折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導引按蹻中人用爲養神調氣之正道也

馬蒔曰此言導引按蹻之所自始也東方海南方下西北方高故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土德正王故

天地所以生萬物者至衆濕氣在下故民病爲痿爲厥爲寒熱故治之宜導引按蹻也後世之用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土之位也地平土之體也濕者土之氣也化生萬物土之德也位居中央而氣溉四方是以所生萬物之廣衆也四支爲諸陽之本痿痹者手足之氣逆而痿弱不用也平脉篇曰陽脉不足陰往乘之則瀝淅惡寒陰脉不足陽往乘之則發熱寒熱者手足三陰三陽之脉病也蓋言中土之民不勞其四體而氣血不能灌溉於四旁是以多痿厥寒熱之病矣導引者擎手而引欠也按蹻者蹻足以按摩也蓋中央之化氣不能充達於四旁故宜導按其四支以引氣血之流通也夫中央之化氣由中而及於四方故導引按蹻之法亦從中而四出也　莫子晉曰由東南而及於西北由西北而及於東南故曰來由中央而及於四方故曰出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

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王冰曰隨方而用各得其宜惟聖人法乃能然矣

治之能達性情故病皆愈

馬蒔曰上文言各法始於五方而聖人治病則互用而且合者此病之所以皆愈也

張志聰曰夫天有四時之氣地有五方之宜民有居處飲食之殊治有鍼灸藥餌之異故聖人或隨天之氣或合地之宜或隨人之病或用鍼灸毒藥或用導引按摩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所謂病同而異治者如癰瘍之熱毒盛於外者治宜鍼砭毒未盡出者治宜毒藥陰毒之內陷者又宜於艾炳也又如濕邪之在四支而病痿厥者宜於鍼砭氣血之不能疎通者宜按蹻導引所以治異而病皆愈也得病之情者知病之因於天時或因於地氣或因於人之嗜欲得病之因情也或因五方之民而治以五方之法或因人氣之生長收藏而宜於鍼砭灸炳或因毒藥按蹻是知治之大體而又不必膠執於東方之治宜砭石西方之治宜毒藥也

是以聖人雜合以治而皆得其所宜再按上古之民動作以避寒則陽氣不致陷藏而無脹滿之病矣陰居以避暑則元氣不致外弛而無攣痹之證矣形勞而不倦則氣血得以流通而無痿厥寒熱之疾矣是以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此修養吾身中之精氣而能勝天地之陰陽者也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馬蒔曰篇內有移精變氣故名之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

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數音朔空上聲王冰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也古者氣上古天眞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也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凉氣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無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無伸宦之形靜保天眞自無邪勝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當今之世情慕云爲而動遠於道也

馬蒔曰此言上古之人可以祝由已病而後世則不能也往古內無眷慕之累而後世則憂患緣其內往古外無伸宦之形而後世則苦形傷其外往古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故邪不能入而後世則失四時之順逆寒暑之宜故賊風數至虛邪內生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病之小者甚而大者死也是以往古不必用毒藥以治其內鍼石

以治其外而祝說病由遂能移精變氣而已病也後世必得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治其外乃可以已病而非祝由之所能施也其不同者如此

張志聰曰移精變氣者移益其精傳變其氣也對神之辭曰祝由從也言通祝於神明病從而可愈也按此篇帝曰移精變氣伯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言能養其精氣神者可祝由而愈病湯藥鍼石亦能治之如精神散失雖有靈丹無能爲已故有愈有不愈也伯言往古之人精神完固故可祝由而已蓋以神而後可通神明也居禽獸之間不懼於物也寒暑得宜四時之氣調矣無眷慕之累精得其養矣無伸宦之形不勞其神矣居恬憺之世志意自適矣邪不入五臟骨髓是以毒藥不能治其內不外傷空竅肌膚是以鍼石不能治其外也故可移精變氣以通神明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精氣充足可通神明則陰陽和而神氣通暢又何患邪賊之爲害乎當今之世不然心志憂慮則傷神苦形煩勞則傷精逆其四時則傷

氣賊風賊害之風虛邪虛鄉不正之氣也精神內
虛故小病必甚無正氣以勝邪故大病必死也
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
得聞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
也上古使傚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
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
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色以應日脉以應月
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
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

以長命曰聖王
王冰曰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
傚貸季也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
脉弦而合木應春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
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
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
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圻不離常候盡可與
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所以知四時五行
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脉故也脉應月

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則平人之診要也能觀色脉之臧否斯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夫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能乎

馬蒔曰此至末節詳言色脉爲治病之要法也蓋色之變化最速可以應日脉之變化稍常可以應月此正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能然所以遠於死而近於生稱爲聖王也宜矣

張志聰曰嫌疑者不能決其死生也色脉之要道如日月之光明顯而易識也色脉之道上帝之所祕藏非其人弗教非其眞弗授八風者天有八風在人則有五經之風謂調理五脉之邪也上古之師經理色脉而通神明總不外乎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常理也色者氣之華脉乃精之液變化相移者移精變氣也觀其移精變氣以通神明之妙欲知其要道則色脉是矣蓋言理色脉而通神明則知精氣之盛衰矣日月者天地陰陽之精也夫色爲陽脉爲陰常求其色脉之要總不外乎陰陽

故知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則其要在是矣上言色脉之道合於五行四時八風六合而其要又總歸於陰陽此復言陰陽色脉之相合也色之變化五色以應四時之脉色生於脉也能貴重色脉以合於神明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是謂聖王聖王者上古之聖能修其養生之道亦歸於眞人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王氷曰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痹謂皮肉筋骨脉之痹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內舍於肝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

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
其傷人也外在於腠脇內舍於大腸林億按痹論
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以冬遇此者爲骨
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以夏遇此者爲脈痹以至
陰遇此者爲肌痹以秋遇此者爲皮痹是所謂八
風五痹之病也草蘇謂藥煎也草荄謂藥根也枝
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
服之凡藥有用根莖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
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
云本末爲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
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
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
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末云鍼也
馬蒔曰此言中古以湯液草煎治病也中古治病
方其病之始至用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痹之病
及其十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
而煎之使服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
蓋有病人而後用醫工故亦以本標名之今醫藥

合其病情則標本得而邪氣服矣此中古治病之得其法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中古之人不能移精變氣以通神明而治以湯藥亦有法也病至而治之者言不如恬惔虛無之世雖有賊邪不能爲害設有病至而即以湯藥治之八風者八方之風觸五臟邪氣發病五痹者五臟之痹也人之五臟應地之五行天之十干化生五行是以湯液十日十干已周而五痹可去矣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者以蘇荄爲本而旁枝爲末也夫五臟有經俞之外榮有筋脉皮毛骨肉之外合是五臟爲本而經俞筋骨爲標也草生五味以養五臟氣是以五臟有病則以蘇荄治之如邪在經脉之外合者則以草蘇草荄之枝治之是以本治本而以末治標也心肺居上爲陽而治以草蘇是本乎上者親上也肝腎居下爲陰而治以草荄是本乎下者親下也以草之本末爲助而病之標本已得又何有邪氣之不服哉此中古用藥之有法也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王冰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卽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耳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氣血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

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迨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外湯液治內必至心意粗略不能精審兒兒謂不量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饑人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爲惡耶蓋爲失時過節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

馬蒔曰此言後世治病之失也言後世治病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用微鍼以治其外湯液以治其內此粗工者兒兒然以爲可攻殊不知舊病未已而新病又起矣此後世治病之失其法者如此

張志聰曰不本四時治不法五方五氣也不知日月不識陰陽色脉也不審逆從不別標本順逆也上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暮世之治病已成而後治之是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而粗工兒兒又妄攻之是故其邪病未去而妄攻之新病復起此暮世之工不審色脉精氣之盛虛而爲治亦不知

標本之法也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眞人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戸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到同倒數音朔

王氷曰夫色脉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逆從到行謂反順爲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以反理到行所爲非順豈惟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王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去故逆理之人就新就明悟之士乃得至眞精曉之人以全己也一者因得之言因問而得其神氣也然後問其所欲而察其是非

馬蒔曰此詳言治法以色脉爲要之極而其要之一惟在於得神而已神者病者之神氣也

張志聰曰色脉者陰陽之道也臨病人觀色脉知

死生而無嫌疑治之大法盡於是矣此復結前節之義也逆從到行者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也標本不得者不知病之標本而以本末爲助也言暮世之人既不能順時調養又不能治却其邪是必神亡而形失矣夫心藏神而爲一身之主主明則十二官皆安以爲天下則大昌神亡則失國矣上古天眞論曰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道書曰神行則氣行神住卽氣住知神氣可以長生故此篇獨歸重於神焉去故去其故染之病就新就其新變化之精神乃得眞人之道而亦歸於眞人此言暮世之人能修養其精氣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帝止知要道不離於色脈伯因帝知其要在色脈故復曰治之要道原於至極總歸一而已矣一者神也得其神則色脈精氣因其情意而亦得閉戶塞牖無外其志也神舍於心心性之動處是謂情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是以無外其志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則得其神之存亡矣失神者死得神者生

首篇論上古眞人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此篇言往古之人能移精變氣以通神明命曰聖王暮世之人去故就新乃得眞人是精神完固皆可歸於眞人如神氣散失雖有良工無能爲已臨病之士可不察其色脉神氣而徒以鍼石湯液爲事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八

黃帝素問八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

藝術典第二十八卷

醫部彙考八

黃帝素問八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馬蒔曰內有湯液醪醴故名篇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堅也故能至堅也

王氷曰液清液醪醴酒之屬堅謂資其堅勁完謂
取其完全完全則酒清冷堅勁則氣迅疾而効速
夫稻者生於陰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
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氣勁切
霜露凝結稻以冬採故云伐取得時而能至堅
馬蒔曰此言爲湯液醪醴者必有取於稻米稻薪
也蓋稻米生於陰月成於陽月得天地之和高下
之宜故其性至完稻薪採之以冬故其性至堅所
以制爲湯液醪醴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五穀黍稷稻麥菽
五行之穀以養五臟者也醪醴甘旨之酒熟穀之
液也帝以五穀爲問是五穀皆可爲湯液醪醴以
養五臟而伯答以中央之稻米稻薪葢謂中穀之
液可以灌養四臟故也夫天地有四時之陰陽五
方之異域稻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氣具天地
陰陽之和者也爲中央之土穀得五方高下之宜
故能至完以養五臟天地之政令春生秋殺稻薪
至秋而刈故伐取得時金曰堅成故能至堅也炊

以稻薪者取丙辛化水之義以化生五臟之津上
章云移精變氣以通神明論神氣生於先天之精
也此章復論精氣又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蓋五
穀之液以養五氣氣和津成神乃自生是以上古
之人能完其天眞者雖有湯液醪醴爲而勿服以
神全故也中古之時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
全以稻米之液能生養精氣神也暮世之人止知
毒藥攻內鍼石治外不知精氣壞弛其功不立以
神去故也是以上章曰移精變氣得神者昌此章
曰故精自生巨氣乃平凡治病必先求其本也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
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夫上古作湯
液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
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
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鑱初銜切
王氷曰聖人愍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
不虞蓋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爲備用而不
服也中古雖道德稍衰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今

之世不必如中古之世何也以法殊於往古也
馬蒔曰此言上古聖人制湯液醪醴以爲備然無
邪則不必服中古則邪氣時生故服之萬全後世
則邪氣太甚非毒藥鍼灸以治之不可也然後世
有用醪醴者入之以藥而上古之醪醴乃以五穀
成之其性頗醇故不能治後世之邪所謂世代漸
遠而治法漸加也
張志聰曰伯言上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恐爲
邪氣所傷故以爲備耳然上古之人多能完其天
眞雖有賊邪弗之能害故雖爲而弗服也天眞論
曰夫道者能却老天全不危也言中古之人道德雖衰
不衰者以其德全形所以年度百歲而動作
而不致於精神壞弊故服之萬全不必已者不能
必其邪已而獲萬全也齊疾也鑱銳也鍼有九式
一曰鑱鍼言當今之世只知攻疾而不知調養其
正氣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
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

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泣濕同

王冰曰神不使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示而精神不進志意不治動離於道耗散天眞故爾夫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也鍼法之不能立功者以病者之不能有神也蓋病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神志意精氣榮衛皆非其故故其神已去而病不能愈安望鍼法之能立功哉

張志聰曰經曰鍼石之道在皮肉筋脈骨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弊止也形弊者在皮肉筋骨刺已止矣血盡者在血脈亦已盡其疎通矣而不能奏功者用鍼之工神不使也靈樞經曰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又曰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又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淺深在志

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今
粗工不知鍼石之道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
可愈也此申明工不守神也夫氣生於精精陽之
氣化水穀之精微而後生此榮衛精壞神去故榮
衛不可復收此論榮衛之生於精氣也或者嗜欲
無窮則壞其精矣憂患不止則傷其氣矣精氣壞
弛則榮血凝泣而衛氣除去矣故神去而病不愈
此言神由榮衛精氣之所生也生於精氣者先天
所生之神也神生於榮衛者後天穀液之所生也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
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
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
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
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
謂也

王氷曰此言醫與病不相得也然工人或親戚兄
弟該明情疑勿用工先備識不謂知方鍼艾之妙
靡容藥石之攻匪預如是則道雖昭著萬舉萬全

病不許治欲奚爲療五臟別論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必不治治之無功此皆謂工病不相得邪氣不賓服也豈惟鍼艾之有惡哉藥石亦有之矣

馬蒔曰上文言病者之神至於去固不可愈而此又言始時病工之不得宜其病至於成也帝嘆凡病始生雖極精微難以測識然必先入於皮膚當是之時何弗之察至今病成而良工稱之曰病成又名之曰逆則鍼石良藥不能及已且此良工者素能得法守數與病之至親日逐聞聲見色亦何不早治而使病之至於斯也伯言病非遽至於成也蓋病者爲本醫工爲標始時醫工不得病者之情如本篇嗜欲無窮之謂病者不得醫工之能如前篇不本四時等義之謂所以邪氣不服而病至於成也由此觀之則病者不可不預而醫者不可不先忽之其始而徒悔於終奚益哉

張志聰曰此節論湯液治病之當有法也夫察色聽聲問其情從其意此良工得其法矣如湯液不

得其法而病亦不愈故詳設此問焉帝曰病之始生極微極細必先留結於皮膚如十日不已良工皆稱曰病已成名曰逆雖鍼石不能治而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審證之法守其數問其情親戚兄弟或遠或近繫之病者可謂從其意得其情矣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可謂察其色知其聲矣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治而使病成乎伯言病爲本工爲標蓋以工之治法爲標也言不得草蘇草荄本末爲助之法治之是以邪氣之不服也上節論鍼石治病重在得神此節論湯液治病貴在得法下節論湯液治病重在調服精氣此三者良工之不可缺一者也夫審證辨脉得病之情固良工之首務而治病之湯液又不可不得其法也　金西銘曰此之謂也句乃引標本已得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臟陽已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

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臟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以已同莝音剉

王冰曰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生陽氣竭也不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臟陽已竭也津液者水也郭皮也陰穡於中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減於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支脈數急而內鼓動於肺中也動中者謂氣急而欬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乎四極四支也靈樞經曰陽受氣於四末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沈也脈浮爲在表脈沈爲在裏在裏者泄之在外者汗之去宛陳剉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微動四極謂微動四支令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溫衣也

經脉滿則絡脉溢絡脉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絡脉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復其形也開鬼門是啓元府遣氣出也五陽是五藏之陽氣也潔淨府謂瀉膀胱水去也脉和則五精之氣以時賓服於腎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穢復除也如是故精髓自生形肉自盛藏腑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大經脉氣乃復平爾

馬蒔曰此帝承上文而舉病成一證者問之伯遂以治法爲對也陽者衛氣也郭皮膚也人以皮膚爲郭猶以外城爲郭也魄肺神也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察脉之輕重浮沈也宛積也陳莝陳草也邪氣之在人身猶草莝之陳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五陽五藏皆有陽氣也巨氣大氣也卽正氣也帝言病有不從毫毛而生非由於外而生於內五藏陽氣皆已竭盡津液充溢皮膚發爲腫脹上攻於肺肺神獨居是孤精在內而陽氣耗散於外形體輭弱不可與衣相保四支脹急中氣喘促邪氣入內以與正氣相拒腫脹之形施張

於外宜何法治之伯言當察其脉之浮沈如權衡然浮則在表宜汗沈則在裏宜泄如去宛積之陳草又微動四支以導引之溫煖其衣以流通之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體蓋經脉滿則絡脉溢絡脉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經脉如繆刺論之所云也開鬼門以發其汗潔淨府以利其水庶使五臟之精漸以時服五臟之陽漸以宣布正以疎滌五臟故邪氣去而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非由邪氣之去何以致正氣之復哉是證也其靈樞水脹論五癃津液篇之所謂水脹歟

張志聰曰此節論氣生於精精由氣化欲治病者當究其原原本既清則生機自盛精生氣平邪氣自服不可徒以攻疾爲首務也夫陽氣主於皮毛不從毫毛而生五臟陽已竭者不因外邪傷於表陽而五臟之元眞已竭於內也肺主氣而外主皮毛氣化則水津四布而下輸膀胱氣耗於外不能布化水液是以津液充溢於郭郭而肺臟之陰魄孤精獨居於內也水液充於皮膚則身體腫脹而

不可與衣相保四支爲諸陽之本陽虛於外是以四極腫急喘而動中是氣逆於內而形腫施於外爲治之法奈何必也腐穢去而形復形復而氣布氣布而水行水行而精生精生而氣平所謂形歸氣氣歸精也平權衡者平治其脈卽繆刺也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而後行氣於藏腑故先平治其權衡權衡已平則氣血和而水津散矣積者謂之宛久者謂之陳腐者謂之莖夫脾主爲胃行其津液灌於四藏行於四支充於肌肉脾家實則不能行其津液而下輸膀胱是以腐穢當去而後形復也微動四支運脾氣也溫衣煖肺氣也繆刺調氣血也肌肉血脈和調則腫滿消而復其舊日之形矣鬼門毛孔也開鬼門發表汗也潔淨府瀉膀胱也鬼門開則肺竅通而水津布所謂外竅開則裏竅通上竅通則下竅洩矣膀胱者津液之所藏都府潔淨則精以時復矣巨陽爲諸陽主氣而生於膀胱精已復則氣自生而五藏之陽和已布矣夫腸胃膀胱受五藏濁氣名傳化之腑陳

莖去都府潔則五藏之濁得已疎滌矣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藏疎滌故精自生而形自盛矣精主骨氣主肉精氣足則骨肉相保而巨氣乃平巨氣者太陽之氣也夫膀胱精復而五藏布陽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五藏精生而巨氣乃平者州都之精五藏之所生也此章言上古之聖能完其先天之眞中古以來當養其後天之氣故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葢後天之精氣由中胃水穀之所生也　高士宗曰腹者腸胃之郭郭足太陰脾土之所主也津液充郭者脹滿於腹也形不可與衣相保四極急而動中者腫脹於皮膚四支也是以去宛陳莝消其腹滿也開鬼門潔淨府者行洩皮膚之水也先治其權衡者脾土之運輸必由肺氣之通調也　金西銘曰四支者井滎經俞之所出入十二經脉交相貫通胷中爲氣之海宗氣積於胷中出喉嚨以司呼吸同榮氣行於十二經脉之中氣行則脉行氣拒於內則脉泣於外矣外內氣血交相拒逆是以四支脹急而喘動於中矣此

節爲治脹滿水腫之要法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馬蒔曰篇內有著之玉版及至數之要其末云論要畢矣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恆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度入聲

王冰曰一謂色脉之應也知色脉之應則可以揆

度奇恆矣血氣者神氣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夫血氣應順四時遞遷自王循環五氣無相奪倫是則神轉不回也回謂却行也然血氣隨王不合却行却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轉乃失生氣之機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則火王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循環此之謂神轉不回也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謂回而不轉也然反天常軌生之何有耶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言五色五脈變化之要道迫近於天常而又微妙也玉機篇名言以此回轉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於玉機論文也

馬蒔曰此因帝疑經旨之異而深明其道之一也五色脈變揆度奇恆俱古經篇名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恆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試言道之至數凡五色脈變揆度奇恆其

經雖異而其道則歸於一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前篇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八正神明論有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上古天眞論有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則知神者人之主也有此神而運轉於五臟必不至於有所囘囘者却行而不能前也設有所囘囘必不能運轉矣此乃自失其機也是可見機在於神要在於機故至數之要至迫至近至精至微吾將此數語而著之玉版命之曰合玉機蓋玉機眞臟論亦載此數語故曰合玉機也

張志聰曰奇恆者異於恆常也言奇恆之道有色脈陰陽淺深順逆指示多有不同將用何法以得其要伯言脈因度數出入五臟之氣相生而傳一以貫通外內環轉如逆囘則爲病矣與脈要精微平人氣象諸論之脈病不同故曰奇病也夫脈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灌溉於四臟至數者脈因出入之度數也五色脈變者五臟之脈變見於色也

一者神也神者五臟血脉之神氣也益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五臟受氣轉而不回者也如逆傳其所勝是回則不轉乃失其相生旋轉之機矣故曰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言五臟經氣相通陰陽并合至切近而微故曰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玉版玉機二篇名言脉行至數之要若版籍之有格有序故方盛衰論曰脉事因格玉機論曰五臟相通移皆有次合玉機者又如璇璣玉衡之旋轉也莫子晉問曰此篇章旨與辨脉篇之趺陽脉浮而濇少陰脉如經者平脉篇之寸口脉弱而遲諸節同義與曰仲景造傷寒論原本於靈素諸經而更闡發其未盡之旨子也知此可予言會悟矣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天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脉短氣絕死病溫虛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

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恆事也揆度事也（齊作劑）

王冰曰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謂他氣也餘臟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去處故云各在其要色淺則病輕故十日乃已色深則病甚故必終齊乃已病深甚故百日之多若色見大深兼之天惡面肉又脫不可治也色不夭面不脫治之百日盡可已使脉短已虛加之漸絕眞氣將竭故必死若甚虛而病溫溫氣內涸其精血亦死色見於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色見於上者傷神之兆也故逆左爲陽故男子右爲從而左爲逆右爲陰故女子右爲逆而左爲從若女子色見於左男子色見於右是變易也男子色見於左是曰重陽女子色見於右是曰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權衡相奪謂陰陽二氣不得高下之宜是奇於恆常之事當揆度其氣隨宜而處療之

馬蒔曰上文言五色脉變合揆度奇恆而道在於

一矣此節以五色之變者而極言之凡人容色見於上下左右部者各在其要處爲宜其色見淺者病未深也用湯液以治之十日可已據湯液醪醴論則此湯液者乃五穀所爲非如後世之湯藥也其見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藥劑以治之二十一日可已藥劑者如移精變氣論治以草莖草荄之枝者是也其見大深者病勢深也必用醪酒以治之百日可已醪酒者入藥於酒中如腹中論有雞矢醴之謂其間有顏色沈夭而面肉已脫者不治然雖曰不治期在百日之盡則其命斯決也蓋脉短氣絕者必死病溫虛甚者必死故知其百日盡而必死也所謂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者正以色見於上病勢方炎故爲逆色見於下病勢已衰故爲從靈樞五色篇云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女子色見於右則女子屬陰而右亦屬陰是爲獨陰也故爲逆若在於左則陽以和陰豈非從乎男子色見於左則男子屬陽而左亦屬陽是爲獨陽也故曰逆若在於右則陰

以和陽豈非從乎何也夫男子色見於左乃重陽也故曰死女子色見於右乃重陰也故曰死此陰陽相反而作此病治法在於察其脉之浮沈如權衡然以相奪之正奇恆捨度二篇之事也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正此之謂歟

張志聰曰容面也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捨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言奇恆之病發於五臟之中而五脉之氣色外見於明堂之上下左右各在其淺深順逆之要耳色見淺其病亦微故以湯液治之而十日可愈夫奇恆之道五臟皆稟氣於胃足太陰爲之轉輸病則逆回而色見於面故用湯液治之蓋以稻米之液助土氣之資生十干已周俾五臟之氣復色見深其病亦深矣故必齊毒藥攻其中二十者偶數之終一者生陽之始以十干而再周復得甲而化土五臟爲陰氣色爲陽二十一日五臟之生氣已復轉矣若色大深則病更深醪醴熟穀之液其氣慓悍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脉榮衛運行則所逆之

色亦散矣因色大深至甲十復而後已也所謂色者因五臟之變而見於五色也色天面脫不治者以五臟之氣榮於脈五經之脈見於色氣血衰則面色脫而天然不澤故至百日五臟之氣盡而已矣若脈短氣絕乃虛脫已極喪無日矣上言回則不轉而見色之淺深此言氣血虛脫而爲不治之死證下言受外淫之邪而致榮衛內陷也溫病者外感風寒發爲溫熱之病辨脈篇曰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蓋榮衛氣機從內達外風寒之邪從外內侵榮衛受傷則脈氣反陷然猶藉其根氣盛強則邪隨正而復出於外若正氣虛甚邪惟內侵邪盛正虛必死之候也上言脈氣之從內而外此論榮衛受邪反從外而內即下文所謂八風之勝終而復始玉機篇之所謂風寒客於人從毫毛皮膚傳於五臟是已色見上下左右者五色篇曰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女爲陰右亦爲陰故女子色見於右爲逆見於左爲從男爲陽左亦爲陽故男子色

見於左爲逆見於右爲從如男女之左右反易是爲重陽者死重陰者死此言色見上下左右各有男女順逆之要焉反他言男女陰陽之色反逆也權衡脉也相奪者奪其脉順則色亦順矣按方盛衰論曰陽從左陰從右若盖男子之血氣從左旋女從右盖色生於脉治其脉順逆於右者從左逆於左者子之血氣從右轉是以男子之色見於右而從左散者順也女子之色見於左而從右散者順也揆度度事也言揆度奇恠者度脉之事也方盛衰論曰度事上下脉事因格度事者度陰陽順逆上下之事也脉事者言脉因前後度數出入而有一定之格也此承上文而言奇恠脉事也

搏脉痹躄寒熱之交脉孤爲消氣虛泄爲奪血孤爲逆虛爲從行奇恠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王冰曰脉擊搏於手而病癉痹及攣躄者皆寒熱之氣交合所爲非邪氣虛實之所生也夫脉有表

無裏有裏無表皆曰孤亾之氣若有表有裏而氣不足者皆曰虛衰之氣也孤無所依故曰逆虛衰可復故曰從凡揆度奇恆之法先以氣口太陰之脉定四時之正氣然後度量奇恆之氣也若木見金脉金見火脉火見水脉水見土脉土見木脉如是皆行所不勝也故曰逆賊勝不已故逆則死木見水火土脉火見金土木脉土見金水火脉金見土木水脉水見金火木脉如是者皆可勝之脉故曰從從則無所尅殺傷敗故從則活也終而復始者以不越於五行故雖相勝猶循環終而復始也過謂遍也然逆行一過遍於五氣者不復可數爲平和矣

馬蒔曰此節又以五脉之變者而極言之脉之搏擊於手者乃曰痹曰躄曰寒熱之交則有此脉來現也脉之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者孤脉也有陰而無陽者爲衛氣消有陽而無陰者爲營氣消脉之虛者而有泄證乃爲奪血也蓋血乃陰類泄雖非血而血從此虛故曰奪血然孤者爲偏勝是

爲逆虛者猶可補是爲從凡欲行奇恆篇之法自
太陰始蓋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當於此部而取
之五行之尅我者爲所不勝也行所不勝者是爲
逆逆則死如木部見金脉金部見火脉火部見水
脉水部見土脉土部見木脉之類五行之我尅者
曰所勝行所勝者是爲從從則活如木部見土脉
土部見水脉水部見火脉火部見金脉金部見木
脉之類是也故八風四時之勝或行所不勝或行
所勝皆終而復始若逆行一過則行所不勝其病
必死不必復數矣

張志聰曰此言脉不循度旋轉而反陰陽相搏則
又爲痹躄躃寒熱之病矣但臂不遂者名曰痹躄乃
足之疾也蓋經脉五俞出于手足陰陽相貫上下
循行如反相搏擊故爲手足痹躄寒熱之病蓋陰
乘於陽則爲寒陽乘於陰則爲熱陰陽相搏則爲
寒熱之交也血隨氣行神氣虛消則脉不能至於
手太陰而脉孤弱矣此太陰陽明之生氣漸消乃
危殆之逆證也如經虛下泄此爲奪血非生氣消

滅故爲從辨脉篇曰趺陽脉浮而澁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又曰趺陽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鞕此脾胃之氣虛消而脉不能循經外轉致有身冷膚鞕之危所謂逆者此也又曰少陰脉反滑而澁者故知當屎膿也陽明脉微沈少陰脉微滑此爲陰實其人必股內汗出陰下濕也金匱要略曰少陰脉滑而數者陰中卽生瘡狠牙湯洗之又曰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膏髮煎導之此皆虛陷之證治之卽愈所謂順者此也行奇恆之法以太陰始者以五臟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五臟相通次序環轉是行奇恆之法從太陰始行所不勝者五臟相尅而傳卽回則不轉也行所勝者五臟相生而傳卽神轉不回也故曰五臟相通移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八風八方之風也四時之勝者春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也終而復始者言脉之逆行而亦循度環轉也前節論本氣虛消之逆傳此復論八風之邪四時

之勝以致脈氣逆行榮衛內陷而亦循度回轉也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者言風寒客於人始傷皮毛而內舍於肺肺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腎傳之心逆行一過則死矣不復如順行之循環無端之可數也夫論奇恆之要五臟次序逼移而不回病則回而不轉以至於外因八風之邪四時之勝逆行環轉一周不復可數奇恆之道盡於此矣

診要經終論篇第十六

馬蒔曰前七篇論診脈之要後六篇論十二經之終故名篇

張志聰曰診要者診度奇恆之要經終者六經之氣已終蓋奇恆之道論五臟之三陰陰陽合并而成六是其生五其終六也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

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王冰曰方正也言天地氣正發生其萬物也木治東方王七十二日猶當三月節後一十二日是木之用事以月而取則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以陽氣明盛地氣定發爲萬物華而欲實也然季終土寄王而王土又生於丙故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陽赫盛地焰高升故言天氣盛地氣高火性炎上故人氣在頭也七月三陰支生八月陰始肅故云陰氣始殺也然陰氣肅殺類合於金肺氣象金故人氣在肺也九月十月陰氣始凝地氣始閉隨陽而入故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深伏故氣在腎也夫氣之變也故發生於木長茂於土盛高而上肅殺於金避寒於火伏藏於水斯皆隨順陽氣之升沈也

馬蒔曰此舉天氣地氣人氣而言之見人氣所在乃診家之至要也正二月者寅卯月也月建屬木

木治東方天氣始正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以肝屬東方木也三四月者辰巳月也月建屬土與火治東南方天氣正方地氣之發者已定人氣在脾以脾屬土而土又生火也五六月者午未月也月建屬火火治南方天氣已盛地氣已高人氣在頭頭屬南方火也七八月者申酉月也月建屬金金治西方天地之陽氣已下陰氣已上始皆肅殺人氣在肺以肺屬西方金也九十月者戌亥月也月建屬水陰氣始氷地氣始閉人氣在心陽氣入藏也十一二月者子丑月也月建屬水水治北方水已復凝地氣已合人氣在腎以腎屬北方水也善診者當以是爲法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伯言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而人氣在肝肝主東方寅卯木也夫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蓋以六十日而氣在一臟爲首五臟相通而次序旋轉者也三月四月天地之氣正盛而人氣在脾辰巳二月足太陰陽明之所主也五月六月生長之氣從地而升故肝而脾脾

而直上於巔頂也歲六甲而以五月六月在頭者止論五臟也故曰奇恆五中又曰章五中之情按奇恆之道論五臟之神氣五臟者三陰之所主也人氣在頭者厥陰與督脉會於巔與五臟合而爲三陰也三陽相火所主相火者卽厥陰包絡之火也始殺者氣始肅殺也申酉二月屬金而人氣在肺九月十月收藏之氣從天而降肺屬乾金而主天爲心藏之蓋故秋冬之氣從肺而心心而腎也少陰主冬令故先從手少陰而至於足少陰冰復者一陽初復也地氣合者地出之陽復歸於地而與陰合也腎主冬藏之氣故子丑二月人氣在腎

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上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竅於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去聲冬刺俞竅於分理之於字當作與字　俞音輸

王氷曰散俞謂間穴分理謂肌肉分理傳謂相傳

環謂循環也相傳則傳所不勝循環則周廻於五氣此辨疾氣之閒甚也盡氣謂出血而盡鍼下取所病脈盛邪之氣也邪氣盡已穴俞閉密則經脈循環而痛病之氣必下去矣以陽氣大盛故爲是法刺之循理謂循肌肉之分理也上謂手脈下謂足脈神變謂脈氣變易與未刺時異也直下謂直爾下之散下謂散布下之

馬蒔曰承上文而言四時所診既有定臟矣而此遂言四時當各有所刺也甚者病相尅爲甚傳其所勝也如心傳肺肺傳肝之類閒者閒其所勝之臟而傳於所生之臟也如心當傳肺者閒其所勝之肺而傳其所生之脾之類標本病傳論岐伯曰謹察閒甚以意調之閒者并行甚者獨行荅并者並也傳其所閒而病勢并行也獨者特也特傳其所勝也春刺散俞及與分理散俞者各經分散之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氣在經脈此散俞者卽經俞也以義推之春之經脈當在肝膽經也分理者紋理也肝之經穴者亦肝膽經之分理也分理者紋理也肝之經穴

在中封穴膽之經穴在陽輔穴候至血出而止鍼
其病之甚者則氣本傳於所勝而至此不傳閒臟
而傳之者則環時而病已矣如夏刺絡俞以義推
之當在心與小腸之絡穴也心之絡穴在通里或
心包絡絡穴在閒使小腸絡穴在支正也見血而
止鍼邪氣已盡周時穴閉痛病自然下矣如秋刺
皮膚四時刺逆從論云秋氣在皮膚水熱穴論云
取俞以瀉陰邪取合以虛陽邪以義推之肺經之
俞在太淵太陽之合在合谷也循其皮膚之分理
上下同法候其神變於未刺之先而止鍼矣如冬
刺俞竅與分理蓋腎與膀胱之俞竅分理也四時
刺逆從論云冬氣在骨髓正以腎主骨也其病之
甚者當水尅火腎傳心也即直下其鍼以深取之
其病之閒者當腎傳肝也乃散布其鍼以淺刺之
則病自愈矣凡此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正以法其
人氣之所在以爲刺耳
而環轉也夫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臟度肉度筋度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氣外循於皮膚絡脈分肉

俞度陰陽氣盡度人脉者言人之脉氣從奇恆之勢而有陰陽順逆也度臟者度五臟之氣從內腑而外出不可逆刺以傷其臟也度肉度筋度俞者度五臟之氣外循於分肉俞絡之間各有淺深而四時之刺法不同也度陰陽氣盡者言五臟之氣合於三陰三陽而各有經終也散俞絡脉之俞穴也分理分肉之腠理也蓋春氣生升於外故當於散俞谿谷之間而淺刺之血出則脉氣通而病止矣如逆之甚者深取之而傳導其氣輕者不待傳氣而即環轉矣夫經俞絡脉谿谷各有三百六十五穴皆臟腑之氣所遊行是以四時之刺或在皮膚或在俞穴也鍼經曰刺之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是以四時之刺必候其氣至之所在而刺之也絡俞者孫絡之俞見於皮膚之間蓋夏氣浮長於外而更宜淺刺者也若盡傳其氣則反閉其環轉之機而痛病於下矣蓋言經隨氣轉夏時之氣浮越於

外氣至卽止而不宜太過此反結上文之義也傷寒論曰臟腑相連其痛必下言經氣逆於上病必痛於下謂其經絡上下之相通也刺逆從論曰秋氣在皮膚蓋七月八月人氣在肺而肺主皮毛是以或上或下皆宜刺皮膚循於肉理神氣變轉而脉卽循行矣神者五臟之神卽轉而不囘之神氣也俞竅諸俞之穴竅更深於散俞而近於筋骨者也分理者分肉之腠理乃谿谷之會谿谷屬骨而外連於皮膚是以春刺分理者外連皮膚之腠理也冬刺俞竅於分理者近筋骨之腠理也蓋冬氣閉藏而宜於深刺也直下者循經而下鍼欲深而留之也散下者循絡而下鍼言病之輕者不必太深也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臟之所宜也此總結上文而言四時之刺法各有深淺之所在也

春刺夏分脉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

愈又且欲言語

王氷曰心主亂故脈亂氣微水受氣於夏腎主骨故下淫於骨髓也心火微則胃土不足故不嗜食而少氣也木受氣於秋肝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若氣逆環周則爲欬嗽肝主驚故時驚肺主氣故氣逆又且哭也冬主陽氣伏藏故邪氣著藏腎實則脹故刺冬分則令人脹也火受氣於冬心主言故欲言語也

馬蒔曰此舉春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春當刺肝膽之散俞分理矣若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心主脈故脈亂氣微水受氣於夏腎主骨故邪氣入淫骨髓而前病不能愈況心火微則胃土不足故不嗜食不嗜食故少氣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絡俞血氣外溢令人少氣也若春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矣木受氣於秋肝木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肺主氣故氣逆旋爲欬嗽而前病不能愈況肝主驚故時驚肺在聲爲哭故又且哭也至若春刺冬分則取腎

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冬主陽氣內藏故邪氣著藏邪氣內入故令人脹病不愈火受氣於冬心主言故欲言語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張志聰曰厥陰心主主脉無故而隕之故脉亂血氣外溢故令人氣微也少陽主骨厥陰不從標本從少陽中見之化故入淫骨髓也病不在夏分故病不能愈肝氣仍逆故令人不嗜食肝主春生之氣故又且少氣也臟眞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者也榮衛氣血所以濡筋骨利關節春刺秋分是病在肝而反傷其肺是以筋攣血氣環逆故令人氣逆而轉爲欬嗽也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藏魂魂魄不安故使人邪哭也春主生升冬主閉藏春刺冬分反導其血氣內著故令人腹脹肝主語故又且欲言語也病不愈者言四時所主之臟病不愈又且者言不惟病不愈而又有此證也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

人少氣時欲怒 解懈同 墮惰同

王冰曰肝養筋傷春分則肝氣不足故筋力解墮肝木爲語傷秋分則肝木虛故恐如人將捕之肝不足故欲無言而復恐也夏傷於暑則心勃勃之志內熾故令人少氣時欲怒也

馬蒔曰此舉夏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夏當刺心與小腸之絡俞矣若夏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養筋肝氣不足故筋力解墮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

墮也夏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肺氣不足故病既不愈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蓋虛之甚故也如夏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腎水洩而心火炎病既不愈元氣衰少火氣內熾來助母氣時欲怒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張志聰曰三月四月人氣在脾脾病不愈故令人解墮五月六月人氣在心主包絡心主言心主不能代君行令故心中欲無言經曰所謂恐如人將

捕之者秋氣萬物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搏故恐也夏刺秋分則陽氣入而與陰相搏故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令人少氣時欲怒經曰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得出蓋夏月陽氣外張而反逆歸於冬分故不惟病不愈而更令人少氣善怒也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睡嗜臥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灑灑時寒

王氷曰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者刺不當則肝虛故也心氣少則脾氣孤故令善夢陰氣上干故令嗜臥心主夢神爲之故令善夢陰氣上干故時寒也

馬蒔曰此舉秋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秋當刺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若秋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氣不足病不能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也若秋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已心氣益少脾氣亦孤令

人嗜臥心主夢故又且善夢也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能動至若秋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病既不已陰氣上升故令人灑灑時寒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春分是反導其血氣上行故令人惕然欲有所爲刺逆論曰秋刺經脈血氣張志聰曰秋主下降刺春分是反導其血氣上行上逆令人善忘秋氣在皮膚氣分刺夏分之絡脈則氣不外行故令人益嗜臥肺藏魄經曰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安而喜夢秋刺冬分冬主閉藏而反傷之則血氣內散故令人寒慄也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爲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而當作如）

王氷曰肝氣少故令欲臥不能眠肝主目故眠而如見有物之形狀也氣上發爲諸痹泄脈氣故也

肺氣不足故發渴

馬蒔曰此舉冬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

他病也冬當刺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若冬刺春分則刺肝膽之經穴也病既不愈肝氣衰少故令人欲臥而臥時又不能眠雖至眠時如有所見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也若冬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愈而脈氣發洩諸痹當發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脈血氣外洩留爲大痹至若冬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也病既不愈而肺氣不足令人火燥而善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渴

張志聰曰春令所以洩冬藏之氣也人臥則氣歸於陰而反刺春分以洩之故令人欲臥不能眠氣行於陽則目張行於陰則目瞑眠有所見者目不得瞑也冬主閉藏夏令浮長氣應藏而刺夏分使之外泄故發爲諸痹痹者閉也氣留閉於外而爲痛也腎藏津液肺乃水之化原刺秋分故善渴也此言五臟之氣隨時而升降浮沈非五臟經脈之謂也

凡刺胷腹者必避五臟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膈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刺避五臟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膈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胷腹者必以布慴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刺鍼必肅刺腫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道也中去聲慴當作慴

王氷曰心肺在膈上腎肝在膈下脾象土而居中故刺胷腹必避之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意志損之則五神去神去則死至故不可不愼也中心環死者氣行如環之一周則死謂周十二辰也中脾五日死者土數五也中腎七日死者水成數六水數畢當至七日而死中肺五日死者金生數四金數畢當至五日而死五臟之氣同主一年膈傷則五臟之氣互相尅伐故不過一歲必死處謂腎著於脊脾臟居中膈連於脅際知者爲順不知者反傷其臟著以布慴從單布上刺形定則不誤中於五臟也刺之不愈復刺要以氣至爲效也鍼經曰刺之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

此之謂也肅謂靜肅所以候氣之存亡搖鍼所以出大膿血勿搖者以經氣不欲泄也

馬蒔曰此言刺不避五臟者各有死期而遂指刺胷腹者之有法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凡刺胷腹者必當避之苟不避之則中心者環死蓋心爲君主之官故其死最速當周環一日之時而死也中脾者五日死蓋以五乃土之生數也中腎者七日死蓋六乃水之成數成數既畢當至七日也中肺者五日死蓋四乃金之生數生數既畢當至五日而死也中膈者皆爲傷中蓋人之有膈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熏心肺也心肺居於膈上腎肝居於膈下而脾則居於膈中故五臟之氣同受膈氣今膈既受傷則五臟之氣互相尅伐其病雖暫時得愈猶誤傷其中不過一歲而死矣凡刺五臟者在乎知其順逆也所謂順者知膈與脾腎有上中下之異處不知者反之所以謂之逆耳且凡刺胷腹者自有其道必以布爲憿憿者巾也著之胷腹之間乃從單

布上刺蓋不欲深入也刺之愈者可以止鍼若刺之不愈則復刺之況刺鍼者其志當肅卽寶命全形篇所謂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其刺腫者必搖其鍼以出大膿血故也若非腫而刺經脉者勿搖其鍼以經氣不可泄也此乃鍼刺之道耳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神氣從內膈而外達於胷脅從胷脅而環轉於形身故不可逆刺其膈以傷其臟焉內膈上連於胷中連於腹下連於脅臟氣從此而外出故曰刺避五臟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膈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反之者逆刺其所出之神氣也環者一周時也蓋日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一晝一夜日環轉一周故至周轉而氣終也五日者土數終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七日者生成之數終也天數五地數五肺屬乾金而主天脾屬坤土而王地故皆死於五日也止言四臟而不及肝者或簡脫也楊元如曰五臟經脉俱不上循於頭惟厥陰與督脉會於巔故曰五月六月人

氣在頭抑厥陰之氣不從胃脘外出而直上於頭與夫五藏六腑之氣俱從內膈而外出於胸脘故刺中膈者皆爲傷中一歲死者盡五行六氣之終而死也按內膈上連胃之十一椎刺中膈者卽不中連兩旁季脘後連脊之十一椎刺中膈者皆爲所傷矣行鍼者當愼藏速死其中藏腑之氣皆爲所傷矣行鍼者當愼諸避五藏者避五藏神氣之所出也五藏之氣所從而出者膈與脾腎處也膈者胃膈之上鳩尾處也脾處者胃骨兩分之下交腹之處也腎處者兩脊之下也言五藏之氣從膈外出旋轉不回若反刺之是逆其氣而傷其藏矣慬定也以布定著於胃腹乃從單布上刺之蓋欲其極淺也不愈而復刺者言其至淺而或不得其氣也若氣之難得宜肅靜其鍼以候焉搖鍼者刺之瀉法也腫乃邪實故宜搖鍼以瀉其邪經刺勿搖守其正也此補瀉之法刺之要道也此言刺胃腹者宜微鍼而淺刺之勿使有傷膈氣也

莫子晉曰此復兼六腑之氣而言卽陰陽合并之義蓋中藏氣者死之速中

腑氣者死之遲也

帝曰願聞十二經脉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脉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王冰曰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然足太陽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脉起於手小指之端循臂上肩入缺盆其支別者上頰至目內眥抵足太陽又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戴眼反折瘛瘲色白絕汗謂汗暴出如珠而不流旋復乾也太陽極則絕汗出故死

馬蒔曰此以下詳十二經脉終時之狀而此一節則先以太陽之終者言之也反折瘛瘲謂手足身體反張而或急爲瘛或緩爲瘲戴眼反折瘛瘲皆太陽經脉之過也其色則白足太陽之水主黑手太陽之火主赤其二色不見而色止白也絕汗乃出謂汗暴出如珠而不復滲入也蓋至於絕汗出而死矣

張志聰曰此論臟腑陰陽之合并也所論五臟之氣者三陰之所主也三陰之氣與三陽交并陽氣先至陰氣後至合於十二經脉內絡臟腑外絡形身外內出入循環無端故曰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不知并合診故不明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當知五行而生三氣三而三之合爲六氣六六之氣以應十二經脉一經之氣已終是不復陰陽相貫而環轉無端矣戴眼目上視也反折背反張也瘛瘲手足屈伸也太陽主筋而爲諸陽主氣陽氣者柔則養筋太陽之經氣已絕是以筋脉急而戴眼反折手足牽引也手太陽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絕汗者津液外亡也色白者亡血也津液外脫則血內亡矣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王冰曰足少陽脉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手少陽脉其支別者從耳後亦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耳聾

目眾絕系也少陽主骨故氣終則百節縱緩色青白者金木相薄也故見死矣眾謂直視如驚貌馬蒔曰此舉少陽之終者言之也少陽之脉皆循於耳故終則耳聾少陽主筋故終則百節皆縱其目眾之系則絕目眾者眼圈也蓋至於系絕而一日半則死且其死也色必青白以金木相薄也

張志聰曰手足少陽經脉皆循於耳經氣絕故耳聾也少陽主骨諸節皆屬於骨少陽氣終故百節皆縱經絡篇曰少陽是主骨所生病者諸節皆痛手足少陽之脉皆至目銳眥終則牽引於目故目如驚而邪視也少陽屬腎腎藏志系絕則志先絕故一日半死也青者甲木之氣外脫也白者三焦之榮內亡也夫陽生於陰色生於氣是以六經之氣終而先見於色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

王冰曰足陽明脉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縫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
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
手陽明脉起於手循臂至肩上出於柱骨之會上
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
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
抵足陽明故終則口目動作也口目動作謂目瞼
瞤而鼓頷也胃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
驚譫罵不避親疎故善驚妄言也黃者土色上謂
手脉下謂足脉也經盛謂面目頸頷足跗腕脛皆
躁盛而動也不仁謂不知善惡如是者皆氣竭之
徵也故終矣

馬蒔曰此舉陽明之終者言之也不仁謂不知痛
癢也

張志聰曰手足陽明之脉皆俠口承目故口目動
作而牽引歪邪也聞木音則惕然而驚是陽明之
善驚也罵不避親疎是陽明之妄言也色黃陽明
之土氣外脫也上下經盛胃氣絕而無衆和之
象也榮衛者中焦水穀之所生肌膚不仁者榮衛

之氣絕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

王冰曰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耎骨硬則齗上宣故齒長而積垢血枯則皮色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也足少陰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手少陰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故其終則腹脹閉上下不通也

馬蒔曰此舉少陰之終者言之也

張志聰曰心之華在面面黑者水氣上乘火氣滅而水氣脫矣齒長而垢骨氣洩也腹脹閉而上下不通者心腎之氣並絕而不能上下交通矣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王冰曰足太陰脈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終則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嘔也嘔則氣逆故面赤然嘔則上通故但面赤不嘔則下已閉上復不通心氣外燔故皮毛焦而終矣何者足太

陰脉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由是則皮毛焦乃心氣外燔而生也

馬蒔曰此舉太陰之終者言之也

張志聰曰足太陰脉入腹屬脾故爲腹脹手太陰脉上膈屬肺而主呼吸故爲不得息脹滿則升降難不得息則氣道滯故爲噫爲嘔嘔則氣逆於上故爲面赤不逆則否塞於中故爲上下不通脾氣敗則無以制水故黑色見於面肺氣敗則治節不行故皮毛焦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此十二經之所敗也

王冰曰足厥陰絡循脛上睾結於莖其正經入毛中下過陰器上抵小腹挾胃上循喉嚨之後入頏顙手厥陰脉起於胷中出屬心包故終則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也又於陰器而脉絡於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也又以厥陰之脉過陰器故爾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則十二經也敗謂氣盡而敗壞也

馬蒔曰此舉厥陰之終者言之也若此者十二經皆至於敗故其死也宜矣

張志聰曰厥陰木火之氣欲絕故中熱嗌乾也肝所生病者遺溺善溺者肝氣下泄也心煩者包絡之氣上炎也此十二經之所敗三陰三陽之氣終也按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天之六氣五行生五臟六氣合六經是六經之氣五臟之所生也故曰診要者診五行相生之要經終者陰陽之氣有終蓋言人之生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　莫子晉曰地之五行合天之十干天之六氣合地之十二支此皆天地陰陽互相生化之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二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九

黃帝素問九 脉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藝術典第二十九卷

醫部彙考九

黃帝素問九

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

王氷曰動謂動而降卑散謂散布而出也過謂異

于常候也

馬蒔曰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陰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岐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晝營氣隨宗氣以行陽經者寤後而未動陽氣之出晴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脉則未盛以諸經之脉未淖也絡脉未甚充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脉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脉仝經倣此

張志聰曰此篇首論診脉之法夫色脉之道至精至微然本于陰陽氣血陰靜而陽動有所動作則靜者動而動者散亂矣故診法當以平旦夫飲食入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經脉盛則絡脉虛是以飲食未進則經絡調勻血氣未亂故可診有過之

脈蓋言平旦之時知有過在病而不在陰陽之正氣耳以下四篇皆論診脈之法而各有不同焉

楊元如曰經脈屬臟則絡脈絡臟經絡不調則臟腑之氣不和矣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馬蒔曰此以診脈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脈者當視脈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論有神轉不回則神氣精明不俟于昏沈者最爲診法之要耳其五色亦所當兼察也五臟有有餘不足六腑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張志聰曰動靜者陰陽動靜也精明五臟之精神見于聲色也切脈觀色以審臟腑之強弱虛實兼視形體之盛衰以此參伍錯綜而斟酌之以決其死生之分焉此篇論切脈察色聽音聲觀臟腑審

形體四診咸備斯成脈要之精微

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死 數音朔

王氷曰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聚見于經脈之中故刺志論曰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由是故也

馬蒔曰此以診脈之脈體言之也脈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手而長脈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脈來六至爲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脈來洪盛爲大大則邪盛而病進上者寸也寸盛者爲氣居于高下者寸之下卽關也下盛者爲氣脹于中脈來中止不能自還者爲代代則正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前欲求代于人者耳脈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已少故脈息微細也脈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濇濇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

脹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也正氣治爲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爲平脉氣渾渾而濁亂其華至如涌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當進其色當弊與前大爲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脉氣綿綿至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之斷絕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張志聰曰此言脉所以候陰陽氣血也血行脉中故爲血之府榮氣宗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脉隨氣行是以脉長則氣平脉短則氣病矣心主血脉數乃熱迫所生則煩心大則病進于脉內上二句辨脉氣下二句審血脉上盛謂寸口脉盛主氣上升而氣高下盛謂尺中脉盛主氣下逆而爲脹代脉者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主氣之衰敗也辨脉篇曰縈縈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言脉中之榮氣宗氣不足是以脉細如絲濇主少血則心虛而爲痛矣渾渾革至言血脉受邪而內亂如涌泉也

夫色生于血病進于脈而色亦敗惡矣又曰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綿綿其去如弦細而欲絕者形容其脈去之象也病進而脈至如此之盛血亡而脈去如此之衰血者神氣也邪盛正亡不治之死證矣以上論切脈之大槩以別陰陽氣血之盛衰此復形容病進之脈象邪甚血亡而爲死證也　莫子晉曰代則氣衰陽氣衰也細則氣少陰氣少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白裹朱之白當作帛赭音者重平聲

王氷曰五氣之精華者上見爲五色變化于精明之間也六節臟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此則明察五色也赭色鹽色藍色黃土色地蒼色見者皆精微之敗象故

其壽不久以長爲短以白爲黑者誠其誤也夫如是者皆精明衰乃誤也

馬蒔曰此節復以精明五色之義申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精明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也故赤欲如帛裹朱色赤而明潤不欲如赭蓋赭則赤帶焦黑矣白欲如鵝羽色白而明潤不欲如鹽蓋鹽則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璧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蓋藍則青帶沈晦矣黃欲如羅裹雄黃色黃而明潤不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沈滯矣黑欲如重漆色黑而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沈滯矣曰赭曰鹽曰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壽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若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也

張志聰曰此言色生于氣氣生于臟欲其氣華于色而不欲臟象見于外也赤如白裹朱白如鵝羽

青如蒼碧黃如羅裹雄黃黑如重漆乃五臟之氣
章華于色也赤如赭白如鹽青如藍黃如土黑如
地蒼此五臟之精象見于外也夫臟者藏也如五
臟之眞色見而不藏則其壽不久矣是故五臟主
藏精者也精有所藏而後能視萬物審短長如精
微象見于外則精氣內衰視物昏瞤而壽不久矣
此反結察色之義而言視精明者由臟精之所資
也

五臟者中之守也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
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
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
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
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王冰曰身形之中五神安守之所也此則明觀五
臟也中謂腹中盛謂氣盛臟謂肺臟氣勝謂勝于
呼吸而喘息變易也夫腹中氣盛肺臟充滿氣勝
息變善傷于恐言聲不發如在室中者皆腹中有
濕氣乃爾若言微音細聲斷不續甚奪其氣乃如

是也倉廩謂脾胃胃門戶謂魄門靈蘭祕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也五臟別論曰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也魄門肛門也要謂禁要水泉謂前陰之流注也是以倉廩不藏氣勝傷恐衣被不斂水泉不止者皆神氣得居所守則生失其所守則死也夫何以知神氣之不守耶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是亂之證亂甚則不守于臟也馬蒔曰此言五臟爲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夫五臟在人乃爲中之守也今腹中甚盛臟氣脹滿氣勝而喘善傷于恐其聲如從室中所言混濁難聞是乃中氣之濕所致也言之所發者本非終日之久而聲不接續言而復言者此乃正氣之奪也衣被不知斂束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乃神明之亂也蓋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非神明之亂必不至是矣脾胃爲倉廩之官而魄門則其所出之門戶矣今倉廩不藏而竟從下洩是其門戶不能禁要也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今水泉下注而不止是膀胱不能藏耳凡若此

者蓋五臟在內而得守則不至有諸證而爲生唯
五臟在內而失守故有諸證而至死矣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精氣而發于音聲也五臟
守于中而外發于音聲者臟精之所發也蓋言聲
色見于外而五臟之精守而不溢者也經曰五臟
主藏精者也故曰五臟者中之守也腎爲水臟受
五臟之精而藏之如腎不受藏則中盛臟滿矣恐
爲腎志如腎氣不藏而反勝于中則傷動其腎志
矣氣勝傷恐則精亦外溢故曰此中氣之濕也聲

如從室中言者音不響亮而聲不外出也此言腎
爲生氣之原音聲由腎氣之所發如腎臟之精氣
不藏則發聲之如是也微者聲氣衰微也終日復
言者氣不接續也傷寒論曰實則譫語虛則鄭聲
鄭聲者重語也此言五臟之精氣虛而發聲之如
是也神明者五臟之神氣也語言善惡不避親疎
者神亂而譫語也上論正氣之盛衰此論邪氣盛
而正氣昏亂也夫五臟之精氣由中焦水穀之所
資生藏于腎臟膀胱之腑脾胃爲倉廩之官主運

化水穀如倉廩不藏則穀精下洩而魄門幽戶之不能禁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水泉不止是水惟下洩而津液不藏也如洩注止而得守者生失守則死矣此蓋言視精明發音聲皆由腎藏所藏之精如精盛藏滿則津液上溢而絕矣膀胱主下焦之決瀆津液雖藏而氣化則出然有行有止有閟有開而又不可過洩者也

夫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胷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附一作俯憊音敗）

王氷曰藏安則神守神守則身強故曰身之強也府所居所由也強謂中氣強固以鎮守也

馬蒔曰此言五藏爲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夫五藏在人乃爲中之强也故頭爲諸陽之首七竅之會實吾人精明之府也今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

胃在前背在後而背懸五臟實爲胃中之府今背
曲肩隨脊中之府將壞矣腎附于腰之十四椎間
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故腰爲腎之府今腰間
轉搖不能正以兩腎將憊病應有如是也膝者筋
之府故筋會于陽陵泉今屈伸不能行則僂俯正
以筋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骨者髓之府而髓爲
骨中之脂今不能久立行則振掉正以骨將憊壞
病應有如是也凡若此者蓋五臟在內而得強則
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臟在內而失強故
有以前諸證而至死矣
張志聰曰此言四體百骸髓精筋骨亦皆由臟精
之所資也靈樞經脈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
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
毛髮長穀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蓋言人之
氣血聲色筋骨肌肉靡不由先天始生之精後天
水穀之液所資生而資養者也諸陽之神氣上會
于頭諸髓之精上聚于腦故頭爲精髓神明之府
髓海不足則頭爲之傾神氣衰微則視深目陷也

肩背爲陽胷腹爲陰陽爲腑陰爲臟心肺居于胷中而俞在肩背故背爲胷之府兩腎在于腰內故腰爲腎之外府筋會陽陵泉膝乃筋之會府也僂曲其身附依附而行筋乃肝之合筋將憊者肝臟之精氣衰也髓藏于骨故骨爲髓之府不能久立髓竭于內也髓竭則骨將憊矣此五者得腑氣之強則生失強則腑壞而臟將絕矣以上論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　楊元如曰強者六腑之強弱　莫子晉曰六腑之氣強由五臟之有餘五臟之不足又藉腑氣之盛強故曰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陰陽臟腑之互相資生者也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不相應之應去聲餘俱平聲）

王冰曰此廣陳其脉應也夫反四時者諸不足皆陰內是以頭背腰膝將憊猶藉腑氣之強故曰觀

爲血氣消損諸有餘皆爲邪氣勝精也陰陽之氣不相應合不得相營故曰關格也

馬蒔曰此舉關格之脉言之也靈樞禁服篇言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名曰平人若反四時者如春夏之時人迎當有餘而反不足氣口當不足而反有餘是氣口有餘爲精六陰經之陰氣無有所傷也人迎不足爲消六陽經之陽氣眞有所消也又如秋冬之時氣口當有餘而反不足人迎當不足而反有餘是人迎有餘爲精六陽經之陽氣無有所傷也氣口不足爲消六陰經之陰氣眞有所消也蓋春夏人迎應太過也今春夏而使氣口爲精秋冬氣口應太過也今秋冬而使人迎爲精是使不足者反爲精也春夏氣口應不足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爲消是使有餘者反爲消也乃陰經陽經各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靈樞終始經脉五色禁服四時氣等篇之論關格而皆指之爲死不治者宜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上文而言視精明亮音聲强筋骨健形體皆由精之所資而藏腑之精氣與四時之氣相反者也蓋臟爲陰腑爲陽陽秋冬爲陰春夏爲陽腎主冬令閉藏之氣而反中盛臟滿是有餘者爲腎臟之精膀胱主太陽夏盛之氣而反水泉下洩是不足者爲膀胱之消是與四時相反者矣若應太過而反不足爲精是腎臟之精反洩于外矣應不足而反有餘爲消是膀胱之水反蓄于內矣此臟腑陰陽之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關則不得小便也此蓋言州都之津氣化則出而視精明發音聲資神明堅筋骨皆由腎臟所藏之精而氣血亦由此精之所生化也　莫子晉問曰反四時而止言冬夏病關格而止曰不得尿恐與經旨不合與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故下文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雖四時成歲而總屬寒暑之往來平脈篇曰下微本大者則爲關格不通不得尿又曰趺傷脈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是不得小便者病名

關格吐逆者亦名關格也

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在內奈何知病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瀉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

王冰曰春暖爲夏暑言陽生而至盛秋忿爲冬怒言陰少而壯忿至爲急言秋氣勁急也春脈耎弱輕虛而滑如規中外皆然故應中規夏脈洪大滑數如矩可正平之故應中矩秋中衡冬中權者言脈之高下異處如此爾此則隨陰陽之氣故有

斯四應不同也察陰陽升降之準則知經脉遞遷之象審氣候遞遷之失則知氣血分合之期分期不差故知人死之時節然欲推陰陽升降精微妙用皆在經脉之氣候是以不可不察故始以陰陽爲察候之綱紀其始所以知有經脉之察候司應者何哉蓋從五行衰王而爲準度也徵求太過不及之形診皆以應四時者爲生氣所宜也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是則應天地之常道也然天地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法天地之道也瀉補之宜工切審之其治氣亦然能曉天地之道補瀉不差既得一情亦可知死生之準的聲表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白黑故合五行脉彰寒暑之休王故合陰陽之氣也

馬蒔曰此帝欲以脉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爲關格故帝以脉動四時爲問及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伯言吾人之脉不外乎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天運而已彼萬物

之外卽六合之內也皆由于天地之變陰陽之應
故當春而氣暖至夏則不止于暖而爲暑矣當秋
而氣忿至冬則不止于忿而爲怒矣蓋四時有變
而吾人之脈特隨之而上下耳上者浮沈也正
以春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爲圓之器
也春脈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圓活而動故曰
春應中規也夏時之脈其應如中乎矩矩者所以
爲方之器也夏脈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
故曰夏應中矩也秋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衡秋脈
浮毛輕澹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
衡也冬時之脈其應如中乎權冬脈如石兼沈而
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權也若是者
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寒以至
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春
爲暖而漸至于夏則爲暑春脈之所以中規夏脈
之所以中乎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
乃小暑大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
陽氣漸下故在秋爲忿而漸至于冬則爲怒秋脈

之所以中衡冬脉之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脉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脉有四時之分分之有期知脉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脉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鍼者能補瀉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張志聰曰以上論切脉氣察精明聽音聲審臟腑之有餘不足觀形體之盛衰參伍錯綜以決死生之分此以下復論脉合陰陽四時診脉而知病之所在病成而變爲他病候尺寸以分別臟腑之外內上下左右曲盡其脉要精微之理故復設此問焉夫人之陰陽出入與天道運轉之大相合如寒暑相推而歲成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脉應四時之變亦與陰陽之上下耳天氣包乎萬物之外運轉于六合之內其變動

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言陽氣從生升而至于盛長也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言陰氣自清肅而至于凜冽也此四時陰陽之變動而脉亦與之上下浮沈至于脉應四時之變春時天氣始生其脉耎弱輕虛而滑如規之圓轉而動也夏時天氣正方其脉洪大如矩之方正而盛也秋時天氣始降其脉浮平有如衡之平準也冬時天氣閉藏其脉沈石有如權之下垂也然四時之變總屬陰陽之出入而脉與之上下也四十五日者從冬至而至立春從夏至而至立秋冬至一陽初生陽氣微上陰氣微下至春而陽氣始方至夏盛長而陰氣下藏矣夏至一陽初生陰氣微上陽氣微下至秋而陰氣清凉至冬凜冽而陽氣伏藏矣陰陽升降出入離合有期而脉亦與之相應如期而脉氣相失則知脉之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也平脉篇曰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尅之即所謂分之有期而知死時也如冬至四十五

日陽氣微上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而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于下矣夏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下冬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下而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于上矣此上下陰陽不相交合而反分離與四時之期相失故知脉之所分而知死時也知死時者期以四離四絕之月節尅之而死也故脉應陰陽四時之微妙不可不細察焉察脉之綱領當從陰陽始卽冬至陽氣微上夏至陰氣微上陰陽上下自有綱常之理然又從五行而生如春木生夏火火生長夏土土生秋金金生冬水水生春木生之有度而四時爲五行相生之宜夫四時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而太過至而不及而人亦應之是以脉之不及則補之太過則瀉之與天地四時之太過不及治之如一與天地陰陽之道合之如一焉得一之情可以知死生矣如臟象論之所謂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此因天地四時之氣而爲人之死生也如平脉篇之所謂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脉

上不至關爲陰絕此脉與天地四時之氣期而相失而爲死生也是以聲合天地之五音色合天地之五行脉合天地之陰陽而始能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是故五臟爲陰而陰之邪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六腑爲陽而陽之邪氣盛則夢大火燔灼若臟腑之邪皆盛則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傷邪氣盛于上則夢飛邪氣盛于下則夢墮甚飽則夢以物與人以其有所餘也甚饑則夢取人之物以其有不足也肝在志爲怒故肝氣盛則夢怒肺在志爲哭故肺氣盛則夢哭蟲之短者勢不相爭故短蟲多但夢聚衆爲耳蟲之長者力必相角故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矣此皆人身之陰陽有

合于天地萬物之陰陽而諸夢有如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天地之陰陽五行而合于人之陰陽臟腑也夢者魂魄神氣之所遊行肝主血而藏魂肺主氣而藏魄心主火而爲陽腎主水而爲陰故夢水火夢于夢取言中焦脾胃之氣有虛有實而形諸夢也聚衆毀傷言腑氣實而徵之于夢也

長蟲短蟲腸胃之所生也

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

王氷曰前明脈應此舉持脈所由也然持脈之道必虛其心靜其志乃保定盈虛而不失春日浮如魚遊波是雖出猶未全浮迨陽氣太盛脈氣亦象之漸降故曰下膚何以明陽氣之漸降蟄蟲將欲藏去也冬日在骨言脈深沈蟄蟲周密言陽氣伏藏君子居室此人事也知內者謂知脈氣故按而

爲之綱紀知外者謂知色象故以五色終而復始見是六者然後可以知脈之遷變也

馬蒔曰此一節言持脈之法正以答脈有四時之動也

張志聰曰欲知四時五行陰陽內外在診脈之精微而人與昆蟲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同順生長收藏之氣是以脈象如之故欲知在內臟腑陰陽之虛實者按其脈而紀之欲知外之四時陰陽者終而始之蓋陽氣之始者陰氣之將終陰氣之始者陽氣之出入而應四時之脈也此以上答帝脈其四時動奈何之問也　莫子晉曰君子居室者言修養精氣之賢人順四時之氣行藏出入與萬物同歸于生長之門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卑而散者當消環自已

王冰曰搏謂搏擊于手也諸脈搏堅而長者皆爲勞心而臟脈氣虛極也心手少陰脈從心系上俠咽喉故令舌卷短而不能言諸脈卑散皆爲氣實

血虛也消謂消散環謂環周言其經氣如環之周當其火王自消散也

馬蒔曰此以下六節正以答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心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心脈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乃心經邪盛當令人舌卷短而不能言也蓋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耳其脈若耎而散則剛脈漸柔當完一周日之時而病自已也

張志聰曰此言按其脈而知臟腑虛實之病搏堅而長者搏擊應手有力而長此爲太過之脈心火太過故當病舌卷心主言故不能言也其耎而散者此爲不足之脈靈樞經曰心脈微小爲消癉蓋心液不足則火鬱而爲消渴之病心藏神得神機環轉而病自已也　張兆璜曰先心而肺肺而肝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嗌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

王氷曰肺虛極則絡逆絡逆則血泄故唾出也汗亦逆傳之爲病也故曰消環自已

泄元府津液奔湊寒水灌洗皮密汗藏因灌汗藏
故言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灌謂灌洗盛暑多爲
此也

馬蒔曰此言肺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肺脈搏
擊于手而至堅且長乃肺氣火盛當病唾血若脈
漸耎而散則病非唾血之證也特以汗出之際寒
水灌洗至使不復發散一發散之而病可已矣
而主行營衛陰陽氣盛太過則血隨而上逆矣其
張志聰曰靈樞經云肺脈微急爲唾血蓋肺主氣
不及當病灌汗灌汗者脾土灌溉之汗也蓋脾氣
散津上歸于肺肺氣通調而後水津四布今肺氣
虛而不能輸布水液脾氣自灌于肌腠皮膚至令
肺氣不復通調而散發也

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胷下令
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
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易去聲

王氷曰諸脈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
內生是外病夾勝也夫肝藏之脈端直以長故曰

色不青當病墜若搏也肝主兩脅故曰因血在脅下也肝厥陰脉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今血在脅下則血氣上熏于肺故令人喘逆也面色浮澤是爲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言當病溢飲也以水飲滿溢故滲溢易而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馬蒔曰此言肝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肝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其色又不青當病或墜或搏因血積于脅下令人喘逆不止也其脉若耎而散其色澤者當病溢飲蓋面色浮澤是爲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病溢飲溢飲者當渴之時暴多飲水而水不內消故易入于肌皮腸胃之外也按諸脉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夾勝也諸臟腑皆言色而心肺不言色者以病從內生也

張志聰曰肝主血而主色脉盛而色不見者血蓄于下也當病墜傷或爲手搏所傷因血凝脅下故令人喘逆蓋肝脉貫膈上注肺血積于下則經氣

上逆而爲喘也其不及而色澤者當病溢飲金匱要略云夫病水人面目鮮澤蓋水溢于皮膚故其色潤澤也肝主疎泄肝氣虛而渴暴多飲以致溢于皮膚腸胃之外而爲飲也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奕而散者當病食痹

王氷曰胃虛色赤火氣救之心象于火故色赤也胃陽明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如折也痹痛也胃陽明脈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故食則痛悶而氣不散也

馬蒔曰此言胃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胃脈搏擊于指而至堅且長是胃氣虛極母氣乘之其色乃赤若是者當病折髀蓋足陽明之脈病則髀乃如折也其奕而散者當病食則痛悶爲痹而氣不散此亦經脈爲病耳若一散之而病自已矣

張志聰曰飲食入胃由中焦之腐化胃氣不足故當病食痹

脾脉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胕腫若水狀也

王氷曰脾虛則肺無所養肺主氣故少氣色氣浮澤爲水之候色不潤澤故言若水狀也脾太陰脉自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胕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胕腫也

馬蒔曰此言脾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脾脉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則脾氣虛極其色之黃者外見然脾虛則肺無所生故肺主氣者當少氣也若脉耎而散色不潤澤者當病足胕腫若水腫之狀蓋色潤澤乃水腫之候今色不潤澤故若水狀而非眞水也足太陰之脉所循故如是也

張志聰曰五臟元眞之氣脾所主也濕熱太過則色黃脉盛而少氣矣其不及當病足脛腫脾氣虛故足腫也若水狀而非水病故其色不澤

腎脉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王氷曰其色黃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傷故腰如

折也腰爲腎府故病發于中夫腎主水以生化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馬蒔曰此言腎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腎脈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其色黃而且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傷故病腰如折也若脈之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蓋腎主水以生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不能遽復也

張志聰曰腰者腎之府腰傷故腎脈盛也傷于骨者其色赤黃則外應于肌肉間也其不及當病少血蓋腎爲牝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精液復上入心而爲血精虛至令不復化赤而爲血也

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痛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臟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 使去聲

王氷曰心爲牡臟其氣應陽今脈反寒故爲痛也

諸脈勁急者皆爲寒形謂病形少腹小腸也靈蘭祕典論曰小腸者受盛之官以其受盛故形居干內也

馬蒔曰此言脉有心痛之證也診得心脉而急其病名曰心痛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與小腸爲表裏而心爲陽中之少陽乃牡臟也小腸爲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張志聰曰此論診得臟脉而病在于腑也病形病氣見于形證也蓋臟腑經絡相連陰陽相應是以脉見于臟而形見于腑也經曰諸急爲寒心爲陽臟而畏寒故脉急心爲君主之官而不受邪故形見于少腹也

帝曰診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爲寒熱癉成爲消中厥成爲巔疾久風爲飧泄脉風成爲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癉徒干切癘音賴勝平聲數上聲

王氷曰脉實者氣有餘故脹滿脉虛者氣不足故泄利生氣通天論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故風成爲寒熱也癉謂濕熱積于內故變爲消中消中之證善食而瘦數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

變爲上巔之疾久風不變但在胃中則食不化而泄利也此以肝氣內合而乘胃故生是病焉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故內應于肝風論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癘風又曰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夫如是者皆脉風成結變而爲也

馬蒔曰此言胃脉之實者爲脹虛者爲泄而病之變化有爲寒熱爲消中爲巔疾爲飧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爲六腑五臟之海故脉之有餘者爲實其病當爲脹脉之不足者爲虛其病當爲泄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爲寒熱往來之疾胃熱而成則爲消中之疾多食而瘦謂之消中氣逆而厥則爲上巔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頂巔眩暈或時作痛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食不化而泄利也蓋惟肝經爲能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于胃者如是也脉中有風而成當爲癘風之證風寒客于脉而不去也夫曰寒熱曰消中曰巔疾曰飧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于病成于

胃而至于不可勝數者如此與他經有不同也
張志聰曰此論診得腑脉而病在于臟也經曰脾氣實則腹脹不足則爲溏泄蓋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胃爲陽脾爲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脉見于胃而病見于脾也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以上答帝知病之所在奈何之問復問知病之變奈何也變者言病已成而又變爲別病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此風病已成而變爲寒熱也濕熱已成則中土受傷久則津液不生變成中消之證厥者氣上逆而手足厥冷也氣惟上逆則變爲巔疾風乃木邪久則內干脾土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風乃木邪久則內干脾土而成飧泄矣故曰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癘者痲瘋惡瘡之疾風乃陽熱之邪血乃陰濕之液濕熱生蟲是以風入于脉久則變爲蟲癩之癘瘍若病之變化不可勝數舉此數者以類推之
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

以其勝治之愈也

王氷曰八風八方之風也然癰腫者傷東南西南風之變也筋攣骨痛者傷東風北風之變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于肌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于肉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于骨由此四風之變而三病乃生勝謂勝尅如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此則相勝也

馬蒔曰此言癰腫筋攣骨痛之三者有得病之由治病之法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形傷腫故諸癰腫者寒氣之所變也然八風之變能使人筋攣骨痛也凡此等之疾各以其所勝治之如患東方之風則助金以勝木如患北方之風則助土以勝水之類而病得愈矣

張志聰曰此復言四時風寒之邪變爲癰腫攣痛之熱病以勝治之者以五行氣味之勝治之而愈也如寒淫于內治以甘熱如東方生風風生木木

生酸辛勝酸之類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王氷曰重以色氣明前五藏堅長之脈有自病故病及因傷候也脈小色不奪者氣乏而神猶强也脈不奪其色奪者神持而邪凌其氣也脈與五色俱奪者神與氣俱强也

馬蒔曰此言徵之脈色可以知有故病暴病之異也故病者卽下文之所謂久病也暴病者卽下文之所謂新病也言欲知病有久新必合脈與色而參論之故徵其脈小小者虛也而色則不奪神不病也正以其暫時得病顏色無改脈則一時之虛所以謂之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正以脈氣不奪故能久延而色則以病久而奪所以謂之

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必其病久所致此亦謂之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正以病日不久故脉色俱全此亦謂之新病也由此觀之則脉小色不奪者雖曰新病而脉病形不病未必能易治也若脉與五色俱不奪者則新病之易愈者既曰久病則病之難治者也若形色奪而脉不奪則久病之易愈者矣

張志聰曰有故病而因傷五臟之色脉復感暴至之病有似乎病成而變故故帝有此問而伯嘉其詳悉焉曰夫病久則色脉傷脉小而色不奪故知其爲新病也大凡病者由五臟而見于脉由五脉而見于色至于色脉之敗傷又由色而脉脉而臟也若脉色俱奪者此血氣俱傷故爲久病也暴至之病自外而內色脉之傷從內而外故有病而色脉俱不奪者知其爲新感之病也此言有故久之病至五臟之氣發作而後見于色脉也

肝與腎脉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中去聲

王冰曰肝色蒼心色赤赤色見當脉洪腎脉見當色黑今腎脉來反見心色故當因傷而血不見也若已見血則是濕氣與水在腹中也何者以心腎脉色中外之候不相應也

馬蒔曰此舉色與脉反者而詳診其病之不同也上文言病之新故必以色脉而參之矣至有色脉相反者亦必細診而詳參可也試以一端言之假如肝之脉弦腎之脉沈則肝與腎脉並至宜乎肝之色蒼腎之色黑其二色當並見也今則見其蒼不見其黑而見其赤有心血之義參焉者何也須知肝脉而見肝色必會有恚怒當病毀傷之疾然見腎之沈脉則色雖見赤而必不見血也若赤色不爲徒見而已曾見血或口有所吐或傷處亦有所出則腎脉亦必不徒見而中水而濕必有之也正以沈脉屬水故耳否則色與脉反寧無諸經之病互見于其中乎

張志聰曰此言毀傷形身之暴病而即見于色脉也金匱要略云寸口脉沈而弱沈即主骨弱即主

筋沈卽爲腎弱卽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此言毀傷筋骨故肝與腎脈並至而其色蒼赤不見血者謂筋骨傷而血不傷也如已見血而血傷則又若中水傷心而心脈亦並至矣蓋肝腎也此篇首論診脈之要極精極微有病在五臟而外見五色五脈者有診得臟脈而病在腑者有診得腑脈而病在臟者有傷在外合之筋骨而內見于臟脈者皆診法之要也蓋人之血氣外絡于形身內屬于臟腑外內出入交相貫通故善診者揆陰度陽持雌守雄審察外內明于始終診道始備斯爲上工

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胷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胷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王氷曰尺內謂尺澤之內也兩旁謂尺之外側也
季脅近腎尺主之故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謂
尺之外側尺裏謂尺之內側也次尺外下兩旁則
季脅之分季脅之上腎之分季脅之內則腹之分
也肝主賁賁扃也脾居中故以內候之胃爲市故
以外候之肺葉垂外故以外候之胷中主氣管故
以內候之心主扃中也膻中卽氣海也噫也前以
候前後以候後上前謂左寸口下前謂胷之前膺
及氣海也上後謂右寸口下後謂胷之後背及氣
管也上竟上至魚際也下竟下謂盡尺之脈動處
也少腹胞氣海在臍旁脬腰膝脛足中之氣動靜皆
分其近遠及連接處名目以候之知其善惡也
馬蒔曰此言臟腑之脈見之于各部者如此尺內
者左右尺部也尺內與季脅相近季脅者肋骨盡
處也其穴名章門尺之外側所以候腎尺之內側
所以候腹中腹中者小腹中也附而上之乃關脈
也左關之外所以候肝左關之內所以候扃右關
之外所以候胃右關之內所以候脾又附而上之

卽寸部也右寸之外所以候肺右寸之內所以候胷中左寸之外所以候心左寸之內所以候膻中大抵人身之脉左手爲春爲夏爲東爲南爲前爲外右手爲秋爲冬爲西爲北爲後爲內左之寸口卽人迎也名曰前前之所候皆胷之前膺及膻中之事右之寸口卽氣口也名曰後後之所候皆胷之後背及氣管之事凡脉推而升之謂自尺而寸乃上竟上也所以候胷與喉中之事凡脉推而下之謂自寸而尺乃下竟下也所以候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之事其左右上下之脉各有所屬如此

張志聰曰此審別形身臟腑外內之法也首言兩旁次言前後次言上下蓋以左右三部之脉兼候形身之上下四旁是關部之兩旁卽形身之兩脅寸部之兩旁卽形身之兩腋書不盡言欲後學之引伸也此答帝乍在內乍在外奈何之問尺以候腎以左右兩尺而候兩腎也兩腎附於季脅是季脅之內乃是兩腎之內乃是腹中故以尺內候腹中尺外以候腎尺之兩旁以候季脅是兩旁

更出于外也所謂外內者脈體本圓用指向外以候內向內以候外候脈之兩側也平按以候中乃五臟之本位也夫五臟之氣行于脈中出于脈外如脈氣之向內數急則在內之皮膚亦急脈氣之向外數急則在外之皮膚亦急故所謂季脅者卽腎氣之出于季脅也而以尺部向外之兩旁以候之所謂腹中者卽兩腎之中也故以尺部之向裏以候之卽如胷中膻中者肺臟與中氣相逼膻中乃心主之相位中附上者附左尺而上左手之關脈也心肝居左故左以候肝肝屬陰者胷脅內之屬也肝居脅內故以關候肝屬氣在中故以內候屬右外者附右尺而上右手之關脈也脾主中土故以關內候脾陰內而陽外故以關外候胃上附上右者從右關而上右寸口也心肺居上爲陽故以兩寸候氣胷中者宗氣之所居也經曰宗氣積于胷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嚨而行呼吸左外左寸口也膻中者臣使之官心主之相位也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寸爲陽尺爲陰故以兩手關前以候

形身之前關後以候形身之後上竟上者從尺關而直上于魚也下竟下者從寸關而直下于尺也夫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此又以陰陽之氣竟上竟下而候形身之上下　張兆璜問曰此章以形身配天地之上下四旁以土居中央故以關內候脾也如經言心肝居左脾肺居右是臟氣之出于左右與抑臟體之偏與曰天爲陽地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聖人南面而立左爲陽右爲陰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以心肝居左也地二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是以脾肺居右也此先天之五行本于陰陽水火分而上生非臟體之謂也又心主脈肝主血血脈生于水精是以左手三部俱主血肺主周身之氣脾主元眞之氣氣生于火是以右手三部皆主氣此皆陰陽互換之妙善診者不可不知　莫子晉問曰六腑止候胃而別腑何以候之曰五臟之血氣皆胃腑之所生故臟氣不能自至于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于手太陰也是以本經凡論五臟必及于胃而餘腑多不與

焉然而臟腑雌雄各有并合故曰診合微之事追
陰陽之變知陰者知陽知陽者知陰會心者自明
也　莫仲超曰診候之法各有不同如此篇之法
以左右之前後兩旁上下而候形身之外內上下
者也如三部九候之法以脉之上中下而候形身
臟腑之上中下也有以心肝居左脾肺居右浮爲
在腑沈爲在臟蓋以臟腑之經氣相通故于一部
之中而可以候臟候腑也有以皮毛之氣候肺肌
脉之氣候心脾筋骨之氣候肝腎蓋五臟之氣外
合于皮肉筋骨故以舉按輕重而候五臟之氣者
也診法不同各具其理善診者俱宜明了于心中
隨機應變于指下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

馬蒔曰凡脉之麤大者卽洪脉乃陽脉也惟陰氣
不足陽氣有餘故脉如此其病當爲熱中也

張志聰曰上章以脉體而候形身臟腑之定位此
下以脉象而候陰陽邪正之盛衰脉者陰陽血氣
之榮行麤大者陽乘于陰也陽在外陰在內陽乘

于陰故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

王冰曰疾徐實虛皆脉狀也

馬蒔曰凡脉之來者甚急其去甚緩蓋在上最實必形于裏也其病當爲厥疾及巔疾焉正以氣逆于上及巔頂有疾所以來之甚速也苟非病之在上則去必不徐也

張志聰曰此以脉之來去上下以候陰陽上下外內之虛實來疾去徐者來盛去悠也上實下虛者寸實尺虛也此氣惟上逆陽盛陰虛所謂一上不下寒厥到膝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是也

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

王氷曰上虛故陽氣受也緩其去甚速蓋在上頗虛

馬蒔曰凡脉之來者甚速故去自速其病當爲惡風證焉正以人之感風者陽氣受之陽爲表今上虛則

表虛風必易感故不得不惡風也

張志聰曰來徐去疾者來微去盛也上虛下實者寸虛尺實也此陽虛陰盛爲惡風也蓋風爲陽邪傷人陽氣在于皮膚之間風之惡厲者從陽而直入于裏陰是以去疾下實也此言內因之病從內而外自下而上外因之邪從外而內自上而下也夫外淫之邪從陽而陰自表而裏也陽氣受邪則正氣虛傷故來徐上虛邪氣內陷故去疾下實有脉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 數音朔下同

王氷曰尺中之有脉沉細數者是腎少陰氣逆也何者尺脉不當見數有數故言厥也俱沉細數者言左右尺中也

馬蒔曰沉細者腎脉也沉細而帶數則腎經之氣厥逆也故曰少陰厥也以下文推之其始熱厥也歟

張志聰曰此論脉因度數出入之有順逆也有脉者言又有厥脉之因厥脉之象與上文之上盛下虛之厥脉厥因不同也夫脉始於足少陰腎生於

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轉而不回者也如脈俱
沉細而數者此少陰厥也少陰之氣不上合於陽
明轉輸於臟腑故惟見少陰本脈之沉細也陽明
之熱反下入於陰中故數也

沉細數散者寒熱也

王氷曰陽干於陰陰氣不足故寒熱也正理論曰
數爲陽

馬蒔曰上文言沉細數者爲少陰厥矣然沉細數
中而脈有散意者陰陽相干故沉細者陰脈也數
者陽脈也而又見散此其所以爲寒熱往來也

張志聰曰沈細數散者此陰中所陷之陽散而陰
陽相乘故爲寒熱也

浮而散者爲眴仆

王氷曰脈浮爲虛散爲不足氣虛而血不足故爲
頭眩而仆倒也

馬蒔曰脈浮爲虛散爲無神氣虛而神不足故爲
頭眩而仆倒也然浮主有風則中風眩暈者亦有
之也

張志聰曰浮而散者此復上逆于陽分故爲眴仆經曰清濁之氣相干亂于頭則爲厥逆眩仆此言陰陽之氣不能上下和平循度環轉如陽陷于陰中則爲沈細而數如陰陽相乘則爲數散寒熱如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

王氷曰此言大法也但浮不躁則病在足陽脉之中躁者病在手陽脉之中也故又曰其有躁者在手也陽爲火氣故爲熱若細沈而躁則病生于手陰脉之中靜者病生于足陰脉之中也故又曰其有靜者在足也陰主骨故骨痛

馬蒔曰此言脉有浮沈當分陽經陰經又卽其躁靜而辨手足也言諸脉皆浮而浮中不躁其病當在足之陽經蓋浮爲陽故屬陽經而不躁爲陽中之陰乃知其在足也惟浮爲陽脉病當在表有熱若浮而帶躁則爲陽中之陽而火升于上其病不在足經而在手經矣諸脉皆沈細而沈細中不靜

其病當在手之陰經蓋沈細爲陰故屬陰經而不靜爲陰中之陽乃知其在手也惟沈細爲陰脉病當在裏骨痛若沈細帶靜則爲陰中之陰而寒入于下其病不在手經而在足經矣浮沈躁靜之間乃陰陽手足之所由分者如此

浮者無論左右三部之浮而皆在于陽分手足之陰陽也諸躁者在手之三陽也終始篇曰人迎一盛在足少陽一盛而躁在手少陽卽此意也無論左右三部之細而沈者皆在于陰分其沈細而有靜者在足之三陰也陰陽繫日月論曰手之十指以應天之十干足之十二經脉以應地之十二支故其有靜者知在足也太陽少陰爲水火陰陽之主故爲熱爲骨痛也

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洩及便膿血

王冰曰代止也數動一代是陽氣之生病故言病在陽之脉所以然者以洩利及膿血脉乃爾

張志聰曰此申明浮沈之在氣而不在經也所謂

諸浮在陽諸沈在陰陽者在陰陽之氣也故爲熱爲
骨痛如在陽之脉則脉見數動而爲便膿血之經
證矣陽熱在經故脉數動熱傷血分故便膿血經
血下洩故一代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
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身寒多汗陰陽有
餘則無汗而寒
王氷曰陽有餘則血少故脉濇陰有餘則氣多故
脉滑也身熱無汗身寒多汗血少氣多斯可知也
夫陽餘無汗陰餘身寒若陰陽有餘則當無汗而
寒
張志聰曰此論外淫之邪而致陰陽氣之爲病者
脉證各有別也諸過者謂諸邪所傷而爲有過之
脉也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也陽氣有餘則陽氣受
傷故脉濇如邪入于陰則經血沸騰故脉滑也邪
在陽分故身熱無汗邪在陰分故身寒多汗陰陽
並受其邪則無汗而寒也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

內身有熱也

王氷曰脉附臂筋取之不審推筋令遠使脉外行內而不出外者心腹中有積乃爾脉遠臂筋推之令近遠而不近是陽氣有餘故身有熱也

馬蒔曰此言脉之偏于內外者其證異也按指于皮膚之間宜乎脉之浮也但沈而不浮則內而不外是必心腹有積在內故內而不外如此按指于筋骨之間宜乎脉之沈也但浮而不沈則外而不內是必在表身熱故外而不內如此

張志聰曰此復結首章之義首章以脉體而定形身臟腑之外內上下此以邪病于形身臟腑之外內上下而以脉象證之以推詳其脉氣之偏于外內上下也推而外之者以左右之三指向外以按之脉偏盛向內而不外者此邪在心腹之間而成積也推而內之者以左右三指向內以候之脉偏盛于外而不內者邪在外而身有熱也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王冰曰推筋按之尋之而上脉上涌盛是陽氣有餘故腰足冷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下脉沈下掣是陰氣有餘故頭項痛也

馬蒔曰此言脉之偏于上下者其證異也推而上之以按其上部但脉止見于上部而下部則無則氣有升而無降其腰足必不足而清冷也推而下之以按其下部但脉止見于下部而上部則無則氣有降而無升其頭項必不足而痛也

張志聰曰推而上之者以三指平按而審之上而不下者其氣下虛當主腰足清冷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其氣上盛上虛當主頭項痛也外內論邪病之有餘上下論正氣之不足

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王冰曰此乃陰氣太過故爾

馬蒔曰此言脉之按而無力者其病當在下也

張志聰曰此反結上文而言所謂外內上下者非浮沈舉按之法也若謂浮爲在外沈爲在內病腰脊痛而身有痹者直按之至骨如心腹之積又當

何如而按之聖賢反覆辨論曲盡婆心　楊元如曰病在陰者名曰痹故當按之至骨此復以浮沈舉覆以候皮肉筋骨之淺深類而推之亦可內合于五臟然又一法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

黃帝素問十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

藝術典第三十卷

醫部彙考十

黃帝素問十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 脈體氣象故名篇

馬蒔曰詳論平人病人脈體氣象故名篇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上聲去聲下爲平聲

王冰曰平人謂氣候平調之人也經脉一周于身凡長十六丈二尺呼吸脉各再動定息脉又一動則五動也計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然盡五十營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則氣都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常度脉氣無不及太過氣象平調故曰平人也

馬蒔曰此言一息五至之脉爲無病也鼻中出氣曰呼入氣曰吸呼吸定息總爲一息一息五至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醫者一息則無病之人亦一息所以知其脉之五動爲不病也當以不病之人調彼有病之人緣醫者自己不病故因彼病人乃平自己之息以調候之耳所以爲診法也

張志聰曰閏餘也太息者呼吸定息之時有餘不盡而脉又動如歲餘之有閏也蓋人之呼吸乃陰陽之氣出入循環有若寒暑往來而成歲故宜閏以太息之有餘不病者其息平病者其息亂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是爲候診之法

人一呼脉一動一吸脉一動曰少氣

王氷曰若呼吸脉各一動準候減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定息氣凡行八丈一尺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氣都行四百五丈少氣之理從此可知

馬蒔曰此言一息二至之脉爲少氣自平脉之不及者言之也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止一動一吸亦當再動而今亦止一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之間止得二至而已脉訣以二至爲敗脉難經以爲離經脉由正氣衰少故脉如是也

張志聰曰榮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榮衛相將脉隨氣轉人一呼一動一吸一動減于平人過半故主氣之衰微

人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脉滑曰病風脉濇曰痹

王氷曰呼吸脉各三動準過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二十四丈三尺病生之兆自斯著矣

夫尺者陰分位也寸者陽分位也然陰陽俱熱是則爲溫陽獨躁盛則風中陽也脉要精微論曰中惡風者陽氣受也滑爲陽盛故病爲風濇爲無血

故爲瘧痹也

馬蒔曰此言一息六至之脉爲諸病自平脉之太過者言之也一呼脉當再動而今則三動一吸脉當再動而今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爲六動矣脉訣以爲數脉難經亦以爲離經脉是六至而躁躁者動之甚也今尺脉躁動當尺有熱尺部者下部也主腎水不足其病爲溫若有躁動之脉而尺部不熱其六至之脉帶滑則滑者卽前篇陰氣有餘陽氣不足也陽氣不足當爲表虛而感風其六至之脉帶濇則濇者卽前篇陰氣不足陽氣有餘也陰氣不足當爲裏虛而成痹其脉病相應者如此

張志聰曰吸而躁者有餘之邪從外而內也溫病者冬傷于寒至春發爲溫病冬傷于風至春發爲風溫此皆伏匿之邪由內而外從陰而陽故尺中熱也風爲陽邪傷人陽氣故尺不熱氣分之邪留而不去則迫于經故脉滑也邪積而不行故脉濇泣也蓋言從內而外者爲溫病從外而內者爲風

邪留著于外內之間者爲痹也上節言不及者緣正氣衰少此言太過者乃邪氣有餘而有餘之邪又有陰陽外內出入之別

人一呼吸脉四動以上曰死脉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平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數音朔下同）

王氷曰呼吸脉各四動準候過平人之倍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三十二丈四尺況其以上耶脉法曰脉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然四至以上亦近五至也故死矣然脉絕不至天眞之氣已無乍數乍疎胃穀之精亦敗故皆死之候夫常平之氣胃海致之靈樞經曰胃爲水穀之海也正理論曰穀入于胃脉道乃行逆謂反平人之候也甲乙經云人稟氣于胃脉以胃氣爲本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馬蒔曰此舉三者之脉爲必死以其無胃氣爲逆也人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曰四動則一吸脉當再動而亦四動所謂一息八至脉也脉訣以八至爲脫脉難經以爲奪精脉且曰四動已上則脉訣以

九至爲死脉十至爲歸墓脉十一十二爲絕魂脉故皆謂之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上之太過者言之耳若脉絕不至則一呼一吸脉絕不來正氣衰盡故亦謂之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下之不及者言之耳又有乍時而疎脉不應指而來乍時而數脉或連指而來是乃胃氣不和正氣無主亦謂之死也此則非太過非不及而脉之雜亂者耳蓋以平人常時之脉氣必稟于胃氣而生人無胃氣則以上諸脉見矣夫是之謂逆逆則知其爲死也

張志聰曰四動以上太過之極也脉絕不至不及之極也乍疎乍數或太過或不及氣之亂也此皆不平之甚故爲死脉以上論脉平者命曰平人太過不及則病劇者死矣故四時之脉當以胃氣爲本也平人之常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故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則生機已絕絕則死矣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臟眞散于肝肝藏筋膜

之氣也

王氷曰微弦言微似弦不是微而弦也鉤及耎弱毛石義並同但弦無胃者謂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也毛秋脉金氣也毛甚謂木受金邪故今病肝氣象陽之散發故脉散急食辛以散之理藏眞散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取其順氣

馬蒔曰此承上文人無胃氣曰逆故此下五節遂言五臟皆以胃氣爲本而此一節則自肝脉而言之也春時肝脉必主于弦然春有胃氣則脉斯微弦夫是之謂平微者和也若弦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弦而不微是不和也肝臟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弦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耳夫曰弦多胃少曰但弦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毛脉兼見是肺脉來見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秋有等胃氣少而毛脉甚是金來尅木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肝臟本有眞氣惟春則發于肝肝藏筋膜之氣故肝主木木主春肝主筋

筋病見于春金匱眞言論曰是以知病在筋也
張志聰曰胃氣者中土柔和之氣也弦乃東方春木之象微乃胃氣之和故春得胃氣而脈微弦曰平弦多而少柔和之氣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毛爲秋脈屬金春脈微弦而毛此金尅木至秋則病矣如毛脈過甚此木受金刑當主卽病臟眞者眞臟所藏之神也神在臟爲肝在體爲筋言眞臟之神散于肝而主藏筋膜之氣如春木微弦之脈乃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故曰脈不得胃氣肝不弦

腎不石是弦鉤毛石之脈亦皆胃氣之所生　楊元如曰春胃微弦者言四時之中有此胃氣由胃氣而養此五臟之眞此節以四時而合于五臟末節以五臟之氣而合于四時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臟眞通于心心藏血脈之氣也

王冰曰但鉤無胃謂前曲後居如操帶鉤也石冬脈水氣也石甚爲火被水侵故今病心臟象陽氣

之炎盛臟氣法時論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取其順氣

馬蒔曰此以心脈之病言之也夏時心脈必主于鉤然夏有胃氣則脈斯微鉤夫是之謂平若鉤脈甚多而胃氣甚少則鉤而不微是不和也心臟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鉤脈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鉤多胃少曰但鉤無胃皆自脈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石脈兼見是腎脈來見也腎主冬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胃氣少而石脈甚見于今皆自脈體之不及者言之也是水來尅火也心主夏故病當火主夏心主血脈也心藏血脈之氣故心主火是以知病在脈也

張志聰曰鉤乃南方夏火之象微則柔和之胃氣也夏得胃氣而脈微鉤曰平鉤甚而少微和之氣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石乃冬令之脈微鉤而帶石乃火中有水至冬水氣所主之時而爲病矣如

水氣太甚此火受水尅當卽病矣夏臟之元眞通于心而主藏血脉之氣

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臟眞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按甲乙經甚作石甚弱）

王氷曰但代無胃謂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也石冬脉水氣也次其勝尅石當爲弦長夏土絕故云石也弱甚爲土氣不足故今病脾以含藏水穀故臟眞濡也

馬蒔曰此舉胃脉之病言之也長夏六月建未之月也長夏屬土胃亦屬土故胃脉主于長夏長夏胃脉耎弱而又能微和夫是之謂平若弱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弱而不微是不和也脾臟當有病矣以脾與胃爲表裏也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代脉而且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代者脾氣衰弱之甚也夫曰弱多胃少曰但代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脉來耎弱而至沈如石以石主冬脉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脉已如石而石之

又甚是水來尅火不能生土也胃主長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脾臟本有眞氣惟長夏則通于脾脾藏肌肉之氣故脾主土土主長夏脾主肌肉肌肉病于長夏金匱眞言論曰是以知病在肉也

張志聰曰長夏濕土主氣微耎弱中土柔和之氣也代者相離之脉蓋脾主四季四時有交相更代之氣是以柔和相離脾之平脉也如但代而無微耎之和此胃氣已絕故爲死脉蓋脾之得以灌溉于四臟者由胃氣之所生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是所不勝之水氣反來侮土至冬時水氣反虛而爲病矣弱甚者脾氣太弱當主卽病蓋言乘侮太甚者卽病而本氣虛者亦卽病也土臟之元眞濡于脾而主藏肌肉之氣　楊元如曰肝主疎洩故曰散心主血脉故曰通脾主灌溉故曰濡肺藏居尊故曰高腎爲水臟故曰下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臟眞高于肺以行榮衛

陰陽也

王氷曰但毛無胃謂如物之浮如風吹毛也弦春脉木氣也次其乘勃弦當爲鉤金氣逼肝則脉來見故不鉤而反弦也弦甚爲木氣逆來乘金則今病肺處上焦故臟眞高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脾胃氣傳與肺流溢于中而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以其自肺宣布故云以行榮衛陰陽也

馬蒔曰此舉肺脉之病言之也秋時肺脉必主于毛輕虛以浮謂之毛也然秋有胃氣則脉斯微毛夫是之謂平若毛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毛而不微是不和也肺臟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毛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毛多胃少曰但毛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毛脉而又有弦脉是肝脉來見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春有等毛脉少而弦脉甚則金來尅木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肺臟自有眞氣惟秋則高于肺肺行

營衛二氣陰陽諸經故肺脈衰而已前諸證因之也

張志聰曰按平脈篇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是四時之中皆有縱有橫縱者雖得胃氣而所不勝乘之故曰胃而有毛胃而有石橫者臟氣不足而所勝妄行故曰毛而有弦石而有鉤此臟氣橫行是以本位虛而反招讎復按四季長夏之中文義三換當知四時之氣皆有縱有橫有客氣甚而有本氣虛也且金臟之元眞高居于肺而主行營衛陰陽肺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也　楊元如曰相傳之官變理陰陽宣布政令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臟眞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王氷曰但石無胃謂如奪索辟辟如彈石也鉤夏脈火兼土氣也次其乘尅鉤當云弱土主長夏不見正形故石而有鉤兼其土也鉤甚爲水受火土

之邪故今病腎居下焦故臟眞下也腎生骨髓故藏骨髓之氣也

馬蒔曰此舉腎脉之病言之也冬時腎脉必主于石如石之沈于水也然冬有胃氣則腎斯微石夫是之謂平若石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石而不微是不和也腎臟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石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石多胃少曰但石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石脉而鉤脉兼見是心脉來見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夏有等石脉少而鉤脉甚則火盛生土水受火土之邪腎主冬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腎臟本有眞氣惟冬則通于腎腎臟通骨髓之氣故腎主水水主冬腎主骨髓骨髓病于冬令匱眞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張志聰曰石乃冬藏之脉微則柔和之胃氣也腎得胃氣而脉微石曰平石多而少柔和之氣曰腎病但石而無胃氣曰死石而有鉤火侮水也立夏

火氣反虛而爲病矣若乘侮太甚當主今病水臟之元眞下藏于腎而主藏骨髓之氣五運行論曰腎生骨髓髓生肝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下其動應衣脉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王冰曰宗謂十二經脉之尊主也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下者自鬲而出于乳下乃絡肺也絕謂暫斷絕也中謂腹中泄謂發泄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五臟皆以胃氣爲本故胃有大絡其脉氣不同而病死亦異也人但知十二經及督任二經共十五絡穴以脾有公孫大包二絡故也然脾以大包爲大絡而不知胃絡豐隆之外亦有大絡曰虛里者則不止于十五絡而當謂之十六絡矣此虛里者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之下其脉氣動時必至應衣蓋以宗氣者卽大氣也積于膻中而與此相通也若虛里之脉盛而發喘或數而兼絕則病當在胃之中其脉結而且橫則內

必有積此脈之太過也其脈絕而不至則胃氣已絕所以謂之曰死此脈之不及也大凡左乳之下其動應衣正以宗氣由此而泄故衣爲之動耳前曰動衣不至于動之甚可以驗宗氣之動而此曰動衣則動之甚而宗氣之泄也故謂之曰死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脈資生于胃而胃氣之通于五臟者乃宗氣也宗氣者胃腑水穀之所生積于胷中上出喉嚨以司呼吸行于十二經隧之中爲臟腑經脈之宗故曰宗氣胃之大絡以候宗氣者也四時胃少曰病者宗氣之爲病也五臟無胃氣曰死者宗氣或絕于內而或泄于外也宗脈貫肺絡肺如喘盛而乳下之脈數絕者宗氣病于膻中也如脈結而有止者虛里之橫絡有積滯也是胃氣少而爲五臟之病者宗氣之有虛有實也如虛里之脈絕不至者胃腑之生氣絕于內也乳之下其動甚而應衣者宗氣欲泄于外也此無胃氣而爲五臟之死脈也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

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脈沈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脈沈而橫曰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脈小弱以濇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堅曰脹

王氷曰短爲陽陽氣不及故病于頭長爲陰氣太過故病于足陽盛于上故肩背痛沈堅爲陰故病在中浮盛爲陽故病在外也沈爲寒弱爲熱故曰寒熱又沈爲陰盛弱爲陽餘餘盛相薄正當寒熱不當爲疝瘕而少腹痛應古之錯簡爾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亦陰氣內結也喘爲陽吸沈爲陰爭爭吸相薄故爲寒熱盛滑爲陽小實爲陰陰病在內陽病在外也小爲氣虛濇爲無血血氣虛弱故云久遠之病滑浮爲陽足脈疾爲氣全陽足氣全故云新淺之病脈急者疝瘕少腹痛此覆前

疝瘕少腹痛之脉也言沈弱不必爲疝瘕沈急乃與診相應也滑爲陽陽受病則爲風濇爲陰陰受病則爲痹緩謂縱緩之狀非動之遲緩也陽盛于中故脉滑緩寒氣否滿故脉盛緊也

馬蒔曰此言寸口之脉可以驗諸病也

張志聰曰此以寸口而候外因之病也夫寸爲陽尺爲陰外爲陽內爲陰皮肉筋骨爲陽腹中脅內爲陰蓋天地四時之氣從外而內由陽而陰故以寸口之浮沈以候外因之外內也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此惟在寸之陽部故主頭痛諸陽氣之在上也寸口脉中手長者寸脉直下于尺中此陽邪直行于下部故主足脛痛也中手促上擊者浮而搏擊應手此陽邪不上不下故主在肩背之中也此以外邪在于形身之外而有上中下之分也沈主在裏浮主在外寸口脉沈而堅主病邪堅積在裏若浮而盛主邪病在外此以寸口之浮沈而別外邪之在形身之外內也寸爲陽沈爲陰寸口脉沈而弱此正氣虛而陽邪直入于裏陰陰陽相乘故

主寒熱陽邪入裏故又主痂瘕而少腹痛也此緣正氣弱而陽邪直入于裏陰之下也脊下主身半之中腹中爲形身之裏寸口脈沈而橫是外邪入于裏陰之中故主脊下腹中有橫積也邪氣上逆則喘寸口脈沈而喘此外因之陽邪入于裏陰而上逆陰陽相搏故爲寒熱此又以寸口之沈候外因之邪入于裏陰而亦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復以寸關尺之三部而候病之外內新故也曰脈盛脈小者概左右三部而言也夫以寸口之浮沈以候病之外內上下者候表裏陰陽之氣也蓋天地四時之邪始傷氣分留而不去則入于經然亦有始終留于氣分者有卽轉入于經者邪之中人變幻不一故當以脈甄之是以氣分之邪止見寸口之浮沈長短如入于經則有滑濇緊急之形象矣夫脈乃陰血氣分之陽邪入經陰陽相搏其脈則滑是以脈盛滑者病在外有餘之病故堅而有力也夫經脈外絡形身內連臟腑病在內者故小實而堅也此以三部之盛滑小實而分別邪正之在外

在內也始受之病邪正相持故滑浮而疾久則血脈已傷故小弱以濇也諸急爲寒故主痂瘕在內滑主陽熱故主風邪在陽此又以三部之急滑以別邪病之在陽絡陰絡也風寒濕邪皆能爲痹痹或在于皮肉筋骨之間或內舍于五臟六腑故痹病于外內之間者其脈皆主濇也緩爲脾脈滑則熱盛于中緊則爲寒故主腹脹也此外因之邪入于腹中而有寒熱之分也　莫子晉曰春胃微弦夏胃微鉤乃天地四時之氣而合于人之五臟也是以天地四時之邪亦從外而內故當以寸口之浮沈別之

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　易去聲

王氷曰脈病相應謂之從脈病相反謂之逆

馬蒔曰此言脈當與病相順也凡人有陽病或外感或內傷皆當見陽脈人有陰病外感則陰病當見陽脈內傷則陰病當見陰脈也故脈順陰陽則病易已有等脈逆陰陽則病外感者陽病見陰脈陰病見陽脈內傷者陽病見陰脈陰病見陽脈皆

病之難已者也

張志聰曰所謂陰陽者氣血外內上下也言臟腑之脈陰陽并交雌雄相應內外循環此爲順也如陰陽反逆其病爲難愈

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臟曰難已

王冰曰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秋得夏脈冬得四季脈皆謂反四時氣不相應故難已也

馬蒔曰此言脈當與時相順也如春病得弦脈夏病得鉤脈秋病得毛脈長夏得緩脈冬病得石脈則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若脈反四時則春得濇脈夏得石脈長夏得弦脈秋得鉤脈冬得緩脈是謂反四時者也間臟者如肝病乘土當傳之于脾乃不傳之于脾而傳之于心則間其所勝之臟而傳之于所生之臟矣難經五十三難所謂間臟者生是也及無間臟之脈皆謂之難已耳

張志聰曰脈得四時之順者春脈微弦夏脈微鉤此得四時生氣之順而無他變也反四時者春胃

而有毛夏胃而有石也間臟者相生而傳也不間臟者相尅而傳也如外淫之邪始傷皮毛則內合于肺肺欲傳肝而腎間之腎欲傳心而肝間之肝欲傳脾而心間之心欲傳肺而脾間之脾欲傳腎而肺間之此節乃總結上文之義

臂多青脈曰脫血尺脈緩濇謂之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寒脈細謂之後泄脈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解同懈㑊音亦

王冰曰血少脈空客寒因入寒凝血汁故脈色青也尺爲陰部腹腎主之緩爲熱中濇爲無血血熱而無血故解㑊並不可名之然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㑊不可名謂之解也脈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則腹腎主尺之義也臥久傷氣氣傷則脈診應微今脈盛而不微則血去而氣無所主乃爾盛謂數急而大鼓也尺濇脈滑謂尺膚濇而尺脈滑也膚濇者榮血內涸脈滑爲陽氣內餘血涸而陽氣尚餘多汗而脈乃如是也尺主下焦診應腸腹故膚寒脈細泄利乃然脈法

曰陰微即下言尺氣虛少熱中謂下焦中也

馬蒔曰此言尺脉亦可以驗諸證也臂多青脉者大凡筋脉之中皆血也血多則赤血少則青故知脉青爲脫血之證耳尺脉緩濇緩爲熱中濇爲血少熱而血少故曰解体安臥者不能起也脉盛者火愈熾也火熱則血妄行故亦謂之脫血蓋上文脫血有數脫之義非一時火盛而暴脫故其脉不盛其脉當青此曰脫血者有火盛而暴脫之義其脉亦未必不青也尺脉來濡而又兼滑濇爲陰虛滑爲陽盛謂之多汗陰陽別論云陽加于陰謂之汗尺部見冷而脉又兼細是寒氣在腹泄利未已謂之後泄尺部常熱而脉又麤大是熱氣在腹謂之熱中也

張志聰曰此論內因之病自內而外從尺而寸由血而經經而氣也臂多青脉者臂內浮見之絡脉多青蓋因血脫而不華于色也靈樞經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故善調尺者不待于寸善調脉者不待于色能參合而行之

可爲上工緩爲脾脉濇主臟氣不足解体懈惰也此脾臟之爲病也尺屬陰而主血脉宜沈靜盛者肝臟之火盛而血不藏也靈樞診尺篇曰尺膚濇者風痹也夫邪迫于經其脉則滑以風之陽邪閉于皮膚之間而迫于經脉故主多汗所謂陽加于陰謂之汗汗乃陰之液也此以診尺而知肺合之表汗也診尺篇曰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夫陽氣生于陰中尺膚寒生陽之氣少矣陽氣衰于下故主虛泄泄則亡陰故脉細也此以診尺而知腎臟之生陽下焦之虛泄也尺膚麤常熱者火熱下行故主熱中此診尺而知心火之下行也夫陰陽氣血由陰而陽從下而上是以診尺而知病之外內上下也

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眞臟見皆死

王氷曰此亦通明三部九候論中眞臟脉見者勝死也尺麤而臟見亦然

馬蒔曰此言眞臟脉見者各有相尅之死期也庚

辛者金日也肝之眞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庚辛日而死以金尅木也壬癸者水日也心之眞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壬癸日而死以水尅火也甲乙者木日也脾之眞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甲乙日而死以木尅土也丙丁者火日也肺之眞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丙丁日而死以火尅金也戊己者土日也腎之眞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戊己日而死以土尅水也是謂眞臟脈見故皆死也

張志聰曰夫五臟之氣地之五行而生地之五行天之十干所化是以生于五行而死于十干也按此節當在篇末辟辟如彈石曰腎死之下誤脫在此者也　楊元如曰此章引靈樞診尺篇之文以證診尺之義靈樞篇內亦無此節文宜改正爲是

頸脈動喘疾欬曰水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疸

王氷曰水氣上溢則肺被熱熏陽氣上逆故頸脈

盛鼓而欬喘頸脈謂耳下及結喉旁人迎脈者也評熱病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疸勞也腎勞胞熱故溺黃赤也正理論曰謂之勞癉以女勞得之也已食如飢是則胃熱熱則消穀故食已如飢也若加面腫則胃風之診也何者胃陽明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故爾腎少陰脈出于足心上循脛過陰股從腎上貫肝鬲故下焦有水足脛腫也陽怫于上熱積胷中陽氣上燔故目黃也靈樞經曰目黃者病在胷

馬蒔曰此言即諸證而可以辨曰水曰黃疸曰胃疸曰風之異也水氣上逆則頸脈者人迎大迎等穴也其脈則動其氣則喘其欬則疾及目裏者目下也目下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是皆水之證也溺色黃赤而又且嗜臥是之謂黃疸也已食如飢是之謂胃疸也然水證有兼風者其面發腫蓋面爲諸陽之會風屬陽上先受之故感于風者面必先腫不可誤以爲止于水也惟足脛之腫則止謂之

水耳蓋足少陰腎經之脉上循脛至陰股故病如是也且黃疸之日必黃以熱積胃中上熏于目而然也

張志聰曰此以視疾而知其病也按此節引靈樞論疾診尺之文少加刪改以證診尺之義上節論診尺此節論疾所謂無視色持脉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也是以見頸脉動疾目內微腫足脛腫者知水病之在裏也溺赤安臥已食如飢者知爲黃疸胃疸也面腫者知爲風水也此又不待

持脉而知其病也　楊元如曰診尺而知解佾多汗之病在外視疾而知水飲黃疸之病在內故曰論疾診尺謂論證視尺皆可以知病

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姙子也

王氷曰手少陰脉謂掌後陷者中當小指動而應手者也靈樞經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此之謂也動謂動脉也動脉者大如豆厥厥動搖也正理論曰脉陰陽相薄名曰動又經脉別論曰

陰薄陽別謂之有子

馬蒔曰此言婦人娠子之脈也左手寸部屬手少陰心經而手太陽小腸經之脈爲之表裏脈賦云太陽大是男娠故知手少陰之脈動甚者爲娠男子也靈樞論疾診尺篇與此同後世更手爲足蓋不考二經皆同故也由此推之則右手寸部屬手太陰肺經當爲娠女子者可推矣

張志聰曰此復言診尺之微妙非惟知病而婦人之娠子亦可以分別也子男子也以婦人之兩手尺部候之若左手之少陰腎脈動盛者當娠子以左男而右女也

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臟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王氷曰春夏脈瘦謂沈細也秋冬浮大不應時也大法春夏當浮大而反沈細秋冬當沈細而反浮大故曰不應時也

馬蒔曰此舉脈之與時相逆者言之也脈有順四時之順曰病無他是也脈有

逆四時者未有正臟之脈相形而他臟之脈反見
春夏脈宜浮大今反沈細而瘦秋冬脈宜沈細今
反浮大而肥此卽所謂逆四時也
張志聰曰後章論五臟之氣外合于四時故雖未
有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之臟形而陰陽出入之大
槩不可逆也
風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
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王氷曰風熱當脈躁而反靜泄而脫血當脈虛而
反實邪氣在內當脈實而反虛病氣在外當脈虛
滑而反濇堅故皆難治也何也皆反四時之氣乃
如是矣
馬蒔曰此言脈與病反者是亦脈與時反之意也
病由風熱脈宜浮大而反沈靜則陽病見陰脈也
泄利脫血二證脈宜沈細而反實大則陰病見陽
脈也病在中者脈爲有力則中氣方盛今脈反虛
病在外者脈宜浮虛則表病易痊今脈反濇堅是
皆難治之證猶脈之反四時也

張志聰曰夫天地有四時之寒暑而人之氣血有浮大沈瘦之陰陽卽受病之脉氣亦有外內虛實之相應是以脉不應病者命曰反四時也

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臟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脉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王冰曰不弦不石皆謂不微似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以胃氣爲本而胃氣以水穀爲本是無水穀者無胃氣無胃氣者眞臟之脉見也

卽如肝脉當弦而不弦腎脉當石而不石之類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元眞之氣亦皆胃腑水穀之所生也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氣者水穀之所資生故人以水穀爲本胃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也所謂無胃氣者眞臟脉見而不得微和之氣也又非惟微和之爲胃氣也卽眞臟之脉亦胃氣之所生也故曰臟氣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于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于手太陰者春爲弦夏爲鉤秋爲毛冬爲石

皆得胃氣而爲之也故曰脉不得胃氣者肝不弦
腎不石也是以前章論四時之脉得胃氣之和者
命曰平人後章論五臟之眞亦四時以胃氣爲本
也

太陽脉至洪大以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
陽明脉至浮大而短
王氷曰洪大以長者氣盛故然爾扁鵲陰陽脉法
云太陽之脉洪大以長其來浮于筋上動搖九分
三月四月甲子王呂廣云太陽王五月六月其氣
大盛故其脉洪大而長也乍數乍疎乍短乍長者
以氣有暢有未暢也扁鵲陰陽法云少陽之脉乍
小乍大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
正月二月甲子王呂廣云少陽王正月二月其氣
尚微故其脉來進退無常浮大而短者穀氣滿盛
也呂廣云陽明王三月四月其氣始萌未盛故其
脉來浮大而短扁鵲陰陽脉法云少陽之脉緊細
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月八月王太陰之
脉緊細以長乘于筋上動搖九分九月十月甲子

王厥陰之脉沈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月十二月
甲子王
馬蒔曰此舉三陽之脉而言之正見脉貴順四時也按難經之意以爲得第三甲子太陽王歲有閏月有大小大約四五六月也其氣大盛其候大熱故脉之至也既洪且大又見其長蓋洪大而長皆陽脉也而陽之甚盛故純見陽脉而無陰脉者如此得第一甲子少陽王大約在十一二正月也其氣尚微其候當寒故脉之至也乍數乍疎乍短乍長蓋長數爲陽疎短爲陰而陽之初生故陽脉雖乍至而猶未離乎陰脉者如此得第二甲子陽明王大約在正二三月也其氣始萌未盛其候始暄故脉之至也既浮且大又見其短蓋浮大爲陽短則爲陰而陽氣方壯故陽脉盛而陰脉微者如此此則難經之與內經相同者難經又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敦其意以爲得第四甲子太陰之氣王大約在五六七月也其氣承夏餘陽陰氣始至其候暑溫故

脉之至也緊大而長蓋緊爲陰脉大者長者爲陽脉而陰之初生故陰脉微而陽脉盛者如此得第五甲子少陰王大約在七八九月也陽氣衰微陰氣漸盛其候清凉故脉之至也緊細而微蓋緊細與微皆陰脉也而陰之方盛故陰脉之全見者如此得第六甲子厥陰王大約在十月十一二月也陰氣極盛其候寒凝故其脉之來也沈短而敦蓋沈短而敦陰脉之極也而陰之正盛故陰脉之甚重者如此此則內經之所遺而難經之所備其必有所本也

張志聰曰此言陽明胃氣不獨行于五藏而亦行氣于三陽也夫脾與胃以膜相連耳是以胃氣之行于五藏者由脾氣之轉輸故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于三陽是以藏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焉故太陽之洪大陽氣之盛也少陽之乍忽初生之象也陽明之浮大而短者兩陽合明陽盛而間于二陽之間也此三陽之氣亦胃腑之所生也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王冰曰琅玕珠類言脉滿而盛微似珠形之中手也脉有胃氣則累累而微似連珠也

馬蒔曰上文第五節至第九節論五臟平脉病脉死脉既已悉矣而此下五節又詳喻之此一節則自心經而言之也夏胃微鉤爲平脉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蓋脉滿而盛來如連珠按之如循琅玕乃來盛去衰有鉤而且和之義所以謂之平也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鉤而且和也鉤多胃少曰心病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蓋其來如喘又喘而連屬且中手而偃曲則有鉤多胃少之義所以謂之病也但鉤無胃曰死而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蓋前雖似曲而後則居然不動如操執帶鉤則全無和意所以謂之死也

張志聰曰此言臟眞之脉四時以胃氣爲本也累

累如連珠者滑利如珠連綿相貫心臟和平之象也琅玕美石之似珠珠者取其溫潤而柔滑也此臟眞之脈柔耎和平者得四時之胃氣也前節以四時胃氣資于臟眞故曰春胃微弦夏胃微鉤此節以五臟之眞得四時胃氣故曰平心脈來夏以胃氣爲本平肺脈來秋以胃氣爲本是以脈象之少有不同也蓋弦鉤毛石者臟眞之氣象也如連珠如榆莢者臟眞之體象也喘喘急疾貌喘喘連屬心氣不安也曲者鉤之象其中微曲心氣虛也故當主心病曲而不動如操帶鉤無如珠生動之象矣　楊元如曰前論四時之氣生五臟故肝而心心而脾肺四時之相生此論五臟之眞合四時故心而肺肺而肝肝而脾五行之相制則生化也

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王氷曰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浮薄而虛也脈有胃氣則微似榆莢之輕虛不上不下如循雞羽中央

堅而兩旁虛也如物之浮瞥瞥然如風吹毛也

馬蒔曰此卽肺經之平脈病脈死脈而喻之也秋胃微毛曰平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蓋厭厭聶聶者恬靜之意榆莢非甚粗大而如落榆莢則有輕虛以浮之意故謂之平也秋以胃氣爲本故取其毛而且和也毛多胃少曰肺病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蓋雞羽者輕虛之物也不上不下如循雞羽則雞羽兩旁雖虛而中央頗有堅意所以謂之病也但毛無胃曰死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蓋如物之浮而如風吹毛則毛而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

張志聰曰厭厭安靜貌聶聶輕小也如榆莢者輕薄而中不虛蓋肺脈雖主收降輕虛之象而資生于脾土是以有如榆莢之輕而中不虛也不上不下往來濟濡也如循雞羽較之榆莢更屬輕虛其中又不得生我之土象而反有賊我之木體故主肺病如物之浮虛無根也如風吹毛散亂劇也

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

氣爲本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奧輭同

王冰曰如竿末梢言長奧也脉有胃氣乃長奧如竿之末梢矣長而不奧故若循竿勁謂勁強急之甚也

馬蒔曰此卽肝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春胃微弦曰平平肝脉來奧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招招然長竿末梢最爲奧弱揭之則似弦而甚和所以謂之平也春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弦而且和也弦多胃少曰肝病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蓋盈實而滑似有堅意而長竿如循末梢則弦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但弦無胃曰死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蓋急而益勁如弓弦新張是全無胃氣而不和所以謂之死也

張志聰曰奧弱初生柔和之氣也以手相呼曰招招末長而奧也此皆本于胃氣故臟眞之脉得以

柔奧和平盈實則非奧弱招招之象矣如循長竿非若梢末之奧弱矣滑脉如珠弦長帶滑如竿之有節矣辨脉篇曰累累如循長竿者名陰結也此肝氣病而阻結也急益勁如新張弓弦强勁之劇胃氣絕也

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脉來銳堅如烏之喙如烏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王氷曰和柔相離如雞踐地言脉來動數相離緩急和而調若胃少故脉實急矣舉足謂如雞足之舉也烏喙烏距言銳堅也水流屋漏言其至也水流謂平至不鼓屋漏謂時動復住

馬蒔曰此卽脾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長夏胃微奧弱曰平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蓋雞之踐地至和而柔所以謂之平也正以長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弱而且和也弱多胃少曰脾病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

蓋如雞舉足雖爲和緩而實盈且數則少和意所以謂之病也但弱無胃曰死死脾脉來銳而且堅是弱而不和也如烏之喙其喙不靜如烏之距其距必前如屋之漏其勢必間如水之流其勢不及所以謂之死也

張志聰曰和柔中土柔和之氣也相離時一代也蓋脾爲孤臟中央土以貫四旁故柔和之中而有相離之代散也雞足有四爪踐地極和緩形容脾土之灌溉四臟有如雞之踐地和緩而四散也實而盈數阜實而無柔和之氣也如雞舉足拳而收斂不能灌溉于四臟也如烏之喙者堅止而無柔和相離之象也如烏之距者較雞舉足更拳急也如屋之漏者點滴稀疏而不能灌溉也如水之流者濕土之氣四散也蓋言脾主中和之氣如太過不及之甚者皆爲死脉也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辟音擗

王氷曰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謂如心脈而鉤按之小堅爾胃少則不按亦堅也形如引葛言不按且堅明按之則尤甚也發如奪索猶蛇之走辟辟如彈石言促而又堅也

馬蒔曰此卽腎經之平脈病脈死脈而喻之也冬胃微石曰平脈沈而滑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蓋石沈于水靜而不動喘喘累累按之而堅所以謂之平也石多胃少曰腎病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蓋葛根若附而引之不絕按之大堅則石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但石無胃曰死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則全無沈意是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也

張志聰曰喘喘累累沈石生動之象也如鉤者浮而中空水之體也按之堅者石之象也如葛如索者木象也蓋沈石者腎之本體如引葛而按之益堅是腎氣不藏而外泄矣如奪索者較引葛更堅勁矣如彈石者無喘累生動之氣腎之死象也

莫子晉曰鉤乃心之脉也心脉如循琅玕腎脉如鉤者心腎水火之氣互相交濟者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一

黃帝素問十一　王機眞藏論篇第十九

藝術典第三十一卷

醫部彙考十一

黃帝素問十一

玉機眞藏論篇第十九

馬蒔曰第六節有曰名曰玉機內又論眞藏脈故名篇

黃帝問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脉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帝曰善胠去魚切

王冰曰弦者端直而長狀如弦也越人云春脈弦者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來濡弱而長反謂反常平之候夫氣餘則病形於外氣少則病在於中也呂廣云實強者陽氣盛也少陽當微弱今更實強謂之太過陽處表故令病在外厥陰之氣養於筋其脈弦今更虛微故曰不及陰處中故令病在內忽忽不爽也眩謂目眩視如轉也冒謂冒悶也胠脅也忘當作怒靈樞曰肝氣實則怒肝厥陰脈自足而上入毛中又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如是

馬蒔曰此言五臟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一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

屬木萬物始生肝亦主木故脉有始生之義脉端直以長其狀似弓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也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大敦上行章門期門故胷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胠脅中亦皆脹滿由在內正氣虛故爲不及之疾有如是也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

張志聰曰春弦夏鉤秋毛冬石臟眞之神也此篇言眞臟之脉資生於胃輸稟於脾合於四時行於五臟五臟相通移皆有次如璇璣玉衡轉而不囘者也如五臟有病則逆傳其所勝至其所不勝則死有爲風寒外乘亦逆傳所勝而死者有爲五志內傷交相乘傳而死者有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眞臟之神爲所不勝之氣乘之者皆奇恆之爲病也故曰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言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恆者得以四時死也是以岐伯對曰春脉者肝也言春時之脉肝臟主氣而合於東方之木如萬物之始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

以長蓋以臟眞之氣而合於四時非四時之氣而爲五臟之順逆也自王版篇至此凡五篇皆辨脉理之微妙而各有不同學者宜潛心體會而詳悉其旨焉實而强者盈實而如循長竿也不實而微無端長之體也言五臟之神氣由中而外環轉不息如氣盛强乃外出之太過如氣不足則衰微而在中太過不及皆臟眞之氣不得其和平而爲病也夫五臟之脈行氣於其所生受氣於所生之母肝行氣於心受氣於腎春脉太過則氣井於上經曰氣井於上亂而喜忘氣上盛而與督脉會於巔故眩冒而巔疾也金匱要略曰胷痛引背陽虛而陰弦故也蓋春木之陽生於腎水之陰陰氣虛寒以致生陽不足故胷痛引背也脅肋乃肝腎之部分生氣虛而不能外達故逆滿於中也

夏脉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

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帝曰善 長聲上

王冰曰鉤者言其脈來盛去衰如鉤之曲也越人云夏脈鉤者南方火也萬物之所盛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來疾去遲呂廣云陽盛故來疾陰虛故去遲脈從下上至寸口疾還尺中遲也其脈來盛去盛是陽之盛也心氣有餘是謂太過心少陰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心太過則身熱膚痛而浸淫流布於形分不及則心煩上見欬唾下爲氣泄

馬蒔曰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夏時南方屬火萬物盛長心亦主火故脈有盛長之義

張志聰曰心脈通於夏氣如火之發焰如物之盛長其氣惟外出故脈來盛而去悠有如鉤象其本有力而肥其環轉則秒而微也來盛者盛長之本氣也去亦盛者太過於外也來不盛者盛長之氣

衰於內也去反盛者根本虛而末反盛也身熱膚痛者心火太過而淫氣於外也浸淫膚受之瘡火熱盛也其不及則反逆於內上熏肺而爲欬唾下走腹而爲氣泄矣夫心氣逆則爲噫虛逆之氣不上出而爲噫則下行而爲氣泄氣泄者得後與氣快然如衰也

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帝曰善

王氷曰脉來輕虛曰浮來急以陽未沈下去散以陰氣上升也越人云秋脉毛者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亳毛也其脉來輕虛以浮曰毛肺手太陰脉起於中焦下絡

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循臑內爲欬主喘息故氣盛則肩背痛氣逆不及則喘息變易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也下聞病音謂喘息則肺中有聲也

馬蒔曰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秋時西方屬金萬物收藏肺亦主金故肺有收成之義其脉來輕虛以浮來雖似急而去則散又非前來盛去不盛之比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如毛而中央則堅兩旁如虛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令人氣逆而背痛及愠愠然不舒暢也其脉氣之來如毛而毛又至微此謂不及病當在內令人作喘其呼吸之氣皆少而發之爲欬在上則氣逆而見血在下則肺中有喘息之音也

張志聰曰秋氣降收外虛內實內實故脉來急外虛故浮而散也如榆莢而兩旁虛中央實此肺之平脉堅則爲太過矣毛而微是中央兩旁皆虛此所生之母氣不足而致肺氣更衰微也肺主周身之氣太過則反逆於外而爲背痛肺之俞在肩背

也經曰氣并於肺則憂其不及則令人氣虛而喘呼吸少氣而欬虛氣上逆則血隨而上行虛氣下逆則聞呻吟之病音蓋肺主氣而司呼吸開闔其太過則盛逆於外其不及則虛逆於內也　楊元如曰諸急爲寒陰氣漸來故脉來急陽氣漸去故去散也

冬脉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脉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心懸如病飢肋中清脅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帝曰善　數上聲解同懈肋音勒

王氷曰營者脉沈而深如營動也其氣來沈以搏言沈而搏擊於手也越人云冬脉石者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來沈濡而滑故曰石腎少陰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

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

脇者季脅之下俠脊兩旁空軟處也腎外當脇故脇中清冷也

馬蒔曰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冬時北方屬水萬物合藏腎亦主水故脉有合藏之義其氣來沈矣而沈中帶搏所謂沈濡而滑謂之曰營營者如將之守營內而不出也若與此相反則氣來如石之彈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弱而病成解亦脊脉甚痛而元氣衰少不欲言語其脉氣之去如數物然此為不及病當在內令人心中虛懸如病饑餓其脇中甚清冷脊中則甚痛少腹則脹滿小便則變色也

張志聰曰營居也言冬氣之安居於內如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沈而有石也如彈石者石而強也腎為生氣之原數則為虛生氣不足也腎為生氣之原而主閉藏太過則氣外泄而根本反

傷故爲懈惰少氣生陽之氣不足故脊中痛心主言而發原於腎根氣傷故不欲言也其不及則心腎水火之氣不能交濟故令人心懸如病饑腎之生陽不足故胕中冷也腎合膀胱腎虛而不能施化故小便變而少腹滿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脉獨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重強之重平聲王氷曰脉春弦夏鉤秋浮冬營爲逆順之變見異狀也主謂主時月灌四旁謂脾納水穀化津液溉灌肝心肺腎不正主四時故謂孤臟其不正主時而寄王於四季故善不可見惡可見也以主四支故病四支不舉脾爲孤臟以灌四旁今病則五臟

不和故九竅不通也八十一難經曰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重謂臟氣重疊强謂氣不和順

馬蒔曰此舉脾經之脉灌乎四臟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病也四臟循四時之序曰從其有過與不及而爲諸病曰逆從逆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也然脾脉於四時屬土以孤臟而灌於四臟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於四臟曰常如是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臟亦隨以病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來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肢不舉以脾主四肢也其來如鳥之喙脾氣濇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九竅不通夫脾不和平固爲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方盛名曰重强此皆脾之惡者可見也

張志聰曰總結上文而言臟眞之氣合於四時有升降浮沈之序如逆其順序和平之氣則有變異之病矣然四時之脉止合四臟而脾臟之脉各王四季月十八日不得獨主於時故爲孤臟脾灌四

臟四臟受脾之氣而各見其善是善在四臟而不自見其善耳如水之流者灌溉太過也如烏之喙者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也脾爲濕土太過故令四支不舉經曰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脾氣不足則五臟之氣皆不和夫胃爲陽土而氣强脾爲陰土而氣弱脾弱而不得稟水穀之氣則胃氣益强故名曰重強蓋言脾氣虛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者胃强脾弱臟腑之剛柔不和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臟腑每旦讀之名曰玉機

王氷曰言以太過不及而一貫之揆度奇恆皆通也五氣循環不愆時敘是爲神氣流轉不回若却行衰王反天之常氣是則却回而不轉却回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迫切也得至數之要道則應用切近以微妙也著之玉版故以爲名而爲玉版生氣之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受氣於胃一以貫通次序環轉如璇璣玉衡合之玉版乃揆度奇恆之大要也至數者五脉之至數也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曰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一者五臟之神轉而不回如逆回數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者有格有序也藏之臟腑者陰陽雌雄之相應也每日讀之者血氣未亂也名曰玉機者如璇璣玉衡也以上論眞臟之神五臟相通外內環轉如太過不及則病若回而不轉乃失其機而死矣

五臟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脾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肝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

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王氷曰受氣所生者謂受病氣於己之所生者也傳所勝者謂傳於己之所尅者也氣舍所生者謂舍於生己者也死所不勝者謂死於尅己者之分位也所傳不順故必死焉肝死於肺位秋庚辛餘四臟倣此然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土主戊己晡主庚辛夜主壬癸由此死生之早暮可知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於我所生而終之於尅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臟之病以子病方盛反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也即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輾轉相尅傳之於其所勝乃我之所尅者也即肝來尅脾之類所傳者又傳之於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茲而益盛已舍居於此臟矣即脾往尅腎而腎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於其腎之類又自是而傳之於其所勝即腎來尅心心來尅肺肺又來尅肝則肝至是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

此皆五臟相尅乃爲氣之逆行也故至於死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其母則肝之病氣受之於心肝木尅土則傳之於脾脾土尅水則氣舍於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於心心火尅金則又傳之於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於肺也由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母而受之於所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於

己之所勝者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心肺之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於生己者也肝之所死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肺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之所死在脾皆死於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尅必至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豈特以歲而論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也故朝在甲乙昔主丙丁四季主戊己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

腎而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死在戊己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藏之氣逆回失其旋轉之機而死也平脉篇曰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順蓋神轉而不回者母行乘子也回則不轉者子行乘母也五藏受氣於所生之子而反舍氣於所生之母是生氣之逆行也傳之於其所勝是尅賊相傳也是以至其所不勝而死此皆氣之逆行故也如肝受氣於心而肝氣反舍於腎則腎氣盛腎氣盛則火氣衰火氣衰則金無所畏而傷肝所謂舍氣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也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言必先尅賊相傳而後病至其所不勝而後死故當先治其未病焉金匱要略曰上工治未病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

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蓋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而傷肺肺受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而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準此所謂病之且死必先傳行上工能治其未病則不至於死矣復申明五臟之氣逆傳至其所不勝而死昧旦主甲乙晝主丙丁日昃主戊己暮主庚辛夜主壬癸一日一夜而五分之如眞臟脉見至肺而死於肺旦至心而死於心晝至腎而死於腎夕至肝而死於肝夜至脾而死於脾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夫逆傳至死有三歲有六歲有三月有六月有三日有六日當知日之早暮亦有三時有六時皆有次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臟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

陰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王冰曰此以上文逆傳而死故言是逆傳所勝之次三月者謂一臟氣之遷移六月者謂至其所勝之位三日者三陽之數以合日也六日者謂兼三陰以數之爾熱論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二日陽明受三日少陽受四日太陰受五日少陰受六日厥陰受則此義也能別三陰三陽之候則知中風邪氣之所不勝矣困謂至所不勝也上文曰死於其所不勝是也

馬蒔曰此帝承上文而言逆傳者固至其所勝而死而有順傳者亦至其所困而死也逆傳者如熱論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又如陰陽類論以太陽爲三陽陽明爲二陽少陽爲一陽太陰爲三陰少陰爲二陰厥陰爲一陰而自表至裏故謂之順傳也然熱論止論外感而由下文三月六月三日六日觀之則月與日同不但傷寒爲然凡內傷外感

皆有順傳之義帝問由上文而觀則五臟本相通者也故逆行而移皆有次第凡五臟有病皆各傳其所勝者如此有等順傳所勝之次亦至於死非法所能治者試觀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日在陰經之陰經之盡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月在陽經盡傳至五臟已周而其病當死是乃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順傳所勝之次也故曰別於陽經者知病從來從何陽經而至此也別於陰經者知死生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腑

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臟者誠半死半生也故可以知死生之期是何也至於陰經則至其所困而死故耳

張志聰曰此總結上文而言五臟相通有順傳之次序如逆傳其所勝者蓋因其病而逆之也然逆傳所勝之死有時而有月有日也如見肝之病中工不曉傳脾而不治則脾傳之腎腎傳之心心傳之肺法三月而傳之所勝之次則死矣假如心病而欲傳之肺時值秋三月而金旺不受邪法當六

月而傳之所勝之次則死矣所謂法三月若六月也如傳於值死之月假如肝病傳脾而戊日受之眞臟之脈見則當庚日而死己日受之則當辛日而死此法當三日而死也如甲乙日受之眞臟脈見亦當死於庚辛此法當六日而死所謂若三日若六日也五臟相傳而當死者是順傳所勝之次如甲乙肝木受病順傳至庚辛而死丙丁心火受病順傳至壬癸而死戊己脾土受病復傳至甲乙而死故曰順傳所勝之次而死也此五臟逆傳而知死之月死之日死之時也別於陽者下文所謂風寒之邪從皮毛陽分而入故別於陽者知病所從來五臟爲陰知五臟逆傳而死者卽此所謂肝病傳脾至肺而死脾病傳腎至肝而死故別於陰者知至所困而死也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痹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痹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

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脊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心心卽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長上聲癒尺制切

王冰曰百病之長言先百病而有之客謂客止於人形風擊皮膚寒勝腠理故毫毛畢直元府閉密而熱生也邪在皮毛故可汗泄陰陽應象大論曰善治者治皮毛此之謂也熱中血氣則痛痹不仁寒氣傷形故爲痛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是也湯熨火灸刺皆能釋散寒邪宣揚正氣弗治則邪入諸陰病而爲痹故入於肺名曰肺痹宣明五氣論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肺在變動爲欬欬則氣上故曰上氣也肺金伐木氣下入肝故曰弗治行之肝也肝氣逼

膽膽善爲怒怒者氣逆故一名厥也肝厥陰脉從少腹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脅痛而食入腹則出故曰出食肝氣應風木勝脾土土受風氣故曰脾風蓋爲風氣通肝而爲名也脾之爲病善發黃癉脾太陰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腹中熱而煩心出黃色於便瀉之所也腎少陰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少腹冤熱而痛溲出白液也冤熱內結消鑠脂肉如蠱之食日內損削故一名曰蠱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名曰瘛至心而氣極弗治滿十日法當死矣若腎傳之心心不受病卽而復反傳與肺金肺已再傷故寒熱也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病次謂傳勝之次第

馬蒔曰此亦言五臟病傳之次亦自其相尅者而言之也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

不曰感而曰客使人毫毛盡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漸至爲瘧痹爲痛癢不知爲腫爲痛此時可用湯熨灸刺等法以去之即上文可汗而發也弗治則爲肺痹之證蓋邪入於陰則病必爲痹而肺主皮毛故爲肺痹肺變動則爲欬也弗治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脊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脊也食入即出木來侮土之漸也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弗治則木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爲癉熱也腹中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亦主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則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痂瘕腎之經絡在少腹故少腹煩冤作熱而痛甚其所漏出者白液也如蟲之食物內損故一名曰蟲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癉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則心不宜受病今既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於心之時其心不受病即復反傳於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

日爲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當延至三歲而死蓋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也由第七節至此觀之則病傳之次有三一則如肝受病氣於心傳之於脾病氣舍於其腎傳至於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三月若六日由三陽以至一陰自外而內謂之順傳之次也一則如此節始感於風成爲肺痹而五臟相尅漸至於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特死期有不同耳

張志聰曰此復言外因之邪亦逆傳於所勝而死風爲陽邪傷人陽氣爲百病之長者言四時八方之邪風雖從陽分而入而善行數變乃爲他病氣主皮毛風寒之邪始傷陽氣故使人毫毛畢直太陽之氣主表而主開病則反閉而爲熱矣言風寒之邪始傷表陽之時可發汗而愈也氣傷痛形傷腫痹不仁而腫痛者氣傷而病及於形也如在皮腠氣分者可用湯熨在經絡血分者可灸刺而去之皮毛者肺之合邪在皮毛弗以汗解則邪氣乃

從其合矣夫皮膚氣分爲陽五臟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病舍於肺名肺痹也邪閉於肺故欬而上氣失而弗治肺卽傳其所勝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厥者逆也脅乃肝之分逆於脅下而爲痛故一名厥脅痛蓋言痹乃厥逆之痛證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肝氣逆故食反出也按者按摩導引也木鬱欲達故可按而導之肝主血故若可刺也所謂肺痹肝痹者非病在肝肺乃在肝肺之分耳失而弗治肝因傳之脾病名曰脾風蓋肝乃風木之邪賊傷脾土故名脾風風淫濕土而成熱故濕熱而發癉也濕熱之氣上蒸於心則煩心火熱下淫則溺黃蓋熱在中土而變及於上下也夫病在形身者可按可浴病在內者可藥發癉濕熱發於外也腹中熱煩心出黃熱在內也是以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而治之在脾弗治則土邪乘腎病名痂瘕邪聚下焦故少腹冤熱而痛溲出淫濁也蟲者言其陰邪居下而壞事之極也心主血脈而屬火火熱盛則筋脈燥縮而手足拘

急也當此危急之證尚可灸可藥言不可以其危篤而棄之也失而弗治滿十日法當死五傳已周當盡十干而死矣心主神明而多不受邪如腎傳之心心不受邪則反傳之肺是從肺而再傳矣邪復出於皮膚絡脈之間陰陽氣血相乘是以發往來之寒熱法當至三歲而死蓋心不受邪而復傳故又有三年之久此邪病復傳之次第也夫瘕瘕之病不即傳行而亦不即速死是初傳而死者法當三歲如心不受邪而復再傳者是又當三歲矣

所謂若三歲若六歲也夫病發於五臟之陰者若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病發於五臟之陽者若三歲若六歲所謂其生五其數三是五臟之氣生於五行而終於三數三而兩之則爲六數矣

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卒音猝令）

平聲

王冰曰其卒發者不必依傳之次故不必以傳治之憂恐悲喜怒發無常分觸遇則發故令病氣亦不次而生喜則心氣不守故腎氣乘矣怒則氣逆故肝氣乘脾悲則肺氣移肝肝氣受邪故肺氣乘矣恐則傷腎移於心腎氣不守故脾氣乘矣憂則肝氣移於脾肝氣不守故心氣乘矣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腎則恐并於肝則憂此其不次之常道也然五臟相并而各五之五而乘之則二十五變也然其變化以勝相傳傳而不次變化多端言傳者何相乘之異名爾

馬蒔曰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爲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入故不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以其次因一時五志驟傷使人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之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大病也怒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也悲者肺之志也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大病也恐

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之腎之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亦肺之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肺之所以大病也或以有餘而乘彼或以不足而受乘皆乘所不勝此其不以次而入之道也故每臟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以五臟之互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臟之互相傳乘與本節所云其名目不同有如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外感而此節所云者以內傷也

張志聰曰卒發者卽仲景傷寒論之中風傷寒卒病三陰三陽之氣一時寒熱交作氣脈不通與病形臟之傳邪而爲痎瘧痟痹之證者不同故不必以病傳之法治之風則傷衞寒則傷榮榮衞內陷臟氣逆傳而五臟相移亦皆有次設不以次入者此因五志內傷故令不得以次相傳致令人有大病矣

肝當作肺肺當作肝悲當作思夫喜爲心志喜大則傷心如外因於邪始傷皮毛內舍於肺肺因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其間因而喜大則心氣虛而腎氣乘於心矣怒則肝氣傷而肺氣乘於肝

矣思則脾氣傷而肝氣乘於脾矣恐則腎氣傷而脾氣乘於腎矣憂則肺氣傷而心氣乘於肺矣如一臟虛而受乘卽相傳之五臟故病有五五臟有五變及其傳化則五五有二十五變矣如喜大而腎氣乘心心卽傳之肺肺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是五臟傳化亦各乘其所勝故曰傳者乘之名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胻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眞臟脈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胻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胭眞臟見十日之內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眞臟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眞臟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胻中氣滿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胭脫肉目眶陷眞臟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王氷曰皮膚乾著骨間肉陷謂大骨枯槁大肉陷

下也諸附骨際及空竅處亦同其類胷中氣滿喘息不便肺無主也肺司治節氣息由之其氣動形爲無氣相接故聳舉肩背以遠求報氣矣夫如是皆形臟已敗神臟亦傷見是證者期後一百八十日內死矣候見眞臟之脈乃與死日之期爾眞臟脈診下經備矣此肺之臟也火精外出陽氣上燔金受火災故內痛引肩項如是者期後三十日內死此心之臟也陰氣微弱陽氣內燔故身熱胭者肉之標脾主肉故肉如脫盡胭如破敗也見斯證者期後三百日內死胭謂肘膝後肉如塊者此脾之臟也肩髆內消謂缺盆深也衰於動作謂交接漸微以餘臟尚全故期後三百六十五日內死此腎之臟也木生其火肝氣通心脈抵少腹上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腹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胭脫肉也肝主目故目眶陷及不見人立死也不勝之時謂於庚辛之月此肝之臟也

馬蒔曰此舉諸證漸盛者必以眞臟脈見乃期其所死之日時也大骨者卽生氣通天論之所謂高

骨也大肉者臀肉也大肉之榮枯肥瘦可以驗諸骨肉也大骨枯槁腎之衰也大肉陷下脾之衰也胷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虛肺之衰也三經漸衰肝心未及期半歲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臟之眞脈來見乃與之期所死之日矣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喘息不便腎脾肺三經衰矣心內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臟之眞脈來見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腎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諸肉皆脫腸肉已破腸者肉之分理也則脾經更衰而又五臟眞脈來見則十日之內當死矣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腎脾已衰而肩髓內消動作益衰則腎臟尤衰餘證尚未盡具其眞臟之脈未見期一歲之內當死若五臟之眞脈來見乃與之期所死之日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腹內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熱其腸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眶下陷眞臟脈見目不見人

是肝經已衰而五臟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於日晡申酉之時卽前一日一夜五分之之謂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五志內傷亦各傳其所勝察其形證審其臟脈而知死生之期也夫氣血發原於腎生於胃而輸於脾回則不轉而無相生之機是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而令人有大病也大骨兩臂兩腿之骨大肉卽兩臂兩腿之肉蓋腎主骨而脾胃主肌肉四肢也夫胃氣之資養於五臟者

宗氣也宗氣積於胸中從虛里之大絡貫於十二經脈經脈逆行故胸中氣滿陽明氣厥故喘息不便其氣動形者心病欲傳於肺肺主氣故氣盛而呼吸動形也期以六月死者心始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而後死故有六月之久眞臟脈見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纍纍然予之期日者當死於壬癸日之中夜此言心病至腎而死也內痛者肺受其傷肺之俞在肩背故痛引肩項也肝病而已傳及於所勝之臟故當期以本月之內而死也眞臟

脈見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亏之期日當死於庚辛日之薄暮也此言肝病至肺而死也肺病故痛引肩背傳及於心故身熱也夫心主血而生於腎臟之精血氣盛則充膚熱肉心腎傷而精血衰故曰脫肉破胭眞臟脈見大而虛如羽毛中人膚病傳於心故期以十日之內死蓋心不受邪故死之速也此言肺病至心而死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津液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脾病而津液不行故肩髓先內消也肩髓者大椎之骨髓上會於腦是以項骨傾者死不治也脾主四支脾病則四支懈惰故動作益衰眞臟來見者如水之流如烏之喙脾土王於四時脾氣灌於四臟故雖有眞臟來見尚期有一歲之久蓋以四時五臟之氣終而後死也期死之月見其眞臟之乍數乍疎乃與之期日謂當死於甲乙之昧旦也此言脾病而終於一歲也本經曰腎病者大小腹痛腎傳之心故心中不便心傳之肺肺傳之肝故肩項身熱肝傳之脾故目眶陷也眞臟脈見搏而絕如指彈石

辟辟然如目不見人腎之精氣已絕故立死其見人者餘氣未盡至所不勝之時而死謂當死於日昃也夫腎爲生氣之原生氣絕於下故死之更速也此言腎病而死於脾也

急虛身中卒至五臟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爲期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眞臟雖不見猶死也中去聲卒音猝按馬註一息作一呼爲妥

王冰曰此言五臟相移傳其不勝則可待眞臟脈見乃與死日之期卒急虛邪中於身內則五臟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墜沒溺不可與爲死日之期也脈絕不來或一息五六至是皆急虛

卒至之脈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有等急虛中邪者易死不可拘前證與前脈也以言其勢則急以言其人則虛而此身猝然中邪致使五臟閉絕脈道不通諸經之氣不能往來譬之墮溺水中立時死亾不可以日期必之也其脈或絕而不來或有一呼五六至則一吸亦五六至是一息有十二至皆絕魂脈

也脈之太過不及雖有不同而皆爲死脈故雖形肉不脫眞臟脈雖不見其人亦必死也豈可拘於上文所期之日時哉

張志聰曰此言卒發者不必治其傳也夫邪氣勝者精氣虛風寒之邪卒中於身精氣一時虛奪故急虛也此病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病於有形故五臟之氣一時絕閉脈道一時不通而氣不往來譬若墮溺乃倉卒一時之病而生死亦在於時日之間與風寒之病形臟弗治而爲肺痹弗治而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腎傳之心期以三歲六歲死者不相同也故不可以爲期然倉卒之病非但不可爲期併不待形肉脫而眞臟見也脈絕不來生氣絕於內也一息五六至邪氣盛於外也此邪氣盛而正氣絕不必眞臟見而猶死也

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脈至搏

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臟脈見者皆死不治也（折音舌中去聲辟音劈數音朔）

楊上善曰無餘物和雜故名眞也五臟之氣皆胃氣和之不得獨用如至剛不得獨用獨用則折和柔用之卽固也五臟之氣和於胃氣卽得長生若眞獨見必死欲知五臟眞見爲死和胃爲生者於寸口診卽可知見者如絃是肝脈也微絃爲平和微絃謂二分胃氣一分絃氣俱動爲微絃三分並是絃而無胃氣爲見眞臟餘四臟準此

馬蒔曰此卽眞臟脈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眞肝脈至如循刀刃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絃至急蓋脈不微絃非脈來奕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之本體乃但絃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赴之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眞心脈至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殊累累然是脈不微鉤非來盛去衰之本體乃但鉤而無胃者也色雖見赤而黑來尅之

不復潤澤水尅火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肺脈至大而虛過於盛也如以毛羽中人膚浮
而無著也蓋脉不微浮非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之
本體乃但浮而無胃者也色雖見白而赤來乘之
不復潤澤火尅金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腎脈至搏擊而絕如指彈石殊辟辟然是脉不
微沈非沈以搏之本體乃但沈而無胃者也色雖
見黑而黃來尅之不復潤澤土尅水也其毛已折
元氣敗也故曰死眞脾脉至雖云軟弱而乍數乍
疎是如水之流如鳥之喙非和柔相離如雞踐地
之本體乃但弱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黃而青來尅
之不復潤澤木尅土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
死

張志聰曰此審別眞臟之脈象乃可予之期日也
如循刀刃如按琴瑟絃肝木之象也如蕙莢子如
彈石心腎之象也皆堅勁之極而無柔和之氣也
乍數乍疎欲灌不能脾氣欲絕之象也如羽毛中
人膚肺氣虛散之象也蓋堅勁虛散皆不得胃氣

之中和人無胃氣則死矣色青白不澤赤黑不澤皆兼尅賊所勝之色色生於血脈氣將絕故不澤也夫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而後行氣於臟腑是臟腑之氣欲絕而毛必折焦也靈樞經曰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又曰經脈空虛血氣弱枯腸胃僃辟皮膚薄著毛腠天焦亨之死期是皮毛夭折者血氣先絕也

黃帝曰見眞臟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臟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臟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臟也故曰死帝曰善

王氷曰胃爲水穀之海故五臟稟焉平人之常稟氣於胃胃氣者平人之常氣故臟氣因胃乃能至於手太陰也自爲其狀至於手太陰也眞臟之氣獨見是所謂脈無胃氣也平人氣象論曰

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眞臟脈也脈必始於手太陰肺經而後行之於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臟之氣始會於手太陰肺經故五臟各以其所屬之時而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肺經也彼邪氣勝者正氣必衰安得有胃氣以至於手太陰但見各臟之眞臟脈獨見耳此其病氣勝於臟氣所以至於死也

張志聰曰五臟之氣皆胃腑水穀之所資生故胃爲五臟之本手太陰者兩脉口也臟氣者五臟之精氣也五臟之氣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又非惟微和之爲胃氣也卽五臟之絃鉤毛石各以其時自爲其象而至於手太陰者皆胃氣之所資生故邪氣勝者五臟之精氣已衰而不能爲絃鉤毛石之象矣故令人有大病而病甚者胃氣絕而眞臟見眞臟見者病氣勝而臟氣絕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

之易已脉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易俱去聲）

王冰曰無後其時者言必先時而取之也氣盛形盛氣虛形虛是謂相得若氣色浮潤血氣相營故易已其脉春絃夏鉤秋浮冬營謂順四時故可治取之以時者候可取之時而取之則萬舉萬全當以四時血氣所在而爲療爾形盛氣虛氣盛形虛皆相失也夭而惡不澤謂枯燥脉實以堅是邪氣盛故益甚也脉逆四時爲不可治以氣逆也形氣相失四句是謂四難此四難粗之所易語工之所難爲

馬蒔曰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脉而決其生死也形氣色脉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治若氣盛形盛之氣主邪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正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則難治矣蓋形盛氣

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易已若色夭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脈之絃鉤毛石順於四時其病可治若沉濇浮大逆於四時則爲不可治矣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若脈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爲益甚此四者未易明辨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張志聰曰帝以伯所言之五臟乘傳有淺有深而胃氣不資有虛有絕故當察其形氣色脉治病者宜急治之無後其時而致於死不治也形氣相得病之新也色澤以浮乘逆淺也脈從四時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脈弱以滑者胃氣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也察此四易當急治之而無後其時取之以時者春刺散俞夏刺絡俞秋刺皮膚冬刺俞竅也形氣相失病之久也色夭不澤乘傳深也脈實以堅無胃氣也脈逆四時尅賊勝也察此四難而明告其病者爲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

脾脉其至皆懸絕沉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臟形於
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王氷曰懸絕謂如懸物之絕去也未有謂未有臟
脉之形狀也
馬蒔曰此舉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所謂脉逆
四時者春得肺脉金尅木也夏得腎脉水尅火也
秋得心脉火尅金也冬得脾脉土尅水也四脉之
至皆懸絕沉濇是無胃氣命曰逆四時也此皆析
而言之耳又皆統而言之大凡春夏陽氣漸上脉
宜絃洪而反沉濇秋冬陽氣漸下脉宜沉濇而反
浮大此謂逆四時之脉也
張志聰曰春得肺脉夏得腎脉者臟精衰而所不
勝乘之也其至皆懸絕沉濇者無胃氣之資生也
夫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者臟眞之
神氣也如未有絃鉤毛石之象形而升降浮沉之
氣不可逆蓋氣順則脉順氣逆則脉逆脉隨氣行
者也
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病在中脉實堅病

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

王氷曰皆難治者以其與證不相應也

馬蒔曰此舉脉與證反者而決其爲難治也熱病宜洪大而反沉靜後泄脉宜靜而反脉大脫血宜沉而反脉實病在中者脉不當虛然亦不可太實而堅今曰實堅則邪氣在內未已也病在外者脉不宜濇堅今曰實堅則邪氣在外方盛皆謂之難治也

張志聰曰脉病不相應者病勝臟也故皆難治

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瞀音茂

王氷曰五實謂五臟之實五虛謂五臟之虛實謂邪氣盛實然脉盛心也皮熱肺也腹脹脾也前後不通腎也悶瞀肝也虛謂眞氣不足也然脉細心

也皮寒肺也氣少肝也瀉利前後腎也飲食不入脾也

馬蒔曰此言五實爲邪氣有餘五虛爲正氣不足皆爲死而正氣復則虛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五臟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五臟各虛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胃胃氣漸復瀉利漸止正氣不瀉則五虛漸補虛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實自外感而言五虛自內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虛各備方可曰死而虛實止見一證未可以輕決也

張志聰曰實者謂邪氣實虛者謂正氣虛心主脈張志聰曰實者謂邪氣實虛者謂正氣虛心主脈盛心氣實也肺主皮毛皮熱肺氣實也脾主腹腹脹脾氣實也腎開竅於二陰前後不通腎氣實也脅目不明也肝開竅於目悶瞀肝氣實也脈細心氣虛也皮寒肺氣虛也肝主春生之氣氣少肝氣虛也泄利前後腎氣虛也飲食不入脾氣虛也蓋邪之所勝其正必虛是以邪氣盛者死正氣虛

者亦死也五臟之氣皆由胃氣之所資生糜粥入胃泄注止胃氣復也身汗外實之邪從表散也得後利裏實之邪從下出也此言卒發之病而有死有生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二

黃帝素問十二 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經脉別論篇第二十一

藝術典第三十二卷

醫部彙考十二

黃帝素問十二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馬蒔曰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

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首數字上聲去聲屬囑同令平聲王氷曰歷紀謂日月行歷於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之分紀也言以人形血氣榮衛周流合時候之遷移應日月之行道然斗極旋運黃赤道差冬時日依黃道近南故陰多夏時日依黃道近北故陽盛夫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爲貴相者爲賤也道貫精微故云妙問至數謂至極之數也

張志聰曰此論九鍼九候之道夫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終於九聖人明天地之數一而九之故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鍼應其數一者天也天者陽也肺應天爲五臟六腑之華蓋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生成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合於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

人之股肱八節之虛風八風之邪舍於骨節
腠理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
也此天地之至數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
五行中合人之九臟九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
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爲貴而相爲賤也冬陰夏
陽者下文所謂沈細懸絕爲陰主冬躁盛喘數爲
陽主夏也帝言九鍼之道以通其意於鍼經今願
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法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
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
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
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
而除邪疾
王氷曰九奇數也故天地之數斯爲極矣三部者
言身之上中下部非謂寸關尺也三部之內經隧
由之故察候存亡悉因於是鍼之補瀉邪疾可除
也
張志聰曰始於一終於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

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於天也一者奇也陽也故應天二者偶也陰也故應地三者參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則爲九以應九野九野者九州分野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也人有三部部有三候者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決死生者觀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血脉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也處百病者表裏陰陽寒熱虛實之爲病也調虛實者實則瀉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脉除邪風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上部天兩額之動脉上部地兩頰之動脉上部人耳前之動脉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胷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

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王氷曰指而導之乃以爲眞言必當諮受於師也徵四失論曰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其誠也下部之天以候肝足厥陰脉行其中也地以候腎足少陰脉行其中也其中也人以候脾胃之氣足太陰脉行其中也脾臟與胃以膜相連故以候脾兼胃也中部之天以候肺手太陰脉當其處也地以候胷中之氣手陽明脉當其處也經云腸胃同候故以候胷中也人以候心手少陰脉當其處也上部之天位在頭角之分故以候頭角之氣上部之地位近口齒故以候之上部之人位當耳前脉抵於目外眥故以候之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以其皆神氣居之故云神藏也所謂形藏

者如氣外張虛而不屈含藏於物故云形臟也所謂形臟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胷中也夭謂死色異常之候也色者神之旗臟者神之舍故神去則臟敗臟敗色見異常之候故死也

馬蒔曰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爲九臟應於九野所以爲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卽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子髎聽會等處動應於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卽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卽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者中絲竹空和髎等處動應於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卽下文天以候肺之謂脈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於指卽手太陰脈氣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卽下文地以候胷中之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

問合谷之分動應於指手陽明脉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卽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脉在掌後銳骨之端神明之分動應於指卽手少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卽下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脉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臥而取之動應於指卽足厥陰脉氣所行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卽下文地以候腎此脉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於指卽足少陰脉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卽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脉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動應於指卽足太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爲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爲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正合於吾身之九藏故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天天者異於常候也其人死矣

張志聰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一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實爲虛以邪爲眞絕人長命亏人夭殃故必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乃以爲刺法之眞足太陽爲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二陽之氣而主土故爲上部地心主血而小腸爲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血脈也故主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朱永年所謂天主氣足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爲表裏是也五臟之應天者肺然臟爲陰故主中部天陽明居中土故主中部地三以應人人主血脈心藏血脈之氣故主中部人厥陰爲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腎爲牝臟而居下故主下部地脾爲陰臟而居中故主下部人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者是以下部之三候以候腸下之三神臟焉肺屬金主氣故中部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胷中

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胃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三候以候腸上之二神臟中土之二形臟焉太陽爲諸陽主氣其經脉上額交巔會於腦出於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腑之所生也其經脉起於鼻交頗中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少陰心臟之腑也其經脉上目銳眥入耳中爲聽宮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上部三形臟焉蓋陽臟之氣在上也

九野者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脅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脅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六腑腸下三臟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臟腑陰陽之氣故九野爲九臟蓋以身形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臟九臟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爲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列爲九野分爲四時卽此義也夫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

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臟之神由腸胃津液之所生也胃主化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故以四腑爲形臟而人之陰陽氣血肌肉經脈皆由此九臟之所生五臟之神氣由形臟之資生五色之外榮由五臟之所發此以九臟九候之氣而復歸重於五臟之神氣焉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 度音鐸

王氷曰實瀉虛補此所謂順天之道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也血脈滿堅病邪留止故先刺去血而後乃調之不當詢問病者盈虛要以脈氣平調爲之期準爾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

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脉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爲期可也此論用鍼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張志聰曰候者候三部九候之脉而刺之也肥人者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其氣濇以遲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宜淺而疾之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瀉者迎而奪之宜補者追而濟之去血脉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鍼也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胷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 數去聲

王冰曰度形肥瘦調氣盈虛不問病人以平爲準死生之證以決之也若形氣相反故生氣至危玉機眞臟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今脈氣不足形盛有餘證不相符故當危也危者言其近死猶有生者也刺志論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今脈細少氣是爲氣弱體壯盛是爲形盛形盛氣弱故生氣傾危其形瘦脈大胃中多氣則死者蓋形瘦脈大胃中氣多形臟已傷故云死也凡如是類皆形氣不相得也參謂參校伍謂類伍參校類伍而有不調謂不率其常則病也失謂氣候不相類也相失之候診凡有七卽下獨小獨大是也三部九候上下左右凡十八診也如參春者謂大數而鼓如參春杵之上下也脈要精微論曰大則病進故病甚不可數者謂一息十至已上也脈法曰人一呼而脈再至一吸脈亦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今相失而不可數者是過十至之外也五至尚死況十至者乎中部左右凡六診也上部下部已不

相應中部獨調固非其久滅於上下是亦氣衰故皆死也滅謂偏少也目內皆目內陷者太陽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陷者太陽絕也故死所以言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故獨言之

馬蒔曰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盛脈細氣少息不足形瘦脈大多氣喘滿卽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卽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之而衆脈相失乖其常度其人必病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曰病甚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相應者爲病爲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脈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皆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曰目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張志聰曰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胃

也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爲相得也參伍不調者卽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不調者病下節分言之以知病之所在皆相失者非止於參伍不調矣此藏腑陰陽之氣皆病故死夫脉之來去隨氣降升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若一如參春者言脉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爲邪傷故也然止言其來去之參差至相失不可數則其至數亦併錯亂也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胷中之宗氣夫上下左右之脉交相應者血氣之循環也臟腑之脉得胃氣而至於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目者五藏六腑之精氣也目內陷則死者蓋由五藏六腑之精氣消滅故驗之目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

陷下者病

王氷曰相失之候凡診有七者此之謂也然脈見七診謂參伍不調隨其獨異以言其病爾

馬蒔曰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脈獨陷下者病名曰七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

張志聰曰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卽知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象也疾遲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沈陷而不起也鍼經曰上下左右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疎乍數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九候之相應也上下

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眞臟脈見者勝死 踝胡瓦切

蠕音軟中去
聲數音朔

馬蒔曰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之上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脈也應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卽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卽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於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則於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脈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脈應而速中指渾渾然不清者病中指徐徐然不應手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工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脈應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

太陰肺經之脉主乎氣故中部乍疎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脉代如鉤者病在絡脉鉤爲夏脉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脉絡脉受邪則經脉自滯故脉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爲可貴其有不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脉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卽陰陽別論之所謂別於陽者知死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脉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脉凡眞臟脉來見者至於相勝之日時而死矣

張志聰曰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死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爲開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潰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上五寸中而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

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寸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左手於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之下矣庶右手於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脉庶右手得以在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過踝上五寸而及於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於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去踝五寸之間蓋以以左手之三指於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鍼之要候氣爲先足太陽爲諸陽主氣也蠕蠕微動貌氣之和也故不病其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而太過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彈之不應生氣絕於下故不能上應也脫肉者皮肉宛焦而弱也身不去者開折而暴病留于身也言正氣虛而肉脫邪留於身而不去者死也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穀之精氣中部乍數乍

疎者中焦之生氣欲絕也夫血脉生於心而輸於脾代乃脾脉鉤乃心脉此復申明候足上中部者候中下二焦之生氣如病在絡脉者其脉代而鉤也夫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是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二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病危察腑臟知死生之期者腑爲陽臟爲陰知陽者知病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尤必先知經脉而後知病脉所從來眞臟脉見者至其所勝尅之日時而死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王氷曰足太陽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從肩髆別下貫臀過髀樞下合膕中貫腨循踵至足外側太陽氣絕死如是矣

馬蒔曰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其證之可驗也

張志聰曰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攣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皆爲目上綱脉系絕故死必戴眼　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脉絕也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王氷曰冬陰夏陽言死時也位無常居物極則反乾坤之義陰極則龍戰於野陽極則亢龍有悔是以陰陽極脉死於夜半日中也平旦木旺木氣爲風故寒熱病死亦物極則變是寒熱病風薄所爲也熱病日中死陽之極也病風日夕死卯酉衝也病水夜半死水王也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脾氣絕也辰戌丑未土寄王之脾氣絕故日乘四季死

馬蒔曰脉凡沈細懸絕者爲陰必死於夜半以脉與時皆陰也盛躁喘數者爲陽必死於日中以脉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於感風風爲足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屬甲乙木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於有火火爲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屬丙丁火也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其死又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尅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屬壬癸水也脾絕其死必以日乘四季屬辰戌丑未土也

張志聰曰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初生陰氣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陽極而一陰初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於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復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言三部九候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脉皆沈細而絕無陽氣之和此爲陰而主冬故死於夜半之子如盛躁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爲

陽而主夏故死於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爲害也寒熱病者陰陽相乘而爲寒爲熱也本經云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爲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於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於夜半之中土位中央王於四季其脉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臟故死於辰戌丑未之時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若病同七診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王冰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亦謂形氣不相得也證前脫肉身不去者九候雖平調亦死也但九候順四時之令雖七診互見亦生矣風病之脉大而數經月之病脉小以微雖候與七診之狀略同而死生之證乃異故不死也雖七診見九候從者不死若病同七診之狀而脉應敗亂縱九候皆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順猶不得生也胃精內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發爲噦噫宣明五氣篇曰心爲噫胃爲噦也

馬蒔曰此舉形肉已脫者爲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爲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爲死也夫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牆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脈雖調猶死卽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爲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脈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爲有邪月經不行之病爲有姙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眞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

張志聰曰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脈雖調猶死言七診之死因氣而見於脈非血脈之爲病也七診者謂沈細懸絕盛躁喘數寒熱熱中病風病水土絕於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夫七診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七診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也病風而陰陽相離期以日夕死如

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經月之病病水也病水而沈細懸絕期以夜半死病水而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診之死死於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復申明七診之病見沈細盛躁之脈者病氣而見於脈也若七診之病其脈亦敗者病氣而脈亦病也故必發噦噫蓋胃氣敗者其聲噦胃氣逆而上走心爲噫胃主氣而心主脈也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王冰曰方正也言必當原其始而要其終也脈疾則氣強盛故不病脈遲則氣不足故病脈不往來則精神去故死皮膚著者死骨乾枯也

馬蒔曰此亦詳診脈之法也

張志聰曰始病者病久而深也方病者新受之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脈沈而逆方病者其脈從

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夫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病在七診也陰陽臟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七診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診之病而脈候亦敗也

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著毛腠夭焦爭之死期此言方病而傷於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臟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臟陰陽之氣已絕於內而欲以鍼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

王冰曰經病治經謂求其有過者治孫絡血言有血留止刺而去之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由是孫絡則經之別支而橫者奇謂奇繆不偶之氣而與經脈繆處也由是故繆刺之繆刺者刺絡脈左取右右取左也留瘦

不移謂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消息節級養而刺之此又重明前經無問其病以平爲期者也結謂血結於絡中也血去則經隧通矣前經云先去血脈而後調之明其結絡乃先去也

馬蒔曰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其有奇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脈以繆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有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脈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卽上文刺孫絡絡脈之謂也

張志聰曰孫絡病去其孫絡血者蓋病在孫絡其邪更淺故當出其血而瀉之血病者邪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故身有痛也蓋言病在經之深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於肌肉者治其經與絡也奇邪者邪不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

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故宜繆刺之留瘦不移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故即於節而刺之蓋病在脈絡者取之脈病在骨節者治其節也刺節眞邪篇曰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所謂解結也故上實下虛者有橫絡盛加於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治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瀉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爲可治也要不可不察也

王氷曰此復明前太陽氣欲絕及已絕之候也

馬蒔曰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已絕欲甦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張志聰曰夫九鍼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

而爲陽中之太陽腎爲生氣之原而膀胱爲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眥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系氣絕故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於下手太陽先絕於上矣故虛於上者宜補之絕於下者爲死證所謂木敷者其葉發絃敗者其音嘶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

王冰曰手指云云蓋錯簡文也

馬蒔曰疑是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脫簡文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於上也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指之少澤上留鍼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於足上去踝五寸而彈之補手太陽者當於手外踝

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於上而後絕於下也　張二中曰瀉者出血補者留鍼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馬蒔曰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脈各有分別故名篇

張志聰曰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

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 首爲去聲 憙音惠

王氷曰變謂變易常候腎王於夜氣合幽冥故夜行則喘息內從腎出也夜行甚勞因而喘息氣淫不次則病肺也恐生於肝墮損筋血因而奔喘故出於肝肝木妄淫害脾土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氣亂胷中故喘出於肺驚則神越故氣淫反傷心矣濕氣通腎骨腎主之故度水跌仆喘出腎骨矣氣有强弱神有壯懦故殊狀也通達性情得其情狀乃深識診契物宜也

馬蒔曰言五臟受傷脈因此而變診者當以此爲法也蓋腎屬少陰衛氣夜行於陰營氣以寐而養夜行則喘息內出於腎肺爲腎母子氣受淫上干於肺肺斯病焉或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納其喘息內出於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脾矣驚則氣亂喘息出於肺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渡水跌仆水通於腎則喘出於腎與骨若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著則爲病矣故診

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又知病肺害脾傷心著腎之詳則診法備矣

張志聰曰此論三部九候之法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九候之病脈知五臟生尅之理而後知死生之期如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經常之脈若動作過用則變而爲病脈矣腎屬亥子而氣主閉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於腎腎爲本肺爲末腎氣上逆故淫傷於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於肺主之皮毛而生於胃腑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於胃腑水穀之津而通會於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臟氣逆而脈亦爲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焉喘驚度水跌仆此數者皆傷五臟之氣勇者逆氣已過正氣復順怯者則留著爲病而見病脈矣夫氣有勇怯理有疎密皮膚有厚薄骨肉有堅脆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之要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

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
王冰曰飽甚胃滿故汗出於胃驚奪心精神氣浮
越陽內薄之故汗出於心骨勞氣越腎復過疲故
持重遠行汗出於腎暴役於筋肝氣罷極故疾走
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謂動作施力非疾走遠
行也然動作用力則穀精四布脾化水穀故汗出
於脾過用謂不適其性而強勞爲過卽病生此其
常理五臟受氣蓋有常於用而過則是以病生
馬蒔曰此言人之四時臟腑生病皆起於過用亦
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太過於飽食氣蒸迫
故汗出於胃事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
出於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
於骨故汗出於腎其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
之惟肝主於筋故汗出於肝搖動其體勞苦其形
必肉以當之惟脾主於肉故汗出於脾此乃四時
之在臟爲陰在腑爲陽其有病皆起於過用也
張志聰曰汗者水穀之津液飽甚則胃滿故汗出
焉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心氣汗出於心

故曰奪精若持重遠行則傷骨故汗出於腎也疲勞傷筋故汗出於肝也如勞傷四體故汗出於脾春秋冬夏四時陰陽自有經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作過傷則血氣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口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恐恚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使氣血不次脈道失常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王氷曰肝養筋故胃散穀精之氣入於肝則浸淫

滋養於筋絡矣濁氣穀氣也心居胃上故濁氣歸心淫溢精微入於脈心主脈故也脈氣流運乃爲大經經氣歸宗上朝於肺肺肺爲華蓋位復居高治節由之故受百脈之朝會也平人氣象論曰臟真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由此故肺朝百脈然後乃布化精氣輸於皮毛矣腑謂氣之所聚處是謂氣海在兩乳間名曰膻中膻中之布氣者分爲三隧其下者走於氣街上者走於息道宗氣留於海積於胷中命曰氣海如是分化乃四臟安定二焦平均中外上下各得其所也中外高下氣緒均平則氣口之脈而成寸夫氣口者脈之大要會也百脈盡朝故以其分決死生水飲流下至於中焦水化精微上爲雲霧雲霧散變乃注於脾靈樞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此之謂也水土合化上滋肺金金氣通腎故調水道轉注下焦膀胱稟化乃爲溲矣靈樞經曰下焦如瀆此之謂也從是水精布經氣行筋骨成血氣順配合四時寒暑證符五臟陰陽揆度盈虛用爲常道也

馬蒔曰此言食入於胃者精氣散於肝歸於心而會於肺飲入於胃者輸於脾歸於肺而下行於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於脾而精微之氣散之於肝則浸淫滋養於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生自穀氣故可名爲濁氣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於脈矣以心主脈也心爲諸經之君主而主血脈脈氣流於諸經諸經之氣歸於肺肺爲五臟之華蓋受百脈之朝會其精氣運於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脈毛脈合精而精氣行於腑腑者膻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於胷中邪客篇謂宗氣積於胷中刺節眞邪篇謂宗氣流於海者是也膻中爲腑其精氣最爲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於手太陰肺經通於心肝脾腎之四臟而四臟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於手太陰肺經而行之故氣口者卽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又成寸口之名眞可以診吉凶而決死生也然所食

之穀有精氣則所飲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於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騰上輸於脾蓋脾附於胃之右比胃爲上故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而肺行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於四臟五臟並行乎水精眞有合於四時五臟及古經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

張志聰曰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於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於筋經曰穀入於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血皆水穀之所資生而水穀入胃各有淫散輸轉之道故又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又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絡上通於心故入胃之食氣歸於心子令母實也心氣通於脈故淫精於脈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於經脈中也經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淫氣於脈百脈之經氣總歸於大經經氣歸於肺是以百脈之氣皆朝會於肺也肺合皮毛故復輸精於皮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胍合精者血氣相合也六腑爲陽故先受氣腑精神明者

六腑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穀氣入胃淫精於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行氣於腑腑精留於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沈出入陰陽和平故曰權衡平五藏六腑受氣於穀淫精於脈變見於氣口以決其死生也入胃之飲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蓋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於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於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飲焉五藏五行之氣也揆度度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於四時五行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爲經脈之經常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瀉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少陽藏獨至厥氣也蹻前卒大

取之下俞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陽并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瀉陽補陰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

重平聲痟音淵和去聲

王氷曰陰謂腎陽謂膀胱胱陽獨至謂陽氣盛至也陽獨至爲陽有餘陰不足則陽邪入故表裏俱瀉取足穴俞下俞足俞此前也陽氣重并故瀉陽補陰蹻謂陽蹻脈在足外踝下足少陽脈行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然蹻前卒大則少陽之氣盛故取足俞少陽也一陽少陽也以其太過故蹻前卒大焉若見太陰之脈伏鼓則當用心省察之若是眞臟之脈不當治也三陰太陰脾之脈也五臟脈少胃氣不調是亦太陰之過也陰氣太過故補陽瀉陰嘯謂耳中鳴如嘯聲也膽及三焦脈皆入耳故氣逆上則耳中鳴心脾肝肺四脈爭張陽并於上者是腎氣不足故氣歸於腎也瀉陽補陰

則陰氣足而陽氣不復并於上矣厥陰一陰也上言二陰至則當少陰治下言厥陰治則當一陰至也

馬蒔曰此言三陽三陰脉證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太陽膀胱經也其脉獨至厥者氣逆喘者難息虛者不實諸證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蓋膀胱與腎爲表裏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其表裏俱當瀉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俞穴束骨腎經之俞穴太谿由是三陽入於二陽則爲足陽明胃經矣陽明脉氣獨至是足太陽之邪重并於陽明也胃屬陽脾屬陰惟陽氣重并當瀉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由是二陽入於一陽則爲足少陽脉矣少陽脉氣獨至是足少陽之氣逆也然足少陽之脉起於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足跗故陽蹻者本於足太陽經之申脉而陽蹻之前乃足少陽之脉今猝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瀉膽經之俞穴臨泣蓋少陽獨至者正一陽

之有過也故卽此經治之而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於三陰則爲足太陰脾經矣太陰臟搏者下節之所謂伏鼓脈者是也眞者眞臟之脈也宜用心省之若眞臟脈來則不可治矣此臟之脈搏者何也五臟之脈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眞臟之脈來見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瀉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由是三陰入於二陰則爲足少陰腎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爲耳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於上也足太陽之氣并於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脈爭張而有餘故邪氣歸之於腎宜瀉足太陽膀胱經之經穴崑崙絡穴飛揚補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絡穴大鍾由是而二陰入於一陰則一陰之脈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則虛者眞痺者在心其逆氣畜薄發爲白汗白汗者肝虛爲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并治肝經之俞穴太衝不言補瀉者上文腎經尚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況既曰眞虛則豈可再瀉乎

張志聰曰此言臟腑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度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爲厥喘諸病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臟獨至者太陽之經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瀉蓋太陽經氣發原於下而上出於膚表故當表裏俱瀉而取之下俞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并於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并於陽陰并於陰則爲病脈矣故曰持雌守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夫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厥逆於下致臟脈之獨大於蹻前也蹻者奇經之蹻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蹻之前故蹻前卒大然而經氣之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合於手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於十二臟腑所以藏物故亦名臟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臟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也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夫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手有足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是爲三陰是以

太陰之臟脉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爲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乎如五脉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脉而輸精於臟腑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脉之氣皆少是以五脉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然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故獨取之下俞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氣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蓋氣鬱而欲伸出之一陽之氣獨嘯者蓋因少陽之經氣厥逆也所謂少陽獨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於經也一陽獨嘯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於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關也陽井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脉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卽四形臟之脉也四脉爭張以致陽并於上亦經厥而及於氣也腎爲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陷於下不能與陽相接故宜瀉其陽之絡

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氣和矣一陰者厥陰也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臟眞之虛心爲痞痛蓋厥陰之氣發於命門爲心主之包絡厥陰氣逆以至眞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留薄於心下則上迫於肺故發爲白汗夫眞虛痛心病在內也經氣厥逆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鍼砭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夫所謂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二氣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概臟腑經氣而言也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臟腑經脉有無形之陰陽六氣也雖然臟不離乎經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臟經氣貫通臟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論在手經足經者有論經病而及於氣氣病而及於經者有論陰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氣逆而病及於臟者此皆陰陽之道可合可分書不盡言舉一以槩十學者當知一經之氣若是則十二經可知能引而伸之進乎技矣　朱衞公曰言蹻

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脈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二經之本脈也如蹻前少陽之脈卒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爲少陽獨至也

帝曰太陽臟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臟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臟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臟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臟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

王氷曰明前獨至之脈狀也

馬蒔曰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脈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臟至而太陰臟則曰臟搏二陰則曰獨嘯一陰則曰至其脈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脈主於浮蓋太陽爲三陽陽行於表故脈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爲陽之裏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裏者是也其臟爲陽之初生故脈體滑而不實象一陽之爲初陽也陽明雖爲太陽之裏而實爲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髣髴

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於陰分脉雖始伏而實鼓擊於手未全沈也二陰雖相搏而至然腎脉沈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爲沈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張志聰曰太陽臟者謂小腸膀胱之經脉也此復論經氣之見於脉者各有別也三陽陽盛之氣也言太陽之臟脉象陽盛之氣而浮也少陽臟者三焦膽之經氣故象一陽初動之生陽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三陽之氣也氣應脉外故以脉之浮沈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臟脉則見脉體之滑象矣蓋陽氣搏於脉中其脉則滑陽欲外浮故不實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臟脉與一陽之氣見於脉者之不同也陽明臟者胃與大腸之經脉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并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而復結陰臟之經脉與陰氣之見於脉者之不同也太陰臟搏者乃太陰之經脉相搏故見脉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於少陰之腎止見乎沈而不浮蓋以脉

象之浮沈以別陰陽之氣以脉體之滑動不實鼓
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脉也此篇論欲識病脉先知
經脉然欲知經脉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三

黃帝素問十三　臟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藝術典第三十三卷

醫部彙考十三

黃帝素問十三

臟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馬蒔曰五臟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臟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臟

之氣問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問去聲）

馬蒔曰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臟氣而伯言以五行爲主可以爲治病之準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經脈之常故帝以臟腑陰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法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反逆爲從從謂之得反順爲逆逆謂之失伯言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穀五味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

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脉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爲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

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
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
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
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
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臟之氣自相通也
張志聰曰肝主春木之氣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
甲木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甲爲陽木乙
爲陰木在時爲春在日主甲乙肝主春生怒發之
氣故苦於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心主夏火之
氣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
主治其經氣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日
爲丙丁苦緩者心以長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
氣散逸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長夏六月
也謂火土相生之時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
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戊爲陽土己爲陰
土位居中央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
食苦以燥之蓋脾臟之喜燥者喜母氣以資生苦
濕者惡所勝之乘侮也肺主秋金之令手太陰主

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庚爲陽金辛爲陰金在時主秋在日主庚辛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腎主冬水之令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爲壬癸腎者水臟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致津液行而能通氣故潤以上論五臟之本氣而合於四時五行五味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

王冰曰平旦木旺之時故爽慧下晡金旺之時故加甚夜半水旺之時故靜退也然慧與靜小異急食辛者以臟氣常散故以辛發散也

馬蒔曰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於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於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但夏不愈當甚於

秋時甚則淪於死矣乃金來尅木于休而鬼旺也故當死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而生肝木得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蓋肝病至冬乃鬼休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鄉也至冬能與相持故病復起於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通於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以日而計之肝病者愈於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甚於庚辛之日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於水旺之日而又必起於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於本日也以時而計之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時旺木亦旺也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肝

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張志聰曰病在肝愈於夏者子制鬼賊令母實也甚於秋者子休賊旺至不勝而甚也持於冬者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者自得其位也風氣通於肝故禁而勿犯愈在丙丁者至所生而愈也加於庚辛金尅木也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也起於甲乙本氣復旺也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

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馬蒔曰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於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於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於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於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夏以火病當起於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類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己日以土旺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不死持於甲乙以木旺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於丙丁以火病當復於火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耎惟鹹爲能耎堅急食鹹以耎之惟其所欲在耎此鹹之所以爲補也惟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爲瀉也此乃

因其性而治之耳

張志聰曰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惡熱也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爲火臟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耎之鹹味下泄上涌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涌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

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瀉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昳音耋

王氷曰五臟之病皆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由是故皆有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馬蒔曰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於秋屬金則金能尅木而木不能尅土故脾病當愈於秋但秋不愈當甚於春以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長夏以土病當復於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於太飽或濕地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於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於戊己以土病當復於土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昳慧以日昳則未土正旺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旺也下晡靜以金旺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

食脾屬陰土而惡濕地濡衣咸宜禁之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是以生於五行而歸命於十干也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涌泄以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金匱要略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爲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爲補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

馬蒔曰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於冬但冬不愈當甚於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於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秋以金病當起於金候也且

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旺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以火旺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於戊己以土旺則金旺也然肺病必起於庚辛金病當復於金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凡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肺主秋收之令病則反其常矣故急食酸以收之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瀉邪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焮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

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於春若春不愈當甚於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於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於冬以水病必在於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焠焃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

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旺則土衰土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於戊己以土旺則水必受尅也戊己不死持於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起於壬癸以水病當復於水日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爲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爲補也所以爲瀉也

張志聰曰焠焣爆漬之熱食也溫炙衣烘焙之熱衣也在四藏曰加者言所勝之氣加於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曰甚於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藏多不一其辭蓋陰陽之道推之無窮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體沈堅以補之鹹泄以瀉之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間去聲

王冰曰邪者不正之目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是非唯鬼毒疫癘也能知五藏之經脈則可言死生間甚矣三部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脈而始知之也肝病始於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

由肺而傳心病由肺而傳脾病由肺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於夏心病愈於長夏脾病愈於秋肺病愈於冬腎病愈於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於秋心病甚於冬脾病甚於春肺病甚於長夏腎病甚於夏肺病持於夏腎病持於秋者皆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於冬心病持於春脾病持於長夏肺病持於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於春心病起於夏脾病起於長夏肺病起於秋腎病起於冬者皆得其自旺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於相生相勝者如此至於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鉤長夏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於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張志聰曰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眩音荒

王氷曰取血者謂脈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

馬蒔曰上文五節言五臟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臟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鬲布脅肋故兩脅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脈自脅肋循喉嚨上入頏顙連目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虛也故善於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在足內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陽之經穴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垢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肝與膽相爲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然足厥陰之脈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脈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於顖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脈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於上故見之於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任用矣後倣此

張志聰曰病者邪氣實也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蓋肝爲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怒也虛者精氣奪也肝藏血而開竅於目肝虛故眩眩無所見經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取二經以通其氣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蓋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

陰常多血少氣臟腑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瀉之

心病者胷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虛則胷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甲胛同

馬蒔曰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胷中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繞肩胛交肩上故胷中必痛脅支必滿脅下亦痛膺背肩胛間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胷腹之中大脅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脉從胷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胷出脅手少陰之脉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胷曰脅曰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在掌後一寸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

壯以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也實則瀉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卽廉泉穴係任脉經頷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穴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七壯

張志聰曰脅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於脅下也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胃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心氣不能交於陰故脅下與腰相引而痛也心脉上循咽喉開竅於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蓋臟腑經氣之相通也　徐公遐問曰師言取經之多血者而去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變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所苦必先去其血而後瀉有餘補

不足者言其變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於郄中此皆處變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於諸經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以行善瘛脚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

王冰曰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以行善瘛脚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

馬蒔曰以脾病言之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善肌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踹內足陽明胃經之脈自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踹內出胭中循股內廉上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內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脈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爲病如此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在足內踝骨下微

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在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在足內踝上三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張志聰曰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臟元眞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脈循脛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癒而痛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也榮衛氣血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尻苦刀切腨音善胻胡郎切嗌音益

王氷曰肺虛則腎不能上潤故嗌乾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少陰脈也視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取之

馬蒔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

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於背而背爲胷中之腑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蓋手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爲耳聾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臟不足以上潤於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經之經渠穴在寸口陷中鉄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卽足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之復溜穴以出其血焉可也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以平爲期則皆於出血之後又當用補瀉以調之耳餘節倣此

張志聰曰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於腎腎爲本肺爲末母子之經氣相通肺俞

氣在肩背氣逆於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於下則尻陰脽膝皆痛也腎爲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於下故不能報息於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胃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樂音洛

王冰曰脛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元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腎脉從肺出絡心注胸中然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熏肺故痛聚胸中也清謂氣清冷厥謂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也凡刺之道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得道經絡有血刺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定氣先去血脉而後乃平有餘不足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調之此之謂也

馬蒔曰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脉起於足心上循

臍內出臑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卽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於正氣之虛則足少陰之脈從肺出絡心注胷中今腎氣旣虛胷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脈自小腹中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旣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於足故足淸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太陽之經穴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

張志聰曰水邪逆於上則喘欬生氣衰於下則身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於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故寢汗出而惡風腎氣虛而不能上交於心故胷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於下

故大腹小腹痛也清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逆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膲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智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也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臟腑之經氣相通故臟病而兼及於腑經也以上論病生於經脈肌肉宜治之以鍼石者審其臟腑經絡之虛實而取之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奧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經或緩或急或堅或奧四時五臟病隨五味所宜也

王冰曰夫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奧皆自然之氣也然辛味苦味匪唯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亦能燥能泄故上文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則其謂苦之燥泄也又

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藥
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
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
通謂之毒藥也五穀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
五果謂桃李杏栗棗也五畜謂牛羊豕犬雞也五
菜謂葵藿薤葱韭也氣爲陽化味曰陰施氣味合
和則補益精氣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爲氣陰爲
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
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
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用五味而調五臟配肝
以甘心以酸脾以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
欲緩欲收欲耎欲泄欲散欲堅而爲用非以相生
相養而爲義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論五臟肝苦急食甘以緩之
等義而詳言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
色亦青肝苦急惟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
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
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

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腎合當假鹹之柔奧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與胃各臟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耎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於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於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

各有散收緩急堅耎之宜在因四時五臟之病隨
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臟氣法時之義無
餘蘊矣

張志聰曰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
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
氣者也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
酸以收養心氣也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
苦上逆故宜食苦以收降其肺氣夫脾土之所以
灌溉四臟者主上滲於心肺下洩於肝腎如脾苦
濕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
酸苦涌洩爲陰鹹味滲泄爲陰故宜食苦者取其
燥土氣以涌滲於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土氣以
滲泄於下也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
津液蓋從革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酸收甘
緩苦堅鹹耎此言發散涌泄之外而又有或收或
緩或堅或耎之性善用者隨其所利而行之如五
穀以供養五臟之氣五果以助其養五畜以爲補
益五臟者也五菜以爲充實於臟腑者也然穀肉

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謂毒藥穀畜菜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奧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臟以知問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馬蒔曰此篇宣明五臟之氣故名篇

張志聰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臟五邪故無問答之辭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王冰曰肝合木而味酸肺合金而味辛心合火而味苦腎合水而味鹹脾合土而味甘至眞要大論

云夫五味入胃多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是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各入五臟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五味隨五臟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

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也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胃爲氣逆爲噦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

王冰曰心爲噫象火炎上煙隨焰出心不受穢故

噫出之肺爲欬象金堅勁扣之有聲邪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宣委曲故出於肝脾象土包容物歸於內翕如皆受故爲吞也腎爲欠爲嚏象水下流乃生雲霧氣鬱於胃故欠生焉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嚏也胃爲水穀之海腎與爲關關閉不利則氣逆而上行也以包容水穀性喜受寒寒穀相薄故爲噦也寒盛則噦起熱盛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微弱故爲恐也下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是也大腸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也下焦爲分注之所氣窒不瀉則溢而爲水膀胱爲津液之腑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脈實約下焦而不通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脈虛不約下焦則遺溺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膻則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故爲怒六節臟象論曰凡十一臟取決於膻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

鬱於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肺爲欬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於肺則爲欬也肝爲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於肝也脾爲吞者象土包容物歸於內故爲吞也腎爲欠爲噫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噫今曰爲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於心而太陽與腎爲表裏故噫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陽氣爲太陽而噫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爲衛氣亦由膀胱穴而上行之所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爲氣逆爲噦爲恐蓋胃爲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幷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又按陰陽應象

大論曰腎在志爲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於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爲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爲泄蓋大腸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卽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膀胱者爲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瀉故溢而爲水病靈蘭祕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曰不利則爲癃癃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爲遺溺遺溺者溺不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故病爲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肝爲表裏也是爲五臟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膽膀胱者腑病同臟臟病腑亦病也

張志聰曰五氣所病者五臟氣逆而爲病也噫不平之氣本經云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氣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蓋此因胃氣上逆於心故爲噫肺爲欬者陰陽應象大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則爲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著臟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溉於四臟則津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爲吞噫之證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於上而欲引於下欲引於下則欠反逆於上則噦蓋腎絡上逼於肺也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於胃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出於胃故爲噦胃之逆氣下并於腎則爲恐蓋腎與胃戊癸相合也噦呃逆也噦噦車鑾聲言呃聲

之有輪序故曰胃大腸小腸受盛水穀變化糟粕
病則不能化物而爲泄矣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
則反溢而爲水病靈樞經曰三焦下俞出於委陽
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
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膻爲中正之官性秉
剛決病則氣鬱而爲怒五病謂病五臟五行之氣
而六腑亦配合於五行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
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

也

王氷曰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肺虛而心精并之則
爲喜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魄爲肺神明心
火并於肺金也肝虛而肺氣并之則爲悲經曰悲
哀動中則傷魂魂爲肝神明肺金并於肝木也脾
虛而肝氣并之則爲憂經曰愁憂不解則傷意意
爲脾神明肝木并於脾土也腎虛而脾氣并之則
爲畏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爲腎神明脾土
并於腎水也心虛而腎氣并之則爲恐經曰怵惕

思慮則傷神神爲心主明腎水并於心火也此皆正氣不足而勝氣并之乃爲是矣

馬蒔曰此言五臟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餘臟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肺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悲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相類也肝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憂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爲五并者惟其本臟既虛而餘臟精氣并之則本臟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張志聰曰五精所并謂五臟之精氣相并也并於心則喜蓋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臟陰精并之故喜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并於肺則悲者肝悲哀動

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於肺故悲并於肝則憂
者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於肝則憂也
并於脾則畏者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并
於脾故畏也并於腎則恐者本經曰所謂恐如人
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
心腎爲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
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
并其餘三臟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
勝妄行　徐公遐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

首提曰精氣
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
謂五惡（惡俱去聲）
王氷曰心惡熱熱則脈潰濁肺惡寒寒則氣留滯
肝惡風風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腫腎惡燥
燥則精竭涸楊上善云肺惡寒今言肺惡寒腎惡
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
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始也腎在於冬腎惡
不甚故言其終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謂五臟之所惡也

張志聰曰金木水火土五臟之本氣也風寒熱燥火五行之所生也五臟之氣喜於生化故本氣自勝者惡之三臟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本末也

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

王冰曰心爲汗泄於皮腠也肺爲涕潤於鼻竅也肝爲淚流於眼目也脾爲涎溢於脣口也腎爲唾生於牙齒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

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於肺
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者淚注於目也在脾
爲涎故脣口主脾者涎出於脾也在腎爲唾故齒
爲骨類者唾生於齒也是謂五臟之液也
張志聰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
臟受水穀之津液注於外竅而化爲五液心主血
汗乃血之液也出於肺竅之鼻而爲涕出於肝竅
之目而爲淚出於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絡上貫膈
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
也故腎爲唾經曰津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又
曰五液者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
復入心而爲血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
入爲唾是以五液皆鹹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甘
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酸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王冰曰病謂力少不自勝也皇甫士安云鹹先走
腎此云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脈雖屬肝心而爲中

焦之道故鹹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甘走肉酸走筋是皆爲行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甚故病者無多食也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名此爲五裁楊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名曰五裁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其少俞之所答者尤爲詳悉宜參看之

張志聰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傷在五味故禁多食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也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於心也血病而多食之則水反勝火矣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交於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井於心則喜井於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時相既濟

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臟是本臟之味而走本臟所主之筋肉也脾主肌肉甘爲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脾氣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

王氷曰骨肉陰靜故陽氣從之血脈陽動故陰氣乘之夏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冬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以骨屬足少陰肉屬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於血以血生於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腎爲陰臟在體爲骨故腎陰之病而發於骨心爲陽中

之太陽在體爲脈故心陽之病而發於血脾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是以太陰之病而發於所主之肌肉肝爲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痎瘧故肺臟之陰病而發於夏也夫所謂陽病發於骨陰病發於血者卽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爲病也曰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爲病也夫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膠執於心腎發於骨血肝肺發於冬夏又不可與論陰陽矣是謂五發謂五臟皆有所發之處各有所發之因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痹搏陽則爲巔疾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

王氷曰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爲狂邪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通故爲痹邪內搏於陽則脈流薄疾故爲上巔之疾邪內搏於陰

則脈不流故令瘖不能言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隨所之而爲疾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逼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痹故經脈不通而成瘖痹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於陽則爲巔疾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頂巔自疾也又曰邪入於陰轉則爲瘖今曰搏陰則爲瘖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轉則爲瘖也陽脈之邪入於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於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張志聰曰此言正氣爲邪氣所亂也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詈不避親疎也痹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爲痹痛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

痹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於上則爲頭痛巔頂之疾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邪搏於陰則會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爲瘖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陰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五亂謂邪氣亂於五臟之陰陽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邪有所見之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張志聰曰夫五邪之亂於陰陽者亂五臟陰陽之氣也正氣爲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於脈矣如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五臟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於脈也夫內爲陰外

爲陽在內五臟爲陰在外皮肉絡脈爲陽在內所傷之臟氣而外見於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於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爲邪氣所勝故爲不治所謂不治者謂五脈皆爲邪勝也如五臟之氣爲邪所勝見四時相尅之脈皆爲死不治矣

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

王氷曰心藏神精氣之化成也肺藏魄精氣之匡佐也肝藏魂神氣之輔弼也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腎藏志專意而不移者也腎受五臟六腑之精元氣之本生成之根爲胃之關是以志能則命通楊上善云腎有二枚左爲腎藏志右爲命門藏精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爲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

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牡臟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臟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藏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立也志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藏也是謂五藏所藏也主於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

張志聰曰臟者藏也主藏而不瀉也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於心臟魄乃陰精所生肺爲陰臟故主藏魄肝爲陽臟故主藏魂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所之之意而藏於脾也神生於精志生於心亦心腎交濟之義是爲五臟所藏之神也　朱丹溪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

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

謂五主

王冰曰心主脈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裹筋肉間拒諸邪也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髓幹以立身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

張志聰曰五臟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肝生於腎筋生於骨故在臟爲肝在體爲筋五臟元眞之氣通會於肌肉腠理脾氣通於五臟故所主在肉腎藏精髓而注於骨故所主在骨是謂五主謂人身之皮腠形層各屬五臟之所主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

王冰曰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久立傷骨勞於腎也久行傷筋勞於肝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所勞各有所傷也

張志聰曰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膝脛故傷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臟所主之血氣筋骨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臟之脈

王氷曰弦者奠虛而滑端直以長也鉤者如鉤之偃來盛去衰也代者奠而弱也毛者輕浮而虛如羽毛也石者沈堅而搏如石之投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眞臟論中

張志聰曰五臟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象木體之條達也心脈鉤象火炎盛而秒則環轉如鉤脾脈代象四時之更代也秋令清肅故象羽毛之清虛腎脈石象石之沈水也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臟五脈審辨其眞五實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宣明五臟之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藝術典第三十四卷

醫部彙考十四

黃帝素問十四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馬蒔曰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馬蒔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天生人

之常數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天生人之常數也

張志聰曰夫氣爲陽血爲陰臟爲陽腑爲陰臟腑陰陽雌雄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於陽明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

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

王冰曰先去其血謂見血脈盛滿獨異於常者乃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腑故曰表腎爲臟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大指之端脾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腑故曰表脾爲臟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腑故曰表肝爲臟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者如

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腑故曰表心爲臟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厥陰者心包絡經也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卽稱之曰心主三焦爲腑故曰表心主爲臟故曰裏是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肺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爲腑故曰表肺爲臟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

然後於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

張志聰曰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脉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徵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是故臟腑陰陽相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陳去則無所苦矣何之所欲者何其欲散欲耎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臟之病五臟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存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瀉之不足則補之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是謂五臟之俞灸刺之度也

俞音輸度如字令平聲

王氷曰度量也以草量乳間四分去一使斜與橫等折爲三隅以上隅齊脊大椎則兩隅下當肺俞也復下一度謂以上隅齊脊三椎心俞也靈樞經及中誥咸云肺俞在三椎之旁心俞在五椎之旁肝俞在九椎之旁脾俞在十一椎之旁腎俞在十四椎之旁尋此經草量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兩隅之下約當肺俞再度兩俞之下約當七椎七椎之旁乃肩俞之位此經云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與中誥等經不同又四度則兩俞之下約當九椎九椎之旁乃肝俞也經云腎俞未究其源馬蒔曰此言五臟有俞而有度之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臟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也言人欲知背中五臟之俞者當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膻中也其中豎起分爲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爲闊則各俞正合去脊一

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宍又名百勞係督脉經穴居於項骨之下平肩取之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卽肺俞也在三椎之旁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卽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宍卽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爲肝俞穴右角爲脾俞穴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是謂五臟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爲準矣　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爲脇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肝俞穴脾俞穴者誤也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爲肝俞今曰腎俞者亦誤也

張志聰曰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臟之俞皆在於背蓋九鍼九候之道先以五臟爲主俞輸同五臟血氣輸轉傳布也　吳鶴皐曰此取五臟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

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樂音洛數音朔

王冰曰形謂身形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守通而論之則約形志以爲中外爾然形樂謂不甚勞役志以爲中外爾然形樂謂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慮深思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慮深思則榮衛乖否氣血不順故病生於脈焉夫盛瀉虛補是灸刺之道猶當去其血絡而後調之故上文曰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志樂謂悅懌忘憂也然筋骨不勞心神悅懌則肉理相比氣道滿填衛道怫結故病生於肉也夫衛氣流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鈹鍼代之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爲就役而作一過其用則致勞傷勞用以傷故病生於筋熨謂藥熨引謂引導修業就役結慮深思憂則肝氣幷於脾肝與膽合嗌爲之使故病生於嗌也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幷於肝則憂奇病論曰

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也驚則脈氣併恐則神不收脈併神游故經絡不通而爲不仁之病矣夫按摩者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醪藥者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爲用宜以此焉醪藥謂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痺痺矣

馬蒔曰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於脈者以心主脈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比而衛氣怫結病生於肉宜以石爲鍼而刺之世有身形勞苦勤於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於筋當用藥以熨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於咽嗌靈樞經脈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爲決斷者不遂所以咽嗌爲病當治之以甘藥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痺重而不知寒熱痛癢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宣暢耳

張志聰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略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蓋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於陰也久陽不去在表則邪直傷於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於脈也宜灸以啓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痺若形樂志樂則過於安逸矣過於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由是鬱留故病生於肉治之宜以鍼石引而通之也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病故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脈榮養於筋則就安矣形苦志苦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矣夫嗌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主咽嗌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如此者弗灸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者蓋血隨氣行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故病生於不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榮衛血氣焉五形志謂大人布衣有此五者之形志也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惡去聲

王氷曰明前三陰三陽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

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惟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張志聰曰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此論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　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臟六腑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甚熱壯刺此者不深不散不留不瀉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療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馬蒔曰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懸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腑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

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爲去聲

王氷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

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貴賤雖殊然

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虛邪

之中人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有形無形故莫知

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

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

潤物者也夫鹹爲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

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

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

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

腎中而不去乃爲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

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爲水持故陰囊

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爲氣天陰

則潤在上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陰囊津

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易舊聲爾何者

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

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木敷者其葉發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臟眞散於肝肝又合木也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聲噦腑謂胃也以肺處胃中故也壞謂損壞其腑而取病也三者謂脉絃絕肺葉發聲濁噦也病內潰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楊上善云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爲腑壞之候中腑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林億曰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

馬蒔曰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於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噦而有類於三者之勢是謂大腑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鍼無以庸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鍼以全形烏可得哉

張志聰曰此言臟腑經絡皆由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於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蚤發生此三者以其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腑壞而後發於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

而欲復出於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腑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爲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　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腑者言病深而五臟六腑血氣皮肉俱已敗壞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呿音區

王氷曰殘賊言恐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恆蓄養之故爲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脉也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人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存謂心存呿謂欠呿吟謂吟嘆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名遣也

馬蒔曰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脈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於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於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於天地陰陽四時之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虛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呿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目視秋毫何其明也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張志聰曰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殘忍其死而賊害不仁也吳崐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謂天之子也邪客篇曰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

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脉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若能經經脉之理而合於天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欺之有存存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五行之勝剋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言能存心於八動五勝明達於虛實之數而出入補瀉之有獨見也呿臥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聲氣之實也言其呿吟之至微而虛實之秋毫皆在吾目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鎔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

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眞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臟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王冰曰此詳說用鍼之意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夫鍼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眞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二曰知養身夫知養身之法亦知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知彼用之不始此之謂也三曰知毒藥爲眞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眞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爲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耳當制其小大隨病所宜而用之五曰知腑臟血氣之診蓋諸陽爲腑諸陰爲臟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

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惡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瀉萬全而事宜則應者先用也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豈復有鬼神之名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

馬蒔曰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爲甚神也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於金火滅於水土達於木金缺於火水絕於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於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其妙耳五者唯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平日預全此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預養己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己以治人也三曰知

毒藥爲眞蓋毒藥攻病氣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眞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爲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鍼小大得宜庶不至於臨時乏用也五曰知腑藏血氣之診蓋人之腑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瀉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庶不至於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卽本文謂治神先於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於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瀉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張志聰曰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也別爲九野者以身形之應九野也分爲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脅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脅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也月有小大

日有短長言氣候之有盈虛人與天地萬物之氣皆然而不可勝量也虛實呿吟者以呿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實也欲法天則地而爲鍼刺之法故問其方也夫鍼石之道必先定五臟備九候而後乃存鍼然五臟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爲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爲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懸布天下者先立鍼經以示人而百姓止可力田以供租稅有餘粟以供養其於治鍼之道莫之知也一曰治神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二曰知養身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故當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工候救之勿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爲眞毒藥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眞用之不當則反傷其正氣矣故帝曰余欲弗使被毒藥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四曰制砭石小大上古之世未有冶鑄以砭石爲鍼

制有大小隨病所宜黃帝始造九鍼以代鑱石經曰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蓋治外者制小其鍼治內者制其大也五曰知腑臟血氣之診腑爲陽臟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故必先知臟腑氣血之虛實而後可以行鍼上古之世立此五法而各有所宜先者今末世止知瀉有餘補不足此粗工之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鍼是因天地之時而調和氣血也迎之隨之以意和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衆聞　徐公遐曰來者爲陽往者爲陰鬼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若無鬼神矣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臟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

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閘去聲機瞬瞬同）

王冰曰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眞要其在斯焉尤必先定五臟之脈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衆脈謂七診之脈衆凶謂五臟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己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己也玩謂玩弄言精熟也陰陽別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然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手動用鍼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而上下勻平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脈之變易爾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爲其象也烏烏嘆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鍼得失如從空中見飛烏之

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而爲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名遣爾如當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馬蒔曰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凡刺家眞要之法必先治己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旣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也病人五臟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脈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於鍼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也衆脈不見衆凶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使之强同於己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以施用則病人之氣往來於鍼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鍼於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未後去鍼之法今則亦

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臟皆當至於既實而後可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臟皆當至於既虛而後可以去鍼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實邪之尚留五實勿可以遲遠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間特止瞬息耳此法必皆熟玩於心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鍼若專於事務而不敢貳目耀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水論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鍼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鍼下之妙默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知血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

也及其氣之至也如烏之集其氣之盛也如稷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烏之飛並不知誰爲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來獨往若有鬼神也

張志聰曰眞者眞一无妄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於治神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臟爲紀陰陽定矣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後存鍼以治之九鍼篇曰皮肉筋脉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愈故曰衆脉不見衆凶弗聞言不可以濫取也臟腑在內皮膚筋脉在外外內之相應者貴在得神而無以形先蓋言上守神粗守形也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於人也故又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

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五虛者五臟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脉之邪氣盛也夫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故曰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瀉之故曰五實弗遠刺之微在遲速其當發時知其可取有如發機間不容於瞬息也適至也靜己之意視鍼之義以觀氣至之變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莫知其形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張介賓曰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此形容用鍼之象有如此者烏烏言氣至如烏之集也稷稷言氣盛如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之或往或來如烏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爲爲之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王冰曰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

豈留呼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要在以氣至有効而爲約不必守息數而爲定法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無變法而失經氣也深淺在志遠近若一臨淵握虎無營於物言精心專一也所鍼經脉雖深淺不同然其補瀉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林億曰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馬蒔曰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爲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卽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卽鍼解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慎守其法而勿失卽鍼解論之所謂

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卽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若一卽鍼解論之所謂深淺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愼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墮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於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於衆物卽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萬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張志聰曰此帝復問治虛實之法也伯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實者須俟其氣泄而虛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馬蒔曰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

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臟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泣音澀空平聲重平聲

王氷曰服事也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漏刻者也略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氣在太陽若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分矣細而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畢者爲陽從昴至心者爲陰陽主晝陰主夜也凡日行一舍故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

下不止氣行亦爾又曰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

經脉調虛實也故曆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灸刺也泣謂如水中居雪也天寒則血凝泣而衛氣沈天溫則血淖液而氣易行也得時謂得天時也是故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調之也臟虛血氣弱也重實血氣盛也氣失紀故淫邪起

馬蒔曰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

立二分二至日八正是故天温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瀉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温無凝也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沈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瀉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瀉也苟日月生而瀉是謂臟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臟氣重實也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故陰陽諸經至於相錯眞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沈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温日明爲主而欲行瀉法宜於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於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矣

張志聰曰服事也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者謂合天之寒暑日之寒溫月之盈虛星辰之行度也候日月者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天溫日明則陽氣盛人之血氣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瀉衛氣浮而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盛故人血凝泣而衛氣沈凝則難行沈則不應矣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長應月之盈虧人之形體屬陰精血屬水故其虛實浮沈亦應於月天寒無刺血泣而衛沈也天氣溫和則血氣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瀉恐伐其生氣也月滿無補恐重實也月郭空無治恐正氣虛而邪氣不去也得時而調之謂得天時而調其血氣也因天氣之和月之盛滿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刺之臟虛謂虛其裏陰初生之血氣也月滿則血氣充溢於形身之外若重補之則絡有留血是謂重實也用鍼之要在於知調

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王冰曰定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略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凡一千八分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合漏水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細而言之則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

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盡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

馬蒔曰此論天忌之當知也

張志聰曰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蓋日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八正者八方之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春冬之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子

風從南方來火反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
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正氣八
節之虛邪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脉夏氣
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
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
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
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此皆氣之所
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方之虛邪主殺主害者謹候
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勿
能害也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
兩虛相感故邪氣至骨而入傷五臟上工調其九
候而救之始弗能傷害其性命天忌者謂太一徙
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斗杓
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卽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
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
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
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
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

秋四十六日居元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
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
乾宮也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
歲所居之宮也又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
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
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
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
第一日也如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
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曰者乃九日之中第
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
內舍於心外在於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
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
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
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脉脉絕則溢
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
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
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

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爲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禁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臟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

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
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
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
冥爲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
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
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王冰曰候氣不差故立有驗觀其冥冥如寶命全
形篇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也
雖形氣榮衛不形見於外而工以心神明悟獨得

知其衰盛焉善惡悉可明之夫工所以常先見者
何哉以守法而神通明也法著故可傳後世後世
不絕則應用通於無窮矣以獨見知故工所以異
於人也工異於粗者以粗俱不能見也夫形氣榮
衛不形於外以不可見故視無形嘗無味伏如橫
弩起如發機窈窈冥冥莫知元主謂如神運髣髴
焉
馬蒔曰此下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卽靈樞經
也

張志聰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取驗於鍼經之所未發明也是以三部九候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本卷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盈虛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沈血之凝淖所謂法天則地調之於身故曰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浮沈與人之形氣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雖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觀於冥冥焉故通於天地陰陽無窮之道者可傳於萬世也夫觀於冥冥者不形見於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髣髴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月四時之氣調之於身故常先見之是故工之所以有異也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

王冰曰八正之虛邪謂八節之虛邪也以從虛之鄉來襲虛而入爲病故謂之八正虛邪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

張志聰曰虛邪者乃八方虛鄉所來之邪氣其入於身也深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其中人也淺是以逢人之汗出腠理開而後入於肌腠絡脉之間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夫虛邪之始中人也亦起於毫毛發於腠理其入深則搏於筋骨傷人五臟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灑淅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爲上工也已成者入傷榮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九候

之氣已爲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氣已爲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正氣已敗不亦晚乎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王氷曰三部九候爲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見邪形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狀也

張志聰曰此言正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故能知其所在卽於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眞氣而邪自去矣　朱永年曰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診則亦莫見其形矣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員

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員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內納同中去聲）

王氷曰瀉邪氣出則眞氣流行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謂移未復之脉俾其平復鍼入至血謂之中榮所言方員者非謂鍼形正謂行移之義夫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弊故不可不謹養也

張志聰曰天包乎地員者天之象也氣生於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爲補瀉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眞氣充而邪氣易瀉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也故瀉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補必用員者員活其氣之周行於外內也經氣周行則移其眞氣之隆至矣必中榮者刺血脉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瀉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瀉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方圓之道非用鍼之妙在得氣與神也知形之肥瘦則知

用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瀉血氣者五臟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用而神得其養矣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二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王冰曰神謂神智通悟形謂形診可觀外隱其無形故曰冥冥而不見內藏其有象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爲之期準也離合眞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此其義也耳不聞言神用之微密也目明心開而志先者言心之通如昏昧開卷目之見如氛

腎關明神雖內融志已先往矣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者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昧爾既獨見了心眼昭然獨我忽獨見適猶若昏昧爾既獨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雲隨風卷日麗天明至哉神乎妙用如是不可得而言夫能以三部九候經脈爲之本原則可通神悟之妙用若以九鍼之論僉議則其旨惟博其知彌遠矣故曰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

馬蒔曰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爲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得其眞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於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爲義其下工乎又帝欲知神之爲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

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此則同於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爲義其上工乎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爲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於形迹特魚兔之筌蹄也烏足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

張志聰曰形謂身形神謂神氣所謂神者觀其冥冥而知病之所在也邪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所謂神者謂氣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於冥冥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衆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臟六腑之病今

法則天地而以天地人之三部九候爲之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矣此書法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於來今者知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心而再問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五

黃帝素問十五離合眞邪論篇第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藝術典第三十五卷

醫部彙考十五

黃帝素問十五

離合眞邪論篇第二十七

馬蒔曰內言經脈合於宿度經水及末有眞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朱末年曰邪氣入於血脈之中眞氣與邪氣有離合故以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於榮腧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畢出故命曰瀉（隴隆同內納同）

王冰曰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瀆水渭水湖水沔水汝水江水淮水漯水河水漳水濟水也以其內合經脈故名

之經水焉經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脈所以言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言之也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陽外合於瀆水內屬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漯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也經水之安靜凝泣沸溢隴起而人經脈亦應之而隨順經脈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爾大謂大於平常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爾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在陰與陽不可爲度者隨經脈之流運也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當按而止之即而瀉之逕路既絕則大邪之氣無能爲也按

經之旨先補眞氣乃瀉其邪也何以言之下文補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投瀉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云瀉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眞氣不足鍼乃瀉之則經脉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眞氣令足後乃瀉出其邪矣引謂

引出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門呼盡而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匄留故大邪之氣隨鍼而出也轉謂轉動也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

陰陽者也

馬蒔曰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三才相應而邪入人身當有以瀉之也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涌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於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

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脉其至也亦時隆起而行脉中始循循然其應於脉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爲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唯瀉法耳故凡瀉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瀉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於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眞氣既得爲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瀉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言九鍼之道備載鍼經八十一篇其大略余已知之而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也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地之十二經水漳以南爲陽海以北爲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

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爲三部九候焉
夫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
寒溫所謂地之九州人之九臟皆通天氣如邪入
於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泣暑則氣如經水之沸
溢而淖澤虛風虛鄉之邪風也經之動脈謂經血
之動於脈也言虛風之邪因而入客於經亦如經
水之得風其至於所在之處亦波涌而隴起循循
次序貌言邪在於經雖有時隴起而次序循行無
有常處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
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
起伏也惟其無有常處故或在於陰或在於陽寸
口者左右之兩脈口槩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
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而兩寸
平然止可分其在陰與陽而不可爲度數蓋言以
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分其度數此又以寸口之
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即從其邪之在陰在
陽而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矣早遏其
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此以下論刺邪

之法以息方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鍼解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以久留以候氣至眞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吸則氣入易於得氣故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以欲其得氣故也呼則氣出故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候呼盡乃去其鍼則大邪之氣隨氣而出故命曰瀉　徐公遐曰風乃六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大氣　朱丹溪曰神臟爲陰形臟爲陽知在陽分卽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卽從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過其行路矣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捫音門　抓音爪

王氷曰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
壁按穴外之皮令當應鍼之處鍼以放去則按不
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
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其皮令當其門戶又
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呼盡內鍼亦同
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爲去鍼之故不以息之多數
而便去鍼也鍼經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
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無問息數以爲遲
速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鍼下氣未至
而鍼出乃更爲也如待所貴不知日暮論人事於
候氣也適調適也護愼守也言氣已平調則當愼
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鍼經曰經氣已至愼守
勿失此其義也外門已閉神氣復存候吸引鍼大
氣不泄補之爲義斷可知焉然此大氣謂大經之
氣流行榮衛者
馬蒔曰此言補虛之法也未用鍼時必先捫而循
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
指切按散其穴使氣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

其穴卽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脈氣脹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鍼以至於穴門卽推闔以閉神氣此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也方其抓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爲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眞氣已至必調適而護守之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卽爲留止故命曰補

張志聰曰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蓋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故又當補其眞氣之不足次以指切捺其穴欲其氣之行散也再以指推按其肌膚欲鍼道之流利也又以指彈其穴欲其意有所注則氣必隨之故絡脈脹滿如怒起然後以左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下鍼之後必令

氣通以取其氣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門者徐往徐來也以閉其神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焉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所謂刺虛者刺其去也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之追其陷下之陽復隨氣而隆至也靜以久留以俟氣至如待貴人不敢厭忽其氣已至必調適而愛護之寶命全形論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則氣充於內推闔其門則氣固於外神存氣留故謂之補九鍼篇曰外門已閉中氣

乃實

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瀉之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拄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瀉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

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王冰曰候氣謂候可取之氣也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故云去絡入於經也邪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之分故不常在所候之處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鍼瀉之則反傷眞氣眞氣者經氣也經氣應刻乃謂爲邪工若瀉之則深誤也故曰其來不可逢苟不悟其邪反誅無罪則眞氣泄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病彌蓄積其往不可追者言已隨經脈之流去不可復追召使

還不可拄以髮者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況若涌
波不知其至也若先若後者言不可取而取失時
也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疾出以去盛血者
言視有血者乃取之也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鍼
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
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
馬蒔曰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遏其路無使盛則瀉
邪氣以害眞氣也帝因上文邪入於脈行無常處
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
遏其路故宜用鍼以瀉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
何在伯言邪之客於形也必先入於皮毛留而不
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故邪去絡
入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寒則血凝澁與血之溫尚
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
水之得風也脈如湧波之起行於脈中循循然至
於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
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
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

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瀉之早遏其路使大邪之氣無能爲矣若不早遏其路必至於邪氣甚盛如氣逢其衝而瀉之致使邪氣難去眞氣反虛何也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因瀉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瀉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眞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

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鍼瀉之則邪斯瀉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於先則邪未至若在於後則眞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挂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然帝又以邪氣當瀉眞氣當補則瀉者不可以爲補補者不可以爲瀉故又以補瀉

奈何爲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則瀉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而不使邪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眞邪俱在補瀉難施爲疑哉

張志聰曰候氣謂候邪氣之至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於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眞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起來去於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也設眞邪已合如眞氣虛寒則化而爲寒眞氣盛熱則化而爲熱此皆邪眞隨正氣所化故曰寒溫未相得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卽按而止之以鍼取之早遏其路衝者邪盛而隆起之時也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眞氣者榮衛血氣也邪盛於經則眞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經氣虛而不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言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

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言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然發鍼又不可太遲也大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已過其處而後瀉之則反傷其眞氣矣眞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蓄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瀉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迫待邪之至及時而發鍼不可差遲於毫髮之間斯可謂之瀉矣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釐則反傷其血氣眞氣虛則邪病益蓄而不可下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鍼取之如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者朴鈍如椎扣之不發甚言其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又無使其過不可遲早於毫髮之間知機之道其神乎帝以邪氣盛則精氣奪將先固正氣而補之乎抑先攻邪氣而瀉之耶伯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鍼以去其盛滿之血則邪病自去邪病去而眞氣卽復矣若先補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

蓋邪之新客於經脈之中溶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蓋流動而易瀉者也若逆而刺之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夫瀉邪之妙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眞氣卽復

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亏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其病立已（眞邪以合之以同已）

王冰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者如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

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於陰分而刺之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是謂逢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臟以期其氣而刺之若候邪之處尚未能知豈復能禁止其邪氣耶使識非精辨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爲氣賊動爲殘害安可久乎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爲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再言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瀉之其病立已者以見其法必然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遏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遏其路之爲宜也

張志聰曰此言眞邪之有離合也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於經脉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於經脉之中眞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眞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榮衛內陷

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脉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脉相失而相減矣審者審其病捫者切其脉盛者邪氣盛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却其邪也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膺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藏九候之脉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受傷是以脉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蓋在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經云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夫天爲陽地爲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上部有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上爲天以下爲地以中爲人中府胃腑也蓋三部陰陽之脉皆陽明水穀之所資生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常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脉焉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

用鍼之道當知三部九候合之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変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爲無過也粗工不知三部九候不分眞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眞氣乃與人天殃也蓋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反亂大經復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於四時五行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再言新客來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卽當逢而瀉之愼勿使眞邪之相合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馬蒔曰內評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王冰曰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

馬蒔曰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張志聰曰此亦承上章而復問也邪氣者風寒暑

濕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强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或爲邪所奪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

王冰曰虛實言五藏虛實之大體也非時謂年直之前後也當時謂正直之年也

馬蒔曰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

張志聰曰伯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行之氣先虛于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裏在外之氣血骨肉先爲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

生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臟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馬蒔曰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爲病邪氣甚熱其脈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重實也以後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

張志聰曰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爲陽血脈爲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爲重實此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臟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

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重平聲後同

王氷曰脈急謂脈口物生則滑利物死則枯濇故濇爲逆滑爲從春夏陽氣高故脈口熱尺中寒爲順也十二經十五絡各隨左右而有太過不足當尋其至應以施鍼艾故云治主病者秋冬陽氣下故尺中熱脈口寒爲順也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者以陰分主絡陽分主經也

馬蒔曰此節卽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脈體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虛者卽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卽前邪氣盛則實也經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爲陽尺部爲陰急脈爲陽緩脈爲陰滑脈爲陽濇脈爲陰脈熱爲陽脈寒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

是經實也尺脈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之脈帶滑則爲順而生帶濇則爲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脈爲然也故五臟骨肉滑利所以其脈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臟濇滯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於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惟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屬陽合經與寸秋冬屬陰合絡與尺惟脈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濇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生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爲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爲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

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瀉而刺則可補也

張志聰曰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實也夫膚腠氣分爲陽經絡血分爲陰然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邪盛於經則寸口脈急緩爲內熱熱在於絡則尺脈緩也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脈之陰陽也滑主氣血皆盛故爲從濇主血氣皆少故爲逆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臟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皮肉筋骨五臟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臟之外類也夫邪之中人始於皮膚次於肌肉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以及於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臟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而入於經也經絡之氣虛實則何如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於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爲陽主外經脈內連臟腑爲陰

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夫邪氣之從外而內猶藉正氣之從內而外以扞禦使邪仍從膚表而出秋冬之氣降沈不能使邪外散故爲逆春夏之氣生浮故爲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實也尺脈熱滿故主終滿脈口寒濇故主經虛春夏之氣生長於外氣惟外弛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絡爲陽經爲陰刺者瀉其盛滿之氣灸者啓其陷下之陽蓋不足者病而太過者亦爲病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爲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

恇音匡

王氷曰此反問前重實也重虛謂尺寸脈俱虛寸

虛則脉動無常尺虛則行步恇然不足不象陰者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口者脉之要會手太陰之動也

馬蒔曰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脉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眞氣不足也故脉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步恇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張志聰曰此論脉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實卽可類推於虛此節論氣分之虛亦可類推於實血者神氣也榮氣宗氣行於脉中衞氣行於脉外故曰脉氣蓋以氣口之脉可以候血亦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脉氣虛也尺虛者脉氣虛於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

朱永年曰氣逆於上而足寒者上實下虛也此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氣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衞宗氣也經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衞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胷中命曰氣海

出於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恇恇然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於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於下則令人行步恇然蓋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治矣此論後天主氣也夫氣爲陽血脉爲陰陽明之生氣爲陽少陰之精氣爲陰蓋以寸尺之脉而候陽明之生氣有不效象其陰之虛者乎然氣生於陽明而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脉則滑搏則化水穀之精微而氣生故主生濇主少氣生原已絕故死　朱聖公問曰上節以尺膚而候絡脉之虛此以寸尺之脉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脉而反以脉候氣耶曰經言善調尺者不待於寸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蓋陰陽虛實之氣由臟腑而

達於經脉由經脉而出於膚表以尺膚之緩急滑濇而候臟腑血氣之虛實者是猶以色診也上節以絡脉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脉氣之虛實故以尺寸之脉診也論疾診尺篇曰尺膚寒其脉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脉皆可以候氣候血也診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也

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王冰曰言氣熱脉滿已謂重實滑則從濇則逆今氣寒脉滿亦可謂重實乎其於滑濇生死逆從何如

馬蒔曰此言氣寒而脉實者亦以滑爲生而濇爲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濇則逆今者寒氣暴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異其於滑濇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濇雖因寒而實必甘其脉滑而爲順則生脉濇而爲逆則死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脉氣生於

胃腑而發原在於少陰是以上節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臟主水在氣爲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於脉也實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和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眞氣反下逆矣平脉篇曰少陰脉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　王子芳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脉滿而實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脉實滿陰寒之氣皆實滿於脉而各有意存焉　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眞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眞氣後又復論其水氣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王氷曰大略言之夏手足寒非病也是夏行冬令冬得則夏亡反冬夏以言之則皆不足春秋得之是病故生死皆在時之孟月也

馬蒔曰此卽脉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

也脈實滿者是陽脈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眞氣又虛也若此者眞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脈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張志聰曰腎主生氣之原膀胱爲太陽之腑脈實滿者少陰之寒氣充於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於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於上也腎與膀胱脫陰陽並交咸主生氣若盛於外則反虛於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微上陽氣盡出於外夏時陽氣盡虛於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也

脈浮而濟濟而身有熱者死

馬蒔曰此言證與脈反者死也脈浮而濟乃肺脈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爲錯簡者

張志聰曰脈浮而濇陰越於外而虛於內也濇而身熱陽脫於內而弛於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爲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王冰曰形盡滿謂四形臟盡滿也

馬蒔曰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脈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脈有是證則爲從而生否則脈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張志聰曰腎爲水臟在氣爲寒上節論寒氣暴上此復論其水體泛溢故其形盡滿也形謂皮膚肌腠蓋經脈之內有有形之血是以無形之氣乘之肌腠之間主無形之氣是以有形之水乘之而爲腫脹也諸急爲寒寒水充溢於形身故脈急而堅

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正氣不升故尺濇而不應也靈樞經曰脉堅大以濇者脹也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於陽明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證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而上者生逆而下者死手足溫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於下焦如寒水之邪實則眞陰之氣虛

帝曰乳子而病熱脉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脉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王冰曰懸謂如懸物之動也緩謂如縱緩急謂如弦張之急非往來之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中風故乳子中風脉緩則生急則死

馬蒔曰此言乳子脉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脉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脉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脉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脉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

生否則手足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脉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其病當死矣

張志聰曰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於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然陽氣生於精水之中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實乳子天癸未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脉而資生於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於心則心懸如病饑而寸口之脉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蓋乳子之生陽藉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於胃故陽受氣於四末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生寒則胃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於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猶藉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於胷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是四支之原俞又受資於胃腑所生之榮衛宗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蓋此後天

所生之宗氣而不可傷也夫宗氣者五臟六腑十二經脉之宗氣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搖肩也風熱之邪始傷皮毛喘鳴肩息是風熱盛而內干肺氣宗氣故脉實大也夫脉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　朱丞年曰當知少陰陽明之氣皆主手足之寒溫而不可不審

徐公遐曰夫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然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於乳子也故復設此問焉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沈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臟期之

王氷曰熱爲血敗故死寒爲榮氣在故生也脉浮則死陽脉與證相反故死

馬蒔曰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

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爲總名而下三者爲諸證也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是血爲陰而下血爲陰證若身熱則火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沈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然脈以懸絕爲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脈不懸絕則脈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爲主故脈必滑大則生若懸濇則死其死者以臟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是也

張志聰曰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其血焉腸澼者邪僻積於腸間而爲便利也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

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
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者也
夫便血陰泄於內也發熱陽脫於外也本經曰陰
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下白沫者陰
液下注故脈沈者爲順如脈浮是經氣下洩脈氣
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爲死證夫血脈始於足少陰
腎生於足陽明胃主於手少陰心輸於足太陰脾
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
氣盛也滑大者生懸濇者死此復申明血氣之生

原又重於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
脈不懸絕陰不下絕也懸濇者陽明之生氣已脫
故死辨脈篇曰趺陽脈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
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胃氣已絕則眞臟之脈見
矣故當以臟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
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
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眞臟
孤懸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

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王冰曰脈小堅急爲陰陽病而見陰脈故死不治實則死者以反證故也

馬蒔曰此言癲疾之脈得陽脈虛脈而生也癲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脈所以病久自己若脈小堅急則得陰脈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脈當有取於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外合爲病而有虛實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爲癲疾腎脈急甚爲骨癲疾骨癲疾者頗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形腎合骨心合脈肝合筋爲病於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於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於下故死虛則可治實則死者經曰重陰則癲蓋癲乃血實之證是以脈堅實者死

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實此言血脉之虛實蓋癲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實也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王冰曰久病血氣衰脉不當實大故不可治

馬蒔曰此言消癉之病得陽脉而生也消癉者熱證也故脉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內因而有虛實也少俞曰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消癉者五臟之精氣皆虛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肉故爲消癉也脉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爲可治脉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爲難治上節論五臟之外實此論五臟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臟之脉微小爲消癉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馬蒔曰方盛衰論云診有十度靈樞有骨度脉度經筋等篇今有問無答乃他篇之錯簡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於四時者也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謂皮毛膚腠爲形而內合於肺者也骨者腎之合脉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然皆有淺深俞穴之度數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腑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

王冰曰閉塞謂氣之門戸閉塞也冬月雖氣門閉塞然癰疽氣烈內作大膿不急瀉之則爛筋腐骨故雖冬月亦宜鍼石以開除之所以癰疽之病冬月猶得用鍼石者何此病頃時回轉之間過而不瀉則內爛筋骨穿通臟腑

馬蒔曰此言三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六腑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爛筋骨臟腑豈得不用鍼石哉

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張志聰曰伯言五臟之氣合於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亟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於肌腠間也治六腑者取之於合胃合入於三里大腸合入於巨虛上廉小腸合入於巨虛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央膽合入於陽陵泉蓋五臟內合於六腑六腑外合於原俞秋氣降收漸入於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腑也冬時之氣閉藏於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夫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並實皮肉筋骨皆傷非若四時之有淺深冬時之少鍼石也癰者擁也疽者阻也謂熱毒外壅內阻宜卽刺之不得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回轉也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旁三痏與纓脈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痏音委緛與緌同

王冰曰但覺似有癰疽之候不的知發在何處故按之不應手也乍來乍已言不定痛於一處也癰若暴發隨脈所過筋怒緛急肉分中痛汗液滲泄如不盡兼胞氣不足者悉可以本經脈穴俞補瀉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旁三痏蓋肺經之穴在胃兩旁曰雲門今曰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痏三痏者三次也其曰纓脈各二者亦皆謂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脈也所謂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痏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穴在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鍼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卽手心主之穴三痏宜是天池穴也穴在腋下三寸乳後一寸鍼二分灸三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穴

在寸口陷中鍼三分禁灸絡穴列缺穴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二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痏當是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穴在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有等暴發爲癰隨其分肉筋纓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爲俞之類也

張志聰曰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不知所毒氣流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之旁各三痏手太陰之主氣也痏者皮膚腫起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如小瘡故曰痏也蓋皮膚谿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如四時氣篇曰風疹膚脹爲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是也纓脈結纓處兩旁動脈人迎穴間乃衛氣別走陽明之道路若癰毒在血分者宜刺足少陽手心主

也如掖癰在兩旁之腋間乃足厥陰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瀉之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脉以瀉之心主主火而主血脉也本輸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脉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骨之大會曰谷絡脉之滲灌諸節者也至若癰毒之在筋骨間者宜刺其經俞如暴癰者其毒氣更深爲毒凶暴筋縗者筋爲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於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於外而隱然痛於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臟外合之皮肉筋骨胃腑所生之榮衛血氣皆爲邪毒盛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旁五用圓利鍼

王冰曰手太陽經絡之所生故取中脘穴卽胃之募也中脘曰中脘胃募也居蔽骨與齊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脈所生故云經絡者胃募也取足少陰俞外去脊椎三寸兩旁穴各五痏也少陰俞謂第十四椎下兩旁腎之俞也林億曰甲乙經云用圓利鍼刺已如食頃久立已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之

馬蒔曰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在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爲三寸刺之五痏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今曰足少陰者以腎爲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卽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張志聰曰此論中焦之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實證也宜取手太陽

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爲受盛之腑故從手太陽以瀉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爲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焉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腕後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圓利鍼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

王氷曰霍亂者取少陰俞旁志室穴楊上善云刺主霍亂臍旁五取之足陽明言胃俞也取胃俞兼取少陰俞外兩旁向上第三穴則胃倉穴也

馬蒔曰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旁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痏在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在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痏在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七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今曰足陽明者以其

爲胃穴也

張志聰曰霍亂者胃爲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故宜刺少陰俞旁以補之五者追而濟之漸至於骨也又及上刺陽明俞旁三三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極深入於分肉之間以致穀氣邪氣出而穀氣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瀉故不云鍼　徐公遐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而至分肉是五則至骨矣

刺癇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旁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王冰曰刺癇驚脈謂陽陵泉在膝上外陷者中經太陽謂足太陽手太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經太陽五謂承山穴在足腨腸下分肉間陷者中也手少陰經絡旁者謂支正穴在腕後同身寸之五寸骨上廉分肉間手太陽絡別走少陰者足陽明一者謂解谿穴在足腕上陷者中也上踝五寸謂足少陽絡光明穴按內經明堂

中詰圖經悉主霍亂各具明文

馬蒔曰此言刺癇驚之法也言刺癇驚之脈有五其一刺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痏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在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痏當是經穴陽谷也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然謂之絡旁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痏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卽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刺之者三痏而已

張志聰曰此論刺五行之實證也癇驚者癇瘛筋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痰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臟五行故當取其五脈九鍼之製皆所以瀉邪者也此刺五脈之實故首句曰鍼手太陰末句曰刺三鍼謂當以鍼瀉之而不宜補之也

鍼手太陰瀉金實也鍼太陽五瀉水實也鍼手少陰瀉火實也鍼足陽明瀉土實也上踝五寸乃足

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瀉木實蓋臟腑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臟之經或瀉腑之絡　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爲陽故從臟肝腎脾居下爲陰故從腑蓋五脉之陰邪宜從陽以瀉出　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爲手乎爲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爲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爲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宜細玩以見經言錯綜之妙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蹻跛寒風濕之病也　高音同蹻音職　跛音波上聲

王冰曰消謂內消癉謂伏熱厥謂氣逆蹻謂足不能行故隔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脉斷絕而上下不通也氣固於內則大小便道偏不得通泄也何者臟腑氣不化禁固而不宣散也外爲消渴偏枯氣滿逆也逆者謂違悖常候與平人異也然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脉

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

風中人伏藏不去則陽氣內受爲熱外燔肌肉消爍故留薄肉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濕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於足則攣急風濕寒勝則衛氣結聚衛氣結聚則肉痛故足跛而不可履也

馬蒔曰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爲消癉爲仆擊爲偏枯爲痿厥爲氣滿爲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爲隔塞爲閉絕爲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爲暴時而厥爲聾爲前後一偏而塞爲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於風熱極肉消筋脉不利故有爲瘦爲留著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爲躄爲跛之病也

張志聰曰此言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脉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脉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爲消癉癲仆諸

證然皆有表有裏有實有虛更貴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臟腑經俞三部九候而治以補瀉也凡治消癉五臟之內虛也仆擊癲痼之外實也偏枯邪氣之在上也痿厥滿氣之在下也氣滿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肌膚盛重在貴人則爲膏粱之濁溜於腸胃以致氣滿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上下之氣閉塞也憂鬱則三焦不通五鬱之爲病也暴厥而聾厥氣上逆上竅不通也偏塞閉結厥氣下逆下竅不通也此因氣暴薄而爲外竅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憂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夭者此緣形弱氣衰腠基卑薄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著也蹉跌行不正而偏廢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爲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然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蹉跌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實然總不外乎內因於七情飲食外因於暑濕

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著也　徐公遐曰蹶跛爲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蹶跛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有濕邪矣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腑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王氷曰足之三陽從頭走足然久厥逆而不下行則氣怫積於上焦故爲黃疸暴痛癲狂氣逆矣飲食失宜吐利過節故六腑閉塞而令五藏之氣不和平也腸胃否塞則氣不順序氣不順序則上下中外互相勝負故頭痛耳鳴九竅不利也

馬蒔曰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於上而不下行則怫積於上中二焦故爲黃疸爲暴病爲癲疾爲厥狂諸證所由生也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五藏本與六腑相爲表裏今飲食失宜吐利過節以致六腑不能傳其化

物而六腑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爲傳導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胃爲倉廩之腑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爲頭痛耳鳴爲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張志聰曰此言藏腑陰陽表裏上下交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於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爲痛也癲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爲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久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藏之氣久逆而不得和平者六腑閉塞之所生也六腑不和則九竅爲之不利蓋藏腑陰陽表裏相應是以證見於外者病本於內閉塞於內者而外竅爲之不通蓋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讀者無僅視爲癉疸癲痼癰疽腸澼之虛實可也　徐公遐曰此節照應首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氣虛者肺虛也之義首節言凡病之從內而外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馬蒔曰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

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更平聲

王冰曰脾胃臟腑皆合於土病生而異故問不同夫脾臟爲陰胃腑爲陽陽脈下行陰脈上行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故言所從不同病異名也陽者天氣主外陰者地氣主內是所謂陰陽異位也陽道實陰道虛是所謂更實更虛也賊風虛邪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是所謂或從內或從外也陽受之則入六腑而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陰受之則入五臟而膜滿閉塞飧泄腸澼是所謂所從不同病異名也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乃同氣相求爾陰氣從足上行至頭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下行至足是所謂更逆更從也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臟走

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行而異故更逆更從也陽病上行極而下陰病下行極而上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脉下行則不同諸陰之氣也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受濕亦同氣相合耳

馬蒔曰此言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爲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臟爲陰胃腑爲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病異名也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承於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主運於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於內陽運於外者爲實陰運於內者爲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腑而爲身熱爲寢臥不時爲上爲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臟而上爲脹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

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臟以至於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强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張志聰曰按此篇乃總結三部九候十二經脉榮衛血氣皆陽明胃氣之所資生足太陰之所輸轉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通於四時施於四體是以帝問其病而伯答以陰陽順逆之道焉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

也更虛更實者謂陽道實陰道虛然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更更逆者謂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陰氣至頭陽氣至足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於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爲腹滿飧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於賊風虛邪而爲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爲十二經脉三部九候之中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互交上下相貫土生萬物而法天地者也狀形象謂無形之氣象有形之形身也天包乎地故陽外而陰內陽剛陰柔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者何歸功於日也陽氣主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飲食勞倦則傷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六腑爲陽故陽受之邪入六腑五臟爲陰故陰受之邪入五臟各從其類也入六腑者謂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陽明病

則六腑之氣皆爲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謂不得以時臥也陽明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爲喘呼入五藏者謂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太陰病則五藏之氣皆爲之病矣脾氣逆則脹滿太陰爲開開拆則倉廩無所輸而爲飧泄久則爲腸澼矣故者承上文而言藏腑陰陽之爲病者總屬太陰陽明之所主也喉乃太陰呼吸之門主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夫陰陽二氣總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上竅也清中之濁者足太陰爲之輸稟於四支資養於五藏所謂清陽實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腑陰陽而言則太陰爲陰陽明爲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爲天受濁者爲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也又手

太陰主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濕氣夫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蓋臟腑陰陽十二經脉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注陰陽者注陽然邪隨氣而轉也人之陰陽出入隨時升降故陽病在上者久而隨氣下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上逆也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下先受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爲去聲）

王氷曰脾氣布化水穀精液四支乃得稟受焉

馬蒔曰脾在內四支在外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蓋四支皆稟氣於胃而胃氣不能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爲精微之氣者乃得至於四支也今脾經受病

如上文脹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爲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張志聰曰胃爲陽土脾屬陰土陽主四支坤之德也四支者五臟六腑之經俞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蓋四支受水穀之氣者由脾臟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臟腑之經隧而受氣於陽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臟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 長上聲

王冰曰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腎主冬四臟皆有正應而脾無正主也治主也著謂常約著於胃也

脾外主四季則在人內應於手足也

馬蒔曰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脾屬土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爲依著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於各經而不得專主於一時耳

張志聰曰春夏秋冬肝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溉於四臟是以四季月中各王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於時此五臟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也然脾之所以長王於四臟者得胃土之精也陰陽並交雌雄輸應故能生萬物而法則天地交會於上下分王於四時

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陽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爲俱去聲）

王冰曰陽明者表言胃是脾之表也因復明脾主

四支之義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於各陽而脾必爲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哉

張志聰曰膜募原也帝以有形之津液不能以膜相逼伯言太陰之爲胃行其津液者由經脉之相逼也太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其陰之至故能行氣於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上膈絡嗌藏腑之經絡相通故能爲胃行其津液陽明者表陽也爲五藏六腑之海亦爲之行氣於三陽如海之行雲氣於天下也然三陰三陽所以受氣於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腑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共經脉而通於太陰陽明也故反覆以申明之

朱衞公曰曰藏腑曰四支蓋四支之榮俞藏腑之經絡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六

黃帝素問十六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熱論篇第三十一　刺熱篇第三十二

藝術典第三十六卷

醫部彙考十六

黃帝素問十六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陽明胃經脈病之義故名篇

馬蒔曰詳論足陽明胃經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

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惡去聲下同惋音腕）馬蒔曰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爲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脈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惋熱惋熱則煩悗故惡人煩擾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陽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盛而爲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經矣大三部九候之道總不外於臟腑陰陽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論曰癲疾曰厥狂曰癇驚蓋癲疾者三陰之實證也厥狂者三陽之熱狂也癇驚者陰陽五行之實邪也是以此篇復論其

陽盛之狂焉夫陽明之所以熱盛者乃脉病也陽明之脉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明悍熱之氣盛則胃腑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太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胷脅言三陽之氣主於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於皮毛次於肌肉以及於經脉邪在肌腠則合於陽明氣分之陽入於經脉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也惋驚恐貌夫胃絡上通於心者也今厥氣上逆於肺則喘逆於心則驚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於少陰陰陽相薄則恐而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

王冰曰經謂經脉臟謂五神臟所以連臟則死者神去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臟則邪入已深所以至

死厥逆外連經脉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張志聰曰連謂臟腑經絡之相連也蓋手太陰之脉還循胃陽明之絡通於心如熱邪厥逆於上干於心肺之經而爲喘惋者生干於心肺之臟則死矣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王冰曰踰垣謂蔇牆怪其異於常也陽受氣於四支故四支爲諸陽之本足陽明胃脉下膈屬胃絡脾足太陰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故病妄言不食妄走也

馬蒔曰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

言罵詈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生矣

張志聰曰經言陰者主臟陽者主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臟故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矣蓋陽盛則升四旁俱盛故能升高陽明之氣主肌肉故熱盛於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不欲衣胃絡上通於心陽盛則心神昏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如熱盛於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四支稟氣於胃故也此言熱盛於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臟腑虛實故曰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末結脾胃之陰陽並交雌雄輸應而並論陽明之實證焉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馬蒔曰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卽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

上爲去聲
下爲平聲

王冰曰寒者冬之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最乘殺厲之氣中而卽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夏至前變爲溫病夏至後變爲熱病然其發起皆爲傷寒致之故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太陽之氣經絡氣血榮衛於身故諸陽氣皆所宗屬風府穴名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宛宛中足太陰脈浮氣之在頭中者凡五行故統主諸陽之氣寒毒薄於肌膚陽氣不得散發而內怫結故傷寒者反爲病熱藏腑相應而俱受寒謂之兩感

馬蒔曰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伯先舉大略以告之也帝言人傷於寒傳爲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卽足太陽膀胱經也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脈自睛明而始上連於督脈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於此故穴

有一百二十六眞爲諸陽經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自足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其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於死者蓋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唯兩感於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張志聰曰此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肌凡外淫之邪始傷表陽皆得陽氣以化熱故曰凡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六日氣周七日來復死於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愈於十日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經十三日六氣已復故愈巨大也屬會也謂太陽爲諸陽之會風府乃督脉陽維之會督脉者總督一身之陽與太陽之脉俠背下行言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出於曾頄升於頭項主於肩表太陽之脉起於睛明會於風府俠督脉循行於背經氣皆陽故爲諸陽主氣爲者謂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標陽而本寒

天之寒邪始病太陽之氣者同氣相感也得太陽標陽之化是以則爲病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以凉藥治之是病太陽之標熱而不病天之陰寒是以熱雖甚不死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是陰寒之邪得陽氣以化熱雖傳入於三陰而亦爲熱病七日來復於太陽不作再經而其病自愈若兩感於寒者陰陽交逆榮衛不通故不免於死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强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脅絡於耳故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

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乾音干 嗌音 益嚏音帝

王氷曰先舉非兩感者之形證也夫三陽之氣太陽脉浮脉浮者外在於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先受之足太陽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頭項痛腰脊強以陽感熱同氣

相求故自太陽入陽明也陽明則身熱者以肉受邪胃中熱煩故不得臥餘隨脉絡之所生也少陽未入於臟以病在表故可汗四日則陽極而陰受也死猶嚬也言精氣皆嚬也是故其死皆病六七日間者以此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以邪氣漸退經氣漸和故少愈大氣謂大邪之氣也是故其愈皆病十日已上者以大氣去也全元起三日未入於臟臟作腑注云傷寒之病始入於皮膚之腠理漸勝於諸陽而未入腑故須汗發其寒熱而散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也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其始先感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留而不去入舍於腑而留而不去入舍於內臟試以傷寒之邪行於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受者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故頭項痛腰脊强之證見矣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臥也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

循脅絡於耳所以得脅痛而耳聾也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者病勢之止也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卽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或失汗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於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腑皆以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於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於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註釋

之繆蓋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自太陽以至厥陰猶
人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於太陽奈
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
太陽之理故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
盡衰則可斷非厥陰之邪又再出而傳之太陽也
至於已後餘經亦非相傳皆初時所傳之邪至此
方衰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
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
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
有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
也大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
已上者此也
張志聰曰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
而兼涉于皮膚肌絡之形層故曰狀者謂無形之
氣象有形之形層太陽之氣主皮毛故傷寒一日
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頭項痛背爲陽故腰脊强
此言始病太陽之氣也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
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來

復於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首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爲病變幻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爲病多有不同是以太陽止言氣而不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陽明之氣主肌肉身熱者病陽明之氣也病雖在氣而陽明之脉俠鼻絡目而屬胃故有目疼鼻乾之形證胃不和故不得臥也曰太陽曰陽明者謂無形之氣也以有形之病證無形之氣非實病於

經也若邪在經則溜於腑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少陽之氣主樞主膽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因於寒欲如運樞也諸陽之氣從樞脅而出於膚表太陽主表陽明主肌少陽主胷脅胷脅痛而耳聾者病在氣而見有形之經證也臟者裏也陰也言三陽之經絡皆受三陽邪熱之病然在形身之外而未入於裏陰可發汗而解也四曰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言六經之脉皆外絡形身內連臟腑三陰之脉言內而

不言外者謂傷寒之邪隨陰氣而循於內卽此可見病在氣而見於經證也六氣相傳雖入於裏陰而皆爲熱證故燥渴也厥陰木火主氣故煩滿脈循陰器故囊縮也夫經絡受邪則內干臟腑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病此乃六氣相傳而經脈亦病是以榮衛不行臟腑皆傷而爲死證也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致臟腑俱病故不免於死若止於氣分相傳六日已周七日來復於表陽則太陽之病氣漸衰而頭痛少愈以至日漸增而病漸減矣傷寒之邪爲毒最厲故曰大氣邪氣漸衰則正氣漸復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臟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王氷曰此言表裏之大體也正理傷寒論曰脈大浮數病爲在表可發其汗脈細沈數病在裏可下之由此則雖日過多但有表證而脈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卽有裏證而脈沈細數卽宜下之正應隨脈證以汗下之

馬蒔曰此言治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臟腑之脉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

張志聰曰臟脉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脉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六經經氣和調則榮衛運行而不內干臟腑矣未滿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已滿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解此言六氣相傳表裏陰陽之大槩耳然傷寒病有傳者有不傳者有八九日仍在表陽而當汗者有二三日邪中於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又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強上聲）

王氷曰有所遺者邪氣衰去不盡如遺之在人也

視其虛實調其逆從謂審其虛實而補瀉之則必已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是所謂戒食勞也熱雖少愈猶未盡除脾胃氣虛故未能消化肉堅食駐故熱復生復謂復舊病也

馬蒔曰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强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强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强食大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於强食而此止云肉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張志聰曰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蓋因傷寒熱甚之時而强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又曰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强

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謂其餘熱未盡而强增穀食也此卽復釋上文之
意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
餘熱未盡者清其餘邪傷寒論曰傷寒差已後更
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者以
下解之此之謂調其逆從也少愈者邪熱未盡也
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蓋天之寒邪卽
太陽寒水之氣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
寒以應病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

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水畜之肉其性
寒冷是以多食則遺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
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
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
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
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腑
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
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

氣乃盡故死矣譫音占長上聲

王氷曰譫言謂妄繆而不次也巨陽與少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兩感寒氣同受其邪三日死者以陽明上承氣海故三日氣盡乃死

馬蒔曰此言兩感於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爲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至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爲十二經脉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感邪則熱愈盛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死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爲病也倪冲之曰傷寒重在胃氣胃氣已絕則水漿不入邪傷

神臟則昏不知人卽病在三陽亦係危證如兩感於寒而胃氣尚存神氣清爽者卽不致於死也至於榮衞血氣臟腑精神皆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卽死矣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王氷曰此以熱多少盛衰而爲義也陽熱未盛爲寒所制故爲病曰溫陽熱大盛寒不能制故爲病曰暑然暑病者當與汗之令愈勿反止之令其盛也

馬蒔曰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於冬者爲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若夫夏至已前則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是也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爲表裏使之滲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

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邪氣留連之熱病也凡傷於寒則爲病熱者此卽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卽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正出而發爲溫病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併而出故不可止之　諸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脈皆屬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三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循卽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脈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日相傳者也夫天爲陽地爲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陰陽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暑在地爲木在天爲風在地爲金在天爲燥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是以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土

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
辛生肺肺生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
腎腎生骨髓是人之形骸臟腑感在天無形之六
氣在地有形之五行而生長成形者也是以人身
有無形之六氣以配三陰三陽之經脉有形之
臟腑骨肉經脉皮毛以應在地之五行而三陰三
陽之經氣又由五臟五行之所生此亦陰陽形氣
之相合也是以有病在無形之氣而涉於有形之
經者有病在有形之皮毛肌脈筋骨臟腑而涉於
無形之氣者此形氣之相感也若夫傷寒之邪係
感天之六氣故當於吾身之六氣承之病在六氣
而六經之經脉應之此人與天地之氣相參合者
也按六微旨論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厥陰之右
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
之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
爲諸陽主氣故先受邪是以一日太陽二日陽明
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日經
盡七日來復而病氣即衰如七日不愈又從太陽

而當作再經此病在無形之六氣故能六經傳遍而來復於太陽若病在有形之經脉此係轉屬一經之病而不相傳於別經者也再按本篇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少陰之上君火治之中見太陽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又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少陽太陰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

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蓋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此皆有寒熱之化故曰從本從標如天之寒邪卽太陽之本氣而病在太陽之標陽得太陽陽熱之氣而反化爲熱病是反天之本寒而反病標陽之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既病太陽標陽之熱而反以凉藥治之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之從標也如病在太陽而不得標陽之熱化則太陽經中有四逆湯及諸附子湯以救太陽之本寒此太陽之從本也如少陰經中

有急下之大熱證此少陰之從本也有急溫之大寒證此少陰之從標也故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如陽明感陽熱之悍氣則爲大下之熱病如得中見陰濕之化則爲汗出和平之緩證如厥陰得中見少陽之火化則爲便利膿血之熱證如病本氣之陰寒則爲手足厥逆之危證此皆寒熱陰陽之氣化者也本篇論太陽爲諸陽主氣先受天之寒邪得太陽標陽以化熱即六經傳遍熱雖甚而不死故篇名曰熱病論蓋專論病熱之傷寒而不論傷寒之變證以其得太陽陽熱之氣化故也至如其脉連於風府循脊絡嗌皆病在無形之六氣而見有形之經證非太陽之脉可傳於陽明陽明之脉可傳於少陽少陽之脉可傳於三陰者也能明乎天地陰陽五行六氣之化庶可與論傷寒之爲病諸生復問曰是傷寒之邪止病在足經而不病手經耶曰六藏六腑配合十二經脉十二經脉以應三陰三陽之氣然陰陽之氣皆從下而生自內而外故靈樞經云六腑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

手者也是以本經以三陰三陽之氣始應足之六經足之六經復上與手經相合

刺熱篇第三十二

馬蒔曰詳論五臟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王氷曰寒薄生熱身故熱焉經絡雖已受熱而神臟猶未納邪邪正相薄故云爭也餘爭同員員似急也肝性靜主驚駭故病則驚躁擾臥不安也

馬蒔曰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臟成熱病者未遽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得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臟臟以治之而已試以肝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臥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胠滿而痛手足皆躁臥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脈從小腹上

俠胃貫鬲布胠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也肝之病發爲驚駭故病則驚胃不和則臥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臥也然以庚辛而甚金尅木也以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蓋肝經自五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員員者靡定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藏之熱病夫五藏者五行之所生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人之十二經脉上應天之六氣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是以死於三日六日而愈以十二日也五藏之熱病病涉於五行是以死生皆係於十干也病六氣者外因之邪病在肌形病五藏者內因之病傷五藏之神志靈樞經之所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病形也曰先者謂先有此內因之熱而先見是證也肝主疎泄故小便赤黃肝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腹痛也肝藏魂魂傷故多臥木火主氣故身熱也此言內因之病始在氣分先下而上內而外也熱爭者寒與熱爭也此言外淫之邪內干五藏與內因之熱交爭而爲重病也外因之邪內干五藏者卽陰陽應象論之所謂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是也蓋風寒之邪始傷皮毛留而不治則入於肌腠以及於經脉留而不治則內干五藏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與內因之熱交爭而爲重病者卽玉機論之所謂傳化

有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者是也謂外感風寒之邪內傷五臟移皆有次又因五志內傷故令不得以次相傳致令人有大病也魂傷則狂言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脈布脅肋故脅滿痛風木之熱甚故淫於四末也人臥則血歸於肝肝氣傷而不能納血故不得臥也病在肝加於庚辛庚辛不死起於甲乙大汗者正勝邪而外出也氣逆者熱淫而反內逆也當刺足厥陰少陽黃帝曰外因之病難易之治奈何

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於臟者刺之半其日臟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治也夫形先病而未入臟者謂外因之邪未內入而與臟熱交爭也臟先病而形乃應者謂五臟之熱出於形身而與外熱相應也蓋邪并而逆於內者難治內熱出而外合於形身之間刺之易愈也員員周轉也此言肝臟之熱發於外而與形熱相應熱甚而上逆於頭故頭痛而員轉也蓋三陽之脈上循於頭肝熱與少陽交爭因脈引而上衝於頭

也當知病在氣者關於脉病在脉者關於氣脉氣之道大宜體會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

刺手少陰太陽（樂音洛卒音猝）

馬蒔曰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而赤無汗蓋心脉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爲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山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張志聰曰心志在喜而恐勝之先不樂者爲恐所傷也夫心爲君主之官藏熱乃神志之病故獨舉心藏以申明五藏之熱乃五志之爲病也外內交

爭熱干神臟故卒然煩痛也少陰病者欲吐不吐
故善嘔心爲陽中之太陽故頭痛心之華在面故
面赤心主血故無汗也心病者加於壬癸壬癸不
死起於丙丁逆則無起色矣手少陰太陽相爲表
裏故宜刺二經以瀉其熱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
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
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馬蒔曰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
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脈起於鼻
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
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
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
脈其支別者復循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
鬲挾咽故煩心欲嘔然後身乃發熱也及其邪與
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頷皆痛蓋
胃之脈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
合以下髀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脈入

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尅土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甲乙日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張志聰曰陰氣從足上行至頭故先頭重陽明之脈循頰故頰痛也脾絡注心中故心煩而顏青熱邪干胃故欲嘔脾主肌肉故身熱也經云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陰藏熱於內陽熱甚於外陰陽外內交爭故腰痛不可用俛仰也腹者脾土之郭郭故腹滿泄胃之悍氣上衝頭者循牙車下人迎故頷下痛也脾病者加於甲乙甲乙不死起於戊己如反逆而內干於臟則不能外出而汗解矣刺足太陰陽明者足太陰陽明相爲表裏也　董帷園曰論熱爭當在內因外因之證兼看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

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馬蒔曰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然後身乃發熱也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鬲上氣主胷膺在變動爲欬背爲胷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也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熏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尅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肺與大腸爲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立已也

張志聰曰肺之合藏氣熱於內故淅然寒慄於外而惡風寒蓋熱盛則寒也肺上連於喉嚨故舌黃藏眞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故身熱也熱

於肺臟故喘欬不得太息肺主胃中之氣氣傷故痛走胃背也五臟之應天者肺而手陽明之脉上循於頭故頭痛不堪熱爭於內故汗出而身寒也肺病者加於丙丁丙丁不死起於庚辛如氣逆則遇勝尅之日卽死矣刺手太陰陽明出血者此言六經之刺皆宜瀉而不宜補者也肺乃五臟之長故舉肺以申明之

腎熱病者先腰痛脽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强脽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

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數音朔

馬蒔曰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脽先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又腰爲腎之腑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出腘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脽痠苦渴數飲然後身乃發熱也及其邪與正爭則項乃强脽寒且痠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之脉從

腦出別下項腎之脉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爲諸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員然而靡定澹澹然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己日而甚土尅水也以壬癸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己日而死以氣之甚逆也惟腎與膀胱爲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耳

張志聰曰腰者腎之腑故先腰痛腎主骨故脈痿腎爲水臟津液不能上資故苦渴數飲也按五臟之熱病皆主身熱蓋內因之熱從內而外也五臟之熱爭多主內證蓋外淫之熱交爭於內也外熱在太陽則頭痛而强內熱在腎故腑寒且痠足下熱者熱流陰股也不欲言者腎爲生氣之原也其爭氣上逆則爲項痛員員澹澹痛之微也膀胱者腎之腑太陽爲諸陽主氣其氣上升腎臟之熱隨太陽之氣而上衝於頭也此陰陽熱氣外內交爭一隨脈引一隨氣升皆陰出之陽故止頭痛而不

死腎病者加於戊己戊己不死起於壬癸從則外出於形身故汗出逆則內干於眞臟故死刺足少陰太陽者足少陰太陽相爲表裏五臟六腑經氣之相通也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王冰曰氣王日爲所勝王則勝邪故各當其王日汗出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於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王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己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臟雖病而臟氣未衰猶能勝邪故汗出有如此耳

張志聰曰本氣旺日謂之所勝汗出則熱隨外洩而自愈矣所謂自得其位而起也按此節乃論經氣之兼證故曰大汗曰汗出蓋氣分之汗大經脈之汗微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

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馬蒔曰此言治五臟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

張志聰曰此言內因五志之熱病者必先見於色也五色之見各有其部肝屬木而位居東方故左頰先赤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憂恐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今始見於色者尚在氣也故曰治未病未病者病未及於臟也五色篇曰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于下極心合火而位居南方故顏先赤顏額也土位中央故鼻先赤肺屬金而位居西方故右頰先赤顴下謂之頤腎屬水而位居北方故頤先赤此後天之卦象也臟氣熱于內必先見于色病雖未發者謂雖病而未與外熱交爭也見其色而即刺之名曰刺未病言臟氣病而形未應者當先刺之勿使榮衛交爭而爲難治也

馬蒔曰此又即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愈之日之義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於左頰則甲乙日而已心起於顏則丙丁日而已脾起於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於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於頤則壬癸日而已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五臟之熱先見於色者易愈也部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左頰先赤至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臟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至期而愈如小便先黃腹痛身熱是涉於有形之形層將與外熱交爭而有反逆之危險矣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王冰曰反謂反取其氣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者皆是反刺五臟之氣也三周謂三周於三陰三陽之脈狀也又太陽病而刺瀉陽明陽明病而刺瀉少陽少陽病而刺瀉太陰太陰病而刺瀉少陰少陰病而刺瀉厥陰如此是爲反取三陰三陽之脈氣也先刺已反病氣流傳又反刺之是爲重逆一逆刺之尚至三周

乃已況其重逆而得生邪

馬蒔曰此言誤刺五臟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是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周況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張志聰曰反者謂反逆爲順也言不能治其未病以致外內交爭其氣反逆於內者急當以刺取之至三日而後已如再不急治使外內陰陽之熱重逆於內則死矣按伯高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寒傷形乃病形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三刺者三周也九日者病久而外內交爭也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馬蒔曰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指各臟自汗之日而言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張志聰曰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

而病已也勝日謂本氣勝王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丙丁

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王冰曰寒水在胃陽氣外盛故飲寒乃刺熱退則凉生故身寒而止鍼

馬蒔曰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凉乃可以止鍼也

張志聰曰諸熱者謂表之三陽裏之五臟外內之熱交爭也飲之寒水裏之使寒也寒衣寒處表之使寒也以刺取之必俟其身寒而後止

熱病先胷脅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

王冰曰此則舉正取之例然足少陽本病而瀉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者恐木傳於土也

胷脅痛巨虛主之巨虛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

足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熱病手足躁經無所主治之自然補足太陰之脈當於井滎取之也五十九刺者謂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道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支之熱也五臟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故病甚則爾刺之然頭上五行者當中行謂上星頗會前頂百會後頂次兩旁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又次兩旁謂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也上星在顱上直鼻中央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容豆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頗會在上星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刺如上星法前頂在頗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骨間陷者中刺如頗會法百會在前頂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可容指督脈足太陽脈之交會刺如上星法後頂在百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

枕骨上刺如頗會法然是五者皆督脈氣所發也
上星留六呼若灸者並灸五壯次兩旁穴五處在
上星兩旁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承光在五處後同
身寸之一寸通天在承光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
絡却在通天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玉枕在絡却
後同身寸之七分然是五者並足太陽脈氣所發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五處通天各留七呼絡却
留五呼玉枕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又次兩旁
臨泣在頭直目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五分足太陽
少陽陽維三脈之會目窻正營通相去同身寸之
一寸承靈腦空通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然是
五者並足少陽陽維二脈之會腦空一穴刺可入
同身寸之四分餘並可刺入同身寸之三分臨泣
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
旁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督脈別絡足
太陽手太陽三脈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膺俞者膺中俞也正名
中府在胷中行兩旁相去同身寸之六寸雲門下

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仰而取之手足太陰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五壯缺盆在肩上橫骨陷者中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背俞當是風門熱府在第二椎下兩旁各去同身寸之一寸半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氣街在腹齊下橫骨兩端鼠鼷上同身寸之一寸動脈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脛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在三里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在上廉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雲門在巨骨下胷中行兩旁相去同身寸之六寸動脈應手中府當其下同

身寸之一寸雲門手太陰脈氣所發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髃骨穴疑即肩髃穴在肩端兩骨間手陽明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中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髓空者正名腰俞在脊中第二十一椎節下間督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五臟俞旁五者謂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五穴也在俠脊兩旁各相去同身寸之三寸並足太陽脈氣所發魄戶在第三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神堂在第五椎下兩旁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魂門在第九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意舍在第十一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

可灸三壯是所謂五十九刺法也若鍼經所指五十九刺則殊與此經不同雖俱治熱病之要穴然合用之理全向背猶當以病候形證所應經法卽隨所證而刺之

馬蒔曰此以下皆卽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胷脅痛者言之也

張志聰曰此言外因之熱病在三陽者各有刺取之法也先胷脅痛者病發於少陽也足少陽主筋熱甚則筋急故手足躁擾靈樞經曰熱病手足躁取之筋間故當刺足少陽以瀉陽分之熱補足太陰以禦外入之邪蓋邪在少陽三陽爲盡太陰當受邪也病甚者陽熱甚而及於內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伯曰夫寒甚則生熱也此言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熱甚於表陽而入於內者當爲五十九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之絡去王冰曰手臂痛列缺主之列缺者手太陰之絡去腕上同身寸之一寸半別走陽明者也刺可入同

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欲出汗商陽主之商陽者手陽明脉之井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陽明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熱病始於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也

張志聰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熱病始於手臂者病在上而發於陽也故當刺手陽明太陰手太陰之主表也

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王冰曰天柱主之天柱在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者中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熱病始於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

張志聰曰始於頭首者太陽之爲病也刺項者刺風池風府也太陽爲諸陽主氣其脈連於風府故刺之而汗出乃止

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王冰曰三里主之

馬蒔曰此言熱病始於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

張志聰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熱病始於足脛者發於陽而始於下也故當刺足陽明以取汗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爲五十九刺

王冰曰據經無正主穴當補瀉井榮爾爲五十九刺如古法

馬蒔曰此言熱病始於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

張志聰曰此病發於陰而爲熱病者當取足少陰也腎主骨而爲生氣之原氣傷故身重腎開竅於耳故耳聾少陰病但欲寐故好瞑也病甚者亦當爲五十九刺靈樞熱病篇曰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蓋足少陰

主骨故取之骨也五十九刺骨者取骨空之穴也

夫少陽少陰主樞熱在少陽者可入於裏陰熱在少陰者可樞轉而外出故在陰分陽分之病甚者皆當爲五十九刺也　張兆璜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故病在少陽少陰而皆爲熱甚

熱病先眩冒而熱胃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王冰曰亦井榮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始於眩冒而胃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少陽膽經也

張志聰曰此言少陽少陰之二氣相通也夫陰陽出入皆從樞轉熱病先眩冒而熱病發於少陽也胃脇滿將入於裏陰矣故當刺足少陰少陽從樞轉而外出按以上三節用十六先字蓋言有先於內者有先於外者有先從氣分者有先見於色者皆當先治之勿使外內之交爭也　張兆璜曰首節論熱甚於少陽上節論熱甚於少陰此論少陰與少陽相合蓋君火與相火相合也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少陽之脈色六字衍文）

王冰曰榮謂赤色見於顴骨如榮飾也太陽合火故見赤色然色雖明盛但陰陽之氣不交錯者故法云今且得汗之而已待時者謂肝病待甲乙心病待丙丁脾病待戊己肺病待庚辛腎病待壬癸是謂待時而已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然太陽受病當傳入陽明今反厥陰之脈來見者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故死然土氣已敗木復狂行木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若赤色氣內連鼻兩旁者是少陽之脈色非厥陰色何者腎部近於鼻也

馬蒔曰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太陽膀胱經之病脈赤色榮於顴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顴爲諸骨之宗太陽與腎爲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顴骨而猶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太陽之病待壬癸日

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受病當傳入於陽明今又厥陰之脈來見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木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也

張志聰曰此言外病六氣之熱內有五臟之熱始在氣分而未及於經榮者當急取汗而解勿使外內相交而成不救也傷寒論曰太陽之爲病脈浮見太陽之脈者乃六氣之病始在太陽之表陽此外因之熱病也赤色之榮於顴頰之間乃五臟之熱始病氣而見於色此內因之熱病也曰骨者謂尚在內而隱見於皮膚之間當此之時五臟之榮色尚未與表陽之熱尚未與五臟之氣相交表陽之熱可從汗而解熱在五臟者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今且得汗是可待時而已矣若不急從汗解

則太陽之熱與臟熱相交而太陽與厥陰之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矣此言表陽之熱與臟熱交爭不以次入惟少陽與腎脈相連耳本輸篇曰少陽屬腎蓋少陽之氣發原於腎故熱病內連腎者少陽之脈色也按此節與玉機眞臟論之所謂傳化有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之義相同蓋表陽之邪始病太陽六氣相傳移皆有次不以次入者因五志內傷而五臟內熱太陽之脈與厥陰脈爭見者是太陽之熱與肝熱相交矣蓋太陽爲陽之始厥陰爲陰之終舉太陽與厥陰交爭是表陽之邪不以次入而與五臟之熱隨所乘傳陽脈與陰脈爭見者皆爲死證故不必備言五臟也當知表陽之熱先氣而經經而臟五臟之熱亦先從氣而經內而外也外內之熱交出於陽分者生重逆於陰臟者死首節論內熱與外熱交爭此論外熱與內熱交爭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王冰曰頰前卽顴骨下近鼻兩旁少陽受病當傳入於太陰今反少陰脈來見亦土敗而木賊之也故死不過三日亦木之數然

馬蒔曰此舉少陽膽經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脈赤色榮於頰前則是顴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脈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張志聰曰頰前頤也外見少陽之脈少陽之熱病也色榮頰前腎藏之熱病也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胃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也

王冰曰脊節之謂椎脊窮之謂骶言腎熱之氣外通尾骶也此舉數脊椎之大法也三椎下間主胃中熱者何以數之皆當以陷者中爲氣發之所

馬蒔曰按督脉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
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椎下間
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骨
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
諸椎得矣末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張志聰曰此言刺未病者當取之氣穴也氣穴者
瀉五臟氣分之熱故曰三椎下間四椎下間乃谿
谷之穴會與五臟之俞穴不同也胃中肓上乃心
肺之宮城主胃中熱者瀉肺熱也肓中熱者瀉心
熱也不曰心肺而曰胃中肓中者意言熱在氣分
而不干於臟眞也若此言五臟之熱入於經榮者
當取之骨穴也春骨之盡處曰骶謂如取榮穴當
在骶而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蓋氣爲陽
榮血爲陰故取氣穴在三椎至七椎之間從上而
下也取榮俞之穴在骶骨之十四椎而上至項上
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也　張兆璜曰此所謂刺
之反者

頰下逆顴爲大痕下牙車爲腹滿顴後爲脅痛頰上

者鬲上也

王冰曰此所以候面部之色發明腹中之病證馬蒔曰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於頰之下而又逆顴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色見於下牙車者爲腹滿之疾色見於顴之後者爲脅痛之疾色見於頰之上者爲鬲上之疾也

張志聰曰此復結內病五臟之熱不重感於外邪者無外內之交爭而止於在內之臟腑自相乘傳也頰下爲頤如頰下之色上逆於顴是腎熱乘肝當爲大瘕泄如下於牙車是腎熱乘胃當主腹滿逆於顴後是熱邪乘膽當爲脇痛如逆於頰上者是在鬲上心肺之分也蓋言五臟之熱色見於面部而有外邪之熱者當治其未病交爭勿使外內相合而成不救之死證如五臟之熱見於面部而無外因之熱病者亦當治未病乘傳勿使其有瘕泄腹滿之病　張兆璜曰此篇首言五臟之熱病末結五臟之熱色自相乘傳蓋五臟之熱有重感外邪者必有外內之交爭如止病在內而不感於

外邪者只當於在內之臟腑中求之　張應略曰有在外之熱病有在內之熱病有病在外而內不病者有病在內而外不病者不必定有外內之交爭故復以此證明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七

黃帝素問十七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瘧論篇第三
十五

藝術典第三十七卷

醫部彙考十七

黃帝素問十七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馬蒔曰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

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王氷曰交謂交合陰陽之氣不分別也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言穀氣化爲精精氣勝乃爲汗邪却精勝言初汗也無俾言無可使爲汗也穀不化則精不生精不化流故無可使若汗出疾速留著而不去則其人壽命立至傾危也熱論謂上古熱論也凡汗後脈當遲靜而反躁急以盛滿者是眞氣竭而邪盛故知必死也脈不靜而躁盛是不相應志舍於精今精無可使是志無所居志不留居則失志也汗出脈躁盛一死不勝其病二死狂言失志者三死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汗後者爲脈躁爲狂言爲身熱

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爲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盛則脈盛邪退則脈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尚躁疾不爲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於志舍於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脈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爲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張志聰曰溫病者冬傷於寒先夏至日發者爲病溫也陰陽交交者乃正不能勝邪而邪復傷正氣故爲死證汗生於水穀之精水穀之精由精氣之所化故曰穀生於精夫汗之發原有二一出於水穀之精而曰皆一出於腎臟之精而曰皆

生於穀者言腎臟之精亦水穀之所生也交爭於骨肉者邪氣伏匿於骨肉之間至春時與正氣交爭而發爲溫病得汗是精氣勝而邪氣當共併而出矣是故胃主肉腎主骨穀精之汗出於胃血液之汗原於腎邪在肉者得水穀之汗而解邪在骨者得腎精之汗而後解也夫水穀之精由腎臟精氣之所化所謂穀生於精也夫腎爲水臟受水穀之精而藏之其精氣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消水穀之精微而復生此精是先後二天互相資生者也今汗出而邪留不去則熱邪復傷其陰精矣精氣受傷則不能復與陽明合化而使之食是精氣之生原並絕其壽命可立而傾也復引熱論以釋明汗生於穀穀生於精不能食而精無俾者之義靈樞熱論篇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夫汗者精氣也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是邪氣盛而精不勝也陰脈少陰之脈極終

也此邪熱盛而少陰之氣終也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是陽熱盛而胃氣絕也今脈不與汗相應者胃氣虛而不勝其邪正不勝邪是胃氣將絕其死明矣腎藏志狂言者是精氣傷而志先死志先死者不過一日半而死矣三死謂病而留者一死也胃氣絕者一死也夫腎爲生氣之原腎之精氣由水穀之所生水穀之精由腎氣之所化如汗不勝邪而腎臟之精氣尚在一生也如精氣受傷而陽明之生原未絕一生也愈者謂邪病去也邪雖去而生氣已絕必死之道也此論邪正陰陽之理而歸重於正氣之生原不可傷也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王氷曰上從之謂少陰隨從於六陽而上也表裏刺之者謂瀉太陽補少陰也飲之湯者謂止上逆

之腎氣也

馬蒔曰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爲風厥之證而當行補瀉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爲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爲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瀉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上逆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張志聰曰按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以制勝汗者精氣也一出於水穀之精一出於腎臟之液水穀入胃津液四布汗出溱溱水穀之精氣也又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所藏之精奉心化赤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此腎臟之精氣也是以上節論汗生於穀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臟之精焉蓋風行則水渙水氣泛溢則精氣自虛此乃論風動腎臟之精氣勞風節論風動腎臟之水氣腎風

節論風動腎藏之水邪而總屬精氣皆虛風爲陽
邪開發肌腠腠理之汗水穀之精也津液外泄風
熱留之故身熱也風熱不去則傷動其腎氣而上
逆逆於上則心煩乘於脾土則中滿病名曰風厥
謂因風邪而使腎氣之厥逆也上節論病雖愈而
正氣絕者死此以下論邪病雖留而根本不壞者
不死邪正虛實大有死生之關係而學者不可不
審巨陽太陽也太陽之氣主表風爲陽邪傷人陽
氣兩陽相搏則爲病熱少陰與太陽相爲表裏陽
熱在上則陰氣從之從之則爲厥逆矣表裏者陰
陽也刺表以瀉風熱之陽邪刺裏以下少陰之逆
氣飲之服湯以助水津之汗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
也使人强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
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
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
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
死也

王冰曰從勞風生故曰勞風勞謂腎勞也腎脉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腎勞風生上居肺下也楊上善云强上好仰也冥視謂合眼視不明也膀胱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令腎精不足外吸膀胱膀胱氣不能上營故使人頭項强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熏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巨陽者膀胱之脉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故巨陽引精也然太陽之脉吸引精氣上攻於肺者三日中年者五日素不以精氣用事者七日當欬出稠涕其色青黃如膿狀平調欬者從咽而上出於口暴卒欬者氣衝突於蓄門而出於鼻夫如是者皆腎氣勞竭肺氣內虛陽氣奔迫之所爲故不出則傷肺也肺傷則榮衛散解魄不內治故死蓄門當是賁門

馬蒔曰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愚細玩此節之辭似爲醫籍中之勞證其治之之法止有

以救俛仰一句當爲鍼法及導引之法但其法不傳不敢强爲之附

張志聰曰此論勞汗當風而傷其腎也煩勞則陽氣外張精氣內絕陽虛於外則易於受風精虛於內則反動其水氣矣風動寒水之氣法當在肺下水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强上者頭項强也陽氣張而重感於風則使人强於上陰精竭而更受其傷故目盲不可以視也腎之水液入肺爲涕自入爲唾風動腎水法在肺下故唾出若涕肺主皮毛肺受風寒故惡風而振寒此爲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而逢於風也金匱水氣篇曰氣强則爲水難以俛仰此水寒之氣厥逆於上則有形之水將欲隨之故當急救其水邪勿使其上溢以致不能俛仰也至於救俛仰之法當從小便而出巨陽引精者謂太陽膀胱之腑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巨陽氣盛能引腎精之邪水從小便而出者三日而愈中年精氣虛者五日

老年精氣衰者七日三五七者陽之數也謂得陽氣之化而陰水自出矣若水寒之邪逆於肺下者又當從上竅以出之此上下分消之法也夫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今腎臟之水氣反逆於上則四臟之津皆爲之凝聚而不下矣青黃涕者肝脾之津也膿乃赤白之間色如膿狀者心肺之津也四臟之津不下歸於腎反凝聚於肺下故當汝而出之肺之下脾之上也或從脾而出之口或從肺而出之鼻皆涕唾所出之外竅也肺主氣而至清虛故邪濁傷之則死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痿然壅害於言可刺否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胷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汝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正偃者胃中不

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附音附痱音芒

王氷曰痱然腫起貌壅謂目下壅如臥蠶形也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害於言語至病氣來至也謂一臟配一日而五日至腎夫腎已不足風內薄之謂腫爲實以針大泄反傷臟氣眞氣不足不可復故刺後五日其邪氣必至也陰不足而陽有餘故熱從胷背上至頭而汗出口乾苦渴又以少陰之脈所過故也然心者陽臟也其脈行於臂手腎者陰臟也其脈循於胷足腎不足則心氣有餘故手熱矣又以心腎之脈

俱是少陰脉也

馬蒔曰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面也附者足面也面附疱然而腫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胷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口必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

必不能正臥正臥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何也凡邪之所湊於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邪之所湊於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湊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脉絡於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脉注胷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脉入肺中今邪氣上迫於肺也諸凡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

使目下腫也口苦舌乾者以眞氣上逆也不得正
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臥臥
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於胃胃中作
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
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
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脉閉
也正以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
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月事不來似爲婦人
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

耳

張志聰曰腎風者因風而動腎臟之水故又名風
水其證則面足疿然而腫也少陰之脉貫腎繫舌
本水邪上逆故壅害於言腎爲風邪所傷則精氣
已虛故不當刺虛反刺之後五日其逆氣必至平
脉篇曰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胷膈謂精
氣虛則水邪之氣反上逆矣五日者言風邪亦始
病太陽五日則病及少陰而動其氣矣病名風水
者因風而動其水也在刺法中謂在本經水穴論

中風邪傷腎精氣必虛陰虛則陽往乘之故時時發熱腎爲生氣之原故少氣也陽加於陰則汗出濕熱上蒸故從鬲背而直上於頭熱在下焦故小便黃也蓋以足太陽與足少陰標本相合風邪傷腎始病太陽甚則入腎今腎熱上蒸亦隨太陽之氣而上故從鬲背而上至頭也正偃則欬者陽邪傷陰而動腎臟之水也正偃仰臥也水上乘於胃則胃中不和故不得正偃肺脉下絡大腸還循胃口故上迫於肺也上論陽熱傷其精氣此復論動其水焉太陰者至陰也水邪上乘於腹始傷胃而漸及於脾故微腫先見於目下脾主約束也眞氣者臟眞之心氣也心屬火而惡水邪水氣上乘則迫其心氣上逆是以口苦舌乾正偃則欬出清水者此水氣上乘始胃而脾脾而心心而肺也腎爲本肺爲末金水子母之臟皆積水也是以水氣上逆於肺則欬出清水臥則驚驚則欬甚者此腎邪上乘於胃則胃氣上薄於心胃氣薄於心則心氣迫於肺矣水邪乘胃故不得臥胃絡上通於心陽

氣入陰陰陽相薄故驚恐也心氣上乘於肺金畏火熱故欬甚也上乃論水氣從下而上此復論腑臟之氣亦從下而上焉若水氣乘於經脉之中隨經環轉復從上而下也水病本於胃而隨經下洩故腹作雷鳴薄於脾則煩而不能食蓋脾絡上膈注心中故煩上焦主納故不能食也胃脘阻隔故食不下水氣隨經下流故身重難以行也中焦之汁流溢於腎而爲精奉心化赤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此論風傷腎臟之精末論不能奉心化赤而爲血蓋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汗液以制勝前論穀精之汗不能勝邪者死此言腎臟之精爲風邪所傷而又不得心氣下通以化赤是風邪亦不得從汗解矣再按榮氣之道納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榮於經隧常榮無已是血乃中焦水穀之汁而行於經脉滲於皮膚有二道焉夫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此專精而行於經隧之血也流溢於中布散於外者是流溢於胞中布散於皮膚之血也胞脉屬心

得心氣下通而爲血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
腹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
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
淡滲皮膚生毫毛男子至脣口而長髭鬚女子至
胷中而下爲月事是血之液爲汗者乃滲於皮膚
之血非經脉之血也故舉女子之月事以申明之
氣上迫肺者眞氣上逆口苦舌乾驚則欬甚是心
氣上炎而不下通也　倪冲之曰勞風法在肺下
謂水氣迫於肺下所出之涕乃是肺液非腎臟之
水也蓋肺乃水之生原腎氣反逆則水源凝聚於
上矣今正偃迫肺亦係胃氣上乘而非腎臟之水
卽目下微腫亦屬水邪在腹而腫見於目下當知
腎虛水泛止至於腹耳又曰按經旨水邪止乘於
胃其薄脾干肺迫心乃胃氣之轉乘非水邪直至
於心下蓋腎者胃之關也水出於關則邪留在胃
故曰病本於胃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馬蒔曰內論諸證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臥行喘息皆逆調使然故名篇

張志聰曰調和也順也言人之陰陽水火營衛氣血表裏上下皆當和調逆調則爲病矣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爲去聲

馬蒔曰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

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而較之則此節當爲內傷耳

張志聰曰此論上下陰陽之不和也非常溫者謂非常有溫熱之病在表也非常熱者謂非常有五臟之熱在裏也爲之者乃陽熱之氣爲之也火爲陽而居上水爲陰而居下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於上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王氷曰言不知誰爲元主邪然總由形氣陰陽之爲是非衣寒而中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痹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

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陰氣陽氣與上節同
張志聰曰身非衣寒表無寒也中非有寒氣裏無寒也寒從中生者謂寒從陰中而生也痹氣者氣閉也陽氣少而陰氣多者因是人多痹氣故也病在陰者名曰痹寒濕之氣閉於裏陰則火熱不得下交於陰而陰氣盛陰氣盛則陽氣少而陰寒之氣過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蓋熱出於陽火故煩寒出於陰水故如從水中出此上下水火陰陽之不和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王氷曰水爲陰火爲陽今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云少水不能滅盛火也治者王也勝者盛也故云獨勝而止爍言消也言久久此人當肉消削也
馬蒔曰此言病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

以陰氣虛而陽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
逢風寒兩陽相得況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
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
獨勝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
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爍也
如火者邪正相搏因表陽之熱而熱更盛極也陰
氣虛者裏陰之氣虛也陽氣盛者表陽之氣盛也
陽受氣於四支陰受氣於五臟四支者陽明之所
主也兩陽陽明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相得者自
相得而爲熱也陰氣少者少陰之氣少也少水者
津液少也津液少而不能還入胃中則火盛而不
能滅矣夫腎主藏精陽明之所生也腎之精氣復
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氣盛則陰氣虛
少而陽獨治矣然獨陽不生謂不能再生長其陽
熱惟此獨勝而止矣是以能滅盛火者卽是陰陽
和調也夫陽明之氣主於四支而又所主肌肉蓋

二陽之氣在於皮膚肌腠之間而又逢風熱之陽邪邪正相搏則火熱熾而銷爍其肌肉矣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臟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痹是人當攣節也長上聲

王冰曰以水爲事言盛欲也腎不生則髓不滿髓不滿則筋乾縮故節拘攣

馬蒔曰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知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爲事縱慾忘返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況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

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於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痹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張志聰曰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者太陽氣衰而寒在表也不凍慄者二陽火熱之在裏也腎氣勝者腎水之氣勝也以水爲事者膀胱之水勝也謂其人水寒之氣偏勝水寒偏勝則太陽氣衰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水精水也腎臟之精枯不長而膀胱之一水不能勝二火矣夫腎生骨髓髓生肝腎脂不生則髓不能滿於骨是以寒至骨也此兼論陰陽水火互相生長之道也肝者一陽初生之木火也心者地二所生之君火也腎爲牝臟孤臟孤臟也孤臟之陰藉太陽標本以合化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膀胱之津液不能勝二火故其人不能凍慄者二陽之火熱在內也病名曰

骨痹病在髓枯而骨痛也故其人當骨節拘攣此
論表裏陰陽之不調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苛也是謂何疾岐
伯曰榮氣虛衛氣實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
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
相有曰死
王冰曰苛謂痺重身用志不應志爲身不親兩者
似不相有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榮衛俱虛身志不
應其死必也苛卽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
痛癢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
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榮氣者陰氣也運於內爲
陽之守故其氣虛衛氣者陽氣也運於外爲陰之
使故其氣實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
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卽本節虛實
二句之義指大凡榮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
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榮氣虛則榮不能生
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

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
肉甚痛重其肉未必有減於昔也且其身用而志
不內應志爲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
死

張志聰曰此論榮衛之氣不和也苛虐也謂雖近
衣絮而苛虐如故也虛實者不和也言榮氣不得
衛氣之和則榮氣虛衛氣不與榮氣相和則衛氣
實也蓋陽道常實故曰實然則過猶不及也榮衛
不和則兩者皆虛矣榮衛兩虛者不仁且不用不
仁不用而肉苛如故者不和而致虛也人身者榮
衛之所循行也志者五臟之神志也本臟篇曰經
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
故氣血和則經脈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勁强關節
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
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
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腑化穀經脈通利肢節得

安矣此人之平常也是三者之所當和調者也如三者皆相失而不相有則氣血不行魂魄離散而死矣此言榮氣當與衛氣和調榮衛之氣又當與神志和調者也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

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臟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

王氷曰六腑之海水穀海也下經上古經也尋經所解之旨不得臥而息無音有得臥行而喘有不

得臥不能行而喘此三義悉闕而未論亦古之脫簡也

馬蒔曰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於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腎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臥者是不能安臥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也人有或臥或行起居如故而其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脉逆也絡脉者列缺爲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人有不得安臥而臥則必喘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臥不安縱臥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臟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宜乎其臥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

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臥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亦喘也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是胃腎肺病也行臥皆難喘則甚於有音此傷之甚者張志聰曰此論經氣上下之不調也經氣生於臟腑故曰何臟使然息有音者呼吸有聲氣逆之所致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故三陽者下行今反逆而上以致呼吸之有音也十二經脈皆足陽明胃脘之所生胃氣上注于肺以司呼吸下注于腎以資十二經脈故曰陽明者胃脈也言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胃之所出血氣者從大絡而上注於肺從胃脈而下注足少陰也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則為不得臥而息有音手太陰逆則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足少陰逆則為不得臥而喘也此論經下注于腎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腎之水氣反

上客于陽明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肺主呼吸肺之絡脈逆故呼吸不利而息有音也夫脈之循於裏曰經浮而外者爲絡絡外內上下經絡相貫循環無端絡脈逆則氣留於經而不行於絡矣絡脈浮於皮膚之間其病輕微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夫津液者水穀之所生腎者胃之關也胃之水液從關而下入於腎者順也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下入於腎則腎之水氣反循津液之道路而上乘於胃矣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故曰腎

者水臟主藏津液又主臥與喘也夫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主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脈呼吸之道路人之一身總不外乎水火陰陽之寒熱後論呼吸經脈之逆調也　楊君立問曰帝問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岐伯皆未詳答後人有言簡脫者有增補其文者是耶非耶曰此節專論氣之呼吸脈之順逆蓋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是以三陽之脈

上行則氣逆而爲息有音如三陽之脈順行而下
止陽明不得從其道是當不得臥而息無音矣如
病在經脈則陰陽不和而不得臥筋骨不利而不
能行今病在絡脈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聖
人立言渾然籠括或言在意中或意居言表也

瘧論篇第三十五

馬蒔曰瘧凌虐之義故名篇當與靈樞歲露篇第
七十九參看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岐
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
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
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
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

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瘧音虐）皆

王氷曰痎老也又瘦也慄謂戰慄鼓謂振動陽氣者下行極而上陰氣者上行極而下故曰陰陽上下交爭也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由此寒去熱生則虛實更作陰陽之氣相移易也陽并於陰言陽氣入於陰分也陽明胃脈也胃之脈自亭交承漿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故氣不足則惡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巨陽者膀胱也其脈從頭別下項循肩骨內挾背抵腰中故氣不足則腰背頭項痛也熱傷氣故內外皆熱則喘而渴腸胃之

外榮氣所主故云榮氣所舍也

馬蒔曰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於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也疾瘧瘧者瘧之總稱也不發之謂蓄發時之謂作呻爲腎之聲欠爲腎之病道猶路也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卽呻欠交至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

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皆痛此皆經脉所行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三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於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

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鼓頷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喘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陽勝則寒陽勝則熱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

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榮氣在內爲陽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於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至於人之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傷於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榮而風寒居於衛榮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於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於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

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
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末蓋至是而
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爲先寒而後熱之寒
瘧歟

張志聰曰吳崐云夜病者爲痎晝病者爲瘧蓄病
息邪伏也衛氣同邪氣將入於陰表氣虛故先起
於毫毛伸欠也邪正陰陽之氣上下出入故交爭
於上下病井於陰則陰實而陽虛井於陽則陽實
而陰虛是虛實更作陰陽寒熱相移然邪與衛氣
內薄則三陽之氣同井於陰矣井於陰則陰實於
內而陽虛於外陽明之氣主肌肉而經脉交於頷
下是以寒慄鼓頷太陽之氣主表而上升於頭其
經脉上會於腦出於項下循背膂故腰背頭項俱
痛也陽虛於外則陰勝於裏經云二陰主裏是以
骨寒而痛而寒生於內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
井於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
外內皆熱是以喘渴而欲冷飲也其所以不列少
陽之形證者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而

開之能開闔之能闔樞轉之也設舍樞則無開闔矣離開闔無從覓樞矣故開闔既陷樞機豈能獨留倘中見樞象即爲開闔兩持所以持則俱持陷則俱陷也夫榮氣之舍晝以夏氣通於心心主榮血故也經云以奉生身者莫貴於經隧故不注之經而溜之舍也舍即經隧所歷之界分每有界分必有其舍如行人之有傳舍也夫暑令人汗空疎腠理開者以暑性暄發致腠理但開不能旋闔耳不即病者時值夏出之從內而外衛氣仗此猶可捍禦因遇秋氣機衡已轉自外而內矣其留舍之暑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以入或得之以沐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風與水氣亦得陽隨衛而外出得陰隨衛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也　倪冲之曰天之暑熱與君火之氣相合心主榮血故邪藏於榮舍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風木寒水乘侮土氣故風水之邪與衛氣並居　莫子晉問曰衛氣日行於陽奚先入於陰而致寒慄伸欠也曰邪

得陰而內入得陽而外出邪氣與衛氣并居故同
邪內陷非衛氣之行於陰也夫內爲陰外爲陽邪
留於形身之外與衛應乃作衛氣日行於陽故發
作於日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
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
日而作也 間去聲

王冰曰間日謂隔日不與衛氣相逢會故隔日發
也

馬蒔曰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
者由於邪氣之舍深內薄於榮氣間與夫五臟之
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
發於外而此陰邪附著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
著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
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張志聰曰言邪氣舍深內薄於裏陰之分陽氣獨
發於外裏陰之邪留著於內陰邪與陽氣交爭而
不得皆出於外是以間日而作也按此節經文與

薄於五臟募原之因不同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

王氷曰風府穴名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二寸大筋內宛宛中也脊謂脊兩旁節謂脊骨之節然邪氣遠則逢會遲故發暮也肺者缺盆爲之道陰氣之行速故其氣上行九日則出於缺盆之中

馬蒔曰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府卽督脈經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

度已畢而明日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頂轉行後項大會於督脉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大椎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於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氣入而病成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始時入於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

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伏膂之脉即膂筋之間蓋督脉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脉也由是循伏膂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頷下橫骨陷中其氣日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

張志聰曰此言邪從風府而客於脊背之間者發作有早晏也衛氣一日一夜行陰陽五十度而大

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邪先客於脊背而與衛氣相遇故也蓋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開則客於脊背之邪還入風府而與衛氣相遇則病作其衛氣出於風府日下一節則上會於風府也稍晏故病作稍晏二十一日下至骶骨則上會於風府也益晏故病作益晏也伏膂伏衝膂筋也衛氣外循督脉而下內循衝脉而上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其氣日高則會於風府也日早故作日益早也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臟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王氷曰募原謂鬲募之原系

馬蒔曰此承第二節言瘧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張志聰曰募原者橫連臟腑之膏膜卽金匱所謂皮膚臟腑之文理乃衛氣遊行之腠理也不得與衛氣皆出故間日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脊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

中去聲

也

王冰曰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衛邪相合病則發焉不必悉當風府而發作也

馬蒔曰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瘧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帝言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作夫曰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於風府

乃因衛氣之每日大會於風府而其瘧日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客於頭項之風府循脊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盡當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乘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背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也如此

張志聰曰帝問邪有不從風府而入其病亦以日作者何也客於頭項者謂客於風府也伯言邪入於風府循脊而下留其處者有虛實之不同若邪中異所則無有早晏矣虛實者早晏也言衛氣虛而日下則其發日晏衛氣實而日上則其發日早

此邪從風府而留於脊膂之間者也若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矣如邪中於頭項衛氣行至頭項而病作中於腰背手足邪即舍於腰背手足之間衛氣行至腰背與腰背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衛氣行至手足與手足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此或發於早者每日早發或發於晏者每日晏發非若客於風府之邪日晏而日早也衛氣之所在者謂衛氣行至邪氣所在之處與邪相合而病作故風邪或中於頭項或中於腰背手足無有常處非定客於風府也夫衛氣之行至於所在之處而發必開其腠理腠理開然後邪正相合邪與衛合之處即其府也　張兆璜曰風府循督脈而下至脊內循衝脈而上乃衛氣之隧道故邪留於此內者遇衛氣之日上日下而病有早晏之分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

王冰曰風瘧皆有盛衰故云相似同類

馬蒔曰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時而作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於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沈而依薄於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於榮氣舍於五臟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張志聰曰夫痎瘧皆生於風然病風者常在其處病瘧者休作有時何也風邪則傷衛故病風者留於肌腠筋骨之間而不移瘧氣舍於榮故隨經絡以內薄與衛氣相應乃作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

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癉音丹

王冰曰暑爲陽氣中風者陽氣受之故秋傷於風則病成矣露形冒力則風寒傷之以其先熱故謂之溫癉熱也極熱爲之也

馬蒔曰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癉瘧之殊也夏時傷於大暑矣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瘧也至秋傷於風則瘧成矣但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於感風則寒氣以爲之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爲之病機名曰溫瘧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者陰氣也肺氣熱盛於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而

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俱熱名曰癉癉蓋凡病熱者皆可名爲癉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爲肺氣而陽氣爲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爲癉癉也此證也亦必發之於秋者歟

張志聰曰風寒水寒曰滄蓋夏時暑熱溽蒸腠理開發或汗濕從風或得之於沐浴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至秋時復傷於風風寒兩感是以

寒熱之病成矣按此節所論先寒後熱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夏傷之暑藏於榮之所舍秋受之風寒與衛氣并居蓋榮爲陰衛爲陽此氣得陰而內薄得陽而外出是以榮舍之邪先行於陰陰而爲寒復行於陽而爲熱此乃吾身中之陰陽寒熱也此乃論夏受淒滄之水寒秋傷於風之陽邪是論天之陰陽寒熱也天之陰邪感吾身之陰寒天之陽邪感吾身之陽熱是以先受之寒先從陰而病寒後受之風復從陽而病熱病以時作者應時而作無

早晏也若溫瘧則先傷於風後傷於寒乃天之陰陽病人身之陰陽陰陽兩感是以寒熱交作雖有先後之感與故病新病不同學者亦宜體認其者承上文而言上文之所謂溫瘧者邪氣藏於骨髓之中骨髓之精氣所生故久而不去則與腎氣相合是以溫瘧之病氣藏於腎其氣先從內而出之外也從內出之外故陽病極而復反入之陰其但熱不寒者邪氣藏於骨髓之中而腎陰之氣先與骨氣相絕是外邪不及於裏陰而獨發於陽也熱傷氣故少氣心惡熱故煩寃手足爲諸陽之本故手足熱經云諸嘔吐酸皆屬於熱此溫瘧之不復寒者名曰癉癉癉單也謂單發於陽而病熱也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

故爲其病逆未可刺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伏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 熇火 妖切

瀉音鹿爲其之爲去聲下同

王氷曰帝此問言何暇不早止之使其盛極而自止乎陰盛則胃寒故先寒戰慄陽盛則胃熱故先熱欲飲也復謂復舊也言其氣發至極還復如舊以其盛熾故不可當也正氣瀉之或傷眞氣故必毀病氣衰已補其經氣則邪氣彌退正氣安平故必大昌所瀉必中所補必當故眞氣得安邪氣乃亡眞氣浸息邪氣大行眞不勝邪是爲逆也

馬蒔曰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

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補之不足者瀉之人之病熱其勢似爲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爲不足殊不知經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眞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爲熱爲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此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氷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脈脈以邪盛而亂無端緒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爲其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何也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

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始焉并於陰則陰勝繼焉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爲寒陽勝則爲熱如此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害眞氣因其衰時而刺之則事必昌平此正無刺熱盛脈亂汗多者之謂也又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豈非以其氣逆之故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爲效不但用鍼爲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

張志聰曰陽熱爲有餘陰寒爲不足經言引靈樞順逆篇而言勿刺謂當此之時邪病甚而正氣逆故未可刺也蓋以寒熱始盛之時乃陰陽之氣交并正氣錯亂未分故未可刺也夫瘧之始發熱爲陽實而有餘寒爲無氣而不足所謂有餘不足者陽氣邪氣也夫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

勝則寒陽勝則熱蓋前論陽氣虛實之寒熱此論陰陽盛并之寒熱皆屬陰陽陽未和而邪氣方盛俱未可刺而在天陰陽之邪而爲寒熱也則又不同風者陽邪也寒者陰邪也風寒之氣變幻不常如病風而爲熱極則陰邪之寒氣復至病寒而爲寒極則風邪之陽熱復至當知寒熱虛實之有三因也凡此皆陰陽交并正氣未分邪氣方盛故未可刺也蓋邪氣之發如火之烈如風雨之不可當故經言方其盛時而取之必毀傷其正氣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邪氣未發則正氣未亂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去所謂治未病也若待其已發雖良工弗能爲爲其氣逆故也上論治其已衰此先治其未發　倪冲之曰如火之熱陽熱盛也如風雨不可當陰寒盛也

帝曰善攻之奈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眞往而未得并者也

王冰曰堅束其處言牢縛四支令氣各在其處則邪所居處必自見之既見之則刺出其血爾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爲十二經井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爲之表裏故陽已爲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必先於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眞氣自往而邪未得幷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張志聰曰早者謂病之未發晏者謂病之已衰此申明治未病之法也且者未定之辭言瘧之將發陰陽之將移必從四末始蓋三陰三陽之氣從手足之井榮而更移也如病在陽而陽已傷則陰經將從而受之故當先其未發之時堅束其四末令

邪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經彼經之經氣不得出而并於此經審其證而候其脈見其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而去之此陰陽眞氣往來和平而未得交并者也　俾仲宣曰瘧氣舍於皮膚肌腠之間故病見於孫絡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王氷曰陰靜陽躁故脈亦隨之相薄至極物極則反故極則陰陽俱衰

馬蒔曰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脈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

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張志聰曰瘧氣者有陰陽更并之盛虛皆當氣之所在也欲知脉與病之相應但審證之寒熱脉之躁靜則知病之在陰在陽也而陰陽之所以更盛更虛者衞氣行之也衞氣行陰而行陽者也是以衞氣相離其病得休衞氣集則復病也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衞氣客於六腑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

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間去聲

王冰曰氣不相會故數日不能發也陽勝陰甚則渴陽勝陰不甚則不渴勝謂强盛於彼之氣也

馬蒔曰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衞氣而出凡衞在六腑而邪亦客於六腑邪氣有時不與衞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衞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爲病

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甚故不渴也

張志聰曰六腑之募原也六腑之募原者謂六腑之募原者連於腸胃之脂膜也相失者不與衛氣相遇也蓋六腑之募原其道更遠氣有所不到故有時相失不能相得其邪故或間二日或數日乃作也陰陽更勝而有甚與不甚故陽熱盛則渴或不甚則不渴矣　倪冲之曰藏之膜原而間日發者乃胃中之膈膜其道近六腑之膜原更下而遠故有間二日或至於數日也　張介賓曰按本經言瘧之間二日及數日發者以邪氣深客於六腑之間時與衛氣相失其理甚明丹溪以作於子午卯酉日者爲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者爲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者爲太陰瘧此不過以六氣司天之義爲言然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曰厥陰而寅申則少陽矣丑未雖曰太陰而辰戌則太陽矣如三日作者猶可借此爲言若四五日者又將何以辨之殊屬牽强倘按此施治未必

無誤學者不可執以爲訓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王冰曰瘧不必應者言不必皆然也秋氣清涼陽氣下降熱藏肌肉故寒甚也冬氣嚴冽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寒不甚也春氣溫和陽氣外泄肉腠開發故惡於風夏氣暑熱津液充盈外泄皮膚故多汗也

馬蒔曰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瘧也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

張志聰曰夏傷於暑秋必病瘧者此應四時者也應四時者隨四時陰陽之氣升降出入而爲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反四時者非留蓄之邪乃

感四時之氣而爲病也秋時陽氣下降天氣清凉故感秋凉之氣而爲病者寒甚冬時陽氣伏藏於內卽受時行之寒得陽氣以化熱故寒不甚春時陽氣始出天氣尚寒故惡風夏時陽氣外泄腠理空疎故多汗此隨感四時之邪而卽爲病瘧也

倪冲之曰春傷於風故惡風夏傷於暑故多汗秋傷於濕故寒甚冬傷於寒則爲病熱故寒不甚蓋言風寒暑濕之邪在四時皆能病瘧也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爛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舍中並去聲

王冰曰臟謂五神臟也腎主於冬冬主骨髓腦爲髓海上下相應厥熱上熏故腦髓消爍消爍則熱氣外薄故肌肉減削而病藏於腎也陰虛謂腎臟

氣虛陽盛謂膀胱太陽氣盛衰謂病衰退也復反入謂入腎陰脉中

馬蒔曰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而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溫瘧溫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者腎耳若寒瘧之所舍藏張志聰曰此復問前節溫瘧之病因是以帝問溫瘧與寒瘧病皆安舍而伯止答其溫瘧焉蓋寒瘧之因已論悉於前矣但前節以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爲溫瘧此論先出於陽後入於陰爲先熱後寒一論在天陰陽之邪一論形身中之陰陽出入文

義雖殊而理則合一臟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冬氣逼於腎故邪藏於骨髓之中而內與腎氣相合夫至春陽氣大發而邪不能自出者邪藏於骨髓之中而氣行骨外故也腦爲精髓之海腦髓爛者暑氣盛而精髓爛熱也肌肉消者腠理開而肌肉消疎也汗乃腎藏精髓之所化或有所用力則傷動其腎氣是以所藏之邪得與汗共并而出矣夫骨氣與腎氣相合故病氣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外也從內出外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氣從內出之外故病復反入之陰　張兆璜曰故先熱而後寒者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名曰癉瘧矣故字宜著眼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馬蒔曰此詳言癉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脫肉病命曰癉瘧由此觀之則癉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張志聰曰此復論癉瘧之有因於內熱者也肺主

周身之氣肺素有熱故氣盛於身其氣厥逆上衝故不泄於外而但實於中此外內皆實者矣氣止實於外則邪不能外侵故因有所用力腠理開而後邪舍於皮膚之內中氣實則邪不能內入故其氣不及於陰而單發於陽也心主血脈之氣內藏於心者謂邪藏於血脈之中而氣內通於心也內藏於血脈之裏外舍於分肉之間陽氣盛而無陰氣以和之是以陽熱不衰而令人消爍脫肉也前節論外因之癉瘧此論兼內因之癉瘧故金匱

要略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是陰氣絕而陽氣獨發者名曰癉瘧是癉瘧有二證也　張兆璜曰邪舍於血脈之中而氣內藏於心與邪藏於骨髓之中而病藏於腎者同義但腎爲陰臟故邪復反入之陰心爲陽臟故氣不及於陰而單發於陽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八

黃帝素問十八　刺瘧篇第三十六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藝術典第三十八卷

醫部彙考十八

黃帝素問十八

刺瘧篇第三十六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以記刺瘧之法故不曰論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

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王氷曰足太陽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

髆內挾脊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過髀

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熇熇甚狀暍暍亦熱甚也太陽不足故先寒寒極則生熱故後熱也熱生是爲氣虛熱止則爲氣復氣復而汗反出此邪氣盛而眞不勝故難已郤中卽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足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之瘧證也腰痛頭重寒從背起者足太陽經脈病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熇熇暍暍者熱盛之狀也熱生本爲眞氣虛而眞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郤中以出其血郤中者卽委中穴係本經也

張志聰曰此論三陰三陽經氣之爲病也太陽是動病者腰似折衝頭痛太陽標陽而本寒故先寒後熱背爲陽故寒從背起也熇熇如火之熾暍暍暑熱氣也太陽乃日中之陽火故熇熇暍暍然也如熱在氣分者熱止汗出其病則愈此乃經氣之

兼證故病難全已當刺郄中出血以瀉在經之邪
焉謂郄中出血者是當取項上之絡郄腰下之浮
郄也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
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解懈同㑊音亦惡去聲
王氷曰寒不甚熱不甚以陽氣未盛故令其然膽
與肝合肝虛則恐邪薄其氣故惡見人見人心惕
惕然也邪盛則熱多中風故汗出足少陽俠谿主
之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少

陽之滎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
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膽瘧之證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
解㑊心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屬
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
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脉解篇謂陽明盛則喘而
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
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
穴耳

張志聰曰少陽主初生之氣病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少陽主樞寒不甚熱不甚樞象也膽病者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少陽相火主氣故熱多少陽所生病者汗出當取俠谿此足少陽之榮也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洒淅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王冰曰陽虛則外先寒陽虛極則復盛故寒甚久乃熱也熱去汗已陰又內强陽不勝陰故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也跗上衝陽穴也在足跗上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

身寸之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谷同身寸之三寸

陽明之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胃瘧之證也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爲熱蓋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爲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眞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脈解篇謂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

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

張志聰曰陽明者兩陽合明陽熱光明之氣也病則反其本而洒淅寒甚熱去汗出則病氣去而喜見光明復其陽明之本氣也本氣復而仍取足陽明原也按三陰三陽之病論在六氣則不涉經絡之有形是以見太陽之先寒後熱少陽之寒熱從樞如少陰之標寒本熱此病無形之六氣也又如膽病之恐人將捕脾土之灌溉四旁少陰之嘔吐厥陰之腰痛是又涉於有形之經當知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經可分而可合者也能明乎經氣之理進乎道矣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 樂音洛 好去聲

王冰曰心氣流於肺則喜今脾臟受病心母救之火氣下入於脾不上行於肺足太陰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令人不樂好太息也脾主化

穀榮助四旁今邪薄之諸臟無稟土寄四季王則
邪氣交爭故不嗜食多寒熱而汗出又脉入腹屬
脾絡胃上鬲挾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乃衰退
也待病衰去卽取之井俞公孫也公孫在足大指
本節後同身寸之一寸太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
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脾瘧之證也心之志爲喜今子旣受
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
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爲三陽經脾之內
爲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
張志聰曰足太陰脾土主氣主灌四臟心肺居上
爲陽肝腎居下爲陰脾爲孤臟中央土間於陰陽
之間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乃宗氣之
所居上出於肺以司呼吸經云心系急則氣道約
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令人不樂好太息者
足太陰病瘧而上及於心肺也腎病者寢汗出肝
脉緩甚爲善嘔所生病者爲嘔逆汗出病至則善
嘔者下及於肝腎也病至者言病至於肝臟則善

嘔嘔已則肝臟之病已衰而卽當取之蓋言脾瘧而病至於四臟見四臟之病已衰而卽當取之足太陰也不嗜食多寒熱太陰之本病也脾病而不能轉輸故不嗜食太陰居中土間於陰陽之間故多寒熱也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王冰曰足少陰腎脉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甚多寒熱也腎爲陰臟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陽明脉病欲獨閉戶牖而處今謂胃土病證反見腎水之中土刑於水故其病難已也太鍾太谿悉主之太鍾在足內踝後街中少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者中少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腎瘧之證也

張志聰曰足太陰寒水主氣故嘔吐甚少陰標陰

而本熱故多寒熱熱多寒少本氣勝也大凡病熱多而陽氣勝者易愈寒多而陰氣勝者難已欲閉戶牖而處者陰寒甚也故其病難已本經曰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　王芳侯曰陽熱甚者宜刺泄其邪陰盛故不言刺也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　癃音隆　數音朔　悒音邑

王冰曰足厥陰脉循股陰入毛中環陰氣抵少腹故病如是癃謂不得小便也悒悒不暢之貌刺足厥陰太衝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厥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

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肝瘧之證也癃非眞癃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爲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陰之穴耳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

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
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元胡苦練附子湯雖未
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張志聰曰腰痛少腹滿厥陰之經證也木乃水中
之生陽故肝主疎泄水液如癃非癃而小便頻數
不利者厥陰之氣不化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
魂魄經云肝氣虛則恐蓋肝臟之神魂不足故意
恐懼也木主春生之氣厥陰受邪故生氣不足木
鬱不達故腹中悒悒也

肺瘧者令人心寒甚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
手太陰陽明 間去聲
王氷曰刺手太陰列缺主之列缺在手腕後同身
寸之一寸半手太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陽明穴合谷主之合谷
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手陽明脈之所過也刺可
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
以肺心肝脾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爲上文足三陰

之瘧而後又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瘧之證也肺瘧令人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耳

張志聰曰肺者心之蓋故令人心寒熱心氣虛則善驚如有所見經云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物　盧之頤曰邪不干臟列臟證者非眞臟之病乃臟募之氣化證也　莫仲超曰邪入於五臟六腑募原之間不干臟腑之氣則爲間日之瘧干臟腑之氣則爲五臟六腑之瘧涉於三陰三陽則爲六經之瘧故曰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王冰曰刺手少陰神門主之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心瘧之證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

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也寒既久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陰心經之穴耳

肝癉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中封主之中封在足內踝前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仰足而取之伸足乃得之足厥陰經也刺出血止常刺者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又言肝癉之證也上文言足厥陰之癉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臟也肝色蒼蒼者厥陰爲陰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以出血耳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張志聰曰蒼乃東方之青色肝主色故令人色蒼蒼然膽病者善太息膽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膽肝膽主春生之氣膽氣升則臟腑之氣皆升生陽

不升故其狀若死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王氷曰刺足太陰商丘主之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陷者中足太陰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又言脾瘧之證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臟也腹中痛者脾脉病也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

張志聰曰脾爲陰中之至陰故令人寒腹乃脾土之郭郭故腹中痛濕熱下行則腸鳴上蒸則汗出也鳴已汗出者下行極而上也

王氷曰刺足太陽委中少陰太鍾主之取如前足

腎瘧者令人洒洒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王氷曰刺足太陽委中少陰太鍾主之取如前足

少陰瘧中法

馬蒔曰此又言腎痺之證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痺令人嘔吐甚多寒少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臟也腰者腎之腑今腎有熱則令人洒洒寒腰脊痛也宛轉而難於轉身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目眴眴然水虧則火盛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穴耳李東垣治五臟痺方肺痺用黃芩加芍藥湯心痺用桂枝黃芩湯肝痺用四逆湯通脈四逆湯脾痺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痺用桂枝加當歸芍藥湯胃痺用理中湯丸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張志聰曰足少陰寒水主氣故令人洒洒寒腰乃腎之腑故腰脊痛而欲其宛轉也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難眴眴目搖動而不明骨之精爲瞳子故目眴眴然也腎主生氣之原手足爲諸陽之本邪胃痺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

王冰曰胃熱脾虛故善饑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故下文兼刺太陰也刺足陽明厲兌解谿三里主之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陽明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解谿在衝陽後同身寸之三寸半腕上陷者中陽明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骭骨外廉兩筋肉分間陽明合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然足陽明取此三穴足太陰刺其橫脈出血也橫脈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脈則太陰之經脈也

馬蒔曰此言胃瘧之證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腑也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爲六腑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饑而不能食縱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虛也當刺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脈出血

張志聰曰胃主受納水穀故胃瘧者令人病饑而

不能食中焦受邪不能主化故支滿腹大橫脈脾胃之橫絡脈也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王氷曰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血多氣熱盛氣壯故出其血而立可寒也

馬蒔曰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則刺跗上之動脈當足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五臟六腑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開其空出其血其瘧立可寒矣

張志聰曰此言瘧之寒熱乃病在陰陽之氣分當取於陽明太陰焉夫三陽主表三陰主裏瘧發身方熱是邪將出於表陽陽明者兩陽合明間於二陽之間主行氣於周身陽盛之氣也故當取陽明之衝陽搖鍼以開其穴瀉出其血則陽熱去而立寒矣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王氷曰此亦謂開穴而出其血也當隨四經之井

馬蒔曰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爲氣之主而胃爲六腑之先脾爲五臟之主腸胃爲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

張志聰曰夫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故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又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瘧方欲寒是邪將入於裏陰故當刺手足陽明太陰使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外內和平而無偏陰之患矣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旁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胠去魚切

王氷曰瘦者淺刺少出血肥者深刺多出血背俞謂大杼五胠俞謂譩譆

馬蒔曰此言瘧脈滿大急者當有刺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言瘧病在經絡者當取其背俞焉蓋經脈內合五臟五行之氣五臟之俞在背故當取背俞以瀉之脈滿大急者邪盛於經脈中也胠俞

者五臟俞之旁近於肘脅脊乃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也

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王冰曰灸脛少陰是謂復溜復溜在內踝上同身寸之寸之二寸陷者中足少陰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刺指井謂刺至陰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陽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脈有小實急者而有灸刺之法也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涌泉穴故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至陰與腎爲表裏故刺之耳

張志聰曰此言經脈之氣虛陷者宜灸足少陰也蓋經脈之氣發原於少陰腎臟脈小者脈氣虛也經云諸急者脈氣虛寒而邪氣實也艾名冰臺能於水中取火能啓陷下之陽故當灸少陰脛下之太谿以啓經脈之生氣刺足小指之

井穴以瀉經脈之實邪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至於
血也
王氷曰謂調適肥瘦穴度深淺循三備法而行鍼
令至於血脈也背俞謂大杼五胠俞謂譆譆
馬蒔曰此重言瘧脈滿大急者之刺法也適行至
於血者卽適肥瘦出其血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背俞與胠俞之經氣相通也
曰背俞五胠俞背俞各一者言背旁之五胠俞與

背俞各刺其一也背俞者離脊骨兩旁各一寸五
分乃五臟之俞也胠俞者去脊骨兩旁各三寸近
於胠脇乃五臟神氣之所舍故曰魄戶者謂肺藏
魄也曰神堂者謂心藏神也曰魂門者謂肝藏魂
也曰意舍者謂脾藏意也曰志室者謂腎藏志也
此胠俞與背俞之氣相通故當各取之適其肥瘦
以行其鍼而至於出血也此蓋言邪盛於血脈者
取五胠俞甚而及於五臟者兼取背俞是以上節
之灸脛此下之用藥亦少有別焉　莫子晉曰血

者神氣也故病在經脈而邪傷血者宜取藏神所舍之俞然經脈內合五藏故又當兼取其背俞也

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王冰曰緩者中風大爲氣實虛者血虛血虛氣實風又攻之故宜藥治以遣其邪不宜鍼瀉而出血也

馬蒔曰此言瘧脈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瘧脈緩大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調理之不宜輕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經氣虛者便於用藥而不宜用鍼也脈緩大虛血氣兩虛也靈樞經云少氣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上節論經脈生始之原本於足少陰腎此言經俞血氣又五藏五行之所生然有邪有正有實有虛而灸刺用藥各有所宜也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王冰曰先其發時眞邪異居波隴不起故可治過時則眞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眞氣故曰失時

馬蒔曰此言治瘧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卽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汗爲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又曰瘧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於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卽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於已發則失時不可爲矣

張志聰曰此論治瘧母先後其時先發如食頃者俟其瘧發如一飯之頃而後取之方其衰也乃可以治若太過之則又失其時矣

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馬蒔曰此言諸瘧之脈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瘧而脈不見邪盛故脈沈當刺手足十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瘧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

張志聰曰此言邪在皮膚氣分者宜刺十指之井穴也瘧在氣分故不見於脈脈不見者謂不見滿大急之脈也當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蓋所出爲井乃經氣始相交會之處故刺之可泄氣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膚表氣分有傷澹滲皮膚之血故赤如小豆當先取而去之此言邪在經脈之血與澹滲皮膚之血所見脈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別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王冰曰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言隨其形證而病脈可知也郄中盛經並足太陽之脈氣也郄

中則委中也俠脊者謂大杼風門熱府穴也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旁相去各同身寸之二寸半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風門熱府在第二椎下兩旁各去同身寸之一寸半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舌下兩脉者廉泉也在頷下結喉上舌本下陰維任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刺十二經之瘧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瘧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脈氣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已當刺舌下兩脈出血乃任脈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

張志聰曰此言邪在臟腑經脈者更有刺之之法也十二瘧者謂六經五臟胃瘧也其發各不同者言厥陰與肝瘧陽明與胃瘧太陰與脾瘧少陰與

腎瘧各有臟腑經氣之不同也故當時察其病形或腰痛頭重或心寒善驚以知其何脈之病蓋經脈乃胃腑之所生五臟之所主故曰以知何脈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者先於未發之前而刺之也刺之者以足太陽之瘧取郄中陽明之瘧取足跗肺瘧刺手太陰陽明心瘧刺手少陰也一刺則病衰二刺則知三刺則病已按上古以小便利腹中和爲知舌下兩脈任脈之廉泉穴也盛經者謂血氣盛於此也項以下俠脊者胠俞背俞也蓋任脈統任一身之陰爲經絡之海而臟腑之經俞皆屬於太陽故刺本經不愈而復取任脈及足太陽之郄中背俞其病立已也　楊元如曰邪在氣分者宜後其時以刺之蓋氣爲陽其性銳故當避其來銳邪在血分者宜先其時以取之蓋血爲陰其性柔故當迎而奪之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

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痿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王冰曰先刺陽明十指出血者邪居之所而瀉之

馬蒔曰此言凡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瘧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顱穴兩眉閒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井穴也先足脛痿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井穴以出其血

張志聰曰此言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必先問其所先發者先刺之手少陰陽明十指間者謂十指間之少衝商陽也足陽明十指間者足十指間之厲兌也蓋少陰心藏主血脈而手足井榮之血氣皆陽明之所生是以手足痛者獨取於少陰陽明　張兆璜

曰惟項背之瘧見證不一有邪入於風府隨衛氣上下而曰作早晏者有邪留於項背而遇衛氣以日作晏者有邪留於項背之間而不與衛氣之日作晏者故槩而言之曰先刺之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馬蒔曰此言刺風瘧之法也風瘧之發刺汗出惡風當刺足三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胃俞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張志聰曰此言病風瘧者亦當取足太陽之經也背俞太陽之經俞也蓋太陽之氣主表邪傷太陽則表氣虛而惡風故宜瀉太陽之邪

脈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跗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 脈何庚切 鑱鋤銜切

王氷曰絕骨陽輔穴也取如氣穴論中腑俞法

馬蒔曰此言刺腑痠痛甚之法也腑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痛也名曰跗髓有病當以靈樞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鑱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已矣

張志聰曰此風邪深入於骨髓中者宜刺足少陽之絕骨穴蓋少陽之氣主骨也腑足骨跗足面也風邪入傷骨髓故痠痛不可按鑱鍼主瀉陽熱之氣者也絕骨在足外踝上三寸動脉中鍼二分留

七呼

身體小痛刺至陰

馬蒔曰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

張志聰曰此言風瘧之病身體痛者宜取至陰之經也脾爲陰中之至陰而外主四支肌肉故經云脾絡實則一身盡痛是以身體小痛者宜刺脾藏

之經蓋亦風木之邪賊傷脾土也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王冰曰諸井皆在指端足少陰井在足心宛宛中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愼無出血當間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出血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手足三陰之井穴不宜出血蓋井穴乃經氣之交故邪在陽之氣分者宜瀉出其血病在陰之經而宜取陰之井者可間日一刺則邪氣自泄不必出血以泄眞陰之氣　張

兆璜曰此申明上文之所謂刺至陰者當刺至陰之井穴井申明所謂至陰者非太陽之至陰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馬蒔曰此言瘧有間日而作者卽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瘧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亦有間日作而發渴

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瘧之渴與不渴者又有水火寒熱之氣化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不渴者取足太陽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故渴者取足少陽間日者邪入於裏也夫邪入於裏則渴是以間二日或間數日者有陰陽更勝之或甚或不甚若陽分之邪入裏則有水火寒熱之或渴或不渴也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

馬蒔曰此言刺溫瘧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二靈樞熱病第二十三

張志聰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病氣藏於腎若汗不出是邪不能出之於陽故當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以第四鍼刺骨也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馬蒔曰凡寒熱相移者何岐伯對曰腎移
黃帝問曰五臟六腑寒熱皆氣厥也故名篇
寒於肝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肝移寒於
心狂隔中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
治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
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腎移寒於肝肝字當
作脾王冰
誤作肝
王冰曰肝臟藏血然寒入則陽氣不散陽氣不散

則血聚氣澀故爲癰腫又爲少氣也脾臟主肉肝
臟主筋肉溫則筋舒肉冷則筋急故筋攣也肉寒
則衛氣結聚故爲癰腫心爲陽臟神處其中寒薄
之則神亂離故狂陽氣與寒相薄故隔塞而中不
通也心爲陽臟反受諸寒寒氣不消乃移於肺寒
隨心火內鑠金精金受火邪故中消也然肺臟消
鑠氣無所持故令飲一而溲二也金火相賊故死
不能治肺藏氣腎主水夫肺寒入腎腎氣有餘腎
氣有餘則上奔於肺故云涌水也大腸爲肺之腑
然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故水氣客於大
腸腎受凝寒不能化液大腸積水而不流通故疾
行則腸鳴而濯濯有聲如囊裹漿而爲水病也
馬蒔曰此因帝以臟腑寒熱相移爲問而先卽五
臟之移寒者告之也腎傷於寒而傳於脾傳其所
勝己者其寒盛矣惟胃主肉肉得寒則爲堅堅久
則化爲熱故輕則爲腫而重則爲癰也脾病不能
運化故元氣亦衰少矣又脾移寒於肝亦傳其所
勝己者其寒盛矣肉寒而衛氣結聚故爲癰腫肝

臟主筋肉寒而筋脈拘急故爲筋攣之病又肝移寒於心傳其我所生之心心爲陽臟神處其中今寒薄之而神氣亂離故爲狂且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故爲隔塞不通等病又心移寒於肺傳其所不勝之金金被火刑肺精燥爍故爲肺消肺消者飲雖止於一分而漫則倍之入少出多精氣耗散故主死不治又肺移寒於腎傳其我所生者則肺寒入腎腎邪干母上奔於肺故爲涌水大腸爲肺之腑今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其

水氣當客於大腸也方其疾行則腸中似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裹漿此乃水之病耳

張志聰曰帝突問臟腑寒熱相移則爲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虛氣之厥逆也寒熱者邪正陰陽之氣也如邪舍於臟腑募原之間陰陽外內相乘則爲往來之寒熱如臟邪傳移於臟腑邪傳移於腑則爲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此篇單論五臟六腑寒熱相移之病也蓋虛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皆爲氣厥之所致也然虛不死人病虛而有死者

傳臟故也夫脾主肌肉寒氣化熱則腐肉而爲癰膿脾統攝元眞之氣脾臟受邪故少氣也肝主血寒則血凝注經曰榮氣不行乃發爲癰肝主筋故筋攣也肝爲陽臟而木火主氣陽并於陽故狂心居膈上肝處膈下母子之氣上下相通肝邪上移於心留於心下故爲膈中蓋言臟不受邪五臟之寒熱相移留薄於臟外而干臟氣不傷臟眞者也肺受心邪則不能通調水液而惟下洩矣肺爲金水之原寒隨心火消爍肺精是以飲一溲二者肺液并消故爲不治之死證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腎爲水臟肺主生原是以肺之寒邪下移於腎而腎之水氣反上涌於肺矣大腸乃肺之腑肺居膈上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裹漿者水不沾流走於腸間也　倪冲之曰肺移於腎肝移於心傳其我所生也腎移於脾脾移於肝傷其所不勝也心移於肺肺乘其己所勝也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肝移熱於心則死心移熱於腎傳爲柔痓腎移熱於脾傳

爲虛腸澼死不可治（瘧音瘧）

王冰曰肝藏血又主驚故熱薄之則驚而鼻中血出兩陽和合火木相燔故肝熱入心則當死也心肺兩間中有斜肓膜肓膜下際內連於橫肓膜故心熱入肺久久傳化內爲肓熱消渴而多飲也柔謂筋柔而無力痿謂骨痿而不隨氣骨皆熱髓不內充故骨痿强而不舉筋柔緩而無力也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故久久傳爲虛損也腸澼死者腎主下焦象水而冷今乃移熱是精氣內消下焦無主以守持故腸澼除而氣不禁止

馬蒔曰此又卽五藏之移熱者告之也肝藏血又主驚今脾移熱於肝傳其所勝己者其熱盛矣則肝氣必虛故被所勝者乘所不勝當爲驚爲衄衄者鼻中出血也又心屬君火肝有相火肝移熱於心傳其我所生者然心不受邪以母傳子而二火炎熾病不可支故死也人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居心肺之下而有斜膜上與心肺相連故

心移熱於肺傳其我所勝之金上文心移寒於肺寒蒸爲熱而成肺消今則肩亦被熱而成肩消此推之則肺消難免矣上文曰死不治而此亦非易治之證也夫肺主氣腎主骨肺熱有餘傳之於腎傳其我所生之水則氣與骨皆熱其骨成痤而難舉矣則痿弱而無力也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傳其所不勝者其熱盛矣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久則爲益虛也脾氣不能運化而小腸大腸皆有澼積如通評虛實論所謂或便血或下白沫或下膿血者是也此則土絕水竭死不可治

張志聰曰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主血故熱甚則劇心主君火而不受邪邪熱乘之故死心肺居於肩上火熱淫於肺金則金水之液涸矣肩消者肩上之津液耗竭而爲消渴也腎者水也而生骨髓腎藏燥熱則髓精不生是以筋骨痿弱而爲柔痓也太陰濕土主氣不能制水而反受濕熱相乘脾氣虛傷則不能磨運水穀而爲腸澼下利穀氣已絕故爲不治之死證

胞移熱於膀胱則癰瘍血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瘕爲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膽移熱於腦則辛頗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鮒鱴瞑目故得之氣厥也（厥伏同頗音遏鱴莫結切）

王氷曰膀胱爲津液之府胞爲受納之司故熱入膀胱胞中外熱陰絡內溢故不得小便而溺血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此之謂也小腸脈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故受熱以下令腸鬲塞而不便上則口生瘡而糜爛也小腸熱已移入大腸兩熱相薄則血溢而爲伏瘕血澼不利則月事沈滯而不行故云爲虛瘕爲沈也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熱消水穀又鑠肌肉故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者謂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腦液下滲則爲濁涕涕下不已如水泉故曰鼻淵頗謂鼻頗也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足陽明脈起於鼻交頗中旁約太陽之脈今腦熱則足太陽逆與陽明之脈俱盛薄於額中故

鼻頗辛也辛謂酸痛足陽明脈交頗中旁約太陽之脈故爾熱盛則陽絡溢陽絡溢則衄出汗血也衄謂汗血也血出甚陽明太陽脈衰不能榮養於目故目瞑皆由氣逆而得之也

馬蒔曰此以六腑之移熱者告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爲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中靈樞五味篇曰膀胱之胞薄以懦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今胞中熱極乃移熱於膀胱則爲癃爲溺血癃者小便不通也宣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爲癃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也膀胱上口上連於小腸今膀胱之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盛之官化物所出今火熱熏蒸其腸鬲塞而熱燥不下不得二便且熱上出於口亦爲口瘡而糜爛蓋七竅在上口通腸胃其病如此耳又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於大腸是傳其所勝也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爲伏痕其伏痕則沈於其中也又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

腸之熱移之是傳其生我者也則胃火愈盛食已如饑故雖多食而肌肉瘦削又謂之食亦其亦當作易蓋飲食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又胃移熱於膽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膽木生火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亦又膽脈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凡腦後之穴曲折布繞故膽移熱於腦則辛頗鼻淵辛頗者鼻頗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此皆熱使之然及其久而傳也則爲鮫衄爲瞑目蓋鼻熱既久血從上涌故鼻中出血其目亦瞑暗也凡此五臟六腑寒熱相移者如此皆得之氣逆所致也能隨各經之氣以預治則寒熱可以不至於相移矣

張志聰曰膀胱是胞之室也衝任起於胞中爲經血之海胞移熱於膀胱是經血之邪移於膀胱故溺血熱則水道燥澁故癃閉也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隔屬小腸小腸之下名曰闌門濟泌別汁滲入膀胱膀胱反移熱於小腸是以隔腸不能下滲濕熱之氣反隨經上逆而口爲之糜爛矣瘕者假

也假津血而爲聚汁也蓋小腸主液大腸主津小腸移熱於大腸則津液留聚而爲伏痩矣沈痔也小腸主火大腸主金火熱淫金則爲腸痔邪氣藏腑篇曰腎脉微濇爲沈痔胃主受納水穀大腸爲傳導之官大腸熱邪反逆乘於胃是以胃熱則消穀善食陽明燥熱則榮衛津液不生故雖能食而瘦亦懈佚也然能食而身體懈惰故又謂之食亦夫五臟六腑之生氣皆取決於膽膽氣燥熱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胃氣熱則消穀善饑故亦曰食佚膽氣上升則熱隨入腦俠鼻兩旁曰頗腦爲精髓之海髓者骨之充也腦者陰也故腦滲則爲涕思按胞膽腦髓奇恒之腑也腸胃膀胱四形臟也論奇恒之腑相傳者謂膽與腦胞與膀胱無經絡之相通乃熱邪在氣而氣相乘也至於腸胃之逆傳亦邪熱在氣而不在腑故爲伏痩食亦之證而不得從下解又總釋臟腑寒熱相移皆在氣而不在經故曰得之氣厥也夫熱氣上升迫於絡脉則爲衄淡滲皮毛之血不能化液爲汗則爲衄邪

熱傷氣而陽氣虛則曰瞑言邪出於腦則傳於氣分而爲衄衊瞑目之證併釋經脉內連臟腑如臟邪在經入臟則死腑邪在經則淫於腸胃而從下解此邪在臟腑氣分故外內相乘則爲寒熱之往來臟腑相移則爲寒熱之氣厥此在氣而不在經故篇名氣厥論而末結曰得之氣厥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三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十九

黃帝素問十九 玆論篇第三十八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腹中論篇第四十

藝術典第三十九卷

醫部彙考十九

黃帝素問十九

欬論篇第三十八

馬蒔曰內論五臟六腑之欬各有形狀治法故名

篇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臟六腑皆

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

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

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五臟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臟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則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

王冰曰邪謂寒氣肺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云從肺脈上至於肺也時謂王月也非王月則不受邪故各傳以與之寒氣微則外應皮毛內通肺故欬寒氣甚則入於內內裂則痛入於腸胃則泄痢然必當用事之時故先受邪氣

馬蒔曰此言五臟六腑皆能成欬然必肺先受邪而傳之於各經也言皮毛爲肺之合皮毛先受風寒邪氣而邪氣遂入於所合則肺當受此風邪也但風邪雖受於其後而肺寒則必病於其先其始因用寒冷飲食以入於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矣肺寒則內寒因外受風邪則外寒外內皆寒

所以肺臟遂成其欬而傳之各臟腑也大凡五臟各以其所主之時受病非所主之時則由別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身與天地相參耳故五臟各以五時感於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爲欬感之甚者則爲泄爲痛卽如肺主於秋故肺先受邪肝主於春故肝先受邪心主於夏故心先受邪脾主於至陰故脾先受邪腎主於冬故腎先受邪皆因五時而受邪也惟欬則肺先受邪爲欬而傳之別臟斯五臟六腑皆得以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張志聰曰肺主氣而位居尊高受百脉之朝會是欬雖肺證而五臟六腑之邪皆能上歸於肺而爲欬肺爲陰主秋金清肅之氣是以形寒飲冷則傷肺皮毛者肺之合天之寒邪始傷皮毛皮毛受邪則邪氣從其合而內傷肺矣手太陰之脉起於中焦還循胃口寒飲入胃則冷飲之邪從肺脉而上至於肺外內之邪合并因而客之則爲肺欬矣此論欬屬肺臟之本病也至於五臟之邪上歸於肺而亦爲欬也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邪

秉秋則肺先受邪是五臟各以所主之時而受病
如非其秋時則五臟之邪各傳與肺而爲之欬也
夫人與天地參也五臟之氣與四時五行之氣相
合故五臟各以所主治之時而感於寒則受病微
則上乘於肺而爲欬甚則上行極而下爲泄痛矣
先受之者謂次卽傳及於肺而爲欬也欬乃肺之
本病故言肺先受邪
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
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
咽腫喉痹肝欬之狀欬則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
轉則兩胠下滿脾欬之狀欬則右脅下痛陰陰引肩
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
引而痛甚則欬涎
馬蒔曰肺主氣受邪則發而爲喘息有音金必有
聲也甚則血隨唾出肺氣受傷也肺欬之狀如此
又手少陰心經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其支別
者從心系上俠咽喉手厥陰心主之脈起於胷中
出屬心包絡故心受邪則欬必心痛喉中介介如

有梗狀甚則咽腫喉痹心欬之狀如此又足厥陰肝經之脈上貫膈布脅肋故肝受邪則兩脅下痛痛甚則脅不可轉轉則兩胠下脹滿肝欬之狀如此又足太陰脾經之欬必右胠下痛以脾居於右也其痛陰陰然引於肩背蓋脾氣連肺故也如痛甚則不可動動則欬劇脾欬之狀如此又足少陰腎經之脈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入肺中循喉嚨又腰者腎之腑故腎受邪則欬必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以腎主涎也腎欬之狀 如此李東垣治肺欬用麻黃湯心欬用桔梗湯肝欬用小柴胡湯脾欬用升麻湯腎欬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張志聰曰喉乃肺竅心火刑金故喉中介然如梗不可轉不可俛仰也肝邪乘肺則欬逆于經而不可轉轉則胠下滿脾居右故欬則右脅下痛脾氣通肺肺俞在肩背故陰陰引之不可以動不能動搖也腎脈貫脅入肺故欬則肺俞相引而痛也

帝曰六腑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臟之久欬

乃移於六腑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失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王氷曰三焦者謂上焦中焦也上焦者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鬲布胷中走腋中焦者亦至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故言皆聚於胃關於肺也兩焦受病則邪氣熏肺而肺氣滿故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腹滿不欲食者胃寒故也胃脈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循腹至氣街其支者復從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胃受邪故腹滿不欲食飲也何以明其不謂下焦然下焦者別於回腸注於膀胱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盛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

胱尋此行化乃與胃口懸遠故不謂此也

馬蒔曰此言六腑欬狀由五臟所移而久欬則三焦受之然合五臟六腑之欬而未有不聚於胃關於肺者也欬必以時發肺受邪而後傳之於五臟故五臟欬甚而後各傳於六腑脾之脈屬脾絡胃胃之脈屬胃絡脾相爲表裏故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脈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故欬則必嘔嘔甚則長蟲出胃欬之狀如此又肝之脈屬肝絡膽膽之脈屬膽絡肝相爲表裏故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脈從缺盆以下胷中貫鬲故欬則嘔出膽汁其味苦也膽欬之狀如此又肺之脈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脈屬大腸絡肺相爲表裏故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鬲爲傳導之腑故欬則遺失穢物也大腸欬狀如此又心之脈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脈屬小腸絡心相爲表裏故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之下卽大腸也今欬則下失其氣其氣與欬而俱失也小腸欬狀如此又腎之脈屬腎絡膀胱胱之脈屬膀胱絡腎相爲表

裏故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爲津液之腑故遺溺也膀胱欬狀如此又六腑之欬不已則三焦受之此三焦者非手少陽之三焦乃上中下之三焦也上焦在於膻中中焦在於中脘下焦在於臍下陰交皆在於腹故欬則腹滿不欲食飲也三焦欬狀如此夫五藏六腑之欬如此然皆聚之於胃以胃爲五藏六腑之主也關之於肺以肺先受邪而後傳之於別藏別腑也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皆以氣逆於上故耳此乃藏腑欬疾之總證也按

李東垣治胃欬用烏梅丸膽欬用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大腸欬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桃仁湯不止用豬苓湯分水小腸欬用芍藥甘草湯膀胱欬用茯苓甘草湯三焦欬用錢氏異功散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張志聰曰五藏之氣與天地四時五行之氣相參合故各以時受病而六腑之病又從藏氣而轉移脾與胃合脾病移於胃則胃氣反逆故嘔嘔甚則穀氣消穀消則蟲上下作故甚則長蟲出長蟲蚘

蟲也膽汁苦汁也邪在膽則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汁也大腸者肺之腑爲傳道之官是以上逆則欬下逆則遺失失當作矢失氣後氣也夫厥氣上逆則欬下逆則爲失爲遺氣與欬俱失者厥逆從上下散也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水道出焉故欬而遺溺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膀胱是孤腑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是以腎欬不已膀胱受之久欬不已三焦受之是腎爲兩臟而合於六腑者也三焦爲中瀆之府故腹滿欬則上焦不能主納故不欲食飲也然膀胱三焦之欬皆聚於胃而上關於肺故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矣水聚於胃則上關於肺而爲欬欬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故使人涕唾水氣上乘故面浮腫而氣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臟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今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

王冰曰諸臟俞者皆脉之所起第三穴諸腑合者

皆脉之所起第六穴也經者臟脉之所起第四穴
腑脉之所起第五穴甲乙經曰脉之所注爲俞所
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言治欬之法五臟必治其俞穴六腑必
治其合穴浮腫必治其臟腑之經穴也五臟俞穴
者肺俞太淵脾俞太白心俞神門腎俞太谿肝俞
太衝是也六腑合者大腸合曲池胃合三里小腸
合小海膀胱合委中三焦合天井膽合陽陵泉是
也若臟腑之欬而面皆浮腫則隨臟腑之經穴而
各分治之肺之經穴經渠大腸之經穴陽谿胃之
經穴解谿脾之經穴商丘心之經穴靈道小腸之
經穴陽谷膀胱之經穴崑崙腎之經穴復溜心包
絡之經穴間使三焦之經穴支溝膽之經穴陽輔
肝之經穴中封是也
張志聰曰欬在五臟當治其俞五臟之俞皆在於
背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以草度其背是謂五
臟之俞灸刺之度也合治內腑故欬在六腑者取
之於合浮腫者取肺胃之經脉以治之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馬蒔曰首節悉舉諸痛以爲問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而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

王冰曰善言天者言天四時之氣溫凉寒暑生長收藏在人形氣五藏參應可驗而指示善惡故曰

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謂上古聖人與今人養生損益之道理可合而與論成敗故曰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謂形骸骨節更相支拄筋脉束絡皮肉包裹而五臟六腑次居其中假七神五臟而運用之氣絕神去則之於死是以知彼浮形不能堅久靜慮於己亦與彼同故曰必有厭於己也夫如此是知道要數之極悉無疑惑深明至理而然發蒙解惑言令一一條理而目視手循驗之可得也

張志聰曰本經云氣傷痛蓋痛在有形之形身而傷於無形之氣分是病皆生於寒熱七情而證見於臟腑經脉舉痛而論論百病皆然能會通此道庶明而不惑是以帝言知天道者苟能驗於人知往古者苟能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足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知要數之極此所謂明道者也此帝欲知望色按脉問病三者之應驗而開發於未明

帝曰願聞人之五臟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

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脅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

陰之脈者絡陰氣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故脅肋與少腹相引痛矣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於五臟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卒音猝泣音澀紐丁骨切炅音炯重平聲中去聲乾音干

王冰曰此帝欲明異候之所起也脈左右環故得寒則縮蹙而紐急縮蹙紐急則衛氣不得通流故外引於小絡脈也衛氣不入寒內薄之脈急不縱故痛生得熱則衛氣復行寒氣退辟故痛止重寒難釋故痛久不消脈既滿大血氣復亂按之則邪氣攻內故不可按也膜謂鬲間之膜原謂鬲肓之原血不得散謂鬲膜之中小絡脈內血也絡滿則急故牽引而痛生也手按之則寒氣散小絡緩故

痛止俠脊之脉者當中督脉也次兩旁足太陽脉也督脉者循脊裏太陽者貫膂筋故深按之不能及也若按當中則膂節曲按兩旁則膂筋蹙合曲與蹙合皆衛氣不得行過寒氣益聚而內蓄故按之無益衝脉奇經脉也關元穴名在臍下三寸言起自此穴即隨腹而上非生出於此也其本生出乃起於腎下也直上者謂上行會於咽喉也氣因之謂衝脉不通足少陰氣因之上滿衝脉與少陰並行故喘動應於手也背俞謂心俞足太陽脉也夫俞者皆內通於臟故曰其俞注於心相引而痛也按之則溫氣入溫氣入則心氣外發故痛止厥陰肝之脉絡陰器繫於肝脉急故引脅與少腹痛也厥氣客陰股寒氣上少腹亦厥陰肝脉之氣也以其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上抵少腹故曰厥氣客陰股寒氣上及於少腹也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言血爲寒氣之所凝結而乃成積氣復反則生者言臟氣被寒擁遏而不行氣復得通則已也腸胃客寒留止則陽氣不得下流而反上行寒不去

則痛生陽上行則嘔逆故痛而嘔也小腸爲受盛之腑中滿則寒邪不居故不得結聚而傳下入於廻腸廻腸廣腸也爲傳導之腑物不得停故後泄而通熱滲津液故便堅也

馬蒔曰此言諸痛之異皆由於寒惟痛而便閉不通者則以熱氣留於小腸故也人之卒然而痛者蓋以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於經脉而脉氣稽遲澁滯不行或客於經脉之外則血原少而愈澁或客於經脉之中則脉遂澁而不通皆能卒然而痛也有等痛能卒然而止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脉之外則經脉亦寒遂致縮踡絀急衛氣不得流通外則牽引小絡之脉故卒然而痛偶得炅氣或火或湯之類則衛氣行於外故卒然而痛又止也炅者熱氣也有等痛甚不休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脉之外既中於前而又中於後則重中於寒故痛之愈久也有等痛甚不可按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脉之中內有內熱之氣外出寒氣與熱氣相薄則經脉自滿惟其滿則脉充大時血與氣亂故

痛甚而不可按也有等按之而痛止者蓋以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內有血因寒而不散內有小絡因寒而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自散小絡自緩故按之而痛止也但按後復痛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按之無益而痛自若者蓋以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中爲督脈而兩旁爲足太陽膀胱經之脈俠脊而行者也寒氣入於風門則日深一日雖按之亦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有等痛至發喘應手而動者蓋以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即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也寒氣客之則衝脈不通氣不能上故發喘而動則應手而痛也有等心與背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屬足太陽膀胱經凡五臟六腑之俞穴皆屬於此經也寒客之則脈自澁其血虛虛則痛其俞內通於心正以陽病行於陰也故背與心相引而痛但按之則腹中之熱氣至熱氣至則痛亦止矣有等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於足厥陰肝經之脈則血澁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

而痛矣有等腹痛引陰股者蓋肝脈循陰股而上
寒氣客之上抵少腹則血澁不行上下相引故腹
痛引陰股也有等痛之宿昔而成積者蓋以寒氣
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其血凝泣不得外
注於大經之脉血氣稽留而不行故痛至宿昔而
成積聚也有等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卽復生者
蓋以寒氣客於五臟五臟之氣厥逆而上泄不附
諸臟則陰經之氣竭衛氣不得入故寒氣壅滯卒
然痛死不能知人待臟氣復反衛氣旣入則生矣
有等痛而嘔者蓋以寒氣客於腸胃腸胃之氣厥
逆而上出故痛而嘔也有等腹痛而後泄者蓋
以寒氣客於小腸小腸爲受盛之腑寒邪客之則
不得結聚而傳入於大腸所以後泄而痛也有等
痛而便閉不通者蓋以熱氣留於小腸腸中作痛
癉熱焦渴則且堅而乾不得出故痛而便閉不通
也由此觀之則諸痛皆寒而惟便閉不通爲有熱
者此皆言而可知者也
張志聰曰經氣流轉如環無端寒氣客之則凝泣

而不行矣客於脉外則脉縮蹎而血少客於脉中則脉滿而氣不通故卒然而痛也絀絀猶屈也寒則血凝泣故脉縮蹎則絀急而外引小絡夫經脉爲裏浮而外者爲絡絡外內引急故卒然而痛也炅氣太陽之氣也脉寒而得陽熱之氣則縮絀卽舒故其痛立止若復感於寒則陽氣受傷故痛久而不止榮血行於脉中陽氣行於脉外寒邪在脉與陽氣相搏則血氣淖澤而脉滿矣脉滿故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於脉中陽氣惟升而從上血氣不能相將而循行則亂矣膜原者連於腸胃之脂膜亦氣分之腠理金匱要略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蓋在外則爲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爲橫連臟腑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氣之處如寒氣客於腸胃膜原之間則內引小絡故痛也夫痛者陰也氣爲陽經絡爲陰是以本篇論痛皆邪傷於經脉如邪客於脉外之氣分而迫於經絡爲痛者或得炅或按之則痛止蓋寒邪得氣而易散也如邪入於經絡而爲

痛者甚則不可按或雖按之無益蓋陰分之邪難散也此邪在膜原之氣分牽引小絡而痛故按之卽止俠脊之脈伏衝之脈也伏衝之脈上循背裏邪客之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則深者謂邪客於俠脊之衝脈則深在於腹之衝脈則浮於外而淺矣夫衝脈之循於背者注於經其浮而外循於腹者至胷中而散於脈外之氣分故脈不通則氣因之而喘動應手謂脈逆於胷之下而氣因病於胷之上喘動應手者人迎氣口喘急應手

也至若太陽爲昃熱之氣雖寒客於經俞得氣至則痛止矣背俞之脈者足太陽之脈也太陽之脈循於背而五臟六腑之俞皆在太陽之經故曰背俞之脈臟腑之血氣皆注於俞故寒客之則脈澁而血虛血虛則痛矣夫心主血脈五臟六腑之俞皆注於心故相引心而痛心爲陽中之太陽蓋與太陽之氣標本相合是以按之則熱氣至而痛止矣肝主血故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澁脈急肝脈布脇肋循陰氣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腹痛

引陰股者以寒氣在上厥氣在下上下相引而爲痛也厥陰之脉上抵少腹下循陰股故腹痛引陰股蓋言經氣上下相通故邪正相引而爲痛夫膜原之間亦有血絡寒氣客於膜原之血絡不得入於大經而成積也百病始生篇曰邪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膜原之間留著於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蓋言邪在於外內之絡脉者必轉入於大經而後乃代謝如血氣稽留於絡脉則宿昔而成積矣宿昔猶留久也息止也大經藏腑之大絡也寒氣客於五藏藏陰之氣厥逆於上而從上泄則陰氣內竭矣陽熱之氣又未入於內則裏氣虛傷故卒然痛死不知人得陰陽之氣復反於內則生矣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從胃上出故痛而嘔愚按在藏之邪溜腑而解在腸胃之邪從下洩而解今藏腑之邪皆從上逆而出者病氣而不入經也故痛而嘔寒氣客於小腸之間轉入於腸內故不成積聚而爲後洩腹痛也夫小腸之邪不得後洩而爲

熱閉也熱氣者寒氣稽留而化熱也小腸爲赤腸乃心臟之腑故感火氣而化熱癉消癉也小腸主液腸中熱則液消而爲癉熱矣焦者火之氣感火熱之氣而爲焦渴也液消燥則受盛之物堅乾而不得出故痛閉不通矣　楊元如曰此篇論寒氣稽留而化熱癉消癉也小腸主液腸中熱則液消而爲癉熱矣焦者火之氣感火之氣而能化熱者也液消燥則受盛之物堅乾而不得出故痛閉不通者也視而可見奈何岐伯曰五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

臟六腑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王冰曰部謂面上之分部中熱則色黃赤陽氣少血不上榮於色故白血凝泣則變惡故色青黑爲痛

馬蒔曰此言視之而可見者惟辨其面部之色而已蓋五臟六腑雖在於內而面上分部皆盡有之視其五色黃赤爲熱非內熱則外不黃赤也白爲寒非內寒則外不白也青黑爲痛非內痛則外不青黑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張志聰曰言而可知者言其病而知其處也視而可見者觀其色而見其病也五臟六腑之氣色皆見於面而各有所主之部位觀其五色而可見其病矣中有熱則色見黃赤寒則血凝泣故面白脫色也青黑乃陰寒凝滯之色故爲痛

帝曰捫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

馬蒔曰此言捫之而可得者唯按其主病之脈堅而不散及血結脈陷而已蓋臟腑各有主病必有其脈而分肉之部其血必結其脈必陷故可捫之而知病也

張志聰曰捫而可得謂按其脈而得其病也主病之脈者臟腑所主之病脈也堅而血者邪氣實也陷下者正氣虛也言邪正虛實皆可捫而得之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喜則氣和志達榮

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
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則上
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
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
氣泄矣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
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
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

王冰曰百病生於氣言虛實逆順緩急皆能爲病
也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氣乘脾故甚則嘔血及飧
泄作何以明其然怒則面赤甚則色蒼靈樞經曰
怒而不止則傷志明怒則氣逆上而不下也喜盛
則氣脉和調故志達暢榮衛通利故氣徐緩悲則
損於心系急則動於肺肺氣繫諸經逆故肺布
葉舉恐則陽精却上而不下流故却則上焦閉
也上焦既閉氣不行流下焦陰氣亦還廻不散而
聚爲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各守一處故氣
不行也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縫會之中
氣謂衛氣身寒則衛氣沈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

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衛氣收斂於中而不發散也
陽則舒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泄
外滲而汗大泄也奔氣越故不調理而亂疲力役
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泄故汗出然喘
且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繫
心不散故氣亦停留
馬蒔曰此因帝以九氣爲問而伯明言之也怒則
氣上行者正以肝主於怒怒則厥氣上逆故甚則
嘔血也肝木乘脾則脾爲木侮故下爲飧泄所謂
暴注下迫者也喜則氣緩者正以喜屬於心喜則
氣已和志已達榮行經脈之內衛行分肉之間自
然通利而無間大氣自覺舒緩也悲則氣消者正
以精氣并於肺則悲悲則心系必急靈樞口問篇
云悲哀愁憂則心動肺與心皆在鬲上唯心系急
故肺隨系急而上布其肺葉皆舉所以上焦不通
榮氣在內不能行之經脈之中衛氣不得出以行
於諸陽之表榮衛不散而熱氣相蒸於其中故上
焦之大氣自爲之漸消也恐則氣下者正以精氣

井於腎則恐腎脉自足心涌泉出內踝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今恐則精氣却而不能上行上焦自閉閉則氣復還於下下焦遂脹故氣不能上行而仍在於下也寒則腠理閉衛氣不得行於外故臟腑之氣收斂於內也炅則氣泄者以熱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於外也驚則氣亂者正以心之志爲神驚則心無所倚著神無所歸宿慮無所定一故氣因之而亂也勞則氣耗者正以人有勞役則氣動而喘息其汗必出於外夫喘則內氣越汗出則外氣越故氣以之而耗散也思則氣結者正以心之官則思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其氣留蓄而不行故氣結也

張志聰曰夫寒暑運行天之陰陽也喜怒七情人之陰陽也是以舉痛而論陰陽寒熱知百病之皆生於氣焉然寒熱七情皆傷人氣而氣有上下消耗之不同是何病之所生也怒爲肝志肝主藏血

怒則肝氣上逆故甚則嘔血木氣乘脾故爲飧泄
脾位中州肝臟居下故嘔血飧泄皆爲氣上也喜
乃陽和之氣故志意和達榮衛疏通其氣舒徐而
和緩矣心氣并於肺則悲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
系上連於肺心系急則肺布葉舉矣肺主氣而位
居上焦主行榮衛陰陽者也肺臟布大而肺葉上
舉則上焦之氣不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鬱於
中則熱中氣不運行故澼消也氣者水中之生陽
也腎爲水臟主藏精而爲生氣之原恐傷腎是以

精氣退却而不能上升膻中爲氣之海上出於肺
以司呼吸然其原出於下焦故精氣却則上焦閉
閉則生升之氣還歸於下而下焦脹矣上下之氣
不相交通故氣不行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
焦通會元眞之處寒氣客之則腠理閉而氣不通
故氣收於內矣衛行脈外之腠理汗乃榮血之陰
液夫氣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陰則腠理開汗大
泄則陽氣從而外泄矣驚則心氣散而無所倚神
志越而無所歸思慮惑而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

腎氣傷而喘息於內陽氣張而汗出於外外內皆
越故氣耗散矣所以任物謂之心心之所之謂之
志因志而在變謂之思故思則心神內藏正氣留
中而不行故氣結矣

腹中論篇第四十

馬蒔曰篇內所論者皆腹中之病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論外不涉於形身內不關乎臟腑
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或氣或血或風或熱以至於
女子之妊娠皆在於空腹之中故篇名腹中論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
岐伯對曰名爲鼓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
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
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

當病氣聚於腹也

王冰曰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形如鼓革故名鼓脹飲食不節則傷胃胃脉者循腹裏而下行故飲食不節時有復病者病氣聚於腹中也

馬蒔曰此論鼓脹之病也帝問病有心腹脹滿旦食而不能暮食蓋以脹則不能再食耳伯言名之爲鼓脹也治之者以雞屎爲醴飲之服一劑則覺病有退意服二劑則病自已矣方用雞屎乾者八合炒香以無灰好酒三碗入之共煎至乾一半許用布濾出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後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面漸有縐紋又飲一次則漸縐至膝上而病愈矣但雞屎用羯雞者氣全又山間蓄之者更效要知山間多吞毒蟲而有以毒攻毒之意其愈後有腹脹者特以飲食不節故耳正以病將愈時而飲食復傷則邪氣復聚於腹所以爲之再脹也慎哉

張志聰曰心腹滿者謂胷膈間乃心主之宮城腹中乃臟腑之郭郭也鼓脹者如鼓革之空脹也此

因脾土氣虛不能磨穀故旦食而不能暮食以致
虛脹如鼓也雞矢取雞屎上之白色者雞之精也
雞屬陽明秋金在卦配巽風木此乃脾土艱於運
化以致脹滿不食風木制化土氣陽明燥令太陰
醴乃熟穀之液釀以稻米炊之稻薪主補益中土
而先行於榮衛者也故一劑則腹中溫和二劑其
病則已飲食不節則復傷其脾故時有復發也或
雖非飲食不節值其病且已之時而即受其飲食
故當病氣聚於腹此深戒其慎節於飲食也

帝曰有病胃脘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
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曰何
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
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
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
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
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 鰂賊同 藘閭同

王氷曰清涕從竅漏中漫液而下水出清冷也前
後血謂前陰後陰出血也出血多者謂之脫血漏

下鼻衄嘔吐出血血皆同焉夫醉則血脈盛血脈盛則內熱因而入房髓液皆下故腎中氣竭也肝藏血以養人脫血故肝傷也然於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而不來飯後藥先謂之後飯

馬蒔曰此論血枯之病也帝問病有胃脘支肋俱滿者妨害於食方病將至之時則先聞腥臊臭先出清液先唾血先四支冷先目瞑眩及其病至則時時前後皆出血此爲何病伯言此名爲血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曾大脫血凡鼻衄便血吐血皆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曾大醉以入房致使醉則損傷其中氣而竭絕入房則營勞其肝氣而受傷蓋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故入房不惟傷腎而且傷肝也在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也但本節則主女子而言耳馴至其後則腎肝肺三經日以益衰所以先有將病諸證而時時前後下血也治之者惟用烏鰂骨四蘘茹一二物并合之以雀卵爲丸大如小豆每用五丸先服其藥而飯則後之且又飲以鮑魚之汁利其腸中及肝氣

受傷必有積血所以用此物也

張志聰曰上節論腹中氣虛其病在脾此論腹中血脫所傷在肝也夫血乃中焦水穀之汁專精者行於經隧爲經脈之血其流溢於中者注於腎臟而爲精復奉心化赤而爲血從胞中而注於衝脈循腹上行至胷中而散充膚熱肉淡滲於皮膚而生毫毛臥則歸藏於肝寤則隨衛氣而復行於皮膚之氣分男子絡脣口而生髭鬚女子以時下爲月事此流溢於中布散於外之血也是以此血虛脫則肝氣大傷有病胷脅支滿者肝虛而脹滿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肝氣傷故妨於食也肝臭臊肺臭腥不能淡滲皮毛則肺虛無所歸藏於肝則肝虛肝肺兩虛是以病至則先聞腥臊臭也肺氣虛出清液肝臟虛先唾血也不能充膚熱肉則四支冷肝開竅於目故目眩也肝主疏泄時時前後血者肝無所藏而虛泄矣有所大脫血則傷肝肝傷在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矣醉以入房在男子則傷精精傷則無從而化赤矣氣生於精血精血

虛脫則氣竭矣烏鯽骨烏賊魚之骨也蓋烏者腎之色骨乃腎所生主補益腎臟之精血者也茹蘆一名茜草又名地血汁可染絳其色紫赤延蔓空通乃生血通經之草也夫魚乃水中動物屬陰中之陽血中之氣故用烏鯽骨四者以布散於四支也血乃中焦所生用茹蘆一者主生聚於中焦也夫飛者主氣潛者主血卵白主氣卵黃主血雀乃羽蟲潛入大水爲蛤故丸以雀卵者因氣竭肝虛補血而補氣也豆乃腎之穀五者土之數氣血皆中焦所生故宜飯後而服五豆許也鮑魚味鹹氣臭主利下行故飲鮑魚汁以利腸中而後補肝之傷也（按詩茹蘆在阪茹蘆即茜也可以染絳又李時珍云葦別爲茹蘆故名茹蘆今諸本皆曰蘆茹亦相承于誤耳）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否岐伯曰病名曰伏梁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

逆居齊下爲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 齊臍同下俱同亟音氣

王氷曰伏梁心之積也正當衝脉帶脉之部分也病當二脉之分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也以其上下堅盛如有潛梁故病名伏梁不可治也以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按之痛悶不堪故每切按之致死也以衝脉下行者絡陰上行者循腹故也上則迫近於胃脘下則因薄於陰器也若因薄於陰則便下膿血若迫近於胃則病氣上出於鬲復俠胃脘內長癰也何以然哉以本有大膿血在腸胃之外故也若裏大膿血居齊上則漸傷心臟故爲逆居齊下則去心稍遠猶得漸攻故爲從勿動亟奪言不可移動但數數去之則可矣

馬蒔曰此論伏梁之證而有亟奪之法也帝問有病少腹盛滿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皆有根相連此爲何病及可治否伯言病名曰伏梁蓋此伏梁者裏大膿血居於腸胃之外不可輕易以治之若治之而每每切按則痛悶幾死何也少腹之中正衝帶二脉之部分帶脉起於季脇迴身一周橫絡於

齊下衝脉與足少陰腎經之脉起於腎下出於氣衝循陰股其上行者出齊下關元俠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病當其分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且其下與足之三陰而相因必有時亦下有餘之膿血三陰氣升故上則迫近於胃脘且生膈俠胃脘內之癰蓋膈腸胃之外既有膿血而胃脘之中亦有膿血也此豈朝夕所致哉乃日久所積也最爲難治使此積日升迫胃而居於齊上則爲逆若仍如初時而居於齊下則爲順然所以治之者無他法斷不可輕動之也如上文切按之謂必數數瀉以奪之則可以漸減而不使之上迫耳

張志聰曰盛滿也少腹齊下也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病在血分有脉絡之連絡於上下四旁也伏梁如梁之橫伏於內也上二節論氣血之虛脹下論伏梁胃脘癰乃氣血之實脹也裹大如囊裹物之大也居腸胃外在空郭之間也不可治者不可治以按摩也如急切欲其解散而按摩之必致痛而欲死蓋有形之邪則不易散也此下謂少腹陰前

後二陰也衝脉起於胞中竝足陽明俠齊左右循腹上行此因陰中必下膿血循經而上則迫及胃脘生焉俠胃脘內癰以致留積膿血於腸胃之外而如囊裹之大也久病者謂癰生於焉胃之間病者不覺故癰膿漸積於腹中而成裹大也齊上乃腹中之氣分故爲逆齊下乃胞中之血分易於行泄故爲從勿動者不可按摩引動也亟當迎而奪之其刺取之法用圓利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以取癰痈此論在鍼經之刺法中　張兆璜曰胃脘正當焉間曰焉俠胃脘內癰者謂癰生於焉胃之間乃在胃外之膜原而非胃上也　朱聖公曰此係熱中之病故在陰則下膿血上則迫生胃癰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溝澮之病

王氷曰肓之原卽衝脉也齊下謂脖胦在齊下同

身寸之二寸半

馬蒔曰此亦論伏梁之證而戒其不可以輕動也衝脈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齊下三寸關元之分俠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身體髀股脛皆腫遶齊而痛也病雖名曰伏梁亦有風入此以爲諸證之根且衝脈與大腸相附故其病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出於脐脉正在齊下故環齊而痛者此耳大凡得此疾者愼不可輕易動之若動之當爲水溺難濇之病正以衝脈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其上行者起於胞中上出齊下關元之分故不可動之者如此何也蓋用毒藥以大下之則病本在下又復重下將使氣壅於下而不復得疏也由此觀之則曰逐升散之法爲可施矣

張志聰曰此論邪留氣分而爲伏梁也氣行於肌腠之間是以身體股脛皆腫風爲陽邪傷人陽氣此風邪傷氣而留於齊腹之間故曰此風根也大

腸謂大腸之外空郭之間風邪之氣充溢於大腸之外而留著於膏肓膏肓卽膜原之屬正在齊下故繞齊而痛也不可動者不可妄攻以動之也蓋風邪之根留於齊下動之則風氣淫佚而鼓動其水水溢於上則小便爲之不利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藥石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慄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數音朔高音膏同惡去聲）

王氷曰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熱中消中者脾氣之上溢甘肥之所致故禁食高梁芳美之草也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癉甘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奇病論曰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

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此之謂也夫富貴人者驕恣縱欲人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也脾氣溢而生病氣美則重盛於脾消熱之氣躁疾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熱氣慓盛則木氣內餘故心非和緩則躁怒數起躁怒數起則熱氣因木以傷脾故至甲乙日更論脾病之增減也

馬蒔曰此詳論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也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犯此二疾者不可服膏粱之味與芳草石藥正以多喜曰癲多怒曰狂彼石藥發癲芳草發狂故耳然而熱中消中乃富貴人之疾今禁膏粱則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則病又不愈此帝之所以疑也伯言芳草氣美石藥氣悍皆急疾堅勁非性緩心和者不可以輕服何也正以熱消二證熱氣在內者慓

悍而藥氣急疾堅勁苟輕服之則二者相遇恐傷脾氣至甲乙日診之則脾氣之傷否見矣蓋脾者土也土惡木尅凡服此藥者遇甲乙日則木必勝土藥之爲害不容掩也

張志聰曰熱中謂膿血風邪留中而爲熱也消中謂氣虛血脫而爲消中之虛滿也高粱厚味也芳草芳香之草石藥金石之藥也芳草之氣升散爲陽故令人發狂金石之藥沈重爲陰故令人發癲也富貴之人形樂而志苦華食而縱淫夫四體不勞則血氣留滯心志煩苦則中氣內傷膏粱華食中多生於富貴之人如不豐美其食是不合其心留中之病宜於上下分消若禁芳草石藥故病不能愈芳草者其氣急疾於馨散石藥者其性堅勁於下沈故非中心和緩之人服之則中氣易於虛散何也腹中之氣脾所主也和柔敦化土之德也熱中消中有虛有實皆爲熱氣留中若更服芳香悍熱之藥二者相遇則內傷中和之脾土矣肺病

者加於甲乙至甲乙日恐有勝尅之變故至期更
當別論也

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胷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
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
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
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
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重聲平
王氷曰石謂以石鍼開破之灸之則火氣助陽陽
盛則入陰陽入陰故瘖石之則陽氣出陽氣出則
內不足故狂待自并合則兩氣俱全故可治若不
爾而灸石之則偏致勝負故不得全而瘖狂也
馬蒔曰此論厥逆之證必待其陰陽氣并而後可
治之也膺頸胷腹皆在上中二焦今膺腫頸痛胷
滿腹脹則下氣逆上病名曰厥逆斯時也陽氣重
上而在上爲有餘灸之則陽氣隨火而入陰分火
與陽俱入陰不能支故爲瘖石之則陽氣在上而
又乘鍼出則陽氣益虛虛則狂必須其陽氣從上
而降陰氣從下而升陰陽相并然後治之或灸或

鍼可使全也所謂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榮氣也按此則內傷之證非由於外感者歟

張志聰曰以下三節復申明腹中之氣與血焉腹氣者脾氣也內主於腹中之血外主於肌與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不同也腹中之血者起於胞中散於脈外與十二經脈之血不同也是以腹中之氣血虛脫則爲消中之虛脹腹中之血裹氣傷皆爲有餘之伏梁今復論腹中之氣反厥逆於上則爲膺頸胷腹之腫痛滿脹下節論腹中之血氣和平則爲懷子之且生末節論三陽之氣反下入於陰則爲腹中之脹脹當知血氣流行而又各有所主之部署也夫諸陽之氣上升而腹氣又厥逆於上是陽氣重上而有餘於上矣夫陽氣陷下則灸之今陽盛於上而反灸之則陽熱之氣反入於經脈之陰則爲瘖若以石砭之則陽氣外泄而虛虛則狂矣氣井者血氣合井也須其厥逆之氣與血相并而後治之可使全也　倪冲之曰胷腹脹滿者因中氣厥逆於上而虛脹也　張兆璜曰脾氣主於腹中

行於肌肉乃五臟元眞之氣也衝脉之血亦從胃中而散於肌膝皮膚之間故與脾氣合并須其氣并者使氣歸於肌膝而與血交并如石之則泄於皮膚之外灸之則逆於經脉之中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脉也

馬蒔曰此言懷子之將生者身雖有病而脉則無病也身有病者經閉也無邪脉者尺中之脉和勻也大凡婦人懷妊一月則陰陽之精尚未變化二月則精氣正變其氣熏蒸衝胃而爲惡阻至三四月則惡阻少止脉甚滑疾蓋男女正成形質其氣未定也至五六月已後則形質已定男女既分及八九十月其脉平和如無娠然非醫工深明脉理病家肯明言者難以診而知也身雖有經閉之病而實無經閉之脉彼經閉之脉尺中來而斷絕或按之全無者是也此則脉體平和勻靜乃無病之脉蓋至於八九十月而然正懷子將生之候耳

張志聰曰此論腹中之血氣和平而有生成之造

化也夫氣主生物血主成物懷子者血氣之相和也且生者謂血氣之所以成胎者虛繫於腹中而無經脉之牽帶故至十月之期可虛脫而出當知月事懷妊之血在氣分而不在經脉也身有病者月事不來也無邪脉者血氣和平也　楊元如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腹中之氣坤土之氣也是以白朮補脾爲養胎之聖藥衝任之血原於腎臟之精陽主施化陰主成形是以歸芎熟地乃胎產之神方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脉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脹脹而頭痛也帝曰善

馬蒔曰此言病熱而有所痛者正以外感之疾陽畢入陰故外頭痛而內腹脹也蓋凡病熱者屬於陽脉乃三陽經之脉動也故左手寸部名曰人迎正三陽經之脉動所以候外感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禁服五色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

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三陽既畢則入之三陰經分矣陽入於陰故頭主陽腹主陰在陰當腹脹而在陽當頭痛也熱病之有所痛者其義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三陽之氣主於形身之表如下入於陰中則為腹脹矣夫病熱者陽脈盛也陽脈盛者三陽之氣動之也是以人迎之脈一盛盛在少陽之氣二盛盛在太陽之氣三盛盛在陽明之氣三陽俱盛當主病熱頭痛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如陽入於陰又當病在頭與腹乃脹脹而頭痛也蓋言表裏陰陽之氣各有所主之部署如陰氣厥逆於上則為膺頸腫痛陽氣下入於陰中則為腹中脹脹也　莫仲超曰伯言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謂陽脈之盛乃三陽之氣動之兼申明陽入於陰乃是三陽之氣而非三陽之經脈也傷寒論曰臟腑相連邪高痛下此言經病於表陽

之上而下連於裏陰經脈上下相連故病在上而痛在下也當知病在經脈而隨經下入於裏陰者則痛而不脹此病在氣分而陽氣下入於腹中故脹而不痛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

黃帝素問二十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風論篇第四十二　痹論篇第四十三

藝術典第四十卷

醫部彙考二十

黃帝素問二十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馬蒔曰言刺腰痛故名後人不知諸經皆能爲腰痛止曰腎虛者淺矣

足太陽脉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見血恐不止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之腰痛也足太陽脉別下項

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別下貫臀故令人腰痛引
項脊尻背如重狀刺之者亦惟卽委中以刺之在
腘中央約文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及太陽正
經出血乃崑崙穴也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
脉應手鍼三分灸三壯但春時木旺則水衰故春
張志聰曰按此篇承上章而復言病在形身之外
經絡之間令人腰痛者有刺取之法也夫身半之
中在內爲腹在外爲腰腹中之血氣不循經而灌
於膜原郭郭之間是以爲病則胷滿腹脹爲治所
不宜灸砭至於陰陽經脉皆從腰而循轉是以爲
病則痛於有形爲治皆所當刺取此形身外內之
各有別也所謂經脉者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
八脉皆循腰而上惟足太陰之脉從膝股內廉入
腹屬脾以主腹中故不論於外也夫足太陽之脉
從巔別下項俠脊抵腰中經脉阻滯於其間則腰
痛上下不能疏通故引項脊尻背如重狀也刺郄
中正經出血者瀉而疏之也春無見血者正月太

陽寅故不宜出血以泄太陽方盛之氣按此篇記經脉爲病而痛於腰之實證與內傷肝腎外病筋骨之虛痛者不同　張兆璜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而帶脉橫束於其間若天地交經脉調則無病若經氣阻滯則痛故諸脉皆令人腰痛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

馬蒔曰此言膽經之腰痛足少陽之脉繞毛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俛仰又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其支別者別銳眥下人迎合手少陽於頤下加頰車下頤合缺盆故不可以顧刺之者亦惟刺其成骨之端出血在膝外近下胕骨上端兩起骨之間陷中容指然少陽合肝肝王於春夏時火王則木衰於夏故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張志聰曰少陽之氣主夏而夏氣在皮膚故皮中

如針刺循循漸次也少陽主樞循循不可以俛仰者經脈病而樞折也足少陽之脈從目銳眥循頸至肩故不可以回顧膝外廉陽陵泉之下有獨起之骨爲成骨蓋足少陽主骨至此筋骨交會之處爲成骨也少陽爲心之表主夏之三氣故夏無見血　莫仲超曰太陽之氣生於水中故主正月寅而始盛少陽爲君火之相故爲心之所表夫少陽主初生之氣者少陽先天之所生也少陽爲心之表者少陽之上相火主之也太陽正月寅者太陽天也陰陽之道推散無窮學者當詳究其妙

從水中之所生也太陽主夏火之氣者太陽之後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刺陽明于脽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

馬蒔曰此言胃經腰痛也足陽明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又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衝而合以下髀故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

見陽虛故悲也刺之者亦惟於胕前三里刺三痏上下和之出血在膝下三寸胕骨外廉兩筋間刺一寸留七呼灸三壯但陽明合脾主長夏秋時金王則土衰故秋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張志聰曰顧回視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入缺盆經脈强急於前故不可回顧於後夫血脈榮衛陽明之所生也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陽明脈病則神氣乃虛精神虛亂卒然見非常物神不足則悲也胕前三痏者足之三里及上廉下廉也陽明居中土故當上下以和之陽明主秋令故秋無見血　楊元如曰少陽太陽之氣生於中焦水穀而居中土故獨天之分陽明之氣生於上焦君相之火故有先後主於秋令也

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

馬蒔曰上文言足三陽之腰痛者盡矣而已下二節則言足少陰厥陰但足太陰之腰痛據繆刺論

則本篇末節所言者是也此一節言腎經之腰痛足少陰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令人腰痛痛引脊之內廉也刺之者亦惟於內踝上復溜穴刺之二痏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灸五壯但春時木王則水衰故春無見血與足太陽同若出血太多則腰股痛如故腎氣不可復也

張志聰曰內踝上二痏取左右之太谿也夫血乃精水之所生腎主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春時出血則洩其所藏是以多則不可復矣

厥陰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刺厥陰之脉在腘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腘音善

馬蒔曰此言肝經之腰痛也足厥陰脉自陰股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與太陰少陽結於腰髁下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卽中髎下髎故腰痛則中如張弓弩之弦也如張弦者言筋急之甚耳刺之者亦惟在腘之下踵之上魚腹之外蓋腘形本如魚腹故魚腹卽腘也循其分肉有血絡累累

然乃刺之此正當鑒溝穴卽內踝骨前上五寸屬肝之絡穴鍼分留一呼灸七壯且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病則善言然風盛則昏目故默默然不爽慧也曰善者猶善欠善呻之謂刺之者止三痏而已

張志聰曰足厥陰之脈抵少腹布脇肋故腰痛如張弓弦蓋奠弱端長肝之平脈也肝脈病故强急如弓弩弦脇踝肚也踵足跟也魚腹謂腨之形如魚腹也視腨腫之間魚腹之外循之有脈累累然者乃刺之肝主語故其病令人善言默默安靜貌謂雖善言而不狂妄也不慧語言之不明爽也其病若此者於腨踵之外刺之三痏三痏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如弓弦者所病在經也善言不慧者病厥陰之氣而有是證也三陰三陽之主腰痛有單病在經者有病經而及於氣者故以此節分而論之

解脈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眩眩然時遺溲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解脈令

人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

馬蒔曰此兩言解脉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脉者膀胱經之脉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循肩膊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下入膕中又其支別者從膊內別下貫胛循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兩脉如繩之解散故名解脉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脉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眴眴然不明時遺溲皆膀胱之證候也刺解脉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橫脉有血絡橫見迫然紫黑而盛滿者乃刺之當見黑血必候其血色變赤乃止鍼也不唯是也又足太陽之別脉自肩而別下循背脊至腰而橫入髀外後廉下合膕中故解脉令人腰痛又如引帶如折腰之狀又且善恐膀胱與腎爲表裏腎虛則多恐也刺解脉者在郄中結絡如黍米處刺之其血射必黑刺之見赤血而止鍼上文言郄之外廉橫脉而此曰郄中此其有不同耳郄

中卽委中穴膝後曲處腘中央約文中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按此節雖言解脈其實是膀胱經腰痛也

張志聰曰解脈者散行橫解之絡脈也蓋經脈爲裏浮而橫者爲絡絡脈橫散於皮膚之間故名曰解脈諸絡脈者在皮之部皮主太陽之氣分故痛引肩目時遺溲而宜取太陽之郄也鍼經云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故宜瀉出其血黑變赤而止若橫絡盛加於大經是以不通則令人腰痛如引帶腰似折者太陽之氣病也橫盛於中則上虛下實下實則氣并於陰故善恐也有結絡如黍米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太素小錘作小鍼怫音弗

王氷曰同陰之脈足少陽之別絡也並少陽經上行去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五分乃別走厥陰並經下絡足跗故曰同陰脈怫怒也言腫如嗔怒也

馬蒔曰此言同陰脈之腰痛也同陰之脈者謂膽

經之脉同於足厥陰肝經也足少陽之別循髀陽出膝外廉下輔骨抵絕骨下出外踝循足跗上小指次指又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岐骨間故曰同陰之脉也其腰痛如小鍼居其中而怫然發腫當取外踝上絕骨之端曰陽輔穴者刺之爲三痏在足外踝上四寸絕骨端三分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張志聰曰此論陽蹻之脉而令人腰痛也蹻脉有陰陽男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是男女陰陽經絡交并故爲同陰之脉其脉行健故名曰蹻有阻於中則不上行故痛如小錘居其中卽裏急陰痂之證也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脉起於跟中出於外踝下足太陽申脉穴當踝後繞跟以僕參爲本上外踝三寸以附陽爲郄直上循股外廉故宜取外踝絕骨之處

陽維之脉令人腰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脉脉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

王冰曰陽維起於陽則太陽之所生奇經八脉此

其一也乃太陽所主與正經並行而上至腨下復與太陽合而上也腨下去地正同身寸之一尺是則承光脉在銳腨腸下肉分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以其取腨腸下肉分間故云合腨下間

馬蒔曰此言陽維脉之腰痛也陽維起於諸陽之會起於金門則足太陽者乃其脉氣之所發也故令人腰痛痛之上如㾦然而腫刺之者亦以其脉與太陽相合也

張志聰曰陽維總維一身之陽陽氣盛故痛上㾦然腫陽維起於諸陽之會其脉發於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會足少陽於陽交爲陽維之郄故當與太陽合腨下間而取之蓋取陽維之郄也郄上踝七寸是離地一尺所矣

衡絡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

衡橫同

馬蒔曰此言衝絡脈之腰痛也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今舉重傷腰則橫絡之脈阻絕惡血乃歸故腰痛不可以俛仰俛仰則恐仆也刺之者在郄中外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之穴曰委陽殷門者爲二痏出血委陽在承扶下六寸六分鍼七分留五呼灸三壯殷門在浮郄下六寸鍼七分其六寸與六寸六分不甚相遠故總曰數寸

張志聰曰帶脈橫絡於腰間故曰橫絡之脈夫足之三陽循腰而下足之三陰及奇經之脈皆循腰而上病則上下不通陰陽間阻而爲腰痛之證惟帶脈橫束於其間無上下之相貫故必因舉重傷腰以致橫絡之脈絕傷而惡血歸之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也郄陽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臀下腿筋之間上郄數寸是在腰尻之下矣橫取二痏者蓋隨帶脈之橫形而取之按靈樞經曰足少陽之正主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臀當十四椎出屬帶脈是帶脈之下連於足少陰太陽故當從浮郄而

上循太陽之絡以取之

會陰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刺直陽之脉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出血

王氷曰會陰之脉足太陽之中經也其脉循腰下會於後陰後陰故曰會陰之脉其經自腰下行至足今陽氣大盛故痛上漯然汗出汗液既出則腎燥陰虛故汗乾令人欲飲水以救腎也水入腹已腎氣復生陰氣流行太陽又盛故飲水已反欲走也直陽之脉則太陽之脉俠脊下行貫臀下至膕中下循腨過外踝之後條直而行者故曰直陽之脉也蹻爲陽蹻所生申脉穴在外踝下也郄下則膕下也言此刺處在膕下同身寸之五寸上承郄中之穴下當申脉之位是謂承筋穴卽腨中央如外陷者中也太陽脉氣所發禁不可刺可灸三壯今云刺者謂刺其血絡之盛滿者也兩腨皆有太陽經氣下行當視兩腨中央有血絡盛滿者乃刺出之故曰視其盛者出血

馬蒔曰此言會陰脉之腰痛也會陰者本任脉經之穴名督脉由會陰而行於背則會陰之脉自腰下會於後陰其脉受邪亦能使人腰痛也

張志聰曰任脉起於至陰與督脉交會分而上行故名曰會陰任脉統任一身之陰汗乃陰液故漯漯然汗出也汗乾則液竭故令人欲飲走者陽象也任與督脉上下相交飲已欲走者陰液周而交於陽也直陽之脉督脉也督脉總督一身之陽貫脊直上故曰直陽其原起於腎下胞中循陰器繞臀至少陰與太陽中絡者合故取蹻上郄下者循足太陽之絡以瀉之也按會陰節後當有刺條刺直陽前宜有腰痛或簡脫與抑督與任交病在陰而取之陽也

飛陽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脉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王氷曰飛陽之脉是陰維之脉也去內踝上同身寸之五寸腨分中並少陰經而上也少陰之脉前則陰維脉所行也足少陰之脉其支別者從肺出

絡心注胷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者生於腎悲者生於心刺飛陽之脉在內踝後上同身寸之五寸復溜穴少陰脉所行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內踝之後築賓穴陰維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少陰之前陰維之會以三脉會在此穴位分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馬蒔曰飛揚爲足太陽之絡別走少陰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腫如有怒而然惟其別走少陰少陰之脉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者生於腎悲者生於心刺之者亦惟刺內踝上五寸之築賓穴係足少陰腎經也在少陰之前與陰維交合正所以治飛陽之腰痛耳在內踝上五寸腨分中陰維之別鍼四分留五呼灸三壯

張志聰曰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陰維之脉起於足少陰築賓穴爲陰維之郄故名飛陽者謂陰維之原從太陽之脉走少陰而起者也腎病者意不樂氣并於腎則恐也

昌陽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王冰曰昌陽陰蹻脉也爲足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而循腹上入胷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故腰痛之狀如此內筋謂大筋之前分肉也太陰後大筋前卽陰蹻之郄交信穴也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之間陷者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昌陽脉之腰痛也昌陽係足少陰腎經穴名又名復溜故昌陽之脉令人腰痛其痛引膺足少陰脉所行也目眩眩然不明陰蹻脉所行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脉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內筋中爲二痏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虛補之

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脈爲三痏

王氷曰散脈足太陰之別也散行而上故以名焉其脈循股內入腹中與少陰少陽結於腰髁下骨空中故病則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乃遺溲也散脈在膝前內側骨肉分謂膝內輔骨之下下廉輔骨之下後有大筋擷束膝脐之骨令其連屬取此筋骨繫束之處脈以去其病是曰地機三刺而已故曰束脈爲之三痏也

馬蒔曰此言散脈之腰痛也束脈在膝下五寸膝內側輔骨下陷中伸足取之足太陰郄別走上一寸有空鍼五分灸三壯愚於此節散脈有疑何王註便以爲足太陰之地機徧考他處又無散脈之說但按地機穴亦治腰痛不可俛仰故且從王註耳高明者正之

張志聰曰衝脈者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

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灌於皮膚滲於脈外故名散脈也衝脈爲十二經脈之原心主血脈故痛而熱熱甚生煩其循於腹者出於氣街俠齊下兩旁各五分至橫骨一寸經脈阻滯於其間故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起於胞中故甚則遺溺其俞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故取膝前外廉者取衝脈之下俞也以上論奇經之八脈皆循腰而上故並主腰痛

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刺肉里之脈爲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

王冰曰肉里之脈少陽所生則陽維之脈氣所發也刺肉里之脈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也分肉穴在足外踝直上絕骨之端如後同身寸之二分筋肉分間陽維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肉里之脈之腰痛也足少陽膽經有陽輔穴又名分肉肉里之脈令人腰痛痛則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益足少陽主筋故也刺之者亦惟

取分肉之脈爲二痏其穴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外本經絕骨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正穴也

張志聰曰肉者分肉里者肌肉之文理也經云肉之大會爲谿分肉之小會爲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其小痹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蓋謂谿谷分肉之間亦有穴會循脈往來邪氣淫溢用微鍼取之與取絡脈之法相同夫分肉起於筋骨屬於氣分欬則動氣故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也爲二痏者取左右二足穴也

足少陽陽輔穴又名分肉穴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外少陽絕骨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脈也夫肌肉之文理屬骨而生從筋而起足少陽屬骨主筋故取少陽之分肉穴也按分肉之間谿谷之會小痹淫溢循脈往來能令人腰痛也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瀉者亦令人腰痛是以首論橫解之絡脈爲痛未論肉里之間循脈而爲腰痛也

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眩眩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几音凡除）

馬蒔曰此言腰痛之證有關於足太陽者當卽其本經而刺之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腰痛之疾有俠脊而痛者至頭几几然伸頸之貌也目眩眩然者以其起於內眥睛明穴故目中似有不明也氣并於上故病在上刺之者亦惟取下委中也刺之出血則氣降而疾愈矣

張志聰曰五臟六腑之俞皆在太陽之經而足太陽之脈俠脊抵腰上至於頭目是以腰痛俠脊而上及於頭目者邪入於經俞也几几短羽之鳥背強欲舒之象陽盛者不能俛故欲僵仆也夫邪之傷於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絡孫絡滿則傳入於絡脈留而不去傳舍於經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俞邪中於人雖有淺深然皆在於形身上下之間故並主腰痛是以論肉里之膚腠解脈之橫絡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經脈以至於太陽俠脊之經俞爲痛之見證各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

法也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王冰曰此法元妙中詰不同莫可窺測當用知其應不爾皆應先去血絡乃調之也

馬蒔曰此言腰痛而可顧者有此四證當分經以治之也卽下節觀之則此節乃腰痛而可顧者也故言腰痛而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之穴而使之熱焉可也其痛之上熱則刺足厥陰肝經之穴而使之寒焉可也其痛時中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與足太陽膀胱經之郄中出血可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不和而令人腰痛也痛上寒者腰以上寒也痛上熱者腰以上熱也夫陰陽二氣皆出於下焦陽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寒陰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熱蓋氣阻於陰陽上下之間故腰痛也太陽巨陽也爲諸陽主氣陽

明間於二陽之間爲陽盛之經故上寒者當取此二經以疏三陽之氣少陽主樞故不可俛仰者當取足少陽也厥陰主一陰初生之氣故上熱者取足厥陰少陰之氣中合於陽明上合於肺臟陰氣逆於下故中熱而喘喘也經穴之空隙爲郄陰郄者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上熱刺足太陰中熱而喘刺足少陰

王冰曰上寒陰市主之陰市在膝上同身寸之三寸伏兎下陷者中拜而取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不可顧三里主之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脛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上熱地機主之地機在膝下同身寸之五寸足太陰之郄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中熱而喘涌泉太鍾悉主之涌泉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足少陰脈之所出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鍾在足跟後衝中動脈足少陰之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腰痛不可顧者有此三證亦當分經以治之也又言腰痛不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陽明胃經之穴禁灸其所痛之上熱則刺足太陰脾經之穴其痛時中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

大便難刺足少陰

王氷曰大便難涌泉主之太衝主之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

馬蒔曰此言腰痛而大便難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穴也

少腹滿刺足厥陰

王氷曰少腹滿太衝主之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脈動應手足厥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腰痛而少腹滿者當刺足厥陰肝經

之穴也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

王冰曰如折束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脉僕參悉主之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者中足太陽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脉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脉動應手足太陽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申脉在外踝下同身寸之五分容爪甲陽蹻之所生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僕參在跟骨下陷者中足太陽陽蹻二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腰痛而有此三證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也

引脊內廉刺足少陰

王冰曰引脊內廉復溜主之取同飛陽

馬蒔曰此言腰痛引脊內廉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穴也

腰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兩踝腫上以月生死爲痕數發鍼立已左取右右取左（腫音申）

王氷曰腰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此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也控通引也胁謂季脅下之空輭處也

腰尻交者謂踝下尻骨兩旁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骨爲八髎骨也此腰痛取腰踝下第四髎卽下髎穴也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脉左右交結於中故曰腰尻交者也兩踝腫謂兩踝骨下堅起肉也腫上非腫之上巔謂正當腫肉也踝骨卽腰脊兩旁起骨也俠脊兩旁腰踝之下各有腫肉隴起而斜趣於踝骨之後內承其踝故曰兩踝腫也下承踝腫肉左右兩腫各有四骨空故曰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上髎當踝骨下陷者中餘三髎少斜下按之陷中是也四空悉主腰痛惟下髎所主文與經同卽太陰厥陰少陽所結者也刺可入同身寸之

二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以月生死爲痎數者月初向圓爲月生月半向空爲月死死月刺少生月刺多繆刺論曰月生一日一痎二日二痎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痎十六日十四痎漸少之其痎數多少如此卽知也痛在左鍼取右痛在右鍼取左所以然者以其脉左右交結於尻骨中也

馬蒔曰按此節備見繆刺論彼云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則知此係脾經腰痛也足太陰之絡從髀合陽明上貫尻骨與厥陰少陽結於下髎而循尻骨入腹上絡嗌貫舌中故腰痛則引小腹而皆痛按其胗則絡脉拘急不可以仰伸而喘息也刺之者亦惟在腰尻之交兩踝腫之上卽八髎中之第四髎下髎穴也以月死生爲痎數者望日已前爲月生漸次加多望日以後爲月死漸次加少左痛則取右右痛則取左正所謂繆刺也

張志聰曰此復結足太陰之絡而爲腰痛也按此篇承上章之論腹中而并記刺形身之腰痛足之三陰三陽皆循腰而上下而足太陰之脉從股內

廉入腹屬脾以主腹中是以首節止論少陰厥陰而不及於足太陰也然太陰之支別從髀貫尻亦令人腰痛故復記於篇末以使後學知形身外內之經絡各有別也以月生死爲痕數者蓋月生則人之血氣漸盛月虧則人之血氣漸衰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痕數蓋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瀉故以月之生死爲期　張兆璜曰月晦始蘇曰朔每月朔日是月始生之一日也脉之大絡左注右右注左此邪客於大絡故當以左右兩間取之若在橫解之浮絡是又當總取郤外廉之橫脉矣

風論篇第四十二

馬蒔曰內論五藏六腑之風故名後世論風當祖此篇奈以中風傷風及癘風偏枯各立爲一門致使後人視中風爲重傷風爲輕不知此篇曰中曰傷無以異也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腑不知其解願聞其說癘音賴

馬蒔曰此帝悉舉風病諸名爲問也

張志聰曰風乃陽動之邪而人之表裏陰陽血氣臟腑又有虛有實故其爲氣也善行而數變因其善行數變是以或爲寒熱或爲偏枯或外在於形身或內至於臟腑其病各異其名不同

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怏慷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數音朔）

王冰曰腠理開疎則邪風入風氣入已元府閉封故內不得通外不得泄也腠理開則風飄揚故寒腠理閉則風混亂故悶寒風入胃故食飲衰熱氣內藏故消肌肉寒熱相合故怏慷而不能食名曰寒熱也

馬蒔曰此卽風證之有寒熱白皮膚而入者也

張志聰曰此論風邪客於膚腠而爲寒熱也皮膚肌腠之間乃三焦通會元眞之處風邪客之則氣不內通邪不外泄風動之邪善行而數變動而腠理開則元氣弛而灑然寒變而腠理閉則邪熱留

而胷膈悶其爲寒也則三焦虛而食飲衰其爲熱也則邪熱盛而肌肉鑠怯慄振寒貌蓋言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爲邪所傷故使人怯慄而不能食也名曰寒熱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

馬蒔曰此言風證有熱中寒中二證皆自陽明而入者也陽明者卽足陽明胃經脈也胃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故風氣與陽明經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也其人肥者則腠理密故風氣不得外泄所以風氣內熱則爲熱中而目黃其人瘦者則腠理開疎風氣乃得外泄而寒所以內無風氣則內無所蒸乃爲寒中而泣出夫熱中寒中以人有肥瘦不同而目有爲黃爲泣之可驗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論風邪客於脈中而爲寒熱也夫血

脈生於陽明胃腑如風傷陽明邪正之氣并入於胃則循脈而上至於目蓋諸脈皆繫於目也其人肥厚則熱留於脈中而目黃其人瘦薄則血脈之神氣外泄而爲寒脈中寒則精神去而涕泣出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膹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王冰曰分肉之間衛氣行處風與衛氣相薄俱行於分肉之間故氣迫溢而不利也氣道不利風氣內攻衛氣相持故肉憤膹而瘡出也若衛氣被風吹之不得流轉所在偏併凝而不行則肉有不仁之處也

馬蒔曰此言風證之肉有不仁自太陽而入者也十一經以足太陽爲巨陽凡五臟六腑之俞穴皆在於背而屬之於太陽經也風氣與太陽俱入必自風門而感者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彼衛氣天明目開則出自睛明穴亦行諸脈俞而散之分肉之間今風氣欲入而衛氣欲出彼此相犯則所

行之道路不利故風寒凝聚於肌肉而肌肉憤脹瘖瘍徧體衛氣亦有所凝而不能行故其肉有不仁雖冷熱痛癢而皆不知也蓋果核中有仁惟肉無所知則若有不能如仁有生意矣遂以不仁名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風邪傷衛而爲腫瘍不仁也足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背膂而絡臟腑之脈俞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項之風府亦循背膂而日下一節是以風客太陽與太陽之氣俱入於項背之間行諸脈俞散於分肉轉於衛氣以致衛氣所行之道不利故使肌肉憤然高起而有瘖瘍衛氣凝滯於項背之間不能循行於周身之膚腠故其肌肉麻痺而不知痛癢也　張兆璜曰風傷陽明之氣入胃而循於脈中風行太陽之脈俞復散於肌肉而轉於衛氣是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主肌而主脈也

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

熱

王氷曰此則風入於經脈之中也榮行脈中故風入脈中內攻於血與榮氣合合熱而血肿壞也其氣不清言潰亂也然血脈潰亂榮復俠風陽脈盡上於頭鼻爲呼吸之所故鼻柱壞而色惡皮膚破而潰爛也始則名爲寒熱熱成乃名曰癘風

馬蒔曰此言風證之有癘者自榮氣受傷而然也榮氣者陰氣也榮氣行於經脈之中今風氣感之則榮氣熱腐其氣不清惟鼻爲呼吸之所外焉五氣入於鼻內焉腐氣出於鼻致使鼻柱變壞而色敗惡皮膚成瘡瘍而潰爛其風寒客於脈而終不能去名曰癘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風傷榮氣而爲癘瘍也肿肉也夫榮衛皆精陽之氣浮氣之不循於經者爲衛精氣之榮於經者爲榮有榮氣熱肿者言有因風傷榮氣搏而爲熱熱出於肿肉之間則肌脈外內之氣不清矣鼻者肺之竅藏眞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

風邪與榮熱搏於皮膚之外則榮衛之氣不清故使其鼻柱陷壞面色敗惡而皮膚潰爛也如風寒之邪客於脉中而不去者亦名曰癘也風寒寒風也風寒之邪客於脉中而不去則榮氣受傷亦名曰癘風夫榮之生病也寒熱少氣故或名曰寒熱蓋亦或爲寒中熱中之病此論風傷榮氣皆名曰癘如榮熱搏於脉外者爲敗壞之癘瘍風寒留於脉中者爲寒熱之癘風故曰癘者有榮氣熱附言有一種癘者因榮氣之熱外出於附肉之間榮衛邪正之氣相搏陰陽清濁之氣不清以致鼻柱敗壞皮膚癘瘍此毒癘之甚者也有因風寒客於脉中久而不去或爲紫雲白癜之癘風故爲寒中熱中之榮病此爲癘之輕者也　張兆璜曰寒傷榮故風寒客於脉中而不去風乃陽熱鼓動之邪故與榮氣爲熱而復出於附肉之外　張應略曰前二節論風傷氣血後二節論風傷榮衛榮與血氣與衛各有分別故爲病不同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

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

馬蒔曰肝主於春心主於夏脾主於季夏肺主於秋腎主於冬然五臟之正氣虛則邪氣反勝者感之故春之甲乙日肝傷於風而爲肝風夏之丙丁日心傷於風而爲心風季夏之戊己日脾傷於風而爲脾風秋之庚辛日肺傷於風而爲肺風冬之壬癸日腎傷於風而爲腎風此五臟之風所由成也

張志聰曰此論風傷五臟之氣而爲五臟之風也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臟是以人之臟氣合天地四時五行十干之氣化而各以時受病也風者虛邪之風故曰風曰邪曰傷曰中蓋言不正之風或傷之輕或中之重也

風中五臟六腑之俞亦爲臟腑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

王冰曰隨俞左右而偏中之則爲偏風

馬蒔曰此言風證之有偏風者自風各入臟腑而然也風中五臟六腑之俞穴各入其門戶則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偏於一所是之謂偏風也此正所以答首節偏枯之問耳

張志聰曰此論風中五臟六腑之俞而亦爲臟腑之風也夫五臟之氣外合於四時故各以時受病者病五臟之氣也如風中於經俞則內連臟腑故亦爲臟腑之風病五臟之經也以上答帝問臟腑之風有二因也愚按此二因與金匱之所謂邪入於腑卽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卽難言口吐涎之因證不同金匱之所謂中臟中腑者邪直中於臟腑而傷臟腑之元神本篇之論一因隨時而傷臟氣一因經絡受邪而內連於臟腑是以五臟之風狀止見色證而不致如傷臟神之危險者也復論風邪偏客於形身而爲偏風也門戶者血氣之門戶也夫上節之所謂風傷血氣者乃通體之皮膚脈絡也如各入其門戶而中其血氣者則爲偏枯謂偏入於形身之半也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王氷曰飲酒則熱鬱腠疎中風汗出多如液漏故曰漏風風在腸中上熏於胃故食不化而下出焉飧泄者食不化而出也故曰腸風風居腠理則元府開逼風薄汗泄故云泄風百病之長先百病而有也

馬蒔曰此言風之所感有不同故病之所成者或爲腦風爲目風爲漏風爲內風爲首風爲腸風爲泄風也風府者督脉經穴也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風氣循風府而上乃腦戶穴也亦督脉經穴故風入腦而爲腦風目在於前而其系則在於頭之腦風入繫頭則傳入於目而爲目風其眼當畏寒也飲酒中風則風不得入而在腠理每遇飲酒則汗出是之謂漏風也入房汗出而中

風則內耗其精外開腠理因內而風襲之是之謂內風也沐首中風則首爲風痛而遇風則發是之謂首風也風久入於其中則爲腸風其食有時不化而出也風初薄時外在腠理內熱相拒不得入內汗則常泄是之謂泄風也故風者本爲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於風而變爲他病如方回之無定所也此皆爲風氣所致養生者其愼之

張志聰曰風府在項後中行乃督脉陽維之會上循於腦戶故風氣客於風府循脉而上則爲腦風足太陽有逼頂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風入於頭干太陽之目係則爲目風足太陽寒水主氣故爲眼寒也酒者熟穀之液其性慓悍其氣先行於皮膚故飲酒中風則腠理開而爲汗洩之漏風也夫內爲陰外爲陽精爲陰氣爲陽陽爲陰之衛陰爲陽之守入房則陰精內竭汗出則陽氣外弛是以中風則風氣直入於內而爲內風矣以水灌首曰沐新沐則首之毛腠開中風則風入於首之皮膚而爲首風矣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在外則

爲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久在肌腠而入於中則脾胃之氣受傷而爲腸風飧泄蓋大腸小腸皆屬於胃也若久在外之腠理則陽氣外弛而爲泄風泄風者腠理開而汗外泄也以上論風氣之善行數變所中不一其處而見證各有不同夫風乃東方之生氣爲四時之首能生長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故爲百病之長至其變化無常故爲病不一如春時之非東風夏時之非南風或從虛鄉來之剛風謀風之類皆其變化而爲他病也方處也言風邪之客於人無有常處如風氣客於皮膚之間則爲寒熱客於脈中則爲寒中熱中客於臟腑則爲臟腑之風循於風府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無有常處而致有風氣也故風者三句言風氣之變化下二句論風客於人而無有常方

帝曰五臟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多汗惡

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
赤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
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
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
色炤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能耐同姌音聃差痤同嗌音益墮惰
同炤音台

王氷曰診謂可言之證能謂內作病形凡內多風
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也風薄於內故
惡風焉肺色白在變動爲欬主藏氣風內迫之故
色姌然白時欬短氣也晝則陽氣在表故差暮則
陽氣入裏風內應之故甚也晝則陽氣在表故差暮則
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故診在焉白肺色也焦
絕謂脣焦而文理斷絕蓋熱則皮剝也風薄於心
則神亂故善怒而嚇人也心脈支別者從心系上
俠咽喉而主舌故病甚則言不可快也口脣色赤
故診在焉赤者心色也肝病則心臟無養心氣虛
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蒼也肝脈者循股

陰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循喉嚨之後入頏顙故嗌乾善怒而時憎女子診在目下青青肝色也脾病故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而不嗜食脾氣合土主中央鼻於面部亦居中故診在焉黃脾色也疿然言腫起也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臟受風則面疿然而浮腫腎脈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隱曲者謂隱蔽委曲之處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臟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利所爲也精氣不注皮故肌皮上黑黑腎色也

馬蒔曰此舉五臟之風狀也凡內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風薄於內故惡風凡五臟之感風無不多汗而惡風也心受邪正在中故上中下三焦之氣升降頗難而似有阻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嚇人其色當赤也肝風時憎女子者以女子之性易與之忤而彼正值肝病其憎益甚也

張志聰曰病能者謂臟氣受邪能爲形身作病也風爲陽邪開發腠理故多汗風氣傷陽邪正不合

故惡風也皏然淺白貌肺屬金其色白肺主氣在變動爲欬風邪迫之故時欬短氣也甚則陽氣盛而能勝邪故差暮則氣衰故病甚也所謂皏然白者謂肺氣受風而臟氣之見於色也所謂診在眉上其色白者謂五臟之病色見於面也靈樞五色篇曰五色各有臟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故先言五色而復言五色之見於面部者謂病之從內而外也聖人設教渾然雖不言治而治法已在其中矣心爲火臟風淫則火盛故脣舌焦而津液絕也風化木木火交熾故善爲怒嚇心主舌病甚則舌本強而言不可快心和則舌能知五味故診驗在口口者兼脣舌而言也肝開竅於目而主泣故善悲本經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是以悲則泣出蓋言先悲而後泣出也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顑顙今風木合邪

則火熱盛而噫乾肝氣病故善怒也怒勝思故時
憎女子目者肝之官也故診在目下脾主肌肉四
支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脾氣病也足太陰之脈
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經絡篇云是主脾所
生病者食不下土位中央故所診在鼻風邪干腎
則水氣上升故面痝然浮腫風行則水渙也腎主
骨故脊痛不能正立灺烟煤黑色也腎主藏精少
陰與陽明會於宗筋風傷腎氣故隱曲不利水氣
上升故黑在肌上水乘土也　應略曰診在眉間
目上者肺肝之本部也心診在口脾診在鼻者母
病而傳見於子位也腎病而見肌色黑者乘其所
不勝也是以本篇五臟之診與靈樞經之五閱五
色篇之法少有不同蓋言五臟之色有見於面部
之本位而又有乘傳之變者也　張兆璜曰五臟
四時之風始於臟氣而後病於形身自內而外也
夫邪干臟則死此病在臟氣而不傷於臟眞也如
風中五臟六腑之俞乃經絡受邪亦內干臟腑然
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臟故邪入於陰經則溜於

腑是以後止言胃風者乃經絡之邪總歸於胃陽明爲萬物之所歸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膹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王氷曰胃之脉支別者下鬲屬胃絡脾故頸多汗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膹脹食寒則寒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稽聚故腹大也

馬蒔曰此言胃風之狀也首節帝問五臟六腑之風故此節以胃風爲對然止言胃風而未及他腑者意胃爲六腑之長也第四節中有腸風亦六腑中有二矣

張志聰曰頸有風池風府乃經脈之要會故頸多汗胃腑受邪故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腹脹滿是以形寒則膹脹飲冷則泄者胃氣虛傷也胃者肉其應腹者胃之郛故主形瘦而腹大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

王氷曰頭者諸陽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疏故頭面多汗也夫人陽氣外合於風故先當風一日則病甚以先風甚故亦先衰是以至其風日則病少愈不可以出屋之內者以頭痛甚而不喜外風故也

漏風則脾胃風熱故不可單衣腠理開疎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於肺故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也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上漬謂皮上濕如水漬也以多汗出故爾汗多則津液涸故口中乾形勞則汗出甚故不能勞事身體盡痛以其汗多汗多則亡陽故寒也

第八節首風漏風泄風之狀也

馬蒔曰此申言第八節首風之狀漏陽之會因沐中風則頭首之皮腠疎而陽氣弛故多汗惡風也風者天之陽氣人

之陽氣以應天之風氣諸陽之氣上出於頭故先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戶內蓋風將發而氣先病也至其風發之日氣隨風散故其病少愈飲酒者胃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或因胃氣熱而腠理疎或絡脈滿而陰液泄故常多汗也酒性悍熱與風氣相搏故雖單衣而亦不可以常服酒入於胃熱聚於脾脾胃內熱故食則汗出甚則上薄於肺而身汗喘息惡風身常濕也津液內竭故口乾善渴陽氣外張故不能煩勞於事泄風之病風久在腠理而傷氣故多汗汗泄衣上漸漬滲泄元府不閉也津液外泄故口中乾燥上漬其風者謂身半以上風濕相搏則陽氣受傷故不能煩勞其事若妄作勞則身體盡痛而發寒矣按偏風而下止論首風漏風泄風之狀蓋此三者皆在皮膚之分風氣相搏而善行數變故曰肺風之狀腎風之狀胃風之狀言風氣變動之病狀也如入於經脈在經絡則爲半身不遂循經入腦則爲腦風循系入頭則爲目風眼寒不復再有變證故不復論也

痹論篇第四十三

馬蒔曰後世醫書止有痛風一門竝無痹門蓋不考內經痹爲何病致使痹證不明於後世惜哉此篇當與靈樞周痹篇參看

黃帝問曰痹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痹寒氣勝者爲痛痹濕氣勝者爲著痹也（痹必至反）

馬蒔曰此言三氣成痹而痹之證有不同也痹者臯也有病則有日降日深之義又有不得自如之

義故名曰痹即下文行痛著三證也夫風寒濕之三邪氣錯雜而至則合之於體而痹生合之於經而痹分故曰合而爲痹也其風氣勝者則風以陽經而受之故當爲行痹之證如蟲行於頭面四體也其寒氣勝者則寒以陰經受之故當爲痛痹之證寒氣傷血而傷處作痛也其濕氣勝者則濕以皮肉筋脈而受之故當爲著痹之證當沈著不去而舉之不痛也

張志聰曰痹者閉也邪閉而爲痛也言風寒濕三氣錯雜而至相合而爲痹風者善行而數變故其痛流行而無定處寒爲陰邪痛者陰也是以寒氣勝者爲痛痹濕流關節故爲留著之痹按靈樞經有風痹傷寒論有濕痹是感一氣而爲痹也本篇論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是三邪合而爲痹也靈樞周痹篇曰風寒濕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寒痹先發而他痹

後發也本篇論風氣勝者爲行痹濕氣勝者爲著痹是三氣雜合而以一氣勝者爲主病也經論不同因證各別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以夏遇此者爲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痹以秋遇此者爲皮痹

馬蒔曰此言五痹之證因五時而成者也帝問風寒濕三氣異勝則三痹生其有五痹者則止有三氣將以何氣之勝而名之爲五痹耶伯言五痹之生不外於風寒濕之三氣也特以時有五者而遇此三氣則異病耳非復有五氣以入五臟也故冬遇此三者則爲骨痹蓋腎主冬亦主骨腎氣衰則三氣入骨故名之曰骨痹肝主春亦主筋肝氣衰則三氣入筋故名之曰筋痹心主夏亦主脈心氣衰則三氣入脈故名之曰脈痹脾主至陰至陰者六月也亦主肌肉脾氣衰則三氣入肌故名之曰肌痹肺主秋亦主皮肺氣衰則三氣入皮故名之曰皮痹然猶在皮脈肌筋骨而未入於臟腑但痹

有在臟在腑者故帝復於下文而再問之

張志聰曰五者五痹也上節論天之三邪此下論人之五氣皮肉脈筋骨五臟之外合也五臟之氣合於四時五行故各以其時受病同氣相感也

帝曰內舍五臟六腑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皮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痹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

馬蒔曰此言痹之入五臟者以五痹不去三氣重感而入之於五臟也帝問五痹在體五臟在內至有內舍於五臟者何氣使之然也舍者藏也伯言五臟皆有合即如腎之合在骨肝之合在筋心之合在脈脾之合在肌肺之合在皮五痹病久而不去則內舍於其合矣故骨痹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則內舍於腎筋痹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則內舍於肝脈痹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則內舍於心

肌痹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則內舍於脾皮痹不已而又重感於三氣則內舍於肺所謂五藏之痹者各以其所主之時重感於風寒濕之三氣故使之入於五藏也

張志聰曰邪之中人始傷皮肉筋骨久而不去則內舍於所合之藏而爲藏腑之痹矣所謂五藏之痹者各以五藏所合之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

蓋皮肉脉筋骨內合於五藏五藏之氣外合於四時始病在外之有形復傷在內之五氣外內形氣相合而邪舍於內矣所謂舍者有如館舍邪客留於其間者也邪薄於五藏之間干藏氣而不傷其藏眞故曰舍曰客而止見其煩滿喘逆諸證如入藏則死矣

凡痹之客五藏者肺痹者煩滿喘而嘔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噫乾善噫厥氣上則恐肝痹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懷腎痹者善脹尸以代踵脾痹者四支解墮發咳嘔汁上爲大塞

尻 枯熬切 解 懈 同 墮 惰同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遂言五臟之痹各有其證也夫以五痹重感乎三氣固五臟各成其痹矣試以肺痹言之肺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又主息故其爲痹則煩滿喘息而嘔也又以心痹言之心合脈今受邪則脈不通邪氣內擾故爲煩乎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故煩則心下鼓戰暴時上氣而爲喘又噦噫喉乾燥也心主爲噫以其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逆氣上乘於心神氣不足神弱則懼悸故爲恐也又以肝痹言之肝主驚駭故夜臥多驚肝脈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顑顙故多飲水而數小便上引少腹而痛如懷妊之狀也又以腎痹言之蓋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尻腰尻骨也踵足跟也腎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

上腦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腫本在足而尻則伏地而不伸其尻反以代踵也脊本在中而頭則俯伏而不上其脊反以代頭也又以脾痺言之土主四季外主四支故四支懈墮又以其脈起於足循腨胕上膝股然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嗽嘔出清汁也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爲大塞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氣受邪而形諸於病也肺主氣而司呼吸其脈起於中焦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痺則煩喘而嘔心主脈故痺閉而令脈不通邪薄心下鼓動而上干心臟則煩故煩則心下鼓也肺者心之蓋而心脈上通於肺故逆氣暴上則喘而噫乾心主噫心氣上逆而出則善噫也夫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心氣厥逆於上則不能下交於腎腎氣虛故悲也肝藏魂臥則神魂不安故發驚駭肝氣痺閉則木火鬱熱故在上則多飲在下則便數上引於中而有如懷妊之狀也腎者胃之關

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脊椎盡處爲尻腎主骨骨痿而不能行故尻以代踵陰病者不能仰故脊以代頭脾氣不能行於四支故四支懈墮脾脉上鬲俠咽氣痹不行故發欬也入胃之飲上輸於脾肺脾氣不能轉輸故嘔汁肺氣不能通調

故上爲大塞

腸痹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

數音朔

馬蒔曰此言腸痹胞痹六腑痹中之二亦各有其證也夫五臟各有其痹而六腑亦有其痹也試以腸痹言之大腸之脉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小腸之脉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脉不下鬲胃氣蓄熱小腸燥滯故數飲水而不得下出也其小腸與胃邪氣奔喘故中氣喘爭也有時小腸邪盛熱飧從上而降下則大腸火迫飧即泄出此乃腸痹之證也又以胞痹言之膀胱在少腹之內胞在膀胱之內胞受風寒濕

氣而爲痹則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溷於小便也膀胱之脉上額交巔上入絡腦故邪氣上蒸於腦而爲清涕也此乃胞痹之證也言胞痹者大約是膀胱爲病耳

張志聰曰腸痹者兼大小腸而言小腸爲心之腑而主小便邪痹於小腸則火熱鬱於上而爲數飲下爲小便不得出也大腸爲肺之腑而主大便邪痹於大腸故上則爲中氣喘爭而下爲飧泄也胞者膀胱之室內居少腹邪閉在胞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蓄而爲熱故若沃以湯且溷於小便也膀胱之脉從巔入腦腦滲則爲涕上爲清涕者太陽之氣痹閉於下不能循經而上升也

愚按六腑之痹止言其三蓋榮氣者胃腑之精氣也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榮衛相將出入於外內三焦之氣遊行於上下甲胆之氣先藏腑而升夫痹者閉也正氣運行邪不能留三腑之不病痹者意在斯與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王冰曰陰謂五神藏也所以說神藏與消亡者言人安靜不涉邪氣則神氣寧以內藏人躁動觸冒邪氣則神被害而離散藏無所守故曰消亡此言五藏受邪之爲痹也辨也藏以躁動致傷腑以飲食見損皆謂過用則受其邪此六腑受邪之爲痹也馬蒔曰此言藏腑所以成痹者以其內傷爲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陰氣者榮氣也陰氣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脉之中惟其靜則五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則五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所以有五痹者必重感於邪而成五藏之痹也至於六腑之所以成痹者何哉飲食固所以養人而倍用適反以害人故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也腸胃既傷則邪得以乘俞入之而爲痹矣按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衛氣也此節論榮氣也此乃論榮衛至精至妙之義耳

張志聰曰此言藏氣不藏而邪痹於藏也陰氣者藏氣也神者五藏所藏之神也五藏爲陰陰者主靜故靜則神氣藏而邪不能侵躁則神氣消亡而

痹聚於臟矣若居處失宜則風寒濕氣中其俞矣
然當節其飲食勿使邪氣內入如食飲應之邪即
循俞而入各舍其腑矣

淫氣喘息痹聚在肺淫氣憂思痹聚在心淫氣遺溺
痹聚在腎淫氣乏竭痹聚在肝淫氣肌絕痹聚在脾
諸痹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

王氷曰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臟之所主而入
爲痹也益內者從外不去則益深至於身內也
馬蒔曰此言因諸證而可驗五臟之痹其間有難
愈易愈之分焉夫五臟之痹其證備見於前矣然
又有他證可驗而知其痹之在五臟者難於去也
是故邪氣浸淫喘息靡寧正以肺主氣惟邪聚在
肺故喘息若是邪氣浸淫憂思不已正以心主思
惟痹聚在心故憂思若是邪氣浸淫膀胱遺溺正
以腎與膀胱爲表裏惟痹聚在腎故遺溺若是邪
氣浸淫陰血乏竭正以肝主血惟痹聚在肝故乏
竭若是邪氣浸淫肌氣阻絕正以脾主肌惟痹聚
在脾故肌絕若是凡此諸痹不已亦以日深一日

而不能愈也故風寒濕三氣皆能爲病唯風氣勝者則較之寒濕二氣其病易已蓋風勝爲行痹而寒濕則爲著痹痛痹其勢似難愈耳

張志聰曰此申明陰氣躁亡而痹聚於臟也淫氣者陰氣淫佚不靜藏也淫氣而致於喘息則肺氣不藏而痹聚在肺矣淫氣而致於憂思則心氣不藏而痹聚在心矣淫氣而致於遺溺則腎氣不藏而痹聚在腎矣淫氣而致於陰血乏竭則肝氣不藏而痹聚在肝矣淫氣而致於肌肉焦絕則脾氣不藏而痹聚在脾矣是以在臟腑經俞諸痹皆而不已亦進益於內而爲臟腑之痹矣夫寒濕者天之陰邪傷人經俞筋骨風者天之陽邪傷人皮膚氣分是以三邪中於臟腑之俞而風氣勝者其性善行可從皮腠而散故其人易已也愚按下文云六腑亦各有俞蓋言五臟六腑俱各有俞如風寒濕氣中於五臟之俞而臟氣淫躁則邪循俞內入而各聚於臟矣中於六腑之俞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邪亦循俞而入各舍其腑矣上節所謂各以

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而爲五臟之痹者合五臟之氣而舍於內也此節論邪中臟腑之俞循俞而亦進益於內先言陰氣消亡痹聚於臟故後止言六腑亦各有俞云

帝曰痹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臟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

王氷曰入臟者以神去也筋骨疼久以其定也皮膚易已以浮淺也由斯深淺故有是不同

馬蒔曰此言痹有死生病久之異皆各有其由也痹有死者正以邪氣入於內臟故臟氣已絕所以死也有疼久者正以邪氣留連筋骨之間外不出而內不得入所以疾久未已也有易已者正以邪氣留於皮膚之間淺而易散所以易已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痹循俞而入臟者死也夫風寒濕氣中其俞其臟氣實則邪不動臟若神氣消亡則痹聚在臟而死矣按邪從皮肉脈筋骨而內合五臟者此邪干臟氣而不傷於臟眞故痹客

於臟則爲煩滿喘嘔脈不逼心下鼓噫乾善噫諸證其留連筋骨間而不內舍於其合者痠久其留皮膚間者隨氣而易散若中其俞則內通五臟兼之陰氣不藏則邪直入於臟而爲死證矣

帝曰其客於六腑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爲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也

王冰曰四方雖土地溫凉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有異但動過其分則六腑致傷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六腑六腑俞亦謂背俞也膽俞在十椎之旁胃俞在十二椎之旁三焦俞在十三椎之旁大腸俞在十六椎之旁小腸俞在十八椎之旁膀胱俞在十九椎之旁隨形分長短而取之如是各去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竝足太陽脈氣之所發也

馬蒔曰此言六腑之成痹者先以內傷爲之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第三節帝問內舍五臟六腑固合臟腑而并問之矣第四節雖主腸痹胞痹而

六腑之痺不盡於此故此節帝以六腑之痺爲問伯言六腑成痺亦以其飲食失節居處失宜爲之病根也上文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正以此耳蓋內無所傷則外邪無自而乘之也故六腑之分肉皆各有俞穴風寒濕之三氣外中其俞而內之飲食失節應之則邪氣循俞而入各舍於六腑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按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曰俞者凡六腑之穴皆可以入邪而王註止以足太陽經在背之六俞穴爲解則又理之不然者也若止以井滎俞原經合之俞穴解之猶未盡通況背中之六俞乎

張志聰曰此言六腑之痺乃循俞而內入者也夫居處失常則邪氣外客飲食不節則腸胃內傷故失常而又食飲應之於內則經脈虛傷邪循俞而入舍其腑矣　張兆璜曰邪中五臟之俞而陰氣淫躁應之邪中六腑之俞而食飲應之故曰六腑

亦各有俞而食飲應之再按靈樞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夫風寒雨濕合而爲痹矣居處失常則邪中臟腑之俞矣喜怒病臟驚恐傷陰則陰氣消亡矣飲食自倍則腸胃乃傷矣是以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和於陰陽故能形與神居度百歲乃去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臟有俞六腑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

王冰曰五臟有俞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脈之所注也太衝在足大指間本節後二寸陷者中動脈應手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陵在手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

三壯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六腑有合胃合入於三里膽合入於陽陵泉大腸合入於曲池小腸合入於小海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三里在膝下三寸脛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一寸脛外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曲骨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陽在足膕中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伸而取之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治痹者五臟取其俞六腑取其合各分刺之而病愈也夫五臟有俞六腑有合循臟腑經脈所行之分各有所發病之經乃隨其病之所

在而刺之則或俞或合其病無有不瘳也

張志聰曰此論治臟腑之痹而各有法也夫榮俞治經故痹在臟者當取之於俞合治內腑故痹在腑者取之於合也又當循形身經脈之分皮肉脈筋骨各有所發各隨其有過之處而取之則其病自瘳矣

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痹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

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爲痹

王氷曰正理論云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實蓋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此故水穀精氣合榮氣運行而入於脈也貫五臟絡六腑者榮行脈內故無所不至也悍氣謂浮盛之氣也以其浮盛之氣故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中也皮膚

之中分肉之間謂脈外也肓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以其浮盛故能布於胷腹之中空虛之處熏其肓膜令氣宣通也

馬蒔曰此言榮衛二氣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不爲痹也榮者陰氣也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精氣也靈樞榮衛生會等篇曰宗氣積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是言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於膻中其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清者爲榮又謂之榮氣出於中焦者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由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行於晝二十五度行於夜二十五度共五十度周於身始於手太陰而復會於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者此也此篇曰和調於五臟言其行於手足六陰經也灑陳於六腑言其行於手足六陽經也乃能入於

脈者言其隨宗氣以行於經脈之中也又總之曰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臟氣者陽氣也亦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悍氣也其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爲衛又謂之衛氣出於上焦者是也然陽氣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由足太陽行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晝行陽經二十五度夜行於陰二十五度亦一晝一夜而共爲五十度周於身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故曰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盲膜散於胸腹也夫榮衛之所行者如此必逆榮衛之氣則病而順榮衛之氣則愈則此榮衛乃氣也非筋骨肌皮脈與五臟六腑之有形者也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榮衛在人不爲痹也

張志聰曰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

外專精者行於經隧常榮無已是水穀之精氣從
肺氣而先和調於藏腑五藏六腑皆以受氣而乃
能入於脈也入於脈故循脈上下復貫五藏絡六
腑蓋言五藏六腑受穀精之氣榮行於經脈經榮
之氣復貫絡於藏腑互相資生而資養者也衛者
水穀之悍氣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不入於
脈故在外則循於皮膚分肉之間在內則行於絡
藏絡腑之膜原絡小腸之脂膜謂之肓是以在中
焦則熏蒸於肓膜行於胃肓之上則散於心肺之

膜理行於腹中散於腸胃肝腎之膜原是外內上
下皮肉藏腑皆以受氣一日一夜五十而周於身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
陽相貫如環無端旋轉而不休息者也故逆其氣
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邪合而留連於皮
膚脈絡之間故不爲痹也蓋言痹在皮者肺氣之
所主也痹在肌者脾氣之所主也痹在脈者心氣
之所主也榮衛之氣雖在皮膚脈絡之間行而不
留故不與邪合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濇經絡時疎故不通皮膚不營故爲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痹熱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不通當作不痛）

王氷曰風寒濕氣客於肉分之間迫切而爲沫得寒則聚聚則持分肉肉裂則痛故有寒則痛也與病相益言病本生於風寒濕氣故陰氣益之也陽遭陰爲痹熱言遇於陰氣陰氣不勝故爲熱兩氣相感言中表相應則相感也

馬蒔曰此言痹證有痛有不痛有不仁有寒有熱有燥有濕者皆各有其故也蓋痹之所以痛者以其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故曰其寒氣勝者爲痛痹也又痹之所以不痛者以病久則邪氣日深榮衛之行濇經絡之脈有時而疎故亦不爲痛也又痹之所以不仁者以其皮膚之中少氣血以爲之

營運故皮頑不動而爲不仁也又痹之所以體寒者以衞氣少榮氣多惟榮氣多則與病氣相益故寒冷也又痹之所以體熱者以衞氣多榮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爲陽陽與榮氣相遘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爲痹熱也又痹之所以濕者以其遇濕甚也衞氣少榮氣盛兩陰相感故汗出而濕也又痹之所以燥者雖未之言而卽濕者以反觀之則衞氣多榮氣少遇熱太甚兩陽相感則可以知其爲燥矣

張志聰曰不仁不知痛癢也燥者謂無汗濕者多汗而濡濕也寒氣勝者爲痛痹故痛者寒氣多也終始篇曰病痛者陰也人有陰寒故痛也上寒字言天之寒邪下寒字言人之寒氣蓋天有陰陽人有陰陽如感天之陰寒而吾身之陽盛則寒可化爲熱如熱寒相搏則凝聚而爲痛痹矣病久入深者久而不去將內舍於其合也邪病久則榮衞之道傷而行濇邪入深則不痹閉於形身而經絡時疎故不痛也榮衞行濇則不能榮養於皮膚故爲

不仁夫寒熱者由人身之陰陽氣化也人之陽氣少而陰氣多則與病相益其陰寒矣邪正惟陰故爲寒也若陽氣多而陰氣少邪得人之陽盛而病氣勝矣人之陽氣盛而遇天之陰邪則邪隨氣化而爲痹熱矣濕者天之陰邪也感天地之陰寒而吾身陰氣又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張兆璜曰與病相益者言人之陰氣多而益其病氣之陰寒也病氣勝者言人之陽氣多而益其病氣之熱勝也此論天有陰陽之邪而人有寒熱之氣化也又陽熱盛者多汗出濡濕之汗又屬陰寒醫者審之

帝曰夫痹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痹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

王冰曰蟲謂皮中如蟲行縱謂縱緩不相就

馬蒔曰此言痹在五者不爲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痹之爲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

者爲痛痹其風濕所感者不爲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爲痛痛亦不能盡脫然無累也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體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痹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逢天熱則其體縱諸證皆當緩此其大略也

張志聰曰經云氣傷痛此論邪痹骨肉經脈之有形而不傷其氣者則不痛也夫骨有骨氣脈有脈氣筋有筋氣肌有肌氣皮有皮氣皆五臟之氣而外合於形身如病形而不傷其氣則止見骨痹之身重脈痹之血凝不行筋痹之屈而不伸肉痹之肌肉不仁皮痹之皮毛寒冷故具此五者之形證而不痛也凡此五痹之類如逢吾身之陰寒則如蟲行皮膚之中逢吾身之陽熱則筋骨並皆放縱又非若病氣之有寒則痛陽氣多則爲痹熱也此言形氣之病各有分別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一

黃帝素問二十一 痿論篇第四十四 厥論篇第四十五 病能篇第四十六

藝術典第四十一卷

醫部彙考二十一

黃帝素問二十一

痿論篇第四十四

馬蒔曰內詳五臟之痿必始於肺其本臟自有所合其成痿各有其由其驗之有色有證其治之有法有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臟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

主身之骨髓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躄音碧

王冰曰痿謂痿弱無力以運動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脾主肌肉腎主骨髓所主不同痿生亦各歸其所主躄謂攣躄足不得伸以行也肺熱則腎受熱氣故爾心熱盛則火獨光火獨光則內炎上腎之脈常下行今火盛而上炎用事故腎脈亦隨火炎爍而逆上行也陰氣厥逆火復內燔陰上隔陽下不守位心氣逼脈故生脈痿腎氣主足故膝腕樞紐如折去而不相提挈脛筋縱緩而不能任用於地也膽約肝葉而汁味至苦故肝熱則膽液滲泄膽病則口苦今膽滲泄故口苦也肝主筋膜故熱則筋膜乾而攣急發爲筋痿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脾氣熱則胃液滲泄故乾而且渴脾主肌肉

今熱薄於內故肌肉不仁而發爲肉痿也腰爲腎
腑又腎脈上股內貫脊屬腎故腎氣熱則腰脊不
舉也腎主骨髓故熱則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所合故五臟熱則其所合
者有皮毛焦而爲痿躄有脈痿有筋痿有肉痿有
骨痿也正以五臟皆有合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
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
骨髓然五臟之痿皆始於肺而後四臟之痿所由
成試以肺痿言之肺痿者皮毛痿也肺本屬金肺
氣熱爲火來乘金故肺葉皆焦凡皮毛皆虛弱急
薄矣夫肺爲母腎爲子腎受熱氣著而不去則足
攣而不得伸致成痿躄之證矣又以心痿言之心
痿者脈痿也正以心氣熱則火獨炎上凡在下之
脈皆厥逆而上上則下脈虛上下脈虛則生脈痿
脈痿者膝腕爲樞如折脫而不相提挈足脛縱緩
而不能任於地也又以肝痿言之肝痿者筋痿也
正以肝氣熱則膽在肝之短葉間者其汁泄而口
苦筋膜爲火蒸而乾燥筋膜乾燥則拘急而攣故

發而爲筋痿也又以脾痿言之脾痿者肉痿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脾氣熱故胃乾而渴脾主肌肉今熱薄於內則肌肉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癢故發而爲肉痿也又以腎痿言之腎痿者骨痿也腰爲腎府腎氣熱故腰脊不舉腎主骨則骨枯而髓減發而爲骨痿也夫凡曰痿者皆有痿躄之義而唯肺痿名曰痿躄其餘脈筋肉骨皆成此痿亦不免於痿躄則知痿躄爲病之同肺氣爲病之本矣下文首節乃詳言之

張志聰曰痿者四支無力委弱舉動不能若委棄不用之狀夫五臟各有所合痹從外而合病於內外所因也痿從內而合病於外內所因也夫形身之所以能舉止動靜者由臟氣之呴養於筋脈骨肉也是以臟病於內則形痿於外矣肺屬金肺熱則金燥而葉焦矣肺主皮毛肺熱葉焦則皮毛虛薄矣夫食飲於胃其精液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臟腑是五臟所生之精神氣血所主之皮肉筋骨皆由肺臟輸布之精

液以資養皮膚薄著則精液不能轉輸是以五臟皆熱而生痿躄矣靈樞經云皮膚薄著毛腠夭焦著者皮毛燥著而無生轉之氣故曰著則生痿躄也心爲火臟心氣熱則氣惟上炎心主脈故脈氣亦厥而上矣上則身半以下之脈虛而成脈痿也夫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營陰陽濡筋骨以利關節故經脈虛則樞折於下矣樞折卽骨繇而不安於地骨繇者節緩而不收故筋骨縣挈不收足脛緩縱而不能任地也膽者中精之腑其應在筋是

周身之筋膜由膽臟之精汁以榮養膽附於肝肝氣熱則膽汁泄而口苦矣膽汁泄則筋膜無以榮養而乾燥矣筋膜乾則攣急而發爲筋痿也陽明燥金主氣從中見太陰之濕化是以脾氣熱則胃乾而渴矣脾胃之氣並主肌肉陽明津液不生太陰之氣不至故肌肉不仁而發爲肉痿也腎主藏精腎氣熱則精液燥竭矣腰者腎之腑故腰脊不能伸舉腎生骨髓在體爲骨腎氣熱而精液竭則髓減骨枯而發爲骨痿也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臟之長也爲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痹傳爲脈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痹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臟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長聲上音漸尖）

王冰曰肺位高而布葉於胷中故爲五臟之長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志苦不暢而氣鬱肺臟氣鬱不利故喘息有聲而肺熱葉焦也肺者所以行榮衛治陰陽故引曰五臟因肺熱而發爲痿躄也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

不散熱氣在中故胞絡絕而陽氣內鼓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心下崩謂心胞內崩而下血也本病古經論篇名大經謂大經脈也以心崩溲血故大經空虛脈空則熱內薄衛氣盛榮氣微故發爲肌痹也先見肌痹後漸脈痿故曰傳爲脈痿也思想所願爲祈欲也施瀉勞損故爲筋痿及白淫也白淫謂白物淫衍如精之狀男子因溲而下女子陰器中綿綿而下也下經上古之經名使內謂勞役陰力費竭精氣也業惟近濕居處澤下皆以水爲事也平居久而易忽感之者尤甚矣內屬於脾脾氣惡濕濕著於內則衛氣不榮故肉爲痿也肉痿得之濕地者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此之謂害肉也陽氣內伐謂伐腹中之陰氣也水不勝火以熱舍於腎中也腎性惡燥熱反居下熱薄骨乾故骨痿無力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肺痿爲諸痿之由又詳諸痿之所以成也上文所重在合故揭皮脈肉筋骨爲五臟之痿此節所重在諸痿之由故較上節爲

更詳也言肺痿之所以得者以肺爲五臟之長爲心之蓋其病始於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鬱火炎極發爲肺鳴金得火而有聲也時則肺熱葉焦發爲痿躄然五臟之痿皆成痿躄實由於肺熱葉焦而始古語有之特以皮毛之痿爲肺經本臟之痿耳又脈痿之所以得者奇病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蓋婦人有胞評熱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蓋婦人有胞絡宮乃受胎之所惟胞絡繫於腎而屬於心故悲哀太甚則心系必急胞之絡脈阻絕衛氣不得外

出而動干其內所以心主血脈者從下崩潰數溲其血故本病篇云血脫過多大經空虛發爲肌痹傳爲脈痿者此也又筋痿之所以得者肝主身之筋膜思想既已無窮所願又不得遂其意久淫於外或至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蓋肝主筋其使內之際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臟相須爲用故筋弛而成筋痿者如此又肉痿之所以得者此人有漸於濕業惟事水濕有所留其居處又濕肌肉濡

漬痹而不仁發爲肉痿得之濕地者此也又骨痿之所以得者有所遠行勞倦時逢大熱而發爲渴渴則衛氣內伐其陰氣陰氣被伐熱舍於腎腎爲水臟不勝其火則骨枯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彼下經言骨痿生於大熱者此也

張志聰曰此申明五臟之熱而成痿者由肺熱葉焦之所致也臟真高於肺朝百脈而行氣於臟腑故爲臟之長肺屬乾金而主天居心主之上而爲心之華蓋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心志靡寧而火氣炎上肺乃心之蓋金受火刑即發喘鳴而肺熱葉焦矣肺熱葉焦則津液無從輸布而五臟皆熱矣故曰五臟因肺熱葉熱而成痿躄者此之謂也躄者足痿而不能任地故曰謂下經本病篇有此語也復論心肝脾腎各有所因而自成痿躄也胞絡者胞之大絡卽衝脈也衝脈起於胞中爲十二經脈之海心主血脈是以胞絡絕則心氣虛而內動矣陽氣心氣也心爲陽中之太陽故曰陽氣夫

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悲哀太甚則神志俱傷而上下之氣不交矣是以胞絡絕而陽氣內動心氣動則心下崩而數溲血矣本病卽本經第七十三篇之本病論大經胞之大絡也胞乃血室中焦之汁奉心化赤流溢於中從衝脈而上循背裏者貫於脈中循腹右上行者至胃中而散於脈外充膚熱肉生毫毛是胞絡之血半行於脈中半行於皮腠脈外之血少則爲肌痹脈內之血少則爲脈痿是溲崩之血從大經而下先傷皮膚氣分之血而復及於經脈之中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痹傳爲脈痿按皮膚之血卧則歸肝五臟生成篇曰人卧血歸於肝正此血也故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痹再按男子絡脣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者肝經衝脈之血也是以崩溲或大吐衄而不致於死若心主脈中之血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穹壤判矣至若肝氣自傷而發爲筋痿則何如也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思想無窮所願不得則肝氣傷矣前陰者宗筋之所聚足

厥陰之脈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意淫於外則慾
火內動入房太甚則宗筋縱弛是以發爲陰痿及
爲白淫白淫者慾火盛而淫精自出也下經卽以
下七十三篇之本病論今遺亡矣言本篇所論筋
痿者又生於所願不遂而傷肝兼之使內入房之
太甚也有漸於濕者清濕地氣之中於下也以水
爲事者好飲水漿濕濁之留於中也若有濕濁之
所留而居處又兼卑下外內皆濕以致肌肉濡漬
痹而不仁發爲肉痿也遠行勞倦則傷腎逢大熱
則暑暍傷陰渴則陰液內竭是以陽熱之氣內伐
其陰而熱舍於腎矣腎者水臟水盛則能制火今
陽盛陰消水不勝火以致骨枯髓虛足不任用於
身而發爲骨痿也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
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
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蠕輭平聲

王冰曰各求臟色及所主養而命之則其應也

馬蒔曰此言別五臟之痿當驗五色五合之證

張志聰曰痿病之因皆緣五臟熱而精液竭不能榮養於筋脈骨肉是以有因肺熱葉焦致五臟熱而成痿者有因悲思內傷勞倦外熱致精血竭而臟氣熱者皆當診之於形色也爪者筋之應齒者骨之餘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王冰曰宗筋謂陰毛中橫骨上下之豎筋也上絡胃腹下貫髖尻又經於背腹上頭項故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然腰者身之大關節所以司屈伸故曰機關橫骨上下腂兩旁豎筋正宗筋也衝脈循腹俠臍旁各同身寸之五分而上陽明脈亦俠腂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而上宗筋脈於中故云與陽明合於宗筋也以為十二經海故主滲

灌谿谷宗筋脈會會於橫骨之中從上而下故云陰陽總宗筋之會也宗筋俠臍下合於橫骨陽明輔其外衝脈居其中故云會之氣街而陽明爲之長也氣街則陰毛兩脈動處帶脈者起於季脇回身一周而絡於督脈督脈者起於關元上下循腹故云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也督脈任脈衝脈三脈者同起而異行故經文或參差而引之陽明虛則宗筋縱緩帶脈不引而足痿弱不可用也引謂牽引

馬蒔曰此言治痿獨取陽明者以陽明虛則宗筋不能引帶脈而爲痿也帝意五臟之痿似當分經以治之然論言治痿獨取足陽明胃經者何也伯言宗筋在人乃足之强弱所係但陽明實則宗筋潤陽明虛則宗筋縱所以獨有取於足陽明也蓋陽明爲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者所係之重如此彼衝脈乃奇經之一爲經脈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凡陽經陰經總與宗筋而相會會於陽明經之氣衝穴所

以陽明爲之長也帶脉亦奇經之一起於季脇回身一周此宗筋者與帶脉而相屬與督脉而爲絡正以奇經八脉任衝督三脉皆起於會陰之穴而帶脉亦相連屬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弛而不能舉牽引帶脉故足痿而不能舉然則足痿而不能舉者由於陽明之虛則治痿獨取陽明者宜也

張志聰曰論言卽本病論中之言也帝以伯言痿病之因於臟熱當從五臟所合之皮肉筋骨以治之如夫子言可矣然論言治痿何獨取於陽明蓋陽明爲水穀血氣之海五臟六腑皆受氣於陽明故爲臟腑之海宗筋者前陰也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諸筋皆屬於節主束骨而利機關宗筋爲諸經之會陽明所生之血氣爲之潤養故諸痿獨取於陽明谿谷者大小分肉腠理也衝脉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滲灌於谿谷之間與陽明合於宗筋是以宦者去其宗筋則傷衝任血瀉不復而鬚不生也少陰太陰陽明衝任督脉總會於宗筋循腹上行而復

會於氣街氣街者腹氣之街在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間乃陽明之所主故陽明爲之主長帶脈起於季脇圍身一周如束帶然三陰三陽十二經脈與奇經之任督衝維經循於上下皆屬帶脈之所約束督脈起於會陰分三岐爲任衝而上行腹背是以衝任少陰陽明與督脈皆爲連絡夫陽明爲水穀之海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宗筋縱弛不能束骨而利機關則成痿躄矣故諸痿獨取於陽明陰陽經脈皆屬帶脈之所約束如帶脈不能

延引則在下之筋脈縱弛而足痿不用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

王冰曰時受月者受氣時月也如肝王甲乙心王丙丁脾王戊己肺王庚辛腎王壬癸皆王氣法也時受月則正謂五常受氣月也

馬蒔曰此言治痿之有法也蓋筋脈骨肉各以其時而有受病之月如肝受病於春爲筋痿心受病

於夏爲脈痿脾受病於至陰爲肉痿肺受病於秋爲皮痿腎受病於冬爲骨痿今曰獨取陽明又必兼取所受病之經假如治筋痿者合胃與肝而治之補陽明之榮穴內庭肝之榮穴行間胃之俞穴陷谷肝之俞穴太衝調其虛實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和其逆順補則逆取瀉則順取則病已矣他如心之榮穴少府俞穴神門脾之榮穴大都俞穴太白肺之榮穴魚際俞穴太淵腎之榮穴然谷俞穴太谿是皆與胃而兼取者也

張志聰曰伯言治痿之法雖取陽明而當兼取其五臟之榮俞也各補其榮者補五臟之眞氣也通其俞者通利五臟之熱也調其虛實者氣虛則補之熱盛則瀉之也和其順逆者和其氣之往來也筋脈骨肉內合五臟五臟之氣外應四時各以其四時受氣之月隨其淺深而取之其病已矣按胗要經終篇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故春

刺散俞夏刺絡俞秋刺皮膚冬刺俞竅春夏秋冬各有所刺謂各隨其五臟受氣之時月察其淺深而取之如皮痿者治皮而骨痿者刺骨也

厥論篇第四十五

馬蒔曰詳論寒厥熱厥之分及手足十二經之各有其厥故名篇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

馬蒔曰此言厥病之分寒熱者以足之陰陽六經其氣有偏勝也蓋足有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也足有三陰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也三陽經氣衰於下

則陽氣少陰氣盛而厥之所以爲寒三陰經氣衰於下則陰氣盛而厥之所以爲熱下者足也

張志聰曰厥逆也氣逆則亂故忽爲眩仆卒不知人此名爲厥與中風不同有寒熱者有陰有陽也陰陽二氣皆從下而上是以寒厥熱厥之因由陰陽之氣衰於下也

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

王冰曰足太陽脈出於足小指之端外側足少陽脈出於足小指次指之端足陽明脈出於足中指及大指之端並循足陽而上肝脾腎脈集於足下聚於足心陰弱故足下熱也

馬蒔曰此言熱厥之熱在陰分者以其陽勝陰也

帝問熱厥之熱宜在陽分而反足下熱者何也正以陽脈起於足五指之表並循五指之表而上行彼肝脾腎之陰脈皆聚於足心其所行者皆陰分

也惟陽經氣勝則陰經氣衰陰不能勝其陽所以熱厥之熱必起於足下也

張志聰曰陽氣勝則陰氣虛而陽往乘之故熱厥起於足下也　張兆璜曰足心足少陰經脈之所出陰陽類論曰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蓋太陽爲諸陽主氣少陰爲諸陰主氣也

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

也

王冰曰足太陰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內側足厥陰脈起於足大指之端三毛中足少陰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並循足陰而上循股陰入腹故云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之上也

馬蒔曰此言寒厥之厥上於膝以其陰勝陽也帝問寒厥之寒宜在足下反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正以陰脈起於五指之裏並循五指之裏而上行膝上膝下之裏也惟陰經氣勝則陽經氣衰陽

不能勝其陰所以寒也不從外之所入而實由於內之所出也

張志聰曰集於膝下者三陰交於踝上也聚於膝上者三陰經脈皆循內股而上故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張兆璜曰陰陽二氣皆起於足是以傷寒病足經而不病手經也　張應略曰陰陽六氣止合六經足之六經復上合於手者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勝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因當作困）

王冰曰宗筋俠齊下合於陰器故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陰者脾脈陽明者胃脈脾胃之脈皆輔近宗筋故云太陰陽明之所合奪於所用謂多欲而奪其精氣也

馬蒔曰此言寒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而然也前陰者外腎也本宗筋之所聚而太陰陽明之脈各入於腹皆與宗筋而相合者也大凡人處春夏之時則三陽經之氣多而三陰經之氣少處秋冬之時則三陰經之氣多而三陽經之氣少此寒厥之人必恃其質壯而秋冬多慾以奪於腎經之用事是在下之腎氣乃因强力而遂與上焦之氣相爭不能復如其舊其精氣爲之溢下故寒邪之氣因從相爭之氣而齊上也蓋由腎氣既困於中秋冬三陽本衰而至此益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今寒邪入之則手足皆爲之寒也

張志聰曰此下二節論寒厥熱厥之因寒厥因失其所藏之陽故曰失也宗筋根起於胞中而內連於腎臟陰陽二氣生於胃腑輸於太陰藏於腎臟太陰陽明合聚於宗筋者乃中焦之太陰陽明與下焦之少陰太陽中下相合而會合於前陰之間也蓋寒厥之因因虛其所藏之陽而致之也夫秋冬之時陽氣收藏陰氣外盛此寒厥人者因恃其

質壯過於作勞則下氣上出則陰藏之精氣亦溢於下矣所謂煩勞則張精絕也邪氣者謂陰藏水寒之邪夫陽氣藏於陰藏精陽外出則陰寒之邪因從之而上矣夫氣因於中焦水穀之所生然藉下焦之氣爲陽明釜底之燃如秋冬之時過於作勞奪其陽氣爭擾於上陰寒之邪又因而從之則中焦所生之陽亦衰不能滲營於經絡矣中下之氣不能互相資生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　張兆璜曰滲

者滲於脈外營者營於脈中營氣宗氣皆精陽之氣營行於脈中諸陽之氣淡滲於脈外非獨衛氣之行於脈外也又曰論寒厥曰太陰陽明之所合論熱厥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是陰陽二氣本於先天之下焦而生於後天之中焦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於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

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慄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爲去聲數音朔

王冰曰前陰爲太陰陽明之所合故胃不和則精氣竭也內精不足故四支無氣以營之醉飽入內亡精氣中虛熱入由是腎衰陽盛陰虛故熱生於手足也

馬蒔曰此言熱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胃經縱酒而然也蓋凡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以絡脈橫行經脈直行酒性慄悍而溢故絡脈滿惟絡脈既滿則經脈必虛彼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腎屬足少陰者以慾而虛胃屬足陽明者以酒而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氣下陷而不和胃不和則脾氣亦衰穀氣不得化爲精微之氣而運之以行於四支矣何也此熱厥之人每爲醉飽以入房下氣上爭聚於脾中脾胃既受穀氣又受酒氣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自內形外也其內熱以溺赤爲驗夫酒氣本盛而慄悍惟腎陰既衰胃

陽獨勝手足皆爲之熱者因因傷其中焦所生之陰張志聰曰此言熱厥之因因傷其中焦所生之陰氣也靈樞經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夫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酒亦水穀悍熱之液故從衛氣先行於皮膚而充於絡脈是不從脾氣而行於經脈故絡脈滿而經脈虛也夫飲入於胃其津液上輸於脾脾氣散精於肺通調於經脈四布於皮毛是從經脈而行於絡脈從絡脈而散於皮膚自內而外也酒入於胃先行於皮膚先充於絡脈是從皮膚而入於絡脈反從外而內矣不從脾氣通調於經脈則陰氣虛矣悍熱之氣反從外而內則陽氣入矣陽明乃燥熱之腑藉太陰中見之陰化陰氣虛而陽熱之氣內入則胃氣不和矣胃不和則所生之精氣竭精氣竭則不能營於四支而爲熱厥矣夫飲酒數醉則悍熱之氣反從外而內而酒氣聚於脾中矣若飽以入房則穀食留於胃中脾臟不能轉輸其精液而穀氣聚於脾中矣氣聚於中而不得散酒氣與穀氣交相侵

薄則熱盛於中矣中土之熱灌於四旁故熱徧於身也入胃之飲食不能游溢精氣下輸膀胱故內熱而溺赤也夫腎爲水臟受水穀之精而藏之酒氣熱盛而慓悍則腎臟之精氣日衰陰氣衰於下而陽氣獨勝於中故手足爲之熱也　張兆璜曰寒厥因失其所藏之陽而致中氣日損熱厥因傷其所生之陰而致腎氣日衰當知中下二焦互相資生者也

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重聲平）

王氷曰不知人謂悶甚不知識人也或謂尸厥陰謂足太陰氣也

馬蒔曰此言厥有腹滿者以陰氣行於上其不知人者以陽氣盛於上而陰氣又行於上也陰氣者據上文觀之則是足少陰也足少陰奪於所用醉以入房下氣上爭而行之於上則下虛故氣在腹

而不在足所以腹中脹滿也陽氣者由上文觀之則是足陽明也足陽明酒氣盛於上足少陰腎氣又上彼邪氣從之而上則邪氣與陽氣爲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昏暈而不知人也夫曰陰氣盛於上則腹脹滿者乃上文之寒厥陽氣盛於上則不知人者乃上文之熱厥耳

張志聰曰暴不知人卒然昏憒或傾仆也半日氣周之半一日氣行之周陰氣盛於上謂中焦之陽氣日損陰氣獨盛於上也陰盛於上則下焦之陽氣亦虛陽虛於下是以腹脹滿也下氣謂下焦之元陽邪氣腎臟水寒之邪也陽氣盛於上謂陰氣虛而陽氣獨勝也陽盛於上則下氣重上下氣上乘則寒邪隨之而上逆逆則陽氣亂於上而卒不知人靈樞經曰清濁之氣亂於頭則爲厥逆眩仆此論陰陽二氣之並逆也　張兆璜曰前論下氣上爭則中焦之陽氣日損陰氣虛中則下焦之腎氣日衰此復論陰氣盛於上則下氣亦虛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又一轍也

帝曰善願聞六經脉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陽明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陽明之厥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脅痛胕不可以運太陰之厥則腹滿膹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胕內熱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能音耐

王氷曰不盛不虛謂邪氣未盛眞氣未衰如是則以穴俞經法留呼多少而取之

馬蒔曰此言足六經之厥狀病能也巨陽之厥首腫頭重者以其脉上額交巔從巔絡腦也其足不能行者以其脉之支者過髀樞貫臀內出外踝也發爲眴仆者眴眩而仆倒乃上重下輕之證也又足陽明胃經之厥胃本多氣多血故邪盛則爲癲疾而欲走且呼也腹滿者胃脉下鬲屬胃絡脾也不得臥者胃不和則臥不安也面赤而熱者其脉循頤下交承漿也又足少陽膽經之厥猝暴而聾

者以其脈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
前也頰腫者以其脈之下大迎加頰車下頸也脅
痛者以其脈下腋循胷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也脈
不可以運者以其脈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
之前也又足太陰脾經之厥腹滿膨脹者以其脈
入腹屬脾絡胃也後不利者以其脈之入腹屬脾
絡胃而厥逆則不利也不欲食食則嘔者其以脈
之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也不得臥者胃不和
則臥不安脾與胃同也又足少陰腎經之厥溺赤

者以其脈貫脊屬腎絡膀胱也口乾者以其脈之
循喉嚨俠舌本也腹滿心痛者以其脈絡心注胷
中也又足厥陰肝經之厥少腹腫痛者以其脈之
下環陰器入少腹也大腹脹者以其脈之俠胃屬
肝絡膽上貫鬲也溏瀉不利及下陰縮腫者以其
脈入毛中下環陰器也好臥屈膝者以膽脈出膝
外廉下循輔骨抵絕骨足輭欲臥而膝屈也脈內
熱者肝脈行於內脈也凡此六經之厥其治法盛
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按靈樞經

脈終始等篇皆言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則人迎大於氣口一倍也乃足少陽膽經爲盛足厥陰肝經爲虛卽補膽而瀉肝氣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則氣口大於人迎一倍也乃足厥陰肝經爲盛足少陽膽經爲虛卽補肝而瀉膽此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若不盛不虛則在膽取膽而不取之肝在肝取肝而不取之膽所謂自取其經也卽名之曰經治又曰經刺餘經皆然難經七十九難以實則瀉子是肝膽病瀉心虛則補母是肝膽病補腎此說似通但求之經旨則不合耳

張志聰曰上節論陰陽二氣之厥故帝復問其經脈之厥狀焉病能者能爲奇恆之病也夫奇恆之病不應四時多主厥逆是以六經之厥能爲諸脈作病者皆屬奇恆因於論厥故列於厥論篇中原屬厥逆奇恆之病故先提曰病能而列於病能篇之前也巨陽太陽也足太陽之厥厥逆於上則爲首腫頭痛厥逆於下則爲足不能行此皆經脈所過而爲病也神氣昏亂則爲眴仆太陽爲諸陽主

氣也此病在經而轉及於氣分故曰發癲狂走呼妄言妄見陽明之脈病也經氣厥逆故腹滿胃不和不得臥也陽明乃燥熱之經其經氣上出於面故面赤而熱足少陽之脈逆則暴聾頰腫脅痛足脈不可以運行也足太陰之脈入腹屬脾絡胃故厥則腹滿脹食飲入胃脾爲轉輸逆氣在脾故後便不利脾不轉運則胃亦不和是以食則嘔而不得臥也足少陰之經脈厥逆而陰液不能上資是以口乾心痛肺金不能通調於下故溺赤木火陰陽之氣上下不交故腹滿也足厥陰之厥溼漫不利陰縮而腫亦經脈所行也肝主筋膝者筋之會經脈厥逆不能濡養筋骨故好臥而屈膝厥陰木火主氣榮俞厥逆故脈內腫熱也陰陽二氣皆起於足故止論足之六經焉夫厥在經脈故當隨經以治之如經氣盛者用鍼瀉而疎之經氣虛者以鍼補之不盛不虛卽於本經以和調之名曰經刺

太陰厥逆脈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陰厥逆虛

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

馬蒔曰此申足六經厥逆之證其三陰各厥者各治本經三陰俱厥者易死太陰陽明厥者可治惟少陽厥者發之爲癰而驚則不可治也足太陰厥逆其脈急且攣者以其脈循脇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也心痛引腹者以其脈之從胃別上鬲注心中也此則太陰本經之病而取本經以治之也又足少陰厥逆虛滿嘔變者以其脈之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也下泄清者以其脈之開竅於二便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者耳又足厥陰厥逆拘攣腰痛虛而腹滿前陰自閉譫言不次者以其脈之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挾胃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絡古本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耳凡

此三陰俱厥前後不遍手足皆寒至三日死以其三陰之氣絕也又足太陽之厥逆僵仆者以其脈之自項下挾脊抵腰中也嘔血善衄者靈樞經脈篇亦謂其病則鼽衄也此則本經之證而治其本經耳又足少陽之厥逆機關不利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者以其脈之循頸下繞毛際橫入髀厭中也但此足少陽脈貫鬲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若發腸癰則經氣絕故不可治肝之病發爲驚駭而膽與之爲表裏故驚則死矣又足陽明之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者以陽明多氣多血其脈之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也

張志聰曰夫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五臟六腑之所生也臟腑之氣逆於內則陰陽之氣厥於外矣故復論手足十二經氣之厥逆焉中土之氣主溉四旁足太陰氣厥故脈爲急攣食氣入胃濁氣歸心脾氣逆而不能轉輸其精氣是以心氣虛而痛引於腹也此是主脾所生之病故當治主病之脾氣焉按首言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

指之裏是以先論足六經脈之厥狀次言陰陽二氣由中焦水穀之所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是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五臟六腑皆受氣於陽明故復論手足三陰三陽之氣厥也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少陰氣厥以致中焦虛滿而變爲嘔逆上下水火之氣不交故下泄清冷也按嘔變當作變嘔靈樞經云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言苦寒之味過傷少陰轉致中胃虛寒而變爲嘔逆與此節大義相同且

有聲無物曰嘔故不當作嘔出變異之物解攣者肝主筋也腰者肝之表也虛滿者食氣不能散精於肝也前閉者肝主疎泄也肝主語譫語者肝氣攣也三陰俱逆是陰與陽別矣不得前後者陰關於下也諸陽之氣皆生於陰三陰俱逆則生氣絕滅是以手足寒而三日死矣此厥在氣分故主三日死謂三陰之氣厥絕也若厥在經脈則爲厥狀病能而不至於死矣若太陽則主諸陽之氣陽氣厥逆故僵仆也陽氣上逆則嘔血陽熱在上則衄

血此太陽之氣厥逆於上以致迫血妄行也少陽主樞是以少陽氣厥而機關爲之不利頸項者乃三陽陽維之會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轉行項不可以回顧夫少陽相火主氣火逆於內故發爲腸癰不可治者謂病在氣分而癰腫在內非鍼刺之可能治也若發驚者其毒氣干臟故死陽明氣厥則喘上逆則欬也陽明之氣主肌肉故厥則身熱經云二陽發病主驚駭衄血嘔血者陽明乃悍熱之氣厥氣上逆則迫血妄行此病在氣而及於經血故皆曰善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嗌腫痤治主病者（痤音熸）

馬蒔曰此言手六經之厥逆惟心經則死餘則不言生死也手太陰肺經之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者以其脈之還循胃口上鬲屬肺也又手心主包絡經手少陰心經之厥逆心痛引喉身熱者以心

主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包手少陰脈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也靈樞邪客篇言心者五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此所以死不可治又手太陽小腸經之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者以其脈之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背入耳中出項又從頰上顓抵鼻至目內眥也腰不可以俯仰者經脈不合恐是足少陽之證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又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之厥逆發喉痹及嗌腫痓者以大腸之脈從缺盆上頸手少陽之脈從腹中出缺盆上項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

張志聰曰手太陰厥逆肺氣逆也肺主氣故虛滿而欬不能通布水津故善嘔沫此是主肺所生之病故當治主病之肺氣焉夫陰陽之氣皆出於足此論臟腑之氣故並及於手焉手心主者手厥陰胞絡之氣也手少陰者心臟之氣也胞絡爲君主之相火二火並逆將自焚矣故爲死不可治手太

陽所生病者耳聾小腸主液故逆則泣出也夫心主血脈小腸主液而爲心之表小腸氣逆則津液不能榮養於經脈是以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蓋腰項之間乃絡脈經俞之大會也手陽明者肺之腑也手少陽者手厥陰三焦也陽明主噎肺主喉兼三焦之火氣並逆是以發喉痹而噎腫也陽明乃燥熱之經三焦屬龍雷之火火熱並逆故發痓也　張兆璜問曰手之六經獨心主少陰與陽明少陽合論者何也曰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藏五腑以應五方五行五色五味五音五數也所謂六藏六腑者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合爲六藏六腑復應天之六氣是以論手心主而兼於少陰論手陽明而合少陽也曰手厥陰爲心藏之胞絡固可合并而論手陽明與少陽並論者其義何居曰三焦者中瀆之腑也中上二焦並出於胃口下焦別手陽明之廻腸而出故論手陽明而兼於少陽也

病能論篇第四十六

馬蒔曰能音耐言病之形狀耐受故此以病能名篇

張志聰曰按以下四篇論奇恆之爲病篇名病能者言奇病之不因於四時六氣而能爲臟腑經脈作病也疏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方盛衰論曰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淸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

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蓋言本經之上經論氣之通於天下經言病之變化臨病之士審證辨脈察色觀形分時候氣別正甄邪再當比類奇恆合之病能診可十全方爲得道是以本卷一十五篇自熱病論至厥論論疾病之變化而以奇恆四篇續於其後謂疾病變化之外而又有奇恆之病診恆病之脈證又當合參於病能庶無五過四失之誤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王氷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血盛氣壯今反脈沈細者是逆常平也沈細爲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脈盛人迎者陽明之脈故盛則熱也人迎謂結喉旁脈應手者胃脈循喉嚨而入缺盆故云人迎者胃脈也血氣壯盛而熱內薄之兩氣合熱故結爲癰

馬蒔曰此言診胃脘有癰之脈胃脈則沈細而人

迎則甚盛也蓋胃爲水穀之海其經多氣多血脈見右關本宜洪盛而今反沈細則是胃氣已逆故沈細如此人迎者胃經穴名其脈見於左寸今右關沈細而人迎大三倍於寸口則胃經爲實盛則是熱聚胃口而不行耳按靈樞經脈篇謂人迎大三倍於寸口則胃經爲實卽此二脈以驗之而知胃脘之有癰矣

張志聰曰首論胃脘癰者言榮衛血氣由陽明之所生血氣壅逆則爲癰腫之病與外感四時六淫內傷五志七情之不同也胃脈者手太陰之右關脈也能至於手太陰而胃脈沈細矣氣逆於胃則人迎甚盛人迎甚盛則熱聚於胃矣人迎者胃之動脈也故胃氣逆則人迎脈盛熱聚於胃口而不行則留滯而爲癰矣

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臟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

王冰曰五臟有所傷損及水穀精氣有所之寄扶其下則臥安以傷及於臟故人不能懸其病處於

空中也

馬蒔曰此言人有臥而不安者以臟氣傷而精氣耗也蓋五臟爲陰各藏其精臟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則臟傷而精耗者臥不安也必精有所寄各在本臟而無失斯安矣寄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故凡人有臥不安者血不歸肝榮氣以躁而消亡衛氣不能入於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絕其病也

張志聰曰此言胃不和而臥不安也夫五臟所以藏精者也精者胃腑水穀之所生而分走於五臟如臟有所傷及精有所往而不受則爲臥不安矣蓋五味入胃津液各走其道是胃腑所生之精能分寄於五臟則安逆留於胃卽爲臥不安之病上節論胃中氣逆則爲臥此言胃腑精逆則臥有所不安是奇恆之道如璇璣玉衡神轉不回如回而不轉則失其相生之機如有所留阻則爲癰逆之病故人不能少空懸其病也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臟之蓋也

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恒陰陽中
王冰曰肺居高布葉四藏下之故言肺者藏之蓋
也若氣盛滿偃臥則氣促喘奔故不得偃臥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不得偃臥者以其肺之邪氣盛
也
張志聰曰此言肺氣逆而爲病也臟眞高於肺爲
五臟之華蓋朝百脈而輸精於臟腑肺氣逆則氣
盛而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矣偃仰也奇恒陰陽
謂玉機諸論篇中言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
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
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
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
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腰痛之病也
王冰曰不然言不沈也
馬蒔曰此言腎有浮遲之脈當知其有腰痛之病
也據本節大義所謂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者
此脈當見於兩尺也春夏脈浮秋冬脈沈此四時

之脈也今冬時診之右尺之脈沈而帶緊與冬時相應所謂應四時也左尺之脈遲而兼浮與冬時相反所謂逆四時也遲爲腎脈浮爲肺脈左尺浮而遲當主病在腎特脈頗關在肺故腎當腰痛而脈經則無疾也何也足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者豈肺脈來見於此哉以左腎不足而脈不能沈故得肺脈耳其實非肺病也當知其爲腰痛之病耳

張志聰曰此論腎氣逆而爲病也夫左脈主血當沈右脈主氣當浮故冬診之左右脈皆當沈緊今左脈反浮而遲是逆四時之氣矣腎主冬氣而又反浮在左故當主病在腎頗關涉於肺當爲腰痛之病蓋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五臟相通移皆有次是木穀所生之精氣先至於手太陰肺金相生而順傳於腎腎當復傳之於肝今反見浮遲之肺脈是腎臟有病而氣反還逆之於母臟故當主腎病之腰痛而頗關涉之於肺也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

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王冰曰帝言所攻則異所愈則同欲聞眞法何所在伯言雖同曰頸癰然其皮中別異不一等也息瘜也死肉也石砭石也可以破大癰出膿今以鈹鍼代之

馬蒔曰此言有病頸癰者當同病異治也頸中有癰者或以石爲鍼治之或以小鍼治之或以艾灸之而病皆愈者豈無眞要之法哉蓋病名雖同而實有微甚之異耳所謂以小鍼開除而去病者正以癰間有氣頓息未至甚也所謂以石爲鍼而瀉之者正以氣盛血聚故也唯其同名異等此所以同病異治也

張志聰曰經曰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此言五臟相通雖順傳有次然不得相生之正氣而反受母臟之寒邪則爲癰腫之病矣同言異等言癰雖同名而爲病之因各有其類靈樞癰疽篇曰血脈之

道因息乃行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故癰腫蓋言邪客於脈絡之中而爲癰腫者宜用鍼開除以去之夫腎脈上貫肝膈腎與肝脈皆循喉嚨入頏顙故癰腫在頸此病因於腎也肝藏之血行於皮膚氣分如腎藏之寒邪順傳於肝肝氣盛而血聚於皮膚之間而爲癰腫者宜石而瀉之蓋石者砭其皮膚出血鍼者刺入經穴之中故病在脈絡者宜鍼病在皮膚者宜石是以同病異治而皆已也　張兆璜曰陷下者又宜灸始言鍼灸而後止言鍼石者蓋此篇論五臟之相傳而腎臟之氣已傳於肝故止宜鍼宜石設或有回陷於腎者又當灸之此雖不明言蓋欲人意會讀者宜潛心參究不可輕忽一字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

故奪其食卽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長上聲洛落同）

王冰曰暴折而難決言陽氣被折鬱不散也此人多怒亦曾因暴折而心不疏暢故爾如是者皆陽逆躁急所生故病名陽厥陽明常動者言頸項之脈皆動不止也陽明之動動於結喉旁是謂人迎氣舍之分位也若少陽之動動於曲頰下是謂天窻天牖之分位也若巨陽之動動於項兩旁大筋前陷者中是謂天柱天容之分位也不應常動而反動甚者動當病也食少則氣衰故節去其食而病自止鐵洛味辛微溫平主治下氣方俗或呼爲鐵漿非是生鐵液也

馬蒔曰此言病怒狂者之病有診法治法也人有病狂者以其陽氣之逆也陽氣者足三陽經卽下陽明巨陽少陽之氣也此人者因猝暴之頃有所挫折而事有難決志不得伸故三陽之氣厥逆上行而善怒而狂病名曰陽氣之厥逆然所以知此疾者必診之三陽經之動脈耳足陽明經常動者

靈樞動輸篇言足陽明獨動不休故凡衝陽地倉大迎下關人迎氣衝之類皆有動脈不止而衝陽爲尤甚彼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則不動者也雖膀胱經有天窻委中崑崙膽經有天容懸鐘聽會而皆不及胃經之尤動也夫二經不動而今至於動之甚速此其病之怒狂故諸陽之脈有如此耳至於所以治之者亦惟奪其飲食飲以生鐵洛焉可也蓋食化於太陰脾經而氣乃長於陽明胃經故胃本多氣多血而又加多食則陽愈盛而狂愈甚所以必減其食也生鐵洛者屬金金能尅木則肝氣可下而怒不至甚以其性之能下氣疾故可爲飲以服之也

張志聰曰經云肝移寒於心狂膈中又肝病者善怒此肝雖順傳於心而不得相生之正氣反受肝之寒邪寒凌心火故爲怒狂折屈逆也決流行也本經曰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此言肝氣上逆則陽氣暴折而不得出陽

氣難於流行則肝氣亦未得而治故善怒也夫心爲陽中之太陽巨陽者心之標陽也少陽者肝之表氣也夫陽明乃胃之悍氣故獨動而不休巨陽少陽不動者也今不動之氣反動而大疾故使人怒狂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毛脈合精行氣於腑是食入於陰而長氣於陽也此言巨陽少陽受氣於心肝二臟之陰肝心之氣上逆以致巨陽少陽之動大疾故奪其食則陰氣衰而陽動息矣夫所謂怒狂者肝邪上乘於心鐵

乃烏金能伐肝木故下肝氣之疾速也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潟瀉術各十分慶衝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解懈同墮惰同）（惡去聲）

王氷曰酒風飲酒中風者也夫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元府開發陽盛則筋痿弱故身體解惰也腠理疎則風內攻元府發則氣外泄故汗出如浴也風氣外薄膚腠理開汗多內虛癉熱熏肺故惡

風少氣也因酒病故曰酒風术味苦温平主治大風止汗麋銜味苦寒平主治風濕筋痿澤瀉味甘寒平主治風濕益氣由此功用方故先之飯後藥先謂之後飯

馬蒔曰此言酒風之證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故凡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元府開惟陽盛則熱盛筋痿故身熱懈惰也腠理開則風內入元府開則氣外泄所以多汗如浴也風氣外薄腠理汗多內虛熱熏於肺肺氣亦虛故惡風少氣也治之者用澤瀉术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煎服其藥後飯而服謂之後飯也王註以爲先用藥者不知此證在表先服藥則入裏故後飯者藥在飯後也

張志聰曰此言脾氣逆而爲病也夫飲酒數醉氣聚於脾中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而四支懈惰也熱盛則生風風熱相搏是以汗出如浴而惡風少

氣也酒氣聚於脾則不能上輸於肺而下輸膀胱矣易曰山澤通氣澤瀉服之能行水上如澤氣之上升爲雲而復下瀉爲雨也术乃山之精得山土之氣能通散脾氣於四旁麋衙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能去風除濕者也合三指撮者三乃木之生數取制化土氣之義後飯者復以穀氣助脾也夫奇恆之病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今論胃腑所生之精氣以太陰始而順傳於腎腎傳之肝肝傳之心心傳之脾是五臟相通移皆有次而又有不得

偃臥腰痛頸癰諸病是四時六淫七情五志之外而有奇恆之逆傳奇恆之中而又有順傳之奇病故人不能虛懸其病也按本經八十一篇內論疾病者止二十有奇而論奇恆者有十篇當知人之生病也多起於厥逆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博者大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恆者得

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度俱音鐸

馬蒔曰此歷舉古經篇名而釋其義也首四句似以鍼法爲解上經金匱揆度奇恆俱古經篇名今皆失之上經者必以衛氣爲論如生氣通天論之義故曰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金匱疑是藏之金匱如金匱眞言論之類然其義則決死生也揆度以度病爲言奇病不得以四時而死如奇病論大奇論之類恆病得以四時而死

如臟氣法時論合於四時而死之類揆以切求其脈理度以得其病處遂以四時度之此皆古經篇之義也

張志聰曰此論切求奇恆之脈法也夫胃腑五臟之病能者其氣逆者其脈沈細故所謂沈之而細之如胃精之聚於胃脾氣之聚於脾者其脈堅牢而不鼓也又如肺氣之盛腎氣之上搏於肝肝氣之上搏於心者其脈應指而大也上經者謂上古

天眞生氣通天至六節藏象藏氣法時諸篇論人之臟腑陰陽地之九州九野其氣皆通於天氣下經者謂通評虛實以下至於脈解諸篇論疾病之變化金匱者如金匱眞言脈要精微平人氣象諸篇論脈理之要妙以決死生之分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故曰金匱者所以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奇恆之脈病奇恆者言奇病之異於恆常也所謂奇者病五藏之厥逆不得以四時之氣應之所謂恆者奇恆之勢乃六十首亦得以四時之氣而爲死生之期揆度奇恆所指不同故當切求其脈理而復度其病處如本篇論五藏之病能當摩之切之以脈求之如太陽之腰椎腫少陽之心脅痛陽明之振寒太陰之病脹又當得其病處而以四時度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二

黃帝素問二十二 奇病論篇第四十七 大奇論篇第四十八

馬蒔曰內論諸病皆異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論奇恆之腑而爲奇恆之病也五臟別論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名爲奇恆之腑是以本篇所論有犯大寒內至骨髓上逆於腦之腦髓骨病脈解篇之脈病口苦之膽病九月而

瘖及母腹中受驚之女子胞病皆奇恆之腑而爲病也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 重平聲瘖音音

王冰曰重身謂身中有身則懷妊者也瘖謂不得言語也妊娠九月足少陰脈養胎約氣斷則瘖不能言非天眞之氣斷絕也少陰腎脈也氣不榮養故舌不能言十月胎去胞絡復通腎脈上榮故復舊而言也疹謂久病反法而治則胎死不去遂成久痼之疹病妊娠九月筋骨瘦勞力少身重又拒於穀故身形羸瘦不可以鑱石傷也胎約胞絡腎氣不通因而泄之腎精隨出精液內竭胎則不全胎死腹中著

而不去由此獨擅故疹成焉

馬蒔曰此言重身而瘖者當產後愈不必强施以攻補之法也重身九月而瘖者醫書謂人之受孕者一月肝經養胎二月膽經養胎三月心經養胎四月小腸經養胎五月脾經養胎六月胃經養胎七月肺經養胎八月大腸經養胎九月腎經養胎十月膀胱經養胎先陰經而後陽經始於木而終於水以五行之相生爲次也然以理推之則手足十二經之經脉晝夜流行無間無日無時而不共

養胎氣也必無分經養胎之理今曰九月而瘖蓋時至九月則娠胎已久兒體日長胞絡宮之絡脉繫於腎經者阻絕而不通故間有爲之瘖者非人人然也此乃阻絕之絕非斷絕之謂何也腎經之脉下貫於腎而上繫舌本故脉道阻絕者不能言也此所以不必强爲施治當至十月分娩之後而自能復言矣刺法篇有云無損不足無益有餘以成痼病必俟十月之後然後調理之耳所謂無損不足者卽如身體高胖瘦無用鑱石以鍼之之謂也

所謂無益有餘者卽如腹中有形而又用鍼以治之則反以泄之也泄之則腎之精氣反出而胎亦隨損胎死腹中著而不下是乃病獨擅中故曰疹之已成也吾故曰無治也當十月復愚意古人用鍼故曰無治若今人用藥則當用藥治之但當以補心腎爲宜耳按大奇論以胞精不足者善言爲死不言爲生此可以驗九月而瘖非胞精之不足故十月而復也

張志聰曰胞之絡脈胞絡之脈也蓋娠至九月胞長已足設有碍於胞絡卽使阻絕而不通聲音之道在心主言在肺主聲然由腎間之動氣上出於舌而後能發其音聲故曰舌者音聲之機也胞之絡脈繫於腎足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胞之絡脈阻絕則少陰之脈亦不通是以舌不能發機而爲瘖矣至十月胎出則胞絡通而音聲復矣刺法謂鍼經內之法也疹病也言毋損其不足益其有餘使成其病而後復調治之鍼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

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是以身羸瘦者不可妄用鍼石此蓋重在有餘而兼引其不足也泄謂用鍼瀉之鍼經曰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精泄則病益甚而恇按腹中胞積皆爲有形在女子胞則曰無益其有餘在息積曰不可灸刺在伏梁曰不可動之是腹中有形者皆不可刺泄刺雖中病而有形之物不去則反泄其精氣正氣出而邪病反獨擅於其中故爲疹成也　朱聖公曰女子胞

腹中積皆爲有餘

帝曰病脅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不能獨治也

王冰曰腹中無形脅下逆滿頻歲不愈息且形之氣逆息難故名息積也氣不在胃故不妨於食也灸之則火熱內爍氣化爲風刺之則必瀉其經轉成虛敗故不可灸刺是可積爲導引使氣流行久以藥攻內消瘀積則可矣若獨憑其藥而不積爲

導引則藥亦不能獨治之也

馬蒔曰此言息積之病當兼導引服藥以治之

張志聰曰此肺積之爲病也肺主氣而司呼吸定息故肺之積曰息奔在本經曰息積積者漸積而成是以二三歲不已夫肝肺之積皆主脅下滿積在肝則妨於食此積在肺故不妨於食也此病腹中有形不可灸刺凡積當日用導引之功調和之藥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止用藥而不導引則藥不能以獨治也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肓音荒）

王冰曰以衝脈病故名曰伏梁然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齊下同身寸之三寸關元之分俠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身體髀皆腫繞齊

而痛名曰伏梁動之爲水溺濇之病者以衝脈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其上行者起於胞中上出齊下關元之分故動之則爲水而溺濇也動謂齊其毒藥而擊動之使其大下也

馬蒔曰此節大義與腹中論第四十以爲奇病故重出於此其釋義具彼

張志聰曰此其氣積於大腸之外而爲伏梁也大腸爲肺之腑氣逆不通是以身體髀股脛皆腫此根因於風邪傷氣留溢於大腸之間而著於肓肓者卽腸外之膏膜其原出於脐脇正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者不可妄攻以動之蓋風氣留溢於齊下與水臟水腑相連動之則風行水潠而爲水病矣水逆於上則小便爲之不利矣　張兆璜曰奇恆之病多因於積聚厥逆前論腹中此論奇恆也

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數音朔

王冰曰筋急謂掌後尺中兩筋急也脈要精微論

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今尺脈數急脈數爲熱熱當筋緩反尺中筋急而見腹中筋當急何也腹急謂俠齊腎筋俱急蓋尺裏候腹中故見尺中筋急則必腹中拘急矣色見謂見於面部也夫相五色者白爲寒黑爲寒故二色見病彌甚也馬蒔曰此言尺數筋急者不必據其腎之熱而當據其腹之寒也尺脈數甚則腎經有熱熱宜筋緩而今掌後尺中反見筋急者何也此所謂病在手筋也尺脈雖數而筋則肝經主之於腎無與尺中筋急其人腹中當有筋急所謂尺裏以候腹中也腹中有寒故急不可以其腎之熱而疑其筋之不宜急矣且其人白黑二色見於面部則白黑爲寒其病爲尤甚也

張志聰曰此論諸筋之爲病也夫奇恆之勢診有十度度脈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如心脈滿大肝脈小急脈來懸鉤脈至如喘之類皆所以度脈也如肝滿腎滿肺滿則爲腫肝氣亏不足木葉落而死腎氣亏不足去棗華而死皆所以度臟

也如肌氣亏不足膚脹身腫大肉陷下皆所以度肉也診筋之病所以度筋也如十二俞之亏不足水凝而死所以度俞也如正月太陽三月厥陰五月陽明十月少陰所以度陰陽氣也皆爲病之異於恆常者也夫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是以筋病急而尺脈數也夫諸筋之會聚於宗筋衝脈者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是以筋病而腹必急也夫十二經之筋病惟手太陰甚則成息賁脊急吐血足少陰筋病甚者死不治是以白色黑色見者則病甚也

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王氷曰頭痛之疾不當踰月數年不愈故帝怪而問之夫腦爲髓主齒是骨餘腦逆反寒骨亦寒入故令頭痛齒亦痛

馬蒔曰此言歲久頭痛者以其寒入於腦氣有所逆而然也人有頭痛數歲不已者其人曾犯於大

寒大寒至於骨髓腦者爲髓之海故髓以腦爲主今大寒入髓而氣逆上行故令頭痛齒爲骨餘亦兼齒痛也此病氣逆而然故亦名之曰厥逆耳

張志聰曰此論腦骨髓之爲病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故所犯大寒之氣而內至骨髓也諸髓皆屬於腦故以腦爲主髓邪上逆則入於腦是以頭痛數歲不已齒乃骨之餘故齒亦痛也此下受之寒上逆於巔頂故名曰厥逆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爲去聲癉得爛反數音朔下同

王冰曰癉謂熱也脾熱則四臟同稟故五氣上溢也生因脾熱故曰脾癉脾熱內滲津液在脾胃穀化餘精氣隨溢口通脾氣故口甘津液在脾是脾

之濕食肥則腠理密陽氣不得外泄故肥令人內熱甘者性氣和緩而發散逆故甘令人中滿然內熱則陽氣炎上炎上則欲飲而嗌乾中滿則陳氣有餘有餘則脾氣上溢故曰其氣上溢轉爲消渴也蘭草味辛熱平利水道辟不祥除陳久甘肥不化之氣者以辛能發散故也

馬蒔曰此言有脾癉之疾者當轉爲消渴也五氣者五臟之氣也肝主酸心主苦脾主甘肺主辛腎主鹹人有病口甘者乃脾氣之溢也名曰脾癉脾癉者脾氣之熱也正以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胃行其精氣津液今津液在脾脾熱則口甘此病必發之於多食肥美也蓋肥者陽氣有餘令人內熱甘者性緩不散令人中滿多食肥美故其氣至溢口爲之甘口甘日久則熱氣燥甚轉爲消渴之證治之者以蘭草除其陳鬱之氣則辛能發散病愈矣

張志聰曰五氣者土氣也土位中央在數爲五在味爲甘在臭爲香在臟爲脾在竅爲口多食甘美

則臭味留於脾中脾氣溢而證見於外竅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五味入口津液各走其道苦先入心酸先入肝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美者香美肥者厚味也厚味令人內熱甘者主於留中津液不能輸布於五臟而獨留在脾脾氣上溢發爲口甘內熱不清轉爲消渴治之以蘭者蓋味有所積以臭行之從其類而治之也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咽音煙去聲使）

王冰曰膽汁味苦故口苦靈蘭祕典論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肝與膽合氣性相通故諸謀慮取決於膽咽膽相應故咽爲使焉胃腹曰募背曰俞膽募在乳下二肋外期門下同身寸之五分俞在脊第十椎下兩旁

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鍼三分灸五壯其治法具於陰陽十二官相使篇今經已亡

馬蒔曰此言有膽癉之疾也病有口苦取足少陽膽經之陽陵泉以治之者何也此病乃膽氣之熱也夫謀慮在肝決斷在膽故肝爲中之將而取決於膽也肝脈上循喉嚨其支者從目系下環脣內故咽爲之使此人數謀慮而不決斷故膽氣以煩勞而致虛膽氣上溢口爲之苦治之者不但在陽陵泉也凡五臟之募穴在腹今曰膽之募者卽肝之募也名曰期門任脈經有巨闕穴在鳩尾下一寸其期門開巨闕旁四寸五分直乳二肋端不容旁一寸半又曰乳直下一寸半鍼四分灸五壯

張志聰曰膽病者口苦陽陵泉膽之合穴也按靈樞經曰其寒熱者取陽陵泉夫寒熱實證也此係膽虛氣溢當取募俞不當取其合穴故口苦之不愈也肝脈挾胃貫鬲循喉嚨入頏顙環脣內故咽爲肝之外使是以肝病而證亦見於口也謀慮不決則肝氣鬱而膽氣虛矣膽之虛氣上溢而口爲

之苦矣上節論脾氣實此論膽氣虛虛實之氣皆
能爲熱而成癉
帝曰有癉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
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
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
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
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
謂五有餘者五病氣之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
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
裏亦正死明矣
王冰曰陽氣太盛於外陰氣不足故有餘也癉小
便不得也溲小便也頸膺如格言頸與胷膺如相
格拒不順應也人迎躁盛謂結喉兩旁脈動盛滿
急數非常躁速也胃脈也太陰脈細縷如髮者謂
手大指後同身寸之一寸骨高脈動處脈則肺脈
也此正手太陰脈氣之所流可以候五臟也病癉
數溲身熱如炭頸膺如格息氣逆者皆手太陰脈
當洪大而數今太陰脈反微細如髮者是病與脈

相反也何以致之肺氣逆陵於胃而爲是上使人迎躁盛也故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也以喘息氣逆故云頗亦在肺也病因氣逆證不相應故病名曰厥死不治也外五有餘者一身熱如炭二頸膺如格三人迎躁盛四喘息五氣逆也內二不足者一病癰一日數十漏二太陰脈微細如髮夫如是者謂其病在表則內有二不足謂其病在裏則外得五有餘表裏旣不可憑補瀉固難爲法故曰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馬蒔曰此言表裏俱病者而決其爲死也病有癰者謂膀胱不利爲癰一日雖數十漏而小便不得出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熱如火也頸膺如格謂膺之旁爲胷其頸與膺如相格拒而不得通也暢左手寸口人迎之脈三倍而躁其息爲喘其氣甚逆此有餘也右手氣口太陰之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何經名爲何病此病在太陰經之不足觀氣口微細之脈可知也其氣盛在於胃觀人迎躁盛之脈可知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禁服等篇

皆以人迎三盛爲病在陽明所以謂之其盛在胃也至於喘息氣逆頗關在肺然肺虛也非盛也特邪氣耳病名曰厥當至死不治蓋人迎盛於氣口者爲格以陽氣上逆而陰氣不得運於外也曰身熱如炭曰頸膺如格曰人迎躁盛曰喘息曰氣逆此得五有餘也曰病癰一日數十漫曰太陰脈微細如髮此二不足也所謂得五有餘者病氣有餘也所謂得二不足者正氣不足也卽五有餘而欲瀉之則其裏甚虛而不能以當夫瀉卽二不足而欲補之則其表甚盛而不可以施夫補此其不表不裏正以必死而無疑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二氣生於太陰陽明陰陽不和而爲死證也夫水穀入胃脾主行其津液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陽三陽不足則陽明甚盛太過不及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表裏之氣皆絕矣夫入胃之飲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今太陰病而不能轉輸於上頗在肺而不能通調於下則病癰

矣夫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今地氣不能上升而惟下泄是以一日數十溲此太陰之不足也陽明者表也身熱如炭陽明盛也陽明脈俠喉其俞在膺中頸膺如格胃氣强也陽明盛強則人迎躁急頗關在肺故喘息氣逆此陽明之有餘也陽明盛强則與脾陰相絕太陰不得受水穀之精是以脈微如髮此太陰之不足也夫陽明乃燥熱之經從中見太陰之濕化太陰不足則胃氣熱而人迎躁盛矣胃氣上逆頗關在肺而爲喘息氣逆

矣胃氣盛强不能遊溢精氣而太陰不足矣太陰不足則五臟六腑皆無所受氣而爲厥逆之死證也五有餘者謂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而氣逆此五病氣之有餘也二不足者病癰一日數十溲太陰脈微細如髮亦病氣之不足也陽明者表也外得五有餘不能行氣於表之三陽矣太陰主裏內得二不足不能行氣於裏之三陰矣此其身之表裏陰陽皆爲斷絕亦正死也明矣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

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

王冰曰夫百病者皆生於風雨寒濕陰陽喜怒也然始生有形未犯邪氣已有巔疾豈邪氣素傷耶巔頭首也精氣謂陽之精氣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初生而有發頂巔之疾者乃胎中之有病也頂巔之病凡病在頂巔者皆是也非止頭痛而已帝問初生之子未犯邪氣遽有此疾必有其由伯言此病乃得之於胎中者耳方其在腹之時其母曾有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於上故令子發爲巔疾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女子胞之爲病也有所大驚則氣暴上而不下夫精以養胎而精氣并居者也母受驚而氣上則子之精氣亦逆故令子發爲巔疾也愚謂巔當作癲按嬰兒癲癇多因母腹中受驚所致然癲疾者逆氣之所生也故因氣上逆而發爲癲疾　張兆璜曰胎中受病非止驚癇姙娠女子飲食起居大宜謹愼則生子聰俊無病長年

帝曰有病瘧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帝曰善王冰曰瘧然謂面目浮起而色雜大緊謂如弓弦也大卽爲氣緊卽爲寒寒氣內薄而反無痛與衆別異常何也脈如弓弦大而且緊勞氣內稽寒復內爭勞氣薄寒故化爲風風勝於腎故曰腎風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此腎水受風心火痿弱水火俱困故必死

馬蒔曰此言腎風之證而至於心痿則死也腎屬水故腎虛則水稽腎不宜感風故風在則體浮遂形之爲外證者瘧然而壅如有水狀其身又無痛慮其形又不至瘦形之爲脈體者風熱則脈大風與水搏則脈緊形之爲內證者脹滿則薄脾而不能食雖食亦少又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其病則欲其能食也難矣此病乃生於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最善驚以水盛則心火衰故神喪而必多驚耳若驚後而心經痿弱無氣者

則心本不受邪今者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

張志聰曰疿然浮腫貌如有水狀者水氣上乘非有形之水也足少陰寒水主氣大則爲風緊則爲寒故其脈大緊也夫病風水者外證骨節疼痛此病在腎非外受之風邪故身無痛也水氣上乘故形不瘦風木水邪乘侮土氣故不能食即食而亦不能多也腎爲水臟水生風木此腎臟自生之風非外受之邪故曰病生在腎水者火之勝不能食者水邪直入於上焦也善驚者水氣薄於心下也夫心不受邪驚已而心氣痿者心受邪傷也　張兆璜曰邪干上焦則不能食在中焦則食少也又曰天有六淫人亦有六氣奇恆之病多不因於外邪

大奇論篇第四十八

馬蒔曰內論諸病尤異故以大奇名篇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記奇病之廣大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卽爲腫

王氷曰滿謂脈氣滿實也腫謂癰腫也臟氣滿乃如是

馬蒔曰此言肝腎肺經之滿者其脈必實其證必腫也滿脹滿也腫浮腫也其皮部當爲腫也

張志聰曰滿謂臟氣充滿也夫五臟者藏精氣而

不瀉故滿而不實如滿而皆實是爲太過當卽爲
腫然此論臟氣實而爲腫與氣傷痛形傷腫之因
證不同也

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
腎雍脚下至小腹滿脛有大小髀胕大跛易偏枯
王氷曰衝脈者經脈之海與少陰之絡俱起於腎
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腘中循胕骨內廉
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
齊下同身寸之三寸故脚下至少腹滿若血氣變
易爲偏枯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肺肝腎氣之雍者又必合
有其證也人之肺氣雍滯者以肺藏氣而主息其
脈支別者從肺系橫出腋下故旣發喘而兩胠亦
必滿也肝氣雍滯者肝之脈從股陰入毛中環陰
器抵少腹上貫肝鬲布脅肋故脹滿不得小便也
且其臥也多驚以肝病主驚駭耳腎氣雍滯者腎
脈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上腨內出腘內廉上股內
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

中故自脚下上至少腹必脹滿也其左右足脛有大小不同其髀至脽大跛爲患當易至有偏枯之疾夫上節三經之證曰腫而此則不止於腫而已故諸證不同又如是也

張志聰曰雍者謂臟氣滿而外壅於經絡也蓋滿在氣則腫在肌肉壅在經則隨經絡所循之處而爲病也喘兩胠滿不得小便皆經絡爲病臟氣壅滿臥則神魂不安故發驚也自脚下至少腹滿亦腎經脈所行也腎主骨而寒水主氣故足脛有大小髀脽大而跛變易爲偏枯此論臟氣壅於經脈而爲此諸病與邪在三焦之不得小便虛邪偏客於形身而發爲偏枯之因證不同也

心脈滿大癲癒筋攣肝脈小急癲癒筋攣 癲音閑 癒音燗

王氷曰心脈滿大則肝氣下流熱氣內薄筋乾血涸故癲癒而筋攣肝脈小急者寒也

馬蒔曰此言癲癒筋攣之證心肝二經皆能成之而以其脈之異者驗之也癲證似癲癒證體緩筋

攣者筋脈拘攣也然心屬火火有餘則脈滿大其血乾涸故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肝屬木木感寒則脈小急其血窘急故亦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夫疾一也心肝二經皆有之一以內熱一以外寒故脈證不同有如此

張志聰曰癇瘛抽掣也心爲火臟火熱太過是以脈大而癇瘛筋攣肝主筋而主血小則爲虛急則爲寒此肝臟虛寒而不能榮養於筋故爲攣瘛之病此論筋之爲病有因心氣之有餘有因肝氣之不足與風傷筋脈筋脈乃應之爲病不同也

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 驚音務

王氷曰驚謂馳驚言其迅急陽氣內薄故發爲驚也肝氣若厥厥則脈不通厥退則脈復通矣又其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故脈不至若瘖不治亦自已

馬蒔曰此言肝脈太過者主於驚而不及者病易已也金匱眞言論曰肝之病發驚駭故肝脈馳驟暴急當有所驚駭也若脈有未至或口不能言正

以其脈布脇肋循喉嚨但氣滯未通久之病當自已也

張志聰曰驚疾奔也又亂馳也言肝脈之來疾而暴亂者必有所驚駭故也此言因驚駭而致肝脈暴亂非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也脈絡阻於下則音不出於上脈絡疎通其音自復故脈不至而瘖者不須治之其病自已此係經脈所阻之病與邪搏於陰則爲瘖之不同也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

王氷曰小急爲寒甚不鼓則血不流血不流而寒薄故血內凝而爲瘕也

馬蒔曰此言心肝腎脈之小急沈者皆爲瘕也瘕者假也塊似有形而隱見不常故曰瘕脈本急矣而其急中甚小又不鼓擊於手則是沈也必有積瘕在中故脈不和緩空虛耳今三部之脈如此皆可以卽其本部而決其爲瘕也

張志聰曰小急虛寒之脈瘕聚也臟氣有所留聚故脈見小急而不鼓

腎肝并沈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并小弦欲驚

王氷曰肝脈入陰內貫少腹腎脈貫脊中絡膀胱兩臟并臟氣熏衝脈自腎下絡於胞令水不行化故堅而結然腎主水水冬則氷水宗於腎腎象水而沈故氣并而沈名爲石水脈浮爲風下焦主水風薄於下故名風水腎爲五臟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二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脈小弦爲肝腎俱不足故驚

馬蒔曰此歷舉腎肝之脈相同者其病亦無異也腎脈貫脊中絡膀胱肝脈入陰內貫少腹二脈并沈者腎主水水在冬爲氷水氣凝結如石之沈故名爲石水也腎肝并浮者腎主水肝主風二部皆見浮脈是蓄水目風發爲腫脹名曰風水腎爲五臟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今二脈俱虛當爲死證也又腎肝脈并小弦肝主弦小爲腎肝俱虛虛則多驚故謂之欲驚也

張志聰曰肝乃東方春生之木主透發冬令閉藏

之氣如肝腎之脈并沈是二臟之氣皆閉逆於下而爲石水矣石水者腎水也如石之沈腹滿而不喘也肝主風木腎主寒水如肝腎之脈并浮是二臟所主之氣皆發於外故名曰風水如浮而并虛是臟氣不藏而外脫故死此言肝腎之氣過於閉藏則沈而爲水過於發越則浮而兼風皆本臟所主之氣而自以爲水爲風與本經之熱病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及金匱要略諸經所論石水風水之不同也小者血氣皆少弦則爲減爲寒肝臟之氣生於腎脈并小弦是二臟之氣皆虛而欲發驚也前論肝雍之驚病有餘今小弦欲驚病不足皆本臟本氣之爲病也上言虛脫於外者死此言本虛於內者驚

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爲疝

王氷曰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夫脈沈爲實脈急爲痛氣實寒薄聚故絞痛爲疝

馬蒔曰此言腎肝之脈大急沈者皆爲疝也上文言腎肝心之三部其脈小急沈者爲瘕矣茲則言

腎肝之二部其脈大急沈者皆爲疝也特以急沈之脈有大小之辨耳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或結於少腹或結於睾丸或結於睾丸之上下兩旁凡二脈經歷之所皆是也

張志聰曰大則爲虛急則爲寒沈爲在下在裏故皆爲疝

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沈搏爲肺疝

王氷曰心疝肺疝皆寒搏於臟故也

馬蒔曰此言心肺二部皆有疝即脈可以知之不特腎肝爲然也心脈搏擊於指而且滑且急是心經有疝也肺脈搏擊於指而按之則沈是肺經有疝也

張志聰曰心疝有形在少腹其氣上搏於心故心脈搏而滑急也肺脈當浮而反沈搏是肺氣逆聚於內而爲肺疝矣

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

王氷曰太陽受寒血凝爲瘕太陰受寒氣聚爲疝馬蒔曰此言急脈雖同而有膀胱與脾之分當有

爲痂爲瘕之別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其脈來急正以膀胱受寒凝而爲瘕故其脈如此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其脈亦急正以脾經受寒聚而爲痂故其脈如此夫上文言腎肝心肺俱有痂而此言脾亦有痂可見五臟皆有痂也王註分瘕爲血痂爲氣者未的當知二病爲氣血相兼也

張志聰曰此言痂瘕之病病三陰三陽之氣而見於脈也　莫子緜曰瘕者假也假物而成有形痂字从山有艮止高起之象故病在三陽之氣者爲瘕三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

王氷曰二陰少陰也二陽陽明也

馬蒔曰此又言急脈雖同而有心經與胃之分當有爲癇爲厥爲驚之別也二陰者心也其脈來急正以心經受寒其血搏發而爲癇爲厥故其脈如此二陽者胃也其脈亦急正以胃經受寒寒來侮之發而爲驚故其脈如此

張志聰曰二陰少陰也癇厥者昏迷倾仆卒不知

人此水氣乘心是以二陰脈急二陽陽明土也土氣虛寒則陽明脈病故發驚也

脾脈外鼓沈爲腸澼久自已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脈小搏沈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臟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沈濇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澼音僻）

王氷曰外鼓謂不當尺寸而鼓動於臂外也肝脈小緩爲脾乘肝故易治腎脈小爲陰氣不足搏爲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血也血溫身熱是陰氣喪敗故死肝藏血心養血故澼皆下血也心火肝木木火相生故可治之若心肝脈小而沈濇者爲腸澼也腸澼下血而身熱者是火氣內絕去心而歸於外也故死火成數七故七日死

馬蒔曰此言心肝脾腎皆爲腸澼而有死生之分者以脈與證驗之也腸澼者腸有所積而下之也然有下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病在於腸均謂之腸澼也故通評虛實論曰腸澼之屬但其脈皆宜沈細其證皆宜體涼則火退而邪少也今

脾脈之沈者必爲腸澼但沈而外鼓於臂外則邪氣未減當至久而自已也肝脈之緩者必爲腸澼但緩而小者則土來乘木終不能勝其病卽愈故曰易治又腎脈之沈者必爲腸澼但沈而小有搏擊於指則腸澼之下血者也其血若溫其身若熱是水不能勝火也故曰死又心肝二部亦有腸澼病必下血正以心生血肝納血故二部腸澼宜其必下血也然二臟同病則木火相生其病可治至診其脈本沈矣而小爲不足濇爲血傷幸身未熱猶有可治若身已熱則時至七日乃火之成數也可以卜死期矣

張志聰曰腸澼下痢也著至教論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并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此三陽并至干薄臟陰乃奇恆之下痢與外受六淫之邪迫於經絡而爲下痢膿血者不同故病見於臟脈而各有死生之分脾爲陰臟位居中央受三陽陽盛之氣迫而上行則其脈外鼓搏而下沈

則爲腸澼下痢蓋言陽氣上下之無常也脾爲陰中之至陰故雖受陽熱之氣其病久而自已經云緩者多熱小者血氣皆少故肝脈小緩爲陽熱之氣干薄臟陰至肝臟之血氣下泄而虛也肝主藏血故雖受陽邪尚爲易治腸澼下血者或下痢赤白或下血也腎主藏精爲精血之原陽熱之氣下薄於腎故爲腸澼下血陰血傷故脈小熱邪干腎故沈而搏也夫陰陽相和則生偏害則死三陽爲陽三陰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三陽之熱薄於陰血血受熱傷故血溫也身熱者三陽盛而三陰之氣絕也夫心主生血肝主藏血是以心肝二臟受陽盛之氣而爲腸澼者亦下血如二臟同病則陰血而陰絕也七日死者六臟之陰氣終也按此係奇恆之病緣於陰陽不和非關外淫之氣醫者大宜體析如因表邪而發熱者其脈必浮或見滑大初起之時必骨痛頭疼或惡寒喘急表證始盛裏證

尚微蓋先表而後入於裏也此係三陽之氣直并於陰陰氣受傷是以脈小沈濇一起之時裏證卽急或禁口腹痛或下重痢甚或發驚昏沈或嗌乾喉塞身雖熱而熱微微外證輕而裏急此三陽之氣疾起如風至如礮當急用抑揚養陰之藥以救援若見身有微熱而用表散之輕劑因脈小濇而用和調之緩方三日之後卽成不救矣存德好生之士當合參諸經細心體認幸勿以人命爲輕忽也　張應略曰當汗而急汗之正所以養陽也當急下而大下之正所以養陰也常須識此勿令誤

也

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高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痛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痛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王氷曰陽主左陰主右故男子發左女子發右陰陽應象大論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此其義也偏枯之病痛不能言腎與胞脈內絕也胞脈繫於腎腎之脈從腎上貫肝貫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

氣內絕則瘖不能言也從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也病順左右而瘖不能言三歲治之乃能起年不滿二十則五臟始定血氣方剛臟始定則易傷氣方剛則甚費易傷甚費故三歲死

馬蒔曰此言胃心之脈有爲鬲證與偏枯者其偏枯當有死生之分也胃脈沈矣而又鼓指帶濇從外而鼓擊於指者甚大則鼓爲不和濇爲有傷大爲熱盛心脈小矣而按之且堅且急則小爲血虛堅爲不和急爲熱盛皆能成鬲證與偏枯焉蓋鬲者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遮隔濁氣不使上熏心肺故謂之鬲今鬲有病則飲食不下若有所隔而然故謂之鬲疾也靈樞上鬲篇有言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正以胃爲水穀之海心在鬲上今胃有病脈而不能納穀心有病脈而不能生血此鬲無所養而病成也至於偏枯者亦穀氣失養血脈不和所致耳且此偏枯也男子當發於左以左爲陽也女子當發於右以右爲陰也其聲不瘖其舌可轉是病猶未甚一月而起若男子已發於

左而不發於右女子已發於右而不發於左是之謂從從者順也雖至於瘖三年可起不至死也若年不滿二十而得此疾者不問其在左在右瘖與不瘖主三年而死蓋五臟始定血氣方剛而蚤得此疾乃臟腑血氣皆損之極也其欲生也難矣

張志聰曰此言榮衛血氣虛逆而成偏枯也夫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以利關節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是故榮衛調則筋骨强健肌肉緻密如血氣虛逆則皮膚

筋骨失其榮養而成偏枯之患矣榮衛之氣由陽明之所生血脈乃心臟之所主陽明氣血皆多其脈當浮大今脈沈而弦鼓動帶濇靈樞經曰濇爲少氣傷寒論曰濇則無血是血氣虛於內矣推而外之胃外以候形身之中其脈鼓大大則爲虛此血氣虛於外矣是以成偏枯偏枯者裏之偏肉前連於胷旁連於脇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蓋榮衛血氣皆從此內偏而外達於形身榮衛不足則偏氣虛是以胷脊背之間而成麻痺不仁之證

故名曰喎偏枯也夫心主血脈之氣小則血氣皆少堅急爲寒心氣虛寒則血脈不行筋骨無所榮養而亦成喎偏枯夫邪之偏中於身及風之傷人而成偏枯者乃外受之邪當主半身不遂此由在內所生之血氣虛逆故主於喎偏枯喎偏枯者止病在胷脅腰脊之間而不及周身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男子氣血從左而轉女子氣血從右而旋是以男子之病發於左而女子之病發於右也夫榮衛氣血雖生於陽明主於心臟然始於先天之腎中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不瘖舌轉是先天之根氣不傷故爲可治偏枯而主三十日起者言其愈之速也若男子發左女子發右陰陽氣血雖從順而瘖者至三歲之久而後能復也年不滿二十其臟腑正盛血氣方殷而反有此衰敗之證比及三年五臟胃腑之氣漸次消滅而死矣　張兆璜曰不瘖舌轉先天之氣在也其從者瘖後天之氣復也又曰如外感風邪者值此少壯之年更易愈矣此因於內損故名曰喎偏枯

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
王氷曰血衄爲虛脈不應搏今反脈搏是氣極乃然故死若懸鉤而浮則血衄之常脈也
馬蒔曰此言有血衄二證者脈搏身熱爲死若懸鉤浮爲常脈則不至於搏之爲可慮也病有血證凡吐血下血皆是也病有衄證血出於鼻者是也血屬陰陰宜靜其脈最惡搏其身最惡熱今犯之故曰死若脈之來也懸虛而鉤而浮則鉤爲心脈浮爲肺脈皆不至於搏擊指下而不和蓋血衄者之常脈耳未必至於死也

張志聰曰脈搏擊而血衄者經熱盛而迫血妄行血脫故身熱也脈來懸鉤者心之脈也浮者肺之脈也心主血脈肺主皮膚而開竅在鼻心脈來盛上乘於肺而致衄者此血衄之常脈也夫因外感風寒表陽盛而迫於經絡之衄者自愈若心脈盛而迫於皮膚之血以致衄者爲常脈此表裏陰陽外內出入而皆爲衄病之常若藏氣不守經血沸騰脈至而搏擊應手者此熱盛而血流妄行一絲

不續則穹壤判矣

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數音朔下同

王氷曰喘謂卒來盛急去而便衰如人之喘狀也不知與人言所謂暴厥之候如此脈數爲熱熱則內動肝心故驚數爲心脈木被火干病非肝生不與邪合故三日後四日自除所以爾者木生數三也

馬蒔曰此言病有暴厥暴驚者其脈證當三四日

自已也脈來如喘喘者氣涌而不和脈體如之名曰暴厥暴厥者猝暴而厥逆故脈如此也惟其猝暴厥逆所以不知與人言也脈來如數者六至餘也數爲熱熱則內動肝心主於猝暴驚駭夫暴厥者氣降則愈暴驚者熱退則安至三四日內當自已耳葢木之生數在三也

張志聰曰如喘者脈來滑急也此痰水上壅故脈來急滑名曰暴厥暴厥者一時昏厥而不能與人言夫有形之邪上乘則脈至如喘無形之氣上逆

則脈至數疾邪薄心下故發驚也蓋心不受邪至三四日邪自下而驚厥之病自已非比外淫卒厥之難愈也

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亏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

王氷曰如浮波之合後至者凌前速疾而動無常候也

馬蒔曰此言經氣不足者有脈象與死期也經氣者手足十二經脈之氣也十二經經脈之氣臟腑血氣盡於是矣今脈如浮浪之合數數而來一息之間遂有十至已上之脈是邪氣盛極經氣衰極也其死僅在九日與十日間耳蓋肺主元氣其成數在十也

張志聰曰此論臟腑經俞之氣不足而各有死期也浮合者如浮波之合來去之無根也浮合如數而一息十至已上是經氣亏之不足也微見此脈至九日十日之交而死蓋九者陽之終十者陰之盡此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之氣終也夫五臟相通

移皆有次臟腑之氣各傳與之如五臟有病而逆傳其所勝者死如順傳其所生而受所與之氣不足者亦死故曰氣尋之不足也又五臟各以其時而至於手太陰者臟氣傳與之俞俞氣傳與之經脈脈與之絡絡與之肌此經脈之氣受五臟所與之氣不足故脈至如此虛數之極也

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尋奪也草乾而死脈至如散葉是肝氣尋虛也木葉落而死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尋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

王冰曰薪然之火燄盛暫不定其形而便絕也如散葉之隨風不常其狀脈塞而鼓謂纔見不行旋復去也懸謂如懸物物動而絕去也

馬蒔曰此言心肝腎氣之不足者各有脈象死期乃五臟中之三也脈來如火薪之然是邪氣熱極心精被奪火王於夏發猶有可支至秋盡冬初心氣全衰故曰草乾而死也脈來如葉之散是肝氣太虛全無收斂至如金氣尅極水氣不能復生木氣凋謝肝木亦死矣又脈至如省客者暫去暫來也

正以脈本閉塞而復有鼓擊於指之時是腎氣全衰本源虧極鼓不常鼓而閉塞自如也棗華之候木衰火王水安勝之故曰懸去棗華而死也懸去者猶俗云虛度也棗華之候初夏之時也

張志聰曰如火薪然者心氣不藏虛炎之極也精者五臟主藏精謂所與之氣精氣也曰奪曰虛曰不足者謂奪其所與之精氣以致虛而不足也草乾冬令之時當遇勝尅之氣而死所謂脈至者槩左右三部而言也散葉飄零虛散之象肝木之氣虛故當至秋令之時而死脈塞而鼓謂脈始來充塞於指下旋即鼓動而去有如省問之客方及門而即去也懸隔也懸去棗華者謂相隔於棗華之時而死也

張兆璜曰臟腑之氣外合五行之生尅而草木之榮枯止以四時之氣候之火土之氣皆主於夏故曰懸去棗華者謂相去棗華之初夏而死於土令之長夏也

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亏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亏不足也禾熟而死

王冰曰如珠之轉是謂丸泥橫格者脈長而堅如橫木之在指下也

馬蒔曰此言胃膽之氣不足者各有脈象死期乃六腑中之二也脈來如似手丸泥有乖戾而無和平也是胃土之精氣不足至榆落之候秋冬之交而死也脈長而堅如橫格之在指下是膽之精氣不足也至禾熟秋冬之交而死木被金尅故也

張志聰曰丸泥者如泥丸而不滑也胃爲陽土位居中央其性柔其體圓故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

蓋往來流利如珠曰滑如丸泥者無滑動之象胃將死敗之徵也榆莢至春而落木令之時也臟腑之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故曰精予不足膽屬甲子主一陽初生之氣膽氣升十一臟腑之氣皆升如橫格者有如橫拒而不得上下是膽氣虛而不能升也靈樞經曰其膽乃橫是膽氣橫而脈亦見其橫格也禾熟秋深之時也　張兆璜曰人生於寅天三生木故在人臟腑陰陽之生死應四時草木之榮枯

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亏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王冰曰胞之脈繫於腎腎之脈俠舌本今氣不足者則當不能言今反善言是眞氣內絕去腎外歸於舌也故死

馬蒔曰此言胞氣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來如弓弦之縷猶俗之所謂弦線也主堅急不和奇病論云胞脈者繫於腎蓋婦人受胎之所卽胞絡宮而腎之脈俠舌本故胞氣不足宜不能言而反善言者爲强不言爲弱然自胞氣不足而有病者觀之則寧不言無寧善言也按膀胱爲胞之室則膀胱之中有胞男女皆同但胞之病未必若本節之甚故愚以胞絡宮精血虛而如縷之細也胞精胞絡之精氣也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善言者胞氣泄也隕霜九月之候也九月萬物

盡衰則氣去陽而之陰應收藏之氣而反泄於外
故死胞主藏精血故曰精亏不足
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微見三十日死
王氷曰左右旁至言如瀝漆之交左右反戻也
馬蒔曰此言脈如絞漆者一月而死也脈來如絞
漆之狀是乃左右旁至有降而無升有出而無入
大小不勻前盛後虛也此爲臟腑俱虛氣血皆弱
當一月而死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衝任之脈絕也衝任起
於胞中循腹上行爲經血之海胞精不足衝任將
絕矣交絞也如絞漆之左右旁流無中通一貫之
象是循中而上之衝任絕矣精血爲陰故至三十
日而死三十日者月之終也微見始見也
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亏不足也少氣味韭
英而死
王氷曰如涌泉者如水泉之動但出而不入也
馬蒔曰此言太陽氣之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
也涌泉者有升而無降有出而無入勢甚洶涌莫

能遏禦也浮鼓於肌肉之中是足太陽膀胱之氣不足也蓋太陽爲三陽三陽主於外今精氣不足故浮鼓肌中而欲出於外其勢終不能入於陰也主少氣正以脈涌則氣乏也當至味韭英之時而死正以韭有英時冬盡春初也水已虧極安能至於盛春耶

張志聰曰至如涌泉來盛而不返也浮鼓肌中無根外脫之象也太陽者巨陽也爲諸陽主氣而生於膀胱之水中是以標陽而本寒夫水爲陰火爲陽陽陽爲氣陰爲味少氣味者太陽之標本皆虛也蓋言太陽之氣不足而水腑未虛陽生於陰尚有根而可復如標本皆少不免於死亡矣至春韭英之時更疎泄其本氣則死矣　張兆璜曰太陽爲諸陽主氣故六氣之中獨舉太陽衝任爲經血之海皆起於胞中故太陽之室也

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孑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黯發死（黯當作闇）

王氷曰頹土之狀謂浮大而虛耎按之則無也
馬蒔曰此言肌氣不作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來如頹土之狀舉指大而虛耎按之全無是肌氣之不足也據其面部先見黑色是血枯色變也主白黯發時而死
張志聰曰頹土傾頹之頑土也脾主肌肉如頹土而按之不得者無來去上下之象是肌氣受所亏之不足也土位中央而分主於四季當五色具見而先主黃若五色之中而先見黑是土敗而水氣乘之矣菑葛之屬也葛色白而發於春白菑發時木氣旺而頹土之氣絕矣
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亏不足也水凝而死
王氷曰如懸雍者如頹氣之不足者有脈象與死期馬蒔曰此言十二俞氣之間脈至如懸雍者音聲之間也也按靈樞憂恚無言篇有曰懸雍者音聲之間也蓋懸雍生於上齶之間脈至如懸雍則懸雍本浮也揣切之際其脈益大而全無沈意是十二經俞

穴之氣皆不足也水凝爲冰乃寒極之時不能交於春而死矣

張志聰曰先輕浮而度之再重按而切之其本益大有如癰之頭小而本大此臟腑十二經俞氣之不足也夫經俞之氣晝夜環轉俞亏之不足故脈雍滯而有如癰之象也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雍滯之脈再爲凝泣絕無生動之機矣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臟菀熱寒熱獨井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馬蒔曰此言五臟積熱而寒熱獨井於腎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至如刀之偃乃仆而不起降而不升之象也故其脈舉指浮之則小急重指而按之則堅大且急是乃五臟之積熱發而爲寒熱者獨井於下部之腎經也由此觀之則偃刀之脈當見於尺部者矣且其爲證也能臥而不能坐此腎衰不能生木至立春則死矣

張志聰曰偃仰也脈如仰起之刀口利銳而背堅厚是以浮之小急而按之堅大也夫五臟相通精

氣各循序而傳于之腎爲水臟又獨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是以傳與之外而又有邪氣獨并於腎之奇病也有如此之脈病者其人當至立春而死靈樞經曰腎是動病喝喝而喘坐而欲起其人不得坐者腎氣傷也冬令閉藏以奉春生之氣腎氣已傷再至春而泄之腎氣絕矣　張兆璜曰菀熱久鬱之氣寒熱新積之邪蓋久則寒亦化熱故曰菀熱按此與病能之義大略相同病能篇論五臟之邪氣循序相傳此論五臟之寒熱獨并於腎蓋精氣之有傳有并而邪亦隨之此論氣于不足中突提邪并一節經義微妙學者大宜體會

脈至如丸滑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于不足也棗葉生而死　直同值

馬蒔曰此言大腸氣之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至如丸之滑其實有形而圓活似於無形醫工指下相違不相直是乃按之不可得也正以大腸之不足耳大腸之脈輕虛以浮當與肺同今大腸精氣不足傳道失職脈如丸滑全非輕虛以浮

之體矣當至棗葉生時而死棗葉生時則先棗華之候矣

張志聰曰如丸滑而不直手者圓活流利似於無形故按之不可得也大腸爲肺之腑而屬庚金其脈宜奧弱輕浮氣亨不足故脈至若此棗葉生於夏火旺則金鑠矣故死

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亨不足也季秋而死

王氷曰脈至如華謂似華虛弱不可正取也小腸之脈上入耳中故常聽聽之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

馬蒔曰此言小腸氣之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至如華者是似草木之華虛弱而按之無本也其證令人善恐以心氣不足也不欲坐臥以心氣不寧也其行立之時常有聽物之意以恐懼之心勝耳是乃小腸之氣不足所致也蓋心與小腸爲表裏小腸之病與心同也小腸屬火火王猶可生至季秋則衰極而死矣

張志聰曰脈至如華者如華之輕微也小腸爲心

之腑而屬丙火其脈當來盛反如華者氣亏不足也腑氣不足則臟氣亦虛神虛則恐懼自失神志不寧故坐臥不安也小腸之脈入耳中屬聽宮常有所聽者如耳作蟬鳴或如鐘磬聲皆虛證也遇金木生旺之時而死下經曰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定五度之事如此乃足以診夫五中之情決奇恆之病也五度之事度奇恆之脈也本篇先論奇恆之病後論奇恆之脈與經常之脈證大不相同故曰大奇論

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三

黃帝素問二十三篇 脉解篇第四十九 刺要論第五十 刺齊論篇第五十一

藝術典第四十三卷

醫部彙考二十三

黃帝素問二十三

脈解篇第四十九

張志聰曰此篇論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蓋以三陰三陽之六氣各有盛衰而能爲經脈作終一歲之周陰陽六十日爲首六六三百六十日以病故名之曰脈解篇然此篇之論與諸經之論陰陽各不相同乃解奇病之脈也

太陽所謂腫腰雕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雕痛也病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

雕音誰跛波上聲瘖音音

王冰曰正月三陽生主建寅三陽謂之太陽故曰寅太陽也正月雖三陽生而天氣尚寒以其尚寒故曰陰氣盛陽未得自次次謂立王之次也腫腰雕痛者以其脈抵腰中入貫臀過髀樞也病偏虛爲跛者以其脈循股內後廉合膕中下循腨過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也強上謂頸項禁強也甚則引背矣所以然者以其脈從腦出別下項背也耳鳴者以其脈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也甚

則狂巔疾者以其脉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故狂巔疾也陽氣盛入中而薄于胞腎則胞絡腎絡氣不通故痞也胞之脉繫于腎腎之脉俠舌本故痞不能言俳廢也腎之脉與衝脉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脊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痞而足廢故云此腎虛也少陰腎脉也若腎氣內脫則少陰脉不至也少陰之脉不至則太陰之氣逆上而行也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之諸證應時合腎者也首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二三太陽者正月爲三陽故曰太陽也雕臀肉也跛足偏疾也痞者口不能言也奪者卽通評虛實論之所謂精氣奪則虛也俳足廢不能行也足太陽膀胱之病經有所謂腰雕腫痛者正以膀胱在人爲三陽屬太陽行於表正月在時爲三陽亦屬太陽太陽爲寅卽太陽也正月之時陽氣雖出於上而寒氣正行故陰氣尚盛陽氣猶未得其王時之位次也是以膀胱之氣

名盛而實虛今膀胱正氣又虛此腰與脽所以爲腫爲痛也正以其脉從腰中下俠脊貫腎入膕中過髀樞故發之爲病者如此又有所謂偏虛爲跛者夫正月三陽用事東風解凍地氣已出膀胱與正月相合正以正月寒氣未滅而膀胱之氣頗有不足故爲偏虛而在一足爲跛也又有所謂強上引背者正以膀胱之脉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陽氣大上而爭與正月之陽氣上升者同故邪氣入之則爲強上引背也又有所謂耳鳴者正以正月之時萬物隨陽氣以盛上而若有跳躍之意故膀胱之脉從巔至耳上角其氣主與耳應今正氣不足邪氣有餘皆能爲耳鳴也又有所謂甚則狂巔疾者正以陽氣者膀胱也其脉自頭至足陰氣者腎氣也其脉自足至胷正月以後陽氣盡出于上而陰氣在下其下本虛而上則實膀胱之脉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故爲狂之病如生氣通天論所謂陰不勝其陽則爲狂者

是也又爲頂巔之病如爲頭痛眩冒沉重者皆是也又有所謂浮爲聾者正以膀胱之脉至耳故也故脉浮則聾蓋不止于鳴矣又有所謂入中爲瘖者正以膀胱之氣已衰而入於其中不能有助腎氣故腎之脉俠舌本者其氣不相通故爲瘖也然此瘖病而又有爲俳病者正以內有所奪而腎精不藏則其氣厥逆而上下不通故在上爲瘖而在下爲俳也此非腎虛之故而何且是厥者何以驗之若少陰腎經之脉不至是乃厥之驗耳按此節何以膀胱胱釋之蓋其經絡爲病與手太陽無涉故當以膀胱胱釋之以下諸經倣此按膀胱胱諸證豈盡在正月哉特論與時相應之義有如此耳蓋虛實在人隨時爲病不必盡在正月也彼善養者有實無虛則時亦不能使之病矣

張志聰曰太陽爲諸陽主氣生于膀胱水中故以太陽之氣爲歲首正月陽氣雖出于上而陰寒之氣尚盛陽氣未得次序而出故太陽所謂腫腰雕痛也痛者因太陽之氣尚爲陰氣所鬱故腫腰雕痛也

此論陽氣之微也然太陽之氣生于冬令水中寒水之氣有所不足以致太陽之氣亦虛而爲偏枯跛足也夫正月陽氣解凍從地氣而上出則陽氣當自次而盛矣言有所謂偏虛而爲跛者又緣冬令寒水之氣頗有不足以致所生之陽氣偏虛而爲經脉作病已上論陽氣微而爲時所遏抑此論根氣不足而所生之氣亦虛以下論陽氣之漸盛也強上引背者頭項強而引于肩背也太陽之脉上額交巔從巔別下項挾脊抵腰中陽氣大盛而爭擾於上故使其強上也春二月所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地萬物之氣皆盛上而躍而人之陽氣亦盛于上是以經脉上壅而耳鳴也所謂狂巔疾者乃陽氣盡盛于上而陰氣從之于下不得與陽氣相和下虛上實故使狂巔疾也本經曰陽盛則狂又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以上論陽氣之從下而上自微而盛由盛而極太過不及與時消息而皆能爲病然病有經氣之別如陽氣盛上而所謂耳鳴者因氣而病經也若所謂浮爲聾者

皆在氣也按此篇名曰脉解而篇中止論三陰三陽之氣並不言及經脉蓋解釋經脉之氣三陰三陽之氣也經脉之病三陰三陽之氣所致也故諸曰所謂者言所謂有如是之病者乃陰陽氣之盛衰而證見於有形也若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而不涉於經也陰陽離合論曰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是陽氣離陰而出於地盛極於外當復歸而與陰相合所謂入中爲痞者陽盛已衰入中之氣不足則陰虛而爲痞矣內奪者謂陽盛于外內奪其所藏之氣則腎虛矣俳當作痱痱之爲病四支不收蓋不能言而兼之四支不收此腎虛厥逆之所致也少陰之氣腎所主也承上文而言腎虛以致少陰之氣不至者則手足厥冷也　張兆璜曰陽受氣于四末陽盛已衰故四支不收腎氣不足則爲痞也少陰之氣陰中之生氣也陽盛已衰則腎虛腎虛則少陰之氣不至矣

少陽所謂心脅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

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脅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

王冰曰心氣逆則少陽盛心氣宜木外鑠肺金故盛者心之所表也心脅痛者足少陽脉循脅裏出氣衝心主脉循胷出脅也火墓于戌故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也躍謂跳躍亦以其脉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輔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故氣盛則令人跳躍也

馬蒔曰此言膽經諸證與時應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心脅痛者正以少陽經脈邪氣盛耳蓋膽之脈行于脅而心之脈出于腋爲心之表故爲心脅痛也且九月之時天之陽氣已盡而陰氣方盛今膽有相火心有君火火墓於戌則陽不敵陰故爲心脅痛也又有所謂不可反側者正以九月陰氣方盛主於藏物物藏則不動今陰盛火衰故不可反側不但心脅之痛而已也又有所謂甚則躍

者亦膽之脈之所行也況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人身之氣去陽而入陰矣陽氣盛於陰分而長於下體故盛則爲跳躍耳

張志聰曰按少陽之氣當主七月八月爲首九月少陰心臟主氣少陽爲君火之相故至九月而爲心之表其氣更盛者也然此時天之陽氣盡歸於下而陰氣正盛君相之火爲時所遏故心脇痛也蓋少陰主心痛少陽主脅痛又九月人氣在心也九月之時萬物之氣俱收藏於陰物藏則不動矣是以少陽之氣亦不能樞轉故不可反側也上論少陽正盛之氣爲時氣所遏此言少陽之氣隨萬物收藏而不能樞轉運其樞也夫九月少陽爲心之表其氣正盛然此時萬物草木盡皆衰落則人之氣亦當去陽而之陰矣但少陽之氣正盛陽氣入之于下而仍欲上長故病多跳躍也此言少陽之氣正盛不肯隨時而藏于陰也夫人之陰陽升降隨四時寒暑往來此氣獨與天地萬物之氣相忤故謂之奇也

張兆璜曰所謂六十首者三陰三

陽之氣各以六十日爲首自微而盛盛而極極而衰非僅主六十日也故少陽之氣至九月而正盛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于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爲水者陰氣下而復上則邪客于臟腑間故爲水也所謂胃痛少氣者水氣在臟腑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胃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戸牖而居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陰盛故欲獨閉戸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于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于上上者則其孫脈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

王氷曰陽盛以明故云午也五月夏至一陰氣上陽氣降下故云盛陽之陰也陽氣下陰氣升故云陽盛而陰氣加之也脛腫而股不收者以其脈所

過也臟脾也腑胃也足太陰脈從足走腹足陽明脈從頭走足今陰氣微下而太陰上行故云陰氣下而復上也復上則所下之陰氣不散客于脾胃之間化爲水也水停于下則氣鬱于上氣鬱于上則肺滿故胃痛少氣也

有所謂洒洒振寒者正以足陽明胃經諸證應時合脾者也胃經者盛陽也馬蒔曰此言胃經諸證應時合脾者也胃經之病在人爲陽明在時爲正午午者五月也然五月雖盛陽而一陰方生故謂五月爲盛陽之陰也陽氣盛而陰氣加之故胃經得病者熱中有寒當洒洒振寒也有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亦以五月爲盛陽之陰也胃之脈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支別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天之陽氣至五月漸下而一陰初生人之陽氣亦至五月而下而一陰初生陰氣上與陽氣相爭故足爲陰其病在足所以脛腫而股不收也有所謂上喘而爲水者正以足太陰脈從足走腹足陽明脈從頭走足今陰氣微

下而太陰上行則陰氣下而復上其所下之陰氣不散而客于脾臟胃腑間所以化爲水腫之病也水勝則上干于肺而爲喘矣且所謂胃痛少氣者亦以水氣在臟腑也水氣者陰氣也陰氣在中邪氣閉塞故在胃爲痛在氣爲少也少氣所以喘也所謂甚則厥氣上行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明脈解篇云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皆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又云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又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此曰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者蓋言陽氣者胃氣也陰氣者水氣也水氣在臟腑間故相惡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亦以陰氣與陽氣相薄胃之陽氣盡而脾與水氣盛故陰欲靜靜則安所以欲獨閉戶牖而處也所謂病至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者脾爲陰氣往與陽爭而陰氣盡并于陽則陽氣盛而陰氣反衰故熱盛于身所以欲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在頭爲痛在鼻爲鼽在腹爲腫者以陰氣上行而并于陽明之氣

是太陰爲陽明并于上也則陽明之孫絡皆足太陰脾經之氣故陽明之經絡及太陰之經絡共爲前諸證也

張志聰曰陽明乃盛陽之氣故主五月爲首五月陽盛而一陰始生故從陽盛之陰陽盛陽之氣爲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陽氣始衰而下一陰始生而上陰與陽交爭以致經脈不和而爲腫脹腫不收也陰氣下而復上者謂冬至一陽初生陰氣下降至五月而陰氣復上也邪水邪也謂陰氣下歸于水臟至陰氣從上而漸盛則水邪隨氣而上升上客于臟腑之間故喘而爲水也夫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也在天呈象在地成形故曰水者陰氣也上論有形之水邪上客而爲喘此論無形之水氣上乘而爲胃痛少氣所謂甚者謂陽氣下之甚陰氣上之甚也甚則陰陽相薄水火相惡而陽明之氣厥矣陽明氣厥則陽明之脈病矣陽明脈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也陽氣盡歸于下陰氣獨盛于上故欲獨閉戸牖而居夫陽明之氣主

五月爲首五月之時陰氣始上陽氣始下至于甚時則當秋分之候矣甚至陽盡陰盛又當冬極之時矣是陽明之氣但以五月爲首而非獨主于五月六月也六氣皆然夫陰陽表裏也陰陽復爭者謂陰陽之氣外并于陽則陽盛而爲病矣陽盛故使之乘高而歌棄衣而走也陰陽之交爭于外內也陰陽之氣上下相薄而復有氣上下升降內外出入行于脈外之氣分者也氣分者皮膚肌腠之間上謂皮膚之上也夫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足太陰之脈亦見於皮膚之上而無所隱是以陽明之氣并於上則迫於陽明之孫絡與太陰之經脈也迫於陽明之孫絡則頭痛鼻鼽迫於太陰之經脈則腹腫也

太陰所謂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脹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

快然如衰也

王冰曰陰氣太盛太陰始於子故云子也以其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病脹也食則嘔者以其脈屬脾絡胃上鬲俠咽也

馬蒔曰此言脾經諸證應時合胃者也脾經之病有所謂脹者正以足太陰脾經者盛陰也在人爲太陰在時爲子子者十一月也十一月萬物氣藏於中脾臟既以應之則脾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病當爲脹也所謂上走心爲噫者正以脾脈之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脾氣爲陰陰氣盛而上走于陽明則陽明絡屬心所以上走心而爲噫也宣明五氣論曰心爲噫又按靈樞口問篇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夫素問言心而靈樞言胃則此篇兼言陰氣走于胃胃走于心見三經相須而爲噫也所謂食則嘔者冬時物藏深固惟物之入胃脾者盛滿太過而爲之上溢故爲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時至十一月乃隆寒之候陰氣下衰而陽氣將出故

脾氣應之所以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後者謂也氣者肛門失氣也

張志聰曰太陰爲陰中之至陰故主陰盡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萬物之氣皆藏于中故主病脹陽明者太陰之表也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極則復故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噫者噯氣也靈樞經云脾是動病腹脹善噫口問篇曰氣出于胃則爲噫五氣論曰心爲噫是太陰之氣從陽明而上出于心則爲噫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于中則盛滿而上溢故嘔也經云足太陰獨受其濁太陰之清氣上出則爲噫陰之濁氣上溢則爲嘔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至十二月陽氣且出陰氣從下而衰所謂臟中之氣得以下行故快然如衰也夫土位中央上走心爲噫者厥逆從上散也得後與氣者厥逆從下散也夫奇恆之陰陽各以六十日爲首而始于太陰故論太陰之氣曰十一月十二月則餘氣可知

張兆璜曰十一月律起黃鍾爲一歲之首行奇恆之法以太陰始故以太陰

主子也太陽爲諸陽主氣太陰乃陰中之至陰以
正月起太陽十二月終太陰用周一歲之氣
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
故腰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
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所謂色色不
能久立久坐起則目眩眩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
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
奪故目眩眩無所見也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
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
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
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所謂惡
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所謂面黑如地色
者秋氣內奪故變于色也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
也陽氣未盛于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于鼻也
馬蒔曰此言腎肝脾肺諸證應于純陰之候也足
少陰者腎經也腎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又腰者爲
腎之腑故腎經所謂腰痛者正以少陰者初陰也
十月爲孟冬是亦少陰也萬物陽氣皆以陰氣而

傷故腎亦應之則爲腰痛也又有所謂嘔欬上氣喘者正以其脈從腎上貫肝入肺中今腎之陰氣不能上升而膀胱之陽氣不能下降大凡諸經陽氣皆主于浮惟膀胱之氣上浮而下無所依從故其氣不降所以爲嘔爲欬爲上氣喘也上二證者自腎經而言之耳又有所謂坐立難久起則目眩眩然邑邑無所見者正以十月之時萬物之內皆有陰陽陰盡陽生尚未有主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其陰陽內相攻奪故人之目眩眩然

凡物邑邑無所見也又有所謂少氣善怒者時則亥陰已生陽氣未治則少陽之氣尚未得出少陽與肝爲表裏所以肝氣當治而未治也故發之爲善怒名曰煎厥正以氣逆則怒也此二證者又自肝經而言之耳又有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在于萬物未爲盡去此時陰氣漸少陽氣已入陰陽相薄故有所擊而爲恐也此一證者又自腎經而言之耳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并于腎則爲恐也又有所謂惡聞食臭者正以陰氣內藏而胃陽不

和所以胃無氣而惡聞食臭也此一證者自脾經而言之耳又有所謂面黑如地色者正以秋氣盡而入于內陽氣出而不能大形于外所以變之爲黑色黑爲冬之色也此一證者亦自腎經而言之耳又有所謂欬則有血者正以陽脈初生脈當受傷則陽氣未盛于上而陰氣當滿于諸脈故滿則欬欬則見血于鼻也此一證者蓋自肺經而言之耳

張志聰曰少陰之氣主九月十月爲首十月寒水用事故主于足少陰腎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九月主手少陰心然陰陽六氣止合六經皆從下而生故不及于手惟少陰主水火陰陽之氣有標本寒熱之化故九月主手少陰而十月主足少陰其餘臟腑陰陽止論足而不論手也夫少陰寒水在下君火之氣在上上下水火不交則諸陽之氣上浮而無所依從是以陽熱上逆而爲嘔欬氣喘之病七月之交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陰陽不定而未有所主是以召色召色不能而亦未有定也召色

猶種種也秋氣始至則陽氣始下而未盛于內陰氣正出而陰氣內虛則陰陽之氣奪于內矣陰陽內奪故目眩眩無所見也夫少陽主一陽初生之氣奚復始于秋乎不知少陽主初生之氣者乃三陽之次序也以七月爲首者論陰陽之化運也是以少陽主甲子而復主于寅申在初生之氣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坼在相火主氣其運暑其化暄曛鬱煩氣化在申其運凉其化霧露清切陰陽之道有常有變此論陰陽之變易者也少陽主氣秋

時陽氣下降而不治于外則少陽之氣亦不得出故少氣也厥陰肝氣與少陽標本相合少陽之氣不得出則肝氣當治而亦未得矣肝氣內鬱故善怒煩厥者焦煩顛倒也按陰陽繫日月論曰戊者九月主左足之厥陰故至七八月少陽主氣而厥陰肝氣將治矣秋時陽氣雖入而陰氣尚少故萬物雖衰而未盡去陰氣少則陰氣正出矣陽氣入則與所出之陰相薄矣陰陽相薄則少陽厥陰之氣皆傷肝氣虛則恐膽病者心下澹澹如人將捕

之也秋深之時陽盡而陰盛是以胃無氣而惡聞食臭也論少陽而提胃氣者言奇恆所主之四時皆以胃氣爲本也秋時陰氣正出則內奪其所藏之陰陰氣上乘故面黑如地色也陽氣未盛于上者言至九月而少陽始盛也夫血隨氣行氣未盛而脈先滿則血留而上逆矣　張兆璜曰少陽主氣心主血脈少陽爲心之表故脈滿當于陽氣盛時

厥陰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癲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癲癰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癲癰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

癲音顛

也

馬蒔曰此言肝經諸證亦應時也足厥陰肝經之脈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今肝經有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者正以厥陰者屬木木爲春三月三月屬辰爲五陽然肝爲厥陰厥陰則是陽中之陰

也陰伏陽中則邪亦在中故肝屬下部邪爲有積名曰癲疝其少腹當爲腫也有所謂腰痛不可以俛仰者正以三月一振榮華萬物則萬物自然生成凡俛者不可以仰仰者不可以俛故肝應其時腰痛之病俛仰似難也有所謂癲癰疝膚脹者正以厥陰亦盛脈脹不通故曰癲曰癰曰疝等病皆陰病也從此成矣有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正以三月爲五陽厥陰爲一陰陰陽相薄而在內爲熱中在上爲嗌乾也

張志聰曰厥陰木火主氣故主于三月四月之交三月陽盛之時而厥陰主氣故爲陽中之陰邪謂陰氣也厥陰之氣在內而未得盡出故爲癲疝腹腫也三月陽氣振發萬物榮華草木繁茂枝葉下垂一惟俯而不仰人爲萬物之靈是以腰脊痛而亦不可以俯仰也陰亦盛者厥陰之氣亦盛于外也陰盛而脈脹不通故癲癰而膚脹也癲癰疝者陰器腫而不得小便也

刺要論篇第五十

林億曰按全元起本此篇在刺齊篇中

馬蒔曰刺要者刺鍼之要法故名篇自此以後有刺齊刺禁刺志等篇其義深其意遠學者宜深玩之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內動五臟後生大病

王氷曰過之內傷以大深也不及外壅以妄益他

分之氣也氣益而外壅故邪氣隨虛而從之也賊謂私害動謂動亂然不及則外壅過之則內傷既且外壅內傷是爲大病之階漸爾故曰後生大病也

馬蒔曰此戒刺要不可不知如下五節者正刺要也

張志聰曰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道者血氣循行之道路也蓋脈肉筋骨之間各有淺深之理路隨病之浮沉而取之無使其過與不及也刺過其道則內動五臟不及其理則妄傷其外而生壅壅則血氣不行而邪氣從之矣不得其淺深之法反爲大害矣皮傷則內動肺肉傷則內動脾後生溫瘧腹脹心痛之大病矣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王冰曰毛之長者曰毫毛皮之文理曰腠理然二者皆皮之可見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各有在以見病有浮沈

而刺之當有淺深也

張志聰曰此論形層之有次第而鍼刺之有淺深也夫皮肉筋骨內合五臟腎主之骨而有髓之深肺主之皮而有毛之淺是鍼刺之道由極淺而至于深也腠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從大小分肉而至于肌理皮毛之間皆三焦通會元眞之處毫毛腠理者鬼門元府也謂氣之理路內通于臟腑外出于毫毛雖極淺而可以致氣者也

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

泝音素

王冰曰鍼經曰凡刺有五以應五臟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令鍼傷多如拔髮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氣也然此其淺以應於肺腠理毫毛猶應更淺當取髮根淺深之半爾肺之合皮王於秋氣故肺動則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也

馬蒔曰此已下五節正陳鍼刺之要而此則言刺毫毛腠理者無傷皮也蓋毫毛腠理在外皮在內則皮爲肺之合皮傷當內動其肺肺主秋肺動當

至秋病成溫瘧浙浙然寒慄也

張志聰曰刺毫毛腠理刺之極淺者也肺主秋收之令秋時陽氣下降陰氣外出妄動其肺則收令化薄陰陽之氣反相得于外而爲溫瘧矣逆流而上曰浙浙然者氣上逆而寒慄也動謂動其臟氣也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

王冰曰脾之合肉寄王四季又其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傷肉則動脾脾動則四季之月腹脹煩而不嗜食也七十二日四季之月者謂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十二日後土寄王十八日也

張志聰曰肉爲脾之合妄動其脾則脾傷而不能運轉水穀是以所主之日病脹煩而不嗜食也

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王冰曰心之合脈王於夏氣眞心少陰之脈起於

心中出屬心系心包心主之脈起於胃中出屬心包平人氣象論曰藏眞通於心故脈傷則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張志聰曰脈在肉中肉有分理不知其道則傷脈矣脈乃心之合心主夏令故至夏病心痛

刺脈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王冰曰肝之合筋王於春氣鍼經曰熱則筋緩故筋傷則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緩

張志聰曰筋深於脈刺過其道則傷筋筋乃肝之合肝主春令故動肝則筋弛縱矣

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

王冰曰腎之合骨王於冬氣腰爲腎腑故骨傷則動腎腎動則冬病腰痛腎之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貫故脹也

張志聰曰筋生於骨骨深於筋矣骨爲腎之合而主冬令動腎氣則所藏者少故當病虛脹而腰痛腰乃腎之腑也夫五藏主藏者也經云有故無殞

無故而動之則虛其所藏之氣故至其所主之時則病矣

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脈酸體解倦然不去也 解音倦 倦音亦

王冰曰髓者骨之充鍼經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脈酸眩冒故髓傷則腦髓銷鑠骨空之所致也不去也解倦倦然不可名之腦髓銷鑠骨空之所致也

馬蒔曰靈樞海論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脈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者是也蓋靈樞雖言腦而凡髓皆腦統之也

張志聰曰髓者骨之充刺骨太過則傷髓傷則髓銷鑠而脈酸也解倦懈惰也盧艮侯曰骨穴多在節之交節交會處有髓道故刺太過則傷髓矣愚按鍼刺之要首忌太過故曰各至其理無過其道而此篇先論其太過焉

刺齊論篇第五十一

馬蒔曰齊劑同刺以爲劑猶以藥爲劑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刺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分去聲）

王冰曰淺深之分謂皮肉筋脈骨之分位也

張志聰曰齊者所以一之也言刺有淺深一定之分無使其太過不及前四句言宜深者勿淺後三句言宜淺者勿深所謂各至其理無過其道

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岐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

王冰曰是皆謂遣邪也然筋有寒邪肉有風邪脉有濕邪皮有熱邪則如是遣之所謂邪者皆言其非順正氣而相干犯也

馬蒔曰此明言上文前四句之義也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於骨則骨病自治筋無所傷矣刺筋無傷肉者鍼至肉而去不及於肉則肉病自治脉無所傷矣刺肉無傷脉者鍼至脉而去不及於脉則脉病自治皮無所傷矣刺脉無傷皮者鍼至皮而去不及於脉則脉病自治皮無所傷矣其治皆以不及爲主耳

張志聰曰此申明刺宜深者勿淺而去也刺骨無傷筋者言其病在骨刺當及骨若鍼至筋而去不及於骨則反傷筋之氣而骨病不除是刺骨而反傷其筋矣蓋皮肉筋骨各有所主之氣故必當至

其處而候其主病之氣焉　盧艮侯曰脈在肉中肉有谿谷脈有脈道理路各別者也所謂至脈而去不及肉者謂刺在皮膚絡脈之間不及裏之筋骨非鍼從脈而再入於肉也是以略去刺脈無傷肉句者使後學之意會也

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王冰曰此則誡過分太深也

馬蒔曰此明言首節末三句之義也蓋刺皮止於皮則肉不傷刺肉止於肉則筋不傷刺筋止於筋則骨不傷若過之則爲逆矣其法以不可太過爲主耳

張志聰曰此言無過其道也病在皮鍼入皮中以候皮氣不至於肉則不傷其肉矣如病在肉鍼過肉而中筋則傷其筋矣此謂刺之反也　盧艮侯曰皮肉筋骨是屬一道而各有淺深之分絡脈經脈另屬一道而亦有淺深之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四

黃帝素問二十四　刺禁論篇第五十二　刺志論篇第五十三　鍼解篇第五十四　長刺節論篇第五十五

藝術典第四十四卷

醫部彙考二十四

黃帝素問二十四

刺禁論篇第五十二

馬蒔曰刺有禁刺之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臟有要害不可不察

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

胃爲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王冰曰肝象木王於春春陽發生故生於左也肺象金王於秋秋陰收殺故藏於右也心部於表者陽氣主外而象火也腎治於裏者陰氣主內而象水也脾則營動不已糟粕水穀故爲使胃則水穀所歸五味皆入如市雜故爲市也鬲肓之上氣海居中氣者生之原生者命之主故氣海爲人之父母也小心謂眞心神靈之宮室從謂隨順也八者人之所以生形之所以成故順之則福延逆之則咎至按楊上善云肝爲陽長之始故曰生肺爲陰藏之初故曰藏心爲五藏主故稱部腎間動氣內治五藏故曰治心爲陽父肺爲陰母肺主氣心主血共營衛于身故爲父母腎神曰志神之所以得任名爲志者心之神也

馬蒔曰夫刺臟腑者皆有要害不可不察也肝象木木主東方故肝生於左肺象金金主西方故肺藏於右雖其形爲五臟之華蓋而其用則在於右也肝爲少陽陽主於生故曰生肺爲太陰陰主於藏故曰藏心屬陽居於鬲上故心部在表腎屬陰

居於鬲下故腎治於裏心爲五部主故稱曰部腎間動氣內治故稱曰治脾所以運化水穀以灌五臟故脾爲之使胃所以承受五味無物不受故胃爲之市且鬲者鬲膜也心下鬲上之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於血主宰於身故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者正此心肺也心在五椎之下故背之中行有神道開一寸五分爲心俞又開一寸五分爲神堂皆主於心藏神之義然心之下有心包絡其形有黃脂裹心者屬手厥陰經自五

椎之下而推之則包絡當垂至第七節而止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蓋心爲君主爲大心而包絡爲臣爲小心也靈樞邪客篇謂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而少陰之脈出入屈折皆如心主之脈行也則小心之義曉然矣夫臟腑在人之位次隆重如此故刺之者順其所而不傷則有福逆其所而傷之則有咎所謂要害之當察者以此

張志聰曰數幾也言所當禁刺之處有幾也然五臟有緊要爲害之處不可不細察焉聖人南面而

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是以肝左而肺右也曰生曰藏者謂藏體藏於內藏氣之從左右而出於外也部分也心爲陽藏而主火火性炎散故心氣分部於表腎爲陰藏而主水水性寒凝故腎氣主治於裏脾主爲胃行其津液以灌四旁故爲之使胃爲水穀之海無物不容故爲之市內之扃肉前連於胃之鳩尾旁連於腹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肓者卽募原之屬其原出於臍下名曰脖胦夫陰陽者變化之父母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中有父母者謂心爲陽藏而居扃之上腎爲陰藏而居肓之上扃肓之間也中有小心者謂心氣之出於其間極微極細不可逆刺以傷其心也蓋背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是以藏腑之氣皆從扃而出惟心氣之上出於俞也從之者順其藏氣之所出神轉而不回者也逆之者逆其藏氣回還而有回則不轉之咎矣若刺傷其藏氣則有死亡之大患焉蓋藏腑之氣皆從內扃而出如逆刺其心氣

則傷心逆刺其肝氣則傷肝非鍼之中心與中肝也故膂要經終篇曰凡刺胷腹者必避五臟避五臟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高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所謂高處者謂內高前連胷脅之處及背之高俞處也所謂脾處者高肉之下連於腹脅處也所謂腎處者十四椎之間腎注之俞處也是肝膽之氣出於左脅肺臟之氣出於右間脾氣出於腹心氣出於俞腎氣之注於十四椎也故所謂從者知臟氣之從此而轉不知而反逆之則有死傷之咎矣　張兆璜曰臟腑之經俞皆屬於背臟腑之氣從高氣而轉故曰中高者皆爲傷中

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嘔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中去聲下同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

馬蒔曰此言誤刺五臟者有死期與死證也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故刺之中心者卽日死其動爲噫噫見則死矣刺之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爲語語見則死矣五日疑作三日乃木生數也刺之中腎

者六日死以六乃水之成數也其動爲噫噫見則死矣刺中肺者三日死其三疑爲五蓋金生數四日畢當至五日而死者是也其動爲欬欬見則死矣刺中脾者十日死以十爲土之成數也其動爲吞吞見則死矣

張志聰曰日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故環轉一周而死動者傷其臟眞而變動也心在氣爲噫噫則心氣絕矣肝在志爲語語則肝氣絕矣夫聲合五音五日者五音之數終也陰終於六六日者腎臟之陰氣終也夫腎爲本肺爲末其動爲噦噦者腎氣從上泄也臟眞高於肺肺主行營衛陰陽刺中肺故死於天地之生數也肺在氣爲欬欬則肺氣絕矣十日者陰數之極也吞吞嗌也蓋脾主涎脾氣絕而不能灌溉於四旁故變動爲吞也夫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三者皆爲陽臟故死於一三五之奇腎爲陰中之太陰脾爲陰中之至陰故死於六十日之偶夫天爲陽地爲陰天主生地主成故陽臟死於生數之始終

陰臟絕於成數之始終也

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

王冰曰膽氣勇故爲嘔

馬蒔曰此言刺中膽者一日半死以其爲生數之半也其動爲嘔嘔嘔見則死矣嘔出於胃而膽證見之以木爲土尅也

張志聰曰膽汁洩者嘔苦嘔則膽氣絕矣夫十一臟腑皆取決於膽是膽爲臟腑陰陽生氣之始故中膽者一日半死蓋一者奇之始二者偶之基一日半者死於一二日之間也按陰陽終始之道有變有常理路不一不宜膠執也　盧良侯曰陰陽別論論五臟不得胃腑之陽而臟眞漸絕故死之緩此篇論刺中五臟之眞氣而眞臟受傷故死之速

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

王冰曰大脈動而不止者胃之大經也胃爲水穀之海然血出不止則胃氣將傾海竭氣亡故死

馬蒔曰此言中大脈者爲死也跗上而誤中大脈者爲死也跗上

者足面也刺跗上者刺衝陽脈也衝陽穴爲胃經之原若刺此穴者誤中大脈以致血出不止則胃爲五臟六腑之大海其氣漸衰必至於死也前篇言刺肉者無傷脈則自此以下凡中脈之義皆相同矣

張志聰曰此中傷胃氣而死也跗上足陽明之衝陽處也大脈大絡也胃爲臟腑血氣之生原血出不止原將絕矣

刺面中溜脈不幸爲旨

王氷曰面中溜脈者手太陽任脈之交會手太陽脈自顴而斜行至目內眥任脈自鼻鼫兩旁上行至瞳子下故刺面中溜脈不幸爲旨

馬蒔曰此言刺面部而誤中溜脈者爲旨也溜脈者凡脈與目流通者皆是也靈樞大惑論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論疾診尺篇云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此皆溜脈之義也不知其脈與目通而刺面部者誤中溜脈則不幸而目當爲旨也然

溜脉不止小腸任脉兩經也

張志聰曰此中傷小腸之脉而爲盲也溜脉者脉之支別浮見於皮膚之間者也經曰中於陽則溜於經諸陽之會皆在於面謂邪中於面頰皮膚之陽從支絡而溜入於經故曰溜脉也手太陽之脉其支者至目內眥故中手太陽之支別而爲盲也

曰不幸者言刺浮淺之溜脉而猶有不幸之盲也

夫刺避五臟者必以布擦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如刺深而誤逆其臟氣者死刺脉而中大絡血出不止者死今刺浮淺之脉而猶有不幸之誤以戒用鍼者之愼毋太過也卽有宜於深者其要害之處所當避忌勿妄忽也

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

王冰曰腦戶穴名也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然腦爲髓之海眞氣之所聚鍼入腦則眞氣泄故立死

張志聰曰此言頭頸骨空之間而更不宜深刺也

腦戶督脉穴名督脉從腦若刺深而誤中於腦者立乃頭骨兩分內通於腦若刺深而誤中於腦者立

死

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爲瘖

王冰曰舌下脉脾之脉也脾脉者俠咽連舌本散舌下血出不止則脾氣不能營運於舌故瘖不能言語

馬蒔曰此言刺舌下而失之太過者爲瘖也舌下者廉泉穴也屬任脉經任脉爲陰脉之海今刺廉泉而中其脉氣至於太過則必血出不止而爲瘖矣蓋人之音聲必發於會厭以會厭爲音聲之戶

靈樞憂恚無言篇云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今中脉太過則廉泉與天突相通天突與會厭相通宜其爲瘖疾也

刺足下布絡中脉血不出爲腫

王冰曰布絡謂當內踝前足下空處布散之絡正當然谷穴分也絡中脉則衝脉也衝脉者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也然刺之而血不出則腎脉與衝脉氣并歸於然谷之部故爲腫

馬蒔曰此言刺足下布絡而誤中其脉者當爲腫

也布絡者凡足之六經皆有絡脉也誤中其脉而血又不出則必邪不得散而爲腫矣王註爲然谷之中則鑿之甚也

張志聰曰此論瀉衝脉血不出而爲腫也衝脉者經血之海邪入於經則血有餘而當瀉血不出則氣亦不行故爲腫矣

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脫色

王氷曰郄中即委中也郄中大脉者足太陽經脉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合手太陽手太陽脉自目內眥斜絡於顴足太陽脉上頭下項又循於足故刺之過禁則令人仆倒而面色如脫去也

張志聰曰此刺膀胱之脉太過而爲仆也郄浮郄也足太陽之脉循於腰者下貫臀至承扶浮郄委陽入腘中之委中所謂浮郄者其脉浮於分肉之隙間所當淺刺者也若刺之太過而中大脉則傷太陽之氣矣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暴厥則爲仆撲氣傷則脫色也經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

刺氣衝中脉血不出爲腫鼠僕

王氷曰氣街之中膽胃脈也膽之脈循脅裏出氣街胃之脈俠齊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刺之而血不出則血脈氣井聚於中故內結爲腫如伏鼠之形氣街在腹下俠齊兩旁相去四寸鼠僕上一寸動脈應手也

馬蒔曰此言刺氣街而誤中其脈者當爲腫也氣街者一名氣衝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臍下橫骨端鼠蹊上一寸刺氣衝者誤中其脈而血又不出則血氣井聚於中故內結爲腫在鼠蹊之中也

張志聰曰氣街者謂脛氣之街經云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氣街卽足陽明之氣衝穴在鼠蹊上一寸承山足太陽穴在腨下分肉間鼠僕謂腫於鼠蹊僕叅之間也鼠蹊在橫骨盡處僕叅在承山以下踝骨之間蓋氣街與承山之踝上以下相交故直及於踝以下之僕叅也此言刺在上而證見於下經氣上下之相通也

刺脊閒中髓爲傴

王氷曰傴謂傴僂身蹉屈也脊閒脊骨節間也

馬蒔曰此言刺脊中而誤中其脊髓者爲傴也脊
開者督脉經脊中穴一名神宗一名脊俞在十一
椎下鍼五分得氣即瀉禁灸灸之亦令人腰傴僂
一說凡一切刺脊間而中其髓則精氣泄皆成傴
僂不止脊中一穴而已

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

王氷曰乳之上下皆足陽明之脉也乳房之中乳
液滲泄胷中氣血皆外湊之然刺中乳房則氣更
交湊故爲大腫中有膿根內蝕肌膚化爲膿水而
久不愈

張志聰曰根蝕言乳根有如蟲食之痛癢也

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

王氷曰五臟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
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內陷則肺氣外泄故
令人喘欬逆也

張志聰曰缺盆在喉旁兩橫骨陷中若缺盆然故
以爲名缺盆之中央任脉也任脉側之動脉足陽
明也名曰人迎人迎之旁手陽明也名曰扶突刺

缺盆中者刺手陽明太陽脈也手陽明之脈下入缺盆絡肺下屬大腸內陷氣泄者脈內陷而氣反泄於內也鍼經曰人之所以生成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蓋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故脈內陷而氣反下泄則爲欬喘之逆證矣經云氣上衝胷喘不能久立病在大腸蓋大腸爲肺之腑也

刺手魚腹內陷爲腫

王氷曰手魚腹內肺脈所流故刺之內陷則爲腫也

張志聰曰魚腹在手大指下如魚腹之圓壯手太陰之魚際穴也肺主氣而與大腸爲表裏脈內陷則血不得散氣不得出故爲腫以上論手足頭項胷背皆有要害之處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

王氷曰大勞經氣越也大驚神蕩越而氣不治也

馬蒔曰此歷舉刺禁之大義也大醉者脈數過度刺之則脈氣愈亂大怒者氣逆刺之則令人氣愈逆大勞者氣乏刺之則氣愈耗新飽者氣滿刺之則氣不行大饑者氣虛刺之則氣愈散大渴者血乾刺之則血愈涸大驚者氣亂刺之則氣愈越張志聰曰此論要害之外而又有禁刺之人也飲酒大醉衛氣先充絡脈先行皮膚刺之則令人氣亂矣怒則氣上刺之則逆其氣矣大勞則陽氣外張刺之則泄其氣矣飲食未進則絡脈調勻新飽者穀氣盛滿營衛未舒也穀入於胃脈道乃行饑則脈道虛濇矣水入於經而血乃成渴則血液燥竭矣驚則氣亂必定其氣而後可刺之夫鍼刺之道通其經脈調其氣血是以神氣不定血氣不調者皆當避忌者也

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

王氷曰陰股之中脾之脈也脾者中央土孤藏以灌四旁今血出不止脾氣將竭故死

張志聰曰陰股足少陰經脈所循之處大脈大絡

也夫血氣始於先天足少陰腎生於後天足陽明胃刺中大脉血出不止則血氣皆脫矣是以刺跗上與陰股誤中大絡而血不止者俱死謂其生始之原絕也愚按先輩註疏皆謂陰股爲脾脉按傷寒論平脉篇曰少陰脉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胃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蓋謂少陰之虛氣奔逆於上上之陽熱乘虛而下歸於陰與陰相搏以致少陰之生氣不出而爲尸厥也再按足少陰之脉出於然谷上股內後廉在足三陰之後循足內之魚腹股上故曰陰股　盧艮侯曰上節首言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中以無刺大醉節間之而此節復首提曰刺陰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前文先後序次皆有意存俱當著眼

刺客主人內陷中脉爲內漏爲聾

馬蒔曰此言刺客主人而內陷中脉者爲內漏爲耳聾也客主人者一名上關足少陽膽經之穴在耳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脉之

會內陷者刺太深也刺太深以中其脉則交脉破決故爲耳內之漏及氣不營而爲聾也

張志聰曰內陷中脉謂客主人內之脉也蓋手足少陽之脉盤錯於耳前目側浮淺之內而又有陷中之深脉也足少陽之脉有從耳後入耳中者手少陽之脉亦有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病則耳聾渾渾焞焞此言刺客主人太過則誤中內陷交過之脉而爲耳內漏而聾也　盧良侯曰浮淺者爲絡脉深者爲經脉而經脉之內又有深隧之大經所取之脉而內有交過之陷脉是以刺跗上陰股太過則中大經刺客主人太過則中交過之脉當知經脉內又有經脉之交錯也

刺膝髕出液爲跛（跛波上聲）

王氷曰膝爲筋府筋會於中液出筋乾故跛

馬蒔曰此言刺膝髕而出液者當爲跛也犢鼻在膝髕之下則犢鼻兩旁之上爲膝髕也刺之者出液則液出筋乾當爲跛跛也

張志聰曰髕膝蓋骨也膝乃筋之會液者所以灌

筋濡空竅者也液脫則筋無以濡養屈伸不利而爲跛矣

刺臂太陰脉出血多立死

王冰曰臂太陰者肺脉也肺者主行榮衛陰陽治節由之血出多則榮衛絕故立死也

馬蒔曰此言刺肺脉而出血過多者當立死也臂太陰卽手太陰肺經之脉按靈樞寒熱病篇亦有臂太陰以其脉行於臂故既曰手又曰臂也

張志聰曰肺者主行榮衛陰陽出血過多則榮衛不續所以一息不運則穹壤判矣

刺足少陰脉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 重平聲

馬蒔曰此言刺腎經而使之重虛出血者當爲瘖也足少陰腎經之脉循喉嚨俠舌本故腎旣虛而刺之出血則爲重虛其舌必難以言也

刺膺中陷中肺爲喘逆仰息 首中平聲下去聲

馬蒔曰此言刺膺中而誤中其肺者當爲喘逆仰息也刺膺中誤中肺經雲門中府則肺氣上泄故爲病喘急而逆仰首而息也

張志聰曰胃前之兩旁謂之膺足陽明之俞在膺中肺經之脈亦循膺中之雲門中府而出若刺膺中之脈陷而入深誤中肺脈則令人喘逆仰息蓋因無故而傷之也　盧艮侯曰此與客主人內陷中脈同義蓋謂經脈所循有淺深而同道者也

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中平聲

王氷曰肘中謂肘屈折之中天澤穴也刺中陷脈惡氣歸之氣固關節故不屈伸也

張志聰曰內陷者不能瀉出其邪而致氣歸於內也氣不得出則血不得散故不能屈伸也按靈樞經云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腋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脈之所遊邪氣惡血故不可留住留住則傷絡脈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攣也　楊君立曰絡脈者所以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

王氷曰股下三寸腎之絡也衝脈與少陰之絡皆

起於腎下出於氣街並循於陰股其上行者出脍
中故刺陷脈則令人遺溺也
馬蒔曰此言刺肝穴而誤使內陷者當遺溺也陰
股下三寸腎經無穴肝經有陰包穴治遺溺在膝
上四寸則正當股下三寸之處又按脾經有箕門
穴亦治遺溺其穴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脈
應手則當在肝脾兩經然又以肝經爲長也刺之
而內陷其脈則溺反不止矣
張志聰曰陰股下三寸足少陰之絡也夫刺之要
氣至而有效內陷者氣不至而反陷於內也腎開
竅於二陰故令人遺溺
刺掖下脇間內陷令人欬掖腋同
王氷曰掖下肺脈也肺之脈從肺系橫出腋下貫
心臟脈直行者從心系却上腋下刺陷脈則心肺
俱動故欬也
馬蒔曰此言刺肺脈而誤使內陷者當爲欬也腋
下當爲天府穴在腋下三寸肺脈也肺脈從肺系
橫出腋下今刺之而內陷其脈則當爲欬也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

王氷曰胞氣外泄穀氣歸之故少腹滿也少腹謂齊下也

馬蒔曰此言刺少腹而誤中膀胱則溺出而少腹滿也胞氣外泄膀胱虛脹故溺出而少腹痛也

刺腨腸內陷爲腫

馬蒔曰此言刺腨腸而誤使內陷者當爲腫也腨腸者足魚腹中承筋穴俗云腿肚係足太陽膀胱經內陷則氣泄故爲腫銅人明堂俱禁鍼

張介賓曰肉厚氣深不易行散氣反內陷故爲腫也

刺匡上陷骨中脉爲漏爲盲 匡眶同

王氷曰匡目眶骨中也匡骨中脉目之系肝之脉也刺內陷則眼系絕故爲目漏目盲

張志聰曰陷骨中脉匡骨上之陷脉也經曰裏擷筋骨氣血之精而與脉并爲系刺脉而傷其目系則淚流不止而爲漏視無所見而爲盲

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 中平聲

王冰曰諸筋皆屬於節津液滲潤之液出則筋膜乾故不得屈伸也

張志聰曰關節者骨節交會之機關處也液者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故液脫者骨肉屈伸不利按以上要害之處有誤中而立死者有刺之而記日死者有爲跛爲偃爲瘖爲盲之痼疾者行鍼之時如臨淵履冰愼勿輕忽也

刺志論篇第五十三

馬蒔曰志者記也篇內言虛實之要及瀉實補虛之法當記之不忘故名篇

張志聰曰夫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以營衛調志意和則筋骨强健腠理緻密精神專直身不受邪如形氣穀氣之相反血脈虛實之變常皆緣志意不和以致邪氣從之故名之曰刺志論

盧艮侯曰此篇帝問虛實之要而伯所答者皆爲邪病所傷蓋邪實則正虛矣

然取邪氣之淺深在用志之專一故曰刺志論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王氷曰陰陽應象大論曰形歸氣由是故虛實同焉反謂不相合應失常平之候也形氣相反故病生氣謂脈氣形謂身形也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是故穀氣虛實占必同焉候不相應則爲病也脈者血之腑故虛實同焉反不相應則爲病也

馬蒔曰此言虛實之要凡氣與形穀與氣脈與血相稱者爲常而相反者爲病也氣者人身之氣也形者人之形體也氣實則形實氣虛則形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然此氣之虛實必於脈而驗之但不可即謂氣爲脈也觀下文有血脈對舉者可知穀盛穀虛者用穀有多少而穀氣斯有盛虛也故穀多則氣盛穀虛則氣虛此其相

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此曰氣者卽上文之所謂氣也脈要精微論謂脈者血之腑言血之多少必聚於經脈之中故脈實則血實脈虛則血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

張志聰曰形歸氣氣生形形氣之宜相應也反此者謂氣盛身寒氣虛身熱皆爲寒暑之所病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清者爲營濁者爲衞是以穀之多少與氣之盛虛宜相應也反此者謂穀入多而氣少穀不入而氣多亦爲邪氣之所致脈者血之腑故虛實之宜相應也反此者或因飲中熱或風氣留於脈中亦因病之所致也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盛身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多此謂反也

王氷曰氣虛爲陽氣不足陽氣不足當身寒反身熱者脈氣當盛脈不盛而身熱證不相符故謂反

也胃之所出者穀氣而布於經脈也穀入於胃脈道乃散今穀入多而氣少者是胃氣不散故謂反也若穀不入而氣多乃胃氣外散肺幷之也脈盛血少脈少血多皆謂反者由經脈行氣絡脈受血經氣入絡絡受經氣候不相合故皆反常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相反爲病者之有三也氣盛者身宜温而今反寒氣虛者身宜清而今反熱穀多者氣宜多而今反少穀少者氣宜少而今反多脈盛者血宜多而今反少脈小者血宜少而今反多此皆謂之相反也氣盛身寒此謂反也八字乃舊本脫簡愚僭入之

張志聰曰盛者實也少者虛也脈盛者脈大也脈少者脈小也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與肺也脈小血多者飲中熱也脈大血少者脈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也

王冰曰寒傷形故氣盛身寒熱傷氣故氣虛身熱

脫血則血虛血虛則氣盛內鬱化成津液流入下
焦故云濕居下也胃氣不足肺氣下流於胃中故
邪在胃然肺氣入胃則肺氣不自守氣不自守則
邪氣從之故云邪在胃與肺也飲謂留飲也飲留
脾胃之中則脾氣溢脾氣溢則發熱中若風氣盛
滿則水漿不入於胃而反入於脈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究其所以爲相反者由於邪
氣之所致也氣本盛矣而身反寒蓋得之傷寒惟
寒傷形故傷寒則身寒也氣本虛矣而身反熱蓋

得之傷暑惟熱傷氣故傷暑則身熱也穀入多者
而氣則反少以其有所脫血血去過多則氣少也
又濕居下部濕勝則經脈壅滯而氣亦衰也穀入
少者而氣則反多以其邪在於胃胃本多氣多血
而邪氣壅塞斯氣益多也又邪在於肺而肺氣喘
滿斯氣益多也此所謂邪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
也脈體本小而血則反多以其當熱飲之時而爲
熱中故血似滿溢而爲多也脈體本大而血則反
少以其外感於風氣而脈之所以爲大水漿不入

而血之所以爲少此皆反者爲病之謂也然則氣盛身寒者盛爲僞實而寒爲眞虛氣虛身熱者虛爲眞虛而熱爲僞實穀多氣少者多爲僞實而少爲眞虛穀少氣多者少爲眞虛而多爲僞實脉大血少者大爲僞實而少爲眞虛也其爲虛實之要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申明形氣虛實之相反者爲邪氣之所傷也氣盛身熱者邪氣實也氣虛身寒者形氣虛也寒傷形故氣盛身寒暑傷氣故氣虛身熱夫腎爲生氣之原胃爲血氣之海穀入多而氣反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則下焦受傷以致生原虧損而氣少病不在上故穀入多也夫上焦主納中焦主化邪在肺胃則不能納化水穀而穀入少矣穀入少而反氣多者生氣之原不傷也此言氣之發於下焦也經云水入於經而血乃成又曰中焦之汁奉心化赤而爲血熱者心火之氣也飲中熱則飲皆化赤而爲血故血多脉中之氣不盛故脉小也風氣乘於

脉中故脉大水漿不入則血無所資生故血少也此言血之生於中焦也　盧艮侯曰經云淺深在志遠近若一又曰始淺刺以去陽分之邪再深刺之以去陰分之邪　張兆璜曰邪氣去則正氣自復瀉實之中而有補虛在焉

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入實者右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

王冰曰入爲陽出爲陰陰生於內故出陽生於外故入陽盛而陰內拒故熱陰盛而陽外微故寒入實入虛者言用鍼之補瀉也右手持鍼左手掐穴如實者右手開鍼空以瀉之虛者左手閉鍼空以補之也

馬蒔曰此言瀉實補虛之有法也夫所謂實者邪氣之入而實也非眞實也所謂虛者正氣之出而虛也乃眞虛也邪實者其體必熱氣虛者其體必寒寒熱之間虛實括矣故雖有氣盛身寒其寒爲邪然終必熱也大凡用鍼之法右手持鍼左手掐穴方其入鍼瀉實之時則左手掐穴開鍼空以瀉

之及其去鍼補虛之時則左手閉穴開鍼空以補之先治僞實而後補眞虛此要法也然則今之用藥者亦惟瀉實補虛如鍼法耳孰謂理之不可類推哉

張志聰曰夫虛者須其實氣入則實矣實者須其氣至也開鍼空則氣出閉鍼空則氣入所謂補瀉之時與氣開闔之相合也　張兆璜曰開闔者三陽之氣發於下焦營衛者中焦水穀之所生也用鍼取氣在於營衛而此篇獨論氣出下焦血出中焦候下焦所生之氣出入開闔以行補瀉之法又一法也然三陽之氣發原於腎藏水腑腎主藏志故曰刺志論

鍼解篇第五十四

馬蒔曰按靈樞有九鍼十二原篇而小鍼解篇正所以解九鍼十二原篇之鍼法此篇與小鍼解篇大同小異故亦謂之鍼解篇愚故以小鍼解篇之詞參入而釋之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

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有若無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瀉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瀉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淺深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鬱爲其各有之爲去聲）（菀音）

王冰曰邪者不正之目非本經氣是則謂邪非言鬼毒精邪之所勝也出鍼勿按穴俞且開故得經虛邪氣發泄也疾按謂鍼出穴已速疾按之則眞氣不泄經脈氣全故徐而疾乃實也徐按謂鍼出穴已徐緩按之則邪氣得泄精氣復固故疾而徐

乃虛也寒溫謂經脉陰陽之氣也若無若有者言其冥昧不可卽而知也夫不可卽故若無慧然神悟故若有也爲虛與實者經氣已至愼守勿失也若得若失者妄爲補瀉離亂大經誤補實者轉令若得誤瀉虛者轉令若失也鍼經曰無實實無虛虛此其誡也九鍼最妙者熱在頭身宜鑱鍼肉分氣滿宜員鍼脉氣虛少宜鍉鍼瀉熱出血發泄固病宜鋒鍼破癰腫出膿血宜鈹鍼調陰陽去暴痹宜員利鍼治經絡中痛痹宜毫鍼痹深居骨解腰脊節腠之間者宜長鍼虛風舍於骨解皮膚之間宜大鍼此之謂各有所宜也氣當時刻謂之開已過未至謂之闔時刻者然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已氣行不已如是則當刻者謂之開過刻及未至者謂之闔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此所謂補瀉之時也各不同形謂長短鋒頴不等竊其補瀉謂各隨其療而用之也陰氣隆至乃去鍼陽氣隆至鍼下

熱乃去鍼者言要以氣至而有效也變更謂變更其法也言得氣至必宜謹守無變其法以招損也志一爲意志意皆行鍼之用也近遠如一言氣雖近遠不同然其測候皆以氣至而有效也神無營於衆物者目絕妄視心專一務則用之必中無惑誤也必正其神者檢彼精神令無散越則氣爲神使中外易調也

馬蒔曰此詳解鍼法之義也鍼經有所謂刺虛則實之者言氣口虛而當補之也補之者卽下文刺

虛須其實候其陽氣隆至鍼下旣熱乃去鍼也蓋氣實乃熱此補法也其滿而泄之者言氣口盛而當瀉之也瀉之者卽下文刺實須其虛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已寒凉乃去鍼也蓋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言絡脉之中血積而久者去其血脉以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經邪氣之盛者皆瀉其邪出鍼之時勿按其穴令邪氣之發泄也此上皆瀉法也其徐而疾則實者言得經氣已久乃徐出之然鍼旣出宜速按之故人之正氣不泄

而實矣此補法也其疾而徐則虛者言鍼既入穴已至於經脉卽疾出之然鍼既出穴則徐按之而人之邪氣泄之而虛矣此瀉法也言實與虛者鍼下寒而氣少者爲虛邪氣已去也鍼下熱而氣多者爲實正氣已復也若無若有者其寒溫多少至疾而速正恍惚於有無之間眞不可易知也察後與先者言知病之虛實先後然後施以補瀉之法也爲虛與實者言醫工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有失補瀉之法也若得若失者言醫工自離其法誤施補瀉若有所得其實若有所失也夫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爲其各有所宜也補瀉之時者言各經脉氣之行自手太陽以至厥陰者晝夜共行五十度其鍼入之後若當其氣來謂之開可以迎而瀉之氣過謂之闔可以隨而補之鍼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言九鍼之異則當窮其以何鍼爲瀉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其鍼也刺虛須其實者候其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其鍼也經氣已至愼

守勿失者言得各經之氣已至則當謹愼守之無得更用他法治之也深淺在志者言病深則鍼深病淺則鍼淺分病之在內在外也近遠如一者言或深或淺氣之近遠不同然其所候者唯以氣至爲期其候則如一不二也如臨深淵者言候氣已畢補瀉之法不敢少懈喘也手如握虎者言持鍼堅定欲其壯勇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醫工之神也靜志觀病入無左右視之以或紛馳己之神也義無斜下者言正指直鍼欲端以正而無使偏斜也必正其神者病人之神也欲瞻病人之目制其神氣使之專一令其氣易行也

張志聰曰按鍼經首篇論九鍼虛實之法而小鍼解有未盡之義故帝復有此問焉然此篇與小鍼解不同小鍼解曰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蓋以鍼之出入分疾徐也本篇之所謂疾徐者論出鍼之疾徐按痏之疾徐也故名之曰鍼解者解小鍼解之未盡也夫刺之微在遲速疾徐而兩經各盡其妙所

謂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始備所謂若無若有者言氣之虛實若有若無當靜守其氣疾則不可知也夫病有標本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故當知病之先後察其應後者後取之應先者先取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補瀉之法當守勿失若有得若有失者是失其法也九鍼之用如九鍼十二原篇之各有所宜也氣來謂之開氣去謂之闔補瀉之時與氣開闔相合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九鍼之名有鑱圓鍉利之殊分九鍼之形有大小長短之不等各盡其所當補瀉之用而製之也當鍼所以候氣也陰氣隆至鍼下寒也陽氣已退實者虛矣陽氣隆至鍼下熱也元氣已復虛者實矣俱當候其氣至而後乃可去鍼鍼已得氣慎守而勿失勿使其氣有變更也志者心之所之也病在外者宜刺淺病在內者宜刺深當屬意痛者知所取之處也刺之或淺或深雖有遠近不同然俱以得氣爲期故其候相等無二也行鍼之際當謹慎之至如

臨深淵然惟恐墮也持鍼如握虎欲其堅定而不怯也尤貴守神定志以觀病人以候其氣無左右視以惑亂其神志焉按小鍼解云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此篇先論守己之神以合彼之神所謂神乎神耳不聞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按以上諸節之上句與九鍼篇相同下句則與小鍼解各別蓋復解九鍼虛實之道以補未盡之義

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跗上者舉膝分易見

也巨虛者蹻足脁獨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易去聲

王冰曰三里穴名正在膝下三寸脁外兩筋肉分間極重按之則足跗上動脉止矣故曰舉膝分易見下廉穴在脁外兩筋間獨陷下者則其處也

馬蒔曰此言取穴之法也三里足陽明胃經穴跗上者即足陽明胃經衝陽穴舉膝下三里而重按之則衝陽動脉止矣故曰舉其膝分則易見也巨虛有巨虛上廉又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有巨虛下廉又名下巨虛在上廉下三寸蹻足脁獨陷

者取之蹻者舉也蓋大骨之分有陷者直路可以取此二穴也故曰下廉者陷下者也言下廉則上廉可推矣

張志聰曰自三里循上廉下廉而至跗上衝陽之動脉皆屬足陽明胃經獨舉此胃經而言者言鍼之候氣候陽明所出之榮衛也故鍼經曰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榮衛又曰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如迎奪太過則反傷其性命是取氣在陽明而絕命亦在陽明矣故特舉此以令民之勿犯也　盧艮侯曰先定足經而上合於手也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以爲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脉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

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
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
有所主也人心意應八風人氣應天人髮齒耳目五
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
王冰曰筋應時者堅固眞定時之象也聲應音者
備五音也陰陽合氣應律者交會氣逼相生無替
則律之象也人面應七星者所謂面有七孔應之
也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者身形之外野之象
也一鑱鍼二圓鍼三鍉鍼四鋒鍼五鈹鍼六圓利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四十四卷醫部彙考二十四素問二十四之三

鍼七毫鍼八長鍼九大鍼也心意應八風者動靜
不形風之象也氣應天者運行不息天之象也髮
齒生長耳目清逼五聲應同故應五音及六律也
人陰陽有交會生成脈血氣有虛盈盛衰故應地
也肝氣逼目木生數三三而三之則應之九也
馬蒔曰此詳人與天地相參無非因九鍼之義而
擴推之也夫天爲一爲陽爲奇也地爲二爲陰爲
偶也人爲三參天地而爲三也時有四音有五律
有六星有七風有八野有九故象之而有九鍼者

此也不惟是也人之皮應天天覆萬物而皮爲身之庇也人之肉應地地以厚德載物而肉則柔厚安靜者象之也人之脈應人人有盛衰變易而脈則虛實不常者象之也人之筋應時時候各有所司而筋則各有所分束者象之也人之陰陽合氣應六律律有損益相生而氣則陰陽象之也人有出入之氣應風風有往來而氣則象之也人有九竅者陽竅七在面部陰竅二前陰後陰也在下部共九竅爲統而三百六十五絡爲之相攝者應野

蓋野有九而野之中萬物紛雜其象相類也故用九鍼以刺之者亦所以合此九數耳其一鍼皮其二鍼肉其三鍼脈其四鍼筋其五鍼骨其六鍼之以調陰陽其七鍼之以益精其八鍼之以除風其九鍼之以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之邪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不惟是也人之心意應八風八風不常而心意之變化如之人氣應天天道不息而人氣出入如之人髮齒耳目共爲六則應六律人五聲則應五音人之陰陽十二經及脈血應地蓋

地承載萬物而人身無乎不備與之同象也人肝目亦應之九蓋木生於三三而三之則爲九矣

張志聰曰夫九鍼之應已詳悉於鍼經此篇與鍼經之多有不同後之學者當合而參之鍼道始備

斯爲常法矣夫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臟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臟六腑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人皮以應天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脾也脾合肉故人肉應地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人脉應人按此三者與鍼經之理論相同蓋天地人三者不易之道也四時之氣皆歸始春筋乃春陽甲木所生故人筋應時人之發聲以備五音故應音合氣者六臟六腑陰陽相合而爲六以六氣之相合而應六律也七者星也人面有七竅以應七星靈樞經曰天有列星人有牙齒是也人氣之行於周身猶風之偏於六合故應風陰陽應象論曰地有九野人有九竅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人之三百六十五絡猶地之百川流注通會於九州之間也一至五鍼刑形層淺深之次

庐人之聲音由腎所發故五鍼骨也陰陽二氣分爲三陰三陽故六鍼調陰陽氣陰精七損故當益之八風爲邪故當除之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絡脉之滲灌諸節者也故九竅節氣閉者通之實者除而去之此之謂九鍼之各有所主也夫聖人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故以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蓋以鍼應數也是九鍼之道一中有九九九八十一以應律數若謂一鍼在皮六鍼調氣又不可與言鍼矣髮齒耳目共六

齒又爲六六之數而髮之數不可數矣律呂之數推而廣之可千可萬而萬之外不可數矣此又反復言之者謂天地人之相應通變之無窮也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水循地行脉隨氣轉故應地肝開竅於目九竅之一也一之九者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也

九竅三百六十五

張志聰曰六節藏象論曰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

天地久矣是人之經脉有三百六十五穴孫絡有三百六十五穴十五穴谿谷之分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之交亦有三百六十五會皆外通於九竅內本於九臟者也

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以候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王冰曰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簡爛文義理殘缺莫可尋究而上古書故且載之以佇後之具本也

長刺節論篇第五十五

馬蒔曰篇內言刺家節要之法惟長於此者則雖不診脉而聽病者之言亦可以行鍼也故名篇張志聰曰按此篇無問答之辭而曰論者此伯承上章復補論刺節篇之未盡而後人記之也故曰長刺節論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

馬蒔曰此言刺家不能診脉者當審病者之言以刺之也夫病形於脉脉有虛實則補瀉可施按靈

樞九鍼十二原篇云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但後世之士既不能診又不詳審病源故神聖言此爲不能診脈者設耳非謂刺家不必診脈也觀前後諸篇之言脈者可知矣

張志聰曰按鍼經刺節論曰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故曰刺家不診謂用鍼之妙神而明之不待診而後知之也

在頭頭疾痛爲藏鍼之刺至骨病已上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

王冰曰藏猶深也言深刺之也

馬蒔曰此言刺頭痛之法也言頭痛者其病在腦腦卽骨也乃深入其鍼如藏物然故曰爲藏鍼之之肉及皮蓋皮乃經脈往來之道不可傷也

直刺至骨則病自已也病所在骨已上無傷骨上

張志聰曰此陽氣大逆故疾痛在頭也藏隱也謂隱鍼而藏刺之也蓋頭之皮肉最薄易至於骨故刺至骨而無傷骨淺之而又無傷皮蓋皮者鍼之

道路也鍼必由皮而進淺則傷之深則傷骨在淺深之間則傷肉此言淺深在意而頭刺之更難也能難其所難則易其所易矣按靈樞刺節篇首言陽氣大逆上滿於胷中蓋陽氣從胷膈而上升或逆滿於胷中或上逆而以下諸病大義相同

陰刺入一旁四處治寒熱深專者刺大臟迫臟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臟臟會腹中寒熱去而止與刺之要發鍼而淺出血

王氷曰頭有寒熱則用陰刺法治之陰刺謂卒刺之如此數也深專者刺大臟言寒熱病氣深專攻中者當刺五臟以拒之漸近於臟則刺背五臟之俞也刺之迫臟臟會言刺近於臟乃臟氣之會發也腹中寒熱去而止言刺背俞者無問其數要以寒熱去乃止鍼發鍼而淺出血言與諸俞刺之則如此

馬蒔曰此言治寒熱之法也凡腹中有寒熱病氣深而且專則陽刺之正入一旁入四若寒熱病氣深而且專

則病在五臟當刺大臟以治之惟其邪氣迫臟故刺五臟之俞在於背者卽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蓋五臟爲大臟而刺五俞卽所以刺大臟也然刺之迫近於臟以五俞爲臟氣之所會耳刺之無問其數必使腹中寒熱去而止鍼且刺之要不宜出血太多須發鍼而淺少出其血耳按靈樞官鍼篇云五曰陽刺陽刺者正納一旁納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本篇乃陽刺之法則陰當作陽

張志聰曰按靈樞官鍼篇曰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旁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今此篇以陰刺而取少陰之俞用揚刺之法以治寒熱之病所謂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又一法也

治腐腫者刺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內鍼爲故止 內 洒同

馬蒔曰此言刺腐腫之法也腐腫謂腫中肉腐敗

爲膿血者刺其腐上癰小者則淺其鍼大者則深其鍼蓋刺大者欲其多出血故深刺之刺小者不欲其多出血故淺刺之也但端納其鍼候病去復故則止鍼矣小者深之大者淺之深當作淺

張志聰曰腐腫者謂腫中肉腐故爲膿血者刺其腐上當視其癰腫之大小而淺深之腐腫之大者多膿血淺刺之而膿血易出也小者毒內陷而尚未外潰故當深之必端其鍼刺至血處而止大刺節良肉爲此故當端內其鍼以取膿血蓋恐有壞

論曰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圓利鍼與此論亦少有別

病在少腹有積刺皮腤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兩旁四椎間刺兩髎髎季脅肋間導腹中氣熱下已

腤音
髎音格
髎音僚

王冰曰少腹積謂寒熱之氣結積也皮腤謂齊下同身寸之五寸橫約文審刺而勿過深之刺禁論曰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由此故不可深之矣俠脊四椎之間據經無俞恐當云五椎間

五椎之下兩旁正心之俞心應少腹故當言椎間也髂爲腰骨髖謂居髖腰側穴也季脅肋間當是刺季肋之間京門穴也

馬蒔曰此言刺少腹有積者之法也凡病在少腹有積者刺皮腑以下至少腹而止又刺四椎兩旁間乃手厥陰包心絡之俞也按脉要精微論帝曰診得心脉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心爲牡臟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由此則少腹有積刺厥陰俞宜矣髂爲腰骨兩髂髖者居髖穴也係足少陽膽經季脅肋間章門穴也引腹中之氣至有熱氣下行則病已矣蓋熱下則積散也皮腑原非穴名愚意自少腹之皮肥厚以下盡其少腹內取穴而止王註謂皮腑在齊下同身寸之五寸則是曲骨穴也夫既曰曲骨則當言爲已上不宜言已下也今按曲骨雖治少腹脹滿但王註言已下則可驗其爲強解也全元起作皮髓亦未爲得王註謂四椎旁無俞欲以五椎旁心俞易之蓋不考厥陰俞即爲心包

絡之俞也居髎在章門下八寸三分果治腰引小腹痛王註另以季脇肋間爲章門穴亦治小腹痛亦係肝經在臍上二寸開兩旁各九寸

張志聰曰此論刺少腹積之法也腠肌厚也謂下至少腹間視皮之肌厚處卽下鍼取之蓋腹內有積則外見於皮間故循於少腹之上下至少腹而止是其處也俠脊兩旁四椎間乃膂肓穴處肓之原在齊下也髂爲腰骨兩髂髎季脇肋間乃足少陽經脉之所循蓋少腹之積邪在肝腎故取少陽之經導積熱從鍼下而出也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見病已見炯同

王冰曰厥陰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衝脉與少陰之絡皆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其後行者自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故刺少腹及兩股間又刺腰髁骨間也腰髁

骨者腰房俠脊平立陷者中按之有骨處也疝爲寒生故多刺之少腹盡熱乃止鍼也

馬蒔曰此言刺寒疝之法也小腹間痛而大小便皆難其病名疝得之寒氣所致也蓋疝成於肝腎二經肝經環陰器抵少腹腎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其氣衝亦腎與衝脈之所經故卽少腹腰股骹骨間而多取其穴候少腹盡熱則病已矣炅者熱也

張志聰曰此厥陰寒疝之爲病也肝主疎泄肝氣逆故不得大小便也此爲寒疝故少腹痛而上連於腹也少腹兩股及腰骹骨間爲厥陰肝脈之所循刺而多留之俟其盡熱而病自已

痛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爲故刺分肉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 中去聲

王氷曰分謂肉分間有筋維絡處也刺筋無傷骨故不可中骨也筋寒痹生故得筋熱病已乃止

馬蒔曰筋痹則筋攣節痛而難以起行刺筋之痛上以復其舊且筋在分肉之間刺筋者不可刺至

骨而傷之也若病已起筋已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張志聰曰此論刺筋痹之法也諸筋皆屬於節故筋攣節痛病在筋者屈而不伸故不可行也名曰筋痹痹者閉也痛也故者因也爲因於筋故當刺在筋筋在分肉間而生於骨故當從分肉內鍼而不可中骨也筋舒而病起筋熱而病已卽當止其鍼

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傷於寒濕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以熱爲故無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諸分盡熱病已止

王冰曰大分謂大肉之分小分謂小肉之分鍼經曰病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又曰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甚復傷筋骨則鍼太深故癰發若變也熱可消寒故病已乃止

馬蒔曰傷於寒濕肌膚盡痛故成肌痹刺大肉小肉之分多發鍼於穴所而深刺之候其氣至而熱爲復其舊俱無至太深以傷筋骨若傷之當發癰

而有他變也必得大小肉分盡熱則病已而可止鍼矣

張志聰曰此論刺肌痹之法也邪痹於肌是以肌膚盡痛此因傷於寒濕蓋寒勝爲痛痹濕勝爲著痹也宜刺大小分肉之間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故當多發鍼而深取之蓋谿谷屬骨故當深之而又無傷於筋骨也傷筋骨者則癰發而若有所變矣候其氣至而諸分肉盡熱則病已而可以止鍼矣按脈要精微篇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如刺傷筋骨而筋骨腫痛有若風寒之變故曰癰發若

變

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寒氣至名曰骨痹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熱病已止

王冰曰骨痹刺無傷脈肉者何自刺其氣通肉之大小分中也

馬蒔曰骨重難舉髓中痠疼而寒冷氣至致病成骨痹此邪在骨當深刺之然無傷脈肉爲復其舊

其鍼路在大小分肉間候至骨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張志聰曰此論刺骨痹之法也骨重難舉骨髓酸痛而寒氣至者腎主骨而寒水主氣也病在骨故當深刺之以候骨氣爲因其鍼道在於大小分肉之間故當從其道而無傷脉肉也候骨氣至而鍼下熱病卽已而可止其鍼

病在諸陽脉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脉視分盡熱病已止

馬蒔曰此言刺狂病之法也手足諸陽經之脉及大小肉之分發爲寒熱是氣亂爲狂刺之者當乘其脉之盛而瀉之使虛視諸分肉盡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張志聰曰夫邪併於陽則狂邪之中人始於皮膚肌肉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脉在肌腠之陽邪而入於陽脉所謂重陽則狂矣血氣相乘是以在陽脉分肉之間俱且寒且熱也當先刺其脉使在脉陽實之邪已虛而復出於肌肉視其分肉盡熱是邪

從肌肉而外散矣

病初發歲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

馬蒔曰病有初得之者或每歲一發或每月一發皆治之可愈至每月四五次發者名爲癲病先刺各經之分肉與脈如不至於寒則可以鍼補之候病已可止鍼也上文言病在諸陽脈爲狂則此當在諸陰脈爲癲上文言發寒熱是寒亦熱極所致也此曰無寒則病在陰分但寒而不熱若至於無寒則爲病已之兆此乃陽經陰經之分熱與寒之異曰狂曰癲之殊也難經謂諸陽爲狂諸陰爲癲者以此

張志聰曰此論刺癲疾之法也蓋以癲疾者乃久逆之所生也故有病初得而歲一發者不亟治之則月一發矣又不治之則一月四五發矣當取諸分肉諸脈之有過者而刺之夫重陰則癲故當候其寒氣外至其無寒者以鍼調之　盧良侯曰寒者須其熱熱者須其寒候邪正陰陽之變易也病

在陽者候其熱病在熱者候其寒取邪氣之外出
也此用鍼機變之妙不可不知

病風且寒且熱泉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脉
汗出且寒且熱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馬蒔曰此言刺風證之法也凡病風發爲寒熱熱
時汗出一日數過此卽風論之所謂寒熱證也先
刺諸經分肉腠理絡脉其汗隨出仍發寒熱但須
三日一刺至百日而病可已矣

張志聰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腠理開則洒然
寒閉則熱而悶故且寒且熱也如熱時汗出一日
數過者先刺諸分理絡脉如汗出而且寒且熱是
寒熱之邪將與汗共併而出故當三日一刺至百
日而病已矣蓋病而汗出者因邪氣相搏而汗出
也刺而汗出者取汗而邪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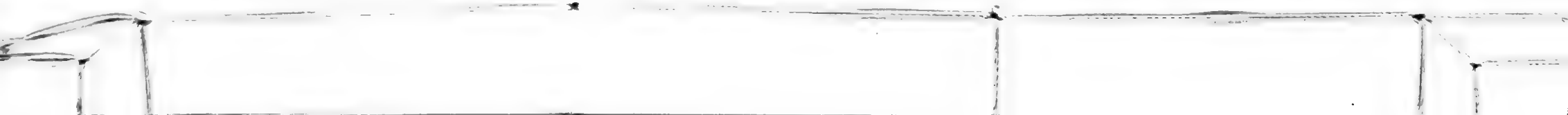
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
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

王冰曰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者泄衛氣之怫熱
也刺骨髓汗出百日者泄榮氣之怫熱也二百日

鬚眉生而止鍼者怫熱屏退陰氣內復故多汗出鬚眉生也

馬蒔曰此言刺大風證之法也病大風者卽風論及靈樞四時氣篇皆謂之癘也其骨節重鬚眉墮當刺其肌肉以復其舊但刺肌肉以出其汗者百日又刺骨髓以出其汗者亦百日凡二百日則鬚眉生而可止鍼矣

張志聰曰大風從肌肉而直傷於骨髓故骨節重在肌肉而傷衝任之血氣故鬚眉墮也因邪從肌肉而入故當先刺肌肉取汗出而至百日復刺骨髓取汗出而亦至百日凡二百日俟鬚眉生而止鍼夫風之在分理絡脈而爲寒熱病者百日而已大風而深入骨髓者倍已蓋百日者氣數之大周也　盧良侯曰刺骨無傷髓今癘毒入深而刺髓百日不致銷鑠所謂有故無殞在知病外內之不惑也此與風論之癘瘍因證少有差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五

黃帝素問二十五 皮部論篇第五十六 經絡論篇第五十七 氣穴論篇

藝術典第四十五卷

醫部彙考二十五

黃帝素問二十五

皮部論篇第五十六

馬蒔曰篇內有皮有分部脉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主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始終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脉爲紀者諸經皆然

王冰曰循經脈行止所主則皮部可知

馬蒔曰此言皮部以經脈爲紀各經皆然也人身之皮分爲各部如背之中行爲督脈兩旁四行屬足太陽經肋後背旁屬足少陽經肋屬足厥陰經是也脈有經紀故靈樞有經脈篇筋有結絡故靈樞有經筋篇骨有度量故靈樞有骨度篇是也

張志聰曰此論十二經之絡脈分絡于皮膚間病之始生必先皮毛入客絡脈隨皮部所循之脈而傳入于經入舍于所主之臟腑如不入絡則留于筋骨間而爲筋攣骨痛也分部分屬之部署也經紀言脈絡有徑之經橫之紀也結絡言筋之系于分肉連于骨節也度量大小長短也邪在皮肉筋骨絡脈臟腑各有淺深或爲筋攣骨痛肉鑠破胭或入舍于臟腑而爲臟腑之病也別其絡脈所分之上下左右十二經脈之陰陽所在而知病之始終也夫徑而深者爲經浮而見于皮者爲絡欲知皮之分部當以所見之脈絡分也然又以經脈爲紀蓋絡乃經脈之支別如肺之經脈循魚際尺澤

膚腠之間而所見之絡脈乃肺之絡而絡外之皮
卽肺上之部矣視其色多青則寒黃赤則熱絡盛
則入客于經經滿則入舍于肺臟十二經皆然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
皆陽明之絡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
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于經陽
主外陰主內少陽之陽名曰樞持上下同法視其部
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于經故在
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于內諸經皆然太陽之

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
之絡也絡盛則入客于經 蜚音飛
王氷曰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行則生化弭故
曰害蜚上謂手陽明下謂足陽明也陽謂陽絡陰
謂陰絡此通言之也手足身分所見經絡皆然樞
謂樞要持謂執持關司外動以靜鎭爲事如樞之
運則氣和平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三陽經之皮部也陽明之陽名
曰害蜚蜚者飛也害肩之義推之則

蛰當爲輕揚而肩當爲沉重也卽後關蟄之義推之則蛰當與蟄正相應也夫陽明而曰害蛰者陽氣自盛萬物陽極則有歸陰之義故曰害蛰物之飛者尤爲屬陽也上者手也爲手陽明大腸經下者足也爲足陽明胃經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大腸經之絡曰偏歷穴胃經之絡曰豐隆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

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脉蓋絡自旁行之脉言而經自直行之脉言也大腸與胃主外爲表而肺與脾主內爲裏由絡入經則由經入裏之漸也又少陽之陽之義名曰樞持陰陽離合論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關少陽爲樞則此少陽者乃其執持此樞之經也手少陽爲三焦經足少陽爲膽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三焦之絡曰外關穴膽經之絡曰光明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

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脉故在陽者主內少陽爲一陽而在外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則此少陽所主在內也其心包絡爲三焦之裏肝爲膽之裏主出以應于少陽而又滲灌于內是表裏相須之理宜然也推之諸經皆如此耳又太陽之陽之義名曰關樞蓋少陽爲樞而此太陽爲三陽最在外則此太陽爲關而此以太陽爲關關者闔也陽明爲闔太陽爲開而此以太陽爲關關者闔也蓋彼就表之表而言而此對少陽而言耳手太陽爲小腸經足太陽爲膀胱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小腸之絡曰支正穴膀胱之絡曰飛揚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脉陽經主外而心爲小腸之裏腎爲膀胱之裏者則在內也上文言陽明少陽皆曰陽主外陰主內而又曰諸經皆然故此

太陽不言陽外陰內之義耳及下節陰經亦不必言也

張志聰曰陽明者午也爲盛陽之時如萬物之飛動陽盛而陰氣加之有害于飛故名曰害蛰上下同法謂手足二經皆同此法部中皮之分部中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膚次于絡脉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經故視其皮部之浮絡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爲寒熱絡盛而不瀉其邪則入客于經矣在陽明之分部則爲陽明之病在少陽之分部則爲少陽之病在三陰之分部則爲三陰之病故列於首節而六經皆然經云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故見於皮膚間者爲經爲陰而主內蓋在陽者可從外解在陰者則內入而舍於臟腑矣少陽主樞故名樞持夫五臟內合五行地之陰陽也六經外合六氣天之陰陽也天之六氣下合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在外六經之氣從陽而內在內經

脈之氣從陰而外出於皮膚復從皮膚而入於肌肉筋骨以滲於臟腑募原之間而內通於五臟此論經脈之氣環轉無端蓋從內而外也關衛固也太陽主諸陽之氣而主表陽氣生於陰中樞轉而外出太陽之氣從內而出衛固於外故曰關樞然六氣止合六經足之六經上合於手故止曰上下同法而不言手之小腸足之膀胱也六經皆然

少陰之陰名曰樞儒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于經其出者從陰內注于骨心主之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于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于經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

王氷曰儒順也守要而順陰陽開闔之謂也害肩言心主脈入腋下氣不和則妨害肩腋之運動關蟄言關閉蟄類使順行藏也部皆謂本經絡之所部分浮謂浮息列陰陽位部主于皮故曰皮之部

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陰經之皮部也少陰之陰之義名曰樞儒陰陽離合論以少陰爲樞則此所謂樞儒者正以少陰爲初陰當有柔順之義也手少陰爲心經足少陰爲腎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心經之絡曰通里穴腎經之絡曰大鍾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

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脈其入經也從小腸膀胱部以入于經脈其自陽經而出也則從心少陰經以內注于骨矣又心主之陰當是厥陰之陰名曰害肩肩者重也萬物從陰而沉而此陰氣實有以殺之故曰害肩手厥陰爲心主包絡經足厥陰爲肝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厥陰之絡也夫曰心主之陰而又曰上下同法則肝在所遺耳心包絡之絡曰內關穴肝經之絡曰蠡溝穴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

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脉其入于經也從三焦膽部以入于經脉其自經而出也則從心包與肝以內入于血脉矣又太陰之陰之義名曰關蟄蟄藏也太陰爲三陰故爲關蟄也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是以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肺經之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脉其入于經也從大腸胃部以入于經其自經而出也則從肺脾以入于肌肉矣凡此十二經絡之脉者乃皮之部也能知之則可以知百病之始終矣

張志聰曰儒柔順也少陰爲三陰開闔之樞陰氣柔順故名樞儒夫經脉之氣從經脉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溢于皮膚復從皮膚而入于肌內筋骨故曰其出者從陰內注于骨陰謂經脉也言脉氣

之環轉從經而出復從外而內注于骨諸經皆然
此論三陰而少陰又主冬主骨故復申明之按邪
氣之來其入經也從陽部注于經此論邪氣之從
外而入也其出者從陰內注于骨論正氣之從內
而出也其心主之陰謂厥陰之絡也兩陰交盡故
曰厥陰肩任也謂任一身之陰陰極而一陽加之
故曰害肩上謂手厥陰心主下謂足厥陰肝經此
篇論絡脈經脈而手厥陰心主之脈故曰手厥陰
焉蟄者陰藏蟄動之蟲蓋氣藏于陰而欲動蟄于
外乃太陰關之故名關蟄夫內爲陰外爲陽也榮
衛篇曰太陰主內太陽主外樞轉外出之陽而太
陽關之故名關樞陰藏動蟄之氣而太陰關之故
名關蟄兩陽合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以陽盛而一陰加之故曰害蟄陰極而一陽加之
故曰害肩少陽主三陽之樞故曰樞持少陰主三
陰之樞故曰樞儒以三陰三陽對待論之命名之
義自得矣此篇見凡六藏六腑所合十二經之絡
脈各分屬于皮之部署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于絡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留而不去傳入于腑廩于腸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于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于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腘破毛直而敗中去聲腘音窘

王冰曰泝然惡寒也起謂毛起豎也腠理者謂皮空及文理也經虛邪入故曰感虛脈氣虛少故陷下也寒則筋急熱則筋緩寒勝爲痛熱勝爲氣消腘者肉之標肉消則腘破故毛直而敗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百病之漸始于皮毛入于絡脈又入于經脈又入于腑又入于臟其寒熱異邪則證候悉分也由上文觀之故知百病之始生也必先入于皮毛邪中皮毛則腠理開開則客于絡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脈又留而不去傳入于六腑廩積于腸胃又入于五臟方邪之始入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于絡也則絡滿色變如上文有青黑黃赤白等色皆是也其入于經也由

經之虛故邪從而陷下矣乃留于筋骨之間寒多則有筋攣骨痛之證熱多則有筋弛骨消肉爍胭破毛直而敗之證又由是而傳入于腑傳入于臟矣

張志聰曰此言邪入于經有不動臟而滛于腑者傳入于腑謂入大腸小腸胃腑也夫經絡受邪則內干臟腑其臟氣實者不必動臟則滛于腑矣蓋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入于胃則積于腸胃之間爲貢嚮腹脹諸證然邪有入于經絡而虛陷于內者有留于筋骨之間而爲筋攣骨痛者蓋皮肉筋骨皆屬氣分絡脉經俞皆屬血分經絡內連臟腑是以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如不入于絡則留于皮肉筋骨之間爲外皮膚所中也泝然寒慄逆起之貌邪盛于絡則變見青黃赤黑之色于皮部轉入于經則感臟腑之氣虛而陷下也如留于筋骨之間則爲筋攣骨痛爍肉破胭毛直矣焦之敗證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

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于絡脉絡脉滿則注于經脉經脉滿則入舍于臟腑也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也帝曰善

王冰曰脉氣留行各有陰陽氣隨經所過而部主之故云脉之部夫脉行皮中各有部分脉受邪氣隨則病生非由皮氣而能生也

馬蒔曰此因帝復問而申言上文之義也不與而生大病者言皮部邪初感時不與治理而大病從是生也

張志聰曰此言邪入于經而內干臟腑也不與不及也言皮毛之表氣虛微以致邪入于經而為干臟之危病也

經絡論篇第五十七

馬蒔曰內論經絡所見之色故名篇

黃帝問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

熱帝曰善

王冰曰經行氣故色見常應于時絡主血故受邪則變而不一矣澤謂微濕潤也

馬蒔曰此言絡脈無病之色有常有病之色無常皆異于經脈有常之色而可以驗病也前篇言絡脈之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爲寒熱等語故帝以絡脈之見五色所以異者問之伯言經有常色者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黃腎主黑故筋脈之色與此相應也

絡有不常而爲變者或五色各見或五色俱見而無常者也然而陰絡之色與經相應如太陰肺經之絡亦赤太陰脾經之絡其色亦黃厥陰心經厥陰心包經之絡其色亦青少陰腎經之絡其色亦黑故謂陰絡之色應其經者是也至于陽絡之色變無常不與經而相應乃隨四時而行凡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在春則皆青在夏則皆赤在至陰則皆黃在秋則皆白在冬則皆黑不與陰經之絡爲一也此乃陰

絡陽絡之常色無病之時如此及其感邪爲病之時寒多則血氣凝澁凝澁則色青黑熱多則血氣淖澤淖澤則色黃赤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相兼也所謂絡有不常而爲變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問也言絡脉之五色各異而爲痛痹寒熱之證者其故何也蓋經脉有五行之常色絡脉則隨四時之變而無常色也夫經脉應五臟故有常色也經謂十二經脉五臟具五色亦皆應其經脉而爲青黃赤白黑之常色也然經脉既應五臟而成五色絡脉之陰絡陽亦應其經乎不然也陰絡應經脉而成五色也蓋陰絡者六陰經之絡應五臟之經各有常色而不變陽絡者六陽經之絡合六腑之陽隨四時之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並爲變易者也此皆四時五行之常色謂之無病若四時之中五臟之絡見青黑爲寒見黃赤則爲熱矣凝泣淖澤謂絡中之血氣此皆常色謂之無病八字當在隨四時而行也之下誤脫在此

氣穴論篇第五十八

馬蒔曰詳論周身氣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岐伯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也帝曰余非聖人之易語也世言眞數開人意今余所訪問者眞數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

願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易去聲

王冰曰開氣穴眞數庶將解彼之疑惑未足以論述深微之意也處謂穴俞處所

張志聰曰穴乃氣之所注故曰氣穴而不論及于經脉也所謂氣穴所在之處夫人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少脉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非聖者孰能窮其道焉未覩未聞而耳聰目明者神志會通也眞數者脉絡之穴數藏之金匱者謂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乃金匱之眞言上帝之所貴也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者關元也背胷邪繫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濟胷脅痛而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脉滿起斜出尻脉絡胷脅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尻苦刀反

王冰曰天突在頸結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中陰維任脉之會低鍼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

一寸留七呼若灸三壯胃脘者謂中脘也中脘者胃募也在上脘下同身寸之一寸居心蔽骨與齊之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三脈所生任脈氣所發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二分若灸者可灸七壯關元者少陽募也在齊下同身寸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督脈支絡自尾骶出各上行斜絡脅支心貫鬲上加天突斜之肩而下交十椎馬蒔曰此言治背心相控而痛之法也天突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十椎者按脊屬督脈一經十椎下無穴當是大椎也蓋在胷治天突則在背治大椎者甚爲相合在後爲背在前爲胷在背爲陽在胷爲陰正以背與胷斜繫陰陽左右如此故其前後之病爲痛爲濇爲胷脅痛爲不得息爲不得臥爲上氣爲短氣爲偏痛爲脈滿起此正金匱眞言論之所謂背爲陽腹爲陰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又背之督脈斜出尻上絡胷脅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之上又斜下肩交背大椎之下是以

必刺天突大椎胃脘也曾也夫背爲陽胃腹爲陰督脉張志聰曰心謂心包絡也曾也夫背爲陽胃腹爲陰督脉循于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脉循于腹統任一身之陰背與心相控而痛者陰陽相引而痛也此先論陰陽二氣總屬任督之所主而後論藏腑陰陽之氣各有所注之穴焉十椎在大椎下第七椎乃督脉至陽之穴督脉陽維之會也蓋大椎上尚有三椎總數之爲十椎也天突十椎胃脘關元乃陰陽氣之交會也夫背俞胃之邪繫于陰陽引及于左右偏痛亦如此蓋左爲陽而右爲陰也其病前後痛濇者背胃邪繫陰陽也胃脘痛者其脉絡胃脘故左右如此也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者督脉上貫心膈入喉任脉入膻中上喉嚨也偏痛者其脉邪出尻絡脊上肩而斜下也然陰陽繫邪胃背相引由任督之相交任督之合又由督之大絡而交通于任脉也督之大絡名曰長強俠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臀所謂大絡者若江河之外別有江河經脉滿則轉溢于大絡故

督脉滿則斜出于尻脉蓋督脉之別斜出于尻絡
胷脅也其絡支心貫膈上肩胛而與任脉交會于
天突復斜下肩而與督脉交合于十椎下間故胷
背相控而痛所治在天突與十椎間者乃大絡之
通會處也　張兆璜曰先以胷背分陰陽後以上
下分陰陽又曰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故不曰交
而曰加者謂陽加于陰有陽施陰受之義也

臟俞五十穴

王冰曰臟謂五臟肝心脾肺腎非兼四形臟也俞
謂井滎俞經合非背俞也然井滎俞經合者肝之
井大敦也滎行間也俞太衝也經中封也合曲泉
也大敦在足大指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及三毛之
中足厥陰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
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行間在足大指之間脉動
應手陷者中足厥陰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
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衝在足大指
本節後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足厥陰脉之所注
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

壯中封在足內踝前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仰足而取之伸足乃得之足厥陰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曲泉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者中屈膝而得之足厥陰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包之井中衝也榮勞宮也俞太陵也經間使也合曲澤也中衝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陷者中手心主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勞宮在掌中央動脉手少陰心主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陵在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手少陰心主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間使在掌後同身寸之三寸兩筋間陷者中手少陰心主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曲澤在肘內廉下陷者中屈肘而得之手少陰心主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脾之

井隱白也榮大都也俞太白也經商丘也合陰陵泉也隱白在足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陰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者中足太陰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足太陰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陷者中足太陰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陰陵泉在膝下內側輔骨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足太陰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肺之井少商也榮魚際也俞太淵也經經渠也合尺澤也少商在手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太陰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魚際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脉手太陰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掌後陷者中

手太陰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經渠在寸口陷者中手太陰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不可灸傷人神明尺澤在肘中約上動脉手太陰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腎之井者涌泉也榮然谷也俞太谿也經復溜也合陰谷也涌泉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足少陰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陰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此多見血令人立饑欲食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者中足少陰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復溜在足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足少陰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陰谷在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足少陰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

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心之井曰少衝手小指內廉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三壯滎曰少府小指本節後骨縫陷中對勞宮鍼二分灸三壯俞曰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經曰靈道掌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合曰少海肘內廉節後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鍼二分留三呼禁灸按王冰作心包者非
張志聰曰俞經俞之穴也臟各有五五五二十有五左右合之共五十穴也五者井滎俞經合所出爲井俱在手足指上離爪甲一韭許所入爲合皆在手足之肘膝間而不過肘膝五臟六腑皆然夫五臟之五俞出于井木溜于滎火注于俞土行于經金入于合水也

腑俞七十二穴

王冰曰腑謂六腑肝之腑膽膽之井竅陰也滎俠谿也俞臨泣也原坵墟也經陽輔也合陽陵泉也竅陰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少陽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

灸者可灸三壯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臨泣在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者中去俠谿同身寸之一寸半足少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同身寸之三寸足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之端如前同身寸之三分去丘墟同身寸之七寸足少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同身寸之一寸脛外廉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脾之腑胃胃之井厲兌也榮內庭也俞陷谷也原衝陽也經解谿也合三里也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足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內庭在足大指次指外間陷者中

足陽明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陷谷在足大指次指外間本節後陷者中去內庭同身寸之二寸足陽明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衝陽在足跗上同身寸之五寸骨間動脉上去陷谷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脉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解谿在衝陽後同身寸之二寸半腕上陷者中足陽明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五呼若

灸者可灸三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脛骨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脉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肺之腑大腸大腸之井商陽也榮二間也俞三間也原合谷也經陽谿也合曲池也商陽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陽明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二間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前內側陷者中手陽明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

壯三間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後內側陷者中手陽明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之間手陽明脉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谿在腕中上側兩筋間陷者中手陽明脉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曲池在肘外輔骨屈肘兩骨中手陽明脉之所入也以手拱胷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之腑小腸小腸之井少澤也榮前谷也俞後谿也原腕骨也經陽谷也合少海也少澤在手小指之端去爪甲下同身寸之一分陷者中手太陽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前谷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手太陽脉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後谿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者中手太陽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一壯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

者中手太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銳
骨之下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
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少海在肘內
大骨外去肘端同身寸之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
之手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
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心包之腑三焦三焦之井
關衝也榮液門也俞中渚也原陽池也經支溝也
合天井也關衝在手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
韭葉手少陽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液門在手小指次指間
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
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二壯中渚在手小指次指
本節後間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
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池在手
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
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支溝在腕後
同身寸之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

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
三壯天井在肘外大骨之後同身寸之一寸兩筋
間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少陽脉之所入也刺可入
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腎之腧
膀胱膀胱之井至陰也榮通谷也俞束骨也原京
骨也經崑崙也合委中也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
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陽脉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
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通谷在足小
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足太陽脉之所流也刺可
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束骨
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者中足太陽
脉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
者可灸三壯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
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脉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
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崑崙在足外
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脉動應手足太陽脉之所
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
三壯委中在腘中央約文中動脉足太陽脉之所

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如是六腑之俞腑各六穴則三十六俞以左右脉具而言之則七十二穴

張志聰曰六腑各有六六六三十六穴左右合之共七十二穴亦皆出于手足之指端入于肘膝之合穴六者井榮俞經原合也此六腑之俞出于井金溜于榮水注于俞木行于原經火入于合土蓋天爲陽地爲陰腑爲陽臟爲陰故臟合地之五行腑合天之六氣六氣之中有二火故多原穴也原者謂火之原生于陰中之少陽也　張兆璜曰臟氣出于井木腑氣出于井金蓋春夏者天之陰陽也秋冬者地之陰陽也臟始于天之春木而終于冬令之水腑始于地之秋金而復交于春夏此皆臟腑陰陽更互之妙用故曰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夫生長化收藏四時之氣也而五臟五行應之故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熱俞五十九穴

馬蒔曰此言刺熱之俞共有五十九穴也頭上五行每行五穴中行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也又次兩旁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玉枕也又次兩旁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也已上共二十五穴又大杼膺俞缺盆風門左右共八穴又氣衝三里上巨虛下巨虛左右共八穴又雲門髃骨委中腰俞左右共八穴也已上共二十四穴又五俞之旁九穴其分寸刺灸之數俱見水熱穴論中

水俞五十七穴

馬蒔曰此言刺水之俞共有五十七穴也尻上五行行五乃背脊當中行督脉氣所發者即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强計五穴次俠督脉兩旁足太陽脉氣所發者即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左右共十穴又次外俠兩旁亦足太陽脉氣所發者即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左右共十穴又伏兎上各二行行五乃足少陰脉氣所發者即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左右共十穴又次俠

衝脉足少陰兩旁乃足陽明脉氣所發者卽外陵
大巨水道歸來氣衝左右共十穴又踝上各一行
行六乃足少陰陰蹻脉氣所發者卽太谿復溜築
賓照海交信陰谷左右共十二穴通共五十七穴
其分寸鍼灸之數見水熱穴論中

頭上五行行五五二十五穴行音杭下同

張志聰曰此節熱俞內穴重言之者謂熱俞卽是
氣穴可以取氣可以瀉熱亦可使熱邪隨氣而洩
故下文曰熱俞在氣穴

中脘兩旁各五凡十穴

王冰曰謂五臟之背俞也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
心俞在第五椎下兩旁肝俞在第九椎下兩旁脾
俞在第十一椎下兩旁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
此五臟俞者各俠脊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半並足
太陽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肝俞留六呼
餘並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俠脊數之則十穴
也

張志聰曰脘同在脊骨兩旁各開一寸五分足

太陽膀胱經之五臟俞也

大椎上兩旁各一凡二穴

馬蒔曰按大椎乃督脉經穴至腰俞共二十一椎其曰二十四椎者以項骨三椎不算也至尾骶穴亦不算今人灸大椎者俱是項骨高起者見其骨高而大誤以爲大椎而取之愚今除項骨三節則大椎又數爲第一椎其兩旁卽大杼穴乃足太陽膀胱經穴名也新校正以爲大椎旁無穴意者亦若今人以項之高骨爲大椎耳

張志聰曰大椎兩旁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也脊骨之高起曰椎大椎上者謂大椎高起間之兩旁非椎之上節也王氏誤認爲椎之上節故云甲乙經脉流注孔穴圖經並不載未詳何俞　王芳侯曰兩旁各一凡此五字爲首節之總綱故以後不言此五字者以每節咸準此也

目瞳子浮白二穴

王冰曰童子髎在目外去眥同身寸之五分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

灸者可灸三壯浮白在耳後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足太陽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言之各二爲四也

兩髀厭分中二穴

王冰曰兩髀厭分中卽環跳穴在髀樞後足少陽太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環跳穴屬足少陽膽經在髀樞中側臥伸下足屈上足以右手摸穴左右搖撼取之所謂髀厭者卽髀樞是也

犢鼻二穴

王氷曰犢鼻在膝髕下脁上俠解大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犢鼻形如牛鼻故名靈樞本輸篇云刺犢鼻者屈不能伸

耳中多所聞二穴

王氷曰多所聞卽聽宮穴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

豆手足少陽手太陽三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
一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眉本二穴
王氷曰眉本卽攢竹穴在眉頭陷者中足太陽脉
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
灸三壯
完骨二穴
王氷曰完骨在耳後入髮際同身寸之四分足太
陽少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

者可灸三壯
項中央一穴
王氷曰項中央風府穴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
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脉陽維二經之會疾言其
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
三呼灸之不幸使人瘖一名舌本
枕骨二穴
王氷曰枕骨竅陰穴也在完骨上枕骨下搖動應
手有空足太陽少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若灸者可灸三壯一名上竅陰

上關二穴

王氷曰上關鍼經所謂刺之則呿不能欠者也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少陽足陽明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深令人耳無所聞

馬蒔曰上關一名客主人足少陽膽經穴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靈樞本輸篇云刺上關者呿不能欠

大迎二穴

王氷曰大迎在曲頷前同身寸之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脈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下關二穴

王氷曰下關鍼經所謂刺之則欠不能呿者也在上關下耳前動脈下廉合口有空張口則閉足陽明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耳中有乾摘者不得灸也

馬蒔曰下關屬足陽明胃經穴閉口有穴靈樞本輸篇云刺下關者欠不能呿

天柱二穴

王冰曰天柱在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巨虛上下廉四穴

王冰曰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也在膝犢鼻下胕外廉同身寸之六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也在上廉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巨虛上廉一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巨虛下廉一名下巨虛在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

曲牙二穴

王冰曰曲牙頰車穴也一名機關在耳下曲頰端陷者中開口有空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

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天突一穴

張志聰曰天突穴在結喉下四寸宛宛中屬任脉所發

天府二穴

王氷曰天府在腋下同身寸之三寸臂臑內廉動脉陷中手太陰脉氣所發禁不可灸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

馬蒔曰天府以鼻取之

天牖二穴

王氷曰天牖在頸筋間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手少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扶突二穴

王氷曰扶突在頸當曲頰下同身寸之一寸人迎後手陽明脉氣所發仰面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扶突一名水突手陽明大腸經氣舍後一

寸半在頸大筋間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仰面取之鍼三分灸三壯

天窻二穴

王冰曰天窻在曲頰下扶突後動脉應手陷者中手太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天窻一名窻籠屬手太陽小腸經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應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肩解二穴

王冰曰肩解謂肩井也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手足少陽陽維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肩解卽肩井又名膊井屬足少陽膽經穴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二寸半以三指按取當中指下陷中鍼四分不宜灸

關元一穴

馬蒔曰關元屬任脉經穴在齊下三寸

委陽二穴

王冰曰委陽二焦下輔俞也在膕中外廉兩筋間此足太陽之別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身而取之

馬蒔曰委陽屬足太陽膀胱經承扶下一寸六分屈伸取之鍼七分留六呼灸三壯

肩貞二穴

王冰曰肩貞在肩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肩貞鍼五分灸三壯

瘖門一穴

王氷曰瘖門在項髮際宛宛中入繫舌本督脈陽維二經之會仰頭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不可灸灸之令人瘖

馬蒔曰瘖門一名瘂門一名舌厭又名舌橫在項後風府後一寸入髮際五分項中央宛宛中鍼三分留三呼禁灸令人啞

齊一穴 齊臍同

王冰曰齊中禁不可刺刺之使人齊中惡瘍潰矢出者死不可治若灸者可灸三壯

張志聰曰齊中有神闕穴一名氣舍當齊中禁刺

屬任脉

胃俞十二穴

王冰曰胃俞十二穴謂俞府或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左右則十二穴也俞府在巨骨下俠任脉兩旁橫去任脉各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下五穴遞相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足少陰脉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馬蒔曰俞府巨骨下璇璣旁二寸陷中仰而取之神藏並鍼三分灸五壯餘同王注

背俞二穴

王冰曰背俞大杼穴也在脊第一椎下兩旁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督脉別絡手足太陽三脉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

馬蒔曰大杼屬足太陽膀胱經穴在大椎下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按前云大椎上兩旁各一當是大杼此又重言之故王氏以彼爲未詳

張志聰曰背俞謂膈俞穴在大椎下第七椎間各開中行一寸五分

膺俞十二穴

王冰曰膺俞十二穴謂雲門中府周榮胷鄉天谿食竇左右共十二穴也雲門在巨骨下俠任脉旁橫去任脉各同身寸之六寸陷者中動脉應手雲門中府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手太陰脉氣所發雲門寸之一寸餘五穴遞相去同身食竇舉臂取之餘並仰而取之雲門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太深令人逆息中府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餘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馬蒔曰雲門中府屬手太陰肺經穴胷鄉周榮天谿食竇屬足太陰脾經穴雲門在巨骨下俠氣戶旁二寸陷中去胷中任脉兩旁相去各六寸鍼三

分灸五壯中府在雲門下一寸鍼三分留五呼灸
五壯周榮在中府下一寸六分仰而取之胷鄉在
周榮下一寸六分陷中仰而取之天谿在胷鄉下
一寸六分陷中仰而取之食竇在天谿下一寸六
分陷中舉臂取之並鍼四分灸五壯
張志聰曰胷之兩旁曰膺中府下雲門一寸餘五
穴遞相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
分肉二穴
王氷曰分肉在足外踝上絕骨之端同身寸之三

分筋肉分間陽維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
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分肉一名陽輔足少陽膽經穴足外踝上
四寸輔骨前絕骨之端三分去垽墟七分
踝上橫二穴
王氷曰內踝上者交信穴也交信去內踝上同身
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足陰蹻之郄刺
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
踝上附陽穴也附陽去外踝上同身寸之三寸太

陽前少陽後筋骨間陽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內踝上卽交信穴屬足少陰腎經外踝上卽附陽穴屬足太陽膀胱經

陰陽蹻四穴

王冰曰陰蹻穴在足內踝下是謂照海陰蹻所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陽蹻穴是謂申脉陽蹻所生在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陰蹻屬足少陰腎經穴陽蹻屬足太陽膀胱經穴

脈經穴

水俞在諸分熱俞在氣穴寒熱俞在兩骸

王冰曰分謂肉之分理間治水取之熱俞瀉熱則取之

馬蒔曰此重言治水治熱治寒熱之俞各有所在也言水俞固有五十七穴其穴在諸經分肉之間熱俞固有五十九穴其穴皆爲氣會之穴寒熱俞

自有灸寒熱之法其穴皆在兩骸之中

張志聰曰此節與下厥中二穴節串讀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風暑天之陽熱雨水地之陰寒感天地之寒熱病吾身之陰陽是氣分之邪當從氣分而出故名之曰氣穴論謂以上三百六十五穴以應周天之氣數所以取氣所以瀉邪者也諸分者大小分肉之間皮膚肌腠之氣分也氣穴者榮衛血氣之所注也

厥中二穴

王冰曰骸厥謂膝外俠膝之骨厥中也

馬蒔曰厥中二穴是重言髀厥中之穴左右共有二也此穴即前環跳穴王注以上節骸字連爲骸厥穴則上節兩字可讀乎甚非

張志聰曰膝解爲骸兩骸厥中二穴謂足少陽之陽陵泉也夫十一臟腑之氣皆取決于膽謂少陽主初生之氣也故寒熱獨取兩骸厥中謂在臟在腑其寒熱之邪皆從少陽之氣以升散故邪氣臟腑病形篇曰其寒熱者取陽陵泉若馬注誠非

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

馬蒔曰大禁二十五者卽五里穴肘上三寸行向裏大脉中央屬手陽明大腸經靈樞本輸篇云尺動脉在五里五脉之禁也靈樞玉版論云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蓋言鍼之二十五次而俞氣盡其人必死故大禁刺五非穴有二十五也

張志聰曰此言有大禁之穴在天府下五寸乃手陽明大腸經之五里穴也五往五刺也謂五臟各有五俞五俞五十五刺則五臟之氣盡矣故曰大禁二十五謂禁二十五刺也此言三百六十五穴之血氣由五臟大絡之所注也

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

林億曰詳自臟俞五十至此井重複共得三百六十穴通前天突十椎上紀下紀共三百六十五穴除重複實有三百一十三穴

馬蒔曰通共計之有三百五十七穴其天突大椎上脘關元俱在內天突關元環跳俱重複想有脫

簡故不全耳

張志聰曰自天突十椎上紀關元至厥中二穴共計三百六十四穴然內多重複想有脫簡故不全耳

黃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榮衛榮衛稽留衛散榮溢氣竭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疾瀉無怠以通榮衛見而瀉之無問所會

王氷曰孫絡小絡也謂絡之支別者榮積衛留內外相薄者見其血絡當卽瀉之亦無問其脈之俞會

馬蒔曰此言孫絡亦應一歲之數其有奇邪爲病當瀉之也孫絡者其絡盛多如子化而爲孫不特十五絡而已言孫絡亦會于三百六十五穴亦以應一歲也奇邪者不正之邪也一值此邪則漸至外爲發熱而內爲少氣須當急瀉無怠以通榮衛可也何必問其所會而始治之乎

張志聰曰居謂鍼所止之處遊鍼者謂得鍼之道而以神遇之若遊刃然恢恢乎有餘地矣脉度篇曰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孫絡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之氣孫絡滿則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蓋大絡之血氣外出于皮膚而與孫絡相遇是以脉外之衛脉內之榮相交通于孫絡皮膚之間是孫絡外通于皮膚內連于經脉以通榮衛者故邪客之則榮衛稽留榮衛不能相將而行則氣竭而血著矣邪氣在外則爲發熱正氣稽留內爲少氣當疾瀉無怠以通榮衛見其血留色變之處卽刺洩之無問其穴會之所在也

王芳侯曰按脉度篇云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引藥以補之是病在絡脉者止用鍼瀉而不補故不必論其穴會也

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也岐伯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脉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腑留于節湊必將爲敗積寒留舍榮衛不

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應一歲其小痹淫溢循脉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

王冰曰內銷骨髓外破大膕熱過故致是若留于骨節之間津液所湊之處則骨節之間髓液皆潰爲膿故必敗爛筋骨而不得屈伸矣卷肉縮筋肋肘不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乃邪氣甚盛眞氣不榮髓溢內消故爲是也不足謂陽氣不足也寒邪外薄久積淹留陽不外勝內銷筋髓故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之中也若小寒之氣流行淫溢隨脉往來爲痹病用鍼調者與常法相同爾

馬蒔曰此言谿谷亦應一歲之數其有奇邪爲病當調之也應一歲者言亦有三百六十五也肉之大會爲谷故有合谷陽谷陰谷通谷之類內之小會爲谿故有解谿天谿俠谿之類凡谿谷者所以行榮衛而會大氣也今邪溢氣壅脉熱肉敗漸致爲膿消髓破膕卷肉縮筋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不足

大寒留于谿谷故耳須微鍼刺之運以常法則谿谷之病可却也

張志聰曰此言肌腠之間亦所以行榮衛者也夫肉有大分小分大分者如股肱之肉各有界畔小分者肌肉之內皆有文理然理路雖分而交相會合是大分處即是大會處小分處即是小會處也分會之間以行榮衛之氣故名之曰谿谷易曰山澤通氣如山澤之氣從谿谷以相通大氣宗氣也愚接榮氣生于中焦水穀之精流溢于脉中布散于脉外專精者行于經隧經隧者胃之大絡與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是榮氣之有行于脉中有行于脉外有同宗氣出于胃之經隧注于臟腑之大絡而出于肌腠之間三者之氣交相會合故曰以行榮衛以會大氣是以上節論脉中之榮氣與衛氣交通于孫絡之間此論布散之榮氣與衛氣宗氣大會于分肉之外是衛氣之逼于脉中而榮氣之行于脉外者也夫氣爲陽邪留于肌腠之氣分邪正相搏則爲病熱故有壅腫消破之敗證矣邪氣

淫溢則正氣自壅谿谷之氣與脈相通故脈熱于內而肉敗于外也榮衛不行則血氣留滯而爲癰膿腑足之股肉也節湊筋骨相連之處邪留其間則筋骨必將爲敗矣此論邪因氣以化熱故止言熱證而不言熱邪下論寒邪所客故曰積寒積寒留舍致榮衛不能居其間寒邪凝滯又不得正氣以和之以致肉卷而筋縮也肋肘乃筋骨之機關故不得伸舒邪閉于外故內爲骨痹榮衛內逆故外爲不仁命曰不足蓋熱邪淫溢是屬有餘寒性凝澀故爲不足此大寒之邪流于谿谷之間以致筋骨皆爲病也夫谿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與孫絡相同可以微鍼刺取以瀉其邪小痹者謂邪始入于皮膚未傷筋骨脈謂孫絡之脈也邪在皮膚循脈往來見而瀉之與治孫絡之法相同而亦不必問其穴會之所在也此言邪之客于人也必先始于皮膚次于孫絡入于肌肉以及于筋骨在淺之時微鍼所及易于散解無使其入深而爲大痹也　張兆璜曰皮膚爲之不仁緣

榮衛不居于外不居于外者逆于脉內也故此節無脉病　莫仲超曰熱邪流行則榮衛不行寒邪留舍則榮衛不居邪正之不相合也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曰氣穴所在岐伯曰孫絡之脉別經者其血盛而當瀉者亦三百六十五脉竝注于絡傳注十二脉絡非獨十四脉絡也內解

瀉于中者十脉解去聲

王氷曰十四絡者謂十二經絡兼任脉督脉之絡也脾之大絡起自于脾故不并言之也解謂骨解之中經絡也雖則別行然所受邪亦隨注瀉于五臟之脉左右各五故十脉也

馬蒔曰此言孫絡當瀉者衆而總括于五臟之十穴也孫絡者絡之最盛如子化而爲孫也孫絡之脉別其正經其凡血盛而當瀉者亦有三百六十五然始注于一經之絡而傳注于手足十二經之絡故名雖有十五絡其脾之大包有公孫絡在其陰陽蹻二絡又盡于膀胱腎經不必以十四脉爲

說而始知傳注者之遍也內知當瀉者十脈止將十脈瀉之而孫絡之邪盡去矣又不必取十二絡也蓋五臟之俞穴左右各五故曰十脈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孫絡之與大絡相通也夫經脈之支別曰絡脈絡之支別曰孫絡而孫絡之脈又有與經脈相別而與大絡相通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于大絡復傳注于十二脈絡非獨十四脈絡之外而又有十二脈絡者十二臟腑與任督之別共十四大絡也蓋言十四脈絡之外而又有十二脈絡者十二臟腑之經正也是十二經正與十四大絡相通十四大絡復與三百六十五絡相通是以邪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故曰以溢奇邪以通榮衛十脈者謂五臟之脈此言孫絡三百六十五脈與十二脈絡十四大絡設有邪客于其間者當從五臟之經脈以瀉解之蓋諸絡之原本于五臟也故繆刺篇曰凡刺之數先治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病而經

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
張兆璜曰上節云以痹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
末結曰內解于中者十脈是從外而循于內也繆
刺篇曰先治其經脈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
之是從內而循于外也蓋邪之中人始于皮膚孫
絡入筋骨經脈有留舍于外者有流溢于內者有
從淺而入深者有從裏而復出之表者邪氣淫溢
無有恆常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六
黃帝素問二十六 氣府論篇第五十九

藝術典第四十六卷

醫部彙考二十六

黃帝素問二十九

氣府論篇第五十九

馬蒔曰氣府者各經脈氣交會之府也故有言本經而他經之穴入其中者止論脈氣所發所會不以本經別經爲拘也其穴有多少亦不拘于本經故耳前篇論穴故名氣穴而此論脈氣所發故名曰氣府也

張志聰曰此篇無問答之辭而曰論者伯承上章復論三陽經脉氣所發者亦三百六十五穴以應周天之數然止論手足之三陽而不及于陰也

足太陽脉氣所發者七十八穴兩眉頭各一入髮至項三寸半旁五相去三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二十五項中大筋兩旁各一風府兩旁各一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間各一五臟之俞行音杭並

王氷曰七十八穴兼氣浮薄相通者言之當言九十三穴非七十八穴也正經脉會發者七十八穴浮薄相通者一十五穴則其數也兩眉頭各一謂攢竹穴也入髮至項三寸半旁五相去三寸謂大杼風門各二穴也以上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浮氣謂氣浮而通之可以去熱者也五行謂頭上自髮際中同身寸之二寸後至項之後者也二十五者其中行則顖會前項百會後頂強間計五督脉氣也次俠旁兩行則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

枕各五本經氣也又次旁兩行則臨泣目窗正營
承靈腦空各五足少陽氣也兩旁四行各五則二
十穴中行五則二十五也其刺灸分壯與水熱穴
同法項中大筋兩旁謂天柱二穴也風府兩旁各
一謂風池二穴也以上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十
五間各一者今中詰孔穴圖經所存者十三穴左
右共二十六謂附分魄戶神堂譩譆膈關魂門陽
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十三也附分在
第二椎下附項內廉兩旁各相去俠脊同身寸之
三寸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
可灸五壯魄戶在第三椎下兩旁上直附分足太
陽脈氣所發下十二穴並同正坐取之刺可入同
身寸之五分神堂在第五椎下兩旁上直魄戶刺
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譩譆在第六椎下兩旁上直
神堂以手厭之令病人呼譩譆之聲則脈動應手
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
灸並如附分法膈關在第七椎下兩旁上直譩譆
正坐開肩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

灸三壯魄門在第九椎下兩旁上直肩關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肩關法陽綱在第十椎下兩旁上直魂門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魂門法意舍在第十一椎下兩旁上直陽綱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陽綱法胃倉在第十二椎下兩旁上直意舍刺灸分壯如意舍法肓門在第十三椎下兩旁上直胃倉刺同胃倉可灸三十壯志室在第十椎下兩旁上直肓門正坐取之胞肓在第十九椎下兩旁上直志室伏而取之秩邊在第二十一椎下兩旁上直胞肓伏而取之刺灸分壯並如魄戶法五臟之俞各五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俠脊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俞在第五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肝俞在第九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六呼脾俞在第十一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六腑之俞各六膽俞在第十椎下兩旁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半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

分留七呼灸三壯胃俞在第十二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三焦俞在第十三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膽俞法大腸俞在第十六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六呼小腸俞在第十八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六呼膀胱俞在第十九椎下兩旁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六呼五臟六腑之俞若灸者並可灸三壯委中以下至足小指旁各六俞謂委中崑崙京骨束骨通谷至陰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如氣穴法經言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今此所有兼亾者九十三穴由此則大數差錯傳寫有誤也

馬蒔曰此言足太陽膀胱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攢竹在兩眉頭少陷宛宛中鍼一分留三呼瀉三吸禁灸入髮至項三寸半者蓋自後項上至入髮則自入髮至項而下計有三寸半許其數正如二穴所在也中乃督脈旁有四行俱足太陽經穴故曰旁五二穴各開中行一寸半則在

左之穴至在右之穴共相去三寸也大杼在第一椎下兩旁相去各中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禁灸風門在二椎下兩旁相去各中一寸半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入髮者入後髮際也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二十五夫浮氣者謂氣浮于頭上在頭上之皮中者凡有五行此五行者太陽經兼中行督脉經及旁行足少陽經而言也五處夾中行上星穴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承光五處後一寸半鍼三分禁灸通天承光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絡却通天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玉枕絡却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天柱係足太陽膀胱經穴在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瀉五吸灸不及鍼風府係督脉經風池係足少陽膽經乃手足少陽陽維之會鍼三分灸三壯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言人之項骨有三節自三節以下至尾骶共有二十一節蓋自大椎以下數之耳十五間各一謂內有十五椎之間各一穴則左右計有

三十穴其五臟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皆在于
其中矣蓋指肺俞厥陰俞心俞鬲俞肝俞膽俞脾
俞胃俞三焦俞腎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
內俞白環俞共計一十有五也肺俞第三椎下兩
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可對乳引繩度之又捨手左
取右右取左當中指末是穴正坐取之鍼五分留
七呼灸至百壯者有之厥陰俞一名厥陰俞即手厥
陰心胞絡之俞也四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
三分灸七壯心俞五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
三分留七呼禁灸鬲俞七椎下兩旁相去一寸半
難經曰血會鬲俞上則心俞心生血下則肝俞肝
藏血故鬲俞爲血之會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胃
俞十三椎下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
壯腎俞十四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
七呼灸以年爲壯大腸俞十六椎下兩旁相去各
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小腸俞十八椎下
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膀胱
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

灸七壯中脊內俞二十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
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白環俞二十一椎下兩旁
相去各一寸半鍼五分得氣則先瀉瀉卽補之不
宜灸委中在膕中央約文動脈陷中令人面挺伏
地臥取之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崑崙足踝外後
起骨上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胻婦刺之落
胎京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鍼三分留
七呼灸七壯束骨足小指肉側本節後赤肉際陷
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至陰足小指外側陷中

鍼二分留四呼灸三壯其肝俞膽俞脾俞三焦俞
故不贅
張志聰曰脈者血氣之腑穴者脈氣所發入髮至
項二句照應末節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句皆
無各一二字蓋謂宗脈穴乃氣之所發經外亦可取穴
不必拘于脈中故下文云其浮氣在皮中者五五
二十五穴言太陽之氣浮于皮中而少陽督脈皆
從太陽之氣而爲太陽之穴矣夫脈氣行于脈中
三陽之氣行于脈外氣循脈而行脈隨氣而轉脈

氣之相從也是以太陽之氣循脉上升于頭項而中行督脉之五穴旁兩行太陽經之十穴又旁兩行少陽經之十穴皆從太陽之氣而爲太陽之脉氣所發是剛健柔順脉隨氣發者也後六經皆然

彼熱病論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其脉連于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强此氣循脉而行也此篇曰其浮氣在皮中者五五二十五穴乃脉隨氣而發也陰陽血氣外内相將雌雄相應者也復提出臟腑俞者以三百六十五之脉氣所發皆本于五臟六腑也

足少陽脉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兩角上各二直目上髮際内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銳髮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後陷中各一下關各一耳下牙車之後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胘下至胠八間各一髀樞中旁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王氷曰兩角上各二謂天衝曲鬢左右各一也天衝在耳上如前同身寸之三分足太陽少陽二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可灸五壯曲鬢在耳上入髮際曲隅陷者中鼓頷有空足太陽少

陽二脈之會刺灸分壯如天衝法直目上髮際內各五謂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左右是也所在刺灸分壯並與水熱穴同法耳前角上各一謂頷厭二穴也在曲角下顳顬之上廉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深令人耳無所聞耳前角下各一謂懸釐二穴也在曲角上顳顬之下廉手足少陽陽明四脈之交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銳髮下各一謂和髎二穴也在耳前銳髮下橫動脈手足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客主人二穴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耳後陷中各一謂翳風二穴在耳後陷中按之引耳中手足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下關穴在耳下牙車之後各一謂頰車二穴也刺灸分壯並與氣穴同法缺盆穴名在肩下橫骨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

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
深令人逆息掖下三寸同身寸也掖下謂淵掖輒
筋天池脅下至胠則日月章門帶脉五樞維道居
髎九穴左右共計十八穴也淵掖在掖下同身寸
之三寸宛宛中足少陽脉氣所發舉臂得之刺可
入同身寸之三分禁不可灸輒筋在掖下同身寸
之三寸復前行同身寸之一寸著脇足少陽脉氣
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天
池在乳後同身寸之二寸掖下三寸著脅直掖掾

肋間手心主足少陽二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
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日月膽募也在第三肋端
橫直心蔽骨旁各同身寸之二寸五分上直兩乳
期門下五分手足太陰少陽二脉之會刺可入同
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章門脾募也在季
肋端足厥陰少陽二脉之會側臥屈上足伸下足
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留六呼若灸者
可灸三壯帶脉在季肋下同身寸之一寸八分陷
中足少陽帶脉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

若灸者可灸五壯五壯在帶脉下同身寸之三寸足少陽帶脉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維道在章門下同身寸之五寸三分足少陽帶脉二經之會刺灸分壯如維道法所以髎在章門下同身寸之八寸三分髂骨上陷者中陽蹻足少陽二脉之會刺灸分壯如維道法所以謂八間者自掖下三寸至季肋凡八肋骨也髀樞中旁各一謂環跳二穴也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謂陽陵泉陽輔垂墟臨泣俠谿竅陰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分壯並與氣穴同法

馬蒔曰此言足少陽膽經脉氣所發之穴名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脉氣所發者計六十二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髀樞中旁各一謂環跳穴也蓋環跳在髀樞之中旁各一者言左右各一非謂環跳在髀樞中旁也天衝在耳後髮際二寸鍼三分灸三壯曲鬢在耳上髮際曲隅陷中鼓顬有空鍼三分灸三壯頷厭在曲角上顬顱之上廉刺三分留

七呼灸三壯客主人一名上關在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得之禁刺灸翳風在耳後尖角陷中按之引耳中痛令人口唊錢二十文取穴鍼三分灸七壯下關在客主人下耳前動脉下廉合口有空開口則閉閉口有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頰車在耳下曲頰端近前陷中開口有空鍼三分灸三壯輒筋期門下五分陷中第三肋端橫直蔽骨旁二寸半上直兩乳側臥屈上足取之鍼五分灸五壯天池手厥陰心包絡經穴掖下三寸乳後一寸著脅直掖撅肋間鍼二分灸三壯章門係足厥陰肝經季脅肋端臍上二寸兩旁開九寸側臥肘尖盡處是穴刺入八分留六呼灸三壯環跳側臥伸下足屈上足以右手摸穴左搖撼取之爲得陽陵泉在膝下一寸脁外廉陷中端坐取之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從骨角三分去垢墟七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垢墟足外踝下如前陷中去臨泣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臨泣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五分鍼二分留五

呼灸三壯俠谿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竅陰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懸釐和髎缺盆淵掖日月帶脉五樞維道居髎所在刺灸分壯並同本節王注見後水熱穴篇

張志聰曰夫太陽之氣上升于頭項少陽之氣上升于頭頰故此五脉從太陽之氣則爲太陽之氣所發從少陽之脉則爲少陽之脉氣所發也按邪氣臟腑篇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頭面邪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中者謂始中于三陽氣分下者謂下于三陽之脉中手足三陽之脉盤錯于頭面頸頰之間而手足三陽之氣分部于頭面項頰之上是以手少陽足陽明之脉交過于足少陽之部署而皆爲足少陽之脉氣所發餘經皆然

張兆璜曰太陽之氣在頭正中而下于後項少陽之氣在頭兩旁連于兩頰而下于兩肩陽明之氣在面而下于膺喉在經脉亦然而支別則互相交錯于耳鼻前後上下之間

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旁各三面
觚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
空各一膺中骨間各一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二寸俠
胃脘各五俠齊廣三寸各三下齊二寸俠之各三氣
街動脈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
俞分之所在穴空觚音求臍同
王冰曰額顱髮際旁各三謂懸顱陽白頭維左右
共六穴也正面髮際橫行數之懸顱在曲角上顳
顬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白在眉上同身寸之
一寸直瞳子足陽明陰維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
寸之三分灸三壯頭維在額角髮際俠本神兩旁
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足少陽陽明二脈之交會
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禁不可灸面觚骨空各一
謂四白穴也在目下同身寸之一寸足陽明脈氣
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不可灸大迎穴名在
曲頰前同身寸之一寸三分骨陷者中動脈又以
口下當兩肩是穴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

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人迎穴名在頸俠結喉旁大脈動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過深殺人禁不可灸缺盆外骨空各一謂天髎二穴也在肩缺盆中上伏骨之陬陷者中手足少陽陽維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膺中骨間各一謂膺窗等六穴也膺窗在俞府兩旁俠中行各相去同身寸之四寸巨骨下同身寸之四寸八分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此穴之上又有氣戶庫房屋翳下又有乳中乳根氣戶在巨骨下下直膺窗去膺窗上同身寸之四寸八分庫房在氣戶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屋翳在氣戶下同身寸之三寸二分下即膺窗也膺窗之下即乳中乳中穴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則乳根穴並足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乳中禁不可灸刺灸刺之不幸生蝕瘡瘡中有清汁膿血者可治瘡中有瘕肉若蝕瘡者死餘五穴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

三壯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謂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五穴左右共十穴也俱俠腹中行兩旁相去各同身寸之四寸並足陽明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廣謂去齊橫廣也廣三寸者各如太乙之遠近也各三謂滑肉門天樞外陵也滑肉門在太乙下同身寸之一寸天樞在滑肉門下同身寸之一寸正當于齊外陵在天樞下同身寸之一寸並足陽明脉氣所發天樞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滑肉門外陵各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並可灸五壯下齊二寸則外陵下同身寸之一寸大巨穴也各三者謂大巨水道歸來也大巨在外陵下同身寸之一寸足陽明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水道在大巨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半若灸者可灸五壯歸來在水道下同身寸之二寸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氣街穴名在毛際兩旁歸來下鼠蹊上同身寸之一寸

脉動應手足陽明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伏菟上各一謂髀關二穴也在膝上伏菟後交分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謂三里巨虛上廉巨虛下廉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八穴也左右言之則十六俞也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也其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所謂分之所在穴空者足陽明脉自三里穴分而下行其直者循脉過跗入中指出其端則厲兌也其支者與直者俱行至足跗上入中指次間故云分之所在穴空也

言分而各行往指間穴空處也

馬蒔曰此言足陽明胃經脉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脉氣所發者計六十八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其懸顱顱陽白係足少陽膽經穴也懸顱在曲角下顳上廉鍼三分留三呼刺深令人耳無所聞陽白眉上一寸直瞳子鍼二分灸三壯頭維額角入髮際本神旁一寸半神庭旁四寸半

鍼三分禁灸四白在目下一寸直瞳子鍼三分如
鍼太深令人目烏人迎在頸大脉動應手夾結喉
兩旁一寸半禁鍼天髎在肩缺盆上骨際陷中缺
盆上起肉是穴若誤鍼陷中令人卒死氣戸在柱
骨下俞府兩旁各二寸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
壯庫房氣戸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五壯屋
翳庫房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二分灸五壯膺窗屋
翳下一寸六分陷中鍼四分灸五壯乳中當乳中
是穴刺三分禁灸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上下
相去各一寸半第四穴去中行各三寸不容幽門
旁相去一寸半第四肋端下至下承滿梁門關門
太乙上下相去各一寸其不容鍼五分灸五壯承
滿鍼三分灸五壯梁門關門太乙俱鍼八分灸五
壯滑肉門在太乙下一寸一分夾臍下至天樞去
中行各三寸鍼八分灸五壯天樞夾臍兩旁各二
寸陷中千金云魂魄之舍不可鍼灸五壯外陵天
樞下一寸去中行各二寸鍼三分灸五壯大巨外
陵下一寸鍼三分灸五壯水道大巨下二寸鍼三
分灸

五壯歸來水道下二寸鍼五分灸五壯八俞者謂三里巨虛上廉巨虛下廉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也三里在膝下三寸脁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鍼五分灸七壯可至百壯上廉一名上巨虛三里下三寸鍼二分灸七壯下廉一名下巨虛上廉下三寸鍼三分灸七壯解谿衝陽後一寸半腕上陷中刺五分留五呼灸三壯衝陽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鍼三分灸三壯陷谷足大指次指下本節後陷中鍼五分灸三壯內庭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鍼三分灸三壯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三壯（乳根氣街髀關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分鼽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窻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鼽當作頗）

王冰曰目內眥各一謂睛明二穴也在目內眥手足太陽足陽明陰蹻陽蹻五脈之會刺可入同身

寸之一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目外各一謂瞳子髎二穴也在目外去眥同身寸之五分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鼽骨下各一謂顴髎二穴也在面頰骨下陷者中手太陽少陽二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耳郭上各一謂角孫二穴也在耳上郭表之中間上髮際之下開口有空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耳中各一謂聽宮二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巨骨穴名在肩端上行兩叉骨間陷者中手陽明蹻脉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半若灸者可灸三壯曲掖上骨穴各一謂臑俞二穴也在肩臑後大骨下胛上廉陷者中手太陽陽維蹻脉三經之會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柱骨上陷者各一謂肩井兩穴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千足少陽陽維三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上天窻四寸各一謂天窻竅陰四穴也

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肩解各一謂秉風二穴也在肩上小髃骨後舉臂有空手太陽陽明手足少陽四脈之會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肩解下三寸各一謂天宗二穴也在秉風後大骨下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皆起于指端經言至小指本則以端爲本言上之本也下文陽明少陽同也六俞謂小海陽谷腕骨後谿前谷少澤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馬蒔曰此言手太陽小腸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脈氣所發者計有三十六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晴明在內眥外一分宛宛中鍼一分禁灸顴髎在面頯骨下廉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禁灸角孫在耳郭中間上郭下開口有空鍼七分灸三壯聽宮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鍼一分灸三壯巨骨穴在肩尖端上行兩叉骨罅間禁鍼灸

一壯肩井在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禁灸刺亦愼之天窗在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脉應手鍼三分灸三壯窾陰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鍼三分灸三壯天髎外肩上小骱後舉臂有空鍼五分灸五壯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腕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後谿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捏拳取之鍼一分留二呼灸一壯前谷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少澤手小指端外側去爪甲角下一分陷中鍼一分留二呼灸一壯 同王注 瞳子髎膽會肩井天宗所在刺灸分壯並

手陽明脉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二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會各一髑骨之會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王冰曰鼻空外廉項上各二謂迎香扶突各二穴也迎香在鼻下孔旁五分手足陽明二脉之會刺

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扶突在曲頰下同身寸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手陽明脉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大迎所在刺灸分壯已見本篇柱骨之會各一謂天鼎二穴也在頸缺盆上直扶突氣舍後同身寸之半寸手陽明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髑骨之會各一謂肩髑二穴也肘以下至于大指次指本各六俞謂三里陽谿合谷三間二間商陽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所在刺灸分壯並與氣穴同法

馬蒔曰此言手陽明大腸經脉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脉氣所發者計二十二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迎香鼻下空旁五分鍼三分留三呼不宜灸扶突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天鼎在頸缺盆上扶突後一寸鍼三分灸七壯肩髑在膊骨頭肩端上兩旁罅間陷者宛宛中舉臂取之鍼六分留七呼灸七壯三里一名手三里曲池下二寸鍼二分灸三壯陽谿

腕中上側兩筋間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合
谷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
壯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
壯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間鍼三分留六呼
灸三壯商陽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
鍼一分留一呼灸一壯大迎已見本篇
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鼽骨下各一眉後各
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後各一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
俠扶突各一肩貞各一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肘以
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王冰曰鼽骨下各一謂顴髎二穴也所在刺灸分
壯與手太陽脈同法此穴手少陽太陽脈氣俱會
于中等無優劣故重說于此下有者同眉後各一
謂絲竹空二穴在眉後陷者中手少陽脈氣所發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不可灸灸之不幸
使人目小及盲角上各一謂懸釐二穴也此與足
少陽脈中同以是二脈之會也下完骨後各一謂
天牖二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項中足

太陽之前各一謂風池二穴也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于耳中手足少陽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俠扶突各一謂天窻二穴也在曲頰下扶突後動脉應手陷者中手太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肩貞穴名在肩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者中手太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肩貞下二寸分間各一謂肩髎臑會消濼各二穴也其穴名在肉分間也肩髎在肩端臑上斜舉臂取之手少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臑會在臂前廉去肩端同身寸之三寸手陽明少陽二絡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消濼在肩下臂外關掖斜肘分下行間手少陽脉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謂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馬蒔曰此言手少陽三焦經脉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脉氣所發者計二十二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天牖在耳後入髮際四分鍼二分灸七壯風池在耳後腦空下髮際陷中鍼七分留三呼灸三壯肩貞在曲胛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五分灸三壯肩髎當缺盆上突起肉灸三壯鍼宜愼消濼在肩下臂外間腋斜肋分下鍼一分灸三壯天井在肘外大骨後肘上一寸輔骨上兩筋叉罅中鍼三分灸五壯支溝腕後臂外三寸兩骨間陷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外關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二壯陽池手表腕上陷中從指本節直摸下至腕中心鍼二分留六呼禁灸中渚手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液門手小指次指本節間陷中捏拳取之鍼二分留三呼關衝手小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 竅膽會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 顴髎絲竹空懸釐天灸

督脉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一髮際後中八面

中三大椎以下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也

王冰曰項中央二謂風府瘖門二穴也風府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陽維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不可妄灸灸之不幸令人瘖瘖門在項髮際宛宛中去風府同身寸之一寸督脈陽維二經之會仰頭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不可灸灸之令人瘖髮際後中八謂神庭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強間腦戶八穴也其正髮際之中也神庭在髮際直鼻督脈足太陽陽明脈三經之會禁不可刺若刺之令人癲疾目失睛若灸者可灸三壯上星在顖上直鼻中央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容豆顖會在上星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前頂在顖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骨間陷者中百會在前頂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容指督脈足太陽之交會後頂在百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腦戶在強間後同身寸之一寸五

間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督脉足太陽之會不可灸此八者並督脉氣所發也上星百會強間腦戶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上星留六呼腦戶留三呼餘穴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面中三謂素髎水溝斷交三穴也素髎在鼻柱上端督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水溝在鼻柱下人中直脣取之督脉手陽明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斷交在脣內齒上斷縫督脉任脉二經之會可逆刺之入

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此三者正居面左右之中也大椎以下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謂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長強會陽十五俞也大椎在第一椎上陷者中三陽督脉之會陶道在項大椎節下間身柱在第三椎節下間神道在第五椎節下間靈臺在第六椎節下間至陽在第七椎節下間筋縮在第九椎節下間中樞在第十椎節下間脊中在第十一椎節下間並俛而取之脊中禁不可灸

令人僂懸樞在第十三椎節下間命門在第十四
椎節下間並俛而取之腰俞在第二十一椎節下間坐
而取之腰俞在第二十一椎節下間長強在脊骶
端督脉別絡少陰二脉所結會陽穴在陰尾骨兩
旁凡此十五者並督脉氣所發腰俞長强各刺可
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懸樞刺可入同身寸之
三分會陽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餘並刺可入同
身寸之五分陶道神道各留五呼陶道身柱神道
筋縮可灸五壯大椎可灸九壯餘並可灸三壯至

骶下凡二十一節通項骨三節卽二十四節

馬蒔曰此言督脉經脉氣所發之穴與別經有關
脉氣所發者計二十八穴不盡本經也瘖門一名
瘂門在風府後一寸入髮際五分中央宛宛中入
繫舌本鍼三分禁灸令人瘂顧會在上星後一寸
陷中鍼二分留三呼得氣卽瀉人八歲已下不宜
鍼灸二七壯至七七壯初灸不痛病去卽痛前頂
在上星後一寸半陷中鍼一分灸三壯百會在前
頂後一寸半頂中央略退些子猶天之極星居北

鍼一分灸三壯後頂在百會後一寸半鍼二分灸五壯强間在後頂後一寸半鍼二分灸五壯腦戶在强間後一寸半鍼三分禁灸令人瘂素髎一名面正在鼻柱上端準頭鍼一分禁灸水溝一名人中在鼻柱下近鼻孔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大椎在一椎上陷中鍼五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以年爲壯脊中在十一椎下間鍼五分禁灸長强在脊骶端鍼三分可灸三十壯會陽在陰尻骨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左右有二穴鍼八分灸五壯脊椎法者謂自大椎以下至尻尾共二十一節此乃取脊中各椎之法也然大椎之上有項骨三節則總計爲二十四節也人言應二十四氣者以此（風府神庭上星顖會前頂後頂百會強間後頂腦戶風府瘂門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樞懸樞命門陽關腰俞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腹脈法也下陰別一目下各一下脣一斷交一王氷曰喉中央二謂廉泉天突二穴也廉泉在頷下結喉上舌本下陰維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

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天突在頸結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宛中陰維任脉之會低鍼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膺中骨陷中各一謂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六穴也璇璣在天突下同身寸之一寸華蓋在璇璣下同身寸之一寸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任脉氣所發仰而取之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鳩尾心前穴名其正當心蔽骨之端言其骨垂下如鳩鳥尾形故以爲名也鳩尾在臆前蔽骨尾巨闕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齊中陰交脖胦丹田關元中極曲骨十四俞也鳩尾在臆前蔽骨下同身寸之五分任脉之別不可灸刺無蔽骨者從岐骨際下行同身寸之一寸下次巨闕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遞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上脘則足陽明手太陽之會中脘則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三脉所生也齊中禁不可刺之使人齊中惡瘍潰矢出者死不治陰交在齊下同身寸之一寸任

脈陰衝之會脖胦在齊下同身寸之一寸丹田三
焦募也在齊下同身寸之二寸關元小腸募也在
齊下同身寸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也中極在
關元下一寸足三陰之會也曲骨在橫骨上中極
下毛際中同身寸之一寸足厥陰之會凡此十四
者並任脈氣所發建里丹田並刺可刺入同身寸
之六分留七呼上脘陰交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八
分下脘水分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中脘脖胦
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二分曲骨刺可入同身

寸之一寸半留七呼餘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
二分若灸者關元中脘各可灸七壯齊中中極曲
骨各三壯餘並可五壯至鳩下至陰間並任脈主
之此腹脈法也下陰別一謂會陰一穴也自曲骨
下至陰陰之下兩陰之間則此穴也是任脈別絡
俠督脈者衝脈之會故曰下陰別一也刺可入同
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目下各一
謂承泣二穴也在目下同身寸之七分上直瞳子
陽蹻任脈足陽明三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

分不可灸下脣一謂承漿穴也在頤前下脣之下
陷中足陽明脉任脉之會開口取之刺可入同身
寸之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任脉氣所發之穴也廉泉在頷下結
喉上四寸中央仰面取之刺一分留七呼灸三壯
天突在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
壯紫宮在華蓋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七壯
膻中在玉堂下一寸六分兩乳間陷中禁鍼灸七
壯中庭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二分灸三壯

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言鳩尾下一寸曰巨闕又下一寸半曰上脘今曰三寸者正以鳩尾上之蔽骨數起也鳩尾下三寸半爲胃之中脘今五寸者字之訛也以下至横骨言自中脘以下有建里下脘水分神闕陰交氣海石門關元中極曲骨等穴共計一十三寸今曰六寸半一者疑一當爲二六寸半者二則爲十三寸也此乃腹部中行之脉法耳巨闕在鳩尾下脘在巨闕下一寸鍼六分留七呼灸七壯上脘在巨闕下一寸五分去蔽骨二寸鍼八分灸二

七壯中脘在上脘下一寸臍上四寸鍼八分灸七壯建里在中脘下一寸臍上三寸鍼五分灸五壯下脘在建里下一寸臍上二寸鍼八分留三呼灸二七壯水分在下脘下一寸臍上一寸鍼五分留三呼灸七七壯陰交在臍下一寸鍼八分灸三七壯氣海在臍下一寸半鍼八分灸七壯石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鍼五分灸七壯婦人禁鍼灸犯之無子關元臍下三寸鍼八分留三呼瀉五吸灸百壯妊婦禁鍼中極在關元下一寸臍下四寸鍼八分留十呼灸三七壯曲骨在中極下一寸橫骨之上毛際中鍼六分灸七壯至七七壯會陰在曲骨之下兩陰之間則此穴耳禁鍼灸三壯承泣在目下七分上直瞳子禁鍼灸三壯璇璣華蓋玉堂鳩尾神闕承漿斷交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

張志聰曰胃脘者言上脘中脘下脘皆胃之脘也此言蔽骨以下至胃之上脘計三寸間有鳩尾巨闕之穴自臍之中央至胃之上脘五寸間有上脘中脘建里水分之穴自胃之下脘至橫骨毛際橫

紋間計六寸半有下脘水分神闕陰交氣海石門
關元中極曲骨之穴一者謂六寸半之零一分也
蓋以量盡處取穴而上下穴間有一分之餘也此
取腹穴之法上以薾骨下以橫骨中以臍之中央
爲準各分而度之也下陰別一謂下兩陰之間別
有一穴名曰會陰斷交穴一在脣內齒下斷縫中
蓋上古以斷交有二督脈之斷交入上齒任脈之
斷交入下齒也以上下之斷齒相交故名斷交以
上共二十七穴尚少一穴愚謂脖胦乃臍下另有
一穴非氣海也

衝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
一俠臍下旁各五分至橫骨寸一腹脉法也
王冰曰衝脉氣所發者二十二穴俠鳩尾外各半
寸至齊寸一謂幽門通谷陰都石關商曲肓俞六
穴左右則十二穴也幽門俠巨闕兩旁相去各同
身寸之半寸陷者中下五穴各相去同身寸之一
寸並衝脉足少陰二經之會各刺可入同身寸之
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俠齊下旁各五分至橫骨

寸一腹脉法也謂中注髓府胞門陰關下極五穴左右則十穴也中注在肓俞下同身寸之五分上直幽門下四穴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並衝脉足少陰二經之會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

馬蒔曰此言衝脉經脉氣所發之穴也通谷在幽門下一寸俠上脘五分灸五壯陰都在通谷下一寸中脘旁五分灸三壯石關在陰都下一寸去中行五分鍼一寸灸三壯商曲在石關下一寸去中行五分鍼一寸灸五壯肓俞在商曲下一寸去齊五分鍼一寸灸五壯至齊寸一言已上之穴至齊上下相去各一寸也中注在肓俞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一分灸五壯四滿一名髓中一名髓府在中注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氣穴一名胞門又名子戶四滿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大赫一名陰關又名陰維氣穴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下極一名橫骨大赫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

一寸灸五壯其曰旁五分者當云一寸五分也至橫骨寸一者言至橫骨每穴各一寸也此乃腹中二行之脉法耳（幽門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張志聰曰衝脉之俠齊下兩旁各開五分每穴相去一寸此取腹脉之法蓋腹穴無陷中可取止可以分寸度量上以蔽骨鳩尾中以齊中下以橫骨爲準繩也

足少陰舌下

王冰曰足少陰舌下二穴在人迎前陷中動脉前是日月本左右二穴也足少陰脉氣所發之穴也按刺瘧篇同身寸之四分

馬蒔曰此言腎經有脉氣所發之穴

第二十一節有刺舌下出血又云舌下兩脉者廉泉也此雖係任脉經而實爲腎經脉氣所發故言之（廉泉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本篇中）

張志聰曰本篇手足三陽之脉氣所發者三百六十五穴以應周天之數而末言足少陰舌下厥陰毛中手足魚際謂內有五臟之脉五而陽中之有

陰也然脈氣又皆本于五臟五行之所生而三陽之氣亦由于陰中之所出也　張兆璜曰毛中言肝脈之始舌下言腎脈之終意言陽氣生于陰氣之始陽脈交于陰脈之終

厥陰毛中急脈各一

王冰曰急脈在陰毛中陰上兩旁相去同身寸之二寸半按之隱指堅然甚按則痛引上下也其左者中寒則上引少腹下引陰丸善爲痛爲少腹急中寒此兩脈皆厥陰之大絡通行其中故曰厥陰急脈卽睾之系也可灸而不可刺病疝少腹痛卽可灸

馬蒔曰此言肝經有脈氣所發之穴也按急脈灸書中亦無穴名當在睾丸直衝于上卽歸來等穴之所今偏墜弔疼者果有急脈引痛此之驗也

手少陰各一

王冰曰手少陰各一謂手少陰郄穴也在腕後同身寸之半寸手少陰郄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二穴也

馬蒔曰此言手少陰心經有脈氣所發之穴也王註以爲手少陰之郄穴當是陰郄穴也在掌後五分刺三分灸七壯

張志聰曰言三百六十五穴之中有心脈之穴二也

陰陽蹻各一

王冰曰陰蹻一謂交信穴也交信在足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陰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蹻一謂附陽穴也附陽在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三寸太陽前少陽後筋骨間謹取之陽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四也

馬蒔曰此言陰蹻陽蹻有脈氣所發之穴也陰蹻脈氣所發乃足少陰腎經照海穴陽蹻脈氣所發乃足太陽膀胱經申脈穴照海在內踝下鍼二分灸三壯申脈在外踝下五寸鍼三分灸三壯

張志聰曰陰蹻謂交信二穴陽蹻謂附陽二穴本

篇雖論手足三陽之脈氣所發而內有衝任陰蹻
五臟之陰脈焉
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
馬蒔曰此言手足及諸魚際有脈氣之所發也無
穴名
張志聰曰魚際者謂手足之白肉隆起處有如魚
腹而穴在其際也手之魚際肺之脈氣所發足之
魚際脾之脈氣所發也
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王冰曰經之所存者多凡一十九穴此所謂氣府
也然散穴俞諸經脈部分皆有之故經或不言而
甲乙經經脈流注多少不同者以此
張志聰曰手足三陽經脈氣所發者二百九十八
穴督任衝脈所發者七十八穴五臟脈氣所發者
十穴陰陽蹻四穴通共三百九十穴內太陽經內
重督脈五穴重足少陽十穴手陽明內重大迎二
穴手少陽內重懸釐二穴風池二穴天窻二穴顴
髎二穴共重二十五穴除去所重實三百六十五

穴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七

黃帝素問二十七 骨空論篇第六十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

藝術典第四十七卷

醫部彙考二十七

黃帝素問二十七

骨空論篇第六十

馬蒔曰骨必有空空卽穴也故名篇

張志聰曰按此篇論骨空而帝所問在風者謂治大風寒熱諸證皆取刺于骨空也夫人有三百六十五節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骨空者節之交會處非皮肉筋骨也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瀉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

王冰曰風中身形則腠理閉密陽氣內拒寒復外勝勝拒相薄榮衛失所故振寒汗出身重惡寒也風府穴所在刺灸分壯與氣府同法用鍼之道必法天常盛瀉虛補此其常也上椎謂大椎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

馬蒔曰此言感風及有大風疾者皆可以取風府穴也人之感風者有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之證則當取風府穴治之調其陰陽表裏之經以虛實爲補瀉耳及有大風病者致頸項皆痛則亦治在此穴也按長刺論有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此其病名也 風府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風從外入者風氣客于皮膚之間也風爲陽邪傷人陽氣故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也調其陰陽和其血氣也正氣不足則補之邪

氣有餘則瀉之此言風在皮膚之氣分而治在風府者風府乃督脈陽維之會也如風邪入于經者亦當治其風府也夫風傷衛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是以大風之邪隨衛氣而直入于風府者致使其頭項痛也風府督脈之穴名上椎大椎也曰風府在上椎者謂經脈之穴在于骨空之間也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俠脊旁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厭讀作壓馬蒔曰此言感大風而欲汗出者當灸譩譆穴也譩譆所在詳氣府篇中此不贅

張志聰曰汗爲陰液大風汗出者陽氣傷而邪陷于經脈之下故當灸之譩譆足太陽經脈之穴在背骨六椎間旁開三寸所以草厭之令病者呼譩譆其脈應手蓋意爲脾志喜爲心志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在神亦隨之夫血氣者神氣也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言脈氣之出于骨空者神氣之所注也

從風憎風刺眉頭

王冰曰眉頭謂攢竹穴也在眉頭陷者中動脈應手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感風惡風者當刺攢竹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穴在眉頭故云

張志聰曰從風迎風也迎風憎風是邪在頭額間故當取眉間之骨穴

失枕在肩上橫骨間

王氷曰失枕謂缺盆穴也在肩上橫骨陷者中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入深令人逆息

馬蒔曰此言失枕者有當刺之穴也肩上橫骨間乃肩尖端上行兩叉骨罅間陷中名巨骨穴係手陽明陽蹻之會鍼一寸半灸三壯至七壯治肩臂不得屈伸王註以爲缺盆穴者恐缺盆難治失枕蓋因橫骨間遂誤以爲缺盆也

張志聰曰失枕則爲頸項強痛之患故當刺肩上橫骨間之穴夫髓乃骨之精腦爲髓之海髓之上

會於腦者由枕骨間之腦空而入故此節論失枕
下節曰頭橫骨曰枕

折使掫臂齊肘正灸脊中 折音吾 掫同搖

王冰曰掫讀爲搖搖謂動也然失枕非獨取肩上橫骨間乃當正形灸脊中也然驗之則使搖動其臂屈折其肘自項之下橫齊肘端當其中間則其處也是曰陽關所在刺灸分壯與氣府同法

馬蒔曰此言折臂者當有灸之之法也凡人折臂者使人自搖其臂而曲之上與肘齊卽臂脊之中而灸之以疏通其肘臂之氣蓋細詳之乃三陽絡之所也係手少陽三焦經腕後臂外四寸灸七壯

禁鍼按督脈十一椎下有脊中此穴與折臂無義故當爲臂脊之中王註以爲此節治上節失枕者

尤非

張志聰曰折者謂折脊背罄折而不能伸舒也搖其手臂下垂齊肘尖而正對于脊中以灸脊中之節

穴

胗絡季脅引少腹而痛脹刺謑謔 胗音枕

王冰曰胁謂俠脊兩旁空軟處也少腹齊下也

馬蒔曰此言胁絡及季脅引少腹而痛脹者當刺諺諠也胁絡間者胁間之絡季脅者章門之所諠諠

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胁絡季脅肋骨之盡處少陽厥陰之部署也痛引少腹者連及于膀胱也夫太陽爲諸陽主氣故陽氣陷下者灸太陽之諠諠脅腹引痛者亦刺諠諠以疏洩蓋志意和則筋骨强健而邪病自解矣

張兆璜曰少陽主骨厥陰太陽主筋少厥屬木木生于水故痛引少腹

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間

王冰曰分謂腰尻筋肉分間陷下處

馬蒔曰此言腰痛不可以轉搖者當刺八髎穴也八髎者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也左右相同故曰八係足太陽膀胱經上髎第一空腰髁第一寸俠脊陷中次髎在第二空中髎在第三空下髎在第四空俱俠脊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張志聰曰腰痛不可以轉搖者腎將憊也急引陰
卵連及于厥陰也亦當取足太陽之上髎次髎中
髎下髎之八穴及與少陰厥陰本部之痛處蓋八
髎在腰尻之骨間筋骨爲病當從骨空之穴以刺
之

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取膝上外
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

王冰曰寒府在膝外骨間屈伸之處寒氣喜中故
名寒府也解謂骨解營謂深刺而必中其營也

馬蒔曰此言刺鼠瘻病者之有穴而示以取穴之
法也凡生鼠瘻而發爲寒熱者還須刺寒府穴其
穴在附膝外骨解之營也凡取膝上外穴者使之
拜則膝穴空開而骨解之間可按而取之至於取
足心穴者使之跪則宛宛深處即穴之所在亦可
按而取之矣按鍼灸書並無寒府穴今細推之足
少陽膽經有陽關穴在陽陵泉上三寸犢鼻外陷
中疑是此穴蓋鼠瘻在頸腋之間正屬足少陽膽
經也其曰寒府者大凡人之膝上片骨最寒故命

名如此耶又曰陽關者足三陽以此爲關耶如足太陽膀胱經風門穴又曰熱府其古人命穴必有取義猶手有曲池足有曲泉手有三陽絡足有三陰交膝外有陽陵泉膝內有陰陵泉之類故風門爲熱府而陽關爲寒府也

張志聰曰鼠瘻寒熱病也其本在臟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夫天開于子足少陰者天一所生之水臟也其本在臟者在少陰之腎臟也寒府者膀胱爲腎臟寒水之腑也病在臟而還取之腑者謂陰臟之邪當從陽氣以疎洩也營營穴也謂所取寒腑之穴在附于膝之外筋營間之委中穴也拜揖也取膝上外解之委中者使之拜則膝挺而後直其穴易取也如當再取腎臟之本經者使之跪跪則足折而涌泉之穴宛在于足心之橫紋間矣以上論大風寒熱諸證當取頭項脊背足膝之骨空者皆太陽之穴也

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

王冰曰任脈奇經也任脈當齊中而上行中極者謂齊下同身寸之四寸也中極之下言中極從少腹之內上行而外出于毛際而上非謂本起于此也關元者謂齊下同身寸之三寸也

馬蒔曰此言任脈之所起所止也任脈奇經八脈之一也中極者臍下四寸起于中極之下則始于會陰穴也會陰在兩陰間任脈由會陰而行背也從會陰以上曲骨之毛際復循腹裏之中極上關元又上石門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里中脘上脘巨闕鳩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天突至廉泉承漿以上咽喉中其脈至上頤循面以入于目也

曲骨中極關元石門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里中脘上脘巨闕鳩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天突至廉泉承漿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此言任脈之有骨空也任脈乃循于腹之肉穴然起于中極之下上毛際而交于橫骨循膺胷之鳩尾膻中天突而至于咽喉上頤循承漿而入絡于齒斷復循面入目下而絡于承泣是始

終之有骨穴也

衝脈者起于氣街并少陰之經俠齊上行至胷中而散

王冰曰衝脈奇經也俠齊兩旁而上行氣街者謂毛際旁兩鼠鼷上同身寸之一寸也言衝脈起于氣街者亦從少腹之內與任脈并行而至于是乃循腹也何以言之鍼經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與少陰之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又曰衝脈任脈者皆起于胞中上循脊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

循腹各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皮膚熱血獨盛則滲灌皮膚生毫毛由此言之則任脈衝脈從少腹之內上行至中極之下氣街之內明矣

馬蒔曰此言衝脈之所起所止也氣街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氣街卽氣衝係足陽明經穴在少腹毛中兩旁各二寸橫骨之兩端衝脈竝足陽明少陰二經之間循腹上行俠齊左右各五分上至胷中

而散再按衝任二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起于竅衝循腹右上行至胷中而散淡滲于肌腠充膚熱肉生毫毛此衝脈之血氣行于脈外也今止言腹而不言背者謂衝脈之血氣散于脈外而充于骨空也故所謂骨空者謂經脈之氣注于節之交而爲穴也至于骨空之血氣乃脈外之血氣也

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

王冰曰任脈衝脈督脈者一源而三岐也故經或謂衝脈爲督脈也何以明之今甲乙及古經脈流注圖經以任脈循背者謂之督脈自少腹直上者謂之任脈亦謂之督脈是則以背腹陰陽別爲各自爾以任脈自腹上過帶脈貫齊而上故男子爲病內結七疝女子爲病則帶下瘕聚也

馬蒔曰此言任脈之爲病也內者腹也腹之中行乃任脈所行之脈路則宜其爲病若是七疝者乃五臟疝及狐疝癩疝也丹溪七疝寒水筋血氣狐癩袖珍方七疝厥癥寒氣盤附狠似丹溪合于經

旨雖其名色各異豈出內經之範圍耶然後世但知病在下部者爲疝豈知五臟皆有疝又但知男子疝豈知婦人亦有疝蓋皆不考內經故耳瘕聚者卽積聚也大奇論曰三陽急爲瘕按後世有八瘕者亦因七疝而遂有八瘕也卽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血瘕狐瘕髓瘕是也內經無之

張志聰曰此下三節言衝任之脈循于腹故其病在腹督脈循于背故爲病在背也七疝者其病各異其名不同瘕者假血液而時下汁沫聚者氣逆滯而爲聚積也

衝脈爲病逆氣裏急

馬蒔曰此言衝脈之爲病也言衝脈起于氣衝並足少陰夾齊上行至胷中而散則裏者其所行之脈絡也故其爲病氣逆而不能上何以至胷中而散也氣聚腹中而不能散何以免在裏之急也

督脈爲病脊強反折

馬蒔曰此言督脈之爲病也言督脈行于脊中故其爲病脊強反折而不能屈伸也

張志聰曰背爲陽督脈循于背而總督一身之陽經云陽病者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

督脈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

溺音鳥去聲　臀音屯　膊音博

王冰曰起非初起亦猶任脈衝脈起于胞中也其實乃起于腎下至于少腹則下行于腰橫骨圜之中央也繫廷孔者謂窈漏之所卽前陰穴也以其陰廷繫屬于中故名之孔則窈漏也窈漏之中其上有溺孔焉端謂陰廷在此溺孔之上端也而督脈自骨圜中央則至于是督脈別絡自溺孔之端

分而各行下循陰器乃合篡間也所謂間者謂在
前陰後陰之兩間也自兩間之後已復分而行繞
篡之後別謂別絡分而各行之于焦也足少陰之
絡者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足太陽絡之外行者
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膕中與
外行絡合故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合少陰上股
內後廉貫脊屬腎也自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下至
女子等並督脈之別絡其直行者自尻上循脊裏
而至于鼻自其少腹直上至兩目之下中央並任

脈之行而云是督脈所繫由此言之則任脈衝脈
督脈異名而同體也尋此生病正是任脈經云爲
衝疝者正明督脈以別主而異目也何者若一脈
一氣而無陰陽之異主則此生病者當心背俱痛
豈獨衝心而爲疝乎嗌乾者以衝脈任脈並自少
腹上至于咽喉又以督脈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
別繞臀故不孕癰痔遺溺嗌乾也所以謂之任脈
者女子得之以任養也故經云此病當女子不孕
也所以謂之衝脈者以其氣上衝也故經云此生

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由此三用故一源三岐骨上謂腰橫骨上毛際中曲骨穴也任脈足厥陰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半若灸者可灸三壯齊下謂齊直下同身寸之一寸陰交穴任脈陰衝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馬蒔曰此復言督脈所起所止而又指其病名與治法也任衝督三脈一源而三岐督由會陰而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而行足少陰惟督脈由會陰而起而會陰在于少腹之下橫骨之中央女子入繫廷孔以其陰廷繫屬于中故名之為繫廷孔也其孔卽溺孔之端蓋竅漏之中有溺孔其端正在陰廷乃溺孔之端也督脈有別脈蓋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循陰器合篡間正在前陰後陰之兩間也又自兩間之後已復分而行繞篡之後又別絡者分而行之繞其臀肉內廉貫脊屬腎彼足太陽膀胱經之絡從外行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腘中與外行絡合足少

陰腎經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督脈之別繞臀者至此則與二經相合而行也又與足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一如足太陽經脈之所行也若男子始于會陰之時卽循下至篡與女子同然而督脈任脈名色雖異而氣脈不殊其督脈所行者一如任脈之行故自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中央其督脈爲病者又如任脈之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所生之病一如任衝之病爲不孕爲癰爲痔爲遺溺爲嗌乾也究而言之所以謂之任脈者以女子賴此任養也故曰女子不孕也所以謂之衝脈者以其氣上衝也故自其生病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由此三用故其脈相交引病亦互名耳且此督脈爲病而欲治之者治在橫骨之上毛際之中名曲骨穴者是也病之甚者則在臍下之營乃陰交穴耳

陰交曲骨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此論督脈之循于骨空也下骨中央毛際下橫骨內之中央也廷孔陰戶也溺孔之端陰內之產門也此言督脈起于少腹之內故舉女子之產戶以明之當知男子之督脈亦起于少腹內宗筋之本處也故下文曰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蓋此舉女子則男子可知下則論男子與女子等也篡間前後陰相交之處臀尻也言督脈之別絡前循陰氣合篡間繞前後二陰之後又別絡者分而行之繞臀與足太陽之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蓋足太陽之中絡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貫臀合足少陰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而督脈之別繞臀者至少陰與太陽中絡所合之處相合而同上股貫脊屬腎也至于督脈之循于背者乃從上而下蓋背爲陽腹爲陰督脈總督一身之陽故其脈之循于背者復從上而下若天氣之下降也蓋陽生于陰故其原出于前陰循腹而上至于目太陽主諸陽之氣其脈起于兩目之睛明穴而督脈亦與太陽之脈同上額交巔絡

腦出項循脊而下此陽氣之環轉于上下前後猶天道之遶地而一周也原雖起于少腹內而分爲兩岐一循陰莖下至篡而與女子等一從少腹直上貫齊入喉上頤環脣入齗交上齒縫中上繫于兩目之下中央會太陽于睛明穴也故循于腹之督脈爲病而取刺當在骨間蓋病雖在腹之陰而所治當從陽也其脈從少腹直上貫心故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遶于前後二陰之篡間故病則不得前後而或爲衝痛之疝督脈同衝任並起于胞間故在女子則爲不孕如病在前後兩陰之間而男女皆爲癰痔如在于廷孔陰莖之內則皆爲遺溺如上入于喉則咸爲嗌乾此在腹之督脈生病而所治當在骨上若病甚而不已者兼取于齊下之營營謂腹間肉穴骨謂脊背骨穴也

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

王冰曰中謂缺盆兩間之中天突穴陽明之脈漸上頤而環脣故以俠頤名爲漸也是謂大迎（天突大迎）

所在刺灸分壯
並與氣府同法

馬蒔曰此言上息有音者當治天突而上衝喉者當治大迎也

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機立而暑解治其骸關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膕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連脽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若別治巨陽少陰滎溼瘈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上五寸輔骨上橫骨下為楗俠髖為機膝解為骸關俠膝之骨為連骸骸下為輔輔上為膕膕上為關在膕上當楗之後背立按之以動搖筋王氷曰關在膕上當楗之後背立按之以動搖筋應手光明穴足少陽之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五壯

楗音健　髖音寬　膕音國　維當作絡

馬蒔曰此言膝痛諸證各有當治之所也蹇膝謂伸而不能屈即膝之艱難也下文曰輔骨上橫骨下為楗蓋言股外之中輔骨之上橫骨之下即髀樞中也膝痛能伸不能屈者當取此穴治之坐而膝痛者治其機下文曰俠髖為機謂髖骨兩旁相

接處也立而暑解者治其骸關下文曰膝解爲骸關言膝骨之分解處也若膝痛而立其骨解中熱者則取骸關以治之卽膝解處也膝痛痛及拇指者治其膕下文曰俠膝之下爲連骸骸下爲輔骨輔骨之上爲膕葢膝下解骨旣爲骸關則俠膝之骨當爲連骸也連骸之上爲輔骨輔骨之上爲膕中膕中者卽委中也係足太陽膀胱經穴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下文曰膕上爲關葢關在膕上當楗之後今坐而膝痛如膝中有物隱于內者當治其關疑是承扶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在尻臀下陰紋中鍼七分灸三壯膝痛不可屈伸者治其背內謂大杼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連脽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者謂膝痛不可屈伸連脽骨痛如折者則治足陽明胃經之俞髎耳葢指三里穴也若別治巨陽少陰榮謂捨三里穴而欲取別穴則取足太陽膀胱經之滎穴通谷足少陰腎經之滎穴然谷也淫濼者謂似酸痛而無力也脛酸難立治少陽之絡光明穴在外踝上五寸者是也由是

言之則膝輔骨上爲腰髖骨下爲楗膝上爲機膝外爲骸關楗後爲關關下爲膕膕下爲輔骨輔骨上爲連骸連骸者是骸骨相連接處也及頭上之橫骨爲枕骨此皆不可不知者也委中大杼三里通谷所在刺灸

分肚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夫膝之爲病當治其機楗骸關之骨空也坐而膝痛者屈而不伸也故當治其機機關利則屈伸皆利矣夫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膝者筋之會而諸筋皆屬于節故特論其膝焉足之拇指厥陰肝經之井榮骸下爲輔骨輔骨之上爲膕中厥陰之脈上膕內廉故當治其膕如物隱者邪留于骨節間也故當治其關關開則邪出矣膝痛不可屈伸筋骨皆病也當取背內太陽經以治之太陽寒水主骨而陽氣養筋也若別謂連脽若折而有別治之法可取太陽少陰之榮穴蓋骨乃太陽少陰之所主也少陽爲樞樞折則骨絲而不安于地骨絲者節緩而不收故淫濼脛痠不能久立當治少陽之維在外踝上五

寸之光明穴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膝脛者人
所以趨翔者故獨舉腰膝而曰關曰楗曰機曰骸
命名之義良有以也夫少陽少陰主骨而陰陽之
氣皆從下而生則骨氣亦從下而上矣骨之精髓
從枕骨之髓空而會于腦故論膝胕之骨而曰頭
橫骨爲枕言骨氣之上下相通也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兩行行五
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
王冰曰所在刺灸分壯具水熱穴論中此皆是骨

空故氣穴篇內與此重言爾
馬蒔曰此言治水之俞計有五十七穴也尻上五
行每行五穴謂背脊當中行督脈經脈氣所發者
乃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是也次俠督脈兩旁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乃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
胞內俞白環俞是也又次外俠兩旁亦足太陽脈
氣所發乃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是也伏菟上
兩行行五者中行任脈兩旁乃中注四滿氣穴大
赫橫骨是也次俠足少陰兩旁足陽明脈氣所發

乃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是也已上在背在腹者俱左右之穴相同每穴在左在右各有一行故在背在腹數之各有五行也每行六者謂足內踝之上足少陰脈卽太衝復溜陰谷三穴陰蹻脈有照海交信築賓等三穴共爲六穴也（各穴所在刺灸分壯並詳水熱穴論篇中）

髓空在腦後三分在顱際銳骨之下一在斷基下一在項後中復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數髓空在面俠鼻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臂骨空在臂陽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脽骨空在輔骨之上端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尻骨空在脽骨之後相去四寸扁骨有滲理湊無髓孔易髓無空（斷音銀）

王冰曰髓空在腦後是謂風府通腦中斷基下在當頤下骨陷中有穴容豆名下頤也項後中復骨下謂瘖門穴也風府上謂腦戶穴也數髓空在面俠鼻謂顴髎等穴也經不二指明其處小者爾骨

空在口下當兩肩謂大迎穴也兩髀骨空謂近肩髃穴經無名臂骨空在支溝上同身寸之一寸是謂通間股骨上空在陰市上伏菟穴下在承槩也脽骨空謂犢鼻穴也在膝髕下脽骨上俠解大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尻骨空謂尻骨八髎穴也扁骨謂尻間扁戾骨也其骨上有滲灌文理歸湊之無別髓孔也易亦也骨有孔則髓有孔骨若無孔髓亦無孔也

瘖門腦戶大迎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馬蒔曰此舉周身之骨空而極言之正明凡有骨空之義故無病名與治法也髓必有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即項後入髮際一寸乃風府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齗基之下蓋齗交在脣內上齒縫中則下齒之下乃齗基也今居齗基之下者當頤之下骨陷中有穴夫是之謂齗基之下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項後之中復骨之下即瘖門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脊骨之上其空在風府之上即腦戶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

脊骨之下其空在尻骨之俠間有空卽長强穴也
係督脈經有數處髓空在面鼻處乃顴髎等穴也
係足陽明胃經或有骨空在口之下當兩肩處卽
大迎穴也係足陽明胃經其兩膊間骨有空在膊
中之表卽近肩髃穴之處也係手陽明大腸經其
臂間之骨亦有空在臂之表去踝四寸兩骨空之
間卽手少陽三焦經之三陽絡穴也其股骨之上
亦有空在股之陽上膝四寸卽伏菟穴也係足陽
明胃經其脛骨亦有空在輔骨之上端卽犢鼻穴
也係足陽明胃經其股際亦有空在毛中動脈之
下疑是任脈經曲骨穴其尻骨下亦有空在髀骨
之後相去四寸卽上次中下八髎穴也其尻間扁
骨有滲灌文理歸湊則無髓孔葢凡有骨者必有
髓今以滲灌文理考者易之則無髓亦無空也
張志聰曰本篇之所謂骨空者言經脈之循于骨
空之間而爲穴也然骨空間乃節之交精髓上下
相通之處故復總論其通體骨節之空焉諸髓皆
會于腦而爲精髓之海故先言髓空在腦後銳骨

之下謂腦髓相通之處在腦後銳骨之下有空也一在齗基下者謂腦前有空而通于齒根之上鼻頗之間故腦滲則爲涕也一在項後中復骨下者在督脈之瘂門入系舌本謂腦之中通于舌下也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者謂諸髓之從脊骨而上于風府而入通于腦也所謂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者言脊髓之上通于腦而下通于尻臀之骨空也數骨空在面俠鼻者言面之俠鼻間而有數處之髓空也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者言

在面數處之骨空或有在口下而通于肩骨也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者此言兩肩髆之通于兩臂也陽外側也臂骨空在臂陽者此言兩臂骨之相通也踝謂手踝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者謂髓在胘骨之中央上通于肩臂下通于手指也股骨謂大腿之骨在膝上四寸是在骨之中央矣蓋言大骨之中空而髓充于內從兩頭之髓孔上通于腰尻下通于胘骨故下文云扁骨無髓孔而中亦無空胘骨小腿之骨空在輔骨之上上通于股骨下

如經脈之環轉無端大椎以年爲壯數次灸橛骨以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爲壯數視背俞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灸之兩季脇之間灸之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間灸之臑下陷脈灸之外踝後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齊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巔上一灸之大所囓之處灸之三壯卽以犬傷病法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

下之橫骨在兩股骨之間毛中動脈之下尻骨臀骨也髀骨在股骨之上少腹兩旁突起之大骨前下連于橫骨後連于尻骨也若扁骨之無髓空而亦無髓孔之易髓也髓孔者謂節之交有孔竅之相通易髓者謂通體大小之骨精髓互相資易者也扁骨肋骨也其骨扁而中實無空其節交之處亦無髓孔以易髓然于骨外之筋膜理腠間而津液亦互相灌滲是上下周身之骨度髓氣流通亦

傷食灸之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其俞而藥之（橛音掘囓魚列反末數字音朔結）

王冰曰以年爲壯數如患人之年數也尾窮謂之橛骨背俞陷者背胛骨際有陷者也舉臂肩上陷者有髃穴也兩季脅之間者京門穴腎募也在髂骨與腰中季脅本俠脊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上絕骨之端者陽輔穴也在足外上輔骨前絕骨之端如前同身寸之三分所去垓墟七寸足少陽脈之所行也甲乙經作在外髁上四寸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腨下陷脈者灸之謂承筋穴也在腨中央陷者中足太陽脈氣所發也禁不可刺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後者崑崙穴也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缺盆骨

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經關其名當隨其所有而灸之膺中陷骨間者天突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前缺盆中同法掌束骨下者陽池穴也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齊下關元三寸者謂關元在齊下同身寸之三寸也毛際動脈者以脈動應手爲處即氣街穴也膝下三寸分間者三里穴也足陽明跗上動脈者衝陽穴也巔上者百會穴也

肩髃三里所在刺灸分壯並與水熱穴同法氣街關元百會並與氣府同法衝陽與氣穴

同法

馬蒔曰此舉灸寒熱之穴而悉言之也凡灸寒熱之法先灸項下大椎穴係督脈經以年爲壯數如十歲灸十壯之謂謂之壯者蓋唯年壯則灸艾易加故卽以壯名之耳次灸橛骨者卽尾窮之穴亦以年爲壯數視背胛間有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灸之謂肩髃穴也係手陽明大腸經兩季脇間灸之謂京門穴也係足少陽膽經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謂陽輔穴也係足少陽膽經足小指次指

間灸之謂俠谿穴也在臨中央陷者中係足少陽膽經臨下陷脈灸之謂承筋穴也在臨中央陷者中係足太陽膀胱經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經闕其名當隨其所在而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謂天突穴也係任脈經掌束骨下灸之謂之陽池穴也係手少陽三焦經臍下三寸灸之卽關元穴也係任脈經毛際動脈灸之謂氣衝穴也係足陽明胃經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謂三里穴也係足陽明胃經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謂衝陽穴也係足陽明胃經巔上一穴灸之謂百會穴也係督脈經有爲大所嚙而發寒熱者卽以犬傷病法灸之三壯蓋灸其所傷處凡當灸者有二十九處又有傷食而發寒熱者灸之如灸之而寒熱不止必視其各部陽經有病者數刺其俞而用藥以調治之則寒熱少却矣所謂過者病也俞者如手陽明大腸之俞穴三間是也

京門承筋氣衝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注肩髃陽輔俠谿崑崙天突陽池三里衝陽關元百會所在刺灸分壯已詳氣府篇中

張志聰曰此言鼠瘻寒熱之病而有二十九穴之灸法也夫鼠瘻之本在于水臟其病出于三陽頸項之間故當先灸督脈之大椎次灸尾窮之橛骨蓋督脈之原在腎其脈在陽而骨穴亦皆屬于腎也以年爲壯者謂子鼠爲生少之始十二歲一週而復始也太陽乃腎臟之寒府故視太陽經之背俞陷者灸之按靈樞經脈篇手太陽手足少陽陽明五脈皆入于缺盆兩骨之間故不必論其何經切之堅痛如筋者即灸之是鼠瘻之毒出于頸項三陽之脈其毒留之處則累累如連珠而所病之經脈亦堅鞕如筋也共計二十九處其犬所嚙之處謂三陽之皮部故曰灸之三壯此在三陽之氣分而不涉于經脈故不在于數內然此乃經脈之邪亦可令從氣分而出也夫鼠瘻之病本于水臟之陰而交于戌火之陽故爲寒爲熱也曰鼠曰犬者謂子之天一水邪戌之包絡火邪相合而爲患也犬所嚙之處腿之魚腹間也魚腹之外側乃少陽之部署少陽之上相火主之少陽之氣上與

包絡相合而爲火也故當于犬所嚙之處灸之即以犬傷病法灸之者蓋犬傷者亦發寒熱謂鼠瘻之寒熱有如蟲獸所傷之不內外因非外感之寒熱而欲治其表也即如開闔不得寒氣從之陷脈爲瘻留連肉腠此屬外感風寒之瘻而與其本在臟者之因不同也再按靈樞經曰目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夫瞳子水臟之精也脈者心包絡之所主也火爲陽水爲陰脈從上而下貫瞳子是爲陰陽交者死不治是鼠瘻之毒爲害最厲故當先于大椎橛骨肩背胃膺二十九處灸三陽之經脈以起腎臟之毒復于犬所嚙之處以絕心包絡之交焉若鼠瘻之過于膺喉者再以傷食之法灸之夫鼠瘻之上出于頸項之間乃太陽少陽之部署如過于膺喉則及于陽明而爲馬刀俠癭矣故又當以傷食之法而灸其膺胃焉然太陽少陽之氣發原于下焦水臟而陽明之氣出于中焦土腑故凡當二十九處再以傷食之法灸其胃腑以清陽明之原也夫鼠瘻之本在于水之陰

臟而其病上出于頸腋三陽之間今灸背俞腦中之太陽肩背兩脅之少陽膝下跗上之陽明而又如犬所嚙之病及傷食之法灸之不已者此陰毒之氣盛也故當視其經之過于陽者之處數刺其俞而泄之使陰臟之毒與陽相絕而再飲以解毒之藥治其陰此治鼠瘻寒熱之全法也　高士宗曰骨者腎所主也此篇論骨空故首論刺太陽而曰還刺寒腑謂太陽乃腎臟寒水之腑也次論衝任督脈者三脈皆發原于腎也次論通體之骨空髓空者腎生骨髓而髓乃腎之精也論刺灸鼠瘻寒熱者鼠瘻之毒本于腎臟也　倪冲之曰有一種腫痛潰爛者乃外感風寒之瘻此爲易治如在頸腋之間累累如連珠不痛不腫者其本在臟後至破潰而見赤脈者死證也　莫仲超曰近時有灸肩井及經外穴之肘尖者亦皆取少陽之經也張兆璜曰上節論刺者瀉脈中之毒也此復論灸者起在下之本也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

馬蒔曰內論治水治熱之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腎何以主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能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

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元府行於皮裏傳爲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元府者汗空也

王冰曰陰者謂寒也水也冬月至寒腎氣合應故云腎者至陰也水王于冬故云至陰者腎水也牝陰也腎主陰位故云牝臟汗液色元從空而出以汗聚于裏故謂之元府

馬蒔曰此言風水之病本之於腎而傳之於肺也帝言人有病水證者皆曰屬之於腎但不知足少陰何以屬腎而腎何以主水伯言腎居下焦爲陰中之陰乃至陰也水爲陰腎亦爲陰今腎爲至陰則水病乃盛水也彼肺爲手太陰經腎爲足少陰經少陰者主於冬水之脈也其脈從腎上貫肝入肺中故其病本在腎其病末在肺本者病之根也末者病之標也腎氣上逆則水氣客於肺中此所以皆爲積水也且腎何以聚水而成病正以腎爲胃之關關者有出入所司之義也腎主下焦膀胱爲腑開竅于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腎氣不化

則二陰閉閉則胃上滿故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氣停氣停則水積水積則水盛水盛則氣溢故曰關門不利當聚水而從其類也由是上者之肺下者之腎俱溢于皮膚則爲胕腫此乃聚水而生病之驗也況腎爲牝藏地氣應之地氣上者爲水故感之而生水液耳惟地與腎皆爲陰此腎之所以爲至陰也方其病始之際强力入房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腑外不得越于皮膚風乃客于元府之內行于皮肉之中

傳爲胕腫之證其實本之于腎也故有風又有水其名曰風水然所謂元府者卽皮膚上之汗空也汗空雖細微最爲元遠故曰元後世止知水腫不知有風水之義但知利水而并不用風藥此朱丹谿治水腫法誠有未全後世循法用之致人天枉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如果審得周身浮腫色黑或白不黃目下腫亮虛如脂澤信爲風水證也用羌活以入膀胱獨活以入腎防風行四肢蒼术發表勝濕乾葛白芷入陽明柴胡和解表裏甚則用十

二經引經藥無不應手而愈但止腹中堅脹者則
又以鼓脹治之不在此例當用腹中論治以雞屎
醴之類是也

張志聰曰水由地中生上升于天下歸于泉天氣
與水氣上下相通故在地爲水而在天爲寒夫天
爲陽地爲陰泉在地之下故爲至陰而盛水盛者
受盛而多也夫肺主天太陰之氣主濕土土氣上
升于天而爲雲天氣下降而爲水是水由天降雲
自地生故曰肺者太陰也謂天地之氣相合也少
陰主水而司冬令其脈貫肝入肺中故其本在腎
其末在肺上下皆積水也又水由中焦入胃之飲
而生從下焦決瀆而出故關門不利則聚水而從
其類蓋腎者主水水不沾流則水亦類聚矣附腫
脹也皮膚者肺之合水聚于下則反溢于上故腫
脹于皮膚之間蓋因水聚而生此病也然水生于
中焦之胃土然由下焦之氣上升以合化夫胃爲
陽腑腎爲牝藏腎氣上交于陽明戊癸合化而後
入胃之飲從地土之氣上輸于肺肺氣通調而下

輸決瀆故曰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夫水在地之下地氣上者直從泉下之氣而生故曰至陰是地氣上通于天而水氣亦上通于天也以上論水液生始之原聚則爲水爲腫和則清中之濁者從決瀆而下行清中之清者爲精爲液爲氣爲血生肌肉而充皮膚濡筋骨而利關節莫不由此入胃之飲也其勞動腎液上出爲汗逢于風而閉溢于皮膚之間則爲附腫當知附腫有二因也經云用力過度則傷腎又曰持重遠行汗出于腎蓋勇而勞甚則傷骨骨卽爲腎腎氣動則水液上升而爲汗矣逢于風則內不得入于藏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元府行于皮裏傳爲附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蓋因風而致水腫于皮膚間也元府者乃汗所出之空孔又名鬼門蓋幽元而不可見者也夫腎者主水受胃之津液而藏之腎之津液復還入胃中而資養其臟腑又入心爲汗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是五液皆出于腎而五臟六腑之氣亦藉腎藏之津液以濡養故曰

內不得入于臟腑此論水從上降而復從下升乃津液環轉之道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俞故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臥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三陰之所交結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凡五十七穴者皆臟之陰絡水之所客也

王氷曰背部之俞凡有五行當其中者督脈氣所發穴兩旁四行皆足太陽脈氣也水下居于腎則腹至足而附腫上入于肺則喘息賁急而大呼也肺爲標腎爲本如此者是肺腎俱水爲病也肺爲喘呼氣逆不得臥者以其主呼吸也腎爲水腫者以其主水也分其居處以名之則是氣相輸應本其俱受病氣則皆是水所留也腹部正俞凡有五行俠齊兩旁則腎臟足少陰脈及衝脈氣所發次

兩旁則足陽明氣所發此四行穴則伏菟之上也腎脈與衝脈並下行循足合而盛大故曰太衝經所謂五十七者然尻上五行行五則背脊當中行督脈氣所發者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强當其處也次俠督脈兩旁足太陽脈氣所發者有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當其處也又次外俠兩旁足太陽脈氣所發者有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當其處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腹部正俞俠中行任脈兩旁衝脈足少陰之會者有中

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當其處也次俠衝脈足少陰兩旁足陽明脈氣所發者有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街當其處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足內踝之上有足少陰陰蹻脈並循腨上行足少陰脈有大鍾復溜陰谷三穴陰蹻脈有照海交信築賓三穴陰蹻既足少陰脈之別亦可通而主之兼此數之猶少一穴脊中在第十一椎節下間俛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不可灸令人僂懸樞在第十三椎節下間伏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命

門在第十四椎節下間伏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腰俞在第二十一椎節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長強在脊骶端督脈別絡少陰所結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並可灸三壯此五穴者並督脈氣所發也次俠督脈兩旁大腸俞在第十六椎下俠督脈兩旁去督脈各同身寸之一寸半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小腸俞在第十八椎下兩旁膀胱俞在第十九椎下兩旁中脘內俞在第二十椎下兩旁相去及刺灸分壯法並如大腸俞俠脊脘胛起肉留十呼白環俞在第二十一下兩旁相去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此五穴者並足太陽脈氣所發所謂腎俞者卽此也又次外兩旁胃倉在第十二椎下兩旁相去各同身寸之三寸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盲門在第十三椎下兩旁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正坐取之胞肓在第十九椎兩旁伏而取之秩邊在第二十一椎下兩旁相

去及刺灸分壯法並如胃倉伏而取之此五穴並
足太陽脈氣所發也次伏菟上兩行中注在齊下
同身寸之五分兩旁相去任脈各同身寸之五分
四滿在中注下氣穴在四滿下大赫在氣穴下橫
骨在大赫下遶相下同身寸之一寸各橫相去同
身寸之一寸並衝脈足少陰之會刺可入同身寸
之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次外兩旁穴外陵在齊
下同身寸之一寸兩旁去衝脈各同身寸之一寸
半大巨在外陵下同身寸之一寸水道在大巨下

同身寸之三寸歸來在水道下同身寸之三寸氣
街在歸來下鼠蹊上同身寸之一寸各橫相去同
身寸之二寸此五穴者並足陽明脈氣所發水道
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半若灸者可灸五壯氣街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餘三穴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並可灸
五壯所謂腎之街者此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大
鍾在足內踝後街中足少陰絡別走太陽者刺可
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復溜

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足少陰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照海在內踝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交信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陰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陰谷在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足少陰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所謂腎經之下行名曰太衝者則此也

馬蒔曰此言治水之俞有五十七穴也腎屬水治腎水之俞有五十七穴者積陰之所聚也其俞皆水所從出入之處尻上計有五行旁四行係足太陽膀胱經而今曰腎之俞者以腎與膀胱爲表裏故不曰膀胱而曰腎俞也水病者下爲附腫腹大之證上爲喘呼不得臥之證下病爲本上病爲標是乃標本俱病也故在肺則爲喘呼在腎則爲水

腫肺氣逆所以不得臥也此二經之分本爲相輸
相應俱受其病者以水氣之所留也三陰之所交
必結于脚者內踝上三寸有穴名三陰交以腎肝
脾三經之所交也其踝上各一行每行六穴者此
腎脈之所行名曰太衝以腎與衝脈並皆下行于
足合而盛大故曰太衝凡此五十七穴者皆陰臟
之陰絡水之所客處也故治水者治此諸穴耳
張志聰曰此言水隨經而上下也腎者至陰也穴
者氣之所聚故腎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隨
此經俞而外內出入者也尻上五行中行乃督脈
之所循旁四行乃太陽之經脈蓋督脈起于至陰
循陰器繞篡後別繞臀合少陰太陽貫脊入腎太
陽爲少陰之寒府是此五行乃水陰之所注故皆
爲腎俞是以病水則下爲附腫大腹上則爲喘呼
不得臥者此標本俱病蓋腎爲本肺爲標在肺則
爲喘呼在腎則爲水腫肺爲氣逆故不得臥也此
水分爲相輸而上下俱受病者蓋腎俞之循尻而
下復循腹而上貫肺中水氣之留于經俞故也夫

有形之血行于脈中無形之氣行于脈外是以有形之水行于無形之氣分無形之水氣行于有形之脈中水隨經而行于上下而水氣亦隨經而畜于脈中也故腑腫大腹者水所從出入于外內喘呼不得臥者水氣上逆于脈中也伏菟在膝上六寸起肉以左右各三指按膝上有肉起如菟之狀故以爲名各二行者謂少陰之大絡與少陰之經左右各二共四行也行五者謂少陰經之陰谷築賓交信復溜及三陰之所交結之三陰交穴也街

氣街也氣街者氣之徑路也經路者經別之大絡也如經絡之氣結則別走于氣街故絡絕則徑通此少陰之經同少陰之大絡下行于脚而交結于三陰故曰腎之街也夫少陰之本直起于至陰之下者也踝上各一行者左右二足各一行也行六者謂照海水泉大鍾太谿然谷涌泉六穴也此腎脈之直下行于至陰也凡此五十七穴皆水臟之陰絡水之所客也客者謂留舍于脈絡之間非入于脈中也

帝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

馬蒔曰此言春時行刺法者所以必取絡脈分肉之義也蓋以春屬木木始治時肝屬木臟氣始生斯時肝氣雖急天之風亦疾然人之經脈常深而風木之氣常少不能深入于經脈之內僅在絡脈分肉之間故刺之者必取此所也如列缺爲肺之絡脈其手腕側後爲列缺分肉也

張志聰曰按靈樞四時氣篇內風水膚脹爲五十七痺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而首論四時各有淺深之所在帝復引經而問故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肝風木之氣其性急疾而直達于絡脈分肉之間其經脈之氣隨冬令伏藏久深而始出其在經之氣尚少故不能深入而取之經當淺取之絡脈分肉間也按鍼刺之道有皮肉筋骨之淺深病有浮沉刺有淺深此病之有淺深也四時各有所取四時之有淺深也故曰四

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

帝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畱溢熱熏分腠內至于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所謂盛經者陽脈也長聲上

王冰曰絕謂絕破令病得出也

馬蒔曰此言夏時行刺法者所以必取盛經分腠之義也蓋以夏屬火火始治時心屬火臟氣始長其脈尚瘦其氣尚弱火者陽氣也陽氣畱溢于人身熱氣熏蒸于分腠內而遂至于盛經故盛經者人身陽經之脈也用刺法者必取此盛經分腠以治之先以左手按絕其皮膚而右手刺之卽病去者邪尚淺也然所謂盛經者乃陽經之脈也

張志聰曰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心而心主血脈心氣始長故脈氣尚瘦弱也其陽盛之氣畱溢于外而外之暑熱熏蒸于分腠內至于經脈故當取之盛經分腠絕膚者謂絕其膚腠之邪不使內入于經脈蓋邪居膚腠之淺也陽脈謂浮見于皮膚

之脈陽盛于外故曰盛經按此二節論取氣而不
論脈

帝曰秋取經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
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
未能深入故取俞以瀉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
衰故取于合

王冰曰三陰已升故火將收殺金王火衰故云金
將勝火以漸于雨濕霧露故云濕氣及體

馬蒔曰此言秋時行刺法者所以必有取于經俞

之義也經俞者據下節井榮推之則是各經之經
穴俞穴也蓋以秋屬金金始治時肺亦屬金臟氣
將收將殺金氣旺反欲勝火正以金旺火衰故也
然而火氣方在陽經之合穴斯時陰氣初勝濕氣
及體陰氣未盛未得深入故取陰經之俞穴以瀉
陰經之火邪取陽經之合穴以瀉陽經之火邪則
陽氣始衰矣陽氣者火氣也所以取陰穴耳

張志聰曰夫秋刑官也于時爲金其令收降故肺
氣將收而萬物當殺清肅之氣將勝炎熱陽氣始

降而在所合之腑其藏陰之氣始升而初勝也夫立秋處暑乃太陰濕土主氣故濕氣及體其陰氣未盛故未能深入而取之當刺俞土以瀉太陰之濕取合穴以虛陽腑之邪以陽氣始衰故取之于合蓋秋時陽氣下降始歸于腑而後歸于陰也帝曰冬取井榮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經衰少陰氣堅盛巨陽伏沉陽脈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榮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榮春不鼽衄此之謂也

王氷曰去謂下去

馬蒔曰此言冬時行刺法者所以必有取于井榮之義也蓋以冬屬水始治時腎亦屬水其藏方閉陽經之氣始衰少陰腎經之氣堅盛故巨陽者太陽也與腎爲表裏其脈亦伏沉而陽脈乃下去矣故取陰經之井穴以陰邪之欲下逆故也取陽經之榮穴以實其陽氣而不使陰邪之下逆故也經有之曰冬取井榮春不鼽衄此之謂也

張志聰曰腎爲水藏冬令閉藏陽氣已衰而陰寒

之氣堅盛于外太陽之氣伏沉其陽脈亦乃去陽而歸伏于內矣故當取井以下陰逆之氣取榮以實沉伏之陽順時令也夫井木也木生于水故取井木以下陰氣勿使其發生而上逆也榮火也故取榮穴以實陽氣乃助其伏藏也蓋冬令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故冬取井榮助藏太陽少陰之氣至春時陽氣外出衛固于表不使風邪有傷膚腠絡脈故春不鼽衄此之謂也以上論刺風水所取五十七俞而又有四時之分別也

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余論其意未能領別其處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胷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髀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支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 行音杭 髓音耦

王氷曰頭上五行者當中行謂上星顖會前頂百

會後頂次兩旁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又次兩旁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也上星在顱上直鼻中央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容豆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顱會在上星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前頂在顱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骨間陷者中刺如顱會法百會在前頂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容指督脈足太陽脈之交會刺如上星法後頂在百會後同身寸之二寸五分枕骨上刺如顱會

法然是五者皆督脈氣所發也上星臨六呼若灸者並可灸五壯次兩旁穴五處在上星兩旁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承光在五處後同身寸之一寸通天在承光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絡却在通天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玉枕在絡却後同身寸之七分然是五者並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五處通天各臨七呼絡却臨五呼玉枕臨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臨泣在直目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五分足太陽少陽陽維三脈之會臨七呼

目窗在臨泣後同身寸之一寸正營在目窗後同身寸之一寸承靈在正營後同身寸之一寸半腦空在承靈後同身寸之一寸半俠枕骨後枕骨上並足少陽陽維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餘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並可灸五壯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旁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督脈別絡手足太陽三脈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膺俞者膺中之俞也正名中府在胷中行兩旁相去同身寸之六寸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仰而取之手足太陰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五壯缺盆在肩上橫骨陷者中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背俞即風門熱府俞也在第二椎下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三分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今中誥孔穴圖經雖不名之既曰風門熱府即治熱之背俞也氣街在腹齊下橫骨

兩端鼠蹊上同身寸之一寸動脈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脛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上廉足陽明大腸合在三里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在上廉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雲門在巨骨下胷中行兩旁相去同身寸之六寸動脈應手足太陰脈氣所發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驗今中誥孔穴圖經無髃骨穴有肩髃穴穴在肩端兩骨間手陽明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中在足膝後屈處腘中央約文中動脈足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按今中誥孔穴圖經云腰俞穴一名髓空在脊中第二十一椎節

下主汗不出足清不仁督脈氣所發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俞旁五者謂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五穴俠脊兩旁各相去同身寸之三寸並足太陽脈氣所發也魄戶在第三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神堂在第五椎下兩旁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魂門在九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意舍在第十一椎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寒氣外凝陽氣內鬱腠理堅緻元府閉封緻則氣不宣通封則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于寒轉而為熱汗之而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斯乃新病數日者也

馬蒔曰此詳言刺熱病者有五十九穴復明感寒生熱之義也頭上五行中行每穴止一而旁二行左右相同故共有五行也此乃所以瀉諸陽之熱

逆于上者謂手足六陽經也其大杼膺俞缺盆背俞左右計八穴此皆所以瀉胃中之熱也氣街三里上下巨虛左右計八穴此皆所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肩髃委中腰俞左右計八穴此皆所以瀉四支之熱也但腰俞在中行止有一穴耳五臟俞旁五謂五臟之俞旁有五穴卽肺俞之旁有魄戶以肺藏魄也心俞之旁有神堂以心藏神也肝俞之旁有魂門以肝藏魂也脾俞之旁有意舍以脾藏意也腎俞之旁有志室以腎藏志也左右計十穴此皆所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治熱之左右穴也夫熱必始于寒人傷于寒而傳爲熱者正以寒盛則生熱乃寒極生熱陰勝則爲陽之義耳

張志聰曰氣穴論中言熱俞有五十九穴故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穴余論其意但未能別其處因問其意者因其處而知其瀉熱之意也頭上五行每行有五穴俱在頭之巔頂諸陽之氣上升于頭故取刺以越諸陽之熱逆其胃中胃中之熱

亦求其俞而瀉之也髓空卽横骨穴所謂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屬足少陰腎經蓋手太陰與陽明爲表裏足少陰與太陽爲表裏手之太陰從腹走手手之陽明從手走頭足之少陰從足走腹足之太陽從頭走足並主血氣故雲門之八者以瀉手足之熱也按王氏輩以督脈之腰俞爲髓空是止七穴而非八矣五臟俞旁五者謂各開中行一寸五分肺俞在三椎間心俞在五椎間肝俞在九椎間脾俞在十一椎間腎俞在十四椎間左右各五

並屬足太陽膀胱經以瀉五臟之熱凡此五十九穴皆熱之左右而瀉之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寒極生熱是熱生于寒而寒生于水也故曰水熱

穴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八

黃帝素問二十八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藝術典第四十八卷

醫部彙考二十八

黃帝素問二十八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馬蒔曰內言病有虛實宜善調其經脈如末節之謂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論五臟所生之氣血神志而歸重於血氣故篇名調經論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瀉之不足補之何謂有

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

王氷曰神屬心氣屬肺血屬肝形屬脾志屬腎以各有所宗故不等也

馬蒔曰此言神氣血形志各有有餘不足也

張志聰曰其氣謂五者之氣各有虛實之不等

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岐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

王氷曰鍼經云兩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腠理是謂津液之滲

於空竅雖而不行者爲液也十六部者謂手足二
九竅九五臟五合爲十六部也三百六十五節者
非謂骨節是神氣出入之處也言人身所有則多
所舉則少病生之數何以論之五臟謂五神臟也
言病皆生於五臟者何哉以內藏五神而成形也
志意者通言五神之大凡也骨髓者通言表裏之
成化也言五神通泰骨髓化成身形既立乃五臟
互相爲有矣隧潛道也經脈伏行而不見故謂之
經隧焉血氣者人之神邪侵之則血氣不正血氣
不正故變化而百病乃生矣然經脈者所以決死
生處百病調虛實故守經隧焉

馬蒔曰此言人有虛實而生百病者以血氣之不
和也四支者手足也手足各二九竅者陽竅七在
面部陰竅二前陰後陰也在下部五臟者心肝脾
肺腎也共爲十六部及有三百六十五節靈樞九
鍼十二原篇有曰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
云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
也是皆能生百病者也百病之生各有虛有實是

虛者卽所謂不足也實者卽所謂有餘也今約有餘不足而分之則爲五統之則爲十果何以生此不足有餘也伯言皆生於五臟也夫所謂神氣血肉志者皆藏之於五臟而人之形始成焉唯志意通暢內連骨髓而身形五臟始無百病正以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如靈樞經脈篇論各經脈氣之流行所以行血氣者也血氣不和則爲有餘不足而百病乃生是故善治生者必守此經隧焉眞可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也

張志聰曰靈樞經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開發汗出湊湊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肉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四支爲諸陽之本九竅爲水注之氣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十六部者十六部之經脈也手足經脈十二蹻脈二督脈一任脈一共十六部脈計十六丈二尺

而一周於身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乃百病之所從而生皆有虛有實然五者之氣皆生于五藏而五藏所藏之血氣神志以成此形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上言有形之五藏以生無形之五志此言無形之五志以成有形之身形五志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然五藏之道皆歸於經隧經隧者五藏之大絡以行血氣者也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調治之道亦守其經隧焉

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洒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瀉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帝曰刺微柰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復

王冰曰并謂并合也未與邪合故曰未并邪入小絡故可瀉其小絡之脉出其血勿深推鍼鍼深則傷肉也以邪居小絡故不欲令鍼中大經絡血既出神氣自平斥推也小絡孫絡也但通經絡令其和利按虛絡令其氣致以神不足故不欲出血及泄氣也刺微之問覆前初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者也按摩其病處手不釋散著鍼於病處亦不推之使其人神氣內朝於鍼移其人神氣令自充足則微病自去神氣乃得復常

馬蒔曰此言神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神者心之所藏也靈樞本神篇言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然則有餘不足者正虛實之謂也觀此則知有餘不足皆能爲病者矣蓋心在聲爲笑在志爲喜故實則笑不休肺在志爲憂在聲爲哭故心氣衰而不能勝肺則不足而悲此乃血氣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也然方其血未并于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臟安定之時邪或客之則邪在小絡起於毫毛有洒淅惡

寒之貌尚未入於大經與大絡也故命曰神之微
病耳帝復疑神爲有餘不足而病有爲笑爲悲則
不可無補瀉法也伯言神有餘者病也過猶不及
也當瀉小絡之脈出血勿深推其鍼恐鍼深則傷
肉也又無中其大經恐因小絡而兼傷大經也益
以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孫
絡者小絡也神本無形宜其善鍼之若此必使神
氣既平不至於有餘而爲笑不休斯已矣神不足
者其絡必虛當治其心經之絡爲虛者治之按而
致其氣之來刺而令其氣之和利也無出血泄氣
以通其經脈使神氣乃平不至於不足而爲悲斯
已矣且其邪客於形而初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
則乘其微而刺之者當按摩其病處勿釋其手著
鍼其病處勿推其鍼使移邪氣於不足而爲衰復
其眞氣之如故而無虧則神氣自全矣愚按此節
當分爲四段其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
言有餘不足皆能爲病也是乃本體之病自血氣
未并至故曰神之微言始時皆能感邪其病必微

是乃外感之病其曰神有餘者至神氣乃平言刺其有餘之法非刺其邪也其曰神不足至神氣乃平言刺其不足之法亦非刺其邪也至於刺微奈何至末方與第二段相應此微字正是命曰神之微也乃所以刺其邪也若以第二段爲三第三段爲二則文理自無不明王註以第三四段皆爲有邪則末段又何爲有刺微之問又奚必另有刺法反有不明者矣又按按摩勿釋四句似爲空虛未著何經愚意卽第七節志有虛實爲病乃腎經也

故刺然谷復溜本經之穴則刺神者當在心包絡經刺氣者當在肺經刺血者當在肝經刺形者當在脾經否則周身之內何以知其爲何經之病

之病又何以知其爲神之病或氣張志聰曰鍼刺之道通利經脈無泄其氣血卽所以補虛也蓋血氣流通而形神自生矣人之爲病因鬱滯而成虛者十居其半醫者但知補虛不知通利之中更有補虛之妙用著鍼者如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刺謂當刺之極淺而勿推內其鍼

移其邪氣於不足而神氣乃自復矣　張兆璜曰
血氣相并則有虛有實邪入深而客于肌肉經脈
亦有虛有實此血氣平而邪客之淺者也
帝曰善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
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氣未并五臟安定皮膚微病
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瀉
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
經隧無出其氣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
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
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眞氣乃相得
王冰曰肺合皮其色白故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
泄氣謂榮氣也鍼瀉若傷其經則血出而榮氣泄
脫故不欲出血泄氣但瀉其衛氣而已鍼補則又
宜謹閉穴俞然其衛氣亦不欲泄之刺微之問覆
前白氣微泄者也按摩謂按摩其病處革皮也我
將深之適人必革者謂其深而淺刺之也如是脇
從則人懷懼色故精氣潛伏也以其調適於皮精
氣潛伏邪無所據故亂散而無所休息發泄於腠

理也邪氣既泄眞氣乃與皮腠相得矣

馬蒔曰此言氣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氣者肺之所藏也靈樞本神篇言肺藏氣氣舍魄肺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卽本文之少氣也實則喘喝胷盈仰息卽本文之喘欬上氣也此乃氣血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也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臟安定之時邪來客之肺主皮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蓋肺屬金爲色之白也然而氣有餘者則審其有餘之在肺經而瀉其經隧無得傷經出血及泄其榮氣也氣不足者則審其不足之在肺經而補其經隧雖衛氣亦不泄之斯可也且其邪客於形當按摩其病處勿釋其手出鍼視之仍駭此病入曰我將深此鍼以刺之適致此人華其常度不能自寧則精氣必斂伏邪氣必散亂此邪且無所安息外泄腠理眞氣乃相得矣

張志聰曰肺主氣而司呼吸故有餘則喘欬上逆不足則呼吸不利而少氣也肺合皮其色白微邪

客於皮膚命曰白氣微泄謂微傷其肺氣也經隧大絡也五臟之所以出血氣者也故有餘則瀉其經隧之血氣而勿再傷其經脈之血氣也不足則補其經隧之血氣而無洩其經隧之氣焉出鍼出而淺之也視之視其淺深之義也曰我將深之適人之邪淺客於皮必與正氣相格庶邪散而正氣不泄故曰我將深之謂將持內之而使精神自伏復放而出之令邪無散亂迎之隨之以意和之無所休息使邪氣泄於皮毛腠理而眞氣乃相得復於肌表此用鍼淺深之妙法也

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血氣未并五臟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瀉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故云孫絡水溢則經王氷曰絡有邪盛則入於經故云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脈盛滿則血有餘故出之經氣虛則血不

足故無令血泄也久留疾出是謂補之血絡滿者
刺按出之則惡色之血不得入於經脈
馬蒔曰此言血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
刺邪之法也血者肝所藏也靈樞本神篇言肝藏
血血舍魄肝氣虛則恐實則怒正與此同蓋以肝
在志爲怒腎在志爲恐不足則母氣虛而爲恐也
此血氣已井所以有虛實而爲病耳然方其血未
井於氣氣未井於血而五臟安定之時孫絡爲濕
所勝其水泛溢則入於經而有留血此乃邪之爲
病也然而血有餘者則審其在肝經之盛而瀉之
以出其血血不足者則視其在肝經之虛而補之
鍼其脈中久留而視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者
是也候脈已大疾則氣已至矣乃出其鍼無令出
血可也且邪之所感致有留血則當視其血在絡
時卽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入經以成他疾可也
張志聰曰肝志恐故血有餘則肝盛而主
怒不足則母氣衰而井於脾故恐蓋以木氣不足
則土氣盛土氣盛則井于所不勝之腎臟而爲恐

也然下文之所謂病在脈調之血者心包絡所主之血也此所謂血者肝臟之所主也肝臟之血本於衝脈衝脈起於胞中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散於皮膚肌肉之間充膚熱肉生毫毛臥則歸於肝臟寤則隨衛氣而行於脈外孫絡水溢者胞中之津水也水穀之津流溢於中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曰水入於經而血乃成夫經脈之血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脈外之血從皮膚而轉注於孫脈從孫絡而入於經俞此脈內脈外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故曰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此肝有微病致經水之溢於經也盛經衝脈也衝脈爲經絡之海故曰盛經虛經虛而不盛也久留候氣至也脈大疾氣至而血復也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蓋血在於絡是孫絡之水溢留於絡中而成敗惡之血矣此將入於經故當疾刺以瀉出之

張兆璜曰凡病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此瀉邪而兼補其正氣也久

畱而視脈大疾出其鍼此補虛而兼出其微邪也

迎之隨之淺深在意斯盡調經之妙用

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腹脹泄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血氣未并五臟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瀉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得復邪氣乃索（搜音）（叟蠕音輭）

王氷曰泄大便溲小便也邪薄肉分衛氣不逼陽氣內鼓故肉蠕動陽經陽絡胃之經絡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肉蠕動即取分肉間但開肉分以出其邪故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復舊而邪氣盡索散盡也

馬蒔曰此言形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形者脾所藏也蓋形成於肉脾主肌肉故也靈樞本神篇言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臟不安實則腹脹泄溲不利正與此同此氣血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耳然方其血

未井於氣氣未井於血而五臟安定之時則風或
客之肌肉如蠕蟲之動然而風氣尚微命曰微風
故形之有餘則當瀉足陽明胃經形之不足則當
補足陽明胃絡正以脾胃爲土土主肌肉而今曰
陽經非胃而何且也微風所客必當刺之取其感
風之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使衛氣得復而
邪氣乃盡矣

張志聰曰腹乃脾土之郭郭故有餘則脹靈樞經
云脾氣實則涇溲不利蓋土氣盛實則尅制其水
而不流脾主四支故虛而不用蠕蟲行動貌蓋風
傷衛衛氣行於肌肉之間故蠕動也陽謂陽明也
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蓋皮膚氣分爲陽脾所主在
肌肉故當從陽以補瀉瀉刺其經者從內而出於
外也補刺其絡者從外而入于內也微風傷衛衛
氣行於脈外故當取之分肉而無傷其經絡所謂
病在肉調之分肉也

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
泄不足則厥血氣未并五臟安定骨節有動帝曰補

瀉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瀉然筋血者不足則補其所乃能立虛（然筋當是然谷）

王氷曰脹謂脹起厥謂逆行上衝也足少陰脈下行今氣不足故隨衝脈逆行而上衝也腎合骨故骨有邪薄則骨節鼓動或骨節之中如有物鼓動之也然謂然谷足少陰榮也在內踝之前大骨之下陷者中血絡盛則泄之其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復溜足少陰經也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不求穴俞而直取之居邪之處故云即取之

馬蒔曰此言志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靈樞本神篇言腎藏精精藏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正與此同蓋以腎脈上行於腹下行於足故此乃血氣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耳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安定之時腎主骨骨感於邪則骨節有動此

乃邪之爲病也然而志有餘者則瀉腎經之榮穴名然谷者其筋有血乃刺出之志不足者則補腎經之經穴名復溜者無出血泄氣可也帝問血氣未井之時感邪而骨中有動則所以刺未井者必有法也伯言卽取之邪所以刺之無中其大經則邪所自能立去而虛矣

張志聰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爲腹脹飧泄矣腎爲生氣之原故不足則厥逆而冷骨節有動者亦爲微風所傷也故下文曰邪所以

能立虛然谷穴足少陰之榮穴也榮爲火故有餘則當瀉其坎中之滿復溜足少陰之經穴也經屬金虛則補其母也卽取之者卽于骨節有動之處而取之也邪所謂邪客而有動之所也此病在骨者調之骨故無中其經

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以井陰陽相傾氣亂於衞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井於陰氣井於陽故爲驚狂血井於陽氣井於陰乃爲炅中血井於上氣井於下心煩惋善怒

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以已同炯同惋宜作悗音悶

王冰曰衛行脈外故氣亂於衛血行經內故血逆於經血氣不和故一虛一實氣并於陽則陽氣外盛故爲驚狂氣并於陰則陽氣內盛故爲熱中上謂鬲上下謂鬲下

馬蒔曰此言血氣之所以偏勝而皆有其病也帝問已聞虛實之病形如笑不休與悲之類然所以生此虛實者必有故也伯言虛實之生在乎陰陽相並之間耳故氣并於血血并於氣是氣血之已并也營爲陰氣血則從生衛爲陽氣悍於營氣相并是陰陽之相并也陰血并於陽氣則氣亂於衛而血之離居者爲實其虛則在氣也陽氣并於陰血則血逆於經而氣之離居者爲實其虛則在血也虛實之所以生者如此然氣血固不可以專并亦不可以不并專并者爲偏勝不并者爲不和試以不并者言之血屬陰今血并於陰而無與於氣氣屬陽今氣并於陽而無與於血則論血氣之大分血當以氣爲主故血并於陰者其病徐而氣并

於陽者其病剛當爲驚狂之證又以專并者言之血專并於陽氣專并於陰是血必以氣爲主故血并於氣者其病緩而氣并於血者其病速當爲熱中之證且是血氣者不但表裏爲病抑且上下爲病正以上與表同下與裏一也故血并於高之上而氣并於高之下其病在高下心氣不下通故爲煩心肝氣乃上逆故爲善怒也血并於高之下而氣并於高之上其病在高上心在高下者神以氣盛而亂又以神失而善忘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者之有餘不足生于血氣之相并也血氣者陰陽也陰陽者皮膚氣分爲陽經脈血分爲陰表爲陽裏爲陰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氣亂於衞者血并於氣也血逆于經者氣并于血也血并于氣則血離其居氣并于血則氣離其居矣血離其居則血虛而氣實氣離其居則氣虛而血實故曰一實一虛蓋有者爲實無者爲虛也此論血氣相并之總綱也夫衞者水穀之悍氣也肺主之氣乃三陽之表氣肌腠之元眞故曰

氣亂於衛謂亂于衛之部署也下文曰取氣於衛病在氣調之衛皆屬此意蓋皮膚肌肉之腠理處皆衛氣游行出入之所所謂當取之于皮膚肌腠而無動其經脈也當知衛氣出於陽明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大會於風府游行于外內者也太陽三焦之氣生于下焦水中從下而上自內而外主司于膚表通會于肌腠故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分別血氣生始出入之原也夫血分氣分之爲陰陽也脈外氣分爲陽脈內血分爲陰陰血滿之于外陽氣注之於脈中是爲陰陽勻平如血并居于陰則陰盛而血實心主血脈故陰盛則驚氣并于陽則陽盛而氣實陽盛則發狂也又有外內之陰陽也血并于陽則陰虛而生內熱氣并於陰則陽氣內盛而爲熱中矣故陰陽外內相并而總屬乎中也乃上下之爲陰陽則何如血并于上則脈氣實而心煩惋氣并于下則氣不舒而多怒也血并于下則血蓄于下而喜忘氣并于上則氣逆于上而爲悗亂靈樞經曰清濁之氣相干亂于胷

中是爲大悗傷寒論曰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宜抵當湯下之按抵當湯證乃血蓄于氣分當知氣并於上匪則并於脈外而兼并於脈中故曰淸濁之氣相干血并于下匪則并於脈中而兼并于脈外故其人喜忘經云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氣虛虛則營衛留之于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喜忘也

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氣相失故爲虛焉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王氷曰泣謂如雪在水中凝住而不行去也氣并於血則血少故血虛血并于氣則氣少故氣虛有

者爲實無者爲虛言氣并於血則血無血并于氣則氣無也血與氣相失言氣并于血則血失其氣血并於氣則氣失其血

馬蒔曰此詳論血氣之虛實有以不并言者有以專并言者帝承上文而言血并于氣氣并于血固宜其有虛實矣若血屬陰理當歸於陰氣屬陽理當歸於陽今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此正血氣不相爲并而各離所并之居與上節離居不同上言血離其所居而并之於氣氣離其所居而并之于血而此則血不并氣是離其并氣之所居氣不并血是離其并血之所居是無實無虛也當以何者而定其爲虛實邪伯言血氣雖不同其性則同也皆喜溫而惡寒寒則澁滯而不通溫則消釋而易行故不并固不可而專并亦不可蓋不并則爲寒寒則澁滯而不通專并則爲熱熱則太溫而病勝是以氣之所并者在于陽則氣分無血也是爲血虛矣血之所并者在于陰則血分無氣也是爲氣虛矣此不并之并亦有虛實在也然而既曰血虛

又曰氣虛是血氣皆無實也帝之所以又疑而問也殊不知氣并於陽氣爲有而血爲無乃氣實而血虛也血并于陰血爲有而氣爲無乃血實而氣虛也故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也不唯是也彼氣血相并者氣并于血則氣盛而血少是無血也血并于氣則血盛而氣少是無氣也惟氣血相失故名之曰虛大絡與孫絡俱運於經脈之中氣并於血其實在氣血并於氣其實在血故名之曰實且是氣血也專并於上則氣上而不下當爲大厥之證厥則暴死者有之幸而氣復于下則生不復則死矣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血氣各自并居而成虛也夫血滿於外氣注於陰是陰陽相合而爲和平如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是血氣各自分其居矣故血氣喜其溫和相合而惡其寒澹獨居如血并於陰則寒泣而不能流行血不流行則氣不得以和之矣氣并於陽則氣溫而血消去氣熱消鑠則血不得以和之矣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

虛蓋血并於陰者血并而氣不并也血并於陰則陰盛而寒寒則血中之氣亦澁而不能流行矣氣并於陽者氣并而血不并也氣并於陽則陽盛而熱熱則氣分之血亦消爍而去矣故曰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也然血氣并而成虛者因無而爲虛也如血并於陰則陰寒盛而血中之氣亦無矣如氣并於陽則陽熱盛而氣分之血亦消去矣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而不能相和故皆爲虛焉絡者經脈之支別也孫脈者乃孫絡之脈別經者亦三百六十五脈內通于十二大絡外通於膚腠皮毛五臟之血氣從大絡而出于孫脈從孫脈而出於膚表表陽之氣從孫絡而入于大絡從大絡而注於經兪此外內交通血氣之經路也是絡脈之血氣孫絡之氣血俱輸于經是血與氣共并於血分則爲實也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爲大逆逆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此血與氣共并於上則爲實也　王芳侯曰氣復反則生謂復歸于下也蓋陽氣生于下而升于上

血氣並逆則氣機不轉而暴死反則旋轉而復生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岐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于陰陰滿之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

馬蒔曰此言氣血之虛實必有道以爲之往來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帝問氣血相并則爲虛實然何道以爲之往來此乃虛實之要也伯言手足有六陽經有六陰經皆有俞穴所會陽經注而之內陰經注而之外如靈樞經脈篇始於手太陰肺經遂行於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遂行於足太陰脾經者是也陰陽和平以充其形九候不偏命之曰無病之人若氣血相并則不能勻平而爲虛實矣此陽經陰經之經隧乃道之所以往來也

張志聰曰道謂血氣出入之道路來則爲實去則爲虛有來有往則和平矣蓋以血氣相通陰陽交互之爲和平也俞者謂三百六十五俞穴乃血脈之所流注會者謂三百六十五會乃神氣之所游行皆陰陽血氣之所輸會者也脈外之陽氣從孫

脈而注於陰中在內之陰血從經俞而溢之脈外此陰陽相和是爲勻平血氣相通以充其形則三部九候之脈上下若一是爲平人矣

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之內傷也何也陽經主表陰經主裏故也

馬蒔曰此言陽經之邪得之外感而陰經之邪得之分此復論外因於風雨寒暑內因於飲食七情張志聰曰上節論陰陽不和血氣相并而有虛實而亦有陰陽虛實之分焉外爲陽內爲陰故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

陰陽喜怒

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帝曰寒濕之傷人奈何岐伯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衞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

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

王氷曰聶謂聶皺辟謂辟壘也

馬蒔曰此言陽經病有虛實皆得之外感而以痛否爲驗也上文神氣血形志以血氣相并而爲虛實乃血氣之虛實不必外感于邪也此言感邪而有虛實乃病之虛實也是必有血氣之虛實而後有病之虛實其實有不同也試以陽經之生實者言之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于孫絡又傳入於絡脈又傳入於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

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按之則痛者是也又以陽經之生虛者言之寒暑之中人也皮膚不仁肌肉堅緊營血澀而衛氣散故曰虛虛者聶辟乃肌肉僻積之意按之則氣足以溫之而不痛者是也此乃陽經之病生虛生實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論外因之風雨寒暑而有虛有實也夫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而次入于裏血氣與邪并客于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此邪在于分腠

之陽迫及于脈而爲堅大未入于裏故按之則痛
夫表陽之氣主於皮膚寒濕之陰邪傷人陽氣是
以皮膚不收陽氣不能外禦致邪入于肌肉而肌
肉堅緊也榮血泣而不行衛氣去于膚表故爲虛
也靈樞經曰血氣竭枯腸胃聶辟蓋言此虛者虛
于外而僻積于內也此表氣不足故按摩之則裏
氣出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此論陽受之風雨寒
濕陽氣主于膚表蓋以陽氣實者爲實而陽氣虛
者爲虛也

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
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帝曰陰
之生虛奈何岐伯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
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
王冰曰實謂邪氣盛虛謂精氣奪也
馬蒔曰此言陰經病有虛實皆得之於內傷也試
以陰經之生實者言之怒氣不節則肝爲陰經陰
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專走而上行故
曰實又以陰經之生虛者言之正以喜則氣下悲

則氣消而脈氣虛空又因用寒冷飲食而寒氣熏滿則血澁氣去故曰虛

張志聰曰此論內因之虛實也夫內爲陰外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身半以上爲陽喜怒之氣由衷而發故不節則陰氣上逆逆則下虛虛則陽氣相乘而下走之故爲實矣夫心藏神喜則神氣散而下肺藏氣悲則傷肺而氣消神氣消而脈空虛者脈隨氣而消長也飲食于胃喜溫而惡寒兼之寒飲致寒氣熏滿于胷中則血泣而氣去蓋榮衛血氣皆陽明之所生也此論飲食居處陰陽喜怒皆生於陰故論在內之氣及經脈之爲虛爲實也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胷中故內熱

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

緻密腠理閉塞元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胷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王冰曰甚用其力致勞倦也貪役不食故穀氣不盛外傷寒毒內薄諸陽寒外盛則皮膚收皮膚收則腠理密故衛氣稽聚無所流行矣寒氣外薄陽氣內爭積火內燔故生外熱也溫氣謂陽氣也陰逆內滿則陽氣去于皮外也

馬蒔曰此言陰陽之有虛實而寒熱之在內外者不同也陽者衛氣也陰者營氣也經言陽虛則外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陰盛則內寒是虛實殊而內外分何寒熱之難拘也伯言陽虛則外寒者正以衛氣自下焦之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衛氣故謂之衛氣出于下焦濁者爲衛是也此衛氣卽陽氣也陽受氣於上焦而生故出而溫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行脈外肥腠理而司開闔也今寒氣在于外體則上焦不

通衛氣不得入而寒氣獨留於外故寒而且慄也
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虛生內熱者正以有所勞
倦致形衰氣少而飲食隨減所以穀氣不盛也夫
上焦之宗氣生於穀氣之精微今飲食倦勞如此
故上焦之氣不能行而下脘之氣亦不通則胃氣
虛而爲熱熱氣熏于胷中故內熱也此內傷之證
也所謂陽盛生外熱者正以衛氣本于上焦今外
傷寒毒陽邪反盛上焦不通皮膚腠理皆緻密而
閉塞元府不得通利衛氣不得外越故外體菀熱

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虛生內寒者正以下氣大
逆而爲厥寒物之氣積於胷中而不瀉熱氣漸去
寒氣獨留血亦凝澁脈亦不通經脈在內者盛大
而脹并皆滿滯故內寒此亦內傷之證也按此四
段其首段陽虛生外寒後人以爲陽虛畏外寒蓋
言陽氣既虛外無所衛雖不感邪亦必畏寒次段
陰虛生內熱後人以爲腎水既滅火能勝陰煩躁
眩暈內熱自盛此亦有理但與正文不同其曰陽
盛則外熱陰盛生內寒者斷如所解云云也但陰

盛生內寒或欲作外感之邪說則是傳經之邪也傳經之邪內當熱脈當沈今何爲反寒須知欲作外感乃是暫時寒氣入中或爲寒物所傷耳非傳經之邪也此節脈若作外診之脈理宜沈濇今曰盛大而濇恐是在中之脈非外見者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復論表裏陰陽有寒熱虛實之別上節論陽在外而陰在內然表陽之氣有虛之寒裏陰之氣有虛之熱故帝引經而復問焉陽謂諸陽之氣經云三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

假令寒氣客於外則上焦之氣不通而寒氣獨留故寒慄也所以凡傷於寒則爲病熱者得陽氣以化熱也寒慄而不能爲熱者上焦之氣不通也至若陰虛生內熱者因中土之受傷也如飲食勞倦則傷脾脾主肌肉故形氣衰少也水穀入胃由脾氣之轉輸脾不運行則穀氣不盛矣上焦不能宣五穀之味下焦不能受水穀之津胃爲陽熱之腑氣留而不行則熱氣熏于胷中而爲內熱矣上爲

風雨寒濕此卽飲食居處也上焦爲宗氣之海宗氣積於胷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肺主氣而上合於皮毛是以上焦通利則充膚澤毛有若霧露之既上焦不通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而元府不通矣毫毛之腠理閉塞則衞氣不得泄越而爲熱矣厥氣上逆下焦之陰氣厥逆於上也陰寒之氣積於胷中而不瀉則中上二焦之陽氣消而寒氣獨留於上寒則血凝泣而脈不通矣陰盛則脈大血凝泣故脈濇也陽熱去而寒獨留故中寒也

帝曰陰與陽井血氣以井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于營取氣于衞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帝曰血氣以井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瀉奈何岐伯曰瀉實者氣盛乃內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帝曰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

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內納同

王氷曰營主血陰氣也衛主氣陽氣也夫行鍼之道必先知形之長短骨之廣狹循三備法通計身形以施分寸故曰用形也瀉實言欲開其穴而泄其氣也切謂急也言急出其鍼也鍼解論曰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大氣謂大邪氣也屈謂退屈補虛言但密閉穴俞勿令其氣散泄也近氣謂已至之氣遠氣謂未至之氣欲動經氣而爲補補者皆必候水刻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得時而調之追猶言補也鍼經曰追而濟之安得無實則此謂也

馬蒔曰此言刺病取乎營衛而補瀉又有其法也陰井於陽是血井於氣陽井於陰是氣井於血血氣病形所以各有虛實也刺之何如蓋十二經中皆有經隧血有虛實而營氣屬陰血生於營故刺血者取之營氣而已氣有虛實而衛氣屬陽氣亦屬陽故刺氣者取之衛氣而已且人之形體有長

短肥瘦大小不同天之四時有寒熱溫凉不一必
用人之形因天之時以爲鍼之多少高下耳是以
欲瀉實者候其邪氣方盛之時乃令病人吸氣以
納鍼鍼與氣俱納然後開其門利其戶無令氣忤
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
引鍼呼盡乃去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
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
瀉必切而出大氣乃屈故命曰瀉欲補其虛者持
鍼勿置以定其意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

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候呼納鍼呼
盡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靜以久留
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
自護候呼引鍼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氣不得
出熱不得還各在其處推闔其門閉塞其戶邪氣
弗散令神氣存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
大氣留止遠氣乃來是謂追之故命曰補

張志聰曰陰與陽并者謂表裏上下陰陽相并也
血氣以并者血并於氣氣并于血也蓋五臟之神

志血氣生於胃腑水穀之精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故當取之經隧以調其五臟焉夫取之經隧調其神也取之營衛調其氣也又當以調其形形者皮膚肌肉哉者未盡之辭蓋言上守神粗守形神氣固當調而形之不可不用也因時氣之升降浮沉而用之以多少高下如曰以月生死爲痕數此多少之謂也如春時俞在頸項夏時在俞背冬時在腰股高下之謂也虛實者謂井者爲實無者爲虛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盛者謂所井之氣所受之邪盛也蓋候病氣至而內鍼也鍼與氣俱內者隨正氣而深之也以開其門利其戶者開其門而伏其精氣於內也鍼與氣俱出者同病氣俱出也鍼經云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是以瀉邪當先歸伏其正氣而後引邪以出其門則精氣不傷而邪氣乃下故外門勿閉以出其邪搖大其鍼孔如利其所出之道路是謂大瀉切急也屈降也大氣大邪之氣也此論瀉邪之中而

兼用內正之法也持鍼勿置謂持鍼在手勿置之意外以定其迎隨之意候其呼出而內鍼氣出而鍼入鍼空勿搖使精氣無從而去候正氣方實而疾出其鍼使正氣內入而鍼即外出則熱邪不得還入於內內之氣門已閉則邪氣布散於外而精氣乃得存矣鍼下動氣候時而至使淺近之氣不散失于外深遠之氣來復于其間是謂追而濟之之法此補正之中兼瀉散其邪蓋邪之所湊其正乃虛也　張兆璜曰此先追實其正氣次散其邪再候其時而使精氣來復迎之隨之得出入補瀉之妙而後能調其經焉

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於五臟五臟五脈耳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臟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臟者故得六腑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燔鍼劫刺其

下及與急者病在骨焠鍼藥熨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巨刺之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王氷曰隨而調之者從其左右經氣支節而調之也脈者血之腑脈實血實脈虛血虛由此脈病而調之血也血病則絡脈易故調之於絡衞主氣故氣病而調之衞也調之分肉謂候寒熱而取之調之筋謂適緩急而刺熨之調之骨謂察輕重而調之燔鍼劫刺其下及與急者調筋法也言筋急則燒鍼而劫刺之焠鍼藥熨調骨法也焠鍼火鍼也

兩蹻謂陰陽蹻脈陰蹻之脈出於照海陽蹻之脈出於申脈申脈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照海在足內踝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謂無病也

馬蒔曰此言臟腑虛實之病相爲表裏隨病而當施以治法也神氣血肉志各有虛實是計之有十也生於五臟則似於十二經脈有所遺也故帝疑

而問之殊不知五藏六腑相爲表裏所生諸病各有虛實其病所在隨處可以調之在脈則調之血以脈者血之腑脈實則血實脈虛則血虛也在血則調之絡以血病則絡脈結也在氣則調之衞以衞爲陽氣也在肉則調之分以分肉爲肉之部也在筋則調之筋下文用燔鍼以刼刺其下及其所急處是也在骨則調之骨下文用焠鍼及藥熨者是也病有不知所痛者刺兩蹻之上謂申脈照海二穴也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用繆刺法以刺其絡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也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用巨刺法以刺其經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者是也繆刺巨刺特有經絡之不同耳必謹察其九候之脈而刺之鍼道備矣

張志聰曰神志血氣肉五者各有虛實故虛實有十而皆生于五藏三百六十五節乃筋骨之會十二經脈支分三百六十五絡而皆絡于節節有病必被及于經脈蓋言筋骨血脈外內之相通耳五藏者內合五行外合脈肉筋骨故得六腑與爲表

裏以應十二經脈故五者之虛實止歸于五臟若經絡支節各生其虛實則隨其病處而調之如病在心包絡所主之脈即調之心臟所主之脈在心臟所主之血即調之絡在肺臟所主之氣即調之於衛在脾臟所主之肉即調之分肉在肝臟所主之筋即調之筋在腎臟所主之骨即調之骨蓋五臟者五行之所生也故先言其五臟地之五行化生六氣六氣之中有二火一合心臟之陽火一合包絡之陰火共爲六臟得六腑與爲表裏以應十二經脈以合

血氣脈肉筋骨此論五臟之氣不和以致外合之病于脈肉筋骨爲病各隨其氣而調之若風雨寒濕爲樞官鍼篇曰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鍼則取痹也又曰刺寒痹之法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蓋陽受之風雨寒濕客於脈肉筋骨之間皆能爲痹故當以燔鍼劫刺其所病之下而及與筋痹之急者若病在骨又當用焠鍼及藥熨之若痛而不知其所者當取之蹻脈也按兩蹻脈起

于足踝上入陰上循胷裏故痛在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其有痹在于肌肉而不及于經脈者當繆刺之按繆刺篇曰凡痹往來行無常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又有病在于經別者當巨刺也繆刺篇曰邪客于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動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此者必巨刺之巨大也九鍼論曰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痹者也蓋經脈在裏而入深故當用長大之鍼以取之九候三部九候也九候外合九竅內合九臟循行於上中下之三部皆五臟所生之血氣也此篇首論五臟所藏之神志血氣有虛有實復總歸於血氣陰陽復調之于皮肉筋骨并取邪痹于身形蹻脈之間然必察其九候之脈而知病之所在調經之道于斯備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二十九

黃帝素問二十九 經絡 刺論篇第六十三

藝術典第四十九卷

醫部彙考二十九

黃帝素問二十九

繆刺論篇第六十三

繆刺論篇第六十三

馬蒔曰邪客于各經之絡則左痛取右右痛取左與經病異處故以繆刺名篇

張志聰曰按靈樞經有經脉篇論臟腑之十一經脉者也有經別篇卽巨刺之經也有十五大絡卽繆刺之絡也在十二經脉則曰盛則瀉之等語未

論其繆刺巨刺之法故補論于諸刺篇之後名曰

繆刺論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岐伯對曰

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

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

內連五臟散于腸胃陰陽俱感五臟乃傷此邪之從

皮毛而入極于五臟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

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

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

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病無

常處不入于經俞命曰繆刺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

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

于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病未

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脉

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脉繆處故命曰繆刺

王冰曰繆刺言所刺之穴應用如糾繆綱紀也病

在血絡是謂奇邪四末謂四肢也先病者謂彼痛

未止而此先病以承之絡謂正經之旁支非正別

也亦兼公孫飛揚等之別絡
馬蒔曰此言繆刺之所以異于巨刺也繆刺者以邪客于絡而左痛取右右痛取左也巨刺者以邪客于經而必刺其經也蓋邪之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十二經脉內連五臟散于腸胃陰陽諸經相感于邪五臟皆已被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臟之次也若此者必治其經穴焉夫是之謂正刺也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其孫絡閉而不通不得內入于經流溢于十五大絡之中而生奇邪之病惟其邪客大絡左注于右右注于左上下左右與經雖相干其實不得入于經而止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當以左病者而取其右絡右病者而取其左絡是繆刺之法也若邪客于經左病盛而右亦痛右病盛而左亦痛亦有互相移易者如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以中其經脉而不取其絡脉是巨刺之法也然則絡病者其痛與經脉

繆處故命之曰繆刺也繆者異也
張志聰曰此先言邪氣循序而入于經者則當治
其經也夫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
孫絡脉外見于皮部經脉內連于臟腑邪之始客
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腠而不去則傳入于孫絡
益從孫而絡絡而經也陰陽俱感者謂皮毛氣分
爲陽經絡血分爲陰言五臟之血氣外充于形身
有陰而有陽也夫十二經脉三陰者屬臟絡腑三
陽者屬腑絡臟而云內連五臟散于腸胃者謂地
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臟三陰三陽之六氣亦由五
行之所生故凡論經脉以五臟五行之氣爲主而
六腑爲其合也此言邪入于經而至于五臟之次
者不宜繆刺若邪入于大絡者當繆刺也孫絡者
孫脉也孫絡之脉別經者亦三百六十五脉並注
于大絡大絡者臟腑之經隧也靈樞經曰胃之所
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閉
塞不通者絡脉不通也絡脉閉塞則皮膚孫絡之
邪不得入于經而流溢于大絡矣奇病者謂病氣

在左而證見于右病氣在右而證見于左蓋大絡
乃經脉之別陽走陰而陰走陽者也按此論乃大
絡與皮膚孫絡相通胃腑所出之氣血從胃絡而
注于臟腑之大絡從大絡而先行皮膚先充絡脉
從絡脉而復入于經以養五臟氣此胃氣之所由
出也至于水穀所生之津液以資養五臟之精者
由脾臟之轉輸也是津液氣血皆由水穀之所生
胃腑之所出而各有其道故曰孫絡三百六十五
穴會以溢奇邪以通榮衛又曰肉分之間谿谷之
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大氣者宗氣也是胃腑之
宗氣血氣有由經隧而先行于皮膚孫絡之間與
榮衛交會者也其所謂左注右而右注左者因大
絡之左右互交邪隨絡脉之氣而流注也經經隧
也言臟腑之大絡與胃之經隧相通而布于四末
蓋四支乃爲諸陽之本陽明胃氣之所生也其氣
無常處者布于四末而散于脉外不入于經俞故
命曰繆刺夫大絡之邪由孫絡之流注故可淺刺
絡脉以取大絡之氣如邪在經者必當巨刺以取

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之比也經謂十二經之別卽
靈樞經別篇之所謂足太陽之正與足少陰之正
爲一合足少陽之正與足厥陰之正爲二合足陽
明之正與足太陰之正爲六合是也此
少陰之正爲四合手少陽之正與手厥陰之正爲
五合手陽明之正與手太陰之正爲六合是也此
亦陰陽相貫左右相交是以左病則右盛右病則
左盛亦有移易者謂有病在陽經而移入陰經者
有病在陰經而移入于陽經者故左病未已而右
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絡
脈者大絡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
繆刺按此節分別大絡與經脈各走其道不相交
通然爲病皆左注右而右注左俱宜繆刺者也故
以巨刺之法少分別之故曰絡病者其痛與經脈
繆處故命曰繆刺

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
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胷脅支滿無積者刺然骨
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

者取五日已 卒猝同

王氷曰足少陰之絡支別者並正經從腎上貫肝
鬲走于心包故邪客之則病心痛暴脹胷脅支滿
刺然谷多見血令人立飢欲飲左取右右取左言
痛在左取之右痛在右取之左病新發者取五日
已言素有此病而新發先刺之五日乃盡已
馬蒔曰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而言繆刺之實此則
指腎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腎經之絡穴卽大
鍾也腎脉支別者並正經從腎上貫肝鬲走于心
包故邪客之令人病如是也內無積者刺然骨之
前曰然谷者出血然谷在內踝前大骨下陷中別
于太陰蹻脉之郄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食頃而
病自已如痛不已左痛者當取之右然谷右痛者
當取之左然谷此乃素無此病而新發者刺之五
日病自已矣

張志聰曰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當踝後遶跟別
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故
邪客之令人卒心痛暴脹胷脅支滿無積者無盛

血之結也刺然骨之前出血不已繆刺之

邪客于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

王冰曰手少陽之脈循手表出臂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又心主舌故病如是手中指次指謂關衝穴少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手皆刺之故言各一痏

馬蒔曰此言三焦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三焦經之絡穴卽外關也在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左病則取右之外關右病則取左之關衝此乃新病刺之數日當自已

張志聰曰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遶臂注胸中合心主夫手少陽乃三焦相火主氣注胸中而合于心主包絡故邪客之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煩脈循臂故痛不能舉也當刺中指心包

絡之中衝次指手少陽之關衝去爪甲如韭葉許各一痏壯者之氣盛故立已老者之氣衰故有頃此言手少陽三焦之主氣也如不已者乃左注右而右注左當繆刺之此爲新病當數日已蓋言邪始客于皮毛孫絡而流溢于大絡者非久病也邪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馬蒔曰此言肝絡爲病而有繆刺之法也肝經絡穴簪溝也在內踝肉前上五寸其支別者循脛上睾結于莖故令人卒暴疝痛也睾陰丸也當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大敦穴左右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少頃亦已左痛者取右足之大敦右痛者取左足之大敦在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厥陰之井也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張志聰曰男子之血盛故立已女子之生不足于血故有頃此言厥陰肝經之主血也如不已再繆取之

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王冰曰足太陽之經之正者從腦出別下項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又其絡自足上行循背上頭故頭項肩痛也足小指謂至陰穴太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下謂金門穴足太陽郄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膀胱絡脈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膀胱經之絡穴卽飛揚也在外踝骨上七寸頭項肩痛者支絡之所過也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名至陰穴左右各一痏立已如不已刺外踝下金門穴卽足太陽之郄三痏左痛取右金門右痛取左金門如食頃則病自已

張志聰曰足太陽為諸陽主氣其氣上升于頭項故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胷中喘息而支胠胷

中熱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王氷曰手陽明之經自肩端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中直而上頸故病如是手大指次指謂商陽穴手陽明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

馬蒔曰此言大腸經絡脉爲病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穴卽偏歷也在腕中後三寸刺手大指之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者名商陽也左右各一痏如不已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商陽如食頃則病自已

張志聰曰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胷中喘息及支胠胷熱者蓋手太陰主氣以司呼吸而脉循于胷中也

邪客于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爲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王氷曰以月死生爲數者隨日數也月半以前謂

之生月半以後謂之死虧滿而異也

馬蒔曰此言心包絡經客邪爲病當刺心經之逼里穴也在腕後一寸陷中手少陰心脉之絡邪客于臂掌之間不可得屈乃手厥陰心包絡受邪也刺通里穴先以手按之痛則乃刺通里以月死生爲數自初一以至十五月生數也故一日一痏一痏者卽一刺也至十五日當增至十五刺矣自十六日至三十日月死數也故十六日十四刺至三十日當減至一刺矣皆言每日一刺也夫以心包絡之邪而刺心經之絡正以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與別經不同故其所以刺者非左右互取之謂也

張志聰曰臂掌之間手厥陰之絡也厥陰之絡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臂而上按其痛處心包絡故當刺其腕踝之後循臂而上繫于乃刺之以月生死爲數蓋手厥陰心主主血脉是謂得時而調之也

邪客于足陽蹻之脉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

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

王氷曰陽蹻之脉起于足上行至頭而屬目內眥故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也申脉穴陽蹻之所生在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申言陽蹻客邪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病目痛從內眥始者陽蹻脉之所過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卽申脉穴左右各二痏如不已左刺右申脉右刺左申脉如人行十里頃而病自已

張志聰曰此言陽蹻之脉亦左右互交會于睛明所當繆刺者也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于足外踝下太陽之申脉穴當踝後遶跟以僕參爲本上外踝三寸以附陽爲郄循股廹上肩髆上人迎俠口吻至目內眥會于足太陽之睛明穴故邪客之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也當刺外踝下之僕參申脉左右各二痏如痛在左目者取之右痛在右目者取之左蓋蹻脉俠口吻左右互交而上于目內眥也按靈樞寒熱篇曰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

目本名曰眼系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
陰入陽交于目鋭眥是陰蹻陽蹻左右交轉于面
故病在上者當繆取之下也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
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
然骨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
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刺右刺左善悲驚不樂刺如
右方 樂音洛
王氷曰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少陰之絡也足跗
上動脈謂衝陽穴胃之原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
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主腹大不嗜食以腹
脹滿故爾取之三毛上謂大敦穴厥陰之井也善
悲驚不樂亦如上法刺之
馬蒔曰此言惡血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人以墮
墜而惡血積內腹中滿脹前後不通先曾用通利
藥上傷厥陰肝經之脈下傷少陰腎經之絡當刺
內踝之下然骨之前曰然谷者出血此乃少陰之
絡也及足跗上動脈卽衝陽穴乃胃經之原也如

不已刺三毛上大敦穴左右各一痏見血立已如不已左刺右大敦右取左大敦也如病善悲善驚而不樂則亦刺如左右方之然谷與衝陽耳

張志聰曰此言墮傷者亦當用繆刺之法也惡血留內則氣脉不通是以腹中滿脹肝主疎泄腎開竅于二陰故不得前後也先服利藥以去惡血所謂先治其標也夫墮墜者有傷筋骨筋卽爲肝骨卽爲腎是以上傷厥陰之脉下傷少陰之絡當刺足內踝下厥陰之中封然谷前少陰之絡脉血脉出血以調其經再刺足跗上陽明之動脉以消腹脹如不已再刺三毛上肝經之大敦蓋墮墜者傷筋骨與血肝主筋而主血也如悲驚不樂者亦刺如前法蓋墮傷血脉筋骨傷五臟外合之有形悲驚不樂傷五臟內藏之神志皆當以鍼調之　張兆璜曰神有餘不足志有餘不足皆調之于經蓋言用鍼之神妙匪惟調之于有形也

邪客于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

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

王冰曰手陽明之經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又其絡支別者入耳會于宗脈故病令人耳聾時不聞聲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不時聞者絡氣已絕故不可刺

馬蒔曰此言大腸經絡脈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卽偏歷穴病耳聾者其經絡之支別之所過也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名商陽穴左右各刺一痏當立聞如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卽中衝穴也當立聞其不聞者絡氣已絕不可復刺也有等耳中生風者亦刺商陽一病左耳病者刺右商陽右耳病者刺左商陽也

張志聰曰手陽明之絡其別者入耳合于宗脈故邪客之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謂有時聞而有時不聞也蓋邪客于絡脈閉塞則有時而不聞脈氣有時而通則有時而聞矣亦當取手太陰之少商

手陽明之商陽蓋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宗脉出于陽明而合于手太陰故刺之立閒如不已刺中指心主之中衝蓋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心主脉下而開竅于耳也其不時有閒者乃內傷之聾證非邪客于絡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耳鳴如風生也此邪在于絡從外竅而欲出故刺之亦如此數

凡痹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爲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痛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瀉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漸少之

馬蒔曰此言痹病無常當有繆刺之法也凡痹痛往來行無常處者卽其所痛在何經之絡分肉之間刺之以月之死生爲數正以人之用鍼當隨氣盛衰以爲痛數月之死生乃氣之盛衰所係也若鍼數過其日數則脫氣鍼數不及日數則邪氣不瀉此所以必如月之死生爲數也左痛者刺右之

分肉右痛者刺左之分肉痛已則止鍼若不已則復刺之如前法耳夫所謂以月生數爲鍼數者初一日一痏一痏者一刺也刺有痏瘡故不曰刺而曰痏也初二日二痏日漸多之至十五日則十五痏矣以月死數爲鍼數者十六日十四痏十七日十三痏日漸少之至三十日則止一痏如初一日矣

張志聰曰此言邪痺于肌腠之氣分者亦當以繆取也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邪隨氣轉謂之行痺故當于分肉間隨其痛處而取之夫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邪客于手厥陰心主之血分客于肌腠分肉之衛分皆當以月生死盈虧而加減之

邪客于足陽明之經令人鼽衄上齒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王冰曰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故病令人鼱衄上齒寒也
復以其脈左右交于面部故舉經脈之病以明繆
處之類中指次指爪甲上無穴當是刺足大指厲
兌也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穴如韭葉陽明
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
灸一壯

馬蒔曰此言胃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刺足大
指之次指上與肉交者卽厲兌穴也左右各一痏
如不已左病刺右厲兌右病刺左厲兌也

張志聰曰此言經脈之有互交者亦當以繆取也
經謂陽明之經脈邪客陽明之經而令人鼱衄上
齒寒者亦當以繆刺也足陽明之脈下入中指外
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故當取中指
間之內庭大指次指間之厲兌各一痏而繆刺之
此言臟腑之經脈如左右互交而爲病于相交之
上者亦當左取右而右取左也

邪客于足少陽之絡令人脊痛不得息刻而汗出刺
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

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如法

王冰曰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目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于頰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兩絡肝屬膽膽循脅故令人脇痛欬而汗出足小指次指謂竅陰穴少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膽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足少陽經之絡光明穴也病脅痛不得息欬而汗出者以支絡之所過也刺足小指之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卽竅陰穴也左右各一痏其不得息汗出之證立止其欬之證當溫衣煖食一日則欬遂已如不已左病刺右竅陰右病刺左竅陰亦當立已又不已當復刺如前法耳

張志聰曰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一呼一吸曰息肺所司也足少陽厥陰之脉並循于脅厥陰之脉上注肺循喉嚨邪客于少陽之絡令人脅痛不得息者陽邪而走于

陰絡病而及于脈蓋陰陽經脈之相通也足少陽所生病者汗出上逆于肺則欬也當刺足小指次指之竅陰穴蓋此穴在四指五指之間故各刺一痏其不得息汗出立已欬者邪干肺也故宜溫衣及溫煖飲食若形寒飲冷是謂重傷矣

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貫上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內同納 下同

王冰曰貫鬲也涌泉穴少陰之井也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然骨之前亦足少陰之絡也以其絡並大經循喉嚨故爾刺之

馬蒔曰此又言腎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腎經之絡大鍾穴也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又正經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故病如是也當刺足心下中央之脈卽涌泉也左右各三痏其病立已如不已左痛則刺右足涌泉右痛

則刺左足涌泉右等嗌中作痛不但不能納食雖唾亦不能出納者當刺本經然骨之前曰然谷者以出其血病自立已如不已則左病而刺其右之然谷右病而刺其左之然谷也

張志聰曰此邪客於絡而并於經者亦當以繆取也邪客於足少陰之絡而并入於經迫其心火上炎故令人嗌痛不可內食上逆于肝膈則無故善怒也貫者胃之貫門腎氣上通於胃故氣上走貫上宜刺足下中央之涌泉左右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如甚至嗌中腫而唾亦不能出內者此君相之火並熾也當刺然谷前之絡脈出血立已此邪客於絡而并於經經脈上絡于心絡脈上走于心包下先見經證故先刺經脈之涌泉後并見絡證故復刺然谷前之絡脈蓋大絡乃經脈之別血氣之相通者也

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胂音申

王氷曰足太陰之絡從髀合陽明上貫尻骨中與厥陰少陽結于下髎而循尻骨內入腹上絡嗌貫舌中故腰痛則引少腹控于胁中也胁謂季脅下之空輭處受邪氣則絡拘急故不可以伸而喘息也腰尻骨間曰解當中有腰俞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主與經同中誥孔穴圖經云左取右右取左穴當中不應爾也次腰下俠尻有骨空各四皆主腰痛下髎主與經同是足太陰厥陰少陽所結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腫謂兩髁腫也腰俞髁腫皆當取之也

馬蒔曰此言脾絡之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脾經之絡公孫穴是也在足大指內廉本節後一寸其病腹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仰息者以絡之所過也尻骨之間曰解夾脊之肉曰腫腰尻之解兩腫之上是骨空當刺之而隨氣之盛衰以為痛數若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邪氣不泄此所以必如月之死生為數也刺之當立已如不已則左病而刺其右之骨空右病而刺其左之骨空也

張志聰曰以月生死爲痛數發鍼立已蓋脾主肌肉肌腠之間乃衞氣之出入故以月爲痛數

邪客于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旁三痛立已 數上聲

王冰曰足太陽之經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合膕中故絡病令人拘攣背急引脅而痛從項始數脊椎者謂從大椎數之至第二椎兩旁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內循脊兩旁按之有痛應手則邪客之處也隨痛應手深淺卽而刺之邪客在脊骨兩旁故言刺之旁也

張志聰曰此邪客於絡而入於經者卽當取之經也夫筋攣背急引脅而痛足太陽之經證也故刺之當從項之大椎始數脊椎而下俠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卽於脊骨之旁刺之三痛立已蓋十五大絡乃十二經脉之別交相貫通者也故邪客於絡而爲經病者卽隨經脉之痛處而取之也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畐於樞中痛髀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則久畐鍼以月死生爲數立已

王冰曰足少陽之經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故絡病令人畐於髀樞中痛髀不可舉也髀樞之中則環跳穴正在髀樞中故言刺髀樞中也乃足少陽脉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畐二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毫鍼者第七鍼也

馬蒔曰此言膽絡爲病當有刺之之法也膽經之絡光明穴也痛畐於髀樞之中其髀不可舉者乃其脉之所過也當以毫鍼刺髀樞中之環跳穴若寒者則久畐其鍼以月死生爲數其病立已

張志聰曰此言邪畐其處而爲痛者亦當隨其痛處而取之也樞中髀樞之中兩髀厭分中卽環跳二穴毫鍼取法于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之在絡者故當以毫鍼刺樞中寒則久畐鍼以待陽熱之氣至以月死生爲數立已按邪舍于絡有隨絡氣而畐行者則繆取之有客于絡而轉入于經者有客于絡而畐其處者皆隨其痛處而刺之

蓋邪氣之無經常也少陽主初生之氣故亦以月死生爲痛數

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則繆刺之

王冰曰經不病則邪在絡故繆刺之若經所過有病是則經病不當繆刺之而邪在于絡馬蒔曰此言各經有病者當巨刺之而邪在于絡則當繆刺之也凡治諸經當刺之有過者蓋經旨以病爲有過也經不病則邪在絡乃繆刺之耳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治諸經者亦有繆刺之法也經經別也足太陽之正別入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足少陽之正至腎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胷裏屬膽散之上肝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于陽明手太陽之正別于肩解入腹走心繫小腸手少陰之正別入淵液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喉嚨出于面合目內眥手少陽之正

指天別于巔下走三焦散于膻中手心主之正別
下淵液三寸入膻中別屬三焦手陽明之正從手
循膺乳下走大腸屬于肺上循喉嚨手太陰之正
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
復合陽明此十二經之別亦陽走陰而陰走陽
者也故治在諸經者巨刺之如邪在所過者不病
是邪盛于左而病反在右邪在于右而病反在左
或邪在于陽之經而移易于陰經者或在陰之經
而移易于陽經者又當左取右而右取左也按以
上十二經別亦皆繫于五臟是以下文論邪客于
五臟之間引脈而痛者當繆取之也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王氷曰據中誥孔穴圖經手陽明脈中商陽合谷
陽谿偏歷四穴並主耳聾今經所指謂前商陽不
謂此合谷等穴也耳前通脈手陽明脈正當聽會
之分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馬蒔曰此言耳聾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若不
已則刺其聽宮穴也商陽在手大指次指之端去

爪甲如韭葉鍼三分留一呼灸三壯聽宮手太陽小腸經穴鍼三分灸三壯

張志聰曰此言經別之與經脉相通也夫十二經正乃十二經脉之別道路雖分其源流通貫故刺經不已當復刺其脉焉通脉出于耳前者謂手陽明之脉上出于耳前循禾髎迎香而通于足陽明胃脉者耳聾刺手陽明者承上文而言邪客于手陽明之經而病耳聾者則當治其經如不已此邪入于脉卽取耳前之脉以刺之則其病立已矣

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脉入齒中者立已 齲白許切

王氷曰據甲乙流注圖經手陽明脉商陽二間三間合谷陽谿偏歷溫溜七穴並主齒痛手陽明脉貫頰入下齒中足陽明脉循鼻外入上齒中也

馬蒔曰此言齒病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若不已則刺其脉之入齒中者手陽明脉貫頰入下齒中故不已則刺之也

張志聰曰齒齲齒痛也此言邪客于手陽明之經別而爲齒痛者則當取之經如不已此邪入于脉

即刺其入齒中之脈舉一經而十二經可類推矣

然獨提手陽明者何也手陽明之脈交人中而左之右右之左如病在耳而取之耳痛在齒而取之齒是隨其病之所在而取之若病在上而取之下又當以繆刺者也上論大絡與經脈相通此論經別與經脈相通上論邪客于足陽明之經下論繆傳引上齒痛皆病在上而取之下所當繆刺此論邪在于手陽明之脈病在上而取之上者不必繆刺蓋手足陽明經皆左右相交于人中承漿之間

言繆刺之證不則大絡之奇病如十二經別足陽蹻之脈及手足陽明二經皆有繆刺之證當知繆刺者因經脈之左右互交而取之也

邪客于五臟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問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馬蒔曰此言五臟客邪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邪客于五臟之間脈引而痛來止不常當視其病而繆刺其手足爪甲之上即井穴是也夫曰繆刺則

亦左取右右取左也視其經穴以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則五刺之而病必已矣此亦自其絡脉爲病者而言之耳

張志聰曰此邪客于五臟之間而病及于經別也蓋十二經別內散通于五臟外交絡于形身故邪在五臟之間其爲病也引脉而痛者當取手足之井穴隨其所病之經而繆刺之時來時止者邪隨氣而或出或入也視其脉者視其皮部有血絡者卽瀉出之間日一刺者邪客之深也五刺已者五臟之氣平也　張兆璜曰以其時來時止始知邪客于五臟之間

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王冰曰鍼經曰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齒脣寒痛者當刺其手陽明之絡穴手足陽明之井穴也病有繆傳而脉引上齒齒脣

寒痛者視其手背脉之有血者去之蓋指手陽明之絡穴偏歷也在腕中後三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足次指去爪甲上之厲兌穴及手次指爪甲上之商陽穴各一痏其病立已左病而取右之厲兌商陽右病而取左之厲兌商陽也此亦自絡脉爲病而言之耳

張志聰曰繆傳者謂手陽明之邪繆傳于足陽明之脉也足陽明之脉入上齒中還出挾口左右相交于承漿此邪客于手陽明之經別而繆傳于足陽明之脉致引入上齒而使齒脣寒痛當先視其手背之脉有留血者去之以瀉手陽明經別之邪取足陽明中指之內庭以瀉上齒之痛再刺手大指之少商手次指之商陽以瀉手陽明經別之本病此左右相交于承漿而取刺在下故當繆刺者也此章論十二經別與十二經脉相通而手之陽明又可通于足陽明者也

耳中上絡左角五絡皆會于

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鬄音剃

王冰曰手少陰眞心脈足少陰腎脈手太陰肺脈足太陰脾脈足陽明胃脈此五絡皆會于耳中而出絡左額角也身脈皆動而形無知言其卒冒悶而如死尸身脈猶如常人而動也然陰氣盛于上則下氣熏上而邪氣逆邪氣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五絡閉結而不通故其狀若尸也以是從厥而生故或曰尸厥足大指內側謂隱白穴在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足太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足心謂涌泉穴足少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指足陽明之井也刺見前取涌泉穴法中足中指謂第二內側謂少商穴手太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

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手心主謂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少陰俞鋭骨之端謂神門穴在掌後鋭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陰之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竹管吹其兩耳者使氣入耳中內助五絡令氣復通也當內管入耳以手密撅之勿令氣泄而極吹之氣蹙然從絡脉通也左角之髮是五絡血之餘故鬄之燔治飲之以美酒也酒者所以行藥勢又炎上而內走于心心主脉故以美酒服之林億按陶隱居云吹其左耳極三度復吹其右耳三度也

馬蒔曰此言五絡爲病當有刺治之法也邪客于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則是心腎肺脾胃之五絡而皆有邪矣此五絡者皆會于耳中上絡于左耳之額角惟五絡俱竭則足經之腎脾胃者其脉逆于上而不得下手經之心肺者其脉逆于上而不得通令人身脉雖動而昏暈迷心其形任人推呼而無有

知覺狀類于尸名曰尸厥刺之者亦惟取五井及神門而已脾之隱白腎之涌泉胃之厲兌肺之少商心包之中衝心之神門刺左右各一痏其病立已夫自脾以至于心其刺皆有先後故皆指之曰後也如不已以兩竹管納入兩耳以手密撅之勿令氣泄左右吹之令氣入耳內助五絡令氣可復通也又髣其左角之髮內與五絡相通者方一寸許燔而治之以爲末用美酒一杯以送之如不能飲則灌之蓋髮爲血餘而以左髮治左絡酒行藥勢且入于心此病之所以立已也少商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餘穴所在刺灸分壯並同王註

張志聰曰此申明諸脈生始出入之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所謂宗脈者百脈之宗也百脈皆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主于手少陰心朝于手太陰肺是以五脈之氣皆會于耳中絡左角者肝主血而居左其氣直上于巔頂也五絡俱竭則榮衛不行故令人身脈振振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蓋人之所以生動者藉

氣呴而血濡血氣不行則其形若尸矣刺隱白涌泉屬兌少商神門使血氣疎通其厥立已如不已用竹管吹其兩耳以通宗脉之氣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蓋髮者血所生也充膚熱肉生毛髮之血肝所主也肝居左故鬄其左角之髮以通榮血酒者熟穀之悍液也備者水穀之悍氣也故飲酒者隨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脉故飲以美酒一杯以通衛氣榮衛運行則其人立甦矣此復結大絡之氣先行于皮膚先充絡脉是以皮膚孫絡之邪不入于經則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按神農本經髮者血之餘服之仍自還神化蓋血者神氣也中焦之汁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服之有仍歸于神化之妙曰方寸者言其心所主也灌者欲其灌溉于四旁也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脉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馬蒔曰此言繆刺之有術數也凡刺之術數先視

其何經之脉從而切之審其虛實而調之調之者如湯藥按摩百計調治之謂但調之而不調則刺其經脉所謂巨刺者是也其有痛處而經脉不病者其病在絡當繆刺之左痛取右穴右痛取左穴因視其各經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乃繆刺之術數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治法又當先治其經脉也數幾也言凡刺之有幾而各有所取也經脉者臟腑之十二經脉如江河之徑道絡脉者如江河之支流孫絡者如支流之更有支流也經者經別也如江河之別道江從此而逼于河河從此而逼于江此陰陽相合之道路故又曰經正絡者大絡也如江河之外別有江河而外與經脉之孫絡相通然而總歸出于海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者從大絡而充于皮膚海之潮汐從經脉而流溢于支絡是以始受之邪從皮膚而入于孫絡從孫絡而入于絡脉從絡脉而入于經脉極于五臟散于腸胃故當先治其經脉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

者以經刺之如身有痛而經脉不病者此流溢于
大絡所當繆刺者也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
之此繆刺之數也　王芳侯曰邪氣從外而入正
氣從內而出知其所出之道路然後能知邪入之
淺深故爲根本之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

黃帝素問三十　四時刺逆從論篇第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

藝術典第五十卷

醫部彙考三十

黃帝素問三十

四時刺逆從論篇第六十四

張志聰曰愚按繆刺篇論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是衛氣之通於脈內也此篇言血氣之從經而絡從絡而皮復從皮膚肌肉而內著骨髓通於五臟是榮血之行於脈外也當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

者論通體之經脈也至於血氣之生始出入榮於脈中滲於脈外充皮熱肉生毫毛內入於募原而通於臟腑表裏上下無處不周醫者能洞悉血氣之原流而後能導邪病之窾卻也

厥陰有餘病陰痹不足病生熱痹滑則病狐疝風濇則病少腹積氣少陰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漫血太陰有餘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則病脾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

隱軫當作癮疹

王冰曰痹謂痛也陰謂寒也有餘謂厥陰氣盛滿故陰發於外而爲寒痹陰不足則陽有餘故爲熱痹厥陰脈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又其絡支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故爲狐疝少腹積氣也足少陰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又腎水逆連於肺母故也其正經入肺貫腎絡膀胱故爲肺疝及積漫血也太陰之脈入腹屬脾絡胃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爲脾疝心腹時滿也

馬蒔曰此言足之三陰經其經有虛有實其脈有滑有濇而病有寒有熱有內有外也厥陰者足厥陰肝經也有餘者以其氣血相并而爲實也不足者以其氣血皆衰而爲虛也痹病名也疝有如山積之義五臟及男婦皆有之其有餘則陰重故病痹當爲寒不足則陽勝故病痹當爲熱其脈若滑則必病狐疝風外感之邪也其脈若濇則必小腹有積氣內傷之邪也正以肝脈之所過故病狐疝風及少腹積氣也又少陰者足少陰腎經也腎脈入肺又爲肺之子其水上逆干肺母故皮爲肺之合今腎有餘當病皮痹癮疹其病在表也不足當爲肺痹其病在裏也其脈若滑則當病肺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脈若濇則當病有積及漏血內傷之邪也正以腎脈入肺貫腎絡膀胱故病肺疝及有積與漏血耳又太陰者足太陰脾經也脾主肉其有餘故爲肉痹其中則冷陰氣勝也其不足則病脾痹陽氣虧也其脈若滑則病脾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脈若濇則病當有積及心腹時滿內傷之邪

也正以脾脈及支別者之所過故爲脾痛心腹時滿也

張志聰曰此論六氣之內合於五臟也曰厥陰少陰太陽少陽論六氣之爲病也曰皮肉筋骨脈者因六氣而及於五臟之外合也曰心肝脾肺腎者因六氣而及於五臟之次也有餘者多氣少血不足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痹者閉也血氣留著於皮肉筋骨之間而爲痛也氣病之謂疝血病之謂積蓋氣盛而生熱則爲疝痛血多而凝泣故成積也厥陰者陰之極也陰極而陽生得中見少陽之火化故有寒有熱也厥陰主春生風木之氣故首論厥陰焉

陽明有餘病脈痹身時熱不足病心痹滑則病心風疝濇則病積時善驚太陽有餘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腎痹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時善巔疾少陽有餘病筋痹脅滿不足病肝痹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王冰曰胃有餘則上歸於心不足則心下痹心主

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包下㕑歷絡三焦故爲心痌時善驚太陽與少陰爲表裏故有餘不足皆病歸於腎也太陽之脈交於巔上入絡腦下循膂絡腎故爲腎風及巔痛病也少陽與厥陰爲表裏故病歸於脾肝主筋故時筋急厥陰之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目痛

馬蒔曰此言足之三陽經其經有虛有實其脈有滑有濇而病有寒有熱有內有外也陽明者足陽明胃經也胃乃心之子有餘則病脈痹以心主脈

脈在半表也不足則病心痹心主裏也其脈若滑則病心風痌外感之邪也其脈若濇則病積時善驚內傷之邪也正以心主之脈出屬心包故爲心痌時善驚也又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有餘則病骨痹身重以腎主骨也不足則病腎痹以腎在內也其脈若滑則病腎風痌外感之邪也其脈若濇則病積時巔疾內傷之邪也以太陽之脈交於巔上下絡腎故爲腎風及頂巔有病也又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與肝爲表裏

有餘則病筋痹以肝主筋也不足則病肝痹以肝在內也其脈若滑則病肝風疝外應之邪也其脈若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內傷之邪也正以肝脈之所過故爲筋急目痛也

張志聰曰三陰三陽有多血少氣者有多氣少血者惟陽明血氣皆多蓋血氣之生於陽明也榮血行於脈中乃陽明水穀之精上歸於心淫精於脈脈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者在外之皮肉筋骨也腑精與神明相合而通於五藏氣復歸於權衡此脈氣之生始出入也是以陽明之有餘不足則爲脈痹心痹心主脈而上歸於肺肺主皮毛毛脈合精於皮膚之間是以少陰之爲皮痹肺痹也脈散氣於皮毛復從太陰所主之肉少陽所主之筋太陽所主之骨而內通於五藏是以有餘而在外則爲肉痹筋痹骨痹不足而陷於內則爲脾痹肝痹腎痹矣至氣有餘於內而爲熱則爲疝血有餘於內而爲寒則爲積矣故所謂風者熱所生也所謂身重者病在氣

也所謂漏血腹滿善驚目痛者病在血也此三陰三陽所主之血氣生始出入各有太過不及之爲病也

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爲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

塞入聲
辟闢同

王冰曰引急謂牽引縮急也

馬蒔曰此言四時之氣合於人身當隨時以刺其邪也春氣在經脈者正以春時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此地之水行而人之經脈通所以人氣在於脈也又夏氣在孫絡者正以夏時經脈甚滿其氣溢入孫絡孫絡受血而外之皮膚皆已充

實所以人氣在孫絡也又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其氣在肌肉者正以長夏經脈絡脈皆盛內溢於肌中所以人氣在肌肉也又秋氣在皮膚者正以秋時天氣始收人之腠理閉塞皮膚引急所以人氣在皮膚也又冬氣在骨髓中者正以冬主蓋藏血氣在中著於骨骨髓之內通於五臟之間所以人氣在骨髓中也是故風寒暑濕燥火之邪氣者當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於人身至其變化不可爲度然必須四時之經氣以刺之辟除其邪則亂氣不生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脈氣之隨四時生長收藏外出於皮膚內通於五臟環轉無端也夫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是血氣之從經脈而外溢於孫絡從孫絡而充於皮膚從皮膚而復內溢於肌中從肌肉而著於骨髓通於五臟是脈氣之散於脈外而復內通於五臟也夫天爲陽地爲陰陰陽合而血氣生腎主冬令之水而爲生氣之原陽明乃血氣所生之腑故曰穀入於

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而血乃成然藉腎中之生氣戊癸合化而後生此水穀之精微故天氣開地氣泄凍解氷釋水行經通腎臟之冬令已得春生之氣而人氣始在脈是人氣之通於天也故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日中人氣長夕則人氣收夜則人氣在臟人與天地參也夫邪氣者在天六淫之邪也四時之氣血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也至其變化不可爲度者謂天有六淫之邪而人有六氣之化也如邪留於外則爲皮肉筋骨之痹合於內則爲心肝脾肺之痹矣如留於氣分則爲疝留於血分則爲積矣如身中之陽盛則爲熱虛寒則爲寒矣此皆吾身中陰陽虛實之變化也然必從其四時之經氣辟除其邪則變亂之氣不生矣

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春刺

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夏刺肌肉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爲大痹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爲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

王氷曰血氣溢於外則中不足故少氣血逆氣上故上氣內著不散故脹血氣竭少故解㑊却閉也血氣內閉則陽氣不通故善恐血氣上逆則怒氣相應故善怒血氣上逆滿於肺中故善忘臥不欲動以虛甚也血氣內散則中氣虛故寒慄血氣無所營故目不明陽氣不壯至春而竭故善忘淫不次也不次而行如浸淫相染而生病也不轉謂不逆轉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言刺逆四時者必生亂氣而爲病也春時當刺經脈若刺絡脈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春則血氣溢於外大氣少於中矣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於春則血氣著於內腹必有所脹矣又旋逆令人氣上逆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春則血氣著於內腹必有所脹矣又夏時當刺孫絡若刺經脈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夏則血氣至於竭令人常解倦矣解倦者寒不似寒熱不似熱壯不似壯弱不似弱故解倦

而不可以名狀也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夏則血氣却於內恐懼之心生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夏血氣當上逆令人當善怒矣又秋時當刺皮膚若刺經脈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秋其氣當上逆心亂而善忘矣若刺絡脈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秋則氣不外行令人甚虛而臥不欲動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秋則血氣當內散中氣虛而寒慄生矣又冬時當刺骨髓若刺

經脈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冬則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矣若刺絡脈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冬則內氣當外泄留而爲大痹矣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於冬陽氣當竭絕令人當善忘矣凡此四時刺者大逆爲病不可不順焉否則亂氣生矣而浸淫爲病正氣亂而精薄不逼此所以當審九候而順四時也

張志聰曰此言血氣之隨時環轉自有出入之度不可使之妄行也夫刺者所以取氣也春氣在經脈而取之於經脈夏氣在孫絡而取之於孫絡長夏氣在肌肉而取之於肌肉秋氣在皮膚而取之於皮膚冬氣在骨髓而取之於骨髓此四時之氣各有所在而刺之各有所宜也

脈而取之於絡脈則血氣外溢而令人少氣矣至於肌肉則血氣環逆而令人上氣矣環逆者逆其環轉也言血氣之從經而絡從絡而皮從皮而復環轉於肌中也至於筋骨則血氣內著而令人腹脹矣夫夏氣盛長而血氣已外出於孫絡若再取之於經脈則血氣內竭而令人懈惰也血脈出於陽明外溢於肌腠夏氣在孫絡而使之溢於肌中則血氣虛却於內矣陽明脈虛則恐如人將捕之上逆當作下逆夏氣浮長於上而反逆之使下

則氣鬱不疎而使人善怒也如秋令降收而反令其生長故使血氣上逆而令人善忘血氣從絡脈而充於皮膚而內溢於肌肉秋刺絡脈則血氣不外行於皮膚肌肉之間故令人臥不欲動蓋肌肉者脾所主也脾病者嗜臥不欲動夫秋令始降而反取之筋骨使血氣散於內而令人寒慄矣冬主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應藏而反泄之故使血氣皆脫於內而令人目不明蓋五臟之精皆注於目而爲之睛冬者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血氣內脫則五臟皆虛故令人目不明也冬刺絡脈則內氣外泄而留爲大痹大痹者臟氣虛而邪痹於五臟也陽氣生於陰中出於肌腠至冬令之時復歸於陰臟冬刺肌肉是取所藏之氣於肌腠之外故使陽氣竭絕於內而令人善忘也凡逆刺其四時之經氣則變生大病故不可不從也亂氣者變亂之氣也相淫者血氣淫佚也此言不從四時之氣則正氣變亂而爲病也蓋以邪氣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故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

生以從爲逆使正氣內亂而邪與精相薄矣若知四時之逆從則必審察其九候也九候者有天有地有人在天主氣在地主血在人主脈知血氣經脈出入之源流則正氣不致內亂而精氣不逆同矣

帝曰善刺五臟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中肺三日死其動爲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刺傷人五臟必死其動則依其臟之所變候知其死也

馬蒔曰此言誤刺五臟之死期其變動之候隨各臟而見之也凡刺胷腹者必避五臟刺傷五臟故爲必死也其各臟變動則依其臟之所變以候知其死耳

張志聰曰刺五臟者謂刺傷其五臟之氣也蓋三陰三陽之六氣外合於皮肉筋骨脈脈肉筋骨內合於五臟如病肺痹肺風脾痹脾疝則當取氣於皮取氣於肉不可逆刺以傷其臟眞故曰刺傷人五臟必死各依其臟之所變候而知其死期蓋刺

五臟則動其臟氣動臟氣則變候見於外矣按五臟外合五時六經上應六氣診要經終篇以六氣應五臟而終於六經此篇以六經應四時而終於五臟診要篇以經脈之生於五臟而外合於六經此篇以經脈之本於六氣而內連於五臟蓋脈氣之循於皮肉筋骨內合五行外合六氣外內之交相生始出入者也是以一篇之章句雖同而旨意各別學者宜分析體會不可以其重而忽之　張兆璜曰診要篇論逆刺其臟氣之所出而中傷五臟故曰凡刺胷腹者必避五臟此篇論刺六經之內入而中傷五臟故曰內逼五臟刺五臟中心一日死謂刺外合之皮肉筋骨脈而不可中傷其臟也

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

馬蒔曰本篇前二節論標本後八節論病傳故名篇靈樞以病本篇論標本以病傳篇論病之所傳分爲二篇其義全同

張志聰曰標本者六氣之化病傳者五臟相傳此篇承上章而言六氣爲病有四時之順逆而又有標本之逆從五臟受傷有刺中之死期而又有病傳之日數是以靈樞原屬二篇本經合而爲一蓋謂五臟六氣外內相合始病在六氣而不亟治之

則傳入五臟而爲不救之死證矣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間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

王氷曰得病之情知治大體則逆從皆可施必中焉道不疑惑識既深明則無問於人而所行皆當不知妄行謂識猶褊淺道未高深舉且見違故行多妄

馬蒔曰此言病有標本刺有逆從也標者病之後生本者病之先成此乃病體之不同也逆者如病在本而求之於標病在標而求之於本從者如在本求本在標求標此乃治法之不同也蓋凡刺之方必別病在陰經陽經或前或後前後者背腹也其經絡互相爲應於是而施逆從之法以移標本

之病故病有在後來而爲標者乃止治其標而不治其本然亦有不求之於標而必求之於本者病有先成而爲本者乃止治其本而不治其標然亦有不求之於本而必求之於標者故治有取標而愈有取本而愈有逆取而愈有順取而愈故知刺法之逆從者乃正行之法而不必問之於人也若問之於人人知此法者鮮而反惑矣知病體之標本者必萬舉萬當而不妄行刺法也若不知標本則病體未明而不免妄行耳故治病者無論刺灸用藥皆當分其標本以取其經也

張志聰曰陰陽者三陰三陽之六氣也少陽標陽而本火太陰標陰而本濕少陰標陰而本熱太陽標陽而本寒陽明標陽而本燥厥陰標陰而本風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前後相應者有先病後病也逆從得施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標本相移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

者故曰者引至眞要論而言也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者謂病三陰三陽之六氣卽於六經中求之以治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者謂病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卽於六氣中求之以治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者如寒傷太陽乃太陽之本病而反得標陽之熱化卽求之於標而以凉藥治其標熱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者如病在少陰之標陰而反得君火之本熱卽求之於本以急瀉其火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謂病三陰三陽之六氣卽於六經中求之以治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者謂病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卽於六氣中求之以治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者如寒傷太陽乃太陽之本病而反得標陽之熱化卽求之於標而以凉藥治其標熱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者如病在少陰之標陰而反得君火之本熱卽求之於本以急瀉其火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謂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結者散之散者收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從取而得者謂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治反爲逆治得

爲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
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
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
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
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
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
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
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
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
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問去聲

王氷曰別陰陽知逆順法明著見精微觀其所舉
則小尋其所利則大以斯明著故言一而知百病
之害言少可以貫多舉淺可以料大者何法之明
故非聖人孰能至於是耶故學之者猶可以言一
而知百病也雖事極深遠人非咫尺略以淺近而
悉貫之然標本之道雖易可爲言而世人識見無
能及者本先病標後病必謹察之本而標之謂有
先病復有後病也以其有餘故先治其本後治其

標也標而本之謂先發輕微緩者後發重大急者以其不足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問謂多也甚謂少也多謂多形證而輕易少謂少形證而重難也以意調之謂審量標本不足有餘非謂捨法而以意妄爲也并謂他脈共受邪氣而合病也獨謂一經受病而無異氣相參也并甚則相傳傳急則亦死

馬蒔曰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惟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爲標爲本而必先治之也夫經分陰陽刺分逆從病分標本其爲道眞妙矣哉至小而有至大者存至少而有至多者存至淺而有至博者存言一病而遂知百病之害眞可以因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也故言大與標特至易者而人自弗及耳且反其病而治之者爲逆順其病而治之者爲從此亦所可及者試以標本逆從而詳言之凡先生病而後病勢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爲本若先病勢之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又以病勢逆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病寒證而後生他病

者必先治其寒證之爲本若先生別病而後生寒證者則又以別病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別病者必先治其熱病之爲本若先生熱病而後生中滿者則又以中滿雖爲標而必先治之也凡先生別病而後生泄瀉者必先治其別病之爲本若先生泄瀉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泄瀉之爲本而先治之也此則先治之者正以必且調之而後治別病耳不惟是也凡先生別病而後生中滿者必先治其中滿之爲標若先生中滿而後煩心者則又以中滿之爲本而先治之也蓋以人之病氣有二病本不同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客氣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同氣卽如先中滿而後二便不利者必先治小大便不利之爲標若中滿而小大便利者則又以中滿之爲本而先治之也何也以中滿與小大便不利二者爲同氣之病也大凡病發而大勢有餘者則先治其初病之爲本而後治其後病之爲標蓋先治其本則有餘之勢一攻而後諸病可去矣正本

而標之爲標而後治其先病之爲本蓋先治其標則病之爲標而後本病自培矣正標而本之之不足之勢一補而後本病自培矣正標而本之之謂也然而病之生也有五臟相尅而病勢日甚者如肝尅脾脾尅腎之類是也有五臟問傳而病勢有生者如肝生心心生脾之類是也間者病證并行而勢輕甚者病證獨行而勢重卽如中滿與小大便不利者對先有中滿而言此小大便不利是亦并行之類也且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小大便不利之爲本而先治之也上文小大便不利者對先有中滿而言此小大便不利者對後有別病而言由此觀之則百病不同皆必先治其本惟中滿之與百病先以治中滿爲主若中滿而有小大便不利則又以治小大便爲先其小大便不利之與百病則亦治小大便不利爲先蓋不必分其爲本爲標而先治此二病也

張志聰曰陰陽逆從者謂三陰三陽之氣有勝有復也相反而治爲逆治相得而治爲從治相得者

如熱與熱相得寒與寒相得也後逆者勝尅之氣也先病者謂吾身中先有其病也先逆先寒先熱者謂在天之六氣也先病而後逆者如吾身中先有脾土之病而後復感其風邪重傷脾土則當先治其脾土而後治其風邪如先感天之風邪尅傷中土以致脾臟爲病是當先治其風邪而後調其脾土故曰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先寒者寒淫所勝也以吾身感之而生病者是當治其寒邪如先病而後生寒者當治其身之本病而寒氣自解矣蓋先寒者客氣生寒寒者同氣也先熱者熱淫所勝也以吾身感之而生病者是當治其本熱如吾身感之而生中滿者又當治其中滿蓋六淫之邪始傷六氣若致中滿則病氣入內故當治其內泄者濕土之病也他病者如濕邪所勝民病心痛耳聾之類故當先治其虛泄必且調之脾土而後治其他病至眞要論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如先病熱而後生中滿者是當治其中滿如先病中滿而

濕熱之氣上乘於心以致心煩者亦當治其中滿而煩自解矣夫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感天之熱淫而致生中滿也先病而後生中滿者病吾身中之熱而生中滿也故曰人有客氣有同氣客氣者謂在天之六氣同氣者謂吾身中亦有此六氣而與天氣之相同也如中滿而小大便不利者當先利其二便如小大便利者仍治其中滿蓋邪氣入於腹內必從二便而出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不足者正氣之不足也邪氣者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正氣者三陰三陽之六氣也六微旨論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陽明之上燥氣治之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厥陰之上風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太陰之上濕氣治之所謂本也本之下氣之標也此皆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本而以三陰三陽之六氣爲標故病發而有餘者此風寒暑濕之本氣有餘故當先散其邪氣而後理其陰陽如病發而不足當先調其陰陽而後治其本氣蓋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是以邪氣有餘者先散其邪氣精

氣不足者先補其正虛此標本之大綱領也然標本之間而又當以意調其間甚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間者謂邪正之有餘不足二者兼於其間故當并行其治蓋以散邪之中兼補其正補正之中兼散其邪如偏甚者則當獨行其法謂邪氣甚者竟瀉其邪正虛甚者竟補其正此爲治之要道也如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病者當專治其小大二便又無論其邪正之間甚矣　朱丞年曰此間甚之中又分緩急也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脅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王氷曰三日不已死以勝相伐唯弱是從五臟四傷豈其能久故爲死冬夜半夏日中謂正子午之時或言冬夏有異非也晝夜之半事甚昭然

馬蒔曰此承上文甚者獨行而言五臟相尅之死期此以心病言之也夫傳其所勝謂之甚夫病傳者五臟皆然試以心言之心病者臟眞通於心故先心痛火來乘金一日傳之於肺卽發而爲欬以

肺之變動爲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肺邪勝木故脅支痛以肝脉循脅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肝邪勝土故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不運化及脾主肉故病及肉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則死於日中耳蓋夜半爲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甚以水來尅火故死日中爲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甚以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亦死

張志聰曰夫所謂標本者感在天之六氣而病吾身中之陰陽即入於腹內以致中滿者在於募原腠理之氣分若淫邪泮衍於血脈之中則入臟腑爲內所因矣故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如心先痛者病先發於心欬者一日而之肺脅支痛者三日而之肝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者五日而之脾皆此逆傳其所勝是以三日不已而死心爲火臟冬之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之日中者亢極而自焚矣

肺病喘欬三日而發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
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馬蒔曰此言肺病相傳之死期也肺病者臟眞高
於肺而主息故喘欬三日則肺傳於肝發支滿而
痛又一日則四日矣肝傳於脾身重體痛又五日
則九日矣脾傳於胃腑腹中作脹又十日則十九
日矣其痛不已則死但冬死於日入夏死於日出
耳蓋冬之日入在申申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夏
之日出在寅木旺火將生肺氣已絕不能待火之
生也

張志聰曰肺病喘欬者先發於肺也夫冬氣收藏
夏氣浮長日出氣始生日入氣收引肺主氣故終
於氣之出入止言冬夏者重陰陽寒暑之氣也

王子律曰日出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
冬以上二節四時之氣已備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
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馬蒔曰此言肝病相傳之死期也肝病者臟眞散

於肝其脈內連目脊故頭目眩脊支滿三日則肝傳於脾體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於胃腑故腹內爲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脾傳於腎腰脊少腹皆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脈起於足循腨內出腘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爲腎之腑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日入夏以早食耳蓋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也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氣反絕也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胳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王冰曰人定謂申後二十五刻晏食謂寅夜二十五刻

馬蒔曰此言脾病相傳之死期也脾病者臟眞濡於脾而主肌肉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自傳於胃腑也又二日則三日矣乃傳於腎故少腹腰脊皆痛其脛覺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於膀胱腑故背胳筋痛小便自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人定夏以晏食耳蓋冬之

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也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
尅土也
王子律曰膀胱之脈循於背足太陽主筋故背胍
筋痛
腎病少腹腰脊痛脽痠三日背胍筋痛小便閉三日
腹脹三日兩胻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王冰曰大晨謂寅後九刻大明之時也晏晡謂申
後九刻向昏之時也
馬蒔曰此言腎病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臟眞下
於腎其經脈之行在於少腹腰脊脽骨故其痛痠
有如是也三日則自傳於膀胱胍背胍之筋痛小
便亦閉又三日則六日矣膀胱傳於小腸故腹脹
又三日則九日矣小腸傳於心臟故兩胻支痛又
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大晨夏
以晏晡耳蓋冬之大明在寅末木旺水衰也夏之
晏晡在亥水絕而不能尅水也
晡在亥水絕而不能生也按靈樞病傳篇曰三日

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是水乘其所勝之火臟火腑也此節與靈樞之不同者心乃君主之官多不受邪膀胱之氣上與陽明相合水邪上乘上焦不受則還轉於中焦而留於陽明矣陽明主秋金之令故復傳之肝木而死

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脽痠三日背胳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

王冰曰夜半後謂子後八刻丑正時也日昳謂午後八刻未正時也

馬蒔曰此言胃病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脈循腹故爲脹滿五日則胃傳於腎少腹腰脊痛脽痠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傳膀胱胳腑則背胳之筋痛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膀胱水傳於脾身體自重也又六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夜半夏以日昳耳蓋冬之夜半在子土不勝水也夏之日昳在未土正衰也

張志聰曰冬夜半後者土敗而水勝也夏日昳者乃陽明所主之時土絕而不能生也按靈樞經曰

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此言五日身體重者亦心不受邪還之脾水行乘土腑邪傳臟而死

徐東屏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陽數起於一陰數起於二三日死者死於生數之始六日死者終於成數之終是有終始之義

其所始而終其所終者有死於其所不勝者有死於本氣所生之時者此皆陰陽終始之微妙

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腑痺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王冰曰雞鳴謂早雞鳴丑正之分也下晡謂日下於晡時申之後五刻也

馬蒔曰此言膀胱病相傳之死期也膀胱腑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必氣化乃能得出今有病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痛腑痺自傳於腎臟蓋膀胱爲腎之腑也又一日則六日矣腎復傳於小腸故爲腹脹又一日則七日矣小腸傳於脾故身體痛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以雞鳴夏以下晡耳蓋冬之雞鳴在丑土尅水也夏之下晡在申

金衰不能生水也

張志聰曰此亦腑邪傳臟水泛土敗而死冬雞鳴在丑乃少陽太陽生氣之時氣絕而不能生也夏下晡乃陽明生氣之時陽明之氣亦絕矣

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臟止及至三四臟者乃可刺也

王冰曰五臟相移皆如此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則此類也尋此病傳之法皆五行之氣考其日數理不相應夫以五行爲紀以不勝之數傳於所勝者謂火傳於金當云一日金傳於木當云二日木傳於土當云四日土傳於水當云三日水傳於火當云五日也若以己勝之數傳於不勝者則木三日傳於土土五日傳於水水一日傳於火火二日傳於金金四日傳於木經之傳日似法三陰三陽之氣玉機眞臟論曰五臟相逼移皆有次不治若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而當死此與同也雖爾

猶當臨病詳視日數方悉是非爾間一臟止者謂隔過前一臟而不更傳也謂木傳土土傳水水傳火火傳金金傳木而止皆間隔一臟也及至三四臟者皆謂至前第三第四臟也諸至三臟者皆至其已不勝之氣也至四臟者皆至己所生之父母也不勝則不能爲害於彼所生則父子無尅伐之期氣順以行故刺之可矣

馬蒔曰此結言相傳而爲甚者死不必刺間臟而爲生者乃可刺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者爲病之甚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病而爲相生則間一臟爲始及三四臟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并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張志聰曰以上諸病如是相勝尅而傳者皆有速死之期非刺之可能救也或間一臟相傳而止不復再傳別臟者乃可刺也假如心病傳肝肺病傳脾此乃子行乘母至肝臟脾臟而止不復再勝尅相傳於他臟者可刺也假如心病傳脾肺病傳腎乃母行乘子得母臟之生氣不死之證也如心病

傳腎肺病傳心肝病傳肺此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乃可刺也　金西銘曰五臟相傳止可問二臟三臟經言四臟者或臟傳之於腑而後傳於他臟以腑亦可名臟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一　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

黃帝素問三十

藝術典第五十一卷

醫部彙考三十一

黃帝素問三十一

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

馬蒔曰自此篇及後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天元正紀大論刺法論本病論至眞要大論諸篇皆論五運六氣南北政凡天時民病人事等義至詳至備爲醫籍中至寶其刺法本病二篇則遺亡矣學者熟究明其大義則每年每月氣

候病證治法無有不應按運氣類註云五運屬陰守於地內六氣屬陽周於天外其化生於人也五運化生五臟屬內六氣化生六腑十二經屬外其變病於人也五運內變病於五臟甚則兼外六氣外變病於六腑十二經甚則入內內外變極然後死也五運有平氣太過不及之殊六氣有常化淫勝反勝相勝之異五運平氣者其歲化生皆當本位如平木氣敷和之紀其色蒼其味酸之類是也其變病皆在本臟如木平氣之病在肝也太過者

歲變平氣爲太過其化生皆兼非位如太過發生之紀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如兼非位之土金是也其變病皆在己所勝之臟如木太過則木勝脾土而脾病也其勝乃本氣有餘而勝故不爲他氣報復間有復者是不務其德暴虐失常也不及者歲變平氣爲不及其化生亦兼非位如木不及委和之紀其果裹李其味酸辛亦兼非位之土金是也其變病皆已所不勝者乘虛勝之而本臟病勝極則己所生者報復其勝而勝者之臟亦病如

木不及則金勝之而肝病勝則火復金雖而肺亦病也其勝乃乘我之虛而勝勝之根本不固故爲化氣報復凡此五運之氣皆有定紀者也六氣常化者天地六位之化各守常位生病各當本處其天地之常化如厥陰司天少陽在泉之歲風化居上火化居下風病行於上熱病行於下之類而不出他位也其六位之常化如厥陰司天之歲初之氣化風燥民病寒於右之下二之氣化寒熱民病熱於中之類而不雜他氣也凡此六氣之常化皆有定紀猶五運平氣也淫勝者天地之氣變常內淫而勝也天地內淫而上勝於下則己所勝之臟經受邪而病甚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其病在足太陰脾經也地氣內淫而外勝於內非病在足陽明胃經也凡此六氣之淫勝猶五運之過皆有勝無復其勝之盛雖有定紀其勝之動否則無定紀而不可必也反勝相勝者六位之左右變常乘虛而勝也其乘天地之虛而勝者爲反勝左右自有相勝乘虛而勝者爲相勝皆視所虛之氣侮不勝

己者勝之勝極則仍爲虛者之子復之如所虛之氣屬太陰則所勝之氣屬厥陰而病在脾胃經所復之氣屬陽明而病在肝膽經蓋天地歲氣猶王也左右步氣猶諸侯左右勝天地猶諸侯僭亂故曰反勝左右自相勝攻伐故曰相勝凡此六氣之反勝相勝五運不及故皆有勝有復其氣其動皆無定紀但隨虛而勝隨勝而復也諸五運皆有定紀者陰靜有常也六氣少有定紀者陽動多變也五運之平氣之常化爲常其化生爲常之常變病爲常之變五運之太過不及與六氣之淫勝反勝相勝爲變其化生爲變之常變病爲變之變太過淫勝爲變之盛不及反勝相勝爲變之虛察其常變以定生死詳其虛實以斷補瀉王註不得經旨不分常變釋六氣勝復無定紀之變爲有定紀之常不分盛虛釋左右乘虛之相勝爲司天之淫勝是則運氣之義不明自此始矣後雖有林氏校正孫氏考誤與夫託名所著元珠密語天元玉冊及諸家運氣圖說之類然皆不能出王

氏之右而救其失反使運氣之義愈晦而書愈繁至於河間所註病機其形容病化之情狀推究火熱之衆多眞有發前人未發之妙奈何又以運氣之所屬皆爲盛而不察其所屬各有盛虛以盛虛所兼非位之化皆爲似而不察其所兼之盛者似虛者是爲重失矣夫王氏釋變氣爲常氣相勝爲淫勝則人不識變而占運氣不應年辰河間釋運氣之所屬皆爲盛所兼非位之化皆爲似則人不識虛而施治法不對病證遂使世俗皆愀然不信而棄之也其不知變者曰某氣司天屬陰寒今又炎熱某運合太過今反不及此乃上古之天道非可占之於今世也其不知虛者曰某病屬熱投寒劑不痊某證當瀉施瀉法反劇此乃北方之治法非可用之於南人也惟戴人云病如不是當年氣看與何年氣運同便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眞中之歌似破世之惑又引而不發嗚呼有定紀之年辰與無定紀之勝復相錯常變今獨求年辰之常不求勝復之變豈得運氣之眞哉六氣之盛

寒盛熱與虛寒虛熱同其所屬今獨求寒熱之所
屬不求寒熱之盛虛豈得寒熱之情哉苟以常變
盛虛觀運氣寒熱則古今南北皆可一以貫之而
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可知已本篇末有署曰天元
紀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總論五運主歲六氣司天皆本乎
天之運化故曰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
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
治之終碁之日周而復始予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
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
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
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
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
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
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
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
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

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名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

也夫音扶

王冰曰御謂臨御化謂生化也天眞之氣無所不周器象雖殊參應一也論謂六節藏象論運謂五行應天之五運各周三百六十五日而爲紀者也故曰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也帝以六合五數未參同故問之也道謂化生之道綱紀謂生長化成收藏之綱紀也父母謂萬物形之先也本始謂生殺皆因而有之也夫有形稟氣而不爲五運陰陽之所攝者未之有也所以造化不極爲萬物生化之

元始者何哉以其是神明之府故也然合散不測生化無窮非神明運爲不能也所謂化變者聖神之道也化施化變散易神無期也聖無思也氣之施化故曰生氣之散易故曰極無期稟候故曰神無思測量故曰聖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故衆妙無能出幽元之理深乎妙用不可得而稱之天道元遠變化無窮道謂妙用之道經術政化非道不成在地爲化謂化生萬物非土氣孕育則形質不成也化生五味謂金石草木根葉華實酸苦甘淡辛鹹皆化氣所生隨時而有也智逼妙用唯道所生故曰道生智元遠幽深故生神也神之爲用觸遇元通契物化成無不應也風者教之始天之使又天之號令木東方之化熱應火爲用火南方之化濕應土爲用土中央之化燥應金爲用金西方之化寒應水爲用水北方之化神之爲用如上五化木爲風所生火爲熱所熾金爲燥所發水爲寒所資土爲濕所全蓋初因而成立也雖初因之以化成卒因之以敗散爾豈

五行之獨有是哉凡因所因而成立者悉因所因而散落爾氣謂風熱濕燥寒形謂木火土金水此造化生成之大紀天覆地載上下相臨萬物化生無遺略也由是故萬物自生自長自化自成自盈自虛自復自變也夫變者何謂生之氣極本而更始化也天有六氣御下地有五行奉上當歲者爲上主司天承歲者爲下主司地不當歲者二氣居右北行轉之二氣居左南行轉之金木水火運北面正之常左爲右右爲左則左者南行右者北行而反也以水火之寒熱彰陰陽之先兆也木主發生應春春爲生化之始金主收斂應秋秋爲成實之終終始不息其化常行故萬物生長化成收藏自久氣有多少謂天之陰陽多少不同秩也形有盛衰謂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由是多少盛衰天地相名而陰陽損益昭然可見也一運之日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乃易之非主一時當其王相囚死而爲絕法也氣交之內迫然而別有之也天元冊所以紀天眞元氣運行之紀也自神

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此太古占候
靈文洎乎伏羲之時已鐫諸玉版命曰冊文太古
靈文故命曰太始天元冊也太虛謂空元之境眞
氣之所充神明之宮府也眞氣精微無遠不至故
能爲生化之本始運氣之眞元矣終天謂一歲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也終始更代周而復始
也言五運更統於太虛四時隨部而遷復六氣分
居而異主萬物因之以化生非曰自然其誰能始
故曰萬物資始夫太虛眞氣無所不至也氣齊生
有故稟氣含靈者抱眞氣以生焉總統坤元言天
元氣常司地氣化生之道也九星上古之時也上
古世質人淳歸眞返朴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
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計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
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
蓋從標而爲始也七曜謂日月五星爲舉動吉凶
之信也周謂周天之度旋謂左循天度而行五星
之行猶各有進退高下小大矣陰陽天道也柔剛
地道也天以陽生陰長地以柔化剛成也幽顯旣

位言人神各得其序寒暑弛張言陰陽不失其宜也人神各守所居無相干犯陰陽不失其序物得其宜天地之道且然人神之理亦猶也上生謂生之有情有識之類下化謂形容彰顯者也下化謂蔽匿形容者也有情有識彰顯形容天氣主之無情無識蔽匿形質地氣主之稟元靈氣之所化育爾

馬蒔曰此言五運治政令於內合於六氣之治政令於外者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則爲天

干之五行如甲乙屬木之類然在天則爲氣化之五行如甲己化土之類在中運則爲甲己太宮少宮之類在地則爲地支之五行如子丑寅卯之類然在歲氣則爲子午屬少陰君火之類故天有五行生六氣天之六氣又生在地有形之五行無非五行之妙也五位者東西南北中央也寒暑燥濕風火者卽六氣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喜怒思憂恐者五志也論者謂六節藏象論也三陰者少陰太陰厥陰也三陽者少陽

太陽陽明也帝問天地初分之時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時黃氣橫於甲己白氣橫於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故甲己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天有此五行之氣以御於東西南北中央之五位而寒暑燥濕風火所由以生不言火者暑該之也後五運行大論有東方生風南方生熱等語及在天爲風在天爲熱等語皆是也正謂之六氣也在人則有心肝脾肺腎之五臟以化五臟之氣而喜怒思憂恐之五志所由以生也六節藏象論有云五日謂之候言五日卽有一候如立春初五日東風解凍之類三候謂之氣言半月有三候則爲一氣如立春正月節爲一氣之類六氣謂之時言六氣則有三月而爲一時如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淸明穀雨而爲春自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而爲夏之類四時則合春夏秋冬而爲一歲皆各從其所旺之時而主治之木而火火而

土土而金金而水水而木五運之氣相爲承襲而
皆治之每終一歲之日周而復始今歲之候如此
明歲之候亦然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
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言已知五運相襲而
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但五運者地之木火
土金水治政令於內政也三陰三陽者天之風熱
濕燥寒治政令於外者也故五運相襲而治者其
於三陰三陽外治之候如何合之區言太極分爲
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彼五運乃天地初分之氣而列之於五方者也陰
陽者雖有三陰三陽之分而天氣運氣地氣舉不
能外之也天干主於升而五運則主於升降而行於天地之間乃謂之中運也是之謂
天地之道也萬物以之而爲綱紀其變化以之而爲父母其生殺以之而爲本始眞有神明以爲之
府也可不通此理乎蓋萬物之初生謂之化物之已極謂之變其陰陽莫測謂之聖神用無方謂之
神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

故衆妙無能出幽元之理其變化神聖之爲用也合天地人之理而一之者也在天爲元其理元遠而元之所生者爲神在人爲道其性咸備而道之所生者爲智在地爲化孕育萬物而化之所生者爲五味惟元生神而爲風爲熱爲濕爲燥爲寒此乃三陰三陽之氣也故風之氣爲木熱之氣爲火濕之氣爲土燥之氣爲金寒之氣爲水而成五運之形由是在天之氣與在地之形相感而化生萬物也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謂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如五運行大論曰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陰之類是也此在天三陰三陽之氣右旋於外以加地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謂以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謂木主發散應春春爲生化之始金主收斂應秋秋爲成實之終也此在地五運之形左轉於內以臨天也天上之氣有多少

地下之形有盛衰故天上多少之氣與地下盛衰之形相名而損益彰以爲物極之變也其氣之多與形之盛相名者益益爲變之盛也氣之少與形之衰相名者損損爲變之虛也蓋物生之化者天地之常氣在五運曰平氣在六氣曰常化也物極之變者天地之變氣在五運曰太過不及在六氣曰淫勝反勝相勝也其變之盛者則五運之太過六氣之淫勝也其變之虛者則五運之不及六氣之反勝相勝也凡此五運六氣所謂變化盛虛本經後篇千言萬語皆所以發明此四者也五運氣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者言木火土金水治政各終一歲之朞日不獨治歲內六步之時令也六節藏象論但論五運不及六氣但論主時不及治歲今始於此篇論五運六氣相感相名而治不獨五運也次論五運各治一歲不獨主時也帝復問其所謂區乃以太始天元冊文徵之太虛者無極也廖廓者無有邊際之義肇基開始也化元者生化萬物之根元也五運者木火土金水運也承上文

言太虛肇基萬物之化元而萬物得之以成其始
五運流行與天終始而不變也眞靈者卽太虛之
精也天以六氣布其眞靈右旋於外以加於地地
以五運左旋於內以臨於天然天包地而地隨天
則乾元之資始實所以總統坤元之資生也故於
乾元資始而曰乃統天坤元資生而曰乃順承天
正此節之大旨九星天蓬一水正之宮也天芮二
土神之應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
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
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火神之應宮也
天英九火正之宮也七曜謂日月金木水火土星
也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
事也陰陽柔剛言天道資始陰陽而已地道資生
剛柔而已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顯幽
顯之配寒暑之異也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者言生
生不絕化化無窮也臣斯十世此區自言傳習此
義十世於茲不敢廢墜也

張志聰曰天有五行者丹爺蒼素元之五氣也五

位五方之位地之五行也寒暑燥濕風天之六氣也蓋言天之五氣經於十干十干之分十干之氣以化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天之六氣也五臟五行之所生也五氣五行之氣風熱濕燥寒也喜怒憂思恐五臟之神智也夫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人本乎地之五行而成此形以有形之五臟化五氣生五志而復通乎天氣也三陰三陽者子午之歲少陰主之丑未之歲太陰主之寅申之歲少陽主之卯酉之歲陽明主之辰戌之歲太陽主之巳亥之歲厥陰治之蓋五運獨主一歲三陰三陽之主歲有司天在泉間氣客氣故曰五運相襲而皆治之帝言五運之氣遞相沿襲而一歲皆爲之主治終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其與三陰三陽之主歲相合何以候之曰天之十干運化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三陰三陽之六氣故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六微旨論曰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五常政論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

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陰陽者天地之道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莫可窮測用施於四時變化乎萬物無可矩量者也五味五行之所生也萬物之有情有性者莫不具五行之氣味故曰化生五味也能循乎天理之自然則是非邪正自然分別而運無不周故曰道生智也夫風寒熱燥濕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也天地者萬物之上下言天覆地載而萬物化生於其間左右者

陰陽之道路言陰陽之氣左右旋轉之不息水火爲陰陽之徵兆言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陰陽不可見而水火爲陰陽之徵驗蓋水火即陰陽在先天止有水火至後天而始備五行木主春令其氣生長而生萬物金主秋令其氣收斂而成萬物故爲生成之始終夫在天爲氣而氣有多少在地成形而形有盛衰上下相感而太過不及之氣昭然彰著矣時四時也謂木運主春火運主夏土運主長夏金運主秋水運主冬也然五運

之氣各終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終而復始非獨主于時也蓋五運主時乃四時寒熱溫凉之氣主歲者五行太過不及之年也天元冊乃太古之文所以紀天眞元氣運行之書也太虛謂空元之境大氣之所充神明之宮府也化原造化之本元也終天者日日行一度五運各主一歲終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萬物藉化元而始生五行終天運而無已眞靈者人與萬物也總統坤元者地居天之中天包乎地之外也九星懸朗于天下應九州之分野七曜虞書謂之七政周謂周天之度旋謂左循天度而行陰柔剛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也陽主晝陰主夜幽顯既位者陰陽定位也寒暑弛張者寒暑往來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所以生生不息化化無窮而品物咸章矣所謂積考太始天元冊文者此之謂也

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

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爲大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王冰曰由氣有多少故隨其升降分爲二別也氣至太過不足隨之天地之氣虧盈如此故云形有盛衰也始謂甲子歲也始甲子之歲三百六十五日所稟之氣當不足也次而推之終六甲也故有餘已則不足不足已則有餘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作苛疾生矣應天謂木運之歲上見厥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土運之歲上見陽明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五者天氣下降如合符運故曰應天爲天符也承應謂木運之歲歲當亥卯火運之歲歲當寅午土運之歲歲當辰戌丑未金運之歲歲當巳酉水運之歲歲當申子此五者歲之所直故曰承歲爲歲直也三合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

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云三合爲治也歲直亦曰歲位三合亦爲天符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之義不外乎天氣地氣運氣而已陰陽之氣各有多少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各分多少陰多者爲太陰次少者爲少陰又次者爲厥陰也陽多者爲太陽次少者爲陽明又次者爲少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者也五運之形各有盛衰土有太少宮金有太少商水有太少羽木有太少角火有太少徵而太者太過少者不及也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運氣全書曰運有盛衰氣有虛實更相迎隨以司歲也陽盛陰衰如土運甲陽而己陰陰虛陽實如六氣子實而丑虛迎隨如六十甲子一陽一陰盛衰虛實遞相接送以司歲次而推之以終六甲故有餘已則不足隨不足已則有餘從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已復

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苛疾至矣知其來而迎之知其往而隨之則歲氣自可與期也應天爲天符者六微旨大論曰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之類蓋司天與運氣相符故曰應天爲天符也又六元正紀大論曰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上者謂司天也如是者三承歲爲歲直者當年十干建運與年辰十二律五行相會故又曰歲會氣之平也不分陰年陽年乃自取四時正中之月爲四直承歲子午卯酉是也其土無定位各寄王於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有奇則通論承歲辰戌丑未是也計有八年如木運之歲當寅卯之類六微旨大論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然歲直亦曰歲會則直爲值之義耳三合者謂火運之歲上見少

陰年辰臨午卽戌午歲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卽己丑己未歲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卽乙酉歲也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曰三合爲治也三合亦爲天符六微旨大論曰太乙天符謂天運與歲俱會也按應天爲天符三句止論天符歲會太乙天符不論及同天符同歲會之義蓋天符主司天而言歲會主年辰而言同天符同歲會主在泉而言之矣六元正紀大論云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下者卽在泉也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陽年曰同天符陰年曰同歲會故六十年中太乙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有三十二年經言二十四歲者不言歲會也不可不審

張志聰曰太陽少陽少陰運行先天而主有餘陽明太陰厥陰運行後天而主不足此三陰三陽之氣有多少也形謂五行之有形也五形之治各有太過不及者謂五運之主歲如諸壬年之木運太過則諸丁年之木運不及矣諸甲年之土運太過諸己年之土運不及矣諸戊年之火運太過諸癸年之火運不及矣諸甲年之土運太過諸乙年之金運不及矣諸庚年之金運太過諸辛年之水運不及矣如甲年之土運太過則乙年之金運不足隨之子年之少陰有餘則丑年之太陰不足隨之所謂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也如乙年之金運不及則丙年之水運有餘從之丑年之太陰不足則寅年之少陽有餘從之所謂不足而往有餘從之也迎往也隨來也知歲運之往來則太過不及之氣可與之相期而定矣其六十歲之中又有天符歲會三合主歲此爲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者也所謂天符者土運之歲上見太陰之類乃五運之氣與司天之氣相合故爲天符直會也謂木運臨卯

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乃地支之主歲與五運之主歲五行之氣正值會合故曰歲合三合者謂司天之氣五運之氣主歲之氣三者相合又名太乙天符此皆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者也俱詳註六微旨論

帝曰上下相名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

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動靜相名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

王冰曰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濕

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故曰天之陰陽也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以其在地應天故云下應然氣在地故曰地之陰陽天有陰故能下降地有陽故能上騰陰陽交泰故化變由之成也陰陽之氣極則過亢故各兼之陰陽應象大論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又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氣極則變也故陽中兼陰陰中兼陽易之卦離中虛坎中滿此其義也五歲而右遷謂天有六氣地有五位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蓋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遷一位若以五承六則常六歲乃備盡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所謂周而復始也地氣左行往而不返天氣東轉常自火運數五歲已其次氣正當君火之上法不加臨則右遷君火氣上以臨相火之上故曰五歲而右遷也由斯動靜上下相臨而天地萬物之情變化之機可見矣天地之道變化之微其由是而生焉六節謂六氣之分五制謂五位之分位應一

歲氣統一年故五歲爲一周六年爲一備備謂備
歷天氣周爲周行地位所以地位六而言五者天
氣不臨君火也然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於君
位不立歲氣故天之以氣不偶其氣以行君火之
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爾以名奉天故
曰君火以名守位亳命故曰相火以位曆法一氣
十五日因而乘之積七百二十氣卽三十年積千
四百四十氣卽六十年也經云有餘而往不足隨
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六十年中不及太過斯
皆見矣

馬蒔曰此承上文論上下相名之義而合之以周
紀之數也上文言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名
而損益彰故帝以上下相名之義問之區言上者
天也下者地也上下相名者天右旋之陰陽加於
地下地左轉之陰陽臨於天上而相名以治歲治
步也天之陰陽風熱燥濕寒又增火爲六數者在
天之熱分爲暑火二氣故三陰三陽各上奉之也
地之陰陽木火土金水亦增火爲六數者在地之

火分爲君相二形故生長化收藏各下應之也生長者天之道藏殺者地之道天陽主生陽中有陰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陰中有陽故以陽殺陰藏天地雖高下不同而各有陰陽故能下降地惟有陽故能上升是以謂之各有陰陽也卽如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陰陽者天之陰陽下加地氣共治歲也則應天之氣動而不息蓋地之治歲君火不主運惟五運循環故天之六氣加之常五歲而右餘一氣與地遷移一位而動不息也地之陰陽上臨天氣共治步也則應地之氣靜而守位蓋地之治步其木君相土金水皆各主一步以終期故其上臨天之六氣共治也常六朞齊周復於始治之步環會而靜守位也故治歲動者與治步靜者相名外旋上者與內運下者相臨則陰陽相錯而損益盛虛之變所由生也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上下相名之數也蓋天之六氣各治一歲故六朞一備地之六位其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故五歲一周五六相合凡三十歲爲一紀六十歲爲一周其間相錯之陰陽或氣類同多而益爲太過之盛者或氣類異少而損爲不及之虛者斯皆可見其變也

張志聰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六氣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陽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厥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也木之上火氣主之是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五行也在春主木而主生在夏主火而主長長夏主土而主化在秋主金而主收在冬主水而主藏是以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蓋天之五氣運化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上下相感名而三陰三陽之氣天地之所共有故下文曰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也夫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是春夏者天之陰陽也故天以陽生陰長歲半以下地氣主之是秋冬者地之陰陽也故地以陽殺陰藏蓋司天之氣主上半歲在泉之氣主下半歲故曰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

地氣主之然司天之氣始於地之左在泉之氣本乎天之右天地之氣互相感名而共主一歲又非獨天主上半歲而地主下半歲也夫風寒暑濕燥火三陰三陽上奉之是天有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是地有陰陽也夫天爲陽而天有三陰三陽之氣是陽中有陰也地爲陰地有三陰三陽之氣是陰中有陽也應天之氣者丹黔蒼素元之氣也動而不息五歲而右遷者自甲而乙乙而丙丙而丁丁而戊五運之氣已終而復起五運也應地之氣者木火土金水火之氣也靜而守位六朞而環會者自子而丑丑而寅六歲已周至午歲而復起少陰也動靜相名者天地之氣相感也上下相臨者天之五氣下御地之五行地之木火土金水火上臨天之六氣是以天五地六天六地五陰陽交錯而變生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也夫天之五氣經於十干之分運化地之五行是天五地也地之木火土金水火分主十二支之位子午少陰君火司天丑未太陰濕土

司天寅申少陽相火司天卯酉陽明燥金司天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巳亥厥陰風木司天是地六天六也是以上文云應天之氣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六朞而還會下文云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紀六相合凡三十歲爲一紀六十歲爲一周也天以六爲節者以三陰三陽爲節度也地以五爲制者以五行之位爲制度也周天氣者子屬少陰君火司天丑屬太陰濕土司天寅屬少陽相火司天卯屬陽明燥金司天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巳屬厥陰風木司天六朞爲三陰三陽之一備終地紀者甲主土運乙主金運丙主水運丁主木運戊主火運五歲爲五運之一周是以君火以明而在天相火以位而在下蓋言地以一火而成五行天以二火而成六氣也十五日爲一氣五運六氣相合而主歲一歲凡二十四氣計七百二十氣爲一紀紀小會也蓋以五六爲三十六五亦爲三十故以三十歲爲一會自甲子而終於癸亥凡六十歲爲一周

其太過不及之氣於此皆可見矣

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熱氣主之

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音詮）

王冰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大聖之至教也求民之瘼恤民之隱大聖之深仁也行私謂傳非其人授於情狎及責求民利者然必申誓戒於君主乃明言天道至眞之要旨數術明著應用不差故遠近於言始終無謬也太始謂天地初分之時陰陽析位之際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終謂當三甲六甲之終三陰三陽爲標寒暑燥濕風火爲本故云所謂本也天眞元氣分爲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相則六化不同本其所生則正是眞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五運所統三陰三陽所合者爲標而主之者爲本也言天地初分之時黃氣橫於甲己故甲己應土運而甲己之歲土運統之白氣橫於乙庚故乙庚應金運而乙庚之歲金

運統之黑氣橫於丙辛故丙辛應水運而丙辛之歲水運統之青氣橫於丁壬故丁壬應木運而丁壬之歲木運統之赤氣橫於戊癸故戊癸應火運而戊癸之歲火運統之然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熱氣丑未之歲上見太陰濕氣寅申之歲上見少陽相火卯酉之歲上見陽明燥氣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寒氣巳亥之歲上見厥陰木氣則上見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者不過謂之標耳標者猶所謂上首也自少陰子午而數至厥陰巳亥故曰厥陰爲三甲六甲之終也實由天有風氣以爲厥陰之主天有熱氣以爲少陰之主天有濕氣以爲太陰之主天有相火以爲少陽之主天有燥氣以爲陽明之主天有寒氣以爲太陽之主則有此天之六元以爲之本也何也天眞元氣分爲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用止是眞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須知天地之數五而火熱居三可見天地間熱多於寒火倍於水而人之病化可推也惟運分爲五則上文地五歲一周之數標分爲六則

上文天六朞一備之數皆從茲始也

張志聰曰此以下復申明五運六氣之主歲周而復始循環無端使天下萬世子孫黎民知天地陰陽之數不罹災眚之患此皆聖人憂民之心德澤下流之不窮也至數者太過不及之定數機者先期而動也言氣機之動甚微能追思已往之氣則其來者可知如敬畏者則災眚可避忽慢者必罹天殃無道謂不修養生之道行私謂放縱嗜慾也眞要至眞之要道也夫陰陽之道自始至終由近

至遠簡而明易而難有條有理有紀有綱也然陰陽之道昭也明也能明乎斯道如桴鼓聲響未有不相應者矣運化運也統者五運相襲而皆治之也合者以五運而合六氣以天干而合地支也標高也子午爲少陰君火君爲尊故以少陰爲始而標見於上厥陰爲陰之盡故以厥陰爲終陰極而一陽之子又復矣風寒暑濕燥火在天之六氣也三陰三陽合於地之十二支而上奉天之六氣是以天氣爲本而三陰三陽爲標故下文曰本之下

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六元者謂天有此三陰三陽之六氣地亦有此三陰三陽之六氣天地渾元上下相名是以六氣司天而六氣在泉也著之玉版藏之金匱垂永久示貴重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二

黃帝素問三十二　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

藝術典第五十二卷

醫部彙考三十二

黃帝素問三十七

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

馬蒔曰內論司天在泉左右及南北政等義皆五運以爲運行故名篇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予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

正五氣之各主歲耳首甲定運寸因論之鬼臾區曰
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
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
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
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
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
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
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可以數
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
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
斡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
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
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
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夫音扶第一三六數字並去聲餘上聲斡音今）
王氷曰明堂布政宮也八極八方目極之所也五
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首甲謂甲子年也上
古聖人仰觀天象以正陰陽夫陰陽之道非不昭
然而人昧宗元迷其本始則百端疑議從是而生

黃帝恐至理眞宗便因誣廢愍念黎庶故啓問之天師知道出從眞必非謬述故對上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使智識褊淺不見源由雖所指彌遠其知彌近得其元始桴鼓非遙夫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是也

馬蒔曰此覆論前文五運六氣所化陰陽之義也五天之象所經星宿爲運氣之化皆干與支同屬者及連位者齊化也彼土主甲己及丑未之上太陰主之者正由元天之氣經於心尾者甲地己分之象而同屬而齊化濕土也金主乙庚及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者正由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之象而氐亢者乙地昴畢者庚地故乙與卯同屬庚與酉連位而齊化燥金也水主丙辛及辰戌之上太陽主之者正由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之象而張翼者丙地婁胃者辛地故丙與辰連位辛與戌同屬而齊化寒水也木主丁壬及巳亥之上厥陰主之

者正由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之象而危室者壬地柳鬼者丁地故壬與亥同屬丁與巳連位而齊化風木也火主戊癸及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者正由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之象而牛女者癸地戊分者中宮故癸與子同屬戊與午連位而齊化火熱也干之甲乙屬木位東丙丁屬火位南庚辛屬金位西壬癸屬水位北戊己屬土位中宮支之寅卯配甲乙巳午配丙丁申酉配庚辛亥子配壬癸辰位東南未位西南戊

位西北丑位東北爲四維屬戊己故乙卯同屬木丁巳同屬火己未同屬土辛酉同屬金壬癸亥子同屬水也甲寅位東之首癸丑位北方尾而甲丑連位癸寅連位也丙位南之首辰位東之尾而丙辰連位也戊己位土木火金水中間在天地爲門戶在四時爲長夏南連午西連申而戊己午申連位故戊己無方位而經獨表戊分己分也辛戊皆位酉之尾而辛戊連位也獨戊火連申夾未土於中癸火連寅夾丑土於中者蓋濕土在中火游行其

間在天居土前在地居土後而土火常相混也故土旺長夏火熱之內丹谿發明濕熱相火爲病十居八九及有濕鬱生熱熱久生濕之論良以此也其五天之象所經星宿分野獨當五運之干位不及六氣之支位者蓋干之與支卽根本之與枝葉經言干則支在其中矣故其化皆干與支之同屬者連位齊化者是根本與枝葉同化者也夫五氣之至各有五色經於分野氣太過則先天而至氣不及則後天而至嘗以寅卯前候之自然可見故

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張志聰曰天綱天之度數也八極地之八方也五常五行政令之常也神明者日月斗星也紀者以日月紀度星斗定位也寒暑者陰陽之徵兆也予聞五運之數於夫子者言五運之氣以論於六節藏象論中矣予因論之鬼臾區復以五運六氣相合主歲而論者卽上篇天元紀論也不合陰陽者五運六氣之陰陽不相合也伯言臾區所論五運六氣相合而主治者是明天地陰陽之道也夫數

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所謂人中之陰陽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以應天六六之節此人中之陰陽與天地相合其所合之數可得而數者也若夫天地之陰陽者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難以數推止可以象推之象者卽下文之丹黅蒼素元之天象南而北而之圖象是也然五行之化運皆始於五方之天象丹赤色火之氣也牛女在癸度經於牛女戊分戊癸合而化火也黅黃色土之氣也心尾在甲度經於心尾己分甲己合而化土也蒼青色木之氣也危室在壬度柳鬼在丁度壬丁合而化木也素白色金之氣也亢氐在乙度昴畢在庚度乙庚合而化金也元黑色水之氣也張翼在丙度婁胃在辛度丙辛合而化水也戊己居中宮爲天地之門戶

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

少陰左太陰右厥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
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
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定其位言其見也帝曰何謂
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
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
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
其位言其見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
相得則病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
上不當位也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
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帝曰予聞鬼臾區曰應
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
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
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
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
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
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帝曰地之爲下否乎

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馮音憑

王冰曰諸上以面向北而言上南下北左西右東也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木火相臨金水相臨水木相臨火土相臨土金相臨爲相得也木土相臨土水相臨水火相臨火金相臨金木相臨爲不相得也上臨下爲順下臨上爲逆亦鬱抑而病生土臨相火君火之類也假令土臨火火臨木木臨水水臨金金臨土皆爲以下臨上不當位也以子臨父不亦逆乎動靜言天地之行左右亦然也天垂六氣地布五行天順地而左回地承天而東轉木運之後天氣常餘餘氣不加於君火却退

一步加臨相火之上是以每五歲已退一位而右遷故曰左右周天餘而復會言天地之道常五歲畢則以餘氣遷加復與五行座位再相會合而爲歲法也周天謂天周地位非周天之六氣也不能徧明無求備也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昭然可知根本之與枝葉言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地之爲下否者言轉不居爲下乎爲否乎地爲人之下者言人之所居可謂下矣徵其至理則是太虛之中一物爾馮者言太虛無碍地體何馮而止住也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者也所以太虛不屈地久天長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之則太虛之器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爲其乘氣故勢不得速焉凡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然地體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風四曰濕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乾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風故動性生焉受

濕故潤性生焉受寒故堅性生焉受火故溫性生焉此謂天之六氣也乾熱動泥裂固此六氣之用也

馬蒔曰此言天右旋於外而寒暑六入以舉其地地受天六入以爲五行左轉化生人物於天之中也天地萬物之上下左右陰陽之道路者天右旋六節之位也上下謂在上者司天之位在下者在泉之位左右謂在上之左右卽司天左間右間之位在下之左右卽在泉左間右間之位也故天之三陰三陽於其六位右旋如巳亥歲上見厥陰而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至子午歲厥陰右旋下降則上見少陰而左間太陰右間厥陰常如此逐歲自上旋降於右也面北命其位言其見者謂司天之位在南而面北命其左右則西南爲左間之位東南爲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而左間陽明右間太陰至厥陰右旋下降而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而左間太陽右間少陽常如此隨司天旋轉也面南命其位言其見

者謂地之位在北而面南命其左右則東北爲左間之位西北爲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自天地萬物之上下至此獨論天右旋之氣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者言天之右旋遞地方位而其氣與地方位氣相遘相臨其遘同類相生之氣則和不同類相制之氣則病也或氣雖同類相得亦病者惟相火臨於君火爲不當位故也後六微旨大論篇云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病近害速者是也動靜何如者

帝謂天動能臨於地地靜不能臨天而難上下相遘寒暑相臨之語伯言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則知天常於上自右降東南而旋迴以臨地地常於下自左升東北而循環顯明木君相土金水之位循環臨天而皆動也故左右臨動各皆周天過則復相會也應地者靜帝復難下者左行之言也伯言天地之體動靜雖殊而其用之變化在地則五行麗地而載生成之形類運於內在天則七曜緯虛而列應天之精氣運於外其形類與精氣之相隨運

動猶根本之與枝葉同乎一氣而不殊故但仰觀七曜之象周旋雖遠可知其動也自上下相遘至此通論天右旋地左轉之氣也地之爲下否者帝謂天象周旋皆轉於地下而地居其上今曰下者左行則地之左行爲下得非否乎伯言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則上下之義始明矣蓋以其所屬言之則司天在泉之氣屬天者爲上五行之屬地者爲下以其所在言之則司天者爲上在泉者爲下而地之五行居中伯以所屬言之故曰下者左行帝以所在言之故難地之左行非下也馮者附也地居太虛之中何所憑附而不墜也大氣舉之謂風寒暑濕燥火六節大氣旋轉於外任持其地而乾蒸動潤堅溫以入其體也故其入也風寒在下而風居東寒居北燥熱在上而燥居西熱居南濕氣居中央火於未入之前在濕上已入之後在濕下而遊行上下之間也自地之爲下至此原地氣一皆本於天也

張志聰曰此論六氣之上下左右也司天在上在

泉在下萬物化生於其間故天地爲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間氣也間氣者紀步故爲陰陽之道路如子午歲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之類此三陰三陽上下所在也如見厥陰在上則少陰在左太陽在右之類此三陰三陽在上之左右也如巳亥歲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陽明在少陽之左太陰在少陽之右之類此三陰三陽在下之左右也相臨者加臨之六氣也此言司天在泉之氣則上下相遇左右間氣之氣則四時加臨如太陽寒水之氣加臨於上半歲如暑熱之氣加臨於下半歲蓋上下主歲上下左右六氣紀時如與時相得則和與時相逆則病矣氣相得者如少陰君火之氣與少陽相火之氣相合君臣相得也君位在上臣位在下如君火加臨於相火之上爲順相火加臨於君火之上是爲下臨上不當其位也舉此君臣之上下加臨而言則六氣之順逆可類推矣夫司天在泉之氣六步而環會也動靜者天

地之道也在上者司天在下者紀地如子年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矣周天之三百六十五日則在上者右行於太陰在下者左行於太陽也上下左右周司天之六歲尚餘午未申酉戌亥之六歲又環轉而復會也上之所謂面南面北者蓋以左皆在東右皆在西此以圖象無分南北平以觀之是在下者左行則在上者右行矣總以六氣之圖推看靜者地之體也生謂動之所生天地動靜謂司天在泉之氣遶地而環轉也五行遷復謂五運相襲周而復始也其上謂鬼臾區之上至於十世止能占候其天之動象地之靜形猶不能徧明天地陰陽之運行也復言在上之天氣右旋在下之地氣左轉也變化之用者謂天地陰陽之運動也在天則無形而垂象在地則有迹而成形緯虛謂七曜亦經緯於太虛之間遶地而環轉也五行麗地者五方五氣之所生而成形以章著於地也地者所以載生成之物類精者天乙所生之精水應天之精氣者在天爲氣在下爲水也形謂地之體靜

而不動形精之動者謂地下在泉之氣旋轉猶根
本不動而枝葉動搖然根氣又與枝葉之相通也
仰觀其天象見日月五星之遶地右旋道雖深遠
可得而知矣地之爲下者謂天居上而地居下也
太虛者虛元之氣也言地居太虛之中大氣舉之
無所馮依者也風寒暑濕燥火在天無形之氣也
乾蒸動潤堅溫在地有形之徵也天包乎地足以
在天之上在泉之下在地之中八極之外六合之
內無所不至蓋言太虛之氣不惟包乎地之外而
通貫乎地之中也寒水在下而風從地水中生故
風寒在下燥乃乾金之氣熱乃太陽之火故燥熱
在上土位中央故濕氣在中火乃太極中之元陽
即天之陽氣故遊行於上下之間易曰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寒暑往來而六者之氣皆入於地中故
令有形之地受無形之虛氣而生化萬物也此下
復結上文六入之義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
作不形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

也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王冰曰不形於診言平氣及勝復皆以形證觀察不以診知也無以脈診言天地以氣不以位故不當以脈知之隨氣所在期於左右者於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過也違謂當沈不沈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鉤不鉤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之類不當其位謂見於他位也迭移其位謂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故病危尺寸反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而脈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而脈反見於寸尺寸俱乃謂反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脈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脈反見右左右交見是

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
馬蒔曰此言天地之氣及勝復之作統貫六位難以診候惟間氣偏治一位故可隨其所在期之於尺寸左右也候診候也蓋五運以甲己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故以甲己土運爲南政乃南面而行令其餘四運爲北政以臣事之則面北而受令者也又以少陰爲君凡脉之司天在泉而尺寸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其脉主於沈也是以期之之法陽之所在其脉應謂不沈也陰之所在其脉不應謂沈也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脉俱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脉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脉不應故至眞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厥陰司

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
脉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
在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眞要大論曰北政
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人氣
面南而寸南尺北天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
在左寸地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
以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脉
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
在左其右寸之脉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
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脉不應故至眞要
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者此也少
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
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
其左尺之脉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
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眞要大
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從其
氣則和者陰陽各當尺寸本位也違其氣則病者
即下文陰陽或不當其位或迭移其位或失守其

位或尺寸反或陰陽交也所謂不當其位者乃陰陽之見不當尺寸本位也所謂迭移其位者乃陰陽皆迭移轉一位也仍如南政少陰司天陰皆在寸陽皆在尺迭相左轉者則陰皆移左而左不應陽皆移右而右應迭迭皆右轉者則陰皆移右而右不應移左左應之類也所謂失守其位者謂本位他位皆失守不見也如陰失守則尺寸皆無陽非如迭移而相反相交見於他位也所謂尺寸反者假如北政少陰司天陽在寸陰在尺而陽反見尺陰反見寸之類也所謂陰陽交者假如北政太陰司天陽在左陰在右而陽反見右陰反見左之類也如本篇云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止南政少陰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本篇云失守其位者危論南北二政內行之法甲己爲南政歲四運爲北政南政司天在泉皆行土運其餘北政皆以在泉行運如北政巳亥厥陰司天則行在泉少陽火運又如寅申少陽司天則行在泉厥陰木運餘倣此惟有

北政辰戌年太陽司天當行在泉太陰土運緣北政以君不敢行君之令故行金運是土之子以足木火金水四運焉

南政司天脉歌 北政在泉同

南政司天北在泉厥陰右寸不虛言太陰左寸休能應少陰兩寸盡沈潛

北政司天脉歌 南政在泉同

北政司天南在泉厥陰左尺却空閒太陰右尺不相應少陰兩尺盡皆殘

南北二政司天在泉脉宜應否歌訣

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沈寸口　如子午年南政少陰司天卯酉年北政少陰在泉南政甲子甲午北政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是少陰司天在泉主兩手寸口脉俱不應

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　如子午年北政少陰司天卯酉年南政少陰在泉北政丙子丙午戊子戊午庚子庚午壬子壬午南政己卯己酉亦少陰司天在泉兩手尺俱不應

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　如丑未年南政
太陰司天辰戌年北政太陰在泉南政己丑己未
北政丙辰丙戌戌辰戌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太
陰司天在泉左手寸不應
丑未北太南辰戌右尺脉無力　如丑未年北政
太陰司天辰戌年南政太陰在泉北政乙丑乙未
丁丑丁未辛丑辛未癸丑癸未南政甲辰甲戌亦
巳亥南厥北寅申右手尺不應
太陰司天在泉右手寸脉潛形　如巳亥年南政
北政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厥
陰司天在泉右手尺定無根　如巳亥年北政
巳亥北厥南寅申左尺寸不應
厥陰司天寅申年北政厥陰在泉南政己巳己亥
辛巳辛亥癸巳癸亥丁巳丁亥南政甲寅甲申亦
厥陰司天寅申年南政厥陰在泉北政乙巳乙亥
本篇云尺寸反者死止以南北二政少陰司天在
泉論蓋少陰司天之左右皆陰在泉則在

泉之左右皆陰陰脉主沈以君爲主故南政少陰
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訣云子午南少北
卯酉兩手沈寸口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
今寸該沈而不沈則反應尺該應而不應則反沈
是謂尺寸反者死也又云陰陽交者死此除少陰
司天在泉止以厥陰太陰司天在泉論則厥陰司
天左少陰而右太陽在泉亦左少陰而右太陽太
陰司天則左少陽而右少陰在泉則左太陽而右
少陰若其脉陽見陰而陰見陽是謂陰陽交者死

也

張志聰曰天地之氣者五運六氣也勝復之作者
淫勝鬱復也言氣運之變而爲民病者非診候之
可知也蓋每歲有司天之六氣有主歲之五運有
間氣之加臨有四時之主氣人在天地氣交之中
一氣不和即爲民病是天地四時之氣而爲民病
者不能以脉診而別某氣之不和也按平脉篇曰
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日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
有伏氣當須脉之蓋天地之氣淫勝則所不勝之

氣鬱伏矣民感之而爲病者亦鬱伏於內而不形於診也故欲知伏氣之病當以意候之候今月之內有何氣之不和則知民有伏氣之病矣鬱伏之氣復發而民病始作然後發見於脈故曰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此與暴感風寒暑濕之邪而卒病傷寒中風卽見於脈診者之不同故曰天地之氣無以脈診此之謂也間氣者加臨之六氣也以上之左右下之左右兼於其間共爲六氣故曰間氣每一氣加臨於四時之中各主六十日故曰間氣者紀步步者以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爲一步也六微旨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又曰加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蓋以在下之氣左轉在上之氣右旋各主六十日以終一歲故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謂隨在上在下之氣之所在而期於左右之旋轉也如子年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少陰在上則厥陰在左太陰在右陽明在下則太陽在左少陽在右蓋以地之左轉而主初氣故以太陽主正月朔日之寅初一刻爲始次

厥陰次少陰以司天之氣終三氣而主歲半以上
次太陰次少陽次陽明以在泉之氣終六氣而主
歲半以下各加臨六十日以終一歲也六氣環轉
相同蓋司天之氣始於地而終於天在泉之氣始
於天而終於地此地天升降之妙用也間氣者加
臨之客氣也而一歲之中又有主時之六氣如主
從其客則和主違其客則病矣如子午歲初之氣
係太陽寒水加臨主氣係厥陰風木如寒勝其風
爲從風勝其寒則逆逆故下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六

氣皆然不當其位者卽上文之所謂以下臨上也
迭移其位者如初之氣太陽寒水加臨而反熱三
之氣少陰君火加臨而反寒本位之氣互相更迭
氣之反也故爲民病六氣皆然失守其位謂失守
其所主之本位也如丑未歲太陰司天則初之客
氣主氣並主厥陰風木而清肅之氣乘所不勝而
侮之是金氣失守其位矣至五之氣陽明燥金主
歲而本位反虛風木之子氣復雌火熱爍金則爲
病甚危所言侮反受邪此之謂也南政北政之歲

有寸不應尺不應之分如應不應者而反應之是
爲尺寸相反又有左右尺寸之不應者蓋左爲陽
右爲陰寸爲陽尺爲陰如陰陽交相應者死夫六
氣之加臨先立其主氣之年以知其司天在泉之
氣則間氣之應見於左右或從或違然後乃可以
言死生之逆順也

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
生化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
筋筋生心其在天爲元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

味道生智元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
體爲筋在氣爲柔在藏爲肝其性爲喧其德爲和其
用爲動其色爲蒼其化爲榮其蟲毛其政爲散其令
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其味爲酸其志爲怒怒傷
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
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爲熱
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氣爲息在藏爲心其性爲暑
其德爲顯其用爲躁其色爲赤其化爲茂其蟲羽其
政爲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其味爲苦其

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
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
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氣爲充在藏爲
脾其性靜兼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其色爲黃其化爲
盈其蟲倮其政爲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
其味爲甘其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
甘傷脾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
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
毛在氣爲成在藏爲肺其性爲涼其德爲清其用爲

固其色爲白其化爲斂其蟲介其政爲勁其令霧露
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爲辛其志爲憂憂傷肺喜
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
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爲
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氣爲堅在藏爲腎其性爲
凜其德爲寒其用爲缺其色爲黑其化爲肅其蟲鱗
其政爲靜其令缺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爲鹹其
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
鹹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帝

曰病之生變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帝曰善

王氷曰合謂中外相應生謂承化而生化謂成立衆象也東方生風者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發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陽升風鼓草木敷榮故曰風生木此和氣之生化也若風氣施化則飄揚鼓坼其爲變極則木拔草除運乘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之歲則風化不足若乘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之歲則風化有餘於萬物也木生酸謂凡物之味酸者皆始自木氣之生化酸生肝謂酸味入胃生養於肝臟也肝生筋者入肝則自肝臟布化生成於筋膜也酸氣榮養筋膜畢已自筋流化乃入於心故曰筋生心丑之終東方白寅之初天色反黑太虛皆闇在天爲元象可見也道者正理之道生養之政化也化生化也有生化而後有萬物萬物無非化氣以生

成化生五味者以金玉土石草木菜果根莖枝葉花穀實核無識之類皆地化生也智正知慮遠也知正則不疑於事慮遠則不涉於危以道處之理符於智也神用無方深微莫測迹見形隱物鮮能期由是則元冥之中神明棲據隱而不見故曰元生神飛走蚑行鱗介毛倮羽五類變化內屬神機雖爲五味所該然其生稟則異故曰化生氣也此上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獨東方有之也神在天爲風者鳴紊啓坼風之化也振拉摧拔風之用也歲屬厥陰在上則風化於天厥陰在下則風行於地在地爲木者長短曲直木之體也幹舉機發木之用也在體爲筋者維結束絡筋之體也緬縱卷舒筋之用也木化宣發風化所行則物體柔耎故爲柔在臟爲肝者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木甲坼之象也各有支絡脈遊中以宣發陽和之氣魂之宮也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乘丁歲則肝臟及經絡見受邪而爲病也膽腑同暄溫也肝木之性也爲和者以敷布和氣於萬物木之德

也風搖而動無風則萬類皆靜故爲動蒼薄青色有形之類乘木之化則皆見薄青之色今東方之地草木之上色皆蒼遇丁歲則蒼物兼白及黃色不純也榮美色也四時之中物見華榮顏色鮮麗者皆木化之所生也其蟲毛者萬物發生如毛在皮也其政爲散者發散生氣於萬物也其令宣發者陽和之氣舒而散也其變則摧拔已成者也大風暴起草泯木墜故其眚爲隕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酸味者皆木氣之所成敗也今東方之野生味多酸則爲酸可見其志爲怒而怒傷肝者凡物之用極皆能自傷怒發於肝故反傷肝臟也悲發而怒止勝之信也風傷肝者亦猶風之折木也風生於木而反折之用極而衰也燥勝風者風自木生燥爲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盛則治之以凉凉清所行金之氣也酸傷筋者酸瀉肝氣瀉甚則傷其肝氣也氣血肉骨同辛金味故勝木之酸酸餘故勝之以辛也南方生熱蓋熱乃陽盛所生相火君火之政也熱盛之氣火運盛明故曰熱生火火

者盛陽之生化熱氣施化則炎暑鬱燠其爲變極則燔灼銷鑠運乘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歲則熱化不足若乘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戊午歲則熱化有餘蓋火有君火相火故又云火也火生苦謂凡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體焦則苦苦從火化其可徵也生心謂苦物入胃化入於心故諸癸歲則苦化少諸戊歲則苦化多心生血者苦味自心化已則布化生血脉也苦味營血已自血流化生養夫脾故曰血生脾

在天爲熱者亦神化氣也暄暑鬱蒸熱之化也炎赫沸騰熱之用也歲屬少陰少陽在上則熱化於天在下則熱行於地也在地爲火者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在體爲脉者流行血氣脉之體也壅泄虛實脉之用也絡脉同在臟爲心者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九空以導引天眞之氣神之宇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乘癸歲則心與經絡受邪而爲病小腸腑亦然暑熱也心之性也爲顯者明顯見象定而可取火之德也爲躁

者火性躁動不專定也爲赤者凡生化之物乘火化者悉表備赭丹之色今南方之地草木之上皆兼赤色乘癸歲則赤色之物兼黑及白也其蟲羽者參差長短象火之形也爲明者明曜彰見無所蔽匿火之政也其令鬱蒸者言盛熱之氣如蒸也熱甚炎赫爍石流金火之極變也燔焫山川旋及屋宇火之災也凡物之化之變而有苦味者皆火氣之所合散也今南方之野生物多苦則爲苦可見也喜爲心志傷心言其過也喜發於心而反傷心亦猶風之折木也過則氣竭故見傷恐爲水氣恐至則喜樂皆泯故勝喜天熱則氣伏不見人熱則氣促喘急熱之傷氣理亦可徵此皆謂大熱也小熱之氣猶生之氣也寒盛則熱退陰盛則陽衰制熱以寒是求勝也故寒勝熱苦之傷氣以其燥也若加以熱則傷尤甚飲酒之人氣促多則喘急此其信也苦寒之物偏服歲久益火滋甚亦傷氣也酒得鹽而解物理昭然火苦之盛制以水鹹故鹹勝苦中央生濕者中央土也高山土濕泉出地

中水源山隈雲生巖谷則其象也夫性內蘊動而爲用則雨降雲騰生濕不信然乎濕生土者濕氣內蘊土體乃全濕則土生乾則土死死則庶類凋喪生則萬物滋榮此濕氣之化爾濕氣施化則土宅而雲騰雨降其爲變極則驟注土崩運乘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之歲則濕化不足乘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歲則濕化有餘也物入胃先入於脾故諸己歲則甘少化諸甲歲則甘多化故曰甘生脾甘味入脾自脾臟布化生長脂肉故曰脾生肉甘氣營肉已自肉流化乃生養肺臟故曰肉生肺也在天爲濕者言神化也柔潤重澤濕之化也埃鬱雲雨濕之用也歲屬太陰在上則濕化於天太陰在下則濕化於地也在地爲土者敦靜安鎮聚散復形羣品以生土之體也含垢匿穢靜而下民爲變化母土之德也在體爲肉者覆裹筋骨氣發其間肉之用也疎密不時中外否閉肉之動也土氣施化則萬象盈故氣爲充在

臟爲脾者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脘象土形也經絡之氣交締於中以營運眞靈之舍也爲倉廩之官化物出焉乘己歲則脾及經絡受邪而爲病也胃腑亦然兼謂兼寒熱暄凉之氣也津溫潤澤土之德也故曰爲濡化謂兼諸四化井己爲五化所謂風化熱化燥化寒化周萬物而爲生長化成收藏也爲黃者物乘土化則表見黔黃之色今中央之地草木之上皆兼黃色乘己歲則黃色之物兼蒼及黑也爲盈者土化所及則萬物盈滿倮者倮露皮革無毛介也其政爲謐者土性安靜也雲雨濕氣布化之所成其變動注者地之動則土失性風搖不安也注淫皆久雨也其眚則爲久雨崩潰垣岸復爲土矣凡物之化之變而有甘味者皆土化之所終始也今中原之地物味多甘淡則爲廿可見思以成務過思則勞於智而傷脾怒爲肝志怒則不思忿而忘禍則勝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調性之道也濕傷肉者濕甚爲水水盈則腫水下去已形肉已消傷肉之驗近可知矣風

乃木氣故勝土濕甘傷脾者亦過節也酸勝甘者甘餘則制之以酸所以救脾氣也西方生燥者陽氣已降陰氣復升氣爽風勁故生燥也燥生金者氣勁風切金鳴聲遠此則燥化能令萬物堅定也燥之施化於物如是其爲變極則天地悽慘肅殺氣行人悉畏之草木凋落運乘乙丑乙卯乙巳乙未乙酉乙亥之歲則燥化不足乘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歲則燥化有餘歲氣不同生化異也凡物之辛味者皆始自金化之所成故曰金生辛辛生肺者辛物入胃先入於肺故諸乙歲則辛少化諸庚歲則辛多化也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者辛氣自入自肺臟布化生養皮毛也皮毛生腎者辛氣自入皮毛乃流化生氣入腎臟也在天爲燥言神化也明在上則燥化於天陽明在下則燥行於地也從霧露清勁燥之化也肅殺凋零燥之用也歲屬陽華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故曰爲金在體爲皮毛者柔韌包裹皮毛之體滲泄津液皮毛之用物乘金化則堅成故曰爲成在藏爲肺者

肺之形似人肩二布葉數小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分布諸臟清潤之氣主藏魄也爲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乘乙歲則肺與經絡受邪而爲病大腸腑亦然金以清涼爲德化故曰性涼德清也爲固者金用堅定也爲白者物乘金化則表彰縞素之色今西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根白乘乙歲則白色之物兼赤及蒼也爲斂者金化流行則物體堅斂也凡蟲之外被介甲者金堅之象也勁者前銳也霧露者涼氣化生也其變肅殺者天地慘悽人所不喜則其氣也其眚則青乾而凋落夫物之化之變而有辛味者皆金氣之所離合也今西方之野草木多辛則爲辛可見愁憂則氣閉塞而不行肺藏氣故憂傷肺喜爲心志故勝憂火氣薄爍則物焦乾故熱氣盛則皮毛傷以陰消陽故寒勝熱辛傷皮毛亦過節也辛熱又甚焉苦火味故勝金之辛北方生寒者陽氣伏陰氣升政布而大行故寒生也寒生水者寒資陰化水所由生此寒氣之生化爾寒氣施化則水冰雪雹其爲變極則水涸

冰堅運乘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之歲則寒氣大行乘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之歲則寒化少水生鹹謂凡物之鹹味者皆始水化之所成結也滄海味鹹鹽從水化則鹹因水產焉然鹹生腎者鹹物入胃先歸於腎故諸丙歲鹹物多化諸辛歲鹹物少化也腎生骨髓者以鹹味入腎自腎臟布化生養骨髓也髓生肝者鹹氣自生骨髓乃流化生氣入肝藏也在天爲寒言神化也凝慘冰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歲屬太陽在上則寒化於天太陽在下則寒行於地爲水者以陰氣布化流於地中則爲水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蕩沒溺水之用也爲骨者以强幹堅勁骨之體也包裹髓腦骨之用也爲堅者以柔耎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在藏爲腎者腎藏有二形如紅豆相並而曲附於脊筋外有脂裹裹白表黑主藏精也爲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乘辛歲則腎藏及經絡受邪而爲病也膀胱腑同凜寒腎之性水以寒爲德化也爲黑者物凜水成則表被黑色今北

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黑秉辛歲則黑色之物
兼黃及赤也鱗謂魚蛇之族類其政爲靜者以水
性澄澈而清靜也變則寒甚故凜冽其眚氷雹者
以非時而有及暴過也凡物之化之變而有鹹味
者皆水化之所凝散也今北方川澤地多鹹鹵則
爲鹹可見恐爲腎志恐甚動中則傷腎亦太過也
寒傷血者腎勝心也寒甚血凝故傷血燥勝寒者
寒化則水積燥用則物堅燥與寒兼故相勝也天
地之化物理之常也鹹傷血者味過於鹹則咽乾

引飲傷血之義可知渴飲甘泉咽乾自已甘爲土
味故勝水鹹各有所先者當其歲時氣乃先然必
先立運氣始知非位與當位也木居火位火居土
位土居金位金居木位如是者爲相得又木居水
位水居木位如是者爲不相得木位如是者雖爲相
凌上尤爲小逆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
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是者爲不相得
故病甚也皆先立運氣及司天之氣則氣之所在

相得與不相得可知矣木餘則制土輕忽於金以
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少金勝土
反侮木以木不及故土妄凌之也四氣率同侮反
受邪言或以己强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
凌忽雖侮而求勝故終必受邪受邪謂受己所不
勝之邪也然外强中乾邪勝眞弱寡於敬畏由是
納邪故曰寡於畏也

馬蒔曰此言天外旋轉大氣六入地中生化人物
其在人臟腑形體則合其在萬物則有以生化之

也東方生風者天六入之風居東方地體中爲生
生之始也自風而生木酸肝筋心矣凡東方性用
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風而內合人之肝氣者也
故肝居左象風之生於東筋爲屈伸象風之動也
南方生熱者天六入之熱居南方地體中爲生長
之始也自熱而生火苦心血脾矣凡南方性用德
化政令之類皆本乎熱而內合人之心氣者也故
心居前象熱之生於南血爲人之神象火之明曜
也中央生土者天六入之濕居中央地體中爲生

化之始也自濕而生土甘脾肉肺矣凡中央性用
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濕而內合人之脾氣者也
故脾居腹象濕之生於中央肉充一身象土之充
實大地也西方生燥者天六入之燥居西方地體
中爲生收之始也自燥而生金辛肺皮毛腎矣凡
西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燥而內合人之
肺氣者也故肺居右象燥之生於西皮毛乾於身
表象氣之燥也北方生寒者天六入之寒居北方
地體中爲生藏之始也自寒而生水鹹腎骨肝矣
凡北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寒而內合人
之腎氣者也故腎居後象寒之生於北骨爲百骸
象寒之堅也五氣更立各有所先其所先非其位
則邪當其位則正者謂前五方之氣各治一部之
令者也五氣更立治令皆各有所先其所先者風
之立非春令熱之立非夏令濕之立非長夏令燥
之立非秋令寒之立非冬令是皆非其位之立爲
勝復之邪也風當春令立熱當夏令立濕當長夏
令立燥當秋令立寒當冬令立是皆當其位之立

爲本氣之正也蓋必先立其運然後知非位與當位也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者言非位所立之邪生變之病其邪與治令之氣相得則病微不相得則病甚也主歲者亦謂前五方之氣各治一歲之政者也歲氣有餘則制所勝而侮所不勝如歲木治政之氣有餘則制土氣而濕化減少侮金氣而風化大行也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如歲木治政之氣不及則金氣勝侮而乘之燥化乃行土氣輕而侮之濕氣反布也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者金侮木不及從而乘之則木之子火報復其勝而侮金反受邪也侮金受邪則其不及之木寡於畏而氣復疏伸也自上節天地之氣何以候之至此原人氣一皆本於天也

張志聰曰寒暑燥濕風火乃天地之氣而合於人民萬物者也五方生天之五氣五氣生地之五行五行生五味而生五臟五臟生外合之五體蓋人乘天地五方之氣味而生成者也至於陰陽不測

之變化運行於天地人之間爲元爲道爲化爲有形之五行五體五臟皆神用無方之妙用也來者風木之氣也性者五行之性也德化者氣之祥也政令者氣之章也變眚者氣之易也用者體之也毛蟲木森森之氣也夫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是人秉五氣五味所生而復傷於五氣五志猶水之所以載舟而亦所以覆舟也是以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順天地之變易以和調其陰陽

故能苛疾不起而常保其天命今時之人能知歲運之變遷避勝復之災眚不唯可以救斯民於萬世功莫大焉

以養生推而廣之可以治人而亦可息者火氣之蕃盛也顯明也躁火之動象也其蟲羽者火化之遊行於虛空上下也鬱盛蒸熱也炎燥燔焫熱之極也極則變變則爲災眚矣充者土氣充貫於四旁也靜者土之性兼者土王四季兼有寒熱溫凉之四氣也化生萬物土之用也倮蟲肉體之蟲土所生也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濕氣上

升而爲雲爲雨也動主淫潰濕之極也成者萬物感秋氣而成也肅殺者物過盛而當殺於時爲金又兵象也蒼老也落者肅殺盛而隕落也夫在春曰風傷肝在夏曰熱傷氣在長夏曰濕傷肉在冬曰寒傷血謂四時之本氣自傷也在秋曰熱傷皮毛爲所勝之氣傷也蓋言五臟之有受傷於四時之本氣者抑亦有受傷於所勝之氣者舉一臟之不同而可以類推於五臟也堅者寒氣之化也凜寒凜也肅靜也靜者水之政令也鱗蟲水所生也凝冽寒之極也冰雹水之變也夫在春曰風傷肝在長夏曰濕傷肉是自傷其本體也在夏曰熱傷氣在冬曰寒傷血謂傷其所勝也亦舉一臟之不同而可類推於五臟也五氣五方之氣也更立四時之更換也各有所先者如春之風夏之熱秋之涼冬之寒各先應期而至也各當其所主之位四時之正氣也如冬時應寒而反熱夏時應熱而反寒非其所主之位則邪邪者爲萬物之賊害也上節之不當其位謂客氣加臨之位此節之位謂四

時主氣之位結復論五運之氣主歲主時而兼論六氣之上下左右蓋五六相合而後成歲也故篇名五運行而末結五運之太過不及

五天五運之圖

南北政之圖

北
北
北

六氣主歲及間氣加臨之圖

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少陰在上則左太陰右厥陰陽明在下陽上下主歲左右主時六朞環轉周而復始

六氣主歲太過不及之圖

子午寅申辰戌爲陽主太過丑未卯酉巳亥爲陰主不及

六氣主時之圖

主時之氣謂之主氣加臨之氣謂之客氣主氣不移靜而守位加臨之氣隨司天在泉六氣環轉

少陰司天	午	之	歲	陽明在泉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陽明燥金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四之氣	五之氣
木主氣	厥陰風氣	少陰君氣	太陰濕氣	金主氣
火主氣	少陰君氣	少陽相氣	土主氣	陽明燥氣
火主氣	少陰君氣	少陽相氣	太陰濕氣	終之氣
水主氣	厥陰風氣	少陽相氣	太陰濕氣	太陽寒氣

三之氣少陰君火加臨以終司天之三氣

六之氣陽明燥金加臨以終在泉之三氣故曰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

司天之氣始于在泉之左是天氣之本于地也在泉

厥陰在泉	少陽司天	寅之歲	太陰司天	丑之歲	太陽在泉	未之歲
少陽加火	太陰君火	厥陰加木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厥陰加土
少陽相火	太陰君火	厥陰風木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厥陰加土
少陽相火	太陰君火	厥陰風木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厥陰加土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主厥陰風木	主太陰濕土	主少陽相火	主厥陰風木	主少陰君火	主太陽寒水	主厥陰風木
客少陰君火	客厥陰風木	客太陰濕土	客少陰君火	客厥陰風木	客少陽相火	客太陰濕土
客加臨	客加臨	客加臨	客加臨	客加臨	客加臨	客加臨
少陽相火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少陰君火	厥陰風木	太陽寒水	陽明燥金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陽相火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陽相火	太陰濕土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陰濕土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

太陽司天	卯之歲	陽明司天	酉之歲	少陰在泉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二之氣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陽明燥金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木	火	火	木	火
厥	少	少	厥	少
初	二	三	初	二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風	君	相	風	君
氣	氣	氣	氣	氣
生	主	主	生	主
陰	陰	陽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濕	熱	燥	濕	熱
氣	氣	氣	氣	氣
土	火	金	土	火
太	少	陽	太	少
陰	陽	明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寒	熱	燥	寒	熱
氣	氣	氣	氣	氣
水	火	金	水	火
太	少	陽	太	少
陽	陽	明	陽	陽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二之氣少陽相火加臨于少陰火是以君火下臨上為不當其位民善暴死

太陽司天	辰之歲	厥陰風木	巳之歲	少陰在泉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二之氣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木	火	火	木	火
厥	少	少	厥	少
初	二	三	初	二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風	君	相	風	君
氣	氣	氣	氣	氣
生	主	主	生	主
陰	陰	陽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濕	熱	寒	濕	熱
氣	氣	氣	氣	氣
土	火	水	土	火
太	少	陽	太	少
陰	陰	明	陰	陰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燥	熱	寒	燥	熱
氣	氣	氣	氣	氣
金	火	水	金	火
少	少	陽	少	少
陽	陰	明	陽	陰
之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氣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太陽寒水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太陽寒水
木	火	土	水
厥	少	太	太
初	二	三	初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風	君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生	主	主	生
陰	陰	陰	陰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濕	熱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土	火	土	水
太	少	太	太
陰	陽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燥	熱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金	火	土	水
陽	少	太	太
明	陰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太陽寒水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初之氣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太陰濕土	太陽寒水
木	火	土	水
厥	少	太	太
初	二	三	初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風	君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生	主	主	生
陰	陰	陰	陰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濕	熱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土	火	土	水
太	少	太	太
陰	陽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燥	熱	濕	寒
氣	氣	氣	氣
金	火	土	水
陽	少	太	太
明	陰	陰	陽
之	之	之	之
氣	氣	氣	氣

厥陰司天 巳 亥 之 歲 少陽在泉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初之氣	二之氣	三之氣
主陰加臨于三氣之上以主歲半之前	主陰	主陽
風木	君火	相火

厥陰司天之厥陰加臨于三氣之上以主歲半之前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四之氣	五之氣	終之氣
主陰	主明	主陽
濕	燥	寒

少陰君火加臨于太陰濕土之上以主歲半之後六氣準此

在泉之少陽加臨于六氣之上以主歲半之後六氣準此

張志聰曰歲運七篇總以前項圖象推之其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間氣加臨主時主歲總括於中矣再以天時民病合而推之已了然在目不必多贅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三

黃帝素問三十三卷十六　徵旨大論篇第六十八

藝術典第五十三卷
醫部彙考三十三
黃帝素問三十三
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
馬蒔曰內言天道六六之節地理應六節等義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分論六節應天應地主歲主時及加臨之六氣故曰六微旨大論言陰陽之數其旨甚微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予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

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

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
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
其應也氣脈其應也

王氷曰深淵淨瀅而澄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浮
雲飄泊而合散故迎之莫詣其邊涯言蒼天之象
如淵可視乎鱗介運化之道猶雲莫測其去留六
氣深微其於運化當如是喻矣道者運化生成之
道也上下謂司天地之二氣餘左右四氣在歲之
左右也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移
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觀歲數氣之
至則氣可待之也少陽南方火故上見火氣治之
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
治之與太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太陽北
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
少陰也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
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
氣治之與太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太陰
西南方土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

中見陽明也本謂元氣也氣別爲王則文言著矣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至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如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爲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期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當期爲應愆期爲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無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爲病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也夫物之生榮有常時脈之至應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時至

馬蒔曰此言天道右轉有六節之盛衰者乃天道之常正所謂上者右行又因所見而命標本中氣

之所在又因氣應而察病變之所生也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通得盛衰之節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正盛至三之氣始布而上下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五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爲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

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於少陽治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凡此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標也南面待之者明前少陽之右云云者皆南面立而待之乃右居西而從西旋過東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者其火燥風寒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臟腑經脈皆應之也故少陽本標之中見厥陰厥陰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三焦少陽經亦絡肝心包肝心包厥陰經亦絡膽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大腸陽明經亦絡脾肺脾肺太陰經亦絡

胃大腸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太陽少陰本標不同之氣異象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膀胱小腸太陽經亦絡腎心腎心少陰經亦絡膀胱小腸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象也至於脈從病反如瓜甜蒂苦葱白葉青參補蘆瀉麻黃發汗根節止汗之類皆太陽少陰本標不同之氣異象也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者言陰陽旋來治歲之候至而其氣化亦應候至者爲至而至者和也候至而其氣化不至者爲至而不至旋來之氣不及也候未至而氣化先至者爲未至而至旋來之氣有餘也故氣化應候至者爲順未至而至至而至至而不至者爲逆逆則勝復之變生變生則病作矣物生其應氣脈其應者覆說應則順之義也即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厥陰所至爲風生之

類是物生之應厥陰之至其肝弦之類是氣脉之應也

張志聰曰天之道者陰陽之道也言陰陽之道高遠而淵深也夫有形者尚可測在天之爲氣者莫知其極也夫天包乎地六氣遶地環轉故不曰在地而曰在泉視深淵尚可測者喻六氣之在泉也因天之序者天以六爲節因六氣而環序也盛衰者六氣之有太過不及也六六者謂司天之三陰三陽上合天之六氣也上下有位者言少陰在上則陽明少陰在下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厥陰在上則太陰在下厥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少陽在上則太陽在下太陽在上則少陰在下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厥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少陽在上則少陽在下六步環轉而各有上下之定位也左右有紀者如少陰在上則厥陰在左太陰在右太陰在上則少陰在左少陽在右少陽在上則太陽在左陽明在右陽明在上則少陽在左太陽在右太陽在上則陽明在左厥陰在右厥陰在上則太陽在左少陰在右各隨氣之在上而有左右之定紀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

明之右太陽治之蓋以右位之陰陽轉遷於上而主歲也氣之標者標見於上也夫天氣右旋故南面觀之而待其循序環轉也移光者日月運行也以日行一周天以定一氣之位正立正南面而立也夫三陰三陽有六氣之化有上下之本標有中見之標本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故以天氣爲本而在上以三陰三陽之氣標見於下也然三陰三陽之六氣雖上下相應而各有不同少陰標陰而本熱太陽標陽而本寒是本標之不同也少陰太陽從本太陽從標太陰少陽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有從本而得者有從標而得者有從中見而得者是氣應之異象也其三陰三陽之主歲而各有太過不及也至而不至者此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四時之氣應期而至氣之和平也如春應溫而寒夏應熱而溫此應至而不至來氣之不及也如未至春而先溫未至夏而先熱此未應至而先至來氣之有餘也按天元正紀大論曰凡此陽明

太陰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太陽少陽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蓋不及之歲則司天之氣後天時而至有餘之歲則司天之氣先天時而至又陽年主實陰年主虛其天符歲會之年是爲平氣無太過不及者也如不及之歲應至而不至至有餘之歲應未至而至是爲應則順如不及之歲反未至而至有餘之歲反至而不至是爲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爲民之災病矣請言其應者謂應太過不及之氣也物生其應者如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少陽司天草木早榮太陰司天萬物以榮此生物以應司天之候也氣脈其應者如太陽司天寒臨太虛陽氣不令陽明司天陽專其令炎暑大行太陰司天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又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此皆氣脈其應也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

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帝曰非其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太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何岐伯曰天與之會也故天元冊曰天符帝曰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乙天符之會也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

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中並去聲

王冰曰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於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爲僭逆大熱早行疫癘乃生陽明居之爲溫涼不時太陽居之爲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爲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爲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宣行故也太陰居之爲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爲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也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爲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晚布陽明居之爲涼氣間發太陽居之爲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爲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爲大暑炎亢太陰居之爲雲雨雷電退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一

步凡六十日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雨之分也卽秋分前六十日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濕蒸乃作少陽居之爲炎熱沸騰雲雨雷雹陽明居之爲清雨霧露太陽居之爲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爲暴風雨摧拉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爲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太陰居之爲大雨霔霔也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卽秋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爲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爲大凉燥疾太陽居之爲早寒厥陰居之爲秋濕熱病時行太陰居之爲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爲時雨沈陰也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卽冬至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爲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氷陽明居之爲燥寒勁切太陽居之爲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爲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爲蟄蟲出見流水不氷太陰居之爲

凝陰寒雪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
也卽春分前六十日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
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
之始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爲溫疫至陽明居之爲
清風霧露朦昧太陽居之爲寒風切冽霜雪水冰
厥陰居之爲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爲熱
風傷人時氣流行太陰居之爲風雨凝陰不散也
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
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統一年六

六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
其餘半刻分而爲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
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熱盛水承
條蔓柔弱湊潤衍溢水象可見水位之下土氣承
之者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土
位之下風氣承之者疾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
爲風吹化而爲雨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風動氣
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金位之下火氣
承之者鍛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者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爲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慓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若非太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平歲之氣物生脉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歲不與會者不與本辰相逢會也太乙天符之會是謂三合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爲邪僻故病速而危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

病但執持而已貴人義無凌犯故病則暴死相火居君位是臣位居君位故逆君火居相火是君位居臣位故順遠近謂里之遠近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成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

馬蒔曰此論地道左遷以外列爲盛衰正所謂下者左行而有當位非位之正變又因邪之所在而

命其有微甚也地理應六節氣位者地之四方分爲六步更治時令以應天外六節氣位之治也顯明之右君火之位者日出顯明卯地之右在方屬東南在時屬春分卯中之後爲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者地氣至南方相火位行令治夏至前後三之氣以應司天之政布其運主戊癸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土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南土位行令至秋分前四之氣以應司天左間之氣盛其運主甲己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金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北金位行令治秋分後五之氣以應在泉右間之氣其運主乙庚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水氣治之者地氣至北方水位行令治冬至前後終之氣以應在泉之氣布其運主丙辛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地氣至東北木位行令治春分前初之氣以應在泉左間之氣盛其運主丁壬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君火治之者地氣至東南君火位行令治春

分後二之氣以應司天右間之氣盛其運周歲相
火代之不主歲故餘皆曰復行惟相火曰退行也
六步各行本方之氣入於中國故木於東方治令
時春氣西行而中國皆東方溫氣與泉左間所居
之氣也君相於南方治令時夏氣北行而中國皆
南方熱氣與天右間所居之氣也金於西方治令
時秋氣東行而中國皆西方凉氣與天左間所居
之氣也水於北方治令時冬氣南行而中國皆北
方寒氣與泉右間所居之氣也六氣之下各有所
制之氣承之者蓋五行之氣一極則一生而循環
相承無一息間斷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夏相
火極水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水位之下土
氣承之者冬水極土生承之從微漸化至長夏著
也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長夏土極木生承之從
微漸化至春著也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春木極
金生承之從微漸化至秋著也金位之下火氣承
之者秋金極火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夏著也君火
之下陰精承之者夏君火極陰精承之從微漸化

至冬著也其義與陰陽家水胎於午金胎於卯等說大同小異而皆循環相承以爲胎也亢過極也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六位之氣過極則必害作承氣迺生於下制之使不過也故制則從徵化著承者自外列盛極者自外列衰而生化循環害作則敗壞擾亂而生化大病也外列謂天之六氣運列於外者非卽謂下承之氣也故下文帝復問盛衰何如而答以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所謂同者盛之異者衰之也下文又以天符歲會言之則當其位者可知矣盛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者覆明上文制則生化外列盛衰之盛衰也蓋制亢下承生化之盛衰惟歲氣和平則其所化循序漸進從徵至著而皆當六位之正其歲氣有太過不及則其所化無序或躐等陵節或乘危往勝故變或兼化而爲牛非其位之邪變或復勝而爲全非其位之邪也木運臨卯卽丁卯歲火運臨午卽戊午歲土運臨四季卽甲辰甲戌己未己丑歲金運臨酉卽

乙酉歲水運臨子卽丙子歲所謂歲會氣之平者言此八歲皆歲與五運相會而氣和平又爲太乙天符其盛衰皆能循序當六位之正此正所謂歲會之義也如餘歲不與運會則氣有太過不及其盛衰皆無序而非其位也至於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卽己丑己未歲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卽戊寅戊申歲上見少陰卽戊子戊午歲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卽乙卯乙酉歲木運之歲上見厥陰卽丁巳丁亥歲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卽丙辰丙戌丙申己丑己

未戊午乙酉以爲太乙天符此乃司天與運氣相會故天元冊名曰天符然天符中之己丑己未戊午乙酉歲會中之戊午己丑己未乙酉乃天符歲會相同又名曰太乙天符也太乙者至尊無二之稱也帝遂以此三者分之所擬貴賤何如爲問伯言天符之歲猶之執法之臣法不可假故邪中執法其病速而危假如戊子日戊爲火運子爲火氣亦是天符此日得病者困半也歲會之歲猶之行令之臣當有主之者在故邪中行令其病徐而持

假如甲辰甲爲土運辰爲土支乃歲會也年月日時同太乙天符之歲猶之君主之貴人也故邪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假如戊午日戊爲火運午爲火支又爲火氣卽太乙天符此日病者死帝又以位之易者爲問伯言以少陰君火而位於少陽相火之位則爲順順則其病遠而害微也以少陽相火而位於少陰君火之位則爲逆逆則其病近而害速也惟二火以易位言耳步者帝復問地之六步也六十度有奇者地之六步繞天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以爲一歲之日數而每步各得六十度有奇也故一日爲一度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爲一步而不盈日積二十四步凡四歲則其餘奇積盈百刻而成日於歲終以爲一紀也曰六位下承之氣其所以爲正化之常者爲兼化勝復之變者爲和者爲乖者之詳可得聞之而一證之以經旨乎曰至誠無息者道體也陰陽五行在天地間流行一極一生而更互相承循環無端者與道爲體也故其相承以陰陽言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夏至

陽極陰生承之也以五行言之則五行卽陰陽之相承特有盛穉之分耳故火盛陽水盛陰木穉陽金穉陰土負陰抱陽爲冲氣其在陰陽相承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始於長夏土之冲氣極木穉陽生承之次於秋金之穉陰極火盛陽生承之終於冬生之盛陰極土冲氣生承之也夏至陽極陰生承之終於春木之穉陽極金穉陰生承之次於夏君火之盛陽極陰精生承之終於夏相火之盛陽極陰生承之而一歲一周也其在五行自相承則君火相火之下陰精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初歲也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二歲也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凡三歲周而復始也故混而陰陽分而五行常如是更互相承循環無端者實由相承之體至誠無息而然也以其相承之體言之則至誠無息隨極而承無常變和乖之殊以其流行之用言之則極於平氣之紀而當其位承之者爲正化之常而爲和極於太過不及之紀而非其位承之者爲兼化勝復之變

而爲乖也其常者則循序漸進以爲四時之周流其變者則或肆威太過而基極於非位或勢位不及而天極於非位故所承者皆隨其極制於下而蹔等陵節變其本氣以爲旦夕之暴化是故半變者本氣半衰下承半盛而爲半非位之兼化全變者本氣全衰下承全盛而爲全非位之勝復和而變者爲德化政令乖而變者爲災害眚傷也經所謂發生之紀其變振拉摧拔之類乃太過之兼化木不勝德則收氣復之類乃太過之勝復委和之紀其動緛戾拘緩之類乃不及之兼化肅殺炎赫沸騰之類乃德化政令之勝復水發而雹雪水發而損折之類乃災害眚傷之兼化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少陰所至爲大暄寒之類乃災害眚傷之勝復也故均是至誠無息之體但其所極所承者自常變和乖之不齊則其應見者有正化兼化勝復及微甚災祥之各異也

張志聰曰此論六節應地而主時也節度也氣位六氣所主之步位也顯明者寅正立春節候乃初

之氣也顯明之右乃少陰君火之位主二之氣也退行一步者從右而退轉一位也君火之右乃少陽相火之位主三之氣也復行一步者復行一位也復行一位乃太陰濕土主四之氣也復行一位乃陽明燥金主五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太陽寒水主六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厥陰風木主初之氣也復行一位乃少陰君火之所主周而復始也六氣以君火爲尊故以少陰爲始然五行之中有生有化有制有尅如無承制而亢極則爲害有制尅則生化矣治主也謂六氣定位而各有所主也承者謂承奉其上而制之也陰精者天乙所生之精水也如木位之下乃陽明燥金太陽寒水母子之氣以承之母氣制之則子氣生化其木矣如金位之下乃君相二火太陰濕土母子之氣承之母氣尅之則子氣生化其金矣土位之下乃厥陰風木君相二火母子之氣以承之木制其土則火氣生化矣餘三氣相同是爲制則生化也如火亢而無水以承之則火炎鑠金而水之生原絕矣無水以制

火則火愈亢矣如水亢而無土以承之則水濫火滅而土之母氣絕矣無土以制水則水愈亢矣是以亢則爲五行之賊害害則生化承制之氣皆爲敗亂而生化大病矣外列盛衰者謂外列主歲之氣有盛有衰如主歲之氣與主時之氣交相亢極則爲害更甚故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也夫太過不及之歲而有盛衰之氣也非其位者謂氣來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此歲氣之盛也氣來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此歲氣之衰也此皆不守本位而交相乘侮則邪僻內生矣當其位者乃平氣之年無太過不及之乘侮而各當其本位此氣之正也邪則變甚正則變微也若平氣之歲則無盛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之類會合也以天干之化運與地支之主歲相合故爲歲會此平氣之年也如非歲會之年則有太過不及之相承是爲不當其位矣若司天之氣與五運之氣相合是爲天符上見者謂司天之氣見於歲運之上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

見少陽之類是也天符與歲會相合名太乙天符
乃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四歲此乃司天之氣五運
之氣主歲之氣三者相合故又名曰三合夫地理
之應六節乃主時之六氣不易之位也然又有加
臨之六氣隨司天在泉六步環轉故曰位之易也
如少陰君火加臨於少陽相火之上是爲君位臣
則順如少陽相火加臨於少陰君火之上是爲臣
位君則逆所謂二火之順逆也類而推之餘四氣
亦有母子之分如母加於子爲順子加於母爲逆
步位也以一氣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故爲
六十度而有奇四歲之中共計二十四步每步氣
盈八十七刻半共積盈二千一百刻以二千刻分
爲四歲之氣盈五日尚積盈一百刻而成有餘之
一日也

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
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
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
其時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三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八十八刻終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五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八十八刻終於七十五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辰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午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未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酉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甲戌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一天之數也乙亥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子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辰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午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未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甲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一天之數也乙酉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戌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亥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子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辰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甲午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一天之數也乙未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酉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戌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亥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子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甲辰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一天之數也乙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午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未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酉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戌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亥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子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甲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一天之數也乙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辰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戊午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五天之數也己未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六天之數也庚申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七天之數也辛酉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八天之數也壬戌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九天之數也癸亥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三刻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八刻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三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十天之數也

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半六分終於二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所謂一紀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

天氣也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分去聲

王冰曰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中地主之地主則氣流於地天用則氣騰於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率刻爾初中各三十日餘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也謹候水刻早晏則六氣悉可與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者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終於八十七刻半者子正之中夜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終於七十五刻者戌之後四刻分者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者亥初之一刻也終於六十二刻半者酉正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始於六

十二刻六分者酉中之北也終於五十刻者未後之四刻也外五十刻差入後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者申初之一刻也終於三十七刻半者午正之中晝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者午中之南也終於二十五刻者辰正之後四刻也外七十五刻差入後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曰初六天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者巳初之一刻也終於一十二刻半者卯正之中也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者卯中之南也終於水下百刻者丑後之四刻也三之氣始於一刻者又寅初之一刻也終於八十七刻半者子正之中也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者子中正東也終於七十五刻者戌後之四刻也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者亥初之一刻也終於六十二刻半者酉正之中也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者酉中之北也終於五十刻者未後之四刻也一六爲初六二六爲六二名次也內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者申初之

一刻也終於三十七刻半者午正之中也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者午中之酉也終於二十五刻者辰後之四刻也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者巳初之一刻也終於一十二刻半者卯正之中也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者卯中之南也終於水下百刻者丑後之四刻也五之氣始於一刻者寅初之一刻也終於八十七刻半者子正之中也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者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五刻者戌後之四刻也故命曰六三天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者亥初之一刻也終於六十二刻半者酉正之中也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者酉中之北也終於五十刻者未後之四刻也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者申初之一刻也終於三十七刻半者午正之中也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者午中之西也終於二十五刻者辰後之四刻也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者巳初之一刻也終於一十二刻半者卯正之中也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者卯中之南也終於水下

百刻者丑後之四刻也故命曰六四天數也始自甲子年終於癸亥歲常以四歲爲一小周一十五周爲一大周以辰命歲則氣可與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者甲子歲也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者乙丑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者丙寅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者丁卯歲也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者戊辰歲也餘五十五歲循環周而復始也法以四年爲一紀循環不已餘三歲一會同故有三合也氣會同

如陰陽法以是爲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爾則各在一方義無由合本謂天六氣寒暑燥濕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本所謂六元者也位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也上下之位氣交之中言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分也人居地上故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天樞當齊之兩旁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之半也三分析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

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此而合散也奇謂三十日餘四十分刻之三十也一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同法也以初中而知氣高下生人病主之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太虛之內氣之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中天氣降升已而降以下彰天氣之下流降已而升以上表地氣之上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合泰之象也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變作者氣有勝復故變生也

馬蒔曰此論天之陰陽與地之陰陽相錯而變生所謂動靜相名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者也六氣應五行之變者帝復取上文天道六六之節及地理應六節氣位二節之義合而問之也言天六氣風

熱濕火燥寒之盛衰相應地五行木君火相火土
金水之治令者同一歲步而其氣錯之變何如求
之也位卽步也位有終始者卽天六氣之盛者應
地五行之治令者同在一步而其候有終始也氣
有初中者卽每步始終之盛而治令之氣分爲前
後前半步爲初氣主地氣升後半步爲終氣主天
氣降也天上地下之氣相錯於位之終始氣之初
中不同而求之之法亦異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
於子者求位有終始之法也言天地之氣皆自甲
子歲始求之者謹按其始終之時則其氣候之至
可與之期也歲六氣始終早晏者蓋天地二氣之
始終有步候之分其在步候則一歲六步每步天
地之氣始終各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其在歲候
則每歲天地之氣始終各治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五刻今帝先問一歲六步之氣始終之候早晏也
甲子之歲始於水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者甲
子歲六步其天之氣少陰司天而左間太陽右間
厥陰陽明在泉而左間太陽右間少陽皆各於所

在之步更盛而相應地氣同治其令初之氣則
在泉左間太陽寒氣盛相應地東北木氣治令而
同主春分前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
也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者
司天右間厥陰風氣盛相應地東南君火治令而
同主春分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
也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者司
天少陰熱政布相應地南方相火治令而同主夏
至前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四

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者司天左
間濕氣盛相應地西南土氣治令而同主秋分前
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五之氣始
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者在泉右間火氣
盛相應地西北金氣治令而同主秋分後六十日
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終之氣始於三十
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者在泉陽明燥氣盛相
應地北方水氣治令而同主冬至前後六十日八
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天地之氣在甲子歲

六步始終之候早晏餘歲同例推之也歲候者帝因步候而問及歲候也蓋天地於一歲之政天氣之司天在上者共主一歲地氣之主運者居中配之凡二氣之候同其始終於一歲也日行一歲日行一周也氣始於一刻者甲子歲司天少陰熱氣在泉陽明燥氣中運太宮土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二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者乙丑歲司天太陰濕氣在泉太陽寒氣中運少商金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三十一刻者丙寅歲司天少陰火氣在泉厥陰風氣中運太羽水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者丁卯歲司天陽明燥氣在泉少陰熱氣中運少角木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此天地之氣在初紀四歲始終之候餘紀同例推之也用者用前歲步始終之候求天地之氣也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用言人者求之氣交者言用前歲步本氣其標與中氣不必求之也言求地氣者則求天氣者則求風寒暑濕燥火之

木火土金水火之位氣其下承之氣不必求之也言求人氣者則求氣交中所應見之氣其不應見者不必求之也就甲子歲初之氣言之則言求天氣者求司天之熱在泉之燥泉左間之寒也言求地氣者求中運之土本部之木也言求人氣者則求氣交所應見者或熱或燥或寒或土或木五者之氣爲常非是五者皆勝復之邪變也氣交者天地二氣之交接以人之身半天樞爲界天樞之上至司天之位屬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至在泉之位屬地氣主之天樞交接之界分屬人氣之所從萬物之所由故曰氣交也凡此天地始終之候亘古不易之體也初凡三十度有奇中氣同法者求氣有初中之法也言每步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其前三十日有奇則爲初氣而月屬陽主天樞已下之氣皆升後三十日有奇則爲中氣而月屬陰主天樞已上之氣皆降以甲子歲初之氣言之天樞已下者謂在泉燥氣泉左間寒氣中運土氣本部木氣皆上升也天樞已上者謂司天熱

氣下降也升已而降降者流地降已而升升者騰
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隨而氤氳錯雜勝復相乘
而定變常化於氣交而作勝復也蓋天地之氣各
皆均平則於升降之間各守界分而應歲步本位
始終之常化其有盈虛多少則盈而同類多者勝
勝則越出歲步之本位虛而同類少者侮侮則爲
非歲步本位之氣氣乘來勝故常化變而勝復作
矣皆天地升降之氣隨時變化之用也曰天之陰
陽六節惟司天在泉二節統盛一歲餘四節各居四

一步者何也曰司天在泉二節正當天地之中其
升降常在中國相持故統盛一歲餘四節各居四
方其升降不在中國惟治令一方所居之氣隨春
令西行夏令北行秋令東行冬令南行入歸中國
盛之故此四節隨四時之令獨盛一步也若夫
勝復作而出位變常者雖不居治令之力亦入中
國往復也曰天氣以風暑濕火燥寒爲序而濕居
火前地氣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而土居火後夫濕
土一氣其位不同何也曰在天爲氣故天以三陰

三陽之氣多少爲序在地成形故地以五行之形相生爲序其以氣之多少爲序者從少漸多則陰之序始厥陰厥陰者一陰也次少陰少陰者二陰也終太陰太陰者三陰也陽之序始少陽少陽者一陽也次陽明陽明者二陽也終太陽太陽者三陽也此則天氣以陰陽之多少爲序而濕居火前也其以形之相生爲序者生生不已則其氣始於木初之氣木生火故君火爲二之氣相火爲三之氣火生土故土爲四之氣土生金故金爲五之氣

金生水故水爲終之氣而復生木此則地氣以五行之相生爲序而土居火後也王太僕以少陽次太陽陳無擇以濕土生相火皆昧經旨也

張志聰曰此論加臨之六氣與主時之氣相應而各有不同也五行者謂厥陰風木主初氣君相二火主二氣三氣太陰濕土主四氣陽明燥金主五氣太陽寒水主六氣此主時之五行守定位而不移者也如加臨之六氣應主時之五行則更變不同矣位有終始者謂主時之六位始於厥陰終於

太陽有一定之本位也氣有初中者謂加臨之六氣始於地之初氣而終於天之中氣也上下不同者謂客氣加於上主氣主於下應各不同是以求之亦異也天干之氣始於甲地支之氣始於子子甲相合而歲立矣先立其歲以候其時則加臨之六氣可與之相期而定矣其歲者謂其一歲之中有加臨之六氣也始終者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也早晏者如卯子辰歲天氣始於一刻氣之早也如寅未亥歲天氣始於七十六刻氣之晏也

天數者以一歲之日數應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初之氣始於寅正朔日子初之水下一刻終於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六氣共計三百六十日零五百二十五刻是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初之六氣應天之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始於甲子歲三百六十六日之二十六刻終於六十一日之一十二刻半計六十日零八十一刻半六氣共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所謂六氣之二以應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始於前二

歲七百三十一日之五十一刻終之氣終於一千
九十六日之七十五刻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
五刻所謂三歲之六氣也丁卯歲初之氣始於一
千九十六日之七十五刻終於一千四百六十一
日之水下百刻是每年各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
五刻四年共計一千四百六十日又積盈百刻而
成一日也每年計朔虛六日氣盈五日零二十五
刻二十歲中之氣盈朔虛其積餘二百二十五日
是以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而除三
日之有奇也此論六氣之紀步也復論一歲之氣
以應周天之數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日一日遶地一周而過一度每歲計三百六十
五日零二十五刻是日行一歲一周天而復行於
再周四歲共積盈百刻而爲一紀也若天數之與
地支會同是以四歲而爲一紀寅午戌歲皆主日
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卯未亥歲皆主日行
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辰申子歲皆主日行一
周天氣始於一刻巳酉丑歲皆主日行二周天數

始於二十六刻四會而地支已周終而復始用者陰陽升降之爲用也本者天以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爲本位者三陰三陽之步位也氣交者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出入之相交也上下之位天地定位也天樞之上下者天包乎地地居天之中也人與萬物生於天地氣交之中人氣從之而生長壯老已萬物由之而生長化收藏也夫歲半之前天氣主之而司天之初氣又始於地之左歲半之後地氣主之而在泉之初氣又始於天之右是上下之相交也而一氣之內又有初中之分有奇者各主三十日零四十三刻七分五釐地主初氣天主中氣是一氣之中而又有天地陰陽之交會故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夫以司天在泉之氣皆始於地之初氣而終於天之中氣故曰初者地氣也又司天之氣始於地之左而地中有天在泉之氣始於司天之右而天中有地皆氣交之妙用也天氣主降然由升而降是所降之氣從地之升地氣主升然由降而升是所升之氣從天之降此天地更

用之妙也天氣流於地地氣騰於天高天下地之氣交相感名因升而降因降而升升降相因而變化作矣

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

眞人也帝曰善聞去聲

王冰曰撫掌成聲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間萬類交合亦由是矣天地交合則八風鼓坼六氣交馳於其間故氣不能止者反成邪氣天地勝復則寒暑燥濕風火六氣互爲邪也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起莫究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剛暴飄泊驟卒拉堅摧殘摺折鼓慄是謂邪氣故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此成敗之由來也天地易位寒暑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在雖不可究識意端然微甚之用而爲化爲變風所由來也人氣不勝因而感之故病生焉若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禍者福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爲倚所倚也有福者禍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爲倚伏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是福之極故爲禍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爲福所伏故吉凶成敗自然之理彼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爲

物之化其甚也爲物之變化流於物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於動之微甚遲速爾豈惟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用皆然也期者言人之期可見者二天地之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二曰變易與土同體然後捨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後猶變化未已故可見者二天地終極人壽有分長短不相及故人見之者鮮矣不生化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出入謂喘息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跂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爲動靜之主故曰神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故無出入升降之四者則神機與氣立皆絕也夫因氣以成形者假出入息以爲化主因物以全質者本陰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若非此道則無能致生者也故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器觸物然矣夫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壁窻戶牖兩面伺之

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夫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降所礙也虛管既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羣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失無失有情無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腑臟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虛者廣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也故眞生假立形器者無不有升降近者不見遠謂遠者無涯遠者無常見近而嘆其有涯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卽有無交競異見常乖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變也四者謂出入升降有出入升降則爲常守有出無入有入無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

則非生之氣也若非胎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未之有屏出入息泯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貴常守然出入升降生化之元主故不可無之若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非災害而何哉夫喜於遂悅於色畏於難懼於禍外惡風寒暑濕內繁饑飽愛欲皆以形無所隱故常嬰患累於人間也不生不化言人有逃陰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太虛自然也夫惟眞人與道合一耳

馬蒔曰帝問其有間乎者蓋承上文天地初中升降之義而問寒暑燥熱風火等氣其於升降相邁相臨相值之交接處有空隙之間乎否也伯言氣有勝復者言天地相邁相臨相值者凡五氣有盈虛多少常於升降之交接處强弱侵陵乘勢勝復無空隙之間也故其勝復之作於升降交接處有落沃衍之用者有爲摧拉炎燥淫潰肅殺凝冽之變者惟變則邪氣居之于人爲病死也帝問何爲

邪乎言何故而變爲邪也伯言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者言變化二氣猶陰陽晝夜之相反而物之生從化極由變故變之於化更相薄物則化者成之所由而爲正氣變者敗之所由而爲邪氣是故謂變爲邪也氣有往復用有遲速者言變化之氣皆有往復其往復之用皆有遲速也如後篇氣交變大論所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凉之政者是其化氣往復之類是也冬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者是變化往復之類又皆其往復之用遲者也所謂少陰所至爲大暄寒陽明所至爲散落溫者是其往復之用速者也凡變化必有此往復遲速四者播扇然後化之正風變之邪風始來薄人也成敗倚伏遊於中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及仲景所謂伏氣伏寒之類是也帝問遲速往復播扇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運氣盛衰之變而常然生風者耳人感其風以爲成敗者則倚伏遊行於中不於當時隨感而發作者何也伯言成敗

倚伏生於動動而不已則變作者倚伏之義始明矣所謂傷寒屬內傷十居八九者蓋言成敗倚伏遊於中者皆生於人之所動人動有節而自養則其氣和而所感者亦化氣之和來居以爲成身之生氣倚伏遊於中焉人動無節而煩勞則其氣乖而所感者亦化氣之乖來居以爲敗身之病根倚伏遊於中焉至於動而不已煩勞無休而重感變氣以啓之然後舊之倚伏者始發而變作矣有期乎者兼動靜而問但生化以動爲期不生化以靜爲期上已言成敗倚伏生於動故此但言靜之爲期而死耳期者變作之期也言變動而不以之動作也不生不化靜之爲期而列矣故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故動物靜則以口鼻出入之息廢而神機化滅爲期植物靜則以根柯升降之化已而氣立孤危爲期也故動物非息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植物非化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動植之器乃化生之宅宇氣散則出入升降各相離分而生化息矣器謂天地

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腑臟與天地同故皆名器諸身者小生化之氣宇太虛者廣生化之氣宇也夫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自蠢動之微至天地之廣期有遠近自蜉蝣之朝生暮滅至聃彭之壽年千百凡此出入升降四者何物不有而貴常守否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者蓋言動而不已則變作人能忘形而常守出入升降之氣不至煩勞則自無化滅之患正此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之謂也帝又問

人之陰陽兎生化而不生不化者乎伯言眞人與道爲一生化與天地同久而不假於生化也

張志聰曰此論六氣臨御於天地上下之間有勝復之作有德化之常有災眚之變人與萬物生於天地氣交之中莫不由陰陽出入之變化而爲之生長壯老已能出於天地之外而不爲造化之所終始者其唯眞人乎遘謂六氣之遇合臨謂六氣之加臨值謂六氣之直歲勝復淫勝鬱復也德化者氣之祥用者體之動變者復之紀邪者變易之

氣也五常政大論曰氣始而生化氣終而象變是以生長收藏物之成也災眚變易物之敗也故人與萬物生長於陰陽變化之內而成敗倚伏於其中氣有往復謂天地之氣有升有降也用有遲速謂陰陽出入有遲有速也風者天地之動氣能生長萬物而亦能害萬物者也動者升降出入之不息也萬物之成敗由陰陽之變化是以成敗之機倚伏於變化之中如不生不化靜而後已蓋言天地之氣動而不息者也不生化言有不生不化之期乎夫天地開闢而未有不運動生化者也出入闔闢也機樞機也神機者陰陽不測之變化也夫闔闢猶戶扇樞卽轉樞若蓋舍樞則不能闔闢舍闔闢則無從轉樞是以出入廢則神機之化滅矣升降寒暑之往來也夫陰陽升降皆出乎地天包乎地之外是以升降息在外之氣孤危孤則不生矣下經曰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也已死也生長壯老已指動物而言生長化收藏指植物而言凡有形者

謂之器言人與萬物生於天地氣交之中有生長壯老已皆由乎升降出入之氣化是以無器不有此升降出入也凡有形之物無不感此天地四方之氣而生而化故器者乃生化之宇器敗則陽歸於天陰歸於地而生化息矣故萬物無不有此升降出入亦由成敗而後已然天地之氣化動靜又有小大近遠之分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化之小者也靈龜大椿以千百歲爲春千百歲爲秋此化之大者也夫天地之氣陽動陰靜晝動夜靜此期之近者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天地開闢動而不息至戌亥而復天地渾元靜而不動此期之遠者也而人生於天地之間有此升降出入之氣而貴常守此形常懷憂患如反常則災害並至故曰無形無患謂能出於天地之間脫履形骸之外而後能無患也然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爲造化之所囿者其惟眞人乎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壽敝天地之外而無有終時是不與天地之同動靜者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四

黃帝素問三十四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

藝術典第五十四卷

醫部彙考三十四

黃帝素問三十四

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

馬蒔曰此篇專明氣交之變乃五運太過不及德化政令常變勝復爲病之事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暮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岐伯稽首

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

王冰曰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專勝謂五運主歲太過也兼并謂主歲之不及也常名謂布化於太虛人身參應病之形診也至道者非傳之難非知之艱行之難聖人愍念蒼生同居永壽故屈身降志請受於天師太上貴德故後己先人苟非其人則道無虛授黃帝欲仁慈惠遠博愛流行尊道下身拯乎黎庶乃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夫道者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天文地理人事咸通三陰三陽司天司地以表定陰陽生化之紀是

謂位天位地也五運居中司人氣之變化故曰通於人氣先天後天謂生化氣之變化所主時也

馬蒔曰此帝欲聞道而伯以運氣卽道告之也五運更治上應天朞者卽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皆云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也陰陽往復寒暑迎隨卽天元紀大論云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也眞邪者眞氣邪氣也內外者表裏也六經者手足各有六經也專勝謂五運主歲太過也兼并謂主歲不及也位天位地者謂三陰三陽司天司地也五運居中司人氣之變化故曰通於人氣也先天後天謂生化氣之變化所主時也太過歲化先時而至不及歲化後時而至也

張志聰曰上應天朞者每運主朞年之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迎隨往來也眞邪相薄者有德化之祥有變易之氣也六經三陰三陽之六經五氣五臟之氣也此言民感勝復之氣而爲病也專勝兼并者太過不及之歲所勝

之氣專勝有勝復之氣兼并如委和之紀是謂勝生其果棗李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音角商是也始者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而歲運立矣無極者大聖之業事者陰陽通變之事上經謂上世先師所傳之經能知天地人三才之道可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氣位者五運六氣各有司天紀地主歲主時之定位也位天者在天之呈象位地者地理之應六節也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四時陰陽之變化者人事也

故運氣之太過者四時之氣先天時而至歲運之不及者四時之氣後天時而至此歲運之變化而人應之也如蒼黔丹素元天之象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氣也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火太過炎暑流行

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胃中痛脅支滿脅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應辰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燎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歲土太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寃上應鎮星甚則肌肉萎足萎不收行善痿脚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變生得位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於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皆瘍耳無所聞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寃胃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上應熒惑星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

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

王冰曰太過謂歲氣有餘木餘則土氣卑屈故飧泄食不化而下出也脾虛故食減體重煩寃腸鳴腹支滿也歲木氣太盛歲星光明逆守星屬分皆災也忽忽善怒眩冒巔疾者凌犯太甚遇於金故自病也木餘土抑故不能布政於萬物生氣木氣也太過故獨治而生化風不務德非分而動則太虛之中雲物飛動草木不寧動而不止金則勝之故甚則草木搖落也脅反痛木乘土也衝陽胃脈也木氣勝而土氣乃絕故死也金復而太白逆守屬星者危也其災之發害於東方人之內應則先害於脾後傷肝也此諸壬歲也少氣謂氣少不足以息也血泄謂血利便血也血溢謂血上出於七竅也注下謂水利也中熱謂胷心之中也背爲胷

中之腑肩接近之故胃心中及肩背熱也火氣太盛則熒惑光芒逆臨宿屬分皆災也身熱骨痛浸淫者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爲復雠故火自病金氣退避火氣獨行水氣折之故雨零氷雹及徧降霜寒而殺物也水復於火天象應之辰星逆凌乃露災於物也戊午戊子歲少陰上臨戊寅戊申歲少陽上臨是謂天符之歲太淵肺脈也火勝而金絕故死火既太過又火熱上臨兩火相合故形斯候熒惑逆犯宿屬皆危此諸戊歲也清厥謂足逆冷也意不樂如有隱憂土來刑水天象應之鎮星逆犯宿屬則災脾主肌肉外應四支其脈起於足中指之端循核骨內側斜出絡跗故病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足下痛等證也得位謂季月也化氣太過故水臟伏匿而化氣獨治土勝木復故風雨大至水泉涌河渠溢乾澤生魚濕既盛矣風又鼓之故土崩潰土崩潰謂垣頽岸仆山落地入也河溢泉涌枯澤水滋鱗物豐盛故見於陸地也太谿腎脈也土勝而水絕故死木來折土天象逆臨加其

宿屬正可憂也此諸甲歲也兩脇謂乳下兩旁也少腹謂齊下兩旁髀骨內也目赤謂白睛色赤痛謂滲痛皆謂四際瞼睫之本金氣已過肅殺又甚木氣內畏感而病生金盛應天太白明大加臨宿屬心受災害端欬逆氣肩背痛等病火氣復之自生病也天象示應在熒惑逆加守宿屬則可憂也金氣峻虐木氣被刑火未來復則欬逆甚而血溢也欬謂已生枝葉斂附其身也太衝肝脈也金勝而木絕故死當是之候太白應之逆守星屬病皆危也此諸庚歲也悸心跳動也譫亂語妄妄見聞也天氣水盛辰星瑩明加其宿屬災乃至水盛不已爲土所乘故彰前候埃霧朦鬱土之氣腎之脈從足下上行入腹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爲陰故寢則汗出而憎風夫土氣勝折水之強故鎭星明盛以昭其應丙辰丙戌歲太陽上臨是謂天符之歲寒氣太甚故雨化爲氷雪雨氷則雹也霜不時降彰其寒也土復其水則大雨霖霪濕氣內深故物皆濕變神門心

脈也水勝而火絕故死水盛太甚則熒惑減曜辰星瑩明加以逆守宿屬則危亡也此諸丙歲也

馬蒔曰此卽五運之歲氣太過者而各詳其民病物變星應之異也太過者歲氣有餘也惟歲之木氣太過則風氣流行而木來尅土脾受木邪故民病有爲飧泄者脾虛不能化食也爲食減者脾虛不能進食也爲體重者脾主肉脾不運水故體重也爲煩寃者脾脈從胃別上膈注心中也爲腸鳴者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也爲腹支滿者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也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上與歲星而相應也甚則木邪有餘肝氣太過忽忽然不時多怒眩冒而頂巔沈重正以肝脈隨督脈會於巔也化氣者土氣也生氣者水氣也水餘土抑故化氣不能布政於萬物而水氣太過故生氣獨治而生化風不務德非分而動則太虛之中雲物飛動草木不寧動而不止金則勝之故甚則草木搖落也爲民病者在脇則痛蓋肝脈貫鬲布脇肋也在胃則吐水來侮土而胃氣不足也衝陽

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足跗上五寸去陷骨上三寸骨間動脈傷寒論謂之趺陽脈其脈絕者胃氣絕也故死不治金星爲太白而來復之則肝受災矣故亦上應於太白星也歲之火氣太過則炎暑流行而火來尅金肺受火邪故民病有爲瘧爲少氣爲欬喘爲血溢爲血泄爲注下爲嗌燥爲耳聾爲中熱爲肩背熱火之精氣爲熒惑星故上應熒惑星也甚則火邪有餘心氣太過爲胷中痛脅支滿脅痛凡膺背肩胛間兩臂皆痛正以手少陰心經之脈支別者循胷出脅直行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故諸病有如是也又爲身熱骨痛又爲浸淫蓋火有餘則身熱水不勝火故骨痛其痛流布於周身故爲浸淫也收氣者金氣也長氣者火氣也火盛金衰所以收氣不行而長氣獨明然火氣獨行而金之子水乃往折之故有雨水霜寒也水精之氣上爲辰星故上應辰星也且戊爲太過之火而上臨少陰爲戊子戊午或臨少陽爲戊

寅戊申名曰天符其火當燔炳其水泉當涸其物
當焦槁其在民病上而火盛則爲譫妄狂越爲欬
喘爲息鳴下而火盛則血之溢泄不已皆火盛金
衰之病耳太淵係手太陰肺經穴在掌後陷中脈
會於此其脈絕者肺氣絕也故死不治其星仍應
在熒惑也歲之土氣太過則濕氣流行而土來尅
水腎水受邪故民病有爲大小腹痛爲清厥爲意
不樂爲體重爲煩寃土之精上爲鎮星故上應於
鎮星也甚則土邪有餘脾經爲病爲肌肉萎爲足
萎不收爲行善瘈爲脚下痛爲水飲發爲中滿爲
飲食減少爲四肢不舉正以足太陰脾經之脉起
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後循
脛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故諸病有如是
也此皆變之生於得位者謂土旺時月也藏氣者
水氣也化氣者土氣也土盛水衰所以藏氣隱伏
而化氣獨治然土氣獨行而水之子爲木者風氣
折之故風雨大至泉涌河衍涸澤生魚土隨崩潰
鱗見於陸也其在民病又爲腹滿爲溏泄爲腸鳴

反下皆脾病耳太谿足少陰腎經穴在足內踝後
骨上動脈陷中甚至其脈絕者是腎氣絕也故死
不治歲星屬木歲星來現則脾必受刑其應在歲
星也以土不務德木來折之耳歲之金氣太過則
燥氣流行而金來尅木肝受木邪故民病有爲兩
脅下少腹痛爲目赤痛爲目皆生瘡瘍爲耳無所
聞至於肅殺甚則爲體重爲煩寃爲胃痛引背爲
兩脅滿爲痛引少腹正以肝脈起於足大指叢毛
上循足跗上廉上內踝上膕內廉入毛中過陰器
抵少腹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上
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足少陽膽經之脈其支者從
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故諸病有如是
其應當在太白星也甚則金邪有餘肺氣太過爲
喘欬逆氣爲肩背痛爲尻陰股膝髀腨脛足皆痛
正以金虛不能生水遂使腎經亦病蓋足少陰腎
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循內踝上腨
內出膕內廉上股內故病如是也惟金氣太過而
火氣折之其應當在熒惑星也收氣者金氣也生

氣者木氣也金氣太過故收氣峻而金來尅木故生氣下凡草木之類皆斂之而爲蒼乾凋隕也至於民病有爲暴痛爲胠脅不可反側者肝病也有爲欬逆太甚而血溢者肺病也太衝係足厥陰肝經穴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脉應手其脉絕者肝氣絕也故死不治惟金盛木衰其應當在太白星也歲之水氣太過則寒氣流行而水來尅火心受水邪故民病有爲身熱爲煩心爲躁爲悸爲陰厥爲上下中之皆寒爲譫妄爲心痛者皆心病也其寒氣當早至水精之氣上爲辰星其應在於辰星也甚則水邪有餘腎經爲病爲腹大爲脛腫爲喘欬正以腎脉之所過故病如是腎爲陰故寢則汗出而憎風也然歲水太過則藏氣乃盛長氣失政故大雨時至而水氣洪盛也水盛不已爲土所乘故爲埃霧朦鬱者土之氣也惟土氣折水之強其上應者當在鎮星水勝土復也且丙爲太過之水而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名曰天符其雨冰雪霜不時下降其水濕之氣變乎物類及爲民病

者爲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此皆長夏之候脾氣虛也水來尅火故心失其職當爲渴而妄胃神門係手少陰心經穴在掌後銳骨端陷中其脉絕者心氣絕也故死不治其上應之星當爲熒惑與辰星也火爲水尅故熒惑見土來復水故辰星見張志聰曰歲木太過則制勝其土而爲脾病飧泄食減腸鳴腹滿皆脾土之病脾主肌肉四支故體重煩冤者土傷則不能制水水氣上乘於心也上應歲星光芒倍大歲星木星也木運太過諸壬歲也若善怒眩冒巔疾皆肝之病此淫勝太過而木反自傷也化氣土氣也風木太過是以化氣不能章其政令生氣木氣也風勝則動是以在上之雲物飛動在下之草木不寧反脅痛而吐甚者淫極而反招損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肝氣虛逆故吐甚衝陽胃脉也木淫而土氣絕故爲死證上應太白星明太白金星也蓋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歲木太過則鎮星失色而火之熒惑亦無光矣熒惑失明故太白得見而復勝其木此交相承

制自然之理也又歲火太過火勝則尅金故金肺受邪疾瘧暑熱病也壯火食氣故少氣肺受火熱故喘欬也肺朝百脈陽脈傷則血溢於上陰脈傷則血洩於下也肺乃水之生源嗌燥者火熱爍金也腎開竅於耳水源已竭則腎虛而耳聾矣中熱者熱淫於內也肩背者肺之俞也熒惑火星也火氣勝故上應熒惑光芒倍大火運太過諸戊運也膺胷之內心主之宮城也背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故胷中膺背肩胛間痛胳支滿痛兩臂內痛手少陰之所行也身熱骨痛者火亢而水亦傷也浸淫火熱瘡也此皆心火亢極而自傷也甫水霜寒寒水之氣復也上應辰星當明辰星水星也上臨者司天之氣上臨歲運所謂天符之歲也戊子戊午歲上臨少陰戊寅戊申歲上臨少陽司天與歲運相合火氣更甚故水泉涸而物焦枯也按諸陽年主太過故止有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及丙辰丙戌有司天上臨與歲運相合其餘木金土歲無上臨也病反者火亢極而反自傷也譫妄狂越熱極

之變證喘欬息鳴者火上炎而鑠金也心主血脉下甚則迫血下泄而不已也太淵肺金之俞穴也火亢極而金氣已絕故爲不治之死證上應熒惑光芒倍大熒惑火星也夫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故歲土太過雨濕流行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爲雲雨蓋濕土之氣上升而爲雲爲雨也腹痛謂大腹小腹作痛乃腎脏之病土勝而水傷也脏氣法時論曰腎病者身重腎虛者大腹小腹痛腎爲生氣之原腎氣受邪故手足厥逆而冷也意之所存謂之志腎藏志志不舒故意不樂也人之行動藉氣呴而血濡腎乃血氣之生原故體重煩寃者水不能濟火也歲土太過故上應鎮星增明鎮星土星也土運太過諸甲歲也肌肉四支脾土之所主也飲者脾氣不能轉輸而爲痰飲水飲也中滿食減土虛而不能主化也此淫勝太甚則反虛其本位而自傷也故於四季月之十八日土氣得位之時而反變生此病然以中土而可類推於他脏如金病在秋水病在冬皆反病在於本位之時也土

勝則制水是以臟氣伏也泉涌河衍涸澤生魚濕
淫太過也風雨大至木氣來復也土崩潰鱗見於
陸土敗而水泛也腹滿溏泄腸鳴脾土之虛證也
太谿腎脈也反下甚而太谿絕者土敗而水反下
甚也水泛甚則腎氣絕矣土應歲星倍明木反勝
也又歲金太過燥氣流行則肝木受病矣兩脅下
少腹痛肝病也肝開竅於目故目痛背瘍肝虛則
耳無所聞臟氣法時論曰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
腹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體重者肅殺而
甚無生動之氣也煩寃者肝氣逆而不舒也本經
曰腎虛脾虛肝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玉機眞臟論
曰肝脈不及則令人胃痛引背下則兩脅支滿按
上節之兩脅下少腹痛病肝臟之氣也下節復言
兩脅滿且痛引少腹者病肝臟之經脈也蓋運氣
與臟氣相合是以太過不及之氣先病臟氣而後
及於經脈與四時所感風寒暑濕之邪先從皮毛
而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臟腑者之不同也
太白金星也金氣勝故太白應太白增光金運太過

諸庚歲也肅殺太甚則金氣自虛而火氣來復也
喘欬逆氣肺病也肺俞在肩背故肩背痛尻陰股
膝髀脛皆病者金氣虛而下及於所生之水臟也
夫金淫太過則反虛其本位金虛不能生水則火
無所畏而得以復之矣故上應熒惑增光若收氣
峻利而生氣下伏是以草木斂而蒼乾凋落矣暴
痛胠脅不可反側者肝膽病也肝脈貫肺中故欬
逆甚肝主藏血故血溢也太衝肝之俞脈也金氣
強甚上應太白增光按上節之所謂燥氣流行民
病兩脅下少腹痛者謂歲運之太過於歲半以下
故至夏而火氣得以復之此言收氣峻病反暴痛
胠脅者復淫勝於歲半以下也秋冬在金水當令
之時故至太衝脈絕五運之氣同義又水運太過
寒氣流行故邪害心火寒氣上乘迫其火氣外炎
故身熱心煩心悸者水氣上凌於心也躁者火氣
不交於陰也陰氣寒甚故厥逆於上上下中寒者
三焦之火衰也心神不寧故譫妄也寒主冬令此
歲氣流行故寒氣早至辰星水星也水氣太甚故

上應辰星倍明歲水太過諸丙歲也夫水淫甚而
自傷所謂滿招損也臟氣法時論曰腎病者腹大
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蓋水邪泛溢土不能制之
則腹大脛腫水氣上逆則喘欬也太陽之氣生於
水中而主於膚表水泛則源竭太陽之氣無從資
生表陽虛故汗出憎風也大雨至埃霧朦鬱水淫
而土氣復也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爲濕生終
爲注雨埃霧朦鬱者土之濕氣上蒸也土氣復故
上應鎮星倍明上臨太陽者寒水司天之氣加臨
於上乃丙辰丙戌二歲卽天符歲也寒水交盛是
以雨冰雪霜不時降冰雪者寒水之變易也雨水
下降則土濕而物變民病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
者皆水泛土敗之證也脾土不能轉輸其津液故
渴濕氣冒明故妄冒也神門心脉也水氣甚強故
上應熒惑失色辰星倍明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
燥迺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
著柔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脅痛少腹痛

腸鳴溏泄凉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上臨陽明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迺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火濕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痂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甘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勝肺金白氣迺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應熒惑太白星歲火不及寒迺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迺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胸中痛脅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上應熒惑辰星其穀丹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迺昏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痹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元穀不成歲土不及風迺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蠹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鎮星其穀齡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脅暴痛下引少

腹善太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齡穀迺減民食少失
味蒼穀迺損上應太白歲星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
蟲來見藏氣不用白迺不復上應歲星民迺康歲金
不及炎火迺行生氣迺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
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胸背脊重鼽嚏血便注下收
氣迺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復則寒雨暴至迺零
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
腦頂發熱上應辰星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
歲水不及濕乃大行長氣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數至
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
腨腨股膝不便煩寃足痿清厥足下痛甚則腫藏
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上臨太陰則大
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氷陽光不治民病寒疾於
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其主黔穀復則大風暴
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肉瞤瘛
目視眩眩物疎舉肌肉胗發氣并腨中痛於心腹黃
氣乃損其穀不登上應歲星 沸音費 繇音 搖豐音問

王氷曰清涼時至加之薄寒是謂燥氣燥金氣也

後時謂之失應天地淒滄日見朦昧謂雨非雨謂
晴非晴人意慘然氣象凝斂是爲肅殺甚也辟著
謂辟著枝莖乾而不落也柔萎謂柔木之葉青色
不變而乾卷也木氣不及金氣乘之太白之明光
芒而照其空也金氣乘木肝之病也乘此氣者腸
中自鳴而溏泄者卽無胠脅少腹痛之疾也微者
善之甚者止之遇夏之氣亦自止也遇秋之氣而
復有之凉雨時至謂應時而至也金土齊化故凉
雨俱行火氣來復則夏雨少金氣勝木太白臨之
加其宿屬分皆災也金勝畢歲火氣不復則蒼色
之穀不成實也此諸丁歲也丁卯丁酉歲陽明上
臨是謂天刑之歲金氣承天下勝於木故生氣失
政木華晚啓金氣抑木故秋夏始榮結實成熟化
氣急速故晚成也金氣勝木天應同之故太白之
見光芒明盛木少金勝天氣應之故鎭星太白潤
明也蒼色之物早凋木少金乘之故若火氣復金
夏生大熱故萬物濕性時變爲燥流火爍物故柔
脆草木及蔓延之類皆上乾死而下體再生若辛

熱之草死不再生也小熱者死少大熱者死多火大復已土氣間至則涼雨降其酸苦甘鹹性寒之物乃再發生新開與先結者齊承化而熟火復其金太白減耀熒惑上應則益光芒加其宿屬則皆災以火反復故曰堅之穀秀而不實也陽明上臨金白用事故曰露早降寒涼大至則收殺氣行以太陽居土濕之位寒濕相合故寒雨害物少於成實金行伐木假途於土子居母內蟲之象也故甘物黃物蟲蠹食之清氣先勝熱氣後復復已乃勝故火赤之氣後生化也赤後化謂草木赤華及赤實者皆後時而再榮秀也其五臟則心氣晚王勝於肺心勝於肺則金之白氣乃屈退也金穀稻也鼽鼻中水出也金爲火勝天象應同故太白芒減熒惑益明也若歲火不及則木勝故寒乃大行長政不用則物容卑下火少水盛天象出見辰星益明此諸癸歲也胷脅痛滿諸病以其脈行於是也火氣不行寒氣禁固髖髀如別屈不得伸水行乘火故熒惑芒減丹穀不成辰星臨其宿屬之分則

皆災也埃鬱大雨土之用復寒之氣必以濕濕氣內淫則生腹疾身重諸病也土復於水故鎮星明潤臨犯宿屬則民受病災矣歲土不及水無德也木氣專行故化氣不令生氣獨擅故草木茂榮飄揚而甚是木不以德土氣薄少故物實不成不實謂粃惡也土不及木乘之故歲星之見潤而明也此諸已歲也風客於胃故病飧泄霍亂等病土氣不及木與齊化故藏氣舉事蟄蟲早附於陽氣之所人皆病中寒之疾筋骨搖動復常則已也土抑不伸若歲星臨宿屬則皆災也金氣復木故名木蒼凋金入於土母懷子也故甘物黃物蟲食其中金入土中故氣客於脾金氣大來與土復仇故黔減實穀不成也太白芒盛歲減明也己亥己巳歲厥陰上臨其歲少陽在泉火司於地故蟲蟲來見流水不氷也金不得復故歲星之象如常民康不病若歲金不及則火不務德而襲金危炎火既流則夏生大熱生氣舉用故庶物蕃茂燥爍氣至物不勝之爍勝則爍石流金涸泉焦草山澤燔爍雨

乃不降炎火大盛天象應之熒惑之見大明也此諸己歲也眷悶也受熱邪故生是病收金氣也火先勝故收氣後火氣勝金金不能盛若熒惑逆守宿屬之分皆受病寒氣折火則見氷雹先傷而霜雪後損皆寒氣之常也其災害乃傷於赤化也諸不及而爲勝所犯子氣復之者皆歸其方陰厥謂寒逆也水行折火以救困金天象應之辰星明瑩赤色之穀爲霜雹損之濕迺大行謂數雨也化速謂物早成也火濕齊化故暑雨數至乘水不及而

土勝之鎭星之象增益光明逆凌留犯其又甚矣藏氣不能由其政令故腎氣不能內致和平辰星之應當減其明或遇鎭星臨屬宿者乃災此諸辛歲也辛丑辛未歲上臨太陰太陽在泉故大寒數舉土氣專勝故鎭星益明斷穀應天歲威也木復其土故黃氣反損而斷穀不登木氣暴復歲星下臨宿屬分者災

馬蒔曰此卽五運之歲氣不及者而各詳其民病物變星應之異也歲木之木氣不及則金之燥氣大

行而木之生氣失應草木失時而晚榮至於肅殺而甚則木之剛者枝莖辟著乾而不落也木之柔者萎而蒼乾其應在太白星光芒而照金傷木之不勝也爲民病者其中清冷其胠脅少腹皆痛乃肝病也其腸鳴其溏泄以木少則脾土無畏侮反受邪也凉雨者金氣也惟木衰金盛故凉雨時至其應亦在太白星也其穀則蒼色金勝而火不復穀不成實也歲木不及而上臨陽明是丁卯丁酉即天刑運也金歲承天下勝於木故生氣失政草木再榮言後時始榮也木氣既少土氣無制故化氣生長急速也其上之所應者太白鎮星潤而明凡蒼色之物又早凋落也至於火氣復金則炎暑流火凡濕性之物反燥柔脆之草木上體焦槁下體再生其間先開先結者齊承化而成熟爲民病者當爲寒熱爲瘡瘍爲痟疹爲癰爲痤皆火證也其在上所應之星當在熒惑與太白星火復其金熒惑光芒太白減曜也其穀色白而堅秀而不實也然陽明上臨金自用事故白露早降寒凉大至

則收殺氣行寒雨害物少於成實凡甘物黃物蟲皆食之以甘黃皆屬土而在人則爲脾土受邪夫心氣晚旺方能勝於肺金則金之白氣乃屈而退也其金之穀則不成其民病爲欬爲鼽皆肺病也其在上所應之星則熒惑與太白星其熒惑則益明而太白則芒減也歲之火氣不及則水來尅火而寒乃大行長政者火氣也此則長政不行而物之榮者特榮於下而不發於上至於凝慘已甚則榮美乃折其辰星之上應當益明也爲民病者爲

胃中痛爲脅支滿爲兩脅痛爲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爲鬱冒朦昧爲心痛爲暴瘖爲胃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腰背屈不能伸凡爲髖髀之所與大體似別此皆心受水抑故諸病有如是也其上應者當熒惑芒減辰星益明水盛火衰也其丹穀不成亦水勝火也至於復寒之氣則土來勝水埃鬱大雨皆土之用也黑氣者水氣也水氣乃屈土濕流行亦成民病爲鶩溏爲腹滿爲飲食不下爲寒中爲腸鳴爲泄注爲腹痛爲暴攣爲

痿爲痹爲足不任身此皆濕之爲病也其上應者當爲鎮星明潤辰星減芒至於元色之穀當不成耳歲土之不及者則風迺大行而木來乘土化氣不令益化氣者土氣也惟化氣不令生氣獨擅草木雖得茂榮然風乃飄揚而甚秀而不實正以土氣薄少也其上應者當歲星之明見耳凡爲民病爲飧泄爲霍亂爲體重爲腹痛爲筋骨繇復爲肌肉瞤酸皆脾氣不足之病也爲善怒肝氣有餘也藏氣者水氣也土不勝水水與齊化故藏氣舉事在物爲蟲蟲早附於陽氣之所在人咸病中寒之疾其上應者歲星與鎮星木星顯而土星微也其穀則黔土氣早成也及夫金氣復木則收氣迺行遂爲收斂嚴峻名木蒼凋爲民病者爲胷脅暴痛下引少腹爲善於太息皆肝膽病也蟲之所食味甘色黃邪之所客尚在於脾穀之黃者皆以減去民病少食失味皆土氣不足之故也彼蒼穀者屬木亦以金復而損其上之所應者當太白芒盛歲星減明也己爲土氣之不及而上臨厥陰則爲己

巳己亥其歲少陽在泉火司於地故流水不冰蟄蟲來見其藏氣者水氣也不能舉用而火司於地金不得復其上應者當爲歲星如常也夫火宜尅於水而在泉有火則火未全尅斯民亦幸而康寧歲之金氣不及則火來尅金而炎火迺行生氣者木氣也長氣者火氣也金不勝木則生氣迺用而火來乘金則長氣專勝惟生氣乃用故庶物以茂惟長氣專勝故燥爍以行其上應者當在熒惑星之明也爲民病者爲肩背脊重爲鼽爲嚏爲血便

注下皆肺金之爲病也收氣迺收氣迺後其上應者當在太白星之微也其穀堅者止見其芒以金氣不足而堅芒早露也至於水氣來復則寒雨暴至迺零冰雹霜雪殺物爲民物者陰氣治事故足三陰之厥且蕃而足三陽之厥上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皆火氣不能勝陰耳其上應者當在辰星之明也惟水勝侮火故在物爲丹彀不成而在人爲口生瘡甚則心痛皆心氣不足所致耳歲之水氣不及則土來尅水而濕

迺大行長氣者火氣也水氣不及故火氣反用惟長氣反用故其化迺速惟濕迺大行故暑雨數至其上應者當在鎮星明也爲民病者爲腹滿爲身重爲濡泄爲寒冷瘡瘍痛流水爲腰股痛發爲胭腨股膝不便爲煩寃爲足痿爲清厥爲脚下痛甚則爲胕腫此皆病於腎水不足者正以藏氣不政腎氣不平故耳其上應者當爲辰星之徵也其穀之所生者秬夫辛爲水氣之不及而上臨太陰則爲辛丑辛未其歲爲太陽在泉故大寒數舉在物則蟄蟲早藏在地則積有堅冰在天則陽光不治在人則下有寒疾甚則爲腹滿浮腫此皆水氣不足所致耳其上應者當爲鎮星之明而土氣終有餘也惟土氣有餘故穀主於黃至於木復其土則風氣大行而大風暴發草仆木落凡生長二氣皆不鮮明在人則爲面色時變爲筋骨併辟爲肉之瞤瘛爲目視眩眩在物則爲風所裂而爲疎豐在肌肉則爲風疹所發爲肝氣并於脘中而痛及心腹凡物受木侮故黃氣乃損其穀不登上之所應者

當在歲星之明耳

張志聰曰歲氣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是以主歲之木運不及則金之燥氣大行木之生氣失時而應是以草木晚榮辟刑也著附也肅殺之氣太甚故雖堅剛之木亦受其刑傷而柔萎者則蒼乾矣金氣反勝故上應太白增光木運不及六丁歲也中清者滿凉之氣乘於中而中氣冷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行氣於筋肝氣虛逆而更兼中清故腸鳴溏泄也金氣清凉故凉雨時至金能生水也金氣勝故上應太白光芒倍大夫五穀受在地五行之氣而生長化收藏者也木受金制故其穀色蒼陽明燥金臨於司天之上乃丁卯丁酉二歲所謂天刑歲也歲木不及而又上臨金氣是以木之生氣失政草木受金刑而再榮木不及則不能制土故化氣乃急金土之氣勝上應太白鎮星光明木受金制故主蒼色早見即制則生化之義按諸陰年主不及故止有丁卯丁酉及己巳己亥辛丑辛未歲其諸癸諸乙歲無司天之合勝也復者

母鬱而子復也流火大火流下也夏秋之交大火西流暑熱鑠金矣長夏濕土主氣因暑熱而濕性反燥故萬物柔脆草木焦槁火主長氣故下體再生夫夏主華而秋主成實火制其金是以華實齊化寒熱瘍瘡癰胗皆暑熱病也上應熒惑增光太白減曜其穀色白而堅實也蓋秋主收成因火制之故早實也又上臨陽明之歲金氣用事故至夏秋之交白露早降收殺氣行而火復在後也蓋不及之歲所勝之氣妄行而反自虛其位故復氣得以勝之今上臨陽明金氣原盛金氣盛則金之子氣亦能勝火木之子欲復之而金之子能勝之是以赤氣後化也寒雨所勝火木之氣金之子也長氣後發而收藏之令早行故萬物爲之賊害而其穀不成也蟲感雨濕之氣而生夏秋之交土氣用事而反爲寒雨所勝是以患蟲食甘黃而脾土受邪也肺開竅於鼻故欬而鼽也上應熒惑復曜太白減明蓋陽明燥金司天則少陰君火主終之氣故赤氣後化而白氣始屈也其穀不成當與其穀白堅對

看蓋火主長氣金主收成上節火制其金是以華實齊化其穀堅成此收殺氣盛寒雨早行而長氣後發四時失序故其穀不成也歲火不及水反勝之故寒乃大行而長政不用也夫萬物得長氣而榮美夏長之氣被寒折於上故物榮而下凝慘陰寒之氣也太陽之氣生於寒水之中如凝慘太甚則陽氣不生化矣萬物得陽氣而榮陽氣不化而榮美乃折矣上句言寒勝於上則長氣不能上榮下句言寒凝於下則陽氣不能施化於上水氣勝當上應辰星增曜歲火不及六癸歲也火運不及寒乃勝之則陽氣不能施化故爲胷脅膺背諸痛所謂寒勝爲痛痹也鬱冒朦昧寒濕之氣冒明也水寒乘心故心痛心主言故暴瘖夫太陽主諸陽之氣生於寒水之中寒淫太甚則生陽自虛屈不能伸者其病在筋太陽主筋陽氣虛不能養筋也太陽氣之爲病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上應熒惑失色辰星倍明火受制故其穀丹埃土鬱蒸也濕土之氣鬱蒸於上是以大

雨且至所謂地氣升而爲雲爲雨也六元正紀論曰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辰下也土氣復而水氣乃下伏也鶩溏腹滿足不任身皆寒濕之證蓋水寒太甚而又濕土復之故爲此諸病上應鎮星增明辰星減曜寒濕相勝而無燥熱之化是以元穀不成土運不及木反勝之故風乃大行而土之化氣不能章其政令也風主生物土主成物故草木雖茂榮而多不成實也上應歲星增光土運不及六己歲也瞤動也飧泄霍亂體重腹痛肌肉瞤酸皆風木傷土之病筋骨搖動乃厥陰少陽之病風木太過故筋骨復搖而善怒也土氣不及則水無所制故藏氣舉事而蟄蟲早歸附也咸病寒中者水寒上乘而火土衰也上應歲星增光鎮星失色土受其制故其穀齕十弱水亢金乃復之故收政嚴峻而名木蒼炳病胷脅暴痛下引少腹肝木之病也靈樞經曰膽病者善太息蓋木鬱則膽氣不舒故太息以伸出之蟲感寒濕之氣而生蟲食甘黃水氣客脾水侵土也蓋土運不及而藏氣

舉事故金雖復之而子亦隨之金氣復則蒼穀乃
損水氣勝則黔穀乃減民病食少失味上應太白
增光又上臨厥陰己巳己亥歲也厥陰在上則少
陽在下是以流水不冰蟄蟲不藏而藏氣不用謂
歲半以下得少陽之火而冬令不寒也歲運之木
雖不務其德而乘侮其土然值厥陰司天木氣不
虛故白乃不復上應歲星增光按勝氣在於歲半
以前復氣在於歲半以後秋冬之時木氣已平金
氣不復故民乃得康矣當知勝氣妄行反自虛其
本位而子母皆虛故復氣得以復之如本氣不虛
則子氣亦實復氣亦畏其子而不敢復矣金運不
及則所勝之火氣乃行金不能制木故木之生氣
乃用火之長氣專勝生長之氣盛故庶物以茂火
氣專勝故燥爍以行上應熒惑光芒倍大歲金不
及六乙歲也肺俞在肩背故民病肩背低目俯首
曰脊經脈篇曰肺氣動則病缺盆中痛甚則交兩
手而瞀鼽嚏肺病血便注下火迫血液下注也金
受其制是以收氣至秋深而後乃行上應太白失

色收氣乃後故其穀後成堅芒成實也金弱火亢水乃復之故寒雨暴至繼以冰雹殺物乃寒水之變也厥逆格拒也秋冬之時陽氣應收藏於陰藏因寒氣厥逆且格陽於外致陽反上行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上應辰星倍明水勝其長氣是以丹穀不成水寒之氣上乘迫其心火外炎故民病口瘡甚則心痛水運不及土乃勝之故濕氣大行水弱而不能制火故長氣反用火土合化故土之化氣乃速而暑雨數至六元政紀論曰太陰所

至爲化爲雲雨上應鎮星倍明水運不及六辛歲也濕土太過傷及腎陰故爲此諸病靈樞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又曰寒邪客於經絡之中不得復反則爲癰腫此寒毒而無熱化故發爲寒瘍流水而無膿也寒氣上凌故煩寃也水之藏氣不能章其政令水臟之腎氣不得平衡上應辰星失色秬黑黍也土制其水故秬穀得成司天之氣上臨太陰乃辛丑辛未歲也太陰濕土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

是以大寒數舉而蟄蟲早藏也寒氣數舉故陽光不治於上寒水在泉故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者濕淫太過而脾土受傷也上應鎮星增曜下主黔穀有成水弱土勝木後復之故大風暴發草偃木落而生長不鮮澤也陽明屬土所主在面故面色時變辟刑傷也陽明主潤宗筋諸筋皆屬於骨陽明之中土氣傷是以筋骨併辟也瞤瘛動掣也瞭瞭者眼目不明因風勝而傷血也物裂曰豐物因風而破裂也胗疹也風氣入於腠中在上則痛於心在下則痛於腹也土主成物土氣傷故其穀不登上應歲星光芒倍大

帝曰善願聞其時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胁外在關節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脅外在經絡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

鼓折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肢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胸背外在皮毛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

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

王冰曰春氣之化和氣也勝金氣也復火氣也火復於金悉因其木故災眚之作皆在東方餘眚同夏氣之化火德也勝水虐也復土變也南方火也四維爲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方日在四隅月也飄蕩振拉大風所作失常之理則天地四時之氣閉塞而無所運行故動必有靜勝必有復乃天地陰

陽之道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歲氣不及其勝必隨復亦有不勝則不復也歲木不及金當來尅如金不尅之而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至秋之時金無所復而有霧露清凉之政各不相悖也如金來尅之而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木生火火尅金而夏有炎暑燔爍之復惟木被金凌則木生於東其災眚當見於東方也在人之臟屬於肝肝之分部內在胠脅外在關節故病見於此耳又歲火不及水當來尅如水不尅之而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至冬之時水無所復而有嚴肅霜寒之政各不相悖也如水來尅之而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火生土土來尅水而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曰不時者土主四季也惟火被水凌則火主於南其災眚當見於南方也在人之臟屬於心心之分部內在膺脅外在經絡故病見於此耳又歲土不及木當來尅如木不尅之而日在四隅之月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至春之時木無所復而有鳴條鼓折之政各不

相悖也如木來尅之而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土生金金尅木而秋有肅殺霖霪之復惟土主四維其災眚當見於四維也在人之臟屬於脾脾之分部內在心腹外在肌肉四肢故病見於此耳又歲金不及火當來尅之而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至冬之時水無所復而有嚴凝整肅之應各不相悖也如火來尅之而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金生水水尅火而秋有冰雹霜雪之復惟金主於西其災眚當見於西方也在人之臟屬於肺

肺之分部內在膺脅肩背外在皮毛故病見於此耳又歲水不及土當尅水如土不尅之而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四維之日土無所復而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各不相悖也如土來尅之而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水生木木尅土而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惟水主於北其眚當見於北方也在人之臟屬於腎腎之分部內在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腨膝故病見於此耳夫五運之政猶權衡然高則亢故當抑之此太過之歲也下則卑故當舉之

此不及之歲也化則順故當應之變則極故當復之此合太過不及之歲而皆然也然皆生長化收藏之理氣隨時運不失其常否則天地四塞矣故陰陽應象大論五運行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其五運行大論曰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今曰往復者卽升降之義正此五運猶權衡數語之謂也

張志聰曰時謂四時亦有五運之勝復也至眞要論曰初氣至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至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蓋五運主歲所勝之氣在歲半以前所復之氣在歲半以後若夫四時之勝復隨所主之時以勝之亦隨所主之時以復之與歲運不同夫一歲之中有歲運之勝復有四時之勝復知歲與時而運於中始詳木不及則金當勝之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此各守四時之本位無勝無復氣之和者也如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災眚當主於東方其臟在肝其病內舍胠脇肝之分也外在

關節肝主筋也餘四時同義按不及謂歲運之不及歲運不及必有勝有勝有復如得時氣之和則無勝復矣水不勝火有明顯之德化矣無勝則無復冬得以章其寒肅之政令矣埃昏大雨之復土復水也其災眚當主於南方其臟爲心其病內舍膺脅蓋膺脅之內心之分也外在經絡心主血脈也埃雲潤澤土之德化也鳴條鼓拆木之政令也此氣之和平無勝復也振拉飄騰木淫而勝土也肅殺霖霪秋金之復也土王四時故曰四維曰不時心者胃脘之分腹者脾土之郛郭也光顯鬱蒸火之化也六元正紀論曰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濕此德化之常也膺胷之內肺之分也脅內乃雲門天府之分肺脈之所出肩背肺俞之分皮毛肺所主也水不及則土勝之湍潤埃雲土之德化也和風生發木之和氣也埃昏驟注土之淫勝也飄蕩振拉風木之復也腰脊者腎之府骨髓者腎所主谿谷者骨所屬踹膝者腎脈之所循也夫五運陰陽之政令猶權衡之平高而亢者必有所抑

因太過也卑而下者必有所舉因不及也德化者四時應之變易者隨時復之此生長化收藏之理四時之常氣也失常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夫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應地之氣靜而守位神明者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也此承上文而言盛衰勝復卽天地之動靜生長化收藏卽陰陽之往復動靜不可見有神明之紀可察陰陽不可測有寒暑之兆可知此天地陰陽之道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啓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爍其災燔焫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濕其變驟注其災霖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

淒滄其化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溧冽其災冰雪霜雹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

王冰曰振怒也發出也散謂物飄零而散落也驟注急雨也緊縮也切急也肅殺謂風動草樹聲若乾也殺氣太甚則木青乾而落也淒滄薄寒也溧冽甚寒也冰雪霜雹寒氣凝結所成水復火則非時而有也夫德化政令和氣也動靜勝復施於萬物皆悉生成變災殺氣也其出暴速其動驟急其行損傷雖皆天地自爲動靜之用然物有不勝其動者且損且病且死焉

馬蒔曰此詳四時之德化政令災變人物之所不能外也帝問五運太過不及之氣發作無常卒然生災何以期而知之伯言四時之德化政令變災各有所屬物必由之人必應之觀其所動屬於何時則可以期之矣

張志聰曰此節復論五運四時之氣有德化之常有災眚之變必察其動而後知之蓋言太過之歲

有淫勝不及之歲有勝復此歲運之常可與之期者也然五運之氣生於五方五方之氣合於四時在歲運雖有淫勝鬱復之變在四時又有德化政令之和與歲運不同其候也故必察其氣之動也是德是化是政是令是變是災萬物由之而或成或敗人應之而或病或康此氣運之有歲有時有常有變又不能於先期而必者也

帝曰夫子之言歲候其太過不及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遁過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德者福之過者伐之是以象之

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故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運氣相得則各行其道故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妄行無徵示畏侯王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 卒音猝伐罰同見現同

王冰曰德化政令氣之常也災眚變易氣卒交會而有勝負者也常謂四時之氣不差晷刻者不常不久也以道謂順行留久謂過應留之日數也省下謂察天下人君之有德有過者也順行已去已去輒逆行而速委曲而經過是謂遺其過而輒省察之也環謂如環之繞盤廻而不去也火議罪金議殺土木水議德也近謂犯星常在遠謂犯星去久大小謂喜慶及罰罪事甚謂政令大行也金火

有之省謂省察人有德有過者也故侯王人吏安可不深思誡愼耶若有德則天降福以應之有過則天降禍以淫之象之見見物之理也象見高而小既未卽禍亦未卽福象見下而大福既不遠禍亦未遙歲運太過者謂火運火星木運木星之類也北越謂北而行也運氣相得則無尅伐之嫌故守常而各行於中道兼其母謂木失色而兼黑火失色而兼蒼土失色而兼赤金失色而兼黃水失色而兼白也兼所不勝謂木兼白色火兼黑色土兼蒼色金兼赤色水兼黃色也妄行無徵示畏侯王謂不識天意私心度之妄言災咎卒無徵驗適卒以示畏之兆於侯王熒惑於庶民矣五星之至相王爲盛囚死爲衰東行凌犯爲順災輕西行凌犯爲逆災重留守日多則災深留守日少則災淺星喜潤則爲見善星怒躁憂喪則爲見惡宿屬謂所生月之屬二十八宿及十二辰相分所屬之位也命勝星不災不害不勝星爲災小重命與星相得雖災無害災者獄訟疾病之謂也雖五星凌犯

之事時遇星之囚死時月雖災不成然火犯留守逆臨則有誣讁獄訟之憂金犯則有刑殺氣鬱之憂木犯則有震驚風鼓之憂土犯則有中滿下利跗腫之憂水犯則有寒氣衝稻之憂故曰徵應有吉凶也夫五星之見也從夜深見之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迥然不彰不瑩不與衆同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芒彩滿溢其象懍然星之怒也觀象視色則中外之應人天咸一矣

馬蒔曰此詳言歲氣上應五星其所應者從歲氣之化其行之徐疾逆順者令人君之德過且有星色之可驗有災應之可據有善惡之可辨也上文言歲候有太過不及而上與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相應但歲候之德化政令而有災眚變易皆非常而有者若卒然而動則五星亦卒然而變乎伯言歲候承天而行故無妄動五星無不與之相應其卒然而動乃氣之交變也五星未必卒然應

之故曰應常不應卒也夫上文之勝復皆上應之而此言應常不應卒者蓋無大變易則不應但其勝復則當色有燥濕之異無分小大以應之也所謂應之常者亦惟歲星之化以風應之熒惑之化以熱應之鎮星之化以濕應之太白之化以燥應之辰星之化以寒應之氣變則應故各從其氣化也星之所行有徐有速有逆有順者有省下之義有省遺過之義有議災與德之義有省下過與德之義故道者五星運行之路也或留久而過於應

留之日數或逆守而小於本然之星體是謂省下之爲人君者其有德有過何如也始以道而去非留守非逆守然去而速來或委曲而過其日數是謂省人君之過始雖少改繼有所遺故見象如此也有久留不去環遶盤廻或離或附是謂無所常時議其過而欲災之又議其有德而欲免之故見象又如此也凡應之近者則其象必大卽下文所謂下而近則大大則喜怒適也今應近則星應大反高遠而小凡應之遠者則其象必小卽下文所

謂高而遠則小小則禍福遠也今應遠則星應小反下而大其大何如較常大者一倍則政化甚大蓋得令而適中者也若大者二倍則太過矣其災眚卽至小者何如較常小者一倍則政化減小蓋失令而非中者也若小者二倍則太不及矣其眚亦卽至是皆臨視人君省其道過與德故有德則錫之以福有過則罰之以禍是以象之見也凡高而遠者其象則小小則禍福之應亦遠凡下而近者其象必大大則喜怒之至必邇試觀歲運太過則壬歲歲星戊歲熒惑甲歲鎭星庚歲太白丙歲辰星皆運星也從北而越行蓋極星在北顧人君有德有過自有淩犯退避之象若運氣相得而非太過不及則運星各行纏度而無北越且其太過之歲木能尅土鎭星爲畏當失其白色而兼黃土能尅水辰星爲畏當失其元色而兼白金能尅木歲星爲畏當失其蒼色而兼元水能尅火熒惑爲畏當失其赤色而兼蒼也至於不及之歲則木不勝金其

色兼白火不勝水其色兼元土不勝木其色兼蒼金不勝火其色兼赤水不勝土其色兼黃由此推之則運氣相得之歲五星固各行以道而又各如其本色也凡此諸星之色其省象甚爲可畏矍矍然宜驚顧也莫知其妙有如此者閔閔者說文以爲病又以爲傷痛也如有過無德則獨當其病尚知何星之爲善耶彼有不知天象妄行無徵之說以示畏於侯王而卒無所驗致使侯王懈修德之心此又得罪於主上者也帝問星象既異災應何

如伯言各從其歲氣之所化也故歲有太過不及則時之至也有盛有衰其凌犯有逆有順其留守之日有多有少其形見有善有惡其宿屬有勝有負其徵應有吉有凶災應安得而同耶帝又以星之善惡爲問伯言星有喜怒憂喪澤燥之反乃天象之常必謹察之可也帝又以六者之高下爲問蓋以何者宜高何者爲下也伯言象之所見者不分高下其爲應一也故人之應於下者亦各有以致之耳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歲運之太過不及必上應五星今云德化政令災眚變易又非一定常有之氣如卒然而爲德化政令卒然而爲災眚變易其於五星亦爲之變乎而不知五星之應歲運而不應時氣之卒變也承天者謂五運之氣上承天干之化運承天運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上應於五星也卒然而動者乃四時氣交之變也其不上應於五星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常者謂五運主歲有太過不及之氣有淫勝鬱復之常卒者謂天氣爲災眚變易也蓋四時之氣生於五方五方之氣在地五行之氣也因時氣而變歲氣者地氣之變易天氣也氣化者五運之化氣也甲己運化土乙庚運化金丙辛運化水丁壬運化木戊癸運化火五陽年主太過五陰年主不及而各上應乎天之五行徐疾逆順謂五星之行徐行疾順行逆行也道五星所行之道路也留久稽留而延久也逆守逆而不進守其度也小者光芒不露也省下謂察

其分野之下君民之有德有過也去而速來曲而過之謂既去而復速來委曲逡巡而過其度也省遺過謂省察有未盡而復省其所遺之過失也久留者守其位而不去也環旋轉也或離或附欲去不去也議災與德者謂君民之有過者議降之以災有德者議降之以福也應謂禍福之應遠近謂分野之遠近也芒五星之光芒也化謂淫勝鬱復之氣化也如勝復之氣盛則上應之星光倍常而大勝復之氣減則上應之光芒倍常而小若光芒之大倍於平常之二倍是謂臨視謂臨上而視下省察其君民之之有喜有怒也君民有德星象喜之君民有過星象怒之禍福者所降之禍福也光芒倍大其眚即也留守而小欲君民之省過也首言星象之大小應分野之遠近次言星象之大小因勝復之甚減末言星象之大小應禍福之疾遲運星北越謂十二年天符之歲運氣之更盛者也運星主歲之星

北越謂越出本度而近於北也北乃太乙所居之宮北越而與天樞相合故又名曰太乙天符運氣相得者謂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運氣與歲氣相得乃平氣之年是以運星各自行其本度而無侵凌之盛強如歲運太過則主歲之星不守其度而侵侮其所不勝是以畏星失色也如歲木太過則歲星乘所不勝之土而鎮星失色矣如歲土太過則鎮星乘所不勝之水而辰星失色矣兼其母者謂畏星之母亦兼失其色蓋畏星之母即勝星之子謂亢則害而不能生化其子氣也如不及之歲則所不勝之星亦兼見其色如歲木不及則所勝之太白增光而所不勝之土氣無畏其鎮星亦兼見其色矣五運相同肖取法也瞿瞿却顧貌謂取法星象之吉凶莫能知其微妙閔閔多憂也憂瞻星象喜怒燥澤之當當以孰法爲良蓋甚言其星象之不易占使不求良法而妄言占象則所言之吉凶皆無徵驗矣反以禍福之說而示畏於侯王此天官家之不

學無術也災應謂五星之變下應民物之災眚各從其五運之氣化也五星之應時而至有盛有衰彼此凌犯有順有逆留守之日有多有少所見之象有喜潤之善有憂怒之惡五宿之屬有勝星之勝有畏星之負下應於君民有福德之吉有災病之凶澤光潤也燥乾枯也按班固曰五行精氣其成形在地則結爲木火土金水其成象在天則木合歲星居東火合熒惑居南金合太白居西水合辰星居北土合鎮星居中央分旺四時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王七十二日土王四季辰戌丑未之月各十八日合之爲三百六十日其爲色也則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其爲分野各有歸度旺相休廢其色不同旺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光少色白圜者喪赤圜者兵青圜者夏水黑圜者疾多死黃圜者吉白角者哭泣之聲赤角者犯我城黑角者水行窮兵太史公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五穀蕃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是爲有道之國

必有聖人在乎其位也夫六者之象雖高遠而小下近而大其應一也故人應之而爲吉凶禍福亦無有分別也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

王氷曰天地動靜陰陽往復以德報德以化報化政令災眚及動復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勝盛復盛勝微復微不應以盛報微以化報變故曰不能相多也勝復之數多少皆同故曰往來小大不能相過木之勝金必報火土金水皆然未有勝而無報者故用之升降不能相使無也從動而復謂動必有復察動以言復也

馬蒔曰此言歲氣之德化政令災變勝復往來升降各從其動而復之皆自有相稱之妙上文有德化政令故帝以動靜損益問之

張志聰曰往來小大者太過爲大年不及爲小年

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曰不能相過也用謂陰陽氣之爲用也天地陰陽之氣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故曰不能相無也從其動而復之者謂勝復之往來陰陽之升降各從其氣之動而復之六微旨論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

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於邪則甚也

王冰曰變易綱之紀謂復紀爲報復之綱紀也重感謂年氣已不及天氣又見尅殺氣是爲重感

馬蒔曰此言民病之生亦存乎人之所感也上文言民病故帝以病何從生問之伯言歲候有德化乃氣之祥瑞者也歲候有政令乃氣之彰著者也歲候有變易乃報復之紀也歲候有災眚乃傷物之始也人之氣與歲氣相勝則病不生而爲和否則病生又否則重感於邪而病更甚矣

張志聰曰此言病生於變易也歲氣之有德有化

乃氣之和祥有政有令乃氣之彰著也變易者報復之紀災眚者乃民病所傷之始也氣謂變易之氣按六節藏象論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病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蓋謂春時變長夏之氣長夏變冬氣冬變夏熱之氣夏變秋氣秋變春氣所謂得五行時之勝乃時氣相勝變氣故爲和平如歲木不及歲金太過春時反變爲肅殺如歲火不及歲水太過夏時而反寒氣流行是時氣與變氣不相勝則病矣故非其所勝之時則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甚也重感於邪者謂四時不正之邪也

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迺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愼傳也

王氷曰太過不及歲化無窮氣交遷變流於無極

然天垂象聖人則之以知吉凶何者歲太過而星大或明瑩歲不及而星小或失色故吉凶可指而見也吉凶者何謂物稟五常之氣以生成莫不上參應之有否有宜故曰吉凶斯至矣故曰善言天者必應於人也言古之道而今必應之故曰善言古者必驗於今也化氣生成萬物皆稟故言氣應者以物明之故曰善言應者必彰於物也氣化之應如四時行萬物備故善言應者必同天地之造化也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言萬物化變終始

必契於神明運爲故言化變者通於神明之理聖人智周萬物無所不通故言必有發動無不應之也靈室謂靈蘭祕室黃帝之書府也

張志聰曰精光之論論神明之理也大聖之業通於無窮者上以治民下以治身德澤下流傳之後世無有終時也蓋天地陰陽之道上帝之貴也非齋戒不敢發敬謹之至恐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五

黃帝素問三十五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上

藝術典第五十五卷

醫部彙考三十五

黃帝素問三十五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上

馬蒔按林億曰詳此篇統論五運有平氣不及太過之事次言地理有四方高下陰陽之異又言歲有不病而臟氣不應爲天氣制之而氣有所從之說仍言六氣五類相制勝而歲有胎孕不育之理而後明在泉六化五味有厚薄之異而以治法終

之此篇之大概如此而專名五常政大論者舉其所先者言也

張志聰曰言五運有政令之常有常而後有變上章論五運之氣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太過不及爲民病物變上應五星故曰氣交變大論此篇論五運主歲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及各主果穀蟲畜草木生物數聲色味生長收藏皆五行政令之常故曰五常政大論運氣七篇大略相同而各有條理學者各宜體認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

王冰曰敷和謂敷布和氣物以生榮升明謂火氣高明備化謂廣被化氣周於羣品審平謂金氣清

審平而定靜順謂水體清靜順於物也委和謂陽和之氣委屈少用伏明謂明曜之氣屈伏不申卑監謂土雖卑猶監萬物之生化從革謂從順革易堅成萬物涸流謂水少故流注乾涸也發生氣萬物以榮赫曦謂盛明敦阜謂土餘故高厚堅成謂氣爽風勁堅成庶物流衍謂泮溢也

馬蒔曰此言歲分平氣太過不及而有三氣之紀名也迴薄者迴遶而依薄也氣盛則損氣衰則益故氣之平必有名以紀之伯言木歲平氣名曰敷和敷布其和氣也火歲平氣名曰升明火升而顯明也土歲平氣名曰備化土以化物爲德其化及羣品而周備也金歲平氣名曰審平氣至金而平定而其氣詳審也水歲平氣名曰靜順水性本順而其氣又沈靜也至於木歲不及名曰委和蓋氣以敷和爲平而不及則和氣委屈也火歲不及名曰伏明蓋氣以升明爲平而不及則明顯有所伏也土氣不及名曰卑監土於五運爲尊而不及則氣之卑者得以制之也金氣不及名曰從革金性

至剛而不及則從彼氣以變革也水氣不及名曰涸流水以流衍爲性而不及則水少而流涸也至於歲木太過名曰發生蓋木主生氣而木盛則發生也歲火太過名曰赫曦曦乃日光而其氣則烜赫也歲土太過名曰敦阜土本高厚而其氣尤敦厚也歲金太過名曰堅成金以成物爲德而氣盛則甚堅也歲水太過名曰流衍水盛則泮衍洋溢也

張志聰曰太虛謂空冥之境寥廓幽遠也迴薄旋轉也盛衰太過不及也有盛衰則損益相從矣平氣乃歲會之紀氣之平者也若五運之平氣而各有紀名也東方生風風生木木得其平則敷布陽和之氣以生萬物火性炎上其德顯明土主化物而周備於四方金主肅殺得其和平不妄刑也水體清靜性柔而順復言五運不及而各有紀名也木氣不及則不能敷布陽和而委弱矣火氣不及則光明之令不升而下伏矣土氣不及則卑下堅守而不能周備於四方矣金性本剛不及則從火

化而變革矣水氣不及則源流乾涸矣若五運太過而亦各有紀名也木氣有餘發生盛也赫曦光明顯盛之象敦厚阜高也金體堅剛用能成物衍滿而溢也

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濕蒸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

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
膚其數五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
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
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
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
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
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
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
其令寒其臟腎腎其畏濕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
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
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
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 瞗音 純否同痞

王冰曰陽舒陰布五化宣平謂自當其位不與物
爭故五氣之化各布政令於四方無相干犯也隨
謂順於物化也曲直材幹皆應於肝生榮謂木化
宣行則物生榮而美其類草木謂木體堅高草形
卑下然各有堅脆剛柔蔓結條屈者春氣發散物

稟以生木之政也和乃春之氣令風謂木之令行以和風其藏肝謂五藏之氣與肝同清爲金令木性暄故畏清陽升明見故主目廡蒼色李味酸也其實核謂中有堅核者四時之中春化同木故應春木化宣行則毛蟲生故其蟲毛犬謂如草木之生無所避也色蒼者木化宣行則物浮蒼翠也養筋者酸入筋也裏急支滿者木氣所生也味酸者木化敷和則物酸味厚其音角調而直也中堅象土中之有木也八者木之成數也升明之紀其氣高火炎上也火躁疾故性速燔灼皆火之用長氣盛故物蕃茂其類火謂五行之氣與火同類德合高明火之政炎暑氣之至令熱謂熱至乃令行也其藏心者心氣應火也寒爲水令心性暑熱故畏寒火以燭幽舌申明故主舌麥色赤杏味苦絡謂中有支絡者四時之氣夏氣同故應夏其蟲羽火化宣行則羽蟲生馬謂健決躁速火類同之色赤同火明也瞗瘛火之性動也味苦者外明氣化則物苦味純也其音徵和而美也脉謂中多支脉火

之化也七者火之成數備化之紀其土德靜分助四方贊成金木水火之政土之氣厚應天休和之氣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故曰五化齊修氣平謂土之生平而正也其性順謂應順羣品悉化成也其用高下謂田土高下皆應之其化豐滿謂豐滿萬物非土化不可類土者五行之化土類同也土體厚土德靜故政化安靜脾氣同土故臟脾風木令也脾性雖四氣兼并然獨畏木也土體包容口主受納故主口稷色黃稟味甘其實肉謂中有肌肉者倮無毛羽鱗甲故土同之成彼稼穡土之用也牛之應用其緩而和故土同之色黃同土厚靜養肉也土性壅礙故病否備化氣豐則物味甘厚故味甘其音宮大而重也其物膚謂物稟備化之氣則多肌肉也五者土之生數正土不虛加也犯謂刑犯於物也收而不爭殺而無犯匪審平之德何以能爲是哉金氣以潔白瑩明爲事故氣潔金性剛故摧缺於物其用散落謂金用則萬物散落也收斂堅強爲金之化審平之化金類同故類金

惟其類金故化急速而整肅其臟肺謂肺氣之用同金化也熱火令也肺性凉故畏火熱其主鼻謂肺藏氣鼻通息也其穀稻色白也其果桃味辛也其實殼謂外有堅殼者其應秋謂四時之化秋氣同也介外被堅甲者雞之性善鬬象金用也其色白色同也其養皮毛堅同也畜爲有聲之病金之應也審平化治則物辛味正其音商和利而揚也其物外堅者金化宣行則物體外堅也九者金之成數也又靜順之紀其水之性下所以德全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主者以其善下之也其氣明者清淨明昭水氣所主其性歸流於下也沃沫衍溢用非淨事故沫生而流溢也其化凝堅以藏氣布化則水物凝堅也其類水以靜順之化與水同類也井泉不竭河流不息則流演之義凝肅寒來之氣候也水令宣行則寒司物化故其令寒其臟腎者腎臟之用同水化也濕土氣也腎性凜故畏土濕其穀豆色黑也其果栗味鹹也其實濡中有津液也四時之化與冬氣同其蟲鱗水化生也其畜彘

善下也其色黑色同也其養骨髓氣入也其病厥倒行不順也鹹味同也羽深而和也其物濡者水化豐洽則庶物濡潤也六者水之成數也

馬蒔曰此詳言歲運平氣之紀也木氣之平爲敷和之紀故木德周行陽氣舒而陰氣布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宣平木之氣端正木之性順從木之用曲直咸宜木之化生發榮美五行之木類同草木木之政主於發散木之候主於溫和在天之令爲風在人之臟爲肝肝之性暄故畏金令之清冷肝之外候爲目在五穀爲麻在五果爲李凡果必有核核其實核當堅在五畜爲犬在五色爲蒼肝主筋故人之當養者在筋不養則病病則爲裏急支滿也在五味爲酸在五音爲角凡物得木氣者其中必堅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故其數八火氣之平爲升明之紀故火主南方爲正陽而治德之所施者周普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均衡火之氣甚高火之性最速火之用燔灼火之化蕃茂五行之火類與

火同火之政明曜火之候炎暑火之令熱在人之
臟爲心心屬火火畏水水性寒故心畏寒舌爲心
竅故其主在舌在五穀爲麥在五果爲杏其實中
當有絡在五時爲夏在五蟲爲羽在五畜爲馬在
五色爲赤心主血脈故所養在血血脈血脈不養則
病形於目爲瞤形於體爲瘛在五味爲苦在五音
爲徵凡物得火氣者其物多脈地以二生火而天
以七成之故其數七土氣之平爲備化之紀以土
爲化氣也天主生土爲地主成天主覆土爲地主
載其化氣協於上天之休德土王於四時故德流
於四政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齊修土之氣
平正土之性柔順土之用可高可下土之化爲豐
爲滿五行之土類與土同土之政主於安靜土之
候溽濕蒸熱土之令以濕在人之臟爲脾脾主土
木主風故木能尅土則脾之所畏者惟風口爲脾
竅故其主在口在五穀爲稷在五果爲棗土主肉
故果之實多肉在五時爲長夏在五蟲爲倮在五
畜爲牛在五色爲黃脾主土又主肉故所養在肉

脾不養則其病爲否塞在五味爲甘在五音爲宮
凡物得土氣者則其膚必厚天以五生土而地以
十成之故其數五土常以生也金氣之平爲審平
之紀收氣者金氣也殺氣者亦金氣也惟氣得其
平故收而不爭殺而無犯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
無不宣明金之氣潔金之性剛金之用則散落金
之化爲堅斂五行之金類同於金金之政勁肅金
之候清切金之令爲燥在人之臟屬於肺肺屬金
金畏火火主熱故畏熱鼻爲肺竅故其主鼻在五
穀爲稻在五果爲桃金性堅其果實之殼當堅在
五時爲秋在五蟲爲介在五畜爲雞在五色爲白
肺主皮毛故所養者當在皮毛皮毛不養則傷肺
故其病欬在五味爲辛在五音爲商凡外得金之
氣者其外必堅地以四爲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
數九水氣之平爲靜順之紀藏氣者水氣也惟氣
之平故藏而勿害水性下故治而善下凡生長化
收藏之五化咸各整齊水之氣明水之性下水之
用沃衍水之化凝堅五行之水類同於水水之政

流演水之候凝肅水之令寒在人之臟爲腎腎屬水土性濕故腎畏濕腎開竅於二陰故其主在二陰在五穀爲豆在五果爲栗水以濡之故其實必濡在五時爲冬在五蟲爲鱗在五畜爲彘在五色爲黑腎主骨髓故所養在於骨髓腎爲足經故其氣逆則病爲厥在五味爲鹹在五音爲羽凡物得水氣者皆濡而潤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凡此平氣之歲惟生氣主歲則木氣平金爲收氣者不能縱其殺長氣主歲則火氣平水爲藏氣者不能縱其罰化氣主歲則土氣平木爲生氣者不能縱其制收氣主歲則金氣平火爲長氣者不能縱其害藏氣主歲則水氣平土爲化氣者不能縱其抑是謂天氣平地氣正五化之氣不以勝尅爲用故曰平氣也

張志聰曰紀年也三氣謂平氣之與太過不及也木之平運是爲敷和木德周行則陽氣舒而陰氣布蓋生長化收藏之五氣先由生氣之宣布生氣和則五氣皆平矣端正直也隨柔順也曲直木之

體用也生榮木之生化也類物類也發生散蔓木
布之政也溫和春之候也在天之風氣木之號令
也其在臟爲肝畏清者木畏金也在竅爲目在穀
爲麻麻體象木其色蒼也在果爲李色青而味酸
也核內有仁仁分兩片木之生原也毛蟲如草木
之森叢而生於草木者也犬性勇往直前感春生
怒發之氣也肝主筋故其養在筋裏急支滿肝之
病也角木音也木生於水爲堅多心故主中堅火
之平氣是爲升明蓋火位南方故正陽而治火主

陽氣故德施周普陽和之氣四布五化俱以均平
皆感火之化也火氣炎上故其氣高火性動急故
性速也燒炙曰燔灼火之用也萬物蕃茂夏長之
化也凡在地之火皆與之同類明曜火布之政也
炎暑夏之候也在天爲熱火之令也在臟爲心心
其畏寒火畏水也心開竅於舌麥乃夏成之穀也
杏色赤而味苦絡者果實之脈絡也羽蟲飛翔而
上感火氣之生也馬屬午火之畜也心主血脈故
其養在血瞤瘛動掣也經脈感火氣而縮急也徵

火之音苦火之味脈物之脈絡也土之平氣是爲
備化蓋天主生地主成土氣和平合天之休美而
化生萬物也土德流於四方而五化齊修矣平夷
土之氣柔順土之性高下土之體或高或下咸備
其化土之用豐厚滿溢濕土之化也五方五土與
之同類安靜而化土之政也溽蒸長夏之候也在
天爲濕土之令也其在臟主脾畏風者木乃土之
勝也脾開竅於口穜稑黔穀也棗色黃而味甘肉果
實之肉也倮蟲肉體之蟲牛土之畜也脾主肌肉

故其養在肉否者脾病於中而上下之氣不交也
宮音中土之音膚物之膚肉也金之平氣是爲審
平夫金兵象也金氣和平故收而不爭天地之氣
春生秋殺殺而無犯不殘害於物也金氣清肅故
五化得之咸有宣明潔白金之氣也剛堅金之性
也萬物散落金之用也其氣收斂秋之化也五金
之類與之同類其政肅清秋之政也清切秋之候
也在天爲燥金之令也其臟爲肺肺畏熱者金畏
火也肺開竅於鼻稻乃秋成之穀也桃色白而有

毛肺之果也堅殼之實介中之蟲皆感堅剛之氣而生也雞性善鬬感肅殺之氣也肺主皮毛故其養在皮毛也玆者肺之病也商主西方之音辛乃金之味也其於萬物咸如實殼蟲介之外堅也水之平運是謂靜順夫萬物得生長之氣而茂盛水運和平故雖主藏而不害於物也整齊也平治而善下故五氣感之而咸整也天一生水故其氣高明水性就下故性下也沃灌溉也衍滿溢也萬物凝堅藏氣之化也大地之水與之同類流演不竭

水之政也凝肅冬之候也在天爲寒水之令也在臟爲腎腎其畏濕水畏土也腎開竅於二陰故主之豆乃水之穀也栗色黑味鹹腎之果也濡者實中之有津液者也鱗蟲水中之所生鼠豕也腎主骨髓故其養在骨髓厥逆也蓋腎爲生氣之原故病則手足厥冷也羽音屬水故其音羽也夫以木運之歲得生氣而無金氣之肅殺火運之歲得長氣而無水氣之尅罰土運之歲得化氣而無木氣之制勝金運之歲得收氣而無火氣之賊害水運

之歲得藏氣而無土氣之遏抑是皆謂平氣之歲
也

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迺揚長氣不平
收令乃早涼雨時降風雲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
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其用聚其動緩戾拘緩
其發驚駭其臟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
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淒
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
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
瘍其甘蟲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颼肅殺則炎
赫沸騰眚於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蚰雉迺爲雷霆
伏明之紀是謂勝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
化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乃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
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
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臟心其果栗桃其實
絡濡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元丹其畜馬彘其蟲
羽鱗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
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傷心也凝慘

溧冽則暴雨霖霪眚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沈黔
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滅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
整雨乃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
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
濡滯其臟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
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
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
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
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生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

迺用生政迺辱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
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
切其動鏗禁脅厥其發欬喘其臟肺其果李杏其實
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
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
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
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眚於七其主鱗伏
鼠藏氣早至迺生大寒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
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

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
燥槁其臟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
鹹其色黔元其畜毓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
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
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閉邪傷腎也埃昏曀雨則振拉
摧拔眚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
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
氣之常也黔音陰

王冰曰委和之紀是謂跂勝生木少故生氣不政土
寬故化氣迺揚火無忤犯故長氣自平木氣既少
故收令迺早凉金化也雨濕氣也風木化也雲濕
氣也草木晚榮蒼乾凋落者金氣有餘木不能勝
也歲生雖晚成者滿實土化氣速故膚肉內充也
氣斂兼金氣也用聚不布散也縮短也戾了戾
也拘拘急也緩不收也大屈卒申驚駭象也內應
肝臟果應棗李棗土李木實也核木殼金稷稻金
土穀也味酸之物熟兼辛也蒼色之物熟兼白也
犬雞木從金畜也毛介毛從介者也淒滄金之化

也角商角從商者也搖動注恐木受邪也此皆木不自攻故化從金少角與判商同者少角木不及故半與商金化同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上見厥陰與敷和歲化同謂丁亥丁巳歲上之所見者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上見陽明則與平金歲化同丁卯丁酉歲上見陽明也支廢癰腫瘡瘍金刑木也甘蟲子在母中也雖化悉與金同然其所傷則歸於肝木上宮與正宮同者土蓋其木與未出等也木未出土與無木同土自用事故與正土運歲化同也上見太陰是謂上宮丁丑丁未歲上見太陰司天化之也復報復也飛羽蟲也蠹內生蟲如蛆蠅此物內自化者爾雖鳥耗也伏明之紀是謂勝長者藏氣勝長也火之長氣不能施化故水之藏氣反布於時金土之義與歲氣素無干犯故金自行其政土自平其氣也寒清數舉暑令迺薄者火氣不用也火令不振故承化生之物皆不長也物實成熟苗尚稚短及遇化氣未長而氣已老矣陽氣屈伏蟄蟲早藏者陽不用而陰勝也若上臨癸卯

癸酉歲則蟄反不藏變易謂不常其象見也其發
痛由心所生其臟心歲運之氣通於心也栗水桃
金果也絡支脉也豆水稻金穀也苦
鹹者苦兼鹹也元丹者色丹之物熟兼元也馬毘
火從水畜羽鱗羽從鱗也氷雪霜寒乃水之氣徵
羽徵從羽也火之躁動不拘常律陰胃陽火故昏
惑不治心氣不足故喜悲善忘此皆火弱水强故
伏明之紀半從水之政化也少徵與少羽同者火
少故半同水化也上商與正商同者歲上見陽明

則與平金歲化同癸卯及癸酉歲上見陽明也邪
傷心謂受病者心也凝慘慄冽水無德也暴雨霖
霪土之復也九南方也驟注震驚者天地氣爭而
生是變氣交之內害及豕盛及傷鱗類也沈陰淫
雨濕變所生皐監之紀是謂減化謂化氣減少也
生政獨彰者土少而木專其用也不相干犯則平
整化氣減故雨愆期風木也寒水也土少故寒氣
得行生氣獨彰故草木敷榮而端美榮秀而美氣
生於木化氣不滿故物實中空是以粗惡氣散謂

氣不安靜木且乘之從木之風故施散也靜定謂雖不能專政於時物然或舉用則終歸土德而靜定也其發濡滯土性也其臟脾謂主臟病也李木栗水果也濡中有汁者核中堅者豆水麻木穀酸甘甘味之物熟兼酸也蒼黃色黃之物外兼蒼也牛犬土從木畜倮毛倮從毛也飄怒振發木之氣用宮角宮從角也留滿否塞土氣壅礙故也此皆不勝故從木化少宮與少角同者土少故半從木化上宮與正宮同者上見太陰則與平土運生化同己丑己未其歲見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上見厥陰則悉是敷和之紀己亥己巳其歲見也飧泄風之勝也縱諸氣金病卽自傷脾振拉飄揚木無德也蒼乾散落金之復也敗折虎狼謂諸四足之獸害於豕盛及生命也生政迺辱謂金氣行則木氣屈也從革之紀是謂折收者火折金收之氣也後謂不及時收氣不能以時而行則生氣自應布揚而用也長化合德火政迺宣者火土之氣同生化也氣揚順火也躁切謂少雖後用用則切急隨火

躁也鏗欬聲禁謂二陰禁止也脅悶也厥氣上逆
也欬金之有聲喘肺藏氣也其臟肺主臟病也李
木杏火果也殼絡謂外有殼內有支絡之實也麻
木麥火穀又色赤也苦辛謂苦味勝辛辛兼苦也
白丹赤加白也雞羊金從火土之兼化也介羽介
從羽也明曜炎爍爲火之勝商徵商從徵也嚏欬
鼽衄爲金之病從火化者火氣來勝故屈己以從
之也少商與少徵同者金少故半同火化上商與
正商同者上見陽明則與平金運生化同乙卯乙
酉其歲上見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上見厥陰則與
平木運生化同乙巳乙亥其歲上見也邪傷肺謂
有邪之勝則歸肺也水復之作雹形如半珠七西
方也鱗伏鼠鼠謂突戾潛伏歲主縱之以傷赤實
及羽類也生大寒者水之化也涸流之紀陰氣不
及反爲陽氣代之故謂反陽化氣迺昌者少水而
土盛也草木條茂者長化之氣豐而厚也堅止謂
便瀉水少不濡則乾而堅止藏氣不能固則注下
而奔速燥槁者陰少而陽盛故爾棗土杏火果也

濡水肉土化也黍火稷土穀也甘鹹甘入於鹹味甘美也黔元黃加黑也毓牛水從土畜也鱗倮鱗從倮也羽宮羽從宮也痿厥堅下謂水土參并此皆不勝於土故從土化少羽與少宮同者水土各半化也上宮與正宮同者上見太陰則與平土運生化同辛丑辛未歲上見之癃小便不通閟大便乾澁不利也邪傷腎邪勝則歸腎也埃昏曀雨爲土之虐振拉摧拔爲木之復一北方也毛顯謂毛蟲麋鹿麈麈鹿獐兎虎狼顯見傷於黃實兼害倮蟲之長也變化謂爲魅狐狸當之不藏謂害炁盛鼠獐兎狐狢當之所謂毛顯不藏也復通言五行氣少而有勝復之大凡也乘彼孤危恃乎強盛不名而往專肆威刑怨禍自招又誰咎也

馬蒔曰此詳言歲運不及之紀也歲木不及爲委和之紀生氣者木氣也化氣者土氣也長氣者火氣也收氣者金氣也木氣不及金能勝之是謂勝生乃丁卯丁酉丁巳丁亥丁丑丁未之歲也蓋丁壬爲木運而丁乃木之不及故金得以勝之其生

氣不政者失其政也化氣乃揚木不勝土故土寬則化氣揚也木衰則火不盛故長氣自平木衰則金盛故收令乃早凉爲金化雲雨爲濕氣風爲木令三氣並行故凉雨時降風雲並興也草木爲木之類金尅之而其榮最晚蒼乾凋落者多凡物之秀者必有成實其膚肉內充以土氣揚而金氣堅也其氣收斂其用翕聚兼金氣也其動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臟之病者在肝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木從金化故各兼見也

在天爲霧露淒滄在病爲搖動屬木而注恐蓋霧露屬木而淒滄則金化也搖動屬木而注恐則金化也此則不及之木爲少角而半與商金化同也故丁巳丁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見者屬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角同也丁卯丁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同謂之與正商同也金來刑木故病爲支廢癰腫瘡瘍木不勝土故所生之蟲惟甘此皆邪氣傷肝故也至於丁丑丁未上見太陰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

化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宮同也蕭颼肅殺金無德也炎赫沸騰火爲木來來復也大約木被金刑火來復金其眚必見於三三者東方也正以天三生木也此其所以謂之復也及物象有飛蟲蠹蟲蛔蟲雉鳥天象有雷有霆皆火之炎赫沸騰者然耳歲火不及爲伏明之紀長氣屬火藏氣屬水收氣屬金火氣不及水能勝之是謂勝長乃癸卯癸酉癸丑癸未癸巳癸亥之歲也蓋戊癸爲火運而癸乃火之不及故水得以勝之其長氣不宣者失其

政也藏氣反布者水氣盛也水不犯金故收氣自行其政水不犯土故化令自得其平寒清數舉暑令乃薄火爲水乘也化令乃衡物生承之雖由木氣而生而火之長氣不宣故物有生而不長也惟其生而不長故有成實而猶有稚者正以遇土化之候而物已老矣是以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火不顯明也其用暴火性不滅也其動或彰或伏變易不常水火相見也其發爲痛痛由心生心由水傷也凡五臟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

五音之類皆火從水化故兼見也在天爲冰雪霜寒水之氣也在病爲昏惑悲忘蓋陰冒陽火故昏惑而心氣不足故喜悲善忘也此則不及之火爲少徵而火從水化當與少羽同癸卯癸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商同也此皆邪氣傷心人之所以受病耳凝慘溧冽水無德也暴雨霖霪土來復也大約火被水刑土來復水其告必見於七七者南方也以五氣成火也其天象爲驟注雷霆震驚沈霧淫雨

皆濕變之所生也歲土不及爲卑監之紀化氣屬土生氣屬木長氣屬火收氣屬金土氣不及木能勝之是謂減化乃己巳己亥己卯己酉己丑己未之歲也蓋甲己爲土運而己乃土之不及故木得以勝之其化氣不令者火失其令也生政獨彰者木政獨行也木與火金無犯故長氣整而收氣平化氣減故雨愆期也風爲木寒爲水土少則木能勝土土不勝水而風寒並興其草木亦榮美但化氣不令雖秀而不能成實縱成而亦粃也其氣散

風使然也其用靜定土德然也其動爲瘡瘍爲嘔
涌爲裂潰爲癰腫肉被風動也其發濡濕而凝滯
亦土性也其臟之病皆在脾凡五臟五果五穀五
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土從木化故兼見
也在天爲飄怒振發木之氣也在病爲留注否塞
土之病也皆從木化故耳此則不及之土爲少宮
而土從木化當與少角同故己丑己未上見太陰
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化之歲化相同謂之
上宮與正宮同也己巳己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

見者屬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上角與正
角同也其病爲飧泄邪傷脾也至於振拉飄揚木
無德也蒼乾散落金來復也土爲木尅金來復木
其眚見於四維四隅也虎狼之類四足之
獸也主於敗折粢盛及生命者金氣殺也萬物以
清氣乃用所以生政獨被挫辱此其復之爲害者
如此歲金不及爲從革之紀收氣屬金生氣屬木
長氣屬火化氣屬土金氣不及火能折之是謂折
收乃乙丑乙未乙巳乙亥乙卯乙酉之歲也蓋乙

爲金之不及故火得以勝之其收氣乃後者失其政也生氣乃揚者金不能制也火不犯土故長化合德火政乃宣惟長化合德故庶類以蕃火之氣揚金隨火用則躁切火之動而爲病則鏗然而欬爲禁止而二陰不通爲脅悶爲氣逆而厥其發欬喘其病在肺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皆金從火化故兼見也在天則明曜炎爍在病則嚏欬鼽衄皆從火化也此則不及之金爲少商而金從火化當與少徵相同故乙卯乙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相同謂之上商與正商同也乙巳乙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見者屬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上角與正角同也皆邪氣傷肺也至於炎光赫烈火無德也冰雪霜雹水來復也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眚當見於九九者西方也凡物之爲鱗爲伏如毓鼠之類皆縱之以傷赤實及羽物之類其藏氣則早至而迺生大寒也歲水不及爲涸流之紀藏令屬水化氣屬土長氣屬火水氣不及是陰氣

不及也而陽氣反來代之是反陽也乃辛未辛丑辛卯辛酉辛巳辛亥之歲也蓋辛爲水之不及故土得以勝之其藏令不舉者水失其令也化氣乃昌者土氣盛也上不犯火故長氣宣布藏氣失令故蟄蟲不藏土主濕故土潤土勝水故水泉減惟化氣迺昌而長氣宣布故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凝滯從土化也其用滲泄不能流也其動而爲病則爲堅止蓋以水少不濡則便乾而且止也其發燥而枯槁亦水少也在人之臟爲腎故病在腎

也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水從土化故各兼見也主於埃鬱昏翳土氣勝也此則不及之水爲少羽而水從土化當與少宮相同故辛丑辛未上見太陰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化之歲化同謂之上宮與正宮同也腎屬水其病爲癰閼以邪氣傷腎也至於埃昏驟雨土之虐也振拉摧拔木來復也天以一生水故其眚見於一一者北方也毛蟲屬木凡蟲之有毛者不隱以傷黃實及傷倮蟲之類其狐狢變化不藏以害

衆盛以藏氣衰也大凡勝氣乘彼孤危而行恃其
强盛不速而至暴虐無德至於子來復讎災反及
之其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乃五氣之常也即
如木弱金勝暴虐倉卒是無德也木被金害火必
讎之金受火燔則災及也微甚相復其自然之理
迭相貞勝者乎

張志聰曰木運不及是謂委和則所勝之氣勝其
生氣矣金氣勝則木之生氣不能章其政令矣木
政不章則土氣無畏而化氣乃揚木衰則火氣不
盛故長氣自平金氣盛故收令迺早也涼爲金化
風爲木化雲雨爲土化此以木運不及故兼有金
土之化也生氣不政故草木晚榮收令乃早故蒼
乾刑落化氣與秋成之氣專令是以物秀而實肩
肉內充收斂金之氣也生聚木之用也動者病機
動於內發者病證發於外也緛戾拘緩皆筋之爲
病也金匱眞言曰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其臟主
肝其果之核李實之核穀穀之稷稻味之酸辛色
之蒼白畜之犬雞蟲之毛介聲之角商因木運不

及故兼從金土之化也其主霧露淒滄金之勝也
其病搖動注恐肝之病也此從金化故也判半也
少角與判商同者總謂六丁年木運不及之歲也
角乃木音木運不及故主少角金兼用事故半與
商金同其化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乃丁巳丁亥二
歲上見厥陰司天歲木不及而得司天之助故與
敷和之正角同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乃丁卯丁酉
二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木運不及半商同
化而又值陽明司天則金全用事與審平之正商

相同也故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皆金氣盛
而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者乃丁丑丁未二歲
上臨太陰司天故曰上宮歲木不及化氣乃揚而
又得司天之助是土得以自專與備化之紀相同
故上宮與正宮同也蕭颼肅殺金淫甚也炎赫沸
騰火來復也其災眚當主於東方震位所謂復也
蠹生於木飛乃火象言主復者乃木中所生之火
也蛆乃蠅之子蛆入灰中脫化爲蠅蠅喜煖惡寒
晝飛夜伏雉爲離禽皆火復之氣化也雷之迅者

曰霆木鬱極而火遶之其氣則爲雷霆火運不及則水勝其長是以火之長氣不宣而水之藏氣反布火氣伏明則金無所畏故收氣得自主其政火不及則所生之土氣不盛是以化令平衡寒淸數舉暑令乃薄水勝火也承土之化氣平衡故物得以生長氣不宣故生而不長生而不長故稚小卽已成實遇長夏之化氣卽老矣寒淸數舉故陽氣屈伏藏氣用事故蟄蟲早藏其氣鬱水制其火也其用暴火性欲發也彰者火之政令也彰伏則變易而爲寒矣故其發爲痛蓋寒勝則痛也其臟主心其果之栗桃實之絡濡穀之豆稻味之苦鹹色之元丹畜之馬毓蟲之羽鱗聲之徵羽皆火運不及故兼從金水之化也氷雪霜寒水之變易也昏惑悲忘心神不足也因從水化而心火受虧也少徵與少羽同者總謂六癸歲也徵爲火音火運不及故曰少徵水兼用事故少徵與少羽同其化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乃癸卯癸酉二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金無所畏而又得司天之助是火運

之紀而行審平之政故上商之歲與正商之氣同也金水兼勝邪傷心也凝慘溧冽寒淫甚也暴雨霖霪土來復也災眚當在離位之南方沈黔陰雲蔽日也驟注淫雨土之變也雷霆震驚火鬱發也土運不及則化氣乃減木反勝之是以化氣不能施其令而生政獨彰也木火相生故長氣整化氣不令故雨乃愆期土氣不及故收氣自平木水專令故風寒並興生氣章而長氣整故草木榮美化氣不令故雖秀而不實成而粃也發散木之氣靜定土之用也瘍涌諸證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濡滯水乘土病也其臟在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聲宮角因土運不及故兼從水木之化也飄怒振發木氣勝也留滿否塞脾氣傷也少宮與少角同者總謂六己歲也宮爲土音土運不及是爲少宮木兼用事故少宮與少角同其化也上宮與正宮同者乃己丑己未二歲上臨太陰濕土司天故曰上宮土運不及而得司天之助是少宮之紀行

備化之氣故與正宮相同也上角與正角同者謂
己巳己亥二歲上臨厥陰司天故曰上角少宮少
角之紀而角得司天之助木反獨專故與正角之
歲相同也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木淫甚
也蒼乾凋落金復木也其災眚當在四維乃乾坤
艮巽之方也散折金之用也虎狼西方之獸也辱
屈也金氣復而生政始辱也金運不及則收政乃
折矣收氣在後則木無所畏而生氣乃揚長化合
德故庶物以蕃升揚火之氣也躁切金之用也金
主聲鏗禁者聲不出也瞀肺病也厥氣上逆也欬
喘火刑肺也其臟主肺其果之李杏實之殼絡穀
之麻麥味之苦辛色之白丹畜之雞羊蟲之介羽
聲之商徵皆金運不及而兼木火之化也明曜炎
爍火之勝也嚏欬鼽衄金之病也少商與少徵同
者總謂六乙歲也商主金音金運不及故爲少商
火兼用事故少徵同其化也上商與正商同者乃
乙卯乙酉二歲上臨陽明司天故曰上商金運不
及而得司天之助則金氣平而不爲火勝與審平

之氣相同故上商與正商同也上角與正角同者乃乙巳乙亥二歲上臨厥陰司天故曰上角生氣乃揚而又得司天之助故與正角之歲相同也水火相勝故邪傷肺也炎光赫烈火淫甚也冰雪霜雹水來復也其災眚是兌之西方其主鱗伏毚鼠皆水之蟲獸也水寒不及陽反勝之水之藏令不舉土之化令乃昌水令不舉則火無所畏故長氣得以宣布陽熱反盛是以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土勝水也草木條茂榮秀滿盈得長化之氣也濡滯土之氣也滲泄水之用也其動堅止土制水而成積也其發燥槁陰液虛也其臟爲腎其果之棗杏實之濡肉穀之黍稷味之甘鹹色之黔元畜之毚牛蟲之鱗倮聲之羽宮因水運不及故兼從火土之化也埃鬱昏翳土之勝也痿厥堅下腎之病也此水運不及而反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者總謂六辛歲也羽爲水音水運不及故曰少羽土兼用事故與少宮同化也上宮與正宮同者謂辛丑辛未二歲上臨太陰司天故曰上宮土兼用事

而又得司天之助故少羽之紀反與正宮之歲相同癉悶邪傷腎而腎氣乃不化也埃昏驟雨土淫甚也振拉摧拔木氣復也其災眚當在坎之北方毛乃叢聚之象感春森之氣而生狐狢以毛顯而爲裘故其主狐狢復結言五運不及則所勝之氣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惟淫勝而無和祥之德以致子來復讎災反及之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此勝復之常氣也

發生之紀是謂啓敷土疎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迺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臟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迺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明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

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元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烟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濕氣迺用燥政迺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稽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黔元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

穀絡其病喘喝胷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
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
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流行之紀是謂封藏
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
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
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毳牛其果栗棗其
色黑丹黔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
臟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
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
腎也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德則所勝
同化此之謂也敷古陳字
王氷曰發生之紀是謂啓敷謂物乘木氣發生而
啓陳其容質也歲木有餘金不來勝生令布化故
物舒榮木化宣行則物容端美也其政散謂布散
生榮無所不至其令條舒謂端直舒啓萬物隨之
發生之化無非順理也鳴靡啓坼風氣所生麻稻
木化齊金也雞犬齊孕育也李齊桃實也青黃白
者青加於黃白自正也酸甘辛者酸入於甘辛齊

化也象春謂如春氣布散陽和也其臟肝脾肝勝脾也木餘故毛齊介育中堅謂有核之物齊等於皮殼外堅之類木餘故怒太角與上商同者太過之木氣與金化齊等上見少陰少陽則其氣逆行壬子壬午歲上見少陰壬寅壬申歲上見少陽木餘遇火故氣不順而吐利也恃己太過凌犯於土土氣屯極金爲復讎金行殺令故邪傷肝赫曦之紀物遇太陽則蕃而茂故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者陰陽之氣得其序也長氣多故物得以昌長化行則物容大高氣達則物色明其政動者革易其象不常也鳴顯謂火之用而有聲火之燔而有焰象無所隱則其信也暄暑鬱蒸者熱化所生長於物也炎烈沸騰者勝復之極也麥豆火齊水化也羊彘齊孕育也杏栗等實也赤白元者赤加白正黑也苦辛鹹者辛物兼苦與鹹化齊成也象夏者如夏氣之熱也其臟心肺心勝肺也其蟲羽鱗火餘故鱗羽齊化也脈火物濡水物水火齊也上羽與正徵同者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制太過之

火反與平火運生化同戊辰戊戌歲上見之若平火運同則五常之氣無相凌犯故金收之氣生化同等上徵而收氣後者上見少陰少陽則其生化自政金氣不能與之齊化戊子戊午歲上見少陰戊寅戊申歲上見少陽火盛故收氣後化寒邪傷心者不務其德輕侮致之也敦阜之紀土餘而化氣廣被於物故謂廣化土性順用無與物爭故德厚而不躁順火之長育使萬物化氣盈滿也至陰土之精氣夫萬物所以化成者皆以至陰之靈氣生化於中也化氣豐圓以其清靜靜而能久故政常存氣緩故周備靜而柔潤故厚德常存震驚乃雷霆之作飄驟暴風雨至也大雨暴注則山崩土潰隨水流注也稷麻土木齊化也牛犬齊孕育也棗李土齊木化也豁元蒼者黃皂加黑蒼自正也甘鹹酸者甘入於鹹酸齊化也長夏六月之氣土化同土餘故毛倮齊化肌土核木化也腹滿四支不舉者土性靜也大風迅至乃木盛怒故脾土傷堅成之紀是謂收引者陽氣收陰氣用故萬物收

斂秋氣高潔與金氣同明陽氣隨陰治化謂陽順陰而生化也燥氣行化萬物專司其成熟無遺也若收殺氣早土之化不得終其用矣銳切者氣用不屈勁而急也霧露蕭颼爲燥之化蕭颼風聲也靜爲霧露用則風生肅殺凋零隕墜於物也稻黍金火齊化也雞馬齊孕育也桃杏金火齊實也白青丹者白加於青丹自正也辛酸苦者辛入酸苦齊化也其象氣爽清潔如秋之化其臟肺肝者肺勝肝也金餘故介羽齊育殼金絡火化也喘喝胃

憑仰息金氣餘也上徵與正商同者上見少陰少陽則天氣見抑故其生化與平金歲同庚子庚午歲上見少陰庚申歲上見少陽上火制金故生氣與之齊化火乘金肺故病欬變謂太甚政太甚則生氣抑故木不榮草首焦死政暴不已則火氣發怒故火流炎爍至柔條蔓草脆之類皆乾死也火乘金氣故肺傷流衍之紀是謂封藏者陰氣大行則爲天地封藏之化也嚴凝陰之氣藏政以布長令不揚謂藏氣用則長化止故令不發揚化

凜氣堅謂寒氣及物則堅定也流注水之象凝慘寒雰寒之化也冰雪霜雹謂非時而有者豆稷水齊土化也毚牛齊孕育也栗棗水土齊實也黑丹黔者黑加於丹正黃也鹹苦甘者鹹入於苦甘化齊焉氣序凝肅其象則似冬之化其臟腎心腎勝心也水餘故鱗倮齊育濡水滿土化也脹爲水餘上羽而長氣不化者上見太陽則火不能布化以長養內辰丙戌之歲上見天符水運也暴寒數舉是謂政過火被水凌土來仇復故天地昏翳土水氣交大雨斯降而邪傷腎也不恆謂恃己有餘凌犯不勝恆謂守常之化不肆威刑如是則尅己之氣歲同治化也

馬蒔曰此詳言歲運太過之紀也歲木太過爲發生之紀乃壬寅壬申壬子壬午壬辰壬戌之歲也啓開也陳布也四氣調神論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則此篇曰啓陳皆就其生發之氣象而形容之也生氣上達故土體疎泄木之色曰蒼木專其政故蒼氣上達少陽之氣發生於萬物之表厥陰之氣

營運於萬物之中故陽和布化而陰氣乃隨也木爲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土生其氣生氣自美其政發散其令舒暢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木齊金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木能勝土而木盛齊金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爲春萬物樂育也其經屬足厥陰肝經足少陽膽經皆主木也其臟肝脾木勝土也其物中堅主核外堅主殼金木同也其病怒木氣餘也此則太過之木爲太角而金不能勝木故與金化齊等謂之與上商同也故壬子壬午上見少陰壬寅壬申上見少陽木餘遇火則爲上徵而氣上逆其病爲吐利也惟木不務其德則金來復之收氣當勝生氣也故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者秋氣也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乃傷肝矣歲火太過爲赫曦之紀乃戊辰戊戌戊子戊午戊寅戊申之歲也蕃茂萬物蕃盛而茂蓋自其氣象而言也四氣調神論曰夏三月此謂蕃秀與此義同少陰之氣從內而化太陽

之氣從外而榮炎暑施其化氣而物得以昌其化氣即長氣也其長氣甚高遠也其政動者變易不常其令鳴而有聲顯而無隱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火齊水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赤白元其味苦辛鹹火能勝金而火盛齊水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爲夏萬物熏育也其經屬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皆主火也其臟心肺火兼金也其物脈濡蓋火主脈故物有液以濡之也其民病爲笑爲瘧爲瘡爲癰爲瘍爲血流爲狂妄爲目赤皆火盛也故戊辰戊戌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制故太過之火反與平火運生化相同是謂上羽與正徵同也若平火運同則五常之氣無相凌犯金之收氣生化同等所謂其收齊也故民病有爲痓證者火盛金剛也至於戊子戊午上見少陰戊寅戊申上見少陽是謂上徵而收氣當後也氣交變大論云歲火太過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者

正謂此耳惟火不務其德而暴烈其政則藏氣屬水水迺復之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迺寒邪傷心也歲土太過爲敦阜之紀乃甲子甲午甲辰甲戌甲寅甲申之歲也廣布其化亦自氣象而言也土德至厚至清至靜故萬物隨長氣以盈滿也土之精至陰故至陰內實物化充成也厚土者土山也烟埃朦鬱者土氣也大雨者濕氣也惟濕氣用故燥政辟自然之理也土之化圓土之氣豐土之政靜土之令周備土之動濡漬井稼土之德柔順重淖土之變震驚飄驟崩潰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土齊木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黔元蒼其味甘鹹酸土能勝水而土盛齊木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爲長夏六月之氣也其經屬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其臟脾腑胃肾土勝水也其物肌核土主肌而木主核也至於木來復土則土必爲病其病腹滿者土居中也四支不舉者脾主四支也大風屬木迅然而至則邪傷脾矣歲金太過爲堅成之紀乃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庚辰庚戌之歲也收

引者陽氣收斂而陰氣引用也天地之氣明潔秋氣清也陽氣隨而陰氣以治化陰王陽微也燥氣專行其政物至此而有成也收氣屬金化氣屬土收代其化故收氣繁布而化治不終也其化主成其氣主削其政主肅其令銳切其動而爲病則爲暴折爲瘍痓蓋暴折主金氣有餘而瘍痓則金主皮膚也其德主無聲之霧露有聲之蕭颼燥之化也其變主肅殺凋零金氣盛也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金齊火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白青丹其味酸辛苦金能尅木而金盛齊火故三者兼見也其氣象爲秋金氣盛也其經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其臟肺肝金木兼也其物殼絡金主殼而火主絡以金齊火化也其病喘喝胷憑仰息金氣餘也故庚子庚午上見少陰庚寅庚申上見少陽上火制金故生氣與之齊化上與平金之歲化相同是謂上徵與正商同也火乘肺金故病爲欬方其金政暴變則名木不榮凡柔脆之木俱已焦首至長氣屬火木之子也乃來救之故大火西流乃

七月也正肺金司令時則炎爍且至草蔓將槁火邪乃傷肺也歲水太過爲流衍之紀乃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丙辰丙戌之歲也封藏者陰氣已上陽氣已下天地之化至此而藏四氣調神論曰冬三月此謂閉藏凡物氣之化寒氣司之天地間皆嚴凝之氣藏政屬水長令屬火故藏政已布長令不揚也其化凜然其氣至堅其政靜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水性之動也其德凝慘寒雰水性之寒也其變冰雪霜雹四者皆水非時而有也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之類皆水齊土化故物兼見也其色黑丹黔其味鹹苦甘水能尅火而水盛齊土故三者兼見也其氣象爲冬水之盛也其經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藏腎心水火兼也其物濡滿濡主水而滿主土也其病脹水氣有餘也故丙辰丙戌上見太陽乃天符水運也則太陽屬水長氣屬火天氣不能布化以長養是謂上羽而長氣不化也及其暴政已過土來復仇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兩時降土邪乃傷腎也故曰凡五

氣恃己有餘凌犯不勝是謂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如不肆威刑政有恆德則所勝同化如木盛而與金土同化之義也正此歲氣之謂歟　按體仁彙編傷寒備覽等書凡平氣太過不及歲諸病皆有湯方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發生之紀用麥門冬湯治肺經受熱上氣喘欬吐血痰壅嗌乾耳聾泄瀉胃脘滿痛連肩背兩臂膊痛息高敦阜之紀用附子山茱萸湯治腎經受濕胃痛寒厥足痿不收腰腿痛行步艱難甚則中滿不下或腸鳴溏泄堅成之紀用牛膝木瓜湯治肝虛遇歲氣燥濕更發連小腹拘急疼痛耳聾目赤欬逆肩背連尻陰股膝骨脇脅皆痛悉主之流衍之紀用川連茯苓湯治心虛爲寒冷所中心熱手足反寒心腹腫痛喘欬自汗甚至於大腸便血委和之紀用蒺藜牛膝湯治肝虛爲燥熱所傷脇肋并小腹痛腸鳴溏泄或發熱遍體瘡瘍欬嗽肢滿鼻鼽

伏明之紀用黃耆茯苓湯治心虛挾寒心胃中痛兩脅連肩背支滿噎塞鬱冒昧體髀攣痛不能屈伸或不能利溏泄飲食不進腹痛手足痿痹不能任身卑堅之紀用白朮厚朴湯治脾虛風冷所傷心腹脹滿疼痛四支筋骨重弱肌肉瞤動酸麻善怒霍亂吐瀉或胃脘暴痛下引小腹善太息食少短氣從革之紀用紫菀湯治肺虛欬嗽喘滿自汗衄血肩背脊重血便注下或腦戶連顱頂痛發熱口瘡心痛涸流之紀用五味子湯治腎氣虛坐臥濕地腰膝重著疼痛腹脹滿濡泄無度行步艱難足痿清厥甚則浮腫面色不常或筋骨幷臂瞤目視眩眩腦中及咽痛辰戌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用甘溫以平之酸苦以補火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用靜順湯治身熱頭痛嘔吐氣鬱中滿脅悶少氣足痿注下赤白肌膕瘡瘍發爲癰疽卯酉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鹹寒以抑火辛甘以助金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用審平湯治中熱面浮鼽小便赤黃甚則淋或腫氣行善暴仆振慄譫妄

寒瘧癰腫便血寅申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
鹹寒平其外辛溫治其內宜酸滲之泄之清之發
之用升明湯治氣鬱熱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脅滿
嘔吐胃臆不利聾瞑渴身重心痛陽氣不藏瘡瘍
煩躁丑未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用酸以平其
上甘溫治其下以苦燥之溫之甚則發之泄之贊
其陽火令鬱其寒用備化湯治關節不利筋脈拘
急身重痿弱或溫瘧盛行遠近咸若或胃腹滿悶
甚則浮腫寒瘧血溢腰脽痛子午之歲六氣主客
加臨治法宜鹹以平其上苦熱以治其內鹹以奧
之苦以發之酸以收之用正陽湯治關節禁固腰
痛氣鬱熱小便淋目赤心痛寒熱更作喘欬或鼻
鼽溢咽喉痛發黃癉喘甚則連小腹而作寒中巳
亥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用辛涼以平其上
鹹寒以調其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用敷和湯治
中熱而及右脅下寒耳鳴淚出掉眩燥濕相搏或
病黃癉浮腫時作溫瘧凡六氣數起於上而終於
下歲半之前自大寒後天氣主之歲半之後自大

暑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用寒無犯司氣以凉用凉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司氣同其主亦無犯異主則少犯之是謂四畏若天氣及時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爲期不可過也

張志聰曰歲木太過是謂發生布散陽和發生萬物之象也土得其制化故主疎泄蒼氣木氣也厥陰之上風木治之是以陽和布化於上而陰氣乃隨於下也生氣有餘故萬物感之而榮茂芳美發散木之政也條舒陽和之令也掉眩巔疾風氣淫於上也鳴風木聲也靡散也啓坼卽發陳之義應春之氣也振拉摧拔風之變易也其穀之麻稻畜之雞犬果之李桃召之青黃白味之酸甘辛蟲之毛介物之中堅外堅因木氣太盛彼此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春其經合於足厥陰肝足少陽膽其臟應於肝脾其病怒肝氣盛也太角與上商同者謂氣之太過自有承制有承制則有生化如太角之歲木運太過則金氣承之而所生之穀爲

稻麻所生之果爲李桃其畜雞犬其蟲毛介皆感
木金之氣而生化與上商之歲相同也蓋諸壬歲
無陽明之上臨故曰太角與上商同如有陽明司
天則當云上商與正角同蓋言雖無司天之上臨
而有自然之承制也上徵者謂司天上臨少陰君
火少陽相火乃壬子壬午壬寅壬申四歲木運有
餘而上臨火氣子居母上則其氣逆逆於上則吐
逆於下則利也木淫太過則金氣來復秋氣勁切
甚則肅殺草木凋零邪乃傷肝歲火太過是謂赫

曦長氣盛故草木蕃茂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陰
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司夏令也物得以昌
受長氣也夏主長故其化長火氣升故其氣高火
性動故其政動火光明故其令明炎灼妄擾者手
足躁擾也暄暑鬱蒸氣之和祥也炎烈沸騰極則
變易也其穀之麥豆畜之羊彘果之杏栗蟲之羽
鱗物之脈濡色之赤白元味之苦辛鹹交相承制
而生化也其象應夏其經合於手少陰心手太陽
小腸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四經其臟心者

火臟也合於肺者卽五臟生成篇之所謂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之義五臟皆然靈樞經曰心氣實則笑不休本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皆火熱之爲病也上羽者上臨太陽寒水司天乃戊辰戊戌二歲火運太過得水制之則火氣已平故與升明正徵之相同也火氣平而金不受傷故其收氣得與生長化氣之相平也上羽之歲乃太陽司天痓者太陽之爲病也上徵者上臨君相二火乃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四歲火熱更甚故收氣乃後暴烈其政火淫甚也水氣復之故時見凝慘甚則雨水冰雹而心乃受傷也土運太過是謂敦阜土氣盛而化氣布於四方故爲廣化厚德清靜土之體也順長以盈火土合化也太陰之上濕土主之故至陰內實物化充成蓋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氣內實而後化成萬物於外煙埃朦鬱土之氣也厚土者見於山陵之間也大雨時行濕氣上蒸終爲注雨也辟避也夏秋之交濕土主令濕氣盛是以秋之燥氣乃辟圓圓

徧也豐盈充也靜者土之政周備土之令也稽聚也濕則濡滯而成積聚也柔潤重淖土之德也震驚崩潰氣之變也其穀之稷麻畜之牛犬蟲之倮毛果之棗李色之黔元蒼味之甘鹹酸皆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經合於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其臟合於脾腎其腹滿四支不舉水濕之爲病也土氣太過風乃復之則脾反受傷矣歲金太過名曰堅成秋令主收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金氣清也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是以陰金治化於上而陽明之氣在下隨之秋主收而長夏主化收氣早布是以化洽不終成秋主收而長夏主化收成故燥行其政物以司成者秋之化削者金之氣也肅者金之政銳切金之令也暴折筋受其傷瘍痒皮膚之疾也霧露蕭瑟氣之祥也肅殺凋零氣之變也其穀之稻黍畜之雞馬果之桃杏蟲之介羽物之殼絡色之白青丹味之辛酸苦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秋其經合於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其臟合於肺肝其病喘喝胷憑仰息金氣太盛而肺氣實也上徵者上

臨少陰少陽二火乃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四歲金氣太過得火制之金氣已平故與審平之正商相同也金氣平故木之生氣不屈得與四氣齊等其病欬火傷肺也肅殺太甚則草木受傷長氣來復以救之是以大火西流而肺反受傷也水運太過是爲流行冬主閉藏故謂封藏寒氣司化故天氣嚴凝水政以布故火令不揚凜冽寒之化也堅凝寒之氣也謐安靜也流注水之性也漂泄沃涌水注之爲病也凝慘寒雰寒氣之和者也冰雪霜雹寒極而變易也其穀之豆稷畜之彘牛果之栗棗蟲之鱗倮物之濡滿色之黑丹黔味之鹹苦甘皆交相承制而生化也其象應冬其經合於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其藏合於腎心其病脹者水盛而乘土也上羽者謂上臨太陽寒水司天乃丙辰丙戌二歲水氣太盛故火氣不能施化也水政太過則土來復之埃昏濕氣上蒸也氣交者濕氣上升而爲雲天氣下降而爲雨也大雨時降腎反受邪也夫五運之氣如恃強而不恆其德則所勝之氣

來復所謂侮反受邪寡於畏也如政令和平各守其理則所勝之氣同化矣同化者卽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是也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凉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凉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故曰氣寒氣凉治以寒凉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强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

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

王冰曰高下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今中原地形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西方凉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然矣陽精下降故地以溫而知之於下矣陽氣生於東而盛於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氣之多少明矣陰精奉上故地以寒而知之於上矣陰氣生於西而盛於北故西方凉而北方寒君面弇而言臣面乾而對也西北東南言其大概也夫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也夫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散謂溫浴使中外條達收謂溫中不解表也今世俗皆反之依而療之則反甚矣夫寒方以寒熱方以熱溫方以溫凉方以凉是正法也是同氣也行水漬之謂湯浸漬也先天謂先天時也悉言土地生榮枯落之先後也物既有之人亦如然大謂東南西北相遠萬

里許也小謂居所高下相近二十里三十里或百里許也地形高下懸倍不相計者以近爲小則十里二十里高下平慢氣相接者以遠爲小則三百里二百里地氣不同乃異也夫不明天地之氣又昧陰陽之候則以壽爲夭以夭爲壽雖盡上聖救生之道畢經脈藥石之妙猶未免世之誣斥也

馬蒔曰此論天下之地勢病體治法壽夭有自四方而合言之者有自一方而分言之者天之不滿者西北其在正北則爲左而其氣乃寒正西則爲右而其氣乃凉地之不滿者東南其在正東則爲左而其氣常溫正南則爲右而其氣常熱伯言天氣爲陽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而陽精下降故南熱而東溫地氣爲陰東南方下西北方高而陰精上升故北寒而西凉故地之高者得陰氣以爲凉而其氣常寒寒凉之地腠理開少而閉多陰氣凝滯腹必成脹下之則脹已地之下者得陽氣以爲溫而其氣常熱溫熱之地腠理開多而閉少邪氣易感體必生瘡汗之則邪散故瘡已此雖不能盡然

而特有大小之異耳故地之高者陰精所奉則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監守其人必壽地之下者陽精所降則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眞氣傾竭其人必夭故凡有病者西北二方皮膚閉腠理密人皆食熱宜散之寒之東南二方皮膚疎腠理開人皆食冷宜收之溫之故曰西北寒凉者其氣寒凉而人多用熱當治之以寒凉及行水以漬之東南溫熱者其氣溫熱而人多用寒當治之以溫熱皆當內守强固必同其四氣以治之則可使病之平復也若西北二方有冷病者借東南溫熱之法以治之東南二方有熱病者借西北寒凉之法以治之是反其正法以治之耳彼一州之地有生化壽夭不同者亦以一州之內地勢有高下耳高則陰氣升之而治陰勝者則陰性遲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後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後天而壽也下則陽氣降之而治陽勝者則陽性速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先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先天而夭也且其地有小異小則壽夭小異

大則壽夭大異故治病者必上明天道下明地理
西北陰勝而氣厚東南陽勝而氣先及壽夭生化
之期則人之形氣可識而治法可施矣
張志聰曰夫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論天之五運
而復論地之四方左寒右凉左熱右溫者從後天
之卦象也蓋後天之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以天
地開闢而後有四方也陰陽之氣者謂四方有寒
熱之氣高下之形者謂地土有高下之形太少者
四象也因四方之氣象而各有異也精者卽天乙

所生之精水也天氣包乎下精氣通乎天故陰陽
應象論曰天有精地有形蓋天爲陽而精爲陰陰
陽上下之環轉也故精降於下則陽氣升於上是
以右熱而左溫陰精奉於上則陽氣藏於下故左
寒而右凉西北勢高東南地陷故高者氣寒下者
氣熱也適生於寒凉之方陰氣上奉則陽氣下藏
故多脹所謂臟寒生滿病也往處於溫熱之方陰
氣下降則陽氣上升故多瘡所謂痛癢瘡瘍皆屬
於火也故下之則陰精降而陽氣自升故脹者已

汗乃陰液汗之則陰液升而陽氣自降故瘡者愈此精氣出入於肌腠之間上下升降一闔一開乃自然之常理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有四方寒熱之異當從其氣而調之自然苛疾不起蓋陰精所奉之處則元氣固藏故人多壽陽精所降之方則元陽外泄故人多夭曰陰精曰陽精當知地有精而天有精蓋在地爲陰在天則爲陽也西北氣寒寒固於外則熱鬱於內故宜散其外寒凉其內熱東南氣熱則陽氣外泄裏氣虛寒故宜收其元陽溫其中冷所謂爲病雖同而治法則異也西北之氣寒凉則人之陽熱遏鬱於內故當治以寒凉行水漬之者用湯液浸漬以取汗開其腠理以使陽氣通暢東南之氣溫熱則人之腠理開而陽氣外弛故當治以溫熱強其元陽固守於內是閉者開之開者閉之氣之升長者收而藏之氣之收藏者升而散之必使其氣之和同而始平也如西北之人病寒邪而假熱者又當治以溫熱如東南之人病熱邪而假寒者又當治以寒凉所謂假者反之

乃至一方之氣而亦有陰陽寒熱之不同也如山陵高阜之地則多陰寒汚下卑濕之地則多陽熱陽勝者四時之氣先天時而至陰勝者四時之氣後天時而至蓋寒暑往來皆從地之出也此地理高下厚薄之分陰陽出入之常也生化之道者謂生長化收藏之氣陽氣治之氣多生長陰氣治之氣多收藏高者其氣發越故多天一州之氣有大小之異也高下之小者小異大者大異異謂壽天之異天道者天之化運也

地理者地之四方也陰陽更勝者五運六氣之有太過不及有淫勝鬱復也氣之先後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汚下者先天高厚者後天也明人之壽天氣之生化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靈樞經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天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天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天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天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臟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燌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鼻窒口瘡寒熱附腫風行於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迺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胹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迺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於槁流水不冰蟄蟲迺見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迺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土迺潤水豐衍寒客至沉陰化濕氣變物水飲內稽中滿不食皮痹肉苛筋脉不利甚則腑腫身後癰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迺眚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迺暑大熱消鑠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熱氣下

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鼻
窒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迺燥淒滄
數至胕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濕氣下
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
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厥
逆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
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乃鹹行水減
也

王冰曰從謂從事於彼不及營於私應用之少陽
司天寅申之歲候也臨謂御於下從謂從事於上
起謂價高於市用謂用行刑罰也臨從起用同之
火氣燔灼故曰生瘡瘡謂身瘡瘍謂頭瘡寒熱謂
先寒而後熱則瘧疾也肺爲熱害水且救之水守
肺中故爲腑腫腑腫謂腫滿按之不起此天氣之
所生也厥陰在泉故風行於地風淫所勝故心胃
痛厥鬲之病生焉少陽厥陰其化急速故病氣起
發疾速陽明司天卯酉之歲候也木用謂木功也
胕痛目赤諸病之起天氣生焉少陰在泉熱監於

地而小便變如瘧心痛諸病之起地氣生焉太陽司天辰戌之歲候也寒清時舉太陽之令也火氣高明謂燔焫炳於物也不時謂太早及偏害不循時令不普及於物也心煩噦乾諸病之起天氣生焉太陰在泉濕監於地而水飲中滿諸病之源始地氣生焉厥陰司天巳亥之歲候也土隆土用革謂土氣有用而革易其體亦謂土功事也雲物搖動是謂風高目轉耳鳴此病所生天之氣也少陽在泉火盛於地而爲大熱消爍之病病之宗兆皆地氣生焉少陽厥陰之氣變化卒急其爲疾病速若發機故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子午之歲候也熱司天氣故喘嘔寒熱之病生天氣之作也金爍石流天之交也變謂變易容質也胕痛太息地氣生也太陰司天丑未之歲候也水變謂甘泉變鹹也雲雨土化也脽謂臀肉所有之病天氣生焉止水井泉也行水河渠流注者也止水雖長迺變常甘美而爲鹹味也病少腹痛時害食者地氣生焉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地雖相同然以司天之氣

制之則歲有不病也帝問西北有戚脹而下及宜散而寒之東南有戚瘡而汗及宜收而溫之則地既相同人宜同病但一歲之內而人有不病其臟氣有不應不用者何也伯言司天之氣有以制之則人氣相從而歲有不病耳故凡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也火氣下臨尅彼肺金而肺氣上從白色被尅而見金動則草木受害火盛則變金爲耗革謂變易也大暑行而肺多病爲欬爲嚏爲鼽爲衄鼽爲鼻窒爲口瘡爲寒熱爲腫然少陽司天則厥陰風木在泉也故風行於地塵沙飛揚爲心與胃脘皆痛爲厥逆爲鬲塞不通則是木能尅土之證也且風之爲象甚迅宜病之來也主於暴速耳凡卯酉之歲陽明燥金司天也燥氣下臨尅彼肝木而肝氣上從蒼色被尅而見然卯酉爲不及之歲則木反侮之土乃受害金盛則時常淒滄木伐草萎脅爲肝之分部目爲肝之外候筋爲肝之所合故爲脅痛爲目赤爲振掉鼓慄爲筋痿不能久立皆肝病也然陽明燥金司天則少陰君火在泉

也故暴熱至土乃熱陽氣鬱人之受病者爲小便變爲寒熱如瘧甚則爲心痛水爲肺子火盛則水亦槁時則流水不冰而蟄蟲乃見也凡辰戌之歲太陽寒水司天也寒氣下臨尅彼心火而心氣上從丹色被尅而明丹色起金乃受眚水盛則火乃受病爲心熱煩爲嗌乾爲善渴爲鼽爲嚏爲喜悲爲數欠皆心肺病也熱氣雖時妄行而寒氣卽復霜不時降則又爲善忘甚則爲心痛則又心病之至也然厥陰司天則太陰濕土在泉故土乃潤水

豐衍者濕之盛也寒氣客至者濕盛則寒生也沉陰化者濕之象也濕氣變物者物受濕變也在人則有水飲內稸爲中滿不食爲皮痺肉苛爲筋脈不利甚則爲胕腫爲身後難皆土水之病也凡巳亥之歲厥陰風木司天也風氣下臨尅彼脾土而脾氣上從黃色被尅而起然巳亥爲不及之歲則土反侮之故土用則水乃受眚木盛則土必受革爲體重爲肌肉萎爲食減口爽皆脾病也且風行於太虛而雲物搖動風之象也則民病又有爲目

轉爲耳鳴皆肝膽之木受病也然厥陰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也火縱其暴地乃熱大熱燥鑠萬物之赤沃下及蟄蟲數見流水不冰皆熱盛故耳凡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也熱氣下臨尅彼肺金而肺氣上從白色被尅而起金動則草木受眚火盛則肺必多病爲喘嘔爲寒熱爲嚏爲鼽爲鼻窒且大暑流行甚則爲瘡瘍燔灼金爍石流之氣也然少陰司天則陽明燥金在泉也故地迺燥清淒滄數至則民病有爲脅痛爲善太息皆肝受金尅之病耳當是時肅殺行則草木變矣凡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也濕氣下臨尅彼腎水而腎氣上從黑氣被尅而起水受其變然丑未爲不及之歲則木反侮之故埃冒雲雨民病有爲胃中不利爲陰痿其腎氣大衰而不起不用時則腰脽皆痛動轉不便及爲厥逆皆腎之爲病也然太陰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也故地乃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民病爲心下否痛水尅火也地裂冰堅少腹亦痛時害於食且水往乘金則金氣來助止水

乃增其鹹而行水則不能增耳由此觀之則司天主歲有不病之氣故西北東南有不病之歲所以張志聰曰此論天有五運地有五方而又有司天在泉之六氣交相承制者也歲有不病者不因天之五運地之五方而爲病也臟氣者五臟之氣應合五運五行不應不用者不應五運之用也此因司天之氣制之而人之臟氣從之也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五運之氣運化於中此論五運主歲有

司天之氣以制之而反上從天化下論司天在泉之氣主生育蟲類而五運有相勝制以致不育不成後論五運之氣主生化蕃育而少陽在泉則寒毒不生陽明在泉則濕毒不生太陰在泉則燥毒不生乃上中下之交相貫通五六之五爲承制理數之自然也其金平之紀其臟肺其色白其類金皆五運五行之用也上從者因司天之氣下臨畏其勝制而從之也蓋五運之氣根於中而運於外司天之氣位於上而臨於下肺氣上從白起金用

皆上從司天之氣而不爲五運之所用金用於上則草木眚於下金從火化則變革而且耗玆嚏鼽鼻窒皆肺病也口瘍寒熱胕腫火熱證也此金之運氣而反從火化者也此論運氣上從天化與天刑歲運少有分別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故風行於地風勝則動故塵沙飛揚靈樞經曰厥陰心包絡所生病者心痛煩心胃脘痛者木尅土也土位中央中扇不通則上下厥逆也風氣迅速故其主暴速按此章重在天氣制之臟氣上從有司天則有在泉故兼論其在泉之氣立者木之體也蓋言五行之體在地而其用上從於天木從天化故下爲土眚金氣下臨故木伐草萎脅痛目赤振掉筋痿皆肝木之病陽明司天則少陰君火在泉故暴熱至而土乃暑也鬱長也陽熱甚故小便變而寒熱如瘧瘧所謂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也心痛者火淫於內也槁草木枯槁也謂火行於草木枯槁之時故流水不冰而蟄蟲不藏也火者火之體明者火之用也寒氣下臨臟氣上從火性炎上水性潤

下是以火性高明於上而水寒冰凝於下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火氣妄行於上故霜寒以復之心熱煩嗌乾善渴火炎於上也肺者心之蓋鼽嚏善悲火熱鑠金也火爲陽水爲陰數欠者陽引而上陰引而下也善忘者寒復而神氣傷也太陽司天則太陰濕土在泉故生乃潤水豐衍者土能制水也按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則寒水之客氣加臨於三之氣濕土之主氣主於四之氣故曰寒客至沉陰化謂長夏之交水濕相合無火土之長化是以濕氣變物也水飲中滿皮痹肉苛皆水濕之爲病也身後癰者癰發於背也本經曰諸癰腫者寒氣之變也太陽寒水主氣而經脉循於背故爲身後腫土平之紀其類土其臟脾其色黃土且隆者土體豐厚於下也黃起者土用上從於天也土從木化則受其勝制故土用變革而爲體重食減之脾病也目轉耳鳴風淫於上也厥陰風木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木火相生故火縱其暴地乃暑者太陰濕土亦暑熱也赤沃下者雖沃若之木葉亦

焦赤而下落矣至冬令嚴藏之時而蟄蟲不見流
水不冰火性速而少陽主樞故其發機速草木青
大暑流行熱甚於春夏也金鑠石流熱淫於秋冬
也意言司天之氣雖主歲半以前而又統司一歲
在泉之氣止司歲半以後故曰風行於地曰土乃
暑曰濕氣變物皆從長夏而起運也少陰司天則
陽明燥金在泉故地乃燥淒滄數至清肅之氣也
胗痛善太息肝膽之病也肅殺行則草木變黑起
水變用行而體變也埃冒雲雨濕土之氣化也胃

中不利水氣上乘也陰痿者腎氣衰於下也夫陽
氣生於腎陰而運用於膚表腎氣大衰故陽氣不
起不用陽氣不起則手足爲之厥逆當其冬令之
時腎臟主氣而反腰脽痛動轉不便因腎氣上從
而大衰於下也太陰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故地
乃藏陰而蟄蟲早附也心下否者上下水火之氣
不交也地裂冰堅者寒水之變易也少腹痛者腎
病於下也時害於食者水上乘土也夫腎爲本肺
爲末皆積水也乘金則止者水氣上乘於肺則止

耳夫心氣通於舌心和則知五味水增味乃鹹者水盛而上乘於心也此水氣太過之爲病故行水則病減也以上論五運之氣因天氣制之而五臟五行之氣反從之而上同天化也　張介賓曰五行各有所制制氣相加則受制者不得不應應則反從其化而爲用矣如熱甚者燥必隨之此金之從火也燥甚者風必隨之此木之從金也風甚者塵霾隨之此土之從木也濕蒸甚者霖注隨之此水之從土也陰凝甚者雷電隨之此火之從水也

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夫龍得東方木氣故雲從之雲者土氣也虎得西方金氣故風從之風者木氣也此承制相從之理不可不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六

黃帝素問三十六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六

黃帝素問三十六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下

藝術典第五十六卷

醫部彙考二十六

黃帝素問三十六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下

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岐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

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
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
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
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
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
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己勝天氣制
勝己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
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
根於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

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
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
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
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

王冰曰厥陰司天謂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
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也靜謂靜退不先用
事也羽爲火蟲氣同地也火制金化故介蟲不成
謂白色有甲之蟲少孕育也在泉則地氣制土黃
倮耗損歲乘木運其又甚也羽蟲不育少陽自抑

之是則五寅五申歲也少陰司天謂五子五午之歲也靜謂胡越鷰百舌鳥之類是歲黑色毛蟲孕育少成在泉則地氣制金白介蟲不育歲乘火運斯復甚焉是則五卯五酉歲也太陰司天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之歲也倮蟲謂人及蝦蟆之類也羽蟲謂青綠色者則鸚鵡鴝鵒鳥凡翠碧青綠色有羽之鳥也歲乘金運其復甚焉在泉則地氣制水黑鱗不育歲乘土運而又甚乎是則五辰五戌歲也少陽司天謂中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也倮蟲謂青綠色者也羽蟲謂黑色諸有羽翼者則越鷰百舌鳥之類是也在泉則地氣制金白介耗損歲乘火運其又甚也毛蟲不育天氣制之是則五巳五亥歲也陽明司天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羽爲火蟲故爲育也介蟲諸有赤色甲殼者也赤介不育天氣制之在泉則地氣制木黑毛蟲耗歲乘金運損復甚焉是則五子五午歲也羽蟲不就以上

見少陰也太陽司天謂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也倮蟲育地氣同也鱗蟲靜謂黃鱗不用也是歲雷霆少舉以天氣抑之也在泉則天氣制勝黃黑鱗耗是則五丑五未歲也當乘所不能成之運悉少能孕育也斯並運與氣同者運乘其勝復遇天符及歲會者十孕不全一二也天氣隨己不勝者制之謂制其色也地氣隨己所勝者制之謂制其形也故又曰天制色地制形也是以天地之間五類生化互有所勝

互有所化互有所生互有所制矣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則蕃息也夫天地間有生之物凡此五類五謂毛羽倮鱗介也然生氣之根本發自身形之中中根也非是五類則生氣根系悉因外物以成立去之則生氣絕矣根於外者亦五謂五味五色類也然木火土金水之形類悉假外物色象乃能生化外物既去則生氣離絕也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是二十五者根中根外悉有之五氣謂臊焦香腥腐五味謂酸苦辛鹹甘五色謂青黃

赤白黑五類有二其一謂毛羽倮鱗介其二謂燥濕液堅奕夫如是等於萬物之中互有所宜也若諸有形之類根於中者生源繫天其所動靜皆神氣爲機發之主故其所爲也物莫之知是以神捨去則機發動用之道息矣根於外者生源繫地故其所生長化成收藏皆爲造化之氣所成立故其所出也物莫之知是以氣止息則生化結成之道絕滅矣其木火土金水燥濕液堅柔雖常性不易及乎外物去生氣離根化絕止則其常體性顏色皆必小變移其舊也有制有勝有生有成謂根中根外悉如是也

馬蒔曰此言歲有胎孕不育不全者以六氣五類之氣相勝制也六氣司天在泉之氣有六也五類毛羽倮介鱗也帝問一歲之內凡胎孕有不育者而歲氣之同有不能全伯言六氣五類有相勝相制氣之同者則其胎孕盛氣之異者則其胎孕衰此乃天地之道生化之常耳故五巳五亥之歲乃厥陰風木司天也毛蟲屬木羽蟲屬火介蟲屬金

惟厥陰風木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故毛蟲靜者
木用事而毛蟲無恙也羽蟲育者木同地化也介
蟲不成者火制金化也若五寅五申之歲主厥陰
風木在泉則少陽相火司天矣其毛蟲育者木王
也倮蟲耗者木勝土也羽蟲不育者少陽之火自
抑也凡稱不育不成者非悉無也皆謂少耳五子
五午之歲乃少陰君火司天則陽明燥金在泉矣
故羽蟲靜者火用事而羽蟲無恙也介蟲育者地
金王也毛蟲不成者地金勝木也若五卯五酉之
歲主少陰君火在泉則陽明燥金司天矣其羽蟲
育者火氣王也介蟲耗而不育者火勝金也五丑
五未之歲乃太陰濕土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矣
故倮蟲靜者土用事而倮蟲無恙也鱗蟲育者地
水王也羽蟲不成者水勝火也若五辰五戌之歲
主太陰濕土在泉則太陽寒水司天矣其倮蟲育
者土氣王也鱗蟲不成者土勝水也五寅五申之
歲乃少陽相火司天則厥陰風木在泉矣故羽蟲
靜者火用事而羽蟲無恙也毛蟲育者木同地化

也倮蟲不成者地木勝土也若五巳五亥之歲主少陽相火在泉則厥陰風木司天矣其羽蟲育者火氣王也介蟲耗者火勝金也毛蟲不育者木同火化也五卯五酉之歲乃陽明燥金司天則少陰君火在泉矣介蟲靜者金用事而介蟲無恙也羽蟲育者地火王也介蟲不成者火勝金也若陽明燥金在泉則少陰君火司天矣介蟲育者金氣王也毛蟲耗者金勝木也羽蟲不成者水爲火復也五辰五戌之歲乃太陽寒水司天則太陰濕土在泉矣鱗蟲靜者水用事而鱗蟲無恙也倮蟲育者地氣同也若五丑五未之歲主太陽寒水在泉則太陰濕土司天矣其鱗蟲耗者土勝水也倮蟲不育者木爲水復也凡乘木之運則倮蟲不成乘火之運則介蟲不成乘土之運則鱗蟲不成乘金之運則毛蟲不成乘水之運則羽蟲不成此則乘所不成之運者則悉少孕育也故六氣主有所制歲立主有所生在泉之地氣則制己所勝如厥陰在泉而木能勝土之類但其所制者則在五類之形

如倮蟲不育之類司天之氣則制其勝己如厥陰司天而金能尅木但其所制者則在五類之色如介蟲不白之類所以五類盛衰各隨其氣之所宜氣盛則盛氣衰則衰至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者乃氣之常也此其生氣之根本發自身形之中外無根而根在於內所謂中根也至於根生於外者凡金玉土石草木之類則假外氣以生亦以五行而分者有五故凡生化有別其氣味色類宜各有五者不以動植而殊也何也蓋根於中者以生氣根於身中而神氣爲靜動之主命曰神機若神去則機息六微旨大論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者是也根於外者以生氣根於身外而假氣以成立主持命曰氣立若氣止則化絕六微旨大論云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者是也故凡制勝生成皆各有之苟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者正此之謂也

張志聰曰此論司天在泉之六氣主胎育蟲類而

五運有相勝制是以所主之不全也五類者五運之氣與五行生物之同類也如五運六氣之相同者則所主之生物蕃盛如五運六氣之相異者則所主之生物衰微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是以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故主毛蟲靜而羽蟲育謂安靜而能長成也育生育也介蟲不成謂癸巳癸亥歲受火運之勝制而金類之蟲不成也按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此五類之蟲於天地之生物備矣厥陰在泉故主毛蟲育下文曰地氣制己勝是也羽木勝土故主倮蟲耗下文曰地氣制己勝是也羽蟲不成謂丙寅丙申歲受水運之勝制故火類之蟲不育少陰司天則陽明在泉故主羽蟲靜而介蟲育毛蟲不成謂庚子庚午歲受金運之勝制是以木類之蟲不成少陰在泉故主羽蟲育地氣制己勝故主介蟲耗少陰在泉乃陽明司天之歲如癸卯癸酉歲受火運之勝制當至介蟲不育故曰

介蟲耗不育蓋謂耗則所勝微不育則勝制甚故下文曰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謂受五運之所乘制以致不育不成乃勝制之甚者也太陰司天則太陽在泉故主倮蟲靜而鱗蟲育如辛丑辛未歲受水運之勝制則火類之蟲不成太陰在泉故主倮蟲育制己所勝當主鱗蟲耗如甲辰甲戌歲受土運之勝制當主鱗蟲不成按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寒濕相合而無生長之氣故不曰耗而曰不成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故主羽蟲靜而毛蟲育倮蟲不成者謂壬寅壬申歲受木運之勝制而土類之蟲不成少陽在泉故主羽蟲育制己所勝故主介蟲耗如乙巳乙亥歲受金運之勝則木類之蟲不育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故主介蟲靜而羽蟲育如癸卯癸酉歲受火運之勝制則金類之蟲不成陽明在泉故主介蟲育制己所勝故主毛蟲耗如逢丙子丙午歲受水運之勝制則火類之蟲不成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故主鱗蟲靜而倮蟲育太陽寒水在泉乃太陰濕土司天水

濕合化則土不能制水矣耗散也鱗蟲耗者土崩潰而鱗見於陸也如丁丑丁未歲受木運之勝制則土類之蟲不成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者總結上文而言諸乘所不成之運氣則勝制之甚者也金西銘曰經文止曰不成今又疏出運氣有相勝制恐與經義不合歟曰參究經旨貴在精微若云順文訓釋何異糠粃中塵垢試觀厥陰司天則勝己之蟲不成少陰太陰司天則生我之蟲不成少陽司天則我生之蟲不成陽明司天則曰介蟲靜

又曰介蟲不成奚既靜而又不成耶太陽司天不曰某蟲不成要知太陰少陰司天亦可以我生之蟲不成少陽司天亦可以生我之蟲不成陽明司天逢歲運之勝制故雖育而不成太陽司天或值天符之歲則無不成之蟲六氣之中皆可互相推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當於錯綜中求之其義自得再按六元正紀論曰五運之化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如戊寅戊申歲以火運而值少陽司天是從天氣而逆地氣矣如癸巳癸

亥歲以火運而值少陽在泉是從地氣而逆天氣矣從天氣則無有不成之蟲逆地氣則當介蟲不育從地氣則當羽蟲育逆天氣則當介蟲不成以五運之從逆合六十年推之五類之不育不成始備氣主者謂五運爲五氣之主歲立者謂歲半以前天氣主之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司天在泉之六氣以立歲六氣有所生而五運有所制故有不育不成地氣制己勝者如厥陰在泉倮蟲耗少陰在泉介蟲耗制己所勝之蟲類故曰地制形六元正紀論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隨之運居於中而常先也是五運之氣運化於天地之中而常先勝於司天在泉之氣者也上文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白起金用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蒼起白用是司天之氣又能制勝己之運氣而使白起丹起蒼起黃起故曰天制色此皆五運六氣之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勝制之常也夫五運之氣根於中而生化氣味色類之於外

也其蒼黔丹素元之氣經於五方之分化生五行以應生長化收藏之五氣故所謂中根也猶根本之於枝葉根於中而生發於外也根於外者謂天地陰陽之氣以生育草木昆蟲而草木昆蟲皆有五者之氣味色類仍本於五行之所生故曰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也五類五宜者謂五類之蟲各有五行氣之所宜也然五運之氣運化於天地之中司天在泉之氣循行於天地之外各有制勝有生成交相承制者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機者五運之旋機也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出入於天地之間而爲生物之生長壯老已故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矣氣立者謂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爲萬物之生長化收藏故曰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矣此天地五行之氣升降出入動而不息各有勝制各有生成萬物由之人氣從之故不知五運六氣之臨御太過不及之異同不足以言生

化矣按上文曰歲立此節曰氣立蓋謂司天在泉之氣以立歲也六氣包乎地之外而通貫乎地之中故曰根於外

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濕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濕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濕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黔秬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黔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

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凉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瀉之久新同法（能音耐）王冰曰始謂始發動散謂流散於物中布謂布化於結成之形所終亟於收藏之用故始動而生化流散而有形布化而成結終極而萬象皆變也即事驗之天地之間有形之類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凡如此類皆謂變易生死之時形質是謂氣之終極也然天地雖無情於生化而生化之氣自有異同爾何者以地體之中有六入故也氣有同異故有生有化有不生有不化有少生少化有廣生廣化矣故天地之間無必生必化必不生必不化必少生少化必廣生廣化各隨其氣分所好所惡所異所同也今舉寒熱燥濕四氣不同則溫清異化可知之矣如少陽在泉巳亥歲氣化也夫毒者皆五行標盛暴烈之氣所爲也今火在地中其氣正熱寒毒之物氣與地殊生死不同故生少也火制金氣故味辛者不化少陽之氣上奉厥陰故

其歲化苦酸也六氣主歲唯此歲通和木火相承故無間氣苦丹地氣所化酸蒼天氣所生餘所生化悉有上下勝尅故皆有間氣矣陽明在泉子午歲氣化也燥在地中其氣凉清故濕溫毒藥少生化也金木相制故味酸者少化也陽明之氣上奉少陰故其歲化辛與苦也辛素地氣苦丹天氣甘間氣所以間金火之勝尅故兼治甘太陽在泉丑未歲氣化也寒在地中與熱味化故其歲物熱毒不生水勝火味故當苦也太陽之氣上奉太陰故其甘之化薄而爲淡所以淡亦屬甘淡黔天化鹹秬地化也厥陰在泉寅申歲氣化也溫在地中與清殊性故其歲物清毒不生木勝其土故味甘少化也厥陰之氣上合少陽合氣既無乖忤故其治化酸與苦也酸蒼地化苦赤天化氣無勝尅故不間氣以甘化也厥陰少陽在泉之歲皆氣化專一其味純正然餘歲悉上下有勝尅之氣故皆有間氣間味矣少陰在泉卯酉歲氣化也熱在地中與寒

殊化故其歲藥寒毒甚微火氣爍金故味辛少化也少陰陽明主天主地故其所治苦與辛焉苦丹爲地氣所育辛白爲天氣所生甘間氣所以間止尅伐也太陰在泉辰戌歲氣化也地中有濕與燥不同故乾毒之物不生化也土制於木故味鹹少化太陰之氣上承太陽故其歲化甘與鹹甘斂地化鹹秬天化寒濕不爲大忤故間氣同而氣熱者應之化淳謂少陽在泉之歲也火來居水而反能化育是水鹹自守不與火爭化也氣專謂厥陰在泉之氣木居於水而復下化金不受害故辛復生化與鹹俱王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司天地氣太過則逆其味以治之司天地氣不及則順其味以和之上取謂以藥制有過之氣制而不順則吐之下取謂以迅疾之藥除下病攻之不去則下之內取謂食及以藥內之審其寒熱而調之外取謂藥熨令所病氣調適也當寒反熱以冷調之當熱反寒以溫和之上盛不已吐而脫之下盛不已下而奪之謂求得氣過之道也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

取之下謂寒逆於下而熱攻於上不利於下氣盛於上則溫下以調之取之上謂寒積於下溫之不去陽藏不足則補其陽旁取謂氣并於左則藥熨其右氣并於右則藥熨其左以和之必隨寒熱爲適凡是七者皆病無所逃動而必中斯爲妙用矣

夫氣性有剛柔形證有輕重方用有大小調制有寒溫盛大則順氣性以取之小奠則逆氣性以伐之氣殊則主必不容力倍則攻之必勝是則謂湯飲調氣之制也故治必量氣盛虛而行其法病之新

久無異道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所資者有生化成熟不同正以地氣制之而詳推其用藥之法也帝問萬物之生化者氣之始發也既而氣流散於物則爲有形又既而氣布化於結成之形則爲蕃育及至於物象之變如生則柔弱而死則堅强之類者氣之終也始終不外乎一氣而已然而五味所資以養人者其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其故何也伯言此乃在泉之氣有以制之也非天之不生而

地之不長也何也以寒熱燥濕清溫不同其化故耳故巳亥之歲少陽相火在泉也火在地中故寒毒之物不生所謂毒者五行暴烈之氣所成也火制金氣故味辛者不化少陽之氣上奉厥陰故其歲化所治者苦之與酸酸苦屬火而酸屬木其穀之所生者蒼之與丹蒼屬木而丹屬火苦丹爲地氣所化酸蒼爲天氣所生然六氣主歲惟此歲逼和木火相承故無間氣餘所生化悉有上下勝則皆有間氣矣卯酉之歲陽明燥金在泉也燥在地中故濕毒之物不生金制木氣故味酸者不化燥氣勝濕故氣之濕者不行陽明之氣上奉少陰故其歲化所治者辛苦甘辛屬金而苦屬火其穀之所生者丹素丹屬火而素屬金辛素爲地氣所生苦丹爲天氣所生甘爲間氣所生所以間金火之勝尅故兼治甘也丑未之歲太陽寒水在泉也寒在地中故熱毒之物不生水勝火味故味苦者不化太陽之氣上奉太陰故其歲化所治者淡鹹淡屬土而鹹屬水以淡爲甘之薄味也其穀之所生

者黔秬黔屬土而秬屬水淡黔爲天氣所生鹹秬爲地氣所生也寅申之歲厥陰風木在泉也風氣與火氣相合則溫在地中故淸毒之物不生木勝其土故味甘者少化也厥陰之氣上合少陽氣無乖忤故其歲化所治者酸苦酸屬木而苦屬火其穀之所生者蒼赤蒼屬木而赤屬火酸蒼爲地氣所生苦赤爲天氣所生也氣無勝尅故不間氣以甘化耳惟此厥陰在泉之歲少陽司天水火相合氣化專一味亦純正故曰其氣專其味正餘歲則有上下相尅之氣皆有間氣與間味矣卯酉之歲少陰君火在泉也熱在地中故寒毒之物不生火勝其金故味之辛者不化少陰之火上奉陽明故其歲化所治者辛苦甘辛屬金苦屬火而甘則間氣所生也其穀之所生者白丹白屬金而丹屬火苦丹爲地氣所育辛白爲天氣所生也辰戌之歲太陰濕土在泉也濕在地中故燥毒之物不生土勝其水故味之鹹者少化也寒濕不爲大忤故間氣同而氣熱者應之太陰之氣上奉太陽故其歲

化所治者甘鹹甘屬土而鹹屬水其穀酁秬酁屬土而秬屬木甘酁爲地氣所化鹹秬爲天氣所化也凡此諸氣在泉惟少陽在泉之歲火來居泉而反能化育是水鹹自守不與火爭化乃化之至淳者也厥陰在泉之歲木居於水而復下化金不受害故辛復生化與鹹俱王是氣之至專者也上文厥陰在泉而曰其氣專其味正正謂此耳蓋此兩歲上下之氣無尅伐之嫌故辛得與鹹同應王而生化餘歲則上下有勝尅之變故其中間其味兼

化以緩其制抑餘苦鹹酸三味不同其生化也是以天地之間藥物辛甘者居多耳故司天地者上下也其司天地之氣不及而補之則當順其味以和之司天地之氣太過而瀉之則當逆其味以治之皆以所在之或寒或熱或盛或衰而善調之故曰凡治病者或取之上而吐之或取之下而下之或取之內而內消之或取之外而熨解之皆求人身之有病者何在其耐毒藥者以氣味之厚者治之不耐毒藥者則止以氣味之薄者治之耳上文

上下內外皆正治也然有反氣而治者則病在上取之下蓋氣壅於上而宜降之也病在下取之上蓋氣滯於下而宜升之也病在中者則旁取之蓋病在於中而經脈行於左右則或灸或刺或熨或按皆當取之於旁也不惟是也病之熱者當以寒藥然性寒者則與病逆必溫而行之可也病之寒者當以熱藥然性熱者則與病逆必凉而行之可也不惟是也凡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瀉之皆量其順逆而行之不以病之逆順而異其法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之氣主生化萬物而受在泉之下之氣以制之非天地之不生長也氣謂五運之化氣氣始而生化者得生氣也氣散而有形者得長氣也氣而蕃育者得化氣也氣終而象變者感收藏之氣物極而變成也此五運之氣主生長化收藏自始至終其致一也夫化生五味五味所資

者以五運所化之味而反資助其地氣也蓋言五運之氣主生化而因地氣以制之是以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也寒熱燥濕乃司天在泉之六氣與五運不同其化是以五運所主之生化蕃育因地氣以制之致有厚薄多少也毒獨也謂獨寒獨熱之物類則有偏勝之毒氣矣少陽相火在泉故寒毒之類不生寒熱不同其化矣如辛巳辛亥歲寒水化運值少陽在泉地氣制之以致寒毒不生乃地氣制勝其化運也夫五色五味五運之所主

也如少陽司天則白起金用是色從天制所謂天制色也少陽在泉其味辛是味從地制所謂地制形也此化運之色味因司天在泉之勝制畏而從之故曰五味所資謂化運之五味反資助其地氣也治主治也少陽在泉則厥陰司天故所主之苦酸其穀主蒼丹者成熟從天地之氣而不從運化也按審平之紀其色白其味辛如值少陽司天則白色反從天化少陽在泉則辛味反資地氣是天地之氣勝制其運氣也如厥陰司天介蟲不成厥

陰在泉羽蟲不育是五運之氣勝制其司天在泉也故曰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謂五運六氣各有生成如逢勝制則不生不成矣陽明燥金在泉是以濕毒之物類不生酸木味也敷和之紀其色蒼其味酸如值壬子壬午之歲陽明在泉地氣制之而木運之味反從地化故其味主酸夫陽明不從標本從中見太陰濕土之化故其氣主濕所主之味辛苦甘亦兼從土化也其穀主丹素者成熟從司天在泉之氣化下篇所謂歲穀是也太陽寒水在泉故熱毒之類不生寒熱不同其化也如癸丑癸未歲火主化運火畏水制而火味反資從其地氣故其味苦淡附於甘故所主之味淡鹹其穀主黃元者成熟厥陰在泉則清毒不生土畏木制故其味甘其所主之味酸苦其穀主蒼赤者成熟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而在泉之氣味又從中見所主之苦熱故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君火在泉是以寒毒不生金畏火制故其味辛少陰在下則陽明在上陽明在上燥氣治之中

見太陰陽明從中見濕土之化故所主之味辛苦
甘兼從中見之土味也其穀主白丹者成熟太陰
濕土在泉是以燥毒之物類不生水畏土制故其
味鹹太陰在下則太陽在上故其氣熱謂太陽之
從本從標味從地化而氣從天化也其所主之味
甘鹹其穀主黔秬者成熟夫五味所資其化氣者
因勝制而從之也化淳者謂陽明從中見濕土之
化燥濕相合故其化淳一金從土化故味之鹹者
守而勿敢泛溢畏太陰之制也氣專者厥陰從中

見少陽之主氣故味之辛者與甘酸苦味俱主之
蓋辛受火制制則從火化也夫寒熱燥濕在泉之
六氣也酸苦甘辛鹹五運之五味也以燥濕之化
淳則鹹守相火之氣專則辛化蓋因地氣制之而
味歸氣化也上下謂司天在泉之氣補助從順也
如少陽在泉則厥陰司天當用苦酸之味以補之
蓋助其上下之氣也如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
辛涼熱淫所勝平以鹹寒如諸氣在泉寒淫於內
治以甘熱火淫於內治以鹹冷謂淫勝之氣又當

反逆以平之故以所在之寒熱盛衰而調之謂盛則治之衰則補之則上下之氣和調矣夫司天在泉之氣升降於上下五運之氣出入於外內各求其有過者取而治之能勝其毒者治以厚藥不能勝毒者治以薄藥此治歲運之法也氣反者謂上下外內之病氣相反也如下勝而上反病者當取之下上勝而下反病者當取之上外勝而內反病者當取之外旁至眞要論曰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卽此義也治熱以寒溫而行之者蓋寒性與熱氣不合故當溫而行之所謂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此反治之法也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此正治之法也蓋亢竟以清冷治溫熱以溫熱治清冷所謂逆者正治是也消之削之內取外取也吐之下之上取下取也補之瀉之補上補下治上治下也久者謂伏氣之病新者感而卽發也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

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臟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

王冰曰藥祛食隨謂食以無毒之藥隨湯丸以迫逐之使其盡也又行水漬之使中外通和氣無流凝則釋然消散眞氣自平

兼藥食和中外以治之也帝問病有在中而聚散不常者當審虛實之不實不堅且聚是果何法以治之伯言審其有積無積如無積者則求其病之在於何臟其臟虛者宜有以補之故藥以祛其病食以隨其欲不專於用藥可也又必用藥之湯水以漬之則藥食調其中而湯水治其外庶幾中外和而病可已矣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之氣爲病而有治之之法也病在中者根於中也不實不堅且聚且散者神機之出入於外內也如敷和之紀其臟肝其病裏急支滿備化之紀其臟脾其病否蓋五運之氣內合五臟故無積者當求其臟也臟氣虛則補之先用

藥以祛其邪隨用食以養其正行水漬之以取汗和其中外使邪從外出可使畢已矣　張玉師曰積者邪積於五臟之間無積則邪干臟氣故當求其臟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

王冰曰大毒下品藥毒毒之大也常毒中品藥毒毒之小也上品中品下品無毒藥悉謂之平大毒之性烈其爲傷也多小毒之性和其爲傷也少常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和平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則有偏絕久攻之則臟氣偏弱既弱且困不可長也故十去其九而止服至約已則以五

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臟宜者食之已盡其餘病
藥食兼行亦通也法謂前四約也餘病不盡然再
行之毒之大小至約而止必無過也若不察虛實
但思攻擊而盛者轉盛虛者轉虛萬物之病從茲
而甚眞氣日消病勢日侵咎之來苦天之興難
可逃也夫補實則致邪攻虛爲失正正氣既失則
爲死之由矣所謂伐天和也
馬蒔曰此言約方有法而藥食皆先之歲氣也帝
問凡藥有毒無毒服之者有所約乎伯言病有久
者則方必大病有新者則方必小故藥有大毒常
毒小毒無毒之分則去病以六分七分八分九分
而止當量其病之新故而制方大小以用之至於
穀肉果菜以食爲養但盡其所宜無使過之以傷
其正耳夫藥食兼行如此如病有未盡又行之復
如前法也然歲有六氣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必
先知六氣所在人脈至尺寸應之太陰所在其脈
沈少陰所在其脈鉤厥陰所在其脈弦太陽所在
其脈大而長陽明所在其脈短而濇少陽所在其

脈大而浮如是六脈則爲天和不知之者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脈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脈如故而寒疾已起故凡用藥以治病者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可也又當知病有虛實如邪氣實者而又補之是之謂盛盛也又謂之致邪也正氣虛者而又瀉之是之謂虛虛也又謂之失正也斯則遺人以夭殃而絕其長命耳

病有久新者謂病之能毒不能勝毒也方有大小者謂有可以厚藥止可以薄藥也毒者有大寒大熱及燥濕偏勝之毒氣故止可攻疾中病卽止過則傷正矣是以大毒之藥治病病去其六卽止後服常毒治病病去其七卽止之小毒治病病去其八卽止之卽無毒之藥亦不可太過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臟氣法時論曰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故以藥石治病穀肉食養使病盡去之又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如病不盡復以藥石治養如前

法又必先知歲運之盛衰衰則補之盛則瀉之補則從之瀉則逆之無伐天運之中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邪則祛之正則養之無絕人長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經絡以通以字同已

王氷曰化造化也代大匠斲猶傷其手況造化之氣人能以力代之乎夫生長收藏各應四時之化雖巧智者亦無能先時而致之明非人力所及由是觀之則物之生長收藏之化必待其時也物之成敗理亂亦待其時大要上古經法引古之要旨以明時化之不可違不可以力代也

馬蒔曰此言人病而瘠者當順化奉時以待之也帝問歲氣有久病者氣乃不康及病去而瘠伯言天地有自然之化不可以人力代故無代化也人

物有成敗之時不可以私智違故無違時也今久病而不康及病去而瘠者其經絡已通血氣已順當復其不足之臟而與足者同必養之和之而靜以待時則形自彰而不瘠矣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形體亦由氣運之所資養者也夫神去則機息氣止則化絕神氣之不可不調養也然而神氣猶主人形骸若器宇形與神俱而後可終其天年是形之不可不調養也氣從者謂神氣已調不康而瘠謂身不康而形尚瘦也化謂五運之化氣代更代也時謂六氣之主時如敷和之紀其臟肝其養筋升明之紀其臟脾其養肉審平之紀其臟心其養血備化之紀其臟肺其養皮毛靜順之紀其臟腎其養骨髓是形之皮肉筋骨皆由化運之所資養不可更代者也又如春氣養筋夏氣養血脈長夏氣養肌肉秋氣養皮毛冬氣養骨髓是形之皮肉筋骨又皆由四時氣之所養而時不可違也脈絡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血者神氣也如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神氣之不

足而與無病者之相同是神氣已復但身不康健而形尚瘦瘠故當存養其神和調其氣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得時化之養漸乃彰著矣此氣運養身之大要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七

黃帝素問三十七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之上

藝術典第五十七卷

醫部彙考三十七

黃帝素問三十七　上之上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馬蒔曰前天元紀大論第四節以厥陰之上風氣主之等云爲六元彼乃名篇曰天元紀大論此末有署曰六元正紀故遂名篇其義發彼之所未盡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六氣主司天于上在泉于下五

運之氣運化于中間氣紀步爲加臨之六氣以主時五六相合以三十年爲一紀再紀而爲一周故名六元正紀大論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天氣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末數字上聲

王冰曰氣同謂之從氣異謂之逆勝制爲不相得相生爲相得司天地之氣更淫勝復各有主治法

則欲令平調氣性不違忤天地之氣以致清靜和平也令終不滅久而不易謂氣主循環同於天地太過不及氣序當然不言永定之制則久而更易去聖遼遠何以明之部主謂分六氣所部主者也

宗司謂配五氣運行之位也氣數謂天地五運氣更運之正數也正化謂歲直氣味所宜酸苦甘辛鹹寒溫冷熱也

馬蒔曰此帝欲推六元之紀而伯啓其端也或從天氣或逆天氣者運氣與司天之氣有異同也或從地氣逆地氣者運氣與在泉之氣有異同也從爲相得逆爲不相得通天紀從地理者明司天在泉之義也和其運調其化者和調五運及六化之氣也上下合德無相奪倫者司天在泉之德不相凌奪也自通天之紀至勿乖其政即下文折其鬱氣資其化源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等義也調其正味從逆者即下文食歲穀以全其眞及用寒遠寒等謂也從其類序者如自甲子以至乙卯初氣以至終氣皆是也分其部主者

凡天地左右初氣終氣分爲主客皆有部主也先立其年者如下文某年爲壬辰某年爲壬戌也以明其氣者何爲運氣壬爲太角是也何爲司天之氣太陽寒水司天是也何爲在泉之氣太陰濕土是也明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者明司天在泉五行六氣之化也

張志聰曰六化謂司天在泉各有六氣之化六變謂勝制之變也勝復者謂五運之氣亦復其歲有相勝制而治之不全也甘苦辛鹹酸淡謂五味所資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先後之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也此承上章而言司天在泉之氣制勝其五運五運之氣制勝其司天在泉今欲調之正味使氣運和平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蓋盡人事以救天地之淫邪故謂之正紀大論五運謂五行之化運或從五氣者謂敷和升明審平靜順之紀五運和平與六氣無犯也或逆天氣者如丙子丙午歲火運司天而行水運甲辰甲戌歲水運司天而

行土運也或從天氣或從地氣者太過而從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凡此二十四歲與天地相符與地氣相合也或逆地氣或逆天氣者除天符歲會之年而與司天在泉之氣不相合也或相得或不相得者謂四時之氣如風溫春化同熱曛夏化同清露秋化同雲雨長夏化同冰雪冬化同此客氣與時氣之相得也如主氣不足客反勝之是客氣與時氣之不相得也通天之紀從地之理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者使司天在泉之氣上下和平也天地升降不失其宜者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天地之更用無失其宜也和其運調其化使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者調和五運之氣宣行德化勿乖其政令也夫五運六氣有德化政令之和祥必有淫勝鬱復之變易今欲使氣運和平須以五味折之資之益之抑之故曰調之正味蓋在天爲氣在地爲味以味而調其氣也從逆者謂資之益之者從之折之抑之者當逆取也五運陰陽者天地之

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令善也謂能調其氣運得令終而無殄滅之患垂永久而無變易之災類者甲己類天干子午類地支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各有其序所謂先立其年是也部主者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以六氣爲六部各主歲而主時陰之上熱氣主之以六氣爲六部各主歲而主時也宗司者謂五運五行爲運氣之宗主正化者熱化寒化雨化風化所謂以明其氣是也運行之數者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碁之日周而復始臨御之化者六氣有司天之上臨有在泉之下御有四時之主氣有加臨之客氣也明其氣數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矣

帝曰太陽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

馬蒔曰辰屬太陽寒水故以五辰五戌之年爲太陽之政

太陽（司天）太角（化運）太陰（在泉）壬辰壬戌（壬爲陽年歲木太過故主太角）其運風其化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

馬蒔曰太陽寒水司天司之爲言直也主行天之

令上之位也餘倣此壬爲陽水爲太角歲運者運之爲言動也主天地之間人物化生之氣中之位也餘倣此太陰濕土在泉者主地之化行乎地中下之位也餘倣此壬爲木運故主風鳴紊啓坼風之化振拉摧拔風之變凡曰運曰化曰變皆從太角運起眩掉目瞑風之病主於肝林億云詳此病證以運加司天地爲言

張志聰曰此節專論太角之化運後節始論司天在泉及間氣加臨之六氣鳴風木聲紊繁盛也啓坼木發而開坼也風木太過故其變振拉摧拔眩掉目瞑皆風木之爲病　倪仲宣曰五運內合五藏病在肝故證見于目後五運倣此

太角（初正）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馬蒔曰太角初正者從壬爲太角上起也少徵太宮少商太羽終者太生少少生太此老變爲少少變爲老之義後倣此

張志聰曰按靈樞經云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又曰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陽

與陽別寒與熱爭是五音主子午之二至卯酉之二分土位中宮而分王于四季故五音合五行之化運按木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天地開闢而五方五時皆屬後天之氣故以太角木運爲首爲正次少徵次太宮少商太羽五運相襲終其之日之終以角下註初字羽下註終字者蓋每歲仍以角木主春徵火主夏商金主秋羽水主冬七居中宮而主長夏此五音之主時也故其運風其化鳴

紊啓坼其運熱其化暄暑鬱燠此論主歲之運統司一歲之氣而四時又有春之溫夏之熱秋之凉冬之寒故曰風温春化同熱曛夏化同燥清秋化同冰雪冬化同此主歲之氣與時氣之相得也如水運之歲至夏而熱火運之歲至冬而寒又如水運之歲至夏而寒火運之歲至冬而熱或從歲運或從四時此歲氣與時氣之不相得也甲丙戊庚壬五陽年主太乙丁己辛癸五陰年主少以丁壬木運爲初正故以壬辰壬戌太陽司天之歲爲運

與陽別寒與熱爭是五音主子午之二至卯酉之二分土位中宮而分王于四季故五音合五行之化運按木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天地開闢而五方五時皆屬後天之氣故以太角木運爲首爲正次少徵次太宮少商太羽五運相襲終葢之日周而復始此五音之主歲也初者歲之首終者歲之終以角下註初字羽下註終字者葢每歲仍以角木主春徵火主夏商金主秋羽水主冬土居中宮而主長夏此五音之主時也故其運風其化鳴

紊啓坼其運熱其化暄暑鬱燠此論主歲之運統司一歲之氣而四時又有春之溫夏之熱秋之凉冬之寒故曰風温春化同熱曛夏化同燥清秋化同冰雪冬化同此主歲之氣與時氣之相得也如水運之歲至夏而熱火運之歲至冬而寒又如水運之歲至夏而寒火運之歲至冬而熱或從歲運或從四時此歲氣與時氣之不相得也甲丙戊庚壬五陽年主太乙丁己辛癸五陰年主少以丁壬木運爲初正故以壬辰壬戌太陽司天之歲爲運

首次丁卯丁酉之少角壬寅壬申之太角自太而少少而太從壬而丁丁而壬皆以木運爲首水運爲末以主歲木運爲初水運爲終以主時　張玉師曰司天在泉之六氣總歸于陰陽精氣似屬先天之水火五運之化始于丹黯蒼素元之氣經于五方之分蓋天地開闢而後分五方五時故五運屬後天之五行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戊戌同正徵　其運熱其化暄暑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熱鬱

馬蒔曰太陽寒水司天戊爲陽火故爲太徵太陰濕土在泉同正徵者五常政大論云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戊爲火運故主熱暄暑鬱燠炎烈沸騰皆爲火之變

張志聰曰戊癸化火戊爲陽年主火運太過故爲太徵火運太盛而寒水上臨火得承制則炎爍已平而無亢盛之害故與正徵之歲相同正徵之歲乃火運臨午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夫歲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主歲亦

然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以
運氣上臨於歲辰非司天上臨於運氣也午者盛
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爲平歲如水運臨
子陰盛而一陽承之皆得承制之爲平也卯酉亦
然熱者火之氣暄暑鬱燠火之化也火運太過故爲熱鬱之病
其變炎烈沸騰火熱太過故爲太徵 戊 少宮 己 太商 庚 少羽 辛 終 少角 丁 初
張志聰曰戊主火運太過故爲太徵以太徵居上
者尊主歲之氣也四時之氣始於角木故從丁之
少角生戊火火生己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從少
而太太而少自上而下下而復上也餘運倣此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甲戌歲會　其運
陰埃其化柔潤重澤其變震驚飄驟其病濕下重
王冰曰歲直亦曰歲會此甲爲太宮辰戌爲四季
故曰歲會又曰同天符者按本論下文云太過而
加同天符是此歲一爲歲會又爲同天符也
馬蒔曰太陽寒水司天甲爲陽土故爲太宮太陰
濕土在泉甲辰歲會同天符甲戌歲會同天符者

天元紀大論云承歲爲歲直又六微旨大論云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陰埃柔潤重澤土之化震驚飄驟土之變濕下重者土之病也

張志聰曰甲屬陽土故爲太宮土運臨四季爲歲會四季者辰戌丑未歲也雲雨昏暝埃乃濕土之氣故其運陰埃後節曰其運陰雨柔潤重澤土之化也土運太過故其變震驚飄驟濕重脾病也

太宮甲 少商乙 太羽丙 太角壬 少徵癸

張志聰曰從壬之太角起初運以主春角生癸火火生甲土土生乙金金生丙水蓋從壬而癸復從癸而甲也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辰 庚戌 其運凉其化霧露蕭颼其變肅殺凋零其病燥背脊膂滿

馬蒔曰太陽寒水司天庚爲太商太陰濕土在泉病燥背脊膂滿皆金土爲病

張志聰曰庚主金運太過故爲太商商主秋金故

其運涼其化蕭颼金氣太盛故其變肅殺凋零燥
脅胷滿皆肺部之病肺俞在肩背胷中乃肺之宮
城脅目垂貌經脉篇曰肺是動病甚則交兩手而
脅皆太盛而自傷也

太商庚 少羽辛終 少角丁初 太徵戊 少宮己

張志聰曰丁接上節所終之丙辛接下節初起之
壬五運之十干皆連續不斷

太陽 太羽 太陰 丙辰丙戌天符 其運寒其
化凝慘凜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大寒留於谿谷

馬蒔曰太陽寒水司天丙爲陽水故爲太羽五常
政大論云上羽而長氣不化太陰濕土在泉丙辰
天符丙戌天符者按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爲天符
又六微旨大論云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
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
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皆天與之會故曰天
符又本篇下文云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又
云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寒水之運林億云詳
太羽三運此爲上羽少陽少陰司天爲太徵而少

陽司天運言寒肅此與少陰司天運言其運寒者
疑此太陽司天運合太羽當言其運寒肅少陽少
陰司天運當云其運寒凝慘凓冽水之化冰雪霜
雹水之變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大寒留
於谿谷皆寒之病
張志聰曰辰戌太陽寒水司天丙乃水運與司天
之氣相合故爲天符寒者水之氣凝慘凓冽水令
之化也水運太過故其變冰雪霜雹變盛極而變
易也腎主骨大寒留於谿谷者谿谷屬骨運氣與
臟氣相合而爲病也

太羽丙終 太角壬初 少徵癸 太宮甲 少商乙

張志聰曰主歲之氣太過者三年皆從壬起壬癸
甲乙丙不及者三年皆從丁起丁戊己庚辛俱橫
以觀之六歲一周而後起也主時之氣陽年從壬
起初而終於丙陰年從丁起初而終於辛俱竪以
觀之一太一少而遞相沿襲因以主歲之氣提出
於上故止於角下註初羽下註終當知每歲皆應
角木主春徵火主夏商金主秋羽水主冬若另立

一主時之圖是皆以角爲首也學者以意會之容易了然不必多贅圖象　張玉師曰司天之氣以間氣主時乃加臨之客氣也五運之氣以餘氣主時乃四時之主氣也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元黅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乃涯止極雨散還於太陰雲朝北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極濕化乃布澤流萬物寒敷於上雷動於下寒濕之氣持於氣交民病寒濕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瀉血溢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草迺早榮民迺厲溫病迺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瘩瘍二之氣大凉反至民迺慘草迺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迺始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迺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爲雨迺長迺化迺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五之氣陽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迺舒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迺慘凄寒風

以至反者孕乃死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眞避虛邪以安其正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用寒遠寒用凉遠凉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

黔音今

王冰曰六步之氣生長化成收藏皆先天時而應至也餘歲先天同之辰星鎮星明而大也其穀元黔天地正氣之所生長化成也火發待時謂寒甚則火鬱待四時乃發暴爲炎熱也北極雨府寒濕持於氣交歲氣之大體也二之氣因凉而反之於寒氣故寒氣始來近人三之氣當寒反熱是反天常熱起於心則神危亟不急扶救神必消亾故治者則生不治則死四之氣大火臨御故萬物舒榮化源謂九月迎而取之以補心火多謂燥熱少謂燥濕氣用多少隨其歲也時謂春夏秋冬及間氣所在同則遠之若六氣臨御假寒熱溫凉以除疾

病者則勿遠之如太陽司天寒爲病者假熱以療則熱用不遠夏餘氣例同故曰有假反常食同藥法若無假反法則爲病之媒非方制養生之道馬蒔曰此言太陽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太陽司天之政則蓋太過者爲先天而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先天時而至耳後云運有餘其至先餘歲先天同此辰戌之紀曰壬辰壬戌戊辰戊戌甲辰甲戌庚辰庚戌丙辰丙戌皆主太過之歲其氣化運行先天

寒水司天故天氣肅濕土在泉故地氣靜寒臨太虛故陽氣不令水土合德故辰星鎮星應之其穀元黔者水土二色也肅者水之政徐者土之令惟寒政大舉故川澤無有陽燄寒甚則火鬱故火發必待其時至少陽爲三之氣乃中治也又太陽寒水加之時雨乃涯止極雨散則雨歸於土所謂還於太陰也雲朝北極濕化乃布澤流萬物則北極爲雨府而雨濕相持也寒水之氣敷於上少陽雷火動於下而寒濕之氣持於天地之交者如此斯

時民病爲寒濕發爲肌肉萎爲足痿不收爲濡瀉
爲血溢此皆火發之病也方其初之生氣本厥陰
風木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則是大寒至驚蟄
之末六十日有奇者謂八十七刻半也厥陰木
爲風化用事風氣流行陽氣發動萬物發生以應
春此初氣主也後倣此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
往歲卯酉少陰在泉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而客
氣乃少陰君火今之客氣又少陽相火故地氣遷
氣迺大溫草木早榮民病迺爲厲爲溫病爲身熱
爲頭痛爲嘔吐爲肌腠瘡瘍也二之主氣本少陰
君火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則自春分至立夏
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陰君火爲熱化用事暄淑乃
行君德之象不司炎暑以應夏此二氣主也後倣
此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大涼反至民乃慘草迺
遇寒火氣遂抑矣民病爲氣鬱爲中滿寒氣從茲
始矣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自斗建巳正至未
之中則自小滿至小暑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陽相
火暑化用事此司天之位炎暑乃行以應長夏此

三氣主也後倣此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故天政布寒氣行雨乃降民病寒然相火爲主故民病反爲熱中爲癰疽爲注下爲心熱瞀悶若不治之則死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則自大暑至白露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陰土濕化用事雲雨乃行此四氣主也後倣此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故風濕交爭風化爲雨在氣候爲長爲化爲成民病爲大熱爲少氣爲肌肉萎爲足痿爲注下赤白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則自秋分至立冬之末六十日有奇陽明金燥化用事清涼乃行此五氣主也餘倣此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陽氣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氣迺舒其病爲血熱妄行爲肺氣逆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則自小雪至小寒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陽水寒化用事嚴凝乃行終氣主也餘倣此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故地氣止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病慘淒反寒風已至則脾受濕腎衰其病反者孕乃

死然則治法當何如故辰戌之歲宜用苦味以燥其濕土溫其寒水可也折其鬱氣者折其來勝之氣以散其被勝之鬱也後本病篇云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辰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又云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天元勝之不入又遇丙辰丙戌水運太過先天降而不下故刺法論於木氣不能升者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火欲降而不能入地者刺足少陰腎經之井穴涌泉足太陽膀胱經之合穴委中皆以折其鬱氣也資其化源者取其化源而瀉之也太過年則瀉不及年則補又按刺法論云當取其化源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鬱氣不及資扶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資取之法令出密語由是觀之則太過之年當名曰取不及之年當名曰資今按本篇辰戌之紀當曰取而乃曰資丑未之紀當曰資而乃曰取此皆互言而不拘耳若陽明厥陰之紀皆名曰資少陽少陰之紀皆名曰取則正合

於刺法篇之義矣至於本篇本節之義則林億云先於九月迎取化源先瀉腎之源蓋以水王十月故先於九月迎而取之瀉水所以補火也抑其運氣扶其不勝者蓋太角歲則脾不勝太徵歲則肺不勝太宮歲則腎不勝太商歲則肝不勝太羽歲則心不勝今辰戌之年則心不勝故當抑其運氣之有餘而補其心之不勝可也蓋此太陽司天五歲之氣逼宜先助其心後扶其腎氣耳又木過則脾病生火過則肺病生土過則腎病生金過則肝病生水過則心病生無使暴過而生其疾其穀元黃者歲穀也宜食之以全其眞虛邪者八風之虛邪賊風從後來衝人者也宜避之以安其正卽如甲辰甲戌爲太宮庚辰庚戌爲太商丙辰丙戌爲太羽乃歲氣之同寒濕也宜治以燥熱之化壬辰壬戌爲太角戊辰戊戌爲太徵乃歲氣之異寒濕也宜治以燥溫之化以同異而多少其制且司氣有寒熱溫凉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凉故用藥食者當遠司氣之寒熱溫凉而無犯之彼有假借

而用之者特以邪勝其主則可反常以少犯之如夏寒甚則可以熱犯熱若寒不甚則不可犯也若非假反之法則與時相違病從生矣　論五音建運運氣全書云五音者五行之音聲也土曰宮金曰商木曰角火曰徵水曰羽在陽年則曰太在陰年則曰少晉書曰角觸也象諸陽氣觸動而生其位丁壬歲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其位戊癸歲也商强也謂金性之堅强其位乙庚歲也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其位丙辛之歲也宮中

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又總堂室奧阼而謂之宮蓋土亦以通貫於金木水火王於四季榮於四臟皆總之之意也其位甲己歲也故五運從十干起甲爲土也土生金故乙次之金生水故丙次之如此五行相生而轉甲爲陽乙爲陰亦相間而數如環之無端詳其五音五運之由莫不上下相召小大相乘同歸於治而已是故因刻以成日因日以成月因月以成歲遞相因以制用雖太古占天望氣定位之始見齡天之氣橫於甲己爲土運素

天之氣橫於乙庚爲金運元天之氣橫於丙辛爲水運蒼天之氣橫於丁壬爲木運丹天之氣橫於戊癸爲火運則莫不有從焉若以月建之法論之則立運之因又可見也何哉丙者火之陽建於甲己歲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爲土運戊者土之陽建於乙庚歲之首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故乙庚爲金運庚者金之陽建於丙辛歲之首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爲水運甲者木之陽建於戊癸歲之首正月得甲寅甲木生火故戊癸爲火運壬者水之陽建於丁壬歲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木故丁壬爲木運是五運皆生於正月建立豈非日月歲時相因而制用哉　論歲中五運運氣全書云地之六位則分主於四時天之五運亦相生而終歲度每十歲一司天本篇云初終王而已此則一歲主運也每運各主七十三日零五刻總五運之數則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共成一歲蓋將當年干起一歲中通以三百六十五日大運爲主將歲之主運上下因之而名

太少五音也若當年是木合自太角而下生之故曰初正太角木生少徵火少徵火生太宮土太宮土生少商金少商金生太羽水則爲終亦以太過不及隨之也若當年少宮爲大運則上下因之少宮土上乃見火故曰太徵太徵火上乃見木故曰少角則主運自少角起故初而至少羽水爲終矣木爲初之運大寒日交火爲二之運春分後十三日交土爲三之運小滿後二十五日交金爲四之運大暑後三十七日交水爲五之運秋分後四十九日交此乃一歲之主運有太少之異也按天元玉冊截法中又有歲之客運行於主運之上與六氣主客之法同故玉冊曰歲中客運者常以應干前二干爲初運申子辰歲大寒日亥初交寅午戌歲大寒日申初交巳酉丑歲大寒日巳初交此五運相生而終歲度也然於經未見其用以六氣言之則運亦當有主客以行天令蓋五行之運一主其氣豈閑而無用不行生化者乎然當年大運乃通主一歲如司天通主

上半年之法元珠指此以謂六元還周言素問隱
一音也按天元玉冊截法言五運之客五主一歲
則經所載者乃逐年之主運也明當以玉冊爲法
則其義通元珠之說補註亦不取之　論交六氣
時日運氣全書云陰陽相遘分六位而寒暑弛張
日月推移運四時而氣令更變故經曰顯明之右
君火之位顯明謂之日卽卯位也君火之右退行
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
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

者乃六氣之主位也自十二月中氣大寒日交木
之初氣次至二月中氣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氣次
至四月中氣小滿日交相火之三氣次至六月中
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次至八月中氣秋分日交
金之五氣次至十月中氣小雪日交水之六氣每
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總之乃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五刻共周一歲也若歲外之餘及小月之
日則不及也但推之曆日依節令交氣此乃地之
陰陽所謂靜而守位者也常爲每歲之主氣寒暑

燥濕風火者乃六氣之常紀氣應之不同者又有
天之陰陽所謂動而不息自司天在泉左右四間
是也輪行而居其上名之曰客氣客氣乃行歲中
之天命天命所至則又有寒暑燥濕風火之化主
氣則當祇奉客之天命客勝則從主勝則逆二者
有勝而無復矣　論逐年主氣運氣全書云地氣
靜而守位則春溫夏暑秋涼冬寒爲歲歲之常令
四時爲六氣之所主也厥陰木爲初氣者方春氣
之始也木生火故少陰君火少陽相火次之火生

土故太陰土次之土生金故陽明金次之金生水
故太陽水次之皆相生而布其令莫不咸有緒焉
木爲初氣主春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丑正至
卯之中天度至此風氣乃行也君火爲二氣主春
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天度至
此暄淑乃行也相火爲三氣主夏至前後各三十
日有奇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天度至此炎熱乃
行也土爲四氣主秋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未
正至酉之中天度至此雲雨乃行濕蒸乃作也金

爲五氣主秋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天度至此清氣乃行萬物皆燥也水爲六氣主冬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天度至此寒氣乃行也六位旋相主氣以成一歲則天之六氣每歲轉居於其上以行天令者也其交日時前已具載矣附逐年主氣歌初氣逐年木主先二君三相火排連四來是土常爲主五氣金星六水全　論逐年客氣運氣全書云六氣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節令時日而司地

化上下相名而寒暑燥濕風火與四時之氣不同者蓋相臨不一而使然也六氣司於十二支者有正對之化也然厥陰所以司於巳亥者何也謂厥陰木也木生於亥故正化於亥對化於巳也雖有卯爲正木之分乃陽明金對化也所以從生而順於巳也少陰所以司於子午者何也謂少陰爲君火尊位所以正得南面離位故正化於午對化於子也太陰所以司於丑未者何也謂太陰屬土土屬中宮寄於坤位西南居未分也故正化於未對

化於丑也少陽所以司於寅申者何也謂少陽相火位卑於君火也雖明午位君火居之火生於寅故正化於寅對化於申也陽明所以司於卯酉者何也謂陽明爲金酉爲西方西方屬金故正化於酉對化於卯也太陽所以司於辰戌者何也謂太陽爲水雖有子位以居君火對化辰戌屬土水雖土用乃伏於土中卽六戊天門戌是也六己地戶辰是也故水雖土用正化於戌對化於辰也此天之陰陽合地之十二支動而不息者也但將年律起當年司天數至者爲司天相對一氣爲在泉餘氣爲左右間用在泉後一氣爲初之氣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至司天爲三之氣主上半年自大寒日後通主上半年也至在泉爲六氣主下半年自大暑日後通主下半年也少陰子爲首順行又常爲太過司天太過不及亦間數則與十干起運同上下相合也故經曰歲半已前天氣主之歲半已後地氣主之者此也天之六氣客也將此客氣布於地之六氣步位之上則有氣化之異矣經曰

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司天曰上位在南方則面北立左右乃左西右東也在泉曰下位在北方則面南立左右乃左東右西也故上下異而左右殊六微旨大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之緒者乃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非論上下左右之位而與顯明之右君火治之之意同謂面南視之指位而言也逐年客氣歌每年退二是客鄉上臨實數下臨方初終六氣排輪取主客興衰定弱強假如子年司天後三辰戌是也太陽寒水爲初之氣客也亥爲二氣子爲三氣丑爲四氣寅爲五氣卯爲六氣假如丑年司天後三位是亥厥陰風木爲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太陰濕土爲三氣少陽相火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寒水爲終氣

張志聰曰此統論六氣之主歲而主時也主歲者司天在泉主時者主氣客氣六氣雖各有分部而司天之氣又爲一歲之主故曰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夫子午寅申辰戌爲六陽年氣主不及凡主

歲主時之氣太過之年皆先天時而至不及之年皆後天時而至故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太陽寒水司天故天氣肅太陰濕土在泉故地氣靜寒臨太虛故陽氣不能章其政令水土合德故上應辰星鎮星其穀主元黅者成熟感司天在泉之氣所謂歲穀是也肅者天之政徐者地之令也澤無陽歛者謂陰中之生陽爲寒水所抑蓋二之氣乃少陰君火主氣因寒政大舉故必待時而後發待時者至五之氣少陰間氣司令而後發此言四時之主氣而爲司天之所勝也少陽相火主三之氣而又爲寒水加臨是以治者少陽相火主三之氣而爲加臨客氣之所勝也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而時雨乃降此言四時之主氣而爲加臨客氣之所勝也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而加臨之三氣主寒水四之主氣屬太陰是以寒水之氣至三氣止而交於四氣之太陰也太陰所至爲雲雨雨朝北極者在泉之氣運化於上也澤流萬物者濕土之氣周備於下也寒敷於上者太陽寒水之在上也雷動於下者少陰之火氣在太陰

之右至五氣而始發也寒濕之氣持於氣交者上下交互也民病肉萎濡瀉諸證皆寒濕之氣發而爲病也此總論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四時之主氣有加臨之客氣以五常政論之圖象推之六氣之次序了然在目矣夫間氣者紀步而初氣始於少陽地氣遷者謂上年在泉之終氣而交於今歲司天之初氣也歲前之終氣乃少陰君火今歲之初氣乃少陽相火二火相交故氣大溫草乃早榮者長氣盛也春始交而大溫故民病厲溫病乃作

爲身熱頭痛嘔吐瘡瘍二之氣陽明金氣加臨故大凉反至化炎熱爲清凉於歲半之前故云反至民乃慘者寒凉之氣在於氣交之中草乃遇寒者寒氣之在下也中下寒凉而上臨之火氣始抑蓋謂司天間氣皆從下而上也氣鬱中滿者陽氣遏抑於內也寒乃始者謂司天之寒氣自二之氣乃始此司天之氣又爲間氣之所勝也司天寒水之氣加臨於三氣故其時天政乃布而寒氣行雨乃降也夏時應熱而反爲寒氣加臨故民病寒而內

反熱也癰疽瞀悶皆火鬱之病不治將自焚矣四氣加臨之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濕土是以風濕交爭風化爲雨者加臨之氣從時而化也夏秋之交濕土主氣故乃長乃化乃成蓋夏主長秋主成而長夏主化也民病大熱少氣者風熱之病也肉萎足痿者濕土之氣也注下赤白者濕熱之交感也按以上論司天之氣及主時之氣皆爲加臨客氣之所勝此論加臨之風木又從濕土之氣化而爲雨是主客之氣互相盛衰也二氣之少陰君火爲寒凉所加至五氣而復治故陽氣復化卽所謂澤無陽燄火發待時而雷動於下也火氣復化故草乃長濕土之氣主歲半以下故乃化五之主氣係陽明秋金故乃成火鬱發之故民乃舒在泉之氣臨於終氣故地氣正而濕令行陰凝太虛者太陰之氣運於上也埃昏郊野者濕土之化布於下也民乃慘凄者陰濕之氣行於中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土主化育倮蟲而人爲倮蟲之長如寒風以至是土爲風木反勝故主胎孕不成

此謂非時之邪而勝主時之氣與至眞要論之濕司於地熱反勝之大義相同苦乃火味火能溫寒苦能勝濕凡此太陽司天之歲乃寒濕主氣故宜燥以勝濕溫以勝寒所謂調之正味而使上下合德也下文曰食宜同法是也化源者謂五運爲六氣之生源折其鬱氣者折其致鬱之氣也如太徵之歲太陽司天則火運受鬱矣太羽之歲太陰在泉則水運受鬱矣故當燥之以折太陰之土氣溫之以折太陽之寒邪六氣同義凡此太陽司天之歲運氣皆主太過故當抑其淫勝之氣而扶其所不勝如太角之歲風木淫勝則土受其制矣是當抑其風木之勝扶其土之不勝如太徵之歲火運太過則金氣受其制矣是當抑其火之太過扶其金之不勝所謂和其運調其化無致暴過而致生民疾也後少陽少陰歲相同歲穀者元齡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食之以全天地之元眞虛邪者謂反勝其間氣之邪如太陽司天之歲初之氣乃少陽相火而寒反勝之是寒邪淫勝其初氣

矣二之氣乃陽明燥金而熱反勝之是熱邪淫制其二氣矣四之氣乃厥陰風木而清反勝之是燥邪制勝其四氣矣五之氣乃少陰君火而寒反勝之是熱邪制勝其五氣矣是謂四畏必謹察之故曰食閒穀以辟虛邪邪去則正自安矣夫五運之氣與司天在泉各有同異而氣味之多少亦各有所制也適酌也酌其氣之同異而制之也同寒濕者謂太羽太宮主運是與司天在泉之寒濕相同故當多用燥熱之氣味以制化蓋用燥以制濕用熱以化寒也如太徵太角太商主運是與寒濕之氣各異又當少用燥濕之氣以化之蓋用濕以滋燥熱之氣用燥以制風木之邪同者氣盛故宜多之異者氣孤故少制之也又司天在泉及間氣加臨之六氣各有寒熱溫凉之宜而又當無犯者也如太陽司天是當用熱以溫之而初之氣乃少陽相火用事又當遠此少陽之熱而後可用熱也如少陰在泉是當用寒以清之而四之氣值太陽寒水用事又當遠此太陽之寒而後可用寒也溫凉

同義藥食同法所謂時興六位是也有假者反常是謂邪氣反勝又不必遠寒而遠熱矣如太陽寒水司天初之氣乃少陽相火而天氣反寒是當用熱而不必遠熱矣如少陰君火在泉四之氣乃太陽寒水而天氣反熱是當用寒而不必遠寒矣所謂天氣反時則可依時是也反是者皆爲民病所謂加臨之時氣也此篇論調其正味以和氣運之也折其鬱氣者折司天在泉之勝氣也折其運氣之不和如以苦燥之溫之所以治司天在泉之太過者抑運氣之太過也食歲穀以全其眞者全天地之眞氣也避虛邪以安其正者安紀步之正氣也適氣同異者酌五運六氣之異同也用寒遠寒用熱遠熱者調上下左右之六氣也假者反之逆治四時不正之氣也蓋天地陰陽之氣有德化之祥有政令之章有勝復之作有變易之災人居天地氣交之中能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運宣行勿乖其政安其屈伏以平爲期庶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此聖人隨時養生之大道也

帝曰善陽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

馬蒔曰卯酉屬陽明燥金故以五卯五酉之年爲陽明之政

少角 少陰 清熱勝復同 同正商 丁卯歲會丁酉 其運風清熱

馬蒔曰陽明燥金司天丁爲陰木故爲少角少陰君火在泉清熱勝復同者清勝少角熱復清氣餘少運皆同同正商者上見陽明上商與正商同言歲木不及也餘倣此五常政大論云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其運風清熱者不及之運常兼勝復之氣也風運氣也清熱氣也熱復氣也餘少運悉同

張志聰曰丁主少角則木運不及故金之清氣勝之有勝必有復火來復之故爲清熱勝復同者謂清熱之氣與風氣同其運也歲木不及而上臨陽明所謂上商與正商同木運臨卯是爲歲會

少角 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張志聰曰歲以木爲首故爲初正從丁起少角丁

生戊火火生己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而終

陽明　少徵　少陰　寒雨勝復同　同正商　癸卯癸酉　其運熱寒雨

馬蒔曰陽明燥金司天癸爲陰火故爲少徵少陰君火在泉寒雨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同正商者上見陽明同正商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癸卯同歲會癸酉同歲會者按本論下文云不及而加同歲會也今此運少徵爲不及而加下會君火故曰同歲會所謂下者在泉也其運熱寒雨者運氣爲熱勝氣爲寒復氣爲雨也

張志聰曰寒者寒水之氣雨者濕土之氣寒勝少徵土來復之癸主少徵卯酉主陽明司天少陰在泉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張志聰曰從壬起太角而生少徵之癸火火生甲土土生乙金金生丙水而終

陽明　少宮　少陰　風涼勝復同　己卯己酉

其運雨風凉

馬蒔曰陽明燥金司天己爲少宮少陰君火在泉風凉勝復同者木勝土爲風金勝木爲凉其運雨風凉者雨運氣也風勝氣也凉復氣也

張志聰曰土運不及風反勝之清凉之金氣來復甲己化土甲主土運太過己主土運不及太陰所至爲雲雨雨乃土之運氣風爲勝氣清爲復氣因運氣不及故勝復之氣同其化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張志聰曰從丁而起少角丁生戊火火生己土土生庚金金生辛水而終

陽明　少商　少陰　熱寒勝復同　同正商　乙卯天符乙酉歲會太乙天符　其運凉熱寒

馬蒔曰陽明燥金司天乙爲陰金故爲少商少陰君火在泉熱寒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同正商者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也乙卯天符乙酉歲會太乙天符者林億曰天元紀大論云三合爲治又六微旨大論云天符歲會曰太乙天符王註云是爲三合乙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或曰此歲

三合曰太乙天符不當更曰歲會者甚不然也乙酉本爲歲會又爲太乙天符歲會之名不可去也或云己丑己未戊午何以不連言歲會而單言太乙天符曰舉一隅則三者可知去之則是太乙天符不爲歲會也

張志聰曰熱勝少商寒氣來復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乙主金運卯酉陽明燥金司天運氣與司天之氣相合是名天符金運臨酉是爲歲會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是爲天符歲會合天符名曰太乙天符又名曰三合三合者司天運氣年辰三者之相合運氣爲凉勝氣爲熱復氣爲寒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太宮

張志聰曰從太角起壬木而生徵徵生太宮宮生少商商生太羽而終

陽明　少羽　少陰　雨風勝復同　辛卯少宮同

辛酉　其運寒雨風

馬蒔曰陽明燥金司天辛爲陰水故爲少羽少陰

君火在泉雨風勝復同者雨勝風復也辛卯少宮同者林億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五運不及除同正角正商正宮外癸丑癸未當云少徵與少羽同己卯己酉少宮與少角同乙丑乙未少商與少徵同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少羽與少宮同合有十年今此論獨於此言少宮同者蓋以癸丑癸未丑未爲土故不更同少羽己卯己酉爲金故不更同少角辛巳辛亥爲木故不更同少宮乙丑乙未下見太陽爲水故不更同少徵又除此八年外只有辛卯辛酉二年爲少羽同少宮也其運寒雨風者寒運氣也雨勝氣也風復氣也

張志聰曰辛主水運不及而土得以乘之故宮音半同其化按水運不及乃陽明之辛卯辛酉太陰之辛丑辛未厥陰之辛巳辛亥太陽在泉水得助而旺厥陰司天之歲木氣上臨土受木之制辛酉歲乃金水相生之年辰故止言辛卯歲也夫五音皆有不及而獨言宮音者以土位中宮而乘於四氣也故曰五運之氣根於中而

運於外根於中者根於中宮之土而運化於四方
也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張志聰曰提少角少羽於上者論主歲之氣也太少之歲皆以角爲始而羽爲終者論主時之氣也一太一少皆以角爲始而羽爲終後四氣準此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淳風乃治風燥橫逆流於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燥極而澤其穀白丹間穀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蟲蟲迺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寒熱發暴振慄癃閉清先而勁毛蟲乃死熱後而暴介蟲乃殃其發暴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清熱之氣持於氣交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鼽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二之氣陽迺布民迺舒物迺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三之氣天政布凉迺行燥熱交

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謑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五之氣春令反行草迺生榮民氣和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氷民迺康平其病溫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

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帝曰善

王冰曰六步之氣生長化成庶務動靜皆後天時而應餘少歲同雨府太陰之所在燥極而澤謂燥氣欲終則化爲雨澤是謂二氣之分其穀白丹天地正氣所生化也命太者謂前文太角商等氣之化者間氣化生故云間穀也其耗白甲品羽謂白色甲蟲多品羽類有羽翼者耗散衆盛蟲鳥甲兵歲爲災以耗竭物類金先勝木已承害故毛蟲死火後勝金不勝故介蟲復殃勝而行殺羽者已亾

復者後來强者又死非大亂氣其何謂也病熱脹面目浮腫諸病乃初之氣太陰之化也二之氣民善暴死者臣位君也三之氣寒熱瘧也其病溫君之化也化源謂六月迎而取之也少角少徵歲同熱用方多以天清之化治之少宮少商少羽歲同清用方多以地熱之化治之火在地故同清者多地化金在天故同熱者多天化

馬蒔曰此言陽明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陽明司天之政則卯酉之紀曰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皆主不及之歲其氣化運行後天蓋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後天時而至耳餘歲後天倣此天氣急燥金司天也地氣明君火在泉也金爲不及故陽專其令炎暑大行及金得其時物燥以堅淳風乃治故風燥橫逆流於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燥極而澤是爲三氣之分也其穀白丹白爲金而丹爲火金爲天而火爲地乃正氣所化生也若間穀則以太者之間氣命

之按太年則言其穀某色並不言間穀少年則言其穀某色卽所謂歲穀也又云若間穀則以太者命之蓋司天爲少則在泉必爲太宜以在泉間氣之色命之也卽如此篇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司天爲少在泉爲太然在泉左爲太陰其色黃右爲厥陰其色蒼當是蒼黃之色也後凡少年倣此其耗竭物類則有白甲品羽等蟲爲患也金火合德上之所應者太白與熒惑也金之政切火之令暴蟄蟲乃見流水不冰民病爲欬爲嗌塞爲寒熱發暴爲振慄爲癰閉先淸而勁則金先勝木木已承害故毛蟲迺死後熱而暴則金不勝故介蟲乃殃其發暴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淸熱之氣持於氣交正三四氣相交之際也方其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迺冰寒雨化民病爲中熱爲脹爲面目浮腫爲善眠爲鼽爲衄爲嚏爲欠爲嘔爲小便黃赤甚則爲淋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陽乃布民乃舒物乃生榮民病則厲大

至善暴死也以其臣位於君故耳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天政布凉乃行燥熱交合以致燥極而澤民病爲寒熱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寒雨降民病爲暴仆爲振慄爲謑妄爲少氣爲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爲癰腫爲瘡瘍爲寒瘧爲骨痿爲便血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春令反行草乃生榮民氣則和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陽氣布其候

及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有病者亦爲溫病耳乃君之化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宜食歲穀以安其正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氣必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窒天芮勝之不前蓋太陽在地三年此年升天作陽明左間遇天芮土司窒之不能升天又遇己酉己卯水欲升天土運抑之升之不前則陽明未遷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故刺法論於水欲升而天芮

窒抑之者刺足少陰之合穴涌泉又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入又少陽未退位卽太陰未得降也又遇丁酉丁卯木運承之降而不下故刺法篇云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當刺足厥陰之井穴大敦足少陽之合穴陽陵泉資其化源蓋金王七月故於六月迎而取之以瀉金氣凡寒熱以輕重而多少其制卽如丁卯丁酉爲少角癸卯癸酉爲少徵乃歲氣之同爲熱也用方多以天淸之化治之己卯己酉爲少宮乙卯乙酉爲少羽乃歲氣之同爲淸也用方多以地熱之化治之司氣有寒熱溫凉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凉故用寒熱溫凉而無犯之彼有假借而用之者正以主氣不足客氣勝之而行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者也

張志聰曰卯酉主歲運不及凡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皆後天時而至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金令在上故天氣勁急君火在下故地氣光明陽明在上

君火在下故陽熱盛而物燥堅主時之初氣乃厥陰風木凡太過之歲客氣盛而多從客氣不及之歲客氣弱而兼從主氣是以淳風乃治從初氣風木之化也陽明燥金司天厥陰風木主氣故風燥橫運流於氣交橫者謂主客之氣交相縱橫氣交者終於歲半之前而交於歲半之後也二氣之主客乃君相二火三氣之主客乃陽明少陽故多陽少陰雲趨雨府者土之濕氣蒸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蓋四之氣乃太陰濕土主氣太陽寒水加臨

故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司天之燥金終三之氣而交於四氣之寒水濕土是以燥極而澤其穀白丹乃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所謂歲穀是也問穀者感左右之間氣而成熟間氣者在司天在泉左右之四氣也如陽明在上則左太陽右少陽少陽之下是爲間穀也太陽之下是爲厥陰感此四氣而成者是謂間穀言在左右之太者爲間穀命太者蓋止言在上之太而不言在下之二氣者蓋數之始

起於上而終於下故舉此在上之太而在下之二氣可知矣試以五常政論之圓圖輪轉觀之則六氣之太少了然在目矣然以不及之歲而曰間穀命太者則太過之歲又當云間穀命少者如太陽在上則左厥陰右陽明太陽主太而左右之厥陰陽明主少也至於五類之蟲感司天在泉之氣而少有生育也耗少也散也曰白曰甲曰品者謂感司天之氣不過文彩品格之蟲少有生育非若運化之蕃息也如金運之歲其蟲介概言三百六十

之介蟲皆感金運而生今感司天之金氣止白甲者生而餘色之介蟲不育也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光明清切者金之政急暴者火之令君火在泉是以蟄蟲不藏流水不冰民病嗌塞振慄諸證皆感燥熱之氣而爲病也清先而勁者言司天之氣盛於歲半以前熱後而暴謂在泉之氣淫於歲半以後毛蟲死介蟲殃者又受司天在泉之勝制而死也故曰各有生成各有勝各有制各有生各有成謂五運六氣各有生成各有勝制五運之勝能制其六

氣而六氣之勝又能制其五運制則不生不育或不靜而死也故止於陽明節列此四句蓋欲使後學知運氣之互相勝制類而推之也其發暴暴當作躁蓋陽明少陰之氣皆主躁故其發躁如火勝金於歲半之前則水復火於歲半之後是以勝復作而歲時之氣大亂矣氣交者司天在泉之氣上下相交地氣遷者謂歲前在泉之終氣交更於今之初氣餘運倣此夫卯酉歲初之客氣乃太陰濕土故陰凝而雨化下文曰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氣始肅者謂主時之初氣乃厥陰也陰凝於外則陽鬱於內故民氣熱脹便赤諸證面目浮腫善眠者濕土之爲氣也鼽衄嚏欠嘔者風木之氣也二之主客乃君相二火陽氣得以敷布故民乃舒物得長氣而生榮如厲大至則民善暴死蓋謂二火相交臣位君上故也司天之金氣加臨故天政布涼乃行三之主氣乃少陽相火故燥熱交合三氣終而交於四氣之寒水濕土故燥極而澤燥濕水火相交故民病寒熱四之加臨客氣乃太陽寒

水主氣乃太陰濕土故寒雨降歲半以後乃少陰君火主氣反爲寒濕相加故民病振慄譫妄嗌乾便血等證皆因寒凝於外火鬱於內故也經云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及爲心痛者乃寒邪內凌君火也經云邪在心則病心痛時眩仆又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寒氣之腫也厥陰風木加臨於五氣故春令反行草得生氣故乃生榮少陰之鬱得木氣而舒達故民氣和少陰君火之氣加臨於終氣故在泉之陽氣得以舒布而冬之時候反

溫冬氣溫煖故蟄蟲不藏流水不冰地氣舒暢故民乃康平其有災眚當主病溫所謂冬溫病也冬溫之病與傷寒大異歲穀者白丹之穀感天地之氣而生氣者元眞之氣也間穀者感間氣而生如初之氣宜食白黍二之氣宜食白丹四之氣宜食丹元五之氣宜食丹蒼之穀邪者反勝其間氣之邪也宜鹹以清君火之熱辛以潤陽明之燥苦以洩內鬱之火汗以解在外之寒清以消內入之邪散之以解冬溫之氣安其運氣謂運氣不及故宜

安之無使邪勝折其鬱氣謂折其司天在泉之氣
以資五運之化源寒以清在地之火熱熱以制司
天之燥金同者多之異者少之故以寒熱之輕重
而少多其制如少徵少角之運同少陰之熱者多
以天化之清凉以制之如少商少宮少羽之運同
陽明之清者多以地化之火熱以制之天化者燥
金之清凉地化者在泉之火熱按至眞要論曰風
淫所勝平以清凉是風同熱化當以清凉平之若
陽明清凉之氣司天是宜用溫熱矣如二之氣乃
君相二火又當遠此六十日而用溫熱少陰君火
之氣在泉是宜用寒凉矣如四之主客乃寒水濕
土又當遠此六十日而用寒凉有假者謂四
時之寒熱溫凉非司天在泉及間氣之正氣又當
反逆以治之此調和天地陰陽之道也反此者亂
司天在泉之經常擾間氣陰陽之紀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八

黃帝素問三十八卷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之下

藝術典第五十八卷

醫部彙考三十八

黃帝素問三十八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上之下

帝曰少陽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

馬蒔曰寅申屬少陽相火故以五寅五申爲屬少陽之政

少陽　太角　厥陰　壬寅壬申　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扱其病掉眩支脅驚駭

馬蒔曰少陽相火司天五常政大論云上徵則其氣逆卽五運行大論之所謂以下臨上不當其位是也壬爲陽水故爲太角厥陰風木在泉壬寅同天符壬申同天符者卽本論後云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謂在泉是厥陰乃同天符也風火合勢故其運風鼓少陰司天太角運亦同其化則鳴紊啓坼如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紊啓坼是也其變則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脅驚駭此皆風火合勢而然也

張志聰曰壬主木運太過寅申少陽司天厥陰在泉運氣與太陽太角相同但其病少異蓋木與水土相合其病在血分木與風火相合其病在氣分本經曰諸風眩掉皆屬於肝又曰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此單論太角之運註已見前此不再贅餘倣此

太角 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少陽　太徵　厥陰　戊寅天符戊申天符　其運暑其化暄暖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上熱鬱血溢

血泄心痛

馬蒔曰少陽相火司天戊爲陽火故爲太徵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厥陰風木在泉其運暑者運與司天皆熱也其化暄鬱燠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燠此變暑爲鬱者以上臨少陽故也張志聰曰戊主火運太過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天與之會故天元冊曰天符暄鬱燠炎烈沸騰盛之極也火運上臨少陽故熱鬱爲血溢血泄心痛諸病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甲申　其運陰雨其化柔潤重澤其變震驚飄驟其病體重腑腫痞飲

馬蒔曰少陽相火司天甲爲陽土故爲太宮厥陰風木在泉其運陰雨者甲爲濕土也

張志聰曰柔者土之德潤澤濕之化也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氣變之常也體重腑腫痞飲者感太宮之運而爲脾病也按太過之運氣有三三五十五爲民病少有異同蓋以司天在泉之氣化

少異耳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庚申同正商　其運凉
其化霧露清切其變肅殺凋零其病肩背胷中
馬蒔曰少陽相火司天庚爲陽金故爲太商厥陰
風木在泉同正商者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
徵與正商同其運凉者太商之氣凉也
張志聰曰歲金太過而司天之火制之則金氣已
平故與正商之歲同金氣和平故曰清切其病肩
背胷中者肺脈出胷中俞在肩背也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少宮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丙申　其運寒肅其化
凝慘凓冽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腫
馬蒔曰少陽相火司天丙爲陽水故爲太羽厥陰
風木在泉其運寒肅者太羽爲寒水也
張志聰曰寒肅慘冽冰雪霜雹皆太羽之運化病
寒浮腫者寒水之病也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氣擾
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迺時應
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其穀丹蒼其政嚴其令擾
故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涼雨並
起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內爲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
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聾瞑嘔吐上怫腫色
變初之氣地氣遷風勝迺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
早榮寒來不殺溫病迺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
欬逆頭痛血崩脅滿膚腠中瘡二之氣火反鬱白埃

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迺零民迺康其病熱鬱
於上欬逆嘔吐瘡發於中胷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
膿瘡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民病
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噫欠喉痹目赤善
暴死四之氣涼迺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
病滿身重五之氣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
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終之氣地氣正風迺
至萬物反生霜霧以行其病關閉不禁心痛陽氣不
藏而欬抑其運氣贊所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

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故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
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
風熱者少寒化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凉
遠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
階也

王氷曰化源年之前十二月迎而取之太角太徵
歲同風熱以寒化多之太宮太商太羽歲異風熱
以凉調其過也

馬蒔曰此言少陽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
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歲
運太過其氣化運行先天而至少陽司天故天氣
正風木在泉故地氣擾惟風木在泉故風迺舉木
偃沙飛惟相火司天故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乃
時應火木同德上之所應者熒惑歲星也林億云
六氣惟少陽厥陰司天司地爲上下通和無相勝
尅故言木火同德餘氣皆有勝尅故言合德共穀
丹蒼丹爲火而蒼爲木也火之政嚴木之令擾故
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凉雨並

起民病爲寒中爲外發瘡瘍內則爲泄滿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則爲寒熱爲瘧爲泄爲聾爲瞑爲嘔吐爲上怫腫色變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地氣遷風勝乃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病迺起其病氣怫於上爲血溢爲目赤爲欬逆爲頭痛爲血崩爲脅滿爲膚腠中瘡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能勝濕雨迺零落也民迺康其有病者熱鬱於上爲欬逆爲嘔吐爲瘡發於中爲胃嗌不利爲頭痛爲身熱爲昏憒爲膿瘡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又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民病有爲熱中爲聾爲瞑爲血溢爲膿瘡爲欬爲嘔爲鼽爲衄爲渴爲嚏爲欠爲喉痹爲目赤爲善暴死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涼迺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有病者爲滿爲身重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太陽寒

水客氣加之則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氣門者元府也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則能周密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霜霧已行其病爲關閉不禁爲心痛爲陽氣不藏而欬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抑其運氣之太過贊其所值之不勝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蓋言陽明在地至寅申之年升天作少陽左間遇天英火司窒之故不能升天至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則金欲升天火運抑之也刺法論云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當刺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窒地元勝而抑之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故刺法論云火欲降而地元窒抑之降而不入當刺足少陰之井穴涌泉足太陽之合穴委中先取化源王註以爲年前之十二月迎而取之也暴病不生重疾不起故歲宜鹹宜辛宜酸以滲之泄之漬之發之

觀其氣有寒溫而調其病司天爲熱在泉爲風卽如壬寅壬申爲太角戊寅戊申爲太徵乃同風熱者宜多用寒化甲寅甲申爲太宮庚寅庚申爲太商丙寅丙申爲太羽乃異風熱者宜少用寒化天時有寒熱溫凉而人用藥食亦有寒熱溫凉凡用寒熱溫凉者宜用遠去時之寒熱溫凉而不可輕犯之也彼有假借而用之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特假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反之法則與時相違病必生矣

張志聰曰寅申歲主太過六氣皆先天時而至夫天地陰陽之氣交相感名所謂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夫蒼黔丹素元之氣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是三陰三陽在下而六氣之在上也是以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正中也天氣正者謂少陽司天而氣化行於氣交之中蓋以三陰三陽在下故雖主司天而氣下行於中也下節厥

陰司天而曰地氣正者謂少陽在泉之氣而亦行於中蓋少陽爲厥陰之中見也按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化故凡此厥陰之政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謂厥陰同少陽天氣正地氣正之諸歲而厥陰之氣運行同少陽天氣之在中蓋以少陽司天則厥陰在中少陽在泉則地氣在中少陽爲厥陰之中見也厥陰在泉則地氣在中厥陰司天則天氣亦在中謂厥陰從中見少陽之化也能明乎司天在泉及左右間氣再於上下氣交中求之斯得運化之微妙也厥陰在泉故地氣擾下文曰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行令之常也風乃暴舉木偃沙飛炎火乃流火風之氣也陰行陽化雨乃時應謂厥陰之氣上行而從少陽之化故雨乃時應蓋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此德化之常也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倍明也其穀丹蒼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嚴者火之政擾者風之令也風熱參布者少陽厥陰之氣交相參合而布於氣交之中雲物沸騰者地氣上升也太陰橫流

凉雨並起者蒸溽而爲雨也按厥陰風木上從司天之化故太陰濕土從之卽風氣下臨黃起土用之義畏其勝制而從之也風熱之氣在外則寒濕之氣在內是以外發瘡瘍內爲寒中泄滿故聖人遇此之候和其寒熱而不使外內交爭往復出入也如外內往復交作則爲寒熱之瘧泄聾嘔吐者風熱之氣乘於內也上怫腫色變者寒濕之氣乘於外也初之間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厥陰風木是以風搖候溫草木得生長之氣而早榮也殺降

也少陽司天而又值君火主氣故雖有時氣之寒來而不能殺二火之溫熱也血溢目赤欬逆膚瘡等證皆風火之爲病也二之客氣乃太陰濕土是以司天之火氣反鬱而白埃四起雲趨雨府皆濕土之氣化也厥陰風氣雖上從少陽而亦不能勝其雨濕風火氣盛得陰濕以和之故民乃康其有災眚則病熱鬱嘔吐昏憒膿瘡諸證皆因陰濕凝於外而火熱鬱於內也司天之氣上臨於三氣故天政布主時之氣亦屬少陽故炎暑至雨乃涯者

太陰橫流也民病熱中血溢鼽衄嚏欠諸證感風火之氣也二火相交風熱並至故善暴死四之加臨間氣乃陽明淸涼之氣故涼乃至白露降少陽之火與風熱之氣交於氣交之中故炎暑間化風熱主歲而遇此淸涼故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者感主時濕土之氣也五之間氣乃太陽寒水故陽熱去而寒乃來以秋冬之交而行閉藏之令故氣門乃閉宜周密以避寒邪曰聖人曰君子蓋言聖賢之隨時調養以和其氣是以暴過不生苛疾不起厥陰風木主終氣故風乃至地氣正者厥陰從中見少陽之化也萬物遇生氣而反生地氣反上升而霜霧以行以閉藏之時而反行發生之令故其病關閉不禁心痛者腎氣上乘於心也夫肺主氣而腎爲生氣之原故腎爲本肺爲末陽氣至冬而歸藏於腎臟今反上乘於肺故欬運氣太過故當抑之所不勝者如壬年角運太過則土氣不勝戊年火運太過則金氣不勝故宜抑其太過贊助其所不勝折其欝鬱氣者如庚寅庚申歲少陽司

天則商運受鬱矣甲寅甲申歲厥陰在泉則宮運受鬱矣是當折其致鬱之氣先取五運之化源折抑其太過贊助其不勝是以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暴者謂太宮太商之運氣主太過而反受其鬱故其過暴暴者爲病甚故曰苛是故宜鹹以制少陽之火宜辛以勝風木之邪厥陰從少陽之火化是子泄其母氣矣故又宜用酸以補之漬者上古用湯液浸漬以取汗滲之泄之者以清火熱之在中漬之發之者以散風邪之外襲寒溫者謂五運之寒溫也如太角太徵之歲運氣與司天在泉之風熱相同者多用寒凉以清之如太宮太商太羽之歲運氣與司天在泉之氣異者則少之食藥同法也遠者如太陽司天太陰在泉則先云用寒遠寒用凉遠凉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則先云用熱遠熱用溫遠溫蓋言歲運寒熱之藥食當遠此司天在泉遠者勿犯也

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紀也

馬蒔曰丑未屬太陰濕土故以五丑五未爲太陰

之政也

太陰　少角　太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宮　丁丑丁未　其運風清熱

馬蒔曰太陰濕土司天丁爲陰木故爲少角太陽寒水在泉清熱勝復同者清勝熱復也同正宮者委和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蓋言上見太陰與正宮同者也其運風清熱者運風勝清復熱也

張志聰曰少角主木運不及故清氣勝之有勝必有復故熱以復之清熱勝復之氣與本運同其化風乃運氣清乃勝氣熱乃復氣三氣同其運愚按太過之運言病不及之運不言病蓋太過者暴不及者徐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太陰　少徵　太陽　寒雨勝復同　癸丑癸未　其運熱寒雨

馬蒔曰太陰濕土司天癸爲陰火故爲少徵太陽寒水在泉寒雨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其運熱寒雨者運熱勝寒復雨也

張志聰曰火運不及寒反勝之土雨來復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太陰　少宮　太陽　風清勝復同 註義同前 同正宮

己丑太乙天符己未太乙天符　其運雨風清

馬蒔曰太陰濕土司天己爲陰土故爲少宮太陽寒水在泉風清勝復同者風勝清復也同正宮者五常政紀大論云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蓋上見太陰當與正宮同也己爲土丑未亦爲土司天之氣與當年十二律五行相同又是歲會名曰太乙天符其運雨風清者運雨風勝清復也

張志聰曰土運臨四季是爲歲會土運之歲上見太陰是爲天符天符合歲會是爲太乙天符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太陰　少商　太陽　熱寒勝復同　乙丑乙未

其運凉熱寒

馬蒔曰太陰濕土司天乙爲陰金故爲少商太陽寒水在泉熱寒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其運凉熱寒者運凉熱勝寒復也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太宮

太陰　少羽　太陽　雨風勝復同　同正宮　辛

丑辛未　其運寒雨風

馬蒔曰太陰濕土司天辛爲陰水故爲少羽太陽寒水在泉風雨勝復同者風勝寒復此曰雨者疑誤同正宮者五常政紀大論云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或以此二歲爲同歲會爲平水運欲去同正宮三字非也蓋此歲有二義而輒去其一甚不可也辛丑同歲會辛未同歲會者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陰年曰同歲會其運寒雨風者運寒風勝涼復也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於差夏民病寒濕腹滿身膵憤附腫痞逆寒厥拘急濕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鎭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其穀齡元故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陽光不

治殺氣迺行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
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間穀命其太也
初之氣地氣遷寒迺去春氣至風迺來生布萬物以
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迺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強
關節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
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三之
氣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迺時降寒迺隨之感於
寒濕則民病身重腑腫胃腹滿四之氣畏火臨溽蒸
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
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
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腑腫五之氣慘令已行寒
露下霜迺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
皮腠終之氣寒大舉濕大化霜迺積陰迺凝水堅冰
陽光不治感於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濕持
於氣交而爲疾也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
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間穀以保其精故歲
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
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

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遠凉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霧音茂數入聲差音此平聲）

王氷曰萬物生長化成皆後天時而生成也南極雨府差夏謂立秋之後一十日也其穀齡元正氣所生成也黃黑昏埃是謂殺氣自北及西流行於東及南也間穀謂以間氣之大者言其穀也應順天常不愆時候謂之時雨化源九月迎而取之以補益也贊其陽火令禦甚寒謂冬之分其用五步量氣用之少宮少商少羽歲同寒少宮歲又同濕濕過故宜燥寒過故宜熱少角少徵歲平和處之也

馬蒔曰此言太陰司天之氣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氣化運行後天者以太陰司天之歲皆不及也司天以濕在泉以寒故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土不及則風勝之故大風時起濕氣下降寒氣上騰故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

南極寒雨數至物成於差夏謂立秋後十日也民病爲寒濕爲腹滿爲身腫憤爲胕腫爲瘖逆爲寒厥爲拘急也惟濕寒合德故黃黑埃昏流行於氣交之際上之所應者鎭星辰星耳寒之政肅濕之令寒其穀元黔寒爲元而濕爲黔也故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而陽光不治殺氣乃行凡種穀者有餘之歲其土宜高不及之歲其土宜下高者宜晚下者宜早雖土之利實氣之化也民氣高下亦從之至於間穀則以在泉爲太者之間氣命之蓋太陰爲少寒水爲太左間厥陰之色蒼右間陽明之色白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地氣遷寒迺去春氣至風迺來生氣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氣迺後民病有爲血溢爲筋絡拘强爲關節不利爲身重爲筋痿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大火正蓋以少陰居君火之位故大火正也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皆然時則濕蒸相薄時雨乃降也三之主氣

本少陽相火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天政下布濕氣乃降地氣上騰時雨乃降寒亦隨之故感於寒濕則民病爲身重爲胕腫爲胷腹滿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畏火臨溽蒸化地氣上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爲膝理熱爲血暴溢爲瘧爲心腹滿熱爲膿脹甚則爲胕腫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慘令已行霜露下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而君子當周密民病則在皮腠中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寒大舉濕大化霜積陰凝水冰陽隱民病感寒爲關節禁固爲腰脽痛蓄以寒濕持於氣交而爲病也然治之者當何如必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卽少陰未升天辛丑辛未水運抑之故刺法論云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凡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榮穴勞宮按本病篇云丑未之

歲厥陰降地主室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卽厥陰未降下遇乙丑乙未金運抑之降之未下故刺法論云木欲降而地晶室抑之降而不入當刺手太陰之井穴少商手陽明之合穴曲池取其化源者卽於九月補之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間穀以全眞保精宜以苦者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若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也又必贊其陽火以令禦其盛寒之氣從其氣之異同以少多而判治之如己丑己未

之歲爲少宮乙丑乙未之歲爲少商辛丑辛未之歲爲少羽是同爲寒宜以熱化治之己丑己未之歲爲少宮又同爲濕宜以燥化治之丁丑丁未之歲爲少角癸丑癸未之歲爲少徵皆平和之歲也宜以平和處之其異者則少用其同者則多用天有寒熱溫凉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凉凡用寒熱溫凉者宜遠寒熱溫凉而無犯之或有假借而用之者特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其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反之法

則與時相違病必生矣

張志聰曰太陰司天寒水在泉故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土令不及風反勝之天地之寒濕氣交是以原野昏霧寒雨數至也差夏長夏之時秋之交也民病腹滿諸證皆感寒濕之氣而成寒濕合德是以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鎮辰二星明耀肅者土之政寂者水之令斡元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太陰之濕氣凝於上太陽之寒氣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卽所謂火鬱之發山川冰雪是也陽氣在上爲陰凝所勝則肅殺之氣乃行此言上下陰陽之氣也若五方之地土各有高下厚薄之不同故歲氣有餘地土宜高厚歲氣不及地土宜卑下蓋太過之氣宜緩不及之氣宜先地土高厚氣緩於出地之下者氣易於升也氣有餘宜至之遲氣不及宜至之早此地利之有高下氣至之有早晏而民氣亦從之按此論上下陰陽之氣者謂天包乎地之外也地土之有高下者地居乎天之中也氣至之有早晏者氣貫乎地之內也人氣

從之者人由乎氣交之中也此當與五常政大論合看夫初之主客皆風氣所司故歲前之地氣遷冬令之寒乃去而春氣正風乃來生榮萬物民氣條舒主客之氣與司天之氣相薄故雨乃後至也民病血溢筋痿諸證皆感風濕之氣所致二之主客乃君相二火故大火盛火土合德故物承化民乃和濕熱氣盛是以溫厲大行土氣周備於四方故遠近咸若司天之氣臨於三氣寒濕之氣行於氣交故民病胕腫胃腹滿四之客氣乃少陽相火寒水司地故畏火之加臨四之主氣乃太陰濕土濕熱相合則溽蒸化而地氣上騰陰濕之氣與火氣不相合是以天氣否隔濕化不流於下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寒風太陽寒水之氣也民病滿脹等證乃寒濕熱三氣雜至合而爲病也五氣之主客皆陽明清凉之氣故其候寒冷收藏之令早行故君子周密陽明之氣主肌故病在皮腠終之主客乃在泉寒水之氣故寒大舉寒濕之氣上下相交故濕大化霜積陰凝濕之化也冰堅陽伏寒之

令也腎爲冬藏而主骨關節禁固骨節不利也腰
脽者腎之腑也寒濕持於氣交謂天地之氣上下
相持人在氣交之中而爲病也益其歲氣無使邪
勝者謂歲運不及故當益之邪氣者卽己所不勝
之氣也眞精者乃天乙所生之眞元卽精與氣耳
故曰眞曰精苦乃火味故能燥濕而溫寒判者分
也

帝曰善少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
馬蒔曰子午屬少陰火故以五子五午爲少陰之
政也

少陰　太角　陽明　壬子壬午　其運風鼓其化
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病支滿

馬蒔曰少陰君火司天壬爲陽木故爲太角五常
政大論云上徵則與其氣逆陽明燥金在泉其運
風鼓之也其變振拉摧拔者風
火之變也

太角 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少陰　太徵　陽明　戊子天符戊午太乙天符

其運炎暑其化暄曜鬱燠其變炎烈沸騰其病上熱血溢

馬蒔曰少陰君火司天戊爲陽火故爲太徵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陽明燥金在泉其運炎暑者林億云詳太徵運太陽司天曰熱少陽司天曰暑少陰司天曰炎暑兼司天之氣而言運也其化暄曜鬱燠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燠此變暑爲曜者以上臨少陰故也

張志聰曰戊子天符者火運之歲上見少陰也戊午太徵少宮太商少羽終少角初

少陰太宮陽明甲子甲午其運陰雨其化柔順時雨其變震驚飄駭其病中滿身重

馬蒔曰少陰君火司天甲爲陽土故爲太宮陽明燥金在泉其運陰雨者甲土也

太宮少商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少陰太商陽明庚子庚午同正商其運涼勁其化霧露蕭颼其變肅殺凋零其病下清

馬蒔曰少陰君火司天庚爲陽金故爲太商陽明燥金在泉同正商者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以運合在泉故云其運凉勁其病下清者感秋金之氣也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　丙午　其運寒其化凝慘慄刻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下

馬蒔曰少陰君火司天丙爲陽水故爲太羽陽明燥金在泉丙子歲會者丙子皆水也其運寒者丙水也

張志聰曰丙子歲會者水運臨子也其病寒下者感寒水之氣也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迺行時雨迺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

寒熱持於氣交而爲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背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噫乾腫上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寒迺始蟄復藏水迺冰霜復降風迺至陽氣鬱民反周密閉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二之氣陽氣布風迺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迺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熱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衄飲發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迺長榮民迺康其病溫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霧病生皮腠內舍於胘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眞氣食間穀以避虛邪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

溫熱化用熱遠熱用凉遠凉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王冰曰地將易謂氣終則遷何可長也化源謂先於年前十二月迎而取之太角太徵歲同天氣宜以寒清治之太宮太商太羽歲同地氣宜以溫熱治之

馬蒔曰此言少陰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少陰司天之政歲運太過其氣化連行皆先天而至金氣在泉故地氣肅

火氣司天故天氣明徃歲巳亥終之客氣少陽今歲子午初之客氣太陽太陽寒交徃歲少陽之暑故曰寒交暑今歲少陰在上而陽明在下故曰熱加燥其雲馳雨府則濕化迺行時雨迺降惟金火合德上之所應者熒惑與太白也火之政明金之令切其穀丹白火爲丹而金爲白火在天而金在泉也及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病所由始熱病生於上者火在上也清病生於下者金在下也寒凌火熱凌金故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爲欬喘爲

血溢爲血泄爲鼽爲嚏爲目赤爲瘡爲寒厥入
胃爲心痛爲腰痛爲腹大爲嗌乾上腫也初之主
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地氣
遷燥將去蓋往年爲已亥已亥之在泉爲少陽則
暑往而陽明在地故燥將至也去當作至初之客
氣爲太陽故寒迺始惟寒又始故蟄藏水冰霜復
風至也其陽氣既鬱民反周密民病有爲關節禁
固爲腰脽痛至炎暑將起又當爲中外瘡瘍也二
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

陽布風行春氣已正萬物以榮或寒氣時至民病
迺和其病當爲淋爲目瞑爲目赤爲氣鬱於上而
熱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少陰君火客氣
加之則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
當爲氣厥爲心痛爲寒熱更作爲欬喘爲目赤也
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
則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爲寒熱爲嗌
乾爲黃癉爲鼽爲衄爲飲發也五之主氣本陽明
燥金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火乃金之所畏

故謂之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長榮茂民迺康其有病則爲溫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燥令行餘火內格爲腫於上爲欬爲喘甚則爲血溢也且寒氣數舉則霧霧成翳外則病生皮腠內則病舍脅下連小腹而作寒中以其地氣之將易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抑其運氣之有餘資其歲氣之所勝折其鬱發者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室天衝勝之不前蓋言太陰在地三年此年升天作少陰左間遇天衝室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升天不前故刺法論云土欲升而天衝室抑之當刺足太陰之俞穴太白又後本病篇云太陽降地主室地阜勝之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當刺足太陰之井穴隱白足欲降而地阜室抑之降而不入故刺法論云水陽明之合穴三里又先於年前之十二月以迎取其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其眞間穀以避虛邪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

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又必適
其氣之同異而多少其制如壬子壬午之爲太角
戊子戊午之爲太徵歲同天氣之熱當以寒清之
化治之甲子甲午之爲太宮庚子庚午之爲太商
丙子丙午之爲太羽歲同地氣之寒當以溫熱之
化治之化者治也天有寒熱溫凉而人之藥食亦
有寒熱溫凉故凡用寒熱溫凉者當遠天時之寒
熱溫凉而無犯之或有假借而用之者特以主氣
不足臨氣勝之借其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則
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與時相違病由
是而作矣

張志聰曰少陰司天太過之歲氣運皆先天時而
至燥金在泉故地氣肅君火在天故天氣明歲前
之終氣乃少陽相火今歲之初氣乃太陽寒水故
爲寒交暑而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爲病始也君
火在上燥金在下故曰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乃
行時雨乃降卽少陽臨上雨乃涯之義金火合德
上應熒惑太白光明明者火之政切者金之令也

其穀丹白感金火之氣而成熟者寒熱凌犯者司天在泉之氣交相犯而爭於中也欬喘血溢鼽嚏目赤皆瘍噎乾腫上熱病生於上也血溢寒厥清病生於下也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寒熱交爭於中而爲病也初之客氣乃太陽寒水故歲前之燥熱將去而寒乃始蟄蟲蟲復藏冰霜復結也初之時氣乃厥陰風木故風乃至陽春之氣鬱而民反周密太陽主筋而爲腎之府故關節禁固而腰脽痛時交於二氣之君火故炎暑將至二之主氣合司天之君火客氣乃厥陰風木故陽氣布而風乃行春氣始正萬物應生長之氣以榮按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少陰標陰而本熱二氣三氣皆君火司令而曰寒氣時至者少陰從本從標也寒熱氣交故民乃和其病淋目瞑者寒氣之爲病也經云陽盛則瞋目陰盛則瞑目目赤者君火之氣也氣鬱於上而熱者寒氣上乘也三之主氣乃君相二火故天政布大火行衆類得長氣而蕃鮮在下之寒氣時至故民病氣厥心痛蓋君火在上陰寒在下寒氣

厥逆凌心則心痛而寒熱更作乘於肺則爲欬喘
蓋肺乃心之蓋而又下交於腎也迫其君火上炎
則目赤四之主客乃濕土主氣濕熱氣交故溽暑
至大雨時行寒熱五至也民病嗌乾黃癉諸證皆
感濕熱之氣歲半以下及五之主氣皆屬陽明而
少陽相火加之故畏長氣上臨間氣司令故暑反
至陽乃化萬物得長氣而生榮涼熱之氣合化故
民乃康其有災眚感溫熱而爲溫病終氣乃陽明
燥金司令故燥令行氣交之餘熱內格而爲欬喘
血溢諸證寒水主時故寒氣數舉舍於皮膚而爲
病也夫地支始於子而對於午六氣已終則在泉
之氣將易而交於丑未矣運氣太過故當抑之而
資其歲之所不勝鬱發者謂五運之氣鬱極乃發
也虛邪不正之邪也能保其精則邪自辟矣鹹從
水化故能奧堅以調和在上之君火甚則以苦發
其火鬱金氣主收故宜酸收以安其下甚則以苦
泄其燥若同司天之熱氣者宜以寒清同在泉之
清涼者宜用溫熱也

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巳亥之紀厥陰風木故以五巳五亥爲厥陰之政

厥陰　少角　少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角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運風清熱

馬蒔曰厥陰風木司天丁爲陰木故爲少角少陽相火在泉清熱勝復同者清勝熱復也同正角者委和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也丁巳天符丁亥天符者運氣司天皆木也其運風清熱者運爲風勝爲清復爲熱也

少角（初正）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　少徵　少陽　寒雨勝復同　癸巳癸亥

其運熱寒雨

馬蒔曰厥陰風木司天癸爲陰火故爲少徵寒雨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癸巳同歲會癸亥同歲會者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陰年日同歲會也其運熱寒雨者運爲熱勝爲寒復爲雨也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厥陰　少宮　少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角　己巳亥　其運雨風清

馬蒔曰厥陰風木司天己爲陰土故爲少宮少陽相火在泉風清勝復同者風勝清復也同正角者五常政大論云卑監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也其運雨風清者運爲雨勝爲風復爲清也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熱寒勝復同　同正角　乙巳乙亥　其運凉熱寒

馬蒔曰厥陰風木司天乙爲陰金故爲少商少陽相火在泉熱寒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同正角者五常政大論云從革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也其運凉熱寒者運爲凉勝爲熱復爲寒也

少商 乙　太羽 丙 終　太角 壬 初　少徵 癸　太宮 甲　厥陰　少羽　少陽　雨風勝復同　辛巳辛亥　其運寒雨風

馬蒔曰厥陰風木司天辛爲陰水故爲少羽少陽相火在泉雨風勝復同者雨勝風復也其運寒雨

風運爲寒勝爲雨復爲風也

張志聰曰雨風勝復之氣與風運同化皆非本年正化所謂邪化日也不及之運同

少羽辛終少角丁初太徵戊少宮己太商庚

張志聰曰始於丁而終於辛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迺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撓其令速其穀蒼丹間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於下風病行於上風燥勝復形於中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二之氣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迺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於中三之氣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四之氣溽暑濕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胕腫五之氣燥濕更勝沉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迺行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火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迺生人乃舒其病溫厲必折其鬱氣資其化

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凉遠凉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帝曰善

王冰曰同正歲化生成與天二十四氣遲速同無先後也化源四月也迎而取之

馬蒔曰此言厥陰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厥陰司天之政乃不及歲氣化運行之生化成當後天也又凡諸同正歲者則氣化運行生化成者當與天同蓋與天之二十四氣同之無先後也本篇後云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厥陰司天故天氣擾相火在泉故地氣正惟天氣擾故風生高遠惟地氣正故炎熱從之至於雲趨雨府濕化迺行此風火合德上之所應者歲星與熒惑也木之政撓火之令速其穀蒼丹蒼爲木而丹爲火木司天而火司地乃天地正氣所化也若間穀則以在泉爲太者之間邑命之蓋厥陰爲少寅申爲太左間

陽明之色白右間太陰之色黃也其耗竭類物則有文角品羽蟲爲患耳燥勝風熱復燥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相火在泉故熱病行於下風木司天故風病行於上其風燥勝復形之於中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客氣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金主西方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降草焦寒雨數至至於陽氣復化則民病當爲熱中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爲泣出爲耳鳴爲掉眩皆風之爲病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溽暑濕熱相薄爭於左之上蓋厥陰司天之左間亦少陰熱氣故爭於左之上民病當爲黃癉而腑腫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燥濕更勝沈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乃行一云民病肺受風脾受濕發爲瘧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

則畏火司令陽乃大行蟄蟲出見流水不氷地氣乃發草乃生人迺舒其病爲溫厲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蓋言君火在地三年至巳亥之歲升天作左間遇天蓬司水窒之不能上升又厥陰未遷正卽少陰未得升天又辛巳辛亥水運抑之升之不前故刺法論云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當刺包絡之榮穴勞宮又本病篇云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形勝而不入蓋言陽明在天三年至此年下降入地作少陽左間又遇地形火司勝之不能入地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卽少陽未得降又癸巳癸亥火運抑之不下故刺法論云金欲降而地形窒抑之當刺心包絡之井穴中衝手少陽之合穴天井乃於四月卽迎而取之以資其化源厥陰爲不及宜贊其運氣無使邪勝司天爲水以辛調之在泉爲火以鹹調之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也天有寒熱溫凉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凉者必遠於天之寒熱溫

凉而無犯之有假其法而用之者特以主氣不足
臨氣勝之借其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故可以
偶犯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病從茲生矣
張志聰曰凡厥陰司天不及之歲氣運皆後天時
而至若厥陰少陽標本之相合也少陽司天則天
氣正少陽在泉則地氣正謂厥陰同少陽之諸正
歲如厥陰在泉則厥陰之氣同少陽司天之運行
厥陰司天則少陽之氣同厥陰司天之運行故曰
風生高遠炎熱從之蓋厥陰少陽標本相合而厥

陰又從少陽之氣化也風性動搖故天氣擾少陽
之氣運行於中故地氣正風氣在天故風生高遠
少陽之氣上與厥陰相合故炎熱從之雲趨雨府
濕化乃行者從風火之勝制也風火同歸於正故
曰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光明撓者風之政速者火
之令也蒼丹之穀感司天在泉之氣而成熟者間
穀者言左之少陰而下右之太陽而下感左右之
間氣而成文角品羽感司天在泉之氣而生育者
不過文品之毛蟲羽蟲又不能生聚而耗散也勝

復更作者謂炎熱從之於上而復相乘於氣交之中也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相火之在泉也感風氣則病行於上感熱氣則病行於下風燥勝復相乘則形見於氣交之中愚謂行於上行於下又曰形於中而不曰病蓋謂風火之氣行於上下而復交於中也炎熱從之於上者子從母也勝復更作者厥陰之氣復下歸於正也故厥陰在泉則地氣正今厥陰司天而天氣亦正斯謂之諸同正歲初之氣乃陽明清金司令故寒始肅而殺氣方至民病

寒於右之下謂陽明之間氣在在泉少陽之右也二之間氣乃太陽寒水是以寒不去而霜乃降二之主氣乃少陰君火而寒水加臨於上是以名草上焦而陽復化於下也民病熱中者君火之氣爲寒氣鬱於內也三之氣乃司天之風氣主令是以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乃風病行於上也四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太陰濕土是以溽暑濕熱相薄爭於左之上者謂少陰在司天厥陰之左也按厥陰司天之間氣始於下之陽

明而交於太陽少陽在泉之間氣始於上之少陰而交於太陰故民病寒於右之下者蓋從下而上也爭於左之上者謂從上而下也是以間穀言太者言在上左右之少陰太陽而及於太陰陽明所謂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也故曰食間穀以保其精謂保四氣主時之精氣也又曰食間穀以避虛邪謂避左右間氣之虛邪也蓋能保其精則能避其邪矣民病黃癉附腫皆濕熱之爲病五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陽明燥金是以燥濕更勝沈陰布而寒及體者二氣並主清寒也太陰所至終爲雨陽明所至爲悽鳴故風雨乃行終之主氣乃太陽寒水而相火加臨於上故畏火司令客勝其主是以陽氣大化流水不冰少陽在泉之氣大發草感生長之氣而生人感溫煖之氣而舒其病溫厲者所謂冬溫病也化源者五運乃六氣之生源如少宮之運厥陰司天則土氣受鬱矣少商之運少陽在泉則金氣受鬱矣故當折其致鬱之氣以資五運之化源以上六氣相同歲運不及故當

贊助其運氣無使乖所不勝之邪勝之以上不及之三氣相同辛從金化以調風木之勝鹹從水化以調火熱之淫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是一歲之中皆火司令故當畏火之氣無妄犯之厥陰司氣以溫用溫無犯少陽司氣以熱用熱無犯食宜同法者藥食並宜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三十九

黃帝素問三十九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下之上

藝術典第五十九卷

醫部彙考三十九

黃帝素問三十九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下之上

帝曰夫子之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

王冰曰視其位而知其所在謂陰之所在天應以雲陽之所在天應以清淨自然分布象見不差先後皆寅時之先後也先則丑後後則卯初天道昭然當期必應見無差失是氣之常當時謂當寅之正也

馬蒔曰此言驗六歲之應有其法也帝問六氣各有所應何以明之伯言六氣爲主爲客者每歲行有其次止有其位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視其分布之位而知其應之所在凡運氣有餘之歲當至於寅時之後若非有餘不足之歲則正當寅時之正卽此驗之凡陰之所在天應以雲陽之所在天應以清淨自然象見不差也

張志聰曰此言司天在泉之氣六氣環轉而各有定位也行有次者少陽之右陽明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六氣終環而六環會也止有位者上下有位左右有

紀一氣各主六十日有奇也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者蓋以寅爲歲之首朔爲月之首寅爲日之首而起初氣也視其司天在泉之定位則知六氣之所在矣運謂六氣之化運如子午寅申辰戌六歲主有餘其主歲主時之氣皆先天時而至如丑未卯酉巳亥六歲主不及其主歲主時之氣皆後天時而至正歲謂歲會之紀非太過非不及其氣應時而至也

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

馬蒔曰此言候災眚之應有其法也帝問勝復之氣固有定在可得而知至於災眚之至何以候之伯言非有關於氣化而至者如天時星變物類民病卽上文十二變之類皆謂之災眚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之勝復而爲災眚者何以候之非氣化者謂非運氣之化也如丁卯丁酉歲其運風清熱風乃少角之氣化其清熱乃勝復之氣此邪化也是謂災眚

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

王冰曰歲半謂立秋之日也交互體也上體下體之中有二互體也位明氣月者大凡一氣主六十日而有奇以立位數之位同一氣則月之節氣中氣可知也故言天地氣者以上下體言勝復者以氣交言橫運者以上下互言皆以節氣準之候之災眚變復可期矣

馬蒔曰此言明天地始終之數有其紀也帝以天地之數終始爲疑蓋欲知司天在泉之始終伯言數之所始起於司天而終於在泉半歲之前卽大寒至小暑天氣之所主也半歲之後卽大暑至小寒地氣之所主也上文交互則三四氣之際卽天地之氣交主之此則一歲之紀畢矣故曰凡六氣之位明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而爲每氣有節氣中氣而爲每月皆可知矣此正天氣地氣氣交

之謂也

張志聰曰天謂司天地謂在泉道謂天地陰陽之道數之始起於上者謂數之始於一而起於天一也終於下者謂天數之始於一而終於地六也歲半之前歲半之後者謂天地之氣上下有位也氣交者謂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也位謂司天在泉及左右間氣之六位氣月謂一氣之各主兩月也愚謂司天在泉之六氣總屬天一所生之眞元眞元者精氣也氣爲陽精爲陰一陰一陽化生太少之四象而共爲六氣也天包乎地之外故不曰在地而曰在泉精通乎天之上故曰天有精也六氣循天而環轉故六朞而環會復通貫乎地之中故上下交互也故曰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間穀以保其精眞者元眞之氣精者天一之精是以上文曰此天之道氣之常也

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

勝與復同燥清烟露秋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氷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馬蒔曰此言五運六氣之化雖有多少盛衰而皆同於四時之化也帝以上文所言氣化其數有不合爲問伯言氣化之用有多少氣化之洽有盛衰然皆同天地之化也蓋凡氣化有風溫則與春之化同氣化有熱暑昏火則與夏之化同其所勝所復者亦不過此氣化有燥清煙露與秋化同雲雨昏暝埃與長夏化同寒氣霜雪氷與冬化同此乃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如此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六氣有同化之盛衰是以有不合也不合其數者不合六氣之數也氣用有多少者謂六氣之用有餘不足也化洽有盛衰者謂五運之化有太過不及也風熱寒燥者言陰陽之六氣也春夏秋冬者言角徵宮商羽主歲而主時也風溫春化同者厥陰與角運同化也熱暑夏化同者少陰少陽與徵運同化也勝與復同者謂

五運之勝與復氣亦與六氣之相同也如清金勝
角木其勝氣即與陽明同炎火復秋金其復氣即
與少陰少陽同也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
衰之常是以有不合也如風溫之多合春化之盛
是氣運同其化矣若六氣之少合五運之盛五運
之衰合六氣之多此盛衰更用而不合矣此節論
六氣主歲主時之多少又當審五運主歲主時之
盛衰合而推之斯得氣運之微妙

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
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
同天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
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
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
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
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
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
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

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

王冰曰六十年中同天地之化者凡二十四歲餘悉隨已多少

馬蒔曰此明同天符同歲會天符之義正以其下加上臨而餘歲則不然也帝以五運之氣同乎天化者命曰天符余已知之而五運之行同乎地化者尚有未知爲疑伯乃總括其目而對曰太過之年而同天化者三不及之年而同天化者亦三皆謂之天符太過而同地化者三謂之同歲會凡此有二十四歲而同地化者亦三謂之同天符不及也故甲辰甲戌之歲乃土運太過爲太宮上見太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陰濕土在泉壬寅壬申之歲乃木運太過爲太角上見少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厥陰風木在泉庚子庚午之歲乃金運太過爲太商上見少陰司天而下則加以陽明燥金在泉此卽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天符也癸巳癸亥之歲乃火運不及

爲少徵上見厥陰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陽相火在泉辛丑辛未之歲乃水運不及爲少羽上見濕土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陽寒水在泉癸卯癸酉之歲乃火運不及爲少徵上見陽明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陰君火在泉此卽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歲會也然此同天符同歲會之六者皆自在泉而論之耳卽所謂同地化也下文曰太過而加曰同天符不及而加曰同歲會者此也戊子戊午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陰君火戊寅戊申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陽相火丙辰丙戌之歲乃水運太過爲太羽而上則臨以太陽寒水此卽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天符也丁巳丁亥之歲乃水運不及爲少角而上則臨以厥陰風木乙卯乙酉之歲乃金運不及爲少商而上則臨以陽明燥金己丑己未之歲乃土運不及爲少宮而上則臨以太陰濕土此卽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

者三亦謂之天符也此六者皆自司天而論之耳
即所謂同天化也下文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者
此也但內有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爲太乙天符
耳此二十四歲上臨下加故有三者之分除此之
外則不加不臨也按六十年中太乙天符四年天
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
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三十二年
經言二十四歲除歲會八年也
張志聰曰甲辰甲戌壬寅壬申庚子庚午此太過
而同地化者三運合六氣計六歲癸巳癸亥辛丑
辛未癸卯癸酉此不及而同地化者三運六氣計
六年戊子戊午戊寅戊戌戊申丙辰丙戌此太過而同
天化者三運六氣計六年丁巳丁亥乙卯乙酉己
丑己未此不及而同天化者三運六氣計六年凡
二十四歲上下加臨餘三十六歲則不加不臨
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
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
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下加上臨之義也夫所以謂之加者正以太過之年而在泉者與運氣相合猶運氣與司天相合故謂之同天符也不及之年而在泉者與歲辰相合猶運氣與歲辰相合故謂之同歲會也此亦下加之義也至於所謂臨者太過不及之年而運氣與司天相合皆謂之天符其太乙天符則戊午爲太過己丑己未乙酉爲不及此四年者皆是也經文止曰天符而不曰太乙天符以其均謂之天符也但見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中執法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者是也

張志聰曰太過而同地化者與天符相同不及而同地化者與歲會相同也其太過不及之十二歲皆曰天符然內有變行多少之分焉多少者卽太過不及之變也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故有微甚死生之分焉按馬註引執

法行令貴人而言然此節單論天符之有太過不及前篇分別天符歲會太乙天符與此不合

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與六位也帝曰溫涼何如岐伯曰司氣以凉用凉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爲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

王冰曰四時氣王之月藥及食衣寒熱溫凉四者皆宜避之差四時同犯則以水濟水以火助火病必生也可犯謂夏熱甚則可以熱犯熱寒氣不甚則不可犯平不可過謂氣平則止過則病生與犯同也邪氣反勝者氣動有勝是謂邪客勝於主不可禦也六步之氣於六位中應寒反熱應熱反

寒應溫反凉應凉反溫是謂六步之邪勝也差冬反溫差夏反冷差秋反熱差春反凉是謂四時之邪勝也勝則反其氣以平之天信謂至時必定翼贊皆佐之也謹守天信是謂至眞妙理

馬蒔曰此言寒熱溫凉有不可犯者以司氣爲本有小可犯者以間氣所加之客氣與主氣異也司氣司天司地之氣也司氣之寒熱溫凉如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之類則不可輕犯之間氣者天地左右二間之氣也至眞要大論謂司天地者紀步故天地左右二間之氣客氣與主氣同則無犯之若客氣與主氣異則小犯之此四畏所在不可不察且小犯者正以天氣雖反僅可佐不及客勝其主如夏寒甚則可以熱犯熱若寒不甚則不可犯之但以平爲期過則病生故不可過也何也邪客勝主不可禦故耳此乃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勝贊復而爲治法之至也

張志聰曰興起也此總言一歲之中有應時而起

之六位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各有寒熱溫涼之四氣皆宜遠而無犯之如初之氣天氣尚寒是宜用熱時值少陽相火司令又當遠此一位而無犯也如二之氣天氣已溫是宜用涼時值太陽寒水司令又當遠此一位而用涼也每歲之六氣皆然從則和逆則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又分論司天在泉及間氣之無犯也如少陰在上司氣以熱而用熱者又當遠此少陰之熱而無犯也如陽明在泉司氣以涼而用涼者又當遠此陽明之涼而無犯也餘氣皆然如間氣與司天在泉之主氣相同者不可犯與主氣異者則小犯之假如少陽司天初氣乃少陰君火是與司天之氣相同無犯其熱如少陰在泉四之氣乃太陽寒水是與主氣相異可少用熱而小犯之是謂寒熱溫涼之四畏不可不謹察也天氣反時者如司氣以熱而天氣反涼是當依時而用溫矣如司氣以熱而寒反勝之又可用熱而犯主氣之熱矣然止以氣平爲期不可過用以傷司氣之元眞是謂邪氣反勝者則

可犯也天信謂氣之應時而至者無差失而妄犯之六氣各有所宜而不可逆有勝氣又宜折之而無翼其勝有復氣又當抑之而無贊其復調之正味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運和平勿乖其政是謂至治

帝曰善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

張志聰曰此章與上章大義相同前以太陽爲始序三陽三陰之六氣以角運爲初庚角徵宮商羽之五音而年歲有所不齊也故今以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從甲子而至癸巳三十歲而爲一紀復從甲午而至癸亥六十歲而爲一周斯歲運始順故復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宮土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雨化五　燥化四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苦熱　下酸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少陰君火司天也中太

宮土運者甲爲土運爲太宮也下陽明金者陽明燥金在泉也熱化二言司天少陰主熱正化從本生數對化從標成數則甲子之年屬對化成數主熱化七其在泉亦主成數主燥化九甲午之年屬正化生數主熱化二其在泉亦主燥化四雨化五按本論後文云太過者言主運土爲雨故雨化五生數也燥化四言在泉也義見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今甲年土運太過故言雨化五五土數也燥化四言在泉也義見上正化日者詳後文有邪氣化日則凡正化日者皆正氣所化也按太過之年止有正化日者卽如火主熱土主雨金主燥無勝無復謂之正氣所化之日後凡不及之年有邪化日又有正化日者以有勝有復謂之邪化之日其正化日卽如下節之乙丑年丑爲濕乙爲清乃正化之日也此句結上熱雨燥化三句後倣此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也蓋太過之土勝水故用鹹寒以扶水卽所謂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也中苦熱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也下酸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也卽所謂燥淫

於內治以苦溫此誤言酸熱所謂藥食宜也乃結
上三句後倣此

張志聰曰熱化二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
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
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
子故其數從生始也雨化五者運居其中太過者
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雨爲土化土以生也燥化
乃己卯己酉己主不及故其數生無勝復之邪化
故爲正化所謂日者以一運統主一歲而五運又
以角木爲初羽水爲終各分主七十二日有奇也
上謂司天下謂在泉中謂化運君火司天故宜鹹
寒以制化太陰濕土運化於中故宜苦以燥濕熱
以溫陰陽明清凉在泉故宜酸以助收熱以溫凉
藥食並相宜也此卽上章宜苦燥之溫之食宜同
法之義餘歲俱倣此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商金運　下太陽水　熱化寒化
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七宮　濕化五　清

化四　寒化六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　中酸和　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陰土者丑未太陰濕土司天也中少商金運者乙爲金運爲少商也下太陽水者太陽寒水在泉也熱化寒化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所謂邪氣化日者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也七宮西室兌位天柱司也災之方以運之當方言濕化五言司天太陰正化於未對化於丑其化者五以生數也後文云土常以生也不必分太過不及而皆曰五也清化四言運也金之氣清故言清化不及者其數生乙爲不及故言生數四也寒化六乙未言在泉乙丑爲對化從標成數當爲寒化六乙未爲正化從本生數當爲寒化一也正化日者皆正氣所化之日也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酸和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

張志聰曰不及之運有勝復金運不及火熱勝之

金之子寒水來復有勝復之邪氣故爲邪化所謂
日者謂勝氣在勝彼所主之七十二日復氣在復
我所司之七十二日此卽上章淸熱勝復同其運
風淸熱之義餘不及歲俱準此七乃兌宮金運不
及爲熱寒勝復故主災眚在於兌之西方上章以
太過之歲而主民病此以不及之歲而言災眚蓋
太過之氣暴不及之氣徐病甚而災微也濕化五
者乙主不及故其數生按乙運不及則丑未之司
天在泉亦主不及氣運之同也淸化四謂運不及

故其數生餘不及歲準此寒化者乃庚辰庚戌也
庚主太過故其數成所謂正化日者謂濕化五淸
化四寒化六皆主正化無勝復之邪氣也五運之
氣分主七十二日司天在泉之氣各主六十日有
奇也金氣主收故宜酸以收之和者謂五運之氣
雖各主一歲而一歲之中又有生長化收藏之五
運故又宜五味以和之甘爲土味能制化寒水

丙寅　丙申歲

林億云詳丙申之歲申金生水水化之令轉盛司

天相火爲病減半

上少陽相火　中太羽水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寒化六　風化三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溫　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陽相火者寅申少陽相火司天也中太羽水運者丙爲太羽也下厥陰者厥陰風木在泉也火化二言司天丙寅爲正化從本生數當爲火化二丙申爲對化從標成數當爲火化七也寒化六言水運太過主成數故寒化六也風

化三言在泉丙寅爲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丙申爲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舊誤矣正化日謂非勝非復正氣所化之日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中鹹溫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辛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風淫於內治以辛凉

張志聰曰火化二者火臨於上水承制之故主不及寒化六者運太過故其數成餘太過運準此風化乃辛巳辛亥也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水運主

鹹而以鹹助之後之化運多用和助之味所謂折其欝氣資其化源也

丁卯　丁酉歲

馬蒔曰丁卯歲會丁爲木運卯之年辰亦爲木運臨加故曰歲會林億云詳丁年正月壬寅爲干德符便爲平氣勝復不至運同正角金不勝木木亦不災土又丁卯年得卯佐之卽上陽明不能災之上陽明金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陰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三宮　燥化九　風

化三　熱化七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辛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陽明金者卯酉陽明燥金司天也中少角木運者丁爲木運爲少角也下少陰火者少陰君火在泉也清化熱化勝復同者清勝熱復也所謂邪化日謂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也災三宮東室震位天衝司災之方以運之當方言燥化九者言司天卯酉主燥正化從本生數對化從標成數則丁卯之年屬對化成數主

燥化九丁酉之年屬正化生數主燥化四也風化三言木運不及主生數故風化三也熱化七言在泉丁卯對化當云熱化七丁酉正化當云熱化七也正化日者乃正氣所化之日也上苦小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中辛和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於內治以鹹寒張志聰曰淸化勝復同者淸勝氣熱復氣也三宮主震分野之東方燥化九者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木不及金勝之今燥化臨上則金盛矣熱化乃壬子壬午子午主太過故主成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徵火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

熱化七　濕化五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溫

中甘和　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陽水者辰戌太陽寒水司天也中太徵火運者戊爲太徵也下太陰濕土者太陰濕土在泉也寒化六者司天戊辰對化從標成

數當云寒化六戊正化從本生數當云寒化七也熱化七言火運戊辰對化七戊戌正化二也濕化五言在泉之化所謂土常以生也正化日謂正氣所化也上苦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中甘和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甘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於內治以苦熱

張志聰曰寒化六者辰戌主太過故其數成濕化者癸丑癸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陽相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五宮　風化三濕化五　火化七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辛涼中甘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厥陰木者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也中少宮土運者己爲陰土爲少宮林億云詳至九月甲戌月巳得甲戌方還正宮下少陽相火者少陽相火在泉也風化清化勝復同者風勝清復也所

謂邪氣化日者因勝而復邪氣所化之日也災五宮林億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眚四維按天元玉冊云中室天禽司非維宮同正宮寄位二宮坤位風化三言司天己巳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己亥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也濕化五言土運也火化七言在泉己巳屬對化從標成數主熱化七己亥屬正化從本生數主熱化二也所謂正化日者正氣所化也上辛凉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風淫所勝平以辛凉中甘和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火淫於內治以鹹寒

張志聰曰五宮乃中央土宮也風化三者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火化乃戊寅戊申也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

庚午 同天符　庚子歲 同天符

上少陰火　中太商金運　下陽明金

清化九　燥化九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

中辛溫　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也中太商金運者庚爲陽金爲太商林億云詳庚午年金令減半以上見少陰君火年干亦爲火故也庚子年子是水金氣相得與庚午年又異下陽明金者陽明燥金在泉也熱化七言司天庚午年屬正主熱化二庚子年屬對化從標成數化從本生數主熱化九言金運庚午年亦從正化生數主淸化四庚子年亦從對化成數主淸化九也燥化九言在泉庚午年燥化四庚子年燥化九義同上所謂正化日者正氣所化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中辛溫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於內治以苦溫張志聰曰熱化七者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淸化九者金運太過也燥化乃乙卯乙酉也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金氣不足而得運化之助故與正商相同而盛也

辛未同歲會　辛丑歲同歲會

上太陰土　中少羽水運　下太陽水　雨化風化
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一宮　雨化五　寒
化一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　中苦和　下
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陰土者丑未太陰濕土司天也中少
羽水運者辛爲水運爲少羽也林億云詳此至七
月丙申月水還正羽下太陽水者太陽寒水在泉
也雨化風化勝復同者雨勝風復也所謂邪氣化
日者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也災一宮林億
云詳一宮北室坎位天元司雨化五言司天之化
土常以生故辛未辛丑年皆土雨化五也寒化一
言在泉也林億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水故只言
寒化一寒化一者少羽之化氣也若太陽在泉之
化則辛未寒化一辛丑寒化六也正化日謂正氣
所化也上苦熱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
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苦和言運氣宜用之藥
食下苦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
淫於內治以甘熱

張志聰曰一宮北方坎位也雨化者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在化運主不及故其數生在在泉乃丙辰丙戌也辰戌乃太陽之水合丙之化運而始生故其數一

壬申（同天符）　壬寅歲（同天符）

馬蒔曰蓋木運太過下加厥陰卽厥陰爲在泉也故曰同天符

上少陽相火　中太角木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風化八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　中酸和

下辛凉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陽相火者寅申爲相火司天也中太角木運者壬爲陽水爲太角也下厥陰木者厥陰風木在泉也火化二者壬申爲對化從標成數當云火七化壬寅爲正化從本生數當云火化二也風化八林億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木故只有風化八乃太角之運化也若厥陰在泉之化則壬申風化三壬寅風化八也正化日謂正氣所化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和言木運宜用之

藥食下辛凉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火化二者壬申壬寅爲同天符故其數生天主生也風化在中運主角木太過故其數成在在泉乃丁巳丁亥也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故主成蓋木氣不及而得運化之助則木氣盛矣故其數八

癸酉 同歲會　癸卯歲 同歲會

馬蒔曰火運不及下加少陰以在泉爲火故曰同歲會

上陽明金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陰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九宮　燥化九　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小溫　中鹹溫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陽明金者陽明燥金司天也中少徵火運者癸爲陰火爲少徵也下少陰火者少陰君火在泉也寒化雨化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災九宮林億云詳九宮離位南室天英司也燥化九癸酉燥化四癸卯燥化九也熱化二以運與在泉俱火

故只言熱化二熱化二者少徵之運化也若少陰在泉之化則癸酉熱化七癸卯熱化二也正化日謂正氣所化也上苦小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溫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九宮乃南方離位燥化九者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故主成蓋火運不及收氣自政而又上臨於司天則其氣盛矣熱化在中運主不及故其數二在在泉乃戊子戊午屬天符之歲故其數成蓋天生而地成也

甲戌歲會同天符　甲辰歲會同天符

馬蒔曰運與年辰皆土曰歲會又土運太過下加太陰在泉曰同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宮土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濕化五所謂正化日也

下苦溫所謂藥食宜也　其化上苦熱　中苦溫

馬蒔曰上太陽水者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也中太宮土運者甲爲陽土爲太宮也下太陰土者濕

土在泉也寒化六詳甲戌正化從本生數當云寒
化一甲辰對化從標成數當云寒化六濕化五林
億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土故只言濕化五也上
苦熱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
勝平以苦熱中苦溫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苦溫
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於內治
以苦熱
張志聰曰寒化六者辰戌主太過故其數成按土
盛而不勝水者乃歲會之年氣之平也故無勝復
濕化中運土常以生在在泉乃己丑己未丑未主
不及故其數生

乙亥　乙巳歲

上厥陰木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陽相火　熱化寒
化勝復同邪氣化日也　災七宮　風化八　清化
四　火化二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凉　中酸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厥陰木者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也中
少商金運者乙爲陰金爲少商也林億云詳乙亥

年三月得庚辰月建見於德符卽氣還正商火未得王而先平火不勝則水不復又亥是水得力年故火不勝也乙巳歲火來小勝巳爲火佐於勝也卽於二月中氣君火時化日火來行勝不得水復遇三月庚辰月乙見庚而氣自全金還正商下少陽相火者相火在泉也熱化寒化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災七宮者七爲金方也風化八言司天也詳乙亥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乙巳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也淸化四言金運乙亥淸化四巳熱化七也度謂時度也上辛凉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和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風化八者從革之紀上角與正角同故主成蓋金運不及生氣乃揚而又上臨於司天則木氣盛矣火化乃庚寅庚申也當主成數疑誤度者謂所主之時度也

丙子歲會　丙午歲

馬蒔曰丙爲水運子爲年辰又爲水故曰歲會
上少陰火　中太羽水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
寒化六　清化四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鹹
熱　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也中
太羽水運者丙爲陽水爲太羽也下陽明金者燥
金在泉也熱化二言司天也林億云詳丙子歲熱
化七金之災得其半以運水太過勝於天令天令
減半丙午熱化二午爲火少陰君火同天運雖水
一水不能勝二火故異於丙子歲寒化六言水運
太過者其數成故寒化六也清化四言在泉丙子
燥化九丙午燥化四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
食中鹹熱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言在泉宜
用之藥食至於要大論云燥淫於內治以酸溫
張志聰曰熱化二者火司於上水承制之故主不
及清化乃辛卯辛酉也卯酉主不及故其數生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角木運　下太陽水　清化熱化

馬蒔曰丙爲水運子爲年辰又爲水故曰歲會上少陰火　中太羽水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寒化六　清化四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鹹熱　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也中太羽水運者丙爲陽水爲太羽也下陽明金者燥金在泉也熱化二言司天也林億云詳丙子歲熱化七金之災得其半以運水太過勝於天令天令減半丙午熱化二午爲火少陰君火同天運雖水

一水不能勝二火故異於丙子歲寒化六言水運太過者其數成故寒化六也清化四言在泉丙子燥化九丙午燥化四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熱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於內治以酸溫張志聰曰熱化二者火司於上水承制之故主不及清化乃辛卯辛酉主不及故其數生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角木運　下太陽水　清化熱化

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三宮　雨化五　風化三
寒化一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　中辛溫　下
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陰土者丑未爲太陰濕土司天林億云詳此木運平氣上刑天令減半也中少角木運者丁爲陰木爲正角也林億云詳丁年正月壬寅爲干德符爲正角下太陽水者太陽寒水在泉也清化熱化勝復同者清勝熱復也災三宮者三爲木方也雨化五言司天雨爲濕土五爲土數也風化三言木運不及其數生故風化三寒化一言在泉丁丑寒化六丁未寒化一也上苦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辛溫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

張志聰曰雨化五者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乃壬辰壬戌也辰戌之水合於水而始生故其數一按天一始生之水曰天癸然太陽之水止合丙之化氣壬之生氣而不與辛癸相合蓋辛與丙合

壬與癸合也　倪仲宣曰寒水在泉土制於上故主不及

戊寅（天符）　戊申歲（天符）

馬蒔曰火運上見少陽火與司天相合故曰天符又詳戊申年與戊寅年小異申爲金佐於肺肺受火刑其氣稍實民病得半

上少陽相火　中太徵火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

風化三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甘和　下辛凉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陽火者寅申爲相火司天也中太徵火運者戊爲陽火爲太徵也下厥陰木者厥陰風木在泉也火化七言司天也詳天符司天與運合故只言火化七火化七者太徵之運氣也若少陽司天之氣則戊寅火化二戊申火化七也風化三言在泉戊寅風化八戊申風化三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甘和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辛凉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火化七者寅申太徵皆主火運太過故

其數成風化乃癸巳癸亥主不及故其數生

己卯　己酉歲

馬蒔曰詳己卯金與運土相得子逆父位爲逆上陽明金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陰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五宮　清化九　雨化五熱化七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　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陽明金者陽明燥金司天也中少宮土運者己爲陰土爲少宮也林億云詳復罷土氣未正後九月甲戌月土還正宮己酉之年木勝火微也下少陰火者少陰君火在泉也風化清化勝復同者木勝金復也災五宮者五爲中土也清化九言司天己卯燥化九己酉燥化四也雨化五言土運也熱化七言在泉也詳己卯熱化二己酉熱化七也上苦小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甘和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清化九者金不及而土運生之故其氣盛熱化乃甲子甲午也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

庚辰　庚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商金運　下太陰土　寒化一清化九　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　中辛温　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陽水者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也中太商金運者庚爲陽金爲太商也下太陰土者濕土在泉也寒化一言司天也詳庚辰寒化六庚戌寒化一也清化九言金運太過者其數成雨化五言在泉也五爲土數上苦熱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辛溫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寒化一者土制其水故主不及雨化乃乙丑乙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

辛巳　辛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陽相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一宮　風化三　寒化一　火化七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凉　中苦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厥陰木者已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也中少羽水運者辛爲陰水爲少羽也詳辛巳年未復土罷至七月丙申月水還正羽辛亥年爲水平氣以亥爲水相佐爲正羽與辛巳年小異下少陽相火者相火在泉也雨化風化勝復同者雨勝風復也災一宮者一爲水之方也風化三言司天也詳辛巳風化八辛亥風化三也寒化一言水運不及其數生也火化七言在泉辛巳熱化七辛亥熱化二也上辛凉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苦和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風化三者已亥主不及故其數生火化乃丙寅丙申也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

壬午　壬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角木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

風化八　清化四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酸凉　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也中太角木運者壬爲陽木爲太角也下陽明金者燥

金在泉也熱化二言司天壬午熱化二壬子熱化七也風化八言木運太過者其數成清化四言在泉壬午燥化四壬子燥化九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涼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熱化二者受壬水之制故主不及清化乃丁卯丁酉也卯酉主不及故其數生

癸未　癸丑歲

上太陰土　中少徵火運　下太陽水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　雨化五　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　中鹹溫　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陰土者丑未爲太陰濕土司天也中少徵火運者癸爲陰火爲少徵也詳癸未癸丑左右二火爲間相佐又五月戊午干德符癸見戊而氣全水來行勝爲正徵也下太陽水者寒水在泉也寒化雨化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災九宮者九爲火之方也雨化五言司天土數五也火化二言

火運不及者其數生寒化一癸未寒化一癸丑寒
化六也上苦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
云濕熱所勝平以苦熱中鹹溫言火運宜用之藥
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
淫於內治以甘熱
張志聰曰雨化五者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
乃戊辰戊戌也水受土制故主不及
甲申　甲寅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宮土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

雨化五　風化八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
鹹和　下辛凉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陽相火者寅申爲少陽相火司天也
中太宮土運者甲爲陽土爲太宮也林億云詳甲
寅之歲小異於甲申以寅木可刑土氣之平也下
厥陰木者風木在泉也火化二言司天也詳甲申
火化七甲寅火化二雨化五言土運土常以生也
風化八言在泉詳甲申歲風化三甲寅風化八也
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和言土運宜用

之藥食下辛凉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火化二者寅申主太過其數成疑惑風
化乃己巳己亥也上角與正角同故主成蓋卑監
之紀化氣不令生政獨彰而又與巳亥相合則木
氣盛矣故其數八

乙酉 太乙天符　乙卯歲 天符

上陽明金　中少商金運　下少陰火　熱化寒化
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七宮　燥化四　清化四
熱化二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　中苦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陽明金者卯酉爲陽明燥金司天也中
少商金運者乙爲陰金爲少商林億云按乙酉爲
正商以酉金相佐故得平氣乙卯之年二之氣君
火分中火來行勝水來行復其氣以平以三月庚
辰乙得庚合金運正商其氣乃平下少陰者少陰
君火在泉也熱化寒化勝復同者熱勝寒復也災
七宮者金之方也燥化四言司天詳乙酉燥化四
乙卯燥化九也清化四言金運不及其數生也熱

化二言在泉詳乙酉熱化七乙卯熱化二也上苦小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苦和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燥化四者卯酉主不及故其數生熱化乃庚子庚午也同天符歲故其數生

丙戌天符　丙辰歲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羽水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　中鹹溫　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陽水者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也中太羽水運者丙爲陽水爲太羽也下太陰土者濕土在泉也寒化六言司天與運也林億云詳此以運與司天俱水運故只言寒化六寒化六者太羽之運化若太陽司天之化則丙戌寒化一丙辰寒化六也雨化五言在泉土生數也上苦熱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中鹹溫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於內治以苦熱

張志聰曰寒化六者辰戌太羽皆主太過故其數成雨化乃辛丑辛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

丁亥天符　丁巳歲天符

上厥陰木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陽相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少七正化度也　災三宮　風化三　火化上辛凉　中辛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厥陰木者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也中少角木運者丁爲陰木爲少角也林億云詳丁年正月壬寅丁得壬合爲干德符爲正角平氣也下少陽相火者相火在泉也清化熱化勝復同者清勝熱復也災三宮者木之方三也風化三言司天與運也林億云詳此運與司天俱木故只言風化三風化三者少角之運化若厥陰司天之化則丁亥風化三丁巳風化八也火化七言在泉也詳丁亥熱化二丁巳熱化七上辛凉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辛和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風化三者巳亥少角皆主木運不及故其數生火化乃壬寅壬申也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

成

戊子 天符　戊午歲 太乙天符　下陽明金　熱化七

上少陰火　中太徵火運　上鹹寒　中甘寒　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少陰火者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也中太徵火運者戊爲陽火爲太徵也下陽明金者燥金在泉也熱化七言司天與運也林億云詳此運與司天俱火故只言熱化七熱化七者太徵之運化若少陰司天之化則戊子熱化七戊午熱化二也清化九言在泉也詳戊子清化九戊午清化四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甘寒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於內治以苦溫

張志聰曰熱化七者子午太徵皆主太過故其數成清化乃癸卯癸酉也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故主成蓋長氣不宣收氣自政而又與卯酉相合則金氣盛矣故其數九

己丑太乙天符　己未歲太乙天符　上太陰土　中少宮土運　下太陽水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五宮　雨化五　寒化一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　中甘和　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陰土者丑未爲太歲濕土司天也中少宮土運者己爲陰土爲少宮也林億云詳是歲木得初氣而來勝脾乃病久土至危金乃來復至九月甲戌月己得甲合土還正宮也下太陽水者寒水在泉也風化清化勝復同者風勝清復也災五宮者土之方生數也雨化五言司天與運林億云詳此運與司天俱土故只言雨化五也寒化一言在泉詳己丑寒化六己未寒化一也上苦熱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甘和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雨化五者丑未少宮皆主不及故其數生寒化乃甲辰甲戌也土盛則水衰故主不及

庚寅　庚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商金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清化九　風化三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　中辛溫　下辛凉所謂藥食宜宜也

馬蒔曰上少陽相火者庚申爲少陽相火司天也中太商金運者庚爲陽金爲太商也林億云詳庚寅歲爲正商得平氣以上見少陽相火下尅於金運不能太過庚申之歲申酉佐之乃爲太商也下厥陰木者風木在泉也火化七言司天林億云詳庚寅熱化二庚申熱化七也清化九言金運太過以成數風化三言在泉詳庚辰風化八庚申風化三也上鹹寒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辛溫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辛凉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火化七者寅申主太過故其數成風化乃乙巳乙亥也巳亥主不及故其數生

辛卯　辛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羽水運　下少陰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一宮　清化九　寒化一熱化七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　中苦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陽明金者卯酉爲陽明燥金司天也中少羽水運者辛爲陰水爲少羽也林億云詳此歲七月丙申水還正羽下少陰火者君火在泉也雨化風化勝復同者雨勝風復也災一宮者水之方也清化九言司天也詳辛卯燥化九辛酉燥化四

也寒化一言水運不及之生數熱化七言在泉詳辛卯熱化二辛酉熱化七也上苦小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苦和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清化九者涸流之紀少羽與少宮同故其數成蓋藏令不舉化氣乃昌土盛生金則金氣盛矣熱化乃丙子丙午也子午主太過故其數成

壬辰　壬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角木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

風化八　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　中酸溫　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太陽水者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也中太角木運者壬爲陽木爲太角也下太陰土者濕土在泉也寒化六言司天林億云壬辰寒化六壬戊寒化一也風化八言木運太過之成數雨化五言在泉濕土常以生數上苦溫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中酸和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甘溫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於內治以苦熱

張志聰曰寒化六者辰戌主太過故其數成雨化乃丁丑丁未也丑未主不及故其數生癸巳同歲會　癸亥歲同會

上厥陰木　中少徵火運　下少陽相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　風化八　火化二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凉　中鹹和　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馬蒔曰上厥陰木者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也中

少徵火運者癸爲陰火爲少徵也林億云詳癸巳正徵火氣平一謂巳爲火亦名歲會二謂水未得化三謂五月戊午癸得戊合故得平氣癸亥之歲亥爲水水得年力便來行勝至五月戊午月還正徵其氣始平也下少陽火者相火在泉也寒化雨化勝復同者寒勝雨復也災九宮者火之方風化八言司天詳癸巳風化八癸亥風化三也火化二言運與在泉林億云詳此運與在泉俱火故只言火化二火化二者少徵火運之化若少陽在泉歲

之化則癸巳熱化七癸亥熱化二也上辛凉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和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張志聰曰風化八者天干終於癸地支終於亥故其數成火化在化運主少徵故其數二在在泉乃戊寅戊申也歲主天符故其數生以上司天在泉之生數成數諸家以子丑申卯辰巳爲對化從標主成午未寅酉戌亥爲正化從本主生惟張介賓疑爲不然言內經諸篇並無正對之說止本篇後

文云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此但欲因生成之數以明氣化之微盛耳故其言生者不言成言成者不言生皆各有深義存焉似不可以强分也然欲明各年生成之義者以上中下三氣合而觀之以察其盛衰之象庶得本經之義愚按本經之所分太過不及在天干以甲丙戊庚壬主太過乙丁己辛癸主不及在地支以子午寅申辰戌主太過卯酉巳亥丑未主不及今復以子午卯酉之中又分出太過不及是與經旨相違而不無蛇足矣且甲子爲六十歲之首子既屬對化主成不當云熱化二矣次庚午爲正化主生又不當爲熱化七矣如卯酉之對化五年乃九九四九奚以卯酉之對化主四年而酉之正化止一年耶如巳亥之風化五年乃三八三三凡三八再查寅申歲厥陰在泉之風化五年乃三八三十年合而論之當主生數五成數五又奚三居六而八居四耶此皆不明經義强爲臆說詒誤後人愚仍以子午卯酉之太過不及兼以上中下之生尅五運六氣之相資

文云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此但欲因生成之數以明氣化之微盛耳故其言生者不言成言成者不言生皆各有深義存焉似不可以强分也然欲明各年生成之義者以上中下三氣合而觀之以察其盛衰之象庶得本經之義愚按本經之所分太過不及在天干以甲丙戊庚壬主太過乙丁己辛癸主不及在地支以子午寅申辰戌主太過卯酉巳亥丑未主不及今復以子午卯酉之中又分出太過不及是與經旨相違而不無蛇足

矣且甲子爲六十歲之首子既屬對化主成不當云熱化二矣次庚午爲正化主生又不當爲熱化七矣如卯酉之對化五年乃九九四九癸以卯之對化主四年而酉之正化止一年耶如巳亥之風化五年乃三八三三八再查寅申歲厥陰在泉之風化五年乃三八三十年合而論之當主生數五成數五又癸二居六而八居四耶此皆不明經義强爲臆說詒誤後人愚仍以子午卯酉之太過不及兼以上中下之生尅五運六氣之相資

參疏於右其間或有未盡以待後賢參補可也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

王冰曰復報也先有勝制則後必復也

馬蒔曰此總結上文定期之紀乃要之當知者

張志聰曰定期之紀謂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甲相合三十歲而爲一紀六十歲而成一周勝復者不及之年正化者太過之紀皆有經常不易之數要者總屬陰陽之盛衰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

黃帝素問四十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下之下

藝術典第六十卷

醫部彙考四十

黃帝素問四十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下之下

帝曰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岐伯曰鬱極迺發待時而作也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

王氷曰待謂五及差分位也持謂相執持也

馬蒔曰此言五氣之鬱其發異其病殊者以太過不及爲準也帝承上文而問五運之氣有勝則有復其復每歲然乎伯言五運鬱極乃發如下文土鬱發於四氣金鬱發於五氣水鬱發於二火前後木鬱發無常時火鬱發於四氣蓋太過者其至先不及者其至後而發有異耳然太過之歲發之必暴暴則病甚而危不及之歲發之必徐徐則病緩而相持耳按後刺法本病二篇亦有欲升不升欲降不降鬱極乃發待時而作等語但彼以升降成鬱而此以勝復成鬱其義不同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之化受司天在泉之勝制鬱極乃發以報復其歲氣故曰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蓋謂歲氣勝制其化運當以所勝之味折之而勿使其鬱復也如丁卯丁酉歲少商木運而上臨陽明則木氣鬱矣戊辰戊戌歲太徵火運而上臨太陽則火氣鬱矣己巳己亥歲少宮土運而上臨厥陰則土氣鬱矣庚午歲太商金運而上臨少陰則金氣鬱矣辛丑辛未歲少羽水運而上臨太

陰則水氣鬱矣庚寅庚申歲太商金運而相火司
天則金氣鬱矣又如乙巳乙亥歲少商金運而相
火在泉則金氣鬱矣壬子壬午歲太角木運而陽
明在泉則木氣鬱矣癸丑癸未歲少徵火運而太
陽在泉則火氣鬱矣甲寅甲申歲太宮土運而厥
陰在泉則土氣鬱矣乙卯乙酉歲少商金運而君
火在泉則金氣鬱矣丙辰丙戌歲太羽水運而太
陰在泉則水氣鬱矣凡此十二運中有太有少並
受司天在泉之鬱而後復故曰太過者暴不及者
徐待時而作者土鬱發於四之氣金鬱發於五之
氣水鬱發於二火前後火鬱發於四之氣惟木發
無時也太過之運受鬱其發暴不及之運受鬱其
發徐持者能主持而不甚也即所謂持於春持於
秋之意

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
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數謂水數一火
王冰曰數謂五常化行之數也生數謂水數六火數
數二木數三金數四土數五成數謂水數六火數

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十故曰土常以生也數生者各取其生數多少以占其政令德化勝復之休作日及尺寸分毫並以準之此蓋明諸用者也

馬蒔曰此言太過不及之歲各以生成爲數也帝承上文而問六十年定期之紀凡熱化二雨化五燥化四之類其數何以爲準也伯言太過之歲以成數數之不及之歲以生數數之其十年則以生數之五爲數也

張志聰曰初生之氣微故主不及已成之數盛故主太過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行之氣皆感天生地成地成天生此河圖數也土常以生者土位中央感天干而始化天地之氣皆本於五而終於九此洛書數也故曰天地之間不離於五人亦應之　王龍谿曰五行有氣有質皆藉於土如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

倪仲宣曰土位中央其數五合天之生數五得五而成十天地之數在五之中

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晝黃黑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腫身重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晝其迺發也以其四氣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

王冰曰鬱謂鬱抑天氣之甚故雖天氣亦有涯也分終則衰故雖鬱抑必怒發焉土化不行炎亢無雨木盛過極故鬱怒發也土性靜定至動也雷雨大作而土木相持之氣乃休解也土雖獨怒木尚制之故但震驚於氣交之中而聲尚不能高遠故曰雷殷氣交氣交謂土之上盡山之高也土既鬱抑天木制之平川土薄氣常乾燥故不能先發山原土厚濕化豐深土厚氣深故先怒發也疾風驟雨岸落山川大水橫流石逆勢急高山空谷擊石

先飛而洪水隨至也巨川衍溢流漫平陸漂蕩瘞沒於粢盛大水已去石土危然若羣駒散牧於田野凡言土者沙石同化土化也土被制化氣不敷否極則泰屈極則伸處怫之時化氣因之乃能敷布於庶類以時而雨滋草木而成也善謂應時也化氣既少長氣已過故萬物始生始長始化始成言是四始者明萬物化成之晚也雨府太陰之所在埃白氣似雲而薄也埃固有微甚微者如紗穀之騰甚者如薄雲霧甚者發近微者發遠四氣謂

夏至後三十一日起盡至秋分日也天際雲橫山猶冠帶巖谷叢薄午滅午生有土之見怫兆已彰皆平明占之浮游以午前候望也

馬蒔曰此言土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試言甲己土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木勝金復則鬱鬱極乃發其何如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天地有聲也埃昏黃黑天地易色也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土生金色天地易氣也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

言洪水爲災而嵬土如駒之牧於田野也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言土鬱既發而氣化始行也故民病有爲心腹脹爲腸鳴而數去其後甚則爲心痛爲脇膜脹爲嘔吐爲霍亂從上而出則爲飲發從下而泄則爲注下爲腑腫爲身重也其發鬱之候雲奔於雨府霞擁於朝陽而山澤埃昏正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乃土鬱之所發方其始時雲浮天山或浮或游或生或滅其氣靡常斯土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

耳

張志聰曰此言五鬱之發有天地山川之變象有草木蟲獸之兆徵有民病之災眚有寒熱之變更觀其發而知其復也雷者火之氣三之氣主火四之氣主土故殷殷然之雷在土之下火土相合而發於三氣四氣之交白乃金之氣土舒而金化也高深高山深谷之間田牧土駒者蓋因洪水泛衍如駒之土塊散牧於田野之間始者謂土受天干之始化土氣復而生長化收成之氣咸從土化也

民病腹脹腸鳴諸證皆感土氣而發其四氣者發於夏秋之交四之氣也浮游當作蜉蝣夫蜉蝣朝生暮死感濕氣而化生濕土之氣上蒸而爲雲橫天山下化而爲蜉蝣生滅此怫鬱欲發之先兆也按此五鬱之發與氣交變論之鬱復不同氣交篇之復卽上章之所謂淸熱勝復同其運風淸熱蓋因主歲之運不及所勝之氣勝之而子氣爲母復讎乃運氣之自相勝復也此章之所謂復歲者卽上文之所謂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蓋五運之氣居其中上受司天之勝下受在泉之制無分太過不及咸受其鬱而復發也故其所發者卽所鬱之本氣非子爲母復也是以復氣與民病各有不同學者俱宜體析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淸氣切大凉迺舉草樹浮烟燥氣以行霧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迺有聲故民病欬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陳色惡山澤焦枯土凝霜鹵怫迺發也其氣五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兆也 陳塵同

王冰曰大涼又寒也舉用事也浮煙燥氣也殺氣
霜氛正殺氣者以丑時至長者亦卯時辰時也其
氣之來色黃赤黑雜而至也物不勝殺故草木乾
蒼薄青色也欬逆心脅痛諸病皆金勝而木病也
夏火炎亢時雨既衍故山澤焦枯土上凝白鹹鹵
狀如霜也五氣謂秋分後至立冬後十五日內夜
濡白露曉聽風悽是乃金發徵也
馬蒔曰此言金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
時候有先兆也乙庚之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
不及之歲皆火勝水復則鬱鬱極乃發其發何如
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迺舉草樹浮烟此氣象
也及燥氣已行霧霧數起殺氣迺至草木蒼乾凡
物屬金者皆有其聲此氣化也故民病爲欬逆爲
心脇滿而下引少腹爲善暴痛不可反側爲嗌乾
爲面塵色惡也然其發鬱之際山澤焦枯土凝其
霜如鹹鹵然正當八月中氣秋分日交金之五氣
則怫鬱之所發也方其始時夜零白露林莽聲悽
皆金氣怫鬱之先兆後乃隨之而鬱極耳

張志聰曰明潔清切金之令也凉燥殺氣金之氣也此所鬱之金氣復發而政令復行也欬逆嗌乾肺之病也靈樞經曰足少陽是動病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體無容澤又曰肝是動則病腰痛嗌乾面塵脫色蓋金氣復而肝木病也土凝霜鹵者言土凝如霜之鹽即芒硝火硝是也其氣五者發於五之氣也夜零白露言露濃之如雪林莽聲悽聲在樹間此秋聲也金之鬱氣欲發之先兆也

水鬱之發陽氣乃辟陰氣暴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寒雰結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變迺爲霜殺水迺見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陽光不治空積沉陰白埃晦暝而迺發也其氣二火前後太虛深元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 辟同避

王冰曰寒雰白氣也其狀如霧而不流行墜地如霜雪得日乃晞也黃黑濁惡氣水氣也祥妖祥謂泉出平地也寒客心痛諸病陰勝陽也陰精與水

皆上承火故其發也在君相火之前後亦猶辰星迎隨日也深元言高遠而黯黑也氣似散麻薄微而可見寅後卯時候之夏月兼辰前之時亦可候也

馬蒔曰此言水鬱之發有氣象有氣變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丙辛水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土勝木復則鬱鬱極乃發其發何如陽氣反避而陰氣猝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其寒甚則黃黑昏翳流衍於氣交之時水鬱既發迺爲霜殺水祥亦見此氣變也故民病爲寒所客當爲心痛腰脽痛爲關節不利屈伸不便爲厥逆痞堅腹滿也然其發鬱之際陽光不治而沉陰積於空中白埃之氣爲之昏暝二月中氣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氣四月中氣小滿日交相火之三氣君火之後相火之前大約六十日之內乃水鬱之所發也方其始時太虛深元黯黑氣似散麻色黑微黃每於寅後卯時候之此水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耳

張志聰曰氣交迺夏秋之交相火之後也霜殺寒結爲霜而殺物也腰脽腎之腑關節屈伸乃筋骨之病腎主骨而筋屬於節也厥逆痞堅腹滿者陽氣下藏中氣塞也君火主二之氣相火主三之氣其氣發於二火之前後氣猶麻散者寒凝之氣感火氣而欲散也

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氣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乃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

王冰曰屋發謂發颺吻折木謂大樹摧拔摺落懸竿中折也變謂土生異木奇狀也善暴僵仆謂筋骨強直而不用卒倒而無所知也氣無常謂氣如塵如雲或黃黑鬱然猶在太虛之間而特異於常乃其候也草偃謂無風而自眠柔葉謂白楊葉也無風而葉背皆見是謂呈陰如是皆通微甚甚者

發速微者發徐也山行則以松虎候原行亦以麻黃爲候秋冬則以梧桐蟬葉候之

馬蒔曰此言木鬱之發有氣象有氣變有民病無定候有先兆也丁壬木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金勝火復則鬱鬱極則發其發何如太虛埃昏雲物已擾大風迺至以木屬厥陰而爲風也屋必發木必折致木生怪狀而爲變故民病有爲胃脘當心而痛爲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死也然其發鬱之候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爲濁色黃黑鬱若橫雲雖不起雨而迺發也土鬱發於四之氣木鬱發於二火前後火鬱發於四之氣金鬱發於五之氣木鬱發各有時惟風氣無常不可以時定也方其始時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此風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耳

張志聰曰太虛埃昏木氣發而埃土飛揚雲物以擾風之動也屋發折木鬱怒之大發也民病胃脘咽鬲食飲不下木勝而土傷也上支兩脇耳鳴眩

轉仆不識人風氣之爲病也天山一色皆蒼色也
濁色埃土昏翳也按土鬱曰黃黑埃鬱水鬱曰黃
黑昏翳木鬱曰黃黑鬱若蓋言天元地黃天地之
氣色交相怫鬱也橫雲不起雨者風行天上密雲
不雨也風乃天地四方之氣故所發無常松吟高
山風之聲也虎嘯巖岫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此
木鬱將發之先兆也
火鬱之發太虛曛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
燔燎材木流津廣廈騰烟土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
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胗
腹脅背面目四支膿憤膹脹瘍痱嘔逆瘈瘲骨痛節
迺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迺少目
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元府
其迺發也其氣四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濕令迺化迺
成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有怫
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迺發也木發無時水隨
火也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
收藏政無恆也

王冰曰曛翳謂赤氣也大明日也太陰太陽在上寒濕流於太虛心火應夫鬱抑而莫能彰顯寒濕盛己火迺與行陽氣火光故山澤燔燎井水減少妄作訛言雨已愆期也濕化迺後爲陽亢主時氣不爭長故先旱而後雨也火鬱而怒爲土水相持客主皆然悉無深犯則無咎也但熱已勝寒則爲推敵而熱從心起是神氣孤危不速救之天眞將竭故死火之用速故善暴死刻終謂晝夜水刻之終盡時大溫次熱也元府汗空也汗濡元府謂早行而身蒸熱也刻盡之時陰盛於此反無凉氣是陰不勝陽熱既已萌故當怒發動復則靜陽極反陰謂火怒爍金陽極過亢畏火求救土中土救熱金發爲飄驟繼爲時雨氣迺和平故萬物由是迺生長化成壯極則反盛亦何長也焰陽午澤怫之先兆謂君火王時有寒至也故歲君火發亦待時應爲先兆發必後至故先有應而後發也物不可以終壯觀其壯極則怫氣作焉有鬱則發氣之常故必謹候其時失其時則候無期準也

馬蒔曰此言火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戊癸火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水勝土復則鬱鬱極則發其發何如太虛迷漫似曛而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庾騰烟土浮鹹鹵如霜止水減少蔓草焦黃風行惑言謂火氣熏蒸風亦行之人有所言難以清聽不免有惑也濕氣未布故民病有爲少氣爲瘡瘍癰腫爲脅腹胷背面首四支膿憤膹脹爲瘍爲嘔逆爲痺痿瘛骨痛節迺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爲血溢流注爲少精液目赤心熱甚則爲霿悶懊憹善暴死也然其發鬱之際百刻方終而天氣大溫汗濡元府正當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則其鬱乃發也上文言濕化乃後而至此則動極復靜陽極陰生濕令爲化爲成矣方其始時華發水凝言草木之葉如凝脂也山川冰雪山川之雪爲冰也焰陽當午而潤乃怫鬱之先兆後乃鬱久而極耳故必有怫之應而後有所報皆觀其極而乃發也彼木發無時不與四運

同者以水爲陰火爲陽而水火者爲陰陽之徵兆
自五行而言則水生木木生火自相勝而言則水
勝火水火相隨所以木不主時而風行不常也謹
候五鬱之時而各病可以與合否則不候其時是
謂先時反歲五氣不行而凡生化收藏皆不恆其
政矣

張志聰曰大明日月之光明也火鬱發而曛翳於
上則日月之明不彰土浮霜鹵者水濕之氣受鬱
熱上蒸而成如霜之鹵也惑言者嘻嘻嗃嗃形容
其風自火出也風火相合是以陰濕之氣在後乃
化民病癰腫諸證皆火熱盛而精血傷也少氣者
火爲氣之賊也昏悶肺氣病也火甚精傷故善暴
死刻終者謂一氣分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如
三氣之終而大溫將發於四之氣也元府汗空也
動復則靜陽極反陰者少陰所至爲熱生終爲寒
少陰之從本從標也濕令乃化乃成者少陽所至
爲火生終爲蒸溽也水凝冰雪寒之勝也光華之
氣發於水凝焰陽之熱生於午澤山澤通氣也此

二火之氣受寒氣之鬱極而將復發也按五行之中有二火陽火以明而在天陰火以位而在地華發水凝者陽火之將發也焰陽午澤者陰火之欲復也陽火由水中而生陰火從地澤而發報復也如華發水凝焰陽午澤怫之應也陽極反陰山川冰雪鬱之極也風氣行於四時是以木發無時水發於二火前後故水隨火也再按戊癸化火火生於水澤之中水火之相合也是以華發水凝水隨火發謹候其時則病可期而知亦可以先期而調之失時謂失五音六氣所主之時反歲謂逆司天在泉之歲氣不能使之上下合德無相奪倫五氣不行者不能使五運宣行致乖其生化收藏之常政矣

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岐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

王冰曰六氣之下各有承氣如火位之下水氣承

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木氣承之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位之下陰精承之各徵其下則象可見矣故發兼其下則與本氣殊異

馬蒔曰此言五鬱之發有多少微甚之異也六微旨大論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蓋冬水極土生承之從微漸化至長夏著也今水發而雹雪以寒水之零半兼土承之故雹雪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蓋長夏土極木生承之從微漸化至春著也今土發而飄驟以土濕之雨半兼風承之故飄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蓋秋金極火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今金發而清明以金燥之清半兼火承之故清明火位之下陰精承之夏君火極陰精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今火發而曛昧以火熱之明半兼木承之故曛昧是其五行之氣有多少故所發之鬱有微甚微者即其所發各當五行之位也甚者兼其承下之氣而驗其下氣而見者也

張志聰曰此申明五運之鬱受六氣之勝制也按

六微旨論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治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此言六氣之有定位各有承制之在下故曰徵其下氣而見可知言徵其六氣在下之承制則所見水發之壹雪土發之飄驟可知矣氣有多少者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發有微甚者有徐有暴也當其氣者當其本氣而自發也兼其下者水發而兼土之雹雪土發而兼木之飄驟木發而兼金之毀折金發而兼火之清明火發而兼水之曀昧蓋分別此章之復乃受六氣之鬱非五運之自相勝復也

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王冰曰不當位者言不當其正月差謂差四時之

正月位數言日數後謂四時之後差三十日餘八十七刻半氣猶來去而甚盛也度日也四時之後令當爾

馬蒔曰此言五氣之發不合於本位者以其數之不同也夫五氣之發有不當其位者正以數之不同大約有三十度而有奇故不得當其位耳

張志聰曰位謂五運所主之時命令也差參差也言五運之發不當其本位而發者乃所行之政令有差也如水位於冬而所發在於二火前之正月二月土位於長夏而所發在於五氣之七月八月金位於秋而所發在於四氣之七月八月皆後發三十日夏而所發在於四氣之九月十月火位於而有奇蓋鬱極而後乃發是以去本位之少遲

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岐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己勝也

王冰曰先後謂未應至而至反太早應至而不至反太遲之類也正謂氣至在期前後當時謂應日刻之期非應先後至而有先後至皆爲災眚也冬雨春凉秋熱夏寒之類皆爲歸其己勝

馬蒔曰此言氣至時化有當時及不當時之義也氣至而有先後者正以五運太過則其至先五運不及則其至後彼當時而至亦以非太過不及之年也若非太過不及之年而至有先後是乃災眚之至耳氣有非時而化者正以運之太過者當其時而化運之不及者歸其己之被勝者而爲化如冬暖春凉秋熱夏寒之類是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六氣主時有太過不及也氣謂四時之氣運謂五運之化五運各主七十二日有奇運太過則其氣過不及則氣至當時非是者則時候之常也非太過不及則氣至當時非是者則生長化收藏之氣不應而爲四時之災眚矣六氣各主六十日有奇如清肅之氣行於秋凝寒之氣行於夏溽蒸之氣行於春炎熱之氣行於冬是謂

非時而化蓋太過者當其時而各司寒熱溫凉之氣不及者歸其已勝已勝者謂歸於勝己之氣即非時之化也前章論五運六氣之主歲而有盛衰此復論五運六氣之主時而亦有太過不及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此四時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帝曰善

王冰曰氣有餘故化先氣不足故化後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足明矣必謹察之謂天地陰陽視而可見何必思諸冥昧演法推求智極心勞而無所得耳

馬蒔曰此言四時之氣所至有早晏高下左右之義也四時之氣有早晏者以太過之運則先天而

至不及之運則後天而至也其有高下者有天地陰陽四時有升降之妙也春夏之氣本主東南而其氣則降於西北秋冬之氣本主西北而其氣則升於東南故春氣始於往年在下之氣所升秋氣者由於今年在上之氣所降夏氣者始於今年中氣所升冬氣者始於今年標氣所降假如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其火氣爲本少陽爲標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其風氣爲本厥陰爲標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陽其燥氣爲本陽明爲標太陰之上濕氣治之其濕氣爲本太陰爲標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其寒氣爲本太陽爲標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其熱氣爲本少陰爲標其有左右者以春爲左秋爲右冬爲後夏爲前各皆隨其方而始耳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陰之升也所謂冬氣南行者是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陽之降也所謂春氣西行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論四時之氣而有太過不及也早晏者先天而至後天而至也順者春氣西行夏氣北

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逆者反順爲逆也春氣生於東故從東而西行夏氣發於南故從南而北行秋氣始於西故從西而東行冬氣本於北故從北而南行此四時之應四方也故春氣自下而升秋氣從上而降夏火之氣由中而布於四旁冬藏之氣從表而歸於內府左東右西前離後坎此四時之有高下左右乃正化之常也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謂收藏之氣從高而下自外而內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謂生長之氣自下而升從內而外也

上節論五運六氣之太過不及以應四時之早晏此論四時氣之遲速以應五運六氣之盛衰

黃帝問曰五運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請遂言之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少陰所至爲暄太陰所至爲埃溽少陽所至爲炎暑陽明所至爲清勁太陽所至爲寒雰時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府爲舉啓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舒榮太陰所至爲

雨府爲員盈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陽明所至爲
司殺府爲庚蒼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
也厥陰所至爲生爲風爲風搖少陰所至爲榮爲形見太
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陽明所
至爲收爲霧露太陽所至爲藏爲周密氣化之常也
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
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
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凉太陽所至爲寒生中
爲溫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
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
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
化少陰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
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藏化布政之常
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凉少陰所至爲大暄寒太陰
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
陽明所至爲散落溫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氣
變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少陰所至爲高
明焰爲曛太陰所至爲沈陰爲白埃爲晦暝少陽所

至爲光顯爲形雲爲曛陽明所至爲烟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立令行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裏急少陰所至爲瘍脕身熱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少陽所至爲嘔嘔爲痞瘍陽明所至爲浮虛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支痛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慄譫妄太陰所至爲稽滿少陽所至爲驚躁脅眛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脛足病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痹耳鳴嘔涌陽明所至爲脅痛皺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脅痛嘔泄少陰所至爲語笑太陰所至爲重腳腫少陽所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太陽所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常也故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

耳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陰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帝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豐音問饑音蔑斂音親）

王氷曰和平初之應木之化爲暄二之氣君火也埃溽四之氣土之化炎暑三之氣相火也清勁五之氣金之化寒雰終之氣水之化夫四時氣正化之常候也物承土化質負盈滿又雨界地綵文見如環爲負化明矣物寒故歸藏風搖木之化形見火之化雲雨土之化著鮮火之化霧露金之化周密水之化也厥陰風化以生則風生少陰熱化以生則熱生陰精承上故中爲寒太陰濕化以生則濕生太陰在上故終爲注雨少陽火化以生則火化陽在上故終蒸溽陽明燥化以生則燥生陰在上故終爲凉太陽寒化以生則寒生陽在內故中爲溫德化之常謂風生毛形熱生翮形濕生倮形

火生羽形燥生介形寒生鱗形六化皆爲主歲及間氣所在而各化生常無替也非德化則無能化生也厥陰毛化謂形之有毛者少陰羽化謂有羽翼飛行之類太陰倮化謂毛羽鱗甲之類少陽羽化謂薄明羽翼蜂蟬之類非翎羽之羽陽明介化謂有甲之類太陽鱗化謂身有鱗者厥陰生化謂溫化少陰榮化謂暄化太陰濡化謂濕化少陽茂化謂熱化陽明堅化謂涼化太陽藏化謂寒化飄怒木也大涼下承之金氣也大暄君火也寒下承

之陰精也雷霆驟注土也烈風下承之水氣也飄風旋轉之風霜凝下承之水氣也散落金也溫下承之火氣也霜雪冰雹水也白埃下承之土氣也變謂變常平之氣而爲甚用不已則下承之氣兼行故皆非本氣也令行則庶物無違筋緩縮故裹急瘍胗身熱火氣生也積飲否隔上凝也噫嘔瘖瘍亦火氣生也浮虛薄腫按之復起也支痛支拄妨礙也饘汚血又脂也涌謂溢食不下皴揭謂身皮㿗象寢汗謂睡中汗發於胷嗌頸腋之間俗呼

盜汗泄謂利也附腫謂肉泥按之不起報德報化謂天地氣也高下前後中外謂生病之所手之陰陽其氣高足之陰陽其氣下足太陽氣在身後足陽明氣在身前足太陰少陰厥陰氣在身中足少陽氣在身側各隨所在言之氣變乃生病象也動不寧也熱勝氣則爲丹熛勝血則爲癰膿勝骨肉則爲附腫按之不起也乾於外則皮膚皴坼乾於內則精血枯涸乾於氣及津液則肉乾而皮著於骨浮謂浮起按之處見也濡泄水利也水閉則逸於皮中故附腫用謂施其化氣命其位而方月可知者隨氣所在以定其方六分占之則日及地分無差矣

馬蒔曰此詳論五運六氣應見之候也六氣之正者常氣也六變之紀者變氣也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之六候者其化之一候六化之正應見也變勝復用病五候六變之紀應見也厥陰所至爲和平至流泄禁止十二節論化變病三候也其曰時化司化氣化德化之常及布政令行之常

者論化之候也其曰氣變之常者論變之候也
曰病之常者論病之候也凡此十二變至以言其
變一節論勝復之二候也六氣之用至方月可知
也一節論用之一候也時化之常者六部生氣之
常也司化之常者司天在泉六位之常化也氣化
之常者五運之常化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初之氣
木之氣也少陰所至爲暄二之氣君火也太陰所
至爲埃溽四之氣土之化也少陽所至爲炎暑三
之氣相火也陽明所至爲清勁五之氣金之化也
太陽所至爲寒雰終之氣水之化也時化之常者
四時正化之常候也風府大火府雨府熱府司殺
府寒府言六氣各有所司也豐者物被風裂而未
破也少陰爲君故曰大火府少陽爲相故曰熱府
行出者熱氣出行也庚蒼者物更爲蒼也司化之
常者生榮化長收藏亦正化之常也風搖木之化
形見火之化雲雨土之化蕃鮮火之化霧露金之
化周密水之化乃氣化之常也按六微旨大論云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故厥陰爲風生而終爲肅少

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故爲熱生而中爲寒
又曰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亦爲寒之義也土位之
下風氣承之王註云疾風之後雨乃零濕爲風吹
化而雨故太陰爲濕氣承之故少陽爲火生而終爲蒸溽金位之下火
氣承之故陽明爲燥生而終爲涼太陽之上寒氣
治之中見少陰故爲寒生而中爲溫也其風生熱
生濕生火生燥生寒生六者本氣也終爲肅終爲
注雨終爲蒸溽終爲涼四者標氣也中爲寒中爲

溫二者中氣也夫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
標也故其生物之德皆始於本氣終於標氣而中
氣常居標本之中故言標本則中氣在其中矣惟
少陰太陽言中而不言終者蓋少陰太陽中氣與
標同故言中則標氣亦在其中矣德化之常者德生動物之
生植物之常化也其次德化之常者德生動物之
常化也風生毛形熱生翮形濕生倮形火生羽形
燥生介形寒生鱗形六化皆爲主氣及間氣所在
而各化生常無替也非德化則無能化化生生也

生化者溫化也榮化者暄化也濡化者濕化也茂化者熱化也堅化者凉化也藏化者寒化也布政之常者亦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凉者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木氣爲飄怒金氣爲大凉也少陰所至爲大暄寒者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爲大暄陰精爲寒也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者土位之下風氣承之土氣爲雷霆驟注風氣爲烈風也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者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火氣爲飄風燔燎水氣爲霜凝也陽明所至爲散落火氣爲溫也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者水位之下土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金氣爲散落溫也氣變之常者變常平之氣而爲甚用也唯用甚不已則下承之氣兼行故皆非本氣耳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者風之性也少陰所至爲高明爲焰爲曛少陽所至爲光顯爲彤雲爲曛者皆火之性也太陰所至爲沉陰爲白埃爲晦暝者土之性也陽明所至爲煙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者金之

性也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立者寒之化也
令行之常者謂風寒暑濕燥火而爲令庶物莫能
違也病之常者有四厥陰所至爲肝膽病少陰所
至爲心與小腸病太陰所至爲脾胃病少陽所至
爲三焦病陽明所至爲肺與大腸病太陽所至爲
腎與膀胱病者一而已矣積陰否隔者土氣也屈
伸不利者腰脊不能屈伸也支痛支肋痛也驚惑
及惡寒戰慄譫言妄語皆心氣不足也穌滿者脾
氣不足也驚躁昏昧暴病亦火病也鼽者手陽明
大腸病也陰股膝髀脛足病足陽明胃病也腰痛
膀胱與腎病也綆戾筋病也悲妄衃衊心病也中
滿霍亂吐下脾病也喉痹耳鳴嘔涌火病也脅痛
主胃皴揭主大腸皮病也寢汗盜汗也痙者腎氣
不足也脅痛嘔泄肝膽病也語笑者心病也體重
附腫者脾病也暴注者下迫也目眺爲瞤身厥爲
瘛及暴死者火病也鼽嚏者手陽明病也注泄禁
止者足太陽病也凡正文厥陰少陰太陰等語俱
主歲言而人病則合於歲也凡此十二變者言前

德化政令病變十二節之候若不當歲步主客正位而至者則屬變氣而爲勝復也凡勝復之候至其勝氣變德則報復以德變化則報復以化變政令則報復以政令而其氣之往復不能相移也所變之氣居高則報復亦高居下則報復亦下居後則報復亦後居前則報復亦前居中則報復亦中居外則報復亦外而其位之高下亦不能相移也由是言之則天之風寒暑濕燥火之變常不能同也故南方清燥而旱北方雨濕而潦者有之中原冰雪而寒左右鬱蒸而熱者有之況地理有高下形勢有大小高者氣寒多清燥下者氣熱多雨濕小者小異大者大異而錯雜於天道不一之變王氏釋高下前後中外俱作人身生病之所而不及地理之分野非運歲主氣之說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者勝復爲病之位也假若風於高處勝則人身亦於高處病頭重而掉眩風於下處勝則人身亦於下處病足動而戰慄又

如熱於高處勝則人身亦於腰上分野病腫熱熱於下處勝則人身亦於腰下分野病腫熱皆隨六氣勝復之所在有高下前後中外以言其變病之所也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者謂各歸不勝之方月施化也方月者按方坐月也假如厥陰司天之歲則陽明之位卽在泉之左間其方月東北初之氣也太陽之位卽司天之右間其方月東南二之氣也厥陰正司天之位其方月正南三之氣也少陰之位卽司天之左間其方月西南四之氣

也太陰之位卽在泉之右間其方月西北五之氣也少陽正在泉之位其方月正北終之氣也故其歲施用太陰雨化施於東南太陽之位乃二之氣也太陽寒化施於西南少陰之位乃四之氣也少陰熱化施於東北陽明之位乃初之氣也陽明燥化施於正南厥陰之位乃三之氣也厥陰風化施於西北太陰之位乃五之氣也皆各命其所在之化以徵驗其所施之化卽於歲同法推之耳自得其位者在本位之方月施化也如厥陰之歲則太

陰自得於西北當五之氣而本位施其雨化也太陽自得於東南當二之氣而本位施其寒化也少陰自得於西南當四之氣而本位施其熱化也少陽自得於正北當終之氣而本位施其火化也陽明自得於東北當初之氣而本位施其燥化也厥陰自得於正南當三之氣而本位施其風化也卽於歲同法推之耳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六氣之主時而各有德化政令勝復變病之常夫前章之所謂初之氣二之氣三之氣者論加臨之客氣乃六棊環轉各有不同此復論四時之主氣有春之木夏之火秋之金冬之水各主七十二日有奇又有初氣之厥陰二氣之少陰三氣之少陽四氣之太陰五氣之陽明六氣之太陽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此四時不易之氣有寒熱溫凉生長收藏之政令故曰常也氣之所至謂四時有五運六氣之所至春氣舒遲故爲和平少陰雖主君火而本寒故主於寒熱之交以司暄和之氣蓋以厥陰風木主春少陽炎暑主夏陽

明淸凉主秋太陽寒水主冬此四時氣化之常也故以太陰轉列於太陽之前者謂土氣分旺於四季先從春夏始也此首論六氣之中有五運五運之中有四時舒榮舒展而榮華也員盈周備也夏氣始於中行出者從中而出於外也庚更也草木至秋而更變也歸藏者萬物至冬而歸藏也此三陰三陽各有風寒濕熱之所司而爲豐啓舒榮之化故爲司化之常也生長化收藏五時之氣也風搖形見氣之化也故爲氣化之常也肅殺之氣蓋四時皆有風氣故能生萬物而終爲肅殺之氣蓋四時皆有風氣故能生長萬物而亦能收殺也少陰太陽爲水火陰陽之主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陰陽標本互換於中故寒生而中溫太陰濕土之氣上蒸而爲雲雨故終爲注雨少陽相火生於地澤故終爲溽蒸陽明燥金終爲淸凉生謂六氣所生之德而爲凉爲肅若五類之蟲感五運六氣而生育故皆爲德化之常也生榮濡茂堅藏

乃六氣之政而宣布於四時故爲布政之常也飄怒風之變凉乃金氣承之大暄火之甚寒乃陰精承之雷霆驟注濕土之變極則風氣承之飄風者風自火出也燔燎炎之甚極則水氣承之散落肅殺之甚溫乃火氣承之寒雪冰雹寒之甚極則土氣承之蓋氣極則變變則害承乃制故爲氣變之常也彤雲澤氣上蒸也悽鳴金有聲也剛固堅芒乃寒凝冰堅之象此六氣之令行於四時故爲令行之常也裏急氣上升也厥陰主春春氣始於下而上故爲裏急陽明主秋秋氣始於上故爲浮虛火生於木風火相煽故爲身熱瘡瘍土位中央分旺於四季故四時爲痞稿中滿之病太陽主筋爲風氣所傷故緛短而屈伸不利此春病之常也支痛驚惑諸病此夏病之常也緛縮也戾了戾也卽轉出小便之關戾厥陰主利前陰而脈絡陰器爲燥金所傷故緛戾不利皴皺也以燥而遇燥故皮爲皴揭此秋病之常也心主言而喜爲心志君火爲冬令之寒水所迫則心氣實而笑語不休此

冬病之常也以上四時諸病有因於六氣者有因於四時者此論四時之五運六氣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病也報德以德報化以化者即所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凉之政蓋無勝則無復也氣高則高下則下者謂春氣始於下則五運六氣皆屬陽明之燥金夏氣始於前則五運六氣皆主少陽之炎暑冬氣始於後則五運六氣皆屬太陽之凝寒此四時六氣皆有定位之常非若客氣之環轉也風熱燥寒四時之氣也以濕土而列於四時之後者謂土旺四季先春夏而後秋冬也隨氣所在者隨四時之氣而言五運之勝耳在者言風氣在春熱氣在夏燥氣在秋寒氣在冬濕氣在於四季各主七十二日有奇命其所在而徵之者太陰之氣在於長夏太陽之氣在於冬少陰之氣在於夏陽明之氣在於秋厥陰之氣在於春如冬有雨化以徵太陰之勝夏有寒化以徵太陽之勝此與春勝長夏長夏勝冬之義同自得其

位者四時之六氣各自司其本位此時化之常也
厥陰位於正月二月少陰位於三月四月各命其
位而方之月則可知六氣之所在矣
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
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作不能久長故暴而亡也
王冰曰力強而作不能久長故暴而亡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六氣之盈虛以太過不及
而分其病之遲速生死之殊也太少者卽太角少
角之謂陽年爲太過爲太陰年爲不及爲少六氣

盈虛於此異也六氣之盈者爲病其勢反徐而微
治法當逆之也六氣之虛者爲病其氣暴烈驟用峻
劑攻之則熱病未已寒病復始殊不知太者之氣
反微少者之氣反甚耳
張志聰曰此言主時之六氣亦有盛有虛乃隨歲
運之太少也歲運太過則六位之氣盈歲運不及
則六位之氣虛蓋太過之氣來徐而長不及之氣
來疾而短故曰少者暴而亡　金西銘曰太過之

氣先天時而至故徐而長不及之氣後天時而至故暴而短譬如人之後至則疾行而趨走矣

帝曰天地之氣盈虛如何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

聲差音雌　惡去

王氷曰運謂木火土金水各主其歲地氣勝則歲運上升天氣勝則歲運下降運氣常先遷降也隨運歸從謂非其位則變生變生則病作勝謂多也上多則自降下多則自遷多少相移氣之常也多少而差其分者多則遷降多少則遷降少多少之應有微有甚之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者以其五分七分之所以知天地陰陽過差矣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司天在泉之氣亦有盈虛之分也司天之氣不足則在泉之氣隨之而升蓋

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在泉之氣不足則司天之氣從之而降蓋上勝則天氣降而下其間五運之氣則居於其中而天降則先天而降地升則先地而升所不勝者則惡之所同和者則歸之假如丁壬木運司天在泉爲金則不勝司天在泉爲木爲火則同和隨其運之所從而民病是生凡司天在泉勝有多少則差有多寡其微者之差少甚者之差大大差則位易而變大當氣交之際而位斯易焉乃大變生而民病作矣大要差之甚者計有其半差之微者止十分之三耳所謂差者乃相去不同之義非過差之差天道以太少而有盈虛何過差之有哉

張志聰曰此論主時之六氣亦有天地盈虛之分而上下相勝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運居於天地之中常先天地之氣而爲之勝故曰隨運歸從而生其病謂天地之氣歸從運氣而彼此相勝也氣交謂二氣四氣之交如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則四之土氣先交於三氣之火如

地氣不足天氣隨之則三之火氣先交於四氣之土此火土子母相合謂之歸所同和乃勝之微者也微者小差小差者在天之紀仍居七分而三分交於地在地之紀仍居七分而三分交於天此上下氣交不爲民病者也惡所不勝者惡已所不勝之氣也太陽寒化施於少陰陽明燥化施於厥陰此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厥陰風化施於太陰少陰火化施於陽明此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乃勝之甚者也甚者大差大差者在天之紀居五分而五分

直降於下在地之紀居五分而五分反遷於上故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位易者謂越三氣四氣之位而初氣二氣行於五位六位五氣六氣行於初位二位此所不勝之氣勝之故曰惡所不勝越其位而加之故曰大變如歸所同和則不越位矣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

賊其病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胕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鬲鮒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閉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

王冰曰汗泄故用熱不遠熱下利故用寒不遠寒皆以其不住於中如是則夏可用熱冬可用寒不發不泄而無畏忌是謂妄遠法所禁也皆謂不獲已而用之秋冬亦同寒熱內賊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適足以更生病豈唯本病之益甚乎無者生之有者甚之謂無病者犯禁猶能生病況有病者而求輕減不亦難乎食已不饑吐利腥穢亦寒之疾暴瘖冒昧目不識人諸病亦熱之病也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謂春宜涼夏宜寒秋宜溫冬宜熱此時之宜不可不順然犯熱治以寒犯寒治以熱犯春宜用涼犯秋宜用溫是以勝也犯熱治以鹹

寒犯寒治以甘熱犯凉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凉亦勝之道也

馬蒔曰此言汗下其邪者可以偶犯寒熱而無故犯之者非也邪鬱於表則用熱藥以發之熱積於裏則用寒藥以攻之若非發表而犯熱則熱賊內而熱反甚非攻裏而犯寒則寒賊內而寒反甚矣彼無病而誤服者僅足以生病耳奚止於有病而甚者哉故犯寒則寒至凡爲堅否爲腹滿爲痛急爲下利之病生矣犯熱則熱至凡爲心熱爲吐下爲霍亂爲癰疽爲瘍爲瘡爲瞀鬱爲注下爲瞤瘛爲腫脹爲嘔爲鼽爲頭痛爲骨節變爲肉痛爲血溢爲血泄爲淋閉之病生矣治之以所勝而病可解矣

張志聰曰此言主時之六氣亦當遠寒而遠熱者也按前章之所謂熱無犯熱寒無犯寒者論司天在泉及加臨之六氣此章論主時之六氣亦有寒熱溫凉之分故帝復有此問辛甘發散爲陽故有病而應發散者卽當遠熱而不遠熱矣酸苦涌泄

爲陰如有病而應攻裏者卽當遠寒而不遠寒矣
如雖病而不宜發表攻裏若妄犯之則寒熱內賊
其病益甚若無病而不遠熱不遠寒者則堅否腹
滿身熱吐下之病生矣時謂四時治以勝者如犯
熱則以所勝之寒治之如犯寒則以所勝之熱治
之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
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
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重平聲

王氷曰故謂有大堅癥瘕痛甚不堪則治以破積
愈癥之藥是謂不救必迺盡死救之蓋存其大也
雖服毒不死也上無殞言母必全亦無殞言子亦
不死也使衰其大半不足以害生故衰大半則止
其藥若過禁使盡毒氣內餘無病可攻以當毒藥
毒攻不已則敗損中和故過則死

馬蒔曰此言婦人之用毒藥者可用而不可過也
婦人懷妊謂之重身然用毒藥以治其病者正以
內有其故則有病以當毒藥其子必無殞也不惟

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有大積大聚或病甚者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秖宜衰其大半而止藥彼病自漸去若過用其藥則敗損眞氣而母子未必不殞矣

張志聰曰此言胎孕積聚亦有陰陽寒熱之分所當遠寒而遠熱者也毒者大寒大熱之藥也娠婦始結胎之一月二月乃木氣司養三月四月主火五月六月主土七月八月主金九月十月主水至太陽而五行已周陰陽水火分而成後天之形身矣然未生之前五行之氣各有盛有虛有勝有鬱宜以寒熱溫凉順逆而調之設或有病而欲不遠寒不遠熱亦無傷於胎氣所謂有故無殞然亦無過之而致殞也即如大積大聚乃屬臟腑之五行尚其可犯寒而犯熱者也若過犯之則死寒熱溫凉是謂四畏可不愼諸此節大有關於治道也附論七月所生小兒能育而亦多長壽者蓋七月乃肺臟司養肺屬天而主氣主血天一生水感天地之氣而生故育九月十月乃少陰太陽所主皆感

陰陽水火而生若夫八月乃陽明大腸主氣感陽
明之腑氣而生故雖生而不育
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
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
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王氷曰鬱之甚者天地五行應運有鬱抑不伸之
甚者也達謂吐之令其條達發謂汗之令其疎散
奪謂下之令無壅礙瀉謂滲瀉之解表利小便也
折謂折之制其衝逆通是五法乃氣之和調後乃
觀其虛盛而調理之太過者以其味瀉之如鹹瀉
腎酸瀉肝之類過者畏瀉故謂瀉爲畏也
馬蒔曰此言治五鬱之法也上言五鬱五運之鬱
也此言五鬱人身之鬱也或有天時之鬱而成之
者或以五臟之鬱而自成者木鬱者肝病也宜吐
而達之火鬱者心病也宜汗而發之土鬱者脾病
也宜下而奪之金鬱者肺病也宜解其表利其小
便而滲泄之水鬱者腎病也宜制其衝逆而折抑
之既治其病復觀其虛實而調其氣若病之太過

者乃以其所畏者而折之以鹹瀉腎以酸瀉肝以辛瀉肺以甘瀉脾以苦瀉心則過者可制矣

張志聰曰此言四時之鬱而有調治之法也鬱之甚者太陰施於太陽則水鬱矣太陽施於少陰則火鬱矣少陰施於陽明則金鬱矣陽明施於厥陰則木鬱矣厥陰施於太陰則土鬱矣調治之法木鬱則發散之土鬱則疎奪之金鬱則泄利之水鬱則折流之然調其所勝之氣太過者折之以其畏而無復也所謂瀉之謂瀉其勝氣也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

王氷曰正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凉時正主春夏秋冬也客氣更臨之氣主氣謂五臟應四

馬蒔曰此言治病有假借之法者以主氣不足而客氣勝之也前言治各司天之政有用溫遠溫用

凉遠凉用熱遠熱用寒遠寒此治病之正法也內有假者反常之法則用寒熱溫凉而犯之者有矣蓋上文不遠熱不遠寒者以其發表攻裏而有邪存也若假者反常之法則雖內傷亦有反常者故帝復問之耳伯言每歲六氣自有主氣而又有客氣之所加惟主氣不足而客氣勝之則假借其寒熱溫凉之氣以扶主氣而應客氣故雖犯之而無所禁耳

張志聰曰假者非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春勝長夏乃主氣不足客氣勝也如厥陰風木主春而值陽明金氣加臨君相二火主夏而值太陽寒水加臨長夏濕土主氣而值厥陰風木加臨陽明金氣主秋而值二火之氣加臨太陽寒水主冬而值太陰土氣加臨有假其氣竟以寒熱治客氣之勝而主氣之寒熱則無禁也按此篇所謂六元正紀論者六氣謂之六元五運亦感天元而化首數章論六氣之主歲而五運化於其中各有盛有虛有勝有復末章論六氣之主時隨運歸從上

下勝制有勝有鬱而無復善養生者皆當隨時調
養以參天地之和施於天下流於無窮乃調變之
大關目也

帝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運行之節臨御之紀
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
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愼傳也

馬蒔曰此帝贊此論之妙而藏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一

黃帝素問四十一 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上

藝術典第六十一卷

醫部彙考四十一

黃帝素問四十一　舊本云此與本病論俱亡今素問遺篇存此二篇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俱補附後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上

馬蒔曰此篇總括前八篇未盡之義至眞至要故名篇

張志聰曰此篇論六氣司天六氣在泉有正化有

勝復有主客有邪勝至眞者謂司天在泉之精氣乃天一之眞元要者謂司歲備物以平治其民病無傷天地之至眞乃養生之至要也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生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

更平聲

王冰曰五行主歲歲有少多故曰盈虛更作也天分六氣散生大虛三之氣司天終之氣監地天地生化是爲大紀故言司天地者餘四可知矣夫天地變化人神運爲中外雖殊然其通應則一也工

之所疑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也其化以風謂飛揚鼓坼和氣發生萬物榮枯皆因而化變成敗也其化以熱謂炎蒸鬱燠故庶類蕃茂也其化以濕謂雲雨潤澤津液生成也其化以燥寒災也其化以燥謂乾化以行物無濕敗也其化以寒者對陽之化也司天同候間氣皆然謂六氣之本自有常性故雖位易而化治皆同間氣者六氣分化常以二氣司天地爲上下吉凶勝復客主之事歲中悔吝從而明之餘四氣散居左右也主歲紀歲間氣紀步者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步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若積步之日而成歲也

馬蒔曰此明司天在泉間氣之化隨六氣所在而移之也五運分爲五氣以太過不及而有盈有虛也天元紀大論曰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正盈虛更作之義也六氣者風熱濕火燥寒也即其分治以司天地餘四氣可知矣化有不同帝之所以問也上合昭昭者司天之

化也下合冥冥者在泉之化也然厥陰司天其化以風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少陰司天其化以熱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陰司天其化以濕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少陽司天其化以火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陽明司天其化以燥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陽司天其化以寒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

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但司天之氣以所臨之藏位而命其病如肝木位東方心火位南方脾土位中央及四維肺金位西方腎水位北方是乃五藏定位惟六氣御天五運所至氣不相得則病相得則和故先以六氣所臨後言五藏之病也至於在泉與左右間亦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各氣而在左右者謂之間氣間氣者正所以紀步步者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積步而成歲則六六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矣其每歲司天主歲正所以紀歲氣而

左右間氣又與六步而相紀也

張志聰曰昭昭合天道之明顯冥冥合在泉之幽深道之所生其生惟一工不知其要則流散無窮故多疑也夫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故六氣爲司天之化臨臟位者天氣上臨而下合人之臟位隨六氣之所傷而命其病也然六氣司天而環遶於地下故與司天同候從左右而環轉是以間氣皆然但司天在泉之氣紀歲間氣紀步之不同也

帝曰善歲主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太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黔化間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元化間氣爲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臟所宜迺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六化正明六氣分治及主歲者紀歲之大義也巳亥之歲厥陰司天而爲風化風高氣遠雲物飛揚也若寅申之歲則在泉而爲酸化蓋木司地氣物化乃從酸也丁壬之歲則司木運之氣而爲蒼化至於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動化偏生左右處爲動搖也此皆各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耳後倣此子午之歲少陰司天而爲熱化陽火熠耀炎暑流行也若卯酉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氣物以苦生也然各氣主運惟君火不主運故不司氣化天元紀大論云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正以明君火不主運也至於居左右之氣則君火無所不居不得以間氣名之寅申之歲則居司天之右居在泉之左主初之氣丑未之歲則居司天之左主四之氣辰戌之歲則居在泉之右主五之氣而爲灼化也故

左間右間間氣之間皆宜讀曰平聲明有旁居之義也君爲至尊不敢曰間而曰居耳丑未之歲太陰司天而爲濕化埃鬱曚昧雲雨潤濕也若辰戌之歲則在泉而爲甘化土司地氣甘化先焉甲己之歲則司土運之氣而爲黔化至於卯酉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二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巳亥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爲柔化濕化流行則庶物柔耎也寅申之歲少陽司天而爲火化炎光赫烈燔灼焦然也若巳亥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氣苦化先焉戊癸之歲則司火運之氣而爲丹化至於辰戌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明化炳明霞燒草木榮美也卯酉之歲陽明司天而爲燥化清凉勁切霧露蕭颼也若子午之歲則在泉而爲辛化金司地氣辛化先焉乙庚之歲則司

金運之氣而爲素化至於巳亥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清化風化嚴肅峻整慘慄凝堅也若丑未之歲則在泉而爲鹹化水司地氣物化從鹹也丙辛之歲則司水運之氣而爲元化至於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巳亥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藏化陰凝寒冷庶物歸藏也故凡治病者必明司天之六化在泉之五味司運之五色間氣之動灼柔明藏乃五臟所宜則可以言每歲盈虛病生之緒而上文盈虛更作之間主歲者紀歲之義明矣

張志聰曰主歲者謂六氣之各主一歲風寒暑濕燥火乃在天之六氣故爲司天之化天元紀論曰在地爲化化生五味故在地爲味化司氣者司五

運之氣化五運者五行之氣也感天之蒼黔丹素元之五色而化生地之五行是以司氣爲蒼爲丹爲黔爲素君火以明而在天故不司在地之火化所謂居氣者言少陰不司氣化在六氣之中自有所居之上下卽下章之南政居南北政居北也間氣之爲動爲灼爲柔爲明爲淸爲藏者六氣之用也此論六氣之司天在泉及化運間氣之分治皆有盛有虛而爲民病治病者或從歲氣或隨運氣以備物以所生之五味五色合五臟之所宜乃可以言五運六化之盈虛病生之端緒也

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於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

王冰曰厥陰在泉風行於地少陰在泉熱行於地太陰在泉濕行於地少陽在泉火行於地陽明在泉燥行於地太陽在泉寒行於地故曰餘氣同法也本謂六氣之上元氣也化於天者爲天氣化於

地者爲地氣萬物居天地之間悉爲六氣所生化陰陽之用未嘗有逃生化出陰陽者

馬蒔曰此帝問厥陰在泉之爲風化而伯以其本於地氣者告之也首節言厥陰司天其化以風而又論地化曰司天同候則地化亦以風也茲言在泉爲酸化者可得而知而在泉爲風化其義似有所悖殊不知司天則風行於天在泉則風行於地乃本於地之氣而爲風之化也若時乎司天則本乎天之氣而亦爲風化矣至各氣司天則亦本乎天氣而爲天化矣故曰餘氣同法也惟此天地合氣六節各分而萬物所由以化生故本乎天而化者由於司天之氣本乎地而化者由於司地之氣此在天地爲氣宜而在人身爲病機必謹候之而可以治病矣

張志聰曰此言司天在泉俱以六氣爲本六氣遶地環轉而上下周行又非氣司天化而味主地化也六氣之本於上者卽爲天之氣本乎下者卽爲地之氣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故謹候六

氣之所宜無失五行之病機斯得至眞之要道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司氣者何如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

王冰曰主病言采藥之歲也謹候司天地所生化者則其味正當其歲也故彼藥工專司歲氣所收藥物則一歲二歲其所主用無遺略也專精之氣非司歲物言非專精則散氣散氣則物不純也形質雖同力用則異故不尚之氣味薄厚性用躁靜有餘不足比之歲物恐有薄有餘之歲藥專精也治保多少力化淺深此物與歲不同耳

馬蒔曰此言藥備歲物者爲天地之專精而司歲者其氣偏非歲物者其氣散也上文言候氣宜而無失病機則用藥以治病不可無所主也伯言每

歲各有所司必因其司歲者以備藥物則病無遺
主矣正以每歲之司天在泉物從其化而天地之
專精儲焉故不可不先之也彼司氣者卽司運也
如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然太過則有餘不及
則不足其氣偏耳若非歲物而用之則其氣又散
故一物之質同而有專精完全偏散之異所以氣
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
此歲物之不可以不備也
張志聰曰主病謂主治病之藥物司歲備物謂從
六氣五運以備之如少陰少陽二火司歲則收附
子薑桂之熱物如陽明燥金司歲則收桑皮蒼术
之燥物如厥陰風氣主歲則收防風羌活之風物
如太陽寒水司歲則收芩連大黃之寒物如太陰
土氣司歲則收山藥黃精之類甘平甘溫之品以
及蒼丹黔素元之穀所謂藥食宜也此皆得天地
之專精故先取歲物謂先備司歲之物卽上章之
所謂食歲穀以全其眞蓋食天地之精以養吾身
之眞也司氣謂五運之氣五運雖與主歲相同然

又有太過不及之分太過之歲則物力厚不及之歲則物力淺薄矣若非氣運司歲之物則氣散而力薄故形質雖同而氣味有淺深厚薄之異治保有多少者謂治病保眞之藥食或宜多用或宜少用也按中古之世不能司歲備物用炮製以代天地之助如製附子曰炮製蒼朮桑皮曰炒蓋以火助火而以燥助燥也近有製附子以水煮曰陰製製桑皮以蜜拌曰潤燥是猶用鷹犬而去其爪牙則驅之搏蹇兔而不能又安望韓盧之技哉

帝曰歲主臟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

王冰曰不勝謂木不勝金金不勝火之類淫謂行所不勝己者上淫於下天之氣也外淫於內地之氣也隨所制勝而以平治之也制勝謂五味寒熱溫凉隨勝用之

馬蒔曰此言歲之五臟被害者以其有所不勝而治之有法也歲氣在天五臟在人而歲主五臟有

害者正以木氣淫則脾不勝火氣淫則肺不勝土氣淫則腎不勝金氣淫則肝不勝水氣淫則心不勝以所不勝命之則知害藏之要也故司天之氣淫於下而藏病生則以所勝者平之如木氣淫則以金制之者是也至在泉之氣淫於內而藏病生則亦以所勝者治之卽木氣淫而以金制之者是也所謂制勝者謂五味寒熱溫凉隨勝而用之耳但上淫於下者淫於三氣已前有勝無復也外淫於內者淫於四氣以後有勝無復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運之氣受司天在泉之勝制歲主者謂六氣之主歲藏五藏也蓋言五藏內屬五行而外合五運五運之氣受勝制之所傷則病人五藏而爲害矣如少商金運而值二火司天少宮土運而值厥陰在泉此皆運氣之所不勝而受勝氣之所勝制故以所不勝命之則歲主藏害之要可知矣上淫於下者謂司天之氣淫勝其在下之運氣當以所勝平之如少商金運而火熱上臨宜平以鹹寒佐以苦甘外淫於內者在泉之氣淫勝

其在內之五運當以所勝治之如少宮土運而風木下淫宜治以辛涼佐以苦甘按司天在泉之氣根於外五運之化根於中故曰外淫於內下章平天氣曰平治在泉曰治又諸氣在泉曰淫於內帝曰善平氣何如岐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王冰曰平謂診平和之氣知陰陽所在則知尺寸應與不應不知陰陽所在則以得爲失以逆爲從故謹察之也諸方之制咸悉不然故曰反者反治

也

馬蒔曰此言歲氣之平而有所病者亦視其正反而善治之也上文言上淫於下外淫於內而爲病皆以歲氣不平也故有平氣而民病者何也伯言陰陽者尺寸之位與夫陰脈陽脈陰經陽經皆曰陰陽也當謹察而調之以平爲期如陰經病而陽經不病陽經病而陰經不病是爲正病也正則以寒藥治熱以熱藥治寒從而正治之耳若陰位而見陽脈陽位而見陰脈是爲反病也反則以寒藥

治寒以熱藥治熱從而反治之耳

張志聰曰平氣謂無上下之勝制運氣之和平也甲丙戊庚壬爲陽運乙丁己辛癸爲陰運陰陽二運有太過不及之分故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謂太過之歲當抑其勝氣扶其不勝反者反治謂不及之運爲所不勝之氣反勝當反佐以取之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王氷曰陰之所在脈沈不應引繩齊等其候頗乖故問之北政木火金水運面北受氣凡氣在泉者脈悉不見唯左右之氣脈可見之在泉之氣善則不見惡者可見病以氣及客主淫勝名之在天之氣亦然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右故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故左不應南政土運之歲面南行令故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不應皆爲脈沈仰手而沈覆其手則沈爲浮細爲大也司天曰上在泉曰下天不應寸左右悉與寸不應義同要謂知陰陽所在知則用之不惑不知則尺寸之氣沈浮小大常三歲一差也

馬蒔曰此言南北二政之司天在泉其尺寸之脈各有所不應也靈樞禁服篇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夫曰微大則脈之和者也今寸口之脈而有陰脈來現沈而不應則與大小齊等微大之義拂矣伯言自左右手而言之則左寸爲人迎而右寸爲寸口自兩

手而言則兩手之寸皆爲寸而兩手之尺皆爲尺故寸口之脈有時不宜應者視歲有南北之政可知之矣蓋五運以甲己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故以甲己土運爲南政乃面南而行令與君主同其餘四運爲北政則面北而受令與臣子同惟以少陰爲君主凡脈之司天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故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右尺右間之氣在左尺故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乃少陰在泉也則兩寸之脈俱不應夫南政爲少陰司天則兩寸不應今北政少陰在泉而亦兩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訣云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沈寸口者是也北政之歲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乃厥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也宜右寸之脈不應夫南政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故右寸之脈不應今北政厥陰在泉而亦右寸之脈不應者亦從君而

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訣云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脈潛形者是也北政之歲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乃太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也宜右寸之脈不應夫南政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今北政太陰在泉而亦左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訣云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者是也若使北政三陰司天而不在泉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若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如甲子甲午乃少陰司天則兩寸之脈俱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巳己亥乃厥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宜右寸之脈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丑己未乃太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宜左寸之脈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若使南政三陰在泉而不司天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若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所

謂諸不應者卽南北二政而相反以診之則南政主在尺而南政主在尺者北政主在寸則其脈自明矣且不惟尺寸爲然凡南北之左右二間其相反與尺寸同耳此乃要之所在而不可不知者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以申明少陰之所在也五運之中少陰不司氣化隨六氣之陰陽而上下左右故曰陰之所在何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蓋太衝坎位也廣明離位也少陰主天一之坎水而上爲太陽之離火是以北政之歲隨三陰而在坎南政之歲從三陽而在離故有應不應之分焉所謂南北者陰陽也五運之中戊癸化火以戊癸年爲南政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爲北政五運之政有南有北少陰之氣有陰有陽是以隨之而上下也寸尺血脈也血乃中焦之汁流溢於下而爲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脈始於足少陰腎而主於手少陰心是以診寸尺之陰陽以徵少陰之上下

若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以司主歲之六氣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以司五行之化運化運五歲而右遷而五行之中有二火故君火不司氣化然雖不主運而有所居之位焉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是少陰本於陰而主於陽是以南政之歲居於陽北政之歲居於陰也司天在南在泉在北此天地之定位人面南而診之寸爲陽而在南尺爲陰而在北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隨陰而居北是以寸口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對陰而居陽是以寸口不應不應者脈微而不應於診此論寸尺之陰陽南北也北政之歲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故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右故左不應南政之歲厥陰司天則少陰在左故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少陰在右故左不應此論人迎寸口之左右也諸不應者謂左右之不應也反其診者以人面南面北而診之也蓋以圖象平置於几上以司天在南在泉在北北政之歲人面北以診之南政之歲人面南以診之則左右之

不應可見矣夫天上地下天南地北此天地之定位也人面南而面北者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天地之氣而環轉也所謂三陰者以少陰居二陰之中上下者以天在上而泉在下也左右同者謂尺之左右不應與寸之左右不應同也故知其要者知少陰之不司氣化隨陰陽而居上居下也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如疏註之議論紛紜而茫無歸著也　朱衞公問曰假如甲子甲午歲君火司天而寸口不應是司天之少陰不應於脈耶曰五運六氣之道五運外合五行內合五臟五臟之氣見於六脈而後合於六氣是感五運之氣而見於寸尺也故曰天地之氣無以脈診蓋謂司天在泉之六氣不形於診也是以首提曰臟害當知臟害二字爲照應寸尺而言

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迺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脅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

體皆重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
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胷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
痛目瞑齒痛頤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
蟲不藏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則埃昏巖
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
焞嗌腫喉痹陰病見血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
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屈膕如結腨如
別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
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歲陽

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暝民病喜嘔嘔有苦善
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
外反熱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
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帝曰善治
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
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
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
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
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

甘辛以苦下之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以數音朔膕音國腨音善霿音茂睪音亦

王氷曰厥陰在泉氣不明謂天圞之際氣色昏暗風行地上故平野皆然脇謂兩乳之下及胠外也伸謂以欲伸努筋骨也少陰在泉病不能久立足無力也腹大謂心氣不足以金火相薄而然太陰在泉太陰爲土色應見黃於天中而反見於北方黑處水土同見故曰至陰之交合其氣色也衝頭痛謂腦後眉間痛也膕謂膝後曲脚之中腨胕後

軟肉處也少陽在泉乃處寒之時熱更其氣熱氣既往寒氣後來故云更至也餘候與少陰在泉正同霧霧謂霧暗不分似霧霧起霧暗不辨物形而爲薄寒也心胠痛謂心之旁胠中痛也面塵謂面上如有觸冒塵土之色也凝肅謂寒氣霿空凝而不動萬物靜肅其儀形也慘慄寒甚也控引也睪陰丸也頷頰車前牙之下也風性喜溫而惡清故治之凉是以勝氣治之也佐以苦隨其所利也木苦急則以甘緩之苦抑則以辛散之大法正味如

此諸爲方者不必盡用之但一佐二佐病已則止
餘氣皆然熱性惡寒故治以寒也熱之大盛甚於
表者以苦發之不盡復寒制之寒制不盡復苦發
之以酸收之甚者再方微者一方可使必已時發
時止亦以酸收之濕與燥反故治以苦熱佐以酸
淡也燥除濕故以苦燥其濕也淡利竅故以淡滲
泄也火氣大行於腹心怒之所生也鹹性柔耎故
以治之以酸收之大法候其須汗者以辛佐之不
必要資苦味令其汗也欲柔耎者以鹹治之溫利
涼性故以苦治之下謂利之使不得燥結也以熱
治寒是爲摧勝折其氣用令不滋蔓也苦辛之佐
通事行之
馬蒔曰此言六氣之在泉淫勝爲病者各有治之
之法也上文言外淫於內所勝治之帝遂以內淫
而病者爲問伯言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
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厥陰在泉也厥陰爲
風木故風淫所勝則木勝土而風勝濕地氣不明
平野亦昧氣色皆昏暗也草乃早秀木齊土化也

其民病爲洒洒振寒爲善伸爲數欠爲心痛爲支滿爲兩脇裏急爲飲食不下爲鬲咽不通爲食則嘔木邪乘胃也爲腹脹爲善噫爲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爲身體皆重木邪乘脾也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少陰在泉也少陰爲君火暑熱故熱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浮於川澤之中而陰處反明其民病爲腹中常鳴爲上衝胃爲喘不能久立爲寒熱爲皮膚痛火邪乘肺也爲目瞑爲齒痛爲頤腫爲惡寒發熱如瘧爲少腹中痛爲大腹大火邪乘大腸也時則蟄蟲亦不藏火邪盛也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之歲乃太陰在泉也太陰爲濕土故濕淫所勝則土勝水而濕勝寒巖谷埃昏黃色見於北方黑處而水土同見是至陰之交合其氣色也其民病爲飲積爲心痛爲耳聾渾渾焞焞爲嗌痛頸腫爲喉痹爲陰病血見爲少腹痛腫爲不得小便土邪乘腎也爲病衝頭痛至腦如別土邪勝膀胱胞也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

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少陽在泉也少陽爲火故火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明於郊野當寒之時而熱更其氣熱氣既往而寒氣又來其民病爲注泄赤白爲小腹痛爲溺赤甚則爲血便皆與少陰之在泉者同候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陽明在泉也陽明爲燥金故燥淫所勝則金勝木而燥勝風霧則霧暗而清冷晦暝其民病爲善嘔嘔有苦味爲善太息爲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爲嗌乾

爲面如有塵爲身無膏澤爲足之外廉反熱皆肝膽之爲病也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乃太陽在泉也太陽爲寒水故寒淫所勝則水勝火而寒勝熱凝肅慘慄寒之象也其民病爲少腹控睾以引腰脊上衝心痛爲血見爲嗌痛爲頷腫皆心與小腸之病也故治之者風淫於內則風性喜溫而惡清治之以辛所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治之以凉是以金氣治木也佐之以苦隨其所利也又以甘緩之所謂肝苦急急

食甘以緩之也熱淫於內則熱性惡寒治之以鹹
水勝火也治之以寒寒勝熱也佐以苦甘甘以調
之而苦以降之也以酸收之正以心苦緩惟酸爲
能收之也以苦發之邪猶未已而復以苦性發之
也濕淫於內則濕與燥反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也
蓋燥除濕故以苦燥其濕淡利竅故以淡滲泄所
謂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也火淫於內則與前熱
淫於內相同蓋相火猶君火也故治以鹹冷佐以
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者與前無大異也燥淫

於內則燥畏火故治以苦溫又肺苦氣上逆急食
苦以泄之用辛瀉之酸補之所以佐以苦辛而以
苦下之也寒淫於內則寒性畏熱故治以甘熱又
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
佐以苦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也

張志聰曰此章論六氣在泉而爲民病當以所勝
之氣味治之厥陰在泉寅申歲也風淫於下則塵
土飛揚故地氣不明平野昏昧草得生氣故早秀
也按經脈篇云脾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

脾氣病則飲食不下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俱重蓋木淫而土病也又厥陰肝脈上貫膈布脇肋故爲心痛支滿等證少陰在泉卯酉歲也少陰君火生於水中是以焰浮川澤少陰標陰而本火故陰處反明腹中常鳴者火氣奔動也氣上衝胷者火氣炎上也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者火淫肺金也目瞑者熱甚陰虛畏陽光也齒痛頤腫熱乘陽明也發熱如瘧者少陰標本之氣病也熱在下焦則少腹中痛熱在中焦則腹大也太陰在泉辰戌歲也土爲草木之所資生故草乃早榮黃乃土色黑乃水色土勝濕淫故黃反見黑五常政論曰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皆土勝水應之義至陰之交乃三氣四氣之交土司令也飲積心痛寒濕上乘也按經脈篇自耳聾至喉痹乃三焦經病自陰病至不得小便以邪濕下流爲腎藏受病自衝頭痛至腦如別乃膀胱經病蓋三焦爲決瀆之官膀胱乃水津之腑土氣淫勝而水藏水腑皆爲病也少陽在泉

巳亥歲也少陽之火地二所生故焰明刻野寒熱更至熱傷血分則注赤熱傷氣分則注白熱在下焦故少腹痛而溺赤血便者甚則血出於小便也少陰之火出自水少陽之火生於地皆有陰陽寒熱之分故與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子午歲也金氣淫於下則霧霧清暝於上矣按經脈篇嘔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乃足少陽病噎乾面塵乃足厥陰病蓋金勝而肝膽病也太陽在泉丑未歲也水寒淫勝故凝肅慘慄寒淫於下則膀胱與腎受之膀胱居於少腹故少腹痛腎主陰器故控引睾丸太陽之脈挾脊抵腰中故引腰脊腎脈絡心故上衝心痛心主血而寒氣逼之故血見按經脈篇噎痛頷腫乃小腸經病小腸者心之腑也亦水邪上侮火臟火腑而然風乃木氣金能勝之故治以辛涼過於辛恐反傷其氣故佐以苦甘苦勝辛而甘益氣木性急故以甘緩之風邪勝故以辛散之也熱乃火氣水能勝之故宜治以鹹寒佐以苦甘甘勝鹹所以

防鹹之過苦能泄所以去熱之實也酸乃木味火生於木以酸收之者收火歸原也熱鬱於內而不解者以苦發之也濕乃陰土之氣故宜治以苦熱苦能勝濕熱以和陰酸從木化故佐以酸淡以燥之者苦從火化也以淡泄之者淡味滲泄爲陽也火淫於內故宜治以鹹冷苦能泄辛能散故當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與上文同義燥乃清涼金氣故當治以苦溫燥則氣結於內故當佐以辛甘發散以苦下之也寒乃水氣土能勝水熱能勝寒故宜治以甘熱

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强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出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胷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鮒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附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膨腹大滿膨膨而喘

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腑腫骨痛陰痹痹陰痹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腑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瘕瘕欬吐血煩心胃中熱甚則鼽衄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迺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清於中感而瘧大凉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於下草焦上首心脅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癲疝婦人少腹痛目眛眥瘍瘡痤癰蟄蟲來見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於中發爲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雹胃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脅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臟也帝曰善治

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正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鹹辛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瀉之

王氷曰厥陰司天風自天行故太虛埃起風動飄蕩故雲物擾不分遠物是爲埃昏土之爲病善泄利若病水則小便閉而不下若大泄利則經水亦多閉絕衝陽在足跗上五寸去陷骨三寸動脈應于胃之氣也微則食飲減少絕則藥食不入下嗌還出也攻之不入養之不生邪氣日强眞氣內絕故必死少陰司天怫熱至火行其政也是歲民病集於右蓋以小腸逼心病自肺生故曰病本於肺尺澤在肘內廉大文中動脈應手肺之氣也火爍於金承天之命金氣內竭故危尺澤不至肺氣已

絕榮衛之氣宣行無主眞氣內竭生之何有哉太陰司天腎氣受邪水無能治下焦枯涸故大便難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動脈應手腎之氣也土邪勝水而腎氣內絕邪甚正微故方無所用矣少陽司天火來用事則金氣受邪故曰金政不平火炎於上金肺受邪客熱內燔水無能救故化生諸病制火之客則已矣天府在肘後外側上掖下同身寸之三寸動脈應手肺之氣也火勝則金脈絕故死陽明司天金勝故草木晚生榮也配於

人身則筋骨內應而不用夫大涼之氣變易時候則寒清發於中內感寒氣則爲痎瘧也大腸居右肺氣通之今肺氣內淫肝居於左故左脇脅痛而如刺割其歲民病自注泄則無淫勝之疾大涼且甚陽氣不行故不容收斂草榮悉晚生氣已升陽不布令故閉積生氣而稽於下也在婦人之應則少腹之內痛氣居之發疾於仲夏皆瘍之疾猶及秋中瘡痤之類生於上癰腫之患生於下瘡色雖赤中心正白物氣之常也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

二寸動脈應手肝之氣也金來伐木肝氣內絕眞不勝邪死其宜也太陽司天寒氣布化故水且冰而血凝皮膚之間衛氣結聚故爲癰也若乘火運而火熱炎烈與水交戰故暴雨半珠形爲雹也心氣爲噫故善噫噫是歲民病集於心脇之中也陽氣內鬱濕氣下蒸故心厥痛而嘔血血泄鼽衄面赤目黃善噫手熱肘攣掖腫嗌乾甚則寒氣勝陽水行凌火火氣內鬱故渴而欲飲也病始心生爲陰凌犯故云病本於心也神門在手之掌後銳骨之

端動脈應手眞心氣也水行乘火而心氣內結神氣已亡不死何待善知其診故不治也所以診視而知死者以臟之經脈動氣知神臟之存亡爾治謂可攻治者風淫所勝謂厥陰之氣未爲盛熱故以凉藥平之夫氣之用也積凉爲寒積溫爲熱以熱少之其則溫也以寒少之其則凉也以溫多之其則熱也以凉多之其則寒也各當其分則寒寒也溫溫也熱熱也凉凉也方書之用可不務乎故寒熱溫凉升降多少善爲方者意必精通餘氣皆

然從其制也熱淫所勝謂熱氣已退時發動者是
爲心虛氣散不斂以酸收之雖以酸收亦兼寒助
乃能殄除其源本矣熱見太甚則以苦發之汗已
便凉是邪氣盡勿寒水之汗已猶熱是邪氣未盡
則以酸收之已又熱則復汗之已汗復熱是臟虛
也則補其心可矣濕氣所淫皆爲腫滿但除其濕
腫滿自衰因濕生病不腫不滿者亦爾治之濕氣
在上以苦吐之濕氣在下以苦泄之以淡滲之則
皆燥也泄謂滲泄以利水道下小便爲法然酸雖
熱亦用利小便去伏水也治濕之病不下小便非
其法也濕上甚而熱謂身半以上濕氣有餘火氣
復鬱鬱濕相搏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疏汗而
祛之故云以汗爲除病之故也火淫所勝同熱淫
法以酸復其本氣若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
損也若制燥之勝必以苦溫是以火之氣味也宜
下必以苦宜佐必以酸宜瀉必以辛清甚生寒留
而不去則以苦溫下之氣有餘則以辛瀉之諸氣
同法若寒淫散止之則不可過也

馬蒔曰此言六氣之司天淫勝爲病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言上淫於下所勝平之而此遂以司天之氣之變爲問伯言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厥陰司天也厥陰爲風木風淫所勝則風自天行太虛埃昏風動飄蕩故雲物以擾也春氣宜溫而寒尚生風勝溫也流水不冰風撓之也其民病爲胃脘當心而痛爲上支兩脅及鬲咽不通飲食不下爲舌本强爲食則嘔爲冷泄爲腹脹爲溏爲泄瘕爲水閉時則

蟄蟲不出凡病皆本於脾以木來勝土也故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少陰司天也少陰爲暑熱熱淫所勝則怫然已至火行其政其民病爲胷中煩熱爲嗌乾爲右胠滿爲皮膚痛爲寒熱爲欬爲喘及大雨且至之候則爲唾血爲血泄爲鼽爲衄爲嚏爲嘔爲溺色變甚則爲瘡瘍爲附腫爲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爲心痛爲肺脹脹爲腹大滿膨膨而欬喘皆火

來勝金而病本於肺也尺澤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之歲乃太陰司天也太陰爲濕土故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變枯槁其民病爲附腫爲骨痛陰痹蓋陰痹者按之不可得而知其處也又爲腰脊頭項痛及時爲眩暈爲大便難爲陰氣不舉爲饑不欲食爲欬唾則有血爲心如懸皆土來勝水而病本於腎也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少陽司天也少陽爲相火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其民病有爲頭痛爲發熱惡寒而瘧爲熱上皮膚痛及色變黃赤又傳而爲水身面附腫爲腹滿爲仰息爲泄注赤白爲瘡瘍爲欬唾血爲煩心爲胷中熱甚則有爲鼽爲衄皆火來勝金而病本於肺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陽明司天陽明爲燥

金故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迺晚生以木受尅於金也人之筋骨變於內其民病爲左胠脅痛肝居於左也爲寒冷於中爲感而成瘧及大凉革候民病又爲欬爲腹中鳴爲注泄爲鶩溏至於名木斂其生意而菀於下草焦其上首民病又爲心脅暴痛不可以反側爲嗌乾爲面塵爲腰痛爲丈夫癩疝爲婦人少腹痛爲目眛爲皆生瘡瘍爲痤爲癰其蟄蟲則有時來見皆金來勝木而病本於肝也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陽司天也太陽爲寒水故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寒凝血變於中當發爲癰瘍其民病爲厥心痛爲嘔血爲血泄爲鼽衄爲善悲爲時眩仆運及火炎烈而雨暴迺電爲胸腹滿爲手熱爲肘攣爲腋腫爲心澹澹大動爲胃脘胃脘不安爲面赤目黃爲善噫爲嗌乾甚則爲色炱爲渴欲飲皆水來勝火而病本於心也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凡此

皆以衝陽尺澤太谿天府太衝等脈爲驗者卽以各穴動氣而知其五臟之絕耳故治之者風淫所勝則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彼厥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復有以辛散之一語耳無以酸瀉之也熱淫所勝則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彼少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復有以苦發之之一語耳濕淫所勝則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彼太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止有佐以酸淡與此佐以酸辛

者少異但身半以上濕氣尚餘火氣復鬱鬱濕相薄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發汗候其體之如舊而止藥也火淫所勝則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與上熱淫所勝者同法蓋上爲君火而此爲相火也又與彼少陽在泉者同法但無以酸復之之一語耳燥淫所勝則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彼陽明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但彼則佐以酸辛耳寒淫所勝則平以辛熱佐以甘辛而此則佐以甘辛熱佐以苦甘以鹹瀉之彼太陽

在泉者則復有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之二語耳

張志聰曰厥陰司天巳亥歲也風淫於上故太虛埃昏雲物擾亂寒生於春氣是以流水不冰按經脈篇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飲食不下溏瘕泄水閉皆脾經之病蓋風木淫勝故病本於脾蟄蟲藏於土中因風氣外淫故不出也少陰司天子午歲也怫鬱也蓋少陰之火發於陰中故爲怫熱少陰太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從標本互換是以火熱甚而大雨至水寒極而運火炎民病胷中煩熱嗌乾右脇滿皮膚痛肺受火熱而津液不生也唾血血泄熱淫而迫血妄行也按經脈篇溺色變肩背臂臑痛煩心胷滿肺脹膨膨而喘欬皆肺經之病蓋火淫則金氣受傷故病本於肺太陰司天丑未歲也濕淫於上是以沉陰且布草木枯槁得化氣之雨而變生附腫陰痹皆感寒濕之氣病在陰者名曰痹故按之不得也腎主骨而膀胱爲之腑故腰脊頭項骨痛腎開竅於二陰故大便難也陰氣不用者不能上交於心也上下不交

則上焦之火熱留於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饑胃氣上逆故不欲食也欬唾有血者心火在上而不得上下之相濟也經脈篇曰腎是動病目眩眩無所見心如懸若饑蓋心腎不交故虛懸於上而若饑也此土淫勝水故病本於腎少陽司天寅申歲也火淫所勝故金政不平少陽之火在天爲暑故民病頭痛寒熱而瘧熱上皮膚色變黃赤火上淫於肺也肺者太陰皆積水也傳爲水者逼其金水外溢故爲腫滿之水病也仰息肺氣逆而不得偃息

也泄注赤白瘡瘍唾血煩心火熱盛也鼽衄甚而及於肺也此火淫勝金故病本於肺陽明司天卯酉歲也燥金淫勝於上則木受其制故草木生榮俱晚肝血傷而不能榮養筋骨故生內變左脇脅痛肝經病也感寒清而成瘧者秋成痎瘧也大涼革候者夏秋之交變炎暑而爲清涼也腹中鳴注泄鶩溏寒清於中也菀茂也名木斂於上而生菀於下草焦上首肅殺之氣淫於上也心脅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癲疾皆瘍皆肝經之病蓋金淫

於上故病本於肝曰寒氣反至者謂太陽爲諸陽之首卽君火之陽也然本於在下之寒水今寒氣反從上而至是上下皆寒而太陽運居於中故曰運火炎烈夫寒臨於上如陽能勝之卽所謂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乃病反其本得標之病矣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從本從標寒熱更勝之氣也是以癰瘍嘔血鼽衄嗌乾善噫厥逆腹滿乃陽熱中盛之證如心痛眩仆面赤目黃色焰善噫乃寒凌心火逼其火熱上炎水火寒熱交爭而神門脈絕心氣滅矣

按在泉之氣曰淫於內而曰治司天之氣曰所勝而曰平蓋天氣在外而地氣在內也故曰治者治其內而使之外也曰平者平其上而使之下也是以在在泉曰以辛散之在司天曰以酸瀉之若熱淫則自下而上淫於內者宜從之而發散於外也濕乃土之濕氣故上甚而熱者亦宜用辛溫發散以汗爲故而止金匱要略曰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此皆治水濕之要法至少陽之火乃地火也如平之而未平者淫於內也故

當以苦發之此卽三焦之元氣宜復以酸收之勿使其過於發散也夫少陰之熱君主之火也淫甚則外內相合亦當以苦發之苦溫能勝淸金辛能潤燥燥必內結故以酸苦泄之夫寒淫於內則干涉於臟氣故上文曰以辛潤之以苦堅之此勝於外止宜平之瀉之而已

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司於地淸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平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王氷曰厥陰在泉則風司於地邪氣勝盛故先以酸瀉佐以苦甘邪氣退則正氣虛故以辛補養而平之少陰在泉則熱司於地先瀉其邪而後平其正氣也補瀉之義餘氣皆同太陰在泉則濕司於地少陽在泉則火司於地陽明在泉則燥司於地

燥之性惡熱亦畏寒故以冷熱和平爲方制也太陽在泉則寒司於地此六氣方治與前淫勝法殊貫云治者瀉客邪之勝氣也云佐者皆以所利所宜也云平者補己弱之正氣也

馬蒔曰此言六氣在泉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耳帝疑六氣在泉不能淫勝於他氣而反爲邪氣所勝治之必有其法伯言五寅五申之歲則厥陰在泉風司於地不能勝土而反爲金氣之淸者勝之故治以酸溫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正氣尚虛則以辛補養而平之五卯五酉之歲則少陰在泉熱司於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故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鹹而平之五辰五戌之歲則太陰在泉濕司於地不能勝水而反爲風熱勝之則必治以苦冷佐以鹹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五巳五亥之歲則相火司於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則治法與熱司於地盡同也五子五午之歲則陽明在泉燥司於地不能

勝木而反爲火氣之熱者勝之則治以平寒佐以
苦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酸而平之蓋
燥之性惡熱而畏寒故其治法如此而以和平爲
順利耳五丑五未之歲則太陽在泉寒司於地不
能勝火而反爲濕熱勝之則治以鹹冷佐以甘辛
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
張志聰曰邪氣反勝者不正之氣反勝在泉主歲
之氣又當用勝邪之氣味以平治之
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於天清反勝之
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
佐以苦酸辛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
酸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於
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於天熱反勝
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
馬蒔曰大凡巳亥之歲風化司天反爲金之清氣
所勝則治以酸溫佐以甘苦者與風司於地者同
而彼則又以辛平之也凡子午之歲熱化於天反
爲水之寒氣所勝則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與熱

司於地者彼治以甘熱而此以甘溫彼佐以苦辛而此以苦酸辛彼以鹹平之而此則不用也凡丑未之歲則濕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彼濕司於地者當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與此大異也凡寅申之歲則火化於天反爲水之寒氣所勝當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與火司於地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者同而彼則有以鹹平之也凡卯酉之歲則燥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辛寒佐以苦甘與燥司於地治以平寒佐以苦甘與燥司於地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和爲利也凡辰戌之歲則寒化於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與寒司於地治以鹹冷佐以甘辛者小異而彼則有以酸平之以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脅氣并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齊下反動氣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

迺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脅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痹項強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迺見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附腫飲發於中腑腫於上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迺屈少腹痛下沃赤白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脅痛溏泄內爲噫塞外爲癰疝大凉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顑顖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瀉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瀉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瀉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瀉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瀉之陽明之勝治以酸

溫佐以辛甘以苦瀉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瀉之

王氷曰先舉其用爲勝心下齊上胃之分胃脘之上及大喉之下風寒氣生也氣井謂偏著一邊喉咽謂食飲入而復出此厥陰之勝也濕勝於上則火氣內鬱勝於中則寒迫下焦水溢河渠則鱗蟲離水也雕謂臀肉也不便謂腰重內强直屈伸不利也獨勝謂不兼鬱火也腑腫於上謂首面也足脛腫是火鬱所生此太陰之勝也熱暴甚故草萎水涸陰氣消爍介蟲金化也火氣大勝故介蟲屈伏此少陽之勝也大凉肅殺金氣勝木故草木華英爲殺氣損削改易形容而焦其上首也毛蟲木化氣不宜金故金政大行而毛蟲死耗也肝木之氣下主於陰故大凉行而癲疝發也胃中不便謂呼吸回轉或痛或緩急而不利便也氣太盛故嗌塞而欬嗌謂喉之下接連胸中肺兩葉之間此陽明之勝也寒氣凌逼陽不勝之故非寒時而水先氷結也水氣大勝陽火不行故諸羽蟲生

化而後也絡絡脈也太陽之氣標在於巔故熱反上行於頭也以其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頗項及腦戶中痛目如欲脫也濡謂水利此太陽之勝也夫六勝之至皆先歸於不勝己者故不勝者當先瀉之以通其道次瀉所勝之氣令其退釋也治諸勝而不瀉遣之則勝氣浸盛而內生諸病也林億曰詳此爲治皆先瀉其不勝而後瀉其來勝獨太陽之勝治以甘熱爲異疑甘字乃苦字之誤也若云治以苦熱則六勝之制皆一貫也太陰之勝注云水溢河渠則鱗蟲離水於經文無所解甬數至下脫鱗見於陸四字馬蒔曰此言六氣相勝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則厥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耳鳴爲頭眩爲憒憒欲吐爲胃鬲間如有寒氣及大風數舉則倮蟲不滋以木勝土也又爲胠脅脅氣幷化而爲熱爲小便黃赤爲胃脘當心而痛爲上支兩脅亦痛爲腸鳴爲飧泄爲少腹痛爲注下赤白甚則爲嘔吐爲喜咽不通也凡子午之歲

則少陰司天而所勝之民病爲心下熱爲善饑爲齊下反動爲氣遊於前三焦及炎暑已至則木迺流津火迫汗出也草乃衰萎民病爲嘔逆爲躁煩爲腹滿爲痛爲溏泄及傳爲赤沃也凡丑未之歲則太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火氣內鬱其瘡瘍自中而流散於外爲病在胠脅甚則爲心痛爲熱格爲頭痛爲喉痹爲項强惟土邪獨勝則濕氣內鬱爲寒迫下焦爲痛留於頂而互引於眉間爲胃滿及雨數至之後則燥化迺見民病又爲少腹滿爲腰脽重而强爲內不便爲善注泄爲足下溫爲頭重爲足脛腑腫爲飲發於中爲胕腫連及於上也凡寅申之歲則少陽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熱客於胃爲煩心爲心痛爲目赤爲欲嘔嘔酸爲善饑爲耳痛爲溺赤爲善驚爲譫妄爲暴熱消爍及草萎水涸介蟲迺屈火勝金也民病又爲少腹痛爲下沃赤白耳凡卯酉之歲則陽明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清冷發於中爲左胠脅痛爲溏泄內則爲噎塞外則發癲疝及大凉肅殺華英改

容則毛蟲迺殃金勝木也民病又爲胷中不便爲
嗌塞而欬耳凡辰戌之歲則太陽司天而其所勝
之天時氣候凝慄且至水冰不以其時羽物迺後
時而化水勝火也民病爲痔爲瘧爲發寒厥而入
之於胃則內生心痛爲脹爲滿爲痛爲陰中迺瘍而隱曲不利爲
互引陰股爲筋肉拘苛爲血脈凝澁爲絡脈色變
爲血泄爲皮膚否腫爲腹滿食減爲熱反上行頭
項頗頂腦戶中痛爲目如脫爲寒入下焦傳爲濡
瀉也然所以治之者亦惟以六勝之至皆先以不

勝者瀉之而後瀉其來勝故厥陰之勝治以甘清
佐以苦辛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太陰之
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
甘鹹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太陽之勝治
以甘熱佐以辛酸凡此皆以己所不勝者瀉之如
厥陰治以甘清則金能勝木之類庶勝氣不盛故
耳又厥陰以酸瀉之少陰以甘瀉之太陰以苦瀉
之少陽以甘瀉之陽明以苦瀉之太陽以鹹瀉之
凡此皆所以後瀉其往勝之本氣也

張志聰曰此論三陰三陽主歲之氣淫勝而爲病宜以所勝之氣味平之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木淫於上也大風數舉淫於下而上也憒憒欲吐胃鬲如寒胃土病也倮蟲不滋木制之也肢節氣井肝氣聚也化而爲熱小便黃赤木淫而生火也風木氣勝則脾胃受傷故風氣淫於上則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甚則嘔吐鬲咽不通淫於下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所謂風之傷人也善行而數變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外淫之火交於內也

齊下反動少陰之標陰發於下也氣遊三焦謂本標之氣遊於上下而交於中也炎暑至者與少陽氣交之時木乃津者得少陰陰水之資養也草乃萎者受君相二火之暑熱也嘔逆陰氣上逆也煩躁陰陽寒熱之徵也腹滿溏泄陰寒在下也傳爲赤沃君火下淫也太陰之勝陰濕之氣淫於外則火氣內鬱而瘡瘍於中濕熱之氣流散於外則及於風木而病在肢節甚則心痛者木甚而傳於火也熱格頭痛喉痹項強者風火之氣與濕氣相雜

從頸項而上於巔頂也此太陰之氣火土相合而
淫於歲半以前獨勝者陰濕之氣復勝於歲半以
後也濕氣在中故內鬱而迫於下焦痛留頂而互
引眉間者風火之氣留於巔頂傳於陽明之經而
下及於胃滿也甫數至燥化乃見者至四氣五氣
之交而後見也少腹滿腰脽重者濕氣下淫而及
於腎也足下溫頭重者風火之氣復流於下也足
脛附腫者土淫而水泛也飲發於中附腫於上者
水邪之從下而中中而上此論土勝於四時從中
而外外而上上而中中而下同四時之氣外內出
入環轉也其少陽之發少陽之氣合於三焦故熱
客於胃蓋三焦之原皆出於胃間也三焦與心主
包絡相合故煩心心痛三焦之脈上入耳中絡目
銳眥故淫上則爲耳痺痛目赤淫於中則爲嘔饑淫
於下則爲溺赤少腹痛下沃赤白也善驚譫妄暴
熱者陽明胃經熱也三焦之氣蒸津液化營血消
爍者熱盛而血液傷也草萎者暑熱在上也水涸
者火氣在下也介蟲乃屈者暑熱在於氣交之中

人與天地參也金氣寒肅故清發於中金勝則木氣受虧故爲脅痛癇痙清氣在下則爲溏泄在上則爲嗌塞大凉肅殺淫勝極也是以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者陽明燥金上及於肺同氣相感也太陽之勝則寒水氣勝故凝凓且至非時水冰者勝氣在於歲半以前是以羽蟲後化也靈樞經曰足太陽是主筋所生病者爲痔瘧者太陽寒熱之邪也厥逆而入於胃者水侮土也胃絡上通於心故心痛也陰中乃瘍是以隱曲不

利而互引陰股足太陽主筋故筋肉拘苛也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邪入於經也皮膚否腫者太陽之氣主表也腹滿食減者水氣乘脾也熱反上行者太陽之氣隨經上行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故目如脫也寒入下焦者太陽標陽而本寒是以陽熱上行而陰寒下行也治諸勝氣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强者瀉之各安其氣則病氣衰去也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傷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痹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焫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迺洒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外爲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痏胗瘡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太陰之復濕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於陸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竅瀉無度太谿絕死不治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驚瘛欬衄心熱煩躁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迺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腑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

死不治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病生肢脅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肩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迺死心胃生寒胸肩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瀉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瀉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鹹奧之以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瀉之燥之泄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奧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

王冰曰復謂報其勝凡先不勝後必有復也裏腹脅之內木偃沙飛風之大風爲木勝故土不榮氣

厥謂氣衝胃脘而凌及心也胃受逆氣而上攻心痛痛甚則汗發泄掉謂肉動也清厥手足冷也食痺謂食已心下痛陰陰然不可名不可忍也吐出乃止此爲胃氣逆而不下流也食飲不入入而復出肝乘脾胃故令如此衝陽胃之脈氣此厥陰之復也火熱之氣自小腸從齊下之左入大腸上行至左脅甚則上行於右而入肺故動於左上行於右皮膚痛也分注謂大小俱下也骨痿言骨弱而無力也隔腸謂腸如隔絕而不便瀉也寒熱甚則

然陽明先勝故赤氣後化流水不冰少陰之本司於地也在人之應則冬脈不凝若高山窮谷至高之處水亦當冰平下川流則如經矣火氣內蒸金氣外拒陽熱內鬱故爲痈胕胗瘡瘍熱少則外止生痈胕胗熱多則內結癰痤小腸有熱則中外爲痔其復熱之變皆病於身後及外側也瘡瘍痈胕胗生於上癰疽痤痔生於下反其處者皆爲逆天府肺之脈氣此少陰之復也濕氣內逆寒氣不行太陽上流故爲是病頭頂痛重則腦中掉瘛尤甚腸胃寒

濕熱無所行重灼胃府故胃中不便食飲不化嘔而密默欲靜定也喉中惡冷故唾冷水寒氣易位上入肺喉則息道不利故欬喘而喉中有聲水居平澤則魚遊於市頭頂頗痛久之亦兼痛於眉間也太谿腎之脈氣此太陰之復也火氣專暴枯燥草木燔焰自生故燔爇也火內熾故驚瘛欬衄心熱煩躁數慴風也火炎於上則庶物失色故如塵埃浮於面而目瞤動也火爍於內則口舌糜爛嘔逆及爲血溢血泄風火相薄則爲溫瘧氣蒸熱化則爲水病傳爲皮肉俱腫按之陷下泥而不起也皆火氣所生也尺澤肺之脈氣此少陽之復也殺氣大舉木不勝之故蒼葉未黃而乾也疵厲疾疫皆清甚於內熱鬱於外故也太衝肝之脈氣此陽明之復也雨冰雹也寒而遇雹死亦其宜寒化於地其上復土故地體分裂水積冰堅久而不釋是陽光之氣不治寒凝之物也太陽之復與土相持上濕下寒火無所往心氣內鬱熱由是生火熱內燔故生斯病神門眞心之脈氣此太陽之復也治

謂復氣倍勝厥陰之復不大緩之夏猶不已復重於勝故治以辛寒少陰之復不大發汗以寒攻之持至仲秋熱內伏結而爲心熱少氣力而不能起熱伏不散歸於骨矣太陰之復不燥泄之久而爲身腫腹滿關節不利腨及伏兎怫滿內作膝腰脛內側胕腫病少陽之復不發汗以奪盛陽則熱內淫於四支而爲解㑊久久不已則骨熱髓涸齒乾爲骨熱病也發汗奪陽故無畱熱故發汗者雖熱生病夏月及差亦用熱藥以發之當春秋時縱火

熱勝亦不得以熱藥發汗汗不發而藥熱內甚助病爲瘧逆伐神靈故曰無犯溫凉少陰氣熱爲療則同故云與少陰同法數奪其汗則津竭涸故以酸收以鹹潤也泄謂滲泄汗及小便湯浴皆是治陽明之復秋分前後則亦發之春有勝則依勝法或不已亦湯漬和其中外也怒復之後其氣皆虛故補之以安全其氣餘復治同太陽之復治不以堅則寒氣內變止而復發發而復止緜歷年歲生

大寒疾

馬蒔曰此言六氣相復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有所勝必有所復厥陰之復民病爲少腹堅痛爲裏急暴痛時則偃木飛沙倮蟲不榮以風氣盛而木侮土也民病又爲厥心痛爲汗爲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爲筋骨掉眩爲清厥甚則邪氣入脾食痺而吐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在足跗上五寸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陰之復火盛而燠熱內作爲煩躁爲鼽嚏爲少腹絞痛乃火盛極而成燔焫爲嗌燥爲大小分注而時止爲火熱之氣自小腹從齊下之左入大腹上行至左脅上行於右而入肺以成欬及皮膚痛也爲暴瘖爲心痛爲鬱冒不知人遂迺洒淅惡寒振慄爲譫妄爲寒已而熱爲渴而欲飲爲少氣爲骨痿爲隔腸不便爲外成浮腫爲噦爲噫及赤氣後化流水不冰而熱氣大行則介蟲不復火乘金也民病爲痈疡疹爲癰疽爲痤爲痔甚則入肺爲欬爲鼻淵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脈死絕則死不治矣太陰之復濕變迺舉民病爲體重

爲中滿爲食飲不化爲陰氣上厥爲胃中不便爲
飲發於中爲欬喘有聲及大雨時行則鱗見於陸
爲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爲嘔而密默靜不敢言
爲唾吐清液甚則邪氣入於腎竅其瀉無度也太
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
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火乘金
也民病爲驚瘛爲劇爲心熱爲煩躁爲便數
爲憎風爲厥氣上行爲面如浮埃爲目瞤瘛爲火
氣內發則上爲口糜爲嘔逆爲血溢爲血泄爲發

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爲嗌絡焦槁渴引水
漿爲色變黃赤爲少氣爲脈瘈爲氣蒸熱化則爲
水病傳爲附腫甚則邪氣入肺爲欬而血泄也尺
澤者手太陽肺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
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金勝木
也其民之爲病生胠脅氣歸於左爲善太息甚則
爲心痛爲否滿腹脹而泄爲嘔苦爲欬爲噦爲煩
心爲病在鬲中爲頭痛甚則入肝爲驚駭爲筋攣
也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

治矣太陽之復則寒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迺死水勝火也民病爲心胃生寒爲胃中不利爲心痛爲否滿爲頭痛爲善悲爲不時眩仆爲食減爲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及地裂冰堅則陽光不治民病爲少腹控其睾丸引腰脊以上衝心爲唾出清水及爲噦噫噫甚則入心爲善忘爲善悲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然所以治之者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內用酸者所以緩之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內用鹹冷者所以瀉之燥之泄之也少陽之復治以酸收之內用辛苦者所以瀉之也太陰之復治以苦寒佐以甘辛內用苦者所以奪之也用鹹者所以發之也用苦者所以發其汗也然其發表者必其體熱若已溫凉則無所犯蓋溫凉不必汗也且數奪其汗則津液竭涸故以酸收鹹奪也彼少陰爲君火而此少陽爲相火其治法大略同耳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內用苦者所以下

之也又用酸者所以補之也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又用苦者所以堅之也

張志聰曰復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受所勝之氣勝制鬱極而復發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厥陰之氣鬱而欲發也偃木飛沙鬱怒之氣大復也倮蟲不榮風氣發而土氣衰也厥心痛者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此厥陰之氣干於心也汗發者風熱之陽加於陰也嘔吐飲食不入木淫而土敗也筋骨掉眩風氣盛也清厥者風淫於上陰氣下逆也衝陽胃之動脈此風氣盛而土氣絕也按六氣之勝復與五運不同五運不及之歲有勝氣而子氣爲母復讎六氣之勝復無分太過不及有勝則有復無勝則無復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而所復之氣卽是所鬱之本氣復發非子復母讎也故曰厥陰之復少陰之復與氣交變章之論復不同也六微旨論曰寒暑燥濕風火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蓋謂六氣主歲無論司天在泉如上下和平無有勝復此氣之德

化也用者勝之始變者復之機此勝復而爲民病也少陰之復則燠熱內作煩躁火煩而陰躁也鼽嚏燠熱上乘於肺也少腹絞痛少陰之氣發於下也火見燔焫君火之氣發於上也陰寒在腹則注泄得火熱之氣則注止少陰標本竝發是以注泄分而時注時止也氣動於左者君火之氣發於左腎之水中上行於右者肺腎上下相交腎爲本而肺爲末也火淫肺金則欬而皮痛金主聲故暴瘖也心痛者火氣自傷也鬱冒不

知人者寒熱之氣亂於上也洒淅振慄者陰陽相搏也寒已而熱者少陰之陰寒從火化而爲熱也是以渴而欲飲少氣骨痿火盛則少氣熱盛則骨痿也隔腸小腸也嘔者小腸之氣不通逆氣上走心而爲噫也赤氣後化者復在五氣終氣是以流水不冰痈疹瘡瘍乃熱傷氣血火熱爛金故天府絕也太陰之復氣極則變發陰濕之氣盛是以體重中滿飲食不化也胃中宗氣之所居陰氣上逆故胃中不便欬喘有聲者飲乘於肺也太陰所

至爲濕生終爲注雨鱗見於陸者土崩潰也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者所謂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也嘔者濕乘陽明也密默者欲閉戶牖獨居此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蓋陽明者表陽也太陰者三陰也陰變而乘於陽則陽欲盡而陰盛是以嘔吐清液也甚則入腎下乘冬令之寒水也腎開竅於二陰故曰竅瀉夫太陰居中土而旺於四季是以勝氣勝於四時復氣在於歲半

以後故止乘肺胃之秋金冬令之腎水也少陽之火復發於秋冬之時是以枯燥燔熱介蟲乃耗謂木枯草焦而甲蟲耗散也驚瘛欬衄熱乘心肺也便數憎風表裏皆熱也面如浮埃面微有塵也手足少陽之脈皆上系於目故目乃瞤瘛火氣內發者陰火發於內也上爲口糜發於上焦也發於中焦則嘔逆發於下焦則血溢血泄也發而爲瘧者少陽主樞是以寒熱陰陽外內出入寒極反熱從火化也嗌絡焦槁肺金傷也渴飲水漿陽明胃金

燥也太陰濕土主四之氣色變黃赤者火土相合也少氣脈痿者氣血皆傷也化而爲水傳爲附腫者從四氣五氣而直至於終之氣也陽明之復發於本位主令之時是以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脅氣歸於左者金乘木也心痛否滿腹脹而泄乘火土也膽病者善太息嘔苦木受金刑腑亦病也欬噦肺氣逆也欬噦煩心者病在胷中陽明之氣上逆也頭痛厥陰病也夫病生胠脅頭痛病在肝之經氣如入肝則干臟矣干臟者半死半生蓋邪雖薄臟而臟眞不傷者生如太衝脈絕眞元傷矣夫厥陰少陰少陽太陰之復發於五氣六氣之時陽明太陽之發報復歲半以前之是以木火土之皆病也太陽之復厥氣上行者鬱逆之氣上行而欲復歲半以前之氣也水凝水寒在下也雨冰寒氣在上也上下皆寒故羽蟲死蓋寒淫而火滅也心胃生寒胷鬲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者厥氣上行從下而中中而上也食減水乘土也腰脽反痛屈伸不利水淫而反自

傷也陽光不治木火之氣衰也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者厥陰病也嘔出清水及爲噦噫從胃而上及於心也蓋亦報復歲半以前之木火土也上章曰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如少陽少陰之火鬱而不解是宜不遠熱而發散之然無犯其溫涼蓋四之氣宜涼五之氣宜溫至終之氣而後可用熱時氣之不可不從也陽明之復以苦泄之以苦下之者謂滲泄其小便下其大便也

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强者瀉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帝曰善

王冰曰太陽氣寒少陰少陽氣熱厥陰氣溫陽明氣清太陰氣濕有勝復則各倍其氣以調之故可使平也宗屬也調不失理則餘之氣自歸其所屬少之氣自安其所居勝復衰已則各補養而平定之必清必靜無妄撓之則六氣循環五神安泰若運氣之寒熱治之平之亦各歸司天地氣也

馬蒔曰此總結言治勝復之大體也凡治諸勝復太陽氣寒則寒者熱之少陰少陽氣熱則熱者寒之厥陰氣溫則溫者清之陽明氣清則清者溫之太陰氣濕則濕者燥之其正氣散者收之其邪氣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强者瀉之凡此皆所以各安其氣也又必清靜善養則病氣衰去而各歸其宗矣此乃治勝復之大體也

張志聰曰五味六氣之中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其收散緩急燥潤耎堅補瀉有逆有從各隨五行六氣之所宜安其勝復之氣使之必清必靜則病氣衰而各歸其所主之本位此治之大體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二

黃帝素問四十二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中

藝術典第六十二卷

醫部彙考四十二

黃帝素問四十二

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中

帝曰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

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 分去聲

王氷曰身之半正謂齊中也當伸臂指天舒足指地以繩量之中正當齊也故曰半所謂天樞也天樞正當齊兩旁同身寸之二寸其氣三者假如少陰司天則上有熱中有太陽兼之三也六氣皆然司天者其氣三司地者其氣三故身半以上三氣身半以下三氣也以名言其氣以氣言其處以氣處寒熱而言其病之形證也如足厥陰氣居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於少腹循胷足陽明氣在足之上胕之外股之前上行腹齊之旁循胷乳上而足太陽氣起於目上額絡頭下項背過腰橫過髀樞股後下行入膕貫腨出外踝之後足小指外側足太陰氣循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腹胷之前足少陰同之足少陽氣循脛外側上行腹脇之側循頰耳至目銳眥在首之側此足六氣之部主也手厥陰少陰太陰氣從心胷橫出循臂內側至中指小指大指之端手陽明少陽太陽氣並起手表循臂外側上肩及肿上頭此手六氣之部主也欲知病

診當隨氣所在以言之當陰之分冷病歸之當陽之分熱病歸之故勝復之作先言病生寒熱者必依此理也彼氣既勝此未能復抑鬱不暢而無所行進則困於讎嫌退則窮於怫塞故上勝至則下與俱病下勝至則上與俱病上勝下病地氣鬱也故從地鬱以名地病下勝上病天氣塞也故從天塞以名天病夫以天名者方順天氣爲制逆地氣而攻之以地名者方從天氣爲制則可假如陽明司天少陰在泉上勝而下俱病者是怫於下而生也天氣正勝天可逆之故順天之氣方同淸也少陰等司天上下勝同法六元正紀大論云上勝則未復而病生以天地異名爲式復氣以發則所生無問上勝下勝悉皆依復氣爲病寒熱之主也

馬蒔曰此言人氣之上下合於司天在泉之分而上下爲病者其治法復與勝同也帝疑六氣之在人身分爲上下伯言身半以上爲天其氣有三少陰君火應心與小腸陽明燥金應肺與大腸少陽

相火應三焦與心包絡乃天之分也而天之氣主之身半以下爲地其氣亦有三太陰濕土應脾與胃厥陰風木應肝與膽太陽寒水應腎與膀胱乃地之分也而地之氣主之以少陰陽明等名而命其氣以氣而命其心與小腸肺與大腸等處凡各經之病可以指而言之夫所謂半者卽天樞穴以爲界也故上部勝而齊之下有病者卽以地分名之此上部勝而齊之上有病者卽以天分名之此上勝則下復下勝則上復亦猶之天地也治法何如

所謂勝至之時特報氣屈伏而未發耳至於報復一至則不分在天在地之異名而其治勝之法一如治復之法故上文曰凡治諸勝復者寒者熱之冷者溫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一十二句乃治法之大要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身之上下以應天地之上下也夫歲半以上天氣主之乃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歲半以下地氣主之乃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在人身厥陰風木之氣與督脉會於

巔頂是木氣在於火氣之上矣君火之下包絡相
火主氣是木火之三氣在身半以上也脾土居
陽明胃金之上陽明居太陽膀胱之上是土金水
之三氣在身半以上也以木火土金水之名以命
其上之三氣下之三氣以上下之三氣而命其在
天在地之處以天地之處而言其三陰三陽之病
則勝復之氣可知矣半者所謂天樞之分在齊旁
二寸乃陽明之穴名蓋以此而分形身之上下也
夫所謂樞者上下交互而旋轉也故在天地乃上

下氣交之中名天樞在人身以身半之中名天樞
也如身半以上之木火氣勝而身半以下之土金
水三氣俱病者以地名之謂病之在地也如身半
以下之土金水勝而身半以上之木火氣病者以
天名之謂病之在天也蓋以人身之上下以應天
地之上下故以天地名之如勝至則報復之氣屈
伏于本位而未發也復至則如復氣而爲法不必
以天地而名之如厥陰少陰少陽之復其氣發於
四氣五氣之時陽明太陽之復其氣歸於初氣二

氣之木火故不必以木火居歲半以上而以天名之金水主歲半以下而以地名之皆如復氣之所在而爲成法也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王冰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謂雖位有常而發動有無不必定之也

馬蒔曰此言勝復之時有常位而其氣之有無不可必也蓋自初氣以至三氣司天之氣主之太過則勝其所勝不及則不勝來勝此勝之常也自四氣以至終氣在泉之氣主之則子爲母復之復之常也此其時之有常位也但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此又氣不可必者如此

張志聰曰帝問勝復之氣隨四時之有常位乎其氣之動隨四時之可必乎伯言木火土金水四時有定位而勝復之氣不隨所主之本位而發故氣

不可必也蓋謂六氣各主一歲主歲之氣勝則春將至而卽發是太陰陽明太陽之氣皆發於春夏矣如六氣之復乃鬱極而後發故發於歲半之後是厥陰少陰少陽之復皆發於秋冬矣故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是以勝復之氣不隨四時之常位而不可必也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

王冰曰勝微則復微故復已而又勝勝甚則復甚故復已則少有再勝者也假有勝者亦隨微甚而復之爾然勝復之道雖無常數至其衰謝則勝復皆自止也有勝無復是復氣已衰衰不能復是天眞之氣已傷敗甚而生意盡

馬蒔曰此言勝之不可以無復復之不可以無勝皆自其氣衰而止也帝承上文而言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但復之旣已而彼之勝氣又當何如也伯言始而勝至則復其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

無常數也至於其勝氣之衰乃止耳然復已而勝者則勝氣又必復之若不復之則天時循環之氣雖有必然而人身臟腑之氣不能相繼此其傷生必矣

張志聰曰此申明有勝則復展轉不已必待其勝氣衰而後乃止耳復已而勝者如火氣復而乘其金已則金氣又復勝之金氣復而侮其火已則火氣又復勝之所謂勝至則復無常數也如勝氣衰而後乃止耳故復氣已而受復之氣又復勝之如火氣復而勝其金則金氣又當復勝如不復勝此金爲火氣所害而金之生氣傷矣故必待其勝衰而後平如有勝則有復也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爲期此其道也

王氷曰少陽火也陽明燥也少陰熱也少陰少陽

在泉爲火居水位陽明司天爲金居火位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餘氣勝復則無主勝之病氣也故又曰所謂火燥熱也隨謂隨之安謂順勝氣以和之也制謂制止平謂平調奪謂奪其盛氣也治此者不以數之多少但以氣平和爲準度爾

馬蒔曰此言復之所以反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問勝者復之則必能勝之矣然復之而反有所病者何也伯言復氣之所居者已非其位則彼此之氣不相得而又大復其勝則主氣反來勝之所以復氣之反病也卽如少陰少陽在泉則火居水位陽明司天則金居火位故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此正居非其位氣不相得而大復其勝則主反勝之之謂惟火燥熱之三氣乃爾也故治之者方其氣之勝也勝微則隨其氣而調之勝甚則卽所畏以制之及其氣之復也復氣之和者則平調之復氣之暴者則卽其盛而奪之皆隨

勝復之勝氣以使之屈伏不必問其數之多寡而惟至於病氣之平焉斯已矣

張志聰曰復而反病者復氣之反病也如火氣復而乘於金位金氣復而乘於火位皆居非其位不相得也是以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如火氣大復而乘於陽明則五位之主氣勝之如金氣大復而乘於少陰則二位之主氣勝之故復氣之反病也所謂火熱燥也餘氣皆然此卽勝至則復勝衰則止之意蓋言勝復之氣宜於漸衰而不宜於復大也微者隨之順其氣以調之也甚者制之制以所畏也和者平之平調其微邪暴者奪之瀉其強盛也但隨勝氣以治則屈伏之氣自安矣然不必問其勝復之屈轉惟以氣平爲期此其治勝復之道也

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帝曰其逆從何如岐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胷脅痛舌難以言少陰司天

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脊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腑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脅痛支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腑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胃腹滿食已而瞀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及爲丹熛瘡瘍嘔逆喉痹頭痛嗌腫耳聾血溢內爲癰瘤主勝則胃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陽明司天淸復內餘則欬衄喉嗌塞心鬲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太陽司天客勝則胃中不利出淸涕感寒則欬主勝則喉嗌中鳴厥陰司天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爲痙強拘攣外爲不便主勝則筋骨緜併腰腹時痛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胻足病瞀熱以酸腑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痹皆作發於胠脅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瀉及爲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客勝則淸氣動下少

腹堅滿而數便瀉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爲
鶩溏則寒厥於腸上衝胷中甚則喘不能久立太陽
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
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
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
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於
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
位之主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其
補以甘金位之主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
瀉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瀉之以
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瀉之以苦堅之少
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瀉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
鹹補之以甘瀉之以鹹奧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
辛瀉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瀉之以
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王冰曰客謂天之六氣主謂五行之位氣有宜否
故各有勝復之者勝而無復謂客自有多少以其

勝與常勝殊客承天命部統其方主爲之下固宜祗奉天命若不順而勝則天命不行故爲逆客勝於主承天之道故爲順也陽明司天淸氣內復謂復舊居也白血謂欬出淺紅色血似肉似肺者大關節腰膝也隱曲之疾謂隱蔽委曲之處病也鶩溏言如鴨之後也高者抑之制其勝也下者舉之濟其弱也有餘折之屈其銳也不足補之全其氣也雖制勝扶弱而客主須安一氣失所則矛楯更作榛棘互興各伺其便不相得志內淫外併而危敗之由作矣同謂寒熱溫淸氣相比和者異謂水火金木土不比和者氣相得則逆所勝之氣以治之不相得則順所不勝氣以治之治火勝負欲益及欲瀉者皆以其味勝與不勝皆折其氣也何者以其性躁動也治熱亦然至於君相二火之氣其治雖殊其氣用則一矣客之部主各六十一日居主而補客應隨當緩當急以治之

馬蒔曰此言客主之氣有勝無復其民病則異其

治法則統其正味則各有所主也蓋司天在泉有勝則有復至於客主之氣則有勝而無復但客承天命而主爲之下如主不能奉天之命而反勝客氣則爲逆祇奉天命而客氣勝主則爲從此乃天之道也試言已亥之歲厥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耳鳴爲掉眩甚則爲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胃脘痛爲舌難以言者乃病之大略也子午之歲少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厥陰風木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鼽爲嚏爲頸項强爲肩背脊熱爲頭痛爲少氣爲發熱爲耳聾爲目瞑甚則爲腫爲血溢爲瘡瘍爲欬爲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心熱爲煩躁甚則爲胃痛爲支滿也丑未之歲太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厥陰風

木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少陰君火
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太陰濕土客
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首面腑腫爲呼吸
氣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胃腹滿食已而瞀也
寅申之歲少陽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少
陰君火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太陰
濕土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少陽相
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丹胗外發及
爲丹熛爲瘡瘍爲嘔逆爲喉痺爲頭痛爲嗌腫爲
耳聾爲血溢內爲癡癃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胃
滿爲欬而仰息甚而爲有血爲手熱也卯酉之歲
陽明司天金居火位無客勝之理而陽明爲不及
之歲火來勝之至在泉之時金之子爲母復讎則
水復卽金復也故謂之曰淸復其淸復內餘肺尚
受傷民病爲欬爲衄爲嗌塞爲心鬲中熱爲欬不
止而白血出者當死蓋血出似唾其色雖白實謂
之血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夫營氣者陰
氣也陰氣旣衰不能化血而僅有白血此世人之

所不知者也但病至於此深可慨也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胷中不利爲出清涕感寒則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喉嗌中鳴也寅申之歲厥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大關節不利內則爲痙強拘瘛外爲大小不便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筋骨緜併腰腹時痛卯酉之歲少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終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腰痛及尻股膝髀腨胻足病瞀熱以酸且腫不能久立爲溲便變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厥氣上行爲心痛爲發熱爲呕中爲衆痹皆作發

於肢節爲魄汗不藏爲四支厥逆而起也辰戌之歲太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足痿爲下重爲便溲不時爲濕客下焦發爲泄瀉及爲腫於隱曲之處也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寒氣逆滿爲飲食不下甚則爲疝也巳亥之歲少陽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太陽寒水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爲大便下白而溺亦下白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熱反上行而客於心爲心痛爲發熱爲格中而嘔蓋此乃爲相火而少陰則爲君火故與少陰之在泉者同候也子午之歲陽明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

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瀉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腰重爲腹滿爲少腹生寒爲下爲鶩溏爲寒氣厥逆於腸上衝胃中甚則爲喘不能久立也丑未之歲太陽在泉然太陽以水居水位不必言客主之勝其寒氣復勝之餘則爲腰尻痛屈伸不利爲股脛足膝中痛也然所以治之者大約病在高者則抑而下之病在下者則舉而升之如李東垣云高者抑之非高者固當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而使之高若本下何舉之高何抑之有下者舉之非下者固當舉之也以其有是也病爲邪氣有餘則瀉之病爲正氣不足則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使主客各安而寒溫相適寒熱溫凊與民病之氣相同者則逆而正治之不相得而異者則異者從治之此其治主客之大體也帝言此義固已知之然主客之位其正味各有所主伯言木位之主氣春分前六十一日爲初之氣其瀉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氣則君火

之位春分後六十一日爲二之氣相火之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爲三之氣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氣秋分前六十一日爲四之氣其瀉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氣秋分後六十一日爲五之氣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氣冬至前後各三十日爲終之氣其瀉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氣以辛補之以酸瀉之以甘緩之蓋其辛補酸瀉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甘緩之也少陰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瀉之以鹹收之蓋其甘瀉鹹補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收之也太陰之客氣以甘補之以苦瀉之以甘緩之蓋其補甘瀉苦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苦泄之也少陽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瀉之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奠之也陽明之客氣以酸補之以辛瀉之以苦泄之蓋其酸補辛瀉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苦泄之也太陽之客氣以苦補之以鹹瀉之蓋其苦補鹹瀉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苦堅之以辛潤之也此皆所以開發腠理致其津液以通各經之氣耳

張志聰曰此論四時主氣客氣之勝復也按前篇論初之氣二之氣者乃加臨之客氣而爲民病也後論厥陰所至爲和平太陰所至爲埃溽論主氣之有德化變病也此章復論主氣客氣有彼此相勝之順逆也客氣者乃司天在泉及左右之間氣在天之六氣也天包乎地之外從泉下而六氣環轉天之道也主氣者五方四時之定位地之道也坤順承天故主勝爲逆客勝爲從順天之道也厥陰司天風木之客氣勝於上故耳鳴掉眩厥陰經脉貫鬲上注肺甚則欬者上淫之氣內入於經也主勝則胃脘痛肝脉布胸胃脘也厥陰少陽主筋二經之筋病則舌卷故難以言蓋客氣之從上而下主氣之從內而上也蓋主歲之三氣乃厥陰風木君相二火胃脘痛者厥陰之初氣甚舌難以言者二火之氣勝也少陰司天之初氣乃太陽寒水二之氣乃厥陰風木三之氣乃少陰君火鼽嚏耳聾目瞑厥陰之氣勝也頭項强肩背脊熱頭痛甚則肿腫太陽寒水之氣勝也少氣發熱血溢瘡瘍欬

喘君火之氣勝也初之主氣乃厥陰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主勝則心熱煩躁者君相二火之氣勝也甚則脅痛支滿者厥陰之初氣勝也蓋君火司歲故先火勝而甚則及於厥陰也夫司天之氣客氣有三主氣有三在泉之氣客氣有三主氣有三主客之勝而爲民病有以三氣分而論之者有合而論之者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腫濕淫於上也呼吸氣喘淫及於內也主勝則胃腹滿者初氣之木勝傷土也經云肺是動病甚則交兩手而瞀乃二氣三氣之火上炎而爲肺病也腫也非足跗也少陽司天初氣三氣乃君相二火二之氣乃太陰濕土丹胗即班疹因火熱而發於外者也丹熛即赤遊發於外而欲遊於內者也嘔逆瘛瘲濕土之氣合於內也瘡瘍噎腫諸證亦皆感濕熱而生蓋亦自上而下從外而內也肺乃心之蓋主勝則胃滿欬仰息者主氣之二火欲上炎而外出也仰息者肺病而不得偃息也甚而有血手熱者

火發於外也君相二經之脉皆循於手故爲手熱陽明司天淸復內餘者淸肅之客氣入於內而復有餘於內也欬衄嘔噫塞心鬲中熱皆肺病也肺屬金而主天是以陽明司天之氣餘於內而病在肺也白血出者血出於肺也陽明司天天之氣也臟屬陰而血爲陰血出於肺則陽甚而陰絕矣此蓋言天爲陽地爲陰陰人居天地氣交之中腑爲陽臟爲陰氣爲陽血爲陰外爲陽內爲陰是以陽明之不言主客者謂陽明金氣司天則乾剛在上勝於內則與肺金相合故不言主客者論天之道也太陽司天其氣在表肺主皮毛故受司天之客氣卽爲胷中不利出淸涕而欬曰感寒則欬者謂太陽與寒水之有別也按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脉在肺皆積水也蓋水在地之下故曰至陰大地之下皆水故爲盛水也與肺金之上下交通而皆積水者水上連乎天而天包乎下也是以主勝則喉嗌中鳴乃在下寒水之氣而上出於肺

也大關節者手足之十二節也厥陰在泉始之客氣乃陽明燥金厥陰主筋筋燥是以關節不利次之客氣乃太陽寒水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者柔則養筋寒氣淫於內則太陽受之故內爲痙強拘瘛卽痓證也終之客氣乃在泉之風木故外爲不便不便者亦筋骨之不利也骨緜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緜者搖故也在泉之主氣乃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筋骨緜併腰腹時痛者三氣之爲病也少陰在泉四之客氣乃太陽寒水故爲腰尻股腓足病皆太陽之經證同氣相感也次之氣乃厥陰風木脅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乃脾土之證蓋木淫而土病也終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太陽寒水溲便變者水火相交火淫於下也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者乃寒水之主氣上乘於在泉之君火也五之主氣乃陽明燥金客氣乃厥陰風木衆痹者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高中衆痹皆作發於胠脅乃陽明之氣乘於厥陰之經也四之主氣乃太陰

濕土客氣乃太陽寒水魄汗表汗也汗乃陰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四逆而起者土氣上逆也以土勝水是以津液不藏而汗出於表也夫以衆痹似屬陽明十二經中惟手足陽明之脉左之右右之左而交於承漿故曰以右應左以左應右太陰在泉足痿下重便溲不時者在泉之濕氣客於太陰之經而下及於內也濕客下焦發而濡瀉及爲腫者因客淫於下而太陰之主氣自病也隱曲者乃男女之前陰處故曰隱曲謂隱藏委曲之處也終之主氣乃太陽寒水客氣乃司天之濕土是以主勝則寒氣逆滿蓋水淫而上乘於土故逆滿也四之主氣乃太陰濕土客氣乃厥陰風木食飲不下甚則爲疝者濕氣上逆而病及於厥陰之經也五之主氣乃陽明燥金客勝乃少陰君火火能制金故不上勝也少陽在泉始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太陰濕土次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少陽相火主氣乃太陽寒水腰腹痛而反惡寒者客勝而太陽之主氣病也太

陽之氣傷故惡寒也甚則溺白下白者病及於陽明太陰之主氣也蓋金主氣氣化則溺出溺白者氣不化而溺不清也下白者土氣傷而大便色白也因客勝而主氣反病故曰反主勝則熱上客心心痛發熱者君相二火之客氣反上行而自病也格中而嘔者太陰之客氣自病也因主勝而客反自病故曰反曰客曰少陰同候謂火性炎上故二火皆有反逆之自病也陽明在泉清氣動下者清肅之天氣而動於下也少腹堅滿而數便瀉者太陽寒水之病也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者太陽寒水之氣發於下也下爲鶩溏者水下泄也寒厥於腸上衝胃中甚則喘者寒氣逆乘陽明之大腸而上及於胃中之肺臟也靈樞經曰氣上衝胃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大腸與肺胃相合而竝主金氣此與陽明司天之大義相合太陽在泉寒復內餘者太陽寒水之客氣入於內而復內有餘也腰尻股脛足痛者太陽之經證也屈伸不利者太陽之主筋也夫太陽者水中之陽天之氣也寒水

者天一所生之水也水上逼乎天天行於地下故曰司天曰在泉六氣隨天氣而遷地環轉故在陽明司天而曰清復內餘在太陽在泉而曰寒復內餘謂司天在泉之氣上下相通人居於天地氣交之中而上下之氣復有餘於人之內也故俱不言主氣客氣蓋司天在泉一氣貫通皆論天之道也高者抑之謂主氣之逆於上也下者舉之謂客氣之乘於下也有餘者勝氣也不足者所不勝之氣而爲病也佐以所利者利其所欲也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是以厥陰之勝佐以苦辛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是以少陰之勝佐以苦鹹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是以太陰之勝佐以辛甘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是以燥淫所勝佐以辛酸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是以寒淫所勝佐以甘苦和以所宜者和其五味之所宜也如厥陰色青宜食甘少陰少陽色赤宜食酸太陰色黃宜食鹹陽明色白宜食苦太陽色黑宜食辛安其主客者使各守其本位也適其寒溫者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治溫以凉

治凉以溫也同者逆之謂氣之相得者宜逆治之如主客之同司火熱則當治以鹹寒如同司寒水則當治以辛熱溫凉亦然此逆治之法也異者從之謂不相得者當從治之如寒水司天加臨於二火主氣之上客勝當從二火之熱以治寒主勝當從司天之寒以治熱餘氣皆然此平治異者之法也木位之主厥陰所主之位也此乃四時不易之定位故曰位如未至所主之時而陽春之氣先至此氣之盛也宜瀉之以酸如至而未至此氣之衰也宜補之以辛蓋木性升酸則及其性而收之故爲瀉辛則助其發生之氣故爲補火位之主謂二之氣乃君火所主之位三之氣乃相火所主之位如未至三月而暄熱之氣先至未至五月而炎暑之氣先至此來氣有餘宜瀉之以甘蓋從子而泄其母氣也如至而不至此氣之不及也宜補之以鹹蓋以水濟火也土位之主四之氣也如主氣之時埃蒸注雨氣之盛也宜苦以泄之瀉其敦阜之氣如化氣不令風寒竝興主氣之不足也宜補之

以甘蓋氣不足者補之以味也金位之主五之氣也如未及時而清肅之氣早至此氣之盛也其瀉宜辛以散之如至秋深而暑熱尚在氣之不及也其補宜酸以收之水位之主終之氣也如未及時而天氣嚴寒冰雪霜雹氣之盛也宜瀉之以鹹蓋鹹能泄下從其類而瀉之也如已至而天氣尚溫此氣之不及也宜補之以苦蓋苦味陰寒而炎上作苦助太陽標本之位也所謂調之正味以平爲期勿使四時不平之氣而爲民病也客乃加臨之六氣而有太過不及之正味六氣運行無有定位如客之外至故曰客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如厥陰之客氣來不及宜補之以辛氣來有餘宜瀉之以酸以甘緩之蓋主氣有餘則氣行於外客氣太過則氣乘於內故當兼用五臟所欲之味以調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鹹當作酸臟氣法時論曰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按論主氣先言瀉而後言補論客氣先曰補而後曰瀉蓋補瀉之道有宜補而不宜瀉者有宜瀉而不宜補者有宜先補而後

瀉者有宜先瀉而後補者有補瀉之兼用者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腠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夫水穀入於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蓋氣充肌腠津隨氣行辛味入胃能開腠理致津液而通氣

故主潤

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

馬蒔曰此明三陰三陽及陽明厥陰之義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止二今曰少陽太陽陽明少陰太陰厥陰而皆列之爲三者何也伯言太陰爲正陰而次少爲少陰又次爲厥陰太陽爲正陽而次少爲少陽又次爲陽明以其氣有多少異用故各有三者之分耳然太少之義易知而陽明厥陰之疑未釋伯言足之十二經合於十二月故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六月建未則爲右足之少陽皆兩足第四指脈氣所行也二月建卯主左

足之太陽五月建午則爲右足之太陽皆足小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也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四月建巳則爲右足之陽明皆兩足次指已上脉氣所行也然正二五六月爲少陽太陽而三四爲辰巳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明於其前故曰陽明也七月建申主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而十二月建丑則爲左足之少陰皆兩足心以上脉氣所行也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而十一月建子則爲左足之太陰皆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

也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而十月建亥則爲左足之厥陰皆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也然七八十一十二月爲少陰太陰而九十爲戌亥月則爲兩足之陰已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張志聰曰此言陰陽之有太少則氣有盛衰而治有輕重矣陰陽之中有太陽少陽有太陰少陰則氣有多少異用也三陰三陽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有氣血皆多者是以用藥之有異也夫陽明主陽盛之氣故多氣而多血厥陰主於陰盡

而一陽始蒙氣之微者也故爲陰中之少陽而少

氣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爲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凉反從其病也

王冰曰臟位有高下腑氣有遠近病證有表裏藥用有輕重調其多少和其緊慢令藥氣至病所故勿太過與不及也奇謂古之單方偶謂古之複方也單複一制皆有小大故奇方云君一臣二君二

臣三偶方云君二臣四君三臣六也病有小大氣有遠近治有輕重所宜故云制也汗藥不以偶方氣不足以外發泄下藥不以奇制藥毒攻而致過治上補上方迅急則止不住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如是爲緩不能緩急不能急厚而不厚薄而不薄則大小非制輕重無度則虛實寒熱臟腑紛撓無由致理此豈神靈之可望哉無越其制度者假如病在腎而心之氣味侮而冷足仍急過之不飼以氣味腎藥凌心心復益衰餘上下遠近例同近遠謂腑臟之位也心肺爲近腎肝爲遠脾胃居中三陽胞胵膽亦有遠近身三分之上爲近下爲遠也或識見高遠權以合宜方奇而分兩偶方偶而分兩奇如是者近而偶制多數服之遠而奇制少數服之則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腎服二爲常制矣故曰小則數多大則數少也夫方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與其大也寧小是以奇方不去偶方

主之偶方病在則反其佐以同病之氣而取也夫
熱與寒背寒與熱違微小之熱爲寒所折微小之
冷爲熱所消甚大寒熱則心能與違性者爭雄能
與異氣者相格聲不同不相應氣不同不相合如
是則且憚而不敢攻攻之則病氣與勝氣抗衡
同其氣令聲氣應合復令寒熱參合使其終異始
同燥潤而敗堅剛必折柔脆自消爾
馬蒔曰此言約方之法不越奇偶而必當曲盡其
制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之氣有多有少故民病
有盛有衰而治之者有緩有急其方宜有大有小
也約方之法奈何伯言陰陽之氣歲有司天在泉
則有高有下也民病有臟腑在上爲近臟腑在下
爲遠其證候有中有外治法有輕有重但使藥力
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故制方之大要不過
奇偶二法而已蓋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君用
其一而臣佐以二君用其二而臣佐以三是數在
三五皆奇之制君用其二而臣佐以四君用其三

當作二

而臣佐以六是數在六八皆偶之制故病在上者謂之近近則不必數之多宜以奇方用之然欲以取汗則不以奇而以偶蓋非偶不足以發散也觀此則近者奇之爲不足而補而汗者不以奇爲有邪而治之也病在下者謂之遠遠則不可數之少宜以偶方用之然欲以下利則不以偶而以奇蓋非奇不足以專達也觀此則遠者偶之爲不足而補而下者不以偶爲有邪而治之也但補上治上其制用緩非緩則及於下矣故緩則用其氣味之薄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故耳補下治下其制用急非急則滯於上矣故急則用其氣味之厚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彼病所遠而藥食氣味止於中道則累及其中卽如腎之藥食入心則心反爲腎藥所凌也當食之而過此中道無越制度自然能至遠所矣是故平氣之道凡在上而近者或奇以補之或偶以汗之惟其近則制宜小小則數宜多多則可以味至於九也凡在下而遠者或偶以補之或奇以下之惟其遠則制

宜大大則數宜少少則可以味止於二也此則病有遠近故不分奇偶而大約小以治上大以治下如此若奇偶之制則奇之數少而大偶之數多而小者又其大體然也然與其大也寧小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其始也用奇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之重方也即後之所謂逆者正治也其既也用偶偶之不去則反其佐以取之所謂反其佐以取之者即藥之寒熱溫凉反有同於病之寒熱溫凉乃因其性而利導之即後之所謂從者反治也此又奇偶先後之用曲盡其妙者如此

張志聰曰氣有高下者有天地人之九候也遠近者淺深上下也中外者表裏也輕重者大小其服也蓋適其至病之所在爲故也大要者數之大要也夫數之始於一而成於三圓之象也以二偶而成六方之象也地數二木數三甲己合而土氣化也君二臣六乾坤位而八卦成也少則二之陰數之始也多則九之陽數之終也奇偶者天地之數也近者謂病之在上而近故宜用奇方以治之天

氣之在上也遠者謂病之在下而遠故宜用偶數以治之地氣之在下也汗乃陰液故宜用偶而不以奇蓋直從下而使之上猶地氣升而後能爲雲爲雨也下者宜用奇而不以偶蓋從上而使之下從天氣之下降也補者補正氣之不足治者治邪氣之有餘在上者宜緩方在下者宜急方急則用氣味之厚者緩則用氣味之薄者蓋厚則沉重而易下薄則輕清而上浮奇偶緩急各適其上下遠近至其病之所在而已矣病所遠者謂病之在上在下而遠於中胃者也中道氣味之者謂氣味之從中道而行於上下也故當以藥食並用而制度之如病之在上而遠於中者當先食而後藥病在下而遠於中者當先藥而後食以食之先後而使藥味之過於上下也是故上下之病近於中道而用奇方偶方者制小其服病遠於中而用奇方偶方者宜制大其服大服小服者謂分兩之輕重也大則宜於數少而分兩多蓋氣味專而能遠也小則宜於數多而分兩少蓋氣分則力薄而不能遠

達矣此平上中下三氣之道也所謂重方者謂奇偶之竝用也反佐以取之謂春病用溫夏病用熱秋病用凉冬病用寒順四時寒熱溫凉之氣而反從治其病也

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王冰曰此言少陰太陽之二氣餘四氣標本同馬蒔曰此言治標之病其方卽治本者而推之也按標本之義至廣至詳有天地運氣之標本有人身臟腑之標本有病體之標本有治法之標本天元紀大論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蓋言子丑卯辰巳申之歲爲對化對司化令之虛謂之曰標午未酉戌亥寅之歲爲正化正司化令之實謂之曰終又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

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蓋言三陰
三陽爲標寒暑燥濕風火爲本也又六微旨大論
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
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
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
面而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
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
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
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

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
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蓋言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
所謂六氣之標也少陽之上十八句其火燥風寒
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
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
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
見之下氣之標也然中氣者三陰三陽各有夫婦
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臟腑經脉皆應之故少陽本
標之中見厥陰厥陰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爲中

氣相守而人之膽與三焦爲少陽經亦絡肝與心包之厥陰經而肝與心包又絡膽與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與大腸爲陽明經亦絡脾肺之太陰經而脾肺又絡胃與大腸經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膀胱小腸爲太陽經亦絡腎與心之少陰經而腎與心又絡小腸膀胱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異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象也此乃天地運氣之標本也又標本病傳論及靈樞病本篇皆以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惟中滿小大便不利二病或爲本或爲標皆不分標本而先治其標其餘百病皆先治其本也此乃病體先後分標本也又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此以病人醫人分標

本也此節所謂本者蓋以風寒暑濕燥火爲本也所謂標者以三陰三陽爲標也如天之本在風標在厥陰則人之病在肝而厥陰之中見少陽則又在於膽天之本在火標在少陽則人之病在膽而少陽之中見厥陰則又在於肝故病生於本似易知而治標之方則難必殊不知病自本始則知標病之所由來也治之者亦即其本而推之則得標之所以立其方矣假如本在於風則標之方亦在於風耳大義又見下文之下節

張志聰曰此論三陰三陽之有本有標也病生于本者生於風寒熱濕燥火也生于標者生于三陰三陽之氣也如太陽爲諸陽之首而本于寒水少陰爲陰中之太陰而本於君火陽明乃陽盛之氣而本於清肅厥陰主陰極而本於風木之陽此陰陽中又有標本之不同也病反其本者如病寒而反得太陽之熱化病熱而反見少陰之陰寒病在陽而反見清肅之虛寒病在陰而反得中見之火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也治反其本者如病

本寒而化熱則反用凉藥以治熱如病本熱而化寒則反用熱藥以治寒如病在陽明而化虛冷則當溫補其中氣如病在厥陰而見火熱又當逆治其少陽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方少陽少陰標本相同皆從陽熱陰濕而治

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淸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

王冰曰肝病生謂流於膽肺病生謂流於迴腸大

腸心病生謂流於三焦小腸腎病生謂流於膀胱
脾病生謂流於胃也外有其氣而內惡之中外不
喜因而遂病是謂感也甚謂歲氣不足外邪湊之
也失時之和謂六氣臨統與位氣相尅感之而病
亦隨所不勝而與內臟相應邪復甚也遇月之空
謂上弦前下弦後月輪中空也重感於邪謂年已
不足邪氣大至是一感也年已不足天氣尅之此
時感邪是重感也內氣名邪天氣不祐病不危可
乎然天地之氣不能相無故有勝之氣其必來復

也脈若奠虛而滑端直以長是謂弦實而強則病
不實而微亦病不端直長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
不能弦亦病來勝去衰如偃帶鉤是謂鉤來不勝
去反盛則病來盛去盛亦病來不盛去不盛亦病
不偃帶鉤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鉤亦病沈
下也按之乃得下諸位脈也沈甚則病不沈亦病
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沈亦病浮高也大謂稍大
諸位脈也大浮甚則病浮而不大亦病不大不浮
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大浮亦病往來不利

是謂濇也往來不遠是謂短也短甚則病濇甚則
病不短不濇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短濇亦
病往來遠是謂長大甚病長甚亦病長而不大亦
病大而不長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長大亦
病去其太甚則爲平調不弱不強是謂和也弦似
張弓弦滑如連珠沈而附骨浮高於皮濇而止住
短如麻黍大如帽簪長如引繩皆謂至而太甚應
弦反濇應大反細應沈反浮應浮反沈應短濇反
長滑應奧虛反強實應細反大是皆爲氣反常平

之候有病迺如此也至而不至者氣位已至而脈
氣不應也未至而至者謂按曆占之凡得節氣當
年六位之分當如南北之歲脈象改易而應之氣
序未移而脈先變易是先天而至故病陰陽易者
謂不應天常氣見交錯失其恆位更易見之陰位
見陽脈陽位見陰脈是易位而見也二氣之亂故
氣危

馬蒔曰此言六氣之勝氣有可候而脈有可診也
淸氣大來可以候燥之勝迺陽明燥金所司也故

金來勝木則風木受邪肝病迺生熱氣大來可以
候火之勝迺少陰少陽所司也故火來勝金則金
燥受邪肺病迺生寒氣大來可以候水之勝迺太
陽寒水所司也故寒來勝火則心病乃生濕氣大
來可以候土之勝迺太陰濕土所司也故土來勝
水腎病迺生風氣大來可以候木之勝迺厥陰風
木所司也故木來勝土脾病迺生正以歲木不足
則外有清邪歲火不足則外有寒邪歲土不足則
外有風邪歲水不足則外有熱邪歲金不足則外

有濕邪乃乘年之虛斯邪之所以甚耳且六氣有
主氣有客氣主氣主乎四時春溫夏熱秋凉冬寒
者其宜也而客氣加之或主勝或客勝則失時之
和亦邪之所以甚耳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
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
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故遇月之空
亦邪之所以甚耳此則重感於邪病之所以危也
但有勝之氣必有復之氣其機又相因者耳六氣
之至必有其脈厥陰之至其脈弦耎虛而滑端直

以長也少陰之至其脉鉤來盛去衰如偃帶鉤也
太陰之至其脉沈沈者不浮也少陽之至大而浮
大則不小浮則不沈也陽明之至短而濇短則不
長濇則不利也太陽之至大而長大則不小長則
不短也如六脉之至而和平則爲平脉如六脉之
至而甚如太弦太鉤之類六脉之至而反如應弦
反濇應大反細應沈反浮應浮反沈應濇反滑應
滑反濇應長反短應短反長之類如氣候已至而
脉氣不至如氣候未至而脉氣先至此皆不免於
病也上文感邪而生病諸脉見矣如脉宜見於寸
爲陽位而反見於尺脉宜見於尺爲陰位而反見
於寸此皆必至於危也上文重感於邪則病危其
陰陽必反矣

張志聰曰風寒熱濕燥在天四時之五氣木火土
金水在地四時之五行五氣之勝五行五行而病
五臟是五臟之外合五行而五行之上呈五氣也
乘年之虛者主歲之氣不及也如木運不及則清
氣勝之火運不及則寒氣勝之土運不及則風氣

勝之金運不及則熱氣勝之水運不及則濕氣勝之此歲運之不及而四時之勝氣又乘而侮之失時之和者四時之氣衰也如春氣不足則秋氣勝之夏氣不足則冬氣勝之秋氣不足則夏氣勝之冬氣不足則長夏之氣勝之長夏之氣不足則春氣乘年之虛失時之和遇月之空是謂三虛而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者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夏有慘悽凝劻之

勝則四維有埃昏大雨之復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秋有炎爍燔燎之變則冬有氷雹霜雪之復冬有埃昏驟注之變則春有飄蕩振拉之復此四時之勝而必有復也夫六氣之應六脉也厥陰主木故其脉弦少陰主火故其脉鉤太陰主土故其脉沈少陽主火故大而浮陽明主金故短而濇太陽主水而爲諸陽主氣故大而長如脉至而和則爲平人脉至而甚則爲病脉所至之脉與時相反者病及時而脉不至者病未

及時而脉先至者病如三陰主時而得陽脉三陽主時而得陰脉者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三

黃帝素問四十二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下

藝術典第六十三卷

醫部彙考四十三

黃帝素問四十三

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下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帝曰脈從而病反

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麤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王氷曰從本從標從中皆以其爲化主之用也化謂氣化之元主也有病以元主氣用寒熱治之脈從而病反言病熱而脈數按之不動乃寒盛格陽之反言形證是寒按之而脈從而致之非熱也諸陰之反言形證是寒按之而脈氣鼓擊於手下盛者此爲熱盛拒陰而生病非寒也反佐取之是爲逆取奇偶取之是爲從取寒病

治以寒熱病治以熱是爲逆取若寒盛格陽治熱以熱熱盛拒陰治寒以寒之類皆謂之逆外雖用逆中乃順也故曰此逆乃正順也若寒格熱而治以寒熱拒寒而治以熱外則雖順中氣乃逆故方若順是逆也嘻嘻言心意怡悅以爲知道終盡也六氣之用麤麤以爲熱其乃是寒由此差互用失其道故其學問識用不達工之道半矣太陽少陰各有寒化熱量其標本應用則正反矣

何以言之太陽本寒而標熱少陰本熱而標寒方之用亦如是厥陰陽明中氣亦爾厥陰之中氣爲熱陽明之中氣爲濕此二氣亦反其類太陽少陰也然太陽與少陰有標本用與諸氣不同故曰同氣異形也夫一經之標本寒熱既殊言本當究其標論標合尋其本言氣不窮其標本論病未辨其陰陽雖同一氣而生且阻寒溫之候故心迷正理治益亂經呼曰麤工允膺其稱爾夫天地變化尚可盡知況一人之診而云冥昧得經之要持法之

宗爲天下師尚卑其道萬民之式豈曰大哉

馬蒔曰此言六氣各有所從之標本而百病皆當知標本從者取也六氣有從本而取之者正以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本末同故從本也何也以氣化從本而生也有從本從標而取之者正以少陰之本熱其標陰蓋君火生於午午者一陰生之位火本熱而其氣當陰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君火屬少陰也太陽之本寒其標陽蓋水居北方子而子者一陽生之位水本寒而其氣當陽生之初故

標本異而寒水屬太陽故從本從標也何也以氣化從本標而生也有不從本標而從中氣以取之者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何也以氣化從中氣而生也其有病熱而脈躁鼓是脈從也若按之不鼓乃寒盛格陽所致非熱也凡諸陽脈之不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陽病矣病寒而脈沉是脈從也若按之鼓甚而盛乃熱盛拒陰所致非寒也凡諸陰脈之太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陰病矣此脈之從而病之所

以反也是故百病之生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化與是身相須也人之治病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兼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之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反其佐以取之者是也有從取而得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奇之不去則偶之者是也但逆取而得之者人皆以爲逆而不知寒盛格陽治宜以熱熱盛格陰治宜以寒外雖若逆而中則甚順正其所以爲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格寒而治以熱則外雖順中氣乃逆此其所以爲逆也

張志聰曰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陰濕之土而標見太陰之陰初陽之火而標見少陽之陽是標之陰陽從本化生故太陰少陽從本少陰之本熱而標見少陰之陰太陽之本寒而標見太陽之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有水火寒熱之化故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蓋陽明

司四時之秋令而太陰主四氣之清秋厥陰爲兩陰交盡陰盡而一陽始生是以陽明厥陰從中見之化也脈從者陽病而得陽脈陰病而得陰脈也如太陽陽明之病其脈至而浮是脈之從也其病反陰寒者太陽之病從本化陽明之病從中見之陰化也故脈雖浮而按之不鼓也如少陰厥陰之病其脈至而沈是脈之從也其病反陽熱者少陰之病從標化厥陰之病從中見之火化也故脈雖沈而按之鼓甚也是脈有陰陽之化而病有標本之從也且如太陽病頭痛發熱煩渴不解此太陽之病本也如手足攣急或汗漏脈沈此太陽之病標也如少陰病脈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湯此少陰之病標也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少陰之病本也如陽明病發熱而渴大便燥結此陽明之病陽也如胃中虛冷水穀不別食穀欲嘔脈遲惡寒此陽明感中見陰濕之化也如厥陰病脈微手足厥冷此厥陰之病陰也如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此厥陰感中見

少陽之火化也如太陰標陰而本濕故當治之以
四逆輩少陽標陽而本火則宜散之以清凉治傷
寒六經之病能於標本中求之思過半矣夫百病
之生總不出於六氣之化如感風寒暑濕燥火而
爲病者病天之六氣也天之六氣病在吾身而吾
身中又有六氣之化如中風天之陽邪也病吾身
之肌表則爲發熱欬嚏在筋骨則爲痛痹拘攣在
腸胃則爲下利飧泄或爲燥結閉癰或直中於內
則爲霍亂嘔逆或爲厥冷陰寒此表裏陰陽之氣

化也如感吾身之陽熱則爲病熱感吾身之陰寒
則爲病寒感吾身之水濕則爲痰喘感吾身之燥
氣則爲便難如中於腑則暴仆而卒不知人中於
臟舌卽難言而口唾涎沫又如傷寒天之陰邪也
或中於陰或中於陽有中於陽而反病寒者有中
於陰而反病熱者是吾身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標本陰陽之氣化也如感吾身中之水濕則爲青
龍五苓之證如感吾身中之燥熱又宜於白虎承
氣諸湯此止受天之一邪而吾身中有表裏陰陽

變化之不同也又如夏月之病有手足厥冷而成薑桂參附之證者蓋夏月之陽氣盡發越於外而裏氣本虛受天之風暑而反變爲陰寒皆吾身之氣化非暑月之有傷寒也是以神巧之士知標本之氣化則能之病生則知有標本之氣化知標本之氣化則能用標本之治法矣故知標與本用之不始明知順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逆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故曰逆正順也從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故曰若順逆也如陰陽寒熱之中又有病熱而反寒者如厥深熱亦深之類是也又有病寒而反熱者如揭去衣被欲入水中此孤陽外脫急救以參附之證龐龐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標本之道雖爲要約而其用則廣博雖爲微小而其用則弘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者惟知標本故也言標與本則施治平易而無傷損察本與標則六氣雖變可使均調明知標本勝復則足以爲民式六氣在天之道畢矣按經云夏傷於暑冬傷於寒即受淒滄寒水之

氣亦不過病瘧卽過食生冷水氷亦止病下利若
曰夏月傷寒則當冬時病暑此皆不知氣化之故
耳

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
病病已愠愠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
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
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
也岐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凉盛
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
始於淸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
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
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
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
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
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
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
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
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淸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

此之謂也

王氷曰此言陽盛於夏陰盛於冬清盛於秋溫盛於春天之常候然其勝復氣用四序不同其何由哉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者言春夏秋冬四正之氣在於四維之分也卽事驗之春之溫正在辰巳之月夏之暑正在午未之月秋之涼正在戌亥之月冬之寒正在丑寅之月春始於仲春夏始於仲夏秋始於仲秋冬始於仲冬故丑之月陰結層氷於厚地未之月陽焰電掣於天垂戌之月霜清肅殺而庶物堅辰之月風扇和舒而陳柯榮秀此則氣差其分昭然而不可蔽也然陰陽之氣生發收藏與常法相會徵其氣化及在人之應則四時每差其日數與常法相違從差法乃正當之也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言氣之少壯也陽之少爲忿其壯也爲怒此悉謂少壯之異氣證用之盛衰俱立盛衰於四維之位則陰陽終始應用皆可知矣度者日也差同正法待時而去謂脈亦差以隨氣

應也待差日足應王氣至而乃去也四塞者天地四時之氣閉塞而無所運行也但能應天和氣是則爲平若形見太甚則皆病脈參謂參和諸氣來見復見謂再見已衰已死之氣也去謂王已而去者也日行之度未出於差是爲天氣未出日度過差是謂天氣已去而脈尚在既非得應故曰病也若夏見沉秋見數冬見緩春見濇是謂反也犯違天命生其能久乎權衡秤也天地之氣寒暑相對溫清相望如持秤也高者否下者否兩者齊等無相奪倫則清靜而生化各得其分也動謂變動常平之候而爲災眚也苛重也林億云按六元正紀大論曰差有數乎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此云三十度者此文爲略也又按上文秋不數是謂四塞此反者死之注云秋見數是謂反蓋以脈差只在仲月差之度盡而數不去謂秋之季月而脈尚數則爲反也

馬蒔曰此言勝復之變其報以稱其動以漸其應以脈也夫所勝者勝至已病正慍慍然而復氣已

萌正以所復者勝盡而起得復之位而甚視其勝之微甚而爲復之多少彼勝和則復和設勝甚而虛則復亦甚而虛此乃天道之常正勝復之不早不晏者也然有動不當位後時而至者亦六氣之所生隨其化有盛衰之異耳故寒暑溫涼者乃盛衰之用也何也春夏秋冬爲四正之氣而必四維爲之始故陽之動必始於溫而盛於暑所謂彼春之暖爲夏之暑者是也陰之動必始於涼而盛於寒所謂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者是也此春夏秋冬各差其分然必始於四維而後盛於四正故所謂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則始終可知可見者是也彼其數之差者大凡計三十度四十三刻有奇耳然脈氣之應亦與差同法待後時之至則前脈去故脈要有曰春脈宜弦然由冬脈之沉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沉意夏脈宜數然由春脈之弦者以馴至之故尚有弦意秋脈宜濇然由夏脈之數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數意冬脈宜沉然由秋脈之濇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濇意若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

不數是謂天地之氣四塞不通也但春可帶沉而沉甚則爲病夏可帶弦而弦甚則爲病冬可帶濇而濇甚則爲病秋可帶數而數甚則爲病或諸脈參見或重複來見或時未去而脈先去或時已去而脈不去皆不免於病若夏見沉脈秋見數脈冬見緩脈春見濇脈則爲反者死矣故曰氣之相守司也自溫而暑自涼而寒如權衡然人能順此陰陽之氣養以清靜則生化治若躁動則苛疾起以不能順時也

張志聰曰此章言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之氣由微而盛由盛而微從維而正從正而維寒溫互換涼暑氣交勝復之氣有盛有衰隨時先後是以有早有晏也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是由微而甚也如春之沉夏之弦秋之數冬之濇是冬之餘氣尚交於春春之餘氣尚交於夏夏之餘氣尚交於秋秋之餘氣尚交於冬是由盛而微也所謂正者春夏秋冬之正方也維者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冬春之交四隅之

四維也四時之氣從維而正復從正而維寒溫氣交涼暑更互環轉之不息也是以勝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復已萌者謂復氣已發萌於勝氣之時也如春有慘悽殘賊之勝是金氣之勝木也夏有炎暑燔爍之復是火氣之復金也而火氣已萌於勝病愠愠之時是復氣之早發於本位之三十度也所復之氣俟勝盡而起至炎夏所主之本位而甚是勝氣早而復氣將來亦早也是以勝氣甚則復氣多勝氣微則復氣少勝氣和平而復亦和平勝

氣虛衰而復亦虛衰此天道之常也如勝復之作動不當位後時而至者此勝復之晏也夫氣之生生於前之氣交如春氣之流於孟夏也勝復之氣有於後之氣交如春氣之流於孟夏也勝復之氣有盛衰是以有早晏之異也蓋氣之盛者勝於本位以前所生之三十度氣之衰者流於本位以後所化之三十度故不當其位也如金氣衰而勝於春夏之交則復氣亦衰而復於夏秋之交矣是勝虛而虛後時而至也此四時之氣前後互交是以勝

復之盛衰隨四時之氣変而或前或後也故曰盛衰之用其在四維又曰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謂勝復之早晏皆歸於四維之斥候或早而在於始之前三十度或晏而在於終之後三十度也復以脈候而證明氣化之交通故曰是謂四塞謂春夏秋冬之氣不相交通則天地四時之氣皆閉塞矣正者四時之正位也言脈同四時之正法而前後相交待時而去者待終三十度而去也如春之沉尚屬冬之氣変終正月之三十日而春氣始獨司其令也春不沉則冬氣不変於春夏不弦則春氣不変於夏秋不數則夏氣不変於秋冬不濇則秋氣不変於冬是四時之氣不相交通而閉塞矣夫四時之氣盛於主位之時而微於始生衰於交化是以甚則病也參見者謂春初之沉弦竝見夏初之弦數竝見也復見者已去而復見也未去而去者未及三十度而去也去而不去者已至三十日應去而不去也反者謂四時反見賊害之脈也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

得相失也言四時之氣守於本位司於氣交猶權衡之不相離也四時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生化者生於前而化於後也動者氣之亂也按生者生於主時之前三十度化者化於主時之後三十度故曰其終可見其始可知見化之終則知生之始生化之無窮也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

王氷曰兩陰交盡於戌亥兩陽合明於辰巳靈樞繫日月論云亥十月左足之厥陰戌九月右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辰三月左足之陽明巳四月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然陰交則幽陽合則明幽明之象當由是也寒暑位西南東北幽明位西北東南幽明之配寒暑之位誠斯異也

馬蒔曰承上節有四維二字遂問陰乃稱幽陽乃稱明其義何居伯言西北爲幽是在左爲北而在右爲西兩陰之交盡於此矣東南稱明是在左爲

東而在右爲南是兩陽於此合明也正幽明之所以相配而寒暑因之以異耳

張志聰曰幽明者陰陽也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故曰幽兩陽合明陽之極也故曰明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故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此復申明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四時之往來總屬陰陽寒暑之二氣耳

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

王氷曰言冬夏二至是天地氣主歲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問氣初二四五四氣各分其政於主歲左右也故曰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也所言二至二分之氣配者此所謂是天地氣之正紀也

馬蒔曰此言時有分至之義乃天地之正紀也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節也然冬夏言至者以六氣言之則五月半司天之氣至其所在十一月半在泉之氣至其所在以四時

之令言之則陰陽至此爲極至故謂之曰至也然二至之前爲芒種小滿立夏爲大雪小雪立冬二至之後爲小暑大暑爲小寒大寒其寒熱之氣無甚異也故曰至則氣同春秋二分者以六氣言之則二月半初氣終而交二之氣八月半四氣盡而交五之氣若以四時之氣言之則陰陽寒暄之氣至此而分其晝夜分爲五十刻則乃陰陽之中正也故曰分則氣異此乃天地之正紀也

張志聰曰氣至謂冬夏之二至氣分謂春秋之二分此承上文以申明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言二至之時總屬寒暑陰陽之二氣氣分之時則有溫凉之不同也

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瀉奈何岐伯曰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

得氣

王冰曰以分至明六氣分位則初氣四氣始於立春立秋前各一十五日爲紀法三氣六氣始於立夏立冬後各一十五日爲紀法由是四氣前後之紀則三氣六氣之中正當二至日也故曰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也然以三百六十五日易一氣一歲已往氣則改新新氣既來舊氣復去所宜之味天地不同補瀉之方應知先後故復以問之也主謂主歲得謂得其性用也得其性用則舒

卷由人不得性用則動生乖忤豈祛邪之可望乎適足以伐天眞之妙氣爾如是先後之味皆謂有病先瀉之而後補之也

馬蒔曰此言六氣主歲各有宜用之正味也司天主上半歲在泉主下半歲隨所宜用其要以正味爲主司天之左右間與司天同在泉之左右間與在泉同大要半歲所主其六味各有先後也故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等云云也

張志聰曰春秋之氣始於前者言春在歲半以上

之前秋在歲半以下之前夏冬之氣在二氣之後
謂四時之主氣也六氣往復主歲不常者謂加臨
之客氣六期環轉無有常位也此章論四時之主
氣前後交通得氣之清靜者也若受客勝以動之
又不能循序而苛疾起矣是以上下所主及左右
之間氣當隨其攸利正其味以調之乃其要也大
要宜先瀉而後補之蓋以佐主氣之所利資主氣
之所生是謂得四時之氣生化而交通也按前章
論客氣之補瀉先補而後瀉者在客之本氣而論
也此復以先瀉而後補者爲四時之主氣而言也
按春之暖爲夏之暑秋之忿爲冬之怒故春秋之
氣始於前再按客勝爲順然客勝則主氣不能清
靜生化也故大要以先瀉後補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
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
方十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
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
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

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熱瞀瘈皆屬於火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附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喪去聲）

王冰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靜而順者爲化動而變者爲變故曰工巧藥曰神聖病機病之機要也得其機要則動小而功大用淺而功深也諸風掉眩者以風性動故木氣同之收斂引急也寒物收縮故水氣同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者如高秋氣凉霧氣煙集凉至則氣熱復

甚則氣殫象肺可知也臌謂臌滿鬱謂奔迫也氣之爲用故金氣同之諸濕腫病皆屬於脾者蓋土薄則水淺土厚則水深土平則乾土高則濕故濕氣與土氣同之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者蓋心寂則痛微心躁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癢瘡瘍故生於心下謂下焦肝腎氣也夫守司於下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故諸厥固泄皆屬下也厥謂氣逆固謂禁固諸有氣逆上行及固不禁出入無度燥濕不恆皆由下焦之主守也上謂上焦心肺氣也炎熱薄爍心之氣也承熱分化肺之氣也熱鬱化上故病屬上焦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者熱之內作也諸瘛項强太陽傷濕也諸逆衝上亦如火炎上之性用故屬火諸脹腹大皆熱鬱於內肺脹所生故屬熱諸躁狂越皆熱盛於胃及四末故亦屬熱諸暴強直皆陽內鬱而陰行於外故屬風反戾筋轉也水液小便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之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皆屬於寒謂上下吐出溺出也有無求之虛盛責

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發晝止時節而動是無火也當助其心又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久反出是無火也暴速注下食不及化是無水也溏泄而久止發無恆是無水也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寒動於中心虛則熱收於內又熱不得寒是無火也寒不得熱是無水也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虛寒之不久責腎之少有者瀉之無者補之虛者補之盛者瀉之居其中間疎其壅塞令上下無礙氣血通調則寒熱自和陰陽調達矣是以方有治熱以寒寒之而水食不入攻寒以熱熱之而昏躁以生此則氣不疎通壅而爲是也紀於水火餘氣可知故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令氣通調妙之道也五勝謂五行更勝也先以五行寒暑溫凉濕酸鹹甘辛苦相勝爲法也

馬蒔曰此言病機有十九條而有善治之法也拔

刺雪汗者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五臟有疾譬猶刺也猶汗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汗雖久猶可雪也夫善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汗也工巧神聖之去疾其分量高下皆有四者之分也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者言在天爲風在地爲木而在體爲肝故諸風證見而爲掉爲眩皆屬於肝也蓋肝主風木故病如木之動肝脈隨督脈會於巔故頭旋眩而運也醫學綱目云風木盛則肝太過而病化風如木太過發生之紀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陽痙急驚等病治以凉劑是也燥金盛則肝爲邪攻而病亦化風如陽明司天燥金下臨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陰痙慢驚等病治以溫劑是也劉河間曰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也蓋風氣甚而頭目眩運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至小滿爲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爲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

相搏則多起飄風卽旋風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干變萬化衝盪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也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者言腎屬水水生寒故諸寒證見而收斂引急皆屬於腎蓋以寒水甚則腎太過而病化寒如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之類仲景用烏頭湯等劑是也濕土勝則腎爲邪攻而病亦化寒如濕氣變物病筋脈不利之類東垣用復煎健步等劑是也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者醫學綱目云燥金甚則肺太過而病化膹鬱如歲金太過甚則欬喘之類東垣謂之寒喘治以熱劑是也火熱甚則肺爲邪攻而病亦化膹鬱如歲火太過病欬喘之類東垣謂之熱喘治以寒劑是也劉河間曰膹謂膹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爲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眞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爲病血液衰少不能榮養百骸故也經曰指得血而能攝掌得

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露氣朦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者蓋脾屬土土能制水今脾氣虛弱不能制水水淸妄行而周身浮腫故凡諸濕腫滿皆屬脾土故醫學綱目云濕土盛則脾太過而病化濕如濕勝則濡泄之類仲景用五苓等去濕是也風木勝則脾爲邪攻而病亦化濕如歲木太過病飧泄之類如錢氏用宣風等劑是也至於諸熱瞀瘈皆屬於火者蓋瞀謂神昏也瘈謂肉動也少陰少陽之火熱甚則爲斯疾也諸痛癢瘡瘡皆屬於心者蓋心屬火故火甚則瘡痛火微則瘡癢皆屬之於心故醫學綱目云火熱甚則心太過而病化火熱如歲火太過諸譫妄狂越之類俗謂之陽躁譫語等病治以攻劑是也寒水勝則心爲邪攻而病亦化火熱如歲水太過病躁悸煩心譫妄之類俗謂之陰躁鄭聲等病治以補劑是也至於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者蓋腎肝司其下焦或氣逆而爲厥或不泄而爲固或不固而爲泄皆屬之於下焦也諸痿喘嘔皆屬

於上者蓋心肺司其上焦痿論謂五臟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又發之爲喘爲嘔皆屬之於上焦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者蓋心藏神又主火凡諸有所禁不能運持而鼓動戰慄如喪失守神皆屬於火以火極則寒也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者蓋感風而體強曰痙今諸痙項强而不和者乃濕極則反兼風化也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者蓋火之爲性炎於上也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者劉河間曰熱勝於內則氣逆而爲腫陽熱氣甚則爲腹脹火主長而高茂形貌彰顯升明舒榮皆腫脹之象也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者劉河間曰躁動煩熱而不寧火之體也熱甚於外則支體躁擾熱甚於內則神志躁動狂者狂亂而無止定也越者乖越禮法而失常也腎主志故耳心火旺則腎水衰乃失志而狂越也諸暴强直皆屬於風者蓋風性急卒暴强勁直而不和柔故皆屬於風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者凡病鼓擊之如有聲然此其內有火熱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

於火者凡病腑腫以熱勝於內而陽氣鬱滯也火實制金不能平木則木旺而爲火化故酸疼也驚駭亦火勝故皆屬於火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者蓋諸轉反戾凡轉仄反戾之狀如扊扅之類非水火濕熱無以變其質其小便之水液渾濁皆水得熱而渾濁故皆屬於熱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者蓋凡小便之水液澄澈清冷以內主寒而不濁故皆屬於寒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者凡人之爲病在上則諸嘔吐酸

在下則暴注下迫此其上易越而下易迫者皆屬於熱也此病機者計十有九大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其在太過所化之病爲盛盛者眞氣也其屬受邪所化之病爲虛虛者假氣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氣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無其病化者恐其邪隱於中凡寒勝化火燥勝化風及寒伏反躁熱伏反厥之類故無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責之其病之化似虛者恐其虛之未眞故虛者亦必責之皆用此一十

六字爲法庶幾補瀉不差也

張志聰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以上七篇統論五運六氣之邪皆外感天地之氣而爲病然人身之中亦有五行六氣或喜怒暴發或居處失宜或食飲不節或卒恐暴驚皆能傷五臟之氣而爲病是以此經言錫之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也要道者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桴鼓相應者謂天地人之五行六氣如聲氣之感應也拔刺者謂天地陰陽之邪猶刺之從外入宜拔而去之雪汗當是雪汗謂在內所生之病機使之如汗而發雪也天地人三才之道並用外內陰陽之法並施斯成工巧神聖之妙蓋天地之道勝復之作不形於診重在望聞內因之病偏於問切是以五臟之氣病於內而六氣之證見於外也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者從上而下也諸痿喘嘔皆屬

於上者從下而上也夫在上之陽氣下逆則爲厥
冷在下之陰氣上乘則爲痿痹在上之水液下行
則爲固泄在下之水液上行則爲喘嘔亦猶天地
陰陽之氣上下相乘而水隨氣之上下也其病機
十九皆五臟之氣而發見於形氣也火者少陽包
絡之相火熱者君火之氣也諸禁鼓慄熱極生寒
也如喪神守相火甚而心神不安也風者木火之
氣皆能生風反戾了戾也夫所發之病機各有五
臟五行之所屬有者謂五臟之病氣有餘無者謂
五臟之精氣不足盛者責其太甚虛者責其虛微
如火熱之太過當責其無水也故必先使五臟之
精氣皆勝而後疎其氣血令其調達致使五臟之
氣平和此之謂神工也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
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
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
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王冰曰涌吐也泄利也滲泄小便也言水液自迴

腸泌別汁滲入膀胱之中自胞氣化之而爲溺以泄出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有陰陽之用皆所以平病之氣也味有辛甘皆主於發散其汗而爲陽味有酸苦以上主於涌下主於泄而爲陰其淡味則下注滲泄而爲陽此滲泄者主利小便而上文涌泄之泄則利大便也凡此六者則酸以收之辛以散之甘以緩之酸以急之苦以堅之皆以所利而調其病氣使之平耳

張志聰曰五味陰陽之用調五臟者有發有散有涌有泄六者之中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如肝苦急而欲散心苦緩而欲耎脾苦濕而欲緩肺苦逆而欲收腎苦燥而欲堅各隨其所利而行之調其五臟之氣而使之平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

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疎氣令調則其道也

王冰曰夫病生之類有四一者始因氣動而內有所成二者不因氣動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氣動而病生於內四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內成者謂積聚癥瘕痕瘤氣癭起結核癲癎之類也外成者痛癢之類也生於內者謂留飲澼食饑飽勞損宿食霍亂悲恐喜怒想慕憂結之類也生於外者謂

瘴氣賊魅蟲蛇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刺割捶扑之類也如是四類有獨治內而愈者有兼治內而愈者有獨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內後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後治內而愈者有須齊毒而攻擊者有須無毒而調引者凡此之類方法所施或重或輕或緩或急或收或散或潤或燥或奥或堅但能破積愈疾解急脫死則爲良方非必以先毒爲是後毒爲非無毒爲非有毒爲是必量病輕重大小制之者也夫病

之微小者猶夫火也遇草而焫得水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焰光撲滅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攻以寒熱雖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故下文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適事爲故者量病證候適事用也逆者正治從者反治逆病氣而正

治則以寒攻熱以熱攻寒雖從順病氣乃反治法也從少謂一同而二異從多謂二同而三異也言盡同者是奇制也夫大寒內結稽聚痂痕以熱攻除寒格熱反縱反縱之則痛發尤甚攻之則熱不得前方以蜜煎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藥服已便消是則張公從此而以熱因寒用也有火氣動服冷已過熱爲寒格而身冷嘔噦噎乾口苦惡熱好寒衆議攸同咸呼爲熱冷治則甚其如之何逆其好則拒治順其心則加病若調寒熱逆冷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噎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醇酒冷飲則其類矣是則以熱因寒用也所謂惡熱者凡諸食餘氣主於生者林億云病熱者寒攻不入惡其寒勝熱乃消除從其氣則熱增寒攻之則不入以豉豆諸冷藥酒漬或溫服之酒熱氣同固無違忤酒熱既盡寒藥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寒因熱用也或以諸冷物熱齊和之服之食之熱復圍解是亦寒因熱用也又熱食猪肉及粉葵乳以

椒薑橘熱齊和之亦其類也又熱在下焦治亦然
假如下氣虛乏之中焦氣壅胠脅滿甚食已轉增粗
工之見無能斷也欲散滿則恐虛其下補下則滿
甚於中散氣則下焦轉虛補虛則中滿滋甚醫病
參議言意皆同不救其虛且攻其滿藥入則減藥
過依然故中滿下虛其病常在乃不知疎啓其中
峻補於下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而療中
滿自除下虛斯實此則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
注泄不止熱宜寒療結復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
止此則通因通用也又大寒凝內久利溏泄愈而
復發綿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亦其類也投
寒以熱凉而行之投熱以寒溫而行之始同終異
斯之謂也諸如此等其徒實繁略舉宗兆猶是反
治之道斯其類也逆謂逆病氣以正治從謂從病
氣而反療逆其氣以正治使其從順從其病以反
取令彼和調故曰逆從也不疎其氣令道路開通
則氣感寒熱而爲變始生化多端也
馬蒔曰此言病有氣不調而得者亦有氣調而得

者皆不外正治反治二法而已承上文而言五味有陰陽之用必調其氣而使之平矣然有氣不調而病氣不平者惟藥分有毒無毒而以所治爲主適其方之大小爲制耳故君用其一而臣輔以二或輔之以三佐則有九或臣輔以三佐則有九此其制有大小之分也但寒則治之以熱熱則治之以寒此逆治也必病微而後逆治若甚則從治之及堅者削之一十九法治法始備皆適其事以爲其故也蓋病熱而治之以寒病寒而治之以熱此乃以逆治之也逆者乃正治之法也以熱治寒而佐之以寒以寒治熱而佐之以熱此乃以順治之也順者乃反治之法也特觀其病之輕重以爲藥之多少耳是以反治之法其妙何如熱以治寒而佐以寒藥乃熱因寒用也寒以治熱而佐以熱藥乃寒因熱用也又下氣虛乏之中焦氣壅欲散滿則恐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於中況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遂乃峻補其下以疏啓其中則中滿自除下虛自實乃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或大寒

疑內久利不止遂以熱下之及以寒下之乃通因通用也此則病體何主必欲伏之如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之謂藥宜何用必當先之如因寒因熱因塞因通之謂其所用之藥始與人同而內行四法終與人異凡可以破積潰堅和氣已病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帝之所問雖曰非調氣而得而用藥若此則正所以調氣而平也醫學綱目云非調氣而得者已下言內氣不調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氣不調而得病故所病寒熱之邪但可於其氣之微者逆治之如氣甚而逆治則正邪格拒不勝邪命將難全故但當從其寒熱之邪於外伏其所主之劑於中然後正邪相入而邪就擒矣東垣所謂薑附寒飲承氣熱服及仲景於白通湯加尿膽治少陰丹谿於芩柏湯皆熟炒治色目婦人惡寒之類是也帝又以氣調而得病者爲問豈知法不外乎逆從二端而各法分用之外又或相因而用則調氣之道盡矣奚必以他求哉醫學綱目云氣調而得者以下言內氣本調因外邪得病者之治法

也蓋內氣調而得病故不分寒熱之甚微或逆治之或從治之皆可更不須懼其邪正格拒正固則邪自退矣

張志聰曰帝言上文論調五臟之氣而使之平然五臟之病又當以有毒無毒之藥治之或調或治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以有毒無毒所治之病爲主然適其方之大小爲制也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蓋病之甚者制大其服病之微者制小其服能毒者制大其服不能毒者制小其服溫者補也蓋補藥多屬廿溫瀉藥多屬苦寒摩者上古多用膏摩而取汗浴者用湯液浸漬也薄迫也此皆治病之要法各適其事而用之逆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故爲正治從者熱病從熱寒病從寒故爲反治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如病之過甚者從多不太甚者從少觀其從事之何如耳熱因寒用寒因熱用者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凉而行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也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者如諸嘔吐酸乃熱邪堅積於中而壅

塞於上卽從之而使之上涌所謂塞因塞用而可使破積也如暴注下迫乃熱邪堅積於中而通洩於下卽從之而使之下泄所謂通因通用而可使潰堅也必伏其所主之病而先其所因則可使氣和而病可必已矣氣調而得者謂得其逆從之道而使其氣之調也如氣之從於上下者宜逆之逆於上下者宜從之蓋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氣之從也陽氣下行陰氣上行氣之逆也是氣之不可不從而又不可不逆者也是以氣之從者逆而從之氣之逆者從而逆之令其陰陽之氣上下和調此逆從調氣之道也上論治病之逆從此論調氣之逆從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王冰曰從內調內從外調外言各絕其源也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謂先除

其根屬後削其枝條也中外不相及自各一病也
故治主病
馬蒔曰此言治表裏之病有三法有本標有先後
有分主也病有從內而之外則內爲本而外爲標
有從外而之內則外爲本而內爲標皆止調其本
而不必求之標也病有從內之外而外病盛有從
外之內而內病盛皆當先治其病之爲本而後調
其標之病盛也然有病在內而不及之外病在外
而不及之內則各自爲病中外不相及或以治內
或以治外皆治其主病耳
張志聰曰夫病之有因於外邪者有因於內傷者
有感於外邪而兼之內有病者有內有病機而又
重感於外邪者歲運七篇統論外因之邪病此章
復論內因之病機然又有外內之兼病者故帝復
有此問焉從內之外者內因之病發於外也故當
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外因之病而及於內也故當
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此內因之病發於
外而與外邪相合故盛於外也是當先調其內病

而後治其外邪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此外因之邪及於內而與內病相合故盛於內也又當先治其外邪而後調其內病此調治內外之要法也如止內有病而不感外邪或止感外邪而無內病中外不相及者則當治其主病焉　王子律曰內因之病臟腑之氣病也故當調之外因之病六淫之邪也故曰治之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

王氷曰陰陽齊等則一日之中寒熱相半陽多陰少則一日一發而但熱不寒陽少陰多則隔日發而先寒後熱雖復勝之氣若氣微則一發後六七日乃發時謂之愈而復發或頻三日發而六七日止或隔十日發而四五日止者皆由氣之多少會遇與不會遇也俗見不遠乃謂鬼神暴疾而又祈禱避匿病勢已過旋至其斃悲哉悲哉

馬蒔曰此言病有似瘧而治法亦同也病有始而火熱繼有惡寒又復發熱狀同於瘧其發或一日或間數日者正以人身有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入於陰則陰不勝其陽而爲熱陰氣出於陽則陽不勝其陰而爲寒二者互有勝復而會遇之時有多少故其病之如瘧也然其日有遠近者亦以陰陽之氣有多少陰氣多而陽氣少則陰性精專所以發日之遠也陽氣多而陰氣少則陽性慓悍所以發日之近也此乃陰陽勝復相薄有盛有衰之節治之者亦與瘧同法耳

張志聰曰此復論人身中之陰陽外內也火熱者因火熱而爲病夫火熱傷氣此言病在氣而不在經也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者此陰陽外內之相乘也夫陽在外陰往乘之則惡寒陰在內陽往乘之則發熱也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者此陰陽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如陰氣多而陽氣少則火熱留於陰久故其發日遠如陽氣多而陰氣少則熱隨陽氣而常盛於外故其發日近此陰陽

勝復之作盛衰之有節耳夫瘧者感外淫之邪病也此章論人身中之陰陽外內相乘與外因不相干涉蓋以證明上節之外內乃外因之外內因之外內與此章之不同也故曰瘧亦同法言病邪之瘧亦如陰陽勝復之相薄陰乘陽而陽乘陰也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王氷曰二者皆在新病復起謂治之而病不衰退反因藥寒熱而隨生寒熱病之新者也亦有止而復發者亦有藥在而除藥去而發者亦有全不息者方士若廢繩墨則無更新之法欲依標格則病

勢不除因藥病生新舊相對欲求其愈將奈之何
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言益
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
屬也夫粗工褊淺學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
治熱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熱
起而中寒尚在寒生五內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
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止豈知臟腑之源有寒熱
溫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
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逼行强腎之陰熱之猶可

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自萬舉萬全也故物體有
寒熱氣性有陰陽觸王之氣則强其用也夫肝氣
溫和心氣暑熱肺氣清凉腎氣寒冽脾氣兼并之
故也春以清治肝而反溫夏以冷治心而反熱秋
以溫治肺而反清冬以熱治腎而反寒蓋由補益
王氣太甚則臟之寒熱氣自多矣夫
入肝爲溫入心爲熱入肺爲清入腎爲寒入脾爲
至陰而四氣兼之皆爲增其味而益其氣故各從
其本臟之氣用爾故久服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

其類也餘味皆然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益以歲年則臟氣偏勝則有偏絕臟有偏絕則有暴夭者故曰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馬蒔曰此言正治而病不愈者以其不求之所屬或專治王氣或偏用五味也帝問治寒以熱治熱以寒乃方士不能廢之道也然以寒治熱而熱病仍在以熱治寒而寒病不去甚至新病復起者何也伯言人有五臟腎經屬水爲陰今寒之而仍熱者當取之陰經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是也心經屬火爲陽今熱之而仍寒者當取之陽經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者是也此皆求之以本經之所屬也然有治其所屬病不愈者心王於夏而復補其王氣則熱太過而水不生故雖用寒藥而熱不去也腎王於冬而復補其王氣則寒太過而火不生故雖用熱藥而寒不去也然有不治王氣而病不愈者伯言不治五味之所屬也五味入胃各歸於所喜攻之臟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惟五味偏用則五臟互

傷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故凡日久而增其氣者物化之常也今服藥氣增而又久服之則藥氣偏勝者必致臟氣偏絕而夭者有由然矣

張志聰曰此言用寒熱之不應者更有治之法也

夫寒之而不寒者眞陰之不足也熱之而不熱者眞陽之不足也是以病不解而久用寒熱偏勝之病反生故當求其屬以衰之屬謂五臟同類之水火寒熱也取之陰取之陽者謂當補其陰而補其陽也夫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平治之法也補陰以勝熱補陽以勝寒乃反佐之道也夫四時有寒熱溫凉之氣五臟有酸苦辛鹹之味五味四氣皆當和調而用之若偏用則有偏勝之患矣故偏用其寒則冬令之寒氣王矣是以服熱而反寒如偏用其熱則夏令之熱氣王矣是以服寒而反熱此用氣之偏而不和者也如偏用其苦則苦走心而

火氣盛矣如偏用其鹹則鹹走腎而水氣盛矣此用味之偏而不調者也凡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氣味久則增氣氣增則陰陽有偏絕之患矣蓋甚言其氣味之不可偏用者也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

王冰曰上藥爲君中藥爲臣下藥爲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位服飾之道當從此爲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爲君佐君者爲臣應臣之用者爲使皆所以贊成方用也三品上中下品此明藥善惡不同性用也

馬蒔曰此明君臣佐使之義所以制方而非如善惡三品之謂也帝以方制君臣爲疑伯言用藥以治病其主病而最多者爲君佐君而數少者爲臣應臣而又少者爲使此君臣佐使非如上中下三品之謂也神農分爲三品者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今曰君臣佐使特爲制方云耳

豈同於神農之說哉

張志聰曰善惡殊貫謂藥有有毒無毒之分按神農本草計三百六十種以上品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益氣延年輕身神仙者本上品以中品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有毒無毒斟酌其宜欲治病補虛羸者主中品以下品一百二十種爲佐使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除固疾者本下品本經所用氣味或用補以和調其血氣或用瀉以平治其淫邪是以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應臣之爲使非神農上中下三品之謂也二帝各有其妙用焉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凉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

帝曰善

王氷曰病之中外謂調氣之發今此答未盡故復

問之夫病有中外治有表裏在內者以內治法和之在外者以外治法和之氣微不和以調氣法調之其次大者以平氣法平之盛甚不已則奪其氣令其衰也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則熱以取之甚寒則下奪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折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故曰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守道以行舉無不

中故能驅役草石名遣神靈調御陰陽蠲除衆疾血氣保平和之候天眞無耗竭之由夫如是者蓋以舒卷在心去留從意故精神內守壽命靈長

馬蒔曰此言病分中外而治之有法也前第三十二節問病之中外何如伯以本標之義答之此復問者欲明表裏用藥之義也伯言調病氣之方必別陰經陽經陽經爲表陰經爲裏定其中外以各守其鄉病之微者則止調之而已其不止於微者則平治之其馴至於盛則奪其病氣在外則汗之

在內則下之凡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溫治涼以涼治溫隨其所屬以衰其病則法全而壽永矣

張志聰曰此總結外內之義按本篇前數章統論外淫之邪末章復論內因之病其間又有外內之交感者各有調治之法焉至於氣之寒熱溫涼味之鹹酸辛苦皆調以和平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故能使血氣正平而長有天命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四

黃帝素問四十四 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

藝術典第六十四卷

醫部彙考四十四

黃帝素問四十四

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

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

王冰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至當是治蓋布衣與血食主療殊也樹天之度言高遠之可及也四時陰陽合之言順氣序也

馬蒔曰此雷公求教之殷而帝以醫道通於三才者教之也解粗解也解有當否別有分緒明則不惑彰則通顯羣僚之情易通侯王之心難必故治有難易也樹天之度猶今云量天尺也非眞欲受此言備示天人合一之理如受樹天之度以人身合四時陰陽別列星辰日月之度則經術以彰後世益明矣疑於二皇疑當是擬二皇者伏羲神農也帝言醫道合於三才必盡知之斯可以繼先而傳後矣

張志聰曰明堂布政之宮也八窻四達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稱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隱大聖

之用心故名引雷公問拯濟生靈之道由誦而解解而別別而明明而彰皆漸積日進之功蓋天縱之聖自能先知先覺以明此道在羣僚之賢者非講習討論不能貫通於心故止可主於臣僚之位而不能至聖人之聰明睿知也樹天之度者立端表以測天之四時陰陽星辰日月之度以著於經書乃傳於後世也疑於二皇者謂上合於伏羲神農取天地之道以垂教後世上下謂天運之環轉於上下人亦應之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表裏中外也卽所謂根於中而運於外也雌雄陰陽之相合也言明乎陰陽之道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垂永久以教衆庶合於醫道論篇可傳於後世以爲保命養生之大寶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爲業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問其解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病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雷公曰臣治疎

愈說意而已帝曰三陽者至陽也積井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磒磕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井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臥者便身全三陽之病中去聲

王冰曰天爲業言三陽之氣在人身形所行居上也陰陽傳上古書名上下無常言氣乘通不定在上下也合而病至謂手足三陽氣相合而爲病至也陽井至則精氣微故偏損害陰陽之用也莫當言氣井至而不可當也井至謂手三陽足三陽氣井合而至也上爲巔疾下爲漏病三陽經脈所行也所謂井至如風雨者言無常準也夫三陽井至上下無常外無色氣可期內無正經之常所至之時皆不中經脈紀綱所病之證又復上下無常以書記銓量乃應分別爾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人愈請言深意而已疑心至陽者至盛之陽也六陽井合故曰至盛之陽積謂重也言六陽重井洪盛莫當陽氣憤鬱惟盛是爲滂溢無涯故嗌乾竅塞也陰謂臟也然陽薄於臟爲病亦上下無常定之

診若在下爲病便數赤白足太陽脈循肩下至腰故坐不得起臥便身全也所以然者起則陽盛鼓故常欲得臥臥則經氣均故身安全

馬蒔曰此言三陽并合者并於上下而諸證生也三陽太陽也業事也上下手足也正亦期也三陽在人爲表之表其尊爲父事與天同故手足太陽經不循常脈合而爲病則陽氣太盛諸部陰陽各經皆被偏害正以三陽獨至即三陽并至也其勢疾如風雨并於上則爲巔頂之疾并於下則爲泄漏之病蓋足太陽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脬絡腎屬膀胱手太陽脈起於手循臂上行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故上爲巔疾下爲漏病者二經之脈也并於內似專於外然外無可以爲期而診之并於下似專於內然內亦無可以爲期而診之不中經脈之紀難以手足爲分此皆勢如風雨故也吾言若此亦惟於書而知之耳書者即前陰陽傳也然公以僅能

說意自歉帝言三陽者至盛之陽也二經積并卽手太陽之裏爲心足太陽之裏爲腎心失神腎失志則皆爲驚大勢如疾風如碎礰九竅閉塞陽氣滂溢其盛乾其喉塞正以心腎之脈皆上通於嗌喉也此則上并於陽故病在上至於下并陰分則不常在於上而又在於下所以陽氣依薄傳爲腸澼也且如欲知此等疾者不必前證盡形而後可知凡三陽并合則必直當其心坐不得起起不得臥者便是身患三陽之病之人也

張志聰曰言非生知之聖必諷誦講解而後能明此道三陽者至陽也至陽者天之陽也富有之謂業言天之大而無外也上下無常天行健也合而病至者以天之陰陽不和合於人之病至則有陰陽偏害之大患矣此言天爲陽地爲陰在上爲陽泉下爲陰日爲陽夜爲陰一晝一夜天道遠地一周陰陽相貫上下氣交晝夜環轉之不息而人亦應之氣爲陽血爲陰火爲陽水爲陰亦晝夜環轉之不息也一陰一陽雌雄相應少陰與太陽相合

太陰與陽明相合厥陰與少陽相合故氣從太陰出注陽明陽明行於太陽太陽合於少陰少陰行於少陽少陽合於厥陰厥陰復出於太陰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若三陽井至則爲偏害之患莫當者言人之陰氣不能當三陽之井至獨至者三陽合井而爲一陽也天之風氣爲陽雨水爲陰三陽井至則陽氣上行而爲巔疾下行而爲漏泄猶天之陽氣獨盛而在下之泉水竭也若三陽井至外無陰陽出入之可期內無生陽之陰正不中經脈之紀綱故不能以脈經上下篇之書別蓋言此在氣井而不形於血脈之診也治理數也言於天地陰陽之理甚疎止可聞其大意而已至陽者謂陽之至盛而無極有如天之疾風若礮礰之雷火驟至陽盛則爲驚也九竅爲水注之氣使九竅之水氣皆竭而陽氣溢於竅中夫肺屬天而主氣與腎水上下交通陽獨盛而水液竭故使嗌乾喉塞也井於陰則使陰氣之上下無常薄於陰液則爲腸澼下痢蓋陽甚而血液將絕卽所謂下爲漏泄也三

陽者太陽也太陽者巨陽也爲諸陽主氣而與少陰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是太陽之氣在表而合於天之氣在上而合於君火之陽直當也謂三陽并至正當於心是三陽之合并於太陽也夫三陽之離合也合則爲一離則有三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起者太陽之主開也臥者陽明之主闔也坐者不起不臥少陽中樞之象也蓋言三陽之氣合則正當於心分出於形身則爲坐不得起臥之象便身全三陽之病矣此申明三陽者乃二陽合并於太陽有離而有合也上節論三陽之氣滂溢於外竅而內薄於陰此言太陽之氣正當於心而分出於形身之外

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雷公曰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爲至道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

王氷曰病傷五藏筋骨以消不明不別言病之深

重尚不明別若輕微者亦何開諭令得徧知耶世主學教之道從斯盡矣腎脈且絕則心神內爍筋骨脈肉日晚酸空也諸藏氣俱少不出者當人事萎弱不復所以然者是腎不足非傷損也

馬蒔曰此言至道之要在於五藏受傷而曷卽腎之一經以觀之也帝復曉之曰子知天下之人何以別陰陽諸經而應之四時合之五行乎公以不別不明爲歉帝遂以至道之要告之凡病傷五藏者筋骨已消於今不明不別是世主之學廢盡矣

故觀腎經將絕必惋惋然自旦至暮精志不爽也痿弱不能出人事不能殷是其證如此推之他物受傷亦猶是也

張志聰曰天下者謂人居天下何以別陰陽以應天之四時合地之五行乎合至道謂人合天地之道也人之陰陽合天之四時水火人之五藏合地之五方五行五藏之氣外合於皮肉筋骨如病傷五藏則在外之筋骨以消是以不明別陰陽之氣五藏所合之皮肉筋骨則傳世之主學盡矣蓋言

陰陽五行各有分別此論陰陽水火之氣而不病五臟之有形如所謂腎且絕是腎之水液陰氣并絕非臟傷之骨消也夫天一生水在上爲天在下爲泉天包乎地水通乎天陰陽相貫上下循環在人則太陽在上精水在下如三陽并至并於陰而上下無常薄爲腸澼則腎之精氣且絕矣惋惋驚嘆貌殷盛也古者日中爲市人事正殷至日暮陽盡而陰受氣則萬民皆臥蓋言在天之道陽氣爲陽精水爲陰晝爲陽夜爲陰在人之道三陽爲陽精液爲陰晝出爲陽夜入爲陰蓋以比天之陰陽晝出夜臥陰陽和平可長保其天年若能和於陰陽調於四時亦可壽敝天地如有陽無陰有陰無陽且斃在旦夕又焉能如天之長地之久乎是以天下萬民應天之道至陽盡而陰受氣之時驚嘆其日暮則從容不出人事不殷蓋以天之陰陽比類人之陰陽絕者絕而生者生在天之道不過陰陽亢極豈至於有陽無陰有晝無夜哉

示從容論篇七十六 從音忽下並同

張志聰曰得天之道出於自然不待勉强即孔氏之所謂從容中道聖人也故示以從容之道因以名篇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臟六腑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

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王冰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故名曰傳化之腑是以古之治病者以爲過失也

馬蒔曰此帝言雷公未能知比類之理而公果以不明自對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精水并至而陽氣傷也上章論陽氣盛而精水絕此篇論精水盛而陽氣傷陰陽水火之不可偏者也夫五藏主藏精者也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故曰腎且絕腎雖藏精而爲水藏然津液之生原出於胃腑水穀之精微脾主爲胃行其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與腎藏雌雄相合通於腦髓出於上竅而爲涕唾哭泣此人之津水所從行亦如天之精水在泉而上通於天也膽主藏津汁通於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胞者水之所由洩也悲哀者謂

心悲志悲故泣出也此言腎液之上通於心而出於上竅也雷公止知經脈之道而不知天之陰陽故帝卽於有形之臟腑形骸而問之殊不知有形之中有無形之氣也

帝曰子別試通五臟之過六腑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眞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臟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 長上聲少去聲夫並平聲

王氷曰過謂過失所謂不率常候而生病者也毒藥攻邪滋味充養試公之問知與不知爾窈冥謂不可見者則形氣榮衛也肝虛腎虛脾虛則上下篇之旨也脾虛脈浮候則似肺腎小浮上候則似脾肝急沈散候則似腎者何也以臟相近故脈象

參差而相類也是以工惑亂之爲治之過失矣猶宜從容安緩審比類之而得三藏之形候蓋浮而緩曰脾浮而短曰肺小浮而滑曰心急緊而散曰肝搏沈而滑曰腎不能比類則疑亂彌甚三藏參居言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三藏皆在鬲下居止相近也

馬蒔曰此公以三藏之虛者爲問而帝舉脈之相似者曉之欲其知比類之義也請問不知言有不知者則當請問也煩冤者煩悶也余眞問以自謬言我發問而子對不相應是我之自招其謬也吾所問者乃窈冥之理今子言上下篇則非我發問之心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彼三藏之虛不過上下篇之言耳非吾之所問也子今欲知比類之義試觀三藏相似之脈遂可以比類而觀之矣浮而緩者脾也浮而短者肺也小浮而滑者心也急緊而散者肝也搏沈而滑者腎也乃五藏之正脈也今脾脈虛浮似肺

腎脈小浮似脾肝脈急沈而散似腎此皆工之有時亂診而不能比類者也子若明從容篇以比類之則窈冥之妙得矣若夫三藏者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土木水相參而居其本虛者雖童子猶能知之必於其相參者而求相似之脈則子之當問者也

張志聰曰此帝卽有形之臟腑形骸而問之蓋以有形之中有無形之氣者也夫三藏之經脈外絡於形身上貫於心膈故皆令人體重煩冤然雷公止知經脈臟腑形骸而不知人合於天之道故責其年長而尚未知子以余眞問臟腑腸胃之有形因以自謬耶然吾問子者窈冥也窈冥者天之道也子何以經脈之上下篇以對耶夫肝腎脾者太陰少陰厥陰之三陰也脾虛浮似肺者太陰之爲開也腎小浮似脾者少陰之爲樞也肝急沈散似腎厥陰之爲闔也蓋因氣而見於脈此皆工之所時亂而不能知其因也然須從容得之從容者天之道也天道者陰陽之道也五臟者應地之五行

也此言天道而不論地之五行若夫以五臟之五行而土木水參居於下此童子之所知又何問之有

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臟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臟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夫年長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臟年少則求之於腑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熱五臟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臟也若言三臟俱行不在法也

王氷曰脈有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三臟者以知其比類也夫年之長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壯者過於內過於內則耗傷精氣勞於使則經中風邪恣於味則傷腑故求腑求經求臟之異也脈浮爲虛弦爲肝氣以腎氣不足故脈浮弦也沈石言其堅著謂腎氣內衰薄著而不行腎氣不

足故水道不行肺臟相衝故形氣消散欬嗽煩冤者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不在法言經不然也

馬蒔曰此公承帝意而遂舉病脈難明者以比類三臟帝言病在腎臟而無關於三臟也頭痛似三陽筋攣似肝骨重似脾怯然少氣似肺噦噫腹滿不嗜臥似胃與脾時驚似心與肝其脈浮而弦似肝切之石堅似腎此證脈之難解者也故公欲以三臟而比類之帝言從容篇中有之大凡年之長者過於味六腑所以受物者也故當求之於腑以知其病年之少者難於役經脈所以任勞者也故當求之於經以察其傷年之壯者縱於慾五臟所以藏精者也故當求之於臟以驗其衰卽前諸證與脈正當求之於腎臟也而子以三臟比類則失之矣何也八風苑熱爲外感五臟消爍爲內傷內外之邪轉相傳受今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蓋浮脈爲虛弦則肝風入之非腎氣不足而何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蓋腎本宜沈而堅著如石非腎氣不行而何其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

索致然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正以腎脈上通於肺子虛上竊母氣故氣逆則然也至於頭痛者水虧火炎也筋攣者腎水不能滋筋也骨重者腎主骨也噦噫者腎脈上貫肝鬲也腹滿者腎脈入腹也時驚者腎神爲志志失則驚也不嗜臥者經脈篇云腎病痿厥則不嗜臥而今非痿厥則精衰不嗜臥也此乃一人之氣病在一臟若言三臟俱行非診病之法也吾告子以比類之法而子欲以無關三臟者比類一臟眞失之矣

張志聰曰厥陰根起於大敦其經氣與督脈上會於巔頂而主筋頭痛筋攣厥陰經氣之爲病也少陰根起於涌泉爲生氣之原而主骨骨重少氣少陰經氣之爲病也少陰根起於隱白與胃以膜相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太陰經氣之爲病也是以脈浮開脈也弦者樞脈也石堅闔脈也雷公不解其因故復問以三臟之脈證以知其比類於窮冥焉從容者氣之謂也三陰者長女中女少女也太陰爲長女故當求之於腑腑陽而主開也少陰

爲少女故當求之於經經氣內連臟腑外絡形身主外內出入之樞也厥陰處於兩陰中之交盡故爲中女是以求之於臟臟陰而主闔也此因三陰之氣而見證之頭痛筋攣脈之浮弦而石故當求之於三陰氣之開闔樞若止論其脈證非從容之謂也夫三陰之氣離則爲三合則爲一一者精水之少陰也夫三陽之氣合并於太陽者天之陽也是以三陰之氣合并於少陰少陰者在下之精水也蓋合而爲一陰一陽者天之道也離則爲三陰三陽者人之道也人道通於天道皆可分而可合者也八風菀熱人之陽氣行於上下四旁也五臟消爍傳邪相受謂五行之氣運於天地之中有相生而有勝尅也夫浮而弦者此腎氣之出於肝脾而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肝脾之氣下歸於腎主腎氣內著也夫在泉之水隨氣而運行於天表是以怯然少氣者乃水道不行故使形氣之消索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上逆於心肺也此五臟之三陰總歸於一氣一氣而復貫通於五臟者也知

天道之氣交陰陽之離合而後能從容中道若言肝脾腎三臟俱行不在陰陽離合之法也

雷公曰於此有人四肢懈墮喘嗽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冲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也四支懈墮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爲使眞臟壞決經脈旁絕五臟漏泄不卹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是謂至道也 解懈同墮惰同化之冥冥之化當作托

王氷曰以爲傷肺而不敢治是乃狂見法所失也

鴻飛冲天偶然而得豈其羽翮之能哉粗工下砭石亦猶是矣經謂經脈足太陰絡支別者入絡腸胃是以脾氣外絕不至胃外歸陽明也二火謂二陽臟三水謂三陰臟二陽臟者心肺也以在鬲上則三陰臟者肝脾腎也以在鬲下故然三陰之氣上勝二陽陽不勝陰故脈亂而無常也土主四支故四支解墮脾精不化故使之然腎氣逆入於胃故水氣并於陽明泄謂泄出也然脈氣數急血溢於中血不入經故爲血泄以脈奔急而血溢故曰血無所行也知不明言所識不明不能比類以爲傷肺猶失狂言耳夫肺氣傷則脾外救故云脾氣不守肺臟損則氣不行不行則胃滿故云胃氣不行使也眞臟謂肺臟也若肺臟損壞皮膜決破經脈旁絕而不流行五臟之氣上溢而漏泄者不衂血則嘔血也何者肺主鼻胃應口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今肺臟已損胃氣不清血不上衂則下流於胃中故不衂出也然傷肺傷脾衂血泄

血標出且異本歸亦殊故此二者不相類也是以傷肺傷脾形證懸別譬天地之相遠如黑白之異象也是猶此也言雷公於此見病疎者是吾不告子比類之道故自謂過也若明引形證比量類例合從容之旨輕微者亦不失矣何哉以從容之道至妙者也從容上古經篇名

馬蒔曰此有證脈相似者公以爲傷肺而帝則爲傷脾此眞未得比類之義也上文言病在一臟難以三臟比類公遂卽一臟之病以言之有人四支懈惰欬喘則血泄是病之似肺者也脈浮大而緊是脈之似肺者也公雖以爲傷肺猶未敢治彼粗工治以砭石多出其血血止身輕此所以疑而問也帝言子所能治人亦皆知然以此等病而屬之於肺則失之矣彼粗工以砭石愈之譬如鴻飛冲天亦偶然耳夫古昔聖人治病雖循守法度援物比類然必托之冥冥不滯形迹正所謂觀其冥冥也循手經以及足經何必固守經法今子所言乃傷脾也非傷肺也夫脈浮大而虛者是脾氣內傷

外溢內絕去內胃腑而歸外胃經故脈之浮大而虛者如此且言人之脈亂無常者何也正以二陽臟者心肺也在鬲上爲陽曰二火三陰臟者脾肝腎也在鬲下爲陰曰三水惟二火不能勝三水是以水火相擊脈亂無常也子以脾病爲肺病豈以脈亂之故而誤言歟若夫所謂四支懈惰者正以脾主四支而脾之精氣不行於四支也喘欬者正以欬則氣急則血不行於經而泄於外也此本以腎不能主水水氣并歸於胃也喘欬則血泄者

傷脾而子以爲傷肺由其失於狂見而不引比類知之不明故耳試以傷肺言之肺經受傷土氣被竊故脾不能守而胃不能清肺經經脈之氣不爲所使其眞臟已壞經脈旁絕肺爲臟長五臟氣泄不爲衄而出於鼻則爲嘔而出於口比之傷脾大不同也子今所言譬如天地不分其形理白黑不辨其眞僞是失也吾以爲子曾知此故不告子今子不知非吾不告之故乎子當明引比類從容等篇大義觀之則診病必易輕名曰診輕

吾向所謂至道之要正謂此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復申明腎之精水貫乎地中而上通於天也夫地居人之下大氣舉之無所馮依而水天運轉於地之外然復通貫於地之中上與天氣相交而爲雲爲雨是以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於此有人者言卽於此腎臟而有人病四支懈墮諸證也此何物者言如此之病當以何物比類也夫四支懈墮脾土病也喘欬者水氣幷於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粗工之所用砭石而病愈者治在經脈也故子之所能亦多知治經脈之法若夫一臟之精氣貫通於中土上乘於肺金則子與此病之大義失之矣是以聖人之治病循陰陽之法度引物比類譬以鴻飛亦冲於天蓋鴻乃水鳥或漸於干或漸於陸而冲於天是鴻之有序而漸進於上猶在下之精水通貫於地中而上交於天猶人之腎精中貫於脾胃而上合於肺也故聖人察造化之冥冥循水天之上下又何必僅守其經乎夫肌肉腠理主氣分經脈之中主

血分脾土之氣通會乎肌腠陽明之氣循行於脈中脾氣外絕者不行於肌腠也脾與胃以膜相連雌雄相合去胃外歸陽明者去中胃而外歸陽明之經也二火者心之君火心主包絡之相火三水者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是地之水濕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通天之寒水也腎爲水臟天一之癸水也夫三水太盛則火不能勝之是以脈亂無常蓋心主血心主包絡主脈水井於脈中而君相之陽不能勝故脈亂而血妄行也四支懈墮者

脾土之精氣不行於肌腠也喘欬者下焦之水氣井於陽明之經也血泄者水氣井於脈中則脈急而無所循行故血妄行而下泄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其比類之義而以狂論也不援物比類是以知之不明也蓋言腎精之上交於肺者必由中土而上也今反乘於脈中故君相之火傷也上章論三陽井至而精水絕此言三水盛而火不能勝天地水火陰陽之氣宜和平而不宜偏勝者也水邪之直傷於肺者由土崩而水泛也脾氣不守土

壞而不能制其水矣胃氣不清水邪之入於胃矣胃氣傷故經氣不爲使眞藏者脾腎之藏眞也壞決者土壞而水決也胃主經脈水入於胃是以經脈旁絕五藏主藏精者也土分王於四藏土氣不守是以五藏之津液皆爲之漏泄與傷寒論之所謂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之義相同水在胃則嘔在肺則衄此水邪直傷於胃肺與鴻漸之循序而冲天者不相類也按下焦之精水上通於肺者先滲入於脾土之濕氣上蒸而爲雲肺之天氣下降而爲雨乃地天之交泰也上論脾氣歸於陽明以致水隨氣而亦走於經脈此言脾氣不守眞藏壞決致水邪直上二者皆失天地自然之道也無形者氣也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乃無形之氣通會於中有形之水滲灌於內猶地之有理路水氣通灌於中故掘地而得泉也是以人之形身譬如天有無形之氣地有無形之理水隨氣而滲灌於中復上交於天也乾爲金白者金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吾以子知之故不告子子止以經脈之上下篇

而論是與黑白之理相去遠矣與吾所論窈冥之道失之過矣今明引比類從容是謂至道其於經脈之論宜輕而重在天之大道是以名曰診輕按以上二篇論天地之道合人之水火陰陽以人之陰陽不和復證天地之道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

馬蒔曰疏陳也內有五過故名篇

張志聰曰五者在內五中之情而外見於色脈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

王冰曰嗚呼遠哉嘆至道之無極也閔閔乎言妙用之不窮也深淵淸澄見之必定故可測浮雲縹寓際不守常故莫知愼五過則敬順四時之德氣矣然德者道之用生之主故不可不敬順之也蓋天降德氣人賴而生主氣抱神上通於天未經師授心匪生知功業微薄故卑辭也

馬蒔曰此帝以五過四德告公而公以未聞爲對也

張志聰曰此論診道亦當合於天道也夫人之氣爲陽精水爲陰衛爲陽營血爲陰陰陽和平而後血氣乃行經脈乃勻故當先度其志意之得失飲食居處陰陽喜怒然後察其色脈斯得萬舉萬全而無過失之咎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言天道之難明也惟聖人從容得之施於仁術垂於後世爲萬民式副功也四德謂天之四時有生長收藏之德化如不知四時陰陽逆從之理是謂四失矣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

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
井醫工診之不在臟腑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
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
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
亦治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
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
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
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善
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
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
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
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
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
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
緒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臟空
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常富大傷斬筋絕
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
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

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工此治之五過也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腑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中去聲下同樂並音洛菀鬱同解懈同少長並去聲

王冰曰脫營者神屈故也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眷慕志結憂惶故雖不中邪而病從內生血脈虛減故名曰脫營富而從欲貧奪豐財內結憂煎外悲過物然則心從想慕神隨往計榮衛之道閉以遲留氣血不行積并爲病故名曰失精此病初由想戀所爲故未居臟腑事因情念所起故不變軀形醫不悉之故診而疑也次則氣血相逼形肉消爍故身體日減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及病氣深穀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洒洒寒貌病深者由血爲憂煎氣隨悲減故外耗於衛內奪於營也失謂失

問其所始也蓋以飲食居處有不同故必問之也
喜則氣緩悲則氣消然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
故精氣竭絕形體殘毀心神沮喪矣怒則氣逆故
傷陰喜則氣緩故傷陽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
經絡則神氣殫散去離形骸矣愚醫不知喜怒哀
樂之殊情槩爲補瀉而同貫則五臟精華之氣日
脫邪氣渾濁而乃并於正眞之氣矣奇恆謂氣候
奇異於恆常之候也從容謂分別臟氣虛實脈見
高下幾相似也如示從容論曰脾虛浮似肺腎小
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此皆工之所宜從容分別
而得者至於貴則形樂志樂賤則形苦志苦苦樂
殊貫故先問也封君卑也封君敗傷降君之位封公卿也及
欲侯王謂情慕尊貴而妄爲不已也精神內傷身
必敗亡乃憂惶煎迫怫結所爲也皮焦筋屈痿躄
爲攣以五臟氣留連病有所并而爲是也嚴謂戒
所以禁非也動所以令從命也外爲柔弱言委隨
而順從也然戒不足以禁非動不足以從令委隨
任物亂失天常病且不移何醫之有終始謂氣色

也脈要精微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明知五氣色象終而復始也餘緒謂病發端之餘緒也切謂以指按脈也問名謂問病證之名也男子陽氣多而左脈大爲順女子陰氣多而右脈大爲順故宜以候常先合之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菀謂菀積思慮結謂結固餘怨夫間親愛者魂遊絕所懷者意喪積所慮者神營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而不行恐懼者蕩殫而失守盛忿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殫散而不藏由是八者故五臟空虛血氣離守工不思曉又何言哉斬筋絕脈言非分之過損也身體雖以復舊而行且令津液不爲滋息也何者精氣減耗也澤者液也陽謂諸陽脈之六腑今非分傷敗筋脈之氣血氣內結留而不去薄於陽脈則化爲膿久積腹中則外爲寒熱粗工不知寒熱爲膿積所生以爲常熱之疾槩施其法數刺陰陽經脈氣奪病甚故身體解散而不用四支廢運而轉筋如是故知死日有期也夫診不備三常療不愼五過不求餘緒不問持身亦爲粗略

之醫有是五者但可名受術之徒烏足以通悟精微之理以人間之事尚懵然也觀聖人之治病備識如此工宜勉之

馬蒔曰此帝示以五過而末卽聖人之治病者勉之也人有嘗貴後賤眷念故位雖不中邪病從內生營氣者陰氣也陰氣已脫名曰脫營亦有嘗富後貧悲傷故物名曰脫精五氣者五臟之精氣也留連并病二者得病之初臟腑難據軀形不變醫診而疑不知病名不敢妄擬既而身體日減氣虛無精漸至病深無氣陽衰畏寒覺洒洒然有時而驚病深如此以其外衛內營俱已耗奪故也此治病者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昔今飲食居處苦樂素暴先後皆能致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且怒則氣逆故暴怒傷陰喜則氣緩故暴喜傷陽陰陽受傷厥逆氣上故脈滿形脫愚醫不諳補瀉之法罔知得病之情使彼精華日脫邪氣日并此治病者之二過也古經有比類奇恆從容諸篇皆至道之要如前示從容論者其大略也善爲

脈者知之爲工而不善脈者不知爲失此治病者之三過也世有貴者有賤者有封君敗傷及希至王侯者診脈當用此三常之法彼故貴脫勢與始富後貧之士本皆不中邪也內必傷其精神外必敗其身體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須力禁其非嚴以制之今既不能嚴以動其神氣又從而順之以亂其常性所以病不能移而此工醫事亦未能行也此治病者之四過也凡診者五色生尅必分終始病勢相因必知餘緒又必切其脈體問其病名合其男女凡離絕菀結憂恐喜怒致使五臟空虛血氣離守此皆內傷之證候也工不能知奚取其術況病人者嘗富大傷筋若斬而脈若絕身體雖行而津液無絕息故敗結歸陽積成膿血發爲寒熱彼粗工亟刺陰陽適使身體四支解散轉筋去此不遠當此之時唯言死日眞陋工也此治病者之五過也若此者正以受業不通不明人事故耳思昔聖人之治病也則不然上知天道下知藥石中知人事所以診病之下能副萬民之望也

張志聰曰此病生於志意而不因於外邪也夫嘗貴後賤嘗富後貧則傷其志意故雖不中邪而病從內生夫脾藏營營舍意腎藏精精舍志是以志意失而精營脫也五氣留連謂五臟之神氣留鬱於內而不得疎達并者謂并病於五臟也五臟之氣外合於皮肉筋骨是以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言氣生於精精生於氣精氣之并傷也洒洒消索貌蓋以爲久嘗之富貴不意失之故時驚也此病不在軀形精氣日虛營衛日耗卽有良工不知因名此治之一過也夫味歸形氣歸精味傷形氣傷精熱傷氣寒傷形樂者必過於溫飽苦者必失於饑寒是以飲食失節寒溫失宜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矣喜怒不中則陰陽不和而厥氣上行脈滿去形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肌膝氣分爲陽經脈血分爲陰陰陽和平則營衛血氣上下循環外內出入如暴喜傷陽則氣并於陽而爲厥逆暴怒傷陰則血并於陰而爲脈滿蓋肌形之血氣并於脈中故謂滿

脈去形也盛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致使精華日脫陰陽寒熱之邪氣相幷此治之二過也夫行奇恆之法以太陰始五臟相通移皆有次神轉而不回者也病則各逆傳其所勝回則不轉乃失其相生之機故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得之爲工不知治之三過也夫比類者言候五臟脈氣之順逆以比類奇恆之脈或順或逆也工以診脈之順逆不必比類奇恆故曰此診之不足貴故善診者當先察其精氣神而後切其血脈也封君敗傷故貴脫勢及欲侯王而不可得此憂患緣於內是以精神內傷靈樞經曰憂恐忿怒傷氣是三者皆不能守而失其常矣始富後貧則傷其志意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營衛調志意和則筋骨健强腠理緻密故傷其志意則精神不能內守外爲筋骨攣躄之病營衛不調腠理不密故外爲柔弱而三者亦失其常矣嚴窮究也動神謂運動其神移者移精變氣也靈樞終始篇曰謹奉天道

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小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人迎與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凡診者必知終始餘緒謂更知灸刺補瀉之緒端當合男女

謂鍼刺之要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也左爲人迎而主血右爲氣口而主氣離絕者言陰陽血氣各有左右之分別也是以血氣皆病則氣鬱於右而血結於左蓋因憂恐傷右部之肺腎喜怒傷左部之心肝以致五臟空虛血氣各離其所守之本位工不知人迎氣口有陰陽氣血之分又何術之語哉夫病在左而及於右陰陽血氣之相乘也天一生水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腎主藏精肝主藏血心主生血故左三部皆主血而爲陰地二生火命門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火乃先天元炁脾胃主生氣肺主周身之氣故右三部主氣而爲陽如病在陰者久則陰病極而歸於陽病在陽者久則陽病極而歸於陰故終始篇曰病先起於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於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此左右陰陽之相乘而醫之又不可不知也如嘗富而一旦喪其資斧則大傷其神魂是以心主之脈肝主之筋有若斬絕此傷左之血脈也然右關之脾臟未傷故身

體尚復能行令命也澤液也謂肺腎所主之精氣
未傷而尚生長之不息也然病雖先起於陰久則
將及於陽故傷敗心肝之血而結於左則留薄於
氣分而復歸於陽左右血氣皆傷而膿積寒炅也
靈樞經曰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
從地出結微之所生也又曰寒氣化爲熱熱勝則
腐肉而爲膿此因傷陰而留薄歸陽是以膿積於
陰陽寒熱之間夫陰陽血氣俱傷補陽則陰竭瀉
陰則陽脫如是者止可飲以甘藥而不宜灸刺粗
工不知亟刺陰陽以致身體解散則脾氣傷矣四
支轉筋則胃氣絕矣夫脾胃者五臟之生原生氣
已絕喪無日矣即有良醫不明陰陽相乘之道不
問受病所發之因止知陰陽壞而與之死期此亦
爲粗工蓋不能審其因而施救治之法也凡此五
者皆發於五中而不因於外感醫者當知天地陰
陽之氣日用事物之常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順之
則志意和調逆之則苛疾暴起此皆受術不通人
事不明致有五者之責故診脈之道當外合天地

陰陽四時經紀內通五臟六腑雌雄表裏或宜於灸刺砭石或當用藥石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審貴賤貧富之情察少長勇怯之理脈各有分部病發有原始候四時八正之氣明三部九候之理診道始備而必副矣

治病之道氣內爲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臟菀熟癰發六腑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

王氷曰凡治病之道必在於形氣之內求有過者是爲聖人之寶也求之不得則以臟腑之氣陰陽表裏而察之守數謂血氣多少及刺深淺之數也據治謂據穴俞所治之旨而用之也但守數據治而用之則不失穴俞之理矣熟熱也五臟積熱六腑受之陽熱相薄熱之所過則爲癰矣失常謂失經常正用之道也與經相明謂前氣內循求俞會之理也上經言氣之通天下經言病之變化此二

經揆度陰陽之氣奇恆五中皆決於明堂之部分也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五中者謂五臟之氣色也夫明堂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長短故曰決以明堂也審於終始者謂審察五色凶王終而復始也夫道循如是應用不窮萬舉萬當故可以橫行於世矣

馬蒔曰此言治病之道以氣爲寶又求之表裏俞理經旨氣色可以橫行天下矣人身之中唯氣而已宗氣者大氣也猶天地之有太極也衛氣者陽氣也猶太極之靜而生陰也天地間惟氣以爲升降而水則從氣者也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水不得而與也故潮之往來特隨氣耳非潮自能然也人身亦惟以氣爲主而血則猶水不可以血卽爲氣也彼謂血卽爲營者非經旨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以奉生身則營氣始能化血焉可以血爲營耶帝知此義乃總指而示之曰治病之道氣內爲寶眞萬世醫旨之格言

也循求其理卽所論之義是也或求之不得則求之諸經表裏之病脈求之諸經表裏之俞穴肉理斯爲上術也然上經下經中有揆度陰陽奇恆五中諸篇無不悉知大義又卽明堂部位五色生尅休旺明之則此醫者可以橫行天下矣

張志聰曰此論鍼刺之道當以內氣爲寶循求其脈理求之不得其病在表裏之氣分矣鍼經曰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蓋鍼刺之道取皮脈肉筋骨之病而刺之故求之俞理不得其過在表裏之皮肉筋骨矣守數謂血氣之多少及刺淺深之數也鍼經曰刺之害中而不去則泄精不中而去則致氣泄精則病益甚而恆致氣則生癰瘍又曰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病深鍼淺病氣不瀉支大爲膿夫在內者五臟爲陰六腑爲陽謂菀熱在內而癰發於在外之皮肉間也診病不審謂不審病者之情故爲失常上經言氣之通於天下經言病之變化揆者方切求之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奇恆之病發於五

中五臟之色見於明堂審其臟腑經脈之始三陰三陽已絕之終謹守此法則無往而非道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五

黃帝素問四十五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

藝術典第六十五卷

醫部彙考四十五

黃帝素問四十五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

馬蒔曰內有四失故名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

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少去聲

王冰曰外謂色內謂脈也精神不專於循用志意不從於條理所謂粗略揆度失常故色脈相失而時自疑殆也

馬蒔曰此公以醫事不能十全者由於精神志意之未及也十全者卽上文全十之義也

張志聰曰謂持診之道謹謹守神志始得其情無有過失方爲十全雜合言不專一也持診者當守其精神調其志意內得於心而外應於手如失此精神志意故時殆而不能十全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也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識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

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
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
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
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
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
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
明爲晦中並去聲
葆同保

王氷曰脈要精微論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
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
陽有時與脈爲期又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
有紀從陰陽始由此故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爲
一失矣不終師術惟妄是爲易古變常自功循己
遺身之咎爲二失也貧賤者勞富貴者佚佚則邪
不能傷易傷以勞勞則易傷以邪其於勞也則富
者處貴者之半其於邪也則貧者居賤者之半例
率如此又勇者難感怯者易傷二者不同蓋以其
神氣有壯弱也觀其貧賤富貴之義則生之薄厚
形之寒溫飲食之宜理可知矣不知比類用必乖

違適足以汨亂心緒豈通明之可望乎故爲三失也憂謂憂懼患謂患難飲食失節言甚飽也起居過度言潰耗也或傷於毒謂病不可拘於臟腑相乘之法而爲療也卒持寸口謂不先持寸口之脈和平與不和平也然工巧不備四術故診不能中病之形名是合經而妄作粗略故爲四失也夫工之得失卽爲世人之毀譽雖千里之外可至也然其不明尺寸之論診當以何事而見知於人耶治王也葆平也言診數當王之氣高下而爲比類之原本使不能深學道術而致診差違不中五脈百病之所始徒申怨謗之詞遺過咎於師氏也夫不能修學至理乃衒賣於市塵是謂棄術於市或百慮而一得何自功之有耶窈窈冥冥言元遠也至道元遠誰得知之擬於天地言高下之不可量也配於四海言深廣之不可測也然不能曉論於道則受明道而成暗昧也

馬蒔曰此正以四失示公而戒其不可以明爲晦也第一失者不知陰陽逆順之理也凡陰陽逆順

之理非止一端左手人迎爲陽春夏洪大爲順沈細爲逆右手氣口爲陰秋冬沈細爲順洪大爲逆男子左手脈大爲順女子右手脈大爲順外感陽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內傷陽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陰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又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也第二失者不受師術之正妄效雜術之邪以非爲是苟用砭石也第三失者不適病人之情不明比類之義也第四失者不究始時致病之由妄持寸口之脈不中病情僞指病名也是以世人之言遠馳千里之外至於尺寸之切人事治數之道從容和保之術全未知之雖輕持寸口而診不中百病隨起始以自怨井咎於師晚矣此所謂治不循理術棄於市偶有所愈愚心方且自得是數者皆本明之道而使之自晦也見亦左矣

張志聰曰陰陽之理有順有逆診者不知治之失也鍼砭之道必得師傳忌務雜術若自詡功能必

遺身咎夫用鍼之道當適人貧富貴賤之所居則知形志之苦樂矣薄厚謂肌肉之厚薄鍼經曰肌肉瘦者易於脫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年質壯大血氣充盈皮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此形之寒溫也又曰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故當適飲食之所宜勇者謂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刺

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怯者謂嬰兒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日再可也比類者比類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道不明此道足以自亂此治之三失也若持診之道不得人之志意苦樂飲食起居或偏傷於五氣五味之毒不審問而失言此數者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醫反爲粗工所窮此治之四失也然世人多誇大其語而不明寸尺之微失寸尺之毫釐而有千里之謬蓋人之日用事物飲食起居莫不有理如失

其和平皆能爲病診無人事之審是忽近而圖遠
也葆寶同言治診之道惟天理人事之爲葆也夫
不明五脈百病之診此皆受師不卒更自爲功精
神不專志意不理如棄術於市招衆人之所怨惡
也設妄治之而或有時愈庸愚之心以爲自得此
亦行險以徼倖耳豈眞學問之功哉窈窈冥冥天
之道也復嘆其診治之道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
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言道大之難明也
四海謂地居水之中天運於地之外夫天有日月
星辰之晦明人有晝夜出入之血氣如不受師之
傳諭不明道之體原是以天道之明而爲晦矣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

馬蒔曰首節有陰陽之類故名篇

張志聰曰謂三陰三陽之各有類聚因以名篇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臟最貴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臟最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

王冰曰孟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觀八極謂視八

方遠際之色正八風謂候八方所至之風朝會於太乙者也五中謂五臟東方甲乙春氣主之青色內通於肝故曰青中主肝也然五行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五積而乘之則終一歲之數三百六十日故云治七十二日也夫四時之氣以春爲始五臟之應肝臟合之公故以其臟爲最貴從容謂安緩比類也帝念脈經上下篇陰陽比類形氣不以肝臟爲貴最其下也

馬蒔曰此雷公以陰陽諸經惟肝爲貴而帝則非之也五中者古經篇名公言春主甲乙其色青內主於肝肝治七十二日是肝脈主時爲一歲之首其臟宜爲最貴帝言卽念上下經有陰陽從容諸篇則爲最下者也

張志聰曰此論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五臟之氣合於三陰三陽三陰三陽之氣上通於天道也夫天道者昭昭爲陽冥冥爲陰春夏爲閧秋冬爲闔寒暑往來爲樞其合於人也三陽爲陽三陰爲陰太陰太陽爲開陽明厥陰爲闔少陰少陽爲樞肺主

氣而上合昭昭腎主水而下合冥冥蓋在天四時之氣通於人之陰陽陰陽之氣內合五臟五臟之氣外見於經脈非經脈之主時也故帝責其最下何臟最貴者意謂肺主氣腎主水以二臟合天道之最貴也

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此知五臟終始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王冰曰經謂經綸所以濟成務維謂維持所以繫天眞游謂游行部謂身形部分也故主氣者濟成務化穀者繫天眞主色者散布精微游行諸部也觀其經綸維繫游部之義則五臟之終始可知矣

三陽太陽二陰少陰也少陰與太陽爲表裏故曰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厥陰厥陰猶盡也以陰盡爲義也徵其氣王則朔適言其氣盡則晦既見其朔又當其晦故曰一陰至絕作朔晦也然徵彼俱盡之陰合此發生之木以正應五行之理而無替循環故云却具合以正其理也

馬蒔曰此言六經爲人身之表裏而其意似以太陽太陰爲貴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爲人身之大經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從鼻起下咽分爲四道并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爲人身之維繫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起自外眥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別脈六道上下爲人身之遊行諸部者也曰經曰維曰游部此可以知五臟終始賴此三經以爲之表也故三陽爲之表則二陰爲之裏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二陽爲之表則三陰爲之裏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一陽爲之表則一陰爲之裏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靈樞陰陽繫日月篇云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俱盡故曰厥陰厥者盡也而應之者戌亥則一陰幾於絕矣豈知一陰至絕而有復作之理朔晦相生之妙具於其中蓋陰盡爲晦陰生爲朔氣盡爲晦氣生爲朔既見其晦又見其朔厥陰之絕而復作合當以彼晦朔之妙而正厥陰之理也

張志聰曰七日取七日來復天道運轉之義三陽者天之道也在天爲至陽應於四時有春夏之開秋冬之闔寒暑往來之樞合之於人太陽主開而爲經陽明主闔而爲維少陽主樞而爲游部以此而知五臟之終始蓋因天之四時以應肝木之主歲首腎水之主歲終也夫經者徑也維者絡也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星爲陰是天之陽而又分陰陽也太陽主開而爲陽故三陽爲

經陽明主闔而爲陰故二陽爲維是人之陽而又分陰陽也游部者游行於外內陰陽之間外內皆有所居之部署三陽者太陽也乃至陽之氣而主表二陰者少陰也乃至陰之氣而主裏一陰者厥陰也厥陰爲陰中之少陽乃陰盡而陽生是以一陰至絕作晦朔觀之却具合陽生於陰陰陽消長之理夫月始生則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廓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人之肌肉衛氣隨月之消長從陰

而復生長於外也是以
而始朔上節論陰陽之經緯以知五臟之始終此
以月之晦朔以應人之表裏陰陽生長虛實蓋月
行一月而一周天也

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
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
陽之論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
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
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
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
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
鉤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

王氷曰未能明言未明氣候之應見也太陽者陽
氣盛大也太陰謂寸口脈氣所行太陽之脈洪大
以長今弦浮不沉則當約以四時高下之度而斷
決之察以五臟異同之候而參合之以應陰陽之
論知其臧否兩陽合明故曰二陽者陽明也鼓謂

鼓動陽明之脈浮大而短今弦而沉急不鼓者是陰氣勝陽木來乘土也然陰氣勝陽木來乘土而反熱病至者是陽氣之衰敗也猶燈之焰欲滅反明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陽氣未大故曰少陽人迎謂結喉兩旁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脈動應手者也弦謂少陽之脈今急懸懸不絕是經氣不足故曰少陽之病也懸謂如懸物之動搖專獨也言其獨有陰氣而無陽氣則死三陰者太陰也諸脈皆至手太陰者何耶以是六經之主故也六經謂三陰三陽之氣皆交會於氣口也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控引於心而為病也楊上善云肺脈浮濇此謂平也今見伏鼓是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脊屬腎上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神也二陰謂足少陰腎之脈別行者入跟中以上至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上至於肺其氣歸於膀胱外連於脾胃若一陰獨至肺經氣內絕則氣浮不

鼓於手若經不內絕則鉤而滑也陰見陽脈陽見陰脈故云乍陰乍陽也所以然者以氣交會故爾當審比類以知陰陽也夫脈氣乍陰見陽乍陽見陰何以別之當以先至爲主後至爲客也至謂至寸口也

馬蒔曰此言六經之脈皆會於寸口而可以決死生也所謂三陽者卽前太陽也其脈會於手太陰肺經之寸口太淵穴夫太陽之脈洪大以長今弦浮而不沉當決以四時高下之度察以心神推悟之機合以陰陽篇中之論而吉凶之可也所謂二陽者卽前陽明也其脈亦至於手太陰肺經之寸口夫陽明之脈浮大而短今弦而沉不復振鼓是陰氣勝也候熱來已病陰氣來乘陽土也此皆死脈死證也所謂一陽者卽前少陽也其脈亦至於手太陰肺經之寸口而又上連於人迎之動脈卽胃經穴名也在結喉兩旁一寸半動脈應手據六節藏象論靈樞禁服五味四時氣等篇其脈見於左手寸部夫弦爲少陽之脈今急懸太甚而不絕

是經氣不足乃少陽之爲病也懸者如懸物之搖動也然此乃陽部見陽脈而猶有可生若專有陰脈來現則死矣所謂三陰者在手則爲手太陰肺經也爲手足六經之所王正以百脈朝會皆交於手太陰經也夫太陰之脈浮濇爲本今見伏脈又似鼓不浮是腎脈干肺也腎之神爲志肺虛則腎虛其志亦空虛無依耳曰上空者蓋腎神上薄也曰志心者志雖腎之神而實心之所之之謂也所謂二陰者卽前足少陰腎經也其脈亦至於肺之寸口所謂一陰者卽前足厥陰肝經也一陰亦至於肺經之寸口夫厥陰之脈弦弱而長今獨至肺經其經氣若絕則脈氣浮而不鼓或未絕則鉤而兼滑尚有陽氣在也此六脈者或陰脈見陽或陽脈見陰正乍陰乍陽也蓋由陰陽之氣交相連屬互爲合并紕繆通貫於五臟之間其氣相合故也然以何脈爲主何脈爲客須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客陽脈先至陰脈後至則陽爲主而陰爲客陰脈先至陽脈後至則陰爲主而陽爲客此乃診

法之要耳

張志聰曰此言太陽之氣在表而合於天在上而應於日與手太陰少陰之相合也手太陰者肺也肺主表而主天心乃君火之陽以應日太陽之氣生於水中肺主氣而發原於腎是以三陽脈至於手太陰則陰陽相合皆從陰而樞出於陽也弦者樞脈也浮而不沉者太陽太陰之主開也決判斷也以此而察度之以心合之正合於陰陽之類論蓋太陽主表肺主皮毛應天氣之包乎地之外是太陽與手太陰之同類也太陽之氣坎中之滿也少陰與太陽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猶日之隨天氣而遶地環轉是太陽與手少陰之同類也故以此察其陰陽斷其行度正合於陰陽之論陰陽類論論天之道也若二陽與手太陰少陰之不相類也二陽者陽明也陽明主闔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者太陰之開反從陽明之闔不能鼓動而外出也是以見至而爲陽明太陰之病者皆死蓋太陰之氣主開而反沉是天氣之不運行矣

陽明主清凉之金氣反爲炅熱所傷是以二氣皆
死乃陰陽類而不相合者也炅者日中之火氣也
此言陽明之氣不與天氣相合而亦不與太陽之
相合也夫一陽與手太陰之不相類也一陽者少
陽也少陽主樞樞者從陰而出於陽從陽而入於
陰外內出入之無息者也如至手太陰上連人迎
弦急不絕者少陽惟從太陰之開而不能樞轉復
入此少陽爲太陰之所病也如專於陰而不能樞
出於陽是少陽之氣絕於內矣三陰者五臟六經
之所主也五臟內合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火
地之陰陽也太陰者脾土也三陰之氣交於太陰
猶六氣之歸於地中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
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
故脈伏鼓而不浮乃六氣伏鼓於地中而不浮於
外是以上空志心謂不及於心腎也二陰者少陰
也少陰主水二陰至肺者肺腎之相合也其氣歸
膀胱者陰陽雌雄之相應也外連脾胃者水津通
貫於地中也上節言太陰之土氣不及於心腎此

言二陰之氣上通於天下歸於泉中復通貫於地中蓋言少陰之氣與手足太陰足太陽陽明之相類也一陰者厥陰也厥陰爲陰中之生陽是以經絕者陰脈之伏於內也氣浮者生陽之氣浮於外也不鼓者厥陰之主闔也不鉤者厥陰主相火而非心火也滑者陰陽經氣外內出入之相搏也此承上文而言二陰之氣與肺藏脾胃膀胱相通是少陰之有類聚也厥陰乃陰中之少陽爲一陰之獨使故曰一陰獨至謂一陰之無類聚也六脈手足三陰之六脈也乍陰乍陽者謂陰中有陽或陰或陽之交至也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於陰陽者謂六經之氣屬陰屬陽交相合并互通五藏五藏之氣合於五行之陰陽也然心腎二藏並主少陰脾肺二藏並主太陰肝與包絡並主厥陰原無手經足經之別不過以先至爲主後至爲客如心之陽脈先至即以心爲主而腎爲客腎之陰脈先至即以腎爲主而心爲客乍陰乍陽或先或後各有主客之類合也前三陽爲經節論陽中有陰此論

陰中有陽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頗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

王氷曰公言臣所頗今從容之妙道以合上古從容而比類形名猶不知陰陽尊卑之次不知雌雄殊目之義請言其旨以明著至教陰陽雌雄相輸應也父所以督濟羣小言高尊也衛所以却禦諸邪言扶生也紀所以綱紀形氣言其平也母所以育養諸子言滋生也雌者陰之目一陰之臟外合三焦三焦主謁導諸氣名爲使者故云獨使也

馬蒔曰此卽六經而示以陰陽雌雄之義也三陽者卽太陽也太陽爲表之經覆庇羣生尊猶父也二陽者卽陽明也陽明爲表之維捍衛諸部所以爲衛也一陽者卽少陽也少陽爲表之游部布絡諸經所以爲紀也三陰者卽太陰也太陰爲裏之經長養諸經尊猶母也二陰者卽少陰也少陰爲裏之維生由此始所以爲雌也一陰者卽厥陰也

厥陰爲裏之游部將軍謀慮所以爲獨使也

張志聰曰公言得從容之道以合於天道不復知有陰陽雌雄之類論也帝言三陰三陽之外內而各有雌雄之相類也三陽爲父太陽之爲乾也三陰爲母太陰之爲坤也二陽爲衛陽明之氣主衛於外也二陰爲雌少陰之爲裏也一陽爲紀少陽爲出入游部之紀綱一陰爲獨厥陰爲外內陰陽之獨使此蓋言三與三類二與二類一與一類各有內外雌雄之相合也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

王冰曰一陰厥陰肝木氣也二陽陽明胃土氣也木土相薄故陽明主病也木伐其土土不勝木故云不勝一陰脈耎而動九竅皆沉

足陽明胃經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胃經主病木相持則胃氣不轉故九竅沉滯而不通利也

馬蒔曰此言胃肝爲病者肝勝而胃負也二陽者而肝來侮之則木能尅土胃不能勝肝也據其脈當耎而動耎者病在胃而胃氣未絕也動者木氣

王而正來侮土也故胃氣不轉則九竅皆沉滯而不通矣此乃主負客勝者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二陽爲衛而主外又不同厥陰之主闔也二陽一陰者陽明與厥陰之類聚也二陽爲衛是陽明主病當在外不勝一陰者不能勝厥陰之闔也脈奭而動者陽欲外出而無力也陽明主生津液九竅爲水注之氣陽明不能外出是以九竅之氣皆沉　閔士先曰陰陽之有開闔樞者乃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開者類開闔者類闔也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臟外爲驚駭

王冰曰三陽足太陽之氣故曰太陽勝也木生火金盛陽燔木木復受之陽氣洪盛內爲狂熱故內亂五臟也肝主驚駭故外形驚駭之狀也

馬蒔曰此言膀胱與肝爲病者膀胱勝而肝負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

膀胱主病而肝來侮之則木來乘水當是時膀胱爲表肝爲裏膀胱邪盛有自表之裏之勢肝經不得而止之致使內亂五臟之神外有驚駭之狀張志聰曰此陰陽類而開闔之不合也三陽主開一陰主闔二氣類聚而太陽脈勝是一陰不能止其開則內亂五臟外爲驚駭蓋三陰之氣繆逼五臟陰不能內守而從陽外出是以五臟內亂經云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上節論陰陽類而陽不勝其陰此論陰陽類而陰不勝其陽

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陽脈沉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爲狂

王氷曰二陰謂手少陰心之脈也二陽亦胃脈也心胃合病邪上下并故內傷脾外傷肺也所以然者胃爲脾腑心火勝金故爾脾主四支故脾傷則外傷於四支矣少陰脈謂手掌後同身寸之五分當小指神門之脈也二陰謂腎水之臟也二陽謂胃土之腑也土氣刑水故交至而病在腎也以腎水不勝故胃盛而巔疾爲狂

馬蒔曰此言手經心與大腸爲病者心勝而大腸負足經腎與胃爲病者胃勝而腎負也二陰者在手則爲少陰心經在足則爲少陰腎經也二陽者在手則爲陽明大腸經在足則爲陽明胃經也試以心與大腸爲病者言之心有病而大腸乘之則金來侮火火當尅金故病在肺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其手少陰心經之脈本宜洪也而今有病則虛而爲沉矣既以勝肺又且傷脾蓋脾乃火之子母虛則子傷也脾主四支脾傷則四支亦傷矣此乃主勝客負者也又以腎與胃經爲病者言之腎有病而胃臟乘之其病交甚然土能尅水病終歸腎故水衰則火盛罵妄行巔疾與狂之病作矣

巔疾者火上升也狂者陰不勝陽也

張志聰曰此二陰二陽相類而爲病也夫腎精之上通於肺者從脾土而上升若鴻漸之冲於天也二陰二陽相類而病在肺者腎水從陽明而直乘於肺是以肺反病也少陰脈沈是心腎不交矣水不濟火則火熱炎上而勝肺水不灌於土中則土

燥而胛氣損傷外傷四支蓋土受水津之濕而後
能灌溉於四旁皆交至者言二陰二陽之經氣交
屬相并而上至於陽明也病在腎者謂腎氣病而
精液少其虛氣反上奔也病氣傳於陽明是以罵
詈妄行巔疾爲狂上節論精水行於脉外此論腎
氣上逆於脉中

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脘下空竅堤閉
塞不通四支別離

王冰曰一陽謂手少陽三焦心主火之腑也水上
干火故火病出於腎陰氣客游於心也何者腎之
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其支別者從肺中出絡
心注胷中故如是也然空竅陰客上游胃不能制
是土氣衰故脘下空竅皆不通也堤者謂如堤堰
不容泄漏胃脉循足心脉絡手故四支如別離而
不用也

馬蒔曰此言腎與三焦爲病者腎勝而三焦負也
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也腎
與三焦爲病則腎屬水三焦屬火三焦與心包絡

爲表裏其病出於腎脈而少陰之氣客遊於心脘之下水來侮火也蓋腎脈之所行也然陰氣上遊胃不能制腸胃空竅陰氣爲堤閉塞不通腎脈循足三焦之脈在手故四支別離不用也

張志聰曰夫水從中土而上交於肺復隨天氣而運行於上下四旁二陰謂少陰所主之兩腎一陽乃腎臟所生之少陽空竅謂汗空乃肺主之毛竅如水不隨氣而運行於膚表則空竅閉塞不通矣堤所以防水者也水不滲入於土中之理路則堤閉塞不通而四支不能受氣於中土矣此緣腎臟病而津液少不能滲灌於脾肺其虛氣反從少陽而客遊於心下也愚按隨太陽之氣而運行於膚表者膀胱之水也故表汗出於太陽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是水液之運行於上受天氣而復降於下也又曰津液當還入胃中是津液生於胃腑水穀之精復還入胃中而上交於肺是汗液皆由氣化而出非止滲也其滲於中土而上交於肺者腎臟之精水也故曰腎者至陰也至

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此少陰之水上交於手足之太陰而外通於皮膚也至於腎臟膀胱脫上與心交者乃標本相合上下之互交者也能明乎天地陰陽之道斯爲神智上工若止求之脈證帝所謂粗工耳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

王冰曰一陰厥陰脈一陽少陽脈並木之氣也代絕者動而中止也以其代絕故爲病也木氣生火故病生而陰氣至心也若受納不知其味竅瀉不知其度而喉咽乾燥者喉嚨之後屬咽爲膽之使知其度而喉咽乾燥者喉嚨之後屬咽爲膽之使故病則喉咽乾燥雖病在脾土之中蓋由肝膽之所爲爾

馬蒔曰此言肝膽爲病者其氣必至心而其病必及脾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代絕者脈之動而中止也肝膽爲病脈當代絕其厥陰之氣必至於心正以心爲木之子耳然

肝膽之氣上至頭首下至腰足中至腹脅故病發上下無常處也至於物有所出不知其度口有所入不知其味咽喉乾燥此皆病之在脾者也何也木來尅土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腎水之上逼脾肺者隨陰中之生陽而出也一陰厥陰也一陽少陽也乃陰中之生陽也若一陰一陽之氣代絕則水不能隨之上升止陰氣自至於心下上下無常者或上或下也古者以腹中和小便利爲知出入不知謂脾肺燥而不能出灌於四支不利於小便也是以水液不能上交於肺則喉咽乾燥矣不能滲灌於中土則土燥而脾病矣上節論陰氣隨少陽而客遊於心下此言少陽絕而陰氣自上至心皆主腎液不能通貫於脾肺

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爲血瘕沉爲膿胕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

王氷曰二陽陽明三陰手太陰至陰脾也故曰至

陰皆在也然陰氣不能過越於陽陽氣不能制心
今陰陽相薄故脈並絕斷而不相連續也脈浮爲
陽氣薄陰故爲血瘕脈沉爲陰氣薄陽故爲膿聚
而腑爛也若陰陽皆壯而相薄不已者漸下至於
陰陽之內爲大病矣陰陽者謂男子之陽道女子
之陰器以其能盛受也昭昭謂陽明之上冥冥謂
至陰之內幽暗之所也
馬蒔曰此言胃肺脾經爲病者陰陽離絕而諸病
生死期至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三陰者手太

陰肺經也然脾亦屬足太陰故曰至陰皆在也至
陰者脾也胃脾肺經爲病則在陰經者不能出過
於陽以爲和在陽經者不能入止於陰以爲和陰
陽之氣並至阻絕是以陽不入陰者其脈爲浮浮
則內有血瘕之證陰不出陽者其脈爲沉沉則外
有膿腑之證也積至陰陽各盛則男子之病下至
陽道女子之病下至陰分專爲大病此乃上合昭
昭至明可見之所下合冥冥至暗難見之地皆陰
陽離絕所致也如欲診死生之期宜以歲首合之

如甲寅爲正月則乙卯爲二月之類其死在何月可以其經而合之也

張志聰曰此復結陰陽類而各司開闔也二陽者陽明之主闔也三陰者太陰之主開也脾爲陰中之至陰至陰皆在者言脾胃之氣皆在於中而爲開爲闔者乃二陽三陰之氣也陰欲開而不能過於陽之闔陽欲闔而不能止其陰之開陰陽之氣不相和合而陽與陰絕陰與陽絕矣如脈浮則病在胖而爲血瘕沉則病在胃而爲膿胕蓋陰陽之氣不從而血爲之病也陰陽皆壯者謂太陰之肺少陰之心太陽之陽皆壯盛於上而可上合昭昭之天下至陰陽者下至少陰之精太陽之水皆壯盛於下而可下合冥冥之泉以天之道診決死生之期遂合四時之歲首蓋言此遂可以肝脈應春此總結人氣之通於天道也

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聞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

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太素末句

無春字

王氷曰經論上古經也病合於陽謂前陰合陽而爲病者也雖正月脈有死徵陽已發生至王不死故出春三月而至夏初也裏謂二陰腎之氣也腎病而正月脈有死徵者以枯草盡青柳葉生出而皆死也理裏也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者謂立春之後而脈陰陽皆懸絕期死不出正月也

馬蒔曰此言冬病陽脈者其人當死於春也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脈者未必死於冬時可至春正月間以延之雖脈有死徵亦皆歸於出春徵者證也外之證候未佳也若冬三月之病死證悉見在理已盡亦可延至地有草柳有葉之時其人始殺者何也有死徵而無死脈也以物生而人死故亦以殺名之安使交春之初陽脈亦絕有同陰脈止期在孟春而已安能至此草柳俱見之日乎

張志聰曰不應者謂在經論中有之責其却念上下經而不博覽於羣書也經論乃上古所傳之經

聞謂願聞經中所論之短期以下論上合昭昭下
合冥冥遂合四時以決死生之期冬三月之病水
之爲病也病合於陽者合病太陽之氣也至春正
月有死徵之脈見皆歸於所出之春氣蓋春氣之
本於冬而陽氣之生於水陽氣已病復從春氣外
出故死理謂土中之理路上文言水病之合於陽
者隨太陽之氣而外轉者也此言在理已盡者謂
水之從地理而上通於天也冬三月之病水之病
也在理已盡者水竭而不能逼於地理也故至草
與柳葉所生之時而天地陰陽之氣皆殺夫春取
榆柳之火柳得先春之氣者也草木得春氣而生
人病感春氣而死陰陽之氣始於歲首故交春而
陰陽皆絕期在孟春而死
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
王氷曰陽病不謂傷寒溫熱之病謂非時病熱脈
洪盛數也春三月陽氣尚少未當全盛而反病熱
脈應夏氣者經云脈不再見夏脈當洪數無陽外
應故必死於夏至也以死於夏至陽氣殺物之時

故云陽殺也若不陽病但陰陽之脈皆懸絕者死在於霜降草乾之時也

馬蒔曰此言春月爲病陰不勝陽者死陰陽皆絕者卽死也春三月爲病者正以其人秋冬奪於所用陰氣耗散不能勝陽故春雖非盛陽交春卽病爲陽而死名曰陽殺若使其脈陰陽俱絕則不能滿此三月而始死也期在舊草尚乾之時卽應無望其草生柳葉之日也

張志聰曰春三月陽氣正盛病傷其氣故曰陽殺陰陽者謂木火之陽厥陰少陰之所主皆絕者無生長之氣也故期在肅殺之時而死

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

王氷曰夏三月之病至陰謂熱病也評熱病論曰溫病而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者病名曰陰陽交六月病暑陰陽復交二氣相持故乃死立秋之候也

馬蒔曰此言夏月病脾者易死而陽脈有陰者期於秋也夏三月陽氣甚盛脾衰病熱是至陰有病

也至陰者脾也脾熱病則五臟危土成數十故不過十日而死耳若其脈陽中有陰是謂陰陽交也則脾未全絕期在七月水生之候其水濂靜之日而死矣

張志聰曰陰謂歲半以下陽氣病傷故交陰即死在夏之陰陽交病病少陰之火也濂水水之清也在三秋之時

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

盛水

王冰曰秋陽氣衰陰氣漸出陽不勝陰故自已也立不能坐坐不能起者以氣不由其正用故爾有陽無陰故云獨至著至教論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由此則但有陽而無陰也冬月水冰如石之時故云石水火墓於戌冬陽氣微故石水而死也二陰獨至亦謂并至而無陽也盛水謂雨雪皆解爲水之時則止謂正月中氣也

馬蒔曰此言秋時膀胱與腎爲病者有證候脈體

死期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病脈俱起則膀胱屬水秋氣屬金金能生水當不治自已也若膀胱有陽病而見陰脈有陰病而見陽脈是陰陽相合其證當行立坐臥俱不寧也以金爲主當善調之而愈診其脈唯有陽而無陰是三陽之脈獨至也當不死於秋而死於冬期在石水而已石水者水凝如石之候也若有腎脈來見有陰而無陽是二陰之脈獨至也當不死於冬而死於春期在盛水而已盛水者正月雨水之候也

張志聰曰秋三月乃陽明主令陽明者兩陽合明間於二陽之中三陽俱起是謂乾剛中正勿藥有喜七月八月乃太陰主氣九月十月乃陽明主氣至秋令而陰陽交合者太陰陽明之合病也太陰欲開而不能勝陽明之闔陽明欲闔而不能止太陰之開是以立不能坐坐不能起復總結太陽少陰爲水火陰陽之主標本互合陰陽氣交如三陽獨至是有陽而無陰矣二陰獨至是有陰而無陽矣石水堅冰之時孤陽而無陰氣之和又值水性

堅凝故死盛水立春雨水之時獨陰而無陽氣之和又值春陽外泄故死也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

馬蒔曰內有不足有餘虛實等義皆所以較其盛衰也故名篇

張志聰曰春時之陽氣方盛陰氣方衰秋時之陰氣方盛陽氣方衰此天氣之盛衰也少者之氣方盛老者之氣方衰此人氣之盛衰也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黃帝答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

爲厥

王冰曰陽氣之多少皆從左陰氣之多少皆從右從者爲順反者爲逆陰陽應象大論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歸秋冬謂反歸陰也歸陰則順殺伐之氣故死反之謂秋冬則歸陰爲牛若陽氣之多少反從左是爲不順故曰氣少多逆也如是從左從右之不順者皆爲厥厥謂氣逆故曰皆爲厥也

馬蒔曰此言氣在左右老少四時皆有順逆而逆之則爲厥也氣之屬陽者在左爲順氣之屬陰者在右爲順老者穀衰故在上爲順少者慾甚故在下爲順是以春夏或病或脈歸陽爲生若陰病陰脈如秋冬者爲死反之則秋冬歸陰爲生若陽病陽脈如春夏者爲死是以人之氣有多少逆之則皆能爲厥也

張志聰曰氣之多少問陰陽之氣有多有少逆者謂四時老少之氣逆行從順也夫四時之氣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陽從左者謂春夏之氣從左而行

於右陰從右者謂秋冬之氣從右而行於左老者之氣從上而下猶秋氣之從上而方衰於下少者之氣從下而上猶春氣之從下而方盛於上是以春夏之氣歸於陽之從左而右氣之順也故爲生氣歸於秋冬之從右而左氣之逆也故爲死氣反之謂秋冬之氣歸於陰之從右而左爲生歸於春夏之從左而右爲逆是以氣之無論多少逆者皆爲厥也此節總提四時老少之氣而先論其天氣之順逆焉

問曰有餘者厥邪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緜緜乎屬不滿日

王冰曰有餘者厥言少之不順者爲逆有餘者則成厥逆之病矣夫一經之氣厥逆上而陽氣不下者何以別之寒厥到膝是也四支者諸陽之本當溫而反寒上故曰寒厥也秋冬謂歸陰則從右發生其病也少者以陽氣用事故秋冬死老者以陰

氣用事故秋冬生巔疾頭首之疾也謂之陽脈又似陰盛謂之陰脈又似陽盛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部謂五臟之部隔謂隔遠無徵無徵猶言無可驗也然求陽不得其熱求陰不審是寒五臟部分又隔遠而無可驗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也夫知是者乃從氣久逆所作非由陰陽寒熱之氣所爲也若居曠野言心神散越若伏空室謂志意沉潛散越以氣逆而痛甚未止沉潛以痛定而復恐再來也緜緜綿乎謂動息微也身雖緜緜乎且存然其心所屬望將不得終其盡日也故曰屬不滿日也

馬蒔曰此言陰氣有餘爲寒厥老少之生死係於時病證之難據瀕於危也按厥論言足經三陰之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足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但其寒不在外廉而在內廉耳此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者有以也然少者以陽氣用事而秋冬發爲寒厥則陽衰之甚也故曰死老者以陰氣用事而秋冬發爲寒厥則陰氣

未衰也故曰生且其爲病也氣上不下故爲頭巔之病而其證尤有可畏謂之陽證又似夫陰謂之陰證又似夫陽眞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臟部分似隔遠而無可信驗若是者乃氣逆日久所致也病者心神散越若居曠野以氣逆而痛猶未止志意沉潛若伏空室以痛定而復恐再來其動息雖微而此心屬望若不能滿此一日也其證如此不亦有可畏哉

張志聰曰此問人氣之逆乃有餘者厥耶一者一陰之氣也一上不下寒厥到膝陰氣自下而上從井而至合也陰氣上行秋冬之令也故老者爲順少者爲逆此蓋以人之陰陽而應天地之四時也氣者一陽之氣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陽氣自下而直上於巔頂也愚謂此下當有少者春夏生老者春夏死句或簡脫耶按此二節論人之陰陽二氣自下而上以應天之四時年之老少重在不下二字蓋一日之中一時之間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有四時老少之氣如上而不下則爲厥逆豈果寒

厥到膝而老者秋冬可生蓋陰陽二氣上下相同猶天之寒暑往來四時之收藏生長夫肌腠氣分爲陽經脈血分爲陰陰氣生於陽陽氣生於陰故曰所出爲井者陽氣從陰而出於脈外之處爲井所入爲合者陰氣從陽分而入於經脈之中亦從井至合而與營血相會故曰所入爲合蓋自井至合則五行之氣已周復散行而上也試觀寒厥之病始於肘膝而不能回陽則漸至額顱皆冷此陰陽血氣生始出入之要道學者不可不細加參求

夫老從上少從下此老幼百年之四時也陽從左陰從右此天地一歲之四時也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此一日之有四時也是老者一歲之中有春夏一日之中有春夏少者一歲之中有秋冬一日之中有秋冬能順一歲一日之四時則百歲之氣皆順矣豈老者止行秋冬之令而少者單行春夏乎此蓋以天之四時合人之陰陽以人之順逆應天之四時是以不明天地人參合之道求陽而不得其氣求陰而不能審其微以

五部而候五時之氣若隔絕而無徵驗矣夫四時之氣生於五方人之形身乃神氣之屋宇若居曠野不知四時之氣也若伏空室不知人之陰陽也緜緜乎天道之細微也屬合也不知天道之微而欲合人之陰陽尚不能滿一日之四時而況能知百歲之陰陽乎是以少氣之厥形之於夢而合於四時更見其微渺之極也

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爲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臟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

王冰曰氣之少有厥逆則令人妄爲夢寐其厥之盛極則令人夢至迷亂三陽之脈懸絕三陰之診細微是爲少氣之候也白象金之色斬者金之用

也籍籍夢死狀也得時謂秋三月也金爲兵革故夢見兵戰舟船溺人皆水之用腎象水故夢形之夢伏水中冬三月也菌香生草草木之類也肝合草木故夢見之夢伏樹下春三月也心合火故夢救火陽物亦火之類也燔灼夏三月也脾納水穀虛故夢飲食不足得其時謂辰戌丑未之月各王十八日築垣蓋屋皆土之用也腑者陽氣臟者陰氣靈樞經備有調陰陽合五診故引之曰以在經脈也經脈則靈樞之篇目也

馬蒔曰此言陰氣不足者爲熱厥而五臟之妄夢爲徵也少氣之厥氣字當是陰字上文言有餘者爲厥乃陰氣有餘當爲寒厥此言少陰之厥乃陰氣不足當爲熱厥惟其陰氣之虛令人妄夢昏迷蓋以三陽之氣阻絕三陰之氣甚微故也是故五臟者陰也陰氣虛則妄夢形肺屬金如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者金之色也見人斬血籍籍者金之用也籍籍衆多也若得秋之時而金旺助肺則衰猶未甚夢見以兵相戰其臟氣實不安也腎屬水腎

氣虛則夢見舟船溺人弱之甚也如得冬之時而水來助腎衰猶未甚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其臟氣實不安也肝主木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木之類也若得春之時而木來助肝衰猶未甚則夢見伏於樹下不敢起其臟氣實不安也心屬火心氣虛則夢見救火屬陽等物火之象也若得夏之時而火來助心衰猶未甚則夢見燔灼其臟氣實不安也脾屬土脾氣虛則夢見飲食不足內虛之象也如得四季之時而土來助脾衰猶未甚則夢築垣蓋屋其臟氣實不安也此皆五臟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所以有是夢而成是厥也當合之五診之法調之陰陽之分以察經脈之度斯可以治此證耳

張志聰曰少氣之厥氣虛而上逆也夢者魂魄神氣之所遊蕩是以上行其極而至迷迷者遠而迷也夫有餘之厥自下而上少氣之厥令人妄夢而合四時是四時之氣合五臟之神五臟之陰陽下行至足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

之裏循足上行見於經脉應於四時絕者陽不與陰合也五臟之陰氣不得陽氣以和之則三陰微而五臟之氣少矣斬血刑傷也籍籍狼籍也得其時謂得其秋令之時則夢見兵戰蓋得時氣之助而金氣盛也夢見舟船溺人腎水之虛弱也得冬令之水氣故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腎志虛也菌香蕈之小者蓋雖有生氣而無根夢伏於樹下得春令之木氣也不敢起者雖得時氣之助而亦不能勝救火心氣虛也陽物龍也乃龍雷之火游行

也得其時氣之助則君相二火並炎故夢燔灼脾氣虛則夢取故爲飲食不足夢築垣蓋屋得時令之土氣也凡此五臟氣虛乃陽氣有餘陰氣不足當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而合於四時

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

王冰曰度各有其二故二五爲十度也夫診備陰陽虛盛之理則人病自具之脈動無常數者是陰散而陽頗調理也若脈診脫略而不具備者無以常行之診也察候之則當度量民及君卿三者調養之殊異爾何者憂樂等分不同其秩故也不明而授與人反古之迹自然章露

馬蒔曰此言診有十度之法而失其法者後遺身咎也診本五度而此曰十度蓋脈臟肉筋俞左右相同則謂之十度亦可也有脈度故靈樞有經脈

脈度等篇有臟度故靈樞有本臟腸胃平人絕穀等篇有肉度故靈樞有衛氣失常等篇有筋度故靈樞有經筋篇有俞度故素問有氣府氣穴靈樞有本輸等篇是皆各經陰陽之氣人身諸病無所不具況人之脈動無常陰頗似陽故診亦無常脈有貴賤當診有上下度民君卿今醫工受師不終其業傳術不明其理不察逆從不守雌雄不辨陰陽不知并合診之所以不明也

張志聰曰此言持診之道四時五診之外而更有

十度也度度量也十度者度人脈度臟度肉度筋
度俞度陰陽氣度上下度民度君度卿也度人脈
者度人合天地而成三部九候也度臟者度五臟
之奇恆逆從也度肉者度人之形與氣相任則壽
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如病
而形肉脫者死度筋者手足三陰三陽之筋各有
所起經於形身病則宜用燔鍼劫刺也度俞者五
臟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腑六俞六六三十六俞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
井所溜爲榮所注爲俞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
七氣所行皆在五俞度陰陽氣者度臟腑表裏陰
陽之氣盡者謂盡此法而人病自具也脈動無常
散在陰而又頗在陽此病在情志是以陰陽莫測
脈脫不具必問而後得之度上下者度氣之通於
天病之變化也度民者度其嘗富後貧暴樂暴苦
也度君者度王公大人驕恣縱欲禁之則逆其志
順之則加其病當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
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

生惡有不聽者平度卿者度其嘗貴後賤封君敗傷故貴脫勢及欲侯王是以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陽附陰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雌雄謂陰陽之配合并合血氣之合故并合也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脈事因格

王冰曰至陰虛天氣絕而不降至陽盛地氣微而不升是所謂不交通也至謂至盛交謂交通唯至人乃能調理使行也陰陽之氣並行而交通於一

處者則當陽氣先至陰氣後至何者陽速而陰遲
靈樞經曰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由此則二氣
亦交會於一處也起所有餘知所不足言起己身
之有餘則當知病人之不足度事上下之宜脈事
因而至於微妙矣
馬蒔曰此設言陰陽偏虛者天地不交惟至人則
陰陽並交惟聖人則持診有道也地位乎下爲至
陰若至陰虛則天氣絕而不降何也以其無所升
也天位乎上爲至陽若至陽盛則地氣無自而足

何也以其無所降也此設言也故人有陽氣陽氣
者衛氣也人有陰氣陰氣者營氣也能使陰陽二
氣交會於一處者惟至人乃能行之所謂並交者
陽氣先至則陰氣後至正以陽速而陰遲也靈樞
五十營篇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是以聖人於
此有持診之道先陽後陰而持之耳奇恆者古經
篇名六十首古人診法合微陰陽五中者皆古經
篇名五度即前十度也診消亡診法滅亡也守學
不湛者守學不明也凡左右上下前後醜善病否

高下坐起行止皆不能知者是後人不明診法也
故必診道乃具萬世不殆大凡醫人因己有餘不
能量人之不足茲能起己有餘知人不足則必無
妄治之患又能度其事之上下脈之因革則診法
無不備矣

張志聰曰至陰者腎之精也蓋在天爲氣在下爲
水在氣爲陽在腎爲精氣生於水陽生於精是以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者天之陽也天地之氣日月
運行寒暑往來交相和平者也如天氣盛則地氣
不足矣故太陰陽明篇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
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喉主天氣咽主
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是人之陰陽上下表裏
氣血以配天地之陰陽者也陰陽並交者謂陰陽
寒暑之交相出入也陽氣先至者謂四時之氣始
於一陽初動也至人者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呼吸
精氣獨立守神而復歸於無極故曰陰陽並交至
人之所行先後陰陽而持之者按尺寸以候脈之
來去也奇恆之勢各以六十爲首卽診要經終脈

解諸篇所論是也合微之事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也陰陽之變者天地陰陽之氣有德化政令變易災眚五中之情五中之情志也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者取虛實而定五度也五度者度神之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也又有五實死五虛死其時有生者如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皆聖人持診之要道不可不知然持診之道有陰陽逆從有左右前後上下之診論在脈要精微篇中湛甚也醜善脈證之有善惡也有餘之病則起而行不足之病多坐而臥知起之所爲有餘則知所以不足蓋知此即可以知彼知一可以知十也事者謂其通變也上下者氣之通於天病之變化也格窮究也言當先度其上下之通變因而窮究其脈之通變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

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王冰曰形弱氣虛中外俱不足也臟衰故脈不足腑盛故脈氣有餘坐起有常則息力調適故診之方法必先用之所以貴坐起有常者何以出入行運皆神明隨轉也上觀謂氣色下觀謂形氣八正謂八節之正候五中謂五臟之部分然後按寸尺之動靜而定死生矣視息謂數息之短長候脈之至數故診之法或視喘息也知息合脈病處必知息也失道謂失精微至妙之聖人察候條理斯皆合也

道也

馬蒔曰此言形氣宜相得不宜相失而備此法者為十全也玉機眞臟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然形有形者也氣無形者也其氣必于脈乎驗之是以形弱氣虛者死蓋二者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而脈氣不足者亦死蓋形以脈

爲主也若脈氣有餘而形氣不足則血氣足而神氣充卽可以有生矣是以診有大法凡爲醫工者其自己坐起有常出入有道神明轉舒淸靜內守上下皆觀八正有邪則司之五中有部則別之然後按病人之脈動靜滑濇其寒溫大小或逆或從隨定病名斯可以爲十全矣

張志聰曰形弱氣虛者死此又無論其脈之平與不平度其形氣而知其死矣形氣有餘脈氣不足者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者生是當以形證脈氣通變審之而後可以必其死生也轉神明者運己之神以候彼之氣也上觀下觀者若視深淵若迎浮雲也八正者日月星辰四時之氣也別五中部先別五臟之脈也按脈動靜候其浮沈遲數也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痹也尺膚熱甚脈甚躁者病溫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故善調尺者不待

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也視其脈之大小合之病能病能者奇恆之病也逆從者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也能正其病名而後診可十全不失其人情矣視息者候呼吸之往來脈之去至也視意者閉戸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亡言者亡妄之言不知診道妄與生死之期此失經絕理是謂失道矣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

馬蒔曰內言工之所知自有至道然涕泣等義其理精微故名篇

張志聰曰精者天一所生之精微者天道之幽遠也此九九數終復歸於眞元之論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濕燥寒暑陰陽姊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

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毉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

王冰曰言所自授用可十全然傳所教習未能必爾也賢謂心明智遠不省謂擁造不法毉狡也仆頓也猶不漸也漏脫漏也謂經有所未解者

馬蒔曰此公言經之所傳者未必能行而經之未備者欲聞其狀也經論中有從容形法陰陽等篇刺灸湯藥等法但今人有能有不能此賢否之所由判也然七情內傷天時外感有所以然分異情殊狡愚仆脫經所未載尤不可不審也

張志聰曰悲哀喜怒人之情燥濕寒暑天之氣陰陽者天之道婦女者天癸之所生此通天之道故極讚其大焉

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

王冰曰道之所生言涕水皆道氣之所生也

馬蒔曰此因公所問而兩抑之非經之所未備亦

非大道之所生也哭者哀聲自口出也泣者稍有聲而涕淚所由出也淚者水出於目而涕者液出於鼻也人有哭泣而淚不出或有淚出而涕則少故公舉而問之殊不知經之所已具也又問目中之水鼻中之涕何所從生殊不知此乃無益於醫治而工之所知自有大道之所生者在也

張志聰曰在經有者謂靈樞經有悲哀涕泣之論精液下通於上應於水之上通於天此通天之大道非止有裨於治也工止知涕泣之所由出而不知道之所由生

夫心者五臟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有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

也涕泣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爲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

王冰曰專任也言五臟精氣任心之所使以爲神明之府是故能爲神內守明外鑒故目其竅也華色其神明之外飾德者道之用人之生也天布德地化氣故人因之以生氣和則神安神安則外鑒

明矣氣不和則神不守神不守則外榮滅矣故曰人有德也氣和於目有亡也憂知於色也目爲上液之道故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水液上行方生於目水火相感故曰心悲名曰志悲神志俱升故志與心神共奔湊於目也腦爲地氣所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言腦者陰陽上爍也爍則消矣充滿也言髓填於骨充而滿滿也鼻竅通腦故腦滲爲涕流於鼻中涕泣同源故死生俱所屬謂腦也何者上文云涕泣者腦也

馬蒔曰此言悲則泣下而泣則淚生涕出者皆由於心腎之精所使也吾雖謂子無益於治試以哭泣而涕淚交出之義言之蓋心者主悲而心悲則水生況腎志亦曰悲也腎者主水而志悲則水下況腦涕亦水類也心神腎志哭泣涕淚相應而至者也何也心者五臟之專精也目者專精之外竅也色者專精之外榮也是以人有道德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目和人有失忘則心憂心憂則氣憂氣憂則色憂由內達外者如此故心悲則泣下泣下則水生正以腎者主五臟之液是水之宗也水之宗者水之積也腎爲陰中之至陰陰之至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先此未下者是精持之也持之者輔之裏之也所以水不下也夫腎屬水其所藏之精曰志心屬火其所藏之精曰神今者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中之水所由生也彼諺謂心悲又謂志悲可見腎之志與心之精爲神者共湊於目是以心志俱悲則精皆上傳於心之神不下傳於腎之志而志亦專悲與心相同所以水

從泣下也其有涕者何也涕所生者屬於腦也腦者屬於陰也腦爲髓之海髓爲骨之充涕爲水之液故腦滲液爲涕也兒賢之合爲骨則志亦爲骨之主由是水流而涕從者其類同耳夫涕之從泣譬如人之兄弟有急難則俱死不必赴難則俱生今曰心志俱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何也以其所屬之類同也

張志聰曰五臟主藏精者也心者五臟六腑之主故爲五臟之專精心開竅於目故目者心之竅五

臟生成篇曰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故華於色者心之榮也有德者見於色而知心氣之和也悲哀則動其心志故泣下而水所由生水宗者宗脈之所聚上液之道也腎臟之精水由宗脈而上通於心外注於目故曰目者宗脈之所聚也如志不悲則精持於下輔之裏之水精不出於宗脈故水不行於上也此言精水之在下必動其腎志而後上行夫心腎相通神志交感心悲而未有不動其志者故諺有之曰心悲名曰志悲蓋心之

所之謂之志心志之合一也心者五臟之專精故水精與心精共湊於目而爲泣若神生於精志生於心離中有虛坎中有滿水火上下之互交也靈樞經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氣之生於精也故曰俱悲則神氣傳於心謂心臟所藏之神氣本於腎精之所生又曰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是志之生於心也故曰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於上故泣出也上節言心悲名曰志悲此言志悲即是心悲心志之合一也夫涕之所從來者由腎精之上通於腦腦滲下而爲涕也腦者陰髓也骨之精髓充於骨髓從骨空而上通於腦故腦滲之爲涕也夫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與志悲而腎精出於目之爲泣者相同類也然涕泣皆出於腎水而分兩岐猶兄弟之生於一母而分伯仲也故腎死脈來辟辟如彈石之急則兄弟死則俱死生則俱生而出爲涕淚也是以其志早悲則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

緣腎臟所屬之同類也

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惋惋則冲陰冲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上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皆盲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

王冰曰泣不出者謂淚也不泣者謂哭也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爲陰火爲陽故曰陰陽相持安能獨來惋謂內爍冲猶升也神志相感泣由是生故內爍則陽氣升於陰陰腦也去目謂陰陽不守目也志去於目故神亦浮游夫志去目則光無內照神失守則精不外明故曰精神去目涕泣出

也井謂合井於本位眥視也一水目也五火謂五藏之厥陽火氣燔目謂風迫陽伏不發故內燔也陽井則火獨光盛於上不明於下是故目者陽之所生系於藏故陰陽和則精明也陽厥則光不上陰厥則足冷而脹也言一水不可勝五火者是手足之陽爲五火下不止者言風之中於目也是陽氣內守於精故陽氣盛而火氣燔於目風與熱交故泣下是故火疾而風生乃能雨以陽火之熱而風生於泣以此譬之類也

馬蒔曰此言淚不出者由於心志之不悲驗之人身之病又譬之天之生雨而自明也

張志聰曰雷公始悟人道之通於天道故復讚其大焉夫泣出於神而志涕出於志而神故神不慈則志不悲而精不出志動則神不守而涕泣俱來是神守則志守志動則神動也慈悲也陰陽相持謂水火之神志主持於內則精不出也惋惋驚動貌冲陰謂志上冲於腦也夫目系上屬於腦故志

上冲陰則志去走於目志去則神不獨守其精精神並去出於目而涕泣皆出也然神志相守水火相交者也經謂靈樞口問諸篇厥謂水火不相交而相逆也骨之精爲瞳子腎之精氣不上貫於目故目無見也井者謂諸陽之氣合并於上諸陰之氣合并於下也心乃陽中之太陽而爲五臟之專精故陽并於上不得陰氣以和之則火獨光於上也腎爲水臟受藏五臟之精陰脈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陰并於下不得陽氣以和之則足寒足寒則臟寒生滿病也一水謂太陽之水五火五臟之陽氣也夫太陽之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猶水之隨天氣而環轉於上下少陰之水火以應天之日月交相會合而不相離者也是以陰陽厥逆則目皆眥皆者謂太陽之兩睛明以應天之日月也夫人氣之與天氣相通也風者天之氣也陽氣者神氣也火氣者陽氣也謂神氣內守於精陽氣外通於目見風則氣隨風動而神不守精致精神共去於目而泣下也比者以天之精氣神而比類人

之精氣神也風乃天之陽氣火之精爲神雨乃水精之上通於天而復下降者也火疾風生乃能雨者謂氣生於神神生於精精隨神氣而運者也夫天之日月精水隨天氣而運行無息人之精神亦隨氣而環轉無端人之兩目應天之日月晝夜而開闔者也按本經八十一篇所論之道天地人所用之數三六九蓋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通天之道應地之理地居人之下大氣舉之無所馮依是天包乎地之外而運行無息者數之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三之成九乃自從無極而生天地陰陽之數也聖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能養精氣神以配天吸天之精氣神以自養至於不生不化與道合同出乎天地之外復歸於無極而無有終時是以立數萬餘言後七篇單論天道以應人九九數終解明精氣神以復於天眞蓋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不罹苛疾之患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求道之士若能研窮此經存養眞性皆可壽敝無窮超

凡入聖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六

黃帝素問四十六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馬蒔補遺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馬

藝術典第六十六卷

醫部彙考四十六

黃帝素問補遺四十六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馬蒔曰按此與本病二篇皆正本所遺其本病論義見六元正紀大論中但彼引而不發至此二篇乃所以發明此篇內有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語大始有下手處惟升之不前降之不入故成五鬱惟不退位故不遷正司天不得遷正則剛失守而後

三年成五疫司地不得遷正則柔失守而後三年成五癘後世不知司天在泉天之右旋地之左旋及夫五鬱者以其不知此二篇升降之意也不能治疫癘者以其不知二篇退位遷正剛柔失守之義也

黃帝問曰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余已知之何如預救生靈可得却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臣聞夫子言既明天元須窮刺法可以折鬱扶運補弱全眞瀉盛繼餘令除斯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厥陰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榮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太陰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手太陰之經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水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少陰之合

馬蒔曰此言六元欲升天以作左間而逢天星中運抑之必致發鬱其法各有所刺也天元井前六

元正紀大論中所謂六元皆是天元紀大論也刺法卽本篇名升者自在泉右間而升爲天之左間也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芮土神之應宮本病篇云辰戌歲木氣升天主逢天柱勝而不前蓋言辰戌歲太陽遷正作司天則往年陽明司天之歲厥陰在地作右間者至此歲欲升天作天左間遇天柱金司勝之不前又庚辰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不前故云木欲發鬱待時可散在人肝經爲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又云巳亥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言巳亥歲厥陰遷正巳作司天去年辰戌歲少陰在地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勝之不前或遇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又辛巳辛亥水運抑之故云火欲發鬱待時可散在人心經爲病其君火不升當刺手厥陰心包絡宮之榮穴勞宮又云丑未歲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

之不前或遇太陰未遷正卽少陽未升天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蓋言丑未之歲太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子午之歲少陽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室之不前又遇太陰未遷正卽少陽未得升天故云相火不升亦刺手厥陰心包絡之榮穴勞宮也又云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室天衝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運抑之升天不前蓋言子午之歲少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已亥之歲太陰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英火司抑之勝之不

木司勝之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遷正則少陽未得升天又遇壬子壬午木運先天而至中運抑之故云土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脾經爲病當刺足太陰之俞穴太白又云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室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蓋言寅申之歲少陽相火遷正司天去年丑未之歲陽明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英火司抑之勝之不

前又或少陽未得遷正則陽明未得升天又遇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則金欲升天火運抑之故云金欲發鬱待時而散當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又云卯酉之歲太陽升天主窒天芮勝之不前又遇陽明未遷正卽太陽未升天又遇己卯己酉土運以至水欲勝天土運抑之故此篇云水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腎經爲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合穴陰谷也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預備願聞其降可以先防岐伯曰既明其升必達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降而鬱發暴如天間之待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降可折其所勝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元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矣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少陰之所出刺足太陽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厥陰之所出刺足少陽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窒抑

之降而不下散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心包絡所出刺手少陽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土可散其鬱當刺足陰之所出刺足陽明之所入

馬蒔曰此言六元欲入地以作左間而逢地晶中運抑之必致發鬱其法各有所刺也地晶西方金司地元北方水司地蒼東方木司地彤南方火司地阜中央土司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卽厥陰未降下金運已至中運抑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蓋言丑未之歲太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子午之歲厥陰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欲入地以作地之左間遇地晶金司降之不下又遇少陰仍復布政未得退位故厥陰亦未降下又遇乙丑乙未金運抑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故此篇云降而鬱發其急亦如升天左間之待時也在人肝膽受病須折其所勝刺太陰肺經之井穴少商陽明大腸經之合穴曲池也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少陰降地

主室地元勝之不入又或遇丙寅丙申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蓋言寅申之歲少陽遷正已作司天去年丑未之歲少陰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元水司降之不下又遇太陰未退位則少陰未得降下又遇丙寅丙申水運太過先天而至中運抑之降之不下致抑之變鬱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心經爲病須刺足少陰腎經之井穴涌泉足太陽膀胱經之合穴委中也後本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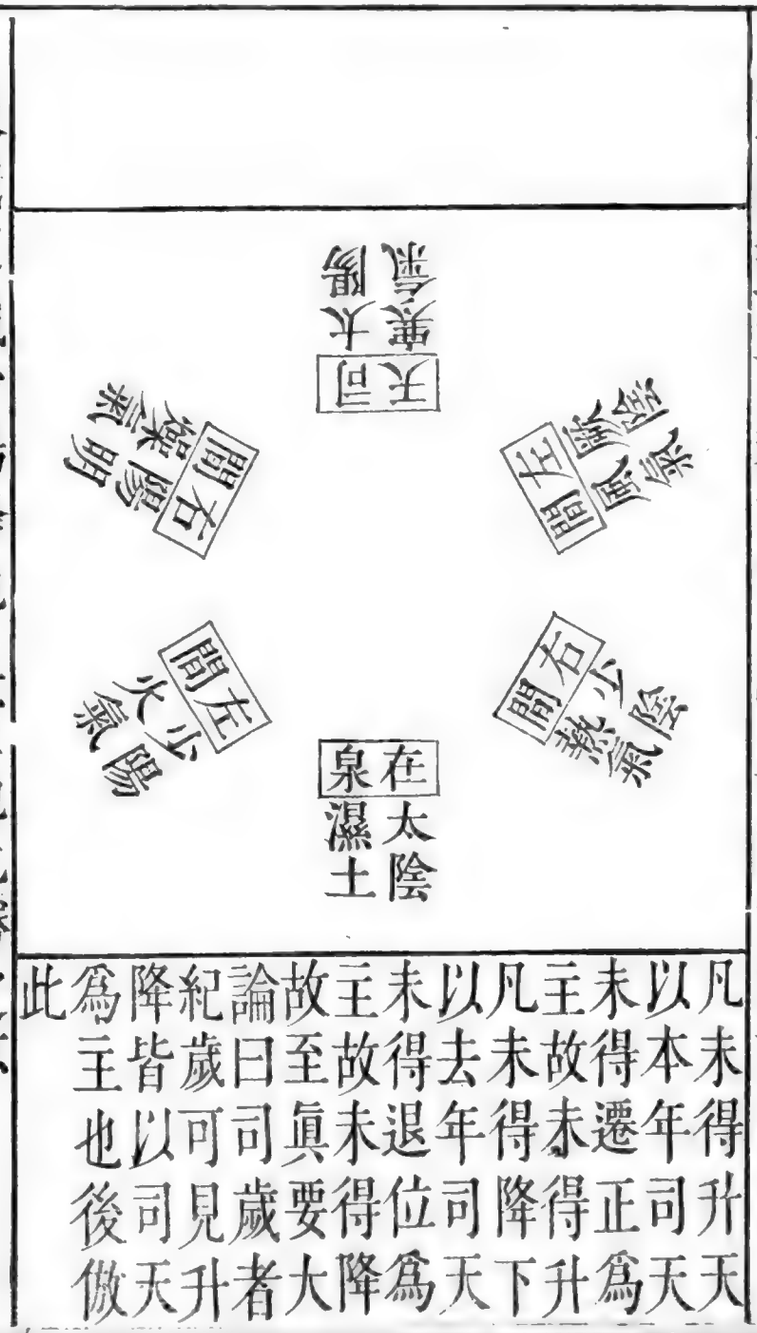
篇云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室地元勝之不入又或遇水運太過先天而至水運承之降而不下蓋言辰戌之歲太陽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卯酉之歲少陽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元水司降之不入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下又遇丙辰丙戌水運太過先天而至降而不下其刺法一如前少陰之所刺耳後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室地蒼勝之不入又或少陽未退位卽太陰未得降或木運以至丁酉

丁卯木運承之降而不下蓋言卯酉之歲陽明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寅申之歲太陰退位已作天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左間遇地蒼木司降之不下又遇少陽未退位則太陰未得降又遇丁卯丁酉木運抑之降而不下致抑之變鬱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脾胃受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足少陽膽經之合穴陽陵泉後本病篇云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形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陽未退位卽陽明未得降火運以至癸巳癸亥承之不下蓋言巳亥之歲今年厥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辰戌之歲陽明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形窒之降之不下又遇太陽未退位則陽明未得降又遇癸巳癸亥火運抑之降而不下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肺與大腸受病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井穴中衝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陽降地主窒地皐勝而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十運承之

降而不入蓋言子午之年少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已亥之歲太陽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年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阜土司勝之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抑之勝而不入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腎與膀胱經受病當刺足太陰脾經之井穴隱白足陽明胃經之合穴三里

辰戌少陽降地主室地元勝之不入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又遇丙辰戊太過水運承之降而不下

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室地元勝之不入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又遇丙辰戊太過水運承之降而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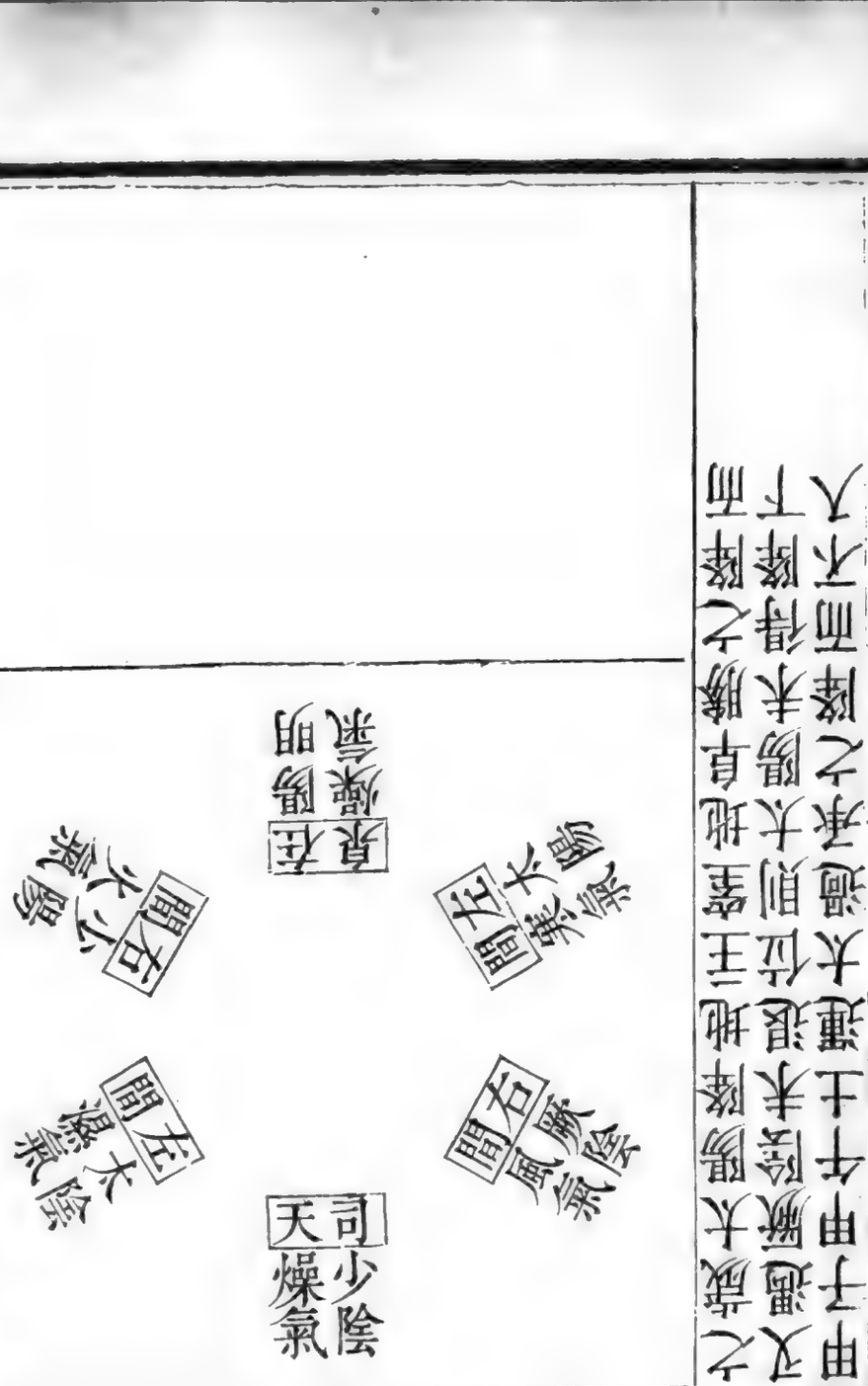
巳亥歲君火不明升陽降之圖

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室地形勝而不入又遇太陽未退位卽陽明未得降又或遇癸巳癸亥火運承之降之不下

丑未歲少陽不陽升厥陰不降之圖

丑未之歲少陽升天室天地形勝而不前又遇少陽未退位卽厥陰未得降下又遇乙丑乙未金運承之降而不下

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室天衝勝之不前又遇少陰未遷正則太陰未得升天又遇壬子壬午水運太過抑之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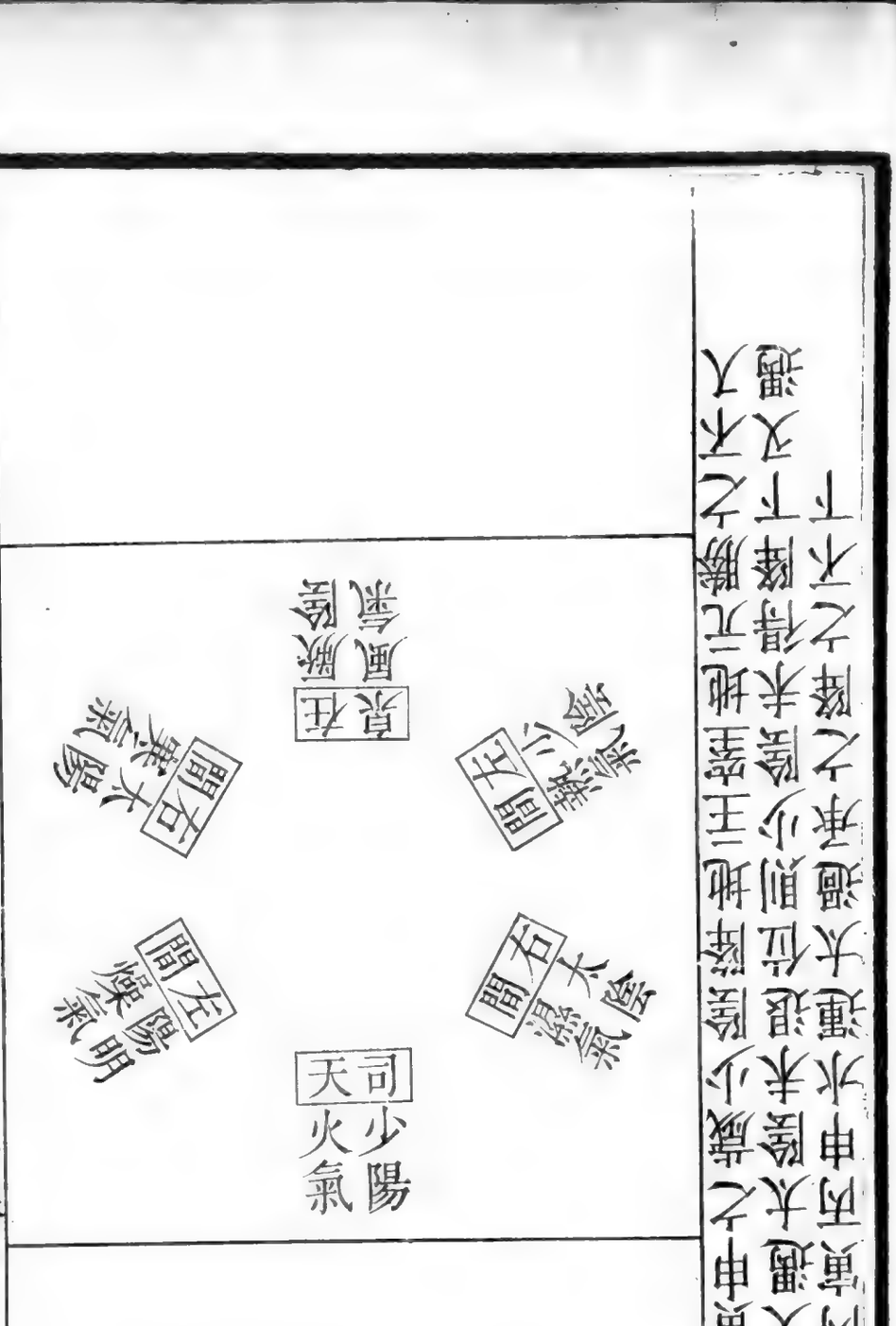


圖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降之 陽不 升太 陰不 歲太

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室天勝之不前又遇少陰未遷正則太陰未得升天又遇壬子壬午水運太過抑之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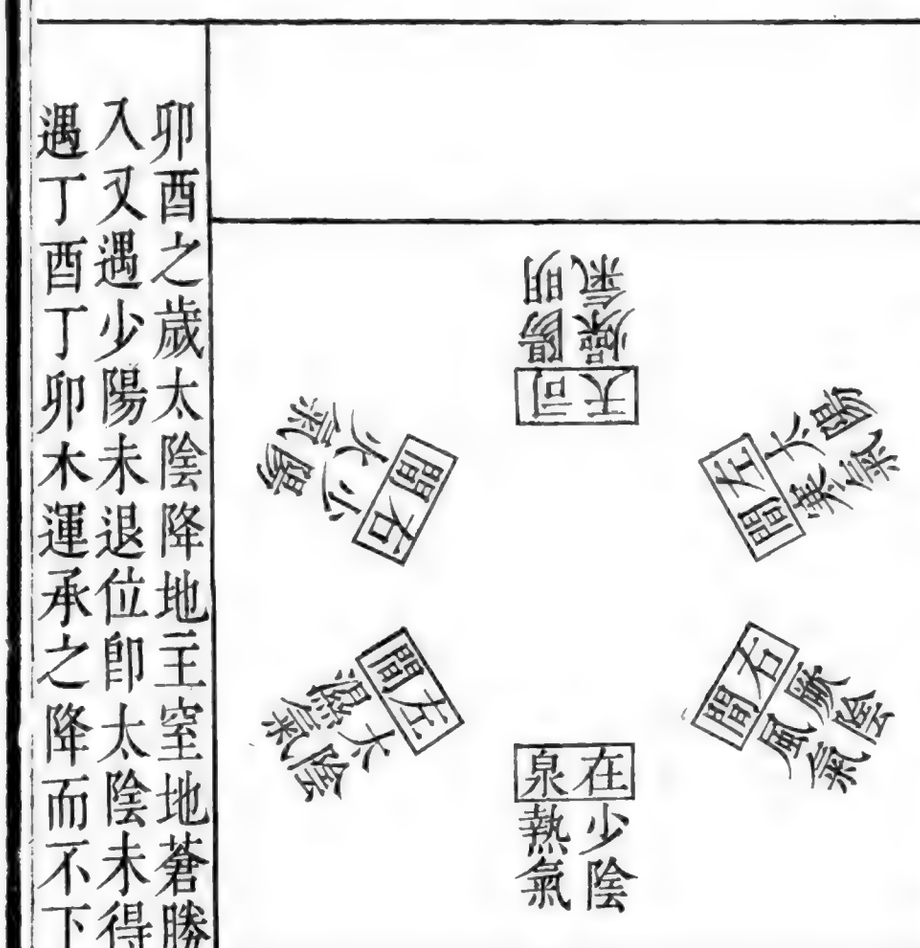


圖

寅申 戌陽 明不 升少 陰不 降之

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室天英勝之不前又遇少陽未遷正則陽明未得升天又遇戊寅戊申火運抑之升之不前

卯酉之歲太陽不升太陰不降之圖



卯酉之歲太陽不升太陰不降之圖

帝曰五運之至有前後與升降往來有所承抑之可得聞刺法乎岐伯曰當取其化源也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資取之法令出密語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折其鬱氣資取化源之法也按六元正紀大論凡辰戌之紀陽明之紀等下有曰折其鬱氣取其化源者正此之謂也令出密語者乃元珠密語也上文言木氣不升者刺肝本

經而木氣不降者刺肺與大腸火氣不升者刺心包絡經而火氣不降者刺腎與膀胱土氣不升者刺脾本經而土氣不降者刺肝與膽金氣不升者刺肺本經而金氣不降者刺三焦與心包絡水氣不升者刺腎本經而水氣不降者刺脾與胃者何也假如木氣不升則成鬱故瀉肝經之鬱而木氣不降則瀉勝我者之經故瀉肺與大腸也皆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耳其所刺者則太過取之其不刺者乃不及則資之也

黃帝問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願聞司天未得遷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卽萬化之或其皆妄然與民爲病可得先除欲濟羣生願聞其說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言其至理聖念慈憫欲濟羣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太陽復布卽厥陰不遷正不遷正氣塞於上當瀉足厥陰之所流厥陰復布少陰不遷正不遷正卽氣留於上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少陰復布太陰不遷正不遷正卽氣留於上當刺足太陰之所流太陰復布少陽不遷正不遷正則氣塞未通當

刺手少陽之所流少陽復布則陽明不遷正不遷正則氣未逼上當刺手太陰之所流陽明復布太陽不遷正不遷正則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之所流

馬蒔曰此言司天未得遷正之義而有刺民病之法也後本病篇云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卽前司天已遇交司之日卽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卽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肝經爲病氣塞於上當瀉厥陰復布其政則厥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心包絡經爲病氣塞於上當刺心包絡經之榮穴勞宮子午之後丑未繼之今少陰復布其政則太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脾經爲病氣塞於上當瀉足太陰脾經之榮穴大都丑未之後寅申繼之今太陰復布其政則少陽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三焦爲病氣塞於上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榮穴液門寅申之後卯酉繼之今少陽復布其政則陽明不得

遷正以司天在人肺經爲病氣未通於上當瀉手太陰肺經之榮穴魚際卯酉之後辰戌繼之今陽明復布其政則太陽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腎經爲病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腎經之榮穴然谷

帝曰遷正不前已通其要願聞不退欲折其餘無令過失可得明乎岐伯曰氣過有餘復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氣不得後化新司天未可遷正故復布化令如故也已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也風行於上木化布天當刺足厥陰之所入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也熱行於上火餘化布天當刺手厥陰之所入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也濕行於上雨化布天當刺足太陰之所入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也熱行於上火化布天當刺手少陽之所入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入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寒行於上凜水化布天當刺足少陰之所入故天地氣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預可平疴

馬蒔曰此言不退位之義而民病有當刺之法也伯言氣過有餘復作布政是名不退位也惟當退位而不退故當遷正而不遷正其義本相因也地氣不得後化者惟司天不得遷正則降地者不得降而施其化也巳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退位至子午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肝氣有餘當刺足厥陰肝經之合穴曲泉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至丑未之歲猶尚治天在人心氣有餘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合穴曲澤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至寅申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脾氣有餘當刺足太陰脾經之合穴陰陵泉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至卯酉之歲猶尚治天在人三焦之氣有餘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至辰戌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肺氣有餘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合穴尺澤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至巳亥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腎氣有餘當刺足少陰之合穴陰谷

黃帝問曰剛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運之氣皆虛乎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奧旨天與民爲病可得平乎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奧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謂根之可見必有逃門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時序不令卽音律非從如此三年變大疫也詳其微甚察其淺深欲至而可刺刺之當先補腎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已畢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淸淨齋戒所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假令丙寅剛柔失守上剛干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不可執法而定之布天有餘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卽律呂音異如此卽天運失序後三年變疫詳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卽後三年至甚卽首三年當先補心俞次五日可刺腎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卽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卽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畢愼

其大喜欲情於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令靜七日
心欲實令少思假令庚辰剛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
無合乙庚金運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運勝來上下
相錯謂之失守姑洗林鍾商音不應也如此即天運
化易三年變大疫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
至甚即甚三年至當先補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
行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眞氣却散之又
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獨治
之亦名失守者即缺二字孤主之三年變癘名曰金癘
其至待時也詳其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
速耳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假令壬
午剛柔失守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
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數也
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見三年大疫
當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畢靜神七
日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欲令
脾實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大酸無食一切生物宜
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

氣不當位下不與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
柔不附剛卽地運不合三年變癘其刺法一如木疫
之法假令戊申剛柔失守戊癸雖火運陽年不太過
也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
位差有淺深欲至將合音律先同如此天運失時三
年之中火疫至矣當刺肺之俞刺畢靜神七日勿大
悲傷也悲傷卽肺動而其氣復散也人欲實肺者要
在息氣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卽柔失守位
也卽上失其剛也卽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卽運

與地虛後三年變癘卽名火癘是故立地五年以明
失守以窮法刺於是疫之與癘卽是上下剛柔之名
也窮歸一體也卽刺疫法只有五法是總其諸位失
守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

馬蒔曰此詳言剛柔失守之義也後本病篇云假
令甲子陽年土運太窒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
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
歲少陽已作地之右間卽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
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

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兄黃鍾不應太窒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卽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己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卽下己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卽土運非太過而木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卽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蓋言甲

子本陽年土運太過而氣亦太窒去年癸亥天數有餘今年雖交甲子去年厥陰猶尚治天然司地既已遷正陽明在泉去年少陽司地今已退位而作地之右間但厥陰猶在天則地之陽明乃金上刑木不相和奉癸亥在天己卯在泉天地不合德故癸已相會土運太過者爲虛反受木勝其音黃鍾不應太窒今氣太過而窒反受木勝則土之子金必還復之金既復之如少陰一來司天卽木雖勝之其如火至則金又必微若此者乃甲己失守

剛失其守後三年化成土疫遲則至己卯年早則
至丙寅年而發斯時土疫當至凡土疫或大或小
或善或惡推其本年得當司天之數詳其病時太
乙遊於何宮則大小善惡之異辨矣此乃司天之
失守至於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甲子年合
應交司治天矣卽己卯者陽明也未得遷正在泉
而去年少陽未得退位猶尚在泉亦甲己下有所
合今甲與戊相對子與寅配位雖土運非太過而
木亦乘虛勝土土之子金又行復以勝之後三年

化爲土癘其狀一如土疫蓋疫自天來癘從地至
卽反生邪化也要之陰陽之分特有天地之異然
癘之大小善惡其法與天疫無異故此篇云假令
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云云所謂剛
未正者卽甲子未得遷正司天也柔孤而虧者卽
己卯未得遷正司地也然土疫至者其腎必虛當
先補腎俞又次三日刺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
所以瀉其土氣也又在泉下位己卯未遷正而戊
寅少陽未退位則在運雖非太過而木乃乘虛勝

土次三年亦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
但其所刺已畢又必有法如不須夜行云云也如
後本病篇云假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
餘者雖交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遷正厥陰
司地去歲太陽已作右間即天太陰而地厥陰故
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
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
即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
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
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
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
太陽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運亦小虛
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
疫治法如前蓋言丙寅陽年太過去歲乙丑天數
有餘雖交得丙寅太陰猶尚治天然地已遷正厥
陰已在泉去年太陽退位已作地之右間即司天
太陰而司地厥陰則木刑於上不奉天化乃乙丑
與辛巳辛亥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雖土非

太過其太蔟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爲雨化水之
子木來復之則爲風也若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
三年化成水疫遲則自丙寅至己巳四年而發早
則自丙寅至戊辰三年而發其甚微在徐速間凡
水疫之大小善惡當推其本年司天司地之數及
太乙出遊之宮可也至於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
只如丙寅年少陽至作司天卽辛巳厥陰未得遷
正在泉而庚辰太陽未得退位亦丙辛不相合也
卽水運亦小虛小勝及有所復後三年化爲水癘

治法一如司天之法耳故此篇云假如丙寅剛柔
失守丙未遷正治天下辛巳獨治其泉上位丙失
其剛干故中水運不得爲太過反受土勝之下文
曰上剛干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
不可以諸丙年作爲水之太過當推之司天之數
而知有虧不可執法而定之太陰尚治天布天有
餘而丙寅失守上正乃天地不合卽律呂之音亦
異所謂柔干至而呂有音應剛干未遷而律管無
聲卽少羽鳴響而太羽無聲也如此卽天運失守

後三年變成水疫甚則三年至戊辰微則至己巳
但水疫必來尅火當先補心俞次五日可刺腎之
合穴陰谷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
失守卽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卽刺法皆如此
矣卽前木病所謂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
得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云云也但其刺已畢又
必愼其大喜云云也後本病篇云假如庚辰陽年
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陽明猶
尚治天地已遷正太陰司地去年少陰已作右間
卽司天陽明而司地太陰土上生金地下奉天至
於上爲乙而下爲已乙已相會則金運太虛反受
火勝故非太過也卽姑洗之宮太商不應火勝宮
化金之子水復之則爲寒刑若此者乙庚失守其
後三年當化成金疫速則自庚辰至壬午年而發
徐則自庚辰至癸未年而發又當推其本年司天
在泉之數及太乙出遊之宮可也其在泉之失守
者何如又只如庚辰司天應時遷正而治天卽下
乙未未得遷正乃地下甲午少陰未得退位是乙

庚未合德也卽下乙未干失其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故此篇云假如庚辰剛柔失守蓋言乙得其位上失其庚卽所謂柔失其剛也雖得其歲卽庚未得中位也乙得下位以治其地上位庚失其剛干故中金運不得太過反受火勝之也且乙未在下主地孤立上無剛干正之天運已虛所謂上位失守下位無合也姑洗上管庚辰太商不如林鍾下管乙未少商獨應如此者卽天運化易三年變

爲金疫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大差七分卽氣過一百五日爲甚甚則三年而至小差五分卽氣過七十五日爲微微亦三年而至但金疫必尅肝木當先補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經穴經渠鍼畢可靜神七日云云也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卽乙柔干失守卽上庚獨治之三年變爲金癘速則一二年遲則三年而至推其遲速詳其本年之地數與太乙出遊之宮凡諸位乙庚失守其刺法同但肝欲平勿怒可也又後本病篇云假令壬午陽

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雖交壬午厥陰猶尚治
天地已遷正丁酉陽明在泉去歲丙申少陽已作
地之右間卽天爲厥陰地爲陽明金上刑木地不
奉天須知丁酉與辛巳不相合德今丁辛雖相會
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卽薆賓之管太角
不應金來侮木則金行燥勝木之子火化熱復卽
三年化成風疫甚則速微則徐其疫之大小善惡
當推本年之天數與太乙出遊之宮可也在泉之
失守者何如又只如至壬午應時遷正治天其下

丁酉未得遷正卽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卽壬
丙相對午申相配乃丁壬不得合德此謂失守卽
丁亥干失剛亦木運小虛有小勝小復後三年化
爲木癘其狀如風疫治法如前故此篇云假令壬
午剛亥失守下得其位上失其主卽司天布正木
運反虛雖交歲而天未遷正中運勝之卽地見丁
酉獨主其運故行燥勝天未熱化是名二虛上壬
未遷正下丁獨然卽雖陽年虧及不同此謂上下
失守必得天數復位始爲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

各有其數上律蕤賓下呂南呂上太角不應下少角應故二角失而不和也候壬午遷正之日卽上下角同聲相應微甚如見三年大疫微卽至乙酉年而至甚則至甲申年而至甚速微徐也脾虛必受其殃當補脾俞次三日可刺肝之井穴大敦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遷正以爲正司卽氣不當位下爲丁酉上不與壬午奉合亦名失守乃采不附剛卽地運不合三年變爲木癘又名風癘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耳又後本病篇云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去年丁未天數有餘者未得退位今年雖交戊申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卽癸亥已治地去年壬戌太陽已退位作地右間卽天丁未地癸亥木上刑土不奉天化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水勝也非戊癸相合故火運不應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下管癸亥少徵應之卽下見癸亥主司地同聲不相應卽上下天地不相合德故不相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爲火疫

速至三年庚戌而發其疫之大小善惡當推疫至之年內合司天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戊申少陽已應時遷正司天其下癸亥未得遷正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故癸亥未得遷正也即戊壬相對申戌相配此非戊癸合德乃下彔干失守見火運小虛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爲火癘治法一如前治火疫之法耳可寒之泄之也故此篇云假令戊癸剛彔失守蓋言戊與癸合天地二甲子即戊申合癸亥今下位癸亥主地正司上位戊申過丁未天數未退而復布天故戊癸不合剛彔失守戊未正司癸下獨治故雖陽年不爲太過反受水勝正曰上失其剛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水邪干之天數過差亦有多少欲至將合必得音律相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火疫至矣當補肺俞防火之尅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彔失守位即上失其剛亦名戊癸不相合德即運與地虛後三年變爲火癘其刺法一如治大疫

之法耳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卽不邪干氣出於腦卽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之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終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

馬蒔曰天牝者鼻也毒氣從鼻而來可噫之從鼻而出想五氣畢後另各可行一法其一法於春分日用遠志去心以水煎之日未出飲二盞而吐吐之不疫其一法用辰砂紫金雌雄二黃俱爲末製用如後法

黃帝問曰人虛卽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天亡何以全眞願聞刺法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問謂神移失守雖在其體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天壽只如厥陰失守天以虛人氣肝虛感天重虛卽魂遊於上邪干厥大氣身溫猶可刺之刺其足少陽之所過復刺肝之俞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虛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陽之所過復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陰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於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陽明之所過復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陽明之所過復刺肺俞人腎病又

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
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陽
之所過復刺腎俞以已同
馬蒔曰後本病篇云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卽
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卽少陰作接間
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
汗出於肝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
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
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蓋

言恚怒傷肝則人虛矣又厥陰司天少陰接至又
木不及壬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是天虛也又汗
出於肝是謂三虛白尸鬼見之金尅木也故此篇
云只如厥陰失守云云也魂遊於上刺足少陽膽
經之原穴垣墟次刺肝俞又後本病篇云人憂愁
思慮卽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
接間至卽謂天虛此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
奪精汗出於心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爲君主之
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卽神遊上丹田在太乙帝

君泥丸宮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云云也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原穴者陽池也復刺心俞又後本病篇云人飲食勞倦卽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卽少陽作接間至卽謂之虛也此卽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醉飽行房汗出於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

申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故此篇云人脾病云云也刺足陽明胃經之原穴者衝陽也復刺脾俞又後本病篇缺肺經脈別論無汗出於肺此篇云人肺病云云刺手陽明大腸之原穴合谷復刺肺俞又後本病篇云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卽傷腎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木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腎病云

云也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原穴者京骨也又刺腎

俞

黃帝問曰十二臟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圓恐邪於犯治之可刺願聞其要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至理道眞宗此非聖帝焉究斯源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陰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可刺手太陰之源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可刺足厥陰之源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可刺足少陽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可刺心包絡所流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可刺大腸之源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腸之源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腎之源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神彩者凡五臟六腑魂魄之所生也

外也自心者君主之官至末見素問靈蘭祕典論

惟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則靈蘭祕典論止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與此異耳凡刺各經之原者皆所以補之也六腑以原穴爲原五穴以俞穴爲原刺手少陰之原穴者神門也刺手太陰肺經之原穴者太淵也刺足厥陰肝經原穴者太衝也刺足少陽膽經之原穴者垤墟也刺心包絡之榮穴者勞宮也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按靈樞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故知周萬物皆從意生也刺脾之原穴者太白也刺胃之原穴者衝陽也刺大腸之原穴者合穴也刺小腸之原穴者腕骨也刺腎之原穴者太谿也三焦者非靈樞營衛生會篇之三焦乃靈樞本臟篇之三焦也本臟篇云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以爲腑左腎合膀胱以爲腑故三焦爲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刺手少陽之原穴者陽池也刺膀胱之原穴者京骨也

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眞之旨亦法有修眞之道非治

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氣不
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眞人神不守
非達至眞至眞之要在乎天元神守天息復入本元
命曰歸宗

馬蒔曰此言人貴守神守神則爲全眞末示人以
守神全眞之訣也言此刺法論中有全神養眞之
旨非俟有疾而始治之也其要在修養和神而已
天元元牝也兒在母腹息通天元人能絕想念亦
如此命曰返天息則神自守復入本元命曰歸宗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馬蒔曰此篇推本鬱疫癘病之所由生與前篇相
須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元九窒余已知之願聞氣交何名失守
岐伯曰謂其上下升降遷正退位各有經論上下各
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氣交失易位氣交迺變變
易非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帝曰升降
不前願聞其故氣交有變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問
哉明乎道矣氣交有變是謂天地機但欲降而不得

降者地窒刑之又有五運太過而先天而至者卽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運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運抑之於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別卽氣交之變變之有異常各各不同災有微甚者也

此明氣交有變之義卽升降不前之謂也釋義見前篇第一二節

帝曰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變成民病輕重何如岐伯曰勝相會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木運升天金乃抑之升而不前卽清生風少肅殺於春露霜復降草木乃萎民病瘟疫早發咽嗌迺乾四肢滿支節皆痛久而化鬱卽大風摧拉折隕鳴紊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是故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升之不前卽清寒復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陽而內生煩熱心神驚悸寒熱間作日久成鬱卽暴熱迺至

赤風腫翳化疫溫瘧暖作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是故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冲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運抑之也升天不前卽風埃四起時舉埃昏雨濕不化民病風厥涎潮偏痹不隨脹滿久而伏鬱卽黃埃化疫也民病天亡臉支府黃疸滿閉濕令弗布雨化迺微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卽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卽寒雰反布凜冽如冬水復涸冰再結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中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久成鬱卽暴熱迺生赤風氣腫翳化成鬱瘧迺化作伏熱內煩痹而生厥甚則血溢是故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戊申戊寅火運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升之不前卽時雨不降西風數舉鹹鹵燥生民病上熱喘嗽血溢久而化鬱卽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脅滿悲傷寒鼽嚏噎乾手坼皮膚燥是故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窒天芮勝之不前又遇陽

明未遷正者卽太陽未升天也土運以至水欲升天土運抑之升之不前卽濕而熱蒸寒生雨間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鬱冷來客熱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噦熱生於內氣痹於外足脛酸疼反生心悸煽熱暴煩而復厥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論升之所以不前則成五鬱當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一節

黃帝曰升之不前余已盡知其旨願聞降之不下可得明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謂天地微旨可以盡

陳斯道所謂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歲必降降而入地始爲左間也如此升降往來命之六紀也是故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室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卽厥陰未降下金運以至中金運承之降之下抑之變鬱木欲降下金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見白氣承之風舉埃昏清燥行殺霜露復下肅殺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鬱卽作風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動殺霜乃蟄未見懼清傷藏是故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室地元勝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

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卽形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凜冽復作天雲慘悽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寒甚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溫病欲作也是故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入又或少陽未退位者卽太陰未得降也或木運以至木運承之降而不下卽黃雲見而青霞彰鬱蒸作而大風霧翳埃勝折損迺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鬱天埃黃氣地布濕蒸民病四支不舉昏眩支節痛腹滿膨臆是故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地元勝之不入又或遇水運太過先天而至也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卽彤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至甚卽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是故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彤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卽陽明未得降卽火運以至之火運承之不下卽天清而肅赤氣迺彰暄熱反作民皆昏倦夜臥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大清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

伏之化鬱天清薄寒遠生白氣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兩眉作痛滿目眩眩是故子午之年太陽降地主室地阜勝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氣瞑暗悽慘繚施黃埃而布濕寒化令氣蒸濕復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鬱民病大厥四支重怠陰痿少力天布沉陰蒸濕間作

馬蒔曰詳降之不入則成五鬱有天時民病也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願聞遷正可得明乎岐伯曰正司中位是金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以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厥陰不遷正即風暄不時花卉萎萃民病淋溲目系轉轉筋喜怒小便赤風欲令而寒由不去溫暄不正春正失時少陰不遷正即冷氣不退春冷後寒暄暖不時民病寒熱四支煩痛腰脊强直木氣雖有餘而位不過於君火也太陰不遷正即雲雨失令萬物枯焦當生不發民病手足支節腫滿大腹水腫膹臆不食飧泄脹滿四支不

舉雨化欲令熱猶治之溫煦於氣亢而不澤少陽不
遷正卽炎灼弗令苗莠不榮酷暑於秋肅殺晚至霜
露不時民病痟瘧骨熱心悸驚駭甚時血溢陽明不
遷正則暑化於前肅於後草木反榮民病寒熱鼽嚏
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熱化乃
布燥化未令卽清勁未行肺金復病太陽不遷正卽
冬清反寒易令於春殺霜在前寒冰於後陽光復治
溧冽不作雰雲待時民病溫瘍至喉閉嗌乾煩躁而
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猶治天氣過失序與民
作災

馬蒔曰此詳言新司天未得遷正以舊司天未得
退位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四節
帝曰遷正早晚以命其旨願聞退位可得明哉岐伯
曰所謂不退者卽天數未終卽天數有餘名曰復布
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卽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厥陰
不退位卽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
疵發風生民病皆支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乾
引飲少陰不退位卽溫勝春冬蟄蟲早至草木發生

民病腸熱咽乾血溢驚駭小便赤澀丹癗癰瘡瘍畐
毒太陰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時埃昏布作溫令不去
民病四支少力食飲不下泄注淋滿足脛寒陰痿閉
寒失溺小便數少陽不退位卽熱生於春暑迺後化
冬溫不凍流水不冰蟄蟲出見民病少氣寒熱更作
便血上熱小腹堅滿小便赤沃甚則血溢陽明不退
位卽春生清冷草木晚榮寒熱間作民病嘔吐暴注
食飲不下大便乾燥四支不舉目瞑掉眩
馬蒔曰此詳言舊司天未得退位則新司天未得
遷正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五節
帝曰天歲早晚余以知之願聞地數可得聞乎岐伯
曰地下遷正升及退位不前之法卽地土產化萬物
失時之化也
馬蒔曰此言司地之未得退位遷正由於司天之
未得退位遷正而天時民病當與司天同也
帝曰余聞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經緯天地
數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岐伯曰失之迭位者
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卽四時不節卽生大疫

注玄珠密語云陽年二十年除六年天刑計有太過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過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窒如癸亥天數有餘者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以作右間卽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窒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卽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己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卽下己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卽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正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卽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故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然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遷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以作右間卽天太陰而地厥陰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

虛反受土勝故非太過卽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卽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卽速微卽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卽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且丙辛不合德也卽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治法如前假令庚辰陽年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也陽明猶尚治天地以遷正太陰司地去歲少陰以作右間卽天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巳相會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卽姑洗之管太商不應火勝熱化水復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惡推本年天數及太乙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應交司而治天卽下乙未未得遷正者卽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卽下乙未干失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治法如前假令壬

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者雖交後壬午年也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丙申少陽以作右間卽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合會未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也卽蕤賓之管太角不應金行燥勝火化熱復甚卽速微卽徐疫至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乙又只如壬至午且應交司而治之卽下丁酉未得遷正者卽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見丁壬不合德也卽丁柔于失剛亦木運小虛也有小勝小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木癘其狀如風疫也治如前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如丁未天數太過者雖交後戊申年也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去歲壬戌太陽以退位作右間卽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水勝故非太過也卽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乙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應交司而治天卽下癸亥未得遷正者卽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者見戊癸未合德也卽下癸柔

干失剛見火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火癘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

馬蒔曰此言剛柔失守之義釋義見前篇第六節

按凡言治法如前者皆如前篇刺肝俞等穴之謂

黃帝曰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可得聞乎岐伯曰人之五臟一臟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至也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乙帝君泥丸宮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醉飽行房汗出於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爲諫議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

亡人久坐濕地强力入水卽傷腎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木不及之年或辛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卽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卽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於肝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已上

五失守者天虛而人虛也神遊失守其位卽有五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謂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卽神光不圓也非但尸鬼卽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謂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馬蒔曰此詳言人有二虛及感天虛則爲三虛乃五神失守卽神光不圓而尸鬼衆邪犯之皆致暴亡也大義見前篇第八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七

黃帝靈樞經一 九鍼十二原篇第一 本輸篇第二

藝術典第六十七卷

醫部彙考四十七

黃帝靈樞經一

馬蒔曰靈樞者內經篇名蓋內經爲總名中有素問八十一篇靈樞八十一篇素問曾經唐寶應年間啓元子王冰有註其靈樞自古迄今並無註釋晉皇甫士安以鍼經名之按本經首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又素問八正神明論亦岐伯云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是素問之言亦出自

靈樞首篇耳後世王冰釋素問以靈樞鍼經雜名宋成無己釋傷寒論及各醫籍凡引靈樞者皆不曰靈樞而曰鍼經其端皆始於皇甫士安也但鍼經二字止見於本經首篇其餘所論營衛輸穴關格脈體經絡病證三才萬象靡不森具雖每篇各病必有其鍼自後世易靈樞以鍼經之名遂使後之學者視此書止爲用鍼棄而不習以故醫無入門術難精詣無以療疾起危深可痛惜豈知素問諸篇隨問而答頭緒頗多大徑殊少靈樞大體渾全細目畢具猶儒書之有大學三綱八目總言互發眞醫家之指南其功當先於素問也今愚析爲九卷者按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眞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鐘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王冰分靈樞爲十二卷宋史崧分爲二十四卷者皆非也愚今分爲九卷一本之神聖遺意耳後世道德經難經俱八

十一篇其義倣此然謂之曰靈樞者正以樞爲門戶闔闢所繫而靈乃至神至元之稱此書之功何以異是且愚註釋此書並以本經爲照應而素問有相同者則援引之至於後世醫籍有訛者則以經旨正之於分註之下然後之學者當明病在何經用鍼合行補瀉則引而伸之用藥亦猶是矣切勿泥爲用鍼之書而與彼素問有所軒輊於其中也

九鍼十二原篇第一

馬蒔曰內有九鍼之名十二原穴故名篇自篇內小鍼之要以下岐伯盡解於第三篇小鍼解內故愚釋此篇卽以小鍼解之義入之不敢妄用臆說也然素問有鍼解篇亦與此二篇小同當合三篇而觀之其義無餘蘊矣又舊本以第一篇爲法天第二篇爲法地三篇法人四篇法時五篇法音六篇法律七篇法星八篇法風九篇法野乃後人襲本經七十八篇用鍼之意而分註之殊不知彼乃論鍼而非論篇目也甚爲無理故愚削之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其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馬蒔曰此帝欲立鍼經而伯遂推而次之也

張志聰曰按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藝五穀養萬民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則不能力田以供餘食焉故帝立九鍼微鍼之法傳於後世令終而不滅焉毒藥所以攻疾也砭石所以泄邪也二者皆攻瀉之法微鍼能通調血氣者也逆順出入者皮膚經脈之血氣有逆順之行有出入之會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陰陽血氣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少有留滯則爲疾病故帝以天地人之道而立九鍼用九鍼之法以順人之陰陽血氣而合於天道焉明其理則易用持於心則難忘按篇名九鍼而

帝曰微鍼伯曰小鍼是九鍼之外又立小鍼也九鍼者聖人起天地之數始於一而終於九九而九之九八十一以起黃鐘之數用九鍼而合小鍼者以陽數五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應河圖之數也帝繼伏羲神農氏而作卽以兩儀四象河圖奇偶之數用法於鍼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蓋國以民爲本也

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速遲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粗之闇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迎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惡音烏下同空上聲）

馬蒔曰此詳言小鍼之要而鍼道之所以畢也小鍼者卽上節微鍼也小鍼之要雖曰易陳而人實難入粗工者下工也下工泥於形迹徒守刺法上

工則守人之神凡人之血氣虛實可補可瀉一以其神爲主不但用此鍼法而已也所謂神者人之正氣也神乎哉此正氣不可不守也邪氣之所感有時如客之往來有期名之曰客客在門者邪客於各經之門戶也若未能先覩何經之疾則惡知其病源所在自有所治之處哉然既知病源可行刺法但刺之微妙在於速遲速遲者卽用鍼有疾徐之意也粗工則徒守四支之關節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上工則能守其機卽知此氣之往來

也然此機之動不離於骨空之中骨空爲各經之穴其開氣有虛實而用鍼有疾徐故空中之機至淸至靜至微鍼下旣已得氣當密意守之勿失也如氣盛則不可補故其來不可逢也如氣虛則不可瀉故其往不可追也知機之道者唯此一氣而已猶不可掛一髮以閒之故守此氣而勿失也不知機之道者雖叩之亦不能發以其不知虛實不能知其往來有逆順盛虛之機然後要與之期乘

氣有可取之時彼粗工冥冥不知氣之微密其誠
閫乎妙哉工獨有之眞上工盡知鍼意也所謂往
來逆順者何哉往者其氣虛小卽爲逆故追而濟
之以行補法惡得無實來者形氣將平卽爲順故
迎而奪之以行瀉法惡得無虛此所以明知逆順
乃正行之道而不必復問於人惟以追之隨之而
以吾意和之此鍼道之所以畢也按素問至眞要
大論亦有明知逆順正行無閒二語但彼論標本
而此論鍼法辭同而義異也

張志聰曰易陳難入者易言而難著於人也粗守
形者守皮脈肉筋骨之刺上守神者守血氣之虛
實而行補瀉也神乎神甚贊其得神之妙門者正
氣出入之門客在門者邪循正氣出入之所也未
覩其何經之疾惡知其受病之原言當先察其邪
之所在而取之也遲速用鍼出入之疾徐也粗守
關者守四支之關節上守機者守其空而當刺之
時如發弩機之速也不離其空者乘空而發也夫
邪正之氣各有盛衰之時宜補宜瀉當靜守其空

中之微不可差之毫髮如其氣方來乃邪氣正盛
邪氣盛則正氣大虛不可乘其氣來卽迎而補之
當避其邪氣之來銳其氣已往則邪氣已衰而正
氣將復不可乘其氣往追而瀉之恐傷其正氣在
於方來方去之微而發其機也離合眞邪論曰俟
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
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是以
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靜守於來往之間而補
瀉之少差毫髮之間則失矣粗工不知機道叩之
不發補瀉失時則血氣盡傷而邪氣不下知其往
來者知邪正之盛衰要與之可取之期而取之也
粗工之闇而良工獨知之是故工之所以異也若
氣往則邪正之氣虛小而補瀉之爲逆氣來則形
氣邪氣相平而行補瀉爲順是以明知順逆正行
無閒知往來所處之時而取之也迎而奪之者瀉
也故惡得無虛追而濟之者補也故惡得無實迎
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
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陳則除之邪勝則

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瀉之時以鍼爲之瀉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

（內同納）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用鍼之要全憑虛實以爲補瀉也凡用鍼者其氣口虛則當補之故曰虛則實之也其氣口盛則當瀉之故曰滿則泄之也氣口爲百脈所朝故候此以知盛虛素問陰陽別論云氣口成寸以決死生血脈相結則當去之故曰宛陳則除之也諸經邪盛則當瀉之故曰邪勝則虛之也大要有曰凡欲補者徐納其鍼而疾出之則爲補故曰徐而疾則實也凡欲瀉者疾納其鍼而徐出之則爲瀉故曰疾而徐則虛也然言實與虛眞若有而若無者蓋實者止於有氣虛者止於

無氣氣本無形似在有無之間耳察後與先眞若存而若亡者蓋實者先虛而後實若亡而又若存也虛者先實而後虛若存而又若亡也亦以虛實本於一氣似在得失之間若失者蓋瀉之而虛怳然若有所失補之而實怳然若有所得亦以虛實二字實爲用鍼之要其九鍼之最妙者乎因虛而補之以時因實而瀉之以時不過以鍼爲之而已其瀉者始必持鍼以納之終必放鍼以出之排陽氣以得鍼則邪氣自得泄矣其補者按而引鍼以入之是謂內溫使血不得散氣不得出此則所以補之也補之者隨之也隨之之意若人之意妄有所之若人之出妄有所行若人之指妄有所按如蚊虻止於其中如有所留而復有所還及鍼將去時如弦之絕卽始徐而終疾者也右手出鍼而左手閉其外門乃令左屬右之法其正氣已止於其中門戶已閉於其外中氣乃實必無留血如有留血當急取以責之但此補法

必無留血者也按此節明解於小鍼解篇彼素問鍼解篇所解與此稍異

張志聰曰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瀉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脈中之蓄血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瀉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察其氣之以下與常存

也爲虛爲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此以上論小鍼之法後此則論九鍼之法也蓋首篇統論小鍼及九鍼之道是以前後論小鍼而詳釋於小鍼解中此節論九鍼故詳釋於九鍼論內而小鍼解中不與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爲其各有所宜也補瀉之時以鍼爲之者與氣開闔相得也排陽得鍼者排鍼而得陽氣也得其正氣則邪氣去矣內溫者鍼下熱也謂邪氣去而正氣不出也此論瀉邪而養其正也隨

之者追而濟之也之往也若妄之者雖追之而若無有所往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而還也去如弦絕者疾出其鍼也令左手按痛右手出鍼其正氣故得止於內而外門已閉中氣乃實矣此補正運邪之法故必無留血設有留血急取而誅之庶無後患也

持鍼之道堅者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衛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臍橫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

馬蒔曰此言持鍼之道在守醫者之神氣以視病者之血脈也持鍼之道貴於至堅故堅者爲寶既以堅持其鍼乃正指而直刺之無得輕鍼左右當自守神氣不可眩惑其妙在於秋毫之間而已上文言上守神者病者之神氣也所謂神在秋毫者何哉須知屬意於病者審視其血脈之虛實而刺之則無危殆矣方刺之時又在揚吾之衛氣爲陽氣者

精爽不昧而病人之衛氣亦陽氣也當彼此皆揚
使吾之神氣屬意於病者而勿去則病之存亡可
得而知也然血脈何以驗之在於各經腧穴而橫
居其中者是也視之獨澄切之獨堅此其爲血脈
耳然必先自守其神而後可以視病人之血脈其
乃要之要乎

張志聰曰堅者手如握虎也正指直刺者義無邪
下欲端以正也神在秋毫審視病者靜志觀病人
無左右視也懸陽心也心藏神方刺之時得之於
心則神屬於病者而知病之存亡矣經云取血於
榮取氣於衛衛氣行陽行陰者也故於兩衛間以
取陰陽之氣衛氣行篇曰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
刺之是謂逢時病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陽分而
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腧經
腧也刺節眞邪篇曰六經調者謂之不病一經上
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
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故有血絡橫在於
經腧者當視之獨清切之獨確而去之也

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鍉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鑱鍼者頭大末銳去瀉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瀉分氣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員利鍼者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痹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痹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員以瀉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 鑱鉏銜切鍉音低鈹篇宜切喙呼對切氂音離

馬蒔曰此言九鍼之體而及其所以爲用也大義見於本經九鍼論篇第七十八篇故此不詳解之

張志聰曰九鍼者有九者之名有九者之形各隨其所宜而用之九鍼之論畢矣

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

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實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恒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

馬蒔曰此言三氣之當刺而又舉鍼害以爲戒也邪氣之中人也高凡風寒暑雨之邪由風府風門而入故曰邪氣在上也水穀皆入於胃其精微之氣上注於肺而寒溫不適飲食不節則濁氣留獨於腸胃而病生故曰濁氣在中也清濕之地氣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治之者必鍼於上以取其陷脈則上之邪氣可出鍼其中脈以取足陽明胃經之合卽三里穴則中之濁氣可出然鍼之勿宜太深正以淺浮之病不欲深刺若刺之深則邪氣從之反沈而病益也故曰皮肉筋脈經絡各有所處九鍼各不同形各當任其所宜無實其實而益其有餘無虛其虛而損其不足若實實虛虛是謂甚人之病彼病反益甚也凡病在中氣

不足用鍼以大瀉其諸經之脈則五臟皆虛故曰取五脈者死手足各有三陽若盡瀉三陽之氣則病人恇然而形體難復故曰取三脈者恇本經玉版篇云追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臟之氣盡言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乃禁刺者也追之五里以瀉之中道以出鍼又復刺之者五則五次瀉之而臟之氣已盡所謂臟者手太陰肺經也肺爲百脈之宗故曰奪陰者死也取三陽之脈而奪之已盡故曰奪陽者狂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小鍼刺邪之法而并論其要害焉風雨寒暑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水穀入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而重於腸胃寒溫不適飲食不節病生於腸胃故濁氣在中也清濕地氣在下也陷脈顑顱之脈顯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陷於骨中故鍼陷脈則陽之表邪去矣中脈足陽明之合三里穴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浮淺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骨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故病

各有淺深之所宜形有皮肉筋脈之不同各隨任其宜而刺之無實實無虛虛若損不足而益有餘則病益甚矣五脈五臟諸陰之脈也如中氣不足則血脈之生原已虛再大瀉其諸陰之脈是虛於中而脫於外也三陽之脈恇怯也言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怯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人之五里五往者也玉版篇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臟之氣盡矣奪陽者狂正言取之五里而或奪其陽也此論鍼之爲害畢矣

張開之曰取尺之五里取皮膚陽分之氣血也而曰奪陰者謂陽分之氣血生於五臟之陰也病在中氣不足而大瀉諸陰之脈者死謂諸陰之脈生於中焦之陽明陽生於陰而陰生於陽也

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馬蒔曰此又言刺道之要以氣之至與不至爲度

也凡刺之而氣尚未至當無問其數以守之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者是也若刺之而氣已至則乃去其鍼耳上文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而此又重言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者叮嚀之意也所謂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者何也正以刺之爲要既以氣至而有效則信哉有效之時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此爲有效之驗也

張志聰曰此言刺之效以得氣爲要也上文言病各有所宜此言鍼各有所宜而有大小長短之形不同各任其所宜而用之也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青天邪散而正氣光明也

黃帝曰願聞五藏六腑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溜流同

馬蒔曰此言藏腑有井榮腧原經合之穴皆經絡

之脈所由行也五臟者心肝脾肺腎也每臟有井滎輸經合之五腧則五五二十五腧也六腑者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也每腑有井滎腧原經合之六腧則六六三十六腧也夫臟有五腑有六而又加心包絡一經則經脈計有十二十二經有十二絡穴而又加以督之長强任之尾翳及脾又有大包則絡脈計有十五以十二而加十五凡有二十七氣也以此井滎腧原經合之腧而行上行下其始所出之穴名爲井穴如水之所出從山下之井始也如肺經少商之類水從此而流則爲滎穴滎者釋文爲小水也如肺經魚際之類又從此而注則爲腧穴輸者注此而輸運之也如肺經太淵之類又從而經過之則爲經穴如肺經經渠之類又從而水有所會則爲合穴如肺經尺澤之類是二十七氣所行皆在此井滎俞經合之五腧耳言五腧而不言原穴者以陰經有俞而無原而陽經之原以腧井之也此十五絡穴據本經經脈篇而言難經不言長强尾翳而言陽蹻陰陰蹻者非經旨

也又據素問平人氣象論則胃有二絡乃豐隆虛里觀脾有二絡公孫大包則胃宜有二絡也

張志聰曰此言用鍼者當知臟腑經脈之血氣生始出入夫榮衛氣血皆生於胃腑水穀之精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血行脈中氣行脈外然脈內之血氣從絡脈而滲灌於脈外脈外之氣血從絡脈而溜注於脈中外內出入之相通也五臟內合五行故其臉五六腑外合六氣故其臉六蓋六氣生於五行而有二火也經脈十二六臟六腑之經脈也絡脈十五臟腑之十二大絡及督脈之長強任脈之尾翳脾之大包凡二十七脈之血氣出入於上下手足之間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二十七氣之所行皆在於五臉蓋十二經脈之血氣本於五臟五行之所生而脈外皮膚之氣血出於五臟之大絡溜注於榮輸而與脈內之血氣相合於肘膝之間此論臟腑經脈之血氣出入

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

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馬蒔曰此言節之所交正神之所出入此其爲要之當知也凡節之所交計三百六十五會實經絡滲灌諸節者也此節者乃要之所在故能知其要則流散無窮矣且節者卽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之謂也由此觀之則欲行鍼者當守其神而欲守神者當知其節學者可不於三百六十五會而求之哉

張志聰曰此言刺節者當知神氣之所出入也神氣者眞氣也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故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絡脈之滲灌諸節非皮肉筋骨也

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氣至而去之

馬蒔曰此又言用鍼之法察色辨形以詳審之然後可以行鍼也人之五色皆見於目故上工觀其色必察其目知其正氣之散復又必一其形聽其

動靜凡尺之小大緩急滑濇無不知之遂以言其所病然後能知虛邪正邪之風由是右手主於推之所以入此鍼也左手則持鍼而禦之然後可以出此鍼也正以候其補瀉已調氣之已至始去其鍼也

張志聰曰此言上工觀五色於目知色之散復即知病之散復矣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禦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

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五臟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腧與膺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

馬蒔曰此又言用鍼之要必先診脈而誤治者所以害人也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脈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之五臟之氣已絕於內則脈口氣內絕不至內絕不至謂重按之而脈不至當實其內焉可

也而用鍼者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穴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反實其外者卽輸反其氣取腋與膺腋與膺者諸臟穴之標也外也五臟之脈已絕於外則脈口之氣外絕不至外絕不至謂輕舉之而脈不至當實其外焉可也而用鍼者反實其內取其四末之穴卽井滎俞經合諸臟穴之本也內也乃留鍼以致其陰氣則陽氣入陽氣入則厥逆厥逆則必死其死也陰氣爲陽搏而有餘故躁夫陽氣內入而陰氣有餘故陽入則躁也按此節以脈口氣內絕不至爲陰虛理當補陰卽補臟脈口氣外絕不至理當補陽卽補腑難經以寸口之心肺爲外爲陽尺之腎肝爲內爲陰臆說也張志聰曰此言用鍼者必先診脈視五臟之氣劇易乃可以治也所謂五臟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無氣以動故靜此言五臟之陰生於中焦之陽故外致

其陽則內重竭矣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此言陰內而陽外陽氣內入則爲逆矣

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瘍 中去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行鍼之誤也凡刺者瀉實既中其害則當去其鍼而久之不去則精氣反泄所以病益甚而恇也凡刺者補虛既中其害則當留鍼而遂乃去之則邪氣仍致所以生爲癰瘍也彼寒熱病篇乃曰不中而去則致氣是亦本瀉實者而言也蓋言不中其害而疾去其鍼則邪氣仍在所以生爲癰疽也癰疽與癰瘍無異

張志聰曰此言取氣之太過不及而皆能爲害也夫氣生於精故刺之害中病而不去其鍼則過傷其氣而致泄其生原故病益甚而恇刺之害中而即去其鍼邪未盡去而正氣未復則致氣留聚而爲

癰瘍癰疽篇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血脈榮衛周流不休氣血不通故爲癰腫蓋榮衛氣血運行於外內上下之不息也是以首篇與第八十一篇始終論精氣之生始出入若陰陽不調血氣留滯則爲癰瘍矣

五臟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臟五臟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臟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臟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肓之原出於脖胦脉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臟六腑之有疾者當取之十二原

脖蒲沒切
胦烏朗切

馬蒔曰此言五臟六腑之有疾者當取之十二原

穴也內有五臟外有六腑以爲之表裏臟腑有十二原穴十二原穴出於四關四關者卽手肘足膝之所乃關節之所係也故凡井榮俞經合之穴皆手不過肘而足不過膝也此四關者主治五臟凡五臟有疾當取之十二原正以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之氣味也故五臟有疾應出於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必明知其原覩其應而知五臟之爲害矣故心肺居於腹上皆爲陽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左右各一在掌後陷中肺脈所注爲俞土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陰經無原俞穴代之餘倣此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左右各一係手厥陰心包絡經穴所注爲俞土此經代心經以行事故不曰本經之神門而曰包絡經之大陵在掌後骨下兩筋間鍼六分留七呼灸三壯腎肝居於腹下而脾居中州皆爲陰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左右各一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陷中肝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陰中之至陰脾也

其原出於太白左右各一在足大指內側內踝前
核骨下陷中脾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灸
三壯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左右各一
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男子婦人病有此
脈則生無則死腎脈所注爲俞土鍼三分留七呼
灸三壯膏之原出於鳩尾其穴一一名尾翳一名
髑骬在臆前蔽骨下五分人無蔽骨者從岐骨下
一寸卽是曰鳩尾者言其骨垂下如鳩尾形也禁
灸大妙手方可鍼之也肓之原出於脖胦其穴一

一名下氣海一名下肓在齊下一寸半宛宛中男
子生氣之海鍼八分得氣瀉後宜補之灸七壯按
本篇止言五臟之原而不言六腑乃以鳩尾脖胦
足之難經六十六難則五臟之外言少陰之原出
於兌骨膽之原出於垎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
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
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則始於十二原爲悉
耳

張志聰曰此論氣味所生之津液從臟腑之膏肓

外滲於皮膚絡脈化赤爲血榮於經俞注於臟腑
外內出入之相應也津液者水穀氣味之所生也
中焦之氣蒸津液化其精微發泄於腠理淖澤注
於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是津液注於三百六十
五節而滲灌於皮膚肌腠者也溢於外則皮肉膏
肥餘於內則膏肓豐滿蓋膏者臟腑之膏膜肓者
腸胃之募原也氣味所生之津液從內之膏肓而
淖澤於外是以膏肥之人其肉淖而皮縱緩故能
縱腹垂腴外內之相應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

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
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
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
合同不得休止夫谿谷者皮膚之分肉是津液外
注於皮膚從孫絡化赤而注於臟腑之原經故曰
十二原者五臟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
四關者兩肘兩腋兩髀兩膕皆機關之室眞氣之
所過血絡之所遊行者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
主治五臟者謂臟合腑而腑有原原有關而關應

臟藏腑陰陽相合外内出入之相通也故曰明知
其原觀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肝心脾肺腎内之
五藏也陽中之少陰陰中之少陽五藏之氣也故
藏腑有病取之經脈之原也
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
馬蒔曰此言脹與飧泄各有所取之經也凡病脹
者當取足三陽經即胃膽膀胱也凡飧泄者當取
足三陰經即脾肝腎也
張志聰曰脹取三陽飧泄取三陰此病在三陰三
陽之氣而取之氣也此論血氣生始出入之原故
篇名九鍼十二原謂九鍼之道與陰陽血氣之相
合也
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汚也猶結也猶閉
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汚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
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
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汚也猶
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
得其術也

馬蒔曰此詳喻久疾猶可治也

張開之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夫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猶刺猶汚病從外入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猶結猶閉病由內生者也千般疾難不出外內二因是以拔之雪之仍從外解解之決之從內解也知斯二者病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不得其因也　張玉

師曰汚在皮毛刺在膚肉結在血脈閉在筋骨

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始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馬蒔曰此言諸病各有當治之穴也凡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其熱可畏也刺寒冷者如人不欲行其寒可畏也陰經有陽病者當取之下陵三里係足陽明胃經穴用鍼以正往者則無始候其氣至乃止鍼如不下當復始也疾高而在內者當取之

下故陰陵泉在膝下內廉係足太陰脾經穴必取此而刺之所以應其上之內也疾高而在外者亦當取之下故陽陵泉在膝下外廉係足少陽膽經穴必取此而刺之所以應其上之外也下陵三里即三里穴義見下本輸篇

張志聰曰寒熱風雨寒暑之外襲也故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謂熱在皮膚所當淺取之也寒清者內因之虛寒宜深取之靜以守氣故如人不欲行也陰有陽疾者陽邪而入於內也下陵三里在膝下三寸足陽明之經陽明之主闔也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使即從下解也疾高而內者裏陰之病見於上也陰陵泉乃太陰之經太陰之主開也使在內之病從開而上出也蓋言陽病之入於內者即從下解陰病之出於上者即從外解也疾高而外者外邪高而病在外之下也陽陵泉乃少陽之經少陽之主樞也蓋邪在高而欲下入於內故使從樞外出勿使之內入也　張玉師曰疾高而取陰之陵泉陽之陵泉應司天在泉上下相通從氣而

上出也

本輸篇第二

輸俞腧二者古通用輸者以其脈氣之轉輸也俞者從省腧從肉本篇輸字是言推本谷經之有腧穴也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脈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腑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濡處闊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木濡於魚際魚際者手

魚也爲榮注於太淵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臗
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於尺澤
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

馬蒔曰此言肺經井榮俞經合之穴也十二經者
手足經各有三陰三陽也十二絡者十二經各有
一絡穴惟脾有公孫大包二絡其督脈經之長强
任脈經之尾翳共有十五絡穴也五輸者卽每經
之井榮輸經合也六腑者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
也凡經脈之所出者爲井所流者爲榮所注者爲
俞所行者爲經所入者爲合如水之出於谷井而
流之注之經之始有所合也陽經則有原穴遇俞
穴井過之故治原卽所以治俞也陰經止有俞穴
遇俞穴卽代之故治俞卽所以治原也陽經之井
屬庚金以陰經之井乙木爲之合陰經之井屬乙
木以陽經之井庚金爲之合陽井金生陽榮水陽
榮水生陽俞木陽經火陽經火生陽合土陰井木生陰榮火陰榮火生陰俞土陰俞土生
陰經金陰經金生陰合水此五行相生之次也試

以肺經言之肺出於少商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
木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瀉五吸不宜灸
溜者流也流於魚際卽手之魚肉也爲榮火在大
指本指後內側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注於
太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俞土在掌後陷中鍼
一分留二呼灸三壯行於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
居爲經金在寸口陷中鍼一分留二呼禁灸入於
尺澤肘中約紋之動脈也爲合水鍼三分留二呼
灸二壯此皆手太陰肺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按經絡之終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
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
從腹走手始於肺而終於肝常榮無已終而復始
此血氣循行之終始也本篇論五臟六腑之脈皆
出於指井溜於滎注於輸行於經入於合從四支
而逼於臟腑此經脈之終始也絡脈之所別處者
臟腑之經別大絡與經脈繆處通血脈於孫絡滲
出於皮膚者也五臟之所留六腑之所與合謂五
臟之五俞六腑之六俞也四時之所出入血氣隨

四時之氣而生長收藏也五臟之所藏處謂五臟之血氣溜於脈中變見於氣口五臟之氣血溜於脈外從五里而變見於尺膚此五臟之血氣溜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者也闊數寬窄也夫經脈有三百六十五穴會絡脈有三百六十五穴會孫絡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經脈寬大孫絡窄小故有闊數之度也淺深者絡淺而經深也高下所至者血氣之上下循行也次序也井者木上有水乃澹滲皮膚之血從井木而溜於脈中注於腧行於經動

而不居行至於肘膝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者也肺心肝脾腎內之五臟也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內之六腑也手足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外之經氣也肺出於少商者謂臟腑之血氣從大絡而注於孫絡皮膚之間肺臟所出之血氣從少商而合於手太陰之經也少商在手大指內側去爪甲如韭葉許爲井木魚際在大指下高起之白肉際爲榮火有如魚腹因以名之太淵在魚後陷中爲腧土經渠寸口中動脈爲經金尺澤在肘中爲合

水

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木流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於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於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間使之間去聲）

馬蒔曰又以手厥陰心包絡經言之出於中衝在手中指之端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溜於勞宮在掌中卽中指本節後之內間也爲滎火鍼三分留六呼禁灸注於大陵在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俞土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間使間使脈行兩筋之間三寸之中有過者有病也有病則其脈至無病則其脈止所行爲經金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入於曲澤卽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肘而得之所入爲合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此皆手少陰心經之穴也蓋心爲五臟六腑之大主不可受病而心包絡與

心經相通代君主以行事者也凡刺穴者刺心包絡而已故此諸穴本係心包絡經而遂以手少陰心經名之也大義見後邪客篇六七八節

張志聰曰手少陰心脈也中衝包絡之經也心主血而胞絡主脈君相之相合也心出於中衝者心臟所出之血氣滲於皮膚之間從中衝之井而行於手厥陰之經也間使者君相間行之使道如心臟之血氣有過於包絡之中則至無過於包絡之脈中則止謂止於經處而不行過於肘中與包絡之血脈相合乃自入於手少陰經也故始曰心末曰手少陰也然其中皆手厥陰心主包絡之五腧蓋血者心神之化心與包絡血脈相通心臟所出之血氣間行於手少陰之經手厥陰之經也

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於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於太衝太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於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於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

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

馬蒔曰此言肝經井榮俞經合之穴也肝出於大敦在足大指之端三毛之中也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一云內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流於行間在足大指縫間動脈應手之陷中爲榮火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注於太衝在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動脈應手爲俞土素問上古天眞論女子二七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又診病人太衝脈有無可以決死生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中封在內踝之前一寸半筋裏宛宛陷中使鍼五而逆其氣是謂迎之也迎而瀉之則宛宛中之穴可得使其氣既和則其氣自通搖其足而得之爲經金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入於曲泉在膝輔骨之下大筋之上屈膝橫紋頭取之爲合水鍼六分留十呼灸三壯此皆足厥陰肝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宛鬱也所行爲經者如經行之道路所以通往來之行使故所行之血氣厥逆則鬱滯其

間而不行如往來之血氣相和則通行於經脈中矣　張玉師曰此二句證明脈內之氣血從井而行於合

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滒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榮注於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俞行於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於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也

馬蒔曰此言脾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脾出於隱白在足大指之端內側爲井木去爪甲如韭葉許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流於大都在本節之後內側陷者之中赤白肉之際爲滎火艾三分灸三壯注於太白在內踝前核骨下陷中爲俞土艾三分灸三壯行於商丘在內踝之下陷者之中爲經金艾三分灸三壯入於陰陵泉在膝內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伸足而得之爲合水取曲泉當屈膝取陰陵泉當伸足與外廉陽陵泉相對艾五分此皆足太陰脾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夫天氣在上水泉在下地居於中脾爲陰中之至陰而主地坤土不曰陰陵泉而曰陰之陵泉謂地下之泉水也

腎出於涌泉涌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於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滎注於太谿太谿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者中也爲俞行於復溜復溜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於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

馬蒔曰此言腎經井滎俞經合之穴也腎出於涌泉在足心爲井木屈足跖指足心宛宛陷中跪取之鍼三分留三呼無令出血灸三壯灸不及鍼流於然谷在然骨之下爲滎火一名龍淵足內踝起大骨一寸下陷中鍼三分留三呼不宜見血令人立儌灸三壯注於太谿在內踝之後跟骨之上動脈應手爲俞土男女有此脈則生無此則死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復溜在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其脈動而不休爲經金前旁骨是復溜後旁筋是交信三穴止隔一條筋鍼三分留七呼灸

五壯入於陰谷在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乃得之爲合水此皆足少陰腎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地下之泉水天一之所生也故少陰之始出名曰涌泉復溜者復溜於地中故合穴曰陰谷愚錯綜釋穴名者以明人合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之道如經穴之部位分寸須詳考銅人圖像即順文添註無補於事反爲贅癰至於刺之留呼灸之壯數更不可執一者也

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榮注於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爲經入於委中委中腘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井榮俞原經合之穴也膀胱出於至陰在足小指外側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流於通谷在本節前外側陷中爲榮水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注於束骨

在本節之後赤白肉際陷者中爲俞木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過於京骨在外側大骨之下赤白肉際陷中爲原木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細脈應手爲經火鍼五分留十呼妊婦刺之落胎灸三壯入於委中膝後胭中約紋中動脈爲合土一名郄血令人面挺伏地臥取之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此皆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所出爲至陰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天也水中之生陽上合於天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是以首論肺與膀胱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之無息也通谷通於腎之然谷崑崙水之發源星宿海也

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榮注於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俞過於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於陽之陵泉陽之陵

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
馬蒔曰此言膽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膽出於竅陰在足小指之次指卽第四指之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流於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爲滎水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注於臨泣去俠谿上行一寸半卽本節後陷者中爲俞木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過於丘墟在足外踝之前陷中去臨泣三寸爲原木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行於陽輔在外踝之上四寸輔骨之前絕骨之端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入於陽陵泉在膝外廉下一寸陷者中伸足而得之爲合土鍼六分留十呼灸七壯此皆足少陽膽經之穴也
張志聰曰五臟合五行六腑應六氣六氣之中有二火故多火之原五行以應生長化收藏之氣井木者五臟合地之五行六腑之俞出於故從木火土金水而順行六腑之俞出於井金者六腑應天之六氣六氣生於陰而初於地故從秋

冬而春夏此陰陽逆順之氣也按本經八十一篇凡論陰陽血氣上下表裏左右前後皆逆順而行若順則反逆矣秦越人曰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於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俞過於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行於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入於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胕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足陽明也

馬蒔曰此言胃經井滎俞原經合之穴也胃出於厲兌在足大指之次指端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一壯流於內庭在次指外間陷中爲滎水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注於陷谷在次指之外

間上中指之內間上行去內庭二寸陷者中爲俞
木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過於衝陽在足跗上五
寸去陷谷三寸陷者中搖足而得之爲原木鍼三
分留十呼灸三壯行於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
中爲經火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入於下陵卽膝
下三寸脛骨外廉大筋宛宛中之三里穴也爲合
土鍼五分留五呼多可日灸七壯加至百壯又三
里下三寸爲巨虛上廉一名上巨虛復下上廉三
寸爲巨虛下廉一名下巨虛大腸經屬於上巨虛
小腸經屬於下巨虛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海而
大小腸二經又屬之胃穴耳此皆足陽明胃經之
穴也

張志聰曰陰陽離合論曰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
陰已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太陽根起於至陰名
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
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三陽之氣皆
生於陰而出於地自下而升從足而上無分手與
足也以手足之六經合三陽之氣而後有手足之

分焉然論手足之六經非三陽之氣也故曰六腑皆出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黃載華曰大腸小腸受盛胃腑水穀之餘濟泌別汁而生津液故皆屬於胃是以大腸受胃腑之經氣而屬於巨虛上廉小腸屬巨虛下廉

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榮注於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俞過於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於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俞在於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胭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　腨音善

馬蒔曰此言三焦經井榮俞原經合之穴也本經本臟篇言腎合三焦膀胱則是左腎合膀胱而右

腎合三焦也然三焦下與右腎相合而其脈上行於手之第四指故曰上合於手之少陽也出於關衝在手小指之次指卽手第四指之端也爲井金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流於液門在小指之次指開陷中握拳取之爲榮水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注於中渚在手小指之次指本節後陷中爲俞木液門下一寸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過於陽池在手腕上陷中爲原木鍼二分留六呼禁灸行於支溝上手腕後臂外二寸兩骨間陷中爲經火一名飛虎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入於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中屈肘拱胷得之爲合土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此手少陽三焦經穴也然三焦之經脈雖行於手而其腑則附於右腎而生故其所附之下腧又在於足其穴在足小指之前卽足太陽膀胱經脈氣所行之後出於胭中外廉名曰委陽是足太陽膀胱經之絡脈所別正手少陽三焦經之下腧也太陰當是太陽此三焦者乃足少陽膽經足太陽膀胱經之所相

將而行也此委陽者正足太陽膀胱經脈別行之穴也其上外踝計五寸名光明穴又足少陽膽經之絡穴別行者三焦與之別入貫腨腸腨腸者卽足腹也共出於委陽穴乃並足太陽膀胱經之正脈入內絡於膀胱同約束下焦實則閉癃閉癃者水道不利也當瀉之虛則遺溺當補之按素問靈蘭祕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本篇後云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與膀胱義同黃載華曰三焦爲決瀆之腑故下俞出於太陽之絡入絡膀胱約下焦氣閉則癃氣虛則遺溺三焦之主氣也三焦之氣出於腎遊行於上中下而各歸其部出於手少陽之經故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夫直行者爲經斜絡者爲絡此太陽之別絡間於足少陽太陰之間故曰少陽太陰之所將太陽之別也

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注於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

爲俞過於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爲原行於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

馬蒔曰此言小腸經井榮俞原經合之穴也手太陽小腸經而其腑在於腹而經脈所行在於手故曰上合手太陽俞出於少澤在手小指之端外側爲井金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流於前谷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爲榮水鍼二分留二呼灸三壯注於後谿在手外側本節後捏拳得之爲俞木鍼一分留二呼灸三壯過於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陷中爲原木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行於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爲經火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入於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半寸陷者中屈手向頭取之爲合土鍼二分留七呼灸五壯此皆手太陽小腸經之穴也

黃載華曰大腸小腸皆屬於胃出於陽明之巨虛

上下廉故曰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手太陽
大腸上合手陽明出於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
爲井金溜於本節之前二間爲榮注於本節之後三
間爲俞過於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爲原行於
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曲池在肘
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爲合手陽明也
馬蒔曰此言大腸經井榮俞原經合之穴也大腸
之爲腑在下而其經脈則行於手故曰上合手陽
明也出於商陽在手大指之次指端爲井金去爪
甲如韭葉許一分留一呼灸三壯流於二間在次
指本節前內側陷中爲榮水許三分留六呼灸三
壯注於三間在本節後內側陷中爲俞木許三分
留三呼灸三壯過於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間陷
中爲原木許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行於陽谿在腕
中上側兩筋間陷中爲經火許三分留七呼灸三
壯入於曲池在肘外輔骨屈肘兩骨中以手拱胷
取之爲合土許五分留七呼灸七壯此皆手陽明
大腸經之穴也

張開之曰大小腸皆屬胃三焦出於足太陽絡而上合於手少陽經故六腑皆出足三陽上合於手是謂五藏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腑皆出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之論諸穴者而結言其數也夫五藏各有井滎俞經合五穴是謂五五二十五腧也六腑各有井滎俞原經合六穴是謂六六三十六腧也六腑各有井滎俞經合五穴是謂五五二十五腧六腑足有太陽膀胱經而手則有太陽小腸經足有陽明胃經而手則有陽明大腸經足有少陽膽經而手則有少陽三焦經是足經上合於手經者也然謂之曰足者正以其井滎俞原經合等穴自足而行謂之曰手者正以其井滎俞原經合等穴自手而行此曰手曰足之辨也

張開之曰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六腑出於足之三陽者本於足而出於地也

五藏六腑井滎俞原經合總圖

肺	心	肝	脾	腎	心包絡
井木 少商	少衝	大敦	隱白	涌泉	中衝 所出

榮火 魚際 少府 行間
俞土 太淵 神門 太衝
經金 經渠 靈道 中封
合水 尺澤 少海 曲泉
大腸 小腸 膽
井金 商陽 少澤 竅陰
榮水 二間 前谷 俠谿
俞木 三間 後谿 臨泣
原 合谷 腕骨 丘墟
經火 陽谿 陽谷 陽輔 解谿 崑崙 支溝
合土 曲池 小海 陽陵泉三里 委中 天井 所入
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大都 然谷 勞宮 所流
太白 太谿 太陵 所注
經渠 間使 所過
陰陵泉 陰谷 曲澤 所入
胃 膀胱 三焦
厲兌 至陰 關衝 所出
商陽 少澤 竅陰 所流
內庭 通谷 液門 所注
陷谷 束骨 中渚 所過
衝陽 京骨 陽池

馬蒔曰此舉諸經之穴有列其行次者有指其穴所者皆示人覓穴之法也一次下當有脈字猶言脈之一行也腹部中行係任脈經在缺盆之中開是爲任脈其穴天突在頸前結喉下四寸宛宛中乃腹中央第一行次之脈也缺盆係足陽明胃經次在肩下橫骨陷中去中行二寸故任脈當爲缺盆之中開任脈之側開二寸卽足陽明胃經也其在頸之穴名曰人迎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乃腹部第二行次之脈也又手陽明大腸經名曰扶突乃腹部第三行次之脈也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又手太陽小腸經名曰天窻乃前部第四行次之脈也在頸大筋外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又足少陽膽經名曰天容乃側部第五行次之脈也耳後髮際二寸耳上如前三寸然天容係手太陽經疑是天衝又手少陽三焦經名曰天牖乃側部第六行次之脈也在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又足太陽膀胱經名曰天柱乃背後第七行次之脈也蓋自在

前任脈爲第一行次自前而側而後則以此爲第七行也宜矣天柱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又頸之中央卽後項也後項之下乃督脈一經其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名曰風府一名舌本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下禁灸灸則令人失音由此而一直下行以至長强皆督脈經穴也又腋內動脈卽腋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陷中以鼻取之係手太陰肺經也其穴名曰天府自此而下行肘臂以至大指之端少商皆肺經穴也腋下三寸卽乳後一寸著脅直腋掖肋間係手心主卽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其穴名曰天池自此而上行於腋以至下於肘臂之天泉曲澤至於中指之中衝皆手厥陰心包絡經穴也夫自督脈至此三經蓋各指在項在臂在腋之首穴無非示人以覓穴之法耳

張志聰曰手足十二經脈合於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天之六氣也運行於地之外臟腑雌雄相合地之五行也內居於天之中本篇論三陰三陽之經

氣從四旁而內榮於臟腑應天氣之貫乎地中此復論三陽之脈循序而上於頸項應陽氣之出於地外任督二脈並出於腎主通先天之陰陽手太陰心主並出於中焦主行後天之氣血陰陽血氣又從下而上中而外也　張玉師曰經脈應地之經水上逼於天故有天突天窻天容天牖天柱天府天池及風府之名

刺上關者呿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呿刺犢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呿音區

馬蒔曰此言取穴之法也上關卽客主人穴係足少陽膽經呿大張口貌欠撮口出氣也刺上關者必開口有空故張口乃得之所以呿而不能欠也在耳後起骨上廉鍼一分灸七壯下關係足陽明胃經穴刺下關者必合口乃得之故能欠而不能呿也在客主人下耳前動脈下廉開口無穴閉口有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犢鼻係足陽明胃經穴膝臏下脁骨上俠解大筋陷中形如牛鼻故名鍼三分灸七壯刺犢鼻者必屈足以取之故屈而

不能伸也兩關者內關係手厥陰心包絡經手掌腕後二寸兩筋間與外關相抵鍼五分灸三壯外關係手少陽三焦經手背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刺兩關者必伸手以取之故伸而不能屈也

張志聰曰夫口者元氣出入之門戶手足者陰陽之上下也呿欠者應開闔之變屈伸者應往來之不窮

足陽明俠喉之動脈也其頄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頄外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俠項大筋之中髮際陰

馬蒔曰此歷承上文缺盆之中任脈也一節而申言之皆以穴之在行次者有各所也缺盆之中爲任脈自天突以下而爲一行固爲至明而不必言矣其曰任脈側之動脈乃足陽明經名人迎者爲二行正以人迎爲足陽明俠喉之動脈自此而下凡水突氣舍缺盆以至氣戶庫房屋翳之類無非

膺中之穴也故曰其脈在膺中何也曾之兩旁謂之膺也其曰手陽明大腸經名扶突者爲三行然行次又在足陽明之脈外不至曲頰一寸蓋在曲頰下一寸正扶突穴也其曰手太陽經名天窻者爲四行然穴正當曲頰之下扶突之上陷中也其曰足少陽經名天衝者爲五行然穴在耳下曲頰之後正耳後髮際二寸耳上如前三寸也其曰手少陽經名天牖者爲六行然穴在耳後上加完骨之上正以完骨在上而天牖在下則完骨加其上也其曰足太陽經名天柱者爲七行然穴俠項後大筋之中髮際之陰也

張志聰曰前節論三陽之經氣從下而上此復論從上而下所謂陽氣者上行極而下也動輸篇曰足之陽明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陽明之氣從下而上至於腦復從上而下合陽明之經從人迎而下於膺曾之脈而三陽之氣亦復循次而在其脈外此陽氣之

上下以應天氣之升降也

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馬蒔曰此舉大腸經有五里之穴乃五藏之所禁刺者也言肘中約紋上有尺澤穴乃手太陰肺經之動脈也尺澤之上三寸有動脈卽肘上三寸向裏大脈之中央名五里穴屬手陽明大腸經此穴禁刺乃五藏之腧所同禁者也按本經玉版論黃帝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經隧者五藏六腑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而藏之氣盡也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又曰闕門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於堂上又九鍼十二原有云奪陰者死小鍼解釋云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由此觀之則五里穴乃最禁刺者不可不愼也

張志聰曰此論藏腑之陰陽血氣循手太陰陽明之經從內而外外而內往來逆順之不息也尺動脈手太陰之兩脈口五里手陽明之經穴在肘上

三寸五腧五藏之井滎腧經合也夫五藏之血氣行於脈中者變見於手太陰之兩脈口五藏之氣血從經別而行於脈外者循手陽明變見於尺膚手太陰脈中之血氣從指腕而行於肘臂手陽明脈外之氣血從臂肘而行於尺膚往來逆順於皮膚經脈之外內蓋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手陽明乃其腑也腑爲陽故行氣血於脈外臟爲陰主行血氣於脈中充於周身皮膚經脈之血氣往來逆順之不息者從手太陰陽明始也是以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若五往而取之則五腧之血氣皆絕故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謂尺中所動之氣血從五里之脈外而來者也上節論陽氣之上下以應天氣之升降此論血氣之出入以應天地之精水布雲氣於天下復通貫於地中也按皮膚之氣血從手足之指井溜注於脈中而合於肘腘間故曰尺動脈在五里五俞之禁也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腑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腑肝合膽膽者中精之腑脾合胃胃者五穀之腑

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腑也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傳道之道導同盛音成馬蒔曰此言六腑之所合者在五臟也肺與大腸爲表裏故肺合大腸經然大腸經者爲傳道之腑凡小腸已化之物從此傳道而下也肝與膽爲表裏故肝合膽經然膽者爲中精之腑蓋他腑之所受者皆至濁之物而唯膽則受五臟之精汁也脾與胃爲表裏故脾與胃合然胃者爲五穀之腑蓋五穀入胃而胃則納受之也腎與膀胱爲表裏故腎與膀胱合然膀胱爲津液之腑蓋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歸於肺而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膀胱爲津液之腑也手少陽三焦者屬於右腎而腎又上連於肺本經經脈篇謂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正腎之上連於肺也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而將此兩臟必皆以腎爲主耳然此三焦者爲中瀆之腑乃水道之所由出也素問靈蘭祕典論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正以下焦如

瀆而此有以聚之決之故曰決瀆之官又曰中瀆之腑也彼膀胱合於左腎卽此三焦合於右腎然三焦雖與膀胱爲類其實膀胱與腎爲表裏而三焦不與腎爲表裏乃與手厥陰心包絡經爲表裏非腑之孤者而何由前觀之凡六腑之所與合者蓋如此

張志聰曰此論六臟六腑陰陽相合藏貨物曰府六腑受盛水穀傳化糟粕受藏精汁故名曰腑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故爲傳道之腑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故爲受盛之腑受盛之腑膽主藏精汁故爲中精之腑胃爲倉廩之官主受納水穀故爲五穀之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故爲津液之腑少陽三焦也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脈在肺皆積水也是一腎配少陽而主火一腎上連肺而主水故腎將兩臟也三焦之脈出於中胃入絡膀胱約下焦而主決瀆故爲中瀆之腑水道出焉而下屬膀胱夫三焦者少陽之氣水中

之生陽也手厥陰包絡之相火出於右腎歸於心下之包絡而爲一臟三焦爲之腑是兩腎以膀胱爲腑三焦歸於中胃爲包絡之腑故爲孤之腑也夫兩腎者主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分而論之猶兩儀也故少陽屬腎腎上連肺而爲兩臟合而論之陰陽相貫水火互交並主藏精而爲生氣之原故皆以膀胱爲腑三焦上合包絡故乃爲孤之腑也再按三焦乃少陽之氣發於腎臟遊行於上下通會於腠理乃無形之氣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下焦者別廻腸此三焦所歸之部署也故平脈篇曰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是三焦之氣生於腎臟而歸於中胃之間本經論三焦所出之處即平脈篇所歸之部署也本無形之氣故能遊行出入歸於有形之部故爲一腑而有經穴也手厥陰包絡之氣地二之陰火也發原於腎臟而歸於包絡包絡正在心下包裹心主所生之血爲君主之相代君行血於脈中其氣本於

腎心下有形之包絡亦所歸之部署也故以先天之氣論之則少陽屬腎將兩臟以後天有形之臟腑論之包絡正在心下三焦居中胃之間而爲一臟一腑也

春取絡脈諸榮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臟之所宜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間去聲

馬蒔曰此言四時各有所刺而善刺者其病立已也絡脈者十二經皆有絡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手陽明大腸經偏歷之類諸榮者十二經皆有榮穴如肺經魚際大腸經二間之類大經者十二經皆有經穴如肺經經渠大腸經陽谿之類春則取此絡脈諸榮大經之分肉間且以病之間甚而爲刺之淺深也諸腧者十二經皆有俞穴如肺經太淵大腸經三間之類孫絡者大絡之小絡也夏則取此諸俞孫絡於肌肉皮膚之上諸合者十二經

皆有合穴如肺經尺澤大腸經曲池之類秋則取此諸合穴及絡穴諸滎大經等穴之分肉如春時之所刺也諸井者十二經皆有井穴如肺經少商大腸經商陽之類諸俞者卽前太淵三間之類冬則取此諸井諸俞之分但比他時所刺則深而留之以冬氣入藏也此乃四時之序脈氣之所處各病之所舍各臟之所宜刺也故有轉筋病者當立而取此各穴可令病者遂已也有痿病厥病者當張而取此各穴可令病之卽快也張者提其手足而取之也此當與素問水熱血論第三節參看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氣血又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而淺深出入者也春時天氣始開人氣在脈故宜取絡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故宜取孫絡肌肉皮膚之上此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氣降收故如春法蓋復從孫絡而入於絡脈也冬氣收藏故欲深而留之此四時出入之序人氣之所處病之所舍五臟應五時之所宜也春取榮夏取腧秋取合冬取井皆從子以行母氣也轉筋者病在

筋痿者兩臂不舉厥者兩足厥逆也張者仰臥而張大其四支立之應天地之上下四旁四時之氣得以往來流行而無阻滯矣故伸舒其四體則筋脈血氣之厥逆者可令立快也此言人之氣血隨四時之氣流行阻則爲攣厥之病故當伸舒四體以順四時之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一小鍼解篇第三　邪氣臟腑病形篇第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筋痿者兩臂不舉厥者兩足厥逆也張者仰臥而張大其四支立之張之應天地之上下四旁四時之氣得以往來流行而無阻滯矣故伸舒其四體則筋脈血氣之厥逆者可令立快也此言人之氣血隨四時之氣流行阻則爲攣厥之病故當伸舒四體以順四時之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　小鍼解篇第三　邪氣臟腑病形篇第四

藝術典第六十八卷

醫部彙考四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

小鍼解篇第三

馬蒔曰此篇解首篇之義故名之曰小鍼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於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瀉也神客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

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數遲者徐疾之意也粗守關者守四支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靜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瀉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瀉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工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爲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爲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瀉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瀉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瀉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

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存若亡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則怳然若有失也夫氣之在脉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於胃其精氣上注於肺濁溜於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節而病生於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脉則邪氣出者取之上鍼中脉則邪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太深則邪氣反沉者言淺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沉也皮肉筋脉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瀉其諸陰之脉也取三陽之脉者唯言盡瀉三陽之氣令病人恇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視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於目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

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瀉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於終始一者持心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五臟之氣已絶於內者脉口氣內絶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臟之氣已絶於外者脉口氣外絶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所以察其目者五臟使五色循明循明則聲章聲章者則言聲與平生異也（內納同倕音必悅荒上聲中俱去聲循明當作修明）張開之曰此解小鍼之義而九鍼之論不與焉倕滿也悅惚也所以察其目者承上文而言也目色者五臟之血色聲章者五臟之氣也五色循明則聲章者血氣之相應也言聲與平生異者散敗之聲也蓋言五臟之氣已絶於內不宜重取之陽五臟之氣已絶於外不宜再取之陰陰陽外內相資宜藏而不宜盡章著於外也

邪氣臟腑病形篇第四

馬蒔曰篇內首三節論邪氣入於臟腑第四節論病形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溜於腑中於陽則溜於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

無有恒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腑始夫臂與腑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臟乎岐伯答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臟故邪入於陰經則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腑中去聲

馬蒔曰此詳言邪中陰經者其臟氣尚實故流之於腑而邪中陽經者其臟氣已虛故流之於本經也帝以邪氣之中人甚高也故身半已上而風寒暑皆能中之故中人高也身半已下而濕能中人則下亦能中於邪此高下之所以有度也且邪之中人無常中於陰經者則流於陽經之爲腑而中於陽經者則止流於本經而已何以見中於陽經者之流於本經也彼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凡邪之中人方乘其虛或新

用力或用飲食致汗自出腠理開故邪遂中之若中於面則面部乃手足陽明經如手陽明迎香足陽明承泣之類故邪遂下於陽明經也若中於項則項屬手足太陽經如手太陽天窻足太陽天柱之類故邪遂下於太陽經也若中於曲頰則曲頰屬手足少陽經如手少陽天牖足少陽風池之類故邪遂下於少陽經也其有中於肩背兩脅者皆三陽經之分肉亦中其經而下之耳故曰中於陽者必流於本經也何以見中陰經者之流於腑也

凡中於陰經者其手經必始於臂足經必始於脚正以其陰經之皮薄而肉淖澤故俱受於風則獨傷此陰經之經脉而內臟未必傷蓋身中於風未必動臟故邪雖入於陰經而臟氣尚實所以邪不能客之而遂還之於腑耳故曰中於陰者則流於腑也

張志聰曰首論臟腑陰陽色脉氣血皮膚經脉無不外內相應後論皮膚之氣血與經絡相通而內連臟腑若能參合而行之可爲上工也邪氣者風

雨寒暑天之邪也故中人也高濕乃水土之氣故中於身半以下此天地之邪中於人身而有上下之分然邪之中人又無有恆常或中於陰或中於陽或溜於經或溜於腑或入於臟陰之與陽者謂臟腑之血氣雖有陰陽之分然總屬一氣血耳故異名而同類上下相會者標本之出入也經絡之相貫謂榮血之循行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始於肺而終於肝從肝復上注於肺環轉之無端也上下左右頭面手足也或在於頭面而中於陽或在臂腑而中於陰故無有恆常也諸陽之會皆在於面者精陽之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也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此手足三陽之絡皆循項頸而上於頭面膺背兩脅者復循頭項而下於胷脅肩背也此三陽絡脉所循之處外之皮膚即三陽之分部邪之客於人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下者謂三陽皮部之邪下入於三陽之經故曰中於陽則溜於經臂腑者手臂足腑之內側乃三陽絡脉所循之

處外側爲陽內側爲陰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中於陰者常從臂腋始始者始於三陰之皮部而入於三陰之絡脉也繆刺篇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脉內連五臟散於腸胃蓋五臟之脉屬臟絡腑六腑之脉屬腑絡臟臟腑經脉之相通也夫血脉爲陰五臟之所主也故邪入於經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散於腸胃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歸於陽明之腸胃而無所復傳矣

黃帝曰邪之中人臟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臟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邪有內傷者有外感者必其

陰陽俱感而後外邪得以入臟也帝承上文而言邪不入臟固以其臟之實也然豈無入臟之時乎伯言邪有不同有所謂內傷者故愁憂恐懼則心神傷矣形寒飲冷則肺本畏寒而肺斯傷矣正以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也有所墮墜惡血在內及有所大怒氣積脅下則肝斯傷矣有所用力舉重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腎斯傷矣此內傷之邪中於人臟者如此雖曰當風浴水而亦由內傷始也彼五臟之中風者亦以陰經陽經俱感於邪則臟腑俱傷邪乃入臟若止感陰經則臟氣尚實其邪豈能遽入哉

張志聰曰此論臟氣傷而邪中於臟也夫邪中於陰而溜腑者臟氣實也臟氣者神氣也神氣內藏則血脈充盛若臟氣內傷則邪乘虛而入矣風爲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陰陽俱感外內皆傷也本經云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此又不因內傷五臟而邪中於臟也

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上節論內養神志下節論外避風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

卒音猝

馬蒔曰此言人面之耐寒以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也夫首面之與身皆形也無不連屬筋骨合同氣血宜乎寒則俱寒熱則俱熱也故天有裂地凌冰之寒而人之手足皆畏猝寒而懈惰然而其面不衣而獨無所畏者何哉伯言十二經三百六十五絡凡曰空竅曰睛曰聽曰聞臭曰辯味皆在人身之首面者正以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厚肉堅故甚寒甚熱皆不能勝面耳

張志聰曰此論臟腑經絡之氣血滲於脉外而上注於空竅也屬骨連筋者謂首面與形身之筋骨血氣相同也夫太陰爲陰中之至陰在地主土在人屬於四支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此脾土之應地也其血氣皆上於面天熱甚寒不能勝之謂陰陽寒暑之氣皆從下而上身半以上之應天也夫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之血氣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主於手少陰心朝於手太陰肺精陽氣者心腎神精之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別氣者心腎之氣別走於耳而爲聽也宗氣者胃腑所生之大氣積於胷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故出於鼻而爲臭濁氣者水穀之精氣故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氣之津液上熏於面者津液隨氣上行熏膚澤毛而注於空竅也夫肺主皮而屬天脾主肉而應地皮厚肉堅天之寒熱不能勝之人氣之勝天也此章論頭面爲諸陽之會是以三陽之脉上循於頭然陰陽寒熱之氣皆從下而升於上故復論諸脉之精氣焉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亾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

馬蒔曰此言邪中人身之形虛邪則易見而正邪則難知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風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氣與天氣之相合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之中人也微見於色色也中於氣故微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亾若存夫天之六氣有正有邪如虛邪之中於身也灑淅動形虛者八正之虛邪氣形者皮肉筋脉之有形此節論天地之氣中於人也有病在氣而見於色者有病在形而見於脉者有病在氣而見於尺膚者有病在形而見於尺脉者有病在氣而應於形者有病在形而應於氣者邪之變化無有恆常而此身之有形無形

亦莫知其情能參合而行之斯可爲上工也　張玉師曰天之正氣而偏寒偏熱偏濕偏燥故曰正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脉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絃也赤者其脉鉤也黃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勝之脉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其病已矣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臟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脉已定別之奈何岐伯曰調其脉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岐伯答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

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貢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貢同奔

馬蒔曰此詳言色脈病之相應而全此三法者之難也夫見色知病爲明按脈知病爲神問病知處爲工處者各經也正以色脈與尺相應如桴鼓影響如本末根葉故知一爲工知二爲神知三爲神

且明何也肝主木其色青脈當弦心主火其色赤脈當鉤脾主土其色黃脈當代肺主金其色白脈當毛腎主水其色黑脈當石見其色而其脈未合反得其相勝之脈如色本青而脈來浮濇而短是金來尅木也此病之所以死也如色本青而脈來沉石而滑是水來生木也此病之所以已也故五藏變化之病形雖異而色脈已定乃可別之別之者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也調之者調其尺之皮膚緩急大小滑濇與脈同也凡此之病變雖有

微甚而知病本無難易自然調尺而可知夫寸調脉而可知夫色所謂見色而知其病按脉而知其病問病而知其處者此之謂也人能行此三者爲上工行二者爲中工行一者爲下工以其所全有九分七分六分之異故其人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分耳

張志聰曰前論色脉與尺之相應如桴鼓影響不得相失後論五藏所生之病別其變化先當調其五色五脉色脉已定而後調其尺膚與尺寸之脉

也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乃五藏五行之神氣而見於色也脉者榮血之所循行也尺者謂脉外之氣血循手陽明之絡而變見於尺膚脉內之血氣從手太陰之經而變見於尺寸此皆胃腑五藏所生之氣血本末根葉之出候也形肉謂尺膚也知色脉與尺之三者則神且明矣青黃赤白黑五藏五行之氣色也弦鉤代毛石五藏五行之脉象也如影響之相應者也故色青者其脉弦色赤者其脉鉤見其色而得脉之相應猶坤道之順承天

也如色青而反見毛脈色赤而反見石脈此陰陽五行之反勝故死如色青色青而得石脈色赤而得代脈此色生於脈陽生於陰得陽生陰長之道故其病已矣夫尺膚之氣血出於胃腑水穀之精注於臟腑之經隧而外布於皮膚寸口尺脈之血氣出於胃腑水穀之精榮行於臟腑經脈之中變見於手太陰之兩脈口皆五臟之血氣所注故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如桴鼓之相應也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口之脈善調脈者不待於五者之色能參合而行之斯可爲上工矣夫數始於一奇二偶合而爲三三而兩之成六六三十陰陽相得而各有合此河圖之數也知者知天地陰陽始終變化之道故能全九十之大數水數成於六火數成於七水卽是精血火卽是神氣中工僅知血氣之診故能全水火之成下工血氣之診亦不能全知矣故曰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行者謂色脈應天地陰陽之理數賢者則而

行之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大小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臟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爲瘛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吚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齊小腹鳴濇甚爲瘕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瘛音熾瘲音縱吚音介

馬蒔曰此詳言五臟之病異脈變而先以心言之也脈有緩急大小滑濇之病形必隨脈而變也故急脈屬肝心得急脈而甚當爲風邪入心病成瘛瘲爲筋脈跷急而瘲爲筋脈弛縱卽今所謂急慢驚風之意耳若脈急而微則其病爲心痛引背食亦不下正以急甚病於內而又病於外故曰瘛瘲急微則病微病止在於中也又緩脈屬脾心得緩脈而甚當爲土邪相幷病成狂笑心在聲爲笑狂則失神矣若脈緩而微其病有伏梁之積在於心下或升或降而行時或唾中有血正以甚

則病成於驟故曰狂笑微則病成於素故曰伏梁也又大脈屬心故心得大脈而甚當爲心火充溢喉中吩然有聲若脈大而微其病爲心痹引背時善淚出正以心脈繫於喉嚨附於背通於目故甚則病勢有餘而爲喉吩微則病勢漸成而爲痛引於背及出淚也又小脈者大脈之反也心脈既小而又小之甚則心氣不足無以資土其病當爲噦心脈而爲小之微則血液枯燥病爲消癉也又滑脈者濇脈之反也心脈既滑而又滑之甚則心火有餘病爲善渴若滑而微則病爲心疝引齊小腹必鳴也又濇爲肺脈心得濇脈而甚金火相爍病成爲瘖若脈濇而微其血當損而溢其陰維陽維之脈必厥其耳必鳴其疾在巔正以心火不足金反乘之故甚則中外皆不足微則內證雜見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各有六者之變病本於寒熱血氣之不和與外受邪氣內傷憂恐之不同也緩急大小滑濇陰陽寒熱血氣之綱領也下章曰諸急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

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心爲
火臟故寒甚則爲癔癡蓋手足諸節神氣之所遊
行出入寒傷神氣故癔癡也微急爲心痛引背蓋
甚則心臟之神氣受傷微則薄於宮城之分也食
氣入胃濁氣歸心心氣逆故食不下緩甚則心氣
有餘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伏梁乃心下有餘
之積故微主邪薄於心下也心主血熱則上溢而
時唾血也喉吩者喉中吩然有聲宗氣積於胷中
上出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心氣盛故喉中有
聲也心氣微盛則逆於心下而爲心痹引背行於
上則心精隨氣上湊於目而淚出矣心臟虛則火
土之氣弱故爲善噦噦呃逆也夫五臟主藏精者
也五臟之血氣皆少則津液枯竭而爲消癉消癉
者三消之證心肺主上消脾胃主中消肝腎主下
消也滑則陽氣盛而有熱盛於上則善渴微在下
則少腹當有形也心主言心氣少故爲瘖血多故
溢於上也維四維也心爲陽中之太陽陽氣少故
手足厥冷也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心氣

虛故耳鳴顛疾按金匱要略曰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蓋一臟有六變三六而變爲十八病也　張玉師曰緩急大小滑濇五臟之六變也五六而變爲三十三而三之合爲九十惟智者明之故曰上工十全九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胃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胃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痿矣

馬蒔曰此言肺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肺得急脈而甚則木邪反乘所不勝故爲癲疾若得急脈而微則肺爲寒熱爲怠惰爲欬爲唾血其欬引腰背與胃又鼻中有息肉不通皆肺氣不足風邪有餘所致也但甚則邪發於驟而爲欬微則邪積於素而爲諸病耳又緩爲脾脈肺得緩脈而甚則血不養脾脾虛不能生金當爲虛汗甚多也若得

緩脉而微則爲瘓證爲鼠瘻爲偏風爲頭以下汗出不可止蓋甚則病發於驟虛汗甚多而微則病成有日故諸證悉見也又大爲心脉肺得大脉而甚則金爲火爍腎水隨涸腠發爲腫若得脉大而微則肺痹痹引於胷背見火知畏雖日光亦所惡也蓋甚則心肺腎之交病病爲腠腫內外俱形也微則肺經之爲病成於內也又小脉爲大之反肺得小脉而甚則中氣大衰病當爲泄若得小脉而微則爲消癉也正以甚則虛甚土金皆衰而成泄小則病微其消癉之病止在於肺也又滑爲濇脉之反肺得滑脉而甚則火盛病熾當爲息賁之積而其氣上逆也若得滑脉而微則火逼肺與大腸當爲上下出血也蓋滑主氣爲病氣上而不下微則主血爲病血乃上下俱行也又濇爲肺脉肺得濇脉而甚則肺邪有餘血溢而嘔若得濇脉而微則爲鼠瘻在頸與支腋之間身爲上足爲下下體不勝其上故足輭無力其應善痿矣正以甚則血爲有傷微則病積於素所以有不同耳

張志聰曰肺主清金而畏寒寒甚則爲癲疾所謂重陰則癲也肺寒熱者皮寒熱也寒在皮毛故微急也肺主氣怠惰欠唾血引腰背胃鼻若有息肉而氣不通皆肺氣虛寒之所致緩則熱甚故多汗肺熱葉焦則爲痿也鼠瘻寒熱病也其本在臟其末在脉肺主百脉是以微緩之有熱微濇之有寒皆爲鼠瘻在頸腋之間本經曰偏枯身偏不用病在分腠之間蓋病在皮膚爲肺寒熱病在血脉爲寒熱鼠瘻在分腠則爲偏風肺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脉也腠理開故頭以下汗出不可止頭以下者頸項胷背之間肺之外部也大主多氣少血氣盛於下則爲脛腫微盛於上則爲肺痹引胷背蓋氣從下而上也日光太陽之火陰血少故惡日光金畏火也小則氣血皆虛而爲泄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微小則爲消癉肺主津水之生原也滑主陽氣盛故爲息賁上氣微則上下出血血隨氣行者也濇主多血少氣血多氣少則血留不行故爲嘔血痿者陰寒而痿削不能行肺主氣而發原在下少

氣有寒則下不勝其上矣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痹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衃衃微大爲肝痹陰縮咳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癭癰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癘攣筋痹瘕音賈癭徒冏切

馬蒔曰此言肝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肝脈急甚爲惡言蓋肝主怒肝氣有餘則聽言而惡也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蓋肝素有積其脈雖急而漸微也又緩爲脾脈肝脈緩甚則木土相尅病爲善嘔肝脈微緩則土不勝水當成水瘕而爲痹也水瘕者水積也又大爲心脈肝得大脈而甚則火氣炎木內當爲癰及善嘔血與鼻中出血爲衃也若脈得微大則爲肝痹爲陰縮爲咳引小腹火自陰經而上而爲諸病較之甚者僅血不上溢耳又小爲大脈之反肝得小脈而甚則血甚不足當爲多飲若得小脈而微則爲消癉其病相類而成耳又滑爲濇脈之反肝得滑脈而甚則睪丸屬

於肝經癉疝已成也若得滑脈而微則疎泄無束當爲遺溺也又濇爲肺脈肝得肺脈而甚則木爲金勝邪反干脾土不勝水飲溢四支也若得濇脈而微則血不養筋當爲癘爲攣爲筋痹也

張志聰曰肝主語在志爲怒肝苦急故急甚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皆有餘之氣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緩主多熱熱則肝氣逆故善嘔水瘕痹者亦飲食之所積也本經曰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

大主肝氣盛盛則鬱怒而不得疎達故爲內癰嘔衄肝氣逆於上也陰縮肝氣逆於下也肝脈抵少腹上注肺欬引小腹者經氣逆於上下也小者血氣皆少少則木火盛故多飲及爲消癉也滑主氣盛而熱故爲癉疝肝主疎泄肝氣盛而熱故遺溺也溢飲者飲留於四支則經脈阻滯故脈濇肝氣虛而有寒故爲癘攣筋痹肝主筋也

脾脈急甚爲癘癉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

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痂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癉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漉甚爲腸癕微漉爲內癕多下膿血蛕胡 恢切

馬蒔曰此言脾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脈脾得急脈而甚則風邪尅土病成瘕癥也若得急脈而微則木邪侮土其在上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脾氣不上通也本經上膈篇云氣爲上膈食飲入而復出是也在下爲去後沃沫脾氣不下疏也又緩爲脾脈脾得緩脈而微則爲風爲痿四支不用心則慧然若無病也又大爲心脈脾得大脈而甚病爲擊仆若擊之而仆地也若得大脈而微則脾經成痂腹中必大膿血在於腸胃之外按腹中論黃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可治否岐伯曰名爲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每切按之至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於胃生膈夾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爲逆齊下爲從勿

動亟奪蓋甚則病形於外微則病積於中也又小爲大脉之反脾得小脉而甚則爲寒熱往來以脾血不足也若得小脉而微則爲消癉之證以血枯津竭也又滑爲濇脉之反脾得滑脉而甚則爲癉疝爲癰瘍蓋土不勝木則爲癉土不運水則爲癰也若得滑脉而微則有蟲毒如蛔蝎之類其腹內當爲熱蓋以滑爲陽脉其形如珠則必有蟲物毒氣爲熱也又濇爲肺脉脾得濇脉而甚則肺與大腸爲表裏今濇脉見於脾土而又至於甚則土不能生金金邪又爲有餘其大腸當爲內癉也若得濇脉而微則內癉多下膿血蓋癉在內者爲甚而膿血之下者爲氣當疎通反由於微也

張志聰曰癉者急而收引瘛者縱而懈弛脾主四支故急甚爲癉瘛脾有寒不能運化飲食故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蓋不能遊溢津液上歸於肺四布於皮毛故涎沫之從口出也痿厥風痿皆四支癱瘓而不爲所用甚則從中而病見於外微則病在外而不及於中故心慧然若無病也大

乃太過之脈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故爲擊仆若擊之而仆地也痂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皆有餘之積聚也寒熱者血氣虛也脾虛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爲消癉脾爲陰濕之土濕熱則爲痂瘭爲小便閉癰濕熱則生蟲也脾氣虛而有寒則爲腸瘭多血少氣故下膿血也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齊已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癰瘭瘭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 腫竹垂切

馬蒔曰此言腎經之脈異病變也急爲肝脉腎得急脉而甚則腎主骨風邪入骨當爲骨癲疾義見本經癲狂篇若得急脉而微則爲沉厥蓋風邪入腎則爲厥而腎氣不足則當沉滯而無知也及爲奔豚以腎邪漸積而成也爲足不收以腎脉行於

足也爲不得前後以腎通竅於二便也正以甚則
骨癰自裏達表也微則病徐在裏病多也又脾爲
緩脉腎得緩脉而甚則腎與膀胱爲表裏膀胱之
脉行於脊爲土邪乘水腎氣不足當折脊而不能
舉也若得緩脉而微則腎氣無束當爲洞泄不止
其脾氣亦不運行而所下之食宜不化或至食飲
下嗌而還出也又大爲心脉腎得大脉而甚則火
盛水衰當爲陰痿也若得大脉而微則齊下當有
石水起齊以下至少腹覺腫腫然而下垂及上至

胃脘此證當至死不治耳按素問陰陽別論云陰
陽結邪多陰少陽爲石水又大奇論有腎肝并沉
爲石水本經水脹篇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答今
以本節考之則石水多生於腎經而居下部者又
小爲大脉之反腎得小脉而甚則腎氣甚衰無以
主下焦而爲洞泄若得小脉而微亦水不配火當
爲消癉之證也又滑爲腎脉腎得滑脉而甚則腎
邪有餘當病膀胱閉癃及成癭疝也若得腎脉而
微則腎氣亦衰當爲骨痿而不能起牀起則昏暈

目盲矣又濇爲肺脈腎得濇脈而甚則精血俱衰
內爲大癰若得濇脈而微則精血亦衰當爲經閉
與痔下也
張志聰曰腎爲陰藏而主骨陰寒太甚故爲骨癰
疾腎爲生氣之原正氣虛寒則爲沉厥虛氣反逆
故爲奔豚陰寒在下故足不收腎開竅於二陰氣
虛不化故不得前後也督脈屬腎貫脊緩則督脈
懈弛故脊折也戊癸合而化生火土以消入胃之
食飲腎氣緩故食不化而還出也陰痿者陰器痿
而不舉石水腎水也上至胃脘水泛而土敗也腎
氣虛則爲洞泄精血不足則爲消癉腎有熱則爲
小便閉癰爲睪丸腫癀骨痿坐不能起熱傷腎氣
也目無所見熱傷骨精也血氣皆始於腎濇則血
氣盛微有熱濇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
氣阻滯故爲大癰氣血不行故爲女子不月爲沉

痔

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
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
氣盛微有熱濇者多氣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

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瀉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痏無令其出血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 內同納 痏音委

馬蒔曰此言刺上六脈之有法而唯小脈則用藥也六變者以病因脈而變也故諸部急者必多寒凡刺急脈者必深納其鍼而久留之則寒自熱也其諸部脈緩者必多熱凡刺緩脈者必淺納其鍼而疾發之則熱可去也蓋寒必入內故其鍼深熱必達外故其鍼淺也其諸部脈大者多氣少血凡刺大脈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可也其諸部脈小者血氣皆少其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當調以甘和之藥可也其諸部皆滑者陽氣必盛且微有熱凡刺滑脈者必疾發其鍼而淺納之以瀉其陽氣而去其熱可也其諸部脈濇者多血少氣且微有寒凡刺濇脈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

苗之必先按而循之及已發鍼當速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脉可也

張志聰曰六變者五臟之所生變化之病形有緩急大小滑濇之六脉此緣陰陽血氣寒熱之不和而變見於脉也夫鍼者所以調陰陽血氣之不和若血氣皆少者必須調以甘藥非鍼之可能資生也按刺濇者曰必中其脉要知刺急刺緩取脉外之氣也刺大刺滑瀉脉外之陽以和脉內之血也刺濇者必中其血隨其逆順必先按而循之調脉內之血氣之生於陽明也當知血氣乃胃腑水穀之精有行於皮膚之外者有行於經脉之內者外內貫通環轉不息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脉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可爲上工上工者知陰陽之氣也勿取以鍼調以甘藥者

黃帝曰余聞五臟六腑之氣榮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脉之別入於內屬於腑者也黃帝曰榮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

答曰榮輸治外經合治內腑黃帝曰治內腑奈何岐伯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合入於巨虛上廉小腸合入於巨虛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於委中央膺合入於陽陵泉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豎膝寧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捻申而從之

音于

輸腧同豎如上聲寧與同齊臍同捻

馬蒔曰此言榮輸治外病合治內腑遂舉治內腑之合穴以明之也夫五藏六腑之氣脈雖始於井而井之所注爲榮所行爲俞所經爲經所入爲合是果何道而入入何連過伯乃不言五藏之陰脈止言六腑之陽脈謂此榮俞與合即陽脈之入於內而屬於腑也蓋榮俞與合皆各有名然榮俞之穴氣脈尚在於外所以治病之在外經脈也合之穴氣脈則入於內所以治病之在內腑也是以內焉之腑曰胃外焉之合曰三里故胃與三里而相

合也內焉之腑曰大腸外焉之合曰巨虛上廉故大腸與巨虛上廉而相合也內焉之腑曰小腸外焉之合曰巨虛下廉故小腸與巨虛下廉而相合也內焉之腑曰三焦外焉之合曰委陽故三焦與委陽而相合也內焉之腑曰膀胱外焉之合曰委中故膀胱與委中而相合也內焉之腑曰膽外焉之合曰陽陵泉故膽與陽陵泉而相合也此所以刺此諸合則內腑之病治矣然取穴各有其法取三里者將足之跗面低下著地而取之不使之舉足取之上下巨虛者則舉足而取之取委陽者屈其體以寬承扶之陰紋伸其體以度委陽之分寸故曰屈伸而索之委陽在承扶下六寸承扶在尻臀下陰股上紋中取委中者則屈其足而不伸也在膕中央約紋陷中必屈足而取之取陽陵泉者則正豎其膝以與其穴在膝下一寸腓骨外陷中也然委陽在委中之上承扶之下而委陽之外廉卽委陽之陽也彼陽陵泉者正在委陽之外也一齊下至此處以寬至膝下而取陽陵泉耳夫取合之

法如此若榮俞治外經則取外病之經脉當覓榮穴俞穴以治之亦必揄揚以申其手足而善取之耳上文有榮腧治外經之答而帝未之問故伯不明言榮俞之名而告以取穴之法也按此節經字乃經脉之經非井榮俞經合之經也

張志聰曰按臟腑者受皮膚之氣血溜於榮注於輸入於肘膝而爲合故帝問五臟六腑之氣榮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謂從榮輸所入爲合之氣血從何道而入

入安所連而爲合安所行過而相連帝總問五臟六腑者蓋欲訪明臟之五俞腑之六俞所出所入之原流然已論於本輸篇內故伯止答六腑之合皆在於足之原按脉外之衛氣與手足諸陽之氣血皆從上而下復從足而交於手故曰六腑之經脉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也此陽氣之出於地中運行於天表復從下而貫於地脉經水之中至於三陽之氣外合於三陽之經三陽之經內合於六腑如太陽少陽陽明者三陽之氣也運行於

脉外與六腑之經脉相合脉外之氣與經脉合於榮輸之間是以榮輸治外經治在外之經脉也脉內之血氣與三陽之氣合於肘膝之間是以合治內腑蓋脉中之血氣六腑之所出也三里巨虛皆足陽明之經巨虛上下廉乃手太陽陽明之合故取三里者低跗取之以足經之在下也巨虛者舉足取之欲其伸舒於上也委陽者足太陽之經三焦之合屈伸而索之者索三焦之氣往來於上下也膀胱主水故屈而取之少陽屬木故豎膝寻之使木氣之條達也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者謂膽與三焦總屬少陽之氣也蓋言在經脉則有手足之分合於三陰三陽之氣又無分手與足也取諸外經者取五臟六腑之榮輸也揄申而取之者伸舒其四體使經脉之流通也帝始問五臟六腑之榮輸伯止答六腑之合而末言取諸外經君臣反覆問答蓋以詳明陰陽血氣之出入經脉外內之貫通也

黃帝曰願聞六腑之病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

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脉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卽泄當齊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陽明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足陽明者胃也胃脉上於面故面熱者足陽明病又手陽明者大腸也魚絡在魚際之下陽谿列缺之間大腸之脉行於此故魚絡有血者手陽明病又足面爲跗兩跗之上其脉或豎或陷者乃衝陽解谿等穴也故知其爲足陽明胃經之有病耳且大腸經有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切痛者痛之緊也濯濯者腸中有水而往來氣衝則有聲也若冬日重感於寒則卽泄矣其當齊而痛不能久立以大腸正在齊也彼胃經有巨虛上廉爲大腸之合故曰與胃同候取之巨虛上廉也又胃經有病者腹必脹脹其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等處氣不能通飲食不下當取本經三里穴也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脈外之氣血從手足陽明之所出也衛氣者乃陽明之悍氣上衝於頭循目眥耳前散行於三陽復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故曰面熱者足陽明病蓋以徵衛氣之悍熱太過而上行於面也兩跗之上其脈或豎或陷者足陽明病蓋以徵陽明之氣合於頷脈以下行至跗上也陽明之氣下合於胃脈故曰此胃脈也夫五臟六腑之經脈外合於六氣則爲陽明爲太陽爲太陰內合於臟腑則爲胃脈腎脈蓋臟腑之氣內合五行外合六氣者也胃腑所出之血氣別走於脈外者注臟腑之大絡而外滲孫絡皮膚循手陽明之經大會於尺膚以上魚際脈內之血氣大會於手太陰之尺寸也故曰魚絡血者手陽明病蓋以徵脈外之氣血大會於手陽明也此帝問六腑之病而伯先答手足陽明後及六腑蓋明氣血出於手足之陽明本經多因病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臟腑經脈之外內貫通也大腸者傳道

之官故病則腸中切痛而鳴濯濯陽明秉清金之氣故冬日重感於寒卽瀉當齊而痛大腸主津液津液者淖澤注於骨故病而不能久立也大腸屬胃故與胃同候取胃經之巨虛上廉夫腹者腸胃之郭郭胃脘在鳩尾內正當心處故胃病則腹脹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心肺之分兩脅肝之分也食飲入胃散精於肝濁氣歸心輸布於肺胃病則氣逆而不能轉輸是以上肢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當取之三里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睾音皐）

馬蒔曰此言小腸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小腸近小腹之內後附腰脊下連睾丸故小腹痛腰脊控引睾丸而痛痛時窘甚而欲去後也小腸脈自手外側出踝中上臂出肘後端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故耳前熱甚或肩上熱甚又手小指連及次指之間熱若由小指而上至前腕處脈

有下陷皆本經有病之候也彼胃經有巨虛下廉穴爲小腸經之合故當取此以刺之

張志聰曰小腸病小腸之腑氣也小腸名赤腸爲受盛之腑上接於胃下通大腸從闌門濟泌別汁而滲入膀胱胱氣與膀胱相通是以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者病腑氣而痛窘之後則入於手之經脉矣手太陽之脉起於小指之端循臂出肩解上頰入耳中至目皆脉陷者此太陽之經脉病也故首提曰小腸病末結曰手太陽病是腑氣之從下而上合於手太陽之經故當取之巨虛下廉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卽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於脉取委陽

馬蒔曰此言三焦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手少陽三焦經之脉入缺盆布膻中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故腹氣滿小腹尤堅也三焦爲決瀆之官故病則不得小便而窘急也甚則水溢留內而爲脹彼

委陽穴者足太陽膀胱經之大絡也其穴在足太陽經之外足少陽經之前出於委中外廉兩筋間爲三焦之合故三焦有病則脉必下陷當取此穴以刺之按此三焦者下約膀胱爲決瀆之腑病則氣窘急而水溢於上雷於腹中而爲脹候在足太陽經外之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經脉之間其脉亦見於皮部當取之委陽此言六腑之氣皆從足三陽之別絡而通於經脉者也

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卽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脉陷取委中央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膀胱有病則欲小便時奈小腹中偏腫而痛以手按痛處卽欲小便而不可得其肩上熱脉或陷以膀胱之脉凡大杼等穴皆在肩背也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脉亦若陷以其脉自至陰通谷束骨金

門申脉僕參崑崙附陽飛陽等穴皆在足小指外
廉與脛踝等處也委中者乃本經之合穴故當取
此穴以刺之

張志聰曰膀胱者津液之腑氣化則出腑氣病故
小腹腫痛而不得小便也肩上足小指外廉及脛
踝後乃足太陽經脉之所循若熱而脉陷此病腑
而及於經矣故當取委中之中央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
嗌中吩吩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脉之陷
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

馬蒔曰此言膽經之病而有刺之之穴也膽病者
善太息口苦嘔宿膽汁心下澹澹然如人將捕之
蓋以膽氣之虛也嗌中吩吩然有聲且數多唾以
膽之有邪也在取足少陽經之本末而視之蓋以
經穴之始爲本經穴之終爲末也其本末脉有陷
下者當灸之若有寒熱往來則取陽陵泉之合穴
而刺之

張志聰曰膽病則膽氣不升故太息以伸出之足

少陽經脉之本在下其末在頸嗌之間宜灸之以起陷下之脉氣其寒熱者少陽之樞證也當以經取之少陽之經氣外內出入者也

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肉節中氣穴則鍼遊於巷中肉節卽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眞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也 中俱去聲 鍼遊一作鍼染

馬蒔曰此言刺穴有道而反之者有害也凡刺上節等穴者必中其經氣所會之正穴無中氣穴之肉節相連處也蓋中氣穴則鍼遊於巷而氣脉相通卽素問氣穴論遊鍼之居也中肉節則皮膚徒痛若中於筋則筋緩無束若當補而瀉當瀉而補補瀉相反病當益篤是以邪氣不出與眞氣相搏而亂邪反內著此皆用鍼不審以順爲逆之故殊非刺穴之道也

張志聰曰氣穴者腑氣所注之經穴故中氣穴則鍼遊於巷卽氣穴論之所謂遊鍼之居言鍼入有

閒恢恢乎有餘地矣此言腑邪之從經脉而出於氣穴卽上章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謂腑氣之從經脉而出於皮膚也皮肉筋骨脉外之氣分也若中肉節卽皮膚痛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眞氣相亂而不去反還內著言刺皮肉筋骨使腑邪不能從氣穴而出元眞之氣反內著而與邪相亂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四十九

黃帝靈樞經三 根結篇第五 壽夭剛柔篇第六 官鍼篇第七 本神篇第八

藝術典第六十九卷
醫部彙考四十九
黃帝靈樞經三
根結篇第五
馬蒔曰內有陰陽諸經根結於某穴故名篇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
道偶陽道奇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
補何瀉發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
故莖葉枯槁濕雨下歸陰陽相移何瀉何補奇邪離

經不可勝數不知根結五臟六腑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元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咸絕 奇音 箕

馬蒔曰此言九鍼之元要在於終始篇也天地相感而寒暑生其陰陽之道有多有少陰道爲偶陽道爲奇故人身與天地相參凡病發於春夏者則陰氣少而陽氣多是謂陰陽不調也當於何經而補之瀉之凡病發於秋冬者則陽氣少而陰氣多是謂陰陽相移也當於何經而補之瀉之奇邪不正之邪也感此入彼謂之離經脈氣所起爲根所歸爲結素問離合眞邪論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正與下文相同今曰關者是有關乃所以開闔也終始本經第九篇名言不正之邪至變難紀用鍼者若不知穴之根結則五臟六腑關折樞敗開闔誤走其氣陰陽大失氣難復取是故九鍼元妙之法其要在終始篇中人有知否乃鍼道之所以明暗也按終始篇全以人迎知六陽經之病氣口知六陰經

之病陽盛陰虛則瀉陽補陰陰盛陽虛則瀉陰補
陽眞鍼道元妙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章論三陰三陽之氣主開主闔主樞
乃無形之氣出入於外內而合於有形之經也夫
人之陰陽應天之六氣天之六氣合於四時春夏
主陽故發於春夏陰氣少陽氣多秋冬主陰故發
於秋冬陽氣少陰氣多發者謂人之陰陽開闔應
天地之四時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
如是者是爲平人奇邪離經者邪不入於經流於
大絡而生奇病言邪之變易不可勝數也根結者
六氣合六經之本標也開闔樞者臟腑陰陽之六
氣也終始者經脈血氣之始終也

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於厲
兌結於顏大顏大者鉗耳也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窻
籠窻籠者耳中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
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
有餘不足潰者皮肉宛焦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
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無

所止息者眞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卽骨繇而不安於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宛音鬱繇音搖

馬蒔曰此言足三陽經之有根結而成病有由治病有法也足太陽膀胱經其根起於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謂睛明穴也在目內眥頭一分宛宛中鍼一分留六呼禁灸又足陽明胃經根於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三壯結於額大額大者鉗耳也謂頭維穴也在額角入髮際本神旁一寸半神庭旁四寸半鍼三分禁灸又足少陽膽經根於竅陰在足小指四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結於竅籠竅籠者耳中也謂聽宮穴也在耳微前陷中上關上一寸動脈宛宛中張口得之鍼三分按手太陽小腸經有天窗穴一名竅籠去頸大筋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觀下文腎經結於

任脉經之廉泉肝經結於任脉經之玉英則本經有結之他經者疑天窻爲足少陽經之所結歟太陽爲三陽最在表故爲關之開陽明爲二陽居陽之中故爲關之闔少陽爲一陽最在裏故爲關之樞故關之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是以有暴病者當取足之太陽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所謂肉節潰者其皮肉宛焦而弱也若關之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是以有痿疾者當取足之陽明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所謂氣無止息者正氣稽留而邪氣反居之也若關之樞折則骨繇而不安於地是以有骨繇病者當取足之少陽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所謂骨繇者正以其節緩而不能收即骨之搖動故也夫曰潰曰氣無所止息曰骨搖皆折關敗樞開闔而走使然也皆當窮其本以治其病者

張志聰曰太陽太陰爲開陽明厥陰爲闔少陽少陰爲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太者氣之盛故主開陽明者兩陽合明厥陰者兩陰交盡故主闔少者

初生之氣故主樞此陰陽之六氣內合臟腑外合
六經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環轉之不息而復通
貫於地道經水之中外內出入者也夫外合於六
經有循經而合者如傷寒之病在六氣相傳雖見
六經之證而氣不入於經也有入於經而合者根
結是也根者經氣相合而始生結者經氣相將而
歸結於命門竅籠之間復從此而出於氣街走空
竅而仍行於脈外也命門者太陽爲水火生命之
原目竅乃經氣所出之門也頴大者頗頴也在上

齶之中兩耳之間故曰鉗耳竅籠者耳中也如竅
之通氣於上也此三陽之氣隨經而歸結於此復
出於氣街也行於氣分故能爲開爲闔爲樞出入
於形身臟腑之外內開闔如戶扉樞猶轉牡舍樞
則不能開闔舍開闔則無從運樞此三陽之氣互
相出入於經脈皮膚形身臟腑之外內者也太陽
之氣主皮膚故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宗氣
者陽明之所生上出於喉以司呼吸而行於四支
故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少陽主骨故

樞折則骨節緩而不收也陰陽離合論曰太陽根起於至陰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三陰三陽之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當窮其本也　張玉師曰三陽之氣循經而出於氣街上於面而走空竅太陽精陽之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少陽之別氣走於耳而爲聽陽明之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目之開闔耳之聽聞鼻之呼吸是三陽之氣上走於空竅而爲開闔樞也宗氣者陽明之所生上出於肺以司呼吸頏顙者鼻之內竅通於喉嚨故頏顙不開則洞涕不收是陽明之氣上出於鼻而爲臭

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少陰根於涌泉結於廉泉厥陰根於大敦結於玉英絡於膻中太陰爲開厥陰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爲闔少陰爲樞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闔折即氣絕而喜悲喜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

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

馬蒔曰此言足三陰經之有根結而成病有由治病有法也足太陰脾經其根起於隱白在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結於太倉以胃與脾相爲表裏也太倉卽中脘穴係任脈經齊上四寸鍼八分灸七壯又足少陰腎經根於涌泉在足心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結於廉泉一名舌本在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又足厥陰肝經其根起於大敦在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三毛中一云內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結於玉英卽玉堂穴係任脈經在紫宮下一寸六分鍼三分灸五壯絡於膻中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結於太倉卽中脘穴係任脈經在玉堂下一寸六分兩乳間陷中禁鍼灸五壯夫太陰爲三陰爲陰之表故爲關之開厥陰爲一陰居陰之裏故爲關之闔少陰爲二陰居陰之中故爲樞運化倉廩無所轉輸其病爲腸證爲洞泄是以有腸洞病者當取足之太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

之正以開折者其脾氣不足而病生腸洞也關之
關折則肝氣絕而喜悲是以氣絕喜悲者當取足
之厥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開關之樞折則
腎脉有所結而下焦不通是以下焦不通者當取
足之少陰視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然此有結者
不可以有餘視之仍以不足取之也
張志聰曰太倉者舌本也脾爲倉廩之官其脉連
舌本散舌下使之迎糧故結於舌本名曰太倉廉
泉任脉穴在喉上四寸中央任脉發原於腎故結

於腎之廉泉衛氣篇曰厥陰標在背腧是玉英當
在背腧之間絡於膻中者肝脉貫膈也脾爲倉廩
之官故開折則氣不足而爲膈洞膈者上不開而
不受納洞者下關折而飧泄也厥陰爲兩陰交盡
陰盡而一陽始生故關折則生氣絕而喜悲一陽
之氣發於腎臟志不舒故喜悲也少陰主脉故樞
折則脉有所結而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
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蓋有餘者邪結之有餘
不足者正氣之不足通其正氣則結自解矣按九

鍼篇缺盆之中任脈也頸中央之脈督脈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腋下三寸手心主也蓋手太陰心主出於胷氣之街少陰厥陰從任督二脈出於頭氣之街也　張玉師曰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玉英謂脣內之斷交蓋腎藏之精液一從任脈而出於舌下之廉泉一從脊骨髓空而上通於腦腦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一在齗基下一在項後復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是骨之精髓從脊骨上空上逼於腦而下滲於齗基督脈循於脊骨厥陰肝脈與督脈上會於巔而下玉英英飾也謂齒白如玉飾也

足太陽根於至陰溜於京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揚也足少陽根於竅陰溜於丘墟注於陽輔入於天容光明也足陽明根於厲兌溜於衝陽注於下陵入於人迎豐隆也手太陽根於少澤溜於陽谷注於少海入於天窻支正也手少陽根於關衝溜於陽池注於支溝入於天牖外關也手陽明根於商陽溜於合谷注於陽谿入於扶突徧歷也此所謂十二經者盛

絡皆當取之 天容當作天衝下陵當作解谿

馬蒔曰此言手足六陽之經皆自井而入於絡也足太陽膀胱經根於至陰之井流於京骨之原注於崑崙之經入於天柱之在頭者絡於飛揚之在足者又足少陽膽經根於竅陰之井流於丘墟之原注於陽輔之經入於天衝之在頭者絡於光明之在足者又足陽明胃經根於厲兌之井流於衝陽之原注於解谿之經入於人迎之在頭者絡於豐隆之在足者又手太陽小腸經根於少澤之井流於陽谿之經注於少海之合入於天窻之在頭者絡於支正之在手者又手少陽三焦經根於關衝之井流於陽池之原注於支溝之經入於天牖之在頭者絡於外關之在手者又手陽明大腸經根於商陽之井流於合谷之原注於陽谿之經入於扶突之在頭者絡於偏歷之在手者此所謂十二經之盛絡也皆當取之

張志聰曰上篇統論三陰三陽之氣合於六經根於下而結於上此復分論三陽之氣入於手足之

經皆循頸項而上出故曰此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蓋氣留於脉絡則絡盛取而瀉之使三陽之氣仍上出於脉外也飛揚光明豐隆支正外關偏歷在經穴合穴兩者之間夫曰所入爲合者謂脉外之氣血從井而溜於脉中至肘膝而與脉內之血氣相合故曰所入爲合此論三陽之氣從井而入於脉中上入於頸項之天柱天容人迎天窗天牖扶突而上出於頭面與血氣之溜於榮注於腧行於經入於合者之不同故另提曰飛揚光明豐隆支正蓋以分別陽氣與榮血出入於經脉外內之不同也是以所論一次脉二次脉者謂手足之十二經脉皆從四支之五俞而歸於中復從中而上出頸項此章論三陰三陽之氣合於六經而復出於脉外五十二篇論榮氣七十一篇論宗氣蓋三陰三陽榮氣宗氣相將而行於經脉皮膚形身臟腑外內出入環轉無端是以數篇辭句相同而所論者各別學者分而論之合而參之人之陰陽血氣有形無形應天地之五運六氣寒暑往來如

桴鼓影響之相合也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疎也第一數去聲第二數上聲末數入聲

馬蒔曰此言脈口之脈五十動者爲常脈而其數減者其藏危也五十營者脈運五十度也本經有五十營篇正此義耳凡人周身之脈計一十六丈二尺自夫宗氣積於胷中由呼吸而行脈隧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爲一息則脈行六寸由一息六寸推之則一日一夜卽一十六丈二尺之脈積至五十次周於身遍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以運五藏之精如不應此數者名曰狂生猶云僥倖而生也正以五十營

者五臟皆受氣持其脉口之脉數其來至之數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乃五臟皆受氣也素問脉要精微論曰代則氣衰蓋代脉中止不能自還如有求代之義故名今五十動而不見止脉所以五臟皆受氣也下此而四十動一代者是五臟中四臟無氣也十動一代者是五臟中三臟無氣也十動一代者是五臟中二臟無氣也二十動一代者是五臟中一臟無氣也不滿十動一代者是五臟皆無氣也卽此可以知五臟之代者而何按脉口以脉會於此故可以知五臟之期茲乃以短期與之者卽乍數乍疎之脉非脉之代者而何按脉口以脉會於此故曰脉口又以脉氣會於此故曰氣口又以太淵始篇中正以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乃平人之常脉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

張志聰曰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外循於經脉內榮於五臟五臟主藏精者也氣營五臟之精五臟皆以受氣精氣之相合也夫五臟生於五行五行之氣本於十干合化是以五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

以爲常也代者止而不還也乍數乍疎者死脈見也要在終始者大要在終始篇之生於六氣而死於六經也

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輭弱血氣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則出疾其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慄悍滑利也（慄音飄悍侯岸切）

馬蒔曰此言人有貴賤而刺法因以異也五體者即陰陽二十五人篇有五形之人也布衣匹夫之士其骨節有小大肉有堅脆皮有厚薄血有清濁氣有滑濇脈有長短血有多少此皆經絡之數大抵相類至於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肌肉輭弱血氣慄悍滑利必非賤者之可同也其用鍼之徐

疾淺深多少可以同否伯言貴者之用膏粱賤者之用菽藿難以同也然當分而論之凡氣滑者則疾出其鍼氣濇者則遲出其鍼氣悍者則鍼小而所入又淺氣濇者則欲久留其鍼入鍼淺者則欲疾去其鍼以此觀之則刺布衣者氣之濇者也可以鍼大而深入又當以久留其鍼也刺大人者氣之滑且悍者也可以鍼小而入淺又當徐以納之也此皆因其氣之慓悍滑利異於布衣之士耳

張志聰曰此言三陰三陽本於五穀五畜五菜五味之所生也逆順五體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有疾有徐也夫行於脈外之皮薄肉脆者則行疾皮厚肉堅者則行遲行於脈中之血清脈短者則出疾血濁脈長者則出遲此因有形之皮肉血脈而疾遲也然又有因於無形而爲之疾遲者氣之滑濇也膏謂膏肥之厚味粱稻也王公貴人美其食厚其味則肌肉柔弱血氣滑利而行疾山野之人啜菽茹藿

則其氣滿而行遲此貴賤所秉之氣不同而氣生於味也　黃載華曰皮厚肉堅血氣和緩者多壽皮薄肉弱血氣慓悍滑利不若田野則身體柔脆肌肉輭弱血氣慓悍滑利不若田野之人飲食淡薄之多壽也此勉富貴之人當節飲食不宜過於厚味

黃帝曰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眞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膜陰陽相錯虛而瀉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僻辟皮膚薄著毛腠夭膲干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

故曰下工不可不愼也必審五臟變化之病五脉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脆而後取之也 臗音嗔 儐音儐 擯辟同僻 膲焦同

馬蒔曰此詳言補瀉當知逆順而反此者有害所以當明用鍼之要也人之形氣本不足病氣反有餘是邪勝也急瀉之人之形氣本有餘病氣則衰弱是正衰也急補之若形氣病氣皆不足此陰陽諸經之氣皆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而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年老者必至絕滅其氣壯者其氣終不能復矣形氣病氣皆有餘此謂陰陽諸經之氣皆有餘也急瀉其邪而後調其正氣之虛實此正有餘則瀉不足則補其理爲順若有餘則補不足則瀉其理爲逆故所刺不知逆順則眞邪相搏滿者當瀉而反補之所以邪氣有餘當有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臗陰陽相錯之害虛者當補而反瀉之所以正氣不足當有經脉空虛血氣枯竭腸胃僻辟皮膚薄著毛腠夭膲之害皆當與之以死期也故用鍼之要

在於知調陰陽自然精氣生光形氣相合而神氣
內藏此乃上工平氣之法彼中工下工則亂脈與
絕氣耳凡若此者必審五臟有變化之病五脈之
異經絡之有虛實皮膚之有柔脆而後可以用鍼
取氣也

張志聰曰形氣謂皮肉筋骨之形氣病氣謂三陰
三陽之經氣爲邪所病也病氣之有餘不足者陰
陽血氣之虛實也邪氣勝者急瀉之血氣虛者急
補之刺者所以取氣也故陰陽氣俱不足者不可
刺之血氣皆盡五臟空虛者血氣之內榮於五臟
也筋骨髓枯者血氣之外濡於筋骨也陰陽俱有
餘者當瀉其邪調其虛實蓋邪之所湊其正必虛
故當瀉其邪而兼調正氣之虛實也滿而補之則
陰陽四溢溢於外也腸胃充郭肝肺內膜溢於內
也外內皆溢則陰陽相錯矣僞虛怯也辟僻積也
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
經脈空虛血氣竭枯是以腸胃僞辟皮膚薄著毛
腠天膲而可與之死期矣調陰與陽精氣乃光陰

陽精氣之相合也合形與氣使神內藏形氣爲神之外固也言能調其陰陽則精神形氣外華而內藏矣夫三陰三陽之經氣有因於外邪所傷者有因於五臟之病而變應於脉者故當審其外內虛實而調之斯可爲上工也

壽夭剛柔篇第六

馬蒔曰內有壽夭剛柔等語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少師答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內合於五臟六腑外合於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在外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榮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

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陰陽俱病命曰風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度音鐸）

馬蒔曰此詳言病有陰陽而刺之者必分陰陽也

帝問人分剛柔强弱長短陰陽然治之者必有其方少師言陰陽之義足以槩之但陰中有陰陽中有陽能審知之則刺之者可獲其方病者所始有其端得其始故刺之爲有理度其端故應之合其時其內合於五臟六腑而分陰分陽故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外合於筋骨皮膚而亦分陰分陽故筋骨爲陰皮膚爲陽是以病有在陰之陰者即五臟有病而在於筋骨當刺陰經之榮脈如刺手太陰肺經之魚際爲榮太淵爲脈之類病有在陽之陽者即六腑有病而在於皮膚當刺陽經之合如刺

手陽明大腸經曲池爲合之類病有在陽之陰者
卽六腑有病而在於筋骨當刺陰經之經如刺手
太陰肺經經渠爲經之類病有在陰之陽者卽五
臟有病而在於皮膚當刺陽經之絡如刺手陽明
大腸經偏歷爲絡之類故病在陽經者其名曰風
義見素問風論病在陰經者其名曰痹義見素問
痹論陰陽兩經俱受其病其名曰風痹不特此也
凡病涉有形而按之不痛是乃屬之陽經者也凡
病本無形而不免於痛者是乃屬之陰經者也正
以無形而痛者乃陽經不傷而陰經受傷耳理當
急治其陰經無攻其陽經有形而不痛者乃陰經
不傷而陽經受傷耳理當急治其陽經無攻其陰
經病有陰陽俱病形似有無而心爲之煩此乃陰
經陽經各受其傷而陰爲尤甚欲治其表陰亦爲
病欲治其裏陽亦爲病治之固難形當不久矣

張志聰曰此章論人秉天地陰陽而生在天爲氣
在地成形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剛柔陰
陽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是故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也所謂強弱短長者如四時之有寒暑晝夜之有長短蓋人與萬物皆稟此天地陰陽形氣與時相應故各有剛柔長短之不同也夫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然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皮肉筋骨五臟六腑外內相合與時相應者也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在內之陰陽也筋骨爲陰皮膚爲陽在外之陰陽也病在陰之陰者病內之五臟故當刺陰之榮輸病在陽之陽者病在外之皮膚故當刺陽之合謂六腑外合於皮膚故當取腑經之合穴也病在陽之陰者病在外之筋骨故當刺陰之經謂五臟外合於筋骨故當取陰之經也病在陰之陽者病在內之六腑故當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蓋風者天之陽氣痹者人之陰邪陰陽俱病名曰風痹外內之相合也有形者皮肉筋骨之有形無形者五臟六腑之氣也病有形而不痛者病在外之陽也病無形而痛者

氣傷痛也陰完陽完者臟腑陰陽之氣不傷也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動靜者天地之體用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之氣交也離中有虛坎中有滿水火之相濟也如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乃陰陽之不表不裏矣心爲陽而主火水爲陰而居下加以煩心此陰勝其陽矣陰陽外內不交水火上下相尅此天地陰陽之氣不調故其形不久形氣之相應也　張開之曰鍼合天地人之道此篇論人合天地陰陽故用鍼以調其不和經中大義當於鍼病之外求之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內之應奈何伯高答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寒傷形乃應形風傷筋脉筋脉乃應此形氣內外之相應也黃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出其血黃帝曰外內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臟者刺之

半其日臟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月內難易之應也

馬蒔曰此言形氣與病之相應而刺法有難易也風寒傷人之形故寒氣傷形乃病於形而應之於外憂恐忿怒傷人之氣故氣傷臟乃病於臟而應之於內至於風傷筋脉則筋脉爲應而應之於內外之間此形氣與病外內之相應者如此然刺之法病有九日則三次刺之而病可已病有一月則十次刺之而病可已其間人之感病不同日數各有多少遠近以此大略病三日而刺一次者之法等而殺之惟久痹而其身不能往來者則視其血絡盡出其血不必拘於三日一刺之法也然而病有內外治有難易風寒傷形形先病而未入臟者其病尚在於表猶甚淺也刺之日數一半而已如病九日而刺二次病一月而刺五次之謂也憂恐喜怒傷氣氣傷臟而外形又應者其病表裏皆然殊爲深也刺之日數必加倍之如病九日而刺三次病一月而刺十次之謂也此乃月內病有多

少遠近而刺之有難易之應耳

張志聰曰此論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內因之病從內而外形氣外內之相應也風寒者外受之邪故病形憂恐忿怒在內之氣故病臟夫外爲陽內爲陰病九日者病發於陽故用三之奇病一月者病發於陰故用十之偶此以鍼之奇偶應病之陰陽也出絡血者通地之脈道也形先病而未入臟者病發於陽而未入於裏也故刺三時而可愈矣臟先病而形乃應者病發於陰而出於外也刺之倍其日而愈矣夫病發於陰而出於外者易愈留於內者難已故刺有十日者有倍其日而刺兩日者此一月之病在內者有難易之應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

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骨小而天矣形充而大肉胭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黃帝曰余聞壽夭無以度之伯高答曰牆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滿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胭音窄
度入聲

馬蒔曰此言形氣之任否而壽夭應之也夫形爲外肌肉經絡爲內見其外內而壽夭可知也緩爲舒和急爲暴戾使形充而脈堅大此形氣之相徵故順設脈小弱則形豐而氣餒矣故危顴骨並本先天所稟薄則不能而小夭之彰也大肉乃諸肉之宗分理乃肉之文理有分則肉堅而有壽若形充而無分理則肉急按之不堅則肉脆而夭矣此天造命於有生之初立形定氣而視壽夭決死生

焉然壽夭何以度之如本經五色篇云則五臟六腑於面部而知之今面部四旁爲牆其基甚卑不及明堂闕庭等地之高當不滿三十歲而死也其有所因而加之以疾者蓋不知愼守而或爲外感內傷也則不滿二十歲而死矣何以爲形氣相勝而可以立壽夭也平人元氣勝其形則爲壽若至於有病而形肉已脫則氣雖勝形形必難復其死必矣或形肉未至盡脫而元氣衰甚不及於形是謂形勝其氣其病必危也夫曰形者可以概皮肉骨矣曰氣者則凡氣盡於是矣

張志聰曰此論人秉天地陰陽生成此形氣有壽夭之不同也任當也果成也此天之生命立形定氣故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夫人皮應天人肉應地故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形謂皮肉筋骨血氣經絡應經水氣脈通貫於地中故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人之形氣天命所生皮膚緩者天道之元亭也是以緩則壽而急則夭脈乃精血神氣之所遊行故形充而脈堅大者爲順脈

小以弱者營衛宗氣俱衰則危矣夫腎秉先天之陰陽而主骨顴乃腎之外候故顴不起者骨小骨小則夭此先天之氣薄也脾主地而主肉肉堅者壽不堅者夭此後天之土基有厚薄也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先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天年篇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人之壽百歲者使道隊以長牆基高以方牆基者面部之四方也地地閣也牆基卑高不及地者四方之平陷也此人秉母氣之薄蓋坤道之成形也天年篇曰人生三十歲五臟大定不滿三十而死者不能終地之五行也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不能終地之生數也平人氣勝形者壽謂地基固宜博厚而氣更宜勝形蓋萬物資始於天而天包乎地之外也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邪氣勝也形勝氣者正氣脫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答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痹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奈何伯高答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痹者

內熱黃帝曰營衛寒痹之爲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悗憤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痹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怫音拂悗音憤）

馬蒔曰此言刺法之異者有三也刺有三變法有不同謂之變也蓋有刺營氣者必出其血正以血者營氣之所化營衛生會篇云營氣化血以奉生身今營氣有餘則陽不勝陰不足則陰不勝陽所以寒熱往來而氣衰甚少其血爲陽所搏當上下行此皆血之爲病故刺之者必出其血耳素問調經論云取血於營也有刺衛氣者必出其氣正以衛氣屬陽痹論謂衛氣循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中今衛氣受病其病當時來時去病之或在內而或在外也怫悗憤怒意也以其有賁響之聲故曰怫悗風寒之氣客於腸胃之間病之在於內也此皆氣之爲病故刺之者必出其氣耳調經論云取氣於衛也有刺寒痹之留於經者必熨之以使之內熱其法見下節正以寒痹爲

病留而不去時或作痛及皮膚不知痛癢而爲不仁也

張志聰曰夫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任也然下焦所藏之精水中焦所生之營衛所以溫分肉充皮膚濡筋骨利關節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環轉無端如營衛留阻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矣故刺有三變變者使之運行而變化也營之血衛之氣道之出行於外寒之痹使之熱散於內夫營衛血氣主出入於外內故病則止上下行而爲寒熱氣痛矣若怫慍賁響此乃風寒客於腸胃之中蓋以分別營衛之生病寒痹之爲病本於自生非外因之邪也痹者閉也寒痹者寒水之爲病也腎爲水臟而主骨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陰者名曰痹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者謂腎臟寒水之痹痛在於外合之骨而及於皮之不仁病從內而外也　張玉師曰風寒客於腸胃之中照應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句蓋本篇先論秉氣之壽夭後復論病氣之壽夭然病氣有二一因於風寒之

病氣所謂氣勝形者是也一因於營衛稽留水道不行之病氣所謂形勝氣者是也

黃帝曰刺寒痹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斤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咬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熛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晞其日乃出乾乾井用淳與綿絮複布爲複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處令熱入至於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

中之內如字

焠音翠內酒之內作納矢尿同熛於文切晞音遂內

馬蒔曰此言刺寒痹有內熱之法者以其有熨之之方也布衣氣血濇濁刺其寒痹之後當以火焠之大人氣血清滑刺其寒痹之後當以藥熨之咬咀以口碎藥如豆粒也漬浸也馬矢熛中以馬屎

燥乾而燒之也晬周日也複布爲複巾重布爲之
如今之夾袋所以入藥滓與綿絮也用此法者所
以熱其內也
張志聰曰痹者留而不行也寒痹者腎臟寒水之
氣也夫人秉先天之水火以化生五行腎受天一
之精氣而交通於四臟如水火不濟五行不交則
留而爲寒痹矣故以火燥之者以火益水也夫肺
主皮毛飲酒者先行皮膚先充絡脉用淳酒者使
肺腎之相通也蜀椒形色像心皮紅子黑具中虛

之象用蜀椒者使心腎之相通也脾爲陰中之至
陰乾薑主理中之君品用乾薑者使脾腎之相通
也桂爲百木之長用桂心者使肝腎之相通也蠶
食桑而成綿三者皆白肺之品也用綿絮一斤白
布四丈熨之三十遍者使在地之陰邪從天表以
終散所謂熱於內而使之外散也夫王公大人固
不可以火燥而布衣獨不可以藥熨乎此蓋假大
人布衣以明臟腑相通陰陽交互是以治法之有
通變也學者當體法先聖之用意周密取法精微

不可圖安苟簡也

官鍼篇第七

馬蒔曰官鍼者任九鍼之所宜也故名篇此與下篇首無起語玩前後篇之義當爲岐伯所言也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爲癰病深鍼淺病氣不瀉支爲大膿病小鍼大氣瀉太甚疾必爲害病大鍼小氣不泄瀉亦復爲敗失鍼之宜大者瀉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

病在分肉間取以圓鍼於病所病在經絡痼痹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鍉鍼於井榮分輸病爲大膿者取以鈹鈹鍼病痹氣暴發者取以圓利鍼病痹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臟固居者取以鋒鍼瀉於井榮分輸取以四時

馬蒔曰此言九鍼各有所施也疾淺者鍼亦宜淺而反入深則內之良肉受傷外之皮膚爲癰病深者鍼亦宜深而反入淺則內之病氣不瀉支當作皮而外之皮爲大膿至病小而鍼反大則正氣過瀉病大而鍼反小則邪反不泄此皆失鍼之宜所以爲過誤也若九鍼之各有所施者何如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鍉鍉於病所本經九鍼十二原篇云鑱鍼者頭大末銳去瀉陽氣又九鍼論云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漸銳之主熱在頭身也膚白勿取者凡皮膚太白其氣必少故也又病在分肉間者取以圓鍼於病所九鍼十二原篇云圓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肉間不得傷肌肉以瀉

分氣九鍼論云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又病在經絡痼痹者取以鋒鍼九鍼十二原篇云鋒鍼兩三隅以發痼疾九鍼論云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又病在脉氣少而當補之者取之鍉鍼以刺各經之井榮分輸九鍼十二原篇云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氣九鍼論云三曰鍉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又病爲大膿者取之鈹鍼一名鈚鍼九鍼十二原云鈹鍼者末如劍鋒以取大膿九鍼論云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病之痹氣暴發者取以圓利鍼九鍼十二原篇云圓利鍼者大如氂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九鍼論云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又病之痹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九鍼十二原篇云毫鍼者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痹

九鍼論云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又病在中者取以長鍼九鍼十二原篇云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痹九鍼論云八曰長鍼取法於恭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痹者也又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九鍼十二原篇云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圓以瀉機關之水也九鍼論云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火氣不出關節者又病在五藏固居者居當作痹取以鋒鍼瀉其井榮分輸取以四時此節九鍼論之第四鍼前曰病在經絡痼痹者取以鋒鍼此則當同之也但彼止取經取絡而此則瀉其井榮與俞及照五藏以取四時耳

張志聰曰官法也言九鍼之法有大小長短之制有淺深補瀉之宜有三五九十二刺之法各有所施也如不得其用病勿能移而反爲害焉

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榮輸臟腧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腧腧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

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瀉刺大瀉刺者刺大膿以鈹鍼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鍼則取痹也（輸腧俞互同）

馬蒔曰此言刺法有九者取痹也變者異也一曰輸刺刺諸經之榮穴俞穴及背間之心俞肺俞脾俞肝俞腎俞也二曰遠道刺凡病在上反取穴于下所以刺足三陽經也三曰經刺刺大經之結絡于經穴之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穴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瀉刺大瀉刺用第五鈹鍼以刺大膿也七曰毛刺毛刺浮痹之在皮膚也八曰巨刺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素問調經論曰痛在于左而右脈病者巨刺之又繆刺論以刺經穴爲巨刺刺絡穴爲繆刺皆左取右右取左也九曰焠刺藥熨

張志聰曰上節論鍼有九者之宜此論刺有九者

之變一曰輸刺刺五藏之經輸所謂榮輸治外經也遠道刺者病在上而取下之合穴所謂合治六腑也蓋手足三陽之脈其原皆在足而上循于頸項也大經者五藏六腑之大絡也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結不通則留溢于大經之分而生奇病故刺大經之結絡以通之絡刺者見于皮膚之小絡也分刺者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邪在肌肉者取之大瀉刺者瀉大膿血也毛刺者邪閉于皮毛之間浮淺取之所謂刺毫毛無傷皮刺皮無傷肉也巨刺者邪客于十二經別宜巨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焠刺者燔鍼劫刺以取筋痹也

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旁鍼之也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拔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痹刺此者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旁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旁入二以治寒

氣小深者或曰三刺者治痹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旁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旁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旁鍼刺旁鍼刺者直刺旁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 中去聲 數音朔

馬蒔曰此言刺法有十二節要所以應十二經也一曰偶刺以一手直其前心以一手直其後背皆以直其痛所直者當也遂用一鍼以刺其胷前用一鍼以刺其後背正以治其心痹耳然不可以正取須斜鍼以旁刺之恐中心者一日死也前後各用一鍼有陰陽配合之義故曰偶刺也二曰報刺所以刺其痛無常處也凡痛時上時下者當直納

其鍼無拔出之以左手隨其痛處而按之然後出鍼俟其相應又復刺之刺而復刺故曰報刺也三曰恢刺以鍼直刺其旁復舉其鍼前後恢蕩其筋之急者所以治筋痺也四曰齊刺用一鍼以直入之用二鍼以旁入之所以治寒痺之小且深者因用三鍼故又曰三刺也五曰揚刺正納其鍼一旁納其鍼四而又浮舉其鍼而揚之所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先用鍼以引起其皮而後入刺之所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輸刺將鍼直入直出稀發其鍼而又深入之所以治氣之盛而熱者也又八曰短刺所以刺其骨痺稍搖鍼而深入之以致鍼于骨所然後上下摩其骨耳九曰浮刺旁入其鍼而浮舉之所以治肌之急而寒者也浮刺似前揚刺但彼有正納旁納而此則止有旁入之鍼耳十曰陰刺左右俱取穴以刺之所以治寒厥也然中寒厥者必始于陰經自下而厥上故取足踝後少陰經之穴以刺之名陰刺者以其刺陰經也義見素問厥論十一曰旁鍼刺用鍼以直

刺者一用鍼以旁刺者一所以治留痹之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直入直出其鍼且數發鍼而淺刺之使之出血所以治癰腫也

張志聰曰節制也言鍼有十二節制以應十二經也偶刺者一刺胃一刺背前後陰陽之相偶也旁取之恐中傷心氣也報刺者刺痛無常處出鍼而復刺故曰報刺恢大之也前後恢蕩其筋之急以治筋痹也齊刺者中正以取之故直入一以取中旁入二以爲佐故又曰三刺治寒痹小深者也揚刺者從中而發揚于四旁也直刺者以毫鍼刺在皮毛得氣而直豎也輸刺者直入直出如轉輸也短刺者用短鍼深入而至骨所以便上下摩之而取骨痹也浮刺者旁入而浮淺也陰刺者刺少陰之寒厥也旁鍼刺者直刺旁刺治留痹之久居者也贊助也數發鍼而淺之出血助癰腫之外散也按十二刺中獨提少陰者少陰主先天之陰陽水火五運六氣之生原也

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

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
獨出其邪氣耳 內同納

馬蒔曰此言脈有淺深而刺之有法也凡脈之所居深不可見者必微納其鍼而久留之所以致其空中之脈氣上行也脈之所居淺者初時勿即刺之且以左手按絕其穴中之脈然後以右手刺之蓋不使精氣出而獨出其邪氣耳

張志聰曰此言經脈內合五行之化運外應六氣之司天用鍼者不可不知也夫經脈內連臟腑外合六應五運之在中命曰神機而主出入六氣旋轉于外命曰氣立而主升降六氣之司天在泉應人之精水隨氣而運行于膚表故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內連五臟也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者致五臟之神氣運行于外也脈淺者見于皮膚之脈外合于六氣也精水隨氣行于膚表故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是使六氣運行而無令精出也 張玉師曰致五臟之神機非榮衛血氣故曰空脈氣

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言一刺之中而有三刺之法也按後始終篇云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

正與此節相同夫所謂刺有三法而致其穀氣之出者何也先淺刺其按絕之皮以出其衛氣之邪即上節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之謂也又再刺之以出其營氣之邪則比絕皮稍益深之至肌肉內未入分肉間也肌肉分肉之辨肌肉在皮內肉上而分肉則近于骨者也又最後刺之則已入分肉之間而穀氣乃出彼刺法之言亦與此言互相發明者耳按分肉有二各部在外之肉曰分肉其在內近骨之肉與骨

相分亦曰分肉

張志聰曰此申明三陰三陽之氣運行于皮表也穀氣者通會于肌腠之元眞脾胃之所主也故曰穀氣陰邪陽邪者謂邪在陰陽之氣分也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者在皮肉相交之間仍在皮之絕處未入于分肉也

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

馬蒔曰此言用鍼之法當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言每年所加各有太過不及自初氣以至終氣有主有客有勝有負其天時民病不同中間盛衰虛實悉考而知始足以爲工也加者即至眞要大論加臨之加此節大意見素問臟象篇

張志聰曰此言三陰三陽之氣運行于皮表以應天之六氣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年之所加者六氣之加臨氣之盛衰者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運有太

少氣有盛衰則人之虛實所由起矣

凡刺有五以應五臟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爲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痹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雞足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痹此脾之應也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腎之應也

馬蒔曰此言刺有五法所以應五臟也一曰半刺淺內其鍼而又速發之似非全刺故曰半刺無深入以傷其肉如拔毛之狀所以止取皮間之氣蓋肺爲皮之合故爲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因多其鍼左右前後刺之故曰豹文中其脈以爲故悉取經絡中之血蓋心主血故爲心之應也三曰關刺直刺左右手足盡筋之上正關節之所在所以取筋痹也慎無出血蓋肝主筋故爲肝之應也外此又有淵刺豈刺之名四曰合谷刺左右用鍼如雞

足然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痺蓋脾主肌肉故爲脾之應也五曰輸刺直入直出深納其鍼以至于骨所以取骨痺蓋腎主骨故爲腎之應也按此輸刺乃上文十二節中之第八刺法也又按後世金鍼賦等書有燒山火八法青龍擺尾四法名色俱出後人揣摩並非聖經宗旨今靈樞明有九變輸刺等法十二節偶刺等法五刺半刺等法刺節眞邪篇有振蒙等法後之學者果能熟讀詳味漸能用鍼起危顧乃棄聖經而宗末學致使鍼法不行

疲癃無所倚賴痛哉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氣外合于皮脈肉筋骨五臟主中故取之外合而應于五臟也夫血者神氣也故五臟之神機運行于血脈以應五運之化五臟之氣外合于皮肉筋骨以應天之四時　張玉

師曰九宜九變應地之九野九州人之九臟九竅十二節應十二月三刺應三陰三陽五刺應五行五時鍼道配天地人而人合天地者也

本神篇第八

馬蒔曰此篇推本五臟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臟之所藏也至于淫泆離臟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

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

馬蒔曰此詳言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爲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精精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于有生之後而實由有生之初之精爲之本也故生當是初生人生有陰斯有營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焉其所謂魂者屬陽則隨神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陰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爲陰而神爲陽故魂屬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意志思智慮舉不外于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祕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萬物之機孰非吾

心之所任者乎由是而心有所憶者意也意有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則傷之智者善於養之上盡天時下盡人事爲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至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間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臭口之味手之舞足之蹈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初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于先天所生之精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精肝爲陽藏而藏魂肺爲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精而出入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憶者意也意

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

也

馬蒔曰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臟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之謂五神臟也故心因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腎在志爲恐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也惟其恐懼自失故腠破肉脫毛悴色夭而死于冬何也以水尅火也又脾因愁憂而不解則氣閉塞而不行遂傷意意爲脾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支不舉脾主四支也至于毛悴色夭而死于春何也以木尅土也又肝因悲哀動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狂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正其人當陰縮而拘攣其兩脅骨當不舉漸至竭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于秋何也以金尅木也又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則狂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意不存也其人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于夏何也以火尅金也又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又

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痿而爲痿爲厥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于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于毛悴色夭而死于季夏何也以土尅水也是故五臟皆有氣則各有精而五臟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虛以五臟皆屬陰也陰虛則五臟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用鍼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鍼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臟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然鍼不可妄用藥亦不可妄投也

張志聰曰此分論七情傷五臟之神志也夫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臟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腠色者氣之華也腠肉者地所成之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于冬者五行之氣死于四時之勝尅也然心以思慮傷神者

脾志并于心也餘臟同又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臟之意意傷則悗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又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臟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忘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臟氣傷則腑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脈絡陰器陰縮筋攣脊骨不舉情志傷而及于形也夫膽附于肝者也而臟腑相通惟肝膽最爲親切又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臟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革焦又則神亦憚散而不存意者心之發蓋喜樂無極怒者肝之情也如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臟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腑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于心肺志并于脾肝志并于腎乃子氣并於母也肺志并于肝心志并于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水行乘金

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
相生者順相尅者逆逆則傷矣又恐傷腎故恐懼
不解則傷腎臟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
精時自下者臟氣傷而不能藏也火之精爲神水
之精爲志上論傷腎腎臟之志此論傷腎臟之精蓋
魂魄志意皆本于心腎精神之所生故首言怵惕
思慮者則傷神末言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神生于
精而精歸于神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
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五臟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于精故五臟之
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
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
存亡意之得失如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矣故
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焉　張玉師曰恐
懼不解則傷精先天之精也五臟主藏精者後天
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于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
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臟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

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臟不安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有虛實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臥則血藏于肝而血則爲魂之舍惟肝氣虛則爲恐實則爲怒又人之營氣藏于脾而榮則爲意之舍惟脾氣虛則四支不用及五臟不安以脾主四支而脾爲五臟之主也實則腹脹經溲不利以脾之脈行于腹而土邪有餘故小便不利又人之脈藏于心而脈則爲神之舍惟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又人之氣藏于肺而氣則爲魄之舍惟肺氣虛則鼻塞不利且少氣實則喘喝其胷必盈而息則首仰也又人之精藏于腎而精則爲志之舍惟腎氣虛則爲厥證實則脹以腎脈行于小腹也其五臟不安蓋脾腎爲脹皆五臟不安以脹則自不能安也凡五臟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臟之氣虛實爲病然後可以調之而調之又不可不謹也言鍼藥

皆當謹調也其腎氣虛則厥者按素問厥論當是寒厥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證之不同也五臟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臟氣不平則見臟氣之證故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支故虛則四支不用土灌四臟是以五臟不安腹乃脾土之郛郭故實則腹脹經溲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慈則悲喜爲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實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爲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實則關門不利而爲脹矣此五臟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得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

黃帝靈樞經四 終始篇第九

藝術典第七十卷

醫部彙考五十

黃帝靈樞經四

終始篇第九

馬蒔曰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名篇按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首無起句當同前篇俱爲岐伯言也

陰者主藏陽者主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

方必通陰陽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
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
馬蒔曰此言凡刺之道當知此終始篇之大義也
臟爲陰腑爲陽陽在外受氣於四支陰在內受氣
於五臟故因其氣之來而迎之者瀉之法也因其
氣之往而隨之者補之法也知迎隨爲補瀉則陰
陽諸經之氣可和調矣
張志聰曰此篇論人之臟腑陰陽經脈氣血本於
天地之所生有始而有終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

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
苦苦生心夫風寒暑濕燥熱天之六氣也木火土
金水地之五行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是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味五行五味以生
人之五臟五臟內合六腑以應地之五行外合六
經以應天之六氣故曰明知終始五臟爲紀謂人
之五臟本於五行之化也請言終始經脈爲紀平
與不平天道畢矣謂人之經脈應天之六氣也末
結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太陰終者腹脹

不得息是人之陰陽血氣始於地之五行天之六氣也故曰其生氣所生而終於地之六經天之六氣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也陰者主臟陽者主腑臟腑陰陽之相合也陽受氣於四末陽受天氣於外也陰受氣於五臟陰受地氣於內也故瀉者迎之迎陰氣之外出也補者隨之追陽氣之內交也故曰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氣血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臟氣壞矣

馬蒔曰此言持寸口人迎之脈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少氣者宜調以甘藥而不宜施以鍼

灸也請言終始篇之義凡以經脉篇爲之綱紀耳蓋右手寸部曰脉口左手寸部曰人迎持其脉以診之則陰陽諸經之虛實平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脉口微大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俱來與尺寸相應手足各有六經無結脉無動脉審其本末察其寒溫各有所司與時相宜形肉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脉口少氣而尺亦然乃陰經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不足也欲補陽經則陰經愈竭欲瀉陰經則陽經愈脫此鍼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以至補至瀉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鍼灸誤瀉則五臟之氣益壞矣豈可哉上謂寸下謂尺也

張志聰曰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謂陰陽經脉應天之六氣也夫血脉本於五臟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之六氣有生始而有經終故曰終始者經脉爲紀也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

平與不平蓋胗其脉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脉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有標本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司守也形肉血氣謂脉外之血氣與六經之脉必相稱也脉口人迎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又應於尺寸之脉

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腑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脉之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臟氣壞者六氣化生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合也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

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數音朔

馬蒔曰此言脈口人迎之脈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脈爲關格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脈口之脈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太陽小腸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陽明大腸經矣蓋人迎主外故足手六陽經之病驗於此也其人迎甚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陽汎溢格拒於外而在內六陰經之脈不得運之以出於外矣夫是之謂外格也若脈口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

也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盛而躁則在手厥陰心包絡經矣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盛而躁則在手少陰心經矣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盛而躁則在手太陰肺經矣蓋脉口主內故足手六陰經之病驗於此也其脉口甚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陰汎溢關閉於內而在外六陽經之脉不得運之以入於內矣夫是之謂內關也內關不通當爲死不治且人迎脉口之脉俱盛而四倍以上是謂關格兼見也皆與之以短期而已後世醫籍皆以飲食不下爲關格視此節大義可深慚云按四盛四倍義見本經經脉禁服

篇左手寸關爲東南爲春夏故人迎主外右手寸尺爲西北爲秋冬故脉口主內

張志聰曰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天道右旋地道左遷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臟六腑

十二經脉蓋十二經脉以應三陰三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內陽格於外也　張開之曰脉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臟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爲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爲關陰格陽之死候矣

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二瀉一補二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瀉一補曰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而取上氣和乃止脉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瀉二曰一取之必切

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疎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脉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臟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馬蒔曰此言據人迎脉口之脉當施補瀉之法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膽經則膽與肝爲表裏乃膽實而肝虛也當瀉足少陽膽經而補足厥陰肝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瀉倍而補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脉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膽肝二經之上蓋彼此之穴相間之謂疎也候至氣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瀉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則膀胱與腎爲表裏乃膀胱實而腎虛也當瀉足太陽膀胱經而補

足少陰腎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刺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膀胱腎經之上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當瀉手太陽小腸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又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則胃與脾爲表裏乃胃實而脾虛也當瀉足陽明胃經而補足太陰脾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候其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

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當瀉手陽明大腸經而補手太陰肺經矣又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則肝實而膽虛也當瀉足厥陰肝經而補足少陽膽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補倍而瀉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膽之上候至其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當瀉手厥陰心包絡經而補手少陽三焦經矣又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則腎實而膀胱虛也當瀉足少陰腎經而補足

太陽膀胱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刺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腎與膀胱之上候至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當瀉手少陰心經而補手太陽小腸經矣又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則脾實而胃虛也當瀉足太陰脾經而補足陽明胃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候至氣和而乃止鍼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當瀉手太陰肺經而補手陽明大腸經矣夫肝膽則曰一日一取之膀胱與腎則曰間日一刺之惟胃與脾則曰一日二取之者正以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一日可二取之耳又人迎與脈口俱盛皆三倍已上命曰陰陽俱溢謂之關格如此者而不刺以開之則血氣閉塞脈氣不行邪氣淫於中五藏內傷病至若此而始圖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由此觀之則灸不及鍼後人不察病勢已危而槩用灸火者晚矣

是以凡行刺者必乘其病勢以調其氣候至氣和而止鍼或補陰經以瀉陽經或補陽經以瀉陰經則音聲能彰耳聰目明矣否則血氣不行而病必至危也　按此卽人迎脈口以知虛實遂瀉陰補陽瀉陽補陰乃診治至妙之法也豈特用鍼爲然奈何後世不講而脈旣不明治亦無法致人夭札者多痛哉

張志聰曰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一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一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溢陽不曰死溢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口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疎當作躁謂一盛而躁二盛而躁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迎與脈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鍼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溢於中則內傷五臟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

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謂陰陽之氣偏盛刺之調和則止矣然又當補陰瀉陽補陰者補五臟之裏陰瀉陽者導六氣之外出六節藏象論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順氣篇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補其臟陰則心肺脾臟之氣和而音聲益彰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之氣盛則耳目聰明矣補其臟陰導其氣出則三陰三陽之氣和調而無偏盛之患矣夫陰陽血氣本於胃腑五臟之所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故不補陰瀉陽則氣血不行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

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候氣至而有效
也九鍼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效之
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
效者正以其瀉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瀉則益
之以虛虛者貴於脈之不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
按之不堅也苟堅如其初則適纔雖言病去復舊
其病尚未去也補則益之以實實者貴於脈之堅
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
適纔雖言身體已快其病尚未去也夫然則脈之
堅與不堅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實則脈必
堅瀉之而虛則脈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鍼
而即去然亦必以漸而衰矣爲醫者必先通於十
二經脈之所生病或虛或實當補當瀉而後可傳
以終始篇之大義矣欲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及
虛實補瀉以明於本經經脈第十篇而後可正以
陰經陽經病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實之法有攸
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於其各經耳按此則用藥

以補瀉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脉之堅否爲驗矣大如其舊猶今之所謂盡如其舊非脉之盛大也張志聰曰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俟經脉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脉爲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實也虛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堅也若堅如者所以益實也實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乃陰陽之氣和而快然經脉之病未去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脉之所生故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鍼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脉雖不隨鍼而經脉之病必衰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脉之所生病而後可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言陰陽之氣無虛實之傾移則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蓋言陰陽之氣已無虛實則脉應和調矣脉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故曰脉大如其故者謂陰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盛虛堅不堅者經脉所生之病尚未平也　張開之

曰先爲是動後病所生此因氣以及經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必衰去者正以三法行而穀氣至也凡刺法之所屬有三由初刺次刺三刺以致其穀氣來至者何哉蓋病者始時邪僻之氣妄合正脈陰陽諸經似相易而居表裏逆順似相反而行脈氣浮沉似所處各異其邪氣稽留淫泆必待鍼以去之耳故初刺之以出其陽氣之和再刺之以出其陰氣之邪三刺之以致其穀氣則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其穀氣之至也斯時也邪氣已去陰陽諸經雖未卽調而知其病之必愈上文所謂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卽去而病必衰去者復何疑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脉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於水穀之精謂經脉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於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膚之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脉之血氣從指井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沉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脉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此因邪僻淫泆於陰陽之氣分而致經脉之不調也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而陰陽之氣調矣三刺則穀氣至而經脉之血氣和矣故已補其三陰之實則陰脉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陽脉實矣已瀉其三陰之實則陰脉虛矣已瀉其三陽之實則陽脉虛矣故已知穀氣至而脉已調矣如氣分之邪獨去而陰與陽之經脉雖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按官鍼篇曰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

穀氣出蓋在皮膚分腠之間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鍼謂鍼在皮膚而痛應於脈非鍼在脈而痛於脈也　張開之曰經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病在三陰三陽之氣故補之瀉之則陰陽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瀉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脈口盛而六陰爲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然必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以和之又人迎盛而六陽爲病是陽經盛而陰經虛也必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以扶正氣爲先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謂陰陽之氣已調無虛實之偏僻而經脈不調者又當取之於經也夫經脈之血氣本

於臟腑所生故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實
張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
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之其經
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必審其實虛虛而瀉之是謂
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
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
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重平聲
馬蒔曰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瀉之也
按本節後文則三脈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
足少陰腎經也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者正以陽
明動於大指次指之間凡厲兌陷谷衝陽解谿皆
在足跗上也厥陰動於大指次大指之間正以大敦
行間太衝中封在足跗內也少陰則動於足心其
穴涌泉乃足跗之下也必審其脈之虛實若虛者
而瀉之是謂重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
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爲實宜急瀉之脈動
而虛且徐者爲虛宜急補之否則重虛其虛重實
其實其病當益甚也且視其脈之所動者陽明則

在於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張志聰曰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五臟五行之所生而五臟之氣生於後天水穀之精始於先天之水火蓋水生木而火生土金也以上數節論三陰三陽之氣候於人迎氣口謂本於陽明水穀之所生從五臟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腎臟下出於脛氣之衝散於皮膚復從下而上本經動脈篇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於脛氣之街故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此水火陰陽之氣出氣街而散於足五指也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是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於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少陰在

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厥陰在中者謂天三之木陽明居中土而主秋金之氣陽明在上者謂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此言五臟五行之氣生於中焦之陽明始於下焦之少陰其上行者出於陽明而走尺膚其下行者出於少陰而動於足大指之間

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虛者取之 中去聲 膊音博

馬蒔曰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胷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腧如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窗腎經腧府或中神藏靈墟之類凡刺膺腧者當中其膺可也背內有腧如督脉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諸穴居背之四行之類凡刺背腧者當中其背與肩膊可也按其分肉虛者則取之耳

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也 鈹音披

馬蒔曰此言刺重舌之法也舌在上故曰上舌下生舌謂之重舌當刺其舌柱用之以鈹鍼耳舌柱舌下之柱也九鍼篇云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去大癰膿兩熱相爭官能篇云病爲大

膿者取以鈹鍼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馬蒔曰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易而伸難其病在筋治之者亦惟在筋守筋耳不可誤求之骨也手雖能伸而實不能屈者正以骨有所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張志聰曰夫皮肉筋骨五臟之外合脈外之氣分也此三節皆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脘在膺中脾脘在膺旁肺脘在肩背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臟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　張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舌而不言脈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鈹鍼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自得　張開

之曰上節曰少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於一而終於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膺腧而末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於五而歸於一復從上而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脉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脉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脉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脉獨出其邪氣

馬蒔曰此言補瀉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瀉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實則行瀉法當深其鍼以取之少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鍼以取之以養其正氣之脉且急按其痛無使邪氣又得而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鍼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鍼下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況病之虛實係於脉之虛實故即脉之虛實以爲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焉耳

張志聰曰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

一方虛淺刺之脉實者深刺之脉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實也

刺諸痛者其脉皆實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脉實者當瀉以凡刺諸痛者其脉必實故也

張志聰曰諸痛者其脉皆實言四方之氣歸於中央而爲實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馬蒔曰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素問六微旨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曰從腰以上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自胷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上至下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天樞在臍旁二寸

張志聰曰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

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故者承上文而言言
人之形氣生於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
曰天地爲生化之宇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
足病在腰者取之膕
馬蒔曰此言治病在遠取之法也有病雖在上其
脈與下通當取之下病雖在下其脈與上通當取
之高故病在於頭而取之於足病在於腰而取之
於膕皆在上取下之法也至於在下取高之義可
類推矣
張志聰曰此言形身之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
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
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
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
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病在頭者取之足以頭
足之應天地也病在腰者取之膕以腎藏膀胱之
水氣應天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
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

天道畢矣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馬蒔曰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卽先求其本之義也

張志聰曰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 張開

之曰前節論四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矣此論上下四方之定位故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齊劑同

馬蒔曰此言治法有淺深當隨時因人而施也春

氣初發在毫毛間夏氣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間冬氣則入於筋骨凡刺此病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鍼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鍼所謂隨時以爲劑也然人之肥者其病必之劑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脉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於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脉之出入不同故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自外而內也肥人之皮膚濕分肉不解氣留於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於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之也　張開之曰首六句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後四句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運行於膚表然本於內之所生　張應略曰從外而內天之氣也從內而生人之氣也人與天地相合故或從外或從內

外內出入者也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

馬蒔曰此言病有陰陽故刺之有深淺也陰經爲陰陽經爲陽痛爲陰癢爲陽上爲陽下爲陰病在陰者深刺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張志聰曰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夫表爲陽裏爲陰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癢者陽也病在皮膚之表陽也病在陰者名曰痹痹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畱痹之在內也此言表裏之爲陰陽也病在上者爲陽病在下者爲陰以形身之上下分陰陽也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馬蒔曰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於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

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焉內經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從內之外者先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刺熱厥者當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當鍼反爲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

馬蒔曰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當其鍼反能爲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當其鍼反能爲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瀉陽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熱當自去也刺寒厥者補陽經二次瀉陰經一次蓋陽盛則陰退寒當自去也所謂二陰者二次刺陰經也一陽者一次瀉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張志聰曰此論寒熱之陰陽厥逆也刺熱厥者當鍼俟鍼下寒乃去鍼也刺寒厥者當鍼俟鍼下熱乃去鍼也二陰一陽二陽一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相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　張開之曰二者陰陽水火之生數也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內納同間去聲）

馬蒔曰此言治久病之有法也

張志聰曰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遶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氣留於陰間日而後出於陽是以間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終始之道本於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右旋行鍼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調左右之間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爲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

馬蒔曰此言氣虛脈盛者當行繆刺之法也形肉雖未脫元氣則衰少然而脈又躁動是謂氣虛脈盛也當行繆刺之法卽左病取右絡穴右病取左絡穴是也其精氣之散者可以收之邪氣之聚者可以散之

張志聰曰此言鍼刺之法必察其病者之形氣占其精神而後乃行鍼也形肉未脫形氣相得也夫氣生於下脉從足而手少氣者氣聚於下也躁者陰之動象厥逆也脉又躁厥者血氣不調和而反躁逆於上也繆刺者左刺右右刺左陽取陰陰取陽和其血氣調其陰陽使經脉之散氣可收在下之聚氣可布也

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戸塞牖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

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 分去聲

馬蒔曰此言用鍼者當預養其神以行鍼也凡用鍼者雖占病者之神氣往來然必先自養其神氣故深居靜處閉戸塞牖魂魄神意精氣皆會於一令志已在鍼方淺而留之或微而浮之以移病者之神候其眞氣已至而乃止鍼也

張志聰曰此言醫者當自守其神令志在鍼也深居靜處養其氣也閉戸塞牖無外其志也魂魄不散精神內守也夫腎主藏精開竅於耳精氣之分

惑於聽聞是以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
志在鍼神志之專一也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
其病者之神候鍼下之氣至而休蓋以己之精神
合病者之脈氣也
男內女外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凡刺之禁
新內勿刺已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
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
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
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臥而休之如食頃乃刺
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
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榮衛經氣不次因而刺之
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則邪氣復生粗工勿察
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
是謂失氣也
馬蒔曰此言病人善養與醫人善鍼者爲得氣而
反此者爲失氣也氣眞氣也病人善守禁忌男子
則忌內而謹守勿內女人則忌外而堅拒勿出則
未刺之先或已刺之後眞氣不失是之謂得氣也

然凡刺之禁曰外曰內曰醉曰怒曰勞曰飽曰饑
曰渴曰驚曰恐曰車曰步皆當慎之正以此十二
禁者脈氣散亂榮衛相逆經氣不次病人失於自
守醫人妄於行刺則陽病入陰陰病出陽邪氣復
而眞氣衰不謂之失氣而何

十二禁也男爲陽女爲陰陽
張志聰曰此論刺有十二禁而勿使之出謹守其邪氣
在外故使之內陰在內故引之外謂和調外內陰
陽之氣也堅拒其正氣而勿使之出是謂得氣也內者入房也新內則失
其精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慓悍已醉則氣亂矣
肝主藏血怒則氣上逆而血妄行矣
煩勞則神氣外張精氣內絕矣脈要精微論曰飲
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血氣未亂故乃可診
有過之脈是以已飽勿刺平脈篇曰穀入於胃脈
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是又已饑勿刺已渴
勿刺也驚傷神恐傷精故必定其氣乃刺之則存
養其精氣神矣久坐傷肉故乘車來者臥而休之
久行傷筋故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凡此十二禁者

其脈亂氣散榮衛逆行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邪氣復生是謂戕伐其身而形體淫泆矣腦爲精髓之海津液者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濡養筋骨犯此禁者則津液不化而腦髓消鑠矣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鍼刺之道貴在得神致氣犯此禁者則脫其五味所生之神氣是謂失氣也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馬蒔曰此言足之六經其終各有所候也足太陽

膀胱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其終時其眼反戴而上其背反折而爲瘛瘲之狀色白者肺絕也絕汗出而終矣又足少陽膽經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目後入耳中上走耳前故其終也時百節盡縱而目系絕也色青白者金木相尅也又足陽明胃經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其支循喉嚨入缺盆下腹屬胃絡脾故其終時

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胃邪盛也色黃者土色泄也上下之經盛而不通者胃氣絕也又足少陰腎經主水其色黑腎主骨齒乃骨餘腎脈入於腹通竅於二便故其終時面黑齒長而垢腹脹而不通也足厥陰肝經之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故其終時中熱嗌乾喜溺而心煩甚則舌卷卵縮也又足太陰脾經之脈循足大指內側出牀內上陰股入腹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其終時腹脹閉而不得息噫嘔交作

上下不通面黑而皮毛焦也

張志聰曰此歸結終始之道始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太陽之脉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俠脊抵腰中太陽乃津液之腑而爲諸陽主氣血氣絕而不能榮養筋脉則筋脉急而戴眼反折也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太陽之氣主皮毛氣絕於皮則色白而絕汗出也少陽之脉起目鋭眥入耳中耳聾者少陽之脉絕也少陽主骨百節盡縱少陽之氣絕也少陽屬腎腎藏志目系

絕者志先死志先死則一日半死矣陽明之脉起於鼻交頞中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口目動作者陽明之經氣欲絕也喜驚妄言色黃陽明之神氣外出也上下經者謂手足陽明之經盛者盛於外而絕於內也夫陽明太陰之言上下者謂從腰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上下之經盛而不通則終者天地陰陽之氣不交而絕也少陰之脉屬腎絡膀胱上貫肝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腹脹閉塞者少陰之

脈絕不通也面黑者氣色外脫也齒長者骨氣不藏也上下不通者水火不交也夫少陰之言上下者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謂水火陰陽之氣絕也厥陰之脈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循喉嚨入頏顙舌卷卵縮厥陰之脈絕也厥陰從中見少陽之火化中熱嗌乾心煩者化氣上出也肝主疎泄喜溺者肝氣下泄也太陰之脈上陰股入腹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復從胃注心中太陰之脈絕不通是以腹脹不得息太陰之氣上走心為噫氣噫善嘔

嘔則逆逆則面赤者從胃而心心而外脫也夫上逆於心則見此證如不逆則手足二經皆絕而上下不通矣上下不通則土敗而水氣乘之而色黑矣手太陰之氣絕而皮毛天焦矣此六氣終而經脈絕也蓋氣終則脈終脈絕則氣絕譬如人之兄弟安則俱生急則俱死矣夫經脈本於臟腑五行之所生而外合陰陽之六氣故首言終始之道五臟為紀末結六經之終謂生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　張開之曰神在天為風風生木木生肝是天

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行生五臟五臟生六經六經合六氣蓋原本於天之六氣所生故終於六經而復歸於天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一

黃帝靈樞經五　經脉篇第十上

藝術典第七十一卷

醫部彙考五十一

黃帝靈樞經五

經脉篇第十上

馬蒔曰此言十二經脉故以經脉名篇實學者習醫之第一要義不可不究心熟玩也後世能言不識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而於此懵然惜哉滑伯仁十四經發揮鍼灸聚英等書各本於此但不若此篇尤詳凡內經全書之經絡皆自此而推之

耳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服之言凡刺之理經脉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腑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脉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脉之始生黃帝曰經脉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馬蒔曰此帝因雷公之問必原脉道之所以行而示以經脉之所當知也人之始生先成於精精成而腦髓生以腎通於腦也其骨爲幹其脉爲營其筋爲剛其肉爲牆至皮膚堅而後毛髮長及其已生必穀入於胃則脉道以通而血氣乃行此經脉者可以決死生處百病而調虛實乃人之不可不知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臟腑十二經脉之生始出入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周而復始循度環轉之無端也人始生先成精者本於先天水火之精氣而先生兩腎腦爲精髓之

海腎精上注於腦而腦髓生骨爲幹者骨生於水
臟如木之幹也營者猶營舍之所以藏血氣也筋
爲剛者言筋之强勁也肉爲牆者肉生於土猶城
牆之外衛也皮膚堅而毛髮長血氣之充盛也此
言皮膚脉肉筋骨乃五臟之外合本於先天之精
氣也穀入於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言營衛氣血
生於後天水穀之精也按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
之離合盛衰非神靈睿聖焉能洞鑒隔垣靈素二
經君臣詻訪欲證明斯道也

肺手太陰之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
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
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
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
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
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胷
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臂痛風
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臂痛寒少氣不
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

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膈音狹
數音朔

馬蒔曰此言肺經脈氣之行乃爲第一經之經脈也言肺者卽手太陰經之脈也凡言足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足而始也凡言手者以其井滎俞經合等穴自手而始也凡各經分手足者以此起發也中焦者中脘也在齊上四寸胃口胃之上脘在齊上五寸絡猶兜也如今人橫線爲絡而兜物也循巡也膈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熏心肺也肺系者喉嚨也喉以候氣下接於肺胃旁肋下謂之腋膊內肱處謂之臑肩肘之間也臑盡處爲肘肘以下爲臂廉隅也手掌後高骨旁動脈爲關關前動脈爲寸口魚謂掌骨之前大指本節之後其肥肉隆起處統謂之魚魚際則其間之穴名也端秒也眥目垂貌按本經營衛生會五味邪客刺節眞邪等篇言人身有前三焦者宗氣出

於上焦卽所謂積於胷中又謂之積於膻中也出喉嚨以司呼吸其營氣者陰精之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營又謂之營氣出於中焦者是也然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運行於經隧之中故謂之營行脈中者是也其衛氣者陽精之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爲衛又謂之衛氣出於下焦者是也然衛氣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謂之衛行脈外者是也茲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者本言宗氣與營氣同行而衛氣不與焉者也卽營衛生會篇所謂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矣然此特言肺經運行之始耳起於中焦者卽營衛生會篇所謂中

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
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者是也言由穀氣入
胃其精微之氣起於中焦下絡大腸以肺與大腸
相爲表裏也轉循胃之上口屬之於肺卽從肺系
橫出腋下蓋由胷部第四行之中府雲門以出腋
下下循臑內歷天府俠白行於手少陰心經手厥
陰心主包絡兩經之前下入肘中抵尺澤穴卽營
衞生會篇所謂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
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者也既下肘中
乃循臂內上骨之下廉歷孔最列缺入寸口之經
渠太淵以上魚又循魚際出大指之端至少商穴
而止也其支者如木之有枝以其自直行之脈而
旁行之也臂骨盡處爲腕脈之大隧爲經交經者
爲絡蓋本經經脈雖終於大指之端而絡脈之行
從腕後之列缺穴循合谷上行於食指之端交於
手之陽明經而由合谷三間二間以至於商陽穴
又隨商陽而上行也及其動穴驗病肺發脹滿致
膨膨然而喘急欬嗽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掣

瞀者此之謂臂氣厥逆蓋肺脈由中府出腋循臑下肘入手也是皆肺經所生之病耳然又有諸病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欬爲上氣爲喘爲渴爲煩心爲胷滿以肺脈貫膈而布胷中也爲臑臂內前廉痛爲厥掌中熱脈行手少陰心主之前也邪氣有餘則爲肩臂痛絡脈交於手上肩背也於風寒爲汗出中風爲小便頻數而發之爲欠母病及子也正氣不足則爲肩臂疼痛寒冷其絡行手陽明也爲少氣不足以息此本經病也爲溺色變邪及

子也其諸病有如此者然盛則當瀉之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陽明也所謂盛者何以知之寸口較人迎之脈三倍而躁則肺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太陰肺而補手陽明大腸者是也虛者何以知之寸口較人迎之脈三倍而小則肺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太陰肺而瀉手陽明大腸者是也按難經二十二難以是動爲氣所生爲血

卽動生二字分爲氣血且以氣先血後爲難不知肺經則言肺所生病大腸則言津液所生病胃則言血所生病脾所生病心則言心所生病小腸則言液所生病膀胱則言筋所生病腎則言腎所生病心主則言脈所生病肝則言肝所生病何嘗以所病膽則言骨所生病膽也今詳本篇前後辭義分明不生之病皆定爲血也今詳本篇前後辭義分明不以所動屬氣所生屬血明矣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所謂動者知其病也蓋言凡知太衝衝陽尺澤等穴氣絕爲死不治正以其動則可以驗病不動則氣絕此篇是動之義正言各經之穴動則知其病耳再按自此肺經以至肝經及兩蹻督任共計一十六丈二尺之脈宗氣主呼吸而行脈絡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漏水下一刻計一百三十五息脈行八丈一尺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脈行一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身漏水下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晝夜共行五十度周於身並非言手太陰行於寅時

手陽明行於卯時足陽明行於辰時足太陰行於巳時手少陰行於午時手太陽行於未時足太陽行於申時足少陰行於酉時手厥陰行於戌時手少陰行於亥時足少陽行於子時足厥陰行於丑時至後世子午流注鍼灸等家始有爲此說者更爲分時註釋如果十二經分配十二時則一時止行得一經何以能八刻之一千八百息脉行六十四丈八尺而四度周於身也又何以能十二時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而五十度周於身也況每經體有長短穴有多寡假如手少陰心止有九穴左右計一十八穴不過自手小指至肘上臑內而已今曰行於午時其一時當得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脉行六十七丈五尺較之足太陽膀胱經有六十三穴左右共計一百二十六穴直自目之內眥上行於頭轉至項後行背四行下行委中以至足之小指外側其穴道身體盡一身之長今曰行於申時則一時之中亦止得息數一千一百二十五息脉數止得六十七丈五尺乎其餘

各經長短不同又皆息數脈數俱以一時之中而盡合乎所謂一時止行一經者實理勢之所必無也彼或以二十三難始從中焦始字遂指寅爲肺便以卯爲大腸而直輪至丑爲肝經耶殊不知紀漏者必始寅初一刻而經脈運行之始始於肺經謂之始於寅時一刻則可若泥定肺經止行於寅時則非也故自二刻一周身之後又從中焦而起一日一夜有五十次起於中焦合晝夜而皆然不但寅時而已何可以始於一刻而遂指肺之脈行於寅時也至有以餘時配各經者又繆之繆矣李東垣此事難知集鍼灸聚英及歷朝太醫院刊勒諸經穴名於石碑者亦以各經分配各時蓋相仍於後世醫籍而未究經典耳考靈素始知非軒岐之本旨也

張志聰曰肺曰脈者乃有形之臟腑經脈曰太陰者無形之六氣也血脈內生於臟腑外合於六氣以脈氣分而論之病在六氣者見於人迎氣口病在氣而不在脈也病在臟腑者病在內而外見

於臟腑所主之尺寸也合而論之臟腑經脉內合五行外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故曰肺手太陰之脉概臟腑經脉陰陽之氣而言也此篇論營血營行脉中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環轉無端終而復始六臟之脉屬臟絡腑六腑之脉屬腑絡臟臟腑相連陰陽相貫先爲是動後及所生是動者病在三陰三陽之氣而動見於人迎氣口病在氣而不在經故曰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謂陰陽之氣偏盛淺刺絕皮益深絕皮以瀉陰陽之盛致穀氣以補陰陽之虛此取皮腠之氣分而不及於經也如陰陽之氣不盛不虛而經脉不和者則當取之於經也所生者謂十二經脉乃臟腑之所生臟腑之病外見於經證也夫是動者病因於外所生者病因於內凡病有因於外者有因於內者有因於內而及於外而及於內者有因於外者本篇統論臟腑經氣故曰肺手太陰之脉曰是動曰所生治病者當隨其

所見之證以別外內之因又不必先爲是動後及所生而病證之畢具也是動則病肺脹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氣厥逆之所致蓋三陰三陽之氣各循於手足之經氣逆於外而病見於內也所生者肺臟所生之病而外見於經證夫五行之氣五臟所主而六腑爲之合故在臟則曰主肺主脾主心主腎主肝在腑則曰主津主液主氣主血主骨主筋此皆臟腑所生之病而外見於經證也是主肺所生之病故欬喘上氣

渴而煩心肺主氣而爲水之生原肺乃心之蓋也胷滿脹臂痛掌中熱皆經脉所循之部而爲病也氣之盛虛者謂太陰之氣也肺俞在肩背因氣而痛於俞所謂氣傷痛也溺色變者氣虛而不化也夫三陰三陽之氣本於陽明胃腑所生從手陽明之五里而散行於膚表肺主氣而外主皮毛是以手太陰與手足陽明論氣之盛虛其餘諸經略而不論也夫三陰三陽之氣有因於本氣之盛虛有因於外感風寒以致氣之盛者故提於十二經之

首曰風寒汗出中風蓋以申明三陰三陽之氣在表而合於天之六氣也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出其鍼以瀉其熱寒則留之以俟鍼下熱也艾名冰臺舉冰向日能於冰中取火故氣陷下者灸之謂能起牛陽之氣於陰中也如陰陽之氣無有盛虛而所生之經脈不調者則當取之於經矣經者肺手太陰之脈也所謂氣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尚御公曰臟腑之氣候見於手太陰之寸關尺人迎氣口左右之寸口也候法不同各有分別故首提曰肺手太陰之脈復曰氣有盛虛曰人迎氣口書不盡言義已隱括讀者當繹思之　金西銘曰終始篇云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言人迎氣口轉應於尺寸是尺寸與人迎氣口各有分別　張玉師曰人迎氣口以左右分陰陽臟腑之脈以尺寸分陰陽

肺臟形象之圖

難經云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四垂如蓋附著於脊之第三椎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諸臟之氣爲諸臟之華蓋　人有二喉前喉爲喉嚨通於五臟主氣出入靈樞憂恚無言篇云咽喉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後喉爲咽喉主納水穀通於六腑憂恚無言篇云咽喉者水穀之道也　難經云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腸胃篇伯高曰咽門重十兩廣長同　素問靈蘭

祕典論云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胷痹喉痹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脹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胷偏痛也又云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脇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脅偏疎者肺偏傾也

肺經諸穴之圖

馬蒔曰欲明經脉須熟穴名徐氏歌俱自井榮而始殊非本篇各經起止正義滑氏歌合於起止似無意味讀者難之今各陰經照滑氏陽經照徐氏則合於起止且長短句法亦照徐氏學者頗便惟先熟穴名而經脉自了然矣俗醫云吾大方脉非鍼灸科何須識各穴名此所以爲庸下而不能入軒岐正脉也

肺經諸穴歌　手太陰十一穴中府雲門天府列俠白下尺澤孔最見列缺經渠太淵下魚際抵指

少商如韭葉古離瓜甲如韭今如米許

分寸歌　太陰肺分出中府雲門之下一寸許雲門璇璣旁六寸巨骨之下二骨數天府腋下三寸求俠白肘上五寸主尺澤肘中約橫紋孔最腕上七寸取列缺腕側一寸半經渠寸口陷中是太淵掌後橫紋頭魚際節後散脉舉少商大指端內側此穴若鍼疾減愈　雲門巨骨下俠氣戶旁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脉六寸　氣戶巨骨下去俞府兩旁各二寸陷中去中行任脉四寸去膺窗四寸八

分　俞府巨骨下璇璣旁二寸陷中　璇璣天突下一寸　天突結喉下四寸宛宛中　凡十一穴

右挨穴之法由天突起至璇璣由璇璣至雲門其法甚簡後倣此

大腸手陽明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脉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

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髃音魚亂音求鉤音女六切）

馬蒔曰此言大腸經脈氣之行乃爲第二經也大指次指者手大指之次指卽第二指名食指也肺經本出於大指而大腸經則出於次指竝言大指次指者乃大指之次指非言旣出於大指而又出於次指也循指之指正次指也合谷者本經穴也俗名虎口肩端兩骨間爲髃骨肩髀上際處爲天柱骨缺盆在結喉兩旁之高骨形圓如缺盆然乃足陽明胃經穴也頭莖爲頸耳以下曲處爲頰言大腸者乃手陽明經之脈受手太陰之交遂起於次指之端循此次指之商陽二間三間之上廉出合谷穴在兩骨之間又上陽谿穴卽兩筋之間又循臂之上廉偏歷溫溜下廉上廉三里入肘外廉之曲池穴上循臑外之前廉歷肘髎五里臂臑以上肩之肩髃穴又出髃骨之前廉循巨骨穴上出天柱骨之會上會於大椎自大椎而下入缺盆循足陽明經脈外絡繞肺臟復下膈當天樞之外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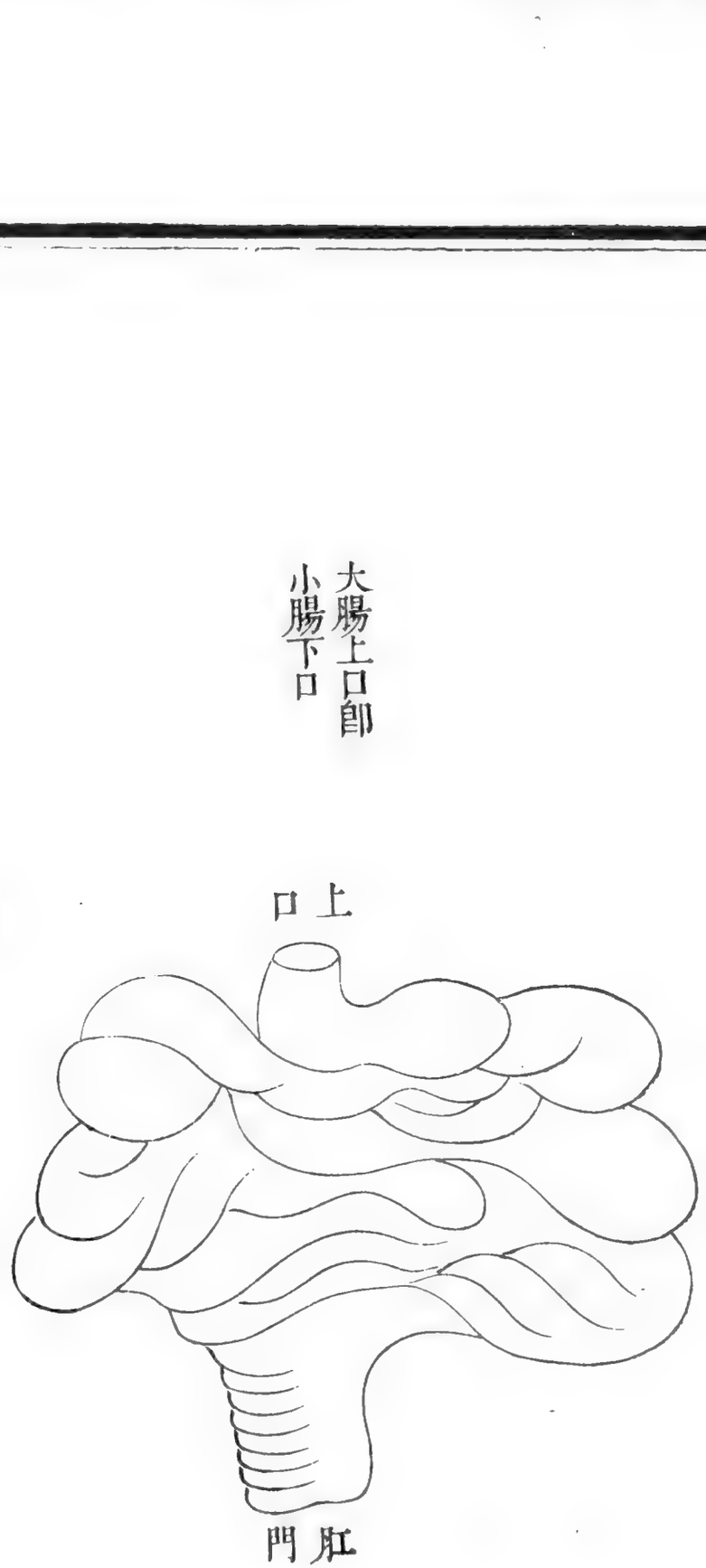
屬於大腸也其支別者雖由偏歷而入又自缺盆上行於頸循天鼎扶突上貫於頰入下齒縫中復出挾口兩吻相交於人中之內左脈往右右脈往左上挾鼻孔循禾髎迎香而終以交於足陽明胃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齒痛以脈入齒縫也爲頸腫脈上行也是主津液所生之病耳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目黃大腸內熱也爲口乾脈挾口也爲鼽爲衄脈挾鼻孔也爲喉痺脈出挾口也爲肩之前臑痛脈上臑肩也爲大指之次指不能舉用井榮五俞皆由次指而上也其邪氣有餘而實則凡脈所經過者皆熱而腫其正氣不足而虛則爲寒慄不能遽復然盛則當瀉之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太陰肺經也所謂盛者何以知之人迎較寸口之脈三倍而躁則大腸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陽明大腸而補手太陰肺者是也虛者何以知之人迎較寸口之脈三倍

而小則大腸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太陰肺
而補手陽明大腸者是也

張志聰曰是動則病齒痛頸腫者蓋氣傷痛形傷
腫因氣以及形也大腸傳導水穀變化精微故主
所生津液病則津液竭而火熱盛故爲目黃口乾
鼽衄喉痺諸證肩臑及大指之次指皆大腸經脉
所循之部分如腑氣有餘則當脉所過之處熱腫
腑氣虛則寒慄不復手陽明之主氣也爲此是動
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
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
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蓋申明盛
虛者乃三陰三陽之氣如氣不盛虛則當取之於
經

大腸腑形象之圖

大腸上口卽小腸下口



平人絕穀篇伯高曰廻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難經云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當齊右廻十六曲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大腸經諸穴之圖

大腸經諸穴歌　手陽明廿穴名循商陽二間三間而行歷合谷陽谿之俞過偏歷溫溜之濱下廉上廉三里而近曲池肘髎五里之程臂臑肩髃上於巨骨天鼎紆乎扶突禾髎唇連迎香鼻迫

分寸歌　商陽食指內側邊二間來尋本節前三間節後陷中取合谷虎口岐骨間陽谿上側腕中是偏歷腕後三寸安溫溜腕後去五寸池前五寸下廉看池前三寸上廉中池前二寸三里逢曲池曲骨紋頭盡肘髎大骨外廉近大筋中央尋五里

肘上三寸行向裏臂臑肘上七寸量肩髃肩端舉臂取巨骨肩尖端上行天鼎喉旁四寸眞扶突天突旁三寸禾髎水溝旁五分迎香禾髎上一寸大腸經穴自分明左右凡四十穴

胃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脉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

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貴響腹脹是爲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癡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痹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膺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乖切

馬蒔曰此言胃經脉氣之行乃爲第三經也山根爲頗頷下爲頸頸中爲頤頤上爲髮際髮際前爲額顱股內爲髀髀前膝上起肉處爲伏兔伏兔後爲髀關挾膝筋中爲膕脛骨爲骭足面爲跗也足陽明胃經之脉受手陽明之交起於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頗中過睛明之分下循鼻外歷承泣四白巨髎上入齒中還出挾口兩吻頗音遏顱音盧髀音彼臏音賓數音朔骭音幹喎苦

地倉環繞脣下左右相交於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歷下關過客主人循髮際行懸釐頷厭之分經頭維會於額顱之神庭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歷水突氣舍入缺盆行足少陰俞府之外下膈當上脘中脘之分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而下下乳內廉循氣戶庫房屋翳膺窗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下挾臍歷天樞外陵大巨水道歸來諸穴而入氣衝中又其支者自屬胃處起胃下口循腹裏過足少陰盲俞之外本經之裏下至氣街中與前之入氣街者合既相合於氣街乃下髀關抵伏兔歷陰市梁丘下入膝臏中經犢鼻下循足而之衝陽陷谷入中指外間之內庭至厲兌穴而終也其絡脈之支別者自膝下三寸循三里穴之外別下歷上廉條口下廉豐隆解谿衝陽陷谷以至內庭厲兌而合也又其支者別跗上衝陽穴別行入大指間出足厥陰行間穴之外循大指下出其端以交於足太陰也及其動穴驗病陽明虛則洒

洒振寒善呻且數數而欠瘧論云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其顏則黑如病至時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也素問陽明脈解篇云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又云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又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又脈解篇云所謂甚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獨閉戶塞牖而處脈解篇云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處也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明脈解篇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爲賁響腹脹以陽明火盛而與水相激故有聲及脹也其氣厥逆則從骭而厥脈自足大指從脽外廉上行是乃陽明血分所生之病耳然又有諸病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狂爲瘧其氣溫熱而淫泆爲汗出爲鼽爲衄脈循鼻外也爲口喎爲脣胗挾口環脣也爲頸腫循頤出大迎也爲喉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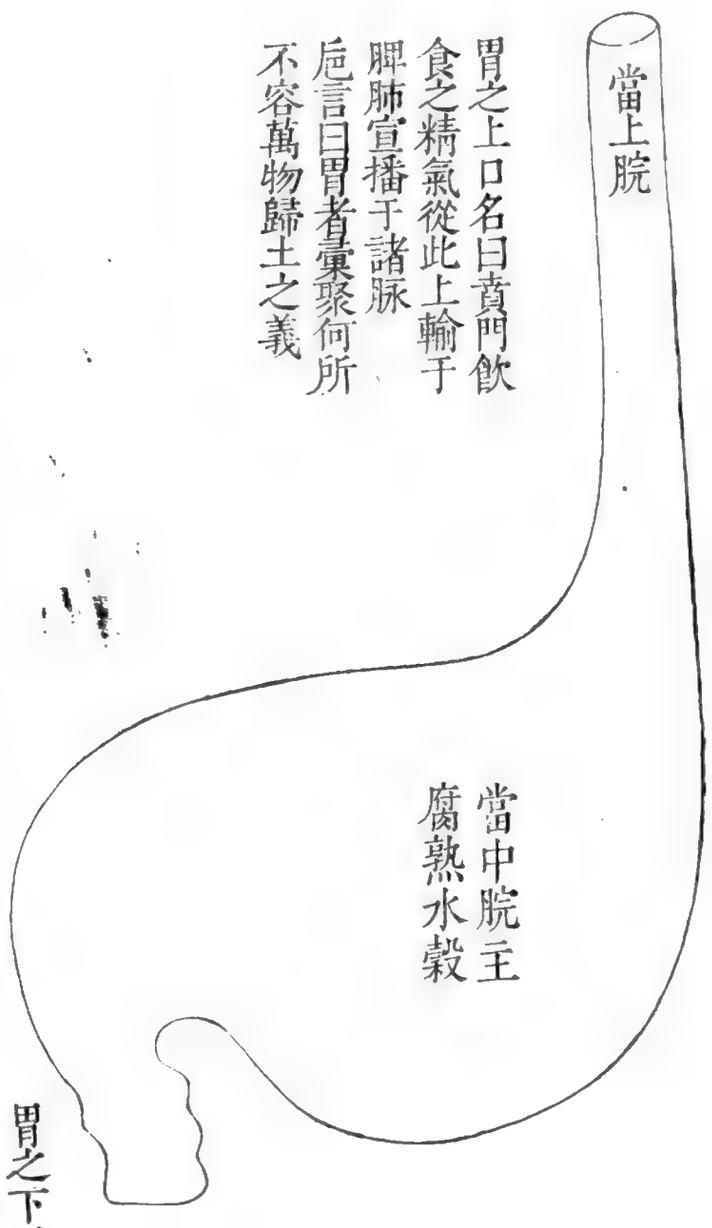
循喉嚨入缺盆也爲大腹水腫循腹裏也爲膝膕
腫痛膝膕本經穴也又循膺窻乳中乳根氣街股
之梁丘陰市伏兔胕外廉三里足跗上陷谷衝陽
解谿皆痛爲足中指不能舉用脈行於次指而中
指相連也如邪氣盛則身已前皆熱其熱有餘於
氣不足則身已前皆寒慄如胃中寒則脹滿且邪
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速去其鍼
而瀉之寒則久留其鍼而溫之脈下陷者則用艾

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
於足太陰脾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
口之脈大者三倍則胃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
足陽明胃而補足太陰脾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
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三倍則胃經爲虛如終始
篇所謂補足陽明胃而瀉足太陰脾者是也
張志聰曰胃足陽明之脈是動則病洒洒振寒蓋
陽明者午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善
呻者陽氣鬱而欲伸出之數欠者陽欲引而上也

顏黑者陰氣加於上此病在陽明之氣也病至者
病氣而至於經脉也陽明之脉病則惡聞人與火
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胃絡上逼於心故心欲動也
陰陽相薄故欲獨閉戸牖而居陽盛則四支實實
則登高而歌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也陽明之脉
下膈屬胃絡脾故賁響腹脹此陽明之氣厥逆於
經而爲此諸證故曰是爲骭厥蓋陽明之經脉循
脛骭而下也夫有病氣而不及於經者有病在氣
而見經證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病氣而轉入於
經者故曰可分而可合也本經曰穀入於胃脉道
以通血氣乃行平脉篇曰水入於經而血乃成胃
爲水穀之海主生此營血故是主血所生病者爲
狂爲溫瘧汗出者胃氣熱而蒸發水液之汗也鼽
衄者經氣熱也口喎脣胗頸腫喉痹腹腫膝痛膺
股骭跗皆痛者陽明經脉之爲病也如陽明氣盛
於外則身以前皆熱盛於內則有餘於胃而消穀
善饑溺色黃如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
則脹滿經云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遊部蓋

陽明經氣維於身之前太陽經氣經於身之後少陽之氣爲游行出入之樞也爲此是動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夫氣生於陽明而主於手太陰故在手太陰手足陽明論氣之有餘不足在諸經止論是動所生

胃腑形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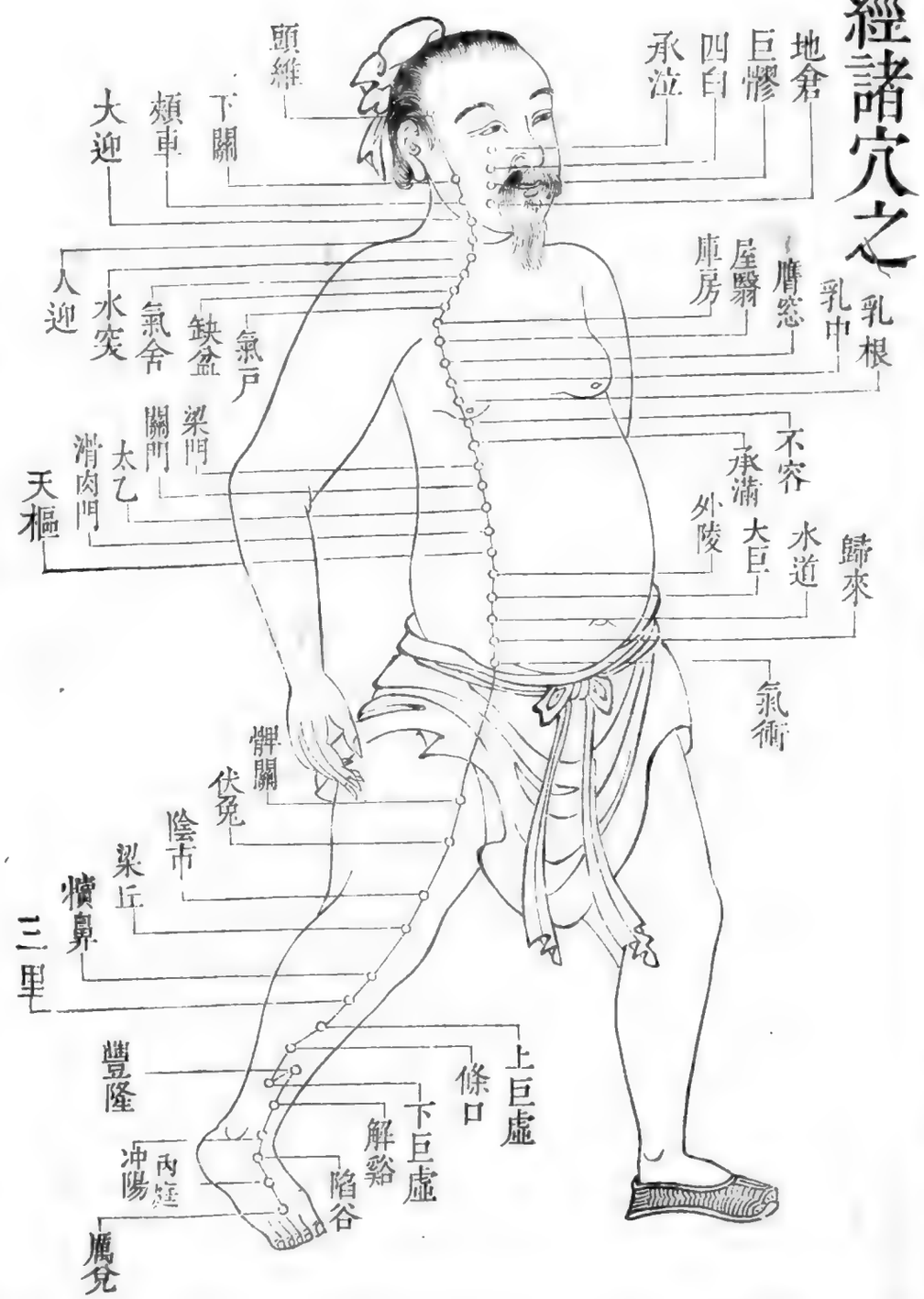


平人絕穀篇伯高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　難經云胃重二斤一兩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靈樞本藏篇云脾應肉肉胭堅大者胃厚肉胭麼者胃薄肉胭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胭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胭不堅者胃緩肉胭無小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胃經諸穴之圖



胃經諸穴歌　足陽明四十五自承泣四白而數
巨髎有地倉之積大迎乘頰車之夥下關頭維及
人迎水突氣舍與缺盆氣戶兮庫房屋翳膺窗兮
乳中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滑肉天樞外
陵大巨從水道歸來氣衝入髀關之境伏兔至陰
市梁丘犢鼻自三里而行上巨虛兮條口下巨虛
兮豐隆解谿衝陽入陷谷下內庭厲兌而終
分寸歌　胃之經兮足陽明承泣目下七分尋四
白目下方一寸巨髎鼻孔旁八分地倉夾吻四分
近大迎頷下寸三分頰車耳下八分穴下關耳前
動脉行頭維神庭旁四五人迎喉旁寸五眞水突
筋前迎下在氣舍突下穴相乘缺盆舍下橫骨內
各去中行寸半明氣戶璇璣旁四寸至乳六寸又
四分庫房屋翳膺窗近乳中正在乳頭心次有乳
根出乳下各一寸六不相侵却去中行須四寸以
前穴道與君陳不容巨闕旁二寸却近幽門寸五
新其下承滿與梁門關門太乙滑肉門上下一寸
無多少共去中行三寸尋天樞臍旁二寸間樞下

一寸外陵安樞下二寸大巨穴樞下四寸水道全
樞下六寸歸來好共去中行二寸邊氣衝鼠蹊上
一寸又去中行四寸專髀關膝上有尺二伏兔膝
上六寸是陰市膝上方三寸梁丘膝上二寸記膝
臏陷中犢鼻存膝下三寸三里至膝下六寸上廉
穴膝下七寸條口位膝下八寸下廉看膝下九寸
豐隆係却是踝上八寸量比那下廉外邊綴解谿
去庭六寸半衝陽庭後五寸換陷谷庭後二寸間
內庭次指外間現厲兌大指次指端去爪如韭胃

井判　神庭督脉穴在中行髮際上五分頭維去
神庭四寸五分　氣舍在水突下　自氣戶至乳
根六穴上下相去各一寸六分去中行任脉各四
寸　巨闕任脉穴臍上六寸五分　幽門腎經穴
巨闕旁一寸五分在胃經任脉二脉中　鼠蹊橫
骨盡處　解谿去庭者去內庭也　內庭在足大
指次指外間陷中　愚按足陽明胃經穴自缺盆
氣戶庫房屋翳應窗竇乳中乳根去中行各四寸上
下相去各一寸六分自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

滑肉門去中行各三寸上下相去各一寸自天樞外陵大巨水道歸來去中行各二寸上下相去不等其氣衝一穴則又去中行二寸鼠蹊上一寸其屈曲有如此者徐氏鍼灸書皆以二行言之誤矣

左右各四十五穴凡九十穴

脾足太陰之脉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疸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

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踝胡瓦切

馬蒔曰此言脾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四經也核骨一作覈骨俗云孤拐骨即足跟後兩旁起骨是也腓腹爲腨髀內爲股臍上爲腹咽以嚥物居喉之前至胃長一尺六寸爲胃之系舌本舌根也足太陰脾經之脈起於足大指之隱白穴受足陽明之交也循大指內側白肉際大都穴過核骨後歷太白公孫商丘上內踝前廉之三陰交又上腨內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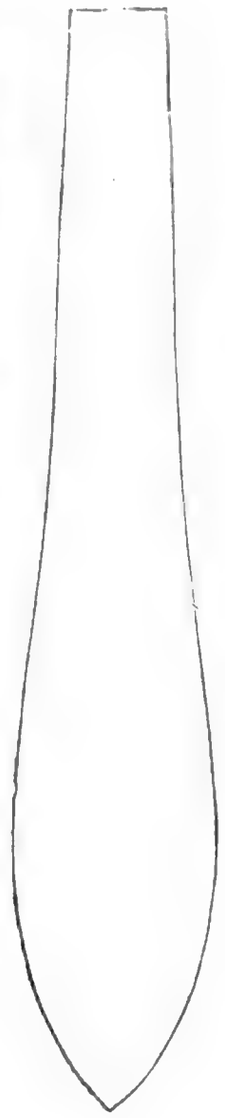
脛骨後之漏谷上行二寸交出足厥陰之前至地機陰陵泉上循膝股前廉之血海箕門迤邐入腹經衝門府舍中極關元復循腹結大橫會下腧歷腹哀過日月期門之分循本經之裏下至中腧之際以屬脾絡胃又由腹哀上膈循食竇天谿胷鄉周榮曲折向下至大包又自大包外曲折向上會中府上行人迎之裏挾喉連舌本散舌下而終其支行者由腹哀別行再從胃部中腧穴之外上膈注於膻中之裏心之分以交於手少陰心經也及

其動穴驗病則爲舌本强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也爲食則嘔脾主化食爲胃脘痛絡於胃也爲腹脹脉入腹也爲善噫本經口問篇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得去後與泄氣則病快然如衰脾氣輸泄也身體皆重脾主肉也是皆本經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由本經或由合經其舌本痛體不能動搖較上舌本强身體重爲甚食不下不但嘔而已煩心心下急痛脉注心中也溏瘕泄脾氣不實也水閉卽六元正紀大論有甚則水閉跗腫言水蓄於內而大小便皆閉也黃疸不能臥强立股膝內如血海期門衝門等處腫厥足大指如隱白大都太白等處不能舉用然邪氣盛者則瀉之正氣虛者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寒則久留其鍼或與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足陽明胃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脾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太陰脾而補足陽明胃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

之脉小者三倍則脾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太陰脾而瀉足陽明胃者是也

張志聰曰脾足太陰之脉是動則病氣而及於經從經而及於藏腑故爲舌本强食則嘔胃脘痛腹脹諸證善噫者脾氣上走心爲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厥逆從上下散也身體皆重太陰之氣逆也是主脾所生之經脉病者舌本痛蓋病太陰之氣則爲舌本强食則嘔氣逆之爲病也在脾臟所生之經脉病者則爲舌本痛食不下經脉之爲病也氣主呴之病在氣故身體皆重經脉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病在血脉故體不能動搖此太陰之是動脾脉注心中故煩心心下急痛脾家實則爲別也脾脉注心中故煩心心下急痛脾家實則爲瘕泄水閉黃疸此臟病之在內也不能臥强立膝股內腫足大指不用經病之在外也此太陰經脉脾臟之病內外出入之見證也明乎臟腑陰陽經氣出入之理本經大義思過半矣

脾臟形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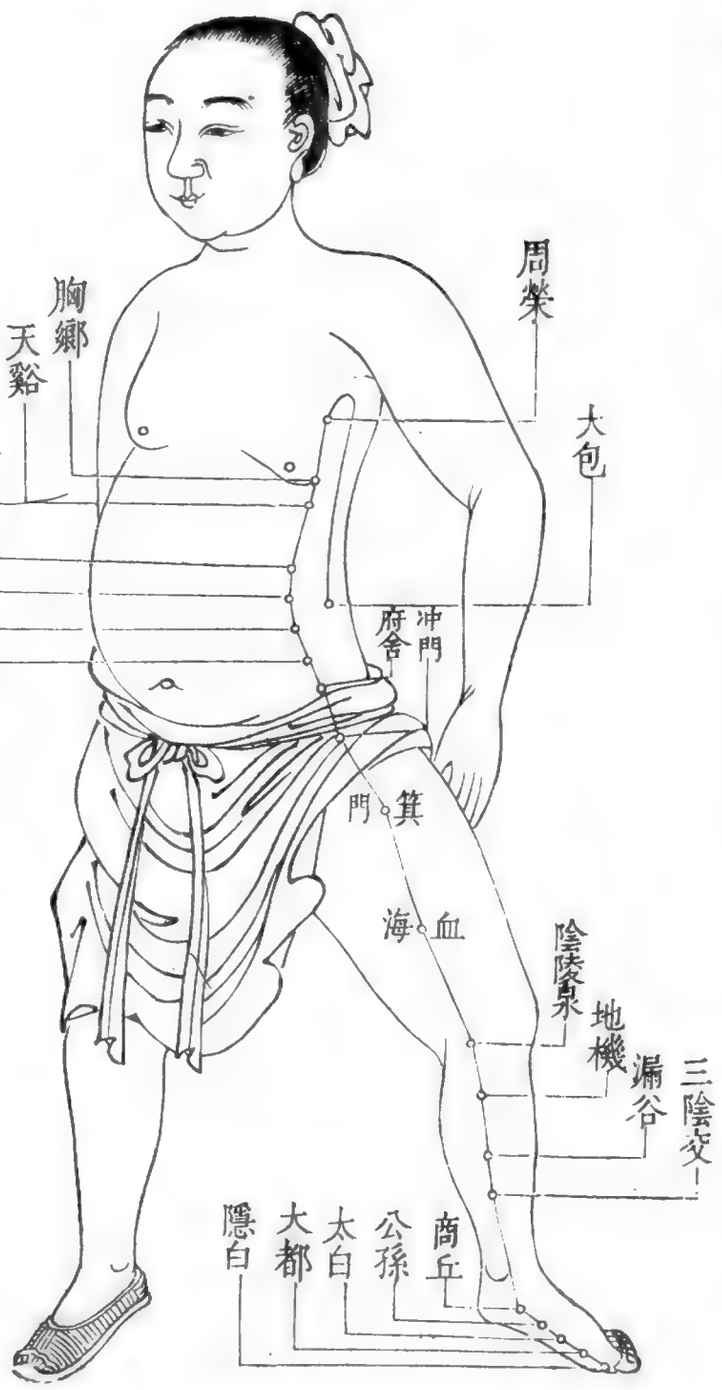
遺篇刺法論曰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

脾胃屬土俱從田字胃居正中田字亦中
脾居于右田亦偏右

難經云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意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脾小則臟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胠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胠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臟苦受邪脾堅則臟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又云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

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

脾經諸穴之圖



脾經諸穴歌　足太陰脾中州二十一穴隱白遊
赴大都兮瞻太白訪公孫兮至商丘越三陰之交
而漏谷地機可卽步陰陵之泉而血海箕門是求
入衝門兮府舍軒豁解腹結兮大橫優游腹哀食
竇兮接天谿而同派胃鄉周榮兮綴大包而如鉤
分寸歌　大指端內側隱白節後陷中求大都太
白內側核骨下節後一寸公孫呼商丘內踝陷中
遭踝上三寸三陰交踝上六寸漏谷是踝上五寸
地機朝膝下內側陰陵泉血海膝髕上內廉箕門

穴在魚腹取動脈應手越筋間衝門期下尺五分
府舍期下九寸看腹結期下六寸入大橫期下五
寸半復哀期下方二寸期門肝經穴道現巨闕之
旁四寸五却連脾穴休胡亂自此以上食竇穴天
谿胷鄉周榮貫相去寸六無多寡又上寸六中府
換大包腋下有六寸淵液腋下三寸絆　陰陵泉
與陽陵泉穴相對　期門肝經穴巨闕旁四寸五
分巨闕任脉穴臍上六寸五分　中府肺經穴
淵液膽經穴腋下三寸與下脾經大包穴相連

愚按中府肺經穴也周榮胷鄉天谿食竇脾經穴也期門肝經穴也肝經之下有脾經之腹哀大橫腹結府舍衝門諸穴則中行開四寸五分三經之穴上下相連 左右計四十二穴

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胷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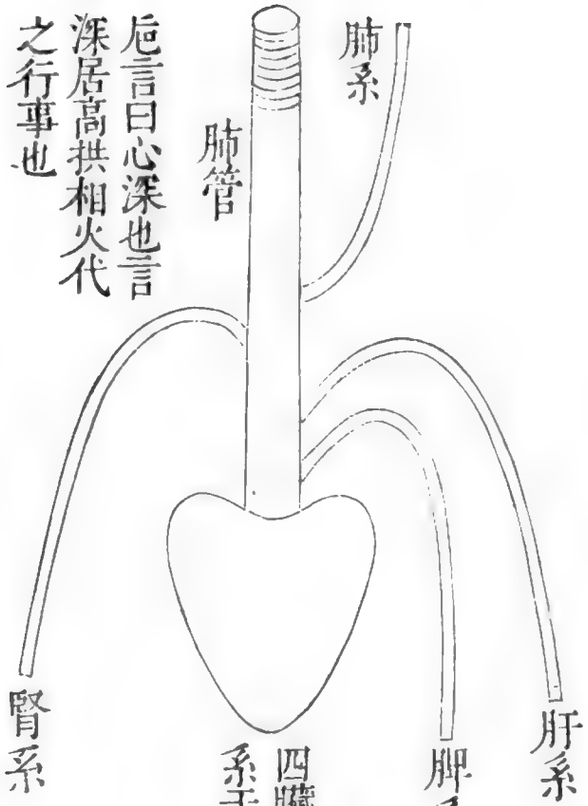
馬蒔曰此言心經脈氣之行乃爲第五經也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相逼而入肺大葉間一則由肺葉而下曲折向後並脊裏而與細絡相連貫脊髓與腎相通正當七節之間蓋五臟系皆逼於心而心通五臟系也手少陰經起於心循任脈之外屬心系下膈當臍上二寸之分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出任脈之外上行而挾咽系目也其直者復從心系直上至肺臟之分出循腋下抵極泉也自極泉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兩經之後歷青

靈穴下肘內廉抵少海手腕下踝爲兌骨自少海而下循臂內後廉歷靈道通里至掌後兌骨之端經陰郄神門入掌內廉至少府循小指端之少衝而終以交於手太陽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嗌乾以脈上挾咽也心痛爲本經病渴而欲飲心火內炎也是乃臂氣逆而上行脈循臂而上肘臑腋也此心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目黃脈繫目系也爲胕痛脈出腋下也臑臂內後廉痛厥脈循臂臑後廉也掌中熱痛心包

絡所屬心爲君主病同然邪氣之盛者則當瀉之正氣之虛者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脉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太陽小腸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大者二倍而躁則心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少陰心而補手太陽小腸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脉小者二倍而不躁言人迎大二倍而躁也此則心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少陰心而瀉手太陽小腸者是也

張志聰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少陰之氣盛也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心系上系於目心火盛故黃也膸臂掌中心脉所循之部分蓋心所生之病而外及於經脉也

心臟形象之圖



心重一十二兩附著於脊之第五椎居肺下膈上
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素問靈蘭
祕典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靈樞本臟篇
云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
傷易傷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
言心下則臟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
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
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赤色小理者心小
粗理者心大無關骭者心高關骭小短舉者心下

髑骭長者心下堅髑骭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骭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骭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心經諸穴之圖

心經諸穴歌　手少陰九穴成極泉青靈少海行自靈道通里過陰郄神門抵於少府少衝可尋

分寸歌　少陰心起極泉中腋下筋間脈入胷青靈肘上三寸取少海肘後五分容靈道掌後一寸半通里腕後一寸同陰郄腕後方半寸神門掌後兌骨隆少府節後勞宮直小指內側取少衝　極泉循臂內腋下筋間動脈入胷　青靈伸肘舉臂取之　少海肘內廉節後大骨外去肘端五分屈肘向頭得之左右凡一十八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二

黃帝靈樞經六　經脈篇第十中

藝術典第七十二卷

醫部彙考五十二

黃帝靈樞經六

經脈篇第十 中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頗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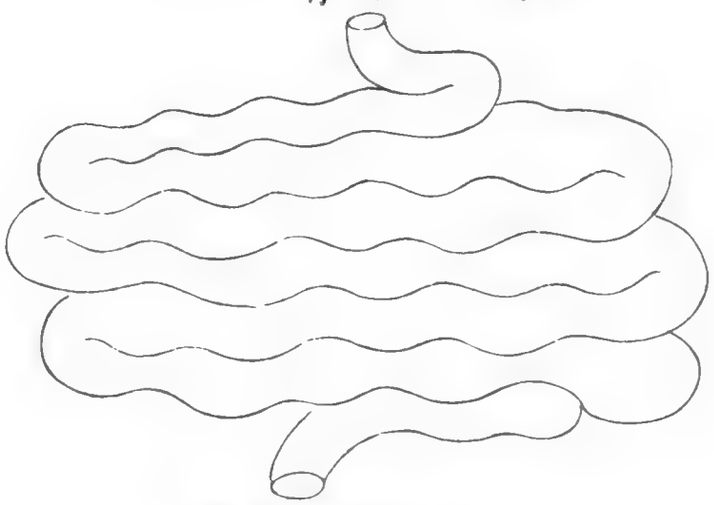
顴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反小於寸口也顫音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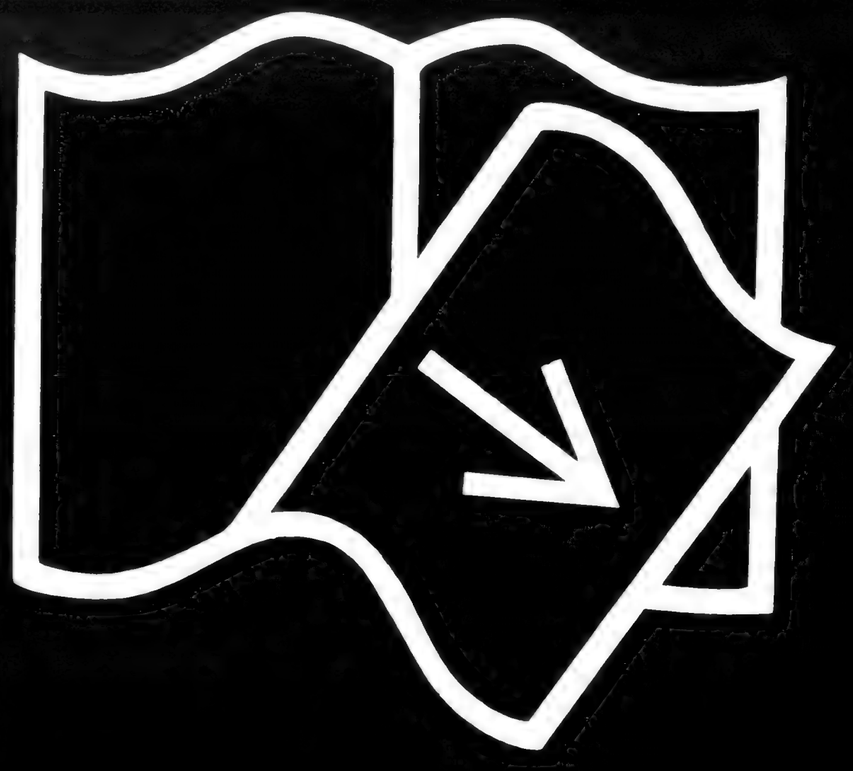
馬蒔曰此言小腸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六經也臂骨盡處爲腕腕下兌骨爲踝眷兩旁爲膂膂上兩角爲肩解肩解下成片骨爲肩胛目外角爲銳眥目下爲顴目內角爲內眥也手太陽小腸經之脈起於小指少澤穴受手少陰心經之交也由是循外側之前谷後谿上腕出踝中歷腕骨陽谷養老穴直上循臂骨下廉支正出肘內側兩筋之間歷小海穴上循臑外廉行手陽明少陽之外上肩循肩貞臑俞天宗秉風曲垣肩外俞肩中俞諸穴乃上會大椎左右相交於兩肩之上自交肩下入缺盆循肩向腋下行當膻中之分絡心循胃系下膈過上脘抵胃下行任脈之外當臍上二寸之分屬於小腸其支行者從缺盆循頸之天窗天容上頰

抵顴髎上至目鋭眥過瞳子髎却入耳中循聽宮而終焉其支別者別循頰上頗抵鼻至目內眥睛明穴以斜絡於顴而交於足太陽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噎痛爲頷腫不可以顧以脈循咽循頸上頰也爲肩似拔而痛以脈出肩解繞肩胛也爲膹似折而難舉以脈循於膹也是主心液不足而生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耳聾以脈入耳中循聽宮也爲目黃支脈入目鋭眥內眥也爲頰腫支脈上頰別循頰也爲頸頷肩膹肘臂外後廉痛是皆經脈所過之處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寒則久留其鍼脈下陷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少陰心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而躁則小腸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太陽小腸而補手少陰心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二倍而不躁則小腸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太陽小腸而瀉手少陰心者是也

張志聰曰小腸手太陽之脈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乃病氣而及於有形故復曰似拔似折皆形容氣逆之所致也小腸爲受盛之官化水穀之精微故主液小腸所生病者爲耳聾目黃頰腫頸項肘臂痛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　尚御公曰臟腑雌雄相合並受五行之化故在臟主臟以合五行在腑則以六腑所生之血氣津液筋骨而爲病蓋病則所主之氣不足而病生於外矣

小腸腑形象之圖





缺　p5

靈樞平人絕穀篇云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又腸胃篇云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

小腸經諸穴歌　小腸宗十九中從少澤步前谷後谿之隆遵腕骨觀陽谷養老之崇支正小海肩貞相從值臑俞兮遇天宗秉秉風兮曲垣逼肩外俞兮肩中俞啓天窻兮見天容由顴髎造聽宮

分寸歌　小指端外爲少澤前谷外側節前覺節後捏拳取後谿腕骨腕前骨陷側兌骨下陷陽谷討腕上一寸名養老支正腕後量五寸小海肘端五分好肩貞肘下兩骨解臑俞大骨下陷討天宗秉風後骨中秉風髎外舉有空曲垣肩中曲肿陷

外俞胛後一寸從肩中二寸大杼旁天窻扶突後
陷詳天容耳下曲頰後顴髎面頗銳端量聽宮耳
端大如菽此爲小腸手太陽　肩貞曲胛下兩骨
解間肩髃後陷中　臑俞大骨下胛上廉舉臂取
之　秉風天髎外肩上小髃後舉臂有空　外俞
卽外肩俞肩胛上廉去脊三寸陷中　天窻在頸
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　顴髎
面頗骨下廉銳骨端陷中　聽宮耳中珠子大如
赤小豆形左右凡二十八穴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
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
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
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其支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
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
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
頭痛目似鋭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
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
頭顱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腳皆痛小

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脊音旅 臀音屯 臑音同踹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經脈之行乃爲第七經也目大角爲內眥髮際前爲額頭頂上爲巔腦頭髓也腦後爲項肩後之下爲肩膊椎骨爲脊尻上橫骨爲腰挾脊爲膂挾腰髖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臀腸上膝後曲處爲膕膕內爲腘卽挾脊肉也股外爲髀樞髀腸爲腨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於目內眥晴明穴受手太陽之交也上額循攢竹過神庭歷曲差五處承光通天自通天斜行左右交於頂上之百會其支行者從巔至百會抵耳上角過率谷浮白竅陰穴所以散養於筋脈也其直行者由通天絡郄玉枕入絡腦復出下項以抵天柱又由天柱而下過大椎陶道却循肩膊內挾脊兩旁相去各一寸半下行歷大杼風門肺俞厥陰俞心俞膈俞肝俞膽俞脾俞胃俞三焦

俞腎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
由是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下屬膀胱其支別者從
腰中循腰髖下挾脊歷上髎次髎中髎下髎會陽
下貫臀至承扶殷門浮郄委陽入腘中之委中穴
其支別者爲挾脊兩旁第三行相去各三寸之諸
穴自天柱而下從膊內左右別行下貫胛膂歷附
分魄戶膏肓神堂譩譆膈關魂門陽綱意舍胃倉
肓門志室胞肓秩邊下歷尻臀過髀樞又循髀樞
之裏承扶之外一寸五分之間而下與前之入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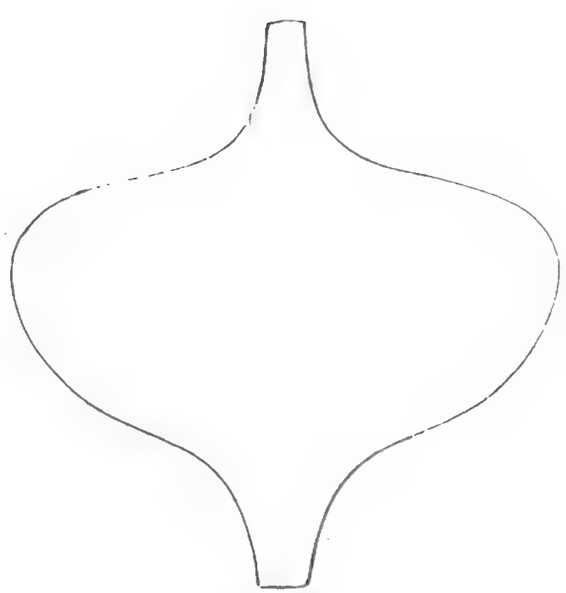
中者相合下行循會陽下貫臘內歷承筋承山飛
揚附揚出外踝後之崑崙僕參申脈衝門循京骨
束骨通谷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以交於足少陰
腎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邪氣衝頭而痛脈上
額交巔入絡於腦也目似脫脈起目內眥也項如
拔脈還別下項也脊痛脈挾脊也腰似折脈抵腰
中也髀不可以曲脈過髀樞也腘如結脈入腘中
也踹如裂脈貫踹內也是皆外踝脈氣所過之所
其氣厥逆上行而生此諸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

出本經或由合經爲痔脈貫臀也爲瘧爲狂癲疾爲頭顱項痛脈上額交巔入腦下項也爲目黃爲淚出脈起目內眥也爲鼽衄爲項背腰尻腘踹脚皆痛皆脈氣所經之處爲足小指不能舉用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以瀉之寒則久留其鍼以溫之脈下陷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足少陰腎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則膀胱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太陽膀胱而補足少陰腎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二倍則膀胱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太陽膀胱而瀉足少陰腎者是也

張志聰曰膀胱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腰似折腘如結曰似曰如者病在太陽之氣而有似乎形證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水中而爲諸陽主氣陽氣者柔則養筋故是主筋所生之病則爲痔經云筋脈橫解腸澼爲痔蓋太陽所主之筋膀胱所生之脈橫逆而爲痔也經絡沈

以內薄則爲瘧厥逆於下則爲癲爲狂頗項鼽目
腰背膕踹諸證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
尚御公曰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
而惡寒又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
行其經盡故也夫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於太
陽止病三陰三陽之六氣而不涉於有形然頭項
強痛又有似乎經證蓋氣舍於形未有病氣而不
見於形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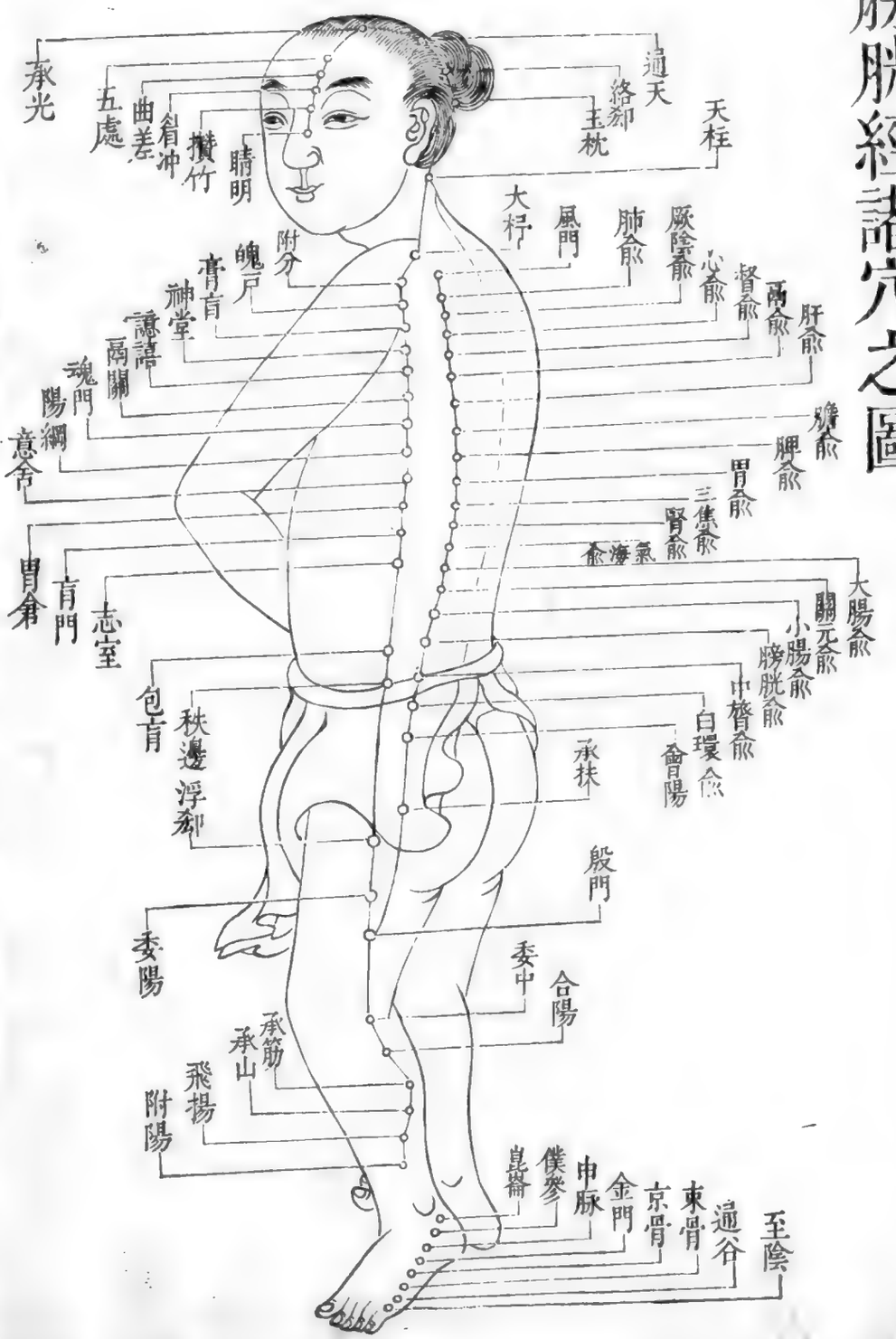
膀胱腑形象之圖



下連前陰
溺之所出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居腎之下大腸之側小腸下口乃膀胱上口水液由是滲入焉盛溺九升九合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靈樞本臟篇云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疎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

膀胱經諸穴之圖



膀胱經諸穴歌　足太陽六十三睛明攢竹詣曲
差五處之鄉承光通天見絡郄玉枕之行天柱高
兮大杼抵風門開兮肺俞當厥陰心腧之俞肝膽
脾胃之藏三焦腎兮大腸小腸膀胱俞兮中膂白
環自從大杼至此去詮脊中寸半之旁又有上次中
下四髎在腰四空以相將會陽居尻尾之側始了
背中二行仍上肩胛而下附分二椎之旁三椎魄
戶四椎膏肓神堂噫嘻兮譩譆魂門兮陽綱意舍
兮胃倉肓門志室秩邊胞肓承扶浮郄與委陽殷
門委中而合陽承筋承山到飛揚輔陽崐崘至僕
參申脈金門探京骨之塲束骨通谷抵至陰小指
之旁

分寸歌　足太陽兮膀胱經目內眥角始睛明眉
頭陷中攢竹取曲差髮際上五分五處髮上一寸
是承光髮上二寸半通天絡郄玉枕穴相去寸五
調勻看玉枕夾腦一寸三入髮二寸枕骨現天柱
項後髮際中大筋外廉陷中獻自此夾脊開寸五
第一大杼二風門三椎肺俞厥陰四心俞五椎之

下論腸七肝九十膽俞十一脾俞十二胃十三三
焦十四腎大腸十六之下推小腸十八膀十九中
膂內俞二十椎白環廿一椎下當已上諸穴可排
之更有上次中下髎一二三四腰空好會陽陰尾
尻骨旁背部二行諸穴了又從脊上開三寸第二
椎下爲附分三椎魄戶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尊
第六噫嘻腸關七第九魂門陽綱十十一意舍之
穴有十二胃倉穴已分十三肓門端正在十四志
室不須論十九胞肓廿秩邊背部三行諸穴勻又
從臀下陰紋取承扶居於陷中主浮郄扶下方六
分委陽扶下寸六數殷門扶下六寸長圞中外廉
兩筋鄉委中膝骨約紋裏此下三寸尋合陽承筋
腳踝上七寸穴在腨腸之中央承山腨下分肉間
外踝七寸上飛揚輔陽外踝上三寸崑崙後踝陷
中央僕參亦在踝骨下申脈踝下五分張金門申
脈下一寸京骨外側骨際量束骨本節後陷中通
谷節前陷中強至陰却在小指側太陽之穴始周
詳　附分二椎下兩旁去脊中三寸　白環俞對

腰俞　愚按魄戶對肺俞神堂對心俞魂門對肝
俞意舍對脾俞志室對腎俞蓋以肺藏魄心藏神
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神臟也左右凡一百二十六
穴

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於然谷
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腘內廉上
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
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
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
喘坐而欲起目眩眩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饑狀氣不
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是主腎所
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
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足下熱而痛為此

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披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虡音荒 強上聲）

馬蒔曰此言腎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八經也趨向也踝足根也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之涌泉轉出內踝前起大骨下之然谷下循內踝後之太谿別入踝中之大鍾照海水泉乃折自大鍾之外上循內踝行於厥陰太陰兩經之後經本經復溜交信穴過脾經之三陰交上腨內循築賓出膕內廉抵陰谷上股內後廉貫脊會於督之長強還出於前循橫骨大赫氣穴四滿中注肓俞當肓俞之所臍之左右屬腎下臍過任脈之關元中極而絡膀胱焉其直行者從肓俞屬腎處而上行循商曲石關陰都通谷諸穴貫肝上循幽門上膈歷步廊入肺中循神封靈墟神藏或中俞府而上循喉嚨並人迎挾舌本而終也其支者自神藏別出繞心注胷之膻中以交於手厥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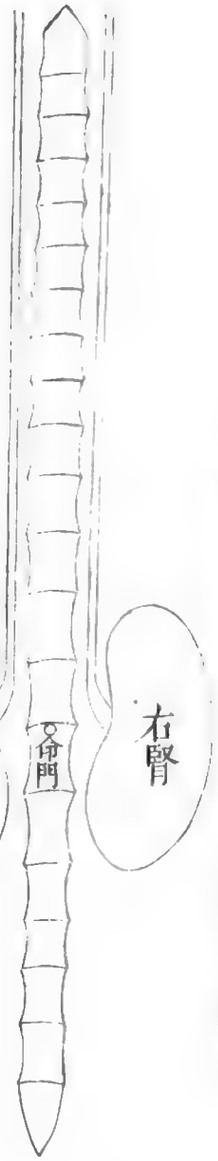
包絡之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病饑而又不欲食蓋虛火盛則饑而不欲食者脾氣弱也面如漆柴漆則腎之色黑者形於外而如漆柴則腎主骨者瘦矣欬唾則有血以脈入肺中則爲欬而唾中有血則腎主有損喝喝而喘以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火盛水虧之象也坐而欲起陰虛不寧也目眩眩無所見水虧肝弱也心如懸若饑狀以脈之支者從肺出絡心也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腎在志爲恐恐傷腎也此皆腎主於骨骨之氣逆而厥故爲腎所生之病也然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口熱爲舌乾爲咽腫爲上氣爲嗌乾及痛脈循喉嚨挾舌本也爲煩心爲心痛脈從肺絡心也爲黃疸爲腸澼爲脊股內後廉痛脈所經等處也爲痿爲厥爲嗜臥骨痿則嗜臥也爲足下熱而痛脈起足心涌泉也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疾去其鍼以瀉之寒則久留其鍼以溫之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本經不必求之于足太陽膀胱

經也如灸者則當勉强進食必生長其肉又寬緩其帶散披其髮扶大杖著重履以緩步之蓋不太勞動以腎氣之衰弱也餘經不言此法而唯腎經詳言者以腎經屬水爲身之本而病人多犯其戒故獨言之詳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二倍則腎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少陰腎而補足太陽膀胱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脈小者二倍則腎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少陰腎而瀉足太陽膀胱者是也

張志聰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腎足少陰之脈是動爲病則上下之氣不交故饑不欲食心如懸若饑狀氣不足於下則善恐不足於上心惕惕如人將捕之少陰屬腎腎上連肺而腎爲生氣之原面如漆柴者少陰之氣不升也欠唾則有血喝喝而喘者少陰之生氣不上交於肺而肺氣上逆也坐而欲起者躁動之象少陰之氣厥於下而欲上也骨之精爲瞳子目睆睆無所見者精氣不升也此少陰腎臟之生氣厥逆於下而爲此諸病故爲骨

厥也夫腎主藏精如主腎所生之病則精液不能上滋而爲口熱舌乾嗌痛煩心諸證蓋水不上濟則火盛於上矣氣逆於下則爲痿厥諸證矣生當作牲强食牲肉以助腎氣上升而與火土之相合也緩帶者取其伸舒也夫腎臟之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髮乃血之餘也披髮者使神氣之下交也大杖重履者運筋骨之氣也夫陰陽之氣有厥於臂者有厥骭者有厥於踝者有厥於骨者此章論少陰之氣厥逆於下而曰强食牲肉曰緩帶披髮大杖重履者蓋少陰爲陰陽生氣之原也　尚御公曰陷下者謂氣之下陷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水火陰陽之氣發原於腎臟故於少陰腎經則曰强食生肉緩帶披髮拽杖步履蓋欲陰陽之生氣上升而環轉出入也是陰陽六氣本於臟腑五行之所生故曰是動者謂六氣運用於外應司天在泉上下升降動而不息所生者謂神機化運從內而生外內出入生化無窮是氣之生於內而運動於外也

腎臟形象之圖



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狀如石卵附著於脊之十四椎下各開一寸半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黑色小理者腎大高耳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

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腎經諸穴之圖

腎經諸穴歌　足少陰兮廿七涌泉流於然谷太谿大鍾兮水泉綠照海復溜兮交信續從築賓兮上陰谷掩橫骨兮大赫麓氣穴四滿兮中注肓俞上通於商曲守石關兮陰都寧閉通谷兮幽門肅步廊神封而靈墟存神臟彧中而腧府足

覓照海踝下四寸安復溜踝上前二寸交信踝上二寸聯二穴止隔筋前後太陰之後少陰前築賓內踝上腨分陰谷膝下曲膝間橫骨大赫并氣穴四滿中注亦相連各開中行止寸半上下相去一寸便上腨肓俞亦一寸肓俞臍旁半寸邊肓俞商曲石關來陰都通谷幽門開各開中行五分俠六穴上下一寸裁步廊神封靈墟存神臟彧中俞府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也　交信踝上二寸前旁骨是復溜後旁骨是交信二穴只隔一

條筋　愚按陰都中脘旁五分通谷上脘旁五分幽門巨闕旁五分又按下自橫骨氣穴四滿中注上下各去一寸所謂橫骨在肓俞下五寸有以也但自橫骨至中注各開中行一寸半肓俞商曲石關陰都通谷幽門各開中行五分自步廊神封靈墟神藏彧中俞府去中行各二寸其屈曲有如此徐氏鉞灸書皆以二行言之誤矣　左右凡五十四穴

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胷中由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心中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胷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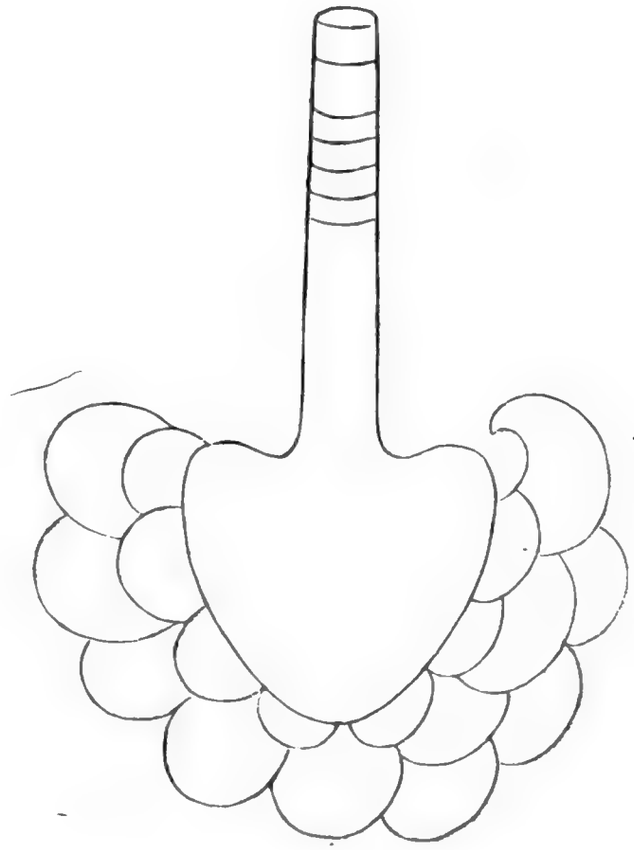
於人迎也

馬蒔曰此言心包絡經脈氣之行乃爲第九經也
脅上際爲腋小指次指卽手小指之次指無名指
也蓋自小指而逆數之故云然也手厥陰心包絡
經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下之包絡受足少陰腎
經之交也由是下膈歷絡於膻中中脘及陰交之
三焦歷者謂三焦各有部署在胃脘上中下之間
其脈分絡於三焦也其支者自屬心包上循胷出
脅下腋三寸天池穴而上行抵腋下下循臑內之
天泉以介手太陰肺經手少陰心經兩經之中間
入肘中之曲澤穴又由肘中下臂行臂兩筋之間
循郄門間使內關大陵入掌中勞宮循中指出其
端之中衝也其支別者從掌中循無名指出其端
而交於手少陽三焦之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
心中熱爲臂肘攣急爲腋腫甚則胷脅支滿皆脈
所經處也爲心中憺憺大動心宜靜而反動也爲
面赤心之色爲目黃目爲五臟之精心病
則目黃爲喜笑不休心在聲爲笑也是皆心主脈

所生之病也又有爲煩心爲心痛爲掌中熱之諸病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而不必求之手少陽三焦經也然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而躁則心包絡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厥陰心包絡而補手少陽三焦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脈小者一倍而不躁則心包絡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厥陰心包絡而瀉手少陽三焦者是也

張志聰曰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動則病心中熱臂肘攣急腋腫經氣之病於外也甚則胷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蓋甚則從外而內其有餘於內也心主血而包絡代君行令故主脈是主脈之包絡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蓋自內而外也脈口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故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包絡臟形象之圖



心包絡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黃脂裹者心也其脂膜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也　此經本有名有形其經絡起於腋下之天池而止於中指之中衝其臟在心之下有黃脂裹心者是也其脈在右手尺中　靈樞本輸篇云心出於中衝云云邪客篇云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云云又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

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輸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

心包絡諸穴之圖

心包絡經諸穴歌　手厥陰心包之絡計有九穴之奇自天池天泉而始逐曲澤郄門而馳間使通乎內關大陵近於勞宮既由掌握抵於中衝

分寸歌　心包起自天池間乳後一寸腋下三天泉曲腋下二寸曲澤屈肘陷中央郄門去腕方五寸間使腕後三寸量內關去腕止二寸大陵掌後兩筋間勞宮屈中名指取中指之末中衝良　天池腋下三寸乳後一寸

者之間取之凡九穴

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頤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

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焯音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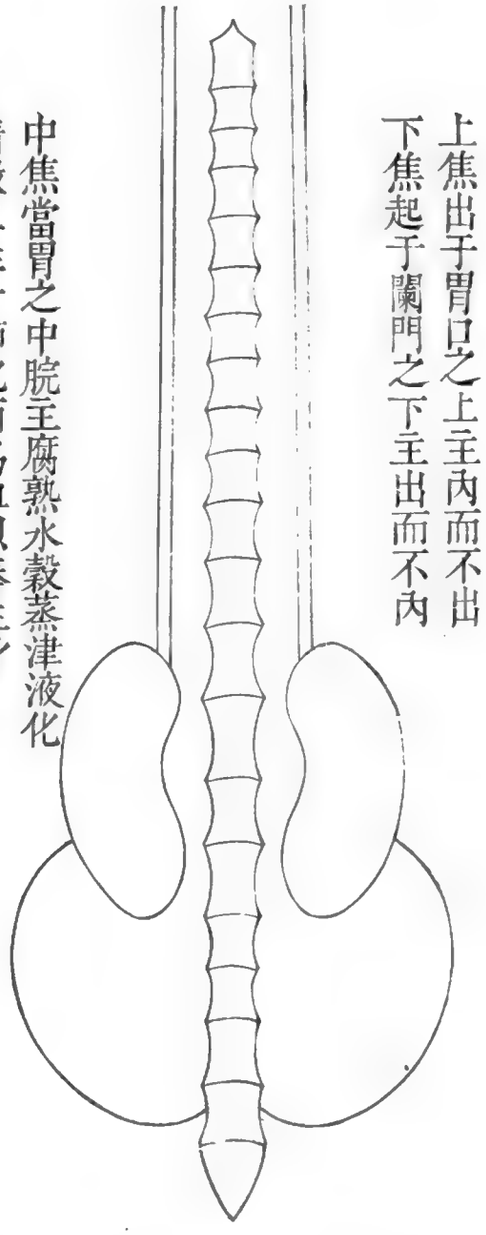
馬蒔曰此言三焦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十經也臂骨盡處爲腕臑盡處爲肘膊下對腋處爲臑目下爲頰也手少陽三焦經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關衝穴卽第四指也上出歷液門中渚四指之間循手表腕之陽池出臂外兩骨之間至天井穴從天井上行循臂臑之外歷清冷淵消鑠行手太陽之裏手陽明之外上肩循臂臑會肩髃天髎交出足少陽之後過秉風肩井下入缺盆復由足陽明之外而交會於膻中之上焦散布絡繞於心包絡乃下膈入絡膀胱以約下焦附右腎而生也其支行者從膻中而上出缺盆之外上項過大椎循天牖上耳後經翳風瘈脈顱顖及過陽白睛明屈曲耳頰至頷會孫過懸釐頷厭及過陽白睛明屈曲耳頰至頷會顴髎之分也其又支者從耳後翳風穴入耳中過聽宮歷耳門禾髎却出至目銳眥會瞳子髎循絲竹空而交於足少陽膽之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

爲耳聾渾渾焞焞然甚覺不聰以脈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也爲噎爲嗌腫爲喉痹脈下交頰也是皆氣分所生之病也然又有諸病之生或由本經或出別經爲汗出爲心液三焦爲心包絡之表也爲目銳眥痛脈至目銳眥也爲頰腫脈交頰也爲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脈所經之處也爲手小指次指不能舉用故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補者久留其鍼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手厥陰心包絡經也然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而躁則三焦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手少陽三焦而補手厥陰心包絡者是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一倍而不躁則心包絡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手少陽三焦而瀉手厥陰心包絡者是也

張志聰曰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故三焦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相火之有餘於上也少陽乃一陽初生之氣故主氣所生病

者汗出陽加於陰則汗出也目銳眥痛頰腫耳後
肩臑肘臂小指次指皆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
也人迎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故盛者人迎大一
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三焦腑形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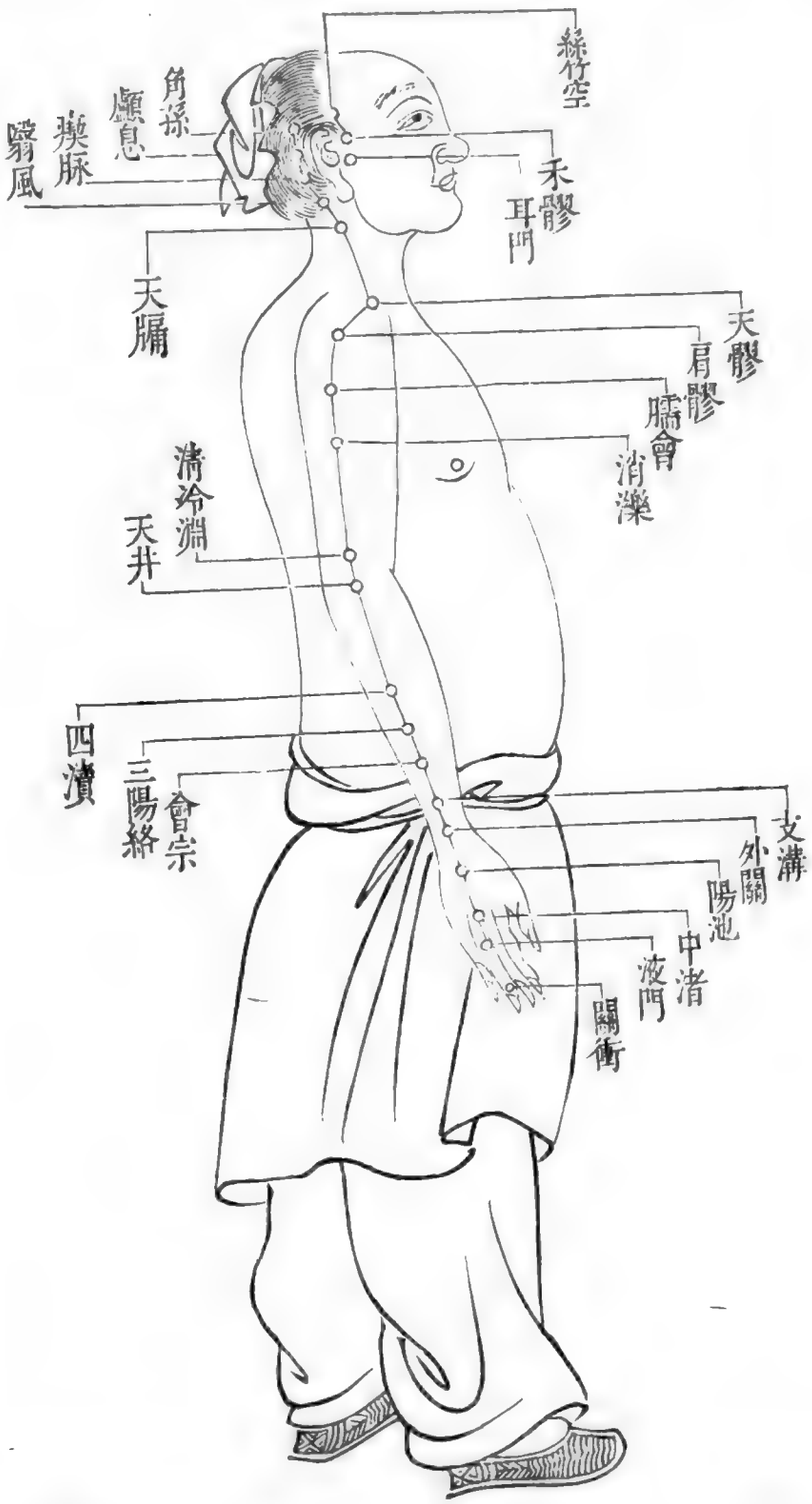


上焦出于胃口之上主內而不出
下焦起于闌門之下主出而不內

中焦當胃之中脘主腐熟水穀蒸津液化
精微上注于肺化而爲血以奉生身

此經本有名有形其經絡起於手無名指之關衝而止於面部之耳後絲竹空其腑附於右腎後世以爲有名無狀者非其脈見於右手尺部與手厥陰心包絡經爲表裏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靈樞本藏篇云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三焦諸穴之圖



三焦經諸穴歌　手少陽三焦之脈二十三穴之

間關衝液門中渚陽池外關通連支溝會宗三陽

絡四瀆天井清冷淵消濼臑會肩髎相聯天髎處

天牖之下翳風讓瘈脈居先顱顖定而角孫近耳

絲竹空而禾髎接焉耳門已畢經穴已全

分寸歌　無名之外端關衝液門小次指陷中中

渚液下去一寸陽池腕上之陷中外關腕後方二

寸腕後三寸支溝容腕後三寸內會宗空中有穴

細心攻腕後四寸三陽絡四瀆肘前五寸著天井

肘外大骨後骨罅中間一寸摸肘後二寸清冷淵

消濼對腋臂外落臑會肩前三寸量肩髎臑上陷

中央天髎缺盆陷處上天牖天容之外旁翳風耳

後尖角陷瘈脈耳後青脈現顱顖亦在青絡脈角

孫耳廓中間上耳門耳前起肉中禾髎耳前動脈

張欲知絲竹空何在眉後陷中仔細量　支溝臂

外三寸兩骨間　臑會肩前廉去肩頭三寸宛宛

中　天牖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

下髮際上　翳風耳後尖角陷中按之引耳中

瘛脈耳本後雞足青絡脈　耳門耳前起肉當耳
缺陷中愚按周身之穴惟頭奇最難徐氏以行分
之誤矣左右凡四十六穴

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
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鋭眥後其支
者別鋭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頗下加頰車下頸
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繞
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
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
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
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

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胷脅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馬蒔曰此言膽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十一經也腋下爲脅脅又名胠曲骨之外爲毛際毛際兩旁動脈爲氣衝捷骨之下爲髀厭卽髀樞也脅骨之下爲季脅屬肝穴名章門脥骨爲輔骨外踝以上爲絕骨足面爲跗足大指本節後爲岐骨大指爪甲後爲三毛也足少陽膽經起於目銳眥之瞳子髎由聽會過客主人上抵頭角循頷厭下懸顱懸釐由懸釐上循耳上髮際至曲鬢率谷由率谷外折下耳後循天衝浮白竅陰完骨又自完骨外折循本神過曲差下至陽白會睛明復從睛明上行循

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風池至頸過天牖行手少陽之脈前下至肩上循肩井却左右交出手少陽之後過大椎大杼秉風當秉風前入缺盆之外其支者自耳後顱顖間過翳風之分入耳中過聽宮復自聽宮至目銳眥瞳子髎之分也其支者別自目外瞳子髎而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頗當顴髎之分下臨頰車下頸循本經之前與前之入缺盆者相合下胷中天池之外貫膈即期門之所絡肝下至日月之分屬於膽也自屬膽處循脅內章門

之裏至氣衝遶毛際遂橫入髀厭中之環跳穴也其直行者從缺盆下腋循胷歷淵液輒筋日月過季脇循京門帶脈五樞維道居髎入上髎中髎長強而下與前之入髀厭者相合乃下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歷中瀆陽關出膝外廉抵陽陵泉又自陽陵泉下於輔骨前歷陽交外丘光明直下抵絕骨之端循陽輔懸鍾而下出外踝之前至丘墟循足面之臨泣五會俠谿乃上入小指次指之間至竅陰而終也其支別者自足跗面臨泣別行入

大指循岐骨內出大指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以
交於足厥陰肝之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口苦
以膽汁味苦也爲善太息膽氣不舒也爲心脅痛
不能轉側脈循脅裏出氣街也甚則面微有塵體
無膏澤脈所歷處少陽氣鬱爲病也足外反熱脈
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抵絕骨下外踝也是
膽本屬少陽而陽氣上厥使然也凡此皆主骨所
生病耳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頭
痛脈行於頭也爲頷痛脈加頰車也爲目銳眥痛
脈起於目也爲缺盆中腫痛脈入缺盆支合缺盆
也爲腋下腫脈從缺盆下腋過脅也爲馬刀俠癭
皆頸項腋脅所生之瘡爲汗出少陽有火也爲振
寒瘧少陽爲一陽居陽之裏內有三陰乃爲半表
半裏故爲振寒瘧爲脅爲脅脅爲髀膝外至脛絕骨外
踝及諸節皆痛皆脈所經歷處也爲足小指之次
指不能舉用然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
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脈陷
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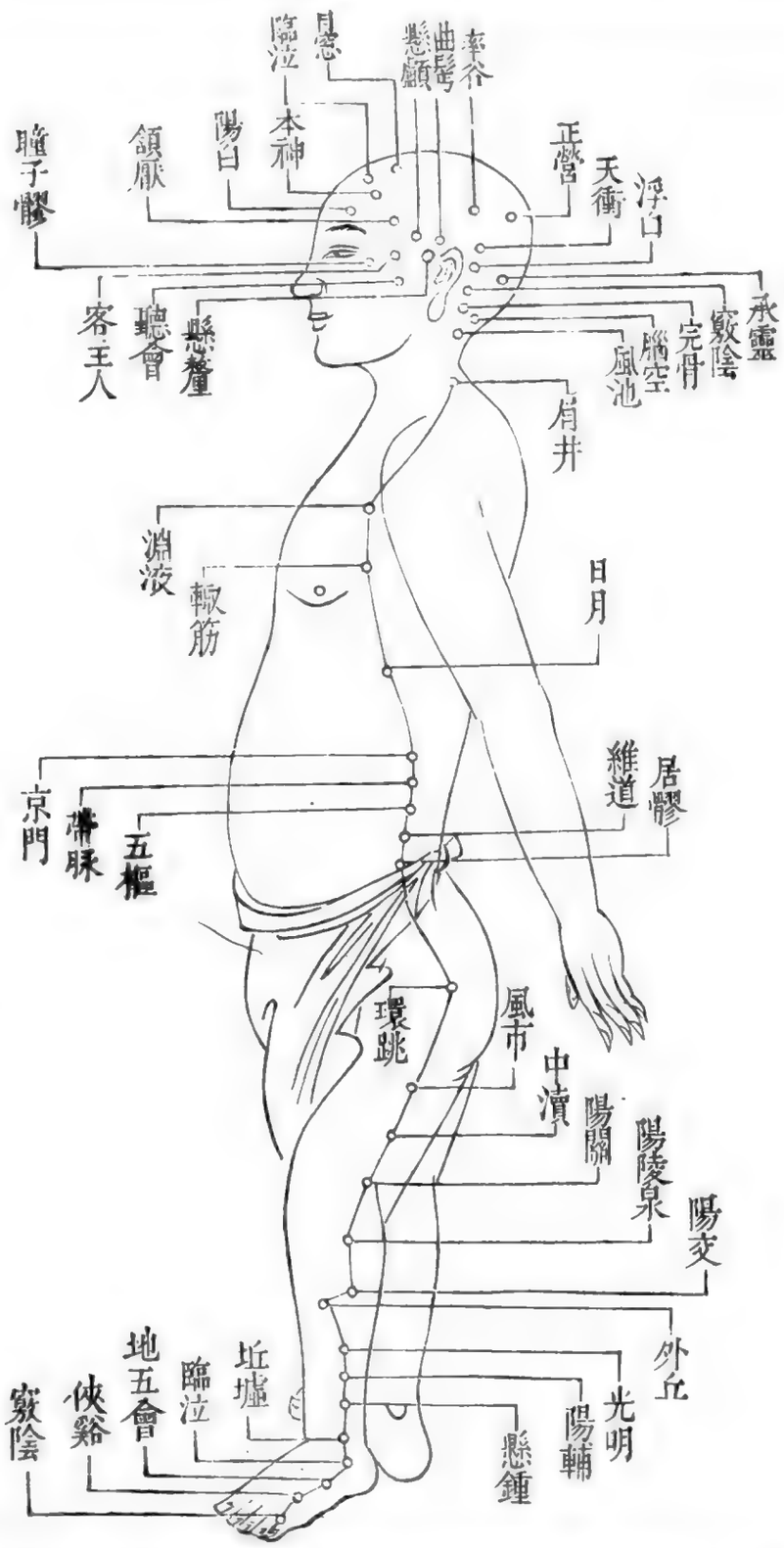
而不必求之足厥陰肝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則膽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少陽膽而補足厥陰肝者是也虛者何以驗之人迎較寸口之脈小者一倍則膽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少陽膽而瀉足厥陰肝者是也

張志聰曰膽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少陽之氣不升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故膽氣升十一臟腑之氣皆升經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平脈篇云陽氣長則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少陽之動氣爲病則厥逆而不升故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少陽相火主氣足外反熱者火逆於下也是爲陽氣厥逆之所致也少陽屬膽故主骨所生病者爲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腋下胷脅髀膝脛踝皆痛乃足少陽經脈所循之部分而爲病也血脈留滯則爲馬刀俠癭陽加於陰則爲汗出陽逆於下則爲振寒少陽主骨故諸節皆痛也

膽腑形象之圖

膽重三兩三銖長三寸在肝之短葉間盛精汁三合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膽經諸穴之圖



膽經諸穴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瞳子髎近聽會間客主人在頷厭集懸顱懸釐曲鬢前率谷天衝見浮白竅陰完骨本神連陽白臨泣目窗近正營承靈腦空安風池肩井兮淵液輒筋日月京門聯帶脈五樞而下維道居髎相沿環跳風市抵中瀆陽關之下陽陵泉陽交外丘光明穴陽輔懸鍾穴可瞻丘墟臨泣地五會俠谿竅陰膽經全

分寸歌　足少陽兮四十三頭上廿穴分三折起自瞳子至風池積數陳之次第說瞳子髎近皆五

分耳前陷中聽會穴客主人名上關同耳前起骨
開口空頷厭懸顱之二穴腦空上廉曲角下懸釐
之穴異於茲腦空下廉曲角上曲鬢耳上髮際隅
率谷耳上寸半安天衝耳後入髮二浮白入髮一
寸間竅陰卽是枕骨穴完骨之上有空連完骨耳
後入髮際量得四分須用記本神神庭旁二寸入
髮一寸耳上係陽白眉上方一寸髮上五分臨泣
用髮上一寸當陽穴髮上寸半目窗責正營髮上
二寸半承靈髮上四寸諦腦空髮上五寸半風池

耳後髮陷寄肩井肩上陷中求大骨之前一寸半
淵液腋下方三寸輒筋期下五分判期門却是肝
經穴相去巨闕四寸半日月期門下五分京門監
骨下腰絆帶脈章門下寸八五樞章下四八貫維
道章下五寸三居髎章下八寸三章門緣是肝經
穴下脘之旁九寸含環跳髀樞宛宛中屈上伸下
取穴同風市垂手中指盡膝上五寸中瀆論陽關
陽陵上三寸陽陵膝下一寸從陽交外踝上七寸
踝上六寸外丘用踝上五寸光明穴踝上四寸陽

輔分踝上三寸懸鍾在丘墟踝前之陷中此去俠谿四寸五却是膽經原穴功臨泣俠谿後寸半五會去谿一寸窮夾谿在指岐骨間竅陰四五二指中　聽會耳微前陷中上關下一寸　腦空卽顳顬也其頷厭懸顱二穴在曲角下腦空上　曲鬢耳上髮際曲隅陷中　率谷在耳上些　天衝耳後入髮際二寸　浮白亦耳後些　竅陰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　臨泣目上直入髮際五分陷中　風池耳後顳顬後腦空下髮際陷中至此計二十穴分作三折向外而行始自瞳子髎至完骨是一折又自完骨外折上至陽白會睛明是一折又自睛明上行循臨泣風池是一折緣其穴曲折多難以分別故作歌以二十次第歌曰一瞳子髎二聽會三主人兮頷厭四五懸顱兮六懸釐第七數兮曲鬢隨八率谷兮九天衝十浮白兮之穴從十一竅陰來相繼十二完骨一折終又自十三本神始十四陽白二折隨十五臨泣目下穴十六目窻之穴宜十七正營十八靈十九腦戶廿風池

依次細心量取之膽經頭上穴吾知　肩井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當中指陷中　京門監骨下腰中季脅本夾脊腎之募五樞去帶脈三寸季脅下四寸八分　環跳髀樞中側臥屈上足伸下足以右手摸穴左手搖撼取之　中瀆髀外膝上五寸肉間陷中　按手足少陽之穴在頭者最難覓若不知愼禍不旋踵左右凡八穴

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癪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爲此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

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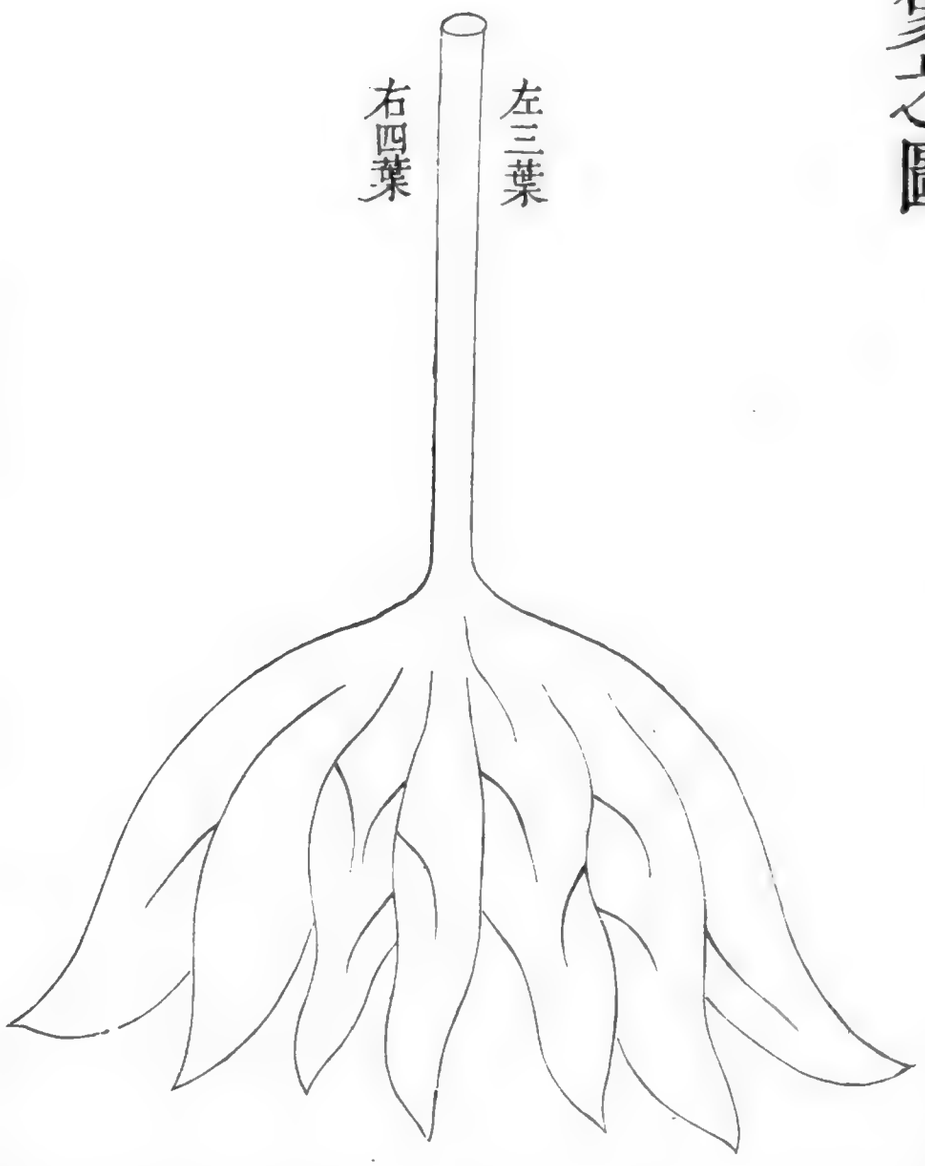
馬蒔曰此言肝經脈氣之行乃爲第十二經也三毛後橫紋爲叢毛髀內爲股臏下爲小腹目內深處爲系頗顙咽顙也足厥陰經之脈起於足大指叢毛之大敦循足跗上廉歷行間太衝抵內踝前一寸之中封自中封上踝過三陰交歷蠡溝中都復上一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至膝關曲泉循股內之陰包五里陰廉遂當衝門府舍之分入陰毛中左右相交環繞陰器抵小腹而上會曲骨中極關元復循章門至期門之所挾胃屬肝下日月之分絡於膽也又自期門上貫膈行食竇之外大包之裏散布脅肋上雲門淵液之間人迎之外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行大迎地倉四白陽白之外連目系上出額行臨泣之裏與督脈相會於巔頂之百會其支行者從目系下行任脈之外本經之裏下頰裏交環於脣口之內其又支者從期門屬肝處別貫膈行食竇之外本經之裏上注肺下

行至中焦挾中脘之分以交於手太陰肺經也及其動穴驗病則爲腰痛不可以俛仰以肝與腎通則脊筋之脈通於肝也爲丈夫癪疝睾丸屬肝也爲婦人少腹腫脈抵少腹也甚則嗌乾脈循喉嚨也面塵脫色膽病面有微塵肝爲之裏故主病同是主肝經所生之病也又有諸病之生或出本經或由合經爲胃滿脈上貫膈也爲嘔逆脈挾胃也爲飧泄脈抵小腹也爲狐疝遺溺閉癃以脈過陰器上睾結於莖也然邪氣盛則當瀉之正氣虛則當補之熱則瀉者疾去其鍼寒則溫者久留其鍼脈陷下者則用艾以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取之本經而不必求之足少陽膽經也所謂盛者何以驗之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則肝經爲實如終始篇所謂瀉足厥陰肝而補足少陽膽者是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小者一倍則肝經爲虛如終始篇所謂補足厥陰肝而瀉足少陽膽者是也

張志聰曰頏顙齶上竅也是在厥陰之動氣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甚則嗌乾面塵脫色蓋厥陰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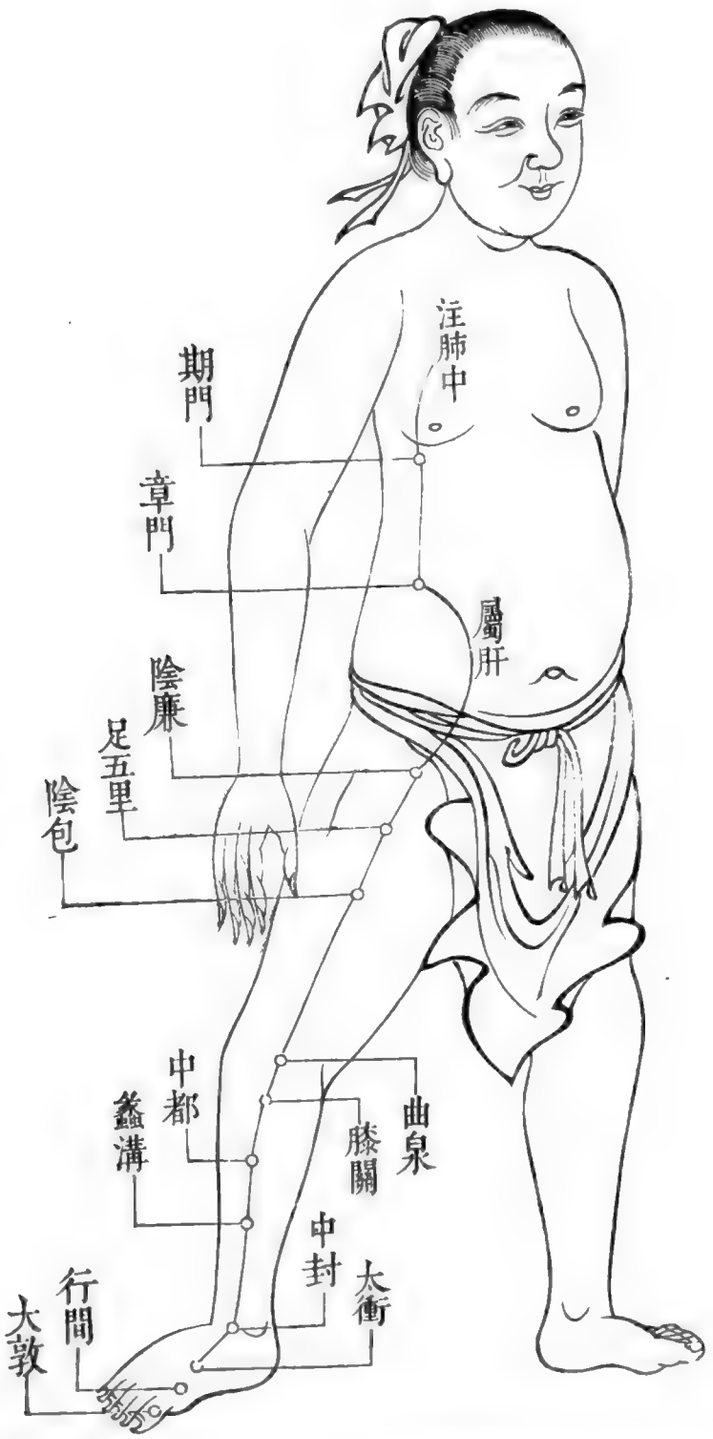
少陽中氣之化厥陰之化氣病也丈夫癪疝婦人少腹腫厥陰之本氣病也是主肝所生之病者胃滿嘔逆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行氣於經肝所生病則肝氣厥逆不能行散穀精故胃滿嘔逆也肝主疎泄肝氣虛則飧泄遺溺實則閉癃狐疝隨經脈晝夜出入之疝也爲此是肝所生諸病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反小於人迎也

肝臟形象之圖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共七葉附著於脊之第九椎下　素問刺禁論云肝居下左後世以爲其臟在右其脈在左者非　素問靈蘭祕典論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靈樞本臟篇云肝小則臟安無邪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邪下痛肝高則上支貢切脅悗爲息貢肝下則逼胃邪下空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邪下痛也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胷反骸者肝高合脅兔骸者肝下胷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肝經諸穴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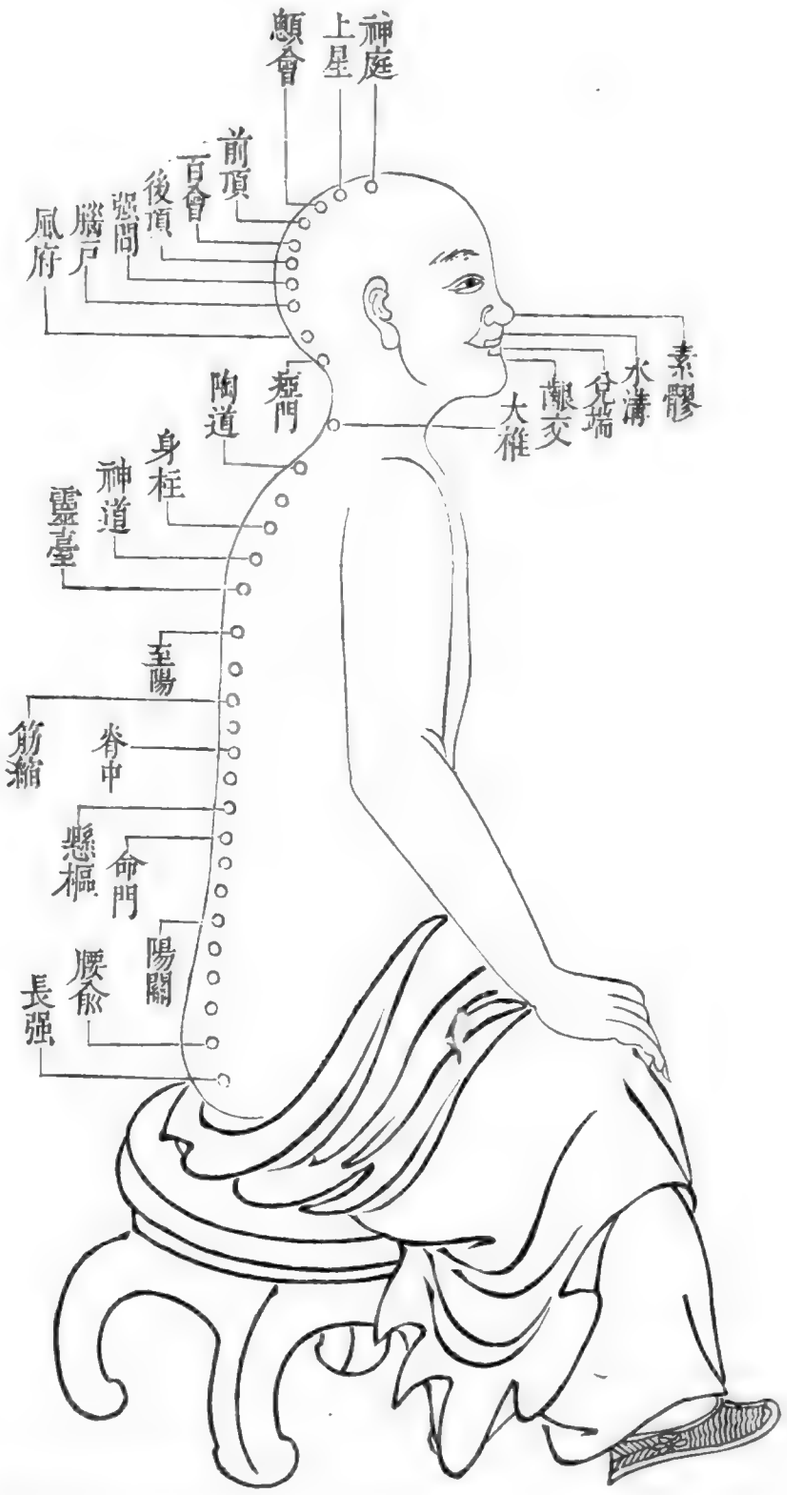
肝經諸穴歌　足厥陰一十三穴終起大敦於行間循太衝於中封鑫溝中都之會膝關曲泉之宮
襲陰包於五里陰廉乃發尋羊矢於章門期門可攻

分寸歌　足大指端名大敦行間大指縫中存太衝本節後二寸踝前一寸號中封鑫溝踝上五寸是中都踝上七寸中膝關犢鼻下二寸曲泉曲膝盡橫紋陰包膝上方四寸氣衝三寸下五里陰廉衝下有二寸羊矢衝下一寸許氣衝却是胃經穴

鼠鼷之上一寸主鼠鼷橫骨端盡處相去中行四寸止章門下脘旁九寸肘尖盡處側臥取期門又在巨闕旁四寸五分無差矣　大敦足大指端內側爲隱白外側爲大敦　中封足內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　蠡溝內踝骨前上五寸　中都內踝上七寸脛骨中　陰包股內廉兩筋間踡足取之看膝內側必有槽中　足五里氣衝下三寸陰股中動脈應手　巨闕任脈穴臍上六寸半左右凡二

十六穴

督脈經諸穴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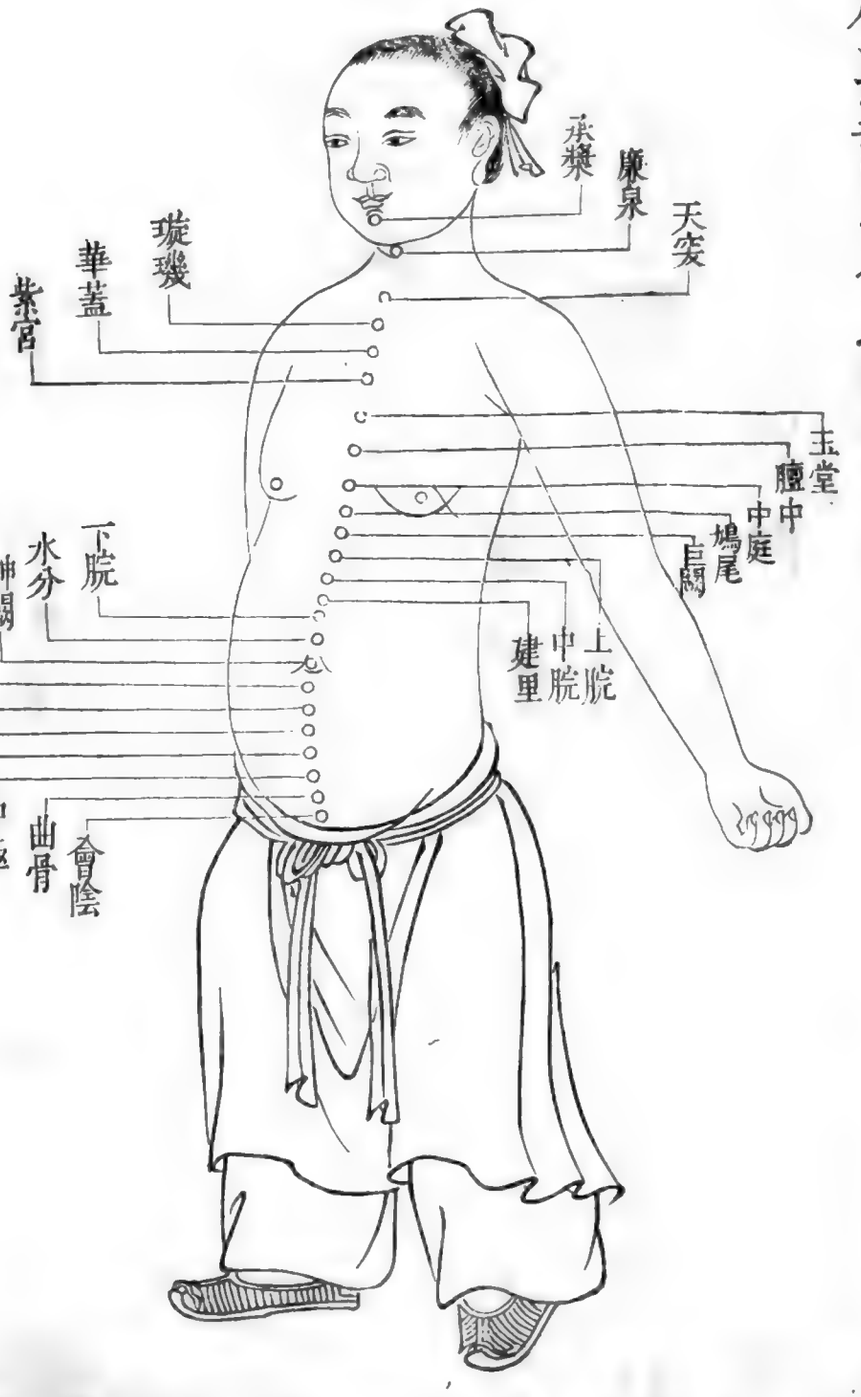


督脈諸穴歌　督脈在背之中行二十七穴始長強舞腰俞兮歌陽關入命門兮懸樞間脊中筋縮造至陽靈臺神道身柱詳陶道大椎至瘂門風府腦戶強間分後頂百會兮前頂顖會上星兮神庭素髎至水溝於鼻下兌端交斷交於內脣

分寸歌　督脈斷交脣內鄉兌端正在脣端央水溝鼻下溝中索素髎宜向鼻端詳頭形北高面南下先以前後髮際量分爲一尺有二寸髮上五分神庭當髮上一寸上星位髮上二寸顖會良髮上前頂三寸半髮上百會五寸央會後寸半即後頂會後三寸強間明會後腦戶四寸半後髮入寸風府行髮上五分瘂門在神庭至此十穴眞自此項骨下脊骶分爲二十有四椎大椎上有項骨在約有三椎莫筭之尾有長強亦不筭中間廿一可排椎大椎大骨爲第一二椎節內陶道知第三椎間身柱在第五神道不須疑第六靈臺至陽七第九脊中之穴在十二懸樞之穴奇十四命門腎俞並十六陽關自此知二十一椎即

腰俞脊尾骨端長强隨　百會在頂中央旋毛中兩耳尖上可容豆分爲一尺有二寸而其數只一尺一寸者何也蓋前後髮際穴而必以前後髮際量起則有一寸在也　風府項後髮際入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止卽百會後五寸半　瘂門後髮際上五分項中央宛宛中仰頭取之入繫舌本凡二十七穴

任脈經諸穴之圖



任脈經諸穴歌　任脈二十四穴行腹與曾會陰
始兮曲骨從中極關元石門通氣海陰交會神闕
水分逢下脘建里分中脘上脘巨闕鳩尾兮中庭
膻中玉堂上紫宮華蓋璇璣上天突之尊飲彼廉
泉承漿味融

分寸歌　任脈會陰兩陰間曲骨毛際陷中安中
極臍下四寸取關元臍下三寸連臍下二寸名石
門臍下寸半氣海全臍下一寸陰交穴臍之中央
卽神闕臍上一寸爲水分臍上二寸下脘列臍上
三寸名建里臍上四寸中脘許臍上五寸上脘在
巨闕臍上六寸五鳩尾蔽骨下五分中庭膻下寸
六取膻中却在兩乳間膻上寸六玉堂主膻上紫
宮三寸二膻上華蓋四八舉膻上璇璣五寸八璣
上一寸天突起天突喉下約四寸廉泉頷下骨尖
已承漿頤前脣稜下任脈中央行腹裏凡二十四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三

黃帝靈樞經七 經脉篇第十下

藝術典第七十三卷

醫部彙考五十三

黃帝靈樞經七

經脉篇第十 下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于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馬蒔曰此言肺絕之證候死期也肺經之榮在毛

合在皮正以肺主氣行氣以溫于皮毛惟氣絕而
不榮則皮毛焦是皮節之津液亦去而爪枯毛折
不特皮毛之焦而已故病至毛折其毛已死火曰
尅金死可必矣
張志聰曰此論三陰三陽之氣終也皮脉肉筋骨
臟腑之外應也臟腑者雌雄之內合也陰陽六氣
本于臟腑之五行所生氣先死于外而後臟腑絕
于內也手太陰之氣主于皮毛是以太陰氣絕則
皮毛焦手太陰主氣氣主熏膚澤毛故太陰者行
氣溫于皮毛者也是以氣不榮則皮毛焦津液者
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淖澤于骨節潤澤于皮膚
氣不榮則津液去皮節矣津液去皮節則爪枯毛
折矣毛先死者手太陰之氣先絕于外也丙篤丁
死肺臟之氣死于內也　尚御公曰按上古天元
冊文丹鼾蒼素元之天氣經于五方分野合化地
之五行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五運行論曰
神在天爲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心是人之立形定氣本于五行所生故曰其生五

其數三謂生于五行而終于三陰三陽之數是以所生病者臟腑五行之病生于內也是動者六氣之運動于外而爲病也然是動所生之病皆終于三陰三陽之氣者臟腑五行之氣本于天之所化故天氣先絕而後臟腑之氣終也　朱濟公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配合天地陰陽運氣能明造化死生之道則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也于少陰氣絕則脉不通脉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

馬蒔曰此言心絕之證候死期也心主脉又主血惟心氣絕則血脉俱枯髦色不澤面色如漆柴然水所刑也此則血已先死水日尅火死可必矣

張志聰曰心主血脉故手少陰氣絕則脉不通脉隨氣行者也脉不通則血不流血隨脉氣流行者也夫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髦者血氣之所生也故血脉不流則髦色不澤面如漆柴少陰氣絕則

血先死壬篤癸死心藏之火氣滅也

足太陰氣絕者則脉不榮肌肉脣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輭則肉萎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馬蒔曰此言脾絕之證候死期也脾主肌肉脣舌爲肌肉之本故脾氣不榮則肌肉輭而舌萎人中滿而脣反斯則肉已先死木曰尅土死可必矣

張志聰曰足太陰之氣生于脾脾藏榮而外主肌肉是以太陰氣絕則脉不榮于肌肉矣脾開竅于口主爲衛使之迎糧故脣舌爲肌肉之本脉不榮則肉萎脣反太陰之生氣絕于外也甲篤乙死脾藏之氣死于內也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輭却肉輭却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馬蒔曰此言腎絕之證候死期也腎主骨其脉行于冬而濡骨髓惟腎氣絕則骨枯肉脫齒槁髮焦

其骨已死土曰尅木死可必矣

張志聰曰足少陰之氣主骨故氣絕則骨枯冬脉者謂五臟之脉氣合四時而外濡于皮肉筋骨者也夫谿骨屬骨肉本于骨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于骨而骨肉不相親矣骨肉不相親則骨氣外脫而齒長矣夫腎主藏精而化血髮者血之餘也髮無澤者腎臟之精氣絕而骨先死矣

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陰氣而脉絡于舌本也故脉弗榮則筋急

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陰氣之氣當作器）

馬蒔曰此言肝絕之證候死期也肝之合在筋其筋下聚于陰器而上絡于舌本故氣絕則筋急引舌與卵其筋已先死金曰尅木死可必矣

張志聰曰足厥陰之氣主筋故氣絕則筋絕矣厥陰者肝脉肝者筋之合謂厥陰之氣合于肝脉肝臟之氣合于筋也聚于陰氣者筋氣之會于宗筋也筋聚于陰器而絡于舌本故脉不榮于筋則筋

急而舌卷卵縮矣厥陰氣絕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而肝臟之木氣絕也

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爲志先死志先死則一日半死矣

馬蒔曰此言手足陰經之絕者而有病證死期也五陰者心肝脾肺腎皆屬陰經也不言心包絡經者以手少陰心經統之耳目爲五臟之精故五臟絕則目系轉而運此乃志已先死所以死在一日半也曰一日半者蓋周五臟之表裏而半日則餘之耳

張志聰曰此總結五臟五行之氣本于先天之水火也心系上繫于目系目系轉者心氣將絕也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志神生于精火生于水故志死而神先絕所謂生則俱生急則俱死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日半者一二日之間陰陽水火之氣終于天地始生之數也

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曰占夕死夕占旦死

馬蒔曰此言手足陽經之絕者而有病證死期也六陽者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也六陽經氣絕則陰經與陽經相離而不相運致腠理開泄絕汗如珠其死在旦夕間也

張志聰曰此言六腑三陽之氣終也陰陽離合論曰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陰已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蓋三陽之氣根于陰而出于陽是以六陽將絕則陰與陽相離矣離則陽氣外脫腠理發泄絕汗乃出而陽將終也三陽者應天之氣是以旦占夕死夕占旦死不能終天運之一周　尚御公曰此章與本經終始篇素問診要經終篇大義相同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于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于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雷公曰何以知

經脉之與絡脉異也黃帝曰經脉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脉之見者皆絡脉也

馬蒔曰此詳言經脉不可見而絡脉則可見也經脉者如肺經自中府以至少商是也絡脉者如肺經自中府以至少商是也然十二經者伏行于各經之列缺旁行徧歷是也然十二經者伏行于各經分肉之間深而不可見其常見者僅有脾經之脉過于外踝之上與胃脉相通無所隱焉故耳凡諸脉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脉也又有經絡皆盛其唯飲酒之時即如手之六經皆有絡脉其手陽明大腸經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三焦之絡名曰外關雖在臂腕之間然皆起于手之五指手陽明則起于食指手少陽則起于無名指上則合于肘中唯飲酒時則衛氣先行于皮膚絡脉先盛至衛氣已平營氣亦滿而經脉亦大盛凡經絡之脉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邪氣者酒氣也留于手之本末臂指間設脉不動則其熱實不免若脉不堅則其人必虛脉當陷且空也大抵飲酒之脉斷宜動而且堅與不飲酒之衆人其脉不相同也是以即飲

酒時便可以知其脉起于何指者係何脉之動也
及雷公又以經絡之異何法知之爲問蓋欲于不
飲酒時而知之也帝言經脉之虛實當診氣口脉
以知之然隱而不可見者其常也絡脉則其脉常
見不必于氣口知之矣

張志聰曰此申明十二經脉之血氣與脉外皮膚
之氣血皆生于胃腑水穀之精而各走其道經脉
十二者六藏六腑手足三陰三陽之脉乃榮血之
榮行伏行于分肉之內深而不見者也諸脉之浮
而常見者皆絡脉也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
孫蓋胃腑所生之血氣精專者獨行于經隧榮行
于十二經脉之中其出于孫絡皮膚者別行于經
別經別者臟腑之大絡也蓋從大絡而出于絡脉
皮膚下行者從足太陰之絡而出于足腑之街故
其常見者足太陰過于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上
行者從手陽明少陽之絡注于尺膚以上魚而散
于五指故曰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
合肘中謂行于皮膚之氣血從手陽明少陽之大

絡散于五指間復從五指之井溜于脈中而與脈中之血氣上合于肘中也夫陰陽六氣主于膚表經云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亦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主氣而外主皮毛手陽明爲太陰之合故亦爲之行氣于膚表也手少陽主氣爲厥陰包絡之腑心主包絡主行血于脈中少陽主行血于脈外是以手陽明少陽之大絡主行胃腑所出之血氣而注于絡脈皮膚之間玉版篇曰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

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繆刺篇曰邪客于皮毛入合于經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是血氣之行于脈外者外內出入各有其道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故復引飲酒者以證明之夫酒者水穀之悍液衛者水穀之悍氣故飲酒者液隨衛氣而先行皮膚是以面先赤而小便獨先下蓋先通調四布于外也津液隨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此血氣之從皮膚

而絡絡而脈脈而經蓋從外而內也如十二經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于脈中也本末者謂十二經脈之有本標也如雷于脈而不動則熱不雷于脈則脈不堅而外陷于膚空矣此十二經脈之流行出入不與絡脈大絡之衆同也是以知何脈之動也以氣口知之氣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口也此言榮血之行于十二經脈中者乃伏行之經脈以手太陰之氣口知之血氣之行于皮膚而見于絡脈者候見于人迎氣口也此節凡四轉蓋以申明十二經脈之血氣與皮膚之氣血各有出入之道路也再按十二經脈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周而復始者乃榮血之行于脈中也十二經脈之皆出于井溜于滎行于經入于合者乃皮膚之氣血溜于脈中而與經脈之血氣合于肘膝之間本篇之所謂六經脈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者是也本經癰疽篇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

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于經脉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此水穀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滲于孫絡化赤爲血而溢于經脉本篇之所謂飲酒者衞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脉絡脉先盛衞氣已平榮血乃滿而經脉大盛是也是脉外之氣血一從經隧而出于孫絡皮膚一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肌肉化而爲赤是所出之路有兩岐也其入于經也一從指井而溜于經榮一從皮膚而入于絡脉是所入之路亦有兩岐也其脉之血氣行于脉外從本標而出于氣街本篇之所謂留于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也此血氣出入之路而合于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乃本經之大關目故不厭煩贅而詳言之學者亦不可不用心參究者也夫血氣之從經隧而出于孫絡皮膚者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也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者應司天在泉水隨氣而運行于膚表也膚表之氣血入于脉中應天運于地

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經脈之血氣行于皮膚之外猶地之百川流注于泉下而復運行于天表也此天地上下升降內外出入之相通也人合天地陰陽之道運行不息可以與天地相參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廢則神機化滅矣

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于外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痹痹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乃止乃調其虛實其青而短者少氣甚者瀉之則悶悶甚則仆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

馬蒔曰此言刺絡脈者必出其血診絡脈者必別其色也凡諸絡脈皆不能經歷于大節之間一如經脈之行也必行于阻絕之道而出入之復合于

皮中如肺經列缺爲絡別行于大腸經之偏歷直行似阻而旁行之也其所會處皆見于外故諸經刺絡脉者必卽其絡脉之上結而甚有血者以刺之其間雖然有結亦當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若將此血留之必發之而爲癰疾所以不可留也然欲診絡脉有色可據某經絡脉之色青者則寒且痛某經絡脉之色赤者內必有熱若胃中有寒則魚際之絡多青若胃中有熱則魚際之絡多赤若手魚之絡暴黑則留之必爲久癰故上文曰當瀉其邪而出其血也若魚際之脉赤黑青之兼見者必爲寒熱氣若魚際之脉青而且短者必正氣之衰少但此寒熱氣者理當刺之刺之者以其血絡之多故也必間日而一取之候其血盡而止鍼隨卽調其虛實虛則補而實則瀉也至于色青而短爲元氣衰少者病勢若甚切不可瀉瀉之則必悶悶甚則必仆須于初悶時不得言語急靜坐之卽可以不至于仆矣

張志聰曰此復申明上文之義蓋假病刺以證血

氣之生始出入下經曰先度其骨節大小廣狹而脈度定矣蓋十二經脈皆循于骨節間而爲長短之度其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絕道者別道也蓋胃腑所出之血氣行于經別者從經別而出于絡脈復合于皮中其血氣邑脈之會合皆見于外故刺諸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痹也經云病在陰者名爲痹蓋皮膚絡脈之邪留而不瀉則入于分肉筋骨之間而爲痹與邪居

經脈之中留于本末不動則熱之不同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有寒赤則有熱蓋浮絡之血氣皆見于皮之部也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胃中熱手魚之絡多赤蓋皮絡之氣血本于胃腑所生從手陽明少陽注于尺膚而上魚也氣者三陰三陽之氣胃腑之所生也少氣甚者瀉之則悶氣益虛而不能行于外也悶甚則仆不能言者謂陰陽六氣生于胃腑水穀之精而本于先天之水火也少陰之氣厥于下則仆而不得言故悶則急坐之以啓少

陰之氣卽如上文之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之一法也　高士宗曰上節以十二經脈分別衛氣血氣之行于皮膚絡脈此節單論皮膚絡脈以復申明上文之義　黃載華曰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是脈外之血氣又從衝脈而散于皮毛故曰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于外謂經別所出之血氣與衝脈所出之血氣會合于皮中當知皮膚血氣所出之道路有三徑也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于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故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欠音去數音朔半音當作寸半

馬蒔曰此下十二節詳言十二絡穴而此先以肺經言之也夫不曰絡而曰別者以此穴由本經而別走鄰經也手太陰肺經之別穴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肉之間並本經太陰之經入手陽明大腸

經以直入掌中而散入于魚際其病如邪氣盛而實則手之銳掌當熱如正氣衰而虛則小便必遺而且數凡取此穴者必覓之去手腕寸半間鍼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三壯以列缺乃別走陽明之穴正以肺與大腸爲表裏也

張志聰曰經別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別者謂十二經脉之外別有經絡陽絡之走于陰陰絡之走于陽與經脉繆處而各走其道卽繆刺篇之所謂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不入于經俞與經脉繆處者是也玉版論之所謂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蓋胃腑所生之血氣其精專者獨行于經隧從手太陰肺脉而終于足厥陰肝經此榮血之循行于十二經脉之中一脉流通環轉不息者也其血氣之四布于皮膚者從臟腑之別絡而出雖與經相干與經並行而各走其道出于孫絡散于皮膚故手太陰之經別曰列缺手少陰之經別曰通里

足太陽曰飛揚足少陽曰光明與手足之井榮俞經合穴不相干也曰太陰少陰曰太陽少陽與臟腑之經脉各繆處也此胃腑之血氣四布于膚表之陽分者從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從絡脉而陰走于陽陽走于陰如江河之外別有江河江可通于河河可通于江與經脉之榮血一以貫通者不相同也故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分間者謂手太陰之經脉與經別之于此間而相分也並太陰之經者並太陰之經脉而行也散入于魚際謂入魚際而散于皮膚卽上文之所謂諸絡脉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于皮中其會見于外也實則手銳掌熱氣盛于外也虛則欠欬小便遺數氣虛于內也蓋膚表之血氣由臟腑經隧之所生也當取之去腕寸半卽列缺穴間別走陽明者陰絡之從此而別走于陽也　尙御公曰此篇病證與繆刺篇之不同繆刺篇論邪客于皮膚孫絡溜于大絡而生奇病病從外而內也此篇論本氣之虛實病從內而外也故曰諸絡脉必行絕道而

出入　朱濟公曰如手太陰之列缺手陽明之通里雖非井滎俞經然以係經脉之穴蓋經別之各走其道布于四末與經相干于列缺通里諸經之間復別而上行並經而入掌散于絡脉而合于皮中者也　張玉師曰皮部論云欲知皮部以經脉爲紀陽明之絡也少陽之陽名曰害蛰視其上下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少陽之陽名曰樞持少陰之陰名曰樞儒凡十二經絡脉者皮之部也是皮部之絡脉雖以經脉爲紀並循于十二經脉之部然從大絡而出別走其道與經脉繆處故有害蛰樞持之別名當于靈素二經合參其義始得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

馬蒔曰此言心經之絡穴也通里去腕一寸半半字衍文觀掌後一寸可見別而上行循本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邪氣實則膈間若有所支而不暢正氣虛則不能言蓋心主言而經別絡舌

本也取之當覓掌後一寸乃別走太陽小腸經之
通里穴以心與小腸爲表裏也鍼三分灸三壯
張志聰曰按心脈上俠咽繫目系經別繫舌本屬
目系蓋經別並經而行也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
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
之兩筋間也
馬蒔曰此言心包絡經之絡穴也夫手厥陰心包
絡經而謂之手心主者以其代心經以行事本經

邪客篇云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諸邪之在心者
皆在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皆如手少陰
心主之脈行也其別者名曰內關去手腕上廉二
寸之兩筋間循本經以上繫於心包絡如心系間
邪氣盛而實則心必痛正氣衰而虛則頭必强取
此穴者覓之兩筋間耳
張志聰曰手心主之別絡與經相干於內關之間
去腕二寸別經脈而出於兩筋之內循經並行上
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心系與包絡之相通

也虛則爲頭強蓋包絡主行血脈脈氣虛故頭强也按十二經別皆陽走陰而陰走陽此不曰別走少陽或簡脫也

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胗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也胗音尤痂音加

馬蒔曰此言小腸經之絡穴也支正上手腕外廉五寸內注於手少陰心經以心與小腸爲表裏也其別行者上走於肘絡手陽明大腸經之肩髃穴如邪氣有餘而實則節弛而肘廢正氣不足而虛則大者爲胗蓋贅瘤之類小者爲指間痂疥之類凡此疾者取此別穴而已鍼三分灸三壯

張志聰曰上腕五寸乃手太陽經之支正太陽之經別布於四末與經相干名曰支正之間內注於手少陰之別絡其別行者上走肘絡肩髃手太陽小腸主液實則津液留滯不能淖澤於骨是以節弛肘廢三因曰氣虛不行則生胗小者如指上之痂疥卽皴瘥之類氣鬱之所生也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實則齲聾虛則齒寒痹隔取之所別也齲丘禹切

馬蒔曰此言大腸經之絡穴也偏歷去手腕後三寸別走入於手太陰肺經其支別者上循臂之溫溜下廉上廉三里曲池以乘肩髃上曲頰入上齒縫中又其支別者入耳合於宗脈也諸節皆腑合於臟臟合於腑此則宗脈是肺經之大脈猶言大氣爲宗氣也如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齲而齒痛爲耳聾正氣不足而虛則止爲齒寒爲內痹爲隔塞不便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去腕三寸乃手陽明經之偏歷手陽明之別絡布於四末與經相干於偏歷之間而別入於太陰之經別其別行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絡於齒又其別者入耳中合於宗脈實則氣滯上爲齒痛耳聾虛則齒寒內爲痹隔蓋手陽明主行血氣於皮膚以溫肌肉虛則不行於外故爲齒寒而痹閉阻隔也

尚御公曰取之別者謂偏齒

入耳之別絡非徧歷也十二絡皆同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胷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三焦經之絡穴也外關去手腕外廉二寸外繞於臂注於胷中以合手厥陰心主之脈以三焦與心包絡爲表裏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肘攣正氣不足而虛則手不能收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去腕二寸乃手少陽經之外關少陽之別絡布於四末與經相干於外關之間外行遶臂注胷中合心主之大絡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少陽厥陰之主筋也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膀胱經之絡穴也飛揚去足外踝上七寸別走少陰腎經以膀胱與腎爲表裏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鼽窒爲頭與背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爲鼽爲衄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踝上七寸乃足太陽經之飛揚穴足太陽之別絡與經相干於飛揚之間不入於經俞別走於足少陰之絡寧則實則氣窒背痛虛則氣卻泄蓋別絡並經而循於頭背也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膽經之絡穴也光明穴去外踝上五寸別走足厥陰肝經以膽與肝爲表裏也下絡足之跗面卽俠谿地五會臨泣等處也邪氣有餘而實則氣逆而爲厥以肝脈在下也正氣不足而虛則爲痿爲躄雖坐亦不能起以肝主於筋也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踝上五寸乃足少陽經之光明少陽之大絡與經相會於光明之間別走於厥陰之別絡下絡足跗少陽主初陽之氣實則膽氣不升而逆於下則爲厥氣虛則爲痿躄坐不能起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其病

氣逆則喉痹卒瘖實則狂顛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胃經之絡穴也豐隆去外踝上八寸別走足太陰脾經以胃與脾爲表裏也循脛骨外廉之上下巨虛等穴上至頭項而絡之以合於諸經之氣蓋胃爲五臟六腑之大海也其頭項之下則絡於喉嗌故胃氣一逆則爲喉痹爲卒瘖也邪氣有餘而實則爲狂顛正氣不足而虛則足不能收而脛亦枯槁皆當取此穴以治之也

張志聰曰去足踝八寸乃足陽明經之豐隆陽明之別絡與經相會於豐隆之間而別走於足太陰之別絡其別行者並經脈而循於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十五大絡之氣血皆本於胃腑水穀之所生是以足陽明之絡與諸經之氣相合其病氣逆則喉痹卒瘖經別之絡於喉嗌也實則氣厥於下而爲顛狂血氣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

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

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脾經之絡穴也公孫去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別走足陽明胃經以脾與胃爲表裏也其別者入絡於腸胃之中脾氣上逆而厥則爲揮霍擾亂邪氣有餘而實則爲腸中切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爲鼓脹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去足大指本節之後一寸乃足太陰之公孫穴太陰之別絡分布於足與經相干於公孫之間而別走於陽明之絡其別行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爲霍亂氣有餘而實則爲腸中切痛不足而虛則爲鼓脹當取之所別也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腎經之絡穴也大鍾穴當內踝後繞跟處別走足太陽膀胱經以腎與膀胱爲表裏也又其別者并本經脈氣以上走於手厥陰心包絡經之下而外則貫於腰脊間其病氣逆則爲煩心

邪氣有餘而實則爲閉癰以腎逼竅於二便也正氣不足而虛則爲腰痛皆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當踝後遶跟處乃足少陰經之大鍾少陰之別絡與經相會於大鍾之間而別走於太陽其別行者並經而行上走於心包絡之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水氣上乘於心也實則閉癃別走太陽而膀胱之氣不化也虛則腰痛腰者腎之腑也按手少陽三焦手厥陰包絡之氣皆本於腎臟之所生故并經上走於心包下蓋包絡之氣生於腎臟注於絡中並經而上也

足厥陰之別名曰蠹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經脛上睾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肝經之絡穴也蠹溝去內踝上五寸陷中別走足少陽膽經以肝與膽爲表裏也經於足脛以上於睾丸結於莖垂其病氣逆則睾丸腫脹而卒成疝氣有餘而實則睾爲挺長正氣不足而虛則爲暴癢皆當取此穴以治之也

張志聰曰去內踝五寸乃厥陰經之蠡溝厥陰之別絡分布於足與經相干於蠡溝之間而別走於少陽之絡脛足厥睪睪丸卽陰子也莖陰莖乃前之宗筋挺卽陰莖也取之所別者取別走少陽之絡所謂陽取陰而陰取陽左取右而右取左也任脈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任脈經之絡穴也從尾翳下於鳩尾散於腹中邪氣有餘而實則腹皮必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癢而搔之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

張志聰曰按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所謂尾翳者卽鳩尾之上蓋任脈之別絡出於下極并經而上復下於鳩尾以散於腹絡氣實則腹皮急虛則癢搔當取之所別絡也

督脈之別名曰長强挾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强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

馬蒔曰此言督脈經之有絡穴也長強挾脊上項散於頭上下則當於肩胛之左右其別者則走於足太陽膀胱經以入貫於膂筋之間邪氣有餘而實則脊必強正氣不足而虛則頭必重且頭重難支必從高而搖之此皆挾脊之有病所致也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長強在脊骶骨端

張志聰曰按督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遶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蓋督脈總督一身之陽應天道之遶地環轉是以下行而上者循莖至篡從少腹貫齊中央入喉上頤環脣繫目其上行而下者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下項俠脊抵腰中而環轉於周身之前後也其督脈之別絡出于長強之分俠脊上

行散於頭上是督脈之行於脊膂者從頭項而下行別絡之從下而上行于頭項也虛實者本氣之虛實有過者有過之脈邪氣之所客也　尚御公曰以有過之脈總結於督脈之後蓋申明虛實者乃本氣之虛實非邪氣也　朱永年曰按任督之大絡與經脈交相逆順而行當知十二別絡雖循經並行亦往來逆順者也

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下三寸布胃脇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

脾之大絡脈也

馬蒔曰此言脾經又有大絡穴也脾固有公孫穴爲絡又有大絡名曰大包出足少陽膽經淵液下之三寸布於胃脇之中邪氣有餘而實則一身盡痛正氣不足而虛則百節盡皆縱弛此脈若羅紋之絡其絡中必有血皆當取此穴以治之耳淵液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取之

張志聰曰大包乃脾經之穴名在足少陽膽經淵液之下三寸脾之大絡循脾經之大包而四布於

胃脇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羅絡之血者謂大絡之血氣散於周身之孫絡皮膚若羅紋之縱橫而絡於身也夫脾之有大絡者脾主爲胃行其津液灌溉於五臟四旁從大絡而布于周身是以病則一身盡痛百節皆縱而血絡之若羅紋以絡於周身足太陰之大絡者止並經而行散血氣於本經之部分是以足太陰脾臟之有二絡也如曰脾足太陰之脈兼是動所生而言也曰足太陰之大絡曰脾之大絡分脾臟經氣而言也

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馬蒔曰此結言取絡穴之有法也凡此十五絡者邪氣實則其脈必見正氣虛則其脈陷下若陷下而視之不見則求之上下諸穴即其不陷下者而知此穴之爲陷也蓋人之經脈不見有十二經之分故絡脈之異而別行者亦有十五絡耳夫以十二經而謂之十五絡者以督任有二脾有大包故謂之十五也按此篇以督之長强任之尾翳爲十

五絡難經以陽蹻陰蹻之絡爲十五絡殊不知督脈所以統諸陽任脈所以統諸陰還以靈樞爲的也

張志聰曰凡此十五大絡之血氣充實則外溢於孫絡皮膚故實則必見虛則下陷於內之大絡故視之不見也求之上下者謂絡脈之相交於上下陰陽之間病在上者求之下病在下者求之上病在陰者取之陽病在陽者取之陰也夫十五大絡雖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與經脈繆處故與人之經脈不同而絡脈異所別也　尚御公曰經脈有經脈之絡脈經別有經別之絡脈故曰絡脈異所別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四

黃帝靈樞經八 經別篇第十一 經水篇第十二 經筋篇第十三

藝術典第七十四卷

醫部彙考五十四

黃帝靈樞經八

經別篇第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臟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臟六腑之所以應天道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

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

馬蒔曰此帝問十二經之離合出入而伯欲盡言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十二經脈十五大絡之外而又有經別也五位五方之定位六律建陰陽者建立六陰六陽以合諸經諸經者十二經脈十二大絡十二經別也六律分立陰陽是以合天之十二月十二節十二時合地之十二經水人之十二經脈此五臟六腑之所以應天道也夫六臟脈屬臟絡腑六腑脈屬腑絡臟此榮血之流行於十二經脈之中然經脈之外又有大絡大絡之外又有經別是以粗工爲易而上工之所難也離合者謂三陽之經別離本經而合於三陰三陰之經別離本經而合於三陽此卽繆刺篇所當巨刺之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

脈也按上章之所謂別者言十二經脈之外而有別絡此章之所謂別者言十二經脈之外而又有別經此人之所以生此陰陽血氣病之所以成是動所生及大絡之奇病經別之移易治之所以分皮刺經刺繆刺巨刺也所生之經絡多岐所成之病證各別所治之刺法不同故上工之所難也

尚御公曰五臟爲陰六腑爲陽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本篇以六腑應六律以合陰陽諸經蓋五臟內合六腑六腑外合十二經脈故曰五臟六腑之所以應天道　朱丹溪曰五運行論云在臟爲肝在體爲筋在臟爲肺在體爲皮是五臟之外合於皮肉筋骨也本臟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是五臟內合六腑六腑外合於皮肉筋骨也蓋五臟六腑雌雄相合離合之道通變無窮　高士宗曰人雖本天地所生而統歸於天道

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胱散之腎循脊當心入散直者從脊上出

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爲一經也　足少陰之正至腘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顱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爲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爲正也顱音椎同

馬蒔曰此言膀胱與腎經之爲一合也足太陽膀胱經自有正經之脈支別入於腘中央之委中穴其一道下尻五寸計承扶穴之處也別絡之脈入於肛門內屬於膀胱循脊膂當心而入散之直者從膂即中膂內俞膀胱俞等穴以上出於項後至前晴明穴乃屬於足太陽經此爲一經　足少陰腎經之正由涌泉至內踝下至於腘中別走足太陽膀胱經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旁有腎俞穴出連帶脈直行者上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足太陽膀胱經此與膀胱經爲一合也有陽經必有陰經成以諸陰經之別皆爲正經之合耳

張志聰曰此足太陽與足少陰爲一合也正者謂經脈之外別有正經非支絡也足太陽之正從經脈而別入於腘中其一道者經別之又分兩岐也

肛乃大腸之魄門別入於肛者別從肛門而入屬於膀胱散之腎復循脊膂上行當心而散其直行者從背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之經脈此爲一經別也蓋從經而別行復屬於太陽經脈故名經別謂經脈之別經也　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於太陽之部分而與太陽之正相合上行至腎當脊之十四椎處外出而屬於帶脈其直行者從腎上繫舌本復出於項與太陽上出於項之經正相合於項間以爲一合也陰陽離合論曰陽予之正陰爲之主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謂陽乃陰予之正而陰爲之主陽本於陰之所生故曰成以諸陰之別謂三陽之經正合於三陰以成手足三陰之經別此三陽仍歸於三陰之正故曰皆爲正也是以三陽之別外合於三陰之經而內合於五臟三陰之別止合三陽之經而不合於六腑也　尚御公曰按十二經脈之榮氣流行六陰脈屬臟絡腑六陽脈屬腑絡臟本篇三陰之經別上至腎屬心走肺而皆

不絡於六腑又如足太陽之脈循膂絡腎膀胱之經別則別入於肛屬膀胱散之腎足少陰腎脈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經別至膕中別走太陽而上至腎又出屬帶脈而復出於項手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絡心系下膈絡小腸其經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胷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而經別下淵液三寸入胷中別屬三焦手太陰肺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其經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此經脈與經別出入不同各走其道而馬氏以正爲正經宜與經脈篇之直行者相合別者爲絡宜與經脈篇之支者別者相合噫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頭緒紛紜不易疏也

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胷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也　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也

馬蒔曰此言肝與膽經爲一合也足少陽膽經之

正脈循脇裏出氣街入髀厭中遶毛際合於足厥陰肝經其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胷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俠咽出頤頷中抵頤下加頰車散於面繫目系合足少陽於目之外眥也　足厥陰之正別足跗上上至毛際合於足少陽膽經以二經相爲表裏與膽經之別脈俱行此肝膽之爲一合卽上節而次第之故曰二合下倣此

張志聰曰按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循頭面而下行於足跗少陽之別遶髀上行至目銳眥而合於少陽之經是經脈與經別交相逆順而行也

足厥陰之正別行於跗上上至毛際而合少陽與少陽之別合而偕行此爲二合也　尚御公曰與陽俱行謂三陰之別合於三陽之別俱行而陽別成諸陰之別矣故曰成以諸陰之別

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出於口上額顱還繫目系合於陽明也

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結於咽貫舌中此爲三合也

馬蒔曰此言胃與脾經爲一合也前篇論胃經脈氣之行起於鼻之迎香穴而下至厲兌此節所論則自下井榮俞經合而上行也故言足陽明之正由足次指上足跗循脛外廉入膝臏抵伏兔以上髀關至氣衝入腹裏屬胃絡脾上逼於心入缺盆上循喉嚨出於口上額顱還繫目系合於足陽明之經隧也　足太陰脾經與胃經爲表裏亦上至髀關合於足陽明胃經與胃之別穴豐隆偕行上結於咽連舌本散舌中此胃與脾爲第三合也

張志聰曰股內爲髀伏兔後爲髀關足陽明之正從足跗而上至髀從腹胷而上頭面合手陽明之經脈於目下承泣四白間蓋亦與經脈相逆順而行也　足太陰之正別經脈而走陽明之髀分與陽明之正相合而偕行上結於喉貫舌中此爲三合也

手太陽之正指地列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

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液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

馬蒔曰此言小腸與心經爲一合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正脈起於手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故別於肩解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故入腋走心繫小腸也其曰指地者以其脈之自上而下行也　手少陰心經之正脈與小腸爲表裏也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別入於腋下之淵液穴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

張志聰曰陰陽繫日月論曰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於人也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手太陽之正指地者謂手之太陽下合於足太陽也蓋在臟腑十二經脈有手足之分論陰陽二氣止有三陰三陽而無分手與足矣故六腑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也　手少陰之正上出於面

亦與足太陽相合於目內眥之睛明水火上下之相交也夫手太陽少陰皆屬於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上水下陰陽互交故手太陽指地而下交於足手少陰上行而合於膀胱之經論天地水火有上下之相交歸於先天合爲一炁故人之臟腑經脈所以應天道也

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胷中也　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胷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馬蒔曰此言手三焦與心包絡之爲一合也手少陽三焦經之正脈起於手四指之端循手表腕上貫肘循臑外上肩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胷中以其脈上別於巔故曰指天也　手厥陰心包絡經乃手心主之脈也別於腋下之天池穴入胷中歷絡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於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天池去乳後一寸著脅直腋厥肋間乃本經穴也

張志聰曰少陽初陽也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曰

指天也指地者謂手合於足指天者謂足合於手也蓋分手足於二經則爲六合論陰陽之氣止三合矣巔乃督脈之會督脈應天道之環轉一周故從巔而別下入缺盆走三焦而散於胷中也　淵液膂經穴在腕下三寸手心主之正別經脈而下行於淵液之分下淵液三寸以入胷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上出耳後合少陽經別於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

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臑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入缺盆合於陽明也　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六合也

馬蒔曰此言大腸與肺經爲一合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正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出合谷兩骨之間循臂入肘循臑上肩別循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與肺爲表裏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手陽明之經隧也　手太陰肺經之正脈別於心包絡經之淵液穴少陰心經之前

入走於肺相合散之本經太陽之脈上出缺盆循
喉嚨復合於陽明此其爲六合也按此各經皆名
曰正則正者正經也宜與經脈篇其直行者相合
別者絡也宜與經脈篇其支者其別者相合今此
篇之所謂正較之經脈篇甚略且非盡出正行之
經是其意之所重者在合而於經脈之行不必及
其詳耳

張志聰曰手陽明之正從手之經脈循膺乳間而
別行上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復上循

喉嚨出缺盆而與手陽明經脈相合也　手太陰
之正別經脈於天府雲門之際入淵液之分行太
陰之前入走肺於當心處散之太陽復上出缺盆
循喉嚨與少陽之正相合此爲六合也夫陰陽六
合始於足太陽而終於手太陰復散之太陽蓋亦
周而復始也

經水篇第十二

馬蒔曰內論十二經脈合於十二經水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臟六腑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臟六腑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臟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榮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淺深灸之壯數可得聞乎岐伯答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

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

馬蒔曰此言十二經合十二水而刺灸之數亦相合也帝問人與天地本相參也天地有十二經水

人身有十二經脈十二經水者有大小深淺遠近廣狹之異十二經脈者有高下小大受穀多少之殊其相應者必有故也且是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故曰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故曰受五穀而行化之又受穀所化精微之氣而揚之於臟腑者也中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故曰經脈者受血而榮之今以臟腑經脈而合之於十

二經脈以治其病刺有淺深灸有多寡無不脗合此其故又何也伯言天地難以度量人身猶可剖視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寡脈之長短血之清濁十二經之氣血多少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淺深多寡宜其盡與十二經水相合也此卽下文刺陽明深六分等義張志聰曰此篇以十二經脈內屬於五臟六腑外合於十二經水經水有大小淺深廣狹遠近之不同臟腑有高下大小受穀多少之不等五臟主藏五臟之神志六腑主行水穀之精氣經脈受榮血以榮行帝問可以合一而爲灸刺之治法乎伯曰天之高地之廣不可度量者也人生於天地六合之內亦猶此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若夫有形之皮肉筋骨外可度量切循內可解剖而視其於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多氣少血血氣皆多血氣少皆有大數大數者卽本臟篇之五臟堅脆腸胃篇腑之大小絕穀篇穀之

多少脈度篇脈之長短根結篇布衣大人之血氣
九鍼篇之多血少氣多氣少血皆有數推之其治
以鍼艾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於數者卽下文之
六分五分十呼七呼以至於二呼一呼此手足陰
陽皆有合於數也按前二章論十二經脈應天之
六氣五臟六腑應五音六律五色五時此復論臟
腑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是人合天地之道而不
可度量者也

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之岐伯答
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足太
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　足少陽
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　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
於胃　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　足少陰外
合於汝水內屬於腎　足厥陰外合於淮水內屬於
肝　手太陽外合於淸水內屬於小腸而水道出焉
　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　手陽明外合
於江水內屬於大腸　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
肺　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　手心主外合

於漳水內屬於心包　凡此五藏六腑十二經水者
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內外相貫如環無端人
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
故海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漯以南至江者爲
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漯以南者
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
也漯音兎漯通合切以俱同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十二經脈合十二經水之
數也伯以人身藏腑而合十二經水者蓋天位乎
上爲陽地位乎下爲陰而人之腰以上象天腰以
下象地故經水以東西南北而分陰陽及陰陽中
之陰陽則人之藏腑亦以東西南北而合十二經
水也所謂人與天地相參固如此

張志聰曰夫三陰三陽合天之六氣手足經脈應
地之經水十二經脈外合於六氣內屬於藏腑是
以手足之三陰三陽外合於十二經水而經水又
內屬於藏腑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清
水乃黃河合淮處分流爲清河肺屬天而主氣膀

胱爲津液之腑受氣化而出六腑皆濁而膀胱之水獨清故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而通水道焉　渭水出於雍州合涇汭漆沮沔水而渭水獨清諸陽皆濁而膽爲中精之腑獨受其清故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　海水汪洋於地之外而地居海之中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又爲水穀之海故足陽明外合於海水而內屬於胃　湖水有五湖卽洞庭彭澤震澤之類脾位中央而灌溉於四旁故足太陰外合於湖水而內屬於脾　汝水發源於河南天息山河南居天地之中夫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正當天之中極蓋天氣包於地之外又從中而通貫於地中故名天息腎主天一之水而爲生氣之原上應於喉以司呼吸故足少陰外合於汝水而內屬於腎　滻水出於青州之臨淄而西入於淮天下之水皆從東去滻水自東而來故應足厥陰東方之肝木　淮水自海水而入於淮泗

小腸受盛胃之水液而濟泌於膀胱故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　漯濟乃西北之大水漯合濟而入於兗豫諸州少陽爲君主之相陰陽相合故手少陽合於漯水而內屬於三焦　江水自西蜀岷山發源曲折萬里而東入於海大腸傳道水穀濟泌別汁迴腸十六折而滲入膀胱故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　黃河源發於星宿海自乾位而來千里一曲故曰黃河之水天上來肺屬乾金而主天爲水之生源故手太陰外合於河水而內屬於肺　濟水發源於王屋山截河而流水不混其清故名曰清濟潛流屢絕狀雖微而獨尊故居四瀆之一心爲君主之官而獨尊故手少陰外合濟水內屬於心　漳水有二一出於上黨沾縣大黽谷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爲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夫血者神氣陰中之清心所主也合陰包絡而流行於經脈之中猶二水之合流故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愚按膀

胱爲水腑主受藏津液津液乃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是中焦所生之津液卽隨中焦之氣而出膀胱所藏之津液卽隨下焦之氣而出運行於膚表以溫肌肉充皮膚故示從容論曰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曰通水道者謂水道之上通於天非獨下出之溲便也若夫泉在地之下地居天之中水隨天氣上下環轉於地之外而復通貫於地中故曰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蓋地稟

在泉之水而外爲十二經水之源流內外相貫如環無端而人亦應之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腎臟之精水膀胱之津水皆隨肺主之氣而運行於膚表故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天地上下之皆有水也海以北者謂胃居中央以中胃之下爲陰肝腎之所居也湖以北者乃脾土所居之分故爲陰中之陰脾爲陰中之至陰也漳以南者爲陽乃心主包絡之上心

肺之所居也蓋以上爲天爲陽爲南下爲地爲陰爲北也河以北至漳者謂從上焦而後行於背也漯以南至江者謂從中焦而前行於腹也此以人之面南而背北也蓋人生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以此身一隅之陰陽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所以與天地參也

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腑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瀉也　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　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　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　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　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　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撩音聊

馬蒔曰此言灸刺有多少之數也足陽明胃經多

氣多血其脈大其熱壯刺之者必深六分留十呼
凡瀉者必先吸入鍼又吸轉鍼候呼出鍼凡補者
必先呼入鍼又呼轉鍼又吸出鍼後世令病人欬
嗽以代呼口中收氣以代吸氣有出入亦與呼吸
相同今曰深六分則入之至深者也曰留十呼是
言瀉法有十呼之久蓋入鍼必吸轉鍼必吸至十
呼出鍼但補法不言吸數以理論之其吸與呼同
數也後世凡鍼灸聚英等書言吸若干者皆言補
法先呼後吸呼若干者皆言瀉法先吸後呼故鍼
賦有云補者先呼後吸瀉者先吸後呼正此義也

足太陽膀胱經多血少氣故刺之者深五分較
足陽明減一分也瀉之者留七呼則呼後出鍼其
呼數較足陽明減二呼矣　足少陽膽經少血多
氣刺之者止深四分較足太陽減一分也瀉之者
留五呼則呼後出鍼其呼數較足太陽亦減二呼
矣此乃足三陽經之鍼數也　足太陰脾經多氣
少血止深三分較足少陽減一分也留四呼則又
減一呼矣　足少陰腎經少血多氣止深二分較

足太陰減一分也留三呼則又減一呼矣　足厥陰肝經多血少氣止深一分較足少陰減一分也留二呼則又減一呼矣此乃足三陰經之刺數也大凡手之陰陽六經與足經同而鍼法異正以手之六經在上近於肺故肺受胃之穀氣而行諸經諸經受肺之大氣而行各經其受氣之道近故其氣之來也甚疾所以刺之者皆無過二分其留之者皆無過一呼也凡人之少長大小肥瘦皆當以心料之命曰法天之常道也其灸數之多寡亦然若灸之而過此數者則非善火乃惡火也其骨當枯其脈當澹刺之而過此數者其氣當脫矣

張志聰曰此論灸刺之法以手足之陰陽氣血之多少合經水之淺深以應天之常數夫數出河圖始於一而終於十二乃陰之始十乃陰之終海水者至陰也故從陽明以至於厥陰厥陰者兩陰交盡陰極而陽生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從六分而至一分者法天之常也腰以上爲天故手之陰陽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故宜淺刺而疾出也終

始篇曰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是以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量其淺深疾徐所以發天時之常也灸法亦然若灸而過此法命曰惡火則骨爲之枯脈爲之濇刺而過此法則脫氣矣

黃帝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多少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腘之大小可爲度量乎岐伯答曰其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爲之眞也（度去聲量龍張切）

馬蒔曰此言人之肉不脫血氣不衰者可以度量而鍼灸之反此者則不可度量而止可調治也

尚御公曰夫天闕西北地陷東南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秋氣常在而人亦應之是以五方之民有疎理緻理肥脂瘦痟之不同故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中度者卽瘦而不甚脫肉雖弱而血氣不衰是謂適其中而爲度之正也　莫雲從

曰上節法天之常此因地之理以適人之厚薄堅脆所以人與天地參也

經筋篇第十三

馬蒔曰經皆有筋筋皆有病各有治法故名篇

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於膕其別者結於踹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於臀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爲目上網下結於頄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頄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膕

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春痹也（頗音仆顓音偶綱當作綱）

馬蒔曰此詳言膀胱經之筋其病爲仲春痹而刺之有法也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穴由通谷束骨京骨金門申脈結於踵跟之僕參崑崙又上循跟出於外踝由附陽飛揚承山承筋合陽結於膕中央之委中穴其別者從飛揚絡穴與膕中相并而行委陽浮郄殷門等穴以上結於臀上會陽下中次上四髎白環俞直至大椎計二十一穴開中行一寸五分挾脊上於項之天柱玉枕等穴其直者則結於玉枕之下枕骨上由是而上於頭以至前下於顏結於鼻又其支者自睛明爲目上綱下結於目下之頗又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手陽明經之肩髃又其支者入於腋下上出於缺盆上結於完骨又其支者出於缺盆斜上出於目下之頗及其爲病則足小指支跟當爲腫爲痛爲膕中筋攣爲脊中反折爲項筋急爲肩不

舉爲腋支缺盆中痛不可左右搖治之者當以燔鍼劫刺之刺之而已知則準其刺之數其所取之俞穴卽痛處是也此證當發於二月之時故名之曰仲春痹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手足之筋亦如經脈之起於指井而經絡於形身之上下以應天之四時六氣十二辰十二月蓋亦秉三陰三陽之氣所生也足太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之至陰穴間循踝膝腨腘以上臀至項結於腦後枕骨而上頭至前復下於顏結於鼻而爲目上之綱維此皆循脈而上經於頭其支者亦如經脈之支別從經筋而旁絡也故其病爲小指腫痛腘攣脊反折項筋急經筋之爲病也眉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支筋之爲病也燔鍼燒鍼也劫刺者如劫奪之勢刺之卽去無迎隨出入之法知者血氣和而知其伸舒也以痛爲俞者隨其痛處而卽爲所取之俞穴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陰者名曰痹痹者血氣留閉而爲痛也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

故爲仲春之痹蓋手足陰陽之筋應天之四時歲之十二月故其爲病亦應時而生非由外感也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後者結於尻其直者上乘肋季脅上走腋前廉繫於膺乳結於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於頄支者結於目皆爲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卽上乘肋季脅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矯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痹也

馬蒔曰此言膽經之筋其病爲孟春痹而刺之有法也足少陽之筋起於足小指之次指卽第四指之竅陰穴由俠谿地五會臨泣結於外踝下之丘墟上循脛外廉懸鍾陽輔光明外丘陽交結於膝外廉之陽陵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於髀其

在前則結於足陽明胃經伏兔之上其在後則結於督脈經之尻尾上其直者上乘肫之季脅上走於腋之前廉繫於膺乳間上結於缺盆中又其直者上出於腋貫於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於頷上結於頄又其支者結於目眥爲外維如論疾診尺篇診目痛脈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是也及其爲病則小指之次指當爲轉筋引於膝外轉筋其膝不可屈伸其膕中之筋甚急前引於髀髀卽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是也後引於尻卽後者結於尻是也卽上乘肫之季脅而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之筋皆急從左以之於右其右目必不能開正以甲木在東也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其右足不能舉用者爲左所傷也命曰維筋相交治之者當以燔鍼劫刺之以知病爲刺之數以痛處爲俞穴此證當發於正月之時故名之曰孟春痹也

張志聰曰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相交之竅陰井穴而上循於頭目皆並脈而經於骨也維筋

者陽維之筋也陽維之脈與足少陽之脈會於肩井風池腦空目窻承泣陽白於目之上下故從左之右則右目不開蓋春陽之氣從左而右維筋左右之交維也左絡於右故傷左角者病從左而右也右足不用者復從上而下也蓋維者爲一身之綱維從左之右右之左下而上上而下左右上下交維故命曰維筋相交此足少陽之筋交於陽維之筋而爲病也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故爲孟春之痹

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上循脅屬脊其直者上循骭結於　缺　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於髀樞上循脅屬脊其直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頄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潰痂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

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食不飲酒者自强也爲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春痹也

馬蒔曰此言胃經之筋其病爲季春痹而治之有法也足陽明之筋起於足之中三指蓋厲兌穴起於次指而其筋則自次指以連三指結於足跗上衝陽解谿等穴斜外而上加於輔骨下巨虛條口上巨虛三里上結於膝之外廉三里以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脅屬於脊其直行者又上循骭結於缺其支行者結於外輔骨合於足之少陽其直者上循本經之伏兔上結於本經之髀關而聚於陰器又上於腹中而布之以上至於缺盆復結於上頸挾於口合於目下之頰結頰下之鼻中其上合於足太陽經故彼太陽爲目之上綱此陽明爲目之下綱又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及其爲病則足之中指支脛當爲轉筋其脚之筋跳而且堅其伏兔

亦爲轉筋其髀前爲腫爲潰痂爲腹筋急上引缺盆及頰爲猝然口歪而僻其目當不能合也然熱則筋脈縱緩當不能開也以緩不能收故爲僻如此寒則頰筋急引其頰以移其口治之者以馬膏熬膏其寒而急者用白酒和桂末以塗之其熱而緩者用桑木爲鉤鉤而架之即以桑炭置之地坎之中不拘高卑而人坐於其上以坐等之亦以前膏熨其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雖不善飲亦自強之又爲之三拊其急頰而止又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三月之時故名之曰季春痹也按本經論疾胗尺篇曰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

張志聰曰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乃厲兌之外間循髀股而上經於頸結於口鼻耳目之間其病支脛伏兔轉筋脚跳而堅經筋之爲病也潰痂腹中急者聚於陰器上布於腹也口僻口移者筋上挾口也目不開合者太陽爲目上綱陽明爲目下

綱也太陽寒水主氣而爲開故寒則筋急而目不合陽明燥熱主氣而爲闔故熱則筋縱而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而爲僻有熱則筋縱緩不收而爲僻蓋左筋急則口僻於右也馬膏者以馬之脂膏熬膏鉤搆也以桑之鉤曲者而鉤架之高下如座之相等卽以生桑炭置之坎中令坐於上如左頰筋急而口僻於左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右頰之緩者以馬膏熨左之急頰主左之緩急更變卽以其法易之且飲以美酒噉以炙食不飲酒者自强飲之爲之三拊而止此治口頰喎僻之法也其轉筋潰疝諸證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故爲季春之痹夫在足陽明飲以美酒噉以美食者諸筋皆由胃腑之津液以濡養故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尚御公曰在陽明有寒熱之開合在少陰有陰陽之俯仰此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少陰主先天之陰陽陽明主後天之陰陽也

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絡於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肋散於胷中其內者著於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脅痛引膺中脊內痛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秋痹也（孟秋當作仲秋）

馬蒔曰此詳言脾經之筋其病爲孟秋痹而刺之有法也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隱白穴上結於內踝骨下之商丘其直行者絡於膝內輔骨之地機陰陵泉上循陰股結於髀而聚於陰器又上腹結之於臍循腹裏之腹結大橫腹哀等穴以結於肋散之於胷中其在內者則著之於脊及其爲病則足大指內踝痛其痛乃轉筋也爲膝之內輔骨痛爲陰股引髀而痛爲陰器之紐痛爲下引於臍及兩脅作痛爲引膺中及脊內痛治之者以燔鍼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七月之時故名之曰孟秋痹也

張志聰曰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內側之隱白間循膝股而上於胃腹其內者著於脊其病在筋經之部分而爲痛酉者八月主左足之太陰故爲仲秋之痹

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於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瘛及痙在

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 數甚之數音朔 仲秋當作孟秋

馬蒔曰此言腎經之筋其病爲仲秋痹而刺之有法也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涌泉穴出於內踝下並足太陰脾經之筋斜趨內踝之下然谷太谿而結於踵之照海復溜水泉又與太陽膀胱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骨之下又並太陰脾之筋以

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以上至於項結於枕骨又與太陽之筋合其病當爲足下轉筋及所過之處而凡有結者皆痛及爲轉筋之病凡此所過之處又主癇瘛及痙疾等證病在於外主不能俛病在於內主不能仰蓋在外不能俛者正以陽病之腰及折故不能俛其病在後也在內不能仰者以陰病之腹不舒故不能仰其病在前也治之者用熨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且其在內有病者當熨之導引之飲之以藥

若此筋折紐而紐痛病發數數加甚者當死不治此證當發於八月之時故名之曰仲秋痹也

張志聰曰足少陰之筋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涌泉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於膂筋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相合此臟腑陰陽之筋氣相交也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病在此所過所結者主癇瘛痙強此經筋之爲病也在外在內者病陰陽之氣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少陰爲陰陽水火之主宰故有外內陰陽之見證

陽外而陰內也紐折者癇瘛強痙也如紐發頻數而甚者死不治蓋少陰主藏津液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陽氣者柔則養筋紐折數甚精陽之氣絕也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左足之少陰故爲孟秋之痙　尚御公曰少陰之氣從本從標刺禁篇曰心部於表腎治於裏少陰本陰而標陽本內而標外也　余伯榮曰足少陰之筋與足太陽之筋上合於頸項此臟腑陰陽之氣交也病在外在陽者病太陽之氣故腰反折不能俯在內在陰者病少陰之氣故不能仰如傷寒病在太陽則有反折之痙強在少陰則踡臥矣

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秋痙也

馬蒔曰此詳言肝經之筋其病爲季秋痙而刺之

有法也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大敦穴上結於內踝之前中封上循於脛上結內輔骨之曲泉以上循陰股之陰包等穴結於陰器以絡諸筋其病當爲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爲內輔骨痛爲陰股痛或轉筋爲陰器不用若傷於內則陰器不起若傷於寒則陰器縮入若傷於熱則陰器縱挺不收治在行其水以清陰氣其病爲轉筋者治在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九月之時故名之曰季秋痹也

張志聰曰足厥陰之筋起於足大指之大敦循脛股而結於陰器絡諸筋陰器乃宗筋之會厥陰主筋故連絡於三陰三陽之筋也其病乃筋之所過而結者爲痛爲轉筋爲陰器不用傷於內則陰痿不用傷於寒則陰器縮入傷於熱則陰挺不收厥陰從中見少陽之火化故有寒熱之分夫金氣之下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厥陰之木氣本於水故治在行水以清厥陰之氣其病在有形之筋而爲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矣

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之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爲腫者復而銳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痹也

馬蒔曰此詳言小腸經之筋其病爲仲夏痹而治之有法也手太陽之筋起於手小指之上少澤穴結於手外側之腕骨陽谷養老等穴以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後之小海穴以手而彈之則應在手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行者後走腋之後廉上繞肩胛蓋由肩貞臑俞天宗秉風曲垣肩外俞以入肩中俞循頸以出走手太陽之前結於

耳後之完骨又其支者入於耳中又其直行者出於耳上下結於頷上屬於目之外眥及其爲病則爲手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又其筋循臂陰入腋下故爲腋下痛又爲腋後廉痛又爲繞肩胛引頸而痛其頸痛應耳中鳴而痛其頸痛又引於頷而痛且其痛時目瞑良久乃得開視其頸筋如急則爲筋瘻爲頸腫其頸筋如有寒熱則治之者當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若頸腫者刺而又刺曰復用銳鍼以刺之凡筋之爲本支者上曲牙又循其耳前屬於目外眥上頷以結於耳角其痛當所過之處則爲支轉筋治之者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五月之時故名之曰仲夏痹也

張志聰曰手太陽之筋起於手小指之少澤循臂肘肩頂而上結於耳頷目眥之間其在筋之所過而結者爲痛爲腫爲筋瘻其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頸腫者復以銳鍼刺之本支者本於直者而支行也本筋與支筋皆屬於目外眥筋之分行

而復連絡也午者五月主手太陽故名曰仲夏痹也　尚御公曰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故在手太陽有寒熱之在頸在手少陰有陰陽之俛仰當知十二經筋應三陰三陽之六氣亦無分手與足也

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皆上乘領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卽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

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夏痹也

馬蒔曰此詳言三焦經之筋其病爲季夏痹而刺之有法也手少陽之筋起於手小指之次指卽第四指之端鬬衝穴由液門中渚結於手表腕上之陽池上循臂之外閒支溝會宗三陽絡以結於肘之四瀆天井上繞臑之外廉卽臑會穴以上於肩端之肩髃天髎走於頸之天牖以合於本經之太陽又其支者當曲頰前以入繫於舌本又其支者上於曲牙循於耳前之角孫耳門和髎以屬目外

背之絲竹空且上乘於頷結於角及其爲病則凡筋所經過者卽爲支之轉筋爲舌卷治之者用熽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六月之時故名之曰季夏痹也

張志聰曰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端之關衝循腕臂肘臑而上肩頸當曲頰處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復上乘頷結於額角其病當所過之處卽支分而轉筋舌卷治在熽鍼刼刺以知爲度卽以痛處爲所取之俞穴未者六月乃少陽主氣故名曰季夏痹也

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頄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熽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夏痹也

馬蒔曰此詳言大腸經之筋其病爲孟夏痹而刺之有法也手陽明之筋起於食指之端商陽穴由

二間三間合谷以結於腕上之陽谿穴循臂上結於肘外之肘髎又上臑以結於肩之髃骨其支者繞於肩胛挾脊其直者循肩髃以上頸之天鼎穴又其支者上頰結於頄又其直者上出於太陽之前上於左角以絡於頭下於右頷凡其病所過者爲支痛及爲轉筋爲肩不舉爲頸不可左右以視治者用燔鍼以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四月之時故名之曰孟夏痹也

張志聰曰三月四月乃兩陽合明故名曰孟夏痹

也

手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下結胷裏散貫貫合貫下抵季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貫貫急吐血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冬痹也 貫音奔

馬蒔曰此詳言肺經之筋其病爲仲冬痹而刺之有法也手太陰之筋起於手大指端之少商穴循

指上行結魚際之後行寸口之外側上循臂以結於肘中之尺澤上臑之內廉入於液下三寸之天府以出於缺盆結於肩前之髃骨又上結於缺盆下結胷裏散貫於賁賁者鬲也胃氣之所出胃出穀氣以傳於肺肺在鬲上故胃爲賁門合賁下抵季脅凡其病當所經過者爲支轉筋痛甚則成爲息賁又爲脅急爲吐血治之者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十一月之時故名之曰仲冬痹也

張志聰曰手太陰之筋起於手大指端之少商間循臂肘上臑入腋下結於肩之前髃上結於缺盆下結於胷裏散貫於胃脘之賁門間合於賁門而下抵季脅其病當筋之所過者爲支度轉筋而痛甚則成息賁脅急吐血蓋十二經筋合陰陽六氣氣逆則爲喘急息奔血隨氣奔則爲吐血子者十二月太陰主氣故名曰仲冬痹也

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胷

中結於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胃痛息賁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痹也

馬蒔曰此詳言心包絡之筋其病爲孟冬痹而刺之有法也手心主之筋起於手中指之中衝與手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之內廉曲澤上臂陰以結於腋下之天泉天池下散於在前在後之挾脅處其支者則入於腋散於胷中結於臂及其爲病凡筋所經過者爲支轉筋其筋及於前爲胷痛爲息賁治之者用燔鍼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此證當發於十月之時故名之曰孟冬痹也

張志聰曰前及胃痛散於胷中結於賁門故咸息奔也亥者十月主兩陰交盡故名曰孟冬痹也

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挾乳裏結於胷中循臂下繫於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

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
焠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名曰季
冬痹也

馬蒔曰此詳言心經之筋其病爲季冬痹而刺之
有法也手少陰之筋起於手小指之內側少衝穴
結於掌後銳骨端之神門上結肘內廉之靑靈上
入腋間以交於手太陰挾乳裏結於胷中循臂下
繫於臍其病當爲內急及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凡
筋所經過者爲支轉筋而筋則痛治之者用燔鍼
以刼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如其已
成伏梁而吐血不止當死不治大凡經筋之病寒
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必弛縱不收陰痿不用且寒
急有陰陽之分背爲陽陽急則反折腹爲陰陰急
則俛不伸故制爲焠刺者正爲寒也彼熱則筋縱
不收不得用此燔鍼此證當發於十二月之時故
名曰季冬痹也

張志聰曰手少陰之筋起於手小指側之少衝間
循肘腋交於手太陰之筋挾乳裏結於胷中循臂

下繫於臍其病於內爲內急爲心承伏梁如梁之伏於心下而上承於心也其病在外當筋之所過者爲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劫刺其成伏梁而唾膿者此病在心臟故爲死不治其病在氣而爲筋經之病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縱不收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俯不能伸蓋少陰本陰而標陽故有寒熱陰陽之證少陰之從本從標也丑者十二月少陰主氣故爲季冬之癆夫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故三陽之氣主於春夏三陰之氣主於秋冬此陰陽之所以繫天地日月而人亦應之　尚御公曰腹爲陰背爲陽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不伸手少陰之筋止循於胷腋臍腹而不經於背所謂陽急則反折者病足少陰之筋也足少陰之筋循脊內挾膂上至項此陰陽相合水火氣交故手足少陰皆有陰陽寒熱之俯仰　張開之曰此下六篇論筋之所經骨脈之度量榮衛之循行止論筋有癆證者蓋假病以明筋之合於三陰三陽天之四時六

氣

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僻皆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

馬蒔曰此申言胃與小腸二經之筋其有病當治法如前也足之陽明胃經手之太陽小腸經其筋若急則口與目皆爲喎僻其目皆亦急不能猝然視物治之者用燔鍼以劫刺之以知病爲刺數以痛處爲輸穴故曰治法如右方也前俱詳言而又申言之叮嚀之意也

尚御公曰此申明手足陰陽之筋皆分循於左右故復以口目之喎僻以證之足陽明之筋上挾口爲目下綱手太陽之筋結於頷屬目外皆故二經之左筋急則口僻於左而當刺其左右筋急則口僻於右而當取之右如左目不能卒視其病在左右目不能卒視其病在右如兩目皆急則左右皆病故治法皆如右方而其病則有左右之分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五

黃帝靈樞經九卷 骨度篇第十四 五十營篇第十五 營氣篇第十六 脉度篇第十七 營衛生會篇第十八

藝術典第七十五卷

醫部彙考五十五

黃帝靈樞經九

骨度篇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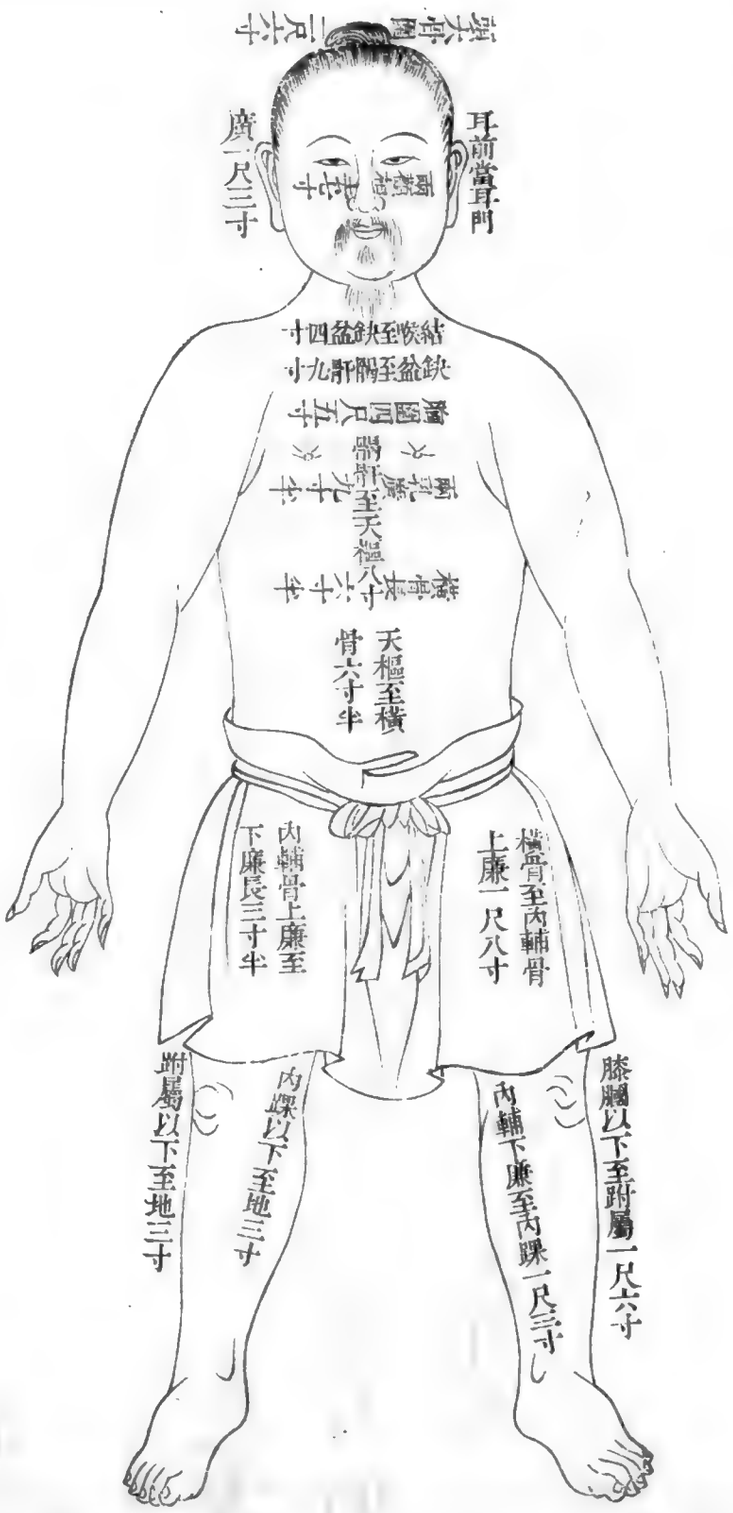
馬蒔曰此言人身之骨皆有度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

馬蒔曰此言人身之脈度由骨度而定也脈度脈之度數下文將言骨之度數而先以是啓之耳

張志聰曰此言經脈之長短從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定其度數故曰骨爲幹脈爲營如藤蔓之營附於木幹也

仰人骨度圖



黃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

馬蒔曰此言頭之大骨有度也

張志聰曰此言頭之大骨度數衆人謂天下之大衆長七尺五寸者上古適中之人也適中之人則頭骨亦適中矣頭骨適中通體之骨皆適中矣

胷圍四尺五寸　腰圍四尺二寸

馬蒔曰此言胷圍腰圍各有其度也

張志聰曰此胷骨腰骨圍轉一周之總數也

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　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　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　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　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　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廻腸廣長不滿則狹短　橫骨長六寸半　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　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　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　內踝以下至地長一尺六寸　跗屬以下

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 髑音結 骭音干
馬蒔曰此言仰人之骨度蓋縱而數之也顱頭
也顱之皮生髮髮所覆者卽顱也顱至項長一尺
二寸 頷下爲頤髮際已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
折言士君子之面部三停齊等可以始中終而三
折之也衆人未必然耳 巨骨上陷中爲缺盆亦
穴名卽足陽明胃經穴也結喉已下至缺盆中長
四寸髑骭骨名一名尾翳一名鳩尾蔽骨之端在
臆前蔽骨下五分人無蔽骨者從岐骨際下行一
寸 缺盆以下至髑骭長九寸若過於九寸而始
至髑骭則其肺必大若不滿九寸而卽至髑骭則
其肺必小 天樞在臍旁二寸足陽明胃經穴也
髑骭以下至天樞長八寸若過于八寸而始至天
樞則其胃必大若不及八寸而卽是天樞則其胃
必小然天樞無形以臍之高下爲驗也 橫骨卽
曲骨下蓋臍下四寸爲中極中極下一寸爲曲骨
曲骨之分爲毛際毛際下乃橫骨也天樞以下至
橫骨長六寸半若過於六寸半而始至橫骨則迴

腸廣闊而長若不滿六寸半而卽是橫骨則廻腸狹而且短且橫長當有六寸半耳　內輔者膝內輔骨也橫骨之上廉以下至內輔骨之上廉長一尺八寸　內輔骨之上廉以下至外輔骨之下廉僅長三寸半　內踝者足跟前兩旁起骨爲踝在外爲外踝骨而在內爲內踝骨也內輔骨之下廉以下至內踝骨長一尺三寸　內踝骨以下至地僅長三寸　腓腸上膝後曲處爲膕膝在前膕在後因至下之長相同故并及之足面爲跗

跗屬者自內踝以前而統之以跗去內踝骨不遠故膝膕以下至跗屬則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僅長三寸上節頭之大骨爲圍此節腰骨爲圍者大則以下之數皆太過小則以下之數不及自髮所覆者至此皆仰人之骨度也

張志聰曰此言頭顱前後上下并仰面之骨度也髮所覆者謂自前額顱之髮際上巔頂至後項之髮際計髮所覆者度一尺二寸　髮以下至頤者謂從前額顱之髮際以下至於兩頤計長一尺君

子終折者謂從髮際之始以至髮際之終可折中而度量蓋君子之人面方廣而髮際高髮所覆者從顱至項度一尺一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一寸也此言天下之衆有君子小人不同有太過不及不等　結喉下兩旁巨骨陷中爲缺盆蓋形如缺盆因以爲名髑骬骨名一名尾翳卽鳩尾骨也自兩旁缺盆而下至髑骬計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蓋髑骬之內心肺所居也　天樞在臍旁二寸乃足陽明之穴從兩旁髑骬而下至天樞計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蓋自鳩尾以至於臍胃腑之所居也　橫骨在毛際橫紋中自天樞而下至橫骨計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大不滿則狹短蓋自臍以至少腹大腸之部分也　橫骨橫長亦六寸半　內輔者內之輔骨也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者在上之腿度也　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者膝之連骸一名膝蓋骨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者在下之腿度也曰內輔內踝者以足八字分立則內骨偏向于

面也　踝者下廉之腿骨與足骨相連之凹處在內者爲內踝在外者爲外踝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者足跟骨也　膝臑者膝前下之腿骨跗者足面上之跗骨卽足陽明之動脈處自膝前而下至于跗面計長一尺六寸也　屬者槩足面而言也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者從足面而下至足底之骨也骨圍大者骨之粗大也小者骨之細小也

側人骨度圖

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　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
腋以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　季脅以下至髀樞長
六寸　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　膝以下至
外踝長一尺六寸　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　京
骨以下至地長一寸

馬蒔曰此言側人之度亦縱而數之也耳上之旁
爲骨角肩胛上際會處爲柱骨挾項後髮際大筋
外廉陷中自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　肩上脅下
際爲腋自柱骨行於腋下之隱處長四寸　脅骨

之下爲季脅腋以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　捷骨
之下爲髀樞一名髀厭股外爲髀季脅以下至髀
樞長六寸　髀樞以下至膝之中長一尺九寸
膝以下至外踝骨長一尺六寸　京骨足太陽膀
胱經穴名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外踝
骨以下至京骨長三寸　京骨已下至地長一寸

自角以下至此皆側人之骨度也

張志聰曰耳上之旁爲角肩胛上之頸骨爲柱骨
自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　肋下臑內爲腋自柱

骨至腕中計長四寸　脅骨以下爲季脅自腕以下至季脅計長一尺二寸　捷骨之下爲髀樞在臀之兩旁卽足少陽之環跳穴處自季脅以下至髀樞計長六寸　髀樞以下至膝蓋骨內之中分長一尺六寸卽下之腿數也　外踝以下至京骨計長一尺九寸卽上之腿數也　膝以下至外踝長三寸　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此側身之骨度也　按脅骨名扁骨橫于脅下有滲理而無髓空此節不度脅骨之長短而止以腕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者蓋以形身之度數槩皮肉脈骨而量其長短經脈循骨度而直行于上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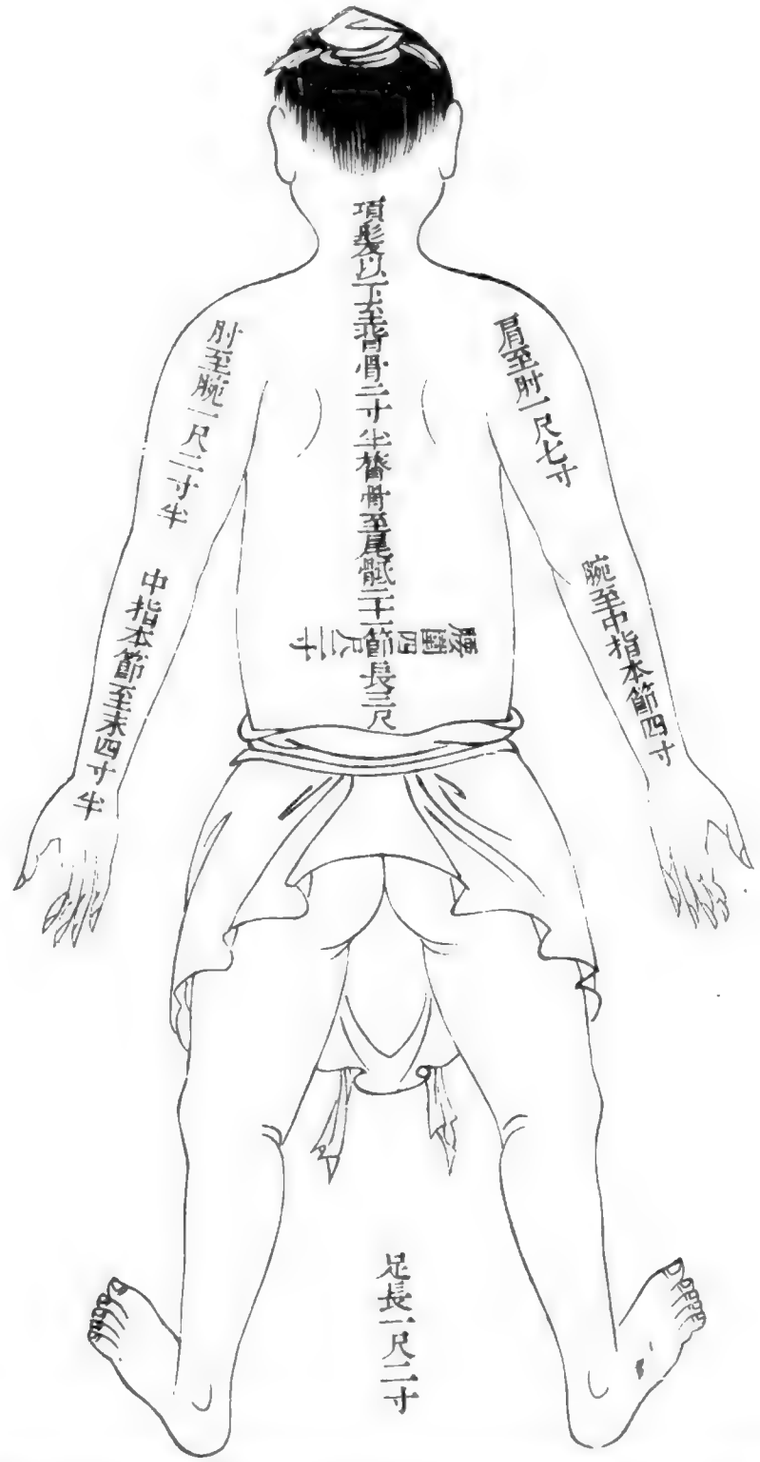
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

馬蒔曰此言左右完骨之相去約有九寸蓋橫而言之也耳後高骨曰完骨入髮際四分蓋亦承上文側人之狀而備言之耳

張志聰曰廣橫闊也耳後當完骨者從耳以至於腦後也按手足少陽陽明之脈縱橫經絡于頭面左右故復度頭面之廣數

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　兩顴之間相去七寸
兩乳之間廣九寸半
馬蒔曰此又言仰人之骨度蓋橫而數之也左右
耳前之耳門相去一尺三寸　目下高骨爲顴兩
顴之間相去七寸　兩乳之間相去九寸半
張志聰曰耳門者從耳而至于鼻準也按此當云從左耳而至鼻準由鼻準而至于右耳也若從耳至鼻準廣一尺三寸其度則太過矣
兩髀之間廣六寸半
馬蒔曰此又言側人之兩髀其度數各廣六寸半
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　肩至肘長一尺七寸
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　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
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
馬蒔曰此言手足之度數也自足而言其長一尺
二寸廣則四寸半　自手而言肩至肘長一尺七
寸　肘至於腕長一尺二寸半　腕至中指之本
節長四寸　本節至指之末長四寸半
張志聰曰本節者指掌交接之骨節末者指尖也

伏人骨度圖



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　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四寸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骶音底）

馬蒔曰此言伏人之骨度也項髮以下至背骨者自項後之髮際至背骨之大椎也長二寸半　脊骨爲脊膂骨以下至尾骶共二十一節計長三尺上節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其奇分之九釐在下節故脊骨以下計有七節乃自腳俞而上至脊骨之數也每節長一寸四分一釐則七得七寸四七

二寸八分共九寸八分又每節一釐共計九寸八分七釐故曰九寸八分分之七也

張志聰曰七節之旁乃腦俞也臟腑之氣皆從內腦而出如逆傷臟氣則死刺傷腑氣皆爲傷中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不可妄刺者也

兼論上焦之腦俞不可妄刺者也

此衆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于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也

馬蒔曰此結言骨度可以定脈度之長短而遂言視經脈血氣之法也顯者多血微者多氣多則可瀉而少則可補矣

張志聰曰此總結骨之度數定經脈之長短也經脈之浮而堅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多氣此篇論骨氣而結經脈之血氣亦盛矣　尚御公曰腎藏精氣盛則經脈之血氣亦盛精氣而主骨血者神氣也此六篇論筋骨血脈本于少陰之陰陽　張開之曰腎藏之精液奉心神

化赤而爲血氣者精氣也故浮爲陽而主血沉爲陰而主氣

五十營篇第十五

馬蒔曰脈之營行有五十度故名篇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水下二刻

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于身水下四
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水下二
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
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
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
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馬蒔曰此篇詳言經脈之行晝夜有五十度之數
也營者運也五十營者謂五十度也經脈之行于
晝者二十五度行于夜者二十五度故曰五十營

伯言人身經脈之行上合于天星之度下合于漏
水之下者也天周二十八宿卽角亢氐房心尾箕
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
翼軫也按本經衞氣行篇云歲有十二月月有十
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
七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
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者是也每
宿析爲三十六分積而推之十宿得三百六十分
二十宿得七百二十分八宿三八得二百四十分

六八得四十八分共得一千八分人之脈氣其晝夜一周亦合此一千八分之數而日之所行者已周二十八宿正以人之經脈上下升降左右前後共二十八脈蓋十二經有十二脈而左右相同則爲二十四脈加以陽蹻陰蹻陰陽蹻督脈任脈共計二十八脈其脈總計長短之數凡手之三陰三陽足之三陰三陽兩蹻督任周身共有一十六丈二尺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下應漏水百刻以分爲晝夜運行之度也故人一呼脈再動其脈氣行三寸一呼脈亦再動其脈氣行三寸呼吸總爲一息則其脈氣行六寸積至十息則其脈氣行六尺而天之日其行爲七釐五毫按正文云二分今細推之其所謂二分者誤也假如曰二分則百息當行二十分千息當行二百分萬息當行二千分加三千五百息又當行七百分原數止得一千八分今反多得一千六百九十二分想此經向無明註遂致誤傳未正今考其會當云日行七釐半則一萬三千五百息正合日行一千八分之數也由是而悉推之

則一百三十五息脈行八丈一尺水下一刻日行
十分六釐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
通于中而一周于身其水下計二刻日行二十分
一釐二毫按正文曰二十五分蓋誤寫一釐二毫
爲五分也若據此數則下又五百四十息水下四
刻當云五十分不應四十分且據二十五分而推
之則一萬三千五百息水下百刻當得一千二百
五十分比原數多得二百四十二分也至五百四
十息其脈氣當再周于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

二釐二毫至二千七百息其脈氣十周于身水下
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一分六釐自此以下當云
五千四百息氣行二十周于身水下四十刻日行
十一宿七分二釐又當云八千二百息氣行三十
周于身水下六十刻日行十六宿二十八分八釐
又當云一萬八百息氣行四十周于身水下八十
刻日行二十二宿一十四分四釐積至一萬三千
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又行五宿
二十一分六釐則共行二十八宿其漏水皆盡而

脈氣終矣吾前所謂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者並五十營而皆如始時一周之數也故五十營備者必無病而得以盡天地所賦之壽矣否則如根結篇之所謂不應數者名曰狂生也

張志聰曰按邪客篇曰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此宗氣上貫于心主之脈偕營氣榮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也五味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氣而主皮毛人一呼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散于脈外之皮毛而行呼吸者也故所謂交通者謂皮膚經脈之宗氣外內交通而并行一百刻之數也夫天主氣地主血脈故五十營而外內之氣行周備斯得盡天地之壽矣凡經脈外內之宗榮皆行八百一十丈也

營氣篇第十六

馬蒔曰此篇論營營氣運行故名篇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髀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頤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

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胷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于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馬蒔曰此言營氣之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于胷中出喉嚨司呼吸以行經隧始于手太陰肺經終于肝經積至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如前篇五十營之所論者是也營氣者陰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中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氣之清者爲營又謂之營氣出于中焦者是也然此營氣者必成于水穀所化精微之氣故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非穀氣不能生此營氣非營氣不能生血也道者脈氣所由行之經隧也正以穀入于胃則

精微之氣卽升之而爲宗氣者由中焦傳肺經之中府以上雲門而行手太陰肺遂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流溢于臟腑之中布散于經脈之外此營氣者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運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終于足厥陰肝經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亘萬古而不易者也試以其脈氣之行一如宗氣所行者言之故氣從太陰肺經出注手陽明大腸經上行注足陽明胃經下行至跗卽足面之衝陽陷谷內庭厲兌等處皆胃經穴上注大指間隱白脾經穴與太陰合卽足太陰脾經上行抵髀之陰陵泉血海箕門等穴俱在髀之內廉屬脾經穴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之極泉靑靈等處注小指少澤穴此皆屬手少陰心經穴也合手太陽卽小指外側屬小腸經上行乘腋臑俞等處小腸經穴出頗卽目下顴髎等處小腸經穴也內注目內眥睛明足太陽膀胱經穴也

上巔之曲差五處通天絡郤等處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下項之天柱大杼等穴亦膀胱經穴也合足太陽膀胱而循脊自背中脊開一寸五分有大杼至會陽等穴開三寸有附分至秩邊等穴皆屬足太陽膀胱經也下行注足小指之端卽膀胱經至陰穴復循指斜趨足心之涌泉穴而注足少陰腎經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卽手厥陰心包絡經外散于胷中循心主脈卽心包絡經出腋之天池天水等穴屬心包經下臂之曲澤郤門間使內關

等穴亦屬心包經也出兩筋間之太陵穴入掌中之勞宮出中指之端中衝穴皆屬心包經也還注手小指次指之端卽四指端關衝穴屬手少陽三焦經也合手少陽三焦經乃手厥陰心包絡經之腑與右腎爲合者也上行至膻中散于三焦經脈篇云循膺外上肩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此三焦乃前三焦非上文手少陽之三焦卽營衛生會篇所謂宗氣出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

出于下焦之三焦也從此三焦注于膻經出脅注
足少陽之京門帶脈五樞等處下行至跗之丘墟
臨泣地五會等處皆膽經穴也復從跗上注大指
間合足厥陰大指之大敦穴上行至肝從肝上注
肺復循肺經上循喉嚨入頏顙之後究于畜門其
支別者上額之神庭循巔之上星顱會前頂百會
後頂等處下項中之强間腦戸及風府瘂門等處
循脊入骶之長強是皆屬督脈也又絡前之陰器
上過毛中入臍中之任脈經自會陰至神闕上循
腹裏入缺盆自水分至天突皆屬任脈也下注肺
中復出于手太陰肺經此營氣之所行或逆數或
順數皆合常脈其運行之次無相失也

張志聰曰頏顙鼻之內竅畜門鼻之外竅究終也
此言營氣所行外內逆順之常也逆順者謂經脈
內外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夫營衛者精氣也
乃中焦水穀之精生此營衛二氣清氣行于脈中
濁氣行于脈外此營氣與宗氣偕行于二十八脈
之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也中焦之汁化赤而爲血

以奉生身命曰營氣此獨行于經隧之血而名營氣營于十二經脈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此與營衛之營氣循度應漏之不同也是以本篇論營氣之行外榮于十二經脈內榮于五臟六腑其支者行于督脈復注于肺中而任脈及兩蹻不與焉其營氣宗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行于二十四脈井任督兩蹻共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者也　尚御公曰營氣宗氣行于脈中者應呼吸漏下晝夜而爲五十營也營衛相將偕行于皮膚肌腠之間者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外內出入者也本篇之營氣營于脈中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晝夜止環轉一周是謂天地之紀蓋天道運行于地之外晝夜止環轉一周而過一度者也再按平脈篇曰營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夫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乃各走其道外內逆順而行者也相將而行者乃脈外之營與衛氣偕行于肌腠之間故曰三焦無所仰蓋腠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之氣仰

藉營衛而遊行也　金西銘問曰營血之不榮于
任脈兩蹻者何也曰任脈起于胞中陽蹻乃足太
陽之別脈陰蹻乃足少陰之別脈胞中爲血海膀
胱乃津液之腑腎主藏精皆有流溢于中之精血
貫通故營血不營焉又問曰營氣之不行于衝脈
帶脈陽維陰維者何也曰衝任二脈雖並起于胞
中任脈統任一身之陰與督脈交通陰陽環轉者
也衝脈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
上行至胷中而散充膚熱肉生毫毛蓋主行胞中
之血充溢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不與經脈循度環
轉越人曰陽維陰維者維絡于身溢蓄不能環流
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于諸陽之會陰維起于
諸陰之交帶脈者有如束帶圍繞于腰統束諸脈
此皆不與經脈貫通故不循度環轉　莫雲從問
曰臟腑之氣本于五運六氣之所生營氣之行始
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與五行逆順之理不
相符合請詳示之曰血脈生于後天之水穀始于
先天之陰陽肺屬天而主脈其脈環循胃口是以

胃腑所生之精血先從肺脈而行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臟腑相傳外內相貫此後天之道也以先天論之腎主天一之水心包絡主地二之火肝主天三之木肺主地四之金脾主天五之土是以腎傳之包絡包絡傳之肝肝傳之肺肺傳之脾脾復傳于少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君火出于先天之水中後天之太陽也故復從手少陰心而傳于足少陰腎腎主先天之水肺主後天之氣督脈環繞于前後上下應天運之包乎地外血脈之生始出入咸從天氣以流行故人之所以合于天道也

脈度篇第十七

馬蒔曰此言脈之度數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脈度岐伯答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胷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胷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

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馬蒔曰此言脈有度數也夫手止有三陽而今曰
六陽者以左右手各有三陽故謂之六陽下文稱
手之六陰及足之六陽皆倣此從手至頭者
太陽自小指之少澤至頭之聽宮陽明自手次指
之商陽至頭之迎香少陽自手四指之關衝至頭
之禾髎也各長五尺則五六共有三丈也手之六
陰太陰自手大指之少商至胷中之中府少陰自
手小指之少衝至胷中之極泉厥陰自手中指之

中衝至胷中之天池各長三尺五寸三六計一丈
八尺五六得三尺共有二丈一尺也足之六陽太
陽自足小指之至陰至頭之睛明陽明自足次指
之厲兌至頭之頭維少陽自足四指之竅陰至頭
之瞳子髎各長八尺六八計四丈八尺也足之六
陰太陰自足大指之隱白至胷中之大包少陰自
足心之涌泉至胷中之俞府厥陰自足大指之大
敦至胷中之期門各長六尺五寸六六計三丈六
尺五六得三尺共有三丈九尺也蹻脈從足至目

長七尺五寸二七計一丈四尺二五得一尺共有一丈五尺也按蹻脈有陽蹻陰蹻陽蹻陰蹻自足申脈行于目陰蹻自足照海行于目然陽蹻左右相同陰蹻亦左右相同則蹻脈宜乎有四今曰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則止二脈者何也觀本篇末云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則知男子之所數者左右陽蹻女子之所數者左右陰蹻也督脈在後任脈在前各長四尺五寸二一四得八尺二五得一尺共有九尺也由上十二經及蹻脈督任大都共有一十六丈二尺此乃脈氣之大經隧也

張志聰曰五十營章論氣之流行此章論脈之度數故曰此氣之大經隧謂營氣宗氣所容行之大隧故維脈不與焉手足六陽六陰者經脈分循于兩手兩足三陰三陽分而爲六也蹻脈亦分循左右而上故合一丈五尺夫背爲陽腹爲陰督脈主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俠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任脈主陰起于中極之下

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
任脈從會陰之分而上行至目督脈從目遶頭而
下至脊之十四椎故各長四尺五寸蓋氣行于任
督二脈陰陽通貫而行也　尚御公曰督脈圍遶
于周身之前後上下止言四尺五寸與任脈相等
者二十八脈皆分陰陽而行故蹻脈之陰陽男子
數其陽女子數其陰
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
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飲藥以補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經絡孫絡之義及有用鍼
用藥之法也經脈爲裏者如手太陰肺經自中府
至少商乃直行之經在于裏裏者卽上文之所謂
經隧也其支而橫者卽如肺經有列缺穴橫行手
陽明大腸經者爲絡也其絡之別者爲孫猶有子
而又生孫較之正絡爲尤盛也但曰絡曰孫而血
脈盛者急責之急責云者正以邪氣盛者當瀉之
也若正氣虛者則止飲藥以補之耳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脈度之十六丈二尺止

以經脈爲數支而橫者絡脈孫絡也夫經脈內營于臟腑外絡于形身浮而見于皮部者皆絡脈也盛而血者邪盛于絡脈故當疾誅之盛者邪客于外故當瀉之虛者本虛于內故當飲藥以補之蓋言血氣本于臟腑之所生也

五臟常內閱于上七竅也故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爲癰故邪在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上通于七竅遂卽臟腑不和者以決其脈之至于關格而死也七竅者陽竅也陽竅在于面部目二鼻二耳二口舌一若陰竅二則

前陰後陰乃在下部者也總名曰九竅五臟雖在內而上通于七竅故鼻爲肺之竅必肺和而後鼻能知香臭也舌爲心之竅必心和而後舌能知五味也目爲肝之竅必肝和而後目能辨五色也口爲脾之竅必脾和而後口能知五穀也口知五穀即舌知五味故分之雖有二而實爲一竅也腎氣通于耳必腎和而後能聞五音也若五臟不和則五臟主內不能通此七竅矣彼六腑不和則六腑主表當留結爲癰故邪在六腑則陽經之脈不和而氣留于表者陽氣太盛陽氣太盛則陰經不能相和而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血在于內者亦已留滯而陰氣太盛夫此陰經之氣太盛則手足六陰俱病而氣口之脈一盛二盛三盛四盛其病正在厥陰少陰太陰也致使六陽經之脈氣不能運而入于內矣其名曰關關者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于內也陽經之氣太盛則手足六陽經俱病而人迎之脈一盛二盛三盛四盛其病正在少陽太陽陽明也致使六陰經之脈氣不能運而出

外矣其名曰格格者拒六陰在內而使之不得出于外也陰脈陽脈俱盛不得相榮其名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壽期而死難經三十七難誤以六陰脈盛爲格六陽脈盛爲關致後世不曰脈體而指曰病證尤誤之誤也

六陽內逼于六腑六陰內逼張志聰曰夫手足之六陽六陰之血氣由臟腑之所生故虛者于六臟十二經脈之氣榮于脈內者也此復論飲藥以補之是臟腑之氣不能榮于脈外之皮膚七竅以應天地之紀

閱歷也五臟常內閱于七竅是以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矣在內者六腑爲陽在外者皮膚爲陽本經曰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是以六腑不和則血氣留滯于皮腠而爲癰此病從內而外也故邪在腑者謂邪在于表陽則陽脈不和謂左之人迎不和也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陽氣太盛則陰脈不利謂右之氣口不利也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謂關陰于內陽氣不

得以和之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謂
格陽于外陰氣不得以和之如是則陰陽俱盛不
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此病
因于外也夫五臟六腑應天地之五運六氣有升
降出入之神機上節論出入于脈中此論運行于
脈外　張玉師曰不得盡期者不得盡天地之壽
此註當合五十營註參看

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榮水岐伯答曰蹻脈者
少陰之別起于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
入陰上循胷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
眥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
榮則目不合

馬蒔曰此言陰蹻之起止也帝問蹻脈起止者陽
蹻陰蹻而伯止以陰蹻答之未及于陽蹻也人身
氣血如水之流帝遂以蹻脈起止何氣榮水爲問
伯言陰蹻脈者乃足少陰腎經之別脈也起于然
骨之下照海穴出內踝上又直上而循陰股以入
于陰上循胷裏入于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于目

下之頗屬于目內皆睛明穴合于足太陽膀胱經之陽蹻而上行二蹻之氣相并而周旋之則能潤澤于目否則目氣不榮而目不能合矣

張志聰曰此節論流溢之精氣從蹻脈而布散于脈外脈外之血氣從蹻脈而逼貫于脈中氣并相還內外交通者也夫腎爲水臟受藏水穀之精水者流溢于腎臟之精水也何氣榮水者謂陰蹻之脈乃足少陰之別直上循陰股入于腎陰脈內之榮氣宗氣而營腎臟之水上循胷裏交于手少陰之心神而化赤上注于目內皆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陰蹻陽蹻之氣相并經脈外內之氣交相往還則爲濡目如氣不榮則目不合謂流溢于脈外之氣不榮于目也再按本經大惑篇曰病有不得臥者衛氣不得入于陰常留于陽留于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于陰則陰氣虛故不瞑矣病有不得視者衛氣留于陰不得行于陽留于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于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此脈外之衛氣復內通于蹻脈

外內之血氣相并而往還也　尚御公曰脈外之陰氣虛則目不瞑陰氣不榮則目不合者脈外之陰氣不榮于目也此節始論蹻脈之起止而復曰氣不榮則目不合謂脈內之陰氣流溢于脈外者也夫脈度者乃榮氣宗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其支者止環轉督脈一周而蹻脈不與焉蓋蹻脈主營運腎臟之精水于脈中而爲血者也舉足行高曰蹻蓋取其從下行上之義

黃帝曰氣獨行五臟不榮六腑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榮其臟陽脈榮其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濊五臟外濡腠理

馬蒔曰此言臟腑之氣流行而不息也陰脈者即手足六陰經之脈也所以運之于五臟也陽脈者即手足六陽經之脈也所以運之于六腑也陰出之陽如肺經行于大腸也陽入之陰如胃行于脾也如環無端流行不已內濊于臟腑外濡于腠理

豈曰獨行于五藏而不榮于六腑者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復申明經脈外內之氣榮于脈中濡于脈外也按衛氣日行于陽二十五度夜行于陰二十五度周于五藏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入于腎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一周脈外之血氣相將婦隨夫轉是止榮于五藏而不榮于六腑上文論脈外之血氣則爲濡目故帝有此問伯言氣之不得無行于六腑也榮于脈中者如水之流而運于脈外者如日月之行隨天道之運行無息故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漑五藏外濡腠理腠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五藏募原之肉理也　張玉師曰榮氣之行腎傳于心包絡包絡傳之肝肝傳之肺肺傳之脾脾傳之心水火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衛氣之行腎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交相勝制後天之五行也故曰此順逆之常也蓋脈內之氣順行脈外之氣逆行有順有

逆斯成天地之紀

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也（其數之數去聲餘上聲）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男子數其陽蹻女子數其陰蹻故謂之蹻脈有二也然男子以陽蹻爲經陰蹻爲絡女子以陰蹻爲經陽蹻爲絡其有經絡之分者如此

張志聰曰陰蹻之脈從足上行應地氣之上升故女子數其陰陰蹻屬目內眥合陽蹻而上行是陽蹻受陰蹻之氣復從髮際而下行至足應天氣之下降故男子數其陽　尚御公曰陰蹻乃足少陰之別陽蹻乃足太陽之別男子之宗榮注于太陽之陽蹻女子之宗榮注于少陰之陰蹻氣之所注者故爲大經隧氣不榮者爲絡脈也上節論少陰之精水從陰蹻而上并于陽蹻此節論榮氣宗氣之行于蹻脈有男女陰陽之分二節是當分看

營衛生會篇第十八

馬蒔曰論營衛所由生會故名篇難經將篇內與營俱行之營字下多一衛字故後世不知營在脈中衛在脈外又不分前後三焦及不知清者爲營濁者爲衛之義惜哉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爲營何氣爲衛營安從生衛于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岐伯答曰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

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

隴同隆重
並平聲

馬蒔曰此詳言營衛之生會與天地之行同其度也帝問人身之氣必有所由會曰營曰衛各以何氣成之又生于何所而會于何所且老壯之氣不同男女之位必異果何自而知其所會伯言人身之氣受之于穀氣者也始焉穀入于胃而後能生精微之氣此氣出于中焦以傳于肺而肺傳之五臟六腑則五臟六腑皆得以受此精微之氣矣其大氣積于胸中者爲上焦所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上焦卽任脈經膻中穴

又名上氣海臍上四寸曰中脘穴爲中焦臍下一寸曰陰交穴爲下焦此三焦者上焦降于中焦而中焦升于中焦而中焦升之上焦猶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之象也上焦爲陽中焦則上半爲陽下半爲陰下焦則爲陰然中焦之下半爲陰陰中之陽也中焦之氣降于中焦而中焦之氣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營氣者陰氣也故曰清者爲營言由上中二焦之清氣降而生之者也下焦之爲陰者陰極陽生升于中焦隨中焦之上半爲陽者以升于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者陽氣也始時陽氣甚微而至此則陽氣甚盛故曰陽受氣于上焦義見素問調經論然此衛氣者乃下焦之濁氣升而生之故曰濁者爲衛宗氣積于胸中出喉嚨以司呼吸而行于十二經隧之中營則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所以營之行者在于經脈之中也衛則陽性慓悍滑利不能入于經脈之隧故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之行者在于經脈之外也

營氣之隨宗氣而行者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則脈行六寸而一刻之中計一百三十五息脈行八丈一尺二刻之中計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身積至一晝一夜爲百刻則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矣是行于晝者二十五度行于夜者二十五度交會手太陰肺經而終于足厥陰肝經至五十度而復大會于肺經也陰經行盡而陽經繼之陽經行盡而陰經繼之陰陽相貫眞如環之無端也如肺經行大腸胃行脾經之類是營氣之行者如此彼衛氣于平旦之時遂出于目之睛明穴以行于足太陽膀胱遂行于手太陽小腸又行于足少陽膽手少陽三焦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行于陽經者二十五度至日西而陽盡則行于足少陰腎手少陰心手太陰肺足厥陰肝足太陰脾行于陰經者亦二十五度故衛氣自足太陽膀胱而起至足太陰脾而止者如此故曰平旦者天之陽也至日中則爲陽之陽乃陽氣之隆盛也謂之曰重陽夜者陰也

至夜半則爲陰之陰乃陰氣之隆盛也謂之曰重陰故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復大會于手太陰此太陰之所以主內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復會于足太陽此太陽之所以主外也營氣衛氣各行于晝二十五度各行于夜亦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各爲五十度也且所謂夜半而陰隆爲重陰者寧無陽以繼之須知夜半後而爲陰衰則至平旦之時陰氣已盡而陽復受氣矣所謂日中而陽隆爲重陽者寧無陰以繼之須知日已西而爲陽衰則日入爲陽已盡而陰復受氣矣此乃天地運行之紀萬古不磨者也故至于夜半之時爲陰氣已盡陽氣方生陰陽大會萬民正于此而皆臥命曰合陰合陰者皆靜而臥眞陰勝之候也然至于平旦則陰氣已盡陽復受氣營衛之行如是無已眞與天地同其運行之紀也按李東垣此事難知集釋清氣爲營濁氣爲衛二節非經旨也

張志聰曰此章論營衛之生始會合因以名篇首節論營衛之所生而各走其道下節論營衛之會合相將而行外內出入此陰陽離合之道也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者此營血之榮于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也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乃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晝夜五十營而復大會于手太陰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營氣之行于脈中循度環轉以應呼吸漏下者也衛氣夜行于陰二十五度日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則臥起而目張至陰則休止而目瞑日中陽氣隆而衛氣正行于陽故爲重陽夜半陰氣隆而衛氣正行于陰故爲重陰太陰主地太陽主天衛氣日行于太陽之膚表而夜行于五臟之募原乃太陰所主之地中也外內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此衛氣之所行也夜半爲陰隆夜半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隆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陰陽大會天下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此

天氣夜行于陰而與陰氣會合天道晝夜之陰陽也平旦衛氣行于陰盡而表陽復受此衛氣如是晝夜出入之無已與天地陰陽之同紀也

黃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臟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

馬蒔曰上節言老壯不同氣故此復以老人之夜不瞑少壯之晝不瞑者而問之氣道通者脈氣之道也營衛之行不失其常者如上節之論營衛是也

張志聰曰此論營與衛合偕行于皮膚肌腠之間分爲晝夜而外內出入者也血氣者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肌肉者在外皮膚之肌肉在內募原之肌肉氣道者肌肉之文理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營衛之所遊行出入者也故肌肉滑利氣道疏通則營衛之行不失其出入之常度故晝精明而

夜瞑合如肌肉乾枯氣道澁滯則五臟之氣相搏而不能通調于外內矣夫營血者五臟之精氣也五臟不和則營氣衰少營氣衰則不能外營于肌肉而衛氣內伐矣衛氣內伐而不得循行五臟故晝不精而夜不瞑也此言營衛相將衛隨營行者也夫經言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者論營衛二氣分陰陽清濁之道路也平脈篇曰營爲血衛爲氣本經曰化而爲血命曰營氣蓋經脈之外有充膚熱肉之血氣皆爲營氣當知脈外有營與衛氣相將出入者也是以本經論營衛之生始離合計五篇有奇五十營篇論營氣之行于脈中衛氣行篇論衛氣之行于脈外營氣篇論營血之營于六臟六腑十二經脈此篇論營衛之生各有所從來各走其道而復會合于皮膚肌腠之間營衛相將偕行出入衛氣篇論脈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于膚表故與衛氣相合而偕行夫脈內之血氣順行則脈外之氣血逆轉此陰陽離合外內逆順之常也陰陽之道通變無窮千古而下皆碍于營行脈中衛

行脈外之句而不會通于全經以致聖經大義蒙
昧久矣

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岐伯答曰營
出于中焦衛出于下焦（下當作上）

馬蒔曰此言營衛之所由生也義見上節註中
張志聰曰帝承上文之義復問營衛相將之所行
皆何道從來而行于脈外也夫清者爲營濁者爲
衛此入胃水穀之精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營行
脈中衛行脈外乃精氣也中焦受氣取汁化而爲
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行于經隧命曰營氣
此血之氣名營氣故曰營出中焦與精氣之少有
別也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
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五味篇曰辛入于胃其氣
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衛者陽明
水穀之悍氣從上焦而出衛于表陽故曰衛出上
焦夫充膚熱肉之血乃中焦水穀之津液隨三焦
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故癰疽章曰腸胃受穀上
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

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
血和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
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
同不得休止夫谿谷者肌肉之分會也是津液先
和調于分肉孫絡之間變化而赤爲血血和而後
孫絡滿溢注于絡脈經脈故中焦之津液化而爲
血以奉生身者謂血榮于身形之肌肉也獨行于
經隧命曰營氣謂血注于孫脈經脈也此血之氣
命曰營氣與應呼吸漏下之營氣少別故外與衛

氣相將晝夜出入內注于經脈因息乃行與天道
之運行于外而復通貫于中之合同也　余伯榮
曰此論營衛出于兩焦下節論上焦與營俱行中
焦蒸化營氣此節乃承上啓下之文
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
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
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
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
會于手太陰矣

馬蒔曰此言上焦乃宗氣之所出與營氣同行于經隧之中也帝問三焦之所出而伯先以上焦答之上焦者卽膻中也宗氣積焉其宗氣受水穀精微之氣出于胃之上口卽上脘也並咽以上貫膈出喉嚨司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而布于胷中卽肺經之中府雲門也走腋之俠白尺澤下臂之孔最列缺經渠魚際又下大指之少商此正循手太陰經之分而行還至手陽明大腸經上至舌又下足陽明胃經又行脾行心行小腸行膀胱行腎行心包行三焦行膽行肝常與營氣俱行于晝二十五度行於夜二十五度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肺經矣

張志聰曰此復論三焦之所出兼證營衛之生會上焦出于胃上口者上焦所歸之部署也並胃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出走腋下循太陰之雲門中府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之天鼎扶突而上至舌復下于足陽明之分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

手太陰蓋從胷腋太陰之分而出行故復大會于太陰也夫手之三陰從臟走手足之三陰從足走臟營氣行于二十八脈之中二百七十息以應漏下二刻爲一周則陰陽外內經脈臟腑俱已循行蓋以一日分爲晝夜而爲五十營非日行于陽而夜行于陰也凡曰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乃營衛之行于脈外陰陽出入者也越人首設問難卽將經義混淆而後人非之後人又以營在脈中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是猶百步五十步相笑之故智耳按金匱要略曰若五臟元眞逼暢人卽安和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逼會元眞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蓋三焦乃初陽之氣運行於上下通合於肌腠不入於經俞是以上焦之氣常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者與充膚熱肉之營血間行於皮膚臟腑之文理也上焦出胃上口上貫膈布胷中走腋下至陽明上至舌此論上焦氣之所出與經脈之循臂肘上肩胛入缺盆出耳

頰之不同也再按三焦乃少陽之相火生於腎陰
從下而上通會於周身之腠理臟腑之募原總屬
一氣耳歸於有形之部署始分而爲三氣之在上
者卽歸於上部主宣五穀之氣味卽從上而出熏
膚充身澤毛氣之在中者卽歸於中部主蒸化水
穀之津液而爲營血卽從中而出以奉生身氣之
在下者卽歸於下部主濟泌別汁卽從下而出以
行決瀆此氣由陰而生從下而上歸於上中下之
三部卽從上中下而分布流行焉氏以下焦之氣
升于中上上焦之氣降于中下誠爲臆說也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卽出或出于
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
也岐伯曰此外傷于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
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
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馬蒔曰此言人用熱飲食而汗出者以感風邪而
開腠理也飲食之熱者下于胃中氣尚未定汗遂
外出或面或背或于半身並無定所彼衛氣之行

于分肉者自有所行之路而此汗之出不循衛氣之道者正以外傷于風得熱飲食以致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已循分肉而走出此熱飲食之氣慓悍滑疾見腠理之開而遂出爲汗不得從衛氣之道也名之曰漏泄耳

張志聰曰此申明衛氣出于上焦從上焦之氣而分布于周身者也上焦出于胃上口上貫膈布胷中由腋而出于太陰之分至手陽明之扶突下足陽明之人迎而後布散于皮腠常與營俱行陽而行陰衛氣從上焦之氣而出所出之道路從來上未至于面後未至于背今飲食下胃其營衛宗氣未有定分而先汗出于面或出于背此衛氣之不循道而出也衛氣布于周身無所不被其澤若汗出于身半此衛氣之偏沮也蓋衛氣者水穀之悍氣其性慓悍滑疾如腠理不密卽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此假風邪汗出以證明衛氣循上焦之道路而出上焦與營俱行而營與衛又相將出入于外內者也故曰上焦如霧謂氣之遊行于膚表

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灌溉也　張開之曰此章論衛氣始出之從來第七十六篇論衛氣晝夜出入之道路所行不同各宜體析

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泌音必

馬蒔曰此言營氣出於中焦乃化血而行經隧者也營氣者陰氣也本屬下焦而由中焦之氣降以生之故曰營氣出于中焦是中焦之氣亦並胃之中脘出于上焦之下此乃營氣之所受也營氣泌別糟粕蒸其津液化其精微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于十二經之中凡心中所生之血賴此營氣而化以奉養生身乃至貴而無以尚焉者也但陰性精專故得獨行于經隧耳此以衛氣之在外者而較之則營氣在內如將之守營故名之曰營氣者以此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在內陽之守也正謂此耳

中脘之分中焦所歸之部署也此所受氣者主泌
水穀之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奉心
神化赤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
經隧命曰營氣此津液化血而名營氣也

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答曰營
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
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
生

馬蒔曰此言血氣本爲同類而人不可以兩傷之
也承上文而言營氣化血則血之與氣其名雖異
而其類則同故古經有是言而帝乃援以問之此
氣字兼營衛言蓋營衛雖分陰陽皆出於穀氣所
化之精氣也伯言營爲水穀之精氣衛爲水穀之
悍氣雖有陰陽之殊而均之爲水穀之精氣也血
則由營氣所生乃氣之神化者也有精氣然後有
神氣故謂之異名同類也惟其異名同類則邪在
氣者可傷氣而不可傷血邪在血者可傷血而不

可傷氣不可以兩傷也試觀上文言營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化而爲血則血以營氣而化以液而成汗卽心之液是血與汗亦一物而異名也故奪血而瀉之者無得再去其血若奪血者又奪汗奪汗而發之者無得再去其汗奪汗者又奪血則兩者受傷人必有死而無生故謂之有兩死而無兩生者此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營衛生於水穀之精皆由氣之宣發營衛者水穀之精氣也血者中焦之精汁奉心神而化赤神氣之所化也血與營衛皆生於精故異名而同類焉汗乃血之液氣化而爲汗故奪其血者則無血無血者死無汗者亦死故人有兩死而無兩生無兩生者謂營衛血汗總屬於水穀之精也此言中焦之精汁皆由氣之所化而爲營爲衛爲血爲汗有如水中之漚氣發於水中則爲漚泡氣散則漚亦破泄矣

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別廻腸

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濟上聲

馬蒔曰此言下焦之所司見衛氣之所生也下焦者在臍下一寸陰交之處由上焦在膻中中焦在中脘較之而此則屬下焦也胃納水穀脾乃化之化已入於小腸小腸之下口在左則膀胱相著但膀胱無上口而有下口在右則大腸接之按鍼灸聚英言廻腸卽大腸當臍右本經腸胃篇言廻腸當臍左以義推之應當臍右其左字疑誤此下焦之氣渣滓則別入于廻腸而在後以出之水液注滲於膀胱而在前以出之故知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入小腸成糟粕以俱下于大腸其精微之氣由上中二焦以降大腸而成下焦若水液則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此下焦之氣而滲入膀胱焉但此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升于中上二焦以生陽氣乃謂之衛氣也故曰衛氣出于下焦

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

也岐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清故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

馬蒔曰此言酒之所以先穀氣而出乃承上文有滲入膀胱之語故遂以酒之先穀而下者問之正以酒爲熟穀之液其氣至悍而清故雖後穀而入必先穀而下化穢液出也

張志聰曰飲酒者先行皮膚則水津四布而下輸膀胱矣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氣化而出故小便獨先下此承上文而言下焦之氣主決瀆水液之意也

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帝述素所聞者而證之也宗氣出于上焦出喉嚨以司呼吸而行于十二經隧之中瀰淪布濩如天之有霧也營氣並胃中出上焦之下泌別糟粕蒸爲精微之氣而心中之血賴之以生凝聚浮沉如水中之有漚也胃納水穀脾實化之糟粕入于大腸水液滲入膀胱故三焦爲決瀆之官

膀胱爲州都之官正以下焦如瀆之滲洩乎水也然下焦之陰中有陽者從是升中上二焦而衛氣生矣此篇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一十六字乃聖神之宗旨也

張志聰曰按此篇論營衛之生會夫水穀之精氣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此營衛之生也陰陽異位又何會焉故復論三焦之所出以明其會焉衛出上焦而上焦常與營俱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營出中焦而中焦之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化赤爲血以奉生身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此營衛之會也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言與衛相將于脈外而又獨得行于經隧之中是肌腠經脈之外內皆有此營也陰陽血氣之離合出入非熟讀諸經細心體會不易悉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六

黃帝靈樞經十四時氣篇第十九　五邪篇第二十　寒熱病篇第二十一　癲狂篇第二十二

藝術典第七十六卷

醫部彙考五十六

黃帝靈樞經十

四時氣篇第十九

馬蒔曰篇內首節有四時之氣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爲定岐伯答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夏取盛經孫絡取

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脈邪在腑取之合冬取井榮必深以留之

馬蒔曰此言灸刺之道順四時之氣而已春取經當是取絡春取絡列缺爲絡之類當視其病之輕重而爲刺之淺深也夏取盛經孫絡處分間盛經如手陽明大腸經陽谿爲經之類孫絡卽脈度篇所謂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也視其經穴孫絡處分間止於皮膚絕刺之不至於深入也秋取各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太淵爲俞之類若在腑則取六陽經之合穴如手陽明大腸經曲池爲合之類冬取井榮冬氣入深必當深刺以久留之

張志聰曰此篇論四時之氣出入於皮膚脈絡而皮肉筋骨乃六腑之外合故百病之起有因於在外之皮膚脈肉筋骨而及於內之六腑者有因病六腑之氣而及於外合之形層者內因外因皆有所生知其氣之出入則知所以治矣四時之氣各有所在故春取經脈於分肉之間夏取盛經孫絡

分肉皮膚蓋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取經俞邪在腑取之合此秋氣之復從外而內也冬取井榮必深而留之謂冬氣之藏於內也此人氣之出入應天地之四時是以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按本藏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乃藏合腑而腑合於形層是以有病溫瘧皮水之在外者有腸中不便腹中常鳴之在腑者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瘧

馬蒔曰此言刺溫瘧之法也素問瘧論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故曰溫瘧另有先寒而後熱爲寒瘧但熱而不寒爲癉瘧然溫瘧汗不出者當取五十九俞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外因之邪病在於骨髓也素問瘧論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爛

肌肉消瞑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是以汗不出則邪不能去當爲五十九痺以第四鍼五十九刺

骨

風痹膚脹爲五十七痺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痹水卽馬蒔曰此言刺風水之法也膚脹者卽本經水脹論之所謂膚脹蓋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蓼蓼然不堅腹大身盡痛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皃不變此其候也當取五十七兪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外因之邪病在於皮膚也痹水病也因汗出遇風風水之邪留於皮膚而爲腫脹也爲五十七痺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蓋邪在皮膚當從膚表而出

飧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飧音孫

馬蒔曰此言飧泄之疾當補脾經之陰陵泉也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陰陵泉乃脾經之合穴脾氣虛故飧泄宜補之必久留其鍼候鍼下熱行乃止

鍼一說補三陰之上者補三陰交乃足三陰脉氣之所交宜補之因有二穴故用二補字及有一皆字

張志聰曰此內因之病在脾而爲飧泄也脾爲濕土乃陰中之至陰脾氣虛寒則爲飧泄故當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候熱氣行至乃止三陰之上足三陰交穴陰陵泉脾之合穴也　朱濟公問曰經義止病在六腑奚又有脾臟之飧泄曰陽明不從標本從中見太陰之化脾與胃以膜相連陰陽相合爲臟腑血氣之生原是以下篇論五臟病而兼論胃此篇論六腑病而兼論脾

轉筋於陽治其陽轉筋於陰治其陰皆卒刺之（卒同焠）

馬蒔曰此言刺轉筋者當分陰陽而卒刺之也凡手足之外廉皆屬陽經若轉筋於陽則治其陽經凡手足之內廉皆屬陰經若轉筋於陰則治其陰經皆當焠然刺之而不使病人知之則刺易入而病易去也

張志聰曰筋有陰陽以應四時十二月故轉筋於

陽治其陽轉筋於陰治其陰瘁刺者燒鍼刼刺以取筋痹

徒痹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鍼之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水必堅來緩則煩悶來急則安靜問曰一刺之痹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鈹音披筩音勇內同納

馬蒔曰此言刺水腫之法也上文言風水者有風有水也此曰徒痹則有水無風也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鍼之已刺而筩之而內之入而又復之必欲盡去其水水方盡時其肉必堅且水來緩則內必煩悶來急則內必安靜問曰一刺之候水去盡而止鍼但水未盡之時小便必閉今水已去盡必飲通閉之藥以利其水防其再腫然服閉藥之法方刺之時即但飲之方飲之時無用食物或食物時無飲此藥且又不可食異品他食如此守之至一百三十五日之外其病始不復矣

張志聰曰此內因脾胃虛寒而水溢於肉理也徒衆也土位中央主灌溉於四旁土氣虛則四方之衆水反乘侮其土而爲水病也夫谿谷有三百六十五穴會肉之大會爲谷大會者手足股肱之大肉也環谷者取手足之分肉以瀉其水也筒筒也以如筒之鍼而內之入而復出以盡其水水腫於肌肉則浮而軟水盡則肉必堅矣來緩則煩悶來急則安靜者水雖在於肌腠而其原在內也飲閉藥者謂水乃盡當飲充實脾土之藥勿使水之復乘也方刺之時欲使水盡出於外故徒飲之蓋脾主肌肉痓病之因本於脾脾水盡而後能土氣充實也夫飲入於胃上輸於脾肺食氣入胃淫散於心肝飲食並入藉三焦之氣蒸化精微濟泌別汁中焦氣虛則水穀不能分別矣是以方飲無食方食無飲蓋言土氣虛而水聚於中者由三焦元氣虛也三焦者通會元眞於肌腠三焦元眞之氣虛則膚腠空疎而水溢於內矣無食他食者惟食穀食以養土氣也土之成數在十而分王於四時八

節調養百三十五日者逾九節候而土氣復也

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

馬蒔曰此言刺寒痹之法也素問痹論云以濕勝者爲著痹又曰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蓋著有沉著之意必其重而難去者也今久冷不已當卒取三里而刺之不使病人明知也

張志聰曰此邪留於骨節而爲痹也蓋濕流於關節故久寒不已當卒取其三里取陽明燥熱之氣以勝其寒濕也　沈亮宸曰谿谷屬骨此承上文肌腠未盡之水流於關節則爲著痹故取陽明之三里從腑以瀉臟也

骨爲幹

沈亮宸曰此承上文而言骨之爲病在骨之髓節也幹者如木幹之堅勁是故溫瘧之邪藏於骨髓濕痹之氣流於關節其骨如幹而不受邪傷也

莫雲從曰五運行論云腎生骨髓髓生肝骨空論云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骨空論云骨節之交皆有髓空以滲精髓蓋邪害空竅而直骨堅勁不受邪傷即骨之痠痛病在髓節而應

於骨也

腸中不便取三里盛瀉之虛補之

馬蒔曰此言刺大便不通之法也腸大腸也大腸不通當取三里穴以刺之其不便由於邪氣之盛者則瀉之由於正氣之虛者則補之耳

沈亮宸曰此病在三焦而爲腸中不便也三焦之氣蒸化水穀濟泌別汁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是以腸中不便者三焦之氣虛也三焦之部署在胃脘上中下之間故獨取足陽明之三里邪盛者瀉之正虛者補之

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癘音癩）

馬蒔曰此言刺癘風之法也按素問風論云癘者有營衛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骨空論長刺節論皆謂之大風也當平日刺其腫上已刺數以鍼之銳者鍼其患處仍以手按出其惡毒之氣必腫盡乃止鍼不盡也凡食品如常者始食之

若異品他食宜無食也

張志聰曰此邪病之在脉也腫者脉中之榮熱出於肉而爲腫也惡氣者惡厲之邪雷而不去則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故當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者謂當淡其飲食無食他方之異品也

腹中常鳴氣上衝胷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

馬蒔曰此言刺邪在大腸者之法也腹中常鳴者以水與火相激而成聲也氣上衝於胷發而爲喘不能久立乃邪在大腸故病如是也當刺肓之原又取巨虛上廉及三里穴以刺之蓋大腸屬上廉小腸屬下廉故此篇邪在大腸宜刺巨虛上廉而下節邪在小腸宜刺巨虛下廉也

張志聰曰此邪在大腸而爲病也大腸爲傳導之官病則其氣反逆是以腹中常鳴氣上衝胷喘不能久立膏肓即臟腑之募原膏在上而肓在下肓之原在臍下一寸五分名曰脖胦乃大腸之分巨

虛上廉在三里下三寸取巨虛三里者大腸屬胃也

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於肓結於臍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寫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

馬蒔曰此言刺邪在小腸之法也人有小腹中控其睾丸引腰脊間上衝於心者邪在小腸也蓋小腸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與肺絡心之系今邪氣盛則厥逆上衝於肓原以散其結又刺手太陰肺經穴以寫其盛又補又取足厥陰肝經穴以下其邪以小腸之邪連睾屬脊貫肝肺也又取足陽明胃經下巨虛以去其邪又按小腸脈所過之經以調其氣可也

沈亮宸曰控睾引腰脊上衝心者小腸之疝氣也肓乃腸外之脂膜故取肓之原以散之刺手太陰

以奪之取足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小腸之邪按其所過之經以調其氣

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馬蒔曰此言刺邪在膽者之法也病有善嘔而嘔出苦味又長太息其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此邪在膽經也蓋膽邪逆於胃故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此證當取足陽明胃經三里以下胃氣之逆則刺當作側刺蓋膽之經絡在肋之後旁故曰側刺足少陽膽經之血絡以出其血而止膽之逆却又調兩經之虛實虛則補而實則瀉以終去其邪而不使之復也

張志聰曰此邪在膽而爲病也嘔有苦膽氣逆在胃也膽氣欲升故長太息以伸之病則膽氣虛故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病在膽逆在胃者木邪乘土也膽汁逼於廉泉玉英故膽液泄則口苦膽邪

在胃故胃氣逆則嘔苦也取三里以下胃氣之逆
刺少陽之血絡以閉膽逆調其虛實以去其邪
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刺抑而下
之在下脘則散而去之
馬蒔曰此言刺邪在胃脘者之法也凡飲食不下
而膈膜之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者膈塞不通此
乃邪在胃脘上下脘之總名則刺當作側
刺如在上脘臥鍼刺之當抑而下之卽本經上膈
篇之所謂氣爲上膈故治之者如此如在下脘則
刺下脘當散而去之卽上膈篇之所謂蟲爲下膈
故治之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邪在胃脘而爲病也飲食不下膈塞
不通如邪在上脘則不能受納水穀故當抑而下
之如邪在下脘則不能傳化糟粕故當散而去之
也　沈亮宸曰飲食不下膈塞不通病在上也然
下焦阻塞則上焦亦爲之不利蓋水穀入口則胃
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如下氣閉而食不
下則胃實而上焦膈塞矣是以經文總言其病而

治則分上下也

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脉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脘取三里

馬蒔曰此言刺邪在三焦者之法也三焦者卽後三焦合於右腎者也小腹痛而腹腫難以小便其邪在於三焦而三焦有邪約之也當取足太陽大絡而刺之卽飛揚穴又必視其絡脉與足厥陰肝經有結血者盡取之若小腹腫及於胃脘則取胃經之三里穴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邪在膀胱而爲病也三焦下俞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小腹腫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也故當取足太陽之大絡小絡孫絡也足太陽厥陰之絡交絡於跗腘之間視其結而血者去之蓋肝主疎泄結在厥陰之絡亦不得小便矣如小腹腫上及胃脘取足三里

覩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脉堅

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輭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

馬蒔曰此言凡候病者當盡望聞問切之法也凡人有病須知覩病人之氣色察病人之所爲知其病氣之或散或復其要在於視其目中之色以知其病之存亡也蓋目爲五臟之精華故尤以是爲主又以一其形之肥瘦聽其身之動靜其要又在於診其脈體以知其病之進退也持其右手寸部之人迎以視之其脈且堅且盛且滑者在氣口爲內傷日進在人迎爲外感日進也其脈不堅不盛不滑而輭者在氣口爲內傷將退在人迎爲外感將退也縱或諸經尚實然氣口人迎已輭其病至三日而可已耳蓋氣口爲內所以候手足六陰經之病人迎爲外所以候手足六陽經之病也素問六節臟象論本經終始禁服等篇皆云氣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氣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氣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

故曰氣口候陰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故曰人迎候陽也

張志聰曰視其色者分別五行之色也如色青者內病在膽外病在筋色赤者內病在小腸外病在脈也察其以者察其所以然之病或病因於外或病因於內或因於內而病及於外而病及於內者或因於內而病及外者邪散而病已也復者病在外而復及於內也視其目色者察其血色也蓋在外之皮肉筋骨內應於六腑六腑內合五臟外內之病皆本於五行之色而五臟之血色皆見於目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者靜守其神形與神俱也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脈之堅滑輭靜而知病之進退也諸經實者邪在經脈也氣口人迎候三陰三陽之氣也　沈亮宸曰五臟六腑應天之五運六氣五運主歲六氣主時五臟內合六

腑六腑外應六氣陰陽相合外內交通故本篇首
定四時末論臟腑陰陽血氣乃人與天地相參陰
陽離合之大道也

五邪篇第二十

馬蒔曰內論五臟之邪故名篇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
之膺中外俞背三節五臟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
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馬蒔曰此言刺肺邪諸病之法也凡邪在於肺皮
爲肺之合故皮膚痛發爲寒熱氣上而喘汗出者
以腠理疏也欬動肩背者以肺爲五臟華蓋而肩
乃肺經脉氣所行也當取膺中外俞雲門中府等

穴以刺之又取背三節旁之肺俞及取五椎旁之心俞穴然先以手速按其處自覺快爽乃刺之耳又必取缺盆穴使邪氣從此而上越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復論邪在五臟而病於外也夫六腑之應於皮肉筋骨者臟腑雌雄之相合也五臟之外應者陰陽之氣皆有出有入也肺主皮毛故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者皮寒熱也蓋臟爲陰皮膚爲陽表裏之氣外內相乘故爲寒爲熱也上氣喘者肺氣逆也汗出者毛腠疎也欬動肩背者欬急息肩肺俞之在肩背也膺中外俞肺脉所出之中府雲門處背三節五臟之旁乃肺俞旁之魄戶也缺盆中者手陽明經之扶突蓋從腑以越陰臟之邪

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腳腫取之行間以引脅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脉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脉以去其掣

馬蒔曰此言刺肝邪諸病之法也凡邪在於肝則兩脅中痛蓋肝之經脉貫胃中布脅肋也胃中必

寒木旺則土衰也惡血在內以肝氣不疏也行善
牽掣其關節時或脚腫以肝之經脉自足大指上
行內踝入陰器以上季脅及肋也當取足厥陰肝
經行間穴以引出脅下之邪補足陽明胃經三里
以溫其胃中之寒取肝經血脉外見者以散其在
內之惡血取耳間青脉以去其所行之掣節
張志聰曰肝脉循於兩脅故邪在肝則脅中痛兩
陰交盡是為厥陰病則不能生陽故為寒中蓋邪
在肝脅中痛乃病經藏之有形寒中病厥陰之氣

也內脉內也行善掣節者行則掣節而痛此惡血
留於脉內脉度循於骨節也時脚腫者厥陰之經
氣下逆也當取足厥陰肝經之行間以引脅下之
痛補足陽明之三里以溫寒中取血脉以散在內
之惡血耳間青脉乃少陽之絡循於耳之前後入
耳中蓋亦從膽陽以去其掣節

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
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
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

馬蒔曰此言刺脾胃諸病之法也凡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以脾主肌肉也胃爲陽經若邪氣有餘則不足者不能勝有餘也其病爲胃勝當爲熱中而善饑蓋火與陽爲類而火消穀則易饑耳反此而脾爲陰經胃之正氣不足脾之邪氣有餘其病爲脾勝當爲寒中而腸鳴腹痛也設脾胃俱邪氣有餘或正氣俱不足則胃當爲熱而脾當爲寒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三里穴以調之有餘則瀉而不足則補耳

張志聰曰脾胃主肌肉故邪在脾胃則肌肉痛脾乃陰中之至陰胃爲陽熱之腑故陽明從中見太陰之化則陰陽和平雌雄相應若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而消穀善饑若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而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者邪病之有餘俱不足者正氣之不足皆當調之三里而補瀉之亦從腑而和臟也

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涌泉崑崙視有血

者盡取之

馬蒔曰此言刺腎邪諸病之法也邪在於腎則病骨痛以腎主骨而陰痹當在陰分也陰痹者痛無定所按之而不可得卽痹論之所謂以寒勝者爲痛痹也其小腹脹以腎脉入小腹也其腰痛以腰爲腎之腑也其大便難以腎通竅於二便也其肩背頸項痛此皆膀胱經脉所行以腎與膀胱爲表裏也且時時眩暈亦兼膀胱與腎邪也當取腎經之涌泉穴又取膀胱經之崑崙穴視有血者則二經盡取之可也

張志聰曰在外者筋骨爲陰病在陰者名曰痹陰痹者病在骨按之而不得者邪在骨髓也腹脹者臟寒生滿病也腰者腎之腑腎開竅於二陰大便難者腎氣不化也肩背頸項痛時眩者臟病而及於腑也故當取足少陰之涌泉足太陽之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

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

馬蒔曰此言刺心邪諸病之法也邪在心故心必痛且善悲時或眩仆或邪氣有餘或正氣不足皆病如是也當視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實則瀉而虛則補皆取其神門之爲俞穴者以刺之耳本經邪客篇云少陰心脉心者五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故獨無腧焉其外經病而內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

張志聰曰邪在心邪薄於心之分也喜爲心志心氣病則虛故喜悲神氣傷故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其輸也按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邪在心而不病脉者手厥陰心主包絡主脉也諸邪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故邪在心邪在於包絡心之分也視有餘不足而調之者因心氣之虛實而調之也此邪薄於心之分以致心氣之有餘不足邪不在心故不外應於脉　沈亮宸

曰邪干臟則死非獨傷於心也曰邪在肺邪在肝者邪薄於五臟之分病臟氣而不傷其臟眞故首言三節五臟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蓋五臟之旁乃五臟之氣舍也病在氣當取之氣取之氣故以手按之則快然曰三節曰五臟之旁俱宜體會

寒熱病篇第二十一

馬蒔曰篇內所論諸證不止寒熱然首節所論在寒熱故名篇但此寒熱主外感言與癘癘之寒熱不同

張志聰曰按以上三章經旨相連故無君臣問答之辭其病在腑臟經氣之不同故分爲三章此章通論陰陽之經氣爲病故篇名寒熱寒熱者陰陽之氣也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

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腊思亦切

馬蒔曰此言寒熱不同而刺之亦異也邪之在人其始寒熱在於皮正以肺主皮毛開竅於鼻故皮痛而不可近席毛髮焦燥鼻孔枯腊腊者乾也如不得汗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之絡穴飛揚以瀉之蓋太陽爲三陽也又當取手太陰肺經之絡穴列缺以補之正以太陽主表故宜瀉其邪而肺主皮毛必宜補之於既瀉之後也既而寒熱在於肌肉正以脾主肌肉又主脣故肌痛及毛髮焦而脣槁腊也如不得汗當取足太陽於下以去其血又補足太陰脾經以出其汗也不言穴者必俱是絡穴耳其終也寒熱在於骨病既不安汗亦不休如齒未槁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絡穴大鍾以刺之倘齒已槁則死不治矣外有骨發爲厥之證亦驗其齒

張志聰曰上二章論五臟六腑以及外合之皮肉筋骨爲病此章論病三陰三陽之經氣而爲寒爲熱也病在皮故不可附席皮膚之血氣以滋毛髮皮氣傷故毛髮焦也肺主皮毛開竅在鼻故鼻爲之乾枯此邪在表而病太陰太陽之氣當從汗解如不得汗宜取太陽之絡以發汗補手太陰以資其津液爲脈外之血氣充膚熱肉生毫毛故病在肌則肌肉痛而毛髮焦也脾主肌肉開竅於口故脣口槁腊如不得汗當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補足太陰以資水穀之汗三陽太陽也蓋寒熱雖在肌而汗從表出也骨寒熱者病少陰之氣也病無所安者陰躁也少陰爲生氣之原汗注不休者生氣外脫也齒未槁者根氣尚存取足少陰於陰股之絡以去其邪齒已槁死不治矣此邪病少陰之氣邪正相搏故爲寒熱邪去則愈正脫則死矣骨厥者謂腎臟爲病而腎氣厥逆也夫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是少陰爲生陽之本然腎臟亦爲

生氣之原故曰骨厥亦然蓋以分別骨寒熱者病
少陰之氣也　沈亮宸曰此條有三節病在三陰
之氣故曰取三陽之絡曰取少陰於陰股之絡而
不言經穴上章之病在五臟則曰行間三里崑崙
涌泉而不言三陰三陽
骨痹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陽之經補之
馬蒔曰此言刺骨痹之法也骨痹已成節不能舉
而痛汗注於外心煩於內正以腎主骨又其脉之
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故病如是也當取足太
陽膀胱之經穴崑崙以補之蓋膀胱與腎爲表裏
也
張志聰曰骨痹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病在少
陰之氣而入深也故當取太陽之經補之以去其
邪夫經脉爲裏浮見於皮部者爲絡上節論三陰
之氣而爲寒熱者病在於膚表故取之絡此病氣
入深故取之經此篇論三陰三陽之經氣爲病有
病在氣而不及於經者有經氣兼病者蓋陰陽六氣合手足之六經也

沈亮宸曰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骨痹痹冬痹也汗注煩心病通於藏也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故下文曰冬取經輸經輸者治骨髓故取三陽之經以發越陰藏之痹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齊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齊下三寸關元也

馬蒔曰此言刺體惰之法也身有所傷出血已多而傷處中乎風寒或有所墮墜不必身傷出血也四支懈惰其名曰體惰當取小腹齊下三結交之穴以刺之蓋本經爲任脈而足陽明胃足太陰脾經之脈亦結於此故謂之三結交也卽齊下三寸之關元穴耳

張志聰曰此言皮膚之血氣有傷當取之陽明太陰也夫首言皮腠之寒熱者病三陰之氣也此言皮腠之血氣受傷亦取之太陰陽明陰陽血氣之相關也身有所傷血出多傷其血矣及中風寒傷其營衛矣夫人之形體藉氣呴而血濡血氣受傷

故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夫充膚熱肉之血氣生於陽明水穀之精流溢於中由衝任而布散於皮腠故當取小腹齊下之陽明太陰任脉之關元以助血氣之生原三結交者足太陰陽明與任脉交結於小腹齊下也　沈亮宸曰首言三陰之氣本於裏陰而外主於皮毛肌骨下節論三陽之氣從下而生而上出於頸項頭面此言膚表之血氣亦由下而上充於皮膚蓋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也

厥痹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也瀉陽補陰經也頸側之動脉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脉手少陽也名曰天牖次脉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脉臂太陰也名曰天府

馬蒔曰此言刺厥痹之法也痹病在內厥氣上逆以及於腹當取陰經之絡卽下文手太陰肺經之天府是也刺陽經之絡卽下文足陽明胃經之人迎手陽明大腸經之扶突手少陽三焦經之天牖

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是也於陽經則瀉之於陰經則補之但人迎之穴乃頸側之動脈在嬰筋之前嬰筋者頸之豎筋也　扶突穴在嬰筋之後天牖穴其脈次於扶突之後　天柱穴其脈次於天牖之後　天府穴乃腋下之動脈其脈行於臂故不稱曰手太陰而曰臂太陰也

張志聰曰此言陽氣生於陰中由下而上也厥痹者痹閉於下以致三陽之氣厥逆止及於腹而不能上行於頭項也取陰陽之絡視主病者視厥痹之在何經也瀉陽者瀉其厥逆而使之上也補陰者陽氣生於陰中也次脈者從喉旁而次序於項後即本輸篇之所謂一次脈二次脈也蓋三陽之經氣皆循頸項而上充於頭面也腋下動脈手太陰也太陰統主陰陽之氣者也

陽明頭痛胃滿不得息取之人迎

馬蒔曰上節五穴總治厥痹之證而此下五節則分言五穴可以治諸證此節則以人迎所治之病而言之也陽明胃經邪盛頭痛胃滿不得息當取

之人迎穴耳

張志聰曰此下五節承上文而分論厥逆之氣各有所見之證各隨所逆之經以取之陽明頭痛陽明之氣厥逆於腹不得循人迎而上充於頭是以頭痛逆於中焦故胃滿不得息當取之人迎以通其氣

暴瘖氣鞭取扶突與舌本出血鞭同梗

馬蒔曰此節以扶突所治之病言之也暴時瘖瘂而氣梗於喉當取扶突穴及舌本之風府穴以其皆係督脈經也

張志聰曰夫金主聲心主言手陽明主氣而主金故陽明氣逆於下則暴瘖而氣梗矣取扶突與舌本出血則氣逆而音聲出矣

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

馬蒔曰此節以天牖所治之病言之也

張志聰曰手少陽之脈入耳中至目銳眥少陽之氣厥於下則上之經脈不通是以暴聾氣蒙耳目不明當取之天牖

暴攣癇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馬蒔曰此節以天柱所治之病言之也攣拘攣也癇癲癇也眩眩暈也合三證而足不任身皆當取之天柱穴耳

張志聰曰足太陽主筋故氣厥則暴攣而足不任身矣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之睛明氣不上通故癇眩也當取之天柱

暴癉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

馬蒔曰此節以天府所治之病言之也暴時大熱而在內之氣逆乃肝肺兩經之火邪相爲搏擊以致血溢於鼻口當取之天府穴耳

張志聰曰癉消癉暴癉暴渴也肝脉貫肺故手太陰之氣逆則肝肺相搏肺主氣而肝主血氣逆於中則血亦留聚而上溢矣肺乃水之生源搏則津液不生而暴癉矣皆當取手太陰之天府以疎其搏逆夫暴疾一時之厥證也此因於氣厥故用數

暴字

此爲大編五部

馬蒔曰此句總結上文五節其穴爲天牖五部也

大牖當作天牖曰天牖五部者舉一穴以統五穴耳猶後世立湯藥之方舉一品以槩衆品也

張志聰曰牖竅也頭面之穴竅如樓閣之大牖所以通氣者也氣厥於下以致在上之經脉不通而爲耳目不明暴瘖癲眩諸證蓋言三陽之氣由下而生從上而出故總結曰此爲大牖五部以下復論其經絡焉

沈亮宸曰人迎扶突天牖天柱頭氣之街也腋下動脉胷氣之街也

莫雲從問曰本輸篇論欠脉乃手足三陽之六經此節止言手陽明少陽足陽明太陽爲大牖何也曰太陽之氣生於膀胱水中少陽之氣本於命門相火陽明之氣生於中焦胃腑在經脉有手足之六經在二氣止論三陰三陽也其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主行周身之氣故合爲五大牖焉

臂陽明有入頏徧齒者名曰大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瀉之足太陽有入頏徧齒者名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與頏前方病之時其脉盛盛則

瀉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鼻外足陽明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屬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惡去聲顱音仇齲丘禹切）

馬蒔曰此言齒齲者當卽上下齒而分經以治之也臂陽明卽手陽明大腸經也以其脈行於臂故不稱曰手而曰臂也手陽明之脈其支者從缺盆上頸循天鼎扶突上貫於頰入下齒縫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循和髎迎香以交於足陽明故曰臂陽明有入頏徧齒者其名曰大迎正以大迎出足陽明穴而手陽明之脈則入而交之也齒有痛病謂之齲故下齒病齲者當取此臂陽明之穴如惡寒飲者實也宜瀉之又足太陽膀胱經之脈亦入頏徧齒其所入之脈乃手少陽三焦經之角孫穴其上齒齲者正足陽明胃經脈氣之所歷取之在鼻與頏前乃地倉巨髎等穴也如正痛之時其脈必盛盛則宜瀉之或虛則宜補之一曰當取之出於鼻外卽本經之和髎迎香等穴也又足陽明胃

經之脉有挾鼻孔入於而者其脉會於足少陽膽
經之懸顱穴屬口對入以繫於目本當視其有病
者所以取之邪氣有餘則損正氣不足則益益者
補也正以不足與有餘相反故益之耳

張志聰曰上節論三陽之氣循次而上出於大牖
此復論氣從絡脉以相通所謂絡絕則徑通如環
無端莫知其紀也蓋氣之出於大牖者從氣街而
出於脉外氣之行於脉中者從絡脉而貫於脉中
外內環轉之無端故莫知其紀也顴鼻交處爲頗
臂陽明有入頗徧絡於齒者名曰大迎大迎乃足
陽明之經穴此手陽明之氣從絡而貫於足陽明
之經故下齒痛當取之臂陽明足太陽有入頗徧
絡於齒者名曰角孫角孫乃手少陽之經穴此足
太陽之氣貫於手少陽之經故上齒痛者當取之
鼻與頗前乃太陽之絡脉也按營血宗氣之所營
行者經脉也足太陽之絡不入於齒中此非經脉
亦非支別乃微細之系以通三陽之氣者也故方
病之時其脉盛乃氣之太過也太過則瀉之不及

則補之足陽明當作手太陽蓋三陽之氣上出於天牖者循手之陽明少陽足之陽明太陽而經脈之貫通則有手足六脈之相交矣故手太陽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懸顱乃足少陽之經穴此手太陽之氣從絡脈而通於足少陽之經也屬口對入上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過病也如病在太陽而太陽之絡有餘少陽之經不足則當損太陽之有餘益少陽之不足反是者又當益太陽也

沈亮宸曰反者當從有過上看推此二句當知太陽之氣從絡脈而通於太陽之經少陽之氣從絡脈而通於太陽之經也以上四脈亦然　莫雲從

問曰陽明手足相交自然之道也太陽之與少陽相合其義何居曰太少之氣本於先天之水火猶兩儀所分之四象是以正月二月主於太少五月六月主於太少之相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故曰陽明主於三月四月此陽明之自相交合也夫陰陽之道推變無窮明乎經常變易之理始可與言陰陽矣　朱濟公

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陽

明之氣主肌腠少陽之氣主樞脅今論三陽之氣
又皆循經而上出於頭面焉曰此升降出入之道
也陰陽之氣出入於外內故皮寒熱者取之太陽
太陰肌寒熱者取三陽於下升降於上下故邪中
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
陽三陽之氣運行於肌表故中於陽則溜於經經
氣外內之相通也此升降出入之無息者也一息
不運則失其機矣
其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

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
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
陰氣盛則瞑目
馬蒔曰此言頭目痛者當取玉枕而又言睛明爲
陰陽二蹻之所交乃寤寐之所以分病也足太陽
膀胱經有通項入於腦者名曰玉枕此正屬於目
之根兩眼中之系皆繫於此故名之曰眼系凡苦
頭痛或苦目痛者皆取之其脈在項中兩筋間入
於腦與陰蹻陽蹻相別實各陰陽諸經交會之所

也又陽蹻之脉入於陰陰蹻之脉出於陽交於目
銳眥之睛明穴陽蹻之氣盛則目瞼而不得閉陰
蹻之氣盛則目瞑而不得開也
張志聰曰此言足太陽之氣貫通於陽蹻陰蹻也
其者承上文而言言其足太陽又有通項入於腦
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
絡於陰蹻陽蹻而陰陽相交於目銳眥陽蹻之氣
入於陰蹻陰蹻之氣出於陽蹻如陽蹻之氣盛則
張目陰蹻之氣盛則瞑目此太陽之氣又從眼系
而貫通於陰陽之蹻脉也按脉度篇曰蹻脉者太
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循胷上行屬目內眥合於
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此言陰蹻
之脉起於足少陰而上通於太陽陽蹻此節論太
陽之氣通於陽蹻故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
其陰蓋陰蹻之脉通少陰之精水於陽蹻陽蹻之
脉通太陽之氣於陰蹻男子以氣爲主故男子數
其陽女子以精血爲主故女子數其陰氣爲陽而
血爲陰也　莫雲從曰足少陰太陽乃陰陽血氣

之生原陰蹻陽蹻主逼陰陽血氣從下而上交於目目者生命之門也

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於足皆留之 少陽當作少陰 少陰當作少陽

馬蒔曰此言刺寒熱二厥之法也按素問厥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蓋以熱厥爲足三陽氣勝則所補在陰故當取足太陰少陰以補之皆留其鍼也寒厥爲足三陰氣勝則所補在陽故當取足陽明少陽於足者以補之皆留其鍼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不和而爲寒厥熱厥也蓋在表之陰陽不和則爲肌皮之寒熱發原之陰陽不和則爲寒厥熱厥矣　俞伯榮曰取之於足者謂陽氣生於下也

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刺舌縱涎下煩悶之法也病有舌縱而不收其涎自下內則煩悶者皆足少陰腎經之衰也當取腎經之穴以補之

張志聰曰此言上下之陰陽不和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而下爲水藏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舌縱涎下煩悗者腎氣不上資於心火也故當取足少陰以通水陰之氣

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

馬蒔曰此言刺振寒爲病之法也凡振寒而洒洒然鼓其頷間汗不得出腹內作脹而煩悶此乃元氣不足也當取手太陰肺經以補之

張志聰曰此言表裏之陰陽不和也內經云陽加於陰謂之汗膚表爲陽腹內爲陰在內之陰液藉表陽之氣宣發而爲汗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者表裏之陰陽不和也故當取手太陰以疎皮毛之氣以行其汗液焉手太陰主通調水液四布於皮毛者也　莫雲從曰上節論上下此節論表裏乃陰陽之升降出入篇名寒熱者皆陰陽之不調也

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

馬蒔曰此言刺虛實者之法也凡刺虛者當乘其

氣之去而隨之隨之者所以補之也凡刺實者當乘其氣之來而迎之迎之者所以瀉之也

張志聰曰此總論陰陽寒熱之不調因邪正虛實之有礙也虛者正氣之不足實者邪氣之有餘蓋邪氣實則正氣虛矣故刺虛者刺其氣之方去所謂追而濟之也刺實者刺其氣之方來所謂迎而奪之也迎之隨之以意和之可使氣調可使病已也

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輸凡此四時各以時爲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 齊劑同

馬蒔曰此言四時各有所刺者以其各有所治也春取絡脈者以絡脈治皮膚也如肝經爲蠕蠕溝爲絡之類夏取分腠者以分腠治肌肉也如夏取心與小腸分肉腠理之類秋取氣口者以氣口治筋脈也秋屬肺經故取之冬取經輸者以經輸治骨髓也如腎經太谿爲俞復溜爲經之類

張志聰曰此以人之形層淺深與四時之氣爲齊

也蓋人之血氣應天地之陰陽出入故春取絡脉夏取分腠春夏之氣從內而外也秋取氣口冬取經輸秋冬之氣復從外而內也此人之氣血隨天地四時之氣而外內出入者也齊者所以一之也凡此四時以應人之陰陽出入故各以時爲齊故取絡脉者以治皮膚取分腠以治肌肉取氣口以治筋脉取經輸以治骨髓此又以四時之法以治皮肉筋骨之淺深蓋天氣有四時之出入而人有陰陽之形層故各以時爲齊也

五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腓音肥腨音善

馬蒔曰此言癰疽生於五部者必死也五藏在內而關係於身者有五部其一在伏兔其二在腓腹腓腹者腨也其穴名承筋其三在背背之中曰督脉而背旁四行皆足太陽膀胱經穴其四在五藏之俞其五在項亦係督脉與足太陽經此五部有癰疽者必死也此言癰疽之不可治而自下節至末皆言有可治之所蓋出汗正所以去邪也然當

知用藥亦猶是耳

張志聰曰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癰疽所發在於皮肉筋骨之間此言五臟各有五部而一部之陰陽不和卽留滯而爲癰矣伏兎腎之街也腦者脾之部也背者肺之俞也五臟俞者謂五椎之心俞也項者肝之俞也本經曰癰疽之發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五部之有癰疽者乃五臟漸積之鬱毒外應於血氣之不和而爲癰疽故五部有此者死按上章論五臟之邪外應於皮肉筋骨此言五臟各有五部而一部中皆有陰陽血氣之流行所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

余伯榮曰癰疽之發有因於風寒外襲者有因於喜怒不測食飲不節榮衛不和逆於肉理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然有發於肫臂而死者有發於項背而生者此又以邪毒之重輕正氣之虛實以別其死生然病及五臟者必死故因於外邪者善治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因於內傷者使五臟之鬱氣四散於皮膚弗使癰腫於一部

所謂始萌可救膿成則死此上工之治未病也

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始手臂者而有先刺之法也手臂乃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脉氣所行故病始手臂者先取此二經刺之以出汗則其邪可去矣

張志聰曰此分別形身上下各有所主之陰陽也夫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故病始於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

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始於頭首者而有先刺之法也項上於頭乃是太陽膀胱經脉氣所行故病始於頭首者先取此經刺之以出汗其邪可去矣

張志聰曰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而上出於頭項故病始於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始足脛者而有先刺之

法也足脛外廉乃足陽明胃經脉氣所行故病始於足脛者先取此經刺之以出汗其邪可去矣

張志聰曰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曰始者謂病始於下者下行極而上始於上者上行極而下曰先者謂手足之陰陽雖各有所主然三陰三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又互相交通者也

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時肺胃兩經皆可以發汗若汗多者陰取之陽陽取之陰也臂太陰者即手太陰肺經也此經與足陽明胃經皆可發汗若刺肺經而汗出太甚則瀉胃經以止之蓋陽瀉則陰勝也刺胃經而汗出太多則瀉肺經以止之蓋陰瀉則陽勝也

張志聰曰汗乃陰液生於陽明太陰主氣行於膚表水津四布乃氣化以通調故臂太陰可汗出水穀之津液從腠理發泄汗出湊湊故足陽明可汗

出然汗液必由氣之宣發氣得液而後能充身澤毛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蓋陽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也　沈亮宸曰此篇論陰陽之不調而爲寒熱之證宜從汗解故總結汗法數條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恆致氣則生爲癰疽矣 中並去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行鍼者之誤有二也凡刺者瀉實既中其害則當去其鍼而久之不去則精氣反泄所以病益甚而恆羸也既不中其害則當畱鍼以再瀉而遂乃去之則邪氣仍致所以生爲癰疽也蓋皆指瀉實而言耳

張志聰曰泄精者謂陰陽血氣生於精過傷則并傷其根原矣癰疽者謂陰陽血氣榮行於皮肉筋骨之間邪氣畱客致正氣不行則生癰疽矣本篇論陰陽寒熱緣邪正之實虛故以此節重出於篇末蓋以戒夫治病者愼勿再實實而虛虛也

癲狂篇第二十二

馬蒔曰內論癲狂諸證故名篇但首無起語疑是岐伯所言也

目眥外決於面者爲銳眥在內近鼻者爲內眥上爲外眥下爲內眥

馬蒔曰此言目眥分爲內外而又各統其上下也眥眼角也目眥外決於面者爲銳眥在內近鼻者爲內眥內眥屬於外眥眼之下泡屬於內眥也蓋人身臟腑之神以目爲主故先以目眥言之

示人以觀神之法也

張志聰曰銳眥內皆者睛外之眼角也太陰之氣主約束而主乎外內之目皆也太陽爲目上綱陽明爲目下綱太陽陽明之氣主於上下之目皆也手太陰主天足太陰主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天地之氣晝明夜晦人之兩目晝開夜闔此人應天地之晝夜開闔者也一息之中有開有闔以應呼吸漏下者也天地開闔之氣不清陰陽出入之氣混濁則神志昏而癲狂作矣是以治癲狂之法獨取手足之太陰太陽陽明焉夫肺主皮毛目之拳毛天氣之所生也肌肉之精爲約束地氣之所生也目皆之外內上下又統屬天地陰陽之氣而爲開闔者也

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樂音洛）

馬蒔曰此已下八節皆論癲疾諸證而此下三節則即其始作之證而刺之也凡癲疾始生其意先不樂其頭先重而痛其所視舉目先赤三者已甚

遂癲疾乃作至於作極則其心大煩當候之於顏以知之乃取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手太陰肺三經以刺之候至血變而止鍼

張志聰曰夫癲狂之疾乃陰陽之氣先厥於下後上逆於巔而爲病故曰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又曰厥成爲癲疾夫少陰者先天之水火太陰者後天之地天天地水火之氣上下平交者也厥則不平而爲病矣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先不樂者神志不舒也舉視目赤者心氣上逆也癲甚作極已而心煩者厥逆之氣上乘於太陰陽明而復乘於少陰之心主也五色篇曰庭者顏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蓋謂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故候之於顏者候天之氣色也身半以上爲陽手太陰陽明皆主之故取手太陰陽明以清天氣之混濁取手太陽以清君主之心煩心主血血變則神氣清而癲疾止矣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

馬蒔曰此又刺癲疾始作之法也其口牽引或啼或呼喘急驚悸者候之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二經左强右强凡證脈俱不病也其不强者爲病故左强攻右右强攻左至血出色變而止鍼

張志聰曰此論厥氣上乘致開闔不清而爲癲疾也啼悸者太陽之氣混亂也喘呼者陽明之氣不清也太陽主開陽明主闔故當候之手陽明太陽夫天地開闔之氣左旋而右轉故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　莫雲從曰手太陽者心之表手陽明者肺之表在心爲啼悸在肺爲喘呼因開闔不清而啼悸喘呼者病在表而及於內也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

馬蒔曰此又刺癲疾先作之法也癲疾始作先反僵仆隨卽脊痛當取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太陽小腸經以刺之候至血變而止鍼

張志聰曰癲疾始作先反僵者厥氣逆於寒水之

太陽也因而脊痛者寒氣乘於地中也脊乃坤土之高阜者故當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按首節論厥氣上乘於天及太陽君火次節論開闔之不清此節論厥氣逆於水土之中蓋天地水火之氣不清而爲癲疾也復取手太陽者水火神志相交足太陽之水邪上逆必致心主之神氣昏亂故俟其血變則神氣清矣

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瀉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

不動灸窮骨二十壯窮骨者骶骨也

馬蒔曰此言治癲疾之法也凡欲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病在何經當取何穴及病已發時視其有病之經瀉之即以所刺之血置之瓠壺之中至於此病又發其血當獨動如血不動宜灸脊盡之骶骨長强穴二十壯

張志聰曰此言治癲疾者當分別天地水火之氣而治之太陽之火日也隨天氣而日遶地一周動而不息者也地水者靜而不動者也常與之居者

得其病情也察其所當取之處視之有過者瀉之謂視疾之在於手足何經而取之也瓠壺葫蘆也致其血於壺中發時而血獨動者氣相感名也如厥氣傳於手太陰太陽則血於壺中獨動感天氣太陽之運動也不動者病入於地水之中故當灸太陰故當灸足太陽之骶骨二者陰之始十乃陰之終地爲陰而水爲陰也　朱肱年曰素問長刺節論云初發歲一發不治則月一發名曰癲疾夫歲一發者日一歲而一周天日以應火也月一發者月一月而一周天月以應水也

骨癲疾者顑齒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顑苦感切）

馬蒔曰此言骨癲疾之證而決其不可治者癲疾成於骨病故曰骨癲疾其頷齒中諸穴分肉邪氣閉滿尪羸太甚唯骨獨居汗出於外煩悗於內此或有可治者若至於在上作嘔沃沫出多在下氣洩則上下交病此不可治之證也

張志聰曰齒者骨之餘分肉屬骨是以骨癭疾者
顑齒諸分肉皆滿骨居者骨肉不相親也汗者血
之液汗出煩悗者病在足少陰腎而上及於手少
陰心也嘔多沃沫太陰陽明之氣上脫也腎爲生
氣之原氣下泄少陰之氣下泄也陰陽上下離脫
故爲不治　莫雲從曰病入骨髓雖良醫無所用
其力故不列拯治之法此下三證病在有形之筋
骨故不言太少之陰陽

筋癭疾者身倦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

沫氣下泄不治

馬蒔曰此言筋癭疾有可治之穴有不可治之證
也筋癭疾者癭病成於筋也其身倦怠拘攣其脈
急大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若在上多嘔
沃沫在下洩氣此不可治之證也

張志聰曰病在筋故身倦攣而脈急大足太陽主
筋故當刺膀胱經之大杼嘔多沃沫氣下泄者病
有形之臟腑而致陰陽之氣脫也

脈癭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

血不滿灸之挾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

馬蒔曰此言脈癲疾有可治之穴有不可治之證也脈癲疾者癲疾成於脈也猝時僵仆四肢之脈皆脹滿而弛縱如其脈果滿則盡刺之以出其血如其脈不滿則灸足太陽膀胱經挾項之天柱穴又灸足少陽膽經之帶脈穴此穴相去於腰計三寸許及諸經分肉之本穴蓋指四肢之脈皆脹而縱之所也設在上嘔多沃沫在下洩氣則不可治矣

張志聰曰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脈癲疾故暴仆也十二經脈皆出於手足之井滎是以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者病在脈故當盡刺之以出其血不滿者病氣下陷也夫心主脈而爲陽中之太陽不滿者陷於足太陽也十二臟腑之經俞皆屬於太陽故當灸太陽於項間以啓陷下之疾帶脈起於季脅之章門橫束諸經脈於腰間相去季脅三寸乃太陽經俞之處也諸分肉本俞谿谷

之俞穴也蓋使脈內之疾仍從分肉氣分而出

癲疾者疾發如狂者死不治

馬蒔曰此言癲疾太甚如狂者其證不可治也

張志聰曰夫陰盛者病癲陽盛者病狂癲疾發如狂者陰陽之氣並傷故死不治夫陰陽離脫者死

陰陽兩傷者亦死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治之取手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太陰陽明

馬蒔曰此以下六節皆論狂疾諸證而此一節則刺始生之得於憂饑者之法也凡狂始生時悲者肺之志忘者心之病怒者肝之志恐者腎之志今諸證皆見皆得之於憂饑也當取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足太陰脾足陽明胃等經以刺之候其血出色變而止鍼

張志聰曰此以下論狂疾之所生有虛而有實也先自悲者先因於腎虛也經云水之精爲志精不上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喜忘善恐者神志皆虛也苦怒者肝氣虛逆也蓋肝木神志皆腎精

之所生也此得之憂饑夫憂則傷肺饑則穀精不生肺傷則腎水之生源有虧穀精不生則腎精不足矣陰不足則陽盛而爲狂取手太陰陽明者逆氣上乘於手太陰陽明瀉出其血而逆氣散矣及取足太陰陽明者補足太陰陽明資穀精以助腎氣也此節首論陰虛以致陽狂卽末節之所謂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蓋癲狂乃在上之見證厥逆乃在下之始因故篇名癲狂而後列厥逆上工之治未病者治其始萌也夫癲疾多因於陰實狂疾有因於陰虛故越人曰重陰者癲重陽者狂蓋陰虛則陽盛矣夫陰虛陽盛則當瀉陽補陰矣然陰精生於陽明而陽氣根於陰中陰陽互相資生之妙用學者細心體會大有裨於治道者矣

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

馬蒔曰此言刺始發狂證之法也上節言始生而

此曰始發則病已成而發也凡狂始發時不欲臥不言饑自以爲高賢辯智而尊貴其罵詈無有止時當取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手太陰脾及舌下之廉泉穴與手少陰心等處又必視其血脈盛者皆取之如不盛則釋之而不取也

張志聰曰此心氣之實狂也夫陰氣盛則多臥陽氣盛則少臥食氣入胃精氣歸心心氣實故不饑心乃君主之官虛則自卑下實則自尊高陽明實則罵詈不休心火盛而傳乘於秋金也肺者心之蓋火炎上則天氣不清矣故當取手太陽之腑以瀉君火之實取手陽明太陰以清乘傳之邪舌下少陰心之血絡也此病心之神志而不在血脈故當視之如盛者並皆取之如不盛則釋之而不取也蓋病在無形之神志皆從腑以清臟腑爲陽而主氣也如入於血絡則取本臟之脈絡矣

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好去聲樂音洛）

馬蒔曰此言刺狂之得於大恐者之法也其證狂

言又驚又善笑又好歌樂又妄行不休此皆得之於大恐也當取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手太陰肺等經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腎病上傳於心而爲心氣之實狂也得之大恐則傷腎陰虛陽盛故狂言而發驚經云心氣實則善笑虛則善悲實則心志孿結故好歌樂以伸舒之神志皆病故妄行不休也取手太陽以清心氣之實取手陽明太陰以資腎氣之傷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頭兩頗

馬蒔曰此言刺狂之生於少氣者之法也妄有見聞而口則善呼乃正氣衰所致也當取手太陽小腸手太陰肺足太陰脾等經及頭與兩頗之穴以治之

張志聰曰此因腎氣少而致心氣虛狂也心腎水火之氣上下相濟腎氣少則心氣亦虛矣心腎氣虛是以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虛氣之所發也當取手太陽太陰陽明以清狂妄補足太陰陽明以

資穀精蓋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爲水臟受藏五臟之精氣生於精也本經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顱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陽明之氣上走空竅出於頭之兩顱不曰足陽明而曰頭兩顱者蓋取陽明中上二焦之氣以納化水穀也按此節卽下文之少氣身潔潔也言吸吸也蓋始見在下之虛卽補少陰之陰今發於上而爲狂又當用治狂之法矣

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

馬蒔曰此言刺狂之得於大喜者之法也狂有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此乃得之有所大喜也當取足太陰脾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後又取手太陰肺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等經以治之

張志聰曰此喜傷心志而爲虛狂也心氣虛故欲

多食神氣虛故善見鬼神也因得之大喜故善笑不發於外者冷笑而無聲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故當先補足太陰陽明以養心精補足太陽之津以資神氣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以清其狂焉按因於足少陰者先取手而後取足因於手少陰者先取足而後取手皆上下氣交之妙用

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壯

馬蒔曰此言刺灸狂之新發而不使甚者之法也

上節狂證俱爲太甚然狂新發未應如此當先取足厥陰肝左右曲泉穴以刺之及脈之盛者皆出其血有頃病當自已如不已則灸骨骶二十壯曰以法取之則如前置血於瓠之中而驗之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以上之狂疾如從下而上者則當先取肝經之曲泉應者謂因於下而應於上也蓋言狂乃心氣虛實之爲病如因於腎氣之實虛皆從水而木木而火也故狂而新發未見悲驚喜怒妄見妄聞如此之證者先取曲泉左右之動脈

盛者見血卽已蓋病從木氣淸散而不及於心神矣如不已用灸法以取之骶骨乃督脈之所循督脈與肝脈會於頭項故灸骨骶引厥陰之脈氣復從下散也按脊骨之盡處爲骶骨乃足太陽與督脈交會之處曰窮骨曰骶骨曰骨骶蓋亦有所分別也

風逆暴四肢腫身漯漯唏然時寒饑則煩飽則善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淸取榮骨淸取井經也

馬蒔曰此言有風逆者當驗其證取其穴也風由外感厥氣內逆暴時四肢作腫其身漯漯然而無所拘束唏然冷笑而覺寒未食而饑則甚煩旣食而飽則多變不寧當取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二經之爲表裏者而刺之又取足少陰腎足陽明胃二經以刺之其肉冷則取各經之榮穴若骨冷則取各經之井穴經穴以刺之蓋亦指上四經而言耳

張志聰曰經云厥成爲癲疾蓋因厥氣上逆而成

癲疾也夫腎爲水藏風行則水渙風逆者因感外淫之風以致少陰之氣上逆也風淫末疾故暴腫四肢漯漯寒濕也晞然寒慄貌乃風動水寒之氣而見此證也風傷腎水則心氣亦虛故饑則煩木之邪賊傷中土故飽則善變也取手太陰表裏以清風邪足少陰陽明之經以調逆氣肉清者凉出於肌腠故取榮火以溫肌寒蓋土主肌肉火能助土也骨清者尚在於水藏故取井木以瀉水邪也　余伯榮曰取手太陰表裏者取汗也如用麻黃以通毛竅配杏子以利肺金蓋裏氣疎而後表氣通也

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胃將若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瀉之

馬蒔曰此又言刺厥逆之法也有厥逆爲病者其足暴冷上胃下腸痛如裂切之狀煩悶不能進食脈來或大或小俱帶濇滯如身體溫煖則取足少陰腎經以瀉之如身體清冷則取足陽明胃經以

補之

張志聰曰此足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腘中下出內踝之後入足下少陰之氣逆於內故足暴清也胃將若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者厥氣從腹而上及於心胃也血脈資始於腎脈來或大或小皆濇者腎氣逆而致經脈之不通也腎爲生氣之原如身體煖者實逆也故當取足少陰以瀉之清者虛逆也故當補足陽明以資腎臟之精氣以上二節一因外感之厥一因本氣之厥皆爲癲疾之生始見厥證而先以治厥之法清之即所以治未病也

厥逆腹脹滿腸鳴胃滿不得息取之下胃二脘欬而動手者與背膂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馬蒔曰此又言刺厥逆之法也有厥逆者其腹脹滿其腸則鳴胃中滿而不得息當取其胃之下左右二脘之間蓋取足厥陰肝經之穴也如病人欬嗽而穴應醫人手者當取背俞穴以刺之所謂欬

而動手者若以手按之其必立快也
張志聰曰此言厥逆之氣上乘於太陰陽明而將成癲疾也腹脹滿者乘於足太陰陽明也腸鳴者乘於手陽明也胃滿不得息者乘於手太陰也胃下二脘乃手太陰中府雲門之動脈處背腧者肺之俞也取之下胃二脘欬而動手者再以手按其背腧而病人立快者是厥逆之氣上乘是成癲疾矣病在氣故按之立快蓋言厥癲疾者在氣而不在經也

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
馬蒔曰此言刺不得溲之法也內閉不得小便當刺足少陰腎足太陽膀胱二經及腎脈之骶骨上其骶骨上宜用長鍼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乘上文而言厥逆之氣惟逆於下而不上乘者也逆氣在下故內閉不得溲當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瀉逆氣而通其溲便焉夫足少陰先天之兩儀也手足太陰陽明後天之地天也先後天之氣上下相通者也是以少陰之厥氣上

乘則開闔不清而成癲疾故當取之太陰陽明如厥氣在下止病下之閉癰其過只在足少陰太陽矣

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

馬蒔曰此言氣逆者而有刺之之法也有氣逆者當取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足厥陰肝三經如病甚則取足少陰腎之經穴復溜足陽明胃之經穴解谿也

張志聰曰此言逆氣上乘而爲狂疾者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也夫狂始生得之憂饑治之取手太陰陽明及取足太陰陽明蓋少陰之氣上逆於太陰陽明而始生狂疾故取太陰陽明然又有足少陰之逆氣上乘於心而爲狂疾者則取厥陰也蓋水氣傳於肝木肝木傳於心火是以狂而新發未應如是者先取曲泉左右之動脈也甚者逆氣太盛也故當取足少陰之本經以瀉之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少陰氣甚則陽明亦甚矣陽明脈盛

則罵詈不休故並取陽明動者之經

少氣身漂漂也言吸吸也骨痿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

馬蒔曰此又言刺少氣之法也有少氣者身漂漂然而無所拘束言吸吸然而無所接續骨痿體重懈惰不能動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

張志聰曰此足少陰之氣少而欲爲虛逆也漂漂寒慄貌吸吸引伸也蓋心主言肺主聲藉腎間之動氣而後發腎氣少故言語之氣不接續也腎爲生氣之原而主骨腎氣少故骨痿體重懈惰不能動當補足少陰以治其始萌

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

馬蒔曰此言刺短氣之法也有短氣者息短而不連屬動作而氣索然當補足少陰腎經其有血絡則去之也

張志聰曰此虛氣上乘而將作虛狂也所謂少氣者氣不足於下也短氣者氣上而短故息短而不能連屬若有動作則氣更消索矣當補足少陰之

不足而去其上逆之血絡焉上節治其始萌故止補其少陰此將欲始作故兼去其血絡按足少陰虛實之厥逆爲癲狂之原始故首論癲狂後論厥逆善治者審其上下虛實之因分別調治未有不中乎肯綮者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七

黃帝靈樞經十二 第二十一 熱病篇第二十三 厥病篇第二十四

藝術典第七十七卷

醫部彙考五十七

黃帝靈樞經十一

熱病篇第二十三

馬蒔曰篇內所言諸病而論熱病更多故名篇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馬蒔曰此言刺偏枯之法也有患偏枯者半體不能舉用而疼痛言固如常志亦不亂其病當不在

內而在于分肉腠理之間宜用巨鍼取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斯可復于無病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外感風寒之熱內有五臟之熱外內陰陽邪正之爲病而先論其外因焉經曰虛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故眞氣去邪氣獨留故爲偏枯是風寒之邪偏中于形身則身偏不用而痛夫心主言腎藏志言不變志不亂此病在于分腠之間而不傷于內也以巨鍼取之益其正氣之不足損其邪氣之有餘而偏傷之正氣乃可復也按此篇與刺熱論大義相同故刺熱論中亦用五十九刺之法

痺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陽後入于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痺音肥

馬蒔曰此言刺痺病之法也痺者風痺也其病身體無痛但四肢不收耳上節偏枯曰痛而此痺病曰不痛上節身偏曰不用而此曰四肢俱不收此其所以爲偏枯與痺病之辨也如神智雖亂而不

至于甚人言雖不盡曉而亦微有所知此病尚有可治若智亂太甚自己全不能言則不可治也如病先起于陽經而後入于陰經者必先取其陽而後取其陰當浮其鍼以取之蓋陽在表病先起于表故宜浮而取之但經文不言病先起于陰後入于陽者先取其陰後取其陽沉而取之之意須知病先起于陰者其病終不可治故不言之抑亦卽病先起于陽者以反推之耶以理詳之終爲不治之證否則經文言之悉矣觀前後篇可知也

張志聰曰痱者風熱之爲病也身無痛者邪入于裏也風木之邪賊傷中土脾藏智而外屬四肢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者邪雖內入尚在于表裏之間藏眞之氣未傷也其言微者此傷于氣故知可治甚則不能言者邪入于藏不可治也夫外爲陽內爲陰病先起于分腠之間而後入于裏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者使外受之邪仍從表出也　沈亮宸曰風之爲病也善行而數變上節論偏客于形身此論在于表裏之間入內而干藏

則死浮而取之外出則愈二節之中有左右外內出入邪正虛實死生之別

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

馬蒔曰此已下二十節皆言熱病而此一節則言熱病證脈相應者當刺之以出汗而泄邪證脈不相應者不必刺也熱病已三日而氣口脈靜其人迎脈躁者乃病在六陽經也此正證脈相應當取之諸陽經以瀉之如前終始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此可見人迎脈躁者為病在諸陽也當取之諸陽經以瀉之如上文終始篇所謂瀉足少陽等語是也又行五十九刺之法下文病本篇所謂五十九刺者是也皆所以瀉其

實而出其汗耳又從而實其陰經以補其不足者
卽終始篇所謂人迎一盛而躁瀉手少陽而補足厥陰
一盛瀉足少陽而補手厥陰人迎二盛而躁瀉手太
陽而補足少陰二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盛而躁瀉
陰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三盛而躁瀉
手陽明而補手太陰者是也若身本熱而脈口固
靜人迎不躁乃陰經陽經皆靜也是謂證脈不相
應刺之無益勿刺之可也但如上文所謂氣口靜
人迎躁者宜急取諸陽經以瀉之急取諸陰經以
補之其急取諸陽者縱不汗出其邪亦從此而洩
矣吾所謂身熱甚而陰陽皆靜爲不必刺者以其
有死徵也蓋邪盛脈不能躁而陰陽皆靜爲不必刺者以其
氣衰而脈不能躁而陰陽皆靜爲不必刺者以其
沈亮宸曰熱病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如氣
口靜而人迎躁者此邪尚在陽而未傳于陰也故
當取諸陽爲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
陰以補其不足勿使邪氣之入陰也若身熱甚而
陰陽之脈皆靜者此邪熱甚而陰陽之正氣皆虛

有死徵而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如邪在陽分
卽出其汗在陰分卽從下泄此邪雖甚而正氣未
脫故當急瀉其邪　張開之曰夫熱病者皆傷寒
之類也六經相傳七日來復在三陽三陰之氣分
而不涉于經故候在人迎氣口不汗則泄卽素問
之所謂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
而已

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
淺刺手大指間

馬蒔曰此言熱病而脈口之脈證俱見者當刺手
太陰肺經也終始篇謂脈口三盛病在手太陰者
熱病已七八日其脈口之脈甚動證則喘而短氣
當急取手太陰肺經之少商則汗當自出但刺之
者宜淺刺手之大指間卽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而邪仍在表陽者急
從汗解也表陽之邪七日來復八日不解將作再
張志聰曰此熱病七日八日而邪仍在表陽者急
經而有傳陰之害矣如脈口動喘而短者邪尚在
于膚表急取手太陰之少商使之汗則邪自共并

而出矣按素問有喘脈喘而短者謂脈之喘動于寸口而不及于尺故知其可汗解也　余伯榮曰此卽傷寒論之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麻黃湯主之夫麻黃湯卽取手大指汗出之劑也仲景傷寒立論緣本于靈素諸經學者引伸觸類頭頭是道何必守鍼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

馬蒔曰此又言熱病脈證不相應者爲必死也熱病已七八日其脈雖微小其證則甚熱下爲溲血而上爲口乾此邪盛而正虛也當至一日半而死若脈之微小中而兼代脈來見者死促在一日間耳

張志聰曰此外熱不解內傳少陰而爲死證也六經傳遍七日來復八日不解又作再經矣微細少陰之脈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病者溲血病足少陰之水臟也口中乾病手少陰之君火也一日半死者死于二二日之間陰陽水火之氣終也夫脈

始于腎而主于心脈代者已絕于下故一日而死也　沈亮宸曰巨陽者爲諸陽主氣故傷寒熱病本于太陽太陽與少陰爲表裏故傷寒論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此太陽之邪傳于少陰少陰標陰而本熱故陽煩而陰躁也本經之再經七八日即傷寒論之初經一二日也少陰從本從標故傷寒論有急下急溫之證本經之漫血口中乾一日半死者標本皆病也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馬蒔曰此又言熱病脈證不相應者爲必死也熱病已得汗出則邪宜退矣其脈不宜躁而今尚躁其證不宜喘不宜熱而今反喘且復熱夫躁與熱則邪氣盛喘則正氣虛勿刺其膚刺之無益也若至于喘甚則必死矣

張志聰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者陽熱甚而不從汗解也喘而且復熱者邪入于裏故勿刺膚喘

甚者邪盛在裏而陰氣受傷故死

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腧刺之（數音朔）

馬蒔曰此又言熱病脈證不相應者爲必死也熱病已七八日脈雖不躁躁然亦不散且帶數是邪尚未退當再過三日之中宜有汗出而愈若不汗出乃正氣衰而不能爲汗至于四日當死也且未曾汗出勿刺其膚腧刺之無益也

張志聰曰熱病七八日脈不躁者外已解也脈即躁而不散數此邪熱雖未去而正氣不傷後三日乃再經之十一日又復傳于裏陰必得陰液之汗而解故未曾汗者勿腧刺之當取汗于陰也如三日不汗乃陽熱盛而陰氣已絕故至四日而死上節論熱病在外雖得汗而不解邪復傳于裏陰此論邪入于陰如有汗而不死謂陽可入陰而陰亦可出于陽也以上論外因風寒之熱病有表裏陰陽邪正虛實之死生

熱病先膚痛窒鼻克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苛

軫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皮者當取之皮如病不已必補心以勝肺也肺屬金其合在皮今熱病之始膚痛鼻塞面亦克然而浮乃病在于皮也當取之皮以瀉之所謂刺皮無傷肉之義也用第一鍼名鑱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皮且身體苛重鼻上生疹皆皮病也此其求之于皮即所以求之于肺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火所謂火者心也補其心經以致火王則金衰肺熱自可退耳

張志聰曰此以下論內因之熱病在五臟當取諸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如不得解當以五行勝制之法治之熱病先膚痛鼻窒者熱在肺而病氣先應于皮膚鼻竅也故當以第一之鑱鍼取之皮用五十九刺之法以瀉五臟之熱若皮苛鼻軫當索皮于內合之肺再不得解索之于火火者心也當取心臟之氣以勝制其金焉蓋五臟內合五行之氣外合皮肉筋骨之形病氣先在于外合之形故先取之形次索之臟氣再以五行勝制之法治之蓋

先標而後本也前章論外因之熱病在六氣此論內因之熱病在五行

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乾唇口嗌取之脈以第一鍼五十九肩脹口乾寒汗出索脈于心不得索之水者腎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脈者當取之脈如病不已必補骨以勝心也心屬火其合在脈今熱病之始其身濇滯倚著而熱心則煩悶唇口與嗌皆乾乃病在于脈也當取之脈以瀉之所謂刺脈無傷皮也用第一鍼名曰鑱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脈正以膚脹口乾冷汗出皆脈病也此其求之于脈即所以求之于心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水所謂水者腎也補其腎經致水王則火衰心熱自可退耳

張志聰曰此熱在心主之包絡而病見于脈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病在血脈故先身濇倚而熱煩悗者相火盛而心不安也唇口嗌乾者火炎上也當取之脈以第一鍼爲五十九刺之法

以瀉其熱若膚脹者脈盛而脹于皮膚也仍口乾而寒汗出者熱在內而蒸發其陰液也當索脈于心索脈于心者刺脈而久留之以候心氣之至也如不得解當索之水者腎也取腎氣以勝制其火也按此節當以第三鍼取脈用第一鍼者以絡脈之在皮膚故曰膚脹蓋在皮膚間而取諸絡皮膚絡脈之相通也

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起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目皆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肉者當取之肉如病不已必補肝以勝脾也脾屬土其合在肉今熱病而嗌乾故多飲且善驚悸四肢懈倦臥不能起乃病在于肉也當取之膚肉以瀉之所謂刺肉無傷筋也用第六鍼名曰員利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肉正以目皆色青乃木來尅土主肉病也此其求之于肉即所以求之于脾也如刺之而病不得退則當求之于木所謂木者肝也補其肝木以致木王則土衰脾熱自可退耳

張志聰曰喉主天氣嗌主地氣嗌益乾多飲者脾熱上行也脾熱盛則及于胃故善驚脾主肌肉四肢故臥不能起當取之膚肉以第六鍼爲五十九刺之法以瀉其熱脾主約束若目皆青者脾病未去也當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取肝木之氣以勝制其土

熱病面青腦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于四逆筋蹙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筋者當取之筋如病不已必補肺以勝肝也肝屬木其合在筋今熱病而面青肝色見也腦痛肝邪隨督脈會于巔也手足躁者以脾主四肢而肝熱有餘故四肢熱又木病在四末也乃病在筋當取之筋以瀉之所謂刺筋無傷骨也用第四鍼名曰鋒鍼者以刺四肢之厥逆正以肝主筋今筋蹙足不能行肺主目今目浸淚出不收皆筋病也此其求之于筋即所以求之于肝也如刺之而病不已則當求之于金所謂金者肺也補其肺金以致金王則木衰肝邪自可退

耳

張志聰曰色主春面青者肝木之病色見于面也肝脈上額循顛下項中故腦痛肝主筋諸筋皆起于四肢之指井並經而循于形身故手足爲之躁擾當取之筋間以第四鍼刺手足之四逆肝開竅于目筋之精爲黑眼若筋躉而目浸淫當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者肺也取肺金之氣以勝制其肝木

熱病數驚癒瘛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瀉有餘者

癲疾毛髮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血脈當取之血脈如病不已必補水以勝心也心屬火其合在血脈故上文已言熱病在脈而此又言熱病在血者又當取之血也熱病數驚心邪有餘也癒瘛者熱極生風也狂則邪尤甚矣其病在脈當用第四鍼曰鋒鍼者以急瀉心脈有餘之邪正以脈病則血病故發爲狂疾血之熱也毛髮亦去髮爲血餘也此其求之于血正所以求之于心也如刺之而病不退則

當求之于水所謂水者腎也補其腎水以致水王則火衰心邪自可退耳

張志聰曰心病熱故數驚本經曰心脈急甚爲瘛瘲心氣實則狂也當取之脈以第四鍼急瀉其血絡之有餘者癲疾脈癲疾也髮者血之餘若癲疾而毛髮去當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取腎水之氣以勝制其心火

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齧齒耳青索骨于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補脾以勝腎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邪在骨也當取之骨如病不已必補脾以勝腎也腎主水其合在骨今熱病而身體重其骨痛耳聾腎開竅于耳也又好瞑目陰病則目瞑也乃病在于骨也當取之骨用第四鍼曰鋒鍼者以刺五十九穴之骨且其熱病而不能食又齧其齒齒爲骨餘也耳又青腎竅在耳腎衰故耳青也此其求之于骨正所以求之于腎也如刺之而病不已則當求之于土所謂土者脾也補

其脾經以致土王則水衰腎邪自可退耳

張志聰曰腎爲生氣之原熱傷氣故身重腎主骨故骨痛也腎開竅于耳腎氣逆故耳聾病在少陰故欲寐也當取之骨以第四鍼爲五十九刺之法以刺骨若病而不欲食者腎氣實也經曰腎是動病飢不欲食齒者熱盛而咬牙也齒者骨之餘耳者腎之竅若齒齒耳青當索骨于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取脾土之氣以勝制其水焉夫五臟者形臟也五行者五臟之氣也病氣出于外合之皮肉筋骨故先治其外不得故復內索于五臟五行之氣焉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可治

馬蒔曰此言熱病在髓者不可治也熱病而痛無定所耳中聾不能有聞四支懶惰不能收持口中乾枯此陽經熱甚而陰經頗有寒意若遷延日久陰經亦已熱甚遂至熱在于髓則死不可治矣

張志聰曰本篇首章論外因之熱上章論內因之

熱此以下復論外內之熱合并而交爭者也凡病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故有因外邪而病熱者有因內傷而病熱者有因于外而不因于內者有因于內而不因于外者有外內之兼病者此章與素問刺熱論合參大義自明矣熱病不知所痛者外因之熱入于內也耳聾不能自收口乾者腎臟之熱乘于上也陽熱甚而陰頗有寒者在內之熱交爭于外也熱在髓者外因之熱交爭于內也凡病出于外者生深入于內者死

熱病頭痛顳顬目痺脈痛善衄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痔

馬蒔曰此言厥熱之諸證治法也熱病頭痛其顳顬與目善痺而筋脈動脈亦作痛鼻中善衄此乃厥氣上逆而成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曰鍉鍼者以刺之視其有餘則寫不足則補且厥熱之病又必發之而爲寒熱結之而爲痔疾也

張志聰曰此外因之熱與肝熱交爭也肝脈上巔頂熱病頭痛者表邪之熱交于肝脈也顳顬目痺

者口目振戰之貌此肝臟之熱逆于上也脈痛善
衂者表邪之熱迫于經也此厥陰肝經之熱與外
熱交逆而爲病也當以第三鍼取脈視其外內之
有餘不足而治之經云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
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癖爲痔如外感風邪之
熱內因飽食而熱外內不解則往來寒熱而爲痔
矣按外交內爭之熱皆在氣而不涉于經此節論
熱入于經故曰厥熱謂外內之熱厥逆于厥陰之
經而爲病也蓋有熱在氣而皆出入于氣分者有
病在氣而轉入于經者經氣外內之相通也　莫
雲從曰在經氣外內之間故爲寒熱在筋脈故爲
痔筋在脈外之氣分也
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于其臍及下諸指
間索氣于胃胳得氣也（胳作絡當）
馬蒔曰此言熱病在胃者當取之胃所以去其邪
氣也熱病而身體重以胃土主肉故體重也其腸
中必熱當取之以第四鍼曰鋒鍼者以刺胃經之
俞穴陷谷及下諸指間卽厲兌內庭等穴也此其

索氣于胃之經絡則邪氣必因之而泄矣

張志聰曰此外因之熱與脾熱交爭也熱病體重者脾熱出于外也熱病腸中熱者外熱入于內也取之于第四鍼于其脇脇主土也及下諸指間乃足太陰之隱白陽明之厲兌也大腸小腸屬胃索氣于胃絡得手太陽陽明之氣則腸中之外邪隨氣而出矣

熱病挾臍急痛胃脘滿取之涌泉與陰陵泉取以第四鍼鍼噫裏

馬蒔曰此言熱病在腎脾者有諸證有治法也熱病挾臍急痛其胃脘皆滿乃脾腎二經之邪也當取腎經之涌泉脾經之陰陵泉以瀉之其所用者乃第四鍼曰鋒鍼者鍼其噫咽之裏可也

張志聰曰此外淫之熱與心熱并交也內經云環臍而痛者病名伏梁此風根也熱病挾臍急痛者外淫之風邪客于心下而為伏梁也胃脘滿者內因之心熱逆于內也取足少陰之涌泉索水氣以濟心火取足太陰之陰陵泉補中土以散心腹之

伏梁隘裏舌下也取第四鍼鍼隘裏以瀉外內心下之熱邪

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淵大都太白瀉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

馬蒔曰此言熱病之汗可出則出之可止則止之也熱病而汗且出但未甚出也其脈亦順非不可治之脈也故法有可汗者當取手太陰肺經之魚際太淵脾經之大都太白瀉此四穴則熱自去補

此四穴則汗自出若汗出太甚則又取內踝上橫脈曰三陰交者以瀉之則汗自止矣

張志聰曰此外因之熱與肺熱相交可俱從汗解矣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者外內之熱皆在于膚表也故取手太陰之魚際太淵補足太陰之大都隱白蓋瀉肺經則熱去補脾土則津液生而汗出矣內踝上橫脈卽足太陰之三陰交蓋汗隨氣而宣發于外取氣下行則汗止矣夫外內之熱入深者死不可治外出者易散而愈金匱玉函曰非謂

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裏者死然因于內者從內而外因于外者從外而內是以上工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

馬蒔曰此言熱病汗後脈躁者死反是則生也熱病已得汗脈宜靜今反躁盛者此乃陰經之脈衰弱已極故有陽脈而無陰脈也其人主于死若得汗之後而脈遂能靜則有陰以配陽必能以有生矣此節所重者脈之順也

張志聰曰此下二節總結上文而言外內之熱皆宜從汗而外解也夫外爲陽內爲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者此內因之熱外雖汗出而裏熱不解此內熱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熱已清而脈平和故生

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馬蒔曰此言熱病脈盛而不得汗者死反是則生也熱病脈躁盛宜得汗今反不得汗者此乃陽經之脈衰弱已極故表虛而不能發汗也其人主于死若脈躁盛而汗出脈靜者必有生矣此節所重者證之順也

張志聰曰熱病者脈尚躁病外因之熱而及于經也不得汗者不得從乎外解此外熱之極也故死脈盛躁得汗而脈靜者外淫之邪從表汗而散故生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亥而劒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瘛瘲齒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齘音械

馬蒔曰此言熱病不可刺者九以其必至于死也

其一曰熱病汗不得出大顴骨之上發而爲赤胃邪盛也穀氣與邪氣相爭發而爲噦胃氣虛也此

其所以死也其二曰熱病下則爲泄而腹尤甚滿不以泄減脾氣衰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三曰目以熱而不明熱又甚而不已肝氣衰也此其所以死也其四曰凡老人嬰兒熱病而腹滿者脾邪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五曰熱病而汗既不出心氣衰也血或嘔或下則邪尤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六曰舌本已爛熱猶不已心邪盛也此其所以死也其七曰熱病玆而且衄肺邪盛也其熱已極汗猶不出心氣衰也縱汗出而不至足此卽上節陽脈之衰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其八曰熱病而髓甚熱則髓枯腎氣衰也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其九曰熱病發而爲痙蓋熱極生風而爲强病也此其所以至于死也凡此九者其腰必折其病發爲癒瘛其齒必噤且齘皆死徵已見刺之無益也

張志聰曰一曰汗不出者外淫之熱不得從汗解也刺熱論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頤先赤大顴赤者滿顴面皆赤此五臟之熱甚也

噦者外內之熱交爭于中而致胃氣絕也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正氣陰液不泄而外熱之邪填于內也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內熱甚而外內不清也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夫老人者外內之血氣已衰嬰兒者表裏之陰陽未足腹滿者熱逆于中不得從外內散也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外熱不解而入于陰之經也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內熱盛而逆于上之脈也七曰欬而衄汗不出者欬者內熱上逆于肺也衄者表熱外迫于經也夫肺主皮毛而朝百脈外內之熱咸從肺氣以汗解汗不出者氣絕于上也出不至足者氣絕于下也八曰髓熱者熱在髓死不可治也九曰熱而痙者太陽之氣終也太陽氣終則腎氣亦絕是以腰折瘛瘲齒噤齘也太陽少陰陰陽生氣之根原也夫刺者所以致氣而却邪也凡此九者邪熱甚而正氣已絕刺之無益也

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旁三分各三

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痏巔上一顖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

馬蒔曰此明上文之五十九穴也魚際在大指內側商陽在次指內側中衝在中指內廉關衝在四指外廉少衝在小指內廉少澤在小指外側或外內廉或側各三則手有六經計六井穴左右手共十二痏也曰痏者蓋刺瘡曰痏故卽痏爲數也五指間各一則每指第三節盡處縫間計有四處左右共八痏也其足所刺八處亦如是也頭入髮一寸旁三分此分字去聲猶言三處也蓋督脈之上星在頭直入髮一寸今足太陽膀胱經之五處穴在上星旁一寸半其曰承光曰通天則又在五處之上也四旁各三計有六穴故刺之者凡六痏也更入髮三寸邊五謂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此皆足少陽膽經之穴去督脈中行各三寸左右共十穴故刺之者凡十痏也耳前聽會穴左右共二耳後完骨穴左右共二俱係足少陽膽經口下承

漿穴係任脈經項中風府穴係督脈經凡所以刺之者六痏也巔上一謂百會穴顖會一髮際一前髮際謂神庭後髮際謂風府係督脈經穴廉泉一係任脈經穴風池二係足少陽膽經穴天柱二係足太陽膀胱經穴大由前計之共有五十九穴也按此與素問水熱穴論中五十九穴不同要知彼之五十九穴所以刺水病而此則刺熱病病有不同故穴因以異成無已註傷寒論乃兩入之蓋不考諸穴所在耳既曰治傷寒則當從靈樞而不宜以

治水之穴入矣

張志聰曰此申明上文之五十九穴也兩手內側者肺之少商心之少衝心包絡之中衝左右各三計六痏外側者手陽明之商陽手太陽之少澤手少陽之關衝左右各三計六痏兩手外內各三共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者手足第三節縫間共十六痏也頭入髮一寸旁三分各三者乃足太陽膀胱經之五處承光通天兩旁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者乃足少陽膽經之臨

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五穴左右凡十痏曰入髮旁三分曰更入髮三寸邊者謂太陽經去中行之督脈共三寸而兩分也少陽經去督脈兩邊各三寸也耳前後各一者手少陽三焦經之禾髎在耳前足少陽膽經之浮白在耳後卩下一者任脈之承漿項中一者督脈之大椎耳前後左右之四脈合任督共六痏也巔上一者督脈之百會顖會一者督脈之上星髮際一者前髮際乃督脈之神庭後髮際乃督脈之風府廉泉任脈穴在頷下結喉上四寸風池足少陽膽經穴在耳後兩旁髮際陷中天柱足太陽膀胱經穴在項後兩旁髮際大筋外陷中凡此五十九穴各分別表裏陰陽五臟十二經之熱病而取之

氣滿胷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

馬蒔曰此以下七節另言雜證與上熱病無涉而此一節則言刺氣證之法也凡氣滿于胷中而其息喘促者則病在上者取之下當刺足太陰脾經

之隱白穴在足大指去爪甲如韭葉如寒而有此證則久留其鍼以補之使至于溫如熱而有此證則疾去其鍼使至于寒候其氣下不喘乃止鍼也

張志聰曰本篇首論外淫之熱次論內因之熱次論外內交爭然皆在氣分而不涉于經此復論內因之病入于三陰之經外因之病入于三陽之經故取手足之指井及血絡焉太陰居中土厥逆從上下散足太陰脾脈上膈注心中氣滿胃中喘息者經氣逆于上也故取足太陰大指之隱白使逆氣下行則快然如衰矣

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

馬蒔曰此言刺心疝之法也有患心疝而暴時作痛者當取足太陰脾經足厥陰肝經凡有血絡者盡刺去其血可也

張志聰曰疝乃少腹陰囊之疾心疝者病在下而及于上故曰病心疝者少腹當有形也足太陰之脈從腹上注心中足厥陰之脈絡陰器抵小腹上

貫膈注于肺此病足太陰厥陰之經而上爲心痂故取足太陰厥陰于下去其血絡則心痛止矣

喉痹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

馬蒔曰此言刺喉痹之法也素問陰陽別論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明係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經也其病舌卷而短口中作乾心煩且痛臂之內廉亦痛不能舉之以上及于頭當取手小指之次指卽第四指也係手少陽三焦經其穴在次指之端名關衝去爪甲如韭葉者是也

張志聰曰心包絡之脈起于胷中出屬心包絡上通于心下絡三焦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相火上炎則喉痹舌卷口中乾取小指次指之井穴乃手少陽經之關衝瀉其相火則諸病自平矣

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

馬蒔曰此言刺目中赤痛之法也目中赤痛從內眥始者乃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也膀胱與腎爲表裏當取腎經之照海穴以補之所謂病在上

者取之下而補陰則陽退也此穴乃陰蹻脈氣所發故曰取之陰蹻也按前癲狂篇以目外眥爲銳眥而眼之上屬于外眥以內近鼻者爲內眥而眼之下屬于內眥此篇以目之赤痛從內眥始者刺腎經正以睛明屬膀胱者與腎爲表裏也又本經論疾診尺篇有云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則眼似乎屬膀胱經推之與眼之下屬內眥者相同矣殊不知太陽之脈氣盡行于頭故其病自上而下者如此非有彼此不同也至于下文所謂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義亦如此須知從內走外者亦太陽病也特未之明言耳

張志聰曰此論外淫之邪入于三陽之經而證見于上中下也目中赤痛從內眥始病足太陽之經而在上也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與陰蹻陽蹻會于睛明故當取之陰蹻以清陽熱

馬蒔曰此言刺風痙之法也感風而體強者曰風寒取三里

痙其身反折而不能伸此乃足太陽膀胱經證也當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穴其有血絡者出之如有寒而不止于風則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風邪入于太陽之經而證見于中也夫陽病者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太陽之經脈循于背風入于中則筋脈強急而身反折矣先取足太陽之委中出其血絡中有寒者取足陽明之三里以補之蓋經脈血氣陽明水穀之所生也

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

馬蒔曰此言刺癃者之法也膀胱不利爲癃謂小便不通也膀胱與腎爲表裏當取腎經之照海穴以刺之乃陰蹻脈氣所發也及肝經之大敦穴在足大指外側之三毛上及二經之有血絡者皆取之出血李東垣曰腎主閉藏肝主疏洩則取之兩經也宜矣

張志聰曰此病足太陽之經而在下也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

癰故亦取之陰蹻蓋陰蹻與陽蹻相交于太陽之睛明陽入于陰陰出于陽陽蹻乃足太陽之別瀉其陰蹻則太陽之經邪從蹻脈而出矣三毛足厥陰之大敦肝所生病者爲閉癃故及三毛之經上有血絡者以出其血夫太陽之氣主于膚表邪之中人始于皮毛是以皮毛之邪而轉入于太陽之經也按前章論外因之邪在于表陽之氣分是以七日來復八日再經如發與五臟之氣交爭則爲外內出入此復論外內之病轉入于經外者入陽內者入陰各不相干涉矣　沈亮宸曰四時篇論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此癃在太陽三焦亦兼取厥陰之絡蓋厥陰之氣生于膀胱水中母能令子實實則瀉其子也按本經以鍼合理數以人配天地陰陽乃修身養性治國治民之大本其于救民之疾苦分表裏陰陽邪正虛實陰陽血氣經絡臟腑五行六氣生剋補瀉各有其法學者以鍼刺之理引而伸之施于藥石妙用無窮

正氣焉蓋外內之病皆傷人之陰陽血氣而陰陽血氣本于先天之精氣生于後天之穀精從內而外者也先天之精腎臟之所主也水穀之精胃腑之所生也膻下丹田爲氣海胞中爲血海男子以氣爲主女子以血爲主故曰男子如蠱女子如怚怚當作阻形容其血氣之留滯于內也身體腰脊如解形容血氣之病于外也身體脾胃之所主也腰脊腎之腑也不欲飲食胃氣逆也此外內之邪而傷其外內之正氣也故當先取腎臟之涌泉再

男子如蠱女子如怚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涌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怚音粗

馬蒔曰此言刺男女成脹鬱證之法也怚當作疽男子有脹病如犯蠱毒相似女子有鬱病如成疽疾相似其身體腰脊俱如解分不相連屬又不欲飲食此病在上者當取之下宜先取腎經涌泉穴以見血又視足面之爲跗上者其血絡盛處盡取之以見血蓋指足陽明胃經也

張志聰曰通篇論外因內因之病此復結外內之

取胃腑之趺陽于跗上盡見其血者通其經而使
血氣之外行也蓋言千般病難不越外內二因而
外內之病總傷人之陰陽血氣知其生始出入之
本原能使血氣調和陰陽固密非惟苛疾不生更
可延年不老聖人之教化大矣女子如阻者如月
經之阻隔也男子無月事之留阻故曰如盡

厥病篇第二十四

馬蒔曰首節有厥頭痛厥心痛等病故名篇然此
厥之爲義乃氣逆而以此連彼之謂也實與素問
之厥論不同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　厥頭
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
調足厥陰　厥頭痛貞頭重而痛瀉頭上五行行
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　厥頭痛意善忘按之
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　厥頭痛項先

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　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涌有熱瀉出其血後取足少陽　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　頭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刺不可遠取也　頭痛不可刺者大痹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行音杭）

馬蒔曰此言頭痛有厥痛有眞痛其諸證皆有刺之之法也厥頭痛者邪氣逆于他經上干于頭而痛也其氣不循經隧而有逆行之意故亦名之曰厥眞頭痛者邪氣專入頭腦而痛非由他經之所干也　有厥頭痛者面腫于外心煩于內當取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心悲而善泣當視其頭之動脈反盛者刺之以盡去其血後調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貞貞然而不移其頭甚重而痛當瀉頭上之五行每行有五共二十五穴其中行督脈經之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穴是也次兩旁卽足太陽膀胱經

之五處承光通天絡郄玉枕穴是也又次兩旁即足少陽膽經之臨泣目窻正營承靈腦空穴是也又先取手少陰心經後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其意善忘按其痛處又無定所當取頭面左右之動脈後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其項先痛而腰脊隨痛以應之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復取本經之他穴以刺之　有厥頭痛者頭痛已甚其耳前後之脈涌起而熱當瀉其熱脈之血後取足少陽膽經之穴以瀉之　有眞頭痛者頭痛最甚其腦盡痛如手足盡冷皆至于節當爲死不治也　有頭痛不可取臉穴以刺之者以其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亦能令人頭痛所以不可取于臉穴也若擊墮之處肉有所傷而頭痛未已可取鍼以側刺其頭痛之處不必遠取諸穴以刺之也則同側　有頭痛不可刺者以其素成大痹而爲惡患亦能令人頭痛若此痛日發者止可令其略愈不能使之終已也　有頭之半冷痛者先取手少陽三焦經手

陽明大腸經後取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章論經氣五藏厥逆爲病也夫三陰三陽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五行也在天呈象在地成形地之五行化生五藏天之六氣配合六經是五藏相通移皆有次六氣旋轉上下循環若不以次相傳則厥逆而爲病矣再按在天丹黔蒼素元之氣經于五方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三陰三陽之六氣此天地陰陽五運六氣互相生成者也而人亦應之故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此五藏之形氣生于地之五行而本于天之六氣十二經脈外合六氣而本于藏腑之所生藏腑經氣之相合也靈素經中凡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此論在六氣或有及于六經若曰肝心脾肺腎此論在藏腑經脈而或涉于六氣此陰陽離合之道也夫陰陽出入寒暑往來皆從地而出自足而上是以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

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臟苟失其養則氣厥而爲頭痛臟厥而爲心痛矣陽明之氣上出于面厥氣上逆于頭故爲頭痛面腫陽明是動則病心欲動故起而心煩此陽明之氣上逆于頭而爲厥頭痛也故當取之足陽明陽明從中見太陰之化故兼取之太陰此厥逆在氣而不及于經也夫三陰三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有厥在氣而不及于經者有厥在氣而轉入于經脈者經氣外內相通可離而可合也是以上文止論氣厥此以下論氣

厥而上及于經脈焉逆在脈故頭脈痛厥陰爲闔闔折則氣絕而喜悲逆在氣故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之盡去其血以寫脈厥後調足厥陰之氣厥逆于上轉入于經以通其氣逆焉此厥陰之氣厥逆于上轉入于經而爲厥頭痛也　貞貞固而不移也頭上五行取足太陽經之五處承光通天絡郄玉枕少陰太陽主水火陰陽之氣上下標本相合是以先瀉太陽次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也此少陰之氣厥逆于上轉及于太陽之經而爲厥頭痛也　經云氣并

于上亂而喜忘脾藏意太陰之氣厥逆則脾臟之神志昏迷故意善忘也頭主天氣脾主地氣按之不得者地氣上乘于天入于頭之內也先取頭面左右之動脈以瀉其逆氣後取足太陰以調之蓋頭面左右之動脈足陽明之脈也此太陰之氣厥逆于上及于頭面之脈而爲厥頭痛也　夫陰陽六氣皆循經而上太陽之脈從頭項而下循于腰脊太陽之厥頭痛項先痛而腰脊爲應此逆在氣而應于經故先取項上之天柱以瀉其逆後取足太陽以調之此太陽之氣上逆于頭而爲厥頭痛也　少陽之上相火主之火氣上逆故頭痛甚而耳前後脈涌有熱先瀉出其血而後取其氣此少陽之氣厥入于頭項經脈而爲厥頭痛也　上論三陰三陽之氣厥而爲頭痛不因于外邪也若真頭痛者非六氣之厥逆乃客邪犯腦故頭痛甚腦盡痛頭爲諸陽之首腦爲精水之海手足寒至節此眞氣爲邪所傷故死不治　至于擊墮傷頭而爲頭痛者不可取之俞也夫有所擊墮惡血在于

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在此痛處而刺之不可遠取之俞蓋言痛在頭而取之下者乃在下之氣厥逆于上經氣上下交通若有所傷而痛者非經氣之謂也　其大痹不已而爲頭痛者亦不可刺其俞也大痹者風寒客于筋骨而爲惡也日作者當取之若寒邪客于經脈則爲偏頭痛蓋寒傷榮故爲寒痛手足三陽之脈上循于頭左者絡左右者絡右邪深入于筋骨故不可取之俞而亦不能卽愈

傷于左則左痛傷于右則右痛非若厥氣上逆而通應于頭也手足少陽陽明之脈皆分絡于頭而左右先取手而後取足者手經之脈上于頭而交于足經也不取太陽者太陽之在中也按靈素二經凡論六氣後列經證一條論六經後列氣證一則此先聖之婆心欲後學之體認　沈亮宸曰千般疢難不越三因厥頭痛者內因之氣厥也眞頭痛者淫邪犯腦也大痹者風寒逆于脈外也頭半痛者寒邪客于脈中也此外因之疾也有所擊墮

者不內外因也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慎養內使血氣和調陰陽順序外使元眞通暢腠理固密不令淫邪干忤更能保身忍性無有擊墮之虞可永保其天年而無夭枉之患矣

厥心痛與背相控善噫善欠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崐崙發鍼不已取然谷　厥心痛腹脹胃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太谿　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太衝　厥心痛臥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太淵　眞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　腸中有蟲瘕及蛟蛸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懣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蛸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　慈腹懣痛形中上者　瘕音賈　蛸音消　慈音烹

馬蒔曰此言心痛者有厥痛有眞痛其諸證皆有

刺之之法也厥心痛者邪氣入于五臟五臟氣來于心而痛如下文腎心痛之類是也眞心痛者邪氣自入于心而痛非由他經之所干也　有厥心痛者心與背相控引而痛且善瘈如驚風之狀如從背後向前來觸其心而形似傴僂者正以腎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腎心痛也腎與膀胱爲表裏當先取膀胱經之京骨崐崙二穴如發鍼而痛未已又取腎經之然谷穴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腹脹胃滿心尤痛甚乃胃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胃心痛也胃與脾爲表裏當取脾經之大都太白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其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遂痛甚乃脾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脾心痛也當取腎經之然谷太谿二穴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其色蒼蒼然如死狀終日欲一太息而不可得乃肝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肝心痛也當取肝經之行間太衝二穴以刺之　有厥心痛者臥若獨居其心覺痛間或動作其痛益甚是動靜皆痛也面色不變乃肺經有邪而心因以痛謂之肺

心痛也當取肺經之魚際太淵穴以刺之　有眞心痛者手足之色青至指節心痛更甚此乃邪入於心其死在旦夕間也　有心痛不可取於腧穴者以其中有盛聚而心因以痛與外之腧穴無涉故不可取於腧穴也　有腸中有蟲瘕及蛟蛕而痛者皆當取以大鍼而不可取以小鍼也然何以驗之其心與腸痛懊憹不能自寧或時腫聚或時往來上下而行但痛有休止耳又腹中熱口中渴且出涎是乃蛟蛕爲祟也刺之之法當以手撮聚按捺而堅持之無令得以移動遂以第九大鍼刺之且其手宜久持之蟲不能動遂乃出鍼然欲知有蟲不但如前病證而已甚至於腹而懊憹作痛其蟲形中上而升者卽可以蟲治也

張志聰曰此論五臟之經氣厥逆而爲厥心痛也藏眞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是以四臟之氣厥逆皆從脈而上乘於心背爲陽心爲陽中之太陽故與背相控而痛心與背相應也心脈急甚爲瘈瘲如從後觸其心者腎附於脊腎氣從背而上注

於心也心痛故傴僂而不能仰此腎臟之氣逆於
心下而爲痛也先取膀胱經之京骨崑崙從腑陽
而瀉其陰臟之逆氣如發鍼不已再取腎經之然
谷此臟氣厥逆從經脈相乘與六氣無涉故不曰
太陽少陰而曰崑崙然谷　胃氣上逆故腹脹胃
滿胃氣上通於心故心痛尤甚脾與胃以膜相連
而爲胃之轉輸故取脾經之大都太白以輸胃之
逆氣上乃從腑瀉臟此復從臟瀉腑皆雌雄相合
經氣交通之妙用夫五臟之血氣皆從胃腑而生
故經中凡論五臟多兼論其胃焉　脾脉上膈注
心中故痛如以錐刺其心然谷當作漏谷太谿當
作天谿　肝主色而屬春生之氣肝氣厥逆故色
蒼蒼如死狀肝病則膽氣亦逆故終日不得太息
此肝氣逆乘于心而爲肝心痛也故取本經之行
間太衝以疎其逆氣　夫肺主周身之氣臥若徒
然居于此者氣逆于內而不運用于形身也動作
則逆氣內動故痛或少間而動則益甚也夫心之
合脉也其榮色也肺者心之蓋此從上而逆于下

故心氣不上出于面而色不變也取肺經之魚際太淵以瀉其逆　若四臟厥逆而爲心痛者從經脉而薄于心之分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心不受邪若傷其臟眞而爲眞心痛者不竟日而死矣蓋心乃太陽之火應一日而遶地一周心氣傷故不終日而死夫寒熱天之氣也青赤五行之色也故眞頭痛者寒至節眞心痛者青至節也有心痛之因于氣者又不可取之于腧蓋盛聚者五臟之逆氣太盛聚于中而爲心痛非循脉之上

乘也此論五臟之經脉厥逆而末結氣證一條蓋以證明經氣之各有別也故止曰不可取于腧而不言其治法也　若蟲痕蛟蛕亦能爲心痛也蟲痕者癥痕而成形也蛟蛕者蚘蟲也蛟蛕生于腸胃之中蛟蛕而爲心痛者六腑之氣亦上逼于心也蟲痕積于腸胃之外蟲痕而爲心痛者心主神明正大端居于上卽宮城郭郭之間亦不容其邪也皆不取以小鍼者謂不涉于經絡皮膚也懊憹者蟲聚而壅于胷腹之間上行

則痛歸下則安故痛有休止也蟲痩蛟蛸皆感濕熱以生聚故腹熱蟲欲飲故喜渴蟲動則廉泉開故涎下也見此諸證是蛟蛸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則蟲已斃而乃出鍼也若腹悉滿而心中懊憹作痛者乃痩聚之形類從中而上者也

耳聾無聞取耳中　耳鳴取耳前動脉　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耵聹耳無聞也　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　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

耵音頂聹乃頂切

馬蒔曰此言刺耳病諸證之法也有耳聾無聞者取耳中聽宮穴以刺之係手太陽小腸經　有耳鳴者取耳中動脉即耳門穴係手少陽三焦經有耳痛不可刺者以耳中有膿故也若膿積而爲乾耵聹則耳必無聞須出此乾耵聹而痛可止有耳至聾者當取手小指之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即手少陽三焦經關衝穴也先取此手穴後取

足少陽膽經之竅陰以刺之　有耳止鳴者當取手之中指爪甲上卽手厥陰心包絡經中衝穴左鳴取右右鳴取左先取手經後取足厥陰肝經大敦穴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言經氣之厥逆從經而氣從足而自下而上也故逆在上之經絡而爲耳聾耳鳴者卽從耳間之絡脈以取之若氣之上逆而爲耳聾耳鳴者當取手足之指井先取手而後取足蓋六氣止合六經其逆盛而躁者在手故陰陽二氣厥逆而爲耳聾耳鳴者從足而手而頭也若有膿而痛者有乾耵聹而耳聾無聞者此又與經氣無涉故不可刺耳間之絡脈及手足之指井也按小指次指者乃手少陽之關衝手中指者乃手厥陰之中衝後取足者乃足厥陰之大敦手足三陰之脈皆不上循于頭亦非左絡右而右絡左此因氣之上逆而爲耳聾耳鳴也蓋耳者腎之竅厥陰主春少陽乃初生之氣皆生于腎臟之水中所生氣之厥逆則母臟之外竅不通是以取手足之指井

乃經氣之所出也夫首論厥頭痛者因氣厥而及于經次論厥心痛者因臟厥以及于脉乃臟腑經氣之相通也此復論厥在經絡者卽取之絡厥在氣分者卽取手足之指井以疎其氣此經氣離合之道也陰陽出入寒暑往來皆從地而出自足而上是以先取陽而後取陰氣從陰而陽也先取手而後取足氣從足而手也

足髀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

馬蒔曰此言足髀不能舉者有當取之穴當用之鍼也足髀皆不能舉者有當側臥而取之于髀樞中卽足少陽膽經之環跳穴也用第六員利鍼以刺之其第九大鍼不可刺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經氣之厥逆于下者卽從下而取之也夫陰陽之氣雖從下而生然上下升降環轉無端故有從下而逆于上而逆于下者有從上而逆于下者皆隨其所逆而取之也足髀不可舉者少陽之氣厥于下也側而取之者側臥而取之也

樞合中乃髀樞中之環跳穴必深取而後得之以員利鍼而大鍼不可刺者此逆在氣而不在經故當淺刺膚腠之間以疎氣不必深取于經穴也

病注下血取曲泉

馬蒔曰此言下血者有當刺之穴也凡病注下血者以肝不能納血也當取肝經之曲泉以刺之

張志聰曰病注下血者此厥在氣而入于經也厥陰肝經主血此厥陰之氣厥于經故當取本經之曲泉以止血夫氣爲陽血爲陰上爲陽下爲陰故氣從下而上逆于經絡者則爲氣閉之耳聾耳鳴氣從上而下逆于經絡者則爲病注下血

風痹淫濼病不可已者足如履氷時如入湯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時嘔時悶眩已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 樂入聲

馬蒔曰此言風痹之有諸證者不出三年死也夫病名風痹者其邪氣淫泆治濼病難得愈足如履氷之寒又如入湯之熱寒熱無常下則股脛淫濼不寧中則心煩而不靜上則頭痛不安時嘔時悗

眩暈既已則汗出久則又眩悲哀既已則或喜或恐或短氣或不樂此其陰陽不和臟腑不營營衛不交血氣偏勝其死當在三年之內耳

張志聰曰此論厥氣之分乘于上下也風痹淫濼乃痹逆之風邪淫濼于上下蓋風之善行而數變也夫陰陽之道分則爲三陰三陽應于經脉則又有手足之分合而論之總歸于陰陽二氣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心腎者水火之形臟也風邪淫濼于上下故病不可已蓋寒之則傷心主之火熱之則傷腎臟之陰病不可治故不可已也淫濼于下故足如履氷感寒水之氣也時或淫濼于上則如入湯中感火熱之氣也股脛淫濼及于下之足脛煩心頭痛淫及于上之頭首也時嘔時悶有時而逆于中也諸脉皆會于目眩者淫于經脉之血分也毛腠疎則汗出汗出者淫于毛腠之氣分也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志與心精共湊于目故久則目眩也喜爲心志恐爲腎志心悲名曰志悲悲以喜恐者心腎之神志傷而悲泣也腎爲生氣

之原短氣者傷其腎氣也不樂者傷其心氣也不出三年死者不過盡水火陰陽之數周也此篇論厥逆爲病有經氣五臟陰陽邪正之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八

黃帝靈樞經十二病本篇第二十五　雜病篇第二十六　周痺篇第二十七　口問篇第二十八　師傳篇第二十九

藝術典第七十八卷

醫部彙考五十八

黃帝靈樞經十二

病本篇第二十五

張志聰曰內無問答辭乃申明上下文厥逆之義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

而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爲獨行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間去聲）

馬蒔曰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唯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爲本爲標而先治之也夫病曰本後病曰標故凡先生初病而後病勢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爲本若先病勢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必以病勢逆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寒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寒病之爲本若先生他病而後生寒病者則又以他病之爲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熱病之爲本若先生泄病而後生他病者則亦以泄病之爲本而先治之也蓋病有不同必且先調其本乃治其他病耳唯有先生他病而後中滿者則不治其本而必先治中滿之爲標至于先生他病而後生泄

病者則亦治其他病之爲本而不治其泄病之爲
標也然不唯中滿爲標者之當治雖先生中滿而
後生煩心之病則中滿爲本亦必先治中滿矣夫
不分爲本爲標而必先治中滿者何也正以人之
病氣有二病本不相同而乃彼此相傳者謂之客
氣也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乃彼此相傳者謂
之同氣也卽如先中滿而後大小便不利者乃病
之同氣也正以有中滿之病者必至于大小便之
不利耳此則必先治大小便不利者之爲標而不
治中滿之爲本也若大小便利者則先治中滿之
爲本而不必治大小便之利者矣且百病之標本
當分而虛實之大勢宜審卽如病發而有餘則邪
氣勝也當先治其本以瀉其邪而後治其標則諸
病可漸平矣所謂本而標之也此凡病先治其本
之謂也病發而不足則正氣虛也當先治其標以
去他病而後治其本則本體自可補所謂標而本
之也此中滿大小便不利先治其標之謂也且百
病之生也有五臟相尅而病勢日甚者謂之甚如

肝尅脾脾尅腎之類是也有五臟間傳而病勢未甚者謂之間如肝傳心心傳脾之類是也謹當察其間甚以意調之間者病證并行而勢輕甚者病證獨行而勢重所謂中滿與大小便不利者即并行之病也故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亦治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亦治大小便不利者即并中滿對別病而言固必先治中滿若以中滿對大小便不利而言則又先治大小便之不利也此與素問標本病傳論相同乃治病者之樞要也

張志聰曰此承前數章之義分別標本外內先後之治法焉先逆先寒先熱者先病天之六氣也先病者先病人之經氣也先病而後致氣之厥逆故當先治其本病先逆而後病者先感天之六氣病吾身之陰陽以致氣逆而爲病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氣先寒而後生病者先感天之寒邪而致生六經之病故當先治其本寒先病而後生寒者吾身中先有其病而後生寒者當先治其本病先熱而後生病者先感天之

熱邪而致生形身之病故當先治其天之本熱天之六氣風寒熱濕燥火也人之六氣六經三陰三陽也人之陰陽與天之六氣相合故有病本而及標者有病標而及本者此節以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泄者脾胃之病也脾屬四肢而主肌肉他病者因脾病于內而生四肢形體之病故當先治其本病必且調其脾胃而後治其他病焉中滿者腹中脹滿脾胃之所生也先病而後中滿者因病而致中滿也則當先治中滿之標病而後治其本病先病而後泄者因病而致飧泄也當先治其本病而泄自止矣脾所生病者上走心爲噫先中滿而後煩心者脾病上逆于心也故當治其本病夫人之臟腑形骸經脉血氣皆本于脾胃之所生上節論天之客氣與人之陰陽外內交感而爲病此論人之本氣爲病又當以脾胃爲根本也所謂先病先逆先寒先熱先泄中滿之爲病有客氣而有同氣者也客氣者天之六氣也同氣者吾身中亦有此六氣與天氣之相同也有客氣之爲病者有本氣

之爲病者皆傷人之正氣傷則氣不化而二便不
利矣故大小便不利者治其標大小便利者治其
本蓋客氣之病從外而內本氣之病從內而外大
小便不利者病氣皆入于內故當治其標而從下
解大小便利者病氣皆在于外故當治其外之本
病六微旨論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陽明之上燥
氣治之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厥陰之上風氣治之
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太陰之上濕氣治之所謂本
也本之下氣之標也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
本以三陰三陽六氣爲標有餘者邪氣之有餘不
足者正氣之不足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
其風寒暑濕之本氣而後調其三陰三陽之標謂
當先散其邪而後調其正氣如病發而不足標而
本之當先調其陰陽而後治其本氣此標本邪正
虛實之治要也再當謹察其間甚以意調之間者
邪正虛實之相間故當并行其治蓋以散邪之中
兼補其正補正之內兼散其邪甚者謂邪氣獨盛
或正氣獨虛又當獨行其治如邪氣甚者獨瀉其

邪正虛甚者獨補其正此補瀉間甚之要法也如先大小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當治其二便之本病又無論其邪正之間甚矣

雜病篇第二十六

一故名篇

馬蒔曰內論雜病不

厥挾脊而痛至頂頭沉沉然目眩眩然腰脊强取足太陽膕中血絡　厥胃滿面腫脣漯漯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　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　厥而腹響響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　厥音谷

馬蒔曰此言刺厥病諸證之法也厥逆爲病挾脊而痛至于其頂頭則昏沉而不能舉目則眩眩然

而不明腰脊皆强而不能屈伸此乃足太陽膀胱有邪也當取其膕中之穴曰委中者以去其血絡也　厥逆爲病胃滿面腫其脣則漂漂然而有涎出唾下之意猝暴難言甚則全不能言此乃足陽明胃經有邪也當取胃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爲病腹中病其氣上走于喉而不能言手足皆冷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刺之　厥逆爲病腹中且多有寒氣又穀穀然而有聲大小便甚難當取足太陰脾經之穴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論客氣厥逆于經而爲雜病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太陽之氣主于膚表客氣始傷太陽則經氣厥逆而爲頭目項脊之病故當取足太陽膕中血絡以瀉其邪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挾口環脣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本經曰中于面則下陽明蓋中于面之皮膚則面腫下于陽明之經則爲胃滿脣漂漂諸證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陽明之脈循喉嚨逆則氣機不利故暴難

言甚則不能言也當取足陽明之經以瀉其邪足少陰腎脉循喉嚨挾舌本厥氣上逆于喉故不能言腎爲生氣之原氣逆故手足清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不利當取足少陰以通其逆氣腹乃脾土之郛廓氣厥于內故腹響響然太陰濕土主氣爲陰中之至陰故寒氣多而穀穀然如水濕之聲也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故溲便難取足太陰以散厥逆

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刺嗌乾口熱之法也嗌咽乾燥口中甚熱其津液如膠之稠當取足少陰腎經之穴以補之水王則火衰也

張志聰曰夫所謂厥者有病在下而氣厥于下者有病在下而厥氣上逆者如上節之厥氣走喉而不能言乃少陰之氣上逆于喉也此邪病少陰之氣而氣厥于下也蓋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少陰之氣厥逆于下而不上交于心則火熱甚而嗌乾口中熱如膠矣取足少陰以散逆氣而通水陰

之上濟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中痛當取足陽明胃經之犢鼻穴以刺之其所用之鍼則第六曰員利鍼者必發其鍼而又間刺之非止一刺而已也此鍼取法于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長一寸六分刺膝用之而無疑也無疑

馬蒔曰此言膝痛者有當刺之穴當用之鍼也膝

張志聰曰按以上乃邪客陰陽之氣而爲氣厥卽有見經證者乃邪在氣而迫及于經也此以下復論邪入于經而經脉之厥逆故曰鍼大如氂刺膝無疑九鍼論曰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脉虛邪客于經絡而爲暴痹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氂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此邪客于足陽明之經而爲膝中痛者當以如氂之鍼而刺膝痛之無疑也意言邪在氣而致氣厥者當取之氣穴邪客于經絡而爲經痛者當取之

經穴無疑也　張開之曰暴痹者不從氣而轉入乃直中于脉而爲脉痹也犢鼻乃足陽明胃經穴不因于氣故曰取犢鼻而不曰陽明以下取手足之三陽者經氣之合病也

喉痹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喉痹者當審其能言不能言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喉痹者邪閉于喉而腫痛也足陽明之脉循喉嚨挾于結喉之旁故邪閉則不能言矣當取之足陽明手陽明之脉在喉旁之次故能言者取手陽明

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瘧證者當審其渴不渴間作日作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間日而作者其氣舍深內薄于陰而不得出足陽明之脉屬胃絡脾應地氣之在下其道遠故間日而作地爲陰故不渴手陽明之脉屬大腸絡肺應天氣之在上其

道近故日作天爲陽故渴也　沈亮宸曰按素問
瘧論云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腑而有時
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夫手陽明者肺之
腑手太陽者心之腑手少陽者心主包絡之腑此
三腑者主氣主火而應于上故渴而日作足陽明
者脾之腑足太陽者腎之腑足少陽者肝之腑此
三腑者主血主水而在下故不渴而間日作獨取
手足陽明者身半以上手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
足陽明皆主之

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　惡去聲

馬蒔曰此言齒痛者當審其惡冷飲不惡冷飲而
分經以刺之也胃經惡熱不惡寒大腸惡寒不惡
熱故刺之者如此

張志聰曰手足陽明之脈徧絡于上下之齒足陽
明主悍熱之氣故不惡寒飲手陽明主清秋之氣
故惡寒飲　莫雲從曰齒痛病在手足陽明之脈
惡清飲不惡清飲手足陽明之氣也此因脈以論
氣因氣以取脈脈氣離合之論蓋可忽乎哉

聾而不痛者取足少陽聾而痛者取手陽明
馬蒔曰此言耳聾者當審其痛與不痛而分經以
刺之也
張志聰曰手足少陽之脈皆絡于耳之前後入耳
中手少陽兼三焦之相火故聾而痛手陽明當作
手少陽
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陽衄血取手太陽不已刺
宛骨下不已刺膕中出血 宛同腕 衄鋪杯切
馬蒔曰此言衄血者當審其血之多寡病之難易
而分經以刺之也鼻中出血曰衄血至敗惡凝聚
其色赤黑者曰衄衄血成流則血去多而不止于
衄血也當取足太陽膀胱經以刺之其膕中出血
仍是膀胱經之委中穴也若止曰衄血則不成流
而去之似少也當取手太陽小腸經穴以刺之其
腕骨下卽手少陰心經之通里穴正以心與小腸
爲表裏也
張志聰曰陽絡傷則衄血手足太陽之脈交絡于
鼻上足太陽主水故衄血流手太陽主火故衄血

而不流此邪薄于皮毛之氣分而迫于絡脉也故取手足太陽以行氣不已刺手之經脉于腕骨下不已刺足之經脉于胭中　莫雲從曰取氣先足而手取經脉先手而足經氣上下環轉之不息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陽

馬蒔曰此言腰痛者當審其痛處之冷熱及不可以俛仰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足太陽陽明少陽厥陰之脉皆循腰脊而上行太陽陽明主寒水清金之氣故痛上寒者取足太陽陽明厥陰風木主氣秉中見少陽之火化故痛上熱者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者少陽之樞折也故取之少陽　沈亮宸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厥陰主春少陽主夏陽明主秋太陽主冬寒暑往來之氣厥逆則爲腰脊之病故獨取此四經焉

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胭中血絡

馬蒔曰此言刺熱喘之法也足少陰腎經也胭中

血絡足太陽膀胱經委中穴也

張志聰曰足少陰之脈上行者貫腧注胷中入肺絡心下行者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中熱而喘者厥逆于下而不得上交于心故取足厥陰膕中血絡　莫雲從曰嗌乾口中熱如膠乃水火之氣上下不濟故曰取足少陰中熱而喘乃上下之經脈不交故取膕中血絡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取足太陰怒而多言取足少陽

馬蒔曰此言善怒者當審其欲食不食難言多言而分經以刺之也

張志聰曰此下論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而成內因厥逆之雜病也暴喜傷心暴怒傷肝食氣入胃散精于心肝食飲不節肝心氣逆故不欲食也音主長夏肝心氣逆則中氣不舒故言益小也當取足太陰以疎脾氣則食氣得以轉輸而音聲益彰矣

肝主語而在志爲怒怒而多言厥陰之逆氣太甚故當取中見之少陽以疎厥陰之氣

頷痛刺手陽明與頗之法也手陽明當是商陽穴

馬蒔曰此言刺頗痛之盛脉出血

頗之盛脉是胃經頰車穴

張志聰曰此言手足陽明之經氣厥逆皆能爲頷痛也手陽明之脉從缺盆上頸貫頰足陽明之氣上走空竅循眼系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頷在頤之下人迎之上此病陽明之氣下合陽明之經而爲頷痛故不曰取足陽明而曰頗之盛脉蓋氣逆於頗而致脉盛也　莫雲從曰

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交頗中入齒中挾口環脣交承漿循頤車上耳前從大迎下人迎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而下始與陽明之脉相合而并下人迎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以顧刺手太陽也

馬蒔曰此言項痛者當審其不可俛仰不可顧而分經以刺之也按俛仰屬背與腰故曰足太陽而顧則屬肩與項故曰手太陽也

張志聰曰手足太陽之脉皆循項而上故皆能爲

項痛足太陽之脉挾脊抵腰中故不可俛仰者取足太陽手太陽之脉繞肩胛故不可以顧者取手太陽也

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　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胃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　腹滿食不化腹響響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

馬蒔曰此言小大腹滿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小腹滿者小腹也腹滿者大腹也小腹滿者小便不利大腹滿者其大便不利小腹滿者其滿大上走胃至心不及胃咽也身若淅淅然時發寒熱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大腹滿者其滿大亦上走胃咽不止胃與心也故喘息喝喝然此則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又有大腹滿者其所食不化腹中響響然布氣此當取足太陰脾經以刺之然凡大腹滿者其大便不利則一也

張志聰曰此三陰之經氣厥逆於下而皆能爲腹滿也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

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血氣不次乃失其常如驚怒則傷足厥陰肝卒恐則傷足少陰腎飲食不節則傷足太陰脾臟氣傷則經絡厥絕脈道不通而皆爲脹滿也足厥陰肝脈抵小腹挾胃上貫膈厥陰之經脈厥逆故小腹滿大厥氣上逆則走胃至心厥陰者陰極而一陽初生故身漸漸然時有寒熱之變肝主疎泄小便不利者厥陰之氣逆也夫腎者胃之關也開竅於二陰腹脹滿而大便不利者腎氣逆而關門不利也足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氣逆則及於經故亦上走胃嗌而喘息喝喝然此少陰之氣逆也足太陰主輸運水穀脾氣厥逆故腹滿而食飲不化足太陰是動則病腹脹善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　心痛腹脹嗇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

已取手少陽　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定處便溲難刺足厥陰　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　心痛當九節灸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馬蒔曰此言心痛者當審其諸證而分經以刺之也有心痛者其痛後則引之於腰脊前則欲嘔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腹中脹滿嗇嗇然大便爲之不利當取足之太陰脾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後引至背前則不得喘息當取足少陰腎經以刺之如不已又取手少陽三焦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引至小腹而滿或上或下痛無定處大小便皆難當取足厥陰肝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短氣不足以息當取手太陰肺經以刺之　有心痛者其痛當背第九節以刺之乃督脉經筋縮穴之處也宜先按之按已而刺刺後按之其痛當立已如不已則上而八椎下而十椎又復求之其痛必立已矣

張志聰曰腰脊之外腑也腎與胃戊癸合化心

痛引腰脊而欲嘔者腎氣上逆而爲心痛也當取之足少陰嗇嗇畏寒貌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寒故腹脹而嗇嗇然大便不化者土氣不化也此足太陰之氣厥而爲心痛故當取本經以疎逆氣腎脈從腎貫膈入肺中出絡心心痛引背不得息少陰之經脈厥逆於上而爲心痛也故當刺足少陰不已者腎臟之氣逆也少陽屬腎三焦之氣發源於腎臟上布於胷中故當取手少陽以瀉腎氣之逆足厥陰肝脈抵小腹別貫膈上注肺心痛引小腹滿者厥陰之經絡上逆也上下無定處漫便難者厥陰之氣逆也此經氣並逆當刺足厥陰之經經脈通則氣亦疎利矣肺主氣而司呼吸心系上連於肺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者但逆在肺而爲心痛也當刺手太陰以通肺氣之逆夫足太陰少陰厥陰而爲心痛者臟氣上逆而爲痛也肺乃心之蓋故但短氣不足以息此病在本臟而應於心也四臟皆然故無眞心痛之死證然五種心痛因臟氣之上乘而爲痛也次者俞穴之旁也九節次

之者肝俞次旁之魂門也肝藏之魂心藏之神相隨而往來出入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按已而刺出鍼而復按之導引氣之疎通故心痛立已九節之上乃膈俞旁之膈關下乃膽俞次之陽綱心氣從內膈而通於外故不已當求之上以通心神求之下以舒魂氣得之者得其氣也金匱玉函曰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前章之厥心痛乃五臟之血脉相乘故有眞心痛之死證此因氣而痛故按摩導引可立已也前章刺血脉曰崑崙然谷魚際太淵此取臟氣曰太陰厥陰少陰少陽　沈亮宸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如逆傷心氣者環死故取之魂門以通心氣不得已而求之膈關也　余伯容曰前章之厥心痛論經脉相乘而有兼乎氣者此厥氣爲痛而有及於經者

頷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脉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

馬蒔曰此言刺頷痛之法也頷痛者當取足陽明胃經頰車穴以刺之此穴在耳下曲頰端動脉環

遶一周故曰曲周也如見血其病立已如不已當按人迎穴於本經以刺之其病必已也

張志聰曰頷痛當作顑痛顑面也顑痛者邪傷陽明之氣也陽明之脈曲周動脈見血立已此氣分之邪隨血而解如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前三句論經氣之相通所謂中於面則下陽明是也後二句論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顑循牙車而下合於陽明之經并下人迎言如不從曲折之絡脈而解當導之入人迎而下行其痛可立已也蓋陽明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入於經則從腸胃而出矣　余伯榮曰如寒傷太陽劇者必衄衄乃解此皆氣分之邪可隨血而愈

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氣動脈

馬蒔曰此言刺氣逆之法也凡氣逆者上刺膺中陷者中卽足陽明胃經膺牕穴也及下胷前之動脈當是任脈經之膻中穴也蓋在中謂之胷胷之旁爲膺耳

張志聰曰氣逆上者氣逆於上而不下行也膺胷間乃足陽明經脉之所循刺之使在上之逆氣下通於經也此言陽明之氣從人迎而下循於膺從膺以下胷從胷而下臍也

腹痛刺齊左右動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衝也

刺按之立已

馬蒔曰此言腹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天樞穴如不已又刺本經之氣衝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陽明之氣循經而下行也足陽明之脉從膺胷而下挾齊入氣街中腹痛者陽明之經厥也故當刺齊左右之動脉不已刺氣街按之立已夫腹氣有街與衝脉於齊左右之動脉間刺氣街而按之者使經脉之逆氣從氣街而出於膚表也此論陽明之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出頗循牙車而下合陽明經并下人迎循膺胷而下出於齊之氣街是陽明氣出入於經脉之外內環轉無端少有留滯則爲痛爲逆矣　沈亮宸曰陽明之氣從人迎而直下於足跗通貫於十二

經脈故上之人迎與下之衝陽其動也若一氣街者氣之徑路也蓋絡絕不通然後從別徑而出非竟出於氣街也故先刺挾齊左右之動脈不已而後取之氣街

痿厥爲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歲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嚏音帝

馬蒔曰此言刺痿厥病在四末者之法也四末四肢也凡痿病厥病而手足四肢攣束悗亂當刺四肢之穴以速解之每日解之者必二次甚有不仁而無知者切其肉不痛者是也解之至於十日則二十次矣其肉亦當有知此法行之無休候病既已而止鍼歲疑作臟謂每臟以草刺鼻必嚏如嚏既已當自屏其氣無得呼吸以成息而急以原草迎其氣以引出之其病可立已設以大驚之事驚之其病亦可已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陽明之氣不能分布於四末而爲痿厥也痿者手足痿棄而不爲我所用厥者手

足清冷也夫陽明爲闔氣不通則闔折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陽受氣於四末陽明之氣不行故手足逆冷也陽明居中土爲水穀之海海之所以行雲氣於天下也是以上文論陽明之氣不能升降於上下此論不得分布於四方按悗悶也爲四末束悗者束縛其手足使滿悶而疾解之導其氣之通達也夫按之束之皆導引之法猶尺蠖之欲信而先屈也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書已前爲陽書已後爲陰曰二者使上下陰陽之氣表章而交通也不仁者榮血不行也十日者陰數之周也歲當作噦呃逆也言其發聲如車鑾之聲而有倫序故名曰噦此陽明所受之穀氣欲從肺而轉達於膚表肺氣逆還於胃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故以草刺鼻取嚏以通肺氣肺氣疎通則穀氣得以轉輸而呃逆止矣無息鼻息不通也疾迎引之連取其嚏也夫穀入於胃散精於心肝大驚則肝心之氣分散胃之逆氣亦可從之而外達也按胃絡上通於心肝臟之脈挾胃此言

陽明之氣從肺氣而出於氣分亦可從肝心而出於血分也此章論雜病之因有因於氣者有厥在經脉者有經氣之並逆者首論太陽而末結陽明蓋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明乃血氣之生原故行於上下四旁氣分血分夫人之百病不越外內二因外內之病皆能令血氣厥逆是以凡病多本於鬱逆也

周痺篇第二十七

馬蒔曰痺病之痛隨脉以上下則周身而爲痺故名

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問此痛在血脉之中耶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惱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

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
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
令復起

馬蒔曰此因帝問周痺而伯指之爲衆痹也周痺
者周身上下爲痹也衆痹者痹在各所爲痛也帝
問周痹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但不知
痛在血脈之中抑在分肉之間及其痛之移而去
也不及下鍼鍼其蓄聚痛處之時不及定治而痛
已止其痛也何由而其去也何路伯言此衆痹也
非周痹也蓋衆痹者病在一處則痛亦在一處隨
發隨止隨止隨起特以左右之脈相同故左可應
右右可應左耳非能周身而痛也刺之者痛雖已
止亦當刺其原痛之處勿令復起可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經脈與絡脈之繆處也經脈者
藏腑之十二經脈循行於上下者也絡脈者藏腑
之十二大絡陰走陽而陽走陰左之右而右之左
者也痹者風寒濕邪雜合於皮膚分肉之間邪在
於皮膚而流溢於大絡者爲衆痹在於分肉而厥

逆於經脈者爲周痺帝以上下左右血脈分肉槩而問之然雖總屬於陰陽血氣而有皮膚肌肉之淺深經脈絡脈之繆處故伯有周痺衆痺之分焉慓痛動而痛也不及定治者邪客於左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左右移易故不及下鍼也按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以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此言胃腑所出之血氣從大絡而布於皮膚猶海之行雲氣於天下故邪客於皮膚流溢於大絡者名曰衆痺謂邪在天下之廣衆也各在其處者邪溢於大絡與經脈繆處也更發更止更居更起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也以右應左以左應右者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也更發更休故非能周也病在左而右痛病在右而左痛故刺其痛處而病雖已止然必刺其所病之處而勿令復起也

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曰周痺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

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

馬蒔曰此言刺周痺之有法也周痺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或隨脈以下非比衆痺之在於左右各當一處者之有定所也故刺之者其脈從上而下當先刺其下之痛處以遏絕之後乃刺其上之痛處以脫痛根而不使之復下其痛從下而上當先刺其上之痛處以遏絕之後乃刺其下之痛處以脫病根而不使之復上此則求之上下而不求之左右乃治周痺之法也

張志聰曰手足三陰三陽之脈從下而上從上而下交相往還故周痺在于血脈之中隨脈氣上下而不能左之右而右之左也各當其所者與絡脈各居其所也過者使邪氣過在分肉皮膚以外出脫者使病本之更脫于脈中也　沈亮宸曰經脈之上下絡脈之左右應司天在泉左右間氣蓋臟腑之經脈絡脈總合于天之六氣也後刺以脫之

與必刺其處同義

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各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

馬蒔曰此言邪氣聚于分肉之間故周痹發于血脉之中也帝問周痹之病從何而生又何因而有周痹之名伯言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者是也蓋以三氣始客于外分肉之間迫于分肉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各分裂之惟分裂則痛痛則心專在痛處作熱熱則痛散而暫解雖時暫解其也所以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卽氣歸氣尚逆而爲厥厥則三氣隨血脉以上下者或痛從上而下或痛從下而上則彼之爲痹發于血脉之中非衆痹之發于一處者可同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大略如是而已此非痛之所由生而周痹之所以有名乎

張志聰曰此言周痹之因乃邪客于分肉之間而

厥逆于脉也分肉肌肉之腠理沫者風濕相搏迫切而爲涎沫也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其腠理故痛痛則心專在痛處而神亦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解則厥逆于脉中厥于脉中則彼之周痹發發則如是之隨脉上下也此內不在臟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

命曰周痹

帝曰善予已得其意矣此句衍文此內不在臟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脉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痹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予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異之理十二經脉陰陽之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又詳周痹所以有名之義遂及刺之之法也伯言此周痹者內不在于五臟而外不發于皮膚獨居于分肉之間所謂迫切爲沫沫聚爲痛神歸爲熱痛解爲厥厥逆而痹發也蓋由眞氣不能周于身而邪氣隨脉以上下故命曰

周痺刺此者必先切循其足之三陰三陽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中者或補或瀉而調之又且熨而通之其有癥且堅者乃轉引而行之此乃治周痺之法也帝則通其意而又通其事知九鍼爲用最大故歎九者乃至恆至順之理凡十二經之病不可不用者

張志聰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則腠理開開則抵深而入于分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臟此邪在于分肉而厥逆于脈中故內不在臟而外未出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

眞氣者五臟元眞之氣三焦通會于肌腠之間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邪沫凝聚于腠理則眞氣不能充身故曰周謂因痺而不周也下之六經謂臟腑十二經脈本于足而合于六氣也夫邪在于分肉則分肉實而經脈虛厥逆于脈中則經脈實而分肉虛故當視其虛實而取之此刺周痺之法也大絡之血結而不通邪在于大絡也及

虛而脉陷空者絡氣虛而陷于內也熨而通之啓其陷下之氣通于外也癰堅者絡結而聚瘤堅實故當轉引而行之此調治衆痹之法也按邪在分肉內則入于脉中外則出于皮膚故曰外未發于皮謂經脉分肉之邪當仍從皮毛而出也事者謂揆度奇恆之事蓋邪在于皮膚留而不去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恆之病故帝曰余已得其意矣謂得其邪在分肉經脉之意矣亦得其事也言亦得知其邪在大絡之事也九鍼者乃經常異順之理所以明十二經脉陰陽之病也

口問篇第二十八

王芳侯曰此篇論先後天之陰陽爲病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予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脉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脉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馬蒔曰此言有當口傳者以其不著于經中也

張志聰曰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于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辟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營衛血氣陰陽經脈若論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瀉足少陰補足太陽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寐與寤而有刺之之法也欠氣相引也人之所以欠者正以衛氣晝日行于陽經夜半則行于陰經陰經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惟衛氣之爲陽者主於上行營氣之爲陰者主於下行茲以陰氣積於下陽

氣以夜半之時亦在於下而未得盡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數爲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之時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而寤矣彼不寐而多爲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能寐宜瀉其照海穴陽蹻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脉穴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于陽夜行于陰行于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于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于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瞑而臥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瀉足少陰以引陰氣

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爲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井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補手太陰瀉足少陰（噦於月切）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穀氣入于胃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五臟六腑今有寒氣之故者在于胃中而又有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亂眞氣與邪氣相攻彼此之氣井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爲噦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瀉足少陰腎經可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海之布散于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皮毛脈合入于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腑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于皮毛行于臟腑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

眞邪相攻氣幷相逆于胃而胃脘不受復出于胃故呃逆也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下之寒水上逼于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之陽氣瀉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水之寒氣也此篇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　姚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味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瀉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唏而有刺之法也哀痛不泣曰唏人之所以唏者以陰氣盛且疾陽氣虛且徐且絕故爲唏耳治之者宜補陽而瀉陰當於足太陽膀胱經陽蹻脈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脈氣所出者瀉之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陽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瀉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欷歔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振動也蓋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虛故陰盛則爲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衰矣

張志聰曰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于肌

表故寒氣客于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爲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謂三陽也　吳懋先曰寒氣卽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噫而有刺之之法也噫不平聲也蓋以寒氣客于胃中厥逆之氣後下而上其氣之散也復出于胃故爲噫當補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一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眉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張志聰曰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于上下也寒氣客于胃厥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出于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于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于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　姚士因曰腎爲

水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噦者寒氣在胃中一瀉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瀉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爲噦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噦噴噦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爲噦當補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眉近于上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鼻而爲噦鼻乃肺之竅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于膀胱膀胱乃津液之腑陽氣和利上滿于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太陽之榮于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太陽之氣主于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使氣行于外則不滿于心矣

黃帝曰人之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經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韌因其所在補分肉間韌音多上聲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韌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胃虛則諸脈虛而筋脈懈惰復乃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爲韌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耳

張志聰曰此言筋脈皆本于胃腑之所生也韌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于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于宗筋而用力于陰器行陰用力則陽明氣不能復養于筋脈故爲韌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陽明之氣外出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臟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

臟六腑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爲五臟六腑之主目爲宗脉之所聚又爲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爲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臟六腑隨之以搖搖則宗脉動而液道開泣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于後之項頸頸者是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液內濡百脉膀胱之津外濡空竅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臟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臟腑是臟腑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

也是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脉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于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于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爲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斂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絡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張志聰曰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

心脉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爲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于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焦之生氣以上交　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腑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自而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緩而蟲動胃氣之在上腭者勢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脉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矣

張志聰曰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于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脈而上出于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　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後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動矣上節論少陰之氣上與宗氣相合以行呼吸此論與陽明相合以化飲食之精微下節論與宗脈相合而通會于百脈蓋榮衛血氣本于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必藉下焦先天之炁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爲宗脈之所聚胃爲宗脈之所生唯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流其在上之脈氣隨竭耳遂爲之鳴也

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穴及手大指爪甲上之少商蓋此乃手太陰肺經穴也

張志聰曰此言經脉之血氣資生于胃而資始于腎也夫肺朝百脉宗脉者百脉所宗肺所主也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百脉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脉氣下溜矣脉中之血氣有所竭故耳鳴也當補客主人與手太陰之少商客主人乃足少陽之脉補之以引下溜之脉氣上行

王芳侯曰客主人者謂經脉爲客脉中之主人在腎下溜者下陷于腎中也故取在上之脉以引啓之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 缺岐伯曰 此厥逆走上脉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嚙音業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嚙舌而遂及嚙頰嚙脣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嚙舌者皆氣逆走上所致也且各經脉氣以輩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嚙舌以舌爲心經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

至則嚼頰以頰爲三焦經之脉路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嚼脣以脣爲大腸經之脉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張志聰曰此總結脉氣生于中焦後天之水穀本于下焦先天之陰陽中下之氣相合而行者也齒者腎氣之所生也少陰之脉挾舌本少陽之脉循于頰陽明之脉挾口環脣下如腎臟之生氣厥逆走上與中焦所生之脉氣相輩而至則舌在齒之內而反向外矣脣在齒之外而反向內矣頰在齒之旁而反向中矣此蓋假嚼舌嚼脣以明陽明所生之血脉本于先天之生氣相合而偕行者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

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氣不足則爲痿爲厥而心爲之悗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卽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張志聰曰此總結十二邪者皆緣膀胱所藏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故也所謂奇邪者外不因于風雨寒暑內不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皆緣津液不足而空竅虛無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足蓋因正氣不足而生奇邪之證也故上氣不足者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者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者則爲痿厥心悗蓋不足于下則爲痿厥不得上交于心則心悗矣補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崑崙穴候太陽之氣至也蓋太陽者三陽也三陽者天之業膀胱之津水隨氣運行以濡空竅故取之崑崙崑崙乃津水之發原上通于天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晞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

瀉足少陰振寒者補足太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嘔者補足太陽眉本彈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頸俠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陰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嚙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

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馬蒔曰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張志聰曰上節總論膀胱之津液不能灌濡空竅以致上中下氣皆爲之不足此復分論十二邪者各有補瀉陰陽之法蓋膀胱者津液之腑受臟腑之津而藏之復還入胃中以資益臟腑互相交通者也故各因其邪之所在而補瀉之足大指間上二寸乃足太陰之太白脾臟之土俞也此篇論太陽之津水隨氣運行于肩表復從中土而上交于心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于地之外復貫通于地中是以上氣不足補足太陽之崑崙下氣不足不

得從中而上通于心者刺足太陰之俞以通土氣
然本于足太陽之津氣貫通故一曰足外踝下留
之仍取太陽之津氣也　姚士因曰欠者足太陽
少陰之氣相引而上下也噦者少陰寒水之氣客
于肺也晞者太陽與少陰之氣不和也振寒者寒
水之氣客于皮膚而太陽之陽氣虛于表也噫者
太陽寒水之氣客于胃也噦者太陽之陽氣滿于
心也嚲者筋脉之氣行陰用力前陰者足少陰太
陽之會也哀泣者太陽之津液竭也太息者下焦

之生氣不交于上也涎下者膀胱之水邪上溢也
耳鳴者宗脉之氣溜陷于下焦也自囓者下焦之
氣厥逆走上也此皆足太陽與少陰之津氣爲病
太陽之氣生于膀胱少陽之氣發于腎藏腎與膀
胱雌雄相合皆爲水藏而爲生氣之原膀胱之津
水隨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以濡空竅應六氣之
旋轉腎藏之精氣貫通于五藏應五運之神機此
皆不在六經陰陽逆順之論故帝辟左右而問曰
願聞口傳

師傳篇第二十九

黃帝曰予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予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

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已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惡死之惡去聲惡有之惡音烏）

馬蒔曰此詳言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癉則以寒爲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爲便也如胃中熱消穀令人懸心而善飢其臍已上之皮當熱若腸

中有熱則後出黃色如糜而臍已下之皮則當冷也又如胃中寒則腹當爲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爲飧泄也又如胃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又如胃中熱而腸中寒者則胃中熱者當速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爲難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爲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奈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

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固難于便而治法難于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貶春夏陽氣在外病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可舍法以徇之也至于飲食衣服之類則彼

固有所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于悽愴暑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不至于出汗可也又彼食飲欲熱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于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吳懋先曰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慾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膚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膚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　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爲本而外爲標也春夏之氣發越于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于內故

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若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寒飲腸欲熱飲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

黃帝曰本臟以身形支節胭肉候五臟六腑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敢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臟腑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臟之氣閱于面者予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臟六腑者肺爲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臟六腑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骭骨有餘以候髑骬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

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骷音括好惡並去聲）馬蒔曰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臟也本臟本經篇名帝問本臟以身形支節臟肉候五臟六腑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卽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臟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答之無據伯言支節爲臟腑之蓋非比面部易閱故五臟之氣閱于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手捫循之也肺爲臟腑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心爲臟腑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于缺盆卽其骹骭之骨端曰骷骨者有餘以形于外則可以驗骹骭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爲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爲衛使之在外以迎糧故視脣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爲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

高下堅脆偏正矣

張志聰曰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于色藏腑之體應乎形既能閱于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腑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髑骭胷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爲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爲衛腎開竅于耳故主爲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

黃帝曰善願聞六腑之候岐伯曰六腑者胃爲之海廣骸大頸張胷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腑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馬蒔曰此言身形可以候六腑也三焦乃約三焦爲決瀆之官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

則臟腑在內者安且善矣

張志聰曰鼻乃肺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于大腸口乃脾之竅大腸者肺之腑故鼻以候胃故脣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膽膀胱者津液之腑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臟腑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七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五十九

黃帝靈樞經十三決氣篇第三十　腸胃篇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篇第三十二　脹論篇第三十三　五亂篇第三十四　海論篇第三十五　五癃津液別篇第三十六　逆順肥瘦篇第三十七　五閱五使篇第三十八

藝術典第七十九卷

醫部彙考五十九

黃帝靈樞經十三

決氣篇第三十

馬蒔曰決論一氣六名之分判爲六而和合爲一也

張志聰曰決氣謂氣之津液血脈于意以爲一氣耳

黃帝曰予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今乃辨爲六名予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

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
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湊湊是謂津何謂液岐
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
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
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
避是謂脈

馬蒔曰此詳言氣之義也精氣津液血脈分而言
之則有六總而言之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
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
相搆之時兩神相合而成所生男女之形此精常
先其身而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又
宗氣卽大氣積於上焦上焦開發於臟腑而宣布
五穀精微之氣味此氣熏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
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夫是之謂氣也又
津生於內而腠理發泄於外其汗出似湊湊然夫
是之謂津也又穀氣入於胃化爲精微之氣充滿
淖澤分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其骨上通於腦腦
爲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

液也又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又宗氣行於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脈也

吳懋先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湊湊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爲血壅培助也

遏遮蔽也避違避也言經脈壅蔽營氣行於脈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張志聰曰營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營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淖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夭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於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

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馬蒔曰此言各部爲六氣之主而胃又爲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津五脈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爲貴爲善別部所有者爲賤爲惡其本部各爲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於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爲六氣之大海耳

張志聰曰夫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於皮膚津之發於腠理液之淖於骨資於腦脉之循於臟腑形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爲常主五穀與胃爲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心爲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爲血水之精爲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爲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爲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腸胃篇第三十一

馬蒔曰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予願聞六腑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於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

廻腸者外附於臍上廻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廻腸當臍左環廻周葉積而下廻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廻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廻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馬蒔曰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乃胃之下口小腸後附於脊從左環廻周疊積所注之物以入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廻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又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廻周葉積而下廻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又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廻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寸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張志聰曰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

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道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蓋脣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脣齒之廣長舌者主爲衞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平人絕穀篇第三十二

馬蒔曰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瀆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

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
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
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
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
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
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
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
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馬蒔曰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
無病之人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臟腑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
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臟象
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
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
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
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
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

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　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爲病矣

海論篇第三十三

馬蒔曰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腑臟外絡於肢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

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膗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馬蒔曰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卽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卽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潞水淮水漢水江水涇水濟水漳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有十二而此水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爲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街下至三里惟衝脈爲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於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下出於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又膗中爲氣之海其輸穴在於督脈經天柱骨之上下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又腦爲髓之海其輸穴在於其蓋卽督脈經之百會下在於督脈經之風府

張志聰曰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衝胃氣有衝腹氣有衝脛氣有衝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里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膻中者爲氣之海在膺胃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胃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胃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爲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脉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

以合天地四海也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馬蒔曰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害至矣

姚士因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胷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馬蒔曰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言之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實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吳懋先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爲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胷中氣息悗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馬蒔曰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矣蓋承上文衝脈爲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吳懋先曰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胷中而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脈之血充貫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爲何病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爲小矣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馬蒔曰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爲逆反此則爲順也

姚士因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馬蒔曰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爲逆

反此則爲順也

姚士因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爲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臥

黃帝曰予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馬蒔曰此言善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爲敗矣

吳懋先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爲順也

五亂篇第三十四

馬蒔曰內言氣有五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胷中是謂大

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煩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於臂脛則爲四厥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

馬蒔曰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相合是謂順也惟淸氣宗升當在於陽榮氣陰在於陰濁氣宜降當在於陰而反在於陽榮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慄悍滑利宜行於分肉之間今晝不行於陽經夜不行於陰經其氣逆行乃淸濁相干亂在胷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於心或亂於肺或亂於腸胃或亂於臂脛或亂於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張志聰曰本經邪客篇云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胷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胷中上貫心脉同榮氣行於脉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衛之

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胷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於胷中上出於肺偕衞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漏下此榮行脈中衞行脈外宗氣兩行榮衞之道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淸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脈中衞行脈外淸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衞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腑此榮衞相將偕行於脈外衞行脈外之各走其道淸濁之不相干也經脈十二以應十二月者六臟六腑之經脈循度環轉行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榮行脈中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也分爲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衞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衞相隨陰陽相和而淸濁不相干也夫循脈之榮衞宗氣從胷

而上出於心肺順脈而行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其榮衛相隨晝行陽而夜行陰者與脈逆行從頭注於臂胕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臟腑之陰與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脈之榮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亂於胷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臂胕頭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榮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輸

馬蒔曰此言刺五亂之穴也道者脈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手心主郎厥陰心包絡

經之輸穴大陵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榮穴
魚際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氣在於腸胃者取
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陽明胃經之輸穴
陷谷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
里若氣在於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又
取於本經之大杼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本
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若氣在於臂足者當先
去其臂足之血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
之榮穴二間輸穴三間手少陽三焦經之榮穴液
門輸穴中渚在足則取足陽明榮穴內庭輸穴陷
谷足少陽膽經之榮穴俠谿輸穴臨泣

張志聰曰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
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
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
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榮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
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流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
其下者注於氣街又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
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輸者

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脈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輸者先取脈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脈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脈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輸者先去其脈中之逆使脈外之血氣溜注於脈中而陰陽已和也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馬蒔曰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鍼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眞有餘與不足也不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哉

張志聰曰徐入徐出者導其氣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

非爲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

脹論篇第三十五

馬蒔曰內詳論臟腑脹由脹形之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臟腑之脹岐伯曰陰爲臟陽爲腑

馬蒔曰此言據脈可以知脹陰脈屬臟而陽脈屬腑也脈見於寸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濇者以氣血濇滯也故爲脹然脈大而堅者爲陽脈其脹在六腑脈濇而

堅者爲陰脈其脹在五臟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腑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爲脈脹膚脹在內則爲臟腑之脹矣寸口堅大爲陽脈濇爲陰脈陰爲臟陽爲腑以脈之陰陽則知臟腑之脹矣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臟腑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胷脅脹皮膚故命曰脹黃帝曰臟腑之在胷脅

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此處必缺岐伯所答之言）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胷腹臟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臟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馬蒔曰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於衛氣之逆

其法在於急瀉三里也夫脹不在於血脈之中亦不在於臟腑之內乃在於臟腑之外胃脘之內排其臟腑而以胃脘爲郭其皮膚亦爲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臟腑在胃脘腹裏之內雖同處於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脘爲臟腑之郭膻中爲心主之宮城胃爲太倉咽喉小腸爲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爲閭里門戶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所以臟腑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於營氣而在於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爲脹唯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肉者始爲脈脹而成爲膚脹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於急瀉之也

張志聰曰此病在氣而及於臟腑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臟腑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帝復問臟腑

在於胃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
五臟六腑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於臟腑之外何
以分別某臟某腑之脹乎伯言夫衛氣生於胃腑
水穀之精日行於陽夜行於陰逆於陽則爲脈脹
膚脹逆於陰則爲空郭之脹及五臟六腑之脹也
夫胃腹者臟腑之郭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
皆在於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胃脘此衛氣逆於
陰而將爲臟腑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爲太倉而
居中焦在上爲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爲

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是故胃之五竅猶閭里之
門戶也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
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五臟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於下焦之津液
從任脈而出於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臟
六腑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
氣逆於脈中則爲脈脹若並脈而循行於分肉則
爲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於分肉而行有
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於脈中則爲脈脹行於膚

肉則爲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瀉之在於膚脈而近者一瀉在於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爲臟腑之脹矣衛氣出於太倉故瀉胃之三里　吳懋先曰衛氣逆於空郭中則爲鼓脹著於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爲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爲五臟之脹此皆胃腑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萌也　楊元

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疎理兼用斯爲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　倪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　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於耳而爲聽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濁氣出於胃走

脣舌而爲味其精陽之氣上走於目而爲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脅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勝平聲）

馬蒔曰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臟之脹形言之也

吳懋先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中而爲臟腑之脹也

願聞脹形者問五臟六腑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於有形也

六腑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膻脹者脅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膿音嗔）

馬蒔曰此以六腑之脹形言之也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瀉虛補

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
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馬蒔曰此言治脹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
下也
姚士因曰其道在一者謂二合而爲一也逆順者
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爲行也塞其空
者外無使經脈膚腠疎空內使臟腑之神氣充足
自無厥逆之患此良工治未病也　莫仲超曰上
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
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
學者不可不深體之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
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
臟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
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馬蒔曰此言脹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於人身晝
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
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臟隨時以

更始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營衛遂失其常而留上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耳上文言衛氣逆爲脈脹又並脈循分肉爲膚脹者此可見矣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營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營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五藏更始者謂營行於藏腑經脈外內出入陰陽遞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眞三合而得帝曰善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
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
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
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
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
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脇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
應桴惡有不下者乎（肯音聲 桴音荒 中去 惡音烏）

馬蒔曰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於鍼之有得失也
上文言脹貴於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
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於肉肓而中於
氣穴故鍼之者必當中於氣穴肉肓可也蓋不中
氣穴則邪氣少閉於內鍼不陷肉肓則邪氣不行
於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
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
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鍼設若不下又
復始鍼庶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脇脹則脹
脹則瀉之脇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張志聰曰眞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

下焦先天之眞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營衛二氣元眞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於形身者也故營衛二氣合之於眞元三合而得其厥逆之因矣如天眞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於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眞邪相攻營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也夫元眞之氣天乙之眞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眞邪相搏則眞氣反厥於下而寒氣反逆於上矣眞氣不得上合於營衛則營衛留止矣然衛氣逆於內而爲臟腑之脹者有城郭慕原之分也慕原者臟腑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於內而爲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於肉肓而中氣穴故也故鍼不中氣穴則氣閉於內而不得外出鍼不陷肓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臟

腑之肉理今入於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　姚士
因曰按金匱玉函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眞之處
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夫臟腑之文理乃臟
腑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脈系衞氣陷於肓
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

五癰津液別篇第三十六

馬蒔曰內論五液而爲水脹則必爲癰故名篇
吳懋先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
而爲五如五道癰閉則爲水脹五別者爲汗爲溺
爲唾爲淚爲髓五癰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
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而津液不化水穀
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水溢而爲水脹因以
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
則知所以治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五藏六腑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腑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故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馬蒔曰此言五液之所由主也伯言人之所以有津與液者正以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上注其氣於氣海之中積爲宗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

焦者上焦爲宗氣之所出中焦爲營氣之所出下
焦爲衛氣之所出共出其氣以溫外之肌肉充外
之皮膚者爲津其在內之流而不行者爲液也人
之所以有汗者正以天暑衣厚則人之腠理開故
汗出若有寒氣留於分肉之間則沫聚而爲痛也
人之所以有溺與氣者正以天寒則腠理閉內之
氣與濕俱不行其水下留於膀胱則前爲溺而後
爲氣耳人之所以有泣者正以五臟六腑心爲之
大主而耳目肺肝脾腎皆所以輔相此心者也故
五臟六腑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如心悲氣并故心
系急肺葉舉津液因隨之而上溢此泣之所由出
也蓋心系與肺不能盡舉本乍上而乍下者今心
系急而肺葉舉此其所以欬而泣乃出也人之所
以有唾者正以胃中熱則易消穀之故耳其消穀
之時蟲必上下交作穀既消盡則腸胃亦已充郭
故胃亦寬緩夫胃寬緩則氣得上逆而升唾斯隨
氣而上出者也此論五液之爲病而岐伯詳言之
如此

張志聰曰此論精別而爲津爲液爲汗爲溺爲唾也胃者五臟六腑之海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喜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流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淖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大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爲痛沫者津聚而爲沫也此言津之爲汗也至若天寒則

腠理閉塞三焦之氣因濕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夫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爲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此言津之爲溺也愚按爲汗爲溺爲血爲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隨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讀者不以文害義庶爲得之夫心爲君主之官乃五臟六腑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衞者爲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

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并者心悲則臟腑之氣皆上并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并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下則爲欬上則泣出矣此言五臟六腑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爲泣由心悲肺舉而出也口問篇曰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脈起於足少陰之陰中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此言液之爲唾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馬蒔曰此原水脹之所由成也高當作膏五穀精液合而成爲膏者滲入於骨空之中及補益腦髓

以下流於陰股惟陰陽各經之氣不和則液溢下而下流於陰器矣其髓液皆減而下行下行過多則必虛致腰背痛而脛痠斯時也陰陽之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能輸瀉其精液無自而化其水穀幷居於腸胃之中別於廻腸而不入留於下焦而不行不得滲入膀胱故下焦脹而水溢遂使水脹之病所由成也此津液五別之逆順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精液之爲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高者五穀之液與腎臟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淖注於骨而爲髓先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與精不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髓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爲高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腰痛脛痠矣此髓道之閉癃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

之氣不通瀉於肌腠而津液不化矣濟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爲水脹矣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五閱五使篇第三十七

馬蒔曰內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爲五臟之使也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予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臟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臟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臟經氣入臟必當治裏見音現更平聲

馬蒔曰此言五官爲五臟之外閱五色尤驗於明

堂也刺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
官口脣爲脾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者是
也此五官者可五閱以觀青黃赤白黑五氣正以
五氣者乃五臟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
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別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
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驗五臟者正以脈
雖出於氣口而五色必見於明堂其五色迭出以
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臟必當從裏以
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於裏不得以治

外也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臟之氣外見於五色上通於
五竅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臟此從內而應
於外也如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脈脈而經
經而臟故曰經氣入臟必當治裏夫色見於皮膚
五臟之氣見於色者蓋亦從經脈而出於皮膚故
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　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
脈應地五臟者在地五行之所生也而色見於面
此五行之氣上呈於天也從內而外者由臟而經

脈皮膚應地氣之上騰於天從外而內者由皮膚經脈而臟應天氣之下降於地升降出入環轉無端故曰經氣入臟必當治裏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必張乃立明堂廣大藩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中去聲

馬蒔曰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凡諸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易已也帝以五色獨決於明堂爲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辯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即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即首面也顏也必開而張乃立明堂以閱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蕃爲蔽者又見於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病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鍼而刺之也

莫仲超曰此論五臟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藩蔽者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牆壁堅固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爲中土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

也

馬蒔曰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爲之竅所以司吸呼也故爲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爲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爲肝之官脾在內而口脣爲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爲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爲之竅所以辯五味也故爲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爲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爲腎之官

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臟之氣外應於五竅而

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臟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脣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 卷上 聲

馬蒔曰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臟之病也鼻爲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也目爲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眥必青脣爲脾之官故脾病者其脣必黃也舌爲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顴亦必赤也耳爲腎之官故腎病者顴與顏皆黑也

莫仲超曰五官者五臟之閱也閱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臟之病也

黃帝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疾哉

埤音裨

馬蒔曰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臟之脈安所從出五臟之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於

危皆帝之所疑也伯言人之五官既不可辯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藩蔽不可見其牆又卑牆下無基垂角在外如是者雖無病而平常尚有殆者況加之以有病哉

莫仲超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博厚高明而後能悠久

黃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腑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馬蒔曰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腑藏在中之次舍所以可觀五色於明堂也帝問五色見於明堂者可以觀五藏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伯言腑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

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臟六腑之部分也此篇當與五色篇參看

莫仲超曰明堂者鼻也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言五色見於明堂而臟腑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也

逆順肥瘦篇第三十八

馬蒔曰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

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予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

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澁血之淸濁行之逆順也

馬蒔曰此言鍼道一本於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由心而生伯言聖人之爲鍼道者合於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爲長短平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爲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澁血有淸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張志聰曰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淸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於物者卽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於事物之常伯言天地之道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幽

遠難明而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澁以遲其爲人也貪於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馬蒔曰此言刺肥人之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鍼之數也深而留之者深入其鍼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下所言貪夫體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又加益也

張志聰曰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闊於四旁也項乃太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脣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澁以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於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猶不及也

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臟之氣應土基厚

薄氣色精粗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皮脈肉筋骨五臟之外合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少去聲易去聲）

馬蒔曰此言刺瘦人之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鍼而速去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脣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也　朱濟公曰氣道之滑濇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於地中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馬蒔曰此言刺常人之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人之白者當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

肥人之數有等端正敦厚與上貪於取與之人異此人血氣必和調也刺之者固不如肥人之久而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而疾之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張志聰曰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鍼合天地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壯士眞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馬蒔曰此言刺壯士眞骨之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其勢難動此人者其體若重則氣必濇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鍼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體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血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鍼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張志聰曰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眞之完固也先天

之眞元藏於腎而腎主骨天眞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眞骨堅肉緩節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立而不倚也其人重則氣濇血濁其人輕勁則氣滑血清蓋元眞者乃混然之氣已生之後而有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於外內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曰再可也

馬蒔曰此言刺嬰兒之法也毫鍼者九鍼論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其鍼宜淺其發鍼宜速曰再者寧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鍼也

張志聰曰此言嬰兒未得天眞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禖祿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盛齒更髮長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於先天之生原也曰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

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瀉之則經可通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氣濁當作氣滑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瀉之而邪氣遂竭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循掘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濇者疾瀉之而經脈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仍用力以井掘之而水可通也皆指瀉法而言也

張志聰曰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鍼之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瀉皆以鍼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瀉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脈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臟走手者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若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若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小指之至陰陽明胃經脈從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膽經從頭上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又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經從足心涌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陰經自臟而走手爲順則自手而走臟爲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爲順則自頭而走手爲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爲順則自腹而走足爲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爲順則自足而走

頭爲逆所謂脈有逆順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手足陰陽之脈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臟六腑皆稟焉其上者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腘中伏行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

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於日月微於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馬蒔曰此言腎脈之下行者以衝脈入腎之絡而與之並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脈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別何也正以衝脈與之並行故耳蓋衝脈者起於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爲五臟六腑之海而臟腑之氣皆稟

焉其上則出於頏顙滲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於少陰腎經之大絡曰大鍾者以出於氣衝又循陰踝之內廉以入於腘中伏行脛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於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其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在前者伏行出於足面之跗上屬於下之涌泉入循跗以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脈不動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病者以脈其跗上踝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爲逆動之爲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張志聰曰此言血氣行於脈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而肌肉充滿若怯然少氣者則水道不行而形氣消索矣夫衝脈者五臟六腑之海也五臟六腑之氣皆稟於衝脈而行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於氣街此五臟六腑之血氣皆從衝脈

而滲灌於脈外皮膚之間應水隨氣而運行於天表也夫少陰主先天之水火水火者精氣也衝脈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又從衝脈而運行出入於經脈皮膚之外內者也故別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於跗上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少陰之氣厥於內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於脈內而不能通於脈外也故當導之以言導氣之外出也驗之以脈知精血之行也其非跗上不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於膚表而復運行於脈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遠地環轉而復通貫於地中明於日月微於毫釐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釐差失故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而後可傳焉　楊元如曰五臟六腑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機之出入也皮膚經脈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臟六腑之氣稟衝脈而運行於膚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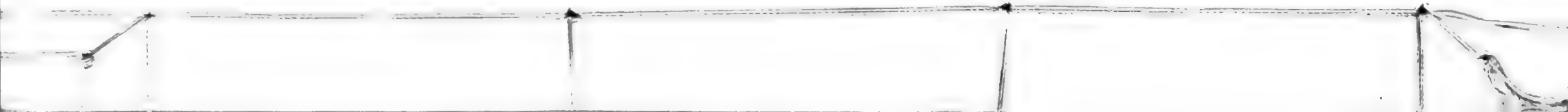
應地氣之出於外也　莫仲超曰所謂衝脈者順行逆衝於經脈皮膚之外內充於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蓋經脈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轉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於五臟六腑者卽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於中由衝脈而布散於皮膚之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脈滲於三陰而行於脈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絡而出於脈外是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蓋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由水穀所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濃滲皮毛其眞骨堅肉緩節監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營衛血氣皆本於先天後天生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末結衝脈少陰之出入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

黃帝靈樞經十四 血絡論篇第三十 十九 陰陽
清濁篇第四十 陰陽繫日
月論篇第四十一
發蒙篇第四十三 病傳篇第四十二 淫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

黃帝靈樞經十四　血絡論篇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篇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論篇第四十一　病傳篇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篇第四十三

藝術典第八十卷

醫部彙考六十

黃帝靈樞經十四

血絡論篇第三十九

馬蒔曰內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

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
願聞其故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
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
氣蓄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
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於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
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於陽其氣因
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
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
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
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
合爲痹者此爲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
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馬蒔曰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奇邪
不正之邪也奇邪不在於經故在於血絡也然有
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以脈有氣盛而血虛者必
瀉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也又
有刺血絡而血出漂射者何也正以血氣俱盛而
內焉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也又有刺

血絡而血出甚少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陽氣蓄積久留不瀉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又有刺血絡而血出內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飲之際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於血故血出而半爲汁也又有刺血絡而發鍼乃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於陽分其氣聚於血絡之中故刺之時血尚未出而氣乃先行所以發鍼而腫也又有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榮衛二氣暫時相得尚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又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不變然內焉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悗也又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不動搖者何也正以榮衛相得合成痹病者此其邪氣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則陰陽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出而弗能虛所以不至動搖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統論其臟腑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

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夫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榮行於脈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於臟腑之經隧通於孫絡出於皮膚以溫肌肉此水穀所生之氣血散於脈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脈繆處故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篇論五臟六腑之血氣少陰腎臟之精氣從衝脈而出於皮膚此篇論胃腑所生之血氣從臟腑之大絡而出於皮膚也血絡者外之絡脈孫絡見於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矣夫經脈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於胃腑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脈之脈氣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蓋三陽之氣主於皮膚肌腠之間血虛則脫氣者血爲氣之守也如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陽之守是也夫經脈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之分焉經

脈爲陰陽皮膚爲陽俱盛者經脈外內之血氣俱盛也如脈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則射如皮膚之陽氣蓄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絡脈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於皮膚肌腠滲於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於孫絡與絡脈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爲血故新飲之血出清而半爲汁也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爲汁者乃身中之水也按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於孫絡皮膚與經脈繆處也此論津液注於皮膚滲於絡脈與經脈之血和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脈相通而皮膚絡脈之氣血所從來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鍼以明陰陽血

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於鍼刺之外細體認其義焉臟腑經脈爲陰皮膚肌腠爲陽臟腑之陰氣積於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於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臟腑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論脈絡之血乃皮膚之津液滲入孫脈絡脈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於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脈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也皮膚爲表經脈爲裏膚表之陽得脈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脈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青也平脈篇曰榮氣不足面色青陰陽俱脫者經脈外內之榮氣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則陰脫矣心主脈而包絡主血陰藏之血脫故煩悶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臟腑之陰而出於經經而脈脈而絡也夫內爲陰外爲陽經絡爲陰皮膚爲陽此總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

而內者從皮膚滲於孫脈絡脈而內溢於經自內而外者從臟腑之陰而出於經經脈而外注於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痹閉於外內之間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朱濟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痹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義蓋陰陽和合而流行則調陰陽相得而留滯則痹痹者閉也通篇論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故帝止問血出多而不動搖伯曰陰陽相得而合爲痹是非邪病之痹明矣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瀉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則側同

馬蒔曰此言視血絡之法也相視也血絡者必盛且堅及橫以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鍼而大如筋必側其鍼以迎而瀉之可以萬全故無失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汁或射等證各如其度以相應矣

張志聰曰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也

盛堅橫以赤者血盛於脈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之流行也小者如鍼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留血之在經隧也數者血脈出入之度數留血之在經絡則而瀉之故無失其所出之度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如失其所出之數而反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脈脈而經各如其度而外內出入者也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鍼熱則肉著於鍼故堅焉

馬蒔曰此言鍼入而肉之所以著也蓋以鍼入於內肉中熱氣溫之於鍼則鍼熱鍼熱則肉著於鍼故不惟熱而又堅不可拔也

張志聰曰三陽之氣主於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於鍼故鍼下堅而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篇第四十

馬蒔曰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惡音烏夫音扶）

馬蒔曰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爲一所以有亂氣也

經水篇言人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爲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如足太陽外合於清水而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而內屬於膽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合於五行五行別爲五色今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不相同矣倘其間有人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而應彼十二經水也奈何伯言人身之氣血必不能合之而爲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爲一則推之天下皆可以爲一也惡有氣血之亂者乎帝遂言余之所問止就一人之身耳非問天下之衆也伯言自一人之身而言必有亂氣猶天下之衆必有亂人也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之身必有亂氣也焉得謂氣血爲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干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脈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臟六腑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人之身有亂氣猶天下之衆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惡有不亂者乎　楊

元如曰清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清濁相干命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於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大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氣者六腑也六腑爲濁繼而穀氣化爲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受此精微之氣者五臟也五臟爲清惟清者注之於陽經於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惟濁者注之於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二物而陰陽互相爲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於咽喉本經憂患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又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喉嚨爲上而十二經皆爲下耳惟陰

與陽不升降則清與濁始相犯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張志聰曰六腑爲陽五臟爲陰六腑受穀者濁五臟受氣者清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謂水穀所生之清氣上出於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注於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濁之義也蓋氣之大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者上注於肺肺爲陰所以曰受氣者清而清者注陰也受穀者濁故濁者下走於胃所以曰受穀者濁而濁者注陽也且胃之清氣上出於口卽咽喉爲水穀之道路所以曰濁而清者上出於咽也肺之濁氣下注於十二經而內積於膻中

之氣海卽喉嚨爲氣之上下所以曰淸而濁者則下行也焉得謂淸濁爲無別耶

張志聰曰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應天地之大而有別也天淸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淸淸者有濁而人亦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淸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此淸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淸胃之淸氣上出於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腑水穀之濁生此淸氣上出於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淸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於經而爲液流溢於下卽所謂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下注於經者行於經隧也流溢於中者內積於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陰陽淸濁之氣交也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淸其淸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淸足太陰獨受其濁

馬蒔曰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爲尤濁陰經受淸

而肺經爲尤清然陰經雖皆受清而脾則獨受其濁也帝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化其水穀尚未及分而穢汚俱存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爲濁之濁乎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獨受清氣之甚唯手太陰肺經則爲五臟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金之清氣上走於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於十二經及內積於膻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爲清中之濁乎

張志聰曰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主受盛胃腑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爲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清而手太陰爲五臟之長華蓋於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清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於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受盛糟粕濟泌別汁

化而爲赤下行於十二經脈應地之道也脾爲倉廩之官主輸運胃腑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而足太陰獨受其濁　楊元如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應合天地經水故帝曰十二經脈應十二經水伯曰天下之衆又曰氣之大別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馬蒔曰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濇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鍼而久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於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於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鍼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

深而留之不可以爲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張志聰曰氣之滑利者應天運於外故淺而疾之濇濁者應地居於中故深而留之淸濁相干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　朱濟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淸濁合天地之陰陽下篇論人之形體應天地日月水火

陰陽繫日月篇第四十一

馬蒔曰天與人之陰陽相合而足經應月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

馬蒔曰此言人身之陰陽合於天之陰陽也積陽

爲天故天爲陽積陰爲地故地爲陰日爲陽之精而曆家紀日者以之月爲陰之精而曆家紀月者以之其以人之身而合之日月者奈何伯言人身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惟腰以上爲天則體在腰之上者屬陽也惟腰以下爲地則體在腰之下者屬陰也故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爲陰也蓋月生於水水與月皆爲陰宜足之在下爲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每月之內有三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干爲陽也蓋日主於火火與日皆爲陽宜手之在上爲陽者應之也

張志聰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爲陽以應日在下者爲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干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

水火而生故與天地參也

黃帝曰合之於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陰

馬蒔曰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爲陰也夫十二月固以屬十二支而爲陰矣然自正月以至六月爲陰中之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爲陰中之陽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爲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三陽四五六月爲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正月建寅爲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膽經脈氣所屬也六月建未則爲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已上脈氣所行也

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蓋自少而之太乃膀胱經脈氣所屬也五月建午則爲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脈氣所行也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乃胃經脈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爲右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脈氣所行也且陽明之義謂何正以正二五六月爲少陽太陽而三四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朔於其前故曰陽明也其後七月八月九月爲陰中之陰故屬右足之三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爲陰盡陽生故屬左足之三陰是以七月建申爲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腎經脈氣所行也十二月建丑則爲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出內踝已上脈氣所行也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脈氣所行也十一月建子則爲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也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脈氣所行也十月建亥則爲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也且厥陰之義謂何厥者盡也正以七月八月爲陰之初生而十一十二月爲陽之初生惟九十月則爲陰之盡

故曰厥陰也

張志聰曰歲半以上爲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爲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中之三陰三陽也男生於寅故始於正月之少陽女生於申故始於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右故右而左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神論又以少陽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冬脈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陽明者午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也而本篇又以寅申巳亥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太陰戌亥主厥陰經脈別論以肝木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秋腎水主冬木火土金水此後天之五行也而診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天元紀論子午屬少陰丑未屬太

陰寅申屬少陽卯酉屬陽明辰戌屬太陽巳亥屬
厥陰而臟腑配合支干又以子甲屬少陽膽丑乙
屬厥陰肝寅辛屬太陰肺卯庚屬陽明大腸辰戊
屬陽明胃巳己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小腸未丁
屬少陰心申壬屬太陽膀胱酉癸屬少陰腎戌屬
包絡相火亥屬三焦相火禁服篇以人迎應春夏
一盛在少陽二盛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
冬一盛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
別論又以少陽爲一陽太陽爲二陽陽明爲三陽
陰陽之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
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右手之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馬蒔曰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爲陽也夫十日固以其十干而爲陽矣然自甲至己爲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爲陽中之陰是以甲

日主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脈氣所行也而己日則屬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也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自少之太乃小腸經脈氣所行也而戊日則屬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也丙日主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脈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兩手次指已上脈氣所行也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之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脈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兩手小指內廉已上脈氣所行也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肺經脈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兩手大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也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

張志聰曰太陽主日少陽主火故兩火并合是爲陽明陽明者離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并合兩陽合陽是爲陽明手少陰君火主日手太陰肺金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　朱濟公曰按河圖洛書五位中央而主陽五行之中木火

爲陽金水爲陰故甲乙丙丁戊己爲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爲陽中之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臟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

馬蒔曰此結上文手足所屬之干支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至於在人之五臟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足之十二經脈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爲陰而陽經屬焉乃陰中之少陽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爲陰而陰經屬焉乃陰中之太陰也由上文手之十干應十日之十干者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

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陽經屬焉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陰經屬焉乃陽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者雖腰以上而凡腰以上者不止於手皆爲陽也夫曰足者雖腰以下而凡腰以下者不止於足皆爲陰也其在內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爲陽也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太陽肺爲牝藏爲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爲陰也然肝爲牝藏爲陰中之少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腎爲牝藏爲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故分之爲陰陽者其妙有如是夫

張志聰曰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少之陰陽分於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於上下蓋陰陽氣交於六合之內者也腰

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乃上下之氣交也夫心屬火而應日故爲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爲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爲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爲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爲陰中之至陰五臟爲陰而陰中有陽也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馬蒔曰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知所愼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鍼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陰少陰故用鍼者無刺左

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十二經當知愼刺於十二月者如此則甲乙丙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陽明丁戊己日不可以刺右手之陽明太陽少陽庚辛日不可以刺右手之少陰太陰壬癸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太陰少陰者可類推矣

張志聰曰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六月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十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鍼刺所以取氣故也夫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自下而上故止言足而不言手蓋以從其根也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干者乃天地之陰陽而主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

賾而不可窮也帝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於時則爲春其色爲蒼其藏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左手之少陽三焦經而不屬之於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何也伯言臣之所列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次相列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固甲乙屬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以三焦屬甲甲與三焦皆少陽故陰陽各有名色所屬而無形體可泥數之可十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十爲百亦不外於是數之可千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千爲萬亦不外於是變化無窮眞妙矣哉

張志聰曰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人之五藏非天地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者十干在上地支在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脈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

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化之無窮也

病傳篇第四十二

馬蒔曰篇內大氣入臟先發於何臟何日傳何臟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故以病傳名篇然素問以論標本病傳爲一篇本經以病本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分爲二篇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燔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喬同蹻）

馬蒔曰此言諸方可行於衆病非行於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蹻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或用刺或用焫或飲藥爲醫工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衆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豈必於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帝悟諸方雖行於衆病而醫工當知乎守一守一者合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乎萬物之病可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於生神妙哉神之爲一也下文伯始及之

張志聰曰此篇論人之身體有形層之淺深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鍼砭藥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於腠理從腠理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傳溜於五臟所謂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也如邪入於臟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於脈肉筋骨者宜鍼而瀉之邪入於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內而虛者止可飲以

甘藥實者可用毒藥以攻之陷於下者宜灸以啓之是以藥石灸刺導引諸方隨衆人之所病而施之非一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章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治之屬卽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臟而成不救利濟萬物之功畢於此矣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暝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不可傳於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暝岐伯曰痞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臟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馬蒔曰此言守一之旨在於守道以生神故明暗異狀而天病當知也帝問病有陰陽虛實及傾移之過可治之屬余皆聞之然有變化不測浸淫相傳以至於絕敗而不可治者乃余之未聞也是帝

本以大病難知爲疑而伯乃以上文守一之旨爲答遂嘆道之有要明者爲醒而暗者爲瞑果能佩而服之則神自生而與道俱成又能終身服之則以傳之天下後世蓋上達必由心悟可以待其人而後行也雖子孫亦不可傳之猶梓匠輪輿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父不得以私諸子也凡明此道者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是謂昭乎如日醒也昧此道者如病之瘖無聲難聞如雲之漠無形可據是謂窘乎其如夜瞑也何也凡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其毫毛折腠理開正氣橫傾邪氣泮衍大邪入臟而腹痛下傳誠有易死難生者非有守一之神烏能治若病哉按此篇所謂神與俱成神自得之生神之理乃就醫工之精神心法鍼法而統言之也必神之生然後可以行諸方故謂之曰守一

張志聰曰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不致血脈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

膚肌腠爲陽血脈爲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血脈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腠理固密元眞通暢血脈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臟而不可以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於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傳於子孫蓋言調養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治之屬者邪尚在於皮膚肌腠之間未至血脈傳流大邪入臟也此言邪在於外猶爲可治之屬守一勿失不使邪溜於內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脈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蓋間傳者生傳之於其所勝者不治也若夫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乃淫邪泮衍血脈流傳大氣入臟不可以致生也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畢將服之神自得之所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痞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謂不知道者膚腠空疎血脈虛脫虛邪之中人也微

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漸致淫邪入臟不可以致生
夫邪之中於人也始於皮毛則毛髮折而腠理開
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而入於腠理腠理者
三焦通會元眞之處是以正氣橫傾淫邪泮衍於
肌腠之間則傳流於血脈而內入於臟矣蓋經脈
內屬於臟腑外絡於形身是以經脈受邪入臟腑
爲內所因也淫邪泮衍於肌腠則傷氣傳流於血
脈而入臟則傷神神氣並傷故可以致死而不可
以致生是以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恬惔虛無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故可著於竹帛蓋
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咸知此養生之道焉

黃帝曰大氣入臟奈何岐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
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
夏日中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大氣入臟者卽五臟之相
尅爲傳遂以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大氣入臟
者卽素問標本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夫病傳者
病若先發於心其證先心痛以臟眞通於心也故

火來乘金一日卽傳之於肺其證當爲欬以肺之變動爲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來乘木傳之於肝其證當發支痛以肝脈循脅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木來乘土傳之於脾其證當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主肉而肉重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惟水尅火故冬死於夜半夏屬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今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於日中也

張志聰曰此論大邪入臟傳於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臟秉五方五行之氣五氣而生故生於相生而死於相勝也病先發於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心爲火臟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　楊元如曰按素問玉機眞臟論病入於五臟逆傳於所勝尚可按可治可藥可灸以救之故曰三日不已死謂邪入於臟猶有可已之生機故首言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末言諸病以次相傳者皆有

死期不可刺也蓋邪在於形層者宜刺入於臟者止可按摩飲藥以救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病先發於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馬蒔曰此言邪氣入肺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於肺其證當爲喘爲欬過三日則金來乘木傳之於肝其證當脅支滿痛又一日則四日矣木來乘土傳之於脾其證當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邪乘胃其證當爲脹又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時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故冬死於日入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生肺氣已絕非火盛而死故夏死於日出也

楊元如曰肺主氣日出而氣始隆日入而氣收引冬日入者氣入而絕於內也夏日出者氣出而絕於外也　張志聰曰按止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者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夜半日中陰陽之分於子午也日出日入陰陽之離於卯酉也病傳之

一三五日者乃天之奇數蓋五臟生於地之五行而本於天干之所化

病先發於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馬蒔曰此言邪氣入肝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於肝其證當頭目眩而脊支滿過三日則木來乘土傳之於脾其證當體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於胃腑其證當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則土來乘水傳之於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

中覺痠正以腎脈起於足循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爲腎之腑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故冬死於日入夏之蚤食在卯以木旺亦不能扶故夏死於蚤食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脊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蓋病先發於肝故頭目眩而脊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

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脛痠
冬日入夏蚤食乃木氣絕於卯酉金旺之時
病先發於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
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馬蒔曰此言邪氣入脾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
發於脾其證當身痛體重一日而自傳於胃腑其
證當爲脹又一日則三日矣土來乘水乃傳於腎
其證當小腹腰脊痛而脛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
腎自傳於伏膂之脈膀胱之腑其證當背膂筋痛
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
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於人定夏
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尅土故夏死於晏食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體痛
一日而脹二日小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
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蓋病發於脾
則身痛體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小
腹腰脊痛脛痠膂膀胱者膀胱附於脊背之膂筋
也是以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人

定在寅木旺而土絕也夏之晏食在亥水泛而土敗也

病先發於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結切杜

馬蒔曰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於腎其證當小腹腰脊痛而腑痿也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自傳於腑日矣又上而傳之於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子土不勝水故冬死於夜半夏之日昳昳日昃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於日昳昳日昃也

張志聰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小腹腰脊痛腑痿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蓋病先發於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小腹腰脊痛腑痿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五日而上之心則身體重蓋心主血脈血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

二乃火之生數六日者水之成數也死於二日者
火之生氣絕也死於六日者水乘而火滅也故冬
夜半者卽水乘火滅之義夏日昃者亦太陽之生
氣絕也　朱濟公曰主冬水夏主火日昃者盛而
始虧之時

病先發於腎三日而之膀胱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
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馬蒔曰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腎病
者其證當小腹腰脊痛脏痠三日則自傳於膀胱
之腑其證當背膂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
六日矣水來乘火膀胱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
又三日則九日矣心自傳小腸之腑其證當小腹
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
天明在寅末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故冬死
於大晨而夏死於晏晡也

張志聰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腎病者小腹腰
脊痛脏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
兩脅支痛二日不已死蓋病先發於腎故小腹腰

脊痛腑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上之心則腹脹蓋足少陰腎脈下絡膀胱上從腹注胃中入肺絡心此邪入於臟亦從血脈流傳也上節病在心故身體重此從膀胱而上傳於心復從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乃寅卯木旺之時木旺則洩其水之氣矣夏晏晡土氣所主之時土尅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絕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蓋病之且死有死於先發之臟氣絕者有死於所傳之臟氣絕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同學者自當理會

病先發於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馬蒔曰此言邪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者其證當小便閉五日則自傳於腎其證當小腹脹腰脊痛而腑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於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雞鳴在丑土尅水故冬死於

雞鳴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故夏死於下晡也

張志聰曰按標本病傳論曰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小腹脹腰脊痛脛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蓋病發於膀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小腹脹腰脊痛脛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身體痛也冬雞鳴夏下晡卽上節大晨晏晡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胃腑者胃居中央爲水穀之海乃五藏之生原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間去聲

馬蒔曰此結言相傳而爲甚者死不可刺間藏而爲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爲病之甚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傳而爲相生則間一藏爲始及二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并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張志聰曰玉機眞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

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如間一臟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也間二臟者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間三臟者心傳之腎肺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也按五臟間傳止有間三而無間四所謂間四臟者以臟傳之腑而腑復傳之於他臟蓋腑亦可以名臟也

淫邪發夢篇第四十三

馬蒔曰內有淫邪汴衍使人臥不得安而發夢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淫邪汴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臟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臟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熵陰陽俱盛則夢相

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

馬蒔曰此承前篇而明淫邪泮衍之義先以臟腑十二盛之發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即後篇燥濕寒暑風雨之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於臟腑即前篇之大氣入臟也與營爲陰氣衛爲陽氣者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多發爲夢此邪淫之干臟則腑主外其外爲有餘而內則不足此邪淫之干腑則臟主內其內當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者營氣也營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大水屬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燔炳之勢蓋大火屬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盛也內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主於相殺且手部屬陽故上部邪盛則夢飛揚足部屬陰

故下部邪盛則夢墮墜如饑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予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志爲怒也肺之邪盛則夢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爲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笑而恐畏以心之聲爲笑而其志主於憂也脾之邪盛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爲歌而其體主肉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連屬以腰爲腎之腑也凡此十二盛者在腑則有餘於外在臟則有餘於內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臟腑遂用鍼以瀉之其邪可立已矣蓋腑夢瀉腑臟夢瀉臟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論搖邪泮衍而有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以上章之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臟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若有若無而

未有定舍與營衛俱行於外內肌腠募原之間反淫於臟不得定處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邪之折毛發理邪從皮毛入而發於腠理之間腠理者在外膚肉之文理在內臟腑募原之肉理衛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汗衍與營衛俱行行於募原之肉理則反淫於臟矣夫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臟之神氣飛揚也腑爲陽而主外臟爲陰而主內邪氣與營衛俱行於臟腑募原之間故氣淫於臟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氣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今反淫於臟則有餘於內而五臟之陰陽盛矣陰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燎此心腎之有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於肺腎氣并於肝而夢相殺相殺者梃刃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魂游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餘於上下也饑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

胃之有餘不足也此邪與五臟之神氣遊行而形之於夢也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腎氣盛則夢腰脊不屬此邪干五形臟而形之於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於臟有餘於內故瀉之立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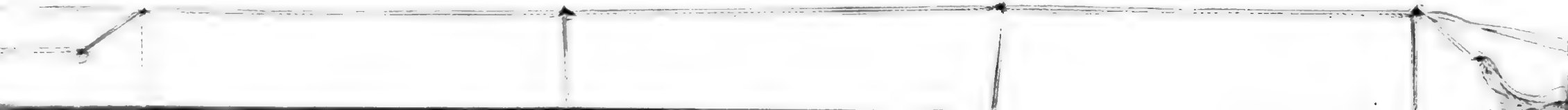
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烟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胷脇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於胞脬則夢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窮音教）

馬蒔曰此舉臟腑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爲夢者言之也厥氣者卽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凡臟腑內傷之邪也其邪氣客於心則夢見山林烟火以心屬火也邪氣客於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

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於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於腎則夢臨於深淵或沒居於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於膀胱則夢出遊行以膀胱經徧行頭項背腰脚足也邪氣客於胃則夢飲食以胃主納食也邪氣客於大腸則夢田野以大腸爲傳道之官其曲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於小腸則夢會聚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衢以小腸爲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衢也邪氣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以膽屬木脾主土與肉木能尅土而肉傷也邪氣客於陰器則夢接內以陰器爲作强之官也邪氣客於項則夢斬首以項爲邪所傷也邪氣客於足脛則夢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以脛爲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氣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以拜起主於股肱也邪氣客於胞脘以膀胱爲胞脘之室而胞脘在膀胱之內故邪客之則洩便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腑則不足於內在臟則不足於外凡有夢至時卽知其邪

之在何臟腑遂用鍼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蓋腑
夢補臟臟夢補腑也
張志聰曰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上篇論邪氣之
有餘此論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於臟腑
之間客者薄於臟腑之外也客於心則夢丘山烟
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客於肺則夢飛揚肺主氣
而肺氣虛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
於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於脾則夢
丘陵大澤土虛而水泛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
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氣宇夢風雨
壞屋者脾氣虛而爲風雨所壞也客於腎則夢臨
淵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太
陽之氣虛行也客於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
於大腸則夢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爲
傳導之官主受水穀之餘濟泌別汁止夢見田野
者大腸之氣虛也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
邑衝衢乃通聚貨物之處小腸受盛化物止夢見
衢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膽爲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故厥氣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剖客於陰器則夢接內精氣洩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於頭故頭爲諸陽之首客於項則陽氣不能上於頭故夢斬截共首也客於脛則夢行走不前脛氣虛也足爲陰深居地窮苑中地氣下陷也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者手足不寧也客於胞則夢洩前溺客於腫腸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一

黃帝靈樞經十五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第四十四　外揣篇第四十五
五變篇第四十六　本臟篇第四十七　禁服篇第四十八

藝術典第八十一卷

醫部彙考六十一

黃帝靈樞經十五

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第四十四

馬蒔曰有一日分爲四時故名篇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臟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夫音扶處長並上聲

馬蒔曰此言百病皆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于外感內傷邪氣相合于臟而病形成得其分臟而病名別然病雖不同大抵旦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衛氣爲陽朝則自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陽經其氣始生于朝邪氣不能敵人衛氣而旦時乃爽慧焉日中則衛氣漸長而猶能勝邪故能安夕則衛氣行于陰經全入于臟彼邪氣獨居于身陰經其氣始衰彼邪氣勝衛氣而始生故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陰經全入于臟彼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也

張志聰曰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臟主五運于中而外合木火土金水之五

氣人之百病不出于外內二因燥濕寒暑風雨外因于天之六氣氣合于有形而爲病藉人氣之生長以慧安蓋六淫之邪外合于形而病形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內因于人之失調得之于臟而有病名如傷喜則得之于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于肝而有肝病矣傷悲則得之于肺而有肺病矣傷恐則得之于腎而有腎病矣傷于飲食則得之脾胃而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臟氣之所勝時者起蓋內因之病得之于臟而病臟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臟病人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入也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一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勝負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

其精氣可以壽敝天地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馬蒔曰此言病有不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旦晝或加或甚而夕夜或慧或安者故伯言此乃臟氣獨主其病而不應一日分爲四時之氣也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肺病不能勝晝之火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爲加爲甚也若人之臟氣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脾氣能勝夜之水故至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則補脾而瀉肝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瀉心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瀉肺心病不能勝夜之水則補心而瀉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惡足以知此

張志聰曰此言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臟獨主其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卯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爲工矣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臟五臟有五變五變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臟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臟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臟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臟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牝

臟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謂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缺岐伯曰）臟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馬蒔曰此詳言刺五臟者有五變五變主于五輸也法有不同之謂變五輸者卽井滎輸經合也刺五臟而有五變者以五臟有不同也肝爲陰中之陽心爲陽中之陽故皆稱曰牡臟脾爲陰中之至陰肺爲陽中之陰腎爲陰中之陰故皆稱曰牝臟其各臟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日不同如此是之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蓋五臟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臟者必取五臟之井如肝取大敦心取少衝之類色生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必取五臟之滎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凡病時間時甚者必取五臟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臟之經如肝取中封心取靈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

臟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少海之類是之謂五變
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
五味也五臟有五變者有五時五音五色之
變異五變有五輸者一臟之中有春刺榮夏刺輸
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之五輸故五五有二十
五輸以應五時也肝屬木心屬火故爲牡臟脾屬
土肺屬金腎屬水故爲牝臟夫五臟之氣應天之
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也腎者主封藏之木

臟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肝主色色主春此肝
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時主夏心
合夏長之氣也土數五五者音也音主長夏脾合
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于腸胃陽明主秋金之
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也此五臟之氣應五
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主也春刺榮夏刺輸
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從子以透發母氣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
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馬蒔曰此言六腑之原穴不應五時而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腑有原穴今治之者乃刺五俞而不及原則諸原與五時何合而何以足六輸之數伯言井榮輸經合合于五時惟六腑之原獨不應于五時故治病者以經穴合之如大腸取合谷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腑之法在是矣按後世鍼灸書言陽經之俞卽爲原陰經俞井于原故治原卽所以治俞今考此節當以經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旨也

張志聰曰此六腑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于五行也肝藏木心藏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于五行也井主木榮主火輸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輸之合于五行也六腑有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合之則合于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腑六氣者

木火土金水火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以六氣之中有二火以六氣合六腑六腑有六輸故應六六三十六之數以經火與原火合之則又合五行之數矣此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機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黃帝曰何謂臟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臟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馬蒔曰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

張志聰曰前節論五臟之氣應于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此復論五臟之病合于五輸而各有所取也臟者陰也裏也腎治于裏故病在臟者取之井以洩冬藏之氣肝應春而主色故病變于色者取之榮時間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輸脾主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為五音之主音故變于音者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飲入于

胃上輸于肺食氣于胃浮精于脈脈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腑而通于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營衛血脈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臟必兼論胃腑以胃爲五臟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令此章以腑合臟而臟合于四時五行味主秋則秋令所主之臟腑皆屬于中矣

外揣篇第四十五

馬蒔曰中有司外揣內司內揣外之語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

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臟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夫音扶

馬蒔曰此言九鍼之要欲渾束爲一者惟至明而已夫九鍼者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爲下其高不可以爲蓋恍恍惚惚其妙無窮泛溢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雜如毫毛之繁者而渾束爲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鍼道固然治國亦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而爲一焉可也觀之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故一動搖之間則相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

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小明亦不可蔽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則據五音五色而五臟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臟在人身者如水波蕩然紊亂無紀故必知內外有相襲之妙眞若桴鼓聲響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遠可以言外也而卽外可以揣五臟之在內者人身之五臟是之

謂近可以言內也而卽內可以揣音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者也

張志聰曰此章帝以九鍼之道合而爲一以應天道夫九鍼者始于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于一而終于九者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後能貫通故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散無極令欲如毫毛之繁雜者

渾束爲一可乎伯言非獨鍼道治國亦然九鍼之道合于陰陽推之可萬合之惟歸于一猶庖犧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乎此夫渾束而爲一者合于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遶地環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與鏡不失其照應之形動靜有常剛柔推盪如鼓與響不失其傳應之聲言天道也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揣外外內相應天地之道也又言天地之道而合于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五運主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于上下以應十二經脈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運出入于外內以應五臟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是以五音五色之彰明于外者五臟之氣著也如五臟波蕩于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外內相襲若桴鼓影響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藏之靈蘭祕室不敢妄泄也

五變篇第四十六

馬蒔曰末有五變之紀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腫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留痹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勝平聲天之爲人之爲去聲數上聲夫音扶）

馬蒔曰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耑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于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漉音六 杌五忽切

馬蒔曰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

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斲削之有斧斤所不能入者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木皮即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而漉矣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折而杌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爲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于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腑臟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張志聰曰此章論因形而生病乃感六氣之化有

五變之紀也夫形之皮膚肌腠筋骨有厚薄堅脆之不同故邪舍有淺深而其病各異卽五臟之病消癉腸胃之有積聚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于內也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方之陰陽者木之枝幹皮肉也交節而缺斧斤者比人之皮弛肉脆而骨節堅剛也是以一木之中尚有堅脆之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耶木之皮薄枝脆者比人之皮不緻密膚腠疎也木之多汁少汁者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木之蚤花先葉者木氣外敷而不禁風霜也皮薄多汁者遇久陰淫雨則潰而漉剛脆之木遇卒風暴起則枝折杌傷蓋汁多者不宜陰雨剛脆者又忌暴風以比人之腠理疎者漉汗剛直多怒者消癉也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者易傷而堅者未成傷也故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爲病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

也少俞答曰膕肉不堅而無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疎爲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不堅者惟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爲膕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尚何病風之有

朱永年曰此言皮不緻密肉理粗疎致風邪厥逆于內而爲漉漉之汗蓋津液充于皮腠之間皮潰理疎則津洩而爲汗矣委中之下曰膕太陽之部分也蓋太陽之氣主于皮膚如膕肉不堅而無分理無分理者粗理也理粗而皮不緻密則腠理疎而渾然汗出矣　倪冲之曰太陽之津氣運行于膚表如天道之渾然水隨氣行者也故皮不密則

氣泄氣泄則津亦洩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强剛强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蓄積血氣逆留臗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癉者以其心則剛强而五藏與肌肉則柔弱也消癉者多飢渴而肉瘦癉則內熱也少俞言此人者五藏柔弱心則剛强剛强多怒五藏柔弱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血爲之積氣爲之留皮膚肌肉爲之充塞而血脈不能通所以蒸而爲熱熱則消肌膚而消癉之病成矣

張志聰曰消癉者癉熱而消渴消瘦也邪氣臟腑

篇曰五臟之脈微小爲消癉蓋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皆柔弱則津液竭而善病消癉矣夫形體者五臟之外合也薄皮膚而肌肉弱則五臟皆柔弱矣夫柔弱者必有剛強謂形質弱而性氣剛也故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其氣有長衝直揚之勢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于胸中氣逆留則充塞于肌肉血蓄積則脈道不行血氣留積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蓋肌肉弱則五臟皆柔暴剛則多怒而氣上逆矣　朱永年曰按本經有五臟之消癉有肌肉之消癉五臟之消癉津液內消而消渴也肌肉之消癉肌肉外消而消瘦也蓋因于內者必及于外因于外者必及于內形體五臟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胷膈蓋精血少則逆氣反上奔故曰柔弱者必有剛強謂五臟之精質柔弱而氣反剛強是柔者愈弱而剛者愈強剛柔之不和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
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
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
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胭其臂懦懦然
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獨異此其候也然
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
弱色濁髓枯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
下高骨乃骨之本也卽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
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
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皮膚既薄而其肉無
胭無胭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然而弱則肉弱
者所以易病寒熱也面有天地人三部其地色殆
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部則
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
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
則腦爲髓之腑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
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張志聰曰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夫腎主骨顴者腎之外候也故顴骨爲骨之本顴大則周身之骨皆大顴小則知其骨小也腘者肉之脂標也懦懦柔弱也臂薄者股肱之大肉不豐也地邑者地閣之邑始不與天庭同邑此土氣之卑汚也髓者骨之充也骨小則其髓不滿矣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矣陽虛則生寒陰虛則發熱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　倪冲之曰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腠理淖注于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如臂薄薄者通體之皮肉薄弱則津液竭少故曰臂薄者其髓不滿　高士宗曰邪在皮膚則發熱深入于骨則發寒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癭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癭黃帝曰癭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癭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癭之所成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張志聰曰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善病痹也理者肌肉之文理如粗疎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爲痹大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痹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以冬遇此者爲骨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以夏遇此者爲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痹以秋遇此者爲皮痹故各視其部則知痹之高下蓋心肺之痹在高肝腎脾痹在下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留止大聚乃起

馬蒔曰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猶云不好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其皮膚之薄而不潤澤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爲淖澤淖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煖又不以次所以邪氣漸至而積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

朱永年曰夫皮膚薄而氣不能充身澤毛肉不堅而津液不能淖澤如此則腸胃惡蓋津液血氣腸胃之所生也惡則邪氣留止而成積聚乃傷脾胃之間若再飲食之寒溫不節邪氣稍至即稽積而大聚乃起夫腸乃肺之合而主皮主氣胃乃脾之合而主肉主津故皮膚薄而肉不堅則氣不充而津液不淖澤矣氣不充而液不淖澤則毫毛開而腠理疎疎則邪氣留止漸淄于腸胃之間而成積聚矣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天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無所易其客氣

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始時高者方臨方復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爲起病危爲殆耳雖脈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爲五變之紀也卽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張志聰曰風雨寒暑運行之六氣也六氣在外以病形故當先立其年以知其時之六氣如辰戌之歲太陽司天二之客氣乃陽明燥金主氣乃少陰君火此主氣勝臨御之氣值此時氣高而病必起起者卽帝所謂或復還也如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少陽相火四之客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濕土五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太陽寒水值時氣下而爲客氣所勝故其病必殆殆將也時氣下而不能勝則病將留止卽帝所謂或留止也蓋風雨寒暑乃臨御之化六期環轉客于形而爲病

故必因時氣以勝之此論六氣之在外也陷下者陷于腸胃之間而成積聚也衝通者五運之氣通出于外而衝散其病氣也如太陽寒水司天而五運乃太宮土運此在內之運氣勝之故病亦不能留止也蓋六氣在外以應天之三陰三陽五運主中以應地之五行人之五臟此臟氣勝歲氣故雖不陷下病留止于外者亦能衝通而散蓋六氣主升降于上下五運主出入于外內者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夫皮膚肌腠曰形腠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乃營衛出入之道路此病形而不病氣者也如病氣則與營衛俱行淫于內而與魂魄飛揚矣如傳溜于血脈則入臟腑爲內所因矣此病形而不病氣亦不溜于脈中故爲漉汗消瘅寒熱留痹積聚五者之病卽陷于內乃傷脾胃之間郭郭之中而不及于臟腑此奇邪淫溢或病形或病氣或溜于血脈或入于臟腑病之變化不可勝數也是以傷寒論六篇首論三陰三陽之氣以及六經之證然亦有病形而不病氣者故太陽篇中

曰形作傷寒蓋在天成氣在地成形此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臨病人以觀邪之中人或病氣或病形或溜于血脈或入于臟腑以知病之輕重人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朱永年曰素問歲運諸篇有客氣勝主氣而爲民病者主氣勝客氣而爲民病者有六氣勝五運而爲民病者五運勝六氣而爲民病者此槩論歲運之太過不及也此篇論人之皮薄理疎風雨寒暑之氣循毫毛而入腠理爲五變之病故藉主氣以勝之主氣者吾身中有此六氣而合于天之四時也　朱衞公曰氣者三焦通會元眞之氣所以充行于皮膚肌腠之間此病形而不病氣故藉此形中之陰陽合四時之六氣以勝邪若病氣則又有氣之變證矣　倪冲之曰按陰陽別論云氣傷痛形傷腫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故病形必及于氣病氣必及于形此章論病形而不病氣蓋陰陽之道有有形有

無形有經常有變易　高士宗曰理者皮膚臟腑之文理也蓋在外乃皮膚肌肉之文理在內乃臟腑募原之文理故留止而成積聚者在臟腑外之募原故乃傷脾胃之間而不涉于臟腑募原者連于腸胃之膏膜

本臟篇第四十七

馬蒔曰內推本臟腑吉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

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腑化穀風痹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無忤惕之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腑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馬蒔曰此詳言人之易感于邪者以藏腑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張志聰曰上篇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篇論在內之五藏六腑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營衛血氣藏腑之所生也脈肉筋骨藏腑之外合也精神魂魄

五臟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腑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臟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于臟腑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不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于病者此緣臟腑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凶吉之變異蓋五臟六腑本于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臟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馬蒔曰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能傷也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若心之高者則心上之爲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著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爲

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若心之堅者則臟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多內傷之病矣若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張志聰曰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心小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于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于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于表故心下則臟外易傷于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臟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按邪氣臟腑篇五臟脈微小爲消癉蓋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癉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胷痺喉痺
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責迫肺善脹下
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
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胷偏痛也

馬蒔曰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
氣竦肩而息及爲欬嗽消癉者消渴而癉熱也
張志聰曰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
肺居胷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喝
大則善病胷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
欬也責乃胃脘之責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責
間而胃脘迫肺血脈不通故脹下痛脹下乃肺脈
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欬肺
脆則苦病消癉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舍魄肺端
正則神志和利邪不能傷肺偏傾則胷偏痛也

肝小則臟安無脹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
苦膈中且脹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脅悗爲息責肝
下則逼胃脹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臟安難
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

傾則脅下痛也

馬蒔曰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脅下多悶當爲息賁之證

張志聰曰肝居脅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脅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脅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脅悗爲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脅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蓋脅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肝藏血血舍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脅痛也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脇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馬蒔曰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脇脅下軟肉處

張志聰曰脾爲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臟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脊骨之肫故大則苦湊肫而痛脾主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脊在肫之上故高則肫引季脅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臟苦受邪蓋臟虛其本位也脾堅則臟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營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腎小則臟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俯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馬蒔曰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尻腰骨

張志聰曰夫臟者藏也故小則臟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腑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膂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俯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狐痼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罕丸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

此腎臟之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脆則苦病消癉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臟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馬蒔曰此結言五臟二十五異者人之苦於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臟則爲二十有五矣

張志聰曰夫身形五臟之外合也皮薄理疎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臟形薄脆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髑骨者心高髑骨小短舉者心下髑骨長者心下堅髑骨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骨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髑骨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馬蒔曰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髑骨也髑骨即顱骨也張志聰曰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

粗疎大肉胭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
卽知臟形之大小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
上下容大蓋人之胭肉本於臟腑募原之精液以
資生募原者臟腑之膏盲也五臟所藏之精液溢
於膏盲而外養於胭肉是以五臟病者大肉陷下
破胭脫肉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
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
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脅偏疎者肺偏傾也疎當作竦

馬蒔曰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
背膺腋喉脅之類也

張志聰曰肺居肩膺之內脅腋之上故視其肩背
膺腋卽知肺之高下堅脆端傾　倪冲之曰肺屬
天而華蓋於上背爲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
於肩背　朱丹溪曰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
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
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
也蓋形身之上下卽臟腑所居之外候也

青色小理者肝大廣胃反骸者肝高合脅兎骸者肝下胃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骸音交

馬蒔曰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胃骸膺腹之類也

張志聰曰骸者胃脅交分之扁骨內膈前連於胃之鳩尾旁連於脅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胃反骸者肝高合脅兎骸者肝下兎者骨之藏伏也肝脈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

馬蒔曰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脣也

倪冲之曰脣者脾之候故視脣之好惡以知脾臟之吉凶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

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好去聲

馬蒔曰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倪冲之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高下偏正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馬蒔曰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腑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

馬蒔曰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倪冲之曰此總結五臟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臟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好出入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於中則著於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爲平正人也

黃帝曰願聞六腑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馬蒔曰此言五臟與六腑相合而亦有知六腑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倪冲之曰五臟爲陰六腑爲陽臟腑雌雄相合五臟內合六腑六腑外應於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

視其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知六腑之厚薄長短
矣腎將兩臟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
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
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馬蒔曰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倪冲之曰五臟內合六腑外應於皮脈肉筋骨是
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臟腑
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
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
而脈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
腸結
馬蒔曰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脈而脈又當驗之
於皮也
張志聰曰邪氣臟腑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
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脈之相應也故皮厚者
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

脾應肉肉胭堅大者胃厚肉胭麼者胃薄肉胭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胭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胭不堅者胃緩肉胭無小裹累者胃急肉胭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胭音窄稱去聲）

馬蒔曰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胭也

倪冲之曰胭肥脂也麼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皆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

馬蒔曰此言欲知膽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膽之厚薄緩急也五臟六腑皆取決於膽故秉五臟五行之氣色　莫子瑜曰膽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急

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馬蒔曰此言欲知三焦為右腎之腑膀胱為左腎之腑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為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故耳若營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於前者果有名而無形也

倪冲之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於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三焦膀胱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馬蒔曰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倪冲之曰六腑內合五臟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腑之厚

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臟之相同也

禁服篇第四十八

馬蒔曰服事也脈有關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曰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

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其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馬蒔曰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爲一之妙不過以經脈爲始而已不惟用鍼用藥亦然編者所以貫簡故近則編絕久則簡垢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爲下高不可爲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而欲渾束爲一伯乃以至明爲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之亦欲得渾束爲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在於經脈爲始而已經脈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

脈經氣運行之經隧也運其所行分其度量五藏六腑爲表故外刺六腑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行運於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爲百病之母也其百病有虛有實卽人迎寸口脈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從而瀉之庶血去盡而病不殆矣

張志聰曰夫氣合於天形合於地血合於水外揣

篇論九鍼之道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內也此篇以氣血約而爲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內可以驗其藏腑之病蓋經脈本於藏腑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脈從經脈而入於藏腑故瀉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

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脈臟腑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故帝與歧伯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誡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馬蒔曰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於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彼雷公雖以下材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爲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爲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張志聰曰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候人迎氣

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渾束爲一而合於天之大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爲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橐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爲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馬蒔曰此言寸口人迎之脈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爲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卽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爲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於此故卽以人迎稱之以胃爲六腑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爲東爲春左寸爲南

爲夏所以謂左寸爲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脈必見於此右寸爲秋爲西右關爲中央爲長夏其兩尺則爲北爲冬所以謂右寸爲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卽如人迎一動爲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爲足厥陰肝經則肝與膽相爲表裏而一出一入兩經本相應也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脈爲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脈爲微大乃爲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是平和之脈耳

張志聰曰願聞爲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爲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爲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

人迎氣口之兩脈也　高士宗曰人迎氣口謂左右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痹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間去聲數音朔下同）

馬蒔曰此言人迎大於寸口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治之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

陽明胃經若二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
其各陽經之脈盛則爲熱虛則爲寒脈緊則爲痛
痹脈代則病爲乍甚乍間卽下文之乍痛乍止也
然所以治之者脈盛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
以補之脈緊爲痛痹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
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脈陷下
者則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
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膽以補肝二盛
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膽而不取之肝
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或用鍼或用灸或用
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
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脈大於寸口者四倍
且大且數則陽脈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爲外格
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脈於內而使不得運於外也
其證當爲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
病爲本而後病爲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
病何也
張志聰曰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

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痹者病在於皮腠之氣分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瀉之者氣盛宜瀉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臟腑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臟腑也陷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盛之氣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

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本者以三陰之氣爲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爲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爲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臟六腑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痹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熱虛則寒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臟腑之病

馬蒔曰此言寸口大於人迎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治之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

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脈盛則爲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脈緊則爲痛痹脈代則爲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痹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脈陷下者則徒灸之脈既陷下則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脈大於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閉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於內也其證當爲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可也

張志聰曰夫在天蒼黔丹素元之氣經於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臟是六氣本於五臟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臟腑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痹在於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臟腑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啓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於脈中又當取之於經矣如陷於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若氣井於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蓋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著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并於血神與氣俱渾束爲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

勞不可灸也　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文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臟腑更爲蛇足

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

術數也凡爲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篇爲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輸篇如井滎輸經合之義則經脈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云云也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爲痛痹或灸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脈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取陰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治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脈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當

主於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卽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爲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爲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爲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

張志聰曰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爲一之道逼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於脈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逼天道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瀉氣虛者宜補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爲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脈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脈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於脈中故脈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脈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脈無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篇假人迎氣

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脈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於脈中也繼言脈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於一也氣并於脈中故脈大血氣和調故柔爽也外揣篇論渾束爲一而合於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脈渾束爲一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於手足六經內合於五藏六腑

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也候人迎氣口者候六氣之在外而不涉於經也陷下則灸之者謂氣陷於內而不陷於脈也故曰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衛氣外行於皮膚分肉內行於藏腑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於內則入於藏腑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腑之病蓋以內爲本而外爲末血爲本而氣爲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脈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而不涉於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於經者有陷於內

而不干於臟腑者有陷於募原之中而病及於臟腑者此六氣之於經脈臟腑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爲痛痹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甚乍間者氣始入於脈也蓋六氣本於五臟之所生而外出於膚表合而爲一則從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臟腑也六氣出入於臟腑經脈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於脈外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爲一矣卽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

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卽見嘔吐洩泄諸證者此陷於內而入腑也有病一二日卽見神昏氣促煩躁諸證者此陷於臟腑之募原而爲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臟外者生干臟者死干臟而臟眞完固不爲邪傷者生臟眞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胷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邪入於經其臟氣實不必動臟則溜於腑若血脈傳溜大氣入臟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

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於經或即陷於內或即干臟入腑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干臟入腑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於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關於至道使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拯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救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二

黃帝靈樞經十六　五色篇第四十九　論勇篇第五十　背腧篇第五十一　衛氣篇第五十二　論痛篇第五十三　天年篇第五十四

藝術典第八十二卷

醫部彙考六十二

黃帝靈樞經十六

九卷篇第四十九

馬蒔曰篇內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篇

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馬蒔曰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於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張志聰曰此承三十七篇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臟之氣色見於明堂脈見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間甚人之壽夭也五閱篇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臟生於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脈出於氣口乃五臟之氣見於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氣者五臟之使也五時之副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寸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臟六腑之氣也　朱氏曰按五臟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

面黃目赤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蓋五臟之氣色見於面五臟之血色見於目也脈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臟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臟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此五臟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臟安於鬲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惡音烏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爲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眉間爲闕庭故庭卽首面所以上於

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於下極以心爲君主之尊也惟五臟能安於胷中則其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者如此

張志聰曰五官者五臟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臟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臟爲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腑挾其兩側肝左者膽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腑爲陽而主外故位次於兩側也腎爲水臟故挾大腸而位於藩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爲君主而居中也五臟安居於胷中而臟眞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

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辨病之生死也夫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辨者也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朱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眞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臟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顴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於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於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爲五官

馬蒔曰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

中之病也

倪冲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淫之病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爲痛黃赤者火主之色故爲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爲寒是爲五色之所司而爲外因之病也　莫子瑜曰上論五臟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天地之風寒見於五色所當審別外內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腑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馬蒔曰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切人迎脈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難知爲疑帝言人迎主外脈口主內內外內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脈口而滑脈兼小及緊以沈者其病當在中而爲益

甚也切其人迎而脈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爲盛甚也然脈口不但脈滑兼小及緊以沈者爲盛甚雖滑而帶浮者其病必日進也人迎不但脈大兼緊以浮者爲盛甚若沈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此觀之則脈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沈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爲病也人迎必沈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爲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爲病也不寧唯是醫工用指以脈之人迎與寸口其脈氣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滅其病爲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之在五臟也必沈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沈爲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沈而帶小則病之在臟者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腑也必浮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浮爲在外大爲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爲外感也惟其脈之盛而且堅是必傷於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口之爲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於食者所致耳

張志聰曰此切其脈口人迎以知病之間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脈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脈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爲陽沈爲陰其脈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沈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脈之浮沈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脈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沈等者此臟腑之形氣俱病故爲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脈故爲易已是以小則爲逆病在腑浮而大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臟腑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脈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粗以明

沈天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臟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井也可變而已 惡去聲

馬蒔曰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卽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言病之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沈天不明者是也又其色上行於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病之方爲益甚若其色乃降於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其色各有五臟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內走外所謂從內走外者卽病生於內也內爲陰經外爲陽經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

謂從外走內者卽病生於外也外爲陽經內爲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旣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爲詳審其脈滑而兼大兼代兼長者皆陽脈也乃爲病從外來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乃陽氣之幷於外也卽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已矣卽此而推則其脈濇而兼小兼代兼短者皆陰脈也乃爲病從內來其內證而目有所見志有所獨處乃陰氣之幷於內也卽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使之變焉而病亦已矣

朱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間甚外內也粗明主陽沈天主陰陰陽交見故爲病甚夫色乃五臟五行之氣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於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殷故爲益甚夫地氣升而爲雲得天氣降而徹散故病方已也臟部臟腑之分部也五臟次於中央爲內部六腑挾其兩側爲外部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也蓋腑爲陽而主外

臟爲陰而主內也故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夫所謂陰陽外內者病在氣也故脈見於氣口邑見於明堂若氣并於血則脈見寸關尺之三部而邑見於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濕之氣并於血脈而見此證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同見此脈也目有所見者邑見於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臟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冲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邑言其病

馬蒔曰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痹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邑可分其臟也公以風爲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爲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

何以別之爲問帝言欲知風與痹者常候闕中其色薄而潤澤乃爲感風之病若冲濁而不清則爲痹病至於冲濁之色見於地部則厥之爲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臟之分病則又以青爲肝以赤爲心以黃爲脾以白爲肺以黑爲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臟之風痹厥也

張志聰曰地者面之下部名地閣也風乃天氣故常候於闕庭寒濕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濕者陰邪故其色冲濁此承上啓下之文言風寒濕邪可并於脈中可入於臟腑而爲卒死之不救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爲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臟腑治臟腑者半死半生是以當明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勿使邪入於臟而成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

朱永年曰氣并於脈則血脈傳溜大氣入臟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脈尚可變而已已入於臟不亦

晚乎是故聖人之教人察色辨脈蓋欲其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倪冲之曰扁鵲望見桓侯之色正欲其治未病也所謂未病者病未傳溜於深隧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臟腑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母同拇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於臟腑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於兩顴大如母指者此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者有黑色見於首面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母指足大指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并於血脈而入臟者皆爲卒死也大氣入臟者外淫之邪入於臟腑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臟腑相乘也赤

色出兩顴黑色出於庭卽下文之所謂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蓋赤者火之色黑者水之色也小愈者水濟其火也卒死者水淫而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制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脈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大如母指者血脈之聚色也腎脈注胃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顴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爲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者色皆如母指也蓋臟者藏也五色之見於面者五臟之氣見於色也聚色外見者臟眞之外洩也　倪冲之曰水上乘心則心先病故曰病曰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其本位矣復爲後應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病者不爲他臟所乘而自脫也　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制則生化勝制太過則絕滅矣故病之小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腎而五臟皆然　高士宗曰庭者天庭也水逼於天上下環轉黑色出於庭乃水歸於天而無

旋轉之機矣在人則在天爲混濛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
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
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
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
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
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石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
手也目內皆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
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
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腑
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
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
故曰陰陽

馬蒔曰此言五藏六腑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
言庭者顏也顏爲額中而此以庭爲首面者正以
顏爲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
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
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卽眉之間正爲肺之

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臟肺爲最高而肺下卽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卽鼻柱而下也爲肝之部肝之左卽爲膽則在鼻挾顴之間矣其肝之下爲脾方者鼻隧也面王者鼻準之端也鼻隧之上卽迎香之上爲胃胃之外爲大腸乃正顴之下大腸之外爲腎則大腸爲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爲小腸面王以下爲膀胱子處此乃五臟六腑之部也至於肢節亦各有部顴者所以應肩顴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內眥之上所以應膺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爲纵挾纵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以應股其中央所以應膝膝之已下所以應脛當脛以下爲足其巨分者所以應股之裏巨屈者所以應膝膕此又肢節之部分也故嘗統而論之自額而下關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關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心肝脾腎五臟之部分也自目內眥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膽胃大腸小腸膀胱六腑之部分也自顴

而下頰屬肩臂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頤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者此也是以見於面者各有部分惟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陰爲之裏所以宜用陰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陽爲之表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明此部分斯有萬舉萬當之妙矣又能別其左右是謂能知大道也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識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於面王者爲小腹痛女子色見於面王者爲膀胱子處之病者是也

張志聰曰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臟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如赤色出於兩顴者所死之期其日壬癸其時夜半也黑色出於庭而死者其日戊己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臟腑各具五行之色各有所主之部故當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萬舉萬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也　倪冲之曰男從左女從右氣之順也順則散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有勝尅絕滅之患此節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死生逆順之分

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沈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

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沈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夭者可以悉知其病也部分有潤澤者有夭衰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爲浮爲沈爲濁病乃在臟故爲在內其色爲浮爲澤病乃在腑故爲在外黃與赤者爲有風青與黑者爲有痛白者爲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爲有膿赤甚者爲有血然青黑雖爲痛而痛甚者又爲攣白者雖爲寒而寒甚者又爲皮膚之

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癢也此五色者各見於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沈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功之成若夭則衰敗矣察其色之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搏聚則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於上若在下則病在下矣積神氣於己心而病之爲已往爲今病者皆能知之故相視氣色不能至於精微者不知病之爲是爲非惟屬意專心而無所搖奪則凡病之爲新爲故者洞然也且何以知病之爲甚其色貴於明若明不能粗大而反見沈夭者病之所以爲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其色雖貴於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至沈夭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沈夭者誠可慮耳

張志聰曰此言審察其色以知外因之病也沈濁爲內浮澤爲外謂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察其色之浮沈則知病之外內也風乃天之陽邪故色見黃赤痛爲陰痹故色見青黑色白爲寒色黃而膏潤爲癰膿赤甚者爲留血痛在筋骨故甚則爲拘攣

寒傷皮膚故甚爲皮不仁此外因之邪見於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之浮沈以知病之淺深察其色之澤夭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摶以知病之遠近視其色之上下以知病之所在夫色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積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明不粗而反見沈夭者其病爲甚色雖不明澤而不沈夭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宜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未成也

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卽色之散聚以爲驗故知色散而未有所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張志聰曰此下二節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臟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

病未有聚也若搏聚於臟血脈相乘則見搏聚之色而爲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故病未有聚也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於血脈也

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尅之色所以受尅者爲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挾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爲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尅者爲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腑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張志聰曰若臟病不出於氣分如腎乘心則心先病而搏聚之赤色出於兩顴大如母指矣腎卽爲應而黑色出於庭亦大如母指矣此臟邪聚於臟從血脈相乘故色皆如是之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略云血氣入臟卽死入腑卽愈非惟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

男子色在於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瘕陰之屬也女子在於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摶爲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胝爲淫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潔

圜同圓

馬蒔曰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於面王當爲小腹痛其色見於面王之下爲陰卵痛若圓而且直當爲莖垂痛凡色見於面部高者爲本以男子屬陽上也下者爲首其色從上而之下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於內卽如其色當如狐疝瘕陰之屬也女子之色在於面王當爲膀胱經及姙子處之有病卽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爲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摶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於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於尾骶則其病之在下者當有淫浸之物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則爲暴食間卽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內外一致也

張志聰曰此言外因之病色見於腑部者其病在腑色雖搏聚非死徵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故男子色見於面王爲小腹痛其圓直爲莖痛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其色從上而下故以高爲本下爲所行之首其病乃在下狐疝陰癕之屬也女子色見於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爲痛搏於血分則爲聚夫狐疝陰癕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色形蓋病聚於內則見聚色於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臟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臟六腑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舉萬當矣脈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脈者主有淫濁之證其色潤如膏狀者爲暴食不潔之物蓋腑爲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爲病腑而色見於腑部也

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馬蒔曰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於左者則病必在左見於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卽可以知其病耳

張志聰曰色見於左則爲病在左色見於右則爲病在右其所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斜而不端其搏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脈傳溜大邪入臟則爲卒死今腑病而爲狐疝陰瘭之屬因邪搏而爲聚病故見其聚色非入臟之死徵也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楡莢在面王爲不日

馬蒔曰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別者異也別鄉者卽分部也所謂色者卽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正盈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楡莢之大在於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非止於一日也

張志聰曰此言色之搏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臟而爲卒死矣青黃赤白黑五臟五行之色也別鄉

者如小腸之部在面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別鄉也
膽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之別鄉也大如榆莢者
血分之聚色卽如母指之狀也不日者不終日而
卒死也此言五臟之病色見於本部五臟之死色
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於
面王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於顴皆非
心臟之本部但在臟者其色端滿而不斜在腑者
其色斜而不端此臟腑死生之有別也　高士宗
曰臟眞藏於內絕則從腑而脫於外故色見於腑

部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馬蒔曰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
左右亦然也色者卽上節五色也銳氣色端尖銳
也首空者卽上文顏爲庭庭者首面也今曰首空
猶云腦空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
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
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

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沈實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鋭首空下鋭首空之法此病在腑而搏聚爲聚色也　朱末年曰楡莢上下皆鋭但虛浮者其鋭形外見所沈之本不見其鋭形也故曰察其浮沈以知淺深

以五色命臟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馬蒔曰此又言五色屬於五臟而五臟各有所合乃爲視色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於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卽可以知其爲筋之病也餘臟倣此

張志聰曰此總結五臟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赤色出於兩顴黑色出於庭赤色在面王此心腎之色也若以五色命臟則五臟各有五者之色矣至於肩臂膺背膝脛手足之部俱各有五臟所合之皮脈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

在內之五臟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臟內合五行外見五邑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於邑者六氣之應於邑也　倪冲之曰病五臟於內則外見五邑邪中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內入於五臟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篇曰血脈傳溜大邪入臟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氣入臟奈何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蓋血脈傳溜故先發於心若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於肺矣夫邪從形層次第而入於內者先皮毛而肌腠腠

而絡絡而脈脈而經經而腑臟此邪在外之皮脈卽中內合之五臟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卽入於臟也

論勇篇第五十

馬蒔曰內論勇怯之士忍痛不忍痛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

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平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勝重並平聲）

馬蒔曰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名爲青風在夏名爲陽風在秋名爲涼風在冬名爲寒風人之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春之青風而爲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爲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爲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而爲病水來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於有不病者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於四時之虛風若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於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虛風

者見於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
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
之也豈特不傷於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
堅者亦有四時而爲病必其既感於風又重感於
寒既病於內又感於外始有所病不然則未必成
病也其異於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朱永年曰上篇論五臟之氣見於色而分別於明
堂此論五臟之氣充於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
腠之間五臟元眞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臟
眞之氣虛矣五臟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
矣虛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
氣之厚薄也不傷於四時之風者謂土旺於四季
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主於長夏也設有皮厚
肉堅而傷於四時之風者必重感於寒也夫在地
爲水在天爲寒腎爲水臟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
黑而皮厚肉堅之爲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
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臟之水氣此言人
之五臟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

能勝四時之風氣也　倪冲之曰五變篇論形之厚薄堅脆此篇論形中之氣有强弱之不同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夫音扶　難去聲

馬蒔曰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皮肉不同非由勇怯也勇士有不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遇痛亦不動彼怯士之不忍痛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盼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恍然而驚顏色卒變甚至乍死乍生殊不知忍痛者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勇怯哉

倪冲之曰此言形氣之有別也夫忍痛與不忍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也勇怯者氣之强弱也上節論因形而定氣此論形氣之各有分焉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可分而可合者也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旁怒則氣盛而胷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觸骭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脅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胷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馬蒔曰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衝直揚之勢內之三焦紋理橫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膽則汁滿而橫旁字當作橫字及其怒也氣盛而胷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

雖大而不深開閉相失轉睛不常也肉之三焦紋理則縱膈骱之骨乃短而小肝之系則緩膽則不滿而縱腸胃則挺然而不曲胳下則空而不堅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倒方短而小肝之系則緩膽則不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然也

朱永年曰此言勇怯者本於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膽之强弱也目深以固長衝直揚肝氣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橫少陽之氣壯而膽橫也其心端直自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體之堅大也膽滿以旁膽之精汁充滿於四旁此肝膽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胷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膽橫皆裂毛起肝膽之氣强也夫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膽橫此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減者目雖大而不深固也陰陽相失者氣血不和也焦理縱者三焦之理路縱弛也膈骱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膽不滿腸胃緩胳下空肝膽之體質薄也夫肺主

氣氣不能滿其胃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臟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馬蒔曰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爲水穀之精熟穀之液其氣則慓悍故入於胃中則胃脹氣逆胃滿肝浮膽橫斯時方將自比於勇士而不知避之至於酒氣既衰則悔此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朱永年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於氣之强弱氣之壯盛由胃腑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膽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平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

遇烈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於四時之虛風乎　倪冲之曰氣之敢勇本於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膽之汁滿是氣生於形也氣滿胷中而使肝浮膽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

高士宗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卽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背腧篇第五十一

馬蒔曰論五臟之腧在背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臟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

艾須其火滅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瀉之法也五臟之俞皆在於背故背中大膇在杼骨之端大膇者大杼穴也去中行督脈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膇以中行三椎爲主心俞以中行五椎爲主膈俞以中行七椎爲主肝俞以中行九椎爲主脾俞以中行十一椎爲主腎俞以中行十四椎爲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寸半挾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驗諸穴者乃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臟之各俞穴也但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吹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灸火而瀉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傳遞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倪冲之曰五臟六腑之俞皆在於背帝止問五臟之俞者臟腑雌雄相合論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督脈之所循也大杼在第一椎端之兩旁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膈俞

在七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開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脈之相通也是以問五臟之俞而先言大杼者乃項後大骨之端督脈循於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臟而言七焦之腧俞者五臟之氣皆從內腧而出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中腧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臟之俞皆附於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爲水腑地之五行本於天一之水也按太陽之經而應於督脈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脈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灸之則可者能啓臟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臟之氣皆爲傷中非謂中於臟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瀉之者艾名冰臺能於水中取火能啓發陰臟之氣故疾吹其火卽傳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　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兼水火陰陽之

氣者也督脈環遶於周身之前後從陰而上行者
循陰氣別遶臀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
行者與太陽起於目內皆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
別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膂絡腎是督脈環遶於
前後上下而屬絡於兩腎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
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
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臟之俞皆本於太陽而應於
督脈也

衛氣篇第五十二

馬蒔曰內所論止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
一句今以名篇者揭衛氣之爲要耳

黃帝曰五臟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
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於五臟而外絡支節
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
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
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
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

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馬蒔曰此言營衛臟腑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臟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腑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腑爲表其氣內連於五臟而外則絡於肢節人有三焦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下焦之氣升於中焦以達於上焦而生此衛氣衛陽

性慓悍行於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在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中焦之氣降於下焦而生此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衛氣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營氣由肺經以行於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亭亭乎何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何其理之渾且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虛實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

之所生在何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知病之爲高爲下也能知六腑之氣往來有街必能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紹之門戶也能知病虛之爲軟病實之爲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眞能洞察乎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惑矣

張志聰曰此篇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然經脈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其氣者謂水穀所生之營衛內營於五臟以養精神魂魄外絡於支節以濡筋骨關節此言臟腑陰陽十二經脈之外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各走其道交相逆順而行者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謂脈內之血氣出於脈外脈外之血氣貫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亭亭乃陰陽之化淳亭亭淳淳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蓋以經脈所起之處爲本所出之處爲標虛實者謂血

氣出於氣街離經脉而榮於膚腠則經脉虛而皮膚實矣高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於上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徑通乃經脉之血氣從此離絕而出於脉外者也契合也紹繼也門戸者血氣所出入之門戸知六腑之氣街則知血氣之結於脉內者解而通之脉內之血氣與脉外之血氣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於氣街之門戸矣脉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於脉外脉外之氣血從井榮而溜於脉中出於氣街則經脉虛軟而皮膚石堅溜於脉中則經脉石堅而皮膚虛軟故能知虛實則知補瀉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猶海之布雲氣於天下經脉之血氣合經水之流貫於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於天下篇名衛氣者謂脉內之營氣出於氣街與衛氣相將晝行陽而夜行於陰也夫營衛者水穀之精氣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化而爲血以奉生身命曰營氣乃有形之血行於經隧皮膚者皆謂之營氣夫充膚熱肉之血有從衝脉而散於皮膚者有

從大絡而出於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爲赤者皆謂之營氣蓋以血爲營血之氣爲營氣此篇論行於脈中之營氣出於氣街與衛氣相將而行故篇名衛氣曰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學者當於全經內細心窮究庶可以無惑矣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臑臂之前臑臂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屬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

馬蒔曰此先言足六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於足外跟以上五寸中卽附陽穴其標在於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卽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足少陽膽經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臑臂之前臑臂者耳也卽聽宮穴也足少陰腎經

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卽交信穴其標在於背
腎俞穴與舌下兩脈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
厥陰肝經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疑是中封穴標
在背之肝俞穴足陽明胃經之本在厲兌標在人
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脾經之本在中封前上四
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腧與舌本廉
泉穴也

張志聰曰此分別十二經脈之本出於手足之腕
踝其標在於胷腹頭氣之街標者猶樹之梢杪杪

絕而出於絡外之徑路也本者猶木之根幹經脈
之血氣從此而出也足太陽之本在踝以上五寸
中其標在於兩目而出於頭氣之街夫氣在頭者
止之於腦兩目之脈入於腦而絕於內也足少陽
之本在足竅陰之間其標在耳牕籠之前而出於
頭氣之街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其標
在於背俞與舌下之兩脈而出於胷氣之街蓋氣
在胷者止之膺與背俞謂絡脈之循於胷者或絕
於膺胷之間或行至背俞而始絕也根結篇曰少

陰結於廉泉舌下兩脈廉泉玉英也蓋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及受藏水穀之精故從本經之絡脈而出於胃氣之街復從任脈而上出於廉泉從衝脈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少陰爲水臟而富於精血者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俞而出於胃氣之街足陽明之本在足之厲兌標在人迎頰俠頏顙而出於頭氣之街頏顙者鼻之上竅以收津涕者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俞與舌本而出於胃氣之街蓋三陽之經上循於頭是以絡脈亦上出於頭而始絕三陰之脈止於膺胷之間故絡脈亦至膺與背俞而止按此篇與根結篇大義相同而各有分別根結篇論三陰三陽之開闔樞此篇論十二絡脈之標本出入　倪氏曰開闔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入於脈中爲闔出於膚表爲開出入於皮膚經脈之外內爲樞此論氣而及於脈絡也此篇論血氣出入於十二經脈之中以合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而不言藏腑之經脈此論

絡脈而及於氣也蓋血氣之行於肩表者應六氣之司天在泉運行於地之外膚表之氣血溜注於脈中應天泉之復通貫地內五運行篇之所謂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也十二經脈應經水之流行於地中經脈之血氣從絡脈而出於膚表猶經水之從支流而注於海海之雲氣復上通於天是以論陰陽六氣不離乎經脈論十二經脈不離乎陰陽人與天地參也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下三寸也

馬蒔曰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上一寸疑是督脈經命門上十三椎懸樞手少陽三焦經

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液門穴標在耳後之上角絲竹空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骨中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於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卽太淵穴標在腋內動脈卽中府穴手少陰心經之本在銳骨之端卽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心主卽手厥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卽內關穴標在腋下三寸卽天池穴

張志聰曰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而出於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而出於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而出於頭氣之街鉗上者耳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之動處而出於胃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俞而出於胃氣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而出於胃氣之街按十二經脈之終始出於井溜於滎注於俞行於經入於合而內

屬於臟腑此臟腑之十二經脉也十二經脉之本標乃經脉之支別故曰此氣之大路也路絕則徑通蓋血氣從絡脉之起處爲本盡處爲標而出於氣街也然支絡乃經脉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蓋以本支所分之處爲本而不定在於經俞之穴會也至於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於腦如太陽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頏顙乃三陽之絡脉絕於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脉之內屬臟腑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脉出於氣街運行於膚表應精氣之升降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也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石當作實）

馬蒔曰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在下爲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爲標標虛則眩盛則熱盛者實也當瀉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

氣而起之者是也

張志聰曰虛實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實也下虛下盛者虛實之在本也是以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謂絕之於下而止之盛於上也虛者引而起之謂引之於上而起之出於下也此候手足之十二絡脈上出於頭氣曾氣之街者也　朱氏曰絕者絕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氣溢於絡脈之中起者起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於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脈之貫通非補瀉之謂也

請言氣街曾氣有街頭氣有街胸腹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胷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馬蒔曰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也首節帝言知六腑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故以四街言之街者路也凡氣之行於頭者止之於腦氣之行於胷者止之背腧氣之行於腹者止之背腧蓋五臟六腑在於腹中而其俞穴則在於背也又與在前之足陽明胃經衝脈穴及臍左右之動脈卽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於足脛者止之於氣街此卽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一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

膀胱經之承山穴及外踝上下諸穴凡取此四街宜用以九鍼論第七之毫鍼必先按其處而爲時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鍼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仆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張志聰曰氣街者氣之徑路路絕則徑通乃絡脈之盡絕處血氣從此通出於皮腠者也止之於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脈盡於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

謂胃氣之街絡脈有盡於膺胃之間者有從胃上循肩背而始絕者脈內之血氣或從膺腋之絡脈盡處而出於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脈盡處而出於皮膚也夫十二經脈止出於頭氣之街胃氣之街者血氣從下而上出於標也經云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是陽明之血氣又從衝脈而出於腹氣之街故與衝脈會於臍之左右動脈也本經動輸篇曰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膕中乃足太陽之部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於踝上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脈而出於脛氣之街也亳鍼微細之鍼取氣之出於皮毛者也按而在久者候氣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爲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氣逆於脛氣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爲頭痛眩仆陽明之血氣逆於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爲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亳鍼久按以候氣故所治者頭痛

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爲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之營血出於氣衛氣偕行環轉無端或有因於氣逆或有因於血逆也陽明爲血氣所生之腑少陰乃先天精氣之臟故復從衝脈出於腹氣之街脛氣之街而充布於皮膚肌腠是以動輸篇論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論痛篇第五十三

馬蒔曰內有鍼石火灸之痛耐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於鍼石火灸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

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於鍼石之痛火灸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灸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灸黃帝曰其不耐

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於火熨亦然

馬蒔曰此言人於鍼石火熨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鍼石者古人以石爲鍼也火熨者艾火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於痛凡鍼石火熨皆然也然耐火熨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耳人之肉堅皮薄者不耐於痛凡鍼石火熨皆然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復申明人之皮肉筋骨皆藉少陰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者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皆秉氣於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　莫子晉曰腎爲水臟故少陰之氣盛者能耐火熨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鍼石火熨矣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馬蒔曰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

多熱則邪氣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於裏故難已耳

張志聰曰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爲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於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　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幷合故曰陽明陽明秉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勝平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人於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

大火土之氣而後能蒸泌水穀之精微是以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毒　倪氏曰中下二焦互相資生然後筋骨強堅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天年篇第五十四

馬蒔曰內以百歲爲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基何立而爲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楯音盾

馬蒔曰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爲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爲之楯陽氣以爲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倪冲之曰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於少陰陽明也夫陽爲父陰爲母人本於少陰而始生也楯者干盾之屬所以扞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實於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生於先天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相搏者搏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然後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黃帝曰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營衛皆已通暢心之志爲神皆舍於心肝之神爲魂肺之神爲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得此者則生也

朱永年曰此言有生之初得先天之精氣生此營衛氣血五臟神志而後乃成人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臟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腑

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馬蒔曰此言人有壽夭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夭者之反是也

朱永年曰此言已生之後藉水穀之精氣資生營衛津液資養臟腑形身而後能長久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隊以長基騎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隊 隧同）

馬蒔曰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隊道以長面之地部爲基耳爲蔽爲牆乃高以方營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卽三部也皆已聳起其骨高其肉滿所以百歲乃得終也

張志聰曰此總論人秉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營衛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脈之道路本輸篇之所謂間使之道蓋心包絡之主血脈也隊行列也長者環轉之無端也此言血氣充足循序而流通也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於四體也脈道流長肌肉高厚則營衛通調矣三部者

形身之上中下三里者手足陽明之脈皆起發而平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肉滿者陽明之氣盛也如此者壽之徵也　倪氏曰心包絡主脈包絡三焦乃腎臟所生之氣出歸於心下爲有形之臟腑而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牆者土基厚而四壁堅固此後天水穀之精氣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臟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臟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臟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頗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誤九十歲腎氣焦四臟經脈空虛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好去聲　長上聲

馬蒔曰此言人之十歲至於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於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於足之六

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膽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臟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於憂也好臥者衛氣不精也魄離以肺藏魄失其處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竭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曰其氣在下好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上而下自陽而陰故肝始衰而心心而脾脾而肺肺而腎好坐好臥者秋冬收藏之氣也肌肉堅固血脈盛滿少陰陽明之氣盛也腠理空疎髮頗斑白陽明少陰之氣衰也　朱氏曰人之生長先本於腎臟之精氣從水火而生木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於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臟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

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中壽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臟皆脆較之五臟堅固者異也水溝不長較之使道隊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爲肺竅肺氣泄矣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爲暴疾基牆甚卑較之基牆高以方者異也脈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高肉滿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脈道不通所以眞邪相攻而相引也眞爲正氣邪爲邪氣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秉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秉氣虛弱而又不能調養兼之數中風寒以致中道天而不能盡其天年矣五臟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先天之氣不足也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又失其飲食起居之調養矣數中風寒又不知虛邪賊風避之有時致使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倪冲之曰先天者腎臟

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腎爲水臟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以享其永年故曰六腑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久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三

黃帝靈樞經十七　逆順篇第五十五　五味篇第五十六　水脹篇第五十七　賊風篇第五十八　衛氣失常篇第五十九　玉版篇第六十　動輸篇第六十二

藝術典第八十三卷

醫部彙考六十三

黃帝靈樞經十七

逆順篇第五十五

馬蒔曰論氣有逆順用鍼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

與其已不可刺也

馬蒔曰此言刺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皮膚經脈外內之氣有逆順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入是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脈外內之血氣有出入是以有虛實有有餘不足刺之大約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與方盛之未可刺與已過之不可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自上工

逢音彭

至下工有此四等正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爲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脈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脈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脈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爲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脈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或止知常山止瘧等藥用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爲甚速

張志聰曰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

惰歸而爲刺之大約熇熇之熱盛于皮膚也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眞邪相攻也離合眞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瀉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已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眞氣大虛故勿敢瀉邪以復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于脈中也蓋傳溜于血脈則有入腑干臟之患矣　余伯榮曰按此篇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臟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

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脈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于皮膝而爲熇熇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脈也蓋脈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後出于氣衝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後出于氣衝邪之入于經脈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與脈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經是以病已衰則順脈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

五味篇第五十六

馬蒔曰篇內詳論五臟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臟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味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馬蒔曰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

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
卽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
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
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卽營衛生會篇所
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
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
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
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
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胃中命曰氣海出于肺
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
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兩行之行
音杭摶音團

馬蒔曰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爲營氣衛氣大氣
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
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
則行于上焦由肺而行五臟六腑所以灌溉五臟
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

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命曰氣海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入之鼻中出氣爲呼則氣從是出入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爲吸則氣從是入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之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

再用穀則穀化之氣衰至一日則氣少也任谷菴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胷中膻中也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

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爲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臟而生營衛其宗氣積于胷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　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于脈外者直下注于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

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秔同粳

馬蒔曰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馬蒔曰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臟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

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
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
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卽宣明五
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
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
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
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
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
禁苦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
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
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木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
病禁苦
余伯榮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尅有補有瀉故五臟
有病禁服尅勝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

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
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
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馬蒔曰此又言五藏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
而治之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食甘以
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
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
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
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
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
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
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又云脾色黃宜
食鹹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腎爲胃關脾與
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
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張志聰曰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藏氣之不
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
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又曰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爲陰中之至陰
主濕土之氣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
之然灌溉於四臟土氣潤濕而後流行故又宜食
鹹以潤之故玉機眞臟論曰脾者土也孤臟以灌
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
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
謂如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故食鹹以滋其潤濕
而溉灌也蓋脾爲土臟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
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水脹篇第五十七

馬蒔曰內有水與膚脹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馬蒔曰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耳

余伯榮曰此篇論寒水之邪而爲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

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爲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爲
膚脹留于空郭則爲鼓脹客于腸外則爲腸覃客
于子門則爲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爲病也夫邪之
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臟腑募原腸
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
凝聚而爲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
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
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爲窠其
微有所腫如新臥起之狀大抵人之臥起者其目
窠上必腫也頸脈卽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則欬
動于內在陰股則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大以
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
可驗者也

余伯榮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爲水脹
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

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循頸而下日窠
上微腫水循經而溢于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
及于脈也欬者水邪上乘于肺也陰股寒足脛腫
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泛而土虛
也水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
候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
膚之間鼜鼜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
不起腹皃不變此其候也鼜音空　窅音杳

馬蒔曰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
聲鼜鼜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
其腹則窅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候也
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爲感風而成此膚脹
者乃曰寒氣所客似疑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
手足窅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窅而不起則當知窅
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余伯榮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
而爲虛脹也無形之氣故鼜鼜然不堅氣脹故腹

大身盡腫也寒氣在于肌腠故皮厚肓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即起此病在氣故按其腹肓而不起腹色不變者寒氣在皮膚而脾土未傷也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爲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爲辨治之以雞矢醴果有奇驗云

余伯榮曰此寒氣乘于空郭之中所謂臟寒生滿病也臟寒者水臟之寒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腹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于腸之外衛氣

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爲候也

張志聰曰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覃也夫衛氣夜循臟腑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著者此無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著于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瘕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于臟腑之脂膜如懷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于臟腑故月事以時下

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卽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蚘鋪杯切

馬蒔曰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于外惡血之在內者當瀉不瀉惡血者名爲衃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蓋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爲候也然腸始元時羅謙甫著衛生寶鑑有晞露丸見晾丸等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于子門而法以治二病

余伯榮曰胞中血海也在少腹內男子之血上唇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于子門則子門閉而胞中之血當瀉不瀉留積而成衃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亦留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覃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馬蒔曰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瀉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

去之可也按本篇之所謂石水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者同與石水不同

余伯榮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鼓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其血絡蓋先瀉其外後調其內而復治其外外內之相通也

任谷庵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絡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賊風篇第五十八

馬蒔曰內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

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馬蒔曰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卽上古天眞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卽痹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爲痛痹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爲痹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篇名賊風者言往古之人恬惔虛無精神內守邪氣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肯髓外傷空竅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脈諸血者皆屬于心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則傷心臟之神矣分肉者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留于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有所墮墜則有傷于筋骨筋卽爲肝骨卽爲腎血卽爲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臟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臟之魂有傷于骨則傷腎臟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溫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濕邪相襲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爲痹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開也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而發焉　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濕傷精蓋風傷衛寒傷營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臟之精是以傷于濕者則爲痿厥痿

者骨痿厥者腎臟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無所
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
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
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
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惡去聲而復動于情故病似鬼神而
馬蒔曰此言有故
非鬼神也帝疑上文所言爲病皆病人之所自知
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卽卒然爲病此必有因
于鬼神之事伯言人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
未發因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
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爾爲病此其所
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
以鬼神爲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張志聰曰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
而未發者留于臟腑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
之精爲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臟之精
心有所慕則傷心臟之神血氣內亂眞邪相搏其

所由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遊爲神魄降爲鬼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精神內傷則魂魄飛揚而有似乎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如運氣及臟腑相尅之勝氣爲病又知此人病所從生今卽其病以祝之而病斯已矣

張志聰曰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　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卽上古祝而

已病之醫非醫巫之有二也

衛氣失常篇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脅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胷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旁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瀉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

馬蒔曰此言衛氣之積于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肓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肓膜而乃留于腹中稿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脅在中病于胃中則爲胸爲腹在其中矣其病膹滿發爲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

穴積于在下之腹中當取之于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胷中與腹中俱滿則爲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卽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卽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卽攢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脈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

之常所有浮沉淺深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
之衛氣行篇論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外内出
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于皮
肉筋骨之間所以温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
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入于胃
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
營衛之道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穀
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
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之營氣所出之道路

各別也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兩行者
謂營氣出于氣分而行于脈中衛氣出于脈中而
散于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夫精專者
行于經隧之營血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
藏腑相通外内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與營行
脈中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
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營行脈中以應呼吸
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
皮膚谿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脈絡脈化而爲赤者

也五癃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決氣篇之所謂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癰疽篇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于脈中以應呼吸之營氣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肉之氣分滲于孫絡變化而赤爲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與營氣篇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于胷中上出于肺循咽喉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

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營氣衛氣之所出所行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于上下四旁而布散于形身之外稽積菀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于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主所出之常處也故內積于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里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脅之帶脈

蓋衛氣之布于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腑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于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于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爲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營爲陰從谿谷氣分而入于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外內交互之妙道也雖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

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穡蘊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始生始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馬蒔曰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闕中爲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脣蓋脣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脣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爲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

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爲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臟故觀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營者血之氣也血之液爲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二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

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百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聲夫音扶勝平聲間去聲）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爲部輸運于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爲柱上則爲臂下則爲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輸蓋血氣之爲輸在于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爲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爲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于皮肉筋骨之

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于皮輸于四末爲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于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爲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爲肉之柱柱之爲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爲谷小分爲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營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爲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分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營氣從絡而行于經脈衛氣從絡而出于皮膚血氣輸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脈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津液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腦後三分顱縫(按)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

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骨者以脊骨爲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某經之筋卽爲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于天地之間故與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道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爲奇恆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死生更可爲養生

之祕要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下爲少六歲已下爲小（少去聲）馬蒔曰此帝卽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張志聰曰此論衞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衞氣始長年壯者衞氣正盛五十已上衞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于上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之奈何伯高曰膕肉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堅皮滿者肥膕肉不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膝後曲處爲膕膏者油也卽肥之脂膏

張志聰曰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膚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爲膏蓋肥膏之間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勝而連于皮內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　任谷庵曰膚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膚肉堅則渾圓逼體之肉堅也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馬蒔曰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

之多脂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緩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馬蒔曰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緩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爲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爲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爲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于此并問之耳

任氏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緩緩故能縱腹垂腴腴者臍下之小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于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

沉不能充于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肌肉緊密故其身收小也　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于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淸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淸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不能耐寒也此三者之異于衆人者也

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營血相將充盈于分肉之文理其膏肥之內止有衛氣而血不營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爲營

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
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之有別
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于分肉是以血亦清少
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
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
命曰衆人稱去聲
馬蒔曰此言人之無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
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
其形不大不小也無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
加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于肥大也
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于肌肉間
也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
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
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馬蒔曰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

也三形者卽膏人肉人脂人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血氣當使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之人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淸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斯爲和平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胹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于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胹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深淺不可勝窮隨變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爲治道之張本也

玉版篇第六十

馬蒔曰末有著之玉版以爲重寶故名篇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馬蒔曰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

其功用爲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
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
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
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張志聰曰此篇論充溢于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臟
腑之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
而布散于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
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
絡名曰通里手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
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
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
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
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
此十二臟腑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
右注左與經脈繆處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
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
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
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

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　余伯榮曰上篇論衛氣從陽明之脈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篇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臟腑之大絡而出于外卽與衛氣相將之營氣也營衛血氣雖皆生于胃腑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

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于遭也（難去聲夫音扶）

馬蒔曰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爲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衞氣也惟營氣不足衞氣有餘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愼也況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爲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張志聰曰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于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

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者言癰生于臟腑之間而不與我見乃多死少生之候也　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

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營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馬蒔曰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鈹鍼鋒鍼而已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鈹鋒之外不可輕用也唯

砭石者以石爲鍼及鈹鍼鋒鍼皆可以取之耳

余伯榮曰此言癰發于外而宁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鈹鋒取之鈹鍼大鍼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內同納

馬蒔曰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推矣人之目雖爲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臟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爲肺氣衰也黑眼者卽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盛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脈經今

肩項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者五臟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爲順矣

張志聰曰此言癰發于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脈肉筋骨五臟之外合也癰發于皮肉筋骨之間其氣外行者爲順若反逆于內則逆傷其臟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臟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散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心臟傷也犯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爲順矣

心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甚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

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殮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殮音孫

馬蒔曰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脈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肢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脈又大是陰證得陽脈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亦陰證得陽脈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爲欬在下溲血其形既脫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欬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大而脹四肢則冷正氣已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聲欬其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爲陽脈絕爲死脈非二逆而何在上爲欬在下溲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胷滿引背脈固宜小而

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爲欬嘔中爲腹脹下爲飧泄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一時者一周時乃一日之意也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張志聰曰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膿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過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于營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膿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于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欬而漯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欬形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臟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臟眞矣經脈應地之經水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若氣血之逆于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

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腑而注于臟腑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逆于肺絡也嘔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臟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遶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夫人皮以應天皮虛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如逆傷其氣遲則死于家中速則死于堂上矣　任谷庵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膿或一息不續即爲霄壤之判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臟外次六腑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

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劒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臟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闕同窺）

馬蒔曰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爲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蹻督任共爲二十八會也世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爲不仁而聞之而弗行者

正所以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眞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爲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爲五臟六腑之大脈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故能殺生人矣上下手足也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不必盡臟腑之穴以刺之止卽五里穴以奪其氣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臟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臟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是耶

張志聰曰此言胃腑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于天下者從臟腑之經隧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于經俞者也鍼道之大配天地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

臟應五運之在中也外次六腑應六氣之在外也
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
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
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于後世無有終時
者若不察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
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十二臟腑之經別也五
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臟腑之大絡與
經相干而布于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
經相干循五里而散于尺膚夫臟爲陰腑爲陽經

脈爲陰皮膚爲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腑也五臟
之血氣行于脈中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
寸之脈五臟之氣血行于脈外者因胃氣而出于
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以脈急者尺之皮膚
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則不待于
寸此十二臟腑之血氣行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
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至
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
迎其五臟之氣至卽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臟之

氣盡洩于外矣五臟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生人也闚者窺視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絡之門戶乃氣血從孫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俟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稍緩而死于家中入門而逆刺于絡內者卽死于醫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遶地環轉一周逆則不過一周而死況鍼刺之傷乎是以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脈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于地之外而復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而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臟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榮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臟之氣盡洩于外蓋謂皮膚之氣血由五臟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此

謂奪其天氣謂手足五輸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臟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

五禁篇第六十一

馬蒔曰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爲首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馬蒔曰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余伯榮曰此承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爲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臟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爲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爲九宜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曚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馬蒔曰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爲甲乙肩喉爲丙丁戊己爲手足四肢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曚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眞邪篇

余伯榮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

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爲陽木乙爲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矇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爲取氣之禁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馬蒔曰此詳言五奪之實也瀉者鍼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矣

余伯榮曰形肉血氣已虛脫雖有實邪皆不可瀉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腑肉破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身熱脈偏絕是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馬蒔曰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

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此邪氣猶盛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此邪氣猶盛是二逆也著痹不能轉移其胭肉已破其身熱脈宜洪盛今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熱其色天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衂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脈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余伯榮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于下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著痹不移胭肉破身熱者濕邪傷形久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酷虐之邪奪形者邪傷形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于心而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天然白及後下衂血篤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

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
此爲五逆皆不可刺也

動輸篇第六十二

馬蒔曰內論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
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
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清
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
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
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
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臟也卒然如弓

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

馬蒔曰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脈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手足經脈共有十二惟手太陰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其脈獨動不休卽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脈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問耳伯乃以肺經言之蓋肺脈雖行于肺而實始之于胃是必明之于胃脈而後可以知肺脈也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營氣所謂濁者爲衞氣其升于中上二焦而生者名曰衞氣所謂濁者爲衞是也故下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始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

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蓋一呼一吸總爲一息惟其一呼一吸乃再動一吸脈亦再動一呼一吸脈乃四動閏以太息脈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良由寸口者卽手太陰經之太淵穴十二經脈必會于此此脈之所動而不休也然脈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臟內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而來何道而還罔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脈氣之離于各臟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焉在息下魚之後八焉伏藏故上魚旣已則氣似反衰及其餘氣衰散旣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爲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可同也

張志聰曰此章論營衞宗氣循度行于經脈之外內衝脈行于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脛氣

之街以明血氣之行于經脈皮膚之間交相和平
俞應者也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
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
陰太谿之動脈也伯言是明胃脈者謂胃爲五臟
六腑之海其營衛宗氣皆胃腑水穀之精所生清
氣上注于肺者營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
者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其行也以息往
來者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
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也帝問氣之過于寸口

上十焉息者乃營氣衛氣宗氣盡走于息道而變
見于寸口也下八焉伏者謂流溢于中之營血下
伏于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營氣篇曰營
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
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
夫帝言下伏之營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隧之
營止二分矣夫營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宗
氣兩行營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爲和平而
有形之營血分行于外內亦相爲勻等者也夫衝

脈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
循腹右上行至胷中而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此
下伏于胞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于脈內半隨衝
脈而散于皮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衝脈循臍左右
之動脈而出于腹氣之街衝脈與少陰之大絡循
陰股而下出脛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隧
隨衝脈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
爲勻等矣皮膚之氣血從指井而溜注于營俞脈
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表從道往還莫知
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臟卒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
臟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
如弓弩之發弦上下于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
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
陽明大腸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微緩也此言
五臟之氣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腹走手而手走
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
無端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因何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

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
顱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
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
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
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馬蒔曰此言胃脈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
氣而生營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
者衛氣也衛氣受氣于上焦爲純陽之氣慓悍滑
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頭內循咽喉上走空竅循
於眼系以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歷攢竹
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郄等穴入絡於腦復出於
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循胃經之牙車合於
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此雖衛氣所行實
內之胃氣出而別走於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晝
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
故人有陽病脈宜洪大其胃脈反小者爲逆以陽
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
者爲逆以陰病宜見陰脈也故陽病而俱靜陰病

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脈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卽胃氣以爲之主耳

張志聰曰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爲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於肺者胃腑所生之營氣宗氣上注於肺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共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悍氣上走空竅行于皮膚之氣分而下合于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胃腑所生之悍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而陽脈小陰脈大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陽脈小者爲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墨如相傾而不相應者則爲病矣按上篇曰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氣

在腹者止之背膂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間夫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跗上夫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于足跗者動于衝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馬蒔曰此言腎脈動之不休也脈有奇經者八其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腘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涌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

出而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
足脛此腎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
脈動之不休者以營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
之脈朝于肺也胃脈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
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不休者以衝脈與腎脈
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張志聰曰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衝脈與足
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
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腘

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
之支絡別走于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
之絡是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
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臟
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
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胷腹
腹而下至跗上如左右之動脈與衝脈會于臍間
則陽明之血氣隨衝脈而出腹氣之街矣此節論
衝脈與少陰出于脛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

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胃氣之街營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陰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別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

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夫音扶

馬蒔曰此言營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之所能失也帝問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而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脈氣所行陰陽之道輸運之會宜乎其相失也則營氣何由而還復欲始于手太陰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終于

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肢爲四末乃陰陽諸經所會而爲營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卽本經衛氣篇之所謂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者是也此四街爲營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絕而徑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脈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街而出行于固嘗懈惰及懈惰已解則二氣復合相輸如環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秒末手足張志聰曰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末而入行于脈中上之指井也其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此所行之道路也相輸之會氣從合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四末而溜于脈中輸行于經而與脈中之血氣相會入於肘膝間而與脈中之血氣相合故曰四末解則氣從合蓋假風寒之邪以明四末乃陰陽之會氣從此而所入之大絡也如因邪氣所阻則手足懈惰而道路不通氣何由而環轉如四末和解則氣血輸會于脈中而環轉于氣街矣夫經脈者內連于臟腑外絡于形身

外內出入常營無已絡脈者乃經脈之支別如江河之支流至稍秒而有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出于頭氣之街胷氣之街陽明所生之血氣復出于腧氣之街此經脈中之少陰所藏之血氣復出于腧氣之街而行于皮膚分血氣復從絡脈之盡處出于氣街而行于皮膚分肉之外也此營衛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上下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　王子方曰本經云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又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精氣之營于經者爲營氣今復言營衛之行環轉于經脈之外內豈經義自相矛盾與曰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氣之晦明天道右旋地道左轉天運于地之外交相逆順而行應營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外內清濁之不相干也然天氣運行于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有四時之寒暑往來生長收藏此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有分有合環轉無端是以營衛之行環轉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者應天地之氣交也夫所謂

營行脈中者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一脈流通終而復始此營血之行于脈中也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于脈中者循手足之十二經脈及陰蹻陽蹻任脈督脈合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晝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應呼吸漏下者此營氣之行于脈中也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營氣衛氣各走其道清濁外內之不相干也若夫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皆從指井所出而營于五臟之二十五腧六腑之三十六腧夫指井離爪甲如韭許乃血肉筋骨之盡處血氣皆從何來而曰所出爲井耶蓋受皮膚之氣血從此而溜注于脈中十二經脈之血氣始從此而生出故曰所出爲井所溜爲營所注爲輸所行爲經也充膚熱肉之氣血姊隨夫唱相將而行同溜于經脈之中故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夫宗氣半行于脈中半行于脈外營血半營于

經隧半營于皮膚營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猶兩儀四象之定體血氣貫通于外內應天地之氣交一息不運則生化滅矣夫皮膚氣分爲陽經脈血分爲陰陽走陽而陰走陰此陰陽之相離也陰出于陽陽入于陰此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道有離而有合也若行于陽者止行于陽行于陰者止行于陰無外內出入之神機而生化亦滅矣陰陽之奧會心者明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四

黃帝靈樞經十八　五味篇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　人篇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藝術典第八十四卷

醫部彙考六十四

黃帝靈樞經十八

五味篇第六十三

馬蒔曰內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

聞其故

馬蒔曰此帝卽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癰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悗心者心內悶也

任谷庵曰按五運行大論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是五臟本於五味之所生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是以五味入口而各有所走夫心主血腎主骨苦乃火之味鹹乃水之味苦走骨而鹹走血者陰陽水火之交濟也肺主氣故辛走氣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卽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脆薄以懦得酸則縮絡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馬蒔曰此答言酸之多食令人癰也蓋酸之氣味澀滯而收斂既入於胃之中脘則上兩焦卽上中二焦也其氣味弗遽能出入乃留於胃中久則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爲胞之室胞在其中其

體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絡所以約而不通水道不行而爲癃也至於外而爲陰器者乃一身之筋於此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於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爲然哉

任谷庵曰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是發散涌泄之中又有收散緩急之性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

中焦出氣如露以行水穀之津酸氣收澁故弗能出於上之兩焦不出則留於胃而溜於下焦注於膀胱矣膀胱爲脬之室脬居於中故膀胱之體質脆薄以懦得酸則易於縮絡縮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爲癃閉陰者前陰積筋者宗筋也宗筋之主也酸入於宗筋故走筋也按經筋篇云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絡諸筋其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是足厥陰肝經主宗筋而

外合於通體之筋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於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馬蒔曰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於胃其氣上走於中焦人之爲脈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注於脈脈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脈爲中焦之路故鹹入而走於血耳

任谷庵曰中焦並胃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者鹹性之上涌也注於脈則走於血氣矣血者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鹹乃寒水之味故血於鹹相得則凝凝則燥結而胃中之汁以滋之胃中汁竭則咽路焦枯

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路鹹氣上走於中焦故走血　王子方曰胃腑水穀之精汁化而爲赤營於脉中人一呼一吸脉行六寸者血氣之流行也呼吸不已血氣之行無少停息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以資其流行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馬蒔曰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於胃其氣必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於上焦則不得不走於氣耳卽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營氣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於徑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於分肉之間所以不時有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熏於上焦上焦氣湊心內似空故多食辛者必洞心也且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

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

任谷庵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辛走氣故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中焦之氣而營諸表陽者也夫營衛之氣生於中焦皆從上而出故薑韭之氣上熏則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則爲洞心辛與上焦之氣俱行於表陽則開發皮腠而汗出　俞伯榮曰辛氣留於心下而上熏則爲洞心與氣俱行則與汗共并而出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

馬蒔曰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於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其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所以變而爲嘔也況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入而復出者卽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

矣

任谷庵曰炎上作苦君主之味也故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苦性下泄故入於下脘三焦者少陽相火也苦性寒故三焦之道皆閉塞不通三焦不通則入胃之水穀不得通調布散故變而爲嘔也夫腎主骨腎爲寒水之臟苦性寒故走骨同氣相感也然苦乃火味故入於下而復出於上以其性下泄而上涌也　俞伯榮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標陽而本寒也炎上作苦而苦寒下泄此少陰之味也故能從本從標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味合五行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蠱動蠱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蠱當作蟲）

馬蒔曰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悗心也蓋甘入於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

能上至於上焦而與五穀留於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甘而動蟲動則心自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於肉肉在於外甘味之氣必走而聚之也內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不悶乎

任谷庵曰稼穡作甘坤土之味也坤德柔順故其氣弱小太陰濕土主氣故令人柔潤柔者土之性潤乃濕之氣也夫蟲乃陰類胃秉陽明燥熱之氣若胃柔而緩則蟲動而上入於胃矣蟲上食故令人悅心土氣外主於肌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篇第六十四

馬蒔曰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

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愼之愼之愼之臣請言之（輿去聲）馬蒔曰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行之人而岐伯遂舉其端以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嘗以人之爲陰陰爲陽者問之於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爲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之中各有其五

卽如屬木者爲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之上下則爲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大凡五行各有體態衆人不能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五等之人可知矣

仇汝霖曰天地之間不離於五者天有五色五氣五時五音地有五方五行五運五味也五運行論

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臟爲肝在體爲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在臟爲心在體爲脈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在臟爲脾在體爲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臟爲肺在體爲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在臟爲腎在體爲骨風寒熱濕燥天之五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之形體秉在地五行之所生然本於天之五氣是以形合五行而氣合五色五音也五陰而合五陽者在地之陰而合天之陽也五五二十五者合天之數也陰陽之人不與者通天論之所謂少陰太陽少陽太陽之人也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不合五行全備之人也夫三陰三陽者天之陰陽也五人之形者地之所成也是以此篇論形合五行而上應天之五氣下篇論陰陽之人應天氣之所生故篇名通天論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

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隨隨然鈌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之下栝栝然能音耐鈌音第馬蒔曰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股則偏也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於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其近肩之所闊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才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易動搖也內多憂而外勞於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春生而夏長也不耐秋冬者木至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時而言耳故秋冬有感於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爲根榦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者安重之義此以臟言主也全也下以

腑言用也偏也蓋足少陽膽經與足厥陰肝經爲表裏此以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鈇角判角乃陰陽之生爲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膽經之分肉腑脈也後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逼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髯髮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膽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爲左之上耳下文以判角爲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以人擬角故曰比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少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壯盛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厚而强血少氣多則腑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膽經之脈凡經脈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髮在下則曰脛腑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辯也隨隨然者言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鈇角者

卽少角之右生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陽之下卽膽之經脉穴道行於下體者是也栝栝然者其體有度也

張志聰曰足厥陰風木主氣佗佗美也如木之美材也比量也和也夫五音主五運之化氣三陽應六氣之司天五音之合於三陽者應歲運之干支相合也足厥陰與足少陽相合以一陰而合左右太少之四陽者應地居天之中而天運於上下左右也大謂之鈇卽太角也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鈇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推推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少陽之上血氣盛則通髯美長也遺遺謙下之態如枝葉之下垂也推推上進之態如枝葉之上達也半謂之判卽少角也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栝栝然者下文所謂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也隨隨從順之態如木體之委曲也栝栝正直之態如木體之挺直也

仇汝霖曰左右手足卽陰陽繫日月論之手合十二支也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胑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悁悁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胑音印悁音涓
馬蒔曰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於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胑者脊肉也廣胑者火之中勢熾而廣大也面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下而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炎上者必著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卽廣胑之義也有氣者火有

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義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通明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於暑時也不耐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於邪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脉穴道之行於分部者若核核然有眞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爲表裏耳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而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卽指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少徵之人者生爲太徵而此當爲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如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滔滔者饒治之義也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下也皎皎者踴躍之義也質判之人

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支者支持之義頤頤者垂下之義也

張志聰曰耐春夏者木火相生之時不耐秋冬者火畏凉寒也故秋冬感而病生焉手少陰君火主氣核核如火之神明正直也手少陰與手太陽相合質者火之形質也質徵即太徵質判即少徵也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鮫鮫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也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悁悁支支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也悁悁喜悅之態支支頤頤上下之相應也

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

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稱好並去聲

馬蒔曰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於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闊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爲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垢納汙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滋潤也不耐春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脈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

胃經者以脾與胃爲表裏耳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爲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婉婉者有委曲之義也加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痹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義少宮居於右故曰少樞者有拘守之義左宮之人當爲右宮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張志聰曰頭大者土之高阜也腹大者土之闊充也股脛美者充於四體也小手足者土瀉四旁至四末而土氣漸微也上下相稱者土豐滿也安心者土性靜也耐秋冬者土得令也不耐春夏者受木尅而土燥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足太陰濕土

主氣敦敦然者有敦厚之道也足太陰與足陽明相合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也婉婉和順之態土之德也樞樞如樞轉之持重土之體也加宮土之加厚比上宮也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兀兀然者下文之所謂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也坎坎然者行地之或安或浮如山路之不平也兀

兀不動貌如平陸之安夷也　仇汝霖曰東南爲左西北爲右天闕西北地陷東南加宮者右宮也蓋西北之地高厚而多山嶽故曰加宮

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眉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太陰敦敦然缺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

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馬蒔曰此言金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西方主金
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上天
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
頭有背腹俱小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
如骨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
如另有小骨發於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
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靜不染他汙也
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也靜悍者金
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善爲吏者金主肅殺
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於涼寒之候也不耐春
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此自
其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金凡其經脉穴道所
行之分部敦敦然者有敦重之義也下文言手陽
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爲表裏耳缺商之人上
文以缺角屬右則此當云太商之人也後有手陽
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
少則無髭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

行於上體者是也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後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大腸經之經脉穴道行於下體者是也脫脫然者無累之義也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監監然者有所制也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張志聰曰頭腹肩背俱小者金質收斂而不浮大也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者金體堅剛而骨勝也急心靜悍者金質靜而性銳利也善爲吏者有斧斷之才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不能春夏者受木火之制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手太陰燥金主氣敦敦然者如金體之敦重也手太陰與手陽明相合缺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監監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也廉廉如金之潔而不汚監監如金之鑒而明察也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

嚴嚴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也脫脫如金之堅白涅而不緇嚴嚴如金之整肅也　仇汝霖曰五行五音上應五星故曰似於蒼帝者上應歲星也似於白帝者上應太白也

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汙汙然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桎之爲人比於左足足太陽太陽之下安安然

馬蒔曰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銳也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之自高而瀉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

者水流而達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背延延然亦長意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決而不可遏也善欺紿者水性不實也戮死者水滅體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於邪則病易生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脉分部皆汗汗然如有所依著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爲表裏耳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者當爲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

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小羽者少羽也比於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衆之爲人柱之爲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爲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

也曰柽者受柽梏之人也潔潔然者獨行之義也
安安然者自如之義也
張志聰曰頭大者水面平闊也頤乃腎之部廉頤
者如水之清濂也小眉大腹者水體之在下也動
手足者水流於四旁也發身搖者水動而不靜也
下尻長者足太陽之部如水之長也背主督脉背
延延然太陽之水上通於天也水懦弱民狎而玩
之則多死焉故人不敬畏而善欺紿人也戮死者
多因戮力勞傷而死蓋水質柔弱而不宜過勞也
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春時木洩水氣夏時火熯
水涸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足少陰寒水主氣汗
汗然者卑下之態如川澤之納汚也足少陰與足
太陽相合太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柽之爲人比
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安安然者下文之所
謂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也頰俠
輔也頰頰然者謂太陽在上如有俠輔而尊貴也
安安然者安然而不動也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
陽衆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潔潔

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
踵堅也紆紆紆洄之態如水之洄旋也潔潔如水
之清潔也曰衆之爲人者謂居海濱平陸之大衆
如水之在下而形體清潔也柽之爲人者謂居岡
陵山谷之人民如山之在上安然而不動也蓋水
性動而不靜故水形之人動手足發行搖身如居
於高陵山谷之中受加宮之所勝制則手足如柽
柽而安然不動矣蓋言五形之人有居海濱傍水
者有居山陵高阜者有居平原汚下者五方雜處
之不同也又如鈇角之人居於東方質徵之人生
於南土則木火之性更偏甚矣如少商之人居於
南土少羽之人處於加宮之山陵高阜又各有所
調制矣蓋人之五形本於五方五行之所生故各
因其所居之處而又有生制之甚衰故以此義申
明於五形之末　倪仲宣曰不曰左羽右羽而曰
衆之爲人柽之爲人此卽以衆柽而爲左右也東
南爲左而地土卑下西北爲右而土阜山高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馬蒔曰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難辨而易欺者也

仇汝霖曰言此五行之人二十五變者乃衆人中之所以相偏欺者也衆人者謂平常之人得五行五音之全者也　倪仲宣曰下文曰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謂木形之人其色蒼火形之人其色赤此偏欺之人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

馬蒔曰此言形色貴於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

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木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本色以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疎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之時年忌相加者爲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下上之人大忌其常加也如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之上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其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九歲乃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爲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爲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爲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

則病行而失則憂矣
仇汝霖曰形勝色者如太角之人其色黃色勝形者如太宮之人其色青也夫形者五行之體也色者五形之氣也形氣相得感天地之生成故主富貴大樂下上之人者謂左右太少之上下合手足三陽之人而三陰之人不與焉年加者始於七歲每加九年乃形色不相得者之所大忌也夫七歲者少陽也加九年乃十六歲再加九年乃二十五歲蓋以手足三陽之人始於七歲之少陽再加窮九之老陽陽亢極而有悔矣凡此相加之年皆爲斯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如感之則病形有所疎失失則憂矣　倪仲宣曰五形合手足之三陰故雖逢陽九不以爲忌若變而爲太少左右者此手足之三陽故爲大忌也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

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痹瘃音祝吻音刎

馬蒔曰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足陽明胃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如巨窌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所生者也上脣之所生者爲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至於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兩吻多晝耳吻者口旁也足陽明胃之下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如歸來穴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鼠鼷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且長至曾亦有之如血多氣少則下毛雖美必短僅生至於脛耳且行則舉足必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溫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善生寒瘡至於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有亦稀少枯瘁而善成痿厥痹之三證也

張志聰曰以下八節申明形者乃皮脉肉筋骨然

藉皮肉經脉之血氣以生養此形而有上下盛衰之不同也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然手足三陽之氣血各因本經之經脉所循之處而各分皮部故帝問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蓋以各經脉絡所循之上下候之以知形中之氣血也形者謂皮肉筋骨也足陽明之脉其上行者挾口環脣下交承漿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髯美而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氣少血多則髯少氣血皆少則無髯蓋血盛則澹滲皮膚而生毫毛氣者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者也是以在上之鬚眉在下之毫毛皆藉皮膚之氣血以生長故氣少則髯少血少則髯短血氣皆少則無髯矣血氣少而不能充皮膚肥腠理故兩吻多畫蓋肌肉不得充滿而多瘦紋也足陽明之脉其下行者循膺胷下臍腹從膝膑而至足跗故在下皮膚之血氣盛則下毛美而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氣皆少則無毛雖有亦稀而枯瘁也足指少肉足善寒者氣之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者也瘁者手

足寒冷之凍瘡血少則肉而善瘃者血之所以溫
膚熱肉者也瘃厥足痹者血氣少而不能榮養筋
骨也此言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然皮
肉筋骨之間又藉血氣之所資益而有上下盛衰
之不同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
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感於寒濕則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
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
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
外踝瘦無肉
馬蒔曰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
見於外形也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
脉穴道之行於上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
於耳後者今曰通髯有關於膽經所謂通髯者乃
連鬢而生者也其氣脉本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
髯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髯雖美而短若血少
氣多則雖有鬚而少至於血氣皆少則其鬚全無

下脣所生者爲鬚感於寒濕則善成痹病其骨必痛爪必枯足少陽之下如陽陵泉以至下之絕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膽經之脉行於外踝也若血多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血少氣多則足脛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軟至於血氣皆少則脛脉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張志聰曰足少陽之經脉其上行者循於耳之前後加頰車下頸項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通脣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髭美短蓋鬚髮乃血之餘是以血多氣少雖短而亦美也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爲痹爪者筋之餘血氣皆少不能榮養筋骨以致寒濕之邪留痹而爲骨痛爪枯也其經脉之下行者循膝外廉下輔骨之前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是以在下皮膚分肉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則皮堅而厚血少則皮薄而軟蓋血之

所以澹滲於皮膚者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

馬蒔曰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於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於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張志聰曰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循兩眉而上額交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而眉有毫毛也夫充膚熱肉生鬚毛之血氣乃後天水穀之所

生在上之髭鬚在下之長毛皆生於有生之後眉乃先天所生故美眉者眉得血氣之潤澤而美也毫毛者眉中之長毛因血氣盛而生長亦後天之所生也惡眉者無華彩而枯瘁也少理當作小理面多小理者多細小之紋理蓋氣少而不能充潤皮膚也血少氣多則面多肉氣之所以肥腠理也內經云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平脉篇曰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血氣和者謂經脉皮膚之血氣和調則顏色鮮美也蓋五臟六腑之俞皆出於太陽之經太陽爲諸陽主脉也轉筋踵下痛者血氣少而不能榮養筋骨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馬蒔曰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於外形也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髎穴在鼻孔之旁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於上而髭之所生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

爲髭故血氣盛則其髭必美若血少氣多則有髭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髭全無矣手陽明之下如肩髃臂臑近於腋合谷三間二間商陽行於指故血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脈其上行者挾口交人中上瘁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循臑臂上入兩筋之間出合谷故血氣盛則腋下毛美而手魚肉以溫血氣張志聰曰手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交人中上挾鼻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髭美惡者稀而枯

皆少則手瘦以寒也　仇汝霖曰手陽明之脈出合谷兩骨之間手魚肉乃手太陰之部分陽明之血氣盛而手魚肉以溫者臟腑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馬蒔曰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脈行於

上者如翳風痺脈顱顬角孫皆近於耳絲竹空則近於眉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脈行於下者如外關陽池中渚液門皆行於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以溫若血氣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於氣少血多則筋脈雖多而亦瘦矣

張志聰曰手少陽之脈其上行者出走耳前交頰上至目銳眥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以長長者卽生毫毛之意也其下行者從肩臑肘臂以上出於手腕故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蓋手少陽之血氣循於表腕盛則皮緩肉淖故善於捲握也多脈者皮肉瘦而脈絡多外見也　仇汝霖曰陽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是以氣少則皮肉瘦而多脈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馬蒔曰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於外形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容在曲頰之後顴髎在骭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顏多面肉且多而平血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於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張志聰曰手太陽之脉其上行者循於顴頰耳鼻目眥之間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有多顏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惡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其下行者循肩臑肘臂而下出於手腕是以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也以上論手足三陽之血氣各循本經之部分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肥腠理濡筋骨以養二十五變之形如血氣皆少則又不能佗佗遺遺之自然矣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

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馬蒔曰此卽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之約法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自頭行背以至於足周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卽此一經而一身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於眉在下見於身故眉之美者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調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補而補當瀉而瀉之爲順反此則爲逆矣

張志聰曰此言足太陽之主脈也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以五形之人論之則當手少陰主脈今變爲二十有五合於手足之三陽故以足太陽主脈蓋十二經脈之俞皆會於足太陽之經也故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也惡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少也其肌肉肥而顏色潤澤者手足

三陽之脉血氣皆有餘也蓋足太陽爲諸陽主脉太陽之脉氣血盛而美眉則諸陽之脉血氣皆有餘而肌肉肥澤矣故當再審察其皮膚分肉之氣血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逆順者皮膚經脉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者也知逆順之有餘不足則知所以調之矣　倪仲宣曰按口問篇論足太陽之精氣行於脉外以濡空竅十二奇邪之走空竅獨取足太陽之外踝此篇論太陽爲諸陽主脉而諸陽脉之血氣有餘不足皆以足太陽爲準繩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在天爲陽在地爲水在人卽爲精氣是以足太陽爲諸陽主精血也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爲痛痹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

者導而行之其宛陳無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馬蒔曰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爲言故帝以刺諸經爲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卽經脈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卽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濇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當爲痛痹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於絡脈者惟其脈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凡病之氣有餘於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則乃刺其上穴乃推其鍼而久留以

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而氣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卽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先明於各經經脉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臥其鍼以刺之側其鍼而弓之然又必先明於二十五人之形則血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以施鍼耳此則刺法之約所以畢也

張志聰曰此言手足三陰三陽皮膚分肉間之氣血皆從臟腑之經隧而外出於形身者也蓋二十五變之形者皮脉肉筋骨也是以上節論脉之血氣此節論皮肉筋骨之氣血焉諸陰陽者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手之少陰太陰以應五音五行之人也手之太陽陽明足之少陽太陽陽明以應左右太少二十五變之人也諸陰陽之血氣所以充膚熱肉滲澤皮毛肥腠理濡筋骨者皆從本臟本腑之經隧而出於孫絡皮膚各並本經之脉絡以分界畔此非經脉之血氣故當按其寸口人迎以知

陰陽之有餘不足而調之切循其經絡之凝澁結而不通者皆爲作皆有此於形身中皆有邪痹於皮肉筋骨之間甚則留而不行以致經絡之血氣有所凝澁蓋充膚熱肉之氣血從內之經隧而外出於孫絡皮膚此因邪閉於絡脉之外氣血不得外行以致凝澁於經絡而不行當致諸陽之氣以溫之則寒痹解而血得以和於外矣其結絡者血氣留結於脉內以致脉結而血不行又當決之使行蓋邪閉於皮腠而致經絡之凝澁者當理其氣血結於脉絡者當決其血也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不足於上者推而上之蓋氣血之出於皮膚而又有上下有餘不足之分者因絡脉所出於上下有疎通阻滯之不同也其有稽留於經絡中而不至者因而迎之此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胃海所出之氣血而布散於天下者從臟腑之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大絡雖與經脉繆處然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蓋並經而外出於皮部各隨本經之脉以

分界限是以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血氣混亂也故當導而行之使各歸於本部蓋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行於皮膚分肉之間如不分界畔則混亂交爭矣宛陳者陳莝之物宛積於腸胃之內以致血氣不至此不因於血結於脈絡而不通故當則而予之蓋用逐陳莝之法則而予奪之也此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本於胃腑之所生從經隧而外出故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之約法畢矣如知少宮太宮之人則知此於足之陽明而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脣則知經隧之絡脈亦絡於口脣而皮膚之氣血亦分部於口脣也　仇汝霖曰此皆爲痛痹之皆字照應氣有餘於上或不足於上蓋十二經隧之絡脈孫絡與十二臟之經脈絡脈並行於形身之上下若此身中皆爲痛痹則十二經隧之絡脈皆爲之不通如止痹於足陽明之上則陽明之上氣不足而下氣有餘矣若止痹於足陽明之下

則陽明之下氣不足而上氣有餘矣痹在陽明之部分則知陽明之氣血結而不通又不涉於諸陰陽之絡矣此蓋假痛痹以申明皮膚分肉之氣血各並本經而出各從本經經脉所循之上下而各分界畔者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馬蒔曰内論人身合五音五穀五果五畜等義故名篇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脉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言少徵

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悩悩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徴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亦與右徴之人同調右手太陽之上則以下爲上其上下字必有誤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篇謂五音之人血氣不足者當調之以五穀五畜之五味也右徴與少徴同調手太陽上者謂血氣上下之相通也

左商與左徴調左手陽明上

馬蒔曰前篇云左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腸經脉氣穴道之行於上者是也正以金人而調金部耳前篇比於右手陽明之右字當作左卽此節可證前篇以質徴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徴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張志聰曰此言皮膚分肉之血氣雖各有分部然

通融滲漑交相往來審經絡之相聯者亦可以通融調治也夫左商之人調左手陽明上者宜矣而左徵與少徵應調手太陽而同調於手陽明者謂手太陽與手陽明之脈並出於巨虛而上行手足三陽之脈皆縱橫聯絡於頭面然雖各有界畔而皮膚血氣之流行交相往來故有經脈相聯者亦可以同調之也是以左徵少徵之人同調於手陽明上且手陽明主皮膚之氣血者也手陽明之脈出於足陽明之巨虛上廉而上行故太宮之人當調足陽明上而亦可調之手陽明上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

馬蒔曰前篇以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而此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人而調金部也上下字必有訛耳前篇太宮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調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

馬蒔曰前篇少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多肉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右代左以下代上者必有訛耳

張志聰曰前章云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是右角之人宜調之右足少陽下也又云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此以太角之人同調右足少陽下者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馬蒔曰前篇云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之下隨隨然又云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太角之人同調右足少陽下者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馬蒔曰前篇云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

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悩悩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耳

張志聰曰前篇云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是太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悩悩然今以太徵與少徵同調左手太陽上亦左右上下之相逼也　仇汝霖曰右角與太角故從下少陽之氣從下而上也太徵與少徵故從上太陽之火氣炎上也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馬蒔曰前篇云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跟下痛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脉氣穴道之行於下者是也是以水人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今以右代左必有訛耳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馬蒔曰前篇以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張志聰曰此以少商與右商調手太陽者卽左徵少徵之調手陽明乃互相交通之義

柽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馬蒔曰前篇以柽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

痛此以柽羽之人而調足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訛耳前篇衆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張志聰曰前篇云柽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今皆調足太陽下者太陽之氣從下而上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

馬蒔曰前篇以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痰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篇以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今乃以右代左亦爲異耳

張志聰曰前篇云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以上而同調之下者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足而手也　倪仲宣曰足多從下蓋以下而通於上也手多從上蓋以上而通於下也陰陽血氣上下環轉之無端也

少陽下

馬蒔曰前篇以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

少氣多則腑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前篇少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張志聰曰前篇云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夫半謂之判判角卽少角也前篇止有太角左角鈆角判角而無少角恐傳寫之誤耳鈆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馬蒔曰前篇云鈆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手陽明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氣皆少則無髭此以鈆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者是以金人而調土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前篇以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者是也但前止有鈆商少商右商左商並無上商非此之上

爲誤則彼之少爲誤也

張志聰曰鈦商主手陽明大腸上商主手太陰肺足陽明者胃腑之經氣也此以手太陰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血氣生於胃腑水穀之精也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蓋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肺與大腸之血氣皆從胃腑始出而行於手太陰陽明之經故鈦商與上商調足陽明也

鈦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馬蒔曰前篇以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而此以鈦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卽二十五人之屬於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別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訛則此篇必有訛處以此書向無明註而讀者不曉錄者不愼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尅大義

悉改正之其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
姑俟後之君子

張志聰曰缺商手陽明大腸也足太陽者膀胱水腑也營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是大腸與膀胱並屬下焦而交相通貫者也是以缺商而調之足太陽下者以腑氣之交通於下也上角應足厥陰肝經五臟之脈絡皆不上循頭面惟足厥陰之脈連目系上出

額與督脈會於巔足太陽之脈與督脈會於目之睛明而上額交巔是足太陽與督脈厥陰會於目而交於額也是以上角而調之足太陽下蓋血氣津液主於腸胃之下也按此節論調手足之三陽有左右上下之相通者有手太陽而調之手陽明者有手陽明而調之手太陽者有手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有足厥陰而調之足太陽者陰陽之血氣各有分部而調治錯綜抑經氣之交通或魯魚之舛誤姑從臆見箋疏以俟後賢叅正　仇汝霖

曰此節論調左右太少之血氣比手足之三陽而不涉於五音之三陰今以上商上角論調於後者謂血氣之生始也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始於手太陰肺終於足厥陰肝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交於督脉復循腹裏下注於肺中是以論調上商之手太陰上角之足厥陰者謂血氣之營於臟腑十二經脉之中而滲注於外張志聰所謂魯魚之誤者疑辭也且前後不從本經之調治者計十有一條豈差誤之過半耶學者當從氣交中求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臟心色赤味苦時夏

馬蒔曰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志聰曰此節以五穀五畜五果之五味調養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人蓋左右太少者從五音之所變也上徵者手少陰之人也右徵者左右上

下手足三陽之人也上徵與右徵同者舉一而槩四也蓋四變之人本於五音之所出是以五味調五音而四變之人亦調之以此五味也麥成於夏火之穀也巳午未會成火局羊乃火之畜也杏色赤而味苦心之果也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夫味歸形氣歸精是以五音之形及二十五變之形不足者當補之以味也五音者在氣爲手少陰在臟爲心在色爲赤在味爲苦在時爲夏此五音之所主也右徵者以陰而變陽也　仇汝霖曰按前後二篇並無鍼刺二字所謂調右手太陽上左足太陽下者即以此五味調之也列左右上下者分別二十五變之人使後學觀形以知血氣之盛虛非用五味之中而有上下之分也如用調左手太陽上右手太陽下總以麥穀羊畜調之也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臟腎色黑味鹹時冬

馬蒔曰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

果之內其大豆毳栗屬水宜水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志聰曰上羽足少陰之人也太羽者二十五變之形也曰右徵曰太羽經文錯綜其間者舉一而左右太少總調之以此味也豆色黑性沈水之穀毳乃水之畜栗色黑味鹹腎之果也上羽者在經氣爲足少陰在臟爲腎在色爲黑在味爲鹹在時爲冬　倪仲宣曰所言足少陰臟腎者謂大豆毳栗之味在經氣調養足少陰在臟則調養腎也餘臟同義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臟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馬蒔曰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志聰曰上宮足太陰之人也太宮者變而爲足陽明也稷色黃味甘土之穀也牛乃土之畜棗者脾之果也在經氣爲足太陰在臟爲脾在色爲黃

在味爲甘在時爲長夏上宮太宮加宮左宮少宮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馬蒔曰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志聰曰上商手太陰之人也右商四變之形也黍色白而秋成金之穀也雞屬酉而鳴於巳酉丑時金之畜桃色白有毛肺之果在經氣主手太陰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味爲辛在時爲秋上商右商少商欽商左商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角與太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馬蒔曰上角太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前言調其六腑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於五臟宜有以善調之也

張志聰曰上角足厥陰之人也太角四變之形也
麻色青莖直木之穀犬屬戊而味酸厥陰之畜李
色青味澁肝之果在經氣主足厥陰在臟爲肝在
色爲青在味爲酸在時爲春上角太角右角鈆角
判角同調此穀果之味也　仇汝霖曰調五音者
補五臟調四變者補六腑
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馬蒔曰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而此又以上
角之人義不可曉

張志聰曰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
之氣血從臟腑之經隧而出於皮膚是以上節論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
陽明上者論皮膚分肉之氣血各分手足三陽之
上下也此復論手足三陽之經脈有上下之相交
者各審其經而調之上角者足厥陰肝經也厥陰
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
巔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循髮際至額顱從
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夫頏顙者鼻內之上

竅在頗中之分口鼻氣涕相通之竅也足陽明與
肝脈交會於喉嚨頗額顱之間是以太宮與上
角同調於足陽明也　仇汝霖曰五音之人及二
十五變之形總以此穀畜之五味調養前後錯綜
分列二十餘條者重在經氣有上下之交通也學
者識之　倪仲宣曰前後二十餘則爲經氣之交
通是以論手足之三陽而前後兼論厥陰之上角
蓋厥陰之脉絡上循頭目或與三陽之經絡交通
或與皮膚之血氣相合故前後分列二則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
馬蒔曰角乃木音宜調木部今足陽明屬土而乃
調之義不可曉
張志聰曰足少陽之脉上循於頭者抵於頗下加
足陽明之頗車是足少陽與足陽明之脉絡相通
故左角與太角同調足陽明上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
馬蒔曰少羽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膀胱水
張志聰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羽太羽屬水故

同調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馬蒔曰左商右商屬金宜調左陽明大腸金

張志聰曰陽明之上金氣主之左商與右商屬金

故調手陽明上　仇氏曰金氣應天故從上水氣

在泉故從下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

馬蒔曰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之木義不可

曉然太宮又重出矣

張志聰曰加宮與太宮比於足陽明也足陽明之

脉上出於耳前者會足少陽之客主人是足陽明

少陽之經脉交逼於上故加宮與太宮同調足少

陽下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

馬蒔曰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經火而太宮

又附之義不可曉且重出

張志聰曰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者也太宮屬土

同調手太陽下者手太陽之脉循咽下膈抵胃而

所出之經脉本於足陽明之巨虛上廉是足陽明與手太陽之經脉交通於下故同調手太陽下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

馬蒔曰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張志聰曰前篇云太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推推然今同調足少陽下者上下之相通也　仇汝霖曰以此經而調彼經者論經氣之交通也以本經而調本經者論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

馬蒔曰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附之義不可曉

張志聰曰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者也太角屬木之脉絡交通於上故太角同調足太陽上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

馬蒔曰太角爲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

土附之義不可曉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其間以別音之人互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多訛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手陽明上左足太陽上右足太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差訛故致有缺者不全也俟後之君子正之

張志聰曰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足少陽之脈上交於足陽明之脈上交於足陽明也夫皮膚分肉之血氣所以生鬚毛溫肌肉肥腠理滑筋骨者本於胃腑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出於臟腑之經隧而外滲於皮膚前節論形中之氣血不足者宜調此五味此論脈中之血氣不足者同調此五味也

倪仲宣曰左角與太角同足陽明上者少陽之脈上交於陽明也加宮與太宮同足少陽下者陽明之脈上交於少陽也今復以太角在上少陽在下

而太宮居中謂少陽之脉交於陽明者亦可調之
少陽陽明之脉交於少陽者亦可調之陽明也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釱角上角太角判
角　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太宮加
宮左宮　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馬蒔曰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爲
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張志聰曰夫上徵上角上商上宮上羽者乃五音
五行而合於手足之三陰者也左右太少者乃四

變之形而比於手足之三陽者也以五陰而錯綜
在中者陰內而陽外也上篇論質徵之人比於左
手太陽上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下右徵之人
比於右手太陽上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下蓋
以上徵之人變質徵右徵於上之左右少徵質判
於下之左右也今復以五音錯綜其中者是右徵
之人可比於左太陽上少徵之人可比於右太陽
上也質徵之人可比於右太陽下判徵之人可比
於左太陽下也當知五音之人肌肌然而美眉者

即變徵之人又不必拘於質徵右徵少徵判徵及太陽左手右手之人也夫分太少鈦判左右上下者因四變而分也是以上篇以左右太少之人比於手足左右之三陽此篇論調手足左右之陰陽以養五音五變之人也五變之中又不必專主於質在左而少在右質在上而少在下故復序此一節蓋欲使學者通變以論陰陽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

馬蒔曰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氣血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氣血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脈皆起於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爲經絡

之海其浮而外行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其別而行者絡於脣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脈不榮口脣鬚之所以不生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又起於胞中從衝脈任脈而散於脈外者也上篇論胃腑所生之血氣出於胃之大絡注臟腑之經隧而外滲於皮膚此後天水穀之精從中焦而出也

此言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乃先天所藏之精氣從下焦而上也蓋言形中之血氣所以榮養皮脈肉筋骨者本於先後天之資生而資始也胞中爲血海下焦少陰之所主也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者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半營於脈中也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胷中而散此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分肉者也故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婦人之生因月事以時下數脫於血

而血不足不得上營於脣口故鬚不生焉上篇論生鬚眉毫毛之氣血手足三陽之所主也此篇論絡脣口生髭鬚之血氣衝脈之所濡也血氣生始出入之道路多岐非潛心體會反與亡羊之嘆仇汝霖曰妊娠之血皮膚之血也此血臥則歸肝故臥出而風吹之則爲血痹如熱入血室刺肝之期門

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

馬蒔曰此言宦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於陰器而陰器絕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宦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於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脈未嘗傷也彼宦者不然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皮膚內結衝任之脈不榮於上之口脣故鬚焉得而生也

張志聰曰宗筋者前陰也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而不復上榮於脣口故鬚不生此因割去前陰而傷其先天之精氣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

馬蒔曰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嘗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之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張志聰曰此言胞中之血氣本於先天之所生也天宦者謂之天閹不生前陰即有而小縮不挺不長不能與陰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之不足也其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　仇汝霖曰髭鬚生於有生之後然又本於先天之精氣以上二節論陰陽血氣有互相資生之妙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馬蒔曰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顏色而明經絡也

張志聰曰此復論人道之歸於天道也青黃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黃主長夏故黃赤者多熱氣熱氣者陽氣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熱氣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陽氣深藏故多血而少氣也三陰三陽者乃天之六氣亦合於四時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君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在天有此六氣而人有此六氣者也合人之臟腑經脉有手足十二之分在天之陰陽止有太少之六氣也故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論人歸於天

道而合於天之四時又無分手與足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
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
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馬蒔曰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而調
之者當視其氣血以爲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
足太陽膀胱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
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
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血陽明氣血皆多少
陰多氣少血知其氣血多少則可以辨二十五人
之形而調之也
張志聰曰此以人之常數而合於天之常數也常
數者地之五行天之六氣五六相合而成三十年
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而人亦有此五運六氣者
也是以首論地之五行以合人之五形末論人之
六氣而合於天之六氣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人
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然本於天之六氣故復歸
論於天之六氣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五

黃帝靈樞經十九篇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行鍼篇第六十七 上膈篇第六十八 憂恚無言篇第六十九 寒熱篇第七十 邪客篇第七十一

藝術典第八十五卷

醫部彙考六十五

黃帝靈樞經十九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馬蒔曰內有百病始生之言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臟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

則傷臟臟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夫音扶勝平聲數上聲

馬蒔曰外感內傷約爲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始生皆由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臟傷臟則病起於陰經名之爲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於陽足陰經感之則病起於陰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此亦病起於陽名之爲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淫流泆則病有不可勝數者

張志聰曰按本經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寒傷形乃病形風傷筋脉筋脉乃應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又曰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是風雨清濕之邪病在外而傷於形之上下喜怒不節則傷臟而病起於陰夫形者皮脉肉筋骨五臟之外合也此蓋承上篇而言五行之形不足於上者則

風雨襲虛而病起於上不足於下者則清濕襲虛而病起於下藏氣不足者則喜怒傷氣而病起於陰故當用五穀五畜五果之五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使陰陽調和血氣充滿病則無由起矣

徐振公曰五音之人陰多而陽少左右太少之人陰少而陽多是五音之人當病形左右太少之人當病臟矣雖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盛者有血氣之不足陰盛者亦有血氣之不足也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

經之時灑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貢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中外之中平聲餘去聲勝平聲

馬蒔曰此言邪氣之淫泆始於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爲積也上文言風雨寒熱又曰疾風暴雨辭不同而均爲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之虛邪則不能傷人又不得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客其形耳若天有實風人有實氣則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必不客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於虛邪由於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

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其病體乃有定名當爲上下中外之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上中下爲三部自橫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半表半裏爲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正以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淅然而寒遂因之而爲痛其始之於皮膚者如此及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如足太陽膀胱經在飛揚之謂蓋浮而易見者爲絡深而不見者爲經凡各部分肉之絡脈皆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於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際大經之脈不能流通而間有脈之代而中止不能自還者其繼而在絡脈者如此又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經如凡各經之脈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在崑崙之謂此則灑淅惡寒喜於多驚其在經者如此又留而不去則傳舍於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束骨之謂時則六經不通於四肢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又留而不去則傳舍

於伏衝之脉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其在於伏衝之脉者如此又留而不去則傳舍於在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其聲爲奔響且爲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而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溏溏者穢之不堅而雜水者也且所出者爲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者又如此又留而不去則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卽皮裏膜外也時則留著於脉若稽留而不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於腸胃之外者又如此

由上文觀之或著於孫脉或著絡脉或著於輸脉或著於伏衝之脉或著於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凡此皆邪氣之所淫泆其不可勝數者有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風雨之邪客於形而不傷氣者傳舍於內而成積也金匱要略云一者經絡受邪入藏腑爲內所因此言邪傷六經之氣而內入於藏腑者也蓋三陰三陽之氣主於膚表而合於六經故邪傷於氣則折毛發理使正氣橫傾淫邪泮衍

於肌腠絡脈之間而傳溜於血脈經脈內連臟腑是以大邪入臟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蓋陰陽六氣生於五行五臟內合五行外合六氣故傷於氣者傳溜於血脈則內干臟腑矣如病形而不病氣者雖傳舍於經脈止留於腸胃之外而成積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虛邪傷形而正邪傷氣也正邪者天之正氣風寒暑濕燥火也蓋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同氣相感也故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傷人者謂傷人之形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形者皮脈肉筋骨五臟之外合應地之五行也地之五行應天之五時地之五方虛風者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此五行不正之氣故傷人之形是天之六氣傷人之六氣地之五行傷人之五形蓋人秉天地之形氣而生成此形氣也是以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搏乃客於形傳舍於腸

胃之外而成積也衆人肉堅者承上文而言二十五形之人血氣不足不能充膚熱肉以致虛邪之客於形非比衆人之肉堅也因於天時者因於春時之西風夏時之北風也大病乃成者大邪著於腸胃之間而成積也氣有定舍者言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或著於孫絡或著於經輸而後有定名也此論風雨傷上下節論淸濕傷下末節論喜怒傷中而分爲三員也夫風雨虛邪傷於形身之上從形層傳舍於內而成積也然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人之形虛則皮膚緩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蓋氣者所以充膚而氣不足故毛如邪傷氣則折毛發理此邪入於皮膚而氣不傷故毛髮立漸然者灑漸動形也皮膚痛者邪浮見於皮膚之孫脈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者邪留於肌肉絡脈之間而不得入於經也繆刺篇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此邪

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
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
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大經乃
代者謂邪止於肌肉絡脉之間不得入於經脉而
流於大經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腑之
大絡也傳舍於經者傳舍於胃腑之經隧足陽明
之脉病故惕然而喜驚也輸者轉輸血氣之經脉
卽藏腑之經隧也藏腑之大絡左右上下並經而
出布於四末故邪留於輸則六經不通四肢之肢
節痛也腰脊乃強者藏腑之大絡通於督脉之長
強也伏衝者伏行腹內之衝脉衝脉者起於胞中
挾臍上行至胷中而散於皮膚充膚熱肉濡養筋
骨邪留於內則血氣不能充溢於形身故體重身
痛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
脹多寒則腸鳴飧泄多熱則溏出糜糜者穀之不
化者也募原者腸胃外之膏膜留著於脉者募原
間之脉絡也稽留其間而不去則止於此而成積
矣孫脉絡脉者募原中之小絡經脉者胃腑之大

經也輸脉者臟腑之大絡轉輸水穀之血氣者也伏衝者伏行於腹之衝脉募原者腸胃之脂膜也脊筋者附於脊脊之筋緩筋者循於腹內之筋也此數者在於腸胃之前後左右邪隨著而爲積邪之淫泆不可勝數也　徐振公曰邪傷氣則邪從經脉而內干臟腑蓋三陰三陽之氣生於臟腑從經脉而出於膚表故邪亦從經脉而內干於臟腑也邪傷形則從別絡而入於腸胃之外蓋形中之血氣出於胃腑水穀之精滲出於胃外之孫脉絡脉溢於胃之大絡轉注於臟腑之經隧外出於孫絡皮膚所以充膚熱肉滲皮毛濡筋骨者也是以形中之邪亦從外之孫絡傳於內之孫絡留於腸胃之外而成積故下文曰其著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之蓋外內孫絡之相通是以外內之相應也　倪仲宣曰古來論完穀不化有言因於寒者有言因於熱者今本經以多熱則溏出糜是因於熱矣蓋火能速物而出故不及化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勾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於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於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據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腹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為切痛也又其著於陽明經也其積當挾臍而居如飽食

時則積益大饑時則積益小也又其著於緩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痛如益大之謂饑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又其著於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於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饑則必痛矣又其著於伏衝之脉以手揣摹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得也又其著於輸下於兩股之間如有以湯沃之狀也又其著於脊筋脊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饑時則積之脉而為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申明留著而成積者各有形證也孫絡者腸胃募原間之小絡蓋胃腑所出之血氣滲出於胃外之小絡而轉注於大絡從大絡而出於孫絡皮膚其著於內之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其僻手孫絡之居於外也浮而緩不能拘束其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於腸胃之間胃腑之水津滲注於外則濯濯有聲蓋留滯於孫絡

而不能注於大絡也陽明之經乃胃之大絡故挾
臍而居飽則水穀之津注於外故大飢則津血少
故小也緩筋者經於腹內之筋故有似乎陽明之
積飽則脹故痛飢則止而安也募原者腸胃之膏
膜飽則津液滲潤於外故安飢則乾燥故痛也伏
衝之脈挾於臍間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者
衝脈之血氣充於外也衝脈下循陰股出於脛氣
之街其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者因積而成熱
也脊筋者附於脊之內在腸之後故飢則積見

飽則不見而按之不得也輸之脈者轉輸津液之
脈臟腑之大絡也胃腑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而
注於臟腑之大絡從臟腑之大絡而出於皮膚故
積著於輸之脈則脈道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而皮
毛之孔竅乾塞也此邪氣之從外而內從上而下
以成其積也　徐振公曰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
者謂無力也診孫絡之浮緩者診尺膚也蓋脈之
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胃腑
所出之氣血從陽明之五里而出於尺膚是以診

孫絡之浮緩則知其無力而不能拘積也　倪仲宣曰寸關尺三部以候臟腑經脉之氣人迎氣口以候在外之氣尺膚以候在內之氣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馬蒔曰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於寒而其所成則由於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張志聰曰此承上啓下之文風雨者在天之邪而傷上清濕者在地之邪而傷下在天曰生在地曰成故積之始生得寒而生清濕之邪厥逆於下而成積也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澁血脉凝澁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幷合凝聚不得散而積

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澁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中去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悶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脈凝澁由是而寒氣入於腸胃內爲膜脹外則汁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漸成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益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脉傷如陽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爲衄

如陰經之絡脉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脉受傷則血當溢於腸外其腸外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於寒或內傷於憂有時而怒則氣上逆以致六經之輸脉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裏而不釋散津液凝澁著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清濕之邪傷下之形而成積也厥

逆生足悗者邪氣厥逆於下則足脛悗而不得疎利矣悗則生寒寒則血脉凝澁而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脹則腸胃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久而成積矣若卒然多食飲則腸滿又或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絡脉者卽臟腑所出血氣之別絡也陽絡者上行之絡脉傷則血外溢於上而爲衄陰絡者下行之絡脉傷則血內溢而爲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或卒然外中於寒邪若兼之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輸者轉輸血氣之脉六者手經之輸卽陽絡也六輸不通則溫膚熱肉之氣不行血凝蘊裏而不散津液澁於絡中滲於絡外著而不去而積成矣此言汁沫迫聚或腸外之寒汁沫與血相搏皆能成積也或外中於寒兼之內傷憂怒凝血與津液留著亦皆成積也按經脉篇手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上循於手足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下循於足主行血氣滲出於脉外以

養形是以陽絡傷則上出於空竅而爲衄血陰絡傷則內出於腸胃而爲便血六輸不得上通於外則內溢於脉外而成積是外內皆主滲出於脉外者也　徐振公曰因於風雨所生之積著於有形而生故曰生因於清濕所成之積乃凝血與津汁搏聚於空郭之中如懷子之狀虛懸而成形蓋因於天者本於無形故附於有形而生因於地者乃自成其形也

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馬蒔曰此言積之生於陰者以五臟各有所傷也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前篇言積所生之處皆非生之於五臟者也故帝以生於陰經者爲問伯言五臟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卽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云形寒寒飲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於房以致汗出而復當於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於房以致汗出

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臟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張志聰曰此言喜怒不節則傷五臟之形而病起於陰也憂思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忿怒不節則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外因於天之風雨地之清濕內因於五臟之情志而成上中下三部之積也按五臟止曰生病而不曰積蓋五臟之病積在氣而非有形也難經所謂在肝曰肥氣在肺曰息賁在心曰伏梁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豚此乃無形之氣積而非有形之血積也　倪仲玉曰憂思忿怒傷氣故積在氣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馬蒔曰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張志聰曰察其所痛知其所應者如著於孫絡之積則外應於手臂之孫絡著於陽明之經積則外

應於陽明著於胃募原之積則外應於谿谷之
穴會著於伏衝之積則外應於氣衝大赫著於膂
筋之積則應於足少陰太陽之筋結於緩筋之積
則應於足太陰陽明之筋成於六輸之積則外應
於內關外關通里列缺支正偏歷積於空郭之中
則外應於陽明之五里臂腕之尺膚積於五臟察
其左右上下則外應於五臟之經俞審其有餘不
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隨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
之所舍臟腑之所宜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行鍼篇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
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
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
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馬蒔曰此帝以受鍼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張志聰曰此承前篇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
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
者天下之大衆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

而人亦應之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爲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

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重平聲易去聲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爲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熇熇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無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爲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

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爲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張志聰曰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爲陽肝腎脾居下爲陰陰中之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手三陽之在上也言語善急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肝爲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神動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矣上文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

行蓋氣行則神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鍼者貴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　仇汝霖曰喜爲心志怒爲肝志數怒者易解言其人易怒而易解者重陽之人頗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爲和調而血氣淖澤故耳

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　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於鍼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馬蒔曰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

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
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
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
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獨
行於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交相厮守而微陽之易
脫也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
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馬蒔曰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
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又甚矣
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
中有陽者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難於往來故數
刺乃知此陰陽厮守於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
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
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合陰中有陽故陰
陽相和蓋陽生於陰也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

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
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馬蒔曰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失其鍼法也凡
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
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
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特以宜淺而反深之
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
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
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
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
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
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
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　仇
汝霖曰神氣者五臟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
外弛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
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

上腸篇第六十八

馬蒔曰首句有氣爲上腸故名篇

黃帝曰氣爲上腸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腸下腸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卽而痛深其癰在外

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還音旋瞳音粹管同朊
馬蒔曰此言膈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
也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
濁氣不使上熏心肺也然有爲膈上之病者乃氣
使然食飲一入卽時還出有爲膈下之證者乃蟲
使然食飲周時始復外出但帝明於上膈而昧於
下膈伯言下膈之始由於喜怒食飲寒煖不能善
調以致寒汁流於腸中則蟲因寒聚於下朊惟其
聚於下朊故在上之胃在下之腸皆已充郭衞氣
不得上營邪氣同居於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
上食而下朊始虛隨致邪氣入於下朊而積聚已
留矣由是癰成而下朊約也其癰在下朊內者卽
而按之其痛深其癰在下朊之外者卽而按之其
痛乃浮癰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瞳
時而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爲難愈後世之治膈者
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
垣丹谿書以關格爲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脉禁服
篇明是脉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張志聰曰此言汁沫積於腸胃而成癰膈者內之膈肉前連於胷之鳩尾後連於脊之十一椎旁連於脊膈上爲膻中名曰氣海上焦宗氣之所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膈下胃腑之所居名水穀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二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於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膈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於膈下者食入晬時乃還晬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汁沫者胃腑所生之津液滲出於腸胃之外募原間之孫脈絡脈化赤爲血注於胃之大絡從臟腑之經隧外出於皮膚如因於外邪以致汁沫滲留於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於內傷汁沫留於腸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於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爲上膈蟲爲下膈上膈者上焦之氣也下膈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爲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而上食矣寒汁流於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衛氣不能營於外則留積而成

癰矣其癰在脘內者卽痛而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於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　徐振公曰此篇亦承前數篇而言謂形中之肌肉血氣藉胃腑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則形氣消索矣此皆因於喜怒不節若傷於五臟之形則成五臟之積傷於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而爲癰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旁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惔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稍內同漸納伍同互）

馬蒔曰此言刺下脘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納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於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火熨之使熱入於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

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惔無爲乃能行氣然後用鹹苦等味以化其穀庶食飲從茲下矣

張志聰曰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於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毋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還而復深刺之以下穀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正氣也若過取之則穀氣出故曰毋過三行察其沉浮者察癰之生於脘內脘外而爲淺深之刺也已刺必熨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眞論曰恬惔虛無眞氣從之故宜恬惔無爲乃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耎堅苦能泄下穀則養其正氣者也　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惔無爲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　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

憂恚無言篇第六十九

馬蒔曰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

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厭上聲

馬蒔曰此詳言人之憂悲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於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於後其管通於六腑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於前其管通於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爲氣之上下則會厭爲音聲之戶口脣爲音聲之扇舌爲音聲之機懸雍爲音聲之關頏顙爲分氣之所泄橫骨爲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頏顙不開分氣相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實以會厭爲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於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於無音也

張志聰曰音聲者五音之聲嘹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於五臟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喨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語言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語言而無音聲當責之脾肺不能語言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恚怒傷肝肝傷則語言不清矣胃之上管爲咽喉主進水穀在

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爲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在咽喉之上乃咽喉交會之處凡人飲食則會厭掩其喉嚨而後可入於咽此喉嚨之上管故爲音聲之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於口唇口閉闔而後語句清明故爲音聲之扇心開竅於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後能發言故爲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齶有如懸癰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爲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頏顙者齶之上竅口鼻之氣

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爲分氣之所洩謂氣之從此而分出於口鼻者也橫骨者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於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爲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若弩舌之發機神氣之所使也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因頏顙不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頏顙乃齶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爲開爲闔主聲氣之出入是以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者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如寒氣客於厭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篇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臟之形則病五臟而成積如傷五臟之氣則無音聲矣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

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厥乃發也

馬蒔曰此言卽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於舌復絡於橫骨以終於會厭必兩次瀉其血脈則濁氣乃闢除矣然欲瀉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厭之脈上絡於任脈天突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厥乃可發也

張志聰曰足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於膻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宗氣也是以呼出心與肺吸入下通於肝腎呼吸定息上下之相通也故寒氣客之則正氣不通而會厭失其開闔之機矣濁氣者寒水之濁氣也兩瀉其血脈者謂脈道有兩岐一通氣於舌本一通精液於廉泉玉英蓋足少陰主藏先天之精氣而上通於空竅者也

寒熱篇第七十

馬蒔曰凡有瘰癧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

馬蒔曰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爲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於脈也瘰癧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於頸腋兩脈間乃陽明少陽兩經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於其脈而不去耳俗云鼠用飲食流

涎於其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瘰癧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瘰癧然後世有用猫製藥方者所以勝其毒耳大義見後論疾診尺篇

張志聰曰此承上篇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焉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篇論後天所成之身形及水穀所生之血氣有盛有虛爲癰爲積上篇論少陰所生之氣上出於會厭而發於音聲所藏之精上通於任脈以濡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於臟上逼于頸腋之間留于脈而不去則爲瘰癧者此腎臟先天之水毒也天開于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腋之脈少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于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臟經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愚按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知正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于臟其末

上出于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著于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易去聲

馬蒔曰此言刺瘰癧之有法也鼠瘻之本皆在五臟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著于肌肉外尚未成膿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臟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脈道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內有小如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張志聰曰此言陰藏之毒氣傳於腑陽而外出於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臟爲本脈爲末其毒在臟而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外爲膿血者此毒氣出於末而從脈潰故易已也未內著於肌肉者未轉及於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所出之道路以予奪

之徐往徐來以引去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也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篇與素問第六十篇骨空論合參其大義可曉然矣　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陰臟之毒出于腑陽故爲易治若傳于厥陰之臟故爲不治之死證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馬蒔曰此言決癉癘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中凡死之遠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爲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張志聰曰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於腎厥陰之氣上舍於心下之包絡而爲有形之一臟包絡主脈而代君行其血焉少陽之氣遊行於上中下出入於肌腠歸於中焦之部署而爲有形之一腑與心主包絡之相合也是厥陰少陽之形臟在於心下

中焦之部分而二氣皆本于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于包絡之火藏火藏之毒氣復下交于水藏之骨睛此爲陰陽交者死不治蓋毒氣在于陰陽之藏內往來不能出于末而從脈潰故爲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一地二合而爲三一脈一歲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歲死者水藏之毒傳之于火藏也三脈三歲死者毒氣分于二藏之間也蓋毒之專者重故死之速分者死之遲也一脈半

者一二之間也二脈半者二三之間也夫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有感於正氣必協於邪淫是以痘毒發原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瘡癥者先天之水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毒多而水毒少也

邪客篇第七十一

馬蒔曰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感故名篇

徐振公曰此篇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文皆論其正氣焉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胷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

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
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
分間行於五臟六腑令厥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
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
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

馬蒔曰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
於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於人身令人
目不得瞑或不臥而出於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
焦爲糟粕之隧中焦爲津液之隧上焦爲宗氣之
隧故宗氣積于胸中者卽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
脈而行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
總爲一息則脈行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
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其營氣由中焦
之氣降於下焦而生此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
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於五臟六
腑經脈之中而百刻之內其脈數與刻數相應也
衛氣者由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
氣但衛氣慓悍滑疾不隨宗氣以行而先行于四

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行足陽明已畢則亦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氣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卽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腑者如此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脈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蹻之脈不得瞑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衛氣行于形身之外內宗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行于脈內者偕營氣而行行于脈外者隨衛氣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夫宗氣同營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衛氣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按五味篇曰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

此宗氣隨肺氣行于皮膚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篇論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心脈者手心主包絡之脈包絡主脈是從心脈而行于十六經脈之中呼吸定息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以終五十營之一周是宗氣營氣皆半榮于脈中而半行于脈外者也衛氣者慓悍滑疾獨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以司晝夜之開闔行于陽則目張而起行于陰則目瞑而臥如厥逆之氣客於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於外行於陽不得入于陰故目不瞑愚按衛氣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意存學者宜體析明白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

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秫音術

馬蒔曰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臥者有調其虛實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蹻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也不得入於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不足爲虛有餘爲實所以調其虛實以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臥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卽今之八升者五升煮之卽今之五升之時又置秫米一升卽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卽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至一升半卽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病久者飲三次而已耳

張志聰曰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于內蓋衛氣之行于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于足少陰從足少陰而注于五臟六腑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瀉有餘者瀉厥氣之有餘調虛實者調外內之虛實以通其道路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啓一陰之氣上交于胃戊癸合而化火火土相生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夫腎爲水臟而爲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漾胃乃燥熱之腑而主中土欲得陰氣以合化而不欲寒水之上乘故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力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乃金之成數五乃土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炊以葦薪者助水中之生氣也米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

也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爲知覆杯則臥汗出而已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衛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

徐振公曰厥氣者臟腑之逆氣也氣本于足少陰腎而生于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以通曰陰陽和得者一謂衛氣所行于外內之陰陽一謂少陰陽明之陰陽相得而和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

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

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馬蒔曰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葵垂與二覃也以抱人形故耳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形身四體臟腑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遶地一周一歲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施行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幬林木草葵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於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膝腘四旁之四肢肢節腘肉皮毛夜行於陰內循五臟六腑熏於募筋充於胃腹人之身形臟腑應六氣之降升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道之遶地環轉而復通貫於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衛氣非獨行於形身之外內而復貫通於經脈之外內者也　徐振公曰地有草葵人有毫毛女子月事以時下者澹滲皮毛之血

也男子衝任不盛宗筋不成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之無子　仇汝霖曰上古有莫草一莖三十葉日落一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腑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

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　內同納　舍同捨

馬蒔曰此帝備問用鍼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鍼有所持之法所納之理或縱鍼而不必持或捨鍼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其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鍼何所至而止鍼何所至而用鍼則疾何所至而入鍼且六腑之運于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於陽此必有脈道以爲之行也故備問之

張志聰曰此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腠者脈外之氣分也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止謂血氣之行于經脈外內有至止出入之處而內鍼之理何以爲之至止疾徐也六腑之輸於身者卽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脈而出于氣街之處也夫皮膚爲陽經脈爲陰離而入陰者脈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于經脈也別而入陽者脈內之血氣別經脈而入于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盡聞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知血氣之外內則知所以用鍼矣　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天地之大道

血氣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道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

之屈折也 數上聲

馬蒔曰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屈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爲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卽掌後高骨也又外往少曲出于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孔最又至肘內之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臑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爲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內而出外者爲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張志聰曰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于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

行外屈上于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毛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內屈與諸陰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井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臑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胷中內絡於心

肺

馬蒔曰此伯言心主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卽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爲君主之官而此以包絡爲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其脈行于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屈而行出于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

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胷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張志聰曰此分論行于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屈折于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于肺而行于皮膚者散于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爲逆順之行故行于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于皮毛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外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胷中內絡于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畔故行于脈中者隨脈而屈折于脈內行于脈外者亦隨本經而屈折于脈外也以上二節論宗氣之留于胷中上出于肺行于十二經脈之皮部以司呼吸開闔上貫

心脈營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外内之相應也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爲五藏六腑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爲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容若邪容之則心傷而神去乃至于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張志聰曰此申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

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爲而神明內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臟堅固故邪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獨無腧者包絡代腧其血氣也

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眞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皆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其心之內臟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徐疾皆于手厥陰心包絡之脈

行也故本經本輸篇謂治手少陰者卽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眞氣衰而補之如是者則邪去而眞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腧者謂精神內藏不爲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于內也故外感于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臟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出入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腧也故取少陰之本腧者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于邪也因心氣之盛而衝者瀉之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臟眞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于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腧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心爲陽中之太陽而上應于日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衝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昃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

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痹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臟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痹

馬蒔曰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舍爲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及人迎氣口之脈感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爲日進脈之虛而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帶濇當爲痛痹如人迎氣口若一則脈爲關格病當難治胃腹爲本四肢爲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小大滑濇體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其

病也又以目爲五臟六腑之精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臟而決其死生又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及血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痹斯可以行持鍼縱舍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論審別病氣在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行出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于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濇病氣在于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于經脈之中虛而細者病久持于脈外

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脈大以濇者爲寒熱痛痹也如左右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于血脈之中其熱已衰者其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于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臟腑篇曰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濇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臟之血色見于目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臟而決死生蓋病在臟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

其皮毛以知痛痹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營衛宗氣營行出入于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察病氣之在皮膚在經脈或在五臟也

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指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瀉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眞氣得居

馬蒔曰此伯始以持鍼縱舍之法言之也凡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病之虛實以行疾徐之法始用左指按其病人之骨右手循穴以施其鍼方鍼入時無與肉果欲行瀉法必端以正欲行補法必閉其膚助鍼導氣斯邪氣可淫泆而散眞氣得在內而居矣

張志聰曰此論刺血脈而當養其眞氣也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縱舍者迎隨也無與肉果者刺脈無傷肉也

黃帝曰扦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納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

馬蒔曰此同第四節扦皮開腠理之問而伯言其有法也所謂扦皮開腠理者因其分肉之在何經而扦分其皮以開其腠理而入刺之也先以左手別其皮膚然後右手微納其鍼而徐徐端正其鍼以入之斯乃扦皮開腠理之法其神氣自然不散而邪氣乃得以去矣

張志聰曰此論刺皮膚而當養其神氣也神氣者兩精相搏之所生兩精者天一之精後天水穀之精也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臟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留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膕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馬蒔曰此明言八虛可以候五臟也八虛者即下

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之間由五臟內虛以致虛邪客之而爲病也肺之經脈自胷之中府以入兩肘之俠白等穴心之經脈自肘上極泉以行于少海等穴故肺心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肘也肝之經脈自足大指之大敦以行于腋下之期門等穴故肝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腋也脾之經脈自足指之隱白以行于髀之血海等穴故脾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髀也腎之經脈自足心涌泉以行于膕之陰谷等穴故腎有邪其邪氣當流于兩膕也

凡此八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脈之所遊非邪氣惡血可以住留之所若住留之則經絡傷而骨節機關不得屈伸其病當爲拘攣矣其始也由五臟虛而邪氣流于八所其既也卽八所而可以候五臟故曰八虛可以候五臟也

張志聰曰此言五臟之血氣從機關之虛出于膚表與營衛宗氣之相合也九鍼篇曰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兩肘兩腋兩髀兩膕乃關節交會之處心臟之神氣從此而出如五臟有邪則氣留

于此而不得布散矣眞氣之所過謂五臟之經脈
各從此而經過邪氣住留則傷經絡謂邪在于皮
膚留而不去則傷經絡矣此言機關之室在于骨
節之交五臟之血氣從此而出于分肉皮膚不涉
于血脈也故五臟有邪則氣留于此如外感于邪
氣惡血留滯于此則骨節機關不得屈伸而病攣
也按本篇論營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宗氣
貫心脈而行于脈中從手太陰而行于脈外衛氣
日行于皮膚分肉夜行于五臟之陰而五臟之氣
又從機關之虛外出于膚表此形身臟腑之氣遊
行于外內而交相出入者也至于皮膚經脈之血
氣屈折于外內之間出入于本標之處皆假邪客
以明正氣之流行乃修身治民之大張本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六

黃帝靈樞經二十　通天篇第七十二　官能篇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篇第七十四

藝術典第八十六卷

醫部彙考六十六

黃帝靈樞經二十

通天篇第七十二

馬蒔曰內言人有五等皆稟氣於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

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馬蒔曰此舉五等之人而槩言之非徒有陰人陽人而已也

張志聰曰一陰一陽者始生之兩儀應陰陽和平之人也太陰少陰太陽少陽應所生之四象也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成此形氣是以陰陽二十五人篇論地之五行以生此形故論五音之形此論人

合天之陰陽四象故篇名通天而論人之態也

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 好去聲下同內同納惡去聲

馬蒔曰此即太陰之人而言之也下齊湛湛者內存陰險外假謙虛貌似下抑整齊湛然無私也好納而惡出者有所得則喜有所費則怒也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者心似和氣不即順應而或有舉動必己隨人後起覘人利害以爲趨避

也其深情厚貌奸狡虛假之情如此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太偏於陰矣其人陰險故貪而不仁陰內而陽外故好內而惡出湛湛清潔貌下齊謙下整齊足恭之態也心和而不發陰柔之性也不務於時者不通時務也動而後之者見人之舉動而後隨之柔順之態也

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

馬蒔曰此卽少陰之人而言之也小貪者比太陰之人少偏於陰故小貪然陰險之性局量褊淺故常存賊害之心利人之失而忌人之人則小異耳其心以賊害爲主則同於太陰之不仁也人有所失彼則喜之若己有得也人有所榮彼則怒之若己有失也好傷人好害人其心忌嫉而無恩者如此

趙庭霞曰少陰之人少偏於陰故小貪然陰險之性局量褊淺故常存賊害之心利人之失而忌人之得也

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無常

悔此太陽之人也 處上聲

馬蒔曰此卽太陽之人而言之也于于無爭之意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卽孔子之所謂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者是也志發於四野者事不畏人知也爲事如常爲事止庸常也自用者愚而好自用也

趙庭霞曰于于自足貌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大言不慚無必爲之志也志發於四野者放曠而肆志也舉措不顧是非者恣意妄行顚倒從違也自用者言不式古行不遵先也雖敗而無常悔者陽剛而矯强也陽在外故偏陽之人好誇張於外而無內之實行也

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

馬蒔曰此卽少陽之人而言之也諟諦者凡事自審也好自貴者好自尊貴也

趙庭霞曰諟諦好自貴者好自審爲貴也有小官則高者妄爲尊高也好外交而不內附者陽性之

外務也

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

馬蒔曰此卽陰陽和平之人而言之也無爲懼懼欣欣者不因物感而遽有喜怒也尊則謙謙者位尊而愈自謙抑也譚而不治無爲而治也曰至治者不治之治也

趙庭霞曰居處安靜者恬惔虛無也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者心安而不懼志閑而少欲也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者與物無競與世不爭也與時變化者隨世變遷也居尊而謙其德愈光此陰陽和平之象也

古之善用鍼灸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

馬蒔曰此結上文而言善用鍼灸者必視其五態而治之也

張志聰曰偏陽之人瀉陽補陰偏陰之人瀉陰補

陽此言鍼合天地人三才之道可以挽回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也　朱衛公曰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古之善灸者能啓陰陽之氣以上行

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瀉不能移之

馬蒔曰此言治太陰之人之有法也多陰而無陽與少陰之人多陰而少陽者異矣惟陰多故陰血濁惟無陽故衛氣濇惟多陰而無陽故陰陽不和況筋緩而皮又厚必當疾瀉以移其病也

趙庭霞曰太陰之人多陰無陽故其陰血濃濁陽氣者通會於腠理無陽故衛氣所行之濇滯也陰血多故筋緩血多氣少故皮堅而厚此陰陽不和之劇不之疾瀉不能移易也

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腑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

易去聲

馬蒔曰此言治少陰之人之有法也胃小故陽明

之脈小也腸大故手太陽小腸之脈大也血易脫而氣易敗故當詳審以調之與疾瀉太陰之人者不同也

趙庭霞曰在內者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多陰少陽故六腑不調也陽氣生於中焦其陽明脈小者生陽之本不足也太陽之氣生於水中太陽脈大者寒水之氣盛也此陰陽不和故其血已脫而氣易敗必審察其盛虛以調之　閔士先曰多陰無陽故不疾瀉其陰血則陰陽不能移易多陰少陽故宜調之蓋陰陽不和自不能交相斯守矣　朱衛公曰中下二焦之精氣互相資生而資益者也陽明脈小太陽脈大此先後天之氣不和故易脫而易敗　倪仲玉曰上節論在外之陰陽此論在內之陰陽蓋外有陰陽而內有陰陽也外不和必因於內內不和必及於外

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陰重脫者陽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馬蒔曰此言治太陽之人之有法也惟少陰故不

可脫其陰惟多陽故當以瀉其陽若陽氣太瀉則陽至重脫其病爲狂若陰陽皆瀉而至於脫則當暴死不知人也

趙庭霞曰無脫其陰而瀉其陽者陽爲陰之固也若陰氣重脫則爲陽狂陰陽皆脫則爲暴死蓋陽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陽氣生於陰中陰重脫則陽亦脫矣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馬蒔曰此言治少陽之人之有法也惟絡脈大故獨瀉其絡脈則身强若瀉之太過以致氣脫而出速則中氣不足病不能起也

趙庭霞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小胃而大腸者以上爲陽而下爲陰也經小而絡大者以裏爲陰而表爲陽也血在中而氣外者陰在內而陽在外血爲陰而氣爲陽也故欲實陰而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强如瀉氣則氣脫而疾致中氣不足病不

起也　閔士先曰上節論瀉陽當防其陰陰脫謂陰陽之二氣也此以血爲陰而氣爲陽充膚熱肉之氣從裏之經隧而出於絡脈皮膚故欲實陰虛陽獨瀉其絡脈則強至於二焦通會之元眞不可瀉也瀉之則疾脫脫則中氣不足病不起也此篇論陰陽之理參伍錯綜蓋陰陽者有名而無形若以有形之腸胃經絡表裏上下皆可以論陰陽者也朱衞公曰陰陽血氣之原流頭緒紛紜須貫通全經而後可以無惑

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馬蒔曰此言治陰陽和平之人之有法也

趙庭霞曰陰陽之氣和氣有陰陽也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血有陰陽也視其邪正安其容儀形中之陰陽也審其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調其氣之盛虛也如氣無盛虛則以經取之調其血之

虛實也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也　朱衞公曰始論無形之四象而漸及於有形之五行

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

馬蒔曰此帝以難知五態之人爲慮而少師言常人不能知也況不合於衆人乎

趙庭霞曰此論視其狀而知其態也蓋陰陽五態之人與五音之二十五人不同也尤不合於衆人者也故當視其形狀以別之

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黯黯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胭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　黯徒感切

馬蒔曰此言太陰之人之態也黯黯甚黑念然下意卽上文下齊湛湛之意也臨臨然長大之貌也其胭雖長大而身非傴僂之狀也

趙庭霞曰黯黯然者黑暗而無光明也念然下意

卽下齊足恭之意也身半以下爲陰是以臨臨然
膕脛之長大也　朱衞公曰膕脛長大故俯恭於
身半以上而膕未傴僂也念然下意而膕未僂者
形容其無陽之人而作此態也
少陰之人其狀淸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
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嶮與險同
馬蒔曰此言少陰之人之態也淸然者言貌似淸
也竊然者消沮閉藏之貌雖曰淸然竊然實以陰
險賊害爲心卽上文所謂賊心者而始有此態也
其立也躁而不靜嶮惡覩望其行也伏如傴僂此
其內藏沈思反側之心故耳較之太陰之人長大
其膕然未傴僂此狀可以辨也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膕此太陽之人也
馬蒔曰此言太陽之人之狀也軒軒然者面高而
軒昂也儲儲者挺然之意若反其身而在後視之
則其膕似折亦不檢之態也
張志聰曰反身折膕者腹仰而倨然也此居處于
于好言大事之人故有此狀也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

馬蒔曰此言少陽之人之態也據其態乃多動少靜檢身不及之人也

趙庭霞曰立則好仰卽反身折膕之狀行則好搖者初陽生動之象也其兩臂兩手常出於背者謂常反挽其手於背此皆輕倨傲慢之狀無叉手掬恭之貌也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瞜瞜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馬蒔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之態也委委安重貌隨隨不急遽也顒顒尊嚴貌愉愉和悅也瞜瞜周旋貌豆豆不亂貌

趙庭霞曰委委雍雍自得之貌瞜瞜目好貌豆豆有品也蓋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胷中正故眸子瞭然而美好也此陰陽和平之人衆人皆曰君子蓋自賢人以至於聖人皆可以君子稱也

官能篇第七十三

馬蒔曰官者任也任其所能也本篇雷公有官能之問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

虛瀉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支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 奇音箕

馬蒔曰此帝詳刺道以問伯也凡用鍼之道必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皆盛或形氣皆衰病之在左在右在上在下在陰在陽在表在裏或血多氣少或血少氣多或血氣皆多或血氣皆少其脈之所行有逆有順如手太陰經自中府而出於少商者爲順自少商而至於中府者爲逆有出有入如自表而之裏爲入自裏而之表爲出然後卽其犯病而爲有過者則謀伐之知解其所結知虛者則補實者則瀉又知脈之上下於氣門卽氣穴也又知脈之流通於四海審其所在之有病或爲寒熱或爲淋露疑卽歲露篇之所謂遇歲露也以其輸穴必皆異處當審

於調其脈氣之往來明於十二經脈之經隧及左右支絡盡知其會可也若寒與熱爭則能合陰陽而調之若虛與實鄰則知決虛實而通之設不能調其左右是謂犯而行之也故必明於逆順乃知可治況人身陰陽諸經相爲配合未嘗有奇行者能知各經之所起審於本末寒熱得邪所在而刺之則雖萬刺可以不殆矣然九鍼不同各有所宜能任而用之此刺道之所以畢也左右者言在病人則左右穴相同在醫人則鍼時用左右手也逆順者言脈之所行有逆順而鍼法亦有逆順也張志聰曰此篇論用鍼之理必明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逆順淺深五藏六腑之經輸配合虛實疾徐而鍼論畢矣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此形中之陰陽血氣也行之逆順者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也出入之合者經脈外內之氣血有本標之出入有離而有合也謀伐有過者謂有過之脈宜伐而去之知解結者謂契絡之門戶有所結而不通者宜解之此言血

氣之流行於經脈外內之間或留積於脈內或阻滯於氣街之門也知補虛瀉實上下氣門者知六腑氣街之門戶虛實之堅輭者則知補瀉之所在也明通於四海者知膻中衝脈胃腑腦髓之出入也寒熱陰陽血氣也淋露中焦所生之津液也審其所在以輸異處者當知膻中之宗氣輸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灑下者也衝脈之血氣半輸於十二經脈之中半散於皮膚之外者也胃腑所生之津液淖澤注於骨而補益腦髓者也審於調氣

明於經隧者知胃腑所出之血氣注於經隧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左右支絡盡知其會者左注右而右注左左右上下與經相干布於四肢出於絡脈與脈外之氣血相會於皮膚分肉間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氣不和也故當合而調之虛與實鄰者血與氣之不和也故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者人迎氣口之不調故當犯而行之陰陽不奇者臟腑陰陽交相配合十二經脈交相貫通也故知起時者如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

之類也如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之類也以冬遇此者爲骨痹以春遇此者爲筋痹之類也如正月太陽寅故爲腰脽腫痛陽明者午也陽盛而一陰加之故洒洒振寒之類也如手太陽之筋病名曰仲春痹足少陽之筋病名曰孟秋痹也蓋知臟腑之陰陽故知病起之時也本末病之本標也寒熱陰陽之邪也用鍼之理知陰陽血氣之流行出入則知邪之所在矣按此篇乃全經之總綱帝平時詳析諮訪於伯已得其宗旨故復宣揚以發明之故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紀綱也

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臟六腑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臟六腑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腫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

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瀉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馬蒔曰此帝詳鍼論以問伯也五臟有井滎俞經合之五俞六腑有井滎俞原經合之六輸然六腑之原井於俞則皆可稱爲五輸也徐疾者鍼法也屈伸出入者經脈往來也言陰與陽合於五行者泛言陰陽分而爲五行也五臟六腑亦有所藏者指人身有陰陽五行也如肺爲陰大腸爲陽肺爲金肝爲木之類四時八風盡有陰陽者指天道有陰陽五行也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者言人身之面部各得其五行之位合於明堂及各處之色部也其面部之分爲五臟六腑者可以察其身形之所痛其色見於左右上下者可以知其何

經之寒溫又審皮膚之寒溫滑濇斯能知其病之所苦也且膈有上下謂心肺居於膈上脾居中州肝腎居於膈下必知其病氣之所在先得其經脈之道然後可以用鍼稀者鍼之少也疎者鍼之闊也深者深入其鍼也留者久留其鍼也卽如有大熱在上則當推鍼而使之下所謂高者抑之也熱從下而上則當引鍼而去其邪所謂外者發之也視先痛者常先取穴以刺之所謂凡病必先治其本也又如大寒在外則留其鍼以補之大寒入中則從合穴以瀉之凡病有鍼所不當用者則用灸以治之又如有上氣之足下氣不足則推入其鍼以揚之而使上氣之足若陰陽皆虛而鍼所難用則用火以灸之又有厥而寒甚或骨廉下陷或寒過於膝則取之陵三里以補之又有陰絡所過爲寒留止或寒入於中則必推其鍼而行以散之又有經脈陷下者則惟灸以當之又有絡脈結而堅緊者亦用灸以治之倘不知病之所苦及男子以陽蹻爲經陰蹻

爲絡女子以陰蹻爲經陽蹻爲絡故男子忌取陰蹻女子忌取陽蹻乃良工所禁此鍼論之所以畢也

張志聰曰五輸者五藏五輸五五二十五輸六腑六輸六六三十六輸本經云因其氣之實虛疾徐而取之故明知五輸之實虛則知疾徐之所在矣其臟腑之十二經脈屈伸出入皆有循度之條理也言陰與陽合於五行者言五藏六腑合於天之陰陽地之五行也五藏六腑亦有所藏者五藏藏五神志六腑傳導水穀膽爲中精之腑膀胱爲津液之所藏也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者五色篇之所謂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視色上下以知病處也五藏六腑察其所痛在身形之左右上下則知寒溫之邪在於藏腑之何經也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者邪氣藏腑篇之所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心脈滑甚爲善渴濇甚爲瘧是也膈有上下知其氣所

在者膈上爲宗氣之海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者也膈下乃胃腑中焦之分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也故知其氣之所在先得其所出之道路稀而疎之以導氣之出也稍深以留以致穀氣知穀氣已至故能徐而入之復使氣之入也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大熱在上故當推而下之使下和於陰也從下上者熱厥也熱厥之爲熱也起於足而上故當引行於上而去之夫大熱在上由中焦之所生熱厥於下因酒入於胃氣聚於脾中不得散故視身以前痛者常先取之此氣因於中當先取之中焦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太陽之氣主於膚表大寒在外寒水之氣在表也故當留而補之候陽氣至而鍼下熱補其陽以勝其寒也如寒邪上入於中者從合以瀉之夫合治內腑使寒邪從腸胃以瀉出之也夫寒氣之甚於外而入於中者因陽氣之在下也故鍼所不能爲者灸之所宜也上氣不足者推而揚之下氣不足者積而從之謂氣本於下之所生也陰陽皆

虛火自當之蓋艾能於水中取火能啓陽氣於陰中也厥而寒甚起於廉骨下之陷中而上逆於膝此寒厥也寒厥起於足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蓋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榮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爲之寒是以取陽明之下陵三里以補之此寒厥之在氣也若寒氣從絡之所過得之則留而止之如寒入於中則當推而行之此治寒厥之法也經氣陷下以火灸之結絡堅緊者中有著血血寒故火以治之調經論曰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蓋陽蹻陰蹻並起於足踝上循胷裏故痛在蹻脈之上者不知痛處也是以不知所苦痛者當取兩蹻於踝下也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故男取陰而女取陽此良工之所禁也能知臟腑陰陽寒熱虛實表裏上下補瀉疾徐鍼論畢矣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辟當作避）

馬蒔曰此言用鍼之事必當知天忌也服事也上視天光卽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者是也下司八正卽八正神明論之所謂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蓋四立二分二至爲八節之正氣九宮八風篇有八風八正當以避八風故八正神明論謂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謂得天之露者本經歲露篇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蓋指天之風雨爲露也所謂遇歲之虛者本經歲露篇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故得天之風雨而又遇歲之

虛則雖救之而不能勝反受其所害矣故八正神明論又曰天忌不可不知者此也

閔士先曰言用鍼之事當合於天時也夫鍼者所以候氣故當上視天光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者候天之陽以助人之氣也下司八正者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也虛實者人氣之有盛衰也得天之露者清邪中上陽中霧露之氣也遇歲之虛者逢年之虛值月之空失時之和救而不能勝邪則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鍼意之妙無形而至神者也八正神明論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於窈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窈冥焉通於無窮

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
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
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
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
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
因敗其形
馬蒔曰此言邪氣之微而上工能蚤救之也灑淅
惡寒貌動形者振動其形也八正神明論曰虛邪
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
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
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有若無若
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又八正神明論曰上
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
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
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上工論氣不論形所以
預取其氣而蚤救其萌芽彼下工則反是矣

閔士先曰此言虛邪傷形而正邪中氣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如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蓋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是以五方不正之氣而傷人之形也正邪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正氣也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有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者同氣相感也中於氣故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下工守其已成救其已敗者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遙同搖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上工因氣以行補瀉之法

其要則在於守神也八正神明論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正本節之所謂明於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也瀉必用圓補必用方八正神明論瀉必用方補必用圓岐伯曰瀉必用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其言如此此節之方圓誤可知矣方瀉之時切而轉之其氣乃行即所謂方吸而轉鍼者是也疾入而徐出之邪氣乃出即所謂方呼而徐引鍼者是也又必搖大其穴則邪氣之出者自速此瀉法也其補之之時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手則引其樞右手則推其膚微旋而徐推其鍼其鍼必端正安靜堅心無懈即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正欲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即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眞氣

乃得存矣此補法也然補瀉雖殊而用鍼之要當無忘人之神八正神明論曰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衞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

閔士先曰知氣之所在者知病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明於調氣者知氣之虛實而爲補瀉以疾徐之意而取之也瀉必用圓者圓活而轉之其氣乃行也疾內而徐出者疾而徐則虛也邪氣乃出則實者虛矣搖大其穴以出其鍼則邪氣乃疾出矣補必用方者外引其皮令當其穴門左手引其樞轉右手推其膚微旋轉其鍼而徐推之其鍼必端以正安靜以候氣至堅心而無懈惰微留其鍼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以蓋其外門則眞氣乃存於內矣用鍼之要貴在得神蓋存己之神以俟彼之神也　朱衞公曰按素問八正神明論曰瀉必用方補必用圓蓋方與圓非鍼也乃用鍼之意耳且方圓者天地之象也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

之氣上下相交是以方圓之意皆可圓活用之

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以視色聰耳者可以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人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馬蒔曰此言任人者各因其能而末示以驗手毒之法也官人之能者任人之能猶書之所謂在官人也蓋欲視病人之色聽病人之聲傳所論之語於病人以行鍼灸以導引行氣以唾癰呪病以按積抑痹非各得其人不可也即如任手毒者試以

按龜之法則其手之甘毒自別矣蓋遇人之手有凶有善猶用味之甘苦故卽以甘毒名之毒卽苦也

閔士先曰官之爲言司也言各因其所能而分任之以司其事故曰官能如目之明者可使之察色耳之聰者可使之聽音可使行鍼艾者任之以艾鍼之能可使導引行氣者任之以導引之能口毒者可使唾癰呪病手毒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蓋聖人欲得其人量材而官授任而治己不與於其間而總司其成也試按龜者言手毒之人不可使之行鍼卽靈壽之物亦遭其毒手而況病人乎惟手巧而甘美者能活人也　朱衞公曰五十乃大衍之數謂不能盡百歲之天年按陰陽別論篇論五臟氣絕亦合五十之數此皆出於理數之自然也夫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聖人制九鍼之法所以救民之災異豈試以毒手而傷其靈瑞乎蓋以深戒夫非其人勿傳非其人勿任耳

論疾診尺篇第七十四

馬蒔曰篇內詳論各疾診尺知病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

馬蒔曰此言審尺部之脈與肉而可以知病形也

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

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蓋脈在內肉在外內外相應故審其脈驗其肉而病形自定也愚謂診人脈時惟臂至尺澤可驗難以周身知之故止以尺言也

張志聰曰此篇以論疾診尺從外知內論疾者謂論其疾而知其證也診尺者謂視其尺膚而知其內不待視面王之色持手太陰之脈獨調其尺以知其病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故行於脈中者至於太陰之兩脈口持其脈以知臟腑之病血氣之行於脈外者從手陽明之大絡循經脈之五里而散行於尺膚故審其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蓋太陰主陰陽明主陽臟腑雌雄相合氣血色脈之相應也故邪氣臟腑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貫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　閔士先曰小兒視虎口文乃手陽明之色與手太陰之脈相應者也

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馬蒔曰此言風水與膚脹之法也目窠者目下也窅者沈也視人之目窠上微有壅起如新臥起之狀蓋凡人之臥而起者目下必有微腫也其頸脈動時必有其欬正以人迎大迎之脈皆在頸上屬足陽明胃經穴所以脈動而發之爲欬也按其手足窅然不起此風水與膚脹之證候相同者也水脹論水證與此節風水大同而此節言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不言按其腹水脹論按腹如裹水之狀意者水與風水其手足腹皆大而按之之時窅而不起爲風水窅而起者止爲水歟不知言按手足而腹在其中矣

張志聰曰此論其疾而知其病也足太陽之脈起於兩目而下出於頸項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此水隨氣而溢於皮膚之間故目窠微腫頸脈動而膚脹欬者水留於皮毛而動其肺氣也風水者因外受於風風行而水渙也

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痹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詳審尺脈尺肉可以定諸病也尺之皮膚滑潤而淖澤者風也若其肉弱者主解㑊安臥蓋弱不强寒不寒熱不熱爲

解㑊不能自寧故安臥耳若肉不但弱而至於脫者當爲寒熱不可治之病也若尺之皮膚滑潤而澤脂者風也上節言按其手足宜而不起者爲風水膚脹而此以膚滑而澤者爲風信乎欲知有風必其滑而潤澤如脂膏者眞爲風也若尺之皮膚濇者乃風痹也又尺之皮膚甚粗如枯魚之鱗者不但燥濇而已則爲水泆飲之證也尺膚熱甚其脈盛躁當爲溫病也其脈雖盛不至於躁而帶滑者則病當自出矣若尺之皮膚寒冷其脈小者主

下泄及正氣衰故身寒而脈小也若尺之皮膚炬然如火而先發其熱後乃爲寒及先發其寒而後乃爲熱者皆爲寒熱之病也

張志聰曰此論診尺而知內外之病也夫津液淖澤於皮膚故尺膚滑其淖澤者知風在於皮膚而鼓動其津液也脂者肌肉文理間之脂膜尺膚滑而澤脂者風在於肌肉間也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如尺膚濇者此風痹於筋骨間也此以尺膚之淖澤滑濇而知風邪之淺深也肌肉者五臟元眞之所通會脾土之所主也故尺肉弱者主脾土虛而解㑊安臥解㑊者懈惰也脫尺肉者形損也寒熱者陰陽血氣虛也陽虛則惡寒陰虛則發熱陰陽形氣皆已虛脫故爲不治如枯魚之鱗者皮膚起寒粟也寒者水之氣此水邪洟飲於內故寒色見於外也溫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發爲溫病故尺膚熱甚而脈盛躁者知其爲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知病且出於外也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蓋氣者

所以溫膚熱肉從陰而生自內而外故知其泄於內而虛於外也此診其尺而知內因之病也尺膚之先熱後寒先寒後熱而皆爲寒熱者尺膚主三陰三陽之氣也

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

馬蒔曰此卽肘手臂掌諸所之冷熱而驗其各病皆承上文調尺言病之意而并及之也人之手自曲池已上爲肘自曲池以下爲臂肘在上應腰已下故肘所獨熱者其腰已上必熱手臂之所獨熱者其腰已下必熱肘之前廉卽內廉也據大體爲在前故以內廉爲肘前肘前獨熱蓋肘之內廉與膺前皆屬陰也肘之後廉卽外廉也據大體爲在後故以外廉爲肘後肘後獨熱者主肩背有熱蓋肘之外廉與

肩背皆屬陽也至於臂中獨熱者其臂外熱主腰有熱臂內熱主腹有熱也肘後麤大已下三四寸間卽曲池爲麤麤大處而已下則爲三里之所其間熱者主腸中有蟲蓋不上不下之所正合於腸中也若掌中熱者爲掌之內廉熱主腹中熱其冷則腹中亦冷也魚際之上白肉際屬陰經經內有靑血脈來見者亦主胃中有寒也

張志聰曰夫手太陰之脈從指井之少商過於輸行於經而入於肘之尺澤脈外之氣血從手陽明之五里走尺以上魚相逆順而行也是以脈要精微篇論兩手之尺寸上竟上者胷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蓋以尺上寸以候身半以上寸下尺以候身半以下夫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故以寸之陽以候上尺之陰以候下也肘所自寸而下尺也手所自尺而上寸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此診尺膚以候形身之上下故與脈候之上下反其診也肘前乃手厥陰之曲澤處肘後乃手少陽之

天井處蓋以兩手下垂上以候上下以候下前以
候前後以候後也夫所謂肘所手所者論手臂之
背面臂中掌中魚上乃手臂之正面背面爲陽故
候形身之外正面主陰故候腰腹腸胃之內卽尺
外以候季脇尺裏以候腹中之大義相同也夫人
生於天地六合之內其血氣之流行升降出入應
天運之環轉於上下四旁是以脈要精微論以寸
尺之外內前後上下候形身之外內前後上下此
篇以手臂皮膚之前後外內候形身之上下前後

外內蓋脈內之血氣應地氣之上騰於天脈外之
氣血應天氣之下流於地人與天地參也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
有加立死悗同悶
馬蒔曰此又承上文診尺之未盡者而備言之也
尺之皮膚炬然而熱其左手寸部人迎之脈大者
當有去血之證也蓋尺濇則腎水不足左寸脈大
則心火有餘其去血者宜矣若尺之皮膚堅而且
大而脈則小甚主正氣衰少若躁悶有加則立死

也

張志聰曰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當主奪血夫皮膚爲陽血脈爲陰尺堅大脈小甚者陽盛而陰絕於外也少氣悶有加者陽盛而陰絕於內也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

馬蒔曰此卽人之目有五色而知其病之在何臟也

張志聰曰此以目色而候五臟之血氣也五臟之血氣行於脈中而變見於寸口五臟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睛也前節視目窠以知皮膚之水此節視目色以知五臟之陰皆從外以知內也胃中腸中也黃色不可名者色黃而有黑白青赤之間色也病在胃中者五臟之氣皆從內腸而出故所見之色若是

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

外走內者少陽病

馬蒔曰此言診目痛之法也目痛屬火必有赤脈然赤脈在目之內今自上而下者主病在太陽經蓋足太陽膀胱經自目內眥之睛明攢竹以上於腦之四行其經脈在目之上故自上而下者乃太陽有邪入於目中也又赤脈在目之內今自下而上者主病在陽明經蓋足陽明胃經自足次指之厲兌以至目下之四白承泣其經脈在目之下故自下而上者乃陽明有邪入於目中也又赤脈在目之下今從外而走於內者主病在少陽經蓋足少陽膽經起於足之四指竅陰以至於外眥故自外而走內者乃少陽有邪入於目中也

于鬱其經脈皆在於外眥故自外而走內者乃少陽病陽明爲目上綱故目脈從上下者主太陽明病少陽張志聰曰太陽爲目上綱故從下上者主陽明病少陽之脈循目銳眥故從外走內者主少陽病上節視目色以知五臟之陰此診目脈以知三陽之氣夫色爲陽脈爲陰此陰陽之變換

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

馬蒔曰此言診瘧癉寒熱之有法也

張志聰曰此論血脈主於手少陰心主而本於足少陰腎臟寒熱者水火陰陽之氣也心主包絡之氣發原於腎歸於心下之部署爲一形臟而主脈瞳子者腎臟之骨精也水臟之毒上交於火臟而火臟之氣復下交於陰所謂陰陽交者死不治

朱衛公曰此論水臟之毒氣隨正氣相交而死故凡論疾皆當體會其正氣焉

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齲白禹切）

馬蒔曰此言診齒痛之有法也齒痛曰齲上齒屬手陽明大腸經下齒屬足陽明胃經故按其陽脈之來有過者必爲獨熱其脈在左右上下則病熱亦分左右上下也

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痹多赤多

黑多青皆見者寒熱

馬蒔曰此言診血脈之有法也凡診血脈者必自其各部之分肉而視之

張志聰曰此以皮部之色而知血脈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脈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

馬蒔曰此言診黃疸之有法也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

張志聰曰此論中土之病統見於五臟之外合土灌於四臟也身痛病見於肉也色黃病見於皮也齒垢黃病見於骨也爪甲上黃病見於筋也黃疸脾家病也脾病故解体安臥小腸爲赤腸心之腑也心主血脈小便赤黃脈小而濇病見於脈也小便赤黃下焦熱也不嗜食上焦虛也蓋土位中央而上下四旁皆爲之應

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沈等

者病難已也

馬蒔曰此言診病有難已之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本經禁服終始四時氣等篇皆以寸口探足手六陰經之病爲內傷以人迎探手足六陽經之病爲外感故寸口大者爲關人迎大者爲格今寸口與人迎之脈小大浮沈相等者其內傷外感俱未能自已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迎氣口與手太陰兩寸口之脈各有所候也寸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分寸關尺三部以候臟腑之血氣者也人迎氣口者候三陰三陽之氣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浮沈等者此表裏陰陽氣血皆病故爲難已按人迎氣口以左爲陽而右爲陰手太陰之兩脈以寸爲陽而尺爲陰是以宋崔紫虛四言舉要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亦有所本也

夫寸口者在太淵之分關前一分者寸關之間也寸關尺三部以候內之五臟六腑人迎氣口以候外之三陰三陽所候不同而所取之部位亦有別

也是以手太陰之兩寸曰寸口人迎寸口又曰脈口又曰氣口蓋各有部位之分故名亦有別也五色篇曰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蓋左右三部之脈以候血脈左右之人迎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故曰氣口　朱衞公曰此篇論尺故兼論人迎蓋尺膚與人迎氣口之相應也

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馬蒔曰此言診女子有子之法也手少陰者心也爲左手寸部心與小腸爲表裏而小腸爲手太陽故少陰脈動則太陽之脈亦動也所以女子有妊者當爲男子之應後世以足易手字蓋以腎脈不止爲有妊也不知此子字乃男子也不然則素問靈樞豈皆誤乎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始生本於先天之水火也手少陰者兩手之少陰腎脈也蓋胞繫於腎故少陰之脈動甚也夫妊始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中之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備而形始成是以女

子手少陰脈動甚者主姙子也　閔士先曰此篇論診尺若以手少陰心脈論之則失其經旨矣且本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夫寸爲陽尺爲陰陰搏者尺脈滑利也陽別者與寸關之有別也　趙庭霞曰動甚者動脈也厥厥動搖狀如小豆與滑脈之流利如珠同形蓋有諸內而形諸外也　朱衛公曰動在左者先感天一之氣故主男動在右者先感地二之氣故主女越人以胞繫於命門者謂氣之所感非著於右腎也試按男子之胎多偏於左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　馬蒔曰此言診嬰兒病之有法也頭毛逆上則血枯而不潤如草之枯者相似故以死擬之然曰病則無病之時尤宜忌也　張志聰曰此論人之血氣本於先天所生而上下環轉者也嬰兒者始生之兒毛髮者血之餘少陰精血之所生也髮覆下垂以應人之血氣從下而升復從巔而下若髮上逆是惟升而無降矣升降

息故不免於死亡

耳間青脈起者掣痛

馬蒔曰此言診身中掣痛之有法也上文診血脈之多青者爲痛以青爲寒故爲身中牽掣而痛也

少陽陽明諸經有寒故爲掣痛此承上文而言人之血氣始於先天腎臟之所生

張志聰曰腎主骨而開竅於耳故耳間青脈起者當主筋骨掣痛此承上文而言人之血氣始於先

大便赤辨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

溫泄易已

馬蒔曰此言診便泄有難易之法也凡大便有赤辨或飧泄赤當爲熱而下迫亦主於火也今脈小而手足寒則是證脈相背所以爲難已也若止於飧泄脈體亦小但得手足尚溫則泄亦易已矣

張志聰曰辨別也大便赤辨者謂黃赤之間別也蓋中焦泌糟粕蒸津液乃化而爲血獨行於經隧命曰營氣水穀常并居於胃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濟泌別汁而滲入於膀胱如大便赤辨乃中焦

之血與糟粕並下矣殘泄大腸虛而不能濟泌矣此腸胃虛泄於下中焦之汁不能榮於脈中故脈小也若手足溫者得下焦之生氣故泄易已此言中焦水穀之精微又藉下焦之生氣以合化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瘧熱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重聲平聲

馬蒔曰此言陰陽有四時之變而即四時之病以證之也夫四時有變以寒暑之相勝也重陰則必變而爲陽故陰主寒甚則必熱故曰寒生熱也重陽則必變而爲陰故陽主熱甚則必寒故曰熱生寒也此乃陰陽之變也試觀冬傷於寒而至春變爲瘧熱之病春傷於風而至夏變爲後泄腸澼之病則寒生熱之義可見矣夏傷於暑而至秋變爲痎瘧之病秋傷於濕而至冬變爲咳嗽之病則熱生寒之義可見矣此雖四時之變要亦

四時之序爲之也

張志聰曰此言人之陰陽血氣應四時之寒暑往來而有寒熱陰陽之變蓋變化者陰陽之道也邵子曰少不變而老變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寒甚則熱熱甚則寒也復申明陰陽寒熱之變冬傷於寒春生癉熱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時人之陽氣外出寒隨氣而化熱故春發爲癉熱之病夏傷於暑秋生痎瘧者暑氣藏於募原至秋時人之陰氣外出邪隨氣而發爲痎瘧痎瘧者陰瘧也此寒暑之伏邪隨人氣之外内出入也夫天之寒邪化爲癉熱天之暑邪化爲陰瘧此天之陰陽又隨人氣之變化也夫陽者天氣也主上陰者地氣也主下風乃天之陽邪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濕乃地之陰邪故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此天地之陰陽又隨四時之上下升降也

趙庭霞曰人之陰陽出入隨四時之寒暑往來故曰四時之變寒暑之勝至於陰

陽寒熱之變有因於天氣者有因於人氣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七

黃帝靈樞經二十一　刺節眞邪篇第七十五
宮八風篇第七十七　衛氣行篇第七十六　九

藝術典第八十七卷

醫部彙考六十七

黃帝靈樞經二十一

刺節眞邪篇第七十五

馬蒔曰前論刺有五節後論有眞氣有邪氣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

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腑輸去腑病也去爪者
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
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

馬蒔曰此言刺其五節而先指各經之所用也振
埃者如振落塵埃也其法刺其外經以去陽氣大
逆之病耳發矇者開發矇瞶也其法刺其腑輸以
去其腑病耳去爪者如脫去其爪也其法刺其關
節肢絡耳徹衣者如徹去衣服也其法盡刺諸陽
經之奇輸耳解惑者如解其迷惑也其法盡知調
陰陽諸經之虛實以移其病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眞氣遊行出入於肢節皮膚經
脈之間皆當調之和平導其通利眞氣者所受於
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受於天者先天所生之
精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營衛宗氣津液也節之
交三百六十五會神氣之所遊行出入故曰刺節
有因眞氣不調有爲邪氣所阻故曰眞邪

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
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

滿於胷中憤膹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
鬱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取之何如
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胷痛者取
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
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
哉（惡去聲膹音噎詘音屈）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振埃之義也刺法用振
埃者以其陽氣大逆上滿於胷中氣憤而脹竦肩
而息大氣逆於上爲喘爲喝坐伏不常病勢內煩
甚惡埃煙鬱不得息乃行振埃之法効亦甚捷其
法當取之天容係手太陽小腸經如有欬而上氣
窮詘胷痛則當取之廉泉係任脉經穴但所取之
數在天容者無過人行一里許而止鍼在廉泉者
至其血變而卽止鍼耳

張志聰曰此陽氣逆於內而不得充行於形身也
陽氣者陽明水穀所生之氣大氣宗氣也陽氣大
逆故憤膹肩息大氣逆上故喘喝坐伏也六元正
紀論曰陽明所至爲埃煙病惡埃煙鬱不得息陽

明之氣病也陽明者土也請言振發其陽明之氣
疾如振發其塵埃也天容手太陽小腸之經刺之
以通陽氣之逆詘者語塞也其厥上氣窮詘胷痛
者所受於天之氣上逆不得合井而充身也故取
任脈之廉泉以通腎臟之逆氣一里者如人行一
閔士先曰手太陽心之腑也通神氣故取手太陽
之天容
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
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腑輸去腑病何輸使然願
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
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
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
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
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
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
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第一夫字音扶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發矇之義也夫發矇者

其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今言刺腑輸以去腑病其輸不知何在伯言此乃刺法之大約卽此一腑以觀之眞足以發矇也如耳目無所聞見者卽於日中刺其手太陽小腸經之聽宮穴其氣與眸子相通當中其眸子也若聲則與耳自相聞矣何也以手堅按兩鼻之竅而急偃其聲頃則聲必應於耳也此所謂彼雖弗見所爲而不必以有目以爲視吾能見而取之眞有神明相得之妙也

張志聰曰此言神氣之通於七竅也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不通也聽宮手太陽之經心之腑輸也眸子耳中之珠刺耳之聽宮尚疾於發目之矇是耳竅與目竅之相通也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其耳中之鍼是耳竅與鼻竅口竅之相通也在上之七竅不通獨取手太陽以通心神之氣而七竅皆利是神明之通於七竅也心爲陽中之太陽故必於日中取之

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

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莖音徑 睾音皐

馬蒔曰此詳言去爪之義也夫去爪之法所以爲刺關節肢絡者正以腰脊爲身之大關節肢脛爲人之管莖垂爲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喜怒不調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血道不

通其狀日以益大俛仰甚有不便趨翔甚有不能此病榮然有水凝稿不行所以不上且不下也若用鈹石之鍼以取之則形雖大而不可復匿日常不得隱蔽其水矣

張志聰曰此言津液隨神氣者滲灌於諸節者也津液生於中焦陽明淳澤於骨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腰脊者從大椎至尾骶乃身之大關節也手足肢脛之骨節人之管以趨翔蓋津液淳澤於肢脛則筋骨利而脛能步趨肢能如翼之翔也莖垂

者腎之前陰乃宗筋之會腎者胃之機關主受藏
津液夫腎臟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於空竅
故曰葢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此
言胃腑所生之津液隨神氣而淖注於骨節腎臟
所藏之津液從宗脈而上濡於空竅如飲食不節
喜怒不時則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睾囊血道不通
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
上不下當用鈹石取之形謂前陰爪者筋之餘謂
形不可藏匿常不得遮蔽有若去其宗筋故命曰

去爪

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
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
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
如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
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
帝曰善取之奈何或者以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
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
徹衣黃帝曰善腊思亦切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徹衣之義也夫徹衣之法以爲盡刺陽經之奇輸者正以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惟陰氣不足則內有熱如陽氣有餘則外有熱其內熱甚如懷炭其外熱畏綿帛而不可近身與席時則腠理閉塞汗不得出其舌焦其脣槁而腊乾其嗌燥凡口中無味美惡莫辨刺之者亦惟取其手太陰肺經之天府穴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穴各三次其刺瘡有三故爲三痏也又取足太陽膀胱經之中膂內俞以去其熱又補足太陰脾經手太陰肺經以出其汗由是熱去而汗少其速如徹衣也

張志聰曰此因津液不外濡於皮毛以致陽熱盛而不可近席不上濟於心臟以致內熱盛而熱如懷炭蓋陽氣者火熱之氣陰氣者水陰之氣也故曰盡刺諸陽之奇輸奇輸者六腑之別絡也津液生於胃腑水穀之精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膽者中精之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是六腑之津液從大絡而外濡於皮膚分肉者也心爲陽中

之太陽太陽膀胱爲水腑水火上下相濟者也水液不上滋於心以致心火盛而熱如懷炭舌焦脣槁腊乾嗌燥心不和故飲食不知味也或之於其者謂水穀之津液皆藏於膀胱水液隨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或不必盡刺諸陽之奇輸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痏使膀胱所藏之津外濡於皮毛又刺太陽經之中俞通津液上滋於心臟以去其熱手太陰乃金水之生源而外主皮毛足太陰主脾而外主肌肉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故當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之去熱也

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午上午下午反午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解惑之義也夫解惑以

補虛瀉實爲法者正以大風在身血脉偏虛其虛者爲不足而輕其實者爲有餘而重大體當傾側宛伏雖四方上下皆已反覆顛倒其狀甚於迷惑刺之者即其有餘而瀉之不足而補之則陰陽諸經自然平復眞如解惑之速也

爲陽水爲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志大風在身則血脉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血脉偏虛則輕重傾側矣陰陽不調則神志之迷惑也夫火

志迷惑矣神志迷惑是以不知東西不知南北而反覆顛倒也故當瀉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疾於解惑夫血者神氣也心藏所主而發原於腎是以風傷血脉則陰陽不調陰陽不調則神志昏而甚於迷惑也此五節論神氣不調故曰刺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神遊最速故曰疾於徹衣疾於解惑　閔士先曰以上五節雖有氣神津液之分然總不出乎下焦之腎藏膀胱中焦之陽明胃腑蓋下焦乃所受於天之精中焦乃後天之穀

氣兩者相搏而爲神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
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
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
腫聚散氾寒痹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
馬蒔曰此言刺分五邪當用五章之法也凡刺五
邪之方不過五章而已五章者五事也故邪有熱
者今行刺法則癉熱消滅邪有持癰者今行刺法
則腫聚散氾邪有寒者今行刺法則寒痹益溫邪
有狹小者今行刺法則小者益陽蓋小者不使之
大則其在外爲陽者無害而有陽也邪有容大者
今行刺法則大者必去此五章者所以刺五邪也
下文乃析言之
張志聰曰此節言眞氣通會於皮膚肌腠之間而
有壅滯大小寒熱之病邪者謂不得中正之和調
也章法也謂陽盛於外而爲癉熱者使之消滅氣
聚而爲壅腫者使之散氾寒者致其神氣以和之
眞氣小者益其陽大者必使之歸去各有平調之

法也　閔士先曰始言刺節中論眞氣末言外邪故曰刺節眞邪所謂邪病者謂不得中和之道而爲病也若以外邪之病論之去經義遠矣

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瀉之

隴隆同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腫聚散亡之法也凡刺癰邪無迎其氣之來隆所謂避其來銳者是也如易風俗如移性情相似須緩以待之若不得膿則揉以脆之導以行之去其癰腫之鄉彼當不安處所乃自散亾矣凡諸陰陽經之有病生癰者取其本經之輸穴以瀉之如手太陰輸穴大淵之類手陽明輸穴三間之類

張志聰曰此氣滯於皮膚肌腠之間而爲腫聚也癰者壅也此因氣壅而腫非癰膿也離合眞邪論曰天暑地熱則經水波涌而隴起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蓋言此氣壅於皮膚分肉而爲腫無迎刺隴起之經脈也俗猶習俗性者心之所生也

謂心所生之神氣習聚於此當移易其流行非癰
膿故不得膿脆道肌肉之理路也聚氣從脆道更
行去其所聚之鄉不使安其處則聚氣乃行散矣
諸陰陽之脉所過於壅處者取其輸而瀉之蓋皮
膚分肉之氣從經輸絡脉而出恐聚氣之流於脉
絡也言此合并充身之眞氣亦運行環轉之無端
也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
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眞刺諸陽分肉間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大者必去之法也凡刺
邪之大者日漸使之小焉可也彼大者成於有餘
當泄奪之則邪益虛遂乃剽竊其通流之所鍼其
大邪之移又卽其分部肌肉以親視之毋使之反
其眞氣可也其所取之穴當刺諸陽經之分肉間
耳

張志聰曰大者謂眞氣容大於肌腠之間故當使
之日小夫有餘於外則不足於內若泄奪其有餘
乃益虛其內矣蓋言日以小者使之復反於內非

奪其外泄也故剽切其眞氣通會之處鍼其有餘之氣以通於內親近也近視其肌肉緻密而小則外內和平矣若毋有反其眞者再刺諸陽分肉間蓋眞氣者神氣也從閒節而出於肌腠之外故剽通其關節其有未反者再取之肌肉也　閔士先

衛公曰毋有反其眞刺諸陽分肉間是眞氣從節而出可復從分肉路理而入亦環轉出入者也

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

費同廢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小者益陽之法也凡刺邪之小者慮其日以益大故必補其不足則眞氣當復而無害又視其分部所在以迎其氣來之界而奪之此乃先補不足之經而後瀉其有餘之經是以遠近之眞氣盡至其邪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廢而無留也所謂小者益陽之義如此然刺之

之法當取其有邪之分肉間耳

張志聰曰小者通會於肌腠之氣虛小故當使日以漸大卽追而補之乃無害視其氣至之所在而迎之於界界者節之交也使上焦之神氣中焦之穀氣下焦之天眞遠近盡至則日以大矣侵漸進也費用也其不得外侵而自用不與下焦之天眞合并而充身故當刺分肉間以通其穀氣　閔士先曰追而濟之曰補蓋追其正氣之內歸小者當迎之使出不當追之使入

曰補其不足乃無害者言此處追而補之則彼處溢而自出矣謂眞氣之環轉出入者也　朱衞公

曰此節與上節交錯環轉本篇論氣血之離合出入也

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辟同闢）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癉熱消滅之法也凡刺熱邪其熱盛則神思外越而意氣蒼茫若出遊不歸乃欲無病當開闢之以通其門戶使熱邪得出

所謂瀉其有餘也則病乃自已矣

張志聰曰熱邪者陽氣盛而留於肌腠之間故爲熱也蒼者天之正色也越而蒼者使邪熱發越而天眞之氣色見矣出遊不歸謂神氣遊行於外而不返其眞此爲開闔門戶使邪得出而後病乃已故雖出遊不歸乃無病此蓋言眞氣外內出入環轉無息者也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寒痹益溫之法也凡刺寒邪一日之內卽當除之用鍼之間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使門戶已閉分氣不泄則虛實得調其眞氣自存而寒者所得於天之水寒神者火之精是爲和平故刺寒邪者日溫矣

張志聰曰寒氣者所得於天之水寒神者火之精也水火相感神志合精是爲和平故刺寒邪者日以除其寒徐往徐來以致其神氣卽閉其門戶使氣不分而寒熱之虛實得調其眞氣乃存矣上節論開闢門戶以去邪此論門戶已閉乃存正

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小者用圓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刺五邪之鍼各有所宜用也按本經九鍼論五曰鈹鍼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故此曰刺癰者用鈹鍼四曰鋒鍼主癰熱出氣故此曰刺大者用鋒鍼六曰圓利鍼主取遠痹者也故此曰刺小者用圓利鍼一曰鑱鍼主熱在頭身故此曰刺熱者用鑱鍼七曰毫鍼主寒熱痛痹在絡故此曰刺寒者用毫鍼

張志聰曰此申明五者之病皆在皮膚肌肉之氣分故所用之鍼皆取痹於肌肉者也

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强肉堅澹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

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氷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脉乃行然後視其病脉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

馬蒔曰此詳言鍼論之義而有解結之法也伯言請以言解鍼論之義必卽天地四時爲應爲副而以人身參之始可爲解是故地下有漸泒則上生葦蒲人稟天地之氣有厚薄斯有形氣之多少也天地之陰陽者卽寒暑也暑熱則地氣上蒸而滋雨氣在於上所以物之氣亦不在下而在上其根荄當少汁至以人身論之其氣當在表以皮膚則緩以腠理則開以血氣則減以汗則大泄而皮上淖澤此人得天地之暑熱故氣之在外者如此若天地氣寒則地凍水氷氣尚在裏以皮膚則緻密以腠理則閉以汗則不出以血氣則强硬以肌肉則堅濇當是之時其水成氷雖善行水者不能使

水之往流其地正凍雖善穿地者不能鑿凍人氣在中雖善用鍼者不能取四肢厥逆之脈血脈凝堅結聚不能往來未可使之即能和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氷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身之脈亦猶是故治四肢厥逆之脈者必先用火以熨調之和其各經凡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無不熨之使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之淖澤者則刺而平復之其脈堅緊者則破而散之候其氣下乃止鍼此乃鍼論解結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解論所受於天之氣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應天地之寒暑往來隨四時之生長收藏者也漸洳濡濕之地也葦蒲生於水中其質柔弱中抽堅莖名曰蒲槌內剛外柔爲堅心之坎水以比人之元陽生於精水之中故曰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謂充於形中之氣生於天一水中所秉之厚薄則知氣有多少矣人之陰陽出入應天地之寒暑往來熱則滋雨在上而萬物之根荄少汁蓋言精水亦隨氣而上出者也熱則人氣在外腠

理開而汗大泄津氣外洩故在內之血氣減少此言人之血氣本於下焦之精氣也地凍水氷則天氣收藏而人氣在中皮膚緻密而汗不出精氣內藏故血氣自强也善行水者不能鑿氷善用鍼者不能取四厥謂氣隨天地之寒暑出入非人力之所能强也治厥者必先熨通其氣也調和其經通其經經也謂所受於天之精氣行於經脉之外內者也調之掌與腕肘與脚項與脊謂血氣之行於上下四旁無處不到也淖澤者行之太過當刺而平之緊濇者澁滯不通當破而散之此所謂以鍼而解結者也

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

馬蒔曰此承上節用火熨調之義而推明之也凡用鍼之類在於調病人之氣其氣由胃中而生故氣積於胃也然由中焦之氣降於下焦而生此營

氣由下焦之氣升於中焦以升上焦而生此衛氣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又曰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是也皆由胃中所積之氣逼此營衛之氣以各行其道營氣則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衛氣則行於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且所謂宗氣者則流於膻中爲氣之海者是也其下而爲中下二焦者則注於氣街卽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也故在上之宗氣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息道凡氣自足而上厥則上之宗氣不降脈中之血凝而留止斯時也若弗用火以熨而調之烏能取四肢氣血之逆而解其結哉

張志聰曰此言後天所生之穀氣乃營衛宗氣各走其道充于形身之上下者也厥在足者少陰之氣厥也寒氣厥逆于下是以宗氣不能下行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通之謂下焦之精氣乃陰陽水火得火熱而後能溫其水寒夫所受于天者少陰腎臟之精氣也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厥在于

足而宗氣不下者謂宗氣下行而與少陰之氣相合也夫所謂合并而充身者下焦先天之氣上與陽明之穀氣相合而出入于關節肌腠之間然而後天所生之宗氣亦下行而與少陰之精氣相注於氣街入于胭中并行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也

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

馬蒔曰此言用鍼者有先察後取之義亦承上文先熨後行之意而推廣之也凡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或虛或實則實者當瀉虛者當補穴在何經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氣之來應而動者然後取其穴而下鍼斯可也

張志聰曰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脉中也內經云絡滿經虛瀉陽補陰經滿絡虛瀉陰補陽蓋以裏經脉爲陰外之絡脉爲陽血氣之行于脉中從經而脉脉而絡絡而孫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實而後取之

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

馬蒔曰此言六經調者爲不病而一經病者卽用解結之法也手足各有三陰三陽謂之六經也六經之脉各調和者謂之不病內有一經之脉上實下虛而不通此則足經之氣厥逆而上故上實而下虛其在外必有橫絡之脉盛加于大經之中令其不通乃視之可見者也當視而瀉之此亦所謂解結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申明血氣之行于脉外也六經者手足之十二經別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胃腑所出之氣血充于皮膚分肉之間者從臟腑之大經而外出于皮膚橫絡者經脉之支別也如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經脉之橫絡盛加于大經而令之不通也故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此二節論水穀所生之血氣榮于脉中充于膚腠各有道路也　閔士先曰以此

二節列于篇中者分別合并而充身之眞氣各別
也當以自費之義參之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
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馬蒔曰此治上冷下熱之法也凡上冷下熱者先
刺其項乃足太陽膀胱經穴也久留其鍼候其氣
至而熱且方已入鍼之時必熨項與肩胛中令其
熱與下合乃止鍼此其熱在于下者若或推之而
上所謂推而上之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言下焦所生之氣從下而上也太陽
爲諸陽主氣而太陽之氣生于膀胱水中上寒下
熱此太陽之氣留于下而不上故先刺其項太陽
久留之以候氣至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火熱與
下之陽氣交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　閔
士先曰本經凡曰項太陽皆在氣分上看取表氣
故不言經穴　趙庭霞曰少陰太陽主水火之標
本故俱用火以溫氣
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氣下乃

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馬蒔曰此治上熱下冷之法也凡上熱下冷者視其下脉之虛而陷之于經絡者補之使上之氣下乃止此其熱在于上者若引而下之所謂引而下之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言上焦所生之氣從上而下也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此上焦之氣從上而下如上熱下寒當視其虛脉而陷之于經絡者取之此因脉虛而氣陷于脉內不能熏膚

熱肉故下寒也故當取之于經俟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

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瀉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脉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馬蒔曰此治大熱之法也上文上寒下熱上熱下寒其熱非徧身者也今大熱徧身狂而聞見言語以無爲有則熱之極也足陽明經多氣多血爲五

臟六腑之海故當視其足陽明之大絡取之虛則補之血而實者則瀉之又必因病人偃臥之際醫工居其頭前以兩手各用大指食指共四指挾其頸之動脈而按之即人迎大迎處也又久而持之又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之中而後止又如前法行之候其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之法也

張志聰曰此言中焦所生之氣從中而出散行于上下者也中焦之氣陽明水穀之悍氣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此陽明之氣逆而爲熱狂也故當視足陽明之皮部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如逆于血脈之中而血實者瀉之蓋中焦之氣從大絡而出于皮膚者也其悍氣之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出頗下客主人循牙車復與陽明之脈相合并下人迎從膺俞而下至足跗故當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中人迎之動脈久持之蓋使悍熱之散于脈外勿使合于脈中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以上三節申明膚表之氣又有從上中下之三道而出者是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

充身者又有三氣也明乎陰陽血氣離合出入之道全經大義思過半矣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熱或寒或癢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馬蒔曰此言一脈而生數十病者皆邪氣之所生也邪氣者即下文之虛邪也蓋虛邪賊風善行而數變故爲病之多有如是也

張志聰曰此下論邪氣之傷人營衛宗氣則眞氣去邪獨留邪氣淫泆變化無窮是以一脈而生數十病也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中去聲下同）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氣分爲三唯邪氣能傷眞

氣也眞氣者與生俱生受之于天曰與穀氣相并而充滿于身者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此風非實非虛如春之東風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者是也其中人也淺以其風氣之來柔弱不能勝人眞氣故耳邪氣者乃虛風之賊傷人者也如冬居叶蟄之宮而風自後來者是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也所以變化無窮而一脈有數十病耳

張志聰曰所受于天者先天之精氣穀氣者後天水穀之精氣合并而充身者也正氣者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此天地之正氣也虛風者從虛鄉來之賊風傷人正氣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與眞氣合而自去蓋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　閔士先曰人秉天地之正氣所生故天之正氣與人之眞氣相合不能勝眞氣者合并之氣盛也　朱衛公曰風出于地隧之中故其氣來柔弱實風者天之怒氣也

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于骨則爲骨痹搏于筋則爲筋攣搏于脉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于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于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淫氣往來行則爲癢留而不去爲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虛邪入人之深有爲骨痹爲筋攣爲癰爲熱爲寒爲癢爲不仁等病也虛邪之中人也初時灑淅惡寒以振動其形起人毫毛發人腠理其邪既入深內搏于骨則爲骨痹搏于筋則爲筋攣搏于脉中而血閉不通則爲癰腫搏于肉而與衛氣相搏當是時陽氣勝者則爲熱乃陽經之氣勝陰經也陰氣勝者則爲寒乃陰經之氣勝陽經也寒則眞氣去而且虛其寒搏于皮膚之間邪氣外發腠理開其毫毛淫氣往來而行則爲癢留而不去則爲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不知痛癢也

張志聰曰此言虛邪之傷形也灑淅動形故搏于

皮脉肉筋骨而爲痹爲攣爲癰爲癢陰勝則爲寒寒則眞氣去有傷衛氣則爲不仁此皆邪氣之所生也

虛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虛邪之入人深則爲偏枯淺則爲脉痛皆變化無窮之義也

張志聰曰此邪氣偏客于形傷其營衛則眞氣去而爲偏枯也其邪氣淺者脉偏痛蓋偏枯者邪直傷于筋骨也　閔士先曰營衛眞氣同本所生而各走其道可離而可合者也

虛邪之入于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能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

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癰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于肉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悉舉虛邪中人之病亦變化無窮之義也虛邪入于人者既深則寒與熱相搏如久留而內著其寒勝夫熱則爲骨疼而肉枯熱勝夫寒則爲肉爛而肌腐且爲膿及內傷其骨也內傷其骨則爲骨蝕骨蝕者骨有所損也必有其所如內傷其筋而疾在前筋則筋自屈而不得伸邪氣居其中而不出則發爲筋溜筋溜者筋有所流注也亦必有其所如邪氣有所結而歸于內衛氣亦留于內而不得出以反于外所以津液亦久留于其中則合而爲腸溜腸溜者腸有所流注也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則可至于柔然亦必有其所如或邪氣之結者歸于內津液留于內而又有邪氣中之則凝結易至于日甚遂致相連而聚于其內則爲昔癰言非一日而成者也以手按之

則堅而有定所也又或結深中骨則邪氣因于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亦有其所若或結氣中之于肉上焦宗氣正行于其所被邪氣留而不去如有熱則化而爲膿如無熱則止爲肉疽凡此數等邪氣其發雖無一定之處而各有一定之名也

張志聰曰此虛邪傷氣而病形也寒與熱搏者形中之陰陽二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相合也是以傷形則病氣傷氣則病形結氣歸之者寒熱相搏之氣歸于邪留之形所也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定處而有肉枯骨蝕筋溜昔癰之定名也末論邪氣病形則眞氣去而營衛傷蓋眞氣者出入于節之交遊行于皮膚肌腠之間者也

衛氣行篇第七十六

馬蒔曰詳論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故名篇
高曰歲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
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
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
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
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臟是故
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

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
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于目銳眥
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
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
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
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內
踝下行陰分復合于目故爲一周

馬蒔曰此言衞氣之行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
而一晝一夜乃五十度周于身也出入者或出陽
經以入陰經或出陰經以入陽經也伯言一歲之
內有十二月一日之中有十二時其夜之子時晝
之午時當爲南北之經經者自縱而言之也旦之
卯時夕之酉時當爲東西之緯緯者自橫而言之
也繞天一周有二十八宿而一方計有七星四方
各七則四七計有二十八星其房昴爲東西之緯
虛張爲南北之經是故房至畢則爲星之屬陽者
也昴至心則爲星之屬陰者也陽星則主于晝陰
星則主于夜故人身衞氣之行一日一夜當爲五

十周于身其晝日行于陽經二十五周蓋自足太陽至手陽明也夜行于陰經二十五周蓋自足少陰至足太陰也五臟當作五歲彼六氣自甲子至戊辰五歲方周百刻而衛氣則一晝夜而周故謂之周于五歲也何以見晝行陽經者二十五周是故自平旦之時則行于陰經者盡矣此陽氣者卽衛氣也出于目之睛明穴正以目開則衛氣上行于頭乃循項下足太陽膀胱經之衆穴又循背下至足小指之端至陰穴其在頭而散者別于目之銳眥近聽宮穴下手太陽小腸經而至于手小指外側之少澤穴其在頭而又散者別于目銳眥卽足少陽之瞳子髎穴以下足少陽之經而注于足第四指間之竅陰穴又從而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以下至手小指之間關衝穴其別而散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上近足陽明經之承泣穴乃注足陽明之經而下行至足跗面之衝陽穴五指當作夭指入夭指之間厲兌穴其在頭而散者從耳下下行手陽明經之迎香等穴大指當作夭指以入

手次指之間商陽穴入手掌中此則晝行于陽經
者如此計二十五度至夜則行于陰經亦二十五
度其至于足少陰腎經乃足心之湧泉穴出內踝
下行陰分自足少陰腎經而行手少陰心經手太
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其夜行于陰經
者計有二十五度至明日平旦陰經已盡而陽經
又受氣則復因目開而會于目又自足太陽膀胱
經之睛明穴始謂五十度爲一周者以此
張志聰曰歲有十二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一晝一夜日隨天道環轉遶地一周而
過一度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日有十
二辰者夜半爲子日中爲午日出爲卯日入爲酉
子位于北午位于南卯位于東酉位于西子午爲
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
十八星是二十八宿分位于周天之三百六十五
度也房位于卯昴位于酉虛位于子張位于午房
昴爲緯虛張爲經房度在卯畢度在酉房至畢爲
陽者日隨天道自東而西漏下二十五刻日正中

而行至張度又二十五刻而行至畢度此晝日行于陽也昴度在酉心度在卯昴至心爲陰者日隨天道自西而東遶地環轉漏下二十五刻夜正中而行至虛度又二十五刻行至心度此夜行于陰也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者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循臟腑之手足十二經脈與督脈任脈陽蹻陰陰蹻之脈度而行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水下二刻計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晝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總屬此十六丈二尺之脈度無分陰與陽也其晝行于陽二十五周夜行于陰二十五周周于五臟者晝行于三陽之分夜行于五臟之陰與循經而行者各走其道蓋衛氣之循經而行者與脈內之營氣交相循度環轉晝行于陽夜行于陰者與脈外之營氣相將而行晝行于皮膚肌腠之間夜行于五臟募原之內與晝夜循行十六丈二尺之經脈五十周者不同也是以平旦氣出于陽而目張暮則氣入于陰而目瞑故下文曰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

之八蓋言日行一舍衛氣之循度而行者環轉于十六丈二尺之一周與行于三陽之分者亦一周也夫衛氣之晝行于陽夜行于陰者應日隨天道繞地環轉衛氣之循經而行者應月與海水之盛虧于東西故曰人與天地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按厥論曰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陽明者表也爲之行氣于三陽而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合于陽明之頷脈下行至足跗上是以衛氣之下入于五指之間者合陽明而入于頷脈之人迎下至足跗故入于足五指之端從指井而復出于皮膚之氣分也　張玉師曰經言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是衛氣與絡脈之相通也衛氣大會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內行于伏衝之脈是衛氣外行于皮膚而內行于經脈也此言衛氣入于陽明之頷脈是營衛之行于經脈外內又不可執一而論

舍人氣行一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

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
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
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
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
舍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四陽盡
于陰陰受氣矣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腎
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
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臟一周與十分臟
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于目陰陽一日

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臟之二是故人
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言衛氣晝夜各行二十五
度之義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
之八人氣者衛氣也對天之日數而言故謂衛氣
爲人氣此當言日行舍八分七釐半漏水下三刻
一分二釐半人氣行一周五分六釐二毫半也日
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于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
行一舍七分半漏水下六刻二分半人氣行二周

一分二釐半也日行三舍人氣行于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當云日行二舍六分二釐半漏水下九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四周六分八釐七毫半也日行四舍人氣行于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當云日行三舍半漏水下十二刻半人氣行六周二分半也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當云日行四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十五刻六分二釐半人氣行七周八分一釐二毫半也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當云日行五舍二分半水下十

八刻七分半人氣行九周三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六舍一分二釐半水下二十一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十周九分三釐七毫半也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當云日行七舍水下二十五刻人氣行十二周五分又當增云日行七舍八分七釐半水下二十八刻一分二釐半人氣行十四周六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八舍七分半水下三十一刻二分半人氣行十五周六分二釐半又當增云日行九舍六分二釐半

水下三十四刻三分七釐半人氣行一十七周一
分八釐七毫半又當增云日行十舍五分水下二
十七刻半人氣行一十八周七分半又當增云日
行十一舍三分七釐半水下四十刻六分二釐半
人氣行二十周三分一釐二毫半又當增云日行
十二舍二分半水下四十三刻七分半人氣行二
十一周八分七釐半又當增云日行十三舍一分
二釐半水下四十六刻八分七釐半人氣行二十
三周四分二釐七毫半也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
十五周于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此正當云日行
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人氣行于身二十五周也
陽盡于陰陰受氣矣言至此則行陽經者已盡而
陰經當受衛氣也其始入于陰常從足少陰注于
腎腎注于手少陰心經又注于手太陰肺經又注
于足厥陰肝經又注于足太陰脾經又注于足少
陰腎經此乃一晝一夜而爲五十度之一周也是
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
陰藏者諸陰經也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平旦

則復合于目蓋又自睛明穴而始也陰經陽經所行一日一夜之內合所餘之奇分有十分身之二身之四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正以其所值之時有奇分未盡故耳

張志聰曰日行一舍者日行于一宿之度也人氣行一舍人氣行一周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也與十分身之八者與晝行于陽之衛氣亦一周于身日行三舍人氣行五周于身日行四舍人氣行七周日行五舍人氣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日行七舍人氣行于身十二周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于脈度二十五周蓋宿日加于十四宿而人氣行于陽所餘之奇分也八者所餘度所居之分數有多寡是以所行之周亦多寡不等然總計十四宿而氣行二十五周也與十分身之八者衛氣日行于陽所餘之奇分也八者所餘一釐二毫五絲六者所餘一釐六毫六絲也四者所餘二釐五毫二者所餘五釐也此行于一周至

十周之小數也日行六舍人氣行于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者所餘一分二釐五毫也六者一分二釐五毫也此十周至二十五周之大數然總以二十五周所餘之二分五釐爲準也人氣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者謂衛氣循脉度而行二十五周有二分五釐之奇分也與十分身之四者謂衛氣日行于陽二十五度有二分五釐之奇分也此衛氣日行之奇分共計有五分矣陽入于陰則陰受氣而衛氣亦循脉度之十六丈二尺而行二十五周常從足少陰注于腎者謂夜行于五臟之陰亦二十五周是故夜之日行一舍人氣行于陰一周與十分臟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有奇分也十分臟之二者謂夜有五分之奇分也合而計之以夜行十六丈二尺之奇分與夜行五臟之奇分共有十分矣以晝行十分身之四與夜行十分臟之二合有奇分十五分矣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之不盡故也蓋謂奇分或日有五分夜有十分或日有十分夜止

五分不盡在日之四而臟之二也日有五分則臥早日有十分則臥晏夜餘五分則起早夜餘十分則起晏此蓋假人之臥起以明晝夜陰陽之變化不測也有奇分之十五分者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所餘也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而分布于周天之度日行十四宿衛行二十五周夜行十四宿衛行二十五周分而計之五七三百五十度而尚少一十五度故有十五分之奇分此皆出于理數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

損益也

黃帝曰衛氣之在于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

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

馬蒔曰此言刺諸經者必候衛氣之所在而刺之也帝疑衛氣在于人身上下往來理當候其氣之在陽在陰而刺之若不以期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者奈何伯高言正當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也故雖日之所分有多有少春分後日長秋分後日短而春夏秋冬其晝夜刻數各有分理然所以候衛氣者常以平旦爲紀則知其行于陽經以夜盡爲始則知其行于陰經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其二十五刻者四分之一半日之度也常如是無已日出而起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大約以半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則病可與期若失時反候則百病不治故曰病實者當瀉之宜乘其氣之來而迎之病虛者當補之宜乘其氣之往而隨之所謂氣有來去卽氣有存亡氣有存亡卽可候病有虛實而刺之是謂之逢時也故書行于手足之三陽而刺之夜行于手足之三陰

必候其氣在于陰而刺之其氣三陽三陰者下文正詳言之

張志聰曰此論四時晝夜有長短之分然各有分理以定氣之在陽在陰也如春秋晝夜平分之時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日出卯初一刻以一刻人氣在太陽爲始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一日一夜水下百刻爲一周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至日入而止爲晝隨日之長短皆以卯初一刻人氣在太陽爲紀而刺之謹候其人氣在于陽分之時以刺陽病人氣在于陰分之時以刺陰病此病可與期而愈如失時反候百病不治也實者邪氣實也來者謂氣之始來如邪在陽分以水下一刻五刻九刻氣始來于陽而卽刺之所謂迎而奪之也虛者正氣虛也去者謂氣之已去如陽氣虛者以水下三刻七刻十一刻人氣將去陽而之陰之時以刺之所謂追而濟之也如病在陰之虛實者亦如此法是謂逢時如病在于三陽必候其氣在于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候其

氣在于陰而刺之　倪仲玉曰必候其氣在于陽者在三陽之分也在于陰者在三陰之分也以三陰三陽之爲病亦候其氣之在于三陰三陽之分治之

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千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廻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

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盼音巴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詳衛氣有在陽在陰之時正當候其氣而刺之也方漏水下一刻則衛氣在足手太陽經漏水下二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漏水下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然衛氣慓悍疾利故日間雖當行于陽經而又于漏下四刻之時則入足少陰腎經本經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腑者是也故曰水下四刻衛氣在陰分下文水下八刻十二刻十六刻二十刻二十四刻皆曰在陰分者俱指足少陰腎經而言也然入于陰分而曰當爲晝故漏水下五刻之時則又出于陽分而在足手太陽經漏水下六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七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至

于八刻則間行于足少陰腎經水下九刻則衛氣
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刻則衛氣在足手
少陽經水下十一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
十二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
十三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十四
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五刻則衛氣在
足手陽明經水下十六刻則衛氣又間行足少陰
腎經之分水下十七刻則衛氣又出而在足手太
陽經水下十八刻則衛氣在足手少陽經水下十
九刻則衛氣在足手陽明經水下二十刻則衛氣
又間行于足少陰腎經之分水下二十一刻則衛
氣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水下二十二刻則衛氣
在足手少陽經水下二十三刻則衛氣在足手陽
明經水下二十四刻則衛氣又間行于足少陰腎
經之分水下二十五刻則又出而在足手太陽經
此乃半日之間所行之度也至于再行半日從房
至畢行一十四舍則水下五十刻矣又日行半度
轉行一舍則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

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然盼盼然氣雖似亂而似章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張志聰曰此論衛氣應天道之繞地環轉在陽在陰以爲取刺之法夫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君火者日之太陽也日隨天道環轉晝明夜晦蓋天運以日光明也是以水下一刻至水下二十五刻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天度之半迴行一舍者遶地迴轉從昴至心而又行一舍也水下三刻者謂五十三刻而又加于太陽與七分刻之四者有一分二釐五毫之奇分也此衛氣隨天道繞地環轉晝夜皆行于三陽之分是以五十三刻而復行于太陽故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氣在太陽謂晝夜日之加于舍上皆以太陽爲始也是故日行一日人氣行于三陽而行于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謂地居天之中而天

道運行于地之外也紛紛紜紜者謂雜亂紛紜而仍有明白之分度也夫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五臟之陰者應天氣之入于地中有寒暑之往來衛氣環轉一周行于三陽之分二十五周者天道環轉于地之下也故病在于三陽必俟其氣在陽而刺之病在于三陰必俟其氣在陰分而刺之陰分者少陰之分少陰乃三陰之主也衛氣晝行于三陽夜行于五臟共計行五十周應天運環轉于地之外晝夜止行二十五周此氣之有徐馱矣若夫大會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行于伏衝其行九日上出于缺盆其所行更遲矣經言衛氣慓悍滑疾而所行疾徐不同此皆出于理數之自然又非人之知力所能臆度也　王子律曰晝夜行于三陽乃在肌表氣分與晝夜循經而行大略相同經脈應地之經水抑水流速而氣行緩與

九宮八風篇第七十七

馬蒔曰內論九宮八風故名篇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乙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

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乙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乙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乙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乙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乙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

馬蒔曰此言太乙居九宮之日各有所忌也太乙者歲神也常以冬至之日居于坎方叶蟄之宮計有四十六日至次日乃第四十七日也則爲立春而居于艮方之天留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九十二日至次日乃第九十三日也則爲春分而居于震方之倉門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一百三十八日至次日乃一百三十九日也則爲立夏而居于巽方之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

計一百八十三日至次日乃一百八十四日也則爲夏至而居于離方之上天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二十九日至次日乃二百三十日也則爲立秋而居于坤方之元委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二百七十四日至次日乃二百七十五日也則爲秋分而居于兌方之倉果宮亦計四十六日連前共計三百二十一日至次日乃三百二十二日也則爲立冬而居于乾方之新洛宮亦計四十五日連前共計三百六十六計三百六十五日至次日乃來歲之冬至又居坎方之叶蟄宮矣其太乙所遊之日假如冬至居叶蟄之宮照圖數所在之日從一處至九冬至爲一立秋爲二春分爲三立夏爲四中央爲五立冬爲六秋分爲七立春爲八夏至爲九復反于冬至之一常如是輪之無已終而復始遇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此日有風雨則必歲美民安少病先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天必多雨後于所移之日而有風雨則民必多汗不唯是也太乙在冬至之日有變當占在君在春分之

日有變當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當占在吏在
秋分之日有變當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當占
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乙居東南西北中央五宮
之日所病者有大風折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之
宮與其分之貴賤如君相吏將民之謂也其風從
所居之鄉來如冬至來自北方春分來自東方之
謂是之謂實風也主生長以養萬物者或從其衝
後而來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
方而來夫是之謂虛風也主殺害以傷人者謹宜
審候此虛風而避之唯聖人避之如矢石所以邪
弗能害也又按本經歲露篇以太乙冬至居叶蟄
宮而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立春之日而風雨
從西方來者爲虛風則此篇所謂從後來者爲虛
風須知東以西與北爲後南以北與東爲後西以
東與南爲後北以南與西爲後也

立秋二元委西南方　秋分七倉果西方　立冬六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上天南方　招搖中央　冬至一叶蟄北方
立夏四陰洛東南方　春分三倉門東方　立春八天留東北方

盧艮侯曰此篇論太乙所居之宮徙遊之日以下應君民將相之安否也太乙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卽氣令所主之方月令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三氣謂之節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乃歲時之首也是以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本宮居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于天留之宮天留艮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倉門之宮倉門震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陰洛之宮陰洛巽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徙居于天宮天宮離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元委之宮元委坤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倉果之宮倉果兌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于新洛之宮新洛乾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四十六日復居于叶蟄之宮是明歲之冬至矣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此太乙一歲所居之宮也數所在日者以所在之宮數至九日而復反于本宮也如居叶蟄之宮則從叶蟄之一處一日而至天宮五日而至倉門三日而至陰洛四日而至天留二

而至中宮六日而至元委七日而至倉果八日而至新洛九日而復反于叶蟄之宮如居天留之宮卽從天留數至九日而復反于天留也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風雨者天地陰陽之和氣是以太乙移宮之日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本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如先期而風雨主多雨水多汗當作多旱後期而風雨則多旱燥此太乙出遊之第一日卽移宮之第四十七日也二至二分乃陰陽離合之候中宮乃占八風之時是以遁居本宮之第一日有變則占在君民將相也疾風折木揚沙暴戾之變氣也實風者春之東風夏之南風秋之西風冬之北風春夏交之東南風秋冬交之西北風此天地四時之正氣故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者如冬至從南西二方而來春分從西北二方而來是爲虛鄉不正之風主傷人而殺害萬物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日避者太乙出遊之一日也此太乙日遊于九宮也　倪仲玉曰坎宮名叶蟄者冬令主蟄封藏至一陽初動之時蟄

蟲始振故名曰叶蟄艮宮名天留者艮爲山止而不動因以爲名震宮名倉門者倉藏也天地萬物之氣收藏至東方春令而始震動開闢故名倉門巽宮名陰洛者洛書以二四爲肩巽宮位居東南而主四月因以爲名離宮名天宮者日月麗天主離明在上之象因以爲名坤宮名元委者坤爲地元幽遠也委隨順也地道幽遠柔順是以名之兌宮名倉果者果實也萬物至秋而收藏成實是以名之乾宮名新洛者新始也洛書戴九履一乃乾之始也此九宮之位應于八方四時各隨時而命名也

是故太乙徙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

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馬蒔曰此又言朝八風可以占吉凶也南方屬火主于熱人之心應之通于脈故風從南方來者名曰大弱風其傷人內舍于心而外在于脈其氣主于爲病之熱也西方屬金主于燥人之肺應之通于皮膚故風從西方來者名曰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肺而外在于皮膚其氣主于爲病之燥也北方屬水主于寒人之腎應之通于骨故風從北方來者名曰大剛風其傷人內舍于腎而外在于骨及

肩背內之膂筋其氣主于爲病之寒也東方屬木主于風濕人之肝應之通于筋紐其氣主于爲病之風濕也夫東方主風而曰濕病者以風爲嬰兒其氣尚柔而不能勝濕故也其從西南方來者爲謀風主傷于脾而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東南方來者爲弱風以辰主于土也內傷于胃而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西北方來者爲折風內傷于小腸而外在手太陽之脈東北方來者爲凶風內傷于大腸而外在兩脇旁骨下及肢節以大腸與別腑

不同皆能受傷者也此八風者皆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卽虛之鄉來也如立冬而風從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西方來立春而風從北方東方來立夏而風從北方東方來者是也三虛者據素問刺法本病二篇則以人憂愁思慮傷心及汗出于心驚而奪精爲人二虛遇司天失守爲天之虛爲三虛據後歲露論以乘年之虛爲一虛卽司天失守是也逢月之虛爲一虛卽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是也失時之和爲一虛卽春應煖而反寒

之盛是也據此篇其人已虛其風又虛其歲又虛是謂三虛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矣假如人實歲實而風虛則止爲淋露寒熱蓋人爲露所淋必發爲寒熱也或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病故聖人避此虛邪之風如避矢石若有三虛而爲邪風偏中之則又爲擊仆爲偏枯矣擊仆者如擊之而仆暈也偏枯者或左或右偏枯也

盧良侯曰太乙出遊之第五日立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八風者四正四維之風也人之五臟

生于五方五行內合六腑外合于皮脉肉筋骨是以八方不正之風由內傷臟腑外病形身此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也如居叶蟄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南西二方而來如居倉門之宮而出遊之第五日風從西北二方而來數所在日而來不正之風皆謂之虛風也三虛者乘年之虛逢月之虛失時之和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者止傷于虛風也淋露寒熱者汗出而爲寒爲熱也犯其雨濕之地則風濕相搏而爲痿其有三

虛而偏中于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　俔仲玉曰重言聖人避風如避矢石者上節謂避太乙出遊之第一日此避太乙立于中宮所朝之八風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十二　九鍼論篇第七十八　歲露論篇第七十九　大惑論篇第八十　癰疽篇第八十一

藝術典第八十八卷

醫部彙考六十八

黃帝靈樞經二十二

九鍼論篇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

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臟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臟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圓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圓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

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爲癰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痹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蚊虻且圓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

豫靜以徐往徵以久留正氣固之眞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痹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痹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其爲之治鍼令小大如鋌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二曰鍉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圓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

痹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寤同悟鍉音時深內之內同納）

馬蒔曰此言九鍼所以應天地之數而詳其大小長短之法也夫九鍼者應天地之大數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四時五以法五音六以法六律七以法七星八以法八風九以法九野正以聖人起天地之數一以至九故分天下爲九野若九而九之則爲八十一乃黃鍾之數亦然也以鍼應數故制之爲九鍼耳第一鍼應天蓋天屬陽而五臟應天者惟肺肺爲五臟之華蓋皮則爲肺之合乃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者其頭大象天之陽也其末銳令無得深入而使陽氣出也故下文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其頭雖大其近末約寸半許而漸銳之計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者用之正以出陽氣也第二鍼應地夫地爲上人之應上者惟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雖筩其末則圓令無得傷肉分則邪得竭故下文二曰圓鍼取法

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之氣也第三鍼應人大夫人所以成其身而得生者唯血脉故爲之治鍼者其身則大其末則圓令可以按脉而勿陷以致復其正氣令邪氣獨出耳故下文三曰鍉鍼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氣之出也第四鍼應四時也四時有八風而客於經絡中乃爲癰病癰者留也痼病也故爲之治鍼者必筩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瀉其熱出其血而使痼病之得竭故下文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其末則鋒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也第五鍼應五音夫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爲病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故爲之治鍼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膿也故下文五曰鈹鍼取法於劒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相爭者也第六鍼應六律夫六律所以調陰陽四時而合於人身十二經脉令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痹故爲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如氂且圓且銳其中身則微大所以取

此暴氣也故下文六曰圓利鍼取法於氂鍼其末微大其身反小令可深納其鍼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第七鍼應七星蓋天有七星人有七竅爲邪之所客則舍於經絡而爲痛痹故爲之治鍼者令尖如蚊虻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則正氣因之而復其眞邪雖俱往以出鍼而可以養其正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第八鍼應八風蓋人之手足各有股肱關節計八今八正之虛風卽八風以傷人則內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痹故爲之治鍼者必長其身鋒其末而可以取深遠之痹故下文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正主於取深遠之邪痹也第九鍼應九野夫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淫邪流泆於身如風水狀不能通於機關大節故爲之治鍼者令小其狀可大如鋌其鋒微圓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故下文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圓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

張志聰曰此篇論九鍼之大道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於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於鍼天地人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三之而成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焉肺屬金而位尊高爲臟腑之蓋故應天者肺脾屬土而外主肌肉故應土者脾血脈者人之神氣也故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經絡出於四肢以應歲之十二月故合於四時八風七竅在上故應天之七星骨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

野者在天爲分野在地爲九州在人爲頭首膺喉手足腰脊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此鍼道通於天地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人之血氣少有留滯則爲痹爲癰是以九鍼皆取氣取痹取癰

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脅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脅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

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日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

馬蒔曰此言身形之應九野而天忌乃所當知也人之左脅應春分而乙卯日屬木居左故應之右脅應秋分而辛酉日屬金居右故應之膺喉首頭應夏至而丙丁日屬火居南故應之腰尻下竅應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於左足應立春戊寅己丑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寅丑則居東北方也右足應立冬戊戌己亥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戌亥則應西北方也左手應立夏戊辰己巳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辰巳則應東南方也右手應立秋戊申己未日應之蓋戊己主土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腑與腸下之脾肝腎三藏應於中州乃大禁者也蓋大禁在諸戊己之日而太乙所在之日卽如冬至居叶蟄立春居天苗春分居倉門立夏居陰洛之

類是也亦宜禁之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則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苟欲治之無以其所值之日治而潰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張志聰曰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蓋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臟皆上通於天氣是以身形應九野而合於天之四時八節也手足之主戊己者土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膺喉頭首應夏至者身半以上爲陽也腰尻以下應冬至者身半以下爲陰也丙午屬火故主夏壬子屬水故主冬脊主外內出入之

樞故主春秋二分蓋春主陽氣上而陰氣下秋主陰氣上而陽氣下也乙卯屬木主於東方故其日乙卯辛酉屬金主於西方故其日辛酉六腑膈下三藏居形身之中而在下故應地之中州太乙所在之日謂移宮出遊之一日井立中宮之日也八正者八方之正位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所直之日謂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是謂天忌日也　王子律曰按遁甲經云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故爲天忌　盧艮侯曰肺應天心應日故止膈下之三藏應地　倪仲玉曰氣從下而上故左足應立春右足應立冬者氣復歸於下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脉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

馬蒔曰此言病有形志之苦樂不同而治之者亦異也形在外志在內有等外形雖樂而內志則苦

故志屬於心心合於脉所以病在於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有等外形不樂而內志則樂則筋以勞而傷所以病生於筋也當火熨導引治之有等外形既樂而內志亦樂則血氣凝滯病生於肉當以鍼石治之有等外形既苦而內志亦苦則血氣枯焦病生於咽嗌當以甘和之藥治之有等形受勞苦數被驚恐筋與血脉皆不相通則病生爲不仁不仁者痛癢不知也當按摩酒藥兼用之是皆五形五志之受病者如此

張志聰曰此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志有偏苦偏樂之異故治法亦宜守一勿失也夫富貴之人形樂志苦村野之人形苦志樂形樂者四體不運則血氣留滯故當治之以灸刺而通血脉形苦者勞其筋骨故當治之以熨引以舒其筋形樂志樂則心廣體胖故當治之鍼石以疎其氣志者心之所發也咽乃胃脘之門而胃主肌形喝當作鬲鬲骭也乃蔽心之骨而內應於心臟故形志皆苦者病生於咽鬲此病在不足故當調之以甘

藥也驚傷心肝恐則傷腎是以形數驚恐則筋脈不通榮氣不行則爲不仁此病因於內故當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

五臟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氣爲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爲噫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陽明陽明絡於心故上走心爲噫也本經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夫曰心爲噫又曰寒氣轉於胃正以心氣主噫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轉耳至於本經經脈篇論脾之爲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爲欬故肺主於欬也又曰肝在聲爲呼而此曰語者彼言聲而此言病也吞者食咽也然病時氣亦能吞也欠者張口轉氣也本經口問篇黃帝問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半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

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

張志聰曰此以下明乎九鍼之道更當知五運六氣之微合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經脉也噫者中焦之逆氣本經曰陰陽上下相引故數欠當瀉足少陰補足太陽蓋腎氣上逆欲引而下則爲欠六腑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

馬蒔曰此言六腑之氣爲病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曰膽爲怒者以肝與膽爲表裏也胃爲氣逆爲噦者蓋胃爲水穀之海惟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井相逆而復出於胃故爲噦大腸小腸爲泄者蓋大腸爲傳道之腑小腸爲受盛之腑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膀胱不約爲遺溺素問靈蘭祕典論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又脉

要精微論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今膀胱之氣不足而不能藏故爲遺溺如此也下焦溢爲水此下焦者卽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下焦之氣不足故汎溢而爲水病耳

王子律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氣逆則爲怒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反溢而爲水病矣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

馬蒔曰此言五味之入五臟也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以次傳下　王子律曰淡附於甘故淡入胃

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臟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精氣并於所虛之臟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腎在志爲恐今肝虛而餘臟精氣得以并之則爲憂夫在志

爲怒而此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心虛而餘
臟精氣得以并之則爲喜蓋喜者固其所志而太
過於喜則爲病也肺虛而餘臟精氣得以并之則
爲悲夫在志爲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爲悲也腎
虛而餘臟精氣得以并之則爲恐脾虛而餘臟精
氣得以并之則爲畏夫在志爲思而此曰畏以過
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臟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王子律曰肺在志多憂精氣并於肝則憂者所勝
之氣乘之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臟精氣并之故
喜經云神有餘則笑不休是也精氣并於肺則肺
舉而液上溢液上溢則泣出而悲腎在志爲恐五
精氣并之其間有所勝之氣乘之所不勝侮之故
恐土氣灌於四臟而四臟之精氣反并於脾故畏
此因臟氣虛而餘臟之精氣并之皆爲病也陰陽
應象論曰心在志爲喜喜傷心腎在志爲恐恐傷
腎乃有餘而爲病過猶不及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臟
氣所惡者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所惡之邪也肝屬厥陰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脈故惡熱肺屬手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其性喜燥故惡濕

王子律曰肝惡風心惡熱脾惡濕惡本氣之勝肺爲清金故惡寒腎爲水臟故喜潤而惡燥蓋五行之道制生則化故各有所欲而各有所惡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液也

王子律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受水穀之津液淖注於外竅是爲五液津液奉心神化赤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故心主汗鼻乃肺之竅目乃肝之竅口乃脾之竅三臟之液各出於本竅而爲涕爲淚爲涎也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腎之液從任脈上出於舌下故腎主唾又云腎爲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液復入心爲血入

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自入爲唾故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此謂腎臟之液也

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

王子律曰勞謂太過也夫四體不勞則血氣不行而爲病是以上古之人形勞而不倦蓋不可久而太過也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腰腎脛膝故傷骨行走罷極則傷筋是五勞而傷五臟所主之形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

馬蒔曰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

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
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王子律曰酸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血氣肉筋骨
五臟之所生也是以五味各自走其道
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
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
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馬蒔曰此言五味之有五裁卽上節之義也
王子律曰裁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
口內養五臟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
於冬陰病發於夏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病有所發也腎爲少陰主於
骨脾爲太陰主於肉故陰分之病發於骨肉心爲
牡臟主於血故陽分之病發於血此則以五臟所
主言陽虛不能勝陰故陰病發於冬陰虛不能勝
陽故陰病發於夏此則以五臟之時言也
王子律曰腎爲陰臟在體爲骨故陰病發於骨心

爲陽臟在體爲脈故陽病發於血脾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故陰病發於肉卽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蓋因本氣自逆而發病也肝爲牡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爲痿厥故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牝臟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痎瘧故肺臟之陰病發於夏故言五臟發病有因所生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自逆而爲病者以五臟錯綜而論之皆能爲病者也

五邪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痼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

馬蒔曰此言五邪之爲病也邪氣不入於陰而入於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血痹宣明五氣論曰搏陽則爲癲疾而此曰邪入於陽轉則爲癲疾則癲當爲巔正以陽氣上升故頂巔有疾如頭痛眩暈等證也宣明五氣論曰搏陰則爲痼而此曰邪入於陰

轉則爲瘖正以陰爲邪傷則營氣不足而爲瘖也此曰陰陽者亦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之於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於陽則其病也多怒是乃五邪爲病也

王子律曰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詈罵不避親疎也痹者閉也痛也邪入於陰閉而不行則留著而爲痹痛矣夫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痹癲乃重陰邪入於陽轉入於陰則爲癲疾矣夫心主言由腎間之動氣而後發邪入於腎臟之陰轉入於心臟之陽則爲瘖矣陽分之邪而入於陰則病者靜陰分之邪而出於陽則善怒上節論五臟之氣自傷此論五臟爲邪所病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馬蒔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藏之神也按本經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

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藏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

馬蒔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按素問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是之謂五主也

王子律曰上節論五臟內藏之神此論五臟外合之形

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

惡去聲

馬蒔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有其數也按素問血氣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又曰刺陽明出血氣惡太陽出血惡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厥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也其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者則惡出之也

王子律曰此與五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惡

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

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馬蒔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表裏也胃與脾膽與肝膀胱與腎各爲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大腸與肺三焦與心包絡小腸與心各爲表裏乃手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足而行也曰手者以其井榮俞經合等穴自手而行也血氣形志論末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瀉有餘補不足蓋言必先去其本經受病之血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脾欲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瀉之也

張志聰曰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六氣合於手足十二經脈六藏六腑蓋鍼有九九人有九九地有九九皆上通於天之六六也

歲露論篇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膺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

馬蒔曰此言瘧之所發而有晏有早也帝以瘧所發之時或早或晏爲疑伯言風寒等邪初時感於風府係督脉經穴其邪自項循脊膂而下行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又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頭轉行後項大會於督脉之風府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大椎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於脊背也至於日作早者何哉正以衛氣之行於風府始時邪氣隨腠理而入者日下一節至二十二日則入於脊內以注於伏衝之脉由是循伏膂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上行而早也

張志聰曰全篇大義論衛氣充行於皮膚肌腠爲人身形之外衛晝行陽夜行陰應天運之開闔一日一夜太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於伏衝之脉其行九日上出於缺盆瘧者暑邪藏於肌膚至秋時陰氣外出陰與陽遇寒與熱

爭邪正相持而發爲瘧也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節之腠理邪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伏衝者衝脉伏行背裏爲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下從內而上環轉一周應天道也

至其內搏於五臟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瘧積而作焉

馬蒔曰此言瘧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有早晏不出於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於每日發之而次日發者謂之間日而發也正以邪氣內搏於五臟橫連於募原其道路遠其邪氣深其所出而行者遲不與衛氣俱行而皆出故不能日發而次日乃發也

張志聰曰內搏五臟者邪留於五臟之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不能與衛氣俱行而外出故不能日作而間日乃作也此言衛氣夜行於陰也

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

馬蒔曰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發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而日下一節固宜邪之所發者必從風府而出也然有不當於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如瘧論所謂衛氣之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氣之所出與邪氣合則必開腠理而病發信乎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豈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張志聰曰此明衛氣出缺盆中其氣上行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明日日下一節矣蓋歲有三百六十日而氣盈五日九百四十分則一月該盈四百九十五分是出於缺盆之第九日行一日一夜正朔日之平旦而大會於風府也其明日日下一節則邪與衛氣亦會於下節而不會於風府矣蓋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開則邪循脊而下入與

衛氣相遇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謂衛氣日下所舍之節則其府也故曰常大會於風府常者謂一歲之中常十二大會於風府也大會者與督脉相會蓋始於風府其日下所舍之節卽其府也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依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馬蒔曰此言風證與瘧證相似然風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風本相似同類然風證常在而瘧則有時而休此所以可疑也伯言風氣客於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而無作止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沈而內薄故必同衛氣之應而瘧始作也

張志聰曰風乃天之陽邪故留於表陽之分瘧乃風寒暑濕之邪主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經絡之出入沈以內搏與衛氣相應乃作蓋衛氣隨經絡交相逆順而行者也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

馬蒔曰此言賊風之中人不必以時其感之暴而發之遲非如八正虛邪之有時也有等賊風之邪氣雖能傷人而非由於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

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徙於中宮乃朝八風占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云云者是也故言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腠理開而入其入深而內極病所以病人者至猝而暴及因其閉也入淺以留故病之所發者持遲以緩耳

張志聰曰此言邪氣必因其開而入深也四時有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暑風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然

賊風邪氣之中人也蓋因人氣之虛實開闔而入有淺深不因寒暑之開閉也

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膽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亦有時也上文言賊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此節則言感之者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而猝然病者正以平居之際其腠理開閉緩急亦有時也人與天地日月本相參相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於西人氣血積於身而凡肌肉皮膚毛髮腠理皆充密堅郄雖煙垢亦

內著之故雖遇賊風其入則淺而不深也至於月郭既空則海水盛於東人之氣血亦空虛凡衛氣形體肌肉皮膚腠理臟理皆減去縱薄雖煙垢亦落故一遇賊風其入既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有時遇之然豈如八正虛風與八節相應者哉

張志聰曰此承上文明人氣之虛實開闔應天時之盛衰人與天地日月相應也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開闔日麗天而遶地一周衛氣從風府而下至骶骨注衝脈而上出缺盆應一月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水之消長月郭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盈昃虧於西則滿於東月生於西故從西而盛於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故曰焦理煙垢者火土之餘三焦

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煙垢落謂肌肉減腠理開則肌腠之氣亦消散也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夫衛氣去者去形身而內入於伏衝之脈也二十二日入於內注於伏衝其行九日復出於缺盆其氣上行是每月朔旦復出於形身復會於風府也故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夫月晦初蘇曰朔謂衛氣至朔日始行於陽而大會於風府也此衛氣之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者也　王子律曰海水初

八起汐十五大潮念三落汐是以衛氣應月滿而盛至念三而去形也

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暴病死者以其遇三虛不得三實也乘年之衰者卽素問刺法本病二篇所謂司天失守也逢月之空者卽上節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云云也失時之和者卽春應煖而反寒之類也有此三虛而賊風傷之則暴病而死矣三實反是然此乃一人之所病也至於衆人同病者下文詳之

張志聰曰逢年之虛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衞氣與天地日月相參應是年之虛月之空時之違和皆主衞氣失常蓋衞氣者衞外而爲固也衞氣虛則腠理疎而邪氣直入於內故爲暴病卒死夫三虛三實民所共由帝曰此一夫之論者謂虛邪賊風人逢之則中非比下文之衝風能傷天下人者也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塞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

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馬蒔曰此詳言八正之候感於冬至而重感於立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蟄之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民或中之則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於立春則陽氣大發而腠理正開又値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爲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爲後東方以西爲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脈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乙居於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露也大抵歲之賊

風有多少則民病之多少死生係之矣

張志聰曰八正者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冬至子之半其氣始蒙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卽發立春時陽氣大發腠理開而立春之日又逢西方來之衝風兩邪相搏則經脉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露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民安少病如風雨不時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

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羅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羅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戝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瘅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馬蒔曰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有所占也

張志聰曰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人生于寅也二月丑不風者又常以冬至之日太一始居叶蟄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建于之月爲歲首天開于子也三月主辰三月戌不溫者辰與戌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在六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戌不溫四月巳不暑蓋或從六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十月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時也天干始于甲地支

始于子如子午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蓋四時主客之氣三陰三陽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應一歲之四時者日日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天會也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揚沙故國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諸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露故民有死亡也

大惑論篇第八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considered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

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爲之精其精之精並同睛所中之中音重比去聲）

馬蒔曰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也惑者眩惑也帝之所言形容精神惑亂之義盡矣然此氣卒然而然殆不可測伯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收故以之而惑然惑本於心心主五臟六腑五臟六腑通於目目見非常之處而心遂以惑耳蓋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睛睛之窠爲眼腎主骨骨之精爲瞳子肝主筋筋之精爲黑眼心主血血之精爲絡所以絡其窠也肺主氣氣之精爲白眼脾主肉肉之精

爲約束所以裹撚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脉相
并則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又
因逢其身之虛則邪入深卽隨眼系以入於腦由
是腦因邪而轉動至於牽引目系而急惟目系急
則目遂眩以轉其睛自斜不相比並精氣自散視
物岐一爲二而爲惑也何也目爲五臟六腑之精
營衛魂魄之所常逼神氣之所內生今神勞則魂
魄散志意亂是以不免於惑也且此目者有陰陽
之義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必陰

陽相合而傳斯精且明今見物岐一爲二則陰陽
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況此目者固爲五臟六腑
之精而實統之於心是目眞爲心之所使也惟心
爲神之所舍今心之神精旣亂而目自不能轉故
卒然見非常之處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惑之
所由然也今帝上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惑眩亂也精
處乎
張志聰曰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惑眩亂也精
精明也藏也眼者瞳子黑白之總名也骨之精

爲瞳子腎之精也筋之精爲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爲絡心之精也窠氣之精爲白眼肺之精也約束者目之上下綱肌肉之睛爲約束脾之精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心主包絡之精也包絡之精與脉并爲目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諸脉皆上系於目會於腦出於項此脉系從下而上從前而後也若邪中於項則隨眼系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比周密也邪其精其精爲邪所中則不相比密而精散矣精散則視岐而見兩物矣夫心藏神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此五臟所藏之神志也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故陰陽相合傳於目而爲精明也夫心者五臟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心之榮也故目乃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則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于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

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聞者爲迷甚者爲惑

馬蒔曰此承上文而明惑本於心必始迷而繼惑也伯又言惑起於心必先有喜怒而又猝然感於外物故精氣亂目視誤而遂至於惑耳俟其神氣既定乃復如初也大凡人情始有所聞則迷而不寤繼則惑而不已矣

張志聰曰夫火之精爲神水之精爲精精精上傳於神共湊於目而爲精明若神感於精則精氣亂而爲惑矣按此篇總結九鍼之道貴在得神能存乎精氣神者可無惑於天下所以修身養生治國治民總在調養精氣神三者是以內經素問首論上古天眞末結解精微論所以修身養生也本經首論九鍼末結大惑癰疽所以治國治民也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馬蒔曰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論惑而遂及善忘以

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餘故腸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心肺虛則營衛之氣留於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時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張志聰曰本篇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又曰養神者必知營衛血氣之盛衰故此以下復論營衛之行所當詳審者也夫營衛生於中焦之陽明運行於形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眞元生於下焦精水之中上通於心肺環轉於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腸胃實而心肺虛矣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飢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馬蒔曰此言人之善飢而不嗜食也夫善飢者宜嗜食今善飢而不嗜食者正以精氣并之於脾而

熱氣留之於胃胃熱則消穀故善飢也然胃氣逆上於上脘則其中脘當冷故胃不開而不嗜食也張志聰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精氣并於脾則脾家實而不能爲胃轉輸則熱氣留於胃而消穀善飢矣夫穀入於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清者爲榮濁者爲衛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上焦之胷中胃氣逆上者胃之悍氣上衝於頭而走空竅蓋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榮衛大氣留而不行胃之逆氣反上衝於頭而別走陽明矣胃脘者胃之上脘大氣不行則上焦虛而胃脘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馬蒔曰此言病之所以不得臥也人病不得臥者

正以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則陽氣滿而陽蹻盛故不得入於陰也陰氣虛所以目不得瞑耳張志聰曰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於足之外踝循脅上肩髆從口吻至目內眥與陽蹻會於睛明衛氣行陽二十五周下行陰分而復會於目行陰亦二十五周而復會於目是以衛氣出於陽則目張而寤入於陰則目瞑而臥放衛氣留於陽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多臥者正以人之腸胃大而皮膚濕分肉不解也惟腸胃大則衛氣久留而不得出皮膚濕而分肉不解則衛氣之出於身者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經陽經之氣既盡則臥夜行於陰經陰經之氣既盡則寤今腸胃大而衛氣之留於內者久皮膚濕分肉不解而衛氣之行於外者遲所以閉目而多臥也張志聰曰衛氣外行於肌肉之文理內行於腸胃之募原分肉者肌肉之腠理其人腸胃大則衛氣行於陰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出於陽而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而多臥矣腸胃小則衛氣周於陰也速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行於陽也久故少瞑焉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陽氣盡則入於陰而臥陰氣盡則出於陽而寤如留於陰久則多臥留於陽久則少瞑焉

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膲上膲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久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

馬蒔曰此言人之所以猝然多臥也十二經爲常經而陰陽二蹻爲非常經故帝云然然有等猝然多臥者必有出於二蹻之外伯言上焦者乃宗氣之所積惟邪氣客於上焦閉而不通及已食與飲之後則愈閉矣其衛氣久留於下焦而不得上升以出故衛氣不出則不精明而猝然多臥也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留於下而不行於上則卒然多臥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也非常經者非日行於陽夜行於陰之經常出入此因邪氣留於上焦則上焦不通飲食於胃則中焦滿實致衛氣下留於陰不能上行於陽故卒然多臥也

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臟腑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瀉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馬蒔曰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善忘已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爲病也治之者必有其法或臟或腑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蓋凡有病皆可以稱爲過而自善忘已下非重大

之病故謂小過其邪氣盛則瀉之正氣虛則補之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鍼論形樂志苦病生於脈等義及素問血氣形氣論亦云然則此乃其病本所生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刺之耳

張志聰曰先其臟腑者先調其五臟六腑之精氣醪醴以取之蓋志者精神魂魄志意也形者榮衛血氣之所榮也故志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癰疽篇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瀉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

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脉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莫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脉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脉敗漏熏於五臟臟傷故死矣

馬蒔曰此詳言癰疽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化爲精微之氣其宗氣出於上焦出喉嚨司呼吸以行於十二經隧之中上谿谷而滲孫脉內則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而後注於絡脉絡脉皆滿而後注於經脉陰陽諸經此血張之皆因呼吸而爲之行一如宗氣之所行也共行有經有紀周之於身有道有里與天同行而不得休止須知切而調之其實者則從虛之法

以去其實所以瀉則不足而爲虛也蓋疾去其鋮則邪氣減矣若久留其鋮先後如一斯則從實之法以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氣已調形氣乃持故凡血氣平否余已知之但癰疽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遠近殆未可以輕度也伯言經脉流行不止誠與天地同度合紀者也故天宿失度則日月爲之薄蝕地經失紀則水道爲之流溢草莫爲之不殖徑路爲之不通而民不能往來雖巷聚邑居之中似乎別離異處矣況人身之血氣乎惟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澁不通衛氣歸於內而不得復反於外故癰疽乃生試以其始終言之其始寒化爲熱熱勝則肉腐由是肉之內有筋筋之內有髓者皆因肉腐則爲膿而爛筋傷骨消髓相因而至矣若不得骨空以瀉之所以血枯空虛筋骨肌肉不相榮澤經脉敗漏五臟俱傷而死期至矣

張志聰曰此篇歸結首篇之義蓋人之血氣流行與天地相參日月相應晝夜循環之無端也一息

不運則滯而爲癰故聖人立九鍼之法以治也癰腫者榮血留泣不行則衞氣亦還轉而不得復反其故道也骨空節之交也癰腫不當骨空之處則骨中邪熱不得泄瀉矣血枯而經脉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矣經脉外絡形身內屬臟腑經脉敗漏則熏於五臟臟傷故死矣

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瀉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瀉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馬蒔曰此言猛疽之勢急而有瀉之之法也

張志聰曰猛疽發於嗌中嗌乃呼吸出入之門其勢甚猛若塞而呼吸不通不待半日而死矣嗌乃肺之上管肺腎上下交通豕乃水畜冷飲豕膏者使熱毒從下而出也

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前傷任脉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馬蒔曰此言天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若治之緩則死也

張志聰曰頸乃手足少陽陽明血氣循行之部分故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液淵液乃足少陽膽經穴在腋下三寸蓋從外而將入於內也任脈居陽明少陽四脈之中故前傷任脈內熏肝肺此在外腑經之毒內熏於臟故至十餘日而死

陽氣大發消腦髓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

馬蒔曰此言腦爍之有死徵也

張志聰曰陽氣大發者三陽之氣并發也三陽者太陽也太陽經脈入於腦出於項故發於項名曰腦爍此盛陽之氣消爍腦髓也夫心爲陽中之太陽心與太陽標本相合心氣受鬱故其色不樂若煩心者腑毒干臟死不可治矣

發於肩及膺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臟癰發四五日逞滿之

馬蒔曰此言疵癰之當急治也

張志聰曰肩膺乃肺臟之部分故令人汗出至足此癰浮淺如疵在皮毛而不害五臟故速滿灸則

毒隨氣而散矣　姚士因曰火氣能消肺金之毒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馬蒔曰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張志聰曰腋下亦肺臟之部分米者言其小也治之以砭石者癰亦浮淺也毒氣在於皮膚之間六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裹之者使毒氣外泄也夫癰發於腑部者反熏臟而死發於臟部者易已此皆淺深內外之別

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纓急治之

馬蒔曰此言馬刀挾纓之證當急治之也

張志聰曰癰在膺腋之間堅而不潰者此爲馬刀挾纓足陽明之證也故宜急治之以保胃氣

發於胷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馬蒔曰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胷者膻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於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於腹而傷陽明胃氣胃

氣傷則七日死矣

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菰蘵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

馬蒔曰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膿也穀木名菰蘵卽栝蔞也

張志聰曰膺乃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疽發於此其狀如穀實菰蘵者如米穀如栝蔞之子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厥陰從少陽之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死後出膿者謂至將死之候然後出膿而死此卽乳岩石癰之證也夫寒熱者厥陰陽明之氣病也如穀實菰蘵者肝藏胃腑之鬱毒留於脈絡之間卽如鼠瘻寒熱之毒其本在臟其末在脈故不易消而亦不卽發也至十年之久臟腑之氣將衰則毒氣發而潰爛死矣

發於脅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蕪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

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馬蒔曰此言女子有敗疵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

蔆蘘今之連蘘也同連蘘及草根各一升共二升煮汁以强飲之

張志聰曰脇在腋之下肺肝之部分也肺主氣肝主血女子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此因氣血不調而生故爲女子之病宜如治大癰之法以灸之則不至爛筋傷骨蔆乃水草蘘連蘘各剉煮一升强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乃已

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馬蒔曰此言股脛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發於股脛足少陰之毒也其狀不甚變者毒附於骨而不外發如癰狀也不急治之三十日死腎爲水臟月爲陰而應水故應月一周而死

發於尻名曰鋭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馬蒔曰此言鋭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尻乃足太陽之部分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亦應月而死夫腎與膀胱爲水藏水腑腎爲陰而主骨故癰膿搏骨而不外發腑爲陽而太陽之氣主於膚表故其狀赤堅而大夫陽毒起發於外而亦致死者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噫能知藏腑陰陽榮衛血氣表裏標本多能死中求生也

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

馬蒔曰此言赤施之當急治而生股內者之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股陰足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於陰部故名赤施六十水之成數十日陰數之終

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太陰厥陰之分也

發於膝名曰疵癘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

馬蒔曰此言疵癘之狀堅不可砭而柔則可砭也

張志聰曰膝者筋之會足少陽之分也色不變者

色與皮膚相同而不赤也其狀如大癰而色不變者毒在外內之間也蓋少陽主樞故其色狀如此而爲寒爲熱也如堅石者勿砭石之石之則死毒氣入於內也須其柔耎而石之者生毒氣出於外也少陽主樞可內而可外也蓋堅石者毒氣尚未透發柔則發於外矣故有外內死生之分焉

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

馬蒔曰此言癰疽之發於節者不分陰陽而皆死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爲陽內廉爲陰張志聰曰此論癰疽之發於背也節者脊之二十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也相應者內應於五藏也發於陽者發於三椎而內應於肺藏發於四椎而內應於心主包絡發於五椎而內應心藏也發於陰者發於七椎而內應於肝藏發於十一椎而內應於脾藏發於十四椎而內應於腎藏也百日之終也三十日月之終也

閔士先曰癰者壅也疽者阻也上古以癰疽所發

之處分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於背者曰發背發於臂者曰臂癰是以古今之命名各異焉凡癰疽發於節者乃骨空之處是邪熱所出之空非死徵也惟發四肢之內外廉者皆不治之死證

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馬蒔曰此言兔齧之當急治而否則害人也

張志聰曰兔乃陰類發於脛名曰兔齧者發於陰脛也其狀赤至骨者從外而內也故曰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猶言外賊之來害人也夫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下入內踝之後此邪客於衝脈之中則血泣不通如有兔齧之微腫也

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

馬蒔曰此言走緩之狀宜砭之而可以生也

張志聰曰此邪客於足少陰之脈而爲腫也夫癰疽之變有病因於內而毒走於外者有腫見於外

而毒氣走於內者此邪留於脈而不行故名曰走緩其狀若癰而色不赤也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越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腨內故當數石其輸去其邪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秉先天之水火故能爲寒爲熱也　余伯榮曰鼠瘻寒熱病也發於少陰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

馬蒔曰此言四淫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四淫者邪氣淫於左右之太少也少陽主初陽之生氣而發於腎藏太陽乃腎之腑而爲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

發於足旁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

馬蒔曰此言厲癰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此寒邪客於足陽明之脈而爲癰也足陽明之脈起於足大指次指之厲兌故發於足旁名曰厲癰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黑者水之氣色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寒淫而土敗矣　姚士

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於下焦故邪客於下其狀大癰陽明之氣生於中焦故邪客於下其狀不大蓋經絡傷而氣未傷也　閔士先曰初如小指發者謂初發如小指其狀腫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也衛氣歸之則圓而墳起矣發於足指名曰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

馬蒔曰此言脫癰有生死之辨而病勢不衰則當斬其指否則必至於死矣

張志聰曰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於外故曰脫癰謂從陰而脫出於陽也發於足指者發於足大指也動輸篇曰足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夫足少陰兼先天之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淫毒太盛故爲不治之死證不赤黑者其毒氣少衰故爲不死如癰腫不衰急斬去其指不則毒氣注於諸經之絡而死矣

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

經脉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衞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盛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艮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馬蒔曰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雖肉腐成膿而不內陷於骨故髓不爲枯五臟不爲傷疽則筋骨艮肉皆無餘而下陷於肌膚筋髓皆枯內連五臟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馬蒔曰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

張志聰曰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蓋人之血氣流行環轉出入而淫邪泮衍變易無常且氣秉有厚薄邪客有微甚是以死生成敗各不同焉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於喜怒不測飲食不節臟腑不和則留積而成者有

因於臟腑之寒熱而成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少有留滯則爲癰爲疽矣是以聖人立九鍼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回造化之功立數十萬言傳之竹帛利益後世使天下同歸生長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六十九

扁鵲難經一　上經

藝術典第八十九卷

醫部彙考六十九

扁鵲難經一

上經

滑壽曰此書固有類例但當如大學朱子分章以見記者之意則可不當以己之立類統經之篇章也今觀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始終長短度數奇經之行及病之吉凶也其間有云脈者非謂尺寸之脈乃經

隧之脈也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榮衛三焦臟腑腸胃之詳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乃人身資生之用八會爲熱病在內之氣穴也四十六七難言老幼寤寐以明氣血之盛衰言人面耐寒以見陰陽之走會四十八難至六十一難言診候病能臟腑積聚泄利傷寒雜病之別而繼之望聞問切醫之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言臟腑榮俞用針補瀉之法又全體之學所不可無者此記者以類相從始終之意備矣

經脈始從中焦流注之圖

關格覆溢之圖

尺 中動之脈以候陰之關陽之格覆之事也 寸

爲覆內關外格死	脈見九分而浮平過曰
太過減曰不及病入尺	太過減曰不及病上魚
脈見一寸而沉平過曰	爲溢外關內格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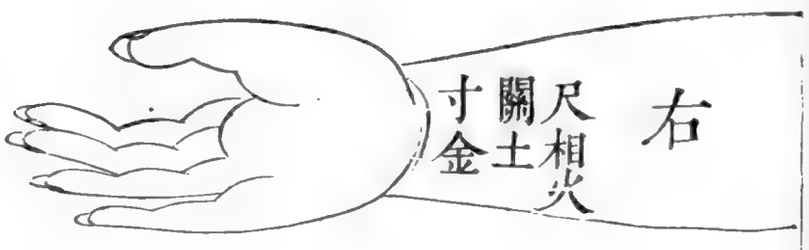
臟腑陰陽寒熱之圖

臟寒遲諸陰爲寒

腑熱數諸陽爲熱

色脈相勝相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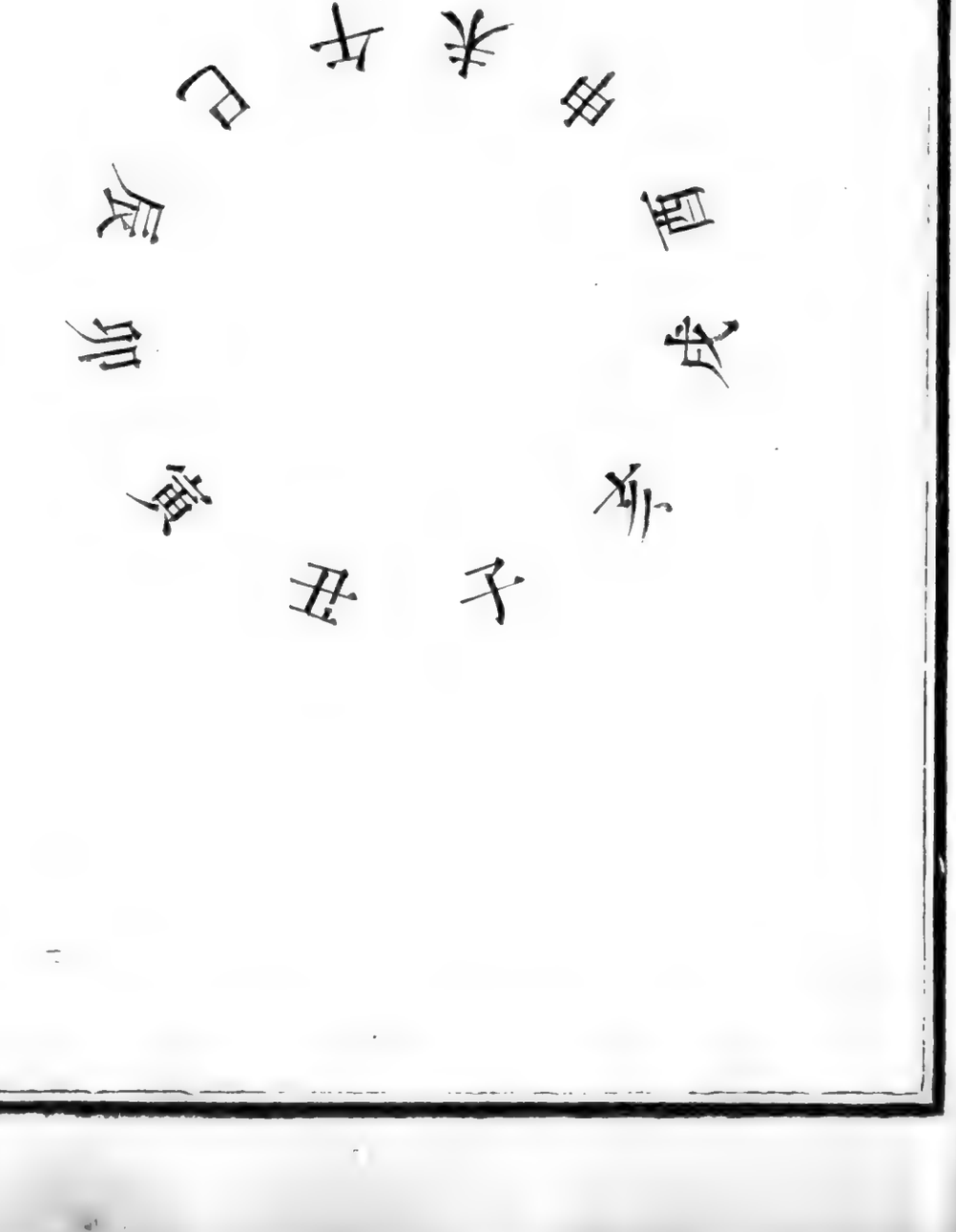
五行子母相生之圖



滑壽曰右寸手太陰陽明金生左尺足太陽少陰水太陽少陰水生左關足厥陰少陽木厥陰少陽木生左寸手太陽少陰火太陽少陰火通右尺手心主少陽火手心主少陽火生右關足太陰陽明土足太陰陽明土復生右寸手太陰陽明金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男女生於寅申之圖

嫁娶
受胎



虞氏曰經言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謂其父母之年會合於巳上男左行十月至寅而生女右行十月至申而生也故推命家言男一歲起丙寅女一歲起壬申難經不言起而言生謂生下已爲一歲矣壬丙二干水火也水火爲萬物之父母寅申二支金木也爲生物成實之終始木飽在申金飽在寅二氣自飽相配故用寅申也金生於巳巳與申合故女子取申木生於亥亥與寅合故男子取寅所以男年十歲順行在亥女年七歲逆行在亥

男子十六天癸至左行至巳巳者申之生氣女年十四天癸至右行亦在巳與男年同在本宮生氣之位陰陽相配成夫婦之道故有男女也上古天眞論曰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故能有子此之謂也

經云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清者體之上也陽也火也離中之一陰降故午後一陰生卽心之生血也故曰清氣爲榮濁者體之下也陰也水也坎中之一陽升故子後一陽生卽腎之生氣也故曰濁氣爲衛

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之謂也地之濁不升地之清能升爲六陽舉而使之上也云濁氣者總坎之體而言之

榮衛清濁升降之圖

離 ☲ 天之濁降也 坎 ☵ 地之清升也

天之清不降天之濁能降爲六陰驅而使之下也云清氣者總離之體而言之

肝肺色象浮沉之圖

木得水而浮

象 乙角也釋其微陽其意樂金

青 庚之柔吸其微陰行陰道多

肝得水而沉

金得水而沉

象 辛商也釋其微陰其意樂火

白 丙之柔婚而就火行陽道多

肺得水而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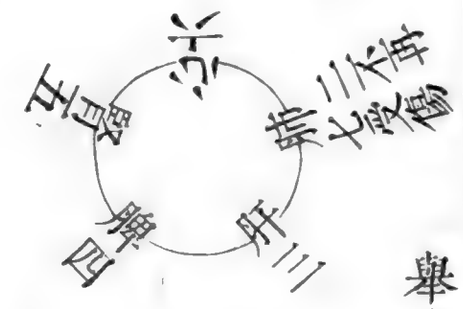
五臟聲色臭味液之圖

肝	呼	青	臊	酸	泣
心	言	赤	焦	苦	汗
脾	歌	黃	香	甘	涎
肺	哭	白	腥	辛	涕
腎	呻	黑	腐	鹹	唾

聲色臭味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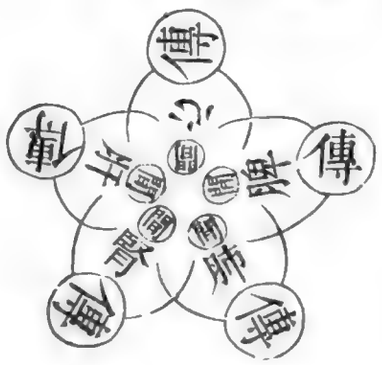
五行舉心爲例之圖

七傳傳者間臟傳所勝之圖



舉心爲例

間臟者傳所生



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是五臟各有所主也然而一臟之中又各有聲色臭味液五五二十有五五行錯綜之道也

手　足　陰　陽

太　陰　手　陽　明

陽　明　足　太　陰

榮　俞　剛　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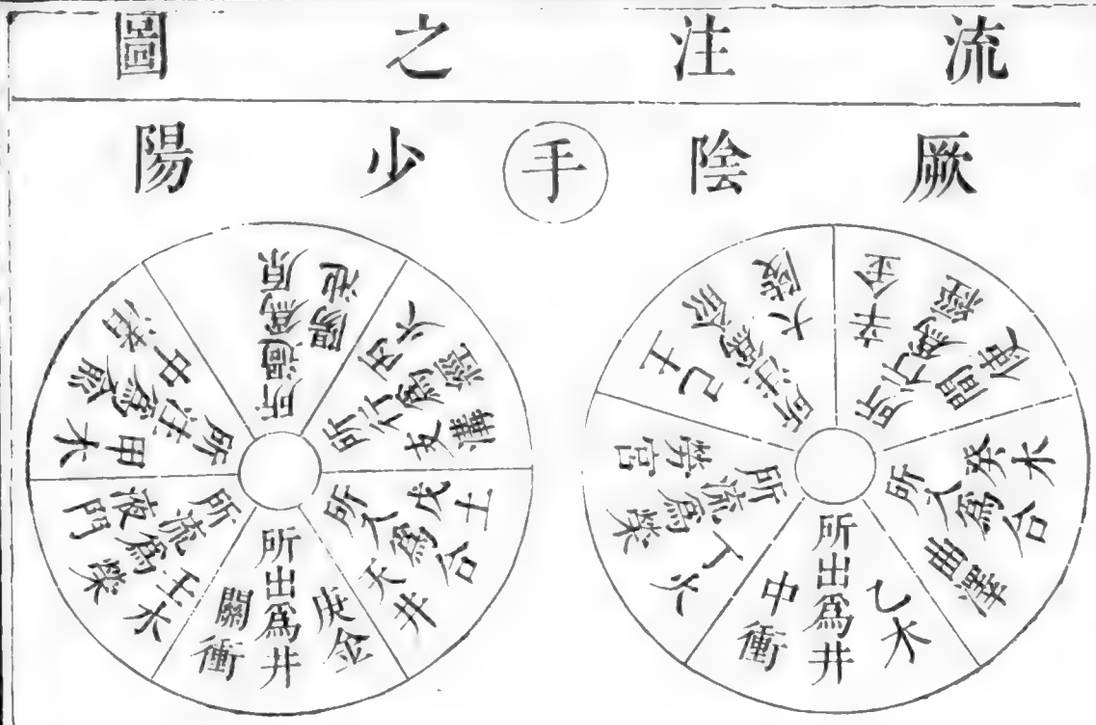
少　陰　手　太　陽

靈樞經脈篇云心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從心系上肺下出腋下臑內下肘抵掌後銳骨入掌內後廉循小指出其端此謂起于極泉終于少衝也而本輸篇又云心出于中衝溜于勞宮注于大陵行于間使入于曲澤凡皆包絡之五腧何也心君無爲而包絡代君行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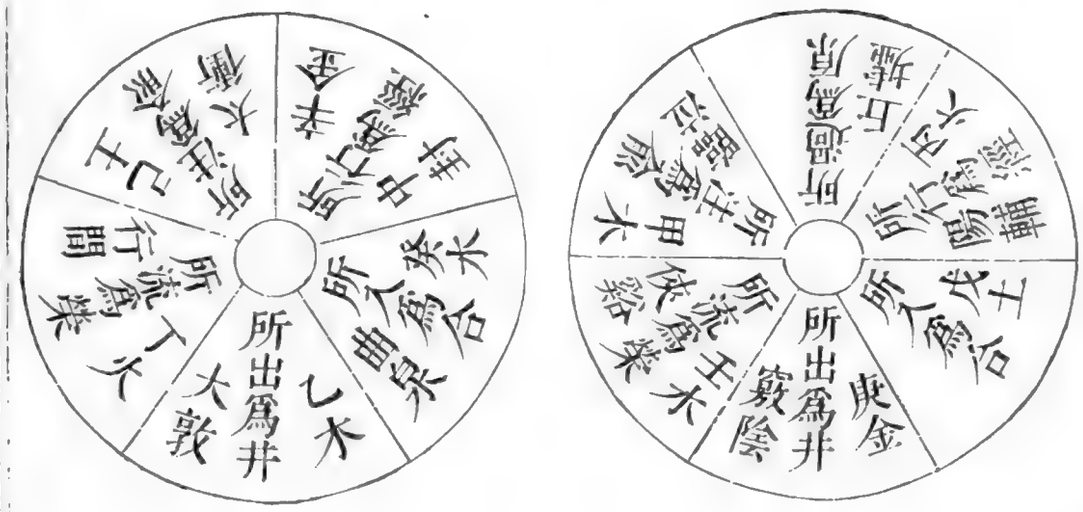
太　陽　足　少　陰

流注之圖

厥陰（手）少陽



少陽（足）厥陰



按難經圖繪舊本浮穴亥豕甚多其十二經流注之圖幷漏尤甚以訛承訛已非一日是使軒岐之道欲彰而彌晦也其可乎茲編稍爲正誤補遺亦以盡厥所知而已

一難曰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

滑壽曰十二經謂手足三陰三陽合爲十二經也手經則太陰肺陽明大腸少陰心太陽小腸厥陰心包少陽三焦也足經則太陰脾陽明胃少陰腎太陽膀胱厥陰肝少陽膽也皆有動脈者如手太陰脈動中府雲門天府俠白手陽明脈動合谷陽

谿手少陰脈動極泉手太陽脈動天牕手厥陰脈動勞宮手少陽脈動禾窌足太陰脈動箕門衝門足陽明脈動衝陽大迎人迎氣衝足少陰脈動大谿陰谷足太陽脈動委中足厥陰脈動太衝五里陰廉足少陽脈動下關聽會之類也謂之經者以榮衛之流行經常不息者而言謂之脈者以血理之分衰行體者而言也故經者徑也脈者陌也越人之意蓋謂凡此十二經皆有動脈如上云云今置不取乃獨取寸口以決臟腑死生吉凶何耶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滑壽曰此篇之大旨下文詳言之寸口氣口也居手太陰魚際却行一寸之分氣口之下曰關曰尺云者皆手太陰所歷之處而手太陰又爲百脈流注朝會之始也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而變見於氣口也靈樞第一篇云脈會太淵玉版論云行奇恒之法自太陰始注謂先以氣口太陰之脈定四時之正氣然

後度量奇恒之氣也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又云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合數論而觀之信知寸口當手太陰之部而爲脈之大會明矣此越人立問之意所以獨取夫寸口而後世宗之爲不易之法著之篇首乃開卷第一義也學者詳之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

藏六腑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

滑壽曰承上言平人不病而息數勻者也呼者氣之出陽也吸者氣之入陰也內經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故平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以呼吸之數言之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之數言之則五十度周於身而榮衛之行於陽者二十五度行於陰者亦二十五度出入陰陽叅考互注無少間

斷五十度畢適當漏下百刻爲一晬時又明日之平旦矣乃復會於手太陰此寸口所以爲五臟六腑之所終始而法有取於是焉蓋以榮衛始於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計呼吸二百七十息脈行一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爲一周身於是復還注手太陰積而盈之人一呼一吸爲一息每刻一百三十五息每時八刻計一千八十息十二時九十六刻計百六十息刻之餘分得五百四十息合一萬三千五百息也一息脈行六寸每二刻二百七十息脈行一十六丈二尺每時八刻脈行六十四丈八尺榮衛四周於身十二時計九十六刻脈行七百七十六丈六尺爲四十八周身刻之餘分行二周身得三十二丈四尺總之爲五十度周身脈得八百一十丈也此呼吸之息脈行之數周身之度合晝夜百刻之詳也行陽行陰謂行晝行夜也

二難曰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滑壽曰說文云尺度名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規矩事也古者尺寸只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體爲法故從尸從一象布指之狀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寸口從又從一按如說文所紀尤可見人體中脈之尺寸也尺陰分寸陽分也人之一身經絡榮衛五臟六腑莫不由於陰陽而或過與不及於尺寸見焉故爲脈之大要會也一難言寸口爲脈之大會以肺朝百脈而言也大抵手太陰之脈由中焦出行一路直至兩手大指之端其魚際却行一寸九分逼謂之寸口於一寸九分之中曰尺曰寸而關在其中矣

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內陽之所治也

滑壽曰關者掌後高骨之分寸後尺前兩境間陰陽之界限也從關至尺澤謂尺尺之內陰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寸口之內陽所治也故孫思

邊云從肘腕中橫文至掌魚際後文却而十分之
而入取九分是爲尺此九分者自肘腕入至魚際
則是寸此寸字非寸關尺之寸乃從肘腕橫文至
魚際却而取十分中之一是一寸也以此
九分之一寸中爲一尺十分之爲十寸取第
一寸之中取九分爲
脈之寸口故下文云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
則寸口也

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

滑壽曰寸爲陽尺爲陰陽上而陰下寸之下尺也
尺之上寸也關居其中以爲限也分寸爲尺分尺
爲寸此此字指魚際穴起一寸之後分爲尺
通計十寸者而言尺澤穴一尺之前分爲寸也
之九分此寸字指人手卻寸而言

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

滑壽曰老陰之數終於十故陰得尺內之一寸此尺
老陽之數極於九故陽得寸內
之九分此寸字指人手卻寸而言

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滑壽曰寸爲尺之始尺者寸之終云尺寸者以終
始對待而言其實貯寸得九分尺得一寸皆陰陽
之盈數也龐安常云越人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

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蓋謂此也

三難曰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

滑壽曰太過不及病脈也關格覆溢死脈也關格之說素問六節藏象論及靈樞第九篇第四十九篇皆主氣口人迎以陽經取決於人迎陰經取決於氣口也今越人乃以關前關後言者以寸爲陽而尺爲陰也

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

滑壽曰關前爲陽寸脈所動之位脈見九分而浮九陽數寸之位浮陽脈是其常過謂過於本位過於常脈不及謂不及本位不及常脈皆病脈也

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

滑壽曰遂者隧也徑行而直前也謝氏謂遂者直上直下殊無迴旋之生意有旨哉經曰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以陽氣不得營於陰陰遂上出而溢於魚際之分爲外關內格也外關內格謂

陽外閉而不下陰從而內出以格拒之此陰乘陽位之脈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滅者法曰不及

滑壽曰關後爲陰尺脈所動之位脈見一寸而沉一寸陰數尺之位沉陰脈是其常過謂過於本位過於常脈不及謂不及本位不及常脈皆病脈也

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

滑壽曰經云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以陰氣不得營於陽陽遂下陷而覆於尺之分爲內關外格也內關外格謂陰內閉而不上陽從而外入以格拒之此陽乘陰位之脈也

故曰覆溢

滑壽曰覆如物之覆由上而傾於下也溢如水之溢由內而出乎外也

是其眞臟之脈人不病而死也

滑壽曰覆溢之脈乃孤陰獨陽上下相離之診故曰眞臟之脈謂無胃氣以和之也凡人得此脈雖

不病猶死也此篇言陰陽之太過不及雖爲病脈猶未至危殆若遂上魚入尺而爲覆溢則死脈也此遂字最爲切緊蓋承上起下之要言不然則太過不及陰陽相乘關格覆溢渾爲一意漫無輕重矣或問此篇之陰陽相乘與二十篇之說同異曰此篇乃陰陽相乘之極而爲覆溢二十篇則陰陽更相乘而伏匿也更之一字與此篇遂字大有逕庭更者更互之更遂者直遂之遂而覆溢與伏匿又不能無辨蓋覆溢爲死脈伏匿爲病脈故不可同日語也此書首三篇乃越人開卷第一義也一難言寸口統陰陽關尺而言二難言尺寸以陰陽始終對待而言關亦在其中矣三難之覆溢以陰陽關格而言尤見關爲津要之所合而觀之三部之義備矣二二難言陰陽之常三難言陰陽之變四難曰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

滑壽曰呼出爲陽吸入爲陰心肺爲陽腎肝爲陰各以部位之高下而應之也一呼再動心肺主之

一吸再動腎肝主之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
脾之候也故曰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
在中者在陰陽呼吸之中何則以脾受穀味灌溉
諸臟諸臟皆受氣於脾土主中宮之義也
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也
滑壽曰浮爲陽沉爲陰此承上文起下文之義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澁
者肺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
濡舉指來實者腎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
之法也
滑壽曰心肺俱浮而有別也心爲陽中之陽故其
脈浮而大散肺爲陽中之陰其脈浮而短澁肝腎
俱沉而有別也肝爲陰中之陽其脈牢而長腎爲
陰中之陰其脈按之濡舉指來實古益袁氏謂腎
屬水脈按之濡舉指來實外柔內剛水之象也脾
說見前
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
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脈俱動邪然

此言者非有六脈俱動也謂浮沉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短者陰也濇者陰也所謂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言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逆順也

滑壽曰設問答以明陰陽脈見於三部者不單至也惟其不單至故有此六脈相兼而見浮者輕手得之長者過度本位滑者往來流利皆陽脈也沉者重手得之短者不及本位濇者往來凝滯皆陰脈也惟其相兼故有一陰一陽又一陽一陰如是之不一也夫脈之所至病之所在也以脈與病及經絡臟腑參之某爲宜某爲不宜四時相應不相應以名病之逆順也

五難曰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九菽之重與筋骨相得者腎部也如此輕重各異名別姓故上言脈有三部九候之異也

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故曰輕重也

滑壽曰肺最居上主候皮毛故其脈如三菽之重心在肺下主血脈故其脈如六菽之重脾在心下主肌肉故其脈如九菽之重肝在脾下主筋故其脈如十二菽之重腎在肝下主骨故其脈按之至骨舉指來實腎不言菽以類推之當如十五菽之重今按此法以輕重言之卽浮中沉之意也然於樞素無所見將古脈法而有所授受耶抑越人自得之見耶　盧陵謝氏曰此寸關尺所主臟腑各有分位而一部之中脈又自有輕重因舉陵陽虞氏說云假令左手寸口如三菽之重得之乃知肺氣之至如六菽之重得之知本經之至餘以類求之夫如是乃知五臟之氣更相灌溉六脈因茲亦有準繩可以定吉凶言疾病矣關尺皆然如十難中十變脈例而消息之也

六難曰脈有陰盛陽虛陽盛陰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

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

滑壽曰浮沉以下指輕重言盛虛以陰陽盈虧言輕手取之而見減小重手取之而見實大知其爲陰盛陽虛也重手取之而見損小輕手取之而見實大知其爲陽盛陰虛也大抵輕手取之陽之分重手取之陰之分不拘何部率以是推之

七難曰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脈邪將病脈邪然皆王脈也

滑壽曰六者之王說見下文

其氣以何月各王幾日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

滑壽曰上文言三陽三陰之王脈此言三陽三陰之王時當其時則見其脈也曆家之說以上古十

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曆元蓋取夫氣朔之分齊也然天度之運與日月之行遲速不一歲各有差越人所謂冬至之後得甲子亦以此歟是故氣朔之不齊節候之早晚不能常也故丁氏注謂冬至之後得甲子或在小寒之初或在大寒之後少陽之至始於此餘經各以次繼之紀氏亦謂自冬至之日一陽始生於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脈王也若原其本始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常例推之則少陽之王便當從此日始至正月中餘經各以次繼之少陽之至陽氣尚微故其脈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猶有陰也故其脈浮大而短太陽之至陽盛而極也故其脈洪大而長陽盛極則變而之陰矣故夏至後爲三陰用事之始而太陰之至陰氣上微故其脈緊大而長少陰之至陰漸盛也故其脈緊細而微厥陰之至陰盛而極也故其脈沉短以敦陰盛極則變而之陽仍三陽用事之始也此則三陽三陰之王脈所以經六甲而循四時率皆從微以至乎著自漸而趨於極各有其

序也　袁氏曰春溫而夏暑秋凉而冬寒故人六經之脈亦隨四時陰陽消長迭運而至也　劉溫舒曰至眞要論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亦隨天地之氣卷舒也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之類則五運六氣四時亦皆應之而見於脈爾若平人氣象論太陽脈至洪大而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疏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難經引之以論三陰三陽之脈者以陰陽始生之淺深而言之也　篇首稱經言二字攷之樞素無所見平人氣象論雖略有其說而不詳豈越人之時別有所謂上古文字耶將內經有之而後世脫簡耶是不可知也後凡言經言而無所攷者義皆倣此

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

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

滑壽曰腎間動氣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也腎爲子水位乎坎北方卦也乃天一之數而火木金土之先也所以爲生氣之原諸經之根本又爲守邪之神也原氣勝則邪不能侵原氣絕則死如木根絕而莖葉枯矣故寸口脈平而死者以生氣獨絕於內也　此篇與第一難之說義若相悖然各有所指也一難以寸口決生死者謂寸口爲脈之大會而穀氣之變見也此篇以原氣言也人之原氣盛則生原氣絕則寸口脈雖平猶死也原氣言其體穀氣言其用也

九難曰何以別知臟腑之病耶然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以別知臟腑之病也

滑壽曰凡人之脈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脈四至閏以太息脈五至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之脈也其有增減則爲病焉故一息三至曰遲不足

之脈也一息六至曰數太過之脈也藏爲陰腑爲陽脈數者屬腑爲陽爲熱脈遲者屬藏爲陰爲寒不特是也諸陽脈皆爲熱諸陰脈皆爲寒藏腑之病由是別之

十難曰一脈爲十變者何謂也然五邪剛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脈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脈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脈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脈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微濇者大腸邪干心也心脈微沉者腎邪干小腸也五藏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輒變爲十也

滑壽曰五邪者謂五藏五腑之氣失其正而爲邪者也剛柔者陽爲剛陰爲柔也剛柔相逢謂藏逢藏腑逢腑也五藏五腑各有五邪以脈之來甚者屬藏微者屬腑特以心藏發其例餘可類推故云一脈輒變爲十也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

何臟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臟無氣者腎氣先盡也

滑壽曰靈樞第五篇云人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臟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臟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不一代者五臟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臟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臟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臟無氣十動一代者五臟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臟無氣予之短期按五臟腎最在下吸氣最遠若五十動不滿而一止者知腎無所資氣當先盡盡猶衰竭也衰竭則不能隨諸臟氣而上矣

十二難曰經言五臟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臟脈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臟脈已絕於內者腎肝氣已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臟脈已絕於外者其心肺脈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滑壽曰靈樞第一篇云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

之劇易乃可以治也第三篇曰所謂五臟之氣已絕於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此以脈口內外言陰陽也越人以心肺腎肝內外別陰陽其理亦由是也　紀氏謂此篇言鍼法馮玠謂此篇合入用鍼補瀉之類當在六十難之後以例相從也

十三難曰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即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

滑壽曰靈樞第四篇云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色青者其脈弦赤者其脈鉤黃者其脈代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謂色脈之不相得也色脈既不相得看得

何脈得相勝之脈卽死得相生之脈病卽自已

愈也參合也

然五臟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脈當參相應也

滑壽曰色脈當參相應如是則見其色得其脈矣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

滑壽曰靈樞第四篇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岐伯答曰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小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尺之皮膚亦滑脈濇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八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　此

通上文所謂色脈形肉不相失也

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應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

滑壽曰若之爲言或也舉色青爲例以明相勝相生也青者肝之色浮濇而短肺脈也爲金尅木大而緩脾脈也爲木尅土此相勝也浮大而散心脈也爲木生火小而滑腎脈也爲水生木此相生也所謂得相勝之脈卽死得相生之脈病卽自已也

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滑壽曰說見前三謂色脈皮膚三者也　此篇問答凡五節第一節爲問辭第二第三節言色脈形肉不得相失第四節言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尺相應然假令以下但言色脈相參不言聲臭味殆闕文歟抑色之著於外者將切於參驗歟第五節則以所知之多寡爲工之上下也

十四難曰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一呼再至曰

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再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也

滑壽曰平人之脈一呼再至一吸再至呼吸定息脈四至加之則爲過減之則不及過與不及所以爲至爲損焉離經者離其經常之度也奪精精氣衰奪也至脈從下而逆上由腎而之肺也損脈從上而行下由肺而之腎也　謝氏曰平人一呼再至脈行三寸今一呼三至則脈行四寸半一息之間行九寸二十息之間行一百八十丈比平人行速過六十丈此至脈之離經也平人一呼脈再至行三寸今一呼一至只得一寸半二十息之間脈遲行六十丈此損脈之離經也若夫至脈之奪精一呼四至則一息之間行一尺二寸損脈之奪精二呼一至則一息之間行三寸其病又甚矣過此者死而命絕也

損脈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

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滑壽曰至於收病也當作至脈之病也於收字誤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各以所主而見其所損也反此爲至脈之病者損脈從上下至脈則從下上也

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

滑壽曰肺主氣心主血脈腎主精各以其所損而調治之榮衛者血脈之所資也脾主受穀味故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如春夏食凉食冷秋冬食溫食熱及衣服起居各當其時是也肝主血血虛則中不足一云肝主怒怒能傷肝故損其肝者緩其中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緩者和也

脈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脈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滑壽曰此再舉損至之脈爲問答也蓋前之損至以五臟自病得之於內者而言此則以經絡血氣爲邪所中之微甚自外得之者而言也其曰呼吸再至即一呼一至一吸一至之謂疑衍文也

然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即胃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沉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沉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小大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沉細夜死浮大晝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呼吸再至（此四字即前衍文）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

滑壽曰一息四至是爲平脈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是一息之間脈六至比之平人多二至故曰適得病未甚也然又以前大後小前小後大而言病能也前後非言寸尺猶十五難前曲後居之前後以始末言也一呼四至病欲甚矣故脈洪大者苦煩滿病在高也沉細者腹中痛病在下也各以其脈言之滑爲傷熱者熱傷氣而不傷血血自有餘故脈滑也濇爲中霧露者霧露之寒傷人榮血血受寒故脈濇也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困矣若脈更見浮大沉細則各隨晝夜而加劇以浮大順晝陽也沉細順夜陰也若不見二者之脈人雖困猶可治小大卽沉細浮大也一呼六至一吸六至增之極也故爲死脈沉細夜死浮大晝死陰遇陰陽遇陽也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以血氣皆不足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謂兩息之間脈再動減之極也故曰形氣有餘脈氣不足者死故曰無魂而當死也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

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

滑壽曰譬如二字當在人之有尺下此又以脈之有無明上下部之病也紀氏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是邪實并於上卽當吐也若無吐證爲上無邪而下氣竭故云當死　東垣李氏曰下部無脈此木鬱也飲食過飽塡塞於胷中太陰之分而春陽之令不得上行故也是爲木鬱木鬱則達之謂吐之是也　謝氏曰上部無脈下部有脈者陰氣盛而陽氣微故雖困無能爲害上部無脈如樹枝之槁下部有脈如樹之有根惟其有根可以望其生也　四明陳氏曰至進也陽獨盛而至數多也損減也陰獨盛而至數少也至脈從下上謂無陰而陽獨行至于上則陽亦絕而死矣損脈從上下謂無陽而陰獨行至于下則陰亦盡而死矣　一難言寸口以決臟腑死生吉凶謂氣口爲五臟主也四難言脾受穀味其脈在中是五臟皆以胃爲主

其脈則主關上也此此難言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則以尺爲主也此越人所以錯綜其義散見諸篇以見寸關尺各有所歸重云

十五難曰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

滑壽曰此內經平人氣象玉機眞藏論參錯其文而爲篇也春脈弦者肝主筋應筋之象夏脈鉤者心主血脈應血脈來去之象秋脈毛者肺主皮毛冬脈石者腎主骨各應其象兼以時物之象取義

也來疾去遲劉立之曰來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而上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而下也

如有變奈何

滑壽曰脈逆四時之謂變

然春脈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爲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爲不及病在內氣來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曰死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夏脈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死夏脈微鉤曰平鉤多胃氣少曰病但鉤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其脈來蕭蕭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死秋脈微

毛曰平毛多胃氣少曰病但毛無胃氣曰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內脈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曰死冬脈微石曰平石多胃氣少曰病但石無胃氣曰死冬以胃氣爲本

滑壽曰春脈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巔疾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脅肢滿夏脈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秋脈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冬脈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不及則令人心懸如饑肪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此岐伯之言也越人之意蓋本諸此變脈言氣者脈不自動氣使之然且主胃氣而言也春脈厭厭聶聶如循榆葉弦而和也益實而滑如循長竿弦多也急而勁益強如新張弓弦但弦也夏脈累累如環如循琅玕鉤而和也如雞舉足鉤

多而有力也前曲後居謂按之堅而搏尋之實而居但鉤也秋脈蕭蕭如車蓋按之益大微毛也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毛多也按之蕭索如風吹毛但毛也冬脈上大下兌大小適均石而和也上下與來去同義見前篇啄連屬其中微曲石多也來如解索去如彈石但石也大抵四時之脈皆以胃氣爲本故有胃氣則生胃氣少則病無胃氣則死於弦鉤毛石中每有和緩之體爲胃氣也此篇與內經中互有異同馮氏曰越人欲使脈之易曉重立其義爾按內經第二卷平人氣象論篇云平肝脈來軟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病腎脈來如引葛之益堅死腎脈如發奪索辟辟如彈石此爲異也

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

滑壽曰胃屬土土之數五也萬物歸之故云水穀之海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云主稟四時

稟供也給也

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見也

滑壽曰脾者中州謂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其脈在中也其平和不得見蓋脾寄王於四時不得獨主於四時四臟之脈平和則脾脈在中矣衰乃見者雀啄屋漏異乎常也雀啄者脈至堅銳而斷續不定也屋漏者脈至緩散動而復止也

十六難曰脈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脈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

謝氏曰此篇問三部九候以下共六件而本經並不答所問似有闕文今詳三部九候則十八難中第三章言之當屬此篇錯簡在彼陰陽見四難輕重見五難一脈變爲四時卽十五難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也六十首按內經方盛衰篇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王註謂奇恆六十首今世不存則失其傳者由來遠矣然是其病有內外證

滑壽曰此蓋答辭與前問不相蒙當別有問辭也其病爲之奈何

滑壽曰問內外證之詳也

然假令得肝脈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者非也

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

滑壽曰得肝脈診得弦脈也肝與膽合爲清淨之腑故善潔肝爲將軍之官故善怒善猶喜好也面青肝之色也此外證之色脈情好也臍左肝之部也按之牢者若謂其動氣按之堅牢而不移或痛也馮氏曰肝氣旗鬱則四肢滿閉左傳曰風淫末疾是也厥陰脈循陰器肝病故溲便難轉筋者肝主筋也此內證之部屬及所主病也

假令得心脈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唿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

滑壽曰掌中手心主爾唿乾嘔也心病則火盛故唿經受邪者手心主脈所過之處蓋眞心不受邪

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嘔吐酸皆屬於熱
假令得脾脈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
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
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
滑壽曰靈樞口問篇云噫者寒氣客於胃厥逆從
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經曰脾主四肢
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
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欬灑淅寒熱有
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

滑壽曰岐伯云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
灑淅寒熱肺主皮毛也
假令得腎脈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
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
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 如讀作而
滑壽曰腎氣不足則爲恐陰陽相引則爲欠泄而
下重少陰泄也
十七難曰經言病或有死或有生或有不治自愈或連年月
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盡知也

滑壽曰此篇所問者三答云可盡知也而止答病之死證餘無所見當有闕漏

診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強急而長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也

滑壽曰肝開竅於目閉目不欲見人肝病也肝病見肺脈金尅木也

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者脈當得緊實而數反得沉濇而微者死也

滑壽曰病實而脈虛也

病若吐血復鼽衄血者脈當沉細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

滑壽曰脫血脈實相反也

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脈沉細而微者死也

滑壽曰陽病見陰脈相反也

病若大腹而洩者脈當微細而濇反緊大而滑者死也

滑壽曰洩而脈大相反也大腹腹脹也

十八難曰脈有三部部有四經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下部何謂也

滑壽曰此篇立問之意謂人十二經脈凡有三部每部之中有四經今手有太陰陽明足有太陽少陰爲上下部何也蓋三部者以寸關尺分上中下也四經者寸關尺兩兩相比則每部各有四經矣手之太陰陽明足之太陽少陰爲上下部者肺居右寸腎居左尺循環相資肺高腎下母子之相望也經云臟眞高於肺臟眞下於腎是也

然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陰少陽木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爲上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

滑壽曰手太陰陽明金下生足太陽少陰水水性下故居下部足少陰太陽水生足厥陰少陽木木生手少陰太陽火及手心主火火炎上行是爲上部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居中部復生肺金此五

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此蓋因手太陰陽明足太陽少陰爲上下部道推廣五行相生之大越人亦以五臟生成之後其部分之高下而推言之非謂未生之前必待如是而後生成也而又演爲三部之說卽四難所謂心肺俱浮腎肝俱沉脾者中州之意但彼直以臟言此以經言而臟腑兼之以上問答明經此下二節俱不相蒙疑他經錯簡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胷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下至足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胷以下至臍之有疾也各何主之然三部九候各何主之十字審而刺之紀氏曰欲診脈動而中病不可不審故曰審而刺之謝氏曰此一節當是十六難中答辭錯簡在此而剩出脈有三部九候各何主之十字審而刺之紀氏曰欲診脈動而中病不可不審故曰審而刺之刺者言其動而中也陳萬年傳曰刺候謂中其候與此義同或曰刺鍼刺也謂審其部而鍼刺之人病有沉滯久積聚可切脈而知之耶

滑壽曰此下問答亦未詳所屬或曰當是十七難

中或連年月不已答辭
然診在右脅有積氣得肺脈結脈結甚則積甚結微則氣微

滑壽曰結爲積聚之脈肺脈見結知右脅有積氣右脅肺部也積氣有微甚脈從而應之

診不得肺脈而右脅有積氣者何也然肺脈雖不見右手脈當沉伏

滑壽曰肺脈雖不見結右手脈當見沉伏沉伏亦積聚脈右手所以候裏也

其外痼疾同法耶將異也

滑壽曰此復問外之痼疾與內之積聚法將同異然結者脈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也伏者脈行筋下也浮者脈在肉上行也左右表裏法皆如此

滑壽曰結爲積聚伏脈行筋下主裏浮脈行肉上主表所以異也前舉右脅爲例故此云左右同法

假令脈結伏者內無積聚脈浮結者外無痼疾有積聚脈不結伏有痼疾脈不浮結爲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也

滑壽曰有是脈無是病有是病無是脈脈病不相應故爲死病也

十九難曰經言脈有逆順男女有恆（句）而反者何謂也

滑壽曰恆者經常也脈有逆順據男女相比而言也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男子尺脈恆弱女子尺脈恆盛此男女之脈有別也逆順云者男之順女之逆也女之順男不同也雖然在男女則各有常矣反謂反其常也

然男子生於寅寅爲木陽也女子生於申申爲金陰也故男脈在關上女脈在關下是以男子尺脈恆弱女子尺脈恆盛是其常也

滑壽曰此推本生物之初而言男女陰陽也紀氏曰生物之初其本原皆始於子子者萬物之所以始也自子推之男左旋三十而至於巳女右旋二十而至於巳是男女婚嫁之數也自巳而懷娠男左旋十月而生於申申爲金陰也謝氏曰寅爲木木生火又火

生於寅而性炎上故男脈在關上申爲金金生水
又水生於申而性流下故女脈在關下愚謂陽之
體輕清而升天道也故男脈在關上陰之體重濁
而降地道也故女脈在關下此男女之常也
反者男得女脈女得男脈也
滑壽曰男女異常是之謂反
其爲病何如
滑壽曰問反之爲病也
然男得女脈爲不足病在內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
病在右隨脈言之也女得男脈爲太過病在四肢左
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隨脈言之此之謂也
滑壽曰其反常故太過不及在內在外之病見焉
二十難曰經言脈有伏匿伏匿於何臟而言伏匿邪
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而反陽脈見
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
脈居陽部而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
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滑壽曰居猶在也當也陰部尺陽部寸也乘猶乘

車之乘出於其上也伏猶伏兵之伏隱於其中也匿藏也　丁氏曰此非特言寸爲陽尺爲陰以上下言則肌肉之上爲陽部肌肉之下爲陰部亦通

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滑壽曰此五十九難之文錯簡在此

二十一難曰經言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

周仲立曰形體之中覺見憔悴精神昏憒食不快美而脈得四時之從無過不及之偏是人病脈不病也形體安和而脈息乍大乍小或至或損弦緊浮滑沉濇不一殘賊冲和之氣是皆脈息不與形相應乃脈病人不病也　仲景云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氣神雖困無苦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短命則死　謝氏曰按本經答文詞意不屬似有脫悞

二十二難曰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變爲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

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所生也

滑壽曰呴煦也氣主呴之謂人之眞氣煦噓往來熏蒸於皮膚分肉間也血主濡之謂人之血脈濡潤筋骨滑利關節榮養臟腑者也此脈字非尺寸之脈乃十二經隧之脈也此謂十二經隧之脈每脈中輒有二病者蓋以有在氣在血之分也邪在氣氣爲是而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氣留而不行爲氣病血壅而不濡爲血病故先爲是動後所生病也先後云者抑氣在外血在內外先受邪則內亦從之而病歟然邪亦有只在氣亦有徑在血者又不可以先後拘也經者靈樞第十篇也

二十三難曰手足三陰三陽脈之度數可曉以不然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

六三丈六尺五六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兩足蹻脈從
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
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
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謂十二經脈
長短之數也

滑壽曰此靈樞二十七篇全文三陰三陽靈樞皆
作六陰六陽義尤明白按經脈之流注則手之三
陽從手走至頭手之三陰從腹走至手足之三陽
從頭下走至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此舉經

脈之度數故皆自手足言人兩足蹻脈指陰蹻也
陰蹻脈起於跟中自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
循陰股入陰循腹上胷裏行缺盆出人迎之前入
頄內廉屬目內眥合太陽脈爲足少陰之別絡也
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考工記亦云人身
長八尺蓋以同身尺寸言之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何始何窮也然經脈者行血氣
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
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

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別絡十五皆因其原如環無端轉相灌溉朝於寸口人迎以處百病而決死生也

滑壽曰因者隨也原者始也朝猶朝會之朝以用也因上文經脈之尺度而推言經絡之行度也直行者謂之經旁出者謂之絡十二經有十二絡兼陽絡陰絡絡脾之大絡爲十五絡也謝氏曰始從中焦者蓋謂飲食入口藏於胃其精微之化注手太陰陽明以次相傳至足厥陰厥陰復還注手太陰

也絡脈十五皆隨十二經脈之所始轉相灌溉如環之無端朝於寸口人迎以之處百病而決死生也寸口人迎古法以俠喉兩旁動脈爲人迎至晉王叔和直以左手關前一分爲人迎右手關前一分爲氣口後世宗之愚謂昔人所以取人迎氣口者蓋人迎爲足陽明胃經受穀氣而養五臟者也氣口爲手太陰肺經朝百脈而平權衡者也

經云明知終始陰陽定矣何謂也然終始者脈之紀也寸口人迎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故曰始

也終者三陰三陽之脈絕絕則死死各有形故曰終也

滑壽曰按謝氏云靈樞經第九篇曰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又曰不病者脈口人迎四時也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此一節因上文寸口人迎處百病決死生而推言之謂欲曉知終始於陰陽爲能定之蓋以陽經取決於人迎陰經取決於氣口也朝使者朝爲氣血如水潮應時而灌溉使謂陰陽相爲用也始如生物之始終如生物之窮欲知生死脈以候之陰陽之氣通於朝使如環無端則不病一或不相朝使則病矣況三陰三陽之脈絕乎絕必死矣其死之形狀具如下篇尤宜參看

二十四難曰手足三陰三陽氣已絕何以爲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陰氣絕卽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溫於骨髓故骨髓不溫卽肉不著骨骨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齒長而枯髮無潤澤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死 濡讀爲輭

滑壽曰此下六節與靈樞第十篇文皆大同小異
腎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絕則不能充於骨榮於
髮肉濡而却謂骨肉不相著而肉濡縮也戊己土
也土勝水故以其所勝之日篤而死矣
足太陰氣絕則脈不營其口脣口脣者肌肉之本也
脈不營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
脣反脣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
滑壽曰脾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脾絕則肉滿
脣反也肉滿謂肌肉不滑澤而緊急膿膜也
足厥陰氣絕卽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脈也肝
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絡於舌本故脈不營
則筋縮急筋縮急卽引卵與舌故舌卷卵縮此筋先
死庚日篤辛日死
滑壽曰肝者脈之合其華在爪其充在筋筋者聚
於陰器而絡於舌本肝絕則筋縮引卵與舌也王
充論衡云甲乙病者生死之期常之庚申
手太陰氣絕卽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溫於皮毛
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卽

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

滑壽曰肺者氣之本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絕則皮毛焦而津液去皮節傷以諸液皆會於節也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色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

滑壽曰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心絕則脈不通血不流色澤去也

三陰氣俱絕者則目眩轉目瞑目瞑者爲失志失志者則志先死死則目瞑也

滑壽曰三陰通手足經而言也靈樞十篇作五陰氣俱絕則以手厥陰與手少陰同心經也目眩轉目瞑者卽所謂脫陰者目眥此又其甚者也故云目瞑者失志而志先死也　四明陳氏曰五臟陰氣俱絕則其志喪於內故精氣不注於目不見人而死

六陽氣俱絕者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卽氣先死旦占夕死

夕占旦死

滑壽曰汗出而不流者陽絕故也　陳氏曰六腑陽氣俱絕則氣散於外故津液脫而死

二十五難曰有十二經五藏六腑十一耳其一經者何等經也然一經者手少陰與心主別脈也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故言經有十二也

滑壽曰此篇問答謂五藏六腑配手足之陰陽但十一經耳其一經者則以手少陰與心主各別爲一脈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以此一經并五藏六腑共十二經也謝氏曰難經言手少陰心主與三焦凡八篇三十一難分豁三焦經脈所始終三十七難言腎有兩左曰腎右曰命門初不以左右腎分兩手尺脈三十八難言三焦者原氣之別主持諸氣復申言其有名無形三十九難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男子藏精女子係胞其氣與腎通又云六腑正有五腑三焦亦是一腑八難六十二六十六三篇言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其名曰原三焦則原氣之別使也

通此篇察互觀之可見三焦列爲六腑之義唯其有名無形故得與手心主合心主爲手厥陰其經始於起胷中終於循小指次指出其端若手少陰則始於心中終於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此手少陰與心主各別爲一脈也　或問手厥陰經曰心主又曰心包絡何也曰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手厥陰代君火行事以用而言故曰手心主以經而言則曰心包絡一經而二名實相火也　虞庶云諸家言命門爲相火與三焦相表裏按難經止言手心主與三焦爲表裏無命門三焦表裏之說夫左寸火右寸金左關木右關土左尺水右尺火職之部位其義灼然於乎如虞氏此說則手心主與三焦相爲表裏而攝行君火明矣三十六難謂命門其氣與腎通則亦不離乎腎也其習坎之謂歟手心主爲火之閏位命門則水之同氣歟命門不得爲相火三焦不與命門配亦明矣虞氏之說良有旨哉諸家所以紛紛不決者蓋有惑於金匱眞言篇王注引正理論謂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手心主

下合右腎遂有命門三焦表裏之說夫人之臟腑一陰一陽自有定耦豈有一經兩配之理哉夫所謂上合手心主者正言其爲表裏下合右腎者則以三焦爲原氣之別使而言之爾知此則知命門與腎通三焦無兩配而諸家之言可不辨而自明矣若夫診脈部位則手厥陰相火居右尺之分而三焦同之命門既與腎通只當居左尺而謝氏據脈經謂手厥陰即手少陰心脈同部三焦脈上見寸口中見於關下焦與腎同也前既云初不以左右腎分兩手足脈矣今如脈經所云則右尺當何所候耶

二十六難曰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餘三絡者是何等絡也然有陽絡有陰絡有脾之大絡陽絡者陽蹻之絡也陰絡者陰蹻之絡也故絡有十五焉

滑壽曰直行者謂之經旁出者謂之絡經猶江漢之正流絡則沱潛之支派每經皆有絡十二經有十二絡如手太陰屬肺絡大腸手陽明屬大腸絡肺之類今云絡有十五者以其有陽蹻之絡陰蹻

之絡及脾之大絡也陽蹻陰蹻見二十八難謂之絡者蓋奇經既不拘於十二經直謂之絡亦可也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液三寸布胷脅其動應衣宗氣也　四明陳氏曰陽蹻之絡統諸陽絡脾之大絡又總統陰陽諸絡猶脾之能溉養五臟也

二十七難曰脈有奇經八脈者不拘於十二經何也然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也

滑壽曰脈有奇常十二經者常脈也奇經八脈則不拘於十二經故曰奇經奇對正而言猶兵家之云奇正也　虞氏曰奇者奇零之奇不偶之義謂此八脈不係正經陰陽無表裏配合別道奇行故曰奇經也此八脈者督脈督於後任脈任於前衝脈爲諸陽之海陰陽維則維絡於身帶脈束之如帶陽蹻得之太陽之別陰蹻本諸少陰之別云

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天

雨降下溝渠溢滿當此之時霧霡妄作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滑壽曰經絡之行有常度矣奇經八脈則不能相從也故以聖人圖設溝渠爲譬以見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而爲此奇經也然則奇經蓋絡脈之滿溢而爲之者歟或曰此絡脈三字越人正指奇經而言也既不拘於經直謂之絡脈亦可也　此篇兩節舉八脈之名及所以爲奇經之義

二十八難曰其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繼也然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也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交也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拘通

也而人脈隆盛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氣蓄則腫熱砭射之也

滑壽曰繼脈經作繫督之爲言都也爲陽脈之海所以都綱乎陽脈也其脈起下極之俞由會陰歷長强循脊中行至大椎穴與手足三陽脈交會上至瘖門與陽維會至百會與太陽交會下至鼻柱人中與陽明交會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曲骨穴任者姙也爲人生養之本衝脈起於氣衝穴至胷中而散爲陰脈之海內經作並足少陰之經按衝脈行幽門通谷而上皆少陰也當從內經此督任衝三脈皆起於會陰蓋一源而分三岐也帶脈起季脇下一寸八分回身一周猶束帶然陽蹻脈起於足跟中申脈穴循外踝而行陰蹻亦起於跟中照海穴循內踝而行蹻者捷也以二脈皆起於足故取蹻捷超越之義陽維陰維維絡於身爲陰陽之綱維也陽維所發別於金門以陽交爲郄與手足太陽及蹻脈會於臑俞與手足少陽會於天窌及會肩井與足少陽會於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

腦空下至風池與督脈會於風府瘂門此陽維之起於諸陽之會也陰維之郄曰築賓與足太陰會於腹哀大橫又與足太陰厥陰會於府舍期門又與任脈會於天突廉泉此陰維起於諸陰之交也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十二字當在十二經亦不能拘之下則於此無所間而於彼得相從矣其受邪氣蓄云云十二字謝氏則以爲於本文上下當有缺文然經脈無此疑衍文也或云當在三十七難關格不能盡其命而死矣之下因邪在六腑而言也

二十九難曰奇經之爲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陰陰陽不能自相維則悵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督之爲病脊强而厥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帶之爲病腹滿腰溶溶若坐水中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陽維爲病云云十四字說見缺誤總類

滑壽曰此言奇經之病也陰不能維於陰則悵然

失志陽不能維於陽則溶溶不能自收持陽維行諸陽而主衛衛爲氣氣居表故苦寒熱陰維行諸陰而主榮榮爲血血屬心故苦心痛兩蹻脈病在陽則陽結急在陰則陰結急受病者急不病者自和緩也衝脈從關元至咽喉故逆氣裏急督脈行背故脊強而厥任脈起胞門行腹故病苦內結男爲七疝女爲瘕聚也帶脈回身一周故病狀如是溶溶無力貌此各以其經脈所過而言之自二十七難至此義實相因最宜通翫

三十難曰榮氣之行常與衛氣相隨不然經言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藏六腑五藏六腑皆受於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息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故知榮衛相隨也

滑壽曰此篇與靈樞第十八篇之言同但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藏六腑皆受於氣靈樞作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爲少殊爾皆受於氣之氣指水穀之氣言五十而復大會

說見一難中四明陳氏曰榮陰也其行本遲衛陽也其行本速然而清者滑利濁者慓悍皆非濇滯之體故凡衛行於外榮卽從行於中是知其行常得相隨共周其度滹南王氏曰清者體之上也陽也火也離中之一陰降故午後一陰生卽心之生血也故曰清氣爲榮（天之清不降地之濁能降爲地之濁不升地之清能升爲六陽舉而使之上也云濁氣者總坎之體言之）濁者體之下也陰也水也坎中之一陽升故子後一陽生卽腎之生氣也故曰濁氣爲衛（六陰驅而使之下也云清氣者總離之體言之）經云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之謂也愚謂以用而言則清氣爲榮者濁中之清者也濁氣爲衛者清中之濁者也以體而言則清之用不離乎濁之體濁之用不離乎清之體故謂清氣爲榮濁氣爲衛亦可也謂榮濁衛清亦可也紀氏亦云素問曰榮者水穀之精氣則清衛者水穀之悍氣則濁精氣入於脈中則濁悍氣行於脈外則清或問三十二難云血爲榮氣爲衛此則榮衛皆以氣言者何也曰經云榮者水穀之精氣衛者水

穀之悍氣又云清氣爲榮濁氣爲衛蓋統而言之則榮衛皆水穀之氣所爲故悉以氣言可也析而言之則榮爲血而衛爲氣固自有分矣是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猶水澤之於川澮風雲之於太虛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

扁鵲難經二 下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穀之悍氣又云清氣爲榮濁氣爲衛蓋統而言之則榮衛皆水穀之氣所爲故悉以氣言可也析而言之則榮爲血而衛爲氣固自有分矣是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猶水澤之於川澮風雲之於太虛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

扁鵲難經二一下 經

藝術典第九十卷

醫部彙考七十

扁鵲難經二

下經

三十一難曰三焦者何禀何生何始何終其治常在何許可曉以不然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

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腑在氣街（街一作衝）滑壽曰人身之腑臟有形有狀有稟有生如肝稟氣於木生於水心稟氣於火生於木之類莫不皆然唯三焦既無形狀而所稟所生則元氣與胃氣而已故云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其治在膻中中焦其治在臍旁天樞穴下焦其治在臍下一寸陰交穴治猶司也猶郡縣治之治謂三焦處所也或云治作平聲讀謂三焦有病當各治其處蓋刺法也三焦相火也火能腐熟萬物焦從火亦腐物之氣命名取義或在於此靈樞第十八篇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榮衛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中焦亦傍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養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回

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小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謝氏曰詳靈樞本文則三焦有名無形尤可見矣古益袁氏曰所謂三焦者於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穀流化之關其氣融會於其間熏蒸膈膜發達皮膚分肉運行四旁曰上中下各隨所屬部分而名之實元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爲位者也愚按其腑在氣街一句疑錯簡或衍三焦自屬諸腑其經爲手少陽與手心主配且各有治所不應又有腑也三十二難曰五臟俱等而心肺獨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爲榮氣爲衛相隨上下謂之榮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滑壽曰心榮肺衛通行經絡營周於外猶天道之運於上也膈者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與脊脅周回相著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熏於心肺也　四明陳氏曰此特言其位之高下耳若以五臟德化

論之則尤有說焉心肺既能以血氣生育人身則此身之父母也以父母之尊亦自然居於上矣內經曰膈肓之上中有父母此之謂也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 句 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陽而取其微陰之氣其意樂金又行陰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 句 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意樂火又行陽道多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復沉肝熟而復浮者何也故知辛當歸庚乙當歸甲也

滑壽曰四明陳氏云肝屬甲乙木應角音而重濁析而言之則甲爲木之陽乙爲木之陰合而言之則皆陽也以其屬少陽而位於人身之陰分故爲陰中之陽夫陽者必合陰甲乙之陰陽本自爲配合而乙與庚通剛柔之道乙乃合甲之微陽而反樂金故吸受庚金微陰之氣爲之夫婦木之性本

浮以其受金之氣而居陰道故得水而沉也及熟之則所受金之氣去乙復歸之甲而木之本體自然還浮也肺屬庚辛金應商音而輕清析而言之則庚爲金之陽辛爲金之陰合而言之則皆陰也以其屬太陰而位於人身之陽分故爲陽中之陰夫陰者必合陽庚辛之陰陽本自爲配合而辛與丙通剛柔之道辛乃合庚之微陰而反樂夫火故就丙火之陽爲之夫婦金之性本沉以其受火之氣炎上而居陽道故得水而浮也及熟之則所受火之氣去辛復歸之庚而金之本體自然還沉也古益袁氏曰肝爲陰木乙也肺爲陰金辛也角商各其音也乙與庚合丙與辛合猶夫婦也故皆暫捨其本性而隨夫之氣習以見陰陽相感之義焉況肝位膈下肺居膈上上陽下陰所行之道性隨而分故木浮而反肖金之沉金沉而反肖火之上行而浮也凡物極則反及其經制化變革則歸根復命焉是以肝肺熟而各肖其木金之本性矣紀氏曰肝爲陰中之陽陰性尚多不隨於木故得水

而沉也肺爲陽中之陰陽性尚多不隨於金故得水而浮也此乃言其大者耳若言其小則乙庚丙辛夫婦之道也及其熟而沉浮反者各歸所屬見其本性故也周氏曰肝蓄血血陰也多血少氣體凝中窒雖有脈絡內經非玲瓏空虛之比故得水而沉也及其熟也濡而潤者轉爲乾燥凝而窒者變爲通虛宜其浮也肺主氣氣陽也多氣少血體四垂而輕泛孔竅玲瓏脈絡旁達故得水而浮也熟則體皆斂斂孔竅窒實輕舒者變而緊縮宜其沉也斯物理之當然與五行造化默相符合耳謝氏曰此因物之性而推其理也愚謂肝爲陽陰中之陽也陰性尚多故曰微陽其居在下行陰道也肺爲陰陽中之陰也陽性尚多故曰微陰其居在上行陽道也熟則無所樂而反其本矣何也物熟而相交之氣散也

三十四難曰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皆可曉知以不然十變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

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臟聲色臭味也

滑壽曰此五臟之用也聲色臭味下欠液字肝色青臭臊木化也呼出木也味酸曲直作酸也液泣通乎目也心色赤臭焦火化也言揚火也味苦炎上作苦也液汗心主血汗爲血之屬也脾色黃臭香土化也歌緩土也一云脾神好樂故其聲主歌味甘稼穡作甘也液涎通乎口也肺色白臭腥金化也哭慘金也味辛從革作辛也液涕通乎鼻也腎色黑臭腐水化也呻吟誦也象水之聲味鹹潤下作鹹也液唾水之屬也　四明陳氏曰腎位遠非伸之則氣不得及於息故聲之呻者自腎出也然肺主聲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液五臟錯綜互相有之故云十變也

五臟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臟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也

滑壽曰臟者藏也人之神氣藏於內焉魂者神明之輔弼也隨神往來謂之魂魄者精氣之匡佐也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神者精氣之化成也兩精相薄謂之神脾主思故藏意與智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故藏精與志也此因五臟之用而言五臟之神是故五用著於外七神蘊於內也

三十五難曰五臟各有所句腑皆相近而心肺獨去大腸小腸遠者何也然經言心榮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遠也

滑壽曰心榮肺衛行陽氣而居上大腸小腸傳陰氣而居下不得不相遠也

又諸腑者皆陽也清淨之處今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其意何也

滑壽曰又問諸腑既皆陽也則當爲清淨之處何故大腸小腸胃與膀胱皆受不淨耶

然諸腑者謂是非也經言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

腑也膀胱者津液之腑也一腑猶無兩名故知非也
小腸者心之腑大腸者肺之腑膽者肝之腑胃者脾
之腑膀胱者腎之腑
滑壽曰謂諸腑爲清淨之處者其說非也今大腸
小腸胃與膀胱各有受任則非陽之清淨矣各爲
五臟之腑固不得而兩名也蓋諸腑體爲陽而用
則陰經所謂濁陰歸六腑是也云諸腑皆陽清淨
之處唯膽足以當之
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
膀胱者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
滑壽曰此以五臟之色分別五腑而皆以腸名之
也下焦所治一句屬膀胱謂膀胱當下焦所治主
分別清濁也
三十六難曰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
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
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故知腎有一也
滑壽曰腎有兩者以左爲腎右爲命門也男子於

此而藏精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也女子於此而繫胞是得精而能施化胞則受胎之所也原氣謂臍下腎間動氣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此篇言非皆腎也三十九難亦言左爲腎右爲命門而又云其氣與腎通是腎之兩者其實則一耳故項氏家說引沙隨程可久曰北方常配二物故惟坎加習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大元爲罔爲冥難經曰臟有一五而腎獨兩此之謂也　此通三十八三十九難諸篇前後參攷其義乃盡

三十七難曰五臟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臟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

滑壽曰謝氏云本篇問五臟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答文止言五臟通九竅之義而不及五臟之發起恐有缺文愚按五臟發起當如二十三難流注之說上關九竅靈樞作七竅者是下同

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結爲癰

滑壽曰此二句是結上起下之辭五臟陰也陰不和則病於內六腑陽也陽不和則病於外

邪在六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陰陽俱盛不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其命而死矣

滑壽曰此與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或云二十八難其受邪氣蓄則腫熱砭射之也十二字當爲此章之結語蓋陰陽之氣太盛而至於關格者必死若但受邪氣蓄則宜砭射之其者指物之辭因上文六腑不和及邪在六腑而言之也

經言氣獨行於五臟不營於六腑者何也然夫氣之所行也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脈行於五臟陽脈營於六腑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臟腑外濡於腠理

滑壽曰此因上章營字而推及之也與靈樞十七篇文大同小異所謂氣獨行於五藏不營於六腑者非不營於六腑也謂在陰經則營於六腑脈氣周流如環無端則無關格覆溢之患而人之氣內得以溫於藏腑外得以濡於腠理矣　四明陳氏曰腑有邪則陽脈盛藏有邪則陰脈盛陰脈盛者陰氣關於下陽脈盛者陽氣格於上然未至於死陰陽俱盛則既關且格格則吐而食不下關則二陰閉不得大小便而死矣藏腑氣和而相營陰不覆陽不溢又何關格之有

三十八難曰藏唯有五腑獨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謂三焦也有原氣之別焉主持諸氣有名而無形其經屬手少陽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

滑壽曰三焦主持諸氣爲原氣別使者以原氣賴其導引潛行默運於一身之中無或間斷也外腑指其經爲手少陽而言蓋三焦外有經而內無形故云詳見六十六難

三十九難曰經言腑有五藏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

正有五腑也五臟亦有六臟者謂腎有兩臟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於五臟故言腑有五焉

滑壽曰前篇言臟有五腑有六此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以腎之有兩也腎之兩雖有左右命門之分其氣相通實皆腎而已腑有五者以三焦配合手心主也合諸篇而觀之謂五臟六腑可也五臟五腑亦可也

四十難曰經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於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

滑壽曰四明陳氏云臭者心所主鼻者肺之竅心之脈上肺故令鼻能知香臭耳者腎之竅聲者肺所主腎之脈上肺故令耳能聞聲愚按越人此說

蓋以五行相生之理而言且見其相因而爲用也
四十一難曰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
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
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
滑壽曰四明陳氏曰五臟之相生母子之道也故
腎爲肝之母屬陰中之太陰心爲肝之子屬陽中
之太陽肝之位切近乎腎亦不遠乎心也愚謂肝
有兩葉應東方木者春也萬物始生草木甲坼
兩葉之義越人偶有見於此而立爲論說不必然
不必不然其曰太陰太陽固不必指臟氣及月令
而言但隆冬爲陰之極首夏爲陽之盛謂之太陰
太陽無不可也凡讀書須要融活不可滯泥先儒
所謂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信矣後篇謂肝左三葉
右四葉此云兩葉總其大者耳
四十二難曰人腸胃長短受水穀多少各幾何然胃
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
五升其中常留 句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大二寸
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
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尺半長
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腸胃凡長
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
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

滑壽曰回腸卽大腸廣腸肛門之總稱也

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
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
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

臟主藏意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短葉間重
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一兩紆曲屈伸長
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
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左回疊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
廣四寸徑一寸當臍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
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七合口廣

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二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滑壽曰此篇之義靈樞三十一三十二篇皆有之越人併爲一篇而後投增入五臟輕重所盛所藏雖覺前後重複不害其爲丁寧也但其間受盛之數各不相同然非大義之所關姑存之以俟知者

四十三難曰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當有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俱盡卽死矣

滑壽曰此篇與靈樞三十篇文大同小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津液皆盡也故曰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

此之謂也

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脣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滑壽曰衝衝要也會厭謂咽嗌會合也厭掩也謂咽物時合掩喉嚨不使食物誤入阻其氣之噓吸出入也賁奔同言物之奔嚮也太倉下口胃之下口也在臍上二寸下脘之分大腸小腸會在臍上一寸水分穴下極肛門也云魄門亦取幽陰之義

四十五難曰經言八會者何也然腑會太倉臟會季脅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鳩尾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熱病在內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滑壽曰太倉一名中脘在臍上四寸六腑取稟於胃故爲腑會季脅章門穴也在大橫外直臍季肋端爲脾之募五臟取稟於脾故爲臟會足少陽之筋結於膝外廉陽陵泉也在膝下一寸外廉陷中又膽與肝爲配肝者筋之合故爲筋會絕骨一名

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
諸髓皆屬於骨故爲髓會腦俞在背第七椎下去
脊兩旁各一寸半足太陽脈氣所發也太陽多血
又血乃水之象故爲血會大杼在項後第一椎下
去脊兩旁各一寸半太淵在掌後陷中動脈卽所
謂寸口者脈之大會也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
內卽膻中爲氣海者也在玉堂下一寸六分熱病
在內者各視其所屬而取之會也　謝氏曰三焦
當作上焦　四明陳氏曰髓會絕骨髓屬於腎腎
主骨於足少陽無所關腦爲髓海腦有枕骨穴則
當會枕骨絕骨誤也血會肓俞血者心所統肝所
藏腦俞在七椎下兩旁上則心俞下則肝俞故爲
血會骨會大杼骨者髓所養髓自腦下注於大杼
大杼滲入脊心下貫尾驅滲諸骨節故骨之氣皆
會於此亦通　古今醫統袁氏曰人能健步以髓會絕
骨也肩能任重以骨會大杼也
四十六難曰老人臥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者何也
然經言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

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滑壽曰老人之寤而不寐少壯之寐而不寤係乎榮衛血氣之有餘不足也與靈樞十八篇同

四十七難曰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然人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故令面耐寒也

滑壽曰靈樞第四篇云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氷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脣口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大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愚按手之三陽從手上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足手之三陰從足走入腹此所以諸陰脈皆至頸

留中而還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也

四十八難曰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有診之虛實也脈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濡者爲虛牢者爲實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故曰虛實也

滑壽曰濡者爲虛緊牢者爲實此脈之虛實也出者爲虛是五臟自病由內而之外東垣所謂內傷是也言者爲實以人邪氣內鬱悾悾而不妨於言也不言者爲實以五臟自病不由外邪故故昏亂而不言也緩者爲虛緩不急也言內之出者徐徐而遲非一朝一夕之病也急者爲實言外邪所中風寒溫熱等病死生在五六日之間也此病之虛實也診按也候也按其外而知之非診脈之診也濡者爲虛牢者爲實脈經無此二句謝氏以爲衍文楊氏謂按之皮肉柔濡者爲虛牢強者

爲實然則有亦無害夫按病者之處所知痛者爲實則知不痛而癢者非實矣又知外痛內快爲邪盛之在外內痛外快爲邪盛之在內矣大抵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矣此診之虛實也

四十九難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何以別之然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悲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强力入水則傷腎是正經之自病也

滑壽曰心主思慮君主之官也故憂愁思慮則傷心肺主皮毛而在上是爲嫩臟故形寒飲冷則傷肺肝主怒怒則傷肝脾主飲食及四肢故飲食勞倦則傷脾腎主骨而屬水故用力作强坐濕入水則傷腎凡此蓋憂思悲怒飲食動作之過而致然也夫憂思悲怒飲食動作人之所不能無者發而中節烏能爲害過則傷人必矣故善養生者去泰去甚適其中而已昧者拘焉乃欲一切拒絕之豈理也哉　此與靈樞第四篇文大同小異但傷脾一節作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不同爾　謝

氏曰飲食勞倦自是二事飲食得者饑飽失時勞倦者勞形力而致倦怠也此本經自病者病由內作非外邪之干所謂內傷者也或曰坐濕入水亦從外得之也何爲正經自病曰此非天之六淫也何謂五邪然有中風有傷暑有飲食勞倦有傷寒有中濕此之謂五邪

滑壽曰風木也喜傷肝暑火也喜傷心土爰稼穡脾主四肢故飲食勞倦喜傷脾寒金氣也喜傷肺左傳云金寒是也濕水也喜傷腎霧雨蒸氣之類也此五者邪由外至所謂外傷者也　謝氏曰脾胃正經之病得之勞倦五邪之傷得之飲食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風得之然其色當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爲青入心爲赤入脾爲黃入肺爲白入腎爲黑肝爲心邪故知當赤色其病身熱脅下滿痛其脈浮大而弦

滑壽曰以言心經假令受邪而發其例也肝主色肝爲心邪故色赤身熱脈浮大心也脅痛脈弦肝也何以知傷暑得之然當惡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

爲焦臭入脾爲香臭入肝爲臊臭入腎爲腐臭入肺爲腥臭故知心病傷暑得之當惡臭其病身熱而煩心痛其脈浮大而散

滑壽曰心主臭心傷暑而自病故惡臭而證狀脈診皆屬乎心也

何以知飲食勞倦得之然當喜苦味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爲酸入心爲苦入肺爲辛入腎爲鹹自入爲甘故知脾邪入心爲喜苦味也其病身熱而體重嗜臥四肢不收其脈浮大而緩

滑壽曰脾主味脾爲心邪故喜苦味身熱脈浮大心也體重嗜臥四肢不收脈緩脾也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一句於上下文無所發疑錯簡衍文也

何以知傷寒得之然當譫言妄語何以言之肺主聲入肝爲呼入心爲言入脾爲歌入腎爲呻自入爲哭故知肺邪入心爲譫言妄語也其病身熱灑灑惡寒甚則喘咳其脈浮大而濇

滑壽曰肺主聲肺爲心邪故譫言妄語身熱脈浮

大心也惡寒喘咳脈濇肺也

何以知中濕得之然當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腎主濕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涎入肺爲涕自入爲唾故知腎邪入心爲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熱而小腹痛足脛寒而逆其脈沉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

滑壽曰腎主濕濕化五液腎爲心邪故汗出不可止身熱脈大心也小腹痛足脛寒脈沉濡腎也

凡陰陽臟腑經絡之氣虛實相等正也偏虛偏實失其正也失其正則爲邪矣此篇越人蓋言陰陽臟腑經絡之偏虛偏實者也由偏實也故內邪得而生由偏虛也故外邪得而入

五十難曰病有虛邪有實邪有賊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別之然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

滑壽曰五行之道生我者體其氣虛也居吾之後而來爲邪故曰虛邪我生者相氣方實也居吾之前而來爲邪故曰實邪正邪則本經自病者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爲虛邪傷暑得之爲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爲實邪傷寒得之爲微邪中濕得之爲賊邪

滑壽曰假心爲例以發明上文之義中風爲虛邪從後而來火前水後也傷暑爲正邪火自病也飲食勞倦爲實邪從前而來土前火後也傷寒爲微邪從所勝而來火勝金也中濕爲賊邪從所不勝而來木尅火也與上篇互相發宜通攷之

五十一難曰病有欲得溫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見人者有不欲得見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藏腑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病在藏也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腑也何以言之腑者陽也陽病欲得寒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故以別知藏腑之病也

紀氏曰腑爲陽陽病則熱有餘而寒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寒也陽主動而應乎外故欲得見人藏爲陰陰病則寒有餘而熱不足故飲食衣服居處皆欲就溫也陰主靜而應乎內故欲閉戶

獨處而惡聞人聲也

五十二難曰腑臟發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何然臟病者上而不移其病不離其處腑病者彷彿貫嚮上下行流居處無常故以此知臟腑根本不同也

丁氏曰臟爲陰陰主靜故止而不移腑爲陽陽主動故上下流行居處無常與五十五難文義互發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生何謂也然十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臟者傳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一臟不再傷故言七傳者死也

紀氏曰心火傳肺金肺金傳肝木肝木傳脾土脾土傳腎水腎水傳心火心火受水之傳一也肺金復受火之傳再也自心而始以次相傳至肺之再是七傳也故七傳死者一臟不受再傷也

假令心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竟而復始如環無端故曰生也

滑壽曰呂氏云間臟者間其所勝之臟而相傳也心勝肺脾間之脾勝腎肺間之肺勝肝腎間之腎

勝心肝間之肝勝脾心間之此謂傳其所生也愚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蓋并者並也相並而傳傳其所間如呂氏之說是也越人之義蓋本諸此詳見本篇及靈樞之說是也越人之義則以五臟與胃膀胱七者四十二篇但二經之義則以五臟與胃膀胱七者相傳發其例而其篇題皆以病傳爲名今越人則以七傳間臟之目推明二經假心爲例以見病之相傳若傳所勝至一臟再傷則死若間其所勝是子母相傳則生也尤簡而明

五十四難曰臟病難治腑病易治何謂也然臟病所以難治者傳其所勝也腑病易治者傳其子也與七傳間臟同法也

滑壽曰四明陳氏云五臟者七神內守則邪之微者不易傳若大氣之入則神亦失守而病深故病難治亦或至於死矣六腑爲轉輸傳化者其氣常通況膽又清淨之處雖邪入之終難深留故腑病易治也愚按以越人之意推之則臟病難治者以

傳其所勝也腑病易治者以傳其所生也雖然此特各舉其一偏而言耳若臟病傳其所生亦易治腑病傳其所勝亦難治也故龐安常云世之醫書惟扁鵲之言爲深所謂難經者也越人寓術於其書而言之有不詳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今以此篇詳之龐氏可謂得越人之心者矣

五十五難曰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臟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滑壽曰積者五臟所生五臟屬陰陰主靜故其病沉伏而不離其處聚者六腑所成六腑屬陽陽主動故其病浮動而無所留止　楊氏曰積蓄也言血脈不行蓄積而成病也　周仲立曰陰沉而伏初亦未覺漸以滋長日積月累者也聚者病之所

在與血氣偶然邂逅故無常處與五十二難意同

五十六難曰五臟之積各有名乎以何日何月得之然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脅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瘧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於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

滑壽曰肥之言盛也有頭足者有大小本末也欬逆者足厥陰之別貫膈上注肺肝病故胷中欬而逆也二日一發爲瘧瘧連歲不已故無常處與五十二難意同爲風瘧也抑以瘧爲寒熱病多屬少陽肝與之爲表裏故云左脅肝之部也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秋適王王者不受邪心欲復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

滑壽曰伏梁伏而不動如梁木然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

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王王者不受邪脾復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畱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

滑壽曰痞氣痞塞而不通也疸發黃也濕熱爲疸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脅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欬發肺壅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王王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畱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

滑壽曰息賁或息或賁也右脅肺部肺主皮毛故灑淅寒熱或謂臟病止而不移今肺積或息或賁何也然或息或賁非居處無常如腑病特以肺主氣故其病有時而動息爾腎亦主氣故賁豚亦然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王王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

貢脉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積之要法也

滑壽曰貢脉若脉之貢突不常定也脉性躁故名之令人喘逆者足少陰之支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也　此難但言臟病而不言腑病者紀氏謂以其發無常處也楊氏謂六腑亦相傳行如五臟之傳也　或問天下之物理有感有傳感者情也傳者氣也有情斯有感有氣斯有傳今夫五臟之積特以氣之所勝傳所不勝云爾至於王者不受邪是固然也若不勝者反欲還所勝所勝不納而留結為積則是有情而為感矣且五臟在人身中各為一物猶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非若人之感物則心為之主而乘氣機者也然則五臟果各能有情而感乎曰越人之意蓋以五行之道推其理勢之所有者演而成文耳初不必論其情感亦不必論其還不還與其必然否也讀者但以所勝傳不勝及王者不受邪遂留結為積觀之則不以辭害志而思過半矣　或又問子言情感氣傳先儒之言則曰形交氣感是又氣能感矣於吾

子之言何如曰先儒之說雖曰氣感由形交也形指人身而言所以感之主也

五十七難曰泄凡有幾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

滑壽曰此五泄之目下文詳之

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

滑壽曰胃受病故食不化胃屬土故色黃

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

滑壽曰有聲無物爲嘔有聲有物爲吐脾受病故腹脹泄注食即嘔吐而上逆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滑壽曰食方已即窘迫欲利也白者金之色　謝氏曰此腸寒之證也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滑壽曰溲小利也便指大便而言溲而便膿血謂小便不閉大便不裹急後重也

大瘕泄者裹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此五

泄之要法也

滑壽曰痕結也謂因有凝結而成者裏急謂腹內急迫後重謂肛門下墜惟其裏急後重故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者小便亦不利也　謝氏曰小腸大痕二泄今所謂痢疾也內經云腸澼故下痢赤白者灸小腸俞是也穴在第十六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累驗　四明陳氏曰胃泄卽飧泄也脾泄卽濡泄也大腸泄卽洞泄也小腸泄謂凡泄則小便先下而便血卽血泄也大痕泄卽腸癖也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滑壽曰變當作辨謂分別其脈也　紀氏曰汗出惡風者謂之傷風無汗惡寒者謂之傷寒一身盡疼不可轉側者謂之濕溫冬傷於寒至夏而發者謂之熱病非其時而有其氣一歲之中病多相似

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濕溫之脈陽浮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熱病之脈陰

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

滑壽曰上文言傷寒之目此言其脈之辨也陰陽字皆指尺寸而言　楊氏曰溫病乃是疫癘之氣非冬感於寒至春變爲溫病者散行諸經故不可預知臨病人而診之知在何經之動乃隨而治之謝氏曰仲景傷寒例云冬時嚴寒萬類收藏君子周密則不傷於寒觸冒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而重於溫也又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今按仲景例風溫與難經中風脈同而無濕溫之說又曰難經言溫病卽仲景傷寒例中所言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溫病也越人言其槩而未詳仲景則發其祕而條其脈可謂詳矣龐安常傷寒總論云難經載五種傷寒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據

難經溫病又是四種傷寒感異氣而變成者也所以王叔和云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成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濕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濕氣變爲濕溫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爲溫瘧斯乃同病異名同脈異經者也所謂隨其經所在而取之者此也龐氏此說雖不與難經同然亦自一義例但傷寒例言溫疫而無濕溫叔和言濕溫而無溫疫此亦異耳

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滑壽曰受病爲虛不受病者爲盛唯其虛也是以邪湊之唯其盛也是以邪不入卽外臺所謂表病裏和裏病表和之謂指傷寒傳變者而言之也表病裏和汗之可也而反下之表邪不除裏氣復奪矣裏病表和下之可也而反汗之裏邪不退表氣復奪矣故云死所以然者汗能亡陽下能損陰也

此陰陽字指表裏言之經曰誅伐無過命曰大惑此之謂歟

寒熱之病候之如何也然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槁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脣舌槁無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本槁痛

滑壽曰靈樞二十一篇云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謂一身百脈無有是處也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愚按此蓋內傷之病因以類附之東垣內外傷辨其兆於此乎

五十九難曰狂癲之病何以別之然狂疾之始發少臥而不饑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倨貴也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是也癲疾始發意不樂僵仆直視其脈三部陰陽俱盛是也

滑壽曰狂發於陽故其狀皆自有餘而主動癲發於陰故其狀皆自不足而主靜其脈三部陰陽俱

盛者謂發於陽爲狂則陽脈俱盛發於陰爲癲則陰脈俱盛也按二十難中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四句當屬之此下重讀如再重之重重陽重陰於以再明上文陰陽俱盛之意又推其極至脫陰脫陽則不止於重陰重陽矣蓋陰盛而極陽之脫也鬼爲幽陰之物故見之陽盛而極陰之脫也一水不能勝五火故目盲　四明陳氏曰氣並於陽則爲重陽血並於陰則爲重陰脫陽見鬼氣不守也脫陰目盲血不榮也　狂癲之病靈樞二十一篇其論詳矣越人特舉其槩正龐氏所謂引而不發使後人自求之歟

六十難曰頭心之病有厥痛有眞痛何謂也然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則名厥頭痛

滑壽曰詳見靈樞二十四篇厥逆也

入連在腦者名眞頭痛

滑壽曰眞頭痛甚腦盡痛手足青至節死不治蓋腦髓海眞氣之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則死

其五臟氣相干名厥心痛

滑壽曰靈樞載厥心痛凡五胃心痛腎心痛脾心痛肝心痛肺心痛皆五臟邪氣相干也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眞心痛其眞心痛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滑壽曰靈樞云眞心痛手足青至節心痛甚爲眞心痛又七十一篇曰少陰者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心爲君主精神之所舍其臟堅固邪不能客客之則傷心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其眞心痛者眞字下當欠一頭字蓋闕文也手足青之青當作淸冷也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

滑壽曰素問五臟生成篇云色見青如草滋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欲如以縞裹朱

生於肺欲如以縞裹紅生於肝欲如以縞裹紺生於脾欲如以縞裹栝蔞實生於腎欲如以縞裹紫此五臟生色之外榮也靈樞四十九篇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又曰赤色出於兩顴大如拇指病雖小瘉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又七十四篇曰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痹多黑多赤多青皆見者爲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又如驗產婦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青舌青沫出母死子活脣口俱青子母俱死之類也　袁氏曰五臟之色見於面者各有部分以應相生相尅之候察之以知其病也

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

滑壽曰四明陳氏云五臟有聲而聲有音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

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沉而深音
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腎　袁氏曰聞五臟
五聲以應五音之清濁或互相勝負或其音嘶嗄
之類別其病也　此一篇當於素問陰陽應象論
金匱眞言諸篇言五臟聲音及三十四難云云求
之則聞其聲足以別其病也
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滑壽曰靈樞六十三篇云五味入口各有所走各
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
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
入心而與汗俱出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
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推此則知問其所欲五味以
知其病之所起所在　袁氏曰問其所欲五味中
偏嗜偏多食之物則知臟氣有偏勝偏絕之候也
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病在
何臟腑也
滑壽曰診寸口卽第
四十八難王氏脈法讚曰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

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常經
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淵刻周旋水下百刻脈一周
身旋復寸口虛實見焉此之謂也
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滑壽曰以外知之望聞以內知之問切也神微妙
聖通明也又總結之言聖神則功巧在內矣
六十二難曰臟井榮有五腑獨有六者何謂也然腑
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俞名曰原腑有六者
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滑壽曰臟之井榮有五謂井榮俞經合也腑之井
榮有六以三焦行於諸陽故又置一俞而名曰原
所以腑有六者與三焦共一氣也　虞氏曰此篇
疑有缺誤當與六十六難參考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臟六腑榮合皆以井爲始者
何也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蚑行喘息蜎
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
始於甲故以井爲始也
滑壽曰十二經所出之穴皆謂之井而以爲榮俞

之始者以井主東方木者春也萬物發生之始諸蚑者行喘者息息謂噓吸氣也公孫洪傳作蚑行喙息義尤明白蜎者飛蠕者動皆蟲豸之屬凡當生之物皆以春而生是以歲之數則始於春日之數則始於甲人之榮合則始於井也　馮氏曰經穴井谷井之井泉源之所出也　四明陳氏曰經穴之氣所生則自井始而溜榮注俞過經入合故以萬物及歲數日數之始爲譬也

六十四難曰十變又言陰井木陽井金陰榮火陽榮水陰俞土陽俞木陰經金陽經火陰合水陽合土滑壽曰十二經起於井穴陰井爲木故陰井木生陰榮火陰榮火生陰俞土陰俞土生陰經金陰經金生陰合水陽井爲金故陽井金生陽榮水陽榮水生陽俞木陽俞木生陽經火陽經火生陽合土陰陽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剛柔之事也陰井乙木陽井庚金陽井庚庚者乙之剛也陰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爲木故言陰井木也庚爲金故言陽井金也餘皆倣此

滑壽曰剛柔者卽乙庚之相配也十干所以自乙庚而言者蓋諸臟腑穴皆始於井而陰脈之井始於乙木陽脈之井始於庚金故自乙庚而言剛柔之配而其餘五行之配皆倣此也　丁氏曰剛柔者謂陰井木陽井金庚金爲剛乙木爲柔陰榮火陽榮水壬水爲剛丁火爲柔陰俞土陽俞木甲木爲剛己土爲柔陰經金陽經火丙火爲剛辛金爲柔陰合水陽合土戊土爲剛癸水爲柔蓋五行之道相生者母子之義相尅相制者夫婦之類故夫道皆剛婦道皆柔自然之理也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其是之謂歟

六十五難曰經言所出爲井所入爲合其法奈何然所出爲井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故言所出爲井也所入爲合者北方冬也陽氣入藏故言所入爲合也

滑壽曰此以經穴流注之始終言也

六十六難曰經言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大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

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神門穴也膽之原出於丘墟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

滑壽曰肺之原太淵至腎之原太谿見靈樞第一篇其第二篇曰肺之俞太淵心之俞太陵肝之俞太衝脾之俞太白腎之俞太谿膀胱之俞束骨過於京骨爲原膽之俞臨泣過於丘墟爲原胃之俞陷谷過於衝陽爲原三焦之俞中渚過於陽池爲原小腸之俞後谿過於腕骨爲原大腸之俞三間過於合谷爲原蓋五臟陰經止以俞爲原六腑陽經既有俞仍別有原或曰靈樞以太陵爲心之原難經亦然而又別以兌骨爲少陰之原諸家鍼灸書竝以太陵爲手厥陰心主之俞以神門在掌後兌骨之端者爲心經所注之俞似此不同者何也

按靈樞七十一篇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臟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兌骨之端也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又第二篇曰心出於中衝溜於勞

宮注於太陵行於間使入於曲澤手少陰也按中衝以下竝手心主經俞靈樞直指爲手少陰經俞不別載也又素問繆刺篇曰刺手心主少陰令兌骨之端各一痏立已又氣穴篇曰臟俞五十穴王氏注五臟俞惟有心包經井俞之穴而亦無心經井俞穴又七十九難曰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補手心主井詳此前後各經文義則知手少陰與心主同治也

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何也然五臟俞者三焦之所行氣之所留止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何也然膵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于五臟六腑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故所止輒爲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滑壽曰十二經皆以俞爲原者以十二經之俞皆係三焦所行氣所留止之處也三焦所行之俞爲原者以膵下腎間動氣乃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三焦則爲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上中下之三氣經歷於五臟六腑也通行三氣卽紀氏所謂下焦

稟眞元之氣卽原氣也上達至於中焦中焦受水穀精悍之氣化爲榮衛之氣與眞元之氣通行達於上焦也所以原爲三焦之尊號而所止輒爲原猶警蹕所至稱行在所也五臟六腑之有病者皆於是而取之宜哉

六十七難曰五臟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

滑壽曰募與俞五臟空穴之總名也在腹爲陰則謂之俞在背爲陽則謂之俞募猶募結之募言經氣之聚於此也扁鵲傳俞作輸猶委輸言經氣由此而輸於彼也五臟募在腹肺之募中府二穴在胷部雲門下一寸乳上二肋間動脈陷中心之募巨闕一穴在鳩尾下一寸脾之募章門二穴在季脇下直臍肝之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旁各一寸五分腎之募京門二穴在腰中季脇本五臟俞在背行足太陽之經肺俞在第三椎下心俞在五椎下肝俞在九椎下脾俞在十一椎下腎俞在十四椎下皆俠脊兩旁各一寸五分陰病行陽陽病行

陰者陰陽經絡氣相交貫臟腑腹背氣相通應所以陰病有時而行陽陽病有時而行陰也鍼法曰從陽引陰從陰引陽

六十八難曰五臟六腑皆有井榮俞經合皆何所主然經言所出爲井所流爲榮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俞主體重節痛經主喘咳寒熱合主逆氣而泄此五臟六腑井榮俞經合所主病也

滑壽曰主治也井谷井水源之所出也榮絕小水也井之原本微故所流尚小而爲榮榮俞輸也注也自榮而注乃爲俞也由俞而經過於此乃謂之經由經而入於所合謂之合合者會也靈樞第一篇曰五臟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腑六六三十六俞此俞空穴之總名凡諸空穴皆可以言俞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所行皆井榮俞經合之所係而所主病各不同井主心下滿肝木病也足厥陰之支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故井主心下滿榮主身熱心火病也俞主體重節痛脾土病也經主喘咳寒熱肺金

病也合主逆氣而泄腎水病也　謝氏曰此舉五臟之病各一端爲例餘病可以類推而互取也不言六腑者舉臟足以該之

六十九難曰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

滑壽曰靈樞第十篇載十二經皆有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也假令肝病虛卽補厥陰之合曲泉是也實則瀉厥陰之滎行間是也先補後瀉卽後篇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之意然於此義不屬非缺誤卽羨文也不實不虛以經取之者卽四十九難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云云者蓋正經之自病者也　楊氏曰不實不虛是謂臟不相乘也故云自取其經

七十難曰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

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

滑壽曰春夏陽氣浮而上人之氣亦然故刺之當淺欲其無太過也秋冬陽氣沉而下人氣亦然故刺之當深欲其無不及也經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之謂也　四明陳氏曰春氣在毛夏氣在皮秋氣在分肉冬氣在骨髓是淺深之應也

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春夏養陽之義也初下鍼即沉之至腎肝之部俟其得氣乃引鍼而提之以至於心肺之分所謂致一陰也秋冬氣寒必致一陽者秋冬養陰之義也初內鍼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致一陽

滑壽曰春夏氣溫必致一陰者春夏養陽之義也初下鍼即沉之至腎肝之部俟其得氣乃引鍼而提之以至於心肺之分所謂致一陰也秋冬氣寒必致一陽者秋冬養陰之義也初內鍼淺而浮之當心肺之部俟其得氣推鍼而內之以達於腎肝之分所謂致一陽也　此篇致陰致陽之說越人

特推其理有如是者爾凡用鍼補瀉自有所宜初不必以是相拘也

七十一難曰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鍼陽者臥鍼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鍼榮俞之處氣散乃內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

滑壽曰榮爲陰衛爲陽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各有所深淺也用鍼之道亦然鍼陽必臥鍼而刺之者以陽氣輕浮過之恐傷於榮也刺陰者先以左手按所刺之穴良久令氣散乃內鍼不然則傷衛氣也無毋通禁止辭

七十二難曰經言能知迎隨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迎隨

滑壽曰迎隨之法補瀉之道也迎者迎而奪之隨者隨而濟之然必知榮衛之流行經脈之往來榮衛流行經脈往來其義一也知之而後可以視夫病之逆順隨其所當而爲補瀉也　四明陳氏曰

迎者迎其氣之方來而未盛也以瀉之隨者隨其氣之方往而未虛也以補之愚按迎隨有二有虛實迎隨有子母迎隨陳氏之說虛實迎隨也若七十九難所載子母迎隨也

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內外表裏隨其陰陽而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

滑壽曰內爲陰外爲陽表爲陽裏爲陰察其病之在陰在陽而調之也　楊氏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陰虛陽實則補陰瀉陽陽虛陰實則補陽瀉陰或陽井於陰陰井於陽或陰陽俱虛俱實皆隨其所見而調之　謝氏曰男外女內表陽裏陰陰陽之氣者如從陽引陰從陰引陽陽病治陰陰病治陽之類

七十三難曰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此之謂也

滑壽曰諸經之井在於手足指梢肌肉淺薄之處

氣少不足使爲補瀉也故設當刺井者只瀉其榮以井爲木榮爲火者木之子也詳越人此說專爲瀉井者言也若當補井則必補其合故引經言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各有攸當也

補瀉反則病益篤而有實實虛虛之患可不謹歟

七十四難曰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冬刺合者何謂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腎

滑壽曰榮俞之繫四時者以其邪各有所在也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臟一病輒有五邑假令肝病邑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鍼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滑壽曰五臟一病不止於五其病尤衆多也雖其衆多而四時有數故病繫於春夏秋冬及井榮輸經合之屬也用鍼者必精察之　詳此篇文義似

有缺誤今且依此解之以俟知者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滑壽曰金不得平木不字疑衍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金火水欲更相平也木火土金水之欲實五行之貪勝而務權也金水木火土之相平以五行所勝而制其貪也經曰一臟不平所勝平之東方肝西方肺東方實則知西方虛矣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而過於實耶或瀉或補要亦抑其盛而濟其不足損過就中之道也水能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瀉南方火者奪子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北方水者益子之氣使不食

於母也如此則過者退而抑者進金得平其木而東西二方無復偏勝偏虧之患矣越人之意大抵謂東方過於實而西方之氣不足故瀉火以抑其木補水以濟其金是乃使金得與木相停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若曰欲令金不得平木則前後文義窒礙竟說不通使肝木不過肺不虛復瀉火補水不幾於實實虛虛耶八十一難文義正與此互相發明九峰蔡氏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取相制以洩其過其意亦同故結句云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蓋爲知常而不知變者之戒也此篇大意在肝實肺虛瀉火補水上　或問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當瀉火補土爲是蓋子有餘則不食母母之氣母不足則不能蔭其子瀉南方火乃奪子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中央土則益母之氣使得以蔭其子也今乃瀉火補水何歟曰此越人之妙一舉而兩得之者也且瀉火一則以奪木之氣一則以去金之尅補水一則以益金之氣一則以制火之光若補土則一於助金而已不可施於兩用此所

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又問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五行之道也今越人乃謂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何哉曰是各有其說也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者五行之生化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者鍼家之寺奪固不侔也四明陳氏曰仲景云木行乘金名曰橫內經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木實金虛是木橫而凌金侮所不勝也木實本以金平之然以其氣正強而橫金平之則兩不相伏而戰戰則實者亦傷虛者亦敗金虛本資氣於土然其時土亦受制未足以資之故取水爲金之子又爲木之母於是瀉火補水使水勝火則火餒而取氣於木木乃滅而不復實水爲木母此母能令子虛也木既不實其氣乃平平則金免木凌而不復虛水爲金子此子能令母實也所謂金不得平木不得徑以金平其木必瀉火補水而旁治之使木金之氣自然兩平耳今按陳氏此說亦自有理但爲不之一字所纏未免牽強費辭不若直以不字爲衍文耳觀八十一篇中當知金平木

一語可見矣

七十六難曰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

滑壽曰靈樞五十二篇云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榮氣蓋補則取浮氣之不循經者以補虛處瀉則從榮置其氣而不用也置猶棄置之置然人之病虛實不一補瀉之道亦非一也是以陽氣不足而陰氣有餘則先補陽而後瀉陰以和之陰氣不足而陽氣有餘則先補陰而後瀉陽以和之如此則榮衛自然通行矣補瀉法見下篇

七十七難曰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

也

滑壽曰見肝之病先實其脾使邪無所入治未病也是爲上工見肝之病一心治肝治已病也是爲中工靈樞五十五篇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七十八難曰鍼有補瀉何謂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內鍼也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鍼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先以左手厭按所鍼榮俞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順鍼而刺之得氣因推而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與男外女內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努讀如怒）

滑壽曰彈而努之鼓勇之也爪而下之謂掐之稍重皆欲致其氣之至也氣至指下如動脈之狀乃乘其至而刺之順循也乘也停鍼待氣氣至鍼動是得氣也因推鍼而內之是謂補動鍼而伸之

是謂瀉此越人心法非呼吸出內者也是固然也若停鍼候氣久而不至乃與男子則淺其鍼而候之衛氣之分女子則深其鍼而候之榮氣之分如此而又不得氣是謂其病終不可治也篇中前後二氣字不同不可不辨前言氣之來如動脈狀未刺之前左手所候之氣也後言得氣不得氣鍼下所候之氣也此自兩節周仲立乃云凡候氣左手宜略重之候之不得乃與男則少輕其手於衛氣之分以候之女則重其手於榮氣之分以候之如此則既無前後之分又昧停鍼待氣之道尚何所據爲補瀉耶

七十九難曰經言迎而奪之安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何謂也

滑壽曰出靈樞第一篇得求而獲也失縱也遺也其第二篇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謂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言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謂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者恍然若有失也即第一篇之義

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

滑壽曰迎而奪之者瀉也隨而濟之者補也假令心病心火也土爲火之子手心主之俞太陵也實則瀉之是迎而奪之也木者火之母手心主之井中衝也虛則補之是隨而濟之也迎者迎於前隨者隨其後此假心爲例而補瀉則云手心主卽靈樞所謂少陰無俞者也當與六十六難並觀

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爲得濡虛者爲失故曰若得若失也

滑壽曰氣來實牢濡虛以隨濟迎奪而爲得失也前云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虛若有若無此言實之與虛若得若失蓋得失有無義實相同互舉之省文爾

八十難曰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鍼入見氣盡乃出鍼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滑壽曰所謂有見如入下當欠有見如出四字如讀若而孟子書望道而未之見而讀若如蓋通用也　有見而入出者謂左手按穴待氣來至乃下鍼鍼入候其氣應盡而出鍼也

八十一難曰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滑壽曰是病二字非誤即衍肝實肺虛金當平木如七十五難之說若肺實肝虛則當抑金而扶木也用鍼者乃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此所謂實其實而虛其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殺人必矣中工中常之工猶云粗工也　按難經八十一篇篇辭甚簡然而榮衛度數尺寸位置陰陽王相臟腑內外脈法病能經絡流注鍼刺穴俞莫不該盡而此

篇尤創艾切切蓋不獨爲用鍼者之戒凡爲治者皆所當戒又絕筆之微意也於乎越人當先秦戰國時與內經靈樞之出不遠必有得以口授面命傳聞煜煜者故其見之明而言之詳不但如史家所載長桑君之遇也邵肌乃謂經之當難者未必止此八十一條噫猶有望於後人歟

闕誤總類　七難三陰三陽次第脈經不同脈經於三陽則少陽太陽陽明三陰則少陰太陰厥陰十二難馮氏謂此篇合入用針補瀉之類當在六

十難後以類相從也　十四難反此者至于收病也當作至脈之病也于收二字誤　十六難問三部九候以下共六件而篇中並不答所問似有缺誤　十七難所問者三所答者一疑有缺漏　十八難第三節謝氏謂當是十六難中答辭第四節或謂當是十七難中或連年月不已答辭　二十難重陽者狂重陰者癲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當是五十九難結句之文錯簡在此　二十一難謝氏曰按本經所答辭意不屬似有脫誤　二十

三難經云明知終始云云一節謝氏謂合在下篇之前不必然也只參看　二十八難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十二字當在十二經亦不能拘之之下其受邪氣蓄則腫熱砭射之也十二字謝氏以爲衍文或曰當在三十七難關格不得盡其命而死矣之下因邪在六腑而言　二十九難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諸本皆在腰溶溶若坐水中下謝氏移寘溶溶不能自收持下文理順從必有所攷而然今從之　三十一難其腑在氣街一句疑錯簡或衍文三焦自屬諸腑與手心主配各有所不應又有腑也　四十八難診之虛實下濡者爲虛牢者爲實八字脈經無之謝氏以爲衍文楊氏謂按之皮肉柔濡爲虛牢强者爲實然則有亦無害　四十九難第五節虛爲不欲食實爲欲食二句與上下文無所關疑錯簡或衍文　六十難其眞心痛者眞字下當有一頭字蓋總結上兩節也　六十九難當先補之然後瀉之八字疑衍　七十四難篇中文義似有缺誤今且

依此解之俟後之知者　七十五難金不得平木
不字疑衍詳見本篇　又八十一難是病二字非誤
卽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一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一

脈法一
黃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別論　六節藏象論　五藏生成篇　移精變氣論　脉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玉機眞藏論

藝術典第九十一卷

醫部彙考七十一

脉法一

黃帝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

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
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
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
矣

註色爲陽血爲陰色有陰陽而脈亦有陰陽夫色有清明濁暗五色之見於面也各有部分審清濁而知病之從來知部分則知病之所在金匱要略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心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又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則不治在上焦其吸促在下焦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又曰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者風也搖頭者裏病也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此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也視權衡規矩而知所主者何臟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者寸主在上爲陽尺主在下爲陰浮爲在表爲陽沈爲在裏爲陰滑主氣爲陽濇主血爲陰審察脈之上下表裏氣血而知病之生於陰生於陽而以法治之也夫診有五過診無差悞則治之不失矣

平脈篇曰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病也言遲

陰陽別論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眞臟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凡持眞脈之臟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註 四經者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應四時之氣也十二從者手太陰應正月寅順行至足厥陰也應十二月者手太陰應正月寅手陽明應二月卯足陽明應三月辰足太陰應四月巳手少陰應五月午手太陽應六月未足膀胱應七月申足少陰應八月酉手厥陰應九月戌手

少陽應十月亥足少陽應十一月子足厥陰應十二月丑十二脈者六腑六臟之經脈十二經脈乃臟腑陰陽配合故知陽者可以知陰知陰者可以知陽能知陰陽可別死生夫胃脘之陽資養五臟五臟相生而各有五是以五五二十五陽也五臟爲陰如無陽和之胃氣而眞臟之脈見則臟氣爲敗必死所謂二十五陽者乃胃脘所生之陽氣也四時五臟皆得微和之胃氣故爲二十五陽也能別陽和之胃氣則一有不和便可知病處能別眞臟之陰脈則知肝脈至者期十八日死心脈至者九日死也手足三陽之脈手走頭而頭走足故曰三陽在頭手足三陰之脈足走腹而腹走手故曰三陰在手十二經脈雖有手足陰陽之分然皆一以貫通也能別於陽之脈證者知一陽二陽三陽之爲病也至於三陽搏鼓三日死二陽俱搏十日死忌死忌也言別於陽者知所病之證及死忌時也別於陰之脈者知一陰二陰三陰之發病及肝之心心之肺以至於陰搏之死證

也所謂陰陽者胃脘之陽眞臟之陰手足之三陽手足之三陰也言審辨陰陽之脈謹熟之於心應之於手無與衆相謀論也手足之陰陽乃六臟六腑之經脈故當以脈之來去動靜遲數而分別其陰陽懸絕者眞臟孤懸而絕無胃氣之陽和也急者肝死脈來急益勁如張弓弦也木生於地故死於九九之數肺主天氣絕於六六之期水火本於先天故死於生成之數脾土寄於四季故絕於四日之周五臟死期總合大衍之數

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註 鼓動也一陽之氣初升故其脈如弦之端直以應春生之氣一陰之氣初升故其脈如毛之輕柔以應秋陰之氣陽氣正盛故其脈來盛去悠如鉤之急以應夏熱之氣至者爲陽陽氣伏藏故脈雖鼓至而斷絕以應冬藏之氣溜滑也陰陽相遇其脈則滑長夏之時陽氣微下陰氣微上陰陽相過故脈滑也

六節臟象論

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

註 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陽氣從左而行於右陰氣從右而行於左故以人迎以候三陽之氣一盛病在少陽少陽主春升之氣也太陽主夏陽明主秋四盛以上者言人之陰陽惟陽太盛名曰格陽蓋陽主在外陽格於外不得三陰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陽之太過也

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

註 寸口手太陰之兩脈口以候三陰之氣也厥陰主乙木春生之氣故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之氣少陰四之氣太陰四盛以上者人之陰陽惟陰太盛名曰關陰蓋陰氣主內關陰於內不得三陽中見之化以和之此三陰之太過也

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關格之脈贏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註 俱四倍以上者陰陽俱亢極也天有陰陽地有陰陽陽盛之下陰精承之陰盛之下陽氣承之陰陽承制而交相生化者也人生於天地氣交之中陰陽和平是爲無病如陰陽俱盛而不和是不能及於天地陰陽精氣之承制則死矣

五臟生成篇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色變

註 心主血故合於脈經云脈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心之華在面故其榮在色多食鹹則水味太過而傷心其脈凝泣而色變矣

諸脈者皆屬於目凝於脈者爲泣

註 五臟六腑之精十二經脈皆上注於目衝任之血溢於皮膚滲於絡脈故凝於皮膚則爲痹凝於絡脈則泣濇而不能流行矣

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

註 始者言邪始在三陰三陽之氣分也五決者審別五臟陰陽之經氣以決其病也欲知其病之始

在某經先分立五藏爲根本審其邪病某經之氣某藏之經也

夫脈之大小滑濇浮沈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註 小者正氣虛大者邪氣盛滑主血傷濇爲少氣浮爲在外在腑沈爲在內在藏此六者脈之提綱可以指別也五藏在內而氣象見於外以五行之理可類而推之五藏之相合於五音發而爲聲可以意識視五色之微見可以目內察之能審色脈之相應以辨病之死生則萬全而無失矣

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註 赤當脈脈合心故曰赤脈之至也喘急疾也心脈之至急而牢主積氣於中當時害於食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有積於中故害於食名曰心痹積氣閉於心下也此得之外淫之邪因思慮而心虛故邪氣乘虛而留於內也

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胷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

註 呼吸急則脈亦急故以呼吸之急疾也肺主氣而虛故脈浮病氣而不病血病上而不病下故脈上虛而下實也陽氣虛則善爲驚胷中爲氣之海上注於肺以司呼吸邪積於上則膻中之正氣反虛故爲虛喘也臟眞高於肺主行榮衛陰陽陰陽虛乘則爲往來之寒熱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慓悍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則滿於胷中醉而使內則氣上逆故有積氣在胷中也入房太過則傷腎腎爲本肺爲末本傷故肺虛

也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

註 脈長而彈弦而急也弦則爲減諸急爲寒此得之寒濕而陽氣受傷故弦急也邪在心下支胠間故脈左右彈也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足厥陰之脈從足上膕入毛中過陰氣抵小腹布脅

肋故病證與疝痛相同而腰痛足冷也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也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註 脾屬四支四支汗出當風則風濕內乘於脾而爲積氣脾氣不能灌溉於四旁則逆於中而爲厥氣矣名曰厥疝者氣逆而痛也夫男女氣血相同受病亦屬同法故於中央土臟而曰女子同法者欲類推於四臟也

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得之沐浴清水而臥

註 尺以候腎黑脈之至上堅而大者腎臟有積而腎脈堅大也上堅者堅大在上而脈不沈也與陰者小腹而兼於前陰也清水冷水也腎臟寒水主氣亦同氣相感也

移精變氣論

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

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之長命曰聖王

註 天有八風在人則有五經之風謂調理五脈之邪也色者氣之華脈乃精之液變化相移者移精變氣也觀其移精變氣以通神明之妙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日月者天地陰陽之精也色爲陽脈爲陰常求其色脈之要總不外乎陰陽故知色以應日脈以應月脈以應四時之脈色生於脈也能貴重色脈以合於神明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是謂聖王

脈要精微論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註 飲食於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脈盛則絡脈
虛是以飲食未進則經絡調勻血氣未亂故可診
有過之脈動靜者陰陽動靜也精明五藏之精神
見於聲色也切脈觀色以知藏腑强弱虛實兼視
形體之盛衰以此參伍錯綜而斟酌之以決其死
生之分焉

夫脈者血之腑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
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
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
去如弦絕死

註 血行脈中脈故爲血之腑榮氣宗氣行於脈中
衛氣行於脈外脈隨氣行故脈長則氣平脈短則
氣病矣心主血脈數乃熱迫所生故煩心大則病
進於脈內上盛謂寸口脈盛主氣上升而氣高下
盛謂尺中脈盛主氣下逆而爲脹代脈者動而中
止不能自還主氣之衰敗也脈中之榮氣宗氣不
足故脈細如絲濇主少血故心虛而爲痛矣渾渾
濁亂疾流之貌革至者迴易於平常也此血脈受

邪而內亂如涌泉也夫色生於血病進於脈而色亦敗惡矣綿綿其去如弦細而欲絕者形容其脈去之象也病進而脈至如此之盛血亡而脈去如此之衰血者神氣也邪盛正亡不治之死證矣

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

註言脈合陰陽四時診脈而知病之所在病成而變爲他病候尺寸以分別臟腑外內上下左右曲盡其脈要精微之理

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瀉勿失

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
合五行脈合陰陽

註 人之陰陽出入與天運轉之大相合天氣包乎
萬物之外運轉於六合之內其變動之應彼春之
暖爲夏之暑言陽氣從生升而至於盛長也彼秋
之忿爲冬之怒言陰氣自清肅而至於凜冽也此
四時陰陽之變動而脈亦與之上下浮沈也春時
天氣始生而脈耎弱輕虛而滑如規之圓轉而動
也夏時天氣正方其脈洪大如矩之方正而盛也
秋時天氣始降其脈浮平有如衡之平準也冬時
天氣閉藏其脈沈石有如權之下垂也四十五日
者從冬至而至立春從夏至而至立秋冬至一陽
初生陽氣微上陰氣微下至春而陽氣方始至夏
盛長而陰氣下藏矣夏至一陰初生陰氣微上陽
氣微下至秋而陰氣清涼至冬凜冽而陽氣伏藏
矣陰陽升降出入離合有期而脈亦與之相應如
期而脈氣相失則知脈之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
時也察脈之綱領當從陰陽始卽冬至陽氣微上

夏至陰氣微上陰陽上下自有經常之理然又從
五行而生如春木生夏火火生長夏土土生秋金
金生冬水水生春木之有度而四時爲五行相
生之宜矣夫四時有未至而至而不至至而太
過至而不及而人亦應之是以脈之不及則補之
太過則瀉之與天地四時太過不及陰陽之道合
之如一得一之情可以知死生矣然必聲合天地
之五音色合天地之五行脈合天地之陰陽而始
能得一之情以知死生也

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
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
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
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

註 欲知四時五行陰陽外內在診脈之精微故當
虛靜其心志守而勿失魚在波雖出而未浮如春
升初出之象在膚浮在外也泛泛充滿之象萬物
有餘盛長之極也秋氣降收如蟄蟲之將去外而
內藏之象冬令閉藏故脈沈在骨如蟄蟲之封閉

如君子之居室藏而勿出也然欲知在內臟腑陰陽之虛實者按其脈而記之欲知外之四時陰陽者終而始之蓋陽氣之始者陰氣之將終也以陰陽之出入而應四時之脈也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消環自已

註 脈搏擊應手有力而長此爲太過之脈心火太過故當病舌卷心主言故不能言其耎而散者此爲不足之脈心液不足則火鬱而爲消渴之病心藏神得神機環轉而病自已也

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

註 肺主氣而主行榮衛陰陽氣盛太過則血隨而上逆其不及當病灌汗灌汗者脾土灌溉之汗蓋脾氣散津上歸於肺肺氣通調而後水津四布今肺氣虛不能輸布水液脾氣自灌於肌腠皮膚至令肺氣不復通調而散發也

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

人喘逆其奧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註 肝主血而主色脈盛而色不見者血蓄於下也當病墜傷或爲手搏所傷因血凝脅下故令人喘逆其不及而色澤者當病溢飲蓋水溢於皮膚故其色潤澤也肝主疎泄肝氣虛而渴暴多飲以致溢於皮膚腸胃之外而爲飲也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奧而散當病食痺

故脈盛而色赤也飲食於胃由中焦之腐化胃氣不足故當病食痺

註 足陽明之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兔下足趺髀傷者當病足脛腫若水狀也

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奧而散色不澤

註 五臟元眞之氣脾所主也濕熱太過則色黃脈盛而少氣矣其不及當病足脛腫脾氣虛也若水狀而非水病故其色不澤

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奧而散

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註 腰者腎之腑腰傷故腎脈盛也傷於骨者其色赤黃則外應於肌肉間也其不及當病少血蓋腎爲牝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腎之精液復上入心而爲血精虛至令不復化赤而爲血也

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臟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

註 病形病氣見於形證也蓋臟腑經絡相連陰陽相應是以脈見於臟而形見於腑也

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

註 胃爲陽脾爲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是以脈見於胃而病見於脾也

帝曰有故病五臟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此

新病也

註 有故病因傷五臟之色脈復感暴至之病有似乎病成而變也夫病久則色脈傷脈小而色不奪故知爲新病脈與五色俱奪者乃血氣俱傷故爲久病若暴至之病自外而內色脈之傷從內而外故有病而色脈俱不奪者知爲新感之病也

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註 毀傷筋骨故肝與腎脈並至而其色蒼赤不見血者謂筋骨傷而血不傷也如已見血而血傷則又若中水傷心而心脈亦並至矣

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胷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腹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胷喉中事也下竟上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註 尺內尺中也兩旁兩尺部之外旁也季脅兩脅之下秒也尺以候腎也尺而候兩腎也兩腎以左右兩尺而候兩腎也

腎附於季脅是季脅之內乃是兩腎兩腎之內乃是腹中故尺內候腹中尺外以候腎尺之兩旁以候季脅是兩旁更出於外也所謂外內者脈體本圓用指向外以候內向內以候外候脈之兩側也中附上者附左尺而上左手之關脈也心肝居左故左以候肝隔氣在中故以內候隔右外者附右尺而上右手之關脈也脾主中土故以關內候脾陰內而陽外故以關外候胃上附上右者從右關而上右寸口也心肺居上為陽故以兩寸候氣胷中者宗氣之所居也左外左寸口也膻中者臣使之官心主之相位也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寸為陽尺為陰故以兩手關前以候形身之前關後以候形身之後上竟上者從尺關而直上於魚也下竟下者從寸關而直下於尺也夫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此又以陰陽之氣竟上竟下而候形身之上下也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也

註 脈者陰陽血氣之榮行麤大者陽乘於陰也陽在外陰在內陽乘於陰故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癇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

註 來疾去徐者來盛去悠也上實下虛者寸實尺虛也此氣惟上逆陽盛陰虛所謂一上不下寒厥到膝氣上不下頭痛癲疾是也來徐去疾者此陽虛陰盛爲惡風也蓋風爲陽邪傷人陽氣在於皮膚間風之惡厲者從表陽而直入於裏陰故去疾下實也陽氣受邪則正氣虛傷故來徐上虛邪氣內陷故去疾下實

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

註 有脈有厥脈之因厥脈之象也夫脈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輸於足太陰脾轉而不回者也如脈俱沈細而數者此少陰厥也少陰之氣不上合於陽明轉輸於臟腑故惟見少陰本脈之沈細也陽明之熱反下入於陰中故數也若沈細數

散者此陰中所陷之陽散而陰陽相乘故爲寒熱也如浮而散者此復上逆於陽分故爲眴仆經曰清濁之氣相干亂於頭則爲厥逆眴仆

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

註 諸浮者無論左右三部之浮皆在陽分其浮而躁者在手之三陽也無論左右三部之細而沈皆在陰分其沈細而有靜者在足之三陰也太陽少陰爲水火陰陽之主故爲熱爲骨痛也

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泄及便膿血

註 諸浮在陽諸沈在陰者在陰陽之氣也故爲熱爲骨痛如在陽則脈見數動而爲便膿血之經證矣陽熱在經故脈數動熱傷血分故便膿血經血下泄故一代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註 諸過者謂諸邪所傷而爲有過之脈也有餘者

邪氣之有餘也陽氣有餘則陽氣受傷故脈濇如
邪入於陰則經血沸騰故脈滑也邪在陽分故身
熱無汗邪在陰分故多汗身寒陰陽並受其邪則
無汗而寒也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
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
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註 推詳也推詳其脈之偏於外內上下也推而外
之者以左右之三指向外按之若脈偏盛向內而
不外者此邪在心腹之間而成積也推而內之者
以左右三指向內以候之若脈偏盛於外而不內
者此邪在外而身有熱也推而上之者以三指平
按而審之上而不下乃氣上盛下虛當主腰足清
冷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乃氣下盛上虛當主頭
項痛也外內論邪氣之有餘上下論正氣之不足
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註 所謂外內上下者非浮沈舉按之法也若謂浮
爲在外沈爲在內病腰脊痛而身有痹者直按之

至骨如心腹之積又當何如而按之

平人氣象論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

註 平人無病之人也無病之人自有平常之脈反常則爲病矣出氣曰呼入氣曰吸一呼一吸爲一息平人之脈一呼再動一吸再動閏以太息呼吸定息脈五動也不病者其息平病者其息亂醫者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是爲候診之法

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痹人一呼吸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註 一呼一動一吸一動減於平人過半故主氣之衰微若一息之中脈六動者氣之太過也吸而躁急者有餘之邪從外而內也溫病者冬傷於寒至

春發爲溫病冬傷於風至春發爲風溫此皆伏匿之邪由內而外從陰而陽故尺中熱也風爲陽邪傷人陽氣故尺不熱氣分之邪留而不去則迫於經故脈滑也痹者閉也邪積而不行故脈濇泣也四動以上太過之極也脈絕不至不及之極也乍數乍疎或太過或不及氣之亂也此皆不平之甚故爲死脈

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註 平人之常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故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是生機已絕絕則死矣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臟眞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臟眞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臟

眞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臟眞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臟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註 胃氣乃中土柔和之氣弦乃東方春木之象微乃胃氣之和故春得胃氣而脈微弦曰平弦多而少柔和之氣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毛爲秋脈屬金如春雖得微弦之平脈而兼有輕浮之毛此金

來尅木至秋金令之時則當病矣如毛脉過甚此木受金刑當主卽病病臟眞者眞臟所藏之神也神在臟爲肝在體爲筋言眞臟之神散於肝而主藏筋膜之氣也鉤乃南方夏火之象微則柔和之胃氣也夏得胃氣而脈微鉤曰平鉤甚而少微和之氣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石乃冬令之脈微鉤而帶石乃火中有水至冬水氣所主之時而爲病矣如水氣太甚此火受水尅當卽病矣夏臟之元眞通於心而主藏血脈之氣也長夏濕土主氣微耎

弱者中土柔和之氣也代者相離之脈蓋脾主四季四季有交相更代之氣是以柔和相離脾之平脈也如但代而無微耎之和此胃氣已絕故爲死脈蓋脾之得以灌溉於四臟者由胃氣之所生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是所不勝之水氣反來侮土至冬時水氣反虛而爲病矣弱甚者脾氣太弱當主卽病蓋言乘侮太甚者卽病而本氣虛者亦卽病矣土臟之元眞濡於脾而主藏肌肉之氣也毛乃秋金之脈微則柔和之胃氣也秋得胃氣而脈微毛多而少柔和之氣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是所不勝之木氣反來侮金則木虛其本位矣至春當木旺之時而木氣反虛是以爲病所謂侮反受邪寡於畏也弦甚者乘侮太過而金氣當卽病矣金臟之元眞高居於肺而主行榮衛陰陽肺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也石乃冬藏之脈微則柔和之胃氣也腎得胃氣而脈微石曰平石多而少柔和之氣曰腎病但石而無胃氣曰死石而有鉤火侮水也立夏火氣反虛而爲

病矣若乘侮太甚當主今病水臟之元眞下藏於腎而主藏骨髓之氣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註 宗氣者胃腑水穀之所生積於胷中上出喉嚨以司呼吸行於十二經隧之中爲臟腑經脈之宗故曰宗氣胃之大絡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而動應衣乃胃臟宗氣之所出此脈以候宗氣者也五臟無胃氣曰死者宗氣或絕於內而或泄於外也如喘盛而乳下之脈數絕者宗氣病於膻中也如脈結而有止者虛里之橫絡有積滯也是胃氣少而爲五臟之病者宗氣之有虛有實也如虛里之脈絕不至者胃腑之生氣絕於內也乳之下其動甚而應衣者宗氣欲泄於外也此無胃氣而爲五臟之死脈也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短者曰頭痛

曰肩背痛寸口脈沈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痂瘕少腹痛寸口脈沈而橫曰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

註 寸爲陽尺爲陰外爲陽內爲陰皮肉筋骨爲陽腹中脅內爲陰蓋天地四時之氣從外而內由陽而陰故以寸口之浮沈以候外因之外內也寸口脈中手短者此惟在寸之陽部故主頭痛諸陽氣之在上也寸口脈中手長者寸脈直下於尺也此陽邪直行於下部故主足脛痛也中手促上擊者浮而搏擊應手此陽邪不上不下故主在肩背之中也此以外邪在於形身之外而有上中下之分也沈爲在裏浮主在外寸口脈沈而堅主病邪堅積在裏若浮而盛主邪病在外此以寸口之浮沈而別外邪之在形身之外內也寸爲陽沈爲陰寸口脈沈而弱此正氣虛而陽邪直入於裏陰陰陽相乘故主寒熱陽邪入裏故又主痂瘕而少腹痛也此緣正氣弱而陽邪直入於裏陰之下也脅下

主身半之中腹中爲形身之裏寸口脈沈而橫是外邪入於裏陰之中故主脅下腹中有橫積也邪氣上逆則喘寸口脈沈而喘此外因之陽邪入於裏陰而上逆陰陽相搏故爲寒熱此又以寸口之沈候外因之邪入於裏陰而亦有上中下之別也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脈急者曰痂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註脈盛脈小者槩左右三部脈而言也夫以寸口浮沈以候病之外內上下者候表裏陰陽之氣也蓋天地四時之邪始傷氣分留而不去則入於經亦有始終留於氣分者有卽轉入於經者邪之中人變幻不一故當以脈甄之是以氣分之邪止見寸口之浮沈長短如入於經則有滑濇緊急之形象矣夫脈乃陰血氣分之陽邪入經陰陽相搏其脈則滑是以脈盛滑者病在外有餘之病故堅而有力也夫經脈外絡形身內連臟腑病在內者故

小實而堅也此以三部之盛滑小實而分別邪正之在外在內也始受之病邪正相持故滑浮而疾久則血脈已傷故小弱以濇也諸急爲寒故主痂瘕在內滑主陽熱故主風邪在陽此又以三部之急滑以別邪病之在陽絡陰絡也痹者閉也風寒濕邪皆能爲痹或在於皮肉筋骨之間或內舍於五臟六腑故痹病於外內之間者其脈皆主濇也緩爲脾脈滑則熱盛於中緊則爲寒故主腹脹也此外因之邪入於腹中而有寒熱之分也

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臟曰難已

註 陰陽者氣血外內上下也言臟腑之脈陰陽井交雌雄相應內外循環爲順如陰陽反逆其病爲難愈脈得四時之順者春脈微弦夏脈微鉤此得四時生氣之順而無他變也反四時者春胃而有毛夏胃而有石也間臟者相生而傳也不間臟者相尅而傳也如外淫之邪始傷皮毛則內合於肺肺欲傳肝而腎間之腎欲傳心而肝間之肝欲傳

脾而心間之心欲傳肺而脾間之脾欲傳腎而肺間之也

臂多青脈曰脫血

註 臂多青脈者臂內浮見之絡脈多青蓋因脫血而不華於色也

尺脈緩濇謂之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寒脈細謂之後泄脈尺粗常熱者謂之熱中

註 緩爲脾脈濇主臟氣之不足此脾臟之爲病也尺屬陰而主血脈宜沈靜盛者肝臟之火盛而血不藏也靈樞診尺篇曰尺膚濇者風痹也夫邪迫於經脈則滑以風之陽邪閉於皮膚之間而迫於經其脈故主多汗所謂陽加於陰謂之汗汗乃陰之液也此以診尺而知肺合之表汗也診尺篇曰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夫陽氣生於陰中尺膚寒生陽之氣少矣陽氣衰於下故主虛泄泄則亡陰故脈細也此以診尺而知腎臟之生陽下焦之虛泄也尺膚粗常熱者火熱下行故主熱中此診

尺而知心火之下行也夫陰陽氣血由陰而陽從下而上是以診尺而知病之外內上下也

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眞臟見者死

註 夫五臟之氣乃由地之五行而生而地之五行又乃由天之十干所化是以生於五行而死於十干也

婦人于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

註 以婦人之兩手尺部候之若左手之少陰腎脈動甚者妊子以左男而右女也

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臟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註 後章論五臟之氣外合於四時故雖未有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之臟形而陰陽出入之大槩不可逆也

風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註 夫天地有四時之寒暑而人之氣血有浮大沈

瘦之陰陽即受病之脈氣亦有外內虛實之相應故脈不應病者命曰反四時也如風熱之病氣應浮動而脈反靜泄脫之病氣應虛收而脈反實病在中者氣應沈實而脈反虛病在外者氣應升浮而脈反堅澁此脈證之不相應者正氣亂也故爲難治

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臟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註 五臟皆稟氣於胃胃氣者水穀之所資生故人以水穀爲本胃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也所謂無胃氣者眞臟脈見而不得微和之氣也又非惟微和之爲胃氣也卽眞臟之脈亦胃氣之所生也故曰臟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者春爲弦夏爲鉤秋爲毛冬爲石皆得胃氣而爲之也故曰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太陽脈至洪大以長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脈至浮大而短

註 夫脾與胃以膜相連耳是以胃氣之行於五臟者由脾氣之轉輸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是以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焉故太陽之洪大陽氣之盛也少陽之乍忽初生之象也陽明之浮大而短者兩陽合明陽盛而間於二陽之間也此三陽之氣也亦胃腑之所生也

夫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

註 累累如連珠者滑利如珠連緜相貫心臟和平之象琅玕美石之似珠者取其溫潤而柔滑也此臟眞之脈柔耎和平者得四時之胃氣也前節以四時胃氣資於臟眞故曰春胃微弦夏胃微鉤此節以五臟之眞得四時胃氣故曰平心脈來夏以胃氣爲本平肺脈來秋以胃氣爲本以是脈象之少有不同也蓋弦鉤毛石者臟眞之氣象也如連

珠如榆莢者臟眞之體象也

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註 喘喘急疾貌喘喘連屬心氣不安也曲者鉤之象其中微曲心氣虛也故當主心病居不動也曲而不動如操帶鉤無如珠生動之象矣

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

註 厭厭安靜貌聶聶輕小也落降收也如落榆莢者言雖輕薄而中不虛蓋肺脈雖主收降輕虛之象而資生於脾土是以有如榆莢之輕而中不虛也

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註 不上不下往來濇滯也如循雞羽較之榆莢更屬輕虛其中又不得生我之土象而反有賊我之木體如風吹毛散亂劇也

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

氣爲本

註 奧弱初生柔和之氣也以手相呼曰招招招乍起乍伏之象形容其初生之脈象長竿稍末長而奧也此皆本於胃氣故臟眞之脈得以柔奧和平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註 盈實則非奧弱招招之象矣如循長竿非若稍末之奧弱矣滑脈如珠弦長帶滑如竿之有節矣辨脈篇曰累累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也此肝氣病而阻結也急益勁如新張弓弦強勁之劇胃氣絕也

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

註 和柔中土和柔之氣也相離時一代也蓋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故柔和之中而有相離之代散也雞足有四爪踐地極和緩形容脾土之灌溉四臟有如雞之踐地和緩而四散也

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

註 實而盈數阜實而無柔和之氣也如雞舉足拳而收斂不能灌溉於四臟也

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註 如烏之喙者堅止而無柔和相離之象也如烏之距者較雞舉足更拳急也如屋之漏者點滴稀疎而不能灌溉也如水之流者濕土之氣四散也蓋言脾主中和之氣如太過不及之甚者皆爲死脈也

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

註 喘喘累累沈石生動之象也如鉤者浮而中空水之體也按之堅者石之象也

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註 如葛如索者木象也蓋沈石者腎之本體如引葛而按之益堅是腎氣不藏而外泄矣如奪索者如引葛而更堅勁矣如彈石者無喘累生動之氣

腎之死象也

玉機眞臟論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

註 春弦夏鉤秋毛冬石臟眞之神也此言眞臟之脈資生於胃輸稟於脾合於四時行於五臟五臟相通移皆有次如璇璣玉衡轉而不回者也如五臟有病則各傳其所勝至其所不勝則死有爲風寒外乘亦逆傳所勝而死者有爲五志內傷交相乘傳而死者有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眞臟之神爲所不勝之氣乘之者皆奇病也故曰奇恆之爲病也所謂奇者言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恆者得以四時死也是以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言春時之脈肝臟主氣而合於東方之木如萬物之始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蓋以臟眞之氣而合於四時非四時之氣而爲五臟之順逆也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

註 實而強者盈實而如循長竿也不實而微者無端長之體也此言五藏之神氣由中而外環轉不息如氣盛強乃外出之太過如氣不足則衰微而在中太過不及皆藏眞之氣不得其和平而爲病也

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

背下則兩脅肷滿

註 夫五藏之脈行氣於其所生受氣於所生之母若肝則行氣於心而受氣於腎也然春脈太過則氣并於上經曰氣并於上亂而喜忘氣上盛而與督脈會於巔故眩冒而巔疾也金匱要略曰胷痛引背陽虛而陰弦故也蓋春木之陽生於腎水之陰陰氣虛寒以致生陽不足故胷痛引背也脅肷乃肝腎之部分生氣虛而不能外達故逆滿於中也

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

註 心脈通於夏氣如火之發焰如物之盛長其氣悠有如鉤象其本有力而惟外出故脈來盛而去悠有如鉤象其本有力而肥其環轉則秒而微也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

註 來盛者盛長之本氣也去亦盛者太過於外也來不盛者盛長之本氣虛而不及也去反盛者根本虛而末反盛也

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

註 身熱膚痛者心火太過而淫氣於外也浸淫膚受之瘡火熱盛也其不及則反逆於內上熏肺而爲欬唾下走腹而爲氣泄矣夫心氣逆則爲噫虛逆之氣不上出而爲噫則下行而爲氣泄氣泄者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

帝曰善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

註 秋氣降收外虛內實內實故脈來急外虛故浮而散也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

註 如榆莢而兩旁虛中央實此肺之平脈堅則爲太過矣毛而微是中央兩旁皆虛此所生之母氣不足而致肺氣更衰微也

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註 肺主周身之氣太過則反逆於外而爲背痛肺之俞在肩背也經曰氣并於肺則憂其不及則令人氣虛而喘呼吸少氣而欬虛氣上逆則血隨而上行虛氣下逆則聞呻吟之病音蓋肺主氣而司

呼吸開闔其太過則盛逆於外其不及則虛逆於內也

帝曰善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

註 營居也言冬氣之安居於內如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沈而搏者沈而有石也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

註 如彈石者石而強也腎爲生氣之原數則爲虛生氣不足也

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肋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帝曰善

註 腎爲生氣之原而主閉藏太過則氣外泄而根本反傷故爲懈惰少氣生陽之氣不足故脊中痛心主言而發原於腎根氣傷故不欲言也其不及則心腎水火之氣不能交濟故令人心懸如病饑

肭中脅骨之秒當兩腎之處腎之生陽不足故肭中冷也腎合膀胱腎虛而不能施化故小便變而少腹滿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脈獨何主

註 此總結上文而言也蓋臟眞之氣合於四時有升降浮沈之序如逆其順序和平之氣則有變異之病矣然四時之脈止合四臟而脾臟之脈獨何所主乎

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

註 脾屬土而位居中央寄王於四季月各十八日不得獨主於時故爲孤臟而灌溉四臟四臟受脾之氣而各見其善是脾之善在四臟而不自見其善耳

帝曰惡者如何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爲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爲不及病在中

註 如水之流者灌溉太過也如鳥之喙者黔喙之

屬艮止而不行也

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

註 經云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爲濕土主氣濕行太過故令人四肢不舉經曰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脾氣不足則五臟之氣皆不和矣夫胃爲陽土而氣强脾爲陰土而氣弱脾弱而不得稟水穀之氣則胃氣益强故名曰重盖言脾氣虛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者胃强脾弱臟腑之剛柔不和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臟腑每日讀之名曰玉機

註 至數者五脈之至數也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曰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者五臟之神轉而不回如逆

回則失其旋轉之機矣五臟相通陰陽井合脈之至數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者有格有序也藏之臟腑者陰陽雌雄之相應也每日讀之者血氣未亂也名曰玉機者如璇璣玉衡也以上論眞臟之神五臟相通外內環轉如太過不及則病若回而不轉乃失其機而死矣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眞臟脈見乃予之期日

註 氣血發原於腎生於胃而輸於脾回則不轉而無相生之機是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而令人有大病也大骨兩臂兩腿之骨大肉卽兩臂兩腿之肌肉四肢也夫胃氣之資養於五臟者宗氣也宗氣積於胸中從虛里之大絡貫於十二經脈經脈逆行是以胸中氣滿陽明氣厥故喘息不便其氣動形者心病而欲傳之於肺肺主氣故氣盛而呼吸動形也期以六月死者今心始傳之肺肺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而後死故有六月之久也眞臟脈見堅而搏如循薏

苡子累累然予之期日者當死於壬癸日之中夜
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會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
項期一月死眞臟見及乃予之期日

註 此言肝病至肺而死也內痛者肺受其傷肺之
俞在肩背故痛引肩項也肝病而已傳及於所勝
之臟故當期以本月之內而死也眞臟脈見如循
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予之期日當死於庚辛
日之薄暮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會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
項身熱脫肉破胭眞臟見十日之內死

註 此言肺病至心而死肺病故痛引肩背傳及於
心故身熱也夫心主血而生於腎臟之精血氣盛
則充膚熱肉心腎傷而精血衰故曰脫肉破胭破
胭脫肉也胭肉之標也眞臟脈見大而虛如羽毛
中人膚病傳於心故期以十日之內死蓋心不受
邪故死之速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眞臟來見

期一歲死見其眞臟乃與之期日

註 此言脾病而終於一歲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津液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脾病而津液不行故肩髓內消也肩髓者大椎之骨髓上會於腦是以項骨傾者死不治也脾主四肢脾病則四肢懈惰故動作益衰眞臟來見者如水之流如烏之喙脾土旺於四時脾氣灌於四臟故雖有眞臟來見尚期有一歲之久蓋以四時五臟之氣終而後死也期死之月見其眞臟之乍數乍疎乃與之期日謂當死於甲乙之昧旦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胭脫肉目眶陷眞臟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註 此腎病而死於脾也本經曰腎病者大小腹痛腎傳之心故心中不便心傳之肺肺傳之肝故肩項身熱肝傳之脾故目眶陷也眞臟脈見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如目不見人腎之精氣已絕故立死其見人者餘氣未盡至所不勝之時而死謂

當死於日昃也夫腎爲生氣之原生氣絕於下故死之更速也

急虛身中卒至五臟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爲期

註 此言卒發者莫治其傳也夫邪氣盛則精氣虛風寒之邪卒中於身精氣一時虛奪故急虛也此病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病於有形故五臟之氣一時絕閉脈道一時不通而氣不往來譬若墮溺乃倉卒一時之病而生死亦在於時日之間與風寒之病形臟勿治而爲肺痹勿治而傳之肝肝傳之脾脾傳之腎腎傳之心期以三歲六歲死者不相同也故不可以爲期

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眞臟雖不見猶死也

註 此復言倉卒之病非但不可爲期併不待形肉脫而眞臟見也脈絕不來生氣絕於內也一息五六至邪氣盛於外也此邪氣盛而正氣絕不必眞臟見而猶死也

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羽毛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臟脈見者皆死不治也

註 此審別眞臟之脈象乃可與之期日也如循刀刃如按琴瑟弦肝木之象也如薏苡子如彈石心

腎之象也皆堅勁之極而無柔和之氣乍數乍疎欲灌不能脾氣欲絕之象也如羽毛中人膚肺氣虛散之象也蓋堅勁虛散皆不得胃氣之中和人無胃氣則死矣色青白不澤赤黑不澤皆兼尅賊所勝之色色生於血脈氣將絕故不澤也夫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而後行氣於臟腑是臟腑之氣欲絕而毛必折焦也靈樞經曰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又曰經脈空虛血氣枯弱腸胃僻辟皮膚薄著毛腠天

焦氏之死期是皮毛天折者血氣先絕也

黃帝曰見眞臟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臟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也臟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臟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臟也故曰死帝曰善

註 五臟之氣皆胃腑水穀之所資生故胃爲五臟之本手太陰者兩脈口也臟氣者五臟之精氣也五臟之氣必因於胃乃至於手太陰又非惟微和之爲胃氣也卽五臟之弦鉤毛石各以其時自爲其象而至於手太陰者皆胃氣之所資生故邪氣勝者五臟之精氣已衰而不能爲弦鉤毛石之象矣如令人有大病而病甚者胃氣絕而眞臟見眞臟見者病氣勝而臟氣絕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

註 帝以伯所言之五臟乘傳有淺有深而胃氣不

資有虛有絕故當察其形氣色脈治病者宜急治之無後其時而致於死不治也

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

註 形氣相得病之新也色澤以浮乘逆淺也脈從四時者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脈弱以滑者胃氣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也察此四易當急治之而無後其時取之以時者春刺散俞夏刺絡俞秋刺皮膚冬刺俞竅也

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已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

註 形氣相失病之久也色天不澤乘傳深也脈實以堅無胃氣也脈逆四時尅賊勝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者命曰逆四時

註 春得肺脈者臟精衰而不勝乘之也

其至皆懸絕沈濇者無胃氣之資生也

未有臟形於春夏而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

四時也

註 五臟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者臟眞之神氣也如無弦鉤毛石之象而升降浮沈之氣不可逆蓋氣順則脈順氣逆則脈逆脈隨氣行也

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

註 脈病不相應者病勝臟也故皆爲難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二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二

脈法二

黃帝素問三部九候論　經脉別論　通評虛實論　腹中論　病能論　奇病論

大奇論

藝術典第九十二卷

醫部彙考七十二

脈法二

黃帝素問

三部九候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

註 離合眞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

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衆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要道者以神臟五合形臟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診也畏而受者藏之於心也不敢妄泄者藏之於中也蓋必先定五臟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臟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

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

註 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終於九故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

天者肺肺者五臟六腑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

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於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肢肱八節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合於骨節腠理之間也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

九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爲貴而相者爲賤也冬陰夏陽者下文之所謂沉細懸絕爲陰主冬躁盛喘數爲陽主夏也帝言九鍼之道以通其意於鍼經今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法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鍼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與靈樞九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

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爲原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

註 六節臟象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註 始於一終於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於天也故曰令合天道一者耦也陰也故應地三者參奇也陽也故應天二者耦也陰也故應地三之則爲九以應九野九野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二十八宿也人有三部部者九州分野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也人有三部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決死生者觀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血脈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也處百病者表裏陰陽寒熱虛實之爲病也調虛實者實則瀉之虛則補之除邪疾者

去血脈除邪風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

註 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一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實爲虛以邪爲眞絕人長命寸人天殃故必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以爲刺法之眞兩額動脈在額兩分上循於頂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爲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兩頰動脈在鼻兩旁近於巨髎之分足陽明胃脈也二陽之氣而主土故爲上部地耳前動脈在耳前曲車下陷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爲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血脈也故主

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兩手氣口之動脈手太陰脈也五臟之應天者肺然臟爲陰故主中部天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於手手陽明大腸脈也陽明居中土故主中部地銳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應人人主血脈心藏血脈之氣故主中部人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於手足厥陰肝脈也厥陰爲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腎脈也腎爲牝臟而居下故主下部地魚腹上越筋間箕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爲陰臟而居中故主下部人故以下部之三候以候腨下之三神臟焉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心

註 肺屬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胃中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胃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三候以候腨上之三神臟中土之三

形臟焉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

註 太陽爲諸陽主氣其經脈上額交巔會於腦出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腑之所生也其經脈起於鼻交頞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少陰心臟之腑也其經脈上目銳眥入耳中爲聽宮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三形臟焉蓋陽臟之氣在上也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九野爲九臟

註 三部之中有九候九候之中而各有三焉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者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胘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胘應秋分右足

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六腑膈下三藏應中州
凡此九者以候藏腑陰陽之氣故九野爲九藏
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
必死矣

註 神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
也形藏者胃與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夫五
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
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藏之神由腸胃津液之
所生也胃主化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
膀胱者津液之所藏故以四腑爲形藏而人之陰
陽氣血肌肉經脈皆由形藏之資生五色之外榮由
也言五藏之神氣由此九藏之所生也夭死色
五藏之所發以此九藏九候之氣而復歸重於五
藏之神氣焉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
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
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

註 候者候三部九候之脈而刺之也肥人血氣充

盈膚革堅固其氣濇以遲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宜淺而疾之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瀉者迎而奪之宜補者追而濟之去血脈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瀉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鍼也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胷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

註 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鍼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胷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爲相

得參伍不調卽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皆相失者非止於參伍不調也此藏腑陰陽之氣皆病故死夫脈之來去隨氣降升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若一如參春者言脈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爲邪傷故也如參春者止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可數者併其至數之錯亂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留中之宗氣夫上下左右之脈交相應者血氣之循環也藏腑之脈得胃氣而至於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目者五藏六腑之精也此藏腑之精氣消滅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註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卽知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象

也疾遲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沉陷而不起也鍼經曰上下左右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

註 此候生陽之氣以知病之死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爲開開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潰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又當候太陽之本在踝上五寸中而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左手於病者足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之下矣庶右手於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過踝上五寸而於承及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於承山以下

者謂承山以下而至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於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鍼之要候氣爲先足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安也

註 蠕蠕微動貌氣之和也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太過也徐徐然者氣不及也故皆主病

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註 生氣絕於下故不能上應也

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

註 脫肉者皮肉宛焦而弱也身不去者開折而暴病留於身也言正氣虛而肉脫邪留於身而不去者死也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

註 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穀之精氣中部乍疎乍數者中焦之生氣欲

絕也

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

註 血脈生於心而輸於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此復申明候足上中部者候中下二焦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鉤也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

註 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故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病危

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眞臟脈見者勝死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註 腑爲陽臟爲陰知陽者知病之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知經脈之死生出入而後知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眞臟脈見者至其所勝尅之

日時而死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攣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爲目上綱脈系絕故死必戴眼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

註 此復問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初生陰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於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復有交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言三部九候之中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脈皆沉細而絕無陽氣之和此爲陰而主冬故死於夜半之子如盛躁喘數而無

陰氣之和此爲陽而主夏故死於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爲害也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

註 寒熱病者陰陽相乘而爲寒爲熱也本經云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爲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於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於夜半之中土位中央王於四季其脈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臟故死於辰戌丑未之時也夫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脈雖調猶死言七診之死因氣而見於脈非血脈之爲病也故下文云其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脈候亦敗者死

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註 七診者謂沉細懸絕盛躁喘數寒熱中病風病水土絕於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七診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而病有似乎七診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而陰陽相離期以日夕死如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經月之病病水也病水而沉細懸絕期以夜半死病水而陰陽和平九候皆從不死也蓋言七診之死死於陰陽分離不因邪病而有應時之死也若七診之病其脈亦病而脈亦病也故必發噦噫蓋胃氣敗者其聲噦胃氣逆而上走心爲噫胃主氣而心主脈也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註 始病者病久而深也方病者新受之邪病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臟在腑也夫病久者其脈沉而遹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

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夫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病在七診也陰陽臟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七診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診之病而脈候亦敗也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著毛腠夭焦于之死期此言方病而傷於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臟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臟陰陽之氣已絕於內而欲以鍼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

註 血病者血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故身有痛蓋言病在經之深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於肌

肉者治其經與絡也奇邪者邪不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故宜繆刺之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也留瘦不移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故卽於節而刺之蓋病在脈絡者取之脈病在骨節者治其節也刺節眞邪篇曰大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瀉之此所謂解結也是以上實下虛者有橫絡盛加於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治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瀉之也上言病在經脈者爲可治也夫九鍼九候之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而爲陽中之太陽腎爲生氣之原而膀胱爲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眥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

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皆系氣絕故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於下手太陽先絕於上矣故虛於上者宜補之絕於下者爲死證所謂木敷者其葉發絃敗者其音嘶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外踝上者在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不足當於手指及外踝上之後谿五指之少澤上留鍼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於足上去踝五寸而彈之補手太陽者當於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於上而後絕於下也

經脈別論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

註 按三部九候論至血氣形志篇與靈樞之九鍼論前後相符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經常之脈如動作過用則變而爲病脈矣腎屬亥子而氣主閉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於腎腎爲本肺爲末腎氣上逆故淫傷於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於肺主之皮毛而生於胃腑之津液墮則傷筋筋卽爲肝故喘出於肝木勝土故淫氣害脾驚則氣亂故喘出於肺肺者心之蓋故淫氣傷心跌則傷骨骨卽爲腎故喘出焉此數者皆傷五臟之氣勇者逆氣已過正氣復順怯者則留著爲病而見病脈矣

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胗法也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

註 汗者水穀之津液飽甚則胃滿故汗出焉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心氣汗出於心故曰奪

精持重遠行則傷骨故汗出於腎疲罷傷筋故汗出於肝勞傷四體故汗出於脾四時陰陽自有經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作過傷則血氣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註 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於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於筋經曰受穀者濁胃食氣故曰濁氣胃絡上通於心故入胃之食氣歸於心子令母實也心氣通於脈故淫精於脈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於經脈中也經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淫氣於脈百脈之經氣總歸於大經經氣歸於肺是以百脈之氣皆朝會於肺也肺合皮毛故復輸精

於皮毛經云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合精者血氣相合也六腑爲陽故先受氣腑精神明者六腑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穀氣入胃淫精於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行氣於腑腑精留於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沉出入陰陽和平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太陽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尺爲寸也言五藏六腑受氣於穀淫精於脈變見於氣口以決其死生夫人胃之飲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蓋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於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於五藏之經脈也五藏五行之氣也揆度度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於四時五行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爲經脈之經常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

當俱瀉取之下俞

註 言臟腑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度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爲厥喘諸病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臟獨至者太陽之經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瀉蓋太陽經氣發原於下而上出於膚表故當表裏俱瀉而取之下俞

陽明臟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

註 陽明獨至是太少重并於陽明陽盛故陰虛矣言陰陽并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并於陽陰并於陰則爲病脈矣

少陽臟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

註 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厥逆於下致臟脈之獨大於蹻前也蹻者奇經之蹻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蹻之前故蹻前卒大

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

註 此明經氣之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合於手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

合於十二臟腑所以藏物故亦名臟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臟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也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陰臟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

註 言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手有足也夫手之太陰足之太陰是爲三陰是以太陰之臟脈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爲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乎如五脈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於臟腑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脈之氣皆少是以五脈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

一陽獨嘯少陽厥也

註 一陽之氣獨嘯者蓋因少陽之經氣厥逆也所謂少陽獨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於經也一

陽獨嘯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於氣也
陽并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瀉陽補
陰

註 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脈者太陽之
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即四形臟之脈也四
脈爭張以致陽并於上亦經厥而及於氣也腎爲
生氣之原三陰之氣虛陷於腎不能與陽相接故
瀉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氣和矣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
調食和藥治在下俞

註 言經氣逆而病及於臟也一陰者厥陰也是以
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臟眞之虛心爲痟
痛蓋厥陰之氣發於命門爲心主之包絡厥陰氣
逆以至眞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留薄於心下則
上迫於肺故發爲白汗夫眞虛痛心病在內也經
氣厥逆病在外也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
治以鍼砭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夫所謂一陽
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二氣也所謂

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槩藏腑經氣而言也

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

註 太陽藏者小腸膀胱之經脈也象者效象形容也此論經氣之見於脈者各有別也象者像也三陽陽盛之氣也言太陽之藏脈象陽盛之氣而浮也少陽藏者三焦胆膽之經氣故象一陽初動之生陽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三陽之氣也氣應脈外故以脈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脈則見脈體之滑象矣蓋陽氣搏於脈中其脈則滑陽欲外浮故不實也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并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太陰藏搏者乃太陰之經脈相搏故見脈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蓋以脈象之

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脈體之滑動不實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脈也

通評虛實論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臟皆如此

註 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盛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爲邪所奪也伯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

如肺主氣其類金五行之氣先虛於外而後內傷五臟蓋邪從表入裏在外之氣血骨肉先爲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臟而裏亦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於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臟之氣外合於五行五行之氣歲應於四時故皆有生旺

勉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臟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

註 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爲陽血脈爲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爲重實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邪盛於經則寸口脈急緩爲內熱熱在於絡則尺脈緩也

此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脈之陰陽也滑主氣血皆盛故爲從濇主血氣皆少故爲逆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臟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皮肉筋骨五臟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臟之外類也夫邪之中人始於皮膚次於肌肉留而不去則入於經脈以及於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臟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

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

註 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而入經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於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爲陽主外經脈內連臟腑爲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榮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夫邪氣之從外而内猶藉正氣之從内而外以扞禦使邪仍從膚表而出秋冬之氣降沉不能使邪外散故爲逆春夏之氣生浮故爲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實也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澁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註 此論內因之虛實也尺脈熱滿故主絡滿脈口

寒濇故主經虛春夏之氣生長於外氣惟外弛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絡爲陽經爲陰刺者瀉其盛滿之氣灸者起其陷下之陽蓋不足者病而太過者亦爲病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

註 此論脈氣皆虛也榮氣宗氣行於脈中衛氣行於脈外故曰脈氣蓋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可以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於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氣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也恇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於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於下則令人行步恇然蓋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氣爲陽血脈爲陰陽明之生氣

爲陽少陰之精氣爲陰蓋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效象其陰之虛也夫氣生於陽明發原在腎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則滑搏則化水穀之精微而氣生矣故主生濇主少氣生原已絕故死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註 此承上文之意而問也蓋脈氣生於胃腑而發原在於少陰是以上節論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臟主水在氣爲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於脈也實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和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眞氣反下逆矣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註 腎主生氣之原膀胱爲太陽之腑脈實滿者少陰之寒氣充於外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於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於上也腎與膀胱陰陽

並交咸主生氣若盛於外則反虛於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於外夏時陽氣盡虛於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也脈浮而濇陰越於外而虛於內也濇而身熱陽脫於內而弛於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脫者皆爲死證非但冬夏死而春秋可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註 腎爲水臟在氣爲寒上論寒氣暴上此復論其水體泛溢故其形盡滿也形爲皮膚肌腠蓋經脈之內有形之血是以無形之氣乘之肌腠之間主無形之氣是以有形之水乘之而爲腫脹也諸急爲寒寒水充溢於形身故脈急而堅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正氣不升故尺濇而不應也靈樞經曰脈堅大以濇者脹也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

於陽明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證
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而上者生逆而下者死手
足溫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
旺寒水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陽之生氣已絕故
死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
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
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註 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凡傷於寒借陽氣以化
熱熱雖盛不死然陽氣生於精水之中男子八歲
女子七歲腎氣始實乳子天癸未至腎氣未盛故
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於腎心腎水火
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於心則心懸如病
饑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伯答乳子
之生陽借後天之氣也四肢皆稟氣於胃故陽受
氣於四末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生寒則胃
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於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爲
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猶借後天

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於胷中上出於肺以司呼吸是四肢之原俞又受資於胃腑所生之榮衛宗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然後天所生之宗氣而亦不可傷也宗氣者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之宗始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搖肩也風熱之邪始傷皮毛喘鳴肩息是風熱盛內干肺氣宗氣故脈實大也夫脈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帝曰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時藏期之

註 腸澼者邪澼積於腸中而爲便利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鮮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故腸澼便

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夫便血陰泄於內也發熱陽脫於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下白沫者陰液下注故脈沉者爲順如脈浮是經氣下洩脈氣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爲死證夫血脈始於足少陰腎生於足陽明胃主於手少陰心輸於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絕也故死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也故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陰不下絕也懸濇者陽明之生氣已絕故死辨脈篇曰趺陽脈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胃氣已絕則眞臟之脈見故當以臟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眞臟孤懸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註 此論五臟之外合爲病有虛實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爲癲疾腎脈急甚爲骨癲疾骨癲疾者顑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爲病於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於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於下故死經曰重陰則癲蓋癲乃血實之證故治癲疾者寫出其血置於瓠壺之中是以脈堅實者死氣滑大者生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註 五臟皆柔弱善病消癉五臟之精氣皆虛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肉故爲消癉也脈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爲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爲難治

腹中論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

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脹脹而頭痛也帝曰善

註 病熱者陽脈盛也陽脈盛者三陽之氣動之也是以人迎之脈一盛盛在少陽之氣二盛盛在太陽之氣三盛盛在陽明之氣三陽俱盛當主病熱頭疼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如陽入於陰又當病在頭與腹乃脹脹而頭痛也蓋言表裏陰陽之氣各有所主之部署如陰氣厥逆於上則爲膺頸腫痛陽氣下入於陰中則爲腹中脹脹也

病能論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註 胃脈者手太陰之右關脈也人迎者結喉兩旁之動脈也蓋胃氣逆則不能至於手太陰而胃脈沉細矣氣逆於胃則人迎甚盛人迎甚盛則熱聚於胃矣人迎者胃之動脈也故胃氣逆則人迎脈

盛熱聚於胃口而不行則留滯而爲癰矣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恒陰陽中

註 此肺氣逆而爲病也藏眞高於肺爲五藏之華蓋朝百脈而輸精於藏腑肺氣逆則氣盛而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矣奇恒陰陽中爲玉機諸論篇中言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爲腰痛之病故腎爲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腰痛之病也

註 此腎氣逆而爲病也夫左脈主血當沉右脈主氣當浮今脈不然其所主之病安在脈合四時故冬診之左右脈皆當沉緊今左脈反浮而遲是逆四時之氣矣腎主冬氣而又反浮在左故當主病在腎頗關爲腰痛之病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水穀所生之精氣

先至於手太陰太陰肺金相生而順傳於腎腎當
復傳之於肝今反見浮遲之肺脈是腎臟有病而
氣反還逆之於母臟故當主腎病之腰痛而頗關
涉之於肺也

奇病論

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
所謂診筋是人腹必急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註 此諸筋之爲病也夫奇恆之勢診有十度度脈
度臟度肉度筋度骨度俞度陰陽氣如心脈滿大肝脈
小急脈來懸鉤脈至如喘之類皆所以度脈也如
肝滿腎滿肺滿則爲腫肝氣亏不足木葉落而死
腎氣亏不足膚脹身腫大肉陷下皆所以度臟也如肌氣
亏不足膚脹身腫大肉陷下皆所以度肉也診筋
之病所以度筋也如十二俞之亏不足水凝而死
所以度俞也如正月太陽三月厥陰五月陽明十
月少陰所以度陰陽氣也皆爲病之異於恆常者
也夫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
爲陰是以筋病急而尺脈數也諸筋之會聚於宗

筋衝脈者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是以筋病而腹必急也夫十二經之筋病惟手太陰甚則咸息賁脅急吐血足少陰筋病甚者死不治是以白色黑色見者則病甚也

帝曰有癰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

註 水穀入胃脾主行其津液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陽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太過不及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表裏之氣皆絕矣夫入胃之飲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今太陰病而不能轉輸於上頗在肺而不能通調於下則病癰矣夫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今地氣不能上升而惟下泄是以日數十溲此太陰之不足也陽明者表也身熱如炭陽明脈挾喉其輸在膺中頸膺如格胃氣强也陽明盛强則人迎躁急頗關在肺

故喘息氣逆此陽明之有餘也陽明盛强則與脾陰相絕太陰不得受水穀之精是以脈微如髮此太陰之不足也

帝曰有病疿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己心氣痿者死

註 疿然浮腫貌如有水狀者水氣上乘非有形之水也足少陰寒水主氣大則爲風緊則爲寒故脈大緊也夫病風水者外證骨節疼痛此病在腎非外受之風邪故身無痛也水氣上乘故形不瘦風木水邪乘侮土氣故不能食卽食亦不能多也腎爲水臟水生風木此腎臟自生之風非外受之邪故曰病生在腎水者火之勝不能食者水邪直入於上焦也善驚者水氣薄於心下也夫心不受邪驚已而心氣痿者心受邪傷也

大奇論

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

註 癇瘛抽掣也攣拘攣也心爲火臟火熱太過是

以脈大而弸癉筋攣肝主筋而主血小則爲虛急則爲寒此肝臟虛寒不能榮養於筋故爲攣癉之病此論筋之爲病有因心氣之有餘有因肝氣之不足與風傷筋脈筋脈乃應之爲病不同也

肝脈驚暴有所驚駭

註 驚疾奔而亂馳也言肝脈之來疾而暴亂者必有所驚駭故也此言因驚駭而致肝脈暴亂非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也

脈不至若痞不治自已

註 脈絡阻於下則音不出於上脈絡疎通其音自復故脈不至而痞者不須治之其病自已此係經脈所阻之病與邪搏於陰則爲痞之不同也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痕

註 小急虛寒之脈也臟氣有所留聚故脈見小急而不鼓

腎肝并沉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并小弦欲驚

註 肝乃東方春生之木主發冬令閉藏之氣如肝

腎之脈并沉是二臟之氣皆閉逆於下而爲石水矣石水者腎水也如石之沉腹滿而不喘肝主風木腎主寒水如肝腎之脈并浮是二臟所主之氣皆發於外故名曰風水如浮而並虛是臟氣不藏而外脫故死此言肝腎之氣過於閉藏則沉而爲水過於發越則浮而兼風皆本臟所主之氣而自以爲水爲風與本經之熱病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及金匱要略諸經所論石水風水之不同也小者血氣皆少弦則爲減爲寒肝臟之氣生於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

註 大則爲虛急則爲寒沉爲在下在裏故皆爲疝

心疝之有形在少腹其氣上搏於心故心脈搏而滑急也肺脈當浮而反沉搏是肺氣逆聚於內而爲肺疝矣瘕者假也假物而成有形故病在三陽之氣者爲瘕三陰急爲痛二陰急爲癰厥二陽急爲驚

註 二陰少陰也癇厥者昏迷仆撲卒不知人此水氣乘心是以二陰脈急二陽陽明也陽明者土也土氣虛寒則陽明脈病故發驚也

脾脈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脈小搏沉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臟同病者可治其脈沉小濇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註 腸澼下痢也著至教論曰三陽者至陽也積井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井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此三陽井至干薄臟陰乃奇恆之下痢與外受六淫之邪迫於經絡而爲下利膿血者不同故病見於臟脈而各有死生之別脾爲陰臟位居中央受三陽陽盛之氣迫而上行則其脈外鼓搏而下沉則爲腸澼下痢蓋陽氣上下之無常也脾爲陰中之至陰故雖受陽熱之氣其病久而自已經云緩者多熱小者血氣皆少此陽熱之氣干搏臟陰致肝臟之血氣下泄而虛故其脈小緩也肝主藏血故雖受

陽邪尚爲易治腸澼下血者或下痢赤色或下血也腎主藏精爲精血之原陽熱之氣下搏於腎故爲腸澼下血血傷故脈小熱邪干腎故沉而搏也夫陰陽相合則生偏害則死三陽爲陽三陰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三陽之熱搏於陰血血受熱傷故血溫也身熱者三陽盛而三陰之氣絕也夫心主生血肝主藏血是以心肝二臟受陽盛之氣而爲腸澼者亦下血如二臟同病則陰血盛而可以對待陽邪尚爲可治之證若脈小沉滯者三陰之氣爲陽薄所傷也其身熱者陽盛而陰絕也七日死者六臟之陰氣終也

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痛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痛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註 榮衛調則筋骨強健肌肉緻密如血氣虛逆則皮膚筋骨失其榮養而成偏枯之患矣榮衛之氣由陽明之所生血脈乃心臟之所主陽明氣血皆多其脈當浮大今脈沉而鼓動帶濇濇靈樞曰濇爲

少氣傷寒論曰濇則無血是血氣虛於內矣推而外之胃外以候形身之中其脈鼓大大則爲虛此血氣虛於外矣是以成扃偏枯夫邪之偏中於身及風之傷人而成偏枯者乃外受之邪當主半身不遂此由在內之血氣虛逆故主於扃偏枯扃偏枯者止病在胷脅腰脊之間而不及周身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男子血氣從左而轉女子血氣從右而旋是以男子之病發於左而女子之病發於右也夫榮衛氣血雖生於陽明主於心臟然始於先天之腎中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不瘖舌轉是先天之根氣不傷故爲可治偏枯而主三十日起者言其愈之速也從順也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陰陽血氣雖順而瘖者至三歲之久而後能復也年不滿二十者臟腑正盛血氣方殷而反有此衰敗之證比及三年五臟胃腑之氣漸次消滅而死矣

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

註 脈搏擊而血衄身熱者經熱盛而迫血妄行血脫故

身熱也脈來懸鉤者心之脈也浮者肺之脈也心主血脈肺主皮膚而開竅在鼻心脈來盛上乘於肺而致衄者此血衄之常脈也

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

註 如喘者脈來滑急也此痰水上壅故脈來急滑名曰暴厥暴厥者一時昏厥而不能與人言

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

註 夫有形之邪上乘則脈至如喘無形之氣上逆則脈至數急邪薄心下故發驚也蓋心不受邪至三四日邪自下而驚厥之病自已非比外淫卒厥之難愈也

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亏不足也微見此脈至也微見九十日死

註 浮合者如浮波之合來去無根也浮合如數而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亏之不足也微見此脈至九日十日之交而死蓋九者陽之終十者陰之盡此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之氣終也夫五臟相通移皆有次臟腑之氣各傳與之如五臟有病而逆傳

其所勝者死如順傳其所生而受所與之氣不足者亦死故曰氣亏之不足也又五臟各以其時而至於手太陰者臟氣傳與之俞俞氣傳與之經脈與之絡絡與之肌此經脈之氣受五臟所與之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亏奪也草乾而死

註 如火薪然心氣不藏虛炎之極也精者五臟主藏精謂所與之氣精氣也曰奪曰虛曰不足者謂奪其所與之精氣以致虛而不足也草乾冬令之時當遇勝尅之氣而死所謂脈至者槩左右三部而言也

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亏虛也木葉落而死

註 散葉飄零虛散之象肝木之氣虛故至秋令之時而死

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亏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

註 脈塞而鼓謂脈始來充塞於指下旋即鼓動而去有如省問之客及門而即去也懸去棗華者謂

相隔于衰華之時而死也

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亏不足也榆莢落而死

註 丸泥者如泥丸而不滑也胃爲陽土位居中央其性柔其體圓故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蓋往來流利如珠曰滑如丸泥者無滑動之象胃將死敗之徵也榆莢至春而落木令之時也臟腑之氣生於胃腑水穀之精故曰精亏不足

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亏不足也禾熟而死

註 膽屬甲子主一陽初生之氣膽氣升十一臟腑之氣皆升如橫格者如橫拒而不得上下是膽氣虛而不能升也靈樞經曰其膽乃橫是膽氣橫而脈亦見其橫格也禾熟秋深之時也

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亏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註 弦縷者精血虛而如縷之細也胞精胞絡之精氣也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及舌本善言者胞氣泄也隕霜九月之候九月萬物盡衰則氣去陽而之陰氣應收藏而反外泄故死胞主藏精

血故曰精亏不足

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微見三十日死

註 此承上文而言衝任之脈絕也衝任起於胞中循腹上行爲經血之海胞精不足衝任將絕矣交絞也如絞漆之左右旁流無中通一貫之象是精血爲陰故至三十日而死中而上之衝任絕矣精太陽氣亏不足也少氣味韭三十日者月之終也

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亏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死

註 至如涌泉來盛而不返也浮鼓肌中無根外脫之象太陽者巨陽也爲諸陽主氣而生於膀胱之水中是以標陽而本寒夫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少氣味者太陽之標本皆虛也蓋言若太陽之氣不足而水腑未虛陽生於陰尚有根而可復如標本皆少不免於死亡矣韭乃肝之菜至春而英韭英之時更疎泄其本氣則死矣

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亏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黯發死

註 頹土傾頹之頑土也脾主肌肉如頹土而按之不得者無來去上下之象是肌氣受所亏之不足也土位中央而分主於四季當五色具見而先主黃若五色之中而先見黑是土敗而水氣乘之矣葛色白而發於春白藟發時木氣旺而頹土之氣絕之矣

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亏不足也水凝而死

註 懸雍者如懸癰也揣度也先輕浮而度之再重按而切之其本益大有如癰之頭小本大此臟腑十二俞氣之不足故脈雍滯而有如癰之象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雍滯之脈再爲凝泣絕無生動之機矣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臟菀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註 偃仰也脈如仰起之刀口利銳而背堅厚是以浮之小急而按之堅大也夫五臟相通精氣各循序而傳亏之腎爲水臟又獨受五臟之精而藏之

是以傳與之外而又有邪氣獨井於腎之奇病也有如此之脈病者其人當至立春而死靈樞經曰腎是動病喝喝而喘坐而欲起其人不得坐者腎氣傷也冬令閉藏以奉春生之氣腎氣已傷再至春而泄之腎氣絕矣

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亏不足也裹葉生而死

註 如丸滑而不直手者圓活流利似於無形故按之不可得也大腸爲肺之腑而屬庚金其脈宜奧弱輕浮氣亏不足故脈至若此棗葉生於夏火旺則金鑠矣

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亏不足也季秋而死

註 脈至如華者如華之輕微也小腸爲心之腑而爲丙火其脈當來盛反如華者氣亏不足也腑氣不足則臟氣亦虛神虛則恐懼自失神志不寧故坐臥不安也小腸之脈入耳中屬聽宮常有所聽者如耳作蟬鳴或如鐘磬聲皆虛證也遇金水生

旺之時而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三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三

脈法三

黃帝素問　四時刺逆從論　五運行大論　至眞要大論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靈樞經　邪氣臟腑病形篇　根結篇　終始篇　五十營篇　四時氣篇　禁服篇　五邪篇　玉板篇　動輸篇　論疾診尺篇

黃帝素問

四時刺逆從論

厥陰有餘病陰痹不足病生熱痹滑則病狐疝風濇則病少腹積氣少陰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漏血太陰有餘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則病脾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

陽明有餘病脈痹身時熱不足病心痹滑則病心風
疝濇則病積時善驚太陽有餘病骨痹身重不足病
腎痹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善時巔疾少陽有餘
病筋痹急滿不足病肝痹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
時筋急目痛

註 有餘者多氣少血不足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痹者閉也血氣留著於皮肉筋骨間而爲痛也氣病之謂疝血病之謂積蓋氣盛而生熱則爲疝痛血多而凝泣故成積也厥陰者陰之極也陰極而陽生得中見少陽之火化故有寒有熱也厥陰主春生風木之氣故首論厥陰焉三陰三陽有多血少氣者有多氣少血者惟陽明血氣皆多蓋血氣之生於陽明也榮血行於脈中乃陽明水穀之精上歸於心淫精於脈脈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者在外之皮肉筋骨也腑精與神明相合而通於五藏氣復歸於權衡此脈氣之生始出入也是以陽明之有餘不足則爲脈痹心痹

心主脉而上歸於肺肺主皮毛毛脉合精於皮膚之間是以少陰之爲皮痹肺痹也脉氣散於皮毛復從太陰所主之肉少陽所主之筋太陽所主之骨而內通於五臟是以有餘而在外則爲肉痹筋痹骨痹不足而陷於內則爲脾痹肝痹腎痹矣至氣有餘於內而爲熱則爲疝血有餘於內而爲寒則爲積矣故所謂風者熱所生也所謂身重者病在氣也所謂溲血腹滿善驚目痛者病在血也此三陰三陽所主之血氣生始出入各有太過不及之爲病也

五運行大論

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

註 南政北政之歲有寸子不應尺不應之分如應不應而反應之是爲尺寸相反左爲陽右爲陰寸爲陽尺爲陰如陰陽交相應者死

至眞要大論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

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

註 此申明少陰之所在也五運之中少陰不司氣化隨六氣之陰陽而上下左右故曰陰之所在何如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蒼太衝坎位也廣明離位也少陰主天一之坎水而上爲太陽之離火是以北政之歲隨三陰而在坎南政之歲從三陽而在離故有應不應之分焉所謂南北者陰陽也五運之中戊癸化火以戊癸年爲南政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爲北政五運之政有南有北少陰之氣有陰有陽是以隨之而上下也寸尺血脈也血乃中焦之汁流溢於下而爲精奉心神化赤而爲血故脈始於足少陰腎而主於手少陰心是以診寸尺之陰陽以徵少陰之上下

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

註 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以司主歲之六氣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以司五行之化運化運五歲而右遷而五行之中有二火故君火不司氣化然雖不主運而有所居之位焉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是少陰本於陰而主於陽而在南尺爲陰而在北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陽是以南政之歲居陽北政之歲居陰也司天在南在泉在北此天地之定位人面南而診之寸爲隨陰而居北是以寸口不應不應者脉微而不應

於診此論寸尺之陰陽南北也北政之歲厥陰在泉則少陰在左故右不應南政之歲厥陰司天則少陰在右故左不應太陰在泉則少陰在右寸口之左右也諸不應者謂左右之不應也反其診者以人面南面北而診之也蓋以圖象平置於几上以司天在南在泉在北北政之歲人面北以診之南政之歲人面南以診之則左右之不應可見矣夫天上地下天南地北此天地之定位也人

面南而面北者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天地之氣而環轉也

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註 三陰者以少陰居二陰之中也上下者以天在上而泉在下也左右同者謂尺之左右不應與寸之左右不應同也故知其要者知少陰之不司氣化隨陰陽而居上居下也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如疏註之議論紛紜而茫無歸著也

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

註 此論六氣應六脈也厥陰主木故其脈弦少陰主火故其脈鉤太陰主土故其脈沉少陽主火故

大而浮陽明主金故短而濇太陽主水而爲諸陽主氣故大而長如脈至而和則爲平人脈至而甚則爲病脈所至之脈與時相反者病及時而脈不至者病未及時而脈先至者病如三陰主時而得陽脈三陽主時而得陰脈者危

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

註 此論脈病有標本也脈從者陽病而得陽脈陰病而得陰脈之從也其病反陰寒者太陽之病從本化陽明之病其脈至而浮是如少陰厥陰之病其脈至而沉是脈之從也其病反陽熱者少陰之病從標化厥陰之病從中見之火化也故脈雖沉而按之鼓甚也是脈有陰陽之化而病有標本之從也再按太陽病頭痛發熱煩渴不解此太陽之病本也如手足攣急或汗漏脈沉此太陽之病標也如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

四逆湯此少陰之病標也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少陰之病本也如陽明病發熱而渴大便燥結此陽明之病陽也如胃中虛冷水穀不別食穀欲嘔脉遲惡寒此陽明感中見陰濕之化也如厥陰病脉微手足厥冷此厥陰之病陰也如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此厥陰感中見少陽之火化也如太陰標陰而本濕故當治之以四逆輩少陽標陽而本火則宜散之以清凉治傷寒六經之病能於標本中求之思過半矣

帝曰其脉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淨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

註 正謂四時之正位言脉同四時之正法而前後相交待時而去者待終三十度而去也如春之沉

尚屬冬之氣交終正月之三十日而春氣始獨司其令也春不沉則冬氣不交於春夏不弦則春氣不交於夏秋不數則夏氣不交於秋冬不濇則秋氣不交於冬是四時之氣不相交通而閉塞矣四時之氣盛於主位之時而微於始生衰於交化是以甚則病也參見者謂春初之沉弦並見夏初之弦數並見也復見者已去而復見也未去而去者未及三十度而去也去而不去者已至三十日應去而不去也反者謂四時反見賊害之脈也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言四時之氣守於本位司於氣交猶權衡之不相離也四時陰陽之氣清淨則生化治生化者生於前而化於後也動者氣之亂也

陰陽類論

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二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

註 手太陰肺也肺主表而應天心乃君火之陽以應日太陽之氣生於水中肺主氣而發原於腎是

以三陽脈至於手太陰則陰陽相合皆從陰而樞出於陽也弦者樞脈也浮而不沈者太陽太陰之主開也以此而察度之以心合之正合於陰陽之類論蓋太陽主表時裹肺主皮毛應天氣之包乎地之外是太陽與手太陰之同類也太陽之氣坎中之滿也少陰與太陽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猶日之隨天氣而遶地環轉是太陽與手少陰之同類也故以此察其陰陽斷其行度正合於陰陽之論也

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足以病皆死

註二陽陽明也陽明主闔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者太陰之開反從陽明之闔不能鼓動而外出也是以足至而爲陽明太陰之病者皆死蓋太陰之氣主開而反沈是天氣之不運行矣陽明主清凉之金氣反爲足熱所傷是以二氣皆死乃陰陽類而不相合者也足者日中之火氣也此言陽明之氣不與天氣相合而亦不與太陽之相合也

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

註 一陽者少陽也少陽主樞樞者從陰而出於陽從陽而入於陰外内出入之無息者也如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不絕者少陽惟從太陰之開而不能樞轉復入此少陽爲太陰之所病也如專於陰而不能樞出於陽是少陽之氣絕於内矣

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

註 三陰者五臟六經之所主也五臟内合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太陰者脾土也三陰之氣交於太陰猶六氣之歸於地中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固故脈伏鼓而不浮乃六氣伏鼓於地中而不浮於外是以上空志心謂不及於心腎也

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

註 此二陰之氣上通於天下歸於泉中連於土也

二陰者少陰也少陰主水二陰至肺者肺腎之相合也其氣歸膀胱者陰陽雌雄之相應也外連脾胃者水津通貫於地中也上言太陰之土氣不及於心腎此言二陰之氣復通貫於地中蓋少陰之氣與手足太陽陽明之相類也

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

註 一陰者厥陰也厥陰爲陰中之生陽是以經絕者陰脈伏於內也氣浮者生陽之氣浮於外也不鼓者厥陰之主闔也不鉤者厥陰主相火而非心火也滑者陰陽經氣外內出入之相搏也此承上文而言二陰之氣與肺臟脾胃膀胱相通是少陰之有類聚也厥陰乃陰中之少陽爲一陰之獨使故曰一陰獨至謂一陰之無類聚也

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臟合於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

註 六脈手足三陰之六脈也乍陰乍陽謂陰中有陽或陰或陽之交至也交屬相并繆通五臟合於陰陽者謂六經之氣屬陰屬陽交相合并互通五

臟五臟之氣合於五行之陰陽也然心腎二臟並主少陰脾肺二臟並主太陰肝與包絡並主厥陰原無手經足經之別不過以先至爲主後至爲客如心之陽脈先至卽以心爲主而腎爲客腎之陰脈先至卽以腎爲主而心爲客乍陰乍陽或先或後各有主客之類合也前三陽爲經節論陽中有陰此論陰中有陽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奧而動九竅皆沈

註 二陽一陰者陽明與厥陰類聚也二陽爲衛是陽明主病當在外不勝一陰者不能勝厥陰之閫也脈奧而動者陽欲外出而無力也陽明主生津液九竅爲水注之氣陽明不能外出是以九竅之氣皆沈

駭

三陽一陰太陰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臟外爲驚

註 三陽主開一陰主閫二氣類聚而太陰脈勝是一陰不能止其開則內亂五臟外爲驚駭蓋三陰之氣繆通五臟陰不能內守而從陽外出是以五

臟內亂

二陰一陽病在肺少陰脈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

註 夫腎精之上通於肺者從脾土而上升若鴻漸之衝於天也二陰一陽相類而病在肺者腎水從陽明而直乘於肺是以肺反病也少陰脈沈是心腎不交矣水不濟火則火熱炎上而勝肺水不灌於土中則土燥而脾氣損傷外傷四支蓋土受水津之濕而後能灌溉于四旁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

註 一陰厥陰也一陽少陽也乃陰中之生陽也若一陰一陽之氣代絕則水不能隨之上升止陰氣自至於心下上下無常者或上或下也古者以腹中和小便利爲知出入不知謂脾肺燥而不能出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爲血瘕沈爲膿附

註一陽者陽明之主闔也三陰者太陰之主開也脾爲陰中之至陰至陰皆在者言脾胃之氣皆在於中而爲開爲闔者乃二陽三陰之氣也陰欲開而不能過於陽之闔陽欲闔而不能止其陰之開陰陽之氣不相和合而陽與陰絕陰與陽絕矣如蓋陰陽之氣不從而血爲之痕沈則病在胃而爲膿胕脈浮則病在脾而爲血痕

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於春

註冬三月之病水爲病也病合於陽者合病太陽之氣也至春正月有死徵之脈見皆歸於所出之春氣蓋春氣之本於冬而陽氣之生於水陽氣已病復從春氣外出故死

方盛衰論

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微合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

註先後陰陽而持之者按尺寸以候脈之來去也

奇恆之勢各以六十爲首卽診要經終脉解諸篇所論是也合微之事者聲合五音也合五行脉合陰陽也陰陽之變者天地陰陽之氣有德化政令變易災眚也五中之情五內之情志也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者取虛實定五度也五度者度神之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也又有五實死五虛死其時有生者如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皆聖人持診之要道不可不知也

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不知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

註 持診之道有陰陽逆從有左右前後上下之診論在脈要精微篇中湛甚也醜善脈證之有善惡也有餘之病則起而行不足之病多坐而臥知起

之所爲有餘則知所以不足蓋知此卽可以知彼知一可以知十也

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

註事者謂通變也上下者氣之通於天病之變化也格窮究也言當先度其上下之通變因而窮究其脈之通變是以形弱氣虛者死此又無論其脈之平與不平度其形氣而知其死矣形氣有餘脈氣不足者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者生是當以形

證脈氣通變審之而後可必其死生也

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淸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註轉神明者運己之神以候彼之氣也上觀下觀者若視深淵若迎浮雲也八正日月星辰四時之

氣也別五中部先別五臟之脈也按脈動靜候其浮沈遲數也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謂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熱甚脈甚躁者病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熱甚脈甚躁者病溫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可以爲上工也視其脈之大小合之病能病能者奇恆之病也逆從者轉神不囘囘則不轉也能正其病名而後診可十全不失其人情矣視息者候呼吸之往來脈之去至也視意者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亡言者亡妄之言不知診道妄與生死之期此失經絕理是謂失道矣

靈樞經

邪氣臟腑病形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

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桴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

註 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乃五臟五行之神氣而見於色也脈者榮血之所循行也尺者謂脈外之氣血循手太陰之經而變見於尺寸此皆胃腑五臟所生之氣血本末根葉之出候也形肉謂尺膚也知色脈與尺之三者則神且明矣青黃赤白黑五臟五行之氣色也弦鉤代毛石五臟五行之脈象也如影響之相應者也故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見其色而得脈之相應猶坤道之順承天也如色青而反見毛脈色赤而反見石脈此陰陽五

行之反勝故死如色青而得石脈色赤而得代脈
此色生於脈陽生於陰得陽生陰長之道故其病
已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
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
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大小
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奈何岐伯答曰脈急
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
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黃而起脈
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
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
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
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
六

註

尺膚之氣血出於胃腑水穀之精注於臟腑之
經隧而外布於皮膚寸口尺脈之血氣出於胃腑
水穀之精榮行於臟腑經脈之中變見於手太陰
之兩脈口皆五臟之血氣所注故脈急者尺之皮

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如桴鼓之相應也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口之脈善調脈者不待於五者之色能參合而行之斯可爲上工矣夫數始於一奇二偶合而爲三三而兩之成六三而三之成九此三才三極之道也生於一而成於十陰陽相得而各有合此河圖之數也知者知天地陰陽始終變化之道故能全九十之大數水數成於六火數成於七水卽是精血火卽是神氣中工僅知血氣之診故能全水火之成下工血氣之診亦不能全知矣故曰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行者謂色脈應天地陰陽之理數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大小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臟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爲瘛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吟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涙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爲痞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顚疾

註緩急大小滑濇陰陽寒熱血氣之綱領也下章曰諸急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心爲火臟故寒甚則爲癡癎蓋手足諸節神氣之所遊行出入寒傷神氣故癡癎也微急爲心痛引背蓋甚則心臟之神氣受傷微則薄於宮城之分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心氣逆故食不下緩甚則心氣有餘心藏神神有餘則笑不休伏梁乃心下有餘之積故微主邪薄於心下也心主血血熱則上

溢而時唾血也喉吩者喉中吩然有聲宗氣積於胷中上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心氣盛故喉中有聲也心氣微盛則逆於心下而爲心痹引背行於上則心精隨氣上湊於目而淚出矣心藏虛則火土之氣弱故爲善噦噦呃逆也夫五臟主藏精者也五臟之血氣皆少則津液枯竭而爲消癉消癉者心肺主上消脾胃主中消肝腎主下消也滑則陽氣盛而有熱盛於上則善渴微在下則少腹當有形也心主言心氣少故爲痞血多故溢於

上也維四維也心爲陽中之太陽陽氣少故手足厥冷也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心氣虛故耳鳴顛疾

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胷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癰引胷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痿矣

註

肺主清金而畏寒甚則爲癲疾所謂重陰則癲也肺寒熱者皮寒熱也寒在皮毛故微急也肺主氣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胷鼻若有息肉而氣不通皆肺氣虛寒所致緩則熱甚故多汗肺熱葉焦則爲痿也鼠瘻寒熱病也其本在臟其末在脈肺主百脈是以微緩之有熱微濇之有寒皆爲鼠瘻在頸腋之間本經曰偏枯身偏不用病在分腠之間蓋病在皮膚爲肺寒熱病在血脈爲寒熱鼠瘻在分腠則爲偏風肺主周身之氣而朝百脈也腠

理開故頭以下汗出不可止頭以下者頸項胷背之間脈之外部也大主多氣少血氣盛於下則爲脛腫微盛於上則爲肺脾引胷背蓋氣從下而上也日光太陽之火陰血少故惡日光金畏火也小則氣血皆虛而爲泄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微小則爲消癉肺主津水之生原也滑主陽氣盛故爲息賁上氣微則上下出血血隨氣行者也濇主多血少氣血多氣少則血留不行故爲嘔血痰者陰寒而痰削不能行肺主氣而發原在下少氣有寒則下不勝其上矣

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痕痹也大甚爲內癰善嘔劇微大爲肝痹陰縮筋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癵癵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瘛攣筋痹

註 肝主語在志爲怒肝苦急故急甚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皆有餘之氣也食氣入胃散精於肝緩主多熱熱則肝氣逆故善嘔水痕痹

者亦食飲所積也本經曰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大主肝氣盛盛則鬱怒而不得疎達故爲內癰嘔衄肝氣逆於上也陰縮肝氣逆於下也肝脈抵少腹上注肺欬引小腹者經氣逆於上下也小者血氣皆少少則木火盛故多飲及爲消癉也滑主氣盛而熱故爲癕痂肝主疎泄肝氣盛而熱故遺溺也溢飲者飲留於四肢則經脈阻滯故脈濇肝氣虛而有寒故爲癒攣筋痹肝主筋也

脾脈急甚爲癒癎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痂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癕癰微滑爲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爲腸癕微濇爲內癕多下膿血

註 癒者急而收引癎者縱而懈弛脾主四肢故急甚爲癒癎脾有寒不能運化飲食故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蓋不能遊溢津液上歸於肺四布於皮毛故涎沫從口出也痿厥風痿皆四肢癱

瘈而不爲所用甚則從中而病見於外微則病在外而不及於中故心慧然若無病也大乃太過之脈脾爲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故爲擊仆若擊之而仆地也痂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皆有餘之積聚也寒熱者血氣虛也脾氣虛而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爲消癉脾爲陰濕之土濕熱則爲痂瘕爲小便閉癰濕熱則生蟲也脾氣虛而有寒則爲腸瘕多血少氣故下膿血也

腎脈急甚爲骨癲疾微急爲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腫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癃瘕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沈痔

註 腎爲陰臟主骨陰寒太甚故爲骨癲疾腎爲生氣之原正氣虛寒則爲沈厥虛氣反逆故爲奔豚陰寒在下故足不收腎開竅於二陰氣虛不化故

不得前後也督脈屬腎貫脊緩則督脈懈弛故脊折也戊癸合而化生火土以消入胃之食飲腎氣緩故食不化而還出也陰痿者陰器痿而不舉石水腎水也上至胃脘水泛而土敗也腎氣虛則爲洞泄精血不足則爲消癉腎有熱則爲小便閉癃爲睾丸腫癕骨痿坐不能起熱傷腎氣也目無所見熱傷骨精也血氣皆始於腎濇則血氣阻滯故爲大癰氣血不行故爲女子不月爲沈痔

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瀉其陽氣而去其血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痏無令其出血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

註 六變者五臟之所生變化之病形有緩急大小

滑濇之六脈此陰陽血氣之不和而變見於脈也寒氣收勁故脈急熱氣散弛故脈緩宗氣榮氣行於脈中衛氣行於脈外故大主多氣如血氣皆少則脈小也陽氣盛而微有熱則脈行滑利氣少則脈行濇滯血隨氣行者也深內而久留之者俟陽氣至而鍼下熱也淺內而疾發鍼者去其熱也氣盛者微瀉其氣無出其血使陰陽血氣之和調也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瀉脈外之陽熱也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調經脈外內之血氣也必先按而循之致脈外之氣也疾按其痏無令其出血以和其脈無令皮膚之血出使脈外之氣以和於脈中也夫鍼者所以調陰陽血氣之不和者血氣皆少者必須調以甘藥非鍼之所能資生也按刺濇者曰必中其脈要知刺急刺緩取脈外之氣也刺大刺滑瀉脈外之陽以和脈內之血也刺濇者必中其血隨其逆順必先按而循之調脈內之血氣之生於陽明也當知血氣乃胃腑水穀之精

有行於皮膚之外者有行於經脈之內者外內貫通環轉不息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可爲上工上工者知陰陽血氣之終始出入者也

根結篇

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亏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亏之短期者乍數乍疎也

註

五藏生於五行五行之氣本於十干合化是以五藏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代者止而不還也乍數乍疎者死脈見也要在終始者大要在終始篇之生於六氣而死於六經也

終始篇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臟氣壞矣

註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謂陰陽經脈應天之六氣

也夫血脈本五臟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之六氣有生始而有經終故曰終始者經脈爲紀也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蓋診其脈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脈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有本標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守司也形肉血氣謂脈外之血氣與六經之脈

必相稱也脈口人迎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是以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又應於尺寸之脈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腑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脈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臟氣壞者六氣化生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註 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

南而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右西天道右旋地道左遷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臟六腑十二經脈蓋十二陰二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內陽格於外也按脈口者太陰也人迎者陽明也蓋臟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爲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爲關陰格陽之死候也

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二瀉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

陰一瀉一補曰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瀉二曰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疎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曰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疎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曰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曰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臟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

註 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二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二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溢陽不曰死溢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口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疎當作躁謂一盛而躁二盛而躁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曰二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

迎與脈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鍼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溢於中則內傷五臟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

五十營篇

黃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

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

所謂交通者井行一面七星子午爲經卯酉爲緯
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註 周天二十八宿
房畢爲緯虛張爲經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
主晝陰主夜每宿約三十六分共乘一千零八分
人氣晝夜五十營行二十八宿之一周計一千八
分日麗天而遶地一周亦行二十八宿之度分人
之經脈上下左右前後共計二十八脈蓋手之三
陰三陽足之三陰三陽上下左右共計二十四脈

并左右之兩蹻脈前之任脈後之督脈通共二十
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爲五十營以應二十八宿
以終漏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
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
寸十息則氣行六尺矣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
二尺交通於二十八脈之中爲一周於身乃水下
二刻而日行二十分有奇矣五百四十息氣行再
周於身乃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有奇矣二千七
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乃水下二十刻而日行五宿

二十分計二百分有奇矣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乃水下百刻而日行二十八宿計一千零八分也漏水皆盡而脈終於五十營矣所謂交通者謂皮膚經脈之宗氣外內交通而并行一百刻之數也夫天主氣地主血脈故五十營而外內之氣行周備斯得盡天地之壽矣凡經脈外內之宗營皆行八百一十丈也

四時氣篇

視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

註 視其色者分別五行之色也如色青者內病在膽外病在筋色赤者內病在小腸外病在脈也察其以者察其所以然之病或病因於外或病因於內或因於外而病及於內者或因於內而病及於外者散者邪散而病已也復者病在外而復及於內病在內而復及於外也視其目色者察其血色

也蓋在外之皮肉筋骨內應於六腑六腑內合五臟外內之病皆本於五行之色而五臟之血色皆見於目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者靜守其神形與神俱也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脈之堅滑軟靜而知病之進退也諸經實者邪在經脈也氣口人迎候三陰三陽之氣也

禁服篇

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註 願聞爲工者願聞血氣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工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爲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爲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氣口

之兩脈也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痹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

註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痹者病在皮膚之氣分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瀉之者氣盛宜瀉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痛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臟腑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

從經脈而入於臟腑也陷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盛之氣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臟腑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爲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爲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爲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臟六腑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變色緊則

痛痹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臟腑之病

註 在天蒼黔丹素元之氣經於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臟是六氣本於五臟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臟腑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病痹在於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臟腑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啓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於脈中又當取之於經矣如陷於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

陷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於血又非灸之所宜也

五色篇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而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腑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註 此切脈口人迎以知病之間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脈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脈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為陽沈為陰其脈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沈而滑

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脈之浮沈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脈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沈等者此臟腑之形氣俱病故爲難已病之在臟沈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脈故爲易已是以小則爲逆病在腑浮而大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臟腑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脈而

外內之病皆在焉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註 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者風木之象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見此脈也目有所見者色見於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臟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玉板篇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咳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註 諸病謂凡病多生於榮衛血氣之不調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於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欬而溲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欬形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臟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臟眞矣經脈應地之經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血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胷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

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爲逆治

註 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腑而注於臟腑之大絡從大絡而出於孫絡絡而外滲於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於胃之大絡不得出於皮膚充於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於腎絡也玆溲血形肉脫脈搏逆於肺絡也嘔血胃滿引背脈小而疾逆於心絡也玆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於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臟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於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遶地環轉一周而復始人氣之行亦與之相應一呼一吸脈行三寸一息脈行六寸呼吸定息脈行一周五十度漏水下百刻日行二十五度周於天地畢而復始故人氣行一周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如逆傷其氣遲則死於家中速則死於堂上矣

動輸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清

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臟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於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

註 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脈也伯言是明胃脈者謂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營衛宗氣皆胃腑水穀之精所生清氣上注於肺者營氣宗氣也肺氣皆從太陰而行者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其行也以息往來者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爲一周也帝問氣之過於寸口上十焉息者乃營氣衛氣宗氣盡走於息道而變見於寸口也下八焉伏者謂流溢於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帝言下伏之營血有八是精專而行於經隧之營止二分矣夫營氣行於脈中

衛氣行於脈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爲和平而有形之營血分行於外內亦相爲勻等者也夫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胷中而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此下伏於胞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於脈內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而出於腹氣之街衝脈與少陰之大絡循陰股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於經隧隨衝脈者二分出於氣街是

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爲勻等矣皮膚之氣血從指井而溜注於榮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於膚表從道往還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臟卒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臟之氣至於手太陰而變見於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於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於手陽明大腸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微緩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

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
頗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井下人迎此胃氣別走
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
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
動若引繩相倾者病

註 此言陽明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
論曰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爲
陽明是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
胃氣上注於肺者胃腑所生之榮氣宗氣上注於
肺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
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頗
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悍氣上走空竅行於
皮膚之氣分而下合於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
胃腑所生之悍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
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謂
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
而陽脈小陰脈大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陽脈小
者爲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

墨如相偫而不相應者則爲病矣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註 此言流溢於中之血氣一從衝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於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邪入腘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於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於十指之絡是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於先天之水火藏於腎臟出於下而生於上也

論疾診尺篇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加立死

註 尺炬然熱人迎大者三陽之氣偏盛也故當主

奪血夫皮膚爲陽血脈爲陰尺堅大脈小甚者陽盛而陰絕於外也少氣悗有加者陽盛而陰絕於內也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胆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

註 身痛病見於肉也色黃病見於筋也黃疸脾病也脾見於骨也爪甲上黃病故解㑊安臥小腸爲赤腸心之腑也心主血脈小便赤黃脈小而澀病見於脈也小便赤黃下焦熱也不嗜食上焦虛也蓋土位中央而上下四旁皆爲之應

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

註 寸口者手太陰之兩脈分寸關尺三部以候臟腑之血氣也人迎氣口者候三陰三陽之氣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浮沈等者皆表裏陰陽血氣皆病故爲難已按人迎氣口以左爲陽而右爲陰手太陰之兩脈以寸爲陽而尺爲陰

是以宋崔紫虛四言舉要曰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亦有所本也夫寸口者在太淵之分關前一分者寸關之間也寸關尺三部以候內之五臟六腑人迎氣口以候外之三陰三陽所候不同而所取之部位亦有別也是以手太陰之兩寸曰寸口人迎寸口又曰脈口又曰氣口蓋各有部位之分故名亦有別也五色篇曰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蓋左右三部之脈以候血脈左右之人迎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故曰氣口

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註 手少陰者兩手之少陰腎脈也蓋胞繫於腎故少陰之脈動甚也夫妊始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中之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備五行備而形始成是以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主妊子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四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四

脈法四
張機傷寒論 辨脉法 平脉法
華佗中藏經 脉要論 五色脉論 脉病內外證訣 論臟腑虛實寒熱生死逆從脉證之法 論診雜病必死脉

藝術典第九十四卷
醫部彙考七十四

脉法四

漢張機傷寒論

辨脉法

問曰脉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脉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見音現）

問曰脉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脉浮而數

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
其脉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
期十四日當劇
問曰病有灑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答曰陰脉不足
陽往從之陽脉不足陰往乘之曰何謂陽不足答曰
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
惡寒也曰何謂陰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陰不
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陽脉浮陰脉弱者則
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脉沉者榮氣微也其脉浮而
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榮氣微者加燒鍼則血流
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
脉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脉纍纍如循長竿者
名曰陰結也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脉縈縈
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脉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
血也
脉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脉來數時一止復來
者名曰促脉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脉
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惡

寒者此三焦傷也若數脉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也

陽脉浮大而濡陰脉與陽脉同等者名曰緩也

脉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者壯如弓弦按之不移也

脉緊者如轉索無常也

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乾減則爲寒乾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緊按之反乾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脉浮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數按之不乾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數故知不戰汗出而解也

問曰病有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問曰傷寒三日脉浮數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爲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問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者須發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須發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體苦疼重師曰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時脉故使然也四時倣此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寸口脉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臟假令脉遲此爲在臟也

趺陽脉浮而濇少陰脉如經也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言之若脉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趺陽脉浮而

濇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以少陰脉弦而浮纔見此爲調脉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

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趺陽脉遲而緩胃氣如經也趺陽脉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醫特下之所爲也營衛內陷其數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鞕氣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數脉動脾其數先微故知脾氣不治大便鞕氣噫而除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數脉當遲緩脉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脉不時則生惡瘡也

師曰病人脉微而濇者此爲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著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

在裏胃中煩熱以陰氣內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
又陰脉遲濇故知亡血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
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
便難脉遲尚未可攻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
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
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而不休者此
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此
爲心絕也脣吻反青四支槩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
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
直視者此爲腎絕也
又未知何臟陰陽先絕若陽氣先絕陰氣後竭者其
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
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寸口脉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
爲寒寒氣相搏則爲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
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詢

趺陽脈浮浮則爲虛虛浮相搏故令氣謁言胃氣虛竭也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守空逼血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蓄積有膿也

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也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陽中於邪必發熱頭痛項强頸攣腰痛脛酸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臟氣相熏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遊於經絡出入臟腑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噫而出之聲嗢咽

塞寒厥相逐爲熱所壅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
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
難臍築淋痛命將難全
脉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脣口乾燥蹉臥足冷鼻中
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
手足温者此爲欲解或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此
爲難治設使惡寒者必欲嘔也腹內痛者必欲利也
脉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脉獨不解緊去入安此爲
欲解若脉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
爲未解食自可者爲欲解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
人躁擾者必欲解也若脉和其人大煩目重瞼內際
黃者此欲解也
脉浮而數浮爲風數爲虛風爲熱虛爲寒風虛相搏
則灑淅惡寒也
脉浮而滑浮爲陽滑爲實陽實相搏其脉數疾衛氣
失度浮滑之脉數疾發熱汗出者此爲不治
傷寒汗逆上氣其脉散者死謂其形損故也

平脈法

問曰脈有三部陰陽相乘營衛血氣在人體躬呼吸出入上下於中因息遊布津液流通隨時動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觀脈大小不同一時之間變無經常尺寸參差或短或長上下乖錯或存或亡病輒改易進退低昂心迷意惑動失紀綱願爲具陳令得分明師曰子之所問道之根源脈有三部尺寸及關營衛流行不失衡銓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百刻一周循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牢堅沉潛水蓄支飲急弦動則爲痛數則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見中必有奸審察表裏三焦別焉知其所舍消息診看料度腑臟獨見若神爲子條記傳與賢人

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初持脈來遲去疾此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脈來疾去遲此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

問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問而知之下工脈而知之
願聞其說師曰病家人請云病人苦發熱身體疼病
人自臥師到診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
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脈反沉遲故知其愈也假令
病人云腹內卒痛病人自坐師到脈之浮而大者知
其差也何以知之裏有病者脈當沉而細今脈浮大
故知愈也
師曰病家人來請云病人發熱煩極明日師到病人
向壁臥此熱已去也設令脈不和處言已愈
設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脈
之嚥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脈自和處言汝病太重當
須服吐下藥針灸數十百處
師持脈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病也言遲者風
也搖頭言者裏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
也坐而下一腳者腰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
痛也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
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

喉痹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問曰人病恐怖者其脈何狀師曰脈行如循絲纍纍
然其面白脫色也
人不飲其脈何狀師曰脈自濇脣口乾燥也
人愧者其脈何類師曰脈浮而面色乍白乍赤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
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此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
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
災怪問曰何緣作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
發作故爲災怪耳
問曰經說脈有三菽之重者何謂也師曰脈人以
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
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
按之至骨者腎氣也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
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
脈來至爲難治
問曰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
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

假令得純弦脈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脈如弦直此是肝臟傷故知死也

南方心脈其形何似師曰心者火也名少陰其脈洪大而長是心脈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脈來微去大故名反病在裏也脈來頭小本大故名覆病在表也上微頭小者則汗出下微本大者則爲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西方肺脈其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名太陰其脈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脈若得緩遲者皆愈若得數者則劇何以知之數者南方火火尅西方金法當壅腫爲難治也

問曰二月得毛浮脈何以處言至秋當死師曰二月之時脈當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屬木脈應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脈也肺屬金金來尅木故知至秋死他皆倣此

師曰脈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

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
尅之也

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
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無穀神雖
困無苦

問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何謂也師曰水
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
橫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
名曰順也

寸口諸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爲寒諸乘
寒者則爲厥欬嚏冒不仁以胃無穀氣脾塞不通口急
不能言戰而慄也

問曰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師曰五臟六腑相乘故
令十一

問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臟師曰諸陽浮數爲乘
腑諸陰遲澁爲乘臟也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也師曰脈有弦緊浮滑沉澁此
六脈名曰殘賊能爲諸脈作病也

問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謂也師曰沉爲純陰翕而正陽陰陽和合故令脈滑關尺自平陽明脈微沉食飲自可少陰脈微滑滑者緊之浮名也此爲陰實其人必股內汗出陰下濕也

問曰曾爲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也假令玆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脈緊也

寸口衛氣盛名曰章高章相搏名曰綱衛氣弱名曰惵營氣盛名曰章高章相搏名曰綱衛氣弱名曰卑惵卑相搏名曰損

衛氣和名曰緩營氣和名曰遲緩遲相搏名曰沉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硬陰陽相抱營衛俱行剛柔相得名曰強也

趺陽脈滑而緊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作瘡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

趺陽脈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

名曰關格

脈浮而大浮爲風虛大爲氣強風氣相搏必成癮疹身體爲癢癢者名泄風久久爲痂癩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營中寒營爲血血寒則發熱衛爲氣氣微者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趺陽脈大而緊者當卽下利爲難治

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也

趺陽脈緊而浮浮爲氣緊爲寒浮爲腹滿緊爲絞痛浮緊相搏腸鳴而轉轉卽氣動膈氣乃下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衛氣不行濇者營氣不足營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痹不仁營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者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溲

趺陽脈沉而數沉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

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衛氣衰濇者營氣不足衛氣衰面色黃營氣不足面色青營爲根衛爲葉營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而寒慄厥逆嗌唾腥吐涎沫也

趺陽脈浮而芤浮者衛氣虛芤者營氣傷其身體瘦肌肉甲錯浮芤相搏宗氣衰微四屬斷絕

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衛氣疎疎則其膚空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也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而血乃成營盛則其膚必疎三焦絕經名曰血崩

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短氣少陰脈弱而濇弱者微煩濇者厥逆

趺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鞕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逼上入胃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當刺期門巨闕

寸口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

漢華佗中藏經

脈要論

脈者乃氣血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氣血熱則脈數氣血寒則脈遲氣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又長人脈長短人脈短性急則脈急性緩則脈緩反此者逆順此者從之也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諸緊爲痛諸浮爲風諸滑爲虛諸伏爲聚諸長爲實諸短爲虛又短澀沉遲伏皆屬陰數滑長浮緊皆屬陽陰得陰者從陽得陽者順違之者逆陰陽消息以經而處之假令數在左寸得之浮者熱入小腸得之沉者熱入心餘可倣此

五色脈論

面青無右關脈脾絕木尅土面赤無右寸脈肺絕火尅金面白無左關脈肝絕金尅木面黃無左尺脈腎絕土尅水面黑無左寸脈心絕水尅火五絕者死凡五絕當時卽死非其時則半歲死耳五色雖見而五脈不見卽非死者矣

脈病內外證訣

病風人脈緊數浮沉有汗出不止呼吸有聲者死不然則生病氣人一身悉腫四肢不收喘無時厥逆不

溫脈候沉小者死浮大者生病勞人脫肛骨肉相失聲散嘔血陽事不禁夢寐交侵呼吸不相從晝凉夜熱者死吐膿血者亦死其脈不數有根蒂及頰不赤者生病腸澼者下膿血病人脈急皮熱食不入腹脹目瞪者死或一身厥冷脈沉細而不生者亦死食如故脈沉浮有力而不絕者生病熱人四肢厥脈弱不欲見人食不入利下不止者死食入四肢溫脈大語狂無睡者生病寒人狂言不寐身冷脈數喘息目直者死脈有力而不喘者生陽病人精神顛倒寐而不惺言語失次脈候浮沉有力者生及食不入胃不定者死久病人脈大身瘦食不充腸言如不病坐臥困頓者死若飲食進退脈小而有力言語輕澌額無黑氣大便結溫者生凡陽病陰證陰病陽證身熱大肥人脈衰上下交變陰陽顛倒冷煖相乘皆屬不吉從者生逆者死治藥之證宜爲詳悉耳

論臟腑虛實寒熱生死逆從脈證之法

肝者與膽爲表裏足厥陰少陽是其經也王於春春乃萬物之始生其氣嫩軟虛而寬故其脈弦軟不可

發汗弱則不可下弦長曰平反此曰病脈虛而弦則爲太過病在外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目實而微則爲不足病在內不及則令人胷脹滿凡肝實引兩脅下痛喜怒虛則如人將捕之其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赤其脈沉而急亦然主脅支滿小便難頭痛眼眩其脈急甚惡言微急氣在脅下緩甚嘔逆微緩主脾太急內癰吐血大甚筋痹小甚多飲微小消癉滑甚則癲疝微滑遺遺溺濇甚留飲微濇瘛攣又身熱惡寒四肢不舉其脈當弦長而急反短澁乃金尅木十日死不治又肝中寒則兩臂不舉舌本燥多太息胷中痛不能轉側其脈左關上遲而澁者是也肝中熱則喘滿多怒目疼腹脹不嗜食所作不定睡中驚怖眼赤視不明其脈左關陰實者是也肝虛冷則脇下堅痛目眩臂痛發寒如瘧狀不欲食婦人月水不來氣急其脈左關上沉而弱者是也

膽者中清之腑也號曰將軍決斷出於此焉足少陽是其經也其脈診在左關上浮而得者是其部也又關上脈陽微者膽虛陽數者膽實陽虛者膽絕也

心者臟之尊號帝王之稱也與小腸爲表裏神之所舍又生血屬於火旺於夏手少陰是其經也凡夏脈鉤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來盛去亦盛爲太過病在外來衰去盛爲不足病在內太過則令人熱而骨痛口瘡舌焦引水不及則令人煩躁上爲欬唾下爲氣泄其脈來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脈來纍纍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死夏心王左寸脈浮洪大而散曰平反此則病若沉而滑者水尅火十死不治弦而長者木來歸子其病自愈緩而大者土入火微邪相干無所害又左寸脈大則手熱赤腫大甚則胷中滿而煩澹澹面赤目黃也心脈沉小而緊浮氣喘其脈急甚則癒癡微急心中痛引腰背痛不下食太緩則發狂笑微緩則吐血大甚則喉閉微大則痛引背多泪小甚則噦微小則消癉滑甚則爲渴微滑則心痛引臍腹鳴瀝甚痞不能言又心脈搏堅而長主强舌不能語軟而散當懾怯不食也又急則心痂臍下有病形煩悶少氣大熱上煎又心病狂言汗出躁身厥冷其脈當浮而大反沉濡而

滑其色當赤反黑者水尅火十死不可治也又心瘧先煩而後渴翕翕然發熱其脈浮緊而大者是也心氣實則小便不利腹滿身熱而重溫溫欲吐吐而不出喘息急不安臥其脈左寸口與人迎皆實大者是也心虛則恐懼多驚憂思不樂胷腹中若痛言語顫慄惡寒恍惚面赤目黃喜衄診其脈左右寸口兩虛而微者是也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與心爲表裏手太陽是其經也左手寸口陽絕則無小腸六日死右手寸口實大者小腸實也有熱小便赤澀又實口瘡身熱去來心中煩滿體重虛則左寸口脈浮而微軟弱不禁按病驚狂無所守下空空然不能語者是也

脾者土也諫議之官主意與智消磨五穀寄在其中養於四旁王於四季正旺長夏與胃爲表裏足太陰是其經也其脈來似水流曰太過病在外如鳥之距及則令人四肢沉重語言蹇澀不遂引口中四肢腫脹溏泄不時夢中飲食脾脈來而緩柔去似

鳥距踐地曰平脈來實而滿稍數舉足曰病又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曰死王時其脈阿阿然緩曰平及弦急者肝尅脾眞鬼脾眞鬼相逢大凶之兆及微濇而短者肺來乘脾不治而自愈反季而得者腎來從脾亦爲不妨反浮而洪心來生脾不疾耳脾病也色黃體重失便目直視脣反張爪甲青四逆吐食百節疼痛不能舉其脈當浮大而緩今反弦急其色反青此十死不可治也又脾病其色黃飲食不消腹脹滿身體重骨節痛大便鞕小便不利其脈微緩而長者可治脈急甚則瘛瘲微急則膈中不利食入而還出脈緩甚則痿厥微緩則風痿四肢不持大甚則寒熱作微大則消癉滑甚則癉濇則蟲毒腸鳴中熱濇甚則腸癉微濇則內潰下膿血脾脈至大而虛有積脾氣絕則十日死

胃者腑也又名水穀之海與脾爲表裏胃者人之根本胃氣壯五臟六腑皆壯也足陽明是其經也胃脈堅而長其色黃赤病折腰其脈軟而散病食痹關上脈浮大者虛也浮而短濇者實也浮而微滑者亦虛

浮而遲者寒也浮而數者熱也虛實寒熱生死之證察其脈理卽成神妙也

肺者魄之舍生氣之源乃五臟之華蓋也外養皮毛內榮腸胃與大腸爲表裏手太陰陽明是其經也王於秋其脈浮而毛曰平又浮而短濇者肺脈也其脈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曰太過病在外其脈來毛而微曰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氣逆胷滿背痛不及則令人喘呼而欬上氣見血不聞聲音又肺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葉往曰平來如循雞羽曰病如物之浮如風之吹鳥背上毛者死其肺脈來至大虛又如以毛羽中人膚其色赤其毛折者死又微毛曰平毛多曰病毛而弦曰春病弦甚曰卽死又肺病吐衄血皮熱脈數頰赤者死又久欬而見血身熱而短氣脈當濇今反浮大色當白今反赤者火尅金十死不治也肺病喘欬身寒無熱脈遲微者可治秋王於肺其脈當浮濇而短曰平反此爲病又反洪而大而長是火焚金亦不可治反得軟而滑者腎來乘肺不治自愈反浮大而緩者是脾來生肺不治而差反弦而長者

是肺被肝從爲微邪雖病不妨其脈按之虛弱如蔥葉下無根者死中熱則唾血其脈細緊浮數芤皆主失血此由躁擾嗔怒勞傷得之氣結壅所爲也又其人喘而目脫其脈浮大者是也其沉濁者病在內浮濇者病在外其脈浮而緊又滑而數又遲濇而小皆爲肺病之脈也

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於耳男以閉精女以包血與膀胱爲表裏足少陰太陽是其經也腎氣絕則不得盡其天命而死也王於冬其脈沉濡曰平反此者病其脈彈石名曰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爲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心如懸小腸腹滿小便滑變黃色又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堅曰平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病來如轉索辟辟如彈石曰死又腎脈但石無胃氣亦死脈緩當沉而滑今反浮大其色當黑其翕翕少氣兩耳若聾精自出飲食少便下清脈遲可治冬則脈沉而滑曰平反大而緩是土尅水不可治反浮濇而短肺乘腎易治反弦而長者肝乘腎不治自愈

反浮大而洪心乘腎不爲害脈急甚則腎痿痕疾微急則沉厥奔豚足不收緩甚則折脊微緩則洞泄食不化入咽還出大甚則陰痿微大則石水起臍下其腫堆堆而上至胃者死小甚則洞泄微小則消癉滑甚則癃癇微滑則骨痿坐弗能起目視見花濇甚則大壅塞微濇則痔疾又其脈之至上堅而大有膿氣在陰中及腹內名腎癉得之因浴冷水脈來沉而大堅浮而緊手足腫厥陰痿腰背疼小腸心下有水氣時脹滿洞泄此皆浴水中身未乾而合房得之腎乏精徹脊與腰相引而疼饑見飽減又腎中寒結在臍下腎脈來而細軟附於骨者是也寒熱虛實既明消詳調救即十可治十全生之道也

論診雜病必死脈

夫人生氣健壯者外色光華內脈平調五臟六腑之氣消耗則脈無所依色無所澤如是者百無一生雖能飲食行立不知死之逼矣少具大法列之於後

病瞪目引水心下牢滿其脈濡而微者死

病吐衄瀉血其脈浮大牢數者死

病妄言身熱手足冷其脈細微者死
病大泄不止其脈緊大而滑者死
病頭目痛其脈濇短者死
病腹中痛其脈浮大而長者死
病腹痛而喘其脈滑而利數而緊者死
病四逆者其脈浮大而短者死
病耳無聞其脈浮大而濇者死
病腦痛其脈緩而大者死
左痛右痛上痛下痛者死

下痛而脈病者死
病厥逆呼之不應脈絕者死
病人脈宜大反小者死
肥人脈細欲絕者死
瘦人脈躁者死
人脈本滑利而反濇者死
人脈本長而反短者死
人尺脈上應寸口太遲者死
溫病三四日未汗脈太疾者死

溫病脈細微而往來不快胷中閉者死
溫病發熱甚脈反小者死
病甚脈往來不調者死
病心腹脹滿痛不止脈堅大洪者死
痢血不止身熱脈數者死
病脹滿四逆脈長者死
熱病七八日汗當出反不出脈絕者死
熱病七八日不汗躁狂口舌焦黑脈反細弱者死
熱病未汗出而脈大盛者死
熱病汗出而脈未靜往來轉大者死
病欬嗽脈數身瘦者死
暴欬嗽脈散者死
病欬形肥脈急甚者死
病欬而嘔便滑不禁脈弦微欲絕者死
病諸嗽喘脈沉而浮者死
病上氣脈數者死
病肌熱形瘦脫肛熱不去脈甚緊急者死
病腸澼轉筋脈極數者死

病中風痿厥不仁脈緊急者死
病上喘氣急四匝脈濇者死
病寒熱瘛瘲脈大者死
病金瘡血不止脈大者死
病墜損內傷脈小弱者死
病傷寒身熱甚脈反小者死
病厥逆汗出脈虛而緩者死
病洞泄不下食脈急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脈懸絕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身有寒脈絕者死
病欬嗽脈沉堅者死
病腸中有積聚脈虛弱者死
病水氣脈微而小者死
病水脹如鼓脈虛小濇者死
病泄注脈浮大而滑者死
病內外俱虛臥不得安身冷脈細微嘔而不入食者死
病冷氣上攻脈逆而濇者死

卒死脈堅而細微者死
熱病三五日頭痛身熱食如故脈直而疾者八日死
久病脈實者死又虛緩虛微虛滑弦急者死
卒病脈弦而數者死
凡此凶脈十死十百不可治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五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五

脈法五

王叔和脈經脈形狀指下祕訣第一　平脈早所主第三　辨尺寸陰陽榮衛度數第四　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　持脈輕重法第六　兩手六脈所主五臟六腑陰陽逆順第七　辨臟腑病脈陰陽大法第八　辨脈陰陽大法第九　平虛實第十　縱橫逆順伏匿脈第十一　辨災怪恐怖雜脈第十二　遲疾短長雜脈第十三　平人得病所起脈第十四　診病將差難已脈第十五　平三關陰陽

二十四氣脈第十六　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
脈第十七　平三關病候并治宜第十八　平
奇經八脈病第十九

脈法五

晉王叔和脈經

脈形狀指下祕訣第一

浮脈舉之有餘按之不足浮於手下

芤脈浮大而軟按之中央空兩邊實一曰手下無兩旁有

洪脈極大在指下一曰浮而大

滑脈往來前却流利展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一曰浮中如有

數脈去來促急 一曰一息六七至 力一曰漉 漉如欲脫
一曰數者進之名

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

弦脈舉之無有按之如弓弦狀 一曰如張弓弦按之不移又曰浮緊爲弦

緊脈數如切繩狀 一曰如轉索之無常

沉脈舉之不足按之有餘 一曰重按之乃得

伏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一曰手下裁動一曰按之不足舉之無有一曰關上沉不出名曰伏

革脈有似沉伏實大而長微絃 千金翼以革爲牢

實脈大而長微强按之隱指幅幅然 一曰沉浮皆得

微脈極細而軟或欲絕或有或無 一曰小也一曰手下快一曰浮而薄

細脈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

濇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一曰浮而短一曰短而止 一曰按之如欲盡

軟脈極軟而浮細 一曰按之無有舉之有餘一曰細小而軟

弱脈極軟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 一曰按之乃得舉之無有

虛脈遲大而軟按之不足隱指豁豁然空

散脈大而散散者氣實血虛有表無裏

緩脈去來亦遲小駛於遲一日浮大而軟
遲脈呼吸三至去來極遲陰浮與陽同等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一日舉之不足按之盡牢
能自還舉之則動名結陰一日按之盡牢舉之無有按之來緩時一止者名結陽初來動止更來小數不
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
動脈見於關上無頭尾大如豆厭厭然動搖
浮與芤相類與洪相類
弦與緊相類

滑與數相類
革與實相類千金翼云牢與實相類
沈與伏相類
微與濇相類
軟與弱相類
緩與遲相類軟與遲相類

平脈早晏法第二

黃帝問曰夫診脈常以平旦何也岐伯對曰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均

內經作調勻之脈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第三

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

辨尺寸陰陽榮衛度數第四

夫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故五十度而復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卽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從關至

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尺爲寸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脈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何謂也然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滅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之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滅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故曰覆溢是眞臟之脈也人不病自死

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

凡診脈當視其人大小長短及性氣緩急脈之遲速大小長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則吉反之者則爲逆也脈三部大都欲等只如小人細人婦人脈小軟小兒四五歲脈呼吸八至細數者吉千金翼云人大脈細人細脈大人樂脈實人苦脈虛性急脈緩性緩脈躁人壯脈細人羸脈大此皆爲逆逆則難治反此爲順順則易治凡婦人脈常欲濡弱於丈夫小兒見四五歲者脈自駛疾呼吸八至也男左大爲順女右大爲順肥人脈沈瘦人脈浮

持脈輕重法第六

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菽者小豆言脈輕如三小豆之重而動作皮毛之間者肺氣所行故言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心主血脈次於肺如六豆之重）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脾在中央主肌肉故次心如九豆之重）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也（肝主筋又在脾下故次之）按之至骨舉之來疾者腎部也（腎主骨其脈沈至骨）故曰輕重也

兩手六脈所主五臟六腑陰陽逆順第七

脈法讚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俱出尺部

魂魄穀神皆見寸口左主司官右主司腑左大順男右大順女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神門決斷兩在關後人無二脈病死不愈諸經損減各隨其部察按陰陽誰與先後（千金云三陰三陽誰先誰後）陰病治官陽病治腑奇邪所舍如何捕取審而知者鍼入病愈

心部在左手關前寸口是也卽手少陰經也與手太陽爲表裏以小腸合爲腑合於上焦名曰神庭在龜（一作鳩）尾下五分

肝部在左手關上是也足厥陰經也與足少陽爲表裏以膽合爲腑合於中焦名曰胞門（一作少陽）在大倉左右三寸

腎部在左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也與足太陽爲表裏以膀胱合爲腑合於下焦在關元左

肺部在右手關前寸口是也手太陰經也與手陽明爲表裏以大腸合爲腑合於上焦名呼吸之府在雲門

脾部在右手關上是也足太陰經也與足陽明爲表裏以胃合爲腑合於中焦脾胃之間名曰章門在季脅前一寸半

腎部在右手關後尺中是也足少陰經也與足太陽爲表裏以膀胱合爲腑合於下焦在關元右左屬腎右爲子戶名曰三焦

辨臟腑病脈陰陽大法第八

脈何以知臟腑之病也然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即病也（腑者陽故其脈數臟者陰故其脈遲陽行遲病則數陰行疾病則遲）有熱遲即生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故別知臟腑之

脈來浮大者此爲肺脈也脈來沉滑如石腎脈也脈來如弓弦者肝脈也脈來疾去遲心脈也脈來當見而不見爲病病有深淺但當知如何受邪

辨脈陰陽大法第九

脈有陰陽之法何謂也然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浮者陽也沉者陰也故曰陰陽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按之奭舉指來實者腎也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千金翼云遲緩而長者脾也）是陰陽之脈也脈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沉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陽脈見寸口浮而實大今輕手取之更損減而小故言陽虛重手按之反更實大而沈故言陰實）

經言脈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有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言之寸口有六脈俱動耶然經言如此者非有六脈俱動也然浮沉長短滑濇也浮者陽也滑者陽也長者陽也沉者陰也濇者

陰也短者陰也所以言一陰一陽者謂脈來沉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脈來浮滑而長時一沉也所以言一陽一陰者謂脈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脈來長而沉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脈來沉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名病之逆順也凡脈大爲陽浮爲陽數爲陽動爲陽長爲陽滑爲陽沉爲陰濇爲陰弱爲陰弦爲陰短爲陰微爲陰是爲三陰三陽也陽病見陰脈者反也主死陰病見陽脈者順也主生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陽

數則吐血陰微則下利陽弦則頭痛陰弦則腹痛陽微則發汗陰微則自下陽數口生瘡陰數加微必惡寒而煩撓不得眠也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得陽屬腑得陰屬臟無陽則厥無陰則嘔陽微則不能呼陰微則不能吸呼吸不足胷中短氣依此陰陽以察病也

寸口脈浮大而疾者名曰陽中之陽病苦煩滿身熱頭痛腹中熱

寸口脈沉細者名曰陽中之陰病苦悲傷不樂惡聞

人聲少氣時汗出陰氣不通臂不能舉
尺脈沉細者名曰陰中之陰病苦兩脛酸疼不能久
立陰氣衰小便餘瀝陰下濕癢
尺脈滑而浮大者名曰陰中之陽病苦小腹痛滿不
能溺溺卽陰中痛大便亦然
尺脈牢而長關上無有此爲陰干陽其人苦兩脛重
少腹引腰痛
寸口脈壯大尺中無有此爲陽干陰其人苦腰背痛
陰中傷足脛寒夫風傷陽寒傷陰陽病順陰陰病逆

陽陽病易治陰病難治在腸胃之間以藥和之若在
經脈之間鍼灸病已

平虛實第十

人有三虛三實何謂也然有脈之虛實有病之虛實
有診之虛實脈之虛實者脈來耎者爲虛牢者爲實
病之虛實者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
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診之虛實者癢者爲虛痛
者爲實外痛內快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
虛故曰虛實也

問曰何謂虛實答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何謂重實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問曰經絡俱實如何以治之答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當俱治之故曰滑則順濇則逆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

從橫逆順伏匿脈第十一

問曰脈有相乘有從仲景從字作縱字有橫有逆有順何謂也師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從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水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

木行乘火名曰順

經言脈有伏匿者伏匿於何藏而言伏匿也然謂陰陽更相乘更相伏也脈居陰部反見陽脈者爲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澁而短此陽中伏陰脈居陽部反見陰脈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爲陰中伏陽也重陰者癲重陽者狂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

辨災怪恐怖雜脈第十二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師曰脈有弦有緊有濇有滑有浮有沉此六脈爲殘賊能與諸經作病

問曰嘗爲人所難緊脈何所從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肺中寒故令緊假令欬者坐飲冷水故令緊假令下利者以胃中虛冷故令緊也

問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謂師曰沉爲純陰翕爲正陽陰陽和合故脈滑也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脈與病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之時病者因反大吐若下痢（仲景痢字作利）病腹中痛因問言我前來脈時不見此證今反變異故是名爲災怪因問何緣作此吐痢答曰或有先服藥今發作故爲災怪也

問曰人病恐怖其脈何類師曰脈形如循絲累累然其面白脫色

問曰人媿者其脈何等類師曰其脈自浮而弱面形乍白乍赤

問曰人不飲其脈何類師曰其脈自濇而脣口乾燥也

言遲者風也搖頭言者其裏痛也行遲者其表彊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而下一膝者必腰痛裏實護腹

如懷卵者必心痛師持脈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因伸者無病也一云呻者病也假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目盼視一云反面仰視若三言三止脈之咽唾此爲詐病假令脈自和處言此病大重當須服吐下藥鍼灸數十百處乃愈

遲疾短長雜脈法第十三

黃帝問曰余聞胃氣手少陽三焦四時五行脈法夫人言脈有三陰三陽知病存亡脈外以知內尺寸大小願聞之岐伯曰寸口之中外別浮沉前後左右虛實生死之要皆見寸口之中脈從前來者爲實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自病一作得者爲正邪外結者病癰腫內結者病痂瘕也間來而急者病正在心癥氣也脈來疾去遲此爲出疾爲風也脈來滑者爲病食也脈來滑躁者病有熱也脈來澀者爲病寒濕也脈逆順之道不與衆謀

師曰夫呼者脈之頭也初持之來疾去遲此爲出疾入遲爲內虛外實初持脈來遲去疾此爲出遲入疾爲內實外虛也

脈數則在腑遲則在藏脈長而弦病在肝脈小血少
病在心（扁鵲云脈大而洪病出於心）脈下堅上虛病在脾胃脈滑
（一作澑）而微浮病在肺脈大而堅病在腎（扁鵲云小而緊脈滑
者多血少氣脈澑者少血多氣脈大者血氣俱多又
云脈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脈小者血氣俱少又云
脈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沉細滑疾者熱遲緊爲寒
（又云洪數滑疾爲熱濇遲沈細爲寒）脈盛滑緊者病在外熱脈小實而
緊者病在內冷脈小弱而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
者謂之新病脈浮滑其人外熱風走刺有飲難治脈
沉而緊上焦有熱下寒得冷即便下脈沉而細下焦
有寒小便數時苦絞痛下利重脈浮緊且滑直者外
熱內冷不得大小便脈洪大緊急病速進在外苦頭
發熱癰腫脈細小緊急病速進在中寒爲疝瘕積聚
腹中刺痛脈沉重而直前絕者病血在腸間脈沉重
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癥脈直前而中散絕者病消渴
（一云病浸淫痛）脈沉重前不至寸口徘徊絕者病在肌肉遁
尸脈左轉而沉重者氣癥陽在胷中脈右轉出不至
寸口者內有肉癥脈累累如貫珠不前至有風寒在

大腸伏留不去脈累累中止不至寸口輭者結熱在小腸膜中伏留不去脈直前左右彈者病在血脈中脈血也脈後而左右彈者病在筋骨中也脈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脈前小後大卽胷滿短氣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所苦夫脈者血之腑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太素細作滑）濇則心痛渾渾革革至如涌泉病進而危弊弊綽綽其去如弦絕者死短而急者病在上長而緩者病在下沉而弦急者病在內浮而洪大者病在外脈實者病在內脈虛者病在外在上爲表在下爲裏浮爲在表沉爲在裏

平人得病所起脈第十四

何以知春得病無肝脈也無心脈夏得病無肺脈秋得病無腎脈冬得病無脾脈四季之月得病假令肝病者西行若食鷄肉得之當以秋時發得病以庚辛日也家有腥死女子見之以明要爲災不者若感金銀物得之

假令脾病東行若食雉兔肉及諸木果實得之不者當以春時發得病以甲乙日也

假令心病北行若食豚魚得之不者當以冬時發得病以壬癸日也

假令肺病南行若食馬肉及麞鹿肉得之不者當以夏時發得病以丙丁日也

假令腎病中央若食牛肉及諸土中物得之不者當以長夏時發得病以戊己日也

假令得王脈當於縣官家得之

假令得相脈當於嫁娶家得之或相慶賀家得之

假令得胎脈當於產乳家得之

假令得囚脈當以囚徒家得之

假令得休脈其人素有宿病不治自愈

假令得死脈當於死喪家感傷得之

何以知人露臥得病陽中有陰也

何以知人夏月得病諸陽入陰也

何以知人食飲中毒浮之無陽微細之不可知也但有陰脈來疾去疾此相為水氣之毒也脈遲者食乾

物得之

診脈將差難已脈第十五

問曰假令病人欲差脈而知愈何以別之師曰寸關尺大小遲疾浮沉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爲平復當自愈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及浮沉等者病難已

平三關陰陽二十四氣脈第十六

左手關前寸口陽絕者無小腸脈也苦臍痹小腹中有痂瘕王月（王字一本作五）卽冷上搶心刺手心主經治陰

心主在掌後橫理中（卽太陵穴）

左手關前寸口陽實也苦心下急痹（一作急痛）太陽經治陽（一作手少陽者非）

小腸有熱小便赤黃刺手太陽經治陽

陽在手小指外側本節陷中（卽後谿穴）

左手關前寸口陰絕者無心脈也苦心下毒痛掌中熱時時善嘔口中傷爛刺手太陽經治陽

左手關前寸口陰實者心實也苦心下有水氣憂恚發之刺手心主經治陰

左手關上陽絕者無膽脈也苦膝疼口中苦眛目善

畏如見鬼狀多驚少力刺足厥陰經治陰在足大指間（即行間穴）或刺三毛中

左手關上陽實者膽實也苦腹中實不安身軀習習（指當云小指次指即臨泣穴）也刺足少陽經治陽在足上第二指本節後一寸（第二）

左手關上陰絕者無肝脈也苦癰遺溺難言脅下有邪氣善吐刺足少陽經治陽

左手關上陰實者肝實也苦肉中痛動善轉筋刺足厥陰經治陰

左手關後尺中陽絕者無膀胱脈也苦逆冷婦人月水不調王月則閉男子失精尿有餘瀝刺足少陰經治陰在足內踝下動脈（即太谿穴）

左手關後尺中陽實者膀胱實也苦逆冷脅下有邪氣相引痛刺足太陽經治陽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即束骨穴）

左手關後尺中陰絕者無腎脈也苦足下熱兩髀裏急精氣竭少勞倦所致刺足太陽經治陽

左手關後尺中陰實者腎實也苦恍惚健忘目視眩

眩耳聾悵悵善嗚刺足少陰經治陰

右手關前寸口陽絕者無大腸脈也苦少氣心下有水氣立秋節卽欬刺手太陰經治陰在魚際間（卽太淵穴）

右手關前寸口陽實者大腸實也苦腸中切痛如錐刀所刺無休息時刺手陽明經治陽在手腕中（卽陽谿穴）

右手關前寸口陰絕者無肺脈也苦短氣欬逆喉中塞噫逆刺手陽明經治陽

右手關前寸口陰實者肺實也苦少氣胷中滿彭彭與肩相引刺手太陰經治陰

右手關上陽絕者無胃脈也苦吞酸頭痛胃中有冷刺足太陰經治陰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卽公孫穴）

右手關上陽實者胃實也苦腸中伏伏（一作幅幅）不思食物得食不能消刺足陽明經治陽在足上動脈（卽衝陽穴）

右手關上陰絕者無脾脈也苦少氣下利腹滿身重四肢不欲動善嘔刺足陽明經治陽

右手關上陰實者脾實也苦腸中伏伏如堅狀大便難刺足太陰經治陰

右手關後尺中陽絕者無子戶脈也苦足逆寒絕產

帶下無子陰中寒刺足少陰經治陰

右手關後尺中陽實者膀胱實也苦少腹滿引腰痛

刺足太陽經治陽

右手關後尺中陰絕者無腎脈也苦足逆冷上搶胷痛夢入水見鬼善魘寐黑色物來掩人上刺足太陽經治陽

右手關後尺中陰實者腎實也苦骨疼腰脊痛內寒熱刺足少陰經治陰

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第十七

心實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實者手少陰經也病苦閉大便不利腹滿四肢重身熱苦胃脹刺三里

心虛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少陰經也病苦悸恐不樂心腹痛難以言心如寒狀恍惚

小腸實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實者手太陽經也病苦身熱熱來去汗出（一作汗不出）而煩心中滿身重口中生瘡

小腸虛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虛者手太陽經也病苦顱際偏頭痛耳頰痛

心小腸俱實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
手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頭痛身熱大便難心
腹煩滿不得臥以胃氣不轉水穀實也
心小腸俱虛　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虛者
手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洞泄苦寒少氣四肢
寒腸澼
肝實　左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厥陰經也病苦心下
堅滿常兩脅痛自忿忿如怒狀
肝虛　左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厥陰經也病苦脅下
堅寒熱腹滿不欲飲食腹脹悒悒不樂婦人月經不
利腰腹痛
膽實　左手關上脈陽實者足少陽經也病苦腹中
氣滿飲食不下咽乾頭重痛洒洒惡寒脅痛
膽虛　左手關上脈陽虛者足少陽經也病苦眩厥
痿足指不能搖躄坐不能起僵仆目黃失精眡眡
肝膽俱實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厥陰與少
陽經俱實也病苦胃脹嘔逆食不消
肝膽俱虛　左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厥陰與少

陽經俱虛也病苦恍惚尸厥不知人妄見少氣不能言時時自驚

腎實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膀胱脹閉少腹與腰脊相引痛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舌燥咽腫心煩噫乾嘔吐沫時痛喘欬汗出小腹脹滿腰背彊急體重骨熱小便赤黃好怒好忘足下熱痛四肢黑耳聾

腎虛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心中悶下重足腫不可以按地

膀胱實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實者足太陽經也病苦逆滿腰中痛不可俛仰勞也

膀胱虛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虛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腹中痛引腰背不可屈伸轉筋惡風偏枯腰痛外踝後痛

腎膀胱俱實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實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脊彊反折戴眼氣上搶心脊痛不能自反側

腎膀胱俱虛　左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虛者
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小便利心痛背寒時
時少腹滿

肺實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實者手太陰經也
病苦肺脹汗出若露上氣喘逆咽中塞如欲嘔狀

肺虛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虛者手太陰經也
病苦少氣不足以息噫嗌乾不潮津液

大腸實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實者手陽明經
也病苦腹滿善喘欬面赤身熱喉咽中如核狀

大腸虛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陽虛者手陽明經
也病苦胃中喘腸鳴虛渴脣口乾目急善驚泄白

肺大腸俱實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實者
手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頭痛目眩驚狂喉痹
痛手臂捲脣吻不收

肺大腸俱虛　右手寸口氣口以前脈陰陽俱虛者
手太陰與陽明經俱虛也病苦耳鳴嘈嘈時妄見光
明情中不樂或如恐怖

脾實　右手關上脈陰實者足太陰經也病苦足寒

脛熱腹脹滿煩擾不得臥

脾虛　右手關上脈陰虛者足太陰經也病苦泄注腹滿氣逆霍亂嘔吐黃疸心煩不得臥腸鳴

胃實　右手關上脈陽實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腹中堅痛而熱（千金作病苦頭痛）汗不出如溫瘧唇口乾善噦乳癰缺盆腋下腫痛

胃虛　右手關上脈陽虛者足陽明經也病苦脛寒不得臥惡寒洒洒目急腹中痛虛鳴（外臺作耳虛鳴）時寒時熱唇口乾面目浮腫

脾胃俱實　右手關上脈陰陽俱實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實也病苦脾脹腹堅搶脅下痛胃氣不轉大便難時反泄利腹中痛上衝肺肝動五臟立喘鳴多驚身熱汗不出喉痹精少

脾胃俱虛　右手關上脈陰陽俱虛者足太陰與陽明經俱虛也病苦胃中如空狀少氣不足以息四逆寒泄注不已

腎實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痹身熱心痛脊脅相引痛足逆熱煩

腎虛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虛者足少陰經也病苦足脛小弱惡風寒脈代絕時不至足寒上重下輕行不可以按地少腹脹滿上搶胷胳痛引肋下膀胱實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實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轉胞不得小便頭眩痛煩滿脊背彊膀胱虛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陽虛者足太陽經也病苦肌肉振動脚中筋急耳聾忽忽不聞惡風颺颺作聲

腎膀胱俱實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實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病苦癲疾頭重與目相引痛厥欲起走反眼大風多汗

腎膀胱俱虛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陽俱虛者足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病苦心痛若下重不自收篡及出時時苦洞泄寒中泄腎心俱痛一云腎有左右而膀胱無二今以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

平三關病候并治宜第十八

寸口脈浮中風發熱頭痛宜服桂枝湯葛根湯針風池風府向火灸身摩治風膏覆令汗出

寸口脈緊苦頭痛骨肉疼是傷寒宜服麻黃湯發汗
針眉衝顳顬摩治傷寒膏
寸口脈微苦寒爲衄宜服五味湯摩茱萸膏令汗出
寸口脈數卽爲吐以有熱在胃管熏胷中宜服藥吐
之及針胃管服除熱湯若是傷寒七八日至十日熱
薄熨之摩治風膏灸諸治在中煩滿渴者宜服知母湯
寸口脈緩皮膚不仁風寒在肌肉宜服防風湯以藥
寸口脈滑陽實胷中壅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
巨闕瀉之
寸口脈弦心下愊愊微頭痛心下有水氣宜服甘遂
圓針期門瀉之
寸口脈弱陽氣虛自汗出而短氣宜服茯苓湯內補
散適飲食消息勿極勞針胃管補之
寸口脈澁是胃氣不足宜服乾地黃湯自養調和飲
食針三里補之（三里一作胃管）
寸口脈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虛去血故也宜服竹
皮湯黃土湯灸膻中

寸口脈伏胃中逆氣噎塞不通是胃中冷氣上衝心胃宜服前胡湯大三建圓針巨闕上管灸膻中

寸口脈沉胃中引痛胃中有水氣宜服澤漆湯針巨闕瀉之

寸口脈濡陽氣弱自汗出是虛損病宜服乾地黃湯

著薏圓內補散牡蠣散幷粉針太衝補之

寸口脈遲上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湯生薑湯茱萸圓調和飲食以煖之

寸口脈實卽生熱在脾肺嘔逆氣塞虛卽生寒在脾胃食不消化有熱卽宜服竹葉湯葛根湯有寒宜服茱萸圓生薑湯

寸口脈細發熱吸吐宜服黃芩龍膽湯吐不止宜服橘皮桔梗湯灸中府

寸口脈洪大胃脘滿宜服生薑湯白薇圓亦可紫菀湯下之針上管期門章門

右上部寸口十七條

關脈浮腹滿不欲食浮爲虛滿宜服平胃圓茯苓湯生薑前胡湯針胃管先瀉後補之

關脈緊心下苦滿急痛脈緊者爲實宜服茱萸當歸湯又大黃湯兩治之良針巨闕下管瀉之千金云服茱萸當歸湯又加大黃二兩佳

關脈微胃中冷心下拘急宜服附子湯生薑湯附子圓針巨闕補之

關脈數胃中有客熱宜服知母圓除熱湯針巨闕上管瀉之

關脈緩其人不欲食此胃氣不調脾氣不足宜服平胃圓補脾湯針章門補之

關脈滑胃中有熱滑爲熱實以氣滿故不欲食食卽吐逆宜服紫菀湯下之大平胃圓針胃管瀉之千金云宜服朴硝麻黃湯平胃圓

關脈弦胃中有寒心下厥逆此以胃氣虛故爾宜服茱萸湯溫調飲食針胃管補之

關脈弱胃氣虛胃中有客熱脈弱爲虛熱作病其說云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正宜服竹葉湯針胃管補之

關脈濇血氣逆冷脈濇爲血虛以中焦有微熱宜服

乾地黃湯內補散針足太衝上補之
關脈芤大便去血數斗者以膈輸傷故也宜服生地
黃井生竹皮湯灸膈輸若重下去血者針關元甚者
宜服龍骨圓必愈
關脈伏中焦有水氣溏泄宜服水銀圓針關元利小
便溏泄便止
關脈沉心下有冷氣苦滿吞酸宜服白薇茯苓圓附
子湯針胃管補之
關脈濡苦虛冷脾氣弱重下病宜服赤石脂湯女萎
圓針關元補之
關脈遲胃中寒宜服桂枝圓茱萸湯針胃管補之
關脈實胃中痛宜服梔子湯茱萸烏頭圓針胃管補
之
關脈牢脾胃氣塞盛熱即腹滿嚮嚮宜服紫菀圓瀉
脾圓針灸胃管瀉之
關脈細脾胃虛腹滿宜服生薑茱萸蜀椒湯白薇圓
針灸三管
關脈洪胃中熱必煩滿宜服平胃圓針胃管先瀉後

補之

右中部關脈十八條

尺脈浮下熱風小便難宜服瞿麥湯滑石散針橫骨關元瀉之

尺脈緊臍下痛宜服當歸湯灸天樞針關元補之

尺脈微厥逆小腹中拘急有寒氣宜服小建中湯一本更有四順湯針氣海

尺脈數惡寒臍下熱痛小便赤黃宜服雞子湯白魚散針橫骨瀉之

尺脈緩腳弱下腫小便難有餘瀝宜服滑石湯瞿麥散針橫骨瀉之

尺脈滑血氣實婦人經脈不利男子尿血宜服朴硝煎大黃湯下去經血針關元瀉之

尺脈弦小腹疼小腹及脚中拘急宜服建中湯當歸湯針氣海瀉之

尺脈弱陽氣少發熱骨煩宜服前胡湯乾地黃湯茯苓湯針關元補之

尺脈濇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針足大

衝補之

尺脈芤下焦虛小便去血宜服竹皮生地黃湯灸丹田關元亦針補之

尺脈伏小腹痛癥瘕水穀不化宜服大平胃圓桔梗圓一云桔梗腸圓

圓針關元補之

尺脈沉腰背痛宜服腎氣圓針京門補之

尺脈濡苦小便難千金云脚不收風痺宜服瞿麥湯白魚散針關元瀉之

尺脈遲下焦有寒宜服桂枝圓針氣海關元補之

尺脈實小腹痛小便不禁宜服當歸湯加大黃一兩以利大便針關元補之止小便

尺脈牢腹滿陰中急宜服葶藶子茱萸圓針丹田關元中極

右下部尺脈十六條

平奇經八脈病第十九 八脈爲病不在十二經故繫此卷之末

奇經八脈者何謂也然有陽維陰維有陽蹻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曰奇經八脈者經有十二絡有十五凡二十七

氣相隨上下何獨不拘於經也然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虞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霑濡妄行當此之時聖人不能復圖也此絡脈流溢諸經不能復拘也

奇經八脈者既不拘於十二經皆何起何繫也然陽維者起於諸陽之會陰維者起於諸陰之交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蓄不能環流灌諸經者也陽蹻者起於跟中循外踝而上行入風池陰蹻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而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衝脈者起於關元循腹裏直上至咽喉中（一云衝脈者起於氣衝並陽明之經挾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也）督脈者起於下極之輸並於脊裏循背上至風府衝腦者陰脈之海也督脈者陽脈之海也任脈者起於胞門子戶挾臍上行至胷中（一云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咽）帶脈者起於季脇（難經作季脅）迴身一周此八者皆不繫於十二經故曰奇經八脈者也奇經之為病何如然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陰陽不能相維悵然失志容容（難經作溶溶）不能自收持（悵然者其人驚即維脈緩緩即令身不能自收持即失志善忘恍惚也）陽維為病苦寒熱陰維為

病苦心痛陽維爲衛爲寒熱陰維爲榮爲血血者主心故心痛也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陰蹻在內踝病卽其脈急當從內踝以上急外踝以上緩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陽蹻在外踝病卽其脈急其人當從外踝以上急內踝以上緩衝之爲病逆氣而裏急衝脈從關元至喉咽故爲病逆氣而裏急督之爲病脊彊而厥督脈在背病卽其脈急故令背彊也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任脈起於胞門子戶故其病結爲七疝瘕聚帶之爲病苦腹滿腰容容難經作溶溶卽其脈緩故令腰容容也此奇經八脈之爲病也若坐水中狀帶脈者廻帶人之身體病診得陽維脈浮者蹙起目眩陽盛實苦眉息洒洒如寒

診得陰維脈沉大而實者苦胷中痛脅下支滿心痛診得陰維如貫珠者男子兩脅實腰中痛女子陰中痛如有瘡狀

診得帶脈左右遶臍腹腰脊痛衝陰股也

兩手脈浮之俱有陽沉之俱有陰陰陽皆實盛者此爲衝督之脈也衝督之脈者十二經之道路也衝督用事則十二經不復朝於寸口其人皆苦恍惚狂癡不者必當猶豫有兩心也兩手陽脈浮而細微綿綿

不可知俱有陰脈亦復細綿綿此爲陰蹻陽蹻之脈也此家曾有病鬼魅風死苦恍惚亡人爲禍也

診得陽蹻病拘急陰蹻病緩

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爲督脈腰背强痛不得俛仰大人癲病小人風癎疾

脈來中央浮直上下痛者督脈也動苦腰背膝寒大人癲小兒癎也灸頂上三圓正當頂上

尺寸脈俱牢一作扎直上直下此爲衝脈胃中有寒疝也

脈來中央堅實徑至關者衝脈也動苦少腹痛上搶心有瘕疝絕孕遺矢溺脅支滿煩也橫寸口邊丸丸如指上搶心不得俛仰拘急此爲任脈苦腹中有氣

脈來緊細實長至關者任脈也動苦少腹繞臍下引橫骨陰中切痛取臍下三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六

脈法六

王叔和脈經 肝膽部第二十 心小腸部第二十一 脾胃部第二十二 肺大腸部第二十三 腎膀胱部第二十四 辨三部九候脈證第二十五 平雜病脈第二十六 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第二十七 診四時相反脈證第二十八 診損至脈第二十九 診脈動止投數疎數死期年月第三十 診百病死生訣第三十一 診三部虛實訣死生第三十二 平妊娠分別男女將產脈證第三十三 平妊娠脈證第三十四 平帶下絕產無

子亡血居經脈證第三十五　平鬱冒五崩漏
下脈證第三十六　平陰吹陰瘡脫下脈證第
三十七　平婦人病生死脈證第三十八　平
小兒雜病脈證第三十九　平三陰三陽三部
脈證第四十

脈法六

晉王叔和脈經

肝膽部第二十

肝象木（肝於五行象木）與膽合爲腑（膽爲清淨之腑）其經足厥陰（厥陰肝脈也）與足少陽爲表裏（少陽膽脈也臟陰腑陽故爲表裏）其脈絃（絃肝脈之大形也）其相冬三月（冬水王木相）王春三月廢夏三月（夏火王木廢）四季夏六月（季夏土王木四）死秋三月（秋金王木死）其王日

甲乙王時平旦日出（並土也）其困日戊己困時食時日昳（並土也）其死日庚辛死時晡時日入（並金也）其神魂（肝之所藏者魂）其主色其養筋（肝氣所養者筋）其候目（肝氣所在目故肝實則目赤）其聲呼其色青其臭臊（月令云其臭羶）其液泣（泣出肝）其味酸其宜苦（苦火味也）其惡辛（辛金味）其類毛蟲

肝俞在背第九椎募在期門（穴在期門下五分）

右新撰（並出素問而難了今抄事要分別五藏各爲一部）

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起於夜半肝家王（冬至者歲終之節甲子日者陰陽更始之數也少陽膽也膽者木也生於水故起夜半其氣常微少故言少陽云夜半子者水也）

肝者東方木（肝與膽爲臟腑故王東方應木行也）萬物始生其氣來耎而弱寬而虛（春少陽氣溫和耎弱故萬物日生焉）故脈爲絃（肝氣養其脈絃強亦法木體強也）耎卽不可發汗弱卽不可下寬者開開者通通者利故名曰寬而虛（言少陽始起尚耎弱人榮衛腠理開通發卽汗出不止不可下下之而泄利不禁故言寬虛通利也）春以胃氣爲本不可犯也（胃者土也萬物稟土而生胃亦養五臟故肝王以胃氣爲本也不可犯者不可傷也）

右四時經

黃帝問曰春脈如絃何如而絃岐伯曰春脈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濡弱輕虛而

滑端直以長故曰絃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强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黃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癲疾不及則令人胸脅支滿脅痛引背下則兩脅胠滿黃帝曰善

肝脈來濡弱招招如揭竿末梢曰平（揭長竿曰平）巢源云綽綽如按琴瑟之絃如春以胃氣爲本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肝脈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巢源云績績然）如按琴瑟絃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有胃而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肝藏血血舍魂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敢正當人（不精不敢正當人一作其精不守令人陰縮）陰縮而筋攣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於秋

春肝木王其脈絃細而長名曰平脈也反得浮濇而短者（千金云微澀而短）是肺之乘肝金之刻木爲賊邪大逆

十死不治（一本云日月年數至三忌庚辛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云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肝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沈濡而滑者是腎之乘肝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肝土之陵木爲微邪雖病即差肝脉來濯濯如倚竿如琴瑟之絃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厥陰脉也肝脉急甚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痕痹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痹縮欬引少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頹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痰飲微濇爲痿瘛攣筋足厥陰氣絕則筋縮引卵與舌厥陰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脉絡於舌本故脉弗營則筋縮急筋縮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

肝死臟浮之脉弱按之中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右素問鍼經張仲景

心小腸部第二十一

心象火與小腸合爲腑小腸爲受盛之腑也其經手少陰心脈也與手太陽爲表裏手太陽小腸脈也其脈洪洪心脈之大形其相春三月木王火相王夏三月廢季夏六月四秋三月金王火四死冬三月水王火死其王日丙丁王時禺中日中其困日庚辛困時晡時日入其死日壬癸死時人定夜半其甘脾味也其惡鹹腎味也心俞在背第五椎或云第七椎募在巨闕在心下一寸小腸俞在背第十八椎募在關元臍下三寸藏神心之所藏者神也其主吳其養血心氣所養者血其候舌其聲言言由心出故主言其色赤其臭焦其液汗其味苦其宜甘

右新撰

心者南方火心主血其色赤故以夏王於南方應火行萬物洪盛垂枝布葉皆下垂如曲故名曰鉤心王之時太陽用事故草木茂盛枝葉布舒皆下垂曲故謂之鉤也心脈洪大而長洪則衛氣實實則氣無從出以發汗故名曰長榮者血也萌當爲明字之誤耳血王故明且大也榮明衛實當須發汗實則大則榮氣萌萌洪相薄可動通其津液也長洪相得卽引水漿溉灌經絡津液皮膚夏熱陽氣盛故其人引水漿潤灌肌膚以養皮毛猶草木須雨澤以長枝葉太陽洪大皆是母軀幸得戊己用牢根株太陽夏火春木爲其母陽得春始生名曰少陽到夏

洪盛名曰太陽故言是母軀也戊己土也土爲火子火王卽土相故用牢根株也陽氣上出汗見於頭五月枯蕘胞中空虛醫反下之此爲重虛也月當爲內蕘當爲乾枯燥也皆字誤耳內字似月由來遠矣遂以傳焉人頭者諸陽之會夏時飲水漿上出爲汗先從頭流於身軀以實其表是以五內乾枯燥則胞中空虛津液少也胞者膀胱津液之腑也愚醫不曉故反下之令重虛也脈浮有表無裏陽無所使陽盛脈浮宜發其汗而反下之損於陰氣陽爲表陰爲裏經言陽爲陰使陰爲陽守相須而行脈浮故無裏也治之錯逆故令陰陽離別不能復相朝使不但危身幷中其母言下之不但傷心幷復中肝

右四時經

黃帝問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黃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帝曰善

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夏以胃氣爲本心脈來喘喘甲乙作累累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心藏脈脈舍神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悴色天死於冬

夏心火王其脈洪（千金作浮大而洪）大而散名曰平脈反得沈濡而滑者是腎之乘心水之剋火爲賊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日月年數至二忌壬癸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心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絃細而長者是肝之乘心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浮（千金浮作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陵火爲微邪雖病卽差心脈來累累如貫珠滑利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手少陰脈

心脈急甚爲瘛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痺介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臍少腹鳴濇甚爲痞

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巔疾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
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脈不通則血不流血
不流則髮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
癸死水勝火也
心死臟浮之脈實如豆麻擊手按之益躁疾者死
右素問鍼經張仲景
脾胃部第二十二
脾象土與胃合爲腑胃爲水穀之腑其經足太陰脾之脈也與足陽明爲表裏陽明胃脈其脈緩緩脾脈之大形也其相夏三月火王土相王季夏六月廢秋三月囚冬三月死春三月其王日戊己王時食時日昳困日壬癸困時人定夜半其死日甲乙死時平旦日出並木時也其神意其主味其養肉其候口其聲歌其色黃其臭香其液涎其味甘其宜辛其惡酸脾俞在背第十一椎募在章門季肋端是胃俞在背第十二椎募在太倉
右新撰
脾者土也敦而福敦者厚也萬物衆色不同脾主水穀其氣微弱水穀不化脾爲土行王於季夏土性敦厚育養萬物當此之時草木備具枝葉茂盛種類衆多或青

黃赤白黑色各不同矣故名曰得福者廣土生養萬物當此之時脾則同稟諸臟故其德爲廣大萬物懸根住莖其葉在巔蜎蜚蠕動蚊蠉喘息皆蒙土恩懸根住莖草木之類也其次則蛾蚋幾微之蟲因陰陽氣變化而生者也喘息有血脈之類也言普天之下草木昆蟲無不被蒙土之恩福也德則爲緩恩則爲遲故令太陰脈緩而遲尺寸不同太陰脾也言脾王之時脈緩而遲尺寸不同者尺遲而寸緩也酸鹹苦辛大一作太沙一作涉又作妙而生元行其時而以各行皆不羣行盡可常服肝酸腎鹹心苦肺也脾主調和五味以稟四臟四臟受味於脾脾王之時其脈沙一作涉又作妙達於肌肉之中元行人身軀乃復各行隨其四支使其氣周匝榮諸臟腑以養皮毛皆不羣行至一處故言盡可常服也土寒則溫土熱則涼冬陽氣在下土中溫煖夏陰氣在下土中清涼脾氣亦然土有一子名之曰金懷挾抱之不離其身金乃畏火恐熱來熏遂棄其母逃歸水中水自金子而藏火神閉門塞戶內外不通此謂冬時也陽氣在中陽爲火行金性畏火故恐熏之金歸水中而避火也母子相得益盛閉塞不通者言水氣充實金在其中此爲强固火無復得往尅之者神密之類也土亡其子其氣衰微水爲洋溢浸漬爲池一作其地走擊皮膚面目浮腫歸於四肢此爲脾之衰損土以防水今土弱而水强故水得陵之而妄行愚醫見水直往下之虛脾空胃水遂居之肺爲喘浮脾胃已病直扶養其氣通利水道愚醫不曉而往下之此爲重傷水氣遂更陵之上侵胃

中肺得水而浮故言喘浮肺金肝木此爲相尅肝故畏之沈沒於下肺浮則實必復流荆棘木之狀肝爲木今沒在下則爲荆棘其身脾也脾爲土土畏木是以避在下一邊避木也水流者水之流路也土本尅水而今微弱又復觸木無復制水故水得流行心衰則伏肝微則沈故令脈伏而沈心火肝木火則畏水而木畏金金水相得其氣則實尅於肝心故令二藏衰微脈爲沈伏也工醫來占固轉孔穴利其溲便遂通水道甘液下流亭其陰陽喘息則微汗出正流肝著其根心氣因起陽行四肢肺氣亭亭喘息則安轉孔穴者諸臟之榮井轉治其順甘液脾之津液亭其陰陽得復其常所故榮衛開通水氣消除肝得還著其根株肝心爲母子肝著則心氣得起肺氣平調故言亭亭此爲端好之類腎爲安聲其味爲鹹肺主聲腎爲其子助於肺故言安聲鹹腎味也倚坐母敗洿臭如腥金爲木母而歸水中此爲母往從子脾氣反虛五臟猶此而相尅賊倚倒致敗宅洿臭而腥故云然也土得其子則成爲山金得其母名曰丘矣

右四時經

黃帝曰四時之序逆順之變異也然脾脉獨何主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乎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曰惡者何如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此

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沈重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壅塞不通名曰重強

脾脉來而和柔相離如雞足踐地曰平長夏以胃氣爲本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脾脉來堅兌如烏之喙如烏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死眞脾脉至弱而乍疎乍散色青黃不澤毛折乃死

長夏胃微濡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濡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

脾藏榮榮舍意愁憂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

六月季夏建未坤未之間土之位脾王之時其脉大阿阿而緩名曰平脉反得絃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脾木之剋土爲賊邪大逆十死不治反得浮（千金作微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脾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是心之乘脾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沈濡而滑者腎之乘脾水之陵土爲微邪雖病即差

脾脉萇萇（千金作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三至曰

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太陰脈也脾脈急甚爲癉癉微急爲膈中滿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痿厥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痞氣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癉滑甚爲癲癉微滑爲蟲毒蚘腸鳴熱濇甚爲腸癲微濇爲內潰多下膿血也足太陰氣絕則脈不營其口脣口脣者肌肉之本也脈不營則肌肉濡肌肉濡則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

脾死臟浮之脈大緩一作堅按之中如覆杯絜絜狀如搖者死一云縶縶狀如炙肉

右素問鍼經張仲景

肺大腸部第二十三

肺象金與大腸合爲腑大腸爲傳導之腑也其經手太陰手太陰肺脈也與手陽明爲表裏手陽明大腸脈也其脈浮浮肺脈之大形也

相季夏六月季夏土王金相其王秋三月廢冬三月囚春三月死夏三月夏火王金死其王日庚辛王時甫時日入其困日甲乙困時平旦日出其死日丙丁死時禺中日

中其神魄其主聲其養皮毛其候鼻其聲哭其色白其臭腥其液涕其味辛其宜鹹其惡苦肺俞在背第三椎或云第五椎也募在中府直兩乳上下肋間大腸俞在背第六椎募在天樞挾臍旁各一寸半

右新撰

肺者西方金萬物之所終金性剛故王西方割斷萬物萬物是以皆終於秋也宿葉落柯萎萎枝條其杌然獨在其脈爲微浮毛衰氣遲萎萎者零落之貌也言草木宿葉得秋隨風而落但有枝條杌然獨在此時陽氣則遲脈爲虛微如毛也榮氣數數則在上遲則在下故名曰毛諸陽脈數諸陰脈遲榮爲陰不應數反言榮氣數陰得秋節而升轉在陽位故一時數而在上也此時陰始用事陽卽下藏其氣反遲是以肺脈數散如毛也陽當陷而不陷陰當升而不升爲邪所中陰陽交易則不以時定一陽中邪則捲陰中氣感激故爲風寒所中

邪則緊捲則惡寒緊則爲慄慄寒慄相薄故名曰瘧弱則發熱浮乃來出捲者其人拘捲也緊者脈緊也此謂初中風寒之時脈緊其人則寒寒止而脈更微弱則其人發熱熱止則脈浮浮者瘧解王脈出也

發言瘧發皆隨其初中風邪之時也藏有遠近脈有遲疾周有度數行有淹刻藏謂人五藏肝心脾肺腎也心肺在膈上在膈下吸則其氣入是爲遠也吸爲陰其脈遲度數謂經脈之長短周身行者榮衛之行也行陰陽各二

十五度爲一周 木應漏下百刻也 遲在上傷毛采數在下傷下焦中焦有惡則見有善則匿 秋則陽氣遲陰氣數遲當在下數當在上隨節變故言傷毛采也人之皮毛肺氣所行下焦在臍下陰之所治也其脈應遲今反數故言傷下焦中焦脾也其平善者乃見耳故云有惡則見此也 陽氣下陷陰氣則溫 言陽氣下陷溫諸藏 陽反在下陰反在巔故名曰長而且留 陰陽交代各順時節人血脈和平言可長留竟一時

右四時經

黃帝問曰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對曰秋脈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而浮其氣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黃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氣逆而背痛溫溫 內經作慍慍 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葉曰春平肺脈來不上巢源無不字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

難經云厭厭聶聶如循循榆葉之益大曰秋平脈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秋平脈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曰秋平脈

吹毛曰肺死

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赤白不澤毛折乃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

肺藏氣氣舍魄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夏秋金肺王其脈浮（千金作微）濇而短曰平脈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肺火之尅金爲賊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日月年數至四忌丙丁）反得沈濡而滑者是腎之乘肺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肺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絃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肺木之陵金爲微邪雖病卽差肺脈來汎汎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手太陰肺脈急甚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墮欬唾血引腰背胷苦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偏風（一作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胷背起腰內小甚爲飧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

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掖之間下不勝其土其能喜酸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皮毛者也氣弗營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者則爪（一作皮）枯毛折毛折者則氣（毛一作）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

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右素問鍼經張仲景

腎膀胱部第二十四

腎象水與膀胱合爲腑（膀胱爲津液之腑）其經足少陰（足少陰腎）脈與足太陽爲表裏其脈沈（沈腎脈之大形也）其相秋三月（秋金王水相）其王冬三月廢春三月四夏三月其死季夏六月其王日壬癸王時人定夜半其困日丙丁困時禺中日中其死日戊己死時食時日昳其神志其主液其養骨其候耳其聲呻其色黑其臭腐其液唾其味鹹其宜酸其惡甘腎俞在背第十四椎募在京門膀胱俞在第十九椎募在中極（橫骨上一寸在臍下五寸前陷者中）

右新撰

腎者北方水萬物之所藏冬則北方事王在三時北方也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後腎在四藏之下故王

陷陰氣上升陽氣中出陰氣烈爲霜遂不上升化爲蟲言有百種也陽氣下

雪霜猛獸伏蟄蜾蠃蟲匿藏冬伏蟄不食之蟲陽氣下陷者謂降於土中也其氣猶越而升出陰氣

在上寒盛陽氣雖升出而不能自致因而化作霜雪或謂陽氣中出是十月則霜降猛獸伏蟄者蓋謂龍蛇冬時而潛處蜾蠃蟲無毛甲者得寒皆伏蟄逐陽氣所在如此避冰霜自溫養也

其脈爲沈爲陰在裏不可發汗發則蜾蠃蟲出見其霜雪陽氣在下

故冬脈沈溫養於臟腑此爲裏實而表虛復從外發其汗此爲逆治非其法也猶百蟲伏蟄之時而反出土見於冰霜必死不疑

陰氣在表陽氣在臟慎不可

逆治者死此之謂也

下下之者傷脾脾土弱卽水氣妄行陽氣在下溫養諸臟故不可下也下之既損於陽氣而脾胃復傷土以防水而今反傷之故令水得盈溢而妄行也下之者如

魚出水蛾入湯言治病逆則殺人如魚出水蛾入湯火之中立死

慎不可熏熏之逆客其息則喘重客者客者猶陽氣也重者尊重之貌也陽位尊處於上今一時在下非其當所故言客也熏謂燒鐵及以湯火之輩熏發其汗如此則客熱從外入與陽氣相薄是爲逆也氣上熏胷中故令喘息

無持客熱令口爛瘡無持者無以湯火發熏其汗也熏之則火氣入裏爲客熱故令其口生瘡

陰脈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血行脈中氣行脈外五十周而復會如環之無端也血爲陰氣爲陽相須而行發其汗使陰陽離別脈爲解散血不得通厥者逆也謂陽氣逆而不復相朝使治病失所故陰

陽錯逆可不愼也

客熱狂入內爲結胷陰陽錯亂外熱狂入胷結胸中也脾反清溲者是謂下痢至厠也脾主水穀其氣微弱水穀不化下痢不息清者厠也溲從水道出而

右四時經

黃帝問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對曰冬脈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故其氣來沈以搏甲乙作濡故曰營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黃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如何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肋中滿脊中痛少腹滿小便黃赤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眞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色黃黑不澤毛折乃死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

凡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臟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絃腎不石也腎藏精精舍志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痛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天死於季夏冬腎水王其脈沈濡而滑曰平脈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腎土之尅水爲賊邪大逆十死不治（一本云日月年）數至一忌戊己反得絃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腎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浮（千金作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腎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洪大而散者（千金作浮大而洪）是心之乘腎火之陵水爲微邪雖病卽差腎脈沈細而緊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病四至脫精五至死六至命盡足少陰脈也

腎脈急甚爲骨痿癲疾微急爲奔豚沈厥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下洞下者食不化入咽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下以至小腹腫垂垂然上至胃管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癰癉癲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目無所見視

見黑花澹甚爲大癰微澹爲不月沈痔
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則肉不能著骨也骨肉不相親則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齒長而垢（難經作枯）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右素問鍼經張仲景

辨三部九候脉證第二十五

經言所謂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每部中有天地人也上部主候從胷以上至頭中部主候從膈以下至氣衝下部主候從氣衝以下至足浮沈牢結遲疾滑澁各自異名分理察之勿怠觀變所以別三部九候知病之所起審而明之針灸亦然也故先候脉寸中（一作寸中於九）浮在皮膚沈細在裏昭昭天道可得長久上部之候牢結沈滑有積氣在胷脇微細而弱臥引裏急頭痛欬嗽逆氣上下心膈上有熱者口乾渴燥病從寸口邪入上者名曰解脉來至狀如琴絃苦少腹痛女子經月不利孔竅生瘡男子病痔左右脅下

有瘡上部不通者苦少腹痛腸鳴寸口中虛弱者傷氣氣不足大如桃李實苦痹也寸口直上者逆虛也如浮虛者泄利也中部脈結者腹中積聚若在膀胱兩脅下有熱脈浮而大風從胃管入水脹乾嘔心下澹澹如有桃李核胃中有寒時苦煩痛不食食卽心痛胃脹支滿膈上積脅下有熱時寒熱淋露脈橫出上者脅氣在膀胱病卽著右橫關入寸口中者膈中不通喉中咽難刺關元入少陰下部脈者其脈來至浮大者脾也與風集合時上頭痛引腰背小滑者厥也足下熱煩滿逆上搶心上至喉中狀如惡肉脾傷也病少腹下在膝諸骨節間寒清不可屈伸脈急如絃者筋急足攣結者四肢重從尺邪入陽明者寒熱也大風邪入少陰女子漏白下赤男子溺血陰萎不起引少腹痛

人有三百六十脈法三百六十日三部者寸關尺也尺脈爲陰陰脈常沈而遲寸關爲陽陽脈俱浮而速氣出爲動入爲息故陽脈六息七息十三投陰脈八息七息十五投此其常也二十八脈相逐上下一脈

不來知疾所苦尺勝治下寸勝治上尺寸俱平治中
央臍以上陽也法於天臍以下陰也法於地臍爲中
關頭爲天足爲地有表無裏邪之所止得鬼病何謂
表裏寸尺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脉關中絕不至也尺
脉上不至關爲陰絕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陰絕而
陽微死不治三部脉或至或不至冷氣在胃中故令
脉不通也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
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無所苦所以然者譬如人
之有尺樹之有根雖枝葉枯槁根本將自生木有根
本卽自有氣故知不死也寸口脉平而死者何也然
諸十二經脉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
非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臟六腑
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
神也故氣者人根本也根絕則莖枯矣寸口脉平而
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腎間動氣謂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係也一名守邪之神以命門之神固守邪氣不得妄入卽死矣此腎氣先絕於內其人便死其脉不復反得動病也）岐伯曰形盛脉細少氣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脉大胷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

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滅者死目內陷者死黃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者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數乍疎乍遲乍疾者以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順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順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沾熱汗出濇則無血厥而且寒黃帝問曰余每欲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

岐伯對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澁肉之堅脆而病形變定矣調之何如對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減而少脈大者尺之皮膚亦大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六變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行之可爲上工尺膚滑以淖澤者風也尺內弱解伬安臥脫肉者寒熱也尺膚濇者風痹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尺膚寒甚脈小一作急者泄少氣尺膚炬然炬甲乙作熱炙人手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持之而熱者亦寒熱也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緊人迎脈小甚則少氣色白有加者立死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諸浮諸沈諸滑諸澁諸弦諸緊若在寸口膈以上病

若在關上胃以下病若在尺中腎以下病

寸口脈滑而遲不沈不浮不長不短爲無病左右同法

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中手長者曰足脛痛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

寸口脈浮而盛者病在外

寸口脈沈而堅者病在中

寸口脈沈而弱者曰寒熱一作氣又作中及痂瘕少腹痛

寸口脈沈而弱髮必墮落

寸口脈沈而緊苦心下有寒時痛有積聚

寸口脈沈胷中短氣

寸口脈沈而喘者寒熱

寸口脈但實者心勞

寸口脈緊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氣

脈緊而長過寸口者注病

脈緊上寸口者中風風頭痛亦如之千金翼云亦爲傷寒頭痛

脈弦上寸口者宿食降者頭痛

脈來過寸入魚際者遺尿

脈出魚際逆氣喘息

寸口脈澌澌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陰氣衰

寸口脈偏絕則臂偏不遂其人兩手俱絕者不可治

兩手前部陽絕者苦心下寒毒喉中熱

關上脈浮而大風在胃中張口肩息心下澹澹食欲嘔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

關上脈滑而大小不勻千金云必吐逆是爲病方欲進不出

一二日復欲發動其人欲多飲飲卽注利如利止者生不止者死

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

關上脈澀而堅大而實按之不減有力爲中焦實有伏結在胃中

關上脈禪禪大而尺寸細者其人必心腹冷積癥瘕結聚欲熱飲食

關上脈時來時去乍大乍小乍疎乍數者胃中寒熱羸劣不欲飲食如瘧狀

尺脉浮者客陽在下焦
尺脉細微溏泄下冷利
尺脉弱寸彊胃絡脉傷
尺脉虛小者足脛寒痿痹脚疼
尺脉澀下血不利多汗（素問又云尺澀脉滑謂之多汗）
尺脉滑而疾爲血虛
尺脉沈而滑者寸白蟲
尺脉細而急者筋攣痹不能行
尺脉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腰胯疼小便赤熱
尺脉偏滑疾面赤如醉外熱則病

平雜病脉第二十六

滑爲實爲下（又爲陽氣衰）數爲虛爲熱浮爲風爲虛動爲痛爲驚
沈爲水爲實（又爲鬼疰）弱爲虛爲悸
遲則爲寒濇則少血緩則爲虛洪則爲氣（一作熱）緊則爲寒弦數爲瘧
瘧脉自弦弦數多熱弦遲多寒微則爲虛代散則死
緊爲痛痹（一作浮爲風疰）偏弦爲飲雙弦則脅下拘急而痛

其人澀澀惡寒
脉大寒熱在中
伏者霍亂
安臥脉盛謂之脫血
凡亡汗肺中寒飲冷水欬嗽下痢胃中虛冷此等其
脉並緊
浮而大者風
浮而大者中風頭重鼻塞
浮而緩皮膚不仁風寒入肌肉
滑而浮散者癱瘓風
滑者鬼疰
澀而緊痹散
浮洪大長者風眩癲疾
大堅疾者癲病
緊而急者遁尸
弦而鉤窄下如刀刺狀如蜚尸至困不死
洪大者傷寒熱病
浮洪大者傷寒秋吉春成病

浮而滑者宿食
浮滑而疾者食不消脾不磨
短疾而滑酒病
浮而細滑傷飲
遲而澀中寒有癥結
駛而緊積聚有擊痛
弦急疝瘕小腹痛又爲癖病一作癖病
遲而滑者脹
盛而緊者脹

弦小者寒癖
沈而弦者懸飲內痛
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
緊而滑者吐逆
小弱而澁胃反
遲而緩者有寒
微而緊者有寒
沈而遲腹臟有冷病
微弱者有寒少氣

實緊胃中有寒苦不能食時時利者難治一作時時嘔稽留難治

滑數心下結熱盛

滑疾胃中有熱

緩而滑曰熱中

沈一作浮而急病傷寒暴發虛熱

浮而絕者氣

辟大而滑中有短氣

浮短者其人肺傷諸氣微少不過一年死法當嗽也

沈而數中水冬不治自愈

短而數心痛心煩

弦而緊脅痛臟傷有瘀血一作有寒血

沈而滑爲下重亦爲背膂痛

脈來細而滑按之能虛因急持直者僵仆從高墮下

病在內

微浮秋吉冬成病

微數雖甚不成病不可勞

浮滑疾緊者以合百病久易愈

陰邪來見沈細
陽邪來見浮洪
水穀來見堅實
脈來乍大乍小乍長乍短者爲祟
脈來洪大嫋嫋者祉祟
脈來沈沈澤澤四肢不仁而重土祟
脈與肌肉相得久持之至者可下之
弦小緊者可下之
緊而數寒熱俱發必下乃愈
弦遲者宜溫藥
緊數者可發其汗

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第二十七

病人肝絕八日死何以知之面青但欲伏眠目視而不見人汗一作泣出如水不止一日二日死
病人膽絕七日死何以知之眉爲之傾
病人筋絕九日死何以知之手足爪甲青呼罵不休一日八日死
病人心絕一日死何以知之肩息回視立死一日目亭亭一

日死

病人腸一云小腸絕六日死何以知之髮直如乾麻不得屈伸自汗不止

病人脾絕十二日死何以知之口冷足腫腹熱臚脹泄利不覺出無時度一日死

病人胃絕五日死何以知之脊痛腰中重不可反覆一日脾腸平九日死

病人肉絕六日死何以知之耳乾舌皆腫溺血大便赤泄一日足腫九日死

病人肺絕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張但氣出而不還一日鼻口虛張短氣

病人大腸絕不治何以知之泄利無度利絕則死

病人腎絕四日死何以知之齒爲暴枯面爲正黑目中黃色腰中欲折自汗出如流水一日人中平七日死

病人骨絕齒黃落十日死

諸脈浮無根者皆死已上五藏六腑爲根也

診四時相反脈證第二十八

春三月木王肝脈治當先至心脈次之肺脈次之腎

脉次之此爲四時王相順脉也到六月土王脾脉當先至而反不至反得腎脉此爲腎反脾也七十日死何謂腎反脾夏火王心脉當先至肺脉次之而反得腎脉是謂腎反脾反脾期五月六月忌丙丁

脾反肝三十日死何謂脾反肝春肝脉當先至而反不至脾脉先至是謂脾反肝期正月二月忌甲乙

腎反肝三歲死何謂腎反肝春肝脉當先至而反不至腎脉先至是謂腎反肝也期七月八月忌庚辛

腎反心二歲死何謂腎反心夏心脉當先至而反不至腎脉先至是謂腎反心也期六月忌戊己 林億按千金云

此中不論肺金之氣疎略未論指南又推五行亦頗顛倒待求別錄也

診損至脉第二十九

脉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命絕此損之脉也至脉從下上損脉從上下也損脉之爲病奈何然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脉血脉虛少不能榮於

五臟六腑也三損損於肌肉肌肉瘠瘦食飲不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反此者至於收病也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牀者死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損之法奈何然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氣此治損之法也

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一呼四至一吸四至一呼五至一吸五至一呼六至一吸六至再至脉來如此何以別知其病也然脉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胷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適欲甚脉洪大者苦煩滿沈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沈細卽夜加浮大卽晝加不大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十死脉也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一至

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一作猶未）著牀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

扁鵲曰脉一出一入曰平再出一入少陰三出一入太陰四出一入厥陰再入一出少陽三入一出陽明四入一出太陽脉出者爲陽入者爲陰故人一呼而脉再動氣行三寸一呼吸而脉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脉五動一呼一吸爲一息氣行六寸人十息脉五十動氣行六尺二十息脉百動爲一備之氣以應四時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晝夜漏水下百刻一備之氣脉行丈二尺一日一夜行於十二辰氣行盡則周遍於身與天道相合故曰平平者無病也一陰一陽是也脉再動爲一至再至而緊即奪氣一刻百三十五息十刻千三百五十息百刻萬三千五百息二刻爲一度一度氣行一周身晝夜五十度脉三至者離經一呼而脉三動氣行四寸半人一息脉七動氣行九寸十息脉七十動氣行九尺一備之氣脉百四十動氣行一丈八尺一周於身氣過

百八十度故曰離經離經者病一陰二陽是也三至而緊則奪血脈四至則奪精一呼而脈四動氣行六寸人一息脈九動氣行尺二寸人十息脈九十動氣行一丈二尺一備之氣脈百八十動氣行二丈四尺一周於身氣過三百六十度再遍於身不及五節一時之氣而重至諸脈浮濇者五臟無精難治一陰三陽是也四至而緊則奪形脈五至者死一呼而脈五動氣行六寸半（當行十寸半）人一息脈十一動氣行尺三寸（當行尺五寸）人十息脈百一十動氣行丈三尺（當行丈五寸）

一備之氣脈二百二十動氣行二丈六尺（當行三丈）一周於身三百六十五節氣行過五百四十度再周於身過百七十度一節之氣而至此氣浮濇經行血氣竭盡不守於中五臟痿瘏精神散亡脈五至而緊則死三陰（一作二）三陽是也雖五猶未如之何也脈一損一乘者人一呼而脈一動人一息而脈再動氣行三寸十息脈二十動氣行三尺一備之氣脈四十動氣行六尺不及周身百八十節氣短不能周遍於身苦少氣身體懈墮矣脈再損者人一息而脈一動氣行一

寸五分人十息脉十動氣行尺五寸一備之氣脉二
十動氣行三尺不及周身二百節（疑）氣血盡經中不
能及故曰離經血去不在其處小大便皆血也脉三
損者人一息復一呼而脉一動十息脉七動氣行尺
五寸（當行尺五分）一備之氣脉十四動氣行三尺一寸（當行）二尺三寸不及周身二百九十七節故曰爭氣行血留不
能相與俱微氣閉實則胃滿臟枯而爭於中其氣不
朝血凝於中死矣脉四損者再息而脉一動人十息
脉五動氣行七寸半一備之氣脉十動氣行尺五寸
不及周身三百六十五節故曰亡血亡血者亡失其
度身羸疲皮裹骨故氣血俱盡五臟失神其死明矣
脉五損者人再息復一呼而脉一動人十息脉四動
氣行六寸一備之氣脉八動氣行尺二寸不及周身
三百二十四節故曰絕絕者氣急不下牀口氣寒脉
俱絕死矣岐伯曰脉失四時者爲至啓至啓者爲損
至之脉也損之爲言少陰主骨爲重此志損也飲食
衰減肌肉消者是意損也身安臥臥不便利耳目不
明是魂損也呼吸不相通五色不華是魄損也四肢

皆見脈爲亂是神損也大損三十歲中損二十歲下損十歲損各以春夏秋冬平人人長脈短者是大損三十歲人短脈長者是中損二十歲手足皆細是下損十歲失精氣者一歲而損男子左脈短右脈長是爲陽損半歲女子右脈短左脈長是爲陰損半歲春脈當得肝脈反得脾肺之脈損夏脈當得心脈反得腎肺之脈損秋脈當得肺脈反得肝心之脈損冬脈當得腎脈反得心脾之脈損當審切寸口之脈知絕不絕前後去爲絕掌上相擊堅如彈石爲上脈虛盡下脈尚有是爲有胃氣上下脈皆盡者死不絕不消者皆生是損脈也至之爲言言語音深遠視憒憒是志之至也身體粗大飲食暴多是意之至也語言妄見手足相引是魂之至也龍葱華色是魄之至也脈微小不相應呼吸自大是神之至也是至脈之法也死生相應病各得其氣者生十得其半也黃帝曰善

診脈動止投數疎數死期年月第三十

脈一動一止二日死一經云一動一止二日死三動

一止四日死或五日死四動一止六日死五動一止
五日死或七日死六動一止八日死七動一止九日
死八動一止十日死九動一止九日死又云十一日
死（一經云十三日死若立春死）十動一止立夏死（一經云立夏死一經云立秋死）十二十三動一止立秋
一止夏至死（一經云一經云立春死）十一動一止立夏死（一經云立春死）十
死（一經云立冬死）十四十五動一止立冬死（一經云立夏死）二十動
一止一歲死若立秋死二十一動一止二歲死二十
五動一止立冬死（一經云一歲死或二歲死）三十動一止二歲若
三歲死三十五動一止三歲死四十動一止四歲死

五十動一止五歲死不滿五十動一止五歲死
脈來五十投而不止者五臟皆受氣卽無病（千金方云五行氣畢陰陽數同榮衛出入經脈通流晝夜百刻五德相生）
脈來四十投而一止者一臟無氣卻後四歲春草生
而死
脈來三十投而一止者二臟無氣卻後三歲麥熟而
死
脈來二十投而一止者三臟無氣卻後二歲桑椹赤
而死

脉來十投而一止者四臟無氣歲中死得節不動出
清明日死遠不出穀雨死矣
脉來五動而一止者五臟無氣却後五日而死
脉一來而久住者宿病在肝支中治
脉二來而久住者病在脾下中治
脉三來而久住者病在心主中治
脉四來而久住者病在腎間中治
脉五來而久住者病在肺支中治
五脉病虛羸人得此者死所以然者藥不得而治針
不得而及盛人可治氣全故也

診百病死生訣第三十一

診傷寒熱盛脉浮大者生沉小者死
傷寒已得汗脉沉小者生浮大者死
溫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脉大疾者生脉細小難得
者死不治
溫病穰穰千金作時行大熱其脉細小者死
溫病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
溫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厥逆汗出脉堅彊急者

生虛緩者死

溫病二三日身體熱腹滿頭痛食飲如故脈直而疾者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腹痛而吐脈來細彊十二日死八九日頭不疼身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利脈來牒牒按之不彈手時大心下堅十七日死

熱病七八日脈不軟（一作喘）不散（一作數）者當瘖瘖後三日溫汗不出者死

熱病七八日其脈微細小便不利加暴口燥脈代舌焦乾黑者死

熱病未得汗脈盛躁疾得汗者生不得汗者難差

熱病已得汗脈靜安者生脈躁者難治

熱病已得汗常（一作專）大熱不去者亦死

熱病已得汗脈微躁者愼不得刺治

熱病發熱甚者其脈陰陽皆竭愼勿刺不汗出必下利

診人被風不仁痿蹶其脈虛者生堅急疾者死

診癲病虛則可治實則死

癲疾脈實堅者生脈沈細小者死

癲疾脉搏大滑者久久自已其脉沈小急實不可治
小堅急亦不可療
診頭痛目痛久視一作卒視作無所見者死
診人心腹積聚其脉堅彊急者生虛弱者死又實彊者生沈者死其脉大腹大脹四肢逆冷其人脉形長者死腹脹滿便血脉大時絕極下血脉小疾者死
心腹痛痛不得息脉細小遲者生堅大疾者死
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
腸澼下白沫脉沈則生浮則死
腸澼下膿血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腸澼之屬身熱脉不懸絕滑大者生懸濇者死以臟期之
腸澼下膿血脉沈小流連者生數疾且大有熱者死
腸澼筋攣其脉小細安靜者生浮大緊者死
洞洩食不化不得留下膿血脉微小遲者生緊急者死
洩注脉緩時小結者生浮大數者死
瞖蝕陰痒其脉虛小者生緊急者死

欬嗽脉沈緊者死浮直者生浮軟者生小沈伏匿者死

欬嗽羸瘦脉形堅大者死

欬脫形發熱脉小堅急者死肌瘦下一本云不脫形熱不去者死

欬而嘔腹脹且洩其脉弦急欲絕者死

吐血衄血脉滑小弱者生實大者死

汗出若衄其脉小滑者生大躁者死

唾血脉緊彊者死滑者生

吐血而欬上氣其脉數有熱不得臥者死

上氣脉數者死謂其形損故也

上氣喘息低昂其脉滑手足溫者生脉澁四肢寒者死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脉大不可治加利必死一作又甚

上氣注液其脉虛寧寧伏匿者生堅彊者死

寒氣上攻脉實而順滑者生實而逆澁則死太素云寒氣暴上脈滿實何如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矣其形盡滿何如曰舉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滿而不應如是者順則生逆則死何謂順則生逆則死曰所謂順者手足溫也謂逆者手足寒也

消癉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急病久不可治
消渴脉數大者生細小浮短者死
消渴脉沈小者生實堅大者死
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
水病脹閉其脉浮大軟者生沈細虛小者死
水病腹大如鼓脉實者生虛者死
卒中惡吐血數升脉沈數細者死浮大疾快者生
卒中惡腹大四肢滿脉大而緩者生緊大而浮者死
緊細而微者亦生

病瘡腰脊彊急瘈瘲者皆不可治
寒熱瘈瘲其脉代絕者死
金瘡血出太多其脉虛細者生數實大者死
金瘡出血脉沈小者生浮大者死
斫瘡出血一二石脉來大二十日死
斫刺俱有病多少血出不自止斷者其脉止脉來大者七日死滑細者生
從高頓仆內有血腹脹滿其脉堅彊者生小弱者死
人爲百藥所中傷脉浮澁而疾者生微細者死洪大

而遲者生（千金遲作速）

人病甚而脈不調者難差

人病甚而脈洪者易差

人內外俱虛身體冷而汗出微嘔而煩擾手足厥逆體不得安靜者死

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生冬夏死

老人脈微陽羸陰彊者生脈炎大加息（一作如急）者死陰尺脈澀而堅為血實氣虛也其發病腹痛逆滿氣上（一作寄）月而死

行此為婦人胞中絕傷有惡血久成結瘕得病以冬時黍穀赤而死

尺脈細而微者血氣俱不足細而來有力者是穀氣不充病得節輒動棗葉生而死此病秋時得之

左手寸口脈偏動乍大乍小不齊從寸口至關關至尺三部之位處處動搖各異不同其人病仲夏得之此脈桃花（一作葉）落而死

右手寸口脈偏沈伏乍小乍大朝來浮大暮夜沈伏浮大即太過上出魚際沈伏即下不至關中往來無

常時時復來者榆葉一作英枯落而死

右手尺部脈三十動一止有頃更還二十動一止乍動乍疎連連相因不與息數相應其人雖食穀猶不愈蘩草生而死

左手尺部脈四十動而一止止而復來來逆如循直木如循張弓弦絕絕然如兩人共引一索至立冬死千金作至立春而死

診三部脈虛實決死生第三十二

三部脈調而和者生

三部脈廢者死

三部脈虛其人長病得之死虛而濇長病亦死虛而滑亦死虛而緩亦死虛而弦急癲病亦死

三部脈實而大長病得之死實而滑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實而緊亦生實而緊急癲癇可治

三部脈彊非稱其人病便死

三部脈羸非其人一作脈得之死

三部脈麤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細而軟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生
三部脉大而數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微而伏長病得之不治自愈治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軟一作濡長病得之死浮而滑長病亦死浮而數長病風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浮而結長病得之死浮而滑長病亦死浮而數長病風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芤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弦而數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脉革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堅而數如銀釵股蠱毒病必死數而軟蠱毒病得之生
三部脉溦溦如羹上肥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連連如蜘蛛絲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脉如霹靂長病得之死三十日死
三部脉如弓弦長病得之死
三部脉累累如貫珠長病得之死

三部脉如水淹然流長病不治自愈治之反死一云如水淹者長病七十日死如水不流者長病不治自愈

三部脉如屋漏長病十日死千金云十四日死

三部脉如雀啄長病七日死

三部脉如釜中湯沸朝得暮死夜半得日中死日中得夜半死

三部脉急切腹間病又婉轉腹痛針上下差

平妊娠分別男女將產脉證第三十三

脉平而虛者乳子法也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此是血氣和調陽施陰化也診其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也少陰心脉也心主血脉又腎名胞門子戶尺中腎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絕法妊娠也三部脉沈浮正等按之無絕者有娠也妊娠初時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數也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婦人妊娠四月欲知男女法左疾爲男右疾爲女俱疾爲生二子

又法得太陰脉爲男得太陽脉爲女太陰脉沈太陽

脉浮

又法左手沈實爲男右手浮大爲女左右手俱沈實猥生二男左右手俱浮大猥生二女

又法尺脉左偏大爲男右偏大爲女左右俱大產二子大者如實狀

又法左右尺俱浮爲產二男不爾則女作男生左右尺俱沈爲產二女不爾則男作女生也

婦人懷娠離經其脉浮設腹痛引腰脊爲今欲生也但離經者不病也

又法婦人欲生其脉離經夜半覺日中則生也

平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第三十四

婦人懷娠三月而渴其脉反遲者欲爲水分復腹痛者必墮胎

脉浮汗出者必閉其脉數者必發癰膿五月六月脉數者必向壞脉緊者必胞漏脉遲者必腹滿而喘脉浮者必水壞爲腫

問曰有一婦人年二十所其脉浮數發熱嘔欬持下利不欲食脉復浮經水絕何也師曰法當有娠何以

故此虛家法當微弱而反浮數此爲戴陽陰陽和合法當有娠到立秋熱當自去何以知然數則爲熱熱者是火火是木之子死於未未爲六月位土王火休廢陰氣生秋節氣至火氣當罷熱自除去其病卽愈師曰乳後三月有所見後三月來脈無所見此便是軀有兒者護之恐病利也何以故懷娠陽氣內養乳中虛冷故令兒利

婦人懷娠六月七月脈弦發熱其胎蹉腹腹痛惡寒寒者小腹如扇之狀所以然者子臟閉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

婦人娠娠七月脈實大牢強者生沈細者死

婦人娠娠八月脈實大牢強弦緊者生沈細者死

師曰寸口脈洪而濇洪則爲氣濇則爲血氣動丹田其形卽溫濇在於下胎冷若冰陽氣胎活陰氣必終欲別陰陽其下必殭假令陽終蓄然若杯

問曰婦人娠病師脈之何以知此婦人雙胎其一獨死其一獨生而爲下其死者其病卽愈然後竟免軀其脈何類何以別之

師曰寸口脈衛氣平調榮氣和暢陽施陰化精盛有餘陰陽俱盛故成雙軀今少陰微緊血卽濁凝經養不周胎則偏天少腹冷滿膝臏疼痛腰重起難此爲血理若不早去害母失胎

問曰婦人病經水斷二月而反經來今脈反微澀何也師曰此前月中若當下利故令妨經利止月經當自下此非軀也

婦人經自斷而有軀其脈反弦恐其後必大下不成軀也

脈來近去遠故曰反以爲有軀而反斷此爲有陽無陰故也

婦人經月下但爲微少師脈之反言有軀其後審然其脈何類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陰陽俱平榮衛調和按之滑浮之則輕陽明少陰各如經法身反洒淅不欲食飲頭痛心亂嘔噦欲吐呼則微數吸則不驚陽多氣溢陰滑氣盛滑則多實六經養成所以月見陰見陽精汁凝胞散散者損墮設復陽盛雙妊二胎今陽不足故令激經也

師曰有一婦人來診一作脈自道經斷不來師言一月爲衂二月爲血三月爲居經是定作軀也或爲血積譬如雞乳子熱者爲祿寒者多濁且當須後月復來經當入月幾日來假令以七日所來因言且須後月十日所來相間設其主復來者因脈之脈反沈而濇因問曾經半生若漏下亡血者定爲有軀其人言實有是宜當護之今經微弱恐復不安設言當奈何當爲合藥治之

師曰脈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爲軀桂枝主之法六十日當有娠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方在傷寒中

婦人脈平而虛者乳子法也平而微者實奄續法也而反微濇其人不亡血下利而反甚其脈虛但坐乳大兒及乳小兒此自其常不能令甚虛竭病與亡血虛等必眩冒而短氣也

師曰有一婦人好裝衣來診而得脈濇因問曾乳子下利乃當得此脈耳曾半生漏下者可設不者經斷三月六月設乳子漏下可爲奄續斷小兒勿乳須利

止復來相問脉之
師曰寸口脉微遲尺微於寸寸遲爲寒在上焦但當
吐耳今尺反虛復爲強下之如此發胷滿而痛者必
吐血少腹痛腰脊痛者必下血師曰寸口脉微而弱
氣血俱虛若下血嘔吐汗出者可不者趺陽脉微而
弱春以胃氣爲本吐利者可不者此爲水氣其腹必
滿小便則難
師曰寸口脉沈而遲沈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
趺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體
腫少陽脉卑少陰脉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
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一作水分
師曰寸口脉沈而數數則爲出沈則爲入出則爲陽
實入則爲陰結趺陽脉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
得息少陰脉沈而滑沈則爲在裏滑則爲實沈滑相
搏血結胞門其臟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脉濡而弱弱反在巔遲在上緊在下遲則
爲寒名曰渾陽濁則濕名曰霧緊則陰氣慄脉反濡
弱濡則中濕弱則中寒寒濕相搏名曰痹腰脊骨節

苦煩肌爲不仁此當爲痹而反懷軀遲歸經體重以下脚爲腑腫按之沒指腰冷不仁此爲水懷喘則倚息小便不通緊脉爲嘔血氣無餘此爲水分榮衛乖亡此爲非軀

平帶下絕產無子亡血居經脉證第三十五

師曰婦人帶下六極之病脉浮則爲腸鳴腹滿緊則爲腹中痛數則爲陰中癢痛則生瘡弦則陰疼掣痛

師曰帶下有三門一曰胞門二曰龍門三曰玉門已產屬胞門未產屬龍門未嫁女屬玉門

問曰有一婦人年五十所病但苦背痛時時腹中痛少食多厭喜膿脹其脉陽微關尺小緊形脉不相應願知所說師曰當問病者飲食何如假令病者言我不欲飲食聞穀氣臭者病爲在上焦假令病者言我少多爲欲食不食亦可病爲在中焦假令病者言我自飲食如故病爲在下焦爲病屬帶下當以帶下治之

婦人帶下脉浮惡寒漏下者不治

師曰脉微弱而濇年少得此爲無子中年得此爲絕

產

師曰少陰脉浮而緊緊則痂瘕腹中痛半產而墮傷浮則亡血絕產惡寒

師曰肥人脉細胞有寒故令少子其色黃者胷上有寒

師曰寸口脉微而濇微則衛氣不足濇則血氣無餘衛不足其息短其形燥血不足其形逆榮衛俱虛言語謬誤跌陽脉浮而濇濇則胃氣虛虛則短氣咽燥而口苦胃氣濇則失液少陰脉微而遲微則無精遲則陰中寒濇則血不來此爲居經三月一來

師曰脉微血氣俱虛年少者亡血也乳子下利爲可不者此爲居經三月一來

問曰婦人娠三月師脉之言此婦人非軀今月經當下其脉何類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脉衛浮而大榮反而弱浮大則氣強反弱則少血孤陽獨呼陰不能吸二氣不停衛降榮竭陰爲積寒陽爲聚熱陽盛不潤經絡不足陰虛陽往一作實故令少血時發洒淅咽燥汗出或漐稠數多唾涎沫此令重虛津液漏泄故

知非軀蓄煩滿洫月稟一經三月一來陰盛則泄名曰居經

婦人月經一月再來者經來其脈欲自如常而反微不利不汗出者其經二月必來

平鬱冒五崩漏下脈證第二十六

問曰婦人病如癲疾鬱冒一日二十餘發師脈之反言帶下皆如師言其脈何類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濡而緊濡則陽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氣虛血竭凝寒陰陽不和邪氣舍於榮衛疾疾一作候一起年少時經水來以合房室移時過度精感命門開經下血虛百脈皆張中極感陽動微風激成寒因虛舍榮衛冷積於丹田發動上衝奔在胷膈津液掩口入涎唾涌溢出眩冒狀如厥氣衝髓裏熱粗醫名爲癲灸之因大劇

問曰婦人病苦氣上衝胷眩冒吐涎沫髓裏氣衝熱師脈之不名帶下其脈何類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沈而微沈則衛氣伏微則榮氣絕陽伏則爲疹陰絕則亡血病當小便不利津液閉塞今反小便通微汗

出沈變爲寒欬逆嘔沫其肺成痿津液竭少亡血損經絡因寒爲血厥手足苦痹氣從丹田起上至胷脅沈寒怫鬱於上胷中窒塞氣歷陽部面翕如醉形體似肥此乃浮虛醫反下之長針復重虛榮衛久發眩冒故知爲血厥也

師曰有一婦人來脉反得微濇法當吐若下利而言不因言夫人年幾何夫人年七七四十九經水當斷反至今不止以故致此虛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脉則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復花湯主之

平陰吹陰瘡脫下脉證第二十七

師曰脉得浮緊法當身軀疼痛設不痛者當射云何因當射言若腸中痛腹中鳴欬者因失便婦人得此脉者法當陰吹

師曰寸口脉浮而弱浮則爲虛弱則無血浮則短氣有寒喜噫吞酸其氣而下少腹而寒少陰脉弱而微

微則少血弱則生風微弱相搏陰中惡寒胃氣下泄吹而正喧

師曰胃氣下泄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導之少陰脉滑而數者陰中則生瘡

少陰脉數則氣淋陰中生瘡

少陰脉弦者白腸必挺核

少陰脉浮而動浮則爲虛動則爲痛婦人則脫下

平婦人病生死脉證第三十八

診婦人漏血下赤白日下血數升脉急疾者死遲者生

診婦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虛滑者生大緊實數者死

診婦人新生乳子脉沈小滑者生實大堅弦急者死

診婦人疝瘕積聚脉弦急者生虛弱小者死

診婦人新生乳子因得熱病其脉懸小四肢溫者生寒清者死

診婦人生產因中風傷寒熱病喘鳴而肩息脉實大浮緩者生小急者死

診婦人生產之後寸口脈燸疾不調者死沈微附骨不絕者生

金瘡在陰處出血不絕陰脈不能至陽者死接陽而復出者生

平小兒雜病脈證第三十九

小兒脈呼吸八至者平九至者傷十至者困

診小兒脈法多雀鬬要以三部脈爲主若緊爲風癎沈者乳不消弦急者客忤氣

小兒是其日數應變蒸之時身熱而脈亂汗不出不欲食食輒吐哯者脈亂無苦也

小兒脈沈而數者骨間有熱欲以腹按冷清也

小兒大便赤青瓣飧洩脈小手足寒難已脈小手足溫易已

平三陰三陽三部脈證第四十

經言肺者人之五臟華蓋也上以應天解理萬物主行精氣法五行四時知五味寸口之中陰陽交會中有五部前後左右各有所主上下中央分爲九道浮沈結散知邪所在其道奈何岐伯曰脈大而弱者氣

實血虛也脉大而長者病在下候浮直上下交通者陽脉也堅在腎急在肝實在肺前如外者足太陽也中央如外者足陽明也後如外者足少陽也中央直前者手少陰也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中央直後者手太陰也前如內者足厥陰也中央如內者足太陰也後如內者足少陰也前部左右彈者陽蹻也中部左右彈者帶脉也後部左右彈者陰蹻也從少陽之厥陰者陰維也從少陰之太陽者陽維也來大時小者陰絡也來小時大者陽絡也

前如外者足太陽也動苦頭項腰痛浮爲風濇爲寒熱緊爲宿食

前如外者足太陽也動苦目眩頭頸項腰背強痛也男子陰下濕女子月水不利少腹痛引命門陰中痛子臟閉浮爲風濇爲寒血滑爲勞熱緊爲宿食鍼入九分却至六分

中央如外者足陽明也動苦頭痛面赤微滑苦大便不利腸鳴不能食足脛痹

中央如外者足陽明也動苦頭痛面赤熱浮微滑苦

大便不利喜氣滿滑者爲飲濇爲嗜臥腸鳴不能食足脈痹鍼入九分却至六分

後如外者足少陽也動苦腰背脈股肢節痛

後如外者足少陽也浮爲氣濇濇爲風血急爲轉筋弦爲勞鍼入九分却至六分

右足三陽脈

前如內者是厥陰也動苦少腹痛月經不利子臟閉

前如內者足厥陰也動苦少腹痛與腰相連大便不利小便難莖中痛女子月水不利陰中寒子門雍絕內少腹急男子疝氣兩丸上入淋也鍼入六分却至三分

中央如內者足太陰也動苦胃中痛食不下欬唾有血足脛寒少氣身重從腰上狀如居水中

中央如內者足太陰也動苦腹滿上管有寒食不下病以飲食得之沈濇者苦身重四肢不動食不化煩滿不能臥足脛痛苦寒時欬血泄利黃鍼入六分却至三分

後如內者足少陰也動苦少腹痛與心相引背痛淋

從高墮下傷於內小便血
後如內者足少陰也動苦小腹痛與心相引背痛淋
從高墮下傷於尻內便血裏急月水來上搶心胷脅
滿拘急股裏急也鍼入六分却至三分

右足三陰脈

前部左右彈者陽蹻也動苦腰背痛微濇爲風癇取
陽蹻
前部左右彈者陽蹻也動苦腰痛癲癇惡風偏枯僵
仆羊鳴瘛瘲皮膚身體强一作淫瘲直取陽蹻在外踝
上三寸直絕骨是
中部左右彈者帶脈也動苦少腹痛引命門女子月
水不來絕繼復下止陰辟寒令人無子男子苦少腹
拘急或失精也
後部左右彈者陰蹻也動苦癲癇寒熱皮膚强一作
淫瘲
後部左右彈者陰蹻也動苦少腹痛裏急腰及髖窮
下相連陰中痛男子陰痂女子漏下不止
右陽蹻陰陰蹻帶脈

中央直前者手少陰也動苦心痛微堅腹脅急實堅者爲感忤純虛者爲下利腸鳴滑者爲有娠女子陰中癢痛痛出玉門上一分前

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動苦心痛面赤食苦咽多喜怒微浮者苦悲傷恍惚不樂也濇爲心下寒沈爲恐怖如人捕之狀也時寒熱有血氣

中央直後者手太陰也動苦欬逆氣不得息浮爲內風緊濇者胷中有積熱時欬血也有沈熱

右手三陰脈

從少陰斜至太陽是陽維也動苦肌肉痹癢

從少陰斜至太陽是陽維也動苦癲僵仆耳鳴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癲疾直取客主人兩陽維脈在外踝絕骨下二寸

從少陽斜至厥陰是陰維也動苦癲疾僵仆

從少陽斜至厥陰是陰維也動苦僵仆失音肌肉消癢痹汗出惡風

脈來暫大暫小是陰絡也一作結動苦肉痹應時自發身洗洗也

脉來暫小暫大者是陽絡也（結作）動苦皮膚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也

肺脉之來也如循榆葉曰平如風吹毛曰病狀如連珠者死期丙丁日禺中日中

心脉之來也如反笋莞大曰平如連珠曰病前曲後居如帶鉤者死期壬癸日人定夜半

肝脉之來也搏而弱曰平如張新弓弦曰病如雞践地者死期庚辛日晡時日入

脾脉之來也阿阿如緩曰平來如雞舉足曰病如鳥之啄如水之漏者死期甲乙日平旦日出

腎脉之來也微細以長曰平來如彈石曰病去如解索者死期戊己日食時日昳黃昏雞鳴

寸口中脉躁竟尺關中無脉應陽干陰也動苦腰背腹痛陰中若傷足寒刺足太陽少陰直絕骨入九分

灸太陰五壯

尺中脉堅實竟尺寸口無脉應陰干陽也動苦兩脛腰重少腹痛癲疾刺足太陰踝上三寸鍼入五分又灸太陽陽蹻在足外踝上三寸直絕骨是也

寸口脉緊直至魚際下小按之如持維干一作雞毛狀其病腸鳴足痹痛酸腹滿不能食得之寒濕刺陽維在外踝上三寸間也入五分此脉出魚一作原際寸口脉沈著骨反仰其手乃得之此腎脉也動苦少腹痛腰體酸癲疾刺腎俞入七分又刺陰維入五分初持寸口中脉如細堅狀久按之大而深動苦心下有寒胃脘苦痛陰中痛不欲近丈夫也此陰逆刺期門入六分又刺腎俞入五分可灸胃管七壯

初持寸口中脉如躁狀洪大久按之細而牢堅動苦腰腹相引痛以下至足脥重也不能食刺腎俞入四分至五分亦可灸胃管七壯

尺寸俱沈但有關上脉苦寒心下痛

尺寸俱沈關上無有者苦心下喘

尺寸俱數有熱俱遲有寒

尺寸俱微厥血氣不足其人少氣

尺寸俱濡弱發熱惡寒汗出一云內蘊熱手足逆冷汗出

寸口沈胃中痛引背一云短氣云

關上沈心痛上吞酸

尺中沈引背痛
寸口伏胃中有逆氣
關上伏有水氣泄瀉
尺中伏水穀不消
寸口弦胃中拘急一作心下幅幅
關上弦胃中有寒心下拘急
尺中弦少腹臍下拘急
寸口緊頭痛逆氣
關上緊心下痛
尺中緊臍下少腹痛
寸口濇無陽少氣
關上濇無血厥冷
尺中濇無陰厥冷
寸口微無陽外寒
關上微中實一作胃虛能食故裏急一作無胃氣
尺中微無陰厥冷腹中拘急
寸口滑胃滿逆
關上滑中實逆

尺中滑下利少氣
寸口數卽吐
關上數胃中有熱
尺中數惡寒小便赤黃
寸口實卽生熱虛卽生寒
關上實卽痛虛卽脹滿
尺中實卽小便難少腹牢痛虛卽閉澀
寸口芤吐血微芤衄血
關上芤胃中虛
尺中芤下血微芤小便血
寸口浮其人中風發熱頭痛
關上浮腹痛心下滿
尺中浮小便難
寸口遲上焦有寒
關上遲弱無胃氣有熱
尺中遲下焦有寒背痛
寸口濡陽弱自汗出
關上濡下重

尺中濡少血發熱惡寒

寸弱陽氣少

少關闕

尺弱少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七

脈法七

王叔和脈訣 三部賦 診脈入式歌 心脈見於
部歌 肝脈歌 心脈歌 肝脈見於三
肺脈見於三部歌 腎脈見於三部歌 肝脈見於三
部歌 腎脈歌 肺脈歌 脾脈歌 腎脈歌
八裏脈 脾脈歌 九道脈 七表八裏脈總論 七表脈
寸口心脈歌 左手中指肝脈歌 左手尺部
腎脈歌 右手寸口肺脈歌 右手中指脾脈
歌 右手尺部命門脈歌 診雜病生死候歌
診暴病歌 診四時病五行
形證相反歌

相尅脈　診四時虛實歌　傷寒歌　又歌
診雜病生死歌　診婦人有娠歌　產難生死
脈證歌　產後傷寒生死脈歌　小兒生死脈

脈法七

晉王叔和脈訣

脈賦

欲測疾兮生死須詳脈兮有靈左辨心肝之理右察
脾肺之情此爲寸關所主腎卽兩尺分併三部五臟
易識七診九候難明晝夜循環榮衛須有定數男女
長幼大小各有殊形復有節氣不同須知春夏秋冬

建寅卯月兮木旺肝脈弦長以相從當其巳午心火而洪脾屬四季遲緩爲宗申酉是金爲肺微浮短濇宜逢月臨亥子是乃腎家之旺得其沈細各爲平脈之容既平脈之不衰反見鬼兮命危子扶母兮瘥速母抑子兮退遲得妻不同一治生死仍須各推假令春得肺脈爲鬼得心脈乃是肝兒腎爲其母脾則爲妻春得脾而莫療冬見心而不治夏得肺而難瘥秋得肝亦何疑此乃論四時休旺之理明五行生尅之義舉一隅而爲例則三隅而可知按平弦而若緊欲識濇而似微浮乇其狀相反沈伏殊途同歸洪與實而形同髣髴濡與弱而性帶依稀先辨此情後論其理更復逼於藥性然後可以爲醫既已明其三部須知疾之所有寸脈急而頭疼弦爲心下之咎緊是肚痛之徵緩卽皮頑之候微微冷入胸中數數熱居胃口滑主壅多濇爲氣少胃連脅滿只爲洪而莫非膹引背疼緣是沈而不謬更過關中浮緩不餐緊牢氣滿喘急難痊弱以數兮胃熱弦以滑兮胃寒微卽心下脹滿沈兮腸上吞酸濇卽宜爲虛視沈乃須作實

看下重緣濡女萎散療之在急水攻因伏牽牛湯瀉則令安爾乃尺中脈滑定知女經不調男子遇此之候必主小腹難消伏脈穀兮不化微卽肚痛無僇弱緣胃熱上壅遲是寒於下焦胃冷嘔逆尺中濇候腹脹陰疝弦牢緊則痛居其腹沈乃疾在其腰濡數浮芤皆主小便赤濇細詳如此之候何處能逃若問女子何因尺中不絕胎脈方眞太陰洪而女孕太陽大而男孕或遇俱洪而當雙產此法推之其驗若神月數斷之各依其部假令中衝若動此乃將及九旬患者要知欲死須詳脈之動止彈石劈劈而又急解索散散而無聚雀啄頻來而又住屋漏將絕而復起鰕遊冉冉而進退難尋魚躍澄澄而遲疑掉尾嗟夫遇此之候定不能起縱有丸丹天命而已復有困重沈沈聲音劣劣寸關雖無尺猶不絕往來息均踝中不歇如此之流何憂殞滅經文具載樹無葉而有根人困如斯垂死乃當更活

診脈入式歌

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女人反此背看

之尺脈第三同斷病

註 此六位之脈首尾傳其位先立左寸心小腸乃君火之位次立左關肝膽風木之位次立左尺腎與膀胱乃寒水之位次立右寸肺大腸燥金之位次立右關脾胃濕土之位次立右尺命門三焦相火之位皆循天而右行以此言之病在左主表宜發汗病在右主裏宜下循天左者順行十二辰自溫而熱自熱而濕自濕而燥自燥而寒自寒而風自風而溫也所以云天行從前來者爲實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其傳變之道左必傳右乃汗證傳作下證下證則無傳汗證之理矣

心與小腸居左寸肝膽同歸左關定腎居尺脈亦如之用意調和審安靖肺與大腸居右寸脾胃脈從關裏認命門還與腎脈同用心仔細須尋趣若診他脈覆手取要自看時仰手認三部須教指下明九候了然心裏印大腸共肺爲傳送心與小腸爲受盛脾胃相通五穀消膀胱腎合爲津慶三焦無狀空有名寄在胷中膈相應肝膽同歸津液腑能通眼目爲清靜

智者能調五臟和自然察認諸家病掌後高骨號爲關骨下關脈形宛然以左大推排名尺澤三部還須仔細看關前爲陽名寸口關後爲陰直下取陽弦頭痛定無疑陰弦腹痛何方走陽數卽吐兼頭痛陰陰微卽瀉膵中吼陽實應知面赤風陰微盜汗勞兼有陽實大滑應舌强陰數脾熱并口臭陽微浮弱定心寒陰滑食注脾家各關前關後辨陰陽察病根源應不朽

一息四至號平和更加一至太無疴三遲二敗冷危困六至七極熱生多入脫九死十歸墓十一十二絕魂瘥三至爲遲一二敗兩息一至死非怪遲冷數熱古今傳難經越度分明載熱卽生風冷生氣用心指下叮嚀記春弦夏洪秋似毛冬石依經分節氣阿阿緩若春楊柳此是脾家居四季在意專心察細微靈機曉解通元記浮乾滑實弦緊洪七表還應是本宗微沈緩濇遲并伏濡弱相兼八裏同血榮氣衛定息數一萬三千五百通

心脈見於三部歌

三部俱數心家熱舌上生瘡層破裂狂言滿目見鬼

神飲水百杯終不歇

心脈歌

心脈芤陽氣作聲或時血痢吐交橫溢關骨痛心煩躁更兼頭面赤脣驂驂大實由來面赤風燥痛面色與心同微寒虛惕心寒熱急則腸中痛不通實大相兼井有滑舌强心驚語話難單滑心熱別無病濇無心力不多言沉緊心中逆冷痛弦時心急又心懸

肝脈見於三部歌

三部俱弦肝有餘目中疼痛苦疰虛怒氣滿胷常欲叫翳曚瞳子淚如珠

肝脈歌

肝輭并弦本沒邪緊因筋急有些細看浮大更兼實赤痛昏昏似物遮關過寸口相應目眩頭重與筋疼乇時眼暗或吐血四肢癱緩不能行濇則緣虛血散之肋脹胷滿自應知滑因肝熱連頭目緊實弦沈疰癖基微弱浮散氣作難目暗生花不耐看甚浮筋弱身無力遇此還須四體癱

腎脈見於三部歌

三部俱遲腎臟寒皮膚燥濇髮毛乾夢見鬼神時入水覺來情思卽無歡

腎脈歌

腎散腰間氣尿多澁滑井其中有聚散聚散且無憑小腸疝氣逐夢裏涉江河實大膀胱熱小便難不通滑弦腰脚重沈緊痛還同單勻無病憊浮緊耳應聾

肺脈見於三部歌

三部俱浮肺臟風鼻中多水唾稠濃壯熱惡寒皮肉痛頸乾雙目淚酸疼

肺脈歌

肺脈浮兼實咽門燥又傷大便難且澁鼻內乏馨香實大相兼滑毛焦渴唾粘更和咽有燥秋盛夏宜砭沈緊相兼滑仍聞咳嗽聲微浮兼有散肺脈本家形溢出胷中滿氣泄大腸鳴弦冷腸中結乾暴痛無成沈細仍兼滑因知是骨蒸皮毛皆總澁寒熱兩相承

脾脈見於三部歌

三部俱緩脾家熱口臭胃翻長嘔逆齒腫斷宣注氣

纏寒熱時時少心力

脾脈歌

脾脈實兼浮消中脾胃虛口乾饒飲水多食亦肌虛
單滑脾家熱口氣多麤濇即非多食食不作肌膚
微浮傷客熱來去作微疎有緊脾家痛仍兼筋急拘
欲吐即不吐衝衝未得疎若弦肝氣盛妨食被譏謀
大實心中痛如邪勿帶符溢關涎出口風中見羸孤

七表八裏脈總論

七表者浮芤滑實弦緊洪也八裏者微沈緩濇遲伏
濡弱也七表陽也八裏陰也表脈多見於左而客隨
主變裏脈多見於右而主隨客變左手三部所主燥濕暑也
風寒也溫風寒病得於外右手三部所主燥濕暑也
燥濕暑病生於內此脈法之大槩及其互相變見或
表脈見之於右或裏脈見之於左或陰陽更相乘或
陰陽更相伏或一脈爲十變脈理精微非一言可盡
然其要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表脈有七裏脈有八
共十五脈也五行分之各得三脈三五一十五也浮
濇弱屬金弦緊伏屬木滑沈濡屬水芤實洪屬火微

緩遲屬土每三部俱有輕重之分至於五行當更相平一有不平病卽見焉或曰謂內傷則善矣謂外感莫或之當耶殊不知天地之間六氣依於五運人身卽小天地外邪所感莫不從其類而見焉假令外感風濕則木火有餘而土金不足水不能制乎火矣外感乃外邪所感致五行不平內傷乃五內自傷五行自不能平也先明金木水火土之理次察虛實賊微正之邪更復辨其部分之浮中沈而又當詳審乎主脈客脈之相合何爲主弦洪濇緩沈是也何爲客本部不應得之脈皆客也能如是然後內傷外感主客標本之病是者是非者非夫何差錯之有

七表脈

浮一　浮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有餘再再尋之如太過曰浮主欬嗽氣促冷汗自出背膊勞倦夜臥不安

按之不足舉之餘再再尋之指下浮藏中積冷榮中熱欲得生精用補虛

寸浮中風頭熱痛關浮腹脹胃虛空尺部見之風入

肺大腸乾澁故難逼

芤二　芤者陽也指下尋之兩頭卽有中間全無曰芤主淋瀝氣入小腸

指下尋之中且虛邪風透入小腸居病時淋瀝兼疼痛大作湯圓必自除

寸芤積血在胷中關內逢芤腸裏癰尺部見之虛在腎小便遺瀝血凝膿

滑三　滑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珠動按之卽伏不進不退曰滑四肢困弊脚手酸疼小便赤澁

滑脈如珠號曰陽腰間生氣透前腸脛酸只爲生寒熱大瀉三焦必得康

滑脈居寸多嘔逆關滑胃寒不下食尺部見之臍似冰飲水下焦聲瀝瀝

實四　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絕舉之有餘曰實主伏陽在內脾虛不食四體勞倦

實脈尋之舉有餘伏陽蒸內致脾虛食少只緣生胃壅溫和湯藥乃痊除

實脈關前胷熱甚當關切痛中焦恁尺部如繩應指

來腹脹小便應不禁

弦五　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有餘狀若筝弦時時帶數曰弦主勞風乏力盜汗多生手足酸疼皮毛枯槁

弦脈爲陽狀若弦四肢更被氣相煎三度解勞方始退常須固濟下丹田

寸部脈緊一條弦胷中急痛狀繩牽關中有弦寒在胃下焦停水滿丹田

緊六　緊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通度按之有餘舉指甚數狀若洪弦曰緊主風氣伏陽上衝化爲狂病緊脈三關數又弦上來風是正根源忽然狂語人驚怕不遇良醫不得痊

緊脈關前頭裏痛到關切痛無能動隱指寥寥入尺來激結遶臍常手捧

洪七　洪者陽也指下尋之極大舉之有餘曰洪主頭痛四肢浮熱大腸不通燥糞結澁口乾遍身疼痛洪脈根源本是陽遇其季夏自然昌若逢秋季及冬季發汗通腸始得凉

洪脈關前熱在胃到關翻胃幾千重更向尺中還若是小便赤澁腳酸疼

按已上七表之脈雖皆屬陽然陽中有陰有用熱藥者不可執一不通以致誤病

八裏脈

微一　微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極微再再尋之若有若無曰微主敗血不止面色無光

指下尋之有若無漩之敗血小腸居崩中日久爲白帶漏下多時骨本枯

微脈關前氣上侵當關鬱結氣排心尺部見之臍下積身寒飲水卽呻吟

沈二　沈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緩度三關狀如爛絲曰沈主氣脹兩脇手足時冷按之似有舉還無氣滿三焦臟腑虛冷氣不調三部壅通腸建胃始能除

寸脈沈兮胷有痰當關氣短痛難堪若在尺中腰腳重小便稠數色如泔

緩三　緩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遲緩小於遲脈曰

緩主四肢煩滿氣促不安
來往尋之狀若遲腎間生氣耳鳴時邪風積氣來衝
背腦後三鍼痛卽移
緩脈關前搐項筋當關氣結腹難伸尺上若逢癥結
冷夜間常夢鬼隨人
濇四　濇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前虛後
實無復次第曰濇主遍身疼痛女子有孕胎痛無孕
敗血爲病
濇脈如刀刮竹行丈夫有此號傷精婦人有孕胎中

病無孕還須敗血成
濇脈關前胃氣并當關血散不能停尺部如斯逢逆
冷體寒臍下作雷鳴
遲五　遲者陰也指下尋之重手乃得隱隱曰遲主
腎虛不安
遲脈人逢狀且難遇其季夏不能疼神工診得知時
候道是脾來水必乾
寸口脈遲心上寒當關腹痛飲漿難流入尺中腰脚
重厚衣重覆也嫌單

伏六　伏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呼吸定息全無再尋之不離三關曰伏主毒氣閉塞三關四肢沈重手足時冷

陰毒伏氣切三焦不動榮家氣不調不問春秋與冬夏徐徐發汗始能消

積氣胃中寸脈伏當關腸癖常瞑目尺部見之食不消坐臥非安還破腹

濡七　濡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再再還來按之依前却去曰濡主少力五心煩熱腦轉耳鳴下元極冷按之似有舉之無髓海丹田定已枯四體骨蒸勞熱甚臟腑終傳命必殂

濡脈關前人足汗當關氣少精神散尺部緜緜即惡寒骨與肉疎都不管

弱八　弱者陰也指下尋之如爛緜相似輕手乃得重手稍無快快不前曰弱主氣居於表生產後客風面腫

三關怏怏不能前只爲風邪與氣連少年得此須憂重老弱逢之病即痊

關前弱脈陽道虛關中有此氣多疎若在尺中陰氣絕酸疼引變上皮膚

九道脈

長一　長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持竿之狀舉之有餘曰長過於本位亦曰長主渾身壯熱夜臥不安長脈迫迫度三關指下將來又却還陽毒在臟三焦熱徐徐發汗始能安

短二　短者陰也指下尋之不及本位曰短主四肢惡寒腹中生氣宿食不消

短脈陰中有伏陽氣壅三焦不得昌臟中寒食生寒氣大瀉通腸必得康

虛三　虛者陰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亦然曰虛主少力多驚心中恍惚小兒驚風

促四　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曰促漸加卽死漸退卽生

促脈前來已出關常居寸口血成斑忽然漸退人生

也若或加時命在天

結五　結者陰也指下尋之或來或往聚而却還曰結主四肢氣悶連痛時來

積氣生於脾臟旁大腸疼痛陣難當只宜稍瀉三焦火莫謾多方立紀綱

代六　代者陰也指下尋之動而復起再再不能自還曰代主形容羸瘦口不能言

代脈時時動若浮再而復起似還無三元正氣隨風去魂魄冥冥何所拘

牢七　牢者陰也指下尋之即無按之却有曰牢主骨間疼痛氣居於表

脉入皮膚辨息難時時氣促在胷前只緣水火相刑尅欲待痊除更問天

動八　動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還無再再尋之不離其處不往不來曰動主四體虛勞崩中血痢動脈根源氣主陰三關指下礙沈沈血山一倒經年月志士名醫只可尋

細九　細者陰也指下尋之細細似縣來往極微曰

細主脛酸髓冷乏力洩精
乏力無精脛裏酸形容憔悴髮毛乾如逢冬季經霜
月不療其疴必白痊
左右手診脈歌
左右須候四時脈四十五動爲一息指下弦急洪緊
時便是有風兼熱極忽然匿匿慢沈細冷疾纏身兼
患氣賊脈頻來問五行屋漏雀啄終不治
左手寸口心脈歌
左手頭指火之子四十五動無他事三十一動忽然
沈頓飯却來還復此春中診得夏須憂夏若逢之秋
絕體秋脈如斯又準前冬若候之春必死（子當作指）
左手中指肝脈歌
左手中指木相連脈候還須來一息二十六動沈却
來肝臟有風兼熱極二十九動濇匿匿本臟及筋終
絕塞一十九動便沈沈肝絕未曾人救得
左手尺部腎脈歌
左手腎脈指第三四十五動無疾咎指下急急動弦
時便是熱風之脈候忽然來往慢慢極腎臟敗時須

且救此病多從冷變來療之開破千金口二十五動
沈卽來腎絕醫人無好手努力黃泉在眼前縱在也
應終不久

右手寸口肺脈歌

右手頭指肺相連四十五動無憂慮極急明知是中
風更看二十餘七度忽然指下來往慢肺冷莫言無
大故一朝肺絕脈沈沈染病臥牀思此語十二動而
又不來咳嗽唾膿兼難補髮直如麻只片時扁鵲也
應難救護

右手中指脾脈歌

右手第二指連脾四十五動無諸疑急動名爲脾熱
極食不能消定若斯欲知疾患多爲冷指下尋之慢
極遲吐逆不定經旬日胃氣衝心得幾時

右手尺部命門脈歌

右手命門三指下四十五動不須怕一十九動默然
沈百死無生命絕也

診雜病生死候歌

五十不止身無病數內有止皆知定四十一止一臟

絕却後四年多沒命三十一止卽三年二十一止二
年應十五一止一年殂已下有止看暴病

診暴病歌

兩動一止或三四三動一止六七死四動一止卽八
朝以次推排但依次

形證相反歌

健人脈病號行屍病人脈健亦如之長短瘦肥並如
此細心診候有依稀

診四時病五行相尅脈

春得秋脈定知死死在庚辛申酉裏夏得冬脈亦如
然還於壬癸爲期爾嚴冬診得四季脈戊己辰戌還
是厄秋得夏脈亦同前爲緣丙丁相刑尅季月季夏
得春脈尅在甲寅病應極值逢乙卯亦非良此是五
行相鬼賊

診四時虛實歌

春得冬脈只是虛更兼補腎病自除若得夏脈緣心
實還應瀉子自無處夏秋冬脈皆如是在前爲實後
爲虛春中若得四季脈不治多應病自除

傷寒歌

傷寒熱病同看脈滿手透關洪拍拍出至風門過太陽一日之中見脫厄過關微有慢騰騰直至伏時重候覓掌內迫迫散漫行乾瘥伶仃多未的大凡當日問程途遲數洪微更消息

又歌

熱病須得脈浮洪細小徒費用神功汗後脈靜當便瘥喘熱脈亂命應終

診雜病生死歌

腹脹浮大是出厄虛小命殂須努力下痢微小却爲生脈大浮洪無瘥日恍惚之病定顛狂其脈實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沈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消渴脈數大者活虛小病深厄難脫水氣浮大得延生沈細應當是死別霍亂之候脈微遲氣少不語大難醫三部浮洪必救得古今課定更無疑鼻衄吐血沈細宜忽然浮大卽傾危病人脈健不用治健人脈病號行屍心腹痛脈沈細宜浮大弦長命必殂頭痛短濇應須死浮滑風痰必易除中風口噤遲浮吉急實大數三

魂孤魚口氣麤難得瘥面赤如粧不久居中風髮直口吐沫噴藥悶亂起復蘇咽喉拽鋸水鷄響搖頭上竄氣長噓病人頭面青黑暗汗透毛端恰似珠眼小目瞪不須治作汗如油不可蘇內實腹脹痛滿盈心下牢強乾嘔頻手足煩熱脈沈細大小便澀死多眞外實內熱吐相連下清注穀轉難安忽然診得脈洪大莫費神功定不瘥內外俱虛身冷寒汗出如珠微嘔煩忽然手足脈厥逆體不安寧必死拂欬而唾血羸瘦形其疾脈大必難任上氣浮腫肩息頻浮滑之脈卽相成忽然微細應難救神功用盡也無生中惡腹脹緊細生若得浮大命逡巡金瘡血盛虛細活急疾大數必危身凡脈尺寸緊數形又似釵直吐轉增此患蠱毒急須救速求神藥命難停中毒洪大脈應生細微之脈必危傾吐血但出不能止命應難返沒瘥平大凡要看生死門太衝脈在卽爲憑若動應神魂魄在止便干休命不停

診婦人有妊歌

肝爲血兮肺爲氣血爲榮兮氣爲衛陰陽配偶不參

差兩臟通知皆類倒血衰氣王定無娠血王氣衰應
有體寸微關滑尺帶數流利往來并雀啄小兒之脈
已見形數月懷躰猶未覺左疾爲男右爲女流利相
通速來去兩手關脈大相應已形亦在通前語左手
帶縱兩箇男右手帶橫一雙女左手脈逆生三男右
手脈順還三女寸關尺部皆相應一男一女分形證
有時子死母身存或卽母亡存子命往來三部通流
利得數相參皆替替隱陽實陰虛脈得明遍滿胷堂皆
逆氣左手太陽浮大男右手太陰沈細女諸陽爲男

諸陰女指下分明長記取三部沈正等無疑尺內不
止眞胎婦母乘子兮縱氣露妻承夫兮橫氣助子乘
母兮逆氣參夫乘妻兮順氣護小兒日足胎成聚身
熱脈亂無所苦汗出不食吐逆時精神結備其中住
滑疾不散胎三月但疾不散五月母弦緊牢强滑者
安沈細而微歸泉路

產難生死脈證歌

欲產之婦脈離經沈細而滑也同名夜半覺痛應分
誕來日日午定知生身重體熱寒又痛舌下之脈黑

復青反舌上冷子當死腹中須遣母歸冥面赤舌青
細尋看母活子死定難應脣口俱青沫又出子母俱
死總高拚面青舌赤沫出頻母死子活定知眞不信
若能看應驗尋知賢哲不虛陳新產之脈緩滑吉實
大弦急死來侵若得重沈小者吉忽若堅牢命不停
寸口濇疾不調死沈細附骨不絕生審看此候分明
記長須念取向心經

產後傷寒生死脈歌

產後因得熱病臨脈細四肢緩者生脈大忽然肢逆
冷須知其死莫留停

小兒生死脈歌

小兒乳後輒嘔逆更兼脈亂無憂慮弦急之時被氣
纏脈緩即是不消乳緊數細快亦少苦虛濡邪氣驚
風助痢下宣腸急痛時浮大之脈歸泉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八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八

脈法八

孫思邈千金方 論診候　平脈大法　診五臟
讚三關主對法　五臟脈所屬　脈法
脈主對法　平尺脈　平關
陽表裏虛實　何時得病　診四時相反脈
扁鵲診諸反道死脈要訣
朱肱活人書 論脈　人迎氣口　太谿脈　衝
陽脈　問三部之位　問診候之
法　問脈息之證
脈促脈代脈　問七表　問八裏　問結

崔紫虛四言舉要 脈訣
儲泳祛疑說 辨脈
陳無擇三因方 二十四脈主病
劉完素六書 原脈論

脈法八

唐孫思邈千金方

論診候

凡調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機五藏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可保全夫診候之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

亂精取其脈知其逆順非其時不用也深察三部九候而明告之古之善爲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又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又曰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卽病者難以救矣何謂三部寸關尺也上部爲天肺也中部爲人脾也下部爲地腎也何謂九候部各有三合爲九候上部天兩額動脈主頭角之氣也上部地兩頰動脈主口齒之氣也上部人耳前動脈主耳目之氣也中部天手太陰肺之氣也中部地手陽明胃中之氣也中部人手少陰心之氣也下部天足厥陰肝之氣也下部地足少陰腎之氣也下部人足太陰脾之氣也合爲九候夫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脈大胃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針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謂世無良醫爲其解釋經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

全身彊直諸毛孔閉塞水氣不調身體浮腫氣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散則身裂然愚醫不思脈道反治其病使臟中五行相尅切如火熾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病隨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一百一病眞死不治

平脈大法

論曰夫脈者醫之大業也既不深究其道何以爲醫者哉是以古之哲醫寤寐俯仰不與常人同域造次必於醫顯沛必於醫故能感於鬼神通於天地可以濟衆可以依憑若與常人混其波瀾則庶事隳壞使夫物類將何仰焉由是言之學者必當屏去俗情凝心於此則佗鵲之功因茲可得而致也

凡人稟形氣有中適有躁靜各各不同氣脈潮動亦各隨其性韻故一呼而脈再至一吸而脈再至呼吸定息之間復一至合爲五至此爲平和中適者也春

秋日夜正等無餘分時也其餘日則其呼而脈至多吸而脈至少或吸而脈至多呼而脈至少此則不同如冬夏日夜長短之異也凡氣脈呼吸法晝夜變通做四時然於呼吸定息應五至之限無有虧僻猶晷刻與四時有長短而歲功日數無遺也若人有羸有壯其呼吸雖相壅遏而晝夜息度隨其漏刻是謂呼吸象晝夜變通做四時也

夫診脈當以意先自消息壓取病人呼吸以自同而後察其脈數計於定息之限五至者爲平人若有盈縮等狀論平源之所宜也

問曰何謂三部脈答曰寸關尺也凡人修短不同其形各異有尺寸分三關之法從肘腕中橫文至掌魚際後文却還度取十分之一則是寸分之而入取九分是爲尺從魚際後之中則寸口也此處其骨自高故云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從寸口入却行六分爲關分從關分又入六分爲尺分

又曰從魚際至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口

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如天地人爲三界寸主射上焦頭及皮毛肩手上部關主射中焦腹及腰中部尺主射下焦小腹至足下部此爲三部法象三才天地人頭腹足爲三元也夫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其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故五十度而復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卽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人有三百六十脈法天三百六十日也

診五臟脈輕重法

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 金秋三月庚辛之氣

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 火夏三月丙丁之氣

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 土旺四季季夏六月戊己之氣

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 木春三月甲乙之氣

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 水冬三月壬癸之氣

心肺俱浮何以別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象火浮散浮而短濇者肺也象金浮濇腎肝俱沉何以別之然牢而長者肝也如弦生苗吐穎濡而大舉指來實者腎也濡弱如水舉重勝船脾者中州故其脈在中是陰陽之脈也千金翼云遲緩而長者脾也

五臟脈所屬

心部在左手關前寸口亦名人迎肝部在左手關上腎部在左手關後尺中

肺部在右手關前寸口亦名氣口脾部在右手關上腎部在右手關後尺中

脈法讚

肝心出左　脾肺出右　腎與命門　俱出尺部

魂魄穀神　皆見寸口　左主司官　右主司腑

左大順男　右大順女　關前一分　人命之主

左爲人迎　右爲氣口　神門決斷　兩在關後

人無二脈　病死不愈　諸經損減　各隨其部

三陰三陽　誰先誰後　陰病治官　陽病治腑

奇邪所舍　如何補取　審而知之　針入病愈

三關主對法

諸浮諸弦諸沉諸緊諸澀諸滑若在寸口膈以上病頭部若在關上胃以下病腹部若在尺中腎以下病腰脚部

平寸口脈主對法

寸口脈滑而遲不沉不浮不長不短爲無病左右同法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中手長者曰足脛痛中手促上擊曰肩背痛寸口脈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沉而弱者曰寒熱及疝瘕小腹痛寸口脈沉而頭髮必墮落寸口脈沉而緊者心下有寒時時痛有積邪寸口脈沉而滑者胷中有水氣面目腫有微熱爲風水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卽爲血實滑卽爲氣實血氣相搏入臟卽死入腑卽愈寸口脈沉胷中短氣寸口脈沉而喘者寒熱寸口脈浮而滑頭中痛寸口脈浮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穀氣宿食寸口脈弦而緊弦卽衛氣不行衛氣不行卽惡寒水流走腸間寸口脈緊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氣脈緊上寸口者中風風頭痛亦如之脈弦上寸口者宿食

降者頭痛寸口脈弦大婦人半生漏下男子亡血失精寸口脈微而弱微卽惡寒弱卽發熱當發不發骨節疼煩當煩不煩與極汗出寸口脈微而弱氣血俱虛男女吐血婦人下血嘔汁出寸口脈動而弱動卽爲驚弱卽爲悸寸口脈緩而遲緩卽爲虛遲卽爲寒虛寒相搏則欲溫食食冷卽咽痛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卽爲氣寒氣相搏則絞而痛寸口脈遲而濇遲卽爲寒澁爲少血脈來過寸入魚際者遺尿脈出魚際逆氣喘息寸口脈但實者心勞寸口脈澈澈

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陰氣衰兩手前部陽絕者苦心下寒毒喙中熱寸口脈偏絕則臂澼不遂其人兩手俱絕者不可治寸口脈來暫大暫小者陰絡也若陰風痹應時自發身洗洗也寸口脈來暫小暫大者陽絡也苦皮膚病汗出惡寒下部不仁寸口脈浮中風發熱頭痛宜服桂枝湯葛根湯針風池風府向火灸身摩治風膏覆令汗出寸口脈緊苦頭痛是傷寒宜服麻黃湯發汗針眉衝顳顬摩傷寒膏寸口脈微苦寒爲衄宜服五味子湯麻黃菜萸膏令

汗出寸口脈數卽爲吐以有熱在胃管熏胷中宜服
藥吐之及針胃脘服除熱湯若傷寒七八日至十日
熱在中煩滿渴者宜服知母湯寸口脈洪大胷脅滿
宜服生薑湯白薇丸亦可紫苑湯下之針上脘期門
章門寸口脈緩皮膚不仁風寒在肌肉宜服防風湯
以藥薄熨之隹灸諸治風穴寸口脈滑陽實胷中壅
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闕瀉之寸口脈弦心
下愊愊微頭痛心下有水氣宜服甘遂丸針期門瀉
之寸口脈弱陽氣虛弱自汗出宜服茯苓湯內補散
將適飲食消息勿極勞針胃脘補之寸口脈澀是胃
氣不足宜服乾地黃湯自養調和飲食針胃脘（一作三里）
補之寸口脈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虛去血故也宜
服竹皮湯黃土湯灸膻中寸口脈伏胷中逆氣噎塞
是諸氣上衝胷中宜服前胡湯大三建丸針巨闕瀉
之寸口脈沉胷中引脅痛胷中有水氣宜服澤漆湯
針巨闕瀉之寸口脈輭弱自汗出是虛損病宜服乾
地黃湯薯蕷丸內補散牡蠣散并粉針太衝補之寸
口脈遲上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湯生

薑湯茱萸丸調和飲食以暖之寸口脈實即生熱在脾肺嘔逆氣塞虛則生寒在脾胃食不消化熱即宜服竹葉湯葛根湯寒即茱萸丸生薑湯寸口脈細發熱嘔吐宜服黃芩龍膽湯吐不止宜服橘皮桔梗湯灸中府

平關脈主對法

關上脈浮而大風在胃中張口肩息心中澹澹食欲嘔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胷中嘔吐蚘蟲心健忘關上脈滑而大小不均必吐逆是爲病方欲來不出一二日復欲發動其人欲多飲飲即注利如利止者生不止者死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關上脈弦而長有痛如刀刺之狀在臍左右上下關上脈澀而堅大而實按之不減有力爲中焦實有伏結在脾肺氣塞實熱在胃中關上脈禪禪大而尺寸細者其人必心腹冷積癥瘕結聚欲熱飲食關上脈時來時去乍大乍小乍疎乍數者胃中寒熱贏劣不欲飲食如瘧狀關上脈浮腹滿不欲食浮爲虛滿宜服平胃丸茯苓湯生薑前胡湯針胃脘先瀉後補之關上脈緊心下苦滿

痛脈緊爲實宜服茱萸當歸湯又加大黃二兩佳針
巨闕下脘瀉之關上脈微胃中冷心下拘急宜服附
子湯生薑湯附子丸針巨闕補之關上脈數胃中有
客熱宜服知母湯除熱湯針巨闕上脘瀉之關上脈
緩不欲食此脾胃氣不足宜服平胃丸補脾湯又針
章門補之關上脈滑胃中有熱滑爲熱實氣滿故不
欲食食卽吐逆宜服杜硝麻黃湯平胃丸針胃脘瀉
之關上脈弦胃中有冷心下厥逆脈弦胃氣虛宜服
茱萸湯溫調飲食針胃脘補之關上脈弱胃氣虛胃
中有客熱脈弱爲虛熱作病又云有熱不可大攻之
熱去卽寒起正宜服竹葉湯針胃脘補之關上脈細
虛腹滿宜服生薑湯茱萸蜀椒湯白薇丸針灸三脘
關上脈澀血氣逆冷脈澀爲血虛宜服乾地黃湯四
補散針足太衝上補之關上脈芤大便去血宜服生
地黃幷生竹皮湯灸腸俞若重下去血針關元甚者
服龍骨丸關上脈伏有水氣溏熱宜服水銀丸針關
元利小便止溏泄便止關上脈洪胃中熱必煩滿宜
服平胃丸針胃脘先瀉後補之關上脈沉心下有冷

氣苦滿吞酸宜服白薇丸茯苓丸附子湯針胃脘補之關上脈輭苦虛冷脾氣弱重下病宜服赤石脂湯女萎丸針關元補之關上脈遲胃中寒宜服桂枝丸茱萸湯針胃脘補之關上脈實胃中痛宜服梔子湯茱萸烏頭丸針胃脘補之關上脈牢脾胃氣塞盛熱卽腹滿嚮嚮宜服紫菀丸瀉脾丸針灸胃脘瀉之

平尺脈主對法

尺脈浮者客陽在下焦尺脈弱下焦冷無陽氣上熱冲頭面尺脈弱寸强胃絡脈傷尺脈偏滑疾面赤如醉外熱則病尺脈細微溏泄下冷利尺脈虛小者足脛寒痿痹脚疼尺脈澀下血不利多汗尺脈虛小者足者寸白蟲尺脈細而急者筋攣痹不能行尺脈大者熱在脬中小便赤痛尺脈粗常熱者謂之熱中腰胯疼小便赤熱尺脈按之不絕婦人血閉與關相應和滑者男子氣血實婦人卽爲妊娠尺脈來而斷絕者男子小腹有滯氣婦人月水不利尺脈俱輭弱由蘊熱手足逆冷汗出尺脈俱沉關上無有者苦心下喘尺脈俱沉關上若有苦寒心下痛陰中冷腳痹尺脈

微少心力不欲言血氣不足其人脚弱短氣尺脈俱數手足頭面有熱俱遲有寒手足頭面有冷風尺脈浮下熱風小便難宜服瞿麥湯滑石散針橫骨關元瀉之尺脈緊臍下痛宜服當歸湯灸天樞針關元補之尺脈微厥逆小腹中拘急有寒氣宜服小建中湯針氣海尺脈數惡寒臍下熱痛小便赤黃宜服雞子湯白魚散針橫骨瀉之尺脈緩脚弱下腫小便難有餘瀝宜服滑石湯瞿麥散針橫骨瀉之尺脈滑血氣實經脈不利宜服朴硝煎大黃湯下去經血針關元瀉之尺脈弦小腹疼小腹及脚中拘急宜服建中湯當歸湯針氣海瀉之尺脈弱氣少發熱骨煩宜服前胡湯乾地黃茯苓湯針關元補之尺脈澀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針足太衝補之尺脈乾下焦虛小便去血宜服竹皮生地黃湯灸丹田關元尺脈伏小腹痛癥瘕疝水穀不化宜服太平胃丸桔梗丸針關元補之尺脈沉腰背痛宜服腎氣丸針京門補之尺脈輭脚不收風痹小便難宜服瞿麥湯白魚散針關元瀉之尺脈牢腹滿陰中急宜服葶藶子茱萸

丸針丹田關元中極尺脈遲下焦有寒宜服桂枝丸
針氣海關元瀉之尺脈實小腹痛小便不禁宜服當
歸湯加大黃一兩利大便針關元補之

五臟積聚

人病有積有聚有穀氣夫積者臟病終不移也聚者
腑病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也穀氣者留下牽
痛按之則愈愈復發爲穀氣夫病已愈不得復發今
病復發卽爲穀氣也諸積大法脈來而細輭附骨者
爲積也寸口結積在胃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
結積在臍旁微下關者積在小腹尺中結積在氣衝
上關上積在心下脈出在左積在左脈出在右積在
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寸口沉而橫者
脅下及腹中有橫積痛其脈弦腹中急痛腰背痛相
引腹中有寒疝瘕

脈弦緊而細微者癥也夫寒痹癥瘕積聚之脈狀皆
弦緊若在心下卽寸弦緊在胃脘卽關弦緊在臍下
卽尺弦緊一曰關脈長弦有積在臍左右上下

又脈癥法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

大在上頭小在下

又一法橫脈見左積在右見右積在左偏得洪實而滑亦爲積弦緊亦爲積爲寒痹爲痾痛內有積不見脈難治見一脈相應爲易治諸不相應爲不合治也

左手脈大右手脈小上病在脅左下病在左足右手脈大左手脈小上病在右脅下病在右足

脈弦而伏者腹中有癥不可轉也必死不治脈來細沉時直者身有癰腫若腹中有伏梁脈來沉而虛者泄注也脈來小沉實者胃中有積聚不可下食卽吐

陰陽表裏虛實

弦爲少陽緩爲陽明洪爲太陽三陽也微爲少陰遲爲厥陰沉爲太陰三陰也

脈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故曰陽盛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沉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陰虛是謂陰陽虛實之意也凡脈浮大數動長滑陽病見陰脈者逆也主死陰也沉濇弱弦短微陰也陽病見陰脈者順也主生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陽數卽病見陽脈者順也主生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陽數卽吐陰微卽下陽弦則頭痛陰弦卽腹痛以依陰陽察

病也又尺脈爲陰陰脈當沉而遲寸關爲陽陽脈但浮而速有表無裏邪之所止得鬼病何謂表裏寸尺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脈關中絕不至也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陰絕而陽微死不治呼爲表屬腑吸爲裏屬臟陽微不能呼陰微不能吸呼吸不及胷中短氣

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微卽陽氣不足煩熱汗出濇卽無血厥而且寒諸腑脈爲陽主熱諸臟脈爲陰主寒陽微則汗陰浮自下陽數口生瘡陰數加微必惡寒而煩擾不得眠陽乳吐血陰乳下血無陽卽厥無陰卽嘔

寸口脈浮大而疾者名曰陽中之陽病苦煩滿身熱頭痛腹中熱寸口脈沉細者名曰陽中之陰病苦悲傷不樂惡聞人聲少氣時汗出陰氣不通則臂不能舉

尺脈沉細者名曰陰中之陰病苦兩脛酸疼不能久立陰氣衰小便餘瀝陰下濕癢

尺脈滑而浮大者名曰陰中之陽病苦小腹痛滿不

能溺溺卽陰中痛大便亦然
尺脈牢而長關上無有此爲陰干陽其人苦兩脛重
小腹引腰痛

何時得病

何以知人露臥得病陽中有陰也何以知人夏月得
病諸陽入陰也何以知人春得病無肝脈也無心脈
夏得病無肺脈秋得病無腎脈冬得病無脾脈四季
之月得病

診四時相反脈

春三月木旺肝脈治當先至心脈次之肺脈次之腎
脈次之此爲三相順脈也到六月土旺脾脈當先至
而反不至反得腎脈此爲腎反脾也七十日死何謂
腎反脾夏火王心脈當先至肺脈次之而反得腎脈
是謂腎反脾期五月六月忌丙丁脾反肝三十日死
何謂脾反肝春肝脈當先至而反不至脾脈先至是
謂脾反肝期正月二月忌甲乙腎反肝三歲死何謂
腎反肝春肝脈當先至而反不至腎脈先至是謂腎
反肝期七月八月忌庚辛腎反心二歲死何謂腎反

心夏心脈當先至而反不至腎脈先至是謂腎反心
期六月忌戊己此中不論肺金之氣疎略未論指南
又推五行亦頗顛倒待求別錄上

凡療病察其形貌神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
可治之形氣相得色澤以浮脈從四時此爲易治形
氣相失色夭不澤脈實堅盛脈逆四時此爲難治
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
其至皆懸絕滑者曰逆春夏沉澁秋冬浮大病熱脈
靜泄利脈大脫血脈實病在中脈堅實病在外脈不
實名逆四時皆難療也凡四時脈皆以胃氣爲本雖
有四時旺相之脈無胃氣者難瘥也何謂胃脈來弱
以滑者是也名曰易治

扁鵲診諸反道死脈要訣

扁鵲曰夫相死脈之氣如羣鳥之聚一馬之馭系水
交馳之狀如懸石之落出筋之上藏筋之下堅關之
裏不在榮衛伺候交射不可知也
脈病人不病脈來如屋漏雀啄者死又經言得病七
八日脈如屋漏雀啄者死脈來如彈石去如解索者

死脈困病人脈如蝦之游如魚之翔者死脈如懸薄
卷索者死脈如轉豆者死脈如偃刀者死脈涌涌不
去者死脈忽去忽來暫止復來者死脈中侈者死脈
分絕者死脈有表無裏者死經名曰代何謂代脈五來一
結脈在指下如麻子動搖屬腎名曰結去死近也
止也脈七來是人坐一夕半時不復增減亦名曰代
正死不疑經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有連年
月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脈而知之耶然可具知也

設病者若閉目不欲見人者脈當得肝脈弦急而長
而反得肺脈浮短而濇者死病若開目而渴心下牢
者脈當得緊急而數反得沉滑而微者死病若吐血
復鼽衄者脈當得沉細而反得浮大牢者死病若讝
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得手足四逆反得
沉細微者死病若腹大而泄脈當微細而濇反得緊
大而滑者死此之謂也經言形脈與病相反者死奈
何然病若頭痛目痛脈反短濇者死病若腹痛脈反
浮大而長者死病若腹滿而喘脈反滑利而沉者死

病若四肢厥逆脈反浮大而短者死病若耳聾脈反浮大而濇者死病若目眩眩脈反大而緩者死左有病而右痛右有病而左痛下有病而上痛上有病而下痛此爲逆逆者死不可治脈來沉之絕濡浮之不止推手者半月死（一作半日脈來微細而絕者人病當死人病脈不病者生脈病人不病者死人病尸厥呼之不應脈絕者死脈當大反小者死肥人脈細小如絲欲絕者死羸人得躁脈者死人身溼而脈來往滑者死人身滑而脈來往濇者死人身小而脈來往大者死人身大而脈來往小者死人身短而脈來往長者死人身長而脈來往短者死尺脈上應寸口大遲者半日死診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有相反有一反逆即爲死候也

宋朱肱活人書

論脈

此一卷論切脈治傷寒先須識脈若不識脈則表裏不分虛實不辯仲景猶詶當時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必欲診衝陽按太谿而後無歉況於寸關

尺耶大抵問而知之以觀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內證之與脈不可偏廢且如傷寒脈緊傷風脈緩熱病脈盛中暑脈虛人迎緊盛傷於食率以脈別之非特此也病人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者結胷也結胷證於法當下雖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黃甘遂陷胷湯下之然仲景云結胷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以此推之若止憑外證便用陷胷湯則誤矣況傷寒尤要辯表裏脈浮爲在表脈沉爲在裏陽動則有汗陰動則發熱得汗而脈靜者生汗已而脈躁者死陰病陽脈則不成陽病陰脈則不永生死吉凶如合龜鏡其微至於禍福休咎修短貴賤無不難辯而傷寒得外證爲多故也外證易見切脈難明弦緊之混淆遲緩之參差沉與伏相類濡與弱相似非得之於心超然領解孰能校疑似於錙銖者哉苟知浮芤滑實弦緊洪屬於表遲緩微濇沉伏濡弱屬於裏表裏內外陰陽消息以經處之亦過半矣

人迎氣口

人迎氣口在頸法象天地要會始終之門戶

註 人迎氣口爲太陰肺經而黃帝乃云人迎亦胃脈何也左手關前一分者人迎之位挾喉嚨兩旁者人迎之穴屬足陽明胃之經也

太谿脈

傷寒何以須診太谿脈耶答曰太谿穴是足少陰腎之經男子以右腎爲命門女子以左腎爲命門主生死之要病人有命門脈者活無者死仲景云少陰病手足逆冷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太谿七壯故傷寒必診太谿以察其腎之盛衰也

註 太谿二穴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

衝陽脈

傷寒何以須診衝陽脈耶答曰衝陽穴是足陽明胃之經人受氣於胃穀穀入於胃乃傳於五臟六腑臟腑皆受氣於胃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胃爲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故傷寒必診衝陽脈以察其胃之有無也

註 衝陽二穴一名會源在足跗上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骨三寸

問三部之位

左右手去魚一寸名曰寸口去澤一尺名曰尺部兩境之間名曰關位關位六分陽部出三分陰部入三分關前爲陽關後爲陰爲陰陽之關津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陽得寸內九分取陽奇之數陰得尺內一寸取陰耦之數是名寸關尺也寸上一分爲魚際關下一分爲神門左關爲人迎右關爲氣口三陽從地長故男子尺脈常沉三陰從天生故女子尺脈常浮男子陽多而陰少其脈在關上故寸盛而尺弱女子陰盛而陽微其脈在關下故寸沉而尺盛所以男子不可以久瀉女子不可以久吐男得女脈爲不足女得男脈爲太過所謂反也聖人以察陰陽以決生死雖經絡流注如環無端豈能逃於三部者耶

註 今人以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謂之反非也男子陽有餘脈在上尺脈必弱女子陰有餘

脈在下寸脈必微乃是正也非反也又以男子右尺爲命門女子以左尺爲命門謂之反亦非也男子得陰以生先生左腎女子得陽以長先生右腎乃是正也非反也所謂反者只是男子尺脈當弱今反盛女子尺脈應盛今反弱謂之反也

問診候之法

凡初下指先以中指揣按得關位乃齊下前後二指爲三部脈前指寸口也後指尺部也若人臂長乃疎下指若臂短乃密下指先診寸口浮按消息之次中按消息之次重按消息之次上竟消息之次下竟消息之次推指外消息之次推指內消息之凡診脈以氣息平定方下指以一呼一吸爲一息其一息之間脈息四至或五至不大不小與所部分四時相應者爲平和脈也過則爲至不及則爲損損至之脈難經言之詳矣

註 責肥人脈浮爲肌肉厚實重取乃得若舉手而得則其浮甚矣責瘦人脈沉爲皮脈相附而易見者若按之始應則其沉亦甚矣所屬部分謂心位

洪肺位浮腎位沉肝位弦脾位緩也四時謂春弦夏洪四季緩秋浮冬沉也假令心脈本位雖當見洪得冬脈須微帶沉下是四時相應餘倣此

問消息之證

脈字從肉從瓜又作衇蓋脈以肉爲陽衇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氣血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氣血寒則脈遲氣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又長人脈長短人脈短性急則脈急性緩則脈緩反此者逆按內經云形盛脈細氣少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胷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難經云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王叔和云脈沉爲在裏脈浮爲在表遲則在臟數則在腑滑爲實爲下數爲虛爲熱張仲景云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大抵陽脈常浮而速陰脈常沉而遲七表屬腑病在於陽春夏見之易治八裏屬臟病在於陰秋冬見之猶輕假令數在左寸浮之得者熱在小腸

沉之得者熱入於心餘皆倣此

問七表

七表陽也陽數奇

浮　按之不足舉之有餘

註　寸口浮其人傷風發熱頭疼關上浮腹滿尺中浮小便難趺陽浮卽宜爲虛

芤　浮大而軟按之中央空兩邊實

註　芤主失血寸口芤主吐血微芤者衄關上芤大便血尺中芤小便血

滑　往來前却流利替然與數相似

註　脈滑爲陽寸口滑爲陽盛關上滑爲嘔逆尺中滑小便赤婦人經脈不利然而尺脈滑者亦本形也趺陽脈滑者胃氣實

實　脈大而長按之隱指幅幅然浮沉皆得

註　寸口實主上焦熱關上見之腹脹尺中有此主小腹痛並小便澁

弦　舉之無有按之如弓弦狀又曰浮緊乃爲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

註 陽弦則頭痛陰弦則腹痛大抵傷寒脈須弦蓋人迎緊盛傷於寒人迎者少陽之分少陽脈主弦故也寒邪中人其脈必弦弦則多兼洪數爲其先有邪熱也洪數甚者正爲陽證若沉細而弦疾乃正陰證也

緊 按之實數似切繩狀

註 緊則爲寒寸口緊頭痛關緊心中滿痛尺緊臍下痛陰陽俱緊當清邪中於上濁邪中於下

洪 極大在指下舉按滿指

註 寸口洪主胃腑煩熱關洪主胃熱口乾尺中洪主大小便血三部洪三焦俱熱

八裏陰也陰數耦

問八裏

微 若有若無極細而輭

註 微則爲虛寸口微爲陽不足陽微則惡寒陰微則下利

沉 舉之不足按之有餘

註 沉爲在裏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然沉而遲

者乃陰證也宜溫之沉而數者有熱也宜下之

緩　去來亦遲小駛於遲

註　緩則爲虛太陽病其脈緩者爲傷風惟脾得之卽是本形

濇　細而遲往來難時一止

註　濇則少血寸口濇少氣上焦冷關上濇胃冷脾痛尺中濇小便數小腹冷三部俱濇腹中氣結王氷曰陽有餘則血少故脈濇也又曰濇者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

遲　呼吸三至去來極遲

註　遲則爲寒寸口遲則上焦冷關上遲胃冷不欲食吞酸吐水尺中遲小便多并白濁

伏　極重按之指著骨乃得

註　伏主物聚寸口伏胷中逆氣關上伏有水氣溏泄尺中伏水穀不化大抵關前得之多爲熱關後得之多爲冷關中得之陰陽結或冷或熱不定當以餘證參之

濡　按之似無舉之全無力

註 形與緩濇遲脈雖稍殊其爲冷證皆一也

弱 極輭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

註 弱爲虛寸口弱陽氣虛汗自出關弱無胃氣胃中有熱脈弱爲虛熱病作不可大攻熱去寒起尺中弱氣少發熱也

問結脈促脈代脈

結者陰也陰盛則結脈來緩時一止復來曰結主胃滿煩躁促者陽也陽盛則促脈來數時一止復來曰促主積聚氣痞憂思所成大抵結促之脈雖時一止爲病脈非死脈也惟代脈者眞死矣往來緩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也代者死也仲景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註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胷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太陽病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崔紫虛四言舉要

脈訣

脈乃血派　氣血之先
其象法地　血之府也
資始於腎　資生於胃
榮者陰血　衛者陽氣
脈不自行　隨氣而至
氣如橐籥　血如波瀾
十二經中　皆有動脈
此經屬肺　上系吭嗌
一呼一吸　四至爲息
一呼一吸　脈行六寸
初持脈時　令仰其掌
關前爲陽　關後爲陰
心肝居左　肺脾居右
魂魄穀神　皆見寸口
左大順男　右大順女
關前一分　人命之主
神門決斷　兩在關後
男女脈同　惟尺則異
日夜八百　十丈爲準
掌後高骨　是謂關上
陽寸陰尺　先後推尋
腎與命門　居兩尺部
左主司官　右主司腑
本命扶命　男左女右
左爲人迎　右爲氣口
人無二脈　病死不愈
陽弱陰盛　反此病至

脈有七診　曰浮中沉
又有九候　舉按輕重
寸候胷上　關候腹下
左脈候左　右脈候右
浮爲心肺　沉爲腎肝
心脈之浮　浮大而散
肝脈之沉　沉而弦長
脾胃屬土　脈宜和緩
春弦夏洪　秋毛冬石

上下左右　消息求尋
三部浮沉　各候五動
尺候於臍　下至踝踝
病隨所在　不病者否
脾胃中州　浮沉之間
肺脈之浮　浮濇而短
腎脈之沉　沉實而濡
命爲相火　左寸同斷
四季和緩　是謂平脈

太過實强　病生於外
春得秋脈　死在金日
四時百病　胃氣爲本
調停自氣　呼吸定息
三至爲遲　遲則爲冷
轉遲轉冷　轉數轉熱
浮沉遲數　辯內外因
天有陰陽　風雨晦暝
外因之浮　則爲表證

不及虛微　病生於內
五臟准此　推之不失
脈貴有神　不可不審
四至五至　平和之則
六至爲數　數卽熱證
遲數旣明　浮沉當別
外因於天　內因於人
人喜怒憂　思悲恐驚
沉裏遲陰　數則陽盛

內因之浮　虛風所爲　沉氣遲冷　數熱何疑
浮數表熱　沉數裏熱　浮遲表虛　沉遲冷結
表裏陰陽　風氣冷熱　辯內外因　脈證參別
脈理浩繁　總括於四　既得提綱　引申觸類
浮脈法天　輕手可得　汎汎在上　如水漂木
有力洪大　來盛去悠　無力虛大　遲而且柔
虛甚則散　渙漫不收　有邊無中　其名曰芤
浮小爲濡　綿浮水面　濡甚則微　不任尋按
沉脈法地　近於筋骨　深深在下　沉極爲伏
有力爲牢　實大弦長　牢甚則實　幅幅而强
無力爲弱　柔小如綿　弱甚則細　如蛛絲然
遲脈屬陰　一息三至　小駛於遲　緩不及四
二損一敗　病不可治　兩息奪精　脈已無氣
浮大虛散　或見芤革　浮小濡微　沉小細弱
遲細爲濇　往來極難　易散一止　止而復還
結則來緩　止而復來　代則來緩　止不能回
數脈屬陽　六至一息　七疾八極　九至爲脫
浮大者洪　沉大牢實　往來流利　是謂之滑

有力爲緊　彈如轉索
數見關中　動脈可候
長則氣治　過於本位
短則氣病　不能滿部
一脈一形　各有主病
浮脈主表　裏必不足
浮遲風虛　浮數風熱
浮虛傷暑　浮芤失血
浮濡陰虛　浮散虛勞
浮弦痰飲　浮滑痰熱
數見寸口　有止爲促
厥厥動搖　狀如小豆
長而端直　弦脈應指
不見於關　惟尺寸候
數脈相兼　則見諸證
浮緊風寒　浮緩風濕
浮洪虛火　浮微勞極

沉脈主裏　主寒主積
沉遲虛寒　沉數熱伏
沉牢痼冷　沉實熱極
沉弦飲痛　沉滑宿食
遲脈主臟　陽氣伏潛
數脈主腑　主吐主狂
滑脈主痰　或傷於食
濇脈少血　或中寒濕
弦脈主飲　病屬膽肝
有力痰食　無力氣鬱
沉緊冷痛　沉緩水蓄
沉弱陰虛　沉細痹濕
沉伏吐利　陰毒聚積
有力爲痛　無力虛寒
有力爲熱　無力爲瘡
下爲蓄血　上爲吐逆
反胃結腸　自汗厥逆
弦數多熱　弦遲多寒

浮弦支飲　沉弦懸痛　陽弦頭痛　陰弦腹痛
緊脈主寒　又主諸痛　浮緊表寒　沉緊裏痛
長脈氣平　短脈氣病　細則氣少　大則病進
浮長風癇　沉短宿食　血虛脈虛　氣實脈實
洪脈爲熱　其陰則虛　細脈爲濕　其血則虛
緩大者風　緩細者濕　緩濇血少　緩滑內熱
濡小陰虛　弱小陽竭　陽竭惡寒　陰虛發熱
陽微惡寒　陰微發熱　男微虛損　女微瀉血
陽動汗出　陰動發熱　爲痛與驚　崩中失血

虛寒相搏　其名爲革　男子失精　女子失血
陽盛則促　肺癰陽毒　陰盛則結　疝瘕積鬱
代則氣衰　或泄膿血　傷寒心悸　女胎三月
脈之主病　有宜不宜　陰陽順逆　凶吉可推
中風浮緩　急實則忌　浮滑中痰　沉遲中氣
尸厥沉滑　卒不知人　入臟身冷　入腑身溫
風傷於衛　浮緩有汗　寒傷於營　浮緊無汗
暑傷於氣　脈虛身熱　濕傷於血　脈緩細濇
傷寒熱病　脈喜浮洪　沉微濇小　證反必凶

汗後脈靜　身涼則安　汗後脈躁　熱甚必難
陽病見陰　病必危殆　陰病見陽　雖困無害
上不至關　陰氣已絕　下不至關　陽氣已竭
代脈止歇　臟絕傾危　氣口急滑　下手脈沉
飲食內傷　氣口急滑　勞倦內傷　脾脈大弱
欲知是氣　下手脈沉　沉極則伏　濇弱久深
六鬱多沉　滑痰緊食　氣濇血乾　數火細濕
滑主多痰　弦主留飲　熱則滑數　寒則弦緊
浮滑兼風　沉滑兼氣　食傷短疾　濕留濡細
瘧脈自弦　弦數者熱　弦遲者寒　代散者折
洩瀉下痢　沉小滑弱　實大浮洪　發熱則惡
嘔吐反胃　沉滑者昌　弦數緊濇　結腸者亡
霍亂之候　脈代勿訝　聚肺關胃　是則可怕
欬嗽多浮　浮滑者順　厥逆遲微　浮濡易治
喘急息肩　沉濇肢寒　散脈逆證　無根者危
病熱有火　洪數可醫　沉微無火　必殞其軀
骨蒸發熱　脈數而虛　熱而濇小　土散雙弦
勞極諸虛　浮奧微弱　火炎急數　火炎急數

諸病失血　脈必見芤
瘀血內蓄　却宜牢大
遺精白濁　微濇而弱
三消之脈　浮大者生
小便淋閟　鼻頭色黃
大便燥結　須分氣血
癲乃重陰　狂乃重陽
痼脈宜虛　實急者惡
喉痹之脈　數熱遲寒

諸風眩運　有火者痰
頭痛多絃　浮風緊寒
氣虛絃耎　血虛微濇
心腹之痛　其類有九
疝氣絃急　積聚在裏
腰痛之脈　多沉而絃
絃滑痰飲　濡細腎著
脚氣有四　遲寒數熱
痿病肺虛　脈多微緩

左濇死血　右大虛看
熱洪濕細　緩滑厥痰
眞痛短濇　腎厥絃堅
細遲從吉　浮大延久
大乃腰虛　沉實閉肭
浮滑者風　濡細者濕
或濇或緊　或細或濡

風寒濕氣　合而爲痹
五疸實熱　脈必洪數
脈得諸沉　責其有水
沉數爲陽　沉遲爲陰
脹滿脈絃　土制於木
浮爲虛滿　緊則中實
五臟爲積　六腑爲聚
中惡腹脹　緊細者生
癰疽浮散　惡寒發熱
浮澁而緊　三脈乃備
澁微屬虛　切忌發渴
浮氣與風　沉石或裏
浮大出厄　虛小可驚
濕熱數洪　陰寒遲熱
浮大可治　虛小危極
實强者生　沉細者死
脈若浮大　邪氣已深
若有痛處　癰疽所發
脈數發熱　而痛者陽
未潰癰疽　不怕洪大
肺癰已成　寸數而實
肺癰色白　脈宜短澁
腸癰實熱　滑數可知
微澁而緊　未膿當下
婦人之脈　以血爲本
少陰動甚　謂之有子
滑疾不散　胎必三月
不數不熱　不疼陰瘡
已潰癰疽　洪大可怕
肺痿之形　數而無力
不宜浮大　唾糊嘔血
數而不熱　關脈乳虛
緊數膿成　切不可下
血旺易治　氣旺難孕
尺脈滑利　妊娠可喜
但疾不散　五月可別

左疾爲男　右疾爲女
欲產之脈　其至離經
新產之脈　緩滑爲吉
小兒之脈　七至爲平
奇經八脈　其診又別
牢則爲衝　緊則任脈
尺左右彈　陰蹻可別
尺外斜上　至寸陰維
督脈爲病　脊強癲癎

女腹如箕　男腹如斧
水下乃產　未下勿驚
實大絃牢　有證則逆
更察色證　與虎口文
直上直下　浮則爲督
寸左右彈　陽蹻可決
關左右彈　帶脈當訣
尺內斜上　至寸陽維
任脈爲病　七疝瘕堅

衝脈爲病　逆氣裏急
陽微寒熱　目眩僵仆
陽蹻爲病　陽緩陰急
癲癎痿瘛　寒熱恍惚
平人無脈　移於外絡
病脈既明　吉凶當列
肝絕之脈　循刀責責
脾則雀啄　如屋之漏
肺絕如毛　無根蕭索

帶主帶下　臍痛精失
陰維心痛　胃脘刺築
陰蹻爲病　陰緩陽急
八脈脈證　各有所屬
兄位弟乘　陽谿列缺
經脈之外　又有眞脈
心絕之脈　轉豆躁疾
如水之流　如盂之覆
麻子動搖　浮波之合

腎脈將絕　至如省客　來如彈石　去如解索
命脈將絕　鰕游魚翔　至如涌泉　絕在脖胦
眞脈既形　胃已無氣　參察色證　斷之以臆

儲泳祛疑說

辯脈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繫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臟之腑以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謬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子婦人形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上陰

氣則自上而下陽主施與陰主翕受而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與女人略不少異耶況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寸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

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右手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

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渺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褚澄尚主爲宋駙馬都尉察脈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祕經此其一也

陳無擇三因方

二十四脈主病

浮脈　浮爲在表爲風爲氣爲熱爲痛爲嘔爲脹爲疥爲喘爲厥爲滿不食浮大爲鼻塞浮緩爲不仁浮大長爲風眩癲疾浮滑疾爲宿食浮大而濇爲宿食滯氣浮短爲肺傷諸氣浮滑爲飲爲走刺浮細而滑爲傷飲浮滑疾緊爲百合病浮數爲大便堅小便數浮緊爲淋爲癰閉

芤脈　寸芤爲吐血微芤爲衄血關芤爲便血爲腸癰尺芤爲下焦虛小便血出

滑脈　滑爲吐爲滿爲熱爲伏痰爲宿食爲蓄血爲經閉爲欬爲血氣俱實滑而浮散爲癰瘍滑數爲結

熱滑實爲胃熱滑利爲妊娠滑而大小不勻必吐爲病進爲泄利滑而浮大小腹痛弱則陰中痛小便亦然又滑爲鬼疰

實脈　實爲熱爲嘔爲痛爲氣塞爲喘欬爲大便不禁實緊爲陰不勝陽爲胃熱爲腰痛

弦脈　弦爲寒爲痛爲飲爲瘧爲水氣爲中虛爲厥逆爲拘急爲寒癖弦緊爲惡寒爲疝瘕爲癖弦而鉤爲脅下刺痛弦長爲積隨左右上下爲瘀血

緊脈　緊爲寒爲痛爲欬爲喘爲滿浮緊爲肺有水緊滑爲蛔動急爲遁尸緊數爲寒熱又爲宿食爲吐逆

洪脈　洪爲脹爲滿爲痛爲熱爲煩洪實爲癲洪緊爲癰疽爲喘急亦爲脹浮洪爲陽邪大爲祟

數脈　數爲熱爲虛爲吐爲痛爲煩渴爲煩滿

促脈主病　無文

註　其促有五一曰氣二曰血三曰飲四曰食五曰痰但臟熱則脈促以氣血痰飲留滯不行則止促非惡脈也

散脈　無文

註　六腑氣絕於內則手足寒上氣五臟氣絕於內則下利不禁甚者不仁其脈皆散散則不聚病亦危矣

革脈　革爲滿爲急爲虛寒相搏婦人爲半產漏下

註　革者急也固結不移之狀三部應之皆危脈也

微脈　微爲虛爲弱爲劒爲嘔爲泄爲亡汗爲拘急

微弱爲少氣爲中寒

沉脈　沉爲在裏爲實爲水爲寒爲喘爲癥瘕痠沉弱爲寒熱沉細爲少氣臂不能舉沉滑爲風水爲下重沉緊爲上熱下冷沉重而直前絕者爲瘀血沉重不至寸細絕者爲遁尸沉中散者爲寒食成癥沉重不能舉沉滑爲風水爲下重緊爲懸飲沉遲爲痼冷沉重爲傷暑發熱

緩脈　緩爲在下爲風爲寒爲弱爲痹爲疼爲不仁爲氣不足爲眩暈緩而滑爲熱中緩而遲虛寒相搏食冷則咽痛

澁脈　澁爲少血爲亡汗熱氣不足爲逆冷爲下痢爲心痛澁而緊爲痹爲寒濕

黃疸圖小便赤黃大便色黑
黃疸自汗發熱小便不利大便色黑
黃疸目赤發熱小便不利大便色黑
黃疸胸脇滿悶
黃疸黑睛如煙
黃疸黑睛如煤
黃疸黑睛如墨
黃疸黑睛如漆
黃疸黑睛如膠
黃疸黑睛如油
黃疸黑睛如醋
黃疸黑睛如醬
黃疸黑睛如血
黃疸黑睛如火
黃疸黑睛如金
黃疸黑睛如銅
黃疸黑睛如鐵
黃疸黑睛如石
黃疸黑睛如土
黃疸黑睛如木
黃疸黑睛如竹
黃疸黑睛如草
黃疸黑睛如菜
黃疸黑睛如瓜
黃疸黑睛如果
黃疸黑睛如花
黃疸黑睛如葉
黃疸黑睛如根
黃疸黑睛如蟲
黃疸黑睛如魚
黃疸黑睛如鳥
黃疸黑睛如獸
黃疸黑睛如人
黃疸黑睛如神

黃疸黑睛如鬼
黃疸黑睛如賊
黃疸黑睛如官
黃疸黑睛如吏
黃疸黑睛如兵
黃疸黑睛如將
黃疸黑睛如帥
黃疸黑睛如王
黃疸黑睛如帝
黃疸黑睛如天
黃疸黑睛如日
黃疸黑睛如月
黃疸黑睛如星
黃疸黑睛如雲
黃疸黑睛如雨
黃疸黑睛如風
黃疸黑睛如雷
黃疸黑睛如電
黃疸黑睛如虹
黃疸黑睛如霜
黃疸黑睛如雪
黃疸黑睛如冰
黃疸黑睛如水
黃疸黑睛如火
黃疸黑睛如山
黃疸黑睛如川
黃疸黑睛如谷
黃疸黑睛如陵
黃疸黑睛如原
黃疸黑睛如野
黃疸黑睛如城
黃疸黑睛如郭
黃疸黑睛如室
黃疸黑睛如家
黃疸黑睛如道
黃疸黑睛如路
黃疸黑睛如門
黃疸黑睛如戶
黃疸黑睛如窗
黃疸黑睛如牆
黃疸黑睛如壁
黃疸黑睛如柱
黃疸黑睛如梁
黃疸黑睛如屋
黃疸黑睛如天
黃疸黑睛如地
黃疸黑睛如人
黃疸黑睛如神

大道之渾淪莫知其源然至道無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明嘗試原之脈者何也非氣非血動而不息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經曰脈者血之府也自素問而下迄於今經所不載無傳記而莫聞其名焉然而元機奧妙聖意幽微雖英俊明哲之士非輕易可得而悟也夫脈者果何物乎脈有三名一曰命之本二曰氣之神三曰形之道經所謂天和者是也至於折一支瞽二目亦不爲害生而脈不可須臾失失則絕命害生矣經曰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此言正脈乃天眞生化之元氣也巡於春夏秋冬木火水金之位生長收藏參和相應故稟二儀而生不離於氣故於脈有生死之驗經曰脈者血之府也如世之京都州縣有公府廨署也國因置府所以禁小人爲非道也公府不立則善者無以伸其枉惡者無以罰其罪邪正混同賢愚雜處而亂之根也經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既陰陽爲神明之府脈爲血之府而明可見焉血之無脈不

得循其經絡部分週流於身旁洴奔迫或散或聚氣之無脈不能行其筋骨賦臟腑上下或暴或蹶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盛則物壯氣弱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氣正則物和氣亂則物病皆隨氣之盛衰而爲變化也脉字者從肉從永從辰從血四肢百體得此眞元之氣血肉筋骨爪髮榮茂可以依憑而能生長也長久永固故從肉從永者是也從辰從血者巡巡之如水分流而布遍週身無有不通也釋名曰脈脈幕也如幔幕之遮覆幕絡一體之形導太乙眞元之氣非濟非沉不爲血而流停乃沖和自然之氣也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所以然者爲元氣動而不息巡於四方木火水金之位溫涼寒暑之化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日月更出四序迭遷脈不爲息故人有身形之後五臟既生身中元氣卽生焉故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此四時之氣也而脈者乃在其中矣道經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脈之謂也又云挺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又曰吾不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斯立脈之名之本意也故道者萬物之奧脈者百骸之靈奧靈之妙其道乃同元氣者無器不有無所不至血因此而行氣因此而生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而不匱者皆由於脈也分而言之曰氣曰血曰脈統而言之惟脈運行血氣而已故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陰陽別論曰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此陽者言脈也胃者土也脈乃天眞造化之氣也若土無氣則何以生長收藏若氣無土何以養化萬物是無生滅也以平人之氣常稟於胃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陰陽交會胃和脈行人稟天地之平但鉤而無胃曰死長夏微弦曰平但弦而無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但毛而無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但石而無胃曰死陰者眞臟也見則爲敗敗則必死五臟爲陰肝脈至中而無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

按琴弦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仁累累然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皮膚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夫如此脈者皆爲臟脈獨見而無胃脈五臟皆至懸絕而死故經曰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故人性候躁急懁促遲緩奥弱長短大小皮堅肉厚各隨其狀而脈應之常以一息四至爲準者言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五者胃兼主四旁在呼吸之間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如天之春秋二分陰陽兩停晝夜各得五十度自此添一遭則熱減一遭則寒脈之妙道從此可知矣或如雀啄或如屋漏或如水溜或如湧泉或如頹土或如偃刀或如轉索或如遊魚或如燃薪或如丸泥或如絲縷假使千變萬化若失常者乃眞元之氣離絕五臟六腑不相管轄如喪家之狗元氣散失而命絕矣經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陽化氣陰成形此言一氣判而清濁分也元氣者天地之本天和者血氣之根華佗云脈者謂血氣之先也孔子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脈亦如之經又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

皆通乎天氣也通天者謂通元氣天眞也然形體者
假天地之氣而生故奉生之道通計於天稟受陰陽
而爲根本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氣不絕眞靈內屬
動靜變化悉與天通易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故天地之體得易而後生天地之化得易而後成
故陽用事則春生夏長陰用事則秋收冬藏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始而終之終而復始天地之化也
而易也默然於其間而使其四序各因時而成功至
於寒不凌暑暑不奪寒無愆陽伏陰之變而不至於
大肅大溫故萬物各得其沖和之氣然後不爲過而
皆中節也道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百
姓日用而不知斯脈之道也故脈不得獨浮沉獨大
小獨盛衰獨陰陽須沉中有浮浮中有沉大中有小
小中有大盛中有衰衰中有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充塞一身之中盈溢百骸之內無經絡不有無氣血
不至養筋骨毛髮堅壯膩澤非心非腎非肝非脾五
臟之盛眞氣固密不爲邪傷若憂愁思慮饑飽勞逸
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眞氣耗亂氣血分離爲病之本

噫夫萬物之中五常皆備審脈之道而何獨無五常耶夫仁固衞一身充盈五臟四肢百骸皆得榮養乃沖和之氣獨眞臟脈見則死矣生則不見死則獨見好生惡死此仁之謂也分布軀體和調氣血貴之在頭目耳鼻賤之在蹠臀陰篡不得上而有不得下而無無所不施無所不至此義之謂也長人脈長短人脈短肥人脈沉瘦人脈浮大人脈壯小人脈弱若長人短短人長肥人浮瘦人沉大人弱小人壯夫如此者皆不中理而爲病此禮之謂也見在寸則上病見在關則中病見在尺則下病五臟有疾各有部分而脈出見不爲潛藏伏匿一一得察有餘不足而愈其病此智之謂也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太陽之至其脈沉太陰之至其脈大而長少陰之至其脈浮陽明之至其脈濇而短少陽之至其脈鉤厥陰之至其脈弦四序不失其期六氣爲常準者此信之謂也非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學貫天人旁通物理者未能達於此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藝術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九十九卷目錄

醫部彙考七十九

脉法九

滑壽診家樞要脉之經常　左右手配臟腑部位　呼吸浮沈定五臟脉　指下輕重以定五臟脉　三部九候所主　持脉貴有神　脉陰陽類成

陶九成輟耕錄論脉

李杲十書辨脉　論榮衛色脉參應之法　持手訣消息法　三部所主臟腑病

論　相合脈經　虛實　問兩手寸關弦疾脾
弱火勝木旺土虧金爍當作何治　脈當有神
　察色脈以定吉凶　大則病進　辨脈浮所
主病不同　三部脈治宜

朱震亨心法　脈省天地　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診脈雜說　濇弦脈

格致餘論　脈大必病進論　左大順男右大順
女論

齊德之外科精義　論脈證名狀二十六種　論
脈所主雜病法訣　三部脈所主證候　論三部
　十怪脈

危亦林得効方

藝術典第九十九卷
醫部彙考七十九
脈法九

元滑壽診家樞要

脈之經常

脈者氣血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氣血熱則脈數氣血寒則脈遲氣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治又長人脈長短人脈短性急人脈急性緩人脈緩左大順男右大順女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

常盛此皆其常也反之者逆

左右手配藏腑部位

左寸心小腸脈所出左關肝膽脈所出左尺腎膀胱脈所出命門與腎脈通

右寸肺大腸脈所出右關脾胃脈所出右尺三焦心包絡脈所出

五藏平脈

心脈浮大而散肺脈浮濇而短肝脈弦而長脾脈緩而大腎脈沈而輭滑

心合血脈心脈循血脈而行持脈指法如六菽之重按至血脈而得者爲浮稍加力脈道闊輭者爲浮稍稍加力脈道粗者爲大又稍加力脈道闊輭者爲散

肺合皮毛肺脈循皮毛而行持脈指法如三菽之重按至皮毛而得者爲浮稍稍加力脈道不利爲濇又稍加力不及本位曰短

肝合筋肝脈循筋而行持脈指法如十二菽之重按至筋而脈道如箏弦相似稍加力脈道迫迫者爲長

脾合肌肉脾脈循肌肉而行持脈指法如九菽之重

按至肌肉如微風輕颭柳梢之狀爲緩次稍加力脈
道敦實者爲大
腎合骨腎脈循骨而行持脈指法按至骨上而得者
爲沈次重以按之脈道無力者爲軟舉指來疾流行
者爲滑
註 凡此五臟之平脈要須平素察之久久成熟一
遇病脈自然可曉經曰先識經脈而後識病脈此
之謂也
四時平脈
春弦夏洪秋毛冬石長夏四季脈遲緩
呼吸浮沈定五臟脈
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其脈
在中心肺俱浮浮而大散者心浮而短濇者肺腎肝
俱沈牢而長者肝濡而來實者腎脾爲中州其脈在
中
指下輕重以定五臟
即前所謂三菽六菽之重也
三部九候所主

寸爲陽爲上部主頭項以下至心胷之分也關爲陰陽之中爲中部主臍腹肚脅之中也尺爲陰爲下部主腰足脛股之分凡此三部之中每部又各有浮中沈三候三而三之爲九候也浮主皮膚候表及腑中主肌肉以候胃氣沈至筋骨候裏及臟也

持脉

凡診脉之道先須調平自己氣息男左女右先以中指定得關位却齊下前後二指初輕按以消息之次中按以消息之次重按以消息之然後自寸關至尺逐部尋究一呼一吸之間要以脉行四至爲率閏以太息脉五至爲平脉也其有太過不及則爲病脉看在何部各以其部斷之

凡診脉須要先識時脉胃脉與臟腑平脉然後及於病脉時脉謂春三月俱帶弦夏三月俱帶洪秋三月俱帶浮冬三月俱帶沈胃脉謂中按得之脉和緩臟腑平脉已見前章凡人腑臟脉既平胃脉和又應時脉乃無病者也反此爲病

凡診脉之際人臂長則疎下指臂短則密下指三部

之內大小浮沈遲數同等尺寸陰陽高下相符男女左右強弱相應四時之脈不相戾命曰平人其或一部之內獨大獨小偏遲偏疾左右強弱之相反四時男女之相背皆病脈也凡病之見在上曰上病在下曰下病左曰左病右曰右病左脈不和爲病在表爲陽主四肢右脈不和爲病在裏爲陰主腹臟以次推之

凡取脈之道理各不同脈之形狀又各非一凡脈之來必不單至必曰浮而弦浮而數沈而緊沈而細之類將何以別之大抵提綱之要不出浮沈遲數滑澁之六脈也浮沈之脈輕手重手而取之也遲數之脈以己之呼吸而取之也滑澁之脈則察夫往來之形也浮爲陽輕手而得之也而芤洪散大長濡弦皆輕手而得之之類也沈爲陰重手而得之也而伏石短細牢實皆重手而得之之類也遲者一息脈二至而緩結微弱皆遲之類也或曰滑類乎數澁類乎遲何也然脈雖似而理則殊也彼遲數之脈以呼吸察其至數之疎數此滑澁之脈則以往來密察其形狀也

數爲熱遲爲寒滑爲血多氣少澁爲氣多血少所謂提綱不出乎六字者蓋以其足以統夫表裏陰陽冷熱虛實風寒濕燥臟腑氣血也浮爲陽爲表診爲風爲虛沈爲陰爲裏診爲濕爲實遲爲在臟爲寒爲冷數爲在腑爲熱爲燥滑爲血有餘澁爲氣獨滯也人一身之變不越乎此能於是六脉之中以求之則疢疾在人者莫能逃焉

持脉之要有三曰舉曰按曰尋輕手循之曰舉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尋初持脉輕手候之脉見皮膚之間者陽也腑也亦心肺之應也重手得之脉附於肉下者陰也臟也亦肝腎之應也不輕不重中而取之其脉應於血肉之間者陰陽相適沖和之應脾胃之候也若浮中沈之不見則委曲而求之若隱若見則陰陽伏匿之脉也三部皆然

察脉須識上下去來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則陰陽虛實不別也上者爲陽來者爲陽至者爲陽下者爲陰去者爲陰止者爲陰也上者自尺部上於寸口陽生於陰也下者自寸口下於尺部陰生於陽也來者

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也應曰至息曰止也

明脈須辨表裏虛實四字表陽也腑也凡六淫之邪襲於經絡而未入於胃腑及臟者皆屬於表也裏陰也臟也凡七情之氣鬱於心腹之內不能越散飲食五味之傷流於腑臟之間不能通泄皆屬於裏也虛者元氣之自虛精神耗散氣力衰竭也實者邪氣之實由正氣本虛邪得乘之非元氣之自實也故虛者補其正氣實者瀉其邪氣經曰所謂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大法也

凡脈之至在筋肉之上出於皮膚之間者陽也腑也行於肌肉之下者陰也臟也若短小而見於皮膚之間者陰乘陽也洪大而見於肌肉之下者陽乘陰也寸尺皆然

脈貴有神

不病之脈不求其神而神無不在也有病之脈則當求其神之有無謂如六數七極熱也脈中此中字浮中沈之中

有力（言有胃氣）即有神矣為泄其熱三遲二敗寒也脉中有力即有神矣為去其寒若數極遲敗中不復有力為無神也將何所恃耶苟不知此而遽泄之去之神將何以依而主耶故經曰脉者氣血之先氣血者人之神也善夫

脉陰陽類成

浮不沈也按之不足舉有餘滿指浮上曰浮為風虛動之候為脹為風為痞為滿不食為表熱為喘浮大傷風鼻塞浮滑疾為宿食浮滑為飲左寸浮主傷風發熱頭疼目眩及風痰浮而虛遲心氣不足心神不安浮散心氣耗虛煩浮而洪數心經熱關浮腹脹大胷脅脹滿尺浮膀胱風熱小便赤澁浮大而芤男子小便血婦人崩帶浮而遲冷疝臍下痛右寸浮肺感風寒欬喘清涕自汗體倦浮而洪肺熱而欬浮而遲肺寒喘嗽關浮脾虛中滿不食浮大而澁為宿食浮而遲脾胃虛尺浮風邪客下焦大便祕浮而虛元氣不足浮而數下焦風熱大便祕

沈不浮也輕手不見重手乃得爲陰逆陽鬱之候爲實爲寒爲氣爲水爲停飲爲癥瘕爲脅脹爲厥逆爲洞泄沈細爲少氣沈遲爲痼冷沈滑爲宿食沈伏爲霍亂沈而數內熱沈而遲內寒沈而弦心腹冷痛左寸沈心內寒邪爲痛胃中寒飲脅痛關沈伏寒在經兩脅刺痛沈弦疰癖內痛尺沈腎臟感寒腰背冷痛小便濁而頻男爲精冷女爲血結沈而細脛痠陰癢溺有餘瀝右寸沈肺冷寒痰停蓄虛喘少氣沈而緊滑欬嗽沈細而滑骨蒸寒熱皮毛焦乾關沈胃中寒積中滿吞酸沉緊懸飲尺沉病水腰脚疼沉細下利又爲小便滑膿下冷痛

遲不及也以至數言之呼吸之間脈僅三至減於平脈一至也爲陰盛陽虧之候爲寒爲不足浮而遲表有寒沉而遲裏有寒居寸爲氣不足居尺爲血不足氣寒則縮血寒則凝也左寸遲心上寒精神多慘關遲筋寒急手足冷脅下痛尺遲腎虛便濁女人不月右寸遲肺感寒冷痰氣短關遲中焦寒及脾胃傷冷物不食沉遲爲積尺遲爲臟寒泄瀉少腹冷痛腰脚重

數太過也一息六至平脈兩至也爲煩滿上爲頭疼上熱中爲脾熱口臭胃煩嘔逆右爲痺熱目赤左下爲小便黃赤大便祕澁浮數表有熱沉數裏有熱虛不實也散大而軟舉按豁然不能自固氣血俱虛之診爲暑爲虛煩多汗爲恍惚多驚爲小兒驚風實不虛也按舉不絕幅幅而長動而有力不疾不遲爲三焦氣滿之候爲嘔爲痛爲氣塞爲食積爲氣聚爲利爲伏陽在內左寸實心中積熱口舌瘡咽痛實大頭面熱風煩躁體疼面赤關實腹脅痛滿實而浮大肝盛目暗赤痛尺實少腹痛小便澁實而滑淋瀝莖痛溺赤實大膀胱熱溺難實而緊腰痛右寸實胃中熱痰嗽煩滿實而浮肺熱咽燥痛喘欬氣壅關實伏陽蒸內脾虛食少胃氣滯實而浮脾熱消中善饑口乾勞倦尺實臍下痛便難或時下痢

洪大而實也舉按有餘來至大而去且長騰上滿指爲榮絡大熱血氣燔灼之候爲表裏皆熱爲煩爲咽乾爲大小便不通左寸洪心經積熱眼赤口瘡頭痛內煩關洪肝熱及身痛四肢浮熱尺洪膀胱熱小便

赤澀右寸洪肺熱毛焦唾粘咽乾洪而緊喘急關洪胃熱反胃嘔吐口乾洪而緊爲脹尺洪腹滿大便難或下血

微不顯也依稀輕細若有若無爲血氣俱虛之候爲虛弱爲泄爲虛汗爲崩漏敗血不止爲少氣浮而微者陽不足必身惡寒沈而微者陰不足主臟寒下利左寸微心虛憂惕榮血不足關微四肢惡寒拘急尺微敗血不止男爲傷精尿血女爲崩帶右寸微上焦寒痞冷痰不化中寒少氣關微胃寒氣脹食不化脾虛噫氣心腹冷痛尺微臟寒泄瀉臍下冷痛

弦按之不移舉之應手端直如絲弦爲血氣收斂爲陽中伏陰或經絡間爲寒所入爲痛爲瘧爲拘急爲寒熱爲血虛盜汗爲寒凝氣結爲冷痹爲疝爲飲爲勞倦弦數爲勞瘧雙弦脅急痛弦長爲積左寸弦頭疼心惕勞傷盜汗乏力關弦脅肋痛痃癖弦緊爲疝瘕瘀血弦小寒癖尺弦少腹痛弦滑腰腳痛右寸弦肺受寒欬嗽胷中有寒痰關弦脾胃傷冷宿食不化心腹冷痛又爲飲尺弦臍下急痛不安下焦停水

緩不逮也往來迂緩呼吸徐徐以氣血向衰故脉體
爲之徐緩爾爲風爲虛爲痹爲弱爲痛在上爲項强
在下爲脚弱浮緩爲風沈緩血氣虛左寸緩心氣不
足怔忡多忘亦主項背急痛關緩風虛眩暈腹脅氣
結尺緩腎虛冷小便數女人月事多右寸緩肺氣浮
言語氣短關緩胃弱氣虛浮緩脾氣虛弱不沈不浮
從容和緩乃脾家本脉也尺緩下寒脚弱風氣祕滯
浮緩腸風泄瀉沈緩小腹感冷
滑不澁也往來流利如珠走盤不進不退爲血實氣

壅之候蓋血不勝於氣也爲嘔吐爲痰逆爲宿食爲
經閉滑而不斷經不閉其斷者經閉上爲吐逆下爲
氣結滑數爲結熱左寸滑心熱滑而實大心驚舌强
關滑汗熱頭目爲患尺滑小便淋瀝尿赤莖中痛右
寸滑痰飲嘔逆滑而實肺熱毛髮焦膈壅咽乾痰嗽
頭目昏涕唾粘關滑脾熱口臭及宿食不化吐逆滑
實胃熱尺滑因相火炎而引飲多臍冷腹鳴或時下
利婦人主血實氣壅月事不通若和滑爲孕
澁不滑也虛細而遲往來極難參伍不調如雨沾沙

如輕刀刮竹然爲氣多血少之候爲少血爲亡汗爲
血痹痛爲傷精女人有孕爲胎痛無孕爲敗血病左
寸澁心神虛耗不安及冷氣心痛關澁肝虛血散肋
脹脅滿身痛尺澁男子傷精及疝女人月事虛敗若
有孕主胎漏右寸澁榮衛不和上焦冷痞氣短臂痛
關澁脾弱不食胃冷而嘔尺澁大便濇津液不足小
腹寒足脛逆冷

長不短也指下有餘而過於本位氣血皆有餘也爲
陽毒內蘊三焦煩鬱爲壯熱

短不長也兩頭無中間有不及本位氣不足以前導
其血也爲陰中伏陽爲三焦氣壅爲宿食不消

大不小也浮取之若洪而浮沈取之大而無力爲血
虛氣不能相入也經云大則病進

小不大也浮沈取之悉皆損小在陽爲陽不足在陰
爲陰不足前大後小則頭疼目眩前小後大則胃滿

短氣

緊有力而不緩也其來勁急按之長舉之若牽繩轉
索之狀爲邪風激搏伏於榮衛之間爲痛爲寒浮緊

爲傷寒身疼沈緊爲腹中有寒爲風癇左寸緊頭熱目痛項强緊而沈心中氣逆冷痛關緊心腹滿痛脅痛胁急緊而盛傷寒渾身痛緊而實疰癖尺緊腰脚臍下痛小便難右寸緊鼻塞腦鬱緊而沈滑肺實欬嗽關緊腹痛吐逆緊盛腹脹傷食尺緊下焦築痛

弱不盛也極沈細而軟快快不前按之欲絕未絕舉之即無由精氣不足故脈息痿弱而不振也爲元氣虧耗爲痿弱不前爲痼冷爲閉熱爲泄精爲虛汗老得之順壯得之逆左寸弱陽虛心悸自汗關弱筋痿無力婦人主產後客風面腫尺弱小便數腎虛耳聾骨肉酸痛右寸弱身冷多寒胷中短氣關弱脾胃虛食不化尺弱下焦冷痛大便滑

動其狀如大豆厥厥動搖尋之有舉之無不往不來不離其處多於關部見之動爲痛爲驚爲虛勞體痛爲崩脫爲泄痢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

伏不見也輕手取之絕不可見重取之附著於骨爲陰陽潛伏關膈閉塞之候爲精聚爲疫痾爲食不消爲霍亂爲水氣爲榮衛氣閉而厥逆關前得之爲陽

伏關後得之爲陰伏左寸伏心氣不足神不守常沈
鬱抑鬱關伏血冷腰脚痛及脊下有寒氣尺伏腎寒
精虛疝瘕寒痛右寸伏胷中氣滯寒痰冷積關伏中
脘積塊作痛及脾有停滯尺伏臍下冷痛下焦虛寒
腹中痼冷
促陽脉之極也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曰促陽獨盛
而陰不能相和也或怒氣逆上亦令脉促促爲氣涌
爲狂悶爲瘀血發狂又爲氣爲血爲飲爲食爲痰蓋
先以氣熱脉數五者或有一留滯其間則因之而爲
促非惡脉也雖然加卽死退卽生亦可畏哉
結陰脉之極也脉來緩時一止復來者曰結陰獨盛
而陽不能相入也爲癥結爲積聚爲七情所鬱浮結
爲寒邪滯經沈結爲積氣在內又爲氣爲血爲飲爲
食爲痰蓋先以氣寒脉緩而五者或一有留滯於其
間則因而爲結故張長沙謂結促皆病脉
芤浮大而軟尋之中空旁實旁有中無診在浮舉重
按之間爲失血之候大抵氣有餘血不足血不能統
氣故虛而大若芤之狀也左寸芤主心血妄行爲吐

爲衄關尺主脇間血氣痛或腹中瘀血亦爲吐血目暗尺尺小便血婦人月事爲病右寸尺胷中積血爲衄爲嘔關尺腸癰瘀血及嘔血不食尺尺大便血又云前大後細脫血也非尺而何

革沈伏實大如按鼓皮曰革氣血虛寒革易常度也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又爲中風寒濕之診

濡無力也虛軟無力應手散細如綿絮之浮水中輕手若來重手却去爲氣血俱不足之候爲少氣爲無血爲疲損爲自汗爲下冷爲痹左寸濡心虛易驚盜汗短氣關濡榮衛不和精神離散體虛少力尺濡男爲傷精女爲脫血小便數自汗多右寸濡發熱增寒氣之體虛關濡脾軟不化物胃虛不進食尺濡下元冷憊腸虛泄瀉

牢堅牢也沈而有力動而不移爲裏實表虛關中氣促爲勞傷瘵極大抵其脈近乎無胃氣者故諸家皆爲危殆之脈亦主骨間疼痛氣居於表

疾盛也快於數爲疾呼吸之間脈七至熱極之脈也

在陽猶可在陰爲逆
細微渺也指下尋之往來微細如線蓋血冷氣虛不
足以充故也爲元氣不足乏力無精內外俱冷痿弱
洞洩爲憂勞過度爲傷濕爲積爲痛在內及在下
代更代也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由是復止
尋之良久乃復強起爲代主形容羸瘦口不能言若
不因病而人羸瘦其脈代止是一臟無氣他臟代之
眞危亡之兆也若因病而氣血驟損以至元氣不續
或風家痛家脈見止代只爲病脈故傷寒家亦有心
悸而脈代者腹心痛亦有結澀止代不勻者勿以爲
凶蓋九痛之脈不可准也又娠或有脈代者此必
三月餘之胎也亦無慮焉
散不聚也有陽無陰按之滿指散而不聚來去不明
謾無根柢爲氣血耗散腑臟氣絕在病脈主虛陽不
斂又主心氣不足大抵非佳脈也

論脈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二陰足三陽三陰

陶九成輟耕錄

合爲十二經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間斷其脈
應於兩手三部焉夫脈者血也脈不自動氣實使之
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府說文云血理分
衰行體者從辰從血亦作衇通釋云五臟六腑之氣
血分流四體也釋名云脈幕也幕絡一體字從肉從
辰辰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辰取脈行之象
無求子云脈之字從肉從辰又作衇蓋脈以肉爲陽
衇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
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寒則脈遲血微則
脈弱血氣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爲七表八裏可謂
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
康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沈九難
專言遲數故用爲宗以統七表八裏而總萬病其說
以爲浮者爲表爲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
氣浮而無力爲乳有力爲洪又沈爲實沈者爲裏爲
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沈而極小爲微
至骨爲伏無力爲弱遲者爲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
力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駃爲緩短細爲濇無力爲

濡數者爲熱主陽外得之病也有力主熱無力主瘡數而極弦爲緊有力爲弦流利爲滑他若九道六極之殊三焦五臟之辨與夫持脉之道療病之方其間元妙具在四脉元文及西原脉訣等書世以爲祕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復眞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鍊師鍊師傳之張元白高士今往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李杲十書

辯脉

古人以脉上辯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脉大於氣口爲外傷氣口脉大於人迎爲內傷此辯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不節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脉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脉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脉也若外感風

邪則人迎脉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脉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脉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脉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脉急大而澁數時一代而澁也澁者肺之本脉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脉洪大而數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脉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脉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脉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脉沈而滑經云脉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辯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辯之

論榮衛色脉參應之法

夫天地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在人曰血與氣蓋血者榮也氣者衛也榮者榮於中衛者衛於外所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脉者血氣之先也血非脉則焉能榮

於中氣非脈則焉能衛於外二者相資而行內則通於五臟六腑十二經絡外則濡於九竅四肢百節毫毛晝夜循行如環無端以成其度會於寸口變見於脈故曰氣血者人之神也脈者氣血之神也所以治病之始五決爲紀蓋五決者五臟之色脈也脈應於內色應於外其色之於脈當相參應故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也凡爲醫先須調明色脈若於此不精雖聰慧辯博亦不足委也

論持手訣消息法

夫診候之法常以平旦爲紀陰氣未散陽氣未動飲食未進血氣未亂經脈未隆絡脈調勻故乃可診有疾之脈若遇倉卒病患不拘此論內經所謂持脈有道虛靜爲保但可澄神靜慮調息凝心視精明察五色聽音聲問所苦方始按寸尺別浮沈以此參照決死生之分矣復觀患人身形長短肥瘦老少男女性情緩急例各不同故曰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謂如室女尼冠脈當濡而弱嬰兒孺子之脈細而疾三四歲者呼吸之間脈當七八至爲平比夫常人

特不同耳大抵男子先診左手女子先診右手男子左脉大則順女子右脉大則順大凡診脉先以中指揣按掌後高骨骨下爲關得其關位然後齊下左右二指若臂長人疎排其指若臂短人密排其指三指停穩先診上指曰寸曰浮按消息之中按消息之重按消息之上竟消息之推而外之消息之下竟消息之推而內之消息之然後先關後尺消息之一類此若診得三部之中浮沈滑澁遲疾不調何病所主外觀形色內詳脉候參詳虛實許處治以忠告之不可輕言談笑亂說是非左右瞻望舉止忽略此庸醫也

三部所主臟腑病論

夫診候之道醫者之難精也若非燈下苦辛勤於記誦參師訪友晝夜不遑造次顚沛寤寐俯仰存心於此安能知神聖之妙哉古人曰按其脉知其疾命曰神以悟其探賾索隱之妙也又曰切其脉治其病謂之巧以明其指別之功也蓋三指相去毫釐之近主病若千里之遠觀夫指別之功世人固以爲難命曰神豈容易可至哉常考于經脉有三部寸關尺也從

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曰寸從寸上一分曰魚際從寸至尺曰尺澤寸後尺前爲關關前爲陽卽寸口也關後爲陰卽尺脉也陽出陰入以關爲界寸主上焦頭手皮毛關主中焦腹及腰尺主下焦小腹及足此三部所主大略也又有左右兩手三部謂之六脉也又有人迎氣口神門所主又各不同蓋左手關前曰人迎右手關前曰氣口兩關之後一分卽曰神門故脉法讚曰肝心出左肺脾出右腎與命門俱出尺部魂魄穀神皆見寸口所謂左手關前心之部也其經手少陰與手太陽爲表裏小腸合爲腑左手關上肝之部也其經足厥陰與足少陽爲表裏膽合爲腑左手關後腎之部也其經足少陰與足太陽爲表裏膀胱合爲腑右手關前肺之部也其經手太陰與手陽明爲表裏大腸合爲腑右手關上脾之部也其經足太陰與足陽明爲表裏胃合爲腑右手關後命門之部也其經手厥陰與手少陽爲表裏三焦合爲腑此謂六部所主臟腑十二經之義也又脉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脅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

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
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胷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
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胷喉中事也下
竟下者小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粗大者陰不足陽
有餘爲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顚疾來徐
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有
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
散者爲眴仆諸浮而數者皆在陽爲熱其有躁者在
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
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
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
熱無汗陰氣有餘爲汗多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身
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
而不內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者腰足清
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
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已上諸疾若非指明心了
烏可得其妙也又平人氣象論曰一呼脈再動一吸
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行五動閏以太息不大不小

不長不短不滑不澁不浮不沈不遲不數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平人之常氣也所以人常稟氣於胃故脉以胃氣爲本也之常氣稟乎胃胃氣者平人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脉道乃行又靈樞經云胃爲水穀之海也又曰脉應四時曰平信夫四時之脉皆以胃氣爲本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春之胃脉微弦曰平餘皆倣此逆四時則病矣若診婦人之脉妊身則愼勿亂投湯散其婦人之脉診得少陰脉動甚則有子也又曰陰搏陽別則有子又曰身汗而無脉者卽有妊也蓋重身者問其月事觀其體貌然後主治不可忽也又經曰察色按脉先別陰陽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治病者必求其本本於陰陽寒暑四時五臟之根也以脉言之則浮沈也以部言之則尺寸也故經云脉者陰陽之法以應五臟是謂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其脉在中也以浮沈論之則曰浮者陽也沈者陰也應在臟腑則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所以心肺俱浮也牢而長者肝也按之而大舉指來實者腎也所以肝

腎俱沈也遲緩而長者脾也脾爲中州所以脈在中
也仲景曰大浮數動滑皆陽也沈濇弱弦微皆陰也
陽者熱也陰者寒也所以寒則脈來沈而遲熱則脈
來浮而數故曰諸數爲熱諸遲爲寒無如此驗也脈
經曰諸浮爲風諸緊爲痛諸伏爲聚諸弦爲飲乳者
失血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濇則煩心大則病進浮爲
在表沈爲在裏遲爲在臟數爲在腑又形壯脈細少
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胷中多氣者斃形氣相
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此先
聖診脈之大法也故曰凡治病則察其形氣色澤治
之無後其時也所以形氣相得者生色澤以浮者病
易已脈從四時者可治脈弱以滑者是有胃氣此皆
易治也若形氣相失或色夭不澤及脈逆四時或脈
實益堅皆不可治經所謂必察四難而明告之又若
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脈實汗後脈躁此皆難治
也若瘡疽之人膿血大泄脈滑數者難治也凡瘦膿
多或如清泔脈滑大散寒熱發渴者治之無功也若
患肺瘡者欬嗽膿血脈見洪滑治之難痊矣大凡診

脉見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惡寒雖頭項拘急四肢煩痛或復戰慄渴甚者但有痛處欲發瘡腫也

相合脉經

脉之相合各有虛實不可作一體觀之假令洪弦相合洪客也弦主也子能令母實也弦洪相合弦客也洪主也母能令子虛也餘臟可以類推之至於手足之經亦相合假令傷寒脉浮緊而帶洪者卽手經丙也餘倣此假令侮所不勝者挾其勢也脉弦而入金之分非挾火之勢則不敢侵金之分

虛實

假令水在木之分是從後來從後來者爲虛邪雖在水爲虛邪則木本虛矣經曰母能令子虛

假令火在木之分是從前來從前來者爲實邪雖在火爲實邪則木本實矣經曰子能令母實

假令兩手脉中弦無表證乃東方實也是西方肺氣大不足也緣母虛所致也當大補其脾微補其肺大瀉其火微瀉其水雜證諸論云先調其氣次論諸疾況此乃本經不足之證也難經云東方實是西方虛

也又云欲泄其邪先補其虛此之謂也如是之證當以溫藥補脾以氣藥燥劑爲用如正氣已勝當以瀉火瀉風之藥淸高凉上勿令入胃中此爲全治益黃白朮半夏茯苓甘艸酒病得之加澤瀉手足陽明二經用益黃者燥濕而補其氣也實瀉黃也瀉火木瀉青之類羌活防風生地黃黃連等分黃芩倍之凡用補藥卽用各方之生數理中丸建中湯是也瀉卽用各方之成數七宣九七聖丸是也

問兩手寸關弦疾脾弱火勝木旺土虧金爍當作何治

答曰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木標也土本也火中也金爍土虧木旺者皆火也仲陽安神丸主之山萸門冬益金之氣金氣勝則木自平凝水石牙硝火中添水使變爲濕熱也濕熱者夏季之令也非土而何故用硃砂以墜火下行是已將退與子權行濕令也是以弦得除而土自旺也秋喘加人參與丹砂等夏則不加養氣者加沉香欲發汗者臨臥先服白粥一杯後藥之則汗也寒熱神少振搖小便淋或多或少大

便走完穀不化口乾舌縮脣吻有瘡心下痞大渴引飲惡乾喜濕目花四肢無力怠惰嗜臥食不入皮膚燥澀面色黧黑肌肉銷爍胃腹中急額上汗出此法瀉火益濕補氣脉弦浮沈同治氣不化小便不利濕潤肌滑熱蒸陰少氣不化

氣走小便自利燥肌燥澀爲迫津液不能停離硃丹主之弦數者陽陷於內從外而之內也弦則帶數甲終於甲也緊則帶洪壬終於丙也

若弦虛則無火細則無水此二脉從內之外也不宜

離硃丹

脉當有神

脉之不病其神不言當自有也脉既病當求其中神之有與無焉謂如六數七極熱也脉中有力卽有神也三遲二敗寒也脉中有力卽有神也熱則有神當泄其熱則神在焉寒則有神當去其寒則神在焉寒熱之脉無力無神將何藥而泄熱去寒乎苟不知此而遽泄去之將何依以生所以十亡八九故經曰脉者血氣之先又云血氣者人之神可不謹養乎可不

察其有無乎

察色脉以定吉凶

脉地也色天也地生天則順天生地則逆

假令得弦脉而色青天生地也地生天則順也見扶母兮瘥速也

假令得弦脉而面黑色天生地也天生地則逆也母抑子兮退遲也

色者陰中之陽氣也本乎天脉者陽中之陰氣也本乎地

大則病進

散而浮大者心也心主無爲相火用事是爲相應以五服言之王畿中也以王畿言之九重中也君主無爲當靜以養血若浮大而出於外非其所宜也以王道言之書云外作禽荒未或不亡經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矣此散而浮大者君主兼臣下之權而不知反故曰大則病進

辨脉浮所主病不同

浮者沈之反也瞥然見於皮毛上與皮毛相得微

按之則絕無有如空中之浮雲所主病一則爲風一則爲虛古人云浮而有熱者虛也浮而無熱者風也予謂此未盡善蓋風有八風寒熱溫凉各各不同其中有風熱止言脉浮雖不能分別八面之風兼見脉候止說浮而已須兼見的證單在一臟或兩臟相合亦足以分何臟之病言風無熱則非也況八風之脉皆見於左手寸脉外側若右手行陰道脉中受虛邪賊邪之風亦於氣口外側顯見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是也其虛勞脉雖有傳變必顯於內側六脉互傳皆爲不足之病則是五臟傳變必從四時傳變於外六腑乃受之如是則勝復之作不能相過此之謂也若浮而弦者風也見於左關浮而澁者虛也見於右寸

三部脉治宜

兩寸脉實謂之陽盛陰虛下之則愈兩寸脉俱虛謂之陰陽皆虛補陰則陽竭補陽則陰竭宜調之以甘藥兩寸脉不足求之於地地者脾胃也當從陰引陽兩寸脉短小乃陽氣不足病在下也謂之陰盛陽虛

取之下陵三里補瀉無形是謂導氣同精治在五亂中取法乃不足病也當取穴於腹募氣海臍下一寸五分甚者取三里氣衝以毫鍼引之

兩關脈俱實上不至發汗下不至利大便宜芍藥湯瀉其土實兩關脈俱虛脈沈細宜服理中湯脈弦遲宜服建中湯或加黃芪附子之類

兩尺脈俱實是陰盛陽虛汗之則愈兩尺脈俱虛宜服薑附湯補陽問何陰虛而補陽曰陰本根於陽是也仲景曰兩尺脈俱虛者不宜下下之則爲逆逆者死兩尺脈或不見或短小病在天上求之於五臟背俞或血絡經隧伏火蓋天上者陰火故陽不收藏也又難經云下部無脈或兩尺關絕乃爲食塞當吐

朱震亨心法

脈肖天地

昔軒轅使伶倫截嶰谷之竹作黃鍾律管以候天地之節氣使岐伯取氣口作脈法以候人之動氣故黃鍾之數九分氣口之數亦九分律管具而寸之數始形故脈之動也陽得九分陰得一寸吻合於黃鍾天

不足西北陽南而陰北故男子寸盛而尺弱省乎天也地不滿東南陽北而陰南故女子尺盛而寸弱省乎地也黃鍾者氣之先兆故能測天地之節候氣口者脉之要會故能知人命之死生

能合色脉可以萬全

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於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苟不以相參而斷其病邪之逆順不可得也爲工者深燭厥理故望其五色以青黃赤白黑以合五臟之脉窮其應與不應又切其五脉急大緩濇沈以合其五臟之色順與不順誠能察其精微之色診其微妙之脉內外相參而治之則萬舉萬全之功可坐而致矣素問曰能合色脉可以萬全其意如此原夫道之一氣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而人之所稟皆備焉夫五脉者天之眞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五色者氣之華應五行合四時以彰於面惟其察色按脉而不偏廢然後察病之機斷之以寒熱歸之以臟腑隨證而療之而獲全濟之効者本於能合色脉而已假令肝色如翠羽之青其脉微弦而

急所以爲生若浮濇而短色見如雞冠之赤其脈當浮大而散所以爲順若沈濡而滑色見如鮮血者豈能順乎脾色如蟹腹之黃其脈當中緩而大所以爲從若微弦而急色見如枳實者豈能從乎肺色如豕膏之白其脈當浮濇而短所以爲吉若浮大而散色見如枯骨者豈能吉乎以至腎色見如烏羽之黑其脈沈濡而滑所以爲生或脈來緩而大色見如炲者死死生之理夫惟診視相參既以如此則藥證相對厥疾弗瘳者未之有也抑嘗論之容色所見左右上下各有其部脈息所動寸關尺中皆有其位左頰者肝之部以合左手關位肝膽之分應於風木爲初之氣顏爲心之部以合於左手寸口心與小腸之分應於君火爲二之氣鼻爲脾之部合於左手關脈脾胃之分應於濕土爲四之氣右頰肺之部合於右手寸口肺與大腸之分應於燥金爲五之氣頤爲腎之部以合於左手尺中腎與膀胱之分應於寒水爲終之氣至於相火爲三之氣應於右手命門三焦之分也若夫陰陽五行相生相勝

之理當以合之於色脈而推之也是故脈要精微論曰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十三難曰色之與脈當察相應然而治病萬全之功苟非合於色脈者莫之能也五臟生成篇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夫脈之大小滑濇沈浮可以指別五色微診可以目察繼之以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謂夫赤脈之至也喘而堅白脈之至也喘而浮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黃脈之至也大而虛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此先言五色次言五脈欲後之學者望而切之以相合也厥後扁鵲明乎此述之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切脈而知之謂之巧深得內經之理也下逮後世有立方者目之曰神巧萬全厥有旨哉

診脈雜說

凡看脈如得惡脈當覆手取如與正取同乃元氣絕必難治矣如與正取不同者乃陰陽錯綜未必死弦堅之脈雖是有積亦帶陰虛脈無水不軟之意脈緊指者其氣大虛多死峻補氣與水參术歸之類若形脫者必補氣參术又面白補氣肥人補氣

濇弦脈

脉之狀不一大率多兼見之人之病有四曰實曰熱曰寒曰虛故學者診亦必浮沈遲數爲之綱以察病情初學者又以浮數爲熱爲有餘沈遲爲寒爲不足其間最難體認者濇脉也最難調治者弦脉也濇脉細而遲往來難且散又曰短而止得此脉者固爲寒爲濕爲血虛爲氣多然亦有病熱與實者或者得脉之帶濇濇徒見其有細有遲有散是皆不足之象便以爲虛而寒孟浪用藥寧不誤人若夫或因多怒或因憂鬱或因厚味或因補劑燥劑或因表裏無汗氣騰血沸清化爲濁老痰凝血膠固雜揉脉道濇滯亦見濇狀參之形證病情斯見先賢曰濇而堅按之不減有力爲中焦實有伏結脾肺氣寒實熱在胃中可不愼歟弦爲春令之脉非春時而見者木爲病也五臟更相制伏以防其太過木爲病則肝邪盛矣肝之盛金之衰也金衰火之炎也火之炎水之弱也金不足以制木則土病矣考之諸家則曰弦者虛也爲及胃爲痛痹沈弦爲疝瘕弦長爲積病雙弦爲

寒飲雙弦而遲爲心下堅偏弦飲也弦急爲腹痛弦而鉤主蛊尸弦緊而微細主寒積微弦而伏主癥不治弦而大主半產漏下亡血失精弦而小主寒痹弦在左寸頭痛弦在右寸水走腸胃弦在左關怒而血聚弦在右關寒痛四肢拘急弦在趺陽腸痔下血弦在尺中小腹痛白腸挺核木邪風氣上極土敗爲病先哲蓋常言之矣惟金因火伏木寡於畏之論猶未發明倘非滋水以降火厚土以養金而又以行濕散風導鬱爲輔佐邪何由得去病何由得安況弦脈爲病甚多而治法又有隔二隔三之異故不容於自默也若曰不然何弦屬陽而仲景列沈濇弱微弦爲五陰之數至於敗散殘賊之脈又以弦爲之首濇爲之中其意可見

格致餘論

脈大必病進論

脈血之所爲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爲陽所乘故脈大當作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脈亦大當作邪勝治之

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勢也謂之病進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也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爲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腎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筌庫故亦附焉男以氣成胎則氣爲之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爲之主男子久病右脉充於左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女人久病左脉充於右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虛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肺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之言非惟左右倒置似以大爲充果有說以逼之乎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爲順蓋有充足之義故敢以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爲醫者爾此左右當以醫者爲言若主於病奚止於千里之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腑下文言左爲人迎右爲氣口皆以病人之左右而爲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長

滑沈濇弱弦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後等語又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之陰陽同爲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腑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齊德之外科精義

論脉證名狀二十六種

夫脉之大體二十六種此診脉之紀綱也細而論之毫釐少差舉治必遠總而言之逆從虛實陰陽而已兩者議之以要其中謹於諸家脉法中撮其機要剪去繁蕪載其精義

浮脉之診浮於指下按之不足舉之有餘再再尋之狀如太過瞥瞥然見於皮毛間其主表證或爲風或爲虛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濇者肺也浮而數者熱也浮數之脉應發熱其不發熱而反惡寒者瘡疽之謂也

洪脉之診似浮而大按舉之則泛泛然滿三部其狀如水之洪流波之湧起其主血實積熱瘡腫論曰脉

洪大者瘡疽之病進也如瘡疽結膿未成者宜下之膿潰之後脉見洪大則難治若自利者不可救治

滑脉之診實大相兼往來流利如珠按之則累累然滑也其主或爲熱或爲虛此陽脉也瘡疽之病膿未潰者宜內消也膿潰之後宜托裏也所謂始爲熱而後爲虛也

數脉之診按之則呼吸之間動及六至其狀似滑而數也若浮而數則表熱也沈而數則裏熱也又曰諸數爲熱仲景曰脉數不時見則生惡瘡又曰肺脉洪數則生瘡也診諸瘡洪數者裏欲有膿結也

散脉之診似浮而散按之則散而欲去舉之則大而無力其主氣實而血虛有表無裏瘡腫膿潰之後而煩痛尚未全退者診其脉洪滑粗散難治也以其正氣虛而邪氣實也又曰肢體沈重肺脉大則斃謂浮散者也

芤脉之診似浮而輭按之中央空兩邊實其主血虛或爲失血瘡腫之病診得芤脉膿潰後易治以其脉病相應也

長脉之診按之則洪大而長出於本位其主陽氣有餘也傷寒得之欲汗出自解也長而緩者胃脉也百病皆愈謂之長則氣治也

牢脉之診按之則實大而弦且沈且浮而有牢堅之意若瘭癰結腫診得牢脉者不可內消也

實脉之診按舉有力而類結曰實經曰邪氣勝則實久病則虛人得此最忌瘡疽之人得此宜急下之以其邪氣與臟腑俱實故也

弦脉之診按之則緊而弦其似緊者謂弦如按弦而不移緊如切繩而轉動以此爲異春脉浮弦而平不時見則爲飲爲痛主寒主虛瘡疽論曰弦洪相搏外緊內熱欲發瘡疽也

緊脉之診似弦而緊按之如切繩而轉動其主切痛積癖也瘡腫得之氣血沈澁也亦主痛也

澁脉之診按之則散而復來舉之則細而不足脉澁則氣澁也亦主血虛瘡腫潰後得之無妨也

短脉之診按之則不及本位內經曰短則氣病以其無胃氣也諸病脉短皆難治也瘡腫脉短眞氣短也

細脉之診按之則縈縈如蜘蛛之絲而欲絕舉之如無而似有細而微其主亡陽衰也瘡腫之病脉來細而沈時直者裏虛而欲變證也

微脉之診按之則輭小極微其主虛也眞氣復者生邪氣勝者危瘡腫之病潰後脉微而勻舉自差也

遲脉之診按舉來遲呼吸定息方得三至其脉似緩而稍遲痼疾得之則善新疾得之則正氣虛憊瘡腫得之潰後自痊

緩脉之診按舉似遲而稍駛於遲仲景曰陽脉浮大而濡陰脉浮大而濡陰陽同等謂之緩脉見長緩百疾自瘳凡諸瘡腫潰後其脉濇遲緩者皆易愈以其脉候相應是有胃氣也

沈脉之診舉之不足按之方見如爛綿其主邪氣在臟也水氣得之則逆此陰脉也瘡腫得之邪氣深也

伏脉之診比沈而伏舉之則無按之至骨方得與沈相類而邪氣益深矣

虛脉之診按之不足遲大而輭輕舉指下豁然而空經曰脉虛則血虛血虛生寒陽氣不足也瘡腫脉虛

宜托裏和氣養血也

輭脉之診按之則如帛在水中極輭而沈細亦謂之濡其主胃氣弱瘡腫得之補虛排膿托裏

弱脉之診似輭而極微微來遲而似有仲景曰微弱之脉綿綿如瀉漆之絕其主血氣俱虛形精不足大抵瘡家沈遲濡弱皆宜托裏

促脉之診按之則去數來時一止而復來仲景曰陽盛則促主熱蓄於裏也下之則和瘡腫脉促亦急下之

結脉之診按之則往來遲緩時一止而復來仲景曰陰盛則結經曰促結則生代則死

代脉之診按之則往來動則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曰代脉也代者氣衰也諸病見之不祥大凡瘡腫之病脉促結者難治而況見代脉乎

動脉之診見於關上無頭尾如豆大厥厥然而動搖者是也脉經曰陰陽相搏故謂之動動於陽則陽氣虛而發厥動於陰則陰氣虛而發熱是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不可不辯也

論三部脉所主證候

夫寸關尺者脉之位也浮沈滑濇者脉之體也奠位分體指文語證者診脉之要道也脉經曰大凡診候兩手三部脉滑而遲不浮不沈不長不短去來齊等者無病也

寸口脉浮者傷風也緊者傷寒也弦者傷食也浮而緩者中風也浮而數者頭痛也浮而緊者膈上寒膈下冷飲也沈而緊者心下寒而積痛沈而弱者虛損也緩而遲者虛寒也微弱者血氣俱虛也弦者頭痛心下有水也雙弦者兩脅下痛也偏絕者不遂也俱絕者不治也濇濇如羹上肥者陽氣衰也蛛絲者陽氣衰也

關主中焦胃腹中事去來徐而緩者無病也浮者腹滿而不欲食胃虛脹也滑者客熱在胃也數者熱結中焦也沈伏者中焦水氣或嘔逆而吞酸也弱者胃氣虛也雖有虛熱不可大攻須防熱去則生寒也牢而實者腹滿響響噎塞而不通或腹大痛澁者氣逆也芤則瀉血濇堅大實按之不減而有力者中焦實

有結伏在胃也微浮者積熱不消蚘動心悸也
尺主下焦腰腎膝脛足中事也尺脉浮者風熱小便
難也沉者腰背痛而腎氣不足數者臍下熱痛小便
赤色而惡寒也遲者下焦寒而陰虛也緊者臍下小
腹急痛也緩者脚弱下腫而痿痹也弱者下冷而腎
氣衰也輭者脚不收而風痹小便難也伏者小腹痛
而痂瘕穀不化也細者溏泄而下冷也芤者小便溲
血而下虛也牢而小者足膝寒痹脚下隱隱疼痛也
細而急者筋攣不能行也來而斷絕者男子小腹有
滯氣婦人月水不利也

論三部脉所主雜病略法訣

夫三部之中俱見一脉所主雜病略而言之脉經曰
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微細水穀之邪來見實堅
寒癖之邪來見弦小又曰浮而滑者宿食也短而滑
者酒病也遲而滑者脹滿也洪而大者傷寒也浮而
數者傷風也浮而急者飲食不消脾不磨也沈而弦
者寒氣結而陰痛也浮而緩者皮膚不仁也滑而散
者癱瘓也遲而緩者寒癥也浮而濇者霍亂也弱而

濇者反胃也緊而滑者吐逆也短而數者心痛也弦而數者爲瘧也緊而急者尸遁也實小而堅者病在內而冷也浮滑而緊者病在外而熱也短而急者病在上也長而緩者病在下也長而弦者病在肝也滑而洪者病在心也微而輭者病在脾也浮而濇者病在肺也沈而緊者病在腎也又訣曰諸浮爲風或爲虛也諸緊爲痛或爲積也諸濇爲痹諸弦爲飲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乳則爲失血輭則爲虛若脉沈沈澤澤四肢不仁者亡祟也或大而搦搦者社祟也若脉來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者鬼祟也

危亦林得効方

十怪脉

一曰釜沸二曰魚翔三曰彈石四曰解索五曰屋漏六曰蝦遊七曰雀啄八曰偃刀九曰轉豆十曰麻促

釜沸　脉在皮膚有出無入如湯涌沸息數俱無乃三陽數極無陰之候朝見夕死夕見朝死

魚翔　脉在皮膚頭定而尾搖浮浮泛泛三陰數極日亡陽當以死斷魚翔脉似有似無

彈石　脉在筋肉間辟辟湊指促而堅乃腎經眞臟脉見遇戊己日則不治曰彈石硬來尋卽散

解索　脉如解亂繩之狀散散無序腎與命門之氣皆亡戊己日篤辰巳日不治

屋漏　脉在筋肉間如殘雷之下良久一滴濺起無力狀如水滴濺地貌胃氣榮衛俱絕七八日死

蝦遊　脉在皮膚如蝦遊水面杳然不見須臾又來甚急又依前隱然不動醒者七日死困者三日死

雀啄　脉在筋肉間連連湊指忽然頓無如雀啄食之狀蓋來三而去一也脾元穀氣已絕於內醒者十一日死困者六七日死

偃刀　脉如手循刀刃無進無退其數無準由心元血枯衛氣獨居無所歸宿見之四日難療

轉豆　脉形如豆周旋展轉並無息數臟腑空虛正氣飄散象曰行尸其死可立待也

麻促　脉如麻子之紛亂細微至甚蓋衛枯榮血獨澀輕者三日死重者一日殂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一百卷目錄

醫部彙考八十

脈法十

李時珍脈學 浮 沈 遲 數 滑 濇 虛 實 長 短 洪 微 緊 緩 芤 動 促 結 代 牢 濡 弱 散 細

李中梓診家正眼 診脈法象論 浮 沈 遲 數 滑 濇 虛 實 長 短 洪 微 緊 緩 伏 動 促 結 代 細 濡 弱 緊 緩 芤 牢 散 芤 伏 疾 持脈總論

藝術典第一百卷

醫部彙考八十

脈法十

明李時珍脈學

浮脈 陽

浮脈舉之有餘按之不足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厭厭聶聶如循榆莢如水漂木如捻葱葉

體狀　浮脈惟從肉上行如循榆莢似毛輕三秋得令知無恙久病逢之却可驚

相類　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脈來時雖盛去悠悠　浮脈輕平似捻葱虛來遲大豁然空浮而柔細方爲濡散似楊花無定蹤

主病　浮脈爲陽表病居遲風數熱緊寒拘浮而有力多風熱無力而浮是血虛　寸浮頭痛眩生風或有風痰聚在胷關上土衰兼木旺尺中溲便不流通

沉脈　陰

沉脈重手按至筋骨方得如躭裹砂內剛外柔如石投水必極其底

體狀　水行潤下脈來沉筋骨之間奧滑勻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時如此號爲平

相類　沉蓄筋骨自調勻伏則推筋著骨尋沉細如綿眞弱脈弦長實大是牢形

主病　沉潛水蓄陰經病數熱遲寒滑有痰無力而沉虛與氣沉而有力積幷寒　寸沉痰鬱水停胷關主中寒痛不通尺部濁遺幷泄痢腎虛腰及下元痼

遲脈　陰

遲脈一息三至去來極慢

體狀　遲來一息至惟三陽不勝陰氣血寒但把浮沉分表裏消陰須益火之原

相類　脈來三至號爲遲小駃於遲作緩持遲細而難知是濇浮而遲大以虛推

主病　遲司臟病或多痰沉痼癥瘕仔細看有力而遲爲冷痛遲而無力定虛寒　寸遲必是上焦寒關主中寒痛不堪尺是腎虛腰脚重溲便不禁疝牽丸

數脈 陽

數脈一息六至脈流搏疾

體狀　數脈息間常六至陰微陽盛必狂煩浮沉表裏分虛實惟有兒童作吉看

相類　數比平人多一至緊來如數似彈繩數而時止名爲促數見關中動脈形

主病　數脈爲陽熱可知只將君相火來醫實宜凉瀉虛溫補肺病秋深却畏之　寸數咽喉口舌瘡吐紅欬嗽肺生瘍當關胃火井肝火尺屬滋陰降火湯

滑脈 陽中陰

滑脈往來前卻流利展轉替替然如珠之應指漉漉

如欲脫

體狀相類　滑脈如珠替然往來流利卻還前莫將滑數爲同類數脈惟看至數間

主病　滑脈爲陽元氣衰痰生百病食生災上爲吐逆下蓄血女脈調時定有胎　寸滑膈痰生嘔吐吞酸舌强或欬嗽當關宿食肝脾熱渴痢癇淋看尺部

濇脈　陰

濇脈細而遲往來難短且散或一止復來參伍不調如輕刀刮竹如雨沾沙如病蠶食葉

體狀　細遲短濇往來難散止依稀應指間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蠶食葉慢而艱艱

相類　參伍不調名曰濇輕刀刮竹短而難微似秒芒微奧甚浮沉不別有無間

主病　濇緣血少或傷精反胃亡陽汗雨淋寒濕入榮爲血痹女人非孕卽無經　寸濇心虛痛對胷胃虛脅脹察關中尺爲精血俱傷候腸結漏淋或下紅

虛脈　陰

虛脈遲大而奧按之無力隱指豁豁然空

體狀相類　舉之遲大按之鬆脈狀無涯類谷空莫把扎虛爲一例扎來脈大是慈葱

主病　脈虛身熱爲傷暑自汗怔忡驚悸多發熱陰虛須早治養榮益氣莫蹉跎　血不榮心寸口虛關中腹脹食難舒骨蒸痿痹傷精血卻在神門兩部居

實脈　陽

實脈浮沉皆得脈大而長微弦應指幅幅然

體狀　浮沉皆得大而長應指無虛幅幅幅強熱蘊三焦成壯火通腸發汗始安康

相類　實脈浮沉有力強緊如彈索轉無常須知牢脈幫筋骨實大微弦更帶長

主病　實脈爲陽火鬱成發狂譫語吐頻頻或爲陽毒或傷食大便不通或氣疼　寸實應知面熱風咽疼舌強氣填胷當關脾熱中宮滿尺實腰腸痛不通

長脈　陽

長脈不小不大迢迢自若如循長竿末梢爲平如引繩如循長竿爲病

體狀相類　過於本位脈名長弦則非然但滿張弦

脈與長爭較遠良工尺度自能量

主病　長脈迫迫大小勻反常爲病似牽繩若非陽毒癲癎病卽是陽明熱勢深

短脈　陰

短脈不及本位應指而廻不能滿部

體狀相類　兩頭縮縮名爲短濇短遲遲細且難短濇而浮秋喜見三春爲賊有邪干

主病　短脈惟於尺寸尋短而滑濇酒傷神浮爲血溢沉爲痞寸主頭疼尺腹疼

洪脈　陽

洪脈指下極大來盛去衰來大去長

體狀　脈來洪盛去還衰滿指滔滔應夏時若在春秋冬月分升陽散火莫狐疑

相類　洪脈來時拍拍然去衰來盛似波瀾欲知實脈參差處舉按弦長幅幅堅

主病　脈洪陽盛血應虛相火炎炎熱病居脹滿胃翻須早治陰虛洩痢可愁知　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脈洪時金不堪肝火胃虛關內察腎虛陰火尺中看

微脈 陰

微脈極細而奧按之如欲絕若有若無細而稍長

體狀相類　微脈輕微瞥瞥乎按之欲絕有如無微

爲陽弱細陰弱細比於微略較粗

主病　氣血微兮脈亦微惡寒發熱汗淋漓男爲勞

極諸虛候女作崩中帶下醫　寸微氣促或心驚鬬

脈微時脹滿形尺部見之精血弱惡寒消癉痛呻吟

緊脈 陽

緊脈來往有力左右彈人手如轉索無常如切繩如

紐簟線

體狀　舉如轉索切如繩脈象因之得緊名總是寒

邪來作寇內爲腹痛外身疼

主病　緊爲諸痛主於寒喘欬風癇吐冷痰浮緊表

寒須發越緊沉溫散自然安　寸緊人迎氣口分當

關心腹痛沉沉尺中有緊爲陰冷定是奔豚與痂疼

緩脈 陰

緩脈去來小駛於遲一息四至如絲在經不卷其軸

應指和緩往來甚勻如初春楊柳舞風之象如微風

輕颭柳梢

體狀　緩脈阿阿四至逼柳梢裊裊颭輕風欲從脈裏求神氣只在從容和緩中

主病　緩脈榮衰衛有餘或風或濕或脾虛上爲項強下痿痹分別浮沉大小區　寸緩風邪項背拘攣爲風眩胃家虛神門濡泄或風祕或是蹣跚足力迂

乳脈　陽中陰

乳脈浮大而奧按之中央空兩邊實中空外實狀如慈葱

體狀　乳形浮大奧如葱按之旁有中央空火犯陽經血上溢熱侵陰絡下流紅

相類　中空旁實乃爲乳浮大而遲虛脈呼乳更帶弦名曰革血亡乳革勿虛虛

主病　寸乳積血在於胷關內逢乳腸胃癰尺部見之多下血赤淋紅痢漏崩中

弦脈　陽中陰

弦脈端直似長如張弓弦按之不移綽綽如按琴瑟弦狀若箏弦從中直過挺然指下

體狀　弦脈迫迫端直長肝經木旺土應傷怒氣滿胷常欲叫翳蒙瞳子淚淋浪

相類　弦來端直似絲弦緊則如繩左右彈緊言其力弦言象牢脈弦長沉伏間

主病　弦應東方肝膽經飲痰寒熱瘧纏身浮沉遲數須分別大小單雙有重輕　寸弦頭痛膈多痰寒熱癥瘕痕察左關關右胃寒心腹痛尺中陰疝脚拘攣

革脈　陰

革脈弦而乳如按鼓皮乳弦相合脈寒虛女人半產并崩漏男子榮虛或夢遺

牢脈　陰中陽

牢脈似沉似伏實大而長微弦

體狀相類　弦長實大脈牢堅牢位常居沉伏間革脈乳弦自浮起革虛牢實要詳看

主病　寒則牢堅裏有餘腹心寒痛木乘脾疝癪癥瘕痕何愁也失血陰虛却是忌之

濡脈　陰

濡脈極耎而浮細如帛在水中輕手相得按之無有如水上浮漚

體狀　濡形浮細按須輕水面浮緜力不禁病後產中猶有藥平人若見是無根

相類　浮而柔細知爲濡沉細而柔作弱持微則浮微如欲絕細來沉細近於微

主病　濡爲亡血陰虛病髓海丹田暗已虧汗雨夜來蒸入骨血山崩倒濕侵脾　寸濡陽微自汗多關中其奈氣虛何尺傷精血虛寒甚溫補眞陰可起疴

弱脈　陰

弱脈極耎而沉細按之乃得舉手無有

體狀　弱來無力按之柔柔細而沉不見浮陽陷入陰精血弱白頭猶可少年愁

主病　弱脈陰虛陽氣衰惡寒發熱骨筋痿多驚多汗精神減益氣調榮急早醫　寸弱陽虛病可知關爲胃弱與脾衰欲求陽陷陰虛病須把神門兩部推

散脈　陰

散脈大而散有表無裏渙漫不收無統紀無拘束至

數不齊或來多去少或去多來少澳散不收如楊花散漫之象

體狀　散似楊花散漫飛去來無定至難齊產爲生兆胎爲墮久病逢之不必醫

主病　散脈無拘散漫然濡來浮細水中綿浮而遲大爲虛脈芤脈中空有兩邊　左寸怔忡右寸汗溢飲左關應奧散右關奧散脇腫腑散居兩尺魂應斷

細脈　陰

細脈小於微而常有細而直而奧若絲線之應指

體狀　細來纍纍細如絲應指沉沉無絕期春夏少年俱不利秋冬老弱卻相宜

主病　細脈縈縈血氣衰諸虛勞損七情乖若非濕氣侵腰腎卽是傷精汗洩來　寸細應知嘔吐頻入關腹脹胃虛形尺逢定是丹田冷洩痢遺精號脫陰

伏脈　陰

伏脈重按著骨指下裁動脈行筋下

體狀　伏脈推筋著骨尋指間裁動隱然深傷寒欲汗陽將解厥逆臍疼證屬陰

主病　伏爲霍亂吐頻腹痛多緣宿食停蓄飲老痰成積聚散寒溫裏莫因循　食鬱胷中雙寸伏欲吐不吐常兀兀當關腹痛困沉沉關後疝疼還破腹

動脈　陽

動乃數脈見於關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體狀　動脈搖搖數在關無頭無尾豆形團其原本是陰陽搏虛者搖兮勝者安

主病　動脈專司痛與驚汗因陽動熱因陰或爲洩痢拘攣病男子亡精女子崩

促脈　陽

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如蹶之趨徐疾不常

體狀　促脈數而時一止此爲陽極欲亡陰三焦鬱火炎炎盛進必無生退可生

主病　促脈惟將火病醫其因有五細推之時時喘欬皆痰積或發狂斑與毒疽

結脈　陰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

體狀　結脈緩而時一止獨陰偏盛欲亡陽浮爲氣

滯沉爲積汁下分明在主張

主病　結脈皆因氣血凝老痰結滯苦沉吟內生積聚外癰腫痂瘕爲殃病屬陰

代脈　陰

代脈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至還入尺艮久方來

體狀　動而中止不能還復動因而作代看病者得之猶可療平人卻與壽相關

相類　數而時止名爲促緩止須將結脈呼止不能回方是代結生代死自殊塗

主病　代脈元因臟氣衰腹痛洩痢下元虧或爲吐瀉中宮病女子懷胎三月分　五十不止身無病數內有止皆知定四十一止一臟絕四年之後多亡命三十一止即三年二十一止二年應十動一止一年應六七五六一止七八朝次第推之自無失

李中梓診家正眼

診脈法象論

叔和脈經止論二十四種若夫長短二脈缺而不載牢革二脈混而不分更有七至名極卽爲疾脈是指下恆見者又何可廢乎共得三十六脈縷析而詳爲之辨稍挾疑混者悉簡其訛從來晦蝕之義今始得而昭明然皆考據典章衷以理要終不敢以憑臆之說罔亂千秋也

浮脈 陽

體象　浮在皮毛如水漂木舉之有餘按之不足

主病　浮脈爲陽其病在表寸浮傷風頭疼鼻塞左關浮者風在中焦右關浮者風痰在膈尺部得浮下焦風客小便不利大便祕澀

兼脈　無力表虛有力表實浮緊風寒浮遲中風浮數風熱浮緩風濕浮芤失血浮短氣病浮洪虛熱浮虛暑憊浮濇血傷浮濡氣敗

按浮之爲義如木之浮水面也浮脈法天輕清在上之象在卦爲乾在時爲秋在人爲肺素問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又曰太過則氣逆而背痛不及

則喘少氣而欬上氣見血又曰肺脈厭厭聶聶如落
榆莢曰肺平肺脈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肺脈
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王叔和云舉之有餘
按之不足最合浮脈之義黎氏以爲如捻葱葉則混
於芤脈矣崔氏云有表無裏有上無下則脫然無根
又混於散脈矣僞訣云尋之如太過是中候盛滿與
浮之名義有何干涉乎須知浮而盛大爲洪浮而軟
大爲虛浮而柔細爲濡浮而弦芤爲革浮而無根爲
散浮而中空爲芤毫釐疑似之間相去便已千里可
不細心體認哉寸關尺俱浮直上直下或癲或癎腰
背強痛不可俛仰此督脈爲病也夫肺臟職掌秋金
天地之氣至秋而降且金性重而下沉何以與浮脈
相應耶不知肺金雖沉然所主者實陽氣也況處於
至高爲五臟六腑之華蓋輕清之用與乾天合德故
與浮脈相應耳

沉脈 陰

體象 沉行筋骨如水投石按之有餘舉之不足

主病 沉脈爲陰其病在裏寸沉短氣胷痛引脅或

爲痰飲或水與血關主中寒因而痛結或爲滿悶吞酸筋急尺主背痛亦主腰膝陰下濕癢淋濁痢泄

兼脈　無力裏虛有力裏實沉遲痼冷沉數內熱沉滑痰飲沉濇血結沉弱虛衰沉牢堅積沉緊冷疼沉緩寒濕

按沉之爲義如石之沉於水底也沉脈法地重濁在下之象在卦爲坎在時爲冬在人爲腎黃帝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腎也北方之水也萬物所以含藏其氣來沉以奧故曰營其氣來如彈石者此爲太過病在外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令人心懸如病饑脛中淸脊中痛小腹痛小便黃赤又曰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楊氏曰如綿裹砂內剛外柔審度名義頗不相戾僞訣妄曰緩度三關狀如爛綿則是弱脈而非沉脈矣若緩度三關尤不可曉沉而細軟爲弱脈沉而弦勁爲牢脈沉而著骨爲伏脈剛柔淺深之間宜熟玩

而深思也夫腎之爲臟配坎應冬萬物蟄藏陽氣下陷烈爲雪霜故其脈主沉陰而居裏若誤汗則如蟄蟲出而見霜誤下則如飛蛾入而見湯也

遲脈 陰

體象　遲脈爲陰象爲不足往來遲慢三至一息

主病　遲脈主臟其病爲寒寸遲上寒心痛停凝關遲中寒癥瘕攣筋尺遲火衰小便不禁或病腰足痛痺陰

兼脈　有力積冷無力虛寒浮遲表冷沉遲裏寒遲濇血少遲緩濕寒遲滑脹滿遲微難安

按遲之爲義遲滯而不能中和也脈以一息四至爲和平若一息三至則遲而不及矣陰性多滯故陰寒之證脈必見遲也譬如太陽隸於南陸則火度而行數隸於北陸則水度而行遲即此可以徵陰陽遲速之故矣僞訣云重手乃得是沉脈而非遲矣又云狀且難是濇脈而非遲矣一息三至甚爲分明而誤云隱隱是微脈而非遲矣遲而不流利則爲濇脈遲而有歇止則爲結脈遲而浮大且軟則爲虛脈至於緩

脈絕不相類夫緩以脈形之寬緩得名遲以至數之不及爲義故緩脈四至寬緩和平遲脈三至遲滯不前然則二脈迥別又安足溷哉以李瀕湖之通達亦云小快於遲作緩持以至數論緩脈是千慮之一失也王叔和曰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一損損於皮毛二損損於血脈三損損於肌肉四損損於筋五損損於骨是知脈之至數愈遲則證之陰寒益盛矣

數脈 陽

體象　數脈屬陽象爲太過一息六至往來越度

主病　數脈主腑其病爲熱寸數喘欬口瘡肺癰鬭數胃熱邪火上攻尺爲相火遺濁淋瘡

兼脈　有力實火無力虛火浮數表熱沉數裏熱陽數君火陰數相火右數火亢左數陰戕按數之爲義躁急而不能中和也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當五十營周於身脈行

八百一十丈此經脈周流恆常之揆度也若一息六至豈非越其常度耶火性急速故陽盛之證脈來必數也僞訣立七表八裏而獨遺數脈止歌於心藏此其過非淺鮮也數而弦急則爲緊脈數而流利則爲滑脈數而有止則爲促脈數而過極則爲疾脈數如豆粒則爲動脈古人云脈書不厭千回讀熟讀深思理自知祇如相類之脈非深思不能辨別非熟讀不能諳識也王叔和云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此至之脈也乃知脈形愈數則受證愈熱矣肺部見之爲乘金賊脈秋月逢之爲尅令凶徵

滑脈 陽中之陰

體象　滑脈替替往來流利盤珠之形荷露之義

主病　滑脈爲陽多主痰液寸滑痰嗽胷滿吐逆鬬人經鬱

滑胃熱壅氣傷食尺滑病淋或爲痢積男子溺血婦

兼脈　浮滑風痰沉滑痰食滑數痰火滑短氣塞滑而浮大尿則陰痛滑而浮散中風癱瘓滑而沖和娠

孕可決

按滑之爲言往來流利而不澁滯也陰氣有餘故脈來流利如水夫脈者血之府也血盛則脈滑故腎脈宜之張仲景以翕奄沉爲滑而人莫能解蓋翕者浮也奄者忽也謂忽焉而浮忽焉而沉摩寫往來流利之狀極爲曲至也僞訣云按之卽伏三關如珠不進不退與滑之名義殊屬支離曰伏曰不進不退尤爲怪誕王叔和以關滑爲胃家有熱僞訣以關滑爲胃家有寒叔和以尺滑爲下焦蓄血僞訣以尺滑爲膲下如冰何相反悖謬一至此乎又考叔和云與數相似則滑必兼數而李時珍以滑爲陰氣有餘是何不相侔耶當以浮沉寸尺爲辨耳滑脈爲陽中之陰以其形兼數也故爲陽以其形如水也故爲陽中之陰大抵兼浮者毗於陽兼沉者毗於陰是以或熱或寒古無定稱也衡之以浮沉辨之以尺寸庶無悞耳

濇脈 陰

體象　濇脈蹇滯如刀刮竹遲細而短三象俱足

主病　濇爲血少亦主精傷寸濇心痛或爲怔忡關

濇陰虛因而中熱右關土虛左關脅脹尺濇遺淋血痢可決孕爲胎病無孕血竭

兼脈　濇而堅大爲有實熱濇而虛軟虛火炎灼按濇者不流利不爽快之義也內經曰參伍不調謂其凝滯而至數不和勻也脈訣以輕刀刮竹爲喻者刀刮則阻滯而不滑也通眞子以如雨沾沙爲喻者謂雨沾金石則滑而流利雨沾沙土則濇而不流也李時珍以病蠶食葉爲喻者謂其遲慢而艱難也僞訣云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則是微脈而非濇脈也王叔和謂其一止復來亦有疵病蓋濇脈往來遲難有類乎止而實非止也又曰細而遲往來難且散者乃浮分多而沉分少有類乎散而實非散也須知極細極軟似有若無爲微脈浮而且細且軟爲濡脈沉而且細且弱爲弱脈三者之脈皆指下模糊而不清爽有似乎濡而實有分別也肺之爲臟氣多血少故右寸見之爲合度之診腎之爲臟專司精血故左尺見之爲虛殘之候不問男婦凡尺中沉濇者必艱於嗣正血少精傷之確證也如懷子而得濇脈則

血不足以養胎如無孕而得濇脈將有陰衰髓竭之憂矣大抵一切世間之物濡潤者則必滑枯槁者則必濇故滑爲痰飲濇主陰衰理有固然無可疑者

虛脈 陰

體象　虛合四形浮大遲耎及乎尋按幾不可見

主病　虛主血虛又主傷暑左寸心虧驚悸怔忡右寸肺虧自汗氣怯左關肝傷血不榮筋右關脾寒食不消化左尺水衰腰膝痿痹右尺火衰寒證蜂起按虛之爲義中空不足之象也專以耎而無力得名也王叔和云虛脈遲大而軟按之豁豁然空如此言最爲合義雖不言浮字而曰按之豁豁然空則浮字之義已包含具足矣崔紫虛以爲形大力薄其虛可知但欠遲字之義耳僞訣云尋之不足舉之有餘是浮脈而非虛脈矣浮以有力得名虛以無力取象有餘二字安可施之虛脈乎楊仁齋曰狀如柳絮散漫而遲滑伯仁曰散大而耎二家之言俱是散脈而非虛脈矣夫虛脈按之雖耎猶可見也散脈按之絕無不可見也虛之異於濡者虛則遲大而無力濡則細

小而無力也虛之異於芤者虛則愈按而愈軟芤則重按而仍見也王叔和脈經曰血虛脈虛而獨不言氣虛者何也氣爲陽主浮分血爲陰主沉分今浮分大而沉分空故獨主血虛耳且夫虛脈兼遲遲爲寒象大凡證之虛極者必挾寒理勢然也故虛脈行於指下則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可劃然決矣更有浮取之而且大且數重按之而豁然如無此名內眞寒而外假熱古人以附子理中湯冰冷與服治以內眞寒而外假熱之劑也

實脈 陽

體象　實脈有力長大而堅應指幅幅三候皆然

主病　血實脈實火熱壅結左寸心勞舌强氣湧右寸肺病嘔逆咽疼左關見實肝火脅痛右關見實中滿氣疼左尺見之便閉腹痛右尺見之相火亢逆

兼脈　實而且緊寒積稽留實而且滑痰凝爲祟按實之爲義邪氣盛滿勁堅有餘之象也既大矣而且兼長既長大矣而且有力既長大有力矣而且浮中沉三候皆然則諸陽之象莫不畢備焉見此脈者

必有大邪大熱大積大聚故王叔和脈經云實脈浮沉皆得脈大而長微弦應指幅幅然又曰血實脈實又曰脈實者水穀爲病又曰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由是測之則但主實熱不主虛寒較若列眉矣故叔和有尺實則小便難之說乃僞訣謬以尺實爲小便不禁奈何與叔和適相反耶又妄謂如繩應指來則是緊脈之形而非實脈之象矣夫緊脈之與實脈雖相類而實相懸但緊脈弦急如切繩而左右彈人手實脈則且大且長三候皆有力也緊脈者熱爲寒束故其象綳急而不寬舒實脈者邪爲火迫故其象堅滿而不和柔以證合之以理察之便昭昭於心目之間之說而遂以薑附施治此不可爲訓也或實而兼緊者庶乎相當苟非緊象而以大溫之劑施於大熱之人其不立斃者幾希矣以潔古之智當必是兼緊之治法無疑耳

長脈 陽

體象 長脈迢迢首尾俱端直上直下如循長竿

主病　長主有餘氣逆火盛左寸見長君火爲病右寸見長滿逆爲定左關見長木實之殃右關見長土鬱脹悶左尺見之奔豚冲競右尺見之相火專令按長脈之爲義首尾相稱往來端直也在時爲春在卦爲震在人爲肝肝主春生之令天地之氣至此而發舒脈象應之故得長也內經曰長則氣治李月池曰心脈長者神强氣壯腎脈長者蒂固根深皆言平軟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故知長而和緩即合春生之氣而爲健旺之徵長而硬滿即屬火亢之形而爲疾病之應也舊說過於本位名爲長脈久久審度而知其必不然也寸而上過則爲溢脈寸而下過即爲關脈關而上過即爲寸脈關而下過即爲尺脈尺而上過即屬關脈尺而下過即爲覆脈由是察之然則過於本位理之所必無而義之所不合也惟其狀如長竿則直上直下首尾相應非若他脈之上下參差首尾不勻者也凡實牢弦緊四脈皆兼長脈故古人稱長主

有餘之疾非無本之說矣

短脈 陰

體象　短脈濇小首尾俱俯中間突起不能滿部

主病　短主不及爲氣虛證短居左寸心神不定短見右寸肺虛頭痛短在左關肝氣有傷短在右關膈間爲殃左尺短時少腹必疼右尺短時眞火不隆

按短之爲象兩頭沉下而中間獨浮也在時爲秋在人爲肺肺應秋金天地之氣至是而收斂人身一小天地故蓄縮之象相應而短脈見也內經曰短則氣病蓋以氣屬陽主乎充沛若短脈獨見氣衰之確兆也然肺爲主氣之臟偏與短脈相應則又何以說也素問曰肺之平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莢則短中自有和緩之象氣仍治也若短而沉且濇而謂氣不病可乎高陽生以短脈爲中間有兩頭無爲不及本位嘗衷之以至理而知其說不能無弊也蓋脈以貫通爲義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穹壤判豈有斷絕不通之理哉假使上不貫通則爲陽絕下不貫通則爲陰絕俱爲必死之脈矣戴同父亦悟及於此而

云短脈則當見於尺寸若關中見短是上不通寸下不通尺爲陰陽絕脈而必死據同父之說極爲有見然尺與寸可短依然落於陰絕陽絕矣殊不知短脈非兩頭斷絕也特兩頭俯而沉下中間突而浮起仍自貫通者也王叔和曰應指而廻不能滿部亦非短脈之合論也　李時珍曰長脈屬肝宜於春短脈屬肺宜於秋但診肺肝則長短自見故知非其時非其部卽爲病脈也

洪脈 陽

體象　洪脈極大狀如洪水來盛去衰滔滔滿指寸洪大曾滿氣逆左關見洪肝脈太過右關見洪脾土脈熱左尺洪兮水枯便難右尺洪兮龍火燔灼

主病　洪爲盛滿氣壅火亢左寸洪大心煩舌破右按洪脈卽大脈也如堯時洪水之洪喻其盛滿之象也在卦爲離在時爲夏在人爲心時當朱夏天地之氣酣滿暢遂脈者得氣血之先故應之以洪洪者大也以水喻也又曰鉤者以木喻也夏木榮滋枝葉敷布重而下垂故如鉤也鉤卽是洪名異實同素問以

洪脈來盛去衰頗有微旨大抵洪脈只是根脚闊大却非堅硬若使大而堅硬則爲實脈而非洪脈矣內經謂大則病進亦以其氣方張也黃帝問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心也南方火也萬物所以盛長也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不及則令人心煩上見欬嗽下爲氣泄王叔和云夏脈洪大而散名曰平脈反得沉濡而滑者是腎之乘心水之尅火爲賊邪死不治反得大而緩者是脾之乘心子之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弦細而長者是肝之乘心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心金之陵火爲微邪雖病卽瘥凡失血下痢久嗽久病之人俱忌洪脈經曰形瘦脈大多氣者死可見形證不與脈相合者均非吉兆

微脈 陰

體象　微脈極細而又極軟似有若無欲絕非絕

主病　微脈糢糊氣血大衰左寸驚怯右寸氣促左關寒攣右關胃冷左尺得微髓竭精枯右尺得微陽衰命絕

按微之爲言無也其象極細極軟古人以塵與微並稱便可想見其細軟之極矣仲景曰瞥瞥如羹上肥狀其軟而無力也縈縈如蜘蛛絲狀其細而難見也所以古人有言曰似有若無欲絕非絕惟斯八字可爲微脈傳神若醫者心神浮越未能虛靜而卒然持之竟不可得而見也世俗未察微脈之義每見脈之細者輒以微細二字並稱是何其言之不審耶輕取之而如無故曰陽氣衰重按之而欲絕故曰陰氣竭長病得之多不可救者謂正氣將次滅絕也卒病得之猶或可生者謂邪氣不至深重也李時珍曰微主久虛血弱之病陽微則惡寒陰微則發熱自非峻補難可回春高陽生曰虛中日久爲崩帶漏下多時骨髓枯尚未足以該微之主病也按筭數以十微爲一忽由是推之則微之渺小難見蓋可知矣

細脈　陰

體象　細直而軟纍纍縈縈狀如絲線較顯於微

主病　細主氣衰諸虛勞損細居左寸怔忡不寐細居右寸嘔吐氣怯細入左關肝陰枯竭細入右關胃虛脹滿左尺若細泄痢遺精右尺若細下元冷憊

按細之爲義小也細也狀如絲也微脈則模糊而難見細脈則顯明而易見故細比於微稍稍較大也僞訣乃云極細則是微脈而非細脈矣王啓元曰狀如莠蓬善摩其柔細之態也王叔和脈經云細而血少氣衰有此證則順無此證則逆故吐利失血得沉細者生憂勞過度之人脈亦多細爲自戕其氣血也春夏之令少壯之人俱見忌細脈謂其不與時合不與形合也秋冬之際老弱之人不在禁忌之例大抵細脈微脈俱爲陽氣衰殘之候內經曰氣主煦之非行溫補何以復其散失之元乎嘗見虛損之人脈已細而身常熱醫者不究其原而以凉劑投之何異於惡醉而强酒遂使眞陽散敗飲食不進上嘔下泄是速之使斃耳素問云壯火食氣少火生氣人非少火無以運行三焦熟腐五穀未徹乎此者安足以操司命之

權哉然虛勞之脈細數不可並見並見者必死細則氣衰數則血敗氣血交窮短期將至雖和緩投治亦無回生之日矣

濡脈 陰中之陽

體象　濡脈細軟見於浮分舉之乃見按之即空

主病　濡脈主陰髓竭精傷左寸見濡健忘驚悸右寸見濡膝虛自汗左關逢之血不營筋右關逢之脾虛濕侵左尺得濡精血枯損右尺得之火敗命乖

按濡之爲名即軟之義也必在浮候見其細軟若中候沉候不可得而見也王叔和比之帛浮水面李時珍比之水上浮漚皆曲狀其隨手而沒之象也脈經言輕手乃得按之無有僞訣反言按之似有舉還無悖戾一至此耶且按之則似有舉之則還無是弱脈而非濡脈矣濡脈之浮軟與虛脈相類但虛脈形大而濡脈形小也濡脈之細小與弱脈相類但弱脈在沉分而濡脈在浮分也濡脈之無根與散脈相類但散脈從浮大而漸至於沉絕濡脈從浮小而漸至於不見也從大而至無者爲全凶之象從小而至無者

爲吉凶相半之象也浮主氣分浮舉之而可得氣猶未敗沉主血分沉按之而全無血已傷殘在久病老年之人見之尚未至於必絕爲其脈與證合也若平人及少壯並暴病之人見之名爲無根之脈去死不遠矣

弱脈 陰

體象 弱脈細小見於沉分舉之則無按之乃得

主病 弱爲陽陷眞氣衰竭左寸心虛驚悸健忘右寸肺虛自汗短氣左關木枯必苦攣急右關土寒水穀之疴左尺弱形涸流可徵右尺若見陽陷可驗

按弱之爲義沉而細小之候也王叔和脈經曰弱脈極軟而沉細按之乃得舉手無有何其彰明詳盡也僞訣乃借叔和之名以欺世者而反以弱脈爲輕手乃得是明與叔和相戾矣且是濡脈之形而非弱脈之象矣乃知高陽生誤以濡脈爲弱弱脈爲濡不意欲立言之人而不加考據乃爾耶郎黎氏浮澈之譬亦誤以濡脈爲弱矣夫浮以候陽陽主氣分浮取之而如無則陽氣衰微確然可據夫陽氣者所以衛外

而爲固者也亦所以運行三焦腐熟五穀者也弱脈呈形而陰霾已極是非見睨而陽何以復耶素問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脈弱以濇是爲久病愚謂弱堪重按陰猶未絕若兼濇象則氣血交敗生理滅絕矣仲景云陽陷入陰當惡寒發熱久病及衰年見之猶可維持新病及少壯得之不死安待柳氏曰氣虛則脈弱寸弱陽虛尺弱陰虛關弱胃虛

緊脈 陰中之陽

體象 緊脈有力左右彈指如絞轉索如切緊繩

主病 緊主寒邪又主諸痛左寸逢緊心滿急痛右寸逢緊傷寒喘嗽左關人迎浮緊傷寒右關氣口沉緊傷食左尺見之臍下痛極右尺見之奔豚疝疾

兼脈 浮緊傷寒沉緊傷食急而緊者是爲遁尸數而緊者當主鬼擊

按緊者綳急而兼絞轉之形也古稱熱則筋縱寒則攣急此惟熱鬱於內寒束於外故緊急絞轉之象徵現於脈耳素問曰往來有力左右彈人手則剛勁之概可掬夫寒者北方剛勁肅殺之氣故緊急中復兼

左右彈手之象耳仲景云如轉索無常叔和曰緊如
切繩丹溪曰如紉簞綫譬如以二股三股糾合爲繩
必旋絞而轉乃緊而成繩耳可見緊之爲義不獨縱
有挺急抑且橫有轉側也苟非橫有轉側則內經之
左右彈人仲景之轉索丹溪之紉線叔和之切繩將
何所取義乎高陽生未察其故乃因而妄云寥寥入
尺來不知於緊之義何居也蓋緊脈之挺勁而急與
弦脈相類但比之弦脈有更加挺勁之異及如轉繩
線之異也中惡祟乘之脈而得浮緊謂邪方熾而脈
無根也咳嗽虛損之脈而得沉緊謂正已虛而邪已
痼也咸在不治之例

緩脈 陰

體象　緩脈四至來往和勻微風輕颺初春楊柳

主病　緩爲胃脈不主於病取其兼見方可斷證浮
緩風傷沉緩寒濕

兼脈　緩大風虛緩細濕痺緩濇脾薄緩弱氣虛右
寸浮緩風邪所居左寸濇緩少陰血虛左關浮緩肝
風內鼓右關沉緩土弱濕侵左尺緩濇精宮不及右

尺緩細眞陽衰極

按緩脈以寬舒和緩爲義與緊脈正相反也在八卦爲坤在五行爲土在時令爲四季之末在人身爲足太陰脾若陽寸陰尺上下同等浮大而奧無有偏勝者和平之脈也故曰緩而和勻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意思欣欣悠悠揚揚難以名狀者此眞胃氣脈也又云土爲萬物之母中氣調和則百疾不生又一切脈中皆須挾緩謂之胃氣但得本臟之脈無胃氣以和之則眞臟脈見與之短期又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緩之於脈大矣哉是故緩脈不主疾病惟考其兼見之脈乃可斷其爲病耳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臟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爲太過病知在外如鳥之啄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肢沉重不舉不及則令人九竅壅塞不利脈經云脾王之時其脈大阿阿而緩名曰平脈反得弦細而長者是肝之乘脾木之尅土爲賊邪死不治反得浮濇而短者是肺之乘脾子來扶母爲實邪雖病自愈反得洪大而散者是心之

乘脾母之歸子爲虛邪雖病易治反得沉澁而滑者是腎之乘脾水之陵土爲微邪雖病卽瘥高陽生僞訣以緩脈主脾熱口臭反胃齒痛夢鬼諸證出自杜撰與緩脈無關也

弦脈 陽中之陰

體象　弦如琴弦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指下挺然

主病　弦爲肝風主痛主瘧主痰主飲弦在左手心中必痛弦在右手胷及頭疼左關弦兮痰瘧癥瘕痕右關弦兮胃寒膈痛左尺逢弦飲在下焦右尺逢弦足攣痾痛

兼脈　浮弦支飲沉弦懸飲弦數多熱弦遲多寒弦大主虛弦細拘急陽弦頭疼陰弦腹痛單弦飲癖雙弦陰痾

按弦之爲義如琴弦之挺直而帶長也在八卦爲震在五行爲木在四時爲春在五臟爲肝經曰少陽之爲氣溫和軟弱故脈爲弦岐伯曰春脈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而實強此爲太過

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癲疾不及則令人胷脅痛引背兩脅肢滿又曰肝脈來濡弱迫迫如循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肝脈來急而益勁如張弓弦曰肝死弦脈與長脈皆主春令但弦爲初春之象陽中之陰天氣猶寒故如琴弦之端直而挺然稍帶一分之緊急也長爲暮春之象純屬於陽絕無寒意故如木幹之迫直以長純是發生之氣象也戴同父云弦而軟其病輕弦而硬其病重深契內經之旨兩關俱弦謂之雙弦若不能食爲木來尅土土已負也不可治素問云端直以長叔和云如張弓弦巢氏云按之不移如按琴瑟弦戴同父云從中直過挺然直下諸家之論弦脈可謂深切著明矣而高陽生乃言時時帶數又言脈緊狀繩牽則是緊脈之象安在其爲弦脈之義哉

動脈 陽

體象 動無頭尾其形如豆厥厥動搖必兼滑數

主病 動脈主痛亦主於驚左寸得動驚悸可斷右

寸得動自汗無疑左關若動驚悸拘攣右關若動心
脾疼痛左尺見之亡精爲病右尺見之龍火迅奮
按動之爲義以厥厥動搖急數有力得名也兩頭俯
下中間突起極與短脈相類但短脈爲陰不數不硬
不滑也動脈爲陽且數且硬且滑也關前爲陽關後
爲陰故仲景云陽動則汗出分明指左寸之心汗爲
心之液右寸之肺主皮毛而司腠理故汗出也又曰
陰動則發熱分明指左尺見動爲腎水不足右尺見
動爲相火虛炎故發熱也因是而知舊說言動脈只
見於關上者非也且素問曰婦人手少陰心脈動甚
者爲妊子也然則手少陰明隸於左寸矣而謂獨見
於關可乎成無己曰陰陽相搏則虛者動故陽虛則
陽動陰虛則陰動以關前爲陽主汗出關後爲陰主
發熱豈不精妥而龐安常强爲之說云關前三分爲
陽關後三分爲陰正當關位半陰半陽故動隨虛見
亦是泥動脈只見於關上之說也高陽生僞訣云尋
之似有舉之還無是弱脈而非動脈矣又曰不離其
處不往不來三關沉沉含糊謬妄無一字與動脈合

義矣詹氏曰如釣如毛則混於浮大之脈尤爲謬妄矣

促脈 陽

體象　促爲急促數時一止如趨而蹶進則必死

主病　促因火亢亦因物停左寸見促心火炎炎右寸見促肺鳴咯咯促見左關血滯爲殃促居右關脾宮食滯左尺逢之遺滑堪憂右尺逢之灼熱爲定

按促之爲義於急促之中時見一歇止爲陽盛之象也黎氏曰如蹶之趨徐疾不常深得其義叔和云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亦頗明快夫人身之氣血貫注於經脈之間者刻刻流行綿綿不已凡一晝夜當五十營不應數者名曰狂生其應於脈之至數者如鼓應桴罔或有忒也臟氣乖違則稽留凝泣阻其運行之機因而歇止者其止爲輕若眞元衰憊則陽弛陰涸失其揆度之常因而歇止者其止爲重然促脈之故得於臟氣乖違者十之六七得於眞元衰憊者十之二三或因氣滯或因血凝或因痰停或因食壅或外因六氣或內因七情皆能阻遏其運行之機故

雖當往來急數之時忽見一止耳如止數漸稀則爲
病瘥止數漸增則爲病劇僞訣但言併居寸口已非
促脈之義且不言時止尤爲贅贅矣

結脈 陰

體象　結爲凝結緩時一止徐行而怠頗得其旨

主病　結屬陰寒亦由凝積左寸心寒疼痛可決右
寸肺虛氣寒凝結左關見疝瘕必現右關結形痰
滯食停左尺結兮痿躄之疴右尺結兮陰寒爲楚

按結之爲義結而不散遲滯中時見一止也古人譬
諸徐行而怠偶羈一步可爲結脈傳神大凡熱則流
行寒則停凝理勢然也夫陰寒之中且挾凝結喻如
隆冬天氣嚴肅流水冰堅也少火衰弱中氣虛寒失
其乾健之運則氣血痰食互相糾纏運行之機緘不
利故脈應之而成結也越人云結甚則積甚結微則
氣微浮結者外有痛積伏結者內有積聚故知結而
有力者方爲積聚結而無力者是眞氣衰弱違其運
化之常惟一味溫補爲正治也仲景曰纍纍如循長
竿曰陰結靁靁如車蓋曰陽結叔和曰如麻子動搖

旋引旋收聚散不常曰結主死夫是三者雖同名爲
結而義實有別浮分得之爲陽結沉分得之爲陰結
止數頻多叅伍不調爲不治之證由斯測之則結之
主證未可以一端盡也僞訣云或來或去聚而却還
律以緩時一止之義幾同寐語矣

代脈 陰

體象　代爲禪代止有常數不能自還良久復動

主病　代主臟衰危惡之候脾土敗壞吐利爲咎中
寒不食腹疼難收兩動一止三四日死四動一止六
七日死次第推求不失經旨

按代者禪代之義也如四時之禪代不愆其期也結
促之止止無常數代脈之止止有常數結促之止一
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一見爲臟
氣衰微脾氣脫絕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
七情太過跌打重傷及風家痛家俱皆不忌代脈未
可斷其必死耳滑伯仁曰無病而羸瘦脈代者危候
也有病而氣血乍損祇爲病脈此伯仁爲暴病者言
也若久病得代脈而冀其回春者萬不得一也內經

曰代則氣衰又曰代散者死夫代脈見而脾土衰散脈見而腎水絕二脈交見雖在神聖亦且望而却足矣大抵脈來一息五至則肺心脾肝腎五臟之氣皆足也故五十動而不一止者合大衍之數謂之平脈反此則止乃見焉腎氣不能至則四十動一止脾氣不能至則三十動一止肺氣不能至則二十動一止心氣不能至則十動一止肺氣不能至則四五動一止戴同父曰三部九候每候必滿五十動出自難經而僞訣五臟歌中皆以四十五動爲準乖乎經旨僞訣又云四十一止一臟絕却後四年多命歿荒疵越理莫此爲甚夫人豈有一臟既絕尚活一年之理者哉嘗考內經而知代脈之義別自有說宣明五氣篇曰脾脈代邪氣臟腑病形篇云黃者其脈代皆言臟氣之常候非謂代爲止也平人氣象論曰長夏胃微軟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蓋言無胃氣而死亦非以代爲止也如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是乃至數之代也若脈平勻而忽強忽弱者乃形體之代即平人氣象論所言是也若脾王四季而隨時更代者乃氣候

之代卽宣明五氣等篇所言者是也脈無定候更變不常則均謂之代各因其變而察其情庶足以窮其妙耳

革脈 陽中之陰

體象　革大弦急浮取卽得按之乃空渾如鼓革

主病　革主表寒亦屬中虛左寸之革心血虛痛右寸之革金衰氣壅左關遇之痂瘕爲祟右關遇之土虛而疼左尺診革精竭空可必右尺診革殞命爲憂女人得之半產漏下

按革者皮革之象也表邪有餘而內則不足也恰如鼓皮外則綳急而內則空虛也浮舉之而弦大非綳急之象乎沉按之而豁然非中空之象乎惟表有寒邪故弦急之象見焉惟中虧氣血故中空之象顯焉仲景曰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叔和云三部脈革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李時珍曰此芤弦二脈相合故均主失血之候諸家脈書皆以爲卽牢脈也故或有革無牢或有牢無

革混淆莫辯不知革浮牢沉革虛牢實形與證皆異
也甲乙經曰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敝綿綿其
去如弦絕者死謂脈來渾濁革變急如泉涌出而不
返也觀其曰涌泉則浮取之不止於弦大而且搏且
數且滑矣曰弦絕則重按之不止於豁然而且絕無
根蒂矣故曰死也王貺以爲溢脈者因甲乙經有涌
泉之語而附會其說也不知溢脈者自寸而上貫於
魚際直冲而上如水之沸而盈溢也與革脈何涉乎
丹溪曰如按鼓皮其於中空外急之義最爲親切之

喻

牢脈 陰中之陽

體象　牢脈沉分大而弦實浮中二候了不可得

主病　牢主堅積病在乎內左寸之牢伏梁爲病右
寸之牢息賁可定左關見牢脈家血積右關見牢陰
寒痞癖左尺牢形奔豚爲病右尺牢形疝瘕痛甚

按牢有二義堅固牢實之義又深居在內之義也故
樹木以根深爲牢蓋深入於下者也監獄以禁囚爲
牢深藏於內者也仲景曰寒則牢固又有堅固之義

也沈氏曰似沉似伏牢之位也實大弦長牢之體也牢脈所主之證以其在沉分也故悉屬陰寒以其形弦實也故咸爲堅積若夫失血亡精之人則內虛而當得革脈乃爲正象若反得牢脈是脈與證反可以卜死期矣僞訣云尋之則無按之則有但依稀彷彿却不言實大弦長之形象是沉脈而非牢脈矣又曰脈入皮膚辨息難更以牢爲死亡之脈矣其謬可勝數哉叔和脈經云牢脈似沉似伏實大而長微弦可謂明盡已至但伏脈雖重按之亦不可見必推筋至骨乃見其形而牢脈既實大弦長纔重按之便滿指有力矣又何以謂之似伏乎脈之義幽而難明非字字推敲展轉審度能無遺後學之疑乎

散脈 陰

體象　散脈浮亂有表無裏中候漸空按則絕矣

主病　散爲本傷見則危殆左寸之散怔忡不臥右寸之散自汗淋漓左關之散脹滿蠱壞右關之散當有溢飲居於左尺北方水竭右尺得之陽消命絕

按散有二義自有漸無之象亦散亂不整之象也當

浮候之儼然大而成其爲脈也及中候之頓覺無力而減其十之七八矣至沉候之杳然不可得而見矣漸重漸無漸輕漸有明乎此八字而散字之義詳明而散脈之形確著故叔和云散脈大而散有表無裏字字斟酌毫不苟且者也崔氏云渙漫不收蓋渙漫即浮大之義而不收即無根之義雖得其大意而未能言之鑿鑿也柳氏云無統紀無拘束至數不齊或來多去少或去多來少渙散不收如楊花散漫之象夫楊花散漫即輕飄而無根之說也其言至數不齊多少不一則散亂而不能整齊嚴肅之象也此又補叔和未備之旨深得散脈之神者也戴同父云心脈耎散爲怔忡肺脈耎散爲汗出肝脈耎散爲溢飲脾脈耎散爲脹腫皆病脈也腎脈耎散諸病脈代散皆死脈也古人以代散爲必死者蓋散爲腎敗之徵代爲脾絕之診也腎脈本沉而散脈按之不可得見是先天資始之根本絕也脾脈主信而代脈歇止常愆其期是後天資生之根本絕也故二脈獨見均爲危殆之候而

二脈交見尤爲必死之符

芤脈 陽中之陰

體象　芤乃草名絕類慈葱浮沉俱有中候獨空主病　芤脈中空故主失血左寸呈芤心主喪血右關肝血不藏芤現右關脾血不攝左尺如芤便紅爲咎右尺如芤火炎精漏寸呈芤相傳陰亡芤入左關肝血不藏芤現右關脾血不攝左尺如芤便紅爲咎右尺如芤火炎精漏按芤之爲義兩邊俱有中央獨空之象也芤乃草名其狀如葱無以異也假令以指候葱浮候之著上面之葱皮中候之正當葱中空處沉候之又著下面之葱皮以是審察則芤脈之名象昭昭於心目之間確乎不可疑矣劉三點云芤脈何似絕類慈葱指下成窟有邊無中叔和云芤脈浮大而軟按之中央空兩邊實二家之言其於芤脈已無遺蘊矣戴同父云榮行脈中脈以血爲形芤脈中空脫血之象也僞訣未明中候獨空之旨妄云兩頭有中間無以頭字易邊字則是上下之脈劃然中斷而成陰絕陽絕之診矣又云寸芤積血在胷中關芤裏逢芤腸胃癰是以芤爲畜血積聚之實脈非失血虛家之芤脈矣以李時珍

之博洽明通亦祖述其言以作主病之歌訣豈非千慮之一失乎僞訣又云芤主淋瀝氣入小腸與失血之候有何干涉種種邪訛誤人不小不得不詳爲之辨也卽叔和脈經云三部脈芤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然暴失血者脈多芤而謂卒病得之死可乎其言亦不能無疵也

伏脈 陰

體象 伏爲隱伏更下於沉推筋著骨始得其形

主病 伏脈爲陰受病入深伏犯左寸血鬱之愈伏於右寸氣鬱之殃左關值伏肝血在腹右關值伏寒凝水穀左尺伏見疝瘕可驗右尺伏藏少火消亡

按伏之爲義隱伏而不見之謂也浮中二候絕無影響雖至沉候亦不可見必推筋至骨方始得見耳故其主病多在沉陰之分隱深之地非清淺之劑所能破其藩垣也在傷寒論中以一手脈伏爲單伏兩手脈伏爲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脈爲例也火邪內鬱不得發越乃陽極似陰故脈伏者必有大汗而解正如久旱將雨必先六合陰晦一回雨後庶物咸甦也

又有陰證傷寒先有伏陰在內而外復感冒寒邪陰氣壯盛陽氣衰微四肢厥逆六脈沉伏須投薑附及灸關元陽乃復回脈乃復出也若太谿衝陽皆無脈者則必死無疑劉元賓云伏脈不可發汗爲其非表脈也亦爲其將自有汗也乃僞訣云徐徐發汗而潔古欲以附子細辛麻黃湯發之皆非伏脈所宜也

疾脈 陽

體象　疾爲急疾數之至極七至八至脈流搏疾

主病　疾爲陽極陰氣欲竭脈號離經虛魂將絕漸進漸疾旦夕殞滅左寸居疾勿戢自焚右寸居疾金被火乘左關疾也肝陰已絕右關疾也脾陰消竭左尺疾耶涸轍難濡右尺疾耶赫曦過極

按六至以上脈有兩稱或名曰疾或名曰極總是急速之形數之甚者也是惟傷寒熱極方見此脈非他疾所恆有也若癆瘵虛憊之人亦或見之則陰髓下竭陽光上亢有日無月可與之決短期矣陰陽易病者脈常七八至號爲離經是已登鬼錄者也至夫孕婦將產亦得離經之脈此又非以七八至得名如昨

浮今沉昨大今小昨遲今數昨滑今澁但離於平素經常之脈卽名離經矣大都一息四至此則一晝一夜約一萬三千五百息通計之當五十周於身而脈行八百一十丈此人身經脈流行之常度也若一息八至則一日一夜周於一身者當一百營而脈遂行一千六百餘丈矣必至喘促聲嘶僅呼吸於胷中數寸之間而不能達於根蒂眞陰極於下孤陽亢於上而氣之短已極矣夫人之生死由於氣氣之聚散由乎血凡殘喘之尚延者祇憑此一綫之氣未絕耳一息八至之候則氣已欲脫而猶冀以草木生之何怪其不相及也

持脈總論

脈狀繁多未可以二十八字盡也然於表裏陰陽氣血虛實之義頗能括其綱要矣如內經之所曰鼓者也曰橫者洪之別名也曰急者緊之別名也曰喘者且浮且大也曰搏者且大且強也曰堅者實之別名也曰緩者且浮且數也曰躁者且浮且疾也曰疎者且遲且軟也曰格者人迎倍大也曰關者氣口倍大也此二脈

者後世不深維內經之旨而誤作病名也曰溢者自寸口上越魚際氣有餘也曰覆者自尺部下達臂間血有餘也如仲景論脈曰縱者水乘火金乘木也曰橫者火乘水木乘金也曰逆者水乘金火乘木也曰順者金乘水木乘火也曰反者來微去大病在裏也曰覆者頭小本大病在表也曰高者衛氣盛也陽脈強也曰章者營血盛也陰脈強也曰剛者高章相搏也曰惵者衛氣弱也陽脈衰也曰卑者營血弱也陰脈衰也曰損者惵卑相搏也內經十二仲景十二凡得二十四脈未嘗非辨證之旨訣而世皆置若無聞則有慚於司命之職矣雖二十四字亦以含藏諸義然不詳二十四字之義又安能入二十八字之奧哉而猶不止此也陰陽不可不分而剖色脈不可不合而稽尺膚不可不詳而考主病不可不詳而識四者得而持脈之道思過半矣脈要精微論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是以聖人持診之

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若陽動陰靜陽剛陰柔陽升陰降陽前陰後陽上陰下陽左陰右數者爲陽遲者爲陰表者爲陽裏者爲陰至者爲陽去者爲陰進者爲陽退者爲陰其恆經也或陰盛之極反得陽象或陽亢之極反得陰徵或陽窮而陰乘之或陰窮而陽乘之隨證更遷與時變易此陰陽之不可不分而剖也岐伯曰察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五臟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又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靈樞曰色脈與尺如鼓桴相應青者脈弦赤者脈鉤黃者脈代白者脈毛黑者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則死矣得相生之脈則病已矣又云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此色脈之不可不合而稽也靈樞曰審尺之緩急大小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目窠微腫頸脈動時欬按之手足寧而不

起風水膚脹也尺膚滑而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
㑊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粗
如枯魚之鱗者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
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脈小者泄而少氣尺
膚炬然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
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
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
有蟲掌中熱者腹熱掌中寒者腹寒魚上有青脈者
胃中寒尺炬然熱人迎大當奪血尺堅大脈小少氣
悗有加立死又曰脈急者尺膚亦急脈緩者尺膚亦
緩脈小者尺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膚亦賁而起
脈滑者尺膚亦滑脈濇者尺膚亦濇此尺膚之不可
不詳而考也脈要精微論曰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
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
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喘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
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平人氣象論曰脈短者頭
疼脈長者足脛痛脈促上擊者肩背痛脈沉而堅者
病在中脈浮而盛者病在外脈沉而弱寒熱及痂瘕

少腹痛脈沉而橫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脈沉而喘曰寒熱脈盛滑堅者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病在內小弱以濇謂之久病浮滑而疾謂之新病脈急者痂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脅多青脈曰脫血尺脈緩濇謂之解㑊安臥脈盛謂之脫血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寒脈細謂之後泄尺脈粗常熱者謂之熱中此主病之不可不詮而識也如上所述不過大略耳若欲達變探微非精研靈素博綜百家不可也許引宗曰脈之候幽而難明我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口且莫能宣而筆又烏能寫乎博極而心靈自啓思極而神鬼將通則三指有隔垣之照二豎無膏肓之遁矣